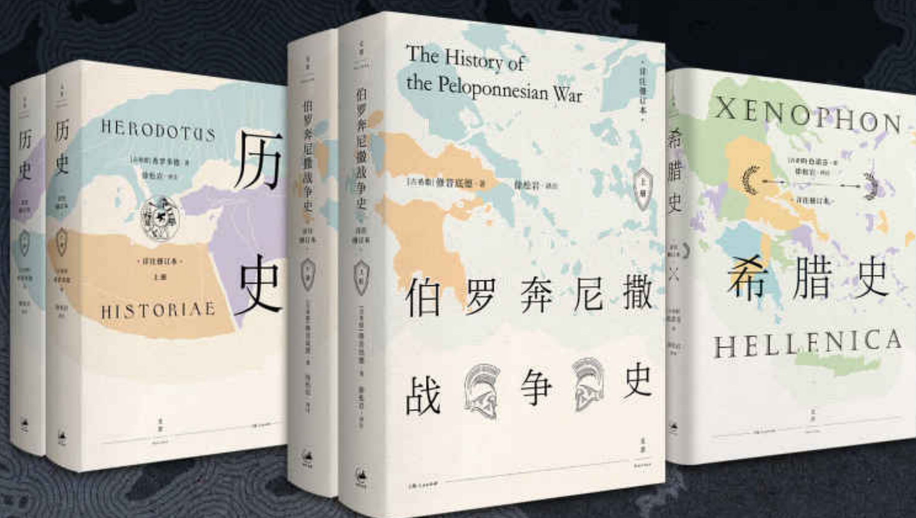
古希腊历史经典

共5册



希罗多德
历史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色诺芬
希腊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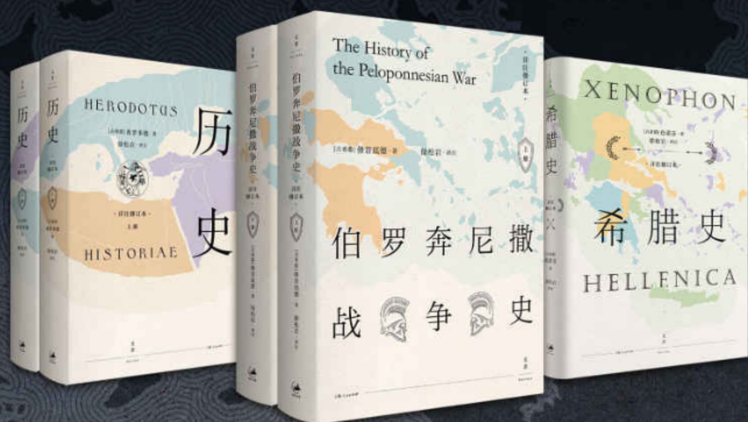
文景
Horizon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古希腊历史经典

共 5 册



希罗多德
历史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色诺芬
希腊史

文景

Horizon

总目录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历史
希腊史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详注修订本·

上册

[古希腊] 修昔底德·著　　徐松岩·译注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文景 Horiz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古希腊]修昔底德·著 徐松岩·译注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注修订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注修订本/（古希腊）修昔底德（**Thucydides**）著；徐松岩译注.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书名原文：**The History of Peloponnesian War**

ISBN 978-7-208-14514-6

I.①伯... II.①修... ②徐... III.①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史 **IV.**① **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13738**号

书名：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注修订本（上）

作者：[古希腊]修昔底德（Thucydides）

译者：徐松岩

排版：山东源齐数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4514-6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注修订本（上）
-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注修订本（下）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详注修订本·

上册

[古希腊]修昔底德·著　　徐松岩·译注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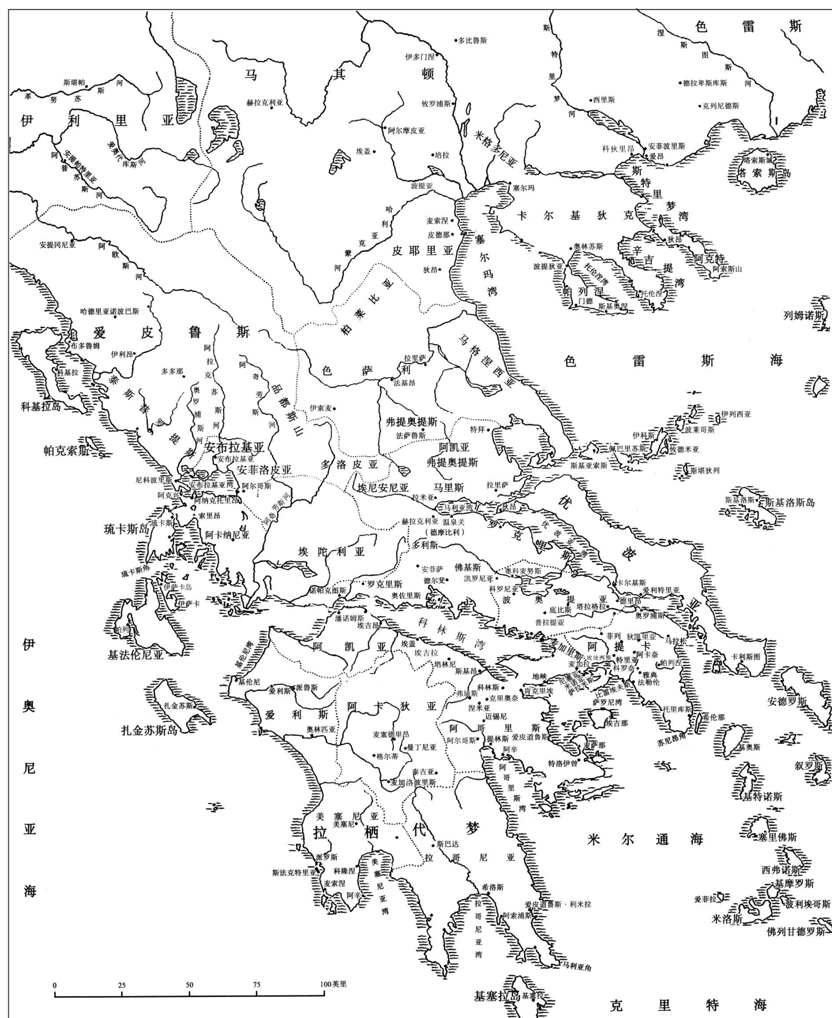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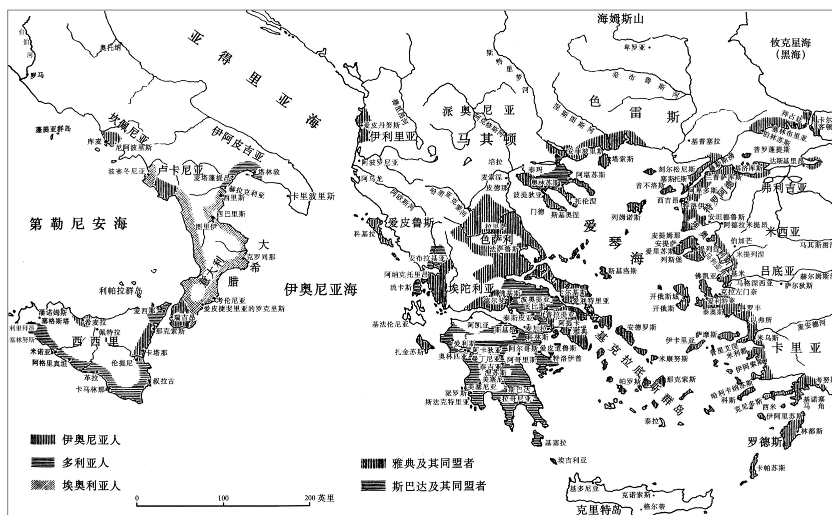
文景

Horiz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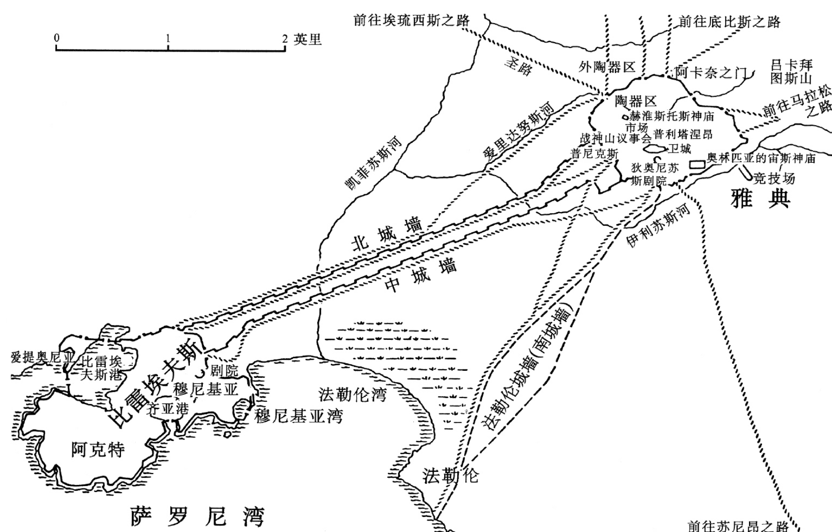
上海人民出版社


色雷斯
马其顿
伊利里亚
爱皮鲁斯
色萨利
马格涅西亚
卡尔基狄克
色雷斯海
阿提卡
阿卡狄亚
拉栖代梦
伊奥尼亚海
米尔通海
克里特海
琉卡斯岛
基法伦尼亚
扎金苏斯岛
科基拉岛
优波亚
波奥提亚
科林斯湾
埃托利亚
阿卡纳尼亚
安布拉基亚
多洛皮亚
佛基斯
爱利斯
美塞尼亚
阿哥里斯
拉哥尼亚
塔索斯岛
列姆诺斯
斯基洛斯岛
安德罗斯
基塞拉岛
0
25
50
75
100英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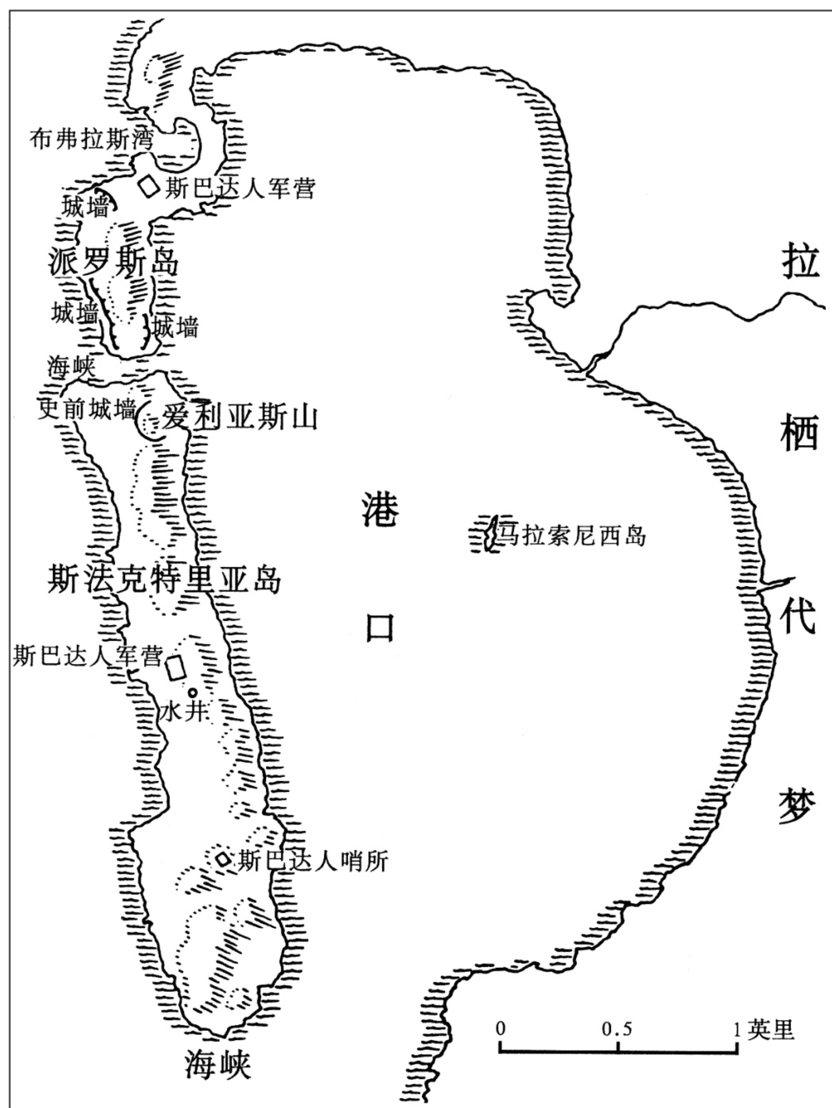
一、古典时代的希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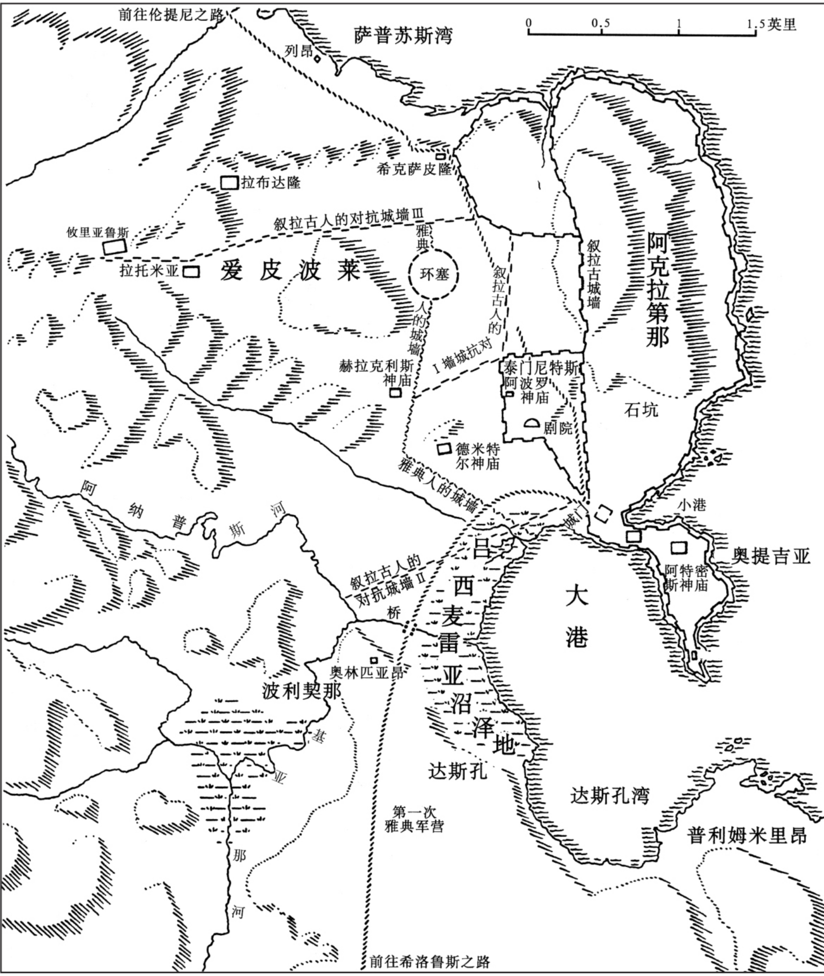
二、公元前431年的希腊世界



三、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雅典和比雷埃夫斯



四、公元前425年的派罗斯和斯法克特里亚



五、公元前415—前413年的叙拉古

- 2017新版译序
- 第一卷
  - 第一章 从远古时代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的希腊国家。
  - 第二章 战争的起因。爱皮丹努斯事件。波提狄亚事件。
  - 第三章 拉栖代梦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
  - 第四章 从波斯战争结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从霸国发展到帝国。
  - 第五章 拉栖代梦的第二次同盟大会。战争的准备和外交摩擦。基隆。波桑尼阿斯。泰米斯托克利。
- 第二卷
  - 第六章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第一次入侵阿提卡。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
  - 第七章 战争的第二年。雅典的瘟疫。伯里克利的立场和政策。波提狄亚的陷落。
  - 第八章 战争的第三年。普拉提亚之围。佛米奥在海战中获胜。西塔尔克斯统率色雷斯人入侵马其顿。
- 第三卷
  - 第九章 战争的第四年和第五年。米提列涅的暴动。
  - 第十章 战争的第五年。普拉提亚人被审判和处决。科基拉的革命。
  - 第十一章 战争的第六年。德摩斯提尼在西部希腊的战事。安布拉基亚的灭亡。
- 第四卷
  - 第十二章 战争的第七年。占领派罗斯。斯巴达在斯法克特里亚的军队投降。
  - 第十三章 战争的第七年和第八年。科基拉革命的终结。革拉和约。攻克尼塞亚。
  - 第十四章 战争的第八年和第九年。入侵波奥提亚。安菲波里斯的陷落。伯拉西达的辉煌胜利。

地图目录

一、古典时代的希腊

二、公元前431年的希腊世界

三、公元前5世纪后期的雅典和比雷埃夫斯

四、公元前425年的派罗斯和斯法克特里亚

五、公元前415—前413年的叙拉古

插图目录

图1 古典时代希腊各方言分布

图2 阿提卡和雅典

图3 陶片放逐（泰米斯托克利）

图4 客蒙像

图5 古典时代的拉哥尼亚和美塞尼亚

图6 雅典长城

图7 波奥提亚与中希腊

图8 远眺雅典卫城

图9 伯里克利像

图10 派罗斯之战

图11 萨罗尼克湾

图12 安菲波里斯之战

图13 阿尔基比阿德斯像

图14 赫尔墨斯石像

图15 “刺杀僭主者”（罗马复制品）

图16 雅典军败退图

2017新版译序

一、作者生平

修昔底德（Θουκυδίδης，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400/396年），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以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而在西方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关于修昔底德的生平，我们所知甚少。传世的那点极有限的材料，主要来自他自己的著作中偶尔提及自己的地方。此外，还有一些是来自晚后希腊、罗马作家的零星记载。

修昔底德出生于雅典阿里摩斯（Alimos）德莫[1]的一个富裕而显贵的家族。他的父亲奥洛鲁斯（Olorus）[2]，与马拉松战役雅典主帅米太雅德（Miltiades）的后辈以及色雷斯的王族都有亲戚关系。他和公元前5世纪中期活跃于雅典政治和社会舞台上的一些头面人物，如客蒙（Cimon，米太雅德之子）、伯里克利（Pericles）以及另一位修昔底德（麦列西阿斯［Melesias］之子）等，大概都有亲戚关系。修昔底德自己提到，他在色雷斯沿海拥有金矿开采权，在当地居民中有很大影响（IV. 105）。至于他是如何取得这些金矿的，我们已无从知晓。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家庭背景，使他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从而为他后来写出名垂千古的史学名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关于他的出生年代，自古就有不同说法。修昔底德自己说，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初，他已经开始撰写这部历史著作了（I. 1）；当时他正当明达之年，能够懂得事物发展的意义了（V. 26）。显然，这时他已是壮年。修昔底德于公元前424年担任将军职务。这是一个可靠的年代。按照雅典法律规定，担任此职务者必须年满30岁。[3]根据这则史料来推算，他至迟应出生在公元前455年或此前不久。有的学者估计，他可能出生在公元前471—前455年之间；[4]有学者推算，他大概出生在公元前460—前455年之间。[5]他在青少年时代和许多贵族子弟一样，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公元5世纪的马塞林努斯（Marcellinus）[6]提及一则故事，说修昔底德在童年时代，随父

亲一起聆听希罗多德朗诵其历史著作时，曾感动流涕。希罗多德见此情景，对他的父亲说，“奥洛鲁斯，你的儿子深受求知欲的感动”[7]。这个故事的细节未尽可信，但从中可以想见希罗多德对修昔底德有一定的影响，而后者对前者的著作颇为熟悉，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从公元前431年战争爆发到公元前424年他出任将军这7年间，修昔底德大概一直居住在雅典。他自己在书中说，这时他已经开始搜集有关材料，以撰写这场战争的历史（I. 1）。他明确指出，公元前430年雅典瘟疫肆虐之时，他自己也染上此病，却幸免于死（II. 48），而当时这种病在希腊其他地方似乎很少流行。他又说到，他的著作中所援引的演说词，有些是他亲自听到的（I. 22），尤其是伯里克利的演说，他一定是多次听到过的。这也只有居住在雅典才有可能。其间，他也有可能住在色雷斯经营他家的金矿。公元前424年，他当选为雅典十将军之一（IV. 104）。此前，他可能参加过一些战役，否则是不会陡然取得这样高的地位的。这年冬天，斯巴达名将伯拉西达（Brasidas）统率远征军，在色雷斯人的协助下，向雅典人在爱琴海北部地区的战略重镇安菲波里斯（Amphipolis）发动进攻。此时修昔底德正驻扎在塔索斯（Thasos）。安菲波里斯守将攸克利斯（Eucles）向他求援，他迅即率7艘战舰驰援。然而，当他赶到时，守将已降，安菲波里斯落入敌手（IV. 106）。显然，安菲波里斯的失陷，主要责任不在修昔底德。可是，有人（据说是克里昂［Cleon］）诬陷修昔底德，说他有通敌之嫌，雅典民众因此而表决将他放逐。在此后蒙冤受辱的20年里，他充分利用闲暇时间，在希腊世界，特别是在那些敌对国家广泛游历，收集了多方面的史料（V. 26）。其间，他一定经常前往与雅典敌对的伯罗奔尼撒诸邦以及西西里进行实地考察，尤其注意考察那些发生过重大战役的地方。修氏所记载的公元前419年雅典和阿尔哥斯（Argos）、曼丁尼亚（Mantinea）以及爱利斯（Elis）所签订条约的内容（V. 47），可能就出自他亲手从奥林匹亚的石柱上抄录下来的铭文，因为他的著作中的记载与考古发掘出来的铭文内容基本相同。[8]关于曼丁尼亚战役的史料（V. 69—74），则完全是从伯罗奔尼撒方面得来的。他肯定去过西西里，否则在描述西西里的战事时，他对于西西里的地形不会如此熟悉；关于雅典人在西西里惨败的情况，他大概是从雅典的俘虏口中得知的。

修昔底德在流亡20年后重返雅典（V. 26），并且知道甚至有可能亲眼目睹公元前404年4月雅典长城以及比雷埃夫斯的城墙被拆毁一事（I. 93）。[9]他对公元前396年以后的事情全未提及，但提到卒于公元前399年的马其顿国王阿奇劳斯（Archelaus）的改革（II. 100）。因此，大约在公元前400到前396年之间，他未能按计划完成

其著作而猝然死去。[10]

修昔底德为何未能将全书写完？这个问题已经难以弄清楚。古代作家波桑尼阿斯（Pausanias）[11]、普鲁塔克（Plutarch）[12]等，都说他死于非命（如遇刺等），但是各家的记载破绽很多，这些说法可能是因修氏著作突然中断而引发的推测，并无史实依据。对这种说法持怀疑态度的G. B. 格伦底认为，修昔底德因怀慕伯里克利的全盛时代，当他写到雅典迫近失败时期，满腹凄怆，愈写愈不忍落笔，终至不能完稿而死。[13]此说恐怕也只是一种臆测而已。

二、《战史》的主要内容

修昔底德的著作是世界历史文库中的一部杰作。作者把绵亘27年，中经议和、间歇，分散在广阔区域内的海陆战事，视为一次首尾连贯的历史事件，撰述专史论之，堪称卓识创见。《战史》的整个结构合理、紧凑，文字简洁、流畅、生动，富于哲理和感染力，显示了作者出色的史才和深厚的文化素养。全书被后世学者分为8卷，严格按每年夏季、冬季交替之序展开史事，各卷之间保持着有机的联系。其著作所涉及的年次如下表所示：

修昔底德著作所涉战事年代[14]一览表

作者纪年	公元纪年	季节	所在卷章
第 1 年	公元前 431 年 公元前 431 / 前 430 年	夏季之末 冬季之末	Ⅱ. 33 Ⅱ. 47
第 2 年	公元前 430 年 公元前 430 / 前 429 年	夏季之末 冬季之末	Ⅱ. 69 Ⅱ. 70
第 3 年	公元前 429 年 公元前 429 / 前 428 年	夏季之末 冬季之末	Ⅱ. 93 Ⅱ. 103
第 4 年	公元前 428 年 公元前 428 / 前 427 年	夏季之末 冬季之末	Ⅲ. 19 Ⅲ. 25
第 5 年	公元前 427 年 公元前 427 / 前 426 年	夏季之末 冬季之末	Ⅲ. 87 Ⅲ. 88
第 6 年	公元前 426 年 公元前 426 / 前 425 年	夏季之末 冬季之末	Ⅲ. 103 Ⅲ. 116
第 7 年	公元前 425 年 公元前 425 / 前 424 年	夏季之末 冬季之末	Ⅳ. 50 Ⅳ. 51
第 8 年	公元前 424 年 公元前 424 / 前 423 年	夏季之末 冬季之末	Ⅳ. 88 Ⅳ. 116
第 9 年	公元前 423 年 公元前 423 / 前 422 年	夏季之末 冬季之末	Ⅳ. 133 Ⅳ. 135
第 10 年	公元前 422 年 公元前 422 / 前 421 年	夏季之末 冬季之末	V. 12 V. 25
第 11 年	公元前 421 年 公元前 421 / 前 420 年	夏季之末 冬季之末	V. 36 V. 39
第 12 年	公元前 420 年 公元前 420 / 前 419 年	夏季之末 冬季之末	V. 51 V. 51
第 13 年	公元前 419 年 公元前 419 / 前 418 年	夏季之末 冬季之末	V.55 V. 56
第 14 年	公元前 418 年 公元前 418 / 前 417 年	夏季之末 冬季之末	V. 76 V. 81

作者纪年	公元纪年	季节	所在卷章
第 15 年	公元前 417 年 公元前 417/前 416 年	夏季之末 冬季之末	V. 82 V. 83
第 16 年	公元前 416 年 公元前 416/前 415 年	夏季之末 冬季之末	V. 115 VI. 7
第 17 年	公元前 415 年 公元前 415/前 414 年	夏季之末 冬季之末	VI. 62 VI. 93
第 18 年	公元前 414 年 公元前 414/前 413 年	夏季之末 冬季之末	VII. 9 VII. 19
第 19 年	公元前 413 年 公元前 413/前 412 年	夏季之末 冬季之末	VIII. 1 VIII. 6
第 20 年	公元前 412 年 公元前 412/前 411 年	夏季之末 冬季之末	VIII. 29 VIII. 60
第 21 年	公元前 411 年	夏季之末	VIII. 109

第一卷开头有一篇序言，阐明作者的写作动机、方法，接着勾勒了战前希腊历史的轮廓，追溯雅典人与拉栖代梦人矛盾的发展过程；第二卷至第五卷第24章，记载战争的前10年（公元前431—前421年，即所谓“十年战争”，又称“阿奇达姆斯战争”），即自战争爆发至“尼基阿斯和约”的签订；第五卷第25—116章叙述“尼基阿斯和约”的签订至西西里远征，即所谓“和平”时期的史事；第六、七两卷叙述西西里远征始末；第八卷叙述战争最后阶段，即狄凯里亚战争和伊奥尼亚战争。按修昔底德自己的计划，他的历史著作将一直写到公元前404年雅典长城被拆毁和比雷埃夫斯港被占领为止。但是他只写到公元前411年秋冬之交，就突然中断了，最后一句话也是不完整的（VIII. 109），说明他的著作尚未完成。

修昔底德开宗明义地指出，他相信这次战争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战争，比过去所发生过的任何战争更加值得记述（I. 1）。后人主要借助于他的记载，才了解到这场战争的主要史实。

（一）战争的起因

斯巴达与雅典的矛盾由来已久而且错综复杂。老牌霸主斯巴达在建国之后，凭借其强大的常备军，不断向外扩张，组成军事政治同盟—“伯罗奔尼撒同盟”。公元前6世纪末，在雅典僭主政治被推翻的过程中，斯巴达自恃陆军强大，出兵干涉过雅典的内政。当波斯人加紧

向爱琴海地区扩张之时，双方都有各自的盘算，一开始也并未团结御敌。马拉松（Marathon）战役前夕，情况万分危急，斯巴达人借故不肯出兵援助雅典人；萨拉米斯（Salamis）海战（公元前480年）之前，斯巴达人甚至要求雅典人抛弃父祖之邦，去守卫科林斯地峡，协助斯巴达人护卫伯罗奔尼撒，幸亏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以海军为后盾，运用外交手腕解决了这场争执。在波斯的威胁解除之后，雅典人的势力不断增长，采取扩张主义的政策，他们与斯巴达人的矛盾日益突出；自公元前5世纪中期开始，伯里克利采取了坚决反斯巴达乃至不惜一战的政策。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在海上难以与雅典抗衡，但是在陆上依然占据一定优势，如公元前458年塔那格拉（Tanagra）战役重创雅典陆军。公元前445年，雅典和斯巴达缔结“三十年和约”。其后，雅典在希腊大陆的扩张势头虽有所收敛，但海上侵略扩张活动有增无减。公元前440—前439年，雅典倾全力镇压萨摩斯（Samos）起义，迫使后者称臣纳贡；前439年，伯里克利统率舰队，远赴黑海，浩浩荡荡，炫耀国威；同年，雅典人在斯特里梦（Strymon）河畔建立安菲波里斯城。此城的建立，对于雅典获得造船木材来源，扩大其在爱琴海北岸的势力，极具战略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城邦的政治制度有所不同，在希腊诸邦经常出现平民派（民主党）与贵族派（寡头党）的内斗，一般说来雅典人支持前者，斯巴达人则往往支持后者；城邦之间发生战争，也往往是各站在对立一方，久而久之，积怨日益加深。两者都以自己的邦国利益为出发点，力求扩大影响，任何一方都不愿失去优势。

雅典国力的增长、雅典帝国的形成是与波斯战争密切相关的。公元前5世纪90年代初，雅典海上实力在希腊世界勉强算得上二流，公元前494年在米利都（Miletus）近海的拉德（Lade）会战时，开俄斯（Chios）等邦的舰船达到80艘以上，而公元前491年雅典准备与埃吉那（Aegina）交战时，全国只有50艘战舰，甚至不得不向科林斯（Corinth）租借了20艘。[15]公元前483年以后，雅典人用来自劳里昂（Laurium）银矿的收入大力扩充海军，三年后一跃成为希腊第一海上强国。雅典人海军强大，财力雄厚，不断向外扩张，对于传统霸主斯巴达人确已构成威胁。公元前468/前467年，客蒙率雅典同盟舰队在攸里梅顿河口大败波斯军，基本上解除了波斯对雅典的海上威胁。雅典在公元前460—前454年间冒险发动对埃及的远征，结果250艘战舰，约5万名将士，几乎全军覆没，海外扩张的势头从此受到遏制。[16]同时，雅典在希腊大陆上展开攻势，到公元前457年，雅典长城修筑告竣，彻底征服埃吉那，迫使其纳贡，并且一度控制麦加拉（Megara）、波奥提亚和佛基斯（Phocis），在希腊大陆的势力扩张达到顶点。公元前454/前453年，雅典将提洛同盟的公款约8000塔连

特[17]移至雅典，实际上是对原同盟基金的剥夺。[18]随着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的强力反击，雅典自知难以两线作战，从而被迫放弃控制中希腊的野心。公元前446/前445年缔结“三十年和约”，缔约一方为雅典帝国，另一方为“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19]和约的签订不过是两强暂时平分海陆霸权，此后15年间，雅典在陆上的扩张有所收敛，海上扩张则有增无减。公元前443年殖民意大利南部图里伊（Thurii），公元前440—前439年制服海上强国萨摩斯，公元前437年新建殖民地安菲波利斯等行动，已经在战略上威胁到斯巴达的同盟者中那些拥有较多海外利益者。修昔底德明确告诉我们：雅典势力日益增长，引起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从而使战争不可避免（I. 23.5）。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准备在战场上一决高下，战争的阴霾笼罩在希腊的上空。

两大集团除了在政治、军事上的对峙和摩擦之外，在推动战争爆发的进程中，也许还有经济方面的因素，其中斯巴达的盟邦科林斯发挥过重要作用。科林斯是伯罗奔尼撒同盟中最富有的城邦之一，而雅典作为海上强国，不仅经常损害其西邻科林斯的利益，而且将其触角伸到了南意大利和西西里一带；西西里强国叙拉古是科林斯的殖民地。于是，科林斯决心将此事关切身利益的大问题诉之于伯罗奔尼撒同盟，渴望得到盟主的保护。

根据修昔底德的记载，导致这场战争的直接原因有三：其一，科基拉（Corcyra）事件。科基拉有一殖民地爱皮丹努斯（Epidamnus），地理位置相当重要。科基拉为其母邦，而科林斯又是科基拉的母邦。公元前435年，爱皮丹努斯内部民主派发动政变，因势单力孤而请求科基拉人予以援助，科基拉贵族置之不理，于是他们转求助于科林斯。科林斯出动75艘战舰、2000重装步兵，科基拉以80艘战舰迎战，结果前者战败（I. 29—30）。随后，科林斯经过两年的备战，于公元前433年秋率麦加拉、爱利斯（Elis）、琉卡斯（Leucas）、安布拉基亚（Ambracia）等邦共150艘战舰进攻科基拉，此时后者已与雅典结盟，他们出动110艘战舰，双方在西勃塔（Sybota）海域发生激战，科林斯人获胜。科基拉人溃败之时，雅典援军直接与科林斯人交战（I. 46—49）。科林斯等邦据此指责“雅典在休战和约的有效期内，已和科基拉人一起向他们开战”（I. 55），这明显破坏了此前订立的“三十年和约”。

其二，波提狄亚（Bottidaea）争端。波提狄亚是卡尔基狄克（Chalcidice）半岛西部重镇。它是科林斯的殖民地，科林斯每年指派常驻官员，对其加以行政管理，证明子邦并非完全独立于母邦。波提狄亚在一定程度上受科林斯管辖。然而，这个地区一向属于雅典帝

国的势力范围，此时波提狄亚已经被降为雅典的纳贡属邦。在此前雅典和科林斯因为科基拉争端已经兵戎相见的情况下，科林斯人与雅典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是不可避免的。此时由于雅典介入马其顿王位之争，与马其顿关系不睦。马其顿及邻近的色雷斯、卡尔基狄克半岛等地酝酿着反雅典的活动。雅典人意识到这一点，便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公元前432年夏，雅典命令波提狄亚拆除城墙，交纳人质，驱逐科林斯官员，科林斯人当然不服，要求该邦退出雅典同盟。雅典派兵围攻波提狄亚，科林斯方面有2000“志愿兵”（部分科林斯人，部分是伯罗奔尼撒的雇佣兵）进驻该城，双方交战。[20]

其三，麦加拉事件。麦加拉位于雅典与科林斯之间，与雅典接壤，工商业比较发达，海外交往频繁。雅典与麦加拉堪称世仇。早在公元前6世纪初，雅典人就从麦加拉人手中夺占了萨拉米斯岛，后向该岛派遣军事殖民；雅典强盛时，麦加拉人在与雅典人海上竞争中，始终处于下风。据普鲁塔克记载，大战之前，雅典人以麦加拉收容其逃亡奴隶和耕种其埃琉西斯（Eleusis）圣地为借口，禁止麦加拉舰船在雅典帝国各港口停泊。麦加拉人就此向斯巴达人提出控诉，而雅典则派传令官安特摩克利托斯（Anthemocritus）前往麦加拉和斯巴达予以谴责。但派出去的传令官被杀。据说麦加拉人涉嫌此事。于是经雅典人卡利诺斯（Charinus）提议，公民大会作出决定：与麦加拉人为敌，废除盟约，断绝传令官往来；任何麦加拉人踏入阿提卡境内，格杀勿论；每年将军们就职宣誓时，要加上每年必须两次入侵麦加拉领土的誓词。[21]此所谓卡利诺斯的“麦加拉法令”或“麦加拉禁令”。这无异于对斯巴达的盟邦直接宣战。麦加拉与科林斯既是友好邻邦，又同为斯巴达人的盟友，两国都面临雅典人的重大威胁，便携起手来对付共同的敌人。

双方的一系列矛盾和冲突，科林斯人几乎都卷入其中。公元前432年，应科林斯等邦的强烈要求，斯巴达人召开了伯罗奔尼撒同盟代表大会。起初，斯巴达人对于开战似乎有些犹豫不决，但在科林斯代表的百般怂恿和鼓动下，会议终于作出对雅典采取强硬措施的决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取消“麦加拉法令”；驱逐阿尔克麦昂家族（Alcmaeonidae）后裔（“被女神诅咒的人”[22]），伯里克利的母亲即属于该家族。这些实际上都是开战的借口，斯巴达方面明知雅典人不会接受任何一条，却依然提出。雅典公民大会作出决议，拒绝要求，决不妥协。

（二）“十年战争”（公元前431—前421年）

公元前431年春，底比斯人的一支300人军队袭击雅典盟邦普拉提亚（Plataea），遭惨败。雅典因此而拘押所有在雅典的波奥提亚人。是年5月底，斯巴达国王阿奇达姆斯（Archidamus）率伯罗奔尼撒同盟联军入侵阿提卡，战幕正式拉开。

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在战略上都打着自己的算盘。他们都想发挥各自的优势，攻击敌方弱点。雅典自恃海军强大，资财雄厚，还有“长城”护卫，只要保住雅典城和比雷埃夫斯、法勒隆一带，便可在伯罗奔尼撒沿海地区随意袭掠斯巴达领土，鼓动黑劳士暴动，很快可以迫使斯巴达人求和。伯里克利和雅典人对于赢得这场战争是很有信心的；而斯巴达人则坚信其陆军是无敌的，可以在陆上反复扫荡阿提卡，使雅典城孤立无援；特别是他们自诩为“希腊的解放者”，似乎在道义上占据高地，可以随时鼓动那些对雅典人心怀不满的臣属之邦起义，以剥夺雅典的财源，从根本上削弱雅典的综合国力。

双方的战略部署似乎都无懈可击，然而战争打响后，战场上的情况往往瞬息万变。雅典当政者所遇第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阿提卡的乡村居民迁居城里的问题。按照伯里克利的战前部署，他们必须携带家眷和所有家具来个大迁移。修昔底德告诉我们，波斯战争之后，乡民们好不容易过上一段安定的日子，又要举家搬迁；牛马牲畜还得送往优波亚岛（Euboea，今希腊埃维亚州）及附近的岛屿，他们很悲伤，很不愿变更他们整个的生活方式。而且到了雅典城，只有少数人找得到住处或托庇于亲戚朋友宇下，大多数人不得不在没有建筑房屋的露天，或在庙宇中和古代英雄的神殿中栖身。进城农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拱手让与敌人，任由敌人烧杀抢掠，个个焦急万分，怨气冲天。这的确是伯里克利等人始料未及的。

阿奇达姆斯统率大军在阿提卡乡间砍伐树木，烧毁房屋，大肆蹂躏，想激怒雅典人，诱使他们出城作战，却没有成功。雅典方面也得到一些外援，如色萨利人派来骑兵队，科基拉派来50艘战舰，鉴于雅典人在以往陆战中多次惨败于对手，他们城里坚守不出的策略是明智的、可行的。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世世代代以农业为生的广大乡村居民，眼看着自己的家园横遭蹂躏，心急如焚而又无可奈何。与此同时，雅典海军派出100艘三列桨战舰，环绕伯罗奔尼撒半岛航行，攻击斯巴达沿海要塞，鼓动黑劳士反叛。科林斯人也出动海军舰船，但他们主要在科林斯湾到阿卡纳尼亚（Acarnania）一带活动。雅典人在海上占据明显优势。

公元前430年麦收时节，阿奇达姆斯统率大军再次侵入阿提卡，四处烧杀劫掠。就在这年的夏天，一场意想不到的灾难降落到雅典人的头上。雅典城内突发大瘟疫，并且迅速传染、蔓延，死亡枕藉。由

于雅典城麇集了阿提卡几乎所有的人口，卫生环境本来很差，加上饮水、排水等公共设施不足，瘟疫便一发不可收拾（II. 47—54）。城内的人们在成群地死去，而城外的田地在横遭蹂躏，雅典人内外交困，处境窘迫。斯巴达入侵者在阿提卡破坏的范围，向东扩至靠近优波亚岛一面，向南接近劳里昂银矿一带。而伯里克利组织了100艘战舰的远征军，去袭掠伯罗奔尼撒沿海地区。

这场灾难究竟夺走多少雅典居民的生命，已经无从稽考。不过，修昔底德提供的一组数字，确实令人触目惊心。公元前430年夏，雅典人曾派出一支4000人的军队，增援波提狄亚的围攻者。久攻不下，军中却突发瘟疫，只好撤退，短短40天内罹疫身亡者竟多达1050人（II. 58）。瘟疫肆虐三年之久，在册公民至少有4700人罹疫身亡（III. 87）。他们只是20岁以上成年男人的一部分。近代有研究者推算，包括妇女和未成年人在内的死者总数，达到雅典人口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23]这个估计应该说有相当的依据。

雅典人把战争中的种种不幸，都发泄到伯里克利身上。雅典人的怒气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那些迁入城市的农民。伯里克利召集公民大会想作出解释，强调一个人在邦国处于逆境的时候，不要忘记他在国势昌盛时所得的利益；指出一个人在私人生活中，无论怎样富裕，如果他的邦国遭遇大灾难，也很难保全自身；但是只要邦国本身安全的话，个人就有更多的机会从不幸中恢复过来。无论伯里克利如何苦口婆心，雄辩滔滔，雅典民众却并不认可。他们投票剥夺其权力，并处罚金。不久，雅典人又推举他再度出山。公元前429年，伯里克利再一次当选为将军。同年，心力交瘁的他染上瘟疫，不治身亡。

之后，雅典政坛上出现两位政见不同、风格迥异的人物，一位是尼基阿斯（Nicias），不反对与斯巴达人言和；另一位是克里昂（Cleon），坚决主战，决不妥协。此后数年的战事，双方大致处于胶着状态，雅典军费开支浩大，财政问题愈益突出，不得不加重各属国贡赋负担，贡金总数由战前每年约600塔连特，增加至公元前427/前426年的近1500塔连特；[24]同时，由于战争和瘟疫的影响，其人力资源也面临严重困难。就在雅典内外交困之时，公元前428年列斯堡（Lesbos）岛上以米提列涅（Mytilene）为首的诸属邦在斯巴达人的支持下发起暴动，起义最后遭到雅典的残酷镇压，上千名的反叛者被处死。随后雅典向当地派驻3000移民，彻底征服了米提列涅。

公元前425年夏，克里昂主张派舰队再攻伯罗奔尼撒，由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担任指挥官。舰队驶抵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沿海的派罗斯（Pylos），占领这个重要海港，随即着手修筑防御工事；同时，鼓动大批黑劳士叛逃，给斯巴达人造成很大压力。斯巴达人企

图夺回派罗斯，未获成功，便派兵抢占派罗斯南边的斯法克特里亚（Sphacteria）岛，与雅典人继续较量。斯巴达人多次试图登陆，攻占雅典要塞，均遭失败；而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驻军，在雅典人的围困下，食物不济，形势紧急。斯巴达人派使者前往雅典议和，遭到拒绝。

这时候，占据派罗斯、围困斯法克特里亚的雅典军队也遇到了困难，他们的粮食和饮水不足；对海岛的围困也并没有迫使敌人投降，因为斯巴达人占据地利，他们用重赏黑劳士的办法让这些人冒死潜水，将食物偷运到岛上。斯巴达人异常顽强，宁死不降，雅典人感觉有些无计可施了。同时，在雅典国内，主战的克里昂招致严厉批评。批评最力者当属尼基阿斯，他采取激将法，使克里昂亲赴前线作战，不要把失利的责任都推给别人。克里昂放出狂言，说不出20日，他定将被围的斯巴达人统统活捉到雅典来。

克里昂只带了少量士兵奔赴前线，与德摩斯提尼会合。一个偶然事件改变了战局。岛上的斯巴达士兵在引火烧饭时不慎引起全岛的山火，之前隐藏在密林中的斯巴达人显露无遗，岛上的兵力部署一清二楚。随后，在派罗斯的决战中，雅典占了优势。雅典军登岛后，由于山路崎岖，雅典使用石头、弩箭、标枪的轻装兵，比斯巴达手持盾牌、长矛的重装兵要灵活些。美塞尼亚人一名头目向雅典人献计，请求克里昂和德摩斯提尼给他一支小分队，可绕道敌后，前后夹击。他们采纳了他的建议，终于迫使斯巴达人缴械投降。渡海到斯法克特里亚岛的将士总共420名，被俘到雅典去的就有292名，其中有不少是斯巴达贵族。这是开战以来斯巴达人所经历的最大一次失败。克里昂率军押着俘虏凯旋。

随后，在斯巴达方面，伯拉西达大胆地提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具体举措是，出兵到爱琴海北岸，与反雅典的马其顿联合，鼓动当地雅典属邦反叛。公元前424年，伯拉西达亲率1700名精锐重装步兵，纵贯希腊大陆，顺利穿过色萨利（Thessaly），来到卡尔基狄克半岛，这是一次大胆的远征。在马其顿国王的支援下，伯拉西达软硬兼施，挑唆雅典属邦反叛，收效显著。修昔底德率舰队驰援不及，雅典帝国痛失战略重地安菲波里斯。

公元前423年，斯巴达和雅典订立了一年休战和约，双方实际上都在争取喘息之机。伯拉西达派人去斯巴达，请求增派援兵，却并未得到回应；斯巴达当权者甚至更关心那些仍被羁押在雅典的俘虏。公元前422年，休战期满，克里昂率雅典1200名重装步兵、300名骑兵以及同盟者的军队，开赴安菲波里斯，准备与伯拉西达决战。双方在安菲波里斯附近激战，雅典方面损失约600人，主将克里昂阵亡；斯

巴达方面仅战死7人，但主将伯拉西达重伤致死。

两国主战人物双双阵亡后，斯巴达国王普雷斯托阿纳克斯（Pleistoanax）和尼基阿斯分别代表两国订立条约。其一为“和平条约”（V. 19），其二为“同盟条约”（V. 23），两项条约有效期均为50年，由双方各派17人参加签署并庄严宣誓。公元前421年春订立条约时，双方开战正好满10年。“十年战争”以“尼基阿斯和约”的签署而告结束。

（三）远征西西里

经过这“十年战争”，双方的金钱、财富消耗极大，生产、生活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在这种局势下，想通过一纸和约而恢复到战前状态，恐怕只是一句空话。两强争霸的局面并无任何改变，双方缔结和约，实际上都想通过休战，稍作喘息，准备再战。

其时，雅典主战的代表人物是阿尔基比阿德斯（Alcibiades，又译亚基比德）。他才华横溢，仪表堂堂，但野心勃勃，缺乏政治原则，常常将个人利益置于城邦利益之上。尼基阿斯才能出众，性情温和，处事稳健，是主和派的核心人物。

斯巴达和雅典缔结和约六年多的时间里，虽没有发生正面冲突，但并非就此偃旗息鼓，因为导致这场战争的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并未消除。在此期间，各方外交活动频繁，形势仍处于剑拔弩张的状态。

以尼基阿斯为首的主和派，力主与斯巴达和好，却未能获得公民大会的信任。其实，雅典人早已觊觎古代“粮仓”西西里岛和“大希腊”（意大利半岛南部希腊人殖民区域）地区；认为占领这片区域之后，便可以与北非的迦太基人争雄，进而将其势力范围扩展到整个地中海，制服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似乎只是时间问题了。这种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却成为某些雅典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梦想。所以，在公民大会上就西西里远征计划进行辩论时，行事谨慎的尼基阿斯力图阻止这次冒险，指控阿尔基比阿德斯为个人的贪婪和野心，不惜把邦国拖入巨大危险之中。而阿尔基比阿德斯则作了辩解。他认为，如果雅典不设法征服新的土地，自己就有受制于人的危险；他还说，城邦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不能长期保持在静止状态中，只有在战斗中，才会经常取得新的经验。总之，雅典社会已形成一边倒的舆论，就是有人反对这样的冒险，也不敢说出来，生怕别人说他们不爱国（VI. 8—

24）。

远征西西里的冒险计划，在雅典公民中赢得了大批支持者。那些贫困者，希望通过战争获取战利品，或者制服西西里诸邦，通过征收贡金改善其经济状况。当时，在雅典的公共场所，随处可见西西里的地图画在沙土上，人们以为远征西西里一定会马到成功。于是，在雅典民主制度下，远征的决定顺利通过，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这次远征了。

雅典出兵的一个诱因，是公元前416年西西里岛上爱吉斯泰（Egestae）与塞林努斯（Selinus）发生争执。爱吉斯泰是雅典的盟邦，其近邻塞林努斯是多利斯人的殖民城邦，与斯巴达的盟邦叙拉古有结盟关系。爱吉斯泰人于公元前416年岁末派使者到雅典来，劝说雅典人出兵西西里，当即付给雅典60塔连特银子，作为60艘舰船一个月的军费。他们还煽动说，如果坐视叙拉古人强大起来，他们迟早会帮助伯罗奔尼撒人摧毁雅典，因为叙拉古与斯巴达都是多利斯人国家。原本就渴望远征西西里的雅典人，便有了最好的借口。雅典最初准备派60艘舰船，几天之后又决定增加兵力，公民大会任命三位将军统领，即阿尔基比阿德斯、尼基阿斯和拉马库斯（Lamachus）。

雅典远征军出发前夕，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雅典城内差不多所有的赫尔墨斯（Hermes）[25]神像的面部，一夜之间都遭到毁坏。迷信的雅典人普遍认为这是不祥之兆，甚至认为此事与颠覆民主制政府的密谋有关。阿尔基比阿德斯的政敌们散布谣言，说此事就是他干的。阿尔基比阿德斯要求立即进行调查，公开审判，不要让他在官司缠身的情况下出征。但雅典人出征心切，决定推迟审判，要求他从速启程。

公元前415年5月，三位将军统率战舰136艘，重装步兵5100人，其中雅典公民1500人，轻装步兵1200人，桡手26000名，弓箭手480人，威武雄壮，浩浩荡荡，向西西里进发。军需物品由30条商船运载，载有谷粮、面包师及各色勤杂人员（VI. 43—44）。

当雅典大军接近西西里岛时，叙拉古方面似乎还全然不知，当他们确信战争已迫在眉睫时，才紧急着手作迎敌的准备。然而，刚刚踏上异邦土地的雅典远征军，还未来得及采取任何行动，雅典国内即派人前来，命令阿尔基比阿德斯火速回国为赫尔墨斯神像事件接受审判，这实际上是雅典内部党派斗争的又一闹剧。阿尔基比阿德斯自知回国受审凶多吉少，便在途中叛逃至斯巴达。雅典人对他作了缺席审判，判处死刑，没收财产，变卖充公。

现在雅典军的统帅只有尼基阿斯和拉马库斯了。他们没有马上进攻叙拉古，而是在西西里的西部海域劫掠，将敌对城邦的居民抓来卖为奴隶。叙拉古人乘机作了迎战准备。公元前415年冬，双方初次交战，雅典人占了上风。随后雅典舰队在那里过冬，准备明春再战。

公元前414年，叙拉古人召开公民大会，推举智勇双全的赫摩克拉特斯（Hermocrates）等三人为将军，领导抗击雅典人的入侵。同时，派遣使者前往科林斯和斯巴达，请求发兵援助。雅典人在叙拉古城外修筑一道城墙，试图将其围住；叙拉古人在城外也加筑城墙，与之对抗；他们还在一切可能登陆的地方，将木桩凿入深水，做成水下暗桩，以阻挡雅典海军的进攻。

阿尔基比阿德斯投靠斯巴达之后，在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积极为雅典的死敌献计献策，来攻打他的父祖之邦。他分析了军事形势，提出两项具体方案：一是派遣军队到西西里去，帮助处于困境中的叙拉古；二是在陆上进兵阿提卡，在狄凯里亚（Decelea）建筑一个要塞，这是雅典人最害怕的。斯巴达当政者采纳了他的献计，着手实施这个计划。公元前414年，雅典人围攻叙拉古，取得明显优势，但拉马库斯在战斗中被杀，这样，全军由尼基阿斯一人统率。叙拉古人处于被封锁的困境，亟待外援救助又杳无消息，他们认为已经没有取胜的希望，他们甚至和尼基阿斯开始商谈投降的条件了。在此紧急关头，斯巴达将领吉利浦斯（Gylippus）率军抵达西西里。他占据爱皮波莱（Epipolae）高地，使雅典人的城墙包围战术不能奏效，战局随即有所改观。同年冬，尼基阿斯给雅典当局发去一封求援信，并请求解除其将军职务。雅典当局答应再派军队和增加军费，但不同意免除其职务；选派德摩斯提尼、攸里梅敦（Eurymedon）二人为将军，与尼基阿斯分掌军权。德摩斯提尼筹组远征军，公元前413年6月底，这支拥有73艘战舰、5000名重装步兵的援军抵达西西里。

雅典方面，德摩斯提尼的增援舰队业已开到，他们因此而大受鼓舞。于是，雅典人在夜幕掩护下，在爱皮波莱地区展开一次突袭行动，叙拉古人猝不及防，形势对雅典人很有利。但随后叙拉古人进行了有力的反击，雅典人败退，损失很大。这样，在海上和陆上雅典人都受到重创，下一步应该如何行动，尼基阿斯和德摩斯提尼的主张出现严重分歧。德摩斯提尼的意见是，征服叙拉古已经无望，应该班师回国，保存实力；即便不撤军，也应及时转移，在西西里岛上也可以袭扰敌人，劫夺敌方财产以供己用；在海上，雅典舰队仍然有优势，只要不在狭小的水域交战，便可无虞，总之一定要行动，不能再迟疑观望了。尼基阿斯承认雅典军的处境恶劣，但他说叙拉古人的处境更坏，如果这样撤军恐不被雅典民众所接受，弄不好还被公民大会来一

个“不公平的判决”处死，还不如拼死一搏，果真要死，也宁愿死在敌人手中。由于尼基阿斯固持己见，按兵不动，雅典军队一再贻误军机。

与此同时，叙拉古方面援军又至，准备水陆两线对雅典人发动进攻。形势对雅典人更加不利，他们开始后悔没有及时撤离，尼基阿斯终于不反对转移了。然而，正当雅典军队准备转移的时候，公元前413年8月27日晚发生了月食。尼基阿斯和许多雅典人相信占卜之类的事情，据随军的星象家预言，须等到过了三个九天之后，方可再讨论军队移动之事，所以雅典舰队又停留下来。

最后的决战，双方投入舰船共约200艘，其中雅典有110艘，武装人员不下4万。雅典舰船的船头一向较轻，调动迂回比较灵活，开战时先冲破敌人阵线，然后攻击敌船侧面或船尾，这样往往占有优势。但叙拉古人针对这种情况改装了舰船，把船头斫短，安上坚硬的船喙（“撞角”），用以迎头撞击并凿穿雅典的船头，使雅典人无法抵御。况且，“大港”水面狭窄，雅典人惯用的迂回战术适合开阔的海面，这里却无法施展，所以这一战雅典人损失不小。一向无敌的海上霸主居然被打败，这大大增强了叙拉古人的信心。雅典人的舰队遭到叙拉古人封锁，军粮不足，突围无望。他们海上突围不成，便想往陆上转移，力图保住一些军力，以图再举。赫摩克拉特斯看到当夜无法组织军队作战，便派人向雅典方面假装递送情报，说叙拉古人已占据要道，当夜不能突围，尼基阿斯果然中计。天亮之后，叙拉古人守住要道，派骑兵和轻装兵前来袭扰。雅典军给养缺乏，士气低落，不识路向，四面楚歌，只能任人宰割了。随后，德摩斯提尼及其部下被分割包围，在绝望中率部投降。尼基阿斯率众冲到阿西纳鲁斯（Assinarus）河畔，饥渴难忍的雅典人乱作一团，不顾一切地喝水和渡河逃命，这场战事随即成了对雅典远征军的一场大屠杀，结果除战死者（据说仅溺死在河中的就有1.8万人）外，被俘者共约7000人。远征军主帅尼基阿斯被处死。侥幸得以逃生的，寥寥无几。雅典此次远征前后共损失战舰200余艘、将士5万余人，成为整个战争的转折点。

（四）伊奥尼亚之战

西西里之战后，交战的重心开始东移，阿提卡本土遭到沉重打击。按阿尔基比阿德斯的献计，斯巴达大军在国王阿基斯（Agis）率领下开入阿提卡，在狄凯里亚安营扎寨，肆意破坏。往年斯巴达军入侵是暂时性的，达到用兵的目的便及时撤军，这次却常驻此地，连续

蹂躏田地。不仅如此，阿提卡地区2万多奴隶趁机逃走，对于雅典经济无异于雪上加霜。另一方面，许多属邦正在窥伺时机，准备叛离雅典。以前没有加入任何一边的城邦，现在纷纷倒向了斯巴达；那些已经和斯巴达结盟的城邦受到鼓舞，出兵出钱建造舰船，形势对斯巴达人更为有利了。

公元前412年年初，在斯巴达的支持下，雅典重要属邦，如优波亚岛上各邦，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各邦，还有开俄斯岛、列斯堡岛等，都叛离了雅典。在许多城邦内部，党争频繁而激烈，有的亲雅典，有的亲斯巴达，彼此残杀，反复无常。

在雅典人与斯巴达人激战正酣之时，隔岸观火的波斯人，先是坐山观虎斗，并且不失时机地推波助澜帮助斯巴达，从中渔利。波斯驻小亚细亚总督提萨佛涅斯（Tissaphernes）经过谈判与斯巴达订立了一个同盟条约，主要内容之一是，波斯国王现在和过去“所占领的一切土地都应归国王所有”，就是说小亚各希腊城邦又回归于波斯统治之下；波斯国王答应出资为斯巴达建造战舰，以图联合起来打败雅典。

雅典人自开战以来从未遇到如此严峻的形势。伯里克利在战前提议储存1000塔连特，这笔巨款非到危急时刻不得动用（II. 24）。这时，他们果断动用这笔钱，装备大批舰船，打败了叛变的开俄斯人，暂时稳住了局势（VIII. 15）。同时，他们策动萨摩斯平民起来暴动，杀死统治阶级中大约200名最显赫的人物，放逐了400人，没收其田产房屋，使萨摩斯成为雅典可靠的同盟者。此后，萨摩斯成了雅典海外重要的海军基地。雅典全力摆脱被动局面，收到一定成效。

公元前411年5月，正当雅典苦撑危局、准备与斯巴达再作较量之际，发生了寡头派政变。这一派主要领袖人物有安提丰（Antiphon）、塞拉麦涅斯（Theramenes）等人。他们早已对雅典的民主制度不满，如今乘远征西西里惨败，斯巴达又因与波斯结盟而壮大之机，废除民主制，建立“四百人”政府，民众也只好默然顺从，人们觉得这个新政府或许能把国家从混乱状态中解救出来。

政变上台的当政者实施新宪法，规定享有公民权的人，均应为有产者，他们皆须为国效劳；取消公职津贴。实际上，由十部落遴选出的“五千人”并无实权，真正权力掌握在四百人议事会手中。这个政府希望与斯巴达进行和平谈判，但并没有成功。政权的社会基础并不稳固，加上萨摩斯的海军表示不满，寡头们内部意见不和，所以只存在4个月便瓦解，以塞拉麦涅斯为首一派取而代之。他们将军国大事交给所谓“五千人”去处理。塞拉麦涅斯领导下的所谓“五千人”政府执政

约8个月，后来受到亚里士多德等人的高度评价，说塞拉麦涅斯“总是引导一切政府走向完全守法的境界，表明他善于在一切政府之下为邦国效力……他拒不向僭越法律者让步，宁可招致他们的敌视”[26]。在塞拉麦涅斯一派当政期间，“雅典似乎统治得很好”。[27]

随着波斯国王公开插手希腊事务，战局开始明显地朝着有利于斯巴达的方向发展。这时，阿尔基比阿德斯来到伊奥尼亚地区，故技重演，既对斯巴达和波斯示好以寻求其支持，又来到萨摩斯，与雅典舰队的领袖们进行谈判，表示还愿意回国效劳。雅典舰队方面居然也接受了他。公元前411年秋，阿尔基比阿德斯率领雅典海军开往赫勒斯滂，在阿卑多斯打败斯巴达海军，力图控制通往黑海的航路。修昔底德的记载到此戛然而止。[28]

（五）最后的较量

根据色诺芬及其他古典作家的记载，在战争最后数年的较量中，斯巴达一方由于得到拥有雄厚财源的波斯人的援助，一直占据着优势地位。斯巴达名将吕山德（Lysander）在波斯王子小居鲁士（Cyrus the younger）的大力支持下，提高海军中雇佣水手的薪饷，实力大增。而雅典方面国库空虚，将军们不得不为筹措军饷四处奔忙。公元前406年3月，吕山德在诺提昂（Notium）海角小胜雅典舰队，导致雅典人怪罪阿尔基比阿德斯，并解除其职务。同年，雅典举全国之力，组织了有150艘战舰的海军，并且在狄奥麦敦（Diomedon）等将军的指挥下取得阿吉努塞（Arginusae）大捷，然而胜利后的雅典非但未能乘胜追击，反而深陷内讧，指挥作战的将军们竟然被一次性判处死刑。[29]公元前405年，斯巴达方面集结约200艘战舰的舰队停泊在兰普萨库斯（Lampsacus），雅典方面180战舰的舰队停泊在海峡对面的羊河河口，相距约三千米，相互对峙。吕山德以逸待劳，趁敌不备，发动突袭，雅典舰队遭到全歼，俘虏中的3000雅典公民被悉数处决。[30]羊河之战惨败的噩耗传至雅典，雅典人自知厄运难逃，全城笼罩在一片悲观失望和极端恐慌气氛之中。最后，拉栖代梦人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否决了底比斯等邦所提出的彻底摧毁雅典的建议，迫使雅典人接受极为苛刻的投降条件。公元前404年4月，吕山德大军开进比雷埃夫斯港，雅典人同意拆毁长城，允许被放逐者回国，建立三十寡头政府，雅典实际上已沦为斯巴达人的附属国。[31]至此，历时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人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三、主要贡献

修昔底德生活的时代，是他的祖国雅典盛极而衰的时代。波斯战争[32]以后，尤其是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雅典利用其强大的海上势力，控制了东地中海地区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把原提洛同盟诸邦逐步降至附属国的地位，雅典与原同盟者的关系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形成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海上霸国—雅典帝国。[33]从此，雅典国家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它已由阿提卡半岛的蕞尔小邦一跃成为地跨欧亚、囊括爱琴海的泱泱大国，焕然一新的雅典城成了东地中海地区政治、经济、海陆交通和文化中心，成了“希腊的学校”。雅典人对包括众多奴隶在内的原提洛同盟诸邦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兵源充足的根本原因。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成人的修昔底德，作为统治阶级上层的一员，作为雅典对外侵略扩张战争的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对此自然有着深刻的体会。其时，经过几代哲人和思想家的思索和探讨，希腊思想的方式已经从“神话”（muthos）方式全面转向“理性”（logos）方式。反映在历史思维方面，历史学的开创者们开始尝试从人本的角度，以理性探索的方式，去理解与把握过去的历史。[34]在思想文化领域，朴素的唯物论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不懈探索，人本主义思潮的流行，普罗塔哥拉斯（Protagoras）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的“原子论”，“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对人类历史的“探究”（historia）的成果，希波克拉特斯（Hippocrates）的医学成就，以及演说术、诡辩术开始盛行，悲剧、喜剧频频上演……这一切，都不能不给修昔底德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治学方法以深刻的影响。雅典精英荟萃、人才辈出，民主制为自由探讨、理性思考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修昔底德的史学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其成就达到了希腊古典史学的新高度。

首先，发展了人本主义历史观。在古代希腊，即使像希罗多德这样的史学家，虽已初步能够以人本史观考察历史，却也难免受到“神命史观”的影响，常常有意无意地以天命、神意来解释历史。而修昔底德彻底摈弃以征兆、占卜、神意来解释历史的做法，试图完全从人本身来解释历史，认定历史上的成败兴衰是由人事决定的。这标志着古典史学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不仅如此，他还努力用科学的方法去说明自然现象（如日食、月食、地震等），而不把它们视为吉凶的预兆。他痛心疾首地斥责雅典远征军的统帅尼基阿斯因月食而耽误撤军日期；他认为神谕是一种骗术，有的神谕是因发布者接受了贿赂而捏造出来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从人的本性出发来探讨战争爆发的原因。他认为战争的起因是人的贪婪，是狂热地追求权力

和占有欲，这是一种任何权力和财富都无法满足的狂热。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之间爆发战争，并不是因为二者之间的不同，如民主制和寡头制的对立，而是因为二者的共性，即无休止地追求权力（III. 45，82）。[35]这是相当深刻的见解。修昔底德认为，既然人的本性始终如此，历史也同样会不断重演，因而其著作是永远不会失去其价值的。

修昔底德十分重视人的力量，他借伯里克利之口概括地论述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强调人的首要作用，指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I. 143.5）；[36]在他看来，正是雅典人，包括他们的先辈、同辈，也包括那些已经长眠于地下的烈士们，共同创造了当时雅典的一切；当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军陷入绝境时，他又借尼基阿斯之口说，“组成城邦的是人，而不是没有人的城墙和舰船”（VII. 77）。修昔底德还特别强调人的主观意识的作用。他借伯里克利之口，把雅典帝国的伟大、光荣和富强，归功于先烈们的“勇敢精神，他们的责任感，他们在行动中有一种强烈的荣誉感……他们认为幸福是自由的成果，而自由是勇敢的成果，他们从不在战争的危险面前退缩”（II. 43）。

修昔底德还特别关注人（包括个人和集体）的心理心态，指出人们在和平时期和战争状态下的差异，平时与发生重大变故如瘟疫、内讧、地震等情况下的不同，以及强邦与弱国、胜利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心理心态的变化。这在关于科基拉革命、雅典人与米洛斯人的对话以及西西里远征等事件的记载中皆有深刻的描述（III. 64—IV. 55，65；VII. 71）。R. G. 柯林武德指出，医学之父、心理学之父希波克拉特斯对修昔底德影响至深，认为修昔底德堪称“心理历史学之父”。[37]

其次，发展了求真精神，力图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的因果关系。修昔底德受到自米利都学派以来朴素唯物论者的影响，以近似唯理主义的精神对待历史，探索历史的因果关系，探索人事的规律。在述及特洛伊战争的原因时，他不认为那是因特洛伊王子拐骗了全希腊最美的女子海伦所致。在他看来，阿伽门农之所以能够募集大军远征特洛伊，不是由于诸位王公对他的忠顺，而是由于王公们对他的畏惧（I. 9）。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时，他以较大的篇幅论述了雅典人和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之间的矛盾，指出，雅典势力的不断增长，引起了拉栖代梦人的忌妒和恐惧，而科基拉事件和波提狄亚争端等只不过是战争的导火线。这样就明确指明了战争的远因和近因，把战争的基本原因和偶然诱因区别开来。特别是在一个历史事件尚未结束时，他就能从整体上考察它的进程，而且没有一处是归于偶然性或不可知的超自然因素的。修昔底德在考察历史进程和探索历史事物因

果关系方面的卓越才干，至今仍为人们所叹服。

第三，初步具有历史进化论思想。他在考察此前希腊地区的历史时，明确指出，“过去的时代，不论是在战争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没有取得过重大的成就”（I. 1）。[38]他认为远古时期没有定居的人民，没有商业，没有城市，而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修昔底德能够认识到历史是向前发展的，并且有一定的规律性，指出，“在技艺上的法则和政治上的一样，新陈代谢是不可逆转的”（I. 71）。正是基于这种进化论思想，他在研究历史现象时，能够初步运用反溯推理法即按现在社会生活中保存的遗迹来推断不同历史时段的情况。例如，他从当时许多希腊人仍保留随身携带武器的习惯，正确地推断古代劫掠之风盛行于海上和陆上（I. 5—7）；他根据雅典最古老的庙宇都在卫城内，推定雅典的城区最早仅限于卫城一带，后来城区的范围才逐步扩大（II. 15）。

第四，认识到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修昔底德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位明确意识到历史进程必然受到社会经济生活制约的历史学家，他还试图从经济关系上解释历史的进步与发展。这部著作的主题无疑是记述军事政治史，但作者在考察希腊早期历史时，却总是处处结合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他指出，远古时期人类四处漂泊，当人们的生活必需品有了节余之后，才过上定居生活。他不同意荷马史诗中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规模的描述，认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低下，资金缺乏和给养不足，不可能有那么大的一支军队（1200艘战船，10万将士）。[39]他还正确分析了经济因素与战争成败之间的关系，认为特洛伊战争延续10年之久，不是由于希腊联军人数不足，而是由于经济资源匮乏；如果联军给养充足，他们会很容易取胜的。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时，他多次强调维持长期的战争须以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因而对雅典的存款数额、岁入和贡赋的情况始终予以高度重视。他在分析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雅典所面临的形势时写道，属邦“所缴纳的金钱是雅典势力的源泉，战争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明智的决断和手中的金钱”（II. 13.2）。

第五，创立了比较科学的治史原则。修昔底德是西方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历史学家，他非常重视事实证据，重视对证据的批判，力求使自己的叙述与客观事实相符合。为此他提出了严格的史料批判原则，长期以来曾被无数学者援引。他说：“在叙事方面，我决不是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下来，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其事的人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然而，即使

费尽了心力，真实情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因为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未必完美无缺。我这部没有奇闻轶事的著作，读起来恐怕难以引人入胜。但是如果学者们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认为我的著作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I. 22.2—4）

总体而言，修昔底德是按此原则处理史料的。他十分重视采纳第一手资料，坚决摈弃那种拼凑故事以迎合读者的做法。为此他不辞辛苦，奔赴各地，进行实地考察，从而对战争中所涉及的山丘、河谷、沼泽、港口、关隘等都作了具体而准确的记载；同时从事件的目击者那里取得许多可靠的资料。在流亡期间，他利用自己不被敌人怀疑等有利条件，在伯罗奔尼撒及西西里等地考察，获得了许多珍贵的史料。1877年出土于雅典卫城的一块石碑，上面刻有公元前419年雅典与阿尔哥斯等邦缔结条约的铭文。考古学家把它与修昔底德的记载相对照，二者竟相差无几。因此，《战史》在史料的可信性方面，堪称史学史上的典范。

第六，修昔底德的文字表达艺术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的叙述客观冷静，生动而真实。他本人是一位有实际经验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叙述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场面，或者在叙述扣人心弦的战争场面时，显得游刃有余，给读者以亲临其境之感。例如在叙述科基拉的流血冲突（III. 69—81），在叙述雅典民众拆毁“四百人”政府在比雷埃夫斯所构筑的城墙时（VIII. 94—95），都展示了政治斗争中紧张而惨烈的场面；在描写雅典人和叙拉古人在大港中进行最后决战时（VII. 60—72），把双方将士的心理状态和殊死搏杀的场面有机结合起来，使读者如亲临其境，呼吸与共。

修昔底德还善于运用对比法，使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在他的笔下变得清晰可辨，一目了然。例如伯里克利在战争爆发前夕，把雅典人的资源和拉栖代梦人的资源加以对比（I. 139—144）；在著名的葬礼演说中，他把雅典人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与斯巴达人的加以对比（II. 37—42）；他借科林斯人之口，把斯巴达人的保守怠惰与雅典人的冒险进取的特点加以对比（I. 68—71）。修昔底德还避免了同时代的一些文学家和修辞学家为使文字更加优美而过于计较字句的对偶和结构的平衡的缺点，他常常能够从大处着眼，给读者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例如，他先写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慷慨陈词，讴歌雅典的光辉灿烂，接着就是雅典瘟疫肆虐，死亡枕藉（II. 35—58）；先讲雅典的西西里远征军开拔时盛况空前、气冲霄汉，接着就是数万

将士一败涂地、死亡过半（VI. 30 —31；VII. 36—87）。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演说词的运用是修昔底德著作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据统计，这些演说词总共141篇，约占其著作篇幅的四分之一。修昔底德写道，“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援引了一些演说词，有一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期间发表的。有些演说词是我亲耳听到的，有些是通过各种渠道得到的。无论如何，单凭一个人的记忆是很难逐字逐句地记载下来的。我的习惯是这样的：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另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I. 22.1）。这就是说，有些演说词是他亲自听到的，如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有些可能是他听别人说的，如在拉栖代梦同盟大会上科林斯人、雅典人以及阿奇达姆斯的演说词；有些是他根本不可能听到的，如赫摩克拉特斯在革拉会议上的演说词。修昔底德巧妙地运用这些历史人物亲口说出的言辞来说明他们行动的背景和动机，其作用正如雅典悲剧中的合唱队的作用一样。[40]修昔底德的这种表现手法很明显地是受到悲剧创作的影响。

最后，在史书编撰体例上，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较之希罗多德的《历史》更加完善和准确，这种以年代为主线的历史叙事体的编撰体例，以及注重政治和军事的撰史传统的确立，对后世欧美史学的发展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41]

四、关于修昔底德著作的抄本、校勘本、注释本和英译本[42]

（一）主要抄本

一般认为，修昔底德著作的抄本（兽皮本或纸草本）有40余种，大多数为残本及断片。这些抄本现藏于德、法、英、意、希腊等国的各大博物馆和图书馆。其中主要的抄本，近代校勘家通常按大写西文字母标注为A本、B本、C本、E本、F本、H本、M本和P本等。[43]按照丹麦古典学家卡尔·修德（Karl Hude）的意见，这些抄本中最重要的如下：

A本—山南本或意大利本（*Cisalpinus sive Italus*），现存巴黎（编号suppl. Gr. 255），羊皮纸，11/12世纪。

B本—梵蒂冈本（*Vaticanus*），罗马梵蒂冈图书馆（编号126），羊皮纸，11世纪。

C本—劳伦斯本（*Laurentianus*），佛罗伦萨劳伦斯图书馆（编号69，2），羊皮纸，11世纪。

E本—巴拉丁本（*Palatinus*），海德堡图书馆（编号252），羊皮纸，11世纪。

F本—奥古斯丁本（*Augustanus*），慕尼黑图书馆（编号430），羊皮纸，11世纪。

G本—莫纳森本（*Monacensis*），慕尼黑图书馆（编号228），纸，13世纪。

M本—不列颠本（*Britannicus*），大英博物馆（编号11727），羊皮纸，11世纪。

在这些抄本中，没有哪个抄本因年代或质量而比其他抄本更优越，但是有两个系统可以辨认出来。一个系统包括C和G两个抄本，以劳伦斯本为首；另一个系统包括A、B、E、F诸抄本，以梵蒂冈本为首。不列颠本介于两者之间。修德主张劳伦斯本为优，也有学者认为梵蒂冈本为优。[44]

（二）主要校勘本

西方诸国对古典文献的校勘学和版本学的研究有良好的传统。德国的“韬伊普纳古典丛书”（Teubner）、美国的“洛布古典丛书”（Loeb Classical Library）和法国的“比德古典丛书”（Collection Budé）对西方古典著作的整理与校勘均有突出成就。如英国、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的学者也有所贡献。

1.Stuart Jones, H. and Powell, J. E., *Thucydidis's Historiae*, 2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2.

琼斯（H. S. Jones）版校勘本是“牛津古典文本”（Oxford Classical Texts）系列的一种，主要以贝克（I. Bekker）版校勘本（1832年）和修德版校勘本（1898年）为基础，于1902年首次出版。此后，鲍威尔（J. Powell）进行了修订，尽量保持旧版的文本内容和页码编排，纠正了一些错误，增加了20世纪前半期新发现的纸草文献，1942年再次出版。该校勘本的前言用拉丁文撰写，简单介绍了抄本情况，每页正文下方有简短的校勘记，文末附有名词索引，是最为常见的修昔底德校勘本。

2.de Romilly, J., Weil, R., and Bodin, L., *Thucydide: La Guerre du Péloponnèse*, 8 Vols.,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58 –1972.

德罗米莉（de Romilly）版校勘本是“法国大学古典丛书”（Collection des Universités de France）的一种，该系列又被称为“比德古典丛书”。德罗米莉的校勘原则相对保守，尽量保持手稿中的文本拼写，对文本修改（emendation）非常谨慎，一般采取的都是学界普遍接受的读法。在第一卷近30页的前言中，对抄本流传等问题进行了详细介绍；正文的左页为法译文，右页为希腊文和校勘记。

3.Alberti, G. B., ed., *Thucydidis Historiae*, 3 Vols., Roma: Istituto Polygraphico dello Stato, 1972 – 2000.

阿尔贝蒂（G. B. Alberti）版校勘本是目前最新的修昔底德校勘本。文本校勘非常可靠，不仅考察了20世纪末新近发现的纸草文献，而且充分利用了15世纪瓦拉（Lorenzo Valla）的拉丁文译本。与此同时，校勘记全面详实，针对性强，尤其是给出了对文本校勘持不同意见的研究文献，令学界称赞。一般认为，阿尔贝蒂版校勘本已经取代“牛津古典文本”系列的琼斯版，霍恩布鲁尔（S. Hornblower）称赞其为“目前最好的修昔底德文本”。

（三）主要注释本

1.Gomme, A. W., Andrewes, A., and Dover, K. J.,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5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5 –1981.

前两卷分别完成于1945年和1956年，1959年高穆（A. W. Gomme）逝世，安德鲁斯（A. Andrewes）和多弗（K. J. Dover）完成后三卷的出版。第一卷长达87页的前言，详细梳理了修昔底德研究

的基本问题，书名之所以被冠以“Historical”的称谓，乃是针对19世纪偏重语言学的注释传统，注释内容对文本校订、地理、经济等诸方面关注甚多，同时也讨论了许多文学性内容。该注释本的一个特色是，在注释内容结束后经常有篇幅不小的作者附论，进行专门论述或扩展讨论。

2.Hornblower, S.,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3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2008.

霍恩布鲁尔版注释本是最新的修昔底德注释本，以历史性注释为主，但也包含了叙述学、语言学、考古学、经济学等方面的内容。相对于高穆版注释本，霍恩布鲁尔对当代学者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更为全面和详实的梳理。此外，注释辞条附有完整的英译文，使希腊语水平有限的读者也能有效利用。虽没有完全取代五卷本的高穆版，但仍然被认为是修昔底德研究中里程碑式的作品。

（四）常见英译本

1.Smith, C. F. trans.,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19.

史密斯（C. F. Smith）译本是“洛布古典丛书”中的一种。正文左页是希腊文，依据的是1898年的修德版校勘本，有少量校勘记；右页是英译文，页底有少量注释。英译文与希腊文对应，不仅准确而且可读性很高，目的是帮助希腊语水平有限的读者理解原文。文前的文献索引和文后65页的索引也具有极高价值。

2.Strassler, R. B. ed., Crawley, R. trans., *The Landmark Thucydides*, New York: Free Press, 1996.

该译本是“地标”系列译本的一种。正文使用的是1874年克劳利（R. Crawley）的英译文，通俗易懂，采取将原文的长句译成短句的做法，以便于读者理解。该译本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详尽的地图，涵盖了修昔底德文本中出现的所有地名；此外，每一节正文在页边都有内容概括和提示，页脚有解释性的注释。11篇高质量的附录概括介绍了理解修昔底德的重要问题，而百科全书式的索引表更是给读者带来极大便利。

3.Lattimore, S. trans., *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拉迪摩尔（S. Lattimore）译本依据的希腊文原文是克拉森（J. Classen）校勘并由施托依普（J. Steup）修订的校勘本（1875—1885年），译文力求最大限度地还原原文，保留了修昔底德使用长句的叙述风格，为此在某些情况下甚至牺牲译文的流畅性，是目前最贴近原文的英译本之一。目录按照文本内容的摘要编排，每一卷译文之前有简短的内容介绍，正文下方的注释对译文进行补充说明，同时也有对相关研究的讨论。此外，正文之后的参考书目、演说辞索引、一般索引也很有帮助。[45]

五、几个相关问题

自修昔底德著作问世两千多年来，历代学者都对其作出各自的评价。修氏去世后不久，即有不少学者力图完成其未竟之作。[46]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近代，他都被看成历史学家的榜样。公元前1世纪，哈里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就已经断言他是“历史学家中之最为优秀者”，并告诉我们他已被传统的观念视为“历史研究的标准”。[47]时至近代，随着客观主义史学思潮的兴起，人们对修昔底德更是倍加推崇，甚至认为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具有批判精神和求实态度的史学家”，“科学和批判历史著作的奠基者”。[48]国内外研究者对修昔底德的贡献和成就都予以肯定。

然而，修昔底德及其著作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修氏提出人性不变论，用不变的“人性”解释千变万化的社会现象，阐明战争的起因。国内有学者批评他用抽象的“人性”来解释历史，对此似乎应做具体分析。因为实际上，他的人性论是其人本主义思想的组成部分，因而也是其朴素的历史唯物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他看来，人性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包括占有欲、权力欲、虚荣心、贪婪以及人的生理特征等具体内容的。修昔底德在述及科基拉革命时对此做过比较集中的阐释（III. 69—85）。他指出，在和平与繁荣的社会条件下，城邦和个人尚能遵守比较高尚的准则。但是，当战争和内乱导致人们生活困苦，心志降低时，人性的恶的一面就会急剧膨胀，并且一发不可收拾，从而出现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暴行。具体表现在：“夺取政权时更加阴险狡诈，报复政敌时更加残忍无忌”；社会良知尽失，道德沦丧；鲁莽即勇敢，谨慎即懦弱，耍阴谋搞诡计成功是头脑精明的表现；“夸夸其谈的人总是被信任，而反对他们的人总是受到猜疑”；“复仇比自卫更重要”；一切规则和法律都可以违反，所有

条约和诺言都可以背弃；混乱中那些最粗俗的人最有生存能力，因为他们不瞻前顾后，敢于鲁莽行事。当然，修昔底德认为并不是所有介入政治斗争的人皆出于个人目的，有时一些人疯狂地投入动乱不是为了图利，而是因为不可遏制的一种激情。这样，修昔底德实际上是力图从人性和人性之外的社会存在，来寻求历史问题和现实问题的答案[49]。但由于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人性不变论，因而它在本质上又是形而上学的。[50]

关于修昔底德的政治立场，有的学者认为他“站在奴隶主民主派的立场上，赞成民主政治，反对贵族政治”，“同情伯里克利派的温和民主党，反对激进民主党”。[51]要正确把握修氏的政治立场，必须弄清雅典国家的发展脉络和主要矛盾的变化。为此首先应该对雅典国家的阶级结构及其发展演变作一简要分析。公元前6世纪以后，雅典城邦（公民集体）内部诸集团、诸阶层之间经过长期的错综复杂的磨合和斗争，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断得到调整，他们的共同利益逐步大于他们的矛盾和分歧，而这也正是雅典不断向外扩张的内在原因。波斯战争以后，雅典人利用他们在雅典同盟中的有利地位，逐步剥夺原提洛同盟诸邦的主权，侵占其领土，使雅典国家的版图不断扩大，人口激增。亚里士多德指出，“由于国家日益壮大，而钱财也敛聚了很多”，雅典当政者“就劝告人民，放弃农事，入居城市，务以取得领导权为目的……人民采纳了这种劝告，并获得了霸权，于是对待盟邦，更加专横”，“他们又按照阿里斯提德斯的建议，为大众准备充足的粮食供应；因为贡金、征税和盟邦捐款的综合所得，足以维持2万多人的生活”。[52]公元前5世纪70至60年代雅典民主制的发展，是雅典国家机构强化的突出表现，也是雅典奴隶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其实质是雅典人对异邦人（非雅典人）的压迫和剥削逐步得以巩固和加强。到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国家的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雅典人内部诸集团之间的矛盾，而是雅典人同众多异邦人之间的矛盾；对于雅典帝国境内众多的臣民和奴隶来说，“雅典人”不仅仅是指雅典公民集体，还意味着他们是统治者的集体，奴役者、剥削者的集体。修昔底德在他的著作中说到雅典人，有时使用“统治着帝国的城邦”，有时把城邦（公民集体）与君主相提并论（II. 63，65；VI. 85）；在论及波斯战争的后果时，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雅典人力图取代波斯国王来奴役这些希腊人，战争的结果对希腊人而言只不过是换了个主人而已，新主人确实比旧主人更聪明，但新主人却是更聪明地作恶”（VI. 76）。在总结近百年雅典历史时，他写道：“在废黜僭主统治以后的大约100年[53]中，雅典人民在这个时期不仅没有屈从于任何人的统治，而且在这期间的一半以上的时间里是习惯于统治其臣民的。”（VIII. 68）这些论述都显示出，修氏对当时希腊的国际关系和政治现实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

毫无疑问，修昔底德是一位忠诚的爱国者，他热爱的是雅典城邦，是雅典的公民集体。因此，凡是对雅典人有利的他都衷心拥护，凡是不利于雅典人的他都极力反对。修昔底德就是站在这样的阶级立场上，对于大权在握、左右政局的伯里克利赞赏有加，对于伯氏死后雅典政坛争权夺利、群龙无首的局面忧心忡忡；因为他明白，伯里克利就是雅典人统治异邦人的领袖，伯里克利的内外政策是以为雅典人谋福利为根本出发点的，而雅典人的团结是他们分享现有成果的保障。同时，他对于民主制的某些弊端提出尖锐的批评，而对于统治阶级内部所达成的和解则深表赞同和支持。他在评述公元前411年“四百人”政府被政变者取代这一历史事件时，写道：“在这种新宪法实施的初期，雅典人似乎有了一个未曾有过的最好的政府，至少在我的时代是这样的。因为它使得少数的上层阶级和多数的下层阶级之间的斗争得到适当的和解，这种和解首先使国家在历经劫难之后，能够重新振作起来。”（VIII. 97）可见，一方面，他认识到这场战争事关雅典人的荣辱和命运，按他对人性的理解，战争的爆发就是一场“悲剧”上演的开始，悲剧的主角自然是雅典人；另一方面，他又竭尽所能为雅典的内外政策做辩解。他在著作中援引和编写大量演说词的做法，恐怕不宜简单地归之于时代风尚的影响。

自古典时代起，修昔底德即被看成客观历史学的楷模。他对历史记载的客观性与真实性孜孜不倦的追求，被视为历史学家的表率。19世纪以来，西方历史学者一直推崇其如实直书的“客观主义”精神，有学者说他“从不党同伐异；如果不是他自己经常提及‘雅典人修昔底德’的话，天真的读者有时会弄不清他是哪国人士”。[54]的确，修昔底德以其特有的冷静的史笔，寓褒贬于叙事，但他不可能是一位超时代、超阶级的客观主义者。修昔底德在很多场合是通过历史人物的对话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的。如战争爆发前雅典人在斯巴达的发言（I. 73—78），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关于米提列涅人的命运的辩论（III. 37—48），雅典人与米洛斯人的对话（V. 85—113），等等。贯穿于这些演说词的一个中心思想是：雅典人是足够强大的，是有资格统驭臣属诸邦的，而弱者屈从于强者是天经地义的。[55]而修昔底德在追述雅典帝国形成时，竟然认为雅典人逐个剥夺原提洛同盟诸邦的主权，也是由于“同盟者自己的过失”（I. 98—99）。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奴隶主阶级的强盗逻辑。

大概也正是由于同样的原因，虽然修昔底德深知经济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却似乎有意忽略了有损于雅典人“形象”的某些重要史实。例如公元前454/前453年，雅典人把原提洛同盟金库移至雅典，实际上是直接侵吞同盟诸邦的巨额公共基金（约8000塔连特）。而这恰恰是伯里克利时代雅典人大兴土木和军事扩张的主要财源，在当时

也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公元前427/前426年，雅典人为了筹集军费，大大提高了属国贡金数额，由战前年均600塔连特增至将近1460塔连特，这在面向公众上演的戏剧中亦有所提及，说明是普通公民都熟知的事情。[56]作为国家最高军政首脑之一的修昔底德，绝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另外，雅典和斯巴达在战争期间为了击败对手，都力争联合更多的力量。希腊人的世仇波斯人，隔岸观火，虎视眈眈，由于财力雄厚而成为双方争取的对象。然而，修氏在记载斯巴达与波斯结盟的具体史实时着墨甚多，而在谈及雅典与波斯勾结的情况时则闪烁其词，有意回避。[57]

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奴隶制时代的争霸战争，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但是，修昔底德在战争起点叙述中所透露出的倾向性，说明他明显在为雅典开脱和辩护。修氏以公元前431年3月底比斯入侵雅典同盟者普拉提亚作为战争的起点，似乎拉栖代梦及其同盟者率先破坏“三十年和约”而打响“第一枪”。殊不知雅典人早在公元前433年夏末就已经出兵协助科基拉人作战，并且在一场希腊人之间空前规模的海战（参战战舰总数达260艘）中直接进攻科林斯的舰队。尽管修氏一再强调这种行为是出于自身安全或利益的考虑，并说雅典人在交战中情急之下不得不采取行动（I. 48—49）。同样，修氏对于与双方开战密切相关的“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和“麦加拉法令”应该了然于心，但他却三缄其口。此事发生在公元前432年夏或之前的某个时间，是这场大战开战的标志。这就是说，站在拉栖代梦的角度来看，这场大战在修氏所说开战日期之前一年多就已经打响。由此似乎也间接证实色诺芬认为这场大战“持续28年半”的说法。[58]

有学者认为修昔底德著作的最大不足是“主题狭隘”，说他在叙述这个时代的历史时，把叙述范围严格地限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对于精神文化方面的成就则鲜有涉及。[59]这种看法是从现代研究者的角度出发而提出的，似乎有欠公允。那么，修昔底德所谓“主题狭隘”以及“忽略”若干重要史实的真正原因何在？有学者辩称，修昔底德既然记述的是一场战争的历史，并非“记述一个历史的时代”，他把主题严格限定在战争范围内，恰恰表明其胜人之处，是该著作的优点。[60]这种说法看上去不无道理，但是细分析则似乎与史实不尽相符。因为我们既不应以今人的需要去苛求古人，也不应把现代的某些观念生搬硬套到古人身上。如前所述，修昔底德实际上是通过描述和探索纷繁复杂的人事，力图揭示出一种人性共有的、具有永恒教益的知识。[61]因此，那种认为他把主题严格限定在战争范围内的观点，似乎是缺乏充足依据的。其实，单从修昔底德著作的主题来看，他也不应对这些问题完全忽视，况且财政状况恰恰是受到作者格外重视的问题。事实上，雅典城内的诸多宏伟建筑，那些被伯里克利引以自豪的“帝

国的标志和纪念物”（II. 41），个个都是雅典人剥削、奴役异邦人的明证，因为这些在今人看来标志着雅典文化成就的宏伟建筑的浩大开支，几乎全都来自他们所侵占的原同盟者诸邦的公共基金。这很可能就是修昔底德对此讳莫如深的真正原因。公元前5世纪雅典文化繁荣的社会物质基础是其奴隶制的大发展。也许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恩格斯所说的：“只有奴隶制才使农业和工业之间的更大规模的分工成为可能，从而使古代世界的繁荣，使希腊文化成为可能。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希腊国家，就没有希腊的艺术和科学……”[62]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修昔底德的时代，书面写作的方式业已确立起来，而且至少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所接受，但希腊社会根深蒂固的口述传统仍然发挥着强大的影响力，修昔底德在写作其著作之时，主要有赖于口述资料，而非文字资料。修昔底德主要是利用演说词来阐明交战相关各方的政策、立场和策略的，但是由于演讲通常没有书面文稿，因此，即便是亲耳聆听者，也不可能准确地记得演讲的内容。为此，修氏试图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构演讲者所说的话。

这种做法长期以来受到诸多责难。早在公元前2世纪，波里比阿就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史家正确的做法理应如实记载演讲者所说的话。[63]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修昔底德所记载的不同场合、不同人物的演说风格明显雷同。科林武德认为，这些演说“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行动的评论，是修昔底德对演说人的动机和意图的重建”[64]。将自己的想法加入演说词中，这正是修昔底德阐述自己观点的方式。修氏对于雅典人批评或辩护，通常都是通过演说者表达出来的；尤其是雅典人与米洛斯人的对话，显然是经过作者精心构思的。[65]可以说，修昔底德虽然创立了比较科学的治史原则，却未能完全落实到撰史的实践中。

修氏还多次提及“命运”（τύχη，tyche）。他承认“命运”对人事的影响，但更强调人的智慧、远见和理性的判断在人事成败中的作用。在修氏看来，“命运”尽管对历史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但它并不是历史本身所具有的规律，和各种事件的发生也没有必然的联系。[66]而 F. M. 康福德早就指出，修昔底德出于自己的撰史目的，尽管从理智上抛弃了神话与迷信，但他的思想框架内早已融入了神话观念，其作品中也渗透了悲剧理论。因此，修氏的观念一直徘徊在神话和历史之间。[67]这既是希腊思想进步的明证，更显现出其时代印迹。

修昔底德的纪年方法欠准确。作为一部编年体的断代史，作者除指出年份以外，通常只用“冬季”和“夏季”来纪年。希腊诸邦有各自的历法。在雅典，使用时间比较长的年历，是所谓“庆节历”。新年之始

（大年初一），原则上是夏至之后首个朔日，冬季为11月至翌年3月，是跨年度的。[68]为了精确起见，他还采用当时希腊流行的其他纪年方法加以印证，如某人担任执政官，或某人担任某国监察官或祭司之年。修氏认为，“用季节计算年代比过去常用的以各邦的执政长官或其他重要官员的任职时间来计算年代肯定要准确些”（V. 20.2）。尽管如此，这种纪时方法容易混淆，不能给人以明晰的时间观念。但这种纪时方法既然与当时希腊流行的纪时方法相一致，因而只能说是时代使然。

最后我们来简单说说所谓“修昔底德陷阱”问题。大概自2012年起，国际媒体在讨论国际关系问题时，开始出现一个名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的说法，以古喻今，借用修氏在讨论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时的说法，大意是说在现代国际关系中一个新兴的强国在挑战旧霸主的固有秩序时，双方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战争。正如古希腊历史上雅典挑战斯巴达老牌霸主的地位，双方发生的那场惨烈的战争。国内外有一些学者将其附会于当下的中美关系，于是又有学者纷纷撰写关于如何“破解”“避免”或“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文章。[69]这里我们只是想强调两点：一是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原因的分析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那不过是一家之言，换言之，那主要是修昔底德对相关历史事实的个人看法，不是事实的全部，当然也不是什么定论；二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发生距今2400多年，古代奴隶制时代的城邦关系与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有着天渊之别，对于修昔底德观点的任何发挥或引申，都有可能背离史实，需要特别谨慎，否则如果随意套用某些似是而非的论断，那说不定真的会落入某些人所预设的某种“陷阱”。

自19世纪中叶起，客观主义史学风靡西欧，修昔底德重视材料的搜集与批判、如实叙述等特点，受到西方史学界的推重。进入20世纪，在一波又一波新史学思潮的影响下，学界对于修昔底德“科学的”“客观的”“超然的”史家形象的评价几经波折，大起大落，有过质疑与反驳、肯定与否定，有过多视角的审视，近期的评价总体上似乎趋于理性。[70]

总之，修昔底德及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吸收和继承前人史学成就的基础上，把古希腊史学推向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他的朴素唯物论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

徐松岩

2017年4月

[1] Demos，即村社。该德莫距雅典卫城约7千米，濒临萨罗尼克湾，在古代是一个主要从事渔业的村社。

[2] 这个名字与色雷斯王相同。据史料记载，色雷斯一位公主嫁给雅典人米太雅德，生客蒙；修昔底德的母亲与客蒙的母亲同名；两家的墓连在一起。这都有助于说明修昔底德家族的社会地位。参阅《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英译本（*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洛布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共4册，英译者C. F. 史密斯［C. F. Smith］，以下简作"史译本"），哈佛大学出版社1980—1984年版，第1册，序言，第viii页。本书以下所援引的古典作品凡未另注明者，皆据此"洛布古典丛书"希腊语—英语对照本，并按惯例只注明卷章节。

[3]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Aristotle, *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IV. 3—4。引文参考了日知、力野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4] 参阅R. M. 胡特琴斯总主编：《西方世界名著》（R. M. Hutchins, Editor in Chief,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第6卷，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43—616页，《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英译者R. 克劳利（R. Crawley，以下简作"克译本"）序言。克译本的新近校注本参阅R. B. 斯特拉斯勒：《地标修昔底德》（R. B. Strassler, *The Landmark Thucydides: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Peloponnesian War*, New York, 2008）。

[5] S.霍恩布鲁尔、A.斯鲍福特主编：《牛津古典辞书》（Simon Hornblower & Antony Spawforth, eds.,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第1516—1521页，Thucydides条。

[6] 著有《修昔底德传》，这是第一部系统的修昔底德传记，但其中所记载的内容不尽可信。

[7] 这个说法可见《苏达辞典》（*Suda*, Θ 414）。参阅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版及1978年修订版（以下简作"谢译本"），译者前言，第10页。谢德风（1906—1980），湖南新邵人，翻译家、历史学家，1953年起任湖南师范学院教授，译著有《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罗马史》《历史著作史》等。

[8] 1877年春，考古学者在雅典卫城的南坡发掘出的一块大理石石板上，发现记载该条约的正式文书的片断，研究者把相关文字与修昔底德著作相对照，几乎只字不差。

[9]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Xenophon, *Hellenica*, in R. B. Strassler edt., *The Landmark Xenophon's Hellenika*, a new translation by John Marincola, introduction by David Thomas, New York, 2010），II. 2.20—23。中译本参阅《希腊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

[10] 关于修昔底德死亡的原因、年代以及埋葬地点等问题的讨论，参阅谢译本，译者序言，第13—16页。

[11] 公元2世纪希腊作家，著有《希腊纪行》（*Description of Greece*）。

[12] 约公元50—120年，希腊哲学家、传记作家，著有《道德论丛》（*Moralia*）、《传记集》或译《希腊罗马名人传》（*Parallel Lives*）等。

[13] 参阅吴于廑：《修昔底德其书与其世》，载《吴于廑文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1—212页。除此以外，另有学者认为，修昔底德著作所反映的主题及结局，与彼时雅典的公众舆论是相悖的。因而修昔底德在回到雅典后，认识到他对雅典人痛苦经历的回忆只会增加雅典人对他的反感，甚至敌视，便决然搁笔。所以，这部未竟之作是作者有意而为。参阅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26页及附注。

[14] 希腊诸邦历法差异颇大。按古典时代雅典的历法，新年始于夏至后的第一个朔日，雅典历一年按现在公历是跨年度的。参阅本书附录二。

[15] 希罗多德：《历史》（Herodotus, *The Historiae*, Robert B. Strassler eds., *The Landmark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a new translation by Andrea L. Purvis, Anchor Books, New York, 2009），VI. 89。中译本可参阅《历史》（上下册），徐松岩译注，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以下简作“希罗多德”。另见修昔底德，I. 41。

[16] 参阅修昔底德，I. 104—110。

[17] 塔连特是古代西亚和希腊地区的重量或货币单位，依地区、时代或国别不同而价值各异。雅典初用埃吉那制，梭伦改革时始采用优波亚制。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实行银本位制。1塔连特＝25.86千克，1塔连特＝60明那＝6000德拉克玛，1德拉克玛＝6奥波尔。其时1德拉克玛大约相当于一个成年人两日的生活费用。

[18] 狄奥多拉斯：《历史丛书》（Diodorus Siculus, *The Historical Library*），XII. 38.2；以下简作“狄奥多拉斯”。参阅N. G. L. 哈蒙德：《希腊史》（N. G. L. Hammond, *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 C.*），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325页。

[19] 修昔底德，I. 114；狄奥多拉斯，XII. 7；普鲁塔克：《传记集·伯里克利传》（*Lives, Pericles*），XXII. 3。

[20] 参阅修昔底德，I. 56—58，65，79；II. 99—101。

[21] 普鲁塔克：《传记集·伯里克利传》，XXIX.1—XXX. 3。相关讨论参阅李艳辉：《安特摩克利托斯事件、卡利诺斯“麦加拉禁令”与修昔底德的缄默》，《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3期。值得注意的是该文作者就修昔底德对此三缄其口的原因所作的分析。“麦加拉禁令”出台的时间虽有争议，但大致应该在公元前433年年底或前432年年初。

[22] 关于那些“被女神诅咒的人”的原委，参阅修昔底德，I. 126—127。

[23] 修昔底德，II. 17，47 — 54，59 — 65；III. 87。参阅N. G. L.哈蒙德：《希腊史》，第351—352页；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卷，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210页。

[24] 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特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442页；普鲁塔克：《传记集·阿里斯提德斯传》（*The Parallel Lives, Aristides*），XXIV. 3。

[25] 希腊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宙斯和阿特拉斯的女儿迈亚所生。他是众神的信使，是商旅和使节的保护神。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赫尔墨斯形象是上部雕刻有无须少年的方形石柱。

[26]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VIII. 5。

[27]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XIII. 1—2。参阅徐松岩：《塞拉麦涅斯与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政治》，《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

[28] 关于此后数年战事及战后雅典内部纷争的史实，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1.1—II. 4.43。古代有包括色诺芬在内的多位作家试图接续修氏的著作写作。参阅色诺芬：《希腊史》，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中译本序，第32—33页及附注。

[29] 色诺芬：《希腊史》，I. 6。

[30] 色诺芬：《希腊史》，II. 1；据普鲁塔克《传记集·吕山德传》（Plutarch, *Lives, Lysander*, XIII. 1）和《阿尔基比阿德斯传》（Plutarch, *Lives, Alcibiades*, XXVII. 4）说，雅典公民共有3000人；而波桑尼阿斯在《希腊纪行》（IX. 32）中说，约为4000人。

[31] 色诺芬：《希腊史》，II. 2.10—23。

[32] 关于波斯战争结束的时间，学界的看法不尽一致，主要有公元前479年和前449年二说。译者更倾向于前一种说法。没有理由认为希罗多德的著作不是一部完整的著作。参阅徐松岩：《希罗多德Historia诸问题刍议》，《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3期。

[33] 如何认识雅典同盟和雅典帝国，学者们意见各异。译者认为雅典与原提洛同盟诸邦的关系的演变，是问题的关键。参阅徐松岩：《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徐松岩：《论雅典帝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34] 参阅黄洋：《修昔底德的理性历史建构》，《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6期。

[35] 参阅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徐齐平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6页。

[36] 现代学者虽对这句话有不同的解读，但都没有偏离强调人的重要性这个核心意思。参阅修昔底德，I. 143附注。

[37] 参阅R. G.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修订版），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31页。

[38] 值得注意的是，修氏为了强调当代史（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重要性，似乎刻意淡化甚至贬低过去某些历史事件（如波斯战争）的规模和影响力。参阅徐松岩：《关于翻译修昔底德著作的几个问题》，《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

[39] 修氏的估计数字（I.10）明显偏高。据译者考察，希腊联军实际兵力的总数，大概不超过5万。参阅徐松岩：《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若干问题》，《世界历史》，2002年第2期。

[40] 悲剧上演时，演员在舞台上表演到情节紧张、达到高潮的时候，或者要加强动作的力量、说明动作的动机的时候，都是借合唱队的歌唱来表达的。

[41] 从罗马史家中的萨鲁斯特（Gaius Sallustius Crispus）、阿里安（Arrian）、塔西佗（Pulius Cornelius Tacitus）等，中古拜占庭史家普洛科匹阿斯（Procopius of Caesarea），文艺复兴时期的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直到19世纪以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e von Ranke）为代表的近代史家，都对修昔底德的史学方法给予高度的肯定。

[42] 本节特邀西南大学郭涛博士撰写，谨此致谢！

[43] 参阅张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巴黎本中的H本》，《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2期。

[44] 参阅史译本，第1册，第xxi页，Bibliography。

[45] 以上仅仅是修昔底德研究最常见的校勘本、注释本和译本，更为详细的研究书目可参见J. S. Rusten为“牛津古典学读本”（Oxford Readings in Classical Studies）编撰的《修昔底德》附录。

[46] 古代作家续写修昔底德的著作，除了保存完好的色诺芬所著《希腊史》之外，还有佚名作者所著《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The Hellenica Oxyrhynchia*，奥克西林库斯乃是埃及一村社名，因该著作的三张纸草断片皆发现于此，故名），该著作破损严重，主要记载公元前411—前386年希腊史事（中译本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而雅典人克拉提普斯（Cratippus，生卒年不详）的《希腊史》、开俄斯人泰奥滂普斯（Theopompus of Chios）所著《希腊史》也都续写修昔底德著作，都止于公元前394年克尼多斯（Cnidus）之战，现今仅存少量残篇。

[47] 参阅黄洋：《修昔底德的理性历史建构》，《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6期。

[48] 何平：《西方历史编纂学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6页。据说，近代史学大师兰克每年都要通读一遍修氏的著作。

[49] 参阅徐松岩、李电：《修昔底德和平思想初探》，《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

[50] 相关讨论参阅易宁、李永明：《修昔底德的人性说及其历史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6期。

[51] 参阅谢译本，译者序言，第35页。

[52]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IV. 1—3。

[53] 公元前510至前411年。

[54] 参阅史译本，第1册，序言，第xviii页。

[55] 亚里士多德也有类似的看法。参阅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5a 6。

[56] 阿里斯托芬：《马蜂》（Aristophanes, *Wasps*），第655— 660行。

[57] 参阅S. 霍恩布鲁尔：《修昔底德著作注释》，第3卷，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64—771页。

[58] 色诺芬在《希腊史》（II. 3.9）中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持续了28年半。他很可能是根据斯巴达的历法，站在斯巴达人角度来推算的。

[59] 参阅《大英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a*），伦敦1980年版，Thucydides条。

[60] 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第24页。

[61] 参阅R. G.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修订版），第15—46页；伊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第154—157页。

[62] 恩格斯：《反杜林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4页。

[63] 波里比阿：《罗马史》（Polybius, *The Histories*），XII. 25a。

[64]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修订版），第32页。

[65] 从修氏的写作方式和对话内容来看，这些对话堪称其著作中插入的希腊悲剧精彩“选段”。

[66] 参阅李永明：《修昔底德的“命运”说》，《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1期。

[67] F. M. 康福德：《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中译本可参阅孙艳萍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

[68] 参阅本书附录二。

[69] 如郑永年：《中美如何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新加坡）《联合早报》，2012年9月4日；金灿荣：《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探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叶自成：《以中华智慧破解修昔底德陷阱》，《人民论坛》，2014年第4期；钱乘旦：《拨开“修昔底德陷阱”迷雾》，观察者网（guancha.cn），2016年8月28日；等等。

[70] 参阅何元国：《科学的、客观的、超然的？—二十世纪以来修昔底德史家形象之嬗变》，《历史研究》，2011年第1期。

第一卷

第一章 从远古时代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的希腊国家。[1]

1[2]修昔底德，一位雅典人，在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之间的战争爆发之时，就开始撰述[3]这部战争史了。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相信这将是一场重大的战争[4]，比此前的任何一场战争都更值得记述。这种信念并不是没有根据的。交战双方在各个方面都竭尽全力来备战；同时，他看到，其他的希腊人在这场争斗中，要么支持这一方，要么支持那一方；而那些尚未参战的希腊人，也正跃跃欲试，准备参与其中。［2］事实上，这是迄今为止历史上—不仅是希腊人的历史，而且是大部分异族人世界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是全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动荡。［3］虽然人们对于远古时代的事件，甚至对于战前不久的那些事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能完全确知了，但是我在费尽心力探究之后所得到的可信证据，使我确信如下结论：过去的时代，不论是在战争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都没有取得过重大的成就。[5]

2 例如，很明显，现在被称为希腊的地区[6]，古时候并没有定居者；相反，移民运动频频发生，各个部落在受到那些比他们更为强大的部落压迫之时，他们总是准备放弃自己的家园。［2］当时没有商业；无论在陆地上还是海上，都没有安全的交通；他们利用领土，仅以攫取生活必需品为限；他们缺乏资金，从不耕种其土地[7]（因为他们知道侵略者随时会出现，劫走他们的一切，而当侵略者到来时，他们又没有城墙用以抵御），认为既然在一个地方可以获得日常必需品，在其他地方也一样。这样，他们对于变换居住地点并不在意。因此，他们既没有建筑大的城市，也没有取得其他任何重要资源。［3］凡是土地最肥沃的地方，如现在的色萨利、波奥提亚和除阿卡狄亚以外的伯罗奔尼撒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希腊其他最富饶的地区，其主人的更换都是最频繁的。［4］土地的肥沃有助于特殊的个人扩大其权势，由此引发纷争，纷争导致公社瓦解，还会造成外族入侵。［5］因此，阿提卡因土地贫瘠，自古以来就没有内部纷争，［6］这

里的居民也从未发生改变。在我看来，居民迁徙是希腊其他地区没有取得同样发展的原因，阿提卡的事实足以为证。希腊其他地方因战争或内讧而被驱逐的那些最有势力的人，求助于雅典人，把阿提卡作为一个安全的避难所。在早期时代，他们归化入籍，使原本众多的城邦人口迅速膨胀，结果阿提卡面积太小，容纳不下这么多人，以至于最终不得不派遣移民到伊奥尼亚去了。[8]

3 依我之见，还有一种情况更可视为古代的一个弱点。在特洛伊战争以前，没有迹象表明全希腊有过任何共同的行动，［2］这一地区也确实没有被通称为“希腊”。甚至在丢开利翁的儿子希伦[9]的时代以前，连“希腊”这个名称都不存在。这个地区以不同部族的名号，尤其是以“皮拉斯基人”[10]的名号来称呼。随着希伦和他的儿子们在弗提奥提斯[11]的势力增长，并且以同盟者的身份被邀请到其他城邦之后，他们才因这种关系而一个接一个地取得“希腊人”之名。经过很长时间以后，这个名称才通用于这一地区。［3］关于这一点，荷马提供了最好的证据。荷马虽出生在特洛伊战争以后很久，但是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用“希腊人”来称呼全体军队。他只用这个名称来称呼来自弗提奥提斯的阿喀琉斯的部下，他们就是原始的希腊人；他们在史诗中被称为“达那安斯人”“阿尔哥斯人”和“阿凯亚人”。[12]荷马甚至没有使用“异族人”一词，大概是由于希腊人那时还没有一个独特的名称，以和世界上其他民族区别开来。［4］因此，希腊人诸公社似乎既包括一个接一个城邦采用这个名称、互相之间使用共同语言的人们，也包括那些后来把这个名称当作全体人民的共同称呼的人们。希腊人诸公社在特洛伊战争以前，由于实力不足，缺乏相互联系，因而未能实施任何集体行动。无疑，他们只有在获得更多的航海经验之后，才能够联合起来发动这次远征。[13]

4 根据传说，米诺斯[14]是第一位组建海军的人。他成为今天被称为“希腊海”[15]的主人，统治着基克拉底斯群岛，在大多数岛屿上派出最早的殖民者。他驱逐了岛上的卡里亚人[16]，指派他的儿子们掌管岛上的事务。他必定尽力清剿这一海域的海盗活动。这是为了保障他自己日益增长的收入。

5 在早期时代，不论是居住在沿海或是岛屿上的人们，不论他们是希腊人还是非希腊人[17]，由于海上交往更加普遍，他们都在最强有力的人物的领导下热衷于从事海上劫掠。他们做海盗的动机是为了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同时也是为了扶助那些弱者。他们袭击没有城墙保护的城镇，或者说是若干村社的联合，并且加以劫掠；实际上，他们是以此来谋得大部分的生活资料的。那时候，这种行为完全不被认为是可耻的，反而是值得夸耀的。［2］这方面的一个例证，就是

现在大陆[18]上某些居民仍以曾是成功的劫掠者而自豪；我们发现，古代诗人诗中的航海者常常被询问："你们是海盗吗？"[19]被询问者从不打算否认其所为，即便如此，询问者也不会因此而谴责他们。［3］同样的劫掠也在陆地上流行。

时至今日，希腊的许多地方甚至还沿袭着古时的风尚。例如，奥佐里亚的罗克里斯人[20]、埃托利亚人、阿卡纳尼亚人，以及大陆上这些地区附近的人民，这些大陆居民依然保持着随身携带武器的习惯，就是古代海上劫掠风俗的遗留。

6 全希腊都曾有随身携带武器的习俗，那时他们的聚居地没有设防，彼此交往，很不安全；实际上，佩带武器是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内容，正像现在的蛮族人一样。

［2］希腊这些地方的居民至今还保持着古代的生活方式，这一事实证明，全希腊的居民曾有过共同的生活方式。［3］雅典人是最早放弃携带武器的习俗，采用比较安逸和奢侈的生活方式的。事实上，他们当中那些富有的老年人只是最近才摈弃奢侈习俗，不再穿亚麻布内衣，不再把头发盘一个髻，用一个金蚱蜢[21]别着，这种风俗传播到他们伊奥尼亚宗族中，在那里的老年人当中长期流行。［4］相反，拉栖代梦人是最早依照近代的风尚身着简便服装的，富人也尽可能地按平民的方式生活。［5］他们也是最早开展裸体竞技运动，公开地脱掉衣服，在裸体运动后用橄榄油遍擦身体。从前，就是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参赛选手也要系一条腰带；就在数年以前，这种习惯才被摈弃。现在，在某些蛮族人尤其是亚细亚的异族人中，当悬赏进行拳击比赛和摔跤比赛时，选手们也要系这种腰带。［6］还有很多其他特征可以说明，古代希腊世界的生活方式和现在的蛮族人是相似的。

7 在以后的时代中，随着航海事业日益便利，资金来源更加充足，我们发现沿海一带出现有城墙的城市，地峡[22]被占据着，以为通商和防御邻人侵略之用。但是，由于海盗活动广泛流行，不论是岛屿上还是大陆上的古代城市都是建筑在离海岸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这些城市至今还坐落在其旧址上。因为海盗们常常彼此劫掠，而且还劫掠所有沿海居民，不管他们是不是从事航海业的。

8 岛上居民也都是些出色的海盗。这些岛上居民是卡里亚人和腓尼基人，他们在大多数的岛屿上有过殖民活动。这一点可由下面的事实证明。在这次战争期间，雅典在提洛岛举行祓除仪式时，[23]岛上的坟墓都被掘开。可以发现，超过半数的墓主人是卡里亚人，他们殉葬武器的风俗和埋葬的方式，与现在卡里亚人的习俗并无二致。

［２］但是随着米诺斯组建其海军，海上交往就更加便利了。［３］由于他殖民于大多数的岛屿上，驱逐了强盗，使得沿海居民开始能够就近获取财富，过上较为安定的生活了。有些居民依靠新获得的财富的力量，甚至开始自己建筑城墙。出于谋利的共同愿望，弱者安于服从强者的支配；强者因拥有金钱而越发强大，进而把诸小城邦降至臣属地位。［４］这是稍稍晚后时期的情况，是特洛伊远征时的情况的继续发展。[24]

9 在我看来，阿伽门农之所以能够募集军队，主要是由于他实力超群，而不是因为那些求婚者向丁达琉斯宣了誓就必须跟随他。[25]［２］根据伯罗奔尼撒人的最可靠的传说，伯罗普斯来自亚细亚，当他携带大量财富来到这穷乡僻壤之时，起初因此而获得很大的势力，以致他虽是个外乡人，这个地区还是以他的名字命名。[26]到了他的子孙的时期，其势力大为增长。[27]攸里斯修斯在阿提卡被赫拉克利斯的后裔所杀。阿特柔斯是攸里斯修斯的母亲的兄弟；攸里斯修斯在出征阿提卡以前，把迈锡尼和迈锡尼政府托付给他的亲戚阿特柔斯，而此时阿特柔斯因克里西浦斯[28]之死被他的父亲放逐在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既然攸里斯修斯未能归来，阿特柔斯便应迈锡尼人的请求，执掌迈锡尼的权标，并统治着攸里斯修斯的其他领土。这一则由于迈锡尼人害怕赫拉克利斯的后裔，二则由于阿特柔斯势力强大，而且他一直注意赢得民众的支持。[29]这样，伯罗普斯的子孙就比柏修斯的后裔的势力更加强大了。［３］阿伽门农继承了这一切。因此，在我看来，阿伽门农还拥有远比其他统治者强大的海军，他之所以能够组建联合远征军，固然是由于参加者的拥戴，同样重要的是由于参加者对他的畏惧。［４］如果我们能够相信荷马史诗所提供的证据的话，阿伽门农自己的海上力量事实上是所占份额最大的。此外，阿卡狄亚的舰船也是由他装备的。[30]另外，在描述阿伽门农所继承的权杖时，[31]荷马称他为："许多岛屿和全阿尔哥斯之王"[32]。当时阿伽门农的国家是一个陆上强国；如果没有一支舰队的话，他充其量只能统治附近少数岛屿（数量不会很多的）。从这次远征，我们可以推测出昔时冒险事业的特征。[33]

10 迈锡尼曾经是个小地方，当时的许多城镇相对说来也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一点不足以成为一个可靠的证据来否认诗人的估计，以及传说中军队的庞大规模。［２］假如拉栖代梦人的城市将来荒无人烟，只有神庙和公共建筑的地基保留下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后人很难相信这个地方曾经有过像它的名声那么显赫的势力。但是他们占有伯罗奔尼撒五分之二的土地，它不但是整个伯罗奔尼撒而且是其他地区的众多同盟国所公认的盟主[34]。况且，由于拉栖代梦的城市建筑设计不紧凑，也没有宏伟的神庙或公共纪念物，而只是若干希腊老

式村落的联合，单从其外表上看，有些名不副实。反过来，如果雅典有同样遭遇的话，我想任何人从亲眼所见的外表来推测，会认为这个城邦的实力两倍于它的实际情况。［3］因此，我们既不应当无端地怀疑，也不应单凭城市的外表来推测它的真正实力。我们有理由相信，远征特洛伊的武装力量规模是前所未有的，同时也相信它缺乏近代的成就；如果在这里我们也相信荷马史诗中所提供的证据的话（他是个诗人，完全有可能夸大其词），我们能够看到其军队规模也是远不能与现在的军队同日而语的。［4］荷马记载舰船的数目是1200艘。他说波奥提亚人每艘船载有120人，腓洛克提提斯人每艘船载有50人。[35]我认为这是他说明舰船上人数的最大量和最小量。无论如何，荷马在船表中没有具体说明其他舰船上的人数。我们从腓洛克提提斯关于舰船的记载中可以看到，船上所有的人既是桡手，也是战士。在他们的船上，所有的桡手都是弓箭手。除诸位国王和高级官员以外，船上不会有很多不是桡手的人，尤其是由于他们不得不携带全部军需品，横渡大海，而且他们的船上没有甲板，是按照古代海盗船的样式建造的。［5］因此，如果我们把最大的船和最小的船折合成平均数来计算总兵力的话，作为全希腊的军队，这个数目似乎不是很大。[36]

11 其所以如此，不是因为人力的缺少，而是因为金钱的匮乏。给养的缺乏使得这些入侵者不得不减少军队的人数，直至他们能够在作战地区维持生活。就是他们在登陆获得胜利—必定获得过一次胜利，否则他们是不可能在海军营地周围建筑要塞的—之后，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全体军队悉数参加作战；相反，他们分兵前往刻尔松尼斯[37]耕种土地，并且由于给养缺乏而从事海上劫掠。这是特洛伊人抗击希腊联军能够坚持10年之久的真正原因。由于希腊人军力分散，使特洛伊人总是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留下来作战的这部分希腊军队。［2］假如希腊军队携带有充足的给养，假如他们坚持全军共同作战，而不是分散其军队从事海上劫掠或耕种土地的话，他们会轻而易举地击败特洛伊人的。由于他们只是分出一部分军队作战，特洛伊人便能够固守阵地。简言之，如果全军同时进攻的话，他们会在更短的时间内，在遇到更少麻烦的情况下，攻克特洛伊的。金钱的匮乏是造成以前所有的远征都微不足道的真正原因。特洛伊远征尽管比过去其他远征都要著名些，但正是同样的原因，如果我们考察有关证据，就会发现，它的影响没有传说的那么大，在诗人们的教诲下形成的流行观点也是值得怀疑的。

12 即便在特洛伊战争以后，希腊也依然常常处于迁动和移居状态之中，因而没有获得和平发展的时间。［2］希腊人离开伊利昂[38]之后很久才返回故里，这一事实本身引发了很多革命。几乎每个地方

都发生了内部纷争，而建立城邦的人们就是那些被驱逐的流亡者。［3］在伊利昂陷落[39]之后60年，近代的波奥提亚人被色萨利人驱逐出阿涅，定居于现在的波奥提亚—此前叫作卡德美斯的地方。波奥提亚人的一个分支此前已定居于此地，其中有些是参加了对伊利昂的远征的。又过了20年，[40]多利斯人和赫拉克利斯的子孙成为伯罗奔尼撒的主人。［4］这样，经过多年的动荡，希腊才恢复了稳定，居民的迁徙才告终结，并且得以开始派遣移民。[41]雅典人殖民于伊奥尼亚[42]和大多数岛屿[43]上，伯罗奔尼撒人建立的殖民地大都在意大利和西西里，在希腊其他地方也建立过一些。所有这些殖民地都是在特洛伊战争以后建立的。（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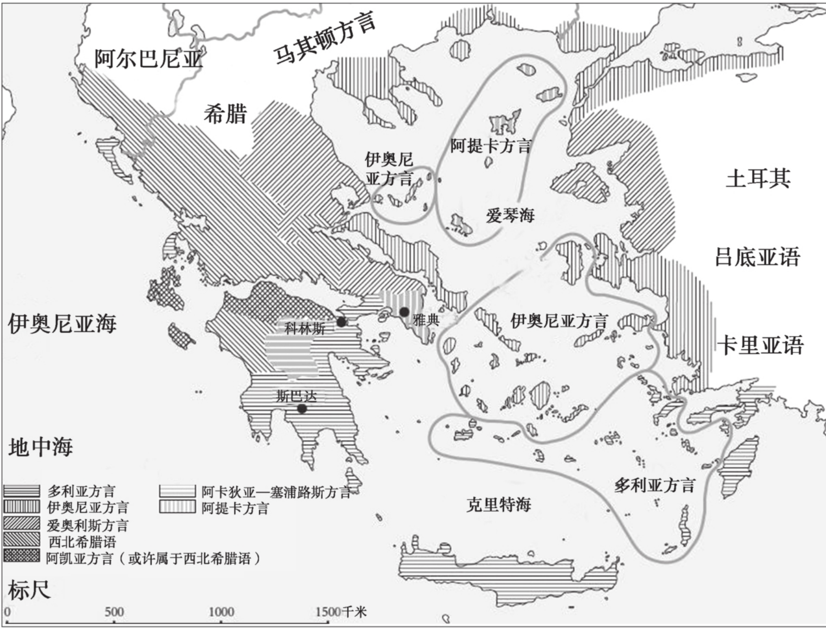


图1 古典时代希腊各方言分布

13 但是随着希腊势力的增长，追求财富成为日益重要的目标，各邦的收入不断增多，几乎所有的城邦都建立了僭主政治—此前旧的政体是世袭君主制，君主有确定的特权—希腊人开始装备舰队，更加致力于向海上发展了。［2］据说科林斯人是最早按近代式样建造海军设备的，希腊第一艘三列桨战舰[44]就是在科林斯建成的。［3］我们知道一位名叫阿美诺克利斯的科林斯船匠，他为萨摩斯人建造了4艘船。从这次战争结束之时算起，阿美诺克利斯在将近300年前[45]去往萨摩斯。［4］另外，历史上第一次海战是科林斯人和科基拉人之间的战争，此役发生在约260年前[46]。［5］科林斯位于地峡之上，

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商业中心；因为古时候伯罗奔尼撒的希腊人与伯罗奔尼撒以外的希腊人之间几乎所有的交往都是通过陆路进行的，科林斯的领土是他们交往的必经之地。科林斯因此获得巨大的财源。这一点从古代诗人们在科林斯地名前面冠以“富庶的” [47]饰语可见一斑。这使得科林斯人在海上交往更加频繁的时候，能够组建一支舰队，以镇压海盗活动。同时，由于它能够为海路贸易和陆路贸易提供便利，由此所获得的大量收入使它强盛起来。［6］后来，在波斯第一位国王居鲁士[48]及其儿子冈比西斯[49]的时代，伊奥尼亚人成为一股强大的海上势力。当他们与居鲁士交战的时候，一度控制了伊奥尼亚海。在冈比西斯统治时期，萨摩斯的僭主波利克拉特斯也曾拥有一支强大的海军。他利用这支海军征服了许多岛屿，其中包括瑞尼亚岛，他把这个岛献给了提洛岛的阿波罗神。[50]大约与此同时，佛凯亚人在建立马赛列斯时[51]，在一次海战中击败过迦太基人。[52]

14 以上这些是过去的最强大的海军。就是这些海军，虽然是在特洛伊战争以后很多世代，主要还是由旧时的五十桨船和长船组成，舰队中的三列桨战舰似乎还很少。［2］的确，就在波斯战争和继冈比西斯之后为王的大流士去世[53]以前不久，西西里的僭主们和科基拉人才开始拥有较多的三列桨战舰。除此以外，在薛西斯远征[54]之前，希腊没有任何重要的海军。［3］埃吉那、雅典以及其他城邦可能拥有少量舰船，但主要是五十桨船。在这个时期之末，雅典同埃吉那的交战以及可以预见的异族人的入侵，使泰米斯托克利得以说服雅典人建造舰队，他们正是用这支舰队在萨拉米斯作战。就是这些舰船也不都是建造了甲板的。

15 我们贯穿起来考察这个时期的希腊海军的情况已如上述。所有这些海军都不算强大，但正如它在增加收入、扩大版图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样，它还是那些致力于发展海军的最强大邦国的一个力量源泉。他们利用海军出征诸岛屿，最小的岛屿最容易被降服。［2］这期间，没有发生陆地上的战争，至少是没有通过陆战而成为军事强国的；在希腊人之间，通常只有边界冲突，旨在征服对方的远征闻所未闻。没有团结在某个强国周围的若干臣属之邦的联盟，也没有以共同远征为宗旨而自发联合起来的平等诸邦的联合。[55]战争仅仅是邻国之间的局部冲突而已。［3］最接近于联合行动的是古代卡尔基斯[56]和爱利特里亚[57]之间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在希腊的名义下的其他诸邦有些帮助这一边，有些帮助那一边。[58]

16 在不同地区的希腊人的持续发展遇到了不同的困难。伊奥尼亚人的势力正当突飞猛进地增长之时，与居鲁士国王统治下的波斯势力发生了冲突。他推翻了克洛伊索斯[59]的统治，占领哈利斯河与海

之间的所有地盘，降服了沿海的伊奥尼亚诸邦，伊奥尼亚人势力的增长便戛然而止；当大流士和腓尼基人的海军[60]征服剩下的那些岛屿[61]时，他们的势力增长也告一段落。[62]

17 希腊诸邦普遍由僭主们统治。僭主们的习惯是考虑他们自己，单单关注他们个人的安逸和家族势力的扩大。他们政策的主要目标是安全，因而难以取得任何重大进展。他们仅仅同邻邦发生过冲突。希腊本土诸邦都是如此，但西西里的僭主们是例外，他们大大地扩充了国力。因此，我们看到，在一个长时期内，希腊诸邦不能为民族大业联合起来，各邦自己也缺乏进取心，原因就在于此。

18 但是，最后是拉栖代梦人推翻了雅典[63]和除西西里以外的希腊其他地方（这些地方处于僭主统治之下的时间都比雅典要长久得多）的僭主制，至少是镇压了其中的大多数。自从现在的居民多利斯人定居拉栖代梦以后，它便在很长时期内处于内争的困扰之中，但是该城邦很早就有一个优良的法律[64]，从来没有因僭主而中断连续享有自由；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拉栖代梦人沿用同一种政制已达400余年。这不仅使他们国力强大，还使他们得以干预其他城邦的事务。在僭主制被废黜以后不久，波斯人[65]和雅典人之间发生了马拉松战役。[66] [2] 10年之后，异族人[67]卷土重来，大兵压境，企图征服全希腊。大敌当前，形势危急，拉栖代梦人执掌希腊联军的指挥权，因为他们的势力最为强大。雅典人毅然决定放弃他们的城市，任凭家园破碎；他们登上舰船，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海上民族。这个共同的联盟把异族人击退。[68]但是，不久之后，希腊人—包括那些在战争中叛离波斯国王的希腊人和在战争中共同作战的希腊人[69]—的联盟分裂为两个集团：一个以雅典为领袖，一个以拉栖代梦为盟主。在希腊，一个在海上称霸，一个在陆地上称雄。 [3] 联盟继续维持了一个短暂时期，随后拉栖代梦人和雅典人争端即起，双方及其各自的同盟者之间彼此兵戎相见，而所有希腊人或早或迟地加入一方或另一方，虽然有些城邦起初是保持中立的。因此，从波斯战争结束[70]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尽管中间有些和平时期，但就整个时期来说，这两个强国不是彼此发生战争，就是镇压他们的同盟者的暴动。因此，这使他们得到了持续不断的军事实践，也使他们在危难的考验中获得了军事经验。

19 拉栖代梦人的政策，是不要求其同盟国缴纳贡金，而仅仅是通过在这些邦国建立寡头制[71]以确保他们服从拉栖代梦的利益；而雅典人则逐步剥夺其同盟诸邦的海军，并且向除开俄斯[72]和列斯堡[73]以外的所有盟邦征收贡金。因此，在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雅典一国的兵力超过同盟全盛时期雅典和斯巴达的兵力之和[74]。

20 如今，在探究过去的时代而给出结论时，我认为很难相信每一个具体的细节。大多数人不用批判的方式去处理所有的传说—就是对那些和他们本国有关的传说，他们也是这样不加批判地接受的。[75] [2] 例如遭到哈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吉吞刺杀的希帕库斯，雅典人都相信他是当时的僭主，殊不知希皮亚斯是庇西特拉图诸子中的长子，是真正的统治者，而希帕库斯和帖撒鲁斯是他的弟弟。就在哈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吉吞准备行刺的那天，在准备行刺的最后时刻，他们怀疑自己的同伙已把实情透露给希皮亚斯了。他们认定希皮亚斯事先得到警告，决定不对他下手。但是又不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而一事无成。他们想起希帕库斯在列奥斯女儿们的神庙[76]附近，当希帕库斯正在组织泛雅典人节[77]的游行时，他们就把他刺杀了。[78]

[3] 在其他希腊人中间还流传着很多其他没有根据的说法，甚至对于当代历史也是如此，而这些事实并未因年深日久变得模糊。例如，有一种看法认为拉栖代梦的每一位国王有两票表决权，事实上他们只有一票表决权。[79]有人认为在拉栖代梦有一支名叫“皮塔涅”的军队，[80]事实上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因此，人们不愿意付出辛劳去寻求真理，而是一听到什么故事就相信它。

21 但是，我相信，我从上面所援引的证据所得出的结论总体上看是可以相信的。可以肯定，这些结论比诗人的结论更可信，因为诗人常常夸大事实；也比散文编年史家的结论更可信，因为他们追求的是吸引听众而不是说出事实真相；[81]他们处理主题往往是缺乏证据的，岁月悠悠抹去了它们的历史价值，使其迷失于传说的雾境中。在探讨古代历史时，我们可以要求只用最确凿无疑的材料，得到我们所期望得到的正确结论。 [2] 至于这场战争，尽管人们很容易把他们实际参与的战争断定为空前重大的战争，但是只要战争一结束，他们就又转而赞叹那些更古老的事迹了；不过对事实的考察将证明，这场战争是过去的所有战争中最重大的一场战争。[82]

22 在这部历史著作中，我援引了一些演说词，有些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发表的，有些是在战争期间发表的。有些演说词是我亲耳听到的，有些是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的。无论如何，单凭一个人的记忆是很难逐字逐句记载下来的。我的习惯是这样的：一方面使演说者说出我认为各种场合所要求说的话，另一方面当然要尽可能保持实际所讲的话的大意。 [2] 在叙事方面，我决不是一拿到什么材料就写下来，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观察就一定可靠。我所记载的，一部分是根据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是根据其他目击者向我提供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确凿性，我总是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的。 [3] 然而，即使费尽了心力，真实情况也还是不容易获得的。因为

不同的目击者，对于同一个事件会有许多不同的说法，他们或者偏袒这一边，或者偏袒那一边，而记忆也未必完美无缺。［4］我这部没有奇闻逸事的史著，读起来恐怕难以引人入胜。但是，如果研究者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知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认为我的著作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83]一言蔽之，我所撰写的著作不是为了迎合人们一时的兴趣，而是要成为千秋万世的瑰宝。

23 历史上最重大的战争是波斯战争，但是那场战争在两次海战[84]和两次陆战[85]中就迅速地决出了胜负。而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而且在这期间，给希腊带来了空前的灾难。[86]［2］从来没有这么多城市被攻陷，被蹂躏，有些是异族人所为，有些则是希腊人的党争所致（有时原有居民被移走后，即有其他居民移住[87]）；从来没有这么多流亡者，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被虐杀，他们有时因战争造成，有时是党争的结果。［3］流传下来的某些怪诞的古老的故事却并未得到经验证实的，突然间不能不使人相信了。地震发生的范围和强度都是空前的；日食发生的频繁程度超过历史记录；各地普遍发生过严重的旱灾，继而是饥馑；惨绝人寰的瘟疫发生了，它所伤害的生命最多。所有这一切灾难都伴随着战争一起降临到希腊来了。［4］当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废除在征服优波亚之后所签订的三十年休战和约[88]时，战争就开始了。［5］至于和约遭到破坏的原因，我首先要说明双方争执的背景和分歧所在，让每个人都知道令全希腊卷入这样一场大战的直接原因。［6］但是我认为这场战争发生的真正原因，几乎被表面现象所掩盖了。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由此而引起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以下将详尽展示双方公开辩解的背景、那些导致和约被破坏和战争爆发的原因。[89]

---

[1] 在希罗多德撰写其著作的时代，希腊语当中似乎没有现代意义的“历史”一词。事实上，人们后来称希氏著作为*historia*（ἱστορίη），称修氏著作为Thucydides’s *Historiae*皆不是出自作者本意。据考证，希腊古典作家完成其著作之初，既无具名，又无大题（title），更无小题（sub-title）。正是出于编目和收藏的需要，古典著作的大题始见于希腊化时代的校勘本。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其开篇首句除言及作者与籍贯外，就是所述之主题。希氏的著作定名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修氏著作定名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即为拜占庭学者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约公元前257—前180年）在校勘其著作时取其首句所加。参阅张强：《西方古典著作的稿本、抄本与校本》，《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183—189页及附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巴黎本中的H本》，《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2期，第266—268页。关于克劳利之英译本（R. Crawley, *The History of Peloponnesian War*），参阅R. M. 胡特琴斯总主编：《西方世界名著》（R. M. Hutchins,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第6卷，大

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伦敦1988年版。以下简作“克译本”。该译本的优点是在传统的8卷之下，再分为26章，每一章以若干小题注明本章主要内容，便于读者理解原著。1998年，R. B.斯特拉斯勒在此译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全面的校译和注释，增加大量地图和插图，是目前可看到的较完备的英译本之一。参阅R. B. Strassler, *The Landmark Thucydides: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Peloponnesian War*, New York, 1998。本书的注释，除了特别注明者外，皆为译者注。

[2] 本书正文中阿拉伯数字为传统章次（与古希腊原文分章一致），章下节次以带方括号的数字表示（每一章的第1节未另标明）。学者们在援引该著作时，通常分别用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表示卷次和传统章节（如II. 2.3即表示第二卷第2章第3节）。

[3] 修昔底德并未使用希罗多德所使用的ἱστορίη（“调查研究”），而是使用xynegrapse（ξυνέγραψε），即“收集（资料、证据）并加以撰述”，点明全书主题。

[4] 修氏用*μέγας*（*megas*，great）来形容他所记载的这场战争，旨在说明该战争时间长、波及范围广、影响重大而深远，而不是特指某一方面的“大”。

[5] 修氏在这里明显是把自己的当代史与过去加以比较，认为过去任何时代都难以与当代（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相提并论。接下来，修氏在I. 2—23，对于希腊的历史进行概略的考证。近代以来，研究其著作的学者们将这部分内容称为修昔底德的希腊“考古”专论。

[6] 谢译本（第2页）译为“国家”。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版，此后多次重印，内容基本未变。译者所引乃是1978年重印本。由于谢译本未标注原著章节，读者在查核原文时颇感不便。译者对原著的理解与谢译本凡有明显不同者，皆予以注明，以便读者在进一步研究时参考。希腊（Hellas）意为“希腊人（Hellenes）居住之地”。在修昔底德时代，希腊尚未形成统一国家，因而它只能是一个地理概念，不可能是一个国家概念，故此处译为“地区”似更符合历史实际。

[7] 修氏认为远古时期希腊人可能是靠游猎或采集谋生的。

[8] 关于伊奥尼亚移民，参阅I. 12及其附注。修氏在这里强调雅典“城邦”人口众多，当时城邦是否形成，却是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其实，我们更应该从氏族制度的习俗去理解，即它通过吸收外人为“养子”，从而使族外人归化入籍。

[9] 根据希腊神话，丢开利翁（Deucalion）是普罗米修斯的儿子，洪水淹没了大地，只有他和妻子皮拉幸存下来。希伦（Hellen）是他们的儿子，后被尊为希腊人的远祖。据赫西俄德所说，希伦的三个儿子分别是多洛斯（Doros）、克苏托斯（Xuthos）和埃奥罗斯（Aeolos）。伊奥尼亚人的名祖伊翁（Ion），乃是阿波罗之子，克苏托斯是其继父。后世希腊诗人编造这则神话旨在说明，古典时期操希腊语多利斯方言（Doric dialect）、埃奥利斯方言（Aeolic dialect）和伊奥尼亚方言（Ionic dialect）的族群，有着共同的世系。参阅徐松岩：《“希腊人”与“皮拉斯基人”—古代希腊早期居民源流考述》，《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10] Pelasgian，源自“皮拉尔基”（Pelargi，意为“鹳”），常用以泛指“希腊

人到来”之前的非希腊语居民，主要是史前亚细亚和非洲移民的后裔。参阅斯特拉波：《地理学》（Strabo, *The Geography*，以下简作“斯特拉波”），IX. 1.18；V. 2.4。

[11] 弗提奥提斯（Phthiotis），在色萨利。据希罗多德记载，希腊人曾经居住于此地。

[12] 参阅谢译本，第3页。

[13] 克译本的这句话在I. 4，而史译本在I. 3。

[14] 传说中的克里特岛的一位贤明公正的国王，宙斯（Zeus）和欧罗巴（Europe）的儿子，阿里阿德涅（Ariadene）的父亲。在雅典的传说里，他是大陆希腊的仇敌。

[15] 即爱琴海。

[16] 希罗多德出身于卡里亚的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今土耳其Bordrum），相信卡里亚人是来自于克里特岛的。参阅希罗多德，I. 171。

[17] 即腓尼基人、卡里亚人，也许还有伊庇鲁斯人（Epirots）。—史译本注

[18] 指小亚细亚大陆。

[19] 荷马：《奥德赛》（Homer, *Odyssey*），III. 73以下；IX. 252。

[20] 罗克里斯人分东西两部，东部为奥彭提亚的罗克里斯人，西部为奥佐里亚的罗克里斯人。

[21] 按古希腊文原文亦可译为“金蝉”。究竟是蝉还是蚱蜢，至今没有考古学上的确凿证据。这种发型是一种古老的习俗，证明雅典人和亚细亚的伊奥尼亚人是同族。

[22] 例如：科林斯（I. 13）、爱皮丹努斯（I. 26）、波提狄亚（IV. 120）。

[23] 在战争的第6年，即公元前426年（III. 104）。

[24] 参阅谢译本，第6页。

[25] 阿伽门农是传说中的迈锡尼国王，希腊远征特洛伊联军统帅。根据荷马以后的传说，所有向海伦求婚的人都向她父亲丁达琉斯宣誓，要保护她选定为丈夫的人。参阅伊索克拉特斯（Isocrates），X. 40；波桑尼阿斯：《希腊纪行》（Pausanias, *The Description of Greece*，以下简作“波桑尼阿斯”），III. 20.9；阿波罗多鲁斯：《神话集》（Apollodorus, *Bibliotheca*，以下简作“阿波罗多鲁斯”），III. 10.9。

[26] 根据传说，伯罗普斯（Pelops）是爱利斯地方比萨的王者，是阿特柔斯的父亲，阿伽门农的祖父。“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us）因他得名，古希腊文意为“伯罗普斯的岛屿”。

[27] 参阅谢译本，第6页。

[28] 克里西浦斯（Chrysippus）是伯罗普斯与阿克西奥克（Axioche）的儿子，是阿特柔斯的同父异母兄弟。阿特柔斯和他的弟弟泰耶斯特（Thyestes）受其母亲希波达梅斯（Hippodameis）的指使，杀死克里西浦斯。—史译本注

[29] 传说攸里斯修斯是柏修斯的后裔，是阿伽门农的表兄弟。他死后，阿伽门农之父阿特柔斯取代其位。参阅谢译本，第6—7页。

[30] 荷马：《伊利亚特》（Homer, *Illiad*），II. 576，612。

[31] 荷马：《伊利亚特》，II. 101—109。

[32] 荷马：《伊利亚特》，II. 108。

[33] 克译本这句话在I. 10。

[34] “盟主”（hegemony），直译为“盟主权”“领导权”“霸权”。

[35] 荷马：《伊利亚特》，II. 510，719。

[36] 按平均数85人计，1200条船总兵力10.2万人（史译本注）。然而，修昔底德的估计似乎缺乏确凿的证据，也与他随后的叙述相矛盾。因为修昔底德明确指出，直到萨拉米斯海战之前，希腊的海军主要还是由五十桨船（Pentekontors，每艘船有50人；修昔底德，I. 14）组成。很难想象约800年前特洛伊远征，每一艘舰船平均人数达85人。实际上，当时流行的舰船是小型的海盗船；每艘船30人似乎更常见，平均40人左右也许是个合理的推论。照此推算，特洛伊战争希腊联军总数大概不超过5万人。具体考证可参阅徐松岩：《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若干问题》，《世界历史》，2002年第2期。

[37] 刻尔松尼斯半岛，位于在特洛伊对面，赫勒斯滂海峡欧洲一侧。

[38] 特洛伊的别名。“伊利亚特”意为“伊利昂之歌”。

[39] 学界对于特洛伊陷落的年代，至少有几十种说法。其中最流行的传统说法，是希腊化时代埃拉托斯特尼提出的公元前1184年。然而，近代考古学已经证明一个事实，公元前1200左右希腊大陆遭到毁灭性攻击，希腊大陆诸邦不可能在自身难保的情况下，大举进攻特洛伊。笔者根据相关证据综合分析，认为公元前1240/前1230年也许最近乎历史事实。

[40] 即特洛伊陷落80年以后，大约在公元前1160/前1150年。传统说法认为，斯巴达人在定居拉哥尼亚之后不久，即殖民于米洛斯岛。修昔底德（V. 112）提到，米洛斯人认为到公元前416年，他们建国已达700年；就是说斯巴达人在公元前1116年之前不久定居于拉哥尼亚。

[41] 公元前12世纪到前6世纪，希腊人在地中海各地及黑海地区进行过广泛的殖民活动。近代学者将公元前2000年代末、前1000年代初的移民与公元前8至前6世纪的殖民运动加以区分，认为前者基本上是部落移徙，后者是阶级社会的城邦殖民。古代作家一般未加区别。

[42] 在小亚细亚。

[43] 爱琴诸岛。

[44] 三列桨战舰（Triremes）是希腊古典时代的标准战舰，通常每艘舰船配备桡手170人，另有30名左右的战斗人员。由于学者们对于桡手的排列方式有不同看法，也有学者译为“三层桨战舰”。

[45] 约公元前704年。

[46] 约公元前664年。

[47] 参阅荷马：《伊利亚特》，II. 570；品达：《奥林匹亚颂歌》（Pindar, *Olympian Odes*），XIII. 4。

[48] 居鲁士大帝（Cyrus the Great，公元前559—前529年在位）是波斯帝国的创立者，公元前546/前545年征服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参阅希罗多德，I. 46—214；III. 1—160等。

[49] 冈比西斯（公元前529—前522年在位），居鲁士之子。其继任者乃是大流士一世。参阅希罗多德，I. 130—211；III. 38—160；IV. 1—124；VI. 1—119等。

[50] 波利克拉特斯在萨摩斯当政的时间约为公元前532—前522年。参阅修昔底德，III. 104；希罗多德，III. 39—142。

[51] 约公元前600年。位于今法国马赛附近。

[52] 迦太基是腓尼基人的殖民地，位于今日北非突尼斯境内。在古代地中海地区历史上，他们曾经建立过强大的海军，以从事海上探险、贸易和海盗活动著称。

[53] 公元前486/前485年。

[54] 公元前480年。大流士之子薛西斯（公元前486—前464在位），发动了最大规模的海陆远征。参阅希罗多德，VII. 2—239；VIII. 10—144；IX. 1—120等。

[55] 这一点很重要，有助于我们理解雅典同盟的组织结构。

[56] 在优波亚岛。

[57] 在优波亚岛。

[58] 据希罗多德（V. 99）记载，这场战争因争夺利兰丁平原而起。通常认为战争发生于公元前7世纪，也有学者认为在公元前8世纪。参阅斯特拉波，X. 1.11。

[59] 西亚古国吕底亚末代国王。他在征服小亚细亚希腊诸邦之后不久，又遭到波斯人的征服，吕底亚连同伊奥尼亚诸邦一起臣服于波斯人。

[60] 腓尼基人臣服于波斯之后，其舰队一直是波斯海军的主力。

[61] 指爱琴海一些岛屿。

[62] 公元前494年，伊奥尼亚海军在拉德（Lade）海战中被大流士击败。参阅谢译本，第14页。

[63] 公元前510/前509年。斯巴达人推翻了庇西特拉图之子的僭主统治。

[64] 来库古斯的立法。修昔底德将其年代定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400多年即公元前804年以前；埃拉托斯特尼定为公元前884年。希罗多德（I. 65—66）提到，来库古斯立法或遵从德尔斐神谕，或从克里特岛引进。关于来库古斯是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学界一直有争议。

[65] 古希腊原文为“米底人”。米底人和波斯人同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人，古希腊文献中往往把这两个民族混为一谈。古希腊文献中的“米底战争”（the Median war）亦即波斯战争。

[66] 公元前490年马拉松战役，雅典人获胜。

[67] 来自希腊文的οἵ *βάρβαρροι*（英文的Barbarians即由此而来）。这个字通常被译为“野蛮人”或“未开化之人”。然而，希腊文原意为“异语之人”，即“和自己说不同语言的人”，对于希腊人来说，*βάρβαρροι*就是指非希腊人，对于波斯人来说，*βάρβαρροι*就是指非波斯人，对于埃及人来说，系指非埃及人（参阅希罗多德，II. 158）。这种称呼犹如犹太人称非犹太人为gentiles；也类似于中国古代黄河流域诸族称呼吴楚居民为南蛮“鴃舌”之人。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这个词尚无明显贬义。但是，随着希腊在波斯战争中的胜利，以及古典文明高度发展，在希腊人中间逐渐流行鄙视其他民族的思想，而视波斯、意大利、黑海各地的欧亚诸族为“野蛮民族”，*βάρβαρροι*这个词始有“蛮夷”之意。参见徐松岩：《希罗多德*Historia*诸问题刍议》，《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3期。

[68] 公元前480年，薛西斯经过数年准备，亲率海陆大军入侵希腊，攻占雅典。随后在萨拉米斯海战和普拉提亚战役中被希腊联军击败。

[69] 昭译本此句的译文为：“希腊人，以及在战争中叛离波斯王的原已结成同盟的希腊人。”参阅F. R. B.哥多尔芬主编：《希腊历史学家》（Francis R. B. Godolphin, *The Greek Historians*, Vol.1, New York, 1942），两卷本，第1卷，英译者B. 昭伊特（B. Jowett），纽约1942年版，以下简作“昭译本”。显然，后者是指伊奥尼亚诸邦结成的潘伊奥尼昂同盟。参阅希罗多德，V. 77—78；VI. 8；VIII. 132；徐松岩：《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70] 公元前479—前431年。包括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在内的古代史家，都一致认为波斯战争到公元前479年已告结束，近代以来西方史家也普遍接受这一观点。国内不少学者认为波斯战争到公元前449年结束。

[71] 寡头制（Oligarchy），源于希腊文Oligoi（少数的），意为“少数人的统治”，即建立和斯巴达政治制度类似的制度，由少数人掌握邦国实权。

[72] 参阅修昔底德，VI. 85；VII. 57。

[73] 公元前427年暴动遭到镇压之后即丧失独立。参阅修昔底德，III. 1。

[74] 此处“同盟”究竟指哪个同盟颇值得研究。克译本这里译为：“双方各自用于这场战争的兵源都超过同盟全盛时期的兵力总数”。雷克斯·华尔纳（Rex Warner）的译本（“企鹅古典丛书”，1972年版，第46页）译为：“在这次战争中，单独雅典一国所能应用的军队比同盟时期的同盟军的总数还要多些”；昭译本则译为：“在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雅典一国的兵力超过同盟全盛时期雅典和斯巴达兵力之和”。西蒙·霍恩布鲁尔认为，修昔底德此处意指雅典一国的兵力（公元前431年）超过波斯战争时期雅典和斯巴达地兵力总数。参阅S. 霍恩布鲁尔：《修昔底德著作注释》，第l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霍氏的注释本共3卷，此前有A. W. 高穆等的5卷本，两种注释本集中代表了西方学界对修昔底德著作研究的最高水平，二者相比，后者吸收了较多新的研究成果，也稍为简明一些。

[75] 修昔底德用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强调说明广泛流行的传说并不可信。

[76] 古代阿提卡王列奥斯的女儿们的神殿即“列奥克里昂”，奉祀她们以使邦国免遭瘟疫或饥馑之难。该神庙位于雅典内陶区保护神阿波罗神庙附近。

[77] 雅典娜（Athena）是雅典的保护神。雅典人每年正月（雅典历赫卡托姆拜昂［*Hekatombaion*］月）都要举办纪念雅典娜女神的活动，称为泛雅典人节（Panathenaea），其主要活动是游行，社会各阶层甚至麦特克（*Metics*，或可译为“侨民”）都可以参加。游行路线是从雅典制陶区（又分内陶区和外陶区）出发，穿过市场抵达卫城。随后举行盛大的献祭活动，牺牲的肉由公众分享。每4年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节庆，称为大泛雅典人节（The Great Panathenaea）。大约自公元前566年起，大泛雅典人节增加了运动竞技、音乐、诗歌等竞赛活动，向全希腊开放，持续数日，获胜者可获奖金或橄榄油。公元前5世纪，雅典要求其“同盟者”参加游行，节庆遂成为雅典帝国的象征。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特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1104页；关于雅典历法，参阅附录二。

[78] 参阅修昔底德，VI. 54—59。

[79] 修昔底德所批评的“其他希腊人”中，无疑包括希罗多德。然而，修氏对其前辈的批评似乎有些牵强。希罗多德说，斯巴达国王“有权和28名长老在议事会上共商国事。如果两位国王缺席会议，则和他们血统最亲近的元老代理行使国王的特权，他们在代国王投两票之后，再投下第三票，即他们自己的那一票”。这里明明是说一个国王一票。参阅希罗多德，VI. 57。

[80] 参阅希罗多德，IX. 53。

[81] 希腊诗人和早期纪事家（logosgraphers）的著作，通常是通过当众朗读的方式传播的。

[82] 参阅修昔底德，I. 1附注。

[83] 修昔底德在这里提出“人性不变”论，该思想贯穿全书。人性，古希腊文Φύσις，拉丁音读“physis”，英译作“nature”，中文译为自然、本性。在英译本

中，华尔纳译本译文中“人性总是人性”（human nature being what it is）一句，克译本作“in the course of human thing”，史译本作“in all human probability”，此三种译文均为古希腊文“κατὰ τὸ ἀνθρώπινον”之意译。三种译文均能成立，参见H. G. 李德尔等主编：《希英大辞典》（H. G. Liddell and R. Scott, *A Greek-English Lexicon*, Oxford, 1996），第141页。据此段文意，华尔纳本的译文可能更为贴切。参见A. W. 高穆等：《修昔底德历史注释》，第2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373页；S. 霍恩布鲁尔，第1卷，第61页。修昔底德（IV. 61）使用此词，史译本和克译本亦译作“an instinct of man’s nature, man’s nature”。这段话包含了三点意思：其一，因为人性总是人性，人性是不变的，所以人们能够清楚地了解过去发生的事，理解将来发生的类似事件；其二，既然根据人性能理解过去的事和将来的事，那么这些事不仅与人性有关，是人类的活动，而且能通过人性联系起来；其三，从人性入手叙述历史，可使读者鉴往知来。此为其撰史目的，也是其著作能够垂诸永远的原因。修氏以人性说为其认识历史的基础。参阅易宁、李永明：《修昔底德人性说及其历史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6期。

[84] 阿特米西昂海战或米卡列海战和萨拉米斯海战。

[85] 德摩比利（温泉关）战役和普拉提亚战役。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并未把马拉松战役视为波斯战争的一部分，这是很成问题的。参阅S. 霍恩布鲁尔，第1卷，第62页。

[86] 修昔底德一方面强调他记载的这场战争延续的时间长（也可以理解为“大”的表现），另一方面更是着重强调伯罗奔尼撒战争比波斯战争更为重要，对希腊的影响更为深远重大，绝不是仅指战争“规模”更为“宏大”。修昔底德在其著作第一卷第1章所用“*μέγας*”（“大”）和第23章所用其最高级“*μέγιστος*”（“最大”），其用意都是强调，伯罗奔尼撒战争是一场前所未有的重要而惨烈的战争，因而“比此前的任何一场战争更值得记述”。值得注意的是，修氏为强调自己著作主题的重要性而刻意贬低波斯战争的规模和时间。参见附录五。

[87] 例如：波提狄亚人（II. 70）、阿纳克托里昂人（IV. 49）、斯基奥涅（V. 32）、米洛斯人（V. 116）。

[88] 公元前446/前445年签订（I. 115）。人们普遍认为，底比斯进攻普拉提亚就是公然撕毁这个条约，从而认为战争自公元前431年3月正式爆发。但科林斯人显然不这样看。

[89] 关于本章第6节是不是在修氏写完第5节之后很久才写入的，以及是否由此表明修氏对战争起因看法的根本改变，学界一直有争议。

第二章 战争的起因。爱皮丹努斯事件。波提狄亚事件。

24 爱皮丹努斯城位于伊奥尼亚湾[1]入口的右手边。它的附近居住着伊利里亚族的陶兰提亚人。［2］它是科基拉的一个殖民地，是由赫拉克利斯的后裔，科林斯人爱拉托克雷德斯的儿子法里乌斯建立的。按照古代的惯例，殖民地的建立者法里乌斯是从母邦科林斯请来的。殖民者中有科林斯人，还有其他的多利斯人。［3］随着时间的推移，爱皮丹努斯的势力日益强大，人口逐渐增多。［4］但是后来因为发生内部纷争而衰落了。据说，这是因与其毗邻的异族人交战而引起的。爱皮丹努斯遭受重挫，损失了大量兵力。［5］最后，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不久，[2]平民驱逐了贵族，被驱逐者投靠了异族人，他们和异族人联合起来开始从海上和陆地上袭掠爱皮丹努斯。［6］爱皮丹努斯人情急之下，派遣使者到科基拉去，请求母邦救援，以免遭遇灭顶之灾；请求帮助他们和那些被逐者达成和解，以结束他们与异族人的战事。［7］作为求援者的使者们坐在赫拉神庙[3]中，向科基拉人请求援助，但是科基拉人拒绝援助他们，他们看到交涉毫无进展便回国了。

25 当爱皮丹努斯人知道他们不能从科基拉那里得到援助的时候，他们进退维谷，不知该如何应付这种局势。于是他们派人前往德尔斐[4]问神，询问是否应该把城邦移交给科林斯人，竭力想从城邦建立者那里得到一些援助。神的回答是：把他们的城邦交给科林斯人，接受科林斯人的保护。［2］这样，爱皮丹努斯人遵奉神谕的指示，派人前往科林斯，把殖民地交给科林斯人。他们指出，城邦的建立者是科林斯人，并说出神谕的内容；请求科林斯人援助他们，使他们不至于遭到毁灭。［3］科林斯人同意援助他们。他们认为，他们和科基拉人一样，可以把它当作自己的殖民地，实施保护是他们的职责。另外，他们怨恨科基拉人，怨恨他们对母邦的轻蔑。［4］科基拉人和其他的殖民地不同，在举行公共节日聚会[5]时，例如在举行祭神牺牲仪式时，都没有给科林斯人以应有的尊敬。[6]科林斯人认为，他们轻视母邦，自恃其财富可以与希腊任何一个最富有的城邦相比；他们拥有强大的海军，有时他们在夸耀自己的海军优势时，声称他们海上优势的荣誉是从他们古老的居民腓亚基亚人开始的。[7]这一点成为他们特别注重发展海军，而且颇有成效的原因。事实上，在这场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已拥有120艘三列桨战舰。

26 科林斯人对科基拉人的这一切怨恨使他们很乐意派兵前去援助爱皮丹努斯。他们招募到那里定居的志愿者，并派出一支由安布拉基亚人、琉卡斯人和科林斯人组成的军队。［2］这支军队由陆路行军至科林斯的殖民地阿波罗尼亚。他们不取海路，是因为害怕途中遭到科基拉人拦截。［3］当科基拉人得知这些志愿定居者和军队已抵达爱皮丹努斯，并把该殖民地交给科林斯人的时候，他们大为愤怒。他们立即派遣25艘舰船起航前往爱皮丹努斯，紧接着又派出一支舰队。他们蛮横无理地命令爱皮丹努斯人：接受那些被驱逐者回国的请求，遣散科林斯的驻军和移民。爱皮丹努斯的被逐者已经前往科基拉，他们指着祖先的坟墓，利用他们和科基拉人的宗族关系，以恢复他们的地位。

［4］然而，爱皮丹努斯人对这些要求置若罔闻。于是科基拉以40艘舰船的兵力向他们发起进攻。他们带着那些指望恢复其地位的被逐者，随军还有一支伊利里亚人的军队。他们兵临城下时随即宣布：凡自愿离开该城市者，不论是本邦人还是异邦人，皆不加伤害；凡不愿意离开者，则一律被视为敌人。他们看到科基拉人对此拒不理睬，就开始围攻。这个城市坐落于地峡之上。

27 科林斯人在获悉爱皮丹努斯遭到围攻的情报之后，便集结了一支军队，并要求志愿者前往爱皮丹努斯的殖民地定居，宣布凡自愿前往的人均可保有完全的政治平等；凡不准备马上前去的，只需缴纳50科林斯德拉克玛[8]的款项，不必离开科林斯而仍可在殖民地享有一份权利。很多人对此作出响应，有些人愿意马上前去，有些人缴纳了应缴的款项。［2］他们请各城邦派遣舰船护送，以防科基拉人在途中阻挠。麦加拉准备派8艘舰船一同前往，基法伦尼亚的帕列提供4艘，爱皮道鲁斯提供5艘，赫尔米奥涅提供1艘，特洛伊曾提供2艘，琉卡斯提供10艘，安布拉基亚提供8艘。他们请求底比斯人和弗琉斯人提供资金，请求爱利斯提供金钱和船体[9]。科林斯人自己装备了30艘舰船和3000名重装步兵。

28 科基拉人得知这些备战的消息后，便派遣本邦使者，并且说服拉栖代梦和西基昂的使者一起来到科林斯，他们要求科林斯召回其驻军和移民，因为科林斯和爱皮丹努斯毫无关系。［2］但是，如果科林斯人提出要求的话，他们愿意接受伯罗奔尼撒诸邦的仲裁，通过相互协商，由仲裁者裁定这个殖民地的归属。他们还愿意就此事询问德尔斐的神谕。［3］但是，如果科林斯果真要挑起战争，而战争又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为了自卫，他们甚至可以放弃那些可以提供援助的老关系，不得不转向他们本不想去的地方寻找盟友。[10]

［4］科林斯人的答复如下：如果他们从爱皮丹努斯撤走他们的

舰队和异邦的军队的话，举行谈判是可能的；但是在城市仍被围攻的情况下，要提交仲裁，那是很荒谬的。［5］科基拉人又反驳说，如果科林斯人从爱皮丹努斯撤走他们的军队，那么他们也将撤走。或者，他们准备签订停战和约，让双方保持现状，直到仲裁结果宣布为止。

29 这些建议都被科林斯人拒绝了。当他们的船员配备齐全，他们的同盟者都到来时，科林斯人派遣一名传令官[11]当着全军宣布开战。[12]于是，他们派遣75艘舰船和2000名重装步兵前往爱皮丹努斯同科基拉人作战。［2］舰队由培里卡斯之子阿里斯特乌斯、卡里阿斯之子卡里克拉特斯和提曼提斯之子提曼诺尔指挥。陆军由攸里提姆斯之子阿奇提姆斯和伊萨库斯之子伊萨奇达斯指挥。

［3］当他们航行到阿纳克托里昂境内的阿克兴（位于安布拉基亚湾入口处，这里有一座阿波罗神庙）时，科基拉人派出的传令官乘轻舟而来，警告他们不要进攻科基拉人。同时，科基拉人也正在配备船员，所有的舰船都准备投入战斗；他们在旧式船的底层安置新的横梁，使之适于航海。［4］传令官回来了，没有从科林斯人那里带回和平的答复。这时，他们的船员已配备完毕，派出80艘舰船（另有40艘在爱皮丹努斯）出海迎击敌人。他们排成横队，投入战斗。结果，科基拉获得决定性胜利，［5］摧毁科林斯人的15艘舰船。同一天，围攻爱皮丹努斯的军队迫使爱皮丹努斯投降。投降的条件是，除科林斯人以外的所有异邦人[13]将被卖为奴隶；沦为俘虏的科林斯人的命运将另行决定。

30 海战结束后，科基拉人在科基拉岛的琉金米海角竖立了一块胜利纪念碑。他们把科林斯人以外的俘虏统统杀死，科林斯人则依旧被幽囚着。［2］这次海战失败后，科林斯人和他们的同盟者返航回国，科基拉人完全控制了这一海域。[14]科基拉的舰队去往科林斯的殖民地琉卡斯，蹂躏其国土；他们还焚毁了爱利斯的海港基伦尼，因为他们曾为科林斯人提供舰船和金钱。［3］在这次战役后的大部分时间内，科基拉依然掌握着制海权，派遣舰队袭掠科林斯的同盟国。最后，在夏季即将结束的时候[15]，科林斯人为同盟者所遭受的灾祸所激怒，他们派出海军和陆军，在阿克兴和泰斯普洛提斯境内的奇美里昂构筑要塞，用以保护琉卡斯和其他友好的城邦。［4］科基拉人方面也在琉金米部署了一个类似的阵地。双方没有任何行动，但双方一直处于对峙状态，直到夏冬之交[16]的时候，双方的军队才各自返回本国。

31 与科基拉人的战争激怒了科林斯人。在战后整整两年中，[17]科林斯人建造舰船，倾力组建一支高效的舰队。他们以优厚的待遇

[18]从伯罗奔尼撒以及希腊其他地方招募桡手。

［2］这些备战的消息引起了科基拉人的恐慌，因为他们在希腊一个盟邦也没有。他们既没有加入雅典同盟，也没有加入拉栖代梦同盟。于是他们决定投向雅典，加入雅典同盟，争取从雅典那里获得支持。

［3］当科林斯人得知这些动向后，也派出一个使团来到雅典，旨在阻止科基拉的海军和雅典海军联合起来，否则他们就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向去解决与科基拉的战事。雅典召开公民大会，[19]双方代表发生辩论。科基拉人发言如下：

32 “雅典人啊！如果一个民族在过去从未对他们的邻人作出重大贡献和援助，他们站在邻人面前，正如现在我们站在你们的面前一样，要求你们作出回报，请求你们援助，那么，你们自然会要求他们满足某些先决条件。他们应当说明，首先，请求你们援助对你们是有利的，至少是无害的；其次，他们将永世感激你们。如果他们在这几点上都不能说服你们的话，对于他们出使的失败，他们一定不会感到诧异。［2］现在科基拉人相信，在请求你们援助的时候，在这几点上能够给你们满意的答复，所以他们才派我们前来。［3］非常巧合的是，我们向你们请求援助，实际上是与我们的政策自相矛盾的，在目前危急情况下也是不合乎我们的利益的。［4］我们说自相矛盾，是因为一个邦国在其整个历史上从不愿与任何一个邻邦结盟，而现在又主动请求与别国结盟。我们说对我们不利，是因为在目前我们与科林斯人的战争中，我们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过去我们认为不与别国结盟似乎是一种聪明的选择，因为它使我们不致被卷入由别人的选择所导致的危险之中；现在已经很清楚，这是愚蠢之举，也是我们软弱的原因。

［5］“不错，在最近的海战中，我们单独地把科林斯人从海岸线击退。但是，现在他们已从伯罗奔尼撒和希腊其他地方纠集了更庞大的军事力量。我们知道，没有外援，我们完全无力对付他们，屈从于他们意味着巨大的灾难。因此，如果我们改弦易辙，改变以前政治上完全不结盟的政策，希望能得到你们的谅解。我们过去的原则没有任何不良企图，而是由于判断失误所致。

33 “如果现在你们答应我们的请求，对于你们而言，有许多理由说明它是一件好事。首先，你们援助的是一个没有危及别国利益的城邦，它是其他城邦不义之举的受害者；其次，在目前这场较量中，我们的处境极其险恶，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你们欢迎我们加入同盟，我们是会永远从心里感激你们的；［2］第三，在希腊，除了你们以

外，我们是最大的海上强国。更重要的是，我们自愿投于你们的麾下，不致引起任何风险，不会花销任何费用；你们的慷慨好义，会使你们名扬世界；你们的国力，也将大大提高。难道你们不认为这本身就是一种难能可贵而且是令敌人沮丧的幸运吗？一个民族同时得到这些利益，这在全人类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同样在历史上不多见的是，要求入盟的邦国处于这样的地位，它可以向请求入盟的邦国所提供的安全和荣誉绝不会少于它将接受的。

［3］“但是需要强调的是，一旦发生战争，我们对于你们是有用的。如果你们当中有人认为战争还是遥不可及的事，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他们没有看到拉栖代梦人因为对你们有所畏惧而要发动战争，科林斯人对他们是最具影响力的；同时，切记他们都是你们的敌人。现在科林斯力图首先征服我们，接下来再向你们进攻。科林斯不想让我们两个国家联合起来，成为它的共同敌人，科林斯为取得初步优势，想采取以下两个方法中的一个来对付你们：要么消灭我们的势力，要么吞并我们以增强其自身势力。［4］但是我们的政策是先发制人——对于科基拉来说是主动请求加入同盟，对于你们来说是接受它入盟。事实上，我们应当制定攻击他们的计划，而不是坐等他们制定出攻击我们的计划后再去挫败它。

34 “如果科林斯人说你们没有权利接受他们的一个殖民地加入你们的同盟，那么，你们要让他们知道，任何一个受到良好待遇的殖民地都是会尊重它的母邦的，只有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情况下，它才对母邦疏远。派到国外去的移民不是留在母邦的人们的奴隶，而是他们的平辈。［2］科林斯显然对我们有所伤害。我们请求他们以仲裁的方式解决爱皮丹努斯的争端，他们不是以公平的裁断加以解决，而是想用战争来实现他们的要求。［3］我们是他们的同族人，他们对我们的行为应该使你们警惕，你们不要为他们的诡计所迷惑，也不要听从他们那些直截了当的要求。对敌人的让步只能使你们陷于自责而难以自拔，让步越小，安全的机会越大。

35 “如果有人强调说你们接受我们加入同盟，是破坏了你们和拉栖代梦已有的条约[20]。回答是：我们是一个中立的国家，［2］那份条约中已有明文规定，任何中立的希腊国家可以自由加入同盟的任何一方。［3］令人不能容忍的是，科林斯不仅从它的同盟者诸邦，而且还从希腊其他地方招募海军兵员，其中从你们的臣民[21]中招募的为数就不少；而我们则完全被孤立起来，既不能成为任何一个同盟的成员国，也不能从任何其他地方得到援助，甚至你们同意我们的请求，他们也谴责你们，说这种做法是政治上的不道德行为。［4］另一方面，如果你们不同意我们的请求，我们将有更大得多的理由来埋

怨你们；我们身陷险境，我们不是你们的敌人，而你们拒绝我们的请求；科林斯人是侵略者，是你们的敌人，而你们非但不阻止他们，反而允许他们从你们的属地获取战争资源。这是不应该的。你们应当禁止他们在你们的领土上招募军队，或者你们应当也给予我们你们认为适当的帮助。

［5］“但是你们的上策是允许我们公开加入你们的同盟，使我们获得你们的帮助。我们在演讲开始时就已提到，这样的政策对你们有很多益处。[22]我们仅提一点，也许是主要的一点。事实上你们的敌人也正是我们的敌人，这是我们得到完全信任的保证。同时，这些敌人完全是有能力制服那些叛离者的。拒绝一个陆地国家加入同盟和拒绝一个海上强国加入同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你们的头等大事，如果可能的话，就是确保除你们以外，任何邦国都不得拥有海军；如果这一点做不到的话，最好是确保与当今最强大的海上强国保持友好关系。

36“虽然你们当中有人承认我们以上所说是对你们有利的，但是你们又害怕如果付诸实施就至少会使你们与拉栖代梦人所订立的休战和约遭到破坏。[23]你们务必牢记，一方面，不论你们怕不怕，你们的势力都将使你们的对手有所畏惧；另一方面，不论你们的信心是否来自于拒绝我们加入同盟，你们的削弱都会使强大的敌人无所畏惧了。你们还必须记住，你们的决定对于科基拉的影响丝毫不亚于对雅典的影响；而且，如果你们在准备一场行将爆发的甚至是迫在眉睫的战争时仍然患得患失，如果你们在是否吸收足以左右战局的科基拉入盟的问题上依然犹豫不决，这对于你们国家的前景都不是最有利的。［2］由于科基拉地处前往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海岸航线的有利地位，[24]因而它能够阻截由那里前往伯罗奔尼撒的或者从伯罗奔尼撒前往那里的海上援兵。在其他方面，科基拉也是一个理想的据点。［3］无论是从整体还是局部来考虑，用一句最简短的话来说，放弃我们是愚蠢的。须知，希腊有三大海上强国—雅典、科基拉、科林斯。如果你们让其中两者合而为一，让科林斯控制了我们，那么，你们就不得不与科基拉和伯罗奔尼撒的联合舰队作战。但是，如果你们允许我们加入你们的同盟，那么，你们在这场斗争中就将得到我们的舰队的增援。”

［4］以上是科基拉人的发言。他们的发言结束后，科林斯人发言如下：

37“在我们刚刚听到的发言中，科基拉人没有限于论证你们是不是允许他们加入你们的同盟的问题上。他们还说我们有不义之举，说他们是非正义战争的受害者。因此，在谈及其他诸点之前，有必要说

明这两点。这样，你们可以对于我们所提出请求的理由有一个更准确的概念，并且有确当的理由拒绝科基拉人的请求。［2］据科基拉人所说，他们不与任何邦国结盟的传统政策是一种稳健的政策。事实上，采取这样的政策居心叵测，绝无善意的动机。这使得他们不要任何同盟者，以免他们成为他们不正当行为的目击者，或者是由于他们耻于请别人共同参与。［3］科基拉的地理形势使其居民与外地居民不相往来。别国的舰船常常（因天气原因）而不得不进入科基拉港，而科基拉的舰船则很少到邻国去。因此，科基拉人侵害别国人民的事件，是由科基拉人自己来审判，不是由相互协商而指定的法官来裁定的。［4］简言之，他们采取一种完全独立的特殊政策的目的，不是防止参与别人的恶行，而是在于他们自己可以独自作恶—当他们有足够力量的时候，他们就强夺他人的财产；当他们能够逃避别人注意的时候，就欺骗别人；分享他人所得，毫不以为耻。［5］但是，如果他们果真是正直的人，就像他们所伪装的那样，那么，越是没有人直接见证他们的所为，通过他们的适度妥协所展示出来的正直就越是显著。

38“但是，他们的行为，无论对其他人或对我们，从来都是不正直的。他们是我们的移民，但是他们对我们从来就是敬而远之，而今他们居然向我们开战了。他们说：‘我们被派遣出来的目的不是受虐待的。’［2］我们说，我们建立殖民地的目的也不是受他们侮辱的，而是要成为他们的领导者，并且要他们对我们表示适当的尊敬。［3］总之，我们的其他殖民地都是尊敬我们的，我们也深受移民们的爱戴；［4］显然，如果大多数殖民地对我们是满意的，科基拉就没有适当的理由说唯独他们不满意；我们对他们作战不是我们的错误，而是受到他们公然挑衅的结果。［5］另外，即使我们错了，他们的正当做法也要得到我们的准许；如果我们无视这样合理的态度，那就是我们的耻辱。但是，他们妄自尊大，依仗财富屡屡对我们无礼，最严重的莫过于爱皮丹努斯事件。当这个地方遭受灾难时，他们不采取任何措施去调解。但是当我们来此排忧解难之时，他们却用武力攻占了它，并且至今还占据着这个地方。

39“他们声称，他们希望这件事首先交由仲裁来解决。显然，稳居优势地位的一方所提出的建议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在敌对行动开始之前，他和对手处于平等地位的时候，这种建议才会被接受。［2］他们的情况是这样的：他们在围攻爱皮丹努斯之前，并未提议交付仲裁；只是在他们终于明白我们决不会坐视不管的时候，他们才想起‘仲裁’这个美妙动听的词语。他们在爱皮丹努斯已经犯下过错，现在又到你们这里来，他们不是请求在同盟中并肩作战，而是请求你们共同参与他们的罪恶行动，并且是在和我们交战的时候请求加入你

们的同盟。［3］他们应当在自己最安全的时候，而不应当在我们遭到侮辱而他们处境危险的时候向你们靠拢。你们在这个时候保护那些过去从来没有要你们分享他们的权力的人，是不合时宜的。这使我们认为你们将和他们承担同样的责任，虽然你们并未参与他们的恶行。因为如果他们希望和你们共命运的话，他们在过去就应当和你们共享他们的权力。

40 “我们已经阐明了我们怨恨他们是理所当然的；同时，我们的对手的行为是狂暴的和贪婪的。你们还应当知道，你们接受他们的加盟是不公平的。［2］的确，和约中有一条说，没有参加原有和约的任何城邦，可以自由地加入任何一方，但是这一条款不是指那些参加同盟的目的在于伤害其他城邦的城邦，而是指那些并不是因为叛乱而需要保护的城邦，以及那些主张把武力用于和平而不是用于战争的城邦。[25]如果你们不听从我们的忠言，你们的情况将会是这样的：［3］如果你们不帮助他们，就依然是我们的朋友；如果你们参加他们一方作战，你们将分担我们作为自卫者对他们的惩罚。［4］但是，你们还是有最合理的理由保持中立，否则你们应当参加我们一方来对抗他们；至少，科林斯与你们有过和约；你们与科基拉之间，却从未有过停战协定。你们不要开这样的先例，支持那些叛离者。［5］当萨摩斯人叛离你们的时候，[26]伯罗奔尼撒诸邦对于是否应援助萨摩斯人的问题，意见不一。当时我们是投票反对你们的吗？不是。我们公开地告诉他们，每个邦国都有权力惩治它的同盟者。［6］如果你们接收并且支持那些侮辱我们的人，你们会发现你们的臣民中也将有同样多的人投到我们这边来，你们所开创的这个先例对你们自己的祸害要比对我们的祸害更为严重。

41 “这是我们根据希腊人的法律，有权利向你们提出的要求。但是，我们还想奉劝你们，并且要求得到你们的报答。既然我们没有危害过你们，我们不是你们的敌人，而我们的友谊也并未达到亲密无间的程度，因而我们认为理应在现在这个关头清算一下了。［2］在波斯人入侵之前，当你们和埃吉那作战的时候，你们缺少舰船，科林斯为你们提供了20艘船。[27]这种友好行为的结果使你们能够征服埃吉那；我们在萨摩斯问题上所采取的措施，成为阻止伯罗奔尼撒人援助萨摩斯人的原因，结果使你们惩罚了萨摩斯人。我们采取这些行动都是在危急关头，在人们全力以赴攻击敌人，在人们为了取胜而不顾一切的时候。［3］在这样的时候，人们会把所有援助他们的人当作朋友，即使他过去曾是你们的敌人，甚至把过去的朋友当作敌人，如果这个朋友反对他们的话。的确，他们专心致志于互相的斗争，而忽视了自己的真正利益。

42 “我们希望你们认真考虑这几点。让你们的青年向他们的长辈们请教，让他们决定如何对待我们犹如我们过去对待你们一样。你们不要这样理解：‘科林斯人所说公正无误，但是战事千变万化，这些话是否明智就另当别论了。’［2］最可靠的政策一般地说就是最明智的选择，而且，科基拉人常常以将要发生战争为由，诳诈你们去做不正义的事，但战争不一定会发生。你们不至于因此而误入迷途，现在就把科林斯视为敌人了。更为明智的做法是努力消除因为你们对麦加拉所采取的措施所造成的不利影响。[28]［3］事实上，及时的帮助能够捐弃旧日的嫌隙，其效果超过事实本身。不要因为指望建立强大的海上同盟而误入歧途。有节制地公平对待其他一流强国，将比占有一个表面上暂时有利而实际上却牺牲了长远而稳定的便宜更能成为力量的源泉。

43 “现在我们转向我们在拉栖代梦时所确立的原则：每个国家都有权处罚它自己的同盟者。现在我们自己的处境和你们当年的处境相同。我们要求你们维持这个原则。那时候，你们从我们的投票中受益，现在我们也不应因你们的投票而受到伤害。［2］你们应当对待我们犹如我们过去对待你们一样。你们应当知道，我们正处于危难之中，援助我们的将是最真挚的朋友，反对我们的将是最凶恶的敌人。［3］对于这些科基拉人，不要吸收他们加入你们的同盟，也不要支持和唆使他们作恶。［4］这样，你们的所为正是我们期待的正当之举，同时这样做也是最合乎你们的利益的。”

44 以上是科林斯人的发言。

雅典人听了双方的发言后，召集了两次公民大会。在第一次会议中，民众明显倾向于赞成科林斯人的观点；在第二次会议中，民众的意见发生了变化，他们决定和科基拉人建立同盟，这是一个有条件的同盟，是一个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同盟。它不能违背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人的和约：科基拉人不能要求雅典和他们联合起来进攻科林斯。只有在本国领土或某个同盟国遭到侵略时，订立盟约的各方都有义务实施援助。［2］从这时起，人们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只是个时间的问题。雅典人当中没有人愿意看到像科基拉这样的海上强国落入科林斯人之手。如果它们两国彼此争斗而相互削弱，那么有朝一日，当雅典不得不与科林斯及其他海上强国作战时，就不必作恶战的准备了。［3］同时，这个岛屿[29]在通往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沿海途中似乎居于很便利的地位。

45 鉴于以上考虑，雅典吸收科基拉加入同盟。在科林斯人离开之后不久，雅典就派10艘船前去援助科基拉。［2］这些舰船由客蒙之子拉栖代梦尼乌斯、斯特罗姆比库斯之子狄奥提姆斯和爱皮克利斯

之子普罗提亚斯负责指挥。［3］他们接受的命令是：除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他们应当避免和科林斯舰队发生冲突。如果科林斯人向科基拉航行，其目的是想在科基拉海岸登陆，或进入科基拉的领土的话，他们就要尽最大力量来防止他们这样做。发布这些命令的目的是避免破坏有关条约。

46 与此同时，科林斯人完成了他们的准备工作，派出150艘战舰驶向科基拉。在这些舰船中，爱利斯提供了10艘，麦加拉提供了12艘，琉卡斯提供了10艘，安布拉基亚提供了27艘，阿纳克托里昂提供了1艘，有90艘是科林斯自己的。［2］每个分遣队都有自己的指挥官，统率科林斯舰队的是攸西克利斯之子塞诺克里德斯及其他4位同僚。［3］这个舰队从琉卡斯起航，抵达科基拉对岸的大陆。［4］舰队在泰斯普罗提斯境内的奇美里昂港停泊。岸上，离海面有相当距离的地方是爱利提斯地区的爱菲列城。[30]在爱菲列附近，阿奇鲁西湖的水注入海中。这个湖因阿奇龙河而得名。阿奇龙河流经泰斯普罗提斯地区，注入阿奇鲁西湖。这个地区还有一条泰阿米斯河，泰斯普罗提斯和凯斯特里涅就以此河为界。奇美里昂港位于这两河之间。［5］科林斯人就是在大陆的这一带停泊并安营扎寨的。

47 科基拉人看到科林斯大军到来，便配备了110艘舰船的桡手，由美吉阿德斯、阿伊西米德斯和攸里巴图斯指挥，在西勃塔群岛中的一个岛屿附近扎营。雅典的10艘船也在这里。［2］他们的陆军驻扎在琉金米海角上，扎金苏斯人派出 1000名重装步兵前来增援。科林斯人在大陆上也不无盟友。［3］当地土著成群结队地前来增援他们。科林斯人与这块大陆的居民是传统的盟友。

48 科林斯人一切准备就绪后，便携带三天的口粮，在夜间从奇美里昂港出发，准备开战。［2］航行至黎明时，他们看见科基拉的舰队已在海上，并且向他们驶来。［3］他们彼此发现对方之后，双方便各自排好阵形，准备战斗。雅典的舰船在科基拉舰队的右翼，其余的阵地由科基拉自己的舰队的三个分遣队分别占据，每个分遣队由一位海军将领指挥。［4］这是科基拉人的布阵情况。科林斯人方面是这样部署的：麦加拉和安布拉基亚的舰船在右翼，其他同盟者的舰船在中央，左翼是科林斯海军中的精锐部分，以对抗雅典人和科基拉人的右翼。

49 双方发出信号后，战斗开始了。双方舰船的甲板上都站有大量的重装步兵，还有许多弓箭手和投枪手。这是一种陈旧落后的作战方式。［2］尽管他们海战技术不精，但双方的拼杀都很顽强。事实上，这更像是一场陆战。［3］双方之间相互冲击时，由于舰船众多，相互撞击，每一方都很难逃脱。另外，他们都把取胜的希望寄托

在甲板上的重装步兵的身上，这些重装步兵排成正规队形作战，而舰船则原地不动。他们没有运用突破敌人防线的灵活机动的战术。[31] 简言之，在这种战役中，气力和胆量的作用比科学方法更为重要。[32] ［4］战场上一片嘈杂喧嚣，乱作一团。每当科基拉人处境危急的时候，雅典的舰队就前来增援，以威胁他们的敌人，虽然他们的指挥官因害怕违背指令而未投入战斗。［5］科林斯人的右翼损失最严重。科基拉人击溃了敌人，他们以20艘舰船将溃败的敌人赶回大陆，直追到他们的营地；他们洗劫了其中的财物，放火焚烧了空空的营帐。［6］在这里，科林斯人及其同盟者遭到了失败，而科基拉人获得胜利。然而，在左翼，科林斯人在那里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科基拉的舰船本来就要少些，又有20艘船去追击敌人了，使其力量更显薄弱。［7］雅典人看见科基拉人处境十分窘迫，终于开始更直接地援助他们了。起初，雅典人的确是在克制自己，不去撞击科林斯的舰船。但是，当科基拉人败局已定，而科林斯人穷追不舍的时候，雅典人终于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人人都投入了战斗。到了这种关头，科林斯人和雅典人便不可避免地发生交战了。

50 在科基拉人溃败之后，科林斯人并未去击打、拖拉那些被他们撞残的舰船，而是关注船上的人员。他们在海上巡逻，杀死残损舰船上的人员。可是，他们的一些战友也被误杀了，因为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右翼也战败了。［2］双方参战的舰船很多，作战的海面很广，所以一旦交战，就难以辨别谁胜谁负了。就参战舰只的数目而论，这次战役至少是希腊人之间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海战。[33] ［3］科林斯人在把科基拉人驱逐上岸之后，随即转而关注那些残损的舰船和船上的死者[34]，他们找到了大多数死者的尸体，把它们送回西勃塔，那是土著同盟者提供的陆军的集结地。众所周知，西勃塔是泰斯普罗提斯的一个荒废的港口。之后，他们重整旗鼓，又起航来攻击科基拉人了。［4］科基拉人害怕科林斯人在他们的领土上登陆，于是就出动所有的舰船，包括所有剩下来可以用的和雅典的舰船，来迎击科林斯人。［5］这时，天色已晚，双方唱罢战歌，[35]科林斯人却突然开始倒划。他们看见了远处驶来20艘雅典的舰船。这些舰船是雅典后来派出来增援原先那10艘船的。因为雅典人害怕科基拉人战败，那少量的舰船难以保护他们。事实证明这是正确的。

51 科林斯人最先看见的就是这些舰船。他们怀疑这些舰船是来自雅典，并且认为他们所看到的不是全部，后面还有更多的舰船；因此，他们开始退却。［2］而科基拉人并没有看到这些舰船，因为从他们进攻的方向看去，看不太清楚。当他们看见科林斯人倒划的时候，感到有些诧异。这时有人看见了这些舰船，便大喊前面有舰船。这样，科基拉人也退却了；因为当时天色越来越黑，科林斯人退却，

停止了敌对行动。［3］于是双方各自回营，夜里没有战事。［4］科基拉人回到他们在琉金米的营地，而雅典的20艘舰船在利阿格鲁斯之子格劳康和列奥格拉斯之子安多吉德斯的指挥下，穿过散落着阵亡者尸体和破船的海面，在他们被发现以后不久，也开始驶向他们的营地。［5］进入夜间，科基拉人担心他们是敌方的舰船，但是他们很快就辨认出来了，所以雅典的舰船安然抛锚停泊。

52 翌日，雅典的30艘舰船和科基拉所有的舰船一起驶往科林斯人所停泊的西勃塔港，看看科林斯人是否准备出战。［2］科林斯人将舰船驶离岸边，在海上列成队列。他们停在那里不动，无意发动攻势。他们看见了新从雅典开来的援军，而自己却面临诸多困难：船上的俘虏需要看守；在这个荒凉的地方，无法整修舰船。［3］更使他们伤脑筋的是怎样才能由海上返回家乡的问题。他们害怕雅典人认为和约已因最近的交战而废止，使他们难以脱身。

53 因此，他们决定派几个人乘坐一条小船，不带传令官的权标，[36]到雅典人那里试探一下对方的意图。他们派人到雅典人那里，说：［2］“雅典人啊，你们错了，你们破坏了和约，发动战争。我们在惩罚我们的敌人时，发现你们从中阻挠，拿起武器反对我们。现在你们既然是有意阻止我们航往科基拉，或航往任何我们想去的地方，既然你们要破坏和约，那么，你们就可以首先把我们几个拿下，把我们当作你们的敌人。”［3］科基拉军队中所有听见科林斯人说话的人都高声呼喊，要把他们捉起来，杀掉他们。但是雅典人回答说：“伯罗奔尼撒人啊，我们既没有发动战争，也没有破坏和约。这些科基拉人是我们的同盟者，我们来帮助他们。因此，如果你们往其他地方航行，我们决不会阻拦你们。但是，如果你们航行去进攻科基拉或它的其他任何领土的话，我们将尽全力阻止你们。”

54 科林斯人得到这个答复后，就开始准备航行回国。他们在大陆西勃塔的地方竖立了一块胜利纪念碑。同时，科基拉人在打捞遇难的舰船和阵亡者的尸体。[37]当晚刮起了大风，这些船体和尸体被大风和海流冲走，分散开来。他们在西勃塔岛上竖起一块胜利纪念碑，以表示他们是胜利者。［2］双方都宣称自己是胜利者的理由如下：在海战中，直到晚上，科林斯人都居于优势，因此，他们取得了大多数残损的舰体上死难者的尸体；他们捉到的战俘不下1000人，击沉敌舰70艘。科基拉人击沉敌舰约30艘；雅典人抵达之后，他们打捞起本方的沉船和死难者的尸体。另外，他们看到科林斯人率先撤退；他们看到雅典的舰船后便开始倒划；雅典人到达后，他们再也没有从西勃塔出来作战。因此，双方都认为自己是胜利者。

55 科林斯人在航行回国途中，攻取了位于安布拉基亚湾入口处

的阿纳克托里昂。这个地方原本是科基拉人和科林斯人的共有之地，科林斯人用计夺取了它。他们把自己的移民安置在那里，然后回国。他们卖掉了科基拉俘虏中的800名奴隶[38]，把其余250人仍然拘禁起来，但是对他们予以特别关照。科林斯人希望他们将来回去后，使科基拉再转到科林斯这边来，[39]而这些人恰恰又是在科基拉很有地位的人。［2］这样，科基拉在这次交战中挫败了科林斯，雅典的舰船撤离了科基拉岛。这是科林斯和雅典交战的第一个原因。因为雅典在休战和约的有效期内，已和科基拉人一起向他们开战了。

56 紧接着，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之间又发生新的争端，它也是引发战争的原因之一。［2］就在科林斯人制定报复计划之时，雅典人也已觉察到科林斯人对他们的仇恨。居住在帕列涅地峡上的波提狄亚[40]是科林斯人的殖民地，但又是雅典的纳贡的同盟者[41]。雅典人命令他们拆毁面向帕列涅的城墙，交纳人质，驱逐科林斯派来的地方官员，并且以后不许再接纳每年从科林斯派来的这类官员。[42]雅典人害怕波提狄亚人会听从柏第卡斯[43]和科林斯人的劝告，起来暴动，并且可能引起色雷斯[44]地区的其他同盟者和他们一同暴动。

57 科基拉的海战刚刚结束，雅典人就针对波提狄亚人采取了这些防范措施。［2］不仅科林斯终于公开与雅典为敌，连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之子柏第卡斯，也从过去的朋友和同盟者，变为雅典人的敌人了。［3］柏第卡斯与雅典人为敌，是因为雅典人与他的兄弟腓力浦和德达斯缔结同盟，他们联合起来对付柏第卡斯。［4］柏第卡斯恐慌起来，他派使者去拉栖代梦，试图使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发生战争；并且努力争取科林斯的支持以促成波提狄亚人暴动。［5］他还向色雷斯地区的卡尔基斯人和波提亚人提议，力劝他们参加暴动。因为他认为如果能够与毗邻诸国结为同盟的话，有了他们的合作，进行战争会更容易些。［6］雅典人注意到他的活动，想在这些城邦暴动之前先发制人。他们立即派遣一支由30艘战舰和1000名重装步兵组成的军队前往马其顿，由吕科米德斯之子阿奇斯特拉图斯和其他4名同僚负责指挥。他们命令海军将领带走波提狄亚人的人质，拆毁波提狄亚的城墙，同时注意防范邻近诸邦的暴动。

58 同时，波提狄亚人派遣使者去雅典，希望劝说雅典人不要对他们采取进一步行动；他们还派人和科林斯人一起到拉栖代梦去，希望万一必要时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他们在雅典经过漫长的谈判，没有获得任何满意的结果；他们费尽口舌还是未能阻止派往马其顿的舰队起航，这支军队正是来对付他们的。拉栖代梦当权者[45]答复他们说，如果雅典人进攻波提狄亚，他们就入侵阿提卡。于是，波提狄亚人认为这是一个有利时机，终于和卡尔基狄克人、波提亚人结成同

盟，发动暴动。［2］柏第卡斯说服了卡尔基狄克人放弃并拆毁沿海一带的城镇，迁居奥林苏斯内地，组建成一个强固的城市。同时，对于那些听从他劝告的人，柏第卡斯把他位于米格多尼亚的波尔布湖周边的土地，在和雅典人作战期间，提供给他们居留。于是，卡尔基狄克人拆毁其城镇，迁居内地，准备战争。

59 当雅典人的30艘舰船抵达色雷斯各地的时候，他们发现波提狄亚和其他城邦已经暴动了。［2］雅典军队诸位指挥官认为，以现有的兵力难以与柏第卡斯及其同盟诸邦同时交战，便转向马其顿，即他们原定的目标。他们驻扎在那里，想和腓力浦以及德达斯的兄弟们联合作战，当时腓力浦和德达斯的兄弟们已从内地侵入这一地区了。

60 同时，科林斯人看到波提狄亚已经暴动，而雅典的舰船就在马其顿沿海地带，他们害怕这个地方会沦陷，认为波提狄亚的危难就是科林斯人的危难。于是，他们从科林斯派出一支志愿军，还有来自伯罗奔尼撒其他地方的雇佣军，共有重装步兵1600名，轻装步兵400名，［2］由阿迪曼图斯之子阿里斯特乌斯出任远征军指挥官。阿里斯特乌斯一直是波提狄亚人的朋友，大多数来自科林斯的志愿者是出于对他的爱戴。他们在波提狄亚暴动发生40天后抵达色雷斯。

61 雅典人也很快得到这些城邦暴动的消息。他们得知阿里斯特乌斯及其援军已经出发，就派出2000名公民重装步兵和40艘舰船前去镇压这个地区的暴动。这支军队由卡里阿德斯之子卡里阿斯和4名同僚指挥。［2］他们首先抵达马其顿，发现先前派出的1000名士兵已攻克泰米，正在围攻皮德那。[46]［3］因此，他们参与了围攻，并且围攻了一段时间。随后他们作出让步，勉强与柏第卡斯结成同盟。由于波提狄亚形势所逼，也由于阿里斯特乌斯已经到达那里，雅典人不得不这样做。

他们离开了马其顿，［4］来到卑罗亚，又从卑罗亚来到斯特瑞普萨[47]。他们试图攻下斯特瑞普萨，但是没有成功，就由陆地上向波提狄亚进军。他们有3000名公民重装步兵，还有同盟者的许多军队，以及600名马其顿的骑兵，他们是腓力浦和波桑尼阿斯[48]的部下。和他们一起行动的还有70艘舰船沿海岸航行。他们缓步前进，于第三天抵达吉哥努斯，就在那里安营。

62 这时，波提狄亚人和阿里斯特乌斯指挥下的伯罗奔尼撒人，在地峡面对奥林苏斯的一边[49]扎营，他们在那里等待雅典人，并且在城外设立了一个市场。[50]［2］同盟者推举阿里斯特乌斯为全体步兵的总司令，骑兵则由柏第卡斯指挥。柏第卡斯马上脱离了与雅典结成的同盟，又回到了与波提狄亚人结成的同盟，他派伊奥劳斯作为他

的代理将军。［3］阿里斯特乌斯的计划是这样的：他自己的军队驻扎在地峡上，等待雅典人的到来；卡尔基斯人、地峡以外的同盟军和柏第卡斯的200名骑兵驻扎在奥林苏斯，当雅典军队进攻阿里斯特乌斯时就从其后方发动进攻，使敌人腹背受敌。［4］这时，雅典将军卡里阿斯和他的同僚派遣马其顿骑兵和少量盟军前往奥林苏斯，以防止敌人从那边增援，雅典人自己拆掉营帐，向波提狄亚进军。［5］他们到达地峡后，发现敌人正在准备作战，就排成队列向阿里斯特乌斯进攻，战斗随即开始了。［6］阿里斯特乌斯和科林斯人及其他的精兵在一翼，他们击溃了与之对阵的敌人，并且追赶了相当长一段距离。但是波提狄亚人和伯罗奔尼撒人的军队则被雅典人击败，逃入他们的要塞。

63 当阿里斯特乌斯从追击中回来的时候，他看到其他的军队都战败了，是去奥林苏斯，还是去波提狄亚呢？他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最后，他决定把军队集中到一个尽可能小的地方，便跑步冲进波提狄亚城内。他们冒着枪林箭雨，沿着通向海中的防波堤冲向城里，大多数士兵安全地通过了，只损失了少数士兵。［2］奥林苏斯距波提狄亚约60斯塔狄亚[51]，在那里看得见波提狄亚。战斗开始以后，波提狄亚升起了信号[52]，驻扎在奥林苏斯的波提狄亚的援军想来增援，但他们受到马其顿骑兵的阻击，只前进了很短的距离。由于雅典人很快取得胜利，信号就降下来了，他们又退回奥林苏斯。马其顿的骑兵又和雅典人会师了。因此，双方都没有骑兵参战。[53]［3］战斗结束后，雅典人竖立了一块胜利纪念碑，并且和波提狄亚人订立休战和约，归还了波提狄亚阵亡者的尸体。[54]波提狄亚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有将近300人被杀死；雅典公民阵亡150人，包括他们的将军卡里阿斯在内。[55]

64 雅典人在地峡一边的城墙的对面马上修筑了一条城墙，并且派兵驻守。在帕列涅一边的城墙对面，则没有修筑要塞。[56]他们认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可以立即在地峡上派一支驻防军，同时跨过地峡来到帕列涅再建筑一条城墙；他们担心波提狄亚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利用他们兵力分散的特点来攻击他们。［2］同时，国内的雅典人得知在帕列涅没有建筑要塞的消息后不久，他们就派遣一支有1600名公民重装步兵的军队，由阿索皮乌斯之子佛米奥担任指挥官。佛米奥率军抵达帕列涅之后，把总部设在阿菲提斯，命令军队缓慢前进，大肆破坏，以此打击波提狄亚。波提狄亚城内没有人出来迎战，他们就在帕列涅一边的城墙对面修筑要塞。［3］这样，波提狄亚终于从两面被严密地封锁起来，[57]而雅典的舰船又从海上切断了它所有的对外联系。

65 阿里斯特乌斯看到波提狄亚四面被围，认为要解除包围是没有希望了，除非有伯罗奔尼撒人前来援助，或者有其他奇迹出现。他劝说所有的波提狄亚人，等待顺风，然后乘船逃走，城里只留500人，这样城里的粮食可以支持得长久一些。他本人愿意留下守城。但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于是他实施下一步行动，想在城外做对局势最有利的事。他从波提狄亚乘船出来，避开雅典的海上封锁，成功突围。［2］他和卡尔基斯人在一起，继续作战；尤其是在塞米列人的城市附近设下埋伏，杀死许多塞米列人；他又和伯罗奔尼撒取得联系，设法从那里得到援助。与此同时，在完全封锁波提狄亚之后，佛米奥用他的1600名军队蹂躏卡尔基狄克和波提卡地区，攻陷了该地区的一些城镇。

---

[1] 今日之亚得里亚海。

[2] 公元前435或前434年。

[3] 后来科基拉的寡头党人求庇，大概在同一神庙。参阅修昔底德，III. 75。

[4] 全希腊的宗教中心，位于中希腊的佛基斯境内，以其神谕所和阿波罗神庙闻名。神庙内殿是神谕所所在地，有女祭司（皮提亚）宣示谶语，再由男祭司将其作为阿波罗的意旨加以解释。

[5] 公共节日聚会系指希腊四大竞技会（奥林匹亚竞技会、皮西亚竞技会、涅米亚竞技会、地峡竞技会），这里无疑是指在科林斯举行的地峡竞技会。母邦的“特权”是指荣誉地位，殖民城邦向母邦呈献牺牲，派遣代表参加科林斯的节日典礼，等等。—史译本注

[6] 按照希腊城邦的习惯，外人不能呈献牺牲，除非通过一个公民作为代表。祭神时，把作为牺牲的动物前额上的毛剪一撮下来，交给科林斯的代表，投入火中。—史译本注

[7] 在科基拉有一个腓亚基亚国王阿尔金诺斯的神庙圣地。荷马史诗《奥德赛》（V. 34—35）中说，“斯科里亚乃是神祇的近族，腓亚基亚人的地域”。希腊人认为这里的斯科里亚就是科基拉。

[8] 希腊币值单位。按希腊币制，1塔连特（Talent）＝ 60明那（Mina），1明那＝ 100德拉克玛（Drachma），1德拉克玛＝ 6奥波尔（Obol）。古典时代希腊币制不一，如按阿提卡·优波亚制，1塔连特约合25.86千克，而埃吉那制为37.80千克。希腊诸邦长期采用银本位制，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金币逐渐流行，金银比价大约为1∶13/14。参阅R. B. Strassler, *The Landmark Thucydides*, Appendix J, pp. 620–622。

[9] 即没有人员的空船。从这里可以看到，科林斯似乎领导着若干城邦，是这个城邦同盟的盟主。

[10] 这大概是在威胁科林斯人，说他们有可能与雅典人结盟。

[11] 传令官（Herald），在修昔底德时代是希腊诸邦一个神圣庄严的职位，其行动受赫尔墨斯（Hermes）之庇护，因其所持权杖而易于辨识。他们在战争期间，可以不受干扰地穿梭于敌对诸邦或军营之间，传递消息，带回答复，例行公事。

[12] 公元前435年。

[13] 指安布拉基亚人、琉卡斯人（I. 26）。

[14] 昭译本译为"控制了伊奥尼亚海"。

[15] 谢译本第25页译为"夏季开始的时候"。

[16] 修氏按夏季和冬季来纪年，这是当时以及其后很长时期通行的纪年法。按照这种纪年法，"夏季"长约8个月（3月至10月），"冬季"为4个月（11月至翌年2月）。参阅史译本，第1册，第258—259页。但是修氏在V. 20则说每个季节为半年。

[17] 公元前435和前434年。

[18] 每天一个德拉克玛。

[19] 公元前433年。

[20] 指三十年休战和约（I. 115）。

[21] 指雅典帝国境内除雅典人以外的其他的人民。

[22] 参阅修昔底德，I. 33。

[23] 参阅修昔底德，I. 23，115。

[24] 由于航海技术的限制，古典时代以前的航海活动，通常都是出于安全考虑，不得不沿海岸航行的，科基拉因此而居于有利地位。战舰通常靠海岸航行，极少像商船那样冒险进入公海。一些研究者就此作出解释。参阅R. B. Strassler, *The Landmark Thucydides*, Appendix G, pp. 610 – 611。谢译本（第30页注）所谓"古代的水手宁愿紧靠海岸航行，而不愿通过公海航行"的说法，值得怀疑。

[25] 科林斯人反复强调母邦与子邦之间存在某种从属关系，意指科基拉人是反叛者。

[26] 公元前440年萨摩斯人暴动，雅典军队经过9个月的围攻，取得了胜利。参阅修昔底德，I. 115—117。

[27] 雅典从科林斯人那里租借了20条船。参阅希罗多德，VI. 89。

[28] 大概是指雅典人禁止麦加拉人进入雅典帝国境内的港口和雅典的市场的所谓"麦加拉法令"。参阅修昔底德，I. 67，139，140，144。

[29] 即科基拉岛。参阅地图二。

[30] 克译本和谢译本皆把爱菲列所在地区称为爱利斯，昭译本译为爱利提斯，并指出是泰斯普罗提斯的一部分。显然，昭译本是正确的。

[31] 即冲破敌人的阵线，以便向敌舰的侧面或船尾撞击。

[32] 关于雅典将领佛米奥就海军战术所作评述，参阅修昔底德，II. 89。

[33] 修昔底德没有把萨拉米斯海战计算在内，因为那次战役是希腊人与波斯人的战争。—史译本注

[34] 丧失战斗力的舰船上死者的尸体。

[35] 在古典时代的希腊，无论陆军还是海军，在对阵双方即将开战、提振士气或庆祝胜利之时，按照惯例，都要咏唱“战歌”（*paean*）。在这里，唱罢战歌，理应马上投入战斗。

[36] 如果带上传令官的权标，就意味着他们承认双方已处于交战状态，科林斯人不愿意雅典人把他们当作敌人。—史译本注

[37] 按希腊人的习俗，不征得敌人的同意而打捞死者的尸体，这表示他们保持住了他们的战场，因而可以说他们是胜利者。—史译本注

[38] 科基拉人把这么多奴隶用于海军服役，这种情况极其罕见。参阅修昔底德，VII. 13；VIII. 15。

[39] 后来科林斯人实施这个计划，引起科基拉的党争和流血冲突。参阅修昔底德，III. 70。

[40] 在卡尔基狄克半岛。参阅地图一。

[41] 所谓纳贡的“同盟国”，实际是附属国，雅典和它们的关系本质上是统属关系而非同盟关系。

[42] 这似可证明母邦对子邦实施常规的行政管理，子邦并非完全独立于母邦。波提狄亚受科林斯和雅典的双重管辖。

[43] 柏第卡斯是亚历山大的儿子。在波斯战争中，亚历山大是希腊人的朋友。马其顿分上马其顿和下马其顿两个区域。柏第卡斯原先只居有下马其顿地区，后来他占领了他的兄弟腓力浦的领土上马其顿，现在成为全马其顿之王。参阅霍恩布鲁尔，第1卷，第100—101页；修昔底德，II. 99。

[44] 雅典人称其帝国的爱琴海北部诸臣属国为“色雷斯各地”。色雷斯地区大都位于今日保加利亚境内。

[45] 古希腊文“*τά τελή των Λακεδαιμόνιων*”直译为“拉栖代梦的当权者”（the Lacedaemonian authorities）。

[46] 位于爱琴海西北角的泰尔迈湾（Thermaic Gulf）左岸。

[47] 该城市大概在米格多尼亚，泰米之北。具体地址尚有争议。

[48] 马其顿人，德达斯的兄弟。

[49] 即波提狄亚城北。

[50] 希腊的陆军和海军士兵通常用自己的钱去当地市场上购买食物，因而薪饷的及时足额发放显得特别重要。对于一个城市而言，在方便的地点为外国军队设立一个市场，既可能是一种便利设施，也可以阻止这些不速之客进入城内。

[51] 约合11千米。

[52] 这种信号不是作战的信号，而是要奥林苏斯的援军前来增援的信号。

[53] 雅典方面有600名马其顿骑兵（I. 61），波提狄亚方面有柏第卡斯所部200名骑兵（I. 62）。—史译本注

[54] 在古希腊，战斗结束后，胜利者收敛本方阵亡者尸体，剥去敌方阵亡者的铠甲和衣服，竖立一座胜利纪念碑；失败者则须签订一个停战和约，根据和约的条款规定收回其阵亡者尸体。他们以这样的方式表示对死者的尊重，并且加以安葬。

[55] 修昔底德未提及雅典同盟者死亡的人数。

[56] 面向波提狄亚地峡一边所修的城墙，在该城之北；面向帕列涅的城墙，在该城之南，是后来的援军修筑的。雅典人围城的策略是，在敌人城外再修城墙，将其包围起来。

[57] 雅典人似乎是这样包围波提狄亚的：先在其城北修筑了一条城墙，后来的援军又在其城南修筑一条城墙，封锁了城市两侧的陆路通道；城市西部面临大海，用舰队加以封锁。

第三章 拉栖代梦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1]

66 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都具备了控诉对方的前提条件。科林斯人抱怨说，雅典人围攻它的殖民地波提狄亚，那里有科林斯的和伯罗奔尼撒诸邦的公民。雅典人则向伯罗奔尼撒人提出控诉，说他们鼓动雅典同盟的一个成员国，同时也是有义务向雅典纳贡的城市暴动；说他们来到波提狄亚，站在波提狄亚人一边公开与雅典人开战。尽管如此，这场战争[2]还是没有爆发，休战和约此时依然有效。因为到目前为止都是科林斯一邦单独行动的。[3]

67 但是波提狄亚被围攻使科林斯人再也按捺不住了。科林斯有些公民在波提狄亚城中，他们担心这个地方会被攻陷。他们马上邀约[4]诸盟邦前往拉栖代梦。在那里，科林斯人猛烈地抨击雅典人，说他们破坏了休战和约，侵犯了伯罗奔尼撒人的权利。［2］埃吉那人站在他们一边。他们害怕雅典人，因而没有正式派代表出席。但是他们暗地里积极支持战争。他们声称，他们没有获得按条约所规定的独立。［3］拉栖代梦人向所有他们认为要控诉雅典侵略行径的盟邦及其他城邦发出邀请，之后召开例行的公民大会，[5]请他们前来申诉。［4］许多来到会场的代表提出各自的申诉理由。其中，麦加拉人历数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情况，特别指出他们被排斥于雅典帝国[6]的所有港口以及雅典市场之外，这是违背条约有关规定的。［5］在让前面的发言人对拉栖代梦人加以煽动之后，科林斯人最后一个上来发言，大意如下：

68 “拉栖代梦人啊！你们对自己的宪法和社会秩序的自信，使你们在听取我们谴责其他强国时常常持某种怀疑态度。你们因此而显得沉稳，也使你们在处理外交事务时显得孤陋寡闻。［2］过去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警告你们，说我们将受到雅典的祸害，但是你们从未核实过我们说到的那些麻烦，反而疑心我们的动机，认为我们所说是为我们自身利益所驱动。因此，你们不在我们受到损害之前召集这些同盟者前来，而是拖延到我们已经受到损害的时候才召集。在这些同盟者当中，我们是最有资格说话的，因为我们的委屈最大。我们要控诉雅典人的横蛮侵略，控诉拉栖代梦人对我们熟视无睹。［3］假如雅典人对希腊的权益的危害是在暗地里做的，因而使你们对有关事实不太清楚的话，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把这些事实展示在你们面前。事实上，用不着冗长的发言，你们就能看到，雅典人已经奴役了我们当中的某些城邦，对另外一些城邦特别是我们的同盟者也心怀叵测。[7]雅

典人很早就全面地作准备，只等待战争发生的那一刻。［4］不然的话，请问：他们通过欺诈方式接收科基拉加入其同盟，控制科基拉并以武力攻击我们，意欲何为？他们围攻波提狄亚意图何在？波提狄亚是对色雷斯诸邦采取军事行动的最便利之地，而科基拉则可以为伯罗奔尼撒人提供一支很大的海上力量。

69 “你们应该对所有这一切负责。在波斯战争以后，[8]是你们首先允许雅典人为他们的城市筑墙设防；[9]后来允许他们修筑长城的，[10]还是你们。无论那时还是现在，你们总是在剥夺那些已被雅典奴役的城邦的自由，同时也在剥夺那些至今还是你们的同盟者的自由。奴役一个民族的罪魁祸首是那些能够解除奴役枷锁者坐视不管，因为允许他们这样做的强国同样有办法阻止他们这样做，尤其是这样一个强国是渴望享有‘希腊解放者’的声誉的邦国。[11]我们终于被召集在一起。［2］我们集中起来实属不易，而现在我们的目的也不明确。我们不应当还讨论我们所犯过的那些错误，而应当考虑采取何种手段抵御侵略的问题。他们是拥有成熟计划的侵略者，来对付我们这些犹豫不决者，虽然目前尚未威胁到我们，但他们已经付诸行动了。［3］我们知道雅典人的侵略途径，知道他们是如何狡猾地蚕食邻邦的。他们认为你们麻痹大意，对他们的行动毫无察觉。但是，一旦他们知道你们看见他们的所作所为，而又不加以干涉，他们就会肆无忌惮地进行下去的。

［4］“拉栖代梦人啊，在所有希腊人之中，唯独你们静观事变，不采取行动；你们的防御不是靠你们采取什么行动，而是靠你们仿佛要采取什么行动；你们等待，直到敌人的兵力双倍于从前，[12]而不是在其早期阶段就予以摧毁。［5］可是，世人常说，你们是可以信赖的，但是我们担心这种说法名不副实。咱们大家都知道，波斯人有时间从大地的远端发兵来到伯罗奔尼撒，你们却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名义出兵迎击他们。但他们是一个来自远方的敌人。而雅典无论如何都是一个近邻，可是你们对它还是完全忽略；对于雅典，你们宁愿被动挨打，也不主动出击，直等到雅典的势力比原来大有增长之时，才冒险与之斗争。你们也知道，波斯人侵略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失误，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敌人雅典一次又一次地企图消灭我们而未能得逞，我们觉得这是由于他们的失策，而不是由于你们的保护。［6］的确，以前有些城邦因指望你们的保护而遭到毁灭，他们的信念使他们忽视了备战。[13]我们希望你们当中任何人都会把我们的发言当作诤言，而不是当作敌意的言辞。人们对犯错误的朋友进诤言，而对于已经侵害他们的敌人则是严厉谴责的。

70 “此外，我们认为，我们和任何人一样，有权利指出我们邻邦

所犯的错误，尤其是在我们熟知两个民族[14]的性格大不相同的时候。照我们看来，你们几乎没有觉察到这种差异；从来没有思考过，将来与你们交战的雅典人是怎样的一个对手，他们和你们是多么不同，多么截然不同啊！［2］雅典人热衷于革新，其特点是敏于构想，并立即付诸实施。而你们的天性就是要维持现状，总是缺乏革新意识，在被迫行动时也从未取得过足够大的成就。［3］其次，雅典人的冒险之举超过了他们的实力，他们的胆量超出了他们的判断，危难之中他们仍能保持自信。而你们的习惯是想做的总是少于你们的实力所能做到的；你们总是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哪怕这个判断已经得到你们的认可；你们还总是认为危险是不可解除的。［4］而且，他们的果断和你们的迟疑形成对照；他们总是在海外，你们总是在家乡。因为他们希望远离家乡而扩大其所得，而你们认为任何迁动会使你们既得的东西发生危险。［5］他们在胜利时马上乘胜前进，在受到挫折时也决不退缩；［6］他们认为他们要为城邦的事业慷慨捐躯；他们注意培养自己的智慧以为城邦尽心效力。［7］对他们而言，未能实现的计划就是无可争议的失败，一次冒险事业的成功只是他们即将获得成功中的一小部分，但如果他们失败了，就马上又充满新的希望。因为只要他们能够做到，想得到一样东西就要得到它，按照他们的方法迅速采取行动。［8］因此，他们一生都是在艰难险阻中度过的，他们忙于收获，却没有机会享受；履行他们的义务是他们唯一的休假时间；对他们而言，和平而安宁的生活比之艰苦的攻城拔寨是更大的不幸。［9］一言以蔽之，雅典人的性格是自己生来就不享受和平安宁的生活，也不让别人过上和平安宁的生活。

71 “这就是你们的对手雅典人的性格。但是，拉栖代梦人啊，你们还是迟疑不决。你们难道看不出，长久的和平只能与这样的城邦维持：他们毫不迟疑地公正使用武力，他们决不服从于非正义。相反，你们的正当行为的观念，是建立在这样的原则基础上的：如果你们不去伤害别人，你们就不必使整个邦国冒险来防止别人对你们的伤害。［2］如果现在有一个和你们一样的邻邦，以你们这样的政策也是很难取得成功的；就现有情况而言，正如我们刚刚指出的，你们的习惯与他们的相比是已经过时了的。［3］在技艺上的法则和政治上的一样，新陈代谢是不可逆转的。对于一个没有纷争的公民集体来说，固定不变的习惯尽管是最好的，但连续不断的行动的需要必定是与方法策略的不断改进相伴随的。因此，雅典所拥有的极为丰富的经验，使他们在革新之路上把你们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4］“在这里，至少让你们的迟疑不决到此为止吧。目前，你们按你们所允诺的，援助你们的同盟者，特别是波提狄亚；你们应该马上进军阿提卡，不要让朋友和同族牺牲在他们死敌的手中，不要让我

们其他盟邦不得不在失望中加入其他同盟。［5］果真走到这一步，无论是接受我们宣誓的诸神，还是为他们作证的人们，都不会谴责我们。破坏盟约的不是那些被抛弃在危难之中而不得不去寻求新救助的人民，而是那些未给予其同盟成员援助的邦国。［6］但是，如果你们采取行动，我们将站在你们一边；如果这样我们还变心的话，那是违背天理的，我们再也找不到如此意气相投的同盟者了。［7］正是由于这些缘故，请你们作出正确的抉择；努力使你们领导下的伯罗奔尼撒人的声势，不能弱于你们祖先所拥有的。”

72 这是科林斯人的发言。这时碰巧有雅典的使者在拉栖代梦，他们是因为别的事务到那里的。他们听到发言后，认为他们应当有机会在拉栖代梦人面前发言。雅典人的目的并不是就各邦对雅典人的控诉作辩解，而是作一个综合性的阐述，说明这样的问题不要马上议决，而是要作进一步的考虑。他们还想让与会者注意雅典人的强大实力，提醒年长者重温过去的回忆，告诉年轻人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他们希望他们的发言能使拉栖代梦人宁可维持现状而不赞同战争。［2］于是，他们走到拉栖代梦人面前说，如果没有人反对的话，他们也很想在公民大会上发言。他们的请求得到准许。雅典人走上前来，发言如下：

73 “我们这个使团到这里的目的不是来和你们的同盟者争辩的，而是来办理我们的城邦委派给我们的事务的。但是我们听到有人激烈地攻击我们，便前来表明立场。我们的目的不是就各邦的控诉作答辩（事实上，你们不是法官，无权听取我们或他们的申辩），而是希望你们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不要太容易听信你们的同盟者的劝告，而采取错误的方针。我们还希望通过回顾对我们的控诉，使你们知道我们所获得的一切是名正言顺的，我们的城邦是值得尊重的。［2］我们不必涉及很久以前的事情，因为那要求助于口耳相传，而不是我们听众的亲身体验。但是，尽管我们对经常提到的波斯战争这个题目已经感到厌倦了，我们还是要提到波斯战争和当代的历史。在波斯战争期间，为了获得某些利益，我们冒着巨大的危险；你们已经分享了这坚实的成果中应有的一份；对于由于光荣而带给我们的利益，你们一点儿也别想剥夺我们的。［3］我们说这些事情的目的不是想消除你们对我们的敌意，而是想向你们证明，如果你们一意孤行就将同雅典发生战争，证明你们的对手是怎样的一个城邦！［4］你们知道，我们在马拉松前线单独迎击异族人；[15]他们第二次来犯，当我们在陆地上不能抵御他们的时候，我们就登上舰船，和我们全体人民一起，参加了在萨拉米斯的战役。[16]就是这次战役打退了波斯人，使他们不能逐一征服伯罗奔尼撒诸邦，使他们不能以其舰队来袭掠这些城邦。波斯人当时的舰队规模之大，使你们这些城邦的任何联合自卫都

是不可能的。［5］关于这一点，最好的证据是来自于侵略者自己。他们在海战失败后，意识到其军队元气大伤，于是以最快的速度撤走了其大部分的军队。

74“这就是那场战争的结果。它清楚地证明，决定希腊命运的是海军。对于这个结果，我们有三个非常有益的贡献：我们提供了最多的舰船，我们派出了最有才智的指挥官，我们表现了最忠诚的爱国精神。在全部400艘战舰中，有将近三分之二是我们提供的。[17]指挥官是泰米斯托克利，在海峡的战役[18]中，他是主要的指挥官。他是我们事业的公认的救星。事实上，你们自己也因为这一点在接待泰米斯托克利时，比接待任何外宾都要尊敬些。[19]［2］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爱国精神是举世无双的。我们的后方没有援军，我们的前方各邦都被奴役了；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城市，牺牲了自己的财产（而没有抛弃我们其余的同盟者，也没有遣散他们，使他们无法为我们服役），我们有一种精神，登上船舰，迎接危险；对于你们不及早前来援助，我们毫无怨言。[20]［3］因此，我们认为，我们所付出的，丝毫不少于我们所得到的。你们所离开的城市都是你们的家园，你们有希望重新享有它们，你们作战的目的正是为了保全它们。你们出兵是因为你们为自己担心，而不是为我们担心。无论如何，一直到我们所有的一切都丧失了的时候，你们才出现。我们给自己留下的城市不再是一个城市，[21]我们冒着生命危险，为的是一个仅仅在虚无缥缈的希望中存在的城市。因此，我们不但拯救了我们自己，还全面参与了拯救你们。但是，如果我们仿效其他诸邦，害怕丧失自己的领土，在你们到达之前就归服波斯，[22]或者，如果我们担心城邦的毁灭造成我们精神崩溃，从而使我们没有勇气登上舰船，那么，你们的那点海上力量也就不必与波斯人进行一次海战了，波斯人的目标就会兵不血刃地实现了。

75“拉栖代梦人啊，无论是我们在危难时刻所表现出的爱国主义，还是我们在谋划中所展示出的智慧，无疑地，希腊人都不至于对我们极不欢迎，至少不应对我们的帝国如此。［2］那个帝国不是我们以暴力手段获得的，而是由于你们不愿意和异族人作战到底，同盟者到我们这里来，自愿请求我们为他们的领导者。［3］随后的发展首先迫使我们扩充我们的帝国，达到现今的程度。我们的主要动机是害怕波斯人，尽管随后荣誉和利益接踵而至。［4］最后，当几乎所有的人都嫉恨我们之时，当一些同盟者暴动并已被镇压之时，当你们不再成为我们昔日的朋友之时，当我们成为被怀疑的对象而招致反感之时，尤其是当所有那些叛离我们的同盟者投入你们的怀抱之时，放弃我们的帝国就不再安全了。［5］当一个民族被卷入很大危险中去的时候，谁也不能责备他，说他唯利是图。

76 “无论如何，你们拉栖代梦人，你们在伯罗奔尼撒行使领导权之时，安排各邦的事务以符合你们的利益。[23]假如在我们现在所谈到的年代[24]中，你们坚持作战到底，并且在行使领导权的过程中招致怨恨的话，我们相信，你们也同样会被激怒的，你们也被迫在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和使你们自己陷于危险这二者之间作出抉择。［2］接下去我们的所作所为不足为怪，与人类的普遍惯例也没有相悖之处；如果我们确实接受了一个奉献给我们的帝国，而且不肯放弃它的话，那是由于三个最强有力的动机—恐惧、荣誉和利益—的驱使所致。我们也不是这个范例的首创者。因为弱者应当臣服于强者，这一直就是一条普遍的法则。同时，我们相信我们自己居于这种地位是受之无愧的，而且迄今为止你们也是这样认为的。当你们考虑到利益的时候，才开始高喊‘正义’的口号—当人们有机会以武力获取更多利益之时，没有人会因为这种考虑而放弃其雄心的。［3］那些没有超乎人性而拒绝行使统治权的人，比那些为形势所迫而不得不注意正义的人更值得称赞。[25]

［4］“我们认为，如果任何人处于我们的地位，我们的中庸之道就会得到最好的证明。然而，我们的公正却使我们遭到责难而不是赢得赞扬，这是极不合理的。

77 “当我们中止行使按盟约规定与我们的同盟者之间案件的审判权，并且把这些案件提交到雅典由公正的法律加以审判的时候，[26]人们说我们过于好讼。［2］没有人去仔细查问，为什么其他那些对待其臣民不及我们温和的帝国没有受到这种责难。其秘密就在于他们使用武力，而不必使用法律。［3］但是，我们的属邦习惯于把我们作为平等者，因此，一旦法庭的判决或者是帝国所赋予我们的权力与他们的正当意见相抵触时，他们的任何一点挫折都会使他们不再感激我们允许他们保有大部分的利益了。某个局部的利益的损失都会使他们大为恼怒，但如果我们自始就把法律抛在一边，大张旗鼓地满足我们的贪欲，他们反而没有那么多的怒气。如果我们是这样做的，他们就不会争辩，只说弱者必须服从于强者了。［4］看来，法律的失误比之暴力的虐待，似乎使人们更觉得愤慨。在第一种情况下，他们觉得是受了平辈的打击；在第二种情况下，他们认为是被一个居于优势者所强迫。［5］无论如何，在波斯人统治的时候，他们千方百计地忍受更大的虐待。但是他们认为我们的统治是严酷的，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因为目前被征服者经常承受着沉重的负担。至少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6］假如你们推翻了我们，取代我们的地位的话，你们就会马上失去人们因为害怕我们而对你们所表示的好感，如果你们现在的政策还是完全照搬你们领导希腊人反对波斯的短时期内的政策的话。[27]在你们的法规和制度规范之下的国内生活同别国的不相融

洽，而且，你们的公民在国外既不遵守你们自己的法规，也不遵守那些为其他希腊人所公认的法规。

78 “由于事关重大，你们要多花些时间来构想你们的决议，不要为别人的意见和别人的怨言所左右而把你们自己拖入险境之中；在你们投入战争之前，要想一想偶然事件在战争中的巨大影响。［2］随着战事的延续，它就基本上变成了偶然的事件，这些偶然的事件不论是你们还是我们都是不能避免的，我们在黑暗中冒险。［3］当人们开始从事战争的时候，他们的共同错误是开错了头，首先是行动，等灾难临头之时，再来讨论。［4］但是，我们迄今还完全没有误入歧途。我们知道，你们也是如此。因此，我们奉劝你们，当我们双方都还可以自由地作出正确选择之时，你们不要破坏和约，不要背弃你们的誓言；让我们根据条约上的规定，以仲裁的方式解决我们之间的争端。如果你们不这样做，那么我们有那些听见你们宣誓的诸神为证。如果你们要发动战争的话，你们在哪条战线上出现，我们就将在哪里实施反击。”

79 以上是雅典人的发言。拉栖代梦人在听到他们同盟者对雅典人的控诉和雅典人的答辩之后，他们请所有的外人退场，他们自己来讨论当前的问题。［2］他们大多数人都倾向于得出同一个结论：雅典人已公开实施侵略，必须立即宣战。但是以睿智而温和著称的斯巴达国王阿奇达姆斯走上前来，发言如下：

80 “拉栖代梦人啊，在我的一生中，我曾经历过许多战争。我知道，你们当中的那些我的同龄人，不会因为缺乏经验，而相信战争是一桩有益的或安全的事业而陷于渴望战争的不幸之中。［2］你们现在所讨论的战争，如果你们仔细加以考虑的话，它将是规模最大的战争之一。［3］当我们和伯罗奔尼撒人或邻邦[28]作战的时候，双方的军事力量是同一性质的，[29]我们能够迅速开赴任何地点。但是，和雅典人作战就不同了。他们住在离我们相当远的地方，他们还拥有异常丰富的海上经验，在所有其他方面都有最好的准备：无论个人还是城邦都是富足的，他们有舰船、骑兵和重装步兵，人口超过希腊其他任何一个地方，同时还有许多纳贡的同盟者[30]。我们凭借什么敢于贸然发动这样一场战争呢？我们依靠什么毫无准备地投入战争呢？［4］是依靠我们的海军吗？我们的海军处于劣势。如果我们着力建设海军以达到与之匹敌的程度，那又需要时日。是依靠我们的金钱吗？在这方面我们更是极度匮乏的。我们没有公款，也没准备从私人那里得到捐助。[31]

81 “使我们感觉占据优势的也许是在重装步兵和人口方面，这将使我们能够侵入并蹂躏其国土。［2］但是，雅典人在帝国境内其他

地方还拥有大量的土地，[32]能够从海上输入一切所需。［3］另外，如果我们想使其同盟者背叛雅典，我们必须建立一支舰队去支持他们，因为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岛上居民。［4］我们将怎样进行这样一场战争呢？除非我们能在海上击败他们，或者剥夺维持他们海军支出的那些收入，否则我们所面临的简直就是一场灾难。［5］到那时候，尤其是当人们认为争端是由我们挑起的时候，我们甚至无法求得一个体面的和约。［6］我们千万不要因这样一个不祥的希望而得意扬扬，以为只要我们对他们的领土加以破坏，战争就会很快结束。我所担心的是我们把这场战争作为遗产留给我们的子孙。雅典人的勇气使他们不可能变成他们的土地的奴隶，雅典人的经验使他们不可能被战争所吓倒。[33]

82 “我并不是要求你们对他们侵害你们的同盟者的行为听之任之，对他们的阴谋诡计视而不见，我是建议你们不要马上开战，而是派遣使者向他们提出口头的抗议；我们不必向他们暗示我们是倾向于战争，还是倾向于妥协。同时，我们要利用空隙抓紧备战。我们的做法是：首先，争取新的同盟者。不论他们是希腊人还是异族人，只要能使我们的海上力量和财政力量有所增强—我主张从希腊人或异族人那里寻求支持，因为根据自我保护的法则，所有像我们这样的为雅典人诡计所害者，都是不应当受到责难的。其次，开发我们国内的资源。［2］如果他们听从我们使者的劝说，那自然更好；如若不然，再过两三年，我们的地位大大加强，我们就可以在我们认为合适的时候来打击他们了。［3］也许到那时他们看到我们备战的情况与我们所说的话完全一致的时候，他们将倾向于作出让步，因为他们的土地未遭到破坏，他们在进行磋商之时，会考虑到他们仍保留着有利条件，没有遭到破坏。［4］因为可以把他们的土地看作你们手中的抵押物，土地耕种得愈好，抵押物的价值愈高。你们应当尽可能长期地维持原状，不要使他们陷于绝望，在那种情况下，他们将更难以对付。［5］如果在我们尚未有所准备的时候，因我们的同盟者的抱怨就仓促出击，去蹂躏他们的土地的话，要注意不要给伯罗奔尼撒带来更多的耻辱和更大的困难。［6］至于这些抱怨者，不管他们是代表城邦还是代表个人，他们的主张也许是可以调整的。但是，当整个同盟为着局部的利益而宣战，而战争的进展又是无法预测的时候，想求得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83 “你们不要以为众多结盟的城邦迟疑观望，不去进攻单独一个城邦就是怯懦的表现。［2］雅典人也有和我们一样多的同盟者，而且是缴纳贡金的同盟者。在战争中，需要金钱甚于需要军备，因为只有金钱才能使军备产生效力。在一个陆地强国和海上强国作战的时候，情况尤其如此。［3］让我们首先清点一下我们的金钱，然后我

们就不会被同盟者的言辞所迷惑了。无论战争后果是好是坏，我们将来对战争都要担负最大的责任，因而我们也应当平静地探讨那些不可忽视的后果。

84 “至于迟缓和慎重—这是别人指责我们最多的—你们不必因此而羞恼。如果我们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开战，那么，我们就会匆匆开战而迟迟难以结束战争，而且，我们的城邦自古以来就是自由之邦，著名之邦。［2］他们所批评我们的那些品质，其实那不过是一种聪明的慎重。正是由于我们具备这种品质，因而只有我们在成功的时候不自负，在遭遇不幸的时候不气馁；当别人以花言巧语来劝说我们走向我们认为是不当的危险中的时候，我们是不会受其迷惑的；当别人想用恶言来激怒我们的时候，我们更不会失去自信而听从他们的意见。［3］我们既尚武又贤明，这是我们的秩序感使然。我们尚武，因为自制是以自尊为主要内容的，而自尊又是以勇敢为主要内容的。我们贤明，因为我们文化程度不高，不会鄙视法纪，我们严格自制，不会恣意妄为；[34]我们接受军训，不懂得那些无用的技巧[35]—例如，他们知道对敌人的图谋在理论上作出一种貌似有理的批评，但是却不能在实际交战中取胜—我们所受的教育是要考虑到敌人的思想方法和我们自己的想法很相似，变幻无常的偶然事件是难以预测的。［4］实际上，我们为反击敌人所作的准备总是以敌人计划周密为前提的。的确，正确的方针应当寄希望于我们自己的扎扎实实的备战，而不应当指望敌人犯错误。我们不应当相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36]而应当相信一个人的优秀品质是在最严酷的考验中培养起来的。

85 “这些习惯是我们的祖先遗留给我们的，保持这些习惯总是使我们受益，因而不必摈弃这些习惯。我们不必在一天之内匆忙通过决议，它将深深地影响到许多人的生活、许多财富、许多城邦和它们的荣誉，我们必须冷静地作出决定。强大的实力使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2］对于雅典人，可以派遣使者到那里去，就波提狄亚事件，就你们的同盟者所抱怨他们受到祸害的其他事件进行谈判，特别是因为雅典人有意把它们提交仲裁。[37]把一位主动提交仲裁的人当作罪犯加以起诉，这是法律所不允许的。与此同时，你们不可放松备战。这个决议对于你们自己将是一个最有利的决议，对于你们的敌人将是一个最可怕的决议。”

［3］以上是阿奇达姆斯的发言。最后走上前来的是时任的监察官[38]之一斯森涅莱达斯。他向拉栖代梦人作了如下发言：

86 “雅典人所发表的这篇冗长的发言，我弄不懂。虽然他们说了许多赞扬自己的话，但是他们并未否认他们侵害我们的同盟者和伯罗

奔尼撒的事实。虽然说他们过去在抗击波斯人时表现优异，但是现在对我们就很恶劣。他们过去是好的，现在却变坏了，对于这类人应当加倍惩罚。［2］同时，我们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样的。如果我们是贤明的，就不应当对于别人侵害我们的同盟者的行为坐视不管，不应当把今天的援助受侵害的同盟者的责任推延到明天。［3］别人有很多金钱、很多舰船和很多骑兵，[39]但是我们有很多忠实的同盟者，他们决不会叛离我们而投靠雅典人。这不是可以用法律诉讼或口舌之争来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所受到的伤害绝不是言辞方面的，我们应当给予同盟者迅速而强有力的援助。［4］我们不应当让别人批评我们在受到侵害时还在讨论，这种长时间的讨论对于那些图谋发动侵略的人是有利的。［5］因此，拉栖代梦人啊，就战争进行表决吧！这是斯巴达荣誉的需要！不要让雅典的势力继续壮大了！不要使我们的同盟者陷于毁灭！诸神保佑，让我们前去迎击侵略者吧！”

87 监察官斯森涅莱达斯通过上述发言，亲自把问题提交给拉栖代梦人的公民大会。［2］他说，他辨别不出哪一方的呼喊声更大（他们的表决方式是根据呼喊声音大小而不是得票多少）。其实，这是因为他希望他们自由地表述他们的意见，从而激发他们对战争的热情。因此，他说：“拉栖代梦人啊，你们当中所有那些认为和约已被破坏、雅典人是罪魁祸首的人，起来，站在这一边。”他又指着一块地方说，“所有持相反意见的，站在那边去。”［3］于是，他们站起来分为两部分，认为和约已被破坏的人占绝大多数。

［4］他们再招呼同盟者的代表回到会场，告诉他们说，拉栖代梦人的意见是，雅典人已犯下侵略罪行，希望召集所有同盟者来就此投票表决。[40]这样，如果他们支持开战，他们就可以在共同议决的基础上进行战争。［5］各邦代表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之后，就马上回国了。稍后，雅典使者完成其使命后也回国了。拉栖代梦人的公民大会议决和约已遭到破坏。［6］此事发生在“三十年和约”签订后的第14年[41]，那个和约是在优波亚事件[42]之后签订的。

88 拉栖代梦人之所以认定和约已被破坏，并且必须宣战，不是因为他们的同盟者说服了他们，而是因为他们害怕雅典的势力日益增长，他们看到希腊大部分地区已经臣属于雅典人了。

---

[1] R. 克劳利将这一章的主题定为“拉栖代梦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似乎有些欠妥。因为修昔底德说得很清楚，这是一次例行的公民大会，只不过邀请一些同盟者发言，表决时所有同盟者的代表须退出会场（I. 79，87）。近代学者称历史上的“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为“伯罗奔尼撒同盟”，因而同盟大会应当是由各盟邦代表参加讨论和表决的大会。德·圣克洛阿（De St. Croix）还特别强调，它绝不是一次同盟大会，而是一次斯巴达的公民大会。参阅S. 霍恩布鲁尔，第1卷，第

108页；修昔底德，I. 118—119。

[2] 即伯罗奔尼撒战争。参阅S. 霍恩布鲁尔，第1卷，第107页。

[3] 即独立于伯罗奔尼撒同盟之外的行动。参阅S. 霍恩布鲁尔，第1卷，第107页。

[4] 不少英译者将古希腊文“παρεκάλουν”译为“summon”（号召、召集），似有不妥，因为科林斯虽然是伯罗奔尼撒同盟的重要成员国，但并非盟主，没有资格召集同盟大会。因此，霍氏将其译为“邀约”（they invited）似乎更为恰当。参阅S. 霍恩布鲁尔，第1卷，第108页。

[5] 谢译本（第47页）译为（伯罗奔尼撒）“同盟代表大会常会”。

[6] 这是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中首次使用“雅典帝国”（ἡ Ἀθηναίων ἀρχή）的概念。迄今为止，国际学术界尽管对“雅典帝国”历史内容的认识不尽一致，但一般认为它不同于雅典同盟。有关讨论参阅徐松岩：《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论雅典帝国》，分别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1999年第1期。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441—442页。

[7] 尤其是指埃吉那人，其他情况指麦加拉人和波提狄亚人。—史译本注

[8] 包括修昔底德在内的希腊作家都认为波斯战争在公元前479年即已结束。

[9] 参阅修昔底德，I. 89—92。

[10] 参阅修昔底德，I. 107。参阅地图三。雅典长城或译长墙（the long walls），有三条，北城墙和中城墙由雅典到法勒伦，南城墙由雅典到比雷埃夫斯，每条长约7千米。按雅典法律规定，青年公民18至20岁不能出城作战，他们由城邦发一支枪，在长城上巡逻。

[11] 参阅修昔底德，I. 18；II. 8；VIII. 46。

[12] 指雅典海军因科基拉的入盟而实力大增。

[13] 大概是暗指塔索斯人（I. 101）和优波亚人（I. 114），他们指望得到保护而适得其反。

[14] 雅典人属伊奥尼亚族，斯巴达人属多利斯族，这是古希腊两个“小民族”。关于小民族，参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111页。

[15] 指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参阅希罗多德，VI. 107—117。修氏在前面未将马拉松战役列入波斯战争。

[16] 公元前480年萨拉米斯海战。参阅希罗多德，VIII. 41—108。

[17] 据希罗多德（VIII. 43—48）记载，希腊联军共有战船378艘（他实际列举366艘），其中雅典独自提供180艘，另有20艘借给卡尔基斯人。雅典使者所说

的数字有些夸大。

[18] 指萨拉米斯海战，交战具体地点参见徐松岩译注：希罗多德《历史》，地图八。

[19] 参阅希罗多德，VIII. 124；普鲁塔克：《传记集·泰米斯托克利传》，XVII. 3。

[20] 雅典使者、长跑能手斐迪皮德斯（Phidippides）前往斯巴达求援时，斯巴达人以未到月圆军队不能出国境为由，拒绝立即出兵相助。参阅希罗多德，VI. 105—106。

[21] 据希罗多德（VIII. 61）记载，阿代曼图斯嘲笑泰米斯托克利是一个没有城邦、没有领土的人，后者回答说：只要他麾下的200艘战舰满载战士，他就拥有城邦，拥有领土。在希腊人的心目中，城邦是自由公民的集体。因此，当雅典人悉数撤离阿提卡之后，雅典城也就不能成为雅典城邦所在地了。

[22] 大概是指许多城邦在波斯人第二次入侵之前已把“土和水”献给波斯人。参阅希罗多德，VII. 32，131—133。

[23] 即在各邦扶持贵族势力，建立寡头政治。参阅修昔底德，I. 19。

[24] 指波斯战争时期。

[25] 意即雅典人对同盟者的所作所为符合人性，他们比拉栖代梦人更值得称赞。雅典人在为自己辩解时，常常使用类似的说法。

[26] 公元前466年，开俄斯人首先承诺凡涉及与雅典关系的案件，一律交由雅典民众法庭审理，其国内的刑事案件，不经雅典人同意，不得判处任何人死刑。后来其他同盟国也都如此。这实际是雅典干涉同盟国内政、剥夺其部分主权的行为，是同盟国转变为附属国的重要内容之一。参阅伪色诺芬：《雅典政制》（Pseudo-Xenoph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Athenians*），II. 16—18。

[27] 大概是指波桑尼阿斯私通波斯，想做全希腊的统治者。

[28] “邻邦”可能是指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尚未加入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城邦，如阿尔哥斯等。

[29] 即都是陆军而不是海军。

[30] 这些纳贡的同盟者实际上都是处于附属地位的城邦（属邦），不是独立的城邦。

[31] 伯里克利也曾提到伯罗奔尼撒人的财政困难（I. 142）。

[32] 这表明，随着雅典帝国的形成，雅典的版图已大大超出阿提卡半岛的地理范围。

[33] 参阅谢译本，第58页。

[34] 参阅谢译本，第60页。

[35] 讥讽雅典重视公民的文化教育（如雄辩术）。

[36] 他们不同意科林斯人对雅典人略显夸张的描述（I. 70）。

[37] 参阅修昔底德，I. 78。

[38] 拉栖代梦国家的监察官（Ephors）大概起源于部落首领。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其人数和职权也有所变化。古典时代共有5人，一年一任，从贵族中遴选，负责审理国王的不法行为，主持公民大会，监督青年的军事训练，是斯巴达国家的最重要官职之一。参阅R. B. Strassler, *The Landmark Thucydides*, Appendix C, p. 590；祝宏俊：《斯巴达的监察官》，《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39] 参阅修昔底德，I. 80 —81。

[40] 这再次证明这次会议不是同盟大会，而是有盟国的代表参加的拉栖代梦人的公民大会。

[41] “三十年和约”是在公元前446/前445年签订的，签订后的第14年应为公元前432/前431年。

[42] 参阅修昔底德，I. 114 — 115。

第四章 从波斯战争结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1] 从霸国发展到帝国。

89 以下将追述雅典是怎样获得如此强大的势力的。[2] 波斯人在海上和陆地上被希腊人打败[2]之后，从欧罗巴撤兵回国，他们当中那些乘船逃往米卡列的，又被歼灭了。随后，在米卡列指挥作战的拉栖代梦人的国王列奥提基德斯也和来自伯罗奔尼撒的同盟者一同回国了。但是，雅典人和新近叛离了波斯国王的伊奥尼亚和赫勒斯滂地区的同盟者[3]没有回国，他们在围攻塞斯托斯，当时塞斯托斯还控制在波斯人手中。冬季过后，波斯人撤离塞斯托斯，他们就占领了那个地方。随后他们从赫勒斯滂航行出来，返回各自的城邦了。

[3] 与此同时，在波斯人从雅典领土上撤离之后，雅典人民立即着手从他们所安置的地方[4]接回他们的子女和妻子，取回他们存放在那些地方的财产，[5]并准备重建他们的城市和城墙。因为四周的城墙只有一小部分被保存下来，大多数房屋变为废墟，只有少数曾被波斯显贵作为寓所的房屋还保存着。[6]（见图2）



图2 阿提卡和雅典

90 拉栖代梦人得知雅典人要做这些事，就派遣一个使团来到雅典。拉栖代梦人不愿意看到雅典或任何其他城邦建筑城墙，尽管主要地还是由于受到他们的同盟者的怂恿。这些同盟者看到近来雅典海上势力的增强，以及雅典人在与波斯人交战中所展示的英勇气概，因而感到恐慌了。［2］使者们建议，不但雅典不要修筑城墙，而且雅典人还要和他们一起去摧毁伯罗奔尼撒诸邦以外所有现存的城墙。他们提出这个建议时，隐藏了他们的真正用意，包括对雅典的疑惧。他们强调，如果波斯人第三次来犯，他们就不会拥有像现在底比斯这样的强固据点，以为其进军的根据地；[7]而无论进攻还是退守，伯罗奔尼撒都完全可以成为一个根据地。

［3］听了拉栖代梦人的建议后，雅典人依照泰米斯托克利的主张，答复说，他们将立即派遣一个使团去斯巴达讨论这个问题。泰米斯托克利告诉雅典人说，以最快的速度派他到拉栖代梦去，但是不要一选出使团其他成员就马上派出去，而要等到他们建筑城墙达到相当高度能够防御的时候，再派他们出去。同时，雅典全民出动，雅典人以及他们的妻子和儿女都开始修筑城墙，任何建筑物，不管它是私人的还是公家的，只要对筑城有用，一律拆毁，在所不惜。［4］泰米斯托克利作了这些指示，并且说其他事情由他全权负责，然后离开雅典。［5］到了斯巴达，他并未马上去谒见政府当局，而是利用各种借口赢得时间。如果拉栖代梦政府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出席公民大会，他就说，他正在等待他的同僚，他们有重要的事情离不开雅典；他还会说，他也希望他们早点来，他也感到不解，为什么他们迟迟没有到达。

91 起初，拉栖代梦人相信了泰米斯托克利的托词，因为他们很尊重他。但是当其他从雅典来的人都明确地说，雅典人正在修筑城墙，并且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他们便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了。［2］泰米斯托克利知道此事后，对他们说，谣言是靠不住的，不应当相信谣言，而应当从斯巴达派一些可靠的人去看一看，他们的说法才是可信的。［3］于是他们派了一些人去雅典。泰米斯托克利了解到这些情况以后，秘密地派人带信给雅典人，告诉他们要尽可能地留住他们，但不要公开拘禁他们，直到他们自己返回雅典，再让这些使者回国。现在泰米斯托克利的同僚到了，他们是吕西克利斯之子阿布罗尼库斯和吕西马库斯之子阿里斯提德斯。他们说，城墙已经修筑得足够高了。他们担心，拉栖代梦人一旦知道这些真实情况，就会不让他们回国了。［4］这样，雅典人按照他的指示，留住拉栖代梦的使者。泰米斯托克利拜见拉栖代梦人，最后公开地对他们说，现在雅典已经设防，足以保卫它的居民了；如果拉栖代梦人或他们的同盟者今后派使者去雅典，他们应当料想到，那里的人民是能够区别雅典自身的利

益和希腊共同利益的。［5］他指出，当雅典人决定放弃他们的城市而登上舰船时，他们没有和拉栖代梦人商量，说他们要孤注一掷，采取这个冒险的决定；凡是他们与拉栖代梦人商量的，每次都证明自己的意见是最好的。［6］现在，他们认为他们的城市应当有一道城墙，这无论对于雅典自己的公民，还是希腊联盟都是更为有利的；［7］因为没有同等的军事力量，就不可能对共同利益作出同样的贡献，也不可能公平地商讨共同的利益。他又指出，如果不能让同盟的每一个成员国都拆毁城墙的话，那么雅典现在所采取的步骤就是正确的。

92 拉栖代梦人听到泰米斯托克利这番话以后，没有公开地表示愤怒。他们派往雅典的使者似乎并没有受命去阻止他们修筑城墙，而是为本国政府提出指导性意见。另外，那个时候是斯巴达人对雅典颇有好感的时候，因为雅典人在与波斯人的战斗中展示了爱国主义精神。由于拉栖代梦人的希望落空了，暗地里他们不能不感到烦恼。两国的使者各自回国，没有任何怨言。

93 这样，雅典人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建筑了他们城市的城墙。［2］时至今日，[8]从城墙本身仍可看出仓促修筑的痕迹。[9]城墙的基础是用各种石头建造的，有些地方是粗陋地拼砌而成的，当时无论哪种石料拿来就砌。有许多从坟墓中取出的石柱和雕刻过的石料同其他石料垒砌在一起。城市的范围在四周都有所扩大。他们仓促之中，把一切能拿到手的材料都不加选择地用上了。

［3］泰米斯托克利又说服他们修筑了比雷埃夫的城墙，这道城墙在他担任执政官那年[10]即动工兴建。他很喜欢这个地方的地势，这里有三个天然的海港[11]，如果雅典通过成为海上民族而增强其势力的话，这就是一个伟大的开始。［4］他是第一位敢于对雅典人说他们必须统治海洋的人，他还不失时机地开始建立帝国的基础。（见图3）



图**3** 陶片放逐（泰米斯托克利）

［5］城墙的厚度也是按照他的建议修筑的，围绕比雷埃夫斯的城墙还可以辨认出来。两辆满载石料的四轮马车可在城墙上相向而过。墙体的中间不是用碎石和泥土填塞，而是用大块石头凿成方石镶砌起来的，外面用铁和铅的夹板夹住。城墙的建筑高度约相当于泰米斯托克利原先设计的一半。［6］他的用意是利用这些巨大而宽厚的城墙抵挡敌人的进攻。他认为这样就能只用少量劣等的驻军就可以胜任防守任务，其余的人就可以随意地安排在海军中服役。［7］他最关注的是海军。我认为他知道，波斯国王的军队从海上到达雅典比从陆上要容易些；他还认为，比雷埃夫斯比上城[12]还要重要些。事实上，他总是劝告雅典人，如果有朝一日他们在陆地上受到严重窘迫的时候，就应当走向比雷埃夫斯，登上舰船，独步世界。因此，波斯人刚刚撤退，雅典人就完成了城墙建筑，其他一些建筑物也开始动工了。

94 同时，拉栖代梦任命克里奥姆布鲁图斯之子波桑尼阿斯为希腊联军总司令，率领来自伯罗奔尼撒的20艘舰船起航。雅典人有30艘舰船加入他的军队，还有其他同盟者的许多舰船。［2］他们远征塞浦路斯，征服了该岛屿的大部分土地，之后又进攻拜占庭[13]，当时拜占庭尚在波斯人手中。他们迫使这个城市投降。这个事件发生时，拉栖代梦人尚居于盟主之位。

95 但是，波桑尼阿斯的横蛮粗暴，已经开始引起希腊人，尤其是伊奥尼亚人和其他新近获得解放的那些人的反感。这些人常去他们的同族[14]雅典人那里，请求雅典人做他们的领导者，以制止波桑尼阿斯的横蛮粗暴的企图。[15]［2］雅典人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决定制止他的任何企图，把其他一切事务安排得合乎他们自己的利益。

［3］同时，拉栖代梦人由于得到各种情报，召回波桑尼阿斯加以审问。那些来到斯巴达的希腊人都对他提出各种各样的严重的控告。种种迹象表明，他更像是在模仿专制君主，而不是一位将军的态度。［4］巧合的是，波桑尼阿斯被召回，正是除伯罗奔尼撒的士兵以外的其他同盟者都疏离他，并且倾向于投靠雅典的时候。

［5］波桑尼阿斯回到拉栖代梦，关于他侵害个人利益的行为受到指控，而他被起诉的最重要的罪状，却被宣告无罪。众所周知，告发他的主要罪状是暗中勾结波斯人，关于这些事显然是很有根据的。[16]［6］但是，拉栖代梦人并未恢复其总司令的职位，而是委派多基斯和其他将官率少量的军队前去。但是，此时他们发现，同盟者不再愿意接受他们为最高司令官了。［7］他们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就回国了，拉栖代梦人未再派人接替他们。他们担心这些将官到了国外，生活堕落，就像他们从波桑尼阿斯的经历中所看到的一样。另外，他们不想再负担对波斯的战事了。他们认为雅典人是完全能够胜任领导职位的，而且当时雅典人对他们是友好的。

96 这样，由于同盟者憎恶波桑尼阿斯，他们自愿接受雅典的领导，雅典人遂继任盟主之位。在进攻波斯人的行动中，哪些城邦缴纳金钱，哪些城邦提供舰船，这些都是由雅典人规定的。他们公开宣称，其目的是劫掠波斯国王的领土，以报复他们所遭受的灾难。［2］从这时候起，[17]雅典人首次设置被称为“希腊司库”[18]的官职。这些官员收取贡金，即各邦所缴纳的金钱。贡金之数最初被定为460塔连特[19]。公共金库设在提洛岛上，同盟大会也在那里的神庙中举行。[20]

97 在雅典的领导下，同盟者起初是独立的，他们在同盟大会中议决。从波斯战争结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雅典人在战争和管理

方面所做的事情，有些是攻击波斯人的，有些是打击反叛的同盟者的，有些是对付伯罗奔尼撒诸邦的，双方在各种场合都有接触。［2］我们之所以偏离主题而叙述这些事件，是因为以前的作家都没有述及这段历史，他们的主题不是波斯战争以前的希腊史，就是波斯战争本身。的确，赫兰尼科斯[21]在他的《雅典史》中曾涉及过这些事件，但是叙述得有些简略，书中的年代也是不正确的。另外，这些事件的历史可以说明雅典帝国是怎样形成的。

98 雅典人首先在米太雅德之子客蒙的统率下，围攻斯特里梦河畔的爱昂，从波斯人手中夺取该城，把城中的居民变为奴隶。[22]［2］接着，他们攻下爱琴海的斯基洛斯岛，把包括多洛皮亚人在内的居民变为奴隶，把这个岛屿变成自己的殖民地。［3］接下来就是对卡利斯图人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优波亚岛上的其他城邦保持中立；结果，卡利斯图按照条件投降了。［4］之后，那克索斯脱离同盟，紧接着就是一场战争。[23]经过围攻，那克索斯人不得不归顺于雅典。这是雅典违背原先订立的盟约而奴役同盟城邦的第一例，之后同盟的其他城邦就这样逐个地遭到了奴役。[24]（见图4）



图4 客蒙像

99 在引发叛乱的各种原因中，主要原因都是缴纳贡金或提供舰

船的数目不足，或是拒绝服役。因为雅典人非常严厉，他们横征暴敛，对于那些不习惯于而且事实上也不愿意为雅典人不断地效力的人们施以必要的暴力，因而丧失人心。［2］在其他方面，雅典人作为统治者，已经不再像起初那样得人心了；一旦雅典人所承担的兵役额度超过其应有的份额，相应地就容易使他们强迫任何想脱离同盟的盟邦回到同盟中来。［3］造成这种局面，同盟者自己也有过失。因为他们不愿意服兵役，他们大都依照规定的数额缴纳金钱，而不提供舰船，以免远离家乡。结果，雅典利用他们所缴纳的金钱，扩充雅典自己的海军，当他们发动暴动时，总是发现自己缺乏战争资源和军事经验。

100 接下来我们说说攸里梅敦河之役[25]。雅典人及其同盟者在陆地上在海上同波斯人交战。在米太雅德之子客蒙的指挥下，雅典人在同一天中取得陆战和海战的胜利，俘获并摧毁了包括200艘舰船的整个腓尼基的舰队。

［2］不久，由于对塔索斯岛对面色雷斯海岸的市场和他们的矿产[26]的所有权发生争执，塔索斯人发动暴动。[27]雅典人率领一支舰队前往塔索斯。他们在海上击败塔索斯人之后，在该岛登陆。［3］大约在同一时候，他们派遣自己的公民和同盟者一万人，移居到一个名叫“恩尼亚·荷多伊”或“九路”的地方，即现在叫作安菲波里斯的地方。他们成功地从原来的居民爱多尼亚人手中夺取了恩尼亚·荷多伊。当他们深入到色雷斯内地时，在爱多尼亚人的城镇德拉卑斯库斯被集结起来的色雷斯人分割围歼。色雷斯人认为雅典人在恩尼亚·荷多伊建立殖民地是对他们的一种敌对行为。

101 同时，塔索斯人在陆战中被击败，城市被围攻，他们向拉栖代梦求援，要求拉栖代梦人出兵阿提卡。［2］拉栖代梦人没有把他们的意见告知雅典，就答应了塔索斯人的请求，并准备出兵阿提卡。但是由于发生地震，[28]同时，黑劳士以及皮里奥西人中的图里阿人和埃萨亚人前往伊索麦，[29]脱离拉栖代梦，从而使他们无法出兵。大多数的黑劳士是古代美塞尼亚人的后裔，他们在一次著名的战争[30]中被奴役了。因此，所有的黑劳士渐渐地被统称为美塞尼亚人。［3］这样，拉栖代梦人陷入了与伊索麦的反叛者之间的战争[31]。所以塔索斯人在被围攻的第三年[32]，接受了雅典人所提出的条件，拆毁他们的城墙，交出他们的战舰，立即按要求给付赔款，以后缴纳贡金，放弃包括矿产在内的大陆上的领土。

102 同时，拉栖代梦人看到在伊索麦镇压反叛者的战争似乎要延续下去，于是就向他们的同盟者，特别是向雅典人请求援助。雅典人派出一支不小的军队，在客蒙的统率下，来到拉栖代梦。［2］他们

之所以急切请求雅典人援助，是因为雅典人以善于围攻战而著称；久攻不下使拉栖代梦人意识到自己这方面战术的不足，否则他们早已用突击的方法攻陷这个地方了。［3］这次远征是拉栖代梦人和雅典人之间发生第一次公开冲突的起因。在拉栖代梦人突击伊索麦失利之后，他们想到雅典人具有冒险精神和革新精神的性格，而且他们认为雅典人属异族血统，于是他们担心，如果雅典人留在拉栖代梦，也许会受伊索麦的被围攻者的教唆，企图搞一些政治变动。因此，他们留下其他的同盟者，唯独遣送雅典人回国。他们没有公开地说出他们的疑心，只说他们现在不需要雅典人帮助了。［4］但是雅典人知道，他们被遣回不是因为这个颇体面的理由，而是被人猜疑的缘故。他们愤然离去，认为他们没做什么，拉栖代梦人不应当这样对待他们。于是，他们回国后立即中断原先结成的反波斯同盟，[33]而与斯巴达的敌人阿尔哥斯人结为同盟；同时，阿尔哥斯人和雅典人又以相同的誓言与色萨利人缔结同样的同盟。（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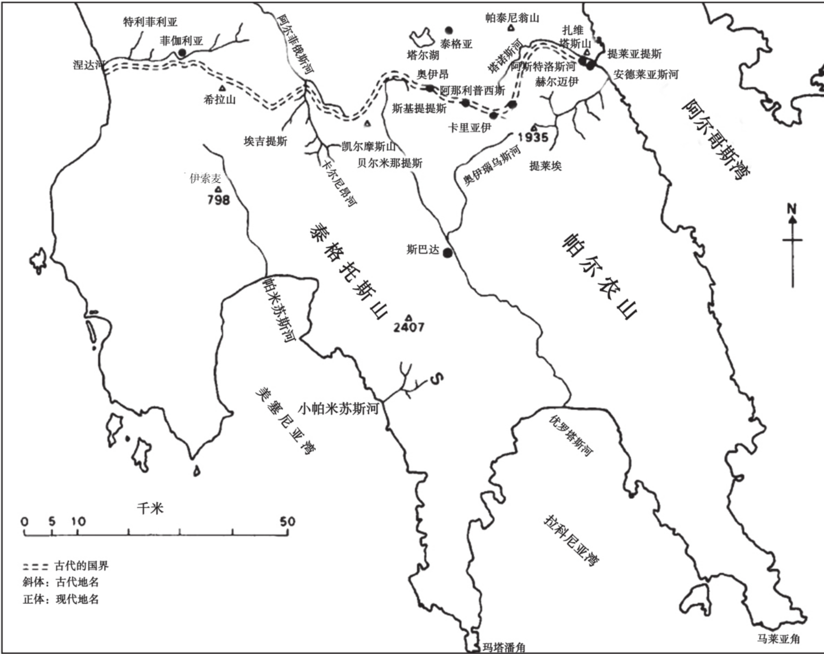


图5 古典时代的拉哥尼亚和美塞尼亚

103 同时[34]，伊索麦的暴动者经过10年的抗战，再也坚持不下去了，于是就向拉栖代梦人投降。条件是在保障生命安全的前提下，他们撤离伯罗奔尼撒，并且永不踏上这块土地。［2］如果以后有人再来，任何人发现并捉住他，都可以把他作为奴隶。众所周知，拉栖

代梦人从德尔斐得到一个古老的神谕，大意是说应当让伊索麦的宙斯的祈祷者离去。［3］于是，他们带着他们的子女和妻子离开伯罗奔尼撒。这时，雅典人由于对拉栖代梦人的仇视，就接收了他们，并且把他们安置在诺帕克图斯。这个城镇是他们新近从奥佐里亚的罗克里斯人手中取得的。

［4］雅典人还接收麦加拉加入雅典同盟；麦加拉人与科林斯人发生边境纠纷，后者发动战争，致使麦加拉愤然脱离拉栖代梦同盟。这样，雅典人占领了麦加拉和佩盖[35]，帮助麦加拉人修筑由麦加拉到尼塞亚[36]的长城，并且派遣军队驻守。这是科林斯人对雅典人怀有刻骨仇恨的主要原因。

104 同时[37]，埃及边境上的利比亚人的国王普桑麦提库斯之子伊纳罗斯，以法罗斯以南的马里亚城为中心，发动了几乎遍及整个埃及的暴动，力图脱离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38]的统治。他自立为王，并请求雅典人援助。［2］当时碰巧雅典人及其同盟者的200艘舰船准备出征塞浦路斯，[39]他们便放弃这次远征，来到埃及，[40]由海上进入尼罗河河口，溯河而上。他们控制了尼罗河和孟斐斯城的三分之二，正全力以赴进攻余下的三分之一，一个叫作白寨的地方。逃难的波斯人和米底人以及未参加暴动的埃及人都在那里。

105 在这个时候，雅典人又派遣一支舰队在哈利埃登陆。他们在这里与一支由科林斯人和爱皮道鲁斯人组成的军队交战，结果科林斯人获胜。后来，在基克鲁菲里亚附近，雅典的舰队和伯罗奔尼撒的舰队发生海战，结果雅典获胜。［2］之后，雅典和埃吉那的战争爆发，在埃吉那附近，雅典人和埃吉那人发生大规模海战，双方都有同盟者支持，雅典人获胜，俘获敌人70艘舰船。接着，雅典人在斯特罗布斯之子列奥克拉特斯的指挥下在埃吉那登陆，开始围攻埃吉那城。［3］这时，伯罗奔尼撒人为了援助埃吉那人，派出300名重装步兵来到埃吉那，这支军队曾经帮助过科林斯人和爱皮道鲁斯人。同时，科林斯人及其同盟者占领革拉内亚高地，居高临下，攻入麦加里德，他们相信，由于雅典人分别在埃吉那和埃及投入重兵，因此，如果他们要援助麦加拉人的话，就只能撤除对埃吉那的包围。［4］但是雅典人并未撤走他们在埃吉那的军队，他们召集留在雅典的老年人和年轻人[41]，这支军队在米隆尼德斯的指挥下，进入麦加里德。［5］在这里，雅典人和科林斯人交战，胜负未决。双方收兵后，都认为自己是获胜者。［6］但是，在这次战役中未占到便宜的雅典人，在科林斯人撤兵之后，竖立了一块胜利纪念碑。科林斯人则受到自己城里的年长者的奚落，他们做好准备，大约在12天后，又来到这里竖立他们的胜利纪念碑。雅典人从麦加拉出击，击溃了正在那里建立纪念碑的小

分队，进而和其余的军队交战，并把他们打败了。

106 战败的科林斯人在撤退的时候，他们当中为数不小的一支，由于雅典人的追击，又不识路，冲入一块私人的田园，园地四周都有深沟，没有出路。雅典人得知这个地方的情况后，就用他们的重装步兵封锁出口，用轻装步兵把园地包围起来，把所有进入沟里的人都用石头砸死。科林斯人在这里遭到沉重打击。他们大部分的军队撤退到科林斯去了。

107 大约在这个时候[42]，雅典人开始修筑由雅典到达海边的长城，一条通向法勒伦，一条通往比雷埃夫斯。（见图6）［2］同时，佛基斯人进攻多利斯，这是拉栖代梦人的原始家乡，包括波里昂、基提尼昂、爱里尼昂等城镇在内。当他们攻陷了一个城镇之后，拉栖代梦人就派遣他们自己的重装步兵1500人和同盟军1万人来援助多利斯人。这支军队由克里奥姆布罗图斯之子尼科米德斯代替国王普雷斯托阿那克斯（波桑尼阿斯之子）指挥，因为国王尚未成年。他们迫使佛基斯人接受条件，退出他们所占领的城镇，便开始撤兵回国。［3］如果他们由海道横过克里赛湾，则有可能遭到雅典舰队的截击；而穿越革拉内亚的陆路看来也不安全，因为雅典人占据麦加拉和佩盖。穿越革拉内亚的通道崎岖难行，并且总是有雅典人把守在那里；何况此时拉栖代梦人得到消息，说雅典人准备阻止他们通过。［4］因此，他们决定留在波奥提亚，以慎重考虑哪一条行军路线是最安全的。他们决定留在波奥提亚的另一原因，是雅典的一个党派正在秘密地怂恿他们，希望他们终结雅典民主制，阻止修筑长城。［5］同时，雅典出动其全部军队，以及阿尔哥斯的1000名士兵和其他同盟国各自的分队前去进攻他们。雅典一方的总兵力达1.4万人。［6］他们向拉栖代梦人进攻，一则听说他们在回国路线上举棋不定，二则怀疑他们企图推翻民主制。［7］在雅典的军队中还有一些色萨利的同盟者的骑兵，他们在战斗期间叛逃到拉栖代梦人那边去了。[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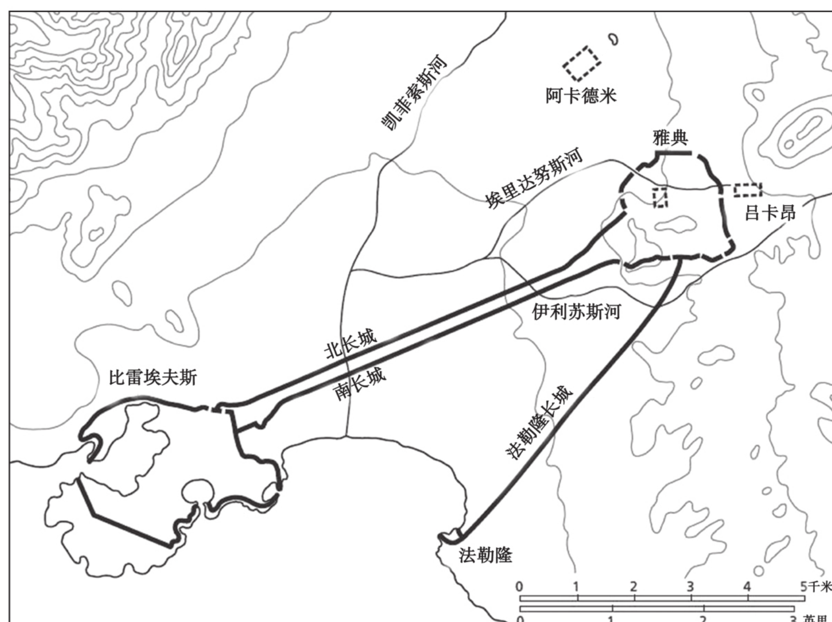


图**6** 雅典长城

108 这次战役是在波奥提亚的塔那格拉进行的。在双方都遭到重大损失之后，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宣布自己获得胜利。［２］于是拉栖代梦人进入麦加里德，砍伐果树，穿过革拉内亚，经过科林斯地峡回国。这次战役后的第62天，雅典人在米隆尼德斯的指挥下攻入波奥提亚，［３］在奥诺斐塔战役中击败波奥提亚人，征服了波奥提亚和佛基斯。他们摧毁了塔那格拉人的城墙，在奥彭提亚的罗克里斯人中，取得100名最富裕的人以为人质；同时，完成了他们的长城建筑。（见图7）［４］不久，埃吉那向雅典投降，[44]条件是：拆毁城墙，交出舰船，承诺以后缴纳贡金。[45]［５］雅典人还在托马优斯之子托米德斯的指挥下，环绕伯罗奔尼撒航行，焚烧了拉栖代梦的船坞[46]，攻克科林斯的城市卡尔基斯，在西基昂登陆后，击败西基昂人。



图7 波奥提亚与中希腊

109 这期间，雅典人和他们的同盟者仍在埃及，他们饱受了战争中情况瞬息万变的考验。［2］起初，雅典人征服了埃及，波斯国王派遣一位波斯人佐皮鲁斯[47]之子麦加巴佐斯带着金钱出使拉栖代梦，以此诱使伯罗奔尼撒人入侵阿提卡，迫使雅典人从埃及撤兵。波斯国王发现麦加巴佐斯白白地花费了金钱，还是没有取得任何进展，于是就命他带着余下的金钱回亚细亚去了。［3］波斯国王派一位波斯人佐皮鲁斯之子麦加布佐斯[48]率大军前往埃及。[49]［4］他由陆路抵达埃及，在一次战役中击败埃及人及其同盟者，并把希腊人逐出孟斐斯，后来把希腊人封锁在普罗索皮提斯岛上，并且围困了1年零6个月。最后，麦加布佐斯把通向该岛的水道的水引向另一条水道，使通向该岛的水道干涸。这样，雅典的舰船被搁浅，岛屿的大部分与大陆连接起来，于是他的军队向岛上发起进攻，并且攻下了该岛。

110 这样，希腊人的这次冒险事业，经过6年的战争，最后被彻底击败了。[50]全部大军里面，只有少数人穿越利比亚安全抵达基仁尼[51]，绝大多数都被消灭了。［2］因此，埃及重新成为波斯国王的藩属，只有阿米尔泰乌斯例外。[52]这里地处沼泽地带，波斯人无法在广阔的地区内捉住他，而且，沼泽地区的人民是埃及人中最善战的。［3］发动埃及暴动的利比亚国王伊纳罗斯被出卖，在交给波斯人之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4］同时，由雅典和同盟其他城邦组成的一支50艘舰船的增援舰队已经起航前往埃及。他们在进入尼罗河的门德西亚河口后靠岸，全然不知道在埃及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在陆地上遭到陆军的攻击，在海上遭到腓尼基海军的攻击，绝大多数舰船

被摧毁，只有极少数安然撤离。这就是雅典人及其同盟者大举远征埃及的结果。

111 同时，色萨利的国王爱切克拉提达斯之子奥瑞斯特被逐出色萨利之后，劝雅典人帮助他恢复王位。雅典人率领其同盟者波奥提亚人和佛基斯人的军队，向色萨利的法萨鲁斯进军。他们控制了这里的乡村，但是只能待在营地附近，他们害怕色萨利的骑兵而不敢远离营地。但是他们没有攻下该城，也没有实现其远征的其他目的；他们一无所获，又带着奥瑞斯特回国了。［2］这之后不久，[53]1000名雅典人在佩盖（须知佩盖现在是雅典的领土[54]）乘船，在桑西浦斯之子伯里克利的指挥下，沿海岸航行，向西基昂进发。他们在西基昂登陆，打败了那些和他们交战的西基昂人。随后他们立即带领阿凯亚人渡过海湾，进攻并且包围了阿卡纳尼亚的奥尼阿代。但是他们没有攻下这个城镇，就返回雅典了。

112 三年之后，[55]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订立了一个五年休战和约。［2］雅典人在希腊没有战争了，他们在客蒙的指挥下，带着他们自己的和同盟者的200艘舰船远征塞浦路斯。［3］这支舰队中的60艘舰船，应埃及沼泽地区之王阿米尔泰乌斯之请求，前往埃及；其余的舰船都在围攻基提昂，［4］但由于客蒙之死和给养的缺乏，他们被迫撤兵。[56]当他们离开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时，他们同腓尼基人、塞浦路斯人和基里基亚人的陆军和海军交战，他们在海战和陆战中双双获胜，然后就和从埃及返回的60艘舰船一同回国了。［5］在此之后，拉栖代梦人出兵参与神圣战争。[57]他们控制了德尔斐神庙，把它交给德尔斐人。他们刚刚撤兵，雅典人马上出兵，夺取神庙，把它交给佛基斯人。

113 不久以后，[58]雅典人派遣托马优斯之子托米德斯率领1000名雅典重装步兵和他们的同盟者派来的分遣队一道，前去进攻由波奥提亚的流亡者所占据奥科麦努斯、凯罗尼亚和波奥提亚其他一些地方。[59]他们攻陷了凯罗尼亚，把它的居民变为奴隶，留下一支驻军，启程回国。［2］在回国途中，他们在科罗尼亚遭到来自奥科麦努斯的波奥提亚人流亡者的袭击，后者得到某些来自罗克里斯[60]的和优波亚的流亡者以及其他持相同政见的人们的支持，他们打败了雅典人。雅典人有些被杀，有些被俘。［3］雅典人退出整个波奥提亚，按条约取回俘虏；［4］波奥提亚的流亡者返回国内，所有波奥提亚人重新获得独立。

114 此后不久，[61]优波亚人叛离了雅典。伯里克利在率军渡过海峡，兵抵优波亚岛之后得到消息，说麦加拉人已经暴动，伯罗奔尼撒人即将入侵阿提卡，麦加拉的雅典驻军除少数已逃往尼塞亚外，都

被麦加拉人消灭了；麦加拉人在暴动之前，已经让科林斯人、西基昂人和爱皮道鲁斯的援兵进驻麦加拉。这时，伯里克利全速从优波亚岛撤军。［2］之后，伯罗奔尼撒人在其国王普雷斯托阿那克斯（波桑尼阿斯之子）的指挥下，侵入阿提卡，大肆蹂躏，直抵埃琉西斯和特里乌斯[62]；他们没有继续进军，便撤兵回国。［3］雅典人在伯里克利的统率之下，又一次渡过海峡，进攻优波亚，并且征服了全岛。除赫斯提亚人以外，全岛其他居民按双方协议条款规定继续定居；他们把赫斯提亚人逐出家园，由雅典人占领其领土。

115 雅典人从优波亚回来后不久，他们和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订立三十年休战和约[63]，雅典人同意放弃他们在伯罗奔尼撒境内所占领的地方—尼塞亚、佩盖、特洛伊曾和阿凯亚。［2］在订立和约后的第六年[64]，萨摩斯人和米利都人因争夺普里艾涅而爆发战争。米利都人在战争中遭到惨败后来到雅典，对萨摩斯人提出严重控诉。来自萨摩斯的某些人以私人身份加入到米利都人当中，他们希望彻底变革政体。［3］因此，雅典人派遣40艘舰船前往萨摩斯，去那里建立民主政体；他们从萨摩斯人中取得50名男童和50名成年男人作为人质，并且把他们暂时安置在列姆诺斯岛上。他们在萨摩斯留下一支驻军，就回国了。［4］但是，有些萨摩斯人并未留在岛上，而是已经逃往大陆[65]。他们和那些留在萨摩斯城中的最有势力的人达成协议，并且和当时萨尔狄斯的波斯总督、海斯塔斯皮斯之子皮苏特涅斯订立盟约。他们纠集了一支700人的雇佣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回到萨摩斯。［5］他们首先攻击平民，将其中的大多数控制在他们手中；接下来，从列姆诺斯岛上悄悄地取回他们的人质；之后，他们举行暴动。他们把雅典人留下的驻军及其指挥官移交给皮苏特涅斯，马上准备出征米利都。拜占庭人也随他们一起暴动。

116 雅典人获悉这个情报后，立即派遣60艘舰船前往萨摩斯。其中16艘前往卡里亚以防范腓尼基海军，或者前往开俄斯和列斯堡[66]传达请求增援的命令，因而从未参加战斗；另外44艘由伯里克利和其他9位同僚将军指挥[67]，他们在特拉吉亚岛附近同正从米利都返航的萨摩斯的70艘舰船（其中有20艘运输船）交战，雅典人获得胜利。

［2］后来，雅典人在来自雅典的40艘舰船、来自开俄斯和列斯堡25艘舰船的增援之下，在萨摩斯岛登陆。他们在萨摩斯城的三面修筑城墙以封锁该城，从而确立了在陆地上的优势；同时，他们还从海上对它加以封锁。［3］伯里克利得知腓尼基援助萨摩斯人的舰队已经逼近，就从围攻萨摩斯的舰队中抽调出60艘舰船，迅速开往考努斯和卡里亚；实际上是斯泰萨哥拉斯和其他人乘5艘舰船前去请求他们来的。

117 但是就在这期间，[68]萨摩斯人发动突然袭击，他们攻击雅典的军营，发现军营并未设防。他们摧毁了雅典的警戒船，击败了前来和他们交战的舰船，他们控制了自己的领海达14天，可以随心所欲地从海上运进运出所需之物。［2］但当伯里克利返回来的时候，萨摩斯人又一次被严密封锁起来。后来，雅典的舰队又得到新的援兵——在来自雅典的舰船中，有40艘由修昔底德[69]、哈格浓和佛米奥指挥，有20艘由特列波里姆斯和安提克利斯指挥，还有30艘是由开俄斯和列斯堡提供的。［3］萨摩斯人经过短暂的交战，就支持不住了。经过9个月的围攻，萨摩斯人被征服了[70]。他们按下列条件投降：他们拆毁自己的城墙，交纳人质，交出舰船，承诺分期赔偿战费。[71]拜占庭人也同意恢复以前的臣属地位。

---

[1] 修昔底德第一卷第89—117章通常被称为“Pentecontaetia”，是希腊语“Pentekontaetea”的拉丁化变体，本意为“五十年”，涵盖自波斯人公元前479年兵败希腊至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这将近50年的历史时期。

[2] 指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海战，公元前479年的普拉提亚战役和米卡列战役。

[3] 指小亚细亚沿岸诸邦及爱琴海诸岛国。米卡列战役以后，它们都处于希腊半岛诸邦（斯巴达、雅典）的控制之下。但是希罗多德（IX. 106—114）仅提到诸岛国，未提及伊奥尼亚和赫勒斯滂地区诸邦。

[4] 萨拉米斯、埃吉那和特洛伊曾。参阅希罗多德，VIII. 41。—史译本注

[5] 波斯人入侵期间，雅典人把他们的部分财产转移到外地。参阅希罗多德，IX. 6。

[6] 波斯战争时期，薛西斯和玛尔多纽斯曾经两次率大军占领雅典（公元前480、前479年）。参阅希罗多德，VIII. 50—55；IX. 1—5。

[7] 底比斯人投靠波斯后，波斯人将其作为进攻希腊其他城邦的重要基地。

[8] 从这段文字来看，修昔底德看见了雅典城墙被拆毁，但没有看见科浓在公元前393年主持修筑的新城墙。这就是说，他死于公元前404年以后、公元前393年以前。

[9] 修昔底德的说法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得到考古发掘资料的印证。参阅S. 霍恩布鲁尔，第1卷，第138页。不过，现代人所看见的比雷埃夫斯半岛的城墙不是泰米斯托克利的城墙的遗址，而是公元前393年在科浓的主持下重新修筑的城墙的遗址。在比雷埃夫斯半岛之北，靠近希腊大陆的地方，有部分城墙遗址，其厚度超过7.5米，用坚固的石头筑成。这与修昔底德所描述的情况相吻合，大概是泰米斯托克利城墙的遗迹。

[10] 公元前493/前492年。

[11] 这里所说的比雷埃夫斯是指比雷埃夫斯半岛，半岛两侧有三个天然港口：比雷埃夫斯、穆尼基亚和齐亚。参阅地图三。

[12] 上城本指卫城，是雅典城最早的建筑部分，位于小丘之上。后来，随着城市的发展，卫城下的居民称卫城为上城。这里的上城不仅指卫城，还包括周边的整个雅典城区。

[13] 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欧罗巴一侧。

[14] 伊奥尼亚人以雅典为其母邦。参阅修昔底德，I. 12。

[15] 公元前478年。

[16] 关于波桑尼阿斯后来的情况。参阅修昔底德，I. 128—134。

[17] 公元前477/前476年。参阅狄奥多拉斯，XI. 47；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III. 2—5；普鲁塔克：《传记集·阿里斯提德斯传》，XXV。

[18] *Hellenotamiai*，即"希腊司库"（Treasurers for Hellas）。雅典的官职，掌管雅典同盟的财务。

[19] 当时雅典通行银币，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中凡未特别说明的，通常都是指阿提卡币制的银塔连特（1塔连特＝26.86千克）。

[20] 公元前478/前477年。公共金库和同盟大会都设在提洛岛上，因而近代学者称之为"提洛同盟"。这是一个新的反波斯同盟。参阅徐松岩：《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N. G. L. 哈蒙德：《反波斯的雅典同盟的组织结构》（N. G. L. Hammond，"The Organization of Athenian Alliance against Persians"），载N. G. L. 哈蒙德：《希腊历史研究》（论文集），牛津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25—345页。

[21] 公元前5世纪希腊史家，有多种著作，但仅有少量残篇保存至今。

[22] 公元前476年。由此可以看到，雅典同盟的对外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与奴隶制的发展密切相关的。

[23] 公元前466年。

[24] 由此可推知，雅典曾允诺维护入盟各邦的独立（参阅修昔底德，I. 97），因而后来入盟各邦皆丧失主权、遭到奴役乃是雅典人违背起初订立的盟约的结果，这则史料对于理解雅典与其同盟者关系至关重要。谢译本（第69—70页）译为"这是原来的同盟宪法遭到破坏的第一个例子，一个同盟国丧失了它的独立"。（其所依据的"企鹅古典丛书"英译文为："This was the first case when the original constitution of the League was broken and an allied city lost its independence, and the process was continued in the cases of other allies as various circumstances arose."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lated by Rex Warner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M. I. Finley, Penguin Books, 1972, p. 93.）这句话事关修昔底德对雅典与同盟诸邦的关系演变的评价，众多盟邦究竟是"一个"还是"逐个"被雅典奴役？很显然，误差的原因就

是谢译本漏译了这句话的关键的后半句。

[25] 客蒙在这次战役中大获全胜，时间约在公元前468—前466年间。参阅狄奥多拉斯，XI. 60；普鲁塔克：《传记集·客蒙传》，XII. 1— 6 。

[26] 塔索斯人在色雷斯海岸地区拥有一金矿，每年从那里获得巨额收入（希罗多德，VI. 46）。

[27] 公元前465年。

[28] 参阅修昔底德，I. 128，称为“大地震”，发生于公元前465年。据记载，此次地震使斯巴达人损失惨重，完好的房屋仅剩下5间。

[29] 根据拉栖代梦的宪法，国家政权完全掌控在斯巴达人手里。他们统治下的臣民分为两部分：（1）黑劳士（Helots，或译希洛特、希洛人），一般认为他们是国家所有的奴隶。由斯巴达人教育和培养的黑劳士人的子女被称为摩萨凯斯（*Mothakes*）；获得自由的黑劳士被称为涅奥达摩德斯（*Neodamodes*，即所谓“新公民”）。公元前8—前7世纪，斯巴达人征服美塞尼亚之后，黑劳士人数激增。（2）皮里奥西人（*Perioeci*），这些人大概是古代阿凯亚人的后裔，生活在广大乡村和城镇，拥有自己的财产，缴纳贡金，在拉栖代梦的军队中充任步兵。据说在公元前458年，他们大约有3万人。斯巴达人像所有多利亚人一样，分为三个部落，即海雷斯（*Hylleis*）、迪曼那太（*Dymanatae*）和滂菲利（*Pamphyli*），每一个部落分成10个奥巴（Oba），奥巴再分为若干家庭，占有土地财产。公元前458年，这样的家庭据说有9000户。此后，由于土地转让、战争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公民人数剧减。到公元前244年斯巴达国王阿基斯三世时，斯巴达人原来的家庭仅有700余户，而其中仅有100户拥有土地和份地。关于黑劳士的阶级属性问题，史学界一直有不同看法。参阅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0^{a} 15—40；普鲁塔克：《传记集·阿基斯传》，V. 4；刘家和：《论黑劳士制度》，《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年版，第78—139页。

[30] 即“美塞尼亚战争”。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约发生在公元前8世纪后期，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发生于公元前7世纪后期。

[31] 不少学者称之为“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公元前464—前455年）。

[32] 公元前463年。

[33] 这证明波斯战争时期结成的希腊同盟至少在名义上存续到此时。

[34] 约公元前455年。

[35] 佩盖是麦加拉在科林斯湾的一个海港。

[36] 尼塞亚是麦加拉在萨罗尼湾的一个海港。

[37] 约公元前460年。

[38] 薛西斯之子，公元前464—前424年在位。

[39] 参阅修昔底德，I. 94。

[40] 公元前460年。

[41] 这部分人只是在非常时期才服兵役的。老年人通常是指50—60岁的公民，年轻人指未满20岁的青年。—史译本注

[42] 公元前457年。

[43] 谢译本无最后一句话（第75页）。

[44] 公元前455年。

[45] 埃吉那人所缴纳的贡金数是每年30塔连特。

[46] 即拉哥尼亚海湾的基赛昂（Gytheum）。

[47] 他是居鲁士当年攻克巴比伦城的英雄（参阅希罗多德，III. 160）。—史译本注

[48] 麦加布佐斯（Megabuzos）和麦加巴佐斯（Megabazos）似乎应是同一人，参阅史译本。

[49] 据狄奥多拉斯记载，他和阿塔巴佐斯统率的军队有30万人（XI. 75），舰船300艘（XI. 77）。

[50] 公元前454年。雅典人以此为借口，将提洛同盟的金库连同巨额存款移至雅典。此后，同盟大会很少召开，同盟公共金库的支出完全被雅典人控制。

[51] 希腊人在北非濒临地中海的一个殖民城邦。

[52] 参阅希罗多德，II. 140；III. 15。

[53] 公元前454年。

[54] 参阅修昔底德，I. 103。

[55] 公元前451年。

[56] 公元前449年。有的学者认为是在公元前451年或前450年。

[57] 公元前449年。在希腊历史上，诸邦为争夺德尔斐控制权而发生的战争，即所谓“神圣战争”，此为第二次。第一次发生于公元前6世纪早期。第三次“神圣战争”发生于公元前355年。参阅S. 霍恩布鲁尔，第1卷，第181—183页。

[58] 公元前447年。

[59] 参阅谢译本，第78页。

[60] 奥彭提亚的罗克里斯。

[61] 公元前446年。

[62] 史译本为“特里亚”（Thria）。

[63] 公元前446/前445年。

[64] 公元前440年。

[65] 指亚细亚大陆。

[66] 谢译本未提及列斯堡。参阅谢译本，第80页注1。

[67] 古典时代著名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Sophcles）作为雅典当年的十将军委员会成员，也是舰队的指挥者之一。

[68] 其时伯里克利不在这里，他可能是前往考努斯和卡里亚去了。

[69] 有的学者认为他就是本书作者；有学者认为他是阿彻都斯（Acherdus）村社的诗人；大多数学者认为他是麦里西亚斯（Melesias）之子，是伯里克利的政敌。修昔底德在书中（V. 26）强调，战争开始的时候他已长大成人，学者们认为这大概是暗示自己30岁左右，因而不大可能在10年前就担任将军。参阅S. 霍恩布鲁尔，第1卷，第191页。

[70] 公元前439年。

[71] 雅典及其同盟者先后出动215艘战舰参战，耗资巨大。据现代学者估计，大概应在1404—1410塔连特之间，最低估计为1276塔连特。参阅S. 霍恩布鲁尔，第1卷，第193页。

第五章 拉栖代梦的第二次同盟大会。战争的准备和外交摩擦。基隆。波桑尼阿斯。泰米斯托克利。

118 这之后，[1]没过几年就发生了上面所述及的科基拉事件[2]、波提狄亚事件[3]以及作为这场战争口实的一些事件。［2］希腊人之间的以及他们与异族人之间的所有这些敌对行动都发生在自薛西斯败退到这场战争开始之前的50年内。[4]在这期间，雅典人成功地使他们的帝国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上，极大地拓展了本国的势力。虽然拉栖代梦人对此了然于心，但是他们很少加以反对；在这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拉栖代梦人都保持着冷静态度，因为在过去，除非形势所迫，他们总是迟迟参战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国内的战争，[5]使他们难于对外出兵作战。最后，随着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人们对此再也不能视而不见：雅典开始侵略拉栖代梦人的同盟者了。这时候，他们觉得，对此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他们全力以赴投入与敌国战争的时候到了。如果可能的话，他们想通过发动这场战争来摧毁雅典的势力。

［3］尽管拉栖代梦人根据和约已被破坏和雅典人实施侵略的事实，决意开战，但是他们还是派人到德尔斐去问神，问如果开战对他们是否有利。据说，神的回答是，如果他们全力投入战争，胜利是属于他们的；并且允诺不论他们是否向神祈祷，神祇自会保佑他们。

119 但是，拉栖代梦人还是希望召集他们的同盟者，就是否应当宣战进行投票表决。各盟国的大使来到之后，同盟大会召开了。[6]他们都表示了自己的看法，绝大多数是指责雅典人，主张开战的。尤其是科林斯人，他们害怕再拖延下去就难以营救波提狄亚，因此他们此前已到各盟邦去游说，劝他们投票支持战争。他们这时也在大会现场。他们的代表最后一个走上前来，发言如下：

120 “盟友们，我们再也不能抱怨拉栖代梦人，说他们失职了。他们自己不仅已经表决赞成战争，而且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召集我们来此。我们说他们负有责任，是指盟主的责任。除了同样要关照自己的利益以外，盟主应当特别关注共同的利益，以报答诸盟邦以其他方式所给予他们的特殊荣誉。［2］我们当中那些凡是与雅典人打过交道的，无须提醒都知道提防他们，但是那些地处内地和离商路较远的城邦应当清楚，如果他们不支持滨海强国的话，其结果将使他们输出产品的通路受到损害，也将使他们难以得到从海上输入的货物。他们

必须仔细斟酌我们现在所说的话，不要以为这与他们毫无关系；他们一定会预料到，有朝一日滨海强国遭到毁灭的话，危险紧接着就会扩展到内地来；他们还必须承认，我们的讨论与他们的利益是息息相关的。［3］鉴于以上这些原因，他们在以战争换取和平时就不应当迟疑不决。聪明的人在他们没有受人侵害之时，当然愿意过着安定的生活，而勇敢的人在受到侵害之时，便会舍弃和平而宁愿战争，虽然他们会在适当的时候重新达成和解。事实上，他们既不会因战争的胜利而骄傲，也不会因热爱和平和安宁而忍受别人的侵害。［4］的确，如果你们继续迟疑不决，那么考虑到自己的幸福而发生的迟疑，将是你们指望得到那种幸福的丧失的最快之路；反之，因战争的胜利而抱着过分的野心的人，将会忘记使你们得意的这种自信是何等的空洞。［5］许多拙劣的计划能够获得成功，是因为对手愚蠢之极；相反，更多的情况是，明明是筹划得很好，结果却是招致耻辱。制定计划时的自信心与履行计划时的自信心，从来就不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在筹划的时候觉得是安全的，但是一旦付诸行动，恐惧将导致他们丧失自信心。

121 “把这些原则应用到我们自己身上，如果我们现在煽起战火，那也是在受到侵害的压力之下，在怨声不断的情况下所作出的选择；一旦我们惩罚了雅典人，我们就应及时地中止战争。［2］我们期望取得胜利，是基于很多理由的：首先，我们在人数方面和军事经验方面占有优势；其次，我们一心一意地服从指挥。［3］他们现有的海军实力要强一些，但是我们可以利用先前的各种资源，利用奥林匹亚和德尔斐的金钱[7]，建设我们的海军。如果我们从这些地方举借钱款，[8]就能够以出高薪的办法来吸引雅典海军中的异邦桡手。因为雅典的势力主要是依靠雇佣兵，而不是自己的公民；而我们就不至于冒此风险，因为我们的力量主要是靠人，而不是靠钱。［4］他们一旦在海上吃一个败仗，就可能导致全盘皆输。[9]如果他们坚持下去，就将使我们赢得更多的时间去操练海军战术；一旦我们的技术达到和他们一样的水平，在勇敢方面，我们无疑是优于他们的。我们所拥有的天生的优良品质不是他们通过教育可以获得的，而他们在技术上的优势是我们通过训练一定可以获得的。［5］实现这些目标所需金钱将由我们来捐献。雅典的同盟者从未停止缴纳贡金来维持自己的受奴役的地位，而我们为了复仇和生存却不肯花费金钱，[10]这些金钱被雅典人夺去，我们将看到他们用它来毁灭我们。果真如此，则世上还有比这更可怕的事吗？

122 “我们还可以用其他方法来进行战争。例如，煽动他们的同盟者反叛，就是剥夺他们收入的最好办法，因为这些收入是雅典人的力量源泉。我们还可以在他们的领土内建筑据点。还有其他多种方

法，目前还不能预见。因为在世间万事之中，战争是最少按固定的原则进行的。战争期间，人们主要是利用这一点制定策略以应付突发事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战争中最能保持冷静头脑的人是最安全的；谁头脑发热，谁就会遭殃。［2］让我们来仔细想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这仅仅是敌对邻邦之间的一些边境争端，问题也许不会产生。但是在这里我们面对的敌人是雅典人，雅典人的势力可以与我们全体盟邦的联合力量相匹敌，它比我们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势力都要强大；因此，除非我们每个民族、每个城邦团结起来全力同雅典人作战，否则它将轻而易举地把一盘散沙的我们逐一征服。这样的征服说起来是很可怕的，但是你们一定知道，征服的结果只能是我们全都沦为他们的奴隶。

［3］“对于伯罗奔尼撒人而言，听到人们议论这样的可能性，或者看到许多城邦遭到一个城邦的欺压，这都不能不是一种耻辱。同时，有人会说我们理所应当遭受这种痛苦，或者说我们由于懦弱而忍受这种痛苦，说我们一代不如一代，因为我们的祖先使全希腊获得自由，而我们连自己的自由都难以保证；我们还容许在希腊建立一个僭主式城邦[11]，尽管我们认为在一个单独的城邦推翻僭主政治是我们的职责。［4］我们不知道，这种行为如何才能避免犯下三个最重大的失误：缺乏理智、缺乏勇气、缺乏警惕。因为我们不认为你们对敌人的蔑视是有利的，相反，许多事实已经证明这一点是会带来致命后果的。这种对敌人的蔑视已经毁掉了你们大量的人力，因而它逐渐被称作可鄙的愚蠢，而不是对敌人的蔑视。

123 “但是对于过去的事情，除了那些对现实有用的以外，再去回顾它们也是无益的。为了将来，我们必须保持我们现在所有的，而且要加倍地努力；把赢得美德作为劳动成果，是我们的传统；纵或你们在财富和资源方面占有一点优势，也不要改变这一习惯。因为在贫穷之时所得到的东西，在富裕之时却全部丧失是错误的。我们不应当这样，有许多理由使我们必须勇往直前，参加战争；神祇已经明示我们这样做，并且答应佑助我们，希腊其他地方的所有城邦，或是出于恐惧，或是出于利益关系，都将在战争中站在我们一边。［2］首先破坏和约的不是你们，因为神祇在指示我们参战时，判定和约已经遭到破坏。你们是在维持一个已经遭到破坏的和约。事实上，和约是被侵略行为破坏的，而不是被防卫行为破坏的。

124 “因此，从各方面看来，你们参战都是名正言顺的。我们是从全体盟邦的利益出发来建议采取这一步骤的，因为我们知道，不论是城邦之间或是个人之间，利益一致是最可靠的保证。因此，你们应当援助波提狄亚人，不要再耽搁了。一个多利斯人的城市被伊奥尼亚

人围攻，这简直是本末倒置了。你们还应当维护其他地区人民的自由，不要再拖延了。［2］对于我们当中的一些人而言，当等待只是意味着直接的灾难时，要我们等下去是不可能的；如果人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开会，而又不敢采取自卫措施的话，我们当中的另外一些人在不久的将来也将遭到同样的灾难。

“盟友们！不要再耽搁下去了！你们必须相信危机时刻已经到来，我们的忠告是最好的意见，请你们表决赞成战争吧！不要被一时的恐惧所吓住，要看到成功之后的永久和平。战争使和平更加巩固，但是拒不采取战争手段也未必是逃避危险的可靠方法。［3］我们深信，那个在希腊已经建立起来的僭主式城邦，正日益对希腊构成威胁，他们力图建立一个世界帝国，部分已经完成，部分正在策划之中。让我们去攻击它、摧毁它，为我们自己赢得将来的安宁而战，为现在遭到奴役的那些希腊人获得自由而战！”

以上就是科林斯人的发言。

125 现在，拉栖代梦人听过各盟国代表的意见后，要求所有同盟国无论大国小国都要进行表决，结果大多数盟国表决赞成战争。［2］虽然他们已经作出决定，但是由于缺乏准备，马上发起进攻还是不可能的。他们决定，各邦要努力作必要的准备，不得延误。实际上，尽管他们开始作必要的准备工作，但是他们至少在一年之后才会入侵阿提卡，公开地进行战争。

126 在战争爆发前的间隔时期，[12]拉栖代梦人不断派遣使者前往雅典，提出各种抗议，目的在于当他们遭到拒绝时，尽可能找到一个开战的适当借口。［2］拉栖代梦人的第一个使团命令雅典人驱逐那些“被女神诅咒的人”。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3］从前有一位名叫基隆的雅典人，他是奥林匹亚竞技会的一位优胜者，出身于显贵家族，是一位很有势力的人物。他娶麦加拉人塞阿根尼斯的女儿为妻，塞阿根尼斯是当时麦加拉的僭主。［4］这位基隆到德尔斐神庙去问神，神告诉他，在“宙斯大庆节”之时夺取雅典卫城。［5］因此，他从塞阿根尼斯那里取得一支军队，劝说他的朋友们和他一起，在伯罗奔尼撒的奥林匹亚庆节到来之时，便夺取了雅典卫城，[13]想自己做僭主，因为他认为这就是“宙斯大庆节”，这也是有利于奥林匹亚竞技会优胜者的一个机遇。[14]［6］神谕中所说的“宙斯大庆节”指的是阿提卡的或其他地方的，他却从未考虑到，神谕中也未予以说明。因为雅典人也有一个宙斯大庆节，名叫“美里奇奥斯的宙斯”（“仁慈的宙斯”）[15]即狄亚西亚节。这个节日是在城外庆祝的，全体人民[16]都在这里以一些本地区所特有的不流血的祭品

来祭祀，而不用真正的牺牲来祭祀。[17]可是，基隆自认为自己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间，便开始行动了。［7］雅典人一得知此事，便都从乡下赶来，屯驻下来对卫城加以围攻。［8］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雅典人对围城的事逐渐感到厌倦，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离去了；继续围攻的任务就留给了九执政官，他们有全权按照自己的正确判断来处理一切事务。人们想必知道，那时雅典的大多数政治职能是由九执政官来履行的。[18]［9］同时，被围困的基隆及其同伴因缺乏食物和饮水而感到痛苦。［10］因此，基隆和他的兄弟设法出逃，但是其余人被逼无奈，有些人甚至已经快饿死了。于是他们坐在卫城的神坛[19]前，向神祇祈祷。［11］负责看守他们的雅典人看到他们将死于神庙中，命令他们起来，答应不伤害他们；雅典人在引诱他们出来之后，便杀死了他们。那些在途中求庇于复仇女神神坛[20]前的，也被雅典人给当场杀死了。从这个事件开始，那些杀死他们的人及其后裔[21]就被称为"对女神犯过罪的人"或"被女神诅咒的人"。［12］因此，雅典人驱逐了这些被诅咒者。后来拉栖代梦的克里奥蒙尼[22]和雅典人的一个集团又把他们驱逐一次：把活着的驱逐，掘开死者的坟墓，抛出死者的遗骨。这样，他们就被彻底驱逐了。尽管如此，那些被驱逐者后来又回来了，他们的后裔还住在雅典。

127 这就是拉栖代梦人命令雅典人驱逐的那些"被女神诅咒的人"。他们自称其首要目的是表示对神祇的尊敬，但他们也知道，桑西浦斯之子伯里克利在他的母系方面，是和这个诅咒有牵连的，[23]他们认为如果他被驱逐的话，那么他们对付雅典的计划就会取得实质性进展。［2］他们并不是真的指望雅典人会驱逐他，而是想在雅典国民中造成一种偏见，认为战争部分地是由于他的不幸[24]而引发的。［3］因为伯里克利是当时最有势力的人，是领导雅典人的政治家，他事事与拉栖代梦人作对，不会作出任何让步，而且总是鼓动雅典人投入战争。

128 雅典人针锋相对，要求拉栖代梦人驱逐泰纳鲁斯的"被诅咒者"。因为拉栖代梦人曾经把一些在泰纳鲁斯地方的波塞冬神庙祈祷的黑劳士引诱出来并且杀死他们。[25]雅典人相信发生于斯巴达的大地震[26]就是由此事引起的结果。

［2］雅典人还要求拉栖代梦人驱逐那些被黄铜宫[27]的雅典娜女神所诅咒的人。故事的原委如下：［3］在赫勒斯滂地区担任指挥官职务的拉栖代梦人波桑尼阿斯被斯巴达召回（这是他第一次被召回[28]），经审判宣布无罪以后，他再也没有以官方的职位被派往那里去了。[29]但是，他没有得到拉栖代梦人的准许，自作主张乘坐赫尔米奥涅的一艘船，以私人身份来到赫勒斯滂。他佯称是为希腊而战，

实际上却是私通波斯国王，此事在他被召回之前就已开始了，其野心是统治全希腊。［4］他第一次使波斯国王感激的是下面一件事情，从此就拉开了他的整个阴谋的序幕。［5］当他从塞浦路斯返回，第一次来到这个地区的时候，[30]他攻克了波斯占领下的拜占庭，俘获了城中波斯国王的一些亲戚和亲属。波桑尼阿斯瞒着其他同盟者，把这些俘虏送到国王那里，说他们是逃走的。［6］他是在一位爱利特里亚人冈吉鲁斯的协助下完成这件事的。冈吉鲁斯正是负责拜占庭防务和看守这些俘虏的。他还让冈吉鲁斯带给波斯国王一封信，这封信后来被揭发出来，内容如下：［7］“斯巴达将军波桑尼阿斯，渴望为您效劳，特意把战争中的这些俘虏送还给您。另外，我建议，请允许我娶您的女儿为妻，并且把斯巴达和希腊其他地方都归您统治。我认为，如果得到您的合作，我就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如果您同意我的建议，请派一名可靠的人到海滨来，我们将来可以通过他互通信息。”

129 信中被揭发的所有内容就这么多。薛西斯收到此信，很是高兴。他派法那基斯之子阿塔巴佐斯到海滨，并且命他接替麦加巴特斯担任达斯基里昂省的总督，命令他尽快地把国王的复信交给在拜占庭的波桑尼阿斯，并且把国王的玺印给他看；如果接到波桑尼阿斯的关于履行国王的事务的任何指令，他应当全力以赴地忠实执行。［2］阿塔巴佐斯到达海滨后，立即执行国王的命令，把信送往拜占庭。

［3］国王的复信有以下内容：“国王薛西斯致书波桑尼阿斯：你从海外为我救出了那些来自拜占庭的人，我很感激你，我的王室对此永世不忘。我对你提出的建议也很赞赏。你要勤勤恳恳，日夜不停地履行你对我的承诺；不论是金银的花费，还是军队的数目，不论你在什么地方需要，都不要让它们成为障碍。我随信派给你一位可敬的人阿塔巴佐斯，可以通过他大胆地推进我的和你的目标，最大限度地促进你我双方的荣誉和利益。”

130 波桑尼阿斯作为普拉提亚之战的英雄，曾在希腊人中赢得很高的荣誉。在收到这封信之后，他便自命不凡，不能再安于普通的生活方式了。他从拜占庭到外地去的时候，穿着波斯的服装；他行军经过色雷斯的时候，有波斯人和埃及人组成的卫队护送；他按照波斯人的方式举行宴会。他已经完全无法隐瞒他的企图了，在小事上所暴露出的野心总有一天会以大规模的行动表现出来。［2］别人平时很难见到他，他对任何人都毫无例外地以粗暴态度相待，因而没有人能够和他接近。事实上，这就是同盟转而倾向于雅典人的主要原因。

131 波桑尼阿斯的以上这些行为逐渐为拉栖代梦人所知，因而发生了第一次将他召回之事。现在，他没有得到拉栖代梦人的准许，就

乘坐赫尔米奥涅的船第二次出航，很明显，他的行为和从前是一样的。当雅典人围攻拜占庭，迫使他出走的时候，他并未返回斯巴达；有消息说，他已经定居在特罗阿德的科罗奈，不怀好意地逗留在那里，和异族人进行阴谋活动。这时候，监察官不能再迟疑了。他们派出一名传令官，带着急令权标[31]，命令他随传令官回国，如果他不回国，就将宣布他为斯巴达人的公敌。［2］波桑尼阿斯希望首先要做的就是避嫌，自信能够利用贿赂把自己的罪名洗清，因而他第二次返回斯巴达。起初，他被监察官投入牢狱之中（他们是有权力幽禁国王的），但他很快私下了结此事，并再次出狱；他表示，他愿意出庭对任何希望就他的事情立案调查的人作答辩。

132 现在，斯巴达人—无论他的敌人也好，整个城邦也好—都没有于他不利的确凿证据，没有什么无可置疑的事实来惩处一位王族成员，而且那时是身居高位的人。国王普雷斯塔库斯（列奥尼达斯之子）是他的大堂弟[32]，尚未成年，由他担任摄政。但是由于他对法律的轻蔑，对异族人生活方式的模仿，［2］人们开始广泛怀疑他对现行习俗的不满；于是回顾他过去的所作所为，看看他是否有违反常规习惯的地方。人们记得，在德尔斐有一个三足鼎[33]，希腊人把它作为反波斯战争的第一批胜利果实[34]献给神祇的。波桑尼阿斯擅自在鼎内镌刻着下列对句：

希腊人的领袖，击败波斯大军的波桑尼阿斯，

将此物献给福玻斯[35]，以示纪念。

［3］当时拉栖代梦人立即把这个对句弄掉，刻上所有参与摆脱波斯统治并且奉献这个纪念品的城邦的名字。可是，人们认为波桑尼阿斯在这里犯下重罪，而从他以后所采取的态度来看，这种事和他现在的谋划是完全一致的。［4］另外，他们得到消息，说波桑尼阿斯竟然正在和黑劳士密谋，这也是确有其事的。因为他答应，如果黑劳士参与他的暴动，并且帮助他实现他的计划的话，他们将获得自由和公民权。［5］就是现在从黑劳士得到一些证据的时候，监察官们还是不相信，不赞成对他采取断然措施。这是符合他们处理自己人民的事务的常规习惯的，即如果不是铁证如山，他们是不会对一位斯巴达公民作出不可挽回的判决的。据说，最后一位把波桑尼阿斯写给波斯国王的最后一封信送给阿塔巴佐斯的，是阿吉鲁斯。他曾是波桑尼阿斯最宠爱、最信任的仆人，如今变成一位告发者了。因为此前派去的信使都是一去不复返，他便恐惧起来。因此，他伪造了一个图章。这样，如果他的疑心是错误的，或者如果波桑尼阿斯要取回他的信来修改的话，他不致被发觉。于是他把信拆开了。他发现信的附言中所提到的正是他所怀疑的内容—命令把他杀死。

133 当阿吉鲁斯把这封信交给监察官看的时候，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比较令人信服的证据。尽管如此，他们还是想亲自听听波桑尼阿斯自己的说法。因此，阿吉鲁斯被安排到泰纳鲁斯的神庙中，装作一个求神者。他被安置在一间小屋中，小屋隔成两间。一些监察官隐藏在内屋里，他们可以听到全部细节。波桑尼阿斯来看望他，询问他求神的原因。他首先抱怨波桑尼阿斯在信中关于他的指令，又逐一谈到其他所有的情况，指出他在代表波桑尼阿斯同波斯国王的谈判中，从来都没有损害过波桑尼阿斯的利益，而现在他和他的许多奴仆一样，所得到的报偿就是被处死。所有这一切，波桑尼阿斯自己都承认了，请求他不要因此而生气。波桑尼阿斯友好地把他从祈祷的位置上扶起来，要他尽快启程，不要耽误送信和谈判。

134 监察官们仔细地听了这些对话，然后离开，暂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但是现在终于确认了这些事实，便准备在城里逮捕波桑尼阿斯。据说，正当他在街道上快要被捕的时候，他从一个走近他的一名监察官的面部表情中看出他的来意；另外一位监察官给他一个暗示，表示他有危险。于是他跑开了，向黄铜宫女神的神庙那里跑去，因为神庙的院墙近在咫尺。结果，没等他们动手，他就跑进避难所，进入神庙中的一个小房间，以免受露天之苦，然后一直躲在里面。［2］监察官们在追赶时暂时落在后面，后来他们揭开房顶，看到他确实在里面，就把门封死，四周都安排了看守者，想把他饿死在里面。［3］当他们发现他在屋子里已经奄奄一息，而就在他快要断气的时候，他们把他从神庙中抬出，[36]刚刚抬出来，他就死了。[37]他们起初准备把他的尸体抛到凯阿达斯山谷[38]中，这是他们抛弃犯人尸体的地方，后来他们决定把他埋葬在附近的地方。但是之后德尔斐的神祇又命令拉栖代梦人把他的坟墓迁移到他死亡的地方—他的遗体现葬在圣地入口处，墓碑上的铭文可以为证。他们因为做了这件事而遭到诅咒，神祇还命令他们向黄铜宫的雅典娜女神归还两具而不是一具尸体。因此，他们铸造了两尊黄铜像，奉献给女神，以作为波桑尼阿斯的替身。[39]

135这样，雅典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要求拉栖代梦人根据神亲自宣布的诅咒，驱逐那些被神诅咒的人。[40]

［2］言归正传。他们在调查波桑尼阿斯私通波斯的过程中，发现此事与泰米斯托克利有牵连。于是拉栖代梦人派出使者，要求雅典人按照他们惩处波桑尼阿斯的办法来惩处泰米斯托克利。雅典人也同意这样做。［3］但是，碰巧泰米斯托克利已被放逐[41]，侨居于阿尔哥斯，但他经常出访伯罗奔尼撒的其他地方。于是，雅典派人和伯罗奔尼撒人一起（后者已经在追踪他了），命令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发

现他，都予以逮捕。

136但是泰米斯托克利觉察到他们的意图，便从伯罗奔尼撒逃往科基拉。科基拉人尊他为恩人。[42]但是科基拉人说，如果他们冒昧地庇护他，就会引起雅典和拉栖代梦的敌视，所以他们送他渡过海峡，来到对岸的大陆上。［2］在这里，雅典的官员发现了他的行踪，紧紧地追踪他，走投无路的他不得不在摩洛西亚国王阿德米图斯的家里暂住下来，尽管他们之间未曾有过友好交往。［3］阿德米图斯碰巧不在家里，泰米斯托克利向王后求救，王后要他抱着小王子，安坐在炉旁。［4］不久之后，阿德米图斯回来了，泰米斯托克利说出他是谁，并且请求他不要报复流亡中的泰米斯托克利，尽管他过去在雅典反对援助阿德米图斯。的确，现在他来报复泰米斯托克利，力量相差太悬殊，只有平等者之间的较量才是体面的。同时，泰米斯托克利反对阿德米图斯，只涉及求援的成功与否，不是人命关天的事；如果国王把他交给刚刚提到的那些追击者，从他们的目的来看，国王无疑是置他于死地了。

137 阿德米图斯听了他的话，让他和王子一起站起来，因为他坐在那里抱着小王子—这是一种最有效的恳求方式。不久之后，拉栖代梦人[43]来到这里，无论他们怎么说，阿德米图斯都拒绝交出泰米斯托克利。由于泰米斯托克利希望到波斯国王那里去，因而阿德米图斯通过陆路把他送到亚历山大[44]统治下的城市皮德那[45]。［2］在那里，他遇到一位商人，正准备前往伊奥尼亚。起航之后，风暴把他们吹向正在围攻那克索斯的一支雅典舰队。幸好船上的人不认识他。他害怕出事，就告诉船主，他是什么人以及他欲逃往何处；并且说，如果船主不营救他的话，他就告发船主，说船主接受了他的贿赂而带他逃跑的。同时，他们的安全就在于不让任何人离开船，直到可以航行的有利时机出现为止；如果船主按照他的要求去做，他答应给船主相应的报酬。船主按照他的要求做了。他们在离雅典舰队不远的地方停泊了一天一夜，最后抵达以弗所。

［3］泰米斯托克利收到了雅典的朋友们所寄来的钱和他在阿尔哥斯的存款，就马上付给船主一笔现金。之后，他和一位在海边的波斯人一道往内地去，并且送了一封信给薛西斯之子阿塔薛西斯，他是新近登上王位的[46]。信的内容如下：［4］“我泰米斯托克利已经到您这里来了。当我被迫自卫，以免遭您父王的侵略的时候，我对你们家族的危害比任何一位希腊人都要多些。但是在他撤兵期间，当我安全而他很危险的时候，我对他所做的好事远远超过那些危害。由于以前我对你们的恩情，你们应当很好地报答我。”（这里他提到，他派人送信提醒薛西斯从萨拉米斯及时撤退，以及由于他的努力使得桥梁

未被拆毁[47]—这完全是谎话。）“现在我到这里来，能够为你们作出重大贡献；我被希腊人追逐，是因为我对你们的友好关系。但是我希望等待一年的时间，到时候我将亲自说明我到这里来的目的。”

138据说，波斯国王赞同他的想法，并且告诉他可以按他所说的去做。泰米斯托克利在等待的一年之内，尽力地学习波斯语言和当地的风俗习惯。［2］一年期满，他来到波斯宫廷，赢得了很高的声望，这在到过这里的希腊人中是绝无仅有的。这部分地是因为他此前已声名显赫，部分地是因为他提出了努力为波斯国王征服希腊的希望，但是主要地是由于他经常能够证明自己的才干，［3］因为泰米斯托克利的表现证明他是一位最富天才的人物。的确，在这些方面，他是超凡的，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值得我们钦佩。对于那些突发的不容许讨论的事件，他用不着事先研究或事后考虑，以他天赋的智慧就能够作出最佳的判断，他对未来的甚至是很久以后的事态发展的预测都是最可靠的。对于他所熟悉的问题，他能够作出很好的说明；对于他不熟悉的问题，也并非不能提供很好的意见。他还能够天才地预知未来，预知未来事件的好坏利弊。总之，这位超凡的人物在直接应付突发事件之时，无论是他的天赋智慧还是迅捷的判断，都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4］疾病是他真正的死因。虽然有一种说法是，当他知道他难以实现他对波斯国王所作的许诺的时候，就服毒自尽了。[48]

［5］但是无论如何，在亚细亚的马格涅西亚的市场[49]上有一个为他竖立的纪念碑。他是这个地区的统治者，波斯国王把马格涅西亚赐予他（该地区每年收入达50塔连特）以供给他面包，赐予他兰普萨库斯（该地区被认为是最好的产酒之地）以供给他酒，赐予他迈奥斯以供给其他必需品。［6］据说，他的遗骨，按照他的意愿，由他的亲属携带回国，埋葬在阿提卡的土地上。这事是秘密进行的，以免雅典人知晓，因为一位因犯有叛国罪而逃亡的人埋葬在阿提卡是违法的。拉栖代梦的波桑尼阿斯和雅典的泰米托克利，是那个时代希腊最著名的人物，他们人生的结局就是这样的。

139 再来看看拉栖代梦人。他们第一次派出的使者所提出的要求和从雅典人那里得到的答复，都是关于驱逐那些被神诅咒的人，这些故事已如前述。紧接着拉栖代梦人又派出一个使者，要求雅典解除波提狄亚之围，尊重埃吉那的独立。但是他们最明确地提出的首要的一点是：如果雅典撤销那个禁止麦加拉人使用雅典人的港口和雅典市场的麦加拉禁令[50]，那么，战争就可以避免了。［2］但是，雅典既不愿意撤销这个法令，也不愿意接受其他的建议；他们指控麦加拉人，说他们耕种圣地，耕种没有圈围起来的边境上的土地[51]，藏匿雅典的逃亡奴隶。

［3］最后，一个使团带着拉栖代梦人的最后通牒来到雅典。使者是兰斐亚斯、麦里西浦斯、阿吉山德。他们只字未提过去的问题，只是简明地说："拉栖代梦人希望和平继续维持下去。只要你们愿意给予希腊人自由，维持和平就并非不可能。"于是，雅典人召开公民大会，把这个问题提交给他们讨论。让他们根据各种要求一劳永逸地加以讨论，给拉栖代梦人一个答复。［4］许多人登台发言，有的支持战争，有的支持和平。有些人强调战争是必要的，有些人主张撤销麦加拉禁令，认为让它阻碍和平进程是愚蠢的。发言者当中有桑西浦斯之子伯里克利，他是当时雅典的头号人物，无论在辩才上还是行动上，他都是最出色的人物。他的意见是这样的：

140 "雅典人啊，有一个原则，我在任何事情上都这样坚持，那就是反对向伯罗奔尼撒人作出任何让步。我知道，劝说人们参加战争时的激昂情绪在战争开始以后不总是保持得住的。随着事态的发展，人们的决心也在发生变化。但是我认为现在必须向你们提出和以前相同的，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建议。我建议你们当中那些被我的言辞所说服的人，要支持公民大会的决议，即使是处在逆境之中也要如此。不然的话，在诸事顺利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发挥他们的才智。因为事物发展的过程往往和人们的计划一样，都是变幻莫测的。正因为如此，无论出现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我们通常都把它归于命运。很明显，过去拉栖代梦是阴谋反对我们的，如今就更加昭然若揭了。［2］和约上规定：我们彼此间的争执应当交由法律来裁决，在裁决期间，双方应当维持现状。但是拉栖代梦人从未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请求，也从未接受我们所提出的请求；相反，他们宁愿以战争方式来解决不满的事情，而不愿意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来加以解决。终于，我们发现，他们来到这里，不是提出忠告，而是向我们下命令。［3］他们命令我们解除波提狄亚之围，给予埃吉那独立，撤销麦加拉禁令，他们最后竟发出通牒，责令我们给予希腊人自由。［4］我希望你们当中没有人会认为，如果我们拒绝撤销麦加拉禁令的话，我们就会因为一点琐事而投入战争。关于麦加拉禁令，他们抱怨甚多，仿佛是撤销该法令，就会使我们免于战争。你们也不要有任何自责之感，好像我们为一点点小事而兴师作战。［5］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点琐事是全局的保证，可以检验你们的决心。如果你们作出让步的话，你们将遇到一些更大的要求，因为你们已经有了由于害怕而让步的一个先例。而如果你们采取坚决不妥协的态度，将使他们清楚地懂得，他们必须以平等者的地位来对待你们。

141 "因此，你们要马上作出决断，不要在你们尚未受到伤害的时候就屈服，如果我们即将兴师作战，我认为我们应当这样做，不管表面上的原因是大是小，我们坚决反对任何让步，决不允许我们对财

产的占有权发生动摇。在试图以法律形式解决以前，一个平等者以命令的形式向其邻邦提出的任何要求，不论这些要求是大是小，其意图都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我们接受他们的奴役。

［2］“至于战争以及双方的资源，一种详细的比较将使你们看到雅典不是居于劣势的一方。［3］伯罗奔尼撒人自己耕种自己的土地，无论是个人还是公家，都不富有，他们也没有跨海进行长期作战的经验，因为贫穷，他们彼此间的战争都是短暂的。［4］这样的国家不能经常配备一个舰队的船员，或者经常派遣一支陆军，他们不能养活离开本土的军队，军费开支是来自于他们自己的基金。此外，他们没有控制海洋。［5］须知，维持一场战争的军费靠的是日积月累，而不是强征贡金。农民是这样的一个阶级，他们总是更愿意把自己的人力而不是财力投入战争。他们坚信，自己的生命将会化险为夷，转危为安，但是他们无法确认那时他们的金钱已被花光，尤其是当战争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地延续下去的时候，而战争很可能是会延长的。［6］在单独一个战役中，伯罗奔尼撒人和他们的同盟者也许能够向全希腊挑战，但是他们无力同一个性格与他们截然不同的强国交战，因为他们没有一个议事会可以作出迅速果决的行动，因为他们的议事会[52]包括若干民族，每个城邦都有平等的一票表决权，都只关心本邦的利益，这种情况的结果通常是一事无成。[53]［7］有些城邦特别渴望去报复自己的敌人，而另一些城邦最希望的是能够节省开支。他们漫不经心地前来开会，会议期间他们只用很少一点时间来考虑共同利益，绝大部分时间用于处理个别城邦的事务上。同时，每个成员国都认为漠不关心不会带来任何危害，都把本国的前途视为别国的事；既然各国都持有这样一种观念，共同的事业就不知不觉地日趋衰微了。

142 “然而至关重要的是，金钱的匮乏会使他们感到为难。在慢慢地筹集金钱的过程中，时间就会因此而拖延下来。但是，战争中的机遇是不等待任何人的。［2］另外，对于他们可能在阿提卡修筑要塞，对于他们的海军，我们都不必害怕。［3］要建立一个可以与雅典匹敌的城堡，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困难的，而要在敌国境内建立一个城堡则无疑是更加困难的，何况雅典的防御力量丝毫不亚于他们进攻雅典的力量。［4］如果他们仅仅是建立一些据点，虽然可以通过袭掠活动，通过为逃亡者提供便利而使我们的城邦遭到某些损害，但是这绝不能阻止我们利用我们强大的海上力量，从海上深入其领土，修筑要塞，以资报复。［5］因为我们从海战中所得到的陆战经验，远远超过他们从陆地战役中所得到的海战经验。［6］他们将会发现，我们的海上经验是他们很难获得的。［7］如果你们自波斯人入侵以来就一直操练这项技术，至今尚未精通此道，难道那些农民，那

些没有海上生活经历的人们，会有机会在这方面取得长足进展吗？况且，他们将一直处于雅典强大舰队的监视之下，无法进行实际的操练。［8］对付一支弱小的舰队，他们依仗人数众多，忽视自己的经验不足，而准备冒险作战。但是面对一支强大舰队的封锁，他们将无法运动，训练的缺少使他们更显笨拙了，而技术的拙劣必然使他们更加胆怯。［9］须知，航海技术和其他技术一样，都是专门的技术，绝不是那种在偶尔的闲暇时的一种消遣；相反，它的技术要求很严格，以致没有闲暇去从事其他事业。

143 “如果他们攫取奥林匹亚或德尔斐的金钱[54]，力图以提供高薪的办法来吸引我们海军中的异邦桡手，而到那时我们自己的公民和居住在我国的异邦人都登上舰船服役，还不是他们的对手的话，那就不能不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了。但是，事实上，我们在这方面总是能够对付他们的。最有利的一点是：在我们自己的公民中间，技术高超的舵手和桡手比希腊其他地方所有舵手和桡手的总和还要多些。［2］即使出现这种危急状况，那些受雇于我们的异邦桡手，也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为了挣几天的高薪，冒着被本邦剥夺法律上受保护的危险，[55]去替对方打一场无望获胜的战争。

［3］“对于伯罗奔尼撒人所处的地位，我认为已经作了一个大体公平的陈述。至于雅典的地位，在我所评述的他们的缺点中，我们一个也没有；而我们所拥有的其他优点，他们全都无法和我们相比。［4］如果他们从陆上侵入我们的领土，我们将从海上攻入他们的国土，然后你们将发现，伯罗奔尼撒一部分土地的破坏对他们的影响，比整个阿提卡的破坏对我们的影响还要严重些；因为他们不通过战争就不能再得到新的领土，而我们在诸岛屿和大陆上都拥有大量的土地。[56]

［5］“事实上，统治海洋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来想一想，假如我们是岛上居民的话，你们能相信我们将处于更加坚不可摧的地位吗？其实，今后我们应当尽可能地把自己看作岛上居民。我们必须摈弃所有关于我们土地和房屋的念头，时刻准备保卫海洋和城市。我们千万不要因为丧失土地而被激怒，以致同数量上占有优势的伯罗奔尼撒人交战。如果我们取得一次胜利，那么紧接着我们就只能同数量上占优势的军队交战；如果我们失败了，我们就会丧失我们的同盟者，他们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如果我们的军队不能制服他们的话，他们是不会保持沉默的。我们所应当悲伤的不是房屋和土地的丧失，而是人民生命的丧失，因为房屋和土地不会使人有所增加，而人却能使它们有所增加。[57]假如按我原来的想法能够说服你们的话，我愿意奉劝你们迁移出去，并且亲手把你们的财产加以毁坏，以此向伯罗奔尼撒

人明示：你们无论如何也是不会因此而屈从于他们的。

144 “如果你们一致同意不再利用战争来实施新的征服扩张计划，如果你们不主动地把自己牵入新的危险中去，我还可以举出许多理由来说明你们是有希望取得最后胜利的。事实上，我所担心的不是敌人的诡计，而是我们自己的失策。［2］但是关于这些问题我将在另一次演说，即战事即将开始之时再加以阐释；[58]现在我们应当遣回拉栖代梦的使者，并让他们带回如下答复：我们将允许麦加拉使用我们的市场和港口，只要拉栖代梦人停止使用那些禁止我们和我们的同盟者入境的侨民法，因为在条约中并没有涉及以上两项法令。我们愿意让诸城市[59]独立，只要它们在和我们订立条约的时候就已经是独立的，[60]同时拉栖代梦人要允许他们的诸城市[61]独立，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按照拉栖代梦人的利益来选择政府。我们还要说，我们愿意按照条约中的明文规定提请法律仲裁；我们不会发动战争，但是我们将抗击那些向我们挑衅的人。这是一个符合雅典权益和尊严的答复。［3］我们必须清楚地懂得，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愈是准备接受挑战，我们对手的战斗激情就愈是低落；我们还要知道，无论对于公民集体也好，对于公民个人也好，最大的光荣是从最大的危险中得来的。我们的祖辈们在抵御波斯人的时候，他们远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资源，就是仅有的那点资源，他们也都放弃了。他们击退了异族人，把他们的事业发展到现在的高度，主要是由于他们的智慧而不是由于他们的幸运，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勇敢而不是由于他们的实力。事实不正是如此吗？我们决不能落后于我们的祖辈们，但是我们必须全力以赴在各个方面抗击我们的敌人，努力把一个同样强大的帝国移交给我们的后代。”

145 这就是伯里克利的发言。雅典人为他那睿智的劝告所说服，于是按照他的要求投票表决了。他们按照他的建议—无论是总的原则还是具体各点上—对拉栖代梦人做了答复：他们不愿在强制命令之下做任何事，但是准备按照和约上所规定的条件，在公平和平等的气氛中以法律手段解决争端。这样，拉栖代梦的使者们便启程回国，以后再也没派使者来。

146 这就是战前两个敌对的强国之间的责难和争执。这些争执是直接由爱皮丹努斯事件和科基拉事件而引发的。尽管如此，两国之间的交往，相互之间的联系仍继续保持着。双方在交往中没有用传令官[62]，但是彼此并非不猜疑，因为构成破坏和约和引发战争的一些事件尚在发展之中。

---

[1] 指雅典镇压了萨摩斯和拜占庭的暴动，即公元前439年以后。

[2] 参阅修昔底德，I. 24—44。

[3] 参阅修昔底德，I. 56—65。

[4] 公元前480—前431年。波斯国王薛西斯在萨拉米斯海战之后返回亚细亚。

[5] 参阅修昔底德，I. 101—103。

[6] 这是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的一次名副其实的同盟大会，而前一次会议虽有同盟者参加，但并不是真正的“同盟大会”。因此，克译本将本章标题定为“拉栖代梦的第二次同盟大会”并不准确。参阅修昔底德，I. 67。

[7] 参阅修昔底德，II. 13。伯里克利也建议利用同样的资源。据修昔底德（I. 118）记载，德尔斐神谕也袒护伯罗奔尼撒人。—史译本注

[8] 希腊神庙经过长期的积累，此时已拥有雄厚资金，常借贷给城邦政府。

[9] 暗示雅典的雇佣桡手会成群结队地投向伯罗奔尼撒人，以图得到较高的薪水。

[10] 科林斯人大概是说，雅典的同盟者甘愿交钱受奴役，而他们为了复仇和生存，不更应当积极地捐资出钱吗？科林斯人想以此激励其盟邦慷慨出资助战。

[11] 指雅典。大概是说雅典对待其同盟者，就如同僭主对待其国民一样。

[12] 指公元前432年至战争爆发前这段时间。

[13] “基隆事件”大约发生于公元前7世纪30或20年代，很可能是在公元前636年或前632年。古希腊的奥林匹亚竞技会自公元前776年开始，每四年举行一届。据史料记载，基隆是第35届奥林匹亚竞技会（公元前640年）的优胜者。

[14] 参阅希罗多德，V. 71；普鲁塔克：《传记集·梭伦传》，XII。

[15] Zeus Meilichios或Gracious。

[16] “全体人民”意指阿提卡所有村社（德莫）的人。

[17] “狄亚西亚”节是雅典人每年初春举行的庆节，节日期间，他们用一些动物形状的面食作为祭品，而不用真正的牺牲。

[18] 参阅希罗多德，V. 71。这是梭伦改革以前的情况。在梭伦改革特别是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后，十将军委员会的地位逐渐上升，执政官的权力日渐减小，主要以司法职权为限。到修昔底德写作这段文字时，执政官已经没有多少实权了。

[19] 雅典保护神雅典娜女神（Athena Polias）的神坛。

[20] 复仇女神（Erinyes，厄里倪厄斯）。按希腊传说，有说一位的，有说数位的。赫西俄德说她们是该亚的女儿，是从受重伤的乌拉诺斯滴到地上的血里出生的。复仇女神在雅典有个别名叫欧墨尼得斯（Eumenides），其神殿位于卫城

和战神山（Areopagus）之间。

[21] 主要是阿尔克麦昂家族（Alcmaeonidae），其首领是麦加克利斯，他在基隆暴动时担任执政官。

[22] 克里奥蒙尼是拉栖代梦的国王，这次行动是他们对雅典内政的干涉。

[23] 伯里克利是麦加克利斯的第六代子孙，他的母亲阿伽丽斯特（Agariste）是阿尔克麦昂家族成员克里斯提尼的侄女。参阅希罗多德，VI. 131。

[24] 因为他与被神诅咒的家族有血缘关系。

[25] 具体指哪一史实已无从稽考，有的学者认为此事发生于公元前470年左右。

[26] 参阅修昔底德，I. 101。

[27] 拉栖代梦卫城中雅典娜女神庙的名称。据波桑尼阿斯记载（III. 17.2），神庙和女神像都是用黄铜铸造的。—史译本注

[28] 公元前478年。参阅修昔底德，I. 95。

[29] 参阅修昔底德，I. 95— 96。

[30] 参阅修昔底德，I. 94— 95。

[31] 拉栖代梦人有两个大小相同的圆柱形权标（*scytale*），平时都放在国内，战时有一个掌握在国外最高司令官手中。一块条状羊皮纸斜着卷在权标上，急令纵向写在上面。然后取下羊皮纸送到持有另一个权标者手上，他收到后将羊皮纸重新卷到权标上，便可以看到其中内容。这样可以保证中途不泄密。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I. 3.8；普鲁塔克：《传记集·吕山德传》，XIX. 6—7。

[32] 谢译本第91页注1，译称是他的侄儿。

[33] 这是安置在一条三头的青铜蛇上的一个黄金鼎（希罗多德，IX. 81）。这个金鼎在第三次“神圣战争”（公元前355年）中被佛基斯人运走（波桑尼阿斯，X. 13.5）。金鼎的内部镌刻有参加波斯战争的希腊31个城邦的名字。这个三足鼎显然是希腊反波斯联盟的集体的纪念物。三头蛇的基座后被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移至君士坦丁堡，现存于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参阅W. W. How and J. Wells, *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Oxford, 1979, pp. 321–324。

[34] 按希腊人的习惯，每年都要将农作物的第一熟果实按一定的比例奉献给神庙，对战利品也是如此。

[35] 菲布斯（Phoebus，希腊语意为“光辉灿烂的”），即太阳神（Apollo），因为这个三足鼎是献给太阳神的。

[36] 如果让他死在那里，就意味着神庙被玷污了。

[37] 公元前470年。

[38] 凯阿达斯（Kaiadas）山谷距离斯巴达不远（可能在现在的密斯特拉附近）。

[39] 参阅谢译本，第93—95页。

[40] 参阅修昔底德，I. 128。

[41] 一般认为，泰米斯托克利依陶片放逐法（Ostracism）被放逐，时间不早于公元前472/前471年。陶片放逐法雅典是对显赫公民的一种放逐办法，必须由民众裁决。投票由执政官和议事会在广场上监督进行，以陶器制品的碎片为票（ostraka）。原则上得票超过6000者，须在10日内体面地离开阿提卡10年，其间保留其财产权和公民权。一说在至少有6000人参加的民众大会上，得票最多者即遭放逐。该法律实施其间也难免受到党派斗争的影响。

[42] 大概是指在科基拉人和科林斯人的争执中，他帮助过科基拉人。参阅普鲁塔克：《传记集·泰米斯托克利传》，XXVI。

[43] 昭译本此处译为“雅典人和拉栖代梦人”。参阅谢译本，第95页。

[44] 马其顿国王。

[45] 位于爱琴海西北角的泰尔迈湾（Thermaic Gulf）左岸。

[46] 约公元前464年。

[47] 横跨赫勒斯滂海峡的浮桥。关于这些史事，参阅希罗多德，VIII. 108—110。

[48] 约卒于公元前462年。关于他的死因，有不同的记载。参阅阿里斯托芬：《骑士》，83；狄奥多拉斯，XI. 58；普鲁塔克：《传记集·泰米斯托克利传》，XXXI。

[49] 修氏这里强调亚细亚的马格涅西亚，是为了与色萨利的同名城市相区别。*Agora*是古典时代希腊城市的市场所在地，也是城市商业、社会和政治活动中心。

[50] 参阅修昔底德，I. 67；阿里斯托芬：《阿卡奈人》，520—523和533以下。这个法令颁布的年代一定和战争爆发的时间相近。

[51] 耕种圣地指耕种埃琉西斯女神的土地，边境上的土地指雅典和麦加拉有争议的土地，因为那里尚未立界碑。埃琉西斯女神是指丰产和农业女神德墨特尔和她的女儿，地狱（冥府）的女统治者珀尔塞福涅。

[52] 这里系指伯罗奔尼撒同盟大会。

[53] 修昔底德在这里明确指出雅典帝国与伯罗奔尼撒同盟的决策方式之不同。

[54] 希腊人除平时对神庙有所贡献以外，每次战役获胜以后，总要将战利品按一定比例献给神庙。到这场战争前夕，这些地方的神庙已积累了大量的金钱。

[55] 雅典的雇佣桡手来自于雅典同盟诸邦，凡是参加伯罗奔尼撒一边作战的人，皆不许返回其本邦（相当于被本邦放逐）。—史译本注

[56] 显然，在雅典人看来，他们的领土绝不仅限于阿提卡半岛，而是帝国广大地区。

[57] 这里修昔底德借伯里克利之口，劝说雅典人不要为失去乡村的住房和土地而过度悲伤，财物固然重要，但人更为重要。这是修氏人文主义思想的重要体现。由于语义稍显抽象，诸种英译本的译法不一，说明诸位研究者对这句话内涵的理解不尽一致。现列举如下：（1）克译本："since houses and land do not gain men, but men them"；（2）昭译本："men may gain these, but these will not gain men"；（3）史译本："for these things do not procure us men, but men these"；（4）拉蒂摩尔译本（*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 Steven Lattimore,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8）："Those do not create men, men create them"；（5）哈蒙德译本（*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 Martin Hammo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Property is the product, not the producer of men"；（6）华尔纳译本（Rex Warner, London: Penguin Book, 1972）："Men come first; the rest is the fruit of their labour"。谢译本（第103页）据此将这句话译为："人是第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是人的劳动成果。"

[58] 参阅修昔底德，II. 13—14。

[59] 指雅典统治下诸属国。

[60] 这种说法似是而非。因为公元前478年雅典同盟建立之初，小亚细亚及其附近岛屿的那些入盟之邦尚未完全摆脱波斯人的统治，它们之所以请求雅典人做它们的盟主，也正是希望在雅典的领导下获得解放。如果雅典人不承认它们独立，那就意味着它们自臣服于吕底亚人之后从未获得独立。换言之，波斯战争的结果对于它们来说，只是更换了主人而已。

[61] 指拉栖代梦人的诸同盟城邦。

[62] 这是双方即将进入临战状态时的一种外交惯例。

第二卷

第六章 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第一次入侵阿提卡。伯里克利的葬礼演说。

1 现在，雅典人及其同盟者与伯罗奔尼撒人及其同盟者之间的战争真正开始了。[1]双方已经断绝了所有其他的来往，只是通过传令官传递信息；自战争开始以后，情况一直是这样。这部历史记载事件是按照夏季和冬季来纪年的。[2]

2 征服优波亚后所缔结的“三十年和约”已经有14年了。[3]在第15年，也就是阿尔哥斯的克里西斯担任女祭司的第48年，在斯巴达的埃尼希亚斯担任监察官的那一年，即雅典的执政官皮索多鲁斯执政任期最后两个月，[4]波提狄亚战役后6个月，正值初春，一支底比斯的军队，约300余人，在波奥提亚同盟官[5]、腓莱德斯之子皮桑吉鲁斯和奥涅托里德斯之子狄恩波鲁斯的统率下，大约在头更[6]的时候，进入普拉提亚，一个与雅典结盟的波奥提亚的城镇[7]。［2］底比斯人是应一位名叫诺克雷德斯的普拉提亚人及其同党邀请而来的。他们把城门打开，让底比斯人进城。这个党派的目的是屠杀本邦公民中的政敌，使普拉提亚倒向底比斯，以便他们自己取得政权。［3］这个计划是底比斯的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列昂提亚德斯之子攸里马库斯制定的。因为普拉提亚向来与底比斯不和，底比斯人知道战争[8]已经迫近，他们想在战事尚未真正开始以前，在和平时期向其宿敌发动突袭。这样，他们就神不知鬼不觉轻易地进入普拉提亚，因为普拉提亚人没有防范。

［4］底比斯军队开进市场，把武器放在地上。邀请他们来的那些人希望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冲向他们政敌们的宅邸。但是，底比斯人没有采纳这个意见，而是决定发布一个安抚性的公告，如果有可能与其公民达成友好谅解的话。因此，他们的传令官宣布，任何想加入他们的同盟、恢复在波奥提亚同盟中先前地位的人，都应前来向他们投诚。他们认为这种方式可以使这个城邦毫不犹豫地加入他们这一边。

3 至于普拉提亚人，他们眼见底比斯人长驱直入，俄顷之间就占领了城市，他们惊恐之间竟断定进城的军队人数超过实际的人数，黑夜里也使他们看不清入城者的情况。因此，他们接受了这个提议，对底比斯的军队不加抵抗，尤其是因为底比斯军队没有对他们任何人施以暴力。［2］但是，就在他们协商谈判的时候，却发现底比斯军队为数不多，断定他们会很容易地攻击并制服底比斯人。普拉提亚人中的大多数人反对叛离雅典。［3］他们决定无论如何也要抵抗。他们把毗连在一起的房屋的墙壁凿成孔道，大家集合起来。为避免被街上的行人发现，他们还把没有牲口的马车拖到街上，以造成障碍。其他一切对此事有利的工作，他们都做好了。［4］所有准备工作都尽可能地完成之后，他们注意抓住机会，冲出住宅，杀向敌人。这种机会便是曙光未启、到处都是漆黑一片之时。如果选择在白天进攻，他们认为敌人勇气十足，能够在相同的条件下相对抗，而夜间发起进攻，他们面对的是惊慌失措的敌人；敌人不熟悉地形，也是一个弱点。因此，他们立即发动进攻，并且尽快地逼近敌人。

4 当底比斯人发现自己中计的时候，他们马上整队，反击来自各方的敌人。［2］他们打退了普拉提亚人的两三次进攻。但是进攻的男人们喊声震天，妇女和奴隶们在屋顶上尖叫呼喊，并且向他们抛掷石块和瓦片；同时，整个夜里大雨下个不停。最后，底比斯人丧胆了，掉转方向朝城外逃去。恰逢月末，[9]天黑路滑，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走哪条路才出得去。而追击者熟悉他们的逃跑路线，可以很容易地阻止他们逃走。结果，很多底比斯人被杀死了。［3］他们原先进城的城门是唯一开启的城门，一位普拉提亚人把这道城门关闭了，他用标枪头把门闩钉紧，所以，唯一的出城之路也给堵住了。［4］现在底比斯人在城里四处逃窜。有些逃命的人爬上城墙，向城外跳下去，大多数人就这样摔死了。有一队人找到了没人防守的城门，他们从一名妇女手中夺得一把斧头，把门闩劈开。但是他们还是很快就被发现了，只有很少的人逃到城外。其余的人在城里被分割围歼。［5］人数最多的一支队伍集合起来，冲进城墙旁边的一栋大房子，那栋房子面向街道的大门恰好是敞开的。底比斯人以为那就是城门，可以由此通向城外。［6］普拉提亚人看到敌人自投罗网，大家商量，是放火把他们烧死在这栋房子里面还是另想办法来对付敌人。［7］最后，这里的以及在他处留得性命的敌人都无条件地向普拉提亚人缴械投降。［8］这就是进入普拉提亚城里的底比斯人的命运。

5其余的底比斯人原定于在黎明前与他们会师，以防备进城的底比斯人有所不测。他们在路途中得知前方的消息，就赶忙行军，试图解围。但是普拉提亚和底比斯相距约70斯塔狄亚[10]，那一夜的大雨阻碍了他们的行军，因为当时阿索浦斯河水上涨，不易横渡。［3］

冒雨行军，再加上渡河的困难，等他们到达目的地时，整个先头部队不是被杀死，就是被俘虏。［4］当他们得知这些情况以后，他们立即制订一个计划，以向城外的普拉提亚人发起进攻。由于事变发生在和平时期，完全出乎人们的意外，所以乡下当然还有居民和牲畜。底比斯人认为，如果可能的话，俘虏一些普拉提亚人，用以交换那些在普拉提亚城里被活捉的底比斯人。［5］这是他们的计划。但是普拉提亚人在他们制订计划的时候也料到这一点，他们担心城外的同胞公民的生命安全，派出了一位传令官，谴责底比斯人说：在和平时期企图攻占普拉提亚是完全不应该的，并且警告他们不要伤害郊外的居民。否则，他们威胁说将把城里所俘获的底比斯人杀掉。他们还补充说，如果底比斯人从他们的境内撤走，他们就会把俘虏交给他们的朋友。［6］这是底比斯人对这件事的说法，他们说普拉提亚人还为此发过誓。但是在普拉提亚一方面，他们不承认曾答应过立即释放俘虏，而是要视双方随后的协商条件而定；他们矢口否认有过誓言。［7］不管实际情况怎样，底比斯人撤离了普拉提亚的国境，没有任何破坏行动，而普拉提亚人则匆忙地将乡村的财产统统搬迁入城，随即把所俘获的底比斯人都杀死了。俘虏的总数是180人，其中包括曾经与普拉提亚的叛党谈判过的人物攸里马库斯。

6 事后普拉提亚人派了一位使者到雅典去，根据休战和约，把死者的尸体交还给底比斯人。同时，在城里为应付目前的突发事件，而进行了一切他们认为最好的准备工作。［2］关于普拉提亚所发生的事情，消息很快传到了雅典。雅典人立即把阿提卡境内所有的波奥提亚人都逮捕起来，并且派一个传令官去普拉提亚，要求普拉提亚人在没有得到来自雅典的命令之前，不要对底比斯的俘虏作出最后的处理。当然，这时关于俘虏已被杀死的消息尚未传到雅典。［3］第一位使者是在底比斯人初入城时离开普拉提亚的，第二位使者离开城市时，底比斯人刚刚战败被俘，所以后来所发生的一切，他们都不知道。因此，雅典人的指令是在不明了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的。使者到达时，才知道俘虏都被杀掉了。之后，雅典人开入普拉提亚，运入给养，留下一支驻防军，[11]把妇女、小孩以及不适于战斗的男人都带走了。

7 普拉提亚事件之后，和约[12]很明显地由此而被撕毁了。于是雅典人立即准备作战，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也在备战。他们决定派遣使者拜见波斯国王以及其他异族国家，[13]希望从那些地方能够取得援助；他们还力图与本土的那些中立的[14]邦国建立同盟。［2］除原有的舰船以外，拉栖代梦命令意大利和西西里的那些声称拥护它的各邦建造舰船，舰船数目按城邦的规模而定，总数要达到500艘，[15]各邦还要筹措一定数目的经费。在这些准备工作未做好以前，这些城

邦应当继续维持中立，允许单个的雅典舰船开入它们的港口。［3］在另一方面，雅典在重新审视现有的同盟之后，又派遣使者前往科基拉、基法伦尼亚、阿卡纳尼亚和扎金苏斯这些更靠近伯罗奔尼撒的地方，认为只要能够和这些地方建立可以信赖的友好关系，雅典人就可以在伯罗奔尼撒的整个周边地区进行战争。

8 双方都雄心勃勃，竭尽全力投入这场战争，这是很自然的。在一项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热情总是最高的。那时，在伯罗奔尼撒和雅典两方面，都有许多青年人，从来没有经历过战争，因而满怀热情地参加战争。至于希腊其他的城邦，当这两个主要城邦进行战争时，都极力克制其内心的兴奋。［2］各地流传着种种预言和神谕，而不仅仅局限在参战诸邦范围内。［3］而且，战争爆发以前提洛岛上发生地震，这是希腊人记忆当中的第一次地震。[16]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大事将临的征兆。事实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会有稀奇古怪的解释的。

［4］公众的舆论是明显地倾向于拉栖代梦人的，尤其是因为他们宣称自己是“希腊的解放者”。希腊各城邦和个人都在以言辞和行动来尽力援助他们。大家普遍认为，谁不希望参与其中，整个事业就会在他那里陷于停顿。［5］人们普遍对雅典人义愤填膺，不论是那些渴望脱离雅典帝国的人们，还是那些担心被雅典帝国吞并的人们，其心情都是如此。

9 这就是战幕即将拉开时双方备战的情况和心态。交战双方都有各自的同盟者，情况如下：［2］拉栖代梦的同盟者有地峡以内所有的伯罗奔尼撒人，中立者阿尔哥斯人和阿凯亚人除外；培林尼是战争中第一个入盟的阿凯亚城邦，尽管后来其他城邦加以效仿。在伯罗奔尼撒以外，同盟者还有麦加拉人、罗克里斯人、波奥提亚人、佛基斯人、安布拉基亚人、琉卡斯人和阿纳克托里亚人。［3］其中，提供舰船的盟邦有：科林斯人、麦加拉人、西基昂人、培林尼人、爱利斯人、安布拉基亚人和琉卡斯人；提供骑兵的盟邦有：波奥提亚人、佛基斯人和罗克里斯人；其他城邦提供步兵。这是拉栖代梦及其同盟者。

［4］雅典一方的同盟者包括：开俄斯人、列斯堡人、普拉提亚人、诺帕克图斯的美塞尼亚人、大多数的阿卡纳尼亚人、科基拉人、扎金苏斯人，还有下述地区的诸纳贡城市，即卡里亚区（滨海地区以及毗邻的多利斯诸邦）、伊奥尼亚区、赫勒斯滂区、色雷斯区、在伯罗奔尼撒和克里特之间以东诸岛屿，以及除米洛斯和锡拉[17]以外所有基克拉底斯诸岛。[18]［5］其中，开俄斯、列斯堡和科基拉供给舰船，其余的供给步兵和金钱。以上所列为双方的同盟者和他们的战争

资源。

10 普拉提亚事件发生之后，拉栖代梦立即派遣使者前往伯罗奔尼撒诸邦以及其他同盟国，命令他们准备军队和军需品以应付对外出征，目的是入侵阿提卡。［2］各邦按指定的时间在地峡一带集结，每个城邦要派出其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二。［3］全部军队集中以后，拉栖代梦人的国王，远征军总司令阿奇达姆斯，将各邦的将军、首要人物和官员们召集起来，发表了下面的演说：

11 “伯罗奔尼撒人及诸位同盟者，我们的前辈们在伯罗奔尼撒境内和境外参加过许多战役，我们当中的年长者对于战争不是没有经验的。但是我们从来没有集合过比今天更多的兵力去远征。我们的人数和战斗力是非常突出的；同样，我们所要进攻的国家的军事实力也是异常强大的。［2］我们不应做我们祖先的不肖子孙，我们要无愧于我们的名誉。整个希腊都在注视着我们现在的行动，都痛恨雅典人，同情我们，希望我们取胜。［3］因此，虽然我们进攻雅典的军队人数众多，虽然敌人肯定不敢冒险来与我们会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行军时可以有丝毫的懈怠：各邦的军官和士兵应当时刻准备应付出现在自己阵营中的危险。［4］战争的进程是无法预料的，攻击往往是发生于一时的冲动。在数量上处于劣势的军队，常常因为机智灵活，而击败过于自信而疏于警惕的优势敌人。［5］当然，我们的军队应当满怀信心，但在侵入敌国境内时，也要时刻提高警惕。这样的军队，才可能在进攻时勇往直前，在防卫时持重可靠。［6］现在我们所要进攻的城邦绝对不是没有防卫力量的。相反地，它在各方面都是装备得最完好的。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们将出来和我们接战；纵或在我们进攻之前，敌人不出来迎战，但是当他们看到我们在他们的领土内蹂躏他们的土地，毁坏他们的财产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出来和我们作战的。［7］如果人们经受过去未曾受过的痛苦[19]，而现在又眼睁睁地看着这些痛苦的事情在发生，他们自然是会被激怒的，他们越是静观待变，杀出城来的内心冲动就越强。［8］雅典人这样做的可能性超过其他人，因为他们妄图统治世界上的其他人，他们更习惯于入侵并毁坏邻人的疆土，而很少看到他们自己的领土被别人侵入和毁坏。［9］因此，大家要思量一下你们所要进攻的城邦的军事力量，这个事件可以为我们的祖先和我们自己赢得巨大的荣誉，也可能使我们失去这个荣誉；要记住跟着你们的队伍走，最重要的是遵守纪律，提高警惕，传达给你们的命令要立即执行。如果整个大军纪律严明，步调一致，那是最值得称道的，也是最安全的。”

12 简短的演说结束后，阿奇达姆斯把会议解散。接下来他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派遣斯巴达人狄亚克里图斯之子麦里西浦斯前往

雅典，探询雅典人看到大军压境，是否会更容易地作出让步。［2］但是，雅典人不许他进城，不许他接近公民大会，伯里克利预先使公民大会通过一项动议，一旦拉栖代梦人的军队离开本国，雅典就拒绝接见他们的传令官或使者。因此，雅典人没有接见这位传令官，命令他当天离开雅典国境；并且对他说，如果以后拉栖代梦人派他来提出什么建议的话，就必须先把军队撤回国内，再派使者来雅典。雅典派人护送麦里西浦斯离境，以防止他和任何人接触。［3］当他抵达边境，即将离去的时候，说了这样一句话："今天对于希腊人来说，是大祸降临的开始。"［4］他一返回军营，阿奇达姆斯就得知雅典人还是根本不想作出让步，他终于拔营启程，开赴雅典境内。同时，波奥提亚人派出他们的分遣队[20]和骑兵加入伯罗奔尼撒人的远征军，其余的军队开赴普拉提亚，蹂躏那里的乡村。

13 当伯罗奔尼撒人还集结在地峡上，或者正准备出发向阿提卡进军的时候，桑西浦斯之子伯里克利，雅典的十将军之一，他知道敌人就要来犯了。碰巧阿奇达姆斯是他的朋友[21]，就想到阿奇达姆斯途经他的地产时也许会不加破坏。阿奇达姆斯这样做或许是出于个人对他的好意，或者是执行拉栖代梦人的命令，以期使人们对伯里克利产生偏见，这正像他们此前试图要驱逐那些被神诅咒的家族一样。[22]因此，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上预先提醒雅典人说，尽管阿奇达姆斯是他的朋友，但这种友情应当无损于城邦的利益。假如敌人对他的房屋和田产与别人的房屋和田产区别对待而不加以毁坏的话，他愿意马上把它们捐献给公家，以免人们因此对他产生怀疑。［2］对于当前的势态，他对公民所提出的忠告和从前是一样的[23]：他们要准备作战，把乡村的财产搬迁入城；他们不得出城接战，而要进入城内，固守城垣；要让舰队做好准备，这是他们真正的力量所在；他们要紧紧抓住他们的同盟者—他们所缴纳的金钱是雅典势力的源泉，战争的胜利主要是依靠明智的决断和手中的金钱。

［3］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没有理由泄气的。他说，除了从别的来源所取得的收入[24]以外，同盟者每年所缴纳的贡金平均达600银塔连特[25]；在雅典卫城内，还存有6000塔连特铸成的银币，这个数字曾达到9700塔连特，因为修筑卫城正门及其他公共建筑[26]，因为围攻波提狄亚，曾经用去了3700塔连特；［4］除此以外，还有私人和公家所捐献而未铸成货币的金银，还有游行和竞技时所用的神圣器皿，还有掠自波斯的战利品以及类似的资源，总数亦达500塔连特。［5］他补充说，其他神庙所储存的金钱，数目也是很可观的，它们都可以名正言顺地取来使用；甚至到了极其窘迫的时候，就是雅典娜女神像上的黄金片也可以利用；[27]因为雕像用了40塔连特的纯金，并且都是可以取下来的。[28]如果是为了自存而真的动用这批黄金的

话，他们一定得如数归还。［6］这就是雅典人的财政状况—肯定是令人满意的。（见图8）



图8 远眺雅典卫城

至于军队，他们拥有1.3万名重装步兵，另有驻防海外各地和在国内负责守卫雅典城的1.6万名[29]。［7］这个数字起初是在敌人入侵时担任防御工作的：它包括兵册上最年轻和最年长的士兵，以及能够自备重装步兵装备的麦特克。[30]从法勒伦到雅典城的法勒伦城墙长达35斯塔狄亚[31]，环绕雅典的城墙有43斯塔狄亚[32]是有士兵驻守的，尽管有一段（即长城和法勒伦城墙间一段）没有士兵守卫。从雅典到比雷埃夫斯的长城有40斯塔狄亚[33]，其墙外有士兵戍守。最后，环绕比雷埃夫斯及穆尼基亚城墙长60斯塔狄亚[34]，大约有一半的距离是有士兵守卫的。［8］伯里克利还指出，他们的骑兵连同骑兵射手在内，共有1200名[35]，还有1600名徒步射手[36]，300艘三列桨战舰随时可以投入战争。这是伯罗奔尼撒人即将入侵、战事即将开始之时雅典各方面资源的状况。[37]伯里克利还强调他常用的一些论据，以证明雅典人获胜是有把握的。

14 雅典人听从了伯里克利的建议，开始着手把他们的妻室儿女以及所有的日用家具，甚至连房屋的木造部分，[38]只要能取下来，都搬进城中。他们的羊和牛[39]都运往优波亚岛以及附近诸岛屿上去

了。但是，他们觉得迁移是非常痛苦的，因为他们大多数人一直是习惯于居住在乡村的。

15 从很早的时代以来，雅典人的生活就比其他人更加具备这种乡村生活的特征。从凯克罗普斯[40]和早期诸王直到提秀斯当政的时代，阿提卡一直是由若干独立城镇组成的，各城镇有自己的议事厅和管理者。只有处在危急的时候，雅典的王才与他们商讨决策；平时各城镇政府独立运作，各自处理自己的事务，不受雅典王的干涉；有时候，他们甚至对雅典王开战，例如攸摩浦斯和埃琉西斯人一起反对埃里克修斯[41]。［2］但在提秀斯为王的时候，他表现得既明智，又强大；他的乡村组织体制的主要特征之一便是取消小城镇的议事会和管理者，在现在的首都雅典，把他们集中到唯一一个议事会和市政厅中；个人还是和从前一样，享有自己的财产，但是他们从此就只允许有一个政治中心，那就是雅典，因为所有阿提卡的居民都可以算作是雅典的公民了。因此，提秀斯遗留给后人的，是一个伟大的城邦。[42]事实上，西诺基亚或统一节[43]就是从他开始的。这个节日的开支由公家承担，也是雅典人为永远纪念雅典娜女神而举行的节日。［3］在此以前，[44]雅典城所包括的只是现在的卫城和它下面向南的部分区域。［4］关于这一点，可以由以下事实证明：其他诸神的神庙和雅典娜神庙一样，都在雅典卫城范围以内。卫城以外的神庙几乎都在卫城以南的区域内，例如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皮西亚的阿波罗神庙、大地之神神庙和林奈的狄奥尼苏斯神庙。直到现在，不论是雅典人还是他们的伊奥尼亚人后裔，都在每年的安特斯特里昂月[45]举行纪念狄奥尼苏斯神的比较古老的节日—狄奥尼西亚节。［5］其他的古老的神庙也都在这一区域。自从僭主们[46]开凿这个泉水以来，这个地方就叫作恩涅亚克鲁诺斯，或“九泉”，但是过去当泉水从地下涌出时，常被称为卡利尔荷或“芳溪”。在那个时候，大多数重要的场合都要利用这个泉水，因为它就在附近。事实上，现在在婚礼上和其他宗教仪式中利用泉水这个古老的习俗，就一直保持下来。另外，雅典人至今还称卫城为“城”，就是因为卫城是他们古老的居住地。

16 因此，雅典人长期以来就是分散地生活在阿提卡的独立的城镇中的。就是在提秀斯把权力集中起来以后，他们依然保持这种古老的习惯。大多数的雅典人，从早期时代直到这场战争之前，都和家眷一起生活在乡村。因此，现在要他们彻底地迁移，尤其是在波斯入侵[47]后不久重新定居下来的时候，他们是很不愿意迁移的。［2］他们很忧伤，很不愿意抛弃他们的家园，抛弃祖先留下的一直属于他们的神庙，很不愿意改变他们的生活习惯，把每个人所认为是他本族的城镇加以抛弃。

17 他们到了雅典，少数人有自己的房屋可以住，也有少数人托庇在朋友或亲戚的宇下。但是大多数人不得不在城市中没有建筑房屋的地方，在庙宇中或古代英雄的神殿中栖居下来。但是雅典卫城、埃琉西斯的德墨特尔神庙和其他类似的地方向来是禁止人们去住的。在卫城下面，有一块土地，名叫“皮拉斯基人的土地”[48]，由于神的诅咒，也是禁止人们居住的。同时，皮西亚的阿波罗神谕的断片也宣布：

让皮拉斯基人的土地荒着，

居住在这里的人灾祸临头。

［2］但是因为当时的迫切需要，在这块土地上面也盖起房子来了。照我看来，如果说这个神谕应验了，那它和当初预料的正相反。因为邦国的不幸不是由于在此地非法居住所致，而是由于发生战争，人们不得不在此居住。虽然神没有提到战争，但神可以预料到，如果有人来此地居住，那一定是雅典遭遇不幸的时候。［3］许多人在城墙上面的塔楼中住下来，在其他地方只要能住，他们都住了下来。因为他们都迁入城中，城市太小，容纳不下他们，后来长城的外围以及比雷埃夫斯的大部分都分配给他们使用，并且让他们居住在那里。［4］其时，一切都建立在战时的基础上面。同盟者开始集结，100艘战舰整装待命，准备远征伯罗奔尼撒。这就是雅典方面的备战情况。

18 同时，伯罗奔尼撒的军队正在向前推进。他们进入阿提卡，首先抵达的城镇就是奥诺，他们想从这个地方深入阿提卡腹地。他们在城前驻扎下来，准备用攻城的器械或别的方法强攻城垣。奥诺位于雅典人和波奥提亚人的边境地带，是一座有围墙的城镇，雅典人在战时把它作为边防要塞。因此，伯罗奔尼撒人准备发动进攻，他们在这里浪费了不少宝贵的时间。阿奇达姆斯因为这一点而遭到严厉批评。就是在战前动员时期，人们认为他不够强硬，同情雅典，在他的言论中就不赞成全面开战。[49]等军队集结起来以后，因为在地峡上耽误了一些时日，而后来进军也是缓缓而行，致使他在公众中的声望进一步下降。但这一切与在奥诺城前贻误时间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因为雅典人就是利用这段时间，把他们的财产迁移完毕；而伯罗奔尼撒人认为，如果阿奇达姆斯不采取拖延战术，而是快速进击的话，雅典人的一切财物可能都还留在乡下。这就是军队在围攻奥诺城时，人们对阿奇达姆斯的看法。但是，据说他之所以驻足观望是因为他料定雅典人不愿意坐视自己的土地被人毁坏，在土地还未遭到蹂躏之前，雅典人将会作出让步的。

19 但是在采取一切努力进攻奥诺都失败以后，雅典的传令官还

是没有出现，他最后才决定拔营进军阿提卡。这次进攻是在底比斯人夜袭普拉提亚约80天以后开始的，时值仲夏[50]，正是谷物成熟的时候，宙西达姆斯[51]之子阿奇达姆斯，拉栖代梦的国王，是这支军队的统帅。他们在埃琉西斯和特里亚平原[52]扎营，然后开始破坏。在雷提或“群溪”的地方，他们击败了雅典的一支骑兵。他们沿埃加琉斯山右麓继续前进，通过克罗匹亚[53]，抵达阿卡奈，这是阿提卡最大的一个德莫或乡镇[54]。他们在这里停留下来，扎下营寨，不断地蹂躏这一地区。

20 据说，阿奇达姆斯之所以在这次入侵期间率军停留在阿卡奈准备战斗，而不是长驱直入平原地带，其原因就在于［2］他希望雅典人也许会在广大青年公民的影响下出城作战，他们对于战争，有了从来没有过的准备，不会坐视敌人蹂躏他们的土地。［3］因此，既然他在埃琉西斯或特里亚平原时没有与雅典人遭遇，他想试试看，如果他在阿卡奈安营扎寨，他们是不是会出来与他交战。［4］他认为阿卡奈本身就是一个扎营的好地方，而且阿卡奈人有3000名重装兵，在城邦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他们不会坐视自己的财产遭到破坏，也许会迫使其他公民一起出来作战的。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雅典人在这次入侵时不出来作战，那么将来他们再入侵的时候，会无所顾忌地破坏平原地带，一直推进到雅典城下。到那个时候，阿卡奈人自己的财产已经丧失，他将不会愿意为着别人的财产而冒生命危险，这样雅典人的意见就会有分歧了。［5］这些就是阿奇达姆斯滞留在阿卡奈的动机。

21 同时，当敌军还在埃琉西斯和特里亚平原时，雅典人还指望敌军不再继续向前推进。他们记得在14年前，拉栖代梦的国王，波桑尼阿斯之子普雷斯托阿那克斯，率一支伯罗奔尼撒军队侵入阿提卡，到达埃琉西斯和特里亚之后，就未继续推进，而是撤兵回国了。事实上，此事成为他被逐出斯巴达的原因，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受了贿赂而退兵的。［2］但是当雅典人看到敌军驻扎在阿卡奈，离雅典仅仅60斯塔狄亚[55]，他们再也忍受不下去了。雅典人亲眼目睹雅典的领土遭到蹂躏，此情此景青年人从来都没有看见过，老年人只是在波斯战争的时候看见过。很自然地，他们认为这是受到了奇耻大辱，尤其是青年人，他们一致下定决心杀出城去，阻止敌军对土地的破坏。［3］在街头巷尾，人们三五成群，热烈地讨论这一问题。有些人极力主张出城作战，有些人对此持反对态度。预言家散布各种各样的预言，争论各方都有人在热心地听着。最坚决要求出战的是阿卡奈人，因为他们是城邦军队的一个不小的组成部分，他们的土地正在遭到蹂躏。简言之，整个城市群情激愤，他们一致迁怒于伯里克利，以前他给予他们的忠言被统统地置于脑后了；他们还辱骂他，说他身为统

帅，而不率兵出战，他们还把城邦所遭受的所有苦难的责任都加在他的身上。

22 同时，伯里克利看到目前雅典人是因为愤怒而逐渐有些头脑发昏，他深信他主张不出战的观点是明智的。因此，他不召集公民大会或人民会议，害怕辩论的结果，害怕他们在激情之下而不是在理智的影响之下作出不幸的决议。于是，他注意城市的防御工作，尽可能地保持冷静的态度，［2］尽管他经常派遣骑兵队出去，以防止敌人的巡逻队冲入城市附近的乡村进行破坏。在弗利吉亚，雅典的和色萨利的骑兵队与波奥提亚的骑兵队发生小冲突，前者占据优势，在伯罗奔尼撒的重装步兵来援助波奥提亚人以后，雅典人和色萨利人才撤退，撤退时有少数人被杀。但是他们没有请求休战，当天就把死者的尸体收回了。翌日，伯罗奔尼撒人建立了一块胜利纪念碑。［3］根据先前的一个盟约，[56]色萨利人要援助雅典人；前来助战的色萨利人中有拉里萨人、法萨鲁斯人、克兰浓人、皮拉苏斯人、吉尔托尼亚人和腓拉人。拉里萨派来的军队由波利米底斯和阿里斯托努斯指挥，他们在拉里萨是两个派别的领导者；法萨鲁斯的指挥官是门农，其他各邦亦各有各的指挥官。

23 同时，由于雅典人没有出来迎战，伯罗奔尼撒人就拔营离开阿卡奈，破坏了帕涅斯山和布利勒苏斯山间的一些德莫[57]。［2］当伯罗奔尼撒人还在阿提卡的时候，雅典人就派遣他们已经配备好了的100艘战舰环绕伯罗奔尼撒半岛进行反击。[58]舰船上有1000名重装步兵，400名弓箭手。指挥官是色诺提姆斯之子卡吉努斯、爱皮克利斯之子普罗提亚斯和安提根涅斯之子苏格拉底。［3］这支远征军起航远征了，而伯罗奔尼撒人还留在阿提卡，直到军粮不济的时候，他们才沿着与他们入侵时不同的道路，经波奥提亚返回。他们在途经奥罗浦斯时，他们破坏了格来亚地区[59]，这里有来自雅典的奥罗浦斯人把守。[60]伯罗奔尼撒军队撤离后，便各自返回自己的城邦去了。

24 伯罗奔尼撒人撤退以后，雅典人在陆地上和海上设立了防守据点，他们想在战争期间，长期驻守这些据点。他们还决定从雅典卫城存款中提取出1000塔连特[61]，作为特别储备金，不得动用，军费由其他经费开销；任何人不得建议动用此款或将动用此款的提案付诸表决，除非是敌人的舰队从海上进攻雅典而必须保卫首都的时候，否则提议者将被处以死刑。［2］和这笔钱一起，雅典人还组建了一支由100艘战舰组成的特别舰队，这些舰船连同舰长一起都是每年最好的。这些舰船和这笔金钱一样，只能用于应付同样的危机，如果这个危机真的发生了的话。

25 同时，环绕伯罗奔尼撒的100艘战舰，在来自科基拉的50艘战

舰和那个地区其他同盟者一些舰船的增援之下，环绕海岸航行，并且对该地区加以破坏。在其他地方，他们在拉哥尼亚登陆，进攻麦索涅[62]，这个地方没有驻军，且城墙单薄。［2］但是正碰着斯巴达人泰里斯之子伯拉西达率一支军队守卫这一地区。他得知这一情况后，就火速率100名重装步兵来援助被围攻的城市。他看到雅典的军队分散在乡间，他们的注意力只集中于城墙，就径直突过雅典的军队，到达麦索涅。在这次杀入包围圈的行动中，伯拉西达的军队只损失了少数士兵，但是拯救了这个城市。他因为这次功绩而受到斯巴达的通报表彰，他是这场战争中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军官。［3］雅典人立即起航，继续沿海岸航行。他们在爱利斯的腓亚[63]登陆，用了两天的时间来破坏那里的土地，打败了从爱利斯谷地及毗邻地区精选出来的一支300人的援军。［4］但是当时大风突起，他们不喜欢留在一个没有港口的地方，于是他们大都上了船，环绕“鱼岬”[64]进入腓亚的港口。同时，那些没有上船的美塞尼亚人和其他人，从陆地上赶来，攻下腓亚。［5］后来舰队环绕航行，把他们带上了船，然后驶向公海[65]；他们远离腓亚，因为爱利斯的主力部队已经赶来了。雅典人继续巡航，沿海岸线破坏其他地方。

26 大约同在这个时候，雅典人又派出30艘舰船环绕罗克里斯航行，同时保卫优波亚。这支舰队的指挥官是克里尼亚斯之子克里奥滂浦斯。［2］他们在沿岸的一些地方登陆，加以破坏，攻陷了特罗尼昂，并从特罗尼昂取得人质。他在阿罗普击败了聚众前来抵抗他的罗克里斯人。

27 在这个夏季中，雅典人还强迫埃吉那人携带其妻子儿女离开埃吉那，把引发战争的主要责任归咎于他们。同时，因为埃吉那位于伯罗奔尼撒附近，如果派遣自己的移民去占领那个地方，会比较安全些，不久他们就派移民前往埃吉那。［2］被驱逐的埃吉那人在泰里亚地方避难，这是拉栖代梦给予他们的地方。拉栖代梦之所以这样做，不仅是考虑到埃吉那与雅典有仇，而且是因为埃吉那人在地震和黑劳士暴动[66]时曾给予他们有力的支持。泰里亚的土地位于阿哥里斯和拉哥尼亚的边境上，由此扩展，下至海滨。那些未定居此地的埃吉那人则散居于希腊其他地方。

28在同一个夏季中，在阴历月初[67]（似乎只有在这个时候，这样的事才可能发生），午后发生日食。太阳呈新月状，在它恢复常态以前，有些星星还看得见。

29 在同一个夏季中，雅典任命一位阿布德拉人皮提斯之子尼姆佛多鲁斯（他的姊妹嫁给了西塔尔克斯）为雅典（在色雷斯）的代理人[68]，并且召他来雅典。雅典人此前一直把他视为他们的敌人，但

是他对西塔尔克斯有巨大的影响，他们希望这位王公成为他们的同盟者。西塔尔克斯是泰瑞斯之子，色雷斯人之王。［2］西塔尔克斯之父泰瑞斯是奥德里赛人大王国的建立者，色雷斯的其他地方的人对该王国的范围一无所知，色雷斯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独立的。［3］这位泰瑞斯和那位从雅典迎娶潘狄昂之女普罗克涅为妻的泰琉斯无关。事实上，这二人不在色雷斯的同一地方。泰琉斯生活在达乌里斯，即现在所谓佛基斯的一部分，但那个时候是色雷斯人居住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妇女们对伊提斯施以暴行，许多诗人一提及夜莺就称之为“达乌里斯鸟”。另外，潘狄昂以其女儿的婚事缔结同盟，其目的在于考虑到有利于相互援助，那他自然要优先考虑与雅典相距较近的达乌里斯结盟，而不是与离雅典有多日路程的奥德里赛结盟[69]，况且两个人的名字也不一样；这位泰瑞斯是奥德里赛人之王，是第一位有势力的国王。［4］现在雅典人想争取他的儿子西塔尔克斯为同盟者，想利用他的帮助，控制色雷斯人的和柏第卡斯的城镇。［5］当尼姆佛多鲁斯来到雅典时，他们缔结了与西塔尔克斯的同盟，给予他的儿子萨多库斯雅典的公民权，并答应劝说西塔尔克斯派一支在雅典服役的色雷斯骑兵和轻盾兵[70]来结束色雷斯的战事[71]。［6］他还把柏第卡斯拉拢到雅典人这边来，劝雅典人把泰米[72]退还给柏第卡斯。根据这一盟约，柏第卡斯马上就参与了雅典人和佛米奥对卡尔基斯人的远征。［7］这样，色雷斯人之王，泰里斯之子西塔尔克斯和马其顿人之王亚历山大之子柏第卡斯，就双双成为雅典的同盟者了。

30 同时，雅典的100艘战舰还在伯罗奔尼撒周围游弋。他们攻克科林斯的城镇索尼昂之后，把这个城镇连同所属土地赠送给帕莱拉的阿卡纳尼亚人。他们攻陷阿斯塔库斯，驱逐其僭主爱瓦库斯，使这个地方与他们建立同盟。［2］然后，他们又航往基法伦尼亚岛，兵不血刃地取得了这个岛屿。基法伦尼亚岛位于阿卡纳尼亚和琉卡斯附近，包括4个城邦：帕列人、克拉尼伊人、萨麦人、普罗奈人。不久之后，这支舰队返航雅典。

31 这年的夏秋之交，雅典全体在编的军队包括麦特克在内，在桑西浦斯之子伯里克利的统率下，侵入麦加里德。雅典环绕伯罗奔尼撒游弋的100艘战舰正巧在返航途中到达埃吉那，他们听说国内公民军全都开赴麦加拉，就航行过来加入雅典军队。［2］这无疑是雅典人召集过的最大的一支军队。这时正值雅典势力的鼎盛时期，还未受到瘟疫的影响。[73]在雅典所有公民中，除了在波提狄亚的3000名以外，这里至少有1万名重装步兵，参加这次侵略的麦特克至少有3000名；另外还有大批的轻装步兵。[74]他们蹂躏了麦加拉的绝大部分的领土后，就返回国内。[75]［3］此后，在战争期间，雅典每年都要派兵侵入麦加里德，或用骑兵，或用全军，直到攻克尼塞亚为止。[76]

32 在这年的夏末，雅典人又在阿塔兰塔，一个离奥彭提亚海岸不远的荒岛上建立设防据点，以防止私掠船（海盗）从奥浦斯和罗克里斯的其他地方驶出来劫掠优波亚。这些就是这年夏季伯罗奔尼撒人从阿提卡撤退后所发生的事件。

33 在同年冬季里，阿卡纳尼亚人爱瓦库斯想重返阿斯塔库斯，他说服科林斯人派40艘战舰和1500名重装步兵到那里去，以恢复他的地位；他自己也雇用了一些雇佣兵。这支远征军的指挥官是阿里斯托尼姆斯之子攸法米达斯、提摩克拉特斯之子提摩森努斯和克里西斯之子攸马库斯，［2］他们驶往阿斯塔库斯，帮助爱瓦库斯恢复其势力以后，他们想取得阿卡纳尼亚沿海一带的一些地方，但是没有成功，于是便返航回国。［3］在回国途中，他们停泊在基法伦尼亚，在克拉尼伊人的领土上登陆。克拉尼伊人假装同意和他们签订和约，后来却突然向他们进攻，他们在这里损失了一些士兵。最后，他们没有遭遇严重磨难，就重新上船回国了。

34 在同一个冬季中，雅典人要对那些在这次战争中首批阵亡的将士予以国葬。按照他们祖先的习惯，国葬的仪式是这样举行的：［2］在葬礼的三天前，把死者的遗骨运回来，安置在一个事先扎好的帐篷中，他们的朋友可以拿他们所愿意拿的任何祭品带给死者的亲属。［3］在举行葬礼游行时，用四轮马车载着柏木棺材，每个部落一辆车，各部落死者的遗骨装在各自部落的棺材里。在游行队伍里，还有人抬着一个装饰好了的空柩一起走，这是为那些在战争中阵亡而尸体下落不明的人设立的。［4］不论是公民还是异邦人，只要愿意，都可以参加这个游行，死者的女性亲属在墓前志哀。［5］遗骨安葬在公共墓地，这是市郊风景最优美的地方[77]。雅典人总是把阵亡将士安葬在这里的。唯一的例外是马拉松战役的阵亡者，因为他们的功勋极不寻常，他们就被安葬在阵亡的地方。

［6］在遗骨被埋葬以后，雅典城邦推举一名他们认为最有智慧和最有威望的人发表演说，以讴歌阵亡者。演说之后，大家解散。［7］这就是葬礼的程序。在整个战争中，每当雅典人安葬其阵亡将士时，人们都遵循这个沿用已久的习俗。［8］这些将士是首批阵亡的，桑西浦斯之子伯里克利被推举出来发表演说。到了合适的时辰，他从坟地走上一个高台，为的是使尽可能多的人听到他所说的话。他的发言如下：

35 “以前在此地发表葬礼演说的大多数人，都赞颂那位把葬礼演说作为国葬典礼一个组成部分的立法者。在他们看来，对阵亡将士发表演说，给予他们这项荣誉，是很有价值的。我自己原来认为他们在行动中所展示出的价值，也应将通过行动给予荣誉上的充分的奖赏，

就像你们刚刚在准备这次国葬典礼中所看见的一样。我原本希望许多勇敢者的声誉不至于因个别人的说法而受到损害，不至于因他对他们说三道四而有所变化。［2］当发言者无法让其听众相信他所说的就是实情的时候，他是很难说得恰如其分的。一方面，熟悉死者事迹的亲友，以为这个发言还没有他自己所知道的和他所希望听到的那么多；另一方面，那些不熟悉有关情况的人，当听到他们自己的能力所不及的功绩时，会对死者感到忌妒，会认为发言者过分颂扬死者。颂扬他人，只有在一定界限内，才能使人容忍；这个界限就是他们相信在所列举的事迹中，他们可以做到；一旦超出这个界限，人们就会忌妒和怀疑了。［3］但是，既然我们的祖先赞同制订这个制度，那么，我就有义务遵循惯例，尽我所能来满足你们各自的期望和要求。

36 “我首先要说到我们的祖先们：因为在现在这种场合，首先提及他们的功德，这是公平的，也是适当的。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因为他们勇敢无畏，使这片自由的土地代代相传，直到如今。［2］如果说我们的祖先是值得赞颂的，那么我们的父辈们受到赞扬就更加受之无愧了。因为他们还为我们留下现在我们所拥有的这个帝国，而他们能够把这个帝国传给我们这一代，不是没有付出惨痛代价的。［3］今天我们集合在这里的人，绝大多数正当盛年，我们在各方面壮大了我们的帝国，为我们的城邦储备了各方面的资源，[78]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战争时期，她都能够达到完全自足。

［4］“关于我们用以取得现有势力的军事成就，关于我们或我们的父辈们英勇地击退希腊的或异族敌人的入侵的事迹，大家已经耳熟能详，在此我就不再多作追述了。我首先要说的是，我们是怎样达到今天这种地位的，我们的帝国日益壮大是在怎样一种政制下实现的，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怎样促成这个结果的。在此之后，我再来赞颂阵亡将士。因为我认为这种主题的演说，在目前场合下是合适的，对于全体在场人员，不论是公民还是非公民，都是有益的。

37 “我们的宪法没有照搬任何毗邻城邦的法律，[79]相反，我们的宪法却成为其他城邦模仿的范例[80]。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是因为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加以管理的。[81]我们看到，在解决私人争端的时候，所有的人依法都是平等的；在公共生活中，优先承担公职所考虑的是一个人的才能，而不是他的社会地位，他属于哪个阶级；任何人，只要他对城邦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湮没无闻的。［2］我们在政治生活中享有自由，我们的日常生活也是如此，当我们的街坊邻居为所欲为的时候，我们不至于因此而生气，也不会相互猜疑，相互监视，甚至不会因此而常常给他们难看的脸色，尽管这种脸色不会对他们造成实际的伤害。［3］我

们在私人关系上是宽松自在的，但是作为公民，我们是遵守法律的。对当权者和法律的敬畏使我们如此。我们不但服从那些当权者，我们还遵守法律，尤其是遵守那些保护受伤害者的法律，不论它们是成文法，还是虽未写成文字但违反了就算是公认的耻辱的法律。

38 “另外，我们安排了种种娱乐活动，以使人们从辛苦劳作中得到精神的恢复。在整个一年之中，我们都举行各种常规的竞赛和祭祀活动[82]；在我们的家庭中，有华丽而风雅的设施，每天怡娱心目，祛除心中的烦闷。［2］我们的城邦如此伟大，全世界的各种产品都流向我们这里。因此，对雅典人而言，享用其他地方的产品，就如同享受本地出产的美好果实一样。[83]

39 “至于我们的军事政策，也在以下几个方面优于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城邦对全世界是开放的，我们从未通过排外条例，以防止外人趁机探访或观察，尽管敌人的耳目不时地从我们的自由开放中捞取好处。我们并不过多依赖于事先策划的招数，而是依靠发自我们内心的勇气去付诸行动。在我们的教育制度上，我们的对手[84]从孩提时代起就通过严酷的训练，以培养其勇敢气概；在雅典，我们的生活完全是自由自在的，但是我们也随时准备应对同他们一样的各种危险。［2］这一点由下面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当拉栖代梦人侵入我们的领土时，他们不是单独前来，而是带着他们所有的同盟者一起来的；而我们雅典人在向一个邻邦领土进攻的时候，却是由我们自己来完成的。虽然我们在异乡作战，他们是为保卫自己的家乡而战，但我们还是常常击败他们。［3］任何敌人从未遭遇过我们的全部兵力，因为我们不得不关注我们的海军，[85]也不得不派遣我们的公民在陆地上去完成许许多多的任务。因此，当他们与我们的一支军队交战的时候，如果他们获胜，他们就自吹，说他们打败了我们的全军；如果他们战败了，他们就声称是被我们全部军事力量打败的。

［4］“我们宁愿以轻松的心情而不是以艰苦的训练来应对危险；我们的勇气是从我们的生活方式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法律强制使然。我们具有双重优点：一则我们不用为那些尚未到来的痛苦而忍受折磨；[86]二则当我们真的面对这些痛苦的时候，我们的表现和那些经受这种严酷训练的人同样勇敢无畏。当然，我们的城邦值得赞美的优点还不止这些。

40 “我们热爱美的事物但不至于奢侈，热爱智慧但不至于柔弱。我们把财富当作是可以适当利用的东西，而不是当作可以夸耀的东西。真正的耻辱不是贫穷这一事实本身，而是不千方百计地去摆脱贫穷。［2］我们的公职人员，在关注公共事务的同时，还关注自己的私人事务；我们的普通公民，虽长年累月地忙于劳作，但是仍可以对

邦国大事作出公平的裁断。因为我们雅典人和任何其他人不一样，我们认为一个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不是一个没有野心的人，而是一个无用之人。我们雅典人即使不是首倡者，也可以对所有问题作出裁判；我们不是把讨论当作绊脚石，而是把它看作任何明智行动所必不可少的首要前提。[87] ［3］另外，我们在从事冒险事业之前或冒险事业之中，能够做到既敢于冒险，又深思熟虑。其他人的勇敢，是由于他们的无知，当他们反思的时候，又会感到疑惧了。但是，真正勇敢的人无疑应属于那些最清醒地认识人生的灾患和幸福而又勇往直前，在危难面前从不退缩的人。［4］我们的慷慨大方同样是与众不同的。我们结交朋友旨在给他人好处，而不是从他人那里接受好处。当然，给予他人好处的人成为双方更为可靠的朋友，他们继续回馈友善，以使受惠者永远保持感激之情。但是如果受惠者无动于衷，他们回报善意就像是在偿还一笔债务，不是慷慨地赠与。［5］只有雅典人，他们在施惠于别人时从不计较利益得失，而是出于一种慷慨大度的信念，一种勇敢无畏的信念。

41 “一言以蔽之，我们的城邦是全希腊的学校。我认为世界上没有人像雅典人这样，在个人生活的许多方面如此独立自主，温文尔雅而又多才多艺。［2］这些并不是在这样的场合下的一种空自吹嘘，而是实实在在的事实，我们城邦的势力就是靠这些品质获得的。［3］在现有的城邦中，只有雅典在遇到考验时，被证明比它的名声更加伟大；只有雅典，入侵的敌人不以战败为耻辱；它的臣民不因统治者不够资格而抱怨。［4］我们的强大势力并非没有证据，我们现有的那些巨大的纪念物[88]，不但在当代，而且后世也将对我们表示赞叹。我们决不需要一个荷马为我们唱赞歌，也不需要任何他人的歌颂，因为他们的歌颂只能使我们暂时陶醉，而他们对于事实的印象不足以反映事实真相。我们勇敢无畏地冲入每一片海洋，攻入每一块陆地；我们在各地所造成的不幸，或所布施的恩德，[89]都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纪念。［5］这就是雅典，就是这些人为它勇敢作战、慷慨捐躯的一个城邦，因为他们只要想到脱离这个城邦，就会不寒而栗；而每一位有幸还活着的人，都应当甘愿为城邦忍受一切痛苦。

42 “正是这个原因，我详细讲述了我们城邦的特性，我要向你们说明，我们的奋斗目标比其他不具备这些优点的人们所追求的目标要更为远大；同时我刚才用确凿的证据表达了对他们的荣耀的赞颂。［2］现在，关于赞颂阵亡将士的最重要的部分，我已经说完了。因为我已经赞颂了雅典，赞颂了使我们城邦强盛的这些人和类似他们的人的英雄气概，你们会发现，他们不像大多数其他的希腊人，他们的声望是无愧于他们的功绩的。在我看来，像他们这样死去是衡量一个人的价值的试金石，不管这是他的品质的初次表现也好，最后的证明

也罢。［3］公正地讲，他们为祖国而战的坚定信念，应当抵消一个人在其他方面的不足，他们的优点弥补了他们的缺点，他们作为一名公民的贡献超过他们作为个人所造成的祸害。[90]［4］在这些人中间，富人没有为了将来享用其财富而变成懦夫，穷人没有为了将来获得自由和富裕而逃避危难。他们所需要的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向他们的敌人复仇。在他们看来，这是最光荣的冒险。他们快乐地决定参加对敌复仇，坚信能够击溃敌人，而放弃了其他的一切。他们并没有对难以确定的最后胜利寄予厚望，而是在面临的实际战斗中，勇往直前，相信自己所为。因此，他们宁愿在抵抗中牺牲，也不愿在屈服中偷生；他们没有做不光彩之事，他们在危难面前坚守阵地；霎时间，在他们命运的顶点，不是恐惧的顶点，而是他们光荣的顶点，他们就离开我们而长眠了。

43 “这些人就这样牺牲了，他们无愧于他们的城邦。你们这些还活着的人们虽可以祈求得到一个较为幸运的结局，但是在战场上你们必须要有坚定的决心。你们不能满足于单单从字面上理解与保卫邦国密切相关的这些优点的意义，尽管演说者在面对像现场这样活跃的观众时，仍可以就这些优点撰写出非常精彩的演说词。你们自己必须了解雅典的军事力量，并且时刻都要关注着她，直到对她的热爱充满了你们的心头；然后，当你们认识到她所有的伟大之处时，你们必然会想到，这些人之所以能赢得这一切，是由于他们的勇敢精神，他们的责任感，他们在行动中有一种强烈的荣誉感；你们也一定会意识到，在一项冒险事业中，任何个人的失败都不会使他们觉得城邦中失去他们的那份勇气，[91]他们反而会尽可能地把他们最光荣的东西奉献给城邦。［2］他们无一例外地把生命奉献出来，这使他们每个人都获得了永世常青的荣誉。至于坟墓，它不只是安葬他们遗骸的地方，而且是存放着他们荣誉的最崇高的圣地，它将永远铭刻在人们心中，人们一有机会就将在这里缅怀他们的行为或业绩。［3］因为英雄们把整个大地作为他们的坟墓，甚至在远离家乡的异邦土地上，那里的墓志铭不是铭刻于记功柱上，而是以不成文的文本铭记于人们的心坎上，成为每个人心目中的圣地。［4］这些人应当成为你们的榜样，他们认为幸福是自由的成果，而自由是勇敢的成果，他们从不在战争的危险面前退缩。［5］那些毫不吝惜生命的人并不是可悲的人；这些人并不指望以后会得到什么，他们保全生命说不定会带来相反的结果，对他们来说，任何意外的失败，都将导致最可怕的后果。［6］可以肯定，对于一个人的灵魂而言，由于不幸而引起的懦弱，比之在充满活力和集体主义精神时意外地死于沙场，不知要悲惨多少倍！

44 “由于这个原因，我对这些人在现场的父母给予的不是怜悯，而是安慰。他们知道，人生无常，充满着变数。但是，像他们这样光

荣牺牲，并引起你们的哀痛，这的确是幸运的。对他们而言，生命之旅和幸福之旅同步。［2］我知道，这一点很难说得通，尤其是当你们看见别人快乐的时候，你们也会想起过去一些常常使你们快乐的事情来。一个人不会因为缺少他从来未享受过的好事而感到悲伤，而是因为丧失了他长期以来所惯于享受的东西才会感到悲伤的。［3］然而，你们中间那些适龄的人仍要生育后代，其他儿子必将支撑你们的未竟之愿。这些新生的儿子不仅可以使你们逐步忘却那些死者，他们还将立即充实城邦的力量，保证城邦的安全；因为如果一个公民不是和其他公民一样，有子嗣作为一般危险担保的话[92]，是不要指望他会作出公平且公正的决定的。［4］至于你们当中那些已过盛年的人，一定要为你们自己幸运地享受了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而庆幸，你们将在短暂人生的余年里为死者的美名感到快慰。只有对荣誉的热爱是永恒的，使一颗年老而不幸的心得到快慰的，是荣誉，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是利益。

45 “至于你们中间那些死者的儿子或兄弟们，我看到你们将面临着一场艰巨的竞争。当一个人去世的时候，人们都在颂扬他，纵或你们的功绩是卓越超群的，你们仍将发现自己的荣誉不仅很难超过他们，甚至难以接近他们。活着的人往往忌妒那些竞争对手，而对于那些不再参与竞争的死者而言，他们总是能够得到善意的尊敬。

［2］“另一方面，现在你们当中有些妇女已经成为寡妇了，如果必须要说说女性的长处的话，那么一切都包含在我这简短的忠告里：你们的伟大荣耀就是丝毫不失女性本色；妇女的最伟大的荣耀就是极少成为男人们的谈资，不论他们谈论你们的优点还是缺点。

46 “现在，我已经依照法律的要求完成演讲，说出我应该说的言辞；而在行动上，这些被埋葬在此的人已经得到了他们的那份荣耀。至于其他人，他们的子女将由城邦公费抚养，直到他们成年为止。这是城邦拿出的重奖，来奖赏那些死者和他们的后代，就像给予在勇敢竞赛中获得优胜者花冠一样。哪里对于功德的奖赏最大，哪里就有最优秀的公民。［2］现在，你们对于每一位亲友已致哀悼，你们可以解散了。”

---

[1] 公元前431年夏季之初，伯罗奔尼撒战争正式爆发。

[2] 按照这种纪年法，“夏季”长约8个月（3月至10月），“冬季”为4个月（11月至翌年2月）。参阅修昔底德，I. 30附注。

[3] 从公元前446/前445年到公元前431年。参阅修昔底德，I. 115。

[4] 即公元前431年3月。修昔底德在这里用希腊三个主要城邦习惯的纪年方

法记载战争爆发的年代。

[5] Boeotarchs，音译“波奥塔克斯”，底比斯的主要官员之一，共有11名，大概主要负责管理波奥提亚同盟的事务，他们通常皆出自波奥提亚同盟主之邦底比斯。参阅S. 霍恩布鲁尔，第1卷，第239页。

[6] 历史上一些民族习惯地把一夜分为若干“更”（watch），如犹太人把一夜分为三更，中国人把一夜分为五更，而希腊人和罗马人则把一夜分为四更。

[7] 大约在公元前519年与雅典结盟。参阅希罗多德，VI. 108。

[8] 即雅典人和斯巴达人之间的这场战争。—史译本注

[9] 这里是指阴历月末。

[10] 约合13千米。

[11] 参阅修昔底德，II. 78。

[12] 昭译本这里译为“三十年和约”。

[13] 参阅修昔底德，I. 82；II. 29，66 — 68。

[14] 指那些未涉入战争或未加入双方同盟的邦国。

[15] 这些盟邦是多利斯人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殖民地（III. 86—87），它们在战争之初大都持消极观望的态度，直到公元前412年才提供少量舰船（VIII. 26）。

[16] 这可能是有意对希罗多德的记载提出异议，因为希罗多德（VI. 98）说，在马拉松战役之前不久（公元前490年）发生过一次地震，以后再也没发生过。—史译本注

[17] Thera或译特拉，今之圣托里尼岛。

[18] 值得注意的是，在修昔底德开列战争资源清单中，原提洛同盟诸邦除了开俄斯、列斯堡之外，都被划入雅典帝国五个纳贡区之中。

[19] 指自己的家园遭到蹂躏。

[20] 即其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二。参阅II. 10。

[21] 这种关系被称为“guest-friendship”（希腊语*xenia*），在希腊不同城邦的知名人士之间一种常见的私人关系；个人与某个城邦之间关系则被称为“公客”（希腊语*proxenia*），表示一种正式的关系（参阅修昔底德，II. 29，85；IV. 78），而这种关系往往是世袭的。如修昔底德（V. 43；VI. 89）述及阿尔基比阿德斯与斯巴达的关系。

[22] 参阅修昔底德，I. 126 —128。

[23] 参阅修昔底德，I. 140 —144。

[24] 这些收入主要包括比利埃夫斯港的过境税、销售税、麦特克（“侨民”）所缴纳的人头税、公共财产（尤其是银矿）的收入、民众法庭所收的诉讼费和罚款、富人的个人捐款、战败国的赔款（通常是分期偿付）等。

[25] 雅典同盟成立时，规定的数目是460塔连特（I. 96）。这里的数字是平均数，因为每四年在大泛雅典人节时由雅典人对贡金的数额修订一次。—史译本注

[26] 卫城正门即普罗皮赖亚（Propylaea）竣工于公元前432年，其他公共建筑指帕特农（Parthenon）神庙、奏乐馆（Odeum）、埃琉西斯圣殿（Telesterion at Eleusis）等。参阅普鲁塔克：《传记集·伯里克利传》，XIII。

[27] 帕特农神庙中的雅典娜神像，由菲狄亚斯设计建造，饰以黄金象牙。

[28] 据普鲁塔克（《传记集·伯里克利传》，XXXI）记载，这些金片都是可以取下来衡量轻重的。

[29] 这个数字包括雅典派往各地的驻防军（包括那些“军事移民”）和麦特克，服役年龄在18—60岁之间。其中18—20岁的青年（περίπολοι）只担负阿提卡境内的驻守任务，从城邦领取生活费；年满20岁之后才有可能担任境外军事任务。参阅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LII. 1—5。

[30] 侨民（*metoikos*，*metics*）本意为“变动居所者”，在雅典通常是指定居的异邦人，属于无公民权的自由人。按雅典法律，他们无权拥有土地和房产，但是须缴纳人头税（成年男人每月1德拉克玛，独居的妇女半德拉克玛）、服兵役，以从事工商业者居多。

[31] 约合6500米，克译本为4英里；谢译本（第117页）注1译为40英里。

[32] 约合8千米。

[33] 约合7400米。

[34] 约合11千米。

[35] 谢译本（第117页）误译为“12000人”。

[36] 昭译本为“1800名”。

[37] 修氏在这里提供了公元前431年关于雅典成年男子的极其珍贵而详尽的资料。然而，近代学者据此推算其时雅典人口状况，依然困难重重。早在1933年，A. W. 高穆就雅典人口问题详加考证；N. G. L. 哈蒙德在其《希腊史》中认为公元前431年雅典总人口为40万，其中公民连同家属共16.8万，麦特克3.2万，奴隶20万；新版《剑桥古代史》（第5卷）作者估算，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雅典总人口约30万，其中自由公民及其家属约15万，麦特克不超过5万，奴隶约10万多。一般认为，此时雅典成年公民人数在4万左右，是一个合理的估计。参阅A. W. Gomme, *The Population of the Athens in the Fifth and Fourth Century B. C.*,

Oxford, 1933, pp. 5–47；N. G. L. Hammond, *A History of Greece*, London, 1977, pp. 324–329；D. M. Lewis, J. Boardman, J. K. Davis and M. Ostwal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83, 296–302。

[38] 如木门、窗、门槛、窗框等。

[39] 谢译本（第117页）译为“牛马”。

[40] 凯克罗普斯（Cecrops），古代阿提卡的地神，形象是上身为男人，下身为蛇尾。后来，他被认为是希腊地神该亚的儿子，阿提卡12座城镇的奠基者；因而该地区被称为凯克罗皮亚，雅典卫城也被称为凯克罗皮亚，雅典居民被称为凯克罗皮斯人，亦即凯克罗普斯的子孙。传说他是阿提卡的第一代王，见证过雅典娜和波塞冬为争夺这个地方的庇护权而发生的争执。

[41] 埃里克修斯（Erechtheus）为传说中阿提卡的第六代王，而提秀斯为第十代王。关于这次交战的具体年代及其后果，自古就有不同的说法。值得注意的是，攸摩浦斯的后裔（Eumolpidai）是世代为著名的埃琉西斯秘祭提供祭司的两个家族之一。

[42] 关于提秀斯改革的讨论，参阅S. 霍恩布鲁尔，第1卷，第262—264页；徐松岩：《提秀斯改革新论》，《安徽史学》，2003年第1期。

[43] 西诺基亚（Synoecia，Feast of the Union，阿提卡统一节）在每年的赫卡托姆拜昂月（*Hekatombaion*，雅典历的正月）16日举行。

[44] 即在提秀斯统一阿提卡之前。

[45] 安特斯特里昂月即所谓“百花月”，跨现在公历2—3月。史译本为“安特斯特里昂月12日”。关于希腊历法，参阅附录二。

[46] 指庇西特拉图和他的儿子希皮亚斯。

[47] 公元前480 —前479年，波斯战争期间，雅典全体居民两次迁出阿提卡。

[48] 有的学者指出，皮拉斯基康（Pelargikon或Pelasgicum）系指雅典卫城的古城墙，但也有学者认为修昔底德是把它与卫城城墙明确区分开的。考古资料证明，在希腊人到来之前，雅典卫城已有城墙建筑。雅典卫城曾是皮拉斯基人的居住地，他们在此建立设防要塞。参阅S. 霍恩布鲁尔，第1卷，第269 —270页。

[49] 参阅修昔底德，I. 80 —85。

[50] 这里指雅典历法的夏季，仲夏应为5月底，正是阿提卡地区收割麦子的时候。—史译本注

[51] Zeuxidamus，克译本为Zeuxis。

[52] 特里亚平原是阿提卡少数土地较肥沃的地区之一。

[53] 这是埃加琉斯山（Aegaleus）和帕涅斯山（Parnes）之间的一个德莫。—史译本注

[54] 该德莫此时可提供3000名重装步兵（修昔底德，II. 20）。阿里斯托芬创作的喜剧《阿卡奈人》就是以该德莫的人们迁居雅典为故事背景的。

[55] 约合11千米。

[56] 参阅修昔底德，I. 102。

[57] 这个地区通常被称为彭泰利库斯山（Pentelicus），因其南坡有彭泰利（Pentele）德莫而得名。

[58] 参阅修昔底德，II. 17。

[59] 这个地方因古镇Glaia而得名。

[60] 奥罗浦斯人乃是雅典的臣民。这段文字显然是在公元前412/前411年波奥提亚人攻陷奥罗浦斯之前写的。

[61] 这是卫城6000塔连特存款的一部分（II. 13）。—史译本注

[62] 位于斯法克特里亚海湾以南约8千米，在美塞尼亚的西南端的海角上。

[63] 参阅谢译本，第124页。

[64] Point Ichthys，即“鱼岬”。

[65] 严格说来，当时希腊人尚无现代意义上的“公海”概念。英译者所用“公海”（the open sea）一词系指距离陆地较远的广阔海域。

[66] 参阅修昔底德，I. 101，103。

[67] 现代学者推算此次日食发生在公元前431年8月3日17点22分。

[68] “代理人”（πρόξενος，*proxenos*，复数*proxenoi*），原意为“公客”或“朋友”。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中共提及11次，他们是A邦安插在B邦关照A邦利益的人物，通常由B邦公民担任。在款待和协助他们所代表的国家的使者和公民时，他们享有B邦的某些特权，颇似现在的“领事”。事实上，他们往往成为A邦安插在B邦的耳目。

[69] 根据希腊传说，雅典王潘狄昂有二女，普罗克涅和菲洛墨拉。普罗克涅嫁给色雷斯王泰琉斯。后来泰琉斯诈称普罗克涅已死，请求派菲洛墨拉前往。菲洛墨拉至色雷斯，泰琉斯凌辱之，并割其舌，使其有口难辩。菲洛墨拉把这件事情织于花毯上。后来普罗克涅得知此事，姊妹合谋，杀死泰琉斯之子，烹其肉献给他吃，以资报复。泰琉斯发现此事后追逐她们姊妹二人。诸神见状，把三人都变为鸟类：泰琉斯变为戴胜鸟，普罗克涅变为夜莺，菲洛墨拉变为燕子。修昔底德在此旨在申明西塔尔克斯的父亲泰瑞斯不是传说中的泰琉斯。

[70] *Peltasts*，手持*pelta*（轻盾）的轻装步兵。公元前5世纪末开始出现的一

个新兵种，与传统的重装步兵相比，轻盾兵的盾小而轻，配备有投枪和短剑，特点是装备轻便，移动迅捷。

[71] 参阅谢译本，第125—126页。

[72] 参阅修昔底德，I. 6l。

[73] 公元前430年，雅典发生大瘟疫。据近代学者估计，持续数年之久的瘟疫使雅典人口减少约三分之一至一半。

[74] 参阅修昔底德，II. 13。

[75] 谢译本（第126页）无这句话。

[76] 参阅修昔底德，IV. 66— 69。

[77] 在雅典城西北部的狄普隆门（Dipylon gate）外的外陶区，这里有一条公墓大街直通雅典。参阅地图三。

[78] 那就是修昔底德在（II. 12）所列举的金钱、陆军、海军等。—史译本注

[79] 暗指拉栖代梦人，因为据说他们的法律是仿效克里特人的。事实上，伯里克利在通篇演说中都把雅典人和拉栖代梦人加以对照，但很少直呼其名。

[80] 可能暗指公元前454年罗马派人来研究梭伦的法律（李维：《罗马史》，III. 31）。据近代学者考证，罗马人是前往南意大利的“大希腊”地区而不是雅典来研究希腊的法律。

[81] 近代以来，学者们研究雅典民主制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伯里克利对雅典民主的讴歌无疑是值得重视的，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伪色诺芬所作《雅典政制》中所提供的史料。

[82] 如泛雅典人节和狄奥尼苏斯节等。

[83] 此时雅典人牢固地控制东地中海地区海上交通要道和战略要地，雅典是该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海陆交通枢纽。正如伪色诺芬（《雅典政制》，II. 7）所说：“无论在西西里、意大利、塞浦路斯、埃及、吕底亚、本都和伯罗奔尼撒，还是其他任何地方，只要发现精美的特产—统统都集中到雅典来了，因为雅典人掌握了制海权。”

[84] 指拉栖代梦人。

[85] 这时雅典战船上的桡手以异邦人为主，而船上的战斗人员（marine，类似后世的“海军陆战队”）通常由公民充任，修昔底德所说“海军”可能主要指这些人。

[86] 暗指斯巴达对青少年极其严酷的训练。

[87] 这是在为雅典民主制辩护，因为在拉栖代梦，邦国大事是由少数人决定的。

[88] 如雅典卫城上那些著名的建筑物。

[89] 这反映出雅典对帝国境内的臣民采取分而治之的策略加以管理。

[90] 在希腊人的观念中，作为公民，他自然是公民集体的一分子，而作为个人则未必是集体中的一员，其所作所为也未必要服从集体的需要。无怪乎希腊人把城邦视为公民集体了。

[91] 克译本这句话“no personal failure in an enterprise could make them consent to deprive their country of their valor”，直译为“在一项冒险事业中，任何个人的失败都不会使他们同意从他们的城邦中剥夺他们的英勇”。

[92] 雅典公民年满20岁可以结婚，未满30岁不得成为五百人议事会成员。根据雅典演说家戴纳库斯（Deinarchus）的说法，没有合法的男性子嗣者，不得在公民大会中发言。希腊人是非常看重一个人是否有合法的男性后代的。

第七章 战争的第二年。雅典的瘟疫。伯里克利的立场和政策。波提狄亚的陷落。

47 以上就是在这一年的冬季里举行的国葬典礼，它是在战争的第一年岁末[1]举行的。［２］在第二年[2]的夏季之初，拉栖代梦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像从前一样，用他们全部军队的三分之二侵入阿提卡，宙西达姆斯之子，拉栖代梦之王，阿奇达姆斯担任全军指挥官。他们安营扎寨后，便开始蹂躏那个地区。［３］在他们的军队抵达阿提卡之后不久，瘟疫[3]就首先在雅典人中间发生了。据说，这种瘟疫过去曾在毗邻列姆诺斯的地区和其他地方流行过，但是在人们的记忆中从来没有哪个地方的瘟疫像雅典的瘟疫这样严重，或者伤害过这么多的人命。［４］起初，医生们完全不能医治这种疾病，因为他们不知道正确的治疗方法。医生们自己死亡最多，因为他们和病人接触最频繁。任何人工技术都没有什么疗效。在神庙中祈祷，询问神谕，诸如此类的办法，都同样地毫无用处，直到最后他们完全为病痛的威力所征服，他们也不再求神占卜了。

48 据说，这种瘟疫起源于埃及上方[4]的埃塞俄比亚的一些地方，由那里传播到埃及和利比亚，以及波斯国王的大部分领土内。［２］瘟疫是突然在雅典出现的，首先得这种病的是比雷埃夫斯的居民。他们以为是伯罗奔尼撒人在蓄水池中施放了毒药，那时比雷埃夫斯还没有水井。随后这种病在上城[5]也出现了。这时，死亡人数激增。［３］至于这种病是如何起源的，其发病原因是什么，造成如此巨大的精神痛苦的种种原因，我将留给其他的作家去考虑，不管他们是业余的还是职业的作家。就我本人而言，我将扼要地记载这种现象，描述它的症状，如果以后再发生这种病，学者们也许会对它有所认识。这一点我会做得较好，因为我自己患过这种病，也见过别人患过这种病。

49 一般人都承认，那一年没有其他特别的病症；极少数患过其他疾病的人，最终也都染上了这种病。［２］但是，通常看不出有什么显著的发病原因。健康状况良好的人都是突然地头部发高烧；眼睛变红，发炎；口腔内喉咙或舌头往外渗血；呼吸不自然，不舒服。［３］在这些症状出现后，便是打喷嚏，嗓子嘶哑；接着就是胸部疼痛，剧烈地咳嗽；之后，腹部疼痛，呕吐出医生都有定名的各种胆汁，整个发病过程都是很痛苦的。［４］大多数的患者接下去便是干

呕，出现强烈地痉挛；有些人抽搐很快就停止了，有些人则持续很久。［5］皮肤表面的热度不是很高，从外表上看，也没有出现苍白色，皮肤呈红色、青黑色，突然出现小浓包和溃疡。但是身体内部高热难耐，以致患者连身着最薄的亚麻布衣都难以忍受，所以他们就脱掉所有衣服。他们最喜欢纵身跳入冷水中。事实上，一些没人照料的患者就是这样做的，他们跳进雨水池中，以消除他们不可抑制的干渴。但无论他们喝多少水，症状都没有丝毫不同。［6］另外，长时间的失眠和焦躁不安也一直困扰着他们。当这种疾病达到最严重的程度时，病人的身体非但没有衰弱，反而有惊人的力量，能够抵御一切痛苦；因此，大多数病人都是在第七天或第八天[6]由于体内的高热而死亡，这时他们尚有些气力。但是，如果患者度过这个时期，病痛便进入肠道，出现严重的溃烂，并且伴有严重的腹泻，由此使病人气力衰竭，通常都是这样死去了。［7］因为这种疾病从头部发起，进而传遍身体各部位，一个人纵或幸免于死，其四肢也都会留有它的痕迹。这种疾病蔓延至生殖器、手指和脚趾，许多人丧失了这些器官的功能，有些人还丧失了视力。[7]还有一些人，在他们开始康复的时候，完全丧失了记忆力，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认识自己的朋友了。

50 这种疾病的实况是难以用语言文字来描述的，它对人类侵害之沉重，几乎不是人所能忍受的。下面的情况可以最清楚地表明这场瘟疫与所有普通的疾病有所不同。所有攫食人类尸体的鸟兽，或者远离尸体（尽管有许多尸体横陈在地上，没有被埋葬），或者由于啄食尸肉而死亡。［2］关于这一点，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这类鸟实际上已经绝迹了；在尸体附近或其他地方，已经看不到这种鸟了。但是，如果要观察瘟疫的影响力，最好是研究一下像狗这一类家养动物，这一点我已提及。

51 如果我们忽略每个患者的许许多多的特殊病征，那么这些就是这种疾病的一般情况。同时，雅典城里没有流行任何常见疾病；如果有常见疾病发生的话，其结果也将成为瘟疫。［2］有些人因无人照料而死亡，有些人尽管得到悉心照料，但还是死去了。人们还未能找到一种特效药，因为一种药物对一个患者是有益的，对另一个患者却是有害的。［3］那些身体强壮的人不见得比身体柔弱的人更能抵抗这种疾病，所有患者都同样地死亡，就是那些采取了最好的防范措施的人也是一样的。［4］最可怕的是，当人们知道自己身染这种疾病时，便陷于绝望之中。他们马上就会丧失一切抵御疾病的力量，使自己成为瘟疫的牺牲品。另外，由于相互看护而染上瘟疫的人，像羊群一样成群地死去，这种情景是可怕的。因此而造成的死亡数量最多。[8]［5］一方面，如果他们害怕相互往来，病人便因无人照料而

死亡；事实上，由于无人照料，许多人全家[9]都死光了。另一方面，如果他们冒险去照看病人，其结果也是染疫身亡。对于那些自认为照看病人是一种高尚品质的人们，尤其是这样的。这样的人在荣誉的驱使下不顾自己的安危，到他们的朋友家里去，朋友的家人最终被垂死者的呻吟搞得精疲力竭，他们已经屈从于瘟疫的力量，不再举行哀悼活动了。［6］然而，最同情病人和垂死者的，是那些自己得了瘟疫后来又痊愈的人。这些人从亲身经历中知道病痛的情况，并且不再为他们自己担心了，因为从来没有人第二次得这种病的—即使第二次染上这种病，也不会致死的。这样的人不仅会得到其他人的祝贺，那时候他们自己也得意扬扬，甚至于幻想他们以后无论得了什么疾病，都会转危为安的。

52 使雅典人的灾难更加恶化的一个因素是他们把乡村居民迁移到城市里，新来者对此感受尤为深刻。［2］他们没有房屋住，不得不在一年之中的盛夏季节，住在空气不流通的茅舍中，大量的人无法遏制地死去了。垂死者的身体互相堆积在一起，半死的人在街道上四处打滚，并且群集于泉水的周围，因为他们都想喝水。［3］在他们所居住的神圣场所中，也充斥着他们当中那些死者的尸体。因为这个灾祸具有压倒一切的力量，致使人们不知道今后会怎么样，使人们对世间万事都漠不关心，不管它们是神圣之事还是世俗之事。［4］所有此前所沿用的丧葬仪式，统统被放弃了。他们尽其能力所及，埋葬死者。许多人缺乏埋葬时所必需的东西，由于他们的朋友已经死得很多，就采用最伤风败俗的方式来埋葬。有时候，他们来到别人已经做好的火化堆旁，把他们的死者的遗体抛到素不相识的人的柴堆上，然后点起火来；有时候，他们发现另一个火化柴堆正在燃烧着，他们把自己抬来的尸体放在别人的尸体上，然后就跑开了。[10]

53 不仅如此，瘟疫还导致了雅典其他违法乱纪的情况开始增多。现在，他们明目张胆地冒险做一些事，这些行为在此前是不敢公开的，而且恰恰是他们不愿意做的。因为人们看到，幸运转变得如此迅速，有些富人突然死亡，那些此前一无所有的人却继承了他们的财产。［2］因此，他们决定迅速花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享乐。他们觉得自己的生命和财富都如同过眼烟云。［3］至于所谓荣誉，没有人愿意遵守它的规则，因为一个人能不能活到享受光荣的名号的时候是很成问题的。但是一般人都承认，既光荣又有用的东西就是那些现时的享乐，以及所有使人能够得到这种享乐的东西。［4］对诸神的敬畏和人为的法律都不能约束他们了。就前一点而言，他们断定敬神和不敬神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看到所有的人毫无区别地死去；就后一点而言，没有人能够预料他能否活到因违法而被推上被告席的时候，而他们每个人都觉得已经被宣布了更为严厉的判决，[11]这项判决正

悬在人们的头顶上，他们想在这个判决执行之前，再享受一点人生的乐趣，这也是合乎情理的。

54 这就是这场灾难的情景，它重重地压在雅典人的身上，雅典城里，死神肆虐，城外田地，惨遭蹂躏。［2］在遭遇灾难的时候，很自然地，他们回忆起过去的神谕。据老年人说，很久以前神谕中有这样一句诗：

和多利斯人的战争一旦发生，死亡与之俱来。[12]

［3］关于这句古诗曾经有过争辩。有人说，诗中所用字眼是饥馑（dearth），而不是死亡（death）。[13]但在目前的情况下，自然是后一种主张占上风了。因为人们要设法使他们的回忆与目前所遭遇灾难相吻合。但是如果我们以后再与多利斯人发生一次战争，而那次战争又恰好引起饥馑的话，我想人们也许会因此而采取这句诗的另一种解释了。

［4］现在那些知情的人还记得另一个给予拉栖代梦人的神谕。当他们问神，他们是否应当作战的时候，神是这样回答的：如果他们全力以赴作战的话，胜利是属于他们的，而且神自己也要保佑他们。[14]［5］不难想象，现在所发生的事件与这个神谕的词句是完全相符的。因为伯罗奔尼撒人刚刚入侵阿提卡，瘟疫就爆发了，而且，疫情从未侵入伯罗奔尼撒（至少是程度有限，不值得关注），受瘟疫侵袭最严重的是雅典；继雅典之后，就在人口最密集的其他城市中流行。以上就是与瘟疫有关的事实。

55 伯罗奔尼撒人在蹂躏了平原地区之后，就向帕拉里亚地区推进，直达劳里昂，即雅典的银矿所在地。[15]他们首先蹂躏了面向伯罗奔尼撒的一边，接着又蹂躏了面向优波亚和安德罗斯的一边。［2］然而，现在仍居于将军之位的伯里克利和前一次伯罗奔尼撒人来犯时的观点一样，认为雅典人不应该出来和他们交战。

56 但是，当入侵者还在阿提卡平原地带，还没有进入帕拉里亚地区的时候，伯里克利就组织了一支由100艘战舰组成的舰队，准备出征伯罗奔尼撒，这时候已经开赴海上。［2］舰船上载有4000名雅典重装步兵和300名骑士。300名骑士在骑兵运输船上，这是雅典人首次把旧式船改造为运输船。开俄斯和列斯堡派来的50艘舰船也参加了这次远征。［3］当这支雅典军队起航之时，伯罗奔尼撒人还在阿提卡的帕拉里亚地区。［4］他们在伯罗奔尼撒的爱皮道鲁斯登陆后，蹂躏了它的大部分领土，甚至想突击攻下此城，但未获成功。［5］他们离开爱皮道鲁斯，蹂躏特洛伊曾、哈利埃和赫尔米奥涅的

领土，蹂躏伯罗奔尼撒沿海地区的所有城镇。然后，他们航行前往拉哥尼亚的滨海城市普拉西埃，他们蹂躏了它的一部分领土，攻陷了这个城市，并且大肆劫掠。之后，他们就回国了。但这时伯罗奔尼撒人已经撤走，不在阿提卡了。

57 就在伯罗奔尼撒人进驻阿提卡和雅典人从事海上远征的整个时期内，在雅典军队中和雅典城内，都不断地有人罹疫身亡。的确，实际上可以肯定地说，伯罗奔尼撒人是因为害怕瘟疫的传染而匆匆撤离的；因为他们从来自雅典城的逃难者口中得知有关情况，并且也看到雅典人在不断地埋葬死者。［2］但是这次入侵停留在阿提卡的时间比任何一次都要长些，他们在阿提卡滞留约40天，蹂躏了整个地区。

58 在同一个夏季中，尼基阿斯之子哈格浓和克里尼亚斯之子克里奥滂浦斯（他们二人都是伯里克利的同僚将军），率领新近远征归来的军队出征色雷斯地区的卡尔基斯人和波提狄亚，当时雅典人尚在围攻波提狄亚。[16]他们到达那里后，便马上利用所带去的攻城器械进攻波提狄亚，千方百计想攻克此城，［2］但均未获成功。他们既没有攻下这座城市，也没有取得任何他们所预想的其他成就。因为在这里，雅典军队中也发生了瘟疫，极大地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甚至以前远征军中的那些健康的士兵也从哈格浓的士兵那里感染上了瘟疫；而佛米奥和他所率领的1600名士兵已不在卡尔基狄克的邻近地区，[17]故未受瘟疫的影响。［3］结果，哈格浓率领其舰队回雅典去了，他原有重装步兵4000名，在大约40天之内，罹疫身亡的就达1050人。过去在那里的军队[18]还坚守在他们原来的岗位上，继续围攻波提狄亚。

59 在伯罗奔尼撒人第二次入侵阿提卡之后，雅典人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如今，他们的土地已经两次遭到蹂躏，战争和瘟疫同时给他们造成沉重的压力。［2］他们开始谴责伯里克利，说他是战争的发动者，说他是造成他们的所有不幸的根源，他们渴望与拉栖代梦人议和，实际上也已派使者们到那里去，但是这些使者并未取得成功。现在，他们大失所望，就都把怒气发泄在伯里克利身上。［3］伯里克利看到他们因目前形势的转变而迁怒于他，而这些举动正如他事先所预料的一样。于是，他召集公民大会，那时他还是将军（想必人们都记得），其目的一则想恢复民众的自信心，二则想把他们这种愤怒的情绪引向较为平和并且更加充满希望的精神状态。因此，他走上前来，发言如下：

60 “我对于自己成为发泄愤怒的目标，并不是没有思想准备的，因为我知道其中的缘由。我召集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想在这几点上提

醒你们，你们对我发怒，你们在困难面前低头，都是不合理的。［2］我的意见是这样的：公民个人遭受损失而整个城邦繁荣强大，与公民个人财富增加而整个城邦每况愈下相比，前一种情况对公民个人是更为有利的。［3］一个人的个人生活无论是怎样的富足，但如果他的城邦遭到毁灭的话，他也必定随之遭到灭顶之灾。然而，一个蒸蒸日上的邦国总是在为不幸的个人提供摆脱困境的机会。［4］这样说来，公民个人在不幸中能够得到城邦的支持，保卫城邦无疑是每个人的责任，而不是像你们这样不分青红皂白地因为家园遭到劫难，而对城邦的公共安全不管不问；你们还指责我，因为我曾经主张战争；同时也是在谴责你们自己，因为你们自己也曾表决赞成战争。

［5］“但是，如果你们迁怒于我，我认为你们是对这样一个人发怒，无论在了解我们所采取的适当的决策，还是能够阐明这些政策方面，他都不亚于任何人；而且，他不仅是一位爱国者，还是一位诚实的人。［6］一位富有见识却又拙于向别人表达的人，与一位毫无主见之人无异；如果他同时具备这些特点，却不热爱自己的祖国，那么他是不会成为祖国利益的热情的维护者的。纵或他是一位爱国者，如果他不能抗拒贿赂的诱惑，那么一切都有被按价出卖的危险。［7］所以，在你们采纳我的意见而投入战争的时候，如果你们曾认为我本人在这些品质方面比别人，哪怕只是略胜一筹的话，那么现在你们无疑是没有理由要求我对所犯错误负责的。

61 “当然，对于那些可以自由选择的人们来说，他们的财产没有受到任何威胁，选择战争是最愚蠢的。但是，如果他们必须在屈服而丧失主权与冒着危险但有希望保持独立之间作出唯一抉择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宁愿做那个勇敢的冒险者，而不愿意做那个逃避危险的人。［2］至于我，我现在还是和过去一样，没有改变，改变了的是你们。事实上，这是因为你们在没有受到损害时采纳了我的意见；当你们遭遇不幸时，就后悔以前所作的抉择。我的政策的明显失误就在于你们的态度摇摆不定。因为这个政策是会引起痛苦的，你们每个人都正在感受这种痛苦，但是它的优点对于你们所有的人来说是相当长远的，一时还看不清楚；这样，当一个巨大的灾难突然降临于你们头上时，你们精神压力太大，认为无法将以前的决定坚持下去。［3］因为当事情突然地、意外地发生，出乎人们的预料之外的时候，人们就胆怯了，撇开其他所有的不幸，瘟疫肯定是这类突发事件之一。［4］但是，你们作为一个伟大的城邦的公民，你们所受到的教化和你们的出身是相符的，因此，你们要正视最严重的灾祸，绝不能有损于你们显赫的名声。人们都厌恶那些妄自尊大、佯装有那种他们不配有的声誉的弱者，人们同样要谴责那些和他的声誉不相称的胆怯者。因此，你们每个人应当努力抑制个人的悲伤，致力于维护我

们城邦的安全。

62 “如果你们在战争所必须付出的努力面前退缩，并且害怕他们最终不会取得好的结果的话，那么，你们应当知道我经常向你们说明的种种原因，它们证明你们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如果那些理由还不够充分的话，现在我就揭示一下由你们帝国的伟大所产生的一个有利因素。关于这一点，我认为迄今尚未向你们说明，也从未在我以前的演讲中提及过。若不是我看到在我的周围笼罩着不正常的沮丧情绪，我是不会冒失地谈及这一点的。［2］也许你们认为你们的帝国只是囊括你们的同盟者，我要向你们谈谈真实的情况。目前整个世界可分为两个部分：陆地和海洋。其中完整的一部分几乎完全处于你们的控制之下—不仅包括你们现在所利用的海域，还包括更大范围的海域。如果你们有意扩展，那最终结果，就是你们的战舰在海上纵横驰骋，随心所欲，波斯国王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海军都无法阻止你们。［3］因此，尽管你们会认为丧失土地和房屋使你们遭受了巨大损失，然而你们必须看到，你们的这种海上势力与从土地和房屋所得到的利益是大不相同的。只要你们把二者稍加比较，就会切实地认识到，那些东西不过是装点大宗财富的花园和其他装饰物而已。[19]你们也应当知道，如果通过你们的努力保全自由的话，我们所失去的将轻而易举地得到补偿；一旦屈从于别人，那你们现在所拥有的东西也将化为乌有。你们父辈们不是从别人手中接受他们所拥有的一切的，而是用他们自己的双手亲自创造的。他们不仅保全了自己的劳动成果，还把它们安全地移交给你们。在这方面[20]，你们一定不会亚于你们的父辈们，要知道，已获得的东西被人剥夺，比之在进取中受到挫折更为可耻。而且，你们在面对敌人时，一定要有一种气概，要藐视敌人。［4］就是懦夫，由于幸运和无知，也可能产生自信心，而只有像我们这样的人，才能够确信他们比敌人优越，把对敌人的藐视作为一种有利条件。［5］当双方机会均等的时候，知识使人们勇气倍增—知识使人们藐视他们的敌人，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信心，不是支撑绝望形势的一种盲目乐观，而是基于现有资源的一种判断，因而他们的预见是更为可靠的。

63 “还有一点，你们的邦国有权要求你们尽职效力，以维护帝国的尊严。对于你们每个人来说，帝国都是可以引以为豪的共同资源。对你们而言，拒绝承担帝国的责任，同时又企图分享其荣誉，这是不可能的。你们还应当知道，你们战争的目的不单单是为了享受自由而不遭受奴役，同时也牵涉帝国的丧失以及帝国在实际管理中所招致的仇恨而产生的危险。［2］此外，假如在危难时刻你们当中确实有人曾认为放弃帝国是一种正直的行为，那么，如今放弃这个帝国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坦率地说，因为你们维持帝国靠的是一种暴政；过去取

得这个帝国也许是错误的，然而放弃这个帝国是一定是危险的。［3］那些主张放弃这个帝国，并且劝说别人采纳他们意见的人们，将很快地使邦国陷于灭亡；纵或他们自己独立地生活着，其结果也是一样的。因为这些离群索居、没有雄心的人们只有在勇敢的保卫者的支持之下，才是安全的。总之，虽然他们可以在一个臣属之邦中安安稳稳地做奴隶，但是这种品质对于一个居于霸主地位的城邦[21]来说是毫无用处的。

64“但是你们决不要被这样一些公民引入迷途，从而迁怒于我。因为如果说我曾投票支持战争的话，你们和我是一样的。尽管由于你们拒绝敌人所提出的要求，他们已经侵入你们的领土，做出了你们所预料的一切；虽然我们在其他方面有所准备，但是瘟疫还是降临了——只有这个事件是我们始料不及的。我知道，我之所以越来越不得人心，主要是由于这一点。这是很不公平的，除非你们准备把将来任何一种意想不到的成功也都归功于我。［2］同时，对于上苍所降临的灾祸要默默地忍受，而对于敌人则要坚决抵抗。这是雅典的传统习惯，不要因为你们而妨碍这种习惯的继承和发扬。［3］你们还要记住，你们的城邦之所以在全世界享有最伟大的声誉，是因为她从不在灾难面前低头，是因为她在战斗中比其他城邦牺牲了更多的生命，付出了更大的努力，因此使自己成为前所未有的军事强国，人们将永世难忘这样的强国；纵或现在我们被迫屈服的时候到了（因为任何事物都无永不衰败之理），人们仍将铭记的是，我们统治下的希腊人比其他任何一个希腊城邦都要多；我们独力支撑与他们诸邦联军或个别城邦的最重大的战役；我们居住在一个最富足、最伟大的城市中。

［4］“那些没有雄心壮志的人会对这些光荣提出非难，但是那些积极行动的人会努力仿效我们，如果他们没有我们这样幸运的话，他们会忌妒我们的。［5］所有渴望统治别人的人，都会暂时招致别人的仇恨，会不得人心的。但是追求最崇高的目标的人必然招致憎恨，因此而招致憎恨的人是真正聪明的人。招致憎恨也是暂时的，但是由此而产生的目前的显耀和将来的光荣会使人们永世难忘的。［6］因此，你们要为维护日后的光荣和现时的荣耀而作出决断，为实现这两个目标而付出不懈的、积极的努力；不要派使者前往拉栖代梦；不要表露出任何一点这样的迹象，表明你们在目前的灾祸面前低头了。因为只有那些在心态上最冷静对待灾难的人们，只有那些在行动上最快速解除灾难的人们，才是最杰出的人、最伟大的公民集体。”

65 这就是伯里克利试图平息雅典人对他的怒气，引导他们从思想上摆脱现在的痛苦所列举的论据。［2］他们作为一个公民集体，被伯里克利成功地说服了；他们不仅不再考虑派使者去拉栖代梦和

谈，同时还对战争投入更大的力量。但作为个人，他们在灾难面前还是不堪重负的。普通民众原来仅有的那一点点财产，如今也被剥夺殆尽；上层阶级丧失了他们在乡村的美丽的田园和设施优良、富丽堂皇的房舍；最糟糕的是他们生活在战争中，而不是在和平中。［3］事实上，对伯里克利的恶感还是普遍存在，直到他们判处伯里克利缴纳一笔罚款[22]。［4］可是，不久以后，按照民众办事的一贯方式，他们又选举他为将军，把他们的一切事务都交给他处理。现在，他们对于个人的和家庭的灾难的感受没有那么强烈了，以邦国公共需要而论，他们认为伯里克利是所有的人当中最有才能的人。［5］因为在和平时期，只要他担任城邦的首脑，他就追求一种温和的、稳健的政策，他执政的时代正是雅典的全盛时代。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似乎也准确估计了雅典的军事实力。［6］战争开始后的两年半他才去世。[23]他去世以后，他对战争的某些正确的预见更加为人所知。

［7］伯里克利告诫雅典人说，如果雅典静待时机，关注自己的海军，不再去征服新的领土，并且在战争中不使雅典城发生危险的话，他预计雅典是会赢得这场战争的。但是，雅典人的行动却恰恰相反，在一些显然与战争毫不相干的事务上，个人野心和私人利益导致了一些对雅典人自己和他们的同盟者都不利的政策。这些政策如果获得成功，只会使个人得到荣誉和利益；而如果失败，就会给战争中的国家带来灾难性影响[24]。［8］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伯里克利无论就其地位、他的才能，以及他的众所周知的正直而言，都确确实实是一位能够独力控制民众的人物—简言之，是他领导民众，而不是民众领导他。因为他从来没有使用不当的手段来追求权力，他也从来没有被迫逢迎他们，相反，由于他享有崇高的威望，以致他敢于提出相反的意见，甚至向他们发怒。［9］每当他看到他们得意忘形的时候，他都会说服他们想到自己的危险；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由于恐慌而丧失勇气的时候，他会马上恢复他们的自信心。一言以蔽之，雅典虽名义上是民主制，但事实上权力掌握在第一公民手中。[25]（见图9）［10］他的继任者们的情况就不同了。他们彼此间大都不相上下，而每个人都想力争居于首要地位，最终他们竟准备靠牺牲整个城邦的利益来迎合民众的心血来潮。［11］这种情况，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在一个伟大的、居于统治地位的城邦中，必然会导致许多错误，西西里远征[26]就是这些错误之一。尽管这个错误不在于对他们所进攻的敌人的军事实力的判断失误，而是那些派遣他们出去的人随后没有采取最得力的措施给予海外军队以援助。因为他们忙于施展个人权谋，以图获得对民众的领导权。这样便不仅使远征军军心涣散，而且首先在国内导致内讧。［12］他们在西西里丧失了大多数舰船和其他军队后，在城邦内部发生了革命。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又坚持了八年[27]，以对抗他们原先的敌人，这些敌人后来不仅包括西西里人，而

且还包括他们自己的同盟者（它们几乎全都暴动了），最后还有波斯王子居鲁士[28]，他提供金钱资助伯罗奔尼撒海军。雅典人一直坚持着，直到由于他们内部的纷争而毁灭了自己，被迫投降。［13］因此，当伯里克利预言雅典人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孤立无援的伯罗奔尼撒的军队之时，他相信雅典的资源是极其雄厚、绰绰有余的。



图9 伯里克利像

66 在同一个夏季里，拉栖代梦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派遣100艘战舰远征爱利斯对岸的扎金苏斯岛。[29]扎金苏斯岛的居民是来自伯罗奔

尼撒半岛的阿凯亚人的殖民地，他们是雅典的同盟者。［2］舰船上有1000名拉栖代梦人的重装步兵，由一位名叫克涅姆斯的斯巴达人担任舰队司令。他们下船登陆，蹂躏了大部分的土地，但由于扎金苏斯人拒不投降，他们就返航回国。

67 在同一个夏季之末[30]，科林斯人阿里斯特乌斯、阿涅里斯图斯、尼克劳斯和斯特拉托德姆斯作为拉栖代梦派出的使者，一位泰吉亚人提玛哥拉斯，以及一位名叫波里斯的阿尔哥斯人以私人身份[31]参加，共同组成一个使团前往亚细亚，其目的是想说服波斯国王提供金钱，参与战争。他们首先来到色雷斯，拜访泰瑞斯之子西塔尔克斯。他们的想法是，如果可能的话，劝他废除与雅典的盟约，并且派兵救援当时正在受雅典军队围困的波提狄亚。同时，他们想在他的帮助之下越过赫勒斯滂海峡，去拜见法那巴佐斯[32]，他会派人送他们去拜谒波斯国王的。［2］但是碰巧雅典的使者也在西塔尔克斯那里，他们是卡利马库斯之子利阿库斯和斐勒蒙之子阿美尼亚德斯。这二人就劝说西塔尔克斯之子萨多库斯，一位新入籍的雅典公民[33]，把伯罗奔尼撒的使者交给他们，以使他们无法越过赫勒斯滂海峡前去拜见波斯国王，从而对他所归化的城邦[34]造成危害。［3］因此，当他们穿越色雷斯，准备登上舰船横渡赫勒斯滂海峡之时，萨多库斯事先派出的跟随利阿库斯和阿美尼亚德斯的军队就把他们逮捕起来，这支军队奉命把他们移交给雅典使者，并由他们把伯罗奔尼撒的使者带回雅典。当他们抵达雅典时，雅典人担心阿里斯特乌斯，这位在波提狄亚和色雷斯给雅典造成困难的罪魁祸首，一旦脱逃就会给雅典人带来更大的祸害，因此，雅典人没有经过审判，也没有听取他们为自己所作的辩护，在他们到达的当天就把他们全都杀死，把尸体抛入一个竖坑中。雅典人认为这种行为是对拉栖代梦人开创先例的一种正当的报复，因为他们把抓获的环绕伯罗奔尼撒的所有雅典人及其同盟者的商人全都杀死，抛入竖坑中。事实上，在战争之初，拉栖代梦人把所有在海上俘获的人，不论是雅典的同盟国的人，还是中立国的人，统统当作敌人杀死。

68 大约同时，在夏季即将结束之时，安布拉基亚人的军队和他们所招募的大批蛮族[35]军队一起进攻安菲洛奇亚的阿尔哥斯和安菲洛奇亚的其他地区。［2］他们对阿尔哥斯人的仇恨的起因如下：［3］这个阿尔哥斯和安菲洛奇亚的其他地区原本是安菲亚劳斯之子安菲洛库斯所建立的殖民地。在特洛伊战争以后，由于他对国内事务的不满，[36]他便在安布拉基亚湾建立了这个城邦，并以其故乡的名字称之为阿尔哥斯。［4］它是安菲洛奇亚的最大的城镇，其居民在当地的势力最为强大。［5］许多世代以后，当他们遭遇困难的时候，他们邀请与安菲洛奇亚相毗邻的安布拉基亚人来参加他们的殖民

地。这些安布拉基亚人成为他们的同胞，他们就是从安布拉基亚人这里学会说希腊语的，而其他安菲洛奇亚人仍说他们自己的语言[37]。［6］过了一些时候，安布拉基亚人驱逐阿尔哥斯人，并占领了这座城市。［7］于是，安菲洛奇亚人到阿卡纳尼亚人那里去，他们二者联合起来向雅典求援。雅典派佛米奥为将军，率30艘舰船去援助他们。他们抵达那里后，即攻占阿尔哥斯，使这里的安布拉基亚人沦为奴隶。这样，安菲洛奇亚人和阿卡纳尼亚人共同居住在这座城市里。［8］此后，雅典人和阿卡纳尼亚人开始建立同盟关系。［9］因为阿尔哥斯人把安布拉基亚人的公民变为奴隶，安布拉基亚人便开始仇视阿尔哥斯人。后来，在战争期间他们召集了以上所述及的那支军队，包括他们自己和考尼亚人以及其他毗邻的土著民族。他们兵临阿尔哥斯城下，控制了这个地区，但并未攻下阿尔哥斯，于是他们撤兵，各自返回自己的家乡去了。这就是这年夏季里所发生的事件。

69 在接下来的冬季里，雅典人派遣20艘战舰环绕伯罗奔尼撒航行。舰队由佛米奥指挥，他本人驻扎在诺帕克图斯，可以随时防止任何舰船从科林斯和克里赛湾进出。雅典人还派出6艘舰船在麦里山大的统率下前往卡里亚和吕基亚，在那些地区征收贡金，同时也防止伯罗奔尼撒一方的私掠船利用这一带水域作为根据地，袭掠那些从法塞里斯和腓尼基以及亚细亚大陆的沿海一带航行路经此地的商船。［2］但是，麦里山大率舰船上的雅典士兵和同盟者的军队进入吕基亚内地，在交锋中，他们战败，他本人被杀，手下的士兵损失了许多。

70 在同一个冬季里，波提狄亚人终于发现他们再也无法坚守下去了，再也不能抵御围攻者了。伯罗奔尼撒人攻入阿提卡，没有使雅典人撤走围攻波提狄亚的军队。波提狄亚城里的粮食已经吃光了，饥馑导致了一些骇人听闻的后果，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事情。因此，他们最后向指挥作战的雅典将军—欧里庇得斯之子色诺芬、阿里斯托克莱德斯之子赫斯提奥多鲁斯和卡里马库斯之子法诺马库斯—请求投降。［2］雅典的将军们愿意接受这个建议，因为他们看到自己的军队在战场上风餐露宿，遭受着很大的痛苦。同时，雅典在围城期间已经耗资2000塔连特。［3］关于波提狄亚人投降的条件如下：波提狄亚人和他们的子女、妻子和雇佣军离开波提狄亚，男子每人可穿外衣一件，妇女可穿两件；他们可以携带一定数量的钱款，以为途中所用。［4］根据这项协议，他们离开波提狄亚，前往卡尔基狄克以及其他地方去了。可是，雅典人责备这几位将军，说他们没有得到国内的指令，擅自订立协议，他们认为应当是无条件投降的。随后，雅典人派遣他们的移民前往波提狄亚，定居在那个地方。这是冬季里发生的事，修昔底德所记载的这场战争的第二年[38]就到此结束了。

[1] 可能是公元前431年年底，或是前430年年初。

[2] 公元前430年。

[3] 在雅典发生的瘟疫是现在已知的病症中的哪一种，目前尚难以确定。研究者们曾经提出种种推测，认为是天花、麻疹、斑疹伤寒（typhus）、腺鼠疫，甚至是突发性中毒综合征等。乔治·格罗特（G. Grote）认为是突发性伤寒。一般认为斑疹伤寒可能性较大。参阅史译本，第1册，第343页注。

[4] 古代埃及在地理上分为两大区：孟斐斯以南的尼罗河谷地称为上埃及，孟斐斯以北至地中海沿岸的三角洲地区称为下埃及。这里埃及上方应指古代埃及以南的地区，而不是“上埃及”。参阅谢译本，第137页。

[5] 指雅典城。雅典人习惯把与雅典城连为一体的比雷埃夫斯港区称为下城。

[6] 昭译本为“第七天或第九天”。

[7] 这很明显是由于血液循环的停止而引起坏疽的结果。这种斑疹伤寒的结果，在1915年巴尔干山脉地区所爆发的瘟疫中是常见的。—史译本注

[8] 指因相互照料而染疫身亡的。

[9] 英译者用“inmate”一词指家里的居民，除自由民家庭成员以外，事实上还包括奴隶。

[10] 出生与丧葬仪式和习俗，是古代诸民族的日常生活中的大事，现在瘟疫迫使他们做出平时不可想象的事情。

[11] 瘟疫随时都有可能宣布一个人生命的终结。

[12] 昭译本为“瘟疫与之俱来”。

[13] 昭译本为“有人认为原来的词是limos，一场饥馑，而不是loimos，一场瘟疫”。

[14] 参阅修昔底德，I. 118。

[15] 平原地带系指雅典周边地区，帕拉里亚和劳里昂都在阿提卡半岛南部。劳里昂银矿自公元前483年发现富矿脉之后，一直是雅典人的重要财政来源。这里也曾经是使用奴隶比较集中的地方。

[16] 接着前面叙述。参阅修昔底德，I. 64— 65。

[17] 参阅修昔底德，I. 65。佛米奥离开卡尔基狄克一定是在II. 103所述的事件之前，但是在别处均未提到。—史译本注

[18] 参阅修昔底德，I. 61；II. 31。第一支远征军中有雅典重装步兵3000人。

[19] 伯里克利把阿提卡本土的利益与帝国的整体利益相比，认为前者的分量似乎很小。参阅修昔底德，II. 37—42。

[20] 即保全帝国的安全。

[21] 即“帝国之邦”，控制着帝国的城邦，指雅典。修氏借伯里克利之口，明确指出雅典帝国的实质，就是雅典人对旧日盟邦的一种暴政。此时雅典国家结构已经发生巨变。参阅徐松岩：《论雅典帝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22] 根据狄奥多拉斯的记载（XII. 45.4），是80塔连特；据普鲁塔克（《传记集·伯里克利传》，XXXV. 4）的估计大约15—50塔连特。雅典人因动怒或失望而处罚其政治家或将军，或罚款，或放逐，并无定规。如自西西里返回雅典的皮索多鲁斯、索福克勒斯、攸里梅敦以及本书作者修昔底德本人。参阅修昔底德，IV. 65；V. 26。

[23] 伯里克利约于公元前429年9月去世。

[24] 这里特别是指西西里远征。

[25] 关于伯里克利的个人权力，参阅普鲁塔克：《传记集·伯里克利传》，XVI—XX。

[26] 关于西西里远征，参阅第六、七卷。近代学者研究认为，这段文字是公元前413年以后撰写的。

[27] 希腊文抄本上原文是“3年”，昭译本、克译本皆据此译出，但显然是错误的。参阅S. 霍恩布鲁尔，第1卷，第348页。

[28] 波斯王子小居鲁士（Cyrus the Younger，约公元前423—前401年）乃是波斯国王大流士二世与其妻帕里萨蒂斯的次子。他于公元前407年担任波斯帝国吕底亚、弗里吉亚和卡帕多西亚诸省总督，统领小亚细亚地区军事事务。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数年，资助拉栖代梦人，最终联手摧毁了雅典帝国。公元前401年，他率军与其兄争夺王位中战死于库纳克萨。色诺芬在其《希腊史》和《长征记》中，对小居鲁士有较为详实的记载。

[29] 参阅地图一。

[30] 公元前430年。

[31] 因为阿尔哥斯此时还是一个中立国。参阅修昔底德，II. 9。—史译本注

[32] 当时是波斯帝国达斯基里昂省的总督。参阅修昔底德，I. 129。—史译本注

[33] 参阅修昔底德，II. 29。

[34] 雅典。

[35] 当地非希腊语土著居民。

[36] 他的兄弟阿尔克麦昂杀死其母亲。参阅修昔底德，II. 102。古代其他作家把安菲洛奇亚的阿尔哥斯的建立归功于阿尔克麦昂或他的儿子安菲洛库斯。参阅斯特拉波，VII. 326C；阿波罗多鲁斯，III. 7。—史译本注

[37] 一种非希腊语，因此他们被称为“蛮族”（Barbarians）。

[38] 公元前430/前429年。

第八章 战争的第三年。普拉提亚之围。佛米奥在海战中获胜。西塔尔克斯统率色雷斯人入侵马其顿。

71 翌年[1]夏季，伯罗奔尼撒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没有入侵阿提卡，而是向普拉提亚进军。拉栖代梦人的国王、宙西达姆斯之子阿奇达姆斯担任这支军队的统帅。他在普拉提亚境内安营扎寨，蹂躏了他们的国土。当时普拉提亚人急忙派使者到他那里。他们这样说：

［2］“阿奇达姆斯和拉栖代梦人啊，你们侵犯普拉提亚的国土，你们的行为是错误的。这种行动无论对于你们自己，还是对于生养你们的父辈们而言，都是不光彩的。你们的同胞，克列奥姆布罗图斯之子波桑尼阿斯，在那些甘愿冒险参战的希腊人的帮助下，在我们的城市附近作战[2]，从波斯人的统治下解放了希腊之后，他在普拉提亚的市场上向解放者宙斯神奉献牺牲，他们把所有的同盟者召集在一起，恢复普拉提亚的城邦和版图，宣布她为独立城邦，不得对她侵略或征服。如果我们的城邦受到这种威胁，在场的各位同盟者，要各尽所能来帮助我们。［3］这是你们的祖先因为我们在危难时期所表现出的勇敢和爱国主义精神而给予我们的褒奖。但是，你们现在的行动却恰恰相反。你们和我们的死敌底比斯人联合起来，想来奴役我们。［4］因此，我们向那些做誓言见证者的诸神，向你们祖先的诸神，向我们本地的诸神呼吁，我们请求你们不要侵犯我们的领土，不要违背你们的誓言，让我们保持独立，正如波桑尼阿斯所宣布的。”

72 普拉提亚人说到这里，阿奇达姆斯打断他们的话，说：“普拉提亚人，只要你们按照你们所说的去做，那是很公平的。你们可以按照波桑尼阿斯的允诺去做，即维持你们的独立，参加解放那些曾经和你们共患难和你们共同宣誓而现在却臣服于雅典人的希腊人的事业。所有这些准备工作和战争的发动，都是为了解放他们以及和他们一样的其他人。我希望你们参加我们的事业，遵守你们的誓言；如果这一点你们做不到的话，就做我们曾经要求你们做的：严守中立，独立生活，不参加任何一方，但是要把双方视为朋友，不要作为任何一方的盟友参战。这样，我们就满意了。”

［2］这是阿奇达姆斯的讲话。普提提亚人听了这番话以后，回到普拉提亚城，把情况向人民作了汇报。然后又回到阿奇达姆斯这里，答复说，因为他们的妻室儿女都在雅典，[3]在没有经过雅典人同意时，他们是不可能按照阿奇达姆斯所建议的去做的。同时，他们还

在为自己城邦的局势担心。在阿奇达姆斯撤离之后，任何人都不能阻止雅典人的到来，阻止他们控制这个城邦；而底比斯人也参加了宣誓，也可以利用建议严守中立这一点以武力控制这个城邦。［3］阿奇达姆斯听了这些答复，为了消除他们的疑虑，就说："你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把你们的城市和房屋移交给我们拉栖代梦人，把你们的疆土、你们的果树数目以及其他一切可以用数量计算的财产都告诉我们。在战争期间，你们可以随意到哪里去。一旦战事结束，我们从你们手中所接收过来的东西，我们一定如数归还给你们；在这期间我们一定替你们保管好这些东西，注意田地的耕耘，给付你们足额的津贴。"

73 普拉提亚人听了这些话以后，又回到他们城里去，在征求了人民的意见以后，他们说，他们希望首先把阿奇达姆斯的建议告诉雅典人，如果雅典人同意的话，他们就愿意接受他的建议。同时，他们向阿奇达姆斯请求休战，在休战期间，不要蹂躏他们的田地。于是，他答应休战一些日子，以便使他们有时间往返于雅典与普拉提亚之间；在这个时期内，没有对他们的田地加以毁坏。［2］普拉提亚的使者来到雅典，和雅典人进行了磋商之后，带着下面的消息回到普拉提亚：［3］"普拉提亚人，雅典人说，自从我们成为他们的同盟者以来[4]，他们从未在任何时候抛弃你们，使你们受到敌人的侵害；现在他们以你们的祖先所发誓言的名义向你们呼吁，不要废止现有的同盟条约。"

74 当使者们传达了这个消息后，普拉提亚人决定不能背叛雅典人，即使迫不得已，眼见他们的田园遭到破坏，遭遇其他种种痛苦的考验，他们也要忍受。他们不再派使者去敌营，但是他们在城墙上作出答复，说他们不可能按照拉栖代梦人的建议去做。［2］阿奇达姆斯国王一听到这个答复，就马上向当地诸位神祇和英雄们呼吁。他说："普拉提亚境内诸神和诸英雄啊，请你们为我作证，从一开始我就不是来侵略的，因为这里的人首先违背了共同的誓言，我们才进入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们的父辈们在打败波斯人以前，曾向你们祈祷；在这个地方，你们向希腊的军队显示吉兆。我们已经提出了许多公平的建议，但是这些建议都被拒绝了。诸神和诸英雄啊，让那些首先作恶的人受到惩罚吧！让我们正义的复仇获得胜利吧！"

75 阿奇达姆斯祈祷诸神之后，就开始了军事行动。他首先利用砍伐的果树建筑环城的栅栏，以防止普拉提亚城内出兵突击。接着，他们又靠着城墙，垒造一个土山，他们希望有这样多的军队从事工作，他们会很快攻陷普拉提亚的。［2］因此，他们从基赛龙山上采伐树木，在土山两旁建筑一个用木材垂直相交而成的方格状的木架

子，使土山不致垮塌下去。然后再以木料、石块和泥土以及其他材料把它填塞起来。［3］他们夜以继日地连续工作了70天，当一批人在那里睡觉或吃饭的时候，总有另一批人在那里搬运材料。拉栖代梦人的官员在各同盟国的分遣队中监督他们，使他们努力工作。［4］但是，当普拉提亚人看到土山日益增高的时候，他们也建筑了一道木墙，安置在自己城墙上面，与土山对峙。在木墙之内，他们利用附近房屋的砖把它填塞起来。［5］他们利用木料把砖固定住，以防止随着木墙的增高而垮落。在木墙的外层覆以兽皮和遮盖物，可以保全木架，以免受火箭的攻击，保护正在工作的人员的安全。［6］因此，这个木墙修筑得很高，而对面的土山也以同样的速度增高。普拉提亚人急中生智，他们把自己的城墙与土山相连接的部分加以破坏，把泥土运入城中。

76 伯罗奔尼撒人发现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用芦苇紧密地包着泥土填塞到土山塌陷的地方，以增加其坚固性，以免这些材料像松土一样被运走了。［2］普拉提亚人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们从自己城里挖一条地道，估计通过一定的距离，到达土山的下面，就像从前一样运走材料。经过很长的时间，外面的敌人才发现此事。其间，他们虽努力建筑，但土山仍没有增长到应有的高度，因为土山底下的泥土被偷偷运走了，山体总是向空穴处下沉。［3］纵然如此，普拉提亚人还是害怕，认为他们难以抵御人数占优势的敌人；于是，就想出一个办法来。他们停止修筑土山对面的高墙，而是从它的两端，在原有低矮的城墙内侧，修筑一条内城墙，呈新月形状，围护着城市。这样，如果高大城墙被攻破，这条城墙还在，敌人就不得不再造一座土山；当敌人继续向前推进时，他们又会遭遇到同样的困难，而他们的两肋也处于对方投掷器的射程之内。

［4］伯罗奔尼撒人在垒筑土山的同时，他们拿出攻城器械来攻城，这些器械之一就是用来冲击对面的高大城墙，城墙的一部分被击垮，引起普拉提亚人的很大恐慌。其他器械是用来冲击城墙的不同部位的，但是普拉提亚人用套索把它们套住后加以破坏；普拉提亚人还把两根木桩竖着固定在城墙上，在木桩上端用长长的铁索悬吊一根巨大的横梁，每当敌人的攻城槌威胁到自己的时候，他们就扯起横木，和攻城槌成一直角[5]，然后放松铁索，使横木突然下落，砸断攻城槌的头部。

77 之后，伯罗奔尼撒人看到他们用攻城槌进攻收效甚微，而且普拉提亚人所建筑的高墙与他们的土山对峙，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利用现有的手段是无法攻下这座城市的，他们准备修筑一条环绕该城市的城墙。［2］可是，他们决定首先尝试一下火攻的效果，即借用

风力之助，看能不能把这个城市烧掉，因为这个城市并不大[6]。事实上，他们尝试了各种可能的权宜之计，总想不用长期围攻便可夺取这个地方。［3］因此，他们首先把一捆捆的柴火从土山上丢入土山和城墙之间的空隙中。由于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很多，这个空隙很快就被填满了，他们继续堆柴，尽他们能力所及，从山顶上把柴堆积到城里。然后，他们加上硫磺和松脂，把柴堆点燃。［4］于是，产生了人们从未见过的大火，比人类所造成的任何的火势都要大些。当然，这场大火还不能与山林中偶尔出现的树枝被风吹着摩擦而自发产生的森林大火相比。［5］这场大火不仅火势很大，而且普拉提亚人在顶住敌人一次又一次攻击之后，大火几乎把他们完全毁灭了。它使城市的大部分不能支持；假如真的如敌人所企盼的，刮起风来，把火焰吹向城中的话，普拉提亚将会被烧得一干二净的。［6］但是事实上，据说当时雷雨交加，把火浇灭，城市转危为安。

78 伯罗奔尼撒人的最后一次攻势失败之后，他们留下一部分军队，遣散了其余的军队。留守部队负责建筑一道环绕普拉提亚的城墙。各盟国分工负责建筑一部分。墙里墙外都有壕沟，他们从壕沟中取砖。［2］大约在大角星升起的时候[7]，工程告竣。他们留下足以防守一半城墙的军队，另一半城墙由波奥提亚人驻守；其余的军队撤离，返回各自城邦。［3］普拉提亚人此前已经把他们的妻室儿女以及老人和大批其他非战斗人员送到雅典去了。留守城市的有400名普拉提亚公民、80名雅典人，还有110名为守军烤面包的妇女。[8]［4］这是在围城之初城内确切的人口总数，此外没有其他人，不管是奴隶也好，自由民也好。普拉提亚之围开始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

79 在同一个夏季中，在伯罗奔尼撒人及其同盟者远征普拉提亚的同时，雅典派出2000名重装步兵和200名骑士进攻色雷斯地区的卡尔基狄克人和波提亚人。这时正是麦子成熟的时候[9]。指挥军队的是欧里庇得斯之子色诺芬和其他两位同僚。［2］军队开往波提亚的斯巴托普斯城下，毁坏当地的麦田。他们希望通过私通城里的一个党派，兵不血刃地取得这座城市。但是，城里持不同政见的人士派人去奥林苏斯，因此，奥林苏斯派遣重装步兵和其他军队前来镇守。这些军队从斯巴托鲁斯城中杀出，和正在城外的雅典人交战。［3］卡尔基斯人的重装步兵和一些辅助军队被雅典人击败，退回城里。但是，卡尔基斯人的骑兵和轻装步兵打败了雅典的骑兵和轻装步兵。[10]［4］卡尔基斯军中已有少量的来自克鲁西斯的标枪手，双方交战后，又有来自奥林苏斯的标枪手来增援他们；［5］来自斯巴托鲁斯的轻装步兵看到，此前他们已经获胜，而现在又有援兵到达，便勇气大增。于是他们有了卡尔基斯人的骑兵和新到援军的帮助，再次向雅典人进攻。雅典人退却到他们留下守卫辎重的那两个分队那里去了。

[6] 当雅典人进攻时，敌人就退却，而雅典人撤退时，敌人又马上发起进攻，把标枪投向雅典人。卡尔基斯的骑兵来到阵前，随心所欲地攻击他们。最后，雅典人大为恐慌，在敌军的追击下，他们溃逃得很远。 [7] 雅典人逃往波提狄亚，后来在休战的条件下，才取回了阵亡者的尸体。剩下来的军队就回雅典去了。此战，雅典所有的将军以及430名士兵阵亡。卡尔基斯人和波提亚人建立了一块胜利纪念碑，收回死者的尸体，然后各自回国了。

80 此后不久，在同一个夏季里，安布拉基亚人和考尼亚人说服拉栖代梦人，用同盟的资源装备了一支舰队，派遣一支1000名的重装步兵前往阿卡纳尼亚，目的在于征服整个阿卡纳尼亚地区，使之脱离雅典。他们认为，如果在陆地上和海上同时采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滨海的阿卡纳尼亚人就无法去援助内地的阿卡纳尼亚人；[11]攻克阿卡纳尼亚之后，他们就会轻而易举地征服扎金苏斯和基法伦尼亚。这样，环绕伯罗奔尼撒游弋的雅典人的舰队就不会像以前那样容易得手了。同时，他们还有希望攻陷诺帕克图斯。 [2] 于是，拉栖代梦人派遣那时还担任舰队司令[12]的克涅姆斯率数艘舰船，运载着重装步兵前去。他们命令同盟国尽快装备好舰队，驶往琉卡斯。 [3] 科林斯人最积极地支持这件事，因为安布拉基亚人是科林斯人的移民。当科林斯、西基昂及其邻邦的舰船准备停当之时，那些来自琉卡斯、阿纳克托里昂和安布拉基亚的舰船已抵达琉卡斯，在那里等待其他城邦的舰船。 [4] 克涅姆斯率领1000名重装步兵偷渡进入海湾，没有被佛米奥发觉。佛米奥率20艘战舰，守卫在诺帕克图斯附近[13]，马上准备向陆地进军。 [5] 克涅姆斯所统率的希腊军队，有安布拉基亚人、琉卡斯人和阿纳克托里亚人，还有他带来的1000名伯罗奔尼撒人；当地土著有1000名考尼亚人，他们是一个不由国王统治的民族。他们由佛提斯和尼卡诺尔率领，他们是王族的两个成员，是那年在任的军事首脑。和考尼亚人一同来的，还有一些泰斯普罗提斯人，这个部族也不是由国王统治的。 [6] 有一些摩洛西亚人和阿丁坦尼亚人由萨比林苏斯率领，他是尚未成年的国王萨里普斯的监护人。帕拉维亚人由他们的国王奥罗都斯统率，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1000名奥瑞斯特人，他们是国王安提库斯的臣民，国王把他们交给奥罗都斯指挥。 [7] 柏第卡斯也瞒着雅典人，派遣1000名马其顿人前来，但是他们来迟了，未能参加这次远征。克涅姆斯率领这支军队，没有等到科林斯的舰队到达，就出发了。他们通过安菲奇亚的阿尔哥斯的领土，劫掠了林奈亚地区没有设防的村落，挺进阿卡纳尼亚的首都斯特拉图斯；他们认为如果攻陷此地，阿卡纳尼亚的其余的地方就会很容易地落入他们手中了。

81 当阿卡纳尼亚人发现他们在陆地上遭到大军的侵略，在海上

也受到敌人舰队的威胁的时候，他们没有打算联合起来共同抵御外敌，而仅仅是想保卫自己的家乡。他们派人向佛米奥求援，佛米奥答复说，那时一支舰队正在从科林斯驶出，他要防卫诺克帕图斯，是不可能离开的。［2］同时，伯罗奔尼撒人及其同盟者兵分三路，向斯特拉图斯进军。他们的目的是想把军队驻扎在城下，如果不能用谈判方式取得这座城市的话，他们就强攻此城。［3］他们进兵时是这样排列的：考尼亚人和其他土著军队在中央；琉卡斯和阿纳克托里亚人以及和他们一起来的人组成右翼；克涅姆斯率领伯罗奔尼撒人和安布拉基亚人在左翼。各路军队之间相距很远，有时候甚至彼此都看不见。［4］希腊人很有秩序地前进，小心翼翼，直到他们在一个很好的地势上安营扎寨为止。但是考尼亚人对自己很有信心，他们是大陆这一带诸部落中最为骁勇善战的，还没等到安置营寨，就和其他的土著军队一道向前冲杀。他们认为可以一战而攻克此城，从而可以独享这次行动的荣誉。

［5］当斯特拉图斯人知道敌军正在逼近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御敌之策。他们认为如果能够击败这支军队的话，就会让后面的希腊人大为沮丧。他们在城市的四周设下埋伏。敌军刚一走近这个区域，城里的人和城外的伏兵就同时出来与他们展开白刃战。［6］考尼亚人大为恐慌，他们当中有很多人被杀死；其他的土著看到考尼亚人被打垮，便纷纷落荒而逃。［7］同时，两支希腊人的军队由于在考尼亚人这支军队后面很远，根本不知道前面所发生的战事，居然以为他们忙于前去寻找安营之地呢。［8］可是，当土著军队逃散，冲向他们军队的时候，他们把逃散的士兵收入军中，把所有的军队合在一起，当天就停留在原地。斯特拉图斯人没有主动前来攻击他们，因为其他的阿卡纳尼亚人尚未到达，但是斯特拉图斯人在一定的距离之内，利用弹石来袭击他们，给他们造成很大的麻烦，因为他们不穿盔甲就无法行动。阿卡纳尼亚人似乎是很精于这种战术的。

82 一到晚上，克涅姆斯急忙率军撤至离斯特拉图斯80斯塔狄亚[14]的阿纳普斯河畔。翌日，在休战条件下，他收回了阵亡者的尸体。友好的奥尼阿代人加入了他的军队。在敌人的增援部队到达之前，他撤离了他们的城市。此后，克涅姆斯所属各支军队各自回本国去了。斯特拉图斯人竖立了一块胜利纪念碑，以纪念他们此役对土著所取得的胜利。

83 同时，来自科林斯以及克里赛湾各盟邦的舰队原想与克涅姆斯合作，使沿海的阿卡纳尼亚人不能援助他们内地的同胞。但是这支舰队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大约在斯特拉图斯战役发生的同时，这支舰队被迫与佛米奥和停泊在诺克帕图斯的雅典的20艘战舰作战。［2］

当敌方的舰船沿着海湾的岸边航行的时候，佛米奥只是监视他们，因为他想在公海上向他们发起攻击。［3］但是科林斯及其盟邦的舰船在驶向阿卡纳尼亚时，从来就没有想过进行海战，他们的舰船更像是运兵船；另外，他们做梦也没想过，雅典20艘舰船竟敢冒险与他们的47艘舰船交战。然而，当他们沿自己一方的海岸航行的时候，他们发现雅典舰船排成纵队，和他们平行；当他们试图横渡阿凯亚的帕特莱到对面大陆上的时候，在前往阿卡纳尼亚的途中，他们看到雅典的舰队从卡尔基斯和爱文努斯河驶出，向他们冲过来。虽然在晚上他们想从停泊地偷渡出去，但是他们还是被发觉了，所以最后他们还是不得不在中途作战。[15]［4］各邦所派出的舰队都有自己的指挥官，科林斯的指挥官是马卡昂、伊索克拉特斯和阿伽萨奇达斯。［5］伯罗奔尼撒人把舰船列成一个封闭的圆圈阵，圆圈尽可能地大一些，船头朝外，船尾向内，船与船之间紧密排列，没有大的空隙；圆圈之内还有5艘航速最快、装备最好的帆船；凡是圆阵受到敌人攻击的地方，这5艘船就可以随时前往救援。

84 雅典人把舰船排成纵队，环绕着伯罗奔尼撒的舰队航行，不断地擦过对方的舰船，佯装马上要向敌舰撞击的样子，迫使他们收缩圆圈。佛米奥事先有令，要等到他发出作战信号时才能进攻。［2］他希望伯罗奔尼撒人舰队像一支陆军一样不能保持队形，舰船相互碰撞，圈子中间的小船更增加他们的纷乱；如果风从海湾方向刮过来（他预料风会吹来，因为平时都是在黎明时刮起来的，所以他不断地环绕他们的舰队航行），他相信，敌舰马上就难以保持队形了。同时，他认为，何时进攻取决于他，因为他的舰船都是较好的帆船，因而风起之时是最佳进攻时机。［3］当风刮起来的时候，敌人的舰队收缩拥挤在一起了。他们一方面要应付风，一方面要躲避自己的小帆船的撞击，结果很快就乱作一团：舰船相互碰撞，桡手们必须用篙竿把船撑开，他们的呼喊声、叫骂声以及彼此间的争斗，致使船长们的命令和舵手们的喊声都无法听见；因为他们缺少经验，他们的桡手无法在有风浪的海面上划行，使舵手们更难以正常驾驭其舰船了。这时，佛米奥发出信号，雅典人开始进攻了。他们首先击沉舰队司令的那艘船，然后破坏他们所遇到的每一艘船，敌人在纷乱之中，不思抵抗，纷纷逃往帕特莱和阿凯亚的代米[16]。［4］雅典人乘胜追击，俘获12艘船，以及除了那些航往摩利克里昂以外的大多数的桡手。他们在瑞昂海角竖立一块胜利纪念碑，把一条船献给波塞冬神之后，返回诺帕克图斯。［5］伯罗奔尼撒人马上驾着余下的舰船，从代米和帕特莱出发沿海岸航行，前往爱利斯人的造船厂所在地基伦尼。克涅姆斯在斯特拉图斯战役之后，带着联合舰队的一部分舰船[17]从琉卡斯来到这里。

85 现在拉栖代梦人派出3名特派员到克涅姆斯和他的舰队这里来，他们是提摩克拉特斯、伯拉西达[18]和吕科弗隆。他们所接受的命令是要求克涅姆斯再进行一次海战。而且战绩要更好一些，不能让敌人的几艘船就把他们驱逐出海洋。［2］因为他们完全不了解他们失利的原因，更没有注意到这是他们的第一次海战；他们认为这不是由于他们的海军实力如此薄弱，而是由于其他方面的失误所致；没有考虑到雅典人拥有长期的海上经验，而他们自己却几乎没有实战经验。因此，特派员是拉栖代梦人在一怒之下派遣出来的。［3］特派员一到，就和克涅姆斯一道工作，派遣使者往各国去，要求他们再派舰船来，把他们已有的舰船编入战斗队列。［4］同时，佛米奥也派人到雅典去，报告他们的备战情况和他的海战胜利，并请求迅速地尽量多派些舰船来，因为每天都有发生海战的可能。［5］于是雅典人派出20艘船，但是命令这支船队的指挥官首先率舰队前往克里特。因为一位格尔蒂的克里特人尼基阿斯是雅典的代理人[19]，他曾劝说他们去打击基多尼亚，他说他可以使这个反对雅典的城市转到雅典这一边来。其实，他的意图是为了基多尼亚人的邻人波利契纳人。［6］于是，他率舰队前往克里特，和波利契纳人一起，蹂躏了基多尼亚人的土地。逆风航行和恶劣的天气使他们在那里浪费了不少的时间。

86 当雅典人停留在克里特的时候，在基伦尼的伯罗奔尼撒人已经做好战争的准备工作，他们沿着海岸驶往阿凯亚的帕诺姆斯，他们的陆军已经抵达那里来支援他们。［2］佛米奥也沿着海岸航行，来到摩利克里昂的瑞昂，带着他从前用以作战的20艘船停泊在这个地方的外面。［3］这个瑞昂是和雅典人保持友好关系的。另外一个瑞昂在对岸的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它是反对雅典的，两地之间相距约7斯塔狄亚[20]的海面，为克里赛湾的入口。［4］伯罗奔尼撒人看到雅典停泊在对岸的时候，在离他们陆军驻扎地帕诺姆斯不远处的阿凯亚的瑞昂，他们也将其77艘舰船停泊在那里。［5］他们在两岸相持了六七天，双方都操练着，准备战斗。伯罗奔尼撒人决心不再航出瑞昂海峡，进入开阔海域，他们害怕重蹈上次战败的覆辙；雅典人则绝不进入海峡作战，他们认为在狭窄的海面上作战对敌人是有利的。［6］最后，克涅姆斯和伯拉西达以及伯罗奔尼撒人的其他指挥官，都希望在雅典援兵未到的时候，尽快作战；然而他们注意到，因为上次战败的影响，他们大多数的士兵士气低落，完全没有作战的热忱。因此，他首先把士兵们召集起来，用下面的话来激发他们的勇气：

87 “伯罗奔尼撒人啊，如果因为上次战役，而使你们中间有些人惧怕战争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又要作战了，你们的畏惧实在是没有理由的。［2］你们知道，上次交战，我们没有作好充分准备：我们航行出去的目的不是想在海上作战，而是想在陆地上作战的。除此以

外，战争中的突发事件对我们极为不利，也许缺乏经验也是我们第一次海战失败的部分原因。［3］因此，我们的失败，不是由于我们的懦弱；我们的决心也不应当在武力面前屈服，而应当和我们的对手较量一番；我们的锐气也不应因意外事故的结果而受到挫伤。虽说人人都可能遭遇到意外的失败，但是要知道，真正勇敢的人永远都是勇士，真正勇士是绝对不会以缺乏经验作为自己失误的借口的。［4］你们经验方面不如你们的敌人，但是你们在勇敢方面却超过他们。你们对手的技能只有与勇敢结合起来，在危难时刻，他们才知道如何运用他们在教训中所学来的东西。但是，如果缺乏勇敢精神，所有的技能在面临危难的时候都会变得毫无用处了。恐惧使人丧失冷静；没有勇气，则技能也变得无用了。［5］他们拥有经验方面的优势，你们拥有勇敢方面的优势；当你们因为上次的失利而感到恐惧的时候，而那正是你们丧失警惕、疏于准备的时候。［6］你们还要记住，你们一直拥有数量上的优势，你们在自己的海岸附近作战，岸上有重装步兵在支持你们。一般说来，胜利是属于人数众多、装备精良的一方的。［7］因此，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我们会失败的。就是我们上次所犯的错误，也成为一个有利因素，因为我们从中得到教训。［8］因此，我们希望舵手们和桡手们要满怀信心，恪尽职守，任何人不得擅自离开所指定的岗位。［9］我们保证认真备战，不次于你们以前的指挥官们，绝不让任何人有做懦夫的借口。如果有人要做懦夫的话，他应当受到他所应有的惩罚，但是勇敢者一定会得到他们所应得的奖赏。”

88 伯罗奔尼撒人的指挥官们就是这样鼓励他们的士兵的。同时，佛米奥也因为部下士气低落而忧心忡忡。他注意到，士兵们三五成群地聚集在一起，显然是因为敌军人数众多而紧张。因此，他把他们召集起来，使他们树立信心，在目前的形势下，给他们提出一些忠告。［2］过去他常常对他们说，在他们心目中留下一个印象，任何一支舰队，虽然它占有数量优势，都是可以对付的。长期以来，他手下的将士已经相信，作为雅典人，无论在多少伯罗奔尼撒人的战舰面前，都是从不后退的。［3］但是，这时他看到，他们目前所面临的情景使他们士气消沉了，他们认为应当恢复他们的自信心。因此，他把雅典人召集起来，对他们这样说：

89“士兵们！我知道你们因为敌人人数众多而害怕了；因此，我把你们召集起来，因为我不希望你们在没有真正可怕的事情的时候而感到恐惧。［2］首先，已经吃过败仗的伯罗奔尼撒人，他们配备这么多的战舰来对付我们，这说明他们都承认他们不是我们的对手，没有勇气在平等的条件下和我们交战。其次，他们最主要的是依靠他们的匹夫之勇，而这种聊以自慰的信心只是从他们经常参与的陆战的成

功经验中获得的，他们幻想这种经验在海战中同样有用。［3］但是，如果说他们在陆战经验上占优势，那么海战经验的优势自然是属于我们的。他们并不比我们更勇敢，但是我们个个都比他们更有信心，这是根据我们在这个特殊领域的经验所得出的结论。［4］再次，拉栖代梦人对其同盟者行使盟主之权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荣誉，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同盟者被拖入危险之中是违背同盟者的意志的；否则，他们在遭到如此重大失败之后，就不会再来海上冒险作战了。［5］因此，你们不必担心他们的冲动。相反地，他们有更充足的理由害怕你们：这一则因为你们新近取得了胜利，二则因为他们认为除非你们觉得可以稳操胜券，否则你们是不会与他们交战的。［6］当对手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就像我们现在的敌人一样，采取行动更主要的是依靠其兵力，而不是果敢；而如果一方在人数明显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却勇于主动出击，那他们必定是具备高度的坚强决心的。由于这些原因，伯罗奔尼撒人害怕我们出其不意地贸然出击，更甚于在作相应的准备的情况下同我们交战。［7］另外，过去曾经有过人数众多的军队被人数少的军队打败，他们有时是因为缺乏技术，有时是因为缺乏勇气；而我们呢，则既不缺乏技术，又不缺乏勇气。

［8］“至于这次战役，如果我能够做到的话，将不会在海湾中作战，我也绝不会航行到海湾里面去。可以看到，那里海面狭窄，对于一支数量少但速度快且训练有素的舰队来说，他们与一支数量众多但管理差劲的舰队较量，缺少回旋余地无疑是不利的。如果一艘舰船对于前方的敌舰没有一个远距离的观察的话，它就不可能精确地冲向敌人，撞击敌舰；同样，在它受到窘迫时，也不能及时退却；同时，它也不可能冲破敌人的阵线，然后再返回本方的队列，这对于一支快速的舰队来说，是一种适当的战术。否则的话，海战就必然像陆战一样，军队的人数决定着胜负。［9］所以我一定尽我能力所及，注意这些事情。而你们必须坚守你们在舰船上的岗位，遵守秩序，注意听从指挥，尤其当敌舰离我们很近而他们紧盯着我们时，我们更要做到这一切。在军事行动中，注意保持秩序和肃静是至关重要的。这两点在任何战争中都有用，海战尤其如此。你们在对敌作战中的表现，要无愧于你们过去的荣誉。［10］你们这次战斗的结局影响重大—或是毁灭伯罗奔尼撒人在海上的希望，或是给雅典人带来更近的海上忧患。［11］我要再提醒你们一次，这支舰队的大部分舰船[21]是被我们击败过的；作为我们的手下败将，他们在面对同样危险的时候，是绝不会有和上次一样的决心的。”

90 佛米奥是这样激励他的部下的。伯罗奔尼撒人发现，雅典人并未驶入海湾和狭窄的海域，他们想把雅典人引诱到预定海域，不管雅典人是否愿意。于是，伯罗奔尼撒人在黎明时分起航，他们把舰船

列成4艘一排的纵队，按着停泊时的次序，由右翼领队，沿着面向伯罗奔尼撒的内侧的海湾前进。［2］位于右翼的是他们的最优秀的20艘船。这样，如果佛米奥真的以为他们想夺取诺帕克图斯，就会沿着这个方向跟踪而至，以保护诺帕克图斯。雅典舰队就说不定被伯罗奔尼撒的舰队拦腰截断，首尾不能相顾。［3］果然不出他们所料，佛米奥一看到他们起航，就担心那个地方失守，因为那里没有驻防军，于是他火速起航，沿海岸前进。美塞尼亚的陆军也沿着海岸进军，作为他的后援。［4］伯罗奔尼撒人看见雅典人的舰船排成单列沿着海岸航行，已经进入海湾，靠岸边很近（这正是他们最希望雅典人到达的地方），便突然发出信号，舰船列队全速向雅典舰队冲过去，希望把雅典整个舰队拦腰截断。［5］但是，雅典的11艘领头的舰船逃脱伯罗奔尼撒舰队的突然拦截，进入更宽阔的海域。但是其余的舰船却陷于对方的包围圈中，他们设法突围，但都被逐回岸边，丧失了战斗力，那些不习水性的桡手都被杀死了。［6］伯罗奔尼撒人把一些船系在自己的船上，拖着空船离去；有一条船连同船上的桡手一起被俘获。正当他们拖着其余的舰船离去的时候，美塞尼亚人把它们夺下了。因为美塞尼亚人身穿盔甲，跳入水中，登上舰船，在甲板上打退了敌人。

91 这样，伯罗奔尼撒人在这里取得胜利，而雅典的舰队遭到毁灭性打击。同时，伯罗奔尼撒人右翼的20艘舰船正在追逐那11艘逃脱了他们的突然拦截进入公海的雅典舰船。这11艘舰船中除1艘外，其余的都平安抵达诺帕克图斯，在阿波罗神庙附近靠海岸地带列成阵势，把船头对着敌人，如果伯罗奔尼撒人的舰船驶入，向他们进攻的话，他们就准备自卫。［2］不久，伯罗奔尼撒人追踪而至，他们一边前进，一边高唱凯歌。一艘琉卡斯的舰船，跑在其他舰船前很远的地方，正在追击那一艘落在后面的雅典舰船。［3］碰巧先有一条商船在那里抛锚，雅典舰船就围绕着商船转圈，然后撞击那条追赶它的琉卡斯舰船的腹部，并把它击沉。［4］这个突然的、出人意料的行动造成伯罗奔尼撒人的惊慌；同时，伯罗奔尼撒人因胜利而骄傲，在追赶时，舰船队形散乱，有些舰船上的桡手把桨插入水中，停止前进，等待大队舰船赶上他们—这是很危险的。要知道，他们离敌人的船头这样近，而且是准备向他们进攻的；另外有些舰船，因为不知道海水的深浅，在浅水处搁浅了。

92 雅典人看到这种情况，勇气倍增。他们发出命令，大喊一声，冲向敌人。而伯罗奔尼撒人，因为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受到窘迫，现在队形散乱，因而只作短暂的抵抗就向潘诺姆斯逃去，他们原来也是从那里起航的。［2］雅典人紧紧地追着，俘获了最靠近他们的6艘船，并且夺取了本次战役之初在海岸边被敌人撞坏了的自己的舰船。

他们杀死了一些桡手，还俘获了一些。［3］在商船附近那条被击沉的琉卡斯舰船的甲板上，拉栖代梦人提摩克拉特斯在那里，当船身下沉时，他自杀了，尸体被海水冲入诺帕克图斯港内。［4］雅典人回到他们起航出发、获得胜利的地方，[22]建立一块胜利纪念碑。他们取回在岸边的残船和死者的尸体，并且依照休战条件，把敌人的尸体交还给敌人。［5］伯罗奔尼撒人也建立了一块胜利纪念碑，以纪念他们在岸边破坏雅典舰船时所获得的胜利；在胜利纪念碑的旁边，即阿凯亚的瑞昂地方，他们把所俘获的一艘船贡献给神。［6］之后，他们担心雅典的援兵[23]将至，除琉卡斯人以外，他们都进入克里赛湾，前往科林斯去了。［7］他撤退之后，从克里特来的雅典的20艘舰船[24]抵达诺帕克图斯，他们本应在此次战役前加入佛米奥的舰队的。夏季就这样结束了。[25]

93 冬季即将来临了。可是在遣散那些退回科林斯和克里赛湾的舰队之前，克涅姆斯、伯拉西达和伯罗奔尼撒人的其他指挥官采纳了麦加拉人的建议，决定去袭击比雷埃夫斯，这是雅典的港口。由于雅典的海军实力拥有绝对的优势，港口自然是敞开的，没有设防。［2］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每个人带着自己的桨、坐垫和桨架上的皮带，从科林斯穿越陆地来到雅典这一侧的海边，再尽快地前往麦加拉，把在尼塞亚船坞中的40艘舰船推下水，立即驶往比雷埃夫斯。［3］在比雷埃夫斯是没有舰队守卫的，没有人会料到敌人会这样来突然袭击的；他们当然不敢公开进攻而希望不会遇到抵抗，纵然他们的计划正在谋划之中，消息也很快会传到雅典的。他们的计划就是这样设计的，下一步就是如何付诸实施了。［4］夜里，他们来到尼塞亚，把舰船推下水。但是，他们没有按原计划马上驶往比雷埃夫斯，一则害怕冒险，二则据说风阻止了他们。他们航往朝向麦加拉的萨拉米斯海角。那里有一个要塞和3艘舰船的分舰队，它是防止任何舰船进出麦加拉的。他们向这个要塞发动攻击，拖走了空船，然后对当地居民发动突然袭击，开始蹂躏萨拉米斯岛的其余地区。

94 烽火燃烧起来了。雅典得到警报，紧接着发生的恐慌的严重程度可与这场战争期间任何一次恐慌相比。[26]雅典城里的人都以为敌人已经从海上攻入比雷埃夫斯，而在比雷埃夫斯，人们认为敌人已攻占萨拉米斯，可以随时进入比雷埃夫斯。[27]事实上，如果他们的胆量稍大一点，就会很容易地攻入比雷埃夫斯，绝不是风就能阻止他们的。［2］天刚蒙蒙亮，雅典人召集他们所有的军队，把舰船推下水，在大声叫喊中匆匆忙忙登上舰船，开赴萨拉米斯，陆军留守比雷埃夫斯。［3］伯罗奔尼撒人已经蹂躏了萨拉米斯的大部分土地，当他们得知雅典援军不久将至时，便带着他们的掠获物、俘虏和在布多隆要塞的3艘舰船，匆匆驶往尼塞亚。同时，舰船的情况已使他们忧

心忡忡，这些舰船下水不久，就开始漏水了。他们抵达麦加拉以后，又步行回到科林斯。［4］雅典人看到敌军已撤出萨拉米斯，便返航了。此事过后，他们就更加注意安排好比雷埃夫斯的防务工作。他们封锁了港口，[28]并采取了其他相应的戒备措施。

95 大约与此同时，在冬季开始的时候，色雷斯地方的奥德里赛国王，泰瑞斯之子西塔尔克斯进攻亚历山大之子、马其顿国王柏第卡斯和与色雷斯毗邻的卡尔基狄克人。西塔尔克斯的目的是要履行他的一个诺言，实现另一个诺言。［2］一方面，在战争之初，柏第卡斯处境艰难，就和西塔尔克斯订立和约，条件是西塔尔克斯使他与雅典人和解，不再试图恢复他的兄弟腓力浦的王位，因为腓力浦是与他为敌的。但是柏第卡斯并没有遵守这个条约。另一方面，西塔尔克斯本人在与雅典人缔结同盟时，[29]也同意结束与色雷斯的卡尔基狄克人的战事。［3］这就是西塔尔克斯入侵该地区的两个理由。他在出征时带上了腓力浦之子阿明塔斯，[30]想立他为马其顿王，随同他出征的还有一些雅典的使者，他们正在宫廷上商量此事；有哈格浓，他以哈格浓为将军；[31]因为他认为雅典人要派遣一支舰队和尽量多的军队前来支援他，以同卡尔基狄克人作战的。

96 西塔尔克斯开始时率领奥德里赛人，然后他首先召集海姆斯山[32]和罗多佩山[33]之间直到攸克星海[34]和赫勒斯滂海岸地区那些臣属于他的色雷斯诸部落；接着又召集海姆斯山以远的盖泰人以及其他定居在多瑙河[35]以南毗邻攸克星海一带的游牧部落，这些游牧部落和盖泰人一样，与斯基泰人相邻，武器装备相同，都是骑马的弓箭手。［2］另外，他还召集了许多山地的色雷斯人，他们是独立的，以短剑为武器。他们被称为狄伊人，大多数居住在罗多佩山上。他们当中有些是作为雇佣兵，有些是作为志愿兵而来的。［3］他又召集了阿格里安人、莱艾亚人以及帝国范围内的其他派奥尼亚人诸部落[36]。这些部落居住在帝国的边疆一带，他的帝国的边缘是莱艾亚的派奥尼亚人和斯特里梦河[37]，这条河从斯康布鲁斯山发源，流经阿格里安人和莱艾亚人的土地；西塔尔克斯的帝国到此为止，它的外侧便是独立的派奥尼亚人的领土。［4］他的帝国与独立的特里巴利人的分界处，以特瑞里斯和提拉泰亚人的居住地为界，他们居住在斯康布鲁斯山之北，向西延展到奥斯基乌河[38]。这条河和涅斯图斯河[39]、希布鲁斯河[40]起源于同一山脉，这是一个广大而荒凉的山脉，和罗多佩山脉相连。

97 奥德里赛帝国[41]的海岸线是从阿布德拉到攸克星海中的多瑙河口。一条商船沿着海岸航行，走最短的路线，在全程都是顺风的情况下，需要4昼夜才能走完全程；一位腿脚灵活的人由陆地上沿着最

短的途径，由阿布德拉到多瑙河，需要11天的时间。［2］这就是该帝国的海岸线长度。至于它的内地的广度，一位腿脚灵活的人由拜占庭到莱艾亚人的居住地和斯特里梦河（内地离海最远的地方），需要13天的时间。［3］在西塔尔克斯的继承人修西斯[42]当政期间，他把贡税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从所有土著地区和希腊城市征收的贡税总额约为金银400塔连特。[43]另外，还有素的和绣花的织物以及其他物品。这些礼物不仅要献给国王，还要献给奥德里赛的要人和贵族。［4］这里的现行习惯与波斯王国正相反，国王收受礼物而不是赠送礼物；[44]他们认为，当别人要求赠送礼物而不给予时，比自己向别人要求而被拒绝时更是有失体面的。尽管这种风俗在色雷斯的其他地方也流行，但实际上在强大的奥德里赛人中间最为广泛地流行，如果不事先送礼，无论办什么事都不可能取得成功。［5］因此，它成为一个强大的王国。就财源和富庶而言，它超过了伊奥尼亚湾和攸克星海之间的所有欧罗巴国家。虽然在军事资源和人数方面，它显然不如斯基泰人[45]，［6］但是他们确实要比任何一个欧罗巴民族都要大些。如果斯基泰人联合起来，就是在亚细亚，也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单独与之匹敌，虽然在一般的智慧和文明生活的技术方面，他们不及其他民族。

98 当西塔尔克斯准备进军的时候，他是一个大国的统治者。当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就出兵进攻马其顿，他首先通过自己的领土，然后越过荒无人烟的科金山脉，这条山脉是辛提亚人和派奥尼亚人的边界。他穿越这条山脉所走的道路是他在和派奥尼亚人作战时，砍伐森林所开辟出来的。［2］他们越过这条山脉之后，他的右边是派奥尼亚人，左边是辛提亚人和麦狄人，他们最后到达派奥尼亚的多比鲁斯。［3］在行军过程中，除了病死者以外，他的军队没有损失一兵一卒。事实上他的军队人数反而增加了，因为许多独立的色雷斯人自愿追随他，希望有打劫的机会；这样，据说他的军队总数达到15万人。［4］这支军队大部分是步兵，只有约三分之一的骑兵。奥德里赛人自己，其次是盖泰人，构成骑兵的主体。步兵中最善战的是来自罗多佩山的自由剑客。其余跟随西塔尔克斯的大批乌合之众之所以可怕，是因为他们人数众多。

99 他们聚集于多比鲁斯，准备居高临下，侵入柏第卡斯统治的下马其顿；［2］在内地的林库斯人、爱里米奥特人和其他部落在血统上也属于马其顿人，他们是马其顿王族的同盟者和依附者，但是各有他们自己的政府。［3］滨海的这个地区，现在叫作马其顿，最早是柏第卡斯的父亲亚历山大取得的；他的祖先原先是来自阿尔哥斯的泰门尼德族。他们把皮耶里亚人逐出皮耶里亚，后来皮耶里亚人就居住在法格里斯以及斯特里梦河以外的潘盖优斯山下的其他地区（事实

上，从潘盖优斯山到滨海这一带至今还被称为皮耶里亚谷地）；他们把波提亚人（他们现在毗邻卡尔基斯人）驱逐出波提亚，［4］并且取得了派奥尼亚的沿阿克西乌斯河[46]直到培拉和海滨的狭长地带的土地；他们还驱逐了爱多尼亚人，取得米格多尼亚的土地，这个地区位于阿克西乌斯河和斯特里梦河之间，从而取得了马其顿的土地。［5］他们还把爱奥狄亚人逐出爱奥狄亚，被逐者大多数被杀，少数人还住在腓斯卡周围；他们还把阿尔摩皮亚人逐出阿尔摩皮亚。［6］这些马其顿人还征服了其他一些部落的土地—安塞姆斯、克里斯托尼亚、比萨尔提亚和马其顿本土[47]的大部分地区。现在整个地区统称为马其顿。在西塔尔克斯入侵的时候，马其顿国王正是亚历山大之子柏第卡斯。

100 马其顿人面对如此庞大的侵略军，他们无法在战场上抵御敌人，便退避到境内的强固据点和要塞。［2］那时候，这样的据点和要塞为数不多；现在马其顿的据点和要塞大都是后来柏第卡斯之子阿奇劳斯[48]继位后修筑的。阿奇劳斯还开辟了全国的直达公路，使马其顿王国在骑兵、重装步兵和其他战争资源方面全面地超过了他以前的8位国王统治的时代。［3］色雷斯人的军队从多比鲁斯进发，首先侵入过去属于腓力浦统治的地区。他们袭取了伊多门涅；用和谈的方式取得了哥提尼亚、阿塔兰塔和其他一些地区，这是他们忠于腓力浦之子阿明塔斯的缘故，而阿明塔斯当时正和西塔尔克斯在一起。他们围攻攸罗浦斯，但是没有攻下来。［4］于是，西塔尔克斯便进军培拉和基尔鲁斯左侧的马其顿的其他地区。他们没有越过这个地区侵入波提亚和皮耶里亚，而是就地蹂躏了米格多尼亚、克里斯托尼亚和安塞姆斯。［5］马其顿人从来就没有想过用步兵来迎击他。但是来自内地的援助他们的骑兵，一有机会，就去袭击色雷斯人的军队。他们是优秀的骑手，配有胸甲，每次他们进攻的时候，没有人能够抵挡他们。但是他们随时都有被优势的敌人包围的危险，他们认为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和人数这样占优势的敌人去冒险作战，因此他们终于放弃了这种进攻。

101 同时，西塔尔克斯开始和柏第卡斯就此次远征所要达到的目的进行谈判；因为他发现雅典人虽然派遣使者送了一些礼物，但雅典人不相信他会出兵，因而没有派出他们的舰队。于是他就派出他的大部分军队进攻卡尔基狄克人和波提亚人，迫使他们退守城中，然后对他们的土地进行蹂躏。［2］当西塔尔克斯还在这些地区的时候，南方的居民—色萨利人、马格涅特人，以及其他一些臣属于色萨利人的部落，直至德摩比利的希腊人—都惧怕这支军队南下向他们进攻，所以都作了战争准备。［3］居住在斯特里梦河以北平原地带的色雷斯人，如帕奈亚人、奥多曼提人、德罗伊人和德赛亚人，都是一些独立

的部落，他们也感觉到同样恐慌。［4］甚至在与雅典为敌的希腊人中间也在谈论这件事，西塔尔克斯是否会接受他的同盟者的邀请也来攻击他们。［5］这期间，西塔尔克斯控制了卡尔基斯、波提亚和马其顿，蹂躏了这些地区的土地。但是他原来出兵的目的，一个也没有达到，他的军队缺乏给养，同时也受着天气寒冷的痛苦；于是他便采纳了他的侄子修西斯[49]（斯巴拉多库斯之子，他手下的最高官员）的建议，果断决定撤兵。柏第卡斯秘密地把修西斯争取过来，允诺把自己的妹妹嫁给他，并给她巨额金钱作嫁妆。［6］按照修西斯的这个建议，西塔尔克斯尽快地撤兵回国了。这次出兵前后共计30天，其中8天在卡尔基斯。后来柏第卡斯遵守诺言，把他的妹妹斯特拉托妮克嫁给修西斯。这就是西塔尔克斯远征的全过程。

102 在同一个冬季里，在伯罗奔尼撒人的舰队遣散之后，诺帕克图斯的雅典人在佛米奥的指挥下，沿海岸线前往阿斯塔库斯，他率领舰上的400名雅典重装步兵和400名美塞尼亚人登陆侵入阿卡纳尼亚内地。他们把那些可疑分子从斯特拉图斯、科隆塔和其他地方驱逐出去，恢复了泰奥里图斯之子基尼斯在科隆塔的地位，之后就回到他们的舰船上来。［2］他们认为在冬季里不可能去远征奥尼阿代，这个地方不像阿卡纳尼亚境内的其他地方，它总是与雅典人为敌。因为阿奇劳斯河自品都斯山流出，流经多洛皮亚、阿格赖亚、安菲洛奇亚地区和阿卡纳尼亚平原，在河流的上游途经雅特拉图斯城，在奥尼阿代附近入海，在奥尼阿代周围形成一些湖泊。因此，冬季无法在这个地区发动攻势。［3］爱奇纳德斯群岛的大多数岛屿位于奥尼阿代的对面。这些岛屿便排列在阿奇劳斯河入海口处，因为这条河水流湍急，不断地有淤积物冲到岛屿上，使得一些岛屿已经与大陆连接起来，很可能在不久之后，其他的岛屿都会和大陆连接起来的。［4］因为水势猛，水位深，多泥沙，岛屿密度大，岛屿间多有冲积土壤淤塞，使它们彼此更加接近；这些岛屿不是排成直线，而是不规则地散布着，因而岛屿之间没有直接通向大海的水道。［5］这些岛屿都不大，而且是荒无人烟的。有一个故事谈到，安菲劳斯之子阿尔克麦昂在谋杀了他的母亲之后，到处流浪，阿波罗神指示他居住在这个地方。神谕是这样说的：除非能够找到一个在他杀他母亲时太阳从未照耀过的地方，或者说，当时还不是陆地的地方来居住，否则他心中的恐惧是不能消除的，因为地球上的其他地方都被他玷污了。［6］据说，他起初不知怎么办才好，但是最后他观察到阿奇劳斯河的淤积物，认为自从他杀了他的母亲，到这时他已经流浪了相当长的时间，那里已经隆起了新的土地，在上面足以维持自己的生活了。因此，他定居在奥尼阿代附近地区，成为这个地区的统治者。整个地区被称为阿卡纳尼亚，就是从他的儿子阿卡南的名字而来的。这是我们接受传统上关于阿尔克麦昂的故事。

103 雅典人和佛米奥从阿卡纳尼亚返航，回到诺帕克图斯；春天[50]，他们回到雅典。他们带回所俘获的舰船和在新近军事行动中所俘获的自由民。这些俘虏都将是一对一地和伯罗奔尼撒人相交换的。这个冬季就这样结束了。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记载的这场战争的第三年就这样终结了。

---

[1] 公元前429年。

[2] 公元前479年的普拉提亚战役，希腊联军大败波斯军。

[3] 参阅修昔底德，II. 6。

[4] 约公元前520年。参阅III. 68。—史译本注

[5] 横木与城墙是平行的。—史译本注

[6] 谢译本（第159页）：“这个城市是很大的”。

[7] 现代学者推论约为9月20日。

[8] 这是修氏著作少数提及妇女的地方之一。这些妇女可能是奴隶。因为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在雅典。参阅R. B. Strassler, *The Landmark Thucydides*, p. 136。

[9] 5月中旬。

[10] 这说明雅典方面显然有轻装步兵，但本节提到从雅典来的只有骑兵和重装步兵；也许雅典的轻装步兵是由非公民组成。

[11] 因为沿海地带有伯罗奔尼撒人的舰队。—史译本注

[12] 参阅修昔底德，II. 66。

[13] 参阅修昔底德，II. 69。

[14] 约合15千米。

[15] 即在帕特莱和爱文努斯河口之间的水面上作战。两地分别在卡利顿湾两岸，科林斯的舰船穿过海峡就进入科林斯湾。—史译本注

[16] 科林斯人的殖民地。

[17] 即琉卡斯、阿纳克托里昂和安布拉基亚等邦的舰船。参阅修昔底德，II. 80。—史译本注

[18] 克译本此处译为伯拉狄达斯（Bradidas），其他译本皆为伯拉西达（Brasidas），后者与希腊文相符。克译本随后（II. 93）亦提及伯拉西达在军中，疑为克译本印刷错误。

[19] 参阅修昔底德，II. 29，注2。

[20] 约合1300米。

[21] 在第一次海战时伯罗奔尼撒人有47艘船（II. 83），与佛米奥交战中损失12艘（II. 84）；在第二次海战时伯罗奔尼撒人有77艘（II. 86）。显然，这里的“大部分舰船”的说法不够准确。

[22] 这个地方不能确定，不是在摩利克里昂的瑞昂附近（II. 86），就是在阿波罗尼昂（阿波罗神庙圣地）附近（II. 91）。—史译本注

[23] 参阅修昔底德，II. 86。

[24] 参阅修昔底德，II. 85。

[25] 公元前429年。

[26] 参阅修昔底德，VIII. 96。

[27] 萨拉米斯岛距阿提卡最近处不足2千米。

[28] 就是延长港口入口处的城墙，中间只留一条狭窄的通道，这个通道可以用铁链封锁起来。—史译本注

[29] 参阅修昔底德，II. 29。

[30] 此时腓力浦已死。

[31] 他原以为雅典的军队会来的，故以哈格浓为雅典的将军，但雅典的军队没有来。参阅修昔底德，II. 101。

[32] 今之巴尔干山脉。

[33] 今之德斯波多达山（Despotodagh）。—史译本注

[34] 攸克星海（Euxine），今之黑海。

[35] 希腊人称之为伊斯特河。

[36] 这里是指当时对阿克西乌斯河和斯特里梦河之间的诸部落的统称。

[37] 今之Struma河。—史译本注

[38] 今之Isker河。—史译本注

[39] 今之Masta河。—史译本注

[40] 今之Maritza河。—史译本注

[41] 其版图大致与现在的保加利亚相当。—史译本注

[42] 西塔尔克斯的侄子和继承人。参阅修昔底德，II. 101；IV. 101。

[43] 修氏在这里没有说明多少金，多少银。黄金和白银有一定的比价，此时大约为1:13。

[44] 在波斯，国王是赐予礼物而不是收受礼物的。参阅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Xenophon, *Cyropaideia*），VIII. 2.7。

[45] 这与希罗多德的说法（V. 3）有所不同。

[46] 现在的发达尔河（Vardar）。—史译本注

[47] 所谓马其顿本土即通常所说的“上马其顿”，靠近沿海的低地平原地带被称为“下马其顿”。

[48] 公元前413—前399年在位。研究者们据此认为修氏至少活到公元前399年。

[49] 西塔尔克斯之子此时已死亡。修西斯于公元前424年继位。

[50] 公元前428年初春。

第三卷

第九章 战争的第四年和第五年。米提列涅的暴动。

1 翌年[1]夏季里，正当谷物成熟的时候，伯罗奔尼撒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在拉栖代梦国王，宙西达姆斯之子阿奇达姆斯的统率之下，侵入阿提卡。［2］他们屯兵乡村，蹂躏田地。和以往一样，雅典的骑兵在一切可能的地方袭击他们，以阻止他们的轻装步兵队伍离开营地对雅典城附近的地区进行破坏。［3］伯罗奔尼撒军队驻扎在阿提卡，直到他们的军粮用尽的时候，才撤兵返回各自城邦去了。

2 几乎是在伯罗奔尼撒人入侵阿提卡的同时，列斯堡全岛[2]，除麦塞姆那外，都叛离雅典了。就是在这场战争以前，列斯堡人已经想暴动了，但那时拉栖代梦人不愿意接收他们入盟；现在他们不得不在原定计划之前暴动。［2］他们原想等到他们完成环绕港口的工事，等到他们正在建筑的城墙和营造的舰船完工的时候，同时也等待来自本都的各种援助—弓箭手、谷物和其他物资—到位的时候再进行暴动的。［3］而与他们为敌的泰涅多斯人、麦塞姆那人以及米提列涅城里的某些持不同政见者（他们都是雅典的代理人[3]），告诉雅典人说：米提列涅人要以武力统一列斯堡全岛，使之处于他们的统治之下，他们如此积极地准备都是为了和他们的同族波奥提亚人以及拉栖代梦人合谋，以举行暴动；除非雅典人立即加以制止，否则它将失去列斯堡。

3 然而，这时候的雅典人正遭受着瘟疫和新近爆发的战争的困扰，而且是激战正酣的时候。他们认为如果再与列斯堡人作战，那真是一件严重的事情了。列斯堡有舰队，它的资源完好无损；起初，由于过于偏信自己的愿望，雅典人不相信这些消息是真实的。但是当他们派去的使者未能说服米提列涅人放弃统一列斯堡的想法，停止进行战争准备的时候，他们开始感到恐慌了，决定先发制人。［2］因此，他们急令原准备环绕伯罗奔尼撒游弋的一支40艘舰船的舰队前往，指挥官是代尼亚斯之子克里披德斯和另外两名同僚。［3］雅典人得到情报，说米提列涅人正在城外庆祝马利亚的阿波罗[4]节日，全

城的人都要参加。因此，如果迅速采取行动，说不定有希望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一举制服他们。如果这个计划成功了，那自然很好；如果不成功，他们就命令米提列涅人交出他们的舰船，拆毁他们的城墙。如果他们不肯依从，就向他们正式宣战。［4］这样，舰队就出发了。按照盟约条款规定，在雅典舰队服务的米提列涅的10艘舰船，被雅典人扣留，舰船上的船员被拘禁起来。［5］但是，米提列涅人已经得知雅典人准备出征的消息。有一个人从雅典渡海到优波亚，步行来到革来斯图斯，发现有一条商船正准备起航，便乘船出发，这样他在离开雅典后的第三天抵达米提列涅。所以米提列涅人没有前往马利亚的神庙，而是在他们尚未竣工的那段城墙和港口工事上加筑木栅，以资防守。

4 不久之后，雅典舰队到了。雅典将军们看到这种形势，他们传达了命令；但米提列涅人拒绝服从，于是双方开始交战。［2］米提列涅人是被迫作战的，事先没有准备，所以当他们把舰队开出港口不远，摆出一副要作战的架势时，很快就被雅典人驱赶回来了。于是，他们马上提出要和雅典的指挥官谈判，希望在任何可以接受的条件下，只要有可能，使雅典舰队暂时撤回。［3］雅典的将军们接受了米提列涅人的建议，因为他们担心他们自己难以对付整个列斯堡。［4］双方签订休战和约之后，米提列涅人派遣一位告密者（已经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忏悔）和另外一些使者前往雅典，力图使雅典人相信他们并无不良意图，并召回雅典的舰队。［5］同时，米提列涅人觉得从雅典得到有利的答复的可能性不太大，他们又派出一条船载着使者前往拉栖代梦，这艘船停泊在米提列涅城北的马利亚角，从而避开了雅典人的视线。［6］这些使者在大海上经过艰难的航行之后，来到拉栖代梦，开始商谈向他们请求军事援助的事宜。

5 这时，派往雅典的使团没有得到任何结果就回来了。米提列涅人和除麦塞姆那以外的列斯堡岛上的其他人马上进入临战状态。麦塞姆那人得到了雅典人以及音不洛斯人、列姆诺斯人和极少数其他同盟者的支持。［2］米提列涅人全军出动，突击雅典人的阵线；在交战中，他们还略占优势，但是他们对自己缺乏足够的信心，不敢夜宿城外，故撤回城里去了。之后，他们按兵不动，在没有得到伯罗奔尼撒人的增援之前，他们不打算再出来碰运气了。因为一位拉哥尼亚人麦里亚斯和一位底比斯人赫尔麦昂达斯到达米提列涅，这二人在暴动之前就被派往这里，但他们未能在雅典远征军到来之前抵达。现在，他们在这次战役之后，偷偷地乘一艘船到达那里。他们劝说米提列涅人另派舰船和使者跟他们一同回去，米提列涅人照他们说的去做了。

6 同时，由于米提列涅人按兵不动，雅典人大受鼓舞。他们从盟

邦召集援兵，这些盟军看到列斯堡人没有采取强有力的行动，他们来得更快了。他们把舰船停泊在城南一个新据点，建立了两个营寨，分别位于城市的两侧，由此便把两个港口都封锁了。［２］这样，米提列涅人便无法利用海面，虽然米提列涅人和岛上的同盟者控制着整个陆地。雅典人所占据的只是营寨周围的地区，他们把马利亚作为他们停泊舰船的地方和市场。

7 当发生在米提列涅的战争就这样进行的时候，雅典在本夏季大约同一时候，派出30艘舰船前往伯罗奔尼撒，指挥官是佛米奥之子阿索皮乌斯；阿卡纳尼亚人坚持请求派往他们那里去的指挥官必须是佛米奥之子，或是他的亲属。［２］当这个舰队沿海岸航行的时候，他们破坏了拉哥尼亚沿海地带。［３］之后，阿索皮乌斯命令大多数舰船回国，自己率12艘舰船前往诺帕克图斯去了。后来，他发动全体阿卡纳尼亚人远征奥尼阿代，舰队顺阿奇劳斯河进军，陆军蹂躏其乡村。［４］然而，当地居民并没有屈服的表示；他遣散了陆军，自己航往琉卡斯，在涅里库斯登陆，等他由此回来的时候，当地居民在某些海上巡逻队[5]的支援下，杀死了他的大多数士兵。［５］雅典人乘船离开那里，后来根据休战和约，从琉卡斯人那里取回阵亡者的尸体。

8 同时，拉栖代梦人告诉那些米提列涅人用第一艘船派去的使者们到奥林匹亚去，以使其他同盟者能够听到并且议决他们的问题。因此，他们就到奥林匹亚去了。这是罗德斯人多里尤斯第二次获得优胜的那个奥林匹亚德。[6]［２］庆典过后，米提列涅的使者们被带进会场。他们发言如下：

9 “拉栖代梦人和诸位同盟者！我们不是不知道希腊人中间的成规惯例。那些在战争期间发动暴动、脱离她以前的同盟的城邦，一定会受到接收他们入盟的邦国的欢迎的，因为这件事对于后者是有益的。然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此事不太好，因为他们出卖了以前的朋友。［２］如果暴动者和盟主之间在政策上和情感上完全一致，在资源和势力上不相上下，如果暴动者没有合乎情理的缘由的话，这种看法是完全公平的。但是，我们和雅典人之间的情况不是这样；人们不要以为我们很坏，以为我们在和平时期得到雅典人的尊重，而在危难时刻叛离了他们。

10 “我们首先要谈谈正义和诚实的问题，尤其是因为我们现在是来请求和你们建立同盟的；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双方不相信对方的诚意，双方没有共同的心态的话，人与人之间不可能建立牢固的友谊，邦与邦之间不可能建立真正的联盟；因为人们的思想不同，其行动也不会一致的。［２］我们和雅典人的同盟起始于波斯战争将要结束的

时候；当时，你们要退出战争，而雅典人要继续战斗，以完成这项事业。［3］但是，我们和雅典人建立同盟的目的不是要雅典人来奴役希腊人，而是把这些希腊人从波斯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4］在雅典人公正地领导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忠心耿耿地追随他们的。但是当我们看到，他们一方面对波斯的敌视愈来愈少，另一方面却力图奴役同盟诸邦，我们便开始恐惧了。［5］可是，由于众多盟邦都拥有表决权[7]，同盟者不能联合起来自卫，这样，除了我们和开俄斯人以外，同盟其他诸邦都被奴役了。我们被认为是独立的，在名义上是自由的，所以在同盟军中我们提供自己的分遣队。［6］但是，从过去所发生的事例中所得到的教训，使我们对于作为盟主的雅典人不能再信任了。他们在征服了我们的诸盟邦之后，如果他们有力量，不可能不以同样的方法来对付我们。

11“如果我们的盟邦都还是独立的话，我们也许会对他们维持这种状况比较有信心。但是，如今大多数同盟者已经成为他们的臣属之邦，而我们仍被视为平等者，他们自然会反对这种大多数同盟者均已臣服而只有我们保持独立的局面，特别是因为他们的势力日益强大，而我们却每况愈下了。［2］现在，一个同盟的唯一可靠的基础是各方都同样地互相畏惧，因为想要破坏信用的一方顾虑到它不一定能稳操胜券，也就不敢轻举妄动。［3］而且，我们之所以得以保持独立，唯一的原因就在于雅典人在创建他们的帝国的时候，认为利用巧妙的言辞和政策的方法比之暴力的方法更易于取得势力。［4］我们对他们是有利的，因为他们可以拿出证据说，我们是和他们一样有表决权的，我们参加他们的各次远征都是心甘情愿的，我们参加他们的远征所进攻的无一不是有过失的一方；不仅如此，他们还运用同样的策略，首先领导较强大的城邦去进攻较弱小的城邦，而把最强大的城邦留至最后；等那些中立的弱小之邦都被吞并以后，那些强大的城邦也就越来越难以抵御他们了。［5］反之，如果他们首先对付我们，那时所有各邦都还控制着自己的资源，而且还有一个中心，它可以使众盟邦团结在它的周围，那样，他们要征服这些城邦就不太容易了。［6］同时，我们的海军也使他们感到不安，我们随时有可能和你们或其他强国联合起来，从而对雅典构成威胁。［7］我们费尽心机去讨好法庭[8]上的平民和当时的平民领袖，这也是使我们保持独立的一个因素。［8］但是，从他们对待其他盟邦的实际行动中，我们得到了教训，即使这场战争没有爆发，我们也并不指望能够更持久地维持现状。

12“这样，我们怎么能够感觉到有真挚的友谊，或者对于自由有什么信心呢？我们彼此所接受的条件是违背我们的本意的。在战时，他们尽力讨好我们，因为他们害怕我们；在平时，我们尽力讨好他

们，因为我们害怕他们。在一般情况下，同情是信任的基础，而我们之间靠的是相互畏惧，我们的同盟关系主要是依靠相互畏惧而不是友谊来维持的。只要一方觉得破坏盟约能够使自己安全的时候，它就会破坏与另一方的盟约的。［2］因此，如果有人责难我们，说雅典人尚未采取行动向我们进攻，我们就已经破坏了盟约，而不是在我们确实知道他们会采取什么行动时才破坏盟约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3］因为如果我们有和他们一样的实力，可以对付他们的阴谋，可以推迟行动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和他们平起平坐，而不必成为他们的臣民了。但是他们随时都可以向我们进攻，显然，我们也可以随时采取自卫行动。

13“拉栖代梦人和诸位同盟者！这就是我们发动暴动的背景理由。显而易见，这足以使我们的听众相信我们的行动是正当之举，相信这足以使我们自己提高警惕，使我们去寻求一些获得安全的办法。这是我们很久以前就想做的事，当时还是和平时期，我们就派使者来商谈这个问题，但是由于你们不肯接收我们而不了了之。现在，我们马上答应了波奥提亚人的邀请，[9]决定和过去的关系作出双重的叛离——一方面叛离希腊人[10]，一方面叛离雅典人。对于希腊人，我们不再帮助雅典人来侵害他们了，而是加入他们的争取解放的事业；对于雅典人，我们不仅不让他们最终毁灭我们，反而要及时地采取行动打击他们。［2］但是，我们的暴动，是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比原定计划提前发动了—这一事实使得你们接收我们入盟，并且迅速地给我们增援，变得更加义不容辞了。这样就表明你们在支持你们的朋友，同时也危及你们的敌人。［3］这是你们所从来未曾有过的机会。由于瘟疫和军费开支，雅典人已经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他们的舰队的一部分正在环绕你们的海岸航行[11]，其余的正在封锁我们。［4］他们不可能还有舰船留在国内，如果在这个夏季里，你们第二次从海上和陆上同时攻击他们的话，他们将肯定无法抵御你们的海上攻势，也不得不从你们的沿海一带和我们的海岸撤走他们的舰队。［5］不要以为你们是为了一个和你们毫无关系的城邦而把你们自己拖入危险之中。列斯堡看上去距离你们很远，但给你们带来的利益却近在咫尺。决定战争胜负的不在阿提卡，如有些人所想象的，而在于阿提卡所以从那里汲取力量的那些地方。［6］雅典的收入来自于臣属诸邦；如果我们被征服了的话，他们的财力就会更加雄厚了。由于没有其他城邦起义，而且由于我们的资源将成为他们的资源的一部分，他们对待我们，会比对待那些在此之前被奴役的人们更加严酷[12]。［7］但是如果你们大张旗鼓地支持我们，你们一方将得到一个拥有强大海军的城邦，这正是你们最需要的；你们在剥夺雅典人的同盟者，推翻雅典人的统治的道路上将会一帆风顺，他们的同盟者会因此备受鼓舞而转到你们这边来了；同时，你们也可以避免别人对你们

的责难，说你们是不支持那些叛离雅典者。[13]一言以蔽之，只要你们自己以‘希腊解放者’的形象出现，[14]你们就有望在战争中处于有利地位。

14 “因此，请你们不仅要尊重希腊人对你们所寄予的厚望，并且要尊重奥林匹亚的宙斯，我们是以堂堂正正的祈祷者的身份站在他们的神庙里的。请求你们做米提列涅人的同盟者，请求你们保护米提列涅人，不要把我们当作牺牲品，我们米提列涅人正在为了全希腊而拿着生命孤注一掷，如果我们成功了，所有的人都会从中得到好处，如果由于你们不肯支援我们而使我们失败的话，你们会普遍地遭遇到更大的灾殃。［2］因此，你们应该做希腊人所期待你们做的和我们所要求你们做的那种人。”

15 这是米提列涅人的发言。拉栖代梦人及其诸盟邦听了这个发言之后，接受了这些建议，同意列斯堡人加入他们的同盟。他们决定出兵阿提卡，命令在场的诸盟邦以其全部兵力的三分之二，尽快地开赴地峡[15]集合；拉栖代梦人首先抵达那里，他们准备好拖曳器械，以把舰船从科林斯拖过地峡，到达雅典一边的海域，[16]这样他们能够马上从海上和陆上同时发动进攻了。［2］可是，其他的盟邦却没有拉栖代梦人这么高的热情，他们姗姗来迟，因为他们正在忙着收割他们的谷物，同时他们也厌恶远征。

16 同时，雅典人知道敌人的备战是由于敌人坚信自己瞅准了雅典人的弱点，他们希望向敌人表明敌人的想法是错误的，他们用不着从列斯堡撤回他们的舰队，就可以轻易地打退伯罗奔尼撒人的海上进攻。因此，他们用自己的公民[17]（五百麦斗级和骑士级除外）和住在阿提卡的麦特克，配备了100艘舰船，开赴地峡，他们在那里耀武扬威，随心所欲地在伯罗奔尼撒沿岸登陆。［2］这种情况使拉栖代梦人有失所望，他们认为列斯堡人所说的话[18]不是真的；各同盟国军队迟迟到达，加上他们又得到消息，说雅典的30艘舰船[19]环绕伯罗奔尼撒沿岸一带，正在蹂躏斯巴达城附近的田地。因此，他们就回国去了。［3］但是随后[20]他们装备了一支舰队，开赴列斯堡；他们命令同盟的其他诸邦出动总数为40艘舰船的舰队，任命阿尔基达斯为舰队司令，率舰队出征。［4］当雅典人看到拉栖代梦人撤退了的时候，他们的100艘舰船也返航回国了。

17 当这支舰队在海上航行的时候，这么多的舰船同时服役，而且装备如此精良，大概是雅典过去所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在战争之初，雅典有同样多的舰船，或者说更多些。［2］那时候，它有100艘舰船保卫阿提卡、优波亚和萨拉米斯；100艘舰船在伯罗奔尼撒沿海游弋，还有一些舰船在波提狄亚和其他各据点，在一个夏季里服役的

舰船总数为250艘。［3］雅典财源的枯竭主要是由于支付这支舰队和波提狄亚战役的费用。［4］围困波提狄亚的重装步兵的薪饷是每人每日2德拉克玛（一个发给士兵本人，一个发给他的侍仆）。起初，围攻的重装步兵人数为3000名，这个数字一直维持到围攻结束的时候；此外，还有佛米奥带去的1600名，他们在围攻结束之前就离开那里了。舰船上人员的薪给和重装步兵相同。[21]雅典起初就是以这种方式耗费其金钱的，而它配备在舰船上的人数之多是从未有过的。

18 大约同时，当拉栖代梦人在地峡上的时候，米提列涅人利用雇佣军[22]的支援，由陆地向麦塞姆那进攻，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其城里的内应而攻下该城。他们对该城发起攻击，但是并未取得他们预料中的成功，于是他们撤退到安提萨、皮拉和爱里苏斯；他们采取措施，加强这些城市的防务，加固这些城市的城墙，之后便匆匆回国。［2］米提列涅人撤兵之后，麦塞姆那出兵进攻安提萨，但是在安提萨人及其雇佣军的突击之下，麦塞姆那人遭到失败。在遭受重大人员伤亡之后，麦塞姆那人匆匆撤离。［3］这个消息传到雅典，雅典人知道米提列涅人控制了整个地区，他们自己的军队人数太少，不足以控制米提列涅人了。所以在秋季之初，他们派遣爱皮库鲁斯之子帕基斯率领1000名雅典公民重装步兵前往。［4］他们自己划桨[23]到达米提列涅，建筑一道单墙，把那个地方包围起来，在某些最重要的地方都设有要塞，驻兵防守。［5］这样，米提列涅从海上和陆地上被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这时，冬季快要到了。

19 尽管雅典人首次从他们自己公民中征收了200塔连特的财产税[24]，但是他们还需要更多的钱款，以供围城之用。现在他们派遣吕西克利斯和其他4人率领12艘舰船去向同盟者征收贡款。［2］吕西克利斯的舰船在各地游弋，征收贡款之后，从卡里亚的米乌斯，穿过米安德平原，抵达桑狄乌斯山区。在那里遭到卡里亚人和阿纳伊亚人的袭击，他本人和手下许多士兵都被杀死了。

20 在这个冬季里，依然遭到伯罗奔尼撒人和波奥提亚人围攻的普拉提亚人由于粮食吃光而深受其苦，他们看到已经没有希望得到雅典的援助，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自存了。因此，他们和那些一起被围困的雅典人共同制订计划，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就强行翻越敌人的城墙，离开此地。提出这个计划的是预言家托米德斯之子塞阿涅图斯，和他们的将军之一，戴马库斯之子攸滂皮德斯。原来的计划是全体人员都参加突围，［2］但是后来他们中间半数的人认为这件事太冒险，因而不敢付诸行动了。大约有220名志愿者坚持要求突围。他们的办法是这样的：［3］他们制造了一些梯子，以达到敌人城墙的高度；因为面向普拉提亚城一方的敌人的城墙没有涂泥，他们可以从砖

的层数计算出敌人城墙的高度。于是许多人同时数砖的层数，虽然有些人也许会数错，但是大多数人会得到正确数目的，特别是因为他们三番五次数着砖的层数。他们离敌人的城墙不远，完全看得清楚。［4］这样，他们再根据单砖的厚度而推算出梯子所需要的长度。

21 伯罗奔尼撒人的城墙是这样建筑的：它包括两道环式城墙，一道对着普拉提亚，另一道对着外面，以防御雅典人的进攻，［2］两墙之间相距约16脚尺。[25]在两墙之间16脚尺的空隙间，他们搭建了一些小屋，分兵驻守在里面。整个建筑连成一体，[26]所以从外面看好像是一堵厚厚的城墙，两边都有雉堞。［3］每10个雉堞就建有一个高大的城塔，城塔的厚度和城墙一样；从城墙里面翻越城墙到达外面，除了从两塔之间穿过以外，没有其他途径可以从墙上通过。因此，在风雨之夜，雉堞中空空荡荡，他们驻守在城塔中，在塔中保持警戒，在塔上居高临下，况且塔与塔之间相距不远。这就是这种城墙的结构，普拉提亚人就是被这种城墙围困着的。

22 一切准备完毕。等到一个暴风骤雨而无月光的晚上，他们在这个计划的发起者的指引下，偷偷地溜出城外。他们首先越过环城的壕沟，直抵敌人的城墙下，没有被哨兵发觉；因为天色黑暗，哨兵看不到他们，在狂风怒号中，哨兵们也听不到突围者所弄出的声音。［2］他们彼此之间也保持适当的距离，以免他们的兵器相互碰撞而被敌人察觉。他们配备着轻武装，只有左脚上穿着皮鞋带，以免在泥沼中滑倒。［3］他们来到两个城塔正中间的一个雉堞下，他们知道这个地方是无人防守的。那些搬梯子的人率先到达那里，把梯子安置好；然后由科罗布斯之子安米亚斯率12名轻装战士爬上城墙，这些士兵都只佩带匕首，穿着胸甲。安米亚斯是第一个登上城头的，他的部下随后鱼贯而上，他们每6人一组分途走向两边临近的城塔。他们的后面，则是另外一些轻装士兵，他们拿着长矛，他们的盾牌由后面的人拿着，当他们和敌人接战时，后面的人就可以把盾牌递给他们。［4］直到他们很多人都爬上城墙的时候，才被塔楼中的哨兵发现。这是由于一个普拉提亚人在抓着雉堞时，把一片瓦碰落而发出了响声。［5］于是哨兵马上叫喊，守军冲向城墙。但是，天色漆黑，暴雨连降，他们弄不清究竟发生了什么危险；而留在城中的经过挑选的那些普拉提亚人冲出城来，向他们自己人正在翻越的地方的对面城墙进攻，以尽量分散敌人的注意力。［6］因此，敌人在各个地方都处于混乱状态，没有人敢于离开自己的岗位去援助别人，也猜不出发生了什么变故。［7］同时，那些作应急之用的300名士兵冲出城外，向发出警报的地方跑去。他们还发出烽火信号向底比斯人求援。［8］但是城里的普拉提亚人也从他们自己的城墙上点燃多处烽火，这些烽火是他们事先准备好的，专为此事用的，目的在于使敌人无法辨别烽

火信号，在普拉提亚人安全逃走之前，不知道事实发生的真相，因而不发兵来援助他们。

23 同时，最早登上城墙的普拉提亚人夺取了两个城塔，杀死其中的哨兵，自己把守着两塔之间的通道，使敌人的援兵不能通过这条道路来向他们进攻。他们又把梯子从城墙上搭靠在塔上，派一些人到塔顶上去，这样从制高点和地面上投射，以阻止敌人向这里靠拢。同时，他们的大多数人把许多梯子靠墙外放着，把雉堞毁掉，从两塔中间通过。［2］每个越过城墙的人，就立即在壕沟旁边各就各位，从那里向所有沿着城墙来阻止他们的同伴越过城墙的人射箭，投掷标枪。［3］当所有其他的人都越过城墙以后，在塔顶上的那些士兵下来了，最后那些人还颇费了些周折，才来到壕沟边。就在这时，手举火把的300名士兵赶到这里。［4］普拉提亚人站在壕沟边，在黑暗处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敌人，他们向这些没穿戴盔甲的敌人射箭，投标枪。火把的光亮使敌人无法看清他们；因此，就是最后一个人也越过了壕沟，虽然是经过艰难险阻才做到的。［5］壕沟里的水已结冰，但硬度不够，不能从上面行走，当时刮东风，而不是北风；夜里，随风而来的降雪使壕沟水位上涨，因此，在他们蹚过壕沟的时候，这种带冰的水差不多有齐胸深。但是，他们之所以能够设法逃掉，主要是暴风雪的缘故。

24 所有普拉提亚人都从壕沟出发，沿着通向底比斯的道路前进，英雄安德罗克拉特斯的神庙在他们的右边。他们认为这条道路是通向敌国领土的，因而敌人不会猜着他们是走这条道路的；事实上，他们能够看见伯罗奔罗奔尼撒人举着火把，在通往雅典的路上，向基赛龙、德罗斯开法莱或奥阿克亥兹追踪而去。［2］普拉提亚人沿着通向底比斯的道路走了六七斯塔狄亚[27]的路程，然后停下来，沿着往山地去的道路，向爱里特莱和海希亚地方进发。到达山地后，他们又安然抵达雅典，总共是212人。有些没有越过城墙的，又返回城里；一个弓箭手在外面的壕沟旁边被俘虏了。［3］这时，伯罗奔尼撒人不再追寻，而是回到他们的岗位上去了。城内的普拉提亚人对城外所发生的事情全然不知，那些跑回去的人告诉他们说，出城的人全都被杀害了，所以天一亮他们就派遣一个传令官，请求休战，以便他们可以收回死者的尸体。但是当他们得知真实情况，就放弃了这个想法。这些普拉提亚人就是这样越过城墙，到达安全地带的。

25 在这个冬季之末[28]，拉栖代梦派遣拉栖代梦人萨莱苏斯乘一艘战舰前往米提列涅。他由海路前往皮拉，再由皮拉沿着一条河流的河床步行，到达一个可以穿越城墙的地方，所以他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城内。他告诉米提列涅的当政者，说阿提卡肯定将遭到入侵，派来

援救他们的40艘舰船[29]就要到了，他本人就是被派来预先通报这个消息，同时负责处理一般事务的。［2］米提列涅人因此大受鼓舞，不想和雅典人讲和了。这样冬季就结束了，修昔底德所记载的这场战争的第四年也结束了。

26 翌年[30]夏季，伯罗奔尼撒人派遣他们的海军司令阿尔基达斯率42艘[31]舰船前往米提列涅。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同盟者入侵阿提卡；他们的目的是使雅典人兵分两路，这样就更难以派遣舰队去迎击伯罗奔尼撒人派往米提列涅的舰队了。［2］这次入侵行动的总司令是克里奥蒙尼，他是代替国王波桑尼阿斯（普雷斯托阿纳克斯之子）率军出征的。国王是他的侄子，当时尚未成年。［3］侵略者把过去所蹂躏的地区内新生长出来的一切东西都加以毁坏，并且对以前侵略时所没有触动的财产也加以毁坏。因此，雅典人觉得这次入侵是除第二次入侵[32]之外破坏性最严重的。［4］敌人停留在阿提卡境内，蹂躏了大部分乡村，希望能够听到他们的舰队在列斯堡取得某些战果的消息，因为他们坚信舰队早已抵达那里。然而，他们的期望没有实现，而他们的军粮开始短缺了，因此他们撤兵回到各自城邦去了。[33]

27 同时，米提列涅人粮食吃光了，而伯罗尼撒人派出的舰队在途中耽误了时间，迟迟未在米提列涅附近海域出现，他们不得不在这种情况下与雅典人达成和解；［2］连萨莱苏斯本人都认为他们的舰队没有来的希望了。现在他们以重型武装[34]（这些装备此前不属于平民所有）把平民武装起来，意欲出来和雅典人决战。［3］然而，平民们一拥有这样的武装，就不再听从官员的指挥了。他们三五成群地聚拢在一起，要求当局公开地把所有食物都拿出来，分配给全体平民，否则他们自己会和雅典人议和，并把城市交给雅典人。

28 政府官员知道他们已无法阻止人民的行动了，他们明白，如果订立和约而他们没有参加，那么，他们自己就危险了。因此，他们和平民一起与帕基斯及雅典军队议和了。投降的条件如下：雅典可以自由处理米提列涅；雅典军队可以进城。根据这些条件，米提列涅人被允许派代表前往雅典去陈述他们的情况；在他们的代表回来之前，帕基斯应当承诺不监禁、奴役或杀害任何一位公民。［2］投降的条件虽然是这样的，但是米提列涅人中间那些与拉栖代梦谈判的主要发起者却闻风丧胆，雅典军队进城时，他们就前往神坛前面去祈求庇护。帕基斯把他们扶起来，承诺不伤害他们，把他们安置在泰涅多斯，直到他得知雅典人有关处理他们的决定。［3］帕基斯又派遣一些[35]三列桨战舰占领安提萨，并且采取了其他一些必要的军事措施。

29 同时，那40艘[36]舰船上的伯罗奔尼撒人，本应全速前去救援米提列涅的，但是他们在沿伯罗奔尼撒半岛出征的航程中，就浪费了许多时间，然后漫不经心地向米提列涅进发，他们在途经雅典时未被雅典人发现，而抵达提洛岛。他们从这里出发到达伊卡鲁斯和米康努斯，在那里他们才得知米提列涅已经陷落的消息。［2］他们希望弄清事情的真相，于是驶往爱利特莱的恩巴唐，到达那里的时候已经是米提列涅陷落的第七天了。在这里他们得知事情的真相，便开始讨论下一步该怎么办。一位名叫泰乌提阿普鲁斯的爱利斯人走上前来，发言如下：

30 “阿尔基达斯和伯罗奔尼撒的同僚将军们！我建议，在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到了这里的时候，我们应该按原计划驶往米提列涅。［2］我们预计他们就像通常那些刚刚取得一个城市的人们一样，会大大地放松其警惕性的。在海上一定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没有想到在海上会遭到敌人的攻击，而我们的力量主要是在海上的。同时，他们的陆军在胜利之后，可能也是分散于城内的房屋中的。［3］因此，如果我们在夜间发动突袭，我想，有城里的那些还在我们这一边的人的援助，我们必将取得这个地方。［4］我们不要怕冒风险，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恰恰是战争中出奇制胜的一个机遇。一个优秀的将军，对本方来说，要能够防范这种奇兵；对敌方来说，则是能够利用奇兵进攻。”

31 但是，泰乌提阿普鲁斯的建议并没有打动阿尔基达斯，军中一些伊奥尼亚的流亡者和列斯堡人向他建议：既然他认为这样做太冒险，那他们应当夺取一个伊奥尼亚的城市，或埃奥利斯的城市库麦，以它为根据地，鼓动伊奥尼亚人暴动。这无论如何也不是没有前途的事业，因为他们到这里来，到处都受到欢迎；他们的目的是通过这种行动剥夺雅典主要的收入来源，同时，如果雅典要来围攻他们的话，就将负担高昂的军费开支。他们还说可以说服皮苏特涅斯[37]，使他参加到他们这边来。［2］然而，对于这个建议，阿尔基达斯还是不赞成；他认为既然来迟了不能援救米提列涅，就应当尽快地返回伯罗奔尼撒。

32 因此，他们从恩巴唐启程，沿海岸航行，到达泰奥斯人的城镇迈昂尼苏斯。在那里，他们把途中所掠得的俘虏中的大多数都杀死了。［2］当他率舰队停泊在以弗所的时候，居住在阿纳伊亚的萨摩斯人[38]派遣使者前来拜访他，对他说：那些人从来没有举手反对过他，他们不是他的敌人，只不过是违心地做了雅典的同盟者，现在他把他们都屠杀了，这不是解放希腊的正当途径；如果他不停止这种行为的话，他非但不会使敌人变为朋友，反而会使更多的朋友变为敌人

了。

［3］阿尔基达斯对此表示赞同，他释放了他所俘虏的开俄斯人和其他地方的一些人；因为当他的舰队出现时，沿海一带的居民并没有逃跑[39]，反而跑近他们的舰船，他们误认为这些舰船一定是雅典人的，他们从未料到，雅典人控制着海洋，伯罗奔尼撒人的舰船居然渡海来到伊奥尼亚了。

33 阿尔基达斯匆匆忙忙地从以弗所起航逃跑了。当他的舰队停泊在克拉鲁斯附近的时候[40]，雅典的“萨拉明尼亚”号和“帕拉鲁斯”号[41]战舰发现了他们，这两艘战舰碰巧是从雅典开来的；他们怕被追逐，便横渡大海；如果可能的话，他决定在到达伯罗奔尼撒之前，不在中途任何地方靠岸。［2］同时，关于他的消息，从爱里特莱德—事实上是从四面八方—传到帕基斯这里。因为伊奥尼亚没有设防，当伯罗奔尼撒人沿海岸航行的时候，尽管他们无意在那里停留，但当地居民还是非常害怕，害怕他们在途中登陆，劫掠城镇。现在“帕拉里亚”号和“萨拉明尼亚”号带来消息，说他们在克拉鲁斯看见了阿尔基达斯的舰队。［3］因此，帕基斯急忙发兵追去，直追到帕特摩斯岛。他发现阿尔基达斯已经逃远，追赶不及了，于是又返回来了。同时，他认为幸而没有在海上的任何地方发现伯罗奔尼撒的舰队，没有在靠近陆地的地方追上他们；不然的话，他们将不得不在那个地方建筑营寨，围攻敌人将给他带来麻烦。[42]

34 在沿着海岸返航途中，他来到科罗丰的港口诺提昂，当上城被伊塔门尼斯和异族人[43]攻陷之后，科罗丰人就定居在这里了。这些异族人是某些个人在内讧中把他们招募来的。该城的失陷大约发生于伯罗奔尼撒人第二次入侵阿提卡的时候[44]。［2］然而，那些定居于诺提昂的流亡者又分裂为两派，其中一派从皮苏特涅斯那里招募阿卡狄亚人和异族人的雇佣兵，让他们驻扎在城里的一个地区，该地区以一道城墙与其余地区隔离开来。因此，他们有那些住在上城的科罗丰人中的亲波斯派的加入，而组成一个新的城邦。而他们的对手则流亡在外，现在来召请帕基斯来了。［3］帕基斯邀请城内的阿卡狄亚籍的雇佣兵首领希皮亚斯和他商谈，条件是如果他们达不成协议，他会让希皮亚斯完好无损地返回城里。可是，当希皮亚斯出来和他会面的时候，帕基斯把他拘押起来，但没有加手铐脚镣。帕基斯马上发动突击，出其不意地攻下这座城堡。他把城内所有的阿卡狄亚人和异族人都杀死了；然后，依照他所允诺的，把希皮亚斯带回城中。希皮亚斯一进城，就被逮起来，乱箭射死。［4］帕基斯把科罗丰交给亲波斯派以外的科罗丰人。后来雅典人把他们所能发现的所有的科罗丰人都集中在这里，向这里派遣移民和常规的首脑，实行雅典的法律。

35 帕基斯回到米提列涅[45]，征服皮拉和爱里苏斯；他找到躲藏在城里的拉栖代梦人萨莱苏斯之后，把萨莱苏斯连同那些他安置在泰涅多斯的米提列涅人以及其他那些他认为与暴动有牵连的人一并送到雅典去。［2］他又遣回他的大部分军队。他本人和其余的军队留驻在那里，依照他自己的想法处理米提列涅和列斯堡其他地方的事务。

36 萨莱苏斯和那些战俘被押送到达雅典以后，虽然萨莱苏斯主动提出可以为雅典人做许多事，其中包括可以使伯罗奔尼撒人从普拉提亚撤兵，当时普拉提亚还处于被围困之中，但是雅典人马上就把他处死了。［2］接下来他们又讨论如何处置其他战俘的问题；当时群情激愤，他们决定不仅把已经带到雅典的这些战俘处死，并且把米提列涅全体成年男子统统处死，把妇女和儿童都变为奴隶。雅典人认为，米提列涅并没有像其他盟邦一样，被当作帝国的附属国，而它竟然暴动了；最令雅典人愤恨的是伯罗奔尼撒的舰队竟敢渡海来伊奥尼亚支持暴动，这一事实表明这次暴动是经过长期策划的。［3］因此，他们派出一条三列桨战舰到帕基斯那里去，把这个决议通知他，并且命令他立即把米提列涅人悉数处死。

［4］但是到了第二天，雅典人民开始感到懊悔了，他们考虑到这个决议是多么可怕和残酷，不仅要杀戮有罪的人，还要屠杀一个城邦的全体人民。［5］在雅典的米提列涅人的使团看到这种形势，于是和那些支持他们的雅典人一同去谒见政府当局，动员当政者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重新表决。当政者更容易答应这样做，因为他们自己清楚地看到，大多数公民希望有人为他们提供一次机会来重新考虑这个问题。［6］因此，他们立即召开公民大会。双方都充分表达各自的意见之后，克里埃涅图斯之子克里昂，就是以前使人民通过处死全体米提列涅人的决议的那个人，他是雅典人中言辞最激烈的；尤其在这个时候，他对人民的影响最大。他再一次走上前来，发言如下：

37 “过去我常常认为民主制是无法管理帝国的，现在我看到你们对米提列涅问题想法的改变，使我更加坚信这一点。［2］因为在你们彼此之间的日常关系中，不受恐惧和阴谋的影响[46]，你们就觉得你们和你们的同盟者的关系也正是这样的。你们从来都没有想到，当你们听从他们的请求而犯下过错的时候，或者是因为你们的同情而犯下过错的时候，对于你们来说，这是充满危险的；你们的这个弱点是不能归咎于你们的同盟者的。你们完全忘记了，你们的帝国是一种对臣民的专制统治[47]，你们的臣民尽是些心怀不满的谋反者；他们服从你们的基础，不是你们的自杀性的让步，也不是他们对你们的忠顺，而是你们靠武力所取得的优越势力。［3］最使人胆战心惊的是随意改变政策法令—我们就面临着这样的危险。我们应当知道，一个

城邦有坏的法律而固定不变，比一个城邦有好的法律而经常改变要好些；无知的忠顺比之机智的违抗更为有用；普通人管理国家事务通常优于那些天才人物。［4］因为天才人物总是想表示自己的智慧超过法律，因而他们要推翻人们所提出的每一个建议，否则他们觉得他们不能在更重大的问题上展示自己的才智，因这种行为而导致国家毁灭的例证举不胜举；而那些对于自己的智慧没有那么自信，承认法律比自己更聪明些，承认自己无法批判一个精妙的演说，这些人才是毫无偏见的裁判者，而不是有利害关系的竞争者，他们一般说来是可以成功处理公共事务的。［5］我们应当仿效这些人，而不要因展示自己能言善辩、智慧超群而误入歧途，从而劝说你们的人民去反对我们的真实的想法。

38“至于我自己，我没有改变我先前的主张；对于那些建议重新考虑米提列涅问题的人，我觉得诧异，因为这样会导致迟误，而迟误只会有利于犯罪者。受害者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才来对付作恶者，那时受害者的怒火已经消失了；惩罚罪犯最好的和最适当的办法是马上报复。如果有人反对我的意见，力图证明米提列涅人的罪行对我们是有用的，并且证明我们的不幸也伤害了我们的同盟者，那么，我也觉得诧异。［2］显而易见，说这种话的人一定相信自己的辩才，所以他力图说服你们，把已经最后议决了的事情说成是还没有完全决定的事；或者他一定是收受了贿赂，把一些煞费苦心想出来的言辞拼凑起来，利用这种言辞把我们引入歧途。［3］在这种竞赛中，城邦把奖赏给了别人，而它本身却承受着各种危险。［4］这是你们的过失，因为你们愚笨地把这类竞赛制度化了。你们常常是演说词的欣赏者，你们是根据道听途说来确认事实的；你们判断一项计划的可行性是以鼓吹者的花言巧语为依据的。至于过去的事情的真相，你们宁愿相信你们所听到的对这些事实的聪明的责难，而不相信你们亲眼所见的事实；［5］你们宁愿成为新奇意见的受害者，也不愿听从已被广泛接受的结论。凡是司空见惯的东西，你们都不屑一顾，遇着似是而非的新说法，你们就会变成它的俘虏。［6］你们每个人的愿望首先是自己能够演说；其次是用下面的方法与那些能够演说的人竞赛：在别人还没有提出他们的看法之前，你们就喝彩，以表明你们非常赞同他们的看法；你们很快就会知道一个论点的来龙去脉，但是很迟慢才能预见它的最终结果。［7］我要说的是，你们总是时时刻刻在寻找普通经验以外的东西。但是就是你们眼前的生活事实，你们也不能直接地考虑；你们就是悦耳言辞的俘虏；你们更像是雄辩家的听众，而不像是一个城邦的议事会。

39“为了阻止你们这样做，我要向你们说明，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对你们的祸害比米提列涅人还要大。［2］对于那些因为觉得我们的

帝国忍无可忍而暴动的人，或者因为敌人的军事行动而不得不暴动的人，我个人认为是能够原谅的。但是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是这样一些人：他们盘踞在设防的岛屿上；他们只害怕来自海上的敌人，而在海上，他们自己也拥有海上力量来保护他们自己；他们是独立自主的，是最受你们尊重的—现在他们做出这些事情来，这不是起义，因为起义意味着他们是被压迫者；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粗暴无礼的侵略行为，企图帮助我们的死敌来毁灭我们。这种情况比他们只为扩充自己的势力而向我们开战还要恶劣得多。［3］他们的邻人曾经发动暴动而被我们征服了。[48]他们却丝毫没有从他们的邻人的命运中汲取教训；他们所享有的繁荣未能阻止他们铤而走险；他们对于自己的前途盲目乐观，因而对我们宣战；他们的期望超过了他们的实力，但是没有超过他们的野心。他们下定决心，先用武力，后讲公理，选择他们认为似乎有利的时机，发起进攻。［4］事实上，当城邦突然意外地获得很大的繁荣的时候，这会导致其人民产生傲慢。一般说来，合理地取得成功的人们总是比不合理地取得成功的人们要安稳些；可以说，维持繁荣比解除困难更为不易。［5］长期以来我们所犯的错误与米提列涅人有所不同：假如我们在很早以前，对待米提列涅人和对待其他同盟者一样，他们就不至于忘记他们自己的身份，因为人性从来就是由尊重而产生傲慢，正像由态度强硬而导致敬畏一样。[49]［6］因此，他们应该得到他们罪有应得的惩罚。不要只对贵族定罪，而赦免平民。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全体人民，不论贵族或平民都来进攻你们，虽然在那个时候，平民是可以转到我们这边来的；果真如此，则现在他们就可以回去管理他们的城邦。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他们认为和贵族分担危难是比较安全的，因而他们就加入了贵族的暴动！［7］因此，请你们想一想：如果你们对那些受敌人压迫而暴动的同盟者和对于那些主动起来暴动的同盟者给以相同的惩罚的话，那么，他们都会利用微不足道的借口举行暴动。因为如果成功了，他们就可以获得自由，如果失败了，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后果，难道你们没看出这一点吗？［8］同时，我们还要花费我们的金钱，冒着牺牲生命的危险，向一个一个的城邦进攻。如果我们胜利了，我们将赢得一个满目疮痍的城市，我们从这里再也得不到收入，而这些收入正是我们势力的基础；如果我们不能击败它，那么，除了我们现有的敌人以外，我们不得不对付更多的敌人，我们将把用来对付我们现有敌人的时间用在和我们的同盟者作战上了。

40 “因此，我们不要使米提列涅人有任何希望，以为我们会受到花言巧语或金钱贿赂的影响，而以他们的错误是人类的弱点为由来宽恕他们。他们所犯的罪过不是偶然的，而是有预谋的，经过策划的；我们只能宽恕那些无意的过错。［2］因此，我现在和从前一样[50]，还是坚持我的看法，不要变更你们第一次所作出的决议。对于一个帝

国而言，最为致命的弱点有三个，它们是：同情怜悯、感情用事、宽大为怀。［3］同情只能给予那些和我们相互同情的人们，而对于那些对我们从不报以同情的人们，对于那些自然的和必然的仇敌们，则不能有同情心。至于那些用他们的激情使我们愉悦的演说家们，他们应当在讨论那些比较不重要的问题上展开竞赛，而不要在如此重要的问题上展示他们的辩才，因为在这种场合下，虽然演说者自己可以因为他们美妙的言辞而获得美好的酬谢，但是城邦因为这种暂时的娱乐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宽大为怀、不念旧恶的美德只是用以对待那些将来会成为我们的朋友的那些人，而不是用以对待那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我们的仇敌的人。［4］简而言之，我认为，对于米提列涅人，如果你们采纳我的意见的话，你们不仅做得正当，而且是上策之举；如果你们作出和以前不同的决议来，你们不仅不能得到他们的感激，而且你们是对自己宣布了判决；因为如果说他们的叛乱是正当的，那么，一定是你们行使统治权的错误了。但是，如果你们不论是非正误，坚决要维持你们的统治的话，那么，你们就必须贯彻你们的原则，从你们的利益出发，来惩罚这些米提列涅人。如果不这样做，你们就必须放弃你们的帝国，安然地博取仁慈的美名。［5］因此，下定决心吧，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逃脱了他们的阴谋而没有受到损害的人，在报复的时候应当比策划阴谋者更加迅捷；你们要记住，如果他们战胜了你们，他们会怎样做，特别是因为他们是侵略者。［6］那些无故伤害他们邻人的人，就是那些企图置邻人于死地的人，因为他们早已知道，如果让敌人活着的话，那是多么的危险啊！一位无故受到伤害的人，如果他还活着的话，是会比一个公开的敌人更加危险的。［7］因此，不要违背你们的初意。只要你们尽量地回想你们受苦受难时刻的情景，你们就会不惜一切代价来镇压他们。现在，报复他们吧，不要因为他们当前的软弱而忘记了当初你们大难临头的情景。按照他们罪有应得的方式惩罚他们，给你们其他同盟者树立一个触目惊心的典型—暴动者死路一条。一旦让他们认识到这一点，你们就不会常常因为和你们的同盟者作战而忽略了你们和你们的敌人之间的战争了。”

41 这是克里昂的发言。在他之后，攸克拉底斯之子狄奥多图斯起来发言；在上次公民大会上，他也是最坚决地反对处死米提列涅人的。他的发言如下：

42“我不责难那些建议重新讨论米提列涅问题的人，我也不赞成我所听到的那种对常常讨论重大问题所提出的异议。在我看来，匆忙和愤怒是阻碍深思熟虑的两个最大的障碍，匆忙常常是与愚笨联系在一起的，而愤怒是思想幼稚和心胸狭窄的标志。［2］凡是主张言辞不应是行动指南的人，如果他不是一个无知的人，就是一个有利害关

系的人：如果他认为可以通过别的媒介来说明尚不可知的未来的话，那么，他一定是一个无知的人；如果他的目的是想说服你们去做一些可耻的事，他知道他不可能为了一个恶劣的目的而作出精彩的演说来，因此他利用一些恶意的诽谤来恐吓他的反对者和听众，那么，他一定是与此有利害关系的人。［3］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有人责难发言者，说他们是因为受了贿赂而故意炫耀辞令的。[51]如果只是责难发言者愚笨无知，那么当发言者不能说服听众的时候，他可以退出辩论，人们虽把他当作一个不很聪明的人，但是还把他当作一个诚实的人。但是如果他责难发言者受贿，即便他成功了，他也会被人怀疑；如果他失败了，人们将认为他不但愚蠢，而且不诚实。［4］这种情况对于城邦是无益的，因为担惊受怕使城邦失去了这些出谋划策者。说实话，如果我们的发言者提出这种主张的话，如果他们不能完全表述出来的话，则是城邦的一大幸事，因为，那样我们就会犯更少的错误了。［5］优秀的公民要想取胜，不仅只是通过威胁反对者，还应当在公平的辩论中击败他们。一个贤明的城邦虽然不一定要给予最出色的谋士过于突出的荣誉，但是一定不要剥夺他们应有的荣誉；当一个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的时候，他不应因此而受到侮辱，更不应因此而受到惩罚。［6］这样，成功的发言者不会发表违心之言，以追求更多的荣誉而博取人心；不成功的发言者也不会用同样的逢迎方法以博取听众的欢心。

43 “但是我们现在却不是这样做的。如果有一个人提出了一种意见，不论它多么好，但是如果有一点私利嫌疑的话，我们就怨恨他谋私利（实则完全是没有被证实的），因而使城邦失去了某些利益。［2］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一个明显有益的建议和一个有害的建议同样地被人怀疑；结果，主张采取最凶恶政策的鼓噪者必须欺骗人民以博得人民的同情，而最优秀的出谋划策者要想取得人民的信任，也必须说谎。［3］正因为如此，城邦，只有城邦，从来就不能公开地、光明正大地受益。因此，如果有人公开地为城邦作贡献，对于他的劳绩的报酬总是被人疑为图谋私利。尽管如此，当我们考虑一个利益巨大、异常重要的事务时，我们这些发言者必然比你们这些随意作出裁断的人看得稍稍深远一点；尤其是因为我们这些提议者是要对所提建议负责任的[52]，而你们作为我们的听众是不负责任的。［4］[53]如果提建议的人和对这些建议表决的人有同样的顾虑的话，那么，你们在作出裁断时会更加冷静的。事实上，当你们感情冲动，使你们遭到灾殃的时候，你们就迁怒于那个最早提建议的人，而不处罚你们自己；虽然你们是多数，你们也和他一样是错误的。[54]

44 “但是，我出来谈米提列涅人的问题不是为了要反对任何人，也不是为了要控诉任何人。事实上，如果我们是有理智的人，现在摆

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米提列涅人的罪过问题，而是我们的利益问题。［2］尽管我可以证明他们罪恶累累，但是我不会因此而主张把他们处死，除非那样做对我们是有利的；尽管他们理应得到赦免，但是我并不主张赦免他们，除非这样做明显对城邦有益。［3］我认为，我们的讨论对于将来的关系大而对现实的关系小。克里昂的主要论点之一就是说：把他们处死，对于我们将来是有利的，因为可以防止其他城邦的暴动；我也和他一样，是关心将来的利益的，但是我的意见和他相反。［4］我请求你们不要因为他那似是而非的言辞而忽视我的那些实用的想法。你们觉得他的发言是动人的，因为它似乎更切合你们目前痛恨米提列涅人的情绪而显得更公正。但是，我们不是在一个公正的法庭上，而是在一个城邦的公民大会上；我们所讨论的问题不是公正与否的问题，而是怎样处置米提列涅人对雅典最为有利的问题。

45 “当然，现在世界各邦对于许多没有这件事这样严重的罪犯都处以死刑。对未来的希望，使人们敢于冒险，如果他在策划的时候没有信心取得成功，他就不会冒犯法的危险了。［2］城邦也同样如此。如果一个城邦不相信它和它的同盟者所拥有的资源是充足的话，它会发起暴动吗？［3］城邦和个人完全一样，都是易于犯错误的。任何法律都不能阻止他们，[55]否则，人们为什么试用各种刑罚，寻求各种法规以防止人们变为罪犯呢？大概古代对于罪大恶极的处罚没有现在这样严厉，有些人对此不屑一顾，于是死刑逐渐被普遍地采用。尽管这样，还是有人犯法。［4］因此，不是我们应当发现一种比死刑还可怕的恐怖，就是应该承认死刑已不足以防止犯罪了。因为贫穷给人们必要的勇气，富足养成人们更喜欢傲慢和蛮横；在其他人生事故中他们依然受到某些致命的激情支配的时候，他们的冲动还是促使他们铤而走险。［5］希望和贪欲到处都有；贪欲在前，希望随后；贪欲产生计划，希望暗示计划可以成功—这两个因素虽然看不见，但是比我们眼前所能看见的危险要严重得多。［6］幸运也很容易使城邦产生非分之想，有时候，人们意外地遇着幸运会引诱他们在条件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去冒险；对于整个城邦而言，尤其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是以最大的代价孤注一掷的，他们要么为了挣脱他人的统治，要么为了统治他人；而每一个个人，当他们全都集中在一起，作为城邦一分子而行动的时候，总是不合理地过分夸大他自己的能力。简言之，一旦人们专心致志地从事某一事业的时候，无论利用法律的力量或任何其他强制手段去阻止它的进行，这从人的本性来说都是徒劳的，只有那些头脑最简单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

46 “因此，我们不必因为相信死刑的效力而采取错误的政策；我们亦不应使叛逆者失去悔过的希望，剥夺他们尽早赎罪的机会，而使

他们陷于绝境。［２］请考虑一下这一点吧：现在如果有一个属邦已经叛变，后来它知道它不能取得成功了，当它还能够支付赔款，以后继续缴纳贡款的时候，它就会投降的。[56]但是如果采纳克里昂的建议，每个属邦不但在叛变时将作更充分的准备，而在被围攻的时候将抵抗到底，因为迟早投降没有什么区别，难道你们不认为如此吗？［３］现在我们要花费金钱去围城，因为它根本不会投降，这对于我们是很不利的；如果我们攻下那座城市，我们所取得的是一座满目疮痍的城市，我们以后再也无法从这个城市取得收入，而这种收入正是构成我们反击敌人的实力的真正基础。［４］因此，我们绝不能根据我们自己的偏见，像一个严格审查犯人的法官一样，损害我们自己的利益，而应当想出办法来减轻处罚，使我们在将来不会失去来自这些属邦的收入，这些收入正是我们军事力量的基础；我们还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安全的基础不在于法律的恐怖，而在于良好的管理。［５］但是我们现在所做的恰好与此相反：当一个被我们用武力征服的自由城邦叛离而宣布独立（这是很自然的）的时候，我们认为一旦制服他们就应当给予严厉的惩罚。［６］但是，对待自由人的正当方法应当是，不是在他们叛离之后科以严重的惩罚，而是应当在他们叛离之前严密监视他们，使他们连叛离的念头都不会产生；如果我们不得不使用武力的话，也应当让尽可能少的人承负其罪责。[57]

47 “你们要考虑一下，如果你们采纳克里昂的意见，你们要犯下多么大的错误啊！［２］在目前的情况下，各城邦的人民对你们是友好的，他们或者拒绝与寡头派一起叛离，或者，即使是被迫而参加了叛离的话，他们也还是会很快成为叛离者的敌人的。因此，当你们和叛变属邦作战的时候，人民大众是站在你们这一边的。［３］米提列涅的人民没有参加叛变，如果他们得到武器，他们就会主动地把城市交给你们；如果你们杀害他们的话，首先，你们是犯罪，你们杀害那些曾经帮助过你们的人；其次，你们所做的正中上层阶级[58]下怀。以后他们在各自城邦发动叛变的时候，他们会立即得到人民的支持，因为你们已经清楚地向他们宣布，犯罪者和无辜者所受到的惩罚是一样的。［４］但事实上，纵或他们是有罪的，你们也应当佯装不知，以使这个唯一与你们保持友好的阶级不至于疏离你们。［５］简言之，我认为对于保全我们的帝国最有利的是宁可让人家对不住我们，而不要把那些活着对我们有利的人统统处死，不管处死他们多么正当。按克里昂的说法[59]，在这种惩罚中，正义和利益可以同时得到实现，但事实证明，这两者在这里是不可能完全一致的。

48 “因此，我已证明我所提出的建议是最明智的选择。不要太为怜悯和宽容的心情所支配。我和克里昂一样，不希望你们受这些情绪的影响。摆在你们面前的这些事实的是非曲直是一目了然的，你们要

以此为依据，采纳我的建议，从容地审判那些帕基斯认为有罪而遣送到雅典的米提列涅人[60]，让其余的人继续在自己城邦生活。［2］这种政策对于邦国的将来是最为有利的，现在对你们的敌人来说是最可怕的时刻，因为敌人害怕那些英明的决策更甚于那些盲目的武力出击。”

49这是狄奥多图斯的发言。这两个彼此尖锐对立的建议就这样被提出来了。雅典人在情感上虽有一些变化，但现在还是着手进行表决。举手表决时，双方的票数几乎是相等的，尽管狄奥多图斯的建议得以通过。[61]［2］于是，雅典人马上另派一艘三列桨战舰紧急起航，因为他们担心，如果第一艘战舰在这期间已经抵达列斯堡的话，他们会发现在他们到达时，米提列涅人已遭到灭顶之灾，而第一艘战舰已经在此前一天一夜启程了。［3］米提列涅的使者们为船上的人员提供酒和大麦面饼[62]，并且向他们允诺，如果他们及时到达目的地的话，将给他们重重的酬谢。这样，他们在航行中，就是在吃由大麦粉和油、酒揉制而成的大麦饼时，也是不停地划桨；一批人安歇，另一批人继续划桨。[63]［4］幸而没有遇到逆风，因为第一艘战舰担负着这样一个可怕的使命，并不急于到达，而第二艘战舰这样十万火急地追赶。结果，第一艘战舰稍稍早到一会儿，等帕基斯刚刚看过命令准备执行的时候，第二艘战舰驶进港口，从而阻止了这场大屠杀。事实上，其间米提列涅的形势一直是危如累卵的。

50 根据克里昂的建议，帕基斯[64]认为对于这次暴动应负主要责任而送往雅典的人，都被处死，其数目在1000人以上[65]。雅典人又拆毁米提列涅人的城墙，取得了他们的舰船。［2］后来他们不再向列斯堡征收贡款。但是他们把除麦塞姆那人以外的列斯堡的土地分为3000块份地，其中300份留作诸神的圣地，其余的都以抽签的方法分配给雅典派往该岛屿去的移民。列斯堡人同意自己耕种些土地，答应每块份地每年缴纳 2 明那的租金。[66]［3］雅典人还取得了大陆[67]上原属于米提列涅人的城镇。从此以后，他们就沦为雅典的臣民了。列斯堡事件的关情况就是这样的。

---

[1] 公元前428年。

[2] 米提列涅是列斯堡岛的一个主要城邦，其附属城邦有安提萨、爱里苏斯和皮拉，暴动前实行贵族寡头制，只有北部沿海的麦塞姆那是亲雅典的，实行民主制。参阅狄奥多拉斯，XII. 45。米提列涅人对雅典人的不满，源于雅典人阻止他们统一全岛。参阅史译本，第2册，第2—3页。

[3] 参阅修昔底德，II. 29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04ª 4以下。

[4] 这是列斯堡当地一个特殊的神祇。马利亚位于米提列涅城北，那里有一个

阿波罗神庙。

[5] 是异邦人，可能是科林斯人。—史译本注

[6] 狄亚哥拉斯之子多里尤斯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中连续三次获得优胜，还在其他竞赛中获得冠军（波桑尼阿斯，VI. 7.1—4）。在狄凯里亚战争中，他在斯巴达军中服役，为雅典人所俘，但是由于他是个著名的运动员，所以没缴纳赎金就被释放了（色诺芬：《希腊史》，I. 5.19； 波桑尼阿斯，VI. 7.4—5）。从传说中的第一届古代奥林匹亚竞技会（公元前776年）开始，每四年举行一届竞技会，即一个奥林匹亚德。参阅史译本，第2册，第12—13页。

[7] 据学者研究，其投票的方式是先由各盟邦在同盟大会上投票表决，通过以后再交由雅典人审议表决，表决通过决议方能生效，实际上雅典对全同盟的政策拥有最终决定权。

[8] 显然是指雅典民众法庭。参阅伪色诺芬：《雅典政制》，I. 16—18。

[9] 这件事情前文没有明确说明，但修昔底德在III. 2—5暗示了这件事情。

[10] 公元前478—前477年成立的雅典同盟，实际上是一个二元组织，同盟一方是雅典人，另一方是同盟者（“提洛同盟”），这里的“希腊人”即指后者。

[11] 参阅修昔底德，III. 7。

[12] 尤其是指榨取贡金方面。—史译本注

[13] 参阅修昔底德，I. 69。

[14] 参阅修昔底德，II. 8。

[15] 科林斯地峡。

[16] 拖曳船只的遗迹留存至今。

[17] 梭伦改革以后，雅典公民按财产多寡分为四个等级，即五百麦斗级（*pentakosiomedimnoi*）、骑士级（*hippeis*）、双牛级和贫民级（*thetes*，泰提斯）。通常只有贫民级在舰队中服役，但是在紧急的时候，以上三个等级的公民（他们的正常义务是在陆军中充任重装步兵和骑兵），也不得不在舰队中服役。参阅修昔底德，VI. 43；VIII. 24以及色诺芬：《希腊史》，I. 6.24。

[18] 参阅修昔底德，III. 13。

[19] 参阅修昔底德，III. 7。

[20] 参阅修昔底德，III. 25—26。

[21] 照此推算，250艘战舰和围攻波提狄亚的士兵每日消耗不下9个塔连特。

[22] 参阅修昔底德，III. 2。

[23] 修昔底德特别强调重装步兵划船的事实，是因为桡手通常由贫民或异邦人担任的。这大概是雅典在财政上吃紧的缘故。参阅修昔底德，I. 10；VI. 41。

[24] 据研究，这种只在战时征收的特别税（*eisphora*）的税率约为公民财产价值的1%。

[25] 作者这里使用希腊人的长度单位πούς（原意为“脚”），来源于16指宽，即一脚之长，可译为“脚尺”，英译为“foot”，但不宜译为“英尺”。有学者译为“步”，显然不妥。希腊的长度单位长度单位1普列特隆（πλέθρον，plethron）等于100脚尺，1斯塔狄亚（stadium，复数stadia）等于600脚尺，约185米。照此推算，1脚尺约等于30.8厘米。每个人的脚长不同，差异很大，古希腊的长度单位与现代长度单位的确切比例关系，一直有争议。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942— 943页。

[26] 两道墙和连接两墙的小屋连在一起。

[27] 约合1200米。

[28] 公元前428年。

[29] 参阅修昔底德，III. 16。

[30] 公元前427年。

[31] 史译本为“40艘”。

[32] 参阅修昔底德，II. 47，57。

[33] 拉栖代梦人按其计划，是想在听到其舰队在列斯堡胜利的消息才撤退的。但是由于他们的舰队的迟误，他们留在阿提卡的时间比原计划延长了一些。

[34] 有盾、矛和胸甲。轻装步兵携带矛或弓箭，而没有防御性武器。—史译本注

[35] 谢译本（第200页）为“一条”。

[36] 修昔底德在III. 26说 “42艘”。

[37] 海斯塔斯皮斯（Hystaspes）之子，波斯驻萨尔狄斯总督。

[38] 他们可能就是公元前439年萨摩斯暴动被镇压后，逃到萨摩斯岛对岸阿纳伊亚的萨摩斯人（I. 115），他们有时被称为“阿纳伊亚人”（III. 19）。

[39] 阿尔基达斯因此而俘虏了很多希腊人。—史译本注

[40] 在从恩巴唐到以弗所的途中。—史译本注

[41] 这是雅典国家的两艘圣船，装备精良，速度快。它们通常专门执行各种重要的公务。

[42] 这样的封锁不仅需要花费很多金钱，而且势必影响这支舰队在列斯堡的工作。

[43] 异族人指波斯人，伊塔门尼斯（Itamenes）显然是一个波斯人的名字，他是皮苏特涅斯一部将。

[44] 公元前430年春。

[45] 公元前427年。

[46] 参阅修昔底德，II. 37。

[47] 直译为“你们的帝国是一种僭主政治”。参阅修昔底德，II. 63—64；III. 48。

[48] 大概指萨摩斯人暴动并且被镇压一事。

[49] 意即：你对他尊敬，他就对你傲慢；你对他强硬，他就对你敬畏。

[50] 指前一天公民大会的情况。在那次会议上，他主张把米提列涅人斩尽杀绝，这个主张被采纳了；重新考虑这个问题是这次会议上才提出来讨论的。—史译本注

[51] 其发言有不少地方都是针对克里昂的言论的。参阅修昔底德，III. 38。

[52] 为保障雅典宪法的最高权威，雅典法律规定，对于议事会或公民大会制定的法案，任何公民在一年之内可以提出违法法案的申诉。如果法庭审查的结果证明该法案确实与现行法律相抵触，原提案人应被处以死刑或罚款。

[53] R. B. 斯特拉斯勒校订本（第180页）这里是［5］，没有［4］。

[54] 他们就是这样对待伯里克利的。参阅修昔底德，II. 65。

[55] 史译本和昭译本的译文是：“任何人，不论是在私人生活还是在公共生活方面，都是天性易于犯错误的，任何法律都不能阻止他们。”

[56] 按雅典习惯，一般不把叛离同盟视为叛逆罪而将其成年男子处死，把妇孺变为奴隶。—史译本注

[57] 针对克里昂的观点（III. 39）而提出的看法。这其实是代表雅典统治集团内部的两种不同主张。

[58] 谢译本（第214页）译为“反动阶级”。

[59] 参阅修昔底德，III. 40。

[60] 参阅修昔底德，III. 35。

[61] 在雅典公民大会上，议案的通过只需要简单多数。

[62] 食物通常是由大麦粉和水、油揉制而成。—史译本注

[63] 平时桡手在用餐时不划桨，晚间也要停泊休息。—史译本注

[64] 后来帕基斯被控告，说他对列斯堡的男女有可耻的罪行，在被审问时，他在审判官面前自杀了。—史译本注

[65] 有学者认为这个数字与III. 28，35所说似乎有些出入，疑为抄写之讹。

[66] 租金总额高达90塔连特。这是雅典人直接占有属邦土地的一种主要方式。

[67] 这里的“大陆”指亚细亚大陆。参阅修昔底德，IV. 52。

第十章 战争的第五年。普拉提亚人被审判和处决。科基拉的革命。

51 在同一个夏季里，雅典人在征服列斯堡之后，他们在尼基拉图斯之子尼基阿斯[1]的统率之下，出征米诺亚岛。[2]这个岛屿位于麦加拉海岸附近，麦加拉人把该岛作为军事据点，在岛上建筑了塔楼。［２］尼基阿斯的目的是，雅典人从这个较近的地方，而不是从较远的布多鲁姆和萨拉米斯，实施对麦加拉的封锁；为的是防止伯罗奔尼撒人的三列桨战舰和私掠船从那里偷偷地航行出来，就像他们习惯上所做的那样，同时，也为了阻止任何舰船进入麦加拉港口。［３］因此，他们首先利用船上所带的围城机械，攻取了向尼塞亚一边的海中突出的两个塔楼，[3]从而扫除了进入岛屿和海岸间海峡的障碍。接着，他在大陆上的一块地方建筑城墙，围成要塞，从那个地方搭建一座桥，横过沼泽地，可以派遣军队从桥上直达岛上，因为这个岛很靠近大陆。［４］数日之后，这项工作完成了。他又在岛上建筑了一些要塞，留下一支驻军，就率领军队离开那里回国了。

52 在同一个夏季里，大约在上述事件发生的同时，普拉提亚人[4]粮食吃光了，再也无法抵抗围城的军队，就向伯罗奔尼撒人投降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２］伯罗奔尼撒人向城墙发起突击，普拉提亚人已经无法抵抗。拉栖代梦的指挥官知道他们的这个弱点，因而无意用强攻方式取得这个城市。这是因为他接到来自拉栖代梦的命令；下这个命令是有鉴于将来任何时候与雅典签订和约时，他们理应同意签署这样的条款，即双方都要退还在战争中所征服的地方。这样，普拉提亚是自愿加入他们一方的，因而也就不在退还之列。于是他派遣一名传令官去问普拉提亚人是不是同意自愿把城市交给拉栖代梦人，接受拉栖代梦人的审判，双方达成一项谅解，就是有罪者应受处罚，但是不经过法律程序，不得处罚任何人。［３］当传令官说明来意后，普拉提亚全城马上向拉栖代梦人投降，因为他们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伯罗奔尼撒人为他们提供数日的伙食，直到来自拉栖代梦的5名审判官抵达。［４］这些审判官到达的时候，他们没有对普拉提亚人提出控诉。他们只是把普拉提亚人召集起来，问他们这样一个问题：在目前这场战争中，你们是否做过对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有益的事？普拉提亚人请求允许他们作一个较长的发言。他们推举两个人作为他们的代言人，他们分别是阿索波劳斯之子阿斯泰玛库斯和埃姆涅斯图斯之子拉康，他们是拉栖代梦人在普拉提亚的利益的代理

人[5]。他们走上前来，发言如下：

53 “拉栖代梦人啊！当我们把城市交给你们的时候，一方面，我们相信你们，我们期盼的不是现在这种情况，而是更加合乎法律程序的审判。根据法律程序，我们不被看作被征服者；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同意由你们做审判官，我们认为只有从你们而不是从别人那里，我们才最有可能受到公正的待遇。［2］事实上，在这两方面，我们恐怕都会失望的。我们有充足的理由推测，现在所审判的问题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而你们是否不心怀偏见也是很成问题的。我们的推测是基于以下事实：你们并没有就我们提出的控诉来要求我们答辩，而是使我们不得不自己要求申辩；你们向我们提出的问题是这样简短，如果照实情回答，我们就会受到处罚，如果我们说假话，则只能是自相矛盾。［3］我们左右为难，事实上我们唯一的也是最安全的方针是不顾一切，说出我们心中的实话来。像我们现在这样的处境，如果缄默不语，我们日后会想，如果当初说出来，我们说不定会使自己得救的，因而要自我谴责。［4］而那时候，我们又很难说服你们了。如果我们彼此不熟悉的话，我们可以向你们提出一些对于我们有利的新证据来。但是事实上，我们只能向你们说出一些你们已经知道的事实来，我们所害怕的不是你们心中已经做出决定，以我们没有履行对你们的义务为由，控告我们犯罪，而是害怕你们为了讨好第三者[6]，给予我们这样的审判，而判决的结果是已经预定好的。

54 “但是，在这里我们必须向你们申明我们的一些公正的意见，这些意见不仅包括因底比斯人袭击我们而造成的争端，还包括关于你们和其他希腊人的事务；我们要提醒你们关于我们过去的卓越功绩[7]，并且设法说服你们。［2］在回答你们的简短问题—在目前这场战争中，我们是否做过对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有益的事—的时候，我们认为，你们在问这一问题的时候，如果是把我们当作敌人的话，那么，我们没有帮助过你们，就不是对你们的伤害；如果你们把我们当作朋友的话，那么，你们出兵向我们进攻，就是你们的错了。［3］不论在和平时代，还是抗击波斯人的时代，我们的表现都是良好的。就目前的情况来说，我们不是第一个破坏和平者，至于过去，我们是参加过抗击波斯人、解放全希腊的唯一一支波奥提亚人。［4］我们虽然居住在内地，却依然在阿特密西昂海战[8]中服役；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所进行的战役[9]中，我们和你们，和波桑尼阿斯并肩作战；在当年希腊人所从事的所有其他的事业中，我们所负担的份额都是大大超出了我们自己的实力的。［5］另外，你们，作为拉栖代梦人，不应当忘记在斯巴达遭受巨大恐慌的时候—地震之后，黑劳士叛离，居守伊索麦的时候—我们派出了自己公民的三分之一来援助你们。

55 “这些就是我们在过去重要的历史关头所作出的抉择，尽管后来我们成了你们的敌人。关于这一点，你们是要负责任的。当我们反抗欺压我们的底比斯人的时候，我们请求加入你们的同盟，但是你们拒绝我们入盟，要我们去向雅典提出请求，因为雅典是我们的近邻，而你们住的地方离我们太远。［2］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从来没有无理地反对过你们，你们也从来没有受到过我们的伤害。［3］当我们拒绝你们要我们叛离雅典人的要求的时候，我们是没有错的；当你们拒绝帮助我们的时候，是雅典人帮助我们抵抗底比斯人。如果我们再叛离他们，那是不光彩的；特别是因为他们应我们的请求接收我们入盟，获得他们的公民权，并且从他们那里获得利益。因此，忠实地服从他们的命令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4］此外，不论是你们还是雅典人，在行使盟主之权的时候，如果说有什么过错的话，那么，负责任的也应该是领导者，不应该是随从者。

56 “至于底比斯人，他们屡屡侵害我们，他们最近一次侵略行为造成我们目前的境况，这件事你们是一清二楚的。［2］他们是在和平时期，而且是在那个月份的神圣节日期间，就企图攻占我们的城市；我们对他们的惩罚，完全是正当的，这是符合抵抗侵略者总是神圣正义之举这一举世公认的法则的。现在我们因为他们而遭受痛苦，这是不合情理的。［3］如果你们把你们的眼前利益和他们对我们的仇恨作为你们判决的标准的话，那么，你们只能证明你们自己是追求自身利益的人，而不是正确明辨是非的人。［4］虽然现在底比斯人似乎对你们有用，但是，在过去你们急需帮助的时候，我们和其他希腊人都曾给予你们更大的帮助。现在你们是侵略者，别人都畏惧你们。但是，过去在异族人入侵，我们大家都面临着沦为奴隶的危难时刻，底比斯人是投靠到敌人一边的。［5］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可以把我们当年的爱国主义精神与现在所犯的过错（如果有的话）来比较一下，你们会发现，我们的功绩远远超过我们的过失，而我们的功绩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做出的：当时，希腊人当中很少有人挺身而出抵抗薛西斯的武装入侵；当时，得到更多称赞的是那些宁愿采取光荣而冒险的道路，也不只顾自己的安全利益而不抵抗敌人侵略[10]的人。［6］我们就属于这类少数人，[11]并因此而深受人们的尊敬。然而现在我们所担心的恰恰是由于根据同样原则所采取的行动而遭到毁灭，因为我们选择了做对雅典有利的事，而没有明智地选择做对斯巴达有利的事。［7］但是公正地讲，同样的情况应当作出同样的决定，所采取的政策就应当是对于一个良好盟邦的帮助长期保持感激之情，与之密切相关的是适度关注本邦的眼前利益。

57 “你们也应该考虑到，目前希腊人大都认为你们是有信用和荣誉的典范。但是如果你们在这次审判中，作出一个不公正的判决，而

这个判决是不能不公开的，因为你们这些审判官都是些德高望重的人，而我们这些被告也不是没有声誉的，所以你们要当心：舆论不单是为那些可敬的人得到这个卑鄙的判决鸣不平，而这个判决却是那些比被告更为可敬的人作出的；同时，舆论还会谴责那种把从曾经有恩于全希腊的普拉提亚人那里掠夺来的东西贡献给希腊民族的神庙中的行为[12]。［2］一旦你们拉栖代梦人毁灭普拉提亚，这个城邦的名字曾经被你们的父辈们镌刻在德尔斐的三足香炉上，以表彰它在战争中的贡献，而现在你们为了讨好底比斯人而要把这个城邦从全希腊的地图上抹掉，这实在是一件多么令人震惊的事情啊！［3］我们的地位由于如此深重的不幸而一落千丈，在波斯人入侵的时候，我们的城市遭到毁灭；[13]你们过去是喜欢我们的，而现在你们喜欢的是底比斯人。我们遭遇到两个最大的危险：首先，如果我们不举城投降，就将面临因无食物而坐以待毙的危险；其次，现在我们为着活命而受你们审判的考验。［4］所以我们普拉提亚人，过去为着希腊人的事业尽心竭力，甚至超过了我们自身的能力。而现在我们被所有的人抛弃了，我们孤立无援，我们的同盟者没有一个肯帮助我们；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们拉栖代梦人，但是我们怀疑这种希望是否真的可靠。

58 “但是，我们还是以那些曾经主持我们建立同盟的诸神的名义，因为我们在希腊共同事业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的缘故，请求你们发发慈悲，怜悯我们。如果你们已经听从了底比斯人的劝告[14]（这正是我们所担心的），就请求你们改变主意，请你们收回你们已经许诺给他们的礼物，不要屠杀我们，让他们给你们带来耻辱；你们应当得到的是清白的感激，而不是罪恶的感激，不要为了获取别人的感激而身染恶名。［2］你们可以取我们的性命于俄顷之间，但是你们这种行为的恶名将永世难以消除；因为我们绝不是你们理所应当处罚的敌人，而是被迫与你们兵戎相见的朋友。［3］因此，饶恕我们才是正当的判决。如果你们还考虑到我们是自愿归降的，我们伸出手来请求饶命，希腊的法律是禁止在这种情况下杀人的；同时，你们还要考虑到，我们长期以来一直是帮助你们的。［4］请你们看看你们父辈们的坟墓，他们是被波斯人杀害而埋葬在我们的国土上的。年复一年，我们皆以公费向他们致祭，呈献衣服[15]和其他一切适当的祭品，并且把我国四季出产的初熟果实贡献给他们；我们是以来自友好邦国的朋友和同盟者的身份，来向我们旧日的战友奉献这些祭品的。

“但是，如果你们没能作出正确的决断，则你们的行动和我们的正相反。你们只要想一想：［5］当波桑尼阿斯埋葬他们的时候，他认为他把他们安葬在友邦的领土上，也是在友好的人们之中的。但是，如果你们杀害我们，把普拉提亚的土地变为底比斯人的领土的话，那么，你们将把你们的父辈和亲属遗留在敌人的领土上，也是留

在杀害他们的人们中间[16]，从而把他们现在所享有的荣誉都剥夺净尽了。同时，你们也将奴役希腊人在那里赢得的自由的领土，把他们在战胜波斯人之前在那里向诸神祈祷的神庙变为荒凉之地，你们将使那些创立和规范这些祭祀制度的人不能祭祀你们的祖先。

59 “拉栖代梦人啊！你们这样做不会给你们带来光荣，因为你们违背了希腊人通用的法律，你们冒渎了你们的祖先，你们所要杀害的是我们，是对你们有过贡献的人，我们没有损害过你们，你们只因别人对我们的仇恨而要杀害我们。你们应当饶恕我们，大发慈悲，以一种合乎情理的恻隐之心来对待我们；你们不要单单想到可怕的命运在等待着我们，还要想到这些受害者是些什么人，更要想到命运是多么变幻莫测，要预料灾祸何时会降临到现在那些平安无事的人们的身上，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事。［2］因此，我们有权利这样做，因为我们的需要迫使我们这样做，我们恳求你们，我们向所有希腊人所共同崇拜的诸神大声呼吁，请答应我们的请求吧！请不要忘记你们的先辈们所发的誓言，我们现在所祈祷的，正是这些誓言—我们以祈祷者的身份，站在你们先辈们的坟墓前，大声呼吁，他们将使我们不致落入底比斯人的手中，使他们的最亲爱的朋友不致被弃于他们所恨之入骨的敌人手中。我们还要提醒你们：当年我们和你们的祖先并肩作战，创造最辉煌业绩的地方，今天我们在这里也许会遇着最致命的灾难。

［3］“最后，我们必须结束我们的发言了—这是必须的。但是对于处于我们这种境况下的人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当我们发言结束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亦危在旦夕。［4］因此，最后我们宣布，我们不是向底比斯人投降（与其投降底比斯人，我们宁愿忍受耻辱，饥饿而死），而是相信你们，有条件地向你们投降的。如果我们的言辞未能说服你们，你们应当让我们恢复我们原来的地位，让我们选择自己的道路来对付我们所遭遇的危难，这才是公道的。同时，我们是普拉提亚人，过去曾是希腊的爱国主义者，现在是向你们祈祷的人，因此，拉栖代梦人啊！我们请求你们不要利用我们对你们的信任，把我们从你们的手中交给我们最痛恨的敌人底比斯人，而应当作我们的救命恩人，不要在解放其他希腊人的同时，使我们遭到毁灭。”

60 以上就是普拉提亚人的发言。底比斯人担心拉栖代梦人为普拉提亚人的发言所动，因此走上前来，说他们也要求发言，因为普拉提亚人得到允许，作了长篇发言（与他们的期望相反），而不只是简单地回答被询问的问题。在得到允许后，底比斯人发言如下：

61 “如果普拉提亚人简明地回答了向他们提出来的问题，而不是拐弯抹角地来谴责我们，在本案涉及范围以外的甚至是与本案主题无关的问题上作了冗长的申辩，同时在任何人都未曾指责过他们的方面

夸耀自己，我们是绝不会请求发言的。但是，既然他们已经这样做了，我们必须答复他们对我们的责难，驳斥他们的自夸，以使我们的恶名和他们的美名对于他们都毫无益处，使你们在听到我们双方的真实情况之后，再作出决断。

［2］“我们争端的起因是这样的：我们在定居波奥提亚其余地区之后不久，也定居在普拉提亚和其他一些地方，我们是在驱逐当地混合居民[17]之后才定居于这些地方的。普拉提亚人不遵守最初的协定，不承认我们的盟主之权。他们把自己和其余的波奥提亚人分离开来，他们不恪守他们的民族传统，我们就用强制手段使他们就范，他们因此而投靠到雅典人一边去了。他们在雅典人的支持下，给我们制造了很多祸害，对此我们也作了报复。

62 “后来，当异族人入侵希腊的时候，他们声称他们是波奥提亚人中唯一一支没有投靠波斯的人，这一点是他们不厌其烦地用以吹嘘自己而辱骂我们的。我们认为，他们之所以没有投靠波斯，[18]就是因为雅典人没有这样做；这正如后来雅典人侵害希腊人而他们普拉提亚人也是波奥提亚人中唯一一支归化为阿提卡人一样。[19]

［2］“你们还应当考虑到，当我们采取这些行动时，我们两国各自的政体是怎样的。那时，我们的城邦所实行的既不是所有贵族都享有平等权利的寡头制，也不是民主制；[20]其政权掌握在一个封闭的小集团手中，这种政体和僭主政治最为接近，与法律和优良的政体相去最远。［3］如果波斯人侵略获得成功，这些人还希望以此扩大自己的势力，因而他们以武力镇压人民，勾引波斯人入城。这不是整个城邦的行动，因为城邦不能自主地作出自己的决定，她在旧宪法未废除之前所犯的错误不应受到责难。［4］你们应当考察一下波斯人撤退和底比斯宪法恢复以后我们所做的事情。当雅典人侵犯其他希腊人，企图征服我们这个地区的时候（由于我们内部竞争，他们已经占领这个地区的大部分[21]），试问：在科罗尼亚和他们作战并打败他们[22]，从而使波奥提亚获得解放的不正是我们吗？现在，我们积极参加解放其他希腊人的事业，[23]不但提供骑兵，而且是同盟中提供步兵最多的。关于我们和波斯人合作的事，这些已足以使你们原谅我们了。

63 “现在我们要证明，你们普拉提亚人给希腊人所造成的损害比我们大，你们更应当受到应有的惩罚。［2］按照你们的说法，[24]你们成为雅典的同盟者和公民是为了防范我们。如果是这样，你们应当只请求雅典人来反对我们，而不应当和他们联合起来去侵犯其他人；如果你们真的感觉到他们领导你们去做你们所不愿做的事，你们是有选择的自由的。这正像拉栖代梦曾经是你们反波斯的同盟者一样，这

一点也是你们屡屡提及的。这无疑足以使我们不向你们发起攻击，最重要的是允许你们自由选择自己的道路。然而，你们却在无人强迫的情况下自愿追随雅典的。［3］你们说，背叛你们的恩人是可耻的。但是你们背叛了你们的同盟者—全体希腊人，这无疑比单单背叛雅典人要更加可耻，更加不义。因为全体希腊人正在解放希腊，而雅典人正在奴役希腊。［4］因此，你们对他们所做的事既不同于他们对你们所做的事，也是不光彩的。按照你们的说法，你们请求雅典人援助，是因为你们自己遭到压迫，然后你们又变成他们压迫别人的帮凶。尽管知恩不报是可耻的，但是以不正义的行动回报正义的恩情，则比不回报更加可耻。

64 “同时，你们的行动清楚地证明：过去只有你们没有投靠波斯人，那不是因为希腊人，而只是因为雅典人也没有投靠波斯人，你们希望和他们一起反对其他人。［2］现在你们宣称做了这件好事为的是使邻人受益，这种说法是讲不通的：你们选择的是雅典人，就理当和他们荣辱与共。你们也不能祈求过去结成的同盟，而宣称你们现在应受其保护。［3］你们已经脱离了那个同盟，违背了盟约的条款；[25]你们不阻止，反而帮助雅典人征服埃吉那，[26]以及那个同盟[27]的其他成员国，你们这样做是出于自愿的；同时，你们的政制，从那时到现在没有变更，没有人来强迫你们，这一点和我们不同。最后，就在你们遭到围攻之前，我们向你们建议，严守中立，不加入任何一方[28]。这个建议，你们没有采纳。［4］你们这些口是心非、想毁灭希腊的人，还有谁会比你们更加招致希腊人的痛恨呢？至于你们自己说，你们过去曾经有过的美德，现在你们向我们表明，这些不是你们的品格；你们的真正品格的特征终于不可避免地昭然若揭了：雅典人走上了非正义的道路，而你们则紧紧地追随他们。［5］关于我们不愿意和波斯人合作以及你们愿意与雅典人合作的事情，我们的解释正如上述。

65 “你们对我们的最后一个责难，就是你们说我们非法地在和平时期，正当宗教节日的时候侵入你们的城市。我们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你们的罪过比我们的还要大。［2］如果是我们自己的主意，以武力进攻你们的城市，破坏你们的土地，那么，我们自然是有罪的。但是，如果说你们当中那些财产和门第均属一流的人物[29]，他们想废止你们和其他城邦的同盟关系，而恢复你们在波奥提亚人中的传统地位，他们主动来邀请我们，又怎么能够说我们是有罪的呢？正如你们所说，犯了错误应当受责难的是领导者，而不是跟随者。[30]［3］但是，在我们看来，这绝不是他们的过错，也不是我们的过错。他们和你们一样，是普拉提亚的公民，只不过他们遭受的损失更多些，他们打开了他们自己的城门，把我们当作朋友而不是当作敌人，带进他

们自己城内，使你们中间的坏人不至于变得更坏，使正直的人得到应有的奖赏；他们要求改革你们城邦的政策，不再伤害他们，使你们不再把他们驱逐出境，而是把他们带回到你们的宗族之中，因此他们不会成为任何人的敌人，而是会成为所有人的朋友的。

66 “我们无意与你们为敌，这一点可以由我们的行动得到证明：我们没有伤害任何人，而只是发表公告，邀请凡是那些希望生活在一个民族的、波奥提亚人的政府之下的人都到我们这边来。［2］这一点，起初你们是很乐意做的，你们和我们订立协议，在你们不知道我们在那里的人数很少时，你们是很坦然的。现在，我们的行动可能似乎是有些不太正当，因为我们进入你们的城市，不是你们的平民所邀请的。但是无论如何，你们对待我们的行动则不是这样的。你们不是和我们一样来避免暴力行动，不和我们商谈退兵之事，而是违反协约，向我们进攻。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交战中被你们杀害了，对此我们没有那么伤心，因为这样做还有一定的正义性，但是对于其他的人—他们已经伸出手来，向你们乞怜，随后你们也承诺不杀害他们，你们还是非法地把他们屠杀了。这难道不能算作十恶不赦的罪行吗？［3］你们接连犯下三大罪恶：你们违反协约；后来杀死了这些人；你们拒不履行你们许下的诺言，即如果我们不破坏你们乡村的财产，就不加害于我们。尽管如此，你们仍坚持说，我们是有罪的，你们自己是不应当负责的。如果现在这些审判官正当地作出裁断的话，绝不是这样的结果，他们会因为你们所有这些罪行而将你们绳之以法。

67 “拉栖代梦人啊！事实就是这些。我们详细说明这些事实，是既考虑到你们的利益，也考虑到我们的利益的。你们知道，你们严厉惩罚这些俘虏，是正义之举；同时，我们要求复仇，这也是正义的要求。［2］不要让你们的决心因为你们听到他们说起他们过去的善行而软化，纵或他们曾有过善行。过去的善行当然对于那些不该牺牲的牺牲者有所帮助；对于那些做出罪恶勾当的人，只能加重对他们的处罚，因为他们违反了他们优良的德性。不要因为他们痛苦悲伤，因为他们向你们父辈们的坟墓呼吁，以及对于自己孤立无援的境遇的哀叹，而让他们占到便宜。［3］针对这一点，我们可以指出，我们的青年在遭到普拉提亚人屠杀时，遭受着更加可怕的痛苦；他们的父辈们或者为的是使波奥提亚人倒向你们，因为在科罗尼亚一役[31]中战死沙场，或者年老体衰、孤零在家、苦度残年，他们更有理由要求你们主持正义，处罚这些罪人。［4］对于那些不应当受痛苦而受了痛苦的人，我们感到怜悯。但是相反地，那些罪有应得的就像他们一样应当遭受痛苦的人，不但不能引起怜悯之心，反而是一件快事。［5］至于他们目前这种孤立无援的境况，这是他们咎由自取，因为他们主动拒绝加入更好的同盟。他们的罪行不是因为我们的行动引起

的，激发他们作出这种决定的是仇恨，而不是正义；就是现在，我们认为对他们的处罚还不足抵偿他们的罪行，他们将受到合法的判决的惩罚，他们不是在战斗中伸出手来请求饶恕的祈求者，如他们所说的[32]，而是在根据协议已经投降并接受审判的条件下投降的。

［6］“因此，拉栖代梦人啊！你们要维护已被这些人破坏了的希腊的法律，应当补偿我们这些为他们的暴行所害的人，以作为我们对你们热心服务的奖赏。你们不要为他们的言辞所动而疏离我们，伤害我们；你们要向希腊人作出表率，表明你们所要求的是行为，而不是言辞。善良的行为只需寥寥数语即可说明，但是如果行为是错误的，那么堆砌大量辞藻的发言也不过是掩蔽罪行的烟幕而已。［7］然而，倘若盟主之邦都像你们现在这样，把所有的问题总括在一个问题中，然后由此作出裁定，那么，人们就不会寻找美丽的词句来遮盖他们的罪恶行为了。”

68 这就是底比斯人的发言。拉栖代梦的法官们作出裁定：他们的问题—他们在战争中是不是得到普拉提亚人的帮助—是他们所提出的正当问题，因为他们始终要求普拉提亚人保持中立，这是符合波斯战争以后和波桑尼阿斯最初所订的条约的。就是在围攻之前，他们再一次明确地向他们提出同样的条件，但是普拉提亚人没有采纳这个建议；因此，他们认为从这里可以看出他们是想解除他们的条约了。于是，他们再一次把普拉提亚人一个一个地带到他们面前，向每个人提出同样的问题，即他们在这场战争中是否做过一点什么事情帮助过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只要他回答说“没有”，就立即拉出去斩首，无一例外。［2］这样被处决的普拉提亚人不下200人，同时被杀的还有在围城中的25名雅典人。他们把妇女变为奴隶。［3］至于城市，他们把它交给麦加拉的一些政治流亡者和普拉提亚人中还活着的亲斯巴达党人，允许他们居留一年；之后，把城市夷为平地，在赫拉女神庙附近建筑一个住所，占地200脚尺见方，上下楼都有房间。在建筑时，利用普拉提亚人的屋顶和门户。他们还利用城墙中的其他材料—铜、铁，制造了一些长椅，奉献给赫拉女神；他们还为赫拉女神建筑一座大石庙，每边长100脚尺。他们没收普拉提亚人的土地归公有，租给底比斯人耕种，租期10年。［4］拉栖代梦人在整个普拉提亚事件中采取这样严厉的态度，主要是为了取悦于底比斯人；他们认为在刚刚开始的这场战争中，底比斯人对他们是有用的。普拉提亚在成为雅典的盟邦93年[33]以后，就这样灭亡了。[34]

69 同时，前面已提及[35]，前去救援列斯堡的40艘伯罗奔尼撒人的舰船，在雅典舰队的追击下，正在公海上逃遁，舰队驶到克里特附近，遇着暴风雨便分散地返回伯罗奔尼撒。他们在基伦尼发现琉卡斯

和安布拉基亚人的13艘战舰以及泰里斯之子伯拉西达，他是来做阿尔基达斯的参谋的；［2］在列斯堡远征失利后，拉栖代梦人决定加强其海上力量，并派舰队前往科基拉，因为科基拉已经发生了革命。他们的计划是在诺克帕图斯的12艘舰船得到来自雅典的援助之前抵达科基拉。因此，伯拉西达和阿尔基达斯准备实施这个计划。

70 科基拉的革命是从爱皮丹努斯附近发生的海战中的俘虏们[36]的回国开始的。这些人被科林斯人释放，名义上要由他们的代理人交出800塔连特[37]以为抵押，但事实上根据他们的协议是把科基拉争取到科林斯一边来。因此，他们向每一位公民游说，密谋使其城邦脱离雅典。［2］当一艘雅典的舰船和一艘科林斯的舰船分别载着两国代表来到这里的时候，科基拉人召开会议，进行投票表决，决定赞成依照现有协定[38]，维持和雅典的同盟关系，同时和伯罗奔尼撒人保持以往的友好关系。［3］同时，回国的俘虏想把培西亚斯推上被告席，他自愿地做雅典人的代理人[39]，是科基拉的民众领袖。他们对他提出控告的理由是他使科基拉遭受雅典的奴役。［4］审判的结果，培西亚斯被宣布无罪。为了报复起见，他控告反对派中5名最富有的人，说他们在奉献给宙斯和阿尔基诺乌斯的神圣土地上砍伐葡萄树，取其树干；依照法律规定，每根树干应罚款1斯塔特[40]。［5］这些人被判有罪，他们需缴纳很大一笔罚款，于是他们跑到神庙里，坐在祈祷者的位置上，请求允许他们分期交付罚款。[41]但是，培西亚斯作为议事会中的一名成员，他说服他的同僚们，坚持执行法律上的处罚。［6］被处罚的这些人完全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同时他们知道，只要培西亚斯还担任议事会的成员，他就有意说服人民与雅典订立攻守同盟。因此，他们结成团伙，[42]身怀利刃，突然闯入议事会会场，杀死培西亚斯和其他60人，有些是议事会成员，有些是普通人。培西亚斯的同党有少数人逃走，躲在雅典的舰船上，当时这艘船还停留在海港中。

71 暴动之后，谋反者召集科基拉民众大会，他们说，此举所产生的最好的后果，是使他们不再受雅典人的奴役了。他们说将来不接待任何一方的来访者，除非是根据和平条件，每次只来一艘舰船，超过这个数目的舰船即被视为敌人。他们强迫公民大会通过这个动议，［2］并且立即派遣使者前往雅典，说明事变的经过，设法说服在雅典的科基拉流亡者，不要采取敌对行动，以致颠覆现政府。

72 使者们一到雅典，雅典人就立即以叛逆罪把这些使者和所有听命于他们的人都逮捕起来，囚禁在埃吉那。［2］同时，一艘科林斯的舰船载着拉栖代梦人的使者来到科基拉，科基拉的执政党人进攻民主党人，在战斗中把民主党人打败了。［3］夜幕降临的时候，民

主党人退到卫城上，这是城中较高的地方，他们在这里集中起来，同时控制了海拉伊克港[43]。他们的对手占据了市场[44]（他们大都居住在那里）以及毗邻市场的面对着大陆一边的港口。

73 翌日，双方发生过一些小冲突，双方都派人深入乡村，邀请奴隶加入他们一方，允诺给予他们自由。大批的奴隶答应支持民主党人，而他们的对手得到了来自大陆的800名雇佣兵的援助。

74 隔日之后，战事又爆发了，民主党人占据比较优越的地势，人数较多。妇女们也勇敢地支持他们，她们从屋顶上投掷瓦片，在混战中英勇抗敌，其勇气超乎一般女性之上，所以民主党人取得了胜利。［2］在夕阳西下的时候，寡头党人全线溃退，他们害怕获胜的民主党人趁势出击，攻下他们的军械库并把他们杀死，就把市场周边地带的房屋和公寓[45]纵火焚烧，以阻止民主党人继续推进，不论是他们自己的财产或是邻人的财产都在所不惜，结果，商人们的大批货物也都被付之一炬。如果刮风，火借风势，烧着其他建筑物，那么，整座城市很可能会遭到灭顶之灾的。［3］夜里，战斗停息下来，双方加强警戒，相安无事。由于民主党人获胜，科林斯的舰船偷偷地驶出海港，大多数的雇佣兵也悄悄地返回大陆了。

75 翌日，雅典将军，狄伊特里弗斯之子尼科斯特拉图斯率12艘舰船和500名美塞尼亚人[46]的重装步兵，由诺帕克图斯来到这里。他当机立断，力图说服两个党派同意一起协商，把10名[47]元凶推上审判席。这十人以后不再生活在这个城邦，而其余的人和平共处，两个党派相互妥协，共同与雅典人订立攻守同盟。［2］尼科斯特拉图斯在作了如此安排之后，准备返航回国，但是民主党的领袖劝请他留下5艘舰船，以防对手有变，而他们配备自己的5艘舰船随他一路回雅典。［3］尼科斯特拉图斯对此表示同意，民主党的领袖们立即把他们敌人的名单开列出来，准备要他们在舰船上服务。但是这些人害怕被送往雅典去，便坐在狄奥斯库里[48]神庙的祈祷者的位置上。［4］尼科斯特拉图斯向他们提出保证，试图说服他们，但是没有效果。民主党人以此为借口，自己武装起来，他们认为这些人拒绝与尼科斯特拉图斯一同航行，表明他们是别有所图的。他们来到寡头党人的房屋中，夺下他们的武器，如果不是尼科斯特拉图斯阻止的话，他们会把房屋里面的人一起杀掉。［5］其余的寡头党人[49]看见这种情况，就跑到赫拉女神庙里去，坐在祈祷者的位置上，他们至少有400人。民主党人怕他们采取极端行动，劝他们起身，带着他们来到神庙前方一个岛屿上去，把食物也送到那里。

76 在革命的这个时期，就是这些人被转移到对面海岛上之后第四五天，伯罗奔尼撒人的舰队从基伦尼开到这里[50]，这支舰队自伊

奥尼亚返回后就停泊在基伦尼，共有53艘舰船，仍由阿尔基达斯担任统帅，但是有伯拉西达同他一路航行，担任他的参谋。这支舰队在大陆的西勃达港停泊，黎明的时候，驶往科基拉。

77 现在科基拉人[51]乱作一团，他们一则为城邦的事态，二则为敌舰的到来而大为惊慌。他们马上装备了60艘舰船，以最快的速度配备好人手，准备迎击敌人。虽然雅典人建议，他们的舰队首先驶出，科基拉的舰队随后全部驶出，但是科基拉人没有采纳这个建议。［2］当科基拉人的舰队靠近敌舰之时，队形零乱，有两艘舰船马上逃跑了，其他舰船上的桡手们自己相互混战起来，秩序大乱。伯罗奔尼撒人看到这种局面，便派出20艘舰船来对付科基拉人，其他所有的舰船都用来攻击雅典的12艘舰船，“萨拉明尼亚”号和“帕拉鲁斯”号也在这12艘舰船之内。

78 科基拉人在进攻时毫无目的，并且分成小股行动，这种盲动行为很快使自己丧失了战斗力。雅典人害怕数量上占优势的敌舰包围自己，他们不和敌人的主力作战，也不进攻敌人的中央，而是向敌人的一翼进攻，击沉了敌人的一艘舰船。之后，伯罗奔尼撒人把舰船排成圆圈阵形，雅典舰船环绕敌阵航行，以引起敌舰的混乱。［2］正在和科基拉人作战的其他伯罗奔尼撒人看到这种情况，害怕重蹈诺帕克图斯海战[52]失利的覆辙，便驶来增援他们的友军，于是伯罗奔尼撒人的整个舰队向雅典人进攻。［3］雅典人开始倒划[53]，尽可能缓慢地撤退，这样，敌舰忙于追击，从而使科基拉人有时间脱逃。[54]［4］这次海战就是这样进行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太阳落山的时候。

79 现在科基拉人害怕敌人乘胜追击，攻击他们的城市，并且营救那些囚禁在岛上的人，或采取其他同样冒失的行动，所以他们又从岛上把那些人带到赫拉女神庙里来，在城中加强警戒。［2］但是，伯罗奔尼撒人虽然在海战中获胜，他们不敢贸然进攻城市，而是带着他们所俘获的13艘科基拉人的舰船回到大陆上他们原来所停泊的地方去了。［3］翌日，虽然科基拉人处于极度的混乱和恐慌状态中，但是伯罗奔尼撒人无意攻城。据说，伯拉西达曾力劝他的上司阿尔基达斯攻城，但是伯罗奔尼撒人只是在琉金米地岬登陆，蹂躏了那个地区。

80 同时，科基拉的民主党人还是很害怕敌舰前来进攻，他们前去和那些在神庙里的祈祷者及其朋友们谈判，以图挽救城市；他们说服了其中一些人，使他们上了舰船。这样，他们配备了30艘舰船的桡手，准备抵抗敌人的进攻。［2］但是伯罗奔尼撒人蹂躏那里的土地，到中午时分就撤离了。傍晚，他们通过烽火信号得知，说有60艘[55]雅典舰船从琉卡斯驶来，指挥官是修克利斯之子攸里梅敦；雅典

人在听到科基拉发生革命以及阿尔基达斯的舰队正准备驶往科基拉的消息之后，就派出了这支舰队。

81 因此，伯罗奔尼撒人立即匆匆忙忙地连夜起航回国，紧靠着海岸航行；他们拖曳着他们的舰船横过琉卡斯地峡[56]，以免环绕海角的时候被敌人发现，他们就这样撤离了。［2］当科基拉人得知雅典的舰队快要到了，而敌人已经撤离的时候，他们召请城外的美塞尼亚人[57]进城，命令那些他们已经配备好桡手的舰船开进海拉伊克港；[58]与此同时，他们杀死所有他们能够找得到的敌人。那些被他们说服而上船的人，在上岸时也都被他们杀死了。之后，他们又到赫拉女神庙里去，说服了大约50个在那里祈祷的人接受审判，他们全都被处以死刑。［3］大批的祈祷者看到这种情况，他们拒绝出来受审，在神庙中相互杀死对方；同时，有些人在树上自缢，有些人用其他种种方法自杀。［4］在攸里梅敦率60艘舰船停泊在那里的7天中，科基拉人不断地屠杀他们公民中那些他们认为是敌人的人。被他们杀害的人虽都被控以阴谋推翻民主制的罪名，但是事实上，有些人是因为私人仇怨而被杀死的，其他人是因为债务关系而被债务人杀害的，因而可以看到有各种各样的死法。［5］这正如通常在这种形势下所发生的那样，革命使人们采取各种极端残忍的措施。有父亲杀死儿子的；有的人是被从神庙里拖出来杀死，或者就在神坛上被屠杀的；有的甚是被围墙封堵在狄奥尼苏斯神庙中，因而死在里面的。

82 这次革命是如此血腥残酷，给人们的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它是最早发生的革命之一。后来整个希腊世界可以说都受到震撼，因为民主党人和寡头党人到处都在争斗，民主党的领袖们求助于雅典人，而寡头党人求助于拉栖代梦人。在和平时期，人们没有求助于他们的借口和愿望；但是在战争时期，任何一个党派为了能够伤害敌对的党派，使自己处于相应的有利地位，便总是要听命于某一个同盟，这就为那些想要改变政体的党派提供了求助于异邦人的机遇。［2］在各城邦中，这种革命常常导致许多可怕的灾殃，正如现在已发生的那样，只要人性不变，这种灾殃将来永远都会发生的，尽管依照不同的情况，情形各异，或者采取较为残酷的形式，或者采取较为温和的形式。在和平繁荣的时候，城邦和个人所采取的行动，其动机都比较纯正，因为他们没有为形势所迫而不得不去做那些他们所不愿意去做的事。但是，战争使他们不易得到日常所需，战争是一个粗暴的教师，它使大多数人的性情随着境遇的变化而变化。［3］这样，一个城邦接着一个城邦发生了革命，在革命发生最晚的地方，因为他们知道其他地方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又出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更为出格的暴行，表现在夺取政权时更加阴险狡诈，报复政敌时更加残忍无忌。［4］常用词句的含义不得不加以改变，而采用现在所赋予它们的意

义。过去被认为是不顾一切的鲁莽之举，现在被认为是一个忠诚的同盟者所必备的勇气；谨慎周到的等待时机，被看作懦弱的代名词；中庸之道被视为缺乏男儿气概的表现；一个人能够从各方面考虑问题，就表示他是一个在行动上拙劣无能的人。疯狂的暴虐变成了男儿气概的标志；耍阴谋搞诡计变成了合法自卫的手段；［５］夸夸其谈的人总是被信任，而反对他们的人总是受到猜疑。耍阴谋成功表明一个人头脑精明，而识破阴谋则表明他更加精明。但是不想做这两种事情[59]的人就被认为是分裂你自己的党派，害怕反对党。总之，先发制人，以制止那些将要作恶的人和揭发无意作恶的人，都同样地受到鼓励。［６］以致血亲关系不如党派关系牢固，因为以党派关系组织起来的人随时准备赴汤蹈火而在所不辞。这些党派组织的目的不是为了享受现行宪法的利益，而是决意要推翻现行宪法；这些党派的成员彼此间的信任，不是有赖于任何信仰的约束力，而是因为他们是作恶的同伙。［７］反对派的合理的建议，执政党不会宽容地予以接受，反而对它加以猜疑和防范。复仇比自卫更重要。两个党派相互保证的誓言，只是为了应付双方当中的一方所遭遇到的暂时的困难，只有在他们没有其他办法应付的时候，这种誓言才能保持它的效力。但一旦机遇出现，首先大胆地抓住这个机遇的人，会趁敌不备，落井下石；他认为这种背信弃义的报复比公开的进攻更为得心应手，而且这样做比较安全；同时，一旦反叛成功，会使他赢得智谋超群的美名。的确，人们普遍地认为行凶作恶比单纯诚实更为聪明，他们以具有第一种品质而自豪，以具有第二种品质为耻辱。

［８］由于贪欲和野心所引起的对权力的追求是所有这些罪恶产生的原因；一旦党派斗争爆发的时候，激情所引发的暴行也就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城邦的领袖们都有极其美妙动听的纲领：一方面高喊民众应在政治上平等[60]，另一方面又主张实行稳健的贵族政治[61]，他们打着为公众谋福利的幌子，事实上是为自己牟取私利。为了在斗争中赢得优势，他们不择手段，不惜采取最可怕的行动；在他们的报复行动中，甚至采取更加过激的行为。他们既不顾及正义与否，也不顾及城邦的利益，他们唯一的行为标准就是他们自己党派一时的任性，因而他们随时准备利用不合法的裁决来处罚他们的敌人，或者用暴力夺取政权，以发泄他们一时的仇恨。结果，虽然双方处心积虑所追求的都不是正义的目标，但是那些利用美妙的言辞来实现其罪恶的目的的人，却赢得了很高的威望。同时，那些持温和观点的公民们，受到两个极端派的摧残，或者是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斗争，或者是因为人们忌妒他们可能逃脱灾难而幸存下来。

83 这样，这些革命导致了整个希腊世界出现各种各样的恶行。古代的淳朴之风，原是品性高尚的标志，那时却遭人耻笑，逐渐消失

了；社会分化为若干阵营，在这些阵营中，没有人相信他的同伴。［２］至于终止这种情况，没有哪个保证是可以信赖的，没有哪个誓言是得到尊重的。但是各党派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认为要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希望的；他们宁愿更注重自卫，而不愿信任别人。［３］在这场竞争中，那些较为愚钝的人表现得最有生存的力量。这些人认识到他们自身的弱点和他们的敌人的智慧，他们害怕在辩论中失败，害怕遭到更为机警善变的对手联合起来突袭，他们就立即大胆地付诸行动；而他们的敌人却妄自尊大，认为自己能够准确地预料事务的进展，认为没有必要采取行动来获取那些利用政策获得的东西，因而他们常常由于疏于防范而成为受害者。

84 [62]上述大多数罪恶的发生，科基拉提供了第一个例证。在那里，那些从未体验过平等待遇的或者的确是被统治者傲慢地统治的人们，一旦取胜，便以暴力报复；那些要求摆脱他惯常的贫困的并且贪求邻人财产的人们，一旦取胜，便实施邪恶的决议；最后，那些在不可抑制的激情的驱使下，以党派精神而不是以阶级情感而发动斗争的人们，一旦取胜，就采取野蛮无情的过火行动。［２］现在，城邦的生活陷于混乱之中，总是与法律相对抗的人性，其主人兴高采烈地显示出它的本色，成为一种难以驾驭的情欲，它蔑视正义，敌视一切胜过它本身的东西。因为，如果不是为了那令人羡慕的致命的权力的话，谁也不会把复仇置于信仰之上，把牟利置于正义之上的。［３］事实上，当人们对他人复仇的时候，他们全然不顾对将来的影响，因而毫不迟疑地废止人类的普遍法则（这些法则是使所有受苦受难的人有望得救的），而不是让这些法则继续存在下去，以防有朝一日他们自己陷于危难之中时也可能需要这些法则的保护。

85 所以当科基拉人自己在党争中首次流露出革命的情绪时，攸里梅敦和雅典舰队就离开了科基拉。［２］之后，大约500名被放逐的科基拉人成功地得以逃出，他们渡过海峡，占领大陆上的一些要塞，占领了海峡对岸的科基拉的领土，以这个地方作为他们的根据地，掠夺岛上他们自己的同胞；他们给科基拉造成很大的祸害，引起了科基拉城内严重的饥荒。［３］他们也派遣使者前往拉栖代梦和科林斯，以设法恢复他们在科基拉的地位。但谈判没有取得成功。后来，他们把自己的舰船和雇佣军的舰船集中到一起，总共约有600人，他们渡过海峡，来到科基拉岛上。他们焚毁舰船，自绝后路，这样他们除非占领该岛，否则别无选择。于是他们占据伊斯通山，修筑要塞。他们开始骚扰城内的居民，并且控制了乡村地区。

86 在这个夏季之末，雅典派遣20艘舰船前往西西里，舰队由麦兰诺普斯之子拉齐斯和攸斐列图斯之子卡罗阿德斯担任指挥官。

[2] 在西西里，叙拉古人和伦提尼人发生了战争。除卡马林那以外，所有多利斯人的城邦都与叙拉古结盟—这些城邦，在战争爆发之初，就已经加入拉栖代梦同盟，尽管没有积极参加战争。伦提尼有卡马林那和卡尔基斯人的诸邦作为同盟者。在意大利，罗克里斯人支持叙拉古人，瑞吉昂人则支持他们的同族伦提尼人。[3] 伦提尼的同盟者现在派使团[63]去雅典，根据他们昔日与雅典的盟约[64]，以及他们与雅典人同为伊奥尼亚人这两点，劝请雅典人派遣一支舰队来援助他们，因为他们在陆地上和海上都被叙拉古人封锁了。[4] 雅典人派出了一支舰队，名义上说是因为他们和伦提尼人是同族关系，但是实际目的是为了防止西西里的谷物被运往伯罗奔尼撒去，以及试探征服西西里的可能性。因此，他们驻扎在意大利的瑞吉昂，从那里和他们的同盟者同心协力，进行战争。夏季就这样结束了。[65]

---

[1] 修氏在本书首次提及这位著名政治家和将军。关于他的财富，参阅J. K. Davies, *Athenian Propertied Families 600 – 300 B. C.*, London, 1972, pp. 403f。

[2] 今日米诺亚岛（Minoa）已与希腊大陆连接起来，其具体位置可参阅地图。A. W. Gomme,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2, Oxford, 1956, pp. 334–336.

[3] 这段原文缩写了或讹传了，两个塔楼似乎是分别在米诺亚和大陆间的海峡两侧，一侧一个，在两个防波堤的尽端；建筑这两个塔，使海峡变窄，更易于防守。—史译本注

[4] 接着修昔底德III. 24叙述。

[5] 参阅修昔底德，II. 29注。

[6] 指底比斯。底比斯人在波斯战争期间死心塌地站在波斯人一边，而此次又是因底比斯人出兵普拉提亚而酿成事端，最终斯巴达人却处罚无辜的普拉提亚人。作为被制服的弱者，普拉提亚人只能这样发泄心中的不满。

[7] 指普拉提亚人在波斯战争中的功绩。

[8] 据希罗多德（VIII. 1，44）记载，普拉提亚人并未参加此战，部分人员参加了公元前480年的萨拉米斯海战。

[9] 公元前479年的普拉提亚战役。参阅希罗多德，IX. 62以下。

[10] 如底比斯人所作所为。

[11] 参阅希罗多德，VI. 48—49。波斯人在出征之前，派使者前往希腊大陆和许多海岛上，要求各邦贡献“土和水”，实际似乎是要求其主动归降，许多城邦都按波斯人的要求做了。

[12] 希腊各邦在战争中所取得的战利品按惯例都按一定比例贡献给本邦保护

神，以感谢诸神的佑助。

[13] 指薛西斯焚毁他们的城市。参阅希罗多德，VIII. 1。

[14] 底比斯人要求把普拉提亚人处死。

[15] 把衣服作为献给死者的祭品，在古典文献中并不少见。参阅索福克勒斯：《爱勒克特拉》（Sophcles, *Electra*），452；欧里庇得斯：《奥莱斯特》，123，1436；塔西佗：《编年史》，III. 2。参阅S. 霍恩布鲁尔，第1卷，第453页。

[16] 因为底比斯人是和波斯人联合起来进攻希腊联军的。

[17] 参阅修昔底德，I. 12。斯特拉波提到有皮拉斯基人、色雷斯人和海安提亚人。—史译本注

[18] 直译为"波斯化"，意即投靠波斯，与波斯人融为一体，与波斯人合作。

[19] 参阅修昔底德，III. 55。普拉提亚人与雅典人结盟并获得雅典公民权。

[20] 在这里，"寡头制"与"民主制"实际上主要是看当权者是公民当中的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具体人数的多与少也是相对而言的。

[21] 指公元前458年奥诺斐塔战役之后。参阅修昔底德，I. 108。

[22] 公元前446年。参阅修昔底德，I. 113。

[23] 提到这一点是想影响斯巴达的审判官。

[24] 参阅修昔底德，III. 54—55。

[25] 这个同盟似乎是波斯战争中全希腊同盟，拉栖代梦是这个同盟的盟主，而普拉提亚人在修昔底德（III. 58）所说的同盟，是特指修昔底德（II. 71）所说的同盟条约。据说，在普拉提亚战役之后，根据波桑尼阿斯的建议，同盟国订立盟约，相互保证希腊各邦的独立，特别是普拉提亚的独立。

[26] 参阅修昔底德，I. 105，108；II. 27。

[27] 指伯罗奔尼撒同盟。

[28] 参阅修昔底德，II. 72。

[29] 参阅修昔底德，II. 2。

[30] 这句话是对普拉提亚人所说的话（修昔底德，III. 55）的讽刺。

[31] 提及此事以讨好斯巴达人。

[32] 参阅修昔底德，III. 58。

[33] 从公元前519年到前427年，共93年。参阅S. 霍恩布鲁尔，第1卷，第

464 — 466页。

[34] 普拉提亚在公元前386年，根据“大王和约”又恢复独立。

[35] 接着前面（修昔底德，III. 33）的内容叙述。

[36] 参阅修昔底德，I. 49 — 50，55。

[37] 800塔连特是一个庞大的数目，它超过战前雅典帝国臣民每年贡金平均数。参阅A. W. Gomme,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3, p. 59。

[38] 这个协定是一个防御性的盟约。参阅修昔底德，I. 43，44。

[39] 关照雅典在科基拉的利益。

[40] *Stater*，波斯、希腊的金银货币，重量约1明那的1/50。这里可能是科林斯币制的斯塔特，大约相当于2个阿提卡德拉克玛。这笔罚金对于富人来说简直是九牛一毛，除非他们被控砍伐了成千上万棵葡萄树。参阅A. W. Gomme,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3, p. 360。

[41] 谢译本（第231—232页）为“请求重新估计他们所应赔偿的损失”。

[42] 即他们五个人和其他一些人。

[43] 大概就是现在的卡里基奥浦隆湾（Chalikiopulon）。

[44] 在古典时代的希腊，这里既是城邦的市场（marketplace），又往往是城邦政治、社会、文化中心，逐步具有“市政广场”的意义。

[45] 租给若干贫穷人家集体居住的大型建筑，类似罗马的若干家族群居的长屋。

[46] 这些美塞尼亚人是在伊索麦向斯巴达投降之后，被迫离开伯罗奔尼撒。雅典人将他们安置在诺帕克图斯。参阅修昔底德，I. 103。

[47] 史译本作“12人”，昭译本作“10人”。

[48] 狄奥斯库里兄弟（Dioscuri），宙斯的孪生子，即卡斯托尔（Castor）和波里丢凯斯（Polydeuces），罗马人称后者为波鲁克斯（Pollux）。在希腊，对他们的崇拜相当流行。在神话传说中，卡斯托尔被尊为驯马者，而波里丢凯斯则是力大艺高的拳斗士。在斯巴达，他们被奉为国家的保卫者和军人的保护神。

[49] 参阅修昔底德，III. 69。

[50] 科基拉附近的西勃达港。

[51] 现在当政的是民主党人。—史译本注

[52] 参阅修昔底德，II. 83—86。

[53] 这样，他们始终面对着敌人。—史译本注

[54] 他们损失了13艘舰船。

[55] 史译本作“40艘”，昭译本作“60艘”。

[56] 宽度为3斯塔狄亚，约550米。

[57] 就是尼科斯特拉图斯带来的那500人（修昔底德，III. 75），其目的无非是威胁寡头党人。—史译本注

[58] 其目的是切断寡头党人与他们在市场附近以及赫拉女神庙中的朋友之间的联系。—史译本注

[59] 耍阴谋和揭穿阴谋。

[60] 民主党人的口号和纲领。

[61] 贵族党人的口号和纲领。

[62] 本节文字是否为修昔底德所写自古就有争议，尤其受到古代文法学家的责难，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苏斯也没有提到这一段，传世的抄本中，在这一段文字上加了一个问号。

[63] 这个使团以著名的修辞学家高尔吉亚为首。—史译本注

[64] 参阅修昔底德，I. 95。根据斯特拉波（VI. 257）的说法，瑞吉昂人和伦提尼人都是起源于卡尔基斯人。

[65] 公元前427年。

第十一章 战争的第六年。德摩斯提尼在西部希腊的战事。安布拉基亚的灭亡。

87 接下来在冬季里[1]，瘟疫再一次在雅典人中间爆发了。事实上，瘟疫从来就没有完全停止过，虽然它的危害性大大减弱了。［2］第二次瘟疫延续了整整一年，而第一次瘟疫延续了两年；没有什么其他的灾祸比瘟疫给雅典人带来了更大的损失，或削减了雅典人更多的战斗力量。[2]［3］在册的公民兵中，因瘟疫而死亡的不下4400名重装步兵和300名骑兵，至于其他民众的死亡人数是从来没有人能够确知的。与此同时，在雅典、优波亚和波奥提亚，尤其是在波奥提亚的奥科麦努斯地方，都发生了多次地震。

88 在同一个冬季里，在西西里的雅典人和瑞吉昂人率30艘战舰远征埃奥利斯群岛；这个地方在夏季里是不可能进攻的，因为那里缺少淡水。这些岛屿被克尼多斯的移民—利帕拉人占据着，他们居住在一个不大的岛上，这个岛屿叫作利帕拉。他们以这个岛屿为根据地，分别去耕种其他岛屿的土地，它们是狄代米、斯特龙基列和希爱拉。[3]在希爱拉，当地人民相信赫淮斯托斯[4]的冶铁场就在那里，因为晚上看那里有火焰升天，白天看则有烟雾笼罩着。这些岛屿位于西克尔人和麦西那人所居住的海滨附近，他们是叙拉古人的同盟者。雅典人蹂躏了他们的土地，但是他们拒不投降，于是雅典人又返回瑞吉昂去了。这样冬季就结束了，修昔底德所记载的这场战争的第五年也终结了。

89 翌年[5]夏季，伯罗奔尼撒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在阿奇达姆斯之子阿基斯的统率之下，出兵进攻阿提卡，大军抵达科林斯地峡。但是由于发生多次地震，因此，他们没有侵入阿提卡就撤兵了。［2］大约在同一时间，当地震频频发生的时候，在优波亚的奥罗比艾地方，海水先是从那里的海岸线引退，然后又以巨浪反冲上来，淹没了城市的大部分地方；海水退下后，还有一部分陆地在海水下，所以过去是陆地的地方，现在变为海面了。那些没有及时逃往高地的居民，都葬身于这次海水泛滥。［3］同样的水灾发生于奥彭提亚的罗克里斯海岸附近的阿塔兰塔岛上；在这里，雅典人的要塞[6]有一部分被海水冲垮，两艘被拖上岸的舰船中有一艘被海水击得粉碎。［4］在佩巴里苏斯，海水也引退了，离开海岸有一点距离，但是没有发生水灾；在这里还有过一次地震，摧毁了城墙的一部分，以及市政厅和其他一些

建筑物。［5］依我看来，这种现象一定是由于地震引起的。在地震最强烈的地方，海水就被吸引，离开海岸，然后以加倍的力量反冲回来，因此造成海水泛滥[7]。如果没有地震，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是怎样能够发生的。

90 在同一个夏季里，西西里交战诸方的战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西克里奥特人[8]内部彼此相互征伐，雅典人帮助其同盟者作战。我在这里只就一些雅典人参加的战事，并且是选择其中最重要的加以叙述。［2］雅典将军卡罗阿德斯在与叙拉古人交战中被杀，现在由拉齐斯单独指挥他们的舰队。他联合同盟者进攻麦西那人的地方米莱。麦西那人的两个大队驻守在米莱，他们埋伏起来以等待下船登陆的雅典人。［3］但是雅典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大败伏兵，给他们很大杀伤；接着，雅典人进攻要塞，迫使他们交出卫城，命令他们随雅典人一起去进攻麦西那。［4］雅典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到达的时候，麦西那人也投降了，他们按雅典人的要求交出了人质和所有其他的担保品。

91 在同一个夏季里，雅典人派遣阿尔基斯提尼斯之子德摩斯提尼和泰奥多鲁斯之子普罗克利斯率30艘舰船环绕伯罗奔尼撒半岛游弋；他们又派遣尼基拉图斯之子尼基阿斯率60艘舰船和2000名重装步兵进攻米洛斯。［2］他们想征服米洛斯人，因为他们虽说是岛上居民，[9]但是不肯屈服于雅典，甚至拒绝参加雅典同盟。［3］他们蹂躏了米洛斯人的土地，但他们还是不肯投降，所以雅典舰队离开了米洛斯，驶往格来亚境内的奥罗浦斯。傍晚时分，他们在那里登陆，他们的重装步兵迅即上岸，由陆地进攻波奥提亚的塔那格拉。［4］他们约定，以点燃烽火为信号，由卡里阿斯之子希波尼库斯和苏克利斯之子攸里梅敦统率的来自雅典的全体将士到那里和他们会师。［5］他们驻扎在那里，用一天的时间来破坏塔那格拉人的土地，又在那里过了一夜。翌日，塔那格拉人和一些来支援他们的底比斯人攻击雅典人，结果，雅典人获胜。雅典人缴获了一些武器，竖立了一块胜利纪念碑，然后撤退了，陆军回到雅典，其余的回到舰船上。［6］尼基阿斯率60艘战舰沿海岸航行，破坏了罗克里斯沿岸地区，然后返航回国。

92 大约在这个时候[10]，拉栖代梦人在特拉启斯建立他们的殖民地赫拉克利亚。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这样的：［2］马利亚人分属于三个部落，即帕拉里亚人、希爱里亚人和特拉启斯人。特拉启斯人在和他们的近邻奥塔人的交战中损失很大；起初他们想归服雅典，但是后来他们怕雅典人不能够给他们应有的安全，便派代表团前往拉栖代梦，他们推选提萨门努斯作为他们的大使。［3］拉栖代梦人的母邦

多利斯[11]也受到奥塔人的侵害，所以也派人参加了代表团，同往拉栖代梦，提出同样的请求。［4］拉栖代梦人听了使者的陈述，决定派遣一个移民团[12]，以援助特拉启斯人和多利斯人。同时，他们认为计划要建立的城市的位置应便于他们对雅典人作战。这个地方可以作为海军基地，舰队也可以随时准备进攻优波亚，其优势是由此到优波亚的路程很短。同时，这座城市位于通向色雷斯的路途中，是一个有利的中转站。总之，无论从哪方面讲，拉栖代梦人[13]都是有理由建立这个殖民地的。［5］他们首先去询问德尔斐的神祇，在得到一个有利的答复之后，就开始派遣移民，包括斯巴达人和皮里奥西人[14]；他们还召请那些愿意随他们一同前往的其他的希腊人（伊奥尼亚人、阿凯亚人和其他一些人除外）；三位拉栖代梦人领导这次移民并作为这个殖民地的建立者，他们是列昂、阿尔基达斯和达马贡。［6］通过移民，建立了新设防的城市，现在叫作赫拉克利亚，离德摩比利约40斯塔狄亚[15]，离海滨约20斯塔狄亚[16]。他们着手建筑船坞，封锁了面向德摩比利的一边（从这里穿过可直达德摩比利），以使他们易于防守。

93 这个城市的建立，显然有意图谋优波亚（由此渡海到优波亚岛上的基奈昂很近），因而它首先在雅典引起了恐慌。但是后来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这个城市从未给雅典人造成损害。［2］原因是这样的：色萨利人是那些地方最有势力的部族，他们的领土受到新建殖民地的威胁，他们害怕出现一个强大的邻邦，所以经常侵扰他们，和他们交战，直到这些新居民的势力被削平为止。此地新居民的人数原本是很多的，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入拉栖代梦人所建立的殖民地，因而他们认为走向繁荣是有保障的。另一方面，拉栖代梦人自己，他们派驻当地的管理者应当对于这个城市的衰落和人口的减少负全部责任，他们严酷的和有时是不公平的行政管理把大多数居民吓跑了，因而使邻邦更容易战胜他们。

94 在同一个夏季里，大约在雅典人滞留于米洛斯的同时，环绕伯罗奔尼撒游弋的30艘舰船上的雅典公民，在琉卡斯境内的爱罗门努斯设伏歼灭了一些驻军，然后以大部队进攻琉卡斯城。这时候，雅典军队得到除奥尼阿代人以外的所有阿卡纳尼亚人的增援，还得到扎金苏斯人和基法伦尼亚人以及来自科基拉的15艘舰船的援助。［2］琉卡斯人虽然看见地峡[17]内外琉卡斯的城镇和阿波罗神庙所在地都遭到破坏，但是他们考虑到敌军人数占压倒优势，未敢轻举妄动。阿卡纳尼亚人劝雅典将军德摩斯提尼建筑一道城墙，切断琉卡斯和大陆的联系，相信这样会有把握攻下此城，同时彻底消灭一个最令人头痛的敌人。

［3］但这时美塞尼亚人劝德摩斯提尼说，有了这样一支大军，是进攻埃托利亚的好机会。埃托利亚人不但与诺帕克图斯为敌，而且一旦征服了他们，也就会很容易地把大陆上那个地区的所有其他部族都争取到雅典一边来。［4］埃托利亚人尽管是一个人数众多而好战的民族，但是他们还居住在分散得很广而没有城墙卫护的村落中；他们只有轻装武器，根据美塞尼亚人的说法，不等他们的援军到达，不费太大的气力就可以把他们征服。［5］美塞尼亚人献计说，首先进攻阿波多提亚人，然后进攻奥斐尼亚人，最后进攻攸利坦尼亚人。攸利坦尼亚人是埃托利亚的人数最多的部族，据说，他们操一种很难听懂的语言，而且吃生肉。这些部族一旦被征服，其他部族就会唾手可得了。

95 德摩斯提尼赞成这个计划，不只是因为他想满足美塞尼亚人的要求，还因为他相信，如果埃托利亚人也加入到大陆同盟者中的话，他将不需要雅典国内的援助，就可以从大陆上去进攻波奥提亚了；其路线是通过奥佐里亚的罗克里斯到多利斯的基提尼昂，一直沿帕那苏斯山左侧前进，直至顺势而下，进入佛基斯。他认为佛基斯人会愿意和他联合起来，侵入波奥提亚的，因为他们一向是对雅典人友好的；如果他们不愿意的话，他可以强迫他们和他联合在一起；到达佛基斯，就已经兵临波奥提亚边境了。于是，他违反了阿卡纳尼亚人的意志，带着他的全体将士，从琉卡斯启程，沿海岸航行，到了索里昂。［2］他在这里把这个意图告诉了他们，但是他们拒不接受这个计划，原因是他不赞成封锁琉卡斯。德摩斯提尼本人率领其余的军队，包括基法伦尼亚人、美塞尼亚人和扎金苏斯人以及他自己舰船上的300名雅典水兵（科基拉的15艘舰船已经回国），开始向埃托利亚人发起进攻。［3］他把罗克里斯的奥涅昂作为他的根据地，因为奥佐里亚的罗克里斯人是雅典的同盟者；他们将带着他们所有的军队深入内地，在那里和他会师。因为他们毗邻埃托利亚人，有和埃托利亚人一样的武装，雅典人认为他们对此次行动有着极大的帮助，因为他们对于这个地区和当地人的作战方法都是很熟悉的。

96 当晚德摩斯提尼在涅米亚的宙斯神庙附近露营。据说，诗人赫西俄德[18]就是在这里被当地居民杀死的，因为有一个神谕预言说，他将在涅米亚命归黄泉。翌日拂晓，他们动身向埃托利亚进发。［2］在进兵的第一天，他取得波提达尼亚；第二天，攻取了克洛基列；第三天，攻下了提基昂。他在这里停下来，把战利品送回罗克里斯的攸帕利昂。他的计划是想继续乘胜进攻，到达奥斐尼亚人居住的地方，如果他们还不肯屈服的话，就返回诺帕克图斯，然后从那里向他们发动第二轮进攻。［3］但是埃托利亚人早就知道这次入侵，这些计划刚刚确定，他们就知道了。入侵者一踏上他们的领土，他们就

聚集一支由所有部族组成的大军；就是最偏远的奥斐尼亚人、波米恩西亚人和卡里恩西亚人，其居住地伸延至马利亚湾，也都来参加了。

97 美塞尼亚人还是坚持他们原先提出的意见。他们向德摩斯提尼保证，征服埃托利亚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而力劝他尽快地进军，沿途一个一个地攻取他所经过的村落，以最快速度与他们接战，使他们没有时间全民武装起来抵御他。［2］德摩斯提尼受到这个意见的影响，同时他相信自己有好运，因为他从未遇到过抵抗，因此，他没等罗克里斯人的援兵到达就进兵了。罗克里斯人可以弥补他的军队的主要缺点，因为他最缺少的是轻装的标枪投手。他进攻埃吉提昂，袭取了那个地方。当地居民此前已经逃走，驻扎在城镇上面的山丘上，该城镇位于距海岸80斯塔狄亚[19]的高地上。［3］正在这个时候，埃托利亚的主力军抵达埃吉提昂，向雅典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发起进攻。他们从四面八方的山上一边往下冲，一边投射标枪。当雅典人进攻时，他们就退却；当雅典人退却时，他们又压上来。这样的战斗持续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形成拉锯战，但是无论进攻或退守，都对雅典人极为不利。

98 只要雅典的弓箭手还有箭，而且能用箭射击的时候，他们还能支持，因为轻装的埃托利亚人遭到弓箭的射击时，总是要退却的。但是，后来弓箭手的队长阵亡，弓箭手分散开来，而重装步兵因为不断重复着同一种烦累的动作而精疲力竭了，埃托利亚人以标枪投击紧紧地压迫雅典人，终于迫使雅典人退却，开始溃逃，他们冲入一个没有出口的干涸的河道中，以及一些陌生的地方，因而都被杀死了。他们的向导，美塞尼亚人克洛蒙也不幸被杀死了。［2］埃托利亚人行动迅速，武装轻便，他们使用他们的标枪，继续追击，击溃了大批的雅典军队；许多人迷路了，冲入森林中，在森林中又找不到出路，敌人马上在森林周围放火，四面火起。［3］事实上，雅典军队在逃亡中遭遇过各种各样的困难，雅典的士兵以各种各样的死法丧失了生命。幸存者历尽苦难，才逃到海边的罗克里斯的奥涅昂，他们原先是从这里出发的。［4］许多同盟者的将士和120名雅典重装步兵被杀。这些雅典人个个都是正当壮年，他们是雅典城邦在这场战争中到目前为止所丧失的最优秀的公民。在阵亡者中，还包括德摩斯提尼的同僚普罗克利斯。［5］同时，他们根据休战和约，从埃托利亚人手中取回阵亡者的尸体后，返回诺帕克图斯，从那里乘船返回雅典去了。而德摩斯提尼留在诺帕克图斯及邻近地区，因为这次战败后，他无颜回去面见雅典人。

99 大约在同时，在西西里沿海地区的雅典人航往罗克里斯[20]，在那里登陆，打败了前来迎战的罗克里斯人，攻陷哈来克斯河畔的一

个要塞。[21]

100 在同一个夏季中，在雅典人出征埃托利亚之前，埃托利亚人早已派遣代表团前往科林斯和拉栖代梦，请求派遣军队来进攻诺帕克图斯，因为诺帕克图斯召请雅典人来侵略他们。这个代表团中有一位名叫托罗福斯的奥斐尼亚人，一位名叫波里阿德斯的攸里坦尼亚人，一位名叫提山得的阿波多提亚人。他们的请求得到圆满的答复。［2］在秋季之初，拉栖代梦人派遣了他们的同盟者的3000重装步兵前往，其中有500名是来自在特拉启斯新建的殖民地赫拉克利亚。斯巴达人攸利罗库斯担任指挥官，和他同去的还有两位斯巴达人，他们是马卡里乌斯和麦涅代乌斯。

101 他们的军队集结于德尔斐，攸利罗库斯派遣一名传令官到奥佐里亚的罗克里斯人那里去，因为通往诺帕克图斯的道路正好穿越他们的领土，同时还想引诱他们脱离雅典。［2］他在罗克里斯得到了安斐西亚人的全力支持，因为他们害怕与佛基斯人处于敌对状态。他们是最早移交人质的，他们说服其他部族也交出人质，因为他们同样是害怕侵略军的；首先是他们的邻人迈昂尼亚人（他们占据进入罗克里斯最险要的通道），然后是伊斐亚人、麦萨皮亚人、特里泰亚人、卡莱亚人、托罗丰尼人、赫西亚人和奥安西亚人—所有这些人都参加了远征；奥尔派亚人同意交纳人质，但是没有参加远征；海艾亚人只是在他们的一个名叫波里斯的村落被攻陷后，才同意交纳人质，派兵随军远征的。

102 当一切准备完毕后，攸利罗库斯把人质安置在多利斯的基提昂，然后率军出发，通过罗克里斯，进攻诺帕克图斯。在进军途中，他攻陷了罗克里斯的两个城镇—奥涅昂和攸帕里昂，因为它们不肯与他合作。［2］当他踏上诺帕克图斯的领土的时候，埃托利亚人就加入他的队伍，他们一起破坏这个地区的土地，攻占了这个城市的未设防的郊区；之后，他们攻占了摩利克里昂，这是臣服于雅典的一个科林斯人的殖民地。

［3］雅典人德摩斯提尼自从在埃托利亚遭到败绩之后，一直留在诺帕克图斯附近；这时他已经得知敌军的情况，很为诺帕克图斯的安全担心。他前去说服阿卡纳尼亚人（虽然由于他过去从琉卡斯撤兵而遇到很大困难），请他们派兵前来救援诺帕克图斯。［4］于是，他们派出1000名重装步兵乘他的舰船[22]回到诺帕克图斯，使它转危为安。此前该城的情况十分危急，因为应当防守的城墙范围很大，而参与防守的士兵则很少。

［5］当攸里罗库斯和他的同僚们发现这支军队已经进入诺帕克

图斯时，他们知道，袭取这个城市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全军撤退，但他们没有返回伯罗奔尼撒，而是进入过去被称为埃奥利斯而现在称为卡利顿和普流隆的地区，并进入其邻近地区和埃托利亚的普罗斯基昂。［6］安布拉基亚人来了，他们劝请攸里罗库斯和他们联合起来向安菲洛奇亚的阿尔哥斯以及安菲洛奇亚的其他地区和阿卡纳尼亚进攻；他们说，如果征服了这些地区，大陆上所有其他地区都会与拉栖代梦结盟的。［7］攸里罗库斯同意上述建议，他遣散了埃托利亚人的军队，带着其余的军队留在这些地区，按兵不动，一直等到安布拉基亚人动员起来在阿尔哥斯城前和他会师的时候。现在夏季结束了。

103 接着在冬季的时候[23]，在西西里的雅典人带着他们的希腊同盟者和西克尔人（他们以前是叙拉古的臣民或同盟者，现已叛离）一起进攻西克尔的城镇伊涅萨，它的卫城是由叙拉古人驻守的。他们进攻卫城，但是未能攻下，就撤退了。［2］在撤退时，雅典的同盟者殿后。叙拉古人从城里冲出来，向他们进攻，把他们大部分军队打败了，杀死了很多。［3］之后，拉齐斯和雅典人乘船在罗克里斯的一些地方登陆，在凯基努斯河畔他们打败了卡帕顿之子普罗克森努斯领导的来抵抗他们的罗克里斯人。他们夺取了一些武器之后，就撤退了。

104 在同一个冬季里，雅典人似乎是依照某种神谕的指示，在提洛岛举行祓除祭典。[24]过去，僭主庇西特拉图[25]曾在这个岛上举行过祓除祭典，但是范围不是整个岛屿，只是在神庙所能看到的地方。可是，这次是依照下面的方式，在全岛范围内进行的：［2］把过去所有在提洛岛上死亡的人的坟墓一律发掘出来，宣布以后在提洛岛上不得再有死亡和出生的事；凡是那些即将生产和即将死亡的人都要送到瑞尼亚去，它是离提洛岛很近的一个岛屿。萨摩斯僭主波利克拉特斯（征服了包括瑞尼亚在内的一些岛屿[26]）在海上称霸的时候，把瑞尼亚奉献给提洛岛上的阿波罗神，用铁索把瑞尼亚和提洛岛连接起来[27]。

举行祓除祭典之后，雅典人首次在这里举行五年一度[28]的提洛岛竞技会。［3］事实上，古时候伊奥尼亚人和邻近岛屿上的居民是在提洛岛上举行大规模集会的。他们常常来这里庆祝节日，就像现在的伊奥尼亚人到以弗所去庆祝节日一样。他们在那里举行运动竞技、诗歌比赛，各邦都要派出各自的舞蹈合唱队。［4］这样的竞技会，没有什么比荷马[29]在他的一首阿波罗颂歌[30]中的下列诗句表达得更清楚的：

福玻斯神啊，无论您走到哪里，

提洛岛永远是您心中最喜爱的地方。

那里身穿长袍的伊奥尼亚人在圣道上行走，

携带妻子儿女庆祝您的圣日，

每一种勇武刚毅的竞技，都使您欢娱，

他们在跳舞唱歌的时候，高呼着您的圣名。

[5] 摘自同一首诗的下列诗句中，可以看出伊奥尼亚人曾前往那里参加诗歌比赛[31]。他在赞美了提洛岛上的妇女们的舞蹈之后，用下列的诗句结束对她们的歌颂，在这些诗句中，他还提到了他自己：

啊，愿阿波罗[32]保佑你们所有的人！因此，

可爱的姑娘们，再见了

——告诉我，其实我并未走出

你们的心房；倘若有朝一日，

我们人世间其他的漫游者

踏上这座岛屿，询问你们这些姑娘：

所有流浪歌手中，谁的歌声最甜蜜？

那时你们就会想起我，并且微笑作答：

“一位来自岩石嶙峋的开俄斯岛的盲目老人。”

[6] 因此，荷马的诗歌可以证明，古时候，在提洛岛上有大规模的集会和庆节。在以后的时代，尽管岛上居民和雅典人不断派遣舞蹈合唱队，送牺牲品前往那里，但是竞赛和其他大多数的仪式则没有继续举行了，也许是由于种种苦难所致；直到现在雅典人才恢复了竞赛，并且增添了赛马[33]这一新项目。

105 在同一个冬季中，安布拉基亚人依照他们劝攸里罗库斯和他的军队滞留在那里时所承诺的，出动3000重装步兵，进攻安菲洛奇亚的阿尔哥斯，他们侵入阿尔哥斯境内，攻占了奥尔派，这是靠近海边山上的一个堡垒，过去阿卡纳尼亚人建筑这个要塞，作为巡回法庭。

这个地方离海岸边的阿尔哥斯城大约25斯塔狄亚[34]。［2］同时，阿卡纳尼亚的一部分军队去救援阿尔哥斯，其余的军队驻扎在安菲洛奇亚的一个名叫克列奈或“水井”的地方，以监视攸里罗库斯和他的伯罗奔尼撒的军队，防止他们由此通过，而与安布拉基亚人联合在一起。［3］他们还派人到德摩斯提尼这位远征埃托利亚的指挥官那里去，请他来指挥他们；他们还派人去请雅典的20艘舰船[35]来援助他们；这支舰队在提摩克拉特斯之子亚里士多德和安廷涅斯图斯之子希爱罗丰的指挥下，正在伯罗奔尼撒半岛沿海游弋。在奥尔派的安布拉基亚人派遣一位使者回安布拉基亚城去，请求他们的同胞全军出动来增援他们，因为他们担心攸里罗库斯的军队不能通过阿卡纳尼亚，如果那样的话，他们自己就不得不孤军奋战，或者想撤离也不能安全撤离。

106 同时，攸里罗库斯指挥下的伯罗奔尼撒人，得知奥尔派的安布拉基亚人已经到达的时候，便马上离开普罗斯基昂，以尽快地和他们会师。他们通过阿奇劳斯河三角洲，行至阿卡纳尼亚境内时，发现当地的居民都走光了，这些居民都去援助阿尔哥斯[36]了。他们的右边是斯特拉图斯城和城内的驻军，左边是阿卡纳尼亚其余的地方。［2］他们通过斯特拉图斯人的领土前进，穿过腓提亚，绕过麦德昂的边界，然后又通过林奈亚；之后，他们出了阿卡纳尼亚的境界，进入了一个友好国家，阿格赖亚人的领土。［3］他们从那里出发，到达并翻越泰马乌斯山（属阿格赖亚人的领土），黄昏后进入阿尔哥斯人的领土。他们从阿尔哥斯城和阿尔纳尼亚人的克列奈驻防地之间穿过，在奥尔派和安布拉基亚人会师了。

107 现在两军联合起来，他们于拂晓时分在一个叫作麦特罗波里斯的地方安营扎寨。不久以后，那20艘雅典舰船就驶入安布拉基亚海湾，来支援阿尔哥斯人了；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德摩斯提尼领导下的200名美塞尼亚重装步兵和60名雅典弓箭手。［2］舰船停泊在奥尔派山丘对岸附近。同时，阿卡纳尼亚人和少数安菲洛奇亚人（他们大多数已为安布拉基亚人牵制了）已经抵达阿尔哥斯，准备和敌人作战。他们推举德摩斯提尼为全体同盟军的总司令，和他们自己的将军合作。［3］德摩斯提尼率领他们来到奥尔派附近安营；这里有一个大峡谷，把双方的军队隔开了。

两军相持了五天，双方都未出战，但是到了第六天的时候，双方列成战阵。伯罗奔尼撒人的军队人数较多，占据优势；德摩斯提尼害怕他的右翼被敌人包围，因此，他把大约400名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埋伏在一条灌木丛生的暗道上，他的计划是当两军激战正酣时，这支军队就从埋伏的地点冲杀出来，从背后包抄，突袭敌人左翼。［4］双方准备就绪，交战开始了。德摩斯提尼率美塞尼亚人和少数雅典人

在右翼，中央和左翼是由阿卡纳尼亚人和安菲洛奇亚的标枪手各分队组成。在另一方面，阵线由伯罗奔尼撒人和安布拉基亚人混合编组而成，只有曼丁尼亚人全都在左翼，但不是最左侧，因为位于最左侧的是攸里罗库斯和他自己的军队，正好与美塞尼亚人和德摩斯提尼相对。

108 现在，两军激烈厮杀起来，正当人数占优势的伯罗奔尼撒人的左翼准备包围敌方的右翼之时，阿卡纳尼亚人从埋伏中突然冲出来，从他们的背后发起突袭，一举击溃了他们，他们当中没有人能坚守阵地了。这种惊慌很快传布到其余的大部分军队里，他们看到攸里罗库斯的这些全军中最精锐的军队尚且被打得七零八落，就更加感到惊慌失措了。此战取胜的主要功绩应归于德摩斯提尼和他手下的美塞尼亚人，因为他们首当其冲。［2］同时，安布拉基亚人（他们是那些地区最优秀的战士）和右翼的军队战胜了敌军，追逐敌军到阿尔哥斯。［3］当他们回来的时候，看见主力部队已经溃败，阿卡纳尼亚人给他们很大的压力，他们克服了很大的困难才逃回奥尔派。他们中间有很多人被杀死了，因为在突围的时候，他们没有纪律，也没有秩序；只有曼丁尼亚人例外，他们在撤退时是全军中保持队列最好的。战斗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的时候。

109 翌日，由于攸里罗库斯和马卡里乌斯皆已阵亡，麦涅代乌斯便独立承担起指挥全军之责；在这次大败之后，他有些不知所措了。如果滞留在那里，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抵御敌人的围攻，因为他在陆地上和海上都被雅典军队和舰队封锁了；他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安全地撤离。因此，他和德摩斯提尼以及阿卡纳尼亚的将军们谈判，要求订立一个停战和约，允许他们撤退，同时要求收回阵亡者的尸体。［2］他们把阵亡者的尸体移交给麦涅代乌斯，竖立了一块胜利纪念碑，也收回他们自己阵亡者的尸体，其数约300人；至于让他们撤走的要求，他们对全军公开宣称表示拒绝。但是德摩斯提尼和他的阿卡纳尼亚同僚们秘密商定，允许曼丁尼亚人、麦涅代乌斯和伯罗奔尼撒的其他指挥官和重要人物马上回去。德摩斯提尼此举的目的，是想借此削弱安布拉基亚人及其支持他们的外籍雇佣军[37]的战斗力，但是首要目的是使这些地区的希腊人不相信拉栖代梦人和伯罗奔尼撒人，认为他们是只顾自己的安全而不顾同盟者的利益的。［3］因此，伯罗奔尼撒人取回他们的阵亡者的尸体，以最快的速度把死者掩埋。那些获准离去的人们秘密地筹划如何撤走。

110 德摩斯提尼和阿卡纳尼亚人得到消息，说安布拉基亚城的居民，按照来自奥尔派的第一位使者的要求，全军出动，想通过安菲洛奇亚，与他们的同胞在奥尔派会合，但是对于这里已经发生的事情，

他们全然不知。［2］德摩斯提尼准备率军前去迎战，同时立即派遣一支精兵在敌人进兵的路上设置障碍，占据敌人进军路线上的要地。

111 同时，曼丁尼亚人以及秘密协定中所包括的其他人，以搜集草料和木柴为借口，偷偷地离开军营，他们总是装作在搜集那些他们特意要出来寻找的东西的样子，三三两两地跑掉了。当他们离开奥尔派相当远的时候，他们就加速逃跑。［2］安布拉基亚人和其他那些与他们一道出来的人们看见他们逃跑了，也急忙从后面追赶，想赶上他们。［3］起初，阿卡纳尼亚人以为他们都是没有得到允许而逃跑的，便开始追逐这些伯罗奔尼撒人；有些伯罗奔尼撒的将军们劝他们不要追赶，说伯罗奔尼撒人的离开是得到允许的。他们认为自己是被出卖了，甚至向伯罗奔尼撒将军们投射了一两支标枪。但是最后，他们放过曼丁尼亚人和伯罗奔尼撒人，只杀戮安布拉基亚人了。［4］当时场面一片混乱，因为很难辨认谁是安布拉基亚人谁是伯罗奔尼撒人。这样，被杀死的约200人；其余的人越过边界，逃入阿格赖亚境内，他们受到阿格赖亚友好的国王萨林提修斯的庇护。

112 同时，由安布拉基亚城来的军队到达伊多门涅。伊多门涅是由两座高山组成的。其中较高的一座已经在夜里被德摩斯提尼派出的军队成功地占领了，安布拉基亚人对此却全然不知，他们占领了那座较矮的山，在山上安营扎寨。［2］晚餐后，德摩斯提尼率领其余的军队天一黑就出发了。他本人带着一半的军队向山间峡谷进发，其余的军队绕道安菲洛奇亚山区。［3］拂晓前，他向尚在睡梦中的安布拉基亚人发起进攻。他们还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甚至完全把德摩斯提尼的军队当作自己的同胞；［4］因为德摩斯提尼有意把美塞尼亚人放在最前面，命令他们用多利斯方言和敌人对话，使敌人的哨兵不至于怀疑他们，同时由于是夜晚，这些哨兵也看不清他们的面目。［5］他用这种方法一举击溃安布拉基亚人，大多数人当场被杀。其余的人逃往山中。［6］可是，那里的道路已被占领，安菲洛奇亚人对自己的国土很熟悉，而安布拉基亚人对当地情况所知甚少，不知往哪里逃跑才好。结果，他们冲入山谷中，或者冲入那些已经有了埋伏的地方，因而就被杀死在那里了。［7］在他们拼命逃跑的时候，有一些人甚至朝海上逃去，因为那里离海不远。他们看到，陆地上的战斗正在进行，雅典的舰船沿海岸行驶时，他们就向雅典的舰船游去，因为他们在恐慌中居然认为，如果一定得死的话，他们宁愿死在雅典人手里，而不愿意死在那些他们所痛恨的野蛮的安菲洛奇亚人手里。［8］安布拉基亚的军队大都被杀，只有极少数人安全地返回自己的城市；而阿卡纳尼亚人在取走阵亡者身上的衣物之后，竖立了一块胜利纪念碑，然后回阿尔哥斯去了。

113 翌日，那些从奥尔派逃往阿格赖亚去的安布拉基亚人派来了一个传令官。他请求允许他们收回第一次战役中阵亡者的尸体，当时他们和曼丁尼亚人一路从奥尔派逃出，曼丁尼亚人得到允许这样做，而他们却没有。［2］当传令官看到那些从来自安布拉基亚城来的援兵身上所取下来的武器装备有如此之多的时候，他大为惊讶，因为他不知道后来所发生的事，而以为这些武器是他们自己原来所属的军队的。［3］有人问他为什么对此这么惊讶，问他们的阵亡者有多少人。询问者以为传令官是伊多门涅的军队派来的。这位传令官回答说："阵亡者大约有200人。"询问者打断他的话，说：［4］"噢，根据你所看到的这里的武器来看，应当在1000人以上！"传令官说："那么，这些难道不是我们的战友的武器吗？"另一个人说："是的，当然是，如果至少你昨天在伊多门涅作战的话。"传令官说："昨日我们根本没有与任何人交战，那是前天撤退时候的事了。"那个人又说："无论如何，我们昨天是和这些人作战的，他们是来自安布拉基亚城的你们的援兵。"［5］听了这番话，传令官才知道安布拉基亚城来的援兵已被歼灭。于是他号啕大哭，这个惨剧使他悲伤过度，他没有完成他的任务，不再请求收回阵亡者的尸体，马上就回去了。［6］事实上，在这场战争中，这是一个单独的希腊城邦在同样的天数之内所遭遇的最大的一次灾难；我没有记载阵亡者的人数，因为传说的阵亡人数超出这个城邦的规模，因而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总之，我知道，如果阿卡纳尼亚人和安菲洛奇亚人服从雅典人和德摩斯提尼的主张，去进攻安布拉基亚的话，他们就能够毫不费力地攻取这个地方。事实上，他们害怕，如果雅典人占据了这个地方，雅典人就将成为比安布拉基亚人更危险的近邻。

114 之后，阿卡纳尼亚人瓜分了战利品，把其中的三分之一给了雅典人，其余的分给他们自己的诸城镇。雅典人所分得的那部分战利品在返航归国途中被劫走。现在我们看到存放在阿提卡的神庙[38]中的300副甲胄是阿卡纳尼亚人特别分给德摩斯提尼，后来由他亲自带回雅典的。这次由于是胜利而归，比上次由于埃托利亚的惨败要安全些了。[39]

［2］那20艘舰船上的雅典人也回诺帕克图斯去了。德摩斯提尼和雅典人离开之后，阿卡纳尼亚人和安菲洛奇亚人允许那些逃往萨林修斯和阿格赖亚人那里去的安布拉基亚人和伯罗奔尼撒人从奥尼阿代撤退，他们将不加干涉，即允许他们从萨林修斯的国土上撤走。［3］至于以后的事情，他们与安布拉基亚人按下述条件缔结一个一百年同盟条约。这个同盟是一个防御性同盟，而不是进攻性同盟；阿卡纳尼亚人不得要求安布拉基亚人参加与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同样，安布拉基亚人也不得要求阿卡纳尼亚人参加与雅典人的战争；在

其他方面，安布拉基亚人退还安菲洛奇亚人的人质和他们占领的安菲洛奇亚人的地方，将来不得支持阿纳克托里昂，因为阿纳克托里昂是敌视阿卡纳尼亚人的。［4］根据上述协议，他们结束了敌对状态。之后，科林斯派出了一支由其公民组成的驻防军—300名重装步兵，他们在攸西克利斯之子塞诺克里德斯的统率下，进驻安布拉基亚。这支军队历经千辛万苦，才横穿过大陆，到达目的地。安布拉基亚事件的经过有如上述。

115 在同一个冬季里，西西里的雅典人在西克尔人的支援下，乘船在希麦拉的领土上登陆；西克尔人则从内地侵入希麦拉境内；雅典人还航往埃奥利斯群岛。［2］当他们回到瑞吉昂的时候，发现雅典将军，伊索罗库斯之子皮索多鲁斯已经取代拉齐斯来指挥这支舰队了。［3］西西里的雅典的同盟者派人到雅典去，劝雅典人派更多的舰船来增援他们。他们指出，叙拉古人已经占领了他们的土地，正在筹建一支舰队，以使他们自己不会再被一支小小的舰队从海上封锁。［4］雅典人配备了40艘舰船的人员，前去增援，他们认为这样可以使西西里的战事更早地结束；同时希望通过这次行动训练其海军。［5］所以他们派遣这支舰队的将军之一皮索多鲁斯率少数舰船先期到达，索斯特拉提德斯之子索福克勒斯和苏克利斯之子攸里梅敦率主力舰队随后抵达。［6］同时，皮索多鲁斯已经取得了拉齐斯的舰队的指挥权。在冬季之末，他从海上去进攻罗克里斯人的要塞，这个要塞曾被拉齐斯所攻占。[40]在被罗克里斯人击败后，他又回来了。

116 在春季刚刚开始的时候[41]，爱特那火山喷出的火山熔岩，像以前一样，毁坏了卡塔那人的一些土地，因为他们住在爱特那山的斜坡上，这座山是西西里最大的山。［2］据说，这是50年来第一次爆发。[42]自从希腊人移民西西里[43]以来，这座火山共爆发过三次。［3］这些都是这个冬季里发生的事件，修昔底德所记载的这场战争的第六年就这样终结了。

---

[1] 公元前427/前426年。

[2] 参阅修昔底德，II. 47—58。有学者认为，修昔底德在写这句话的时候，似乎不知道以后的战争情况，特别是西西里远征的灾难性后果，但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也许修氏这里主要强调瘟疫对雅典公民集体所造成的损失。参阅史译本，序言，第13页。

[3] 斯特拉波还提出了三个岛屿的名称，近代地理学家提出了十一二个。斯特龙基列就是现在的斯特隆波里，是一座活火山所在地。参阅史译本，第2册，第156—157页。

[4] 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希腊的火神和锻冶之神，宙斯和赫拉的儿

子。他作为锻冶业的保护神，在各个手工业中心备受敬奉。为了纪念他，特地举行少年接力赛跑，参加者传递火炬。

[5] 公元前426年。

[6] 参阅修昔底德，II. 32。

[7] 大概是由于海底地震而引起的海啸。修氏运用当时所掌握的科学知识对地震引发的海啸加以解释，难能可贵。

[8] 即西西里的希腊人，他们是希腊的移民及其后裔。

[9] 在基克拉底斯群岛中，只有米洛斯和锡拉两个岛屿上的居民没有加入雅典同盟，他们是拉哥尼亚的移民（参阅V. 84）。

[10] 公元前426年。

[11] 参阅希罗多德，I. 56；VI. 52—53。

[12] 据狄奥多拉斯（VII. 59.3—5）记载，这次移民人数达1万人。

[13] 按希腊文音译为“拉栖代梦人”，不少学者把拉栖代梦人等同于斯巴达人，这两个概念常常是重合的，但有时拉栖代梦人的内涵要大一些，由本节即可看出这一点。参阅修昔底德，IV. 38及附注。

[14] 他们是多利斯人南下之前的原有居民，主要是属于阿凯亚族。参阅修昔底德，I. 101注。

[15] 约合7400米。

[16] 约合3700米。

[17] 这个地峡此时联系着岛和大陆。据斯特拉波记载，过去科林斯人在此地开凿运河，但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已为泥沙淤塞了。修昔底德多次提到拖着舰船从此地通过，可以为证。从上下文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琉卡斯人的领土还包括大陆上阿卡纳尼亚一部分土地在内。

[18] 公元前8世纪波奥提亚的田园诗人，著有《农作与时日》（或译《田功农时》）和《神谱》。中译本可参阅张竹明等译《工作与时日·神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和王绍辉译《神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19] 约合15千米。

[20] 爱皮泽菲里亚的罗克里斯，在意大利，位于瑞吉昂之北。

[21] 修氏本章接续前面关于西西里的内容（I. 90）。

[22] 这里说这些舰船是德摩斯提尼带来的。但根据史译本，它们是阿卡纳尼亚人自己的舰船。因为德摩斯提尼所率领的30艘舰船已返回雅典（III. 98），而修昔底德在III. 105提到的舰船还未到。参阅史译本，第2册，第178—179页。

[23] 公元前426年。

[24] 参阅修昔底德，I. 8；V. 1。此次祓除仪式在发掘坟墓时，发现不少卡里亚人的武器。

[25] 参阅希罗多德，I. 64。他第一次建立僭主政治是在公元前560年，死于公元前527年。

[26] 基克拉底斯诸岛。

[27] 参阅修昔底德，I. 13。这样做象征着两岛不可分割的联合。

[28] 史译本为“五年一度”，昭译本和S. 霍恩布鲁尔注释本皆为“四年一度”，这些说法都对。其实，更准确的说法可能是每逢第五年举办一届。

[29] 修昔底德在这里很明显地把荷马作为颂歌的作者。看来，他认为荷马是确有其人的。

[30] 以下两段所引诗句分别参见荷马：《提洛岛阿波罗颂歌》（Homer, *Hymn to the Delian Apollo*），第146 —150行，第165—172行。

[31] 史译本为“音乐比赛”。

[32] 史译本、昭译本皆提到太阳神阿波罗和月神阿尔特密斯，希腊文原文亦如此。

[33] 在希腊文中，赛车和赛马统称为“马赛”，是各种竞技会中最引人注目的项目。有一种家喻户晓的传说，英雄伯罗普斯在战车比赛中战胜皮萨国王奥诺玛俄斯，赢得国王的女儿希波达美亚公主，并创建了奥林匹亚竞技会。但赛车并不是古代奥运会最早的比赛项目。直到公元前680年第25届奥运会上，“驷马战车赛”才首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公元前648年第33届奥运会上增设“赛马”项目；公元前408年第93届奥运会增设“双马战车赛”项目。由于造车、养马、驯马和雇用职业驭手费用高昂，得奖者不是驭手，而是马车的拥有者，况且参赛者可以同时投入多辆马车参赛，因而这项比赛往往成为贵族富人炫耀其财富的良机。

[34] 约合4600米。

[35] 雅典的30艘舰船回国（III. 98）之后，这20艘舰船又被派出来，游弋于伯罗奔尼撒沿岸。他们的真正目的地是诺帕克图斯（III. 114），但是因为阿卡纳尼亚人的请求，暂时转往安布拉基亚湾去（III. 107）。—史译本注

[36] 安菲洛奇亚的阿尔哥斯。

[37] 这些雇佣军是些什么人，学者们提出过种种不同的看法。他们可能是来自邻近的伊庇鲁斯诸部族，从安布拉基亚人那里领取薪饷。—史译本注

[38] 史译本为“雅典的神庙”。

[39] 参阅修昔底德，III. 98。

[40] 参阅修昔底德，III. 99。

[41] 公元前425年。

[42] 《帕罗斯石刻》（Parian Marble，LII. 67以下）提到爱特那火山爆发和普拉提亚之役同时（公元前479年）。因而这里说“50年来第一次”是不很确切的。从他后面的文字来看，修昔底德在写这段文字的时候，他显然不知道晚于公元前425年的一次爆发。因此，他一定死于公元前396年以前，或者，如果在此之后他还活着的话，他没有修改这段文字。—史译本注

[43] 即自公元前8世纪以后。有关记载参阅第六卷开头部分。

第四卷

第十二章 战争的第七年。占领派罗斯。斯巴达在斯法克特里亚的军队投降。

1 翌年夏季，[1]大约在麦子抽穗的时候，应麦西那人的请求，叙拉古的10艘舰船和罗克里斯的10艘舰船开赴西西里的麦西那，并占领了那个地方。这样，麦西那就叛离了雅典。［2］叙拉古人策划了这次行动，主要是由于他们觉得麦西那可以作为进攻西西里的据点，害怕将来雅典人以此为基地，派遣大军向他们进攻；而罗克里斯人是想利用这次行动，从陆地和海上进攻，以制服他们的仇敌瑞吉昂人。［3］同时，罗克里斯人想以全军侵略瑞吉昂人的领土，使他们不能援助麦西那。此外，他们也得到和他们同行的某些瑞吉昂的流亡者的支持。瑞吉昂由于长期的内讧，那时他们完全无力抵御罗克里斯人，这也是罗克里斯人更加急于进攻的一个原因。［4］在蹂躏了他们的土地之后，罗克里斯人的陆军撤退了，舰船则留在那里，防守麦西那；他们还在那里配备停泊在麦西那的其他舰船的人员，以准备从那里出击作战。

2 大约在这个春季的同一个时候，新麦尚未成熟，伯罗奔尼撒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在阿奇达姆斯之子，拉栖代梦国王阿基斯的统率下，侵入阿提卡；他们在那里扎下营寨，蹂躏土地。［2］同时，雅典人把他们配备好的40艘舰船[2]交给他们那两位尚在雅典的将军攸里梅敦和索福克勒斯，准备开赴西西里，［3］他们的同僚皮索多鲁斯已经先期到达西西里。[3]这两位将军还得到指令，要他们在沿海岸航行途中，在路过科基拉时，要关照一下那些被逃往山里的流亡者所袭击的城里的人。[4]当时，伯罗奔尼撒人已经率60艘舰船前去援助那些流亡者了；由于城里发生严重的饥馑，他们认为控制那里的局面并不困难。［4］德摩斯提尼由阿卡纳尼亚返回后，[5]没有担任官职，但是由于他自己的请求，雅典人允许他在这支舰队环绕伯罗奔尼撒游弋的过程中，可以随意利用这支舰队。

3 当雅典人航行到拉哥尼亚海岸附近的时候，他们听说伯罗奔尼

撒的舰船已经到达科基拉。攸里梅敦和索福克勒斯主张迅速驶往科基拉，但是德摩斯提尼力劝他们先去派罗斯停一下，把他自己的任务完成以后，再由那里继续航行。他们二人对此表示反对；那时碰巧有风暴来临，舰船不得不开进派罗斯。［2］德摩斯提尼立即建议在那个地方设防，实际上这是他要求他们航往这里的目的。他告诉他们说，那里的石料和木料都十分丰富，那个地方的地理位置很优越，并且周围广阔的地区无人居住；派罗斯，拉栖代梦人称之为科里法西昂，离斯巴达约有400斯塔狄亚[6]，过去曾是美塞尼亚人的地方。［3］其他两位将军对他说，如果他想花费雅典的金钱来占领这些地方的话，伯罗奔尼撒的四周还有许多可以占领的荒凉海角。然而，德摩斯提尼认为这个地方与其他地方不同，它的附近有一个海港；而美塞尼亚人，作为这个地方的土著居民，他们操一种与拉栖代梦人相同的方言；他认为，如果美塞尼亚人把这个地方作为军事行动的基地的话，他们可以给拉栖代梦人带来极大的危害，同时也可以成为驻防此地的可靠的驻军。（见图1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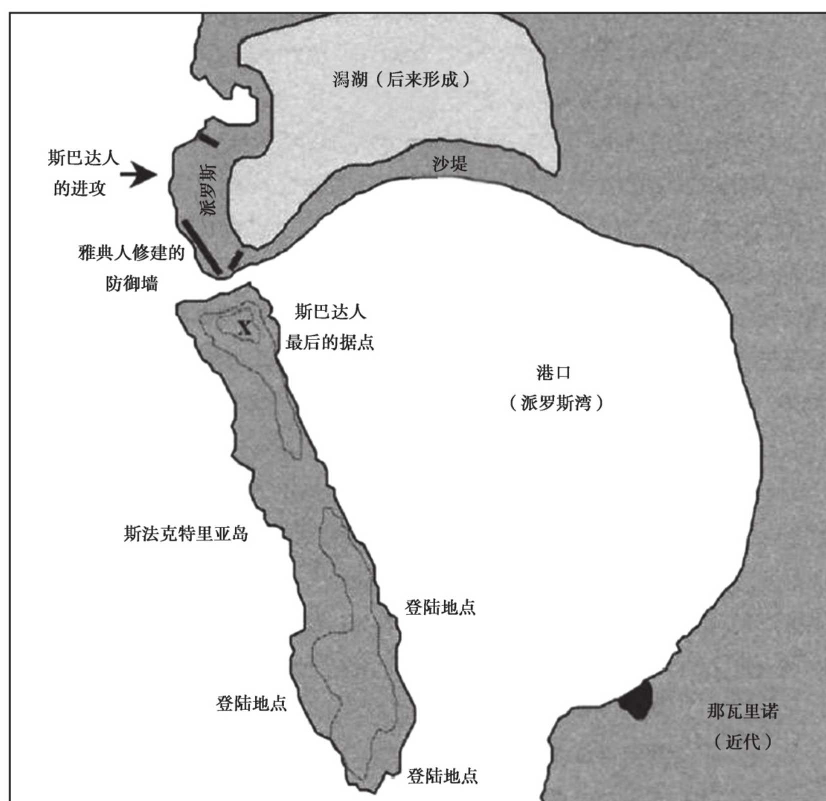


图10 派罗斯之战

4 但是，德摩斯提尼既不能说服将军们，也不能说服士兵们，他后来把他的计划提交给队长们讨论时，还是不能得到他们的赞同。当时，天气不好，他留在那里无所事事，直到士兵们自己没事做厌倦起来，灵机一动，他们自己编成小队，从事建筑要塞的工作。［2］因此，他们着手从事这项工作，而且认认真真地干起来；他们没有铁器工具来修整石料的形状，他们就把石料搬砌到一起，使之砌合成形。他们把捶石头的擂钵背在身上（因为他们没有拌石头、捶石头的大槽）。他们弯下腰去，把两只手放在后面，托住擂钵行走，以免它滑落下来。他们拼命地工作，争取在拉栖代梦人前来进攻之前，把最薄弱的环节都加固起来；因为那个地方大都是天然的强固堡垒，是不需人力加筑工事的。

5 那时候，拉栖代梦人正在庆祝节日，最初得知雅典人占领派罗斯的消息时，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他们觉得，一旦他们准备去进攻，雅典人就会望风而逃，那个地方便唾手可得；而他们的陆军还在阿提卡，这也是他们不急于进攻的一个原因。雅典人花了6天的时间完成了面向大陆的那一部分地方以及其他最需要的地方的防御工事，留下5艘舰船给德摩斯提尼，驻守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带着主力舰队匆匆赶往科基拉和西西里去了。

6 在阿提卡的伯罗奔尼撒人听说派罗斯被占领了，便匆匆撤兵回国。拉栖代梦人和他们的国王阿基斯都以为雅典人在派罗斯的行动，正是他们所深为担心的问题；同时，他们觉得这次入侵来得太早，田地里依然是绿色一片，大多数士兵缺少粮食[7]；并且气候恶劣，风和雨都比往年的同一季节来得更为强劲，给军队造成很大困难。［2］所以由于种种原因，他们便匆匆撤兵了。这次入侵时间很短暂，事实上，他们在阿提卡只停留了15天。

7 大约与此同时，雅典将军西蒙尼德斯集合了一支队伍，包括驻防军中的少数雅典人和当地的一些同盟者的士兵，通过内应，攻占了色雷斯的爱昂，它是门德人的一个殖民地，与雅典为敌。但是随后卡尔基斯人和波提亚人抵达，西蒙尼德斯在损失了许多士兵之后，被迫退出那个地方。

8 伯罗奔尼撒人从阿提卡返回之后，斯巴达人自己和附近地区的皮里奥西人立即出发赶赴派罗斯，力图收复那个地方。其他的拉栖代梦人晚一些到达，因为他们刚刚从另一次军事行动归来。［2］伯罗奔尼撒各地的人们都接到命令，要他们尽快赶赴派罗斯；在科基拉的那60艘舰船[8]也接到了命令。船员们把这些舰船拖过琉卡斯地峡，以免被留在扎金苏斯的雅典舰队察觉。他们抵达派罗斯的时候，陆军已经先到了。［3］在伯罗奔尼撒舰队到达派罗斯之前，德摩斯提尼就

秘密地派出两艘舰船，将派罗斯的危急情况告诉了攸里梅敦和留在扎金苏斯的雅典舰队，要他们马上前来救援。［4］舰队按照德摩斯提尼的命令，尽快地向派罗斯进发了。拉栖代梦人准备从海陆两方面进攻要塞，希望轻而易举地攻下这座要塞，因为它是匆匆构筑起来的，并且只有很少的人留守在那里。［5］同时，他们也料到，扎金苏斯的雅典舰队会来救援，因此，他们的意图是：如果不能在援军赶到之前把要塞攻下，就封锁港口的入口，使雅典的舰队无法开进去。［6］因为斯法克特里亚岛非常靠近大陆，横亘在港口的前面，使港口成为一个入口狭窄的安全地带，在距派罗斯和雅典要塞最近的地方只能容许两条船齐头并进，而在靠近大陆的一边，也只能容许八九条船同时并行。[9]斯法克特里亚林木茂密，没有居民，没有通行的道路。这个海岛的长度大约有15斯塔狄亚[10]。［7］拉栖代梦人的计划是把港口前面用一系列舰船封堵起来，船头都朝向大海；他们又担心敌人会占领斯法克特里亚岛，利用它来攻击自己，他们就带了一些重装步兵来到岛上；另外在大陆上还布置了一些重装步兵。［8］他们认为，通过这些措施，雅典人将在海岛和大陆上都遇到抵抗，他们将无法在大陆上或海岛上登陆，并且因为派罗斯面向大海一边的沿岸[11]没有港口，因此，雅典人就会失去援救他们同胞的作战基地。而他们拉栖代梦人，不必冒着在海上作战的危险，他们很可能会用围攻的方式拿下派罗斯，因为派罗斯是临时修建的，没有粮食储备。［9］拉栖代梦人定下计划后，就派遣重装步兵渡海到岛上，他们都是从全体战士中抽签选出的。各种人员都分批渡海到达岛上，轮流履行他们的职责，直到下一批人员到达时前一批人才回去；最后一批人—他们被俘虏了—总数是420名，他们都有他们的黑劳士做侍从。这批人是由摩洛布鲁斯之子爱皮塔达斯率领的。

9 同时，德摩斯提尼知道拉栖代梦人意欲从水陆两方面同时发动进攻，便着手准备迎敌。他把留在他手下的三列桨战舰[12]拖到要塞下面，用一排木栅把它们掩护起来。在战舰上服务的桡手们都配备了简陋的盾牌，这些盾牌大都是用柳条编成的，因为在这荒无人烟的地方，无法取得兵器。就是这样一些兵器，也还是他们偶然地从朝他们开来的美塞尼亚人的一艘三十桨私掠船和一条轻便船上取得的。在这些船员中，有40名美塞尼亚的重装步兵。德摩斯提尼把他们和其他军队编在一起。［2］他把大多数的士兵，有武装的和没有武装的，都部署在面向内地一边有很坚固要塞的地方。给他们的命令是：如有敌人陆军来攻，尽力抵抗；他又从全体士兵中精选出60名重装步兵和少数弓箭手，带着他们走出要塞，来到海边，来到那些他认为敌人最有可能登陆的地方。尽管那是一个岩石嶙峋、难于攀登的地方，面临大海，但事实上他认为这里恰恰是雅典防线最薄弱的地方。［3］雅典人原以为他们绝对不会遇到一支比他们还强大的海军的进攻，所以他

们很少注意这里的防务，如果敌人在这里登陆，很可能攻克派罗斯。［4］因此，他一直走到海水边，集合他的重装步兵，准备万一敌人登陆，予以阻击。他发表讲话，激励他的士兵们：

10“士兵们！与我一起在这里冒险的同伴们！现在我不希望你们当中有人充分估计我们处境的危险，以展示他的聪明才智；我希望你们要勇往直前，不要瞻前顾后，要知道这才是你们转危为安的最佳选择。我们已经被迫处于这种境况，瞻前顾后是无济于事的；我们要当机立断，把一切的一切孤注一掷。［2］我认为，大多数机遇将对我们有利，只要我们坚守阵地，不为敌人的人数优势所吓倒，从而放弃我们的优越条件。［3］我们的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敌人很难在这个地方登陆。但是，只有我们坚守阵地的时候，这一点才对我们有利。假如我们退却的话，无论是多么难以进攻的地方，他们都会长驱直入，因为我们没有人去抵抗他们。以后纵或我们要设法赶走他们，也更加难以做到了，因为要他们退却也并非易事。当敌人还在舰船上的时候，他们是比较容易被驱逐的；因为一旦他们登陆成功，他们就和我们在同等条件下作战了。［4］至于人数，不要为此而过于恐慌。他们的人数虽多，但只能分成小股作战，而不可能把所有的舰船都靠拢岸边。另外，我们所面临的人数占优势的敌人不是在相同条件下的陆军，而是在舰船上的军队，海上作战必须有许多有利条件配合起来，才能产生效力。［5］因此，我认为，我们的人数虽然少，敌人的困难足以和这个缺点相抵消。雅典人从亲身的经验中，都知道在敌国境内登陆是怎么一回事；如果驻军坚守阵地，不因为害怕惊涛拍岸，或害怕扬帆直进、来势汹汹的舰船而放弃阵地的话，要想击退守军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你们要记住这一点，要坚守你们的阵地，拒敌于海岸之外，既保全你们的生命，也保全你们的要塞！”

11 在德摩斯提尼演说的鼓励下，雅典人增强了信心，开拔前线，在海边迎击敌人。［2］这时候拉栖代梦人开始进攻了，他们的陆军和海军同时向要塞发起进攻。海军有43艘舰船，指挥官是一位斯巴达人，克拉特西克利斯之子特拉西米里达斯。他进攻的地点正是德摩斯提尼所预料的地点。［3］这样，雅典人在水陆两方面防卫，而敌人则把舰队分成小股，因为大批战舰同时靠岸作战是不可能的，所以有些进攻，有些歇息，轮番向雅典人进击；他们士气高涨，作战时互相鼓励，希望迫使雅典人后退，以占领这个要塞。［4］表现最突出的是伯拉西达[13]，他是一艘三列桨战舰的舰长。他看见舰长们和舵手们因为地势险峻，虽然有登陆的可能，但为了避免舰船受伤，都畏缩不前，他就大声疾呼，质问他们，为什么为了保全船身而容忍敌人在我们的领土上保存要塞；船身即使被打得粉碎，也要强行登陆。他还呼吁各同盟者，为了报答拉栖代梦人过去对他们的恩情，现在他

们应当毫不犹豫地牺牲舰船，勇敢地使舰船搁浅，想方设法实施登陆，控制敌人的要塞，制服敌人的驻军。

12 伯拉西达不仅这样鼓励别人，同时，他站在船头的跳板上，强迫自己的舵手向岸边驶去。他企图登陆，但遭到雅典人的还击，他身上多处负伤，昏倒在船舷上。他的盾牌从他的臂膀上滑下来，落人海中；这个盾牌被抛上海岸，雅典人捡起，把它悬挂起来，作为纪念胜利的战利品。［2］伯罗奔尼撒的其他舰船上的人员都各尽所能，但登陆均未获成功。这是因为地势险峻，而雅典人又坚守不退。［3］这真是一件一反常态的怪事：雅典人在陆地上作战，而且是在拉哥尼亚的土地上作战，对手是从海上发起进攻的拉栖代梦人；而拉栖代梦人的海军则力图在他们自己的海岸（这片海岸现在在他们的敌人手中）登陆，以打击雅典人。尽管那时拉栖代梦人自诩是著名的内陆民族，拥有陆军优势；而雅典人自诩是海上民族，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

13 战斗在当天和第二天上午持续进行。最后，伯罗奔尼撒人放弃了进攻。第三天他们派出一些舰船前往阿辛，搜寻木料来制作攻城器械，他们想借助这些器械进攻海港对面的城垣，这里的城垣虽然筑得高些，但登陆最容易。［2］这时，来自扎金苏斯的雅典舰队开到了。这支舰队包括50艘舰船，那些驻守在诺帕克图斯的舰船和从开俄斯开来的4艘舰船加入到这支舰队中。［3］他们看见大陆沿岸和岛上都布满了重装步兵，敌人的舰船停泊在港中，没有要出海的迹象。他们看到没有地方停泊舰船，便把舰队开往普罗特，这是离派罗斯不远的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岛。他们在那里过夜，准备第二天开出去作战。他们希望在公海上攻击敌人，如果敌人出来迎击他们的舰队的话；否则他们自己驶入港中，以攻击敌人。［4］拉栖代梦人既不将舰船开出港口，也没有按照他们原来的打算，封堵海港的入口。他们安静地停泊在岸边，把士兵配置在舰船上，准备在雅典舰船开入的时候，在面积相当大的港湾内予以攻击。

14 雅典人看到这种形势，他们从两个入口向敌人发起进攻。敌舰在海面上大都摆成作战队列，雅典人冲向敌舰，很快把它们打散了。雅典人在短距离内尽力追击敌舰，使许多敌舰丧失了战斗力，并俘获5艘，其中一艘舰船的桡手都是完全无缺的。他们撞烂其他那些逃往岸边的敌舰，撞破那些尚有桡手的舰船，使他们无法脱逃。雅典人用自己的舰船，把那些桡手已经跑光的空船拖走。［2］拉栖代梦人看到这种情况，大为恐慌，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在岛上和外界完全隔绝了。他们穿带重武装，冲人海中，抓住舰船，力图把它们再拖回去，每个人都认为，成功的希望就在于他们个人的努力了。［3］当

时喊声阵阵，一片混战，在这场交锋中双方所采用的作战方式又是一反常态的。拉栖代梦人情绪紧张，丧失勇气，他们实际上是在陆地上进行海战；而获胜的雅典人，渴望充分地保持他们的胜利成果，在舰船上进行陆战。［4］鏖战过后，双方都有大批人员负伤。除了原先被俘虏的舰船外，拉栖代梦人把其余的空船都救护回去了；［5］双方各自收兵回营。雅典人竖立了一块胜利纪念碑，把阵亡敌人的尸体归还，把破烂的船体收捞起来，马上开始绕岛屿作警戒航行。岛上的敌人和外界的联系被完全切断了。大陆上的伯罗奔尼撒人和大陆各地来的援兵都集合在派罗斯城前。

15 当有关派罗斯事件的消息传到斯巴达的时候，人们认为事态相当严重，拉栖代梦人决定，政府官员应亲赴前线，当机立断采取上佳之策应付事变。［2］他们来到前线，看到要把被困在岛上的人救出来是不可能的，也不愿意让他们冒着被饿死的危险，或者被迫向人数占优势的一方投降。因此，他们在征得雅典将军的同意之后，决定在派罗斯订立休战和约；他们派出使者到雅典去谈判以结束战事，力争尽快救出他们的那些被围困的人们。

16 雅典的将军们接受了这个建议，双方根据下列条件缔结休战和约：

1.[14]拉栖代梦人应将参加过战斗的舰船带到派罗斯，悉数移交给雅典人，其他在拉哥尼亚的战舰也全部交出；拉栖代梦人不得从海上或从陆上攻击这个要塞。

2.雅典人应当允许大陆上的拉栖代梦人将搓成条状的面食按照规定的数量送给被困在岛上的人们。口粮的数量是，士兵每人大麦粉两夸脱、酒一品脱[15]和一些肉类，侍仆减半。

3.这些口粮应在雅典人的监督之下运送，任何舰船不得偷运。

4.雅典人应当和以前一样，继续对海岛加以监视，但不得登陆，也不得从海上或从陆上进攻伯罗奔尼撒的军队。

［2］5.任何一方如有丝毫违背本协定之处，休战即告终止。

6.休战协定有效期到拉栖代梦的使者自雅典回来时为止。

雅典人须用一艘三列桨战舰把他们运送到雅典去，事毕，再将他们运载回来。拉栖代梦的使者们回到这里，休战期限即告终结。雅典人应当按接收时的原状把舰船交还。

［3］这就是休战和约的条款。交给雅典的舰船有60艘。拉栖代梦人的使者启程了。他们来到雅典作了如下发言：

17 “雅典人啊！拉栖代梦人派我们来，是来交涉关于那些仍留在岛上的人们的问题的，同时，很可能地，就我们现在不幸的情况而言，也会给我们带来荣誉。［2］假如我们的发言长了一些，那并不意味着违反了我们的习惯，相反地，尽管我们城邦的习惯是语言简短，不说费话，但是在遇上重大问题需要说明的时候，我们的尺度就会宽松一些。［3］同时，请你们不要用敌视的态度来听取我们的陈述，也不要以为我们是把你们当作知识不足的人来开导。我们今天所要说的，只是提醒你们注意，你们是知道如何作出明智选择的。［4］现在你们可以作出抉择，可以利用你们的成功获取利益，保持你们已获得的东西，同时也赢得荣誉和威望。另外，你们不会像有些人那样犯错误，他们在得到某种异常的幸运之后，尽管其成功出乎意外，但还是得陇望蜀，想得到更多的意外的幸运。［5］而那些饱尝甘苦的人们，知道运气可以好转，也可以恶化，他们最有理由相信好运不是永恒存在的；你们的城邦和我们的城邦都不乏这方面的经验，使我们汲取教训。

18 “为了使你们相信这一点，只需看看我们现在的不幸。我们在希腊各邦中曾享有过最高的荣誉，尽管我们现在来此是要求我们以前更有能力给予别人的东西。［2］然而，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我们国力衰微，也不是因为我们骄妄乱为而一意扩张所造成的；我们的资源和从前一样，我们的失误在于判断失误，而这种失误是人人都可能有的。［3］因此，你们因为你们的城邦现在所拥有的势力，以及新近所获得的收益，就以为幸运会永远伴随着你们，那是一个不合理的推论。［4］事实上，只有谨慎地处理他们现在的既得利益的人们，才是真正聪明的人，因为他们知道命运无常，这正如他们在身处逆境的时候，头脑也保持清醒一样；在战争中，任何人都不可能只接受成功，拒不接受挫折，命运指向哪里，他就只能跟向哪里。[16]因此，这样的人不会因为军事上的成功而得意自负，他们不大容易遭到劫难；他们在自己走运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他们就随时准备签署和约。［5］雅典人啊！现在就是你们和我们共同处理事务的好机会；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将来可能招致的灾难，如果你们拒绝合作的话。假如你们将来失败了，别人会认为你们现在的胜利是侥幸得来的，而你们现在有可能对于自己的势力和智慧都留下一个堂堂正正的名誉。

19 “因此，拉栖代梦人请求你们缔结和约，结束战争；请求在你们和我们之间达成和平，结成同盟，建立全面的、永久的最友好而亲密的关系。作为酬谢，我们请求你们归还我们的那些在岛上的人们。

这样对双方都比较体面，不至于把事情推向极端—不是那些被围困的人特别幸运地夺路而逃，就是在严密封锁之下坐以待毙。［2］事实上，在我们看来，如果双方要真正了结曾经结下的深仇大恨，那不是通过寻衅复仇和军事征服，或者强迫对方宣誓履行不平等条约所能实现的；更为幸运的一方应当放弃某些特权，以较为温和的心情，以宽大仁厚征服他们的对手，以对手料想不到的温和条件与对手缔结和约，才能达成永久的和平。［3］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暴力所必然遗留下来的冤冤相报，双方会本着以德报德的精神，在保持荣誉的情况下，愿意维护和约的条件。［4］这样，人们对于最大的敌人比对于无关紧要的争执更容易达成和解；对于首先向他们作出让步的人，他们自然也乐于作出让步，因为他们易于被骄慢狂妄所激怒，进而明知对他们不利，也会采取残酷手段来对付其对手。

20 “如果把这些运用到我们双方的关系上，在双方都还没有遭遇着不可挽救的灾难的时候，在双方的私人或城邦都还没有到非永世仇视不可的地步，以至于无法接受我们现在所提出的有利条件[17]的时候，双方要求达成和解，现在正是时候。［2］最后的结果还没有确定，你们就已经赢得了荣誉，获得了我们的友谊；在我们的不幸尚未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之前，让我们达成共识，实现和解。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们是选择和平而抛弃战争的，我们愿意让所有其他的希腊人摆脱战乱，恢复和平。果真如此，则他们所感激的主要是你们雅典人。至于他们参与的战争，他们不知道是谁发动的，然而和平的实现是有赖于你们的，他们将会感激你们。［3］作出这个决定，你们就能与拉栖代梦人结成牢不可破的友谊，因为这个友谊不是用暴力夺得，而是我们自己提出，你们好意接受的。［4］请你们想想实现和平所带来的成果：如果你们和我们达成一致，希腊世界的其他诸邦，由于势力弱于我们，将对我们双方都会表示最高的尊敬。”

21 以上是拉栖代梦人的发言。他们原以为雅典人渴望缔结和约的想法早在前一时期[18]就已产生，只是由于斯巴达的反对而未能如愿；现在他们提出和平建议，雅典人一定会乐于接受，释放那些在岛上的人们。［2］但是雅典人认为，岛上的人们既然已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他们随时都可以缔结和约，同时可以取得更多的利益。［3］鼓动雅典人采取这种对策的主要是克里埃涅图斯之子克里昂，他当时是一位在群众中颇有影响力的平民领袖。他力劝雅典人作如下答复：首先，岛上的人们必须投降，把武器交给雅典人；其次，拉栖代梦人必须把尼塞亚、佩盖、特洛伊曾和阿凯亚退还给雅典，这些地方都不是以武力获取的，而是雅典人因为遭到灾患，比现在更迫切需要和平的时候，依照以前的和约交出来的。[19]如果这些地方退还了，岛上的人可以回去，休战的期限可以由双方商定。

22 对于这个答复，拉栖代梦的使者们没有答复。但是他们要求成立一个委员会，他们可以和委员们商讨每个细节，在平静的气氛中达成双方都同意的条件。［2］这一点遭到克里昂的猛烈抨击，他说，他早就知道拉栖代梦人是缺乏诚意的；现在已经很清楚，他们不愿意向全体人民说明，而只愿意和一个由极少数人组成的委员会秘密商谈。如果他们还有一点诚意的话，他们尽可以当众说出来。［3］可是，拉栖代梦人知道，在目前的窘境下，他们无论如何都要作出某些让步的，但他们不可能在雅典民众面前把他们所要讲的话都说出来，那样的话，由于他们未经协商的失策而失信于他们的同盟者。另一方面，雅典人从来都不会接受拉栖代梦人所提出的温和条件的。因此，他们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就离开了雅典。

23 他们一回去，就意味着在派罗斯的休战终止了。拉栖代梦人要求雅典人按照以前的协议退还他们的舰船。但是雅典人声称，拉栖代梦人曾经违背协约来攻击要塞，雅典人还提出其他的怨言，那些怨言似乎是不值一提的。因此，雅典人拒绝交出舰船。他们严格恪守休战和约的规定，就是说，如果有一点点违背和约的地方，休战就立即终止。拉栖代梦人否认了这种说法，并且对雅典人在交还舰船问题上的不讲信用提出抗议，之后便回去准备重新开战。［2］现在，在派罗斯，双方的激战又开始了。白天，雅典人有两艘船，向着不同的方向，环岛屿巡逻；夜里，整个舰队停泊在岛屿的周围，只是在风暴来临时，面向大海的那一面不停泊舰船。为了增援他们的封锁行动，雅典又派来20艘舰船，现在共有70艘舰船参战；在伯罗奔尼撒人方面，他们仍在大陆上建立营寨，对要塞发起攻击，并寻找机会以营救那些被围困在岛上的人们。

24 同时，在西西里，叙拉古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把他们另外一些舰船[20]装备好，前去增援驻守麦西那的舰队。他们从麦西那出发继续发动战争，［2］罗克里斯人是这次战争的主要鼓动者，他们痛恨瑞吉昂人，他们已经倾全力侵入瑞吉昂人的领土。［3］叙拉古人也想在海战中试试他们的运气，因为他们看到那时雅典人在瑞吉昂只有少数舰船；他们又听说雅典派来的主要舰队当时正在封锁斯法克特里亚岛。［4］他们认为，一场海战的胜利将使他们能够从海上和陆上封锁瑞吉昂，进而毫不费力地征服它。意大利的瑞吉昂和西西里的麦西那是那么接近，一旦取得成功，将为他们的事业奠定坚实的基础。这样，雅典人就不可能在那里派驻舰队，控制海峡。［5］这里所说的海峡就是指瑞吉昂和麦西那之间的海域，那里是西西里靠大陆最近的地方，这也就是传说奥德修斯曾经航行通过的被称为卡里布狄斯[21]的地方。这个地方因其水道狭窄，巨大的第勒尼安海流和西西里海流冲入这里，波涛汹涌，其势险要，得此名称是很自然的。

25 现在，叙拉古人和他们的同盟者不得不在这条海峡中作战了。天色渐晚，他们的一艘船想驶过海峡。他们出动30多艘舰船来对付雅典的16艘舰船和瑞吉昂的8艘舰船。［2］在交战中，他们被雅典人打败，损失1艘舰船，他们仓皇逃回，各自回到他们在麦西那和瑞吉昂的基地去了。夜幕降临时，战斗结束。［3］这次交锋之后，罗克里斯人从瑞吉昂的领土上撤走。叙拉古人和他们的同盟者会合在一起，停泊在麦西那境内的佩罗鲁斯海角附近；在那里，有他们的陆军支援。［4］雅典人和瑞吉昂人驶向这里，发现敌人的舰船上未配备人员，就向他们发起进攻；结果，他们自己反倒损失1艘舰船，这艘舰船被一只小铁锚钳住了，但舰上的船员都从海上泅水逃脱了。［5］叙拉古人后来登上舰船，把它拖到麦西那海岸边。这时，雅典人又一次向他们发起进攻。叙拉古人突然驶离海岸，首先发动突击，使雅典人又损失l艘舰船。［6］这样，叙拉古人沿海岸航行，在海上交锋中总算占了上风，然后驶入麦西那港。

［7］但是雅典人得到消息，说卡马林那将被阿奇亚斯及其党羽出卖给叙拉古人，他们就向卡马林那进发，而麦西那人趁机倾全力从海上和陆上进攻他们的邻邦那克索斯，那是卡尔基斯人的殖民地。［8］首日，他们将那克索斯人封锁在城内，蹂躏了城外的土地；翌日，在他们的舰队沿阿基辛涅斯河推进，蹂躏两岸的土地的同时，他们的陆军袭击那克索斯城。［9］同时，大批西克尔人从高地下来援助那克索斯人，抗击麦西那人。那克索斯人看到他们来了，士气大振，他们相信伦提尼人和其他的希腊同盟者正在前来援救他们的途中，在这种信念的鼓舞下，他们突然从城里向外发起突击，击溃了麦西那人，杀死1000多人；败军余部在归国途中遇到很大困难，他们遭到当地土著的袭击，大多数人被杀死。［10］同盟者的舰队开进麦西那，后来各自回国去了。

伦提尼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偕同雅典人，立即趁机进攻麦西那，因为他们相信麦西那已经遭到削弱。雅典人乘船攻入港口，陆军则进攻城市。［11］但是麦西那人联合一些在那克索斯战败后留守麦西那的罗克里斯人，在德摩特里斯的统率下，猝然发动突围，击溃伦提尼人的大部分军队，杀死很多士兵；雅典人看见这种情况，便登陆助战。队形散乱的麦西那人，经此一击，又被赶进城内。雅典人在竖立一块胜利纪念碑之后，返回瑞吉昂。［12］自此以后，西西里的希腊人在没有雅典人参与的情况下，在陆地上继续彼此攻掠。

26 这时，在派罗斯，雅典人依然围困着留在岛上的拉栖代梦人，大陆上的伯罗奔尼撒人的军队仍驻扎在原先的地方。［2］由于缺乏粮食和饮水，雅典人的封锁工作是很艰苦的；只有派罗斯卫城上

面有一个小小的泉源，大多数士兵要到海岸边的沙滩中去寻找可以饮用的水。［3］由于地盘狭小，他们营帐紧挨着营帐；由于缺乏停船的港口，[22]船员们只能轮流登陆用餐，而其他人则仍待在海面的舰船上。

［4］给他们的士气最沉重打击的是，围困岛屿的时间出乎意外地被延长了。原来雅典人以为，围困这些在荒岛上粮尽援绝的人们，这些只能饮用咸水的人们，不日就会屈服的。［5］但事实上，拉栖代梦人招募志愿者，将面粉、酒、乳酪以及其他在围守中有用的食物都运到岛上。他们悬以重赏，并且对黑劳士许诺，任何人只要能够把食物运到岛上，就可以获得自由。［6］很多人愿意冒险从事此项工作，尤其是黑劳士，他们在夜里渡海，把船从伯罗奔尼撒各个地点，开到岛屿的朝向大海一边的岸上。［7］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就等待海风把他们送到海岸边。海风吹向岸边的时候，他们更容易避开雅典舰船的监视，因为那时要在岛屿四周都停泊舰船是不可能的，而黑劳士则预先将偷运食物的船估定价值，不管结果如何，冒险偷运，他们相信雅典重装步兵只在岛屿的平常登陆的地点等候他们。但是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偷运的舰船则都被抓获了。［8］泅水者从海港的水下潜泳到岛上，他们拖着装有蜂蜜和亚麻仁粉的混合食品[23]的皮袋，来到岛上。起初，这些活动都避开了雅典人的视线，但是后来监视工作有所加强。［9］总之，双方都开动脑筋，想尽办法，一方想运入食物，另一方则想防止偷运。

27 同时，关于雅典军中的困难和食物如何被偷运给岛上被围困的拉栖代梦人的消息传到了雅典，雅典人有些不知所措，他们开始担心，冬季来临，将使封锁工作难以维持下去。他们知道，舰船绕行伯罗奔尼撒，把食物运送到前线是不可能的；在派罗斯本地，就是在夏季，也没有足够的食物供应地方需要。在没有港口的地方要维持封锁的局面也是不可能的；被困在岛上的人们或者会因为围攻者撤走而得救，或者等到天气不好的时候，乘着偷运食物进来的船而溜掉。［2］最使他们感到震惊的是拉栖代梦人的态度，因为在雅典人看来，既然他们不再提出商谈和平的要求，就必定表明一如既往地坚持他们的主张。雅典人开始后悔，后悔他们拒不接受议和的建议。

［3］至于克里昂，他知道以前由于他的阻挠，而未达成和解，现在的局面于他不利，于是他声称从派罗斯传回的消息是不真实的。报信的人请求派遣巡视员前往视察，如果大家不相信他们的话。于是克里昂和塞阿根尼斯被雅典人推选为巡视员，受命前去视察实际情况。［4］现在克里昂意识到，他或者提供一个和报信人所说的大同小异的报告，或者只好捏报情况，自己就成了不打自招的说谎者。他

也知道，雅典人有意再派一支远征军前去作战；于是他对雅典人说，派遣巡视员浪费时日，会坐失良机的，如果大家相信报信人所说，就应该扬帆出征，向那些敌人进攻。［5］他指出当时担任将军而为他所仇恨的尼基拉图斯之子尼基阿斯，奚落他说，如果雅典的将军们是真正的男子汉，就应当马上带兵前去。他宣称，活捉岛上的拉栖代梦人犹如探囊取物，假如他本人是军队的指挥官的话，他一定可以做到这一点。

28 这时候，雅典人开始埋怨克里昂，他们认为如果问题果真那么容易解决的话，那他为什么不躬赴前线呢？尼基阿斯看到这一点，又知道自己是克里昂攻击的对象，他对克里昂说：从将军们这方面来说，克里昂尽可以随意带领任何军队前赴海岛，作各种军事上的尝试。［2］起初，克里昂以为尼基阿斯的推荐不过是演说当中的一个托词而已，所以满口答应下来。谁知道尼基阿斯真的要求把军队的指挥权移交给他，这时克里昂又变了卦，推托说指挥军队的将军是尼基阿斯而不是他。现在他感到恐慌了，他从来没料到尼基阿斯真的会把自己的职务推让给他的。［3］尼基阿斯一再鼓动克里昂前往，并请雅典人替他作证，说他已经把远征派罗斯的指挥权移交出来了。雅典人的态度就像群众惯常的态度那样，克里昂越是推让躬赴派罗斯的任务，越想收回他自己所说的话，群众就越是鼓励尼基阿斯移交军事指挥权。他们大声喊叫，要克里昂起航。

［4］最后，克里昂知道，要取消自己的诺言是不可能的，只好硬着头皮，扬帆出征。他走上前来，声称他并不惧怕拉栖代梦人，他不从本邦带去一兵一卒，只带雅典城里的列姆诺斯人和音不洛斯人以及从埃努斯来助战的轻盾兵和别处可调用的400名弓箭手前往。利用这支军队和派罗斯现有的兵力，不出20日，他将把岛上的拉栖代梦人生擒活捉，或者把他们当场杀死。［5］雅典人对克里昂的这种蠢话忍俊不禁，但他们当中那些明智的人们暗暗庆幸，因为克里昂的声明对他们反正都是有利的：要么就是他们借此除掉克里昂，这正是他们所期望的；要么就是他们大失所望，克里昂将降服岛上的拉栖代梦人。

29 克里昂在公民大会上把一切安排完毕，雅典人选举他为远征军指挥官时，他推荐正在派罗斯的将军之一德摩斯提尼和他共同指挥军队。他准备尽快起航。［2］他推荐德摩斯提尼，是因为他听说，德摩斯提尼已经计划在岛上登陆。前方的战士受尽了苦头，他们与其说是围攻者，不如说是被围者，因而渴望冒死拼杀。而德摩斯提尼本人对进攻也有了信心，因为当时岛上发生了一场大火灾。［3］以前他心存戒惧，因为岛上没有人烟，全岛几乎都为茂密的森林所覆盖，

无路可行，德摩斯提尼认为这都是有利于敌人的：因为他如果带领大批军队登陆，敌人会从暗处给他们以沉重打击；而敌军的数目，他无法估计；敌人就是犯下错误，他也觉察不到，因为密林掩蔽了一切，而他自己的军队如果犯了错误，敌人是能够察觉的；敌人能够随心所欲地从任何地点出其不意地攻击他的军队，因为主动权操在他们手里。［4］另一方面，在他看来，即使他能够迫使敌人在林深菁密的区域进行肉搏战，那么熟悉地形的小部队比不熟悉地形的大兵团也拥有优势。他自己的军队，数目虽多，但也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被消灭掉，因为视线被遮挡，各队士兵之间无法相互援助。

30 德摩斯提尼的这种估计都是根据他在埃托利亚惨败的经验作出的，因为以前在埃托利亚作战失败，[24]部分原因是由于树林的影响。［2］事有凑巧，岛上的士兵因为地面狭小，只好麇集于该岛的一隅。他们在那里用餐，并且安排了哨兵，以防敌人的袭击。其中一个士兵一不留神，把一小片树林给烧起来了；随后起风，无意之中差不多把全部树林都烧光了。［3］现在，德摩斯提尼才弄清岛上拉栖代梦人的真实数目，此前他一直以为偷运进来的粮食所供应的人数没这么多；[25]他还发现登陆上岛比以前所想象的要容易些，所以他开始准备进行尝试，他觉得雅典人为达到他们的目的而付出艰苦努力的时候到了。他从邻近的盟邦征调军队，做好一切备战工作。［4］这里，克里昂派人告诉德摩斯提尼，说他马上就到那里，他统率着按他的要求配备的军队来到派罗斯。经过会商以后，两位将军首先派一名传令官到大陆的营寨去，问拉栖代梦人，如果他们想避免冲突的话，就应该命令在岛上的人缴械投降，雅典人将在缔结总的和约之前，只是把他们温和地拘留起来。

31 这个提议遭到对方的拒绝。雅典人等了一天。第二天，他们的全体重装步兵分乘几艘舰船，夜里出发，黎明前从大海和港口两方面向岛上登陆，登陆时总兵力约800人，是清一色重装步兵。他们突然向岛上的第一个据点发起进攻。［2］岛上敌人的兵力是这样部署的：在第一个据点大约配备有30名重装步兵；中部即有水源的平缓地带，由指挥官爱皮塔达斯率主力驻防；一个小支队驻守在岛屿的面向派罗斯的一端，那里陡壁悬崖，深入海中，从陆地上来进攻是很困难的。那里还有一个古时候的堡垒，是用石头粗陋地搭建起来的。[26]一旦他们被迫退却的话，他们认为这个堡垒也许对他们有用。这就是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27]

32 雅典人登陆后全速冲向敌人，敌人或在睡觉，或正准备抵抗。驻守在第一个据点的敌人很快被消灭了。登陆行动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他们以为雅典舰船的移动不过是像平常那样，开向晚间歇宿

的地方而已。[28] [2] 天一亮，其余的军队也登陆了。这些军队包括79艘舰船的桡手（最底层的桡手除外[29]），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武装自己；还有800名弓箭手、800名轻盾兵、美塞尼亚的增援部队以及派罗斯周围所有值勤的部队，只有驻守在要塞的军队除外。 [3] 在德摩斯提尼的指挥下，他们大约每200人分为一队，有的多些，有的少些，他们都尽可能地占领制高点，目的是想四面包围敌人，使其无力作战，没有一个被攻击的地方可实施反击。敌人在各方面都处于重兵射程之内：如果他们进攻前面，后面就会遭到射击；如果他们进攻一翼，另一翼就会向他们射击。 [4] 总之，无论他们走到哪里，后面都会有雅典军队跟踪追击；雅典人是轻装步兵，却是最难对付的。因为他们的箭、标枪、石头、弹弓都能有效地远距离施射，所以无法和他们近身进行肉搏战；甚至逃跑也是对雅典人有利的，追击者一停下，他们马上回过头来予以重击。这是德摩斯提尼原订登陆计划所设计的作战策略，这些在这次作战中都实施了。

33 爱皮塔达斯所指挥的军队是岛上拉栖代梦人的主力部队，他们看到前哨部队被打垮以后，一支军队向他们扑过来，于是排成队列，准备迎击雅典的重装步兵，目的是想和对手展开肉搏战，因为雅典的重装步兵在他们正前方，而轻装部队排列在两翼和后面。 [2] 然而他们无法和雅典的重装步兵交战，或者说，他们无法施展他们特殊的作战技术优势；因为他们被雅典两翼的轻装兵所投射的武器拦截，而正面的雅典重装步兵又不肯前来接战，只是固守阵地。虽然他们击退了逼近他们的雅典轻装步兵，但是雅典人且战且退，因为雅典人的装备轻便，行动起来很容易在速度上超过敌人。加上这个荒岛上地形复杂，崎岖难行，拉栖代梦人身披厚重的武装，使他们难以进行运动战。

34 这种交战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后来他们分头突击各个据点，拉栖代梦人不能和从前一样迅速地迎战了。看到敌人对他们的进攻不能像从前那样迅速地抵抗，雅典的轻装部队信心大增。他们现在亲眼看到自己的人数比敌人多出许多倍；他们现在对敌人的情况更清楚了，发现敌人没有那么可怕，因为他们第一次同拉栖代梦人接战的经验，使他们知道敌人并没有他们刚刚登陆时所想象的那么可怕。因此，他们由惧怕敌人变为藐视敌人。他们集合起来，高声呼叫，冲向敌人；他们用石头、标枪、弩箭以及一切能拿到手的武器，向敌人投射过去。 [2] 拉栖代梦人对这种作战方式不习惯，随着攻击而来的高呼声使他们惊慌失措。新近被烧毁的树木炭灰飞扬起来，遮天蔽日，许多战士投射的石块、弩箭在尘雾中飞舞，敌人看不清眼前的东西了。 [3] 拉栖代梦人在恶战中苦苦地支撑着：他们觉得头盔无法抵挡住箭矢；当他们被标枪击中时，枪头折断，留在甲胄里面；他们

看不见眼前的一切，无法进行回击；命令的声音被更洪亮的高呼声压倒，听不清楚；到处都有危险，他们找不出能够使他们获救或自救的方法。

35 最后，拉栖代梦人看到很多人在交战中负伤，因为他们不得不在这同一个狭窄的地方来回扯动，于是他们组成密集的队形，向岛屿后端的堡垒退却，那里离他们不远，由他们的同伴驻守。［2］雅典的轻装部队看到敌人退却了，更加大胆地向前推进，呼喊声也更大了。他们把所有能够截住的退兵统统杀死，但是大多数拉栖代梦人有条不紊地退到那个堡垒，和原有的驻军联合起来，部署好整个要塞的防御工作，对可能受到攻击的地方都加以防卫。［3］雅典人追踪而至，因为地势的关系，他们无法将要塞完全包围起来。他们从正面进攻，想把要塞轰打下来。［4］经过很长的时间，差不多在一天的时间内，尽管由于作战、口渴和日光暴晒，双方军队都已精疲力竭，但都还是坚持下来了，一方力图把敌人从高地赶走，另一方则力争保住他们的据点。现在拉栖代梦人的防御工作比以前要容易些了，因为两翼没有围攻他们的军队。

36 战斗似乎会无限地延续下去。美塞尼亚的将军[30]前来对克里昂和德摩斯提尼说，这样耗费力量是无济于事的。但如果他们同意调拨给他一部分弓箭手和轻装步兵，他会找到一条通道，绕到敌人的身后，他认为这样可使敌人措手不及。［2］他们答应了他的请求，他从敌人看不见的一个地方出发，沿海边的悬崖峭壁向前推进，他所经过的地方又是拉栖代梦人认为地势险要、不必加以防范的地方。他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率军来到拉栖代梦人的身后而未被察觉，并且突然出现在后面的高地上。这个意外的行动使敌人惊恐万状，也使期盼好消息的雅典人惊喜万分。［3］现在，拉栖代梦人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把小事比拟大事，他们现在所处的境遇和德摩比利战役的情况一样。[31]在那次战役中，拉栖代梦人被绕到他们身后的波斯军队消灭了。现在这里的情况极其相似，拉栖代梦人腹背受敌，难以支撑下去了。对方的人数超过了他们，粮食不济使他们精疲力竭，拉栖代梦人放弃阵地了，所有通道都处于雅典人的控制之下。

37 克里昂和德摩斯提尼知道，如果敌人再往后退却，就会被雅典军队全部歼灭。于是他们下令停止战斗，士兵停止向前推进。他们想在把拉栖代梦人的士气摧毁之后，把他们活捉起来，送往雅典，因为目前的危险处境会迫使他们接受劝告，缴械投降的。［2］因此，他们通过传令官，发布公告，问他们是否愿意向雅典人缴械投降，并且听凭他们处理。

38 听了传令官的话，大多数拉栖代梦人把盾牌放下来，摇着

手，表示接受了条件。现在，战事结束，克里昂和德摩斯提尼代表雅典人，与法拉克斯之子斯替丰所代表的拉栖代梦人进行了谈判。因为从前的指挥官，第一位是爱皮塔达斯，已经阵亡；接下来接管指挥权的是希帕格里塔斯，虽然还活着，却和死尸躺在一起，大家以为他死了。根据拉栖代梦人的法律，比斯替丰职位高的两个军官如有不测，位居第三的他应该出来执掌军事，所以斯替丰就被推举来指挥军队了。［2］斯替丰和他的同伴们都说他们愿意派遣一个传令官向驻扎在大陆上的拉栖代梦人请示该怎么办。［3］雅典人不许他们前往大陆，但他们自己要求大陆方面派传令官来。经过两三次往返询问和答复，最后一位从大陆的拉栖代梦人那里来的人带来了以下指示："拉栖代梦人命令如下：你们可以自行作出决定，但不能做出任何有损于名誉之事。"拉栖代梦人根据这个指示，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就缴械投降了。［4］当天白天和晚上，雅典人都在监视他们；第二天雅典人在岛上竖立了一块胜利纪念碑，并且准备返航，他们把俘虏们分配给各舰舰长负责监视。大陆上的拉栖代梦人派来一名传令官，收回阵亡者的尸体。［5］阵亡和俘虏的人数如下：原来渡海来该岛的重装步兵共420名[32]，其中被活捉后送往雅典的有292名，其余的都在战斗中被杀死了。在俘虏中有120名斯巴达人。[33]可是，雅典人损失很小，因为在这次战役中未发生肉搏战。

39 围攻的时间，从海战到岛上的陆战，总计72天。［2］在派出使者进行谈判的20天内，被围者所需要的粮食是准许其运入的，在其他时间内，粮食是偷运进去的。岛上发现有谷物和其他食物，指挥官爱皮塔达斯发给每个人的口粮，其数量比应有的配额要少些。［3］现在，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都把其军队撤离派罗斯，各自回国去了。克里昂的承诺虽然是乱发狂言，但总算是兑现了：在20天之内，正如他发誓要做到的，把岛上的人活捉回雅典了。

40 这件事在希腊世界所引起的震惊超过战争中所有其他事件。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不管是饥饿还是其他强制力量，都不可能使拉栖代梦人缴械投降。他们总是会坚持战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2］的确，人们很难相信，投降的人和战死的人是同样勇敢的人。后来，雅典的一个同盟者讥笑一个在岛上被活捉的俘虏，问他是不是只有那些死在战场上的才是真正勇敢的拉栖代梦人。[34]俘虏回答说：箭头如果能够识别勇敢的人和胆怯的人，那它的价值就大了。这个答复告诉人们，阵亡者只是那些被石头和箭头偶然击中的罢了。

41 俘虏被运送到雅典，雅典人决定把他们关押起来，直到缔结和约时再行发落；如果在战事还没有结束的时候，伯罗奔尼撒人入侵阿提卡的话，他们就准备把这些俘虏推出去斩首。［2］他们在派罗

斯派驻一支军队，而诺帕克图斯的美塞尼亚人把他们一部分最精锐的部队也派往派罗斯，因为派罗斯原本是属于他们的祖国美塞尼亚的领土。这些军队时常侵袭拉哥尼亚的领土，在当地造成很大的危害，因为美塞尼亚人是和当地居民操同一种方言的。［3］拉栖代梦人此前对这种游击战是没有经验的。他们发现，黑劳士开始逃亡了。他们害怕国内的革命运动会继续蔓延，因而深感不安。他们虽然不愿意把这种恐慌情绪透露给雅典人，但他们还是派使者来到雅典，要求雅典人交还派罗斯和那些俘虏。但是雅典人的目的是想取得更多的利益，所以使者频频出使雅典，而雅典人却总是让他们一无所获，空手而回。派罗斯事件的经过就是这样。

---

[1] 公元前425年。

[2] 参阅修昔底德，III. 115。

[3] 参阅修昔底德，III. 115。

[4] 参阅修昔底德，III. 85。

[5] 参阅修昔底德，III. 114。

[6] 约合74千米。

[7] 往年都是在谷物成熟的时候入侵阿提卡的，大概可以取得一部分军粮。

[8] 参阅修昔底德，IV. 2。

[9] 参阅地图四和图10。译者也去该地考察过。近代以来，学者们几乎都认为修昔底德所说的派罗斯港就是现在的那瓦里诺湾（Bay of Navarino）。斯法克特里亚（或斯法吉亚，Sphagia）岛横亘在那瓦里诺海湾西侧，形成南入口和北入口两个海峡。但是斯法吉亚岛之南的海峡，现在的宽度超过1200米，在当时也一定是这样宽的，这就与修昔底德的记载不符，因为描写的宽度“只能容许八九条船同时并行”，实际上希腊100条并行出入也绰绰有余。显然，修昔底德对这个地方是不熟悉的。关于斯法吉亚之北的海峡，1895年8月曾在此作过实地调研两周之久的英国学者G. B. 格兰狄认为，北部的入口在修昔底德斯时代是封闭的，而修昔底德似乎完全不知道这个事实。参阅格兰狄：《斯法克特里亚和派罗斯区域地形考察》（G. B. Grundy, “Investigation of the Topography of the Region of Sphactria and Pylos”），《希腊研究杂志》（*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第16卷，第l—54页。参阅史译本，第2册，第220—221页。

[10] 约合2800米。据现代学者测量，长约4400米。修氏记载有误差。

[11] 即入口之北的西部海岸。

[12] 总共只有3艘战舰。本来留给他5艘（IV. 5），其中2艘派出到扎金苏斯求援去了。—史译本注

[13] 关于伯拉西达，参阅修昔底德，II. 25，85；III. 69。

[14] 和约条款序号为英译者所加。

[15] 1夸脱＝2品脱＝1.1365升（干量）。

[16] 意即战场上的情况变化无常，胜负难料；无论胜负，人们都必须接受它。

[17] 即和平、结盟、友谊。参阅修昔底德，IV. 19。

[18] 即在雅典瘟疫爆发和伯罗奔尼撒人第二次出兵阿提卡之后（公元前430年）。参阅修昔底德，II. 59。

[19] 参阅修昔底德，I. 115。

[20] 参阅修昔底德，IV. 1。

[21] “卡里布狄斯”，希腊文原意通常为“旋涡”“湾流”，有时特指西西里岛和意大利之间的狭窄海面。

[22] 该岛朝向大海一边没有可以停泊的地方（IV. 8）。所以吃饭的时候，一部分桡手登陆吃饭，其余的仍在船上保持警戒。

[23] 昭译本提及混合食品中有“罂粟”。

[24] 参阅修昔底德，III. 97 — 98。

[25] 参阅修昔底德，IV. 16。

[26] 就是用天然石块搭建起来的。

[27] 参阅地图四。

[28] 参阅修昔底德，IV. 23。

[29] 三列桨战舰桡手分上中下三层，底层桡手54人，中层54人，上层62人。按照修昔底德的说法，在岛上登陆的雅典军队人数当在1万以上。

[30] 根据波桑尼阿斯的说法（IV. 26），这个将军名叫科梦（Comon）。——史译本注

[31] 参阅希罗多德，VII. 213。

[32] 谢译本（第290页）为“440名”。

[33] 岛上的拉栖代梦人包括斯巴达人和皮里奥西人，这里的120名就是斯巴达人，即斯巴达公民。如果把拉栖代梦人译为斯巴达人，此处译文就较难处理。参阅修昔底德，III. 92及附注；谢译本，第290页。

[34] 意思是说，活下来的都不是勇敢的人。

第十三章 战争的第七年和第八年。科基拉革命的终结。革拉和约。攻克尼塞亚。

42 同年[1]夏季，在上述各事件发生之后不久，雅典派遣远征军，攻入科林斯的领土。远征军计有舰船80艘，雅典重装步兵2000名，骑兵200名（马匹是用舰船运送过去的）。一同参加远征的，还有来自米利都、安德罗斯和卡利斯图的同盟军。尼基拉图斯之子尼基阿斯和其他两名同僚是远征军的指挥官。［2］这支军队扬帆出海，黎明时分，他们在刻尔松尼苏斯和雷图斯之间的海滨登陆，那个地方地处索利吉亚山脚下。古时候，[2]多利斯人占领了这个山冈，向城里的科林斯人发起进攻。那时科林斯的居民是埃奥利斯人，现在山上有一村庄名叫索利吉亚。远征军登陆的这个地方距该村庄约有12斯塔狄亚[3]，距科林斯约60斯塔狄亚[4]，距地峡约20斯塔狄亚[5]。［3］科林斯人早就从阿尔哥斯得到情报，知道雅典军队即将来攻，于是，除去在地峡以北的居民和驻守安布拉基亚和琉卡斯的500名士兵[6]以外，其他所有的军队都早早地集中到地峡一带，以防备雅典人登陆。［4］但是雅典人是在夜里登陆的，没有被驻防军发现。科林斯人看到燃起的烽火，得知雅典人登陆了。他们把军队的一半兵力留在肯克里埃[7]，万一雅典人袭击克隆米昂[8]，也好策应。其余的军队全速开出，抵御侵略者。

43 在科林斯方面指挥作战的两位将军中，有一位名叫巴图斯，他率领一队士兵防守索利吉亚村庄，因为那个村庄没有城墙防护。另一位将军吕科弗隆率余下的军队投入战斗。［2］起初，科林斯人攻击在刻尔松尼苏斯半岛正面登陆的雅典军的右翼，后来与雅典全军交战。这场战斗自始至终都是短兵相接的肉搏战。［3］雅典军的右翼和阵线最右端的卡利斯图人费了很大气力才把科林斯人打退。科林斯人退到他们后面高地上的一堵石墙边，居高临下，向雅典人猛掷石块，高唱凯歌，然后又开始反攻。雅典人抵挡住这轮进攻，双方又转入肉搏战。［4］这时，另一支科林斯的军队来增援他们的左翼，他们打败了雅典军的右翼，把他们驱逐到海上，雅典人和卡利斯图人又一次从船上把敌军击退。［5］与此同时，双方其他的军队也都奋勇作战，尤其是科林斯人的右翼，在吕科弗隆的指挥下迎击雅典军左翼；他们料到雅典人在那里会设法突破防线，进攻索利吉亚村庄的。

44 双方对峙了很久，彼此坚守阵地，没有退缩。雅典人的优势

是有骑兵助阵，而科林斯根本没有骑兵，最后科林斯人溃败了，退到山冈上，停顿下来，没有慌乱，也没有试图反攻。［2］他们的伤亡，包括他们的将军吕科弗隆在内，大都是在他们右翼溃退时发生的。其余的军队，也是这样溃退的，没有受到猛烈的追击，没有严重的慌乱，他们撤退到高地上，稳住了阵脚。［3］雅典人看见敌人不再出来交战，就剥下敌军死者的衣服，收回本方阵亡者尸体，马上竖立了一块胜利纪念碑。［4］这时，留守在肯克里埃以防雅典人从海上进攻克隆米昂的科林斯的那一半的军队，尽管因为奥内昂山的遮挡而未能看到战事的情况，但是他们看到尘雾冲天，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便立即前来援助；科林斯城中年纪较大的人看到这种情况，也赶来了。［5］雅典人看到许多人前来攻击他们，以为他们是从邻近的伯罗奔尼撒诸邦开来的援兵，就赶忙退却到舰船上，将战利品运走了。除开两名阵亡者的尸体没找着，其余雅典阵亡者的尸体都带走了。［6］他们回到船上，驶往附近的一些岛屿，从那里派出一名传令官，借休战的掩护，把留下来的尸体寻着了。在这次战役中，科林斯人有212人阵亡，雅典人的阵亡人数不足50名。

45 雅典人从海岛出发，当天开到科林斯境内的克隆米昂，那个地方距科林斯城约120斯塔狄亚[9]。他们在那里停泊，把那个地方破坏了，在那里过了一夜。［2］翌日，先是沿爱皮道鲁斯的海岸航行，在那里登陆，又来到爱皮道鲁斯和特洛伊曾之间的麦萨那，他们在那里修筑了一条横贯地峡的城墙，把这个半岛和大陆隔开了。他们留下一支军队驻守在这里，后来这支军队在特洛伊曾、哈利埃和爱皮道鲁斯的领土进行袭掠。麦萨那的设防工作完成以后，雅典舰队就启程回国。

46 在上述事件发生的同时，攸里梅敦和索福克勒斯[10]率领雅典舰队离开派罗斯向西西里进发。他们到达科基拉，偕同城里的当政者[11]进攻驻在伊斯通山的反对党人。这些人就是我前面说过的那些科基拉人，他们在革命发生以后，渡海来到大陆上，占据了那个地区，给当地居民造成很大危害。［2］反对党人的堡垒被一举攻破，他们全都逃到高地上。在高地上，他们接受了下列条件：他们必须交出雇佣兵，缴出自己的武器，服从雅典人民的裁决。［3］在休战条件下，将军们带着他们出海，把他们送往普提奇亚岛[12]上，拘押在那里，等到将来押送回雅典；并且声明，如果被拘押的人中间有任何人企图逃走而被拿获了，就等于是他们全都破坏了休战和约。［4］而科基拉的民主党领袖担心将这些人送到雅典后，雅典人不杀他们，于是就策划了下面的阴谋：［5］他们秘密地派遣少数俘虏的朋友前往岛上，告诉他们，说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最好是赶快逃跑，他们可以提供一条船；并且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雅典将军准备把他们移交

给科基拉人民。

47 俘虏们终于被说服了。当他们登上别人为他们提供的船时，全都被捉获了。休战和约立即失去效力，全体俘虏都被移交给科基拉人处置。［2］造成这种结果主要是应当由雅典的将军们负责的。因为很明显，他们要前往西西里，押送俘虏回雅典的荣誉要由别人获得，这是他们所不愿意的；他们这种态度鼓励了密谋者策划阴谋，并且使俘虏们更容易听信阴谋制造者的话。［3］俘虏到了科基拉人手中以后，全都被关在一个大屋子里，随后就把他们每20人一组带出去，捆在一起，要他们从两排重装步兵中间穿过；如果两排重装步兵中间有人发现俘虏中有他的私人的仇敌，就加以殴打和戳击，手执鞭子的人在俘虏队伍的旁边，驱赶他们，对那些走得慢的人加以鞭笞。

48 大约有60名俘虏这样被带出去戳死以后，大屋子里的人才如梦方醒，他们原以为这些人只是从一个监狱提到另一个监狱而已。但是后来有人把实情告诉了他们，他们才恍然大悟，他们要求雅典人亲手把他们杀死，如果雅典人愿意的话。他们不肯离开那个屋子，并且说，他们将尽力阻止别人进去。［2］科基拉人无意从门口攻入。他们登上屋顶，把屋顶拆毁，将瓦片和箭从上面向屋内投射，俘虏们尽力保护自己。［3］同时，大多数俘虏都以敌人射下来的箭头刺入自己的喉咙，或用从床上寻得的绳索，或将自己的衣服撕成布条，自缢而死。一句话，他们采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自绝，同时也常常被屋顶上的人射杀。夜里，惨剧在继续上演，直到后半夜他们全都被杀死为止。［4］天亮以后，科基拉人把这些尸体横七竖八地甩到货车上，运往城外。在堡垒里捉获的妇女被卖为奴隶。［5］山里的科基拉人被民主党人用这种方法消灭了。就这次战争期间而论，这场持续这么久的革命终于结束了。同时，雅典人航行去了西西里，那是他们原来的目的地；在那里，他们和自己的同盟者并肩作战。

49 这个夏季之末，诺帕克图斯的雅典人和阿卡纳尼亚人出征阿纳克托里昂，它是位于安布拉基亚海湾口上的一个科林斯人的城市。他们利用内应攻下这座城市。来自安布拉基亚各部族的殖民者从安布拉基亚各地移居到那里，占领了那个地方。夏季就这样结束了。

50 接着在冬季里，[13]阿基浦斯之子阿里斯提德斯[14]，他是雅典舰队赴各盟邦去征收贡金的指挥官之一，他在斯特里梦河畔的爱昂地方，捉获了一个名叫阿塔佛涅斯[15]的波斯人，当时这个波斯人正在从波斯国王那里前往拉栖代梦的途中。［2］这个波斯人被带到雅典，他随身携带的文书都由雅典人从亚述文字[16]翻译出来读过了，文书里谈到许多问题，而核心问题是告诉拉栖代梦人，波斯国王弄不清他们所要求的究竟是什么，因为他们多次派到国王那里去的使者各

有各的说法。如果拉栖代梦人要想明确说明他们的想法，最好是派遣使者随这个波斯人一同前往波斯。［3］后来，雅典人让阿塔佛涅斯乘一艘三列桨战舰返回以弗所，并派出几名使者一同前往。在以弗所，他们听说薛西斯之子阿塔薛西斯恰恰在那时驾崩，便返回雅典。[17]

51 在同一个冬季里，开俄斯人按雅典的命令拆毁了他们新修筑的城墙，因为雅典人怀疑他们正在策划叛乱。但是他们首先得到雅典人的保证，维持现状，像从前一样对待他们。冬季就此终结，修昔底德所写的第七年的战事也就此结束了。

52 翌年[18]，夏季刚刚开始，就在新月出现期间，发生日偏食；[19]就在同一个月初，又发生一次地震。［2］同时，从米提列涅和列斯堡其他地方被放逐的人们，得到伯罗奔尼撒的雇佣兵和在当地招募的军队的帮助，他们中的大多数从大陆出发，攻取了罗艾特昂；他们对罗艾特昂未加以破坏就撤离了，只是索取了2000佛凯亚斯塔特[20]的赎金。［3］之后，他们进攻安坦德鲁斯，利用内应攻下这个地方。他们的计划是想把以前为米提列涅人所有而现在归雅典人掌握的安坦德鲁斯以及其他阿克泰亚诸城镇[21]都予以解放，而首先是要解放安坦德鲁斯。因为一旦占领这个地方，就取得了制造舰船的所有的便利条件：伊达山近在咫尺，那里有丰富的林木，也有大量的其他资源；如果以此为基地，他们可以轻易地袭掠相距不远的列斯堡，也容易征服大陆上的埃奥利斯诸城镇。这就是这些流亡者的计划。

53 在同一个夏季里，雅典人的60艘舰船、2000名重装步兵、少量骑兵以及从米利都和其他地方调集来的同盟军，在尼基拉图斯之子尼基阿斯、狄伊特列弗斯之子尼科斯特拉图斯和托尔马尤斯之子阿乌托克利斯的统率下，远征基塞拉。［2］基塞拉位于马利亚海角的对面，是拉哥尼亚海岸附近的一个岛屿。岛上的居民都是皮里奥西阶层的拉栖代梦人。[22]每年，斯巴达派来一位被称作“行政官”的官员，也经常派遣重装步兵屯驻在那里。拉栖代梦人对于这个地方是重视的，［3］因为从埃及和利比亚来的商船都要在那里停泊；同时，它是拉哥尼亚的一道屏障，可使之免遭海盗的袭扰。这是一个易于遭受攻击的地方，因为整个拉哥尼亚海岸是突入西西里海和克里特海之间的。

54 这样，雅典军队攻入基塞拉。这些军队包括10艘舰船、2000名米利都重装步兵[23]，他们从海上攻占了被称为斯坎代亚的城镇[24]；其余的军队在面向马利亚一方的海岸上登陆，进攻基塞拉的下城[25]，他们在那里发现所有的居民都在那里安营扎寨。［2］双方接战，基塞拉人在阵地上坚守了一阵儿，就溃败了。他们转身逃往上

城。后来，他们与尼基阿斯及其同僚们谈好条件，同意在保证他们生命安全的条件下，接受雅典人的裁决。［3］尼基阿斯和基塞拉部分居民之间的商谈早就开始了，这使得基塞拉人以更快的速度投降，而投降的条件对于基塞拉人而言，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更为有利的。不然的话，雅典人考虑到他们是拉栖代梦人，而这个岛和拉哥尼亚又是这么接近，就会把他们驱逐出岛的。［4］基塞拉人投降以后，雅典人占领了港口附近的斯坎代亚城镇，指派了驻防军留守基塞拉，然后就起航到阿辛、希洛斯[26]和海岸上大多数地方，在方便的地方登陆并且停泊过夜。他们大约花了7天的时间，连续不断地破坏这些地方。

55 拉栖代梦人看到雅典人征服了基塞拉，料想他们也会在自己的海岸登陆的。但是他们没有大规模地集结军队以抗击雅典人，而只是将防守的重装步兵布置在国内各地，其数量依照各地的实际需要而定，他们一般都是采取守势的。在斯法克特里亚岛的严重的意外灾难降临到他们身上之后，派罗斯和基塞拉相继落入雅典人手中；他们在各方面都处于战争阴影的笼罩之下，敌人行动迅速，防不胜防，而他们一直都害怕国内发生革命。［2］于是，他们采取非常措施，召集400名骑兵和一队弓箭手。但他们在军事行动中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缩手缩脚，因为他们所面临的局势超出了他们现有的军事组织系统，他们是在海上作战，对手是雅典人。雅典人觉得，他们一刻不进攻别人，就会牺牲那一刻建功立业的机遇。[27]［3］同时，近期命运多变，多灾多难，而且都出乎他们的意外，这使拉栖代梦人胆战心惊。他们总怕还有别的灾难会同斯法克特里亚的灾难一样，降临到他们身上。［4］因此，他们在两军阵前，精神不振，他们以前没有遭受过磨难，因而完全丧失了自信，认为只要一有军事行动，就又要遭到失败。

56 因此，拉栖代梦人坐视雅典人在他们的沿海地区进行破坏，未采取任何抵抗行动。无论在哪一支防军守御的地区发生登陆事件，防军的态度都一样，以为自己兵力不够，不能出来迎战。只有一支防军在科提尔塔和阿芙洛狄西亚附近进行了抵抗，他们的冲锋使敌军一群分散的轻装步兵感到惊恐。但是在和敌军的重装步兵交锋时，他们又被打败了，损失了少数士兵，遗弃了一些武器。雅典人在那里竖立了一块胜利纪念碑，然后离开那里，驶往基塞拉。［2］又从基塞拉起航，环绕爱皮道鲁斯·利米拉的海岸航行，破坏了该地区的部分地方以后，来到泰里亚，它属于基努里亚地区，地处阿尔哥斯和拉哥尼亚的边界上。这本是拉栖代梦人的领土，但他们把它让与被驱逐的埃吉那人居住。因为埃吉那人在地震和黑劳士暴动时，曾经帮助过他们；还因为他们虽然是雅典的臣民，但总是站在拉栖代梦一边的。

57 当雅典人还在海上航行的时候，埃吉那人放弃了正在海岸边建筑的要塞，退至他们所居住的上城，上城距海边大约10斯塔狄亚[28]。［2］这里原来有一支拉栖代梦人的驻军，协助他们建筑要塞。现在他们请求驻军和他们一起进入上城，但驻军以固守城垣处境危险为由，拒绝了他们的请求。这支驻军退到一块高地上，觉得他们的力量难以御敌，就据守在那里，按兵不动。［3］这时，雅典人登陆了，他们全军向泰里亚城进发，占领了泰里亚。他们把城内的财物洗劫一空，然后把城市付之一炬。在交锋中未被杀死的埃吉那人，以及在交战中负伤被俘的他们的拉栖代梦的指挥官，帕特罗克利斯之子坦塔鲁斯，都被雅典人带回雅典。［4］他们也把少数基塞拉人带回雅典，认为把这些人移走是最安全的。雅典人决定把他们安置在诸岛屿上，其余的基塞拉人可以继续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但是要缴纳4塔连特[29]的贡金；被俘获的埃吉那人都被杀死了，因为雅典人和他们有深仇大恨；坦塔鲁斯则和从斯法克特里亚俘虏回来的拉栖代梦人关押在一起。

58 在同一个夏季里，在西西里，卡马林那人和革拉人首先缔结了一个休战和约。之后，西西里其他各邦的代表到革拉集会，讨论是不是可以达成和解的问题。代表们各抒己见，有的支持，有的反对；他们对于他们认为没有得到公平处理的各种问题，都提出了他们的控诉和要求。他们当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叙拉古人赫尔蒙之子赫摩克拉特斯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他说：

59 “西西里人啊，我现在对你们发表讲话，并不是因为我所代表的城邦是西西里最弱小之邦，也不是因为叙拉古是遭受战祸最深重的城邦，我是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来发言的。我认为，我所提出的意见对于整个西西里来说，都是最有利的。［2］战争的祸害是尽人皆知的，我用不着把这些祸害来分条细说。没有人是浑浑噩噩地被卷入战争的；或者，如果他认为战争是有利可图的事业，他就不会因为畏惧而置身于战争之外的。事实上，对于前者而言，认为他所得到的利益似乎超过所遭受的损害，而对于后者而言，则宁愿冒着危险而不愿忍受一时的损失。［3］假如两种人恰好在这些问题上作出错误的选择，那么，奉劝人们达成和解还是有些益处的。我想，当我们开始准备投入战争的时候，毫无疑义，我们都是想扩大自己的利益的。现在，我们也为了同样的利益，来探讨如何才能达成和解。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未获得理应得到的一切，那么，我们将再一次被卷入战争的旋涡之中。

60 “然而，作为明智的人，我们应当清楚这个会议不单单是为了各自的私利而召开的；我们是否还有时间保全整个西西里，也是很成

问题的。依我看，雅典人的野心对整个西西里已经构成威胁。我们必须考虑到，使我们聚集一堂就这些问题进行讨论的一个更为令人信服的因素，是雅典人。他们是希腊头号军事强国，他们有少数舰船在我们的海域，窥视我们的错误。虽然他们和我们本来就是势不两立的敌人，但是他们总是借法律上的同盟关系之名，力图把事务安排得对他们有利。［2］如果我们内部开始争斗，招引雅典人进来—即使不邀请他们，他们也是随时准备出兵干涉的—如果我们花费自己的金钱来伤害我们自己，同时为他们在这里称霸铺设道路的话，那么可以预料的是，当雅典人看见我们精疲力竭了，他们就会带着更多的军队来，设法把我们全都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

61 “但是，如果我们还算明智的话，我们应当结为同盟，这样做虽有危险，但其目的无非是通过获取本不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使我们各邦富裕起来，而不是要毁灭已经属于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应该懂得，内部纷争是各城邦衰亡的主要原因，西西里的情况也同样如此—如果我们西西里的居民彼此争斗，并且忽视我们的共同敌人的话。［2］有鉴于此，我们个人与个人之间，城邦与城邦之间，要精诚团结合作，以拯救整个西西里。任何人都不应抱有这样的观念，以为我们中间唯有多利斯人才是雅典的敌人，而卡尔基斯人很安全，因为他们有伊奥尼亚人的血统；[30]［3］雅典人攻击我们，不是因为他们对两个民族当中的一个怀有仇恨，而是因为他们对西西里的好东西—我们所共同拥有的物产—垂涎三尺。［4］这一点可以从他们接受卡尔基斯的邀请一事中得到证明：卡尔基斯人[31]从来没有依照他们和雅典人所订的条约，为雅典人提供援助。但是雅典自愿地热心提供援助，甚至超出了条约所规定的义务。［5］雅典人既有这样的野心，也一定会据此推行其扩张政策，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绝不是谴责那些希望统治别人的人，而只是谴责那些早早地准备屈服于别人的人。人就是要统治那些屈服于他们的人，正如他们要抗击那些无故侵扰他们的人一样。这恰恰都是符合人的本性的。［6］如果有人知道这些危险，而不肯采取适当的措施加以防范，或者到这里来的人们如果没有把我们必须团结起来对付威胁我们的共同的危险当作头等大事的话，那么，他们就错了。［7］解除这个威胁的最快捷的途径，就是我们彼此之间达成和解；因为雅典人不是从自己的本土出发向我们进攻，而是从邀请他们到这里来的那些城邦的领土上向我们进攻的。我们不能再这样以发动一场战争来结束另一场战争，而应当冷静地以和解来结束我们之间的争端；而那些被邀请来这里调解争端的人们，他们有一个合乎情理的借口，希图达到他们不良的目的，现在他们未能达到目的，便有充分的理由离开这里了。

62 “从雅典人方面来说，这些是我们采取明智决策的最大的益

处。［2］至于和平问题，那是人人都渴望的首要的幸事，为什么在我们中间不能建立和平呢？假如你们当中的一个人享受到某种幸福，而另一个人在艰难地劳作，要保全前者的利益，解除后者的苦难，难道和平不是比战争更为有利吗？和平要多些荣誉，少些危险，和平还有数不胜数的好处，正如战争有数不胜数的坏处一样，事实难道不是如此吗？这些事情都是你们要考虑的，你们不应该忽视我的劝告，为了保全你们每个人的生命，你们应该珍视我的忠言。［3］如果这里有人相信他可以通过坚持公理或求诸暴力以达到某些目的的话，那就让他不要因为失望而过于伤心了。他应当知道，过去有许多人想惩罚作恶者，但是他们既未能惩罚他们的敌人，甚至也未能保全他们自己；过去许多人相信武力能够使他们获得某些利益，但是，他们非但未能获取更多的利益，反而注定要失去他们已拥有的东西。［4］对作恶者的报复不一定会取得成功，因为坏事已经做过；单纯相信武力，而武力也不一定是靠得住的。至于将来，我们的计划大都要受制于将来的不可预测的因素。正是这些不可预测的因素常常蒙蔽了我们，所以事实上它对于我们是最有用处的，因为我们大家都同样地惧怕它，因而我们在彼此攻击之前，就要慎重考虑了。

63 “现在我们所惧怕的有两件事情：一是对于不可预测的将来的无限恐惧，一是对雅典人到来的现时的恐惧。这样，我们每个人如果没有完全获得他想获得的一切的话，那是很自然的。让我们把正在威胁我们的敌人逐出我们的领土吧！如果我们之间不能订立一个永久性的和平条约，至少也要让我们在一个尽可能长的时期内，言归于好，把我们彼此之间的争端推迟到另一个时期去解决。［2］总之，我们要认识到，如果听从我的忠言，我们将各自保持我们城邦的自由，让我们成为自己命运的掌握者，能够以德报德，以恶报恶；反过来说，如果不采纳我的忠言，我们将处于别人的奴役之下。那时，不仅我们无法对任何人实施报复，而且即便是最有利的情况也无非是我们被迫把我们的最凶恶的敌人当作朋友，而把应该当作朋友的人当作敌人。

64 “至于我自己，我在一开始就说到了，我代表的是一个最强大的城邦，尽管有可能关心侵略别人的多，关心自卫的少，但是在考虑到将来的这些危险的时候，我准备作出某些让步，我不赞同为了伤害我的敌人而使自己遭到更大的伤害；也不至于因为有了仇恨而产生愚蠢的想法，认为自己既能支配自己的计划，就能控制自己的命运，而命运是我所不能控制的。我已经准备作出一切合理的让步。［2］我奉劝你们其余的人也仿效我的做法，彼此让步，而不要等到敌人来强迫我们让步。［3］对自己的同族人让步—多利斯人让多利斯人，或者卡尔基斯人让卡尔基斯人，都不是什么不体面的事情；一句话，既然我们彼此相邻，都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被同一片海洋所环绕，我

们就都是西西里人。我想，将来我们之间会再次发生战争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会再来协商，订立和约。［4］但是在我们遇着外部入侵者的时候，如果我们聪明的话，我们总是会联合起来，抵御外敌的。因为对我们任何一个城邦的伤害都将危及我们的全体。今后我们绝对不邀请西西里岛以外的同盟者或仲裁者到我们这里来。［5］这样做，我们现在就对西西里作出两项贡献：立即解除雅典人的威胁，并且避免了内战。将来我们自由地生活在本乡本土上，而较少地遭受来自境外的威胁了。”

65 这就是赫摩克拉特斯的发言。西西里人采纳了他的意见，他们同意停止内战，每个城邦保持自己原有的领土—卡马林那人占领摩根提那，付给叙拉古人一定的钱款作为代价。［2］雅典的同盟者召请雅典的将军们来，告诉他们说：西西里人将订立和约，这个和约对他们这些雅典人也是适用的。雅典将军们表示同意，和约得以订立。之后，雅典舰队就离开西西里了。［3］但当他们回到雅典时，雅典人放逐了两名将军皮索多鲁斯和索福克勒斯，对另一位将军攸里梅敦则科以罚款，[32]理由是说他们本来是有实力占领西西里的，但是因为受贿而撤离了。［4］雅典当时的繁盛使雅典人以为他们什么事都能做到，可能的事和不切实际的事，他们都能够做到，不管他们的势力强大也好，不足也好。他们各方面的意外成功，使他们产生这种心态，认为凡是他们能够想到的，就一定能够做到。

66 在同一个夏季里，[33]麦加拉城里的人们，在同雅典人的战争中深受其苦，因为雅典每年全军出动，侵略麦加拉两次。同时，他们也遭到本邦逃亡到佩盖的人们的袭掠，这些逃亡者是在革命过程中被民主党人驱逐的。于是，麦加拉人开始议论，是不是最好把逃亡者召回来，以使麦加拉不致同时遭到两种灾患的磨难。［2］这些被逐者的朋友们注意到人民当中有这种议论，便更加公开地站出来，鼓动人们接受这个建议。［3］但是民主党的领袖们知道，民众因当时所遭受的灾患而精疲力竭，将难以给予他们坚决的支持，所以他们在惊恐之中进而和雅典的将军们，阿里弗隆之子希波克拉特斯和阿尔基斯提尼斯之子德摩斯提尼谈判，使麦加拉城投向雅典一边。他们认为，这样做比召回他们所放逐的党派对他们来说更为安全些。他们一致同意，首先由雅典人派军进驻长城（从麦加拉城到尼塞亚港的距离大约为8斯塔狄亚[34]），以防伯罗奔尼撒人从尼塞亚出兵加以干涉。尼塞亚完全由伯罗奔尼撒军队驻守，以防止麦加拉叛变。其次，他们再设法把上城交到雅典人手中，他们认为把麦加拉人争取过来困难不大。

67 双方拟定了他们所要说的和所要做的计划之后，雅典人在夜

幕的掩护下航往麦加拉附近的米诺亚岛。（见图11）希波克拉特斯率领600名重装步兵，驻扎在不远处的一个采石场里，建筑城墙的石料通常取自这里；［2］而另一位指挥官德摩斯提尼，率领普拉提亚轻装部队和雅典的城防军[35]埋伏在恩亚琉斯附近，这里离麦加拉城更近。除了那些制订这个计划的人之外，那天晚上没有其他人知道这些事情。［3］天刚蒙蒙亮，麦加拉城内那些出卖麦加拉的人开始行动了。长期以来，他们每天晚上征得指挥官[36]的同意后，都要将载在马车上的一条轻船沿着壕沟走到海边，佯装要出海袭掠。在黎明前，他们常将马车上的轻船由城门[37]运入城内—据他们说，他们的用意是以此迷惑驻扎在米诺亚的雅典封锁舰队，因为在海港中根本看不见一条船。［4］就在马车开到城门前，城门照例打开，让运船的马车进去的时候，雅典人（事先已和他们约定好了的）看见了，就从埋伏中冲出来，全速奔袭，以便在城门再关闭之前跑到城门口，使城门无法关闭。与此同时，亲雅典的麦加拉人开始击杀城门卫士。［5］首先冲进城的是德摩斯提尼及其所率领的普拉提亚人和雅典城防军，正在胜利纪念碑现在所立之地。他们刚刚冲进城门，普拉提亚人就和离现场最近的伯罗奔尼撒人交战，把他们击败了。这些人得知所发生的事情，正在前来营救。普拉提亚人把守着城门，让雅典的重装步兵开进城内。



图11 萨罗尼克湾

68 之后，每一位雅典人都迅速地向城墙冲杀过去。［２］起初，少数的伯罗奔尼撒驻防军坚守阵地，力图对雅典军队实施反击，他们有些人被杀死了，但是大多数人都逃跑了。由于是夜袭，加上他们发现麦加拉的叛党也向他们进攻，他们以为整个麦加拉都倒向雅典一边去了。［３］事又凑巧，雅典的传令官自行高声宣布：凡是愿意倒向雅典一边的麦加拉人，都来加入雅典人的行列。伯罗奔尼撒人听了这番话，马上放弃抵抗；他们认为自己遭到雅典人和麦加拉人有预谋的联合攻击，便都逃往尼塞亚去了。［４］黎明时分，长城被攻陷，城里的麦加拉人处于十分混乱的状况之中。那些和雅典人私通的人说，他们应当打开城门，出城作战，其他民主党人也支持这个建议，因为他们是知道这个建议的用意的。［５］他们已经商量好了，城门一打开，雅典人就冲进城去，而亲雅典党人头上涂有橄榄油，以与其他人有所区别，使雅典人不至于伤害他们。现在他们打开城门，就更为安全了，因为按照他们之间的协议，雅典有4000名重装步兵和600名骑兵从埃琉西斯连夜行军，现在已经赶到了。［６］当亲雅典党人都在自己头上涂抹橄榄油，来到城门口的时候，他们的一个同伙把这个计划泄露给反对党人[38]，于是反对党人集合在一起，宣布他们绝不出城作战—就是过去他们的势力比现在强大的时候，也从未出城作战—也不想使城邦陷于明显的危险之中。他们还说，如果不听从他们的话，战斗就必然会在城里发生。他们没有对其他人表示他们知道了这个密谋，但坚定地认为他们的意见是最好的。同时，他们站在城门口，守着城门，使密谋者无法达到他们的目的。

69 雅典的将军们意识到，他们原来的计划出了问题，用武力攻取麦加拉城是不切实际的。因此，他们立即筑一道城墙封锁尼塞亚；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能够在援兵到来之前攻陷尼塞亚的话，麦加拉就会马上投降的。［２］他们很快从雅典运来了铁、石匠，其他所需要的一切东西也都从雅典运来了。雅典人从他们所占领的城墙开始，向着麦加拉一边修筑一条城墙，直达尼塞亚两端的海边，以切断尼塞亚和麦加拉的联系。城墙和壕沟分成若干段，由军队各部分别完成；他们在近郊采取石料和砖，砍伐果树和其他树木，在需要的地方建筑栅栏；近郊也有一些房屋，他们把这些房屋加筑雉堞之后，有时就成为要塞的一部分。这项工作整个这一天都在进行。

［３］到了第二天下午，城墙快要竣工的时候，尼塞亚的驻军惊慌起来了。因为他们没有食物，过去他们是每天从上城取得口粮的；他们不指望伯罗奔尼撒人会很快地来援救他们；他们认为麦加拉人都是仇恨他们的。因此，他们就向雅典人投降了。投降的条件如下：他们缴出自己的武装，每个人都可以用一定的款额赎回；要塞中的拉栖代梦指挥官以及其他的拉栖代梦人都听凭雅典人处理。［４］根据他

们所达成的这些协议，驻军出城向雅典人投降。雅典人毁掉长城和麦加拉城相连接的地方，占领尼塞亚，准备下一步军事行动了。

70 这时候，泰里斯之子伯拉西达，一位拉栖代梦人，正巧在西基昂和科林斯附近，集结一支军队准备远征色雷斯地区。当他听到雅典人攻陷长城的消息后，他担心尼塞亚的伯罗奔尼撒驻军的安全，也担心麦加拉城会失陷，于是，他派人到波奥提亚人那里去，要求他们尽快派军队来，在麦加里德的革拉内亚山下的特里波狄斯库斯村和他会师。同时，他亲自率领2700名科林斯重装步兵、400名弗琉斯人、600名西基昂人[39]和他已经征调来的军队一起出发，希望在尼塞亚被攻陷之前到达那里。［2］当他听说尼塞亚已经失陷了的时候（他连夜行军赶往特里波狄斯库斯），就从他的军队中选出300精兵，不等敌人知道他的到来，就避开雅典人的视线（因为雅典人是在海边的），向麦加拉城进军。他这样做，表面上说是要收复尼塞亚，如果真有可能，他会作尝试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想进入麦加拉城，以保全这个城市。因此，他请求麦加拉人让他的军队进入城内，并且告诉他们，说他有希望收复尼塞亚。

71 然而，麦加拉城内的两个彼此敌对的党派都害怕了：一个党派害怕伯拉西达恢复逃亡者的地位而驱逐他们，另一个党派担心民主党人因为害怕被伯拉西达所驱逐而恢复流亡者的地位，将向他们发动进攻。这样，埋伏在城外的雅典人将目睹麦加拉城毁于城内的两党之间的斗争。因此，他们不准伯拉西达进城，两个党派都宁愿维持和平，静观事态的发展；［2］两个党派都希望坐观雅典人和援军之间发生战斗，认为等到他们的援军获得胜利后，再和援军会合在一起，那样会更安全些。伯拉西达在这里没有达到他的目的，就又和其余的军队会合在一起。

72 黎明时分，波奥提亚人和他会合在一起了。就在伯拉西达派人到他们那里去之前，他们已经决定来援助麦加拉人了。因为他们认为麦加拉的危险就是他们自己的危险，他们全军集合于普拉提亚；而伯拉西达的使者的到来，更加激励他们作出这样的决定。他们马上派出2200名重装步兵和600名骑兵来增援，而其他大部分军队返回本土。［2］这样，全部军队会合在一起，共有6000名重装步兵。雅典的重装步兵在尼塞亚附近和海边列成阵势，但其轻装步兵却分散在平原地带。这些轻装步兵遭到波奥提亚人的打击，被驱逐到滨海地带；波奥提亚人的进攻完全出乎雅典人的意料之外，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任何地方派遣援兵来帮助过麦加拉。［3］在这里，波奥提亚的骑兵同样遭到雅典骑兵的打击，双方交战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后来双方都宣布自己一方获胜。［4］波奥提亚的骑兵长官和少数随从向前推

进，直抵尼塞亚，他们都被雅典人所杀，他们的盔甲也被剥掉，尸体落入雅典人手中。在休战条件下，雅典人才把尸体归还给波奥提亚人。雅典人竖立一块胜利纪念碑。就整个战役而言，双方均未取得绝对优势。波奥提亚人回到自己军中，而雅典人则返回尼塞亚。

73 这次交锋之后，伯拉西达和他的军队向更靠近海边和麦加拉城的地方移动。他们占据一个有利的地势，列成战斗队列，期望着雅典人向他们进攻。他们知道，麦加拉人在等待着，看哪一方取胜。［2］他们认为，这种态度似乎有两方面的好处：其一，他们用不着主动进攻，或者出来冒险作战，因为他们明确表示他们只准备自卫，这样他们几乎没费什么气力就被公认为获胜了；其二，这样做也是颇合乎麦加拉的利益的。［3］因为如果他们不做出这样一种姿态的话，他们就没有机会，他们一定会被认为是战败了，马上就会失去麦加拉。事实上，雅典人也许不想接受挑战，因为他们根本用不着战斗，就已经达到了他们的目的。［4］事情的发展果真如此。雅典人列阵在长城之外，伯罗奔尼撒人没有向他们发起进攻，他们也就留守在自己的阵地上；他们的将军们还认为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发起进攻，未免太冒险了。事实上，他们的大多数目标已经实现。现在他们向人数占优势的敌人发起进攻，即使取胜，也不过是取得麦加拉城，而一旦战败，他们的重装步兵的最精锐部分将遭到毁灭。另一方面，敌人的情况就不同了。这支军队是由各邦的分遣队组成的，每个分遣队只担负全军的一部分危险，因而他们表现得更加勇敢，也是不足为奇的。两军对峙了相当长的时间，任何一方都不主动进攻。雅典人回到尼塞亚，伯罗奔尼撒人随后也回到他们原来驻扎的地方。现在麦加拉的同情流亡者的人们消除了疑虑，他们打开城门，迎接伯拉西达和各邦的指挥官进城，开始商讨有关的问题；他们认为伯拉西达是胜利者，雅典人不愿意再战了，而亲雅典党人这时却惊恐起来，不敢妄动了。

74 后来，伯拉西达遣散了同盟者的分遣队，让他们各自回国，而他自己则回到科林斯，在那里继续准备原定对色雷斯的远征。［2］雅典人也回到国内，麦加拉城内的大多数与私通雅典人有牵连的人知道他们已被发觉，马上溜掉了，其余的人和流亡者的友人谈判，召回在佩盖的流亡者。流亡者宣誓：他们只能为城邦谋求最大的利益，绝对不报复既往的私仇。［3］但是流亡者当政之后，他们检阅重装步兵，把军队分别派往各地。他们从他们的私敌中选出100名和雅典人私通有重大嫌疑者，强迫公民大会对他们进行公开表决宣判。在这些人被判处死刑之后，他们在麦加拉建立了极端的寡头政体。人数如此之少的同党通过党派斗争的胜利而实现政体变更，［4］并且维持了这么长的时间，还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

[1] 公元前425年。

[2] 指多利斯人在赫拉克利斯的子孙的率领下，攻占伯罗奔尼撒的时候。参阅修昔底德，I. 12。

[3] 约合2200米。

[4] 约合11千米。

[5] 约合3700千米。

[6] 其中300名已于上年冬季被派往科林斯的殖民地安布拉基亚去了。参阅修昔底德，III. 64。

[7] 科林斯东边一海港，距科林斯城约13千米。

[8] 科林斯地峡和麦加拉中间海岸线上的一个重要地方，离科林斯城约22千米。传说提秀斯所斩杀的野猪即住在这里（波桑尼阿斯，I. 27；II. 1）。

[9] 约合22千米。

[10] 参阅修昔底德，IV. 8，24。

[11] 他们是自公元前427年就开始掌握城邦政权的民主党人（参阅修昔底德，III. 85）。

[12] 现在叫微多岛（Vido）。参阅修昔底德，III. 75。

[13] 公元前425/前424年。

[14] 修昔底德在IV. 75又提到，他是这些海域负责征收贡金的一名将军。

[15] 他是波斯国王派往拉栖代梦的使者。

[16] 该文书可能是用古波斯楔形文字写成，但更有可能是以阿拉米文字（Aramaic）写成。

[17] 本章内容是涉及雅典和波斯关系的一则重要史料。关于波斯国王在位的确切时间，巴比伦的楔形文字泥板文献均有记载。所有相关证据都表明，大流士二世在阿塔薛西斯死后继位，时间不早于公元前424/前423年，这就是说，修氏所提及捉获阿塔佛涅斯的时间，至少比大流士继位时间提前了一年零两个月。究竟是不是修氏记载错误，尚无定论。

[18] 公元前424年。

[19] 据近代学者推算，此次日偏食时间在公元前424年3月21日。

[20] 这里的斯塔特（stater）是佛凯亚的金币名称，以其成色不足而闻名。参阅德摩斯提尼，XI. 36。一枚金币价值约合24阿提卡银德拉克玛，2000斯塔特约合8个塔连特。参阅R. B. Strassler, *The Landmark Thucydides*, Appendix J, pp.

620–621。

[21] 在列斯堡以北，大陆的地角上。这些城镇曾被帕基斯从米提列涅人手中夺取过来。参阅修昔底德，III. 1，50。

[22] 参阅修昔底德，III. 92及附注；IV. 38及附注。

[23] 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巨大数目。修昔底德在VIII. 25提到他们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米利都人只能提供800名重装步兵来抵御敌人，并且10艘船也载不下这么多士兵。

[24] 这是基塞拉的港口，离基塞拉近2千米。

[25] 在这里似乎有必要援引斯塔尔（Stahl）的解释："一支雅典军队在斯坎代亚登陆，另一支军队在东北岸登陆，向卫城进军。第二支军队发现基塞拉人已经准备应战；在接下来发生的战斗中，基塞拉人溃败，逃往上城，即卫城。"—史译本注

[26] 据说斯巴达人征服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开始把那里的被征服者集体变为奴隶。这种奴隶也因此地名而被称为黑劳士（或译希洛特）。

[27] 参阅修昔底德，I. 77。

[28] 将近2千米。

[29] 谢译本（第300页）作"缴纳40塔连特"。

[30] 参阅修昔底德，III. 86。

[31] 指西西里的卡尔基斯人。

[32] 关于雅典人对其官员和将军的处罚。参阅修昔底德，II. 65；V. 26。

[33] 公元前424年。

[34] 约合1500米。

[35] 关于城防军（*peripoli*），我们所知甚少。他们可能是雅典新入伍士兵，因为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LII. 1—5）提到，公民年满18岁，就应该担负城防巡逻任务两年，也可能是一支流动性的年轻新兵队，如同边防卫队。参阅A. W. Gomme,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3, p. 529。

[36] 伯罗奔尼撒驻军的指挥官。

[37] 长城的城门。

[38] 寡头党人。

[39] 哈译本亦为"600"，史译本作"700"。

第十四章 战争的第八年和第九年。入侵波奥提亚。安菲波里斯的陷落。伯拉西达的辉煌胜利。

75 在同一个夏季中，[1]正当米提列涅人按计划准备在安坦德鲁斯[2]修筑要塞的时候，雅典派出征收贡税的舰队指挥官德摩多库斯和阿里斯提德斯（他们的同僚拉马库斯已率10艘舰船进入本都地区），在通过赫勒斯滂时，听说这个地方正准备修筑要塞，他们担心这里会成为第二个阿纳伊亚—这是萨摩斯的流亡者的居留地，他们从这里援助伯罗奔尼撒人，派人给伯罗奔尼撒人担任舵手，同时扰乱萨摩斯城，欢迎所有从萨摩斯被放逐出来的人—就像阿纳伊亚为害萨摩斯一样。因此，他们从同盟者那里召集军队航往那里，打败了来自安坦德鲁斯的军队，重新夺回了那个地方。［2］不久之后，已经航入本都海域的拉马库斯，他的舰队停泊在赫拉克利亚境内的卡里克斯河中，由于内地连降大雨，洪水猛涨，倾泻而下，使他们丧失了舰船。他本人率军队，通过陆路，穿过亚细亚一方比泰尼亚的色雷斯人所居住的地方，来到位于本都海口处麦加拉人的殖民地卡尔开顿[3]。

76 在同一个夏季中，雅典人从麦加里德返回之后，雅典将军德摩斯提尼就率40艘舰船抵达诺帕克图斯。［2］波奥提亚诸邦中有一些人跟希波克拉特斯和德摩斯提尼勾结，希望变更政体，[4]实行和雅典一样的民主制。一位来自底比斯的流亡者普托奥德鲁斯，是这个阴谋的主要策动者。［3］他们预定的计划是这样的：一个党派设法使海港城镇西弗艾（位于泰斯皮亚境内克里赛湾）叛变，投靠雅典人；另一个党派准备把凯罗尼亚交到雅典人手中，凯罗尼亚就是以前被称为米尼亚人的城市，现在被称为波奥提亚人的城市—奥科麦努斯的纳贡城市。来自奥科麦努斯的流亡者对这件事特别积极，他们在伯罗奔尼撒雇用了一些人，某些佛基斯人也参与了这个阴谋。凯罗尼亚在波奥提亚的边境上，紧挨着佛基斯的法诺提斯。［4］同时，雅典人准备夺取德里昂，这是塔那格拉境内面向优波亚方向的阿波罗神庙所在地。所有这些事件都在预定日期同时进行，以使波奥提亚人不能全力以赴去进攻在德里昂的雅典人，而必须先对付境内各地的骚乱。［5］如果一切顺利，在德里昂能够建筑要塞的话，他们满怀信心地预料：即使波奥提亚诸邦不会马上发生革命，但只要这些地方控制在他们手中，整个地区都会遭到劫掠，所有的人都很容易逃亡，整个局势虽可以维持，但由于雅典人支持反叛者，寡头派的力量被分散，过不了多久，他们就能够如愿以偿，操纵当地的事务了。

77 这就是他们所预先策划的阴谋。等预定日期一到，希波克拉特斯率领一支军队从雅典本土出发，攻入波奥提亚；同时，他派遣德摩斯提尼率上面提及的40艘舰船前往诺帕克图斯，在那里从阿卡纳尼亚人和雅典的其他同盟者中召集一支军队，然后起航前往西弗艾，希望接受它的投诚；他们确定了一个日期，两方面军事行动同时进行。［2］当德摩斯提尼到达那里的时候，他发现阿卡纳尼亚人的联合军队已经强迫奥尼阿代加入了雅典同盟。他就召集那个地区所有的同盟军，进攻萨林修斯和阿格赖亚人。[5]在征服了他们之后，就着手做必要的准备工作，以便能够在预定日期到达西弗艾。

78 大约在这个夏季的同一时候，伯拉西达率领1700名重装步兵已在进军色雷斯的征途中。当他到达特拉启斯的赫拉克利亚的时候，就派遣一名使者前往他在法萨鲁斯的朋友那里去，请求他们沿途护送他和他的军队。因此，帕奈鲁斯、多鲁斯、希波洛奇达斯、托利劳斯和卡尔基斯人的代理人斯特罗法库斯，在阿凯亚的麦里提亚与他会合。在他们的护送下，伯拉西达继续前进；［2］在护送者中还有一些色萨利人，其中包括柏第卡斯的一位朋友，拉里萨的尼科尼达斯。事实上，没有人护送而想通过色萨利地区，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任何一支军队没有得到允许而通过邻邦的领土，在所有希腊诸邦中，都同样是需要谨慎从事的。除此以外，色萨利人民和雅典人总是友好相处的。［3］因此，如果色萨利人不是像当地的通常的情况那样，权力掌握在少数有势力的人的手中，而是实行民主制的话，那么，伯拉西达是绝对无法从那里通过的。当地的情况虽如此，但是伯拉西达在行至爱尼皮乌斯河畔的时候，还是遭遇某些反对党人，他们不许他继续前进，声称他没有得到全体人民的许可，这样做就是一种不友好之举。［4］护送他的人回答说，他们也不愿意违背人民的意旨而带领他们通过本地区；不过他既然意外地来到这里，他们是他的朋友，所以陪他一路走。伯拉西达自己也补充说，他是以色萨利及其居民的朋友的身份来的，他进军的目的是直指雅典人，因为他正和雅典人交战，而不是反对色萨利人；尽管他知道色萨利人和拉栖代梦人之间没有任何纠葛，彼此通过对方的领土是不会受到阻碍的。如果他们不愿意让他继续前进的话，他愿意停止前进，但事实上他又不能这样做，他只是请求他们不要阻止他的前进。［5］色萨利人听了这番话之后，就让开了；伯拉西达听了那些护送他的人的劝告，全速行军，未作停歇，以使色萨利人来不及召集更大的军队来阻止他。这样，当天他就从麦里提亚来到法萨鲁斯，在阿皮丹努斯河畔安营扎寨；他从那里前往法基昂，又从法基昂前往柏莱比亚。［6］到了这里之后，护送他的色萨利人回去了。柏莱比亚人是色萨利人的属民，他们把他带到狄昂，这是奥林匹斯山脚下的一个马其顿人的城镇，狄昂属于柏第卡斯王国的领土，面向色萨利。

79 伯拉西达就这样匆匆通过色萨利，阻止他前进的军队还没来得及召集起来，他就到了柏第卡斯那里和卡尔基斯。［2］伯罗奔尼撒的军队是叛离雅典的色雷斯诸城镇和柏第卡斯请来的，因为他们看到雅典的节节胜利而恐慌起来了。卡尔基斯人认为雅典远征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他们，那些尚未叛离的邻近诸城镇也秘密地派人去请伯罗奔尼撒人来；柏第卡斯虽然没有公开和雅典人交战，但是考虑到过去和雅典人的争端而惴惴不安，特别是他想征服林库斯之王阿利巴尤斯。［3］那时候拉栖代梦人作战不利，因而他们就比较容易地从伯罗奔尼撒请来这支军队。

80 因为雅典人不断地攻击伯罗奔尼撒，尤其是攻击拉栖代梦人的本土，拉栖代梦人认为，使雅典人撤离的最好的办法是派遣一支军队去进攻他们的同盟者，以资报复。特别是因为这些同盟者愿意给这支军队提供给养，并且正在请求拉栖代梦人的帮助以叛离雅典人。［2］拉栖代梦人也乐于有个适当的借口，派遣一些黑劳士出国，以防止他们发动暴动，因为目前派罗斯尚在敌人的控制之下。［3］事实上，黑劳士人数众多，顽强不屈，使拉栖代梦人害怕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他们所采取的大多数政策总是以防范黑劳士为基础的。他们甚至曾采取过这样的行动：他们发表公告，要求黑劳士从他们自己中间推选出那些自己认为在战争中表现最突出的人，暗示他们可以获得自由，其目的是作一个试探，他们认为首先要求自由的人，就是那些最勇敢的人，也是最有可能起来反抗其主人的人。［4］结果，他们大约推选出2000人，这些人头戴花冠，绕着神庙行走，自以为已获得自由。［5］可是不久以后，斯巴达人把他们全都除掉了；甚至在这些人中，每个人是怎样被弄死的，也没有一个人知道。因此，现在斯巴达人乐于派遣700名黑劳士，作为重装步兵随伯拉西达出征，其余的军队是以金钱在伯罗奔尼撒其他地方招募来的雇佣兵。

81 拉栖代梦人派遣伯拉西达出征，主要是由于他本人的要求，虽然卡尔基斯人也渴望他去；因为他在各方面的才干使他在斯巴达颇有声望，他在国外的功绩对于拉栖代梦国家也有很大的贡献。［2］这一次他对于这些城邦的正直而温和的行动，成功地使许多城邦叛离雅典，还利用内应取得其他一些地方。这样，当拉栖代梦人希望讲和（后来终于达成和解[6]）的时候，他们有地方提出来和雅典人所占领的地方相交换，同时使伯罗奔尼撒从战争的负荷中解脱出来。在这场战争的后期，在西西里远征之后，使雅典的同盟者中产生亲拉栖代梦情绪的主要原因是伯拉西达的勇敢和智谋—伯拉西达的这些品质，有些人是从亲身经历中得知的，有些人是因为听别人说而得知的。［3］他是第一位被派遣出来的、在各方面表现卓越而赢得赞誉的拉栖代梦人，因而使得人们相信，以后其他人也是和他一样的。

82 同时，雅典人听说伯拉西达抵达色雷斯，便立即向柏第卡斯宣战，他们认为伯拉西达的到来应由他负责，同时也更加严密地监视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同盟者。

83 伯拉西达率军抵达后，柏第卡斯立即把自己的军队和伯拉西达的军队联合在一起，向邻近的林库斯的马其顿人之王、布罗麦鲁斯之子阿拉巴尤斯发起进攻，阿拉巴尤斯和他不和，他想制服阿拉巴尤斯。［２］但是，当他的军队和伯拉西达行军至进入林库斯的峡道的时候，伯拉西达对他说，他想在作战之前，先去和阿拉巴尤斯商谈，力图说服他成为拉栖代梦人的同盟者。［３］但是阿拉巴尤斯自己提出，愿意承认伯拉西达为他们之间的仲裁者。和伯拉西达在一起的卡尔基斯人的使者也提醒他，为了保证柏第卡斯对他们的事务保持更大的热情，最好在开始的时候不要让柏第卡斯太占便宜了。［４］而且，柏第卡斯派往拉栖代梦的使者在拉栖代梦也谈到，柏第卡斯将使其周边的许多地方都加入拉栖代梦同盟，因此，伯拉西达认为他应当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处理阿拉巴尤斯的问题。［５］但是柏第卡斯回答说，他带伯拉西达到那里去的目的不是来做仲裁者，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的，而是来消灭他所指出的所有敌人的；同时他维持伯拉西达军队的一半的给养，而伯拉西达竟和阿拉巴尤斯谈判，这也是错误的。［６］但是，不管柏第卡斯的看法如何，伯拉西达还是违背柏第卡斯的意愿，与阿拉巴尤斯举行了会晤。他觉得阿拉巴尤斯的看法是可信的，遂率领他的军队从那里撤离，而没有侵入林库斯的领土。此后，柏第卡斯认为自己受了委屈，因此他只肯负担伯拉西达军队的三分之一的给养，而不肯负担一半了。

84 在同一个夏季里，快到葡萄收获季节的时候，伯拉西达又马不停蹄地率领自己的军队，和卡尔基斯人一起，去进攻阿堪苏斯，这是安德罗斯人的一个殖民地。［２］在如何对待伯拉西达的问题上，当地居民分为两派：一派是那些和卡尔基斯人一起邀请他来的人；另一派是普通民众。可是，他们担心他们在郊外的果实，所以听了伯拉西达的劝告，让他一个人进城来，在他们作出决定之前听听他所要说的话。因此，他们允许伯拉西达进城，出现在民众的面前。的确，作为一名拉栖代梦人，他绝对不是一个拙于言辞的人。他对阿堪苏斯的民众发表如下演说：

85 “阿堪苏斯人啊，拉栖代梦人派我和我的军队出来的目的，就是履行我们在战争之初所发表的宣言，即我们将和雅典人作战，以解放希腊。［２］如果说我们已经来迟了，这只是因为在我们自己国内的战争的进程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我们曾经希望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无须外援，就可以迅速制服雅典人，而不使你们有丝毫的冒险。

如今你们不要因为我们姗姗来迟而责难我们，只要有机会，就像现在这样，我们就来了。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将尽全力使雅典人屈服。［3］同时，我很诧异，因为你们紧闭城门不接纳我，我的到来也没有受到你们的欢迎。［4］我们拉栖代梦人认为我们是到那些需要我们的同盟者那里来的，这些同盟者，就是我们没有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心也是和他们联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克服千难万险，历经多日行军，穿越异邦人的领土，表现出极大的热情。［5］如果你们有不同的想法，或者阻挠使你们自己或其他希腊人获得解放的话，那将是一件可怕的事了。［6］因为它不仅仅是你们反对我的问题，我到其他地方去，那里的人民也不会与我联合，因为他们这样想：我首先到你们这里来—像阿堪苏斯这样重要的城邦，像阿堪苏斯人这样精明的人民，都不肯接受我。那样，我将无法向世人证明我来这里的真实目的；他们或者认为我所提出来的解放希腊是欺人之谈，或者认为我到这里来表现得懦弱无能，即使雅典人来进攻的话，我也不能保护你们。［7］但是当我率领这支军队去援助尼塞亚的时候，雅典人尽管人数占优势但仍不敢与之交战的正是现在这支军队；同样，他们不会派遣和他们在尼塞亚一样多的军队，渡海前来进攻你们的。

86 “至于我本人，我到这里来的目的，不是来危害希腊人，而是来解放希腊人的，我可以指出我国政府所宣布的最神圣的誓言，保证我所拉到我们一边的所有同盟国的独立；而且，我到这里来的目的，不是想利用武力或阴谋手段以求与你们建立同盟，而是想与你们联合起来，反对你们的主人—雅典人。［2］因此，在我申明这个最神圣的保证之后，你们不应当再对我心存疑虑了，也不应当怀疑我保护你们的能力了。我认为你们应当毫不犹豫地和我站在一起。［3］如果你们中间也许有人暗暗地害怕某些人，担心我把这个城邦交给这个党派或那个党派，这些担心是完全没有理由的。［4］我到这里来，不是想袒护你们的这个党或那个派，我也认为如果我忽视你们的祖制，使少数人奴役多数人，或者使多数人奴役少数人的话，那不是给你们真正的自由。［5］这种统治将比受外族人的统治还要严酷，而我们拉栖代梦人的辛勤劳绩也不会使人感激。我们所得到的将不是声誉和光荣，而是被人谴责。那样的话，我们自己所犯下的正是我们所谴责雅典人的，即我们所以与他们战斗到底以反对的那些恶行；这些恶行在我们身上比在那些从来没有宣布自己的美德的人身上，将会更加可恨。［6］因为利用伪善的欺骗手段取得优势，至少对于有声誉的人们来说，比之公开地利用武力更为可耻。因幸运而获得势力的人实行侵略倒还算有点正当理由，而另一种进攻的方式则完全是非正义的阴谋诡计。

87 “因此，我们拉栖代梦人极其慎重地恪守这一原则；除了我们

所立下的誓言以外，你们可以得到更加有力的保证，是把我们所说的言辞和具体的行动来比照一下，你们一定会确信，我们的言行是一致的。

［2］“对于我的这些建议，如果你们说你们没有能力做到，但是对我们有友好的感情，因此你们不应该因拒绝我的建议而受到伤害；如果说在你们看来，自由并不是一个没有风险的东西，它只能给予那些能够接受它的人们才是对的，而不能违背他们的意愿，强加于他们身上，那么，我将呼吁你们本地的诸位神祇和英雄作证，我到这里善意地帮助你们，却未能说服你们，我将蹂躏你们的土地，尽我所能强迫你们倒向我们这一边来。［3］到了那种地步，我就不会认为我做错了。我认为我有两个正当的理由，使我不得不这样做：其一，如果你们不肯和我们联合在一起的话，我们将不许你们缴纳贡金给雅典人，以使拉栖代梦人免遭你们—他们的朋友—的伤害；其二，我应当不许你们阻挠希腊人摆脱雅典人的羁绊。［4］不然的话，我们就完全没有权利做我们现在想做的一切事情了。除了着眼于某些共同的利益以外，还有什么能迫使我们拉栖代梦人去解放那些自己不愿意获得解放的人们呢？［5］我们并不企求建立帝国，我们要努力去推翻帝国；如果我们允许你们阻碍我们实现使全希腊人获得独立保证，那么我们就损害了大多数人的利益了。［6］因此，请你们考虑我所说的话，作出明智的决定，努力开创希腊独立运动，保持你们自己永久的光荣。这样，你们将使你们自己的财产免受损失，使你们整个城邦赢得荣誉。”

88 这就是伯拉西达的演说。阿堪苏斯人经过双方充分的发言讨论之后，举行秘密投票；他们受到伯拉西达的热情洋溢的发言的影响，他们还担心他们田地里的收成，于是大多数人决定叛离雅典人；他们首先要求伯拉西达保证他自己所说的，就是拉栖代梦当政者派遣他出来的时候所立下的誓言，保证所有他争取过来的同盟者的独立，然后才允许他们的军队进城。［2］不久之后，安德罗斯的殖民地斯塔吉鲁斯[7]，也效仿阿堪苏斯人而叛离了雅典。以上就是这个夏季所发生的事件。

89 接下来在冬季刚刚开始的时候，[8]波奥提亚的一些地方原来是准备移交到雅典将军希波克拉特斯和德摩斯提尼手上的；德摩斯提尼率领他的舰队前往西弗艾，而希波克拉特斯前往德里昂。可是，他们把自己动身的日期弄错了。德摩斯提尼首先率阿卡纳尼亚人和那个地区的许多同盟者的军队前往西弗艾，结果无功而返。这个阴谋早已被来自法诺提斯的一位名叫尼科马库斯的佛基斯人泄露给拉栖代梦人，拉栖代梦人又转告波奥提亚人。［2］因此，波奥提亚各地的援

军都汇集到一起—而希波克拉特斯尚未到那个地区以分散他们的兵力—他们预先占据着西弗艾和凯罗尼亚；参与这个阴谋的人知道出了这个错误，不敢在城中采取任何行动。

90 同时，希波克拉特斯带着从雅典公民、雅典的麦特克以及城里的异邦人中所招募起来的军队到达德里昂。但是他来得太迟了，波奥提亚人此前已从西弗艾撤回。他和他的军队驻扎在那里，开始在德里昂的阿波罗神殿以如下方式设防：［2］他们在神庙和圣地的周围挖掘壕沟，用挖掘出来的土方建筑城墙，沿着城墙竖立木桩；他们把神殿周围的葡萄藤砍下来，和石头、砖头一起填塞进去，这些砖是从他们附近的房屋上拆取来的。简单地说，他们尽一切努力把要塞筑得高些。在必要的地方以及神庙建筑物防卫不够的地方（那里有一块地方的柱廊已经坍塌），他们建筑木塔。［3］他们在离开雅典后的第三天就开始工作，第四天继续工作，直到第五天中午时，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这时，他们的军队启程回国，离开德里昂大约有10斯塔狄亚[9]。大部分轻装步兵继续从那里一直往前走，而重装步兵则停下来休息了。希波克拉特斯还在德里昂，正忙于排兵布哨，指挥完成尚未完工的部分外围防御工事。

91 在这些日子里，波奥提亚人正调集其军队来到塔那格拉。当各城邦的分遣队到了这里的时候，他们发现雅典人已经动身回国了。波奥提亚同盟官（他们共有11名）中有10名反对交战，因为雅典人已经不在波奥提亚境内了。当雅典人停下来歇息的时候，他们大概刚刚越过奥罗皮亚的边界。但是，来自底比斯的一位同盟官，埃奥拉达斯之子帕冈达斯（底比斯的另一位同盟官是吕西马奇达斯之子阿里安西德斯），他是当时指挥全军的总司令，他主张交战，认为这个冒险是值得的。他把一个一个中队召集到他的面前来，使他们不至于马上离开他们的武器，鼓励他们向雅典人进攻。他从主战的角度出发，发表如下演说：

92 “波奥提亚人啊！作为你们的将军，我们中间任何人的心目中都绝对不应该有这样的念头，即除非我们与雅典人在波奥提亚境内遭遇，否则就不应与他们交战。他们越过边界，来到这里，他们在这里已经建筑了一个设防的据点，他们的用意是来蹂躏波奥提亚的土地的。因此，我认为，他们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我们能追上他们，哪怕是在他们来危害我们的出发之地追上他们，无疑地，他们仍然是我们的敌人。［2］如果在目前你们中间有任何人认为不去招惹雅典人是更安全的话，那么，他应该摈弃这个念头。当受到攻击的人们自己的国土处于危险之中的时候，他不能只考虑慎重行事。只有那些安享自己既得利益，并且处心积虑地攻击邻人，以贪求更多利益的人们才

要慎重行事。［3］你们的传统是将异邦入侵者拒之境外，不管它是在你们境内或在任何邻近地区。现在入侵者是雅典人，我们就更要这样做了，因为他们和你们相毗邻。［4］在邻邦之间的一切关系中，势力的平等始终是自由的保证；对于那些企图奴役邻邦，甚至企图奴役更远的城邦的国家，我们只有作战到底。让我们看看一水之隔的优波亚人，看看希腊的其他大多数地区的例证，我们相信，别的城邦是为了边界问题而不得不与邻邦作战。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我们被征服了的话，那么，根本就不会有什么边界纠纷了，因为全国只有一个边界了，而他们将直接来到这里，把我们所有的一切用武力夺去。

［5］“因此，和雅典人做邻居比之其他人要危险得多。同时，那些对于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而进攻其邻人的人们，正如现在的雅典人一样，他们通常是更加大胆地进攻那些按兵不动的只在自己境内防卫的对手。但是如果他们发现有人出来和他们在境外作战，乘机首先发动进攻的时候，他们就缺乏这样来进行搏杀的准备了。［6］雅典人自己向我们展示了这一点：在我们由于内部纷争致使他们占领波奥提亚期间，我们在科罗尼亚打败了他们，[10]我们的这次胜利，保证了波奥提亚地区的安全，直至今日。［7］我们应当记住这件事情，我们当中年纪老一点的人们应当按照他们过去的行动去做，而年纪轻一点的人们（他们是当年那些英雄的儿子们）应该努力，不要给他们遗留给你们的勇敢声誉带来耻辱。我们相信，遭到他们亵渎而占据的神庙的神祇会佑助我们，我们也相信我们在奉献牺牲时会出现吉兆。那么，让我们勇往直前，杀向敌人，向他们表示：他们只有进攻那些不打算自卫的人们，才能够取得他们想得到的东西；至于进攻那些始终要为城邦的自由而战，而且从不非正义地奴役别人的人们，不打一仗是不会让他们溜掉的。”

93 帕冈达斯慷慨激昂的陈词，说服了波奥提亚人去攻击雅典人。天色已晚，他迅速率军出动，全军开拔。当他接近雅典人的时候，就在与雅典军队一山之隔的地方停了下来，这座山使他们和雅典人彼此不能看见。他就在这个地方把他的军队列成阵势，准备战斗。［2］同时，希波克拉特斯在德里昂得知波奥提亚人正在向他进攻的时候，就命令他的军队列成阵势；不久，他自己来了。他留下大约300名骑兵驻守德里昂，以防敌人的进攻，同时等待机会来参加对波奥提亚人的战斗。［3］波奥提亚人分出一支军队专门来对付这支雅典军队。一切安排停当，他们在山顶上出现，列成准备作战的阵势。他们有7000名重装步兵，1万多名轻装步兵，1000名骑兵和500名轻盾兵。［4］底比斯人及其同盟者在右翼，哈利阿图斯人、科罗尼亚人、科派亚人和滨湖[11]地区其他人位居中央，泰斯皮亚人、塔那格拉人和奥科麦努斯人在左翼，骑兵和轻装步兵位于两翼的终端。底比

斯人列成纵深25盾[12]的队形，其他军队列成各种不同的队形。［5］这就是波奥提亚军队的兵力和布阵情况。

94 在雅典方面，重装步兵列成纵深8排的阵列，部署在整个前线，人数和敌军的重装步兵相当，骑兵列在两翼。战场上没有常规武装的轻装步兵，雅典也没有这类军队。参加这次入侵的雅典轻装步兵，虽然其人数是敌人轻装步兵的许多倍，但是他们大部分只是跟着武装不完备的军队，作为雅典公民和异邦人军队的一部分，已经启程回国，所以留在军队里面的轻装步兵也就寥寥无几了。［2］现在两军都摆开阵势，正准备交战了。将军希波克拉特斯检阅雅典的军队，发表演说，激励他们：

95 “雅典人啊，我对你们只想说短短的几句话，因为对勇敢的人讲话，是无须多说的。我只是想提示你们，不是训示你们。［2］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不要觉得我们身在他乡，就以为我们这次冒险是和我们没有重大关系的。我们虽然是在他们的境内作战，但是我们将为保卫我们的国土而战。如果我们胜利了，伯罗奔尼撒人得不到波奥提亚骑兵的帮助，就绝不会再侵略你们的国土了。在同一次战役中，你们不仅将赢得波奥提亚的土地，同时还赢得了阿提卡的自由。［3］你们都自豪地作为希腊第一城邦的公民，人人都以她为自己的祖国而感到骄傲。曾几何时，你们的父辈们在米隆尼德斯的统率下，在奥诺斐塔[13]击败过他们，并因此而成为波奥提亚的统治者。[14]因此，你们应该以这样一个城邦的精神，像你们的父辈们那样，勇往直前，和他们会战吧！”

96 希波克拉特斯发表这篇激发士气的演说时，沿着队列行走，刚走到队列中部，就不能再往前走了。因为这时波奥提亚人在帕冈达斯匆匆向他们发表演说之后，高唱战歌，开始从山上向下面进攻了；雅典人上前接战，两军跑步相迎。［2］双方的两翼终端没有接触，因为双方皆为暴涨的河水所阻隔。但是在其他各处，双方短兵相接，战斗异常激烈。［3］波奥提亚人的左翼直到中央，被雅典人打败了。在这里，泰斯皮亚人的损失尤为惨重，因为在他们两侧的军队都败下阵来，他们被围在一个狭窄的地域内，在肉搏战中被杀死了；有些雅典人在这里也被自己的军队所杀，因为在包围过程中，双方混战在一起，把自己人当作敌人给误杀了。［4］在这部分阵地上，波奥提亚人被击败了，他们退到那些仍在坚持战斗的自己的队伍中去了。但是，在右翼，底比斯人占据优势，起初他们迫使雅典人后撤，接着更是步步紧逼，继续施加压力。［5］碰巧帕冈达斯看到他的左翼处境不妙，便派遣两个骑兵队绕到山后，雅典人对此却一无所知。当他们突然出现的时候，引起已经获胜的雅典右翼军队的惊慌，雅典人以

为是另一支军队来向他们进攻了。［6］这样，雅典军队的两部分阵线因为惊慌而发生混乱，他们的阵线被不断向前推进的底比斯人突破，于是雅典全军开始溃逃。［7］他们有的向德里昂和海边逃跑，有的向奥罗浦斯逃去，有的向帕涅斯山逃去，或者逃向任何他们认为有安全希望的地方。［8］波奥提亚人追杀他们，尤其是波奥提亚的骑兵在追杀他们，这支骑兵由波奥提亚人和罗克里斯人组成，他们在雅典军队刚刚开始溃退的时候就追上了他们。但是，夜幕降临，他们未能继续追击，败方将士比较容易地逃掉了。［9］次日，奥罗浦斯和德里昂的军队由海路回国，留下一支军队驻守德里昂。雅典人虽然战败，但德里昂仍在他们手里。[15]

97 波奥提亚人竖立了一块胜利纪念碑，收回了他们阵亡者的尸体，剥掉敌人的阵亡者衣服，留下一个卫队守着。他们返回塔那格拉，计划进攻德里昂。［2］同时，雅典人派出的传令官来这里请求收回雅典阵亡者的尸体，他在途中遇着波奥提亚的传令官。波奥提亚的传令官对雅典的传令官说，在他（波奥提亚的传令官）完成自己的任务返回[16]之前，雅典的传令官是不会达到目的的，所以他要雅典的传令官回去。于是波奥提亚的传令官到雅典人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波奥提亚人认为，雅典人做错了，违犯了希腊人的法律。［3］因为全体希腊人都遵守这样的惯例，侵入别国者不得侵犯该国的神庙。但是雅典人在德里昂设防，并且至今还驻扎在德里昂。他们在那里做了人们只能在非神圣的地方做的一切事情；那里的水，除了用于与献祭有关的祓除仪式以外，波奥提亚人是绝对不许接触的，而雅典人汲取那里的水来作日常用途。［4］因此，为了神祇，同时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波奥提亚人以在这个地方受到崇拜的神祇和阿波罗的名义，警告雅典人，自己主动离开神庙，如果他们还指望取回他们自己阵亡者的尸体的话。

98 波奥提亚的传令官说了这番话之后，雅典人派遣他们自己的一名传令官来到波奥提亚人那里，他说：雅典人没有做过任何有损于神庙的事，他们今后也不愿意损坏这座神庙；他们占领这座神庙，原来并没有这种用意，只是利用这个神庙来自卫，以抗击那些真正要侵犯它们的人。［2］按照希腊人的法律，任何人征服一个地区，无论这个地区是大还是小，该地区内的神庙也总是同时为他所占有，他也有义务尽可能地维持通常的宗教典礼；［3］波奥提亚人自己以及其他大多数人，也曾经驱逐一个地方的原有居民，而以武力占领那个地方，他们原先所袭击的异邦人的神庙，现在被他们作为自己的神庙而占据着。［4］如果雅典人能够征服波奥提亚更多的土地的话，这个原则对于雅典人还是适用的。事实上，他们把所占领的地区视为他们自己的，他们是不会心甘情愿地离开的；［5］至于搅扰圣水的问

题，这是出于不得已，而不是由于缺乏宗教情感；他们为了自卫，不得不利用它，以反击首先入侵阿提卡的波奥提亚人。［6］另外，在战争和危险的压力下所做的事情，神祇也会宽恕的，否则为什么神祇的祭坛会成为非故意犯罪者请求庇护的场所呢？真正犯法的人不是那些为情势所迫而采取某些过激行为的人，而是那些没有必要作恶而作恶的人。［7］简单地说，波奥提亚人想以死者的尸体交换神庙，而雅典人不肯为了收回那些他们有权力收回的东西而放弃神庙，显然是波奥提亚人在更大程度上不敬神。［8］因此，他们必须从波奥提亚撤退的条件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他们的所在地已经不是在波奥提亚，而是在雅典人以武力攻取的地方了。波奥提亚人所要做的，是根据祖先的惯例，允许雅典人根据休战和约，收回死者的尸体。

99 波奥提亚人回答说，如果雅典人在波奥提亚境内的话，他们应当在退出波奥提亚后才能收回死者的尸体；如果雅典人在自己的领土上，他们尽可能随心所欲地去做。因为他们知道，尸体恰好在奥罗皮亚地区（战事发生在边境上），尽管该地区是属于雅典人的，但是雅典人不得到波奥提亚人的允许，是不能够收回死者的尸体的。另外，波奥提亚人觉得没有理由给予一个在雅典领土内实施的休战和约，但他们认为这样回答是公平的："你们只有退出波奥提亚，才能够取得你们想要的东西。"雅典的传令官听到这个答复以后，没有达到此行的目的就回去了。

100 同时，波奥提亚人马上派人前往马利亚湾，要那里派遣标枪手和弹石手来，此役之后，他们还得到2000名科林斯的重装步兵的增援，从尼塞亚撤退的伯罗奔尼撒驻军和一些麦加拉人也来援助他们。他们率领这支军队向德里昂进攻，袭击德里昂要塞。他们使用各种方法进攻，最后用一种机械攻占了这个要塞。这种机械的构造是这样的：［2］他们把一根很大的树梁从中间锯作两部分，分别把它们从中间凿通，然后再把它们紧密地合拢来，像一根管子一样。树梁的前端，用铁索系着一口大锅，从树梁中间的空洞处伸出一根铁管，弯曲着插入锅中。树梁的表面上大都以铁皮包裹。［3］他们把这个机械从相当的距离外，用马车运往主要由葡萄藤及其他木材所建成的那段城墙下。当机械靠近城墙的时候，他们把巨大的风箱插入树梁的后端，鼓风入内。［4］铁管里的风直吹入锅内，锅内是装满了已经引燃的木炭、硫磺和松脂的。于是产生巨大的火焰，使城墙燃烧起来，守城者无人能坚守岗位了。他们弃城而逃，因此要塞就这样被攻占了。［5］要塞的驻防军有些被杀死，200人被俘虏，其余的大部分登上他们的舰船，逃回国内。

101 在上次战役后17天，就在德里昂刚刚被攻陷以后，雅典的传

令官又来请求收回阵亡者的尸体，他还不知道德里昂所发生的事。现在波奥提亚人把尸体交还给他，没有和上次那样回复他了。［2］在那次战役中，波奥提亚人的阵亡者将近500人，雅典人将近1000人，包括他们的将军希波克拉特斯在内，另外还有许多轻装部队和运输辎重的人也阵亡了。［3］此役后不久，德摩斯提尼由于在航往西弗艾[17]与当地内应谈判中未取得任何结果。就率领他舰船上的军队（阿卡纳尼亚人和阿格赖亚人的军队以及400名雅典重装步兵），力图在西基昂境内的海岸登陆。［4］但是当他们的舰船尚未全部到达岸边的时候，西基昂人蜂拥而至，把已经登陆的军队打败，把他们驱逐回船上，雅典军有些被杀，有些被俘。之后，西基昂人竖立一块胜利纪念碑，根据休战和约，把死者的尸体归还给雅典人。［5］大约与德里昂战役同时，奥德里赛人的国王西塔尔克斯[18]去世，他曾经率军进攻特里巴利人，[19]但是被打败。他的侄子，斯巴拉多库斯之子修西斯[20]继承了奥德里赛人的王国和西塔尔克斯所占有的色雷斯的其他土地。

102 在同一个冬季里，[21]伯拉西达和他的色雷斯同盟军进攻安菲波里斯，安菲波里斯是斯特里梦河畔雅典人的殖民地。［2］过去曾经有人试图在现在这个城市的所在地建立殖民地—米利都人阿里斯塔哥拉斯，[22]在从波斯国王大流士那里逃出来以后[23]，想在那里建立殖民地，但是被爱多尼亚人驱逐了。32年后[24]，雅典人派遣他们自己的公民和其他地方的志愿者1万人[25]，也试图到那里去移民。但这些人在德拉卑斯库斯被色雷斯人歼灭。［3］29年后[26]，雅典人又派遣远征军到那里去，以尼基阿斯之子哈格浓为殖民地的首脑。他们驱逐了爱多尼亚人，定居在那里。这个地方以前叫作恩尼亚·荷多伊或“九路”。他们以爱昂为基地，这是他们进行贸易的海港，位于河口，离现在的城市25斯塔狄亚[27]。哈格浓称这个城市为安菲波里斯[28]，因为它的两面都被斯特里梦河包围着，他建筑的这个城市使它从海上和陆上都可以被明显地看到。在大陆上，他建筑了一条城墙，横过河曲，使整个城市完全被围护起来。

103 现在，伯拉西达从卡尔基斯的阿涅出发前来攻打这个城市。傍晚，伯拉西达到达阿乌龙和布罗米斯库斯[29]，即波尔布湖水注入海中的地方。他在那里用过晚餐后，夜里继续行军。［2］当时，寒气凛冽，空中飘着小雪。因此，这更促使他加速行军，如果可能的话，他可以使安菲波里斯城的每一位居民都大吃一惊，那些准备做内应的人除外。［3］策划这个阴谋的是安德罗斯的殖民地阿吉鲁斯的一些人，他们住在安菲波里斯城里，还有其他一些人和他们一起行动，这些人不是被柏第卡斯就是被卡尔基斯人拉拢过来的。［4］但是这个阴谋的主要策划者是阿吉鲁斯本城的居民，他们住在附近，总

是被雅典人猜疑，是雅典的不公开的敌人。现在，这些人看到机会出现了，伯拉西达已经到来，他们已经和住在安菲波里斯城里的本国同胞密谋了很长的时间，想出卖安菲波里斯。现在他们欢迎伯拉西达进入阿吉鲁斯，随即就叛离了雅典。当天晚上，他们带着伯拉西达来到通向安菲波里斯的桥上。安菲波里斯离该桥还有一段距离，当时的城墙还没有像现在一样直抵桥边。［5］桥上仅有少量守军。伯拉西达轻而易举地击溃了这支守军，一则因为守军中有叛变者，二则因为他们没有料到在风雪之夜会有人发动突然袭击。这样，伯拉西达通过这座桥，一下子占领了安菲波里斯城外的所有财产，因为安菲波里斯人是散居于城外的。

104 伯拉西达通过那座桥完全出乎安菲波里斯城里人民的意料；城外的人，有许多人被俘，有些人逃入城里。这一切在城里公民中间引起极大的混乱，特别是使他们彼此都不信任。［2］甚至有人说，如果伯拉西达继续前进，直接攻城，而不让军队转到别处去劫掠的话，很可能当时就可以攻下这个城市了。［3］但事实上，他在蹂躏了城外的乡村之后，发现城里的内应依然没有动静，就把他的军队驻扎在那里，按兵不动。［4］同时，反对出卖城市的党派人数众多，他们完全能够阻止打开城门。他们与雅典派来防守这个地方的将军攸克利斯商定，派人到色雷斯的另一位将军，本书的著者、奥洛鲁斯之子修昔底德那里，请求援助。当时，修昔底德在塔索斯，这是帕洛斯人的一个殖民地，离安菲波里斯城约半日航程。［5］他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率领属下的7艘舰船起航。他的首要目的，是及时赶到安菲波里斯，使这个城市不至于陷落；如果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无论如何也要营救爱昂。

105 同时，伯拉西达担心海上援兵将从塔索斯驶来，他又听说修昔底德在色雷斯的那个地区拥有开采金矿之权，因而对大陆上的居民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他想尽快地占领这个城市，如果可能的话，在修昔底德赶到之前占领这个城市；因为他害怕修昔底德一到，安菲波里斯的民主党人便指望他会同来自海上和色雷斯的诸同盟者的军队一起来拯救他们。如果是那样，他们就会拒不投降的。［2］因此，伯拉西达提出温和的条件，他宣布：凡是愿意投降的人，不论是安菲波里斯公民也好，侨居的雅典人也好，都可以居留在那里，仍可拥有他们的财产，享有完全的自由；凡是不愿意留在城内的，可以在五天之内带着他们的财产离开安菲波里斯城。

106 城里居民听了这个宣告之后，大都开始改变主意了。特别是因为城里雅典人为数甚少，而大多数是来自四面八方的移民，城外的俘虏中有许多是与城里居民有亲戚关系的。他们发现，这个宣言的内

容与他们所预先害怕的事情比较起来还算公平；雅典人也很乐于离开此地，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所冒风险比其他人都要大些，再说他们预料自己没有那么快就会得救的。一般民众普遍感到满意的是，他们依然保有公民权利，而他们又出乎意料地化险为夷了。［2］现在，那些和伯拉西达私通的人看到民众的情绪已经发生改变，便公开地出来支持伯拉西达的建议，他们不再听从在那里的雅典将军的话了。这样，双方达成协议，他们根据上述宣言上的条件允许伯拉西达进城。［3］他们就这样放弃了安菲波里斯城。当天傍晚修昔底德率其舰船进入爱昂港时，［4］伯拉西达刚刚攻占安菲波里斯。当天夜里，他就准备攻打爱昂了。如果修昔底德的舰队不全速赶到那里的话，在黎明的时候，爱昂可能就已经落入他的手里了。

107 之后，修昔底德着手安排爱昂的防御工作，以保障其安全，如果伯拉西达现在或以后发动攻击的话。［2］同时，他还同意让所有那些根据和约条款[30]规定已决定从安菲波里斯撤出来的人进入爱昂城内。同时，伯拉西达突然带着许多舰船顺流而下，驶往爱昂，看他是否可以夺取从城墙边突出来的海角，以便控制入口。同时，他还从陆地发动攻势，但是他在海上和陆上的进攻均被击退，于是便不得不回去处理安菲波里斯及邻近地区的事务去了。［3］爱多尼亚的一个城镇米金努斯，也倒向他那一边了，这事发生在爱多尼亚国王皮塔库斯被哥亚克西斯的儿子们和他自己的妻子布劳洛杀害之后。不久，塔索斯人的殖民地加利普苏斯和奥西米也倒向他那一边去了。伯拉西达刚刚攻取安菲波里斯，柏第卡斯就来到这里，[31]参与安排有关事务。

108 安菲波里斯落入敌人之手的消息，在雅典引起很大的恐慌。这个地方不仅可以提供建造舰船所用的木材，还可以从这里得到金钱收入，这些对于雅典都是很有用的；而且，虽然拉栖代梦人有色萨利人做向导，到达了斯特里梦河一带雅典的同盟者那里，但是只要他们未能控制桥梁，他们就不可能再进一步扩张，因为在面向爱昂的一面，他们要受到雅典舰船的监视，在陆地一面，又有河水积聚而成的宽阔湖面相阻隔。现在则相反，通道似乎畅通无阻了。雅典人还害怕同盟者的叛离，因为伯拉西达的一言一行都表现得十分温和，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都宣称他的使命是解放希腊。［3］一些臣属于雅典的城邦听到了安菲波里斯失陷的消息，听到了他对安菲波里斯所提出的条件，又听说伯拉西达举止文雅，他们非常渴望改变现状，便秘密地派使者到伯拉西达那里，恳求他到他们的境内来，每个城邦都争先恐后地想叛离雅典。［4］的确，他们认为这样做似乎是毫无危险的，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雅典的实力有多强大，他们对雅典实力估计的错误就有多大。他们的判断更多的是出自他们无知的愿望，而不是根

据任何确当的意见作出的；因为凡人都会有这样一个习惯，对于他们渴求得到的东西，他们总会把它寄托于一种轻率的希望，而对于他们所不想要的东西，则会用充足的理由加以拒绝。［5］此外，雅典人新近在波奥提亚遭到重创，伯拉西达说，雅典人在尼塞亚甚至不敢和他本人在那里所率领的军队交战，[32]这句话虽然是欺人之谈，但是很有煽动性。这一切使他们有了信心，使他们相信雅典不会派军队来对付他们。［6］但是最使他们甘愿冒任何危险的是当时的乐观情绪，以及他们第一次发现拉栖代梦人真正鼓起勇气行动起来了。雅典人当然注意到了这些情况，虽然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得到情报，而且又是在冬季，但是他们尽可能向各城市派遣驻防军。而伯拉西达也派人前往拉栖代梦，请求再派一支军队去增援他，同时开始在斯特里梦河上建造三列桨战舰。［7］可是，拉栖代梦人并未派去一兵一卒，这部分是因为拉栖代梦的主要人物忌妒他，部分是因为他们真正的愿望是想收回在岛上[33]被俘的人员，并且结束战争。

109 在同一个冬季里，[34]麦加拉人收复了雅典人所占领的他们的长城，[35]他们把长城夷为平地。伯拉西达在攻占安菲波里斯后，又率领他的同盟者进攻阿克特，［2］这是一个由向内弯曲的波斯国王的运河[36]伸展出来的一个海角，海角的尽端是阿索斯高山，濒临爱琴海。［3］这个海角上的城镇有安德罗斯人的殖民地萨涅，该城靠近运河，位于面向优波亚的海岸上，其他城镇有泰苏斯、克里奥尼、阿克罗索伊、奥罗菲克苏斯［4］和狄昂，后面这些城镇居住的都是混杂的非希腊语部族，他们所说的是两种语言。他们当中有一小部分卡尔基斯人，但绝大多数是皮拉斯基人——属于第勒尼安族[37]，他们过去是住在列姆诺斯和雅典的[38]——比萨尔提亚人、克里斯托尼亚人和爱多尼亚人；这些城镇都是很小的。［5］它们当中的大多数都倒向伯拉西达一边去了，但是萨涅和狄昂坚决反对他，他带着他的军队在这两个地方破坏它们的土地。

110 既然他们不肯屈服，伯拉西达就立即率军去进攻卡尔基狄克的托伦涅[39]，这个城市由雅典驻军把守。城内有极少数人召请他来，准备把这个城市出卖给他。他在黎明前的黑暗时刻赶到那里，带着他的军队停留在狄奥斯库里兄弟神庙[40]附近，离城约3斯塔狄亚[41]。［2］雅典驻军和托伦涅的其他居民完全不知道他来了，只有那些和他私通的人知道他会来的（有极少数人秘密地出城与他相会），他们派人守望着，等待他来。当他们得知他已经到了的时候，就马上引导7个轻装的人，带着匕首进入城内。原先派定20人做这项工作，但是只有奥林苏斯人吕西斯特拉图斯所率领的那7个人才敢进城来。他们经过面临海滨的城墙而没有被发觉，杀死守卫在城市（该城市坐落在一个小丘上）最高处的驻军，打开了面向卡那斯特莱昂海角一边

的后门。

111 同时，伯拉西达率主力部队稍稍向城市推进了一点，又停下来了。他派遣100名轻盾兵在前面，准备在任何一道门打开和约定信号发出的时候，他们就首先冲进去。［2］这些轻盾兵等了一些时候，不知道内应迟缓的原因，他们就陆续来到城下。城内私通敌人的人和那些已经进了城的人正在安排有关事务。他们拆掉后门，截断通到市场去的大门的门闩，把大门打开，首先引导附近一些军队从后门进城，这样，他们从后面以及两侧突然进攻，可以引起城内那些不知事情真相的公民很大的恐慌。于是他们按照事先的约定，燃起烽火信号，并把其余的轻盾兵从通向市场的几道大门带进城内。

112 伯拉西达看到信号，马上命令他的军队起来，跑步前进。他们齐声高喊，引起城内居民很大的恐慌。［2］有些人从城门径直冲入城内，有些人沿着倚靠在城墙边的方块木料爬上城墙（这些方木块是用来托运石头，以重建那部分坍塌了的城墙的）。［3］伯拉西达和他的大多数将士一直跑上山丘，到达该城较高的地方，以使他完全有把握从底到顶占领整个城市，而其余的军队[42]则分散在城中各处。

113 托伦涅就这样被攻下来了，托伦涅的大多数居民处于混乱之中，根本不知道这个阴谋的情况。［2］但是那些充当内应的人以及同情他们的人马上就和入城者联合在一起了。当时大约50名雅典重装步兵，碰巧睡在市场上，他们得知发生事变后，有少数人在交战中被杀，其余的大多数都逃走了，有些是从陆地上逃走的，有些则乘着正在那里巡逻的两艘舰船，逃往列吉苏斯去了；列吉苏斯是他们自己驻守的一个要塞，在城市的一角，突入海中，有一个狭窄的地峡与城市相隔绝[43]。［3］托伦涅人中那些亲雅典分子也逃到这个要塞里去了。

114 天亮以后，伯拉西达已经把城市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于是他向那些和雅典人一起逃亡的托伦涅人发布公告，邀请所有愿意回来的人回来，保证他们仍享有公民权和自己的财产。他又派遣一名传令官到雅典人那里去，要求他们退出列吉苏斯，因为这是卡尔基斯人的领土，并且说，他们可以根据休战和约，带着他们的财产离开。［2］雅典人拒绝接受这个建议，但是请求一天的休战，以便收殓他们的阵亡者。伯拉西达给他们两天的休战时间；在这两天中，伯拉西达把附近的房屋设防，而雅典人也在原地加强自己的工事。［3］同时，伯拉西达召集托伦涅人开会，会上他发表了和他在阿堪苏斯的内容一样的言论。[44]他说，千万不要把那些帮助他们攻取托伦涅的人当作坏人，或把他们视为卖国贼，因为他们既不是为了奴役这座城

市，也不是因为受贿而这样做的，他们是为了托伦涅人的利益，为了它的自由才这样做的。那些没有参加这项工作的人也不要以为自己不会同样地享受其成果，因为他到这里来的目的不是想危害这个城市，也不是想危害某些个人。［4］事实上，这正是他为什么对那些和雅典人一起出逃的人发布公告的原因。他不认为他们的那些和雅典人友好的人就是坏人；他相信，只要他们接触拉栖代梦人，他们就会同样地和拉栖代梦人友好的，甚至要更加友好，因为拉栖代梦人的所作所为比雅典人要更加公道；只是由于他们缺乏亲身体验，所以现在还惧怕拉栖代梦人。［5］同时，他劝他们都要准备做他的忠实的同盟者，并且要对今后他们所做错的事情负责任。至于过去，他并不认为他们对拉栖代梦人造成过损害，而是其他比他们更强大的城邦[45]对他们造成过危害；在那种情况下，托伦涅人反对他是可以原谅的。

115 他发表演说，鼓舞他们的士气之后，一到休战期满，他马上进攻列吉苏斯。雅典人的防御工事是一道建筑得很粗陋的城墙和一些房屋的矮墙。［2］第一天，雅典人打退了敌人的进攻；第二天，敌人用一个机械来进攻，他们想用机械把火投到木筑的那部分城墙上；他们已经把军队调集到他们所认为这个机械最能发挥效力的地方和要塞最容易轰击的地方。为了对付这个威胁，雅典人在对面屋顶上修筑了一个木塔，他们把许多大瓮大桶的水和大块石头运人塔中，许多人爬上塔去。［3］但是由于负荷过重，房屋不能承受，哗啦一声，房屋突然垮塌下来。那些在现场附近看见房屋垮塌的雅典人既恐慌，更焦急；但是那些离现场较远的人，尤其是那些离现场更远的人，以为他们的防御工事已经在这里被突破了，他们马上逃往海滨，逃到他们的舰船上。

116 伯拉西达看到他们放弃了矮墙，知道战事的进展情况。他领导他的军队向前冲杀，马上攻占了这个要塞，把他在里面所发现的人全部杀死了。［2］雅典人就这样撤出了这个地方，乘着他们的战舰和运输船，渡海前往帕列涅去了。当时在列吉苏斯有一个雅典娜神庙，伯拉西达在开始发动进攻的时候，曾经宣布：第一个登上城头的人，将可以得到30明那的奖金。现在伯拉西达认为，攻取列吉苏斯乃是由于神助，而不是由于人力，因此他把30明那献给女神，以为神庙之用；他下令拆毁列吉苏斯要塞，清理了这个地方，把全部土地都献给女神。［3］在这个冬季的其余的时间里，他对那些已经取得的地方的事务加以整顿，同时筹划下一步对其他城邦的行动。这样冬季结束了，战争的第八年也随之终结。

117 翌年[46]初春，拉栖代梦人和雅典人订立了一个一年休战和约。雅典人认为，这样，伯拉西达就不能够再唆使他们的属邦叛离，

转投到他那一边去；同时，他们有充足的时间实行维护自己安全的政策；并且，如果对他们有利的话，还可以签署全面的和约。拉栖代梦人也觉察到雅典人的这种用心，他们认为雅典人在艰难痛苦的战争中得到暂时的喘息之机以后，会更加愿意和解，把战俘退还，订一个比较长期的和约。［2］他们特别急于想在伯拉西达战争进行得还顺利的时候，取回他们的那些被俘虏的人。如果伯拉西达再获得一些胜利，以抵偿雅典人所占领的一切土地的话，纵或他们失去了在斯法克特里亚被俘虏的人，他们还是可以在平等的条件下，作战到底，取得最后的胜利。［3］因此，拉栖代梦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根据下列条款，订立休战和约。

118 1.关于皮西亚的阿波罗的神庙和神谕，我们同意，凡愿意去祈求神谕的人，都可以根据祖先的惯例去求取，不要有欺诈，不要有顾虑。［2］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都赞同这一点，他们答应将派遣传令官去告诉波奥提亚人和佛基斯人，尽力说服他们批准这个协定。

［3］2.关于神的财物问题，我们同意设法查出那些犯有盗取神物罪的人来，公正地、如实地按照我们祖先的惯例进行检查，我们、你们和所有其他人如果愿意这样做，都可以各自依照我们祖先的惯例进行。［4］上述诸点，拉栖代梦人和其他同盟者都达成一致。

3.拉栖代梦人和其他同盟者还达成如下协议：如果雅典人要订立条约，我们各邦都留在自己的领土内，保持各自所占领的地方。在科里法西昂的驻军继续留在布弗拉斯和托麦乌斯的区域内[47]；在基塞拉的驻军[48]不得与拉栖代梦的同盟国有来往，我们不得和他们来往，他们也不得和我们来往；在尼塞亚[49]和米诺亚[50]的驻军不得越过从尼苏斯神庙门口到波塞冬神庙的大路，以及从波塞冬神庙直达米诺亚桥[51]上的大路；麦加拉人和他们的同盟者不得越过这条大路；雅典人还是可以保有他们所占领的岛屿[52]，但是这个岛屿不得和同盟国来往，同盟国也不得和这个岛屿来往：至于特洛伊曾的领土[53]，依照特洛伊曾人和雅典人所达成的协议，双方各保持现在所占领的土地。

［5］4.关于海面的使用问题，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在他们自己和同盟者的海岸边，可以乘坐用桨划的舰船航行，但其重量不得超过500塔连特[54]，也不得乘坐战舰航行。

［6］5.所有交涉停止战争和调处双方争端的传令官和使者，以及他们的适当的随员，在陆地上或海上来往于伯罗奔尼撒和雅典之间的时候，应有安全的保障。

[7] 6.在休战期间，你们或我们都不得收容对方的逃亡者，不论是自由人或奴隶。

[8] 7.我们向你们提出的要求和你们向我们提出的要求都应当依照我们各邦公认的法律解决，[9] 争论之点应提交仲裁，而不得诉诸战争。

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对以上诸条款都同意。但是如果你们有更公平、更公正的建议的话，请到拉栖代梦来告知我们。不论是拉栖代梦人，或是他们的同盟者，都不会拒绝你们正当的建议的。[10] 如果你们派遣代表前来的话，就授予他们有全权处理事务，正如你们要求我们所做的。这个休战和约的有效期为一年。

雅典人民发布公告

[11] 阿卡曼提斯部落[55]举行主席团会议。佛尼浦斯担任秘书，尼基阿德斯主持会议。拉齐斯为雅典人民祝福，他建议他们应根据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所同意的条件，签订休战和约。[12] 公民大会同意签订休战和约，这个和约以一年为限，从当天，即爱拉菲波里昂月14日开始生效；[13] 在休战期内，两国应互派使者和传令官商讨关于建立和平的基础。[14] 将军们和议事会的主席团应召集公民大会，首先讨论和平问题，讨论可以答应拉栖代梦的使团所提出的何种休战条件；现在在场的使者应当立即向人民宣誓，保证遵守这个一年休战和约。

119 根据这些条件，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和雅典人及其同盟者，在斯巴达历格拉斯提乌斯月12日[56]签订休战和约；[2] 同盟者也参加了宣誓。参加签约和奠酒的人如下：拉栖代梦人有爱切提米达斯之子陶鲁斯、佩里克雷达斯之子阿特奈乌斯和爱利克西代达斯之子斐洛卡里达斯；科林斯人有奥基图斯的埃尼亚斯和阿里斯托尼姆斯之子攸德米达斯；西基昂人有诺克拉特斯之子达摩提姆斯和麦加克利斯之子奥那西姆斯；麦加拉人有基卡鲁斯之子尼卡苏斯和安菲多鲁斯之子麦涅科拉特斯；爱皮道鲁斯人有攸派达斯之子安菲亚斯；雅典将军狄伊特里弗斯之子尼科斯特拉图斯、尼基拉图斯之子尼基阿斯和托尔马尤斯之子阿乌托克利斯。[3] 这就是他们所缔结和约的条件；在这个和约的整个有效期内，他们不断地举行会议，讨论能否订立一个期限更长的和约。

120 大约正当他们举行批准仪式的时候，帕列涅半岛上的城市斯基奥涅叛离雅典，转到伯拉西达一边去了。斯基奥涅人说，他们来自伯罗奔尼撒的帕列涅[57]，他们的祖先在从特洛伊航行回国途中，被

阿凯亚人所遭遇的那次风暴[58]吹到这里，就定居下来了。［2］得知他们叛离的消息，伯拉西达立即星夜渡海[59]赶赴斯基奥涅。他让自己的一艘三列桨战舰在前面走，他本人则乘一条小船在后面跟着；他的用意是这样的：如果碰到一艘比自己的小船大的舰船，这艘三列桨战舰可以保护他；如果遇着一艘同样大的三列桨战舰的话，也许这条三列桨战舰会不管这条小船而只进攻那条大船，这样就可以使他能够安全地通过。［3］他渡海来到斯基奥涅之后，召集斯基奥涅人开会，发表演说，内容和他在阿堪苏斯和托伦涅所说的一样。他还补充说，他们的做法是很值得赞赏的，因为地峡内的帕列涅虽然因为雅典人占领波提狄亚而被隔绝，从而使他们实际上处于岛民的地位，但是他们还是主动行动起来争取自由，而不是畏首畏尾地等待，直到外部形势迫使他们走向对于他们最为有利的道路上去。他说，这表明他们在任何其他险恶的情况下，都会勇往直前的；如果他们能够依照他的意旨处理事务的话，他一定把斯基奥涅人看作拉栖代梦人的最忠实可靠的朋友，他一定在其他各方面对他们表示尊敬。

121 斯基奥涅人受到这些言辞的鼓舞，普遍地增强了信心，就是那些过去反对这样做的人也有信心了；他们决心勇敢地投入战争，他们用各种荣誉来欢迎伯拉西达。他们公开地把一顶黄金王冠加在他头上，称他为“希腊的解放者”；某些私人也跑来，簇拥在他的周围，把花环挂在他的身上，好像他是竞技场上的优胜者一样。［2］同时，伯拉西达临时留给他们一小队驻防军，他本人又渡海回去了；不久之后，他又派遣了一支比较大的军队渡海进驻斯基奥涅，想依托斯基奥涅人的帮助，袭取门德和波提狄亚；他认为斯基奥涅犹如一个孤岛，雅典人一定会派遣军队来进攻的，他想先发制人。另外，他正在和其他城邦进行协商，想通过内应把它们夺取过来。

122 正在他计划袭取这些地方的时候，一艘三列桨战舰载着一些宣布休战和约消息的特派员到了，雅典人的代表是阿里斯托尼姆斯，拉栖代梦人的代表是阿特奈乌斯。［2］于是他的军队又返回托伦涅去了，委员们把休战和约的条件告诉了伯拉西达。拉栖代梦人在色雷斯的所有同盟者都接受了这些条件，［3］阿里斯托尼姆斯对其他方面表示同意，只是不肯把斯基奥涅包括在休战和约之内，因为他计算日期，发现斯基奥涅的叛离是在签订和约之后。伯拉西达对此坚决反对，说斯基奥涅的叛离实际上是在签订和约之前，因而不肯放弃斯基奥涅。［4］阿里斯托尼姆斯把这个情况报告雅典，雅典人准备马上派遣一支远征军前往斯基奥涅。来自拉栖代梦的使者们说，这样就等于是破坏了休战和约，他们相信伯拉西达的话，说这个城市是属于他们的，同时建议把这个问题提交仲裁。［5］可是，雅典人不愿意冒险选择仲裁；他们决定马上派遣一支远征军去那里，因为使他们感到

震怒的是，那些岛民现在居然敢于叛离雅典，而他们所依靠的是拉栖代梦人的陆军势力，虽然陆军势力对他们毫无用处[60]。［6］并且，雅典人坚持认为，斯基奥涅叛变的事实是在签订和约的两天之后发生的。因此，雅典人根据克里昂的动议，立即通过一项法令，攻克斯基奥涅，把斯基奥涅人处死。现在，雅典人在别处没有战事，他们便准备这次远征。

123 同时，帕列涅的一个城市，爱利特里亚人的殖民地门德也叛离雅典了。伯拉西达毫无顾忌地把他们接收过来，尽管这很明显是在休战和约有效期内，但是他认为门德人投向他这一边是无可指责的，因为他认为雅典人也有些违背条约的地方。［2］门德人看到伯拉西达坚决地支持他们，又看见他拒绝放弃斯基奥涅，这样他们就越发大胆了。在门德，那些和伯拉西达私通的极少数人，如上所述，他们自从预谋叛变之后，便不担心阴谋的败露，而担心他们自己的性命，甚至准备违反大多数人的心愿而强迫他们这样做。［3］这个消息使雅典人更加愤怒，他们准备立即进攻这两个城市。［4］伯拉西达预料到雅典人会来进攻的，便把斯基奥涅和门德的妇女和儿童送往卡尔基狄克的奥林苏斯，又派遣500名伯罗奔尼撒的重装步兵和300名卡尔基斯的轻盾兵，这些军队都由波利达米达斯指挥，留在斯基奥涅和门德，准备联合起来抵御雅典人的进攻，他们相信雅典人很快就会来进攻的。

124 同时，伯拉西达和柏第卡斯第二次联合起来[61]侵入林库斯，进攻阿拉巴尤斯。柏第卡斯的军队由他的马其顿臣民和一支驻在马其顿的希腊人重装步兵组成，伯拉西达的军队包括那些还跟随着他的伯罗奔尼撒的军队，还有卡尔基斯人、阿堪苏斯人和其他可供利用的军队。两军联合起来，共有希腊重装步兵3000人，马其顿人和卡尔基斯人的全部骑兵将近1000人，还有大批的土著的军队。［2］他们进入阿拉巴尤斯的国境之后，发现林库斯人已经严阵以待，占据对面的阵地，准备抵抗他们。［3］双方的步兵各占据在一座小山上，两军之间有一个平原。双方的骑兵首先进入平原，揭开了战役的序幕。之后，林库斯人的重装步兵从山上下来，和他们的骑兵联合起来，准备交战，伯拉西达和柏第卡斯率军上前迎战。交锋中，林库斯人被击溃，损失很大，幸存者逃回高地，在那里按兵不动。［4］现在，获胜者竖立一块胜利纪念碑，并在那里待了两三天，以等待那些准备加入柏第卡斯军队的伊利里亚的雇佣兵。当时，柏第卡斯想要进兵阿拉巴尤斯的村落，而不愿再在那里耽搁下去了。但是伯拉西达担心雅典人乘他不在的时候从海上前往门德，因而担心门德发生危险；同时，他看到伊利里亚人一直没有到来，因而也不想继续前进而主张撤兵。

125 当两人因此而发生争执的时候，有消息传来，说伊利里亚人已经叛离柏第卡斯，投靠到阿拉巴尤斯一边去了。伊利里亚人是一个善战的民族，双方都害怕他们，于是他们一致认为最好是撤兵。但是由于双方的争执，所以何时撤兵并未定下来。临近傍晚，马其顿人和大批的土著军队突然落荒而逃，在这样一支大军中很容易发生这种莫名其妙的慌乱；他们认为一支比实际到达的人数要多出许多倍的军队正在前来向他们进攻，因此，他们突然朝本国方向逃散。起初，柏第卡斯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当他得知实际情况时，便不得不动身出发，由于两军之间相距很远，因而他也无法和伯拉西达会面了。［2］黎明时分，伯拉西达发现马其顿人已经跑掉，知道伊利里亚人和阿拉巴尤斯已向他进攻了，便把他的重装步兵列成方阵，轻装步兵居于中央，他本人也准备撤退了。［3］凡是敌人进攻他们的地方，他就派最年轻的士兵冲出，他自己带着300名精兵殿后，在撤退的时候，利用这些军队来打击那些追迫他们最紧的敌军。［4］现在在敌军尚未迫近的时候，他抓紧时间，匆匆发表演说，以激励他的士兵：

126 “伯罗奔尼撒人啊！如果不是我认为你们因为处于孤立地位，面临人数众多的蛮族军队的进攻而丧失勇气的话，我就会像往常那样只向你们说上几句鼓舞士气的话，而不会作进一步说明的。事实上，由于我们的朋友抛弃了我们，面对人数众多的敌军，我要简明扼要地提醒你们，向你们提出一些忠告，以使你们铭记最重要的问题。［2］你们应当在交战中表现出你们一贯的勇敢，这不是因为你们在每个场合中都有同盟者和你们在一起，而是因为你们的勇敢是与生俱来的；你们不会因为对方人数众多而被吓倒，因为你们来自于一个少数人统治多数人而不是多数人统治少数人的国度。在这样的邦国中，要掌握政权，除在军事上保持优势以外，别无选择。［3］现在，你们由于缺乏经验而害怕蛮族人，但是从你们和蛮族中的马其顿人[62]已有的战争中，从我自己对他们的估计中，以及我从其他人那里所得知的情况中，可以证明他们并不可怕。［4］当敌人表面上看很强大而实际上却很软弱的时候，了解它的实际情况会使对手更加勇敢地对付他们；而当敌人拥有某些可靠的优势的时候，对此一无所知的对手，只会更加勇猛地向他们发起攻击。［5］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敌人，在没有经验的人们看来，也许使他们感到畏惧；他们的人数众多确实难以对付；他们的高声叫喊让人难以忍受；他们把兵器在空中挥舞也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但是当他们遇到那些坚守阵地抵抗他们进攻的军队的时候，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们作战时毫无秩序；在敌人的压迫之下放弃阵地，毫不知耻。对他们而言，进攻或临阵脱逃，都是同样光荣的，他们的勇敢是经不起考验的；他们在作战时各自为战，任何人临阵脱逃都可以找到非常合理的借口。简单地说，他们不愿和你们作肉搏战，他们认为在一个安全的距离内使你们受到恐吓，是相

对不冒风险的。不然的话，他们就会交战，而不仅仅是大声叫喊、挥舞兵器了。［6］因此，你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一开始他们所表现出的可怕的样子，虽然我们耳闻目睹的情况确实如此，但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可怕的。当他们前来进攻的时候，你们要坚守阵地；机遇出现时，你们又要秩序井然地撤退，这样，你们将更快地到达安全地带。将来你们会知道，这种乌合之众，一旦他们第一次进攻遭遇到坚强抵抗的时候，就只会做恐怖的事情来威胁，以夸耀他们的勇敢，同时他们会远远地避开的。但是如果在他们面前退却的话，他们就会追上来，尽快地表现他们在没有危险的时候是多么勇敢。”

127 伯拉西达发表了这篇简短的演说之后，开始率领他的军队离开那个地方。那些土著军队看到这种情况，跑上前来，大喊大叫，他们以为敌人正在逃跑，他们可以抓住并杀掉敌人的。［2］但是，他们发现，无论他们从什么地方进攻。队列中总有年轻的军人出来抵抗他们，伯拉西达则带着他的精兵抵抗他们的进攻。这些土著军队第一次发动攻势时，伯罗奔尼撒人并不退却，这使得他们大为诧异；接下来他们每次进攻，都遇到同样的抵抗。当他们停止进攻时，对方就继续退却。这样，大多数土著军队不再在开阔地上向伯拉西达所统率的希腊人发起进攻。他们留下一部分军队在后面追赶，拖延他们的行军；其余的军队跑到前面去，追逐那些逃散的马其顿人，把他们赶上的人都杀掉。他们比伯拉西达先到达阿拉巴尤斯的国境线上两山之间的狭窄通道。他们占据这个隘口，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伯拉西达退却的必经之路。他们想在他走到最难行进的路段时，把他包围起来，活捉伯拉西达。

128 伯拉西达看出了他们的意图，命令他的300精兵向前冲，不需保持队形，尽快冲上两座山中比较容易攻取的那一座，在山上的敌人与周围的土著军队的主力还没有会合之前，争取击退已经占领了那座山的土著军队。［2］这300精兵发动进攻，战胜了山上的土著军队，现在希腊的主力军队比较容易地向那座山推进。当土著军队发现他们的士兵被赶下高地时，他们马上惊慌起来，不再紧紧地追赶了，因为他们认为希腊人已经越过边界逃走了。［3］高地一旦得手，伯拉西达就感到更加安全了。同一天，他抵达阿尼萨，这是他进入柏第卡斯王国的第一个城镇。［4］他手下的士兵痛恨马其顿人临阵脱逃，使他们陷入危险之中，他们尽情地掠取财物，把他们在路上所遇到的所有牛的牛轭打开，把牛群屠杀，把马其顿人丢弃在路上的行李（这是黑夜里仓皇退兵时常有的事）都攫为己有。［5］从这时起，柏第卡斯开始把伯拉西达当作敌人，对伯罗奔尼撒人表示仇恨了，这种仇恨和他的反雅典政策不相符合。由于这种必然的利害关系，他开始努力与雅典人和解，和伯罗奔尼撒人脱离关系。

129 当伯拉西达从马其顿回到托伦涅的时候，他发现雅典人已经占领了门德。他认为他现在不能渡海到帕列涅去，无法支援门德人，所以他留在现在的地方，严密监视托伦涅。［2］大约在林库斯战役的同时，雅典人完成了我在前面所提到[63]的准备工作之后，航海去进攻门德和斯基奥涅，他们带着50艘舰船（其中有10艘是开俄斯人的）、1000名雅典重装步兵、600名弓箭手、1000名色雷斯雇佣兵，以及邻近的同盟者的一些轻盾兵。这支军队由尼基拉图斯之子尼基阿斯和狄伊特里弗斯之子尼科斯特拉图斯指挥。［3］他们率领舰队从波提狄亚出发，在波塞冬神庙对面靠岸登陆，进攻门德。门德人和来支援他们的300名斯基奥涅人以及在那里帮助他们的伯罗奔尼撒军队，共有重装步兵700名，由波利达米达斯指挥，他们在城外一座坚固的山上扎下营地。［4］尼基阿斯率120名麦索那轻装步兵、60名精选的雅典重装步兵和全部弓箭手，企图从一条小路冲上山顶；同时，尼科斯特拉图斯和所有其余的军队一起，从更远地方的一个不同方向逼近这座山。道路崎岖难行，军队秩序大乱，雅典全军几乎战败了。［5］当天，门德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没有屈服的表示，所以雅典人撤退，建立营寨；傍晚时分，门德人也退入城中。

130 翌日，雅典从海上绕到斯基奥涅那一边去了，占领了它的郊区，他们整天劫掠那里的乡村。没有人出来抗击他们，部分是因为城内的人意见不一。当天晚上，那300名斯基奥涅士兵回来了。［2］第二天，尼基阿斯带着半数的军队进兵到门德和斯基奥涅的边界上，破坏了那个地方的土地。尼科斯特拉图斯带着另一半军队，在通向波提狄亚的道路旁边，靠近门德城上门[64]的地方布阵。［3］但是碰巧靠近这个地方的城内正是门德人和伯罗奔尼撒的同盟者贮藏兵器的地方；因此，波利达米达斯开始把他的军队列成阵势，准备交战，他鼓励门德人出城突击。［4］这时民主党人中有人对波利达米达斯表示不满，说他们不愿出城也不要战争，但话音未落，波利达米达斯就抓住那个人的手臂，把他拖出来一阵乱打。这件事立即使人民大为愤怒，他们马上拿起武器，向伯罗奔尼撒人以及与伯罗奔尼撒人合作的反对党人进攻。［5］他们一战就把伯罗奔尼撒人和反对党打垮了，一则因为这次战斗是突然爆发的，二则因为对方害怕城门已经向雅典人敞开了，对方认为这次进攻是他们事先与雅典人商定的。［6］那些没有就地被杀的伯罗奔尼撒人逃到卫城中，因为卫城一开始就由他们占据着。这时候，雅典全军（因为此时尼基阿斯已回到城墙附近）冲进门德城内。城门的打开是没有事先订立条约的，雅典人在城内大肆劫掠，好像这个城市是他们袭击而攻下来的一样，而将军们甚至很难阻止他们的军队屠杀城内居民。［7］之后，雅典人告诉门德人，说他们可以和过去一样自治，但是要审判那些他们认为对于此次叛变应负责的人。他们从卫城的两旁各筑一条城墙，直达海边，沿着城墙

都有卫兵守着，他们用这个办法来隔绝卫城中的人与外界的联系。他们就这样取得了门德之后，便着手攻击斯基奥涅了。

131 斯基奥涅人和伯罗奔尼撒人冲出城外，占据城市前面一座坚固的小山。进攻者不占领这座山，就无法建筑封锁城市的城墙。［2］雅典人从正面向这座山发起猛攻，打败了山上的守军，把他们驱逐下来，在安营扎寨并竖立一块胜利纪念碑之后，就准备建筑他们的环城封锁墙。［3］在他们开始建筑环城封锁墙之后不久，那些被围困在门德卫城中的军队，在夜间成功突围，沿海岸逃到斯基奥涅去了。他们大多数人躲过围城军队的注意，溜进城里。

132 就在斯基奥涅被围困期间，柏第卡斯派遣一名传令官来到雅典的将军们那里，和雅典人达成和解。因为从林库斯退兵之事，他痛恨伯拉西达，事实上从那时起他就与雅典人开始谈判了。[65]［2］当时恰好有拉栖代梦人伊斯卡哥拉斯，正准备率一支军队来增援伯拉西达。柏第卡斯，一则因为尼基阿斯劝他，现在既已与雅典人订立和约，他应当向雅典人证实他是可靠的；一则因为他自己也不愿意让伯罗奔尼撒人进入他的境内，于是就开始做他的色萨利朋友（他与色萨利的首要人物一直保持友好关系）的工作，这样便有效地阻止了伯罗奔尼撒远征军的派遣，甚至使他们断绝了试图获准进入色萨利人的领土的想法。［3］但是，伊斯卡哥拉斯以及阿美尼亚斯和阿里斯特乌斯三人来到伯拉西达那里，他们是拉栖代梦人派来视察当地形势的。他们一反过去的习惯做法，从斯巴达带来一些年轻人来出任这些城市的统治者，而不是把这些城市交给当地人管理。因此，伯拉西达任命克里奥尼姆斯之子克里阿利达斯统治安菲波里斯，任命希格山大之子帕西特里达斯为托伦涅的统治者。

133 在同一个夏季里，[66]底比斯人摧毁了泰斯皮亚人的城墙，指责他们采取了亲雅典的政策。事实上，底比斯人一直想摧毁他们的城墙，现在因为他们的壮年人都在和雅典人作战中阵亡[67]，所以底比斯人更容易做到了。［2］在同一个夏季里，由于女祭司克里西斯[68]的疏忽，阿尔哥斯的赫拉神庙失火被烧掉了。她把一个燃烧着的火把靠近花环，然后睡觉去了；结果，花环着火，整个神庙都燃烧起来，她才知道。［3］克里西斯由于害怕阿尔哥斯人，当天夜里就逃到弗琉斯去了。阿尔哥斯人按照习惯的规定，指定腓伊尼斯为女祭司。在克里西斯出逃的时候，她在这次战争中已经做了8年半的女祭司了。［4］在这个夏季之末，封锁斯基奥涅的城墙已经筑成，雅典人留下一支驻防军，其余的军队就撤回国内去了。

134 接着在冬季里，[69]雅典人和拉栖代梦人之间，由于休战和约的关系，没有军事行动。但是曼丁尼亚人和泰吉亚人各自带着自己

的同盟者在奥列斯提德地区的劳狄基昂交战。在这次交锋中，双方胜负未决，因为双方都把对方的一翼打垮了[70]，双方各自竖立一块胜利纪念碑，都送了战利品到德尔斐去。［2］双方的损失都是惨重的；当战斗结果还没有决出的时候，因夜幕降临，战斗就停止了。但是泰吉亚人当晚就在战场上竖立胜利纪念碑，而曼丁尼亚人撤退到布科里昂，后来才竖立胜利纪念碑。

135 在这个冬季之末，实际上差不多是春季开始的时候[71]，伯拉西达向波提狄亚发动攻势。他在晚间抵达波提狄亚，在他没有被发现的时候，他把梯子靠着城墙；他安放梯子的时候，正是守卫的士兵在传递警铃[72]还没有回到他自己的岗位上的时候。但是后来当伯拉西达的士兵还没有爬上梯子的时候，警报就马上发出来了。伯拉西达没有等到天亮，就赶忙率领他的军队回去了。冬季就这样结束了，修昔底德所记载的这场战争的第九年也就这样终结了。

---

[1] 公元前424年。

[2] 参阅修昔底德，IV. 52。

[3] 在亚细亚一侧，拜占庭的对面。

[4] 关于波奥提亚人的政体，参阅修昔底德，V. 38。

[5] 参阅修昔底德，III. 111，114。

[6] 公元前421年的“尼基阿斯和约”。参阅修昔底德，V. 17。

[7] 在阿堪苏斯之北约19千米，亦称斯塔吉拉，是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的出生地。

[8] 修氏这里接着IV. 79的内容叙述。

[9] 约合1800米。

[10] 公元前447年。参阅修昔底德，I. 108；III. 62。

[11] 即科帕伊斯湖。

[12] 即手持盾牌的士兵列成25排。大概是著名的“底比斯方阵”的前身。

[13] 公元前457/前456年。

[14] 参阅谢译本，第324页。

[15] 柏拉图提到，苏格拉底参加了德里昂战役，在步兵队中服役。参见柏拉图：《会饮篇》（Plato, *Symposium*），221e。色诺芬在自己所著的《会饮篇》中提到，在德里昂战役中，苏氏见其跌落马下，躺在地上，便奋不顾身，救他一

命。参阅斯特拉波，IX. 2.7；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Diogenes Laertio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II. 22。

[16] 即从雅典人那里返回到波奥提亚的营地。

[17] 参阅修昔底德，IV. 89。

[18] 参阅修昔底德，II. 67，95，101。

[19] 参阅修昔底德，II. 96。

[20] 参阅修昔底德，II. 101。

[21] 公元前424/前423年。

[22] 参阅希罗多德，V. 124—126。

[23] 公元前497年。

[24] 公元前465年。

[25] 谢译本第329页为“1000人”。

[26] 公元前437/前436年。

[27] 约合4600米。

[28] 安菲波里斯的意思是“向两面看的城市”。

[29] 据说雅典三大悲剧家之一欧里庇得斯就死在这里。

[30] 参阅修昔底德，IV. 105。

[31] 柏第卡斯曾与伯拉西达发生争执（参阅IV. 86），现在双方很明显是和解了。参阅修昔底德，IV. 103。

[32] 参阅修昔底德，IV. 73，85。

[33] 斯法克特里亚岛。

[34] 公元前424/前423年。

[35] 参阅修昔底德，IV. 69。

[36] 即薛西斯运河。公元前480年薛西斯御驾亲征时开掘的运河。参阅希罗多德，VII. 22以下。

[37] 据希罗多德（VI. 137以下）记载，他们是从阿提卡被驱逐出来的，后来他们又被米太雅德从列姆诺斯驱逐出来了。

[38] 由此可知，雅典的居民曾经是非希腊语族人。

[39] 西敦尼半岛上的主要城市。参阅地图一。

[40] 参阅修昔底德，III. 75及附注。

[41] 约560米。

[42] 马其顿和色雷斯的非正规军队。

[43] 可能有一条城墙横跨地峡。

[44] 参阅修昔底德，IV. 85—87。

[45] 指雅典人。

[46] 公元前423年。

[47] 拉栖代梦人称派罗斯为科里法里昂（IV. 3）。布弗拉斯（Buphras）和托麦乌斯（Tomeus）是海岸边的两个高地。

[48] 参阅修昔底德，IV. 53，54。

[49] 参阅修昔底德，IV. 69。

[50] 参阅修昔底德，III. 5l；IV. 67。

[51] 指连接米诺亚和大陆间的桥。参阅修昔底德，III. 51。

[52] 大概是指阿塔兰塔。参阅修昔底德，III. 89；V. 158。

[53] 雅典人在麦萨那地峡上所建筑的要塞；参阅修昔底德，IV. 45。

[54] 约合12.5吨。

[55] 这是雅典10个地域部落之一。公元前508/前507年克里斯提尼在雅典实施民主改革，其中一项措施即为以“地域部落”取代血缘部落。部落是阿提卡的血缘组织，根深蒂固。克氏改革目的之一旨在清除血缘组织的基础。改革之后创建的“地域部落”，实际上是雅典的新行政区。雅典的五百人议事会是由每个新行政区选出50名代表组成的，每部落的代表轮流担任“主席团”，轮值时间为一年的1/10，处理国家事务。

[56] 据乔治·格罗特推断，格拉斯提乌斯月12日即相当于爱拉菲波里昂月14日，这也许是正确的。爱拉菲波里昂月（*Elaphebolion*）即阿提卡历的9月，相当于现在公历3月下半月到4月上半月。参阅本书附录二。

[57] 伯罗奔尼撒的帕列涅在阿凯亚地区，和西基昂相近，这个地方的人是拉栖代梦人的同盟者。

[58] 此次风暴，修昔底德在VI. 2又提到。

[59] 即从托伦涅渡海。

[60] 因为雅典人控制了海上。

[61] 参阅修昔底德，IV. 83。

[62] 显然，此时希腊人不认为马其顿人是他们当中的一支。

[63] 参阅修昔底德，IV. 122，123。

[64] 上门（upper gates）是位于该城北侧的城门。

[65] 参阅修昔底德，IV. 128。

[66] 公元前423年。

[67] 德里昂战役。参阅修昔底德，IV. 93，96。

[68] 在公元前431年已经做了48年女祭司的就是她。参阅修昔底德，II. 2。

[69] 公元前423/前422年。

[70] 双方似乎都把对方同盟者的军队打败了。

[71] 公元前422年。

[72] 警铃似乎是从一个哨兵传递到另一个哨兵的；另一种方式可能更普遍些，就是一个巡查官带着警铃巡查，每个哨兵必须回答信号，以考验哨兵的警惕性。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详注修订本·

下册

[古希腊]修昔底德·著　　徐松岩·译注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

战  争  史

文景
Horiz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 第五卷
    - 第十五章 战争的第十年。克里昂和伯拉西达的阵亡。尼基阿斯和约。
    - 第十六章 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招致反感。曼丁尼亚人、爱利斯人、阿尔哥斯人与雅典人结盟。曼丁尼亚战役和同盟的瓦解。
    - 第十七章 战争的第十六年。米洛斯的谈判。米洛斯人的灾难。
- 第六卷
    - 第十八章 战争的第十七年。西西里的战役。赫尔墨斯神像事件。远征军出发。
    - 第十九章 战争的第十七年。叙拉古诸党派。哈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吉吞的故事。阿尔基比阿德斯受辱。
    - 第二十章 战争的第十七年和第十八年。雅典军队的怠惰。阿尔基比阿德斯在斯巴达。围攻叙拉古。
- 第七卷
    - 第二十一章 战争的第十八年和第十九年。吉利浦斯抵达叙拉古。狄凯里亚的设防。叙拉古人的胜利。
    - 第二十二章 战争的第十九年。德摩斯提尼到达叙拉古。雅典人在爱皮波莱的失败。尼基阿斯的愚蠢和固执。
    - 第二十三章 战争的第十九年。大港战役。雅典军队的撤离和覆灭。
- 第八卷
    - 第二十四章 战争的第十九年和第二十年。伊奥尼亚的暴动。波斯的干涉。伊奥尼亚战争。
    - 第二十五章 战争的第二十年和第二十一年。阿尔基比阿德斯的诡计。波斯资助的撤出。雅典的寡头党人政变。萨摩斯军队的爱国行为。
    - 第二十六章 战争的第二十一年。阿尔基比阿德斯应召来到萨摩斯。优波亚的暴动和“四百人”政府的倾覆。基诺塞马战役。
- 索引

- 附录一 最后七年战事简况
- 附录二 古希腊历法简述
- 附录三 希腊历史大事年表
- 附录四 原著及主要参考文献
- 附录五 关于翻译修昔底德著作的几个问题
- 译后记

插图目录

图12 安菲波里斯之战

图13 阿尔基比阿德斯像

图14 赫尔墨斯石像

图15 “刺杀僭主者”（罗马复制品）

图16 雅典军败退图

第五卷

第十五章 战争的第十年。克里昂和伯拉西达的阵亡。尼基阿斯和约。

1 翌年[1]夏季里，一年休战和约还继续有效，直到皮西亚竞技会[2]时，和约才告终结。[3]休战期间，雅典人把提洛人从提洛岛上赶走，认为提洛人过去犯有罪行，因此，他们在向神祇献祭[4]时，是对神祇的亵渎，并且提洛人没有参加上次在提洛岛上举行的祓除仪式，如我以前所述，他们认为把死者的坟墓迁移一下，就算是很好的祓除祭典了。提洛人离开提洛岛以后，法那基斯把亚细亚的阿特拉米提昂给他们居住。

2 同时，克里昂说服雅典人允许他在休战期满后向色雷斯地区诸城镇发动进攻。他手下有从雅典征募的1200名重装步兵和300名骑兵。还有大批同盟者的军队和30艘舰船。［2］他们首先进入仍处于包围之中的斯基奥涅，并从当地军队中吸纳一批重装步兵，旋即驶入托伦涅境内的科佛斯港，该港口距托伦涅城不远。［3］在那里，他从逃亡者口中获悉，伯拉西达不在托伦涅，城内兵力不足以和他一战。于是，他率军进攻托伦涅，并派10艘舰船绕道驶入托伦涅的港口。［4］他率先来到伯拉西达不久前在托伦涅城前修筑的要塞。伯拉西达当时修筑该要塞是为了把郊区纳入城区范围，他拆除一部分旧城墙，使郊区和城区连成一片。

3 拉栖代梦的指挥官帕西特里达斯率守军赶赴那里，想尽快击退雅典人的进攻。但是，他发现自己很窘迫，因为他们看到绕道前来进攻的雅典舰船正驶入他们的港口，帕西特里达斯开始担心在他的军队抵达之前，雅典人可能就已占领托伦涅城了，如果要塞也失守，他本人就会沦为阶下囚。因此，他放弃外围要塞，率军跑进城里。［2］但这时乘船而至的雅典人已经攻占了托伦涅城，雅典的陆军又在其后穷追不舍，从被拆除的旧城墙处攻入城里。雅典人在混战中杀死一些伯罗奔尼撒人和托伦涅人，其余的人，包括其指挥官帕西特里达斯在内，都被俘虏。［3］同时，伯拉西达率军前来救援托伦涅，在距托

伦涅城仅40斯塔狄亚[5]的地方，他获悉托伦涅已经失陷，便只好撤回。［4］克里昂和雅典人在港口和要塞附近竖立了两块胜利纪念碑，把托伦涅人的妻子儿女变为奴隶，把托伦涅的男人连同在那里的伯罗奔尼撒人和卡尔基狄克人共计700人押送回雅典。但是，他们后来全都返回家园，伯罗奔尼撒人于和约缔结时，其余的人是在雅典人与奥林修斯交换战俘时返回的[6]。［5］大约同时，位于雅典边陲的帕那克敦要塞被波奥提亚人利用叛徒，里应外合给攻占了。［6］同时，克里昂派兵镇守托伦涅以后，由海上绕道阿索斯，向安菲波里斯进军。

4 差不多同一时候，爱拉西斯特拉图斯之子腓亚克斯偕同两位同僚，以雅典大使的身份乘坐两艘舰船前往意大利和西西里。［2］原来，雅典人在缔结和平条约[7]后从西西里撤走时，伦提尼人接纳了一批新公民。[8]平民打算重新分配土地，上层阶级在得知平民的图谋之后，邀请叙拉古人帮助他们赶走民主党人。［3］结果民主党人被驱散到各地；而上层阶级与叙拉古人达成协议，上层阶级放弃并拆毁其城市，迁居叙拉古，他们都得到了叙拉古的公民权。［4］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感到不满，离开了叙拉古，占领伦提尼城的佛凯亚区和伦提尼境内的布利金尼要塞。在那里，过去被驱逐的多数民主党人前来与他们联合在一起，据守要塞，共同作战。［5］雅典人得知此事，派遣腓亚克斯前去，看看能否通过某种途径说服他们在那里的盟友和其余的西西里人，使他们相信叙拉古人有雄心勃勃的扩张计划，引导他们组成一个广泛的联盟以对抗叙拉古人，并援救伦提尼的民主党人。［6］腓亚克斯到了西西里，争取到卡马林那和阿格里真坦，但在革拉吃了闭门羹，以致没再到其他地区游说，因为他认为在其他地方很难取得成功，但在返回时经过西克尔人居住区到达卡塔那，随后顺访布利金尼，并鼓励当地居民，最后乘船返回雅典。

5 在腓亚克斯沿海岸往返西西里途中，他和意大利的一些城市谈判协商，试图使其与雅典建立友好关系；他也遇见一些从麦西那被驱逐出来而移居罗克里斯的人，在西西里诸邦签订和约之后，他们被遣送到那里。那时麦西那正有内乱。一个党派的人士招引罗克里斯人到麦西那来，因而麦西那一度处于罗克里斯人的统治之下。［2］腓亚克斯遇到这些麦西那人时，他们正在回国途中，他没有伤害他们，因为罗克里斯人已经与他就和雅典签订一份条约达成协议。［3］当西西里诸邦达成和解时，诸盟邦中只有罗克里斯人没有与雅典签订和约；现在，若不是他们遭到居住在其边境上的他们的移民希波尼亚人和麦德马人的战争压力，他们这时也不会与雅典签订和约。同时，腓亚克斯继续航行，最后返回雅典。

6 我们知道，克里昂从托伦涅向安菲波里斯航行，他以爱昂为基地，随后进攻安德罗斯人的殖民地斯塔吉鲁斯，没有成功，[9]转而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夺得塔索斯的殖民地加利普苏斯。[10] [2] 他现在派使者去见柏第卡斯，要求他按照同盟条约[11]的规定率军前来增援；他又派其他使者到色雷斯去拜谒奥多曼提亚人的国王波列斯，请他带领尽可能多的色雷斯的雇佣兵前来；他自己则按兵不动，留在爱昂，等候他们的到来。 [3] 伯拉西达获悉这些情况后，占领了科德里昂，从那里监视克里昂。科德里昂是阿吉斯地区的一个高地，与安菲波里斯隔河相望，视野开阔，克里昂军队的一举一动都在其监视之下。尽管人数少于对手，伯拉西达非常希望克里昂用其现有的兵力[12]进攻安菲波里斯。 [4] 与此同时，伯拉西达自己也在进行战斗准备，他召集起他的1500名色雷斯雇佣兵以及所有爱多尼亚骑兵和轻盾兵。除了安菲波里斯的这些军队外，他还有1000名由米金努斯人和卡尔基狄克人组成的轻盾兵。 [5] 他手下的重装步兵总数约有2000人。此外，他还有一支300人的希腊骑兵。伯拉西达亲自率领其中1500人驻守科德里昂，其余部队由克里阿利达斯指挥防守安菲波里斯。

7 双方保持相安无事一段时间后，克里昂最终不得不采取行动，而这正是伯拉西达所期望的。 [2] 克里昂的士兵们对他按兵不动颇有微词，认为他们的指挥官懦弱无能而其对手伯拉西达却机智勇敢，这种情绪明显地表现出来，而他们在出发时就不愿跟随他。这些怨言传到克里昂那里，为避免军队在同一地点按兵不动而士气消沉，他决定拔营前进。 [3] 他的心态与他在派罗斯时一样，那次成功使他对自己的智慧充满信心。他绝对没有想到有人敢出来与他作战，并说，他宁愿到前线去视察阵地，他等待援军不是为了在万一被迫迎战时为取得胜利留下安全余地，而是为了能把城市包围起来，一举攻克它。 [4] 因此，他向前推进，把军队驻扎在安菲波里斯前面的一座坚固的山冈上，并前去视察那个因斯特里梦河而形成的沼泽地和位于色雷斯那边的城市的情况。 [5] 他认为可以随时不战而退，因为在城墙上没有发现敌军，也不见敌军从城门出来，城门都是紧闭着的。因此，他认为没有随身带来攻城器械是一个错误，否则他将拿下这座无人防守的城市。

8 伯拉西达一发现雅典军队在前进，就从科德里昂进入安菲波里斯城。 [2] 他没有冒险出城以常规布阵与雅典军队交战，是因为对自己的兵力没有信心，认为自己的兵力还不足以主动发动进攻；其劣势不是在数量上—人数大体相当—而是在作战能力上不如对手。这次参加远征的雅典军人都是血统纯正的雅典人，跟随他们的善战的列姆诺斯人和音不洛斯人也都是精选出来的。因此，伯拉西达准备用计谋

智取雅典军。［3］他认为，与其把自己的军队的数量和临时拼凑起来的装备暴露在敌人面前，从而使自己取胜机会减少，不如把自己的军队和装备都掩饰起来，而让敌人相信自己完全有理由藐视对手。［4］于是，他挑选出150名重装步兵，把其余军队交给克里阿利达斯指挥，决定在雅典军队撤退前向其发动突然袭击。他认为如果雅典援军一旦开到这里，他再也没有机会攻击孤立的雅典军队了。所以，他召集全军将士，发表演讲，激发士气，部署作战计划，他说：

9“伯罗奔尼撒人啊，我只需简要地提醒你们：我们都来自于这样一个地方，那里的人们保有自由，是由于他们的勇敢；你们是多利斯人，你们将要与伊奥尼亚人作战，他们对于被我们击败已是习以为常。我仅提此事就够了，至于其他，我就不必多说了。［2］我制定并实施的作战方案一目了然，我们大胆地用部分军队而不是全部兵力攻击敌人，这种明显使你们处于不利地位的作战部署不会削弱你们的斗志。［3］我想，敌人会轻视我们，他们没有料到有人会来攻击他们，于是他们就毫无戒备地跑到阵地上来，他们队形散乱，对我们不屑一顾。［4］但是，最成功的战士总是最善于觉察对手的错误，就像今天这种错误，并仔细推敲自己的作战方案，而不是采取人们所熟知的常规作战方式，我们要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5］出奇制胜的计谋能帮助我们的友军蒙蔽敌人，使我们在战争史上彪炳千古。［6］因此，当敌人尚无准备，只相信他们自己的时候，根据我的判断，正当敌人更多地考虑的是撤退而不是坚守阵地的时候，当敌人斗志涣散而士气低落的时候，我带领你们，在可能的条件下，冲到敌军阵营的中心地带，杀得敌人措手不及。

［7］“你，克里阿利达斯，当你看到我已经向敌人发起进攻，他们很可能惊慌失措之时，率领你的军队偕同安菲波里斯人和其他盟军，突然打开城门，冲向敌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入敌军阵地。［8］这是我们使敌军惊慌失措的最好机会，因为敌人正在和第一支军队交锋的时候，突然有另一支军队投入战斗，那样总是会使敌人受到更大的恐慌。［9］克里阿利达斯，作为一名斯巴达人，表现你的勇敢吧！你们，盟军的将士们，跟随他英勇杀敌吧！你们要记住，一个优秀士兵要具备的三种品质是：充满激情、崇尚荣誉和服从命令，你们今天的战斗表现，将决定你们是获得自由，是无愧于拉栖代梦的同盟者的称号，还是沦为雅典人的奴隶。如果你们侥幸逃走，而没有被杀死或卖作奴隶，你们所受奴役将比过去更为残酷，你们也将阻碍希腊其他的人民获得解放。［10］在事关全局的紧要关头，你们是不会胆怯的。就我个人而言，我将身体力行，要求他人做到的，我自己肯定能做到。”

10 简短演讲之后，伯拉西达自己做了出击的准备，其余军队移交给了克里阿利达斯指挥，部署在色雷斯城门附近，按照商定的作战方案准备出城支援他。［2］这时，雅典人看见伯拉西达从科德里昂跑下来，随即进了城，从城外能看见他在城中的一举一动，他在雅典娜女神庙举行献祭仪式，并作一些军队调配。一句话，他的举动一点儿也躲不过雅典人的视线。这时，正在察看地形的克里昂得到情报，说城中所有敌军的情况一目了然，城门下敌军马蹄人脚的数目都看得一清二楚，好像敌军在准备出击。［3］获悉这些情报后，克里昂亲自前往察看，情况果真如此。在援军到来之前，他不愿冒险进行决战，认为自己有时间从容撤退，便下令退兵。他要军队实行的撤退方案是：左翼向爱昂方向撤退，实际上这是唯一可行的撤军路线。［4］但是，他的撤退行动过于迟缓，他带领右翼退却，走了一条迂回的道路，这使其军队中没有武装的一侧[13]显露在敌人面前。［5］伯拉西达看到雅典军队撤退，断定其作战机会到了，向跟随他的士兵[14]和盟军说："敌人绝对抵挡不住我们的进攻，从他们的矛和矛头相互碰撞的情况中，就可看出这一点。他们这样混乱的军队是不堪一击的。快快来人，按我的命令给我打开城门，让我们冲出去，无所畏惧地杀向敌人！"［6］因此，他从栅栏大门出来，通过当时尚存的长城的第一道城门，沿笔直的道路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奔跑，到达现在胜利纪念碑所在地，这也是该山冈最陡峭的地方，由此地向雅典军队的中坚部分发起攻击。雅典人既为伯拉西达勇猛的进攻所震慑，又为自己军队的混乱无序感到恐慌，他们就这样被伯拉西达给击溃了。（见图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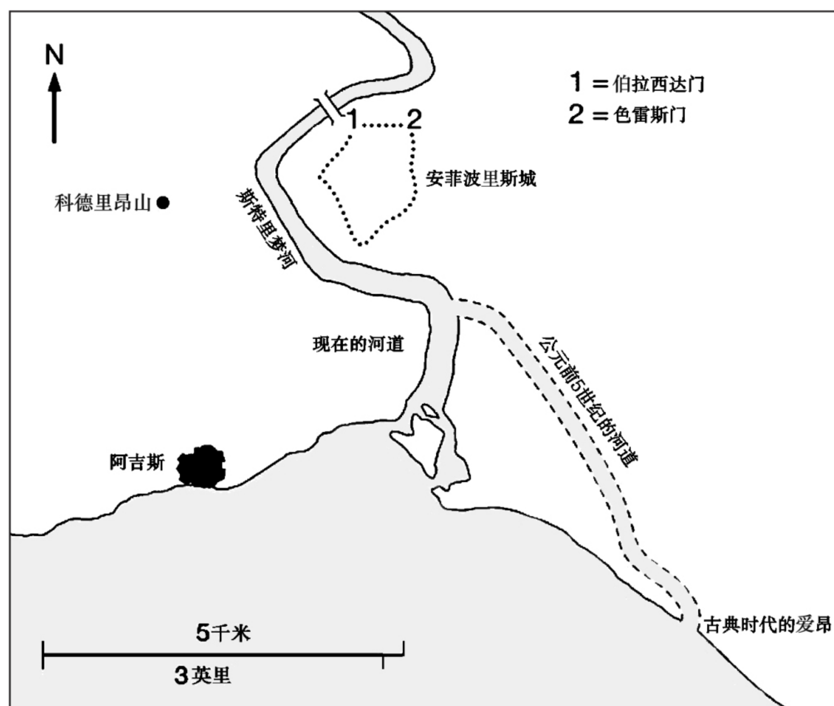


图12 安菲波里斯之战

[7] 这时，克里阿利达斯按照伯拉西达的命令，冲出色雷斯城门前来增援他，进攻敌军。[8] 雅典军队突然遭到意料之外的两面夹击，阵形大乱。朝爱昂方向撤退的雅典军队左翼已经行进了一段距离，这时也立即溃散而逃。正当雅典军队左翼全线溃败之际，伯拉西达转而进攻雅典军队的右翼，他在战斗中负了伤，好在雅典人没有发现，他身旁的士兵把他扶起来，抬着他撤离战场。[9] 雅典军队右翼进行了顽强抵抗，尽管一开始就没有准备坚守阵地的克里昂立即逃走，随即还是被米金努斯人的一名轻盾兵赶上而杀掉，但他手下的步兵聚集在一座山上，打退克里阿利达斯的两三次进攻，最后被米金努斯人和卡尔基狄克人的骑兵和轻盾兵包围，并向他们投掷标枪等武器，他们才败下阵来。[10] 这时，雅典军队都在逃命，有些在战场上阵亡，有些被卡尔基狄克人的骑兵和轻盾兵杀死，其余的溃散在山上，非常艰难地逃往爱昂。[11] 将伯拉西达抬出战场的士兵，在他一息尚存的时候将他抬进城内，他看到了自己的军队赢得胜利，不久就死去了。[12] 克里阿利达斯率领其余军队追击敌人之后，剥下敌军阵亡者的衣服，竖立了一座胜利纪念碑。

11 随后，所有同盟军将士全副武装结集在城中现在市场所在地

的前面，为伯拉西达举行公葬，安菲波里斯人修筑一道围墙将坟墓围起，将其奉为英雄，他们举行各种竞技比赛，每年还要向他献祭，以示纪念。他们把伯拉西达视为殖民地的创建者，拆除哈格浓的建筑物，[15]销毁能引起人们想到哈格浓建立此城的一切物品，因为他们认为伯拉西达是他们的救星。他们因害怕雅典人而渴望与拉栖代梦人结盟。至于哈格浓，因为他们现在对雅典所采取的敌视态度，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16]为了自身利益或讨好于他本人而向他表示敬意了。［2］他们把阵亡雅典人的尸体移交给雅典人。雅典人大约阵亡600人，而对方只损失7人。因为这不是一场正规的战斗，如我所述，而是一次意外的惊恐事件。［3］雅典人取回阵亡战士尸体后就起航回国了，克里阿利达斯和他的军队留在安菲波里斯，处理善后事宜。

12 大约同时，在夏季即将结束的时候，拉栖代梦人兰斐亚斯、阿乌托卡里达斯和爱皮基狄达斯率领一支由900名重装步兵组成的增援军队赶往色雷斯地区。他们到达特拉启斯的赫拉克利亚时，进行了调整改编，以便对自己更为有利。［2］当他们滞留在那里的时候，安菲波里斯的战事发生了。那个夏季也就结束了。

13 冬季到来时，兰斐亚斯及其部下到达远在色萨利的皮耶里昂。但是，因为色萨利人反对他们继续推进，而且他们增援的对象伯拉西达已经死亡，他们认为作战时间已过，雅典人已经战败离去，他们自己不能很好地实施伯拉西达的作战计划，便班师回国。［2］可是，他们回国的主要原因，是他们出发时就知道拉栖代梦人此时比过去更加赞成和平。

14 事实上，安菲波里斯战役结束后和兰斐亚斯从色萨利撤退以后，双方都停止了敌对行动，转而谋求和平。雅典人在德里昂遭遇重创，[17]随后又在安菲波里斯遭到惨败，他们对自己的军事实力失去信心。从前，雅典人信心十足，拒绝和谈建议，相信最终胜利属于他们，这种信心在关键时刻鼓舞他们；［2］而且，雅典人因担心战争失败导致其同盟者发动更为广泛的反叛行动；他们后悔没有把握住派罗斯战役之后所出现的极好的媾和机会。［3］另一方面，拉栖代梦人发现战争没有达到其目的，他们原想以蹂躏阿提卡土地的办法用几年时间足以摧毁雅典人的势力。他们在斯法克特里亚岛上所遭受的灾难，是斯巴达人从未经历过的。他们看到，从派罗斯到基塞拉，他们的国土被蹂躏被洗劫；他们的黑劳士在不断地逃亡，他们经常担心留在伯罗奔尼撒的黑劳士会依靠逃到境外的黑劳士[18]，利用当前的有利形势，仿效过去的做法[19]，再次举行暴动。［4］除此以外，这是一个机会，拉栖代梦人与阿尔哥斯的三十年休战和约即将期满[20]；阿尔哥斯人拒绝续订和约，除非拉栖代梦人把基努里亚归还他们。拉

栖代梦人同时与阿尔哥斯和雅典开战，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拉栖代梦人怀疑伯罗奔尼撒的某些城邦有意倒向阿尔哥斯一边，像事实证实的那样。

15 双方基于这些考虑，都有意达成和解。拉栖代梦人的议和愿望大概最强烈，他们迫切希望那些在岛上被俘虏的人能够被释放回来，因为这些俘虏中的斯巴达人，都是些上层阶级的成员[21]和他们的男性亲属。［2］因此，在他们被俘后，拉栖代梦人就开始商谈议和事宜，但军事上进展顺利的雅典人不愿接受任何合理的条件；雅典人在德里昂战役失败后，拉栖代梦人认为他们现在更倾向于听取对方的意见，立即签订为期一年的休战协定，但休战期间，双方将继续商谈，看是否能够达成延长休战期限的协议。

16 可是，现在雅典人在安菲波里斯被打败了，克里昂和伯拉西达皆已战死，他们分别是双方国内反对议和的主战派的首要人物—后者主战是因为战争给予他个人成功和荣誉，前者主战是因为如果恢复和平安宁，他认为他的不良行为将被更加公开地揭露，其谗言更少有人相信。而两个城邦的最有政治抱负的人物，从城邦的利益出发，都比以前更加强烈地渴望实现和平。一个是拉栖代梦人的国王，波桑尼阿斯之子普雷斯托阿那克斯，另一个是尼基拉图斯之子尼基阿斯，他是当时所有将军中最成功的。那时还享有幸福和荣誉的尼基阿斯希望维持其荣誉，使自己和本邦公民立即从艰难困苦中解脱出来，给后世留下一个为国效命而且始终成就卓著的政治家的美名。他认为实现这种愿望的途径是避免冒险行动，尽量不希冀于自己的侥幸，而只有实现和平才能使避免冒险成为可能。普雷斯托阿那克斯的复位，再次遭到他的政敌的攻击，当国内发生不幸之事的时候，其政敌经常提及他损害其国民利益，好像他的非法复位是一切不幸的根源。［2］他们指控他和他的兄弟阿里斯托克利斯对德尔斐神庙的女祭司行贿，使她对每次前往祈求神谕的拉栖代梦人的代表都答复说："你们要将宙斯半神儿子的苗裔从国外带回国内，要不然你们肯定要用银犁头耕地的。"[22]指控者坚持这种说法，即普雷斯托阿那克斯在被放逐到吕凯昂[23]的第十九年[24]，他及时地诱导拉栖代梦人（无论到何处，他都被怀疑接受贿赂而放弃阿提卡，从而遭到放逐。因为害怕拉栖代梦人，他把其房屋的一半建在用于祭祀的宙斯神庙区[25]）用举行跳舞和献祭的仪式迎接他回来，该仪式与建立拉栖代梦的国王即位典礼一样。

17 普雷斯托阿那克斯为这种指控所困扰，他认为在和平时期不会发生这种灾难，并相信等拉栖代梦人被释放回来后，其政敌就没有理由就此对他纠缠不休了（有鉴于战争时期地位最高者总会因各种不

幸的事情而招致指责），这使他非常希望与雅典和解。［2］因此，在这个冬季里，双方进行和解商谈。[26]春季来临之际，拉栖代梦人向各城邦逐一发布命令，准备在阿提卡修筑永久性的要塞，使之成为悬挂在雅典人头上的一把利剑，以促使他们答应向他们提出的条件。在谈判会上，双方提出各种要求和权利后，最后基于以下原则达成和平协议：除尼塞亚继续由雅典控制[27]外，双方都归还战争中所占领的领土；雅典要求拥有普拉提亚，却遭到底比斯人的抗议，底比斯人认为，他们获得普拉提亚不是通过武力征服或叛逆分子的策划，[28]而是通过与普拉提亚居民的协商自愿加入的；同样，据雅典人所说，他们获得尼塞亚的情况也是如此。对这种协商结果，拉栖代梦人召集其同盟者举行会议，会上除了波奥提亚人、科林斯人、爱利斯人和麦加拉人不赞成这些条款以外，最后他们达成协议，赞成缔结条约，实现和平。缔结条约的双方宣誓遵守下列条款：

18 雅典人和拉栖代梦人及其双方的同盟者制定本条约，各城邦宣誓遵守下列条款：

［2］1.关于共同的神庙[29]，凡愿意按照祖先的习惯前往祭祀、游览、祈求神谕或参加竞技会的人，都将自由安全地通过陆路和海路前往。

2.在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和圣地以及德尔斐的人民，都应当是独立的，应当拥有他们自己的征税制度，由他们自己的法官进行审判，并按照他们祖先的习惯处理有关自己的领土和人民的问题。

［3］3.雅典人及其同盟者与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所签订的本条约有效期为50年，在陆地上或海上，都不得有欺诈或伤害对方的事情。

［4］4.无论是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还是雅典人及其同盟者，企图使用武力损害对方，不论采取何种方式或手段，其行为都是非法的。无论双方发生什么分歧和争执，都应按照双方同意的原则求助于法律和誓约解决之。

［5］5.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将把安菲波里斯归还给雅典人。但是，拉栖代梦人归还给雅典人的城市中的居民将被允许按其意愿选择居留地并有权携带他们的财产。只要这些城邦按照阿里斯提德斯所拟定的数目缴纳贡税，它们就应该是独立的。条约生效后，只要这些城邦缴纳贡税，雅典人或他们的同盟者动用武力侵略他们将是非法的。上述条款涉及的城邦有阿吉鲁斯[30]、斯塔吉鲁斯[31]、阿堪苏斯[32]、斯科鲁斯[33]、奥林苏斯[34]和斯巴托鲁斯[35]。这些城邦保持

中立，既不与拉栖代梦人也不与雅典人结成同盟。但是，如果这些城邦同意，雅典人又能够说服他们，那么，雅典人与这些城邦结成同盟是合法的。［6］奥林苏斯人和阿堪苏斯人一样，麦基柏那人、撒涅人[36]和辛古斯人应当居住在他们自己的城市里。［7］但是，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应该把帕那克敦[37]归还给雅典人。

6.雅典人应该把科里法西昂[38]、基塞拉[39]、麦萨那[40]、普特里昂和阿塔兰塔[41]归还给拉栖代梦人；关押在雅典的监狱及其版图内的其他监狱中的所有拉栖代梦俘虏也应交还给拉栖代梦人；雅典人应该全部释放被围困在斯基奥涅的伯罗奔尼撒人和在斯基奥涅[42]的拉栖代梦人的所有同盟者，以及伯拉西达派往斯基奥涅的人员[43]；雅典应当释放关押在雅典的监狱及其版图内的其他监狱中的拉栖代梦人的同盟者。

7.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应当以同样的方式将他们拘押的所有雅典人及其同盟者归还。

［8］8.至于斯基奥涅、托伦涅[44]和色米里昂，以及雅典人控制下的其他城市，雅典人可以按照他们自己认为适当的方法加以处理。

［9］9.雅典人应当向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一个城邦一个城邦依次宣誓，双方都应该按照他们习惯上最有约束力的方式[45]进行宣誓，每个城邦有17名代表参加宣誓。[46]誓词如下：“我将公正地、诚实地遵守这个协定和条约。”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应该用同样的方式向雅典人宣誓。［10］双方每年都要重新举行一次宣誓。在奥林匹亚、皮西亚[47]、地峡[48]，在雅典的阿克罗波里斯[49]和拉栖代梦的阿米克莱的神庙[50]，应当竖立宣誓纪念柱。

［11］10.如果本条约有疏漏之处，无论是什么问题，雅典人和拉栖代梦人在经过慎重考虑之后，可以在与誓词一致的基础上本着对双方有利的原则修改有关条款。

19 条约自普雷斯托拉斯监察官任期内的阿特密西昂月27日起在拉栖代梦生效，条约自阿尔凯乌斯任执政官期内的爱拉菲波里昂月25日起在雅典生效。［2］参加宣誓并奠酒的人中，拉栖代梦人有普雷斯托阿那克斯、阿基斯、普雷斯托拉斯、达马吉图斯、奇奥尼斯、麦塔格涅斯、阿堪苏斯、代索斯、伊斯卡哥拉斯、腓洛卡里达斯、宙西达斯、安替浦斯、泰里斯、阿尔基纳达斯、恩皮狄亚斯、麦那斯和拉菲卢斯；雅典人有兰篷、伊斯米奥尼库斯、尼基阿斯、拉齐斯、攸西狄姆斯、普罗克利斯、皮索多鲁斯、哈格浓、米尔提鲁斯、特拉西克列斯、塞阿根尼斯、阿里斯托克拉特斯、伊奥基乌斯、提摩克拉特

斯、列昂、拉马库斯和德摩斯提尼。

20 这个条约的缔结恰逢冬季之末夏季之始，正是城市狄奥尼苏斯庆节[51]刚刚结束之时，也刚好是第一次入侵阿提卡和战争开始的十年零几天。[52] [2] 用季节计算年代比过去常用的以各邦的执政长官或其他重要官员的任职时间来计算年代肯定要准确些。用官员的任职时间来准确计算年代是不可能的，因为某个事件可能发生在他们任职的初期、中期或末期。 [3] 但是，我这部历史著作采用夏季和冬季纪年方法，人们会发现，每季等于半年，第一次战争经历了十个夏季和十个冬季。[53]

21 同时，根据抽签结果，拉栖代梦人首先交还战争期间所侵占的地盘，立即释放他们手中的战俘；并且派遣伊斯卡哥拉斯、麦那斯和腓洛卡里达斯为代表前往色雷斯地区，命令克里阿利达斯把安菲波里斯移交给雅典人，并命令他们的每个同盟者接受条约并且执行条约中涉及他们的规定。 [2] 但是，那些条款不是他们所欢迎的，他们拒绝履行；为了满足卡尔基狄克人的要求，克里阿利达斯不愿交还安菲波里斯，他声称，他不能违背卡尔基狄克人的意志而将安菲波里斯移交给雅典人。 [3] 同时，他亲自带着当地的代表匆匆赶赴拉栖代梦，为自己不执行命令进行辩护，以应付伊斯卡哥拉斯及其同僚对他的指控，也想探询修改条约是否为时已晚。在获悉拉栖代梦人已经受条约约束后，他立即带着如果可能就移交安菲波里斯的指令启程返回。无论如何，他都要把居住在当地的伯罗奔尼撒人带走。

22 当时，同盟国的代表碰巧还留在拉栖代梦，[54]拉栖代梦人已在敦促那些尚未接受条约的同盟者接受条约。但是，他们拒绝接受条约，其理由与以前提及的相同[55]，并要求制定一个更为公平合理的条约来取代现在这个条约。 [2] 拉栖代梦人遣散了固执地各持己见的同盟者代表，并决定与雅典商谈有关他们两国结成同盟事宜。阿尔哥斯拒绝了拉栖代梦使者安佩里达斯和利卡斯提出的续订和约的请求。拉栖代梦人认为，如果能够如期与雅典结盟而将伯罗奔尼撒各邦拒之盟约之外，阿尔哥斯就得不到雅典的援助，也就不再对他们构成威胁了，伯罗奔尼撒的其他诸邦也很可能会保持平静。 [3] 因此，拉栖代梦人与在场的雅典大使举行谈判，双方商定结成联盟，并交换了批准盟约的誓言。盟约条款如下：

23 1.拉栖代梦人与雅典人结成同盟，有效期50年。

2.如果敌人侵犯拉栖代梦人的领土，损害拉栖代梦人的利益，雅典人应当根据自身的国力，以最有效的方式援助拉栖代梦人。但是，如果敌人蹂躏拉栖代梦人的土地后扬长而去，拉栖代梦人和雅典人应

该把入侵拉栖代梦的城邦视为共同的敌人，联合起来讨伐之，任何一方未经另一方的同意不得单独与其签订和约。这些条款应该公正地、诚恳地履行，不得有任何欺诈。

[2] 3.如果敌人侵犯雅典人的领土，损害雅典人的利益，拉栖代梦人应该根据自身的国力，以最有效的方式援助雅典人。但是，如果侵略者蹂躏雅典的土地后扬长而去，拉栖代梦人和雅典人应该把该侵略者视为共同的敌人，联合起来讨伐之，任何一方未经另一方同意不得单独与其签订和约。这些条款应该公正地、诚恳地履行，不得有任何欺诈。

[3] 4.如果奴隶们起来暴动，[56]雅典人应该根据其国力，全力以赴援助拉栖代梦人。

[4] 5.本条约应当由曾经对前一个条约宣誓的双方的那些代表宣誓。宣誓每年应该重新举行一次，拉栖代梦人于狄奥尼苏斯庆节[57]时前往雅典，雅典人应于海阿金西亚庆节[58]时前往拉栖代梦。[5] 双方应当各建一个纪念柱：拉栖代梦的纪念柱建在阿米克莱的阿波罗神像附近，雅典的纪念柱建在阿克罗波里斯的雅典娜女神像附近。[6] 如果拉栖代梦人和雅典人因某种特殊原因要对本条约进行补充或删节，其修改内容应当与双方在不违背誓言的限度内，由双方共同办理。

24 代表拉栖代梦人宣誓的有普雷斯托阿那克斯、阿基斯、普雷斯托拉斯、达马吉图斯、奇奥尼斯、麦塔格涅斯、阿堪苏斯、代索斯、伊斯卡哥拉斯、腓洛卡里达斯、宙西达斯、安替浦斯、泰里斯、阿尔基纳达斯、恩皮狄亚斯、麦那斯和拉菲卢斯；代表雅典人宣誓的有兰篷、伊斯米奥尼库斯、尼基阿斯、拉齐斯、攸西狄姆斯、普罗克利斯、皮索多鲁斯、哈格浓、米尔提鲁斯、特拉西克列斯、塞阿根尼斯、阿里斯托克拉特斯、伊奥基乌斯、提摩克拉特斯、列昂、拉马库斯和德摩斯提尼。

[2] 这个同盟条约是在和平条约签订后不久缔结的。在战争第十一年春季开始时，雅典人向拉栖代梦人归还了岛屿上所抓获的俘虏。第一次战争在过去整整十年中不间断地进行，我所记载的关于第一次战争的历史，也就到此告竣了。

---

[1] 公元前422年。

[2] 这是在德尔斐举行的竞技会，是全希腊纪念阿波罗战胜巨蟒皮松（Python）的庆节。皮西亚是德尔斐神谕所的女祭司。该竞技会每四年举行一

届，在每个奥林匹亚德（Olympiad）的第三年举行。

[3] 根据修昔底德（IV. 118）记载，休战和约在雅典历爱拉菲波里昂月（*Elaphebolion*）14日（约公历3月底）期满，但是直到皮西亚竞技会之后才重启战事，而皮西亚竞技会是在雅典历麦塔格特尼昂月（*Metageitnion*，公历8月下半月至9月上半月）举行的。关于古希腊历法，参阅本书附录二。

[4] 这是指四年前举行的供奉阿波罗神的祓除典礼（修昔底德，III. 107）。

[5] 约合7400米。

[6] 和被俘的雅典人彼此交换而回国的。

[7] 参阅修昔底德，IV. 65。

[8] 这是为了加强民主党的力量，为了他们的利益，将把城邦的土地重新分配。—史译本注

[9] 参阅修昔底德，IV. 88。

[10] 参阅修昔底德，IV. 107。

[11] 参阅修昔底德，IV. 132。

[12] 即不等援兵到来。

[13] 即右边，因为左边是有盾牌保护的。—史译本注

[14] 即他所选拔的那150名重装步兵（V. 8）。

[15] 参阅修昔底德，IV. 102。

[16] 即以前和雅典关系友好的时候。

[17] 参阅修昔底德，IV. 100—101。

[18] 即已逃出拉栖代梦人势力范围的黑劳士。

[19] 即黑劳士的大暴动，史称“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参阅修昔底德，I. 101—103。

[20] 下一年期满（参阅修昔底德，V. 28），因而此和约是从公元前457年算起的。

[21] 这些上层阶级是指斯巴达人当中的当权者。他们自成一个氏族，除了有共同的血统和祖先以外，还以婚姻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似乎证明，在号称“平等者公社”的斯巴达人内部诸氏族部落之间，也并非完全平等。

[22] 意思是说，将有疫病流行，那时他们将会用很高的价格来购买粮食，就像用银质农具耕作一样。

[23] 阿卡狄亚境内的一座山，上有古时候的宙斯神庙。

[24] 史译本作“第20年”，即公元前427年，因为他是在公元前446年离开自己祖国的。参阅修昔底德，I. 114；II. 21。

[25] 这大概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一旦有危险，他就随时可以到宙斯庙求庇。

[26] 公元前422/前421年。

[27] 参阅修昔底德，IV. 69。

[28] 参阅修昔底德，III. 52。

[29] 指全希腊的神庙，尤其是指德尔斐和奥林匹亚的神庙。

[30] 参阅修昔底德，IV. 103。

[31] 参阅修昔底德，IV. 88。

[32] 参阅修昔底德，IV. 88。

[33] 史译本作“斯托鲁斯”（Stolus）。

[34] 参阅修昔底德，I. 58。

[35] 参阅修昔底德，II. 79。

[36] 参阅修昔底德，IV. 109。

[37] 参阅修昔底德，V. 3。

[38] 参阅修昔底德，IV. 3。即派罗斯。

[39] 参阅修昔底德，IV. 54。

[40] 参阅修昔底德，IV. 45。

[41] 参阅修昔底德，II. 32。

[42] 参阅修昔底德，IV. 131。

[43] 参阅修昔底德，IV. 123。

[44] 参阅修昔底德，V. 3。

[45] 在批准条约时，雅典人以宙斯、德墨特尔和阿波罗的名义宣誓；有学者认为斯巴达是以狄奥斯库里兄弟神的名义宣誓。关于狄奥斯库里兄弟的身世有多种传说，其中一种认为他们是宙斯的一对孪生子。

[46] 参阅谢译本，第368—369页。

[47] 即德尔斐。

[48] 科林斯地峡。

[49] Acropolis，本意为“高处之城”，指雅典卫城。

[50] 史译本作“阿米克莱的阿波罗神庙”。阿米克莱为拉哥尼亚地区的古城，距斯巴达城3500米，这里有拉哥尼亚最重要的阿波罗神庙。

[51] 对狄奥尼苏斯的崇拜在阿提卡乡村十分流行。自庇西特拉图以后，它在雅典城的地位日益提高。城市狄奥尼苏斯庆节或大狄奥尼苏斯庆节开始于春分之前，持续数日。

[52] 这个条约可以确定是公元前421年签订的，史称“尼基阿斯和约”。阿提卡的演说家以及后世的学者通常把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前十年（公元前431—前421年）的战争称为“十年战争”或“阿奇达姆斯战争”。

[53] 参阅修昔底德，I. 30及附注。

[54] 参阅修昔底德，V. 17。

[55] 参阅修昔底德，V. 17。

[56] 这里的“奴隶们”指拉栖代梦的黑劳士，拉栖代梦的当政者无时无刻不担心黑劳士暴动；雅典奴隶也有过大规模逃亡（修昔底德，VII. 27），给雅典造成重大损失，但没有迹象表明雅典曾经担心奴隶暴动。

[57] 即大狄奥尼苏斯庆节。

[58] 阿米克莱的阿波罗庆节在海阿金西乌斯月（*Hyacinthius*，相当于雅典历的正月即赫卡托姆拜昂月）举行。参阅附录二。

第十六章 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招致反感。曼丁尼亚人、爱利斯人、阿尔哥斯人与雅典人结盟。曼丁尼亚战役和同盟的瓦解。

25 十年战争结束后，阿尔凯乌斯在雅典任执政官、普雷斯托拉斯在拉栖代梦任监察官时，拉栖代梦人与雅典人签订了和平条约和同盟条约；接受这两个条约的邦国之间实现了和平。但是，科林斯人和伯罗奔尼撒的一些城邦试图推翻这些协议。于是，在拉栖代梦与其同盟者之间，立即掀起一股新的反对拉栖代梦人的思潮。［２］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拉栖代梦人逐渐对雅典人心存疑惧，因为雅典人并没有履行和平条约中的某些条款；［３］尽管双方已在6年零10个月之内没有发生侵略对方领土的战争了，但在其他地区，战争仍在继续，双方竭力互相伤害。最后，双方不得不撕毁十年战争后缔结的和平条约，再度进入公开为敌的战争状态。

26 这个时期的历史也是由原来写历史的那个雅典人修昔底德所撰写的，[1]他将一年分为夏冬两季，采用编年体裁将历史事件按时间先后顺序记载下来，一直写到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摧毁雅典帝国，占领长城和比雷埃夫斯为止。[2]那时整个战争已经持续达27年。［２］如果不把条约所维持的和平时期也包括在战争时期之内，那一定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只要人们去查证有关的事实，就会发现把这段时期称为和平时期是不恰当的。双方都没有履行他们在条约中的承诺，交还或收回任何一块地盘；除此之外，在曼丁尼亚人和爱皮道鲁斯人的战争[3]中，在其他方面，双方都有违背和约的事例；在色雷斯地区的同盟者仍像从前一样处于公开的敌对状态；只有波奥提亚人处于休战状态，但这种休战和约必须每十天重订一次。［３］因此，把最初十年的战争，和随后的名不副实的休战期以及后来的战争联系起来，用夏冬两季计算年代的方法推算一下，就能发现我计算出来的年代与实际情况仅有数日的误差。信奉神谕的人们只在一件事情上推算准确，与事实吻合。［４］从战争开始到结束，我一直记得，人们普遍认为战争将持续三个九年[4]。［５］我经历了战争的全过程，我的年龄使我足以理解发生在身边的事件，为了探求事实真相，我密切关注事态发展。我在指挥安菲波里斯的战事[5]以后，曾被放逐而离开本国20年。我目睹战争双方的一切行动，特别是伯罗奔尼撒人的军事行动，因为我流亡在外，使我有空闲时间更加深入地探究战争的进程。［６］因此，我现在将叙述十年战争以后所发生的纷争、和约的破坏

以及随后所发生的战事。

27 在缔结五十年休战和约和随后的同盟条约以后，被召集来商讨停战事宜的伯罗奔尼撒诸邦的使者们从拉栖代梦各自回国。［2］除科林斯代表外，其余各国的代表直接回国。科林斯代表首先绕道访问阿尔哥斯，与阿尔哥斯政府的一些官员进行协商。他们指出，拉栖代梦人居心叵测，他们无非是想奴役伯罗奔尼撒诸邦，不然它无论如何也不会和它曾经憎恨的雅典人缔约结盟。现在，考虑如何使伯罗奔尼撒保持安全的职责落到了阿尔哥斯身上，阿尔哥斯应当立即通过一个法令，邀请任何独立自主并能以公平而平等的法律解决争端的希腊城邦与阿尔哥斯人订立防守同盟；他们应当指定几位全权代表讨论此事，而不是在公民大会上进行讨论，这是为了使那些申请加入同盟而未获准的城邦易于保守秘密。他们认为，很多城邦因为痛恨拉栖代梦人，都会加入这个同盟。［3］科林斯代表提出这些建议后就回国了。

28 与科林斯代表接触的阿尔哥斯官员向政府和民众通报了科林斯代表的建议，于是阿尔哥斯人通过一项法令，并推选出12名代表与除雅典和拉栖代梦以外的所有愿意加入同盟的希腊城邦商议缔结同盟事宜；至于雅典和拉栖代梦，未经阿尔哥斯民众的同意，都不得加入同盟。［2］阿尔哥斯人很快就制定出计划，因为他们认为休战协定即将期满，与拉栖代梦人的战争将不可避免，而且，他们也希望取得伯罗奔尼撒的领导权。那时候，拉栖代梦遭受挫折，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大为低落，而阿尔哥斯人则处于最繁荣昌盛时期，他们没有参与阿提卡战争[6]，反而因其中立地位在各方面获益匪浅。［3］因此，阿尔哥斯人准备与愿意加入同盟的任何希腊城邦缔结同盟。

29 首先要求加入同盟的是曼丁尼亚人及其同盟者，因为他们惧怕拉栖代梦人。曼丁尼亚人在拉栖代梦人与雅典人交战期间，已经征服阿卡狄亚的大部分地区，他们认为拉栖代梦人将不会坐视其安稳地占有这些地盘，现在拉栖代梦人终于有时间干涉此事了。因此，曼丁尼亚人乐意倒向阿尔哥斯人一边，因为阿尔哥斯是一个强国，是拉栖代梦人的世仇；并且和他们自己一样，是实行民主制的城邦。［2］随着曼丁尼亚人退出拉栖代梦同盟，在伯罗奔尼撒其他诸邦中，立即就是否应该效仿曼丁尼亚人退出同盟展开激烈的辩论，他们认为，曼丁尼亚人如果没有充足理由是不会改变其立场的；除此以外，他们对拉栖代梦在其他方面也有怨气，尤其是拉栖代梦人在与雅典人的条约中加入这个条款：在双方不违背誓词内容的基础上，拉栖代梦人和雅典人皆可按照他们的意志增添或删改条约条款。［3］该条款是在伯罗奔尼撒各地引起广泛恐慌的真正起因，他们都怀疑拉栖代梦人和雅

典人联合起来奴役他们，认为对条约的任何变更本来应当经过同盟全体成员国授权同意的条件下方可作出。［4］基于对局势的这些认识和理解，大多数城邦产生一种恐慌情绪，他们都渴望使自己与阿尔哥斯订立同盟。

30 与此同时，拉栖代梦人觉察到正在伯罗奔尼撒各地蔓延的骚动，也知道科林斯人是始作俑者，科林斯人自己想加入阿尔哥斯同盟。拉栖代梦人派大使前往伯罗奔尼撒地区，试图阻止那些尚在考虑和观望的城邦加入阿尔哥斯同盟。拉栖代梦的使者谴责科林斯人发起这种骚动，要求科林斯人不要退出拉栖代梦同盟而与阿尔哥斯结盟，指出科林斯人不接受与雅典人的条约已经是一种过错，不要再犯下违背誓言的罪过了；既然盟约有明确规定，除非神祇或英雄用某种方式阻止它，多数同盟者的决定对于全体同盟者应当具有约束力。［2］科林斯人在那些赞成他们拒绝接受条约的同盟者面前答复拉栖代梦使者，这些同盟者是事先被邀请前来的。科林斯人不肯公开陈述他们所遭受的伤害和委屈，诸如没有从雅典人手中收复索里昂[7]或阿纳克托里昂[8]，在其他方面，他们认为没有达到他们正当的要求，只是将其隐匿在托词之下，即科林斯人不愿抛弃它在色雷斯的盟邦，因为他们在波提狄亚首先暴动的时候，[9]曾向盟邦单独作出保证，就像在后来事件中所作的承诺一样。［3］因此，科林斯否认没有接受与雅典的条约违背了誓言，因为它曾以神祇的名义向色雷斯盟友发誓，他们决不能违背誓言，叛离盟友。另外，誓言中还有这样一句，“除非神祇和英雄阻止它”。现在，科林斯人认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正是神祇阻止的结果。［4］这就是科林斯人对过去所作誓言问题的陈述。关于阿尔哥斯同盟，他们将与盟邦协商，作出正确的决定。［5］拉栖代梦使者得到答复后就启程回国了。那时，碰巧阿尔哥斯的大使正在科林斯，他们敦促科林斯尽快与他们结盟，而科林斯人则邀请阿尔哥斯人参加在科林斯举行的下一次协商会议。

31 爱利斯的使团随后也来到科林斯，他们首先与科林斯人结盟，接着从科林斯来到阿尔哥斯，按政府的授权指令，又与阿尔哥斯人订立盟约。那时，爱利斯人正与拉栖代梦人就列普里昂[10]发生争执。［2］不久以前，列普里昂与一些阿卡狄亚人发生战争，列普里昂人请求爱利斯人予以援助，许诺把阿卡狄亚一半的土地给予爱利斯人。战争结束后，爱利斯把战争期间征服的土地交给列普里昂人使用，并强迫他们交纳1塔连特贡金给奥林匹亚的宙斯神。［3］列普里昂人缴纳这笔贡金直到阿提卡战争[11]爆发，列普里昂人随即以战争为借口不再缴纳贡金，爱利斯人以武力相威胁，列普里昂人遂向拉栖代梦求助。当这个事件被提交到拉栖代梦进行仲裁的时候，爱利斯人对拉栖代梦仲裁的公正性持怀疑态度，他们拒绝接受拉栖代梦的裁判

结果，蹂躏列普里昂的土地。［4］然而，拉栖代梦人认为，列普里昂是一个独立城邦，爱利斯人是侵略者，而爱利斯没有接受它的裁断，于是拉栖代梦人派遣重装步兵进驻列普里昂。［5］对此，爱利斯人认为，拉栖代梦接收了一个背叛爱利斯人的属邦加入其同盟，并出示一个条约，该条约规定，阿提卡战争结束时，每个同盟国都应当拥有它们在战争开始时所拥有的一切；他们认为自己受到不公正待遇，因而转向阿尔哥斯。现在，由爱利斯政府委派并授权的使者和阿尔哥斯人订立同盟。［6］紧接着，科林斯人和色雷斯的卡尔基狄克人与阿尔哥斯人结盟。同时，波奥提亚人和麦加拉人行动一致，仍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拉栖代梦人让他们按其意志行事，他们认为与拉栖代梦的政体相比，阿尔哥斯的民主制更不适合他们的贵族政体。

32 大约在这个夏季的同一时候，雅典成功地摧毁了斯基奥涅，处死其成年男子，[12]把妇女、儿童变为奴隶，将土地交给普拉提亚人居住。雅典人又把提洛人迁回提洛岛，[13]迁移提洛人是因为雅典人在战场上失利[14]和德尔斐神谕的指示。［2］同时，佛基斯人与罗克里斯人之间爆发战争。［3］现在已经订立同盟的科林斯人和阿尔哥斯人派遣代表到泰吉亚[15]，想使它叛离拉栖代梦。因为泰吉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邦，如果能说服它加入同盟，整个伯罗奔尼撒将站在他们这一边。［4］但是，泰吉亚人说，他们不愿做任何反对拉栖代梦的事情，这时满怀热情的科林斯人才放慢了他们的游说活动，开始担心其他城邦不会转向他们这一边来了。［5］但他们还是和波奥提亚人进行了接触，试图说服波奥提亚人与他们结盟，与阿尔哥斯和科林斯采取共同行动，并请求波奥提亚人随同他们一起到雅典，为他们争取获得十天休战协议[16]，类似于雅典人和波奥提亚人在五十年和平条约后不久所签订的十天休战协议。而且，万一遭到雅典人拒绝，就劝波奥提亚人放弃休战协议，在没有科林斯参加的情况下，今后不再与雅典人签订任何休战和约。这些便是科林斯人的要求。

［6］在与阿尔哥斯结盟问题上，波奥提亚人犹豫不决，但同意偕同科林斯人同往雅典，但是，他们没有为科林斯人争取到十天休战协议。雅典人的答复是，作为拉栖代梦人的盟邦，科林斯人已经接受了休战协议。［7］不过，波奥提亚人不愿放弃他们自己的十天休战协议，尽管科林斯人提出要求并责备雅典人违背诺言；事实上，科林斯与雅典已经停战，只是没有用盟誓的形式签订休战和约而已。

33 在同一个夏季里，[17]波桑尼阿斯之子、拉栖代梦国王普雷斯托阿那克斯统率拉栖代梦全军进入阿卡狄亚，攻击帕拉西亚人。帕拉西亚人臣属于曼丁尼亚人，他们当中的一派请求拉栖代梦人援助。如果可能，拉栖代梦人也想摧毁基浦塞拉要塞，该要塞在帕拉西亚境

内，由曼丁尼亚人修建和驻守，以袭扰拉哥尼亚境内的斯基里提斯地区[18]。［2］拉栖代梦人把帕拉西亚地区夷为废墟，曼丁尼亚人将其城镇交给阿尔哥斯军队驻守，而自己的军队则致力于防卫其盟邦领土，但是，他们没能拯救基浦塞拉或帕拉西亚的城镇，只好返回曼丁尼亚。［3］同时，拉栖代梦人使帕拉西亚人完全独立，将其要塞夷为平地后班师回国。

34 在同一个夏季里，跟随伯拉西达[19]进军色雷斯的军队回到拉栖代梦，他们是在和平条约签订后由克里阿利达斯[20]将他们从色雷斯带回国的。拉栖代梦人颁布命令，凡跟随伯拉西达征战的黑劳士[21]都应当获得自由，允许他们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居住地。不久以后，拉栖代梦人把他们安置在拉哥尼亚与爱利斯边境地区的列普里昂，使之与涅奥达摩德斯人[22]居住在一起。这时，拉栖代梦人与爱利斯人有些不睦。［2］可是，对那些在岛上被俘虏和已经缴械投降的斯巴达人，[23]人们担心他们因不幸遭遇而品行堕落，如果完全保留其公民权利，他们难免不试图进行革命活动。因此，这些人被立即剥夺部分公民权，尽管其中一些人当时担任公职。被剥夺公民权后，他们就没有资格担任公职，或从事买卖活动了。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的公民权利又得到恢复。[24]

35 在同一个夏季里，狄亚人占领了位于阿克特半岛上阿索斯附近的泰苏斯镇，该城镇与雅典有同盟关系。［2］整个夏季，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人继续保持交往，尽管和平条约订立后双方都明显地怀疑对方的诚意，因为双方都没有归还条约所规定的应该交还的领土。［3］根据抽签结果，拉栖代梦应该首先开始交还安菲波里斯和其他城镇，但它没有这样做。拉栖代梦人同样没有说服其色雷斯盟邦、波奥提亚人或科林斯人接受条约；尽管拉栖代梦人不断承诺与雅典采取联合行动，迫使其盟邦接受条约，如果他们继续拖延且拒绝接受条约的话。拉栖代梦人也不断地给那些拒绝接受条约的盟邦指定日期，届时那些仍不接受条约的盟邦将被宣布为拉栖代梦人和雅典人共同的敌人，但是故意不把这些约束用文字写下来。

［4］同时，雅典人觉得拉栖代梦人实际上没有履行他们的诺言，开始怀疑其履行条约的诚意，因而不但没有按照拉栖代梦的要求归还派罗斯，而且后悔不该将岛上的俘虏释放。于是，他们加强对尚未交还的其他领土的控制，直到拉栖代梦履行条约中它应尽的义务。［5］另一方面，拉栖代梦人说，他们已经尽力而为了，释放了他们关押的雅典战俘，从色雷斯撤回军队，做了他们力所能及的事。至于安菲波里斯，他们没有能力将它归还，但他们将尽力说服波奥提亚人和科林斯人接受条约，使帕那克敦恢复战前地位，把留在波奥提亚的

雅典战俘遣送回国。[6] 同时，拉栖代梦人要求雅典人归还派罗斯，或者，无论如何，美塞尼亚人和黑劳士应该撤退，像拉栖代梦军队已从色雷斯撤退一样。如果有必要，雅典人自己的军队可以驻守派罗斯。[7] 在这个夏季频频举行谈判，拉栖代梦人终于成功地说服雅典人把美塞尼亚人和其余的黑劳士以及从拉哥尼亚逃亡的人全部撤离派罗斯，上述这些人由雅典安置在基法伦尼亚的克拉尼伊。整个夏季，雅典人与拉栖代梦人之间保持和平状态和正常往来。

36 可是，到了冬季，[25]签订和平条约的那些拉栖代梦监察官不再任职，一些继任监察官甚至反对和平条约。这时，拉栖代梦的同盟者派遣的使者来到拉栖代梦，雅典人、波奥提亚人和科林斯人派遣的使者也抵达拉栖代梦，双方代表多次谈判后没有达成任何协议，代表们准备启程回国。这时，两个最希望废除和平条约的拉栖代梦监察官克里奥布鲁斯和森纳里斯趁此机会秘密地与波奥提亚的和科林斯的代表接触，他们劝波奥提亚人和科林斯人尽可能地采取一致行动，要求波奥提亚人首先与阿尔哥斯人结成同盟，然后波奥提亚人和阿尔哥斯人一起与拉栖代梦人建立同盟。既然波奥提亚人最不希望被迫接受与雅典人签订的和平条约，而拉栖代梦人又在争取赢得阿尔哥斯人的友谊和联盟，甚至由此引起与雅典公开敌对并使同盟条约关系破裂也在所不惜。波奥提亚人知道，与阿尔哥斯人建立体面的友谊关系是拉栖代梦的夙愿，因为拉栖代梦人相信，这将极大地有利于他们在伯罗奔尼撒以外地区进行战争。[2] 同时，他们请求波奥提亚人将帕那克敦交给他们，为此，如果可能，波奥提亚人可以获得派罗斯作为交换，以便使拉栖代梦人在与雅典恢复战争状态后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37 波奥提亚人和科林斯人带着森纳里斯和克里奥布鲁斯以及拉栖代梦其他朋友对其政府的建议启程回国。[2] 他们在回国途中，碰到两位专程前来等候的阿尔哥斯高级官员，这两位官员告诉波奥提亚的使者，波奥提亚人联合科林斯人、爱利斯人和曼丁尼亚人与阿尔哥斯建立同盟是可行的，如果这个同盟能够建立起来，他们就能按其意愿团结一致地进行议和或战争，可以对抗拉栖代梦人或其他任何城邦。[3] 波奥提亚的使者对于这个建议非常赞赏，因为这个建议与拉栖代梦朋友的提议完全一样。这两位阿尔哥斯官员认为，他们的建议已被对方接受。他们在动身回国时，许诺将派遣使者到波奥提亚。[4] 波奥提亚的使者回国后，向他们的同盟官[26]汇报了拉栖代梦朋友的提议，以及途中偶遇阿尔哥斯官员及其所提建议，同盟官很赞赏这个建议，乐意把它付诸实施，因为阿尔哥斯的请求与拉栖代梦朋友的提议很幸运地不谋而合。[5] 不久以后，阿尔哥斯使者带着上述建议抵达波奥提亚，同盟官表示赞同该建议，并许诺将派遣使者到阿尔哥斯商议结盟事宜，然后打发阿尔哥斯使者回国。

38 与此同时，波奥提亚同盟官、科林斯人、麦加拉人和来自色雷斯的使者们决定，他们首先互相宣誓，声明只要对方请求援助就互相给予帮助，不得单方面进行战争和议和；随后又建议，行动一致的波奥提亚人和麦加拉人[27]应当与阿尔哥斯建立同盟。［2］但是，宣誓之前，波奥提亚同盟官向拥有最高权力的四个议事会[28]通报了这些建议，劝说他们同意与所有愿意和波奥提亚订立防守同盟的城邦互相宣誓。［3］但是，议事会成员不肯接受这个建议，他们担心，接纳背叛拉栖代梦同盟的科林斯人加入同盟会触怒拉栖代梦人；波奥提亚同盟官没有告诉议事会成员，他们的使者在拉栖代梦的磋商经过以及克里奥布鲁斯和森纳里斯的建议，即波奥提亚人应该事先与科林斯人和阿尔哥斯人建立同盟，然后再与拉栖代梦人建立同盟；波奥提亚同盟官自负地认为，即使他们没有向议事会通报这些情况，议事会也不应该投票反对他们已作出的决定和提议。［4］于是这个计划就搁浅了，科林斯人和来自色雷斯的使者两手空空地离去；波奥提亚同盟官曾经设想实现这个计划后再与阿尔哥斯人商议结盟事宜。现在他们不再想向议事会提出有关阿尔哥斯问题，也不再按原来的承诺派遣使者到阿尔哥斯去了；人们的疏忽和拖延损害了整个计划。

39 在同一个冬季里，奥林苏斯人突袭并且攻下了有雅典军队驻守的麦基柏那[29]。

［2］这段时间，雅典人和拉栖代梦人继续磋商被对方侵占的领土的问题，拉栖代梦人希望，如果雅典人从波奥提亚人手中收复帕那克敦，他们自己便可以收回派罗斯。为此，拉栖代梦人派遣使者到波奥提亚，请求波奥提亚人把帕那克敦和雅典战俘移交给他们，以便他们用来交换派罗斯。［3］波奥提亚人拒绝移交帕那克敦和战俘，除非拉栖代梦人与他们单独订立一个盟约，该盟约应该与拉栖代梦人和雅典人已经签订的盟约一样。拉栖代梦人认为这样做将违背他们与雅典人达成的誓约，即没有另一方的参与，任何一方都不得单独议和或发动战争；拉栖代梦人还希望获得帕那克敦，并指望用它换回派罗斯。而拉栖代梦国内另一派人士主张解除与雅典之间的条约，他们设法加强与波奥提亚人的联系，在冬去春来之际，拉栖代梦人与波奥提亚人最终建立同盟；帕那克敦的防御工事立即被波奥提亚人拆毁。战争的第十一年就这样结束了。

40 在夏季开始的时候[30]，阿尔哥斯人发现波奥提亚人没有履行承诺派遣使者前来磋商，帕那克敦的防御工事又被拆除，波奥提亚人已与拉栖代梦人单独建立同盟。这一切使阿尔哥斯人开始担心自己处于孤立地位，而他们的同盟者都倒向拉栖代梦一边去了。［2］他们猜想，波奥提亚人已被拉栖代梦人说服而拆毁了帕那克敦的防御工

事，并加入与雅典人签订的条约，而雅典人暗地里已经获悉有关情况。因此，阿尔哥斯人甚至不敢指望与雅典人建立同盟—这正是他们过去一直抱有希望的。因为他们过去认为，雅典人与拉栖代梦人龃龉不和，一旦雅典人与拉栖代梦人之间的条约被废除，他们还可以倒向雅典一边。［3］阿尔哥斯人感到窘迫，他们担心，他们原想拒绝与拉栖代梦人续订同盟条约，并且想成为伯罗奔尼撒的领导者，其结果将会使自己马上陷于与拉栖代梦人、泰吉亚人、波奥提亚人和雅典人的战争之中。阿尔哥斯现在赶忙选派最有可能使拉栖代梦乐于接待的攸斯特罗夫斯和埃松作为使者前往拉栖代梦，他们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最有利的策略就是在一切可能争取的条件下，与拉栖代梦签订一个条约，以使心情焦虑的阿尔哥斯人安下心来。

41 阿尔哥斯使者抵达拉栖代梦后，就开始与拉栖代梦方面磋商他们所提出的盟约条款。［2］阿尔哥斯使者首先提出的要求是，允许把基努里亚的土地问题交由某个城邦或个人进行仲裁。基努里亚位于两国边境地带，双方对其归属问题一直争执不断，它包括泰里亚和安塞涅两个城镇，现在处于拉栖代梦人的占领之下。拉栖代梦人则首先声明，他们拒绝讨论此事，但愿意根据旧的条约条款达成协议。但是，阿尔哥斯使者最终成功地使拉栖代梦人作出让步：现在订立五十年休战协定，但是，如果拉栖代梦或阿尔哥斯境内没有发生战争或瘟疫，任何一方都可以向对方正式挑战并通过战争方式来解决基努里亚地区问题，因为过去双方都声称自己是胜利者[31]，不允许跨越拉栖代梦或阿尔哥斯边界进行追击。［3］拉栖代梦人起初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愚蠢之举，但最后，为了不惜任何代价维持与阿尔哥斯人的友好关系，他们同意了阿尔哥斯人的要求，把这一条写入盟约。但是，在条约生效前，阿尔哥斯的使者得返回国内，向人民汇报条约内容，如果阿尔哥斯人民批准条约，阿尔哥斯的使者就再回来参加海阿金西亚节，举行宣誓仪式。这样，阿尔哥斯的使者就回国去了。

42 在与阿尔哥斯人进行商谈的同时，拉栖代梦人的使者—安德罗米德斯、腓狄姆斯和安提门尼达斯—企图把雅典俘虏从波奥提亚人手中接收过来，并把这些俘虏和帕那克敦交还给雅典人。而拉栖代梦人的使者抵达波奥提亚后，发现波奥提亚人自己拆毁了帕那克敦要塞，他们的借口是，波奥提亚人和雅典人在古代对帕那克敦发生过争执，结果是双方交换誓词，约定双方都不得在帕那克敦定居，但双方应当把它作为牧场共同放牧。波奥提亚人把他们手中的雅典战俘移交给安德罗米德斯及其同僚，由他们把这些战俘移送到雅典，然后回国。他们同时把帕那克敦要塞被拆毁一事告诉了雅典人。在他们看来，这似乎与把帕那克敦要塞交还给雅典人一样，因为此地已不再被雅典的敌人占有。［2］他们的陈述使雅典人勃然大怒，雅典人认为

拉栖代梦人在两件事上不守信用：第一件是拆毁帕那克敦，他们应该把帕那克敦完整地归还给雅典；第二件是，雅典人现在获悉，拉栖代梦人已与波奥提亚人单独建立同盟，而他们过去在与雅典订立盟约时承诺，[32]要联合起来迫使不愿接受条约的盟邦接受条约。雅典人还指出拉栖代梦人在其他方面没有遵守和约的地方，认为他们被拉栖代梦人蒙骗了，因而给拉栖代梦使者们一个很不客气的答复，然后让他们离境。

43 拉栖代梦人与雅典人的关系既然恶化，雅典国内主张废除与拉栖代梦的条约的一派立即活跃起来。［2］这一派的领袖是克里尼亚斯之子阿尔基比阿德斯，那时他还年轻[33]，即使在希腊其他城邦中也可算是年轻的，但他是因其家族门第显赫而受人尊敬的。阿尔基比阿德斯确信雅典与阿尔哥斯结盟更可取，此外，他认为拉栖代梦人使他的威信受到损害，因而也反对和拉栖代梦人订立和约；拉栖代梦人通过尼基阿斯和拉齐斯到雅典商议条约，因为他年轻而忽视了他，也没有因其家族与拉栖代梦人在过去的关系而对他表示应有的尊重，其家族曾负责关照拉栖代梦人在雅典的利益。[34]尽管他的祖父放弃了这个任务，但他认为自己最近已经接过这种任务，他曾关照过从斯法克特里亚俘虏回来的拉栖代梦人。［3］因此，他认为，无论从哪个方面讲，他都没有得到拉栖代梦人应有的尊重。他首先反对与拉栖代梦人的和约，谴责拉栖代梦人，说他们是不可信的，他们订立和约的唯一目的就是腾出手来征服阿尔哥斯人，随后进攻孤立无援的雅典人；现在，雅典人和拉栖代梦人不合，他便私下派遣代表到阿尔哥斯，要求阿尔哥斯人和曼丁尼亚人、爱利斯人一起尽快赶到雅典，与雅典人商议结盟事宜。他说，现在是结盟的有利时机，他会尽力帮助他们。

44 阿尔哥斯人得知这个消息，意识到雅典人并没有与波奥提亚人秘密建立同盟，而是因此与拉栖代梦人发生激烈争执，阿尔哥斯人不再进一步关注为签订盟约而派往拉栖代梦的使者的磋商结果，而是开始倾向于雅典人一边，他们认为如果爆发战争，他们将和雅典城邦站在一起，雅典不仅是阿尔哥斯的古时候的盟邦，而且和阿尔哥斯一样，是实行民主制的城邦，还拥有强大的海军。［2］因此，阿尔哥斯立即派遣使者偕同爱利斯和曼丁尼亚的使者赶赴雅典，商议结盟事宜。［3］与此同时，拉栖代梦的使者也匆匆赶到雅典，其成员包括著名的对雅典人持友好态度的人士—腓洛卡里达斯、列昂和恩狄乌斯—他们担心雅典人一气之下，可能与阿尔哥斯人建立同盟；他们也想用帕那克敦交换派罗斯，并对拉栖代梦与波奥提亚人结盟之事加以辩解，申明该联盟不会对雅典造成危害。

45 拉栖代梦人的使者在雅典议事会演讲时，谈及上述内容，声称他们拥有全权商议和决定两国间所有有争议的其他问题。阿尔基比阿德斯担心，如果拉栖代梦使者又向雅典公民大会复述其主张，他们就可能争取到多数雅典人的好感，雅典人就可能不肯与阿尔哥斯人结盟了。［2］因此，他采取了下述计策。他以如下方式劝说拉栖代梦人：他郑重地保证，如果拉栖代梦代表团不向雅典公民大会说出其拥有处理问题的全权，他将把派罗斯交还给他们（现在反对交还派罗斯的人就是他自己，他会设法使拉栖代梦人从雅典人手中获得派罗斯），并协商解决争议中的其他问题。［3］他的计划是想离间拉栖代梦人和尼基阿斯，在公民大会上羞辱拉栖代梦人，指责他们缺乏诚意，说他们出尔反尔，以期促成阿尔哥斯、爱利斯、曼丁尼亚与雅典建立同盟。［4］结果这个计策获得成功。当拉栖代梦人的使者出席公民大会回答公民的质询时，说他们未曾向议事会讲过他们拥有解决问题的全权一事，雅典人对他们的这种做法再也忍耐不下去了，转而听信阿尔基比阿德斯的话。阿尔基比阿德斯则以从未有过的强烈语气攻击拉栖代梦人。雅典人准备立即请阿尔哥斯人及其同来的人[35]进入会场，和他们订立盟约。可是，缔结盟约之事未能办妥，由于发生了地震，这次公民大会就散会了。

46 第二天，公民大会继续开会，尽管拉栖代梦人受了欺骗，没有承认他们拥有解决问题的全权，尼基阿斯也上了当，但他仍然坚持认为雅典人应当与拉栖代梦人而不应当与阿尔哥斯人保持友好关系，因此，他建议推迟考虑与阿尔哥斯结盟的建议，再次派遣使者前往拉栖代梦了解其意图。他认为，推延战争的爆发只能提高雅典人自己的声誉，而损害其对手拉栖代梦人的威信；雅典国泰民安，所以最好是尽可能长久地维持这种繁荣，而拉栖代梦人的处境则是如此险恶，他们企盼尽快地采用冒险手段，以求时来运转。［2］结果，他成功地说服雅典人派遣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代表团到拉栖代梦去告诉拉栖代梦人，如果他们真诚地希望得到和平，就应该把完整无缺的帕那克敦和安菲波里斯归还给雅典人，解除他们与波奥提亚人的盟约（除非波奥提亚人同意接受雅典与拉栖代梦订立的盟约）。根据该条约规定，禁止任何一方在没有另一方参与时单独订立和约。［3］代表团还要坦率地告诉拉栖代梦人，如果雅典人图谋不轨，他们早就与阿尔哥斯人缔结盟约了，因为阿尔哥斯人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专程赶到雅典的。雅典人还把对拉栖代梦人其他方面的怨言告诉了尼基阿斯和他的同僚，他们便启程前往斯巴达了。［4］雅典代表团抵达拉栖代梦，向拉栖代梦人说明来意，提出要求，最后告诉拉栖代梦人，万一波奥提亚人不接受雅典人与拉栖代梦人订立的盟约，除非他们解除他们与波奥提亚人的盟约，否则雅典将单独与阿尔哥斯及其盟邦建立同盟。可是，拉栖代梦人拒绝解除他们与波奥提亚人的盟约—监察官森纳里斯

一派和其他持相同观点者坚持这种立场—但在尼基阿斯请求下，重新举行了宣誓仪式，尼基阿斯担心空手而归受到国人耻笑。事实果真如此，因为他是雅典与拉栖代梦订立和约的倡议者。［5］尼基阿斯一回国，雅典人就得知他在拉栖代梦一无所获，他们怨气冲天，认为他们是受了羞辱。通过阿尔基比阿德斯的介绍，阿尔哥斯人及其同盟者的代表出席了雅典公民大会，利用这个机会，双方签署条约，结成同盟。盟约条款如下：

47 雅典人、阿尔哥斯人、曼丁尼亚人和爱利斯人为了他们自己和他们各自控制下的同盟者的利益，订立有效期为100年的条约；同盟者之间，在陆地上和海上不得彼此伤害和相互欺诈。

［2］1.阿尔哥斯人、爱利斯人和曼丁尼亚人及其同盟者，无论以何种方式或手段，如果用武力攻击雅典人或雅典帝国境内诸同盟者；或者雅典人和他们的同盟者，无论以何种方式或手段，用武力攻击阿尔哥斯人、爱利斯人、曼丁尼亚人或他们的同盟者，都属于非法行为。

雅典人、阿尔哥斯人、爱利斯人和曼丁尼亚人将根据下列条件，结成同盟，为期100年。

［3］2.如果有敌人侵入雅典的领土，阿尔哥斯人、爱利斯人和曼丁尼亚人将根据雅典人的请求，倾其国力，以最有效的方式援助雅典。但是，如果侵略者在蹂躏其领土后扬长而去，则阿尔哥斯人、曼丁尼亚人、爱利斯人和雅典人，将把这个侵略者视为共同的敌人，所有这些城邦将一同攻击之；同盟国中任何一国不得单独与其议和，除非上述诸邦都同意与其缔结和约。

［4］3.同样，如果有敌人侵犯爱利斯、曼丁尼亚或阿尔哥斯的领土，雅典人应该根据上述诸邦的请求，倾其国力，以最有效的方式援助这些城邦。但是，如果侵略者在蹂躏了这些城邦的领土后扬长而去，则雅典人、阿尔哥斯人、曼丁尼亚人和爱利斯人把这个侵略者视为共同的敌人，所有这些城邦将一同攻击之；同盟国中任何一国不得单独与其议和，除非上述诸邦都同意缔结和约。

［5］4.任何心怀敌意的武装力量均不得通过同盟国的领土，或他们各自控制下的盟邦的领土，也不得通过他们控制下的海域，除非所有同盟国—即雅典、阿尔哥斯、曼丁尼亚和爱利斯—都投票赞成他们通过。

［6］5.凡派出援助盟邦的军队，他们的给养由出兵的城邦提

供，从他们抵达受援城邦之日算起，为期30天；援军在撤回国途中的给养也由出兵的城邦提供。如果援军的军事行动超过30天，接受援助的城邦应当提供给养费，标准如下：重装步兵、弓箭手和轻装步兵每人每天3个埃吉那奥波尔，骑兵每人每天1个埃吉那德拉克玛[36]。

［7］6.请求援助的城邦，当战争在其本国境内进行时，应当对前来援助的军队拥有指挥权。但是，如果各城邦决定联合远征，指挥权应当在所有城邦中平等分享。

［8］7.雅典人自己及其同盟者应当宣誓遵守本条约，阿尔哥斯人、曼丁尼亚人、爱利斯人及其同盟者，应当逐一宣誓履行本条约。每个城邦应该用其国内最具约束力的方式宣誓，并献上完全成熟的牲畜作为祭品。誓词如下：

我谨以公正、纯洁和真诚的态度遵守同盟条约和条约的各项条款；我决不以任何方式或手段违背本条约。

［9］在雅典，宣誓应该由议事会和城市长官执行，由议事会主席团[37]主持；在阿尔哥斯，宣誓由议事会、八十人团和阿提奈[38]执行，由八十人团主持；在曼丁尼亚，宣誓由十执政官、议事会和其他行政长官执行，由宗教长官和将军们主持；在爱利斯，宣誓由十执政官、行政长官和六百人团执行，由十执政官和司法官主持。［10］雅典人应当在奥林匹亚竞技会[39]开幕前30天前往爱利斯、曼丁尼亚和阿尔哥斯重新宣誓；阿尔哥斯人、曼丁尼亚人和爱利斯人应在大泛雅典人节[40]前10天前往雅典重新宣誓。［11］条约的条款、誓词和盟约须镌刻在石柱上，雅典人应把石柱立在卫城上[41]，阿尔哥斯人应把石柱立在阿波罗神庙内的市场上，曼丁尼亚人应把石柱立在市场中的宙斯神庙里，同盟各邦应在即将举行的奥林匹亚竞技会期间联合建立一根铜柱。［12］如果上述城邦认为有必要增加条约条款，经所有盟邦磋商并一致同意后，新增条款将同样具有约束力。

48 尽管上述诸邦签订了条约，缔结了同盟，但拉栖代梦人和雅典人所签订的条约并没有因此而被宣布废止。［2］同时，尽管科林斯是阿尔哥斯的同盟国，但它并没有参加这个新条约，也没有参加从前爱利斯人、阿尔哥斯人和曼丁尼亚人所订立的攻守同盟。科林斯人曾公开声称，他们对于第一个同盟条约已经感到满意了，该条约只是防御性的，他们有互相援助的义务，而没有联合起来进攻别人的责任。［3］于是，科林斯人采取了与其盟邦不同的态度，再次倾向于拉栖代梦人了。

49 奥林匹亚竞技会在这一年夏季[42]举行，阿卡狄亚的安德罗斯提尼首次赢得摔跤和拳击比赛的胜利，爱利斯人不许拉栖代梦人进入神庙，拉栖代梦人也就没有参加祭祀仪式和竞技会，因为爱利斯人曾经按照奥林匹亚法律规定对拉栖代梦人处以罚款，而拉栖代梦人又不肯缴纳罚金。爱利斯人认为，拉栖代梦人曾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休战期间[43]派其重装步兵进入列普里昂并进攻腓尔库斯要塞。按法律规定，每个重装步兵罚款2明那，罚金共计2000明那。［2］拉栖代梦人派来使者，申明这种处罚是不公正的，他们说，在拉栖代梦重装步兵出发时，在拉栖代梦还没有宣布休战。［3］但是，爱利斯人则肯定地说，他们自己的休战已经开始（他们首先向他们自己宣布休战），他们就像在和平时期一样过着安宁的生活，没有预料到会遭到袭击，拉栖代梦人的侵略行为使他们感到震惊。［4］对此，拉栖代梦人认为，如果爱利斯人真的认定拉栖代梦人犯了侵略别人的过错，他们随后到拉栖代梦宣布休战就没有必要了；但是，他们还是在拉栖代梦宣布了休战，这表明他们认为拉栖代梦人并没有犯下侵略过错，而宣布休战后，拉栖代梦人就没有进攻爱利斯的领土了。［5］尽管如此，爱利斯人还是坚持他们的观点，无论如何都不能使他们相信拉栖代梦没有犯下侵略他们领土的过错；但是，如果拉栖代梦人愿意归还列普里昂，他们愿意放弃自己应得的那部分罚金，并替拉栖代梦人缴纳应该贡献给神祇的罚金。

50 拉栖代梦人不肯接受爱利斯人的建议，爱利斯人又提出第二个建议。如果拉栖代梦人不愿归还列普里昂，他们可以不交还。但是，既然他们渴望进入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他们应该登上宙斯神庙的祭坛，在希腊人面前宣誓，保证以后将支付罚金。［2］这个建议也被拉栖代梦人拒绝了，于是，拉栖代梦人被排斥在神庙、祭祀和竞技会之外，他们只好在国内举行祭祀仪式。除拉栖代梦人外，只有列普里昂没有参加祭祀和竞技会。［3］爱利斯人仍担心拉栖代梦人采取武力强行参加祭祀活动，便派遣一批全副武装的青年执行警戒，参加警戒的还有1000名阿尔哥斯人、1000名曼丁尼亚人和一些在祭祀节日期间驻扎在哈皮那[44]的雅典骑兵。［4］在竞技会期间，人们忧心忡忡，害怕拉栖代梦人率领军队前来滋事，特别是拉栖代梦人阿开西劳斯之子利卡斯在跑马场被裁判员鞭打后。因为利卡斯的参赛马车获得优胜，但裁判员宣布波奥提亚人是获胜者，原因是利卡斯无权参加竞赛，而利卡斯擅自进入赛马场，为了表明他是获胜马车的主人，他把胜利花冠戴在御马者—自己头上。这个事件发生后，恐惧气氛蔓延，人们非常担心发生动乱。但是，拉栖代梦人保持平静，使节日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平安度过。［5］奥林匹亚竞技会之后，阿尔哥斯人及其同盟者的代表一起造访科林斯，邀请科林斯人参加他们的同盟。他们在科林斯发现拉栖代梦使者在那里，经过长时间谈判后一无所

获。这时发生了地震，代表们回到各自城邦去了。这个夏季也就结束了。

51 接着在冬季里，[45]特拉启斯的赫拉克里亚人与周边部落埃尼安尼亚人、多洛皮亚人、马利亚人以及一些色萨利人发生了战争，［2］周边部落对赫拉克里亚人的城镇心怀敌意，认为它直接威胁着他们的领土安全。因此，从该镇建立之日起，他们就倾其力量以各种方式反对和滋扰它。现在，他们在战场上打败了赫拉克里亚人，杀戮其军民，包括他们的拉栖代梦人指挥官克尼狄斯之子森纳里斯。冬季结束的时候，战争的第十二年也就此结束了。

52 下一个夏季[46]刚一开始，就在这场战役之后，情况恶化的赫拉克里亚城被波奥提亚人攻陷，波奥提亚人以拉栖代梦人阿吉西皮达斯没有能力管理该城镇为借口，将其赶走，并且说，他们担心拉栖代梦人因伯罗奔尼撒的事务陷于困境时，雅典人会乘机占领该城镇。尽管如此，波奥提亚人的所作所为仍冒犯了拉栖代梦人。

［2］在同一个夏季里，克里尼亚斯之子阿尔基比阿德斯已是雅典的一名将军，在阿尔哥斯人及其同盟者的协助下，率领少数雅典重装步兵和弓箭手以及沿途吸收的一些同盟者的士兵，进入伯罗奔尼撒。他凭借这支军队，通过伯罗奔尼撒，在各地处理各种与同盟有关的事务；在其他方面，他说服培特利人将其长城修筑到海边，并打算自己也在阿凯亚的瑞昂[47]附近修筑一个要塞。但是，科林斯人、西基昂人以及那些担心他修筑要塞而使自己蒙受损害的其他地方都开来军队，阻止了他的计划。

53 在同一个夏季里，爱皮道鲁斯人和阿尔哥斯人之间爆发了战争。阿尔哥斯人发动战争的借口是爱皮道鲁斯人没有向阿波罗·皮赛乌斯神庙送去牧场应奉献的祭品，他们有献祭的义务，而阿尔哥斯人是该神庙[48]的主要负责人。但是，撇开这个托词，实际上阿尔基比阿德斯和阿尔哥斯人商定，如果可能就夺取爱皮道鲁斯，以使科林斯人不敢妄动，缩短雅典人从埃吉那派兵增援阿尔哥斯的路程，这比绕过斯基赖昂[49]的海上航线要近一些。因此，阿尔哥斯人准备单独侵入爱皮道鲁斯，迫使他们缴纳祭品。

54 大约同时，阿奇达姆斯之子阿基斯率领拉栖代梦的全部军队，进驻其边境上的留克特拉，该地位于吕凯昂山的对面，没有人知道拉栖代梦人进军的意图，甚至派遣军队参加行动的同盟者也不清楚。［2］可是，越过边境时的祭祀[50]没有显示吉兆，拉栖代梦人就班师回国了，通知其盟邦准备下个月以后进军。下个月碰巧是卡尔纽斯月[51]，这是多利斯人的神圣时节。［3］拉栖代梦人撤军后，阿尔

哥斯人在卡尔纽斯月到来的前三天即他们称之为最后一天开始进军，侵入和掠夺爱皮道鲁斯，在整个征战期间，他们把每天都称为卡尔纽斯月的前一个月的第27日[52]。［4］爱皮道鲁斯请求其盟邦派兵援助，有些盟邦以本月为神圣月份为由拒不出兵，其他盟邦则派兵驻扎在爱皮道鲁斯边境上按兵不动。

55 在阿尔哥斯入侵爱皮道鲁斯之际，应雅典人的邀请，各城邦的代表集合在曼丁尼亚。协商会议开始的时候，科林斯人攸法米达斯发言说，他们的言行不一致，在他们坐在谈判桌前议和的时候，爱皮道鲁斯人及其盟邦与阿尔哥斯人在战场上厮杀犹酣；与会代表应当首先进行斡旋，使双方停战，然后议和谈判才可能继续。［2］各城邦代表接受了这个建议，经过斡旋，阿尔哥斯人撤离爱皮道鲁斯，随后代表们再次聚集协商，但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阿尔哥斯人再次侵入并劫掠爱皮道鲁斯。［3］拉栖代梦人也进军卡利埃，但边境上的祭祀再次显示不祥之兆，他们又撤退了。阿尔哥斯人毁掉爱皮道鲁斯三分之一的国土后撤兵回国。［4］同时，阿尔基比阿德斯率领1000名雅典重装步兵前来支援阿尔哥斯人，但发现拉栖代梦人的远征军已经撤回，阿尔哥斯人不再需要援助了，阿尔基比阿德斯也就返回去了。这个夏季就这样过去了。

56 在下一个冬季里，[53]拉栖代梦人设法避开了雅典人的警戒，把阿吉西皮达斯手下的300名驻军运抵爱皮道鲁斯。［2］对此，阿尔哥斯人前往雅典，抱怨雅典人不该允许敌人由海路通过其领土[54]，因为条约中有关于同盟者不得允许敌人通过其领土的条款[55]。因此，除非雅典人现在派遣一支由美塞尼亚人和黑劳士组成的军队进入派罗斯，袭扰拉栖代梦人，阿尔哥斯人才认为雅典人守信用。［3］阿尔基比阿德斯说服雅典人在拉哥尼亚石柱铭文的下面，加刻“拉栖代梦人不遵守誓约”的字样，并且派遣在克拉尼伊的黑劳士[56]到派罗斯，劫掠那个地方；除此之外，局势一如既往，保持平静。

［4］在这个冬季里，阿尔哥斯人与爱皮道鲁斯人的冲突持续不断，不过只有伏击战和袭掠，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双方都有伤亡，损失不大。［5］在冬去春来之际，阿尔哥斯人携带云梯开赴爱皮道鲁斯，希望找到一处因忙于战争而疏于防守的城墙，一举攻克它，但他们没有成功，只得返回。冬季结束之时，战争的第十三年也结束了。

57 在随之而来的仲夏时节[57]，拉栖代梦人发现他们的同盟者爱皮道鲁斯遭受不幸，伯罗奔尼撒的其余盟邦有些公开地叛变，有些有意疏远自己，他们认为，如果不采取措施迅速加以干预的话，骚动会进一步扩大。因此，拉栖代梦国王、阿奇达姆斯之子阿基斯率领包括

黑劳士在内的全部武装力量开赴战场，反击阿尔哥斯人。［2］拉栖代梦的同盟者泰吉亚人和阿卡狄亚人也参加了远征。伯罗奔尼撒和其他地区的同盟者的军队集结在弗琉斯；波奥提亚人派来5000名重装步兵和5000名轻装步兵，500名骑兵及同样数量的随从[58]；科林斯人派来2000名重装步兵，其余的盟邦则派出多少不一的分遣队；弗琉斯人则派出全国所有的军队。

58 阿尔哥斯人自始就知道拉栖代梦人在准备开战。但是，他们在等到拉栖代梦军队开往弗琉斯与其同盟军会合时才开赴前线。曼丁尼亚人及其同盟者前来增援，爱利斯人派来3000名重装步兵援助他们。［2］他们向前推进，在阿卡狄亚的麦塞德里昂遭遇拉栖代梦人。双方都在一座小山上构筑阵地，阿尔哥斯人准备在拉栖代梦人单独安营时向他们发动进攻。但是，阿基斯在夜里趁阿尔哥斯人不注意，拔营撤离，前往弗琉斯与其他盟军会合了。［3］阿尔哥斯人在次日拂晓才发现这个情况，他们首先向阿尔哥斯开进，随后又朝涅米亚大道挺进，他们估计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的军队从山上撤离后必经此地。［4］但是，阿基斯没有走阿尔哥斯人猜测他要走的那条路，他命令拉栖代梦人、阿卡狄亚人和爱皮道鲁斯人整军出发，沿着另一条崎岖道路向阿尔哥斯平原进军。科林斯人、培林尼人和弗琉斯人则沿着一条陡峭的道路前进，波奥提亚人、麦加拉人和西基昂人则奉命取道阿尔哥斯人驻守的涅米亚大道向前挺进。其目的在于，如果阿尔哥斯人进入平原攻击阿基斯率领的军队，他们则用骑兵从后面袭击阿尔哥斯人。［5］作出这些军事部署后，阿基斯侵入阿尔哥斯平原，摧毁萨明苏斯和其他地方。

59 阿尔哥斯人获悉上述情报后，迎着朝阳从涅米亚出发。在途中，他们遭遇弗琉斯人和科林斯人，杀死少数弗琉斯人，而自己的士兵被科林斯人所杀死的也许更多一些。［2］同时，奉命向涅米亚进军的波奥提亚人、麦加拉人和西基昂人发现阿尔哥斯人已不在那里。阿尔哥斯人进入平原时发现自己的财产被毁掉，于是排成阵列准备战斗，拉栖代梦人也同样地列队迎战。［3］现在阿尔哥斯人被紧紧包围，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的军队切断了城中的阿尔哥斯人与平原上的阿尔哥斯人之间的联系；在他们的前方有科林斯人、弗琉斯人和培林尼人；在涅米亚方向有波奥提亚人、西基昂人和麦加拉人。同时，阿尔哥斯人的军队没有骑兵，在其同盟国中只有雅典人没有赶来参战。[59]［4］现在，大多数阿尔哥斯人及其同盟者的军队不知道他们的处境岌岌可危，仍认为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作战形势了，即在自己的国土上，在城市附近，正在截断拉栖代梦人的退路。［5］可是，阿尔哥斯军队中有两人觉察到险情：一个是特拉叙鲁斯，阿尔哥斯的五位将军之一；另一个是阿尔基弗隆斯，他是在阿尔哥斯的拉栖代梦

人的代理人。他们在双方军队即将接战之际，跑过来与阿基斯举行谈判，竭力劝说他不要发动战争，不论拉栖代梦人对阿尔哥斯人有什么怨仇，阿尔哥斯人都准备将其提交给一个公正和公平的仲裁者进行仲裁，并签订一个条约以便将来过和平生活。

60 这些请求仅仅是这两位阿尔哥斯人的主张，他俩并没有获得军队中大多数人的同意和授权。阿基斯接受了他俩的提议，没有与多数人商议此事，仅仅与随其远征的一名高级军官私下谈及过，便决定同意与阿尔哥斯人休战四个月，使阿尔哥斯人履行其诺言；随后他下令立即撤军，没有对任何一个盟邦作任何解释。［2］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的军队出于对法律的尊重而跟随其将军撤退，但他们中的多数人公开指责阿基斯放弃如此难得的良机（敌人已被步兵和骑兵四面合围），没有施展其威力便不战自退了。［3］的确，这次集合的是最好的希腊军队；他们会合于在涅米亚时，可以看到拉栖代梦人的全部军队，以及阿卡狄亚人、波奥提亚人、科林斯人、西基昂人、培林尼人、弗琉斯人和麦加拉人的精锐部队，他们自己认为不仅能战胜阿尔哥斯同盟，就是再添上另一个这样的同盟，他们也能对付。［4］拉栖代梦同盟的军队就这样在对阿基斯的抱怨声中撤退，各自回国去了。［5］但是，阿尔哥斯人仍然愤怒地谴责没有与民众商议就擅自缔结休战协定的人，他们自己认为这是他们从未有过的极好机会而让拉栖代梦人逃走了；当战斗在他们城墙下进行的时候，会有很多勇敢的同盟军参加作战。［6］因此，在返回途中，他们在进城前就在审判军事案件的卡拉德鲁斯河的河滩上向特拉叙鲁斯投掷石块。特拉叙鲁斯逃避到祭坛旁边才保住性命，但他们把他的财产没收了。

61 之后，拉齐斯和尼科斯特拉图斯率领雅典的1000名重装步兵和300名骑兵赶到了。但阿尔哥斯人不愿破坏与拉栖代梦人所订的休战协定，他们请求雅典人班师回国，雅典人则想在阿尔哥斯的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讲，也遭到拒绝。当时曼丁尼亚人和爱利斯人还在阿尔哥斯，他们支持雅典人的要求；最后，阿尔哥斯人被迫同意雅典人的要求。［2］在阿尔哥斯充任雅典大使的阿尔基比阿德斯，代表雅典人向阿尔哥斯人和同盟者发表演讲。他说，没有他们这些同盟者的同意，阿尔哥斯人无权签订休战协定，现在雅典援军及时赶到，应该恢复军事行动。［3］雅典人列举的这些理由成功地说服了同盟军，除阿尔哥斯以外的所有同盟者立即向奥科麦诺斯进军。阿尔哥斯人尽管像其他盟邦一样表示同意，但开始时滞留在后，后来才加入远征军的征战行动。［4］现在，他们都开到奥科麦诺斯城下，包围该城，向它发起进攻；他们急于攻占奥科麦诺斯的原因之一是拉栖代梦人把阿卡狄亚人质关押在此地。［5］奥科麦诺斯人看到自己城防薄弱，敌军众多，因而惊恐不安，他们担心在援兵到来之前自己的城市就有被

摧毁的危险，便主动投降了。投降的条件是加入阿尔哥斯同盟，把自己的人质交给曼丁尼亚人，释放拉栖代梦人关押在他们那里的人质。

62 同盟军在夺取奥科麦诺斯后，商议下一个进攻目标。爱利斯人竭力主张进攻列普里昂，曼丁尼亚人主张进攻泰吉亚，阿尔哥斯人和雅典人支持曼丁尼亚人的主张。［2］爱利斯人对同盟军没有投票支持其主张进攻列普里昂极为不满，盛怒之下班师回国；其余的盟军驻扎在曼丁尼亚，准备进攻泰吉亚，泰吉亚城内有一派准备投降。

63 与此同时，拉栖代梦人在签订为期四个月的休战协定后，从阿尔哥斯撤兵回国。他们强烈抨击阿基斯没有征服阿尔哥斯，失去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因为把如此众多而精良的同盟者的军队集中在一起很不容易。［2］但是，当敌人夺得奥科麦诺斯的消息传来后，他们怒不可遏，打破惯例，在狂怒情绪影响下，打算拆毁阿基斯的宅邸并罚款1万德拉克玛。［3］可是，阿基斯恳求他们不要处罚他，许诺将在下一次作战的时候，英勇杀敌，以赎前愆；若非如此，则听凭国人处置。［4］因此，他们既没有拆毁其宅邸，也没有科以罚金。他们制定了一项在拉栖代梦还是史无前例的法律，推举10个斯巴达人担任他的顾问[60]，限制他的权力，没有取得顾问们的同意，他带兵出城，属于非法行为。

64 在这个时候，拉栖代梦人在泰吉亚的朋友[61]传来消息，除非他们迅速发兵援救，否则泰吉亚将会倒向阿尔哥斯及其同盟者一边，他们已经准备这样做了。［2］得到这个消息后，一支由所有拉栖代梦人和黑劳士所组成的军队从拉栖代梦赶去援救，其行动之迅速，规模之浩大，都是前所未有的。［3］他们向麦那里亚的奥瑞斯提昂进发，命令其盟邦阿卡狄亚人紧随其后，远征泰吉亚。远征军抵达奥瑞斯提昂后，派遣六分之一的兵力—由年龄最大和最小的人组成，回国守卫家园，其余的军队开赴泰吉亚；不久，阿卡狄亚的军队也赶到泰吉亚与他们会合。［4］同时，他们派遣使者通知科林斯人、波奥提亚人、佛基斯人和罗克里斯人，命令他们尽快率领军队赶往曼丁尼亚。军令紧急，这些同盟军要穿过敌人所占领的地区，即自己和曼丁尼亚中间的地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非相互等候，集中在一起。尽管如此，他们仍须尽快行动。［5］同时，拉栖代梦人和阿卡狄亚的军队一起进入曼丁尼亚地区，在赫拉克利斯神庙附近安营扎寨，开始劫掠这个地区。

65 阿尔哥斯人及其同盟者在曼丁尼亚发现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的军队后，立即占领一个坚固而难攻的阵地，排列成战斗阵列。［2］拉栖代梦人马上冲上前去攻击他们，双方相距仅为投掷石头和标枪所能达到的距离。一个年纪较大的士兵发现敌军阵地固若金汤，

朝阿基斯大声呼喊，说他正在用一个错误去弥补另一个错误，意思是说，他想弥补上次从阿尔哥斯撤退那个遭到强烈指责的错误，而现在又不合时宜地鲁莽进攻了。［3］同时，阿基斯或许因老兵呼喊提醒的缘故，或许是突然萌发了新的念头，他在两军将要正式交战之前迅速地撤回军队，［4］开进泰吉亚境内，开始将河流改道，让河水流入曼丁尼亚，因为曼丁尼亚人和泰吉亚人就河流问题经常发生冲突，该河无论流经两国中的哪一个国家，都会造成严重灾害。［5］他这样做的目的是迫使阿尔哥斯人及其同盟者从山上下来，阻止河流改道。他们知道河流改道所造成的灾害，一定会那样做的，这样，阿基斯就可以在平原上与他们作战了。因此，那天他在那里专门从事河流改道工作。阿尔哥斯人及其同盟者对拉栖代梦人推进到短兵相接之际突然撤退一事，先是感到惊愕，不知所措。当拉栖代梦人全军撤离并从他们视野中消失时，他们没有采取行动追击敌人。他们开始责难他们的将军们：上一次在阿尔哥斯，他们拦截了拉栖代梦人，却让后者溜走了，而且现在又一次让拉栖代梦人就这样从容不迫地逃走，没有派兵追击，阿尔哥斯人的军队是被轻易地出卖了。［6］他们的将军起初有些惊慌失措，继而率军撤离山冈，进入平原，安营扎寨，准备进攻敌人。

66 第二天，阿尔哥斯人及其同盟军排成阵列，一旦碰巧遇到敌人就投入战斗。拉栖代梦人从改变河道的地方回到他们在赫拉克利斯神庙附近的营地，却突然发现敌人就在他们前面，井然有序地列队从山上下来，［2］这种震惊犹如晴天霹雳，拉栖代梦人从未经历过；他们没有时间做准备，立即跑步排列成行，阿基斯国王依法行使指挥权。［3］因为当国王亲临战场时，由他发布全部命令。他向波列玛克下达命令，波列玛克向各营队长传达命令，营队长向各分队长传达命令，分队长又向各支队长传达命令，支队长再把命令传达给属下战士。[62]［4］总之，所有命令都要以同样的方式快速地传达给部队。拉栖代梦的军队，除一小部分以外，其军官都是分级隶属的，命令的下达和传递是层层下达，由许多人完成的。

67 拉栖代梦军队在这次战役中的兵力部署如下：左翼是斯基里提斯人[63]，他们在拉栖代梦军队中总是单独居于那个位置，紧挨着他们的是曾受伯拉西达领导的从色雷斯撤回的军队和涅奥达摩德斯人[64]，旁边就是一个营队接一个营队的拉栖代梦人，赫赖亚的阿卡狄亚人就在他们旁边。这些军队的后面是麦那里亚人，右翼是泰吉亚人，他们后面有少数拉栖代梦人。他们的骑兵部署在两翼。［2］这就是拉栖代梦人的兵力部署情况。他们的敌人的兵力部署情况如下：右翼是曼丁尼亚人，他们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作战，紧挨着他们的是阿卡狄亚的同盟军，接下去是1000名阿尔哥斯的精锐部队，他们用

公费进行了长期的军事训练；再下去，就是其余的阿尔哥斯人，他们后面是同盟军克里奥奈人和奥尼埃人；最后，雅典人和他们的骑兵位居最左侧。

68 以上就是敌对两军的构成和兵力部署情况。拉栖代梦军队的规模似乎要大一些。［2］至于具体的数目，无论是各分遣队的数目还是双方军队的总数，我都不能准确地说出了。因为拉栖代梦军队的数目属政府机密，因而无从得知，而人们又总是夸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因而估计数字也是不可信的。可是，根据下面的计算方法，可以估算出这次战役中拉栖代梦军队的人数。［3］在战场上，除600名斯基里提斯人以外，有7个营队（*lochoi*），每个营队有4个分队（*pentecosty*），每个分队有4个支队（*enomoty*）。每个支队的第一排有4名士兵，其后的纵队人数并不相等，其人数由营队长决定，一般纵队为8人；除去斯基里提斯人外，整个第一排共有448人。[65]

69 现在，双方军队即将交战了，指挥官们都向各自的军队发表鼓动性演讲。曼丁尼亚的将军提醒曼丁尼亚人，他们是在为自己的祖国而战；这次战役事关他们维持主权或遭受奴役，即关系到他们是否能保持主权还是再次遭受奴役的问题。阿尔哥斯的将军对阿尔哥斯人说，他们是为了恢复他们古代[66]的盟主地位而战，为了恢复他们被剥夺已久的在伯罗奔尼撒的平等地位[67]而战，也是为了惩罚敌人和邻国对他们所犯下的许多暴行而战。雅典的将军对雅典人说，与众多勇敢的同盟者并肩作战，而表现并不弱于任何一邦，那是雅典人的光荣，在伯罗奔尼撒击败拉栖代梦人，将巩固和扩大他们的帝国，而且再也无人胆敢侵略雅典的领土了。［2］这些就是他们向阿尔哥斯人及其同盟者所发表的充满激情的演讲。与此同时，拉栖代梦的士兵们互相鼓励，高唱战歌列队行进，激励每个勇敢的战士记住他们的过去，他们知道长期不断的作战训练要比任何简短的口头鼓动更有效地保护他们，不管临战鼓动说得多么娓娓动听。

70 演讲之后，双方军队开始交战。阿尔哥斯人及其同盟军快速前进，猛烈进攻。拉栖代梦人则按照常规，和着由众多长笛手演奏的军乐声，缓慢推进。他们演奏音乐与宗教无关，只是为了确保军队在行进时步伐一致，阵容整齐，因为大军在交战时是容易被冲乱的。

71 正当两军即将接战之际，阿基斯国王决定对全军作如下调整：双方交战时，把右翼阵列进一步拉长，双方都使自己的右翼超出敌人的左翼，因为他们害怕受到伤害，每个士兵尽量利用其右侧士兵的盾牌保护其没有武装保护的那一侧[68]，认为相互间的盾牌靠得越近，就能使盾牌衔接起来，保护也就越好。起初，应该对这种行为负责的是右翼的第一个士兵，他总是力图将身体没有受到保护的一侧避

开敌人，同样害怕受到伤害的心理使得其他士兵纷纷仿效他。［2］在这个战场上，曼丁尼亚人那一翼远远超过斯基里提斯人，拉栖代梦人和泰吉亚人更是大大超过雅典人，因为他们军队的人数多些。［3］阿基斯担心自己左翼被包围，认为曼丁尼亚人包围自己左翼的可能性极大，命令斯基里提斯人和从前受伯拉西达指挥的军队离开原阵列，使本方左翼与曼丁尼亚人旗鼓相当，他要求担任司令官的希波诺伊达斯和阿里斯托克利斯调动右翼的两个分队，弥补因军队调动而形成的缺口；他认为本方的右翼实力强大，兵员充足，与曼丁尼亚人对峙的一翼也得到了加强。

72 但是，在阿基斯简短地发布这些调动命令时，进攻即将开始，以致阿里斯托克利斯和希波诺伊达斯不肯奉命调动填补阵线缺口，因为此事，他们二人后来按临阵胆怯罪被判逐出斯巴达。同时，阿基斯发现那两个分队并没有按命令去填补阵线缺口，就命令斯基里提斯人返回原地。但是斯基里提斯人尚未及时弥补阵线缺口，敌人就蜂拥而至。［2］现在，就战术而言, 拉栖代梦人完全失败了，但拉栖代梦人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勇敢。［3］两军刚刚交战，曼丁尼亚人所在的右翼就攻破了斯基里提斯人和从前受伯拉西达指挥的那支军队的防线，他们的同盟军和1000名阿尔哥斯精锐部队冲进阵线上尚未填补的缺口，分割并包围拉栖代梦人，把已变成乌合之众的拉栖代梦人驱赶到辎重车停放处，并杀死一些在那里执行守卫任务的老兵。［4］在这一部分战场上，拉栖代梦人惨遭失败，拉栖代梦的其余部队，特别是在阵线中央被称为“骑士”的300名武士[69]，他们随阿基斯国王左右，攻击阿尔哥斯的老兵和被称为“五连”的军队，袭击克里奥奈人、奥尼埃人及其旁边的雅典人，一举将他们击溃；多数敌人甚至尚未遭到攻击就沿来路退却，有些人甚至自相践踏而死，因为他们害怕被追赶上来的敌人杀掉。

73 这时，阿尔哥斯人及其同盟军均已败退，并被完全分割成两部分；同时，拉栖代梦人和右翼的泰吉亚人围攻雅典人，最后雅典人发现自己遭到两面夹击，自己的一翼正被包围，而另一翼已被打败。事实上，如果没有他们的骑兵增援，他们蒙受的损失会超过其他任何一支盟军部队。［2］阿基斯也发现本方的左翼（即与曼丁尼亚人和1000多名阿尔哥斯精锐部队对峙的那一边）处境危险，就命令全军前去支援受到重创的左翼；阿基斯的军队只顾援救自己左翼，［3］在他们移动之时，雅典人和被击败的阿尔哥斯人便从容不迫地逃走了。同时，曼丁尼亚人及其同盟军和阿尔哥斯精锐部队没有进一步攻击敌人，他们觉得他们的同盟军已被击败，拉栖代梦人又全力向他们进攻，于是就逃跑了。［4］很多曼丁尼亚人阵亡，而阿尔哥斯精锐部队大都安全地撤离了。但是，敌人的溃败和撤退没有遭到拉栖代梦人

的迅猛追击。拉栖代梦人能够坚守阵地，顽强持久地作战，直到击溃敌人。不过，一旦达到目的，他们对于逃散的敌人并不是穷追猛打。

74 这次战役的实际情况与我所描述的差不多，这是很久以来在希腊最有名的城邦之间爆发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2］拉栖代梦人在敌人尸体的前面选择了一个地方，立即竖立一座胜利纪念碑，并剥掉敌方阵亡者的衣服；他们把牺牲的战友尸体运回泰吉亚安葬，休战后，向敌人移交其阵亡者的尸体。［3］阿尔哥斯人、奥尼埃人和克里奥奈人共有700人阵亡；曼丁尼亚人有200人阵亡，雅典人和埃吉那人[70]也有200人战死，包括他们的将军在内。在拉栖代梦人方面，同盟军损失极小，不值一提，至于拉栖代梦人自身损失情况则很难弄清楚。但是，据说他们大约有300人阵亡。

75 当战役即将开始的时候，另一个国王普雷斯托阿那克斯率领由年纪最大和最年轻的公民组成的部队[71]出发前来增援，他在抵达泰吉亚时获悉胜利捷报，随即回国。［2］拉栖代梦人又派遣使者通知科林斯和地峡以远地区[72]的同盟者军队撤回本国。拉栖代梦人自己也回国了，同时遣散同盟军，因为这时碰巧是卡尼亚节日[73]，大家共庆佳节。［3］过去，因为在斯法克特利亚岛上的灾难，希腊人诋毁拉栖代梦人，说他们胆怯懦弱、组织混乱、行动迟缓，这些恶名因这次战役的胜利而统统被洗掉了。人们认为，命运可能捉弄了拉栖代梦人，但拉栖代梦人还是拉栖代梦人，和过去一样。［4］在这次战役爆发的前一天，爱皮道鲁斯人得知阿尔哥斯军队出国远征而国内防卫空虚，便倾其全力侵入阿尔哥斯，杀死很多留守士兵。［5］这场战役后，爱利斯人派遣3000名重装步兵支援曼丁尼亚人，雅典也派去1000人的增援部队，这些同盟军立即进军爱皮道鲁斯，并开始分工修筑包围爱皮道鲁斯的城墙，而此时拉栖代梦人正在欢度卡尼亚节。［6］其他同盟者放弃了该项工作，只有雅典人迅速完成分派给他们修筑的环绕赫赖昂海角的城墙；这些同盟军都留下一支守卫部队，然后各自回到自己的城邦。这个夏季就此结束了。

76 卡尼亚节日过后，在下一个冬季刚刚开始的时候，拉栖代梦人率军出发，抵达泰吉亚，派遣使者到阿尔哥斯提出和解建议。［2］在阿尔哥斯，过去就有一部分人想要推翻民主政体；如今在这次战役后，他们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他们劝说民众接受拉栖代梦人的建议。他们想首先与拉栖代梦人缔结和约，随后建立同盟，完成这些工作后就向民主派进攻。［3］阿尔哥斯人的代理人、阿开西劳斯之子利卡斯到达阿尔哥斯，他从拉栖代梦带来两个建议：一个是继续进行战争的条件，如果他们愿意选择战争的话；一个是如何保持和平的办法，如果他们愿意选择和平的话。商谈持续很久，碰巧阿尔基比

阿德斯正在阿尔哥斯，阿尔哥斯的亲拉栖代梦党人鼓足勇气公开活动，劝说阿尔哥斯人接受拉栖代梦的和平建议，其条件如下：

77 拉栖代梦人的公民大会同意与阿尔哥斯人签订协议，条款如下：

1.阿尔哥斯人应该把奥科麦诺斯人的儿童移交给奥科麦诺斯人[74]，把麦那利亚的男子移交给麦那利亚人[75]，把他们拘押在曼丁尼亚的拉栖代梦人移交给拉栖代梦人[76]。

[2] 2.阿尔哥斯人应该撤离爱皮道鲁斯，并拆毁在那里所建筑的要塞。如果雅典人拒绝撤离爱皮道鲁斯，雅典人应当被视为阿尔哥斯人和拉栖代梦人的共同敌人，也是拉栖代梦人的同盟者和阿尔哥斯人的同盟者的敌人。

[3] 3.如果拉栖代梦人拘留有其他城邦的儿童，他们应当把他们每个人都交还给他们的城邦。

[4] 4.关于对神祇[77]的献祭，阿尔哥斯人如果愿意，应当敦促爱皮道鲁斯人向神祇宣誓，但是，如果不愿意，他们自己应当对神祇宣誓。

[5] 5.伯罗奔尼撒的所有城邦，无论大小，都应当按其本国的风俗习惯保持独立。

[6] 6.如果伯罗奔尼撒以外的任何邦国不怀好意地侵略伯罗奔尼撒地区，缔结本条约的各成员国应本着对伯罗奔尼撒人最公平的原则，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共御外敌。

[7] 7.在伯罗奔尼撒以外的所有拉栖代梦人的同盟者应当以与拉栖代梦人同等的条件参加本条约，阿尔哥斯人的同盟者应当以与阿尔哥斯人同等的条件参加本条约；各城邦均保留其原有领土。

[8] 8.双方应将本条约向他们的同盟者通报，如果他们赞成，则应缔结条约；如果同盟者代表持有异议，他们可以把本条约交回本邦加以讨论。

78 阿尔哥斯人首先接受了这个建议，拉栖代梦军队从泰吉亚撤回本国。阿尔哥斯人与拉栖代梦人重新有了正常的往来。不久，阿尔哥斯的亲拉栖代梦派设法说服阿尔哥斯人，劝他们解除与曼丁尼亚人、爱利斯人和雅典人订立的盟约，转而与拉栖代梦人缔结和约，结成同盟。盟约的条款如下：

79 拉栖代梦人和阿尔哥斯人同意缔结为期50年的和约并结成同盟，其条款如下：

1.所有争端应当根据两国的风俗习惯，通过公平、公正的仲裁予以解决。

2.伯罗奔尼撒的其他城邦，作为独立的国家，对其领土拥有完全主权，可以参加本条约和同盟；所有争端应当根据各城邦的风俗习惯由公平、公正的仲裁予以解决。

［2］3.伯罗奔尼撒以外的所有拉栖代梦人的同盟者应当以与拉栖代梦人同等的条件参加本条约和同盟，阿尔哥斯人的同盟者应当以与阿尔哥斯人同等的条件参加本条约和同盟；所有同盟者继续保持其原有领土。

［3］4.如果有必要对任何一个地方联合远征时，拉栖代梦人和阿尔哥斯人应当共同商定，并且以最公平的方式与同盟者商讨问题，作出决定。

［4］5.无论伯罗奔尼撒以内或以外的任何城邦，在发生边界纠纷或其他争端时，都必须公正地予以解决；如果参加本同盟的成员国之间发生争执，必须把问题提交给双方所认可的公正的第三个城邦予以解决。公民个人的争执应该按照他们各国的法律予以解决。

80 缔结条约和同盟后，双方同意释放和交还无论是通过战争还是其他方式获得的一切。双方现在决定采取一致行动，不接待雅典的传令官或大使，除非他们撤离其占领的要塞并从伯罗奔尼撒撤兵回国；除联合行动外，也不与任何邦国议和或作战。［2］双方对此都非常热心，派遣使者前往色雷斯各地，并拜见柏第卡斯，游说柏第卡斯加入他们的同盟。尽管柏第卡斯没有立即与雅典脱离关系，但仍蠢蠢欲动，因为阿尔哥斯人为他作出了表率，而他本人就是阿尔哥斯人的后裔[78]。他们还与卡尔基狄克人更换了昔日的誓词，并按新誓词宣誓。［3］而且，阿尔哥斯人派遣使者来到雅典，要求雅典人从爱皮道鲁斯的设防要塞[79]撤走。雅典人发现其他城邦的驻防军队人数超过自己，便派德摩斯提尼去办理撤军事宜。这位将军抵达后，以举办竞技比赛为掩护，等其他城邦的驻军从城中出来，立即关闭城门。随后，雅典人与爱皮道鲁斯人重新签订条约，并撤出要塞。

81 阿尔哥斯退出同盟后，尽管曼丁尼亚人起初坚持独立自主，后来他们发现没有阿尔哥斯人难以坚持下去，遂与拉栖代梦人签订协议，放弃对一些城邦的统治权[80]。［2］现在，拉栖代梦人和阿尔哥

斯人各派1000名精兵组成联军，开始远征。拉栖代梦人首先单独进兵西基昂，按照寡头制形式将西基昂政府改组；随后两国军队联合行动，推翻阿尔哥斯的民主制政府，建立一个亲拉栖代梦人的寡头制政府。这些事是在冬去春来之际发生的。战争的第十四年结束了。

82 翌年夏季[81]，阿索斯山的狄昂人[82]叛离雅典人，转而投向卡尔基狄克人。拉栖代梦人在阿凯亚采取了一些措施，使之对他们比此前更为有利。［2］同时，阿尔哥斯的民主派逐渐重新集聚了力量，恢复了勇气，等拉栖代梦的吉姆诺派狄埃节日[83]到来时，他们攻击了寡头党人。在城里进行的战斗中，民主派取得胜利，他们杀掉一些政敌，驱逐了另外一些政敌。［3］拉栖代梦人获悉他们的阿尔哥斯朋友求援的消息，却迟迟没有采取行动。最后，他们推迟庆祝吉姆诺派狄埃节，出兵援助他们在阿尔哥斯的朋友，在行进到泰吉亚时，得知寡头党人已经失败；尽管逃亡出来的阿尔哥斯朋友恳求他们前去救援，但拉栖代梦人拒绝继续前进，他们回国去欢度吉姆诺派狄埃节日了。［4］后来，在城里取得胜利的阿尔哥斯人和流亡在外的阿尔哥斯人都派来使者，那时他们的同盟者也在斯巴达。经过与阿尔哥斯两派的艰难会谈后，拉栖代梦人认为阿尔哥斯城里的那一派[84]是不对的，决定派兵讨伐他们。但出兵的日期却一再推迟和拖延。［5］同时，阿尔哥斯的民主派因害怕拉栖代梦人，又开始请求与雅典结成同盟，他们深信这将最有力地维护他们的权益；他们修筑长城并延伸到海边，万一陆路被封锁，在雅典人的帮助下，他们可以利用海上通道输入所需物品。［6］伯罗奔尼撒的一些城邦也秘密地参与了他们修筑城墙的工作；阿尔哥斯全国居民，无论是男人、妇女或奴隶，都参加了修筑长城的工作，从雅典来的木匠和石匠也帮助他们。夏季就这样结束了。

83 接着在冬季里，拉栖代梦人得知阿尔哥斯人正在修筑长城，便联合除科林斯人外的同盟者进兵阿尔哥斯，阿尔哥斯城内也有人向拉栖代梦人传递情报；拉栖代梦人之王、阿奇达姆斯之子阿基斯指挥这次军事行动。［2］拉栖代梦人期待从阿尔哥斯城里得到支持，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但他们攻占并拆毁了新修筑好的长城，攻克阿尔哥斯人的海希亚镇，杀掉他们所抓获的所有自由人，便各自撤兵回国。［3］随后，阿尔哥斯人侵入弗琉斯，在那里大肆劫掠，因为弗琉斯隐匿阿尔哥斯的流亡者，而且大多数流亡者居住在那里。阿尔哥斯人做了这事后撤兵回国。

［4］在同一个冬季里，雅典人从海上封锁了马其顿人。他们怨恨柏第卡斯，因为他与阿尔哥斯人和拉栖代梦人建立同盟，还因为过去雅典组织由尼基拉图斯之子尼基阿斯指挥的远征军，准备进攻色雷

斯地区的卡尔基狄克人和安菲波里斯的时候，柏第卡斯没有履行其作为同盟者的职责，对远征军被迫解散应负主要责任。因此，柏第卡斯被宣布为雅典的敌人。这个冬季结束了，战争的第十五年也就此终结了。

---

[1] 这段文字似乎是著者的第二篇序言，可能是作者在完成战争最初十年的历史的写作之后，为继续写作整个战争的历史而作的说明；也有可能是古代作家在整理修昔底德著作时加入的批注。

[2] 根据普鲁塔克：《传记集·吕山德传》（XVI），此事发生于公元前404年4 月。

[3] 关于这些战争，参阅修昔底德，V. 33和53以下。

[4] “九”在古希腊宗教文化中往往具有特别的意义。这里是指在战前有神谕指出，战争将持续三个九年；在西西里，因发生月食，卜者说要等待三个九天之后，才可以讨论撤军问题（修昔底德，VII. 50）。

[5] 参阅修昔底德，IV. 104。

[6] 修氏在这里也许表达的是伯罗奔尼撒人的观点，将本书主题称为“阿提卡战争”（Attic War）或“与雅典的战争”（War against Athens）；如果站在雅典人的角度，这场战争就被称为“伯罗奔尼撒战争”。

[7] 在阿卡纳尼亚，在这场战争的第一年被雅典人夺去（II. 30）。—史译本注

[8] 参阅修昔底德，IV. 49。

[9] 参阅修昔底德，I. 58。

[10] 在特里菲里亚，离爱利斯和拉哥尼亚边境不远（参阅修昔底德，V. 34）。

[11] 参阅修昔底德，V. 28及附注。

[12] 根据两年前克里昂所提出的动议（修昔底德，IV. 122）。

[13] 参阅修昔底德，V. 1。

[14] 指德里昂之役和安菲波里斯之役。

[15] 它在阿卡狄亚总是处于独立的地位，在较早的时代，它常常是斯巴达的劲敌。

[16] 就是每十天重订一次的休战和约。

[17] 公元前421年。

[18] 即攸罗塔斯河上游和奥努斯河谷之间的山区，这是皮里奥西人最重要的居住地区之一。

[19] 参阅修昔底德，IV. 78，80。

[20] 参阅修昔底德，V. 21。

[21] 出征时他们的人数是700名（修昔底德，IV. 80）。

[22] 涅奥达摩德斯（*Neodamodes*，意即"新公民"），因军功而获得解放的由黑劳士组成的新公民集团。此后半个多世纪，该集团的人数稳步增加，证明拉栖代梦对于黑劳士的政策发生重大改变。但是，关于涅奥达摩德斯阶层社会地位的确切情况，尚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23] 参阅修昔底德，IV. 31—38。

[24] 拉栖代梦当权者特别关注被俘斯巴达人的命运，也许与斯巴达公民人数急剧下降有关。公元前480年（希罗多德，VII. 234）有8000公民，公元前418年下降至2500人（修昔底德，V. 68），到公元前371年，不足1000人（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0ª 30以下）。

[25] 公元前421/前420年。

[26] 参阅修昔底德，II. 2附注。

[27] 参阅修昔底德，V. 31。

[28] 无疑，这里的四个议事会是被当作一个机构的。

[29] 奥林苏斯的港口城镇。参阅修昔底德，V. 18。

[30] 公元前420年3月。

[31] 公元前550年。参阅希罗多德，I.82。

[32] 参阅修昔底德，V. 35。

[33] 约生于公元前450年，此时约30岁。—史译本注

[34] 担任拉栖代梦在雅典的"代理人"（*proxenos*）。参阅修昔底德，VI. 89；普鲁塔克：《传记集·阿尔基比阿德斯传》，XIV。

[35] 即爱利斯人和曼丁尼亚人。

[36] 古代希腊有多种币制，同样的一个货币单位，在埃吉那、科林斯和雅典的分量不一样。希腊较流行的两种币制单位（重量单位）对比如下：

	雅典（阿提卡）· 优波亚币制	埃吉那币制
1 奥波尔	0.72 克	1.05 克
1 德拉克玛 = 6 个奥波尔	4.31 克	6.30 克
1 明那 = 100 德拉克玛	431.00 克	630 克
1 塔连特 = 60 明那	25.86 千克	37.80 千克

[37] 雅典五百人议事会任期一年，由10个新行政区分别选举出50人组成。每组议事会成员就是一个“主席团”，执行公务的时间为一年的1/10（35/36天），每天从中抽签选出一位主席。

[38] 阿提奈（*Artynae*），阿尔哥斯和爱皮道鲁斯的一种行政长官名称。

[39] 在南希腊爱利斯境内的奥林匹亚竞技会，每届竞技会开幕时间为夏至（通常为阳历6月22日）后的第一个望日，会期5天。第一天向宙斯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第二天开始竞赛。自公元前776年第一届古代奥林匹亚竞技会开始，每四年举行竞技会的周期，称为一个奥林匹亚德。

[40] 在雅典，泛雅典人节在每年赫卡托姆拜昂月28日，约相当于现在公历的8月下旬举行，以庆祝雅典娜的生日。每四年一次大泛雅典人节，在每个奥林匹亚德的第三年举行。

[41] 1877年春，考古学者在雅典卫城的南坡发掘出的一块大理石的石板上，发现记载该条约的正式文书的片断，研究者把相关文字与修昔底德著作相对照，几乎只字不差。

[42] 第90个奥林匹亚德的第一年，即公元前420年7月。

[43] 举行竞技会的那一个月是神圣的；在这个月中，一切战事都必须停止。在这个月率领军队侵入爱利斯，是要犯下渎神罪的。

[44] 在阿尔弗尤斯河谷中，距奥林匹亚约3700米。

[45] 公元前420/前419年。

[46] 公元前419年。

[47] 科林斯湾入口处的一个低的地角，海峡对岸是摩利克里昂的瑞昂。这个要塞可以使雅典人完全控制科林斯湾入口。

[48] 这里所说的阿波罗·皮赛乌斯的神庙，可能就是阿尔哥斯人毁灭阿辛时所留下来的唯一建筑物。参阅波桑尼阿斯，II. 36.5。

[49] Scyllaeum，赫米奥涅和特洛伊曾之间的一个海角。从埃吉那到邻近爱皮道鲁斯海岸，然后从那里到阿尔哥斯去，这是捷径；如果爱皮道鲁斯是敌国或中立国的话，必须运载援兵，环绕斯基赖昂到诺普里亚湾，然后从那里由陆地上前往阿尔哥斯。

[50] 斯巴达的统帅每次率军跨越拉哥尼亚边境之前，都要分别向宙斯和雅典娜两位神祇献祭。据色诺芬记载，国王出征前，首先要在国内向宙斯和其他相关的诸神奉献牺牲。如果牺牲显示吉兆，那持圣火者就从圣坛取得圣火火种，带领队伍行进到边境线上。国王在这里再次向宙斯和雅典娜奉献牺牲。只有对这两位神祇所奉献的牺牲都显示吉兆时，他才可以跨出国界出征。参阅色诺芬：《斯巴达政制》，XIII. 2—4。

[51] 斯巴达历的卡尔纽斯月（*Carneus*）相当于雅典历的麦塔格特尼昂月（*Metageitnion*），大致相当于现行公历的8月。—史译本注

[52] 他们在爱皮道鲁斯期间，称每天都是当月27号，直到他们完成任务为止。阿尔哥斯人可能和多利斯人一样，卡尔纽斯月一到，马上就要进入休战。

[53] 公元前419/前418年。

[54] 途经埃吉那，现在是雅典的领土。—史译本注

[55] 参阅修昔底德，V. 47。

[56] 参阅修昔底德，V. 35。

[57] 公元前418年。

[58] 每一名骑兵配有一名轻装步兵，他或是跟在马的旁边跑，或是骑马跟在后面。—史译本注

[59] 阿尔哥斯人要依靠雅典的骑兵。关于雅典骑兵的到来，参阅修昔底德，V. 61。

[60] 参阅修昔底德，II. 85；III. 69；VIII. 39所载类似的手续。

[61] 他们是反对修氏在V. 62之末所提及的那个党派的。

[62] 据色诺芬《斯巴达政制》（XI. 4；XIII. 1—4）记载，斯巴达的“公民兵（包括骑兵和重装步兵）被分成6个团（*morai*）。每个团设有一个波列玛克（*polemarchos*，团长），以下设有4个营队长（*lochagoi*）、8个分队长（*pentecosteyes*）、16个支队长（*enomotarchoi*）”。

[63] 他们是拉哥尼亚北部、毗邻泰吉亚领土的崎岖山地的居民，勇敢善战，是拉栖代梦的皮里奥西人的一部分。参阅修昔底德，V. 33及附注。

[64] 即获得自由的黑劳士。（详见第458页注4）

[65] 除了交战前回国的六分之一（V. 64），加上600名斯基里提斯人，按照修昔底德的估算方法，我们可推算出公元前418年拉栖代梦本国兵力总数约5000人。如果军中的斯巴达人和皮里奥西人（*perioikoi*）数量大致相等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此时斯巴达公民人数不足2500人。然而，有研究者认定此处修氏明显出错。因为他计算军队人数的时候是按照7个营队（*lochoi*），而色诺芬在《希腊史》中则明确指出斯巴达有6个团（*morai*），每个团两个营队（*lochoi*），即总共应有12个营队。修氏这里推算明显有误，色诺芬曾有多年在斯巴达军中作战的经验，并

且与其军队最高统帅如阿格西劳斯过从甚密，他的记载自然更为可信。也许，在公元前418年以后，斯巴达军队编制有过重大改革，而修氏全然不知？以上相关诸多问题，学界的看法也颇不一致。参阅R. B. Strassler, *The Landmark Thucydides*, Appendix C, pp. 342, 589–592。

[66] 在阿伽门农统治时代。

[67] 指波斯战争以前。

[68] 即左手持盾牌，右手持其他兵器。

[69] 从斯巴达人选出的优秀青年，组成国王的卫队，他们步行或骑马随侍国王左右。—史译本注

[70] 雅典在埃吉那的移民。参阅修昔底德，II. 27。—史译本注

[71] 参阅修昔底德，V. 64。

[72] 参阅修昔底德，V. 64。

[73] 卡尼亚节约在现行公历的8月底，即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之后举行，以奉祀阿波罗神，竞技会共持续9天。

[74] 参阅修昔底德，V. 61。

[75] 参阅修昔底德，V. 61。虽然在那里没有明确提及麦那里亚人。

[76] 参阅修昔底德，V. 61。

[77] 参阅修昔底德，II. 99。

[78] 参阅修昔底德，II. 99。

[79] 参阅修昔底德，V. 75。

[80] 即控制帕拉西亚人和阿卡狄亚的其他族人的权力。参阅修昔底德，V. 29，33，62。

[81] 公元前417年。

[82] 参阅修昔底德，V. 35。

[83] Γυμνοπαιδίαι（*Gymnopaidiai*），直译为“裸体男子节”，即裸体青年竞技会，斯巴达人的节日，每年仲夏时节（7月）举行，由裸体青年表演歌舞和竞技比赛，历时4天，以纪念阵亡将士。和卡尼亚节一样，节日期间必须停止一切战事。

[84] 即民主派。

第十七章 战争的第十六年。米洛斯的谈判。米洛斯人的灾难。

84 翌年夏季[1]，阿尔基比阿德斯率领20艘舰船抵达阿尔哥斯，抓获300名被怀疑为潜伏下来的亲拉栖代梦党人，雅典人立即将其幽禁在自己控制的附近岛屿上。雅典人又发动了对米洛斯岛的远征，[2]远征军包括雅典人的30艘舰船、开俄斯人的6艘舰船和列斯堡人的2艘舰船，来自雅典的1600[3]名重装步兵、300名弓箭手、20名骑兵射手，还有由同盟者和岛上居民组成的大约1500名重装步兵。

［2］米洛斯人是拉栖代梦人的移民，像其他岛屿居民一样，不愿臣服于雅典人，起初他们保持中立，不偏向冲突的任何一方，但后来雅典人对其施以暴力，蹂躏其国土，于是他们对雅典人采取公开敌视态度。［3］远征军的将军是吕考麦德斯之子克里奥米德斯和提西玛库斯之子提西亚斯，他们率领远征军驻扎在米洛斯境内，在未对其国土作任何破坏之前派遣使者与米洛斯人谈判。米洛斯人不让雅典使者向公民大会发表演讲，吩咐他们向行政长官和少数人[4]陈述使团来访的目的。于是，雅典的使者作了如下陈述：

85 雅典人：因为你们不让我们在公民大会上演讲，全体公民就无法不受干扰地直接听到我们的陈述，我们有说服力而无可辩驳的辩词，也许会蒙骗米洛斯的民众—我们知道，这正是你们只许我们向少数人演讲的用意所在。在座诸位，你们还能找到一个更稳妥的办法吗？你们自己并不准备演讲，但当我们说到任何你们不乐意接受的问题时就立即反驳辩论。在作进一步磋商前，得先解决这个问题。请首先告诉我们，你们是否欢迎我们的提议？

86 米洛斯议事会委员答复如下：

米洛斯人：像你们提议的那样，双方在公平原则之下从容不迫地陈述各自的主张，这一点谁也不会反对的。但是，你们这些有备而来的军队随时都在威胁着我们，这与你们的建议是颇相矛盾的。在我们看来，你们到这里来，是想自己做这次交涉的裁判，而交涉的结果完全有可能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证明正义在我们一边，拒不向你们投降，那么结果就是战争；反之，如果我们听从你们的要求，我们就会沦为奴隶。

87 雅典人：如果你们只愿就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或其他任何事情加以讨论，而不愿正视当下的事实，就你们当前面临的城邦安全问题进行讨论的话，我们就结束谈判；反之，如果你们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就继续往下谈。

88 米洛斯人：对于我们这种处境的人而言，转而寻求多种论据和推测为自己辩护，是很自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如你们所说的，谈判的问题是我们城邦的安全问题；如果你们愿意，谈判就按你们建议的方式进行。

89 雅典人：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们不愿用那些似是而非的理由来影响你们，说因为我们推翻了波斯人的统治[5]，我们有权维护我们帝国的利益，或者说现在进攻你们，是因为你们使我们受到损害，发表这样的长篇大论是没有人相信的。同样，我们希望你们不要试图用这些来影响我们，比如说，你们尽管是拉栖代梦人的移民，但没有参加拉栖代梦人的同盟，或者说你们并没有对我们造成损害。我们希望你们想实现的目标是切实可行的，要考虑到我们双方的真实的想法；因为我们双方都知道，当今世界通行的规则是，公正的基础是双方实力均衡；同时我们也知道，强者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而弱者只能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一切。

90 米洛斯人：在我们看来，无论如何，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你们强迫我们置正义的原则于不顾，而只是从利害关系着眼，我们被迫这样说—你们不应该破坏对我们大家都有益的原则，即处于险境中的人们行使正当的权利仍然是公正的，如果通行这个原则，尽管不是很有效，但处于险境中的人们仍可以通过辩护来维护自身利益。这个原则对你们的影响和对其他人的影响是一样的，因为如果你们到了倾危之时，你们不但会遭到最可怕的报复，还会成为世人殷鉴的一个例证。

91 雅典人：至于我们帝国的末日，如果这一天真的来临的话，我们也是毫不畏惧的，我们并不惧怕像拉栖代梦这样的敌人。即使拉栖代梦是我们真正的对手，那么被它征服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遭到自己臣民的进攻并失去统治权。［2］但是，这个危险我们自然会设法对付的。现在我们要向你们申明，我们来到这里是为我们的帝国谋利益的，我们想说的是，这同时也是为了保全你们的城邦；因为我们乐意在没有任何麻烦的情况下使你们加入我们的帝国，你们得到保全，对我们彼此都有益处。

92 米洛斯人：请问，我们做奴隶，而你们做主人，这怎能证明对我们彼此都有益处呢？

93 雅典人：因为你们臣服了，就可以免遭灭顶之灾；我们不毁灭你们，就可以从你们这里获得利益。

94 米洛斯人：这样说来，你们不同意我们保持中立，做朋友而不做敌人，不与任何一方结盟的政策了？

95 雅典人：不，因为你们的敌视对我们的损害并没有你们对我们友好造成的危害大。在我们的臣民看来，与你们保持友好关系，那是我们软弱的证据；而你们对我们的仇视，则被认为是我们强大的证明。

96 米洛斯人：把那些与你们毫不相关的人，与大多数是你们自己的移民以及被征服的反叛臣民同等对待，这就是你们臣民心目中的公正观念吗？

97 雅典人：说到公正，这两种人是没有区别的，保持独立的人们是因为他们强大，我们未去攻击他们，是因为我们有所畏惧。因此，征服了你们，我们不但扩展了帝国的疆域，还获得了安全保障；事实上，更为重要的是，你们比其他岛民更为羸弱，你们更加无法抵御海上霸主的进攻。

98 米洛斯人：但是，你们认为我们提出的政策[6]使你们没有安全感吗？假如你们不让我们谈论正义，而只要我们服从你们的利益，在此我们必须再次阐释我们的观点，并试图说服你们，如果碰巧我们双方的利害一致的话。现在那些保持中立的城邦看到你们这样对待我们，他们一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有朝一日他们也会遭到你们的攻击，那你们怎么能够避免使这些中立城邦变成你们的敌人呢？你们将使自己已有的敌人变得更加强大，并迫使从未想过与你们为敌的其他城邦也变成你们的敌人，除此之外，难道还有别的结局吗？

99 雅典人：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我们并不害怕大陆上的城邦，他们享有自由，在今后长时期以内不会对我们有所戒备；我们更担心的是像你们这些处于我们帝国境外的岛民，以及屈从于帝国统治并感到愤慨的臣民们。这些臣民最容易轻举妄动，致使他们自己和我们都陷于可以预见的危险之中。

100 米洛斯人：如果你们冒着这么大的危险以保持你们的帝国，那么，你们的臣民也甘愿冒着同样的危险以摆脱你们的奴役。我们这些仍享有自由的人们在屈服于你们的奴役之前，不去尽力抗争，那么，我们就真是成了懦夫，成了孱弱无能之辈了。

101 雅典人：如果你们对事实有明智的看法，你们就不是懦夫。这场战争的双方并不是势均力敌的；获得战利品奖赏者赢得荣誉，受到战争惩罚者感到羞辱，而问题在于怎样保全自己，不要螳臂挡车，以卵击石。

102 米洛斯人：但是，我们知道，在战争中，命运有时是不偏不倚的，人数众多的一方有时也不一定获胜。对我们来说，屈从于你们，我们的一切希望都丧失了，但如果继续采取行动，保护我们自己，我们就还有希望站立起来。

103 雅典人：希望，那不过是危难中人们的自我安慰而已。有雄厚实力的人们固然可以沉湎于希望之中，即使那样也会遭受损失，但无论如何不会招致毁灭。不过，那些过分地夸大希望的力量和孤注一掷地寄托在希望之上的人们，在他们遭到灭顶之灾的时候才会发现希望的本质是什么；而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它让受害者找不到任何办法去防范未来。［２］但愿你们不要成为这种范例，你们是弱者，放到天平上，指针只会朝一个方向转动；你们不要像那些平民百姓，不用人们给他们提供的符合情理的方式保全自己；而当现实的希望完全丧失的时候，转而求助于虚无缥缈的、预言的、神谕的和其他的虚幻力量，这些虚幻的力量用希望来哄骗他们，导致了他们的毁灭。

104 米洛斯人：也许你们相信，我们也同样知道，除非在平等条件下，否则我们要抵抗你们的军队、抗拒命运是困难的。不管怎样，我们相信神祇会保佑我们，使我们处于有利位置，因为我们是以正义之师抗击不义之师；我们在军事力量上的不足将通过与拉栖代梦人结成具有约束力的同盟而得到弥补，即使是仅仅为了荣誉的缘故，他们也会来援助他们的同族的。因此，我们的信心毕竟不像你们猜想的那样不合情理。

105 雅典人：说起神祇的庇佑，公平地说，我们相信我们和你们可以获得同样的庇佑。我们的主张和行为在任何方面都是与人们对神祇的信仰或他们的习惯并行不悖的。［２］我们对神祇的信仰、对人的认识，使我们相信，自然界的必然法则就是将其统治扩展到任何可能的地方。这个法则并不是我们的首创，也不是我们首先将它付诸行动；我们发现它由来已久，并将与世长存。我们现在的所作所为只是实施了这个法则，你们及其他任何人如果拥有我们现在的实力，也会做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３］这样，在神祇面前，我们不害怕，也没有理由害怕我们将处于不利的地位。但是，说起你们对拉栖代梦人的看法，你们相信拉栖代梦人出于荣辱关系的考虑会来帮助你们，在此，我们恭贺你们的天真，但不忌妒你们的愚蠢。［４］拉栖代梦人在处理本邦的事务或本国的法律时，他们是当今世界上最值得称道的

人；至于拉栖代梦人对其他人是怎样做的，简而言之，那是一目了然的。在我们所认识的人中，拉栖代梦人最显著的特点是把他们所乐意做的事视为光荣的事，把符合他们自己利益的事视为正义之事。拉栖代梦人的这种处理事务态度，使他们肯定不会承诺对你们现在不合情理的指望提供安全保障。

106 米洛斯人：但是，这正是我们的理由所在。我们现在相信，拉栖代梦人关心自己的利益，必然不会辜负米洛斯人—他们的移民的信任，否则其后果将会使拉栖代梦人失去他们在希腊的朋友的信任，会有利于他们的敌人。

107 雅典人：那么，你们难道不相信，自私自利关联着安全，而正义和光荣包含着危险吗？拉栖代梦人总是要尽其所能，回避会招致危险的事。

108 米洛斯人：但是，我们相信，为了我们的缘故，拉栖代梦人甚至更愿意冒此危险。我们比其他人更值得信赖，因为我们靠近伯罗奔尼撒，拉栖代梦人更容易采取行动，而我们的同族关系，可确保我们彼此的信赖。

109 雅典人：你们之间是有同族关系，但是，有先见之明的同盟者所企盼的不是得到援救者的声援，而是在军事行动中使他们获得决定性优势的力量；拉栖代梦人甚至比其他人更看重这一点。无论如何，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本国的资源，在向邻国发动攻势时，总是与众多同盟者联合行动；现在，在我们控制着海洋的情况下，他们怎么可能渡海前来援救一个孤岛呢？

110 米洛斯人：但是，拉栖代梦人可以派遣其他人前来援助。克里特海是一片辽阔的大海，控制这片海域的人们想截获敌方的舰队，比那些想安全渡海的人们成功偷渡更为困难。［2］即使拉栖代梦人的偷渡计划受挫，他们还可以进攻你们的国土，进攻伯拉西达兵锋未及的你们的那些盟邦；你们将不得不为保卫你们自己的国土、维持你们的同盟而战，而不会为侵占从来就不属于你们的土地而战了。

111 雅典人：你们谈到进攻者受到某种牵制的情况，你们可能有一天会遇到。但是你们不是不知道，其他人经历过这种情况，雅典人却从未有过因为畏惧他人而将前线围城之师撤回的情况。［2］可是，使我们吃惊的是，事实上，尽管你们说过[7]谈判是为了保全你们邦国，但在整个讨论的过程中，你们还没有拿出一个证据使人们相信和认为你们的邦国能够得以保全。你们最有力的论据就是把信心建立在希望和未来的变故上。你们实际的资源与准备进攻你们的军队相

比，实在太渺小了，完全没有取胜的机会。［3］除非你们在我们退出会议后，找到某种更加明智之策，否则你们所表现出来的态度就非常不理智了。你们千万不要因为虚荣心而误入迷途；当人们处于有失体面的危险之中，同时又极其明显地会因此而引发过错的时候，虚荣心将会给人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因为无数的事例表明，正是那些明明知道自己即将陷入险境的人们，仅仅是因为受到所谓有失体面的观念的影响，从而导致他们成为有失体面观念的牺牲品，以至于事实上使他们陷入不可挽救的灾难之中。他们招致有失体面的原因，不是由于他们的不幸，而是由于他们的愚蠢。［4］如果你们爽快地接受我们的建议，你们将避免犯这种有失体面的错误；你们知道，向希腊最强大的城邦屈服不是一件不光彩的事，当雅典人要求你们成为其同盟者，并缴纳适量的贡赋，而你们将继续拥有属于你们的国土的时候，当你们在战争与安全之间作出选择的时候，你们不致因为没有辨别能力而作出错误选择。而且，可以肯定，不卑不亢地善待地位平等者，卑躬屈膝地奉承地位优越者，温和审慎地对待地位低下者，这些都是最成功的处世之道。［5］因此，我们退出会谈后，你们要好好地思量一下，你们的邦国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你们只有这一个城邦，它的繁荣或是毁灭，完全取决于你们的决定。

112 现在，雅典人退出了会场，留下的米洛斯人所作出的决定与他们在答辩中所持立场一致，其答复是：

［2］“雅典人，我们的决定与以前陈述的一样。我们不愿使我们居住生活已达700年之久的城邦在仓促之间丧失其自由；[8]我们寄希望于迄今一直受到神祇庇护的命运，寄希望于人们的援助，即拉栖代梦人的援助；我们将尽力保全我们自己。［3］同时，我们请求你们允许我们成为你们的朋友而不做任何一方的敌人，请求你们与我们签订一个对双方都适合的条约，然后从我们国土上撤兵。”

113 米洛斯人作了这样的答复。雅典人在离开谈判会场时说：“好吧！从你们的决定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唯有你们认为目前的形势与未来的形势相比，未来的形势更有把握；当你们渴望获得的东西已经与你们擦肩而过的时候，你们依然熟视无睹。你们既然把你们的一切都压在拉栖代梦人、你们的命运和你们的希望上面，把信心寄托在它们中间，那么，你们终将彻底失望的。”

114 雅典的使者们回到他们的军营，雅典的将军们获悉米洛斯人没有屈服的意向，决定立即进入战争状态，在米洛斯城周围建筑一道围墙，把修筑围墙的任务分派给各个城邦。［2］后来，大部分雅典军队撤回国内，只留下一定数量的雅典公民兵和盟邦军队从海上和陆上封锁米洛斯。留守军队驻扎在那里，围攻米洛斯。

115 大约同时，阿尔哥斯人侵入弗琉斯境内，他们遭到弗琉斯人和阿尔哥斯流亡者的伏击，有80人被杀。［2］同时，在派罗斯的雅典人从拉栖代梦的领土上劫掠了大量物品，即便是这样，拉栖代梦人仍保持克制，没有废除与雅典人签订的条约而向雅典宣战，只是宣布本国的任何人都可以对雅典人施以报复性劫掠。［3］科林斯人因本邦与雅典的争执也开始对雅典人发动战争，伯罗奔尼撒的其余诸邦保持平静。［4］同时，米洛斯人在夜间进攻雅典人，占领市场对面的部分雅典人的防线，杀死一些雅典人，抢走粮食和其他他们能够找到的有用的东西后，又撤回城去，保持平静。随后，雅典人采取措施，加强防备。现在，夏季结束了。

116 紧接着在冬季里，拉栖代梦人试图侵略阿尔哥斯领土，但抵达边境时发现越境祭祀未显示吉兆，就又返回去了。拉栖代梦人的侵略意图使阿尔哥斯人猜疑本邦的一些公民，他们逮捕了一些有嫌疑的人，而有些人则逃跑了。

［2］大约同时，米洛斯人再次进攻防卫薄弱的另一部分雅典人的防线。［3］因此，雅典派遣德米阿斯之子腓洛克拉特斯率领雅典援军随后抵达，围攻战进行得非常激烈。城内有人叛变，米洛斯人便无条件地向雅典人投降了。［4］雅典人把所俘获的成年男子全部处死，把妇女、儿童卖为奴隶[9]，随后派遣他们自己的500名移民定居在那里。

---

[1] 公元前416年3月。

[2] 参阅修昔底德，III. 91，94。

[3] 史译本和昭译本皆为“1200”。

[4] 可能是他们的主要政治机构，即贵族会议，行政长官也是贵族会议成员。

[5] 参阅修昔底德，VI. 83。

[6] 即严守中立。参阅修昔底德，V. 94。

[7] 参阅修昔底德，V. 87，88。

[8] 700年前就是公元前1116年。这句话使我们联想到多利斯人的入侵。科浓在《希腊英雄故事集》36中提到，在多利斯人定居斯巴达后不久，斯巴达人腓洛诺姆斯（Philonomus）建立了米洛斯。

[9] 有的学者认为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特洛伊妇女》中所描写的实际就是米洛斯陷落的情况。

第六卷

第十八章 战争的第十七年。西西里的战役。赫尔墨斯神像事件。远征军出发。

1 在同一个冬季里[1]，雅典人决定派遣一支比当年由拉齐斯和攸里梅敦率领的[2]更加庞大的军队远征西西里；如果可能的话，他们就征服这个岛屿，他们多数人不了解西西里的大小和岛上居民即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的数目，不知道事实上他们将要进行的战争并不比与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规模小。［2］一条商船环西西里岛航行一周至少要用8天时间，该岛的面积尽管如此之大，但它与大陆相距仅有20斯塔狄亚[3]的海面。

2 最早移居西西里岛和在岛上繁衍生息的有如下诸族。据说，这个地方最早的居民是凯克罗普斯人和莱斯特利哥涅斯人。我无法指出他们是哪个种族，从哪里来的，后来又往哪里去了。我留给读者的只能是诗人[4]的描述和人们对岛上居民的一般的说法。［2］在他们之后定居在这里的是西坎尼亚人，尽管他们自称是本地最早的原始居民，但事实上他们是伊比利亚人，他们是被利古里亚人从伊比利亚的西坎努斯河畔驱逐出来的。西西里岛过去被称为特里纳克里亚，因为他们的到来而被称为西坎尼亚，直到如今他们仍居住在西西里岛的西部。［3］伊利昂[5]被攻陷后，一些特洛伊人从阿凯亚人手中逃出，航行来到西西里，继西坎尼亚人之后定居西西里，他们被统称为爱丽米人；他们的城镇被称为爱里克斯和爱吉斯泰。与特洛伊人一起在西西里定居的还有一些佛基斯人，佛基斯人在从特洛伊归国途中遭遇风暴，先到利比亚，后来从利比亚来到西西里。［4］遭到奥匹亚人驱逐的西克尔人从他们的故乡意大利渡海来到西西里。根据传说，他们等到顺风的时候，乘坐木筏横渡海峡，完成其迁移旅程，尽管他们可能用其他方式渡海。这个传说也许是真的，就是现在在意大利还有西克尔人。据说，该地区之所以取名为意大利，是源于西克尔人有一位名叫意大拉斯的国王。［5］他们带领大批军队来到西西里，在战斗中打败西坎尼亚人，迫使其移居西西里岛的南部和西部，他们称该岛为西西里，而不再称之为西坎尼亚。自从他们渡海到西西里后，连续

享有这个地区最富饶的土地近300年，直到希腊人来到西西里。实际上，他们至今仍然占有该岛的中部和北部。［6］另外，还有腓尼基人生活在西西里岛的沿海地带。为了与西克尔人进行贸易往来，他们占据岸边的海角和沿海小岛。但是，当希腊人开始乘船大量涌入西西里岛的时候，腓尼基人放弃了他们的大部分居住地，他们集中迁徙到摩提亚[6]、索罗伊斯[7]和潘诺姆斯[8]，与爱丽米人毗邻而居，部分地是由于他们依赖于与爱丽米人的联盟，部分地是由于从西西里到迦太基，由这些据点出发航程最近。上面叙述的就是居住在西西里的非希腊人的情况。

3 优波亚的卡尔基斯人在创始人苏克利斯[9]带领下到达西西里，他们是最早抵达西西里的希腊人。他们建立了那克索斯[10]，建立了一个祭祀阿波罗·阿奇吉提斯[11]的神坛，这个神坛现在位于城外，参加竞技会的代表在从西西里启程前往希腊前都要到这个神坛前献祭。［2］第二年[12]，来自科林斯的赫拉克利德斯族的一个成员阿奇亚斯建立了叙拉古，他先把西克尔人从现在内城所在地的“岛”上赶走，尽管内城这个地方现在四周已没有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城也与内城连成一片，人口日渐增多。［3］同时，在叙拉古建立后的第五年[13]，苏克利斯和卡尔基斯人从那克索斯出发，用武力赶走西克尔人，建立伦提尼，后来又建立卡塔那。卡塔那的居民选择爱瓦库斯作为他们城邦的建立者。

4 大约在同一时候，拉米斯带领麦加拉的移民抵达西西里，在潘塔基阿斯河畔建立特洛提鲁斯。后来，他离开特洛提鲁斯，与伦提尼的卡尔基斯人有过短暂的联合。他被卡尔基斯人驱逐后，建立了萨普苏斯[14]。他死后，跟随他的那些居民被逐出萨普苏斯，他们建立了一个叫海布隆的麦加拉，西克尔人的国王海布隆让出这个地方，请他们到那里居住。［2］他们在那里生息繁衍了245年，后来，叙拉古僭主革洛把他们从其城镇和乡村驱逐出来。可是，在他们被驱逐前，即他们定居在那里100年后[15]，他们派遣帕米鲁斯出去建立了塞林努斯；帕米鲁斯是从母邦麦加拉来和他们一起建立塞林努斯的。

［3］罗德斯的安提菲姆斯和克里特的恩提姆斯建立了革拉，在叙拉古建立后第45年[16]，他们联合领导一批移民定居在那里。这个城镇因革拉斯河而得名。现在城堡所在地，最先修筑堡垒，被称为林第伊[17]。他们采用多利斯式的政制。［4］革拉建立后大约108年[18]，革拉人建立了阿克拉加斯（阿格里真坦），这个城市因阿克拉加斯河而得名，他们还把阿里斯托诺斯和皮斯提鲁斯作为该城市的建立者，并将革拉人自己的政制移植到殖民地。［5］赞克列最早为来自库玛的海盗所建，库玛是卡尔基斯人在奥匹亚地区建立的城镇。可

是，后来大批来自卡尔基斯和优波亚其余地区的人和他们一起定居在这里。赞克列的建立者是佩里尔斯和克拉泰门尼斯，他们二人分别来自库玛和卡尔基斯。西克尔人最先称之为赞克列，因为这个地方的形状像一把镰刀，而西克尔人称镰刀为赞克隆（Zanclon）。但是，赞克列的最早的居民后来被一些萨摩斯人和伊奥尼亚人驱逐了，他们挣脱了波斯人的羁绊，来到西西里。[19] [6] 不久以后，瑞吉昂的僭主阿纳西拉斯又驱逐了萨摩斯人，他让一些不同种族的居民混居在这个城镇，并按其家乡的名称改名为麦西那[20]。

5 来自赞克列的攸克里德斯、西姆斯和萨康建立了希麦拉[21]，移居到这个殖民地的大多数人是卡尔基斯人，尽管有一些叙拉古的逃亡者和他们一起移居到这里，他们是因内战失败而被迫移居希麦拉的，称为米利提代人。希麦拉居民的方言是由卡尔基斯语和多利斯语混合而成的语言，他们采用的政制则基本上是卡尔基斯式的政制。[2] 叙拉古人建立了阿克赖和卡斯梅奈，阿克赖建立于叙拉古建立之后70年[22]，卡斯梅奈建立于阿克赖建立之后约20年[23]。 [3] 卡马林那最早由叙拉古人所建，大约是在叙拉古建立后的135年[24]建立的，它的建立者是达克松和麦涅科鲁斯。但是，卡马林那的居民因发动起义而被叙拉古人用武力赶走。不久以后，革拉的僭主希波克拉特斯[25]获得这片土地，作为释放一些叙拉古战俘的赎金。他在卡马林那重新安置移民，自己成了卡马林那的建立者。最后，革洛再次使卡马林那人口锐减，革洛人第三次移民到这个地方。

6 以上就是居住在西西里的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的情况。雅典人现在[26]一心想侵入这样一个巨大的岛屿。尽管他们表面上装作援助他们在西西里岛上的同族人和其他同盟者[27]，他们的真实意图是野心勃勃地想征服全岛。 [2] 爱吉斯泰的使者来到雅典，请求他们尽快给予援助，这使雅典人受到极大的鼓舞。爱吉斯泰人与其邻邦塞林努斯人就婚姻和有争议的土地问题已经爆发了战争，塞林努斯人已经与叙拉古人结成同盟，在陆地上和海上对爱吉斯泰造成极大压力。爱吉斯泰人现在提醒雅典人在以前伦提尼战争期间[28]他们和拉齐斯所缔结的同盟，请求雅典人派遣一支舰队援救他们。他们提出许多理由，其主要的论点是，如果任凭叙拉古人驱逐伦提尼人民而不给予惩罚，允许其蹂躏雅典在西西里的盟邦，以至控制西西里全岛，那么就会产生一种危险，即作为叙拉古人，他们总有一天会派遣大军来援助他们的同族多利斯人；作为移民，他们会帮助派遣他们出去的伯罗奔尼撒人，这些人将联合起来推翻雅典帝国。因此，雅典人应当联合仍保留下来的同盟者，抵御叙拉古人的进攻。尤其是像他们这些爱吉斯泰人，应该准备提供充足的金钱，作为战争经费。 [3] 在雅典公民大会上，爱吉斯泰人及其支持者不断重复这些论点，于是雅典人投票决

定，首先派遣使者到爱吉斯泰，看看是否真如其所说在国库和神庙中储存有金钱，同时查明他们与塞林努斯人的战争的实际情况。

7 因此，雅典使者们启程前往西西里。在同一个冬季里，[29]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科林斯人除外）攻入阿尔哥斯境内，蹂躏了一小部分国土，利用牛车运走一些谷物。他们把阿尔哥斯流亡者安置在奥尼埃，从其余军队中调拨出少量士兵驻扎在那里；之后他们签订了一段时间的休战和约，按照和约，奥尼埃人和阿尔哥斯人都不能互相破坏对方国土，于是拉栖代梦人率领军队回国了。［2］不久以后，雅典人带领30艘舰船和600名重装步兵，与阿尔哥斯人全军一起进发，围攻奥尼埃一天。因为围城军队的宿营地远离城区，城内驻军在夜间逃走了。次日，阿尔哥斯人发现城中驻军已经逃走，便将奥尼埃城夷为平地，回国去了；随后雅典人也乘船回国了。［3］同时，雅典人率领他们自己的一些骑兵和在雅典的马其顿流亡者经海路抵达马其顿边境的麦索涅，劫掠柏第卡斯的国土。对此，拉栖代梦人派人到色雷斯的卡尔基狄克人那里去游说，卡尔基狄克人与雅典人签订有每十天续订一次的休战和约。［4］拉栖代梦人竭力劝说卡尔基狄克人参加柏第卡斯一方作战，但遭到拒绝。冬季结束了，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所撰写的这场战争的第十六年也终结了。

8 翌年初春[30]，雅典使者带着爱吉斯泰人从西西里返回国内，他们带来了尚未铸成货币的60塔连特银块，作为60艘舰船一个月的薪给[31]，因为他们正式请求雅典派遣60艘舰船援助他们。［2］雅典人召开公民大会，听取爱吉斯泰人和雅典使者的报告，报告假话连篇，却颇为诱人。关于爱吉斯泰的总体形势，尤其是关于金钱，他们说有大量金钱储存在神庙和国库里，都是不真实的。雅典公民大会投票决定派遣60艘舰船到西西里，由克里尼亚斯之子阿尔基比阿德斯、尼基拉图斯之子尼基阿斯和色诺芬尼斯之子拉马库斯担任全权将军。他们将帮助爱吉斯泰人反击塞林努斯人，如果能在战争中赢得优势就恢复伦提尼人的地位，并以他们认为对雅典最有利的方式处理西西里的其他所有事务。［3］5天之后，雅典人召开第二次公民大会，决定以最快速的方式装备舰船，并投票支持远征军将军们提出的所有要求。［4］尼基阿斯认为他当选为远征军指挥官违背了自己意愿，认为雅典的政策没有经过深思熟虑，仅凭一种微不足道而貌似有理的借口就急切地想征服整个西西里，成就伟大的事业。为此，他走上前来，试图改变雅典人冒险的想法。他给雅典人提出如下建议：

9 “尽管这次公民大会的召开，是讨论远征西西里的准备工作的，但我依然认为，我们对这个问题还需要慎重考虑，派遣舰船到西西里是不是十全十美之策，我们不应该对这个问题做如此仓促、肤浅的考

虑，或者因为我们相信异邦人而使自己被卷入一场与我们毫无关系的战争。［2］还有，就个人而言，我虽然可以从这项事业中获得荣誉，但对于个人的身体健康[32]，我有其他人少有的担心—我认为适当地照顾自己的身体和财产的人不一定是坏公民，相反，这样的人因为他自己的缘故，比其他人更渴望城邦繁荣昌盛。不过，我从来没有为了赢得荣誉而说过违背我的信念的话，我现在也不愿这样做；但我要说出我认为最好的办法。［3］我的言辞对你们的性格影响甚微，如果我建议你们保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不要把实际已属于你们的利益拿去冒险，去争取那些尚无把握的、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的好处。因此，我愿意向你们说明，你们这样的冒险，现在还不是时候；你们的雄心壮志是不容易实现的。

10 “我敢肯定，你们去远征那遥远的地方，留下众多敌人在后方；你们在那里也会有敌人的，而且也要应对那些敌人。［2］也许，你们设想你们签订的条约[33]能够提供安全保证，条约在名义上仍将存在，只要你们按兵不动—由于这里的一些人和在斯巴达的某些人的阴谋诡计，条约已经名存实亡了—但是，如果我们在任何地方遭到失败，条约并不能推迟敌人对我们的进攻。首先是因为和平条约对他们而言是因遭受灾难而被迫签订的，和约所带来的荣誉，他们的比我们的更少；其次，和平条约本身还有很多有争议的地方；［3］再次，某些最重要的城邦没有完全接受协议的条款，他们与我们公开作战；其他城邦（因为拉栖代梦还未采取行动）受到每十天续订一次的休战协定的限制，［4］如果他们发现我们力量分散，像我们正急于要做的那样，他们会与西西里的希腊人一道向我们发动强有力的攻势，他们与西西里的希腊人过去有同盟关系，他们重视这种同盟关系，这种情况在拉栖代梦人与其他城邦的同盟关系中是少有的。［5］因此，这一切都是应该考虑到的。我们国家在这样严峻形势下，不应当考虑进行这样的冒险；在我们确保现有的帝国获得安全以前，不要冒险去攫取其他帝国。因为事实上，色雷斯的卡尔基狄克人叛离我们多年了，我们还没有征服他们；大陆[34]上的其他城邦虽被我们制服，但他们的忠顺是值得怀疑的。同时，如果说我们的盟邦爱吉斯泰受到委屈，我们前去援助他们，那么对于反叛者，我们长期被他们委屈，我们还期待着去惩罚他们呢。

11 “对于这些叛逆者，如果将其镇压下去，就可以控制住局势；对于西西里人，即使我们征服了他们，由于相距太遥远，人口太多，统治他们并非没有困难。现在去进攻西西里人是愚蠢之举，即使我们征服了他们，我们也不能够控制他们；而一旦遭到失败，给我们的事业留下的将是与出征前完全不同的局面。［2］而且，如果叙拉古人征服了西西里的希腊人，像现在那样控制了他们（爱吉斯泰人特别喜

欢以此来吓唬我们），我认为，它对我们所构成的危险甚至会比从前更小。［3］目前，与拉栖代梦保持友好关系的城邦单独与我们作战是可能的；另一方面，一个帝国不大可能攻击另一个帝国，因为如果他们联合伯罗奔尼撒人推翻我们的帝国，他们看到的结局只能是伯罗奔尼撒人以同样的方式推翻他们的帝国。［4］使西西里的希腊人害怕我们的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根本就不到西西里去；其次是到西西里去炫耀我们的武力，一有机会就撤离。众所周知，要达到令人叹服的目的，就是让其声誉最大限度地远离考验，尽可能少地接受考验；哪怕我们遭到最小的失败，他们都会立即轻视我们，并联合这里的敌人来攻击我们。［5］在你们与拉栖代梦人及其盟邦的交锋中，你们已经获得了这种经验，与你们开始时的恐惧相比，你们的成功是出乎意料的，它使你们立即轻视他们，进而使你们渴望征服西西里了。［6］但是，对手的灾祸不应当使你们趾高气扬，你们只有从精神上征服他们，才会使自己信心十足；你们应该知道，因遭受耻辱而醒悟过来的拉栖代梦人，他们只有一个念头，如果可能，甚至现在他们就想摧毁我们，以洗雪前耻，因为军事荣誉自古以来就是拉栖代梦人最重要的奋斗目标。因此，如果我们头脑清醒的话，我们作战的目的和西西里的土著居民[35]爱吉斯泰人毫无关系，而是怎样最有效地保卫我们自己，反击拉栖代梦寡头派的阴谋诡计。

12 “我们也应该记住，只是最近我们才从大瘟疫和战争中稍稍恢复过来，因而应当大力充实我们的财力和人力，正确的政策是把这些财力和人力用到我们本国和我们自己身上，而不该用到那些祈求我们援助的流亡者身上。流亡者自己也明白，他们的利益在于撒谎，他们除了为他们自己游说外不做任何事情，他们把危险留给别人；如果他们成功了，他们不会表示感激；如果他们失败了，他们会连累以至于毁灭他们的朋友。［2］而且，如果在座诸位中有人因当选为指挥官而沾沾自喜，他极力鼓动你们进行远征，那不过是为了他私人的目的—特别是因为他还太年轻，不能胜任指挥官的职务—他会想方设法使人们因其所驯养的良驹而钦佩他。但是，因为这是很花钱的，他便指望从指挥官职位中捞取一些好处，不能允许这种人为保持个人奢华的生活而使邦国担当风险。[36]你们还要记住，当这种人挥霍浪费自己的财产的时候，受危害的往往是公共财政。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不是这种年轻人能决定或立即胜任的。

13 “当我现在看到这位年轻人所召集的一群支持者正围坐在他身旁的时候，我感到很震惊。就我这方面而言，我请求得到年纪较大者的支持；如果他的支持者坐在你们身旁，不要让自己屈服于他们的羞辱，不要因不投票支持战争而害怕被说成是懦夫，但是，你们要记住，单凭主观愿望很难取得成功，要有远见卓识才能经常赢得胜利，

远离他们的狂妄的征服之梦，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现在我们的邦国正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险，举起你们的手来反对战争；投票支持维持我们与西西里的希腊人之间的现有边界（双方都没有对此边界提出异议，即可以在伊奥尼亚海沿岸自由航行和在西西里海中直接航行），投票赞成他们有权拥有他们自己的土地和财产，解决他们自己的争端。［2］在爱吉斯泰人方面，应该告诉他们，由他们自己去结束与塞林努斯人的战争，这场战争在开始时都未曾与雅典人商议；将来我们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再与那些在他们需要时我们给予帮助而我们需要他们援助时又得不到回报的人民缔结同盟。

14 “至于你，会议的主席[37]，如果你认为维护邦国的利益是你的职责，如果你希望显示你是一个优秀的公民，就把这个问题提请雅典公民投票，再次征求雅典人的意见。如果你担心再次提议表决这个问题会违背法律，其实法律不能对如此众多赞成表决的人持有偏见；你将作为这个被误导了的邦国的医生对其加以矫治，公职人员的美德，简而言之就是尽力为邦国谋福利，或者无论如何要使邦国免遭本来可以避免的祸害。”

15 这就是尼基阿斯的演讲。上来发言的大多数雅典人支持派遣远征军，不赞成废除已经投票作出的决议，尽管有一些发言者持相反意见。［2］不论怎样，最坚决鼓动派遣远征军的是克里尼亚斯之子阿尔基比阿德斯，他反对尼基阿斯的观点，既是因为他和尼基阿斯在政治上有诸多分歧，也是因为尼基阿斯在演讲中对他个人进行了攻击[38]，而且，阿尔基比阿德斯雄心勃勃地渴望成为一名指挥官，希望率军攻占西西里和迦太基，军事上的成功将使他个人赢得财富和荣誉。［3］为了保持在公众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他沉溺于驯养赛马和其他消费，他的奢侈生活已经超过了他的财产所能供给的，这与后来雅典国家的崩溃是有很大关系的。［4］许多人对他在个人生活和习惯上明显的放纵行为，对他在所从事的各种事务中表现出来的勃勃野心感到惶恐不安，民众认为他的目的是想做僭主，因而对他都持敌视态度。（见图13）尽管他在指挥作战方面功绩显赫，但在个人行为方面，他的习惯遭到众人的反对；因此，民众力图把作战事务移交给其他人，不久就毁掉了城邦。［5］这时，他走上前来，给雅典人提出如下建议：

16 “雅典人啊，我比别人更有权利出任指挥官—因为尼基阿斯攻击我，我不得不一开始就提出这个问题—同时我相信我自己是无愧于指挥官这个职位的。至于那些指责我的事情，那是给我的祖先和我本人带来荣耀，也是使国家从中受益的光荣之举。［2］希腊人曾经认为我们的城邦已被战争所摧毁，而今在希腊人的心目中，我们的城邦

相当强大，甚至超出其实际情况，原因在于我在奥林匹亚竞技会[39]上代表城邦所展示出的高贵和豪华。当时我有7辆双轮马车入选参赛者名单，过去从未有过私人用这么多的马车参赛，我赢得第一名、第二名和第四名，其他所有的仪式安排都与我取得的胜利相称。在习惯上，人们将这种事情视为一种荣耀，它会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3］再有，我在国内所显示出的富丽豪华，如提供合唱队的花费[40]或其他方面，自然引起我的公民同胞们的忌妒，但在异邦人看来，这与其他事例一样，是邦国实力的一种表现。当一个人花费自己的金钱不仅仅为自己而且也为他的城邦谋利益的时候，这并非是徒劳无益的愚蠢行为。［4］他自视高人一等而拒绝与



图13 阿尔基比阿德斯像

其他人保持平等地位，这并非不公平。当他遭受挫折的时候，他得独自承受全部苦难，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有人去与他共患难。按照同

样的原则，一个人应该接受成功者的傲慢；否则，让他首先以平等的方式善待所有的人，然后才有权利要求别人以平等的方式对待他。［5］我知道，这种人以及所有因获得各种荣誉而出名的其他人，虽然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不受其同胞特别是同辈同胞的欢迎，但是到了后世，都竭力声称与他们有亲戚关系，甚至那些与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也是如此；我知道，他们所在的城邦还要尊奉他们为自己的同胞和英雄，而不把他们视为异乡客和作恶者。［6］这就是我的抱负。可是，我在私人生活方面被人指责，问题在于是否有人在管理公共事务的能力方面超过我。我联合伯罗奔尼撒地区最强大的城邦[41]，没有使你们冒很大的危险或花费你们很多钱财，就迫使拉栖代梦人把所有赌注押在曼丁尼亚仅有的一天的战事上；[42]尽管他们在战斗中取得胜利，但他们迄今仍未完全恢复信心。

17“正是我的年轻和所谓的极度愚蠢使我有适当的理由去对付伯罗奔尼撒人的势力，我的处事热情赢得他们的信任和赞赏。现在，你们不要为我的年轻而担心受怕，我朝气蓬勃，如日中天，而尼基阿斯深受幸运宠爱，从而使你们能够利用我们俩的最大的贡献。［2］不要因为你们将去进攻一个强大的国家而取消远征西西里的决定。西西里诸邦[43]居民是由多种族混合而成的乌合之众，使我们容易改变其政治制度，并采用新的政治制度取而代之；［3］因此，他们没有爱国主义情感，没有得到用于自卫的武装，也没有自己长期耕耘的土地。他们每个人都想通过精彩的演说或党派斗争而从公共财政中获得某种好处，一旦大祸临头，就会移居到其他地方，并且做好了相应的行动准备。［4］这样的一群乌合之众，你们不必指望他们会作出一致决定或采取协调行动的。但是，当我们向他们提出一些有诱惑力的建议时，特别是像我们听说的在他们因内乱而四分五裂之时，他们可能将单独与我们订立协议。［5］而且，西西里的希腊人并不是像他们吹嘘的那样，有那么多的重装步兵，正像希腊人无法证明每个城邦的军队人数有他们通常所估计的那么多一样。希腊人明显地高估了他们的数目，在这次战争的全过程中，他们几乎一直没有充足的重装步兵。［6］因此，据我获悉的情报，西西里诸邦的情况与我说的一样。我们的优势还不止这些，因为我们将获得很多异族人[44]的帮助，他们痛恨叙拉古人，愿意和我们联合起来，攻击叙拉古人；如果你们作出正确的判断，将发现这些城邦的国内没有阻挡我们的力量。［7］有人说，我们前去远征会把敌人留在后方，我们的前辈们在与波斯人作战时也是将敌人留在后方，仅凭他们的海上优势，就能创建帝国。［8］伯罗奔尼撒人在与我们交战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获胜希望如此渺茫。不过，他们从来都没有丧失这样的信心：即使我们的陆军留在国内，他们仍有足够强大的力量从陆地上侵入我们的领土，但他们的海军绝对不会伤害我们，因为我们自己留在后方的海军

就足以对付他们。

18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自己能有什么理由裹足不前，或者能对西西里的盟邦提出什么理由不去援助他们呢？他们是我们的同盟者，我们有义务援助他们，不要因为我们从未得到他们的援助而加以反对。我们与他们结盟并不是想使他们到希腊来援助我们，而是想要他们袭扰我们在西西里的敌人，阻止他们赶赴这里攻击我们。［2］我们的帝国就是这样赢得的，我们的帝国和其他所有帝国都是这样赢得的，即坚定地援助所有请求援助的人，无论他们是希腊人还是异族人。如果全体国民都无动于衷，或者对他们应该援助的对象加以选择，那么，我们就很少能够扩张我们的帝国，并将使我们已拥有的帝国有丧失的危险。人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抵御占优势的敌人的进攻，还要经常未雨绸缪，使敌人的进攻企图无法实现。［3］我们无法确定我们帝国将扩展到哪里为止；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处于现在的地位，那我们就一定不能满足于保持我们现有的帝国，而必须制定计划扩展帝国；因为如果我们不统治别人，我们自己就有被别人统治的危险。你们也不能站在其他人的角度来看问题，静观事态的发展而不肯采取行动，除非你们准备改变你们的习惯，使之与他人的习惯一样。[45]

［4］“因此，要相信，我们这次出征海外，定将增强我们的国力，让我们出发远征吧！我们航往西西里，伯罗奔尼撒人看见我们是多么地不在意我们现在所享有的和平生活[46]，他们的傲慢气焰将受到遏制；同时，一旦我们征服西西里的希腊人，或者至少也可以打垮叙拉古人，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成为全希腊的主人，从而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同盟者从中获得利益。［5］如果一切顺利，全体将士可以留在那里，否则就回来；我们的海军可以确保我们的安全，因为我们的海上力量超过所有西西里的希腊人海军力量的总和。

［6］“不要奉行尼基阿斯所倡导的无所作为的政策，不要让他挑拨年轻人与年长者之间的和睦关系，不要让他的言论改变你们的目标。我们要发扬前辈们的优良传统，年长者和年轻者团结一致，经过他们不懈的努力，才把我们的事业推进到现有的高度，而现在你们要同样努力把国力提高到新水平。你们要知道，无论是年轻者还是年长者，没有彼此间的帮助，都将一事无成，但是，当轻率勇敢、老成持重和深思熟虑的意见综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最强大的力量。而且，城邦与其他事物一样，如果长期保持和平状态，她自己就会耗尽自己的力量的，而各方面的技术就会变得陈旧过时了，但是每一次新的战斗都会使她获得新的经验，使她更惯于不以言辞而以行动来保卫自己。［7］简而言之，我相信，在本性上富于活力的城邦不应突然采取这样一种无所作为的政策，而使她更快速地走上毁灭自己的道

路；最安全的生活的原则，是接受自己原有的性格和制度，纵或这种性格和制度还不是完善的，也要尽可能地依照这种性格和制度生活。”

19 以上就是阿尔基比阿德斯的发言。爱吉斯泰人和一些伦提尼流亡者在随后发言中，提醒雅典人履行其誓言，请求雅典人予以援助。雅典人在听了阿尔基比阿德斯的演讲和他们的发言后，比从前更加急于想发动这次远征了。［2］尼基阿斯知道利用他已经用过的论点将无法阻止他们所采取的行动，但他认为通过夸大所需的军事力量，也许可以改变他们的决定。因此，他再次走上前来，作了如下发言：

20 “雅典人啊，我发现你们一心想发动这次远征，我希望我们都能如愿以偿，因此，我将向你们说明我对于目前形势的看法。［2］据我所知，我们所要去进攻的那些城邦是强大的，他们彼此间互不隶属，他们不需要挣脱强加于他们身上的奴役以便过上一种比较轻松愉快的生活；他们至少不会放弃他们的自由，而接受我们的统治；仅以一个岛屿而论，岛上的希腊城邦是很多的。［3］我预料那克索斯和卡塔那会加入我们这一方，因为他们与伦提尼人是同族关系；除了这两个城邦以外，还有七个城邦[47]，他们的军事装备与我们的十分相像，特别是塞林努斯和叙拉古，这是我们这次远征的主要目标。［4］这些城邦可提供很多重装步兵、弓箭手和标枪手，他们有许多战舰，许多可充任桡手的人；他们也有金钱，一部分在私人手中，一部分存在塞林努斯神庙中，叙拉古人也向一些土著居民征收贡赋。他们对我们的主要优势在于他们拥有众多骑兵，还有他们实际所需要的谷物都由本地出产，无须从外地输入。

21 “对付这样的一个强国，仅靠这势单力薄的海上力量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支庞大的陆军一同远征，如果我们要使我们所采取的行动实现既定目标，而不至于被敌人为数众多的骑兵阻挡于境外的话；特别是，如果这些城邦感到畏惧而联合起来，我们将没有朋友（除爱吉斯泰外）向我们提供骑兵，以用于我们的自卫。［2］由于一开始就缺乏预见，届时我们不得不被迫撤退，或者派人回国请求增援，那将是很不光彩的事。因此，我们在出发的时候就必须准备足够的武装力量，要知道我们将航行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征战；而这次远征与你们过去对希腊本地的臣属之邦所进行的征战完全不同，在征伐你们的臣民的时候，你们得到许多盟邦的支持，你们可以很容易地从友好的地区取得给养；但我们这次远征完全断绝了与本国的联系，到达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在冬季的四个月中，甚至派遣使者到雅典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48]

22 “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当从雅典，从我们的同盟者那里，不仅从我们的臣属之邦那里，还要从伯罗奔尼撒地区，以言辞说服或金钱雇佣的办法招募尽可能多的军队，组成一支数量庞大的重装步兵部队；还要招募大量的弓箭手和投石手，以便迎头打击西西里人的骑兵部队。同时，我们必须确保在海上的绝对优势，使我们更加容易地运输所需物资；我们必须用商船装运我们自己的谷物，即小麦和烘干的大麦，从磨坊强制征募与谷物成比例的面包师以为军队提供有薪服务，这样，万一军队被恶劣气候所困，不至于缺少食物；这也是因为我们的军队人数众多，不是每个城镇都有能力接待的。其他方面的所有需求，我们也一定要尽我们的能力所及，做好准备，以免依赖他人；尤其是我们必须从国内尽量多带些金钱，据爱吉斯泰人说，这笔钱已经准备妥当，但你们应当相信，这笔钱口头上存在，事实上不一定存在。

23 “当然，即使我们从雅典带去的军队—除了在数量上与敌人的重装步兵不相上下以外，甚至在所有方面都胜过他们，我们还是很难征服西西里或保全我们自己。［2］毋庸讳言，我们自己将在异乡人和敌人中间建立一个城邦，从事这项冒险事业的人，须在登陆的第一天就准备成为那片土地的主人；至少要知道，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就会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3］因为我害怕这一点，同时我知道，我们需要很多良策和好运—因为我们是凡夫俗子，很难把握命运—我希望我在启程前尽量少地依靠运气，当我真的要起航的时候，要带领一支强大的能确保我安全的军队出发。我相信，这最能确保我们国家的整体利益，因而也就最能确保我们这些远征将士的安全。如果任何人对此持不同观点，我愿意把军队的指挥权移交给他。”

24 通过上述言论，尼基阿斯断定雅典人会因远征军的军需规模庞大而畏葸不前，或者，如果他被迫出海远征，也尽可能地以最安全的方式进行。［2］但是，雅典人并没有因为浩大艰巨的准备工作而放弃远征西西里的打算，反而比以前更加渴望远征了，结果恰恰与尼基阿斯原先的预料相反。他们认为，尼基阿斯提出了很好的建议，这支远征军将是世界上最安全的。［3］所有的人都热衷于远征事业。年老一点的人认为他们将所向披靡，征服所到之地，或者，无论如何，有了如此庞大的军队，他们是不会遭遇灾祸的；那些风华正茂的人们渴望去看看异乡的风景，开阔眼界，他们从不怀疑可以安全返乡；普通民众和士兵们不仅希望在这次远征中得到暂时的薪金，而帝国疆域的扩大还将使他们得到永久性取之不尽的薪金来源。［4］大多数人狂热地赞同远征，使少数不赞成远征的人害怕举手反对而被指责为不爱国，他们只好保持沉默。

25 最后，有一位雅典人走上前来与尼基阿斯交谈，告诉尼基阿斯，他不应该再找理由推辞或拖延远征时间，他应该立即向民众说出雅典人必须赞成调拨给他的军队总数。［2］对此，他不无勉强地说，他将和他的同僚们在一种宽松的气氛中进一步磋商这个问题。但以他目前所见，他们至少要带100艘三列桨战舰—雅典人还应当决定提供同样数量的运输舰船，人员由雅典人自己以及其他盟邦招募到的加以配备—雅典人及其同盟者所提供的重装步兵总数，应不少于5000人，如果可能的话，多些更好，其余类别的军队也应当与之成比例；从雅典国内和克里特招募的弓箭手，还有投石手，以及其他所需物资都应一一准备好，由他们一起带去。

26 听到这些意见后，雅典人立即投票表决，赞同将军们拥有确定远征军人数及其一切事务的全权，只要对雅典有利，他们尽可以自行处理。［2］随后，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他们派遣信使去通知各盟邦，在国内也开始按名册征兵。因为雅典城邦刚刚从瘟疫和长期战争中恢复过来，许多年轻人已经成年，资金也因休战而积累起来，这就使远征的准备工作更加容易地进行。

27 当这些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期间，雅典城内几乎所有赫尔墨斯[49]石像的面部在一夜之间都被毁坏了。按当地习俗，这种石像通常是呈方形石柱状，普遍地竖立在私人住宅的门口和神庙中的。（见图14）［2］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人干的，政府悬出巨额赏金寻找毁坏神像的人，又投票通过一项法令：无论什么人，公民也好，异邦人也好，奴隶也好，只要知道有人犯有渎神行为都应该义无反顾地提供线索。［3］人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事件，因为它被认为是远征的凶兆，是发动暴动以推翻民主制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图14 赫尔墨斯石像

28 于是，有一些居住在雅典的异邦人和私人奴仆提供了一些情报，不是关于赫尔墨斯石像事件本身，而是以前一些年轻人在喝得酩

酊大醉后，有破坏其他神像的行为；还说到在私人住宅里举行的秘密祭祀仪式时有不庄重的嘲弄行为。［2］这些指控牵涉阿尔基比阿德斯，最妒忌他的那些人[50]抓住这个把柄不放，因为他妨碍了他们从容地操纵民众，他们认为，一旦赶走阿尔基比阿德斯，他们将掌握最高权力。这些人趁机夸大事实，公开叫嚣秘密祭祀和赫尔墨斯神像事件是推翻民主制阴谋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阿尔基比阿德斯的参与，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他们列举的证据还有阿尔基比阿德斯日常生活中的不民主的放纵行为。

29 阿尔基比阿德斯当即反驳了告密者对他的指控，并且准备在万事俱备的远征行动开始之前，接受对他的审判，以便查实他是否犯有强加在他身上的罪名；如果被判有罪，他心甘情愿地接受惩罚，反之，如果宣判无罪，他应担任远征军的指挥官。［2］同时，他反对在他不在的情况下受理对他的诽谤案件，如果他当真被判有罪，请求他们立即将他处死；并指出，在如此重大的指控案件还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派遣他率领庞大的军队出国远征不是明智之举。［3］但是，他的政敌害怕如果立即开庭审判，他会得到军队的支持，而民众可能宽恕他，因为阿尔哥斯人和一些曼丁尼亚人对他有好感而参加远征军，这也甚得民心。因此，他们尽量把案件推迟，阻止马上审判。他们还鼓动其他人前来发言，建议阿尔基比阿德斯应该马上率领军队出征，不要再拖延了，待其回国后，在一定期限内就此加以审判。他们的计划是派他率军出国，让他回国后面对某些更加严重的指控，在他不在国内时，他们更容易罗织罪证，到那时候再派人去把他召回受审。因此，他们发布命令，阿尔基比阿德斯必须起航出征。

30 这起事件发生后，远征西西里的军队出发，这时已是仲夏季节了。[51]大多数盟邦按照事先接到的命令，带着装载谷物的运输船和小一些的舰船以及远征军的其余所需物资在科基拉集合，从那里一起横渡伊奥尼亚海直抵伊阿皮吉亚海角。而雅典人自己和当时在雅典的一些同盟者在指定日期的黎明时，前往比雷埃夫斯，开始为舰船配备船员，准备起航。［2］雅典全城居民，包括本国公民和外国人，可谓倾城出动与他们一起前往比雷埃夫斯；本邦居民都带着期盼与悲伤前来为他们的将士、他们的朋友、他们的亲戚或儿子送行，当他们希望远征军征服西西里的时候，考虑到远离本土的远征，他们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的朋友了。

31 的确，此时此刻，在相互道别的顷刻间，他们对远征的危险性的感触，比他们投票赞成远征时的认识更为深切；尽管他们看到远征军威武雄壮，各方面的装备精良，他们也能感到一丝安慰。至于外国人和其他群众只不过去观看气势恢弘的壮观场面，感受人们对这项

事业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雄心。

［2］事实上，这支第一次起锚出征西西里的军队，是迄今为止由单个城邦派出过的花钱最多、外观最华丽的希腊军队。单就舰船和重装步兵的数量而论，它没有比伯里克利指挥下进攻爱皮道鲁斯的军队和哈格浓指挥下进攻波提狄亚的军队更多些；那支远征军包括4000名雅典重装步兵、300名骑兵和100艘三列桨战舰，还有列斯堡和开俄斯的50艘舰船以及很多同盟者的军队。［3］但是，过去派出的那些军队只有短短的航程，缺乏优良的装备；而现在这支远征军在组建时就打算在陆上和海上长期执行任务，配备了舰船和陆军，以便根据需要随时应用。舰长和城邦都花费巨额金钱精心装备舰队；每个桡手每天由国库支付1德拉克玛的薪金，公家还提供没有装备的空船[52]，计有60艘战舰和40艘运输船，它们都配备有能招募到的最好的船员；上排桡手[53]和其他桡手除从国库领得薪金外，他们的舰长一般还颁发给他们额外薪金。而且，他们不惜巨资制作船头像和一般装备，每人都尽最大努力使其舰船在美观和航速方面胜过其他舰船。同时，陆军士兵都是从最优秀士兵的名册中选拔出来的，他们很重视配备武器和私人装备，并且不甘落后。［4］因此，在雅典人中间，哪里有任务分派哪里就有竞争，不仅如此，在其他希腊人看来，这次出征与其说是去进攻敌人，不如说是在炫耀雅典的武力和资源。［5］如果有人统计一下邦国的财政支出和私人的开支—这笔费用包括邦国已经用在远征军方面的和将要送到将军们手中的金钱，远征军将士用于个人装备上的费用，舰长们在他们舰船上已经花费的以及他们将来还要花费的金钱；如果加上除由公款支付的薪金以外，每人因航程遥远而随身携带的途中所需费用，以及士兵们或商人们为了做生意而随身携带的财物—人们一定会发现许多塔连特的巨额金钱从雅典流走了。［6］事实上，这支远征军扬名于世的原因，不仅在于它有令人赞叹的勇气和光彩夺目的外观，而且在于与其所要进攻的对手相比，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力量，同时还因为事实上它是迄今为止雅典所派出过的远征中航程最远的一次，就他们现有的资源而言，他们所要实现的目标是最远大的。

32 现在船员配备完毕，航行所需一切物资都装上了船，号声响起，命令全体肃静，按习惯举行起锚出海前的祈祷。祈祷不是逐船一一进行的，而是全体一致听从传令官的号令进行的；全军将士把酒碗中的祭奠用酒调制好，再把酒倒入金银杯盏中洒酒祭奠。［2］岸边前来送行的群众，不论是雅典公民还是其他民众，都和远征军将士一起祈祷。唱完赞歌，行毕洒酒祭奠仪式，他们就起锚远航，舰队首先排成纵队出港，随即你追我赶互相竞争直达埃吉那，他们迅速抵达科基拉，其他同盟军正前往那里集结。

[1] 公元前416年。

[2] 此前有两次远征，一次是公元前427年拉齐斯和卡罗阿德斯领导的（III. 86），另一次是公元前424年皮索多鲁斯、索福克勒斯和攸里梅敦领导的（IV. 2)，修昔底德在此把两者合在一起说了。—史译本注

[3] 约合3700米。大概指与意大利半岛之间的最近距离。

[4] 无疑，这里特指荷马，如修昔底德，I. 10，11，21。

[5] 即特洛伊。

[6] 在利利拜昂（Lilybaeum）地角附近的南潘塔里昂 (S. Pantaleon) 小岛上。

[7] 在帕勒摩之东，今之萨兰多（Salanto）。

[8] 现在的帕勒摩。

[9] 他是由城邦派去领导人民建立殖民地的。他在死后一定是被当作神来供奉的。后来一个殖民地建立另一个殖民地时，习惯上总是从母邦邀请一位领导者。

[10] 公元前735年。其地址位于陶罗门尼昂 (Tauromenium) 附近，是由希腊来西西里的最佳登陆地点。

[11] 阿奇吉提斯（Archegetes），意味着把它当作新居留地的“建立者”或“保护者”。

[12] 公元前734年。

[13] 公元前729年。

[14] 在叙拉古正北的一个半岛。

[15] 公元前628年。

[16] 公元前689年。

[17] 这个名字显然是源自罗德斯岛上的林都斯。参阅希罗多德，VII. 153。

[18] 谢译本（第427页）为“180年”。公元前581年。

[19] 参阅希罗多德，VI. 22，23。

[20] 公元前730年。

[21] 公元前648年。

[22] 约公元前664年。

[23] 公元前644年。

[24] 公元前599年。

[25] 公元前498—前491年在位。—史译本注

[26] 指公元前416年。

[27] 指卡马林那人和阿格里真坦人（V. 4）以及一些西克尔人（III. 103）。

[28] 参阅修昔底德，III. 86。

[29] 公元前416/前415年。

[30] 公元前415年3月。

[31] 每艘舰船按200人、人均日薪1个德拉克玛计，每月1个塔连特。

[32] 翌年夏季，他写信给雅典人，诉说他患有肾病，大概现在已受肾病的困扰。参阅修昔底德，VII. 15。

[33] 这里的“条约”系指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五十年和约”（修昔底德，V. 23）。

[34] 显然是指色雷斯和小亚细亚。

[35] 这里明确说明爱吉斯泰人是非希腊人（barbarians）。

[36] 以上情况暗指阿尔基比阿德斯，参阅修昔底德，VI. 16。

[37] 普利塔涅斯（*Prytanes*）是五百人议事会中的一个特别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来自于一个古老的部族，据说是血统最纯正的伊奥尼亚人。五百人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皆由他们主持。当天那位主席被称为爱皮斯塔特（*Epistates*）。雅典的公共议事厅被称为“普利塔涅昂”（参阅希罗多德，I. 146）。至于这里爱皮斯塔特把此前已经议决的事情再次提请表决是否违法，一直都是有争议的。

[38] 参阅修昔底德，VI.12。

[39] 可能是公元前416年。也有学者推定是在公元前420年或前424年。

[40] 即在公共节日，特别是在戏剧表演时的合唱队。合唱队是由国家指派乐于公益事务的富裕公民负责的，这些富裕公民的职责是聘请一些合唱者和训练合唱的教师，负担所有人的服装、生活及训练的费用。由于他们常常相互竞争，尽力使他们的合唱队富丽堂皇，因而这类事务开销很大，有时会把一个人的全部家产耗费一空。

[41] 阿尔哥斯、曼丁尼亚和爱利斯。参阅修昔底德，V. 46，52。—史译本注

[42] 参阅修昔底德，V. 46以下。

[43] 指叙拉古及其附属诸邦。—史译本注

[44] 大概指当地非希腊语居民。

[45] 希腊其他城邦似乎在宣扬一种不干涉和自决的原则，根据阿尔基比阿德斯的意见，雅典不能采取这种政策，否则将自食其果，放弃它的帝国。—史译本注

[46] 实际上，这是一种武装休战，须每十天重订一次和约。

[47] 叙拉古、塞林努斯、革拉、阿格里真坦、麦西那、希麦拉和卡马林那。—史译本注

[48] 史译本没有“四个月”。古代地中海地区的航行受到季节、气候、风向等因素的严重制约。

[49] 奥林帕斯山诸神之一，宙斯之子，是诸神的使者，因而他又是使者和传令官的庇护者，使团不受侵犯的保证者。他还被认为是商人和行路者的保护神，人们在门口、路口为他立有方形神柱。神柱顶部是其头像，是一个留有虬须的成年男子；公元前5世纪时，他的形象常常是无须少年。

[50] 尤其是一个名叫安德罗克利斯的人（VIII. 65）。参阅普鲁塔克：《传记集·阿尔基比阿德斯传》，XIX。

[51] 公元前415年。

[52] 这些空船的装备是由舰长们提供的。

[53] 在三列桨战舰上，有三排桡手，上排桡手（*thranites*）用最长的桨划船，薪金最高；中排桡手（*zygites*）次之，底排桨手（*thalamites*）用最短的桨，薪金最低。—史译本注

第十九章 战争的第十七年。叙拉古诸党派。哈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吉吞的故事。阿尔基比阿德斯受辱。

［3］同时，关于雅典出征的消息从各地传到叙拉古，但是很长时间无人相信。实际上，在一次公民大会上，从诸位发言者的看法中就可以看出，关于雅典远征军的消息，有人信以为真，有人持相反的意见；这些发言者中有赫尔蒙之子赫摩克拉特斯。他认为他知道事实的真相，便走上前来，提出如下意见：

33 “当我把这次远征的真实情况告诉你们的时候，你们也许认为我和其他人一样，在述说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尽管我知道，提出或者重复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说法的那些人，不仅不能说服他的听众，还被认为是杞人忧天，自讨苦吃。但是，当邦国处于危险之中，当我相信我比其他人更能说出远征的事实真相的时候，我当然不会有所畏惧，不会保持沉默的。［2］尽管事实使你们感到很惊讶，然而雅典人已经出动由陆军和海军组成的庞大军队前来进攻我们了。虽然他们在名义上声称是前来援助爱吉斯泰人和恢复伦提尼人的地位，但其真实意图是征服西西里，尤其是我们的城邦，因为他们认为一旦征服叙拉古，他们将会轻而易举地占领西西里的其他诸邦。［3］因此，既然知道他们很快就会抵达这里，你们要拿定主意，利用你们现有的资源来筹划怎样最有效地抵御他们，切不可对此置若罔闻，并因此而丧失警惕，也不要因为不相信有这回事而忽略公众利益。［4］同时，凡是相信这个消息的人们，没有必要为敌人的强大或勇猛而担惊受怕。我们对他们的伤害将超过他们对我们的伤害，他们积聚了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这并非于我们不利。事实上，对雅典人的入侵感到惊恐不安的其他西西里的希腊人更愿意加入我们的同盟，这是再好不过的事了；如果我们打败了或驱逐了雅典人，使其侵略野心不能得逞（因为我不担心他们会如愿以偿地征服西西里），那将是我们最辉煌的成就了，照我看来，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5］无论是希腊人还是异族人，派遣大军进行远离本土的远征，实际取得成功的是非常罕见的。他们在人数上不会超过被侵略的国家及其邻邦，被侵略的国家及其邻邦的人民，因害怕受到奴役，会联合起来抗敌；如果侵略者在国外缺乏给养，他们的作战计划就难以实现，只好将赢得战争胜利的荣誉留给他们的对手，尽管他们受挫的主要原因在于他们自己。［6］正是雅典人的崛起印证了这种说法，雅典人打败波斯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意外原因促成的，雅典人赢得声誉，仅仅因为雅典是波斯人

进攻的目标；这种事情也很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

34 “因此，让我们满怀信心地在这里做好我们的准备工作；让我们派遣使者前往西克尔人那里，以取得一部分西克尔人的有力支持，并与其他西克尔人友好相处，建立同盟，派遣使者前往西西里其余诸邦，向他们说明西西里人所面临的共同危险；我们还要派人到意大利去，争取那里诸邦成为我们的同盟者，或者无论如何也要使意大利人拒绝接待雅典人。［２］我认为最好还要派使者到迦太基去，迦太基人一点也不会感到意外；他们经常担心雅典人有朝一日会来进攻他们的城邦，他们也许能够想到，一旦西西里成为雅典人的囊中之物，他们自己也很可能遭遇同样的不幸。这样，他们即使不是公开地也会秘密地以某种方式来帮助我们。如果他们愿意，他们是当今所有城邦中最能为我们提供帮助的城邦，因为他们拥有大量的金银财富，有了金钱，战争和其他工作就能顺利进行。［３］让我们也派遣使者前往拉栖代梦和科林斯，请求他们尽快派兵到西西里来援助我们，并且使希腊经常保持在战争状态。

［４］“依我所见，你们这些一贯热爱安宁生活的人，目前最应该做的事，你们将会慢慢地明白的，但我必须把实话说出来。如果我们所有的西西里的希腊人都联合起来，或者至少把除我们以外的尽可能多的西西里的希腊人团结起来，只需出动现有的全部海上力量，带上两个月的给养，在塔林敦和伊阿皮吉亚海角迎击雅典人，使雅典人知道，他们在为赢取西西里而战以前，首先必须为通过伊奥尼亚海而战，我们将挫伤雅典军队的锐气，使他们认识到我们有一个友好国家作为防卫基地—因为塔林敦已准备接待我们—而雅典人则要率整个远征军横渡辽阔的大海[1]，由于航程遥远，他们很难保持舰队的秩序，他们在以小型编队缓慢地推进时，又很容易遭到我们的攻击。［５］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轻装快进，把划桨最快的桡手集中起来进攻我们，我们可以在他们精疲力竭的时候攻击他们；或者，如果我们不愿意攻击他们，我们仍能退守塔林敦；而雅典人前来只为作战，所带给养极少，他们将在荒芜之地陷入困境，他们或者留在那里而被封锁，或者丢下其余部队力图沿海岸航行，他们不知道哪些城邦愿意接待他们，并会因此而灰心丧气的。［６］我认为，仅仅考虑这些，就足以使他们不敢从科基拉起航；他们会谨慎谋划，并派人侦察我们的人数和行踪，于是季节已过，[2]冬季来临；或者，他们在意外遭受我们的打击后会惊慌失措，放弃远征计划，特别是因为据我所知，他们最有经验的将军[3]是不情愿出任远征军的指挥官的，他会首先以我们所展示的军事实力为借口，放弃这次远征的。

［７］“我认为，关于我们军队人数的情报也应该夸大一些，因为

人们易于受传闻的影响而作出决定；同时，那些首先发起突击或者表现出勇于自卫的决心的人们会使敌人更加畏惧，因为敌人知道他们已经对应付突袭有所准备了。［8］这正是雅典人现在所遭遇的情况。他们现在正要攻击我们，并相信我们不会抵抗，他们如此蔑视我们恰恰是因为我们没有帮助拉栖代梦人毁灭他们。但是，如果他们看到我们在战斗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出乎他们的意料，他们将因此而感到惊慌，并将比看到我们实际所有的实力更加沮丧。［9］我希望能说服你们无所畏惧，勇往直前。但是，即使你们不愿这样做，无论如何也要不失时机地全面地做好战争准备；你们人人都应该记住，在实战中所表现出的勇敢精神最足以表示对敌人进攻的蔑视，但是，眼下最明智的步骤是进行战争准备，在恐惧的影响下所做的准备工作是最可靠的安全保证；现在我们要像真的处于危急之中那样，行动起来。雅典人正在前来进攻我们，他们已在航行途中，他们很快就会抵达这里——我对此坚信不疑。”

35 这就是赫摩克拉特斯的发言。同时，在叙拉古人民中间发生激烈争论。有些人认为雅典人根本无意前来，赫摩克拉特斯所言之事是空穴来风；有些人说，纵然雅典人真的胆敢来犯，他们对我们的伤害也将遭到十倍的报复；还有一些人并不把此事放在心上，只把它作为一个笑柄。总之，只有极少数人相信赫摩克拉特斯的话，并对未来忧心忡忡。［2］当时，在民众中颇有威望的民主党领袖阿特纳哥拉斯走上前来，作了如下发言：

36 “那种不希望雅典人误入歧途而他们可能已身陷其中的人和那种不希望雅典人前来这里变成我们的臣民的人，要么是懦夫，要么是叛国者；至于散布这种消息并使你们如此恐惧不安的那些人，如果他们自以为我们没有看透他们的意图，那么，使我惊讶的不是他们的鲁莽，而是他们的愚蠢。［2］事实上，他们感到恐惧有其自己的理由，他们希望引起举国上下惊恐不安，并以公众的恐惧情绪来掩饰他们自己的恐惧心理。简而言之，这就是雅典人即将来犯的消息的意义所在；这些消息并非自然产生的，而是由那些经常在西西里煽动骚乱的人一手炮制出来的。［3］但是，如果你们明智地接受劝告，你们将不会根据这些消息去猜测那些人所散布的雅典人来犯的各种可能性，而是要考虑一个精明的和富有经验的民族（我认为雅典人就是这样一个民族）所可能采取的行动。［4］现在，雅典不大可能在希腊战事尚未圆满结束而把伯罗奔尼撒人置于身后，鲁莽地前来挑起一场和希腊战争规模相当的新的战争。事实上，我认为凭借我们西西里如此众多的人口和强大的城邦，我们不去攻击他们，他们就应该感到万幸了。

37 “但是，如果雅典人果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竟敢来犯，我认为西西里比伯罗奔尼撒更加能够将战争进行到底，因为我们在各方面准备得更好，我们城邦本身就远比想要发动侵略的城邦强大，甚至在兵力规模上相当于他们所传说的两倍。我知道，他们不会带着骑兵来的，也不会在西西里得到任何骑兵，除非爱吉斯泰人可能提供少量骑兵；他们也不能够带来一支数量与我军相当的重装步兵，因为他们必须用舰船运输；无论他们舰船上运载的物资多么少，经过如此遥远的航行就够他们受的了，更不用说要对付我们这样一个强大的城邦所要运输的其他物品，其数量一定是很大的。［2］事实上，我对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深信不疑，我认为，即使雅典人带来与叙拉古同样大的另一个城邦驻扎下来，并从我们的边境上向我们发起进攻，我实在看不到他们如何能逃脱被歼灭的厄运；如果所有西西里人都来抗击他们（他们将会这样做的），而他们只有一个用舰船搭建的宿营地，营地中只有帐篷和稀少的必需品，他们害怕我们的骑兵，不能推进多远以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取得成功的希望就更加小得可怜了！[4]

38 “但是，雅典人对形势的看法正如我告诉你们的，我有理由相信他们正在关照他们的家园，而这里的某些人却炮制雅典人将来侵略的谣言，这种谣传不是真的，将来也不会变成真的。［2］我注意到，这些人捏造谣言已不是第一次，当这些人无法以行动达到其目的的时候，就试图炮制这种谣言，甚至其他更可恶的谎言来恐吓你们，以达到他们控制城邦政权的目的—我对此经常保持着警惕。我不禁担心，这些人在这方面孜孜以求，他们的企图总有一天会得逞的。我们的反应不够敏锐，我们在阻止他们的行动中显得太软弱，即使发现了违法者，我们也无力追捕他们。［3］结果是使我们的城邦不得安宁，陷入持久的动乱之中，城邦内部的纷争如同对外敌斗争一样经常性发生，更不用说有时会出现僭主政治和声名狼藉的阴谋集团篡夺政权了。［4］但是，如果你们支持我，我将努力不让这类事情在我们时代发生。由于得到你们众人的支持，就能惩罚这些阴谋活动的始作俑者，不仅在他们付诸行动之时将其拿获—其行动很难被发现—而且在他们有阴谋企图但尚没有力量付诸行动之时予以揭露；因为不仅有必要对敌人的行为加以惩罚，还要预先对其行动意图加以惩罚，如果不先发制人，就会首先遭殃。我还将谴责、监视和警告那些寡头党人—我认为，这是把他们从邪恶的道路上扭转过来的最有效的方法。［5］有一个问题，我经常在问自己，你们年轻人究竟想要什么？马上想做官吗？这是法律所禁止的，法律并不排斥有才干的人做官；法律之所以这样规定，因为你们还不能胜任。同时，那样的话，你们将不再与广大民众在法律上处于平等地位了！但是，同一个城邦的公民不享有同等的权利，这难道是公平的吗？

39 “也许有人会说，民主制既不贤明也不公平，财产拥有者最适合成为统治者。我的看法恰恰相反，首先，民主制中的‘德莫’或‘人民’一词包括全体公民，而寡头制仅代表其中的一部分。其次，如果说最好的财富保护者是富人，最好的顾问是贤明人士，那么，他们都不能像大众那样善于听取意见并作出明智的决定；在民主制下，所有这些有才能的人，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集体，都享有平等的权利。［2］但是，寡头制会使人民大众分担苦难，而寡头党人则不仅不满足于拥有最大的权益，甚至想独占全部。这就是你们当中的有权势者和青年人梦寐以求的，但在一个伟大的城邦，这种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你们这些愚蠢的人，如果你们现在还不知道你们的图谋是邪恶的，你们就是我所知道的希腊人中最愚蠢的人了。如果你们明明知道还竟敢去实施阴谋计划，你们就是在进行最严重的犯罪。

40 “甚至现在，如果尚未酿成令人后悔莫及的事件，你们还可以学得明智一些，促使邦国得到利益，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利益。在分享邦国利益的时候，你们这些有功之人不但会分得平等的一份，还会获得比你们的同胞大众更大的一份。但是，如果你们有其他非分之想，你们所有的一切都有被剥夺的危险；不要散布这些谣言了，因为人们知道你们的意图，并且不会容许你们这样做的。［2］即使雅典侵略者来了，我们的城邦也将会以无愧于我们的城邦的方式将他们击退；而且，我们有诸位将军，他们会关注这个问题。如果这些消息像我所认为的那样是无稽之谈，我们的城邦也不会因为你们的谣言而陷于恐慌，也不会选择你们作为它的统治者，而使自己陷于奴役之下；城邦自己对此会加以调查，并且把你们的言论当作法令作出裁断，它不会允许因为你们的一面之词而剥夺城邦的自由，它会时刻保持警惕，采取措施使城邦得到尊重，努力保全城邦的自由。”

41 这就是阿特纳哥拉斯的发言。这时，一位将军站起来，不许其他人起来发言了。对于现在所讨论的问题，他发表如下意见：

［2］“发言者互相攻击或者呼吁听众接受他们的观点，都是不合时宜的；我们应该重视我们所获得的情报，考虑每个人自己和作为整体的城邦怎样进行最有效地备战以抵抗侵略者。［3］即使没有这个需要，邦国征集马匹、储备武器和所有其他在战争中值得荣耀的物资也是没有害处的；我们将负责这些工作并使之井然有序地进行，派遣使者到各城邦去征询他们的意见，并做好其他一切有必要做的事情。我们已经注意到这种动向了，以后我们无论发现什么情况都将向你们通报。”

42 这位将军作了上述发言后，叙拉古人就散会离去了。

与此同时，雅典人及其所有的同盟军现在已抵达科基拉。在这里，将军们再次检阅了军队，安排了军队停泊和宿营的顺序，把全部海军舰队分为3个分队，指定每个将军指挥一个分队，这样可以不同时启程，因为同时启程在登陆时会造成饮水、港口或给养物资方面的困难；同时，每个分队都有自己的指挥官，使其更好地维持全军秩序和更容易处理日常事务。［2］随后，雅典人派遣3艘船到意大利和西西里去，以便确定哪些城邦愿意接待他们。他们奉命在返回途中迎接雅典军队，使他们在登陆前了解前方的形势。

43 随后，雅典人率领庞大的军队从科基拉起锚，横渡大海前往西西里。这支军队共有134艘战舰（另外还有罗德斯人的2艘五十桨船），其中100艘是雅典人的舰船—60艘用于作战，40艘用于运输—其余的舰船来自于开俄斯和其他盟邦；共有重装步兵5100人，其中1500人是雅典公民，他们是从雅典正规兵员名册中征调来的，有700名泰提斯[5]（他们充任水兵），其余的军队是来自于盟邦的，他们有些来自于雅典的属邦，还有来自阿尔哥斯的500名和来自曼丁尼亚及其地方的250名雇佣军；共有弓箭手480名，其中80名是克里特人；有700名投石手，他们是罗德斯人；麦加拉流亡者组成一支120人的轻装步兵队；一艘马匹运输船装载有30匹马。

44 这些就是第一次派去远征作战的兵力。[6]这支远征军的军需由30艘货船运载，船上载有谷物、面包师、石匠和木匠，以及修筑军事要塞的多种工具，还有100条小船一同前往，它们与运输船一样是征发而来的，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小船和货船自愿跟随远征军前去做生意。这些舰船现在全部离开科基拉，一起横渡伊奥尼亚海。［2］全体远征军抵达伊阿皮吉亚海角和塔林敦或其他地点，然后他们沿意大利海岸航行，沿途城市不与他们进行贸易，也不许他们进城，只给予他们取水和停泊的自由，甚至在塔林敦和罗克里斯，他们连这一点便利也得不到。他们一直到了意大利半岛最顶端的瑞吉昂。［3］他们终于在瑞吉昂又集合起来，但瑞吉昂人不允许他们进城，他们只好在城外阿尔特密斯神庙的圣地上扎营，瑞吉昂人给他们提供一个市场，他们把舰船靠岸，没有继续前进。同时，他们与瑞吉昂人开始谈判，劝说他们援助同族伦提尼人，因为他们都是起源于卡尔基斯人的；[7]对此，瑞吉昂人回答说，他们不愿参加任何一方，他们要等待其他意大利的希腊人有一个共同的决定，再按决定行事。［4］于是雅典人现在开始考虑在西西里的最佳行动方案，同时等待派往爱吉斯泰的舰船归来，以便了解爱吉斯泰使者在雅典所说的款项是不是真的存在。

45 与此同时，四面八方的消息传到叙拉古，这些消息与他们派往各地搜集情报的官员传回的确切情报一致，即雅典舰队已经集结在瑞吉昂了；对此，他们不再怀疑雅典人来犯的真实性，并且全力以赴投入备战工作。出于事态的需要，他们派遣卫兵或使者前往西克尔人居住区，派遣驻防军进入皮里波里驻防据点[8]；检查城内的马匹和武器装备，做到万无一失。他们又做好其他方面的备战工作，以便随时投入战斗。

46 同时，原先派出去的3艘船从爱吉斯泰返回雅典人在瑞吉昂的营地，带回的消息说与爱吉斯泰使者所承诺的款项数额相差甚远，他们总共只能提供30塔连特。［2］将军们有些灰心丧气了，因为爱吉斯泰人一开始就令其失望，而且瑞吉昂人又拒绝加入他们的远征军。瑞吉昂人是他们首先要争取的对象，并且是最有希望争取过来的，因为瑞吉昂人与伦提尼人是同族关系，并且与雅典长期保持友好关系。尼基阿斯对于来自爱吉斯泰的消息尚有思想准备，而其他两位同僚将军则完全没有预料到。

［3］当雅典的第一批使者考察爱吉斯泰人的资源的时候，他们利用下列计策应付雅典使者。他们把雅典使者带到爱里克斯的阿芙洛狄特神庙，向雅典使者展示神庙中的贡物—碗、酒勺、香炉，以及大量的其他餐具，这些都是银的，给人一种殷实富有的印象，但是其实际价值却很小。他们又在私人家中款待雅典船员，他们把爱吉斯泰全城的金银杯子都搜集起来，或者从邻近的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城镇借来金银杯子，每家在设宴时，把这些金银杯子作为自家的财物拿出来。［4］因为款待雅典船员所用的都是基本相同的精致餐具，而且到处都可以看到有大量的这种餐具，这对雅典的船员最具迷惑性，他们在回国以后，便大肆宣扬他们所亲眼目睹的爱吉斯泰人的富裕。他们被欺骗了—由于他们的宣传又使其他人也受骗了—当爱吉斯泰人并没有预料中的大量金银的消息传开后，他们遭到士兵们强烈谴责。与此同时，将军们磋商下一步行动方案。

47 尼基阿斯主张全军起航开赴塞林努斯，这是远征军的主要目标。如果爱吉斯泰人能够为全军提供费用就再商议这个问题，但是，如果爱吉斯泰人无力提供费用，就要求爱吉斯泰人向他们所请求的60艘舰船提供给养，驻扎下来通过武力或协商的办法解决爱吉斯泰人与塞林努斯人之间的争端，随后沿海岸航行，经过其他城市，展示雅典的实力，并表示雅典在热心帮助他们的朋友和盟邦之后，就率军回国（除非他们获得某种突然的和意料之外的机遇帮助伦提尼人，或者使其他城邦投到他们一边来），而不是浪费邦国的资源，使邦国陷入危险的境地。

48 阿尔基比阿德斯则说，这样庞大的一支远征军决不应该一无所获地回国，这样会给他们带来耻辱；他们应该向除塞林努斯和叙拉古以外的城邦派遣传令官，设法使一部分西克尔人叛离叙拉古，并争取与另一部分西克尔人建立友好关系，使他们能够从这些人中间得到谷物和军队。首先是争取麦西那的支持，麦西那是进入西西里的门户，在他们的正前方，能为远征军提供一个优良港口和基地。把这些城邦争取过来后就知道谁会成为战争中的盟友，他们才可以最后进攻叙拉古和塞林努斯；除非塞林努斯与爱吉斯泰达成协议，叙拉古不再反对他们收复伦提尼。

49 另一方面，拉马库斯说，他们应该直接驶往叙拉古，立即在叙拉古城下作战，叙拉古人这时还没有准备，他们会非常恐慌的。［2］每一支军队在开始的时候是最令人畏惧的；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军队没有出现，人们的勇气就会得以恢复，当军队终于出现时，他们便几乎毫不畏惧了。当叙拉古人对他们的到来还战栗不安的时候，给叙拉古人以突然袭击，他们最有获胜的机会，因为他们这支人数众多的军队将挫伤叙拉古人的锐气并使之完全陷入恐惧之中—这里从未出现过人数如此众多的军队—因为他们已预料到即将到来的灾难，最重要的是马上就要交战的危险。［3］他补充说，也许很多叙拉古人还在城外的乡村，因为他们不相信雅典远征军会来；这时叙拉古人正在把财产运进城里，如果军队马上控制了乡村，并在城下驻扎下来，军队是不会缺少掳获物的。［4］其余的西西里的希腊人随即不愿意与叙拉古人结盟，而愿意加入雅典同盟，不再等待看哪一方是最强大的了。他们必须把麦加拉[9]作为海军退守和进攻的基地：这里荒无人烟，从陆上和海上都距叙拉古不远。

50 拉马库斯提出上述意见后，仍表示支持阿尔基比阿德斯的主张。随后，阿尔基比阿德斯率领他自己的舰船前往麦西那，建议与麦西那缔结同盟，但没有成功。麦西那人答复雅典人说，他们愿意在城外给雅典人提供一个市场，但雅典人不能进城。于是，阿尔基比阿德斯只好率领船队驶回瑞吉昂。［2］紧接着，将军们从远征舰船中挑选出60艘舰船，配备好船员和粮食，沿海岸驶往那克索斯，把其余军队留在瑞吉昂，由一名将军指挥。［3］那克索斯人迎接他们入城，于是他们沿海岸前往卡塔那，但卡塔那人拒绝他们进城，因卡塔那城内有一个亲叙拉古集团。他们继续航行到泰里亚斯河畔，［4］当晚在那里宿营，第二天全部舰船排成单列纵队向叙拉古进发，有10艘舰船作为先遣部队驶入叙拉古的大港中，看看是否有叙拉古的舰队前来迎战，并且由传令官在船上宣布，雅典人来此是为伦提尼人恢复家园的，因为他们有同盟关系和同族关系，因此，在叙拉古的伦提尼人不用害怕，他们应该离开叙拉古，前来与自己的朋友和恩人雅典人联合

在一起。［5］他们在发布这个公告后，对这个城市和港口以及本地区的地形特征作了一番勘察，看他们必须选择哪一个地方作为军事行动的基地。随后他们又返回卡塔那去了。

51 卡塔那人举行公民大会，尽管卡塔那人不许雅典军队进城，但是他们邀请雅典将军们进城述说来意。当阿尔基比阿德斯发表演讲，公民们全神贯注于会议时，雅典士兵冲破修筑不牢固的城墙后门，而未被卡塔那人发现，他们进城后成群结队地聚集在市场上。［2］卡塔那的亲叙拉古党人在城内一看见雅典军队就恐惧不安而逃走了，他们人数不多；其他卡塔那人投票赞同与雅典人结盟，邀请他们把其余军队从瑞吉昂带到卡塔那。［3］随后，雅典人乘船前往瑞吉昂。这次雅典远征军全部从瑞吉昂开往卡塔那。一到卡塔那，他们就着手建筑他们的营寨。

52 同时，从卡马林那传来消息，如果他们前往那里，卡马林那将倒向他们一边；叙拉古人也正在装备一支舰队。因此，雅典人全军出动，沿海岸首先抵达叙拉古，但没有发现叙拉古人装备舰队，于是继续沿海岸航行到达卡马林那。他们靠岸后派遣传令官进城去，但卡马林那人不许他们进城，声称他们受誓言的约束，只接待乘单独一艘船来此的雅典人，除非他们自己请求派遣更多的舰船。［2］失望之余，雅典人再次撤走。他们在叙拉古人的领土上登陆，进行劫掠，几名掉队的轻装步兵落入叙拉古骑兵之手。他们就这样又回到卡塔那。

53 在卡塔那，他们发现来自雅典的“萨拉明尼亚”号战舰，[10]奉命前来要求阿尔基比阿德斯回国就国家对他所提出的控告进行答辩，同时要求一些被指控在秘密祭祀中犯有亵渎行为和与赫尔墨斯神像事件有牵连的士兵回国。［2］远征军出发后，雅典人仍旧像从前那样积极地调查秘密祭祀和赫尔墨斯神像事件的真相。他们并不去调查告密者的品行，而是把各种无关紧要的传言都当作怀疑的理由，仅凭无赖之徒所提供的证据就将最优秀的公民逮捕入狱。他们认为最好是这样追查到底，而被告发的人，不管他的名誉多么好，也不能因为告密者的品行坏而逃避审问。

［3］在庇西特拉图和他的儿子们的僭主政治被推翻之前，雅典民众就知道他们是如何压迫人民的；他们也知道，最终推翻僭主政治的不是他们自己和哈摩狄乌斯，而是拉栖代梦人[11]。因此，雅典民众总是担惊受怕，对所有事情都抱着怀疑的态度。

54 实际上，阿里斯托吉吞和哈摩狄乌斯的勇敢行为[12]是因为一起恋爱事件[13]促成的，对此我将详细地加以说明，以证明雅典人并不比世界上其他人民更准确地了解他们自己的僭主和本邦的历史事

实。（见图15）［2］庇西特拉图去世前[14]，虽年事已高，但仍为僭主。他死后，其长子希皮亚斯继任僭主，而不是如大多数人所想象的，是希帕库斯。当时，哈摩狄乌斯风华正茂，一表人才，一个中产阶层的公民阿里斯托吉吞爱恋着并占有着他。［3］庇西特拉图之子希帕库斯[15]曾想诱奸哈摩狄乌斯，但未成功，哈摩狄乌斯将此事告诉热恋中的情人阿里斯托吉吞，并担心希帕库斯依仗权势以武力占有他。于是，阿里斯托吉吞立即制定计划，施出浑身解数，力图推翻僭主政治。［4］与此同时，希帕库斯企图第二次诱奸哈摩狄乌斯，还是未获成功。其后他不愿采用暴力方式，企图用某种隐蔽方式侮辱哈摩狄乌斯。［5］事实上，对于他们的政府，民众们普遍感到尚能忍受，对于他们的统治也无怨恨；这些僭主们[16]表现出高度的智慧和至高的美德, 他们对雅典人所征的税不过雅典人收入的5%[17]，而他们不但极大地改善了雅典的面貌，而且还进行了战争，并为诸神庙奉献牺牲。［6］在其他方面，城邦完全按原有法律进行治理，他们只是设法确保其家族成员中有一人总是担任公职。在这些担任执政官的人员中，僭主希皮亚斯之子庇西特拉图，在雅典担任一年一任的执政官。他因为他祖父的关系，名字也叫庇西特拉图。他在



图15 “刺杀僭主者”（罗马复制品）

任职期间，在市场所在地修筑了十二神祇的祭坛，在皮西亚圣域内建造了阿波罗祭坛。［7］后来雅典人民把祭坛延伸到市场所在地，擦去祭坛上的铭文，但皮西亚圣域内的铭文仍依稀可见。铭文如

下：

希皮亚斯之子庇西特拉图，

在皮西亚的阿波罗的圣域内竖立此纪念碑，

作为他担任执政官的记录。

55 希皮亚斯是长子，继承了统治权，对于这一事实，我可以绝对肯定，因为我所根据的传说比其他人更确切些。[18]这一点也可以由下述情况得到印证。在所有合法的兄弟中，只有希皮亚斯曾有过子女，祭坛和雅典卫城上记载僭主们的罪行的石柱没有提及帖萨鲁斯或希帕库斯的子女，但记载了希皮亚斯的五个子女，他们是由海帕奇德斯之子卡里阿斯的女儿米尔林涅所生；长兄自然是最早成婚的。［2］而且，在石柱上，他的名字仅排在其父亲的大名之后，这也是非常自然的，因为除他的父亲外，他是最年长的，又是现任的僭主。如果希帕库斯在被杀害时掌握政权，而希皮亚斯不得不在当天夺取政权的话，［3］我根本不相信希皮亚斯会如此轻易地建立起僭主政治。但是，毫无疑问，他长期以来就习惯于威慑公民，使雇佣兵服从他的指挥，这样，不仅征服了他们，而且是轻松地征服了他们；如果是他的弟弟的话，可能因为此前没有掌握政权的经验而遭遇种种挫折。［4］希帕库斯因其悲惨命运而闻名于世，也使后世相信他是当时的僭主。

56 现在回过头来说说哈摩狄乌斯。希帕库斯诱奸哈摩狄乌斯受挫之后，下决心要羞辱他。希帕库斯先是邀请哈摩狄乌斯的妹妹，一个年轻女孩，作为持篮者前来参加一个节日游行，届时却又拒绝她参加，借口是说她根本没有被邀请，因为她不配参加游行。[19]［2］哈摩狄乌斯对此大为光火，阿里斯托吉吞因为他的缘故而变得更为恼怒。他们与同谋者把一切安排妥当，他们只等待大泛雅典人节[20]的到来，在这个庄重的节日，参加游行的公民可以携带武器聚集在一起，而不至于引起怀疑。阿里斯托吉吞和哈摩狄乌斯首先起事，他们的同谋者立即响应，进攻卫队。［3］为了安全起见，密谋起事者人数不宜很多，他们还希望那些没有参加密谋的人在少数起事者的勇敢精神感召下行动起来，利用他们手中的武器，力争恢复他们自己的自由。

57 节日终于到了。希皮亚斯率领卫队在城外的外陶区[21]安排游行队伍，以使游行有序地进行。哈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吉吞手持匕首准备行动，［2］当他们看见他们的一个同谋者与希皮亚斯亲切交谈（任何人都很容易接近他），他们感到恐惧了，以为他们的阴谋已被

泄露，他们马上就会被逮捕了。［3］他们希望，如果有可能，就首先报复那个伤害他们、使他们冒一切危险的人。于是，他们冲进城门，在列奥科里昂[22]遇到希帕库斯，他们在盛怒之下，立即不顾一切地袭击他，阿里斯托吉吞因为爱情而愤怒，哈摩狄乌斯因为受辱而愤怒。他们把他击倒杀死了。因为群众围拢上来，阿里斯托吉吞暂时逃脱了卫兵的捉拿；但后来被捉住，受尽磨难而死，哈摩狄乌斯则被当场杀死。

58 在制陶区的希皮亚斯获悉这个消息后，他并未立即赶往谋杀现场，而是赶往手持武器的游行队伍那里去，因为武装的游行者离谋杀现场相当远，当时他们还不知道谋杀事件。他镇定自若，看上去若无其事，他指着一个地方，命令游行者放下武器，前去那里集合。［2］于是，游行者按照他的命令，撤往指定地点，他们以为他有什么事要向他们说；希皮亚斯命令他的雇佣军收取武器，就地逮捕他认为有罪的人和所有被查出携带匕首的人，[23]因为在游行时通常是只许配带盾和矛的。

59 就这样，哈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吉吞由于爱情受到伤害而首先谋划阴谋，接着临场的恐慌又使他们鲁莽行事。［2］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僭主政治对于雅典人的压迫愈加沉重了。希皮亚斯现在变得更加忧惧，非但处死了很多公民，还开始把目光转向海外，以寻找一个一旦发生革命时可以避难的地方。［3］这样，尽管他是一个雅典人，他把女儿阿奇狄丝许配给一个兰普萨库斯人——兰普萨库斯僭主之子埃安提德斯，因为他们在大流士面前很有势力。在兰普萨库斯有阿奇狄丝的坟墓，墓碑上刻有如下铭文[24]：

阿奇狄丝长眠于此，

她生于雅典，父亲是希皮亚斯；

但她从不狂妄自大，

尽管她的父亲和丈夫、她的兄弟们和儿子们都是僭主。

［4］希皮亚斯又统治了雅典三年，在第四年被拉栖代梦人和被驱逐的阿尔克麦昂家族所废黜[25]。他被护送到西吉昂，后来又到了兰普萨库斯的埃安提德斯那里，再由此地抵达大流士的王廷；20年后，年事已高的希皮亚斯从波斯王廷出发，随波斯人出征来到马拉松。[26]

60 雅典人对这些事件记忆犹新，每当听到这方面的传闻，他们

就会回想起这些事件；其时雅典人民变得情绪焦躁，对因神秘祭祀事件而受指控的人持怀疑的态度，认为发生的一切都是企图建立寡头制和僭主政治的阴谋的组成部分。［2］这样，在群情激愤的情况下，许多颇有影响的人士被投入监狱，紧张形势并没有缓和的迹象，人民的激愤情绪与日俱增，越来越多的人被逮捕；直到最后有一个被监禁的人[27]被认为是首恶分子，他在被监禁的伙伴劝导下主动出来交代罪过。对于他所交代的情况是真还是假有两种看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没人能够确切地说出这事是谁做的。［3］但是，情况也许是这样的，一起被监禁的其他人设法说服他，说即使他本来没有做那事，他也应该予以自认，以求获得不受惩罚的承诺而使自己得到安全，同时也可结束当前城邦内部胡乱猜疑的状况；因为如果他在获得免于处罚的承诺后供认其所作所为，比他矢口否认并被带去审判肯定要安全得多。［4］因此，他自己供认，假装他和其他人参与了赫尔墨斯神像事件；雅典人民认为终于查出了事实真相而大为高兴，因为此前他们一直因没能查出那些阴谋颠覆民主制的人而怒不可遏。他们立即释放了认罪者本人和所有没有被认罪者告发的其他人，并把被告发人通通予以审判，凡被捉到的被一律处死；对于那些在逃者判处死刑，并悬赏缉拿其首级。［5］在这个事件中，很难说清楚受难者是否受到了不公正的惩罚，但无论如何，城邦内其余的人立即获得极大的宽慰。

61 再来看看阿尔基比阿德斯所面临的局面：公众情绪非常敌视他，那些在他率军出征前攻击他的敌人现在又攻击他了；现在雅典人认为，既然他们已经弄清了赫尔墨斯神像事件的真相，他们就比从前更加坚信神秘祭祀事件也确有其事，认为阿尔基比阿德斯与神秘祭祀事件有牵连，并参与了此事，其意图与赫尔墨斯神像事件一样，与推翻民主制的阴谋有关。［2］正当对阿尔基比阿德斯的敌视情绪被煽动起来的时候，碰巧拉栖代梦人的一小支军队行至地峡，履行他们与波奥提亚人商订的某项计划。现在，雅典人以为拉栖代梦人赶往地峡是与阿尔基比阿德斯有约在先的，是阿尔基比阿德斯指使的结果，与波奥提亚人毫无关系；如果雅典公民不依据现有情报采取行动，先发制人，逮捕涉嫌者，雅典城邦将会被出卖。［3］公民们竟在城内的提秀斯神庙中全副武装地睡了一整夜。正在这时，阿尔基比阿德斯在阿尔哥斯的朋友也被怀疑有推翻民主制的图谋，于是，雅典人把他们过去拘押在岛屿上的阿尔哥斯人质[28]移交给阿尔哥斯民众，后者以上述理由将他们处死。［4］总之，各地所发生的事件都促成了对阿尔基比阿德斯的怀疑。因此，雅典人作出决定，把阿尔基比阿德斯召回国予以审判，欲将他置之死地。因此，他们派出“萨拉明尼亚”号战舰到西西里召回阿尔基比阿德斯和其他被告发的人。派去召回阿尔基比阿德斯的人接受的命令是要他回国，就对他的指控进行自辩，

[5] 而不是逮捕他。因为他们希望避免在远征军中或在西西里的敌人中间引起骚动，特别是想留住曼丁尼亚人和阿尔哥斯人在远征军中服务，据认为他们是在阿尔基比阿德斯影响下才被说服前来参加远征军的。[6] 阿尔基比阿德斯和其他被指控的人乘坐自己的舰船与“萨拉明尼亚”号战舰一起从西西里起航，似乎是要返回雅典。他们航行到图里伊的时候，阿尔基比阿德斯及其同伴们弃船而逃，因为他们害怕回国后受到对他们抱有偏见的审判。[7] “萨拉明尼亚”号战舰上的船员们花费了一些时间四处搜寻阿尔基比阿德斯及其同伴们，结果一无所获，只好启程回国。现在，阿尔基比阿德斯已成为一名不受法律保护的人了。不久，他乘一条小船从图里伊渡海前往伯罗奔尼撒；雅典人就对他缺席审判，宣布判处阿尔基比阿德斯及其同伴死刑。

---

[1] 雅典人自然希望从科基拉渡海到塔林敦，然后沿海岸前往麦西那。如果西西里的希腊人把塔林敦作为他们的根据地，那么，雅典人就不得不横渡公海，而那是一件很危险的事。—史译本注

[2] 即错过进兵西西里的季节。

[3] 指尼基阿斯。参阅修昔底德，VI. 24。

[4] 史译本和昭译本的此节还有一句“简言之，我认为他们将无法在陆地上取得立足点，因为我认为我们的军队比他们强大得多”。

[5] 泰提斯（Thetes）即雅典公民中的财产最少的第四等级（贫民级），由于他们无力自费置办重装步兵的装备，因而服兵役时通常只在舰船充任桡手，只有在非常时刻，像这次一样，才做舰上战斗人员，身披重装步兵的盔甲。这些装备很可能是由公费承担的。

[6] 参阅修昔底德，VI. 31。

[7] 参阅斯特拉波，VI. 257。

[8] 这些据点平时由本邦年轻公民驻守，分布于全国各地。

[9] 即海布隆的麦加拉，塞林努斯的母邦。

[10] 参阅修昔底德，III. 33。

[11] 在克里奥蒙尼的指挥下，公元前510年。参阅修昔底德，I. 126。

[12] 公元前514年。

[13] 以下所讲述的是一个同性恋的故事。

[14] 大概是在公元前527年。

[15] 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XVIII. 1—4）中提到，爱恋哈摩狄乌斯的

是希帕库斯的弟弟帖撒鲁斯，而不是希帕库斯本人。

[16] 指庇西特拉图家族。

[17] 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XVI. 4—5）中说税率为10%，谢译本（第461—462页）说此贡税是“财产的1/20”。财产的5%与收入的5%显然不是同一概念。

[18] 这似乎是指修昔底德斯和庇西特拉图家族有近亲关系，所以由于口耳相传，他得到了比较正确的消息。但是这个说法也未必可靠。

[19] 在节日中携带装着宗教仪式必需品的篮子的这种职务是很光荣的，所以拒绝一个少女担任这种职务，被看作是对于她的家族一个莫大的侮辱。

[20] 参阅修昔底德，V. 47附注。

[21] 雅典的制陶区分为内外两个区域。参阅地图三。

[22] 古代阿提卡之王列奥斯的女儿们的神殿，她们是在一场饥荒中为国家牺牲的。这个神殿在内陶区内保护神阿波罗神庙附近。—史译本注

[23] 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XVIII. 4—5）中指出，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

[24] 据说，这是科斯人西蒙尼德斯所作（亚里士多德：《修辞学》，I. 9）。

[25] 公元前510年。

[26] 参阅希罗多德，VI. 107—108。

[27] 雅典演说家安多基德斯（Andocides）在公元前399年所发表演说词《论密仪》（*De Mysteriis*）中说到此事。据安多基德斯说，劝说他的人是他的表哥卡米德斯（Charmides）；据普鲁塔克（《传记集·阿尔基比阿德斯传》，II）的记载，这个人是提玛尤斯（Timaeus）。安氏的演说辞有晏绍祥之中译本。参阅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主办，彭小瑜、张绪山主编：《西学研究》，第一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402—450页。公元前415年，当雅典舰队即将出征西西里之时，在雅典发生了两起渎神案。一位名叫皮托尼库斯的人在公民大会上指控阿尔基比阿德斯，称其最近和一帮朋友在酒醉之后模仿埃琉西斯密仪，并提供了一个目击证人。密仪一直是雅典最神圣的节日之一，外人不得参与，更不能容忍别人的嘲弄。因此，他的指控令雅典舆论大哗。同时，在远征军出发前的某天夜里，雅典城内几乎所有的赫尔墨斯神像突然遭到破坏。两件渎神案使雅典人心惶惶，人们怀疑寡头派企图发动推翻民主制的政变。于是，公民大会立即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调查此案，并且悬赏给那些提供线索者。安多基德斯一家卷入此案，并且被监禁。安氏为求解脱，自己提供了有关线索，并因此而免于被起诉。当追究渎神者的法令通过后，安氏不得不逃亡海外。公元前403年雅典民主制得以重建，实施大赦，他重返雅典，公民权也得以恢复。为回应政敌的指控，安氏旧案重提，最终胜诉。

[28] 参阅修昔底德，V. 84。

第二十章 战争的第十七年和第十八年。雅典军队的怠惰。阿尔基比阿德斯在斯巴达。围攻叙拉古。

62 留在西西里的雅典将军们现在把全军分为两部分，两人通过抽签决定指挥哪一部分。他们统率全军驶往塞林努斯和爱吉斯泰，希望弄清楚爱吉斯泰人是否可以提供金钱，并查看塞林努斯和爱吉斯泰所争执的地方。［2］他们沿西西里面对着第勒尼安海湾的海岸航行，海岸在其左边，他们在希麦拉靠岸，这是西西里岛这一区域内唯一的一个希腊人城邦，但希麦拉人不许他们进城，他们只好继续航行。［3］在航行途中，他们占领了滨海城镇海卡拉，它是属于西坎尼亚人的，却与爱吉斯泰为敌。雅典人把当地居民变为奴隶，把该城镇交给爱吉斯泰人，而爱吉斯泰人的一些骑兵加入雅典军队。之后，当他们的舰队携带着奴隶沿海岸航行的时候，他们的陆军则穿过西克尔人的领土直抵卡塔那。［4］尼基阿斯从海卡拉沿海岸直接驶往爱吉斯泰，他在收到30塔连特并处理其他事务后，与其余的军队重新会合。这时他们卖掉奴隶，共得120塔连特。［5］他们在西克尔诸盟邦中间穿梭航行，劝说他们的西克尔盟邦提供军队；同时，派遣他们自己的一半军队前去进攻革拉境内的敌对城镇海布拉，但是这一行动未获成功。现在夏季结束了。

63 接下来在冬季里，[1]雅典人立即着手准备进攻叙拉古，而叙拉古人也正准备前来迎击他们。［2］起初，叙拉古人感到畏惧，原以为雅典人会马上来进攻他们，然而雅典人并没有立即发动进攻。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做了一些准备工作，勇气日增。叙拉古人看到，雅典人远离他们在西西里岛的另一侧航行，他们猛攻海布拉居然没能得手，叙拉古人便更加藐视雅典人了；他们像民众们信心十足时常做的那样，请求将军们领导他们去进攻卡塔那，因为雅典人不会前来攻击他们。［3］叙拉古人的多个骑兵队不断前往雅典军队营地进行侦察活动，除了给予他们以其他侮辱性言辞外，他们还问雅典人是否真的自己想前来与叙拉古人一起定居在异国他乡，而不是想把伦提尼人重新安置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

64 雅典的将军们得知这种情况，决定引诱叙拉古全军出来，尽可能地远离他们的城市，同时雅典军队在夜间沿海岸航行，从容地占据有利的阵地。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不得不在面对有备而来的敌军抵抗的情况下登陆，或者不得不公然从陆路上进军，那他们是不可能顺

利地实施这个作战计划的。为数众多的叙拉古骑兵（而这正是他们自己所没有的）将能够最有效地杀伤他们的轻装部队和随从人员。但是，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实施，他们就将占据一个叙拉古骑兵无法有效杀伤他们的阵地，这个阵地是随军而来的叙拉古流亡者告诉他们的，它位于奥林匹亚昂[2]附近的一个地方，雅典人随后占据这个地方。雅典将军们采取下述策略实施其作战计划。［2］他们派遣一名忠于他们的人到叙拉古去，而他又被叙拉古的将军们认为是对他们有用的人；他是一个卡塔那的本地人，自称是卡塔那的某些人派来的，那些人的名字是叙拉古的将军们所熟悉的，他们知道那些人是留在卡塔那城内的亲叙拉古党人。［3］他告诉叙拉古的将军们，雅典人夜晚在城里歇息时，与他们的武器存放地有一段距离；如果叙拉古人指定一个日期，在黎明时以全军进攻雅典远征军的话，他们，作为叙拉古人的朋友，将关闭营门，把雅典军队关在军营内，然后纵火焚烧雅典人的舰船，这时叙拉古人再来进攻雅典军队营地的栅栏，就会轻而易举地攻克雅典军队的营寨。现在很多卡塔那人愿意帮助叙拉古人做这项工作，卡塔那人准备马上采取行动，他本人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65 其实叙拉古的将军们对整个形势是有信心的，即使没有这个消息，他们也准备进军卡塔那；他们过于草率地相信了这个人，并且立即确定他们进军卡塔那的日期，打发他回去了。这时，塞林努斯人和其他的同盟者已经抵达叙拉古，将军们下令叙拉古全军整装出发。当一切准备停当，约定的日期即将到来之时，他们向卡塔那进发，当晚在伦提尼境内的西迈苏斯河畔宿营。［2］与此同时，雅典人获悉叙拉古人出发上路后，就率领全体远征军以及所有参加远征行动的西克尔人和其他人，登上他们的战舰和小船，在夜间向叙拉古驶去。［3］这样，黎明时分，当雅典人在奥林匹亚昂对面登陆，准备占据一个据点构筑营地时，叙拉古的骑兵率先抵达卡塔那，他们发现雅典全军都已登船出海，便立即返回，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的步兵，叙拉古全军随即撤回，以挽救他们的城市。

66 同时，由于雅典人与叙拉古人相距甚远，雅典人得以从容不迫地部署军队，占据有利的阵地。凭借这个阵地，他们可以随时发动攻势，而叙拉古的骑兵，无论在战前还是在战斗期间都极少有机会来骚扰他们。他们阵地的一面有墙、房屋、树林和沼泽作掩护，而另一面则是陡峭的悬崖。［2］他们又砍伐附近的树木，运到海边，沿着他们舰船构筑了一道栅栏。达斯孔是他们阵地中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地方，他们用捡来的石块和木材在达斯孔匆匆地筑成一个堡垒，并且拆毁了阿纳普斯河上的桥梁。［3］他们在做这些准备工作的时候，没有受到任何城内居民的阻挠。首先出现的敌军是叙拉古的骑兵，紧随其后的是叙拉古的全体步兵。起初他们逐渐逼近雅典军营，后来他们

发现并未遭到雅典人的攻击，于是，他们撤退，跨过希洛林大道，当晚就驻扎在那里。

67 翌日，雅典人及其同盟者准备投入战斗。他们的兵力部署如下：右翼为阿尔哥斯人和曼丁尼亚人，雅典人在中央，其余的阵线由其他同盟者担当。军队的一半排成8排，作为突前部分，另一半也排成8排，围绕他们的营帐，中央形成一个空心四方形，他们接受的命令是保持警惕，随时准备前去援助受到压力最大的那部分军队。后勤人员被安置在四方形之中。［2］同时，叙拉古人把他们的重装步兵排成纵深16排的队列。它包括所有征募到的叙拉古人和已经参战的盟军，盟军之中最具战斗力的是塞林努斯人；其次是革拉的骑兵，有200人，还有来自卡马林那的20名骑兵和50名弓箭手。骑兵位于右翼，足有1200名，他们的旁边是标枪手。［3］当雅典人将要开始进攻的时候，尼基阿斯沿队伍巡视，用言辞向雅典军队，向各族士兵表示激励，内容如下：

68 “士兵们！我不必用冗长的演说来鼓励你们，因为咱们都在同一条战壕中。在我看来，与向羸弱之师发表娓娓动听的演讲相比，我们军队的实力本身更能激发我们的信心。［2］我们有阿尔哥斯人、曼丁尼亚人、雅典人和第一流的岛民联合在一起，再加上人数如此众多、全副武装的勇士，如果我们对胜利没有信心的话，那实在是咄咄怪事了。特别是，与我们的精锐之师对阵的是战时临时征募的民兵，更重要的是，西西里的希腊人，他们也许蔑视我们，却无法抵抗我们，因为他们虽然勇猛，但是缺乏实战技术。［3］我们还要记住，我们远离家乡，在邻近地区我们没有友邦，除非你们用手中之剑赢得盟友。我对你们所作的演说的主旨与敌人的演讲正相反：他们声称，他们是为自己的祖国而战，而我说，我们将为一个不属于我们自己的国家而战斗，在这里，我们必须征服他们，否则我们将在劫难逃，因为我们将受到他们大队骑兵的追杀。［4］因此，你们要牢记你们的荣誉，勇敢向前，进攻敌人；要知道，我们现在的窘迫和困难比敌人更严重。”

69 尼基阿斯演讲完毕，立即率领军队向前推进。叙拉古人当时并未预料到两军会马上交战，有些人甚至进城去了，因为城市就在附近。这些叙拉古人尽管迟到了，仍尽快赶赴现场，尽快加入主力部队，就近进入阵地。的确，无论是在这次战役还是在随后的其他战役中，叙拉古人并不缺乏战斗激情和勇气。但是，叙拉古人不乏勇敢精神，那只是就他们已有的军事经验而言的，当由于这方面的原因而使他们失败之时，他们也会被迫放弃那种决战精神的。在这次战役中，虽然他们没有预料到雅典人首先发起进攻，虽然他们被迫仓促应战，

但他们还是立即拿起武器，前来迎击敌人。［2］首先是两军的投石手、弹石手和弓箭手开始进行小规模战斗，双方互有胜负，这是轻装步兵作战时常见的现象；接着，预言者呈上常规祭品，号手们向重装步兵吹响了进军的号角，于是重装步兵奉命进攻。［3］叙拉古人为他们的祖国而战，每一个人都为目前的生命安全和将来的自由而战；在敌军方面，雅典人作战旨在征服别人的国家，是为了避免自己的祖国因他们远征的失败而遭受损害而战；阿尔哥斯人和独立的同盟者帮助雅典人，以求获得他们前来想要得到的东西，如若取胜，他们还可以再次见到阔别已久的祖国；而那些臣属的同盟者最热心于保全自己，赢得胜利是其唯一希望，其次，他们所考虑的是：在帮助雅典人征服新的领土后，作为臣民，他们有机会使自己的条件稍有改善。

70 现在两军交战了。双方互不相让，相持了相当长的时间。这时，电闪雷鸣，大雨如注，这种情况增加了叙拉古人的恐惧感，因为他们是第一次作战，对于战争很不熟悉；而对于更富有实战经验的他们的对手[3]而言，这种现象只不过是这个季节的自然现象而已，他们感到大为惊恐的是敌人持续的顽强抵抗。［2］最后，阿尔哥斯人突入叙拉古人的左翼，接着，雅典人击溃抵抗他们的军队，这样，叙拉古人的队伍被拦腰截断，士兵们开始逃跑。［3］雅典人并未追出多远，因为数量众多且从未战败的叙拉古骑兵阻止了他们。叙拉古骑兵发现雅典重装步兵在前面追杀他们的其他部队后，就向雅典重装步兵发起进攻，把他们赶了回去。尽管雅典人遭到反击，但作为胜利者，仍在整队安全的情况下追逐敌人，随后他们返回自己的阵地，竖立了一块胜利纪念碑。［4］与此同时，叙拉古人聚集在希洛林大道上，在战败的情况下，尽量重新排好队形，甚至派遣一支由叙拉古公民组成的驻军赶赴奥林匹亚昂，他们担心雅典人可能会掠夺贮存在那里的金银财物。其余的叙拉古人又回到城里去了。

71 但是，雅典人并没有前往奥林匹亚昂，他们搜集了阵亡将士的尸体，置于火葬柴堆之上，当晚在那里就地露宿。翌日，按照休战协定，他们把叙拉古人及其同盟者的大约260具尸体移交给叙拉古人；雅典人及其同盟者把本方阵亡者的遗体搜集起来，共约50具，之后，他们带着战利品，乘船返回卡塔那。［2］现在冬季到了，在这个时候似乎不可能与叙拉古人继续进行战争，因为一方面，他们要等待从雅典派来的骑兵，以及从西西里的盟邦所征募的骑兵—以弥补他们在骑兵方面的绝对劣势，另一方面，他们要在当地搜集金钱，并请求雅典本土方面提供金钱；有些城邦，原本就应归附于他们，在这次战役后，雅典希望把他们争取过来，由这些城邦提供谷物和所有其他必需品，以为来年春季进攻叙拉古之用。

72 雅典人带着这种打算乘船前往那克索斯和卡塔那过冬去了。与此同时，叙拉古人为阵亡将士举行火葬[4]，随后召开公民大会。［2］赫尔蒙之子赫摩克拉特斯[5]起来发言。这个人在各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在战争中，他不仅表现出军事才能，而且异常勇敢。现在他为叙拉古人鼓气，指出他们不能因为遭遇挫折而一蹶不振，［3］因为他们的精神并未屈服，而缺乏纪律是他们遭受挫折的祸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并非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不堪一击，特别是考虑到他们在作战技术上是新手，而对手却是希腊最富有实战经验的军队。［4］他们的将军人数多达15人，下命令的人太多了，加上军纪涣散，士兵不服从命令，这是他们受挫的另一重要原因。但是如果只是那几位真正有经验的人当选为将军，他们利用这个冬季组织重装步兵队伍，为没有武器的人配备武器，以期最大限度地扩大军队数量，同时强制士兵们一律参加军训，那么，他们将有很多机会打败对手，因为他们已经有了勇敢，而训练的结果会使他们在战场上遵章守纪的。事实上，这两方面的素质都会有所改进的，因为危险的考验将增强他们的纪律性，实战技术的提高将激发他们的信心，而有了信心，他们就会勇气倍增的。［5］推选出来的将军，人数应当少，并且应当拥有全权；人民应当对他们宣誓，以使他们可以完全依照自己的意见履行指挥军队的职责；如果他们采纳这个方案，他们的保密工作将会做得更好，整个备战工作将会按部就班地进行，将军们无须不断地对他们所采取的行动进行解释。

73 叙拉古人听从了他的意见，投票赞成他所提出的各项建议。他们推选出3名将军，即赫摩克拉特斯本人，吕西马库斯之子赫拉克利德斯，爱克塞基斯特之子西坎努斯。［2］叙拉古人派遣使者前去科林斯和拉栖代梦，争取他们派遣盟军加入叙拉古一方作战；他们还劝说拉栖代梦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向雅典人公开地正式宣战，这样，雅典人或者被迫撤离西西里，或者难以向他们在西西里的军队增派援军。

74 在卡塔那的雅典军队现在立即乘船去进攻麦西那[6]，指望麦西那城内的内应把城市出卖给他们。但是这个计划没有成功。因为阿尔基比阿德斯知道这个秘密计划，当他应召回国交出兵权的时候，已预见到将成为流亡者，就把这个秘密计划泄露给麦西那的亲叙拉古党人。他们立即处死那些阴谋的策划者，并且与他们的同党一起拿起武器，攻击反对党人，从而成功地阻止了雅典人进城。［2］雅典人在那里滞留了13天，风吹雨淋，粮食缺乏，战事毫无进展，他们只好返回那克索斯。他们在那里抛锚停泊，在军营四周围起木栅，在那里过冬；同时，他们派遣一艘三列桨战舰到雅典，请求提供金钱和骑兵，并且希望在开春时能得到它们。

75 在这个冬季里，叙拉古人在城外修筑城墙，以便把在泰美尼特斯的阿波罗神庙圣地[7]包围在内，整个城墙面对爱皮波莱一侧，这就使修筑围攻城墙的长度更长，难度更大，以防万一他们被击败；他们又在麦加拉和奥林匹亚昂各修建一个要塞，并在沿海岸所有可能登陆的地方，都钉立木栅。［2］同时，当他们获悉雅典人在那克索斯过冬时，他们以全军向卡塔那进攻，蹂躏那里的土地，焚烧雅典人的帐篷和营寨，然后回师。［3］他们还听说，雅典人派遣使者前往卡马林那，依据在拉齐斯时期所订立的盟约[8]，如果有可能，就争取卡马林那的支持以增强其实力。于是叙拉古人就派遣使者前去卡马林那，做反对雅典使者的工作。叙拉古人曾经担心卡马林那人在第一次战役时不会很乐于接受他们的请求而派遣援军；而现在他们害怕卡马林那人在得知雅典人在这次会战中获胜之后，将不再支持他们，而是根据过去的友好关系，参加到雅典一边去了。［4］因此，赫摩克拉特斯及其同伴从叙拉古赶到卡马林那，攸菲姆斯及其同伴也从雅典出使卡马林那；卡马林那人召开公民大会。赫摩克拉特斯想首先攻击雅典人，所以发言如下：

76 “卡马林那人啊，我们派遣大使来，不是因为我们怕你们因雅典军队的出现而丧失勇气，而是更怕你们在听取我们的意见之前被他们说服。［2］雅典军队前来西西里的借口你们是知道的，但是他们的真实意图，我们都怀疑。我认为，他们的用意不是为伦提尼人恢复家园，而是把我们逐出我们自己的家园；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是完全不合情理的：他们声称要在西西里加以恢复的城邦，在希腊却予以摧毁；他们爱护伦提尼的卡尔基斯人，因为后者属于他们的伊奥尼亚血统，而同时他们却在奴役优波亚的卡尔基斯人，伦提尼人恰恰就是卡尔基斯人的移民。［3］事实正是如此。在希腊，他们所采取的策略使其大获成功，而他们现在又试图故技重演，在西西里加以推行。雅典人在被推举为伊奥尼亚人和与雅典人有种族关系的其他诸盟邦的领袖，并对波斯人进行报复以后，雅典人就指责一些盟邦没有履行军事义务，一些盟邦互相征战，指责另一些盟邦的理由则视具体情况而定，他们殚精竭虑，以种种貌似有理的借口对盟邦求全责备，直到征服所有盟邦。[9]［4］总之，在与波斯人作战期间，雅典人不是为了希腊人的自由而战，希腊人也不是为了自己的自由而战；事实是雅典人力图取代波斯国王来奴役这些希腊人，战争的结果对希腊人而言只不过是换了个主人而已，新主人确实比旧主人更聪明，却是更聪明地作恶。

77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来向熟悉他们的听众历数一个城邦的罪行，公开指责雅典人的恶行，更重要的是要责备我们自己。我们知道，希腊人在这方面已有前车之鉴，他们因为互不援助而遭到了奴

役；现在我们看到，雅典人正试图用同样的诡辩方法来对付我们—诸如恢复他们的伦提尼的同族人的家园，援助爱吉斯泰的同盟者—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我们要坚决地向他们申明：居住在这里的不是伊奥尼亚人，也不是赫勒斯滂人或岛上居民—他们的主人时常更换，却总是为主人效忠：有时效忠波斯人，有时效忠其他人—居住在西西里的我们来自独立的伯罗奔尼撒，我们是自由的多利斯人。［2］难道我们愿意坐以待毙，听任我们的城邦被逐一征服吗？我们知道，他们没有别的办法能够征服我们，便转而求助于这个诡辩方法，他们巧言令色，在我们的城邦中间制造分裂，他们以与其结盟为诱饵，引诱和唆使我们的某些城邦相互开战，而对其他一些城邦则巧言笼络，然后不择手段地毁灭他们。那些远离我们的西西里同胞们率先遭到灭顶之灾的时候，难道我们还能幻想这种危险不会降临在我们每个人的头上，或者这种灾难只会降临到在我们之前遭难的人的头上吗？

78 "至于卡马林那人认为雅典人的敌人是叙拉古人，而不是他卡马林那人，从而认为卡马林那人几乎没有必要为我的国家去冒险，那么，卡马林那人应当记住，如果他是在我国领土上作战，那他是为他自己的祖国而战，正如他为我的祖国而战一样；由于有我们的参与，他并非孤军奋战，因而他会更为安全；如果我们首先被消灭了，他的同盟者就被清除了，而他就不得不单独作战了。同时他也要记住，雅典人的目的并不是要惩罚叙拉古人对他们的敌视，而是把叙拉古人作为一种诱饵，以争取卡马林那人对他们的友谊。［2］至于那些忌妒甚至于惧怕我们的人们（强大的国家总是为人所忌妒和惧怕的），因为这个缘故，而希望我们叙拉古的势力削弱，以给我们一个教训，但是考虑到卡马林那人自身的安全利益，依然希望叙拉古能保存下来，他们沉湎其中的这个愿望是人力不可能实现的。人能够控制他自己的意愿，但他是不能支配其命运的；如果他的设想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他就会哀叹自己的不幸，希望他再次忌妒我们的繁荣。［3］如果他现在把我们作为牺牲品，不肯和我们共患难，这只是一种痴心妄想，因为这种危难不是在名义上，而是在实际上威胁着他，正和威胁着我们一样的；我们风雨同舟，在名义上保全了我们的势力，实际上是保全了他自己。［4］可以预料，在世界各国人民中，卡马林那人，我们一衣带水的邻邦，你们将看到，危险紧接着就将降临到你们身上，你们不应当像现在这样对我们三心二意，而应当主动前来援助我们；现在你们向叙拉古人提供援助，而如果雅典人首先进攻卡马林那，同样可以请求我们的援助，这只会激发我们抵抗侵略者的勇气。可是，直到现在，无论是你们还是其他人都还没有朝着这个方向奋发努力。

79 "也许畏惧将使你们研究对待我们和对付入侵者的正确策略，

强调你们和雅典人有同盟关系。但是，你们建立的那个同盟，不是用于对付你们的朋友的，而是用来对抗可能攻击你们的敌人的；当雅典人遭到其他人的伤害时，你们援助他们，而现在的情况不同，他们正在侵害你们的邻邦。［2］就是瑞吉昂人，虽然他们属于卡尔基斯人，仍拒绝帮助同为卡尔基斯人的伦提尼人恢复家园。当你们对他们所提出的这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的真正含义表示怀疑，并感觉到他们聪明得不可思议的时候，你们却仍以种种不合情理的理由为借口，宁愿支持你们的天生的敌人，[10]加入你们同族的最可怕的敌人一方去毁灭你们自己的同族人，这就使人感到奇怪了。［3］事实上，这不是你们的正确抉择；你们应该帮助我们，不要害怕他们的武力，如果我们团结起来，就没有什么事情值得畏惧的，除非我们让其分裂我们的企图得逞，而这正是他们想努力做到的。因为即使在他们单独向我们进攻，并且把我们打败了的时候，他们仍然未能实现其主要目的，而不得不马上撤退。[11]

80 “因此，我们要团结起来，我们没有理由灰心丧气，而是应当鼓足勇气，组织同盟；特别是由于伯罗奔尼撒人会来援助我们的，这样在军事上我们无疑将胜过雅典人。你们认为所采取的谨慎政策是不支持任何一方，因为你们与他们双方都有同盟关系，没有人会认为这样你们是安全的，对我们是公平的。［2］实际上，这件事并不像你们自辩的那么公平。如果你们不帮助我们，导致我们被侵略者打败，那么，你们不参加战斗的后果，除了使前者因孤立无援而被毁灭并使后者不受阻挡地为所欲为外，还会有什么呢？然而你们的更加光荣的事业是，加入受到侵害的[12]同时也是你们自己的同族人一方，这样既能维护西西里的共同利益，又可阻止你们的雅典朋友继续作恶。

［3］“总之，我们叙拉古人认为，对于你们和我们都知道的那些事情，就用不着我们向你们或其他人作详细说明了，但是我们恳求你们，如果我们的恳求无效，我们抗议我们的世仇伊奥尼亚人[13]对我们的威胁，以及我们的多利斯人同胞对我们的背叛。［4］如果雅典人征服了我们，他们将把胜利归功于你们的决定，但是他们将独享胜利的荣誉，并将把帮助他们赢得胜利的那些人作为战利品。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赢得胜利，你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因为是你们造成我们的危难。因此，你们要慎重考虑；现在作出你们的抉择：你们或者马上安安稳稳地变为奴隶，或者和我们一道去争取胜利，选择后者可以使你们不受被雅典人统治的耻辱，也不致引起叙拉古人对你们的永世不忘的仇恨。”

81 以上就是赫摩克拉特斯的演讲，随后雅典的使者攸菲姆斯发表演讲，内容如下：

82 “虽然我们到这里来的目的只是重订以前的盟约，[14]但叙拉古人对我们的攻击使我们不得不说说我们的帝国以及我们保有这个帝国的正当理由。［2］当叙拉古的发言者声称伊奥尼亚人是多利斯人的世仇之时，他自己就对此提供了最好的证据。事实也正是如此。伯罗奔尼撒的多利斯人是我们的近邻，人数超过我们，我们伊奥尼亚人要寻求不受其统治的最佳方法。［3］波斯战争以后，我们拥有了一支舰队，而脱离了拉栖代梦帝国，摆脱了拉栖代梦人的统治。他们没有权力对我们发号施令，犹如我们没有权力对他们发号施令一样，除非他们是最强大的城邦的时候；我们成为过去的波斯国王臣属之邦的领导者，其后我们继续担当领导者，我们认为，如果我们有力量自卫，我们就极有可能不再处于伯罗奔尼撒人的统治之下。事实的真相是，我们确实征服了伊奥尼亚人和诸岛[15]居民，但我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不公平之处，这些人就是叙拉古人所说的已经遭受我们奴役的我们的同族人。［4］事实上，我们的这些同族人曾经联合波斯人，前来进攻他们的母邦，即进攻我们；他们没有起义的勇气，害怕因此丧失他们的财产，而我们那时却放弃了我们的城市；他们甘愿做奴隶，并且力图把我们也变为奴隶。

83 “因此，我们应当理直气壮地享有统治权，一则因为我们为希腊人的事业提供了最庞大的舰队，表现了坚定的爱国主义精神，而我们的这些臣民，却准备帮助波斯人以危害我们；二则因为我们力图壮大我们自己，以对付伯罗奔尼撒人。［2］我们没有用华丽的词句宣称我们有权利统治，是因为我们单独打败了波斯人，或者说是因为我们担当了风险，而这主要是为了我们的臣民的自由，而不是为了全体希腊人包括我们自己的自由；为自身提供适当的安全保障，这是无可非议的。我们现在来到西西里，同样是着眼于我们的安全利益，我们觉得这与你们的利益是一致的。［3］这一点，从叙拉古人攻击我们的言辞中，从你们有时过于疑惧的行为中，就可以得到证明；我们知道，那些因恐惧而生疑的人们也许会暂时为富于感染力的雄辩言辞所迷惑，但是到了行动的时候，他们就会按照他们的利益行事了。［4］现在，正如我们所说，恐惧使我们要保持在希腊的帝国，恐惧使我们现在来到这里，在我们的朋友的帮助下，处理西西里的安全事务；我们不想奴役任何人，而想使所有的人都免遭奴役。

84 “同时，任何人都不应该认为我们关心你们，和我们自己毫无关系。你们想一想，如果你们安然无恙，并且能够成功地抵抗叙拉古人，叙拉古人就不大可能派遣军队去援助伯罗奔尼撒人，以危害我们。［2］因此，你们的行为会受到我们的密切关注；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我们要恢复伦提尼人的独立完全是合乎情理的，我们并不想使他们作为我们的臣民，就像他们在优波亚的同族人一样，我们要使

他们尽可能地强大起来，这样他们可以从其边境骚扰叙拉古人，从而帮助我们。［3］在希腊，我们独自对付我们的敌人；至于叙拉古人所说的，我们在希腊奴役卡尔基斯人，而在西西里我们解放卡尔基斯人，这是完全不合情理的。事实上，在希腊，卡尔基斯人被解除武装，只缴纳贡金，这是合乎我们的利益的；而在西西里，我们的利益是让伦提尼人和我们的其他朋友最大限度地独立。

85 “此外，对于那些独裁者或一个统治着帝国的城邦而言，只要是对自己有利的就没有什么不合乎情理的，亲族关系只有在他们靠得住的时候才存在，是朋友还是敌人则取决于各个时代的具体情况。在西西里，合乎我们的利益的，不是削弱我们的朋友们，而是利用他们的势力去削弱我们的敌人。你们为什么要怀疑这一点呢？在希腊，当我们发现同盟者对我们有利时，我们就对他们行使领导权。［2］开俄斯人和麦塞姆那人拥有自治权，条件是提供舰船；其余的多数同盟者的条件更为苛刻，要向我们缴纳贡金；还有一些人，尽管是岛民，很容易被我们征服，但是他们像我们的同盟者一样享有完全的自由，因为他们占据伯罗奔尼撒沿岸的战略要地。［3］因此，在我们对西西里的政策中，我们自然也应当以我们的利益，即如我们所说的，以我们对叙拉古人的恐惧为指导原则。叙拉古人的目的是统治你们，他们的目标是利用我们前来所引起的猜疑而使你们联合起来，然后，在我们一无所获地撤离之后，他们通过武力或者利用你们的孤立无援而成为西西里的统治者。如果你们与他们联合起来，他们必将成为你们的统治者；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样一支庞大的联军将是不易对付的，而我们一旦撤离，他们的势力将足以对付你们了。

86 “如果有人对这个问题另有看法，事实将证明其看法是错误的。当你们第一次恳求我们前来援助的时候[16]，你们说，你们害怕，如果我们让叙拉古人统治你们，会给雅典人带来危险；［2］现在你们却不相信这同一个论据，而认为这只是用来说服你们的；或者因为我们带来较多的军队反击叙拉古的势力，而对我们产生怀疑，这是不公正的。你们真正应当怀疑的是叙拉古人。［3］没有你们的支持，我们就无法停留在这里；纵或我们不义之至，以致征服你们，我们也无法维持对你们的统治，因为航程遥远，驻守这样大的城邦，配备大陆城镇所需的军事力量[17]，是很困难的。而他们叙拉古人是你们的邻邦，他们不是住在营帐里，而住在一个人口比我们带来的军队还要多的城市里；他们经常密谋攻击你们，绝不会放过出现的每一个机会，［4］这正像他们在伦提尼和其他事件中所表现的一样。现在他们好像把你们视为一群傻瓜，竟厚颜来请求你们援助他们，以反对那些阻止其野心得逞和维持西西里独立的城邦。［5］我们与叙拉古人正相反，我们邀请你们是为了实现更现实的安全，我们请求你们不

要背弃与我们双方休戚相关的共同安全，请你们考虑一下，即使没有同盟者，叙拉古人也随时可以单独地攻击你们，因为他们人数众多，如我们所提供的为数众多的援军来帮助你们保卫你们自己，这样的机会是不会经常遇到的；如果因为你们尚存疑虑，一旦你们让这支军队一无所获或被击败后离去，那么，你们将来会希望看到哪怕是这支军队的一小部分能重新回来就好了。但是此一时彼一时，纵或这支军队重新出现，也不能给你们以任何帮助了。

87 “但是，我们希望，你们卡马林那人和其他西西里人是不会让叙拉古人的诽谤中伤得逞的。我们已经把我们被猜疑的全部事实真相都告诉了你们，现在我将简明扼要地概括一下，希望能够让你们信服。［2］我们声明：在希腊，我们成为统治者，我们自己不做别人的臣民；在西西里，我们是解放者，以使我们免遭西西里人的伤害；我们不得不干涉很多事务，只是因为我们不得不在很多方面防范我们的敌人；现在和过去一样，我们是以同盟者的身份前来援助在西西里遭到伤害的人们，我们是应邀前来，并非不速之客。［3］因此，你们不要把自己作为我们行动的裁判者或监察官，企图改变我们的行动，现在这种企图是很难实现的。在我们的干涉政策和我们的名声之下有一些是合乎你们的利益的，你们应该抓住这一点，利用这一点；你们应该相信，我们这种政策并非对所有的人都同样有害，它对大多数希腊人甚至是有益的。［4］由于我们采取这样的政策，对世界各地的所有的人，甚至在我们尚未涉足之地的人们那里都有影响，无论是那些害怕被侵略的人，还是策划进行侵略的人，在采取行动前都会想到这一点。害怕被侵略的人，为了他们的利益，希望我们干涉；策划侵略的人，会因我们的到来而使其侵略行动变得危险。这样，双方都感觉到自己受到约束，后者被迫违背自己的意志，采取有节制的行动，前者也用不着费力而得以保全下来了。［5］这个保证，凡是请求的人都可以得到，你们现在也可以得到，你们不要拒绝这种保证；你们只需像其他人那样，与我们联合起来；不要总是防御叙拉古人的进攻，应当改变你们的地位，最终威胁叙拉古人。”

88 这就是攸菲姆斯的发言。卡马林那人的感受是这样的。他们赞同雅典人的观点，只是担心雅典人会征服西西里；他们对于邻邦叙拉古人，则总是处于敌对状态。但是由于地域接近，正是从这一事实出发，他们更害怕叙拉古人；他们担心，甚至没有他们的援助，叙拉古人也能打败雅典人，所以他们原先派遣了一小队骑兵去支援叙拉古人，这在前面已经提到。[18]至于将来，他们决定最好是实际上只支持叙拉古人，尽管在数量上要尽可能少一些。可是，当前为了不怠慢雅典人，特别是因为雅典人在战斗中已经取得胜利，他们给雅典人和叙拉古人以同样的答复。［2］他们对这个决定取得一致意见，并答

复说：因为叙拉古人和雅典人双方已处于战争状态，而双方又都是他们的同盟者，他们认为目前最坚定地遵守其誓言的办法是不援助任何一方。于是双方使者带着这个答复离开了卡马林那。

［3］与此同时，当叙拉古人继续进行战争准备的时候，在那克索斯安营扎寨的雅典人试图通过谈判，把尽可能多的西克尔人争取到自己一边。［4］居住在低地地区的西克尔人，这些叙拉古臣民多数对雅典人表示冷淡，而居住在内地的一直保持独立的西克尔人，除极少数外，立即加入雅典一边；他们给雅典军队提供谷物，有些甚至提供金钱。［5］雅典人出兵攻击那些拒绝与他们合作的西克尔人，强迫他们中的一些人加入他们一方；有时候，雅典人的行动被叙拉古人派去的驻军和援军阻止了。在这期间，雅典人把越冬宿营地从那克索斯移至卡塔那，重建被叙拉古人焚毁了的营寨，并在那里度过残冬。［6］他们又派出一艘战舰到迦太基，表示友好，以期得到迦太基人的支持；他又派使者到第勒尼亚[19]，那里的一些城邦主动表示在战争中帮助他们。雅典人又派人绕道前往西克尔人那里和爱吉斯泰，请求他们尽量多送一些马匹来。在这期间，他们还准备了砖、铁和修筑围城工事所需的所有其他材料，准备在来年开春时发动战争。

［7］在这同时，叙拉古人派遣使者前往科林斯和拉栖代梦，他们沿海岸航行，试图说服意大利的希腊诸邦[20]，让他们阻挠雅典人的行动，他们说，意大利人与叙拉古人受到同样的威胁。他们抵达科林斯，发表演讲，呼吁科林斯人基于同族人的关系，援助叙拉古人。［8］科林斯人立即投票表决，同意全力援助他们；随即派遣使者与他们一起前往拉栖代梦，帮助他们力劝拉栖代梦人在希腊与雅典人更加公开地进行战争，并且向西西里派遣援军。［9］科林斯使者抵达拉栖代梦时，发现阿尔基比阿德斯及其追随者流亡在拉栖代梦，他们当时是乘一艘商船从图里伊渡海，[21]首先到达爱利斯的基伦尼，随后从那里抵达拉栖代梦；他们在首先获得拉栖代梦人安全保证后，应拉栖代梦人的邀请而来，因为他们参与了曼丁尼亚事件而对拉栖代梦人有些害怕。［10］结果科林斯人、叙拉古人和阿尔基比阿德斯在拉栖代梦公民大会上提出了同样的请求，成功地说服拉栖代梦人；监察官和其他行政长官虽然准备派使者前往叙拉古，阻止他们和雅典人妥协，但是他们不愿意给予任何军事援助。阿尔基比阿德斯现在走上前来，为了鼓励和煽动拉栖代梦人，发表如下演说：

89 “首先，我不得不说说你们对我的偏见，因为你们对我的怀疑可能致使你们不愿倾听我对公众关注的问题的意见。［2］我的祖先是作为你们拉栖代梦人在雅典利益的代理人而与你们发生联系的，后因某些方面的不满而断绝了这一关系；我本人试图重新担当起这个职

位来，为你们效劳，特别是在灾难性的派罗斯事件[22]中竭力照料你们的利益。尽管我对你们持友好态度，你们仍选择了和平谈判，并通过我的政敌与雅典议和，这样就增强了我的政敌的力量，使我名誉扫地。［3］因此，即使我转向曼丁尼亚人和阿尔哥斯人，利用其他机会阻挠和损害你们，[23]你们也不应责备我；你们在遭受苦难的时候，有人从此无理地迁怒于我，现在，这些人应该认清事实的真相而改变他们的看法。或者，有人认为我更坏，因为我站在人民一边，现在他也应该知道，这也不是反对我的正当理由。［4］我的家族是一贯反对僭主的，所有反对专制政权的人都可称之为民主党，因此，我们继续成为人民大众的领袖；此外，由于雅典城邦实行民主制，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必须因循现行的情况。［5］但是，我们不顾当时政治上流行的放任情况，尽力做到温和妥当；过去和现在一样，有些人总是试图把民众引上歧途，正是这些人放逐了我。［6］但我们的党派是由全体人民组成的，我们的信条是，尽力保全业已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在这种政体下，我们的城邦变得空前强盛，享有最充分的自由。至于民主制，我们当中凡是有点见识的人都知道它是怎么一回事，而我也许不至于比任何人缺乏见识，因为我更有理由抨击民主制，但是对于这样一种荒谬绝伦[24]的制度，我提不出什么新的看法；同时，我们认为，在与你们处于敌对状态的情况下，变更这种制度是不安全的。

90 “这些就是当初你们对我抱有成见的原因。现在请你们注意你们必须讨论的问题，我对这个问题了如指掌，请允许我谈谈我的看法。［2］我们乘船前往西西里，如果可能就首先征服西西里的希腊人，然后再征服意大利的希腊人，最后进攻迦太基帝国和迦太基城。［3］如果这些计划全部或大部分取得成功，我们将带着在那些地区所获得的所有希腊军队，并雇用大量的土著军队（如居住在这些地区的伊比利亚人和其他土著，他们以善战而著称于世）来进攻伯罗奔尼撒。除了我们现有的战舰外，还要利用意大利丰富的木材，建造许多战舰；我们用这支舰队从海上封锁伯罗奔尼撒，同时我们的陆军从陆地上发起进攻，有些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有些采取围攻的方法，攻占这些城市。我们希望这样会很容易地攻占这些地区，以后我们将统治整个希腊世界。［4］同时，顺利实施这些计划所需的金钱和谷物，将在那些新征服的地方获得充足的供给，不需要动用本土的国库储备。

91 “这样，你们从一个最熟知这次远征的人那里获悉了这次远征的由来和真正目的；留在那里的将军们在可能的情况下将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些计划。但是，现在我要向你们说明，如果你们不援助西西里人，西西里诸邦将肯定被征服。［2］虽然西西里的希腊人都缺乏作

战经验，但如果他们的军队能够团结一致，就是现在他们仍可能自存；叙拉古全军已经在一次战役中被打败了，其海岸也被封锁了，单凭叙拉古一邦是不能抵抗在西西里的雅典军队的。［3］但是，如果叙拉古陷落了，整个西西里就会陷落，紧接着意大利也会陷落。我刚才所说的来自西西里的危险不久将降临到你们身上。［4］因此，你们不要想当然地认为现在讨论的问题仅仅是西西里的问题，伯罗奔尼撒也将遭遇同样的危险，除非你们立即照我说的去做，即派遣一支军队乘船前往叙拉古，这支援军的士兵应当能够自己划船，在登陆后马上能充当重装步兵；我甚至认为比派遣援军更重要的是派遣一名斯巴达人去担任指挥官，去组织那里已有的军队，并且强制那些不甘俯首听命的人服兵役。这样，你们原有的朋友将更有信心，也使那些摇摆不定者受到鼓舞而加入你们一方。［5］同时，你们必须在希腊更加公开地进行战争，让叙拉古人看到你们没有忘记他们，叙拉古人会众志成城，顽强抵抗，同时也使雅典人更难以派兵去增援其远征军了。［6］你们必须在阿提卡的狄凯里亚修筑要塞[25]，这种打击一直是雅典人最害怕的，他们认为在这场战争中，只有这个灾难还没有经历过；伤害敌人的最有把握的方法，是找到敌人最担心的地方，选择这个地方予以攻击，因为每个人自然最清楚他自己的弱点，因而这也是他感到畏惧的原因。［7］至于在狄凯里亚修筑要塞[26]对于你们的益处和给你们的敌人的祸害，我将省略很多次要的，只是扼要讲讲最主要的。这个地区的所有财产大都将落在你们的手里，有些是可以掠夺取得的，有些是敌人主动交出的；雅典人从劳里昂银矿取得的收入，现在从土地和法庭所取得的收入[27]，马上就都被剥夺了。雅典最重要的收入是其同盟者所缴纳的贡金，他们将不会按时缴纳贡金了；因为他们看到你们全力以赴地投入战争，便不再敬畏雅典人了。

92 “完成这些事情的热情和速度就全靠你们拉栖代梦人自己了；我完全相信这些事情是可以做到的，我认为我的判断是没有错误的。［2］同时，虽然过去我是一个热爱祖国的人，而现在我又积极地加入到它的死敌一方来进攻它，我还是希望你们中间不要有人因此而认为我是一个很坏的家伙，你们也不应该认为这只是流亡者的情感发泄，因而怀疑我的论点。［3］我被驱逐是因为驱逐我的那些人的不公正，但是他们不能阻止我为你们效力，只要你们接受我的意见；雅典人的死敌不是你们，因为你们只伤害你们的敌人，而是那些迫使其朋友变成敌人的人；［4］我所热爱的雅典不是迫害我的雅典，而是保障我安享公民权利的雅典。事实上，我不认为我现在攻击的邦国仍然是我的祖国，我要努力去恢复如今已不再属于我的邦国；真正热爱他的祖国的人，不是那个被非正义地放逐而不攻击它的人，而是那个渴望要不顾一切、竭尽全力去恢复它的人。［5］因此，拉栖代梦人啊，我请求你们，不要因顾虑种种艰难险阻而不利用我的献策。请你

们记住人人都会说的口头禅：如果我作为你的敌人能给你造成巨大的祸害，同样，我作为你的朋友，也能给你们带来很大的贡献。因为我对雅典人的各种图谋了如指掌，而对你们的战略意图只能推测。我请求你们相信，你们自己现在考虑的是你们最重要的利益；我劝你们要毫不犹豫地派遣远征军到西西里和阿提卡去。只要你们的一小部分军队出现在西西里，你们将挽救西西里岛上的一些重要城邦，你们将摧毁雅典现在的势力和将来发展的前途；以后，你们就将安享太平生活，并成为全希腊的霸主，而这并不是基于武力威慑，而是由于人们心悦诚服、衷心拥戴。”

93 这就是阿尔基比阿德斯的发言。拉栖代梦人此前就打算向雅典进军，但一直在等待和观望。现在他们从阿尔基比阿德斯这里获得翔实的情报，并认为它是来自于最熟悉情况的人，他们便更加认真地考虑进军之事。［2］因此，他们现在重点关注在狄凯里亚修筑要塞，并立即派兵援助西西里人；他们任命克里安德里达之子吉利浦斯为支援叙拉古军队的指挥官，命令他与叙拉古人和科林斯人商量，拿出在目前情况下援军尽快抵达西西里岛的最佳方案。［3］吉利浦斯要求科林斯人立即给他派遣两艘舰船到阿辛[28]来，并要他们装备好其他准备出征的舰船，等时机一到，就启程远航。这些安排商定后，使者们就离开了拉栖代梦。

［4］在这期间，雅典的将军们从西西里派回国请求给予金钱和骑兵援助的战舰抵达雅典；雅典人听了他们的请求后，投票决定向远征军提供所需要的金钱和骑兵。冬季结束了，修昔底德记载这次战争的第十七年也到此为止了。

94 翌年[29]的春季刚刚开始的时候[30]，在西西里的雅典人从卡塔那出发，乘船沿海岸航行抵达西西里的麦加拉。我曾经说过，[31]叙拉古人在僭主革洛时期就把麦加拉居民赶走，并强占其领土。［2］雅典人在这里登陆，蹂躏了那个地区，他们进攻叙拉古人的要塞，但是没有获得成功，于是雅典舰队和陆军前往泰里亚斯河畔。他们从这里深入内地，破坏平原地带，焚烧当地的农作物；他们遇到叙拉古人小股军队，杀死了一些士兵；他们在竖立了一块胜利纪念碑后，又回到他们的舰船上。［3］现在雅典人乘船回到卡塔那，补充给养后又以全军进攻西克尔人的城镇肯托里巴[32]，他们攻下这个城镇，先是焚烧伊涅萨人[33]和海布拉人[34]的农作物，然后离去。［4］他们返回卡塔那时，发现从雅典派来的骑兵已经到了，有250名骑兵（带着装备，但没带马匹，他们认为马匹可以在当地取得）；还有30名骑兵射手和300塔连特白银。

95 在同年春季里，拉栖代梦人进攻阿尔哥斯，到达克里奥奈，

突发地震让他们又撤回国内。随后，阿尔哥斯人侵入与其接壤的泰里亚境内，掳获大量拉栖代梦人的财产，出售后获得至少25塔连特。［2］不久以后，在同年夏季，泰斯皮亚的民主派企图推翻当政者，但是没有成功；来自底比斯的援兵抵达后，一些人被捕，另一些人逃往雅典。

96 在同年夏季里，叙拉古人获悉雅典人已得到骑兵增援，将要进攻他们了；他们认为，雅典人如果不能占据位于叙拉古城上方险峻的爱皮波莱，即使雅典人在战斗中获胜，仍不能轻易地建筑一座城墙来包围他们。叙拉古人决定驻守通往爱皮波莱的道路，以防止敌人偷偷地从这条道路进入爱皮波莱，这是登上爱皮波莱的唯一可以通行的道路，［2］因为其余地方都很高，只有靠城市一侧形成向下的斜坡，所以在城中能看到爱皮波莱高地的全貌；因为这个高地高于其余地区，叙拉古人称之为爱皮波莱[35]或俯瞰城市之地。［3］因此，叙拉古人在黎明时分倾城而出，来到阿纳普斯河畔的草地上，刚刚就任的新的将军们——赫摩克拉特斯及其同僚检阅重装步兵。他们首先从重装步兵中挑选600人的精锐部队，在安德罗斯流亡者狄奥米鲁斯指挥下前去守卫爱皮波莱，哪里需要援助，他们就随时准备前去哪里参加战斗。

97 同时，雅典人在同一天早晨检阅军队，全军从卡塔那出发，已经悄悄地进入列昂的对面，该处距爱皮波莱不过六七斯塔狄亚[36]，他们在这里登陆，把舰队停泊在萨普苏斯半岛，该半岛突入海中，有一个狭窄的地峡，从陆上或海上离叙拉古城都不远。［2］雅典海军放置一排木栅横过地峡，静静地停留在萨普苏斯，陆军立即跑步直奔爱皮波莱，叙拉古人还没弄清发生了什么，他们的守军尚未从河畔草地检阅处赶到这里，雅典人就通过攸里耶鲁斯成功占领了爱皮波莱。［3］狄奥米鲁斯率领他的600人精锐部队和其余的士兵以最快的速度赶去争夺高地，但他们从河畔草地到高地必须跑将近25斯塔狄亚[37]的路程。［4］这样，叙拉古人的进攻显得相当混乱，因而在爱皮波莱战斗中被击败，退回城里。他们大约有300人战死，包括指挥官狄奥米鲁斯本人在内。［5］随后，雅典人竖立了一块胜利纪念碑，按照停战协定，把阵亡者的尸体移交给叙拉古人。第二天，雅典人下来进攻叙拉古城，但城里无人出来迎战；他们又登上高地，在拉布达隆修筑要塞，该要塞位于爱皮波莱悬崖边上，面向麦加拉；当他们出去作战或修筑城墙时，这里将成为他们储存军需物资和金钱的地方。

98 不久以后，爱吉斯泰给他们派来300名骑兵，西克尔人、那克索斯人和其他人派来了大约100名骑兵；从雅典派来的250名骑兵所

需的马匹，部分从爱吉斯泰人和卡塔那人那里获得，其他的则是他们买来的。现在他们共有650名骑兵。［2］雅典人在布达隆留下一支守军，然后前往西卡[38]。他们在那里停下来，迅速地修筑一个环形要塞[39]，即围城长墙的中心。叙拉古人对他们修筑要塞的进展速度感到惊慌，决定出来进攻他们，试图通过战争阻止雅典人修筑要塞；［3］两军快要交战时，叙拉古的将军们发现他们的军队秩序混乱，很难排成行列，便率领军队撤回城内，只有一些骑兵留在后面，阻止雅典人搬运石头，或者迫使他们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取石头。［4］但有一队[40]雅典重装步兵和全体骑兵向叙拉古骑兵进攻，把他们击溃了。叙拉古骑兵遭受一些损失。随后，雅典人竖立了一座骑兵作战胜利纪念碑。

99 翌日，雅典人开始修筑环形要塞的以北的城墙，同时他们在搜集石料和木材，放置在通往特洛吉鲁斯的道路上，这是他们修筑从大港至另一边海滨的封锁城墙的最近线路。［2］而叙拉古人听从了他们的将军们，尤其是赫摩克拉特斯的意见，放弃了以全军与之作战的冒险计划，决定在雅典人将要修筑城墙方向，修建一条与之对抗的城墙。如果这条城墙能够及时建成，就可以阻断敌人的封锁城墙；同时，如果雅典人发动进攻，企图以此来阻止他们修筑城墙，他们就派一部分军队反击敌人，并以事先建好的木栅为掩护，确保他们可以继续修筑城墙，而雅典人则不得不停止他们的修筑工事，用全军来对付叙拉古人。［3］于是，叙拉古人出城，从叙拉古城墙开始修筑一座他们的城墙，这条城墙位于雅典人的环形要塞下面，与雅典人的封锁城墙成直角。他们砍伐神庙土地上的橄榄树，构筑木塔。［4］当时雅典舰队尚未绕道驶进大港，所以叙拉古人还控制着海岸地带，而雅典人从萨普苏斯由陆路运输给养物资。

100 现在，叙拉古人认为，他们的木栅和对抗城墙已经筑得相当好了，而雅典人害怕因兵力分散而在战斗中处于不利地位，仍全力修筑城墙，并没有出来打扰叙拉古人。所以叙拉古人留下一支部队守卫他们的新建城墙，就回到城里去了。同时，雅典人毁掉向叙拉古城供水的地下饮水管道；他们等到不值勤的叙拉古人中午回到他们的营帐里，有些人甚至进城去了的时候，趁那些凭借木栅守卫城墙的士兵不注意的时候，命令300名精选出来的雅典重装步兵和一些特别选出的轻装步兵（他们为这次行动也穿戴着重装盔甲）突然杀出，以最快的速度冲向叙拉古人的对抗城墙；其余的军队兵分两路：一名将军带领一部分军队向叙拉古城进发，以防叙拉古人出城来增援，另一名将军率领另一部分军队从后门向木栅进发。［2］那300名士兵攻占了木栅，叙拉古守军放弃木栅，逃到环绕泰美尼特斯的阿波罗神庙圣地[41]的外围工事里面。雅典士兵追了进去，但被叙拉古人打败，少数

阿尔哥斯人和雅典人被杀；[3]随后雅典全军撤回，毁掉叙拉古人的对抗城墙，拔掉木栅，运走木桩以为自己建筑城墙之用，并且竖立了一块胜利纪念碑。

101 第二天，雅典人开始以环形要塞为起点，着手在悬崖上面修筑要塞，它位于爱皮波莱面向大港一侧的沼泽地[42]；这也是他们的城墙穿过平原和沼泽地抵达大港的最近路线。[2]同时，叙拉古人出来开始修筑第二道木栅，木栅以叙拉古城为起点，通过沼泽地中央，他们沿木栅挖一条壕沟，使雅典人不可能把其城墙延伸到海岸边。[3]雅典人在悬崖上面修筑要塞的工作一完成，就再次向叙拉古人的木栅和壕沟发起进攻；又命令其舰队从萨普苏斯绕道驶入叙拉古人的大港，拂晓时分，雅典军队从爱皮波莱下来进入平原，把门板和木板放在沼泽地中泥土最厚和土地最硬的地方，军队从板上通过沼泽地。到破晓的时候，他们抢占了壕沟和木栅，只有一小部分是后来攻占的。[4]现在双方交战，雅典人取得胜利。叙拉古军队的右翼逃进城里，左翼逃往河边。300名雅典精兵想切断叙拉古军队的退路，急忙跑到桥边。[5]惊恐不已的叙拉古军队与其大多数骑兵在一起，聚集起来猛攻雅典军队的右翼，雅典军队的第一支队因这种突然打击而惊慌失措。[6]拉马库斯看到这种情况，率领一些弓箭手和阿尔哥斯人从雅典军队左翼前来增援。他们跨过一条壕沟后，拉马库斯身边仅有几名士兵，他和他的五六名部下都被杀死了。叙拉古人立即匆忙地设法抢走这些人的尸体，带着这些尸体过河进入安全地带，在雅典人的其余军队压上来的时候，他们主动撤退了。

102 在这个时候，那些原先逃到城里的叙拉古人看到战局得到扭转，就从城中出来，列成阵势，进攻他们前面的雅典人；他们又派出部分军队去进攻爱皮波莱的环形要塞，想拿下这个当时无人防守的要塞。[2]这些叙拉古人攻占并毁掉1000脚尺[43]雅典人的外围工事，但是环形要塞本身被尼基阿斯保全住了，因为碰巧他因病留在那里，就命令他的仆人们纵火焚烧扔在城墙前面的械具和木材；他知道，由于没有军队，他们是不可能用别的办法来挽救这种局势的。[3]结果证明这个办法是正确的，大火阻止了叙拉古人继续推进，他们撤退了。同时，高地下面的雅典人派来的援军正好赶到，他们赶走了负隅顽抗的敌军；雅典舰队也按照命令从萨普苏斯驶进大港。[4]看到这种情况，在高地上的叙拉古人仓皇撤退，全部叙拉古军队又撤回城里。他们认为，凭他们目前的军队已不能阻止雅典人把城墙修筑到海边了。

103 这次交战之后，雅典人竖立了一块胜利纪念碑，按照停战协定，把叙拉古人阵亡者的尸体交还给叙拉古人，同时也收回了拉马库

斯及其战友的尸体。现在，雅典人的全部海军和陆军都会合在一起，他们从爱皮波莱和悬崖开始修筑双重城墙，直至海边，把叙拉古人封锁起来。［2］军粮从意大利各地运来，那时仍在观望的很多西克尔人看到战局的变化，纷纷前来加入雅典人一方，从第勒尼亚获得的3艘五十桨船也已抵达。同时，其他各项工作的进展正如他们所期望的。［3］叙拉古人没有从伯罗奔尼撒得到任何援助，他们对用武力保卫城市的安全感到绝望，现在他们自己在内部以及与尼基阿斯之间开始商议投降的条件了。拉马库斯战死后，尼基阿斯成为唯一的指挥官。［4］尽管磋商没有达成协议，但是，随之而来的种种困难，加上叙拉古城被围攻得越来越紧，使叙拉古人与尼基阿斯多次磋商投降事宜，在城内，这种讨论更多。他们当前的灾难也使他们相互猜疑，他们认为灾难的产生是由于指挥他们作战的将军们的运气不好，指责他们有叛逆行为；因此，他们把这些将军免职，推选赫拉克利德斯、攸克利斯和泰里亚斯取代他们的职务。

104 与此同时，拉栖代梦人吉利浦斯和来自科林斯当时停泊在琉卡斯附近的舰船，[44]准备全速赶去援助西西里人。他们得到的消息令人震惊，但他们都相信叙拉古城已被完全包围这个不确实的传说。于是吉利浦斯放弃了救助西西里的所有打算，他希望能保全意大利；他和科林斯人皮森率领两艘拉哥尼亚的舰船和两艘科林斯的舰船迅速横渡伊奥尼亚海，到达塔林敦。科林斯人除率领自己的10艘舰船外，还为两艘琉卡斯船和两艘安布拉基亚的舰船配备了桡手，然后他们跟随吉利浦斯而来。［2］吉利浦斯首先从塔林敦派遣使者到图里伊，请求恢复他父亲在那里已有的公民权[45]。但他没有争取到图里伊人的支持，于是他又从那里起航，沿意大利海岸航行。他在泰林那湾[46]海域遭遇风暴袭击，北风在这片海域肆虐，把他的舰船从岸边吹到海上，在经历惊涛骇浪的考验之后，他又回到塔林敦。他把舰船拖到岸边，修理因风暴袭击受损最严重的那些舰船。［3］尼基阿斯听说他已抵达，但像图里伊人一样，藐视其船少，认为船上只有海盗，而没有真正的战士，因而没有注意提防他们。

105 大约在这个夏季的同一时候[47]，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的军队侵入阿尔哥斯，破坏了其大部分的国土。雅典人派出30艘舰船援助阿尔哥斯，这就是以最明显的方式表明他们撕毁了与拉栖代梦人的条约。［2］此前他们从派罗斯侵略和袭掠伯罗奔尼撒沿岸其他地区，在军事上与阿尔哥斯人和曼丁尼亚人有广泛合作，但从未在拉哥尼亚登陆；尽管阿尔哥斯人多次请求他们派其重装步兵在拉哥尼亚登陆，只要和他们在一起对拉哥尼亚稍加破坏后即可撤军，但雅典人总是拒绝这样做。可是，现在雅典军队在腓托多鲁斯、莱斯波狄乌斯和德马拉图斯指挥下，在爱皮道鲁斯·利米拉、普拉西埃和其他地方登

陆，并且劫掠这些地区；这就给拉栖代梦人提供了抵抗雅典人以自卫的更好的借口。［3］雅典人的舰队从阿尔哥斯撤回后，拉栖代梦人也撤军回国。这时阿尔哥斯人侵入夫利亚西亚，蹂躏了一些地方，杀害一些居民，然后返回国内。

---

[1] 公元前415/前414年。

[2] 叙拉古附近的宙斯神庙。

[3] 即雅典人。

[4] 史译本为“埋葬”。

[5] 参阅修昔底德，IV. 43；VI. 33。

[6] 史译本此处有“在返回（叙拉古）之后”。参阅修昔底德，VI. 72。

[7] 阿波罗·泰美尼特斯神庙及其附近逐渐发展起来的地区，即后来的尼阿波里斯（即新城）。

[8] 公元前427年。参阅修昔底德，III. 86。

[9] 参阅修昔底德，I. 97—99。

[10] 演说者强调多利斯人和西西里的希腊人为同族，指出多利斯人和雅典人是世仇。

[11] 意指雅典人的主要目的不是击败叙拉古人，而是分化西西里人。

[12] 指叙拉古人。

[13] 指雅典人。

[14] 参阅修昔底德，VI. 75。

[15] 指爱琴诸岛。

[16] 公元前427年，当时卡马林那和伦提尼人以及其他卡尔基斯人联合起来，反抗叙拉古。参阅修昔底德，III. 86。

[17] 意思是说，要有步兵和骑兵，而他们的军队是纯粹的海军。

[18] 参阅修昔底德，VI. 67。

[19] Tyrrhenia，即爱特鲁里亚（Etruria）。

[20] 希腊移民居住于南意大利沿海一带，这个地区称为大希腊（Magna Graecia）。—史译本注

[21] 参阅修昔底德，VI. 61。

[22] 参阅修昔底德，V. 43。

[23] 参阅修昔底德，V. 53以下。

[24] 或译为“公认的愚蠢”（acknowledged folly）。

[25] 公元前413年，拉栖代梦一方根据这个建议，出兵占领狄凯里亚。参阅修昔底德，VII. 19。

[26] 即修筑一个要塞，以控制敌人的领土。

[27] 从审判同盟者（大都是属国）所提出的诉讼案件中所取得的诉讼费和罚款，这笔收入是很可观的（每年至少150 —200塔连特）。参阅伪色诺芬，《雅典政制》，I. 16 —18。

[28] 可能是美塞尼亚的港口（修昔底德，IV. 13）。

[29] 公元前414年。

[30] 按修昔底德的纪年法，“夏季”刚刚开始实际亦是“春季”刚刚开始。克译本为“夏季”，史译本和昭译本皆译为“春季”。

[31] 参阅修昔底德，VI. 4。

[32] 在卡塔那西北43千米，和爱特那山相近。

[33] 伊涅萨的具体位置待考。参阅修昔底德，III. 103。

[34] 革拉的一个地方。参阅修昔底德，VI. 62。

[35] 意为“高地”。

[36] 约1千米。

[37] 约4600米。

[38] “西卡”（意为栽有无花果树的地方），可能位于爱皮波莱高地的中部。雅典人在这里首先建筑一个圆形要塞，这个要塞后来成为围城长墙的起点，由此北至特洛吉鲁斯，南至大港。

[39] 参阅地图五。

[40] 直译为“一部落”。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后，雅典有10个新行政区，每个行政区出一队兵。

[41] 参阅修昔底德，VI. 75。

[42] 即吕西麦雷亚。参阅修昔底德，VII. 53。

[43] 约合305米。

[44] 参阅修昔底德，VI. 93。

[45] 或译为“因为他的父亲曾经是那里的一名公民”。

[46] 泰林斯城位于意大利半岛西南沿海，濒临第勒尼安海，而泰林那湾位于意大利半岛南侧。修者底德或许把泰林那湾的地理位置弄错了。果如修氏所说，泰林那湾位于意大利半岛西侧，那么北风不可能将船吹到海上，吉利浦斯的舰队也不可能由意大利西部的第勒尼安海返回塔林敦。参阅R. B. 斯持拉斯勒：《地标修昔底德》，第422—423页附注及地图。

[47] 公元前414年。

第七卷

第二十一章 战争的第十八年和第十九年。吉利浦斯抵达叙拉古。狄凯里亚的设防。叙拉古人的胜利。

1 吉利浦斯和皮森修理舰船后，由塔林敦沿海岸航行到达爱皮泽菲里亚的罗克里斯。这时候他们获得较为确实的情报，即叙拉古城还没有被完全包围，一支军队仍然可以取道爱皮波莱进入城中。于是，他们商量，究竟是由此南航，从海上冒险进入叙拉古港，还是转而北向，首先航往希麦拉，带着希麦拉人和同意加入他们一方的其他人，从陆路进入叙拉古呢？［2］最后，他们决定航往希麦拉，尤其是当得知他们抵达罗克里斯时，尼基阿斯终于派出4艘雅典舰船，[1]但此时尚未赶到瑞吉昂。于是，在雅典舰船抵达他们的港口之前，这些伯罗奔尼撒人横渡海峡，在瑞吉昂和麦西那靠岸，然后来到希麦拉。［3］在希麦拉，他们说服希麦拉人参加战斗，不仅与他们并肩作战，还要为他们的那些拖到希麦拉海岸上的舰船上的桡手提供武器。他们派人到塞林努斯，请塞林努斯人带领全部军队在指定的地点与他们会师。［4］革拉人和一些西克尔人承诺提供少量军队，西克尔人现在更愿意加入他们一方，一则因为在那个地区很有势力并且对雅典友好的西克尔国王阿科尼达斯最近去世了，二则因为来自拉栖代梦的吉利浦斯所表现出来的锐气。［5］现在吉利浦斯手下拥有大约700名配备了武装的桡手和船员，希麦拉人派来1000名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以及100名骑兵；还有一些塞林努斯的轻装步兵和骑兵，少量的革拉人以及总数为1000的西克尔人。他率领这些军队，向叙拉古进发。

2 同时，从琉卡斯起航的科林斯舰队全速赶来。他们的一名指挥官冈吉鲁斯乘船最后出发，却首先到达叙拉古，比吉利浦斯还要早一点。冈吉鲁斯得知叙拉古人正要举行公民大会，商讨他们是否应该结束战事。冈吉鲁斯阻止了这次会议的召开，告诉他们说，还有更多舰船将要赶来，拉栖代梦人派遣克里安德里达之子吉利浦斯来担任指挥官，这就坚定了叙拉古人的信心。［2］因此，叙拉古人勇气倍增。这时，他们得知吉利浦斯即将到达，全军立即出动前去迎接。［3］

吉利浦斯在行军途中攻占了西克尔人的耶泰要塞，使其军队按战斗队形排列，进至爱皮波莱。他们取道雅典人原先走过的攸里耶鲁斯，[2]然后在叙拉古人配合下进攻雅典人的防护城墙。［4］吉利浦斯恰巧在紧要关头到达这里。雅典人已经建成了延伸至大港的长达七八斯塔狄亚的双重围城，[3]只有靠近海边的一小段仍在修筑当中；从环形要塞到另一侧海边的特洛吉鲁斯的未完工城墙，大部分段落的筑墙石料已经备齐，一些地方完成了一半，另一些地方则已经告峻。叙拉古城的确是非常危险了。

3 同时，雅典人从起初由于吉利浦斯和叙拉古人的突然逼近而造成的混乱中恢复过来，排成战斗队列。吉利浦斯在距雅典人很近的地方停下来，派传令官告诉雅典人，如果他们在5天之内携带其财产和辎重撤离西西里，他就愿意与他们签订休战协定。［2］雅典人对这个建议不屑一顾，未作任何答复，就打发传令官回去。于是双方开始准备战斗。［3］吉利浦斯发现叙拉古人缺乏军纪，不容易排列成队，就把他的军队带到开阔地带，而尼基阿斯并未率领雅典人向他进攻，只是守在城墙的旁边，按兵不动。吉利浦斯见雅典人并未出战，就率领军队前往泰门尼特斯的阿波罗神庙所在的城寨，并在那里过夜。［4］翌日，他率领主力部队在雅典人的城墙前面排成战斗阵列，以阻止雅典人向其他地区派兵出援；他又派遣一支强大的军队进攻拉布达隆要塞，攻克要塞后，杀死要塞内的全部守军。城墙那边的雅典人看不见这个地方。［5］同日，停泊在港口附近的一艘雅典军舰被叙拉古人俘获。

4 此事发生之后，叙拉古人及其同盟者开始修筑一条单墙，从叙拉古城开始，斜着穿过爱皮波莱，这样雅典人便无法对他们形成包围，除非雅典人能够阻止他们筑成此墙。［2］这时，已修筑完通向海边城墙的雅典人跑到高地上来。雅典人的城墙有一部分很薄弱，吉利浦斯派兵在夜间攻击它。［3］可是，碰巧雅典人在外面宿营，他们大为震惊，前来迎战。于是，吉利浦斯立即将军队撤回。雅典人现在把他们的城墙修筑得更高，随后他们自己防守这一段城墙，安排其盟军驻守其余城墙，并分派他们驻守各自的地段；［4］尼基阿斯又决定修筑普利姆米里昂的工事。普利姆米里昂是叙拉古城对面的一个海角，它凸出于海面，使大港入口狭窄。他认为在这个地方设防将使其更容易运入军需物资，因为他们将能够在距叙拉古人占据的港口更近的地方实施封锁；对敌舰的每次活动，他们也不必从大港深处出发前来阻击敌舰了。除此之外，他开始更加重视海战，因为吉利浦斯的到来削弱了他在陆地上取胜的希望。［5］因此，他率领他的舰船和部分陆军来到普利姆米里昂，修筑3个要塞，把大部分军需物资储存在这里，以便将来在那里停泊较大的商船和战舰。

［6］正是由于这次转移，雅典桡手的处境便开始恶化了。他们缺少饮用水，必须到很远的地方去打水，桡手们出去找柴火时常常遭到叙拉古骑兵的截杀，因为叙拉古人控制着这个地方；敌人骑兵的三分之一驻扎在名叫奥林匹亚昂的小镇上，以便阻止侵入普利姆米里昂的雅典人劫掠那个地区。［7］同时，尼基阿斯获悉科林斯人的其余舰船将要到了，便派遣20艘舰船前去监视他们，命令他们在科林斯人的舰队靠近罗克里斯和瑞吉昂或驶近西西里时，从中邀击。

5 这时候，吉利浦斯利用雅典人用于修筑城防工事的那些石料，继续修筑横穿爱皮波莱的城墙。同时，他总是带着叙拉古人和同盟者的军队出来，在城墙前排成战斗队列，雅典人也严阵以待。［2］最后，他认为时机已到，就开始进攻，双方在两道城墙间短兵相接，展开肉搏，叙拉古人的骑兵没有派上用场。［3］叙拉古人及其盟军被打败了。根据休战和约，叙拉古人收回他们的阵亡将士尸体，雅典人竖立一座胜利纪念碑。这次交锋后，吉利浦斯召集全军会议，他说，这次战败不是士兵们的过错，而是由于他自己的过失；他使战阵过于深入两道城墙之间，这样就使他们的骑兵和标枪手无法发挥作用。［4］因此，现在他将再次率领他们出战。他说，他们要记住，在物质力量上，他们完全可以与敌人抗衡；在精神和士气上，他们占有优势。如果伯罗奔尼撒人和多利斯人没有信心战胜并驱逐伊奥尼亚人和岛上居民，以及与他们在一起的那些乌合之众，那是不能容忍的。

6 之后，当有利的战机出现时，他又率领他们前去攻击敌人了。现在，尼基阿斯和雅典人认为，即使叙拉古人不愿主动出来作战，他们也必须阻止叙拉古人修筑横穿爱皮波莱的城墙，因为这条城墙几乎已经抵达他们自己城墙的终端了，如果让其继续修筑下去，届时，将会使他们在战场上所有的胜利化为乌有，那就与一仗不打毫无二致了。因此，他们出来阻击叙拉古人。［2］吉利浦斯率领重装步兵，在距离要塞比前次战役稍远一些的地方，以便参加战斗；他以其骑兵和标枪手来对付雅典军队的侧翼，雅典军队的侧翼位于离两道城墙尽头不远的开阔地带。［3］在战斗中，骑兵向对面的雅典军队进攻，击败他们的左翼。结果，雅典军队的其余部分也为叙拉古人所败，仓皇逃回他们的要塞中。［4］第二天晚上，叙拉古人把城墙修筑到雅典人的城墙边，并穿越雅典人的城墙。这样，雅典人再也无法阻止他们修筑自己的城墙了；以后即使雅典人在战场上取得胜利，他们也没有包围叙拉古城的机会了。

7 这之后，留下的科林斯的、安布拉基亚的和琉卡斯的12艘舰船在科林斯人爱拉辛尼德斯率领下，避开雅典舰船的监视，驶入港口，他们帮助叙拉古人完成那条横穿城墙的剩余部分的修筑工作。［2］

同时，吉利浦斯到西西里的其他地区招募陆军和海军，也想说服那些不热心于抵抗雅典人入侵或者当时还完全置身于战争之外的城邦加入他们一方。［３］叙拉古人和科林斯人的使者也被派往拉栖代梦和科林斯去争取让他们再派些军队前来，以各种方式提供援助，商船也好，运输船也好，其他任何确保取胜的援助都可以，因为雅典人也正在派人回国请求派遣新的援军；［４］而叙拉古人开始为一支舰队配备人员并进行训练，也想在海战中一显身手。总的说来，他们都信心十足。

8 尼基阿斯注意到战局的这种变化，看到敌人的势力日益强大，而他自己的困难却与日俱增，他自己也派人到雅典去求援。此前他多次向国内报告他们进行战斗的情况，现在，他特别感到派人回国报告战争局势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他认为他们的处境险恶，除非迅速撤回或者有来自国内的强有力的增援，否则他们就没有安全的希望了。［２］可是，他担心信使由于缺乏表述能力，或者由于记性不好，或者由于想讨得民众的欢心而不报告西西里的实情，因此，他认为最好是写一封信，以确保雅典人能知道他的意见，而不会在传达过程中受到歪曲，使雅典人能够依据真实情况作出决定。［３］于是，他派使者携带这封信和必要的口头指令出发了；而他则关注军中之事，目的在于保持守势，避免任何不必要的冒险。

9 在这个夏季即将结束之际，雅典将军攸提昂在柏第卡斯的协助下，率领大批色雷斯人的军队进攻安菲波里斯，结果未能攻下这座城市；他率领战舰绕道进入斯特里梦河，以希麦赖昂为基地，从河道上封锁该城市。现在夏季结束了。

10 接着在冬季里，尼基阿斯派出的使者抵达雅典，传达了尼基阿斯给他们的口头指令，回答了一些被质询的问题，并递交了尼基阿斯的亲笔信。雅典城邦的书记员走上前来，向雅典人宣读这封信，内容如下：

11 “雅典人：我们过去所采取的行动，你们已经从过去的许多信中知道了。现在给你们的这封信，同样是通报我们当前的处境，请你们采取相应的决策。［２］我们是被派去进攻叙拉古人的，在与叙拉古人的战斗中，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打败了他们；当吉利浦斯带着从伯罗奔尼撒和西西里一些城邦招募的军队赶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已经筑好了一些工事，现在仍由我们据守着。我们在与吉利浦斯的第一次战斗中取得了胜利；在第二天的交锋中，我们被他们的众多骑兵和标枪手打败，被迫退守我们的要塞。［３］目前，由于敌人人数众多，我们处于被动地位，不得不中止修筑围墙[4]；我们甚至不能利用现有的全部兵力，因为我方大部分重装步兵必须守卫自己的防线。同

时，敌人已经修筑了一道城墙，穿过我们的围墙，如果我们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攻占敌人的这道城墙，将来就不可能对他们实施包围。［4］因此，我们虽在名义上是围城者，但至少在陆地上，我们实际上成了被围者；因为我们被他们的骑兵所阻截，根本无法深入乡间。

12 “除此以外，敌人已经遣使到伯罗奔尼撒去请求援军，而吉利浦斯已前往西西里各邦，一则希望说服那些现在犹处于中立的城邦加入他们一方，二则希望从其盟邦获得更多的陆军，取得更多的海军军需物资。［2］在我看来，他们打算发动一次联合攻势，用他们的陆军和海上的舰队进攻我们的要塞。［3］我说他们也将在从海上同我们作战，你们一定不要大惊小怪。他们已经发现，我们的舰船下海已久，船体已腐，船员疲竭消损，而我们的海军在出发时状况很好，船员雄壮，船体坚固。［4］我们现在不可能把舰船拖曳上岸晒干维修，因为敌人的舰船和我们的一样多，甚至还要多些，我们随时有可能遭到攻击。［5］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不停地操练，他们可以主动采取行动；他们不是在围困别人，因而更有条件晒干其船体。

13 “即使我们有大量舰船空闲着，而且没有倾全力去封锁他们，我们也无法修理这些舰船。因为穿越叙拉古境内运送军需物资已经有困难了，如果我们稍有疏忽，就会丧失我方的军需来源。［2］我们桡手们的状况已经恶化了，而由于以下原因，其恶化的程度还会与日俱增。我们的桡手必须到很远的地方去搜罗柴火，搜集粮秣，去取饮水，他们常常遭到叙拉古骑兵的杀害；我们失去了过去所拥有的优势，使我们的奴隶胆敢逃亡，在我们军队服务的异邦人，想不到竟有一支海军与我们对抗，他们因看到敌人的抵抗力量而动摇了。这些人是被迫前来服役的，他们一有机会，就跑回各自的城邦；这些人起初因受高薪的诱惑而来，原本以为很少作战就可以大捞一把，现在他们离我们而去，要么逃到敌人那里，要么采取对自己有利的种种方式偷偷溜掉，广袤的西西里为他们的逃亡提供了条件。有些人甚至自己在忙于做生意，他们说服船长让其把海卡拉的奴隶带上舰船，顶替他们自己的岗位，这样就削弱了我们海军的效力。

14 “现在，我不用提醒你们都知道，一个桡手保持体力充沛的时间是很短的，只有很少的桡手能在舰船起航后，在途中持续履行划桨的职责。［2］但是，我最大的麻烦是，我虽身居将军之位，但你们雅典人禀性倔强，难以驾驭，使我无法制止他们犯这些过错；同时，我们不能从当地招募桡手，而敌人能从很多地方招募桡手，我们被迫依靠所带来的人充当船员，弥补我们的人员损失。因为我们的同盟者那克索斯人和卡塔那人在这方面不能给我们提供支持。［3］我们的

敌人所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使供我军需的意大利人背叛我们。如果意大利人看到我们处境窘迫，而你们又不派援兵，他们将会投附敌方，饥饿将迫使我们溃退，叙拉古人将不费吹灰之力赢得这场战争。［4］这是实际情况，我可以给你们一个不同内容的报告，使你们更容易接受，但肯定于事无补；如果你们在作出决定以前想了解这里的真实情况，那么就没有什么比这封信更有益的了。而且，我知道你们的禀性，喜欢人家报告悦耳的消息，一旦事情的结局差强人意，你们随后就会责难告诉你们消息的人；因此，我认为向你们通报真实情况才是最安全的。

15“现在你们要认识到，不论你们的将军还是士兵，已经不能再与起初对抗他们的那支敌军相匹敌了。但是，现在整个西西里联合起来对抗我们；预计敌人还会从伯罗奔尼撒得到一支新的援军，而我们在这里的军队，甚至连我们目前的敌人都不能应付了。你们必须当机立断，召回我们，另外派遣一支与上次远征军数量相当的舰队和陆军，并且带上大量的金钱，同时另派一人来接替我的职务，因为我身患肾病，不宜于留任现在的职务。［2］我想我要请求你们照顾，因为我年富力强时，在指挥官职位上恪尽职守，屡有贡献。但是，无论你们作出怎样的决定，在春季开始时都要行动，不得拖延。因为敌人很快就将从西西里获得援军，来自伯罗奔尼撒的援军会在稍后抵达；除非你们重视这个问题，否则西西里的援军将在你们之前到达，而伯罗奔尼撒援军会像过去一样，不等你们发觉，就已偷偷地前去了。”

16 这就是尼基阿斯的信的内容。雅典人得知这封信的内容后，不肯接受他的辞职请求，但给他选派了两位同僚军官，米南德和攸西狄姆斯[5]，暂时分担指挥前线战事，直到新任命的两名同僚军官抵达就任时为止。这样，尼基阿斯可以不必抱病独自承担军队的全部领导工作。雅典人还议决另派一支军队，包括陆军和舰队前去。这支军队的士兵，一部分是按雅典兵员名册征召，一部分从同盟者中征募。［2］他们为尼基阿斯挑选的同僚将军，是阿尔基斯提尼斯之子德摩斯提尼[6]和苏克利斯之子攸里梅敦[7]。冬至前后，攸里梅敦奉命立即前去西西里，带着10艘舰船、120塔连特白银，受命告诉在西西里的雅典军队，说援军即将到来，他们的利益是会受到照顾的。

17 德摩斯提尼留在后面，组织远征军。他计划在开春时出发，一面派人到盟邦征募军队远征，一面在国内筹集金钱、舰船和重装步兵。

［2］同时，雅典人还派出20艘舰船环绕伯罗奔尼撒游弋，以防止从科林斯或伯罗奔尼撒起航的任何一艘舰船渡海前往西西里。［3］至于科林斯人，由于使者从西西里带来了关于战局发生可喜的

变化的消息，科林斯人更有信心了。他们相信以前派出去的舰队发挥了作用，现在他们准备用商船把一支重装步兵运往西西里；而拉栖代梦人同样准备把在伯罗奔尼撒其他地区招募来的军队运往西西里。［4］科林斯人还为一支有25艘舰船的舰队配齐桡手，以备与驻守诺帕克图斯的雅典舰队交战[8]。这样，就迫使雅典人把注意力集中在列阵佯攻他们的舰队上，使诺帕克图斯的雅典人不易阻止科林斯人的商船出航。

18 与此同时，[9]拉栖代梦人按照他们过去所作出的决定，在叙拉古人和科林斯人的敦促下，准备入侵阿提卡。叙拉古人和科林斯人得知雅典人将派援军到西西里，希望这次入侵能阻止雅典派兵出援，阿尔基比阿德斯也急切地敦促拉栖代梦人在狄凯里亚设防，全力投入战争。［2］但是，最使拉栖代梦人受到鼓舞的，是他们相信雅典人与他们自己和西西里希腊人两线作战，会更容易被击溃；也因为他们确信，是雅典人首先违反休战和约的。拉栖代梦人认为，在上次战争[10]中，他们自己方面的过失多些，一则因为底比斯人在和平时期进入普拉提亚，[11]二则因为他们自己拒不接受雅典人提出的仲裁请求，尽管上次条约[12]中有这样的条款：一方如提出仲裁请求，任何一方不得付诸武力。正因如此，他们认为他们所遭受的灾难是咎由自取，使他们刻骨铭心的是在派罗斯的惨败[13]和其他战役的失败。［3］但是，现在雅典人除了从派罗斯出兵劫掠外，还有30艘雅典舰船从阿尔哥斯[14]出发，不断地蹂躏爱皮道鲁斯、普拉西埃和其他地区。每当对条约中疑点的解释发生争议的时候，他们一方建议仲裁，却总是被雅典人拒绝，拉栖代梦人终于认识到，雅典人现在的过失，同他们以前的过失是一样的，是属于有罪过的一方；于是他们开始热心地进行战争。［4］在这个冬季里，他们派人到各盟邦去，请求供给铁，并且为构筑要塞准备其他工具；同时，他们开始在国内招募军队，还在伯罗奔尼撒其他地区强行征调军队，用商船把军队运送去援助西西里的盟邦。这样冬季结束了，修昔底德记载的这场战争的第十八年结束了。

19 翌年初春[15]，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早些[16]，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在拉栖代梦国王阿奇达姆斯之子阿基斯率领下侵入阿提卡。他们首先蹂躏了平原地带，继而着手在狄凯里亚构筑要塞，并把工程分派给各盟邦来做。［2］狄凯里亚距雅典城约120斯塔狄亚[17]，由此到波奥提亚的距离，与到雅典城的距离相当，或者不会更远一些[18]；他们构筑这个要塞的目的，就在于能袭扰平原地带和乡间最富庶的地区。这个要塞从雅典城里就能看得见。［3］当在阿提卡的伯罗奔尼撒人及其同盟者构筑要塞的时候，他们国内的同胞大约在同时用商船把重装步兵运往西西里。拉栖代梦人从黑劳士和涅奥达摩德斯

人[19]中精选出600名重装步兵，由斯巴达人爱克里图斯负责指挥；波奥提亚人的300名重装步兵由底比斯人塞农和尼康以及泰斯皮亚人希格山大指挥。［4］这些人属于首批启程者，他们从拉哥尼亚的泰纳鲁斯出发。他们启程后不久，科林斯人派出由科林斯人和阿卡狄亚的雇佣兵组成的一支500名重装步兵的军队，由科林斯人亚历萨库斯指挥。像科林斯人一样，西基昂人在同一时间也派出200名重装步兵，由西基昂人萨尔匀斯指挥。［5］同时，由科林斯人在冬季配备了船员的25艘舰船，与停泊在诺帕克图斯的20艘雅典舰船遥相对峙，直到用商船装运的重装步兵从伯罗奔尼撒安全出航为止。这样就达到了原先为这些舰船配备人员的目的，使雅典人只盯着战舰，而不注意那些商船。

20 这期间，雅典人也没闲着。在春季刚刚开始、拉栖代梦人在狄凯里亚修筑要塞的同时，雅典人派遣30艘舰船，在阿波罗多鲁斯之子卡里克利斯的统率下，环绕伯罗奔尼撒游弋，并受命前往阿尔哥斯，请求他们按照联盟条约之规定，为雅典舰队提供重装步兵。同时，他们按预定计划，派遣德摩斯提尼前往西西里，［2］他率领60艘雅典舰船和5艘开俄斯舰船，另有从雅典兵员名册中征调来的1200名重装步兵和尽可能从各地召来服役的岛民。他们还带着从其他属邦所征集到的一切对战争有用的物资。德摩斯提尼受命首先与卡里克利斯一起绕道航行，与他一起攻掠拉哥尼亚沿岸。［3］因此他航往埃吉那，在那里等候他的其余部队和卡里克利斯从阿尔哥斯募集的军队登船。

21 在西西里，约在这年春季的同一时候，吉利浦斯率领他通过游说尽力从各邦召来的愿意参战的军队，回到叙拉古。［2］他把叙拉古人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必须为尽可能多的舰船配备桡手，试图进行一场海战；他希望以此取得战局的优势，并认为是完全值得去冒险一搏的。［3］赫摩克拉特斯积极支持他，鼓励自己的同胞在海上与雅典人作战。他说，雅典人海上威力并非天生，也不会始终保持；与叙拉古人相比，雅典人的陆地居民的成分甚至更大，他们只是由于受波斯人所迫，才成为一个海上强国的。他又说，对于像雅典人一样无畏的人，遇到一个同样勇敢的对手，似乎是最令其胆寒的；雅典人有时并无取胜的实力，却常常以勇猛的气势攻击邻邦，从气势上威吓对手；现在叙拉古人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来对付他们。［4］他还深信，叙拉古人勇敢地面对雅典海军，这种出乎意料的场面定会使敌人感到恐慌，由此所获得的优势，将充分抵偿有航海技术的雅典人对没有航海经验的叙拉古人所造成的损失。因此，他力促叙拉古人切勿畏缩，要在海战中与对手一决高下；［5］在吉利浦斯和赫摩克拉特斯或许还有其他人的游说下，叙拉古人决定在海上作战，并开始为他们

的舰船配备桡手。

22 在舰队准备就绪的时候，吉利浦斯在夜色的掩护下率领全军出动；他计划亲自率军由陆路进攻普利姆米里昂要塞，而35艘战舰按照事先部署，从大港向敌人发起进攻，其余45艘战舰从他们的船坞所在的小港驶出，绕道进入大港，与港内的舰队会合，同时进攻普利姆米里昂。这样，就可以使雅典舰队遭到两面夹击，陷于混乱。［2］而雅典人迅速配备60艘舰船的船员，他们以其中的25艘舰船对付大港中的35艘叙拉古舰船，其余舰船迎战从船坞绕道驶出的叙拉古人的舰船；海战正好在大港入口处进行，双方将士都顽强拼搏，处于相持状态，一方力图强行冲进港口，另一方则寸步不让。

23 同时，在普利姆米里昂的雅典人都已下海，全神贯注于海战之时，吉利浦斯在凌晨对要塞发动突然袭击。首先攻陷最大的要塞，随后，两个小要塞的雅典守军看到大要塞竟如此轻易地被攻占，所以吉利浦斯兵锋未至，他们就弃塞而逃。［2］先失守的那个要塞中的守军，在登上小船和商船后才得以脱逃，抵达其营地，不过这也颇为艰难，因为在大港的海战中占据优势的叙拉古人，派出一艘快速战舰追击他们。但是，当其他两个小要塞陷落时，正值叙拉古人快要被打败的关头；所以这两个要塞的逃兵，才得以较为容易地沿海岸航行。叙拉古人的舰船在大港入口处，击退阻止其通过的雅典舰船，进入港口，但他们的舰船毫无秩序，彼此互相碰撞，结果把胜利拱手让与雅典人；雅典人不仅打垮了这支舰队，还击溃了那支在港内已经打败过他们的舰队。［3］雅典人击沉11艘叙拉古人的舰船，杀死了舰船上大多数船员，有3艘舰船上的船员被他们俘虏。雅典人自己只损失了3艘舰船。他们把叙拉古人的残船拖上岸边，在普利姆米里昂前面的小岛上竖立一座胜利纪念碑，然后回到他们的军营。

24 叙拉古人虽然在海战中失败了，但他们仍占据着普利姆米里昂要塞，并为此建立了三座胜利纪念碑。他们把后面占领的两个要塞当中的一个夷为平地，把其余两个要塞修复，派兵驻守。［2］在这些要塞被攻陷时，很多人被杀死或者被俘虏了，很多财物完全落入敌人手中。因为雅典人把这些要塞作为仓库，里面贮存有商人们的大量货物和谷物，还有大批的属于舰长[20]的东西；雅典人损失的不只是那3艘已拖到海岸的战舰，那可装备40艘战舰的桅杆和其他设备也都落入敌手。［3］事实上，普利姆米里昂要塞的失陷，是雅典军队溃败的首要和最主要的原因；现在，运输军需的舰船甚至到了大港的入口，都不再安全了，因为叙拉古人的舰船在那里等着，阻止它们进入；要输入军需就不得不交战。而且，这个事件引起雅典全军沮丧失望，士气低落。

25 此役过后，叙拉古人派遣叙拉古人阿伽萨库斯率领12艘战舰出航，其中1艘带着使者们前往伯罗奔尼撒，向他们通报西西里的战局，说明叙拉古人满怀希望，敦促伯罗奔尼撒人在希腊本土要更加积极地推进战争；而其他11艘舰船航往意大利[21]，因为他们听说为雅典人运输军需的舰船已在途中。［2］他们碰到这个运输船队，摧毁了其中的大多数。他们还在考伦尼亚境内，把大量准备给雅典人造船用的木材付之一炬。［3］之后这支叙拉古舰队去了罗克里斯，在他们停留在那里的时候，一艘来自伯罗奔尼撒商船到了，船上载着一些泰斯皮亚重装步兵。［4］叙拉古人让这些重装步兵到自己船上，沿着海岸航行回国。雅典人率领20艘舰船在麦加拉[22]监视叙拉古人的舰队，但仅俘获一艘舰船和舰上桡手，其余舰船全都逃到叙拉古去了。［5］在港口附近钉有木桩的水域也有一些零星战斗。叙拉古人在旧船坞前面的海底钉下木桩，这样，他们的舰船停泊在木桩里面，不致遭到尾随而来的雅典舰船的撞击。［6］雅典人驶来1艘载重1万塔连特[23]的大船，船上装备有木塔和帐幕，他们乘坐小船，用绳子套住木桩，拧动绞盘把木桩拔出和折断；或者潜入水中把木桩锯断。同时，叙拉古人从船坞向他们投以标枪，他们也从大船上向叙拉古人予以还击，最后，雅典人拔掉了大多数木桩。［7］但是，这种围护桩最难对付的是眼睛看不见的那部分木桩：有一些木桩被钉在海底，未露出水面，对航行的舰船构成威胁，舰船在其上航行，就如同在暗礁上面航行一样，是很危险的。可是，当潜水员为了得到赏金，潜入海底锯掉这些木桩，而叙拉古人又钉下另外一些木桩。［8］事实上，两支敌对军队在这样近的距离内互相对峙，这是预料之中的。所以，双方挖空心思，想出各种办法来对付对方，小规模的战斗经常发生，各种战术不断地试用。

［9］同时，叙拉古人派出的由科林斯人、安布拉基亚人和拉栖代梦人组成的使团到西西里各地，向各城邦通报他们夺取了普利姆米里昂的消息，并且说明他们海战失利的原因更多的是由于他们自己的混乱，而不是敌人力量的强大；总之，要让各城邦知道他们对胜利充满信心，请求各邦给予海军和陆军的支援，因为可以预料到雅典人会有新的援军加盟，如果在雅典人的援军到达以前，就把这里的雅典军队消灭，这场战争就将结束了。双方在西西里的战事就这样持续着。

26 至于德摩斯提尼，他现在把所征募到的军队集中起来，从埃吉那进发，航行到伯罗奔尼撒，与卡里克利斯及其所率领的30艘雅典舰船会合。他们载着阿尔哥斯的重装步兵，驶向拉哥尼亚。［2］他的军队首先劫掠了爱皮道鲁斯·利米拉的部分地区，然后在基塞拉对面的拉哥尼亚登陆，那个地方是阿波罗神庙所在地。他们毁掉这里的部分地区，在一个形似地峡的地带筑垒设防，使拉哥尼亚的黑劳士可以

逃往那里，同时也像派罗斯一样，可以从这个设防要塞出动，侵入内地劫掠。［3］德摩斯提尼帮助卡里克利斯占领这个地方，随即驶向科基拉，带上从那里取得的盟邦军队，然后尽快驶向西西里；卡里克利斯留在那里，直到要塞筑成；他留下军队驻守，自己率领30艘舰船回国，阿尔哥斯人也回国去了。

27 这年夏季，由色雷斯的狄伊人部落的剑客组成1300名轻盾武士抵达雅典，他们本当随德摩斯提尼一同航往西西里的。［2］因为他们来得太迟，雅典人决定把他们遣回色雷斯去；如果让他们留下以用于狄凯里亚战争，则费用太高，因为他们每人每天的薪饷是1个德拉克玛。［3］事实上，自从这年夏季以来，伯罗奔尼撒人出动全军首先在狄凯里亚设防，由来自各盟邦的军队定期换防，以此地作为袭扰乡村的根据地，使雅典人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事实上，狄凯里亚被占领，导致财产毁坏、人力丧失，这是造成雅典覆灭主要原因之一。［4］以前的入侵，时间都很短，并不妨碍雅典人在其余时间利用他们的土地。但是现在，敌人常年盘踞在阿提卡，有时派军队四处攻掠，有时派常驻戍军蹂躏乡村，攫夺物资；拉栖代梦国王阿基斯亲临战场，指挥作战勤勉有方。因此，雅典人受到重创。［5］他们失去了全部乡村；两万多名奴隶逃走，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是工匠[24]；他们的全部羊群和役畜都丧失了。而且，雅典的骑兵每天要外出，到狄凯里亚，巡视乡村，他们的坐骑不断地在多石崎岖的路上往返奔走，有些马匹腿跛了，有些则为敌人所伤害。

28 狄凯里亚被占领造成的恶果还不只这些。从优波亚输入的必需品，从前取道奥罗浦斯，由陆路经狄凯里亚，路途便捷；现在，要经海路绕道苏尼昂海角[25]，费用高昂；雅典全城所需都不得不从海外进口，现在的雅典城不再是一个城市，而是变成一座要塞了。［2］夏去冬来，不间寒暑，雅典人要一直防守要塞，这使他们精疲力竭，疲于奔命。白天，轮流守卫；夜间，除骑兵外，全体出动，有些人在哨所中，有些人在城墙上。［3］但是，最使他们不胜负荷的，是同时进行两场战争。他们达到如此顽强果决的程度，如果在事情发生之前听到这种说法，没有人会相信这是可能的。当盘踞在阿提卡的伯罗奔尼撒人对雅典城构成包围之势的时候，他们并未从西西里撤军，反而留在那里，以同样的方式围攻叙拉古城，这个城市（姑且称之为城市）在任何方面都不亚于雅典，这是任何人都难以想象的；同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希腊世界对于雅典人的势力和胆量的估计完全错误。因为在战争之初，雅典人给人们的印象是这样的：一些人认为，如果伯罗奔尼撒人侵入其境内，雅典人可以支撑1年，有些人认为可以支撑2年，从没有人认为会超过3年。可如今，距伯罗奔尼撒人第一次入侵阿提卡[26]境内已历经17年之久了，雅典人虽然遭受了战

争的各种磨难，但他们还能够到西西里去开展一场新的战争，一场规模毫不亚于他们与伯罗奔尼撒人进行的战争。［4］由于这些原因，由于狄凯里亚被占领所造成的巨大损失,以及他们所承担的其他浩大开支，导致雅典人在财政上陷于窘境。在这个时候，他们对臣属诸邦的所有从海上进口和出口货物抽取二十分之一的关税，以取代向他们征收的贡赋，认为这将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收入；他们现在的支出与过去的情况大有不同，随着战争的持续，支出不断增加，收入反而日渐萎缩了。

29 因此，在当前财政困难之时，雅典人不想增加开支，他们马上把那些因迟到而不能跟随德摩斯提尼一道出征的色雷斯人打发回去了。[27]狄伊特里弗斯奉命率领他们回国，他们将路过攸里浦斯[28]，如果有可能，就利用他们沿海岸航行的机会伤害敌人。［2］狄伊特里弗斯首先在塔那格拉登陆，行动迅速，劫走一些物品；随后，傍晚时分，从优波亚的卡尔基斯横渡攸里浦斯海峡，在波奥提亚上岸，率领军队进攻米卡列苏斯。［3］他们在赫尔墨斯神庙附近过夜，未被发觉，该神庙距米卡列苏斯大约16斯塔狄亚[29]。黎明时分，他们进攻并夺取了米卡列苏斯，这个城镇并不大；米卡列苏斯居民未加防守，没有料到有人会从海上远道而来袭掠他们。他们的城墙太薄弱，有些地方已经倒塌，而其他地方高度不够；他们城门也敞开着，以为是安全的。［4］色雷斯人冲入米卡列苏斯城内，洗劫居民房屋和神庙，屠杀居民，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者都未能幸免。他们逢人便杀，一个都不放过，对待儿童和妇女也一样，甚至连那些役畜和所有活着的动物，也统统杀掉；色雷斯种族，像那些最嗜杀的野蛮人一样，当他们无所畏惧的时候，嗜杀尤甚。［5］米卡列苏斯城内一片狼藉，惨状难以描述，特别是他们冲入当地一所最大的学校，把刚刚去上学的学童全部杀死。总之，降临到全镇居民头上的灾难是如此突然和可怕，其悲惨程度是无与伦比的，也是史无前例的。

30 同时，底比斯人听到这个消息后，赶来援救。色雷斯人跑得不远，底比斯人就追上了，夺回他们劫走的财物。色雷斯人在惊慌中，被追至攸里浦斯的海边，这是他们停泊舰船的地方。［2］色雷斯人多半是在上船的时候被杀死的，因为他们不会游泳，船上的桡手看到岸边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就把舰船停泊在弓箭的射程之外。在撤退时[30]，色雷斯人在其他地方非常令人钦佩地抵挡住底比斯人的骑兵。在首先遭到底比斯人的骑兵攻击时，他们按照本国战术，聚拢结队冲出。在这次战斗中，他们只有少数人员伤亡。很多在后面抢劫的人实际上是在镇上被敌人逮住并杀死的。［3］在1300名色雷斯人当中，共有250人被杀。赶来援救的底比斯人和其他人损失了大约20名骑兵和重装步兵，其中有一名波奥提亚的同盟官斯基丰达斯。米卡列

苏斯的大部分人被杀死。米卡列苏斯所遭受的灾难，其悲惨程度不亚于这次战争中的任何一次灾难。

31 这时德摩斯提尼在拉哥尼亚修筑一座要塞后，正在航往科基拉的途中。[31]他发现在爱利斯的腓亚[32]停有一艘商船，商船上的科林斯重装步兵，[33]即将渡海前往西西里。他摧毁了这艘商船，但船上人员逃走了，后来这些科林斯人搭乘另一艘船，继续航行。［2］随后，德摩斯提尼抵达扎金苏斯和基法伦尼亚，带领一支重装步兵上船，派人前往诺帕克图斯，要求那里的美塞尼亚人派些重装步兵来。他渡海到对岸的阿卡纳尼亚[34]，又到了雅典人控制下的阿力齐亚和阿纳克托里昂。［3］他在这个地方与从西西里返回的攸里梅敦相遇。前面已经提到，在冬季，攸里梅敦奉命前去西西里，[35]给那里的雅典军队送钱。他把所见所闻告诉德摩斯提尼，还说他在海上获悉，叙拉古人已经占领了普利姆米里昂。［4］驻守诺帕克图斯的指挥官科浓[36]，也在这里晤见他们。他带来消息说，停泊在他对面的25艘科林斯人的舰船[37]从未放弃敌对行为，正欲进行一场海战。因此，他请求他们分派一些舰船给他，因为他自己的18艘舰船不足以抵挡敌人的25艘。［5］于是，德摩斯提尼和攸里梅敦分拨给科浓10艘舰船，配以最好的桡手，以增援驻守诺帕克图斯的舰队，同时着手准备把他们的军队集中在一起。攸里梅敦正从西西里返回，要回到雅典接受任命成为德摩斯提尼的同僚指挥官，现在他驶往科基拉，指示科基拉人配齐15艘舰船的桡手，并就地征募重装步兵，而德摩斯提尼则从阿卡纳尼亚地区招募投石手和标枪手。

32 前面已经提到，叙拉古人在攻占普利姆米里昂后向各邦派出的使者[38]已经圆满地完成使命，随即将带回他们所征募的军队。尼基阿斯得知这一情况，就派遣使者出使肯托里巴人[39]、亚力基埃亚人和其他友好的西克尔人[40]部落（他们控制着敌人的通道），要求他们不许敌人过境，还要联合起来阻止其通过。因为阿格里真坦人是不会允许敌人过境的，敌人已无他路可寻。［2］西克尔人按照雅典人的请求，在西西里希腊人的行军途中，布置了3支伏兵，在对方没有防备之时，突然发起进攻，杀掉约800人和几乎所有使者。仅有科林斯的一名使者得以幸免。此人率1500人逃往叙拉古。

33 大约同时，卡马林那人[41]也派来500名重装步兵、300名标枪手和300名弓箭手援助叙拉古人，而革拉人[42]派来可装备5艘舰船的桡手、400名标枪手和200名骑兵。［2］实际上，几乎整个西西里都积极地加入叙拉古人一方以反对雅典人。只有持中立立场的阿格里真坦人是一个例外，他们目前只是静观事变。［3］在西克尔人重创叙拉古盟军之后，叙拉古人推迟了立即攻击雅典人的计划。而德摩斯

提尼和攸里梅敦率领从科基拉和大陆招募的全部军队，渡过伊奥尼亚湾，抵达伊阿皮吉亚海角[43]。［4］他们由那里出发，把舰船停靠在伊阿皮吉亚附近的科拉德斯群岛[44]，在这里把麦萨皮亚部落的150名伊阿皮吉亚标枪手带上舰船。他们与麦萨皮亚部落酋长阿塔斯重修旧好以后，阿塔斯向他们提供了这些标枪手，后来他们到了意大利的麦塔蓬提昂。［5］在这里，他们依据联盟条约，说服麦塔蓬提昂人向他们派遣300名标枪手和2艘战舰。他们率领这批援军沿海岸航行，到达图里伊[45]。他们发现这里的反雅典党人在最近的一场革命中被驱逐了。［6］因此，他们在这里集合并检阅全军，看看是否还有什么事情没做好。同时，他们想说服图里伊人坚定地加入他们的远征军，使图里伊人在当前的有利形势下，与雅典人订立攻守同盟。

34 与此同时，停泊在诺帕克图斯的雅典舰队对面的25艘舰船上的伯罗奔尼撒人，为了保护到西西里的运输通道，随时处于临战状态。他们还为另外的一些舰船配备桡手，使得他们在舰船数量上和雅典人不相上下。他们把舰船停靠在里比地区阿凯亚的爱里纽斯[46]。［2］他们停泊的地方形如新月，前来增援的陆军由科林斯人和他们的同盟者组成，他们在海湾两侧伸出的岬地上列成阵势，而科林斯人波利安提斯指挥的舰队控制这片海域，封锁了海湾入口。［3］现在，雅典的33艘舰船在狄菲鲁斯指挥下[47]，从诺帕克图斯驶出，向他们进攻。［4］起初，科林斯人按兵不动，等他们认为战机终于来临时，便发出信号，前去与雅典人交战。［5］双方相持，互不退让。结果，科林斯人损失了3艘舰船，雅典舰队虽没有一艘沉没，但有7艘失去战斗力。在双方舰船的迎面撞击中，雅典人的船喙被科林斯人的船头洞穿。为了撞击敌舰，科林斯人对船头两侧的吊锚架[48]做了加固处理。［6］这次海战胜负未决。战后，双方都宣称自己获胜（尽管雅典人截获被海风吹到海面上的残船，科林斯人也无意出来夺回它们）。交战双方都离去了，双方都没有追逐对方，也没有人员被俘；由于在海岸附近作战，科林斯人和伯罗奔尼撒人易于脱身，雅典人方面也没有舰船被击沉。［7］现在雅典人驶回诺帕克图斯，科林斯人以胜利者身份立即竖立一座胜利纪念碑，因为他们使敌人的很多舰船丧失战斗力。而且，他们认为自己没有被打垮，正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的对手认为，他们没有取胜；科林斯人认为，只要他们没有被彻底击败，他们就是胜利者，而雅典人认为，既然他们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就等于是失败的。［8］可是，当伯罗奔尼撒人乘船离去，他们的陆军撤走后，雅典人也以胜利者的身份，在阿凯亚距科林斯人驻扎地爱里纽斯约20斯塔狄亚[49]竖立一座胜利纪念碑。在诺帕克图斯的海战就这样结束了。

35 我们的叙述回到德摩斯提尼和攸里梅敦：现在图里伊人准备

派遣700名重装步兵和300名标枪手加入他们的军队。[50]这两位雅典将军命令他们的舰船沿海岸航行到克洛托那[51]境内，同时在西巴里斯河畔检阅全部陆军，随即率领陆军通过图里伊国境。［2］他们抵达海里阿斯河时，克洛托那人遣信使来报，说克洛托那人不允许他们通过其国境。于是，他们沿海岸而下，在海里阿斯河口近海处宿营，并与他们的舰队会合。翌日，他们起航，沿海岸航行，停靠除罗克里斯外的所有城市，直至他们到达瑞吉昂境内的佩特拉。

36 同时，叙拉古人得知雅典援军正在迫近，决定动用他们的舰队和岸上的其他军队，再向雅典人进攻。他们把军队集中起来，就是想在雅典人的援军抵达前开始行动。［2］依据过去的海战经验，他们又对船体进行了多项改进，现在采用一些设备武装海军；缩短船喙部位，安装上一些材料使船头更坚固，使吊锚架更坚实，并在其下支撑梁木，其伸向船内和船外的长度都达到6肘尺[52]，这与科林斯人在诺帕克图斯和雅典舰队作战前改进其船头的方法一样。［3］叙拉古人认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在与雅典舰船作战中处于有利地位。雅典人的船头建造得没有那么坚实，是轻巧型的，因为他们常用的战术，是把舰船迂回到敌舰的侧面，再撞击船体的侧面或船尾，而不是用其船头迎面撞击敌船。叙拉古人认为在大港进行海战，舰船众多，水面不阔，实际上对他们也有利。他们将采用船头迎面撞击的方法，用坚硬的船喙碰撞空虚脆弱的雅典人的船头，必将撞穿敌人的船头；［4］再者，在狭窄的海面上，雅典人不能采用他们所擅长的灵活调动舰船来冲破敌军防线或者环绕敌舰的战术。叙拉古人必尽全力，使雅典人无可乘之机，海面狭小，也妨碍雅典人发挥其优势。［5］这种船头迎面撞击船头的战术，过去虽被认为是舵手缺乏航海技术的表现，这次将成为叙拉古人应敌的主要办法，且他们发现这种办法最实用。如果雅典人被迫退却，除了退向岸边外，不可能朝其他地方的水域退却，只有一条很狭窄的航道可退却到其营寨前面的一隅水域。港口内的其余区域将被叙拉古人控制；［6］雅典人如果在战斗中受挫，他们的战舰会被挤压在狭窄的水面上，互相碰撞，陷入混乱。事实上，这一点正是雅典人在所有海战中最深受其害的，他们不像叙拉古人，不能向港内任何地方退却。这是因为叙拉古人控制着进出港口的通道，尤其是普利姆米里昂被敌人占据，港口的出入口又不大，因而他们绕道航行到公海，也是不可能的。

37 这些是叙拉古人制定的适合他们技术和实力的策略；由于上次海战的结果，他们目前信心更足了，准备同时从海上和陆地上攻击雅典人。［2］吉利浦斯先率领一些军队出城，布阵于雅典人所筑的围城前，这部分围城面对着叙拉古城。而来自奥林匹亚昂的军队，即叙拉古人的重装步兵、骑兵和轻装步兵，则从对面进攻雅典人的城

墙；在这些调度之后，叙拉古人及其盟邦的舰船立即驶出。［3］雅典人起初认为敌人仅只是从陆地上进攻他们，当他们看见敌人的舰队突然逼近时，他们有些慌乱了：有些人在城墙上面或前面列阵准备迎击迫近的敌人，另一些人急忙跑出来，抵御来自奥林匹亚昂和城外的众多骑兵和标枪手；其他人登上舰船，或奔赴海边迎击敌军。雅典的75艘舰船，在配齐桡手后就立即起航，以抵抗叙拉古约80艘舰船的进攻。

38 当天的大部分时间，双方都在互相进攻，然后又撤退，发生过小接触，除了叙拉古人击沉一两艘零散的雅典舰船外，任何一方都没有取得值得称述的战果。同时，叙拉古陆军也从前线撤退。［2］翌日，叙拉古人保持平静，没有任何将要发起进攻的迹象；但是，尼基阿斯鉴于此役打成平手，预料敌人将再来进攻，责令各位舰长修理好受损的舰船，把商船停泊在本方木栅栏前面。［3］雅典人在其舰船停泊地的前面钉有木栅，用以形成一个围护起来的港口。商船彼此相距约2普列特罗[53]，这样，任何一艘舰船如受敌追迫，都可以安全退却，又可以从容驶出。雅典人用了整整一天时间从事上述部署，直到夜幕降临。

39 第二天，叙拉古人比上次更早地发动攻势，但采用同样的海陆进攻策略。［2］与从前一样，双方军队在大部分时间内互相对峙，有些零星战斗；直到最后，科林斯人皮利库斯之子阿里斯同（他是叙拉古军队中最能干的舵手），说服他们的海军指挥官，要他派人去通知城里的官员，尽快把市场移到海边，责成每人带着他拥有的各种食物到海边来出售，这样，海军指挥官就可以命令桡手们登陆后立即在离舰船不远处进餐。在短暂间歇以后，在同一天攻击雅典人，这会出乎雅典人意料之外。

40 海军指挥官采纳了这个建议，派遣一名信使进城，市场随即准备就绪。叙拉古人突然划桨向城里撤退，登陆后立即就地用餐；［2］而雅典人推想叙拉古人已经撤回城里，因为他们认为叙拉古人已被击败，于是悠闲地弃船上岸，开始用餐，并从事其他工作，他们相信当天的战事已经结束了。［3］然而，叙拉古人突然登船，并再次向他们进攻；雅典人秩序混乱，多数人尚未进餐，他们仓促上船，好不容易才把舰船驶出来迎战。［4］最初一段时间内，双方都处于守势，没有交战。但是最后雅典人为不使自己因在那里等待而陷于疲惫，决定不再拖延，发起攻势，他们在呼叫声中投入战斗。［5］叙拉古人按照原定计划，用迎面撞击船头的战术实施进攻。他们用坚固的船喙撞穿雅典人的船头，穿入颇深。甲板上的标枪手也给雅典人以很大杀伤，但是给雅典人造成更大伤害的是乘小船四处游弋的叙拉古

人，他们行进到雅典舰船的桨座之下，紧靠雅典人的船舷航行，从那里用标枪刺杀雅典桡手。[54]

41 双方以这种方式进行激烈搏杀，最后，叙拉古人获得胜利。雅典人调转舰船方向，从商船的空隙间[55]逃到他们自己的停泊地。［2］叙拉古的战舰穷追不舍，直追到雅典商船跟前。在这里，他们被安置在商船上悬着大铁块的横杆挡住了去路，这种横杆伸出于两船之间的航道上，可阻挡舰船通过。[56]［3］有两艘叙拉古的战舰因胜利而兴奋过度，太迫近横杆，遭到灭顶之灾，其中一艘船上的桡手被俘。［4］叙拉古人击沉7艘雅典人的舰船，并使很多雅典人的舰船丧失战斗能力，他们俘获这些舰船上的大多数桡手，杀死其他人，随即撤兵，为这两次战役竖立胜利纪念碑。现在，他们深信，其海军已经取得决定性优势；同时，他们对其陆军取得同样的胜利信心十足。

---

[1] 尼基阿斯开始听到吉利浦斯即将到达西西里的时候，对这则情报不屑一顾。他以为吉利浦斯是来执行私掠巡逻任务，而不是来参加作战的。参阅修昔底德，VI. 104。参阅史译本，第3册，第3页。

[2] 参阅修昔底德，VI. 97。

[3] 参阅修昔底德，VI. 103—104。

[4] 指包围叙拉古城的那条城墙。

[5] 他是参与签订公元前421年尼基阿斯和约者之一。参阅修昔底德，V. 19，24。

[6] 修昔底德在IV. 66提到他在军队中服务。

[7] 他在公元前424年远征西西里失利，曾被处罚金，参阅修昔底德，IV. 65。

[8] 在整个战争过中，雅典人经常有一支舰队驻守在这里，通常是20艘三列桨战舰。参阅修昔底德，II. 69，80。

[9] 公元前414/前413年。

[10] 阿奇达姆斯战争，即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最初十年的战争。

[11] 参阅修昔底德，II. 2。

[12] 指公元前446/前445年签订的三十年休战和约。参阅修昔底德，I. 115。

[13] 参阅修昔底德，IV. 24—41。

[14] 参阅修昔底德，IV. 105。

[15] 公元前413年3月。

[16] 拉栖代梦人曾多次在初春季节侵入阿提卡。

[17] 约合22千米。

[18] 实际上，狄凯里亚离波奥提亚比离雅典近得多。

[19] 参阅修昔底德，IV. 21；V. 34。

[20] 雅典三列桨战舰的舰长们是每年由富裕公民的名册中选任的，在服务之年开始的时候，他们从国家取得没有船帆、索具及其他设备的空船；这些设备都是舰长们自己装配的。

[21] 在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意大利这个名词仅指劳斯（Laüs）河和麦塔蓬提昂以南的地区。参阅地图二。

[22] 在西西里东岸，叙拉古之北，为科林斯地峡上的麦加拉所建之殖民城邦，与母邦同名。

[23] 约合258吨。

[24] 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参阅汉松：《修昔底德与狄凯里亚战争期间阿提卡逃亡奴隶》（V. D. Hanson, “Thucydides and the Desertion of Attic Slaves during the Decelean War”），载《古典古代》（*Classical Antiquity*），1992年第11卷第2期，第210—228页。

[25] 在阿提卡半岛最南端，这里有海神庙，距离劳里昂银矿不远。

[26] 公元前431年。参阅修昔底德，II. 13。

[27] 参阅修昔底德，VII. 27。

[28] 优波亚和波奥提亚间的海峡，这里的海面很窄，是优波亚和大陆之间最接近之处。

[29] 约合3千米。

[30] 修昔底德说明他们的主要损失是在“上船的时候”造成的。

[31] 参阅修昔底德，VII. 26。

[32] 奥林匹亚的港口。

[33] 参阅修昔底德，VII. 17，19。

[34] 公元前426年夏季，他曾在这里作战。参阅修昔底德，III. 94以下。

[35] 参阅修昔底德，VII. 16。

[36] 雅典将军科浓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末期崭露头角，后来就是他借助波斯之

力，主持重修雅典长城的。色诺芬在其《希腊史》（IV. 8.9—12）中有较为翔实的记载。

[37] 参阅修昔底德，VII. 17，19。

[38] 参阅修昔底德，VII. 25。

[39] 肯托里巴位于卡塔那以上的西迈苏斯河畔，在埃特那西南约25英里。

[40] 西克尔人是西西里的土著居民；西克里奥特人是西西里的希腊殖民者。

[41] 参阅修昔底德，VI. 88。卡马林那为多利斯人的移民城邦。

[42] 参阅修昔底德，VI. 67；VII. 1。

[43] 即卡拉布里亚，意大利半岛的“靴跟”，希腊人称之为伊阿皮吉亚。

[44] Choerades Isles，据认为塔林顿港口附近海域的几个小岛。参阅A. W. Gomme, A. Andrews and K. Dover,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4, p. 413。

[45] 此城为伯里克利在公元前443年所建殖民城市。希罗多德晚年成为该城公民。

[46] 瑞昂以东一个小地方。

[47] 他似乎带来15艘增援的战舰，代替了科浓的职务（VII. 31）。

[48] 船首两侧突出的横木，用以加强船头的力量的。锚即悬于其上。

[49] 约合3700米。

[50] 参阅修昔底德，VII. 33。

[51] 在意大利南端，约建于公元前710年，是阿凯亚人的殖民城邦。

[52] 肘尺（cubit，库比特）是古代的一种长度测量单位，以前等于从中指指尖到肘的前臂长度，或约等于17至22英寸（43至56厘米）。一译腕尺，1腕尺＝45.7厘米。

[53] 普列特罗为希腊长度单位，1普列特罗约合100脚尺。英译者将2普列特罗径译为200脚尺。

[54] 无疑是把标枪从船桨通过的孔眼中刺进去的。

[55] 参阅修昔底德，VII. 38。

[56] 一根杠杆上突出的横杆，撑着很重的铁块，随时可以坠下，击中敌舰。

第二十二章 战争的第十九年。德摩斯提尼到达叙拉古。雅典人在爱皮波莱的失败。尼基阿斯的愚蠢和固执。

42 叙拉古人准备从海陆两个方面向雅典人再次发起进攻，正当此时，德摩斯提尼和攸里梅敦率领的雅典援军赶到了。援军包括有外邦舰船在内的战舰共73艘，雅典及其盟邦的重装步兵近5000人；还有许多希腊的和蛮族的标枪手、投石手和弓箭手，以及相当数量的其他各种装备。［2］这时，叙拉古人及其盟邦大为恐慌，担心他们的祸患将永无终结之时。他们看到，尽管伯罗奔尼撒人已经在狄凯里亚设防，雅典人还能派出一支几乎与上次到来的军队规模相当的援军，这在各方面都显示出雅典势力的强大。另一方面，作战失利的第一批雅典军队，已经恢复了一些信心。［3］德摩斯提尼审度形势，觉得不能拖延，以免重蹈尼基阿斯的覆辙。尼基阿斯当初抵达时，没有立即进攻敌人，在卡塔那度过一冬。敌人由其初来时感到恐惧，继而变得轻视他了。这使得吉利浦斯有机可乘，从伯罗奔尼撒引来一支援军。而如果尼基阿斯立即发动进攻，叙拉古人是绝对不会遣使出去求援的，因为他们相信自己足以对付尼基阿斯。等到他们发现自己处于劣势的时候，他们已经处于雅典人的完全封锁之中了；在遭到封锁之后，即使他们派人求援，援军的到来仍不能达到与此前到来同等的效果。德摩斯提尼想到了这些，知道自己现在正当初来之际，像尼基阿斯当初那样最令敌人生畏。因此他决定尽早利用敌人对其军队的恐惧，谋取最大利益。［4］他发现叙拉古人修筑起来以阻挡雅典人包围他们的那道城墙是单层的，如能控制通往爱皮波莱的道路，进而控制那里的军营，夺取敌人的这道城墙并非难事，因为那里甚至没有人驻守以抵御他的进攻。所以他想尽快尝试这个计划。［5］他认为这是结束战争的最便捷的途径。因为，他如若取胜就可以占领叙拉古，如若失利，则领兵回国，而不要白白地牺牲参加远征的雅典人的生命，并且大量消耗国家的资源了。［6］因此，雅典人首先出来毁掉阿纳普斯河[1]附近的叙拉古人的土地，起初他们在陆地上和海上都处于优势，除了奥林匹亚昂的骑兵和标枪手应战外，叙拉古人在海陆方面都没有进行抵抗。

43 随后，德摩斯提尼决定首先用攻城器械尝试进攻叙拉古人的对抗城墙。但是由于他带上去的进攻城墙的器械被守城敌军焚毁，其他在多个地点进攻城墙的军队也一一受挫，于是他决定不再拖延，在

征得尼基阿斯及其同僚们的同意后，开始实施他进攻爱皮波莱的计划。［2］在白天要靠近并且登上爱皮波莱而不被敌军发现，这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命令士兵带上5天的口粮，率领全部石匠和木匠以及弓箭，带着他们此行得手后修筑要塞所需的一切东西，在头更[2]以后，率领攸里梅敦、米南德和全部军队向爱皮波莱进发，尼基阿斯则留守要塞。［3］他们沿攸里耶鲁斯山坡（这是第一批军队起初上去的路线）冲上去，敌人守军并未察觉，他们逼近并夺取叙拉古人驻守的一个要塞，杀掉部分驻守士兵。［4］但是，该要塞中的多数士兵立即逃散，向营寨报警，在爱皮波莱共有3座营寨，营寨都有外围防御工事，一个是叙拉古人的，一个是西西里希腊人的，还有一个是同盟者的；另有600名叙拉古人的前哨守军驻守爱皮波莱的这个地方。［5］这些前哨守军立即前来抵抗敌人的进攻，他们遭遇德摩斯提尼和雅典军队，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他们被雅典人击败；雅典人立即向前冲锋，希望一鼓作气，拿下其进攻目标；同时，其他雅典军队一开始就夺取了叙拉古守军所放弃的对抗城墙，并且毁掉其城垛。［6］叙拉古人、他们的同盟者以及吉利浦斯率领的军队从外围工事赶来援救。不过，他们是带着恐慌情绪进行抵抗的（这次大胆的夜袭行动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起初曾被迫退却。［7］但此时，满怀胜利喜悦的雅典人虽在前进，但队列有些混乱；他们希望尽快突破其余尚未接战的敌军，形成破竹之势，不给敌人重新集结反击的时间。这时波奥提亚人首先起来向雅典人发起反击，击溃了他们，迫使雅典人逃走。

44 这时，雅典军队陷入极大混乱和困惑，交战一方或另一方很难了解战事的具体情况。天亮以后，参战人员了解的战况肯定要多一些，即便在那时候，他们也不清楚所发生的一切，没有人知道自己身边以外发生的很多事情。但是，在这场夜战中（这是这场战争期间两军进行的唯一一场夜战），谁能准确了解战斗情况呢？［2］尽管明月当空，他们仅能相互看见而已，像人们在月光下那样，换言之，他们能分辨人的轮廓，但不能确切地分清他是战友还是敌军。双方都有很多重装步兵在一片狭小的区域内东奔西跑。［3］有些雅典军队已经被打败，而另一些还未受到攻击，正好前来发动首次进攻。雅典其余的大部分军队，有些刚刚登上高地，有些仍在往上冲，他们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进军。前线的雅典军队在被打败后，完全陷入混乱，嘈杂声使人们难辨敌我。［4］取得胜利的叙拉古人及其同盟者，大声喊叫，相互激励，这也是夜间唯一可能的联络方式，同时他们坚守阵地，顶住雅典人的每次进攻；而雅典人正在相互寻找，把任何从对面跑来的人都当作敌军，尽管其中一些人也许是刚刚败退下来的战友。问口令是雅典人彼此辨认的唯一方法，而且由于人人不断地喝问口令，不但在他们自己中间引起很大的混乱，还把口令泄露给了敌人。

［5］而雅典人就不能如此轻易地得知敌人的口令了，因为叙拉古人取得了胜利，没有被冲散，也较少误认。结果是，如果雅典人碰到比他们弱小的敌人，敌人因为知道其口令就逃走了；而雅典人自己如果不能回答口令，就会死于剑下。［6］然而实际上给他们造成最大伤害的，是双方唱军歌，由于双方唱的是几乎相同的军歌，会引起雅典人思想混乱。每当雅典军中的阿尔哥斯人、科基拉人和其他多利斯族人唱其军歌的时候，在雅典人中间引起的恐惧情绪，就像敌人唱军歌的时候一样。［7］这样，一旦陷于混乱，在战场上的多数地方，他们是以朋友与朋友、公民与公民之间相互对抗而结束战斗；他们不但彼此造成恐慌，甚至互相搏斗，要费很大的气力才能将他们分开。［8］从爱皮波莱下山的道路狭窄，在敌人的追击下，很多人是因为自己跌下悬崖而丧命的；至于那些安全地撤退到平原上的人，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对地形比较熟悉的，特别是第一批军队的士兵，他们逃到军营里；而一些新来的士兵则迷失了道路，在旷野上跑来跑去，天亮的时候被叙拉古人的骑兵包围并杀害了。

45 翌日，叙拉古人竖立两座胜利纪念碑：一座在通往爱皮波莱的斜坡上，另一座在波奥提亚人首先抵抗雅典人进攻的地方。雅典人按照休战协定，收回了阵亡战友的遗体。［2］很多雅典人及其同盟者的士兵阵亡，叙拉古人所缴获的武器数量超过阵亡者人数，这是因为有些士兵被迫丢弃盾牌跳下悬崖，没有摔死的人就逃跑了。

46 这次战役之后，叙拉古人因意外获胜而恢复了信心。他们派遣西坎努斯率领15艘舰船前往发生革命的阿格里真坦，看是否有可能引导该城市加入他们这一边；而吉利浦斯则又由陆路前往西西里的其他地区，招募援军，希望现在一举攻占雅典人的城墙防线，取得与爱皮波莱战役一样的胜利。

47 同时，雅典的将军们正就已经遭遇的惨败和军队普遍的弱点商议对策。他们知道自己的计划没有成功，士兵们再也不愿滞留下去了；［2］疾病在军中流行，一则因为这是一年中容易患病的季节，二则因为他们的营寨位于对健康有害的沼泽地带。他们认为，战争形势总的看来是没什么希望了。［3］因此，德摩斯提尼主张，他们不应该再停留下去，按原计划冒险进攻爱皮波莱的策略，现在既已失败，他主张撤离此地；趁海上还可以横渡时，不要再耽误时间了，他们后来的援军至少还能使他们保持海上的优势。［4］他又说，与其进攻不再容易被征服的叙拉古人，不如攻击那些已在阿提卡修筑要塞的敌人，这对于邦国是更有益的。除此之外，耗费巨额金钱继续围攻而毫无结果，这也是不确当的。

48 这是德摩斯提尼的意见。尼基阿斯并不否认他们处境险恶，

但不愿承认他们的弱点，或者让敌人知道他们在全体会议上公开投票决定撤退；倘若这样，当他们真的想撤退时，他们就很难秘密地撤退了。［2］而且，他自己获得的一份特别情报使他有理由认为，如果他们继续围攻，敌人的处境很快就会变得比他们自己更为恶劣；因为缺乏金钱会使叙拉古人的物资消耗殆尽，特别是有了目前海军，他们控制着更为广阔的海域。除此之外，在叙拉古有一个集团想背叛他们的城邦而投靠雅典人，他们给尼基阿斯传递情报，劝他不要撤走。［3］因此，得知这些情况的尼基阿斯，真的想等待机会，因为他仍在两种选择之间踌躇未决，希望有机会作出更明晰的选择。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在公开演讲中拒绝率军撤离。尼基阿斯说，他确信，没有雅典人自己的投票表决，他们是决对不会赞成撤退回国的。而那些投票赞成此事的人，既不能像他们自己那样根据耳闻目睹的事实作出判断，也不能从他们所听到的敌对的批评意见中作出判断，他们很容易为任何狡猾的演说家的造谣中伤所左右；［4］而在这里的很多士兵，事实上是绝大多数士兵，现在虽公开叫嚷他们的处境危险，但他们一旦回到雅典，就会公开提出完全相反的意见，说他们的将军受了贿赂，背叛了他们，撤退回国。因此，就他自己而言,他深知雅典人的性格，与其在雅典人手下受到不公正的审判，并在一项令人耻辱的罪名下很快被处死，不如碰碰运气，如果他必须赴死，他宁愿作为一个军人死在敌人手下。［5］而且，叙拉古人的处境毕竟比他们自己更险恶。叙拉古人向雇佣军支付酬金，花费金钱修筑要塞，现在供养一支庞大的海军已整整一年，他们已经感到拮据，财力将很快枯竭[3]。他们已经耗费了2000塔连特，还背负了巨额债款。如果因为不能支付士兵的薪金，以致不得不裁撤他们现有军队中的哪怕一小部分，他们的事业必将崩溃；因为叙拉古人更多地依靠雇佣兵，而不像他们雅典人，依靠那些被强迫服役的士兵。［6］因此，他认为他们应该留下来继续围攻，不要因战败而撤离，他们在金钱方面是占有很大优势的。

49 尼基阿斯的演讲态度坚决，是因为他掌握了关于叙拉古人财政窘迫的确实情报，也因为叙拉古人的亲雅典派势力强大，并且不断向他传递情报，劝他不要解除包围；除此之外，他对自己的舰队比从前更有信心了，确信至少可以在海上赢得胜利。［2］但是，不同意继续围攻的德摩斯提尼则说，假如他们因为没有得到来自雅典的命令，而不能引军撤离，假如他们不得不继续留在西西里的话，那么也应当转移到萨普苏斯或卡塔那去。在那里，他们的陆军可蹂躏大片的乡村，能够靠劫掠敌人财物维持军队生活，同时给予敌人以伤害；而他们的舰队将有辽阔的海域进行海战，就是说，不在敌人占有绝对优势的狭窄的海域作战，在广阔的外海，他们的驾船技艺才有用武之地，无论他们撤退还是进攻，他们都能不受海域约束或限制，进退自

如。［3］无论如何，他坚决反对原地不动地停留在这里，力主转移军队，尽快行动，不可有任何一点拖延了。攸里梅敦赞同这个意见。但是，尼基阿斯仍然反对这个主张，他们便有些胆怯和踌躇了，猜测尼基阿斯如此自信想必是因为掌握了某些更准确的情报。雅典人就这样拖延下来，没有从原驻地撤离。

---

[1] 叙拉古西南流入大港的河流。

[2] 参阅修昔底德，II. 2及附注。

[3] 或“在某些方面已经供应不足，在其他方面将完全无法维持”。

第二十三章 战争的第十九年。大港战役。雅典军队的撤离和覆灭。

50 吉利浦斯和西坎努斯[1]现在返回叙拉古了。西坎努斯没有争取到阿格里真坦人的支持，当他还在革拉时，阿格里真坦的亲叙拉古党人就被驱逐了。但是吉利浦斯却带回了从西西里招募的一支大军，春天从伯罗奔尼撒乘商船出发的重装步兵，也已经从利比亚抵达塞林努斯。［２］他们在途中被风暴吹送而到了利比亚，并从基仁尼人那里获得2艘三列桨战舰和舵手。他们沿海岸航行，途中和遭到利比亚人围攻的攸斯皮里泰人一起，打败了利比亚人；然后他们从那里继续沿海岸航行到迦太基的商业中心尼阿波里斯，这里是距西西里的最近地点，只需两天一夜就可以到达。他们从这里渡海来到塞林努斯。［３］他们抵达后，叙拉古人又立即准备从海陆同时进攻雅典人。雅典将军们看到敌人有新的援军抵达，而他们自己的情况非但一点没有好转，反而日趋恶化，士兵们更是为疾病所苦，于是开始后悔当初没有撤离了；尼基阿斯也不再坚持其反对撤离的立场，只是竭力主张此事不应公开表决。他们严守秘密，给全军下达命令，做好准备，信号一发出就从营地出动，航行出去。［４］全军做好了一切准备，正要登船出发时，适值月圆之夜，发生了月食[2]。大多数雅典人被这一现象所震撼，他们力劝将军们等待。尼基阿斯沉迷于占卜和预言之中，他依预言家所说，要等待三个九天[3]之后，才可以再讨论军队撤离的问题。这些雅典围攻者就这样不合时宜地滞留在那里。

51 叙拉古人得知这种情况后，比从前更急切地向雅典人施加压力，因为现在雅典人自己也承认，他们无论在海上还是陆地上都不再拥有优势了，否则他们是决对不会计划乘船撤离的。除此之外，叙拉古人也不希望雅典人在更难于攻克的西西里的其他地方立足，他们希望尽快在对他们有利的地点，迫使雅典人进行海战。［２］因此，他们配齐舰船桡手，并且以他们认为足够的时日进行训练。当战机到来时，他们在开战的头一天就袭击雅典人的城墙。雅典的少数重装步兵和骑兵从城门中出来抵抗他们，叙拉古人截住一些重装步兵，把他们打败，迫使他们败退回要塞。由于军营入口狭窄，雅典人损失了70匹马和一些重装步兵。

52 当天叙拉古人撤退了。翌日，叙拉古人出动舰船76 艘，他们的陆军同时向雅典人的城墙发起进攻。雅典人派出86艘舰船前来迎

战，两军靠近，战斗开始了。叙拉古人和他们的同盟者首先击败了雅典的中军。［2］随后，活捉了雅典海军的右翼指挥官攸里梅敦。他为了包围敌舰，脱离舰船编队，靠近海岸，结果在港口一个凹陷幽深处被叙拉古人俘获。叙拉古人杀死攸里梅敦，毁掉他所率领的舰船。此后，叙拉古人追击雅典的全部舰队，把它们驱赶到岸边。

53 吉利浦斯看到敌人舰队被击败，并已被驱赶到远离其栅栏和营寨的海岸，就率领部分军队冲向防波堤[4]，以便在雅典人登陆时予以歼灭，并且控制岸边，使叙拉古人更容易从这里拖走雅典人的舰船。［2］为雅典人守卫这个据点的是第勒尼安人，他们看到吉利浦斯的军队凌乱无序地进攻，就前来抵抗，击溃敌人的先头部队，把他们追逐到吕西麦雷亚沼泽地。［3］随后，数量更多的叙拉古人和他们的同盟者的军队赶到，雅典人担心他们的舰船受到袭击，也赶来救援，与敌人交战，打败了敌军，把他们赶走，还杀掉敌人少数重装步兵。他们成功地保全了大部分舰船，把它们带回营寨，但有18艘舰船被叙拉古人和他们同盟者的军队劫走，船上人员全部被杀死了。［4］叙拉古人还试图火攻雅典人的其余舰船，他们将一艘旧商船装上木柴和松木片，点起火焰，借助风力，使其漂向雅典人一方。雅典人恐怕其舰船被焚，便设法阻止这条船靠近，并设法灭火；他们扑灭了这条船上的大火，在距离他们舰船很近的地方阻挡住这条商船，从而避免了被焚的危险。

54 之后，叙拉古人竖立一座胜利纪念碑，以纪念他们在海战的胜利以及在雅典人的城墙下截杀重装步兵、俘获战马[5]的胜利；雅典人也竖立了一座胜利纪念碑，以纪念第勒尼安人把敌人的步兵逐入沼泽地以及他们自己与其他军队一起取得的胜利。

55 现在叙拉古人在海上取得决定性胜利，在此以前，他们还总是惧怕德摩斯提尼带来的援军。雅典人感到非常沮丧和失望，他们还更加懊悔前来远征了。［2］在与他们进行过战争的城邦中，叙拉古是唯一一个和他们自己性质相似的城邦，像他们一样实行民主制，有舰队和骑兵，幅员辽阔。雅典人既无法通过分化离间，改变叙拉古人的政体[6]的办法，使其归向自己一边，也无法以优势的军事力量征服他们。雅典人的努力大都失败，他们已经不知所措了；如今他们又在海上吃了败仗，而这次海战的失败完全出乎其意料，这就使得雅典人陷入更为严重的窘境之中。

56 同时，叙拉古人的舰船立即开始在港内自由游弋，他们决定封锁港口。这样一来，雅典人即使想偷偷溜走，也不可能了。［2］事实上，叙拉古人所考虑的，不仅仅是自身安全的问题，还在想方设法阻止雅典人逃跑；他们认识到，而且正确地认识到，他们现在更加

强大，在海上和陆地上征服雅典人及其同盟者，将使他们在全希腊赢得巨大荣誉。这样，其他希腊人或者立即获得解放，或者免除对雅典人的恐惧，因为雅典人残存的武力，今后将难以支撑对他们进行的战争。而他们叙拉古人将被视为这种解放行动的开创者，无论今世还是后世，都将受到人们的推崇。［３］这次较量所带来的荣耀还不止这些。他们这次打败的不仅是雅典人，还有他们众多的同盟者，叙拉古人不是孤军奋战，而是与其友邦科林斯人和拉栖代梦人共同指挥作战的，他们把自己的城邦置于首当其冲的危险位置上，他们是赢得海战胜利的主要创始者。

［４］的确，如果我们不计那些雅典和拉栖代梦为这次战争所召集众多的军队，那么从来没有如此众多的部族聚集在一个单独的城市之下。

57 双方来到叙拉古参战的，有以下城邦。他们有前来支援叙拉古的，有反对叙拉古的，有些是来帮助雅典人征服西西里的，有些则是帮助叙拉古人保卫西西里的。他们相互之间之所以联合在一起，既不是出于正义，也不是因为种族纽带，而是因为利益关系，或是强迫所致。［２］雅典人本身是伊奥尼亚族人，他们是按其自由意志，前来攻击叙拉古的多利斯族人。跟随雅典人远征的，有列姆诺斯人、音不洛斯人和埃吉那人—当时占领埃吉那的人，都是雅典的殖民者，他们依然操阿提卡方言，使用雅典人的法律。这些人中还必须加上居住在优波亚的赫斯提亚的赫斯提亚人。[7]［３］其余参加雅典远征军的有些是雅典的臣民，有些是独立的同盟者，还有些是雇佣军。［４］其中向雅典缴纳贡金的臣民有来自优波亚岛的爱利特里亚人、卡尔基斯人、斯替里亚人和卡利斯图人；有来自诸岛屿上的基奥斯人、安德罗斯人和泰诺斯人；还有来自伊奥尼亚的米利都人、萨摩斯人和开俄斯人。但是，开俄斯人是以独立的同盟者的身份参加远征的，不缴纳贡金，自己装备舰船[8]。这些部族中的绝大多数是伊奥尼亚人和雅典人的后裔，只有卡利斯图人例外，他们是德律奥普斯人[9]；尽管他们是臣民，被迫服役参战，但他们仍属于伊奥尼亚族人，进攻的是多利斯族人。［５］此外，还有埃奥利斯族的麦塞姆那人[10]，他们是雅典臣民，提供舰船而不缴纳贡金，而泰涅多斯人和埃努斯人则是支付贡金的臣民。这些埃奥利斯族人被迫与他们的建国始祖、在叙拉古军中服役的波奥提亚人作战，而普提拉亚人[11]是唯一的虽为波奥提亚人却与其他波奥提亚人作战，因为其他波奥提亚人是他们的敌人。［６］罗德斯人和基塞拉人都是多利斯人，基塞拉人虽是拉栖代梦人的移民，但他们站在雅典人一方，进攻吉利浦斯带领的拉栖代梦同胞；而罗德斯人是阿尔哥斯族，被迫与多利斯族的叙拉古人以及他们自己的移民革拉人[12]作战，因为革拉人在叙拉古一方服役。［７］至

于伯罗奔尼撒周边诸岛上的居民，基法伦尼亚人和扎金苏斯人[13]以独立的同盟者的身份，跟随雅典人作战的，因为雅典人掌握了制海权，而他们作为岛民，实际上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而科基拉人不仅是多利斯人，也还是科林斯人，他们虽为科林斯人的移民，又与叙拉古人同属一族，仍然公开地为雅典人服役，进攻科林斯人和叙拉古人，他们的借口是被迫而为，但实际上是自愿的，因为他们憎恨科林斯人。［8］住在诺帕克图斯[14]所谓的美塞尼亚人，和现在处于雅典人控制之下派罗斯的美塞尼亚人，也站在雅典人一边参战。还有少数来自麦加拉的流亡者，[15]他们现在也是与自己的同胞——塞林努斯的麦加拉人[16]作战。［9］远征军中的其他人的参加更带有自愿的性质。他们参加的原因不是由于同盟关系，而是由于憎恨拉栖代梦人，以及他们想迅速获得私人利益。多利斯族的阿尔哥斯人[17]参加伊奥尼亚族的雅典人发动的反对多利斯人的战争，就是如此。至于曼丁尼亚人和其他阿卡狄亚的雇佣军，习惯于进攻临时指给他们的任何敌人，他们受薪金的驱使，把为科林斯人服役的同族[18]也视为敌人，正像对待其他敌人一样。克里特人和埃托利亚人也是以雇佣兵身份参战的，克里特人虽曾与罗德斯人一起建立革拉，[19]但为了薪金，竟也自愿与他们的移民作战，而不是帮助其移民。［10］还有一些阿卡纳尼亚人，尽管是为了薪金而参战的，但他们主要是出于对德摩斯提尼的爱戴，和对其同盟者雅典人的友谊[20]而来的。这些人都是居住在伊奥尼亚湾靠希腊一侧的。［11］在意大利的希腊人中，图里伊人和麦达蓬提昂人，是由于国内革命形势所迫而参加这场战争的；在西西里的希腊移民中，有那克索斯人和卡塔那人参加战争；在那些操着和希腊人不同语言的人中，有爱吉斯泰人（他们是请雅典人来干涉的），以及大多数西克尔人；在西西里以外，有一些与叙拉古人为敌的第勒尼安人[21]和伊阿皮吉亚人[22]的雇佣军。以上诸族是参加雅典人一方作战的。

58 在另一边，站在叙拉古人方面的有邻邦卡马林那人，[23]和卡马林那人相邻的革拉人；居住在西西里较远一端的塞林努斯人，[24]他们中间夹着中立的阿格里真坦人，[25]这些人都定居在西西里的与利比亚隔海相望一侧；［2］希麦拉人[26]居住在西西里的面临第勒尼安海一侧，他们是那个地区唯一的希腊居民，也是那个地区唯一援助叙拉古的人。［3］上述这些站在叙拉古一方参战的在西西里的希腊人，他们都是独立的多利斯族人。在非希腊人中，只有那些没有转向雅典人一边的其余的西克尔人是和叙拉古人一边的。在西西里以外的希腊人中，有拉栖代梦人，他们提供一名斯巴达人担任指挥官，一支由涅奥达摩德斯人即获释奴隶[27]和黑劳士组成的军队；有唯一派出海军和陆军参战的科林斯人，还带着与他们有种族关系的琉卡斯人和安布拉基亚人[28]；科林斯人派来一些阿卡狄亚的雇佣军[29]和一些被

迫前来服役的西基昂人；[30]在伯罗奔尼撒以外还有波奥提亚人。[31]［4］但是，与这些西西里岛外援军相比，西西里的希腊人诸大城市在各方面都提供了更多的军备—众多重装步兵、舰船和马匹，还提供了用于其他方面的大量人力。相比之下，可以这样说，叙拉古人自己提供的人力物力超过所有援军的总和，这是因为叙拉古是一个很大的城邦，事实上他们的处境也最危险。

59 以上就是双方用以作战的所有兵力。这时[32]，所有援军都已经参战，双方都没有新的援军到来。［2］因此，叙拉古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很自然地抱有这样的看法，即如果他们能够延续最近在海战中的胜利，俘获整个雅典的舰队，而不让雅典军队从海路或陆路逃走，那么他们将赢得巨大的荣誉。［3］于是他们立即开始用小船、商船和战舰并排停泊在大港入口处，封锁大港宽达8斯塔狄亚[33]的入口，并且做好其他各种准备，以防雅典人再次孤注一掷，发动海战。事实上，任何的细节都在他们的筹划或考虑之中。

60 当雅典人看到叙拉古人封锁港口，并且得知叙拉古人下一步行动计划时，他们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2］将军和军官们聚集一堂，讨论他们面临的困难形势，最急迫的问题是他们缺粮（已经派人到卡塔那通知他们不要送粮食来了，因为他们估计马上要撤离），除非他们能控制海面，否则他们将来也无法取得粮食。因此，他们决定，放弃他们城墙的上段[34]，在靠近舰船停泊的地方，用一条横向城墙围住一块小地方，使之仅仅足以用于贮存物品和安置病号，并派一支军队驻守；把其余的兵力全都布置在舰船上，不论其是否适合于航海，所有从陆军中抽调出来的士兵，都上船参加海上决战。如果获胜，就前往卡塔那，如果战败，就焚毁舰船；排成紧密的阵列，由陆路撤退到他们能够到达的最近的友好地区，无论它是希腊人的还是异族人的领土。［3］他们作出决定后，就马上付诸行动。他们依次从城墙的上段撤离下来，把所有的士兵都配置在舰船上，命令所有适龄而有用的人员都上船。［4］这样，他们总共为110艘舰船配齐了船员，还配置许多阿卡纳尼亚人和其他外族的弓箭手和标枪手[35]，依据他们计划的性质和战争形势的需要，他们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做了各种其他准备。［5］在一切都快要准备就绪的时候，尼基阿斯看到，因为缺乏口粮和海战中史无前例的惨败，士兵们灰心丧气，渴望尽快进行决战，就把他们召集起来，首先给他们一些激励之词，他对他们说：

61 “雅典的士兵们和同盟国的士兵们！当前的战斗，对于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利害关系；我们每个人，都将为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祖国而战，对于敌人，也同样是如此。如果我们的舰队赢得当前

的海战，每个人就都能够见到他的祖国，不论她在什么地方。［2］你们一定不要丧气，或者像那些没有经验的士兵一样，他们在第一次战役中失败后，就永远胆怯了，对未来有着不吉的预想，以为将来总是灾难性的。［3］但是，你们中间有身经百战的雅典人，有随同我们参加过多次远征的同盟者，你们不要忘记，战争中有不可预料的因素。希望我们也有幸运的时候，你们应当准备再战，无愧于你们亲眼所见的这支伟大的军队。

62 “现在，我们所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在如此狭窄的港口中对付密集的舰船，如何对付敌船甲板上的武力，这些因素使我们在过去遭受损害。我们已经和舵手们讨论过了，在物资允许的范围内，做好一切准备。［2］很多弓箭手和标枪手，将登船作战。如果在公海作战，我们是决不会装载如此众多的士兵的，因为舰船负荷的加重，将妨碍我们施展驾船的技艺。但是，眼下我们被迫在船上进行陆地的战争，我们所装载的一切都是有用的。［3］我们也发现敌人舰船构造上有所变化，对此我们一定采取应对措施；敌船船头坚厚，曾使我们遭受重创。为此我们准备了铁钩，如果甲板上的士兵能够恪尽职责[36]，这些铁钩就能阻止敌舰向我方冲撞后划船退走。［4］因为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在舰船上进行一场陆战，对我们有利的战术似乎是我们自己不退却，也不让敌人退走，特别是因为所有的海岸，除我们的军队控制的那小部分外，都是敌人的领土。

63 “你们必须记住这一点，必须竭尽全力，奋勇作战，千万不要让你们自己的舰船被驱逐上岸。舰船一旦发生撞击，你们必须彻底消灭敌船甲板上的重装步兵，否则决不罢休。［2］我讲的这个要求，主要是针对重装步兵的，而不是针对桡手的，因为这在更大程度上是甲板上士兵的任务；至于我们的陆军，就是现在他们大体上仍是最强大的。［3］桡手们，我奉劝你们同时也恳求你们，不要为过去的不幸而过于气馁，现在我们的甲板得以更好地装备，舰船的数量也更多了。你们要时刻牢记，你们当中那些通晓我们的语言、模仿我们的生活方式的人，总是被认为是雅典人，这是一种多么值得珍视的自豪感啊！尽管你们不是真正的雅典人，仍然为全希腊的人所尊敬；你们完全分享了我们帝国的利益；我们的臣民对你们尊敬，我们保护你们，以免受人虐待，在这些方面，你们所得到的利益就更为巨大了。［4］因此，我们只是慷慨地与你们共享我们的帝国，现在我们就正当地要求你们，在帝国的危难时刻，不要背叛帝国；你们应当藐视科林斯人，他们曾经屡屡被你们击败，你们也应当藐视西西里的希腊人，在我们海军的全盛时期，他们当中甚至没有一个胆敢和我们作对。我们要求你们把他们击退，以显示你们即使病魔缠身、灾难重重，你们的航海技术之精，仍然不是那些靠幸运和勇敢的其他军队所

能匹敌的。

64 “至于你们中间的雅典人，我还要再一次提醒你们：在你们后方的船坞中，再也没有留下像这些一样的舰船了，再也没有如此精锐的重装步兵了。如果你们此战不能取胜，这里的敌人将立即起航直达我们的城邦，已经在雅典当地的那些敌人将得到这些新盟友的增援，而我们留在雅典的那些人，将无力抵御他们的联合进攻。在这里，你们将立即落入叙拉古人的控制之下（我不需要提醒你们这次攻击敌人的意图），你们在国内的同胞将会落入拉栖代梦人的掌控之中。［2］你们和国内同胞的命运，都完全依靠这次战役，所以你们所有的人都要记住：现在就是你们坚持战斗到底的时候了，即将登船的你们，是雅典人的陆军和海军，是城邦所遗留的一切，是雅典的伟大名誉之所在。若是任何人有超过他人的更好的技术，或者有更大的勇气，现在为了挽救他自己，为了挽救我们全体，为了保卫祖国，此刻都是他表现自己的时候了。”

65 尼基阿斯演讲完毕后，立即下令把舰船上的人员配备起来。同时，吉利浦斯和叙拉古人察觉到，雅典人正在做准备工作，并想在海上一战。他们也注意到雅典人所用的铁钩。［2］为了对付这些铁钩，他们专门做了准备，用皮革蒙住船头和船体上部的大部分，使抛出的铁钩滑落，无法钩住。［3］等到一切准备就绪，将军们和吉利浦斯向士兵们发表了下面的演说，以激励他们：

66 “叙拉古人和同盟者，我们认为，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过去取得了辉煌战绩，知道在即将进行的战役中，我们将取得同样的辉煌战绩；不然的话，你们是决不会如此勇敢地投入战斗的；如果有人不完全了解他理应知道的这些事，我们愿意向他说明。［2］雅典人来到这个地方的首要目的，是想征服西西里；如果取得成功，随后他们就要征服伯罗奔尼撒和希腊其他地区。他们已经拥有了希腊人现在或过去时代都未曾有过的最大帝国。他们依仗其海军，得以控制各地。在这里，他们才第一次发现，你们是能够抵抗他们海军的人，你们在此前的海战中已经打败了他们，这次将和此前完全一样，你们将再次打败他们。［3］当人们自我感觉的特别优胜之处一旦遭到挫折的时候，他们自己整个的看法将发生改变，这比他们起初并不相信自己具有优势而遭遇挫折时所受到的冲击更严重。而他们的傲气受到出乎意料的打击，会导致他们在真正有实力的时候，也屈服了。雅典人现在很有可能就处于这样的状态。

67 “而我们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对自己实力的原有估计在我们尚无战斗经验时，就给了我们勇气，现在我们对自己更加有信心了。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打败最好的水兵，我们无疑就是当今最优秀

的水兵，我们每个人获胜的希望就翻了一番。一般而言，有了最大的希望，在行动上也就有了最大的勇气。［2］他们想通过仿效我们的武器装备，以寻找抗击我们的办法。这些办法，我们都熟悉，并将相应地予以防备。然而他们却一反其作战习惯，把很多重装步兵和标枪手配置在甲板上，他们必将丧失战斗能力（就是说，生长在大陆上的阿卡纳尼亚人和其他人，在舰上保持身体平稳姿势[37]的同时，将不知道怎样投射他们的武器）。他们不按照他们自己的战术作战，势必会损害他们舰船的战斗力，也必然会在战斗中自乱阵脚。［3］如果你们当中有人害怕与数量居于优势的敌人作战的话，我要对你们说：他们的舰船的数量虽多，也是无济于事的—因为在狭小的水域内聚集大量的舰船，会使舰船在需要移动时更加迟缓，因而更容易遭到我们进攻方式的重创。［4］事实上，如果你们了解形势的真实情况，正如根据我们得到的可靠情报，他们遭受的灾难，和目前所遭遇的困境，已经使他们感到绝望；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碰碰运气，冒险一搏，要么强行突围驶向别处，要么在交战过后从陆路退却。对于他们来说，再糟糕也莫过于他们目前的处境了。

68 “因此，我们最大的敌人，已经时运不济了。如我所说，他们将会陷入混乱，让我们同仇敌忾，痛击敌人。我们相信，对于敌人，尽情发泄心中的愤怒，惩罚侵略者，没有比这更合法的了。正如谚语所说，天下之快乐事，莫过于对敌人复仇雪耻。我们现在将要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2］你们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是你们的敌人，是最凶恶的敌人，既然他们来这里是想奴役我们的国家，那么，假如他们得逞，给我们全体公民带来的是最大的痛苦，给我们所有的妻子儿女的是最大的侮辱，留给我们整个城邦的是最可耻的恶名[38]。［3］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怜悯敌人，或者认为如果他们离去不再危害我们，他们就已经遭到报应了。即使他们取得胜利，他们也同样会离开此地的；如果我们像我们期望的那样取得成功的话，对他们严惩不贷，把西西里一贯享有的自由加以巩固和加强，再把它传给整个西西里，我们将赢得伟大的胜利。在一切冒险中，这是最为罕见的冒险：失败了，损失极小；成功了，受益匪浅。”

69 叙拉古的将军们和吉利浦斯在对他们的士兵发表上述演讲后，见雅典人正在登上舰船，也立即下令命桡手们各就各位了。［2］同时，尼基阿斯对其所面临的局势有些胆寒，他深知此战危险巨大，又迫在眉睫，现在他们即将离岸下海，他心里想的与普通人通常在危急时刻所想的一样：当一切该做的事都做好的时候，他仍认为还有某件事情没做；当一切要说的话都说完的时候，他还觉得有某些话没有说。于是他又把所有的舰长一个一个地叫来，用他父亲的名

字、他自己的名字和他部族的名字[39]来称呼他们。他请求那些享有盛名的人不能有负自己的名誉；请求那些祖先有显赫名声的人，不能给祖先的伟业抹黑；他提醒他们，要回想他们的祖国是世界各国中最自由的国家，这里的全体居民都有权利按自己的意愿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另外，他还说了一些人们在危急时刻常说的老话，这种套话一字不变，在各种场合都同样可以用—为妻子、儿女和国家的神祇呼吁—而不在乎这些言语是不是陈词滥调，仍然请求他们而高声叫喊，相信这些言辞在他们惊恐万状的时刻会起些作用。［3］尼基阿斯在对舰长们做了这些训诫之后，感到意犹未尽，但他只能如此罢了。尼基阿斯回去把步兵带到海边，让他们排成尽可能长的队列，以便尽其所能，为船上的将士鼓气助威。［4］德摩斯提尼、米南德和攸西狄姆斯担任舰队的指挥，他们从自己的营寨出发，向横亘在港口出口处的障碍物[40]和障碍物之间的空隙笔直驶去，试图强行突出去。

70 叙拉古人及其同盟者已经出动与上次数量相当的舰船，一部分舰船守着港口的出口，其余舰船分布在港内四周，以便同时从各个方面进攻雅典人；而陆军在大港沿岸舰船可以停泊的地方，做好了战斗准备。叙拉古人的舰队由西坎努斯和阿伽萨库斯指挥，各自率领的舰队分别构成两翼，由皮森率领的科林斯人的舰队位居中央。［2］当其余的雅典舰船迫近障碍物时，他们首次发动攻击就打败了驻守那里的敌舰；接着他们试图砸断联结舰船的锁链。随后，叙拉古人及其同盟者从四面八方向他们进攻，战斗从障碍物附近蔓延到整个港口，双方在战斗中表现得很顽强，超过从前的任何一次战斗。［3］一方面，桡手们按照桡手长的命令，斗志旺盛，驱驶舰船勇往直前，另一方面，舵手们表现出高超的驾船技艺，两军展开激烈的交锋；舰船一旦碰靠在一起，甲板上的士兵们尽力拼杀，决不让这里的战斗逊于其他方面。简单地说，每个人都竭力证实他在自己特定岗位上是最棒的。［4］因为很多舰船拥挤在狭小水面上相互攻击（双方共有近200艘舰船参战，过去从来没有过这么多的舰船在这么狭小的海面上作战），双方极少采用以船喙撞击敌船的常规战术[41]，因为没有机会倒划，也不可能冲破敌舰阵线；为逃避或攻击另一艘舰船，与别的舰船偶然碰撞的时候更为常见。［5］当一艘舰船靠近另一艘敌船时，双方甲板上的士兵不断投掷标枪、射箭、用石块向对方密集射击；而一旦碰撞在一起，双方的重装步兵力图登上对方舰船，展开肉搏战。［6］因为水域狭窄，在很多场合下发生这样的情况，一艘舰船一方面攻击敌船，而同时自身又遭到另一艘敌船的攻击，有时两艘或更多的舰船纠缠着一艘舰船，混战在一起，迫使舵手们一面防御，一面攻击敌人；他们不是一时做一件事，而是同时对付各方面的许多事。由于多艘舰船碰撞在一起发出的巨大声响，不但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还使桡手长的命令无法被听见。［7］双方的桡手长们，依照通常的

职责，在激烈的鏖战中不断地大声叫喊，下达命令，向桡手们提出要求。在雅典人方面，桡手长们高声叫喊，鼓励他们冲出港口，现在要全力以赴，鼓足勇气，抓住这个安全返回故土的机会；而在叙拉古人及其同盟者方面，桡手长们叫喊道，阻止敌人逃跑是很光荣的，战胜敌人，为国增光。［8］而且，双方的将军们，如果发现各自在战场上的任何一部分军队，不是受到强大压力所致，而向海岸退却，就会高喊舰长的名字。雅典人的将军会问他，他们退却，是不是因为他们认为敌人的海岸，比他们花费很多血汗赢得的领海还要舒适些呢；叙拉古人的将军会问他，他们是不是从正在逃跑的雅典人面前逃走呢。他们很清楚，雅典人正迫不及待地设法逃跑。

71 同时，在海战尚未决出胜负的时候，在岸上的双方士兵的情绪极其紧张，忐忑不安；当地的叙拉古人渴望赢得比以前更大的荣誉，而入侵的雅典人，则唯恐看到他们自己的处境比此前更加恶化。［2］对于全体雅典人来说，一切以他们的舰队为依靠，他们对这场战役的恐惧，是他们从未感受过的；他们对这场海战的看法，必然随着战局本身的变化而变化。［3］战斗就在他们面前进行，所有的人并非同时看到同一个地方，有些人看到他们的友军获胜而勇气倍增，开始祈求苍天不要剥夺其得到拯救的机会；而另一些人看到的是他们自己被打败的战斗场面，忍不住大声恸哭号叫，他们尽管是旁观者，但他们对战败的痛苦感受，超过了那些实际参加战斗的人；还有一些人正在观看双方相持不下的战场，当战斗持续进行而没有结果的时候，他们的身体不断地东摇西摆，内心焦虑不安，极度痛苦，时而觉得达到了安全的境界，时而觉得濒临毁灭的边缘。［4］总之，只要海战还没有结果，在同一支雅典军队中会同时听到各种喊叫声—悲号声和欢呼声，和“我们赢了”“我们输了”的叫喊，以及一支庞大军队在非常危险时必然要发出的其他各种感叹。［5］舰船上士兵的情绪几乎是相同的。海战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最后叙拉古人及其同盟者迫使雅典人溃逃，他们高喊着、欢呼着，追击完全溃败的雅典人，直到岸边。［6］没有被俘获的雅典舰船，现在从各个不同的方向逃到海岸边，舰船上的士兵逃回他们的营寨，而那些还没有被冲散的雅典陆军，在一种冲动之下失去控制，都对这次海战痛惜不已，都在大声哭号和呻吟。有些人跑下去帮助他们的舰船，有些人则去守卫他们的城墙，而绝大部分活下来的人已经开始考虑应该怎样逃命了。［7］的确，目前的恐慌情绪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他们目前所遭受的灾难非常类似于他们在派罗斯给予敌人的灾难；当时拉栖代梦人丧失了他们的舰队，也损失了渡海前往岛上的士兵。[42]现在，如果没有某种奇迹发生，雅典人要想从陆地上逃生是没有指望了。

72 这是一场惨烈的海战，双方都损失了大量舰船和士兵，赢得

胜利的叙拉古人及其同盟者，在收拾他们破损的舰船和阵亡者的尸体后，竖立一座胜利纪念碑，航行到城里去了。［2］损失惨重的雅典人惊魂未定，他们甚至没有想到请求叙拉古人让他们收回阵亡者的尸体和破损的舰船，而是想当晚就撤离。［3］但是，德摩斯提尼找到尼基阿斯，建议他们应该给残留下来的舰船配备桡手，在次日清晨再次尝试强行冲出港口。他指出，他们剩下来可以应用的舰船仍比敌人多；雅典人剩余的舰船大约有60艘，而敌人剩余的不足50艘。［4］尼基阿斯完全同意他的建议，但他们想要给舰船配备桡手时，桡手们拒绝上船，因为他们已经在上次失败后斗志全无，不再相信还有任何取胜的可能性。因此，现在他们一致决定从陆路撤退。

73 同时，叙拉古人赫摩克拉特斯，怀疑雅典人撤退的意图，在他看来，允许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从陆路撤退，在西西里的其他某个地方驻扎下来，从那里卷土重来，再发动新的战争，这对于叙拉古人是危险的。于是他晋谒当权者，陈述自己的看法，指出，他们应当不让敌人在夜里逃走，而所有的叙拉古人及其同盟者应当立即出城，封锁道路，控制和扼守关隘。［2］当权者完全同意他的意见，认为他们应该这样做，但另一方面又确信叙拉古的人民不会轻易服从他们的命令，因为叙拉古的人民正在欢庆自己的胜利，在海战大捷后，精神松懈了；而且，他们正在庆祝一个节日，当天碰巧是赫拉克利斯的祭日[43]。为了欢天喜地庆祝胜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在宴会上饮酒了，在这个时刻，大概很难说服他们立即拿起武器，出城执行任务。［3］由于这些原因，官员们认为这个建议不切实际。赫摩克拉特斯见自己无法说服当局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他现在就实施他自己的计策。他担心的是，当天晚上，雅典人悄悄地开始通过撤退中最困难的地方；因此，夜幕刚刚降临，他就派遣他的一些朋友带着一些骑兵前往雅典人的营寨，他们在雅典人能听到的距离内呼喊一些雅典人的名字，好像他们是为雅典人谋利益的，请这些人转告尼基阿斯不要在夜间率领军队离去（事实上，他们有一些就是把叙拉古城内发生的事情通报给尼基阿斯的人），因为叙拉古人正在道路上守卫着，应该做好准备在白天从容撤离。［4］他们说了这些话后就离去了；听到这个消息的人，把它转告给雅典将军们。

74 雅典的将军们并不怀疑这个消息的真实性，从而把他们当晚撤离的计划推迟了。这些事情发生[44]后，他们仍未立即启程，现在他们决定第二天仍然留下，等士兵们有时间尽量收拾好自己最有用的物品，把其余东西全部扔掉，然后只带上他们个人的生活必需品出发。［2］同时，叙拉古人和吉利浦斯率军出城，封锁了雅典人可能通过的所有乡村道路，驻守大小河流的渡口，他们把军队布置在有利的地方，以阻止敌人的退却；而他们的舰队驶向海边，拖走了雅典人

的舰船。雅典人自己按自己计划，[45]焚毁了少数舰船；其余的舰船，叙拉古人尽可随意处置，因为每一条船都被驱赶到岸边。叙拉古人将这些舰船拖到他们城里，没有任何人企图阻止他们。

75 这之后，尼基阿斯和德摩斯提尼认为，现在已经做好了上路的充分准备，在海战后的第二天[46]，雅典的军队启程撤离了。（见图16）［2］这是一个悲惨的场面，使他们狼狈不堪的不止一个因素：不仅因为他们是在丧失了所有的舰船后败退的，他们雄心勃勃的计划化为泡影，他们也把自己和邦国置于危险的境地；而且他们在离开营寨的时候，人人眼前都是一片不忍看、不忍想的悲伤和痛苦的情景。［3］阵亡将士的尸体尚未掩埋，任何人发现他的朋友躺在许多尸体中的时候，都会感到哀恸和恐惧；那些被遗弃的伤者或病者，觉得生不如死，比死者更可怜。［4］这些被遗弃的人倒地恳求和痛哭，朋友们感到手足无措，高喊着他们看到的每个亲密战友或亲戚的名字，他们乞求把他们带走；在军队出发时，他们吊着其同营帐伙伴的脖子，竭力想跟着撤离的队伍跑远一些，一旦他们体力不支倒下去，被抛弃在后面的时候，他们反复呼唤苍天、大声哀号。雅典全军已经遭受太多的不幸，他们泪眼涟涟，担心前途未卜，未来更加糟糕。于是，全军将士见到这种悲惨场面，无不以泪洗面，悲痛欲绝，甚至在敌人的领土上，他们也很难离去。［5］全军上下被沮丧和深深的自责情绪所笼罩。事实上，他们极像是一个因粮尽援绝而逃亡的城邦，而且不是一个小的城邦，因为一起行军撤离的全部人员不少于4万人。他们每个人都尽力带着一切有用的物品，而与他们的习惯相反，重装步兵和骑兵在全副武装的情况下，亲自携带自己的口粮，一些人是因为没有仆人，另一些人则是不信任仆人；因为此前有很多仆人不断地逃走，现在还有更多的仆人想逃走。[47]尽管如此，他们并没有携带足够的食品，因为营寨中再也没有多少食物了。［6］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感到耻辱，全体人员无一例外地感到痛苦，尽管因为有许多同伴分担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但他们当时仍感到心情异常沉重，特别是他们在出发时是多么荣耀，多么自豪，而今的结局是多么耻辱，多么凄惨！［7］没有哪一支希腊军队曾遭遇过如此惨重的失败。他们原本是前去奴役别人的，结果是害怕自己遭到奴役而仓皇逃离；他们是在祈祷和凯歌声中启程的，而现在则带着截然不同的祈求和咒语启程回国了；他们从海路而来，而今由陆路而退；他们原本所依靠的是他们的海军舰队，而今是依靠他们的重装步兵。尽管如此，想到巨大危险正在逼近，他们对这一切都觉得可以容忍了。



图16 雅典军败退图

76 尼基阿斯看到他的军队情绪沮丧，波动很大，就沿队列巡视，在这种形势下，他尽可能地鼓舞士气，安慰士兵。他走过一个连队又到另一个连队，声音也随着热情越来越高，尽可能使更多的人听到，渴望他的讲话给军队带来益处：

77 “雅典人和同盟者的士兵们！即使处于目前的境地，我们仍必须满怀希望，因为过去有人处于比我们现在更为窘迫的境地，却得救了；你们不必为战败或者因为你们目前遭受无辜的苦难而过分自责。［2］我的身体并不比你们当中的任何人强壮—事实上，你们已经看到我受到疾病的折磨—而且，我认为，无论在私人生活方面还是其他方面，我的运气都不次于任何人，但是现在我和你们当中地位最卑贱的人一样，置身于同样的险境之中。我这一生，都虔诚地崇拜神祇，并且处事公正，待人无可指摘。［3］因此，我对将来还有很大的希望，我们遭受的不幸并不像它可能发生的那样吓倒我。的确，我们可以指望我们的灾难将有所缓解；我们敌人的好运够多了，如果说我们的远征得罪了某位神祇，那我们已经遭受到足够的惩罚了。［4］在我们之前，其他人曾进攻他们的邻人，他们做了普通人所会做出来的

事情，而他们所遭受的苦难并未超过普通人所能承受的限度。我们目前正期望诸神对我们更为仁慈，因为我们更值得诸神的怜悯，而不是忌妒。现在看看你们自己，看看你们的队列中有多少精良的重装步兵和你们一道行军，你们不要太沮丧了。你们想一想，你们自己无论到什么地方定居，你们立刻就会形成一个城邦；在西西里，没有其他城邦能够轻易地抵挡住你们的进攻，一旦你们定居下来，没有哪个城邦能轻易地驱逐你们。［5］你们自己要注意行军中的安全和秩序，你们每个人心中都要有这样一个念头：无论你们在哪里被迫进行战斗，如果获胜的话，就能将那里作为你们的国家、你们的城寨。［6］同时，我们要快速行军，昼夜兼程，因为我们的给养缺乏；如果我们能够到达西克尔人领土上某些友好的地区，你们就可以认为自己是安全了，因为西克尔人害怕叙拉古人，我们还是可以信赖他们的。我们已经派人捎信给西克尔人，要求他们携带粮食前来与我们会合。［7］总之，士兵们，你们要坚定信心，你们必须勇敢战斗，因为在附近，没有一个懦夫能够找到逃避的地方；如果你们现在逃离敌人的魔爪，你们都可以再次见到你们渴望已久的祖国，你们中的雅典人将重振城邦的强大势力，虽然它现在倾覆了。组成城邦的是人，而不是那些没有人的城墙或舰船。”

78 尼基阿斯发表演讲的时候，他沿着军队的队列行走，他发现队列散乱之处，就让士兵们回到正确的位置上；而德摩斯提尼对他所率领的军队也发表了内容相似的演讲。［2］军队以空心方阵的队形前进，军队的位置分布是，尼基阿斯的军队在前，德摩斯提尼的军队断后，重装步兵在方阵外侧，运输辎重的人员和大多数军队位于中央。［3］他们抵达阿纳普斯河渡口时，发现一支叙拉古人和他们的同盟者的军队驻守在那里，他们打败了这些敌人，顺利通过渡口向前推进；这时他们遭到叙拉古骑兵的进攻，同时也遭到叙拉古的轻装步兵投射器的袭击。

［4］那天，他们前进了大约40斯塔狄亚[48]，在一座小山上停下来过夜。翌日[49]，他们很早就启程，又走了大约20斯塔狄亚[50]，下到一个平原地带安营扎寨，以便取得一些可吃的东西，因为这里有人居住；还要从这里带上一些水上路，因为他们行军的前方好多斯塔狄亚[51]的路程都缺水。［5］同时，叙拉古人也在前进，在前面的一个关隘设防，这里有一座陡峭的小山，小山的两侧各有一条多石的深谷，这里叫阿克赖峭壁。次日[52]，雅典人在行军途中，遭到叙拉古人和他们的同盟者的阻击，他们的标枪手投射，骑兵袭击，两支人马为数众多。经过长时间战斗后，雅典人最终退回到他们原来驻扎的营地。他们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取得食物了，因为现在有敌人骑兵，他们不能再离开他们的营地了。

79 翌日清晨[53]，他们再次早早地出发，想强行通过已经设防的小山的道路。他们发现，敌人的步兵在他们前面，由于通道狭窄，他们列成纵深若干盾的队形，防守这个工事。［2］雅典人向这个工事发起进攻，但遭到山上投射器的猛烈回击，因为山势陡峭，山上军队居高临下，更容易杀伤对方，雅典人无法强行通过，只得再次退回休息。［3］这时，雷声轰鸣，天下雨了[54]，这是一年入秋之时常见的天气现象，却使得雅典人更加沮丧，因为他们把这些现象都当作他们即将毁灭的预兆。［4］当他们休息的时候，吉利浦斯和叙拉古人派部分军队在他们曾经行军通过的道路上修筑工事，以断其后路；但雅典人立即派遣一些人回转去，阻止他们的修筑行动；［5］随后，他们退到平原地带，在那里过了一夜。翌日[55]，在他们出发时，叙拉古人从四面八方包围和进攻他们，杀伤很多人；如果雅典人进攻，叙拉古人就后退；如果他们后退，叙拉古人就又来进攻，叙拉古人特别攻击雅典军队的后翼，企图击溃雅典人的部分军队，因而造成雅典人全军的恐慌。［6］这样的战斗，雅典人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在前进了四五弗隆[56]后在平原地带停歇下来，叙拉古人也回到他们自己的营地。

80 入夜，尼基阿斯和德摩斯提尼看到他们军队处境险恶，现在又缺乏各种必需品，在敌人的多次进攻中，他们有很多人员伤残，于是决定尽可能多地点起火把，率领军队离开此地。他们不再按原计划的路线撤军，而是朝海边行军，这与叙拉古人防守的方向刚好相反。［2］这条路线不能帮助雅典军队抵达卡塔那，而将抵达西西里的另一侧，到达卡马林那、革拉和在那里的其他希腊人和非希腊人的城镇。［3］因此，他们点燃很多火把，在夜里出发。现在，他们正如所有的军队，尤其是大规模的军队一样，很容易感到害怕和惊慌，特别是他们夜间行军，经过敌人领土，而敌人又在附近；雅典军队在遭遇一次恐慌后，［4］指挥官之间失去了联系，尼基阿斯所率领的军队保持完整有序，行进在前面，而德摩斯提尼所率领的占全军一半以上的军队，与尼基阿斯的军队失去联系，行军途中秩序很混乱。［5］但是，他们在清晨抵达海边，沿希洛林道路行军，以便推进到卡基帕里斯河[57]边，并沿河岸上行到内地，希望在那里与他们曾派人通知了的西克尔人会合。［6］他们抵达河边时发现，又有一支叙拉古人的军队正在用城墙和栅栏封锁渡口通道，他们击溃了这支守军，横渡卡基帕里斯河，根据他们向导的建议，前往爱里纽斯河[58]。

81 同时，天亮时[59]，叙拉古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发现雅典人已经离去，他们中的多数人指责吉利浦斯，说他有意放走雅典人；由于不难辩认雅典人的逃离路线，他们便立即跟踪追击，大约在中午时分追

上了雅典人。［2］他们首先追上的是德摩斯提尼率领的军队，因为上面已经提到的夜间恐慌，这支军队落在其余军队的后面，行军缓慢而且混乱。叙拉古人立即发起进攻，双方发生交战，因为这支军队与其他军队分离了，所以叙拉古人的骑兵现在更容易包围他们，把他们围困在一个地方。［3］失去联系的尼基阿斯率领的军队在前方约50斯塔狄亚[60]，由于他率领其军队行军更迅速，认为在目前形势下，除非迫不得已，他们的安全在于不要停下来和敌人进行战斗，要尽可能迅速地撤离，只有被形势所迫时才进行战斗。［4］另一方面，就整体而言,德摩斯提尼所率领的军队受到更频繁地袭扰，因为他的军队属于行军队伍的后翼，他的军队首先暴露在追击敌军的面前；现在，他发现叙拉古军队在追击他们，就停止前进，以便使军队排列成战斗队列，这就耽误了时间，其军队被追击敌军所包围。他和他率领的雅典军队处境极其悲惨，混乱地挤在一个四周有墙包围着的地方，两侧有道路和许多橄榄树，敌军从四面八方向他们发射投射器，［5］叙拉古人采用这种作战方式，比近距离搏斗的攻击方式更有利，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现在冒险去与拼命挣扎的对手展开近距离搏斗，只会对雅典人更为有利，而对自己不利；而且，他们现在稳操胜券，以致他们开始有些珍惜自己的生命，避免在正当取胜之时而丧失生命。他们也认为，像过去一样，他们用这种方式能够迫使敌人屈服，束手就擒。

82 实际上，叙拉古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在从四面八方用投射器向雅典人及其同盟者发动一整天的持续攻击后，终于看到敌人因伤痕累累和其他痛苦而精疲力竭了。于是吉利浦斯和叙拉古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发布公告：任何自愿向他们投降的岛民[61]均可获得自由。有少数城市的士兵投降了。［2］后来，他们与德摩斯提尼率领的其余军队达成有关投降的协议，条件是：他们放下武器，对方不得采用暴力、监禁或断绝口粮等方式处死任何人。［3］按照这个条件，他们共有6000人投降，交出他们所有的金钱，这些金钱装满了4个盾。叙拉古人立即将他们带回城里。同时，尼基阿斯所率领的军队当天抵达爱里纽斯河边，渡过河之后，把军队驻扎在一块高地上。

83 翌日[62]，叙拉古人追上尼基阿斯，告诉他，德摩斯提尼的军队已经投降了，要他也投降。尼基阿斯对于德摩斯提尼的投降不予置信，请求订立休战协定，以便由他派一个骑兵前去查证。［2］使者返回，带来的消息是德摩斯提尼率领的军队确已投降。于是尼基阿斯派一个传令官到吉利浦斯和叙拉古人那里去转告他们，说他准备代表雅典人与他们签订协议，如果他们让他所率领的军队离开的话，雅典人愿意赔偿叙拉古人在战争中花费的所有金钱；他愿意把雅典公民作为人质，每个人质1塔连特，直到赔款付清为止。［3］叙拉古人和吉

利浦斯拒绝了他的建议，他们像进攻另一支雅典军队那样攻击他的军队，将他们团团围住，用投射器进攻他们，直到夜幕降临。［4］尼基阿斯的军队与德摩斯提尼的军队一样，食物和必需品极其匮乏；但他们仍想等到夜深人静时再继续行军。但是，当他们拿起武器的时候，叙拉古人觉察到他们在行动，便高唱凯歌。［5］雅典人发现他们的行动已被发觉，又放下了武器。只有约300人突围成功，强行上路，在夜间全力行进。

84 天一亮[63]，尼基阿斯就率军继续前进，叙拉古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像从前一样，阻挠他们前行，从四面八方向他们连续发射投射器，不断有人被敌人的标枪射杀。［2］雅典人向阿西纳鲁斯河[64]奔去，一则因为许多骑兵和其他成群的军队追逼，他们觉得一旦渡过河去，就能够更自由地歇息一下，二则敌人的追击也使他们疲惫不堪，渴望饮水。［3］他们一到河边，就冲进河中，秩序大乱，每个人都想首先渡过河，而敌人的攻击又使渡河变得非常困难，他们被迫拥挤在一起，他们跌入河中，互相践踏，有些人当场被本方的标枪刺死，其他人互相纠缠在一起，被行李物品绊倒跌入水中，就没能再站起来了。［4］同时，阿西纳鲁斯河的对岸陡峭，叙拉古人在那里驻守；他们居高临下，用武器向雅典人雨点般地投射，大多数雅典人贪婪地饮水，毫无秩序地聚集在凹形河床上。［5］伯罗奔尼撒人也跑下来屠杀他们，特别是那些在河里的人。这样，河水立即变得污秽不堪，泥浆和血污混合在一起，但他们还是照喝不误，多数人甚至相互争斗，抢着喝水。

85 最后，许多阵亡者的尸体重重叠叠地堆积在河中，在河边的部分军队被消灭，少数从这里逃走的也被骑兵杀掉。[65]这时候，尼基阿斯本人向吉利浦斯投降，他认为吉利浦斯比叙拉古人更可靠些，他对吉利浦斯和拉栖代梦人说，他们可以任意处置他，但不要杀戮他的士兵。［2］随后，吉利浦斯立即下令俘虏敌军，除了被叙拉古的士兵隐藏起来的大量俘虏外，其他雅典的士兵都被活捉而集中到一起。叙拉古人派出的一支军队追击夜间突围的那300名雅典人，他们现在与其他雅典人一起被俘获。［3］作为公共财产被集中到一起的敌军俘虏人数并不多[66]，但被私自隐藏的俘虏人数很庞大，整个西西里都充斥着这种俘虏，因为在交锋期间他们没有像德摩斯提尼的军队那样，签订投降协定。［4］除这些俘虏以外，大部分雅典士兵在当时就被杀死了，这是一场大屠杀，在这次西西里战争中，这次战役屠杀的人数是最多的。他们在撤离途中遭遇多次袭击，也有不少人被杀害。但是仍有很多人逃跑了，有些人当时逃掉的，有些人是在沦为奴隶后又逃走的。这些人把卡塔那作为庇护所。

86 现在叙拉古人和他们的同盟者集合在一起，带着战利品和尽可能多的俘虏，回到他们自己城里去了。［2］他们把俘获的雅典人和他们同盟者士兵投入采石坑中，他们认为这似乎是囚禁这些俘虏的最安全的办法。但他们杀死了尼基阿斯和德摩斯提尼，这违背了吉利浦斯的意愿。吉利浦斯认为，如果他能把敌人的将军押回拉栖代梦，这将是他辉煌的顶点。［3］凑巧的是，德摩斯提尼作为投降的两名将军之一，由于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战役和派罗斯战役，他是拉栖代梦人的最大敌人；而另一个将军尼基阿斯，由于同样的缘故，是拉栖代梦人的最好的朋友，因为他竭力劝请雅典人签订和平条约，使在岛上被俘获的拉栖代梦人得以释放。[67]［4］正因为如此，拉栖代梦人对他抱有好感；尼基阿斯之所以相信吉利浦斯，并向他投降，主要原因也是如此。但是，据说某些与尼基阿斯私通的叙拉古人，担心他在被拷问时泄露他们与其相互勾结的秘密，从而在他们胜利的时候给自己带来麻烦；其他人，尤其是科林斯人担心尼基阿斯通过贿赂得以逃跑，因为他很富有[68]，让他活着将来会给他们带来更大的灾难。于是，这些人说服他们的同盟者，把他杀死了。［5］在与我同时代的所有希腊人中，尼基阿斯这样的人是最不应当遭逢这种厄运的人，因为他一生都专注于道德修养，用它来规范自己的行为。[69]

87 那些被囚禁在采石坑中的俘虏，起初受到叙拉古人的虐待。他们挤在一个狭窄的石坑里，没有屋顶遮风避雨，白天烈日当空，空气闭塞，令人窒息，而夜晚则是如度寒秋，气候的急剧变化，使他们滋生疾病。［2］而且，由于没有空间，他们不得不在同一个地方做所有的事。因受伤或气温变化或类似原因致死者的尸体堆积在一起，因而恶臭难当；而且他们一直受饥渴之苦，在8个月中，每人每天只有半品脱的水和1品脱的谷物[70]。总之，囚禁在采石坑中的俘虏尝尽了人们能想象出来的一切痛苦。［3］他们被这样集中关押了大约70天后，除雅典人和一些参加远征的西西里的希腊人或意大利的希腊人外，其余的全部被当作奴隶卖掉了。［4］俘虏的总数很难准确说出来，但一定不会少于7000人。

［5］这是这场战争中希腊人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照我看来，也是希腊历史上最大的军事行动—对于胜利者来说，是最大的光荣，对于失败者来说，是最大的灾难。［6］雅典人被彻底打败，全军覆灭，他们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他们被毁灭了，正像谚语所说，一切都灰飞烟灭了，他们的舰队，他们的陆军，全部都被毁灭了，庞大的远征军中只有极少数人重返故乡。[71]这就是在西西里发生的事件。

---

[1] 参阅修昔底德，VII. 46。

[2] 这次月食发生在公元前413年8月27日。

[3] 参阅修昔底德，V. 26。

[4] 这是沿着吕西麦雷亚到雅典人军营一带的一个码头。参阅史译本，第4册，第105页。

[5] 参阅修昔底德，VII. 51。

[6] 雅典一贯的政策是以推翻寡头制、建立民主制为手段，扩大其帝国；但这个办法对于实行民主制的叙拉古是不适用的。

[7] 参阅修昔底德，IV. 28。列姆诺斯在马拉松战役以后数年为米太雅德所占领（见希罗多德，VI. 137—140）；音不洛斯的被占领大约在同一时候。雅典人在公元前431年占领埃吉那（参阅修昔底德，II. 27）；公元前446年占领赫斯提亚（参阅修昔底德，I. 114）。

[8] 参阅修昔底德，VI. 85。

[9] 住奥塔山附近的土著居民。参阅希罗多德，VIII. 43。—史译本注

[10] 参阅修昔底德，III. 1；VI. 85。

[11] 他们是在普拉提亚被围的时候，逃往雅典去的那些人（III. 24），或者是居住在斯基奥涅的那些人（V. 32）。

[12] 参阅修昔底德，VI. 4。

[13] 参阅修昔底德，II. 7；VII. 31。

[14] 自公元前462年以后，雅典人把他们移居于诺帕克图斯（I. 103），公元前425年，他们有一部分被用于担任派罗斯的防务（IV. 41）。

[15] 参阅修昔底德，IV. 74；VI. 43。

[16] 参阅修昔底德，VI. 4。

[17] 根据修昔底德，VI. 43所记为500人。

[18] 参阅修昔底德，VII. 19。

[19] 参阅修昔底德，VI. 4。

[20] 参阅修昔底德，III. 7，94，105，107，114。

[21] 参阅修昔底德，VI. 88，103。

[22] 参阅修昔底德，VII. 33。

[23] 参阅修昔底德，VI. 57；VII. 33。

[24] 参阅修昔底德，VI. 6，65，67。

[25] 参阅修昔底德，VII. 33。

[26] 参阅修昔底德，VI. 62；VII. 1。

[27] 即新公民。参阅修昔底德，VII. 19。

[28] 叙拉古（VI. 3）、琉卡斯（I. 30）和安布拉基亚（II. 80）都是姊妹城邦，科林斯是它们的母邦。

[29] 参阅修昔底德，VII. 19。

[30] 因为自公元前418年以后，西基昂人已经被迫接受寡头政体（参阅V. 86）。

[31] 参阅修昔底德，VII. 19。

[32] 公元前413年春季的后期。

[33] 约合1500米。

[34] 即他们封锁城墙的上段，在爱皮波莱的悬崖之下，离海港最远的地方。

[35] 指那些不在雅典帝国之内，但是为着薪金而在雅典军队中服务的、和阿卡纳尼亚人一样的人。参阅修昔底德，VII. 52。

[36] 即是说，如果他们登上敌舰去作肉搏战的话。

[37] 保持平稳姿势就意味着要坐着，因为这些人是很难在甲板上站立的。

[38] 即臣民或奴隶之名。

[39] 阿提卡有10个新行政区。克里斯提尼改革时，行政区都改用传说中的英雄之名。

[40] 参阅修昔底德，VII. 59。

[41] 关于这种战术，参阅修昔底德，VII. 36。

[42] 参阅修昔底德，IV. 14。

[43] 赫拉克利斯（Heracles，意为“因受赫拉迫害而建立功绩者”），宙斯与阿尔克墨涅之子，希腊民间英雄，受到广泛崇拜，有时甚至被视为神。多利斯人认为他是多利斯族的英雄。叙拉古为科林斯人所建，其所以举行他的祭典，大概与此有关。在对赫拉克利斯的崇拜中，人们往往把他视为邪恶的战胜者，叙拉古人此时正值战胜强敌之际，所以在举行祭典时纵饮狂欢。

[44] 即虽然形势似乎已迫使他们立即离去。

[45] 参阅修昔底德，VII. 60。

[46] 史译本此处译为“第三天”。

[47] 由此可知，习惯上，雅典重装步兵或骑兵出征时，都有仆人随侍左右。

[48] 约合7400米。

[49] 退却的第二天。

[50] 约合3700米。

[51] 克译本和昭译本此处皆为“很多英里”。

[52] 退却的第三天。

[53] 退却的第四天。

[54] 参阅修昔底德，VI. 70。

[55] 退却的第五天。

[56] 史译本为“五六斯塔狄亚”；谢译本（第568页）为“4斯塔狄亚多”。

[57] 现在的喀西比利河（Cassibili）。

[58] 现在的卡瓦拉塔河（Cvallata）。

[59] 退却的第六天。

[60] 约合9200米。克译本此处为“五六英里”。

[61] 参阅修昔底德，VII. 57。

[62] 退却的第七天。

[63] 退却的第八天。

[64] 现在的法尔康那拉河（Falconava），又叫阜姆–狄–诺托河。

[65] 修昔底德斯没有提及雅典阵亡者具体数目，据狄奥多拉斯（XIII. 19）记载，死在河中者1.8万人，被俘者7000人；但是很明显，他把德摩斯提尼的军队也包括在内了。

[66] 没有超过1000人。因为俘虏总数是7000人（修昔底德，VII. 87），其中6000人是德摩斯提尼的军队（修昔底德，VII. 82）。但是实际上，在最后投降的前八天，雅典军队的总数是4万人，由此可见雅典人损失之惨重。参阅史译本，第4册，第174—175页。

[67] 参阅修昔底德，V. 16。

[68] 雅典演说家吕西亚斯（XIX. 47）提到，他拥有财产多达100塔连特，财产主要是银矿，在劳里昂银矿中，使用着1000名奴隶（色诺芬：《论收入》，IV.

14）。

[69] 后世对尼基阿斯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亚里士多德在其《雅典政制》（XXVIII. 5）中，认为尼氏是雅典历史上公认的三位最优秀的公民之一。

[70] 这样的口粮数额只有奴隶口粮的一半。把这份口粮和在斯法克特里亚岛被俘虏的斯巴达人的口粮比较一下，更可以看出它是多么少了。在斯法克特里亚俘虏的斯巴达人的口粮是："每人大麦饭2夸脱，酒1品脱"（修昔底德，IV. 16）。

[71] 根据普鲁塔克（《传记集·尼基阿斯传》，XXIX. 1—3）记载，许多人得到了自由，其余那些已经跑掉的雅典人，依靠朗诵欧里庇得斯的诗句以维持生活，因为欧里庇得斯在西西里人中间，比任何其他外国诗人都要流行些。这些生还者归途中表示对欧里庇得斯的感激，无疑，这是诗人所从来没有听到过的最甜蜜的颂扬。

第八卷

中译者按

关于第八卷的作者是不是修昔底德本人，古代和近现代的学者们均提出不同的看法。曾撰文论述修昔底德的生平和文体的公元5世纪的马赛林努斯（Marcellinus）提到：有人说，第八卷的作者不是修昔底德本人，而是他的女儿。但是这不像女作家的文笔；如果他的女儿能够写出这种作品的话，她应当不会隐藏自己的名字，并且她也不可能只写这一卷书，还应当写过其他著作。但她没有其他作品留传下来。有人说，这是色诺芬的作品，但是色诺芬文笔朴实平淡，而修昔底德的文笔生动豪放。两者迥然有别。另外，色诺芬的《希腊史》所述史事是紧接修昔底德著作写的；如果第八卷是色诺芬写的，他为什么不把它并入他自己的《希腊史》呢？还有人说，第八卷是稍后的泰奥庞浦斯（Theopompus）所作，马赛林努斯对此予以坚决否认。

古代和近现代学者一般认为第八卷就是修昔底德本人的著作。修昔底德在著作中申明要写一部完整的战争史，而且他也确实活到了战后。从第八卷的文笔看，与以前诸卷基本一致，但有一个最显著的区别：即以前诸卷（除第五卷外）中，都直接援引大量的演说词，而本卷独缺。据说和修昔底德同时代的克拉提浦斯（Cratippus）认为这是作者有意省略的，因为这些演说词打断了历史事件的叙述，使读者感到厌倦（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 *De Thucydidis idiomatibus*［狄奥尼修斯：《修昔底德论》］，第847页）。这种说法也是没有根据的。事实上，第八卷是作者未完成的稿件。其依据是：整卷的文字尚未润色，许多史事的叙述采取提纲挈领的形式，准备以后加以扩充，几处重要地方的言辞只作间接陈述而未作直接的演说词的形式；不但整个战争的叙述没有完毕，就是在本卷末叙述战争第二十一年的史事也没有完结，而最后一句话也是不完整的。如果修昔底德不是突然逝世的话，第八卷（也许还有第九卷）可能得到最后的修订，以更完整的形式流传后世（参阅史译本，第4册，第185—189页，第八卷序言）。

第二十四章 战争的第十九年和第二十年。伊奥尼亚的暴动。波斯的干涉。伊奥尼亚战争。

1 雅典军队在西西里惨败的消息传回了雅典，[1]但即使是亲自参加了战争并从战场上逃回的最有身份的士兵，明确无误地报告了战争的结果，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雅典人对雅典军队全军覆灭一事依然不肯相信。可是，当他们不得不承认战争的结果时，他们转而迁怒于参与鼓动远征的演说家，也对预言家和占卜者以及征兆散播者恼恨不已，就好像是这些人鼓动他们前去，使他们相信可以征服西西里，而他们自己仿佛未曾投票赞成远征似的。［２］他们在各个方面和各个战场上已经感到窘迫了，而西西里战败，则使他们感到从未有过的极度恐惧和惊慌。他们失去如此众多的重装步兵、骑兵和身强力壮的军人，他们看到国内已经无兵可征，无论是作为一个城邦，还是每一位公民个人，都不能不为此忧心如焚；而且他们知道，船坞中的舰船、国库中的金钱和配备舰船的桡手，都显得捉襟见肘了。他们开始对自己的安全生存感到绝望了。他们认为，西西里的敌人在这次胜利的激励下，会立即率领舰队来进攻比雷埃夫斯港；而在希腊本土的敌人在反叛盟邦的援助下会倾其全力加倍地努力备战，将在海上和陆地上向他们发起猛攻。［３］尽管如此，他们仍决心从现有的条件出发，抵抗到底；他们设法取得木材和金钱，尽最大努力装备一支舰队；他们采取措施维持与盟邦的关系，首先是与优波亚的关系；同时，他们改革城邦管理政策，使其建立在更节约的基础之上；设立一个由年长者组成的委员会，在形势需要时对城邦事务提出处置建议。［４］总之，一切按照民主制的程序办事，在惊恐不安的时候，他们尽可能谨慎地做好各种准备。这些决议立即付诸实施。现在夏季结束了。[2]

2 雅典人在西西里遭遇的巨大灾难，使整个希腊在接下来的冬季里都骚动起来。现在，那些中立的城邦认为，即使没有受到邀请，他们也不应该再置身于战争之外，而应当自愿加入到反对雅典人的行列。因为每个城邦都意识到，假如雅典人在西西里战争中赢得胜利，雅典人很可能来进攻他们；而且，他们认为，现在这场战争将很快结束，他们会因参加战争而获得荣誉。同时，拉栖代梦人的盟邦都比以前更加急切地盼望迅速免除他们的沉重劳役。［２］尤其是雅典的臣民，他们甚至自不量力，准备反叛，他们不能冷静地判断形势，甚至不相信雅典人能坚持到来年夏季。［３］除此之外，拉栖代梦人还可以期望在春季有一支强大的西西里盟邦军队加盟，这都使其受到鼓

舞，最近发生的事件迫使其组建海军。［4］这些都是拉栖代梦人在各个方面充满信心的理由。现在，他们决定毫无保留地倾其全力进行战争，认为一旦战争如愿以偿地胜利结束，他们将最终免除危险，免除由于雅典人征服西西里而给予他们的那种威胁；一旦打垮雅典人的势力，他们在全希腊的霸主地位就稳固了。

3 因此，在这个冬季里，拉栖代梦国王阿基斯率领一支军队立即从狄凯里亚出发，向盟邦征收款项，以建造舰队。阿基斯转向马利亚湾，为报旧仇[3]，向奥塔人强征一笔金钱，并运走其大部分牲口；他又不顾色萨利人的抗议和反抗，向弗提奥提斯的阿凯亚人和色萨利人在那个地区的其他臣民，强行征收金钱和扣押人质。他把人质幽禁在科林斯，企图迫使这些人质的同胞加入拉栖代梦同盟。［2］拉栖代梦人现在向各邦提出建造总数为100艘舰船的要求，确定他们自己和波奥提亚人各建造25艘，佛基斯人和罗克里斯人共同建造15艘，科林斯人建造15艘；阿卡狄亚人、培林尼人和西基昂人共同建造10艘，麦加拉人、特洛伊曾人、爱皮道鲁斯人和赫尔米奥涅人也一起建造10艘。同时，他们为春季开始进行战争做好其他各项准备。

4 同时，雅典人并没有坐以待毙。在这个冬季里，他们按照他们作出的决定，搜集木材、建造舰船、修筑苏尼昂要塞，使他们的谷物运输船能够安全地绕过苏尼昂海角航行；他们从拉哥尼亚的要塞[4]撤离，该要塞是他们前往西西里途中所建；为了节省开支，他们也裁减其他各种不必要的支出；他们特别严密地监视同盟者，以防他们暴动。

5 当双方如此努力工作，像当初一样专心致志地准备战争的时候，优波亚人在这个冬季首先派遣使者到阿基斯国王那里磋商其叛离雅典事宜。阿基斯接受了他们的建议，从拉栖代梦派遣斯塞涅莱达斯之子阿尔卡门尼斯和麦兰苏斯到优波亚担任指挥官。他们二人随即带领约300名涅奥达摩德斯人[5]赶来，阿基斯便开始安排他们渡过海峡。[6]［2］但在这个时候，一些列斯堡人赶到了，他们也想叛离雅典人，并已得到波奥提亚人的支持。阿基斯被说服了，暂时推迟在优波亚的行动，对列斯堡人的起义作了如下安排。他把原来准备航行到优波亚的阿尔卡门尼斯派遣到列斯堡负责当地事务，阿基斯允诺给他们10艘舰船，波奥拉亚人也提供10艘。［3］所有这些安排都不是拉栖代梦政府当局的指示，因为阿基斯在狄凯里亚率军，他有权决定派遣军队到任何地方，有权募集兵员，有权征收钱款。可以说，在这期间，同盟者对他言听计从，更甚于对国内斯巴达人的服从。因为他率军所到之处，即令当地人敬而生畏。［4］当阿基斯正在与列斯堡人商议的时候，那些也准备起义的开俄斯人[7]和爱里特莱人，不是向他

本人而是向拉栖代梦政府提出请求。同他们一起抵达拉栖代梦的还有一名提萨佛涅斯的使者，提萨佛涅斯是阿塔薛西斯之子、波斯国王大流士[8]在亚细亚沿海地区的总督，［5］他也试图争取伯罗奔尼撒人的支持，允诺向他们的军队提供给养。大流士国王最近要求他缴纳其管辖地区内的贡赋，他拖欠贡赋的原因，就在于雅典人使他无法从希腊人的城市征收贡赋。因此他认为，一旦削弱了雅典人的势力，他便会更容易地征收贡赋。同时，他也有意促使拉栖代梦人成为波斯国王的同盟者。这样，他就可以按照大流士国王的命令，活捉或杀死皮苏特涅斯[9]的私生子阿摩基斯，阿摩基斯正在卡里亚的沿海地区掀起叛乱。这样，开俄斯人和提萨佛涅斯为了共同的目标而协同努力。

6 大约同时，麦加拉人劳丰之子卡里盖图斯和基济库斯人阿特纳哥拉斯之子提玛哥拉斯，他们都被本国驱逐，居住在法拉基斯之子法那巴佐斯[10]官邸，现在受法那巴佐斯之命出使拉栖代梦，请求拉栖代梦人派遣一支舰队前往赫勒斯滂；通过这种方式，如果可能的话，他自己也可以实现提萨佛涅斯的目标，即促使提萨佛涅斯辖区内的城市背叛雅典人，这样他可以征收贡赋；并通过他的努力而实现大流士国王与拉栖代梦人结盟。

［2］法那巴佐斯和提萨佛涅斯的使者各自都想与拉栖代梦人订立盟约。现在，是首先派遣一支舰队和陆军到伊奥尼亚和开俄斯去，还是到赫勒斯滂去呢？此事在拉栖代梦引发了激烈争论。［3］但是，拉栖代梦人对开俄斯人和提萨佛涅斯颇有好感，阿尔基比阿德斯也支持他们，那年的监察官恩狄乌斯还是阿尔基比阿德斯的一个有亲属关系的朋友。事实正是如此：阿尔基比阿德斯的家族取用的是拉哥尼亚人的名字，而阿尔基比阿德斯成了恩狄乌斯的姓。[11]［4］虽然如此，拉栖代梦人还是首先派遣一个皮里奥西人弗利尼斯到开俄斯，查看他们所说的舰船数量是否属实，他们的城邦的实力是否像他们所说的那么强大。弗利尼斯返回后向拉栖代梦人报告说，他们所说的情况属实。于是，拉栖代梦人立即与开俄斯人和爱里特莱人结成同盟，并投票赞成派遣40艘舰船前去援助他们。根据开俄斯人所说的，拉栖代梦人认为在那里已有至少60艘舰船。［5］拉栖代梦人原打算首先派出他们自己的40艘舰船中的10艘，由海军将领麦兰克利达斯指挥。但随后发生地震，他们指派卡尔基丢斯替代麦兰克利达斯，仅在拉哥尼亚装备了5艘舰船而不是10艘。这个冬季结束了，修昔底德撰写的这场战争的第十九年也结束了。

7 夏季开始之际[12]，开俄斯人急切地敦促拉栖代梦人派遣一支舰队。因为他们的所有使者都是秘密派出的，他们害怕雅典人会知道正在策划中的反叛活动，而拉栖代梦人方面则立即派遣3名斯巴达人

到科林斯，设法尽快将舰船从地峡的另一侧海域拖到地峡的靠雅典一侧的海域，并命令所有舰船驶往开俄斯，就是阿基斯国王正在为列斯堡人装备的那些舰船也不例外。在这里，从各盟邦驶来的舰船共有39艘。

8 因此，代表法那巴佐斯的卡里盖图斯和提玛哥拉斯没有参与远征开俄斯，也没有提供金钱—他们已经带来25塔连特，并准备将其付给拉栖代梦派出的远征军，但他们仍准备随后也派遣一支军队驶往那里。［2］另一方面，阿基斯国王发现拉栖代梦人决定首先前往开俄斯，这样他们就和他自己的想法保持一致了。聚集在科林斯的诸盟邦代表们举行会议，会议决定，首先由卡尔基丢斯指挥舰船前往开俄斯，他当时正在拉哥尼亚装备那5艘舰船；随后在阿尔卡门尼斯的率领下前往列斯堡，他同样是阿基斯国王指定的指挥官；最后，在兰斐亚斯之子克里阿库斯的指挥下前往赫勒斯滂。［3］他们先是只把半数的舰船拖过地峡，让这些舰船立即出航，以便使雅典人只注意到首先出发的舰队，而忽视随后拖过地峡的舰船。［4］他们毫不在意这次航行的保密性，因为他们藐视雅典人，认为雅典人软弱无力，并且目前在海上还没有任何重要的舰队。根据这个决议，他们立即把21艘舰船拖过地峡。

9 现在，他们急于启程，但科林斯人不愿与他们同行，而要等到那时正要举行的地峡竞技会[13]结束以后。对此，阿基斯国王准备由他自己率军远征，以免除科林斯人对破坏地峡节日休战的顾虑。［2］科林斯人不赞同这个计划，远征行动就这样被推迟了。在这期间，雅典人觉察到开俄斯人正在密谋叛变，于是派遣他们的一个将军阿里斯托克拉提斯前去，列举事实责备开俄斯人。针对开俄斯人的矢口否认，他命令开俄斯人派遣他们的一支舰队与雅典舰船驻扎在一起，以示其对同盟的诚意。于是，开俄斯人派出7艘舰船。［3］开俄斯人向雅典人派遣舰船的原因是，开俄斯民众并不知道开俄斯与拉栖代梦的协议，知道这个秘密协议的寡头派人士在获得强大的力量作他们的后盾之前，不愿意向民众公开这个秘密。由于拉栖代梦人的延误，他们不再指望伯罗奔尼撒人前来援助了。

10 与此同时，地峡竞技会开幕了。雅典人也接受邀请前来参加竞技会。[14]现在雅典人更明确地觉察到开俄斯人的叛变密谋了，他们一返回雅典就采取措施，阻止开俄斯舰队在不向他们通报的情况下从肯克里埃起航。［2］地峡竞技会过后，阿尔卡门尼斯率领伯罗奔尼撒人的21艘舰船向开俄斯驶去。雅典人首先驶出同样数量的舰船阻扰他们，随即想引诱他们进入公海。可是，伯罗奔尼撒人的舰队追逐他们不远就返航了。雅典人也折回去了，因为在他们的舰队中，开俄

斯的那7艘舰船是不可靠的。［3］后来，他们配备了其他的舰船，共计37艘；追逐沿海岸航行的伯罗奔尼撒人的舰船，使他们进入斯皮赖昂。这是靠近爱皮道鲁斯边境一个科林斯的荒凉的港口。伯罗奔尼撒人在海上损失一艘舰船，他们把其他舰船集中起来，停泊在斯皮赖昂港。［4］这时，雅典人不但以舰队从海上进攻伯罗奔尼撒人的舰队，还登上海岸，由此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和混乱。结果，雅典人使敌人的多数舰船丧失战斗力，并杀死他们的指挥官阿尔卡门尼斯。他们自己也有少量人员伤亡。

11 这次战役后，雅典人撤离，他们已有足够数量的舰船封锁敌人舰船了。他们把其余舰船停泊在附近的小岛旁边，在岛上修筑营地，并派人回雅典请求增援。［2］这次交战后的第二天，科林斯人就向伯罗奔尼撒的舰队提供援助；不久，附近的其他居民也赶来增援。伯罗奔尼撒人发现驻守在一个荒凉之地很困难，起初他们感到窘困，想烧掉他们的舰船，但最终决定把舰船拖上岸，在这里驻扎下来，以陆军防守，直等到出现合适的机会逃离。阿基斯也获悉他们战败，给他们派来一名斯巴达军官德蒙。［3］拉栖代梦人首先获悉舰队已从地峡起航的消息，因为监察官命令阿尔卡门尼斯在他率领舰队出发时要向他们派遣一名骑兵通报情况。拉栖代梦人立即派出他们自己的5艘舰船，由卡尔基丢斯指挥，阿尔基比阿德斯随他一起出发。但是，当他们全力以赴实施这个决定时，传来了舰队已逃入斯皮赖昂的消息，他们对其在伊奥尼亚战争中首次行动就遭到失败而灰心丧气，因此，他们不想再从国内派出舰船，甚至想召回那些已经派出的舰船。

12 阿尔基比阿德斯得知这种情况后，再次说服恩狄乌斯和其他监察官，坚持派遣远征军。他说，在开俄斯人听到舰队战败消息之前，他们的远征舰队就能抵达开俄斯；他一踏上伊奥尼亚人的领土，就将使他们确信雅典人的萎靡不振和拉栖代梦人的高昂斗志，轻而易举地说服这些城邦叛离雅典人，因为他们乐意相信他提供的证据。［2］他私下向恩狄乌斯说，策划伊奥尼亚人背叛雅典人，并促成大流士国王与拉栖代梦结盟，对他而言是无上光荣的，不要把这个荣誉留给阿基斯（人们一定记得，阿基斯是阿尔基比阿德斯的仇敌[15]）。［3］恩狄乌斯及其他监察官就这样被他说服了，阿尔基比阿德斯带领5艘舰船和拉栖代梦人卡尔基丢斯一起出发，全速航行。

13 大约这个时候，跟随吉利浦斯在整个西西里战争中效力的16艘伯罗奔尼撒人的舰船，在从西西里返回途中经过琉卡底亚附近时，被麦尼浦斯之子希波克利斯指挥的27艘雅典舰船追上，遭到猛烈攻击。希波克利斯当时正在监视来自西西里的舰船。伯罗奔尼撒人损失

一艘舰船，其余舰船逃脱雅典人的追击，向科林斯驶去。

14 与此同时，卡尔基丢斯和阿尔基比阿德斯为防范远征行动泄密，他们把沿途遇到的人都抓起来与他们一同前行，在他们抵达亚细亚大陆第一个停泊地科里库斯[16]时才释放这些被抓的人。在科里库斯，一些开俄斯的同谋者前来造访，强烈要求他们不要事先宣布他们的到来，而是径直前往开俄斯城。于是，他们突然兵临开俄斯。［2］开俄斯的民众感到惊慌失措，而寡头派人士已安排停当，这时召开议事会。卡尔基丢斯和阿尔基比阿德斯发表演讲，声称还有更多舰船正在途中，但只字未提他们的舰队在斯皮赖昂被封锁之事。他俩演讲过后，开俄斯人正式叛离雅典人，爱里特莱人立即仿效他们也叛离雅典人[17]。［3］之后，他们派遣3艘舰船航行到克拉左门奈，并策划该城邦也叛离雅典人。克拉左门奈人立即渡海到大陆，开始在波利契纳设防，以便必要时从他们居住的岛上撤退到那里。[18]那时，所有叛离雅典的城邦都忙于修筑防御工事，准备战争。

15 开俄斯人叛变的消息，很快传到雅典。雅典人认为，现在巨大而明显的危险笼罩着他们，同盟者中最大的城邦脱离同盟后，其他盟邦是不会保持平静的。在惊恐之余，他们立即废除了一项惩罚律条，即任何一位提议动用1000塔连特储备款，[19]或者任何将此建议付诸表决的官员，都要科以重罚。在整个战争中，他们都注意避免触犯该律条，现在他们投票赞成动用这笔储备款，以为大量的舰船配备船员。他们立即派遣狄奥提姆斯之子斯特罗姆比基德斯率领8艘舰船出发，这些舰船本来是封锁斯皮赖昂的伯罗奔尼撒舰队的雅典舰队的一部分，他们撤离封锁线，前去追逐卡尔基丢斯所率领的舰队，因为没有追上而返回。不久，特拉西克列斯也率领撤离封锁线的另外12艘舰船前去增援。［2］他们还召回了在斯皮赖昂的封锁舰队中的7艘开俄斯舰船，恢复舰船上奴隶的自由，[20]囚禁船上的自由民。他们迅速配齐10艘新船的船员，派遣它们去代替那些已撤离的舰船，继续封锁伯罗奔尼撒人。他们还决定另外再配备30艘舰船的船员。雅典人振奋精神，不遗余力地派兵增援，以解除开俄斯人给他们造成的危险。

16 与此同时，斯特罗姆比基德斯率领8艘舰船抵达萨摩斯，又带上一艘萨摩斯舰船航行到泰奥斯，要求当地居民保持平静。卡尔基丢斯也率领23艘舰船从开俄斯航行到泰奥斯，克拉左门奈人和爱里特莱人的陆军沿海岸挺进，以为声援。［2］斯特罗姆比基德斯及时获悉这个情报，在卡尔基丢斯赶来之前就撤离了泰奥斯；他在海上看到很多开俄斯的舰船，便逃向萨摩斯，并遭到敌舰的追击。［3］起初，泰奥斯人不接待他们的陆军，但雅典人逃走后，便允许他们进城。他们在这里等待与追逐雅典舰队的卡尔基丢斯会师，一段时间后见他仍

未返航，他们便自作主张，开始拆毁雅典人修建在泰奥斯城靠陆地一侧的城墙，提萨佛涅斯的副将斯塔吉斯率领一些土著居民前来协助拆除城墙。

17 卡尔基丢斯和阿尔基比阿德斯把斯特罗姆比基德斯追逐到萨摩斯以后，便武装伯罗奔尼撒舰船上的桡手，把他们留在开俄斯，又从开俄斯招募船员代替原来的桡手，还为另外20艘舰船配备了船员。之后，他们起航前去策动米利都人叛离雅典。［2］阿尔基比阿德斯和米利都的领导人有友好关系，希望在伯罗奔尼撒的舰队赶到米利都之前，使米利都先投向他们一边。这样，在开俄斯和卡尔基丢斯的军队帮助下，阿尔基比阿德斯促成尽可能多的城邦都叛离雅典人，像他所许诺[21]的那样，不仅使开俄斯人、他自己和卡尔基丢斯获得荣誉，也为派遣他们远征的恩狄乌斯争光。［3］直到他们即将抵达米利都时才被发现，他们只比斯特罗姆比基德斯和特拉西克列斯早一点抵达米利都（特拉西克列斯刚从雅典率领12艘舰船前来与斯特罗姆比基德斯一起追逐敌舰），策动米利都人背叛雅典。雅典人率领19艘舰船紧紧地追逐敌舰；发现米利都人拒绝他们进城，便驻扎在邻近的拉德岛[22]上。米利都人叛离雅典后，提萨佛涅斯和卡尔基丢斯立即签订了大流士国王与拉栖代梦人之间的第一个同盟条约。条约内容如下：

18 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与大流士国王及提萨佛涅斯订立盟约，条款如下：

1.波斯国王所拥有的一切领土和属邦，大流士国王祖先所曾拥有的一切领土和属邦，都应当归属波斯国王所有；雅典人曾从这些属邦获得金钱或其他物品，国王和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应当通力合作，阻止雅典人，使他们不能获得金钱和其他任何物品。

［2］2.与雅典人的战争应当由波斯国王和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联合进行，除非得到双方一致同意，否则与雅典人签订和平条约将是非法的。双方即波斯国王为一方，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为另一方。

［3］3.任何背叛波斯国王的人，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应当视其为敌人；任何背叛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的人，波斯国王同样视其为敌人。

19 这就是双方订立的同盟条约。同盟条约签订后，开俄斯人马上为另外10艘舰船配备桡手，驶往阿纳伊亚[23]，以便获得米利都城里的消息，同时也想策动那里的一些城市叛离雅典人。［2］但卡尔

基丢斯派出的一名使者到了他们那里，要求他们返回，告诉他们说，阿摩基斯率领一支军队即将从陆路赶到。于是开俄斯人航行到宙斯神庙，在那里看到在特拉西克列斯动身后从雅典起航的狄奥麦敦率领的另外10艘舰船[24]正向他们驶来，他们的一艘舰船逃往以弗所，其余的逃往泰奥斯。［3］雅典人俘获了他们的4艘空船，船上桡手及时逃到岸上去了，其余的人逃匿到泰奥斯城内。随后，雅典人出发前往萨摩斯，［4］而开俄斯人率领其剩下来的舰船，在陆军配合下，促使列别多斯叛离雅典人，随后又促成爱莱[25]叛变。之后，他们的舰队和陆军都返回国内。

20 大约同时，前面提及的[26]被同等数量的雅典舰船追逐到海岸并被封锁在斯皮赖昂的20艘伯罗奔尼撒舰船突然实施突围，打败封锁他们的雅典舰队，俘获4艘雅典舰船，驶回肯克里埃，准备由那里航往开俄斯和伊奥尼亚。他们在这里与阿斯泰奥库斯会合，此人是拉栖代梦派来的海军大将，现在被授予海军最高指挥权。［2］陆军现在从泰奥斯撤退后，提萨佛涅斯亲自率领军队进驻那里，彻底摧毁了泰奥斯剩下的城墙，随后离去。他走后不久，狄奥麦敦率领10艘雅典舰船到达那里，与泰奥斯人签订一个协定，泰奥斯人允许他进城，像他们允许敌人进城一样。后来，他沿海岸航行到爱莱，试图夺取爱莱，没有成功，又航行回去了。

21 大约这个时候，萨摩斯平民暴动，他们和一些雅典人联合起来反抗贵族阶级，雅典人在那里有3艘舰船。萨摩斯平民一共处死约200名贵族，又流放了另外400人，瓜分了他们的土地和房屋；之后，雅典人允许他们自治，他们的忠诚已被确信，此后由萨摩斯平民掌管城邦事务，土地所有者被排斥在城邦事务之外，禁止任何平民与他们通婚。

22 在同一个夏季中，[27]萨摩斯平民暴动之后，开俄斯人一如既往地积极从事策动叛离雅典人的活动，认为即使没有伯罗奔尼撒人的帮助，他们仍有足够的力量促使一些城邦叛离雅典人；同时，他们也希望有尽可能多的城邦与其同舟共济，共担危险。他们派遣自己的13艘舰船航往列斯堡，[28]拉栖代梦人给他们的指示是驶往列斯堡岛，再从那里航往到赫勒斯滂。同时，在那里与开俄斯人联合在一起的伯罗奔尼撒人及其同盟者的陆军，在斯巴达人攸阿拉斯指挥下，沿海岸向克拉左门奈和库麦进军；而他们的舰队由一名皮里奥西人狄尼阿德斯指挥，［2］首先航行到麦塞姆那，促成其背叛雅典人。他们在那里留下4艘舰船，又带领其余舰船促使米提列涅人背叛雅典。

23 与此同时，拉栖代梦海军大将阿斯泰奥库斯率领4艘舰船从肯克里埃出发，按计划抵达开俄斯。他到达开俄斯后的第三天，有25艘

雅典舰船在狄奥麦敦和列昂的指挥下航行到列斯堡，列昂是后来率领10艘舰船从雅典赶来增援的。［2］在当天傍晚，阿斯泰奥库斯出海，率领1艘开俄斯舰船前往列斯堡，想尽力帮助列斯堡人。他航行到皮拉，第二天又从那里航行到爱里苏斯；他在爱里苏斯获悉雅典人几乎兵不血刃地夺取了米提列涅。［3］雅典人不期而至、出人意料地长驱直入，在港内打败开俄斯人的舰队，登陆后击败抵抗他们的陆军，占领了米提列涅。［4］阿斯泰奥库斯从爱里苏斯人和败逃的开俄斯舰船那里获悉米提列涅失守，而开俄斯的舰队由攸布鲁斯率领，停留在麦塞姆那。[29]他们在米提列涅失陷后逃走，其中1艘舰船被雅典人俘虏，其余3艘现在遇到阿斯泰奥库斯。阿斯泰奥库斯不再去米提列涅了，而是留下来煽动和武装爱里苏斯人；他从自己的舰船上派遣重装步兵，由爱特奥尼库斯率领由陆路进军安提萨和麦塞姆那，他本人则率领自己的舰船和那3艘开俄斯舰船沿海岸航行到那里去，希望麦塞姆那人因见到他们而深受鼓舞，义无反顾地叛离雅典人。［5］可是，因为在列斯堡事事都对他不利，他便让他的陆军登上舰船，返回开俄斯；舰船上的陆军原来准备派往赫勒斯滂，现在也被遣回他们各自的城邦。随后，在肯克里埃的伯罗奔尼撒同盟者的6艘舰船与在开俄斯的军队联合起来。［6］雅典人恢复了列斯堡的原状后，从那里驶出，夺取克拉左门奈人在大陆上修筑的要塞波利契纳，[30]把居民迁回他们在岛上的城镇，只有那些叛乱发动者除外——这些人已撤退到达弗努斯去了。这样，克拉左门奈再次回归雅典同盟。

24 在同一个夏季中，雅典人驻扎在拉德的20艘舰船封锁米利都。他们在米利都境内的潘诺姆斯发动突袭，杀掉率领少量军队前来抵抗的拉栖代梦的指挥官卡尔基丢斯。两天后[31]，雅典人又渡海前去，竖立一座胜利纪念碑。但是，米利都人把胜利纪念碑推翻了，因为他们认为雅典人立碑时尚未控制这个地区。［2］同时，列昂和狄奥麦敦率领从列斯堡出发的雅典舰队，以开俄斯附近的奥努塞群岛、他们在爱里特莱的西都萨和普特里昂要塞以及列斯堡为基地，从舰船上发动对开俄斯人的战争。舰船上载着按兵员名册强行征募而来作为水兵服役的重装步兵。[32]［3］他们在卡达米利和波里苏斯登陆，大败前来抵抗的开俄斯人，杀伤甚众，并且大肆蹂躏邻近乡村。在法奈进行的另一场战役中，他们又获得胜利，在琉康尼昂第三次交锋中，再次击败开俄斯人。此后，开俄斯人不肯出来接战，而雅典人则劫掠这片自波斯战争以来就未遭劫难的美丽富饶的乡村。［4］事实上，开俄斯人是我所知道的除拉栖代梦人以外的唯一一个知道怎样在繁荣昌盛时期明智处理国事、知道城邦国势愈盛愈要注意安全的民族。［5］这次背叛雅典，他们似乎失之轻率，但并非冒险，因为他们知道有众多勇敢的同盟者与他们共担危险，直到他们发觉雅典人在西西里惨败后，连雅典人自己都不再否认他们完全处于绝望状态时，才背

叛雅典人。如果说人事无常，难以捉摸，因而他们犯了错误的话，那么其他许多人像他们一样，都做出了错误的判断，都相信雅典人的势力会被迅速打垮。［6］但如今他们在海上被封锁，在陆上被劫掠，一些开俄斯人力图把城邦再拉回到雅典人一边。开俄斯当政者获悉此事，但并未采取行动，只是从爱里特莱招请拉栖代梦海军将领阿斯泰奥库斯率领4艘舰船前来；他们考虑用最温和的方式，通过扣押人质或其他方式来制止这个密谋。那时，开俄斯人的情况就是如此。

25 在这个夏季即将结束之际，一支由1000名雅典重装步兵、1500名阿尔哥斯人（雅典人给其中500名轻装步兵配以重装军备）和1000名来自盟邦的重装步兵组成的军队，乘48艘舰船从雅典出发，其中一些是运输船，由弗利尼库斯、奥诺麦克利斯和斯基罗尼德斯负责指挥。他们先航往萨摩斯，再渡海到米利都安营扎寨。［2］在米利都方面，米利都人的800名重装步兵、过去由卡尔基丢斯带来的伯罗奔尼撒人、由提萨佛涅斯给付薪饷的一些雇佣军以及提萨佛涅斯本人和他的骑兵队，前来与雅典人及其同盟者交战。［3］当时，作为联军一翼的阿尔哥斯人率先冲上前去攻击伊奥尼亚人，他们队形散乱，没有把伊奥尼亚人放在眼里，认为伊奥尼亚人是决对不会抵抗的，结果他们反被米利都人打败，损失近300人；［4］而另一翼的雅典人首先击败伯罗奔尼撒人，并击退他们面前的土著和种族混杂的敌军，但没有与米利都人交战。米利都人打败阿尔哥斯人后，发现本方的其他军队惨遭败绩，便退回城里去了。雅典人既已获胜，便在米利都城下放下武器，暂时歇息。［5］非常凑巧的是，在这次战役中，双方的伊奥尼亚人都战胜了多利斯人，雅典人打败了抵抗他们的伯罗奔尼撒人，米利都人则战胜了阿尔哥斯人。雅典人在竖立一座胜利纪念碑之后，准备修筑一道封锁城墙，包围地处地峡的这个地方；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能恢复与米利都人的同盟关系，他们就将很容易地使其余地方也转向他们一边。

26 同时，大约在黄昏时刻，他们得到一个消息，说来自伯罗奔尼撒和西西里的55艘舰船即将到达。在这些西西里的希腊人中，主要是叙拉古人赫摩克拉特斯力劝他们采取联合行动，给雅典现存的势力以毁灭性打击。西西里的希腊人装备了22艘舰船，其中叙拉古人提供20艘舰船，塞林努斯人提供2艘。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伯罗奔尼撒人的舰船已经准备停当。这两支舰队都交由拉栖代梦人泰里蒙涅斯指挥，由他率领舰队前往海军大将阿斯泰奥库斯所在地。他们首先停泊在米利都附近的列罗斯岛[33]，［2］后来他们得知雅典人就在米利都城下，便从那里驶往爱阿苏斯湾，以便了解米利都的形势。［3］同时，阿尔基比阿德斯骑马赶到米利都境内的推丘萨，这是位于当晚他们停泊过夜的海湾的旁边的一个城镇。阿尔基比阿德斯告诉他们，他

站在米利都人和提萨佛涅斯一边亲自参加了那场战役，他对他们的忠告是，如果他们不想失去伊奥尼亚，不希望他们的事业功亏一篑，就应当迅速前去解救米利都，阻止雅典人对它的包围。

27 因此，他们决定次日黎明就去援救米利都。同时，雅典指挥官弗利尼库斯从列罗斯获悉关于敌人舰队的准确情报，尽管他的同僚们主张停留原地与敌人一决雌雄，但他自己坚决不肯这样做，而且他还竭力阻止他们或其他任何人这样做。［2］他说，今后无论在何处进行战斗，在了解到敌人做好了充分准备，并准确获悉敌舰数量和敌军人数后，他是决对不会因拒绝与这种敌人交战使名誉受辱，而迫使自己去进行一场不明智的冒险的。［3］雅典舰队在应当撤退的时候就撤退，这并不是什么耻辱；如果像他们主张的那样与敌军交战而被击败，不仅会使雅典城邦受辱，还会使雅典人面临最严重的危险，这才是更大的耻辱。雅典人遭遇最近的惨败之后，纵或在力量强大时主动采取攻势，也几乎是没有道理的，除非形势迫使他们必须如此。何况当时的形势并没有迫使他们主动地去冒险。［4］他要他们尽快把伤员、军队和他们带来的物资装上舰船，扔掉他们在敌国所劫得的一切东西，以便使舰队轻装航行到萨摩斯，他们的舰船都集中在那里，等待时机，发起进攻。［5］他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他的这种智慧在后来比在当时更为人们所认识。不仅在这一次行动中，而且在他所从事的各项工作中，弗利尼库斯都显示出他是一个聪明睿智的人。［6］这样，当天晚上，雅典人在没有取得全胜的情况下，就从米利都撤离了。阿尔哥斯人因失败而愤怒，从萨摩斯匆匆起航回国了。

28 天刚蒙蒙亮，伯罗奔尼撒人就从推丘萨起锚，驶入雅典人撤退后的米利都。他们在那里停留了一天；次日带着此前由卡尔基丢斯率领并被追逐到港口中的开俄斯舰船，[34]决定返航去装运他们放在推丘萨岸边的辎重。［2］他们抵达推丘萨时，提萨佛涅斯率领其陆军赶来，并劝说他们前往他的仇敌阿摩基斯所控制的伊阿苏斯。于是，他们突然袭击并夺取伊阿苏斯，当地居民万万没有想到这些舰船是别人的而不是雅典人的。叙拉古人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得最为卖力。［3］背叛波斯国王的阿摩基斯是皮苏特涅斯的私生子，这次被活捉并移交给提萨佛涅斯，如果他愿意，可以依据国王的命令，[35]把他交给大流士国王。入侵军队洗劫了伊阿苏斯，他们在这里掠取了大量的战利品，因为这里自古以来就是富庶之地。［4］伯罗奔尼撒人接收了为阿摩基斯服役的雇佣军，没有加以伤害，而是把他们编入自己军队中，因为这些雇佣军中的大多数是伯罗奔尼撒人。他们还把伊阿苏斯城和所有的战俘（奴隶和自由民），都交给提萨佛涅斯。按照约定的价格，每个俘虏是1大流克[36]。之后，他们返回米利都。［5］拉栖代梦人派遣列昂之子佩达里图斯到开俄斯担任指挥官，他们指派

他带领阿摩基斯曾经率领过的雇佣军由陆路赶往爱里特莱，指派腓力浦负责米利都的事务。夏季就这样结束了。

29 接着在冬季里，[37]提萨佛涅斯在伊阿苏斯部署驻军后前往米利都，按照他在拉栖代梦许下的诺言，按每人每天1阿提卡德拉克玛，向舰船上的所有船员发放一个月的薪金。但是，他决定今后每人每天的酬金不超过3个奥波尔[38]，直到他向国王提出请示为止；如果国王同意，他将给足1个德拉克玛。［2］可是，因为叙拉古将军赫摩克拉特斯的反对（由于泰里蒙涅斯不是海军司令，只是随舰船航行，以便把舰船转交给阿斯泰奥库斯。所以关于付薪问题，他几乎没有提出异议），后来他们达成协议，除每人每天3个奥波尔外，再支付总数为5艘舰船船员的薪金；提萨佛涅斯为55艘舰船每月支付30塔连特，[39]超过这个数目的舰船也按这个比例发放酬金。[40]

30 在同一个冬季里，在萨摩斯的雅典人与卡尔米努斯、斯特罗姆比基德斯和攸克特蒙率领的来自国内的另外35艘舰船会师，他们把在开俄斯和所有其他地方的所有舰船都召集起来，分为两部分，司令官们抽签分配：一支舰队去封锁米利都，另一支舰队载着陆军，去进攻开俄斯，这个计划付诸实施了。［2］按抽签结果，斯特罗姆比基德斯、奥诺马克利和攸克特蒙率领30艘舰船和曾到过米利都的那1000名重装步兵中的一部分，他们用运输舰船装载，前去进攻开俄斯，其余的将军指挥74艘舰船留在萨摩斯，控制海上，前去进攻米利都。

31 同时，我们曾提到的阿斯泰奥库斯由于阴谋事件，留在开俄斯收集人质。[41]他看到泰里蒙涅斯率领的舰队已经到来，伯罗奔尼撒同盟国的事业更加兴盛，便停止了收集人质的工作，带领10艘伯罗奔尼撒的舰船[42]和10艘开俄斯的舰船起航出海。［2］他攻打普特里昂未获成功，之后，便沿海岸航行到克拉左门奈，命令那里的亲雅典人士迁居到内陆的达弗努斯去加入伯罗奔尼撒人的军队。波斯国王在伊奥尼亚的代理总督塔摩斯也发布了同样的命令。［3］克拉左门奈人拒不服从这个命令，阿斯泰奥库斯就进攻其没有城墙的城市；他在进攻失败之后，乘借风势离去，前往佛凯亚和库麦，其余舰船停靠在克拉左门奈附近的岛屿—马拉苏萨、佩列和德律姆萨的旁边。［4］因为这场大风，他们在这里滞留了8天，抢劫和消耗克拉左门奈人贮藏在那里的各种财物，把剩下来的财物装上舰船，驶往佛凯亚和库麦与阿斯泰奥库斯会合。

32 当阿斯泰奥库斯在佛凯亚和库麦的时候，列斯堡的使者赶到那里，他们希望再次发动暴动。[43]他们成功地说服了阿斯泰奥库斯，但科林斯人和其他同盟者因他们上次失败而持反对意见。于是，

他便起锚前往开俄斯，舰队遭遇风暴，被吹得七零八落，最终从各个地方抵达开俄斯。［2］之后，我们曾经提及，[44]佩达里图斯从米利都由陆路沿海岸进军抵达爱里特莱，他率领军队从那里渡海前往开俄斯。他在开俄斯还得到了大约500名士兵连同他们的武器，这些人是从前卡尔基丢斯带领的5艘舰船留在那里的。[45]［3］同时，一些列斯堡人主动提出要背叛雅典人，阿斯泰奥库斯竭力劝说佩达里图斯和开俄斯人，他们应该派其舰船前去支援，促成列斯堡人背叛雅典人，以增加他们盟邦的数量，或者，即使失败，无论如何也会给雅典人造成损害。可是，开俄斯人对此置若罔闻，而佩达里图斯更是拒绝把开俄斯人的舰船交给他。

33 因此，阿斯泰奥库斯率领5艘科林斯舰船、1艘麦加拉舰船和1艘赫尔米奥涅舰船，以及他从拉哥尼亚带来的舰船[46]，起航前往米利都就任海军大将；他还以威胁的口吻告诉开俄斯人，即使他们需要帮助，他也肯定不会再来援助他们了。［2］他率领舰船在爱里特莱的科里库斯过了一夜；从萨摩斯渡海去进攻开俄斯的雅典陆军与他仅隔一座小山，停靠在小山上的另一侧，因而彼此都未发现对方。［3］但是，当天晚上，阿斯泰奥库斯收到佩达里图斯的一封信，信中说，一些获释的爱里特莱战俘已从萨摩斯回国，准备把爱里特莱出卖给雅典人。阿斯泰奥库斯立即起航，再度返回爱里特莱，这正好避免了与雅典人意外相遇。［4］佩达里图斯渡海前来爱里特莱与他会合。他对这个所谓的背叛事件进行了调查，发现整个情节都是那些想从萨摩斯逃出来的人所炮制的，他们就撤消了对那些人的指控，并起航离去。佩达里图斯驶向开俄斯，阿斯泰奥库斯驶向米利都。

34 同时，绕道科里库斯航行的雅典舰队在阿吉努斯附近遇到3艘开俄斯人的战舰；他们一看见敌舰，就立即实施追击。这时，海面上骤起风暴，开俄斯战舰好不容易才逃回港口；而追逐在最前面的3艘雅典舰船则遭到损坏，被风暴吹到开俄斯城附近，船员或被杀或被俘，雅典舰队的其余舰船逃到米玛斯山下的一个名叫佛尼库斯的港口，随后他们从这里航行到列斯堡，准备修筑要塞工事。[47]

35 在同一个冬季里，拉栖代梦人希波克拉特斯带着由狄亚哥拉斯之子多利尤斯及其两个同僚指挥的10艘图里伊人的舰船、1艘拉哥尼亚舰船和1艘叙拉古舰船，从伯罗奔尼撒出发抵达克尼多斯。克尼多斯人在提萨佛涅斯的鼓动下，发动了暴动。［2］当米利都人知道他们抵达时，给他们发出命令，将他们舰队的半数舰船留下守卫克尼多斯，其余舰船在特里奥皮昂周围巡航，捕捉从埃及航行进入这个海域的所有商船。特里奥皮昂是克尼多斯的一个海角，供奉着阿波罗神。［3］雅典人获悉这个消息，从萨摩斯航行出来，捕获了在特里

奥皮昂周围巡航的6艘舰船，而舰船上的船员都逃走了。随后，雅典人驶入克尼多斯，并进攻这座没有设防的城市，差一点攻下克尼多斯；［4］翌日，他们再次进攻克尼多斯，但收效甚微，因为克尼多斯居民在当晚加强了他们的防御力量，并获得从特里奥皮昂的舰船上逃跑出来的船员的增援。现在，雅典人撤走，他们蹂躏了克尼多斯地区后驶回萨摩斯。

36 大约同时，阿斯泰奥库斯抵达米利都，执掌舰队的指挥权。伯罗奔尼撒人的营地仍有充足的给养，士兵们也可以得到充足的薪金，在他们手中还有从伊阿苏斯抢得的大量财物。米利都人也满怀热情地支持战争。［2］然而，伯罗奔尼撒人认为卡尔基丢斯与提萨佛涅斯订立的第一个协议有缺陷，提萨佛涅斯获得了比他们更多的利益。结果，趁泰里蒙涅斯还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又订立了一个协议，内容如下：

37 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与大流士国王、国王的儿子们以及提萨佛涅斯签订友好条约，条约内容如下：

［2］1.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不应当发动战争或以其他方式损害现在属于大流士国王或过去属于他的父亲或他的先祖的领土或属邦，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不得向这些属邦征收贡赋；大流士国王或国王的任何臣民不得发动战争或以其他方式损害拉栖代梦人或其同盟者。

［3］2.如果拉栖代梦人或其同盟者需要大流士国王的援助，或者大流士国王需要拉栖代梦人或其同盟者的援助，双方达成的任何共识，他们都必须切实履行。

［4］3.双方应当联合起来对雅典人及其同盟者作战；如果他们愿意与雅典人签订和平条约，双方应当联合参加签订。

4.应大流士国王的请求而来到国王疆域内的所有军队的一切费用，都应当由国王给付。

［5］5.与大流士国王订立此项协定的城邦，如有进攻大流士国王的领土者，则其余诸邦应当阻止之，并倾其全力帮助国王。如果波斯国王境内或国王统治下的属邦境内的任何人进攻拉栖代梦人或其同盟者，大流士国王应当制止之，并倾其全力帮助他们。

38 这个协议签订后，泰里蒙涅斯把舰队指挥权交给阿斯泰奥库斯，自己乘一只小船离去，并失踪了。[48]［2］现在雅典军队已经从

列斯堡渡海到达开俄斯，因为他们控制了海面和陆路，便开始修筑德尔斐尼昂要塞，这里的地势使其从陆路方面易守难攻，至少还有一个港口，距开俄斯城也不远。［3］至于开俄斯人，他们由于此前在多次战役中屡遭败绩，而目前他们内部意见又不一致，因而持消极观望态度。伊翁之子泰底乌斯的追随者们，被佩达里图斯指控为亲雅典分子而被判处死刑，城邦的其余民众遭受寡头制的粗暴压制，他们相互猜疑，保持沉默。因此，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或佩达里图斯手下的雇佣军都无法抵抗敌人。［4］但是，他们仍然派人到米利都，请求阿斯泰奥库斯援助他们，而阿斯泰奥库斯予以拒绝。[49]于是佩达里图斯写信至拉栖代梦，指控阿斯泰奥库斯是叛徒。［5］这就是雅典人在开俄斯的形势。当雅典人在萨摩斯的舰队航行出来进攻在米利都的敌人舰队时，他们发现敌人舰队拒不应战。随后他们又返回萨摩斯，按兵不动。

39 在同一个冬季中，在麦加拉人卡里盖图斯和基济库斯人提玛哥拉斯的协助下，拉栖代梦人为法那巴佐斯[50]装备的27艘舰船在斯巴达人安提斯提尼指挥下，从伯罗奔尼撒启程，大约在冬至时节驶往伊奥尼亚。［2］拉栖代梦人还遣派11名斯巴达人作为阿斯泰奥库斯的顾问与他一同前往，其中有一个斯巴达人是阿开西劳斯之子利卡斯。他们接受的命令是，抵达米利都后，他们应当共同负责，以最有效的方式处理一般性事务；如果他们认为恰当，就派出这支舰队或者更多的舰船或者较少的舰船到赫勒斯滂，到法那巴佐斯那里去，并任命与他们同行的兰斐亚斯之子克里阿库斯[51]为指挥官；而且，如果他们认为适当，可以任命安提斯提尼为海军大将，解除阿斯泰奥库斯的海军大将职务，因为佩达里图斯的信件使他们对他产生猜疑。［3］于是，他们从马利亚启程，横渡公海，舰队在米洛斯靠岸。他们在那里遇到10艘雅典人的舰船，他们俘获3艘雅典人的空船，并将其焚毁。之后，因为他们担心从马利亚逃走的雅典舰船会把他们到来的消息告诉在萨摩斯的雅典人，事实上雅典人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就航行到克里特，并谨慎地延长了他们的航程，在亚细亚的考努斯靠岸。［4］他们自认为在这里有安全保障，便派遣一个信使到驻扎在米利都的舰队去，请求护送他们沿海岸航行。

40 这期间，虽然阿斯泰奥库斯拒不援助开俄斯，但开俄斯人和佩达里图斯还是不断地继续派遣使者到他那里来。他们竭力劝说他率领整个舰队来援助他们，反击包围他们的敌人，不要眼睁睁地任凭在伊奥尼亚的最大盟邦被敌人从海上封锁，在陆地上被蹂躏。［2］除拉栖代梦外，开俄斯的奴隶比其他任何一个城邦的奴隶都多，也因为奴隶人数众多，他们犯错误时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现在奴隶们看到雅典军队稳固地驻扎在岛上的要塞中，他们中的大多数立即逃到雅典

人一边去了。他们对这个地区的情况了如指掌，给开俄斯人造成了最大危害。［３］因此，开俄斯人竭力劝说阿斯泰奥库斯，在仍有希望和可能阻止敌人推进的时候，在德尔斐尼昂要塞仍在修筑而尚未完工的时候，在敌人用于保护其营地和舰船的一条更坚固的城墙建好之前，援助他们是他的职责。现在，阿斯泰奥库斯看到同盟者也希望他前去援助开俄斯人，就准备前去增援，尽管这违背了他的心愿，因为上面已经提及他曾发出威胁。[52]

41 与此同时，从考努斯传来消息，带着拉栖代梦政府特派员的27艘舰船已经抵达考努斯。为了履行其护送舰队的重要职责，为了更好地控制海面，为了那些派来作为密探监视其行为的拉栖代梦人的行动安全，阿斯泰奥库斯推迟了其他所有行动，立即放弃到开俄斯的想法，起航前往考努斯。［２］当他沿海岸航行时，他在麦罗比德–科斯登陆，抢劫该城。这座城市没有设防，它最近毁于我们记忆中的最大的一次地震。而且，因为居民逃往山中，他的军队蹂躏乡村，洗劫财物，但放走了自由民。［３］当天晚上，他从科斯出发抵达克尼多斯，由于克尼多斯人的纠缠，他迫不得已，没有让船员们上岸，而直接航行去进攻卡尔米努斯率领的20艘雅典舰船。卡尔米努斯是驻扎在萨摩斯的雅典指挥官之一，他负责监视的正是从伯罗奔尼撒驶来、阿斯泰奥库斯亲自前去会合的那27艘舰船。［４］驻扎在萨摩斯的雅典人从米洛斯获悉那27艘舰船正在驶来，卡尔米努斯便在西米、卡尔切、罗德斯和吕基亚附近监视它们，因为他现在获悉它们已在考努斯。

42 于是，阿斯泰奥库斯在人们获悉其行踪之前航往西米，指望在海上某处捕获敌舰。[53]但是，阴雨蒙蒙，大雾弥漫，其舰船迷失航向，在黑暗中秩序大乱。［２］第二天早晨，他的舰队四处飘零失去联系，多数舰船仍在该岛周围游荡。卡尔米努斯和雅典人只看到他的舰队的左翼，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监视中的从考努斯驶来的舰队，只用他们拥有的20艘舰船的一半兵力迅速攻击敌人舰队，［３］很快击沉3艘敌舰，并使其他敌舰丧失战斗力。他们在战斗中处于优势，直到敌舰主力出乎意料地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发现他们自己被敌人包围了，才大惊失色。［４］于是他们开始逃走。他们损失6艘舰船，其余舰船逃到泰乌特鲁萨岛[54]，又从那里逃往哈利卡纳苏斯[55]。这次战斗后，伯罗奔尼撒人驶入克尼多斯，与来自考努斯的27艘舰船会师。他们把舰船全部驶出，在西米竖立一座胜利纪念碑，随后返航，停泊在克尼多斯。

43 雅典人一获悉这次海战的消息，他们就率领停泊在萨摩斯的全部舰船航行到西米。他们既没有进攻在克尼多斯的敌人舰队，也没

有遭到敌人舰队的攻击，他们带上留在西米的舰船装备，到了大陆上的罗利米，然后驶回萨摩斯。［2］同时，因为现在伯罗奔尼撒人的全部舰船都集中在克尼多斯，他们对舰船进行了必要的维修。11位拉栖代梦政府特派员与特地前来会晤他们的提萨佛涅斯就过去协议中不太令人满意的条款进行了磋商，商定以最有效的和对双方最有利的方式进行未来的战争。［3］对现有条约条款提出最严厉批评的是利卡斯。他说，无论是卡尔基丢斯还是泰里蒙涅斯签订的条约都是不能发生效力的；他认为条约的内容是极其荒谬的，因为如果波斯国王现在就声称拥有他自己或其先祖过去统治的所有领土—这个要求暗示所有岛屿、色萨利、罗克里斯和远到波奥提亚的所有领土—都要回复到受奴役的地位，拉栖代梦人给希腊人带来的将不是解放，而是波斯人的奴役。［4］因此，他提议达成另一个更合理的条约，因为无论如何，他们拉栖代梦人不会接受现在这些条约，他们不愿在这种条件下接受波斯国王的任何资助。这番话激怒了提萨佛涅斯，他愤然离去，没有达成任何协议。

---

[1] 公元前413年。

[2] 公元前413年11月。

[3] 其仇恨源自于赫拉克利亚的建立。特拉启斯人为邻人所逼，奥塔人向拉栖代梦人求援，拉栖代梦人在赫拉克利亚建立殖民地以保护他们。后来因色萨利人的敌视和拉栖代梦派驻各地的管理者的恶行，殖民地垮掉了。参阅修昔底德，II. 92以下。

[4] 参阅修昔底德，VII. 24。

[5] 参阅修昔底德，V. 34；VII. 19。

[6] 由狄凯里亚渡过海峡即到达优波亚岛。

[7] 开俄斯的寡头派，如修昔底德（VIII. 9）所说的。开俄斯人直到此时还是以忠诚于雅典而著名的。

[8] 大流士二世，公元前423—前404年在位。

[9] 修昔底德在I. 115提到，此人是公元前440年波斯驻萨尔狄斯的总督，在雅典镇压萨摩斯暴动期间，他支持萨摩斯人；后来修氏又提到他是公元前428年驻萨尔狄斯的总督（III. 31）。之后，他叛离了大流士二世（具体时间和原因不详），波斯国王派遣提萨佛涅斯前去平叛，获胜以后，提萨佛涅斯继任为总督。皮苏特涅斯之子阿摩基斯随后也发动叛乱（时间可能在公元前415/前414年），他似乎要求并接受了雅典人的援助，如果此事属实，那将是被修氏完全忽略的又一重大事件。从修氏的记载（VIII. 19，28，尤其是54）中，人们很难确认雅典人和阿摩基斯是否签署过盟约。由于阿摩基斯与雅典人的这种关系，直接导致雅典与波斯关系的破裂，从而促使波斯与斯巴达联合起来，最终击败雅典。修昔底德

对此只字不提，令研究者们百思不得其解。参阅S. 霍恩布鲁尔：《修昔底德著作注释》，第3卷，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64—771页。

[10] 波斯帝国赫勒斯滂沿岸地区的总督。

[11] 阿尔基比阿德斯是一个拉哥尼亚人的名字，可由下面的事实得到证明：恩狄乌斯的家族中隔代都用“阿尔基比阿德斯”这个名字（如这位监察官就被称为“阿尔基比阿德斯之子”）；阿尔基比阿德斯的祖父决定，在他的家族中把阿尔基比阿德斯这个名字和他自己的名字交替使用。

[12] 公元前412年3月。

[13] 地峡竞技会是在科林斯境内举行的纪念波塞冬的庆祝活动，每两年举行一次，时间是在初春或夏季。竞技会期间宣布神圣和平，禁止交战。

[14] 在竞技会休战期间，相互交战的诸国均可派遣选手和使者参加竞技会；在往返途中，他们的生命安全将得到保障。

[15] 据普鲁塔克《传记集·阿尔基比阿德斯传》（XXIII）记载，他和阿基斯的妻子有私通的嫌疑。

[16] 有好几个地方都叫科里库斯。这个科里库斯位于爱里特莱半岛，离开俄斯约有64千米（参阅李维：《罗马史》，XXXVII. 12）。

[17] 这次叛离雅典的是伊奥尼亚的爱里特莱（Erythrae）人，而不是优波亚岛上的爱立特里亚（Eretria）人。参阅谢译本，第575页。

[18] 根据波桑尼阿斯（VII. 3.9）的记载，克拉左门奈人过去是因为惧怕波斯人才迁居岛上的。—史译本注

[19] 参阅修昔底德，II. 24。在这次战争的第一年，伯里克利就把这笔款项拨出，只有敌人威胁比雷埃夫斯时才能动用此款。

[20] 显然，开俄斯人把奴隶配备在战舰上。

[21] 参阅修昔底德，VIII. 12。

[22] 约公元前494年，在该岛附近发生拉德会战。叛离波斯的希腊诸邦海上联军在该岛附近被波斯海军击败。参阅希罗多德，VI. 7。现在这个小岛已经和大陆连结到一起。

[23] 在对岸小亚细亚大陆上。

[24] 史译本和昭译本皆为“16艘”。

[25] 泰奥斯人的一个小镇。

[26] 参阅修昔底德，VIII. 10。

[27] 公元前412年。

[28] 参阅修昔底德，VIII. 8。

[29] 参阅修昔底德，VIII. 22。

[30] 参阅修昔底德，VIII. 24。

[31] 史译本为“两天后”，克译本为“第三天”，谢译本（第580页）为“三天之后”。

[32] 每个地域部落首长（*taxiarch*）有一个名册，本部落每位年满18岁的公民都登记在册。服役年龄是18—60岁。—史译本注

[33] 列罗斯位于米利都西南约64千米，从米利都城看不到该岛。参阅谢译本，第582页。

[34] 参阅修昔底德，VIII. 17。

[35] 参阅修昔底德，VIII. 5。

[36] 大流克（Daric stater）是波斯金币的名称，重8.146克，以成色足而闻名，价值相当于阿提卡币制的20银德拉克玛。因为最早是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在位期间铸造并通用于波斯帝国，故名。

[37] 公元前412/前411年。

[38] 半个德拉克玛。

[39] 这就是说，60艘舰船的薪金归55艘舰船上的人员所得。30塔连特（108万奥波尔）按每人每天3个奥波尔的标准发给60艘舰船的月薪（3奥波尔× 30天× 200人× 60艘舰船）。每人每天3奥波尔是按照60艘舰船计算的而不是按55艘计算的。但这笔钱是给55艘舰船的，而不是给60艘舰船的。参阅史译本，第4册，第240—241页。

[40] 原先来的舰船是55艘（修昔底德，VIII. 26），这些舰船每月的薪金已商定为30塔连特。“超过这个数目”的舰船是后来的，可能就是开俄斯的舰船（修昔底德，VIII. 28）。

[41] 参阅修昔底德，VIII. 24。

[42] 就是他从爱里特莱带来的4艘舰船（参阅修昔底德，VIII. 24）和从肯克里埃开往开俄斯的6艘舰船（VIII. 23）。

[43] 参阅修昔底德，VIII. 22。

[44] 参阅修昔底德，VIII. 28。

[45] 参阅修昔底德，VIII. 17。

[46] 数量为4艘。参阅修昔底德，VIII. 23。

[47] 即德尔斐尼昂要塞。参阅修昔底德，VIII. 38。

[48] 无疑，他是在海上丧命了。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4.38。

[49] 参阅修昔底德，VIII. 33。

[50] 参阅修昔底德，VIII. 8。

[51] 参阅修昔底德，VIII. 8。

[52] 参阅修昔底德，VIII. 33。

[53] 此句史译本与昭译本、克译本的译文有出入。

[54] 该岛离罗德斯岛不远。

[55] 今土耳其的博德鲁姆（Bordrum）。此城乃是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出生地。

第二十五章 战争的第二十年和第二十一年。阿尔基比阿德斯的诡计。波斯资助的撤出。雅典的寡头党人政变。萨摩斯军队的爱国行为。

44 伯罗奔尼撒人[1]应罗德斯的一些领导人的邀请，决定航往罗德斯，因为他们希望由此可获得一个颇有实力的岛国，罗德斯拥有许多船员和陆军，他们认为自己能够从盟邦中得到维持舰队开支的费用，而不需要祈求提萨佛涅斯提供资金。［2］于是，他们立即在这个冬季从克尼多斯启程，率领94艘舰船首先停靠在罗德斯境内的卡米鲁斯，由于当地民众对这个密谋一无所知，他们大为震惊，而这个城镇又没有设防，于是民众纷纷逃离家园。可是，拉栖代梦人后来把他们召集起来，与其他两个城镇林都斯和伊阿里苏斯的居民集中在一起。他们说服罗德斯人背叛雅典人，这个岛国就加入伯罗奔尼撒人一边了。［3］同时，雅典人获悉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后，率领其舰队从萨摩斯起航，想抢在罗德斯人反叛之前制止他们。他们航行到能看见罗德斯岛时，发现他们来迟了一点，就暂时航往卡尔切，再从卡尔切返回萨摩斯。后来，他们以卡尔切、科斯和萨摩斯为基地发动了对罗德斯人的战争。［4］伯罗奔尼撒人从罗德斯人那里征收到32塔连特的贡金，随后他们把舰船拖上岸，保持了80天的平静。

45 在这个时期，甚至更早一些，在伯罗奔尼撒人进驻罗德斯岛以前，就发生了以下阴谋活动。在卡尔基丢斯死去和米利都战役后，伯罗奔尼撒人开始怀疑阿尔基比阿德斯；拉栖代梦人命令阿斯泰奥库斯处死阿尔基比阿德斯，因为阿尔基比阿德斯是阿基斯国王的私敌，一般人都认为他是不值得信任的。惊慌中的阿尔基比阿德斯首先逃到提萨佛涅斯那里，并立即尽其所能地损害伯罗奔尼撒人的事业。［2］从此以后，他成了提萨佛涅斯在各项事务中的顾问，他把士兵的薪金从每人每天1个阿提卡德拉克玛[2]削减为3个奥波尔，甚至3个奥波尔也不能足额支付；他告诉提萨佛涅斯对伯罗奔尼撒人说，雅典人有比他们更长久的航海经验，也仅付给他们的桡手3个奥波尔。这不是因为他们贫穷，而是为了防止他们的桡手因太富裕而腐化堕落，因有钱而沉溺声色进而损害身体。为了确保安全，防止桡手们逃跑，他们也不是按期向船员支付酬金的，他们把拖欠桡手的薪金作为押金。［3］他还告诉提萨佛涅斯向各城邦的船长们和将军们行贿，以便获得他们的默许—叙拉古人除外，这个计谋获得全面成功，赫摩克拉特斯是唯一一个代表全同盟反对他的人。［4］同时，对那些请求

金钱资助的城邦的使者，阿尔基比阿德斯把他们打发走，并以提萨佛涅斯的名义委婉地告诉他们，说开俄斯人是厚颜无耻的，他们是希腊最富裕的人，他们不满足于利用外国军队保卫自己，不但指望别人为他们的自由冒生命危险，还要别人提供金钱；［5］而对其他城邦的使者，他说，在他们背叛雅典前，他们必须把收入的大部分贡献给雅典人，为了他们自己，他们现在真不该拒绝贡献同样数量或者更多的金钱。［6］他还指出，提萨佛涅斯现在用自己私人的金钱进行战争，他有很充足的理由节约开支。但是，他一旦从国王那里获得款项，就给他们付足全薪，满足各城邦的所有合理要求。

46 阿尔基比阿德斯还进一步劝说提萨佛涅斯不要太急于结束这场战争，不要同意把他正在装备中的腓尼基舰队调来参加战争，不要向更多的希腊人支付薪金，这会使陆地和海上的控制权落入同一民族[3]之手；而应该让敌对的双方各自控制一部分。这样，当波斯国王与一方发生冲突时，他能够请求另一方来援助。［2］而如果一方同时控制海上和陆地，波斯国王将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求帮助，以便联合起来推翻它的海陆霸权；除非他最终自己挺身而出，以巨额战争费用和巨大的危险为代价，战斗到底。国王只需花费少量的费用，让希腊人之间相互征战、耗尽国力，而自己又没有危险，这是最有利的方略。［3］另外，他说他发现雅典人是帝国境内最合适的治权共享者[4]，因为他们没有征服陆地的野心，他们进行战争的策略和实际行动都是最有利于波斯国王的；雅典人与波斯国王联合起来，是为雅典人自己征服海洋领土，为波斯国王征服其境内居住的希腊人，而伯罗奔尼撒人恰恰相反，他们是前来解放居住在波斯国王领土内的希腊人的。如今，拉栖代梦人把希腊人从同为希腊族的雅典人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不把希腊人从作为异族人的波斯人统治下解放出来，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国王同时把他们消灭。［4］因此，阿尔基比阿德斯劝他先消耗双方的力量，然后，在尽可能地削弱雅典的实力后，立即把伯罗奔尼撒人驱逐出境。［5］提萨佛涅斯基本上赞成这个策略，至少从他的行动中就能猜测得到。因为他现在信任阿尔基比阿德斯，对他言听计从，他削减支付给伯罗奔尼撒人的金钱，不让他们进行海战；他还佯称腓尼基人的舰队将要抵达，这样他们能够在力量悬殊的战斗中取得优势。他以这种方式破坏伯罗奔尼撒人的事业，使他们的海军士气低落，战斗力下降。而此前其海军的士气和战斗力一直是很好的。总之，他很明显地表现出并不热衷于联合作战了。

47 阿尔基比阿德斯是在托庇于提萨佛涅斯和大流士国王时，向他们献上这个计策的。这不仅仅因为他认为这是对波斯人最有利的计谋，还因为他正在寻求一条返回祖国的途径，他清楚地知道，如果他没有毁灭他的祖国，他总有一天可以说服雅典人召他回国；他认为说

服雅典人的最好机会在于让他们看到他与提萨佛涅斯的亲密关系。［2］事态的发展证明他是正确的。当驻扎在萨摩斯的雅典军队发现他对提萨佛涅斯有很大的影响力时，他们采取行动了，主要是他们自己发动的，尽管部分原因是阿尔基比阿德斯自己传话给军队长官，让他们转告军队中的主要人物，说只要用一种寡头制取代放逐他的卑鄙的民主制政府，他就乐于返回祖国，促请提萨佛涅斯成为他们的朋友。于是，在萨摩斯的雅典的舰长们和军队中的主要人物便致力于颠覆民主制的工作了。

48 这个阴谋首先在军营中酝酿筹划，然后从军营传到雅典城。有些人从萨摩斯渡海前去与阿尔基比阿德斯会谈。阿尔基比阿德斯立即表示，如果雅典人放弃民主制，他将首先使提萨佛涅斯，随后使大流士国王成为他们的朋友；他们只有放弃民主制，才有可能赢得波斯国王的信任。在战争中负担最沉重的雅典上层阶级，现在非常希望由他们亲自来执掌雅典政府，并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2］因而他们返回萨摩斯，找着一些适当的人，组织自己的党派，并且公开告诉军队中的士兵说，如果召回阿尔基比阿德斯，废除民主制，波斯国王就会成为他们的朋友，供给他们金钱。［3］广大士兵起初虽对这些人的阴谋有些不满，但是，因为有从大流士国王获得酬金的美好前景，他们也就平静下来。寡头制的密谋者把他们的计划向人民做了通报后，他们自己与多数共谋者再次讨论阿尔基比阿德斯的建议。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建议是可行的，也是可靠的。

［4］当时仍担任将军的弗利尼库斯力排众议，他完全不赞成这个计划；他正确地指出，阿尔基比阿德斯实际上并不关心什么寡头制或是民主制，他孜孜以求的无非是改变城邦的政体，以便确保他的同党能够把他召请回国；而对雅典人自己而言，他们的一个主要目标是避免城邦发生内乱。他说，现在，伯罗奔尼撒人在本土的海上势力与雅典人不相上下，并且控制着波斯帝国境内一些重要城市，当波斯国王可以与从前未曾给他造成损害的伯罗奔尼撒人保持友好关系的时候，却把立场转向他从不信任的雅典人一边，这是不符合国王利益的。［5］弗里尼库斯断言，现在雅典人许诺要建立的寡头制，对于其同盟诸邦来说，因为雅典的民主制即将被推翻，这既不会导致已叛离雅典的城邦重返同盟，也不会使盟邦对雅典人更加忠诚。因为他们不愿在寡头制或民主制下遭受奴役，而宁愿在他们原有的政体下享受自由，不论这种政体属于哪种类型。［6］他还说，同盟者知道，所谓的上层阶级的统治将被证明不会比平民的统治好多少，因为平民所实行的那些损害同盟者利益的政策，正是由上层阶级策划和提出的，而他们从中也获益最大。事实上，如果依靠上层阶级治理国家，盟邦的平民就会不经审判而被他们残暴地处死；而平民阶级是同盟者的庇

护者，并对上层阶级形成制约。［7］他确信，这是同盟诸邦从他们的经验中悟出的，同时也正是他们的共识。因此，他本人是决对不会赞成阿尔基比阿德斯的建议和目前正在进行中的阴谋活动的。

49 但是，参加会议的寡头党人继续推行他们起初的决定。他们采纳了向他们提出的建议，准备派遣皮山大和其他人作为使者，到雅典去磋商召回阿尔基比阿德斯和废除雅典城邦的民主制的事宜，以便使提萨佛涅斯成为雅典人的朋友。

50 现在，弗利尼库斯知道他们将向雅典人建议，召回阿尔基比阿德斯，而雅典人也会同意这样做的。因为他曾发言反对此事，他害怕如果阿尔基比阿德斯返回雅典会对他进行报复，于是他采取了下述做法。［2］他派人向仍在米利都附近的拉栖代梦海军大将阿斯泰奥库斯送去一封秘信，告诉他，阿尔基比阿德斯正在设法使提萨佛涅斯成为雅典人的朋友而毁掉拉栖代梦人的事业。他在信中还泄露了这个阴谋的其他方面的情况；同时对于他为了损害其私敌，甚至牺牲了自己邦国的利益，他请求予以谅解。[5]［3］可是，阿斯泰奥库斯并不想惩罚阿尔基比阿德斯，尤其是阿尔基比阿德斯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常常到他那里去了。于是，他到马格涅西亚会晤阿尔基比阿德斯和提萨佛涅斯，向他们通报了从萨摩斯送来的信件的内容，自己变成了一个告密者。而且，据说，他已被提萨佛涅斯的金钱所收买，向提萨佛涅斯报告了这封信的内容和所有其他情况；这也是他在交涉未付足全薪问题上没有据理力争的原因。［4］对此，阿尔基比阿德斯立即派人向驻扎在萨摩斯的雅典军队指挥部送去一封信，控告弗利尼库斯，陈述他的所作所为，要求处死弗利尼库斯。［5］阿尔基比阿德斯的控告使弗利尼库斯的处境极度危险，他心烦意乱，不知所措，又给阿斯泰奥库斯送去一封信，指责他没有保守上封信的秘密，并说他现在准备给他们一个全歼驻扎在萨摩斯的所有雅典军队的机会；他可以给阿斯泰奥库斯提供一个采取行动的详细方案，因为萨摩斯并未设防。他还辩解道，由于他们的缘故，他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为了使他不至于被凶恶的敌人所消灭，他所做的这件事或其他任何事，都不应该受到责备。阿斯泰奥库斯又把这封信的内容泄露给阿尔基比阿德斯。

51 同时，弗利尼库斯及时了解到阿斯泰奥库斯泄露了他的秘密，阿尔基比阿德斯即将为此事写来一封信。他预先得到这个消息，通告全军，说因为萨摩斯没有设防，舰队全部停泊在港口中，敌人打算进攻我们的军营；他对这个情报确有把握，他们必须尽快在萨摩斯修筑防御工事，都要提高警惕。现在他是将军，他有权力采取这些措施。［2］于是，他们着手修筑防御工事。萨摩斯迟早是要设防的，只是因为此事而较早地设防。不久之后，阿尔基比阿德斯写来一封

信，说弗利尼库斯出卖了雅典军队，敌人将来进攻。[3]可是，没人相信阿尔基比阿德斯的说法，认为他参加了敌人的阴谋，并试图把弗利尼库斯牵扯进去。这表明他为了发泄私愤，成了敌人的帮凶。结果阿尔基比阿德斯的信并没有伤害弗利尼库斯，反而证实了他所说的那条情报。

52 之后，阿尔基比阿德斯继续劝说提萨佛涅斯做雅典人的朋友。尽管提萨佛涅斯害怕伯罗奔尼撒人，因为他们在亚细亚的舰船比雅典人的要多，但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仍倾向于接受劝告而转向雅典人一方，尤其是他在克尼多斯就泰里蒙涅斯条约与伯罗奔尼撒人发生过争辩。[6]伯罗奔尼撒人当时还在罗德斯，双方就已对条约发生了争执；关于这个问题，阿尔基比阿德斯原先提出过的关于拉栖代梦人要解放所有城邦的观点，在利卡斯的声明中得到证实，利卡斯说，任何允许波斯国王统治他自己或其先祖所统治过的所有属国的协议都是不能容忍的。这个问题事关重大，阿尔基比阿德斯继续就此游说提萨佛涅斯，力争赢得他的支持。

53 同时，从萨摩斯出发的雅典使者和皮山大一起抵达雅典，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讲，概述了他们计划的要点，并且特别强调，如果召回阿尔基比阿德斯，改变民主制宪法，他们就能够使波斯国王成为他们的同盟者，就能够战胜伯罗奔尼撒人。[2]许多人发言反对变更民主制，阿尔基比阿德斯的政敌公开叫嚷，对于违背宪法将其召回感到愤慨；攸摩浦斯族人[7]和基利基斯族人[8]代表神秘祭祀提出抗议，说阿尔基比阿德斯正是为此而遭受惩罚的，[9]他们祈求以神祇的名义，不许他回国。皮山大在一片反对和唾骂声中，走上前来，分别把每一位反对者拉到旁边，问他下面的问题："伯罗奔尼撒人有与雅典人同样规模的舰队在海上相对抗，有更多的城邦与他们结盟，有波斯国王和提萨佛涅斯资助金钱，而雅典人的金钱已经用光了。面对这个事实，除非有人能够说服波斯国王转向雅典一边，否则还有望拯救雅典于危亡吗？"[3]当他们作出否定回答时，他就坦率地对他们说："既然你们不能拯救国家，除非我们有一个更为明智的政体，让少数人执掌政权，以赢得波斯国王的信任。这就需要立即召回阿尔基比阿德斯，他是当今世上唯一能实现这个愿望的人。目前最紧迫的问题，不是雅典的政体形式，而是邦国的生死存亡。因为，如果我们不喜欢这种政体，我们随后总还是可以变更的。"

54 起初，雅典民众在听说要建立寡头制时，他们非常恼怒。但是在皮山大明确指出这是拯救雅典的唯一出路时，他们因为恐惧并且得到承诺今后还可以再改变政体，就举行会议，作出让步。[2]于是，他们投票赞成皮山大带领其余10人前去与提萨佛涅斯和阿尔基比

阿德斯签订他们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的协议。［3］同时，由于皮山大诬告弗利尼库斯，雅典民众解除了他和他的同僚斯基罗尼德斯的职务，派遣狄奥麦敦和列昂取代他们指挥雅典舰队。皮山大诽谤弗利尼库斯，声称他出卖伊阿苏斯和阿摩基斯。[10]他这样做的原因是，他认为弗利尼库斯本人不适合正在进行的与阿尔基比阿德斯的交涉工作。［4］皮山大还走访了雅典城中现有的所有会社组织[11]，请求它们在诉讼案件和选举中予以帮助，竭力劝说他们联合起来，共同努力推翻民主制。他根据形势需要，做好其他安排后，就带着10个同伴马不停蹄地踏上前往面见提萨佛涅斯的航程。

55 在同一个冬季中，列昂和狄奥麦敦（此时已和雅典舰队在一起了）向罗德斯发起进攻。他们发现伯罗奔尼撒人的舰船已被拖到岸上，他们袭击海岸地带并打败前来抵挡他们的罗德斯人后，撤退到卡尔切，并用卡尔切取代科斯作为他们的军事基地。因为，如果伯罗奔尼撒舰队出海行动，在卡尔切能够更好地监视他们。［2］同时，一位名叫色诺芬特斯的拉哥尼亚人抵达罗德斯，他是从在开俄斯的佩达里图斯那里来的，他带来消息，说雅典人现在已经完成修筑要塞[12]的工作，并说，除非整个伯罗奔尼撒舰队前去援救他们，否则他们在开俄斯的事业必败无疑。对此，伯罗奔尼撒人决定前去援救开俄斯人。［3］但就在此时，佩达里图斯指挥他手下的雇佣军[13]和所有开俄斯军队向保护雅典舰船的要塞发起进攻，占领了要塞的一部分，俘获了已拖到岸边的一些舰船。雅典人实施反击，他们先是击溃开俄斯军队，接着又打败佩达里图斯率领的其余军队；佩达里图斯本人和很多开俄斯人被杀，大量武器被雅典人所缴获。

56 之后，开俄斯人在陆上和海上遭到空前严密的包围，城内饥荒严重。同时，皮山大率领的雅典使者们抵达提萨佛涅斯那里，与他磋商拟议中的协定。［2］但是，阿尔基比阿德斯还没有完全弄清提萨佛涅斯的态度（提萨佛涅斯害怕伯罗奔尼撒人甚过雅典人，而且，他希望依照阿尔基比阿德斯本人向他提出过的建议，不断削弱交战双方的力量）。阿尔基比阿德斯采取下述策略：让提萨佛涅斯提出过分的要求，以确保雅典人与提萨佛涅斯之间的条约无法签订。［3］在我看来，提萨佛涅斯不希望与雅典人签订条约，对他而言就是因为惧怕的缘故。阿尔基比阿德斯现在看出提萨佛涅斯无论如何也不愿商议协定，他想使雅典人认为，不是他没能力说服提萨佛涅斯，而是提萨佛涅斯已经被他说服，并愿意和雅典人联合起来，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向他作出足够的让步，所以协议未成。［4］阿尔基比阿德斯当着提萨佛涅斯的面，为他出主意，让他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以致尽管雅典使者一直答应他所提出的一切要求，但他们还是不得不承担谈判失败的责任。他要求雅典人放弃整个伊奥尼亚及其附近岛屿，还要放弃

其他地区，雅典使者同意了这些要求，没有提出反对意见。最后，在第三次谈判时，阿尔基比阿德斯害怕彻底暴露其影响力微乎其微，他坚决要求波斯国王可以建造舰船，可以随意带着无论多少舰船，在雅典人海岸的任何地方航行。[14] [5] 这一点是雅典人不能作任何退让的。他们相信，继续谈判下去，不会有任何结果；他们被阿尔基比阿德斯耍弄了。他们愤然离去，驶回萨摩斯。

57 这次谈判后，在同一个冬季中，提萨佛涅斯随即沿海岸航行到考努斯，希望把伯罗奔尼撒人的舰队带回米利都，向他们支付酬金，并按照他能接受的条件与他们签订新的协议，以便使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至于完全破裂。他担心，如果伯罗奔尼撒人的很多舰船因为没领到酬金而被迫去与雅典人作战并遭致失败，或者他们的舰船因缺乏桡手，使雅典人在没有他帮助的情况下就达到了目的。他还担心，伯罗奔尼撒人为得到给养，可能劫掠大陆地区。［ 2] 他在分析和考虑所有这些因素以后，同意实施他的平衡希腊两股势力、使其相互制约的计划。他派人请伯罗奔尼撒人来，给予他们薪金，同他们订立第三个条约，内容如下：

58 在大流士国王在位的第十三年、亚历西皮达斯在拉栖代梦任监察官期间，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与提萨佛涅斯、希爱拉门尼斯以及法那基斯的儿子们，在麦安德平原订立一个关于波斯国王和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的事务的条约。

[2] 1.波斯国王在亚细亚的领土须归国王所有，国王可以随心所欲处理他自己的国家事务。

[3] 2.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不得入侵或损害国王的国土。波斯国王也不得入侵或损害拉栖代梦人或其同盟者的国土。［ 4] 如果拉栖代梦人或其同盟者中有任何一个入侵或损害国王的国土，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应当加以制止；如果国王的国土上有任何人入侵或损害拉栖代梦人或其同盟者的国土，国王也应当加以制止。

[5] 3.根据本协议之规定，提萨佛涅斯应当为现在服役的舰船人员支付饷金，直到国王的舰船抵达时为止。［ 6] 但是，国王舰船抵达之后，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如果愿意，可以自行负担他们舰船的薪金。不过，如果他们愿意接受提萨佛涅斯的薪金，提萨佛涅斯须为他们提供薪金。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须如数归还提萨佛涅斯提供给他们的金钱。

[7] 4.国王的舰船抵达之后，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的舰船和国王的舰船，应当按照提萨佛涅斯和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认为最适

当的方式，联合作战。如果他们希望与雅典人签订和平条约，他们双方也应当以同样的条件与雅典人签约。

59 这就是这个条约的内容。条约签订后，提萨佛涅斯准备按照双方所达成的协议，把腓尼基舰队[15]带来，并履行其他诺言，或者无论如何也希望表现出他正在准备这样做。

60 在这个冬季即将结束之时，尽管当地有雅典驻军守卫，波奥提亚人还是利用内应攻占了奥罗浦斯。在这次行动中，他们的内应是一些爱利特里亚人和奥罗浦斯人。这些人也正在策划优波亚人的叛变。奥罗浦斯位于爱利特里亚的正对面，只要雅典人控制奥罗浦斯，就必然是爱利特里亚和优波亚全岛遭到巨大威胁的根源。［2］爱利特里亚人既然占领了奥罗浦斯，他们就来到罗德斯，邀请伯罗奔尼撒人进驻优波亚。可是，伯罗奔尼撒人宁愿集中力量解救处境危险的开俄斯人，便带领他们的全部舰船从罗德斯驶往开俄斯了。［3］在特里奥皮昂[16]附近，他们看到从卡尔切[17]驶出的雅典舰队，彼此都没有进攻对方，雅典舰队驶抵萨摩斯，伯罗奔尼撒人航往米利都，因为他们看到如不进行海战，就不可能解救开俄斯。这个冬季结束了，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撰写的这场战争的第二十年也结束了。

61翌年夏季之初[18]，斯巴达人德基里达斯率领小股军队由陆路进军赫勒斯滂，以促使米利都人的殖民地阿卑多斯背叛雅典人。在阿斯泰奥库斯不知道怎样援助他们的时候，开俄斯人为围攻所迫，不得不进行海战。［2］当阿斯泰奥库斯还在罗德斯的时候，他们从米利都得到一个斯巴达人列昂，在佩达里图斯去世后，由他担任他们的指挥官。列昂与安提斯提尼一起出发，率领防守米利都的12艘舰船——其中5艘是图里伊人的，4艘是叙拉古人的，1艘是阿纳伊人的，1艘是米利都人的，1艘是列昂自己的。［3］于是，开俄斯人全军出动，占居有利的地势，他们驶出36艘舰船，进攻雅典人的32艘舰船；一场激烈战斗之后，天色已晚，开俄斯人及其同盟者虽然处于优势，但他们仍退回城里。

62这次战役刚结束，德基里达斯就从米利都经陆路赶来；赫勒斯滂的阿卑多斯叛归他和法那巴佐斯一边，兰普萨库斯在两天后也叛归他们一方。［2］斯特罗姆比基德斯得到这个消息，匆忙从开俄斯率领24艘舰船（包括一些运载重装步兵的运输船），起航前去平息叛乱，他打败了出来抵抗的兰普萨库斯人，占领没有设防的兰普萨库斯城，把奴隶和财物作为战利品，让自由民恢复其家园，然后赶往阿卑多斯。［3］可是，阿卑多斯居民拒不投降。他发动进攻，遭到失败；他没能夺取阿卑多斯，便渡海到对面海岸，停靠在塞斯托斯。该城位于刻尔松尼斯半岛上，在历史上曾被波斯人统治过一段时间。他

把这个地方作为保卫整个赫勒斯滂的根据地。

63与此同时，开俄斯人控制了更宽阔的海面。在米利都的伯罗奔尼撒人和阿斯泰奥库斯获悉这次海战的结果和斯特罗姆比基德斯率领舰队离去的消息，重新鼓起勇气。［2］阿斯泰奥库斯率领2艘船，沿海岸航行到开俄斯，把那里的舰船聚集起来，随即带领整个舰队向萨摩斯进军。可是，由于雅典人内部互相猜疑，拒不出海迎战，他又从萨摩斯驶回米利都。

［3］原来，就在这个时候，或者更早一些，雅典的民主制已被推翻。[19]皮山大率诸位使者从提萨佛涅斯那里返回萨摩斯后，他们便进一步巩固了他们在军队中的势力，并怂恿萨摩斯上层阶级与他们一起建立寡头制，而萨摩斯人新近举行暴动，反对他们的同胞，其目的正是避免受到寡头党人的统治。［4］同时，在萨摩斯的那些雅典人经过磋商作出决定，孤立阿尔基比阿德斯，因为他不肯与他们联合起来，而且他也不是那种参加寡头制的人。于是，他们立即着手工作，千方百计地防止他们的事业功亏一篑，同时继续进行战争。他们慷慨解囊，从自己的私人财产中捐献出战争所需的金钱和其他一切东西，因为从此以后，他们所做的工作仅仅是为了他们自己。[20]

64他们作出这些决定并互相鼓励后，便立即派遣半数的使者和皮山大回雅典开展各种必要的工作（他们受命在沿途经过的所有臣属城邦中建立寡头制），派遣另一半使者奔赴其他方向各属国。［2］狄伊特里弗斯[21]在开俄斯附近，他当选为色雷斯地区各城镇的指挥官，并被委派前去就职。他抵达塔索斯，废除了当地的民主制。［3］可是，在他离开那里不足两个月，塔索斯人就开始在他们的城市设防，因为他们已经对依附于雅典的贵族政治感到厌倦，日夜盼望着从拉栖代梦人那里获得自由。［4］事实上，塔索斯人中有一个集团（他们是过去被雅典人驱逐的人）已与伯罗奔尼撒人联合起来，他们与城里的朋友们一起，不遗余力地争取伯罗奔尼撒人带来一支舰队，以促成塔索斯叛变。因此，这个集团所日夜期盼的事情就这样实现了：他们没有冒任何危险而重组政府，废除了压制他们的民主制。［5］发生在塔索斯的事实证明，它与雅典的寡头政治密谋者的期望刚好相反。在我看来，在许多其他属邦中，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因为这些城邦一旦建立了稳健的政府，享有行动自由，他们就追求绝对自由，决不理会雅典人向他们提出的“法律”和“秩序”的空洞说教了。

65 皮山大与使者们按照他们所作出的决定，沿海岸航行，沿途废除各城邦的民主制，还在一些地方征召重装步兵，加入他们的军队。他们就这样回到雅典。［2］在雅典，他们发现他们的同谋者已经完成大部分准备工作。一些年轻人已经组织起来，秘密地杀死了民

主党的主要领袖安德罗克利斯，他要对流放阿尔基比阿德斯负主要责任。[22]安德罗克利斯成为暗杀目标是因为他是民主派的领袖，这些人杀死他还是为了讨好阿尔基比阿德斯，他们猜测阿尔基比阿德斯将被召回，并使提萨佛涅斯成为他们的朋友。他们还以同样的方式秘密除掉其他一些他们所憎恨的人。［3］同时，他们公开叫嚷，除了在军队中服役的人，对其他人一律不支付薪金；分享政府权力的人数不得超过5000人，这些人应当是在个人资质和财产上最能为国效力的人。

66 但是，这仅仅是向民众宣传的口号，因为这次政变的始作俑者实际上将掌握城邦政权。可是，尽管公民大会和按抽签方法选举出来的议事会[23]仍在举行，但未经寡头党人同意的事情，他们不能议决；寡头党人既指派发言人，又事先确定其演讲内容。［2］其他人看到寡头党人人数众多而感到畏惧，都缄默不语；或者，如果有人胆敢提出反对意见，寡头党人立即以某种适当的方式将他处死。他们既不追捕谋杀犯，也不对嫌疑犯进行审判。但是，民众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处于极度恐惧之中，甚至当他们闭口不言时，仍为他们自己逃脱了灾祸而暗自庆幸；［3］雅典民众高估了寡头党人的人数，也打击了自己的信心。由于雅典是个大城市，民众们不能互相帮助，彼此之间信息不通，因而没有办法了解寡头党人的真实人数。［4］由于同样原因，任何人不可能向其邻人诉说衷肠，商议保护自己的办法，因为他能诉说的人要么和他素不相识，要么虽然认识，但又不可靠。［5］事实上，所有民主党人之间都互相猜疑，每个人都认为他的邻人与正在发生的密谋有关，寡头党人就在他们身旁，而过去是没有人能够相信这些人会参与寡头政治的；这些人使民众相互猜疑，这有助于确保少数密谋者的安全，因为他们确信平民大众内部互不信任。

67 皮山大和使者们在这个时候抵达雅典，他们不失时机地开展其他工作。首先，他们召集公民大会，提议选举拥有全权的10个委员，起草宪法；宪法起草完毕后，他们应当就管理城邦的最好政体问题在一个指定的日期向民众提出他们的建议。［2］随后，当指定日期到来时，寡头党人封锁了波塞冬神庙区的科罗努斯举行的公民大会会场。该处地方狭窄，距雅典城10斯塔狄亚[24]。十人委员会只提出一个建议，即任何一个雅典人都可以按其意愿提出任何建议方案而不会遭到处罚，对指控那些提议者违法或对提议者进行其他方式骚扰的人则严加处罚。[25]［3］提议方法已经明确，立即有人坦率地主张，现行宪法体制下的官员任职和付薪制度都应当取消；应当选举5人为主席，由这5位主席选择100人，这100人中的每一个人再选择3人；这样组成的“四百人”机构进驻议事会大厅[26]，拥有治理邦国的全权，按照他们认为最好的方式治理城邦，并可以在他们选定的任何时

间召开“五千人”会议。[27]

68 提出这项动议的人是皮山大。很明显，他是热衷于推翻民主制的主要代表人物。但是，对筹划整个政变阴谋、准备政变方式这件事考虑最多的是安提丰[28]。他是当时雅典最能干的人物之一。他足智多谋，有向人们表述其思想的辩才，但他不愿在公民大会上发言或在任何公开场合抛头露面。因为他以诡辩狡猾而闻名，民众对他的印象不好。当参加法庭诉讼的人向他咨询或者在公民大会上发表演讲的人向他请教时，他是一个最能提供帮助的人。［2］事实上，后来，当“四百人”政府被推翻，几乎全都由民众处理国事的时候，他被指控参与建立这个寡头政府，他受到审判并有生命危险，他所作的答辩词似乎是迄今为止最优秀的一篇答辩词。［3］弗利尼库斯也对寡头制表现出超乎常人的热心。他害怕阿尔基比阿德斯，确信阿尔基比阿德斯知道他在萨摩斯与阿斯泰奥库斯的阴谋，[29]他认为寡头制政府不会召回阿尔基比阿德斯。他曾参加了这次充满危险的密谋活动，并且是所有密谋者中立场最坚定的。［4］哈格浓之子塞拉麦涅斯也是颠覆民主制的首要人物之一。此人多谋善断，辩才出众。既然有如此众多精英人物参与此事，因此，尽管困难重重，它的成功是理所当然的。在废黜僭主统治以后的大约一百年中[30]，雅典人民在这个时期不仅没有屈从于任何人的统治，而且在这期间的一半以上的时间里是习惯于统治其臣民的；[31]要剥夺雅典人民的自由，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69 公民大会在一致赞成声中批准了所提议的宪法，随后散会。之后，他们以下述方式把“四百人”引入议事会大厅。考虑到敌人仍在狄凯里亚，所有的雅典人经常不是在城墙上，就是在各个战斗岗位上，［2］因此，当天他们允许没有参加密谋活动的人像往常一样回家去，而命令寡头派的同盟者待在离他们的武器不远的地方，不露声色。一旦有人对这次行动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他们将拿起武器制服他。［3］那里还有一些安德罗斯人和泰诺斯人，以及300名卡利斯图人和一些来自埃吉那的移民，[32]他们都是特意为了这个目的带着自己的武器来的；他们也接到了同样的命令。［4］这些安排布置妥当后，“四百人”走出来，他们每人身上都暗藏匕首，有120名“希腊青年”跟随在他们左右；他们一旦需要使用暴力，即可令其效力。“四百人”走到议事会大厅中的按抽签方式选举出来的议员们面前，命令议员们领取他们的薪金[33]，然后离开；他们自己带来了议员们在其余任期内[34]的全部薪金，在议员们任职期满的时候，支付给他们。

70 就这样，议事会议员们未作任何冒险和反抗就退出去了，其余的公民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于是，“四百人”进入议事会大厅，现

在他们自己以抽签方式分配他们的普利塔涅斯[35]。他们在就职时，举行祈祷并向神祇献祭。但是，他们后来严重背离民主制的管理方式，除了因为阿尔基比阿德斯的缘故没有召回流放者外，[36]他们还以武力统治城邦；［２］他们处死一些他们认为便于除掉的人，尽管人数不多，其他一些人则被囚禁起来，或者被放逐。他们还派人去告诉在狄凯里亚的拉栖代梦国王阿基斯，说他们愿意议和。阿基斯现在更有理由与他们议和，因为与他交涉的已不再是反复无常的雅典民众。

71 可是，阿基斯国王不相信雅典城邦政局稳定了，也不相信雅典民众会立即放弃他们自古以来享有的自由。他认为，即使雅典现在没有骚乱，当大量的拉栖代梦军队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一定会引起混乱的，他决不相信雅典的局势会从此稳定下来。因此，他给“四百人”当局的使者的答复是并不指望与雅典和解。他派人从伯罗奔尼撒调来大批援军。不久，这些援军和他在狄凯里亚的驻军一起，直逼雅典城，希望引起雅典的城内动乱，有助于迫使“四百人”接受他提出的条件，或者指望雅典城邦在内忧外患之际，甚至可能不战而降。总之，他认为他将成功地夺取防守空虚的长城。［２］但是，雅典人看到他率军逼近的时候，城内没有一点乱象；相反，他们派出骑兵和大量重装步兵、轻装步兵和弓箭手，射死一些过于靠近雅典人的阿基斯的士兵，抢走了一些武器和阵亡者尸体。对此，阿基斯终于认清形势，率军退却，［３］让自己的军队仍驻扎在狄凯里亚原有阵地上。那些援兵在阿提卡滞留几天后，也被遣送回国。此战之后，“四百人”继续遣使去拜谒阿基斯，现在他比较愿意接待他们了。根据他的建议，雅典政府派遣使者到拉栖代梦，商谈缔约事宜，因为他们很想实现和平。

72 他们还派遣十人使团到萨摩斯去，以使驻扎在那里的雅典军队安心。他们解释说，建立寡头制并不是为了损害城邦或公民利益，而是为了从根本上拯救国家；治国安邦的并不只是那“四百人”，而是“五千人”；尽管他们远征在外并在国外服役，雅典人还从来没有遇到极其重大的问题，需要召集“五千人”大会来讨论。［２］这些使者还奉命向军队通报所有其他方面的事情。新政府成立后，这些使者之所以被如此迅速地派遣出来，是因为他们担忧；而这种担忧被证明是正确的，在海军中服务的大批人员不肯接受寡头制宪法，初现不祥征兆，结果可能是他们的统治将以某种方式被推翻。

73 实际上，在萨摩斯的雅典驻军反对寡头制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在那“四百人”人进行政变密谋期间，发生了下列事件。［２］前面已提及，部分萨摩斯民众起而反抗上层阶级，[37]他们是民

主党人；在皮山大抵达萨摩斯之后，[38]他们皮山大和在萨摩斯参加密谋的雅典人的游说下，转而倒向寡头派一边。他们当中有300人在转变立场后发誓，将攻击其他被认为是民主派的公民。［3］同时，他们处死一个名叫海帕波鲁斯的雅典人，他是一个被陶片放逐法驱逐的一个害群之马；[39]他们处死他并不是因为畏惧他的势力或地位，而是因为他是一个恶棍，给城邦带来耻辱。他们的这一行动得到一个将军卡尔米努斯[40]和一些支持他们的雅典人配合，他们发誓与这些雅典人保持友谊，并与这些雅典人做了其他类似事情。现在他们决定攻击民主党人了。［4］萨摩斯的民主党人觉察到即将发生的事情，把这个情况告诉两个将军列昂和狄奥麦敦，因为他们两人为民主党人所信任，他们并非心甘情愿地支持寡头制。他俩也把有关情况告诉舰长特拉叙布鲁斯和在重装步兵服役的特拉叙鲁斯，以及通常被认为是最坚决反对密谋分子的其他一些人，恳求他们不要坐视不管，不要眼看着萨摩斯遭到毁灭；萨摩斯是唯一保留下来的联络雅典帝国的据点，不要让雅典人失去萨摩斯。［5］听到这个呼吁，他们与士兵们逐一接触，竭力劝说他们起来反抗。特别是“帕拉鲁斯”号战舰[41]上的桡手，他们全是雅典的自由民，甚至在这事尚未发生的时候，他们就一直是敌视寡头制的；列昂和狄奥麦敦如果自己航行到别的地方，他们都会留下一些舰船保护萨摩斯人。［6］因此，当那300人进攻民众的时候，所有这些人，尤其重要的是“帕拉鲁斯”号战舰上的桡手们都来援救他们；萨摩斯的民众获得胜利，处死那300人中的大约30名头目，将另外3人予以放逐，赦免其他叛乱者，以便将来在民主政体下共同生活。

74 于是，萨摩斯人和在萨摩斯的雅典军队，立即派遣“帕拉鲁斯”号战舰带着积极参加萨摩斯革命的雅典人阿基斯特拉图斯之子凯利亚斯，回雅典禀报萨摩斯所发生的事情。事实上，他们还不知道“四百人”已在雅典夺取了政权。［2］当他们驶入港口时，“四百人”马上拘捕了“帕拉鲁斯”号上的两三个桡手，夺取了战舰，把其他桡手转移到一艘军队运输船上，安排他们到优波亚周围巡逻。［3］但是，凯利亚斯看到雅典的这种局势，就设法秘密返回萨摩斯，很夸张地向士兵们描述了雅典所实施的恐怖措施。他说，所有的人都遭到鞭打，没有人敢说一句反对当权者的话；士兵们的妻室儿女受到凌辱，当局计划逮捕和关押与他们意见相左的所有在萨摩斯服役的军人的亲属，如果他们不服从政府，就要处死他们的亲属。另外，他还捏造了很多其他的不实之词。

75 听到这个消息，将士们的第一个想法就是除掉建立寡头制的首要分子和所有相关人员。但最终他们放弃了这个主意，因为温和派反对这样做，警告他们这会毁掉他们的事业，敌人近在咫尺，并做好

了进攻准备。［2］事后，使军队改变主意的主要人物莱卡斯之子特拉叙布鲁斯和特拉叙鲁斯，希望以最公开的方式把萨摩斯政府改变为民主政府，用最有力的誓言束约所有士兵，尤其是那些寡头党人的士兵，要求他们接受民主政体，团结起来，积极参加与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并且要反对“四百人”政府，不同他们发生任何联系。［3］所有成年的萨摩斯人也用同样的誓言宣誓。雅典军队与萨摩斯人通力合作，风雨同舟，因为他们确信，如果“四百人”或者那些在米利都的敌人得胜，他们自己或萨摩斯人都必死无疑。

76 现在争斗的焦点是，军队试图以武力迫使城邦实行民主制，而“四百人”想强迫军队接受寡头制。［2］同时，士兵们立即举行会议，他们罢免了受到他们怀疑的现任的将军们和战舰的舰长们，并选出新的舰长和将军以取代他们，所选之人包括已是军队领导人的特拉叙布鲁斯和特拉叙鲁斯。［3］他们还站起来互相鼓励，说了一些其他事情。他们强调，他们不应该因城市背叛他们而丧失信心，因为背叛民主制的党派是少数派，拥有的各种资源都比他们自己的要贫乏些。［4］他们拥有整个舰队，凭借这支舰队能迫使帝国境内的其他城市给他们提供金钱；正如他们的基地在首都[42]一样，他们拥有萨摩斯城，该城并非没有实力，过去双方交战时，[43]几乎剥夺了雅典人的制海权；就敌人方面而言，他们的作战基地与从前一样。事实上，他们拥有舰队，他们自己比国内政府[44]更有能力提供物资给养。［5］他们占有萨摩斯这个前哨基地，过去国内政府凭借萨摩斯这个前哨基地，才能够控制海上运输，使之进入比雷埃夫斯港；如果“四百人”拒绝恢复宪法，他们将会看到，萨摩斯的军队剥夺他们使用海域的权利是比较容易的，而雅典人要剥夺萨摩斯军队使用海域的权利是比较困难的。［6］而且，在如何克敌制胜方面，雅典的作用很小，或者根本没有用；而失去雅典人，对他们丝毫无损，因为雅典国内既不再给他们提供金钱（士兵们不得不自己去筹措金钱），又不能提供任何正确的谋略（邦国掌控作战军队的理由就在于此）。相反，甚至在这一点上，[45]国内政府错误地废除了他们祖先创建的法制，而军队力图维护的正是这种法制，并试图以武力迫使国内政府同样遵守这些法制。因此，甚至在正确谋略方面，萨摩斯的军队和雅典城一样，都不乏良谋之士。［7］而且，他们只要确保阿尔基比阿德斯的人身安全，把他召回，他会乐于尽力促成他们与波斯国王结盟。最为重要的是，即使他们的这些计划都落空了，他们拥有如此规模的一支海军，他们也可以有很多退避之处，并可以在那里找到城市和领土。

77 他们以这种方式一起讨论，互相安慰；他们不遗余力地做好战斗准备；“四百人”派往萨摩斯的十名使者，在提洛岛上得知这种情

况，便滞留在那里。

78 大约在这个时候，在米利都的伯罗奔尼撒舰队的士兵中流传一种说法，说阿斯泰奥库斯和提萨佛涅斯正在毁坏他们的事业。阿斯泰奥库斯不愿进行海战—无论是从前他们的舰队处于鼎盛时期而雅典舰队尚弱的时候，还是现在，据他们获得的消息，雅典国内动乱而其舰队也没有联合起来的时候。他只是让他们等待提萨佛涅斯的腓尼基舰队，而这支舰队是只在名义上存在的。而提萨佛涅斯不仅没有把腓尼基的舰队带来，还以不按期付酬，甚至不付足额，以破坏他们的海军。因此，他们说事不宜迟，一定要在海上决战。他们当中，叙拉古人对这一点特别坚持。

79 知道了这些怨言的阿斯泰奥库斯和同盟者，在一次会议上决定进行决战。当萨摩斯的雅典军队发生骚动的消息传到他们那里时，他们率领其全部110艘[46]舰船出航，并命令米利都人由陆路进军米卡列，再从那里起航。［2］雅典人率领82艘舰船从萨摩斯出发，这时正好停泊在米卡列的格劳克，这里是萨摩斯靠近大陆且面对米卡列的一个据点。雅典人发现伯罗奔尼撒人的舰船驶来进攻他们，便退回到萨摩斯。他们认为自己的舰船数量不足，不愿把所有舰船投入此战。［3］而且，他们事先从米利都得到消息，敌人求战心切；而他们正在期盼斯特罗姆比基德斯率领从开俄斯前往阿卑多斯[47]的那些舰船，从赫勒斯滂驶来与他们会合。他们此前已派出一个信使到斯特罗姆比基德斯那里去了。［4］因此，雅典人退到萨摩斯，伯罗奔尼撒舰队驶入米卡列，他们与米利都的陆军以及附近的民众驻扎在一起。［5］翌日，他们打算从海上进攻萨摩斯。这时，他们获悉斯特罗姆比基德斯率领的舰队从赫勒斯滂赶来了。于是，他们立即退回米利都。雅典人现在得到增援，他们率领108艘舰船，前去进攻米利都，希望进行决战；但对方无人出来迎战，他们又驶回了萨摩斯。

---

[1] 史译本为“拉栖代梦人”。

[2] 参阅修昔底德，VIII. 29。

[3] 在古希腊人的心目中，雅典人属爱奥尼亚人，斯巴达属多利斯人，分属不同“民族”。参阅徐晓旭：《古希腊人的“民族”概念》，《世界民族》，2004年第2期。

[4] 阿尔基比阿德斯是按波斯人的观点来讨论这一问题的。关于波斯人的看法，参阅修昔底德，VIII. 43。

[5] 参阅修昔底德，VI. 92。

[6] 参阅修昔底德，VIII. 43。

[7] 埃琉西斯神秘祭祀的祭司长和渎神罪的解释者都出自这个祭司氏族。这个氏族的始祖是攸摩浦斯。

[8] 基利基斯族是另一个祭司家族，实际上是宰杀牺牲的；其始祖是攸摩浦斯的儿子基利基斯。因而在希腊古代文献中，雅典的这两个彼此相关的家族常常并列出现。

[9] 参阅修昔底德，VI. 60及附注。

[10] 这段陈述暗示，在雅典和阿摩基斯之间有某种关系可以被出卖。参阅修昔底德，VIII. 5及附注。

[11] 在雅典，没有近代意义的所谓“政党”组织。但是，在民间确实存在着若干利益一致公民小集团（希腊文*synomosiai*）。他们时常合法地参与民主制的城邦政治生活，发表某些政见。有些学者认为伪色诺芬的《雅典政制》就属于这类组织所撰写的宣传材料。该词的原意为“相互宣过誓的社团”（sworn associations）。有些英译者将其译为“Clubs”，似乎有些问题。近代以来学者已就此做过很多讨论。参阅S. 霍恩布鲁尔：《修昔底德著作注释》，第3卷，第916—920页。

[12] 参阅修昔底德，VIII. 38，40。

[13] 参阅修昔底德，VIII. 28，38。

[14] 许多学者根据阿尔基比阿德斯这最后一项要求，认为在雅典和波斯之间可能存在一项协定。参阅R. B. Strassler, *The Landmark Thucydides*, Appendix B and E, pp. 583–588, 597–602。

[15] 自腓尼基诸邦臣服于波斯人之后，他们的舰队一直是波斯帝国海军的主力。因此，条约中所说“国王的舰船”主要指腓尼基舰队。

[16] 克尼多斯附近一海角。

[17] 参阅修昔底德，VIII. 55。

[18] 公元前411年3月。

[19] 公元前411年雅典发生政变，民主制政府被推翻，成立“四百人”政府。

[20] 参阅修昔底德，VIII. 48。

[21] 克译本为Diitrephes，昭译本为Diotrephes。

[22] 参阅修昔底德，VI. 84。普鲁塔克在其《传记集·阿尔基比阿德斯传》（XIX）指出，安德罗克利斯是一位“平民领袖”（demagogue），他提供了奴隶和麦特克作证，以证明阿尔基比阿德斯涉嫌毁坏赫尔墨斯神像并污秽神秘祭祀。参阅修昔底德，VI. 28；安多基德斯：《论密仪》，27。

[23] 原文为“豆粒议事会”。雅典人以不同色的豆粒抽签，以决定候选人是否当选。“五百人议事会”即以此方法产生。作者强调“豆粒议事会”，以示有别于战

神山议事会（Areopagus，贵族会议）。

[24] 约合1850米。

[25] 根据雅典违法法案申诉的程序，对于议事会或公民大会制定的法案，在一年之内任何公民都可以提出违法法案的申诉。如果经过法庭审查，证明该法案确实与现行法律相抵触，原提案人应处死刑或罚款。这样可以有效维护宪法的稳定性。寡头党人这样做，显然是为了扫除他们修改宪法的障碍。

[26] *Bouleutrion*（Council chamber）坐落在雅典市政广场，该建筑遗迹至今犹存。

[27] 当时已传说有选举权的只以五千人为限；就是在这个会议中提出100人来，确定五千人名单，但是名单迟迟没有公布。参阅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IX. 2—XXXII. 3。

[28] 安提丰被认为是雅典十大演说家之一。一说修昔底德斯是他的学生。此说源自伪普鲁塔克：《十大演说家传》，其可靠性似乎值得怀疑。

[29] 参阅修昔底德，VIII. 50—51。

[30] 从公元前510算起至公元前411年，实际上是99年。

[31] 这意味着在修昔底德看来，雅典人至少从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初就习惯于统治自己的臣民了。

[32] 参阅修昔底德，II. 27。

[33] 即领取当日的薪金（每人1德拉克玛）。

[34] 按雅典宪法规定，在五百人议事会中，十个地域部落轮流作“主席团”，每团50人，负责处理国家事务时间为一年的十分之一。这就是说，每个“主席团”的任期为35或36天。

[35] “普利塔涅斯”即“主席团”。现在每个“主席团”是40人而不是过去的50人了，因为新的议事会是由每个部落40人组织而成的（参阅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XI. 1—3）。

[36] 这就是说，有人希望雅典新政府召回被放逐者，但是因为他们不希望阿尔基比阿德斯回国，因而未采纳这个建议。此时修昔底德也是流亡在外的。

[37] 参阅修昔底德，VIII. 21。史译本这里译为贵族派（aristocrats）。

[38] 参阅修昔底德，VIII. 43。

[39] 此事可能发生于公元前418年。他是阿里斯托芬喜剧中嘲笑的对象。参阅普鲁塔克：《传记集·尼基阿斯传》，XI；《传记集·阿里斯提德斯传》，VII；《传记集·阿尔基比阿德斯传》，XIII。

[40] 参阅修昔底德，VIII. 30，41，42。

[41] 关于这艘战舰，参阅修昔底德，III. 33附注。

[42] 在雅典帝国时代，雅典城是帝国名副其实的首都。

[43] 雅典与萨摩斯的交战发生在公元前440年。参阅修昔底德，I. 115。

[44] 指“四百人”政府。

[45] 即在提供正确谋略方面。

[46] 史译本为“112艘”。

[47] 参阅修昔底德，VIII. 62。

第二十六章 战争的第二十一年。阿尔基比阿德斯应召来到萨摩斯。优波亚的暴动和“四百人”政府的倾覆。基诺塞马战役。

80 在同一个夏季里，[1]伯罗奔尼撒人不肯与雅典人的联合舰队作战，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是敌人的对手，不知道到哪里去为这支庞大的舰队筹集军费，尤其是因为原先提供军费的提萨佛涅斯麻烦不断。他们根据以前从伯罗奔尼撒出发时所接受的命令，[2]派遣兰斐亚斯之子克里阿库斯率领40艘舰船到法那巴佐斯那里去。［2］因为法那巴佐斯邀请他们去，准备给付薪饷。同时，拜占庭派来使者，主动提出转向他们一边。［3］因此，这些伯罗奔尼撒舰船驶入公海，以免被雅典人发现。因遭遇风暴袭击，多数舰船在克里阿库斯率领下航行到提洛岛，随后返回米利都。克里阿库斯从那里经陆路前往赫勒斯滂，就任指挥官。麦加拉人希里克苏斯仍然率领他们舰队中的10艘舰船一路顺风地抵达赫勒斯滂，促成了拜占庭人的叛变。［4］叛变发生后，在萨摩斯的雅典指挥官获悉此事，派遣一支舰队攻击他们，以保卫赫勒斯滂。在拜占庭附近，发生了一场遭遇战，双方各有8艘舰船参战。

81 同时，在萨摩斯的领导人[3]，特别是特拉叙布鲁斯，从变更萨摩斯政体之时起，就始终不渝地坚持召回阿尔基比阿德斯的决策，最终在一次会议上说服了广大士兵，他们投票赞同召回并赦免阿尔基比阿德斯。于是，他航行到提萨佛涅斯那里，把阿尔基比阿德斯带回萨摩斯。因为他深信，他们获得拯救的唯一机会，是促使提萨佛涅斯从伯罗奔尼撒人那边转向他们自己这边来。［2］随后，他们举行了一次会议，阿尔基比阿德斯在会上抱怨和哀叹他个人被放逐的不幸遭遇，详尽阐述了他对公共事务的看法，鼓励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且夸夸其谈，说他对提萨佛涅斯如何有影响力。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使雅典的寡头制政府害怕他，促使寡头党诸派解体，提高自己在萨摩斯的军队中的声望，增强将士们的信心，最终达到尽可能恶化敌人与提萨佛涅斯的关系，使敌人的希望化为泡影。［3］因此，阿尔基比阿德斯向军队许下如下夸张性的诺言：说提萨佛涅斯庄重地向他保证，既然他只相信雅典人，那么，只要他自己还有一点剩余东西的时候，他们就绝对不会缺少给养，即使贫穷到不得不变卖自己的银床，他也决不让他们缺乏薪饷；而且，他将把现在驻扎在阿斯蓬都斯的腓尼基舰队带到雅典人这边，而不是伯罗奔尼撒人那边。但是，只有阿尔基比

阿德斯被召回国，成为他们对他的保证，他才能相信雅典人。

82 雅典士兵们听罢这番话和其他更多的承诺之后，立即选举阿尔基比阿德斯作为他们的将军，与以前诸位将军共事，把他们的所有事务交由他处理。现在，军队中没有人不相信他目前有了人身安全和报复“四百人”的希望了。他们听了他的演讲后，开始蔑视他们所面对的敌人，以至于想立即航行到比雷埃夫斯去。［2］阿尔基比阿德斯明确反对向比雷埃夫斯进军，而把更直接的敌人留在身后的计划，尽管很多人赞同这个行动计划。他说，他现在既然当选为将军了，他愿意首先航往提萨佛涅斯那里，与他磋商进行战争的策略。［3］因此，会议结束后，他立即动身前去，以便使人相信，他与提萨佛涅斯相互间都很信任；也希望借此抬高他在提萨佛涅斯心目中的地位，表明他现在已当选为将军，这样的一个人，对于提萨佛涅斯而言，他可以造福，也可以为祸了。因此，阿尔基比阿德斯既设法利用提萨佛涅斯来威胁雅典人，同时又利用雅典人来威胁提萨佛涅斯。

83 同时，在米利都的伯罗奔尼撒人得知雅典军队召回了阿尔基比阿德斯，他们此前已经不信任提萨佛涅斯，现在比此前更加憎恶他了。［2］事实上，自雅典舰队出现在米利都附近，而他们拒绝出海迎战雅典人以后，提萨佛涅斯较从前更加不按期给付薪金，甚至此之前，因为阿尔基比阿德斯的缘故，伯罗奔尼撒人已经不大喜欢他了。［3］于是士兵们像过去一样集合成群，并和其他一些有势力的人在一起，他们纷纷议论自己从来没有得过全薪，他们领到的薪金数量很少，甚至这些少量的薪金也不能按期发放；除非他们进行决战，或者迁移到能够给他们提供给养的其他地方，否则，船上的桡手们都会逃走的。这些全是阿斯泰奥库斯的过错，他为了自己的私利，对提萨佛涅斯唯命是从。

84 伯罗奔尼撒的士兵不断议论这些事情，结果发生了针对阿斯泰奥库斯的骚动。［2］叙拉古人和图里伊人的大部分船员是自由民，这些最自由的桡手同样最勇敢地围攻阿斯泰奥库斯，要求付给他们薪金。阿斯泰奥库斯态度傲慢地回答并威胁他们；当多利尤斯为他的桡手们说话的时候，阿斯泰奥库斯甚至举起他的将军杖[4]打他；［3］士兵们看到这种情况，他们以桡手的方式，愤而冲出，以石头袭击阿斯泰奥库斯。可是，阿斯泰奥库斯及时觉察到他们的意图，逃往一个祭坛躲避起来。他们没有打着他，就散去了。［4］同时，提萨佛涅斯在米利都修筑的要塞遭到突袭，被米利都人攻占了，里面的驻军被赶走。这次行动得到其他同盟者尤其是叙拉古人的赞成；［5］只有利卡斯[5]不赞成，他还说，米利都人和在波斯国王疆域内的其他人理应服从提萨佛涅斯，也应当讨好他，直到战争圆满结束。

米利都人因为此事和其他类似事情而迁怒于他；后来当他病死以后，米利都人不允许把他埋葬在拉栖代梦军队想把他埋葬的地方。

85 在军队对阿斯泰奥库斯和提萨佛涅斯的不满达到如此程度的时候，明达鲁斯从拉栖代梦赶来，接替阿斯泰奥库斯出任海军大将，担任指挥官。于是，阿斯泰奥库斯起航回国，［2］提萨佛涅斯派遣他的一名亲信卡里亚人高利特斯与他同行。高利特斯能说两种语言，[6]他抱怨米利都人攻占要塞，同时为提萨佛涅斯本人辩护，反击米利都人。因为提萨佛涅斯知道，米利都人的使者正在前往斯巴达的途中，其主要目的是告发他的所作所为，并有赫摩克拉特斯与米利都的使者同行。赫摩克拉特斯是想去指控提萨佛涅斯与阿尔基比阿德斯勾结在一起，破坏伯罗奔尼撒人的事业，扮演两面派角色。［3］实际上，因为没有全额支付薪金，[7]赫摩克拉特斯总是与提萨佛涅斯有龃龉；最后，当赫摩克拉特斯被叙拉古人放逐，新的指挥官—波塔米斯、米斯康和德马库斯—抵达米利都接手叙拉古舰队指挥权的时候，[8]提萨佛涅斯更猛烈地攻击流亡中的赫摩克拉特斯；对他的其他指控中，有一项是指责他曾请求提萨佛涅斯提供金钱，因为他没有得到这笔钱，后来他便与提萨佛涅斯为敌了。［4］这样，阿斯泰奥库斯、米利都人和赫摩克拉特斯启程前往拉栖代梦。这时，阿尔基比阿德斯从提萨佛涅斯那里渡海回到萨摩斯。

86 阿尔基比阿德斯返回后，“四百人”派遣的使者从提洛岛抵达萨摩斯，正如前面提及的，[9]他们是来抚慰驻扎在萨摩斯的军队，并向士兵们说明情况的；他们还召开了一次士兵大会。会上，他们试图发言，［2］士兵们起初不听他们的发言，公开叫喊，要处决民主制的颠覆者，但最后，经过一番周折，士兵们平静下来，倾听他们的讲话。

［3］于是，雅典来的使者们开始向士兵们解释说，最近对政制的改变，是为了挽救城邦，而不是毁掉城邦，也不是把它拱手让与敌人。如果他们要这样做，在他们执政期间，当敌人入侵的时候，他们就已经有机会这样做了；所有“五千人”都将在政府中适当地分享权力；士兵们的亲属并非像凯利亚斯诬蔑的那样受到凌辱，也没有受到士兵们所抱怨的其他虐待，他们全都平安地享有自己的财产，正像士兵们离开时那样。［4］除此之外，他们还提及了其他方面的事情，但是愤怒的士兵们根本听不下去。在诸多不同意见中，最受欢迎的主张是航行到比雷埃夫斯去。这时候，阿尔基比阿德斯力挽狂澜，首次为他的祖国做出有益的事，而且这件事非常引人注目。因为驻扎在萨摩斯的雅典军队一心想航行回去进攻他们同胞，如果那样，伊奥尼亚和赫勒斯滂肯定会立即落入敌手。正是阿尔基比阿德斯阻止了他们的

行动。［5］那时，当没有其他人能够阻止士兵们的时候，阿尔基比阿德斯制止了他们进攻雅典的企图，他阻止和转移了因个人的原因而对使者们的怨恨；［6］他自己给使者们一个答复后打发他们回去。他的答复是，他不反对“五千人”政府，但坚决要求“四百人”政府应当予以取缔，五百人议事会应当恢复权力；同时，他完全赞成节省各种开支的做法。这样，军队就能够得到更多的经费。［7］总之，他奉劝他们要宁死不屈，勇敢地面对敌人。因为，如果城邦得以保全，国内两派有朝一日是有望和解的；反之，如果任何一方被打败，无论是在萨摩斯的一派，还是在雅典的一派，将不再有人留下来与之和解了。

［8］同时，阿尔哥斯的使者来到这里，主动表示支持在萨摩斯的雅典民主派。阿尔基比阿德斯对阿尔哥斯使者表示感谢，遣送他们回去，当有使者邀请他们时，请他们再来。［9］阿尔哥斯的使者是与“帕拉鲁斯”号战舰上的桡手们结伴而来的，前面我曾提及，[10]这些桡手被“四百人”派遣到一艘运输船上，命令他们在优波亚周围巡逻。当时这些人正运送“四百人”派往拉栖代梦的一些雅典使者—莱斯波狄亚斯、阿里斯托丰和麦里西亚斯，当他们途经阿尔哥斯的时候，这些雅典使者被捕，将被作为颠覆民主制的头目交给阿尔哥斯人。他们自己并未返回雅典，带着阿尔哥斯使者，乘坐他们信任的阿尔哥斯战舰来到萨摩斯。

87 在同一夏季中，正是由于阿尔基比阿德斯被召回，加上提萨佛涅斯的种种表现，使伯罗奔尼撒人对他的不满达到极点，伯罗奔尼撒人对提萨佛涅斯与雅典人已经联合起来不再有任何怀疑；而提萨佛涅斯希望或似乎希望消除伯罗奔尼撒人对他的这种猜疑。他准备到阿斯蓬都斯去把腓尼基人的舰队带来，并邀请利卡斯与他同行。他说，他将任命塔摩斯作为他的代理人，在他本人离开那里期间，由他向军队支付薪金。［2］对于提萨佛涅斯为何到阿斯蓬都斯，有不同说法；至于他到阿斯蓬都斯的意图，也很难确定；毕竟，他没有带来腓尼基人的舰队。［3］确实有147艘腓尼基人的舰船来到阿斯蓬都斯，但是，为什么腓尼基人的舰船不继续驶来呢？有种种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提萨佛涅斯离开那里是在实施其消耗伯罗奔尼撒人资源的计划，因为无论如何，他的部将塔摩斯在给付薪金时，比提萨佛涅斯本人更吝啬；有人认为，他把腓尼基人带到阿斯蓬都斯是为了解散他们，攫取他们的军饷，从来就没有打算雇用他们；还有人认为，由于拉栖代梦人对他提出强烈抗议，为了让人们说他没有过错，而那些舰船的确配备了船员，他也确实前去带领那支舰队了。［4］在我看来，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他不把腓尼基人的舰队带来，就是因为他希望希腊的军队精疲力竭，逐步丧失战斗力。即在他航行到阿斯蓬都

斯期间，随着时间的流逝，消耗希腊军队的力量，他自己则不把力量投放在天平的任何一方，以使双方势均力敌。如果他希望结束这场战争，他果真毫不犹豫地在战争过程中参战，则完全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他带来腓尼基人的舰队，很可能使拉栖代梦人获得胜利。而这时拉栖代梦人的海军实力与雅典海军势均力敌，而不是处于劣势了。［5］但是，能够最明确地判断他的意图的证据，是他提出的不把舰队带来的借口。他说，集结在一起的舰船数目少于波斯国王所要求的数量，但是，如果他花费国王的少许金钱，以较小的代价取得同样的结果，这肯定只会提高其声望。［6］总之，不论他的意图是什么，提萨佛涅斯去了阿斯蓬都斯并见到了腓尼基人；应他的请求，伯罗奔尼撒人派遣一个名叫腓力浦的拉栖代梦人带着2艘战舰前去，迎接腓尼基人的舰队。

88 阿尔基比阿德斯发现提萨佛涅斯去了阿斯蓬都斯，他自己率领13艘舰船驶往那里，他向在萨摩斯的雅典人许诺，他肯定会为他们作出一个重大贡献，因为他或者把腓尼基人的舰队带回雅典，或者无论如何要阻止该舰队与伯罗奔尼撒人联合起来。长期以来，他一直清楚，提萨佛涅斯绝对没有把腓尼基人的舰队带来的意思；他尽力想在伯罗奔尼撒人的心目中造成一个印象，认为提萨佛涅斯与他本人以及雅典人之间亲密友好，这样，可以迫使提萨佛涅斯加入他们一边。于是，阿尔基比阿德斯起锚东航，驶往法塞里斯和考努斯。[11]

89 这时，“四百人”政府派往萨摩斯的使者们回到雅典。他们转达了阿尔基比阿德斯的答复，告诉他们要宁死不屈，向敌人展示出英勇顽强的姿态，并说他对军队与他们和解以及战胜伯罗奔尼撒人抱有很大希望。此前寡头政府中的多数人已对寡头制不满，如果他们能以某种方式获得安全保证的话，他们非常愿意退出寡头政府，阿尔基比阿德斯的答复立即极大地增强了他们退出寡头政府的决心。［2］现在，这些人组织起来，强烈抨击行政当局，他们的领导人是一些主要的将军和寡头政府中任职者，诸如哈格浓之子塞拉麦涅斯、斯基里亚斯之子阿里斯托克拉提斯和其他一些人；尽管他们属于寡头政府中最重要的成员（像他们所说，他们害怕在萨摩斯的雅典军队，最害怕阿尔基比阿德斯，他们也害怕他们派往拉栖代梦的使者在没有得到民众授权的情况下，做些有损于邦国的事情），他们没有坚持反对把权力过于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是强烈主张“五千人”应当指定出来，使这个团体不仅仅在名义上存在而且实际上也存在；主张政府应当建立在更加公平合理的基础上。［3］但是，这只是他们的政治口号；他们中的多数人受个人野心的驱使，他们的政治活动的确造成对寡头制政府的致命打击，而民主制得以产生。因为在寡头制下，所有人都立即声称，不但不与其他人平等，甚而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其同胞的领袖

和主人；而在民主制下，没有当选的侯选人更容易接受其失败，因为被平等的人击败并不能使他感到羞辱。[12] [4] 但是，对寡头制反叛者最明显的鼓励是阿尔基比阿德斯在萨摩斯的势力，他们自己都相信寡头制是短命的。现在，他们为谁该首先成为民众的领袖而展开竞争。

90 同时，在“四百人”政府的领导人和成员中，最敌视民主政体的人是弗利尼库斯，他在萨摩斯指挥军队期间，就与阿尔基比阿德斯发生争执；[13]阿里斯塔库斯憎恨民主制，是民主制的顽固不化的敌人；还有皮山大[14]、安提丰[15]和其他最有权势的人物。他们刚刚夺取政权，就遇到在萨摩斯的军队背叛他们，并宣称拥护民主制。他们就从寡头党人中选派使者前往拉栖代梦，[16]要求他们想尽办法商订和约，并在爱提奥尼亚修筑城墙—他们的使者从萨摩斯返回后，他们现在加快了修筑进度。他们看到，不仅是一般民众，连他们自己曾经最信任的同党，都转而反对他们。 [2] 他们对于雅典的局势，对于萨摩斯的局势，都同样地感到惶恐不安，于是急忙派遣安提丰、弗利尼库斯和其他十人受命前去与拉栖代梦人无条件地签订和约，不论对方提出什么条件，一律接受。

[3] 同时，他们更积极地加紧修筑在爱提奥尼亚的城墙。现在，这道城墙按照塞拉麦涅斯及其支持者的看法，主要不是用于阻止在萨摩斯的军队的进入，如果他们企图强行闯入比雷埃夫斯港的话；而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能够让敌人的舰队和军队进入。 [4] 因为爱提奥尼亚是靠近比雷埃夫斯港入口的一个防波堤，现在所修筑城墙使之与陆地一侧已有的城墙连接起来，这样，少量士兵把守就可以控制比雷埃夫斯港的入口；靠陆地一侧的旧城墙和目前正在修筑中的延伸到海面一侧的新城墙，交会于狭窄港口入口处的两个灯塔中的一个灯塔所在地。 [5] 他们还把比雷埃夫斯最大的仓库以城墙围起来，使之与他们新建的城墙直接相连，以便他们自己控制这个仓库；还强迫人们把所有运进港口的谷物全都卸在那里，强迫他们把现有的谷物全都储存在那里；他们出售时，就从仓库里取出。

91 塞拉麦涅斯对于这些措施早有怨言，使者们从拉栖代梦返回，并未签订任何全面和约。这时候，他断言这道城墙可能导致城邦毁灭。 [2] 正在这个时候，42艘来自伯罗奔尼撒的舰船，包括一些来自罗克里斯和塔林敦的西西里人和意大利人的舰船，应优波亚人的邀请，已经停靠在拉哥尼亚的拉斯附近，准备航往优波亚。这些舰船由斯巴达人阿吉山德之子阿吉山德里达斯指挥。塞拉麦涅斯断定，这支舰队原本就不是去援助优波亚人的，而是援助正在爱提奥尼亚设防的寡头党人的，除非立即采取应对措施，否则不等雅典人明白过来，

雅典城就沦陷了。［3］这种言辞并非造谣中伤，事实上遭到谴责的那些人的确有着此类计划。他们的第一个愿望是在不放弃帝国的前提下建立寡头制；如果这个愿望落空了，他们就控制舰船和城墙，保持独立；假如这个愿望也化成泡影，他们与其成为民主制恢复后的第一批牺牲品，不如下决心招请敌人来签订和约，放弃城墙和舰船，只要能够保全他们的身家性命，不惜任何代价保住对政府的控制权。

92 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加紧修建他们的城墙，并在城墙上留有后门和入口，作为引入敌人的通道，并且急切盼望其早日建成。［2］同时，对他们的怨言起初只局限于在少数人中间秘密流传。但是后来情况变了。出使拉栖代梦返回后的弗利尼库斯，刚从议事会大厅出来，走出不远，就在一个人流拥挤的市场上遭到一名皮里波里[17]的伏击，弗利尼库斯当场毙命，刺客逃走了；但他的同谋者——一个阿尔哥斯人被抓获，“四百人”对其严刑拷问，但没能查出主使者的名字，或者任何更秘密的事情。他说，他只知道有很多人常常聚集在皮里波里的指挥官屋里或其他的屋子里开会。案情线索至此中断。这件事给塞拉麦涅斯、阿里斯托克拉提斯以及其他同党以很大鼓舞，他们当中有些是“四百人”政府的成员，有些则不是，他们现在决定采取行动。［3］这时，伯罗奔尼撒人的舰队已经从拉斯驶出，绕道航行，停泊在爱皮道鲁斯，劫掠了埃吉那。塞拉麦涅斯确信，假如他们航往优波亚，他们是绝对不会先到埃吉那，再返回停泊在爱皮道鲁斯的；唯一的解释是他们是应邀前来，帮助实施他经常谴责政府的那些阴谋的。因此，现在他不可能再保持沉默了。

［4］最后，他们发表大量煽动性的长篇演讲和对政府的质疑后，真的实实在在地开始采取行动了。在比雷埃夫斯的爱提奥尼亚修筑城墙的重装步兵中，有身为队长[18]的阿里斯托克拉提斯，他率领本部落的士兵逮捕了亚历西克利斯—寡头政府的一名将军，寡头制热诚的追随者。他们把他带到一个屋子里，囚禁在那里。［5］在这次行动中，他们获得了在穆尼基亚的皮里波里的指挥官赫尔蒙和其他人的帮助，尤其是得到大批重装步兵的支持。［6］这个消息传到“四百人”那里时，他们碰巧正在议事厅开会，除了反对寡头制的以外，其余的人全都立即跑到储存武器的地方去，威胁塞拉麦涅斯及其同党。塞拉麦涅斯为自己辩解说，他准备立即就去协助营救亚历西克利斯；他带着他们同党的一位将军前往比雷埃夫斯，阿里斯塔库斯和一些骑兵队中的青年人随同前去。［7］当时所有的人都处于惊慌和混乱之中，雅典城里的人认为比雷埃夫斯已被敌人占领，亚历西克利斯已被处死，而那些在比雷埃夫斯的人则料定随时都会遭到雅典城里的寡头党人的攻击。［8］但是，年纪较大的人阻止那些在城中乱跑去寻找武器储存地的人们。法萨鲁斯人修昔底德是雅典在法萨鲁斯的代理

人，[19]他挺身而出，周旋于各派民众之间，大声呼吁，说敌人近在咫尺，伺机进攻，不要在这个关头自毁城邦，他最终成功地使他们平静下来，不再相互攻击了。

［9］同时，塞拉麦涅斯到了比雷埃夫斯，因为他自己是诸将军之一，他向重装步兵大发雷霆，[20]而阿里斯塔库斯和那些反对民众的人却是真正愤怒了。［10］然而，大多数重装步兵毫不动摇，要继续进行反对寡头党人的行动。他们质问塞拉麦涅斯，他是否认为修筑这道城墙有任何益处，推倒这道城墙是否更好些？对于这个问题，塞拉麦涅斯回答说，如果他们认为推倒这道城墙是一件头等的好事，那他个人赞同他们的做法。听到这个答复，在比雷埃夫斯的重装步兵和很多民众立即爬上城墙，开始拆毁它。［11］当时，他们向民众高喊，所有希望由“五千人”，而不是由“四百人”治理国家的人，都应当参加拆毁城墙的工作。他们没有说“所有希望由民众来治理国家的人”这句话，他们仍在用“五千人”的名义为幌子。因为他们害怕“五千人”真的存在，便有可能无意中对“五千人”的某个人说些什么，而招惹麻烦。[21]其实，这正是“四百人”既不希望“五千人”存在，也不希望人们知道“五千人”不存在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帝国境内有如此众多的同仁与他们共同执掌政权，这完全就是民主政治，而保留“五千人”的不确定性，会使民众相互畏惧。

93 翌日，“四百人”尽管惊恐不安，但他们仍在议事厅举行会议。比雷埃夫斯的重装步兵，在释放了被他们囚禁的亚历西克利斯并拆毁城墙以后，携带着武器进军靠近穆尼基亚的狄奥尼苏斯剧院。他们在那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在会上决定向雅典城进军。他们随即出发，在阿纳基昂[22]暂停下来。［2］他们在这里会见了“四百人”选派出来的代表，这些代表逐一劝说他们，想说服那些他们认为最为温和的人少安毋躁，并让其余的人保持克制；他们说，他们将把“五千人”成员的名单公之于众，“四百人”是按照“五千人”的决定，从“五千人”成员中轮流选出的。同时，他们还恳求重装步兵不要毁掉国家，不要使国家落入敌人手中。［3］经过他们很多人对众多重装步兵的苦口婆心的劝说，全体重装步兵比此前平静了一些，他们忧心忡忡，关注着整个国家的安危；现在他们同意，为恢复国内的和睦，在指定的日期在狄奥尼苏斯剧院举行一次会议。

94 在狄奥尼苏斯剧院举行会议的日期到了。他们聚集到那里正要举行会议的时候，据报阿吉山德里达斯所率领的42艘舰船正从麦加拉沿萨拉米斯海岸航行。民众当中每个人现在都相信这正是塞拉麦涅斯及其同党[23]经常提到的，这些舰船正在向新修的要塞驶来。他们断定，拆毁城墙是正确的选择。［2］当然，阿吉山德里达斯在爱皮

道鲁斯及其邻邦附近徘徊，可能是事先约定好的，因为他希望雅典城内发生动乱，给他的干涉提供一个机会，所以自然要在那里逗留。［3］总之，雅典人获得这个消息后立即奔赴比雷埃夫斯，因为他们看到敌人发动的战争对他们自身的威胁比他们内部纷争更为严重，况且这场战争不是在远方，就在雅典的港口附近。有些人登上已经下水的舰船，有些人把另一些舰船拖下水，还有些人跑去守卫城墙和港口的入口。

95 这时候，伯罗奔尼撒人的舰船渐渐离去，绕过苏尼昂，停泊在托里库斯和普拉西埃之间，随后抵达奥罗浦斯。[24]［2］虽然城邦内部有革命运动，但是雅典人依然匆忙赶去解救他们最重要的属地优波亚（因为他们与阿提卡的联系被截断，[25]现在优波亚对于他们是至关重要的），被迫带着没有受过训练的船员仓促下海，并派遣泰摩卡里斯率领一些舰船到爱利特里亚去。［3］这些人抵达优波亚后，与已在优波亚的舰船合在一起共有36艘。他们不得不立即投入战斗。阿吉山德里达斯在他的士兵进餐后，就从奥罗浦斯起航，奥罗浦斯距爱利特里亚的海上路程约60斯塔狄亚[26]。［4］雅典人发现阿吉山德里达斯起航来攻，立即着手为他们的舰船配备桡手。可是，桡手们并不像他们预料的那样在舰船旁待命，而是到城外商铺去购买食物去了；爱利特里亚人早已作出安排，在其市场上没有任何东西出售，致使雅典人要花很长时间配备舰船的桡手，使雅典人面对敌人的突然袭击时，不得不在他们刚刚赶到海边就要投入战斗。他们还从爱利特里亚发出了一个信号，告知驻在奥罗浦斯的伯罗奔尼撒人注意何时出动。［5］雅典人被迫在准备很不充分的情况下起航，在爱利特里亚港口附近与敌交战。他们支持了一会儿，就抵挡不住敌人的进攻，最后逃跑，被追赶到岸边。［6］这些雅典人逃往爱利特里亚城内，他们原本以为爱利特里亚人对他们友好，结果厄运当头，遭到爱利特里亚人的屠杀；而那些逃到爱利特里亚境内的雅典要塞里和卡尔基斯舰船上的人都得救了。［7］伯罗奔尼撒人俘获了22艘雅典舰船，舰船上的桡手不是被杀，就是被俘。之后，他们竖立了一座胜利纪念碑。不久，他们促成了整个优波亚的反叛（雅典人自己占据的奥琉斯除外），并对优波亚岛上的所有事务作了安排。

96 在优波亚事件的消息传到雅典时，在雅典人中引起了一场从未有过的最大恐慌。无论是西西里的惨败（虽在当时似乎亦引起巨大恐慌），还是曾经发生过的任何其他灾难，都没有这个事件使他们如此地惊恐不安。［2］这时，萨摩斯的军队在叛乱；他们没有更多的舰船，也没有更多的桡手来配备它们；他们自己内部互相倾轧，随时都可能发生内战；这次惨败可谓雪上加霜，使他们的灾难达到顶点：他们因此而丧失了舰队，最糟糕的是失去整个优波亚，对于他们而言

优波亚比之阿提卡更有用。这样，他们只能置之死地而后生了。［3］同时，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和最直接的麻烦，是敌人受到这次胜利的鼓舞，也许会长驱直入，直接进攻比雷埃夫斯港，而他们已经没有海军来防卫了。他们预料，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到来。［4］敌军只要稍稍胆大一些，要这样做，简直易如反掌。只要敌人一出现，就会加剧雅典城内诸党派的分裂；或者，如果他们停留下来围攻雅典城，就会迫使在伊奥尼亚的舰队回来拯救他们的祖国和自己的亲属，尽管这些人仇视寡头制；同时，敌人就会控制赫勒斯滂、伊奥尼亚、诸岛屿及至优波亚的所有的一切，或者坦率地说，整个雅典帝国将落入敌人手中。［5］但是，这次的情况如同其他很多次的情况所证明的一样，拉栖代梦人是世界上与雅典人交战的最有益的一个民族。拉栖代梦人和雅典人这两个民族的性格迥然不同，拉栖代梦人行动迟缓、保守怠惰，与雅典人行动迅捷、进取冒险的特点，形成对照。拉栖代梦人的性格被证明是最有益的，尤其是对于雅典这样的海上帝国而言。事实上，这一点也被叙拉古人所证实，叙拉古人在性格上与雅典人最相似，[27]因而在与雅典人作战时也最为成功。

97 尽管如此，雅典人在得知这个消息后，配备了20艘舰船。他们在通常的开会地点普尼克斯[28]直接召集第一次公民大会。他们废除了“四百人”政权。他们投票决定：把政权移交给“五千人”，所有能自备重装步兵装备的人都有资格成为“五千人”的成员；还规定，任何担任公职的人都不得享受薪金，［2］违者将遭到神祇的诅咒。后来他们举行过多次其他会议，在这些会议中，他们选举出起草法案的人，并采取了其他各项措施，修订宪法。在这种新宪法实施的初期，雅典人似乎有了一个比以前都要好的政府，至少在我的时代是这样的。因为它使少数的上层阶级和多数的下层民众之间的斗争得到适当的和解，这种和解首先使国家在历经劫难之后，能够再次振作起来。［3］他们也投票赞成召回阿尔基比阿德斯和其他被放逐者，并派人前往阿尔基比阿德斯和在萨摩斯的军营，力劝他们在对敌战争中作出贡献。

98 政府一改变[29]，皮山大和亚历西克利斯的同党和寡头党中的领导者立即撤退到狄凯里亚去了。阿里斯塔库斯是唯一的例外，他是一名将军，他仓促之中带领一些蛮族的弓箭手[30]向奥诺进发。［2］奥诺是雅典人在波奥提亚边境上的一个要塞，当时正遭到科林斯人的围攻，因奥诺驻军消灭了从狄凯里亚返回的一些科林斯人，此事激怒了科林斯。科林斯人自愿前来，并请波奥提亚人前来助战。［3］阿里斯塔库斯与科林斯人勾结，他欺骗奥诺驻军，告诉他们说，在雅典城内他们的同胞已经与拉栖代梦人达成和解，和解的条件之一是他们必须把这个要塞交给波奥提亚人。因为他是一个将军，雅典驻军相信

了他；而且，因为他们被围困，毫不知晓外面所发生的事情。于是雅典驻军按照停战协定，撤离奥诺要塞。［4］波奥提亚人以这种方式占领了奥诺，雅典的寡头制和内乱终结了。

99 在米利都的伯罗奔尼撒人回国去了。[31]提萨佛涅斯在启程前往阿斯蓬都斯时，他为发放薪饷而委托了代理人，而伯罗奔尼撒人从未从他的任何一个代理人那里获得过薪金；不管是腓尼基人的舰队，还是提萨佛涅斯本人，都没有显示出回来的迹象；被派去与提萨佛涅斯同行的腓力浦[32]和另一个斯巴达人希波克拉特斯仍在法塞里斯，他们写信给海军大将明达鲁斯，说腓尼基人的舰船肯定不会前来，他们完全是被提萨佛涅斯给骗了。同时，法那巴佐斯邀请他们前去，并且竭力争取得到他们的舰队支持，他和提萨佛涅斯一样，想促成他管辖区域内仍臣属于雅典的那些城市反叛，并认为他很有希望获得成功。直到最后，大约在我们现在讲述的这个夏季，明达鲁斯同意法那巴佐斯的请求，为了避开在萨摩斯的敌人注意，这个重要的行动命令一下达，就率领73艘舰船从米利都起锚，驶向赫勒斯滂。在这个夏季，在他之前已有16艘舰船抵达那里，并且蹂躏了刻尔松尼斯半岛的部分地区。因遭遇风暴袭击，明达鲁斯被迫驶入伊卡鲁斯，恶劣气候使他们在那里滞留了五六天之后，他们抵达开俄斯。

100 同时，特拉叙鲁斯获悉明达鲁斯已经从米利都起航，立即率领55艘舰船从萨摩斯匆匆出发，想赶在明达鲁斯之前抵达赫勒斯滂。［2］但是，他获悉明达鲁斯正在开俄斯，预计他将停留在那里，于是，特拉叙鲁斯在列斯堡及其对面的大陆上部署了一些侦察员，以防敌人舰队出动而他不知晓。他自己则沿海岸航行到麦塞姆那，下令准备口粮和其他必需品。如果敌人继续停留在开俄斯，他们就准备从列斯堡出发进攻敌人。［3］同时，他决定从海上进攻列斯堡的爱里苏斯镇，这个城镇已经背叛雅典，如有可能就夺取它。一些麦塞姆那的有权势的流亡者已从库玛带来大约50名重装步兵，这些人发誓加入他们的党派；他们还从大陆雇用了其他人员，共有300人，推举底比斯人阿纳克山德作为指挥官，这是由于底比斯人和列斯堡人有血缘关系[33]的缘故。他们首先进攻麦塞姆那。驻扎在米提列涅的雅典驻军赶来，挫败了他们的进攻，他们在城外的战役中再次被打败。后来，他们翻过山去，敦促爱里苏斯反叛。［4］于是，特拉叙鲁斯决定，率领他的全部舰船赶往爱里苏斯，并向它发起进攻。特拉叙鲁斯一听到流亡者已渡海前往爱里苏斯，就从萨摩斯派出5艘舰船，这些舰船比他先赶到那里，他抵达爱里苏斯为时已晚，没能保全爱里苏斯。他继续航行，停泊在爱里苏斯城下。［5］在这里，还有2艘从赫勒斯滂回国的舰船和麦塞姆那的所有舰船[34]与他会合，总共有67艘[35]舰船；舰船上的军队现在准备利用攻城器械和其他所有手段攻城，他们

要不惜代价强攻爱里苏斯。

101 与此同时，在开俄斯的明达鲁斯和伯罗奔尼撒人的舰队在两天之内取得给养，每人还从开俄斯人那里获得3个开俄斯货币[36]。第三天，他们匆忙驶离这个岛屿，以免遭遇来自爱里苏斯的雅典舰队。他们没有向公海航行，而是沿列斯堡的右侧向大陆航行。［2］他们停泊在佛凯伊德[37]的卡特里亚港用早餐后，继续沿库玛海岸航行，在阿吉努塞[38]用晚餐，阿吉努塞位于与米提列涅隔海相望的大陆上。［3］尽管夜幕已经降临，他们还是从阿吉努塞继续沿海岸航行，抵达与麦塞姆那相对的大陆上的哈马图斯，在那里用早餐；随后快速航行，经过列克唐、拉里萨、哈马克西图斯[39]和邻近城镇，在接近午夜时分到达罗艾特昂，现在他们已经处于赫勒斯滂境内了。一些舰船还驶进西吉昂和附近的其他港口。

102 同时，停泊在塞斯托斯18艘舰船上的雅典人看到烽火警报和敌人那侧海岸突然出现的很多火光，意识到伯罗奔尼撒人的舰队已经到来。当天晚上，他们匆匆起航，以最快速度紧靠刻尔松尼斯海岸航行到爱拉尤斯，以便驶入公海而免受敌舰攻击。［2］他们顺利通过，停泊在阿卑多斯的16艘敌舰[40]毫无察觉。这支舰队得到通知，一支友军正在赶来途中，同时要他们保持警惕，阻止雅典人的舰船驶出海峡。黎明时分，雅典舰队被明达鲁斯的舰队发现，明达鲁斯立即率舰队追杀过来。所有舰船都来不及逃走，绝大多数雅典舰船逃到音不洛斯和列姆诺斯，而落在后面的4艘舰船在爱拉尤斯附近被敌人赶上了。［3］其中一艘舰船在普罗特西劳斯[41]神庙附近搁浅了，船上桡手被俘；另外两艘被俘舰船已人去船空，第四艘舰船丢弃在音不洛斯海岸边，被敌人焚毁了。

103 此后，来自阿卑多斯的舰队与伯罗奔尼撒人联合起来，他们的舰队共有86艘舰船。当天，他们围攻爱拉尤斯，未能攻下，便驶回阿卑多斯。［2］同时，由于雅典侦察兵的失误，加上他们自己做梦也想不到敌人舰队会途经他们那里而不被察觉，所以他们继续沉着地围攻爱里苏斯。他们一听到敌舰来攻的消息，就立即放弃爱里苏斯，全速驶往赫勒斯滂。［3］在上次战斗中，有两艘伯罗奔尼撒舰船鲁莽地追逐雅典人的舰船，而进入公海，现在它们与雅典舰队相遇，并被雅典人俘获。次日，雅典舰队停泊在爱拉尤斯，带回了逃往音不洛斯的舰船，用了5天时间备战。

104 此后，双方以下述方式交战。雅典人的舰队排成纵队，紧靠海岸航行到塞斯托斯；伯罗奔尼撒人发现雅典舰队来了，便从阿卑多斯起航迎战。［2］双方都意识到战幕即将拉开，都把各自舰队的侧翼向外伸展。雅典人的76艘舰船，沿着从伊达库斯到阿利阿尼的刻尔

松尼斯沿岸排开；伯罗奔尼撒人的86艘舰船则沿着从阿卑多斯到达尔达努斯沿海地带排列。［3］伯罗奔尼撒海军的右翼是叙拉古人的舰队，左翼是明达鲁斯亲自率领的海军精锐；雅典方面，左翼是特拉叙鲁斯，右翼是特拉叙布鲁斯，其他指挥官分布在舰队的不同岗位。［4］伯罗奔尼撒人打算首先发动快速进攻，用他们的左翼从侧面包围雅典舰队的右翼，如果可能，就切断雅典舰队逃离的通道，并迫使雅典舰队的中军退到岸边。雅典人觉察到敌人意图，他们伸展本方舰队的右翼，快速航行超过敌人的左翼。［5］这时，他们自己的左翼已绕过了基诺塞马海角。但是，这种部署使得雅典舰队战线过长，削弱了中军的力量，尤其此刻他们的舰船比敌人少一些，沿海岸绕过基诺塞马海角后，舰队阵形构成一个尖角，使他们无法看到另一侧的战斗情况。[42]

105 现在，伯罗奔尼撒人进攻雅典舰队的中军，把雅典人的舰船驱赶到岸边，登陆后仍穷追不舍。［2］雅典人的中军没有得到任何援助，因为特拉叙布鲁斯率领的舰队右翼遭到众多敌人舰船的进攻；而特拉叙鲁斯指挥的舰队左翼因基诺塞马海角的阻隔，不知道正在进行的战斗的情况，而且他自己的舰队也受到叙拉古人和其他敌舰的牵制，敌舰在数量上与他自己的舰队不相上下。但是最后，伯罗奔尼撒人相信自己已经取得胜利，开始分散追逐雅典人的舰船，任凭他们舰队中很大一部分舰船处于混乱状态。［3］看到这种情况，特拉叙布鲁斯指挥的舰队停止向侧面伸展，转而进攻并打败追逐他们的敌舰，随后猛攻已取得胜利并散落四处的伯罗奔尼撒人的小股舰队，这些分散的舰船大都不战而逃。这时，叙拉古人也在特拉叙鲁斯率领的雅典舰队进攻下退却。现在，叙拉古人看到同盟军正在溃逃，他们也准备公开逃跑了。

106 现在，伯罗奔尼撒人已被彻底打垮了。多数伯罗奔尼撒人首先逃到米狄乌斯河畔，后来逃往阿卑多斯，只有少数舰船被雅典人俘虏。因为赫勒斯滂海峡水面狭窄，敌人不用逃跑很远，就可抵达安全地带。尽管如此，对雅典人而言，没有什么比这次海战胜利更好的了。［2］因为直到这时，由于雅典人在多次小规模战斗中失利[43]和在西西里的惨败，他们已经畏惧伯罗奔尼撒人的舰队了；但是，现在他们消除了自卑感，不再认为他们的敌人在海上有什么优势了。［3］同时，在这次海战中，他们俘虏的舰船如下：8艘是开俄斯人的，5艘是科林斯人的，2艘是安布拉基亚人的，2艘是波奥提亚人的，以及琉卡斯人的、拉栖代梦人的、叙拉古人的和培林尼人的各1艘，[44]他们自己损失15艘。［4］他们在基诺塞马海角竖立一座胜利纪念碑，拖回破损舰船，按照休战协定移交敌人尸体，然后派遣一艘战舰回雅典报送他们的胜利捷报。［5］派遣回国的战舰，给经历了

最近在优波亚的惨败和国内革命的雅典人带来出乎意外的喜讯，使雅典人勇气大增，他们相信，只要他们全力以赴，仍有可能取得最后胜利。

107 这次海战后的第四天，雅典人在塞斯托斯迅速修复他们的舰船，起航前去进攻已经背叛他们的基济库斯。在哈帕吉昂和普里阿浦斯附近，他们看到停泊有8艘来自拜占庭的舰船。[45]于是，他们向这舰船驶去，打败岸上的敌人，俘虏这些舰船。随后，他们抵达没有设防的基济库斯，恢复了他们在那里的统治，并向当地居民强征一笔金钱。［2］同时，伯罗奔尼撒人从阿卑多斯航行到爱拉尤斯，取得他们俘虏的尚未损坏的战舰，其余战舰被爱拉尤斯人焚毁了。他们还派遣希波克拉特斯和爱皮克利斯去优波亚，把那里的舰队带回来。

108 大约同时，阿尔基比阿德斯带着他的13艘舰船[46]从考努斯和法塞里斯返回萨摩斯。他带来的消息称，他阻止了腓尼基人的舰队加入伯罗奔尼撒人一边，并使提萨佛涅斯对雅典人较从前更为友好了。［2］现在，阿尔基比阿德斯为另外9艘舰船配备桡手，向哈利卡纳苏斯人强征大笔款项，并在科斯设防。他任命一个长官管理科斯，在秋季即将来临时，驶回萨摩斯。［3］同时，提萨佛涅斯获悉伯罗奔尼撒人的舰队已从米利都驶往赫勒斯滂，他又从阿斯蓬都斯返回，全速驶往伊奥尼亚。［4］当伯罗奔尼撒人在赫勒斯滂的时候，有一批埃奥利斯血统的安坦德鲁斯人带领一些重装步兵从阿卑多斯经陆路翻越伊达山，进入他们的城镇；因为他们受到提萨佛涅斯的副官、波斯人阿萨基斯的虐待。正是这个阿萨基斯，曾以私人仇恨为借口，邀请提洛岛居民的主要人物来军中服役（这些人原居住在阿特拉米提昂[47]，因为雅典人要祓除提洛岛，便把他们从其家乡赶走）；阿萨基斯使他们作为他的朋友和同盟者，把他们从其城镇中带出来后，派遣他的军队埋伏着，等到他们用餐时，包围并射死了他们。［5］这件事使安坦德鲁斯人担心，说不定哪一天阿萨基斯会给他们带来同样的灾祸；同时，因为他给他们增加了过于沉重的负担，他们不堪重负，就把他的驻军逐出卫城。

109 提萨佛涅斯获悉伯罗奔尼撒人除了在米利都[48]和克尼多斯[49]驱逐他的驻军外，又在实施进一步的行动了。提萨佛涅斯认识到，他与伯罗奔尼撒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严重恶化，担心他们给他更多的危害。同时，他感到很烦恼，想到法那巴佐斯接受他们的帮助，与他本人相比，也许法那巴佐斯用较少的时间和金钱，就能更成功地对付雅典人。于是，他决定到赫勒斯滂会见伯罗奔尼撒人，以便抗议在安坦德里亚发生的事件，并就腓尼基人的舰队问题和对他的其他指责尽其所能加以辩解。因此，他首先前往以弗所，并向阿尔特密斯女神

献祭……[50]

[在这个夏季后的冬季结束时，这场战争的第二十一年即将终结。][51]

---

[1] 公元前411年。

[2] 参阅修昔底德，VIII. 8，39。

[3] 即修昔底德在VIII. 76中提到的那些当选的领导人。

[4] 他按照斯巴达将军们的习俗，携带将军杖。

[5] 参阅修昔底德，VIII. 43，52。

[6] 大概是既懂波斯语，又懂希腊语。

[7] 参阅修昔底德，VIII. 75。

[8]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1.27以下。

[9] 参阅修昔底德，VIII. 72。

[10] 参阅修昔底德，VIII. 74。

[11] 这里的顺序颠倒了，应该先到考努斯，再到法塞里斯。

[12] 本节文意有些费解。史译本认为其意思是说，在寡头制下，所有的人（当权者）都是属于同一个阶级的，单独一个人的提升就是对其他人的一个侮辱；但是，在民主制下，失败的候选人可以说，选民是无知的，或是有成见的，而不是因其才德不如人而未当选，因而可以置之不理。

[13] 参阅修昔底德，VIII. 48。

[14] 参阅修昔底德，VIII. 49，53。

[15] 参阅修昔底德，VIII. 48。

[16] 参阅修昔底德，VIII. 71，86。

[17] 关于皮里波里，参阅修昔底德，IV. 67及附注。

[18] 克译本此处译为“上校”似不甚妥当。按此词*taxiarch*希腊词法结构来看，其原意应为*taxis*的首领。*Taxis*有时特指某一部落的士兵，此处即是如此。但公元前5世纪末的部落显然不再是血缘部落，而只能是行政区。

[19] 这位修昔底德是法萨鲁斯公民，这些事件发生时他碰巧在雅典。关于代理人参阅修昔底德，I. 29。

[20] 从上下文可以看到，塞拉麦涅斯其实没有真的动怒，只是做做样子。

[21] 意思是说，如果他们向某个人建议发动民主革命的话，那个人本人可能就是“五千人”中间的一个。

[22] 狄奥斯库里神庙圣地。

[23] 参阅修昔底德，VIII. 91，93。

[24] 关于这支舰队的航行路线，参阅R. B. Strassler, *The Landmark Thucydides*, p. 539地图。

[25] 因为敌人占据了狄凯里亚。参阅修昔底德，VII. 27，28。

[26] 约合11千米。

[27] 参阅修昔底德，VII. 55。在那里也说到叙拉古人的成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

[28] 普尼克斯位于雅典卫城西边的一个山岗上，是公民大会传统的会址所在地。开会时民众坐在山坡上，发言者面对大海。这是政变后第一次恢复普尼克斯为公民大会的场所。上次正式召集的公民大会是在科罗努斯举行的（参阅修昔底德，VIII. 67）；另一次预定在卫城南坡的狄奥尼苏斯剧场举行，结果未能举行（修昔底德，VIII. 93）。

[29] 根据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XIII.1）的记载，“四百人”当政约4个月的时间。

[30] 大概是雅典的一些奴隶警察或城市卫兵，他们大都是斯基泰人，因而被称为蛮族。

[31] 史译本和昭译本此处的译文为：“在同一个夏季中，大约和上述事件发生的同时，在米利都的伯罗奔尼撒人的情况如下”。

[32] 参阅修昔底德，VIII. 87。

[33] 参阅修昔底德，VIII. 5。那里说到，列斯堡人向阿基斯求援，波奥提亚人支持他们；修昔底德在VIII. 3又说到，波奥提亚人和米提列涅人是同族人。

[34] 也可译为“麦塞姆那的5艘舰船”。

[35] 史译本为“65艘”。

[36] 大概是金币。

[37] 即“佛凯亚的境域”。

[38] 在阿吉努塞群岛对岸的大陆上还有一个同名的城镇。

[39] 据斯特拉波（XIII. 1.47），应当先到哈马克西图斯，然后到拉里萨。

[40] 参阅修昔底德，VIII. 99。

[41] 远征特洛伊的希腊联军英雄之一，系色萨利的弗拉凯的首领，在登陆时被杀。

[42] 参阅R. B. Strassler, *The Landmark Thucydides*, p. 544地图。

[43] 参阅修昔底德，VIII. 42，95，102。

[44] 总共21艘。

[45] 参阅修昔底德，VIII. 80。

[46] 参阅修昔底德，VIII. 88。

[47] 参阅修昔底德，V. 1。

[48] 参阅修昔底德，VIII. 84。

[49] 参阅修昔底德，VIII. 35。

[50] 著者原计划写到公元前404年战争结束，写至此突然中断。

[51] 在古代，关于战争最后数年的主要史料，除了色诺芬《希腊史》（第1—2卷）以外，涉及这段历史的其他重要著作有：（1）西西里的狄奥多拉斯的《历史丛书》（第13—15卷内容涵盖这段历史）。（2）普鲁塔克在其《传记集》中，所记载的阿尔基比阿德斯、吕山德、阿格西劳斯、佩罗皮达斯和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等人的传记都属于这段历史。（3）几位续写修昔底德著作的作家，如佚名作者所著《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该著作破损严重，主要记载公元前411—前386年希腊史事，而雅典人克拉提普斯的《希腊史》、开俄斯人泰奥滂普斯所著《希腊史》也都续写修昔底德著作，都止于公元前394年，现今仅存少量残篇。（4）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以及吕西亚斯等人的某些演说辞等，也都从不同侧面提供了当时的社会历史资料。

索引

（本索引按英译名字母顺序排列，罗马数字表示原著卷数，阿拉伯数字表示原文及英译文章次）

阿布德拉（Abdera） 色雷斯一城市，II. 97；阿布德拉人尼姆佛多鲁斯，II. 29。

阿布罗尼库斯（Abronichus/Habronichus） 吕西克利斯之子，雅典派往斯巴达的使者，I. 91。

阿卑多斯（Abydos） 米利都人的一个殖民地，濒临赫勒斯滂海峡，VIII. 61；叛离雅典，VIII. 62；雅典将领斯特罗姆比基德斯率舰队由阿卑多斯前来，VIII. 79；伯罗奔尼撒人的海军基地，VIII. 102—108。

阿卡曼提斯（Acamantis） 雅典诸部落之一，IV. 118。

阿堪苏斯（Acanthus） （1）城市，在卡尔基狄克，安德罗斯人的一个殖民地，IV. 84；叛离雅典，IV. 84—88；在拉栖代梦与雅典的条约中关于阿堪苏斯的条款，V. 18；伯拉西达在阿堪苏斯的演讲，IV. 85—87，114，120；伯拉西达麾下阿堪苏斯人的军队，IV. 124。

阿堪苏斯（Acanthus） （2）一位拉栖代梦人，参加和约和盟约的宣誓，V. 19，24。

阿卡南（Acarnan） 阿尔克麦昂之子，相传为阿卡纳尼亚的名祖，II. 102。

阿卡纳尼亚（Acarnania） 得名于阿卡南，II. 102；位于基法伦尼亚对面，II. 30；遭到安布拉基亚人的侵略，II. 80—82。

阿卡纳尼亚人（Acarnanians） 随身携带武器，I. 5；雅典的同盟者，II. 7，9，68；III. 95，102；IV. 77，89，101；VII. 57，60，67；遭到安布拉基亚人的侵略，II. 80—82；出色的投石手，II. 81；

VII. 31；随佛米奥之子阿索皮乌斯远征奥尼阿代，III. 7；袭击琉卡斯，III. 94；在德摩斯提尼的指挥下大败安布拉基亚人，III. 105—113；与安布拉基亚人缔结和约，III. 114；殖民于阿纳克托里昂，IV. 49；随德摩斯提尼远征叙拉古，VII. 31。

阿基辛涅斯（Acesines/Akesines） 河流，在西西里，IV. 25。

阿凯亚（Achaea）（1）［在伯罗奔尼撒］，雅典人退出对阿凯亚的占领，I. 115；克里昂再次要求伯罗奔尼撒人归还阿凯亚，IV. 21；拉栖代梦人重新在阿凯亚定居，V. 82。

阿凯亚（Achaea）（2）［在弗提奥提斯］，IV. 78；臣服于色萨利人，VIII. 3。

阿凯亚人（Achaeans） 原始的希腊人，I. 3；扎金苏斯的建立者，II. 9，66；从特洛伊返回时建立斯基奥涅，IV. 120；雅典的同盟者，I. 111；战争初期保持中立，II. 9；未获准参与赫拉克利亚殖民地的建立，III. 92；V. 21；支持伯罗奔尼撒人在爱里尼昂（Erineum）附近的行动，VII. 34。

阿卡奈（Acharnae） 阿提卡最大的一个德莫（村社），II. 19，20，21，23；遭到伯罗奔尼撒人的蹂躏，II. 19。

阿奇劳斯（Achelous） 河流，II. 102；III. 7，106；对其三角洲的描述，II. 102。

阿奇龙（Acheron） 河流，在泰斯普罗提斯（Thesprotis），I. 46。

阿奇鲁西湖（Acherusian lake） 在泰斯普罗提斯，I. 46。

阿喀琉斯（Achilles） 相传为希腊远征特洛伊的英雄，I. 3。

阿克赖（Acrae） 城市，在西西里，由叙拉古人所建，VI. 5。

阿克赖峭壁（Acraean cliff/height） 在西西里，叙拉古附近，VII. 78。

阿克拉加斯（Acragas）（1）城市，在西西里，由革拉人所建，V. 4，VI. 4；VII. 32—33，46，50，58。

阿克拉加斯（Acragas）（2）河流，在西西里，VI. 4。

阿克罗波里斯（Acropolis） 雅典卫城，II. 13，15；被基隆攻占，I. 126；卫城中的存款，II. 13；古时候被称为“城”（polis），II. 15；瘟疫期间未有人入住，II. 17；在那里铭记和平条约，V. 18，23，47；科基拉的卫城，III. 72。

阿克罗索伊（Acorothoi） 城镇，在阿克特半岛，IV. 109。

阿克特（Acte） 半岛，在卡尔基狄克，IV. 109。

阿克兴（Actium） 在阿纳克托里昂境内，科基拉舰队在其附近海域击败科林斯人，I. 29，30。

阿迪曼图斯（Adeimantus） 一位科林斯人，阿里斯特乌斯（Aristeus）之父，I. 60。

阿特拉米提昂（Adramyttium） 提洛人（Delians）定居此地，V. 1；VIII. 108。

阿德米图斯（Admetus） 摩洛西亚国王，保护泰米斯托克利，I. 136，137。

埃安提德斯（Aeantides） 一位兰普萨库斯人，僭主希皮亚斯的女婿，VI. 59。

埃加琉斯（Aegaleus） 山，在阿提卡，II. 19。

爱琴海（Aegean Sea） I. 98；IV. 109。

埃吉那（Aegina） 岛屿，成为雅典的殖民地，II. 27；VII. 57；VIII. 69；雅典由该岛增援阿尔哥斯，V. 53；埃吉那的雅典移民在曼丁尼亚，V. 74；在叙拉古，VII. 57；在雅典支持寡头派密谋，VIII. 69；在埃吉那等待援军，VII. 20，26；遭到伯罗奔尼撒人的蹂躏，VIII. 92。

埃吉那人（Aeginetans） 以前的海上实力，I. 14；与雅典人的第一次战争，I. 14，41；第二次战争，I. 105；埃吉那人投降，与雅典人缔约，I. 108；派代表团去拉栖代梦，秘密鼓动开战，I. 67；拉栖代梦人要求给予埃吉那人以独立，I. 139，140；被雅典人驱逐，被拉栖代梦人安置在泰里亚（Thyrea），支持拉栖代梦人在伊索麦（Ithome）的战事，II. 27；在泰里亚遭到雅典人的袭击，IV. 56，57。

埃吉提昂（Aegitium） 城镇，在埃托利亚，III. 97。

埃尼亚斯（Aeneas） 一位科林斯人，奥基图斯之子，IV. 119。

埃尼希亚斯（Aenesias） 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I. 2。

埃尼安尼亚人（Aenianians） 在马里斯（Malis），V. 51。

埃努斯（Aenus） 城市，在色雷斯，IV. 28；向雅典人缴纳贡金，VII. 57。

埃奥拉达斯（Aeoladas） 一位底比斯人，帕冈达斯（Pagondas）之父，IV. 91。

埃奥利斯人居住区域和城邦（Aeolian countries and cities） 波奥提亚，VII. 57；列斯堡，III. 2，5，13；VII. 57；泰涅多斯（Tenedos），埃努斯（Aenus），VII. 57；库麦（Cyme），III. 31；安坦德鲁斯（Antandrus），VIII. 108；跟随雅典人出征西西里的埃奥利斯族臣民，VII. 57。

埃奥利斯群岛（Aeolian islands） 参见“利帕拉”（Liparaen）群岛。

埃奥利斯人（Aeolians） 科林斯的古代居民，IV. 42。

埃奥利斯（Aeolis） （1）小亚细亚一地区，III. 31。

埃奥利斯（Aeolis） （2）卡利顿（Calydon）和普流隆（Pleulon）的旧称，III. 102。

埃奥鲁斯（Aeolus） 群岛，叙拉古人的同盟者，III. 88。

埃松（Aeson） 一位阿尔哥斯人，派往拉栖代梦的使者，V. 40。

埃萨亚人（Aethaean） 拉栖代梦在当地的皮里奥西人（Perioeci），I. 101。

埃塞俄比亚（Aethiopia） 据说那里是瘟疫的发源地，II. 48。

爱特那（Aetna） 火山爆发，III. 116。

埃托利亚人（Aetolians） 习俗，I. 5；III. 94；其领土（Aetolia）遭到雅典人的侵略，III. 94—98；劝拉栖代梦人攻击诺克

帕图斯，III. 100；参加远征，III. 102；在叙拉古，VII. 57。

阿伽门农（Agamemnon）相传为希腊远征特洛伊的联军总司令，I. 9。

阿伽萨奇达斯（Agatharchidas）科林斯人一将领，II. 83。

阿伽萨库斯（Agatharchus）叙拉古人一将领，VII. 25，70。

阿吉山德（Agesander）阿吉山德里达斯之父，拉栖代梦人的使者，I. 139，VIII. 91。

阿吉山德里达斯（Agesanderidas）阿吉山德之子，拉栖代梦一将领，VIII. 91，94，95。

阿吉西皮达斯（Agesippidas）拉栖代梦一将领，V. 56。

阿基斯（Agis）拉栖代梦国王，入侵阿提卡，III. 89；IV. 2，6；盟约的宣誓者之一，V. 24；出征阿哥里斯，V. 54，57，58，59；与阿尔哥斯人议和，V. 60；威望下降，V. 60，63；在曼丁尼亚指挥作战，V. 66；击败敌人，V. 70—74；再次率军出征阿尔哥斯，V. 83；入侵阿提卡，在狄凯里亚设防，VII. 19，27；拒绝雅典寡头党人的和平建议，建议“四百人”派使者去斯巴达，VIII. 70；与阿尔基比阿德斯为敌，VIII. 12，45。

阿格赖亚人（Agraeans）在埃托利亚，II. 102；III. 106，111，114；被迫加入雅典同盟，IV. 77；进攻西基昂，IV. 101。

阿格里安人（Agrianians）在派奥尼亚（Paeonia），II. 96。

阿格里真坦（Agrigentum）革拉人所建，VI. 4；加入雅典同盟，V. 4；在雅典人和叙拉古人争斗中保持中立，VII. 32，33，58；发生革命，VII. 46；反叙拉古党人获胜，VII. 50。

阿伊西米德斯（Aisimides/Aesimides）科基拉一将领，I. 47。

阿尔凯乌斯（Alcaeus）雅典一执政官，V. 19，25。

阿尔卡门尼斯（Alcamenes）拉栖代梦一将领，VIII. 4；阿基斯命其前往列斯堡岛，VIII. 8，10。

阿尔基比阿德斯（Alcibiades）又译亚基比德。拉哥尼亚的一个

人名，VIII. 6；克里尼亚斯之子，主战派领袖，V. 43；VI. 15；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获胜，VI. 15；商谈与阿尔哥斯、曼丁尼亚和爱利斯结盟事宜，V. 44，46；欺骗拉栖代梦人的使者，V. 45；在伯罗奔尼撒的活动，VI. 52，53，55；出使阿尔哥斯，V. 61，76；抓获一些可疑的阿尔哥斯人，V. 84；被任命为西西里远征将军之一，VI. 8；发表演说，VI. 16—18；被指控犯有渎神罪，VI. 28；要求在出征前审理，VI. 29；从西西里前线被召回受审，VI. 53，6l；逃往图里伊，被判处死刑，VI. 53，61；逃往伯罗奔尼撒，VI. 88；在那里发表演讲，VI. 89—92；劝拉栖代梦人在狄凯里亚设防，VII. 18；建议拉栖代梦人在伊奥尼亚煽起暴动，VIII. 12—14；为波斯总督提萨佛涅斯献计，VIII. 46；与在萨摩斯的一些雅典人合谋推翻民主制，VIII. 47—49；萨摩斯的雅典军队召其回国，VIII. 81；成为军队的总司令，VIII. 82；返回萨摩斯，VIII. 108。

阿尔基达斯（Alcidas） 拉栖代梦海军将领，统领伯罗奔尼撒舰队前往列斯堡，III. 16，26，29，31，32，33；前往科基拉，III. 69，76；与雅典人交战，III. 77，78，79—81；协助建立赫拉克利亚，III. 92。

阿尔基纳达斯（Alcinadas） 一位拉栖代梦人，宣誓订立和约和盟约，V. 19，24。

阿尔基诺乌斯（Alcinous） 宙斯神庙，在科基拉，III. 70。

阿尔基弗隆（Alciphron） 一位阿尔哥斯人，拉栖代梦的代理人，V. 59，60。

阿尔基斯提尼斯（Alcisthenes） 一位雅典人，德摩斯提尼之父，III. 91；IV. 66；VII. 16。

阿尔克麦昂（Alcmaeon） 安菲劳斯之子，有关故事，II. 102。

阿尔克麦昂家族（Alcmaeonidae） VI. 59。

亚历山大（Alexander） 柏第卡斯之父，马其顿国王，I. 57，137；阿尔哥斯人后裔，II. 109。

亚历萨库斯（Alexarchus） 科林斯一将领，VII. 19。

亚历西克利斯（Alexicles） 雅典寡头派的一将军，被民主党人捉获，VIII. 92；获释，VIII. 93；逃往狄凯里亚，VIII. 98。

亚历西皮达斯（Alexippidas） 拉栖代梦一监察官，VIII. 58。

亚历基埃亚人（Alicyaeans） 在西西里，VII. 32。

同盟者（Allies）（1）［雅典人的同盟者］，II. 9；同盟的建立，I. 18；在提洛岛开会，I. 96；以前是独立的，I. 97；逐步屈从于雅典人，I. 99；在叙拉古的同盟者，VII. 57。

同盟者（Allies）（2）［拉栖代梦人的同盟者］，II. 9；同盟的组成及其特点，I. 18，19；同盟者应召来到斯巴达，I. 67；再次应召来到斯巴达，I. 119；就战争问题表决，I. 125。

阿尔摩皮亚（Almopia） 在马其顿，II. 99。

阿罗普（Alope） 在罗克里斯，II. 26。

祭坛（Altar）（1）建城者阿波罗的祭坛，在那克索斯，VI. 3；皮西亚阿波罗祭坛，庇西特拉图建于雅典，VI. 54；雅典卫城上的雅典娜女神的祭坛，I. 126；雅典十二神祭坛，VI. 54；奥林匹亚宙斯的祭坛，V. 50。

祭坛（Altar）（2）作为庇护所的祭坛，IV. 98；VIII. 84。

阿力齐亚（Alyzia） 在阿卡纳尼亚，VII. 31。

安布拉基亚（Ambracia） 科林斯人的殖民地，II. 80；VII. 58；安布拉基亚人（Ambraciots） 西部希腊一部族，II. 80；拉栖代梦人的同盟者，II. 9；为伊庇鲁斯人中最好战者，III. 108；派兵前往爱皮丹努斯，I. 26；攻击安菲洛奇亚的阿尔哥斯，II. 68；入侵阿卡纳尼亚，II. 80—82；援助阿尔基达斯，III. 69；参加拉栖代梦人的远征，III. 105，106；被阿卡纳尼亚人击败，III. 107，108；他们的援军全军覆灭，III. 112，113；与阿卡纳尼亚人签订和约，III. 114；以舰船支援吉利浦斯，VI. 104；VII. 4，7，58；遭到西克尔人的屠杀，VIII. 32。

安布拉基亚湾（Ambracian gulf） I. 29，55。

阿美尼亚德斯（Ameiniades） 斐勒蒙之子，雅典派往修西斯的使者，II. 67。

阿美尼亚斯（Ameinias） 拉栖代梦人一将领，IV. 132。

阿美诺克利斯（Ameinocles） 科林斯造船匠师，I. 13。

安米亚斯（Ammeas） 科罗布斯之子，普拉提亚人一将领，III. 22。

阿摩基斯（Amorges） 皮苏特涅斯之子，在卡里亚的暴动，VIII. 5，19；被伯罗奔尼撒人俘获，并移交给提萨佛涅斯，VIII. 28。

安佩里达斯（Ampelidas） 拉栖代梦派往阿尔哥斯的使者，V. 22。

安菲亚斯（Amphias） 一位爱皮道鲁斯人，IV. 119。

安菲洛奇亚人（Amphilochians） 非希腊语民族，从安布拉基亚人那里学会希腊语，II. 68；被安布拉基亚人驱逐，II. 68；遭到安布拉基亚人和拉栖代梦人的攻击，III. 105；与安布拉基亚人订立和约，III. 114。

安菲洛奇亚山（Amphilochian Hills） III. 112。

安菲洛库斯（Amphilochus） 安菲亚劳斯之子，殖民于安菲洛奇亚，II. 68。

安菲波里斯（Amphipolis） 先前被称为“九路”的地方，I. 100；IV. 102；米利都人阿里斯塔哥拉斯试图在该地殖民，IV. 102；雅典人哈格浓在这里殖民，IV. 102；V. 11；该城的“色雷斯之门”，雅典娜神庙，V. 10；伯拉西达攻克该城，IV. 102—106；安菲波里斯战役，V. 6—11，12；雅典守军根据条约投降，V. 18；雅典人攻击该城，未获成功，V. 83；VII. 9；当地人将伯拉西达奉为其建城者，V. 11。

安斐西亚人（Amphissians） 在奥佐里亚的罗克里斯，III. 101。

阿米克莱（Amyclae） 阿波罗神庙，V. 18，23。

阿明塔斯（Amyntas） 腓力浦之子，II. 95，100。

阿米尔泰乌斯（Amyrtaeus） 埃及国王，I. 110，112。

阿纳基昂（Anaceum） I. 46；VIII. 93。

阿纳克托里昂（Anactorium） 科林斯在西部希腊的殖民地，拉

栖代梦人的盟邦，I. 29，46；II. 9；与阿卡纳尼亚人为敌，III. 114；被科林斯人攻占，IV. 49；V. 30；被雅典人占领，VII. 3l。

阿纳伊亚（Anaia/Anaea） 为萨摩斯的流亡者所占领，III. 19；IV. 75；VIII. 19，61。

阿纳普斯（Anapus） （1）河流，在阿卡纳尼亚，II. 82。

阿纳普斯（Anapus） （2）河流，在西西里，VI. 96；VII. 42，78；河上的桥梁，VI. 66。

阿纳克山德（Anaxander） 底比斯一将领，VIII. 100。

阿纳西拉斯（Anaxilas） 瑞吉昂的僭主，VI. 4；麦西那的建立者，VI. 4。

安多吉德斯（Andocides） 列奥格拉斯之子，演说家，雅典援军将领，I. 51。

安德罗斯人（Andrians） 安德罗斯（Andros）岛上居民，向雅典人缴纳贡金，IV. 42；VII. 57；为雅典寡头派所用，VIII. 69；安德罗斯人的殖民地；阿堪苏斯，IV. 84；阿吉鲁斯（Argilus），IV. 103；萨涅（Sane），IV. 109；斯塔吉鲁斯（Stagirus/Stageira），IV. 88。

安德罗克利斯（Androcles） 雅典平民领袖，VIII. 65；被寡头派密谋杀害，VIII. 65。

安德罗克拉特斯（Androcrates） 神殿，在普拉提亚，III. 24。

安德罗米德斯（Andromedes） 拉栖代梦的使者，V. 42。

安德罗斯提尼（Androsthenes） 奥林匹亚竞技会的优胜者，V. 49。

阿涅里斯图斯（Aneristus） 科林斯人一将领，拉栖代梦派往波斯的使者，II. 67。

安坦德鲁斯（Antandrus） 埃奥利斯人的城镇，VIII. 108；被列斯堡流亡者占领，IV. 52；被雅典人占领，IV. 75；安坦德鲁斯人（Antandrians） IV. 52，75；驱逐波斯驻军，VIII. 108。

安塞姆斯（Anthemus） 在马其顿，II. 99，100。

安塞涅（Amthene） 在阿尔哥斯和拉栖代梦的边境地带，V. 41。

安特斯特里昂（Anthesterion） 雅典历八月，II. 15。

安提克利斯（Anticles） 雅典一将领，I. 117。

安提根涅斯（Antigenes） 一位雅典人，苏格拉底之父，II. 23。

安提门尼达斯（Antimenidas） 拉栖代梦人的使者，V. 42。

安提菲姆斯（Antiphemus） 革拉的建城者之一，VI. 4。

安提丰（Antiphon） 雅典寡头派的领袖，VIII. 68，90。

安提浦斯（Antippus） 一位拉栖代梦人，参加和约和盟约的宣誓，V. 19，24。

安提萨（Antissa） 在列斯堡，VIII. 23；安提萨人击败麦塞姆那人，III. 18；安提萨被雅典人攻占，III. 28。

安提斯提尼（Antisthenes） 一位拉栖代梦人，VIII. 39，61。

阿芙洛狄西亚（Aphrodisia） 在拉哥尼亚，IV. 56。

阿芙洛狄特（Aphrodite） 在爱里克斯（Eryx）的神庙，VI. 46。

阿菲提斯（Aphytis） 在帕列涅，I. 64。

阿皮达努斯（Apidanus） 河流，在色萨利，IV. 78。

阿波多提亚人（Apodotians） 在埃托利亚，III. 94。

阿波罗（Apollo） 波利克拉特斯把瑞尼亚岛献给阿波罗，I. 13；III. 104；在阿克兴的神庙，I. 29；在阿米克莱的神庙，V. 18，23；在阿尔哥斯的神庙，IV. 47；在基塞拉（Cythera）对面的神庙，VII. 26；在德里昂的神庙，IV. 76，90，97；在琉卡斯的神庙，III. 94；在诺帕克图斯的神庙，II. 91；在特里奥皮昂（Triopium）的神庙，VIII. 35；皮西亚的阿波罗神庙，在雅典，II. 15；在德尔斐的神庙，IV. 118；V. 18；在西西里的那克索斯的神庙，VI. 3；在雅典市场的

神庙，VI. 54；在叙拉古的神庙，VI. 75，99，100；古代的神谕，II. 102；阿波罗颂歌，III. 104。

阿波罗·阿奇吉提斯（Apollo Archegetes）祭坛，VI. 3。

阿波罗多鲁斯（Apollodorus）一位雅典人，卡里克利斯（Charicles）之父，VII. 20。

阿波罗尼亚（Apollonia）科林斯一殖民地，I. 26。

阿波罗·皮赛乌斯（Apollo Pythaeus）可能在阿尔哥斯，V. 53。

阿波罗·泰美尼特斯（Apollo Temenites）VI. 75，99，100。

阿卡狄亚（Archadia）自古以来居民成分未变，I. 2；部分领土被曼丁尼亚人征服，V. 29；参加特洛伊战争，I. 9；阿卡狄亚的雇佣军在诺提昂，III. 34；在西西里的雅典军中，VII. 19，57；拉栖代梦人与其结盟，攻入阿尔哥斯，VII. 57，58；在曼丁尼亚，VII. 62，63；为拉栖代梦人提供舰船，VIII. 3。

阿开西劳斯（Arcesilaus）一位拉栖代梦人，利卡斯之父，V. 50，76；VIII. 39。

阿奇狄丝（Archedice）雅典僭主希皮亚斯之女，VI. 59。

阿奇劳斯（Archelaus）柏第卡斯之子，马其顿国王，II. 100。

弓箭手（Archers）在雅典，骑马的弓箭手和徒步的弓箭手，II. 13；派往米洛斯，V. 84；派往西西里，VI. 94；蛮族的弓箭手，VIII. 98。

阿奇斯特拉图斯（Archestratus）吕科米德斯之子，雅典人一将领，I. 57。

阿奇提姆斯（Archetimus）科林斯人一将领，I. 29。

阿奇亚斯（Archias）叙拉古的建立者，VI. 3；卡马林那的阿奇亚斯，IV. 25。

阿奇达姆斯（Archidamus）宙西达姆斯之子，拉栖代梦国王，I. 79；阿基斯之父，III. 89；伯里克利的朋友，II. 13；演说，I. 80—85；第一次入侵阿提卡的全军统帅（公元前430年），II. 10；派传令

官去雅典，II. 12；率军前往奥诺，II. 18；进入阿提卡，II. 19；在阿卡奈，II. 20；第二次入侵阿提卡（公元前429年），II. 47，55—57；袭击普拉提亚，II. 71—74；第三次入侵阿提卡（公元前428年），III. 1。

阿基浦斯（Archippus） 一位雅典人，阿里斯提德斯之父，IV. 50。

阿科尼达斯（Archonidas） 西克尔国王，雅典人的朋友，VII. 1。

执政官（Archons） 以前他们在雅典的权力，I. 126；庇西特拉图，VI. 54；泰米斯托克利，I. 93；皮索多鲁斯，II. 2；阿尔凯乌斯，V. 19，25；庇西特拉图家族一直把持国政，VI. 54。

阿吉鲁斯（Argilus） 安德罗斯的殖民地，I. 132，133；IV. 103；V. 6，18。

阿吉努斯（Arginus） 山，在开俄斯岛对面，VIII. 34。

阿吉努塞（Arginusae） 城镇，在米提列涅对面，VIII. 101。

阿尔哥斯（Argos） （1）［安菲洛奇亚的］阿尔哥斯，III. 102，105，107；由安菲洛库斯所建，II. 68。

阿尔哥斯（Argos） （2）［在伯罗奔尼撒］，与雅典人结盟，I. 102；拉栖代梦人的世仇，I. 102；V. 22；拉栖代梦和阿尔哥斯签订三十年休战和约，V. 47；民主政体，V. 29，44；阿尔哥斯的赫拉神庙，IV. 133；马其顿诸王最初来自阿尔哥斯，II. 99；阿尔哥斯人被荷马作为对希腊人的称呼，I. 3；阿尔哥斯人在塔那格拉援助雅典人，I. 107；战争初期保持中立，II. 9；拒绝续订与拉栖代梦的和约，V. 14，22；反拉栖代梦同盟之盟主，V. 27，28；力图取代拉栖代梦在伯罗奔尼撒的地位，V. 28；与曼丁尼亚人结盟，V. 29；与爱利斯人结盟，V. 31；与科林斯人和卡尔基狄克人结盟，V. 31；与波奥提亚人结盟未成，V. 37，38；被迫与拉栖代梦订立和约，V. 40，41；派使者去雅典，V. 43，44；与雅典结盟，V. 46，47；与爱皮道鲁斯人交战，V. 53，54，55，56；与拉栖代梦人交战，V. 58，59；攻取奥科麦努斯，V. 61；再次遭到拉栖代梦人的袭击，V. 64；在曼丁尼亚被拉栖代梦人击败，V. 70—74；与拉栖代梦人缔和结盟，V. 76—80；平民派击败寡头派，重新与雅典结盟，V. 82；精选1000名士兵，由城邦出资供养和训练，V. 67，72，73；300名亲拉栖代梦党

人被驱逐，V. 84；参加西西里远征，VI. 29，43；VII. 57；在叙拉古，VI. 67，70，100；VII. 44；侵入泰里亚境内，VI. 95；其领土遭拉栖代梦人蹂躏，VI. 105；被米利都人击败，VIII. 25；在萨摩斯派使者去雅典，VIII. 86。

阿里安西德斯（Arianthides） 底比斯一将领，吕西马奇达斯之子，IV. 91。

阿里弗隆（Ariphron） 一位雅典人，希波克拉特斯之父，IV. 66。

阿里斯塔哥拉斯（Aristagoras） 一位米利都人，IV. 102。

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 雅典寡头党人的领袖，VIII. 90，92，98。

阿里斯特乌斯（Aristeus） （1）一位科林斯人，培里卡斯之子，II. 29。

阿里斯特乌斯（Aristeus） （2）一位科林斯人，阿迪曼图斯之子，科林斯派往波提狄亚的军队的指挥官，I. 60；撤离波提狄亚，I. 65；作为大使前往波斯，II. 67；被处决，II. 67。

阿里斯特乌斯（Aristeus） （3）拉栖代梦一将领，IV. 132。

阿里斯提德斯（Aristides） 阿基浦斯之子，雅典一将军，IV. 1，50；收复安坦德鲁斯，IV. 75。

阿里斯提德斯（Aristides） 吕西马库斯之子，出使斯巴达，I. 91；确定雅典贡金数目，V. 18。

阿里斯托克利斯（Aristocles） （1）普雷斯托阿纳克斯（Pleistoanax）的兄弟，被指控行贿德尔斐女祭司，V. 16。

阿里斯托克利斯（Aristocles） （2）一位拉栖代梦人，V. 71，72。

阿里斯托克拉特斯（Aristocrates） （1）一位雅典人，参加和约和盟约的宣誓，V. 19，24；前往开俄斯，VIII. 9。

阿里斯托克拉特斯（Aristocrates） （2）一位雅典人，斯基里亚斯之子，寡头派政变的主要策划者，VIII. 89；寡头党中温和派首领，

VIII. 89。

阿里斯托吉吞（Aristogiton）刺杀希帕库斯，I. 20；VI. 54，56—58。

阿里斯同（Ariston）一位科林斯人，皮利库斯之子，VII. 39。

阿里斯托诺斯（Aristonous）阿格里真坦的建立者，VI. 4。

阿里斯托努斯（Aristonus）色萨利人的将领，II. 22。

阿里斯托尼姆斯（Aristonymus）一位雅典人，IV. 122。

阿里斯托丰（Aristophon）“四百人”派往斯巴达的使者，VIII. 86。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提摩克拉特斯之子，雅典一将领，III. 105。

武器（Arms）随身携带武器的习惯，I. 5，6。

阿涅（Arne）波奥提亚人从那里被驱逐，I. 12。

阿尼萨（Arnissa）在马其顿，IV. 128。

阿拉巴尤斯（Arrhabaeus）布罗麦鲁斯之子，林库斯国王，IV. 79；遭到柏第卡斯的攻击，IV. 83；柏第卡斯的伊利里亚人军队投奔他，IV. 125；进入其境内，IV. 127。

阿利阿尼（Arrhiani）在色雷斯的刻尔松尼斯（Chersonese），VIII. 104。

阿萨基斯（Arsaces）提萨佛涅斯一部将，VIII. 108。

阿塔巴佐斯（Artabazus）一位波斯人，法那基斯之子，奉薛西斯之命送信给波桑尼阿斯，I. 129，132。

阿塔佛涅斯（Artaphernes）波斯派往斯巴达的使者，IV. 50。

阿塔斯（Artas）伊阿皮吉亚一部族首领，VII. 33。

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薛西斯之子，波斯国王，I. 104；继承王位，I. 137；接纳泰米斯托克利，I. 138；卒，IV. 50；大流士

（二世）之父，VIII. 5。

阿尔特密斯（Artemis） 其神庙，在瑞吉昂，VI. 44；在以弗所，VIII. 109。

阿特密西昂（Artemisium）（1）斯巴达历的一个月份，V. 19。

阿特密西昂（Artemisium）（2）战役，III. 54。

阿提奈（Artynae） 阿尔哥斯的行政长官，V. 47。

亚细亚（Asia） 亚细亚异族人的风俗，I. 6；伯罗普斯从亚细亚带来财富，I. 9；如果斯基泰人联合起来，即使在亚细亚，也没有哪个民族可与其匹敌，II. 97；马格涅西亚（Magnesia）在亚细亚，I. 138；亚细亚的色雷斯人，IV. 75；波斯国王在亚细亚的领土，VIII. 58。

阿辛（Asine） 拉哥尼亚一城市，IV. 13，54；VI. 93。

阿索皮乌斯（Asopius）（1）佛米奥之子，雅典一将领，袭掠拉哥尼亚沿海，III. 7。

阿索皮乌斯（Asopius）（2）一位雅典人，佛米奥之父，I. 64。

阿索波劳斯（Asopolaus） 一位普拉提亚人，阿斯泰马库（Astymachus）之父，III. 52。

阿索浦斯（Asopus） 河流，在波奥提亚，II. 5。

阿斯蓬都斯（Aspendus） 腓尼基舰队停泊地，VIII. 81，87，88，99，108。

公民大会（Assembly）（1）雅典公民大会，II. 59；公民大会的形式，IV. 118；通常在普尼克斯（Pnyx）举行，VIII. 97；皮山大在科罗努斯召集一次公民大会，VIII. 67；在穆尼基亚举行的公民大会，VIII. 93，94；寡头派人士声称，公民大会与会人数从来未达到5000人，VIII. 72。

公民大会（Assembly）（2）在拉栖代梦，投票的方式，I. 87。

阿西纳鲁斯（Assinarus） 河流，在西西里，VII. 84。

阿斯塔库斯（Astacus） 城镇，在阿卡纳尼亚，II. 30，33，102。

阿斯泰马库（Astymachus） 一位普拉提亚人，阿索波劳斯之子，III. 52。

阿斯泰奥库斯（Astyochus） 拉栖代梦海军将领，VIII. 20；抵达列斯堡，VIII. 23，32，33，38，39；击败雅典一支舰队，VIII. 42；接到处死阿尔基比阿德斯的命令，VIII. 45；前往米利都，VIII. 60；其行为招致不满，VIII. 78；遭到袭击，VIII. 84。

阿塔兰塔（Atalanta） 岛屿，在罗克里斯附近，雅典人在此设防，II. 32；海水泛滥，III. 89。

阿特奈乌斯（Athenaeus） 一位拉栖代梦人，IV. 119，122。

阿特纳哥拉斯（Athenagoras） （1）叙拉古民主派领袖，VI. 35；演说，VI. 36—40。

阿特纳哥拉斯（Athenagoras） （2）基济库斯人提玛哥拉斯之父，VIII. 6。

雅典娜（Athena） 神庙，IV. 116；V. 10，23；神像，在雅典卫城中，II. 13。

雅典帝国（Athenian Empire）I. 14，18，74，75，89—118；VI. 82，83。

雅典（Athens） 第勒尼安人曾居住于此，IV. 109；提秀斯改革，古时候范围小，II. 15；人口众多，I. 80；外观，与斯巴达相比，I. 10；在波斯战争中被摧毁，I. 89；修筑城墙，I. 90，91，93；修筑长城，I. 107，108；雅典的瘟疫，II. 47—54，58；III. 87；雅典的资源，II. 13；雅典的革命，VIII. 47—72；民主制的恢复，VIII. 73—77，86，89—93，97；“希腊的学校”，II. 41；生活的自由，II. 37；VII. 69。

雅典人（Athenians） 属于伊奥尼亚族，VI. 82；VII. 57；一直居住在同一块土地上，I. 2；他们在伊奥尼亚和诸岛屿上的殖民，I. 2，12；最早采取奢侈习俗的希腊人，I. 6；对自己历史的无知，I. 20；VI. 53—55；他们的个性特征，与拉栖代梦人相比，I. 69，70，102；IV. 55；VI. 87；VIII. 96；对待其同盟者，I. 19，76，99；III. 10；VI. 76，84，85；在希腊引起普遍的憎恶，I. 119；II. 8，11，

63；他们的财富和军事资源，II. 13；他们热爱乡村生活，II. 15；以海上优势维持帝国安全，II. 62，88；安葬阵亡将士，II. 34；他们的伟大和光荣，II. 37—41，63，64；公费养活阵亡将士的子女，II. 46；他们在战争中的错误，II. 65；他们喜爱雄辩术，III. 38，40，43；希腊最富有经验的军队，VI. 72；VII. 61；僭主统治下的雅典人，I. 18；VI. 53—59；僭主的统治被拉栖代梦人推翻，I. 18；VI. 53；雅典人与埃吉那人交战（公元前491年），I. 14；他们在波斯战争中的贡献，I. 73，74；II. 36；雅典人修筑城墙，I. 91，93；雅典人参与攻取拜占庭和塞浦路斯，I. 94；获得盟主之位，I. 95，96，99；征服爱昂、斯基洛斯、卡利斯图和那克索斯，I. 98；在攸里梅敦大败波斯人，制服反叛的塔索斯人，I. 100；拉栖代梦人请求增援，I. 101，102；憎恶拉栖代梦人，与阿尔哥斯人结盟，I. 102；把黑劳士安置在诺帕克图斯，I. 103；与麦加拉人结盟，I. 103；占领尼塞亚，I. 103；援助埃及的暴动，I. 104；在哈利埃被科林斯人和爱皮道鲁斯人击败，I. 105；再次与埃吉那人交战（公元前459年），I. 105；修筑他们的长城，I. 107，108；在塔那哥拉被拉栖代梦人击败，I. 107，108；在奥诺斐拉击败波奥提亚人，I. 108；被逐出孟斐斯，I. 109；增援部队被歼灭，I. 109；派舰船前往埃及，在塞浦路斯作战，I. 112；攻取凯罗尼亚（Chaeronea），但在科罗尼亚（Coronea）被击败，I. 113；在麦加拉的驻防军被杀，I. 114；镇压优波亚人的暴动，I. 114；雅典人与拉栖代梦人签署和约，I. 115；在萨摩斯建立民主制，萨摩斯人和拜占庭人叛离，I. 115；雅典人击败萨摩斯人，I. 116；围困并攻取萨摩斯，I. 117；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与科基拉结盟，I. 44；与科基拉人一起同科林斯人交战，I. 49；派出援军，I. 50，51；与柏第卡斯发生争执，I. 57；派兵前往波提狄亚，I. 57，61，64；击败卡尔基狄克人，I. 62，63；围攻波提狄亚I. 64；禁止麦加拉人出入他们的港口，I. 67，139；在斯巴达的演说，I. 72—78；讨论拉栖代梦人的要求，I. 145；在阿提卡捉获波奥提亚人，II. 6；按伯里克利的意见，乡村居民进住城里，II. 14—16；派出舰队环绕伯罗奔尼撒游弋，II. 17，23，25，30；在弗利吉亚被击败，II. 21；接受色萨利人的援助，II. 24；派一支舰队去往罗克里斯，II. 26；驱逐埃吉那人，II. 27；与西塔尔克斯结盟，II. 29；侵入麦加拉，II. 31；受到瘟疫的危害，II. 47—54，58；派出环绕伯罗奔尼撒的远征军，II. 56；派使者前往斯巴达，II. 59；对伯里克利科以罚金，II. 59—65；俘获科林斯派往波斯的使者，并把他们处死，II. 67；派遣佛米奥援助安菲洛奇亚人，II. 68；攻克波提狄亚，II. 70；派遣远征军前往卡尔基狄克，II. 79；在海战中击败伯罗奔尼撒人，II. 83，84；第二次获胜，II. 86，92；出征阿卡纳尼亚，II. 102；得到米提列涅人暴动的情报，III. 2；从海上围困米提列涅，III. 6；征收财产税，III. 19；占领米提列涅，III. 27，28；攻克诺提昂，III. 34；处

死萨莱苏斯并下令处死米提列涅的全体成年公民，III. 36；召开第二次公民大会，III. 36，49；占领米诺亚，III. 51；派舰队前往科基拉，III. 75；在海上与伯罗奔尼撒人遭遇，III. 77，78；派20艘舰船前往西西里，III. 86；瘟疫又一次出现，III. 87；袭掠埃奥鲁斯群岛，III. 88；在西西里的活动，III. 90，99，103，115；IV. 24，25；派一支舰队环伯罗奔尼撒游弋，III. 91；在奥罗浦斯登陆，在塔那格拉获胜，III. 9l；对建立赫拉克利亚的恐慌，III. 93；袭击琉卡斯，III. 94；攻入埃托利亚，III. 95—98；在提洛岛举行祓除仪式，III. 104；增援西西里，III. 115；在派罗斯设防，IV. 4；在海港中击败拉栖代梦人，IV. 14；围困斯法克特里亚岛上的军队，IV. 15，21—23；派克里昂前去增援，IV. 27，28；攻击斯法克特里亚，迫使岛上的拉栖代梦人投降，IV. 31—38；再次拒绝拉栖代梦人的和平建议，IV. 41；侵入科林斯，IV. 42.45；帮助科基拉人攻取伊斯通，IV. 46；把俘虏移交给科基拉人，IV. 47；帮助阿卡纳尼亚人攻占阿纳克托里昂，IV. 49；捉获一名前往斯巴达的波斯使者，IV. 50；命令开俄斯人拆毁其城墙，IV. 51；攻占基塞拉，IV. 53，54；袭掠拉栖代梦沿岸，IV. 54，55；攻取泰里亚，IV. 57；企图攻占麦加拉，IV. 66—68；占领尼塞亚，IV. 69；计划侵入波奥提亚，IV. 76，77；宣布柏第卡斯为敌人，IV. 82；败于德里昂，IV. 90—96；波奥提亚人收复德里昂，雅典人取回阵亡者尸体，IV. 97—101；安菲波里斯失陷，IV. 102—106；修昔底德进驻爱昂，IV. 106—107；失去托伦涅，IV. 110—113；失去列吉苏斯，IV. 114—116；与拉栖代梦签署一年休战和约，IV. 117—119；斯基奥涅暴动，IV. 120，122；攻占门德，IV. 130；围攻斯基奥涅，IV. 131；与柏第卡斯达成和解，IV. 132；再一次在提洛岛举行祓除仪式，V. 1；派克里昂前往卡尔基狄克，V. 2；攻占托伦涅，V. 3；败于安菲波里斯，V. 6—12；与拉栖代梦人缔结和约（尼基阿斯和约），V. 17—19；与拉栖代梦人缔结盟约，V. 22—24；释放岛上俘虏，V. 24；派使者前往斯巴达，V. 36；雅典主战派要求废除与拉栖代梦人的和约，V. 43；与阿尔哥斯人结盟，V. 46，47；恢复黑劳士在派罗斯的地位，V. 56；派一支军队去阿尔哥斯，V. 61；参加曼丁尼亚战役，V. 69，72—74；围攻爱皮道鲁斯，V. 75，80；阿尔哥斯在雅典人的帮助下修筑其长城，V. 82；袭击米洛斯，V. 84；在米洛斯的辩论，V. 85—13；攻占米洛斯，奴役其居民，V. 114—116；雅典人决定远征西西里，VI. 1，6；派使者前往爱吉斯泰，VI. 6；使者从西西里返回，VI. 8；在公民大会上的争论，VI. 9—23；毁坏赫尔墨斯神像事件，VI. 27；阿尔基比阿德斯涉嫌参与此事，VI. 28，29；远征军前往西西里，VI. 30—32；雅典人抵达瑞吉昂，VI. 43，44；雅典人航往叙拉古，VI. 50；雅典人派人拘捕阿尔基比阿德斯，VI. 53，61；击败叙拉古人，VI. 66—71；与西克尔人谈判，VI. 88；得到来自国内的援助，VI. 93，94；

雅典人抵达瑞吉昂太晚，未能阻击吉利浦斯，VII. 1；被叙拉古人击败，VII. 6；雅典人柏第卡斯的援助下，试图攻下安菲波里斯，VII. 9；尼基阿斯写信向国内求援，VII. 11—15；派出第二支远征军，由德摩斯提尼指挥，VII. 16；破坏拉哥尼亚沿岸，VII. 20，25；拉栖代梦人占领狄凯里亚所造成的危害，VII. 27，28；德摩斯提尼和攸里梅敦在阿卡纳尼亚和科基拉招募军队，VII. 31；诺帕克图斯的雅典人与科林斯人的海战，VII. 34；在海战中被叙拉古人击败，VII. 37—41；雅典诸将军举行会议，VII. 47—49；雅典人在海上再遭败绩，VII. 52；决定突围，VII. 60；尼基阿斯向军队发表演说，VII. 61—64；雅典人在海上彻底失败，VII. 71，72；尼基阿斯激励和安慰部下，VII. 76，77；雅典军队的窘迫处境，最后被迫投降，VII. 78—85；尼基阿斯和德摩斯提尼被处决，VII. 86；雅典国内的恐慌，VIII. 1；怀疑开俄斯人反叛，VIII. 9，10；击败一支伯罗奔尼撒的舰队，VIII. 10，11；通过一项法令，允许动用储存资金，VIII. 15；伊奥尼亚战争，VIII. 16—56；雅典国内的人同意变更政体，VIII. 53，54；派遣皮山大与阿尔基比阿德斯谈判，VIII. 54；雅典舰队返回萨摩斯过冬，VIII. 60；雅典政变，VIII. 63—69；派传令官去见阿基斯，VIII. 70；派使者去斯巴达，VIII. 71；派使者去萨摩斯，72；萨摩斯的雅典人击败寡头派，VIII. 73；重新召回阿尔基比阿德斯，VIII. 81；“四百人”政府的使者来到萨摩斯，VIII. 86；塞拉麦涅斯退出寡头党，VIII. 91；雅典人匆匆装备一支舰队，VIII. 94；优波亚的丧失及其影响，VIII. 95—96；寡头党的首要人物前往狄凯里亚，VIII. 98；雅典舰队前往赫勒斯滂，VIII. 100；基诺塞马之役，VIII. 104，105；阿尔基比阿德斯回到萨摩斯，VIII. 108。

阿索斯（Athos）山，IV. 109；V. 3，35，82。

阿丁坦尼亚人（Atintanians）伊庇鲁斯一部族，II. 80。

阿特拉米提昂（Atramyrttium）在亚细亚，V. 1；VIII. 108。

阿特柔斯（Atreus）伯罗普斯之子，I. 9。

阿提卡（Attica）早期历史，I. 2；伊奥尼亚移民由此出发，I. 2，12；古时候分为若干公社，II. 15；遭到伯罗奔尼撒人的侵略，I. 114；II. 21；在战争第一年遭侵略；II. 18—23；在战争的第二年遭侵略，II. 47，55，56；战争的第四年遭侵略，III. 1；战争的第五年遭侵略，III. 26；战争的第六年遭侵略，III. 89；战争的第七年遭侵略，IV. 2，6；战争的第十九年遭侵略，VII. 19。

阿乌龙（Aulon）在卡尔基狄克半岛，IV. 103。

阿乌托卡里达斯（Autocharidas） 一位拉栖代梦的将军，V. 12。

阿乌托克利斯（Autocles） 托马尤斯之子，雅典一将军，IV. 53，119。

阿克西乌斯（Axius） 河流，在马其顿，II. 99。

异语之族（Barbarians） 荷马在其诗中未使用，I. 3；埃托利亚人，III. 94；安菲洛奇亚人，II. 68；在阿索斯，IV. 109；伊庇鲁斯人（Epirots），II. 80—82；伊利里亚人（Illyrians），IV. 126；在西西里，VI. 2，11；陶兰提亚人（Taulantians），I. 24；色雷斯人，II. 96—98，101；IV. 75；VII. 27。

巴图斯（Battus） 科林斯一将领，IV. 43。

卑罗亚（Beroea） 在马其顿，I. 61。

比萨尔提亚（Bisaltia） 在马其顿，II. 99。

比萨尔提亚人（Bisaltians） 在阿索斯，IV. 109。

比泰尼亚的色雷斯人（Bithynian Thracians） IV. 75。

波奥塔克斯（Boeotarchs） 负责管理波奥提亚同盟的长官，II. 2；IV. 91；他们的权力，V. 37，38；VII. 30。

波奥提亚（Boetia） 早期历史，I. 2；III. 61；以前被称为卡德美斯，I. 12；土地肥沃，与佛基斯接壤，III. 95；波奥提亚的议事会，V. 38；地震，III. 87。

波奥提亚人（Boetians） 被色萨利人从阿涅逐出，I. 12；除普拉提亚人以外，全部投靠波斯人，III. 62；奥诺斐塔战役后，被雅典人征服，I. 108；成为雅典人的同盟者，I. 111；科罗尼亚战役后重获独立，I. 113；III. 62，67；IV. 92；在战争爆发时为拉栖代梦人提供骑兵，II. 9，12；蹂躏普拉提亚，II. 12；提供围攻普拉提亚的半数的军队，II. 78；遭到雅典人的侵略，III. 91；援助伯拉西达，IV. 70，72；波奥提亚的民主党人，IV. 76，77；雅典人在希波克拉特斯的统率下在德里昂设防，IV. 90；波奥提亚人在德里昂击败雅典人，IV. 91—96；攻克德里昂，IV. 100；拒绝参加尼基阿斯和约，V. 17；拒绝加入阿尔哥斯同盟，V. 36；与拉栖代梦单独订立盟约，V. 39；参加拉栖代梦人入侵阿尔哥斯的行动，V. 57—60；占领赫拉克利亚，

V. 52；派兵援助西西里，VII. 19，58；为拉栖代梦人提供舰船，VIII. 3；支持列斯堡叛离，VIII. 4。

波伊昂（Boeum）城镇，在多利斯，I. 107。

波尔布（Bolbe）湖泊，在马其顿，I. 58；IV. 103。

波里苏斯（Bolissus）在开俄斯，VIII. 24。

波米恩西亚人（Bomiensians）在埃托利亚，III. 96。

波里阿德斯（Boriades）埃托利亚人的使者，III. 100。

波提亚人（Bottiaeans）波提亚（Bottia，马其顿一地区）的居民，被马其顿人驱逐，II. 99，100。

波提狄亚（Bottidaea/Bottice）位于卡尔基狄克半岛，是科林斯人的殖民地，是雅典的纳贡者，叛离雅典，I. 56—58，65，79；II. 99，100，101；IV. 7。

伯拉西达（Brasidas）泰里斯之子，在战争中崭露头角，II. 25；受命为克涅姆斯的参谋，II. 85；作为阿尔基达斯的参谋，III. 69，76；劝阿尔基达斯进攻科基拉，III. 79；在派罗斯的战役中表现突出，IV. 11，12；援救麦加拉，IV. 70—73；穿越色萨利，挺进卡尔基狄克，IV. 78；他的军队，伯罗奔尼撒雇佣兵和黑劳士，IV. 80；与柏第卡斯结盟，IV. 83；个性和演说才能，IV. 81，84，108；在阿堪苏斯的演说，IV. 85—87；攻取安菲波里斯，IV. 103—106；攻下托伦涅和列吉苏斯，IV. 110—116；派兵驻守门德和斯基奥涅，IV. 123；击败林库斯人，IV. 124；对士兵的演说，IV. 126；击败伊利里亚人，IV. 127，128；在安菲波里斯击败雅典人，V. 6—10；演说，V. 9；死后葬于安菲波里斯市场，V. 11；他手下的黑劳士定居于列普里昂，V. 34；他的旧部在曼丁尼亚，V. 67，71，72。

布劳洛（Brauro）爱多尼亚国王皮塔库斯之妻，IV. 107。

桥（Bridge）跨越斯特里梦河之桥，IV. 103；跨越阿纳普斯河之桥，VI. 66。

黄铜宫（Brazen Hause）神庙，I. 134。

布利金尼（Bricinniae）在伦提尼境内，V. 4。

布利勒苏斯（Brilessus） 山，在阿提卡，II. 23。

布罗米斯库斯（Bromiscus） 在卡尔基狄克，IV. 103。

布科里昂（Bucolion） 在阿卡狄亚，IV. 134。

布多鲁姆（Budorum） 要塞，II. 94；III. 51。

拜占庭（Byzantium） 被波桑尼阿斯攻占，I. 94，128，129，131；叛离雅典，I. 115；投降，I. 117；再次叛离，海战，VIII. 80。

卡基帕里斯（Cacyparis） 河流，在西西里，VII. 80。

卡德美斯（Cadmeis） 波奥提亚的古称，I. 12。

凯基努斯（Caecinus） 罗克里斯一河流，在意大利，III. 103。

卡尔开顿（Calchedon） 麦加拉人一殖民地，IV. 75。

卡里克斯（Calex） 赫拉克利亚附近一河流，在本都（Pontus），IV. 75。

卡里阿斯（Callias）（1）卡里克拉特斯之父，一位科林斯人，I. 29。

卡里阿斯（Callias）（2）海帕奇德斯之子，僭主希皮亚斯的岳父，VI. 55。

卡里阿斯（Callias）（3）希波尼库斯之父，III. 91。

卡里阿斯（Callias）（4）卡里阿德斯之子，雅典将领，I. 61，62；在波提狄亚阵亡，I. 63。

卡里克拉特斯（Callicrates） 卡里阿斯之子，科林斯一将领，I. 29。

卡里恩西亚人（Calliensians） 埃托利亚一部族，III. 96。

卡里盖图斯（Calligeitus） 劳丰之子，麦加拉一流亡者，VIII. 6；出使斯巴达，VIII. 6，8，39。

卡利顿（Calydon） 埃奥利斯的古称，III. 102。

卡马林那（Camarina） 建立，VI. 5；与伦提尼结盟，III. 86；与革拉人签订停战协约，IV. 65；听取来自雅典和来自叙拉古的使者陈述意见，VI. 75—87；保持中立，VI. 88；派兵援助叙拉古，VII. 33，58。

冈比西斯（Cambyses） 冈比西斯（二世），波斯国王，居鲁士（大帝）之子，I. 13。

卡米鲁斯（Camirus） 在罗德斯岛，叛离雅典，VIII. 44。

卡那斯特莱昂（Canastraeum） 海角，在帕列涅，IV. 110。

卡帕顿（Capaton） 普罗克森努斯（Proxenus）之父，一位意大利的罗克里斯人，III. 103。

卡吉努斯（Carcinus） 雅典一将领，色诺提姆斯之子，II. 23。

卡达米利（Cardamyle） 在开俄斯，VIII. 24。

卡里亚人（Carians） 被米诺斯逐出基克拉底斯群岛，I. 4；热衷于海盗活动，I. 8，116；海上的卡里亚人臣服于雅典，II. 9；雅典派兵到卡里亚沿岸，II. 69；消灭了一支雅典远征军，III. 19；叛离波斯，VIII. 5；一位通晓希腊语和波斯语的卡里亚人，VIII. 85。

卡尼亚（Carnea） 拉栖代梦的节日，在奥林匹亚竞技会结束后举行，V. 75，76。

卡特里亚（Carteria） 佛凯亚的一个岛屿，VIII. 101。

迦太基人（Carthaginians） 来自腓尼基的移民，I. 13；VI. 2，15，34，90。

卡利埃（Caryae） 在拉哥尼亚，V. 55。

卡利斯图（Carystus） 在优波亚，VII. 57；臣服于雅典人，I. 98；成为雅典人的同盟者，IV. 42；VII. 57。

卡斯梅奈（Casmenae） 叙拉古人所建，VI. 5。

卡塔那（Catana） 建立，VI. 3；受爱特那火山爆发的侵害，III.

116；起初不肯与雅典人合作，VI. 50；后来与雅典人结盟，VI. 51；VII. 57，85；成为雅典人的一个基地，VI. 51，52，62；叙拉古人欲袭击卡塔那，VI. 63；雅典从这里出发征伐麦西那，VI. 73，74；叙拉古人摧毁雅典人在这里的营地，VI. 75；雅典人重建其营地，VI. 88；放弃卡塔那，VI. 94；尼基阿斯，VII. 14；德摩斯提尼，VII. 42；雅典在叙拉古的军队从卡塔那取得给养，VII. 60；雅典军队的转移，VII. 72，80，85。

考伦尼亚（Caulonia） 在意大利，VII. 25。

考努斯（Caunus） 在卡里亚，VIII. 39；伯里克利航往考努斯，I. 116；阿斯泰奥库斯前往考努斯，VIII. 39，41；提萨佛涅斯来到考努斯，VIII. 57；阿尔基比阿德斯前往考努斯，VIII. 88。

骑士（Cavalry） 在希腊，波奥提亚人的骑士，II. 9；IV. 96；罗克里斯人的骑士，II. 9；IV. 96；马其顿人的骑士，II. 100；佛基斯人的骑士，II. 9；西西里骑士数量多，VI. 20，71。

基卡鲁斯（Cecalus） 尼卡苏斯（Nicasus）之父，一位麦加拉人，IV. 119。

基奥斯人（Ceans） 雅典的臣民，VII. 57。

凯克罗普斯（Cecrops） 传说中阿提卡第一代王，II. 15。

基克鲁菲里亚（Cecruphalia） 埃吉那岛附近一小岛，I. 105。

基奈昂（Cenaeum） 在优波亚，III. 93。

肯克里埃（Cenchreae） 科林斯一港口，IV. 42，44；VIII. 10，20，23。

肯托里巴（Centoripa） 西克尔人的城镇，被雅典人攻占，VI. 94；与雅典结盟，VII. 32。

基奥斯（Ceos） 臣属于雅典，VII. 57。

基法伦尼亚（Cephallenia） 西部希腊的雅典盟邦，I. 27；II. 7，30，33，80；III. 94，95；V. 35，56；VI. 85；VII. 31，57。

基拉米库斯（Ceramicus） 在雅典，VI. 57，58。

科金（Cercine）山，在马其顿，II. 98。

科德里昂（Cerdylium）山，在安菲波里斯附近，V. 6—10。

基利基斯（Ceryces）在雅典，VIII. 53。

凯利亚斯（Chaereas）阿基斯特拉图斯之子，一位雅典人，VIII. 74，86。

凯罗尼亚（Chaeronea）在波奥提亚，I. 113；IV. 76，89。

卡莱亚人（Chalaeans）奥佐里亚的罗克里斯人的一个部族，III. 101。

卡尔切（Chalce）罗德斯附近的一个岛屿，VIII. 41，44，55。

卡尔基丢斯（Chalcideus）拉栖代梦一海军将领，VIII. 6，8；被派往伊奥尼亚，VIII. 11，12；唆使开俄斯等城邦起义，VIII. 14，16，17；驻守开俄斯，VIII. 17；订立波斯国王与拉栖代梦人的和约，VIII. 18，36，43。

卡尔基斯诸邦（Chalcidian cities）在西西里，由优波亚的卡尔基斯人所建，VI. 3—5；与雅典人同族，IV. 61，64；卡尔基斯方言，VI. 5；邀请雅典人来西西里，III. 86；IV. 61。

卡尔基狄克（Chalcidice）［在色雷斯沿海地区］半岛，叛离雅典，I. 56—58；遭到佛米奥的蹂躏，I. 65；击败雅典人，II. 79；遭到西塔尔克斯的蹂躏，II. 95，101；从雅典人手中夺回爱昂，IV. 7；邀请伯拉西达，IV. 79，80；卡尔基狄克人的使者在伯拉西达军营，IV. 83；卡尔基狄克人策划安菲波里斯叛离，IV. 103；修昔底德在那一带指挥作战，IV. 104；支持驻守门德和斯基奥涅，IV. 123；克里昂远征卡尔基狄克，V. 2—11；在托伦涅俘获的卡尔基狄克人，V. 3；卡尔基狄克人的军队在安菲波里斯战役中，V. 6；追击撤退的雅典人，V. 10；在和约中尊重卡尔基狄克诸邦的独立，V. 18；卡尔基狄克人不肯接受条约，V. 21；加入阿尔哥斯同盟，V. 3l；修订与拉栖代梦的盟约，V. 80；与雅典人的关系，VI. 7。

卡尔基斯（Chalcis）（1）在埃托利亚，被雅典人攻下，I. 108；II. 83。

卡尔基斯（Chalcis）（2）在优波亚，VII. 29；西西里的卡尔基斯诸邦的母邦，VI. 3—5；卡尔基斯和爱利特里亚的战争，I. 15；臣

服于雅典，VI. 76；VII. 57；在爱利特里亚附近进行海战后，雅典人退至卡尔基斯，VIII. 95。

考尼亚人（Chaonians）伊庇鲁斯一非希腊语部族，II. 68；没有国王，II. 80；支持入侵阿卡纳尼亚，II. 80；被击败，II. 81。

卡拉德鲁斯（Charadrus）在阿尔哥斯，V. 60。

卡里克利斯（Charicles）雅典一将领，VII. 20，26。

卡尔米努斯（Charminus）雅典一将领，VIII. 30，41，42，73。

卡罗阿德斯（Charoeades）攸斐列图斯之子，雅典一将领，III. 86，90。

卡里布狄斯（Charybdis）旋涡，IV. 24。

刻尔松尼斯（Chersonese）色雷斯人的半岛，远征特洛伊的希腊联军分兵到这里耕种土地，I. 11；遭到拉栖代梦人的蹂躏，VIII. 99；附近的海战，VIII. 102—105。

刻尔松尼苏斯（Chersonesus）在科林斯境内，IV. 42，43。

奇美里昂（Chimerium）在泰斯普罗提斯，I. 30，46。

奇奥尼斯（Chionis）一位拉栖代梦人，V. 19，24。

开俄斯（Chios）温和而稳定的政府，VIII. 24；其海上势力，VIII. 6；奴隶人数众多，VIII. 40；富有，VIII. 45；和列斯堡为雅典仅存的自治盟邦，III. 10；VI. 85；VII. 57；出身于开俄斯岛的荷马，III. 104；支持雅典人镇压萨摩斯的暴动，I. 116，117；装备舰船围攻波提狄亚，II. 56；VI. 31；阿尔基达斯处死一些开俄斯人，III. 32；支持雅典人在派罗斯的行动，IV. 13；奉命拆毁其城墙，IV. 51；装备舰船对付门德和斯基奥涅，IV. 129；对付米洛斯，V. 84；在叙拉古，VI. 43，85；VII. 20，57；与拉栖代梦人商谈起义之事，VIII. 5；暴动，VIII. 14；4艘舰船为雅典人所俘获，VIII. 19；煽动其他城邦起义，VIII. 19，22，23；接连被雅典人打败，VIII. 24；改组政府，VIII. 38；被围困，VIII. 40，55，56；又一次取得海上优势，VIII. 61；雅典计划发动新的攻势，VIII. 100，101。

科拉德斯（Choerades）伊阿皮吉亚群岛，VII. 33。

克洛蒙（Chromon） 德摩斯提尼在埃托利亚时的美塞尼亚人向导，III. 98。

克里西浦斯（Chrysippus） 伯罗普斯之子，被阿特柔斯谋杀，I. 9。

克里西斯（Chrysis） 阿尔哥斯的赫拉神庙女祭司，II. 2；IV. 133。

基里基亚人（Cilicians） 在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基里基亚人和腓尼基人被雅典人击败，I. 112。

客蒙（Cimon） 米太雅德之子，攻取爱昂，I. 98；攸里梅敦大败波斯人，I. 100；率雅典援军增援斯巴达，I. 102；死于塞浦路斯，I. 112。

客蒙（Cimon） 一位雅典人，拉栖代梦尼乌斯之父，I. 45。

基赛龙（Cithaeron） 山，在普拉提亚，II. 75；III. 24。

城市（Cities） 古代城市规模小，I. 2；类似于分散的村落，I. 10；最初建于内地，后来建于沿海，I. 7；伊奥尼亚诸城未设防，III. 33；在雅典，人们称其卫城为“城”，II. 15。

克拉鲁斯（C1arus） 在伊奥尼亚，III. 33。

克拉左门奈（Clazomenae） 建于海岛之上，叛离雅典，VIII. 14，16，22，23，31。

克里埃涅图斯（Cleaenetus） 克里昂之父，一位雅典人，III. 36。

克里阿库斯（Clearehus） 兰斐亚斯之子，拉栖代梦一将领，VIII. 8，39，80。

克里安德里达斯（Cleandridas） 吉利浦斯（Gylippus）之父，一位斯巴达人，VI. 93。

克里阿利达斯（Clearidas） 克里奥尼姆斯之子，拉栖代梦一将军，IV. 132；与伯拉西达共同指挥安菲波里斯战役，V. 6—11；把伯拉西达的军队带回国内，V. 34。

克里披德斯（Cleippides） 雅典一将领，III. 3。

克里奥布鲁斯（Cleobulus） 拉栖代梦一监察官，支持主战派，V. 36—38。

克列奥姆布罗图斯（Cleombrotus） 波桑尼阿斯之父，一位拉栖代梦人，I. 94；尼科米德斯（Nicomedes）之父，I. 107。

克里奥米德斯（Cleomedes） 吕考麦德斯之子，雅典一将军，出征米洛斯，V. 84。

克里奥蒙尼（Cleomenes） （1）拉栖代梦国王，I. 126。

克里奥蒙尼（Cleomenes） （2）拉栖代梦国王波桑尼阿斯之叔父，III. 26。

克里昂（Cleon） 克里埃涅图斯之子，雅典民主派领袖，III. 36；IV. 21；与尼基阿斯为敌，IV. 27；反对议和，V. 16；建议处死米提列涅人，III. 36；演说，III. 37—40；中断与斯巴达的谈判，IV. 21，22；前往派罗斯指挥作战，IV. 27，28；与德摩斯提尼一同攻击斯法克特里亚，IV. 29，31—37；迫使拉栖代梦人投降，IV. 38；建议处死斯基奥涅人，IV. 122；攻取托伦涅，V. 2，3；在安菲波里斯战役中阵亡，V. 6—11。

克里奥奈（Cleonae） 在阿克特，IV. 109。

克里奥奈（Cleonae） 在阿哥里斯，与阿尔哥斯结盟，V. 67；派兵前往曼丁尼亚，V. 72，74；一支出征阿尔哥斯的拉栖代梦军因地震而由克里奥奈撤退，VI. 95。

克里奥滂浦斯（Cleopompus） 雅典一将领，II. 26，58。

克里尼亚斯（Clinias） 阿尔基比阿德斯之父，一位雅典人，V. 43；泰奥滂浦斯（Theopompus）之父，II. 26；克里奥滂浦斯（Cleopompus）之父，II. 58。

克涅姆斯（Cnemus） 拉栖代梦一将领，蹂躏扎金苏斯，II. 66；袭掠阿卡纳尼亚，II. 80—82；被佛米奥击败，II. 83，84；第二次失败，II. 86—92；与伯拉西达合谋进攻比雷埃夫斯。

克尼多斯（Cnidus） 叛离雅典，VIII. 35；劝阿斯泰奥库斯袭击雅典人，VIII. 41；伯罗奔尼撒人的舰队在那里停泊，他们的特派员与

提萨佛涅斯商谈，VIII. 42—44；提萨佛涅斯的驻防军被逐，VIII. 109；克尼多斯人的殖民地，III. 88。

科罗奈（Colonae）在特罗阿德，I. 131。

科罗努斯（Colonus）雅典附近，波塞冬神庙在此，VIII. 67。

科罗丰（Clophon）雅典一将领，III. 34。

科浓（Conon）雅典一将领，VII. 31。

科派人（Copaeans）在德里昂，IV. 93。

科佛斯（Cophos）在托伦涅附近一港口，V. 2。

科基拉（Corcyra）爱皮丹努斯的母邦，I. 24；以前曾是腓亚基亚人居住的地方，I. 25；科基拉的重要性，I. 36，44，68；II. 7；西西里远征军在这里集结，IV. 30，32，34，42，43；德摩斯提尼率增援西西里的军队来到科基拉，VII. 26；在那里集合军队，VII. 31，33；科林斯人与科基拉人的海战（公元前664年），VII. 13；科林斯的殖民地，I. 25；围攻爱皮丹努斯，I. 24，26；派使者前往科林斯，I. 28；在海上击败科林斯人，I. 29；杀死除科林斯人以外的其他所有战俘，I. 30；派使者去雅典，I. 31；发表演说，I. 32—36；与雅典结盟；I. 44；在雅典的援助下与科林斯人进行海战，I. 48—5l；在西勃塔竖立一块胜利纪念碑，I. 54；被科林斯人逐出阿纳克托里昂，I. 55；为雅典人装备舰船，II. 9，25；陷入内乱，III. 69，70；一艘科林斯舰船到来，III. 72；民主党击败寡头派，III. 74；科基拉人和雅典人与拉栖代梦人交战失败，III. 77，78；他们的革命，III. 70—86；人民攻占伊斯通山，IV. 46；屠杀俘虏，IV. 46—48；派兵援助远征西西里的雅典人，VII. 31，44，57。

科林斯（Corinth）曾是埃奥利斯人的居留地，IV. 42；第一艘三列桨战舰在科林斯建造，I. 13；早期希腊的商业中心，I. 13；其海上势力，I. 36；与科基拉人的海战（公元前664年），I. 13；借船给雅典用于雅典与埃吉那的战争（公元前491年），I. 41；向麦加拉人开战（公元前461—前445年），I. 103；侵入麦加拉，失败，I. 105；损失惨重，I. 106；鼓动麦加拉人叛离，I. 114；科林斯人把爱皮丹努斯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I. 25；援助爱皮丹努斯，派去殖民者，I. 26，27；派使者去雅典，I. 31；演说，I. 37—43；与科基拉的海战，I. 48—50；撤兵回国，I. 51，54；回国途中攻下阿纳克托里昂，I. 55；派兵前往波提狄亚，I. 60；痛恨雅典人，I. 66；邀请同盟者前

往斯巴达，I. 67；他们的使者的发言，I. 68—71；第二次发言，I. 120—124；为拉栖代梦人提供舰船，II. 9；失去索里昂，II. 30；在基法伦尼亚被打败，II. 33；组成联合舰队支持拉栖代梦人远征阿卡纳尼亚，II. 80；被佛米奥击败，II. 83，84；第二次失败，II. 90—92；参与突袭比雷埃夫斯，II. 93—95；诱使科基拉的俘虏发动寡头党革命，III. 70；不肯支持伊斯通山的寡头党，III. 85；驻防安布拉基亚，III. 114；IV. 42；打退雅典人的入侵，IV. 43，44；被雅典人和阿卡纳尼亚人逐出阿纳克托里昂，IV. 49；参与签署一年休战和约，IV. 119；对拉栖代梦人和雅典人的和约表示不满，V. 17，25，35；派使者去阿尔哥斯，V. 27；加入阿尔哥斯同盟，V. 31；拒绝加入雅典与阿尔哥斯的同盟，V. 48，50；科林斯的使者参加了在曼丁尼亚的大会，V. 55；不参加拉栖代梦出征阿尔哥斯的行动，V. 83；宣布对雅典作战，V. 115；在拉栖代梦人的支持下袭击阿尔哥斯，VI. 7；叙拉古的使者到来，VI. 73，88；派海军和陆军前往西西里，VI. 93，104；VII. 2，4，7，17，19，31；与雅典人的海战，VII. 25；他们的军队在叙拉古，VII. 58；在港口中最后的战役，VII. 70；唆使胜利者处死尼基阿斯和德摩斯提尼，VII. 86；科林斯人在地峡竞技会之后才肯出征，VIII. 9；派5艘舰船给阿斯泰奥库斯，VIII. 32；围攻奥诺，VIII. 98；在基诺塞马损失5艘舰船，VIII. 106。

科罗尼亚（Coronea） 在波奥提亚，IV. 93；雅典人在那里战败，I. 113；III. 62，67；IV. 92。

科隆塔（Coronta） 在阿卡纳尼亚，II. 102。

科里库斯（Corycus） 海角，在爱利特莱（Erythrae），VIII. 14，33，34。

科里法西昂（Coryphasium） 拉栖代梦人称派罗斯为科里法西昂，IV. 3，118；V. 18。

科斯（Cos） 爱琴海东部一岛屿，VIII. 41，44，55，108。

科提尔塔（Cortyrta） 在拉哥尼亚，IV. 56。

克拉尼伊（Cranii） 在基法伦尼亚，黑劳士定居于此地，V. 35；他们移居派罗斯，V. 56；克拉尼伊人，II. 30，33。

克兰浓（Crannon） 色萨利一地方，克兰浓人（Crannonians），II. 22。

克拉泰门尼斯（Crataemenes） 赞克列的建立者之一，IV. 4。

克列奈（Crenae） 水井，III. 105。

克里斯托尼亚（Crestonia） 在阿克特，lV. 109。

克里特海（Cretan Sea）IV. 53；V. 110。

克里特（Crete） 岛，II. 85；III. 69；VI. 4，25，43；VII. 57。

克里赛湾（Crisaen Gulf）I. 107；II. 69，83，86；IV. 76。

克隆米昂（Crommyon） 在科林斯附近，IV. 42，44，45。

克罗匹亚（Cropia） 阿提卡一德莫，II. 19。

克鲁西斯（Crusis） 在米格多尼亚，II. 79。

库玛（Cuma） 卡尔基斯一城镇，VI. 4；VIII. 22，31。

基克拉底斯（Cyclades） 群岛，米诺斯在此殖民，I. 4；除米洛斯、基塞拉以外，都臣服于雅典，II. 9。

凯克罗普斯（Cyclopes） 西西里最古老的居民，VI. 2。

基多尼亚（Cydonia） 在克里特，II. 85。

基伦尼（Cyllene） 爱利斯的船坞，I. 30；II. 84，86；III. 69，76；VI. 88；被科基拉人焚烧，I. 30。

基隆（Cylon） 奥林匹亚竞技会的优胜者，企图在雅典建立僭主政治，I. 126。

库麦（Cyme） 在埃奥利斯，III. 3l；VIII. 22，31，100—101。

基尼斯（Cynes） 一位阿卡纳尼亚人，II. 102。

基诺塞马（Cynossema） 濒临赫拉斯滂海峡，VIII. 104，106；海战（公元前411年），VIII. 104—106。

基努里亚（Cynuria） 在阿尔哥斯和拉哥尼亚边境地带，IV. 56；V. 14，41。

塞浦路斯（Cyprus） 岛屿，I. 94，128；遭到雅典人攻击，I. 104，112。

基普塞拉（Cypsera） 在阿卡狄亚，V. 33。

基仁尼（Cyrene） 北非一希腊殖民城市，I. 110；VII. 50。

基尔鲁斯（Cyrrhus） 在马其顿，II. 100。

居鲁士（Cyrus） 波斯王，居鲁士（大帝），冈比西斯之父，I. 16；II. 65。

基塞拉（Cythera） 拉栖代梦的皮里奥西人所居住的岛屿，IV. 53；被雅典人攻占，IV. 54；由此出发劫掠拉哥尼亚，V. 14，18；雅典西西里远征军中的基塞拉人，VII. 57。

基提尼昂（Cytinium） 在多利斯，I. 107；III. 95，102。

基济库斯（Cyzicus） 叛离雅典，VIII. 6，8，39，107。

代索斯（Daithus） 一位拉栖代梦人，参加和约和盟约的宣誓，V. 19，24。

达马吉图斯（Damagetus） 一位拉栖代梦人，参加和约和盟约的宣誓，V. 19，24。

达马贡（Damagon） 一位拉栖代梦人，赫拉克利亚的建立者之一，III. 92。

达摩提姆斯（Damotimus） 一位西基昂人，诺克拉特斯之子，IV. 119。

达那安斯人（Dannans） 荷马在诗中对希腊人的称呼之一，I. 3。

达弗努斯（Daphnus） 临近克拉左门奈，VIII. 23，31。

达尔达努斯（Dardanus） 在赫勒斯滂，VIII. 104。

大流克（Daric Staters） 波斯金币，VIII. 28。

大流士（Darius）（1）大流士一世，波斯国王，冈比西斯的继任者，I. 14；征服诸岛屿，I. 16；米利都的僭主阿里斯塔哥拉斯与大流士，IV. 102；希皮亚斯求庇于他，VI. 59。

大流士（Darius）（2）大流士二世，阿塔薛西斯之子，波斯国王，VIII. 5，37，58。

达斯孔（Dascon）（1）卡马林那的建立者之一，VI. 5。

达斯孔（Dascon）（2）在叙拉古大港附近一地方，VI. 66。

达斯基里昂（Dascylium）波斯行省之一，在小亚细亚，I. 129。

达乌里斯（Daulis）在佛基斯，II. 29。

达克松（Daxon）卡马林那的建立者之一，VI. 5。

狄凯里亚（Decelea）雅典以北一重要村镇，拉栖代梦人接受阿尔基比阿德斯建议在此设防，VI. 91，93；对雅典造成重大损失，VII. 18，19，27，28；阿基斯进驻此地，VIII. 4，69；“四百人”政府派使者去阿基斯处，VIII. 70；阿基斯从狄凯里亚进军雅典，VIII. 71，98。

德里昂（Delium）塔那格拉附近一阿波罗神庙，IV. 76；雅典人在此设防，IV. 90；德里昂战役，IV. 93—96；被波奥提亚人占领，IV. 100；影响，V. 14，15，97，98。

提洛（Delos）岛屿，III. 29；VIII. 77，80，86；庇西特拉图在此举行祓除仪式，III. 104；雅典人举行祓除仪式，I. 8；III. 104；第二次祓除仪式，V. 1；雅典同盟最早的金库所在地，I. 96；地震，II. 8；古代的竞技会，III. 104；提洛人定居阿德拉米提昂，V. 1；VIII. 108。

德尔斐（Delphi）神庙，V. 18；I. 112；财宝，I. 121，143；三足香炉，I. 132；III. 57；IV. 134；V. 16。

德尔斐（Delphi）预言，神谕。参见“神谕”（Oracle）。

德尔斐尼昂（Delphinium）在开俄斯城附近，雅典人再次设防，VIII. 38，40。

德马拉图斯（Demaratus） 雅典一将领，VI. 105。

德马库斯（Demachus） 叙拉古一将军，VIII. 85。

德米阿斯（Demeas） 腓洛克拉特斯（Philocrates）之父，一位雅典人，V. 116。

德米乌尔吉（Demiurgi） 曼丁尼亚的一种官职，V. 47；在爱利斯，V. 47。

民主制（Democracy） II. 37—40；III. 37，42，47，82；II. 65；VI. 39，89；VIII. 1。

德摩多库斯（Demodocus） 雅典一将军，IV. 75。

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 一位雅典人，阿尔基斯提尼斯之子，指挥一支舰队环绕伯罗奔尼撒游弋，III. 91；劫掠琉卡斯，III. 94；入侵埃托利亚，III. 98；在诺帕克图斯，III. 98，102；率阿卡纳尼亚人进攻安布拉基亚人，III. 105；打败安布拉基亚人，III. 107—111；歼灭安布拉基亚人的增援部队，III. 112，113；回到雅典，III. 114；在派罗斯设防，IV. 3—5；准备迎战拉栖代梦人，IV. 9；挫败拉栖代梦人的进攻，IV. 11，12；攻击斯法克特里亚，IV. 29—37；迫使拉栖代梦人投降，IV. 38；觊觎麦加拉，IV. 66—68；夺取尼塞亚，IV. 66—69；入侵波奥提亚的计划，IV. 76，77；参加和约和盟约的宣誓，V. 19，24；与尼基阿斯合作，VII. 16，20；劫掠拉哥尼亚沿岸，VII. 26；派兵援助诺帕克图斯，VII. 31；抵达叙拉古，VII. 42；夜袭爱皮波莱受挫，VII. 43—45；建议转移营地，VII. 49；指挥最后一次海战，VII，69—71；撤退，VII. 78；被迫投降，VII. 81，82；被叙拉古人处死，VII. 86。

德摩特利斯（Demoteles） 罗克里斯一将领，IV. 25。

德基里达斯（Dercyllidas） 一位斯巴达人，被派往赫勒斯滂，VIII. 61，62。

德达斯（Derdas） 一位马其顿人，I. 57，59。

德赛亚人（Dersaeans） 色雷斯一部族，II. 101。

奴隶的逃亡（Desertion of slaves） 雅典奴隶逃亡，VII. 27；开俄斯奴隶逃亡，VIII. 40。

丢开利翁（Deucalion） 希伦之父，I. 3。

狄亚克里图斯（Diacritus） 麦里西浦斯（Melesippus）之父，一位拉栖代梦人，II. 12。

狄亚哥拉斯（Diagoras） 多利尤斯（Dorieus）之父，一位图里伊人，VIII. 35。

狄亚人（Dians） 占领阿索斯附近的泰苏斯镇，V. 35。

狄亚西亚（Diasia） 雅典的宙斯大节，I. 126。

狄代米（Didyme） 埃奥鲁斯诸岛之一，III. 88。

狄恩波鲁斯（Diemporus） 底比斯的同盟官，II. 2。

狄伊（Dii） 色雷斯人一部族，擅使刀剑，II. 96，98；VII. 27，29，30。

狄伊特里弗斯（Diitrephes） （1）一位雅典人，尼科斯特拉图斯之父，III. 75；IV. 53，119。

狄伊特里弗斯（Diitrephes） （2）色雷斯一将领，VII. 29，30。

狄尼阿德斯（Diniades） 一位皮里奥西人，VIII. 22。

狄奥多图斯（Diodotus） 一位雅典人，反对屠杀米提列涅人，III. 41；他的演说，III. 42—48。

狄奥麦敦（Diomedon） 雅典一将领，VIII. 19，20，24，54，55，73。

狄奥米鲁斯（Diomilus）安德罗斯的流亡者，在叙拉古战死，VI. 96，97。

狄奥尼西亚（Dionisia） 纪念狄奥尼苏斯神的节日，II. 15；城市狄奥尼西亚节，V. 20，23。

狄奥尼苏斯（Dionisus） 神庙，II. 15；在科基拉的神庙，III. 81；狄奥尼苏斯剧院，在穆尼基亚附近，VIII. 93，94。

狄奥斯库里（Dioscuri） 神庙，在雅典，VIII. 93；在科基拉的神

庙，III. 75；在托伦涅的神庙，IV. 110。

狄奥提姆斯（Diotimus） 斯特罗姆比库斯之子，雅典一将领，I. 45；斯特罗姆比基德斯之父，VIII. 15。

狄奥特里弗斯（Diotrephes） 雅典一将领，被派往卡尔基狄克，推翻萨摩斯的民主政府，VIII. 64。

狄菲鲁斯（Diphilus） 雅典一将领，VII. 34。

狄昂（Dium） （1）马其顿一城镇，IV. 78。

狄昂（Dium） （2）在阿索斯山地，IV. 109；叛离雅典，V. 82。

多比鲁斯（Doberus） 在派奥尼亚，II. 98，99，100。

多洛普斯（Dolopes） （1）在色萨利，V. 51。

多洛普斯（Dolopes） （2）斯基洛斯的古代居民，I. 98。

多洛皮亚人（Dolopians） 在伊庇鲁斯，II. 102。

多利斯人（Dorians） 攻击科林斯，IV. 42；征服伯罗奔尼撒，I. 12；在拉栖代梦殖民，I. 18，107；III. 92；遭到佛基斯人的攻击，I. 107；与伊奥尼亚人不和，I. 124；V. 9；VI. 77，80，82；VII. 5，57；VIII. 25；多利斯人在亚细亚，雅典的臣民，II. 9；多利斯人在西西里，VI. 4，5，77；叙拉古人的同盟者，III. 86；IV. 61，64；VI. 6，80；VII. 58；美塞尼亚人操多利斯方言，III. 112；IV. 4l；在希米拉，与卡尔基斯人混合，VI. 5。

多利尤斯（Dorieus） （1）一位罗德斯人，两次夺得奥林匹亚竞技会优胜，III. 8。

多利尤斯（Dorieus） （2）狄亚哥拉斯之子，图里伊人的将领，VIII. 35，84。

多利斯（Doris） 中希腊一地区，斯巴达人的故乡，I. 107。

多基斯（Dorkis/Dorcis） 拉栖代梦一将领，I. 95。

多鲁斯（Dorus） 一位色萨利人，IV. 78。

德拉卑斯库斯（Drabercus） 爱多尼亚人一城镇，雅典的殖民者在那里被杀，I. 100；IV. 102。

德罗伊人（Droi/Droans） 色雷斯人一部族，II. 101。

德拉克玛（Drachmae） 希腊币制单位，V. 47；VIII. 29，45。

旱灾（Drought） 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旱灾，I. 23。

德罗斯开法莱（Druoskephalai/Oakheads） 在波奥提亚，III. 24。

德律姆萨（Drymussa） 岛屿，靠近克拉左门奈，VIII. 31。

德律奥普斯人（Dryopes） 居住于优波亚的卡利斯图，VII. 57。

代米（Dyme） 在阿凯亚，II. 84。

地震（Earthquakes） 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地震频繁发生，I. 23；发生在斯巴达的大地震，I. 101，128；III. 54；提洛岛地震，II. 8；战争第五年的地震，地震的起因，III. 87，89；拉栖代梦军队出征因地震而终止，III. 89，VI. 95；战争第八年之初的地震，IV. 52；公民大会因地震而中断，V. 45，50；雅典地震，V. 45；科林斯地震，V. 50；克里奥奈地震，VI. 95；斯巴达地震，VIII. 6；科斯地震，VIII. 41。

爱克里图斯（Eccritus） 拉栖代梦一将领，VII. 19。

爱切克拉提达斯（Echecratidas） 色萨利之王，I. 111。

爱切提米达斯（Echetimidas） 陶鲁斯（Taurus）之父，一位拉栖代梦人，IV. 119。

爱奇纳德斯（Echinades） 阿奇劳斯河口处诸岛，II. 102。

食（Eclipses） 日食，II. 28；IV. 52；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多次出现，I. 23；只发生于初月之时，II. 28；月食，VII. 50。

爱多尼亚人（Edonians） IV. 109；安菲波里斯的古代居民，I. 100；IV. 102；被米利都的阿里斯塔哥拉斯驱逐，IV. 102；被马其顿

人逐出米格多尼亚，II. 99；米金努斯（Myrcinus），爱多尼亚人一城镇，IV. 107；伯拉西达召集爱多尼亚人所有士兵，V. 6。

爱提奥尼亚（Eetionia）比雷埃夫斯港的防波堤，寡头派所建，VIII. 90，91，92。

爱吉斯泰人（Egestaeans）起源于特洛伊，VI. 2；VII. 57；与塞林努斯的战争，VI. 6；派使者去雅典，得到雅典人的支持，VI. 6，8，46；他们的骑兵，VI. 62；提供30塔连特军费给雅典人，VI. 62；提供马匹和骑兵，VI. 88，98。

埃及（Egypt）反波斯起义，I. 104；遭到波斯镇压，I. 109，110；雅典援军的覆灭，I. 110；第三支派往埃及的舰队，I. 112；瘟疫侵袭，II. 48；沼泽地一带的埃及人最好战，I. 110；波桑尼阿斯的埃及卫兵，I. 130；埃及船只在基塞拉，IV. 53；在特里奥皮昂（Triopium），VIII. 35。

爱昂（Eion）（1）在卡尔基狄克，门德人的殖民地，IV. 7。

爱昂（Eion）（2）在斯特里梦河畔，IV. 50，108；V. 6—12；被雅典占领，I. 98；IV. 102；修昔底德营救爱昂，IV. 106，107；波斯使者在那里被雅典人捉获，IV. 50。

爱拉尤斯（Elaeus）在色雷斯的刻尔松尼斯，VIII. 102，103，107。

爱拉菲波里昂（Elaphebolion）雅典历9月，IV. 118；V. 19。

爱利提斯（Eleatis）泰斯普罗提斯的一个地区，I. 46。

埃琉西尼昂（Eleusinium）雅典一神庙，II. 17。

埃琉西斯（Eleusis）在阿提卡，I. 114；II. 19，20，21；IV. 68；埃琉西斯人与埃里克修斯的战争，II. 15。

爱里米奥特人（Elimiots）马其顿人一部族，II. 99。

爱利斯（Elis）II. 25，66；爱利斯人为科林斯人提供舰船，I. 27，46；科基拉人焚烧其船坞，I. 30；为拉栖代梦同盟提供一支舰队，II. 9；被雅典人打败，II. 25；对拉栖代梦人和雅典人的和约不满，V. 17；加入阿尔哥斯同盟，V. 31；与雅典人结盟，V. 43，44，46，47；禁止拉栖代梦人参加奥林匹亚竞技会，V. 49，50；援助阿

尔哥斯人，V. 58；支持曼丁尼亚人与爱皮道鲁斯人作战，V. 75，78；泰乌提阿普鲁斯（Teutiaplus），一位爱利斯人，在阿尔基达斯军中服役，III. 29。

爱罗门努斯（Ellomenus）在琉卡狄亚，III. 94。

爱丽米人（Elymi）特洛伊人的后裔在西西里，VI. 2。

恩巴唐（Embatum）在爱利特莱附近，III. 29，32。

恩皮狄亚斯（Empedias）一位拉栖代梦人，参加和约和盟约的宣誓，V. 19，24。

帝国（Empire）雅典帝国，I. 75，76；II. 63，64；III. 37，40；VI. 18。

恩狄乌斯（Endius）出使雅典，V. 44；拉栖代梦一监察官，VIII. 6；在阿尔基比阿德斯的劝说下，放弃远征开俄斯，VIII. 12。

攻城器械（Engines）在普拉提亚，II. 76；在德里昂，IV. 100；在列吉苏斯（Lecythus），IV. 115。

爱尼皮乌斯（Enipeus）河流，在色萨利，IV. 78。

恩尼亚·荷多伊（Ennea Hodoi）安菲波里斯的原名，见“安菲波里斯”。

爱诺摩塔克斯（Enomotarchs）拉栖代梦军队中最小的组织单位的首领，V. 68。

爱诺摩提斯（Enomoties）拉栖代梦军队中最小的组织单位，V. 68。

恩提姆斯（Entimus）一位克里特人，与罗德斯的安提菲姆斯一起建立革拉，VI. 4。

恩亚琉斯（Enyalius）战神（Ares），IV. 67。

爱奥狄亚（Eordia）马其顿的一个地方，II. 99。

以弗所（Ephesus）泰米斯托克利逃亡来到以弗所，I. 137；阿尔基达斯在以弗所，III. 32，33；雅典派往波斯的使者由此返回，IV.

50；提萨佛涅斯在以弗所献祭，VIII. 109；伊奥尼亚人在以弗所的节日，III. 104。.

监察官（Ephors） 在拉栖代梦，他们的权力，I. 87，131；斯森涅莱达斯（Sthenelmdas）I. 85；埃尼希亚斯（Aenesias），II. 2；普雷斯托拉斯（Pleistolas），V. 19；克里奥布鲁斯（Cleobulus），V. 36，37；森纳里斯（Xenares），V. 36；恩狄乌斯（Endius），VIII. 6；亚历西皮达斯（Alexippidas），VIII. 58。

爱菲列（Ephyre） 泰斯普罗提斯的一个地方，I. 46。

爱皮克利斯（Epicles）（1）普罗提亚斯（Proteas）之父，一位雅典人，I. 45；II. 23。

爱皮克利斯（Epicles）（2）拉栖代梦一将军，VIII. 107。

爱皮库鲁斯（Epicurus） 帕基斯之父，一位雅典人，III. 18。

爱皮基狄达斯（Epicydidas） 拉栖代梦一将军，V. 12。

爱皮丹努斯（Epidamnus） 科基拉人一殖民地，I. 24；向科基拉求援，遭拒绝，I. 24；按神谕所说求助于科林斯人，I. 25；接纳科林斯的移民，I. 26；遭到科基拉人的围攻，I. 26；投降，I. 29；爱皮丹努斯事件为战争的起因之一，I. 23，146。

爱皮道鲁斯（Epidaurus） 领土遭到雅典人的蹂躏，II. 56；IV. 45；遭到阿尔哥斯人的攻击，V. 53，54，55，56；拉栖代梦人派兵驻防，V. 56；一支伯罗奔尼撒的舰队停泊在那里，VIII. 92，94；遭到阿尔哥斯的同盟者的围攻，VIII. 76；雅典人退出爱皮道鲁斯，VIII. 80；爱皮道鲁斯人在哈利埃被打败，I. 105；支持麦加拉人的起义，I. 114；入侵阿尔哥斯，V. 75；为拉栖代梦海军提供舰船，VIII. 3。

爱皮道鲁斯·利米拉（Epidaurus Limera） 在拉哥尼亚，IV. 56；VI. 105；VII. 18，26。

爱皮波莱（Epipolae） 地理位置及其重要性，VI. 96；VII. 2；雅典人占领并设防，VI. 97，101；叙拉古人攻击之，VI. 102；吉利浦斯由此进入叙拉古，VII. 1，2；叙拉古人的失败，VII. 5；夜袭爱皮波莱，VII. 43—45。

伊庇鲁斯（Epirus） 伊庇鲁斯诸部族参加远征，II. 80。

爱皮塔达斯（Epitadas） 摩洛布鲁斯（Molobrus）之子，拉栖代梦一将领，在斯法克特里亚，IV. 8，31，33，38，39。

爱莱（Erae） 在泰奥斯境内，叛离雅典，VIII. 19，20。

爱拉辛尼德斯（Erasinides） 科林斯人一将领，VII. 7。

爱拉西斯特拉图斯（Erasistratus） 腓亚克斯（Phaeax）之父，一位雅典人，V. 4。

爱拉托克雷德斯（Eratocleides） 法里乌斯（Phalius）之父，一位科林斯人，I. 24。

埃里克修斯（Erechtheus） 早期雅典诸王之一，II. 15。

爱里苏斯（Eresus） 反叛的列斯堡人在此，III. 18；被帕基斯攻占，III. 35；阿斯泰马库前去挑起暴动，VIII. 23；遭到雅典人围攻，VIII. 100，101，103。

爱利特里亚人（Eretrians） 与卡尔基斯人交战，I. 15；臣服于雅典，VII. 57；前往罗德斯向拉栖代梦人求援，VIII. 60；协助伯罗奔尼撒人在海上击败雅典人，VIII. 95；门德，爱利特里亚一殖民地，IV. 123。

爱里尼昂（Erineum） 在多利斯，I. 107。

爱里纽斯（Erineus） （1）在阿凯亚，VII. 34。

爱里纽斯（Erineus） （2）河流，在西西里，VII. 80，82。

爱利特莱（Erythrae） （1）在波奥提亚，III. 24。

爱利特莱（Erythrae） （2）在伊奥尼亚，III. 33；叛离雅典，VIII. 5，6，14；爱利特莱人增援泰奥斯的暴动，VIII. 16；雅典人在爱利特莱，VIII. 24；佩达里图斯（Pedaritus）从爱利特莱出发前往开俄斯，VIII. 28，32；阿斯泰奥库斯在爱利特莱，VIII. 33。

爱鲁普提昂（Eruption） 在爱特那，III. 116；在希爱拉（Hiera），III. 88。

爱里克斯（Eryx） 在西西里，VI. 2；那里的阿芙洛狄特神庙，VI. 46。

爱利克西代达斯（Erixidaidas） 腓洛卡里达斯（Philocaridas）之父，一位拉栖代梦人，V. 119。

爱特奥尼库斯（Eteonicus） 拉栖代梦一将领，VIII. 23。

埃塞俄比亚（Ethiopia） 瘟疫发源地，II. 48。

爱特那（Etna） 火山爆发，III. 116。

爱特鲁里亚人（Etrurians） 参见“第勒尼安人”。

攸阿拉斯（Eualas） 拉栖代梦一将领，VIII. 22。

优波亚（Euboea） 卡利斯图暴动，其他优波亚人按兵不动，I. 98；优波亚人叛离雅典，I. 114；被镇压，I. 114；IV. 92；VI. 76，84；在伯罗奔尼撒人入侵前夕，雅典人把他们的畜群转移到优波亚，II. 14；雅典人关注优波亚的安全，II. 26；VIII. 1；遭到罗克里斯海盗的劫掠，II. 32；拉栖代梦人图谋优波亚，III. 92，93；优波亚人与阿基斯谈判，VIII. 4；全优波亚岛（奥琉斯除外）起义，VIII. 95；雅典人从这里得到必需品供应，VII. 28；VIII. 96；失去优波亚对雅典人的影响，VIII. 95，96；雅典人在赫斯提亚殖民，VII. 57；地震，III. 87，89。

攸布鲁斯（Eubulus） 开俄斯一将领，VIII. 23。

攸克利斯（Eucles） （1） 雅典一将军，IV. 104。

攸克利斯（Eucles） （2）叙拉古一将军，VI. 103。

攸克里德斯（Euclides） 希麦拉的建立者，VI. 5。

攸克拉底斯（Eucrates） 狄奥多图斯（Diodotus）之父，一位雅典人，III. 41。

攸克特蒙（Euctemon） 雅典一将领，VIII. 30。

攸斯皮里泰（Euesperitae） 城市，在北非，VII. 50。

攸提昂（Euetion） 雅典一将军，VII. 9。

攸马库斯（Eumachus） 克里西斯之子，科林斯一将领，II. 33。

攸摩浦斯（Eumolpus） 相传为埃琉西斯人的首领，与埃里克修

斯交战，II. 15。

攸帕里昂（Eupalium） 城镇，在奥佐里亚的罗克里斯，III. 96，102。

攸法米达斯（Euphamidas） 阿里斯托尼姆斯之子，科林斯一将领，II. 33；IV. 119；V. 55。

攸菲姆斯（Euphemus） 雅典使者，VI. 75；在卡马林那的演说，VI. 82—88。

攸斐列图斯（Euphiletus） 卡罗阿德斯（Charoeades）之父，一位雅典人，III. 86。

攸滂皮德斯（Eupompides） 戴马库斯之子，III. 20。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 色诺芬（Xenophon）之父，一位雅典人，II. 70，79。

攸里浦斯（Euripus） 海峡，在优波亚岛和希腊大陆之间，VII，29。

攸罗浦斯（Europus） 在马其顿，II. 100。

攸里巴图斯（Eurybatus） 科基拉一将领，I. 47。

攸里耶鲁斯（Euryelus） 爱皮波莱的制高点，VI. 97；VII. 2，43。

攸里罗库斯（Eurylochus） 拉栖代梦一将领，指挥出征诺帕克图斯，III. 100；征服罗克里斯，III. 101；未攻下诺帕克图斯，III. 102；与奥尔派的安布拉基亚人会合，III. 106；被击败，III. 107，108；卒，III. 109。

攸里马库（Eurymachus） 一位底比斯人，列昂提亚德斯（Leontiadas）之子，11.2；为普拉提亚人所杀，II. 5。

攸里梅敦（Eurymedon） （1）河流，在滂菲里亚，客蒙在此大败波斯人，I. 100。

攸里梅敦（Eurymedon） （2）苏克利斯之子，雅典一将领，在科基拉，III. 80；在波奥提亚，III. 91；被派往西西里，III. 115；IV.

2，46，47；在派罗斯，IV. 8；在科基拉，IV. 46；被雅典人科以罚金，IV. 65；被派往西西里，VII. 16；与德摩斯提尼在科基拉会合，VII. 31；攻击爱皮波莱，VII. 43；在会议上支持德摩斯提尼，反对尼基阿斯，VII. 49；在海战中落败，VII. 52。

攸里斯修斯（Eurystheus）在阿提卡被赫拉克利斯的后裔所杀，I. 9。

攸里坦尼亚人（Eurytanians）埃托利亚人一部族，III. 94。

攸里提姆斯（Eurytimus）阿奇提姆斯之父，一位科林斯人，I. 29。

攸斯特罗夫斯（Eustrophus）阿尔哥斯的使者，V. 40。

攸西狄姆斯（Euthydemus）一位雅典人，参加和约和盟约的宣誓，V. 19，24；在叙拉古，VII. 16；最后的海战，VII. 69。

攸克星（Euxine）黑海，II. 96，97。

爱瓦库斯（Evarchus）阿斯塔库斯的僭主，被雅典人驱逐，II. 30；科林斯人恢复其位，II. 33。

爱文努斯（Evenus）河流，在埃托利亚，II. 83。

饥馑（Famines）塞浦路斯的饥馑，I. 112；战争期间的饥馑，I. 23；普拉提亚在背围困期间发生饥馑，II. 70；在科基拉，IV. 2；在普拉提亚，III. 52；饥馑是最致命的，III. 59。

庆节（Festivals）“宙斯大庆节”，I. 126；在雅典，“统一节”（Synoecia），II. 15；在雅典，狄奥尼索斯节（Dionisia），II. 15，V. 23；在米提列涅，马利亚的阿波罗节（Apollo Maloeis），III. 3；在斯巴达，海阿金西亚节（Hyacinthia），V. 23，41；在雅典，大泛雅典人节（the great Panathenaea），V. 47，VI. 56；在斯巴达，吉姆诺派狄埃节（Gymnopaediae），V. 82；在斯巴达，卡尼亚节（the Carnea），V. 54，75；在叙拉古，赫拉克利斯节，VII. 73。

五百人（Five Hundred）雅典的五百人会议，VIII. 66；被寡头派解散，VIII. 69；在阿尔基比阿德斯的要求下恢复，VIII. 86。

五千人（Five Thousand） 在雅典，VIII. 65，67，72，86，89，92，93，97。

命运（fortune） III. 39，53；IV. 17，64；VI. 23，78。

四百人（Four Hundred） 雅典的“四百人”政府，VIII. 67—70；派使者至阿基斯处，继而派往斯巴达，VIII. 70，71；派人去萨摩斯，VIII. 72；拘捕“帕拉鲁斯”号船员，VIII. 74；其首脑为保住权力而不惜出卖雅典，86，89，90，91；与民主派的谈判，VIII. 93，97。

葬礼（Funeral） II. 34；V. 11。

加利普苏斯（Galepsus） 在色雷斯，塔索斯人一殖民地，叛离雅典，IV. 107；被雅典突袭攻下，V. 6。

竞技会（Games） 提洛岛竞技会，III. 104；以弗所竞技会，III. 104；皮西亚竞技会，V. 1；奥林匹亚竞技会，III. 8，V. 47，49，50。

高利特斯（Gaulites） 一位卡里亚人，VIII. 85。

革拉（Gela） 多利斯人的殖民城市，在西西里，IV. 58；VI. 4；VII. 1，33，57，58。

革拉斯（Gelas） 河流，在西西里，VI. 4。

革洛（Gelo） 叙拉古的僭主，VI. 4，5，94。

革来斯图斯（Geraestus） 在优波亚，III. 3。

革拉内亚（Geraneia） 山，在麦加里德，I. 105，107，108；IV. 70。

格拉斯提乌斯（Grastius） 斯巴达历的一个月份，IV. 119。

盖泰（Getae） （1）西克尔一要塞，VII. 2。

盖泰（Getae） （2）与斯基泰人相邻的一个民族，II. 96，98。

吉哥努斯（Gigonus） 在卡尔基狄克，I. 61。

格劳克（Glauce） 在米卡列境内，VIII. 79。

格劳康（Glaucon） 利阿格鲁斯之子，雅典一将领，I. 51。

哥亚克西斯（Goaxis） 他的儿子们杀死爱多尼亚王，IV. 107。

女神（Goddess） 遭到女神诅咒者，I. 126。

诸神（Gods） I. 86；III. 50，54，59；V. 104，105；VII. 77。

金矿（Golden mines） 修昔底德在色雷斯经营的金矿，IV. 105。

冈吉鲁斯（Gongylus） （1）一位爱利特里亚人，I. 128。

冈吉鲁斯（Gongylus） （2）科林斯一将领，VII. 2。

哥提尼亚（Gortynia） 在马其顿，II. 100。

格尔蒂（Gorlys） 在克里特，II. 85。

格来亚（Graea） 在波奥提亚，II. 23；III. 91。

格来亚人（Graeans） 派奥尼亚人一部族，II. 96。

吉利浦斯（Gylippus） 拉栖代梦一将领，克里安德里达斯之子，被派往叙拉古，VI. 93；抵达塔林敦，VI. 104；进入叙拉古，VII. 1，2；攻击雅典人受挫，VII. 4，5；打败雅典人，VII. 6；进入西西里召集同盟者，VII. 7；鼓动叙拉古人在海上作战，VII. 21；攻下普利姆米里昂，VII. 23；攻击雅典人，VII. 37；招募援兵，VII. 46，50；激励叙拉古人，VII. 66—68；封锁雅典军队的退路，VII. 74；迫使德摩斯提尼和尼基阿斯投降，VII. 78—85；反对处死尼基阿斯和德摩斯提尼，VII. 76。

吉姆诺派狄埃（Gymnopaediae） 拉栖代梦一庆节，V. 82。

吉尔托尼亚人（Gyrtonians） 色萨利一部族，II. 22。

海姆斯（Haemus） 山，在色雷斯，II. 96。

哈格浓（Hagnon） （1）尼基阿斯之子，雅典将领，II. 58；与

伯里克利一同远征萨摩斯（公元前439年），I. 117；安菲波里斯殖民地的创建者，IV. 102；V. 11；带援兵前往波提狄亚，II. 58；VI. 31；卡尔基狄克地区的军事首脑，II. 95；参加和约和盟约的宣誓，V. 19，24。

哈格浓（Hagnon）（2）塞拉麦涅斯（Theramenes）之父，VIII，68，89。

哈利克斯（Halex）河流，在意大利的罗克里斯，III. 99。

哈利埃/哈雷斯（Haliae/Halieis）雅典人在那里战败，I. 105；雅典人袭掠此地，II. 56；IV. 45。

哈利阿图斯（Haliartus）哈利阿图斯人，在德里昂，IV. 93。

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城市，在小亚细亚的卡里亚，VIII. 42，108。

哈利斯（Halys）河流，在小亚细亚，I. 16。

哈马克西图斯（Hamaxitus）在特洛阿德（Troad），VIII. 101。

港口（Harbour）叙拉古的大港，VI. 10l；VII. 4，22；第一次海战，叙拉古人遭到失败，VII. 23；第二次海战，VII. 37—41；第三次海战，VII. 52；第四次海战（规模最大），VII. 70，71；叙拉古的小港，VII. 22。

哈马图斯（Harmatus）在麦提姆那对面，VIII. 101。

哈摩狄乌斯（Harmodius）和阿里斯托吉吞（Aristogiton）密谋刺杀希帕库斯，I. 20；VI. 54，56—58。

哈帕基昂（Harpagium）濒临普罗彭提斯海（Propontis，马尔马拉海），VIII. 107。

希布鲁斯（Hebrus）河流，在色雷斯，II. 96。

希格山大（Hegesander）（1）拉栖代梦派往雅典的使者，I. 139；帕西特里达斯（Pasitelidas）之父，一位拉栖代梦人，IV. 132。

希格山大（Hegesander）（2）泰皮亚的将领，VII. 19。

希里克苏斯（Helixus）麦加拉一将领，VIII. 80。

赫兰尼科斯（Hellanicus）希腊一史家，I. 97。

希腊（Hellas）早期状况，I. 2；特洛伊战争乃是其第一次共同的行动，I. 3；希腊之名源于希伦（Hellen），I. 3；米诺斯是希腊第一位拥有海军者，I. 4；以从事海盗活动为荣，I. 4，5；古时居民随身携带武器的习俗，I. 6；古代城市的位置，I. 7；派人出去殖民，I. 12；僭主政治的兴起，I. 13；希腊的领导权由拉栖代梦转归雅典，I. 18，95，96；斯法克特里亚的斯巴达人投降在希腊所引起的震动，IV. 40；希腊诸邦的重装步兵人数普遍不准确，VI. 17。

希伦（Hellen）希腊之名的由来，I. 3。

希腊人（Hellenes）荷马从未用过“希腊人”这一名号，I. 3；古代希腊人普遍携带武器，并且有许多野蛮的习俗，I. 5，6；对他们的历史的无知，I. 20；VI. 54；普遍低估雅典的实力，IV. 108；VII. 28；VIII. 2，24。

希腊财政官（Hellenotamiae）在雅典，负责征收和管理同盟者捐款的官员，I. 96。

赫勒斯滂（Hellespont）［达达尼尔］海峡，波斯战争中在赫勒斯滂的同盟者，I. 89；波桑尼阿斯在那里指挥战事，I. 95，128；雅典在赫勒斯滂的同盟者，II. 9；雅典的征收贡金的舰船，IV. 75；波斯驻赫勒斯滂的总督法那巴佐斯寻求拉栖代梦人的帮助，VIII. 6；拉栖代梦决定派舰队前往赫勒斯滂地区，VIII. 8；德基里达斯受命由陆路赶赴赫勒斯滂，VIII. 23，61，62；雅典舰队离开赫勒斯滂驶往萨摩斯，VIII. 79；伯罗奔尼撒的舰队开赴赫勒斯滂，VIII. 99；雅典人随后赶到，VIII. 100；双方在赫勒斯滂的行动和基诺塞马之战，VIII. 102—107；提萨佛涅斯听说伯罗奔尼撒人抵达赫勒斯滂，感到恼怒，VIII. 108，109。

希洛林之路（Helorine Road）在叙拉古附近，VI. 66，70；VII. 80。

希洛斯（Helos）城镇，在拉哥尼亚，IV. 54。

黑劳士（Helots）在泰纳鲁斯（Taenarus）被杀害，I. 128；被集体屠杀，IV. 80；与波桑尼阿斯密谋，I. 132；叛离拉栖代梦人，I.

101；II. 27；III. 54；IV. 56；投降，I. 103；被雅典人安置在诺帕克图斯，I. 103，II. 9；向斯法克特里亚运送必需品，IV. 26；逃往派罗斯，IV. 4l；从派罗斯撤离，V. 35；随雅典人前往叙拉古，VII. 57；德摩斯提尼在拉哥尼亚设立一要塞，鼓动黑劳士逃亡，VII. 26；700名黑劳士随伯拉西达出征，IV. 80；后来定居于列普里昂（Lepreum），V. 34；拉栖代梦人派遣一支由黑劳士和新公民组成的军队去西西里，V. 19.58。

赫淮斯托斯（Hephaestus） 他的冶铁场，人们相信就在希爱拉，III. 88。

赫拉（Hera） 神庙，在科基拉，I. 24；III. 75，79，81；在普拉提亚，III. 68；在阿尔哥斯，IV. 133；在爱皮道鲁斯，V. 75。

赫拉克利亚（Heraclea）（1）在特拉启斯（Trachis），IV. 78；拉栖代梦人的殖民地，III. 92，93，100；受拉栖代梦人的管辖，V. 12；被毗邻的部族击败，V. 51；被波奥提亚人攻陷，V. 52。

赫拉克利亚（Heraclea）（2）在本都，IV. 75。

赫拉克利斯（Heracles） 赫拉克利斯的神庙，在曼丁尼亚，V. 64，66；赫拉克利斯的节日，在叙拉古，VII. 73。

赫拉克利斯后裔（Heraclidae） 在阿提卡杀死攸里斯修斯，I. 9；征服伯罗奔尼撒，I. 12；法里乌斯（Phalius），一位科林斯人，属于赫拉克利斯后裔，I. 24；阿奇亚斯（Archias），叙拉古的建立者，属于赫拉克利斯后裔，VI. 3。

赫拉克利德斯（Heraclides） 吕西马库斯之子，叙拉古的将军之一，VI. 73，103。

赫赖亚人（Heraeans） 在阿卡狄亚，V. 67。

赫赖昂（Heraeum） 海角，V. 75。

赫尔麦（Hermae） 赫尔墨斯神像被毁坏，VI. 27，28；后果，VI. 53，60。

赫尔麦昂达斯（Hermaeondas） 一位底比斯人，III. 5。

赫尔墨斯（Hermes） 赫尔墨斯神庙，在米卡列苏斯（Mycalessus）附近，VII. 29。

赫尔米奥涅（Hermione） I. 128，131；其领土遭到雅典人蹂躏，II. 56；为拉栖代梦海军提供舰船，VIII. 3。

赫摩克拉特斯（Hermocrates） 西西里的政治家，发表演说，IV. 59—64；第二次演说，VI. 33，34；激励战败后的叙拉古人，VI. 72；与另外两人一同出任将军，VI. 73，96，99；在卡马林那的演说，VI. 76—80；鼓动叙拉古人筹建一支舰队，VII. 21；率领一支舰队前往亚细亚，VIII. 26；被放逐，VIII. 85。

赫尔蒙（Hermon） （1）雅典人，在穆尼奇亚和佩里波里的指挥官，VIII. 92。

赫尔蒙（Hermon） （2）赫摩克拉特斯之父，叙拉古人，IV. 58；VI. 32。

赫西俄德（Hesiod） 据说在涅米亚被杀，III. 96。

赫西亚人（Hessians） 奥佐利亚的罗克里斯人一部族，III. 101。

赫斯提亚人（Hestiaeans） 在优波亚，遭到雅典人的驱逐，I. 114；来自雅典的人来此殖民，VII. 57。

赫斯提奥多鲁斯（Hestiodorus） 雅典一将领，阿里斯托克莱德斯之子，II. 70。

希爱拉（Hiera） 埃奥鲁斯诸岛之一，III. 88。

希爱拉门尼斯（Hieramenes） 提萨佛涅斯在与拉栖代梦人所签订的第三个和约中提及，VIII. 58。

希爱罗丰（Hierophon） 安廷涅斯图斯之子，雅典一将领，III. 105。

希麦拉（Himera） 赞克列的殖民地，VI. 5，62；遭到雅典人和西克尔人的侵略，III. 115；希麦拉人援助吉利浦斯，VII. 1，58。

希麦赖昂（Himeraeum） 在色雷斯，VII. 9。

希帕格里塔斯（Hippagretas） 拉栖代梦一将领，在斯法克特里亚，IV. 38。

希帕库斯（Hipparchus） 庇西特拉图之子，从未出任僭主，I.

20；VI. 54，55；被哈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吉吞刺杀，I. 20；VI. 54，56—58；身后无子女，VI. 55。

希皮亚斯（Hippias）（1）诺提昂驻军指挥官，III. 34。

希皮亚斯（Hippias）（2）庇西特拉图之父，VI. 54。

希皮亚斯（Hippias）（3）庇西特拉图之长子，I. 20；VI. 54；他的子女，VI. 55；被拉栖代梦人废黜，VI. 59；逃往波斯，重返希腊，VI. 59。

希波克利斯（Hippocles）雅典一将领，VIII. 13。

希波克拉特斯（Hippocrates）（1）阿里弗隆之子，雅典一将军，IV. 66；袭击麦加拉，攻克尼塞亚，IV. 66—69；与德摩斯提尼共谋入侵波奥提亚，IV. 76，77；在德里昂设防，IV. 90；演说，IV. 95；战败被杀，IV. 96，101。

希波克拉特斯（Hippocrates）（2）拉栖代梦一将领，VIII. 35，99，1107。

希波克拉特斯（Hippoerates）（3）革拉的僭主，VI. 5。

希波洛奇达斯（Hippolochidas）一位色萨利人，IV. 71，72。

希波尼亚人（Hipponians）V. 5。

希波尼库斯（Hipponicus）卡里阿斯之子，雅典一将军，III. 91。

希波诺伊达斯（Hipponoidas）斯巴达军队一团长，V. 71，72。

荷马（Homer）援引其诗，I. 3，9，10，13；III. 104。

海阿金西亚（Hyacinthia）拉栖代梦的庆节，V. 23，41。

海艾亚人（Hyaeans）奥佐里亚的罗克里斯人一部族，III. 101。

海布拉（Hybla）在革拉，VI. 62，63，94。

海布隆（Hyblon）西克尔之王，VI. 4。

海卡拉（Hyccara） 在西西里，被雅典人攻占，VI. 62。

海里阿斯（Hylias） 河流，在意大利，VII. 35。

海拉伊克（Hyllaic） 港口，在科基拉，III. 72，81。

海帕波鲁斯（Hyperbolus） 一位雅典人，被放逐，被谋杀，VIII. 73。

海帕奇德斯（Hyperechides） 卡里阿斯之父，一位雅典人，VI. 55。

海希亚（Hysiae） （1）在阿尔哥斯，被拉栖代梦人攻占，V. 83。

海希亚（Hysiae） （2）在波奥提亚，III. 24。

海斯塔斯皮斯（Hystaspes） 皮苏特涅斯之父，一位波斯人，I. 115。

伊阿里苏斯（Ialysus） 在罗德斯，VIII. 44。

伊阿皮吉亚（Iapygia） 海角，在意大利，VI. 30，34；VII. 33；伊阿皮吉亚的雇佣军，VII. 33，57。

伊阿苏斯（Iasus） 在伊奥尼亚，它的富有，被伯罗奔尼撒人攻下，VIII. 28，54。

伊比利亚人（Iberians） 最好战的异族人，VI. 2，90。

伊卡鲁斯（Icarus） 爱琴海一岛屿，III. 29；VIII. 99。

伊克赛斯（Ichthys） 海角，在爱利斯，II. 25。

伊达（Ida） 山，在特洛阿德，IV. 52；VIII. 108。

伊达库斯（Idacus） 在色雷斯的刻尔松尼斯，VIII. 104。

伊多门涅（Idomene） 小山，在安菲洛奇亚，III. 112，113。

伊利昂（Ilium） 见“特洛伊”。

伊利里亚人（Illyrians） 受雇于柏第卡斯，IV. 124；攻击伯拉西达并遭到失败，IV. 127，128；伊利里亚的部族之一陶兰提亚人对爱皮丹努斯开战，I. 24；协助科基拉人围攻爱皮丹努斯，I. 26。

音不洛斯人（Imbrians） 来自雅典的移民，VII. 57；音不洛斯人的军队，IV. 28；在安菲波利斯，克里昂麾下的音不洛斯人，V. 8；在列斯堡暴动时，音不洛斯人支持雅典人，III. 5；一支雅典舰队逃往音不洛斯，VIII. 102，103。

伊纳罗斯（Inarus） 利比亚之王，叛离波斯王，I. 104，110。

伊涅萨（Inessa） 西克尔一城镇，遭到雅典人的袭击，III. 103；庄稼被雅典人焚烧，VI. 94。

伊奥劳斯（Iolaus） 柏第卡斯的部将，I. 62。

伊奥基乌斯（Iolcius） 一位雅典人，参加和约和盟约的宣誓，V. 19，24。

伊翁（Ion） 泰底乌斯（Tydeus）之父，一位开俄斯人，VIII. 38。

伊奥尼亚（Ionia） 小亚细亚一地区，来自阿提卡的移民定居于此，I. 2，12，95；II. 15；III. 86；IV. 61；VII. 57；生活习俗，古代雅典人和伊奥尼亚人相同，I. 6；伊奥尼亚人在居鲁士时代拥有强大的海上势力，I. 13；被居鲁士和大流士征服，I. 16；逃脱波斯人统治的伊奥尼亚人在西西里建立殖民地，VI. 4；伊奥尼亚人请求雅典为他们的领导者，I. 95；VI. 76；伊奥尼亚的流亡者鼓动拉栖代梦人在伊奥尼亚掀起暴动，III. 31；禁止伊奥尼亚人进入拉栖代梦人的殖民地赫拉克利亚，III. 92；伊奥尼亚人和提萨佛涅斯请求斯巴达援助起义者，VIII. 5，6；伊奥尼亚的暴动，VIII. 14—22。

伊奥尼亚人（Ionians） 与多利斯人之比较，I. 124；V. 9；VI. 77，80，82；VII. 5，57；VIII. 25。

伊奥尼亚湾（Ionian Gulf） I. 24；II. 97；VI. 13，30，34，44，104；VII. 33，57。

伊奥尼亚人的狄奥尼西亚节（Ionian festival of the Dionysia） II. 15；在提洛岛，III. 104；在以弗所，III. 104。

伊普尼亚人（Ipneans） 奥佐利亚的罗克里斯人一部族，III.

101。

伊萨奇达斯（Isarchidas）科林斯一将领，I. 29。

伊萨库斯（Isarchus）伊萨奇达斯之父，一位科林斯人，I. 29。

伊斯卡哥拉斯（Ischagoras）拉栖代梦一将领，IV. 132；参加和约和盟约的宣誓，V. 19，24；出使卡尔基狄克，V. 21。

伊索克拉特斯（Isocrates）科林斯一将领，II. 83。

伊斯特（Ister）河流，即多瑙河，II. 96，97。

地峡竞技会（Isthmian Games）在科林斯举行，VIII. 9，10。

伊斯米奥尼库斯（Isthmionicus）一位雅典人，参加和约和盟约的宣誓，V. 19，24。

地峡（Isthmus）（1）科林斯地峡，I. 13；其位置，IV. 42；拉栖代梦人召集同盟者在地峡集合，II. 10，13，18；再次召集，III. 15；因地震，拉栖代梦的军队滞留在地峡，III. 89；和约规定在地峡勒石树碑，V. 18；拉栖代梦一支军队来到地峡，VI. 61。

地峡（Isthmus）（2）琉卡斯地峡，III. 81，IV. 8。

地峡（Isthmus）（3）帕列涅地峡，I. 56，62，64。

伊斯通（Istone）山，被科基拉的寡头派所占据，III. 85；IV. 2，46；被攻克，IV. 46。

意大利（Italy）名字起源于意大鲁斯（Italus）王，西克尔人的故土，VI. 2；意大利的希腊人殖民地大都由伯罗奔尼撒人所建，I. 12；拉栖代梦人命其意大利的同盟者组建一支舰队，II. 7；罗克里斯人与叙拉古人毗邻，瑞吉昂人与伦提尼人毗邻，III. 86；赫摩克拉特斯建议叙拉古人在意大利寻求同盟者，VI. 34；雅典派使者前往意大利，V. 4，5；意大利诸邦拒绝雅典人远征叙拉古的建议，VI. 44；叙拉古派使者前往意大利诸邦，VI. 88；雅典人从他们那里得到必需品，VI. 103；吉利浦斯抵达图里伊和塔林敦，VI. 104；雅典第二支远征军抵达意大利，VII. 33；雅典的意大利同盟者在叙拉古，VII. 57；意大利人的舰船加入拉栖代梦海军，VIII. 91。

伊塔门尼斯（Itamenes）波斯一将领，III. 34。

伊索麦（Ithome）山，被黑劳士所占据，I. 101；III. 54；拉栖代梦人围攻，I. 102；黑劳士投降，I. 103。伊提斯（Itys）有关传说，II. 29。

凯阿达斯（Kaiadas）I. 134。

凯斯特里涅（Kestrine）I. 46。

基提昂（Kitium）I. 112。

克洛基列（Krokyle）III. 96。

基提尼昂（Kytinium）在多利斯，I. 107；III. 95，102。

拉布达隆（Labdalum）雅典人在爱皮波莱构筑的要塞，VI. 97，98；被吉利浦斯攻占，VII. 3。

拉栖代梦人（Lacedaemonians）服装和生活习俗，I. 6；占据伯罗奔尼撒五分之二的土地，与雅典人相比，I. 10；优良的法律，从未受僭主的统治，I. 18；“希腊的解放者”，I. 69；II. 8；III. 59；IV. 85，108；V. 9；VIII. 43，46，52；他们的性格，I. 69，70，84，102；IV. 55；VIII. 96；要求他们的同盟者实行寡头制，I. 19；V. 81；VIII. 38；对同盟事务管理不善，III. 93；V. 52；在国内和国外表现不同，I. 77；V. 105；残酷地对待黑劳士，I. 128；IV. 80；他们奴隶人数众多，VIII. 40；表决根据呼声大小而不是选票多少，I. 87；重视宗教典礼，IV. 5；V. 54，75，82；预兆，III. 89；V. 54，55，116；VI. 95；VIII. 6；他们的军事实力，IV. 12；政府的稳定，VIII. 24；排斥异邦人，I. 144；国王的权力，V. 66；VIII. 4；军队的组织，III. 109；IV. 8，38；V. 66，68；推翻僭主的统治，I. 18；VI. 53，59；力图阻止雅典人修筑城墙，I. 90；为泰米斯托克利所蒙骗，I. 90—92；黑劳士暴动，I. 101；请雅典人出兵援助，I. 102；帮助多利斯人与佛基斯人作战，I. 107；在塔那格拉击败雅典人，I. 108；参与“神圣战争”，I. 112；入侵阿提卡，I. 114；与雅典人签订“三十年和约”，I. 115；答应援助波提狄亚人，I. 58；表决认为和约已遭破坏，I. 79，87；表决参战，I. 125；向雅典人发出最后通牒，I. 139；他们的同盟者，II. 9；未能攻下奥诺，II. 18；侵入阿提卡，II. 19—22；在弗利吉亚击败雅典人，II. 22；把埃吉那人安置在泰里亚；II.

27；再次入侵阿提卡，II. 47；抵达劳里昂，II. 55；拒绝和平建议，II. 59；袭击扎金苏斯，II. 66；派使者去波斯，II. 67；围攻普拉提亚，II. 7l—78；入侵阿卡纳尼亚，II. 80；在海上被雅典人打败，II. 83，84；海战再次失败，II. 86—92；入侵阿提卡，III. 1；接收米提列涅人加入他们的同盟，III. 15；派遣一支舰队去列斯堡，III. 16；入侵阿提卡，III. 26；因迟到而未能援救列斯堡，III. 29；迫使普拉提亚人投降，III. 52；处死普拉提亚人，III. 68；准备远征科基拉，III. 69；与雅典人和科基拉人交战，III. 76—78；撤兵，III. 79—81；因发生地震而未入侵阿提卡，III. 89；在赫拉克利亚殖民，III. 92，93，100；出兵攻击诺帕克图斯，III. 100—102；侵入安菲洛奇亚，III. 105，106；被击败，III. 107，108；入侵阿提卡，IV. 2；占领斯法克特里亚，IV. 108；突击派罗斯，IV. 11，12；在港口中的失败，IV. 14；与雅典人签订休战和约，派使者去雅典，IV. 15，16；使者的演说，IV. 17—20；在斯法克特里亚的拉栖代梦人被迫投降，IV. 31—38；雅典人攻取基塞拉，IV. 53，54；在尼塞亚的驻军向雅典人投降，IV. 69；他们鼓动伯拉西达远征卡尔基狄克，IV. 80；攻取安菲波里斯，IV. 103—106；与雅典人签署一年休战和约，IV. 117—119；在安菲波里斯打败雅典人，V. 6—11；渴望和平，V. 14；与雅典人签订和约，V. 17—19；与雅典人建立同盟，V. 22—24；引起伯罗奔尼撒人的不满，V. 28，29；派使者去科林斯，V. 30；与波奥提亚人结盟，V. 39；准备与阿尔哥斯人缔结盟约，V. 40，41；他们的使者在雅典，V. 43—45；爱利斯人不允许他们参加奥林匹亚竞技会，V. 49；被波奥提亚人逐出赫拉克利亚，V. 51，52；驻守爱皮道鲁斯，V. 56；出征阿尔哥斯，V. 57，58，59；在曼丁尼亚，获得胜利，V. 66，70—74；与阿尔哥斯结盟，V. 76—79；出征阿尔哥斯，V. 82，83；破坏阿尔哥斯的土地，VI. 7；接待科林斯和叙拉古的使者，VI. 73，88；阿尔基比阿德斯的发言，VI. 89—92；拉栖代梦人指定吉利浦斯为统帅，VI. 93；侵入阿尔哥斯，VI. 95；入侵阿提卡，在狄凯里亚设防，VII. 19；出兵西西里，VII. 17，19，58；阿基斯在狄凯里亚与列斯堡人和优波亚人谈判，VIII. 4；与开俄斯和爱利特莱结盟，VIII. 6；在海上的失败，VIII. 10，11；挑唆开俄斯等邦起义，VIII. 14—17；与波斯国王结盟，VIII. 18；在米利都被雅典人打败，VIII. 25；攻占伊阿苏斯，VIII. 28；与波斯国王签订新的条约，VIII. 36，37；派兵援助法那巴佐斯，VIII. 39，80；打败雅典舰队，VIII. 42；怀疑阿尔基比阿德斯，VIII. 45；与波斯人签订第三个条约，VIII. 57，58；派遣德基里达斯去赫勒斯滂，VIII. 61，62；在狄凯里亚的阿基斯接见雅典传令官，派他们去斯巴达，VIII. 70，71；拉栖代梦人援助法那巴佐斯，VIII. 80；派遣明达鲁斯取代阿斯提奥库斯，VIII. 85；接见雅典寡头派的使者，VIII. 90；在海上击败雅典人，VIII. 95；在塞斯托斯追击雅典舰队，VIII. 102；在基诺塞马附近

的海战中被雅典人打败，VIII. 104，105；损失8艘舰船，VIII. 107。参见“雅典人”。

拉栖代梦尼乌斯（Lacedaemonius） 客蒙之子，雅典一将领，I. 45。

拉齐斯（Laches） 麦兰诺普斯之子，雅典远征西西里一将领，III. 86，90，99，103，115；IV. 1，6，75，118；参加和约和盟约的宣誓，V. 19，24；率领一支雅典军队前往阿尔哥斯，V. 61；在曼丁尼亚被杀，V. 74。

拉康（Lacon） 埃姆涅斯图斯之子，一位普拉提亚人，III. 52。

拉德（Lade） 岛屿，在米利都附近海域，VIII. 17，24。

莱艾亚人（Laeaeans） 派奥尼亚人一部族，II. 96。

莱斯波狄亚斯（Laespodias） 雅典一将军，VI. 105；VIII. 86。

莱斯特利哥涅斯（Laestrygones） 西西里最早的居民，VI. 2。

拉马库斯（Lamachus） 色诺芬尼斯之子，雅典一将领，率军出征本都，IV. 75；参加和约和盟约的宣誓，V. 19，24；成为西西远征军的将军之一，VI. 8；在西西里，VI. 49，50；阵亡，VI. 101，103。

拉米斯（Lamis） 特洛提鲁斯（Trotilus）和萨普苏斯（Thapsus）的建立者，VI. 4。

兰篷（Lampon） 一位雅典人，参加和约和盟约的宣誓，V. 19，24。

兰普萨库斯（Lampsacus） 波斯国王把该地赐予泰米斯托克利，I. 138；VI. 59，62。

劳狄基昂（Laodicium） 在阿卡狄亚，战役，IV. 134。

拉菲卢斯（Laphilus） 一位拉栖代梦人，参加和约和盟约的宣誓，V. 19，24。

拉里萨（Larissa） （1）濒临赫勒斯滂海峡，VIII. 101。

拉里萨（Larissa）（2）在色萨利，IV. 78；拉里萨人在伯罗奔尼撒人第一次入侵阿提卡之后，前来助战，II. 22。

拉斯（Las）在拉哥尼亚，VIII. 91，92。

劳里昂（Laurium）劳里昂银矿，在阿提卡半岛南部，II. 55；IV. 91。

诉讼（Lawsuits）雅典人与其同盟者之间的诉讼，依据雅典法律来判决，I. 77。

利阿格鲁斯（Leagrus）格劳康（Glaucon）之父，一位雅典人，I. 51。

利阿库斯（Learchus）卡利马库斯之子，雅典派往西塔尔克斯（Sitalces）处的使者，II. 67。

列别多斯（Lebedos）在伊奥尼亚，叛离雅典，VIII. 19。

列克唐（Lectum）海角，VIII. 101。

列吉苏斯（Lecythus）托伦涅的一个制高点，被伯拉西达攻下，IV. 113—116。

列姆诺斯（Lemnos）岛屿，VIII. 102；第勒尼安人曾居于此地，IV. 109；雅典在此殖民，IV. 28；VII. 57；瘟疫，II. 47；在列斯堡起义时支持雅典人，III. 5；列姆诺斯人跟随克里昂在斯法克特里亚，IV. 28；在安菲波里斯，V. 8；在叙拉古，VII. 57。

列奥科里昂（Leocorium）雅典一神庙，I. 20；VI. 57。

列奥克拉特斯（Leocrates）斯特罗布斯（Stroebus）之子，雅典一将领，I. 105。

列奥格拉斯（Leogoras）安多吉德斯（Andocides）之父，一位雅典人，I. 51。

列昂（Leon）（1）一位雅典人，参加和约和盟约的宣誓，V. 19，24；雅典一将军，VIII. 23，24；增援狄奥麦敦（Diomedon），VIII. 54，55，73。

列昂（Leon）（2）一位拉栖代梦人，赫拉克利亚的建立者之

一，VI. 92；另一位列昂，出使雅典，V. 44；另一位列昂，佩达里图斯（Pedaritus）之父，VIII. 28；另一位列昂，佩达里图斯在开俄斯的继任者，取得了对雅典人的海上优势，VIII. 61。

列昂（Leon）（3）在叙拉古附近，VI. 97。

列奥尼达斯（Leonidas）普雷斯塔库斯之父，拉栖代梦国王，I. 132。

列昂提亚德斯（Leontiadas）攸里马库（Eurymachus）之父，一位底比斯人，II. 2。

伦提尼（Leontini = Lentini）由来自优波亚岛卡尔基斯的修克利斯所建，VI. 3；伊奥尼亚人的血统，III. 86；VI. 44，46，50，76，77，79；与叙拉古人交战，III. 86；攻击麦西那，IV. 25；革命，V. 4；为雅典人出兵西西里制造了借口，V. 4；VI. 8，19，33，47，48，63，76，77，84。

列奥提基德斯（Leotychides）拉栖代梦国王，I. 89。

列普里昂（Lepreum）引发爱利斯人与拉栖代梦人的争执，V. 31；拉栖代梦人把黑劳士和新公民安置在那里，V. 34；奥林匹亚竞技会，V. 49，50，62。

列罗斯（Leros）米利都附近一岛屿，VIII. 26，27。

列斯堡（Lesbos）列斯堡人与波奥提亚人同族，III. 2；VII. 57；VIII. 4，100；与开俄斯为雅典仅有的自治盟国，I. 19；VI. 85；VII. 57；为雅典提供舰船，II. 9，56；VI. 31；支持雅典人打击萨摩斯人，I. 116，117；叛离雅典，III. 2；加入拉栖代梦同盟，III. 15；土地被雅典公民瓜分，III. 50；列斯堡的流亡者攻占安坦德鲁斯，IV. 52；再谋暴动，又遭镇压，VIII. 4，22，23。参阅“米提列涅”（Mytilene）。

琉卡斯（Leucas）科林斯人的殖民地和盟国，遭到科基拉人的蹂躏，I. 30；遭到雅典人的袭掠，III. 94，95，102。

琉卡斯人（Leucadian）派兵前往爱皮丹努斯，I. 26；为科林斯提供舰船，I. 27，46；为拉栖代梦人提供舰船，II. 9；协助入侵阿卡纳尼亚，II. 80，81；派舰队前往基伦尼，III. 69；派舰队支援吉利浦斯，VI. 104；VII. 4，7；在叙拉古，VII. 58；在基诺塞马，VIII. 106。

琉卡斯地峡（Leucadian Isthmus） III. 81，94；IV. 8，42；VIII. 13。

琉康尼昂（Leuconium） 在开俄斯，VIII. 24。

留克特拉（Leuctra） 在拉哥尼亚，V. 54。

琉金米（Leukimme/Leucimme） 科基拉一海角，I. 30，47，51；III. 79。

利比亚（Libya） 遭瘟疫侵袭，II. 48；与拉哥尼亚之间的贸易，IV. 53；佛基斯人自特洛伊返回后，被驱逐到利比亚，VI. 2；伯罗奔尼撒一支舰队在驶往叙拉古途中被风暴卷到利比亚，VII. 50；利比亚国王，I. 104，110。

利卡斯（Lichas） 阿开西劳斯之子，一位拉栖代梦人，在奥林匹亚，V. 50；出使阿尔哥斯，V. 22，76；反对与波斯国王签约，VIII. 43，52，84，87。

利古里亚人（Ligurians） 将西坎尼亚人逐出伊比利亚(Iberia)，VI. 2。

林奈亚（Limnaea） 在阿卡纳尼亚，II. 80；III. 106。

林地伊（Lindii） 革拉之卫城，VI. 4。

林都斯（Lindus） 在罗德斯，VIII. 44。

利帕拉（Lipara） 利帕拉群岛，即埃奥利斯群岛，遭到雅典人的侵略，III. 88；再遭侵略，III. 115。

洛卡吉斯（Lochages） V. 66。

罗克里斯人（Locrians） （1）［奥彭提亚的］罗克里斯人，臣服于波斯人，VIII. 43；拉栖代梦人的同盟者，V. 64；交付人质给雅典人，I. 108；在科罗尼亚战役中，I. 113；为拉栖代梦人提供骑兵，II. 9；为雅典人所败，II. 26；海啸，III. 89；罗克里斯沿海地区遭到雅典人袭掠，III. 91；罗克里斯的骑兵追击雅典人，IV. 96；为拉栖代梦人提供舰船，VIII. 3。

罗克里斯人（Locrians） （2）［奥佐里亚的］罗克里斯人，随身携带武器，I. 5；诺帕克图斯的早期居民，I. 103；与雅典结盟，III.

95，97；被拉栖代梦人征服，III. 101；与佛基斯人交战，V. 32。

罗克里斯（Locris）在意大利，罗克里斯人与叙拉古人结盟，III. 86；被雅典人打败，III. 99；再次失败，III. 103；随叙拉古人攻击瑞吉昂人，IV. 24，25；应邀前往麦西那，V. 5；反对雅典人远征西西里，VI. 44；为拉栖代梦人提供舰船，VIII. 91。

罗利米（Lorymi）在卡里亚，VIII. 43。

抽签（Lot）通过抽签确定和约哪一方首先履行，V. 21；通过抽签确定各部军队的将领，VIII. 30。

吕凯昂（Lycaeum）山，在阿卡狄亚，V. 16，54。

吕基亚（Lycia）II. 69；VIII. 41。

吕科弗隆（Lycophron）（1）一位拉栖代梦人，被派往克涅姆斯处，II. 85。

吕科弗隆（Lycophron）（2）科林斯一将军，IV. 43，44。

吕库斯（Lycus）特拉叙布鲁斯之父，一位雅典人，VIII. 75。

林库斯（Lyncus）在上马其顿，II. 99；处于阿拉巴尤斯的统治之下，IV. 83；遭到柏第卡斯和伯拉西达的侵略，IV. 83，124；伯拉西达穿过林库斯撤兵，IV. 125—128，129。

吕西克利斯（Lysicles）阿布罗尼库斯（Abronichus）之父，一位雅典人，I. 91；另一个吕西克利斯，被派往卡里亚和吕基亚索征收贡金，在交战中被杀，III. 19。

吕西麦雷亚（Lysimeleia）沼泽地，在叙拉古附近。VII. 53。

吕西斯特拉图斯（Lysistratus）奥林苏斯一将领，IV. 110。

马卡里乌斯（Macarius）拉栖代梦一将领，III. 100；在奥尔派战役中阵亡，IV. 109。

马其顿（Macedonia）早期历史，II. 99；马其顿诸王来自于阿尔哥斯，II. 99；V. 80；雅典派兵远征马其顿，I. 57—61；西塔尔克

斯率兵入侵马其顿，II. 95—101；伯拉西达在马其顿，IV. 78，82，83，124—128；雅典人封锁马其顿，V. 83；雅典人破坏马其顿的领土，VI. 7。

马卡昂（Machaon） 科林斯一将领，II. 83。

麦安德（Maeander） 麦安德平原，III. 19；VIII. 58。

麦狄人（Maedi） 色雷斯人一部族，II. 98。

麦那里亚（Maenalia） 阿卡狄亚的一个地区，V. 64。

麦那里亚人（Maenalians） 在曼丁尼亚，V. 67；阿尔哥斯人从麦那里亚所取得的人质获释，V. 77。

马格涅西亚（Magnesia） 在亚细亚，波斯国王把它赐予泰米斯托克利，I. 138；阿尔基比阿德斯在马格涅西亚，VIII. 50。

马格涅特人（Magnetes） 依附于色萨利人，II. 101。

马利亚（Malea） （1）海角，在列斯堡，III. 4，6。

马利亚（Malea） （2）海角，在拉哥尼亚，IV. 53，54；VIII. 39。

马利亚湾（Malian Gulf）III. 96；IV. 100；VIII. 3。

马利亚人（Malians） III. 92，V. 51。

曼丁尼亚人（Mantineans） 拉栖代梦人派往阿卡纳尼亚的曼尼亚人战败，III. 107，108；根据与德摩斯提尼的秘密协议逃走，III. 109，1l1；与泰吉亚人交战，IV. 134；征服阿卡狄亚的一个地区，V. 29；被拉栖代梦人逐出帕拉西亚，V. 33；派使者去雅典，V. 43，44；与雅典结盟，V. 46，47；同盟会议在这里召开，V. 55；援助阿尔哥斯人，V. 58，61，62；遭到拉栖代梦人的侵略，V. 64，65；曼丁尼亚战役，V. 66—74；其影响，V. 74，75；被迫答应拉栖代梦人的条件，V. 81；参加雅典西西里远征军，VI. 29，43，61，67，68；VII. 57。

马拉松（Marathon） 马拉松战役，I. 18，73；在那里安葬阵亡将士，II. 34；希皮亚斯在马拉松，VI. 59。

马拉苏萨（Marathussa） 克拉左门奈附近一岛屿，VIII. 31。

马里亚（Marea/Mareia） 在埃及，I. 104。

婚姻（Marridge） 爱吉斯泰与塞林努斯因为婚姻问题引发战争，VI. 6；在萨摩斯，禁止平民和贵族通婚，VIII. 21；在雅典，卡利尔荷（Callirrhoe即“芳溪”）的泉水，用于婚礼仪式，II. 15。

马赛列斯（Marseilles/Massallia） 佛凯亚人在此殖民，I. 13。

麦基柏那人（Mecybetnaeans） 在卡尔基狄克，V. 18，39。

麦德昂（Medeon） 在阿卡纳尼亚，III. 106。

米底人（Medes） 在孟斐斯，I. 104；在波桑尼阿斯的卫队中，I. 130。参见“波斯人”。

麦德马人（Medmaeans） 罗克里斯人在意大利的殖民者，V. 5。

麦加巴特斯（Megabates） 波斯达斯基里昂省的总督，I. 129。

麦加巴佐斯（Megabazus） （1）一位波斯人，出使拉栖代梦，I. 109。

麦加巴佐斯（Megabazus） （2）佐皮鲁斯之子，一位波斯人，镇压埃及暴动，I. 109，110。

麦加克利斯（Megacles） 奥纳西姆斯（Onasimus）之父，一位西基昂人，IV. 119。

麦加拉（Megara） （1）在西西里，塞林努斯的母邦，VI. 4，49，75，94；VII. 25。

麦加拉（Megara） （2）在麦加里斯，雅典的邻邦，I. 27，46，48。

麦加拉人（Megarians） 麦加拉的僭主塞阿根尼斯，I. 126；麦加拉人被迫叛离拉栖代梦，倒向雅典，I. 103；遭到科林斯人的侵略，I. 105；遭到拉栖代梦人的侵略，I. 108；麦加拉人叛离雅典，I. 114；帮助科林斯人与科基拉人作战，I. 27，46，48；被禁止进入雅典帝国的港口，I. 67；雅典人对拉栖代梦人提出指控，I. 139；麦加拉人为拉栖代梦人提供舰船，II. 9；雅典人侵入麦加拉，II. 31；建议

伯拉西达袭击比雷埃夫斯，II. 93，94；麦加拉的流亡者，II. 68；民主党人企图使麦加拉倒向雅典，IV. 66，67；雅典人攻陷长城和尼塞亚，IV. 68，69；伯拉西达救援麦加拉，IV. 70—73；召回流亡者，IV. 74；增援波奥提亚人，IV. 100；对拉栖代梦人与雅典人所签条约的不满，V. 17；拒绝加入阿尔哥斯同盟，V. 31；帮助拉栖代梦人侵入阿尔哥斯，V. 58，59，60；麦加拉的流亡者随雅典人前往西西里，VI. 43；VII. 57；为拉栖代梦人提供舰船，VIII. 3，33。

麦加里德（Megarid） I. 105，108；II. 30；IV. 76。

美吉阿德斯（Meikiades） 科基拉一将领，I. 47。

美狄乌斯（Meidius） 河流，在阿卑多斯附近，VIII. 106。

麦兰克利达斯（Melancridas） 拉栖代梦一将领，VIII. 6。

麦兰苏斯（Melanthus） 拉栖代梦一将领，VIII. 4。

麦里亚斯（Meleas） 拉栖代梦一将领，III. 5。

麦里山大（Melesander） 雅典一将领，II. 69。

麦里西亚斯（Melesias） “四百人”派往斯巴达的使者，VIII. 86。

麦里西浦斯（Melesippus） 一位拉栖代梦人，狄亚克里图斯之子，出使雅典，I. 139；II. 12。

米洛斯人（Melians） 米洛斯岛（Melos）为基克拉底斯群岛之一，II. 9；拉栖代梦人的殖民地，V. 84；仇视雅典人，III. 91；遭到雅典人的攻击，III. 91；V. 84；与雅典人之辩论，V. 85—113；被雅典人围攻，公民遭到屠杀，V. 114，115，116。

麦里提亚（Melitia） 在阿凯亚的弗提奥提斯，IV. 78。

孟斐斯（Memphis） 在埃及，遭到雅典人攻击，I. 104；被波斯人攻占，I. 109。

米南德（Menander） 雅典一将领，在西西里，VII. 16，43，69。

麦那斯（Menas） 一位拉栖代梦人，参加和约和盟约的宣誓，V. 19，24；出使卡尔基狄克，V. 21。

门德（Mende） 爱利特里亚的殖民地，IV. 123；卡尔基狄克的爱昂的母邦，IV. 7；倒向伯拉西达一边，IV. 121，123；雅典人攻占门德，IV. 130；城里的伯罗奔尼撒驻军逃走，IV. 131。

麦涅科鲁斯（Menecolus） 卡马林那的建立者之一，VI. 5。

麦涅科拉特斯（Menecrates） 一位麦加拉人，安菲多鲁斯之子，IV. 119。

麦涅代乌斯（Menedmus） 拉栖代梦一将领，III. 100，109，111。

麦尼浦斯（Menippus） 希波克利斯之父，一位雅典人，VIII. 13。

门农（Menon） 色萨利的法萨鲁斯一将军，II. 22。

雇佣军（Mercenaries） 阿卡狄亚人，III. 34；VII. 19，58；III. 109；VII. 57；埃托利亚人，VII. 57；克里特人，VII. 57；伊阿皮吉亚人，VII. 33，57；伯罗奔尼撒人，I. 60；IV. 52，76；VIII. 28；色雷斯人，IV. 129；V. 6；VII. 27，29，30；提萨佛涅斯手下的雇佣军，VIII. 25；雅典海军的外籍雇佣桡手，I. 121，141；VII. 13。

麦萨皮亚人（Messapians） 奥佐里亚的罗克里斯人一部族，III. 101；伊阿皮吉亚人一部族，VII. 33。

美塞尼亚人（Messenians） 在伯罗奔尼撒，拉哥尼亚先前的居民，I. 101；IV. 41；使用多利斯方言，III. 112；IV. 3，41；雅典人把他们安置在诺帕克图斯，I. 103；II. 9；随雅典舰队环伯罗奔尼撒游弋，II. 25；援助佛米奥，II. 90；在佛米奥的麾下效力，II. 102；在科基拉，III. 75，81；说服德摩斯提尼出征埃托利亚，III. 94—98；在奥尔派，III. 107，108，112；德摩斯提尼想把他们安置在派罗斯，IV. 3；在斯法克特里亚，IV. 32；驻守派罗斯，IV. 41；撤走，V. 35；前往叙拉古，VII. 57。

麦西那（Messina/Messana/Messane） 在西西里，III. 88，90；IV. 1，24，25；V. 25；VI. 4，48，50，74。

麦塔格涅斯（Metagenes） 一位拉栖代梦人，参加和约和盟约的宣誓，V. 19，24。

麦塔蓬提昂（Metapontium） 在意大利，与雅典人结盟，VII.

33，57。

麦萨那（Methana） 在爱皮道鲁斯和特洛伊曾之间，IV. 45；V. 18。

麦索涅（Methone） （1）在马其顿，VI. 7；麦索涅人的轻装步兵在门德，IV. 129。

麦索涅（Methone） （2）在拉哥尼亚，II. 25。

麦塞德里昂（Methydrium） 在阿卡狄亚，V. 58。

麦塞姆那（Methymna） 在列斯堡，波奥提亚人在此殖民，VII. 57；在哈马图斯的对面，VIII. 101；麦塞姆那人（Methymnaeans），雅典的拥有自治权的同盟者，III. 50；VI. 85；VIII. 57；拒绝参与列斯堡的暴动，III. 2，5；叛离雅典，VIII. 22被雅典人制服，VIII. 23；麦塞姆那的流亡者，VIII. 100，10l。

麦特克（Metics） 在雅典，重装步兵中的麦特克，II. 13，31；IV. 90；在舰队中服役，I. 143；III. 16。

麦特罗波里斯（Metropolis） 在阿卡纳尼亚，III. 107。

移民，迁徙（Migrations） 在古代希腊，I. 2，12。

米利都（Miletus） 位于一个半岛之上，VIII. 25；米利都人，伊奥尼亚人和雅典人的纳贡者，VII. 57；与萨摩斯人的争执，I. 115；雅典舰队从米利都起航击败萨摩斯人，I. 116；米利都人的重装步兵随雅典人出征科林斯，IV. 42；协助攻占基塞拉，IV. 53，54；叛离雅典，VIII. 17；被雅典人打败，VIII. 24；雅典人从米利都撤回，VIII. 27；提萨佛涅斯来到米利都，VIII. 29；伯罗奔尼撒人在米利都，VIII. 35，36，39；阿斯泰奥库斯离开米利都，VIII. 41；提萨佛涅人邀请伯罗奔尼撒人来米利都，VIII. 57，60，63，78，79；在米利都的伯罗奔尼撒人派舰队去赫勒斯滂，VIII. 80；在米利都的桡手掀起反阿斯泰奥库斯的暴动，VIII. 83，84；米利都人驱逐波斯驻军，VIII. 84；派使者前往斯巴达，VIII. 85；伯罗奔尼撒的舰队离开米利都赴赫勒斯滂，VIII. 99，100，108。

米太雅德（Miltiades） 客蒙之父，I. 98，100。

米玛斯（Mimas） 山，VIII. 34。

明达鲁斯（Mindarus） 拉栖代梦的海军将领，阿斯泰奥库斯的继任者，VIII. 85；前往赫勒斯滂，VIII. 99；逃避雅典人的监视，VIII. 101；俘获雅典4艘舰船，VIII. 102；在基诺塞马被雅典人击败，VIII. 104，105。

矿产（Mines） 金矿，在塔索斯岛对面大陆上的金矿，I. 100；IV. 105；银矿，在劳里昂，II. 55，VI. 91。

米诺亚（Minoa） 麦加拉附近一岛屿，被尼基阿斯攻占，III. 5l；IV. 67；雅典人按照一年停战和约保有该地，IV. 118。

米诺斯（Minos） 希腊第一位拥有海军的人，驱逐卡里亚人，I. 4；肃清海盗，I. 8。

米尼亚人（Minyans） 米尼亚人的奥科麦努斯，IV. 76。

摩洛布鲁斯（Molobrus） 爱皮塔达斯（Epitadas）之父，一位拉栖代梦人，IV. 8。

摩洛西亚人（Molossians） 摩洛西亚国王阿德米图斯（Admetus），庇护泰米斯托克利，I. 136，137；协助拉栖代梦人侵入阿卡纳尼亚，II. 80。

摩利克里昂（Molycreium） 科林斯人的殖民地，臣服于雅典，II. 84，86；III. 102。

摩根提那（Morgantina） 在西西里，被移交给卡马林那人，IV. 65。

摩提亚（Motyaor/Motye） 腓尼基人在西西里的定居点，VI. 2。

穆尼基亚（Munychia） 雅典一海港，II. 13；VIII. 92，93。

米卡列（Mycale） 波斯战争中的米卡列之战，I. 89；雅典的和伯罗奔尼撒的舰队在米卡列，VIII. 79。

米卡列苏斯（Mycalessus） 在波奥提亚，VII. 29，30。

迈锡尼（Mycenae） 王国，I. 9，10。

米康努斯（Myconus） 基克拉底斯诸岛之一，III. 29。

米格多尼亚（Mygdonia） I. 58；II. 99，100。

米莱（Mylae/Myle） 麦西那一城镇，III. 90。

米利提代（Myletidae） 叙拉古的流亡者，VI. 5。

迈昂尼亚人（Myonians） 奥佐里亚的罗克里斯人一部族，III. 101。

迈昂尼苏斯（Myonnesus） 在泰奥斯附近，III. 32。

迈奥斯（Myos） 波斯国王把该地赐予泰米斯托克利，I. 138。

米金努斯（Myrcinus） 爱多尼亚人一城镇，IV. 107；其轻盾兵在安菲波里斯战役中，V. 6；其骑兵，V. 10。

米隆尼德斯（Myronides） 雅典一将领，在麦加里斯打败科林斯人，I. 105；在奥诺斐塔（Oenophyta）打败波奥提亚人，I. 108。

米尔林涅（Myrrhine） 卡里阿斯之女，僭主希皮亚斯之妻，VI. 55。

米尔提鲁斯（Myrtilus） 一位雅典人，参加和约和盟约的宣誓，V. 19，24。

米斯康（Myscon） 叙拉古一将军，VIII. 85。

秘仪（Mysteries） 在雅典，对秘仪的亵渎，阿尔基比阿德斯遭到指控，VI. 28；与反对民主制的阴谋有关，VI. 60，61；阿尔基比阿德斯从西西里被召回国，VI. 53，61。

米提列涅（Mytilene） 米提列涅人叛离雅典，III. 2；派使者去拉栖代梦和雅典，III. 4；雅典人从海上封锁米提列涅，III. 6；米提列涅的使者在奥林匹亚，III. 8；他们的演说，III. 9—14；加入拉栖代梦同盟，III. 15；攻击麦塞姆那，III. 18；萨莱苏斯被派往米提列涅，III. 25；帕基斯把萨莱苏斯和与组织暴动有关的人送往雅典，III. 35；所有米提列涅成年公民都被判处死刑，III. 36；关于是否修改此项决议的争论，克里昂的演说，III. 37—40；狄奥多图斯的演说，III. 41—48；送往雅典的人被处决，III. 50；流亡者占据罗艾特昂和安坦德鲁斯，IV. 52；被雅典人驱逐，IV. 75；米提列涅人第二次暴动，VIII. 22；被雅典人攻占，VIII. 23；由雅典人驻守，VIII. 100。

米乌斯（Myus） 卡里亚一城市，III. 19；波斯国王将其赐予泰米斯托克利，I. 138。

本性（Nature） 人的本性，I. 20，21，76；II. 35，61；III. 39，45，82，84；IV. 17，18，61，105；V. 68，105。

诺克雷德斯（Naucleides） 一位普拉提亚人，邀请底比斯人进入普拉提亚，II. 2。

诺克拉特斯（Naucrates） 达摩提姆斯（Damotimus）之父，一位西基昂人，IV. 119。

诺帕克图斯（Naupactus） 来自伊索麦的黑劳士定居于此，I. 103；与雅典结盟，II. 9；成为雅典舰队的大本营，II. 69，84，92；III. 114；IV. 13；伯罗奔尼撒人欲攻取之，II. 80；雅典人获胜，II. 83，84；第二次获胜，II. 91，92；佛米奥由此出征阿卡纳尼亚，II. 102，103；佛米奥之子接替他在诺帕克图斯的职位，III. 7；诺帕克图斯的美塞尼亚人说服德摩斯提尼出征埃托利亚，III. 94—98；埃托利亚人说服拉栖代梦人进攻诺帕克图斯，III. 100；雅典舰船由此前往派罗斯，IV. 13；诺帕克图斯的美塞尼亚人派兵进驻派罗斯，IV. 41；诺帕克图斯的雅典军队攻占阿纳克托里昂，IV. 49；德摩斯提尼来到诺帕克图斯，IV. 76，77；科林斯人准备袭击诺帕克图斯的雅典人，VII. 17，19；德摩斯提尼派兵增援，VII. 31，34；诺帕克图斯的美塞尼亚人派兵前往西西里，VII. 31，57。

海军战术（Navy Tactics） 古时候无战术，I. 49；雅典海军战术，II. 83，84，89，91；III. 78；VII. 36，49。

海军（Navy） 米诺斯最早拥有海军，I. 4；运载希腊人前往特洛伊的舰队，I. 9，10；早期希腊的海军，海军的发展，I. 13，14；海军对于雅典的重要性，I. 93；II. 13；VII. 66；VIII. 66；雅典海军所达到的最大数目，III. 17；拉栖代梦海军的构成和数目，II. 7，VIII. 3。

那克索斯（Naxos） （1）基克拉底斯诸岛之一，被雅典人征服，I. 98，137。

那克索斯（Naxos） （2）在西西里，由来自卡尔基斯的修克利斯所建，VI. 3；那克索斯人与伦提尼人同族，VI. 20；成为雅典的同

盟者，VI. 50；VII. 14，57；雅典人在这里过冬，VI. 72，74，75；为雅典人提供骑兵，VI. 98。

尼阿波里斯（Neapolis） 迦太基人的商业中心，是非洲大陆前往西西里最近的地点，VII. 50。

涅米亚（Nemea） （1）在阿哥里斯，V. 58—60。

涅米亚（Nemea） （2）在罗克里斯，III. 96。

涅奥达摩德斯（Neodamodes） 拉栖代梦新公民，即获释黑劳士，VII. 58；定居于列普里昂，V. 34；在曼丁尼亚，V. 67；被派往叙拉古，VII. 19，58；随阿基斯出征的300名新公民，VIII. 5。

涅里库斯（Neticus） 在琉卡斯，III. 7。

涅斯图斯（Nestus） 河流，在色雷斯，II. 96。

尼卡诺尔（Nicanor） 考尼亚人一首领，II. 80。

尼卡苏斯（Nicasus） 一位麦加拉人，参加一年和约的宣誓，IV. 119。

尼基阿德斯（Niciades） 一位雅典人，主持通过一年停战和约，IV. 118。

尼基阿斯（Nicias） （1）一位格尔蒂人，II. 85。

尼基阿斯（Nicias） （2）哈格浓之父，一位雅典人，II. 58；IV. 102。

尼基阿斯（Nicias） （3）尼基拉图斯之子，他的个性，VII. 42，50，77，86；攻占米诺亚，III. 51；蹂躏米洛斯，III. 91；把派罗斯的军事指挥权移交给克里昂，IV. 27，28；带兵攻入科林斯境内，IV. 42—45；攻占基塞拉，IV. 53，54；参加宣誓，IV. 119；努力促成和平，V. 16，43；签约盟誓，V. 19，24；被指定为远征西西里的将军之一，VI. 8；演说，VI. 9—14；第二次演说，VI. 20—23；前往爱吉斯泰，VI. 62；击败叙拉古人，VI. 67—70；营救爱皮波莱，VI. 102；与叙拉古人谈判，VI. 103；未能阻止吉利浦斯的到来，VII. 1，2；向雅典国内求援，VII. 8，10，11—15；不肯放弃围攻叙拉古，VII. 48，49；被迫做出让步，VII. 50；但因发生月食，决定停留3个9天，VII. 50；在决战之前发表演说，VII. 61—64；勉励败

退的士兵，VII. 76，77；被迫投降，VII. 83—85；被叙拉古人处死，VII. 86。

尼克劳斯（Nicolaus） 一位拉栖代梦人，出使波斯，II. 67。

尼科马库斯（Nicomachus） 一位佛基斯人，IV. 89。

尼科米德斯（Nicomedes） 拉栖代梦一将领，I. 107。

尼康（Nicon） 底比斯一将领，VII. 19。

尼科尼达斯（Niconidas） 柏第卡斯的朋友，一位色萨利人，IV. 78。

尼科斯特拉图斯（Nicostratus） 狄伊特里弗斯之子，雅典一将军，前往科基拉，III. 75；成为尼基阿斯的同僚，IV. 53；协助攻占基塞拉，IV. 53，54；攻占门德，IV. 129，130；宣誓，IV. 119；在曼丁尼亚战役中阵亡，V. 74。

尼罗河（Nile） 雅典人在尼罗河，I. 104，110。

“九路”（Nine Ways） 安菲波里斯的旧称，I. 100，IV. 102。

尼塞亚（Nisaea） 麦加拉的港口，II. 93；IV. 66；以长城与上城相连，I. 103；被雅典人攻占，I. 103，114；根据“三十年和约”恢复其地位，I. 115；伯罗奔尼撒驻军于此，IV. 66；被雅典人攻下，IV. 69；伯拉西达救援，为时已晚，IV. 70，72；尼塞亚的雅典人拒不出战，IV. 73；未按条约归还，V. 17。

尼苏斯（Nisus） 神庙，在尼塞亚，IV. 118。

诺提昂（Notium） 科罗丰的港口，帕基斯用计攻下该城，III. 34。

尼姆佛多鲁斯（Nymphodorus） 一位阿布德拉人，皮提斯之子，II. 29。

奥波尔（Obls） 埃吉那的奥波尔，V. 47。

奥基图斯（Ocytus） 埃尼亚斯（Aeneas）之父，一位科林斯

人，IV. 119。

奥多曼提人（Odomantians） 色雷斯一部族，II. 101；他们的国王波列斯（Polles），V. 6。

奥德里赛人（Odrysians） 色雷斯一民族，泰瑞斯（Teres）创建他们的帝国，II. 29；国王西塔尔克斯成为雅典的同盟者，II. 29；对柏第卡斯的军事行动，II. 95，98—101；王国的强盛和富足，II. 96，97。

奥德修斯（Odysseus） IV. 24。

奥安西亚人（Oeanthians） 奥佐里亚的罗克里斯人一部族，III. 101。

奥涅昂（Oeneon） 奥佐里亚的罗克里斯一城镇，III. 95，98，102。

奥尼阿代（Oeniadae） 在阿卡纳尼亚，II. 102；敌视雅典人，II. 82，102；III. 94；被伯里克利围攻，I. 111；遭到阿索皮乌斯的攻击，III. 7；被迫加入雅典同盟，IV. 77。

奥诺（Oenoe） 雅典人在波奥提亚边境上一要塞，II. 18；拉栖代梦人进攻未果，II. 19；遭到科林斯人的围攻，VIII. 98。

奥诺斐塔（Oenophyta） 战役，I. 108。

奥努赛（Oenussae） 开俄斯附近诸小岛，VIII. 24。

奥西米（Oesime） 塔索斯人的殖民地，在色雷斯，叛离雅典，IV. 107。

奥塔人（Oetaeans） 色萨利一民族，III. 92；VIII. 3。

寡头制（Oligarchy） 寡头制很快成为个人野心的牺牲品，VIII. 89；他们的自私和残暴，VI. 39；VIII. 48；各地的寡头制政权都敌视雅典，I. 19，76，144；III. 47，82。

奥罗斐克苏斯（Olophyxus） 在阿克特，IV. 109。

奥洛鲁斯（Olorus） 修昔底德（本书原作者）之父，IV. 104。

奥尔派（Olpae）在阿卡纳尼亚，III. 105；战役，III. 106—109，110—113。

奥尔派亚人（Olpaeans）罗克里斯一民族，III. 101。

奥林匹亚（Olympia）在爱利斯，奥林匹亚的金库，I. 121，143；米提列涅的使者来到奥林匹亚，III. 8；将条约镌刻于该地的石柱上，V. 18，47；奥林匹亚竞技会，I. 126；III. 8；V. 49，50；奥林匹亚的宙斯，V. 31，50；奥林匹亚竞技会获得优胜者：基隆，I. 126；多利尤斯，III. 8；安德罗斯提尼（Androsthenes），V. 49；利卡斯（Lichas），V. 49。

奥林匹亚昂（Olympieum）宙斯神庙，在叙拉古附近，VI. 64，65，70，75；VII. 4，37，42。

奥林波斯（Olympus）山，在色萨利和马其顿之间，IV. 78。

奥林苏斯（Olymthus）在卡尔基狄克，I. 63；卡尔基斯人定居于此地，I. 58；战役，I. 62，63；伯拉西达把门德和斯基奥涅的妇女儿童派往奥林苏斯，IV. 123；奥林苏斯人与雅典人交换战俘，V. 3；奥林苏斯人攻占麦基柏那，V. 39。

奥纳西姆斯（Onasimus）麦加克利斯之子，一位西基昂人，参加一年和约宣誓，IV. 119。

奥内昂（Oneion）山，在科林斯境内，IV. 44。

奥诺麦克利斯（Onomacles）雅典一将领，VIII. 25，30。

奥斐尼亚人（Ophionians）埃托利亚人一部族，III. 94，96，100。

奥匹基人（Opici）被西克尔人逐出意大利，VI. 2；奥匹基亚，VI. 4。

奥浦斯（Opus）在罗克里斯，II. 32。

神谕（Oracle）到德尔斐求神谕，基隆，I. 126；爱皮丹努斯人，I. 25；拉栖代梦人，I. 118，123；II. 54；在殖民赫拉克利亚之前，III. 92；神谕指示将波桑尼阿斯埋葬于雅典娜神庙，I. 134；关于阿尔克麦昂的神谕，II. 102；关于赫西俄德的神谕，III. 96；关于皮拉斯基人土地的神谕，II. 17；瘟疫期间流行于雅典的神谕，II. 54；

关于普雷斯托阿纳克斯复位的神谕，V. 17；关于提洛人回归的神谕，V. 32；关于战争要延续3个9年的神谕，V. 26；神谕被援引，II. 8，21；常使相信神谕的人们遭到毁灭，V. 103。

奥科麦诺斯（Orchomenos）在阿卡狄亚，被阿尔哥斯人和雅典人攻下，V. 61。

奥科麦努斯（Orchomenus）在波奥提亚，I. 113；发生地震，IlI. 87；以前被称为“米尼亚人的奥科麦努斯”，IV. 76。

奥瑞斯特（Orestes）爱切克拉提达斯之子，I. 111。

奥瑞斯提昂（Orestheum）在麦那里亚，IV. 134；V. 64。

奥瑞斯特人（Orestians）伊庇鲁斯一民族，II. 80。

奥琉斯（Oreus）在优波亚，VIII. 95。

奥尼埃（Omeae）在阿哥里斯，V. 67，72，74；VI. 7。

奥罗比埃（Orobiae）在优波亚，III. 89。

奥罗都斯（Oroedus）帕拉维亚人之王，II. 80。

奥罗浦斯（Oropus）臣服于雅典人，II. 23；III. 91；IV. 96；在雅典的边境上，IV. 91，99；由优波亚运往雅典的粮食途经奥罗浦斯，VII. 28；倒向波奥提亚人，VIII. 60，95。

奥斯基乌斯（Oscius）河流，在色雷斯，II. 96。

陶片放逐法（Ostracism）泰米斯托克利被放逐，I. 135；海帕波鲁斯被放逐，VIII. 73。

帕基斯（Paches）雅典一将领，率援兵去米提列涅，III. 8；占领米提列涅，III. 27，28；攻克诺提昂，III. 34；征服皮拉和爱里苏斯，III. 35；奉命处死米提列涅所有成年公民，III. 36，49。

帕基昂（Pachium）IV. 78。

帕伊安（Paean）多利斯人的战歌，VII. 44。

派奥尼亚人（Paeonians） 西塔尔克斯的臣民，II. 96，98。

帕冈达斯（Pagondas） 埃奥拉达斯之子，一位底比斯人，担任同盟官，IV. 91，92；在德里昂击败雅典人，IV. 93，96。

帕莱拉（Palaira） 在阿卡纳尼亚，II. 30。

帕列（Pale） 在基法伦尼亚，II. 30；帕列人为科林斯人提供4艘舰船，I. 27。

帕列涅（Pallene） 卡尔基狄克一半岛，I. 56，64；IV. 116，120，123，129；它的地峡，I. 56；IV. 120。

帕米鲁斯（Pamillus） 塞林努斯的建立者，VI. 4。

帕那克敦（Panactum） 在雅典边境上一要塞，V. 3，18，35，36，39，42，44，46。

帕那亚人（Panaeans） 在色雷斯，II. 101。

帕奈鲁斯（Panaerus） 伯拉西达在色萨利的朋友，IV. 78。

泛雅典人节（Panathenaea） 在雅典，V. 47；VI. 56；节日游行，I. 20；VI. 57。

潘狄昂（Pandion） 雅典早期诸王之一，II. 29。

潘盖优斯（Pangaeus） 山，在色雷斯，II. 99。

潘诺姆斯（Panormus） 在阿凯亚，II. 86，92；在米洛斯境内，VIII. 24。

潘诺姆斯（Panormus） 在西西里，腓尼基人殖民地，VI. 2。

潘塔基阿斯（Pantacyas） 河流，在西西里，VI. 4。

帕拉里亚人（Paralians） 马利亚人的一部分，III. 92。

帕拉鲁斯（Paralus） 阿提卡一地区，II. 55，56。

“帕拉鲁斯”号（Paralus） 雅典国家圣船之一，III. 33，77；其桡手皆为自由人并且是寡头派死敌，VIII. 73；回到雅典，VIII. 74；到优波亚附近巡航，VIII. 86。

帕拉维亚人（Paravaeans） 伊庇鲁斯一民族，II. 80。

帕那苏斯（Parnassus） 山，在佛基斯，III. 95。

帕涅斯（Parnes） 山，在阿提卡，II. 23；IV. 96。

帕拉西亚人（Parrhasians） 在阿卡狄亚，V. 33。

帕西特里达斯（Pasitelidas） 希格山大之子，拉栖代梦驻托伦涅的统治者，IV. 132；被雅典人击败并俘获，V. 3。

帕特摩斯（Patmos） 岛屿，III. 33。

帕特莱（Patrae） 在阿凯亚，II. 83，84；V. 52。

帕特罗克利斯（Patrocles） 一位拉栖代梦人，坦塔鲁斯之父，IV. 57。

波桑尼阿斯（Pausanias） （1）一位拉栖代梦人，克列奥姆布罗图斯之子，普雷斯塔库斯的监护人，I. 132；普拉提亚的胜利者，II. 71；III. 54，58，68；希腊联军的总司令，I. 94；攻取拜占庭，I. 94，129；开始不得人心，I. 95；涉嫌私通波斯，I. 95，128；与薛西斯谈判，I. 128—130；被召回斯巴达并幽禁起来，I. 131；与黑劳士串通，I. 132；被他的仆人出卖，I. 133；逃到雅典娜神庙，I. 134。

波桑尼阿斯（Pausanias） （2）普雷斯托阿纳克斯（Pleistoanax）之子，拉栖代梦之王，III. 26。

波桑尼阿斯（Pausanias） （3）一位马其顿人，德达斯的兄弟，I. 61。

和约（Peace） 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的五年和约，I. 112；三十年和约，I. 67，87，115，146，II. 2；十年战争结束时，签署五十年和约和盟约，V. 18；该条约徒有虚名，V. 26；阿卡纳尼亚人和安布拉基亚人（Ambraciots）签署百年和约和盟约，III. 114；阿尔哥斯和拉栖代梦之间的和约，V. 77；双方的盟约，V. 79；拉栖代梦与波斯的三个和约，VIII. 17，18，36，37，57，58；条款镌刻在柱子上，V. 18，23，47，56。

佩达里图斯（Pedaritus） 拉栖代梦一将领，列昂之子，III. 28，32，33，38，40，55。

佩盖（Pegae） 在麦加里斯，I. 107；臣服于雅典，I. 103，111；根据“三十年和约”恢复其地位，I. 115；IV. 21；被麦加拉的流亡者所占领，IV. 66，74。

培西亚斯（Peithias） 科基拉的民主派领袖，为寡头派所杀，III. 70。

皮拉斯基人（Pelasgians） 早期非希腊语居民，I. 3；II. 17；IV. 109。

佩列（Pele） 岛屿，VIII. 31。

培拉（Pella） 在马其顿，II. 99，100。

培林尼（Pellene） 在阿凯亚，据说是斯基奥涅人的母邦，IV. 120；拉栖代梦人的同盟者，II. 9；参加拉栖代梦人对阿尔哥斯的入侵，V. 58，59，60；为拉栖代梦人提供舰船，VIII. 3；在基诺塞马战役中，VIII. 106。

培里卡斯（Pellichas） 一位科林斯人，I. 29。

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us） 该名起源于伯罗普斯，I. 9；其古代居民变动频繁，I. 2；被赫拉克利斯的后裔所征服，I. 12；被划分为5个区域，I. 10；西西里的大多数地区和意大利的殖民者来自于伯罗奔尼撒，I. 12；除阿尔哥斯和阿凯亚以外，都加入拉栖代梦同盟，II. 9；未受瘟疫影响，II. 54；伯罗奔尼撒的雇佣军，I. 60；III. 34，109；IV. 52，76；VII. 19，57，58；VIII. 28；伯里克利谈及伯罗奔尼撒人的性格，I. 141，142。

伯罗普斯（Pelops） 伯罗奔尼撒因他得名，I. 9。

佩罗鲁斯（Pelorus） 西西里麦西那附近一海角，IV. 25。

五百斗级（Pentecosiomedimni） 雅典公民中最富有的阶层，III. 16。

彭太科斯提斯（Pentecostyes） V. 68。

佩巴里苏斯（Peparethus） 岛屿，发生地震，III. 89。

柏第卡斯（Perdiccas） 马其顿国王，与雅典人不和，I. 56，57；劝说卡尔基斯人起义，I. 57，58；与雅典人和解，I. 61；

11.29；援助安布拉基亚人，II. 80；遭到西塔尔克斯的攻击，II. 95—101；把他的姊妹嫁给修西斯，II. 101；邀请伯拉西达前来，IV. 79；共同对阿里巴尤斯开战，IV. 83；在安菲波里斯援助伯拉西达，IV. 103，107；柏第卡斯和伯拉西达击败林库斯人，IV. 124；与伯拉西达发生争执，IV. 128；加入雅典人一方，IV. 132；克里昂向他求援，V. 6；加入拉栖代梦人和阿尔哥斯人的同盟，V. 80；被雅典人封锁，V. 83；其领土遭到雅典人的破坏，VI. 7；援助雅典人攻击安菲波里斯，VII. 9。

伯里克利（Pericles） 桑西浦斯之子，雅典政治家，率兵远征西基昂和奥尼阿代，I. 111；征服优波亚和萨摩斯，I. 114，116，117；雅典城邦的领导人，I. 127；他的演说，I. 140—144；雅典人听从他的建议，I. 145；II. 12；他的田产，II. 13；他对雅典人的忠告，II. 13，22；雅典人迁怒于他，II. 21，22；指挥入侵麦加拉，II. 31；他的葬礼演说，II. 35—46；指挥环伯罗奔尼撒的行动，II. 56；被科以罚金，II. 59，65；他的辩解，II. 60—64；对他的评价，II. 65。

佩里尔斯（Perieres） 赞克列的建立者，VI. 4。

皮里奥西人（Perioeci） 居住于城市以外的斯巴达臣民，I. 101；II. 25；III. 92；lV. 8，53；VIII. 6，22。

皮里波里（Peripoli） 在国内服役的年轻的雅典人（通常是18—20岁的男青年），IV. 67；VIII. 92。

柏莱比亚人（Perrhaebians） 在色萨利，IV. 78。

波斯（Persia） I. 89，104，130，138；II. 13，48，97；IV，50。

柏修斯（Perseus） 传说中的英雄，I. 9。

佩特拉（Petra） 海角，在瑞吉昂附近，VII. 35。

法基昂（Phacium） 在色萨利，IV. 78。

腓亚基亚人（Phaeacians） 他们古代海事方面的名声，I. 25。

腓亚克斯（Phaeax） 爱拉西斯特拉图斯之子，雅典一使者，V. 4，5。

腓狄姆斯（Phaedimus） 拉栖代梦一使者，V. 42。

腓伊尼斯（Phaeinis） 阿尔哥斯赫拉神庙女祭司，IV. 133。

法格里斯（Phagres） 在色雷斯，II. 99。

法勒伦（Phalerum） 雅典的港口之一，I. 107；II. 13。

法里乌斯（Phalius） 一位科林斯人，爱皮丹努斯的建立者，I. 24。

法奈（Phanae） 在开俄斯，VIII. 24。

法诺马库斯（Phanomachus） 一位雅典人，卡里马库斯之子，II. 70。

法诺提斯（Phanotis） 在佛基斯，IV. 76，89。

法那巴佐斯（Pharnabazus） （1）波斯赫勒斯滂地区的总督，VIII. 6，62；向拉栖代梦求援，VIII. 8，39，80，99，108，109。

法那巴佐斯（Pharnabazus） （2）法那基斯之父，II. 67。

法那基斯（Pharnaces） 三位同名的波斯人：（1）阿塔巴佐斯之父，I. 129；（2）法那巴佐斯之子，II. 67；V. 1；（3）法那巴佐斯之父，VIII. 8。

法罗斯（Pharos） 在埃及，I. 104。

法萨鲁斯（Pharsalus） 在色萨利，I. 111；II. 22；IV. 78；VIII. 92。

法塞里斯（Phaselis） 在吕基亚，II. 69；VIII. 88，99，108。

腓亚（Pheia） 在爱利斯，VII. 3l；被美塞尼亚人占领，II. 25。

腓拉人（Pheraeans） 在色萨利，II. 22。

斐勒蒙（Philemon） 一位雅典人，阿美尼亚德斯（Ameiniades）之父，II. 67。

腓力浦（Philip） （1）一位马其顿人，柏第卡斯的兄弟，I. 57；II. 95；阿明塔斯之父，II. 95，100；参加雅典人的行动，I.

57，59，61。

腓力浦（Philip）（2）一位拉栖代梦人，负责米利都的事务，VIII. 28；到阿斯蓬都斯（Aspendus）去迎接腓尼基舰队，VIII. 87，88。

腓洛卡里达斯（Philocaridas） 一位拉栖代梦人，爱利克西代达斯之子，参加和约和盟约的宣誓，IV. 119；V. 19，24，44。

腓洛克拉特斯（Philocrates） 雅典一将领，增援米洛斯，V. 116。

腓洛克提提斯（Philoctetes） 参加特洛伊远征的希腊联军首领之一，I. 10。

弗琉斯（Phlius） 在伯罗奔尼撒，I. 27；弗琉斯的军队在麦加拉，IV. 70；女祭司克里西斯逃往弗琉斯，IV. 133；拉栖代梦同盟军队集结于弗琉斯，V. 57；弗琉斯全军参战，V. 58，59，60；弗琉斯三次遭到阿尔哥斯人的入侵，V. 83，115；VI. 105。

佛凯亚（Phocaea） 在伊奥尼亚，VIII. 3l；佛凯亚人建立马赛列斯，I. 13；卡特里亚，在佛凯亚境内，VIII. 101；佛凯亚的斯塔特，IV. 52。

佛基斯人（Phocians） 佛基斯（Phocis）曾为色雷斯人居住，II. 29；一些佛基斯人在特洛伊战争以后定居西西里，IV. 2；攻击多利斯人，I. 107；成为雅典人的同盟者，I. 111；成为德尔斐神庙的主人，I. 112；拉栖代梦的同盟者，II. 9；德摩斯提尼想把他们争取过来，III. 95；与安菲萨的罗克里斯人为敌，III. 101；某些佛基斯人参与了雅典征服波奥提亚的计划，IV. 76；佛基斯人尼科马库斯人泄露了该计划，IV. 89；与罗克里斯人交战，V. 32；在曼丁尼亚，V. 64；为拉栖代梦人提供舰船，VIII. 3。

福玻斯（Phoebus） 即太阳神（Appollo），I. 132；III. 104。

腓尼基人（Phoenicians） 从事海盗活动，I. 8；在西西里殖民，VI. 2；为波斯国王效力，I. 16，100，112，116；阿提卡和腓尼基之间的贸易，II. 69；腓尼基的舰队，VIII. 46，59，81，88，108。

佛尼库斯（Phoenicus） 港口，在米玛斯（Mimas）山下，VIII. 34。

佛尼浦斯（Phoenippus） IV. 118。

佛米奥（Phormio） 雅典一将领，阿索皮乌斯之子，被派往波提狄亚，I. 64；II. 29；袭掠卡尔基狄克，I. 65；率增援部队去萨摩斯，I. 117；援助阿卡纳尼亚人，II. 68；驻守诺帕克图斯，II. 69，80，81；击败拉栖代梦人，II. 83，84；请求增援，II. 85；第二次胜利，II. 86—92；率远征军进入阿卡纳尼亚，II. 102；返回雅典，II. 103。

佛提斯（Photys） 考尼亚人（Chaonians）一首领，II. 80。

弗利吉亚（Phrygia） 在阿提卡，II. 22。

弗利尼库斯（Phrynicus） 雅典一将领，率军从雅典出发，VIII. 25；其舰队驶往萨摩斯，VIII. 27；反对阿尔基比阿德斯关于废除民主制的建议，VIII. 48；智胜阿尔基比阿德斯的陷害，VIII. 50，51；被罢免，VIII. 54；在寡头派密谋中扮演重要角色，VIII. 68，90；前往拉栖代梦进行和谈未果，VIII. 90，91；遭到暗杀，VIII. 92。

弗利尼斯（Phrynis） 一位拉栖代梦的皮里奥西人，VIII. 6。

弗提奥提斯（Phthiotis） 参见阿凯亚（2），IV. 75；VIII. 3。

腓莱德斯（Phyleides） 皮桑吉鲁斯（Pythangelus）之父，一位底比斯人，II. 2。

腓尔库斯（Phyrcus） 爱利斯一要塞，V. 49。

腓斯卡（Physca） 在马其顿，II. 99。

腓提亚（Phytia） 在阿卡纳尼亚，III. 106。

腓托多鲁斯（Phytodorus） 雅典一将领，VI. 105。

皮耶里亚人（Pierians） 在马其顿，II. 99，100。

皮耶里昂（Pierium） 在色萨利，V. 13。

品都斯（Pindus） 山，在色萨利，II. 102。

海盗行为（Piracy） 在古希腊被认为是荣耀的事业，I. 5；米诺斯镇压海盗活动，I. 4；底比斯人镇压海盗活动，I. 13。

比雷埃夫斯（Piraeus） 雅典的主要港口，I. 93；II. 13，17，48，93，94；V. 26；VIII. 1，76，82，86，90，92，93，94，96。

皮山大（Pisander） 一位雅典人，VIII. 49，54，63，65，90，98。

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 雅典僭主，I. 20；III. 104；VI. 54。

皮苏特涅斯（Pissuthnes） 海斯塔斯皮斯之子，波斯下亚细亚总督（总部在萨尔狄斯），III. 31，34；I. 115。

皮塔涅（Pitane） 在拉栖代梦，不曾有过，I. 20。

皮塔库斯（Pittacus） 爱多尼亚国王，IV. 107。

瘟疫（Plague） 雅典大瘟疫，I. 23；II. 47—52；最早出现在列姆诺斯，II. 47；瘟疫导致了违法事件，II. 53；在伯罗奔尼撒不严重，II. 54；瘟疫发生于围攻波提狄亚的雅典军中，II. 58；瘟疫在雅典二度爆发，III. 87。

普拉提亚（Plataea） 普拉提亚人一直是雅典的同盟者，II. 2，9；III. 55，61，68；VII. 57；在和平时期遭到底比斯人的突袭，II. 2，4—7；其领土遭到波奥提亚人的蹂躏，II. 12；遭到拉栖代梦人的攻击，II. 71；与阿奇达姆斯谈判，II. 72—74；普拉提亚被围困，II. 75—78；部分普拉提亚人突围，III. 20—24；普拉提亚的投降，III. 52；普拉提亚人向拉栖代梦法官提出请求，III. 53—59；普拉提亚人被处死，III. 68；雅典人把斯基奥涅给予普拉提亚人，V. 32；德摩斯提尼麾下的普拉提亚人，VII. 57；普拉提亚战役，I. 130；III. 5，4，58。

普雷斯塔库斯（Pleistarchus） 列奥尼达斯之子，拉栖代梦国王，波桑尼阿斯为其监护人，I. 132。

普雷斯托阿纳克斯（Pleistoanax） 波桑尼阿斯之子，拉栖代梦国王，尼科米德斯为其监护人，I. 107；克里奥蒙尼的兄弟，III. 26；侵入阿提卡，III. 114；遭到指责，II. 2l；V. 16；参加签约盟誓，V. 24；率军出征帕拉西亚人，V. 33；增援阿基斯，V. 75。

普雷斯托拉斯（Pleistolas） 拉栖代梦一监察官，参加和约和盟约的宣誓，V. 19，24，25。

普利姆米里昂（Plemmyrium）在叙拉古对面的一个海角，尼基阿斯在此设防，VII. 4；被吉利浦斯攻占，VII. 22，23；叙拉古人派兵驻守，VII. 24；它的失守对雅典人造成灾难性后果，VII. 24，36；攸里梅敦向德摩斯提尼通报失守的消息，VII. 31。

普流隆（Pleuron）在埃托利亚，III. 102。

普尼克斯（Pnyx）雅典公民大会举行之地，VIII. 97。

波列玛克（Polemachs）曼丁尼亚的官职，V. 47；拉栖代梦军队官职，V. 66。

波利契纳人（Polichnitans）波利契纳人居住克里特，II. 85。

波利契纳（Polichne）在克拉左门奈附近，VIII. 14；雅典人夺回此地，VIII. 23。

波里斯（Polis）在罗克里斯，III. 101。

波列斯（Polles）奥多曼提亚人之王，V. 6。

波里斯（Pollis）一位阿尔哥斯人，前往波斯国王处，II. 67。

波利安提斯（Polyanthes）科林斯一将领，VII. 34。

波利克拉特斯（Polycrates）萨摩斯的僭主，拥有强大的海军，I. 13；III. 104。

波利达米达斯（Polydamidas）拉栖代梦一将领，IV. 123；击败雅典人，IV. 129；遭到门德人的袭击，IV. 130。

波利米底斯（Polymedis）拉里萨一将领，II. 22。

本都（Pontus）列斯堡派人去本都争取兵员和补给，III. 2；拉马库斯进入本都海域，遭到门德人的袭击，IV. 75。

波塞冬（Poseidon）神庙，在科罗努斯（Colonus），VIII. 67；获胜后把舰船献给他，II. 84，92；在尼塞亚，IV. 118；在帕列涅沿海，IV. 129；在泰纳鲁斯，I. 128，133。

波塔米斯（Potamis）叙拉古一将领，VIII. 85。

波提狄亚（Potidaea）科林斯的殖民地，I. 56；地理位置重要，

IV. 120；雅典命令波提狄亚人拆毁其城墙，I. 56，57；派使者去雅典和斯巴达，I. 58，118；得到科林斯的援助，I. 60；雅典远征军攻击波提狄亚，I. 57，61；战役，I. 62，63；被围困，I. 64；引起科林斯人仇视雅典，I. 66，67；拉栖代梦人要求雅典人放弃波提狄亚，I. 139，140；哈格浓率军增援，雅典军中发生瘟疫，II. 58；波提狄亚人投降，II. 70；围攻期间的开支，II. 13，70；III. 17；VI. 31；雅典人逃入波提狄亚，II. 79；伯拉西达欲袭击波提狄亚，IV. 121，135。

波提达尼亚（Potidania） 在埃托利亚，III. 96。

普拉西埃（Prasiae） （1）在阿提卡，VIII. 95。

普拉西埃（Prasiae） （2）在拉哥尼亚，遭到雅典人蹂躏，II. 56；VI. 105；VII. 18。

普里阿浦斯（Priapus） 濒临普罗彭提斯海，VIII. 107。

普里艾涅（Priene） 在伊奥尼亚，I. 115。

普罗克利斯（Procles） （1）泰奥多鲁斯之子，雅典一将领，III. 91；在远征埃托利亚中阵亡，III. 98。

普罗克利斯（Procles） （2）一位雅典人，参加和约和盟约的宣誓，V. 19，24。

普罗克涅（Procne） 潘狄昂的女儿，色雷斯王后，II. 29。

普罗奈人（Pronnaeans） 在基法伦尼亚，II. 30。

预言家（Prophets） 在军中，VI. 69；在西西里，VIII. 1。

普罗皮赖亚（Propylaea） 雅典卫城正门，II. 13。

普罗斯基昂（Proschium） 在埃托利亚，III. 102，106。

普罗索皮提斯（Prosopitis） 尼罗河中一岛，I. 109。

普罗特（Prote） 岛屿，在派罗斯附近，IV. 13。

普罗提亚斯（Proteas） 爱皮克利斯之子，雅典一将领，受命前往科基拉，I. 45；绕伯罗奔尼撒巡弋，II. 23。

普罗特西劳斯（Protesilaus） 神庙，在爱拉尤斯，VIII. 102。

普罗克森努斯（Proxenus） 卡帕顿之子，罗克里斯一将领，III. 103。

普利塔涅斯（Prytanes） 在雅典，IV. 118；V. 47；VI. 14；VIII. 70。

普桑麦提库斯（Psammetichus） 伊纳罗斯之父，I. 104。

普特里昂（Pteleum） （1） [位置未定] V. 18。

普特里昂（Pteleum） （2）爱利特莱境内一要塞，VIII. 24，31。

普托奥德鲁斯（Ptoeodms） 一位底比斯的流亡者，IV. 76。

普提奇亚（Ptychia） 科基拉附近一小岛，IV. 46。

皮德那（Pydna） 在马其顿，I. 137；遭到雅典人的围攻，I. 61。

派罗斯（Pylos） 在美塞尼亚，拉栖代梦人称之为科里法西昂（Coryphasium），IV. 3；V. 18；雅典人在此设防，IV. 3—5；拉栖代梦人突击未能攻下，IV. 11，12；雅典舰队获胜，IV. 13，14；拉栖代梦人与雅典签订停战协议，派使者去雅典，IV. 15—16；克里昂在派罗斯的胜利使其信心大增，V. 7；雅典人以一支公民兵取代驻防派罗斯的美塞尼亚人，V. 35；拉栖代梦人欲以帕那克敦与派罗斯相交换，V. 36，39，44—46；雅典人从派罗斯出发进行劫掠性远征，V. 115；VI. 105；VII. 18，26；来自派罗斯的美塞尼亚人在叙拉古，VII. 57；派罗斯的海战与大港海战之比较，VII. 71。

皮拉苏斯人（Pyrasians） 色萨利皮拉苏斯（Pyrasus）居民，II. 22。

皮拉（Pyrrha） 在列斯堡，III. 18，25；VIII. 23；被帕基斯攻占，III. 35。

皮利库斯（Pyrrhichus） 阿里斯同（Ariston）之父，一位科林斯人，VII. 39。

皮斯提鲁斯（Pystilus） 阿格里真坦的建立者之一，VI. 4。

皮桑吉鲁斯（Pythangelus） 腓莱德斯之子，底比斯的同盟官，

II. 2。

皮森（Pythen） 一位科林斯人，与吉利浦斯一同前往西西里，VI. 104；VII. 1；指挥海战，VII. 70。

皮提斯（Pythes） 一位阿布德拉人，尼姆佛多鲁斯（Nymphodorus）之父，II. 29。

皮西亚（Pythia） V. 18。

皮西亚竞技会（Pythian Games） V. 1。

皮索多鲁斯（Pythodorus） 伊索罗库斯之子，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当年雅典的执政官，II. 2；III. 115；IV. 2，65；参加和约和盟约的宣誓，V. 19，24；VI. 105。

采石场（Quarries） 在叙拉古，用于囚禁雅典战俘，VIII. 86，87。

宗教信仰（Religion） 在瘟疫期间，II. 53；在党争环境下，III. 82。

复仇，报复（Revenge）II. 24，53，VIII. 15。

收入（Revenue） 雅典的收入，贡金，I. 122；II. 13，69；III. 13，19，39，46；IV. 87；VI. 91；来自劳里昂银矿的收入，II. 55；VI. 91；财产税，III. 19；来自土地和法庭的收入，VI. 91；对进出港口的货物征收5%的税以取代贡金，VII. 28。

革命（Revolutions） 在科基拉，III. 81，84；在希腊，革命精神在滋长，III. 82，83；麦加拉的寡头派革命，IV. 74。

兰斐亚斯（Rhamphias） （1）一位拉栖代梦人，带着最后通牒来到雅典，I. 139；前往卡尔基狄克，带回伯拉西达的死讯，V. 12，13

兰斐亚斯（Rhamphias） （2）克里阿库斯（Clearehus）之父，拉栖代梦一将领，VIII. 8，39，80。

瑞吉昂（Rhegium） 在西西里，雅典盟邦，IV. 24；阿纳西拉斯（Anaxilas），瑞吉昂的僭主，VI. 4；瑞吉昂人、伊奥尼亚人和伦提尼人同族，III. 86；VI. 44，46，79；雅典人的援军到达瑞吉昂，III. 115；遭到罗克里斯的袭击，IV. 1，24，25；不肯接受雅典远征军，VI. 44，45；部分雅典人滞留在瑞吉昂，VI. 50，51；吉利浦斯进入瑞吉昂，VII. 1。

雷提（Rheiti） 或布鲁克斯（Brooks），在阿提卡，II. 19。

雷图斯（Rheitus） 在科林斯境内，IV. 42。

瑞尼亚（Rhenea） 基克拉底斯诸岛之一，在提洛岛附近，波利克拉特斯将其献给阿波罗神，I. 13；III. 104。

瑞昂（Rhium） （1）在阿凯亚，II. 86，92；V. 52。

瑞昂（Rhium） （2）摩利克里昂人的地方，II. 84，86。

罗德斯（Rhodes） 岛屿，VIII. 41；其居民来自于阿尔哥斯，VII. 57；罗德斯的军队在西西里远征军中，VI. 43，VII. 57；叛离雅典，VIII. 44，52，54。

罗多佩（Rhodope） 山，在色萨利，II. 96。

罗艾特昂（Roeteium） 在特洛阿德，IV. 52；VIII. 101。

萨比林苏斯（Sabylinthus） 一位摩洛西亚人，国王萨里普斯的监护人，II. 80。

萨康（Scon） 希麦拉的建立者之一，VI. 5。

渎神（Sacrileges） I. 126，128，134；III. 81；IV. 118。

萨多库斯（Sadocus） 奥德里赛国王西塔尔克斯（Sitalces）之子，II. 29，67。

萨莱苏斯（Salaethus） 一位拉栖代梦人，被派往米提列涅，III. 25；武装民众，III. 27；被雅典人俘获并处死，III. 35，36。

“萨拉明尼亚”号（Salaminia） 雅典国家圣船之一，III. 33，

77；VI. 53，61。

萨拉米斯（Salamis）（1）岛屿，战役，I. 73，137；遭到拉栖代梦人的袭掠，II. 93，94；雅典人从萨拉米斯出发封锁麦加拉，II. 93，94；III. 51；伯罗奔尼撒的舰队出现在萨拉米斯附近，引起雅典的恐慌，VIII. 94。

萨拉米斯（Salamis）（2）在塞浦路斯，雅典人在那里获胜，I. 112。

萨林修斯（Salynthius）阿格赖亚之王，III. 11l，114；被雅典人征服，IV. 77。

萨麦人（Samaeans）在基法伦尼亚，II. 30。

萨明苏斯（Saminthus）在阿哥里斯，V. 58。

萨摩斯（Samos）最早拥有海军的国家之一，I. 13；波利克拉特斯为其僭主，I. 13；III. 104；与米利都人发生争执，I. 115；叛离雅典，I. 40，41，115；兵败投降，I. 116，117；萨摩斯的流亡者定居阿纳伊亚，III. 19，32；IV. 75；雅典舰队前往萨摩斯，VIII. 16，17，19；萨摩斯暴动，建立民主制，VIII. 21；成为雅典海军基地，VIII. 25，27，30，33，35，39，41，44，60，63，79；阿尔基比阿德斯在这里策划推翻民主制，VIII. 47—54，63；萨摩斯人和雅典人联合起来反对“四百人”政府，VIII. 75—77；在萨摩斯的雅典人召回阿尔基比阿德斯，VIII. 81，82；“四百人”政府的使者来到萨摩斯，VIII. 86；雅典舰队追踪前往赫勒斯滂的伯罗奔尼撒舰队，VIII. 99，100；阿尔基比阿德斯返回萨摩斯，VIII. 108。

桑狄乌斯（Sandius）小山，在卡里亚，III. 19。

萨涅（Sane）安德罗斯人的殖民地，IV. 109；V. 18。

萨尔狄斯（Sardis）城市，I. 115。

萨尔勾斯（Sargeus）西基昂人一将领，在西西里，VII. 19。

萨罗尼克湾（Saronic）萨拉米斯岛与希腊大陆之间，III. 15，VIII. 92。

斯坎代亚（Scandea）在基塞拉，IV. 54。

斯基里亚斯（Scellias） 阿里斯托克拉特斯（Aristocrates）之父，VIII. 89。

斯基奥涅（Scione） 由特洛伊归来的培林尼人（Pellenians）所建，IV. 120；叛离雅典，IV. 120，121；雅典人和拉栖代梦对斯基奥涅问题的分歧，IV. 122；雅典准备攻击斯基奥涅，IV. 129；斯基奥涅人援助门德人，IV. 130；斯基奥涅被围攻，IV. 132，133；被雅典攻占，公民被屠杀，城市移交给普拉提亚人，V. 32。

斯基里提斯人（Sciritae） 拉栖代梦的一支皮里奥西人，V. 72。

斯基里提斯（Sciritis） 拉哥尼亚的一个地方，V. 33，67，68，71，72。

斯基罗尼德斯（Scironides） 雅典一将领，VIII. 25，54。

斯基丰达斯（Scirphondas） 底比斯的波奥提亚同盟官之一，VII. 30。

斯科鲁斯（Scolus） 在卡尔基狄克，V. 18。

斯康布鲁斯（Scombrus） 山，在色雷斯，斯特里梦河由此发源，II. 96。

斯基赖昂（Scyllaeum） 特洛伊曾附近一海角，V. 53。

斯基洛斯（Scyros） 岛屿，被雅典人征服，I. 98。

斯基泰人（Scythians） II. 96，97。

海（Sea） 爱琴海，I. 98；IV. 109；克里特海，IV. 53，V. 110；希腊海，I. 4；西西里海，IV. 24，53；VI. 13；第勒尼安海，IV. 24。

制海权（mastery of the sea） 对海域的统治，米诺斯，I. 4，8；科林斯人、伊奥尼亚人和波利克拉特斯，I. 13；雅典人，参见“雅典人”。

塞林努斯（Selinus） 由来自麦加拉的帕米鲁斯（Pamilus）所建，VI. 4；塞林努斯人与爱吉斯泰交战，VI. 6，13；实力和财富，VI. 20；尼基阿斯鼓动直接进攻塞林努斯，VI. 47；雅典将军直接航往塞林努斯，VI. 62；为叙拉古的主要盟国，VI. 65，67；援助吉利

浦斯，VII. 1，58；参加伊奥尼亚战争，VIII. 26。

塞米列（Sermyle） 在希松尼亚（Sithonia），和约条款涉及，V. 18；塞米列人（Sermylians）被阿里斯特乌斯（Aristeus）击败，I. 65。

塞斯托斯（Sestos） 在波斯战争中被攻克，I. 89；VIII. 62；成为赫勒斯滂地区雅典的重要据点，VIII. 62，102，104，107。

修西斯（Seuthes） 奥德里赛国王，II. 97；西塔尔克斯的继任者，IV. 101。

舰船（Ships） 古代舰船没有甲板，I. 10；萨拉米斯海战的希腊舰船不都是有甲板的，I. 14；三列桨战舰的发明，I. 13；加固船首，VII. 34，36，62；用铁爪（grappling iron）钩住敌舰，IV. 25，VII. 62；用生皮遮住，以免被铁钩抓住，VII. 65；作为献给波塞冬的胜利纪念碑，II. 84，92。

西坎尼亚（Sicania） 西西里的旧称之一，VI. 2，62。

西坎努斯（Sicanus） （1）河流，在伊比利亚，VI. 2。

西坎努斯（Sicanus） （2）爱克塞吉斯特之子，叙拉古一将军，VI. 73，96，103；被派往阿格里真坦，VII. 46，50；在海战中指挥舰队作战，VII. 70。

西克里奥特（Siceliots） 西西里的希腊人。

西克尔人（Sicels） 西西里土著，VI. 2，3；他们所居住的区域，V. 4；VI. 62，94；绝大多数西克尔人加入雅典一方，III. 103，115；IV. 25；VI. 65，88，98，103；VII. 57；叙拉古人试图争取他们的支持，VI. 45；有些西克尔人支持吉利浦斯，VII. 1，58；盖泰（Getae），西克尔人一要塞，VII. 2。

西西里（Sicily） 最早的居民，希腊殖民，VI. 2—5；古代被称为特里纳克里亚和西坎尼亚，VI. 2；西西里的僭主，I. 14，17，18；城邦的政体，VI. 17，20；VII. 28，55；VIII. 96；拉栖代梦人命令西西里的同盟者提供舰船，II. 7；拉齐斯率远征军前往西西里，III. 86，88，90，99，103；皮索多鲁斯率援军抵达西西里，III. 115；IV. 2，24，25，65；西西里诸邦在革拉集会，IV. 58—65；西西里远征，准备工作，VI. 1，6，8—29；出发，VI. 30，31，32，43；VII. 76；消息传至西西里，VI. 33—41；雅典舰队抵达卡塔那，

VI. 42—52；吉利浦斯抵达西西里，进入叙拉古城，VII. 1，2；雅典人在西西里的战事不顺利，VII. 3—16；决定派德摩斯提尼前去增援，VII. 17，18，20；在叙拉古的雅典人失去制海权，VII. 21—25，36—41；攻击爱皮波莱，VII. 42—45；叙拉古又一次获得海战胜利，VII. 46—56；大港战役，VII. 59—71；雅典撤兵和投降，VII. 72—87；西西里人舰队随拉栖代梦人前往亚细亚，VIII. 2，26，28，29，35，45，78，84，85，106。

西基昂（Sicyon） 西基昂人被雅典人打败，I. 108，111；支持麦加拉人，I. 114；为拉栖代梦人提供舰船，II. 9，80；随伯拉西达在麦加拉，IV. 70；击败雅典人，IV. 101；随拉栖代梦人入侵阿哥里斯，V. 58—60；派军队去西西里，VII. 19，58；为拉栖代梦人提供舰船，VIII. 3。

西都萨（Sidussa） 爱利特莱境内一要塞，VIII. 24。

西吉昂（Sigeium） 在赫勒斯滂，VIII. 101。

西蒙尼德斯（Simonides） 雅典一将军，IV. 7。

西姆斯（Simus） 希麦拉的建立者之一，VI. 5。

辛古斯人（Singaeans） 希松尼亚的居民之一，和约涉及，V. 18。

辛提亚人（Sintians） 马其顿边境上一部族，II. 98。

西弗艾（Siphae） 要塞，在波奥提亚，IV. 76，77，89，101。

西塔尔克斯（Sitalces） 奥德里赛国王，成为雅典的同盟者，II. 29，95；与柏第卡斯交战，II. 95—101；修西斯继位，IV. 101。

六百人会议（Six Hundred） 爱利斯的议事会，V. 47。

奴隶（Slaves） 雅典2万多奴隶在狄凯里亚被占领期间逃走，VII. 27；开俄斯人的奴隶人数众多，逃亡，VIII. 40。

苏格拉底（Socrates） 雅典一将领，安提根涅斯之子，II. 23。

索里昂（Sollium） 在阿卡纳尼亚，被雅典人攻占，II. 30；德摩斯提尼来到索里昂，III. 95；V. 30。

索罗伊斯（Soloeis） 腓尼基人在西西里的定居点，VI. 2。

索利吉亚（Solygeia） 村社，在科林斯境内，IV. 42，43。

索福克勒斯（Sophcles） 雅典将领，索斯特拉提德斯之子，率援军前往西西里，III. 115；IV. 2，46；在科基拉，IV. 47；被放逐，IV. 65。

索斯特拉提德斯（Sostratides） 索福克勒斯之父，一位雅典人，III. 115。

斯巴达库斯（Spardacus，斯巴拉多库斯） 修西斯（Seuthes）之父，一位色雷斯人，II. 101，IV. 101。

斯巴达人（Spartans） 参见“拉栖代梦人”。

斯巴托鲁斯（Spartolus） 在波提凯（Bottice），雅典人战败，II. 79；V. 18。

演说（Speeches） 修昔底德只是记载演说的大意，I. 22；阿尔基比阿德斯在雅典的演说，VI. 16—18；在斯巴达的演说，VI. 89—92；阿奇达姆斯（Archidamus）的演说（1），I. 80—85；（2）II. 11；雅典人在斯巴达的演说，I. 73—78；阿特纳哥拉斯（Athenagoras）的演说，VI. 36—40；伯拉西达在阿堪苏斯的演说，IV. 85—87；对其士兵的演说，IV. 126；在安菲波里斯的演说，V. 9；克里昂的演说，III. 37—40；科林斯人在雅典的演说，I. 37—43；在斯巴达的演说（1），I. 68—71；（2）I. 120—124；科基拉人的演说，I. 32—36；德摩斯提尼的演说，IV. 10；狄奥多图斯（Diodotus）的演说，III. 42—48；攸菲姆斯的演说，VI. 82—87；吉利浦斯的演说，VII. 66—68；赫摩克拉特斯在革拉的演说，IV. 59—64；在叙拉古，VI. 33，34；在卡马林那（Camarina），VI. 76—80；希波克拉特斯的演说，IV. 95；拉栖代梦使者的演说，IV. 17—20；米提列涅人的演说，III. 9—14；尼基阿斯在雅典的演说（1），VI. 9—14；（2）VI. 20—23；在叙拉古（1）VI. 68；（2）VII. 61—64；（3）VII. 77；帕冈达斯的演说，IV. 92；伯罗奔尼撒使者的演说，II. 87；伯里克利的演说（1），I. 140—144；（2）［葬礼演说］，II. 35—46；（3）II. 60—64；佛米奥的演说，II. 89；普拉提亚人的演说，III. 53—59；斯森涅莱达斯（Sthenelmdas）的演说，I. 86；底比斯人演说，III. 62—67；泰乌提阿普鲁斯（Teutiaplus）的演说，III. 30。

斯法克特里亚（Sphacteria）岛屿，IV. 8，14，24，26，31—39；V. 24，34。参见“派罗斯”。

斯皮赖昂（Spiraeum）科林斯的港口，VIII. 10，15，20。

斯塔吉斯（Stages）提萨佛涅斯的部将，VIII. 16。

斯塔吉鲁斯（Stagirus）安德罗斯人的殖民地，在卡尔基狄克，IV. 88；V. 6，18。

国家，城邦（State）城邦（国家）不是由城墙或舰船组成，而是由男人们组成的，VII. 77。

斯泰萨哥拉斯（Stesagoras）萨摩斯一将领，I. 116。

斯森涅莱达斯（Sthenelmdas）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 85，86。

斯特拉托德姆斯（Stratodemus）一位拉栖代梦人，出使波斯，II. 67。

斯特拉托尼克（Stratonice）柏第卡斯的姐妹，修西斯之妻，II. 101。

斯特拉图斯（Stratus）阿卡纳尼亚的首府，II. 80，81，102；III. 106。

斯特罗布斯（Stroebus）列奥克拉特斯之父，一位雅典人，I. 105。

斯特瑞普萨（Strepsa）I. 61。

斯特罗姆比基德斯（Strombichides）狄奥提姆斯之子，雅典一将领，VIII. 15，16，17，30，62，79。

斯特龙基列（Strongyle）埃奥鲁斯诸岛之一，III. 88。

斯特罗法库斯（Strophacus）伯拉西达的朋友，IV. 78。

斯特里梦（Strymon）河流，在色雷斯，I. 100；II. 99；IV. 102，108；VII. 9；发源于斯康布鲁斯山，II. 96。

斯替丰（Styphon）法拉克斯之子，拉栖代梦一将领，IV. 38。

斯替里亚人（Styrians） 居住在优波亚岛斯替里亚地方的人们，雅典的臣民，VII. 57。

苏尼昂（Sunium） 海角，在阿提卡半岛南端，VII. 28；VIII. 95；雅典人在此设防，VIII. 4。

西巴里斯（Sybaris）河流，在意大利，VII. 35。

西勃塔（Sybota） （1）泰斯普罗提斯附近一岛屿，I. 47，54。

西勃塔（Sybota） （2）泰斯普罗提斯的港口，I. 50，52，54；III. 76。

西卡（Syca/Syce） 在叙拉古附近，VI. 98。

西迈苏斯（Symaethus） 河流，在西西里，VI. 65。

西米（Syme） 岛屿，VIII. 41，42，43。

西诺基亚（Synoecia） 雅典“统一节”，II. 15。

叙拉古人（Syracusans） 叙拉古（Syracuse）与伦提尼人的战争，III. 86；击败雅典人，III. 103；进攻瑞吉昂人，IV. 24，25；支持伦提尼的寡头派，V. 4；雅典远征西西里的消息传来，叙拉古人先是怀疑，继而开始备战，V. 32—41，51；叙拉古人败于雅典人之手，V. 66。71；派使者去伯罗奔尼撒，V. 73；拉栖代梦人任命吉利浦斯指挥叙拉古方面的军队，V. 93；在爱皮波莱的失败，V，96，97；再次失败，V. 101；与尼基阿斯谈判，V. 103；迎接吉利浦斯，VII. 2；被雅典人打败，VII. 5；战胜雅典人，VII. 6；组建海军，VIII。7，12，21；叙拉古人攻下普利姆米里昂，但在海战中失利，VII. 22，23；西西里援军到达，VIII. 33；叙拉古人重建舰队，VII. 36；获得全胜，VII. 39—41；夜袭爱皮波莱，VII. 43—45；叙拉古人从海上、陆上进攻雅典人，VII. 51—54；准备在海上决战，VII. 65；大获全胜，VII. 70—71；迫使雅典人投降，VII. 78—85；杀死尼基阿斯和德摩斯提尼，VII. 86；粗暴地对待战俘，VII. 87；派遣舰队到亚细亚，VIII. 26，35；他们的船员大都是自由人，VIII. 84；参加基诺塞马战役，VIII. 104—106。

叙拉古（Syracuse） 由科林斯人阿奇亚斯（Archias）所建，VI. 3；是西西里许多城邦的母邦，VI. 5。

泰纳鲁斯（Taenarus） 海角，VII. 19；这里的波塞冬神庙，I. 128，133。

塔摩斯（Tamos） 提萨佛涅斯一部将，VIII. 31，87。

塔那格拉（Tanagra） 战役，雅典人失败，I. 107，108；塔那格拉人被雅典人击败，III. 91；波奥提亚人在塔那格拉会合，IV. 91；在德里昂战役中的塔那格拉人，IV. 93，97；塔那格拉的领土遭色雷斯人破坏，VIII. 29。

坦塔鲁斯（Tantalus） 一位拉栖代梦人，帕特罗克里斯之子，IV. 57。

塔林敦（Tarentum） 斯巴达在意大利的殖民城邦，VI. 34，104；VII. 1；反对雅典出兵西西里，VI. 44；其舰船加入拉栖代梦人的舰队，VIII. 91。

陶鲁斯（Taurus） 爱切提米达斯之子，一位拉栖代梦人，IV. 119。

泰吉亚（Tegea） 在阿卡狄亚，与曼丁尼亚交战，V. 65；IV. 134；拒绝加入阿尔哥斯同盟，V. 32；随拉栖代梦人出兵阿尔哥斯，V. 57；阿尔哥斯同盟准备进攻泰吉亚，V. 62；在曼丁尼亚战役中的泰吉亚人，V. 67—74。

推丘萨（Teichiussa） 在米利都境内，VIII. 26.28。

泰里亚斯（Tellias） 雅典一将领，VI. 103。

泰里斯（Tellis） 一位拉栖代梦人，伯拉西达之父，II. 25；III. 69；IV. 70；V. 19，24。

泰门尼德家族（Temenidae） 马其顿王族的祖先，II. 99。

泰涅多斯（Tenedos） 波奥提亚人所建殖民地，向雅典纳贡，VII. 57；告诫雅典人说，列斯堡人即将发起动暴动，III. 2；雅典人将米提列涅战俘暂时安置在他们那里，III. 28，35。

泰诺斯（Tenos） 基克拉底斯诸岛之一，向雅典缴纳贡金，VII. 57；VIII. 69。

泰奥斯（Teos） III. 32；叛离雅典，VIII. 16，19；保持中立，

VIII. 20。

泰瑞斯（Teres） 西塔尔克斯之父，奥德里赛之王，II. 29，67，95；不是传说中的泰琉斯，II. 29。

泰琉斯（Tereus） 古代色雷斯王，II. 29。

泰里亚斯（Terias） 河流，在西西里，VI. 50，94。

泰林那湾（Terinaean Gulf） 在南部意大利，VI. 104。

泰乌提阿普鲁斯（Teutiaplus） 一位爱利斯人，III. 30。

泰乌特鲁萨（Teutlussa） 罗德斯附近一岛屿，VIII. 42。

萨普苏斯（Thapsus） 在叙拉古附近，由来自麦加拉的拉米斯所建，VI. 4，97，99，101，102；VII. 49。

萨里普斯（Tharyps） 摩洛西亚人（Molossians）之王，II. 80。

塔索斯（Thasos） 帕洛斯人的殖民地，IV. 104；加利普苏斯和奥西米的母邦，IV. 107；V. 6；叛离雅典，I. 100；请求拉栖代梦人入侵阿提卡，I. 101；修昔底德在塔索斯，IV. 104，105。

塞阿涅图斯（Theaenetus） 托米德斯之子，一位普拉提亚人，III. 20。

塞阿根尼斯（Theagenes） （1）麦加拉的僭主，基隆的岳父，I. 126。

塞阿根尼斯（Theagenes） （2）一位雅典人，IV. 27；参加和约和盟约的宣誓，V. 19，24。

底比斯（Thebes） 曾经与波斯结盟，I. 90；III. 56，58，59，62；底比斯的波奥提亚同盟官，IV. 91；底比斯人为科林斯人提供金钱，I. 27；在和平时期突袭普拉提亚，II. 2；III. 56；VII. 18；兵败投降，II. 3，4；增派援兵，II. 5；他们的演说，III. 61—67；在塔那格拉败于雅典人，III. 91；在德里昂战役中，IV. 93；增援叙拉古，VII. 19，30。

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 雅典海上霸国的奠基者，I. 14，93；在萨拉米斯海战中获胜，I. 74；拉栖代梦人给他的荣誉，I. 74，

91；修建比雷埃夫斯港，I. 93；按陶片放逐法被放逐，I. 135；逃往以弗所，I. 138。

泰奥多鲁斯（Theodorus） 普罗克利斯之父，一位雅典人，III. 92。

泰奥里（Theori） V. 47；VI. 3，16；VIII. 10。

锡拉（Thera） 基克拉底斯诸岛之一，II. 9。

塞拉麦涅斯（Theramenes） 一位雅典人，哈格浓之子，雅典多次政变的主要领导人，VIII. 68，89，90，91，92，94。

泰里蒙涅斯（Therimenes） 拉栖代梦一将领，VIII. 26，27，28，29，36，37，38，43。

泰米（Therme） 在马其顿，被雅典人攻占，I. 61；被柏第卡斯收复，II. 29。

德摩比利（Thermopy1ae） 温泉关，II. 101；III. 92；IV. 36。

提秀斯（Theseus） 统一阿提卡，II. 15；在雅典的神庙，VI. 61。

泰斯摩菲拉克斯（Thesmophylaces） V. 47。

泰斯皮亚（Thespia），在波奥提亚，IV. 76；泰斯皮亚人（Thespians）在德里昂遭到重创，IV. 93，96，133；平民革命，VI. 95；增援叙拉古，VII. 19，25。

泰斯普罗提斯（Thesprotis/Thesprotia） I. 30，46，50；II. 80。

色萨利（Thessaly） 早期历史，I. 12；曾经被波斯人占领，VIII. 43；与雅典结盟，I. 102；援助雅典人，II. 22；袭掠赫拉克利亚，III. 93；护送伯拉西达通过色萨利，IV. 78；色萨利人不许兰斐亚斯和伯罗奔尼撒人通过，V. 13。

帖撒鲁斯（Thessalus） 庇西特拉图之子，希皮亚斯的兄弟，I. 20；VI. 55。

泰提斯（Thetes） 雅典公民中最贫穷的阶层（第四等级），VI.

43。

托里库斯（Thoricus） 在阿提卡，VIII. 95。

阿尔哥斯千人军（Thousand Argives） 由公家出资训练的精选之师，V. 67，72，73。

色雷斯（Thrace） 欧罗巴的色雷斯人有很多分支：阿格里安人，II. 96；德赛亚人，II. 101；爱多尼亚人，I. 100；II. 99；IV. 102，107，109；V. 6；盖泰人，II. 96，98；莱艾亚人，II. 96；麦狄人，II. 98；奥多曼提人，II. 101；奥德里赛人，II. 29，96，97，98，101；派奥尼亚人，II. 96，98；帕奈亚人，II. 101；辛提亚人，II. 98；提拉泰亚人，II. 96；特瑞里斯人，II. 96；特里巴利人，II. 96；IV. 101；色雷斯的金矿，I. 100；IV. 105；曾居于佛基斯，II. 29；摧毁雅典的殖民地，I. 100；IV. 102；随西塔尔克斯出征柏第卡斯，II. 95—101；色雷斯人的雇佣军，IV. 129；VII. 27，30。

色雷斯人（Thracians） 比泰尼亚的色雷斯人（Bithynian Thracians），在亚细亚，IV. 75。

特拉叙布鲁斯（Thrasybulus） 一位雅典人，反对寡头政治主要人物之一，VIII. 73，75，76，81，100，104，105。

特拉西克列斯（Thrasycles） 一位雅典人，参加和约和盟约的宣誓，V. 19，24；率12艘战舰前往开俄斯，VIII. 15，17，19。

特拉叙鲁斯（Thrasyllus） （1）一位雅典人，反对寡头政治，VIII. 73，75，76，100，103，104，105。

特拉叙鲁斯（Thrasyllus） （2）阿尔哥斯一将军，V. 59，60。

特拉西米里达斯（Thrasymelidas） 克拉特西克利斯之子，拉栖代梦一将领，IV. 11。

特里亚（Thria） 在阿提卡，I. 114；II. 19，20，21。

特里乌斯（Thrius） 在阿提卡，I. 114。

特罗尼昂（Thronium） 在罗克里斯，II. 26。

苏克利斯（Thucles） （1）西西里的那克索斯的建立者，VI. 3。

苏克利斯（Thucles）（2）攸里梅敦之父，一位雅典人，III. 80，91；VII. 16。

修昔底德（Thucydides）（1）奥洛鲁斯之子，写作历史的动机，I. 1；求真精神，I. 21—23；V. 26；关于演说词，I. 22；叙述波斯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之间这段历史的原因，I. 97；采用夏季、冬季纪年法的原因，V. 20；染上瘟疫，II. 48；奉命担任色雷斯地区的将军，IV. 104；未能成功援救安菲波里斯，IV. 106；进驻爱昂，加强防御，IV. 107；被流放，V. 26。

修昔底德（Thucydides）（2）雅典在萨摩斯的将领，I. 117。

修昔底德（Thucydides）（3）法萨鲁斯的修昔底德，雅典的代理人，VIII. 92。

图里阿（Thuria）在拉哥尼亚，这里的皮里奥西人，I. 101。

图里伊（Thurii）在意大利的卢卡尼亚，雅典人的殖民地，VI. 61，88，104；VII. 33，35，57；VIII. 35，61，78，84。

泰阿米斯（Thyamis）河流，在泰斯普罗提斯边境，I. 46。

泰阿姆斯（Thyamus）山，在埃托利亚，III. 106。

泰摩卡里斯（Thymochares）雅典一将领，VIII. 95。

泰里亚（Thyrea）在拉哥尼亚，拉栖代梦把它给予埃吉那人，II. 27；IV. 56；被雅典人占领，IV. 57；阿尔哥斯人入侵这一地区，VI. 95。

泰苏斯（Thyssus）在阿索斯，IV. 109；与雅典结盟，V. 35。

提基昂（Tichium）III. 96。

提拉泰亚人（Tilataeans）色雷斯人一部族，II. 96。

提玛哥拉斯（Timagoras）（1）一位基济库斯人，VIII. 6，8，39。

提玛哥拉斯（Timagoras）（2）泰吉亚派往波斯的使者，II. 67。

提曼诺尔（Timanor） 一位科林斯人，提曼提斯之子。

提曼提斯（Timanthes） 一位科林斯人，I. 29。

提摩克拉特斯（Timocrates） （1）一位雅典人，III. 105；V. 19，24。

提摩克拉特斯（Timocrates） （2）一位拉栖代梦人，II. 85，93。

提摩克拉特斯（Timocrates） （3）提摩森努斯之父，一位科林斯人，II. 33。

提摩森努斯（Timoxenus） 提摩克拉特斯之子，科林斯一将领，II. 33。

提萨门努斯（Tisamenus） 一位特拉启亚人，出使斯巴达，III. 92。

提山得（Tisander） 一位阿波多提亚人，出使斯巴达，III. 100。

提西亚斯（Tisias） 提西玛库斯之子，雅典一将军，出征米洛斯，V. 84。

提萨佛涅斯（Tissaphernes） 波斯亚细亚沿海诸省的总督，VIII. 5；商谈波斯国王与斯巴达的条约，VIII. 17，18；在米利都，VIII. 25；降低伯罗奔尼撒舰队桡手的薪饷，VIII. 29；引发克尼多斯的暴动，VIII. 35；与拉栖代梦人签订第二个条约，VIII. 37；听从阿尔基比阿德斯的建议，VIII. 45，46；与拉栖代梦人签订第三个条约，VIII. 57，58；越来越痛恨拉栖代梦人的舰队，VIII. 83；派驻军去米利都，VIII. 84；派使者去斯巴达，VIII. 85；前往伊奥尼亚，VIII. 108；前往以弗所向阿尔特密斯女神献祭，VIII. 109。

特列波里姆斯（Tlepolemus） 雅典一将领，在萨摩斯，I. 117。

托米德斯（Tomides） （1）托马优斯之子，雅典一将领，I. 108，113。

托米德斯（Tomides） （2）塞阿涅图斯（Theaenetus）之父，一位普拉提亚人，III. 20。

托罗丰尼人（Tolophonians） 奥佐里亚的罗克里斯人一部族，III. 101。

托罗福斯（Tolophus） 一位埃托利亚人，出使科林斯，III. 100。

托麦乌斯（Tomeus） 山，在拉哥尼亚，IV. 118。

托伦涅（Torone） 在卡尔基狄克，IV. 120，122，129；被伯拉西达攻占，IV. 110—114；被雅典人收复，V. 2，3；在雅典和拉栖代梦所签条约中涉及，V. 18。

托利劳斯（Torylaus） 伯拉西达在色萨利的一个朋友，IV. 78。

特拉启斯人（Trachinians） 马利亚人诸部族之一，III. 92。

贸易（Trade） 古代希腊无贸易，I. 2；古代的贸易以陆路贸易为主，I. 13；雅典的谷物贸易，VIII. 4；埃及和雅典之间的贸易，VIII. 35；非洲和伯罗奔尼撒之间的贸易，IV. 53。

特拉吉亚（Tragia） 岛屿，在萨摩斯附近，I. 116。

特瑞里斯人（Treres） 色雷斯人一部族，II. 96。

特里巴利人（Triballi） 色雷斯人一部族，II. 96；IV. 101。

贡金（Tributes） 雅典同盟者的贡金及其数目，I. 96；II. 13；其数目在阿里斯提德斯时代固定下来，V. 18；贡金转换为征收5%的关税，VII. 28。

三列桨战舰舰长（Triearchs） 在雅典，VI. 31；VII. 69，70。

特里纳克里亚（Trinacria） 西西里的旧称之一，VI. 2。

特里奥皮昂（Triopium） 海角，在克尼多斯附近，VIII. 35，60。

特里波狄斯库斯（Tripodiscus） 在麦加拉，IV. 70。

特里泰亚人（Tritaeans） 奥佐里亚的罗克里斯人一部族，III. 101。

特洛伊曾（Troezen） 在伯罗奔尼撒，I. 115；领土遭到雅典人

的蹂躏，II. 56；IV. 21，45；特洛伊曾人为伯罗奔尼撒人提供舰船，VIII. 3。

特洛吉鲁斯（Trogilus）在叙拉古附近，VI. 99；VII. 2。

特洛伊人（Trojan）在西西里的殖民者，VI. 2。

特洛伊（Troy）参阅“战争”“特洛伊战争”。

特洛提鲁斯（Trotilus）来自麦加拉的拉米斯所建，VI. 4。

休战协议（Truce）拉栖代梦人与雅典人的一年休战协议，IV. 117—119；雅典人与波奥提亚人的休战协议，V. 26，32；雅典人与卡尔基狄克人的休战协议，VI. 7。

泰底乌斯（Tydeus）一位开俄斯人，VIII. 38。

丁达琉斯（Tyndareus）海伦的求婚者向他宣誓，I. 9。

僭主政治（Tyrannies）在希腊的兴起，I. 13；西西里的僭主，I. 14，17，18；早期僭主的政策，I. 17；拉栖代梦人推翻僭主政治，I. 18；VI. 53，59。

僭主（Tyrants）瑞吉昂的阿纳西拉斯，VI. 4；阿斯塔库斯的爱瓦库斯，II. 30，33；兰普萨库斯，VI. 59；革拉的希波克拉特斯，VI. 5；庇西特拉图家族在雅典，I. 20；VI. 53—59；萨摩斯的波利克拉特斯，I. 13；III. 104。

第勒尼亚（Tyrrhenia）即伊达拉里亚（Etruria），第勒尼安人与雅典友好，VI. 88；援助雅典人，VI. 103；VII. 53，54，57。

第勒尼安湾（Tyrrhenian Gulf）VI. 62；VII. 58。

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IV. 24。

第勒尼安人（Tyrrhenians）在列姆诺斯和雅典的古代的皮拉斯基人，IV. 109。

乌利塞斯（Ulysses）IV. 24。

@@@城墙（Walls）［雅典的］长城，I. 69，107，108；II.

13；［麦加拉的］长城，雅典人所建，I. 103；被麦加拉人拆毁，IV. 109；［帕特莱的］城墙，V. 52；［阿尔哥斯的］城墙，V. 82；被拉栖代梦人拆毁，V. 83；［雅典的］城墙，V. 90—93；比雷埃夫斯的城墙，V. 93，II. 13；［法勒伦的］城墙，II. 13。

战争（War）（1）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持续时间和重要性，I. 23；战争的起因，I. 55，56—66，146；拉栖代梦人参战的原因，I. 23，88；双方备战情况和各自的同盟者，II. 7—9；战争持续27年的神谕，V. 26。

战争第一年结束，II. 47；

战争第二年结束，II. 70；

战争第三年结束，II. 103；

战争第四年结束，III. 25；

战争第五年结束，III. 88；

战争第六年结束，III. 116；

战争第七年结束，IV. 51；

战争第八年结束，IV. 116；

战争第九年结束，IV. 135；

战争第十年结束，V. 20；

战争第十一年结束，V. 39；

战争第十二年结束，V. 51；

战争第十三年结束，V. 56；

战争第十四年结束，V. 81；

战争第十五年结束，V. 83；

战争第十六年结束，VI. 7；

战争第十七年结束，VI. 93；

战争第十八年结束，VII. 18；

战争第十九年结束，VIII. 6；

战争第二十年结束，VIII. 60；

战争第二十一年结束，VIII. 109。

战争（War）（2）波斯战争，I. 14，18，23，41，69，73，74，89，90，93，95，97，142；VI. 82；VIII. 24；战争中的一些事件：马拉松战役，I. 18；VI. 59；温泉关之战，IV. 36；阿特密西昂海战，III. 54；萨拉米斯海战，I. 73，137；米卡列战役，I. 89；普拉提亚战役，I. 130；III. 54，58；攻克拜占庭，I. 128；攻克爱昂、斯基洛斯、那克索斯，I. 98；攸里梅敦战役，I. 100；在德尔斐奉献三足鼎（Tripod），I. 132，III. 57。

战争（War）（3）神圣战争，I. 112。

战争（War）（4）特洛伊战争，希腊第一次共同的行动，I. 3；不能与晚近的战争相提并论，I. 9—11；战争持续10年的原因，I. 11；从特洛伊返回后希腊的变动，I. 12。

白塞（White Castle）I. 104。

桑西浦斯（Xanthippus）伯里克利之父，一位雅典人，I. 111，127。

森纳里斯（Xenares）（1）拉栖代梦一监察官，主战派，V. 36，46；与波奥提亚人、科林斯人谈判，V. 36—38。

森纳里斯（Xenares）（2）一位拉栖代梦人，V. 51。

塞诺克里德斯（Xenoclides）攸西克利斯之子，科林斯一将领，I. 46；III. 114。

塞农（Xenon）底比斯一将领，VII. 19。

色诺芬尼斯（Xenophanes）拉马库斯之父，一位雅典人，VI. 8。

色诺芬特斯（Xenophantes） 一位拉栖代梦人，VIII. 55。

色诺芬（Xenophon） 欧里庇得斯之子，II. 70，79。

色诺提姆斯（Xenotimus） 卡吉努斯（Carcinus）之父，一位雅典人，II. 23。

薛西斯（Xerxes） 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之父，I. 137；IV. 50；远征希腊，I. 14，118；III. 56；给波桑尼阿斯的信，I. 129。

扎金苏斯（Zacynthus） 爱利斯附近一岛屿，阿凯亚人的殖民地，II. 66；它对于雅典人的重要性，II. 7，80；扎金苏斯人支持科基拉人，I. 47；成为雅典的同盟者，II. 7，9，66；IV. 8，13；VII. 57；其领土遭到拉栖代梦人的破坏，II. 66；为德摩斯提尼进兵西西里提供兵源，VII. 31，57。

赞可列（Zancle） 来自库玛的佩里尔斯和来自卡尔基斯的克拉泰门尼斯所建，西克尔人最早使用这一称呼，VI. 4。

宙斯（Zeus） 伊索麦的宙斯，I. 103；“宙斯大庆节”，I. 126；“自由之神”，II. 7l；奥林匹亚的宙斯，III. 14；V. 31；涅米亚的宙斯，III. 96；Lycaean，V. 16；宙斯神庙，在雅典，II. 15；在科基拉，III. 70；在吕凯昂山，V. 16；在列别都斯与科罗丰之间，VIII. 19；在曼丁尼亚，V. 47；在奥林匹亚，III. 14；V. 50；在叙拉古，VI. 64，65，70，75；VII. 4，37，42。

宙西达姆斯（Zeuxidamus） 拉栖代梦国王阿奇达姆斯之父，II. 19，47；III. 1。

宙西达斯（Zeuxidas） 一位拉栖代梦人，参加和约和盟约的宣誓，V. 19，24。

佐皮鲁斯（Zopyrus） 麦加巴佐斯之父，一位波斯人，I. 109。

附录一 最后七年战事简况

在古代续写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诸位作家中，唯有色诺芬的著作得以完整流传至今。色诺芬的《希腊史》第一、二卷系统记载了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七年的战况，也是该书中写得较精彩的部分。第一卷接续修昔底德著作的第八卷末尾，从公元前411年秋冬之交雅典人与拉栖代梦人在赫勒斯滂（今达达尼尔海峡）地区的交战写起，直至公元前406年初冬雅典诸将军被审判并处决。公元前411/前410年，雅典人虽然在阿卑多斯之战和库济科斯之战中获胜，但是由于财政拮据，他们不得不四处奔忙筹措军费。阿尔基比阿德斯整合现有的海军力量，力图重夺爱琴海及赫勒斯滂地区的制海权。然而，自公元前407年波斯王子小居鲁士就任波斯帝国西部沿海诸省的总督之后，他大力支持斯巴达一方，形势对雅典人愈加不利，战局急转直下。同年，阿尔基比阿德斯获准重返雅典，一度让雅典民众看到了希望，他被委以“全军总司令，授予绝对权力；人民认为他是唯一能够重振邦国势力的人”[1]，随后组建了一支庞大的舰队。此时，斯巴达海军名将吕山德走马上任。双方在诺提昂交战，吕山德小胜。雅典民众得知此消息后，罢免了阿尔基比阿德斯，另选出10位将军。[2]公元前406年，雅典举全国之力，组织了有150艘战舰的舰队，在狄奥麦敦、伯里克利（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之子）、吕西阿斯等将军的指挥下，以25艘战舰的代价，击沉敌舰近70艘，取得阿吉努塞大捷。[3]然而，大胜之后的雅典人并未乘胜追击，反而深陷内讧。塞拉麦涅斯等人经过密谋策划，诬陷当时指挥作战的8位将军未能及时打捞起本方落难的桡手。控辩双方在公民大会上唇枪舌剑，激烈交锋，最终雅典人竟然破天荒地一次性判处返回雅典的6位将军死刑并立即执行。[4]

据色诺芬《希腊史》第二卷记载，拉栖代梦人在阿吉努塞战败后，不得不重新启用吕山德担任海军副将，行主将之职，[5]他上任后立即得到小居鲁士的鼎力资助。公元前405年，斯巴达的舰队停泊在兰普萨库斯（Lampsacus），雅典的舰队在海峡对面的羊河（Aegospotami）河口，双方对峙。吕山德以逸待劳，发动突袭，致使雅典舰队（170艘战舰）几乎全军覆没，3万人被俘，其中3000雅典公民被悉数处死。[6]羊河之役惨败的噩耗传至雅典，雅典人自知厄

运难逃，想想当年他们征服其他城邦时对俘虏的所作所为，那种种灾难即将落到自己的头上，全城笼罩在一片悲观失望和极度恐惧的气氛之中。雅典海陆都遭到全面封锁，塞拉麦涅斯两度出使拉栖代梦，城里粮尽援绝，饿死者甚众。最后，拉栖代梦人虽否决了底比斯、科林斯等邦提出的彻底摧毁雅典（杀光男子、卖掉妇孺）的建议，但也迫使雅典人接受苛刻条件以签署和约。随后，吕山德率大军开进比雷埃夫斯港，雅典被迫拆毁长城，允许被放逐者回国，只保留12艘舰船，建立“三十寡头”政府。雅典实际上已沦为拉栖代梦人的附属国。[7]至此，历时27年[8]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人彻底失败而告终。

然而，以克里提亚斯（Critias）为首的“三十寡头”政府在拉栖代梦驻军的支持下，实施恐怖政策，大肆屠杀富裕的麦特克。色诺芬认为，“他们为了私人利益而在8个月内屠杀的雅典人，几乎比在近10年战争期间被伯罗奔尼撒人杀死的总数还多。”[9]此时塞拉麦涅斯挺身而出，坚决反对，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双方在议事会上展开激烈的争论。最终，塞拉麦涅斯被处死。[10]不久，特拉叙布鲁斯（Thrasybulus）率众占据雅典边境要塞斐列（Phyle），攻占比雷埃夫斯，打败了“三十寡头”的军队，克里提亚斯战死，“三十寡头”政府垮台。寡头派及其追随者败退至埃琉西斯，由斐列和比雷埃夫斯返回的“港民派”与雅典城里的“市民派”之间达成和解。公元前403年，雅典民主制得以重建，实施大赦，诸派之间和睦共处，并且按照“此前业已生效的祖先的宪法”行事，希腊的历史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徐松岩

---

[1]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4.20。

[2]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5.10—16。

[3]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6.22—34。

[4]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7.9—34。返航回国的6位将军皆被处死。

[5]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 1.7。

[6]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 1.17—32；据普鲁塔克《传记集·吕山德传》（XIII. 1）和《阿尔基比阿德斯传》（XXXVII. 4）说，雅典公民共有3000人；而波桑尼阿斯在《希腊纪行》（IX. 32.9）中说，约为4000人。

[7]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 2.10—23。

[8] 色诺芬在其《希腊史》（II. 3.9）中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持续了28年半。他很可能是根据斯巴达的历法，站在斯巴达人的角度来推算的。如果从公元前432

年雅典颁布的具有“宣战书”性质的麦加拉禁令开始算起，到公元前404年秋吕山德凯旋回归斯巴达作为战争结束，色诺芬的说法应该也不无依据。

[9]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 3.21，4.21。如果色诺芬说法可靠，羊河战役之后被伯罗奔尼撒人杀死的雅典人就不下3000人，那被杀者数字惊人。关于“三十寡头”屠杀雅典人的数字，古代作家即有不同说法。吕西亚斯说有2500人被杀；埃斯奇涅斯（Aeschines，III. 235）说有超过1500人被杀；伊索格拉底（Isocrates，VII. 67；XX. 11）和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XV. 4）皆从此说。

[10]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 3.11—56。

附录二 古希腊历法简述

古希腊人很早就有自己的历法，迈锡尼时代可能就有了太阴历。历法的制定与农事农时紧密相关，是广大人民长期劳动实践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但是，希腊各邦没有统一的历法。许多城邦都有各自的历法，而且彼此出入很大。在希腊历史上，有些城邦出于某种军事、政治目的，临时修订其历法的情况，也并不鲜见；[1]同时，月份的名称、新年的日期各不相同。如爱利斯的正月初一自夏至算起，斯巴达、马其顿的新年在秋分之日，而提洛岛在冬日里过元旦。[2]各邦的历法，至少最初都是使用阴历。月份依据当月所举办的节日或者奉祀某位神祇而取名。例如，马其顿人狄奥斯月（*Dios*）和阿尔特密西奥斯月（*Artemisios*），就是为了纪念宙斯和阿尔特密斯两位神祇而得名；雅典的安特斯特里昂月（*Anthesterion*），因安特斯特里亚节（*Anthesteria*）而得名。这些月份的名字在线形文字B和希腊早期文学作品如赫西俄德的著作中已经出现。[3]

在希腊诸邦中，关于雅典的历法方面的资料是最为丰富的。即便如此，对于雅典的历法的确切情况，我们也并不完全清楚。在雅典，使用时间比较长的年历，是所谓“庆节历”。新年之始（大年初一），原则上是夏至之后首个朔日。正月至十二月的名称及其起源如下：

赫卡托姆拜昂月（*Hekatombaion*），正月，意为“百牛”大祭之月，泛雅典人节，庆祝雅典“统一”，奉祀阿波罗和宙斯。跨今之公历7—8月；

麦塔格特尼昂月（*Metageitnion*），二月，意为“变更邻人”之月，麦特克之庆典。跨今之公历8—9月；

波德罗米昂月（*Boedromion*），三月，意为“闻声驰援”，纪念提秀斯（Theseus）战胜阿玛宗人之节。跨今之公历9—10月；

普亚诺普西昂月（*Pyanopsion*），四月，意为“吃豆节”之月，以豆奉祀阿波罗，地母节庆典。跨今之公历10—11月；

麦马克特里昂月（*Maimakterion*），五月，意为天神“暴怒”之

月，奉祀宙斯。跨今之公历11—12月；

波塞德昂月（*Posideon*），六月，意为“海王”之月，祭祀海神波塞冬。跨今之公历12—次年1月；

伽米里昂月（*Gamelion*），七月，意为“结婚”之月。跨今之公历1—2月；

安特斯特里昂月（*Anthesterion*），八月，意为“百花节”之月，庆祝“百花节”，祭祀狄奥尼索斯，跨今之公历2—3月；

爱拉菲波里昂月（*Elaphebolion*），九月，意为“射鹿节”之月，祭祀狩猎女神阿尔特密斯。跨今之公历3—4月；

穆尼基昂月（*Mounichion*），十月，意为“穆尼基亚节”之月，纪念穆尼基亚的阿尔特密斯。[4]跨今之公历4—5月；

萨尔格里昂月（*Thargelion*），十一月，意为献祭“初熟果实”之月，奉祀阿波罗和阿尔特密斯。跨今之公历5—6月；

斯基罗福里昂月（*Skirophorion*），十二月，意为“斯基拉节”之月，奉祀德墨特尔和科瑞。[5]奉祀仪式上，人们手携“斯基拉”（Scira）。据考证，“斯基拉”可能是一种大型遮阳伞，也可能是雅典娜石膏像。[6]跨今之公历6—7月。

希腊人按太阴（月亮）的盈亏复始以计算月。每个月长度为29天或者30天（据现代科学家计算，其实际准确时间为29天12小时44分2.8秒），常年为354±1天，闰年为384±1天。闰月通常置于波塞德昂月之次月，即第二个波塞德昂月（闰六月）。阴历和阳历（太阳年日数约365.25）日数的差额，希腊人用置闰法来弥补。希罗多德指出，埃及人所用的太阳历比希腊人的历法更为准确。希腊人每若干年增加一个闰月，以求与季节相吻合。[7]据研究，古典时代希腊人曾经采用“八年三闰法”以及更准确的“十九年七闰法”。

希腊人将每月分为三旬：上旬10日，中旬10日，下旬9日或10日。平时称呼日子为“某月某旬之第几日”。如希罗多德（VI. 57）提到“每月上旬第七天”；也可说“某月某日”；而下旬则既可以顺序，也可以倒序。如修昔底德（V. 54）提到某月第27日（希腊文意为“下旬第四日”，即该月倒数第四日）。在雅典，每月初一称为“新月”；每月末日，称为“旧与新”，意即“晦朔之交”。

大约自公元前5世纪晚期开始，雅典还实行过一种年历，即所

谓“普利塔尼历”（*prytany calendar*），也被称为“议事会年”（*The Bouletic Year*）。雅典五百人议事会（*Boule*）由10个行政区（旧称“地域部落”）的代表组成，每个行政区50人。大概自伯里克利时代起，10个行政区轮流主持议事会（称为“主席团”，*prytany*），每个行政区主席团任职时间为一年的十分之一。轮值期间，每天从50人中抽签选出一位主席团主席，主持处理当日事务。[8]据亚里士多德记载，“主席团职位由各部落轮流担任，其次序由抽签决定，前4个部落每一部落任职36日，后6部落每一部落任职35日；因为他们的年历是按阴历计算的”[9]。自公元前4世纪起，这两种年历的岁首始于同一天。[10]

根据保留下来的古代铭文资料，铭刻文献通常载明当值议事会主席团的部落（行政区）名字，议事会书记（*Gnammateis*）的名字以及提案人的名字等。据亚里士多德记载，议事会书记原本是一重要职务，要选举“著名而可靠的人”出任，约自公元前367年起通过抽签产生。[11]在铭刻文献中，往往可以看到议事会书记的名字列在首要位置。

希腊各邦有自己的“年名”。在雅典，自从设立首席执政官（*Archon*）以来，通常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因此，首席执政官又被称为“名祖”（*Eponymoi*）执政官。在其他城邦，如斯巴达通常用首席监察官（*Ephor*）的名字，米利都则用“冠士”（戴花冠者）的名字。古典时代历史学家，如修昔底德、色诺芬等，在记载历史事件的年代时，往往都要说明雅典首席执政官的名字和斯巴达首席监察官的名字，使某些年代得以确认。

徐松岩

---

[1] 改变宗教节日时间以应付紧急情况，这样做并不少见。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V. 7.2；V. 1.29；波桑尼阿斯：III. 5.8；修昔底德，V. 54。

[2] 参阅郝际陶、陈锡文：《略论古代希腊农业经济与历法》，《世界历史》，2007年第1期。

[3] 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273—274页，“希腊历法”条。

[4] 这个庆节在该月16日举行（大致在5月初）。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182—184、1000页。

[5] 德墨特尔为丰产和农业女神，司谷物的成熟，她是克洛诺斯和瑞亚的女儿、宙斯的姐姐、帕尔塞福涅的母亲；科瑞（Kore）为丰产女神，后来与帕尔塞福涅（地狱女统治者，司谷物生长和土地丰收）混为一体，演变成了德墨特尔的

女儿，同享奉祀。

[6] 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1369页。

[7] 希罗多德，II. 4。

[8] 此人就是当日雅典最高行政官员。据说苏格拉底在判决阿吉努塞海战将军死刑的当天担任的就是“主席”职务。

[9]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LIII. 2。每月29天或30天，全年354天。

[10] 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274页。

[11]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LIV. 3。

附录三 希腊历史大事年表[1]
（公元前500—前393年）

公元前

501/500　雅典十将军制度确立。

499年　伊奥尼亚人叛离波斯；波斯袭击那克索斯；冬，阿里斯塔哥拉斯出使斯巴达、雅典。

498年　伊奥尼亚人及其同盟者火烧萨尔狄斯。

497—496年　大流士在埃及；开通尼罗河至红海运河。

497/496年　波斯征服塞浦路斯。

约494年　拉德海战，波斯人击败伊奥尼亚联军；米利都被攻陷并且遭到洗劫。

493/492年　在雅典，泰米斯托克利担任执政官；弗里尼库斯的悲剧《米利都的陷落》（*The Fall of Miletus*）上演。

492年　波斯人征服色雷斯和马其顿；米太雅德回到雅典。

491/490年　斯巴达的克列奥蒙尼去世。

490年　5月，埃吉那在海战中击败雅典；波斯出征希腊；爱利特里亚被攻陷；9月，马拉松战役。

490—480年　希罗多德出生。

489年　阿里斯提德斯当选执政官；米太雅德出征帕洛斯未果，遭到弹劾。

488年　格隆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获得赛车优胜。

487年	雅典首次实施“陶片放逐法”。
487/486年	雅典执政官开始实行抽签选举。
486年	雅典麦加克利斯被放逐；埃及人发动反波斯起义；大流士卒。11月，薛西斯继位。
485年	格隆成为叙拉古的僭主。
约485年	雅典和埃吉那重启战端。
483/482年	阿里斯提德斯被放逐；雅典在劳里昂发现新的富矿脉，利用银矿收入，大力发展海上力量。
481年	9月，雅典决定：全体人民登上舰船；10月，薛西斯大军抵达萨尔狄斯；10月，在斯巴达组建希腊同盟；11月，雅典与埃吉那修好。
480年	春，雅典召回所有被放逐的公民；波斯入侵希腊；迦太基人入侵西西里；9月，阿尔特密西昂战役；德摩比利（温泉关）战役；9月底，萨拉米斯战役；10月，日食。
479年	春，波斯军驻守阿提卡。8月，普拉提亚战役；米卡列战役。
479/478年	冬，雅典军攻陷塞斯托斯。
478/477年	反波斯的雅典同盟的建立。
476/475年	客蒙攻下爱昂。
约469—466年	波斯人在攸里梅敦河之役遭到惨败。
465年	8月，薛西斯遭到谋杀，阿塔薛西斯继位（前465—前424/423）。
465/464年？	塔索斯起义；美塞尼亚的黑劳士起义，所谓“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
462/461年	雅典的爱菲阿尔特改革。
461年	客蒙被放逐。

461—446年	雅典和斯巴达交战（所谓“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2]）。
约460年	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修昔底德出生。
460/459年	雅典人远征塞浦路斯和埃及。
458/457年	斯巴达出兵佛基斯和波奥提亚；塔那格拉战役；奥诺斐塔战役；埃吉那向雅典投降。
456年	麦加巴佐斯率领波斯军队抵达埃及。
454年	雅典远征军在埃及全军覆灭；夏，提洛同盟金库由提洛岛移至雅典，标志着雅典帝国初步形成。
453年	伯里克利率舰队远征至科林斯湾。
452/451年	雅典与斯巴达订立五年停战协定。阿尔哥斯和斯巴达订立三十年停战和约。客蒙返回雅典。
451/450年	雅典颁布“公民资格法”。
450年	赫淮斯托斯神庙（Hephaesteum）开始兴建。
450/449年	客蒙远征塞浦路斯，同年去世。
约450—447年	雅典将其币制和度量衡制强行推广于全帝国。
449年	雅典与波斯订立和约——“卡里阿斯和约”。[3]
448年	斯巴达军入侵阿提卡。伯里克利在刻尔松尼斯。
448/447年	伯里克利拟主持召开泛希腊大会，讨论修复希腊神庙等问题，因斯巴达反对未果。
447年	帕特农神庙动工兴建。
446年	雅典人败于科罗尼亚；波奥提亚诸邦摆脱雅典控制。优波亚岛发生暴动；斯巴达出兵阿提卡。阿里斯托芬出生。
446/445年	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人签订三十年和约。吕西亚斯出生。

445/444年 埃及王普萨麦提库斯赠雅典谷物。

444/443年 雅典在意大利南部建立殖民地图里伊（Thurii）。希罗多德移居于此，著述终老。

444—435年 色诺芬出生。

443年 麦里西亚斯之子修昔底德按“陶片放逐法”被放逐。

约443年 雅典与伦提尼和瑞吉昂签订协约；雅典舰队在那不勒斯。

443/442年 雅典帝国统治区域划分为五个纳贡区。

442—429年 伯里克利在雅典连续当选将军，史称“伯里克利时代”。

440—439年 萨摩斯和拜占庭暴动，雅典大军经过9个月的围攻，最终制服暴动者。

438年 帕特农神庙竣工；佛米奥在阿卡纳尼亚。

437年 雅典派佛米奥前往安菲洛奇亚的阿尔哥斯；建立安菲波里斯城；伯里克利率舰队远征黑海，移民西诺普和阿米索斯。

437—432年 雅典卫城正门（Propylaea）修建并落成。

436年 普罗塔哥拉受到指控。

435年 春，科林斯和科基拉关于爱皮丹努斯的争执；科基拉人在海战中击败科林斯人，占领爱皮丹努斯。

433年 普罗塔哥拉在雅典；雅典与科基拉结盟；秋，西勃达之战，雅典援助科基拉与科林斯交战；卡里阿斯法令。

433/432年 雅典与西西里城邦伦提尼和瑞吉昂（Rhegion）订立盟约。

432年 秋，雅典通过“麦加拉禁令”（Megarian decree）[4]，禁止麦加拉舰船进出雅典帝国之市场和港口；9

月，波提狄亚暴动；斯巴达同盟大会。斐狄亚斯和阿斯帕西娅皆因不敬神而受到迫害。

432/431年　斯巴达公民大会通过表决认定雅典人已经破坏此前签署的和约，必须对雅典宣战。

431年　3月，底比斯袭击普拉提亚，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5月，伯罗奔尼撒同盟军在斯巴达国王阿奇达姆斯统率下首次侵入阿提卡，“阿奇达姆斯战争”开始；雅典舰队环绕伯罗奔尼撒半岛发动袭击。雅典人将埃吉那人驱逐出岛。欧里庇得斯悲剧《美狄亚》（*Medea*）上演。

430年　5月，伯罗奔尼撒人第二次入侵阿提卡；雅典大瘟疫爆发；伯里克利远征伯罗奔尼撒；伯里克利受到指控并处罚款；佛米奥被派往诺帕克图斯；波提狄亚人投降。

429年　欧里庇得斯悲剧《希波利图斯》上演；伯罗奔尼撒人围攻普拉提亚。伯里克利复职；秋，罹疫而死。佛米奥大败斯巴达海军；冬，伯罗奔尼撒人袭击萨拉米斯。

428/427年　5月，伯罗奔尼撒人第三次入侵阿提卡；米提列涅人暴动；雅典首次征收财产税（eisphora）200塔连特。

427年　5月，伯罗奔尼撒人第四次入侵阿提卡；夏，米提列涅人投降。科基拉党争。秋，普拉提亚城陷落；9月，拉齐斯率军前往西西里，所谓雅典第一次远征西西里（前427—前424年）；柏拉图出生。冬，雅典瘟疫再度爆发。

426年　德摩斯提尼在埃托利亚惨败；尼基阿斯在米洛斯；斯巴达在特拉齐斯建立赫拉特利亚；雅典人在提洛岛举行祓除仪式；阿里斯托芬喜剧《巴比伦人》（*Babylonians*）上演。

425年　5月，伯罗奔尼撒人第五次入侵阿提卡；雅典派舰队远征西西里；德摩斯提尼在美塞尼亚的派罗斯登陆；斯巴达的黑劳士逃亡。雅典人拒绝斯巴达人提

出的和平建议。8月，受困于斯法克特里亚的斯巴达人向雅典人投降。雅典大幅提高属国贡金数额；科基拉贵族党被消灭。阿里斯托芬喜剧《阿卡奈人》（*Acharnians*）上演。

424年 雅典人攻克尼塞亚；雅典人攻占库塞拉岛，袭击拉哥尼亚；雅典人侵入波奥提亚，败于德里昂战役；斯巴达名将伯拉西达北上，攻克阿堪苏斯、安菲波里斯和托伦涅；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被放逐；阿里斯托芬喜剧《骑士》（*Knights*）上演。

424/423年 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卒，大流士二世即位（前424/423—前405年）。

423年 雅典派使团前往南意大利和西西里；雅典与波斯重申卡里阿斯和约（新约名为“伊庇利卡斯和约”）；4月，雅典与斯巴达签订一年休战和约；阿里斯托芬喜剧《云》（*Clouds*）上演。

422年 克里昂再次攻克托伦涅；安菲波里斯战役，克里昂、伯拉西达双双战死。雅典使者在西西里。雅典、斯巴达举行和平谈判；阿里斯托芬喜剧《马蜂》（*Wasps*）上演。

421年 4月，雅典与斯巴达签订和约，史称“尼基阿斯和约”；5月，双方签署五十年同盟条约。阿里斯托芬喜剧《和平》（*Peace*）上演。

420年 3月，斯巴达和波奥提亚缔结盟约；7月，雅典与阿尔哥斯、曼丁尼亚和爱利斯订立盟约。

419年 尼基阿斯和阿尔基比阿德斯当选为将军。

418年 斯巴达大败阿尔哥斯同盟军于曼丁尼亚，斯巴达与阿尔哥斯订立五十年同盟条约；10月，阿尔哥斯建立贵族寡头制。

417年 阿尔哥斯的贵族寡头制被推翻；重修阿尔哥斯与雅典之盟约。尼基阿斯在卡尔基狄克半岛。

416年 春，海波博鲁斯（Hyperbolus）按“陶片放逐法”被放逐；提萨佛涅斯到萨尔狄斯就任总督；雅典征服

保持中立的米洛斯；阿尔基比阿德斯在奥林匹亚；在西西里，爱吉斯泰与塞林努斯发生冲突。

415年 爱吉斯泰的使者来雅典求援；夏，雅典的赫尔墨斯神像被毁；雅典远征西西里军队出发，抵达西西里；秋，初次交战。阿尔基比阿德斯被召回国受审，途中逃往斯巴达；雅典击败叙拉古人。欧里庇得斯悲剧《特洛伊妇女》（*Trojan Women*）上演。

415—413年 雅典人远征西西里遭到惨败，损失战舰200余艘、人员5万以上。

414年 春，围攻叙拉古，雅典远征军指挥官之一拉马库斯阵亡；吉利浦斯率军增援叙拉古；夏，雅典军在拉哥尼亚登陆，与斯巴达战事再起；年底，攸里梅敦率援军驶往西西里。阿里斯托芬喜剧《鸟》（*Birds*）上演。

413年 3月，斯巴达国王阿基斯采纳阿尔基比阿德斯的建议，出兵阿提卡，在雅典以北的狄凯里亚构筑要塞；雅典2万多奴隶逃亡；雅典在帝国境内征收5%的出入境税。叙拉古收复普利姆米里昂海角，给雅典军以沉重打击。雅典第二批远征军在德摩斯提尼统率下抵达西西里，进攻爱皮波莱失败；叙拉古人在大港中取得决定性胜利；8月27日发生月食；尼基阿斯贻误战机。9月，雅典军队从陆地上退却，最后全军覆没。欧里庇得斯悲剧《请愿的妇女》（*Suppliant Women*）上演。秋，波斯国王命令其总督提萨佛涅斯和法那巴佐斯采取行动。

412年 雅典的属国暴动；斯巴达人与波斯人在米利都缔结同盟条约；开俄斯遭到围攻；萨摩斯发生平民革命；伯罗奔尼撒海军集结于米利都；雅典海军集结于萨摩斯。阿尔基比阿德斯逃往小亚细亚，投靠提萨佛涅斯。吕西阿斯来到雅典，继承其父亲的家业。欧里庇得斯悲剧《海伦》（*Helen*）上演。

411年 春，罗德斯人暴动，阿卑多斯人和兰普萨库斯人暴动。提萨佛涅斯和法那巴佐斯重申波斯与斯巴达之盟约。6月初，雅典 “四百人”政府执政；9月，优波亚人暴动，以塞拉麦涅斯为首的“五千人”政府短暂

	执政。年底，阿尔基比阿德斯指挥雅典军在库诺塞马和阿卑多斯获胜。阿里斯托芬喜剧《吕西斯特拉塔》（*Lysistrata*）、《地母节妇女》（*Thesmophoriazusae*）上演。
410年	5月，雅典在库济科斯海战中获胜；7月，“五千人”政府被推翻，民主制恢复，修改宪法；雅典拒绝斯巴达的和平建议。
409年	雅典人与法那巴佐斯停战。雅典收复科罗丰；派罗斯和尼塞亚失守；迦太基人远征西西里。索福克利斯悲剧《菲罗克提提斯》（*Philoctetes*）上演。
409—406年	埃里克修斯庙（*Erechtheum*）修建并落成。
408年	欧里庇得斯悲剧《奥瑞斯特》（*Orestes*）上演；雅典收复卡尔开顿和拜占庭。
407年	小居鲁士被派往小亚细亚，主持波斯帝国西部诸省事务；阿尔基比阿德斯回到雅典，被推举为全权将军；吕山德出任斯巴达海军统帅。
406年	3月，吕山德在诺提昂击败雅典人；阿尔基比阿德斯被罢免。8月，阿吉努塞海战，雅典获胜，但诸将军遭到起诉并被判处死刑；雅典出使西西里迦太基；雅典拒绝斯巴达和平建议。欧里庇得斯卒于马其顿；索福克利斯去世。
405年	吕山德出任斯巴达海军副帅；小居鲁士被召回波斯帝国首都苏撒；萨摩斯人取得雅典公民权；夏末，埃哥斯波达米（Aegospotami，羊河）之战，雅典海军3万人被俘，几乎全军覆没；随后，雅典海上陆上同时遭到封锁。阿里斯托芬喜剧《蛙》（*Frogs*）上演。波斯国王大流士二世卒，阿塔薛西斯二世即位（前405—前358年）。
404年	4月，雅典有条件投降，拆毁长城，加入拉栖代梦同盟。夏，吕山德征服萨摩斯，“三十寡头”政府统治雅典，大肆杀戮无辜，塞拉麦涅斯被处死。12月，特拉叙布鲁斯占领斐列。

403年　年初，“三十寡头”政府首次与特拉叙布鲁斯交战，克里提亚斯战死。斯巴达派军进驻雅典。5月，“三十寡头”再次与特拉叙布鲁斯交锋；特拉叙布鲁斯率军占据比雷埃夫斯港。穆尼基亚之战。斯巴达王波桑尼阿斯进驻雅典。9月，雅典“三十寡头”政府被推翻，流放者回国，民主制得以重建。吕西亚斯发表《控告埃拉托斯提尼》的演说。

403—402年　在雅典，欧克里德斯（Euclids）担任首席执政官。伊奥尼亚字母成为通用文字。

402—400年　斯巴达与爱利斯人的战争。[5]

401/400年　埃琉西斯重归雅典，阿提卡再度统一。

401—400年　小居鲁士远征巴比伦，与其兄争夺王位；夏，库纳克萨之战，小居鲁士兵败身亡，希腊雇佣军（“万人军”）余部于公元前400年春返回小亚细亚西部。索福克勒斯悲剧《俄狄浦斯在科隆诺斯》（*Oedipus Coloneus*）上演；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约在此时问世。

400年　安多吉德斯发表《论密仪》。

400—394年　斯巴达人与波斯人交战。

399年　苏格拉底之死。

398年　斯巴达与波斯停战，第一次派使者去苏撒。阿格西劳斯继承斯巴达王位。

398—397年　德基里达斯在刻尔松尼斯。

397年　雅典人科浓被任命为波斯舰队指挥官。基那敦密谋，事泄被杀。

396年　秋，阿格西劳斯在弗利吉亚的首次战役；阿科里斯（Achoris）成为埃及王。

395年　阿格西劳斯在吕底亚的战事。提萨佛涅斯之死。罗德斯暴动。秋，哈里阿图斯之战，吕山德之死。雅典开始重修长城。

395/394年　　雅典、底比斯等结成反斯巴达同盟，“科林斯战争”爆发。

394年　　7月，科林斯战争；8月，克尼多斯海战，科浓率波斯海军大败斯巴达舰队，终结其海上霸权；科罗尼亚之战。8月14日，日食。

393年　　雅典重修长城告竣。修昔底德没有看到重建长城，应系在此之前去世。

徐松岩编译

---

[1] 本年表主要参考了J. B. 伯里、R. 梅格斯：《希腊史》（J. B. Bury, R. Meiggs, *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Fourth Edition with revisions,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3）；J. 博德曼、N. G. L. 哈蒙德等主编：《剑桥古代史》，第4卷（J. Boardman, N. G. L. Hammond, D. M. Lewis and M. Ostwal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4,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D. M. 刘易斯、J. 博德曼等主编：《剑桥古代史》，第5卷（D. M. Lewis, J. Boardman, J. K. Davis and M. Ostwal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D. M. 刘易斯、J.博德曼、S. 霍恩布洛尔、M. 奥斯特沃德主编：《剑桥古代史》，第6卷（D. M. Lewis, J. Boardman, S. Hornblower and M. Ostwal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M. 狄隆、L. 加兰：《古代希腊》（Mattthew Dillon, Lynda Garland, *Ancient Greece*, New York, 1996）等著作书末年表编译而成。

[2] 某些研究者把公元前461—前446年间以雅典人为首的和以斯巴达人为首的两大城邦集团之间的战争称为“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而称公元前431—前404年之间的战争为“第二次或伟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古典学论著中，如果不特别注明是哪一次，通常都是指后者。

[3] 关于该条约的时间、内容以及该条约的真实性，疑点颇多，学界意见不一。

[4] 该法令颁布的时间、内容，历来有争议。

[5] 据色诺芬记载，这场战争发生在公元前399—前397年间。

附录四 原著及主要参考文献

一、外文部分

1.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lated by C. F. Smith,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Vol. 4, Cambridge: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8–1935.本书简作“史译本”。

2.Thucydides,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esian War*, translated by R. Crawley, The Great Books in Western World, Vol. 6, London: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Inc., 1988.本书简作“克译本”。

3.Thucydides, *The Peloponesian War*, edited by Francis R. B. Godolphin, The Greek Historians, Vol. 1, 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42.本书简作“昭译本”。

4.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lated by Steven Lattimore,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ug Company, 1998.

5.Thucydides, *The Peloponesian War*, a new translation by Matin Hammon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P. J. Rho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6.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lated by Rex Warner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M. I. Finle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2.

7.R. B. Strassler, *The Landmark Thucydides: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Peloponnesian War*, New York: Free Press, 2008.

8.Herodotus, *Historiae*, translated by A. D. Godley,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4 Vols., Cambridge: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9.Xenophon, *Hellenica*, translated by Carleton L. Brownson, 2 Vols.,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0.Pseudo-Xenophon (Old Oligarch), *The Constitution of Athenians*, translated by E. C. Marchant,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11.Aristotle, *Atnenaion Politeia* (Athenian Constitution), translated by H. Rackham,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2.Plutarch, *The Parallel Liv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Bernadotte Perri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16–1917.

13.A. W. Gomme, A. Andrewes, and K. J. Dover, *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 1–5,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5–1981.

14.S. Hornblower, *A Commentray on Thucydides*, Vol.1–3,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2008.

15.D. M. Lewis, J. Boardman, J. K. Davis and M. Ostwal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6.Simon Hornblower and Antony Spawforth,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7.W. W. How and J. Wells, *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2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8.N. G. L. Hammond, *Studies in Greek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19.G. E. M. de St. Croix, *The Origins of the Peloponesian War*, new edition,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 Ltd., 1972.

20.R. Meiggs, *The Athenian Empi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21.R. Meiggs and D. M. Lewis, *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2.P. J. Rhodes,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23.George Cawkwell, *Thucydides and the Peloponesian War*, London: Routledge, 2001.

24.Antonios Rengakos and Antonios Tsakmakis (ed.), *Brill's Companion To Thucydides*, Leiden: Brill, 2006.

25.H. G. Liddell and R. Scott, *Greek-English Lexicon*, 9th edition, revised by H. Stuart Jones, new supplement adde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二、中文部分

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

2.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1978年重印本。

3.希罗多德：《历史》，徐松岩译注，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

4.色诺芬：《希腊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

5.王以欣：《神话与历史：古希腊英雄故事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6.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7.F. M. 康福德：《修昔底德：神话与历史之间》，孙艳萍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

8.M. I. 芬利主编：《希腊的遗产》，张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9.J. K. 戴维斯：《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黄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10.J. B. 伯里：《希腊史》，陈思伟译、晏绍祥审校，长春：吉林出版集团责任公司，2016年。

11.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曾德华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

12.唐纳德·卡根：《伯罗奔尼撒战争》，陆大鹏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13.N. G. L.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朱龙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14.约翰·博德曼等编：《牛津古希腊史》，郭小凌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15.阿尔弗雷德· E. 齐默恩：《希腊共和国：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政治和经济》，龚萍、傅洁莹、阚怀未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11年。

16.M. H. 鲍特文尼克等编著：《神话辞典》，黄鸿森、温乃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17.白春晓：《困难与伟大：修昔底德视野中的人类处境》，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附录五 关于翻译修昔底德著作的几个问题[1]

十多年前，我接受了国内某出版社的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翻译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虽然此书是我与另外一位教授合作翻译的，但是整个翻译工作由我主持。不过，正如我在此书“译后记”里坦言，接到这样的任务，的确感到忐忑不安。因为译者自知学力不济，难以胜任，无论在语言方面还是历史知识方面，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初学者。因此，译者当时的想法是，“在现有条件下，尽我们所能，把关于修昔底德及其著作的正确知识介绍给广大读者”[2]。译著出版后，虽然收到不少肯定的意见，近年来也有不少国内研究者援引此译本，但作为译者，我们深知此书远未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因此，我们一直都在悉心搜集译著中所存在的问题，准备再版的时候予以弥补。其实，当初接受这项任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学习的过程中，发现谢德风教授的译本有一些明显失误，而且“谢译本”没有标明国际古典学著作通行的章节，这让中文读者在查阅现代译本或者希腊文原文时颇感不便。据说这部古典名著中译本在港澳台地区也不乏读者。最近读到香港中文大学刘玮博士的大作《翻译修昔底德的艰辛—徐松岩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初评》（以下简称“刘文”），就翻译修昔底德著作的艰辛做了实事求是的评述，又以“徐译本”中的几段文字为例提出商榷。笔者读后，深受启发。译者首先衷心感谢刘博士认真的态度以及所提出的若干宝贵意见，它们对于译著的修订，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时，笔者觉得这些意见之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之处。兹就“刘文”所提出的主要问题略作讨论，以就教于刘博士和广大读者。

一、关于修昔底德著作的中文题目

译者在确定修昔底德的著作的中文题目时，也曾就此展开讨论，究竟用“伯罗奔尼撒战争”，还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呢？经过反复斟酌，最后还是决定用后者。刘文却坚决主张用前者，认定原著主题没

有“史”的意思，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不符合作者原意。

众所周知，古希腊史学诞生于公元前5世纪，以希罗多德的开创性巨著《历史》为标志。然而，在希罗多德撰写其著作的时代，希腊语当中似乎没有现代意义的“历史”一词。于是，他给自己著作取名为“historia”（ἱστορίη）。修昔底德深受这位前辈的影响，其著作也以类似的名字命名。故而，后世学者提及修昔底德的著作时，也常常称之为“Thucydides’s *Historiae*”。在古希腊人看来，“historia”与“Philosophia”（φλοσοφία，“哲学”）意义非常相近，都是探索真理的活动，只是其侧重点略有不同。

“ἱστορίη”本意为“探究”或“调查研究”之意，也指“调查研究的结果”。由此，经过调查研究而写成的著作，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调研的成果”或“调查报告”。刘文断定在亚里士多德之前，“ἱστορίη”一词尚没有今日“历史”这个术语的含义，似乎也太绝对了。据某些注释家考证，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中，就曾经使用过一次。[3]

时至现代，西方学者在整理西方古典文明遗产时，往往根据他们的命名习惯，给历史事物以一个“现代化”名称。例如，他们往往站在希腊人的角度，把波斯攻打希腊的军事行动命名为“波斯战争”；站在雅典人的角度，把以斯巴达人为首的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之间的战争命名为“伯罗奔尼撒战争”（如果站在伯罗奔尼撒人的角度，此战似应称为“雅典战争”或“阿提卡战争”）；把成立公元前478年的反波斯军事同盟命名为“提洛同盟”等等。其实，这些名字未必完全符合其历史原型的本意。

修昔底德的著作也不例外。严格说来，这部著作主题原意为“修昔底德调查研究（的成果）”。可是，作者研究的对象是什么呢？显然就是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作者也开宗明义地申明这一点。于是，这部著作的主题也就是叙述战争的过程，探究这场战争的前因后果。现代西方学者把修昔底德记载这个历史事件的著作题目译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或“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见下文），都大致切合作者的原意。

专业研究者看到这个题目，一般说来不会产生不应有的误解。因为修昔底德的著作不仅是一部史学名著，还是一部文学名著。不过，此著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明显高于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同中国古代许多经典著作一样，希腊古典作品本来就是“文史不分家”，修昔底德著作题目多一个“史”，既然不违作者原意，也为广大读者所接受，何错之有？

二、关于译本的选择

由于译者学力水平有限，我们在翻译修昔底德的著作时，只能依据手头已有的英译本和注释本。三十多年前，国内很难看到几套齐全的“洛布古典丛书”。最近十年来，随着网络技术突飞猛进，国内研究条件大为改善，很多古典文献可以轻而易举地从网络上免费查阅到。[4]不过，自1628年霍布斯（Thomas Hobbes）首次将修昔底德的著作译为英文以来，修昔底德著作全文或单卷英译本不下数十种，其他如法文译本、德文译本、意大利文译本、俄文译本等，新译本不断涌现，加上那些相关的研究著作，真可以说是浩如烟海、不计其数。一般认为，百余年来在国际古典学界公认的比较好的英译本有三种：一是C. F. 史密斯的译本，二是R. 克劳利的译本，三是B. 昭伊特的译本。应该承认，我们的专业和语言水平还没有达到对这些译本评头论足的程度。总体而言，这三种译本在表述上各具特点，质量上各有千秋。

对于广大读者而言，R. 克劳利的译本有一个突出优点：英译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在修昔底德原著的基础上，将全书八卷分为26章，每一章加上一些醒目的小标题，这样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让读者对相关内容心中有数。因此，我们的译本采纳了这一点。

修昔底德的著作，距今足足有2400多年了。由于时代久远和文化的差异，原著中有不少晦涩难懂的内容，这不足为奇。现代西方学者的某些理解，也未必完全正确。因此，我们在翻译过程中，将几种译本相互参照，以尽量减少错误。如果不是对希腊文原著有非常精深研究的话，只是以一种英译本为蓝本来批评另外一种译本，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

当然，人们都知道，古典作品的译者，最好是精通原文，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原意。可是，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简单转换，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再创造”。对于译者知识和语言的要求都是相当高的。笔者从未奢望自己的著作将成为经典，而只是作为一个读本，让中文初学者从中学习相关知识，为培养日后西方古典学家打基础。西方古典学自文艺复兴以来，差不多有五百年的积累了。如果如刘文所说，当代著名古典学者中如M. I. 芬利者，也至多为华尔纳的英译本撰写序言，照这样说来，中国的西学经典译者的出现恐怕还是很遥远的，中文读者至少还要等上百年甚至数百年。其实，学术的进步是代代积累的结果，不可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去想象一夜之间出现理想的古典译著。况且，中译本原本是为中文普通读者提供基础知识的，专业研究

者应该直接去读原文。被誉为中国“世界古代史之父”的日知先生，在和他的弟子们谈及历史研究的事业时，就常常自比为一块“铺路石”。我愿在译介希腊古典文史名著方面付出自己的努力，愿做一颗默默无闻的小沙粒，又有何不可呢？

三、如何理解修氏所说的“great war”？

刘文强调，翻译这部古典名著，必须具备足够的历史语言知识，这当然是正确的。修昔底德在一开始评述这场战争时，说他“相信这是一场伟大的战争，比此前的任何一场战争更值得叙述”（克劳利英译本为“... and believing that it would be a great war, and more worthy of relation than any that had preceded it”）。这句话牵涉修昔底德对这场战争重要性的理解，事关全书主题。刘文就此批评道：

英文中的great当然有比较抽象的“伟大”的意思，但同时也有更加具体的“大规模”“大量”等意思。这里的希腊文单词是*megas*也同样有具体和抽象的两层意思。在如何选择的时候我们只能看修昔底德本人的强调重点，当他说这是一场great war的时候，他对照的对象主要是之前的特洛伊战争和由希罗多德记载的希波战争，而他论证这次战争之great的时候，主要的论据是交战双方都做足了准备，而且整个希腊世界或者已经参与进来，或者准备参与进来，这些考虑显然都是战争规模上的，因此这里的great翻译成“宏大”似乎更贴切些，之后的greatest当然应该与前面的统一起来，翻译成“最为宏大”。

显然，在刘博士看来，徐译本译为“伟大”很成问题，似乎缺乏历史知识或常识，因为刘博士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显然”比此前波斯战争规模更加“宏大”，故而认定译为“宏大”更贴切。笔者对此不敢苟同。

英译者译为“great war”似乎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相关的历史知识。修昔底德在对比此前的战争的时候，有两个主要比照对象，一是特洛伊战争，一是波斯战争。修氏在对特洛伊战争分析后正确地指出，希腊联军虽有1200条战船，但那时的战船和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的战船相比，无论就人数和战斗力而言，都无法同日而语，因而那场时代久远战争的规模和影响力都是很有限的。[5]可是波斯战争呢？我们不妨先粗略考察一下，再对这两场战争的规模作简单比较。

众所周知，波斯人曾经对希腊发动过三次大规模远征。第一次，

公元前492年，海军未到希腊本土就遭遇风暴，大军被迫折回；第二次，公元前490年，雅典人在马拉松战役取胜，波斯随后撤军；第三次发生在公元前480—前479年，这次由波斯国王薛西斯御驾亲征。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为准备出征，薛西斯倾全帝国之人力物力，经过三四年的精心准备，挖掘阿索斯运河，架设跨越海峡的浮桥，储备征途中所需军粮，等等。希罗多德说，薛西斯把所有军队集结在一起，到塞匹亚斯海角和德摩比利的时候，陆海军总兵力达528.32万人。[6]

这样的数字显然有夸张成分，近代学者几乎无人相信。但是，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做些具体分析。首先，先看薛西斯远征希腊的陆军的规模。希罗多德说，亚细亚每个民族都出兵随薛西斯出征，他不能精确地说出每个民族各出了多少人，也从没有人提过这一点，但是全部陆军加在一起，有170万。[7]关于薛西斯大军的人数，古代作家的报道并不一致，近代学者的估计也不统一，有学者认为其陆军总数约为20万左右。在新版《剑桥古代史》中，N. G. L. 哈蒙德就薛西斯的兵力数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得出结论是：陆军总数约22万，另有约2.2万勤杂人员。[8]

笔者认为，希罗多德所提及的波斯陆军数字虽难免有失实之处，但也并非没有可靠的参考数字。如萨拉米斯海战之后，薛西斯率军撤离希腊回国。留下部分军队驻守普拉提亚。翌年的普拉提亚之战，是波斯战争中最重要的陆战。希罗多德就希腊诸邦的作战人员、勤杂人员进行了详细的统计，总数刚好11万，[9]这个数字应该与实际出入不大。而在波斯方面，希罗多德说，萨拉米斯海战结束数日后，玛尔多纽斯从薛西斯大军的46个民族中挑选了战斗力最强的士兵，总数为30万。[10]至于这些军队在波斯全体陆军中的比例，希氏未作说明。不过，薛西斯国王亲率陆军返乡，要途经诸多交战地区，不可能没有一支强大军队护卫，希罗多德提到其中有一支玛尔多纽斯麾下6万人，护送薛西斯至赫勒斯滂海峡后折回。值得注意的是，在这30万当中，希罗多德说有将近5万希腊人。[11]此战一直被认为是希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无论如何，玛尔多纽斯的军队数量远在希腊方面之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此，笔者认为，普拉提亚之战波斯军超过20万应该没什么问题。试想：希腊人在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集结了11万人；波斯帝国全力以赴，经过数年准备，集结50万陆军并非难事。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交战双方的陆战交锋很少，这和雅典的战略选择有关。伯罗奔尼撒人在“十年战争”期间五次入侵阿提卡，除了在乡村大肆蹂躏以外，几乎没有和雅典人交锋。较大规模的陆战：一

是公元前422年的安菲波里斯之战，双方各出动作战人员5000余人；[12]二是公元前413年雅典远征军在西西里岛上撤退时全军覆没，约4万人被歼。[13]

其次，海军和海战的规模。据希罗多德记载，波斯海军的主力，一是腓尼基人，一是帝国统治下的希腊人；当时有三列桨战舰1207艘，其他运输及辅助舰船3000艘。[14]按亲历海战的雅典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说法，[15]波斯人参加萨拉米斯海战的舰船数，他分别提到207艘快船和其余约1000艘舰船，二者相加，正好是1207艘，与这个数字相吻合。据N. G. L. 哈蒙德的估计，海军战舰和其他船只的人员总数为40.8万。这个数字大致相当于2000余艘三列桨战舰的人员总数。希腊参战舰船为378艘。[16]两者相加，参与交战的舰船总数应该在2400艘左右。

然而，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最大规模的海战分别是公元前415—前413年雅典远征西西里以及公元前405年的羊河（Aegospotami）决战。就前者而言，雅典两次（134艘、73艘）共出动战舰200艘左右，[17]而修昔底德告诉我们，雅典战舰此前多有损失，在叙拉古大港决战时，双方海军倾尽全力，总数也不过200艘战舰。[18]就后者而言，据色诺芬记载，羊河海战斯巴达方面的战舰在200艘左右，雅典方面180艘，参战舰船总数应该在400艘以内。[19]从波斯战争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希腊及东地中海地区的战舰类型基本未变。因此，战舰的数量，就是海军的规模的明证。

再次，从两次战争所涉及的民族和地理范围来看，伯罗奔尼撒战争显然也要小得多。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这两位希腊古典时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分别重点记述了公元前5世纪最重大的两次历史事件；两位史家的个人经历、撰述风格和历史观都有明显差异。就他们的空间视野而言，希罗多德比修昔底德要开阔得多，前者走遍近东大地，实地考察过埃奥里斯、伊奥尼亚、腓尼基、巴比伦尼亚、埃及、利比亚、希腊各地以及黑海沿岸很多地方，最后定居西西里；而修昔底德所记述和考察的范围主要是希腊本土及爱琴诸岛（可能去过西西里）。修昔底德所记载的历史事件，主要参与者都是希腊人，即便提及其他民族如波斯人、迦太基人等，也并没有作为叙述的核心内容。而由于波斯帝国几乎征服了古代近东所有文明地区，希罗多德所叙述的是以波斯人为中心的世界各国各族，仅波斯远征军中就至少有46个民族。希腊人不过是远征军中之一支，希腊不过是波斯在征服众多地方之后，想要进一步征服的一片小小的区域。在波斯人看来，希腊诸邦不过是波斯帝国西部边陲一些弹丸小邦而已。因此，如果说希罗多德写的是一部“世界”史，那么修昔底德所写的只是一部“地区”史。

最后，再看这两次战争所持续的时间。国际学界通常认为，波斯战争开始于公元前500/前499年伊奥尼亚人叛离波斯人开始，到公元前479/前478年普拉提亚和米卡列之战，延续20年。[20]国内学者则普遍认为波斯战争一直到公元前449年所谓“卡里阿斯和约”的签订才正式结束，绵延50年。修昔底德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持续了27年；色诺芬从斯巴达人角度出发，认为有28年半。[21]

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两场战争的整体规模。笔者认为，N. G. L. 哈蒙德对波斯海军的估计大致合理，对波斯陆军的估计则明显偏低。波斯帝国兴起于亚细亚大陆，其利益的根本在于陆上，因而其统治者历来重视保持一支强大的陆军。因此，哈蒙德认为其陆军仅相当于其海军人数的一半，很难令人信服。从波斯进军的总体战略而言，其海军是作为“配角”，配合陆军向希腊本土推进的。薛西斯出征途中，每到一地，必强征各族丁壮，扩充其军队数量。希罗多德对此有很多生动记载。[22]他估计薛西斯大军中仅来自于欧罗巴地区的就有30万人。[23]据此可以推断，波斯陆军人数绝不至于比海军还少。哈蒙德估计波斯总兵力为65万人。[24]笔者认为，薛西斯的总兵力很可能接近百万人。

以上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波斯战争的整体规模要比伯罗奔尼撒战争“宏大”得多。读者不禁要问，难道是修昔底德不了解这些基本史实吗？肯定不是。那很可能是因为刘博士对相关史料以及“great war”的理解上有问题。

修昔底德是雅典的历史学家，作为雅典贵族和统治阶级上层中一员，在其著作中偏袒雅典的例证并不鲜见。[25]对于自己祖国最终被斯巴达人击败，被迫拆毁城墙、交出舰队的屈辱，无疑也是了然在胸的。当然，他也很清楚，击败雅典的，不仅仅是斯巴达人，还有一个重要帮凶，那就是在战争后期为斯巴达提供军费的波斯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波斯的资助成为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获胜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甚至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当年波斯进军希腊的主要目标之一同样是雅典人。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使得修昔底德自然对波斯人怀有刻骨之恨。而比他更了解波斯人和波斯帝国的希罗多德，恰恰能够比较客观地评价波斯人的历史功绩。这大概也是修氏对这位前辈学者的不满和批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中也就这两次战争加以比较，指出：

历史上最伟大的（*megistos*，*μέγιστος*）战争是波斯战争，但是那场战争在两次海战和两次陆战中就迅速决出了胜负。而伯罗奔尼撒战

争不仅持续了很长的时间，而且在这期间，给希腊带来了空前的灾难。从来没有这么多城市被攻陷、被蹂躏，有些为异族人所为，有些则是党争所致……从来没有这么多流亡者，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被虐杀，他们或是因为战争造成，或是党争的结果。[26]

可以清楚地看到，修氏所强调的重点是战争对希腊各地所造成的影响。就此而言，特洛伊战争和波斯战争对希腊的影响力（造成城市沦陷、人员伤亡或流亡等）也许比不上伯罗奔尼撒战争。大概也只是为了突出这一点，修昔底德有意对波斯战争轻描淡写—说那次战争在一年之内就决出了胜负。这样，他所记述的战争当然就要长得多了。据现代学者研究，修氏这里所说的海战系指阿特米西昂海战或米卡列海战和萨拉米斯海战；陆战系指德摩比利（温泉关）战役和普拉提亚战役。S. 霍恩布鲁尔认为，修氏肯定把马拉松战役排出在波斯战争之外。[27]

综括上述，笔者认为，修昔底德是站在雅典人或是希腊人的角度，着重强调伯罗奔尼撒战争比波斯战争更为重要，对希腊的影响更深远重大，绝不是“规模更为宏大”。关于这一点，为修昔底德作注的著名学者A. W. 高穆曾经就此专门讨论。[28]修昔底德在其著作第1卷第1章所用μέγας和第23章所用其最高级μέγιστος，其用意都是在是在强调，伯罗奔尼撒战争一场前所未有的重要的、重大的或惨烈的战争。

读者在研读修昔底德的著作时，不仅应该逐字逐句的核对原文，还应该通读全书，了解其核心思想，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具体词句的含义。当然，语言和历史知识的储备永远都是无止境的。

四、关于“constitution”的翻译

刘文对于徐译本中将希腊文“*politeia*”（英文“consitution”）译为“宪法”或“政制”提出措辞严厉的批评，指出：

将constitution翻译为“宪法”。这是任何一个对希腊文化有所了解的读者（遑论研究希腊历史的学者）都不能原谅的明显错误。“宪法”是指一个国家的根本法，是一个非常现代的概念，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成文宪法乃是1787年制定的美国宪法。在法律系统高度发达的罗马帝国尚且没有这个意义上的“宪法”，更不要说修昔底德时代的希腊。

《现代汉语词典》是这样解释“宪法”一词的：“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其他立法工作的根据。通常规定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国家制度、国家机构和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等。”[29]的确，早在2400多年前的古希腊时代，肯定没有美国1787年宪法意义上的“宪法”一词。可是，中国最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里面也查不到刘文所说的“政制”一词。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不能讨论希腊城邦“政制”呢？我看未必如此。在希腊许多城邦的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立法活动，有关于城邦总体性的立法，也有就某个具体个案的立法。许多城邦都经历过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由简单到复杂，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就是对现有城邦“宪法”或“政制”的一个全面研究；其《雅典政制》就是讨论雅典政制演变和现行“宪法”状况的专著。

刘博士一口咬定，将“*politeia*”译为“政制”就肯定对，译为“宪法”就必然错，恐怕也太绝对了。诚如刘文所言，古代城邦的法律或习俗，不论成文或不成文的，都可以称为“*nomoi*”，“涉及不同领域，并没有明显的根本和不根本之分，因此也就不可能存在‘宪法’这样的概念”。按刘文的逻辑，既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没有区分也就意味着没有“宪法”的概念。然而，这本身就有些自相矛盾。既然希腊城邦的法律没有根本与不根本之分，也就是说，城邦法律中的那些看似“不根本”的立法，完全有可能就是“根本”法的一部分。如带有传奇色彩的斯巴达早期立法者来库古斯（Lycurgus）的立法，从其内容来看，全面规范了斯巴达人政治、军事、婚姻和社会生活诸方面，说它是一部早期城邦的“宪法”并不为过；又如梭伦立法中关于公民财产资格以及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关于废除债务奴役制的规定，恐怕都不能简单地理解为经济方面的立法。及至公元前5世纪后期，雅典所有重要法律，都必须经由公民大会的表决通过。这也就意味着，所有通过的法律对全体公民都具有约束力，因而也就自然具有某种根本法的涵义。因为按照亚里士多德的归纳，“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为了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公民集团”。[30]

古希腊人固然不可能有近代美国人的“宪法”概念，但是这不等于说他们没有国家根本法的概念，更不等于说希腊历史上不存在相当于“宪法”的历史事物。同样，古希腊人也没有“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概念，为什么刘博士认定这个近代名词是修昔底德著作的最佳题目呢？尽管笔者也未必认同将“πολιτεία”译为“宪法”，但是对于广大普通读者来说，这无碍于对原著的理解；对于专业研究者而言，则需要认真地推敲了。

其实，笔者这种做法参照了国内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早在半个

多世纪以前，日知先生在《雅典政制》中译本“译后记”中指出：“希腊文πολιτεία（英文多译为Constitution），在书名译作‘政制’，因为这是一部政治制度的论著；书中则译作‘宪法’，因为所指的是个阶段性的具体宪法，或成文，或不成文。统一很不易，不如两译。”[31]笔者认为日知先生的处理是适当的。

事实上，假如没有古代中世纪的立法成果，近代“宪法”又何以产生？正如党派、经济、国家、革命、阶级等这些近现代的概念，希腊古典时代并没有出现，难道就不能使用这样的概念去考察古代历史吗？

严肃认真的学术批评对于学术研究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学术批评的宗旨首先是在于通过相互切磋，提高学术水平。关于这些，前辈学者有过很多论述，也给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

通过以上讨论，笔者觉得，在学术批评中，我们都应该尽力避免一种取向，即自视为“裁决者”。这就如同球场上的比赛一样，每一位作者都是参赛者，不能动辄以“裁判”的口吻来对待另一位作者。因为那样，就有可能造成混乱，不利于问题的解决。

笔者主持翻译的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的著作已经出版，新版的修订工作也在紧张的进行之中。古希腊另一位历史学家色诺芬《希腊史》连同其《斯巴达政制》和伪色诺芬《雅典政制》也一并由本人主持翻译出版。[32]对于古希腊三大史学家及其著作，译者真诚希望广大读者能够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共同为普及西方古典文明史知识和提高古典学研究水平争光出力。

徐松岩

---

[1] 本文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题目和内容略有改动。

[2]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黄贤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55页。以下简作“徐译本”。

[3] 希罗多德，VII. 96.1。参阅W. W. 豪和J. 威尔斯：《希罗多德历史注释》（W. W. How and J. Wells, *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2 Vols., Oxford, 1979），第1卷，第53页。

[4] 如由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主持的“柏修斯数字图书馆”（Perseus Digital Library，网址：http://www.perseus.tufts.edu/）。

[5] 多数舰船是30桨或50桨船，船无甲板，每条船需30或50人配备。公元前

5世纪希腊最主要舰种是三列桨战舰，每艘战舰需200人配备。

[6] 希罗多德，VII. 186。

[7] 希罗多德，VII. 60。

[8] J. 博德曼、N. G. L. 哈蒙德、D. W. 刘易斯和M. 奥斯特沃德主编：《剑桥古代史》（J. Boardman, N. G. L. Hammond, D. W. Lewis and M. Ostwal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4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2002年重印本，第526—535页。

[9] 希罗多德，IX. 28—30。

[10] 希罗多德，VIII. 113。

[11] 希罗多德，IX. 32。

[12] 修昔底德，V. 1—8。修氏这里强调两军数量相当。

[13] 修昔底德，VII. 75—87。其中约1.3万人被俘。

[14] 希罗多德，IX. 89—97。

[15] 埃斯库罗斯：《波斯人》，第341—343行。

[16] 希罗多德，VIII. 1。

[17] 修昔底德，VI. 43；VII. 42。

[18] 修昔底德，VII. 70。

[19] 色诺芬：《希腊史》，II. 1.20，2.5。

[20] 参阅徐松岩：《希罗多德Historia诸问题刍议》，《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3期。

[21] 色诺芬：《希腊史》，II. 3.9。

[22] 希罗多德，VII. 38—40。

[23] 希罗多德，VII. 185。

[24] J. 博德曼等主编：《剑桥古代史》，第4卷，第534页。

[25] 参阅徐松岩：《修昔底德史学思想的时代特征》，《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26] 修昔底德，I. 23。

[27] 参阅S. 霍恩布鲁尔：《修昔底德著作注释》（Simon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3 Vol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第1卷，

第62页。在开始翻译修昔底德著作时，笔者手头仅有该书第1卷。

[28] A. W. 高穆：《希腊历史上的最伟大的战争》（A. W. Gomme, “The Greatest War in Greek History”，载论文集*Essays in Greek History and Literiture*, Oxford, 1937, 116ff.）。转见S. 霍恩布鲁尔：《修昔底德著作注释》，第1卷，第62页。

[29]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2年修订版，第1369页。

[30]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5^{b} 20。

[31] 参阅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日知、力野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1978年重印本，第75页。

[32] 色诺芬：《希腊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

译后记

十八年前译者在接到翻译西学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任务时，心里确实有些忐忑不安，十八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古希腊文明博大精深，对于西方乃至全人类文明贡献巨大，影响深远。译者自知学力不济，难以胜任。因为自己对于希腊的历史和文化，充其量只能算是个初学者。虽然三十多年来译者一直对此领域情有独钟，也陆续发表过70余篇小文，承担过几个研究课题，并且于2013年和2015年两次应邀前往希腊、土耳其参加希腊文明的实地考察和学术交流，对于古希腊文明也可以说有一些自己的见解，但根本谈不上对其有多少研究。古希腊的作品创作时间距今毕竟有两千多年，今人如想完全把握原作的原意，谈何容易！因此，译者的想法依然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尽我们所能，把关于修昔底德及其著作的正确知识介绍给广大读者。

修昔底德的著作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晚期（大致相当于中国战国初期），是希腊古典时代盛期的重要著作，在西方文化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两千多年来，尤其是文艺复兴以来，欧美学者对这部著作作过大量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许多精深的研究成果。自1628年霍布斯首次将修昔底德的著作译为英文以来，迄今为止，现代译本（英、法、德、俄、意等，有全书译本和单卷译本）和注释本恐怕不下数百种。其中，近百年来在国际古典学界公认的比较优秀的英译本有三种：史译本、克译本和昭译本（前文已有详细说明，此处不赘）。三种译本都依传统把全书分为八卷，卷下再分章、节，只是在划分章节和段落时稍有差异，具体内容上也因依据抄本不同等原因而略有出入；三种译本在译文质量上各有千秋。史译本是希腊文英文对照的，译文最为忠实；克译本素以文字典雅有力著称；而昭译本在遣词造句方面亦颇具特色。牛津大学2009年出版的哈蒙德的译本，译文质量也很高。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主要是根据克译本，同时参考其他三种英译本，如遇困难，则参照古希腊文原文以及两种注释本加以解决。这两种注释本分别是A. W. 高穆等的《修昔底德历史注释》（5卷本）和S. 霍恩布鲁尔的《修昔底德著作注释》（3卷本）。本书的卷、章、节的划分以古希腊文本和克译本为准。本书注释主要是依据近百年以来的研究成果和对修昔底德著作本身的研究写成，这样做是为了方便读

者核实原文；并且参考了大量考古、文献和实地调研资料。书末的索引，根据以上四种英译本的索引相互参照编译而成，力求更加翔实准确。

本书附录有五项内容。附录一简述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七年的战况；附录二简述古希腊历法及其沿革；附录三为公元前500至前393年希腊历史大事年表；附录四开列译者参考的原著及主要文献，以供广大读者研究和查阅；附录五是漫谈关于翻译修昔底德著作的几个问题。

修昔底德的著作的中译本曾有谢德风先生的全书译本[1]（商务印书馆1960年初版，1978年修订版以及此后多次重印本）和吴于廑先生的节译本（修昔底德著作的第七卷，载《外国史学名著选》，合订本上册，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谢译本主要根据华尔纳（R. Warner）的英译本（企鹅古典丛书，伦敦1956年版）。谢德风先生说，该译本的一个优点对原文作了大胆的处理（如把部分正文内容移入脚注），以便于非专业的普通读者。[2]不仅如此，谢译本还特意去掉传统章节编码，这种做法在半个多世纪前尚可理解，如今读者通过网络可以随时查阅古典著作原文，他们在阅读谢译本时略感不便。而我们手头的华尔纳译本（1972年版）并未把修昔底德的部分正文移入脚注。[3]另外，谢译本中某些译文似还值得进一步推敲。对此，我们通常在注释中加以提示，借以引起读者的思考。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参考了以上两种中译本，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初版和第二版的翻译工作由本人主持。[4]初版至今13年来，译者广泛搜集和征求有关专家和各方读者的意见和建议，修订工作未曾间断，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译文质量不断提高。此次修订，重新撰写了序言，逐字逐句校阅，改正一些错误，并且增加了16幅插图。订正之处超过2000处。[5]在本书翻译和修订过程中，南开大学王敦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易宁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徐晓旭教授和南京师范大学祝宏俊教授对于本书的修订提出了很好的建设性意见；北京师范大学刘林海教授、徐晓旭教授在国外访学期间，还不辞辛劳，多方搜集新近出版的文献资料，有助于把握部分译文原意；译者多年前在北京大学希腊研究中心搜集相关资料时，得到彭小瑜教授的大力支持；首都师范大学晏绍祥教授、复旦大学黄洋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刘玮博士也在百忙之中提供图书资料；尤其是侨居修昔底德故乡的井玲教授不辞辛劳，多方搜集并提供了不少难得的资料；郭涛博士通读了序言并且执笔第四节；国家图书馆解晓毅副研究员、河南信阳师范学院陈思伟副教授、福建泉州师范学院陈彬强副教授等也在资料收集和书稿校订中均多所贡献；宋吉科、刘峰两位高水平读者奉上他们的

研读本书的笔记，对于提高译文的质量皆大有助益；我的爱妻黎冬梅多年来对我的工作始终不渝地支持，在此一并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作为人类轴心时代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的中国和希腊，都为人类文明宝库作出过重大贡献。如今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世界各民族、各国家在其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一定会要求发展其自身的文化，经济全球化必将为文化多元发展搭建一个良好的平台。新的轴心时代世界文化发展的趋势将不是各自独立发展，而是在相互影响下形成文化多元共存的局面。作为自古至今文明血脉未曾中断的古国，中国和希腊必将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2011年，希腊驻华使馆表彰为传播希腊文化作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学人，本人忝列其中；2013、2015年，本人前往古希腊文明的发生地，在希腊和土耳其，参观了雅典、斯巴达、克里特、迈锡尼、科林斯、梯林斯、爱庇道鲁斯、涅米亚、阿尔哥斯、美塞尼亚、奥林匹亚、德尔斐、拜占庭、特洛伊、阿索斯、以弗所、帕加马、米利都、迪迪玛、埃吉那、科斯、锡拉（今圣托里尼）、哈利卡纳苏斯（今土耳其博德鲁姆）等地的文化遗址，并且专门造访了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的出生地，考察了马拉松战役、温泉关战役、萨拉米斯战役、派罗斯战役、美塞尼亚战役、拉德战役以及科林斯地峡、劳里昂银矿、伊奥尼亚、埃奥利斯、苏尼昂海角、攸洛塔斯河、马尔马拉海等重要历史遗址，畅游爱琴海，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与当地学者和民众展开广泛的交流，收获颇丰。实地考察对于准确理解和译注古典著作是十分必要的。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在自己学术成长道路上不断给予我精心指点和热情关怀的诸位恩师，尤其是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永采教授（1933—2013）、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兴运教授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敦书教授，三位老一代历史学家分别是我攻读本科、硕士和博士时期的导师；自己多年来的每一点进步，都凝聚着诸位恩师的心血。另外，衷心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北京世纪文景公司李頔女士、冯慧敏女士付出的辛勤劳动。如今本人译注的古希腊三大史学名著都已奉献给中文读者。国外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也有收藏。限于时间和水平，译文质量距离自己的期望还相差甚远，书中不妥或错误之处势所难免，恳请海内外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徐松岩

2017年4月于西南大学四新村

---

[1] 谢先生1980年去世，1978年的译本应该是他生前最后的校订本。

[2] 参阅谢译本，译者序言，第39—40页。

[3] 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lated by Rex Warner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M. I. Finley, London: Penguin Books, 1972.

[4] 分别于2004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5] 部分译文还参考了魏朝勇：《自然与神圣：修昔底德的修辞政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附录二、三的译文（见该书第215—228页）。

中文版译自

The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by Thucydides

trans. by Richard Crawley

Published by Longmans, Green, & Co. in 1874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7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文景
Horizon

历史

· 详注修订本 ·



[古希腊] 希罗多德 著

徐松岩 译注



文景
Horizon

历史

· 详注修订本 ·



[古希腊] 希罗多德 著

徐松岩 译注



HERODOTUS

[古希腊] 希罗多德 · 著

徐松岩 · 译注



历史

· 详注修订本 ·

上册

HISTORIAE

文景
Horiz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详注修订本/（古希腊）希罗多德（Herodotus）著；徐松岩译注.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书名原文：Historiae

ISBN 978-7-208-14979-3

I.① 历… II.① 希… ② 徐… III.① 希波战争-战争史 IV.① K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5771号

书名：历史：详注修订本

作者：[古希腊]希罗多德（Herodotus）

排版：山东源齐数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ISBN：978-7-208-14979-3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
景

Horizon

社科新知 文艺新潮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Email：info@wenjingbook.cn

中文版主要译自
The Persian Wars by Herodotus
trans. by A. D. Godley
Publish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n 1920–1925
Chinese simplified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Horizon Media Co., Ltd.
A division of Shanghai Century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历史：详注修订本（上）
- 历史：详注修订本（下）

HERODOTUS

历史

[古希腊] 希罗多德 · 著

徐松岩 · 译注



· 详注修订本 ·

上册

HISTORIAE

文景

Horiz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HERODOTUS

历史

[古希腊] 希罗多德 · 著

徐松岩 · 译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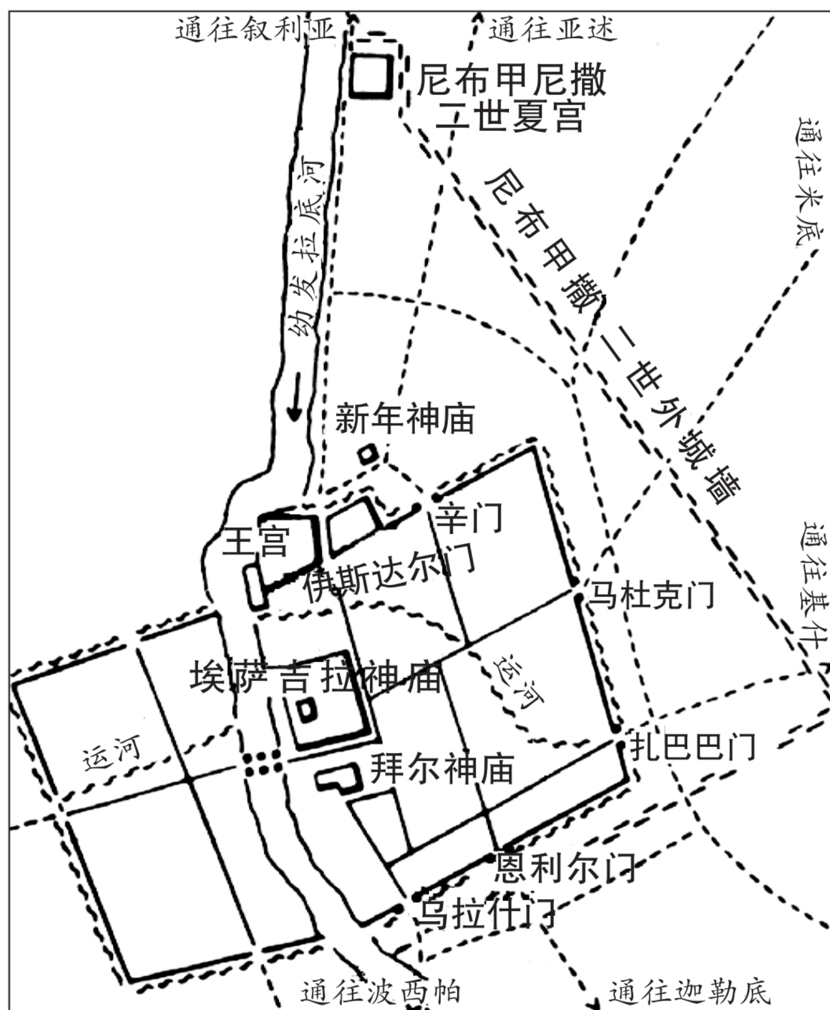
· 详注修订本 ·

上册

HISTORIAE

上海人民出版社

本书出版得到
西南大学希腊研究中心
资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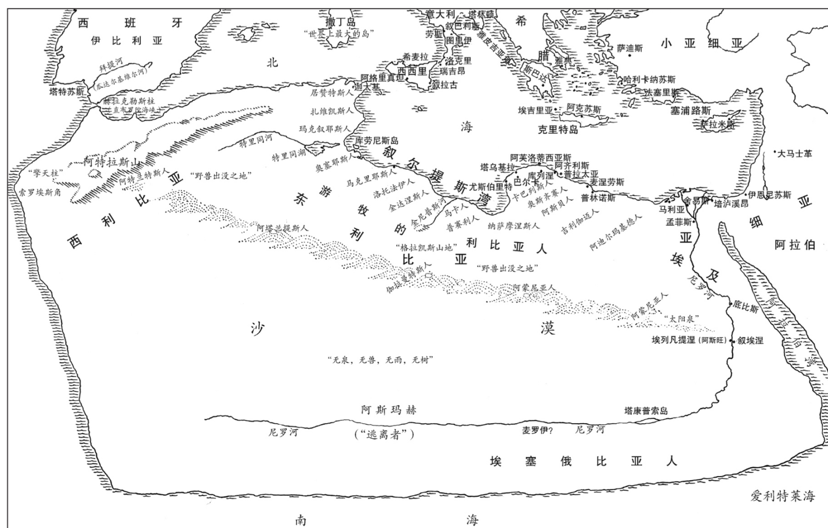

通往叙利亚
通往亚述
尼布甲尼撒二世夏宫
幼发拉底河
尼布甲撒二世外城墙
通往米底
新年神庙
辛门
王宫
伊斯达尔门
马杜克门
通往基什
埃萨吉拉神庙
运河
运河
扎巴巴门
拜尔神庙
恩利尔门
乌拉什门
通往波西帕
通往迦勒底

地图一、古巴比伦城



地图二、波斯帝国

地图三、斯基泰亚



地图四、希罗多德笔下的非洲

地图五、爱琴海及周边地区

- 新版译序
- 第一卷 克丽奥
- 第二卷 优特尔佩
- 第三卷 塔莉亚
- 第四卷 麦尔波门涅
- 第五卷 特尔普西科瑞

地图目录

地图一、古巴比伦城

地图二、波斯帝国

地图三、斯基泰亚

地图四、希罗多德笔下的非洲

地图五、爱琴海及周边地区

插图目录

图1 科林斯僭主佩里安德

图2 死里逃生的克洛伊索斯

图3 德尔斐阿波罗神谕所遗址

图4 三列桨战舰模型

图5 欧帕利努斯引水隧道入口

图6 现存最早的希腊语铭文

图7 藏身陶瓮，躲过一劫

新版译序

一、希罗多德生平及其写作背景

希罗多德（Ἡροδότος，Herodotus，约公元前484—前430/前420年），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地理学家和旅行家。他所撰写的《历史》犹如西方史学大厦的第一块基石，被公认为西方史学史上第一部叙事体历史巨著。古罗马思想家西塞罗[1]称他为“史学之祖”，这一称号无疑是对希罗多德历史地位的确当评价。

正如古希腊的许多著名人物的情况一样，关于希罗多德的生平，流传下来的可靠资料是极其稀少的。他本人在著作中很少叙述自己的经历，而同时代的作家对于他也鲜有提及，且多语焉不详。因此，迄今为止，研究者们对于希罗多德生、卒之年和死亡地点，依然不能完全确定。[2]希罗多德的出生地，是波斯统治之下的希腊城市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3]，隶属于波斯帝国第一省区。[4]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他既是一位希腊史家，同时也是一位波斯帝国的历史学家。希氏的父亲吕克瑟斯（Lyxes）是当地的富人，他的叔父（一说堂兄弟）帕尼亚西斯（Panyassis）[5]是一位著名的史诗作家，据说曾撰写过伊奥尼亚诸邦建城的史诗，声名仅次于荷马。这种家境使希罗多德在青少年时期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天资聪颖的他自幼勤奋好学，对于赫西俄德（Hesiod）[6]、赫卡泰欧斯（Hecataeus）[7]、萨福（Sappho）[8]、梭伦（Solon）[9]等人的作品均耳熟能详。其时哈利卡纳苏斯的统治者乃是听命于波斯人的僭主吕戈达米斯（Lygdamis），他是那位在萨拉米斯（Salamis）海战[10]中表现英勇的哈利卡纳苏斯女王阿尔特密希娅（Artermisia）的外孙。公元前461年，希罗多德家族参与了反对吕戈达米斯的斗争，但遭到失败，帕尼亚西斯被杀害，希氏因受到株连而被迫于同年迁居萨摩斯岛（Samos）。年轻时的这段经历不能不对其日后写作《历史》的政治倾向产生一定影响。

大约自公元前454年起，希罗多德进行过多年艰苦的游历，足迹遍及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除了他自己出生地卡里亚（Caria）地

区，他去过邻近的伊奥尼亚（Ionia）、埃奥利斯（Aeolis）等地，还前往叙利亚（Syria）、吕底亚（Lydia）、弗里吉亚（Phrygia），向东深入巴比伦尼亚（Babylonia），也许还到过阿拉伯半岛（Arabia）；向南到过腓尼基（Phoenicia）、埃及（Egypt）和利比亚（Libya）[11]，最远抵达古代埃及的南端埃列凡提涅（Elephantine）[12]，向西到过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他还横渡赫勒斯滂（Hellespont）海峡[13]，前往拜占庭（Byzantium）、色雷斯（Thrace）和马其顿（Macedonia），向北渡过伊斯特河（Ister）[14]进入斯基泰亚（Scythia），沿黑海北岸直抵顿河（Don，古称塔奈斯河Tanais）及其腹地。[15]据后世研究者推算，他的足迹之广，东西、南北之间跨度分别都达到约1700英里。[16]在距今2400多年前的时代，在交通设施极其落后的条件下，他不畏艰险，披荆斩棘，四处探访，克服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完成了这一堪称壮举的长途跋涉。其间，他通过实地调查，亲自采访，眼界大开；他寻访名胜古迹，考察风土人情，搜罗民间传说和趣闻轶事；他一边考察征集，一边整理分析，从而获得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他写作《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大约在公元前447年，希罗多德来到雅典。其时，雅典国势如日中天，作为雅典帝国首都的雅典城已成为东地中海地区乃至希腊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和海陆交通枢纽；雅典当政者动用巨资大兴土木，各地的能工巧匠汇集于此，文人墨客纷至沓来，雅典成了名副其实的“希腊的学校”。希氏在雅典生活数年，期间与当时雅典的“第一公民”伯里克利（Pericles）[17]以及戏剧家索福克利斯（Sophocles）[18]等政坛精英或社会名流过从甚密；他积极参加城邦的文化教育活动，写诗作文，登台演讲；据说他把自己的作品当众朗读，[19]曾获得过一笔相当丰厚的奖金。[20]

公元前443年，希罗多德和其他殖民者一道，移居到雅典在意大利建立的殖民城邦图里伊（Thurii）[21]，成为图里伊的公民；在那里，他专心著述，直至逝世。《苏伊达斯辞书》中提及的史料认为他最后死于马其顿，但似乎缺乏必要的佐证。希罗多德逝世的具体时间尚难以确定。不过，可以大致肯定的是，大约在公元前425年，他的《历史》就已经完成并且为世人所知。《苏伊达斯辞书》还提到，希罗多德放弃了自己的祖国而自称为图里伊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22]、斯特拉波（Strabo）[23]和普鲁塔克（Plutarch）[24]等古典作家也称其为“图里伊人希罗多德”。相传后人在图里伊为希罗多德所立的墓碑上镌刻着这样的铭文：

这座坟墓里埋葬着吕克瑟斯的儿子希罗多德的骸骨，他是用

伊奥尼亚方言写作的历史学家中之最优秀者，他是在多利斯人的国度里长大的，可是为了躲避无法忍受的流言蜚语，他把图里伊变成了自己的故乡。[25]

古希腊史学从神话与史诗发端，到希罗多德以前，历时约数百年之久，可称为史学上的“孕育期”。对于早期希腊人来说，神话就是他们过去的历史，它们先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流传，后又以英雄史诗的形式传承下来。虽然神话往往蕴含着历史的内核和某些真实成分，却不能等同于历史，因为它还包含了大量的虚构和传说。问题的关键在于，神话的叙事的方式往往是从神意出发来解释人类的所作所为，所体现的是一种以神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与此相反，历史学从一开始就以明辨真假为基本原则，并且试图以理性的方式、以人和人类社会为本来解释事件与行为。韦尔南指出，公元前6世纪，希腊人的思想方式逐渐从神话方式（*muthos*）转向理性方式（*logos*），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哲学的兴起。[26]这种转变的核心内涵是，人们认识到了自己认知能力的无限潜力以及自我感受的重要性，不再依靠超自然的力量来理解和解释自然、社会和宇宙，而是以自身的认知力和自我感受来理解和把握。以神为中心的神话史观不得不让位于以人为中心的历史观，正是在这样的思想转变过程中产生了历史学。[27]希罗多德的《历史》，既明显带有旧时代一些特点，又有许多突破和创新。这部划时代历史巨著在此时此地出现，决非偶然。

首先，希罗多德出生地所在的小亚细亚西部是当时整个东地中海地区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一方面，波斯帝国崛起之后，几乎征服了西亚、北非所有文明地区，促成了空前规模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大融合；另一方面，就爱琴海周边地区而言，公元前7—前6世纪，爱琴海东岸即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在吸收古代埃及、巴比伦、腓尼基、赫梯（Hittite）、吕底亚等文明古国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希腊世界经济、文化最先进的地区。[28]因此，其时希腊的科学家、哲学家、文学家、诗人等大都出生于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及其附近诸岛，史学家亦是如此。

其次，散文编纂形式的出现为史书的写作提供了重要前提。自公元前6世纪起，小亚细亚西部地区的某些城邦出现了“散文纪事家”（*Logographoi*）[29]。他们以简单的、不讲求文辞修饰的散文把关于城市、民族、王公、神庙等的起源的口头传说记述下来。最著名的“纪事家”当数米利都人赫卡泰欧斯，他撰写的《大地巡游记》（*Periegesis*，或译《地理志》），以散文记述他亲身游历各地的见闻。赫氏的作品虽未能保存下来，但是对于曾经拜读过其作品的希罗多德无疑有着重要影响。从其作品的只言片语中，可以感受到赫氏已

经具备一定的批判精神，他指出，“只有我认为是真实的东西，我才把它记载下来”。显然，这些著作已具备历史著作的雏形。

最后，在哲学、自然科学家的影响下，一些学者力图用批判的态度，探索人类的过去和现在，力图写出与历史事实相符的作品，希罗多德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需要指出的是，此前“历史”和“哲学”二词并无明确区分，被伊奥尼亚人称为ἱστορίη（历史）的，正是雅典人所称的φιλοσοφία（哲学）。[30]二者均为探求真理的学问和活动，但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旨在求真，从事“发现”真理，[31]后者本意为“爱智”（热爱智慧）。在希罗多德时代，“历史”本意为“探究”“调查”之意。“历史”探究未知的领域，未知的世界，这和哲学、科学可谓殊途同归。而希罗多德的探究首先意味着游历、考察那些陌生的地区、陌生的国度，力求发现新的知识，新的史实。后世学者将希罗多德著作的题目定为Ἡροδότου Ἱστορίαι，[32]按其原意应为“希罗多德的调查报告”，即他的调查研究的成果。及至公元前4世纪，人们才开始把他所撰写的著作称为“历史”（接近于后世历史著作之意）。那些哲学家、科学家旺盛的求知欲，以及他们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勇气、毅力、思想和方法，都不能不给希罗多德以直接的影响。

希罗多德生逢希腊城邦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时代，耳闻目睹弱小的希腊城邦击败波斯帝国的倾国之师，那无疑是当代最重大的事件。当时希腊诸邦的盟主斯巴达拥有重装步兵约8000—9000人；雅典公民总数不过约3万人，而据希罗多德（VII. 186）记载，薛西斯（Xerxes）出征时波斯帝国军队总数达500多万人，近代研究者普遍认为这个数字是明显夸大失实的。[33]虽然如此，波斯兵力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希腊人，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希腊人在这场生死攸关的大战中以少胜多，赢得了不可思议的胜利，促使他们当中那些有识之士进行反思：波斯人是如何兴起和对外扩张的？希腊人和异族人发生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希腊人何以能战胜众多异族人？世界各地希腊族和其他民族的生活环境如何？有哪些趣闻轶事、独特的习俗和性格？取得过哪些令人惊叹的重要成就？等等。也许正是这样的背景促使希罗多德下定决心，深入调查世界各族人民的文化和历史，撰写一部完备的著作，探究希腊人和异族人以及异族人之间纷争的起因和过程，以传诸后世。

二、《历史》的内容梗概

《历史》的主要内容，似乎早已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了。我国学者不知从何时起，给希罗多德的“调查报告”增加了一个副标题—“希腊波斯战争史”，甚至认为《历史》又名《希波战争史》。[34]这样的引申是否符合希罗多德的原意暂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希罗多德在其著作中使用希腊人、波斯人的概念，其内涵都不是一成不变的，皆有多层含义。当希罗多德在不同的语境下叙述希腊人或者波斯人、异族人的时候，同一概念的内涵有时也有很大差异。因此，纵然我们可以使用“希波战争”（或“波斯战争”）的概念，其内涵也可以有多种不同的界定（有关讨论见下文）。希罗多德著作的题目为Ἡροδότου Ἱστορίαι，现代学者的任何其他引申，往往都容易引发不必要的歧义和误解。

希罗多德的著作原本不分卷，后来被亚历山大里亚的校注学者分为九卷，每卷卷首分别冠以一位缪斯女神，故而《历史》又名“缪斯书”。传统认为整个著作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全书开篇至第五卷27章为第一部分，主要记述波斯帝国的兴起和扩张经过，从居鲁士（Cyrus，约公元前600—前529年）率波斯诸部落揭竿而起、反抗米底人的统治，直到冈比西斯（Cambyses）不断向外扩张、大流士一世（Darius I，约公元前558—前486年）改组波斯帝国中央和地方统治机构，并且准备进攻希腊为止。希罗多德具体叙述了吕底亚、米底、巴比伦、埃及、波斯、斯基泰亚等地区的地理、物产、历史和现状，并且详细介绍了各地的社会生活和风土人情，或者说，他记载了那个时代他所知道的所有异族人（非希腊人）的世界的状况，对希腊人和异族人发生冲突的原因进行了追溯和探讨。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记载波斯帝国的历史不是按照地理分区来描述帝国各地，而大致是按照波斯人征服这些地区的先后次序，由此勾勒出波斯帝国的轮廓。他率先叙述吕底亚人，并不是因为他们最早被纳入波斯帝国的版图，而是因为他们是首先进攻和征服小亚细亚希腊城邦的一支异族人。每当述及一个地区的时候，他总是从当地的自然环境和地理位置说起，然后再叙述其居民的性格、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最后介绍其政治和历史。

从第五卷28章直到全书结束，为第二部分。希罗多德集中记述波斯战争的经过。[35]从叙述小亚细亚伊奥尼亚诸邦的暴动开始，大体按照时间顺序记述了大流士镇压暴动并且出兵希腊、在马拉松（Marathon）战役遭到挫败，随后薛西斯倾整个帝国之力对希腊发动空前规模的进攻、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Leonidas）率军在温泉关英勇战死、希腊联军取得萨拉米斯（Salamis）海战的胜利，直至公元前479年希腊人同时赢得普拉提亚（Platea）和米卡列（Mycale）之役的胜利、波斯势力退出爱琴海地区为结束。在第二部分，希罗多德

集中记述军事、政治史。

然而，这样的划分未必符合希罗多德的原意。实际上，《历史》是以波斯的历史为中心，以波斯对外战争为主线，以波斯和希腊的战争为重点，记述了亚细亚（Asia）、欧罗巴（Europe）、利比亚三大洲（即希罗多德所知道的陆地世界）各地区、各民族的历史、地理、种族以及风俗习惯等，是一部高度统一的“百科全书”式的“世界史”巨著。[36]有研究者指出，希罗多德采用正叙与插叙交叉记述的方式，显示了他本人对于“比较重大事实和比较细小事实”的“高度的协调和综合能力”。而学界之所以认为“缪斯书”是以波斯战争为中心，并且将其内容分为两大部分，主要是因为学者们都习惯地站在希腊的立场上，用“希腊中心观”去分析、研究这部著作，而不是站在客观中立的立场上。[37]从希罗多德自己的表述（I. 5，95）来看，他所要撰写的正是一部波斯的历史。这一点从全书的谋篇布局也看得出来。全书中心明确，线索清晰，重点突出，内容广博而统一。作者的写作方式是正叙与插叙相结合。正叙部分就是波斯的兴起和对外战争，它贯穿全书，自然是全书的中心和主干。苏联学者C. Я. 卢里叶早就指出，希氏在前六卷论及欧罗巴和亚细亚之间关系的时候，“是从波斯的观点，而不是从希腊的观点叙述的”。[38]而插叙部分则是相关国家、地区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等，是正叙的补充，起着丰富、充实著作内容的作用。[39]希罗多德运用这种写作手法相当娴熟，他非常巧妙地安排所穿插的内容，并且知道应当怎样做才不至于影响整体的艺术效果。希氏将正叙和插叙完美结合，宛如“希腊悲剧中的对话和合唱队相互交替一样”。[40]美国学者J. W. 汤普森（J. W. Thompson）对希氏有过这样的评价：

> 这位“历史之父”赋予史学以庄严高贵的风格，这在过去还是从来没有过的。他能够从他的时期以前的那些被看作历史的大量杂乱无章的材料当中，即时构思有条有理的故事；在这点上，他远远超过他以前的任何作家。……尽管这部历史有记述文和轶事集的性质，但它还是具有无可争辩的统一性。使希罗多德的著作高出其他（著作）的是它表现了协调和综合的能力，这是他的前辈见所未见的，而且它还标志着批判性著述的开端，尽管它实际上还很朴素。[41]

事实上，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希罗多德关于希腊城邦，无论是斯巴达还是雅典的内容，都是采用插叙的方式；倘若主要站在希腊人的角度上写作，他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不把雅典政治家梭伦、僭主庇西特拉图（Pisistratus）和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的相关事迹以及斯巴达的历史作为正叙内容加以记述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全

书结尾之处（IX. 122），作者对阿腾巴列斯（Artembares）向波斯人献计的记载，也大致可以说明同样的问题。[42]因此，希罗多德（I. 1）从一开始就“根据在历史方面最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展开他的故事；书中也屡屡把波斯帝国境内的希腊人的“起义”称为“叛离”，也就不难理解了。

《历史》构思深邃，结构完整，力图把当时全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风貌展示给读者。全书各卷大致都有一个相对独立的主题。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卷（克丽奥，Clio，共216章）：主要叙述波斯的兴起和对吕底亚人、小亚细亚希腊城邦、巴比伦人以及马萨革泰人（Massagetae）的战争；说明希腊人和异族人冲突的远因和近因。插叙了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的传奇身世，以及他在对外征服过程中所涉及的上述诸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等。

第二卷（优特尔佩，Euterpe，共182章）：主要叙述居鲁士之子冈比西斯的继位，以及他筹划进兵埃及的过程，插入了对埃及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民俗以及宏大工程（金字塔、迷宫、运河等）的介绍；他特别提到（II. 164）：“埃及人分成七个不同的等级—他们分别是：祭司、武士、牧牛人、牧猪人、商贩、译员和船夫。”关于埃及的史料的主要来源就是作者的亲自观察，以及埃及孟菲斯、底比斯等地神庙中的那些知识渊博的祭司的口述。

第三卷（塔莉亚，Thalia，共160章）：主要叙述冈比西斯征服埃及，波斯帝国首都发生政变，高墨达（Gaumata，即巴尔迪亚［Bardiya］）短暂执政[43]，以及大流士等人组成“七人帮”，密谋刺杀巴尔迪亚，成功夺得统治权，[44]并且采取措施加以巩固，以及攻克巴比伦的经过；记载了政变者就波斯将采用哪种统治形式所展开的精彩辩论（III. 80—88），详细说明了大流士将其帝国划分为20个省区及其缴纳贡赋的情况（III. 89—97）。插叙了斯巴达人攻打萨摩斯岛的情况，介绍了印度、阿拉伯人的历史、风俗习惯和当地特有的一些动植物。

第四卷（麦尔波门涅，Melpomene，共205章）：主要叙述大流士在攻取巴比伦城之后，以斯基泰人曾经侵入亚细亚为借口，御驾亲征斯基泰亚，以及派兵出征利比亚的经过。斯基泰人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以“游击战”与波斯人周旋，使入侵者疲于应付，接连受挫。最后，大流士巧施“金蝉脱壳”之计，侥幸逃离了斯基泰亚；回师途中，他派兵征服了色雷斯。其中插叙了斯基泰人的传说、历史和民俗风情，描述了“女儿国”中阿玛宗人（Amazons）的生活习俗。

第五卷（特尔普西科瑞，Terpsichore，共126章）：主要叙述波斯名将麦加巴佐斯（Megabazus）在公元前499—前494年间率军征服色雷斯，以及米利都等伊奥尼亚城邦发动反叛（所谓“伊奥尼亚起义”），火烧萨迪斯（Sardis）的过程。暴动领导人阿里斯塔哥拉斯（Aristagoras）前往斯巴达求援遭到拒绝，而雅典等邦同意出兵相助。其中插叙了有关斯巴达的政治、历史、风俗，以及雅典摆脱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克里斯提尼改革等内容。伊奥尼亚人的暴动和雅典人的行为激怒了大流士，一场大战势所难免。

第六卷（爱拉托，Erato，共140章）：主要叙述波斯人取得拉德（Lade）海战的决定性胜利，以及平息伊奥尼亚暴动的经过；接着叙述大流士两次派兵出征希腊：第一次，公元前492年，波斯人在阿索斯（Athos）海角遭遇风暴，300艘舰船、2万多兵士葬身海底；第二次，公元前490年，波斯大军长驱直入，攻克爱利特里亚（Eretria），随后在阿提卡登陆，双方在马拉松平原展开厮杀。结果，雅典人以少胜多，大获全胜。其中插叙了斯巴达的政治、历史以及雅典与海上强敌埃吉那（Aegina）之间的争斗过程。

第七卷（波琳尼娅，Polymnia，共239章）：主要叙述大流士之子、波斯国王薛西斯举国动员，亲自统率海陆大军征讨希腊的经过。经过三年的准备，波斯大军再次出征，全军从赫勒斯滂海峡所架设的桥梁通过，进入欧罗巴；陆军经过艰难跋涉，抵达希腊人扼守的德摩比利（Thermopylae）关隘（即温泉关），斯巴达国王列奥尼达麾下的希腊勇士据险死守，奋起抵抗，使波斯大军一筹莫展；后波斯军出间道绕攻希腊人身后，列奥尼达率全体将士殊死搏杀，悉数阵亡。其中插叙了希腊的部分城邦结成反波斯联盟，共推斯巴达为盟主；详细介绍了波斯军中数十个民族的军事装备和他们各具特色的服装饰物。

第八卷（乌拉尼娅，Urania，共144章）：主要叙述希腊联盟的海军先在阿尔特密西昂（Artemisium）与波斯人展开海战，继而从那里撤离；雅典海军统帅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说服同盟海军在萨拉米斯附近集结，并且说服雅典人将其老弱妇孺撤往特洛伊曾（Troezen）、萨拉米斯和埃吉那，以及希腊联军最终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战后薛西斯准备班师回国，他接受玛尔多纽斯（Mardonius）的建议，留下30万陆军驻守色萨利（Thessaly），准备来年卷土重来。其中插叙了对伯罗奔尼撒半岛早期居民的介绍，以及泰米斯托克利和雅典海上势力的发展。

第九卷（卡利奥佩，Calliope，共122章）：主要叙述希腊联军在普拉提亚战役中以少胜多，击败波斯陆军主力，以及同日希腊联军在小亚细亚的米卡列，击溃了停泊在那里的波斯舰队的经过。米卡列战

役之后，希腊联军乘胜向赫勒斯滂进军，围攻位于色雷斯的波斯据点塞斯托斯（Sestos）城。此时，希腊士兵思乡心切，厌战情绪渐渐滋长；孤立无援的波斯人在夜色掩护下逃离塞斯托斯，希腊人攻占此城，然后撤兵。全书至此结束。

三、希罗多德的主要贡献

《历史》是一部划时代的巨著。作为希腊乃至西方史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既具有散文说书家那种有闻必录的特点，又具有客观求实、科学严谨的求真精神和批判精神。《不列颠百科全书》“希罗多德”条目的作者强调指出：

> 希罗多德所著《历史》的总寓意：巨大的繁荣是“一个很不可靠的东西”，它会导致衰落，特别在像薛西斯那样有骄傲和愚蠢伴随的话。薛西斯进攻希腊，按常人的全部推理来看应当是取胜的战争，但却无可挽回地失败了。希罗多德借此表明，“骄者必败”这样的一个古老的教训已为他当时最伟大的历史事件所证明。希罗多德相信上天的报应是对人类邪恶、骄傲和残酷的一种惩罚，不过他在记述历史事件时重点放在人们的行动和品格上，而不强调神祇的干预。这种根本上是理性主义的立场在西方史学史中乃是一项划时代的创举。[45]

这个评价是中肯的。希罗多德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可以着重从如下几个方面加以考察。

（一）从希罗多德撰史的宗旨来看，他力图撰写一部人类文明世界的历史，视野之开阔，内容之丰赡，皆远远超过其前辈。作者开宗明义地申明自己写史的目的（I. 0）：“以下所发表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希罗多德调查研究的成果。其所以要发表这些研究成果，是为了保存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使之不至于随时光流逝而被人淡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族人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荣光，特别是为了把他们相互争斗的原因记载下来。”这反映出他写史的宗旨，是保存人类的功绩，探求战争的起因，以为后世所借鉴。

本着这个目的，希氏全力以赴搜罗资料，记叙了当时那个“世界”的历史。他广泛采用口传史料，探索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诸如地理环境、民族分布、经济生活、政治制度、传说往事、宗教信仰等

等。

希罗多德强调通过他的主观努力，保存前人的功业，其实际目的是要通过对人类诸文明的叙述，从吕底亚人、埃及人、波斯人等诸民族的经历和克洛伊索斯（Croesus）、居鲁士、大流士等个人的命运中，使广大读者体悟出这样的道理：命运多变，世事无常。最富有的人未必是最幸福的人，因为财富时常在更换它的主人；人们最好在事物呈现出一定的趋势的初期就积极应对，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这是希罗多德对历史和现实发展变化规则的高度概括，而在叙述“多变”“无常”的同时，隐含着他对历史发展变化的“有常”，即某种规律或必然性的理解，他希望读者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无论对于民族抑或个人，都应该随机应变，及早作出明智的抉择。

毫无疑问，希罗多德明确提出自己著作所要记载的不是奇闻轶事，而是自己的“调查研究的成果”，是经过一番筛选探究，比较分析或某种认识方法加工后而得到的学术成果，在叙事连贯、有闻必录的基础上，论其原委，辨其真伪，把各地各族的历史纳入一个井然有序的体系之中，同时，又以当代最重大的事件—波斯战争缀其始终。历史所记载的内容除了种种现象之外，更重要的是其背后的“原因”；希氏所说的“研究”，实际上是尽可能多地了解人们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看法。这种有意识地搜集、陈列经验的行为，恰恰是系统的历史认识所迈出的第一步，也是历史研究最基础的一步。[46]

（二）能够综合地理解和探讨历史中的因果关系。希氏对于历史中的因果关系的看法，往往具有两面性。一方面，他虔心信神，甚至有些迷信，在其著作中屡屡提及梦、征兆、神谕以及因果报应的故事，津津有味地讨论神意及其表现；另一方面，他又接受了伊奥尼亚唯物论和怀疑主义的观点，重视探析导致事物发展变化的各种因素，尤其是其物质基础。

在希罗多德看来，神祇是爱嫉妒的。在人世间，越是强大有力的人，他们往往就会依仗自己的实力继续扩充势力，力图获取更多的东西，而神祇出于嫉妒，就越发要打击这样的人，使其身败名裂。这有点类似中国古人“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观念。希罗多德的关于战争的叙述，看似平淡无奇，实际上却是在诠释一个古今通用的法则：物极必反，好战必亡。此前的强者，无一例外；现实的波斯，也注定如此。于是，不可一世的波斯人之所以败于马萨革泰人、斯基泰人和希腊人之手，也许就是因为波斯人的势力太强大了，人世间已无对手，因而其失败乃是天命、神意使然。

同时，希罗多德把伊奥尼亚科学家探索宇宙的起源和演化的方

法，运用于探索各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战争的起因。这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在研究每个地区或国家的历史时，在一定程度上注意了当地生产、经济状况以及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详细记载了埃及人、巴比伦人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的状况，强调指出埃及、新巴比伦王国和波斯帝国的富饶、强盛和文化发达是与其农业、手工业的繁荣和对外贸易的兴盛分不开的；一些国家向外扩张的经济动因是掠夺财富、人口、占领土地。其二，注意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重要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从来都离不开他们所生活的环境，地理环境对于古人的影响程度无疑更甚于今人。希氏强调指出，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由于土壤疏松肥沃、气候温和、灌溉便利，因此，这些区域的人民在生产工具较为原始的情况下，农作物种植依然可以获得较好收成，从而为国势强盛和文化的繁荣奠定基础。这样，他实际上揭示了古代东方之所以成为人类文明发祥地的客观条件。其三，强调人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他既重视叙述一般群众的历史作用（如关于对埃及大批民众参与修建金字塔以及亚非欧各族人民英勇抗击波斯人入侵的记述），又能较为中肯地评述杰出人物的历史地位。如他对于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二世）和大流士（一世）削平内乱、励精图治，巩固波斯帝国的统治的丰功伟绩，都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而对于斯巴达人、雅典人当中那些抗击波斯入侵的领导人如列奥尼达、米太雅德（Miltiades）、泰米斯托克利以及普通民众的作用，都予以详细地描述和充分地肯定。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讨论人和国土的关系（VIII. 61），并且多次强调人性的弱点（VII. 16，49）。这些实际上又是他的人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其四，在谈到希腊人和异族人战争的起因时，他明确指出，“根据在历史方面最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腓尼基人是引起争端的肇始者”（I. 1），但似乎并未把它视为战争的根本原因；在谈到波斯入侵希腊的原因时，他认为波斯人以希腊人援助米利都人暴动为借口出征希腊，其意图是尽可能多地征服希腊的城邦（VI. 44）。关于希腊人战胜波斯人的原因，他作了多方面的分析，如波斯军队人数虽多，但成分复杂、劳师远袭、指挥不力、战术死板、地形不熟、贻误战机；而希军虽寡，但熟悉地形、士气高昂、以逸待劳、指挥有方、战术灵活得当，并且很好地把握住了战机。这样，希腊人和波斯人交战的最终结果自然就截然不同了。

希罗多德亲眼目睹过以雅典为首的希腊城邦文化发展和繁荣的盛况。然而，在希罗多德看来，希腊文化的源泉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来自东方文明古国，正如希腊的一句著名的谚语所说：“光明来自东方。”希腊的文化实际上就是对东方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为此他陈述了大量相关的历史事实：东方诸民族的生产技术、神话、宗教、艺术、文字、文学、科学以及风俗习惯等等，无不影响着希腊人。他的看法在相当程度上已为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所证实。自从1980年英国

学者O. 穆瑞（Oswyn Murry）提出“东方化时代”（时间界定在约公元前750—前650年）的概念以后，很快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47]其他学者，如M. 贝尔纳（Matin Bernal）和W. 伯科特（Walter Burkert）的相关研究成果，都从诸多方面揭示了东方文明对希腊文明的重大影响。[48]

在希罗多德的因果观中，宿命论和朴素的唯物史观等诸多因素是杂糅在一起的。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对历史事物的分析往往具有双重性，如他在对梦作解析时，有时候认为梦是神托的，有时候又予以否认，而说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VII. 16）；他还认为，冈比西斯的精神失常可能完全不是因渎神而受到的惩罚，而可能是生来所患癫痫所致。必须看到，直到古典时代，希腊普通民众科学知识有限，他们普遍是很迷信的，希罗多德往往能够对神谕、征兆等作出某种理性分析，说明他具有超出同代人的睿智。

（三）具有民族平等的思想。希罗多德是一位公正而富有同情心的观察家，他不但能够理解世界各民族之间的种种差别，而且以考察人类的不同特性和经验的广阔领域为乐事。[49]希氏对他所涉及的世界各族持公正的态度，是《历史》的突出特色。正如美国学者依迪丝·汉密尔顿（Edith Hamilton）所说：“他的毫无偏见已臻极致。希腊人轻视外国人—他们称外国人为‘野蛮人’，但是希罗多德从来不这样。希腊和波斯争战的时候，他坚定地站在希腊这一边，但他也钦佩波斯人，也赞美他们。他认为波斯人都很勇敢、侠义、诚实。他在腓尼基和埃及的见闻对他来说都是值得赞叹的，即使在野蛮的斯基泰亚和利比亚他也能找到值得赞美的东西。”[50]无论是异族的，还是本族的，凡是美好的东西，凡是值得赞叹的，都予以肯定，尤其是对东方的文化倍加推崇。他指出，希腊的许多文化源自于东方，希腊字母是从腓尼基人那里学来的，埃及的太阳历比希腊的历法更准确，[51]希腊人所使用的日晷最早是由巴比伦人发明的，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学会了几何学[52]等等。

希罗多德从相对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习惯成自然，各民族均把各自的习惯视为最佳，彼此应该尊重。他写道：“如果有人提议来评选出世界上各种风俗中哪一种在他们看来是最好的，那么在经过考察之后，他们就肯定选择本族的风俗习惯。每个民族都深信，你们自己的习俗比所有其他民族的习俗都要好得多。”据他记载，大流士在担任国王期间，曾召见一些希腊人，问他们付给他们多少钱，他们就愿意去吃掉他们已故父亲的遗体。希腊人回答说，无论给多少钱，都不可能诱使他们去做那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他又把那些居住在印度、有吃掉自己的双亲习俗的卡拉提亚人（Callatians）召来，问他们付给他

们多少钱，他们才愿意焚烧自己的父亲的遗体。这些印度人立即大叫起来，认为国王根本不应提起这种可怕的行径（III. 38）。

在希罗多德看来，国家的政体，无论寡头政体、民主政体抑或专制政体，它们之间并没有明显的优劣之分，而是各有利弊。不过，由于他年轻时候在祖国的经历，他很自然地崇尚自由，讴歌民主政治。对于波斯人，他强调其侠义、诚实、组织严密，而且说他们勇敢过人（如他们与佩着护身装备的希腊士兵作战时，不穿戴甲胄）；同时也对波斯官僚贵族的残虐行为、后宫制度、洗劫城镇等行为，深感震惊。

希罗多德通过对埃及历史的实地考察，成为“第一个系统地记述了历史时期中存在的人与环境的关系”的学者。[53]他认为社会制度、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文化艺术、典章制度等，都和该民族所在地区的气候、土壤、物产有关。他着重观察各民族的自然环境和社会风尚，合理地解释希腊人、埃及人、斯基泰人、利比亚人风俗和行为方式的差别。他认为自然环境有了改变，风俗习惯也相应地有所改变。希罗多德既然将人类的风俗习惯、文化制度的差异予以“自然”的说明，当然就不会在希腊人和异族人之间有任何种族歧视了。[54]由于他特别重视非希腊人的文化，曾被后世一些作家如普鲁塔克等诬为“亲蛮派”作家。其实这是对希罗多德其人其著的误读所致。[55]

（四）科学而多样的治史方法。《历史》内容浩繁，要写好这样一部史著，没有一套较为完善而且合乎科学的治史方法是难以完成的。希罗多德大胆创新，运用了丰富多样并且行之有效的治史方法：

1.坚定执着的求真精神。“文史不分家”是古代作品的普遍特征，而历史学区别于文学的最重要之处就是它所记载的事实必须真实发生过。古希腊的历史学家都程度不同地具有求真意识，要求自己对历史事件进行客观记载，尽量排除各种主观意识。在这方面，希罗多德颇有代表性。他认为历史是对过去的研究，其中包括两个基本要素，一个是证据，即对事实的忠实的陈述，而不是史诗或戏剧中的神话和传说，一个是推究真相的活动。[56]在搜集史料、考订史料方面，希罗多德是一位严肃认真的学者，态度严谨并且善于存疑。因此，人们称赞他“是极其正直和诚恳的”。[57]

求真精神是希氏治史方法的精髓。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秉笔直书，兼收并蓄，富于批判精神。他非常坦率地陈述种种故事，不断地批评所使用的史料。他认为，只要他觉得是真知灼见，哪怕大多数人不喜欢，他也决不会避而不谈的（VII. 139）。尽管希罗多德对某些史料失于轻信，但就其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来说，他还

是“精明而富于批评精神”的，[58]并且“表现出一定的理性倾向和批判能力”。[59]英国学者R. G. 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认为，希罗多德并不是“毫无批判地相信目击者所告诉他的任何事情。相反地，他实际上对他们的叙述是严加批判的”。[60]因此，对于那些无法确定其真伪的史料，他一般采用客观的陈述，由读者自己选择正确答案。他写道：“就我本人而言，我的职责是报道我所听说的一切，但我并没有义务相信其中的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整个这部历史来说，这个评论都是适用的。”（VII. 152）[61]正因为这样，《历史》所保存的史料是相当丰富的。其二，重视实地考察，强调独立思考。如果没有极为强烈的求知欲和坚定不移的信念，希罗多德长时间艰苦卓绝的实地考察活动，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他指出（II. 99），“关于埃及的内容，是来自于我个人亲自观察，叙述的是我独立思考而形成的意见，还有我亲自调查研究的结果。”我们知道，希罗多德所搜集的史料不仅有政治、经济、法律、历史文献和许多神话、传说、宗教方面的材料，还有丰富的遗物古迹、现实材料和各种民族学、人类学、动物学、农学、医学以及地质学的资料，其著作堪称一部“百科全书”。而作者只懂希腊语，当时能直接利用的希腊语文献极少，因此希罗多德撰写《历史》，首要地是靠他个人的观察和探询的资料。一方面，他周游各地，进行广泛的实地考察。每到一地，他总是向各种人等了解当地历史，特别是去拜访当地知识渊博的祭司。在调查过程中，一旦发现某个重大历史问题需要厘清时，便立即改变行程，不辞辛劳地去寻根问底，核对史实。希罗多德这种注重实地考察（正合ἱστορίη本义）的精神，为其后西方古典史家所效仿，并且发展成为西方史学研究者迄今所尊奉的一个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他通过比较各种说法之异同，从中剔除伪史，保存信史。他常常举出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说法，然后谨慎地作出选择，肯定其中一种他认为是最合理的解释。在不能断定史料之真伪时，或者存疑，或采取“客观主义”态度。另外，他还能初步运用追溯语源的办法来取得古代历史的史料。古代的城市、民族和国家的名称往往是从其建立者或始祖的名字派生而来。他推论说，波斯人的名称源自波塞斯（Perses），希腊人是从希伦（Hellen），多利斯人是从多鲁斯（Dorus）衍生而来的。

总的来看，希罗多德是一位富有批判精神的学者，在叙述历史事件和人物时，他总是尽可能地指明其出处、来源并加以评述，有时甚至对那些流行的故事加以尖锐的批评和嘲笑。而每当他掌握了一种他认为更为可信的说法的时候，就会毫不犹豫地摈弃其他的说法。但是，由于辨别真伪是以他自己所掌握的知识为依据的，因而有时对某些确凿的记载也会作出误判，譬如他一口否定腓尼基人曾经绕行非洲的说法，却恰恰证明了故事的真实性。[62]无论如何，希罗多德用这样的方法，把调查研究和人类知识的范围推至业已逝去的未知世界。

正如柯林武德所说，“希罗多德由于善于提问，是能够从报道者的δόξα（意见）中抽出ἐπιστήμη（知识）来的，因而也就能够在希腊人认为是不可能的领域中获得知识”。[63]

2.推陈出新的历史编年法。希罗多德在选择、排列、叙述历史事件以及对历史作出合理解释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认识时序对解释因果的重要性；时间序列的确定，有利于人们理解事件的发生、解释某个事件与其他事件的关系。希氏独辟蹊径，在这方面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他的做法是把在波斯帝国所发生的事件与希腊历史纪年统一起来，将东方年代学的记录同希腊名年官纪年法联系起来，然后再插叙其他地方同时发生的事情，从而清晰地确立了记叙历史发展的纵向坐标。这种将同一事件在双方编年史上加以对照，确立其时间定位的方法，开拓了在更大范围内发现事件的内在联系，从更广阔的视角解释历史的思路。[64]

希罗多德在叙述吕底亚、米底、巴比伦、埃及、波斯、斯基泰亚、利比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历史时，非常巧妙地将这些国家的重大事件、历史人物与波斯帝国的统治者联系起来，从而说明其所处的时代。目前史学界关于吕底亚、米底、埃及、波斯等国的某些历史纪年，就是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推算出来的。虽然某些年代有不少失误，但总的来说其准确性已经得到公认。国内一位古波斯史专家指出：“研究米底的历史主要是依据希罗多德的《历史》的记述。希罗多德是一位谨慎的历史学者。在营救当时已被普遍遗忘的以往事件的限度内，他的记述是可靠的。”[65]

事实上，希罗多德的时间观念是比较清晰、明确的。正如一些学者所指出，“《历史》的前半部分是按照波斯帝国发展的年代顺序写作的，后半部分是按照较为严格的年代顺序写作的”。[66]可见，“希罗多德在心中一定有自己的时间观”。[67]在没有任何标准纪年方法的时代，为了恢复历史事件的年代顺序，希罗多德要克服诸多困难。为此，他以波斯帝国统治者的当政时间为主轴，参照其他地方同时发生的事件来编排年代顺序。事实证明，这种纪年方法在当时不失为一种较为先进的方法。

希罗多德指出，居鲁士打败米底人而创立波斯帝国，在统治了二十九年之后战死（I. 214）；居鲁士死后，冈比西斯继承了王位，他在位时间为七年零五个月（III. 1，66）；冈比西斯死后，“冒充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的那个穆护斯美尔迪斯平安地统治了七个月”（III. 67）；随后，大流士成为国王，“统治波斯的时间总共为三十六年”（III. 88；VII. 4）；“大流士死后，他的儿子薛西斯继承了王位”（VII. 4）；“在大流士去世的第二年，薛西斯就出兵去对付那些

叛离他的人们”（VII. 7）；“薛西斯在收复埃及以后的整整四年间，一直在募集军队，作出征前的一切必要的准备。在未满第五年的时候，他率领着一支大军开拔出征了”（VII. 20）。[68]

希罗多德所记载的这些历史事件都是相互关联的，一旦确定其中某一事件的年代，其他的年代也随之可以解决。他提到，薛西斯大军是在春天从萨迪斯出发远征的，而希腊海军在取得萨拉米斯海战胜利之后，拉栖代梦人（Lacedaemonians）在科林斯地峡修筑壁垒，工程即将告竣时，因为发生日食而突然撤退（IX. 10）。据近代天文学家推算，此次日食发生在公元前480年10月2日。由此可以确定波斯帝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代：波斯国王薛西斯进军希腊的时间在公元前480年春天至10月初。根据这个年代，可以较为准确地推算出波斯帝国前期王表：

居鲁士：公元前558—前530年在位

冈比西斯：公元前530—前522年在位

伪斯美尔迪斯：公元前522年（3月11日—9月29日）在位

大流士：公元前522—前486年

薛西斯：公元前486年继位，前480年御驾亲征希腊。

经过希罗多德创新的这种纪年方法，虽然算不上完美，但仍为后世许多史家所效仿。全书所记载史事的年代顺序基本准确，但是这种编年法不能给读者以明晰的时间概念，而且有些年代也有错误。随着考古学、亚述学的发展，现代学者根据其他资料就相关问题加以比对、补充和订正。

3.视野广阔的历史比较法。希罗多德是世界历史上最早运用比较研究方法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世界历史的发展纷纭复杂、丰富多彩，各个地区、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千姿百态、异彩纷呈，作为一位具有世界眼光的学者，希罗多德自然要对他耳闻目睹的各种文化加以比较，而首先是把希腊人的文化与非希腊人（异族人）的文化加以比较；其次是异族人之间以及不同方言、不同区域的希腊人的比较。如他在书中就埃及人与世界其他民族的习俗进行了广泛的对比（II. 35—36）。希罗多德的历史比较范畴相当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地理、习俗等领域，较好地说明了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参考材料，这无疑是他在史学方法方面的一个重要贡献。通过比较不同地区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希罗

多德从中凝练出许多精湛而发人深省的历史训诫。同时，通过比较，可以把陌生神秘、光怪陆离的异族文化展示在读者面前，虽然希罗多德的历史比较研究方法还较为原始朴素，但依然是希罗多德构建世界历史的重要方法。

4.真实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的写作方法。《历史》是用散文写成的巨著，开欧洲散文文学之先河。[69]因此，它不仅是一部古典历史学名著，而且是一部古典文学名著。作者运用高超的艺术手法，把历史真实性和艺术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希罗多德是一位故事大师，极善于编排故事：完美的背景、统一的格调及逻辑上的因果顺序，都使得他的著作常常显现戏剧性高潮。他的这种才能在对人物细致入微的刻画、生动细腻的描写、多样的选材以及语言的简洁明快等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历史》虽然卷帙浩繁，但是读起来依然让人觉得饶有兴味，毫无枯燥之感。后人称赞他的成就，说他将“严肃的科学内容跟具有高度艺术性的表述方法结合在一起，他的历史也正是用散文写成的史诗”。[70]

首先，从《历史》的写作方法和结构来看，其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在一个贯穿始终的骨架故事中，又嵌入了一个又一个插话故事，甚至插话之中再插话，环环相扣，形成引人入胜的“故事链”，而这种写作手法恰恰是东方文学的传统特色。希罗多德的成功之处在于他能够以最巧妙的手法配置各种素材，将其安插到最适当的地方。由一个主题转入另一个主题，通常都是自然过渡。我们甚至可以说，整部《历史》就是以希腊人和异族人的冲突贯穿起来的，中间穿插了很多内容，如关于斯基泰人的部分，单独看似乎是相对独立成篇的，而在全书的框架中，它只是一个特大“插话”。因此，希罗多德的著作看上去结构凌乱松散，[71]普通读者往往会被这种表面上的“形散”所迷惑，而其全书的布局实际上是相当严整的，是名副其实的“形散神不散”。

其次，希罗多德能够娴熟自如地运用、搭配各种不同体裁的素材，这是他的独创。[72]纵观全书，希罗多德具有超强的驾驭各种素材的能力，这使其著作中的插叙及插入的小故事配置得相当精妙，犹如希腊悲剧中的对话和合唱队的交替出现一样，更增添了《历史》的艺术效果。鲁斯对此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希罗多德独创了一种文学形式，他把对因果关系的合理分析和对历史事件的巧妙叙述融为一体，并确为古代所有其他史家所仿效”。[73]

再次，《历史》的语言丰富多彩，词汇丰富，文笔华美，行文流畅可诵而有韵致。在述及传说逸闻之时，他使用了娓娓动听的民间故事语言；在表现宏大壮阔、情绪昂扬的场面时，他运用了阿提卡的悲剧词汇；在述说唇枪舌剑的论争辩难时，他采用了精巧的修辞学方

法。《历史》之中不乏精彩的演说，这一点显然对修昔底德有直接影响，后世研究者对此往往有所忽视。总体而言，希罗多德的文体比修昔底德更为优美。此外，希罗多德还常常援引贤哲的名言或者格言，使其著作更富哲理。近代史学大师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赞赏希罗多德的作品，说他“有时是写给儿童看的，有时是写给哲学家看的”。[74]

最后，希罗多德善于运用对比、对话来刻画人物的不同性格或者揭示不同的风俗。他在描绘梭伦造访克洛伊索斯宫廷的情景时（I. 29—33），把夜郎自大、刚愎自用的克洛伊索斯和见多识广、聪明贤达的梭伦两个形象鲜明的人物加以对照；他描述年迈多疑的米底国王阿斯泰亚基斯（Astyages），以映衬年轻果敢的波斯国王居鲁士；他把大流士即位时欢乐的场面与镇压叛乱时的惨烈场景相对比；在描写希腊人时，也运用比较的手法把斯巴达人和雅典人的性格特征充分展示出来。这样，他笔下的国王、大臣、学者、医生、士兵等，个个栩栩如生，跃然纸上。J. W. 汤普森是这样评价希罗多德的历史文学成就的：

> 在所有曾经存在的历史作家中，希罗多德是最接近于不朽的了。公元3世纪撒摩撒达人琉细安（Lucian of Samosata）曾这样写道：“我虔诚地希望能够模仿希罗多德……他那令人愉快的风格，他那构思的技巧，他那伊奥尼亚语的天然魅力，他那万千警句构成的财富，或者是那成匹锦绣上的万千花朵中的任何一朵，如果学到手该多好啊！”[75]

（五）首创历史叙事体。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历史编纂方法。古代的史书体例，大体有三种：以年代为中心的历史编年体，以人物为中心的历史传记体，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体。希罗多德开宗明义，申明其著作旨在调查研究（Historia），调研探究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三类：人类学、制度研究、战争史。[76]此前，编年体史著已经出现，希罗多德搜集了大量史料，在此基础上加以分类、梳理、考证，将其编纂成书，融入一个完整的体例之中，从而为后世的历史叙事体奠定了基础。这种体裁成为其后西方两千多年史著的正宗体裁。J. W. 汤普森指出，“虽然历史科学已经提出了更高的问题，但这种叙事史却永远不会被废弃，永远不会死亡。它存在的理由，是因为它能满足永远存在的需要。”[77]

当然，希罗多德的史学思想和方法也有其时代局限，这与其自身经历有关。其一，希罗多德认为历史的发展、国家的兴衰和人事的成败都有一定的规律性，这种规律主要表现为因果报应。和他的先辈们一样，他认为因果报应的主要动力来自神祇、天命，但希氏明显更注

重人事。其二，史料中有不少错误。《历史》所涉及的内容极其广博，希罗多德不可能精通所有的知识领域。譬如他不谙军事，不善于描写恢宏的战争场面，这是他叙述军事活动时容易出错的原因之一。同时，他在无法确认史料的可信度时，往往只是依据常识来判断其正确与否，因而也造成一些错误。如他断然否认腓尼基人环绕非洲航行的真实性，就是典型例证。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希罗多德本意只是把他所听到的传说记载下来，至于传说与历史真实之间有误差，那似乎不是希氏应该担负的责任。

希罗多德对后世西方史学影响深远，主要有五个方面：一是重视用历史事实来进行道德教育；二是注重实地考察；三是注重社会文化史；四是人本主义的历史观；五是编纂体例经修昔底德的完善和发展，成为近代西方史书的正宗体裁。

四、几个相关问题

两千多年来，历代学者们就希罗多德的成就和不足发表过各种各样的看法。自修昔底德以降，在欧洲学术界对希罗多德的批评之声不绝于书，而授予希罗多德“史学之祖”称号的罗马学者西塞罗，同时也称他为“谎言之祖”。古代作家由于种种原因而导致他们对希罗多德《历史》的误读。[78]时至今日，关于希罗多德及其所记载的历史内容，他的世界观、历史观和治学方法，研究者们的看法依然各不相同，这又牵涉到对这位历史学家的总体评价。根据笔者的理解和研究，国内外学者曾经讨论的关于希罗多德其人其著的许多问题，似乎还有继续探讨的余地，某些几成定论的看法或许还值得重新推敲。以下仅就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稍加讨论。

（一）关于《历史》的主题

在国内，讨论《历史》一书的主题似乎有些画蛇添足。国内半个多世纪以来出版的相关著作，只要一提到希罗多德《历史》，往往随即就附加说明“即希腊波斯战争史”。因此，希罗多德写作的主题即希腊人和波斯人（异族人）之间的战争，早已是不刊之论。希罗多德自己申明，要使希腊人和异族人[79]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荣光，特别是为了把他们相互争斗的原因记载下来。这里的异族人，来自希腊文的“οἱ βάρβαροι”（相当于现代英文的“barbarians”，通常被译为“野蛮人”或“未开化之人”）。然而，希

腊文原意为“异语之人”，即“和自己说不同语言的人”，对于希腊人来说，“βάρβαρροι”就是指非希腊人，对于波斯人来说，“βάρβαρροι”就是指非波斯人，对于埃及人来说，系指非埃及人（II. 158）。[80]这种称呼在某种程度上犹如犹太人称非犹太人为“gentiles”；也类似中国古代黄河流域诸族称呼吴楚居民为南蛮“鴃舌”之人（希氏在II. 57提到，多多纳的居民把异语之人称为“鸽子”，因为他们说话像鸟叫）。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这个词尚无明显贬义。问题是希罗多德这里所说的希腊人和异族人之间的争斗，究竟是不是流行于国内学术著作中的“希波战争”（波斯战争）的概念呢？

这里首先必须弄清“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概念。希罗多德著作中的“希腊人”“波斯人”，究竟具体指哪些人？笔者曾经把希罗多德著作中所有使用过希腊人和波斯人/异族人名称的地方都进行了查阅，结果发现希罗多德在使用这两个名称的时候，在不同场合和语境下，往往有不同所指。无论是希腊人，还是波斯人的概念，其内涵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时代，都有其相应的民族的、地理的、历史的内容。

希罗多德《历史》中的“希腊人”，大致可以归结为四种含义：（1） 原始的希腊人（指居住在北希腊弗提奥提斯［Phthiotis］等地的那些人[81]，以下简称“希腊人I”）；（2） 本土的希腊人（其地域大致和皮拉斯基亚［Pelasgia］[82]相合[83]，包括希腊半岛以及附近岛屿上的早期居民，以下简称“希腊人II”[84]）；（3） 世界各地的希腊人，即居住在欧罗巴、亚细亚、利比亚各地所有的希腊人（即所谓希腊世界的希腊人，以下简称“希腊人III”）；（4）有时用以特指某地区、某城市、某方言区或某一位“希腊人”。

而《历史》中“波斯人”的概念，至少有四种含义：（1）“波斯”的波斯人，即波斯最初兴起之地的波斯人（以下简称“波斯人I”）。[85]这里的“波斯”明显是指与“波斯人I”相合的地域。（2）波斯帝国的波斯人，他们常常被希腊人混称为“米底人”（以下简称“波斯人II”）。随着波斯领土的不断扩张，作为统治者和征服者的波斯人被派往帝国各地。（3）泛义的波斯人，即包括波斯人在内以及被他们征服、统治的诸民族，即所谓“异族人”。《历史》开宗明义要探讨希腊人和异族人的纠葛及其原因，这里的“异族人”，显然是泛指非希腊人，而这个概念的内涵是与波斯对外征服和扩张的过程同时扩大的，它包括波斯统治下的巴比伦人、腓尼基人、埃及人、印度人等许多非希腊语民族，甚至一度包括那些投靠到波斯人一边的希腊人（以下简称“波斯人III”）。（4）有时用以特指某地区、某城市或某一位“波斯人”。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人与波斯人的关系在理论上可以有多种“组合”，而且在“波斯人III”之中，有时也包括居住在波斯帝国境内（如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或者在波斯统治者强制之下而从命出征的希腊人（如爱琴诸岛和希腊本土的某些人[86]）。因此，希罗多德所说的希腊人和异族人的丰功伟绩显然是基本上包括了当时的全世界的居民；而作者强调了希腊人和异族人的冲突，这里主要指“希腊人II”和“波斯人III”之间的冲突。这就是说，希罗多德心目中的“希波战争”大致是指希腊本土的希腊人与以波斯人为首的诸多异族人之间的战争，而“波斯人III”当中一度还包括“希腊人III”和“希腊人II”的一部分。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理解希罗多德为什么在历史著作一开始（I. 2）就说：“根据在历史方面最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腓尼基人是引起争端的肇始者。”希罗多德使用了一个很地道的波斯人的概念，认为很久以前腓尼基人的那些劫掠行为，开启了一系列祸端。因为在波斯人的心目中，亚细亚自古以来就是隶属于他们的。[87]随后，希罗多德（I. 4）又指出，“但是接下来，波斯人认为希腊人应该受到严厉谴责，因为在他们未对欧罗巴发起任何袭击之前，希腊人就率领着一支军队入侵亚细亚了。”这里是指希腊人所发动的特洛伊战争。如果按照波斯人的看法，是腓尼基人最早惹下的祸端，但是那似乎不是什么不义之举（劫掠女子），而真正可以称得上战争远因的，就是希腊人入侵亚细亚，就是侵略了波斯的领土，或者至少是曾经侵略过波斯人的“领土”。后来，希腊人和波斯人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最终爆发波斯战争。因此，在希罗多德的心目中，所谓“希波战争”（波斯战争），实际上就是希腊人和异族人（非希腊人）之间的“世界大战”；而这里的异族人（非希腊人）之中有时又包括一部分希腊人。同样，希罗多德《历史》前半部分的丰富内容，并非枝蔓丛生的“战争背景”，而恰恰就是他的主题（他还不止一次指出他所写的某些内容是题外话）[88]。希罗多德自始至终都是从波斯人的视角来理解这场战争的，波斯人离开了欧罗巴，退回亚细亚，就是退回了他们自己的“领土”了。这就是说，波斯人在欧罗巴的最后一个据点被攻下，自然就是双方战争结束的明确标志。据此我们可以确信希罗多德的《历史》是一部完整的著作。

（二）波斯战争的起因和结束时间

如上所述，在希罗多德著作中，按照他对希腊人和异族人的理解，所谓“波斯战争”，大致可以按两个层面来理解：（1）狭义的波斯战争，即通常我们学术著作所说公元前500年开始、前479年结束的那场战争；（2）广义的波斯战争，泛指历史上希腊人和异族人之间的各种武装冲突。现代研究者一般按第一层面理解波斯战争，而希

氏则往往把二者混为一谈。

国内学者一般认为波斯战争的直接原因，是雅典人援助小亚细亚希腊人（伊奥尼亚人）起义，而波斯人借机报复。事实上，小亚细亚的希腊人在起义之前，已被波斯人统治了近半个世纪，是隶属于波斯帝国的臣民，雅典人支援小亚细亚希腊人的暴动，无论出于什么理由，在波斯人看来，都是对波斯帝国事务的干涉和对帝国边疆地区的袭掠。对于帝国的主人来说，这样的行为都是绝对不可容忍的。如果任凭域外的弹丸小邦在帝国境内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那帝国秩序如何维持？因此，从波斯人的角度来看，这场大战的直接起因，就是雅典人对波斯领土的入侵和袭掠。

当然，客观地说，波斯战争的真正起因，是波斯人对外侵略扩张。毋庸否认，对外扩张和征服是奴隶制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种主要方式，古代世界奴隶制诸强国的兴起，概莫能外。不过，举凡对外战争，侵略者往往总要寻求莫须有的理由或者借口。波斯人是如此，雅典人或马其顿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必须注意到，雅典自梭伦改革以后，公民集体内部经过一系列的调整，已经逐步走上了对外扩张的道路。虽然在扩张的过程中，常常感到力不从心。值得一提的是，雅典人在克里斯提尼改革以后不久，即击败卡尔基斯（Chalcis）人，并且在卡尔基斯的领土上安置了4000名殖民者。不过，雅典的有识之士也看到，他们在陆军方面要想与老牌霸主斯巴达抗衡，尚需时日。数年之后，米利都人领导了一场反波斯的暴动。对其时东地中海及周边国际形势不甚了解的雅典人意识到这是向外发展的大好机遇，他们贸然出兵亚细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89]

关于《历史》一书是否完成，近代以来研究者们大致有两种倾向性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希罗多德写到普拉提亚和米卡列战役便戛然而止，希腊历史上一场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已经结束，该书至此理应告一段落；另一种意见认为，《历史》的结尾实在算不上完美，而且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战争远未结束，只不过是转入一个新的阶段而已。[90]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据说是因为作者的遽然离世，似乎和修昔底德的经历颇有些类似。

这两种观点看来都有相当的道理，但又都存在一些缺陷。我们不妨稍加分析。波斯战争是波斯人和希腊人之间的冲突，波斯人是战争的发动者，是矛盾冲突双方的主要一方。因此，波斯战争何时结束，首先要看波斯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然而，长期以来人们总是习惯地站在希腊人角度去观察思考这个问题，故而才有前一种观点的出现，

并且相当流行。而后一种观点则是枉顾历史上冲突双方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完全以现代人的视角去观察该历史事件，从而出现不应有的偏差。其实，当希腊人攻克波斯人在欧罗巴的最后一座据点时，希腊人认为战事已经结束，希腊反波斯联盟的盟主斯巴达人不再主持对波斯的战争，就是明证。如果说希腊人和波斯人的战争尚在持续，那么整个公元前5世纪都没有完全停止，直至公元前4世纪末，难道这也可以定为波斯战争的第三、第四甚至第五阶段吗？

如上所述，希罗多德把公元前479年年底[91]希腊人攻占塞斯托斯作为波斯战争的终点，符合他对这场战争的理解。古代作家修昔底德和晚后的演说家等也持同样的看法，他们在提及波斯战争时，在时间上都是有特指的。[92]近代以来，西方的学术著作，大都把波斯战争的结束时间确定在公元前479年。[93]而国内的著作，通常把波斯战争的结束时间定在公元前449年的所谓“卡里阿斯和约”。这样，许多学者进而认为，希罗多德仅仅记载了波斯战争的第一阶段；希罗多德的著作，没有完整记载波斯战争的全过程。对此，我们不敢苟同。需要指出的是，大约公元前449年，据说雅典人卡里阿斯（Callias）与波斯人签订了一个和约，史称“卡里阿斯和约”。多年来，学术界对该和约签订的时间以及是否确有其事一直都颇有争议。这主要是因为修昔底德在其历史著作中并未明确提及此事。修昔底德（I. 23）指出：“历史上最伟大的战争是波斯战争，但是那场战争在两次海战和两次陆战中就迅速决出了胜负。”[94]事实上，在希罗多德以及其他希腊人的心目中，那场战争已经结束了。其结束的突出标志就是希腊人把波斯人赶回了本土（亚细亚），而不是双方签订一个什么和约。况且希罗多德有时间、也有热情继续写下去，希罗多德写到这个时间，显然是他自认为已经完成了写作任务，达到了写作的目的。[95]据此笔者认为，希罗多德全书至此结束完全符合作者写作的初衷，《历史》无疑是一部完整的著作。

（三）对希罗多德学术成就的总体评价

希罗多德是一位划时代的历史学家。他对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地理学、考古学、文学等很多方面都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缺点的关注似乎超过了他的成就。他用朴素的唯物论的观点去观察、探究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是长期以来，史学界一直都明显存在着褒修昔底德，贬希罗多德的倾向。突出表现是，对于修昔底德继承其前辈的优良传统往往轻描淡写，对于修昔底德批评希罗多德的只言片语则不遗余力地反复强调甚至有所夸大。例如，人们往往注意修昔底德著作中记载或编写了许多精彩演说，其实希罗多德的著作中的舌辩之士也不乏高论；又如，虽

然与修昔底德相比，希罗多德不太善于描写战争的场面，但是希氏叙事、讲故事的才能更胜一筹；再如，人们注意到修昔底德对神谕的批判，同时强调希罗多德对神谕很崇信，然而人们却往往忽视了希氏是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对神谕作了某种否定：最崇信神谕并且最慷慨敬神的克洛伊索斯，反而遭到神谕的最严重愚弄，以至于痛失爱子、身败名裂；[96]希氏在VII. 188—190对于风暴起因及后果的分析，说明他对神意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希罗多德具有更为开阔的视野，探究的是全人类之事，而修昔底德主要着眼于希腊人的世界。此外，希罗多德颇具批判精神，这也是不容否认的。如希罗多德（II. 99）指出："以上所谈及的关于埃及的内容，是来自我个人亲自观察，叙述的是我独立思考而形成的意见，还有我亲自调查研究的结果。"

值得注意的是，希腊民族认同意识实际上是逐步形成的。超越城邦的泛希腊民族认同意识，必然是与城邦范围内的集体意识逐渐淡化互为消长的。在城邦时代，占主导地位的意识，是城邦公民的集体意识，而不是所谓"希腊民族"的民族意识；现代的历史研究者，切不可因为希腊诸邦相互援助而把雅典人或其他希腊人想象为无私的国际主义者。希罗多德提供了确当的历史证据。马拉松战役阵亡者尸骨未寒，雅典人便迫不及待地对外扩张。在希腊抵御波斯入侵的联盟成立之后，"希腊使者求援，其他各邦各自心怀鬼胎，没有愿意出兵相助的"（VII. 165—169）。这些城邦之所以静观其变，其目的无非是对于交战双方都可以作出圆满的交代。因此，希腊诸邦内政外交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和扩大本邦的利益，不是、也不可能是所谓"希腊全民族"的利益。

如果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波斯人的开疆拓土之功，客观上加强了近东地区诸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增进了人们对古代世界历史和现实的认识，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在希罗多德的笔下，波斯大军，浩浩荡荡，途经之地，弃石即可成山；人畜饮水，河流顿时干涸；仓皇撤军时，吃野草，啃树皮，艰难跋涉，终于重返亚细亚。在他看来，这些情况如同修筑金字塔、迷宫一样，都是值得惊叹的，而希罗多德实际上是以赞叹的口吻来记述这些人类业绩的。

应该看到，希罗多德著作内容广博，这同时也是他"错误百出"的重要原因；如若按照某些近代研究者的设想而压缩叙述主题，肯定可以少犯错误。传统认为他在叙述史事的时候，枝蔓横生，偏离主题，殊不知很多被认为偏离主题的内容，恰恰就是其正题的内容。

希罗多德招致指责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他虽身为希腊人，却并未自始至终地站在希腊人的立场上写作，相反，他的立场多变，常常批评希腊人，甚至站在异族人甚至是希腊人的仇敌波斯人的立场

上撰写他的著作。在许多西方学者看来，甚至在那些习惯地站在西方学者的立场上观察问题的中国学者看来，他的这种做法都是难以接受的。其实，这恰恰是希罗多德客观求实、秉笔直书的体现。长期以来为国内外学者所普遍称道的修昔底德史学的客观主义思想，必须根据历史事实重新加以审视。[97]

希罗多德的“世界性”视野，显然是植根于波斯帝国这个“世界级”的帝国。希罗多德的《历史》，是西方世界第一部名副其实的世界史；希罗多德也是第一位真正具有世界眼光的历史学家；[98]希罗多德的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及其对人类文化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无疑是世界文化宝库里一份绚丽多彩的宝贵遗产。

五、关于《历史》的抄本、校勘本、注释本和译本[99]

（一）主要抄本和校勘本

一般来说，抄本主要包括纸草和手稿两类。希罗多德著作现存的主要纸草和手稿如下：［２］

主要纸草

名称和编号	主要内容	年代
P. Oxy. 18.	I. 105—106	3 世纪
P. Oxy. 19.	I. 76	2 世纪或 3 世纪
P. Oxy. 695	V. 104—105	3 世纪
P. Oxy. 1092	II. 154—175	2 世纪
P. Oxy. 1244	I. 105—106	2 世纪
P. Oxy. 1375	VII. 166—167	2 世纪
P. Oxy. 1619	III. 26—72	1 世纪或 2 世纪
Monac.（*Archiv für Papyrusforschung*（Vol. 1, p. 471f.)	I. 115—116	1 世纪或 2 世纪
Rylands. 55 (*Catalogue of the Greek Papyri in the John Rylands library*, Vol. 1, p. 180f.)	II. 96—108	2 世纪
Amherst papyri II, p. 3, No. 12.	I. 194，215 和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2] 所做评注残篇。	3 世纪
Russian and Georgian collections, No. 15, 由 Zeretelli 出版 (*Pap. Ross. Georg.* fasc. 1, pp.95—101)	I. 196，200—203	3 世纪
British Museum 1109	V. 78—82	1 世纪或 2 世纪

[2] 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馆长。

主要手稿

名称	收藏地和编号	年代
A	Laurentianus 70，3	10 世纪
B	亦称 Codex Angelicanus，因位于罗马的所藏图书馆名字而得名	11 世纪
C	Laurentinus (conv. suppr. 207)	11 世纪
D	Vaticanus 2369	11 世纪
E	Parisinus *Suppl.* 134	13 世纪
P	Parisinus 1633	14 世纪
R	Vaticanus 123	14 世纪
S	亦称 Sancroftianus，因收藏者名字而得名。现藏于剑桥大学的 Emmanuel College，No. 30	14 世纪
V	Vindobonensis 85	14 世纪
U	Urbinas 88	14 世纪

以上手稿大致分为两大系列：佛罗伦萨系列和罗马系列。前者主要包括手稿A和B，后者主要包括手稿D、R、S、V。其他手稿被认为介于两个系列之间，具体说来，手稿C和E与手稿A、B更吻合，而手稿P更接近于手稿D、R、S、V。 对手稿重要性的判定不同的校勘者们也存在一些分歧，有些学者认为佛罗伦萨系列具有相对的优越性，但近年来更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两个系列都很重要。迄今发现的希罗多德手稿A年代最久，约10世纪；而发现的纸草最早的年代为公元1世纪。[100]

校勘本建立在纸草和手稿的基础上，是文本研究的前提。近代以来，西方古典学者在对古代抄本精心研究的基础上，整理出多种校勘本。目前较为常见的希罗多德《历史》的古希腊文校勘本主要有三种，分别属于：牛津古典文本（Oxford Classical Texts）、比代古典丛书（Collection Budé）和托伊布纳希腊罗马文献丛刊（Bibliotheca Scriptorum Graecorum et Romanorum Teubneriana）。

1.牛津版希罗多德校勘本由修德（C. Hude）校勘，两卷本，牛津大学出版社1908年首次出版，1927年第三版。前言用拉丁文撰写，对主要的手稿和纸草进行了概要介绍，正文为古希腊文文本，正文下方是校勘记，没有译文。在正文之后附有名词检索表，人名、地名合在一起编排。虽然出版年代较早，但牛津版希罗多德校勘本是英语学界最为常用的版本。

2.比代版希罗多德校勘本由勒格朗（Philippe-Ernest Legrand）编订，他不仅独自完成了文本校勘，而且进行了全书的法语翻译，共有11册，由美文出版社（Les Belle Lettres）于1932—1954年出版。希罗多德《历史》的每一卷为一册，左页是法译文，右页是希腊文，希腊文正文下方有校勘记；另外，还有单独的两册，分别为“导论”和“索引”。文本正文基本沿袭了牛津版校勘本，但校勘记更为详尽，与牛津版最显著的一个差别是卷首语中采用了“图里伊的希罗多德”这一说法。

3.托伊布纳版希罗多德校勘本由罗森（H. B. Rosén）编订，两卷本，由德古意特出版社（Walter de Gruyter）分别在1987年和1997年出版，没有译文。希腊文正文下方不仅有详尽的校勘记，而且列出了相关文本被后来古代作家引用的出处及摘要，还包括古代学者编订的评注（scholia）和词汇（Λέξις）。需要指出的是，托伊布纳版校勘本虽然出版时间较晚，但在一些文本的判断上存在争议，所以没有完全取代牛津版校勘本。

（二）常见的注释本和英译本

国际古典学界不仅对希罗多德文本本身进行了深入研究，对《历史》的解读也正在成为西方古典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了解已有研究成果的一个重要途径是查阅注释本，最为常见的希罗多德全书注释本有两种。

1.由豪（W. W. How）和威尔斯（J. Wells）编订的《希罗多德历史注释》（*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With Introduction and Appendices*）。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12年出版，1928年进行了修订，纠正了一些错误，同时补充了一些注释，并增加了一篇长文《波斯战争中的武器、战术和战略》（“Arms, Tactics, and Strategy in the Persian War”）。它分为两册，涵盖了《历史》所有九卷内容。该注释本所依据的校勘本是牛津版。

2.由奥斯温·穆瑞主编的注释本《希罗多德历史注释（全四卷）》（*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Books I-IV*）。该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此前，大卫·阿舍里（David Asheri）等人编订了新的校勘本（Roma: Fondazione Lorenzo Valla, 1988—2006），每册正文后边附有意大利文评注。牛津大学出版社将其评注部分翻译成英文后出版，目前只出版了一册，包括《历史》前四卷。编订者在英译过程中，对评注内容进行了修订和更新，反映了希罗多德研究的新近成果。

随着对希罗多德著作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其文本进行重新翻译和解释的成果也日益增多。百余年来，出版过多种英、法、德、意、俄、日、波兰等现代文字的译本。最为常见的英译本有：

1.乔治·罗林森（George Rawlinson）的译本。译者乔治·罗林森乃是发现、解读《贝希斯敦铭文》的亨利·罗林森（H. C. Rawlinson）之胞弟。兄弟二人对古代东方历史文化皆有精深研究，他们与J. G. 威尔金森爵士（Sir John Gardiner Wilkinson）合作翻译希罗多德全书（4册）于1858—1860年出版。后来历经多次修订，被收入《西方世界名著》（R. M. Hutchins, *Great Books of Western World*,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Inc., 1952, 1988）第六卷。该译本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希罗多德著作的一种标准译本。该书新近版本参阅《人人丛书》本（Herodotus, *The Histories*, translated by George Rawlins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osalind Thomas, Everyman’s Library, London, 1997）。

2.哥德利（A. D. Godly）的译本。它是“洛布古典丛书”中的英译文。译文忠实流畅。由哈佛大学出版社1920—1925年首次出版，之后屡次修订，共分为四册。尽管出版时间较早，但该译本仍然被研究者们所重视。

3.罗宾·沃特菲尔德（Robin Waterfield）的译本。它是“牛津世界经典”（Oxford World’s Classics）丛书中的一部，由牛津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译者本身曾翻译过许多古典作家的作品，他的希罗多德译文经常被研究者引用。该译本附有注释和索引，对读者有一定帮助。

4.安德烈·珀维斯（Andrea Purvis）的译本，亦即由罗伯特·斯特拉斯勒（Robert B. Strassler）主编的《地标希罗多德》（*The Landmark Herodotus*）译文。[101]该译本力求与希腊文原文对应，尽量保留原文的句式结构和叙述风格。此外，在页边有提示性摘要、年代以及丰富而精美的插图，绝大部分地名都在地图中加以标识。书后的若干专题论文和检索表对了解希罗多德著作的研究状况大有裨益。

徐松岩

2017年5月

---

[1] 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公元前106—前43

年），罗马思想家、演说家。著有《论共和国》《论法律》等。

[2] 根据国际学术界比较通行的看法，希罗多德大概出生于公元前490—前480年之间，卒于前430—前420年之间。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S. Homblower & A. Spawforth,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3rd edition revised, London: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第696页；《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八卷，第43页。

[3] 今土耳其西南部博德鲁姆（Bordrum），濒临爱琴海，与希腊的科斯岛（Cos）相望。

[4] 希罗多德：《历史》，III. 90。译者按照西方古典传统的卷章节在译文正文中标明。为简明起见，以下凡引用希罗多德的著作皆只注明其卷、章。

[5] 这是一位卡里亚人的名字。哈利卡纳苏斯乃是多利斯人所建立的殖民城邦，但是该城居民和临近的卡里亚人的通婚相当普遍，而且它在波斯战争后加入雅典领导下的“提洛同盟”，继而成为雅典帝国的纳贡诸邦之一。关于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雅典的对外政策以及东地中海地区的国际关系，参阅徐松岩：《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论雅典帝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希罗多德的祖国原本是多利斯人的殖民城邦，其著作却是用伊奥尼亚方言写成。

[6] 盛期约在公元前700年。波奥提亚作家、诗人，著有《神谱》《田功农时》等。

[7] 约公元前550—前478年，米利都人，著有《谱系》和《大地巡游记》，只有少量片段流传至今。在人种学和地理学方面被认为是希腊历史学家的先驱。

[8] 或译萨芙（约公元前612—前550年），列斯堡岛（Lesbos，今希腊莱斯沃斯岛）女诗人，文笔优美，擅长抒情诗。

[9] 约公元前640—前558年，雅典政治家、改革家、诗人，被列为希腊“七贤”之一。

[10] 公元前480年，希腊联军大败波斯。

[11] 古代希腊人认为，利比亚的地理范围大致包括除埃及以外的非洲大陆。

[12] 今阿斯旺。

[13] 今达达尼尔海峡。

[14] 今多瑙河（Danube）。

[15] 参阅《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八卷，第43页。

[16] 约合2736千米。参阅杨俊明：《〈历史〉导读》，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页。

[17] 约公元前490—前429年。雅典政治家、军事家、演说家。

[18] 约公元前496—前406年。雅典三大悲剧家之一。代表作有《俄狄浦斯王》等。

[19] 在希腊古典时代，当众宣讲也许比闭门写作更为重要。据说在听众之中就有后来的著名史家修昔底德，此说细节未尽可信，但无论如何，希罗多德肯定对修昔底德有明显的影响。有的研究者专门就两人的作品进行了详尽的对比。参阅S. 霍恩布鲁尔：《修昔底德历史注释》（S.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第二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9—37页。

[20] 有的文献说这笔奖金为10塔连特（talent），堪称巨奖。按阿提卡币制，1塔连特（约相当于25.86千克）＝ 60明那（mina）＝ 6000德拉克玛（drachma）。公元前5世纪中期1德拉克玛大约相当于一个人两天的生活费。

[21] 位于意大利半岛南部。

[22] 公元前384—前322年。希腊哲学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著有《政治学》《形而上学》等。

[23] 公元前64—公元23年。古罗马地理学家、历史学家。著有《历史学》（已散失）和《地理学》。

[24] 约46—119年。罗马帝国时期传记作家、伦理学家。著有《传记集》和《道德论集》等。

[25] 转引自张广智主著：《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页。

[26] 参阅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9—11页。韦尔南指出，对于古希腊人而言，所谓“神话”，指的是“讲话”“叙述”，起初并不与“逻各斯”（*logos*）对立，逻各斯最早的含义也是“讲话”“话语”，后来才指称智性和理性。只是在公元前5世纪以后的哲学阐释和历史调查中，神话才与逻各斯对立起来，泛指一种没有严谨的论证或可信的证据支持的、虚妄的论断。从真实性的角度来讲，神话失去了信誉，与逻各斯形成对照。

[27] 参阅黄洋：《希罗多德：历史学的开创与异域文明的话语》，《世界历史》，2008年第4期。

[28] 参阅C. J. 恩林–琼斯：《伊奥尼亚人与希腊文化》（C. J. Emlyn-Jones, *The Ionians and Hellennism: A Study of the Cultural Achievement of Early Greek Inhabitants of Asia Minor*），伦敦1980年版，第164—177页。

[29] 亦译“散文说书家”。这里的“*logos*”为“传说”之意，“*graphoi*”意为“记载者”。

[30] 雅典人虽属于伊奥尼亚人，操伊奥尼亚方言，但是古希腊历史文献中的“伊奥尼亚”，通常系指小亚细亚西部的伊奥尼亚人殖民地。

[31] 参阅R. G.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9页。

[32] Herodotus, *The Persian Wars*, translated by A. D. Godley,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1920—1925, 1981, Vol. 1, p. 2.本书简作“哥译本”。

[33] 关于薛西斯大军的人数，古代作家的说法并不一致，近代学者的估计也不统一，不少学者认为其海陆总兵力50万左右。在新版《剑桥古代史》中，N. G. L. 哈蒙德就薛西斯的兵力数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得出结论是：陆军总数约22万，另有约2.2万勤杂人员。（J. 鲍德曼等主编：《剑桥古代史》，第四卷，剑桥大学2002年版，第526—535页。）笔者认为，希罗多德所提及的波斯陆军数字虽有失实之处，但也并非没有较为可靠的参考数字。萨拉米斯海战之后，薛西斯率军撤离希腊回国，留下精锐军队驻守普拉提亚。翌年的普拉提亚之战，是波斯战争中最重要的陆战。希罗多德（IX. 28—30）统计希腊诸邦的作战人员、勤杂人员总数11万；而波斯方面，萨拉米斯海战结束后，玛尔多纽斯从薛西斯大军中挑选了战斗力最强的士兵，总数为30万（希罗多德：VIII. 113）。至于这些军队在波斯全体陆军中的比例，希氏未作说明。此战一直被认为是希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因此，笔者认为，普拉提亚之战波斯军超过20万应该属合理的估计。据希罗多德记载（IX. 89—97），波斯海军当时有三列桨战舰1207艘，其他运输及辅助舰船3000艘。按亲历海战的雅典悲剧家埃斯库罗斯（埃斯库罗斯：《波斯人》，第341—343行）的说法，波斯人参加萨拉米斯海战的舰船数，也是1207艘。据N. G. L. 哈蒙德的估计，海军战舰和其他船只的人员总数为40.8万。笔者认为，N. G. L. 哈蒙德对波斯海军的估计大致合理，对波斯陆军的估计则明显偏低。波斯帝国兴起于亚细亚大陆，其利益的根本在于陆上，因而其统治者历来重视保持一支强大的陆军。从波斯进军的总体战略而言，其海军是配合陆军向希腊本土推进的。薛西斯出征途中，每到一地，必强征各族丁壮，扩充其军队数量。希罗多德对此有很多生动记载（VII. 38—40）。他估计薛西斯大军中仅来自欧罗巴地区的就有30万（VII. 185）。从总体上推断，波斯陆军人数绝不至于比海军还少。因此，哈蒙德估计波斯陆海军总兵力为65万（《剑桥古代史》第四卷，第534页），显然过低。公元前1世纪罗马传记家科尔涅留斯·奈波斯（Cornelius Nepos）依据古代史料所著《外族名将传》（泰米斯托克利，II. 5）中，认为波斯除海军以外，还有70万步兵和40万骑兵，总兵力在150万上下。笔者认为波斯军队总数100万左右不失为一个合理的估计数字。

[34] 最明显的例证如王以铸先生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如此，2005年第9次印刷亦是如此）；陈启能主编：《西方历史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作者说“该书……又名《希波战争史》”）；《世界古代史》编写组：《世界古代史》（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286页（作者说希罗多德写成“九卷的《希腊波斯战争史》”）。

[35] 迄今为止，关于波斯战争的结束时间，学术界主要有公元前479年和公元前449年两种说法。笔者倾向于前一种说法。参阅徐松岩：《希罗多德*Historia*诸问题刍议》，《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3期。

[36] 参阅黄洋：《希罗多德：历史学的开创与异域文明的话语》，《世界历史》，2008年第4期。

[37] 参阅蒋保、邱文平、汪堂峰：《重新解读希罗多德〈历史〉》，《历史教学问题》，2001年第5期。

[38] 参阅C. Я. 卢里叶：《希罗多德论》（苏联科学院出版社1947年版，载王嘉隽译《历史》卷首，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65页），第133页。

[39] 参阅蒋保、邱文平、汪堂峰：《重新解读希罗多德〈历史〉》，《历史教学问题》，2001年第5期。

[40] 参阅C. Я. 卢里叶：《希罗多德论》，第139页。

[41] J.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谢德风译，上卷第一分册，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4—35页。

[42] 参阅杨俊明、付静：《评希罗多德〈历史〉的结尾：兼论希罗多德的写作目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1期。

[43] 参阅希罗多德：III. 61。

[44] 国际学术界在20世纪后期就此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入的研究，基本确认真正的篡位者恰恰是大流士等人。参阅李铁匠：《巴尔迪亚政变辨析》，《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11期。

[45] 参阅《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第八卷，第44页。

[46] 参阅陈新：《古希腊历史认识及其理念》，《学术研究》，2001年第4期。

[47] O. 穆瑞：《早期希腊》（Oswyn Murry, *Early Greece*），方塔纳出版社1980年版。作者将该书第六章命名为“东方化时代”，以突显这一观点。

[48] 参阅M.贝尔纳：《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非洲亚洲之根》（Matin Bernal, *Black Athena: The Afroasiatic Roots of Classical Civilization*），第一卷，新不伦斯威克1987年版（中译本可参阅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版）；W. 伯科特：《东方化革命：早期古风时代近东对希腊文化的影响》（Walter Burkert, *The Orientalizing Revolution: Near Eastern Influence on Greek Culture in the Early Archaic Age*），哈佛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中译本可参阅刘智译，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

[49] 杨俊明：《〈历史〉导读》，第17页。

[50] 依迪丝·汉密尔顿：《希腊精神》，葛海滨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37页。

[51] 埃及太阳历一年365天，而希腊各邦普遍使用太阴历（I. 32；II.4）。关于古代希腊的历法参阅本书附录三。

[52] “几何学”起源于古埃及人的“量地法”（Γεωμετρία, Geometria），希腊语该词由“土地”和“测量”二词合成。

[53] 参阅《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八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465页。

[54]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即便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样的思想家，也依然坚信所谓“蛮族”是“天然的敌人”或“天然的奴隶”，这与希罗多德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参阅Herodotus, *The Histories*, translated by George Rawlins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osalind Thomas, Everyman's Library, London, 1997, Introduction, p. xxxv。

[55] 正如郭小凌所指出的：“希罗多德所处的时代，是希腊人引以为豪的抵抗波斯的战争之后，希腊人已经颇为自信，但即使如此，此时也谈不上形成了高人一等的希腊民族优越感。色诺芬的《居鲁士的教育》和《长征记》都反映出公元前5世纪末叶和前4世纪初叶希腊人对老小居鲁士的高度敬意，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所以希罗多德所谓的‘亲蛮族’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希腊人的思想，并不是他个人的。只是到了公元前4世纪后半叶，希腊人才真正开始夸大希腊人与蛮族人的差别，提出了一套希腊人优越的理论。”郭小凌：《被误读的希罗多德》，载《西学研究》第1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页。

[56] H. 阿伦特：《在过去和未来之间》（Hannah Arendt，*Between Past and Future*），纽约1961年版，第285页。

[57] C. Я. 卢里叶：《希罗多德论》，第128页。

[58] R. G.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54页。

[59] 汉默顿：《西方名著提要：历史学部分》，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页。

[60] R. G.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57页。

[61] 类似的表述在其著作中多次出现，如：“埃及人所讲述的这些故事，是他们相信这些故事就是历史；就我个人而言，我这整个这部著作里的任务，就是如实地记载各个民族的各种传说。”（II. 123）

[62] 参阅希罗多德：IV. 42及附注。

[63] R. G.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第62页。

[64] 参阅杨俊明：《〈历史〉导读》，第54—55页。修昔底德在记述某些重要年代（如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之年）时，也注意到将多个城邦不同纪年法相互参照，这似乎多少受到希氏的影响。参阅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I. 2。中译本参阅徐松岩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详注修订本）。以下简作“修昔底德”。

[65] 参阅王兴运：《希罗多德与米底》，《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66] T. J. 鲁斯：《古代作家》（T. J. Luce, *Ancient Writers*），第二卷，纽约1982年版，第214页。

[67] T. J. 鲁斯：《古代作家》，第二卷，第231页。

[68] 公元前481年秋，薛西斯率军自波斯首都苏撒向萨迪斯进发，前480年春离开萨迪斯，出征希腊。

[69] 参阅吉尔伯特·默雷：《古希腊文学史》，孙席珍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页。

[70] С. Я. 卢里叶：《希罗多德论》，第146页。

[71] 国内外不少研究者强调其著作的这个特点。参阅蒋保、邱文平、汪堂峰：《重新解读希罗多德〈历史〉》，《历史教学问题》，2001年第5期。

[72] 有研究者指出，希罗多德的叙述多以口述资料为主，由于口述资料来自记忆，如何判断记忆的真实性便成了问题。只有愈加深入地了解史家生活的社会环境及其时代精神，了解他们的局限性、他们的期望和古代读者与听众的期望，才能更好地解读他们的著作、理解古人的“生活世界”。参阅吴晓群：《公众记忆与口述传统：再论〈历史〉的真实性问题》，《新史学》，第21卷第2期，2010年6月。

[73] T. J. 鲁斯：《古代作家》，第二卷，第209页。

[74] T. J. 鲁斯：《古代作家》，第二卷，第209页。

[75] J.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第35—36页。

[76] 阿纳尔多·莫米里亚诺：《历史与传记》，M. I. 芬利主编：《希腊的遗产》，张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16页。

[77] J.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上卷第一分册，第30页。

[78] 郭小凌：《被误读的希罗多德》，《西学研究》第1辑，第8—20页。

[79] 但是，随着希腊在波斯战争中的胜利，以及古典文明高度发展，在希腊人中间逐渐流行鄙视其他民族的思想，他们开始以barbarikos作为“野蛮”的形容词，而视波斯、意大利、黑海各地的欧亚诸族为“野蛮民族”；“οἱ βάρβαρροι”这个词开始有了“蛮夷”之意。罗马崛起之后也称罗马和希腊以外诸族为“野蛮人”（barbarroies）。

[80] 希氏在书中提及，有些民族称希腊人为“οἱ βάρβαρροι”，也就不足为奇了。

[81] 参阅I. 56。修昔底德（I. 3）指出，这些居民“就是原始的希腊人”。

[82] Pelasgia，即皮拉斯基人居住的地方。

[83] 参阅II. 56。

[84] 正如希罗多德（VIII. 132）所说，对于希腊人而言，比提洛岛更远的地方都是险象环生的，因为他们对那些地方一无所知……对他们而言，萨摩斯是和

赫拉克勒斯柱同样遥远的。由此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异族人由于害怕而不敢驶入萨摩斯以西的海域，同时，希腊人即使在开俄斯人的祈求之下，也不敢驶入提洛岛以东的海域。恐怖使他们之间保持着一个缓冲地带。

[85] 希罗多德（I. 153）说："波斯人从来不在公开的市场上做买卖，而波斯境内实际上没有一个市场。"这里的波斯人以及波斯领土就是如此，因为这个时候波斯民族仅是一个部落联盟，社会生产水平是相当低下的，因而在波斯（即"波斯人I"的居住地）大概没有市场。事实上，波斯帝国境内的许多地方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了，不可能没有市场。希罗多德同样的用法还可以参阅III. 70，89，97。

[86] 参阅VII. 185。

[87] 希罗多德（I. 4.4）指出："波斯人认为，亚细亚以及居住在这里的所有异语诸部族都是隶属于他们波斯人的。"

[88] 如希罗多德在VII. 171说："关于瑞吉昂人和塔林顿人的事情，对我这部历史来说算是题外话了。"

[89] 参阅徐松岩：《论古代雅典国家的发展道路》，《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90] 国内的高校教科书和某些研究者都把波斯战争的结束时间确定在公元前449年；公元前479年只是战争第一阶段的结束。如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2006年重印本，第253—258页；廖学盛：《希波战争和雅典城邦制度的发展》，载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编：《世界古代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54页。

[91] 攻占塞斯托斯的具体时间，学界尚不能完全确定。按照其时希腊的纪年方法，"冬季"是跨年度的。因此，塞斯托斯城陷的时间也许是在公元前478年初。

[92] 修昔底德，I. 23.1。

[93] 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可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牛津大学2003年修订版，第1145页，"波斯战争"（Persian Wars）条。

[94] 狄奥多鲁斯在其《历史丛书》（Diodoms Siculus, *Historical Library*, XII. 4）中援引公元前4世纪希腊史家埃佛鲁斯（Ephorus，约公元前405—前330年）的资料，认为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雅典与波斯之间签署过一个和约。有些证据表明此约签于公元前449年，另有其他证据证明此约签于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参阅S.霍恩布鲁尔、A.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276页。

[95] 参阅杨俊明、付静：《评希罗多德〈历史〉的结尾：兼论希罗多德的写作目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年第1期。

[96] 国内学者关于希罗多德神谕的讨论，参阅阮芬：《神谕与希罗多德叙事》，《世界历史》，2013年第2期。

[97] 参阅徐松岩译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017年新版译序。

[98]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1997, Introduction, p. xxxv.

[99] 本节乃译者特邀同事郭涛博士撰写，谨此致谢！

[100] 参阅Carolus Hude(ed.), *Herodoti Historia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27, pp. v-xiv; Ph. -E. Legrand (ed.), *Hérodote: Introduction*, Paris: Les Belles Lettres, 1932, pp. 179-185。

[101] Robert B. Strassler (eds.), *The Landmark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a new translation by Andrea L. Purvis, New York: Anchor Books, Random House Inc., 2009.

第一卷 克丽奥[1]

0 以下所展示的，乃是哈利卡纳苏斯人[2]希罗多德调查研究[3]的成果。其所以要发表这些研究成果，是为了保存人类过去的所作所为，使之不至于随时光流逝而被人淡忘，为了使希腊人和异族人[4]的那些值得赞叹的丰功伟绩不致失去其应有的荣光，特别是为了把他们相互争斗的原因记载下来。

1[5]根据在历史方面最有学识的波斯人的说法，腓尼基人是引起争端的肇始者。他们说，这些人以前是住在爱利特莱海[6]沿岸的，在迁移到地中海[7]沿岸并且在这些地方定居下来以后，立即开始踏上远航的征程；他们运载着埃及和亚述的货物，在许许多多地方靠岸，其中也在阿尔戈斯这样一个地方登陆。

［２］当时的阿尔戈斯在今天通称为希腊的地区中，是优于所有其他邦国的。他们来到这里，陈列出售他们的货物。［３］在抵达当地五六天之后，等到最后几乎所有的货物都卖完的时候，又有许多妇女来到海岸地带；她们当中有一个是国王的女儿。她的名字和希腊人所说的一样，叫伊奥，她的父亲就是英那库斯。［４］妇女们站在船尾处，挑选出自己最称心的物品。就在这时，腓尼基人一起叫喊着，向她们扑过去。大多数的妇女逃脱了，一些妇女落入腓尼基人之手并被带走，伊奥本人就在其中。腓尼基人把这些妇女放在甲板上，起航前往埃及。

2 根据波斯人的说法，伊奥就是这样去往埃及的；这和腓尼基人的说法大不相同。[8]腓尼基人说，就是这件事，成为一系列祸端的开始。[9]后来，某些希腊人（这些人的名字不得而知），他们大概是克里特人，在腓尼基沿岸的港口推罗登陆，劫走了国王的女儿欧罗巴。[10]他们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报复。

［２］可是，他们说，后来希腊人又犯下了第二次的不义之行。这些希腊人乘坐一艘战船，[11]来到法希斯河畔科尔基斯的埃亚城[12]；他们处理完自己事务以后，从那里劫走了当地国王的女儿米底娅。［３］科尔基斯的国王派了一名使者到希腊去，要求希腊人赔偿损失，并送还他的爱女。但是希腊人答复说，既然阿尔戈斯的伊奥被

劫走后，都不曾得到任何赔偿，这次他们也不会给科尔基斯人任何赔偿了。

3 他们还说，后来，到了下一代，普里阿摩斯的儿子亚历山大[13]得知这件事之后，就想从希腊给自己劫夺一个妻子。他深信，希腊人过去既然不曾给予任何赔偿，他自己当然也就不必赔偿了。［2］于是他劫走了海伦。[14]希腊人起先决定派使者去，要求归还海伦，并为他们的过失作出赔偿。但是在希腊人提出这个要求时，对方却提到了米底娅被劫的事作为口实；他们提醒希腊人说，希腊人只是要求别人赔偿，而自己却不对别人作出赔偿，也没有按照别人要求把自己劫走的人送还。[15]

4 到这时为止，双方之间的伤害只不过是彼此劫掠而已。但是接下来，波斯人认为希腊人应该受到严厉的谴责，因为在他们未对欧罗巴发起任何袭击之前，希腊人就率领着一支军队入侵亚细亚了。［2］他们说，劫掠妇女固然是无耻之徒的行为；但是因此而处心积虑地进行报复，那一定是蠢人所为。明智的人是丝毫不会对这样的妇女介意的，因为事情很明显，如果不是妇女们自己愿意的话，她们决不会被强行劫走的。［3］波斯人说，在希腊人拐走他们亚细亚的妇女时，亚细亚人从来就没把它当回事；可是那些希腊人，仅仅为了拉栖代梦的一个女子，便纠合了一支大军，入侵亚细亚，并且摧毁了普里阿摩斯的王国。［4］自此以后，他们波斯人就把希腊人视为公开的敌人了。原来，波斯人认为，亚细亚以及居住在这里的所有异语诸部族都是隶属于他们波斯人的；[16]但是欧罗巴和希腊民族是与他们迥然有别的。

5 这是波斯人对这些事件的讲述。他们追溯和希腊人结仇，是始于希腊人袭掠特洛伊。[17]［2］然而，在说到伊奥被劫一事的时候，腓尼基人的说法和波斯人的说法有所不同。他们否认在把她带到埃及去的过程中使用过任何暴力手段；他们说，伊奥本人早在阿尔戈斯时，便和在那里的一位船主有了私交，当她发现自己怀有身孕之时，为了不让父母察觉，为了免遭责备而蒙羞，就在腓尼基人离开的时候，心甘情愿地搭乘他们的船一同私奔了。

［3］这就是波斯人和腓尼基人讲述的故事。至于这两种说法中哪一种说法属实，我不想去评说。我马上要指出的，是据我所知最初侵害希腊人的那个肇始者，然后再把我的调查研究继续下去，不论是大邦还是小国，我在叙述的时候都是一视同仁的。［4］因为先前强大的邦国，现在大都变得弱小了；而如今强大的邦国，在先前却是弱小的。[18]我之所以要对大邦小国同样地加以论述，是因为我相信，人类的幸福从来不会长久驻留于一个地方。

6 阿尔亚特斯之子克洛伊索斯[19]，吕底亚人，乃是哈利斯河[20]以西所有各个民族的主人。这条把叙利亚[21]和帕弗拉冈尼亚分隔开来的哈利斯河，自南向北奔流，最后注入攸克星海[22]。［2］据我们所知，这位克洛伊索斯，在异族人当中是第一位征服希腊人的，他迫使一些希腊人向他纳贡，并和另一些希腊人结盟。他征服了亚细亚的埃奥利斯人、伊奥尼亚人、多利斯人，和拉栖代梦人缔结了盟约。［3］在克洛伊索斯统治以前，所有的希腊人一直都是自由的。因为金麦里亚人[23]袭击伊奥尼亚虽早于克洛伊索斯，但他们并不是要征服各城邦，仅仅是为了劫掠而入侵。

7 吕底亚的统治权，原本是掌握在赫拉克勒斯族裔手中的，后来转到被称为摩姆那德斯族的克洛伊索斯家族的手中，我现在将叙述此事的来龙去脉。［2］曾有一位名叫坎道列斯的萨迪斯的君主，希腊人称他为米尔西鲁斯。他是赫拉克勒斯的儿子阿尔凯乌斯的后裔。这个王朝的第一代君主阿格隆，是尼努斯之子，拜鲁斯之孙，阿尔凯乌斯之曾孙；米尔苏斯的儿子坎道列斯则是末代君主。［3］在阿格隆以前，那个地方诸位君主都出自阿泰斯的儿子吕都斯的后裔。由于吕都斯的缘故，当地居民中以前被称为美昂涅斯人的那个民族，便获得了吕底亚人之名；此前他们被称为美昂涅斯人。［4］赫拉克勒斯家族，始于赫拉克勒斯与雅尔丹努斯[24]的一名女奴隶的后裔，他们受诸王公之托管理王国事务，并且根据神谕获得了这个王国。他们父子相承，直系相传，从阿格隆到米尔苏斯的儿子坎道列斯，总共统治了22代，计505年。[25]

8 话说这位坎道列斯十分宠爱自己的妻子；不仅如此，他认为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他对妻子的迷恋导致了奇异的后果。在他的侍卫当中有一个人特别受到他的宠信，他就是达斯基鲁斯的儿子居基斯。坎道列斯把所有最机密的事情都对这个人讲，并且常常向居基斯极力赞美自己妻子的绝代美貌。

［2］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终于有一天，命中注定要遭遇不幸的坎道列斯对他的这位侍卫说："居基斯，我看我单单向你说我的爱妻的美貌，你是不会相信的；正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想个什么办法来看看她裸体时的样子吧。"［3］居基斯听到这话便惊叫起来，他说："主公，你对我所说的这件事，实在是太荒唐了吧？！你是要我看裸体时候的女主人吗？你知道，如果一个女人脱掉衣服，那就是把她的羞耻感也一起脱掉了。［4］过去我们的父祖们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了我们怎样做是对的，怎样做是错的，我们遵循他们的这些教诲才是明智之举。有这样一句古话说，'每个人都只应当管好他分内的事情'。我完全相信你的妻子有举世无双的美貌。我只是恳求你，

不要让我做这种越轨的事情。”

9 居基斯这样说，是力图拒绝国王的建议，因为他很担心自己会因此而招致什么可怕的后果。然而，国王却对他说：“别担心，居基斯；不要怀疑我说这话是为了试探你忠诚与否，也不要惧怕你的女主人会加害于你。你相信我会如此安排这事，即在她不知情的时候你已经看见过她了。［2］我们卧室门敞开的时候，我让你站在门后面。当我进来歇息的时候，她也会跟着我进来的。在靠近卧室门口处有一把椅子，她脱下来的衣服一件一件都要放在那把椅子上。这样你就可以悠闲自在地观看她了。然后，等她从椅子走向床，即在她背朝你的时候，你就可以趁她看不见你的时候，溜出门去。”

10 居基斯既然无法推辞，就只好去全力做准备。于是，夜幕降临时，坎道列斯在快要就寝的时候把居基斯引入自己的卧室；随后，他的妻子也跟着进来了。

［2］她进来之后，就把衣服脱掉，放到那把椅子上面，而居基斯就在门后面窥视着她。而当她转身向床走去、背朝居基斯的时候，他就从国王的卧室偷偷地溜出去了。但是，当居基斯出去的时候，被她看到了。她立刻觉察到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她因为害羞而没有叫出声来，甚至佯装什么都没有看到的样子，心里却在盘算着如何对她的丈夫侮辱自己的行为进行报复了。［3］这是因为在吕底亚人中间，实际上在几乎所有异族人中间，在自己裸体的时候被人看到，甚至对于男子来说，都被认为是一种奇耻大辱。[26]

11 夜里，她不动声色，平静如常。[27]然而清晨起来，天刚破晓，她便从自己的侍从中选出了一些她认为对她最忠诚的人来，对他们作了部署，然后派人把居基斯召来见她。在此之前，王后常常派人召见居基斯，居基斯对此已经习以为常了。因此，这次居基斯也是奉命前来，并未料想到王后已经知道昨夜所发生的事情。［2］她对居基斯说：“居基斯，现在摆在你面前有两条出路，由你选择：一是，杀死坎道列斯，这样你就变成我的丈夫并取得吕底亚的王位；二是，就在这间屋子里马上结束你的生命。这样你今后就不会再盲从你主子的一切命令，去看你不应看的东西了。［3］现在必须做的是：你们俩人肯定要死一个。或者他死，因为他劝你去做这样的事；或者你死，因为你看见了我的裸体，如此则破坏了我们的习俗。”

居基斯听了这番话，一时茫然，呆呆地站在那里；过了一会儿，他恳求王后不要强迫他作出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4］但是当他发现他的恳求无济于事，而且他确有必要明确是杀死主公还是被别人杀死的时候，他就作出了保全自己活命的选择。于是，他向王后询

问：“既然你强迫我，使我违反自己的意志而杀死我的主公，那么你告诉我，你想叫我怎样对他下手呢？”［5］她回答说：“对他下手的地方就是他叫你看到我的裸体的那个地方，等他睡着了你就可以下手了。”[28]

12 夜幕降临的时候，一切准备妥当了。居基斯看到，自己进退维谷，要么把坎道列斯杀死，要么他自己被杀死，别无选择。既然如此，居基斯便随王后进入了寝殿。王后把一把匕首交给居基斯，并小心翼翼地让他藏在同一个门的后面。［2］当坎道列斯进入梦乡的时候，居基斯便偷偷地溜进来，猛击坎道列斯头部，把他杀死了。就这样，坎道列斯王后和王国从此一并转入他的侍从居基斯之手。大约与居基斯同时代的人、帕洛斯岛的阿齐洛库斯[29]在一首抑扬三步格的诗里，曾经提到居基斯这个人。

13 居基斯就这样取得了王位。后来他巩固自己的统治，是有赖于德尔斐的神谕。[30]国王被谋杀，使吕底亚人群情激愤，他们纷纷拿起武器，但随后居基斯同党便和这些吕底亚人达成了协议，条件是如果德尔斐的神谕宣布他为吕底亚人的国王，他就可以做国王，继续统治，不然的话，他应当把王权归还给赫拉克勒斯家族。［2］既然神谕是赞同他成为国王的，居基斯就成为国王了。但皮西亚女祭司[31]又说，居基斯第五代的子孙将要受到赫拉克勒斯家族的报复。实际上，在这个预言应验之前，无论是吕底亚人还是他们历代的国王根本就没有在意这个预言。摩姆那德斯家族通过这样的方式，废黜了赫拉克勒斯家族的统治，而取得了吕底亚的统治权。[32]

14 居基斯登基之后，向德尔斐奉献了不少礼物，德尔斐神庙里现存的许多银制的礼物，可以为证；除这些银制品以外，他还奉献了大量的黄金器物，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6尊黄金的混酒钵；［2］它们的重量总计有30塔连特[33]，被放置在科林斯人的宝库[34]里面。我虽称之为科林斯人的宝库，但是严格说来，它并不是科林斯全体人民的宝库，而是埃提昂之子库普塞卢斯[35]的宝库。除了以前弗里吉亚的国王戈尔迪亚斯之子米达斯以外，居基斯是在我们所知道的异族人当中向德尔斐神庙献礼的第一人。［3］米达斯所奉献的是国王的宝座，他经常坐在那上面审理案件，那宝座看上去十分精美。这个宝座和居基斯所奉献的混酒钵放置在一起。德尔斐人按照奉献者的名字而称居基斯所奉献的金银器物为“居基安”（Gygian）。

［4］居基斯即位以后，马上起兵攻击米利都和斯密尔那，攻陷了科洛丰城。此后，他虽然统治了38年，却再也没有做出一件值得称颂的成就。因此，我不再赘述他的事情，而要说说他的儿子和继承人阿尔迪斯的事情。[36]

15 阿尔迪斯攻下普列涅，并向米利都开战。在他统治时期，被游牧的斯基泰人从其故土上驱逐出来的金麦里亚人[37]，进入了亚细亚，把除了卫城以外的整个萨迪斯都占领了。

16 阿尔迪斯在位49年，他之后继承王位的是他的儿子萨迪亚特斯，萨迪亚特斯在位时间为12年。[38]萨迪亚特斯死后，继承王位的是他的儿子阿尔亚特斯。［2］这位阿尔亚特斯曾和代奥凯斯之孙库亚克萨列斯治下的米底人交战，把金麦里亚人逐出亚细亚，征服了科洛丰人的殖民地斯密尔那，并侵入克拉左门奈。但是在进军克拉左门奈期间，他未能如愿得到他希望得到的东西，而是遭到惨败。

17 不过，在他统治的期间，他依然做出了一些颇令人关注的成就，现在我就说说这方面的情况。[39]阿尔亚特斯和米利都战事是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他使用这样的方式来对该城实施围攻。在田里的谷物成熟的时候，他就把自己的大军开进米利都境内，进军的时候有笙管、竖琴和音高不一的长笛伴奏着。［2］进入米利都境内之后，他既不摧毁也不焚烧分散在乡村各处的房屋，甚至连房门都不打破，而是让它们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但是，他把所有树木都加以砍伐，把庄稼彻底铲除，然后退回到自己的国土。［3］由于米利都人拥有海上霸权，因此他的军队纵然把这个地方封锁了，也是无济于事的。至于他不毁坏他们的房屋的缘由，那是为了使当地的居民用这些房屋作为栖身之所，以便播种和耕耘他们的土地。这样，他每次侵入这个地方时，就都可以掠得掳获物了。

18 他用这样的方式和米利都人进行了十一年的战争。其间他给予米利都人两次沉重打击：一次是在米利都境内的利门尼昂地方，另一次则是在迈安德河流平原上。［2］在这十一年当中的前六年间，阿尔迪斯之子萨迪亚特斯，这位首先点燃战火的吕底亚国王，就对米利都的土地进行了征伐。接下来的五年里，是萨迪亚特斯之子阿尔亚特斯的统治时期，如上所述，这个人从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这场战争，并且不遗余力地进行着。［3］在整个战争期间，米利都人除了从开俄斯[40]人那里得到援助之外，没有从其他伊奥尼亚人那里得到任何援助；开俄斯人出兵襄助，是作为先前米利都人帮助过他们的一种回报，因为在开俄斯人和爱利特莱人交战期间，米利都人始终是和开俄斯人并肩作战的。

19 在战争的第十二年，吕底亚的军队因焚烧地里的庄稼而引发这样一场灾难。谷物刚刚燃烧起来，一阵劲风骤起，把火焰吹到了那座被称为阿塞苏斯[41]的雅典娜神庙上去，于是神庙在由此引发的大火中被烧得精光。［2］当时没有一个人在意这件事。但是后来，在军队返回萨迪斯之后，阿尔亚特斯就病倒了。他的病情总是不见好

转，不知是因为朋友的劝说，还是自己想到的这个主意，他派遣使者到德尔斐去祈求神谕，询问关于他的病情的事情。［3］但是在这些使者到达以后，皮西亚女祭司说，如果他们不重建吕底亚人在米利都境内的阿塞苏斯的雅典娜神庙，是不能得到神谕的。

20 我从德尔斐人那里听说的事情就是这些，下面的故事是米利都人添加上去的。神谕的答复传到库普塞卢斯之子佩里安德[42]（见图1）那里，他是当时米利都的僭主塞拉叙布卢斯的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他得知后便立刻派出了一名使者把神谕告诉了塞拉叙布卢斯，以使塞拉叙布卢斯预先了解情况，从而可以更好地应对事态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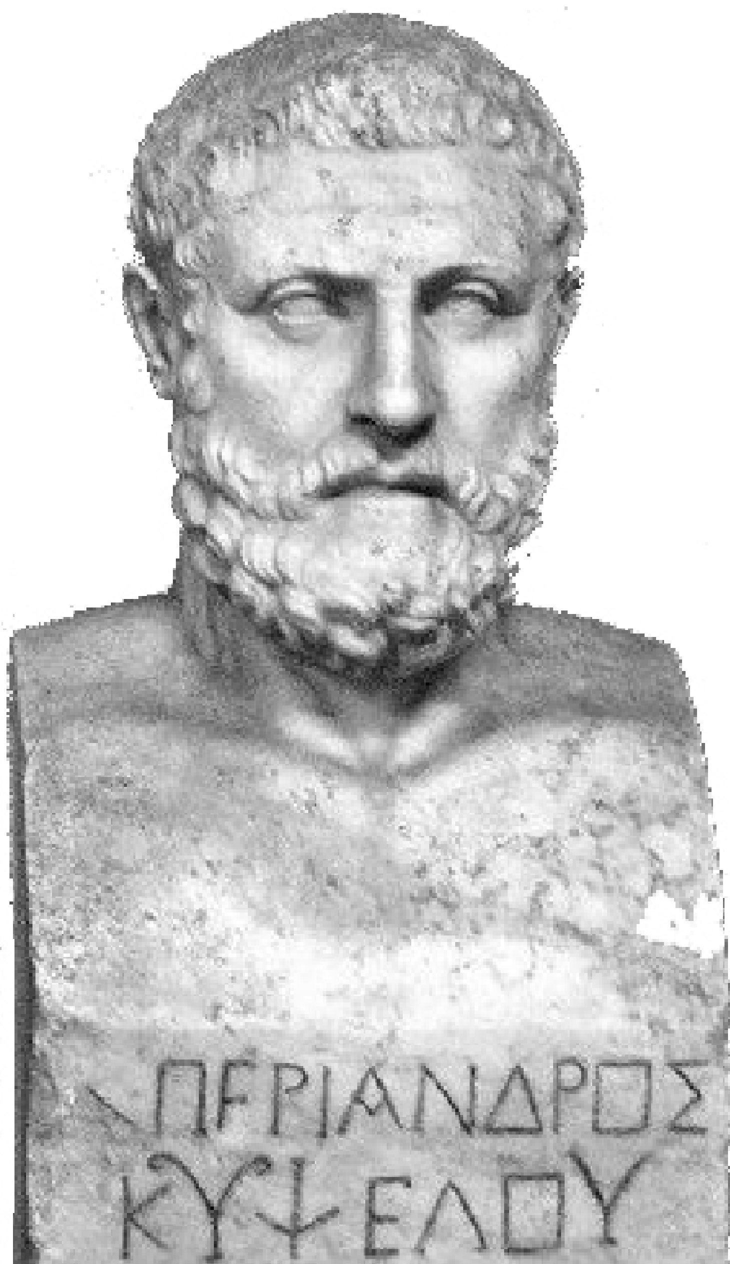


图**1** 科林斯僭主佩里安德

21 阿尔亚特斯在听到关于德尔斐神谕的答复的报告时，就立即派遣一名使者到米利都去，希望与塞拉叙布卢斯及米利都人缔结一项

休战协定，因为重建神庙需要一定时间。使者已经在去往米利都的路途中；但同时塞拉叙布卢斯已经清楚地得知全部情况，他心里一边盘算着阿尔亚特斯会怎样做，一边拟定出这样一个计策。［2］他下令把城内的全部食物，不管是属于他自己的还是属于私人的都集中到市场上来，并传令全体米利都人：各就各位，在看到他发出的信号时，所有的人都应当立刻尽情地畅饮狂欢。

22 塞拉叙布卢斯发出这样的命令，是有图谋的。他是希望来自萨迪斯的使者看到这么多的食物堆积在地上，而全城的人们又是如此尽情欢乐的时候，他会把这件事禀报给阿尔亚特斯的。实际上果然不出塞拉叙布卢斯所料。

［2］使者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把信件送达塞拉叙布卢斯以后，就返回萨迪斯了。根据我的推测，只有这种情况才导致后来达成和解。［3］阿尔亚特斯原本以为米利都非常缺粮，而且其人民也已经苦不堪言，可是从米利都回来的使者禀报的情况，和他所料想的完全相反，于是他就和米利都人缔结了和约。根据和约，两个邦国化敌为友，结成同盟。阿尔亚特斯在阿塞苏斯给雅典娜神不是建造一座，而是两座神庙。不久他的病也痊愈了。阿尔亚特斯对塞拉叙布卢斯和米利都人所进行的战争的大致情况就是这样。

23 就是这位佩里安德，把神谕告诉塞拉叙布卢斯，他是库普塞卢斯的儿子，是科林斯的僭主。然而根据科林斯人的说法，在他活着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极为离奇的事情。列斯堡[43]人在这件事上说法也是一样的。他们说麦提姆那[44]的阿里昂是由一只海豚把他驮到泰那隆[45]来的。阿里昂这个人在当时是个举世无双的竖琴演奏高手，据我们所知，是他首先创作了狄泰兰波斯之歌，[46]他给这种歌起了这样的名字，后来在科林斯教授这种歌。

24 阿里昂曾在佩里安德的王宫中生活多年，他渴望渡海到意大利和西西里去。等他在那里发财致富以后，他又想渡海返回科林斯。［2］因此，他雇用了一艘船，船员都是科林斯人，因为他认为最让人放心的莫过于科林斯人了。于是，他所乘坐的船从塔林顿起航了。然而，等船行驶到公海[47]上的时候，这些船员就密谋把他抛入大海，并且夺取他的财富。阿里昂发现了他们的阴谋，就跪下来恳求他们留他一条性命，金钱则听凭他们处理。［3］但是这些船员拒绝了他的要求，要他或者立即自杀，如果他还想在陆地上找一个坟墓的话，或者不要耽搁，纵身跳入海中。［4］进退两难的阿里昂于是请求他们，既然他们乐于这样做，那么就恳求他们允许他身着盛装，站在后甲板上，在那里弹唱，［5］并且答应他们，唱完之后立即自杀。他们也很乐于听一听世界上最好的竖琴师的弹唱，就同意了他的

恳求，并且从船尾退到船的中部。于是阿里昂便穿上他的职业盛装，拿起了竖琴，站在船尾的地方尽情地弹唱奥尔肖斯之歌[48]。弹唱结束以后，他就全身盛装，纵身跳入海里。［6］他们的船继续向科林斯方向行驶。

至于阿里昂，据说有一只海豚驮着他，把他送到了泰那隆；他在泰那隆上岸以后，就从那里穿着乐师的服装，步行前往科林斯，而在到达之后讲述他的全部经历。［7］可是佩里安德并不相信他所说的话，派人把他监视起来，不许他离开科林斯，并渴望船员们归来。在船员们抵达科林斯之后，他就召见他们，询问他们是否可以告诉他关于阿里昂的消息。他们回答说，阿里昂很健康地生活在意大利呢，他留在塔林顿，安然无恙。可是就在这时，阿里昂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就和他从船上跳下去的时候一模一样。这些船员个个瞠目结舌，他们的谎言已经被彻底揭穿，再也无法否认自己的罪行了。［8］这就是科林斯人和列斯堡人所讲的故事。而且，在泰那隆，就有阿里昂奉献的一件礼物，这是一个骑着海豚的人的青铜小雕像。[49]

25 吕底亚的阿尔亚特斯结束了对米利都人的战争，又在吕底亚继续统治了57年后去世。［2］他在他的家族中，是第二位向德尔斐奉献礼物的国王。他在病愈时所奉献的礼物，是一只纯银的大混酒钵，精心焊接在一个铁制托盘上，这是德尔斐的全部奉献物当中最值得一看的一件。它是由开俄斯人格劳库斯制作的。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发明铁的焊接法的人。

26 阿尔亚特斯去世后，他的儿子、35岁的克洛伊索斯继承了王位。[50]在希腊人城邦中，第一个遭到他攻击的是以弗所。［2］正当他围攻以弗所期间，以弗所人用一根绳子把他们的城墙和阿尔特密斯[51]女神的神庙联结起来，这样就把这座城献给了阿尔特密斯女神；这座神庙和当时被克洛伊索斯围攻的古城之间的距离是7斯塔狄亚[52]。如上所述，他们是最先遭到攻击的希腊人。后来，克洛伊索斯寻求这样那样的借口，又先后与伊奥尼亚人诸邦以及埃奥利斯人诸邦交战。如果他能够做到，他就给对方罗织重大的罪名；如果这一点他做不到，就向对方提出某些牵强附会的理由作为战争的口实。

27 克洛伊索斯以这样的方式使自己成为亚细亚的所有希腊城邦的主人，迫使这些希腊人向他纳贡；之后，他又打算建造舰船，以进攻爱琴海岛上居民。［2］但是，当一切有关造船的准备工作安排就绪的时候，普列涅的比亚斯[53]（有些人说是米提列涅的皮塔库斯[54]）使这个计划半途而废。克洛伊索斯询问这个最近来到萨迪斯的人，说在希腊方面是否有什么动静。［3］这个人回答说："国王，岛上的居民正集合起一万名骑兵，计划来对付你，进攻你的首都萨迪

斯。”克洛伊索斯听信了这个人的话，他吼道：“啊，但愿诸神使这些岛民产生用骑兵来攻打吕底亚人的儿子们的想法！”［4］但是，那位来客回答说：“国王啊，看来你是热心期望在大陆上捕捉马背上的岛民的，这个想法当然有道理。但是那些岛民在听说你在建造舰船，准备从海上攻打他们的时候，你想想：那些岛民最期望的不恰恰是在海上捉拿吕底亚人，并在那里为那些在大陆上遭受奴役的希腊人复仇吗？”［5］克洛伊索斯对这种说法深信不疑，认为他的话句句在理，于是就放弃了建造舰船的计划，和岛上的伊奥尼亚人结为盟友。

28 后来，克洛伊索斯当政期间逐渐把哈利斯河以西几乎所有的民族都征服了。继续保持自由的只有吕基亚人和奇里乞亚人；所有其他的部族都被克洛伊索斯征服，沦为他的臣民。这些部族有：吕底亚人、弗里吉亚人、美西亚人、玛里安迪尼人、卡利比亚人、帕弗拉冈尼亚人、赛尼亚的和比提尼亚的色雷斯人、卡里亚人、伊奥尼亚人、多利斯人、埃奥利斯人和潫菲利亚人。

29 当克洛伊索斯把这些被征服的民族都收归到吕底亚霸国[55]统治之下的时候，萨迪斯的繁华达到极盛。当时生活在希腊的一切贤达之士纷纷造访萨迪斯，其中就有雅典人梭伦。[56]他借口说自己想考察外部世界，于是离开雅典，外出游历10年，但实际上他是想避免出现那样的情况：他应雅典人之邀而为他们制定的法律被迫取消。［2］原来雅典人发过重誓，必须按照梭伦给他们制定的法律治理10年。

30 出于这样的理由并且为了周游列国，梭伦踏上了旅途。在出游期间，他去过埃及的阿玛西斯[57]的宫廷，又到萨迪斯拜谒克洛伊索斯。[58]克洛伊索斯把梭伦当作客人来接待，并让他住在王宫里。在他抵达后三四天，克洛伊索斯就命令他的仆从带梭伦去参观他的宝库，把宝库里所有贵重而华美的东西都展示给他看。［2］在梭伦看过一遍并且尽可能仔细审视之后，克洛伊索斯向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雅典的客人啊，我们听说过很多关于你的智慧，以及关于你出于求知和考察外部世界而巡游列国的事情。因此，我也很想向你请教，在你所见过的所有的人当中，你认为谁是最幸福的？”［3］他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就是人间最幸福的人；然而梭伦的答复只是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没有任何谄媚之辞。他说：“国王啊，他是雅典人泰鲁斯。”克洛伊索斯听到这话，颇感惊讶，紧接着追问道：“你认为泰鲁斯是最幸福的人，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4］梭伦回答说：“第一，因为泰鲁斯生活在自己城邦欣欣向荣的时代，而且他本人又有既美且善[59]的儿子们，他在世的时候又看到他的孩子们个个都有了自己的孩子，而这些孩子也都长大成人了；

其次，因为他一生一世享尽了人间的安乐，却又死得极其光荣。［５］当雅典人和邻人在埃琉西斯附近作战的时候，他前来援助本国同胞，击溃了敌人，并且极其壮烈地战死在沙场之上。雅典人在他阵亡的地点，给他举行了国葬，给予他最高的荣誉。”

31 梭伦还历数泰鲁斯的幸福的许多细节，这样促使克洛伊索斯继续追问下去。在梭伦说完之后，克洛伊索斯又问他，除去泰鲁斯之外在他看来谁是最幸福的，心想无论如何第二位总该轮到自己了。梭伦回答说：“克列奥比斯和比托。［２］他们都是阿尔戈斯人，他们所拥有的财富足够他们所需，除此以外他们还有强健的体魄，他们二人在竞技会上都曾得过奖。

“另外，关于他们两个人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当阿尔戈斯人为纪念赫拉女神而举行一个盛大的庆节时，他们的母亲一定要乘牛车赶赴那里。但当时他们的牛在田里，未及时地被牵回家，这两位青年人恐怕太迟了就赶不上庆节，于是就把牛轭驾到自己的肩头，亲自拉着母亲乘坐的车前去。他们把母亲拉了45斯塔狄亚[60]的路程，直到赫拉神庙前才停下来。［３］全体到神庙来朝拜的人们都亲眼看到了他们的所作所为，之后他们就以最光彩的方式结束了他们的生命。在这里，神祇也就非常清楚地表示，对一个人来说，死是一件比活着要好得多的事情。

“原来阿尔戈斯的男子们围着这辆车，交口称赞这两个青年人膂力过人；而阿尔戈斯的妇女们，则称赞这位母亲好福气，哺育了这样一对优秀儿子；［４］母亲对于这件事，以及对于因这件事而赢得的赞赏也感到满心欢喜，她站立在女神的神像面前，祈求女神把世人所能享受到的最高幸福，赐予她那曾使她得到巨大荣誉的儿子克列奥比斯和比托。［５］她做完祈祷以后，他们就奉献牺牲，并且共进圣餐，餐后他们就在神庙里面歇息。克列奥比斯和比托却再也没有醒过来，就在这里离开了人世。阿尔戈斯人认为他们俩是非常优秀的人物，因此就给他们竖立了雕像，献给了德尔斐神庙。”

32 这样，梭伦就把这两位男青年放到最幸福者的第二位了。克洛伊索斯有些恼怒了，他说：“雅典的客人啊！在你看来我的幸福是如此无足轻重，难道你认为我还不如一个普通人吗？”

梭伦回答说：“克洛伊索斯啊，你询问的这些事是涉及人的命运的一个问题，我知道上苍是非常爱嫉妒的，[61]并且是很喜欢干扰人类的命运的。［２］一个人在其悠长的一生中，必然会看到也会体验到许许多多他自己无法抉择的东西。在我看来，一个人活到70岁就算达到生命极限了。［３］在这70年间，如果不算闰月，共有25200

天。如果每隔一年再加上一个闰月，就像季节那样准时轮回，那么，除70年以外，还要有35个这样的闰月，这样就得再加上1050天。［4］这样70年的总天数就是26250天；[62]然而可以说没有哪一天发生的事情是和另一天的事情完全相同的。这样看来，人间的万事真是完全无法预料的。［5］至于国王你，克洛伊索斯，我知道你富甲天下，并且统治着诸多民族；然而就你所提的问题而言，只有在我听到你幸福地结束了你的一生的时候，才能够给你答案。毫无疑问，一个人纵然家产万贯，但除非好运眷顾他，他的所有财富一直享用到生命的终点，否则他还不能说是比那些仅能维持日常生活的普通人更幸福的。因为许多最富有的人是常常会遭遇不幸的，而许多只拥有中等财产的人却经常交好运。［6］前一个阶层的人和后一个阶层相比，只是在两个方面胜过后者；但后一个阶层的人却在许多方面胜过前者。富有的人更有能力来满足他自己的欲望，也更有能力承受不幸的突然打击。中等财产的人抗击灾难和满足自己欲望的能力当然要差些，然而他的幸运却使这些灾难不会降临到他们身上。此外，他还会享有这样的一些幸福：四肢健全，很少生病，远离不幸，容光焕发，儿女优秀。［7］如果在这一切之外，他又得以善终的话，这便是你真正要寻求的人，这样的人也完全称得上是幸福的人了。然而，这样的人，直到他去世以前，都不能称得上是幸福的人，而只能称他为幸运的人。

［8］“当然，能够兼具所有这些优点的人少之又少，正如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本国范围内取得一切所需，每个国家都拥有某些东西，却又缺少另一些东西；拥有最多的东西的国家也就是最好的国家了。同样，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一个人总是拥有某种东西，却又缺少另一种东西。［9］拥有最多优点的人，把它们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天，然后又安乐地死去的人—国王啊，在我看来，只有这样的人，才能给他的名字前加上‘幸福’的头衔。无论是什么事，我们都必须认真关注它的最后结果。因为神祇常常给人一个幸福的幻影，随后就把他推向毁灭的深渊。”

33 这就是梭伦向克洛伊索斯所讲的一番话，这番话使梭伦既未得到赏赐，也未赢得尊敬。国王完全没有把他当成什么人物，就打发他走了。因为克洛伊索斯认为，像这样一个完全不顾当前的幸福，而总是要人们在每件事上等着看最后结果的人，一定是个十足的大傻瓜。

34 在梭伦离开后，神给予克洛伊索斯一次可怕的惩罚。神之所以惩罚他，很可能就是由于他自认为是人间最幸福的人。起初，他在夜里做了一个梦，这个梦真实地明示他，他将要在他儿子身上遭遇不

幸。［2］克洛伊索斯有两个儿子，一个儿子既聋且哑，是先天性的残废；另一个儿子在他的同龄人当中，在任何一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后面这个儿子的名叫阿泰斯。在梦里向克洛伊索斯提及的，就是关于这个儿子的事情；梦里有人告诉他，说他的这个儿子将要被铁制的兵器刺死。

［3］克洛伊索斯醒来的时候，独自认真地回想了一下梦中所言，禁不住对这个梦感到毛骨悚然了。于是，他立即给这个儿子娶了个新娘；而前些年这个儿子一直在前线指挥吕底亚军队作战，如今克洛伊索斯也不让他随军出征了。所有长矛、标枪以及战时使用的各种兵器，都从男子居室搬运出来，堆放到贮藏仓库[63]去，因为他害怕悬挂起来的任何一件兵器可能会掉下来刺中他的儿子。

35 正当克洛伊索斯给自己的儿子安排婚礼事宜的时候，一个外表凄惨，浑身血迹的人来到了萨迪斯。他是一位弗里吉亚人，并且是王族成员。这个人来到克洛伊索斯的王宫以后，就提出请求，允许他根据这个国家的习惯洗净血污。［2］吕底亚人的祓除仪式和希腊人的祓除仪式大同小异。[64]克洛伊索斯允许他按照习惯净身以后，他就询问这个人的出身和国别。［3］他问道："这位来客，你是何人？你是从弗里吉亚的什么地方逃到我这里来请求庇护的？还有，你杀了什么人？被杀者是男子还是妇女？"这个弗里吉亚人回答说："国王啊，我是米达斯的孙子、戈尔迪亚斯的儿子。我的名字叫阿德拉斯图斯。[65]我并非出于故意而杀死的那个人是我的兄弟。我的父亲因此把我赶出国境，我失去了一切。于是我就逃到你这里来了。"［4］克洛伊索斯回答说："你是我的好朋友的子孙，现在你是到朋友的家里来了。只要你待在我府上，什么东西都不会缺你的。尽可能不要把你的不幸放在心上了，这样对你自己是最好的。"

36 这样，阿德拉斯图斯就在克洛伊索斯的宫廷住下来了。[66]事有凑巧，正在这个时候，在美西亚的奥林波斯山区出现了一头体型庞大的猪怪，这个怪物常常从山里窜出来，毁坏美西亚人的庄稼。美西亚人多次集合起来，想猎杀这个怪物，结果非但丝毫不能伤及猪怪，反而总是自己受到伤害。［2］最后，他们派使者到克洛伊索斯这里来。使者递交给克洛伊索斯的信函中说："国王啊，在我们那一带出现了一头体型庞大的猪怪，毁坏我们的田园。我们虽竭尽全力来捕捉它，但全都失败了。因此，我们请求你让你的儿子，精选一些壮丁和猎犬随同我们一起回去，以帮助我们除掉这个怪物。"

［3］这就是他们的求助信的大意。但是，克洛伊索斯想起了梦中的预言，于是他这样答复道："不要再说让我的儿子随你们一同回去的事情了，那样做是不明智的。他刚刚结婚，这件事够他操劳的

了。但我可以选派一些吕底亚人，放出我的全部猎犬跟着你们去，我还要命令他们尽心竭力，帮助你们把这个野兽从你们的国土上除掉。”

37 美西亚人对于他的这个答复表示满意。但是，克洛伊索斯的儿子听到了美西亚人的请求，突然闯进来了，而针对克洛伊索斯不肯要他和美西亚人同去这件事，他向他的父亲说：［２］“父王，从前，最高尚的也是最适于我的事情，就是频繁的征战和狩猎，我在这两件事情上面都为自己赢得过荣誉；如今这两样事情的任何一种，你都不许我做了，尽管你从来就不认为我是那种胆小怯懦或是缺乏勇气的人。同时，我到市场上去，或者从那里回来的时候，我必须保持怎样的脸色呢？［３］公民们以及我那年轻的新娘又会怎样看我呢？她又会认为她的丈夫是哪种男人呢？因此，你要么让我去追杀这个猪怪，要么就请你说明理由，为什么你认为我最好按你意旨办事。”

38 于是克洛伊索斯回答说：“我的儿啊，并不是因为我认为你胆小怯懦，或是因为你有其他不当之处才把你留下，而是因为一个幻影，这是我睡觉做梦时梦见的，这个幻影来到我面前，警示我说你注定要在年轻的时候被一个铁制的兵器刺死。［２］这就是我先是赶紧安排你的婚事，而现在我又不安排你出去办这件事情的缘由。因为你是我的儿子，而且是唯一属于我的儿子；你的兄弟聋了，我已经不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了。”

39 这位年轻人回答说：“父亲啊，你在做了这样一个可怕的梦之后对我倍加呵护，我认为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你弄错了，如果你领会这个梦的含义有偏差，我想我指出你的失误也是无可指责的。［２］既然你说这梦预言我将会被铁制的兵器刺死，可是这野猪哪来的手拿兵器呢？它能挥动什么铁制兵器呢？而这正是你为我担惊受怕的事。假如梦里说我会被野兽的獠牙刺死的话，那你不叫我去办这件事是名正言顺的；然而这里说的是一支铁制兵器。现在我们又不是对人，而是对野兽作战。因此，我恳求你还是让我和他们一起去吧。”

40 克洛伊索斯说：“我的儿啊，你对于梦的解释比我的理解更好，是令人信服的；我相信你的话，我改变主意了，同意你和他们去猎杀野兽了。”

41 国王既然这样说了，就派人把弗里吉亚人阿德拉斯图斯找来，对他说：“阿德拉斯图斯，当你因不幸的打击而遭受折磨的时候，我的朋友，在这一点上我并非对你有什么责怪，那时，我为你洗净身体，把你接到我府上居住，并且承担你的所有支出。［２］你在

我这里我待你不薄，那你也理应有所回报。因此，你应该同意陪同我的儿子去打猎，并且要照料他，要注意在途中不要受到袭击，不要受到那些胆大妄为之徒的危害。除了这个职责以外，你确实有必要到那里去看看，在那里你能以自己崇高的事业而扬名天下。这些是你们家祖祖辈辈的传统，而且你自己也是个坚毅强壮的人。”

42 阿德拉斯图斯回答说：“国王啊，如果不是你的邀请，我是不会参与这次狩猎活动的。因为像我这样一个遭受厄运打击的人，去陪伴他的比较幸运的同伴们外出打猎，是不合时宜的，我也无心做这事。我有许多理由使我留在这里。［2］但是，既然你非要我去不可，那我就一定不会让你扫兴（因为说实话，我是理所应当来回报你的友好款待的），因此我愿意按你的要求去做。至于你托付我来照料你的儿子，请确信我将尽我这个保护者的力量，把他毫发无损地归还给你。”

43 在他做了这样的保证之后，克洛伊索斯准许他们出发了，随同他们出发的还有一队精选的壮丁和一群猎犬。当他们到达奥林波斯山的时候，他们就四散开来搜寻这头野兽；这头怪兽很快就被发现了，于是猎手们在野兽周围排成人墙，从四面八方用枪矛向它投射。［2］当时那位客人，就是那位被洗净了杀人的血迹的名叫阿德拉斯图斯的人，也把他的矛向野猪抛射过去，但是这支矛没有刺中野猪，却刺中了阿泰斯。［3］这样，克洛伊索斯的儿子便死于铁制兵器之下，而梦中所受到的警示也就应验了。之后，有一个人跑到萨迪斯去，把这个消息告诉克洛伊索斯，他到国王那里向他禀报了狩猎的情况以及降临到他的儿子身上的命运。

44 得悉自己的儿子被刺死的消息，父亲的心遭到沉重的打击，而使他更加痛心的是，刺死他的儿子的人，恰恰就是他曾亲手为他洗净了杀人血污的人。［2］克洛伊索斯悲恸之极，他高声呼喊祓除之神宙斯的名字，要他见证他在客人手上所遭遇的惨祸。之后，他又祈求同一位宙斯神保佑，称宙斯为灶神和友情之神。[67]他使用灶神的名字，是因为他无意中竟把现在杀死他的儿子的凶手留在自己的家里住；他使用友情之神的名字，是因为那位被当作自己儿子的护卫者而派出去的客人，结果却证明是他的最无情的敌人。

45 不久，吕底亚人归来了，他们运回了阿泰斯的遗体，而那个杀人者也跟在他们后面。他站到遗体的前面，向克洛伊索斯摊开双手，表示任凭对方怎样处置自己，他十分恳切地请求克洛伊索斯，说他自己愿意为克洛伊索斯的儿子殉葬，他说以前的不幸遭遇已经使他苦不堪言，现在又加上了新的不幸，那就是他又毁了一个亲自洗净了他的杀人血迹的人，他也无法再活下去了。［2］尽管克洛伊索斯因

自己遭遇的不幸而极度悲恸，但听了这番话，却也深受感动，对阿德拉斯图斯动了恻隐之心。于是他回答说："我的朋友啊，既然你对你自己宣判了死刑，那我便已经从你那里得到我所要求的所有的赔偿了。但是，除了你投出了那意外的一枪以外，实际上在我看来还不是你惹下的这个祸。使我遭遇不幸的始作俑者是一位神，他在很久之前便预先警示要有这样的事发生了。"

［3］之后，克洛伊索斯埋葬了儿子的遗体，一切的安排得体恰当。米达斯之子戈尔迪亚斯的儿子阿德拉斯图斯，过去杀死了自己的亲兄弟，现在又毁了给他洗净血迹的人，他认为自己在他所知道的人中间是最最不幸的人了，因此当参加葬礼的人们散去，而坟墓的四周寂静无声的时候，他就在墓地上自杀了。

46 痛失爱子的克洛伊索斯，在此后整整两年时间里，一直都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之中。[68] 在这之后，来自国外的一则消息中止了他的悲伤情绪。他获悉，冈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已经摧毁了库亚克萨列斯的儿子阿斯泰亚基斯的霸国，而且波斯人的势力日益强大起来了。［2］这种情况使他暗自思忖，他是否有可能在波斯人的势力还不十分强大的时候，设法阻止他们势力的增长。出于这样的意图，他决定直接去希腊几处神谕所和利比亚的一处神谕所那里去测卜一下。于是，他分别向各方派出使者，有的去往德尔斐，有的去往佛基斯的阿拜，有的去往多多纳；还有些人去往安菲亚劳斯的神谕所，另一些人去往特洛芬纽斯的神谕所，再有一些人则是到米利都的布兰齐代神谕所[69]去。克洛伊索斯派人去问卜的以上这些神谕所都是希腊人的神谕所。[70]［3］他还派遣了另一些使者去往利比亚，向阿蒙神请示神谕。他派遣这些使者出去，是要测试一下神谕究竟都了解些什么情况，如果他发现神谕所回答的是实话，那么他就可以再派人前去，请示他是否应该攻击波斯人。

47 去往各地测试神谕的使者们，都得到了如下的指示：从他们离开萨迪斯的那一天起，他们要记住日期，到第一百天的时候，他们再去请示神谕，问他们这时吕底亚国王、阿尔亚特斯的儿子克洛伊索斯那时正在做什么。他们要把神谕的答复记录下来，然后带给克洛伊索斯。［2］除了德尔斐的神谕以外，其他神谕所的答复的记载都没有保存下来。[71]在德尔斐，吕底亚人刚刚进入神庙，正要请示他们奉命询问的问题时，皮西亚女祭司就用六步格的诗答复他们说：

我能数沙，我能量海；

我能听到沉默者的话语，能知悉哑巴的心声；

看哪！带壳乌龟的香味飘然而至，

锅里正煮着乌龟和羔羊肉，

底下铺着青铜，上面盖着青铜。

48 这些是皮西亚女祭司口述的预言。吕底亚人把她的话记录下来，随后就起程返回萨迪斯。在派往各地的所有使者都带着他们取得的答复返回以后，克洛伊索斯打开他们所记录的文卷一一阅读。在所有神谕中，唯一使他满意的就是德尔斐的神谕。他一听到德尔斐神谕所说，就立刻表示心悦诚服，完全接受，认为德尔斐是唯一可靠的神谕所，因为它是唯一一个发现了他实际上做的是什么事情。［2］原来自从那些使者们出发去请示神谕以后，他就在想他做什么事情才最不可能被别人猜到，于是等到约定的那一天到来时，他就按照他自己所决定的做了。他拿来一只龟和一只羊羔，亲手把它们剁成碎块，一起放在青铜锅里煮，上面还盖上一个青铜盖。

49 这就是使者从德尔斐带给克洛伊索斯的答复。至于吕底亚人到安菲亚劳斯的神谕所（并且在神庙那里履行了例行仪式）去，从那里得到了什么样的答复，我就没有办法述说了。因为关于这个答复，没有任何记载。人们只知道，克洛伊索斯相信他从那里得到的神谕也是真实的。

50 此后，克洛伊索斯决定举行大规模的献祭，以取悦于德尔斐的神，他奉献了各种适于作牺牲的牲畜3000头，把它们置于大堆大堆的包着金裹着银的床榻，黄金杯和紫色的长袍和内衣之上，然后统统加以焚烧，这样做就是为了使神对他更加眷顾。此外，他还传令吕底亚境内各族人民，要他们根据他们自己的财力来向神献祭。［2］在祭献活动行将结束的时候，克洛伊索斯下令熔化大量黄金，把它铸成金锭，每锭长6个帕尔姆[72]，宽3个帕尔姆，厚度1个帕尔姆。金锭总共117个，其中的4锭是纯金铸成的，每锭的重量为2.5塔连特；其余则是金与银的合金，每锭重2塔连特。［3］他还下令用纯金打造一尊狮子像，重达10塔连特。当德尔斐神庙被烧毁之时，[73]这尊金狮子就从金锭上掉了下来（因为它是置于金锭上面的）。如今这尊金狮子放置在科林斯人的宝库里，其重量只有6.5塔连特了，被大火烧掉了3.5塔连特。

51 克洛伊索斯在把所要奉献的这些礼物都准备齐全以后，便派人把它们送到德尔斐去，与这些礼物同时送去的其他礼品还有：大号的混酒钵两个，一个是金的，一个是银的；人们在进入神庙的时候就可以看到，金钵放在入口的右边，银钵在左边。［2］但这两个钵在

失火之后就被挪移开了；如今金钵放置在克拉左门奈人的宝库里，其重量为8塔连特零42明那[74]；而银钵则是放置在神庙前庭的一个角落里，它的容量有600安佛列尤斯[75]。我所以知道它的容量，是因为在塞奥法尼亚[76]节日期间，德尔斐人把这个钵装得满满的。［3］德尔斐人说这个钵是萨摩斯人塞奥多列[77]制造的。我认为他们的话是可信的，因为可以肯定，这个混酒钵绝非出自普通匠师之手。此外，克洛伊索斯还送去了四个银酒瓮，它们现在摆放在科林斯人的宝库里；还有两个净水瓶，一个金的，一个银的。在金的净水瓶上面镌刻着“拉栖代梦人”的字样，拉栖代梦人硬说这是他们奉献的礼物，然而他们的这种说法是错误的，［4］真正的奉献者是克洛伊索斯。这上面的铭文是一个想讨好拉栖代梦人的德尔斐人镌刻到上面的。这个人的名字我是知道的，但我还是不必提及了。有一个男孩像，水从他手里流出，（我承认）它的确是拉栖代梦人奉献的，然而他们根本未曾奉献过任何一个净水瓶。［5］除了以上奉献物以外，克洛伊索斯奉献给德尔斐的还有许多不大重要的礼品，其中有为数不少的银盆。他还奉献了一尊高3腕尺[78]的金制女子像，而据德尔斐人说，这是一尊烤面包的妇女[79]的雕像；另外，克洛伊索斯把他妻子的项链和腰带也都献来了。

52 以上这些就是克洛伊索斯奉献到德尔斐的礼物。克洛伊索斯奉献给安菲亚劳斯[80]（关于这个英雄的勇气和不幸遭遇他是知道的）神庙的礼物有：一面纯金的盾牌，一支枪头和枪杆均用纯金制造的长枪。在我这个时代，这两件东西还都在底比斯，放置在伊斯门尼·阿波罗神庙里。

53 这时，护送这些宝物到各个神庙去的使者们接到克洛伊索斯的命令，要他们请示神谕，问克洛伊索斯是否可以去和波斯人交战，如果可以交战，他是否可以找一个同盟者以增强自己的实力。［2］于是，使者们在到达目的地并奉献了礼物之后，便请示神谕。他们这样说：“吕底亚和其他各民族的国王克洛伊索斯，相信这里的神谕是世上所有神谕中唯一可信的神谕，现在所奉献的礼物是因为你的预言灵验而理应得到的。现在他向你请示：他是否可以对波斯人作战，如果可以的话，他是否可以寻求一个同盟者以增强自己的实力。”［3］这两个神谕所对他的答复，大意是相同的，它们都向克洛伊索斯预言说，如果克洛伊索斯进攻波斯人，他就可以摧毁一个大帝国，并且建议他看看在希腊人当中谁是最强大的，就和谁结成同盟。

54 克洛伊索斯在接到使者们带回的神谕的答复以后，满心欢喜，现在他深信他一定可以摧毁波斯人的霸国了。于是他再一次派人到皮索（德尔斐）去，根据他探知的德尔斐的人数，这次赠送的礼物

是所有德尔斐人每人2斯塔特尔[81]的黄金。［2］作为酬谢，德尔斐人把请示神谕的优先权授予克洛伊索斯和吕底亚人，还豁免他们求神谕时所需的费用，在节日中给予他们最优等的席位，克洛伊索斯和吕底亚人还得到这样的永久性权利，即如果他们愿意，随时都可以归化成为德尔斐的公民。

55 克洛伊索斯把这些礼物献给德尔斐人以后，便第三次派人来请示神谕；既然这里的神谕已经被证明是可靠的，他就想一直利用它了。现在他想要得到答复的问题是，“他的王国的统治是否能够长久维持下去？”［2］皮西亚女祭司是这样答复他的：

等到一匹骡子变成了米底国王的时候，

你这两脚瘦弱的吕底亚人就要沿着多石的赫尔姆斯河逃跑了；

快呀！快些逃跑吧，也不要因为成了胆小鬼而无地自容了。

56 克洛伊索斯接到这个答复后，高兴极了。因为克洛伊索斯认为一匹骡子是绝对不可能成为米底国王的，因此他就得出结论：他和他的子孙永远都不会丧失对吕底亚的统治权。随后他就认认真真地研究神谕要他结盟的盟友，他力图通过调查研究来确认希腊诸邦中，哪个是最强大的。［2］他在经过调查后发现，希腊诸邦中有两个城邦实力超群。他们是拉栖代梦人和雅典人，前者属于多利斯族，后者则是属于伊奥尼亚族。事实上，这两个民族从古老的时代起就在希腊占着极为突出的地位了。雅典人在从前属于皮拉斯基民族，[82]拉栖代梦人是属于希腊民族的；皮拉斯基人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居住的故土，而希腊人却是经常长途迁徙的。

［3］原来在丢开里昂[83]统治的时代，希腊人居住在弗提奥提斯的地方，然而在希伦的儿子多鲁斯统治的时代，他们便移居到奥萨山和奥林波斯山山脚下一个叫作希斯提埃奥提斯的地方去了；他们在被卡德摩斯人[84]驱逐出希斯提埃奥提斯地区以后，就定居在品都斯，称为马其德尼人。[85]从那里再一次迁移到德里奥皮斯；而最后又从德里奥皮斯进入伯罗奔尼撒，结果他们就变成了众所周知的多利斯人。[86]

57 皮拉斯基人讲的是什么语言，我是无法确切说明的。但是，如果我们可以从今日的皮拉斯基人所讲的语言来加以推测的话，今天在皮拉斯基人当中有一些人，例如，那些过去曾是今日被称为多利斯人的邻人（当时住在今日的所谓色萨利奥提斯地方）；［2］而现在

则住在第勒尼亚人上方的克列斯顿地方的人们；那些从前和雅典人同住过一个时期并在赫勒斯滂[87]建立了普拉吉亚和斯奇拉凯两个殖民地的人们；或者简单地说，现在那些居住在任何一个城市里的任何人，城市的名称虽然已经改变，可是它们事实上都是皮拉斯基人的城市；如果从这些皮拉斯基人当中的任何一部分进行推断的话，那么我必须断言，皮拉斯基人是讲异族语言的[88]。［3］果真如此，而且，如果整个皮拉斯基民族都是讲同一种语言的话，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属于皮拉斯基族的雅典人，在他们成为希腊人的同时，必定是更改了自己的语言的。事实上，克列斯顿人所使用的语言和他们周边邻人的语言完全不同，普拉吉亚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可是这两个地方的人所使用的语言却是完全相同的；这就表明，他们依然都保留了他们原来的语言，而他们又把这种语言带到他们现在定居的地方。

58 希腊民族自从他们出现以来，就从来没有改变过他们所使用的语言。至少在我来看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希腊人是皮拉斯基人的一个分支，在他们起初从皮拉斯基人主体上分离出去的时候，他们人数不多，势力弱小；然而，他们却逐步扩大并成长成为一个多民族的集合体，这主要是由于许许多多的非希腊语部落[89]主动加入到他们行列当中的缘故。另一方面，我认为，皮拉斯基人是一个非希腊语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人数从来没有发生过迅猛的增长。

59 克洛伊索斯在考察了这两个民族[90]的情况后，他发现其中之一，即雅典人在当时雅典的僭主、希波克拉底之子庇西特拉图的统治之下，正在遭受悲惨的压迫，内讧不断。希波克拉底还只是一个普通公民的时候，有一天他到奥林匹亚去看竞技比赛，他遇到过一件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在奉献了牺牲之后，附近满装着水和牺牲动物的骨肉的大锅，下面没有烧火就沸腾起来，锅里水溅出了锅外。［2］当时拉栖代梦人奇隆[91]，碰巧正在那里并亲眼目睹了这一奇迹，就劝告希波克拉底说，如果他还没有结婚，那么就不要把会给他生孩子的妻子娶到家里来；如果他已经有了一个妻子，那么就必须让她回她的朋友们那里去；[92]如果他已经有了一个儿子，那么就要和他的儿子断绝关系。［3］据说希波克拉底根本没有理会奇隆的劝告。没过多久，他就成了庇西特拉图的父亲。

就是这个庇西特拉图，在雅典人内部发生以阿尔克麦昂的儿子麦加克利斯为首的海岸派，和以阿里斯托莱达斯的儿子来库古斯为首的平原派之间的斗争的时候，制定出一个使自己登上僭主之位的计划，他带着这种想法组建了一个第三派。[93]他集合了一批党羽并自称为山地居民的保护者，然后谋划出下面的这样一个计策。［4］他先是弄伤了他自己和他的骡子，然后驱车进入雅典广场，[94]宣称他刚刚

逃脱了敌人的袭击，这些人企图在他驾车去乡下的路上谋害他。他要求民众指派给他卫兵，以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他要民众们记住，他过去所赢得的荣耀，他曾指挥对麦加拉人作战，攻占尼赛亚城，同时还曾立下其他许多赫赫战功。［5］雅典人被他的花言巧语所蒙蔽，就给他选出了一支公民作为他的卫队，这些卫兵不执长矛，而是手持棍棒，无论庇西特拉图走到哪里，这支卫队都随时伴他左右。这样，庇西特拉图的势力不断增长，就发动政变，夺取了卫城。他以这样的方式取得了雅典的统治权，他原封不动地保留此前已有的各种官职，也不变更任何法律。他根据既有的制度管理城邦，他的政策措施不仅是贤明的，也是有益的。

60 但是，没过多久，麦加克利斯一派的人和来库古斯一派的人，他们捐弃前嫌，联合起来把他驱逐出境。这样，庇西特拉图虽通过上述手段首次使自己成了雅典的主人，可是他的统治立足未稳，又失去了权力。然而，庇西特拉图刚刚离开雅典，曾联手驱逐他的那两派之间就又发生了争执。［2］最后，麦加克利斯对这种争斗感到厌烦，就派一名使者到庇西特拉图那里去，提出如果庇西特拉图愿意娶他的女儿，他就准备把庇西特拉图推上雅典僭主的宝座。［3］庇西特拉图同意了，于是二人根据这些条件缔结了一项协定。之后，他们着手研究使庇西特拉图复位的方案。他们在这里所构想出来的方案，是全人类历史上最愚蠢的方案，特别是考虑到希腊人自远古时代起，就以智慧和自主而有别于异族人的愚蠢简单，更不应该忘记的是，他们用这样一个雕虫小技，所耍弄的不是一般的希腊人，而是希腊人当中素以聪明著称于世的雅典人！

［4］在派安尼亚德莫[95]，有一位名叫作菲娅的女子，身材修长，身高差3指就达到4腕尺[96]了，整个人的形象看上去是非常秀美的。他们把这个美女全副武装起来，并且教她要保持怎样的姿势才能把她这个角色扮演得惟妙惟肖，然后就让她乘坐战车，驱车去往雅典城。[97]在她出发以前，先派出使者到那里去，这些人进城后，便按照给他们的指示四处宣告：［5］“啊，雅典的公民们，热烈友好地迎接庇西特拉图吧！雅典娜女神把人间的最高荣誉授予庇西特拉图，并且亲自把他带回她自己的卫城来了。”他们到处散播这个消息，消息立刻又传遍了各个德莫，人们都在说雅典娜女神正在把她特别钟爱的庇西特拉图带回来。城里的人们也深信，那女子就是真正的女神，于是向她膜拜，并且迎接庇西特拉图归来。

61 庇西特拉图用这样的手段恢复了自己的统治，按照约定，他娶了麦加克利斯的女儿为妻。可是，他已经有了妻室，也有几个已经成人的儿子，而阿尔克麦昂的子孙又被认为是受到了诅咒的。[98]于

是，他决定和新婚的妻子不再生儿育女，因此，他和他的妻子同房时进行不正常的交媾。［2］起初，他的妻子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别人。但是过了一个时期，或者是她的母亲询问她，或者是她主动告诉她母亲有关情况。无论如何，她母亲已经得知此事了。这样，有关这件事的消息又传到她的父亲的耳朵里。麦加克利斯觉得在这件事上受到了侮辱而非常气愤，他在盛怒之下，立刻和敌对党派重新修好，联合起来。庇西特拉图猜测到他们将采取什么行动来对付他，自己主动逃离了阿提卡，来到爱利特里亚，和他的儿子们商讨对策。［3］结果，希皮亚斯[99]的意见占了上风，他的意见的主旨是要使他们重新取得雅典的统治权。首先要做的，就是从那些有义务向他们捐款的城邦收取预付款。他们通过这种办法从一些城邦筹得大量的金钱，特别是底比斯人，他们所捐献的金钱比其他的任何一个城邦都要多。

长话短说，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为重回雅典所做的一切准备工作终于完成了。从伯罗奔尼撒开来一支阿尔戈斯人的雇佣兵已经抵达，还有一位名叫吕格达米斯的纳克索斯人自愿地前来为他们服务，他在这件事上特别热心，既出人力，又出金钱。

62 在他们流亡的第十一年，庇西特拉图一家便从爱利特里亚起航，踏上返乡的征程。他们首先在阿提卡的马拉松一带登陆，在那里安营扎寨，来自雅典城里的同党和大批来自乡下各地的人们都纷纷加入到他们的队伍中，因为他们热爱僭主政治，胜过爱自由。

［2］当庇西特拉图筹集资金的时候，甚至后来在他已经在马拉松登陆的时候，雅典城里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的所作所为。等到他们得知他已经离开马拉松，正在向雅典城进军的时候，才开始作抵抗的准备。他们征调了全国的军队，迎战这些回国的流亡者。［3］同时，庇西特拉图的军队，从马拉松出发进军雅典，在行进到帕列涅的雅典娜神庙附近时，与对手的军队遭遇。

［4］庇西特拉图在敌人的对面安营扎寨。在这里，有一位名叫安菲里图斯的阿卡纳尼亚人，是一位通晓占卜术的预言家，他秉承神的旨意来会见庇西特拉图，在走向庇西特拉图时候，他口吟六步格诗，说出了下面两句预言：

如今渔网已撒下，网在水下张开了。

在皎洁的月光下，鲔鱼将自投网罗。

63 这就是他在神祇的感召下说出的预言。庇西特拉图领悟了其中的含义，宣布接受这个预言，立刻率军进攻。这时来自城里的雅典

人刚刚吃过午饭，饭后他们就自己干自己的事了，有的人在掷骰子，有的人在睡觉。因此，当庇西特拉图的军队发起进攻时，雅典军队刚刚接战，就被击溃了。［2］在他们开始四散溃逃的时候，庇西特拉图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极其高明的主意，用这个策略可以把雅典人分散，使他们再也不会团结到一起。他吩咐他的儿子们都骑上马，先去赶上那些四处逃散的雅典人，告诫他们，人人都放心地各自回家去吧。雅典人接受了这个劝告。这样，庇西特拉图便第三次成为雅典的主人。[100]

64 庇西特拉图采取措施进一步巩固其权力。他以一支人数众多的雇佣兵为后盾，通过部分取自雅典当地、部分取自斯特里梦河一带的收入而保持充裕的财源；此外，他还要求把许多雅典人的子孙扣作人质，这些人在他发起进攻时没有逃离雅典，而是留在家里。庇西特拉图把这些人质送到纳克索斯岛去。［2］这个岛屿也是庇西特拉图用武力强行占领的，他把它委托给吕格达米斯负责治理。他还根据神谕的指示，祓除了提洛岛，[101]祓除的方式如下：把神庙四周视力所及范围内所埋葬的尸体一律挖掘出来，移至该岛的另一个地方。［3］这样，庇西特拉图就在雅典建立起僭主政治；[102]雅典人当中有很多在作战中阵亡，还有很多人和阿尔克麦昂的子孙们一起逃离了阿提卡。

65 克洛伊索斯询问雅典人的时候，当时雅典的现状就是如此。克洛伊索斯在打探拉栖代梦人的有关情况时，他得知，在经过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以后，最近在对泰格亚人作战中已经获胜。因为在斯巴达之王列昂和赫格西克利斯联合统治的时候，[103]拉栖代梦人尽管在所有其他的战争中都取得胜利，却屡屡败于泰格亚人之手。［2］在较早的一个时期，他们更是所有希腊人当中治理得极其糟糕的国家，无论是他们内部的管理，或是对外关系方面，都非常差，因而他们完全不和外界来往。使他们的治理趋于优良的详情如下：斯巴达人当中有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名叫来库古斯，[104]曾去德尔斐祈求神谕。他刚刚进入神庙的内殿，皮西亚女祭司就立刻大声对他说：

［3］哦，伟大的来库古斯，你光临我这美丽神庙，

宙斯和这里其他奥林波斯诸位神都珍爱你，

我不知道应当把你当作神，还是普通凡人，

但来库古斯啊，我坚信你将被证明是一个神。

［4］此外还有一些人说，女祭司还向他提供一整套时至今日斯

巴达人依然遵循着的法律制度。但是，拉栖代梦人自己宣称，来库古斯在担任他的侄子、斯巴达国王拉波塔斯[105]的监护人兼摄政的时候，他把这套法制从克里特引入到斯巴达；［5］来库古斯刚一担任摄政的职务，就马上更改所有现行的制度，引进新的制度取而代之，并且注意使所有的人都遵守新的制度。之后，他又创建了一切有关战争方面的制度，如建立埃诺莫提亚[106]、特里卡达斯[107]和共餐团制[108]等等；此外，来库古斯又设置了元老院[109]和监察官制[110]。

66 通过这样的改革，拉栖代梦人得到了良好治理。[111]来库古斯死后，他们为他修建了一座神庙，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受到人们极高的崇敬。他们既然拥有肥沃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他们的国力就迅速增长，成为一个日益兴盛的民族。结果，他们很快就不满足于默默无闻地待在原地了。他们觉得阿卡底亚人比他们弱得多，于是他们派人去祈求神谕，询问是否可以征服整个阿卡底亚。［2］皮西亚女祭司是这样答复他们的：

你们想得到阿卡底亚吗？我无法满足你们大胆的请求。

在阿卡底亚居住着许多以橡子为食的人—

他们决不会容许你们这样做的。这不能怪我吝啬。

我将把泰格亚送给你们，让你们在那里顿足起舞，

还要让你们用绳索来测量那里肥沃的田野。

［3］拉栖代梦人得到这个答复以后，没有进犯阿卡底亚的其他地区，他们随身携带着枷锁，向泰格亚人发起攻击了，他们是相信这道神谕的，以为他们将把泰格亚人变成他们的奴隶。［4］但是，他们在这次战争中遭到了失败，很多人被敌人活捉。这些俘虏戴上了拉栖代梦人自己带去的枷锁，他们被拴在一根绳索上，测量泰格亚平原的土地，[112]从事劳作。他们劳作时所戴的枷锁直到今天还保存在泰格亚，在阿列亚·雅典娜神庙的墙壁上，挂满了枷锁。

67 拉栖代梦人在此前在与泰格亚人的屡次交战中，一直是没有胜绩的。但是，在克洛伊索斯当政的时候，也是安那克桑德里达斯和阿里斯顿这两个国王[113]统治着拉栖代梦的时候，斯巴达人时来运转，取得了胜利。现在我来说说他们取胜的具体情况。［2］他们每次和敌人交战总是被击败，于是他们派人到德尔斐去，询问神谕，说他们要受到哪一位神的恩宠，才能在对泰格亚人作战中取胜。皮西亚女祭司回答说，他们必须把阿伽门农之子奥列斯特的遗骨运回本国，

然后才有可能获胜。［3］可是，他们无法找到奥列斯特的墓地，便第二次派人来，向神询问这位英雄的遗体埋葬在何处。皮西亚女祭司是这样答复他们的：

［4］在阿卡底亚一马平川的原野上，坐落着泰格亚；

在那里有两股风不可避免地吹着，永不停息，

打击过去就必定反击过来，祸与祸重叠在一起。

万物之母的大地就在那里收留了阿伽门农之子；

你把他带回你的邦，你就会成为泰格亚的主人。

［5］在得到这个答复之后，拉栖代梦人虽然坚持不懈地四处搜寻奥列斯特的墓地，但仍然和此前一样毫无收获。最后，在所谓阿伽索尔吉[114]的斯巴达人当中，有一个名叫利卡斯的人发现了这个墓地。阿伽索尔吉是斯巴达公民中那些服役期满的骑士，每年有5名最年长的骑士退役，他们在退役的那一年，必须服从斯巴达国家的任何差遣，积极从事分派给他们的各项任务，到他们前往的那些地方去。

68 利卡斯就是被派遣出去寻觅奥列斯特墓地的人当中的一个。一方面由于他运气好，一方面也是由于自己的睿智，这个墓地竟然被他发现了。那时拉栖代梦和泰格亚这两个城邦之间有交往，他前往泰格亚，碰巧走进一个铁匠铺，看见有个铁匠正在打铁。他站在那里，正在赞叹铁匠的高超手艺时，［2］铁匠注意到了他惊讶的表情，于是就放下了手中的活儿，走上前来对他说："斯巴达的客人啊，既然你连看到我在这里打铁都感到惊讶，那么如果你要看到我所看过的东西，那你不知要惊叹到何等地步了。［3］我以前在这个院子里为自己打一眼井，在我开始挖掘的时候，你猜我看到了什么？我看到了一口长达7腕尺[115]的棺材。我以前从来就不相信古代人的身材比现代人高，因此我就打开了棺材。果然，棺材是比照尸体的长度做的；我量了一下，又把这墓穴重新埋好。"

以上这位铁匠叙述的是他所看到的情况。利卡斯对这件事做了反复思考，根据神谕所说的话，推定这正是奥列斯特的遗骸。［4］他之所以这样猜想，是因为他注意到这个铁匠有两个风箱，这使他明白了"有两股风"的所指，而铁锤和铁砧相当于"打击"和对这一打击的反击，而打铁也就相当于"祸与祸重叠在一起"了。他之所以这样猜测，是因为铁的发现是对人类造成祸害的。[116]［5］他作出这样的推论之后，就返回斯巴达把这事情所有情况报告他的国人。不久，他们就

故意捏造了一个借口，对他提出责难，把他放逐出去了。利卡斯于是来到了泰格亚，把他的不幸遭遇对这位铁匠诉说，并想租用铁匠的院子。铁匠开始一段时间不同意，［6］但利卡斯最终说服了他，于是他住到那里去了。随后，他掘开了坟墓，把遗骸搜集起来之后，就带着它回斯巴达了。从此以后，每当拉栖代梦人和泰格亚人在战场相互较量的时候，拉栖代梦人总是要占压倒性优势的；在使者们到达这里之前，他们已经把伯罗奔尼撒的大多数地方都征服了。

69 克洛伊索斯得知所有这些情况之后，就派遣使者携带着礼物前往斯巴达，使者的使命就是请求斯巴达和他结成同盟。他们到斯巴达时该讲哪些话，都是克洛伊索斯亲自严格规定的。因此，他们在到达斯巴达时就这样说：［2］“吕底亚人和其他诸民族的国王克洛伊索斯，派遣我们到这里来，他要我们前来对你们说：‘拉栖代梦人啊，神在神谕中指示我，使希腊人成为我的朋友；我知道你们是希腊一流的强国，因而我秉承神谕的旨意，向你们提议，我诚心诚意地希望能成为你们的朋友和同盟者。’”

［3］这是克洛伊索斯通过自己的使者所提出的建议。拉栖代梦人在此前早已经得知神谕给他的回答，因而对使者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且立即起誓与克洛伊索斯缔结了友谊和同盟。由于此前他们受过克洛伊索斯的某些恩惠，因而他们就更乐于这样做了。［4］原来，有一次，拉栖代梦人曾派人到萨迪斯去购买一些黄金，准备把它装饰在阿波罗的神像上面—这座神像今天依然竖立在拉哥尼亚的索纳克斯山[117]上。当时克洛伊索斯听说了这件事，就把他们需要的黄金当作礼物赠送给他们了。

70 这是拉栖代梦人愿意与克洛伊索斯结盟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克洛伊索斯在所有希腊人当中，优先选择他们作他的盟友。因此，他们承诺，只要克洛伊索斯召唤，他们就随时准备出动，不仅如此，他们还制作了一个巨大的青铜混酒钵赠送给克洛伊索斯，作为回赠他的礼物；混酒钵外缘刻满了各种动物图像，其容量足有300安佛列尤斯[118]。［2］可是这个混酒钵却从未被送达萨迪斯。至于为什么没有送到，有两种迥然不同的解释。[119]根据拉栖代梦人的说法，在向萨迪斯运送的途中，到达萨摩斯附近的时候，萨摩斯人得知此事，就派出他们的战船前来，把它作为战利品劫走了。[120]［3］然而，萨摩斯人却宣称，负责运送混酒钵的拉栖代梦人迟迟没有到达，在得知萨迪斯已经陷落，克洛伊索斯已经成为阶下囚的时候，他们便把这只混酒钵在萨摩斯卖掉了；收购者（据说他们是几个私人）把它给买下来，奉献给赫拉神庙了。出售混酒钵的人很有可能在回到斯巴达的时候，说萨摩斯人劫走了他们的混酒钵。这就是关于

混酒钵的故事。

71 同时，克洛伊索斯因误解了神谕的意思，统率他的军队进入卡帕多西亚，满心期待可以击败居鲁士，摧毁波斯人的霸权。［2］克洛伊索斯正在准备与波斯人交战的事务，这时有一位名叫桑丹尼斯的吕底亚人前来求见，这个人此前已被认为是有智慧的人，在这件事以后他在国人中更是享有盛名了。他来向国王进谏，说："国王啊，你准备去攻击的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穿着皮革制的裤子，他们的衣帽也都是皮革制的；他们的食物并不是他们自己喜欢吃的东西，那贫瘠不毛的土地上生产什么，他们就吃什么；［3］而且他们平常不饮酒，只饮水；他们那里没有无花果，也没有其他什么好吃的东西。这样，如果你果真征服了他们，他们既然一无所有，你又能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呢？反之，如果你被他们征服的话，你仔细想想看，你将失去多少好东西啊。他们一旦品尝到我们的好东西，就会紧紧地抓住这些东西，我们再也无法叫他们放手了。［4］至于我，我要感谢诸神，因为诸神没有让波斯人想到要来进攻吕底亚人。"虽然桑丹尼斯说的都是实话，但未能说服克洛伊索斯；实际上，在征服吕底亚人以前，波斯人是没有任何奢侈品和令人赏心悦目的生活用品的。

72 希腊人称卡帕多西亚人为叙利亚人。在波斯人的霸权兴起之前，叙利亚人是米底人的臣民；［2］现在他们是居住在居鲁士霸国领土范围内的。因为米底王国和吕底亚王国之间就是以哈利斯河为界线的。这条河流发源于亚美尼亚山区，首先流经奇里乞亚人居住的地方，然后从那里又流了一段，在它的右边是玛提恩尼人居住的地方，左边则是弗里吉亚人的地方；在流过这些人居住的地方以后，接着向北流，把右边的卡帕多西亚的叙利亚人和左边的帕弗拉冈尼亚人（他们居住的河流的左岸）划分开来。［3］这样，哈利斯河便构成了从面对塞浦路斯的海到攸克星海（黑海）的几乎整个下亚细亚的边界。这里正是整个下亚细亚地区的颈部，一个轻装的人穿过这个地方，需要五天的时间。[121]

73 克洛伊索斯进军卡帕多西亚有两个方面的动因：首先，他觊觎那片领土，想把它纳入自己的版图之内；但是主要的原因是他想报复居鲁士，以为阿斯泰亚基斯报仇，因为他相信神谕所说，认为自己可以做到这一点。［2］米底的国王、库亚克萨列斯的儿子阿斯泰亚基斯是克洛伊索斯的妻舅，[122]他曾被冈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废黜。

现在，我把他们二人成为亲戚的一些情况来说明一下。［3］曾有一群游牧的斯基泰人因为国内骚乱而逃离故土，进入米底境内。当时米底的国王是库亚克萨列斯，他是弗劳尔特斯的儿子，代奥凯斯的孙子。库亚克萨列斯最初把他们视为求庇者，因此对他们友好相待，

而且他出于对他们的尊敬，就把一些男孩子委托给他们，要他们教这些男孩子学习他们的语言，操练射术。［4］过了一段时间，斯基泰人自己日复一日外出打猎，而每次都带回来一些猎物。碰巧有一天，他们一无所获。当他们两手空空去拜见库亚克萨列斯的时候，这位性情暴躁（就像这次的表现一样）的国王，对他们非常粗暴无礼。［5］这些斯基泰人认为库亚克萨列斯不应当这样对待他们。因此，他们作出决定，把委托给他们教育的男孩子中的一人杀死，剁成碎块，然后把他的肉块像通常烹调兽肉那样地加以烹调，再把它冒充猎获的野味献给库亚克萨列斯品尝；在这以后，他们决定以最快的速度前往萨迪斯，投奔到萨迪亚特斯的儿子阿尔亚特斯的宫廷。［6］他们实施了这个计划。库亚克萨列斯和他的客人们都食用了斯基泰人烹调的人肉，斯基泰人在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以后，就以求庇者的身份逃到阿尔亚特斯那里去了。

74 后来，库亚克萨列斯派人向阿尔亚特斯索要这些人，而阿尔亚特斯拒绝引渡这些求庇者，这样，吕底亚人和米底人之间就爆发了战争。这场战争持续续了五年。在这期间，米底人多次战胜吕底亚人，而吕底亚人也多次击败米底人。在他们之间的战事之中曾经进行过一场“夜”战。

［2］然而，在双方当中的任何一方都未占据明显优势的时候，在战争的第六年发生的一次会战过程中，当双方激战正酣时，白天突然变成了黑夜。米利都人泰勒斯曾向伊奥尼亚人预言过这件事，他向他们预言，就在那一年发生这样的事件，而实际上就发生了（日食）[123]。［3］米底人和吕底亚人看到白天变成了黑夜，就停止了战争，他们双方都更加渴望达成和平的协议了。在双方之间展开斡旋活动的是奇里乞亚的叙恩涅西斯[124]和巴比伦的拉比涅图斯[125]，他们促使双方相互立誓签约，并促成双方的联姻。［4］正是他们劝说阿尔亚特斯把自己的女儿阿里恩尼斯许配给库亚克萨列斯的儿子阿斯泰亚基斯，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可靠保证，人与人的盟约是起不到保证作用的。［5］这两个民族宣誓缔和的方式和希腊人如出一辙，有一点不同，即他们在宣誓时，要各自割开胳臂，相互吸吮对方的血。

75 居鲁士活捉了他的外祖父阿斯泰亚基斯，他这样做的原因我在这部历史的其他地方还要谈到的。[126]［2］居鲁士俘虏了阿斯泰亚基斯，成了他和克洛伊索斯反目的起因。于是，克洛伊索斯派他的仆人去请示神谕，问他是否可以与波斯人开战；当他接到一个含糊其词的答复时，却认定是对自己有利的，于是就把自己的军队开进了波斯人的领土。

［3］当克洛伊索斯军抵哈利斯河的时候，我认为他是跨过时至今日还在那河上的那座桥而到达河对岸的；但是，根据希腊人的一般说法，他是在米利都人泰勒斯的帮助下才渡过了河的。［4］这个说法是这样的：当时克洛伊索斯不知如何使自己的军队渡过哈利斯河，泰勒斯碰巧在他的军营中，他说可以把河水分开，使那在营地左边流着的河水也在右边分流。他的这个设想是这样实现的：［5］从营地上方不远的地方开始挖掘一道半圆形的深沟，这条深沟绕道营地后方；于是河水就从原来的河道，分流进入新的水沟通过营地后方，然后再经过营地的侧面而流回从前的河道。这样，河水流量就一分为二，这两股水流都很容易徒步涉过了。［6］也有人说，原来的河道的水是被完全排干了的。但我的看法和希腊人不一样；因为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不知道他们回来的时候是怎样渡过这条河的。

76 克洛伊索斯统率着自己的军队渡过哈利斯河后，即进入卡帕多西亚的一个叫作普特利亚[127]的地区。普特利亚毗邻攸克星海沿岸锡诺普城，是整个那个地区最强固的一个地点。克洛伊索斯在这里安营扎寨，并且蹂躏了叙利亚人的田地。［2］他攻下了普特利亚人的主要城市，把城市的居民变为奴隶；接着又占领了城市周边的乡村。这样就给根本没有招惹他的叙利亚人带来了灭顶之灾。[128]与此同时，居鲁士已经征募了一支军队，前来攻击克洛伊索斯；居鲁士的军队人数因在进军途中的诸民族军队的加入而不断增加。［3］居鲁士在出征之前，就派遣使者到伊奥尼亚人那里去，鼓动他们叛离克洛伊索斯。但是伊奥尼亚人不肯接受他的建议。虽然如此，居鲁士还是来到普特利亚迎击他的敌人了，他在克洛伊索斯的对面扎下营寨，这两个强国就在那里展开实力的较量。［4］战斗打得异常惨烈，双方都有重大伤亡，一直杀到夜幕降临才收兵。双方士兵作战都很勇敢。

77 克洛伊索斯把此战未能获胜归咎于自己军队数量不足，他的士兵比居鲁士的士兵要少得多；翌日，他看到居鲁士没有再发起攻击，他就返回萨迪斯去了。他打算集中同盟者的军队，等翌年春天到来时重启战事。他想请求埃及人派兵援助，因为在和拉栖代梦人结盟之前，［2］他已经和埃及国王阿玛西斯缔结盟约；他还想取得巴比伦人的援助，因为他也曾和拉比涅图斯国王[129]统治下的巴比伦人缔结了盟约；［3］另外，他还派人送信去斯巴达，要他们在约定的日期把援军开来。他是打算把所有这些盟军和自己的军队集合到一起，等到冬去春来之际，再次向波斯人发起进攻。［4］克洛伊索斯有这样一些打算，他回到萨迪斯后，便立即派遣使者到他的同盟者那里去，通知他们在第五个月（从使者出发算起）把军队开赴萨迪斯来汇合。随后克洛伊索斯遣散他的军队—那些参与对波斯人作战的以及随他一起回到萨迪斯的士兵，凡是属于非本族的雇佣军一律遣散，各自

回家。他万万没有料到，在一场彼此不分胜负的激战之后，居鲁士竟敢贸然前来进攻萨迪斯。

78 克洛伊索斯正在如此盘算的时候，城郊各地出现了成群的蛇，在蛇出现的地方，马就离开它们所在的草地，聚集到城郊去吞食这些蛇。克洛伊索斯看到了这种反常的现象，认为这恰恰就是一种奇特的预兆。［2］因此，他立即派使者到泰尔麦苏斯的占卜者[130]那里去请示神谕。虽然他的使者到达了那个地方，并且从泰尔麦苏斯人那里得知这种预兆的含义，但命运却不让使者们把信息报告给克洛伊索斯，因为在他们还没有进入萨迪斯之前，克洛伊索斯已经成了阶下囚。［3］泰尔麦苏斯人对这个预兆的解释是，克洛伊索斯一定会等来一支外国入侵者的军队进入他的领土，这支军队到来以后，他们将征服当地的居民。他们说，因为蛇是代表大地之子[131]，而马则是象征战士和异邦人。当泰尔麦苏斯人这样回答克洛伊索斯的询问时，他们并不知道那时在萨迪斯所发生的事情，不知道克洛伊索斯命运发生了变化。

79 然而，当克洛伊索斯在普特利亚战役之后突然收兵回撤的时候，居鲁士获悉克洛伊索斯收兵是为了把自己的军队解散，他稍加思索，马上意识到，在吕底亚人再一次把他们的军队集结起来以前，全速起兵进攻萨迪斯，是明智的选择。［2］于是他当机立断，立即实施他的计划。他率军进攻萨迪斯，他全速行军，身先士卒，是他本人第一个把他们兵临城下的消息通报吕底亚国王的。

局势的转变完全出乎克洛伊索斯的意料，使国王陷于极其窘迫的境地。尽管如此，他仍然率领吕底亚人出来应战。［3］当时在整个亚细亚，没有哪一个民族是比吕底亚人更加勇武好战；他们习惯于在马上作战，他们手持长枪，驾驭战马技术精湛。

80 两军在萨迪斯城前的平原上对峙着。这个平原广阔平坦，树木稀少。海鲁斯河与其他的一些河流流经这个平原，它们又都注入一条叫作赫尔姆斯的更大的河流中去。赫尔姆斯河发源于丁狄姆斯母神[132]的圣山，在佛凯亚城附近入海。[133]［2］当居鲁士在这里看到吕底亚人部署军队严阵以待的时候，他害怕对方的骑兵的威力，于是采纳了米底人哈尔帕古斯的献计。他把所有随军驮载粮食和辎重的骆驼都集合起来，把它们背上驮载的东西都卸掉，让那些驾驭骆驼的人打扮成骑兵骑在上面。这样打扮停当以后，他下令这批骆驼兵在其他所有军队的前面，迎击克洛伊索斯的骑兵队；步兵跟随在骆驼兵的后面，而所有骑兵断后。［3］所有这些部署完毕以后，他就命令他的军队，在路上只要遇到吕底亚人，格杀勿论，但是要留下克洛伊索斯，甚至在他被捕而反抗的时候，也不要杀死他。［4］居鲁士之所

以用骆驼来和敌人的马队对峙，是因为马天生就惧怕骆驼，马在看到骆驼或是闻到骆驼的气味时就会受不了的；他就想用这个计谋使克洛伊索斯的骑兵丧失战斗力，而骑兵队正是克洛伊索斯赖以获胜的主要力量。

［5］在两军接战的时候，吕底亚人的战马一看到骆驼，闻到骆驼的气味，便掉头往回狂奔；这样克洛伊索斯的全部希望迅即化为泡影。［6］但是，吕底亚人的表现依然勇敢。当他们明白了当前发生的事情时，立即跳下马来和波斯人展开步战。战斗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双方阵亡的人都很多，但最后吕底亚人被击溃，他们转身逃跑。吕底亚人被驱赶到自己的城里，波斯人就对萨迪斯城实施包围。

81 围攻战开始了。这时，克洛伊索斯认为，在这个地方坚守绝不会是短期的，于是从这个被围困城内重新派出使者到他的同盟者那里去。此前他的使者是告诉盟军在第五个月会师萨迪斯，现在派出去的使者则说，他已经被困在城里，请求他们尽可能快地前来救援。

82 在他的其他同盟者之中，克洛伊索斯尤其不能忘记派使者去拉栖代梦。[134]然而，这时候斯巴达人自己碰巧正在为一块叫作泰列亚的地方和阿尔戈斯人发生争执。［2］泰列亚原本是阿尔戈利斯[135]境内的一个地方，但是一直被拉栖代梦人占领着。事实上，所有由此往西的土地，直到马利亚角[136]，不光是整个大陆的土地，[137]还包括基西拉岛以及其他的岛屿，都曾是属于阿尔戈斯人的领土。［3］阿尔戈斯人集结军队，以结束泰列亚被占领的状态。然而双方还没有进行任何战事之前，就达成协议，一致同意斯巴达人和阿尔戈斯人各出300人为这个地方的归属而战，胜者即取得这个地方。此外双方还约定，双方其余的军队各自返回自己的国家，不许留在这里观战，因为如果军队留在那里，无论哪一方看到自己的同胞遭到失败时，都有赶忙前去增援的危险。［4］双方就这些条件达成一致之后，两军就都撤离了那里，而只是把精选出来的士兵留下来为那块领土而战。

战斗开始之后，双方的战士是如此势均力敌，直到这一天的结束，天色已晚才不得不暂时休战。在总共600人当中，只有三个人还活着，两个阿尔戈斯人：阿尔卡诺尔和克罗缪斯，一个拉栖代梦人，奥特利亚德斯。［5］于是，那两位阿尔戈斯人认为他们自己是获胜者，就匆匆返回阿尔戈斯了，但那位斯巴达人奥特利亚德斯却留在战场上，从战死的阿尔戈斯人的遗体上剥下他们的甲胄，取走他们的武器，带回斯巴达人的军营。翌日，两军回到战场上，来查验交战的结果。［6］起初双方发生了争执，他们都自称是胜利者，一方说他们活下来的人较多，另一方则说他们的人留在战场上并取得敌人阵亡者

的武器和甲胄，而对方的两个人却逃走了；［7］最终因争吵而大动干戈，在战斗中双方都遭受了重大伤亡，但最后是拉栖代梦人赢得了胜利。在这之后，以前习惯于留长发的阿尔戈斯人，都剃成了光头，并且颁布一条法律（在该法律附加上一条诅咒），规定他们在收复泰列亚以前，不许再留头发，不许他们的妇女佩戴黄金饰品。［8］同时，拉栖代梦人却制定了一条与之相反的法律，那就是从此以后他们要留长发，因为此前他们一直是不留长发的。在300人当中唯一的幸存者奥特利亚德斯，据说他本人耻于在自己所有的同伴阵亡之后返回斯巴达，就在泰列亚自杀了。

83 当来自萨迪斯的使者请求斯巴达人前去援救被围困的克洛伊索斯的时候，斯巴达人正忙于应付上述这些事务，尽管如此，他们（在听取了使者的陈述之后）仍然立刻着手援助他。在他们完成了各项准备工作，舰船也正准备起航的时候，又有一则消息说，萨迪斯已经被攻陷，而且克洛伊索斯已经沦为俘虏了。斯巴达人虽然对于他所遭受的不幸深感忧伤，但也不得不中止了出兵增援事宜。

84 萨迪斯是这样被攻陷的。在居鲁士围攻萨迪斯的第十四天，居鲁士命令一些骑兵分头去通报全军，说第一个登上城墙者可获得重赏。［2］之后，居鲁士全军发动了一次突击，但未获成功。于是，他的军队退却下来，但波斯玛尔德伊部落[138]的一位名叫海洛亚德斯的人，决心靠近城堡，试图在一个从未部署卫兵的地方攀登上去。因为在这一面，城堡坐落在悬崖峭壁之上，从这里来看城堡是不可能被攻下的，因而不必担心有人从这里攀登上来。萨迪斯的前王麦列斯在巡视城防时，只有巡行到这一段城墙不带他的侍妾给他生的狮子。[139]因为泰尔麦苏斯人曾宣称，如果带着这只狮子环行城墙，萨迪斯的城防便固若金汤。［3］因此，麦列斯只带着狮子巡查了城堡可能会遭到攻击的地段，但是他认为完全不必把狮子带到这里来，因为他认为这部分城墙建于绝壁之上，因而是绝对安全的。城堡的这一面正对着特摩鲁斯山。［4］但是，碰巧在此前一天，海洛亚德斯就观察到，一个头盔从城上滚落下来，随后有一个吕底亚人从绝壁上下来，捡起头盔，又上去了。海洛亚德斯仔细考虑一下这事，拟定了自己的计划。他自己攀上了绝壁，其他的波斯人跟在他的后面，许多人登上城墙。这样，萨迪斯被攻陷，[140]全城都遭到了洗劫。

85 至于克洛伊索斯本人的遭遇，在萨迪斯陷落时情况是这样的。前面已经提及，他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是个出色的青年，只不过是个聋哑人。在克洛伊索斯当政的全盛时代，他为自己的这个儿子想尽一切办法，在他想到的其他计划当中，他曾派人到德尔斐去祈求神谕，问关于他的儿子的事情。［2］他从皮西亚女祭司那里得到这

样的答复：

你这吕底亚人的众民之王，头脑简单的克洛伊索斯啊，

不要希望在你的宫廷里听到儿子的声音，不要祈求他

发出智慧的声音。你儿子保持沉默时，情况要好得多！

啊！你哪一天听到他开口说话，灾祸就将在那天降临。

［3］萨迪斯城失陷的时候，一位波斯人正准备杀死克洛伊索斯，他不知道所要杀死的是什么人。克洛伊索斯虽然看见对方在向他逼近，但是当时大祸临头，他根本没有逃避这次打击，也不介意这个人是否一击而置他于死地。［4］这时，他那聋哑儿子看到波斯人向克洛伊索斯冲过去，心里既害怕又悲痛，他突然喊道："这个人请你千万不要杀死克洛伊索斯！"这是他第一次开口说话，后来，他就一直都能够讲话了。

86 这样，萨迪斯就被波斯人攻下，而克洛伊索斯本人在统治了14年，并且被围攻了14天之后，也落入他们手中。这也应验了神谕所说，他毁掉了自己所有的一切，从而毁掉了一个强大霸国。随后，俘获了克洛伊索斯的波斯人就把他带到居鲁士那里。［2］这时，他们按照居鲁士的命令，堆积起一大堆干柴，把戴着枷锁的克洛伊索斯放在柴堆上，在他两边还各有七名吕底亚的少男。[141]我不知道，居鲁士究竟是打算把他的这第一批战利品[142]奉献给某一位神，还是在这里还他曾经许过的愿，还是他可能听说克洛伊索斯是一位虔诚敬神的人，因此他想看看上苍的力量是否会来拯救他，使他不至于被活活烧死。无论如何，居鲁士是这样做了。［3］站在柴堆上的克洛伊索斯，处境凄惨，在他的脑海里浮现出梭伦对他所作的神圣的警告："没有一个活着的人能称得上是幸福的人。"想到这一点，克洛伊索斯深深地被打动，他长叹了一口气，打破了保持了许久的沉默，呻吟着，三次叫着"梭伦"的名字。［4］居鲁士听到了叫声，就命令翻译询问克洛伊索斯，他在呼唤的是谁。他们走到他跟前来问他，可是他默不作声，不肯回答他们所提的问题，过了一阵，再强迫他说话时，他大叫道："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能看到所有的国王都能和他交谈，我宁愿付出我的巨额财富。"翻译们不知道他的这个回答是什么意思，就请他自己作出解释；［5］他们催逼他回答，直到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他才告诉他们，说在很久以前，一位名叫梭伦的雅典人到他那里去，看到他的全部富贵荣华，却又不屑一顾的前前后后的经过；还说梭伦对他所说的结果又和他的预言完全相符，虽然梭伦这话只是专门对他讲的，但是它是适用于每个人的，特别是那些自视为幸

福的人们。在克洛伊索斯说这话的同时，柴堆已经点燃，它的外部已经开始燃烧了。［6］居鲁士从翻译那里听到克洛伊索斯所说的话以后，变得温和起来，他觉得他自己同样也是一个人，却正在活活烧死一个和自己一样的人，一个也曾是和他自己一样好运连连的人；而且，他害怕报应，深知人事无常。于是，他命令他们尽快地把火焰扑灭，把克洛伊索斯以及其他的吕底亚人从柴堆上解救下来；他们虽然努力这样做，可是火势已经无法控制了。

87 根据吕底亚人的说法，当克洛伊索斯看到居鲁士有怜悯之意，看到众人全力灭火但又控制不住火势的时候，就高声向阿波罗神呼唤，祈求神说，如果神对他曾经奉献的礼物还中意的话，那就请神来救救他，使他免遭当前的杀身之祸。［2］正当他泪流满面祈求神的时候，突然间，一直晴朗无云，平静无风的天空，却劲风骤起，乌云密布，暴雨如注，这样火焰很快就被熄灭了。（见图2）居鲁士目睹这个情况，深信克洛伊索斯是一个好人，并且是天神所宠爱的人，就在他从柴堆上被放下来之后问他说：［3］“克洛伊索斯，是谁劝说你指挥军队侵犯我的国家，不是继续与我为友而是与我为敌呢？”克洛伊索斯是这样回答的：“哦，国王啊，我的所作所为，给你带来了好运，给我带来了损害。如果说要提出责备的话，那么就应该责备希腊人的神祇，因为是他鼓动我与你开战的。［4］再说，没有一个人会愚蠢到宁要战争而不要和平，在战争中，不是儿子埋葬自己的父亲，［1］而是父亲掩埋自己的儿子。[144]但是我相信，诸神是愿意这样的。”



图2 死里逃生的克洛伊索斯[143]

88 这就是克洛伊索斯所说的话。居鲁士随后命人给他打开枷锁，让他坐在自己的身旁，对他极为尊重，居鲁士和他的群臣都以一种惊奇的目光注视着他。克洛伊索斯陷入沉思，一言不发。［2］过了一会儿，他转过头来，看到波斯的士兵正在劫掠吕底亚人的城市，就对居鲁士说："哦，国王啊，我现在是告诉你我正在想的事情，还是一言不发为好呢？"居鲁士指示他，心里怎么想的就大胆地说出来。于是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居鲁士啊，远处的那些人在忙碌着做什么呢？"居鲁士回答说："他们正在劫掠你的城市，并且取走你的财富。"克洛伊索斯却说："那不是我的城市，也不是我的财富。这些东西再也不属于我了，他们正在劫掠的都是你的财富。"

89 居鲁士为克洛伊索斯的话所打动，就命令左右一律退下，然后问克洛伊索斯，如何看待他的士兵的劫掠行为，最好应该怎么做。克洛伊索斯回答说："居鲁士啊，既然诸神使我变成了你的奴隶，那么如果我看到什么对你有利的事情而把它告诉你，那似乎是我分内之事。［2］你的臣仆波斯人是一个生性高傲而贫穷的民族。如果你放任他们进行劫掠，从而使他们自己拥有很多财富的话，那我就告诉你

他们会干出些什么事来—那些掠得最多财富的人就会背叛你。现在，如果你对我说的话中意，那就应该这样做：［３］把你的卫队安置在各城市的所有城门担任岗哨，在士兵们离开城市时，由他们把士兵们携带的战利品留下，并且告诉士兵们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必须用这些东西向宙斯神献纳‘什一捐’。[145]这样，即使你是用武力强行从他们身上取走战利品的，他们也不会憎恨你的；他们看到你这样做是公正的，也就心甘情愿地交出自己的战利品了。”

90 听到这个建议，居鲁士大喜过望，他觉得这个忠告好极了。他对克洛伊索斯赞赏有加，并命令他的卫队按克洛伊索斯的建议行事。然后，他对克洛伊索斯说：“克洛伊索斯，我看你无论在言语上还是在行动上，都决心表现出你是一个正直的国王，现在你马上就向我请求你想要的任何赠礼吧。”［２］克洛伊索斯回答说：“主公，你是否允许我把这副枷锁送到我最尊崇的希腊人的神祇那里去，并且问他是否常常欺骗那些向他献礼的人呢？如果你答应我，这便是你所能给予我的最大的恩惠了。”居鲁士问他对神祇有什么责难，而提出了这样一个请求。［３］于是，克洛伊索斯就一五一十地讲述了自己的所有经历，讲述了神谕的答复，特别仔细说明了他奉献的那些礼物，并且告诉居鲁士，神谕是如何怂恿他，致使他对波斯人开战。他陈述了这一切情况，结束的时候他再一次恳求允许他对神祇的这种行为加以谴责。居鲁士笑着回答说：“克洛伊索斯，这件事我很乐意答应你的，其他的无论你要什么东西，任何时候你都可以来向我提出请求。”

［４］克洛伊索斯看到自己的请求得到恩准，就委派一些吕底亚人到德尔斐去，嘱咐他们把他的枷锁放置在神庙的入口处，然后询问神说：“神怂恿我对波斯人开战，并说我一定会摧毁居鲁士的霸国，难道神不为这最初的战果[146]感到可耻吗？”他们说这话的时候，要指着这副枷锁；随后，他们还要询问：“希腊人的诸神是不是经常干这种忘恩负义的事情呢？”

91 吕底亚人前去德尔斐，他们把克洛伊索斯的话转达了。据说女祭司是这样答复的：“任何一个人，纵然你是一个神，也不可能逃脱他的宿命。克洛伊索斯因为他的五世祖的罪过而受到了惩罚。他的祖先在担任赫拉克勒斯族人的一名卫兵的时候，与一个女人合谋，杀死了他的主人，之后僭取了他的王位。［２］阿波罗神[147]本来希望萨迪斯的陷落不是发生在克洛伊索斯在世的时候，而是推迟到他的儿子当政的时候，但是他无法说服命运女神改变主意。［３］事实上，凡是命运女神许诺给克洛伊索斯的，她都已做到并恩赐给克洛伊索斯了。阿波罗神让克洛伊索斯知道，把萨迪斯陷落的时间推迟了整整三

年，因而使他变成囚犯的时间也就比命中注定的日期迟到了三年。而且，阿波罗神还把克洛伊索斯从燃烧着的柴堆上解救下来。

［4］“至于他从神谕所得到的答复，克洛伊索斯也是没有任何理由抱怨它的。因为当阿波罗神告诉他：如果他攻击波斯人他将摧毁一个大帝国的时候，[148]如果他是明智的人，他就应该再派人去询问这个帝国指的究竟是哪一个帝国，是居鲁士的帝国，还是他自己的帝国。但是，他既没有弄懂神谕的真实内容，又不肯就其中的疑难来问个明白，那么他落得今天的这个下场就只能怪他自己了。［5］此外，他误解了阿波罗神给他的关于骡子的那个最后一次答复。那骡子指的就是居鲁士。居鲁士的双亲分别属于不同的种族，不同的身份；［6］他的母亲贵为米底的公主，是米底国王阿斯泰亚基斯的女儿，而他的父亲却是个波斯人，是米底人的臣民；虽然他的身份地位在各方面都比他的妻子低，却娶了他的王家公主。”这就是皮西亚女祭司的答复。吕底亚人返回萨迪斯，把他们得到的答复转告给克洛伊索斯。克洛伊索斯听了之后，承认这是他自己的过错，而不是神祇的过错。以上就是伊奥尼亚人第一次被征服的经过；而克洛伊索斯的霸国就这样终结了。

92 除了已经提到的那些奉献品以外，克洛伊索斯在希腊各地还奉献了其他许多礼品。在波奥提亚的底比斯，他奉献给伊斯门尼·阿波罗神一副黄金的三足圣器；在以弗所[149]，黄金小母牛和神庙的大部分的柱子都是他的献礼；在德尔斐的普洛奈亚神庙[150]，他奉献了一只巨大的黄金盾，所有这些奉献物直到我这个时代都还在；[151]其他的许多奉献物却已经不复存在了。［2］其中，我听说，他奉献给米利都的布兰齐代家族的礼物和献给德尔斐的礼物，重量相等，其他方面也都一样。献给德尔斐的礼物和献给安菲亚劳斯神庙的礼物都是出自他自己的私有财产，是他从他父亲那里继承的第一笔财产；其他的奉献物则来自他的一个政敌的财产，此人在他登上王位之前，曾领导过一个党派来反对他，其目的是企图使潘塔列昂取得吕底亚的王位。［3］这位潘塔列昂是阿尔亚特斯的一个儿子，是克洛伊索斯异母兄弟；因为克洛伊索斯的生母是一位卡里亚妇女，而潘塔列昂的生母是一位伊奥尼亚妇女。［4］当克洛伊索斯因其父的指定而取得国王之尊的时候，他就把阴谋反抗他的那个人放到刑轮上剐死。[152]克洛伊索斯先是没收了他的财产，随后克洛伊索斯就把他的财产像上面所说那样奉献给诸神。关于他的奉献品，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了。

93 吕底亚和其他大多数国家不一样，除了从特摩鲁斯山上冲刷下来的砂金以外，它就没有多少令人惊异的事物值得称述了。［2］然而，在那里有一座体型巨大的建筑物，其规模仅比埃及的和巴比伦

的巨大建筑物小一些。它就是克洛伊索斯之父阿尔亚特斯的陵墓，[153]陵墓的底座用巨石砌成，其他部分则是一个大土堆。这是萨迪斯的商人、手工业者和妓女们共同修建起来的。［3］陵墓顶上的五根石柱，时至今日还在那上面。石柱上面刻有铭文，标明每一类的劳工做了多少工作。根据铭文中的统计情况来看，娼妓们所做的那部分工作的比例是最大的。［4］吕底亚普通人的女儿们全都要去卖淫，以便存钱置办自己的嫁妆，直到她们嫁人为止。姑娘们通常是自己来谈婚论嫁的。［5］陵墓的周长是6斯塔狄亚零2普列特隆，宽是2斯塔狄亚[154]，在陵墓的附近有一个大湖。吕底亚人说，那个湖从来都没有干涸过。他们称之为居基斯湖。这就是发生在吕底亚的奇事。

94 吕底亚人的风俗习惯和希腊人的风俗习惯几乎完全相同，所不同的只是他们叫他们的女儿卖淫这一点。据我们所知，他们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金银货币[155]的民族，他们又是最早经营零售商业的民族。［2］他们自己还宣称，那些在他们和希腊人中间流行的各种游戏，也都是他们发明的。他们说，他们发明这些游戏，是在他们殖民于第勒尼亚的时候。关于这件事他们作过这样的解释。

［3］在玛涅斯的儿子阿泰斯王当政的时代，吕底亚全国范围内发生了严重的饥馑。起初的一个时期，吕底亚人默默地忍耐这种痛苦，但是当他们看到饥荒持续发展，毫无减退的迹象时，他们就着手想办法来对付这种灾难。各种各样的应急的办法都想出来了。掷骰子、玩跖骨[156]、球戏[157]以及其他所有这类的游戏全都发明出来了，只有跳棋[158]这一项，吕底亚人说不是他们的发明。［4］他们计划用这样的办法来抵抗饥馑：他们在头一天中埋头于游戏之中，以致不想进食，而第二天进食，但不玩游戏。他们以这样的方式度过了18年。

［5］然而，饥荒依然在持续，苦难日益深重了。于是国王决定，把吕底亚全体国民分为两半，这两部分人以抽签的方法决定自己是留在国内，还是离开国土。他本人将继续统治抽签留在国内的那一半的国民；而移居国外的人则由他的儿子第勒塞努斯出任领袖。［6］抽签过后，必须移居海外的人们要前往斯密尔那，建造他们的舰船，把他们所有必需的日用财物放到船上之后，就扬帆出海，寻找新的家园和更好的生计去了。他们驶过了许多民族的领土以后，他们来到了翁布利亚。[159]他们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些城邦，至今还定居在那里。［7］他们不再称呼自己为吕底亚人，他们根据率领他们到此地移民的王子第勒塞努斯的名字，而称自己为第勒尼亚人。[160]

95 以上我已经陈述了吕底亚人是如何沦为波斯臣民的。以下，我的这部历史，就不得不探讨摧毁了吕底亚人的霸国的这个居鲁士是

怎样的一个人物，而波斯人又是通过何种途径而成为亚细亚的霸主的。在这里我所依据的是一些波斯的权威作家的记述，这些人并没有渲染居鲁士的业绩，而是如实陈述朴素的事实。据我所知，关于居鲁士的经历，另外还有三种说法，这些说法都和我的说法有所不同。

［2］亚述人把上亚细亚统治了520年[161]之后，他们的臣民才掀起暴动来反抗他们的统治，米底人就是他们的榜样。他们为了争取自由，拿起武器，同亚述人进行战争。经过英勇作战，他们终于挣脱了受奴役的羁绊，变成了自由的人民。米底人的成功，使其他民族也跟着起来反抗，并且重新获得了自由。

96 这样，整个原亚述帝国范围内的各个民族都有幸获得了独立，但他们却再一次落入诸王的统治之下，具体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个名叫代奥凯斯的米底人，是弗劳尔特斯的儿子。［2］这个人很有智慧，雄心勃勃，欲取得君主之位。因此，为了尽早实现自己的抱负，他制订并且实施了下面的一个计划。

那时米底人是分散居住在各个村落里的，没有任何中央权力，结果米底全境都处于一种无法无天的状态。当时在本村落中已经是知名人士的代奥凯斯，比以前更加忠实地、热心地努力在他的同胞中执行正义。他相信，正义和非正义永远是相互斗争的。因此，他在开始这样做之后，同村社的人们看到他的正直行为，很快就推举他作为一切争端的仲裁者。代奥凯斯一心想获得统治权，处处展示自己是一个诚实而正直的仲裁者。［3］他采用这些办法，不仅赢得了本村落同胞的信任，甚至引起了生活在周围其他村落的人们的关注。他们长期以来遭受着不公的和强制性的审判的折磨。于是，他们听说唯有代奥凯斯才是正直无私的，只有他能作出公正审判的时候，他们很愿意到代奥凯斯这里来，请求他裁决他们的各种争端和诉讼。最后，人们只相信代奥凯斯一个人，不再相信其他任何人。

97 于是来到他这里倾诉的人日益增多，因为人们听说由他裁决的讼案，最终结果都符合事实。当时代奥凯斯觉得自己已经赢得了众人的普遍信任，于是就宣称，他不想再继续听取众人的倾诉了，也不想过多地出现于他经常坐的那个位置上来执行正义了。他说："我一天到晚都在调解别人的事务，而顾不上自己的事情，我个人付出劳动，却一无所获。"［2］因此，在米底人各个村落，劫掠和不法行为重新出现，甚至比此前还要猖獗了。米底人为此从各地聚集到一起，来讨论当前的局势。我认为，讲话的主要是代奥凯斯的朋友们。他们说：［3］"如果情况再这样下去，我们就无法在这个地方继续生活了。让我们给我们自己推举一个国王吧，这样这个地方才能得到良好治理，这样我们自己才能各安其业，不致因无秩序的混乱状态而被弄

得家破人亡了。”米底民众大会觉得这些意见在理，他们便决定推举一个国王。

98 随后他们马上就要确定选谁来担任国王。大家众口一词，愿意推举和拥戴代奥凯斯。于是，他们很快就一致同意由他来担任国王了。

［2］代奥凯斯首先要求他们给他修建一座与他的国王身份相符的宫殿，并要求建立一支保护他个人的卫队。米底人答应了他的要求，他们在代奥凯斯亲自指定的地方给他建造了宏伟坚固的宫殿，并且听凭他从全国人民当中给自己挑选一支卫队。[162]［3］代奥凯斯坐稳了王位以后，便进而要求米底人给他修建一座单独的大城市，要求他们不要去管他们以前居住的小城镇，而主要来注意经营这个新的首都。米底人再次满足了他的要求，建造了一座今日称为阿格巴塔纳[163]的城市，这座城的城墙既强固又高大，是一圈套着一圈建造起来的。［4］这个地方城墙结构是这样的：每一道城墙都比外面的一圈高出一个城垛的高度。该城市是坐落在一座小山之上，自然的地势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这样规划，但主要还是人们劳动的成果。［5］城墙总共有七圈，王宫和宝库是在最核心的一圈城墙里面的。最外面的一圈城墙和雅典城的城墙长度大致相当。[164]最外面一圈城垛的颜色是白色的，第二圈的城垛是黑色的，第三圈是红色的[165]，第四圈是蓝色的，第五圈是橙色的；［6］外部这五道城墙的城垛都是涂着颜色的，最里面的两圈城墙的城垛则是包着的，第六圈的城垛是用银包着的，第七圈的城垛则是用金包着的。[166]

99 代奥凯斯修筑这些城防工事都是为了他本人和他的宫殿，人民按照要求在城墙外围建筑自己的居所。整个城市修筑工作完成以后，代奥凯斯着手制定礼仪。他规定，任何人都不能直接晋见国王本人，所有信息都是通过信使来传达的；他还禁止他的臣民看到国王。他还规定，任何人在国王面前大笑或是吐唾沫都被认为是一种犯罪行为。［2］这种礼仪为代奥凯斯所首创，他这样做的目的就在于保证自己的安全。因为他害怕，如果那些和他一起长大的同伴，那些和他一样出身名门的人，那些在男性才能和勇武方面并不逊色于他的同辈人，经常见到他的话，他们会感到不快，并且有可能图谋暗算他；如果他们见不到他的话，那么他们就会以为代奥凯斯是和他们完全不同的一种人。[167]

100 代奥凯斯把这些事情都安排妥当，王位牢牢地坐稳以后，他仍然如同从前一样，严格地执行正义。诉讼案件都要以书面形式递交到代奥凯斯那里去，国王根据所写的内容进行裁决，然后把他的判决书下达给有关当事人。［2］除此以外，他在全国各地都派有间谍和

密探；如果他听到有任何不法行为，他就把这个违法者召来，根据他的罪行给予相应的惩罚。

101 这样，代奥凯斯就把米底人统一为一个民族，并且成为统治他们的君主。现在，米底人包括以下一些部落：布塞人、帕列塔凯尼人、斯特鲁卡特斯人、阿里赞提人、布迪伊人和玛古人[168]。

102 代奥凯斯在位53年，他去世后，[169]由他的儿子弗劳尔特斯继承了他的王位。这个王子继位后，不满足于单单统治米底人一个民族，于是开始攻击波斯人。他的军队侵入波斯人的领土，这样首先使波斯人受到了米底人的奴役。现在，他成功地成了两个强大民族的首脑以后，便开始着手征服亚细亚，先后征服了一个又一个民族。最后，他和亚述人开战了。我说的亚述人，就是那些掌控着尼尼微城的亚述人，他们此前是整个亚细亚的霸主。现在，由于同盟者暴动和叛离，他们处于孤立地位，但是就他们国内情况而言，仍旧是和从前一样繁荣。在他担任米底王22年之后，弗劳尔特斯向这些亚述人发起进攻，但是在这次交战中他的军队损失过半。

103 弗劳尔特斯死后，他的儿子库亚克萨列斯继承了王位。据说他比他的任何一位先祖都要好战。他是第一个把亚细亚的军队进行编组的人，把军队分成若干连队，组成各具特色的长矛队、弓箭队、骑兵队，此前众多兵种的军队混合在一起，乱作一团。［２］在先前作战时，在白昼突然变为黑夜的那一天，[170]和吕底亚人交战的就是这个人；把哈利斯河以远的全部亚细亚领土都纳入自己统治范围的也是他。库亚克萨列斯把他治下的各个民族都集中起来向尼尼微进军，他是希望一旦攻下这座城池，就可以为他父亲复仇了。［３］在一次战役中，亚述人遭到了失败。库亚克萨列斯已经对尼尼微实施了包围。但就在这时，普洛托泰耶斯的儿子、斯基泰国王玛德亚斯率领的一支斯基泰人的大军，为了追击被他们逐出欧罗巴的金麦里亚人而突入亚细亚，并且进入了米底人的领土。

104 从麦奥提斯湖[171]到法希斯河和科尔基斯人居住地之间的距离，一个轻装的旅行者要走30天。[172]从科尔基斯到米底距离不远——因为在它们中间只隔着一个民族即萨斯皮列斯人的居住地，穿过这个地方就到米底了。［２］但是，斯基泰人并不是循着这条路侵入米底的，他们没有走直线，而是通过比这条路要远得多的上方的路线，走那条路的时候高加索山始终在他们的右手。[173]斯基泰人就这样侵入米底，他们也曾遇到米底人的抵抗，但米底人在交战中被打败，从而丧失了他们的霸国。于是，斯基泰人就成了亚细亚的霸主。

105 此后斯基泰人继续向前推进，下一步计划进军埃及。可是，

当他们到达巴勒斯坦一带时，埃及的国王普萨麦提库斯前来会见他们，用礼物和恳求的话语说服了他们，他们同意不再继续进军了。［2］斯基泰人在返回途中，在经过叙利亚的一个城市阿斯卡隆的时候，他们的大多数人没有进行任何劫掠的活动就开过去了。但是落在后面的少数人，劫掠了凯列斯提的阿佛洛狄忒[174]的神庙。［3］我在探询之后才发现，阿斯卡隆的神庙是这位女神所有的神庙中最古老的一座；因为塞浦路斯的那座神庙，塞浦路斯人自己承认，就是模仿阿斯卡隆的神庙而建造起来的；而基西拉的那座神庙则是由出身于叙利亚的同一地方的腓尼基人建造的。［4］劫掠这座神庙的斯基泰人受到了女神惩罚，他们都得了女性病，[175]他们的子孙也患上了这种病。他们自己承认，他们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受到这种病痛的折磨的，而来到斯基泰亚[176]的旅行者则能够看这种病的具体症状。患上这种病的人被称为爱那烈耶斯（Enarees）。

106 斯基泰人在亚细亚的统治时间长达28年。在这期间，他们的傲慢和对当地居民的压榨使亚细亚到处变成了废墟。因为他们除了征收常规的贡赋以外，还从一些民族那里随心所欲地征收额外的赋税；更有甚者，他们骑马飞奔各地，四处劫掠财物。［2］最后，库亚克萨列斯和米底人一起，请他们大多数人前来赴宴，把他们灌醉，之后把他们全都杀死了。这样米底人就收复了他们的霸国，恢复了他们以前的版图。他们攻占了尼尼微（有关情况我将在我的历史另一地方叙述），并且征服了除巴比伦尼亚地区之外的全亚述的领土。［3］这之后，库亚克萨列斯去世了。如果我们把斯基泰人统治的时间也计算进来，那么他在米底统治的时间总共是40年。[177]

107 库亚克萨列斯的儿子阿斯泰亚基斯继承了他的王位。阿斯泰亚基斯有一个女儿，名叫曼丹妮。关于这个女儿，他曾经做过一个奇特的梦：他梦见从她身上涌出一股溪流，这水流不仅涨满了整个首都，还淹没了整个亚细亚。他把这个梦告诉了有释梦天赋的穆护。[178]穆护向他详细解释了这个梦的寓意，他听后惊恐万状。［2］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当曼丹妮渐渐长大，达到婚配年龄的时候，他没有把她许配给门当户对的米底人（唯恐那个梦会应验），而是把她嫁给一位出自名门、性情温和的波斯人（冈比西斯）。[179]在阿斯泰亚基斯的心目中，冈比西斯的身份甚至比中等身份的米底人都要低得多。

108 这样，冈比西斯就娶了曼丹妮，把她接回家。之后，就在曼丹妮嫁给冈比西斯的第一年里，阿斯泰亚基斯又做了一个梦。他梦见从他女儿的子宫里生出了一根葡萄藤，这葡萄藤遮盖了整个亚细亚。［2］后来他把这个梦也告诉了释梦的人，随后就把他的女儿从波斯人那里召了回来。这时曼丹妮已经怀有身孕，并且不久将分娩。他的

女儿回来以后，他就把她监视起来，打算把她生下来的孩子杀死；因为释梦的穆护在释梦的时候预言说，他的女儿的后裔将会取代他而统治亚细亚。［3］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居鲁士刚刚降生，阿斯泰亚基斯就召见哈尔帕古斯，此人是他家里的一个人，是他最信任的一个米底人，是代他管理一切家务的人。于是他对哈尔帕古斯说：［4］“哈尔帕古斯，我托付给你去办一件事情，请你对此切勿怠慢；也不能为了别人而背叛你的主人的利益，否则你将大祸临头，自食其果。你把曼丹妮生下的这个孩子带回你家里，在那里把他杀死。然后，随你找个地方把他掩埋起来。”［5］哈尔帕古斯回答说：“国王啊，我哈尔帕古斯在过去从来不曾在任何事情上让你失望，今后也请你放心，我一定谨慎从事，不会在任何事情上冒犯你的。因此，如果是你的意思要我办这件事，那么，我就一定为你把这件事办妥，保证万无一失。”

109 哈尔帕古斯这样答应下来以后，孩子就给交到他的手里，孩子的服饰打扮得像是个死婴。他边哭边匆匆赶回自己的家里去了。他回到家里，见到自己的妻子，就把阿斯泰亚基斯所说的话都告诉了她。［2］他的妻子问：“这事你打算怎么办？”他回答说：“我不想遵照阿斯泰亚基斯的指示去做，即使他更加不理智，即使他比现在还要疯狂，我也决不会按他的意思去办的，或是让他借我之手干这种杀人的勾当。［3］我不肯杀死这个孩子是有很多理由的。首先，这孩子和我同宗同族；其次，阿斯泰亚基斯已经上了年纪，而且没有儿子。如果他去世，那时王位就将传给他的女儿，而现在他想借用我的手来杀死他女儿的孩子。对我而言，留给我的岂不是最大的危险吗？实际上，为了我的安全，这孩子是必须死的；阿斯泰亚基斯手下的某个人必定来取其性命，但是，这个人不是我或者我的手下。”

110 哈尔帕古斯这样说着，就派遣一名使者去把阿斯泰亚基斯的一位牧人带来，牧人的名字叫作米特拉达特斯。他知道，这个牧人放牧的草场是最优良的草场，因为草场附近的山是野兽频频出没的地方。这位牧人娶国王的一位女奴为妻；其妻的名字按希腊语则称之为库诺（*Cyno*），按米底语则是斯巴科（*Spako*）；在米底语中，斯巴科一词是希腊语的“母狗”[180]的意思。［2］牧人放养牲畜的山麓地带位于阿格巴塔纳以北，面向黑海。米底的这个地方[181]和萨斯皮列斯人的领土接壤，地势较高、开阔而多山，为森林所覆盖，而米底全国其他地方则都是平原。

［3］当牧人闻讯急匆匆地赶来的时候，哈尔帕古斯对他说：“阿斯泰亚基斯要求你把这个孩子带走，放到山中最荒僻的地方，有把握让他很快死在那里。他命我转告你，如果你不杀死这个男婴，无论你

怎样保全了性命，他都将使你遭到最惨痛的死亡。我本人就是奉命来察看这个孩子是如何被抛弃的。”

111 牧人听了这话，把孩子抱在怀里，顺着原路回到了自己的家。天天盼着他归来的妻子，由于天意所赐，在丈夫进城而不在身边的时候，生下一个孩子。牧人和他的妻子都为对方着想而心神不安，牧人是担心妻子的临近分娩，妻子则因为自己的丈夫被哈尔帕古斯突然找去，为这样的新鲜事而担惊受怕。［2］因此，当他回到自己的家里时，妻子看到他出其不意地归来，便先开口问他，哈尔帕古斯如此匆忙地把他召去究竟是为什么。他说：“我的妻啊，当我来到城里的时候，我所见和所闻，是我见所未见和闻所未闻的，它发生在我们主人身上—哈尔帕古斯的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在哭泣。我大为惊骇，但是我走进去了。［3］在我走进他家里的时候，我看到在地上有一个婴儿正躺在那里，喘着气，哭闹着；这孩子全身金饰，穿着锦绣服装。哈尔帕古斯看到我，直接命令我立刻把这个孩子抱走，他要我干什么，你知道吗？哎呀！是要我把这孩子放到山里去，放到野兽最多的地方去。他还告诉我说，是阿斯泰亚基斯亲自下令要我这样做的，他威胁我说，如果我不照他的话去做，就是死路一条。［4］于是，我就把孩子抱起来带走了。我原本以为这是他家中一个奴仆的儿子。在我看到金饰和华美的衣服时，我的确大为惊异，哈尔帕古斯家中人们为什么这样哭泣令我百思不得其解。［5］不过，我很快就在路上知道了事实真相。他们派遣一个仆人带路，送我出城，并把孩子交到我手上。这个仆人告诉我说，孩子的母亲是国王的女儿曼丹妮，孩子的父亲是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下令杀死这个孩子的就是国王阿斯泰亚基斯；你看看吧，就是这个孩子。”

112 牧人这样说着，就打开了包裹着孩子的襁褓，把他给自己的妻子看。当她看到这孩子，觉得他真是一个好美丽、好可爱的孩子！于是她的眼泪夺眶而出，她抱着丈夫的双膝，求他无论如何不要抛弃这孩子。丈夫回答她说，他不可能有任何别的选择，因为哈尔帕古斯肯定要派人来查看情况，回去向他禀告，如果他不按照指令去做，他将死得很惨。［2］妻子一开始没有说服她的丈夫，于是她接着又说：“我无法说服你，人们又一定要眼睁睁地看着你把孩子抛到山里，但至少你可以这样做吧。我刚刚生的那个孩子是死婴。你可以把它抱走放到山里去，［3］而让我们抚养阿斯泰亚基斯的女儿的孩子，就像抚育我们亲生的孩子一样。这样你既不会因对自己的主人不忠而受到惩处，而我们采取这样的应对办法对我们自己也无伤害。这样，我们的死去的孩子将要得到王室的葬礼，而活下来的孩子又不会失去自己的生命。”

113 在牧人看来，在当时的情势之下，妻子的建议是最好的选择了。因而他立刻照办了。他把他带回来原打算杀害的那个孩子交给了自己的妻子，而把自己的死婴放到他带来的那个孩子用的襁褓里，把那个孩子的珍贵衣饰全部给他穿戴上，［2］然后抱起孩子并把他放置于山里最荒僻的地方去了。在这孩子被抛弃的第三天，牧人便留下他手下的一个助手在那里看着孩子，他自己到城里，直奔哈尔帕古斯的住所来，说他准备要人们去查验孩子的尸体。［3］哈尔帕古斯派了他最可靠的心腹卫兵去查看这个尸体，他们对查验结果表示满意后，就下令给他举行葬礼。牧人的孩子就这样被埋葬了，而后来取名居鲁士的另一个孩子，就得到了牧人的妻子的收留和抚养，但是他们给这个孩子取了一个别的名字。

114 当这个男孩长到10岁的时候，一个偶然事件，致使人们认出了他，知道了他的身世。现在我说说事情的经过。一天，他在村子里牧人的牛羊圈栏的附近，与他的同龄的伙伴们在街道上一起玩耍。和他一起玩耍的其他那些孩子选举这个“牧人的儿子”作为他们的国王。［2］于是他就开始向这些孩子发号施令—他叫一些孩子修建房舍，叫另一些孩子充当他的卫兵，叫其中的一个孩子担任国王的耳目，[182]叫另一个孩子充任传令官的职务，给他们每个人都分派了任务。［3］在和他一起玩的这些男孩当中，有一个孩子是米底的知名之士阿腾巴列斯的儿子，这个孩子不肯服从居鲁士的命令。于是居鲁士命令其他的孩子把他看管起来，命令其他孩子执行他的决定，他狠狠地鞭打了这个孩子，使他吃尽了苦头。［4］阿腾巴列斯的儿子被放开后，他这种身份的孩子哪里受过这样的折磨，满腔怒火的他立刻匆匆赶到城里他父亲那里去，向他父亲痛诉居鲁士对他的所作所为。当然，这个孩子不会说他是“居鲁士”，因为那时那个男孩还没有“居鲁士”的名字，而称他是国王的牧人的儿子。［5］阿腾巴列斯怒气冲天，就领着自己的儿子去拜见国王，对他的儿子所受到的粗暴待遇大为不满。他指着自己的儿子的肩头说：“哦，国王啊，看看吧！你的奴隶的儿子，一个牧人的儿子，就是这样欺辱我们的！”

115 阿斯泰亚基斯听到和看到这些情况后，考虑到阿腾巴列斯的身份，打算为他的孩子出出气，于是他派人把牧人和他的儿子召来。当他们父子二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阿斯泰亚基斯打量着居鲁士，说：［2］“是你这样一个贱人的儿子，你竟敢对我朝廷上最尊贵的人物的儿子粗暴无礼！”那个男孩回答说：“国王啊，我对他的惩处，乃是他咎由自取。我们村里的孩子们在玩的时候，选举我做国王，他自己也是选我做国王的男孩之一。［3］所有其他的孩子都遵照我的命令去做事，但唯独他不听从我的命令，而且根本无视我的命令，直到最后他受到应得的处罚。如果因为这个我就应该受到惩罚，那么在这

里我也甘受处罚。”

116 这个男孩子在讲话的时候，阿斯泰亚基斯突然受到触动，似乎已经察觉到他是谁了。他看到，这孩子的面部长相和他自己有些相像，他在作答的时候表现出一种贵胄的气度；此外，他的年龄似乎又和他抛弃他的外孙居鲁士的时间相合。想到这一切，阿斯泰亚基斯大为吃惊，一时竟无言以对。［2］最后，等他好不容易回过神来的时候，为了把阿腾巴列斯支开，而单独查问这位牧人情况，就对阿腾巴列斯说："我答应你，阿腾巴列斯，我会把这件事处理好，不会叫你和你的儿子有理由再来诉苦的。"［3］于是，阿腾巴列斯退下了。侍从们遵照阿斯泰亚基斯的命令，把居鲁士引进了内室。阿斯泰亚基斯这时单独和牧人在一起，于是便问牧人从哪里得到的这个男孩子，是谁把这个孩子交给他的。［4］牧人回答说，这个男孩子是他自己的亲生骨肉，孩子的亲生母还健在，并且就在家里。阿斯泰亚基斯提示他说，如果他自己想卷入这样大的麻烦，实在是太不明智，同时阿斯泰亚基斯示意他的侍卫，要他们把牧人逮起来。［5］随后，在牧人被带去严刑拷问的时候，他就从头说起，把事情的整个经过都原原本本讲述了一遍，结束的时候还是恳请和祈求国王宽恕他。

117 阿斯泰亚基斯从牧人这里得知事情的真相之后，对于牧人不是很介意，但对于哈尔帕古斯，却是怒不可遏。卫兵们遵照他的命令，把哈尔帕古斯召来见他。［2］哈尔帕古斯来了，阿斯泰亚基斯就问他："哈尔帕古斯，我把我的女儿的孩子交给了你，你是怎样杀死他的？"哈尔帕古斯看见牧人也在这个房间里，不敢说谎，以免他自己被问得无言以对，从而证明自己不守信义。［3］于是他说："哦，国王啊，当你把孩子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马上就开始想办法，想我怎样才能实现你的意旨，怎样才能不对你有任何不忠，但同时又要避免使我的双手沾上你的女儿和你本人的鲜血。[183]［4］于是我就想出了下面的办法。我就把这个牧人找来，把孩子交给了他，告诉他根据国王的命令，这孩子必须得死。在这一点上我说的是实话，因为你就是这样命令我的。而且，在我把孩子交给牧人时，我吩咐他把这孩子放到荒僻的山地，并且要留在那个孩子的附近看着那孩子死去；而且我怕他完不成这项任务，就以种种惩罚恐吓他。［5］后来，当他按照我所吩咐完成任务，而那个孩子也死去的时候，我就委派我最信得过的几名太监[184]去为我查验孩子的尸体，并把它掩埋了。国王啊，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那孩子就是这样死的。"

118 哈尔帕古斯就这样直言不讳地讲述了全部经过。阿斯泰亚基斯听了这些，从表情上丝毫看不出他心中对哈尔帕古斯所作所为的痛

恨，他先是把刚才从牧人那里听到的向哈尔帕古斯陈述了一遍，最后他说："这个男孩子还活着，这样最好。这个孩子的命运对于我来说是很大的痛苦，我的女儿对我的责怪也使我心头沉重。现在，我们实际上已经在转好运了。你回家去，把你自己的儿子送来，让他今天晚上和新来的孩子在一起。由于孩子得以平安保全，我打算向应当得到这种荣誉的诸神奉献牺牲，我期待着你成为这次晚宴上的宾客。"[185]

119 哈尔帕古斯听了这话，向国王行礼之后，就回到家中。他满心欢喜，因为他发现自己违抗了国王的命令，结果还如此幸运；国王非但没有惩罚他，反而请他前去赴宴以庆祝这一幸福的时刻。他回到家里，［2］就把他们大约13岁的独生子叫来，嘱咐他到王宫里去，一切遵照阿斯泰亚基斯的指示去做。然后，他高高兴兴地到妻子那里去，向她讲述了这一切的经过。

［3］同时，阿斯泰亚基斯却在哈尔帕古斯的儿子到来后把他杀死，把他的尸体剁成碎块，烤了其中的一些，又煮了一些。等一切都弄好之后，把它们放起来备用。

［4］晚宴的时辰快到了，哈尔帕古斯和其他的客人都来了，他们在宴席旁安坐下来。在阿斯泰亚基斯本人和其他客人的面前摆放着的是大块的牛羊肉，但是在哈尔帕古斯的桌上摆放着的是他儿子的骨肉。他的桌子上除此以外没有别的东西，不过他的儿子的头、双手和双脚却放在一个有盖子的篮子里。［5］当哈尔帕古斯看上去已经吃饱了的时候，阿斯泰亚基斯召唤他，问他是不是中意他所吃的东西。哈尔帕古斯回答说：当然，好极了。那些把装着他儿子的头、双手和双脚的有盖子的篮子带给他的人，来到他的面前，命令他揭开篮子的盖子，取出他喜欢的东西。［6］于是，哈尔帕古斯按照吩咐，揭开了篮子的盖子，他看到里面装着他的儿子的部分遗体。但是，他看到了这种情景后并没有被吓住，也没有惊惶失措。阿斯泰亚基斯问他，他刚刚所吃的是什么兽类的肉的时候，［7］他回答说他完全知道，并且说，无论国王做什么事情，他都是欣然同意的。这样回答之后，他便把吃剩下的肉块带着回家去了。我想，哈尔帕古斯是打算把他儿子的全部遗骸收集起来埋葬的。

120 阿斯泰亚基斯用这样的方式惩罚了哈尔帕古斯。后来，在考虑到如何处理他的外孙居鲁士的问题时，他派人把以前解释过他的梦，并且对他提出过如此警告的穆护召来，并且问他们该如何解释他的梦。他们的回答和以前没什么不同，他们说如果这个孩子长大成人，而不是很快死去的话，他必将成为国王。［2］于是阿斯泰亚基斯对他们说："这个孩子大难不死，现在还活着；他在乡下的时候，

他那村里的孩子们选他做了国王，而他的所作所为就跟真正的国王的所作所为完全一样。他配置了卫队、哨兵、传令官，他还任命了所有其他的常设官职。现在你们告诉我，你们认为这一切究竟意味着什么？”［３］ 穆护回答说：“如果这个男孩还活着，并且没有任何预谋而成了一个国王的话，那么我们应当为你感到欢喜，而不要再为这个孩子担惊受怕了。他是不会第二次成为国王的。因为我们发现，即便是神谕，有时候是以不起眼的方式应验的；而梦中所见全部应验，其可能性就更加微乎其微了。”［４］ 阿斯泰亚基斯说：“穆护啊，我意思也正是这样，这孩子既然做了国王，梦也就应验了，我也就再不用怕他了。不过，你们要认真地想一想，告诉我怎样做对于我的家族是最安全的，对你们是最有利的。”［５］ 穆护回答说：“毫无疑问，国王啊，你的王国的统治是否稳固是和我们的利益息息相关的。如果王国到了这个男孩的手里，就等于是落入外国人手里了，因为他是一个波斯人。那样的话，我们米底人就会失去自由，被波斯人当作异族人而肆意蔑视。但是只要你—我们的同族人—还在国王的位置上，所有的荣耀都属于我们米底人，而且我们甚至还参与了国家的政权。［６］ 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好好为你着想，为你的王位着想。如果我们看到有什么使你害怕的理由，请相信我们一定要告知你的。但是如今这个梦确实已经毫无害处地应验了，这样我们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因此我们也劝你不要再担心了。至于这个男孩，我们的建议是，把他送到波斯，送到他父母那里去。”

121 阿斯泰亚基斯听到这个回答，心里乐滋滋的。他把居鲁士召来，对他说：“我的孩子，由于我做了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梦，而诱使我对你做过一件错事。但是由于你自己时来运转，你躲过这次劫难，活下来了。现在你就欢欢喜喜地到波斯去吧，我还要派人护送你去。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你就会见到你的父亲和母亲，他们是与牧人米特拉达特斯和他的妻子迥然有别的人。”

122 阿斯泰亚基斯说了这番话之后，就打发他的外孙上路了。当居鲁士回到冈比西斯的家里时，他的父母接待了他。等到他们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的时候，便深情地拥抱他，因为他们一直以为，他刚刚生下来的时候就被杀死了。于是，他们就问他，他是如何有幸得救的。［２］ 居鲁士就告诉他们说，直到最近对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都一无所知，一直蒙在鼓里；在他从米底来波斯的路上，他才知道了他以前的经历。他说他原来坚信他就是阿斯泰亚基斯的牧人的儿子，但是在他从那里来的路上，护送他的人把全部真相都告诉了他；［３］ 随后，居鲁士又提到牧人的妻子抚养他的事情，他在言谈之中，总是对她赞不绝口。而且，他在谈及他自己的时候，总是提到库诺，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库诺。他的父母也是张口闭口的库诺，目的是想使波斯人

相信居鲁士的得救，是由于某一位特殊的神祇的庇佑，他们还四处传播，说他在被遗弃之后，曾得到母狗的哺育。[186]这就是该传说的唯一的渊源。

123 后来，居鲁士长大成人，并且成了同辈当中最勇武和最孚众望的人的时候，哈尔帕古斯想对阿斯泰亚基斯复仇，开始向居鲁士送礼并且通风报信，以密切他们的关系。他的地位如此卑下，要向阿斯泰亚基斯复仇，不可能不借助外力。因此，当他看到不幸遭遇酷似自己的居鲁士正在成长为他所需要的复仇者的时候，他就设法在这件事上得到居鲁士的支持和帮助。［2］他制定了自己的行动方案，并且已经做了一些铺垫性的工作；他分别说服了那些对阿斯泰亚基斯的残暴统治心怀不满的米底权贵，指出最好的方案是拥戴居鲁士为他们的领袖，废黜阿斯泰亚基斯。［3］在做了这些准备工作以后，现在哈尔帕古斯准备发动暴动了，他很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还居住在波斯的居鲁士；但是由于米底和波斯之间的道路受到监视，他只能采取秘密方法传递情报。［4］具体做法是这样的：把一只野兔的肚子剖开，不弄掉兔毛，把他要说的话写到信上，然后把信塞进兔腹，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兔腹缝好，他把这只野兔交给对他最忠实的奴隶，把他装扮成带着网去捕猎的猎人。这个人奉命去波斯去给居鲁士送野兔。哈尔帕古斯吩咐这个奴隶亲口告诉居鲁士，要居鲁士亲手剖开兔腹，不许任何其他人在场观看。

124 一切都是按哈尔帕古斯的指令行动的。居鲁士把野兔剖开之后，看到了里面的信。信中写道："冈比西斯的儿子，诸神一定是非常眷顾你的。否则，你就不会历险如夷了，现在是你自己可以对杀害你的凶手阿斯泰亚基斯加以报复的时候了。［2］不要忘了，照他的意思你早就没命了。由于诸神以及由于我的缘故，才使得你直到今天还活在世上。我想你不会无视他对你干了些什么事情，也不会无视由于我把你交给牧人，没有把你弄死，而使我在阿斯泰亚基斯手中所遭受的磨难。现在如果你听从我的建议，按照我所说的去做，阿斯泰亚基斯统治下的整个帝国就会转到你的手中。请你在波斯树起起义的大旗，然后长驱直入，进军米底！［3］无论阿斯泰亚基斯是任命我率领他的军队来抵抗你，还是任命米底的其他王子为统帅，一切都会让你如愿以偿的。米底军队和你们一接战，就会马上叛离阿斯泰亚基斯，投到你这边来，然后全力以赴，推翻他的统治。请相信，我们这方面已经万事俱备了，你那边也照我的劝说快快行动起来吧。"

125 居鲁士在接到这封信里传递的情报之后，就开始考虑如何能用最好的办法说服波斯人起来造反。经过反复琢磨，居鲁士认为下面的方案是最有利的：他把他认为应当做的事情写在一个卷状物上面，

［２］然后把波斯人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在会上他把那个卷着的东西打开诵读，说阿斯泰亚基斯任命他为波斯人的将军。他说："既然如此，现在我命令你们每人都去把自己的镰刀带来。"

［３］他说完这番话，波斯人的大会就解散了。这时波斯人整个民族是由许多部落组合而成的。居鲁士所召集来的并说服他们叛离米底人的那些波斯人，是一些主要部落，所有其他波斯人要依附于他们。这些主要部落是帕萨加第人、玛拉菲伊人、玛斯皮伊人。在他们当中帕萨加第人[187]地位最为尊贵。阿赫明尼斯氏族[188]，就是该部落的一个氏族，波斯的国王都是出自阿赫明尼斯氏族。[189]［４］其他的波斯部落有：潘泰亚莱伊人、德鲁希埃伊人、戈尔曼尼伊人，他们都是务农的；达伊人、玛尔德伊人、德罗皮基人和萨迦提伊人则是游牧部落。[190]

126 当波斯人遵照命令，拿着镰刀集合起来的时候，居鲁士引导他们来到一块长宽各为约18—20斯塔狄亚[191]的满是荆棘的土地上去，命令他们在一日之内把这块地方开垦出来。［２］他们完成了这项任务后，居鲁士又向他们发出了第二道命令，要求他们次日在沐浴之后再到他那里来；这时居鲁士搜罗了他父亲所有的绵羊、山羊，还有所有的牛，把它们都屠宰了，准备犒劳波斯全军；同时还准备了酒和各种最好的面包。［３］翌日，波斯人来了，他就吩咐他们坐在草地上尽情饮宴。在宴会结束之后，他就问他们，他们最喜欢的是什么，是喜欢今天的享受还是昨天的工作？［４］他们回答说，这两天的反差实在是太大了。昨天带给他们的没有别的，尽是痛苦，今天带给他们的也没有别的，都是快乐。居鲁士立刻捕捉住他们回答问题的时机，坦白地讲出了自己的想法：［５］"波斯人啊，你们目前面临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你们愿意听我的话，那你们就可以享受像今天这样的以及无数其他类似的快乐，并且再也不会屈尊受那奴役之苦；但如果你们不肯听我的话，那你们就准备接受无数的像昨天那样的苦役。［６］因此，现在听从我的吩咐，争取自由吧！至于我个人，我觉得是天神注定让我来使你们获得自由的；而你们呢，我相信，在任何方面，尤其是在勇敢方面，你们都是丝毫不逊色于米底人的。因此，你们应当毫不犹豫地起义，脱离阿斯泰亚基斯。"

127 长期以来不满于米底人统治的波斯人，这时既然有了一个领袖，他们当然是乐于挣脱这个桎梏的。与此同时，阿斯泰亚基斯得知居鲁士的所作所为，派遣一名使者去要求居鲁士来王宫见他。［２］居鲁士命令信使答复说："去告诉阿斯泰亚基斯，我将在他想见我的时候之前和他会面。"阿斯泰亚基斯接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把他统治下的全体臣民都武装起来；而且，他仿佛忘记了曾经遭到他严重伤

害过的哈尔帕古斯，竟然鬼使神差般地任命哈尔帕古斯担任全军的统帅。［3］于是，在米底人和波斯人两军相遇并交战的时候，只有少数不知道哈尔帕古斯的秘密的米底人作战了；其他的一些人则公开地投到波斯人一边去；而大部分人则是假装害怕，纷纷四散逃去。

128 阿斯泰亚基斯听说他的军队一触即溃，可耻地败逃，立即捎信威胁居鲁士说："居鲁士，即便你侥幸得胜，也不要高兴得太早了。"［2］紧接着，他逮捕了那些劝说他把居鲁士放走的、释梦的穆护，把他们钉死了。之后，他把留在城内的所有米底人，不分老少一律武装起来。他率领他们和波斯人作战，但交战结果是他的军队一败涂地，全军覆没。他本人也成了波斯人的俘虏。

129 哈尔帕古斯看到阿斯泰亚基斯做了俘虏，就来到他的跟前，眉飞色舞地把他奚落嘲弄了一番。在其辛辣的言辞中间，他特别提到他被以自己的儿子的骨肉款待的那次晚宴，并且要求阿斯泰亚基斯当场回答他，他是如何享受做奴隶而不是做国王的乐趣的。［2］阿斯泰亚基斯打量着他，反问他为什么宣称居鲁士的功业是他自己的。哈尔帕古斯说："因为我的那封密信，才使得居鲁士造反的，所以我当然有资格把这项事业的荣誉归功于自己了。"［3］于是，阿斯泰亚基斯宣称："从这件事情来看，我就是世上最愚蠢的人和最不义的人；我之所以是最愚蠢的人，是因为当我执掌权力，完全有把握把王冠戴在自己头上的时候，却把王冠戴在别人头上，如果波斯人的起义是我一手酿成的话；我之所以是最不义的人，是考虑到因为那次晚宴而使米底人受到了奴役。"［4］原来，假如他必须把王权授予另一个人，而不是继续由他自己掌握的话，那么正义也要求由一位米底人，而不是一位波斯人来取得这项荣誉。然而，米底人虽然从未做错什么，如今却沦为奴隶而并未成为主人，而且是沦为直到最近还是自己的臣民的那些人的奴隶。

130 这样，在统治了35年之后，阿斯泰亚基斯就丧失了自己的王位，而米底人由于他的残暴不仁，而成了波斯人统治下的臣民。米底霸国在哈利斯河以远的亚细亚地区的统治延续了128年，[192]但斯基泰人的统治时期不应当计算在内。［2］若干年后，米底人后悔他们归降波斯人，并起兵反抗大流士，但是他们在交战中失败，不得不再度屈服于波斯人。[193]可是现在，在阿斯泰亚基斯当政的时期，是居鲁士领导之下波斯人反抗米底人，并从此变成了亚细亚的主人。［3］居鲁士让阿斯泰亚基斯在波斯的王宫里度过余生，再没有对他有什么伤害。

居鲁士的出生和成长的历程，以及他如何一步步登上王位的经过就是这样。后来，他遭到克洛伊索斯的攻击，就推翻了克洛伊索斯的

统治，这件事我已经在前面讲过了。在推翻克洛伊索斯的统治之后，居鲁士就成了整个亚细亚的主人。

131 据我所知，波斯人所遵守的风俗习惯是这样的。他们不供神像，不建神庙，不设祭坛，他们认为只有愚蠢的人们才会这样做的。我猜想，这是由于他们和希腊人不同，他们从不相信神祇和凡人的本性是一样的。［2］不过，他们的习惯是到最高的山峰上去，在那里向宙斯奉献牺牲，因为他们是把整个苍天称为宙斯的。他们同样要向太阳和月亮，向大地、向火、向水、向风奉献牺牲。［3］这只是他们自古以来所崇奉的一些神。后来他们又开始崇拜阿佛洛狄忒，这是他们从阿拉伯人和亚述人那里引进的。[194]亚述人称这个女神为米莉塔（*Mylitta*），阿拉伯人称之为阿丽塔（*Alitta*），而波斯人则称之为米特拉（*Mitra*）。[195]

132 波斯人是以这样的方式向以上诸神奉献牺牲的：在奉献牺牲的时候，他们不设祭坛，不点火，不奠酒，不吹笛，不用花圈，不供大麦饼；只是那奉献牺牲的人，把他的牲畜牵到一个洁净的场所，就在那里呼唤他要向其奉献牺牲的那位神的名字。通常，这个人要在头巾上戴一个花环，最常见的是用桃金娘[196]枝条扎成的花环。［2］奉献牺牲的人不许只给他自己祈求福祉，他要为国王，要为全体波斯人祈福，他本人必然就包括在全体波斯人当中了。随后他把牺牲剁成碎块，煮熟之后，再把它们全部放到他能够找到的最柔软的青草上面，特别是放在车轴草上面。［3］等到这一切办理完毕之后，有一位穆护前来唱一首赞美诗；据波斯人说，这首赞美诗，是详述诸神的源流的。除非有一个穆护在场，否则任何奉献牺牲的行为都是不合法的。再过一会儿，奉献者就可以把牺牲的骨肉带走，任由他去处理了。

133 在一年当中，波斯人最看重的是庆祝每个人的生日。按照他们的习惯，这一天的吃喝应当比平常的日子都要丰盛些。比较富有的波斯人要烧烤整个的一头牛、一匹马、一头骆驼或者一头驴来食用，较为贫穷的人们则用较小的牲畜[197]来替代。［2］他们的正餐不多，在正餐之后却有许多点心之类的东西，而且这类点心每次上几盘。这就是波斯人为什么要说："希腊人，在用完餐的时候仍然是饿着肚子的，因为在正餐之后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端上来；但如果把更多的点心摆在他们面前，他们又会没完没了地吃起来。"

［3］他们非常喜欢饮酒，酒量也很大。一个人不许当着别人的面呕吐或是小便。波斯人在这些方面的习俗就是这样。［4］此外，他们普遍的习俗是在饮酒正酣的时候才讨论重大的事务。到了第二天，当他们酒醒了的时候，他们就聚集到昨夜作出决议的那户人家，

由这家主人把那个决议当众提出来；如果这个决议仍得到赞同，他们就采用这个决议；如果不同意，就把这个决议弃置到一边。然而，有时候，他们先是在清醒的时候讨论事情，却总是在酒酣时重新审议的。[198]

134 如果波斯人在街上相遇的话，人们从以下标识你就可以知道这两个人的身份是否相同。如果是身份相同的人，他们并不讲话，而是互相吻对方的唇。如果其中的一人比另一人身份稍低，则是吻面颊；如果二人的身份相差悬殊，则身份低微者自己就要匍匐在另一人的面前。［2］在诸民族当中，离他们最近的民族，受到尊重的程度仅次于他们本族；离得远一些，则受尊重的程度也就差些，依此类推，离得越远，受尊重的程度也就越低。这种看法的依据是，他们认为他们自己在各个方面比所有其他的人都要优越得多，认为其他的人的居住地离他们越近，优越的程度就越是高；因此居住地离他们最远的，也就一定是人类中最低等的了。［3］在米底人统治时期，在诸民族之间就是一个民族依次统治另一个民族，米底人则是各个民族的主人；他们还要管理边界上的各个民族，这些民族又统治他们邻邦，而这些人再统治与他们接壤的民族。[199]这就是米底人这个民族荣誉分配的顺序，波斯人也照样采纳了；对于波斯民族而言，就像米底人一样，都采用这种循序渐进、阶梯式的管理和统治方法。[200]

135 没有哪一个民族像波斯人这样乐于采纳异族风俗的。他们身着米底人的服装，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服装比他们自己的服装要好些；而在战时他们披戴的又是埃及人的胸甲。他们只要听说某种奢华享乐的事，他们就立刻把它学到手。在其他的新鲜事当中，他们从希腊人那里学会了鸡奸。他们每个男人不仅有好几个妻子，还有数目更多的姘妇。

136 在波斯人看来，儿子众多，是男性的仅次于勇武的一种最大美德。每年国王都要赠赐给能够证明自己的儿子最多的那位父亲以丰厚的礼物。因为他们认为人多力量大。［2］他们的儿子从5岁到20岁要接受精心的教育，儿子们只学习三件事—骑马、射箭和说实话。男孩子在5岁以前不许见自己的父亲，而是要和妇女们[201]一起生活。这样做的原因是，假如这孩子夭折，父亲可以免受亡子痛苦的折磨。

137[202]照我看来，这是一条贤明的准则。下面的一条准则同样是贤明的，即任何人如果只犯了一次错误，波斯国王不得将其处死；一个波斯人的奴隶如果只犯了一次过错，任何一个主人都不得用极端的惩罚来对待其奴隶；但是在各种情况下都要看看犯罪者的贡献和他的过错，如果发现他的过错大于他的贡献，受侵害者就可以惩罚他

了。［2］波斯人认为，没有人曾经干过弑父或弑母的事；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们坚信，如果事情水落石出的话，就将发现干这种事的孩子不是假儿子就是私生子。因为在他们看来，儿子不可能亲手杀死自己的亲生父亲。

138 波斯人认为，凡是说了就是违法的事情，那做了也一定是违法的。他们认为，世界上最不光彩的事莫过于说谎；其次就是负债了。他们对于负债之所以持这样的看法，是有其他诸多理由的，其中一个理由就是负债者不得不说谎。

如果一个波斯人得了麻风病或是白癞病[203]，就不许他进入城市，也不许他和其他的波斯人打交道。他们说，这些人之所以得麻风病，是因为他一定有过冒犯太阳的罪行。［2］异邦人如果有得了这种病的，他们就必须离开这个国家，甚至白鸽得了同样的病，也常常是要被驱逐出境的。

他们对河流是非常尊重的：从不向河里小便、吐唾沫[204]，甚至不在河里洗手，以免玷污河流，他们也不许别人这样做。

139 波斯人还有一个癖好，这件事从未引起波斯人自己的注意，但是我却观察到了。他们的名字，凡是要表现他们相貌出众，智慧卓越的，其末尾都用同一个后缀—多利斯人称这个字母为桑（*San*），而伊奥尼亚人则称之为西格玛（*Sigma*）。任何人只要调查一下就会发现，波斯人的名字，都无一例外地是以这个字母结尾的。[205]

140 关于波斯人，就我自己现有的知识而言，能够完全确认的情况有如上述。波斯人还有一个关于死者的风俗，是人们秘密地，而不是公开地谈论的。据说，男性波斯人的尸体，只有在它被狗或是猛禽撕破之后才埋葬的。[206]［2］毫无疑问，穆护是有这种风俗的，因为他们是毫无掩饰地实行这种风俗的。但我还可以确定一点，波斯人是先在尸体全身涂蜡，然后才入土安葬的。穆护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族群，他们在很多方面和埃及的祭司，实际上也和其他任何人完全不同。［3］埃及的祭司确立了一条教规，除了屠宰那些奉献牺牲的畜类之外，不得杀害任何其他动物；但相反地，穆护却要亲手杀死除人和狗[207]以外的任何生物。他们对于其他生物，无论是蚂蚁、蛇，无论是飞行类还是爬行类的生物都可以随意杀害，甚至以此为自豪。既然这些向来就是他们的风俗，因此我就说到这里了。现在我回过头来接着叙述前面的故事。[208]

141 在波斯人征服了吕底亚之后，伊奥尼亚和埃奥利斯的希腊人，立即派遣使者前往萨迪斯的居鲁士那里，请求他以臣服于克洛伊

索斯相同的条件接受他们为臣民。居鲁士专心地听着他们的建议，并且给他们讲了一个寓言作为答复。他说："有一天，一位吹笛者在海边散步的时候，看到了海里的鱼，于是他就对这些鱼吹起笛子来，以为这样它们就会跳到岸上他的跟前来。［2］但是，当他最后发现自己的希望落空的时候，就撒下了渔网，而收网的时候打到了满满的一网鱼，把鱼拖上了岸。吹笛者看到鱼在网里拼命地跳，就说：'我当初向你们吹笛子的时候，你们既然不上岸来跳，现在你们不要再跳了。'"［3］居鲁士之所以这样答复伊奥尼亚人和埃奥利斯人，是因为当初他派遣使者到他们那里去力劝他们叛离克洛伊索斯的时候，却遭到了他们的拒绝；但现在，当他已经征服了吕底亚的时候，他们却又来主动表示愿意归顺。因此，居鲁士在答复他们的时候面露怒色。伊奥尼亚人听到了这些，就各自着手加固自己的城防，并且在潘伊奥尼昂举行集会。[209]除了米利都人之外，所有的伊奥尼亚人都参加了这次集会。居鲁士与米利都人单独缔结了一项条约，他同意保留和他们此前从克洛伊索斯那里得到的条件。其他的伊奥尼亚人则一致通过决议，决定派遣使者到斯巴达去请求援助。

142 现在正在潘伊奥尼昂集会的这些亚细亚的伊奥尼亚人，已经在全世界空气最清新、气候最宜人的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城邦；［2］因为在伊奥尼亚周边的任何地方，不管是北方、南方，还是东方、西方，都没有伊奥尼亚那样得天独厚。在其他的地区，气候不是寒冷和潮湿，就是炎热和干燥，使人郁闷难耐。

［3］伊奥尼亚人并非都说同一种语言，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使用四种不同的方言。南方的第一个城市是米利都[210]，依次为米乌斯和普列涅；这三个城市都在卡里亚地区，他们所使用的是同一种方言。伊奥尼亚人在吕底亚的城邦有：以弗所、科洛丰、列别都斯、泰奥斯、克拉左门奈、佛凯亚。[211]这些城邦的居民所说的方言和上述的三个城邦有很大差异，而他们自己却使用同一种方言。［4］此外，还有三个伊奥尼亚人的城邦，其中的两个是在海岛上，即萨摩斯和开俄斯；另一个是在大陆上，即爱利特莱。开俄斯人和爱利特莱人所说的是一种方言，然而萨摩斯人所讲的方言是他们所特有的。我以上列举的就是四种不同的方言。

143 在这些伊奥尼亚人当中，只有米利都人暂无受到攻击的危险，因为居鲁士已经接受他们加入同盟。岛上的居民到那时为止也没有什么可忧虑的，因为腓尼基人还没有被波斯人征服，而波斯人本身又不是一个善于航海的民族。［2］米利都人[212]之所以脱离了其他的伊奥尼亚人，只能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伊奥尼亚人是极其弱小的。因为那个时候整个希腊民族都是软弱无力的，而伊奥尼亚人在希

腊人诸分支当中，又是最弱小、最不受重视的；除了雅典以外，伊奥尼亚人没有一座重要的城市。

［３］雅典人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大多数的伊奥尼亚人竟然都不喜欢被人称为伊奥尼亚人，而实际上是回避这个名称；甚至直到今天，大多数的伊奥尼亚人在我看来还是耻于用这个名称的。但是，亚细亚的上述12个城邦却总是给这个名称增光添彩，他们给自己建造了一座神庙，称之为潘伊奥尼昂，他们还规定不对任何其他地方的伊奥尼亚城邦开放。但实际上，除了斯密尔那人以外，还没有任何一个城邦恳求进入这座神庙。

144 同样，现在被称为“五城”的多利斯地区，而在先前被称“多利斯六城”地区的多利斯人，也不许毗邻的其他多利斯人进入他们的神庙—特里奥皮昂[213]，他们甚至把他们当中的那些按当地的习俗有渎神罪的人拒之于神庙大门之外。［２］在古时候，在为了纪念特里奥皮昂·阿波罗而举行的竞技会上，他们颁发给优胜者的奖品是青铜的三足圣器；但是他们规定，这些三足圣器不得带至神庙以外的地方，而是当场就要把它们奉献给神。［３］但是，来自哈利卡纳苏斯地方的一个名叫阿伽西克列斯的男子，在比赛获胜后却公然藐视这个规定，他竟把三足圣器带回了自己家，挂在墙壁上。为了对这一过错表示惩罚，其他的五个城邦林都斯、伊阿里苏斯、卡迈鲁斯、科斯和克尼多斯剥夺了第六个城市哈利卡纳苏斯进入神庙的权利。[214]

145 根据我的推断，伊奥尼亚人在亚细亚只建立过12个城邦，并且不肯再扩大这个数目，其原因是当他们居住在伯罗奔尼撒的时候，他们是分成12个分部的；这恰似那些把伊奥尼亚人逐出的阿凯亚人今天的情况。在阿凯亚人诸邦中，在西基昂之后，首先是培林尼，其次是埃杰拉，以及建在从未干涸的克拉西斯河上（意大利的克拉西斯河也因此而得名）的埃盖，再其次是布拉、赫里克（伊奥尼亚人被阿凯亚人打败后托庇于此），还有埃吉昂、莱皮斯、帕特莱斯[215]、法雷斯[216]，在巨大的佩鲁斯河畔的奥伦努斯、狄米和特里泰亚[217]。除最后两个[218]是内地城市以外，其他的都是海港城市。

146 这些就是以前伊奥尼亚的，而今是阿凯亚的那12个部分。[219]正是因为他们在原先所居住的地方就是这样划分的，因而当伊奥尼亚人来到亚细亚之后，就在那里也建立了12个城邦。那种坚持认为这些伊奥尼亚人是更纯正的伊奥尼亚人，或者认为这些伊奥尼亚人无论如何也比其他伊奥尼亚人具有更高贵的血统的看法，是愚蠢至极的。因为事实上，在他们当中来自优波亚[220]的阿班特斯人占了不小的比例，这些人甚至在名义上都不是伊奥尼亚人；此外，和他们混居在一起的还有以下一些移民：有奥科麦努斯的米尼亚人、卡德摩斯

人、德里奥皮斯人、来自佛基斯诸城的佛基斯人、莫洛西亚人、阿卡底亚的皮拉斯基人、爱皮道鲁斯的多利斯人以及其他许多不同的部落。

［2］即使那些来自雅典的普利塔涅昂[221]的人们，自认是最纯正的伊奥尼亚人，也不曾把妻子带到新的领土上，而是娶那些父亲被他们杀死的卡里亚人的姑娘为妻的。［3］正因如此，这些妇女作出规定，她们自己发誓遵守，并且把这条规定传给自己的女儿，即她们决不和自己的丈夫一同进餐，也不称呼他们的名字，因为这些入侵者是屠杀了她们的父亲、丈夫和儿子之后，强行娶她们为妻的。[222]这些事件发生在米利都。

147 出任伊奥尼亚人诸王的，或者是吕基亚人，他们来自希波罗库斯的儿子格劳库斯的家族；或者是派罗斯的考康斯人，他们是来自麦兰苏斯的儿子科德鲁斯的后裔；要不然就是两个家族的人都出任君王。［2］但是，既然这些伊奥尼亚人比其他任何一支伊奥尼亚人都更重视自己的名分，因此我们也不妨称他们为血统纯正的伊奥尼亚人；虽然所有的伊奥尼亚人事实上都是起源于雅典的，都是要庆祝阿帕图里亚节[223]。这是所有的伊奥尼亚人都要庆祝的一个节日，只有以弗所人和科洛丰人是例外。他们说，是由于他们犯了某种血案而被排除在这个节日之外。

148 潘伊奥尼昂是米卡列的一个地方，面朝北方，这是伊奥尼亚人一致选定把它奉献给赫里克纽斯的波塞冬[224]的。米卡列本身是由大陆向西突出的一个海角，面朝萨摩斯方向，来自各城邦的伊奥尼亚人通常都在那里集会，举行所谓潘伊奥尼亚[225]庆节。不只是在伊奥尼亚人中间，就是在全体希腊人中间，节日的名称，如同波斯人的名字一样，都是以同一字母结尾的。[226]

149 上面所说的是伊奥尼亚人的12个城邦。埃奥利斯人的城邦有：库麦（也称为弗里科尼斯）、拉里萨、涅昂–提库斯[227]、泰姆努斯、吉拉、诺提昂、埃吉罗萨、皮塔涅、埃盖亚、密林纳和格里尼亚。这是埃奥利斯人的11个古老的城邦。事实上，他们在大陆上原本和伊奥尼亚人一样，也是有12个城邦的。然而，伊奥尼亚人却吞并了其中的一个城邦斯密尔那。［2］埃奥利斯的土壤比伊奥尼亚更肥沃，而在气候方面伊奥尼亚要好些。

150 埃奥利斯人是这样失去斯密尔那的。在科洛丰，有一些人参与内部纷争，处于弱势的一方被另一方驱逐出了自己的城邦。斯密尔那人收容了这些流亡者。过了一段时间，这些流亡者伺机发动变乱，他们看到斯密尔那的居民出城去庆祝狄奥尼索斯节日的时候，就关闭

城门，就这样占领了这个城市。［2］埃奥利斯人的其他城邦都来援助斯密尔那人，结果双方达成了协议，城里的那些伊奥尼亚人同意放弃所有的动产，而埃奥利斯人则同意交出斯密尔那这个地方。被逐出的斯密尔那人则被安插到埃奥利斯人的其他城邦，他们在各个城邦都取得了公民权。

151 这些就是大陆上所有埃奥利斯人的城邦。例外的只有在伊达山中的人们，他们没有参加这个联盟。［2］至于在诸岛屿上的城邦，在列斯堡岛上有五个城邦。该岛上的第六个城邦是阿里斯巴，但是它被与他们同族的麦提姆那人所征服，其居民也就遭到了奴役。泰涅多斯岛上有一个城邦，另外还有一个城邦是在“百岛”群岛[228]上面。

［3］列斯堡和泰涅多斯的埃奥利斯人和海岛上伊奥尼亚人一样，这时候他们并不惧怕什么。而其他的埃奥利斯人则在他们集会作出决策的时候，在行动方针上总是追随伊奥尼亚人。

152 伊奥尼亚人和埃奥利斯人的使者们全速行进，当他们到达斯巴达城的时候，就推举了一位名叫皮色姆斯的佛凯亚人[229]作为他们的发言人。为了使尽可能多的斯巴达人聚拢来听他讲话，他披一件紫色的外袍，全身盛装站在那里对他们发表演讲。他在这篇冗长的演讲中，恳求斯巴达人来援助他们的同胞；［2］但是拉栖代梦人并没有被他们说服，他们投票表决，决定不给伊奥尼亚人任何援助。因此，使者们只好返回。而拉栖代梦人虽然回绝了使者们的请求，却又派出了一艘五十桨战船，到亚细亚沿海游弋，船上有一些斯巴达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我认为是想观察居鲁士和伊奥尼亚的动静。这些人在到达佛凯亚之后，就派遣他们当中最有名望的一位名叫拉克林涅斯的人去萨迪斯，以拉栖代梦人的名义告诉居鲁士说，没有他们拉栖代梦人的允许，不得滋扰任何一个希腊城邦。

153 据说居鲁士在听到使者的这番话以后，曾询问站在他身边的那些希腊人，说：“这些拉栖代梦人是哪里的人，他们的人数有多少，竟胆敢发出这样的警告？”听了他们的回答，他转而对斯巴达的使者说：“我从来没有害怕过这样的一些人：他们在城市的中央设置一块地方，大家集中到一起来，互相哄骗，却又相互发誓加以否认。[230]只要我还健在，我相信斯巴达人自己的麻烦事就够他们谈论的了，他们也不会再去关注伊奥尼亚人的事情了。”［2］居鲁士讲这番话，目的是指责全体希腊人，因为他们自己有用来做买卖的市场，但波斯人没有这样的习惯；波斯人从来不在公开的市场上做买卖，而波斯境内实际上没有一个市场。[231]

［3］这次会见之后，居鲁士就离开了萨迪斯，把这个城市的事务委托给一个名叫塔巴鲁斯的波斯人，又指派一位名叫帕克提亚斯的吕底亚当地人，来收集属于克洛伊索斯和其他吕底亚人的金银财宝，带上这些金银财宝跟着他。居鲁士自己则带着克洛伊索斯赶往阿格巴塔纳，并没有把伊奥尼亚人作为特别重要的直接战略目标。［4］居鲁士的心目中有更庞大的计划，他希望自己亲自攻下巴比伦，亲自征讨巴克特里亚人、萨凯人[232]和埃及人。因此，他决定指派他的一位将军，去完成征服伊奥尼亚人的任务。

154 居鲁士刚刚离开萨迪斯，帕克提亚斯就立即鼓动吕底亚人公开起来叛离居鲁士和他的代理人塔巴鲁斯。帕克提亚斯既然取得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于是他到沿海地带去，用这些财宝出资雇佣了军队，同时说服了沿海地带的人民加入他的军队。随后他向萨迪斯进军，围攻塔巴鲁斯，塔巴鲁斯龟缩在卫城里。

155 居鲁士在去往阿格巴塔纳的途中得到了这些消息，就对克洛伊索斯说："克洛伊索斯，我应当如何平息这场骚乱呢？看来，这些吕底亚人既不想停止给他们自己制造麻烦，也不想停止给我制造麻烦，我觉得最好是把他们全都卖为奴隶。也许，我目前的做法就好比是'斩草而不除根'。[233]［2］对于你的子民而言，你是比父亲还要重要的人物，但是我捉住了你并且把你带走了，而把吕底亚人的城市托付给你的子民。他们竟然谋叛，这能不让我感到吃惊吗？"这样，居鲁士向克洛伊索斯说出了自己心里话，但是克洛伊索斯十分害怕居鲁士把萨迪斯城夷为平地，于是就回答说：［3］"哦，国王啊，你的话是很有道理的。但是我恳求你，不要使你的怒气一发而不可收拾，不要摧毁这座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无辜的古城吧。其中一件祸事是由我引起的，如今我本人已在接受惩罚。另一件祸事的罪魁是帕克提亚斯，你把萨迪斯委托给他来管理，那就让他个人来承受这次惩罚吧。［4］宽恕其他的吕底亚人吧，为了保证他们永远不再叛离你，不再威胁到你的安全，可以派人去传令，严禁他们保有任何兵器，命令他们在外衣里面穿紧身衣，脚穿厚底靴，并且要他们教自己的儿子们弹奏七弦琴、竖琴以及经营小买卖。这样，不久你就会看到，他们将不再是男人而成了女人，那时你再也不必担心他们会叛离你了。"

156 克洛伊索斯认为，即便如此，对于吕底亚人来说，也比被变卖为奴隶要好，因此他对居鲁士提出上述建议。因为他知道，除非他提出特别引人注目的建议，否则是无法说服居鲁士改变主意的。而且他还担心，吕底亚人在逃脱了这次迫在眉睫的危险之后，他们将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再次叛离波斯人，从而使他们遭受灭顶之灾。［2］居鲁士听到这个建议后很高兴，他的怒气消了些，同意按克洛伊索斯所

说的去做。于是，他下令召见一位名叫玛扎列斯的米底人，命他根据克洛伊索斯所提的那些建议，向吕底亚人颁布命令。此外，居鲁士还命他把那些参与攻打萨迪斯的吕底亚人都卖为奴隶，最重要是一定要活捉帕克提亚斯，带着帕克提亚斯来见他。

157 居鲁士发布了这些命令以后，就向着波斯的领土（阿格巴塔纳）行进。[234]帕克提亚斯得知居鲁士派来攻打他的军队已经迫近的消息，吓得逃到库麦去了。［2］因此，这位米底的将军玛扎列斯，在率领着居鲁士给他的一部分军队到达后，发现帕克提亚斯和他的军队已经逃走，就直接开进萨迪斯城里。首先，他迫使吕底亚人服从他的主人居鲁士的命令；这样，由于他们奉命执行，从那时起吕底亚人就改变了整个的生活方式。［3］接着，玛扎列斯派使者到库麦去，要求库麦方面把帕克提亚斯引渡给他。于是，库麦人决定派人到布兰齐代[235]去请示神的意见。布兰齐代位于米利都境内，地处帕诺尔姆斯港的上方。那里有一个古时候修建的神谕所，伊奥尼亚人和埃奥利斯人都经常到那里去请示神谕。

158 因此，库麦人派他们的使者到布兰齐代的神殿请示神意，询问道："如何来处置吕底亚人帕克提亚斯，才会博得诸神的欢心？"神谕回答他们说，他们必须把他移交给波斯人。使者带着这个答复返回，于是库麦的人民就准备把他交给波斯人；［2］可是正当他们准备这样做的时候，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公民，赫拉克里德斯的儿子阿里斯托狄库斯，却力图阻止他们这样做。他声称，自己不相信有这个答复，并且认为一定是请示神谕的使者在汇报时弄错了。直到最后，库麦人又派出一个使团，阿里斯托狄库斯本人也在其中，他们再一次向神请示有关帕克提亚斯的事情。

159 在他们到达布兰齐代的神庙的时候，由阿里斯托狄库斯代表整个使团问话，他询问道："神啊，吕底亚人帕克提亚斯，由于有可能惨死于波斯人之手，而逃到我们这里来避难，可是你瞧瞧吧，他们要求我们把他引渡过去，命令我们库麦人把他交出来。［2］如今，尽管我们非常惧怕波斯人的强大势力，但是在我们能确切知道你的意思是要我们做什么之前，我们是不敢把请求我们保护的这个人交出来的。"阿里斯托狄库斯询问过后，神谕的答复和前一次是一样的，神谕命令他们把帕克提亚斯引渡给波斯人。

［3］阿里斯托狄库斯已经料到，有可能得到这样的答复。于是他绕着神庙走了一圈，把神庙周围凡是能够找到的所有麻雀和所有其他鸟类的巢全都拆除了。他在做这件事的时候，据说从神庙内部发出了声音，对阿里斯托狄库斯这样说："你这最不虔诚的人啊，你竟敢这样做？你要把那些托庇于我的神庙屋檐下的鸟都劫走吗？"阿里斯

托狄库斯立即回答说：［4］“神啊，既然你随时都在保护你的求庇者，却为何命令库麦人放弃他们的求庇者？”神回答说：“是的，我就是这样吩咐的，由于你不虔诚，你很快就会死去，再也不会到这里向我来请示关于引渡求庇者的神谕了。”

160 接到这个答复以后，库麦人不愿意因为引渡这个人而使自己有遭到毁灭的危险，同时他们也害怕因继续收留他而遭到围攻，于是他们把帕克提亚斯转移到米提列涅去了。［2］玛扎列斯知道这个情况以后，派使者去米提列涅，要求米提列涅人引渡帕克提亚斯，米提列涅人准备把他交出来，但是要求得到一笔酬金。我不能确实说出这笔酬金的数目有多少，因为这笔交易并未成交。［3］当库麦人听说米提列涅人准备交出帕克提亚斯的时候，就派一艘船到列斯堡去，又把帕克提亚斯转移到了开俄斯。帕克提亚斯就是从那里被交出来的。开俄斯人把他从城堡的保护神雅典娜的神庙中拖了出来，交给了波斯人。［4］引渡的条件是开俄斯人得到了阿塔纽斯作为补偿，这是美西亚的一块地方，在列斯堡的对面。[236]这样，帕克提亚斯就落入追捕他的那些人的手里，他们把他严密监视起来，然后把他交给居鲁士了。［5］之后很长的一个时期，没有任何一个开俄斯人用阿塔纽斯出产的大麦作为奉献给神的牺牲品，也不用在那里出产的谷物制造献祭用的糕饼，当地所有的神庙都不用那里的出产物来献祭。

161 玛扎列斯从开俄斯人手中得到了帕克提亚斯以后，立刻向参与袭击塔巴鲁斯的那些人开战，他首先攻下了普列涅，把当地居民卖为奴隶；接着，他又蹂躏了整个迈安德平原和玛格涅西亚地区[237]。任凭他的士兵在这些地方肆意劫掠。随后，他因病突然去世了。

162 玛扎列斯死后，哈尔帕古斯就被派到沿海地区来接替他的统帅之位。他也是米底人，这个人曾被米底的国王阿斯泰亚基斯召去参加极不圣洁的宴会，[238]还曾帮助居鲁士登上王位。［2］现在他受居鲁士之命总揽这些地区的战事。他进入伊奥尼亚以后，用构筑土丘的办法攻下数城。在和敌人交战的时候，他先使敌人自己退守城内，然后顺着城墙构筑土丘，然后攻克该城。他指挥其军队攻下的第一个城邦就是佛凯亚。[239]

163 在希腊人当中，佛凯亚人是最早从事远洋航行的人，他们又是最早知道亚得里亚海、第勒尼亚、伊比利亚和塔特苏斯城[240]的人。［2］他们航海时所用的舰船不是圆形的商船，而是五十桨长船。他们抵达塔特苏斯时候，塔特苏斯的国王（他的名字叫作阿甘索纽斯）友好地接待了他们。这位国王统治塔特苏斯人达80年之久，享年120岁。［3］他和佛凯亚人变成非常亲密的朋友，他一开始就请求他们离开伊奥尼亚，可以移居到他国内的任何地方。后来，他发现

他并不能说服他们同意这一点，又听说他们的近邻米底人的势力日渐强大起来，于是慷慨解囊，资助他们构筑城墙。［4］因为城墙的周长长达许多斯塔狄亚，而且结构严整，全城都是由一块块巨石筑成的。佛凯亚人的城墙在他的资助下修筑起来了。[241]

164 哈尔帕古斯率领军队向佛凯亚人发起进攻，包围了他们的城市。可是，他首先向他们提出条件说："只要你们佛凯亚人毁掉城墙上的一个城垛，并且向国王献上一处住所，我就心满意足了。"［2］但是佛凯亚人不愿做奴隶，他们请求给他们一整天的时间来仔细考虑如何答复，并请求哈尔帕古斯在这一天里让他的军队撤离城墙。哈尔帕古斯回答说，他很清楚他们打算怎么做；虽然如此，他还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3］因此，哈尔帕古斯把军队撤走了，而佛凯亚人趁他们不在，立即把他们那些[242]五十桨战船放下了水，把他们的妻子和儿女以及他们的家具财物，甚至还有从神庙里搬来的神像，神庙里面除了留下的石头或青铜的制品以及绘画之外，其他所有奉献物都搬到了船上。随后，他们自己也上了船，起航前往开俄斯去了。等波斯人回来的时候，他们所占领的只是一座空城。

165 佛凯亚人到达开俄斯之后，提出购买名为奥耶努赛的诸岛，[243]但是开俄斯人不肯卖给他们，因为他们害怕佛凯亚人在那里建立市场，从而使本国的商人被排挤出那一带海域的海上贸易。佛凯亚人在这里遭到拒绝后，到库尔努斯[244]去；这时，阿甘索纽斯王已经去世，他们遵照20年前的一个神谕[245]的指示，建立了一个名为阿拉里亚的城邦。［2］可是，在起航前往这个地方之前，他们先是返回佛凯亚，对奉哈尔帕古斯之命留守在那里的波斯军队发动突袭，把他们全部杀死。之后，他们又狠狠地诅咒了那些本应和他们一起下海撤退，却丢盔卸甲留下来的人；他们还把一块重重的铁块投入海中，[246]发誓说除非这铁块重新浮出海面，否则他们是决不重返佛凯亚的。［3］尽管如此，当他们准备起程前去库尔努斯的时候，超过半数的公民是这样地感到哀愁，是这样地渴望再多看看他们的城邦，看看他们的故土家园，以至于他们竟然违背了誓言，而返回了佛凯亚。

166 其余的那些遵守誓言的佛凯亚人则从奥耶努赛岛扬帆出海了。[247]他们来到库尔努斯定居下来，和此前移居到阿拉里亚的人们在一起生活，并且在那里修建了神庙。在随后五年中，他们四处出击，不断劫掠和蹂躏他们周边的邻人，最后迦太基人[248]和第勒尼亚人[249]不得不结成同盟，来对付他们，双方各派出一支由60艘舰船组成的舰队去攻打他们的城市。［2］在佛凯亚人这方面，他们也把所有的60艘舰船装备起来，在撒丁尼亚海与敌人会战。在双方交战以

后，佛凯亚人获得了胜利，但是他们的胜利只是一种卡德摩斯式的胜利。[250]佛凯亚人在战斗中损失了40艘舰船，而剩下的20艘在战斗结束后，船头的部分已经扭曲变形，再也无法使用了。［3］因此，佛凯亚人返航回到阿拉里亚，把他们的妻子、儿女以及他们的船能够装得下的所有财物和动产都运上船，离开库尔努斯而前往瑞吉昂去了。

167 迦太基人和第勒尼亚人俘获了被击毁的40艘舰船上的大多数船员，他们在战斗结束后让这些俘虏上岸，用石头把他们砸死了。后来，阿吉拉地区的绵羊、牛，甚至是人，凡是路过佛凯亚人被砸死的那个地方的，他们的身体就都会扭曲变形，不是全身瘫痪，就是半身不遂。［2］因此，阿吉拉的居民派人到德尔斐就此请示神谕，询问怎样才能赎他们的罪孽。皮西亚女祭司的答复，是要求他们按照阿吉拉人今天还遵守的风俗习惯行事，要为佛凯亚人的死者举行隆重的葬礼，举办盛大的竞技会和赛马会。

［3］这就是降临到佛凯亚的被俘者身上的命运。逃到瑞吉昂去的那些佛凯亚人，他们不久之后又离开那里，在奥耶诺特利亚地区建立了一个名为维拉[251]的城邦。［4］他们之所以殖民于这个城邦[252]，是因为根据一位名叫波西多尼亚的人推测，皮西亚的神谕答复的意思并不是要他们在库尔努斯岛上建立一个城邦，而是要他们修建一座神庙来供奉英雄库尔努斯。

168 这些就是关于伊奥尼亚的佛凯亚人的事情。泰奥斯人的遭遇和佛凯亚人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当哈尔帕古斯垒筑的土丘和他们的城墙高度相当的时候，他们也都全部登上舰船，取海路前往色雷斯。他们在那里建立了阿布德拉城。克拉左门奈人提麦修斯以前曾试图在这里开拓殖民地，但并没有获得多少成就，就被色雷斯人赶走了。时至今日，居住在阿布德拉的泰奥斯人，依然把他当作英雄来崇拜。

169 在所有伊奥尼亚人中间，只有这两个城邦，不甘遭受奴役而离开了他们的故土。其他的伊奥尼亚人（米利都人除外）和那些逃离故土的人们同样英勇地抵抗了哈尔帕古斯，为保卫各自的城邦立下了许多战功，但是他们相继都遭到了失败；他们的城市被攻陷，居民被降服，留在他们各自原来居住的地方，任凭他们的新主人的摆布。［2］正如我已经提及的，米利都曾和居鲁士本人签订过协议，因而这里平安无事。这样，大陆上的伊奥尼亚人就再一次遭到了奴役；而当海岛上的伊奥尼亚人看到他们大陆上的伊奥尼亚同胞已经被征服的时候，他们害怕同样的厄运降临到自己身上，就都向居鲁士投降了。[253]

170 伊奥尼亚人虽然陷于如此悲惨的境地，但他们仍然和往昔一

样在潘伊奥尼昂举行集会。普列涅人比亚斯出席了会议。我听说，他曾向伊奥尼亚人提出了一个极有见地的设想，如果他们实施了这个设想，就可以使伊奥尼亚人成为希腊人中最幸福、最兴旺发达的一支了。［2］比亚斯劝告他们："团结起来，取海路前往撒丁尼亚去，在那里建立一个全伊奥尼亚人的城邦。这样，你们就可以免遭奴役，并可以实现非常的繁荣富裕，因为你们控制了世界上最大的岛屿[254]，你们的统治区域甚至超出了这个岛屿；而如果他们仍留在伊奥尼亚，我认为没有任何重新获得自由的希望。"［3］这就是比亚斯在伊奥尼亚人遭受磨难时向他们提出的意见。在他们遭受不幸之前，一位有腓尼基血统的米利都人泰勒斯，曾向他们提出另一个计划。他劝告他们建立一个共同的政府，并指出泰奥斯是该政府的最佳地点。他说，"因为它地处伊奥尼亚的中心；而其他的各城邦则仍然享有自己的法律，就如同独立的城邦一样"。这也是一个有益的建议。

171 哈尔帕古斯在征服了伊奥尼亚人之后，就开始着手攻打卡里亚人、考努斯人、吕基亚人。他强迫伊奥尼亚人和埃奥利斯人加入他的军队。［2］在上述诸民族中，卡里亚人是从岛屿移居到大陆的一个民族。在古时候，他们是米诺斯王的臣民，他们当时被称为勒勒吉人，居住在岛屿上面。在我所能够探明的最遥远的时代，他们是从没有义务向任何人进贡的。他们只是在米诺斯王需要的时候，在他的舰船上效力。［3］因此，既然米诺斯是一个伟大的征服者，在战争中屡屡获胜，卡里亚人在他的统治时代，是远比世界上其他民族都要著名的民族。［4］他们还发明了三样东西，而希腊人就是从他们这里学会了使用这三样东西的；他们最先把羽毛装饰到头盔上，他们在盾牌上加图案装饰，他们还发明了掌握盾牌的把柄。在这之前，盾牌是没有把柄的，持盾牌的人只得用一条皮带，把它斜挂在颈部和左肩上。［5］在米诺斯之后很长一个时期，卡里亚人被伊奥尼亚人和多利斯人逐出了海岛，这样他们就定居在大陆上了。以上是克里特人给出的关于卡里亚人的说法，但是卡里亚人自己的说法却有很大不同。他们坚持说，他们就是大陆上现在所居住的地方的土著居民，[255]而且他们也从来没有和他们现在不同的名字。［6］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指出，在米拉萨人地方有一座古老的卡里亚人的宙斯神庙，美西亚人和吕底亚人都有权利进入这座神庙去参拜，因为他们是卡里亚人的同胞民族；他们说，吕都斯和米苏斯是卡尔的同胞兄弟。[256]因此，这些民族有权这样做；但是甚至那些使用卡里亚的语言，却是属于其他民族的人们，也是不许进入这座神庙的。

172 依我看来，考努斯人是当地的土著居民；但是他们自己却说是来自克里特的。至于他们的语言，究竟是考努斯人的语言和卡里亚人的语言相似，还是卡里亚人的语言和考努斯人的语言相似，这一点

我不能明确地加以断定。但是在风俗习惯方面，他们和卡里亚人有很大差别，不仅如此，和所有其他的人也都有很大差别。他们认为，不分男女老少，只要是朋友或者同龄人，聚众饮酒，那便是最令人愉快的事情了。［2］另外，他们以前曾经长期崇拜某些异邦的神祇，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却决定不再崇拜异邦的神，而只崇拜他们自己祖先的神了。于是考努斯全体青壮年带上兵器，开赴和卡林达人交界的地方，他们用枪矛向空中刺，宣称这样就把异邦的神祇给驱逐出境了。

173 吕基亚人自古以来是来自克里特，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在克里特岛上，先前的时代居住在那里的全都是异族人。[257]［2］在那里，欧罗巴的两个儿子萨尔佩冬和米诺斯为了王位而展开了争斗，米诺斯一方占了上风，于是他就把萨尔佩冬及其追随者驱逐出境了。被驱逐的这些人渡海前往亚细亚，[258]在米利阿伊的境域内登陆。米利阿伊是吕基亚人今天所住的地方的古名。今天的米利阿伊人在那时被称为索利米人。［3］在萨尔佩冬统治他们的期间，他的那些追随者依然保留着他们从克里特带过来的名字而被称为特米莱人，时至今日吕基亚人还是被他们的邻人这样称呼的。可是，自从潘狄昂之子吕库斯被自己的兄弟埃勾斯从雅典逐出，在这些特米莱人境内找到地方和萨尔佩冬一起避难之后，因为吕库斯的缘故，他们渐渐地被称为吕基亚人了。［4］吕基亚人的风俗习惯，部分地是克里特人的，部分地是卡里亚人的。但是，他们有一种独一无二的风俗，和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都不相同。他们取名是从母方，而不是从父方的。［5］如果有人问一位吕基亚人他是谁，他就会说出他自己的名字，是某某母亲的儿子，这样按母系推上去。而且，一位自由妇女即使和一个奴隶结婚，他们所生的孩子也可以拥有充分的公民权；但如果一个自由男子娶了一个异族妇女，或者是与一个侍妾同居的话，即使他是国家的头号人物，他们的孩子也会失去公民身份的。

174 在这些民族当中，卡里亚人直到臣服于哈尔帕古斯之前，还没有做出任何显赫的业绩；而居住在卡里亚的所有希腊人也没有什么勇敢行为。［2］他们中间的那些克尼多斯人，是来自拉栖代梦的移民，占据着临海的一块叫作特里奥皮昂的地方。这个地方和贝巴西亚的科尔松尼斯接壤；而且除了很小一部分和大陆相接以外，整个克尼多斯都是被海包围着的：［3］其北面是凯拉摩斯湾，南面是面向叙米岛和罗得岛方面的海域。

就在哈尔帕古斯征服伊奥尼亚的期间，克尼多斯人为了把自己的国土变成一个海岛，他们试图在这两海之间宽度大约5斯塔狄亚[259]的狭窄地段掘通一条壕沟。这样，他们的全部领土就都被划到海角以

内了，因为克尼多斯的领土到这条壕沟为止，现在和大陆之间的界限就正好是他们所开掘的这条壕沟。［4］这项工程启动后，许多人参与了开凿工作。可是人们注意到，因参与这项工作而受伤者的数目不大正常，而且受伤的方式也有些离奇，那就是碎石崩伤的人，尤其是崩伤眼睛的人特别多。于是，克尼多斯人派人到德尔斐去，询问究竟是什么阻碍他们这样做。［5］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他们从皮西亚女祭司那里得到的神谕是这样回答的：

既不要给地峡筑墙，也不要给它掘沟；

如果宙斯愿意，他早已使它变成岛屿。

［6］于是克尼多斯人就中止了掘沟，而当哈尔帕古斯率领大军兵临其境的时候，他们未作抵抗，就向他投降了。

175 在哈利卡纳苏斯的上方离海岸更远的地方，住着佩达萨人。每当不幸即将降临这个民族或是他们的邻人身上的时候，雅典娜神的女祭司就会长出浓密的胡须来。这种奇事已经发生过三次了。在所有卡里亚的居民中，唯独他们对哈尔帕古斯还抵抗过一阵。他们在一座名叫利达的山上构筑堡垒严防死守，给哈尔帕古斯造成了很大的麻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也被迫投降了。[260]

176 哈尔帕古斯在取得这些战功之后，统率他的军队开赴克桑苏斯平原，克桑苏斯的吕基亚人前来应战。虽然双方的兵力众寡悬殊，但吕基亚人还是投入了战斗，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业绩。最后，他们终于支持不住，不得不退回城里；他们把自己的妻子儿女，所有财物和奴隶都集中到卫城之内，然后把卫城点燃，烧得精光。［2］在这之后，他们相互立誓，然后冲出城外杀向敌人，个个手握刀剑，壮烈战死。［3］如今那些自称为克桑苏斯人的吕基亚人，除了80个家族以外，都是外国移民。这些人那时碰巧不在国内，因而得以幸存下来。这样，哈尔帕古斯就攻下了克桑苏斯，考努斯也以类似的方式落入他的手中；因为考努斯人大体上是效仿吕基亚人的。

177 就在哈尔帕古斯以这样的方式使下亚细亚[261]就范的同时，居鲁士本人在上亚细亚地区，把这里的各个民族都一一征服了。这些征战的大部分内容，我将予以省略，只是叙述那些使居鲁士遇到最大困难的和最值得称述的征战。居鲁士在把（亚细亚）大陆上其他各民族都掌控在自己手中之后，就向亚述人[262]开战了。

178 亚述有为数众多的大城市，其中在当时最知名、最强固的当数巴比伦。在尼尼微失陷[263]以后，首都就迁至巴比伦。巴比伦城一

带的情况是这样的：［2］该城坐落在一个宽阔平原之上，形状是正方的，每一边的长度为120斯塔狄亚[264]，因而其周长就有480斯塔狄亚[265]。以该城市这样的面积，其规模之宏大是任何其他城市所难以企及的。［3］城市四周首先是环绕着一道既宽且深的护城壕，城壕里注满了水；在护城河的里面则是一道厚50王家腕尺、高200王家腕尺的城墙。[266]王家腕尺比普通的腕尺要宽三指。

179 在这里我必须说说从护城壕里挖掘出来的泥土的用途，还要谈谈城墙是如何修筑起来的。他们一边挖掘护城壕，一边把挖掘出来的泥土制成砖坯。在砖坯的数量做得够用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些砖坯放到窑里去烧制。［2］然后，他们着手建筑城墙，先是用砖砌筑护城河的岸边，然后用砖修筑城墙本身，整个城墙都是用烧熔了的沥青做黏合剂的，并且在每隔30层砖的地方添加一层编织好的席子。［3］在城墙的顶端，沿着城墙的两边，他们修筑了可以互相对视的瞭望塔，两塔中间则可以跑得开一辆驷马战车。四周的城墙总共有100座城门，[267]整个城门都是以青铜制成，门楣和门柱也不例外。［4］工程中所使用的沥青是从伊斯河运抵巴比伦的，这是一条注入幼发拉底河的小溪，在河流交汇处有一座同样叫作伊斯的城市，距离巴比伦有8天的路程。在伊斯河里，人们可以看到有大量的沥青块。

180 一条河流从巴比伦城市中央穿过，把整个城市一分为二。这条河就是既宽又深，水流湍急的幼发拉底河。该河发源于亚美尼亚，注入红海。［2］城墙从两面都一直延展到河边，再从那里拐直角，沿着河流的两岸都是用砖修筑城墙。[268]［3］城里的房屋大多是三层或四层的建筑；所有的街道都是笔直的，不光是那些与河流平行的街道如此，与河流垂直的街道也是如此。［4］在每一条与河流垂直的街道的尽头，即在河边城墙上都各有一道低矮的城门，这些城门皆面向河水的；它们如同外城墙的大门一样，都是以青铜制成的。

181 外城墙是城市的主要防御工事。不过，在它的里面还有第二道城墙，这道城墙比外城墙的要薄一些，但其强固程度与外城墙相差无几。［2］在城市的两个部分的中心，各有一座堡垒。其中一个是王宫，由宏伟坚固的城墙环绕着；另外一个则是拜鲁斯·宙斯[269]的圣域，这个院落长宽各为2斯塔狄亚，有坚固的青铜门；这个院落至今还是保留着的。［3］在这片圣域的中央，坐落着一座长宽各为1斯塔狄亚的坚固石塔，塔上又有第二层塔，第二层塔上又有第三层塔，这样一直到第八层塔。［4］如果人们想要登上塔顶，就须从塔的外侧循着绕过各层塔的扶梯攀登上去。在一个人走到中途的时候，可以看到有可以歇息的地方，设有座位，那些准备登顶的人们就可以在这里坐下来休息一下。［5］在最高的一层塔顶上，有一座巨大的神

庙，神庙里面有一张特别大的、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床，床边还有一张黄金的桌子。在这个地方有一尊神像，而且除了当地的一个妇女之外，也未曾有其他人在那里过夜。可是，担任这位神祭司的迦勒底[270]人断言，这个妇女是这位神从当地的全体妇女中为自己挑选的。

182 他们还宣称（我是不相信此事的），神祇常常亲自下凡来到这座神庙，在这张床上就寝。这和埃及人所讲的那个故事大同小异。［2］在埃及的底比斯城，在底比斯的宙斯的神庙中，的确也总是有一个妇女在那里过夜的。据说，无论是埃及的，还是巴比伦的这个妇女都是严禁与男子交媾的。这种情况又类似于吕基亚的帕塔拉地方的风俗，那里的女祭司每每在发布神谕期间，也是这样做的—因为在帕塔拉并不是常年都发布神谕的[271]；她在发布神谕期间，天天夜里都是把自己关闭在神庙里的。

183 在这片圣域的下方，还有一座神庙。在这座神庙里，安放着一尊黄金的宙斯神像。神像的前面摆放着一张黄金的大桌子，那里的宝座和宝座的基础也都是黄金的。迦勒底人告诉我，说所用黄金的总重量为800塔连特。［2］神庙的外面有两个祭坛，其中一个是纯金的，在这个祭坛上只能祭献幼小的畜兽；另一个祭坛是普通的祭坛，但规模更大，在这里祭献成年的畜兽。另外，在每年该神的庆节期间，迦勒底人都要在这个大祭坛上祭献重达1000塔连特[272]的乳香[273]。在居鲁士的时代，在这座神庙里还竖立着一尊人像，高达12腕尺，完全以纯金制成。［3］我本人没有亲眼见过这尊人像，不过迦勒底人怎么说，我就怎么记述。海斯塔斯皮斯的儿子大流士曾企图把这尊人像移走，但是他还没有胆量敢这样做。可是，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杀死了那些阻止他移走人像的祭司，把它取走了。除了我前面提及的那些装饰品以外，在这个圣域里还有大量的私人的祭献物。

184 许多君临巴比伦城的统治者，都曾经资助过修筑城墙和修缮该城的神庙，关于他们的事迹我将在我的亚述历史中述及。在他们当中有两位是女性。其中，较早当政的那位女王名叫塞米拉米斯[274]，她比后当政的那位女王要早五代。她在巴比伦附近的平原上主持修建了非常壮观的堤防以控制河水，因为在此之前，这条河流还时常泛滥，溢出的洪水淹没整个周边地区。

185 之后当政的那位女王，名叫尼托克丽斯[275]，她比此前的那位女王更富有智慧。在她身后，不只是留下了她在位时代的纪念物，这就是我将要描述的这些工程；除此以外，她看到，攻下了包括尼尼微在内的许多城市的波斯人势力强大，而且还马不停蹄地南征北讨，她预见到本国也将遭到攻击，于是就不遗余力地加强自己的国防。［2］首先，幼发拉底河此前是从巴比伦城中间笔直地穿行而过的，

她便在该河的上游挖掘河道，从而使河道弯曲，以致这条河竟三次流经同一个村落，这个村落在亚述，名叫阿德里卡。时至今日，从我们的海[276]前往巴比伦去的人，他们在顺着幼发拉底河向下航行的时候，在三天当中每天都要途经同一个村落。

［3］完成这项工程之后，还在幼发拉底河的两岸修筑了极高、极厚的堤防。［4］在巴比伦上方很远紧挨着河流的地方，挖掘了一个人工湖，处处都要挖掘到有水渗出的深度，湖面也相当宽阔，周长达到420斯塔狄亚[277]。［5］从人工湖挖掘出来的土方则用来修筑两岸的河堤。挖掘土方的工程告竣之时，石料也运来了，再用这些石头把这个人工湖的四周堤岸砌起来。［6］河道的改道，人工湖的开掘，这两件事完成之后，由于多处河道开掘，水流比以前和缓了，于是，前往巴比伦的航路就变得蜿蜒曲折；而且，在航程行将结束的时候，还必须绕行人工湖一周，兜一个大圈子。［7］所有这些工程的地点都是在巴比伦城有对外的通道的那一面，即有最直接通向米底的道路的那一面。女王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不让米底人和巴比伦人混居到一起，这样也使得米底人无法得知其国内的事情。

186 在尼托克丽斯用挖掘出来的土方加固巴比伦城防的同时，她还在从事另外一项工程，与上面所提及的这些工程相比它不过是附属工程而已。如上所述，巴比伦城原来是被河流从中间一分为二的。在先前的诸王当政的时候，如果有人要从城市的这半边前去那半边，必须乘船。在我看来，这肯定是件很麻烦的事情。因此，在尼托克丽斯开掘人工湖的时候，她就想到利用这个工程立即消除这种交通不便的情况，并使她得以在统治巴比伦的期间留下另一个纪念物。［2］她下令切割大块的石料，在把所需要的石块准备停当的时候，人工湖也开掘完毕了，她就把整个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引入已经挖好的人工湖。这样，人工湖的水一时涨满了，而原先的河道却干涸了。于是她当机立断，首先把城内两岸河堤、码头用砖砌起来，再把河门[278]前面延展至河边的地方也都砌上了砖，这和修筑城墙时砌砖的样式完全相同。在这之后，她用那些已经备好的石料，在尽可能接近城市正中的地方，修筑了一座石桥，石桥所用的石料则是用铁和铅接合到一起的。［3］白天的时候，在桥墩和桥墩之间，安放着方形的木块，使居民可以从上面过河；但是到了夜里，木块被撤去，以免人们在夜幕之中过来过去，相互劫掠。［4］当河水注满了人工湖，石桥也已竣工的时候，幼发拉底河的河水又回归它的旧道；这样，迅速变成了湖泊的那块洼地就实现了原定的目的，居民们由于受助于那块洼地，而受益于那座桥梁。

187 就是这同一位女王还谋划出这样的一个非同寻常的诡计。她

在巴比伦城的一座主要城门的上方建造了她自己的陵墓，陵墓的所在地点大大高过路人的头顶，上面镌刻着如下铭文：［2］“今后巴比伦之王，我的任何一位继任者，如果他需要金钱，就让他打开我的陵墓，随心所欲地取走金钱吧。然而，除非他真的需要金钱，否则打开陵墓对他无益。”［3］在大流士来到这个王国之前，从来没有人动过那座陵墓。在大流士看来，如果这座城市的一座大门不能通行，一笔金钱闲置在那里，况且上面的铭文邀他去取，而他又无动于衷，那岂不是一桩咄咄怪事。［4］现在他无法使用这个门的原因，就在于如果他长驱直入穿过这座城门，死尸就必定悬在他的头顶上了。［5］因此，他打开了那座陵墓。但是，他发现里面并没有金钱，只有一具尸体，还写着这样一段文字：“假如你不是那种对金钱贪得无厌，而且取得金钱时又是不择手段的人，你是不会打开死者的棺材的。”[279]

188 居鲁士出征的目标就是这位尼托克丽斯的儿子，亚述之王，他的名字和他的父亲拉比涅图斯[280]相同。这位居鲁士大王在每次要兴师作战的时候，总是在国内精心准备所带的必需品，带上自己的牲畜。水也取自流经苏撒的考阿斯皮斯河，以供大王饮用，因为波斯诸王是只饮用这条河[281]的河水的。［2］无论国王走到哪个地方，都有一队骡子拉的四轮车跟随左右，车上装载着银坛，里面装着已经煮沸过的考阿斯皮斯河水以备用，这些车辆随国王从一个地方辗转到另一个地方。

189 居鲁士在出征巴比伦途中，抵达金德斯河[282]岸边。这条河发源于玛提恩尼山，穿过达尔达尼亚人的境域，汇入底格里斯河。底格里斯河在与金德斯河汇合之后，流经奥皮斯城，注入红海。居鲁士抵达之时，如要过河则只有乘船横渡；这时，在随他出征的神圣的白马中，有一匹神气十足、异常勇猛的马跃入河里，试图涉水而过，但是这匹马被水流困住并且卷走，溺死在深水里了。［2］居鲁士对于这条河流的粗暴肆虐颇感震怒，他威胁说，他要击垮这条河流的威力，在将来即使是妇女也能够在水不没膝的情况下，轻而易举地蹚过河。［3］于是他推迟了进攻巴比伦的时间，把他的军队分成两部分，用绳索分别从金德斯河的两岸各标出180道沟渠的记号，沟渠的方向从河流两侧向外伸展。这样，居鲁士的军队就开始挖掘沟渠，有些在河这边，有些在河那边。［4］众将士齐心协力，使居鲁士对河流所发的豪言壮语变成了现实。但是，居鲁士不得不由此而耗费了整整一个夏季的时光。

190 这样，居鲁士通过挖掘360道泄水沟渠，对金德斯河发泄了怒火。翌年春季伊始，他就向巴比伦发起进攻了。巴比伦人开赴城

外，严阵以待。在离城不远的地方，双方交战。在这次交锋中，巴比伦人被波斯国王击败，他们随后退守城里。［2］他们关闭城门，就没有把居鲁士的围攻当回事了。原来，他们已经储存了可食用多年的粮食，以准备应付居鲁士的攻击；因为他们看到，居鲁士相继征服了一个又一个民族，并且相信他决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最后终将有轮到来征伐他们巴比伦人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居鲁士的攻城行动依然一筹莫展。现在，他确实感到无计可施了。[283]

191 这时，不知是有人向他献计，还是他自己琢磨出的计谋，他采取了这样的行动：［2］他部署一支军队驻扎在河流入城的那个地方，安排另一支军队驻扎在城市背面河流出城的地方，并且命令这些军队，一旦看到幼发拉底河的河道水位下降到可以徒步涉水，就立刻顺着河道攻入城内。这之后，他便亲率他的军队中的非作战人员撤离了这里，前往尼托克丽斯为幼发拉底河挖掘的那个人工湖。［3］他在那里完全效仿巴比伦女王尼托克丽斯先前的做法：用一道壕沟把幼发拉底河疏导入当时已变成一片沼泽地的人工湖里去，结果河水水位竟下落到可以徒步而过的深度。

［4］于是，那些留驻在巴比伦城河边待命的军队，就从幼发拉底河的河道进入了这座城市，那时河水水位已落到大约没膝的深度。［5］如果巴比伦人预先得知居鲁士的意图所在，或者说如果他们注意到自己危险临头的话，他们本来可以不把波斯人放进城来，使敌人在河道中遭受重创。因为他们可以关闭所有临河的城门，然后登上河道两岸的城墙，居高临下，擒获入侵者如同瓮中捉鳖。［6］然而事实上，波斯人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就这样夺取了城市。由于巴比伦城区的面积广大，城区外部已被攻陷许久，城区中部的居民（如巴比伦城的居民所说）对此却全然不知；因为那时他们正在举办庆节，还在尽情跳舞，纵酒狂欢，直到他们确切得知巴比伦城已被攻克。以上就是巴比伦第一次被攻克的情况。[284]

192 我可以列举许多事实来证明巴比伦人的富强，下面的这一点尤其值得一提。波斯人所统治的全部领土，除了缴纳固定数额的贡金以外，还被划分为若干区域，它们必须在一年的不同时节为大王和他的军队提供粮食。在一年的12个月当中，仅巴比伦一个地方就供应4个月，亚细亚的其他地方供应8个月。［2］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在财力方面，亚述相当于整个亚细亚的三分之一。

在所有波斯行省的首府，即波斯人所谓的“萨特拉皮亚”[285]当中，这个地方的行政机构的规模要比其他地方的大得多。当阿塔巴佐斯之子特里坦泰克麦斯奉大王之命统治这个地方时，他每天的收入达到1阿尔塔巴的白银。［3］阿尔塔巴是1种波斯的容量单位，它比1

阿提卡麦斗还要多3个阿提卡科尼克斯。[286]在他私人蓄养的马群里，除了战马之外，还有800匹种马和1.6万匹牝马，即每一匹种马配20匹牝马。［4］此外，他还豢养了如此多的印度犬[287]，以致平原上的四个大村庄，其村民由于为这些印度犬提供食物，而被豁免了其他一切贡赋。

193 可是，亚述地区降雨稀少。这些雨水仅够谷物生根发芽，之后谷物成长和抽穗所需要的水分则要靠汲取河水来灌溉了。这里的情况和埃及不同，河水并不是自行泛滥到谷田里的，而是人们用手，或是借用机械[288]把水浇灌到田里去的。［2］整个巴比伦地区，和埃及一样，都是沟渠纵横交错的。其中最大的一条渠道，就是向着冬季日出的那个方向流去的那条，是可以行船的，它从幼发拉底河起始到另外一条河，即被称为底格里斯的河，从前尼尼微这个城市就是坐落在底格里斯河畔的。在我们所知道的地方当中，这片土地所种植的谷物要远比其他地方丰产。［3］事实上，这个地方虽然不以种植无花果、橄榄、葡萄或任何其他种类的树木见长，但是种植谷物却可以达到如此高的产量，一般情况可达到种子的200倍，最好的收成，可达种子的300倍。这里小麦和大麦的叶片常常有四指宽。［4］至于黍子和芝麻，虽然我对它们了如指掌，但我不必说出它们长得有多高了；因为我知道，对于那些从未亲自到过这里的人们来说，我所记载的关于巴比伦尼亚的谷物丰产的情况，肯定是难以置信的。芝麻油是他们所使用的唯一的一种油。在整个平原地带，生长着大量的枣椰子树，其中大多数都结果实，人们就可以用这些果实来制作面包，制作酒和蜜。［5］他们栽培这种树如同栽培无花果树一样，其中包括这一点，即当地人把希腊人所说的枣椰子雄性果实系到结果的枣椰子树的树枝上，这样瘿蝇[289]就会钻到枣椰子果实里面去，使枣椰子成熟，以免枣椰子的果实脱落下来。雄性枣椰子树，同野生的无花果树一样，通常是没有瘿蝇寄生在它们的果实里面的。

194 现在我就来说说除了巴比伦城市本身之外，我在那个地方所看到的最令人诧异的奇迹。顺河而下前往巴比伦的船只都是圆形的，并且都是用皮革做的。［2］船只的骨架用柳木制成，它们是从亚述上方的亚美尼亚人的地方采伐而来，在柳木船体的外面再蒙上一层皮革，这样船只的建造就算完成。这种船既没有船头也没有船尾，船身圆圆的，就像盾牌一样。然后他们再把船内铺满麦秸，把他们的货物放置到船上，这样船只就可以顺流而下了。运载的货物主要是酒，酒是装在用枣椰子木制成的酒桶里。［3］这种船由两人站立在里面驾驭，两个人各持着一只桨，一个人牵引，一个人推进。船只大小不等，有的大，有的小；最大船只可以装载重达5000塔连特[290]的货物。每艘船上都有一头毛驴，大船上的毛驴还不止一头。［4］他们

在驾船抵达巴比伦以后，把船上的货物卸下来出售；然后他们把船只拆开，卖掉船里的麦秸和船身的骨架，再让驴驮载着皮革，踏上返回亚美尼亚的归途。［5］河水湍急，船只无法逆流而上。正因如此，他们才用皮革而不用木料来造船。他们在赶着自己的驴返回亚美尼亚以后，再用同样的方法建造下一次的航行用的新船。

195 巴比伦人所穿的服装，里面是一件长度达到脚面的亚麻布内衣，在这件内衣外面穿着另一件羊毛的内衣，在这外面再罩上一件白色的短外衣。他们所穿的鞋是本地特有的一种样式，类似于波奥提亚人的鞋。他们都留着长发，头上裹着头巾，全身都涂香料。［2］每个男人都带着一枚印章和一只手杖，杖头雕刻成一个苹果、一朵玫瑰、一朵百合、一只鹰或是诸如此类的东西；因为他们的习俗是绝不使用没有装饰的手杖的。

196 现在我要说说他们的风俗习惯。依我所见，在这些风俗习惯当中，下面这种习俗是最聪明的（听说恩涅提人[291]当中的伊利里亚部落也有同样的习俗）。每个村落每年都要举行这样一次活动：所有达到结婚年龄的姑娘们都被召集到一个地方，同时男子则在她们的外面围成一个圆圈。［2］然后，由一位主持人把这些姑娘一个接一个地喊出来，再把她们依次拍卖。他是从姿容最美丽的那个姑娘开始售起的。他把这个姑娘出售，得到一笔数目不小的现款之后，再依次出售那第二美丽的姑娘。所有这些姑娘都是被买去做合法妻子的。巴比伦人当中的那些想娶妻的富家子弟，竞相抬高价钱以求得到最美丽的姑娘，而那些想娶妻的普通人，他们不大在意美丽与否，迎娶那些相貌平平但带着嫁妆的姑娘。［3］因为按照他们的习俗，主持人在把所有美丽的姑娘出售完毕后，他就把那最不美貌的姑娘—也说不准是一位跛足的姑娘—叫出来，把她向男子们推荐，询问他们之中有谁肯出最少的奁金而娶她；这位姑娘最终就嫁给那位出最少奁金的男人，出售美丽的姑娘所得款项用来置办丑姑娘的嫁妆。这样，美丽的姑娘就支付了丑姑娘奁金。［4］任何人都不得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她自己选定的男子，任何人如果他不是诚心诚意地保证把他买到的姑娘做自己的妻子，他是不能把她带走的。可是，如果他们不同意结为夫妻，就要把付出的钱退还。只要愿意，人们甚至可以从其他村落到这里来购买姑娘。［5］这是他们的风俗中最贤明的一点，但是如今这个风俗已经废止了。最近他们找到了一个非常独特的办法，（以使他们的姑娘免遭虐待，也不至于造成他们骨肉分离而被带到其他城市，）[292]就是让他们的女儿充当妓女。现在，普通民众当中所有的穷人家的女儿，都从事妓女的行当。究其原因，就在于巴比伦被征服，他们受到主人的虐待，家庭也趋于败落。[293]

197 依我看来，下面这个风俗，是仅次于我刚刚所称颂的那个风俗的另一个贤明之俗了。他们没有专门的医生，然而当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们把他带到广场上去；路人来到他跟前，如果他们曾经和病人得过同样的病，或是知道别人得过同样病的，就来向他提出建议，向他推荐曾经治愈自己的病或是他们知道治愈别人的病的办法。任何人都不得默默地从病人身旁走过，而不去询问他所得的是什么病。

198 他们把死者尸体浸在蜂蜜里，[294]他们的葬仪类似于埃及人的葬仪。一个巴比伦人和他的妻子行房事之后，夫妻二人便分坐于香炉两旁，焚香对坐。他们在破晓的时候去沐浴。他们在沐浴之前，是绝不触摸任何容器的。阿拉伯人也遵守着同样的习俗。

199[295]巴比伦人有一个最可耻的习俗，就是出生在那里的每一位妇女，在她的一生之中必须有一次到阿佛洛狄忒的神庙里去，坐在那里，并在那里和一个陌生男子交媾。许多有钱的妇女，她们自视甚高，不屑于和其他妇女混杂在一起，就乘坐带围帘的马车前去神庙，她们身后还跟着大群仆从，簇拥在车旁。［2］但是大多数妇女头戴花环，坐在神庙的圣域内。这里总是有大批来来往往的妇女。在这些妇女中间的条条通道，都是用绳索加以标识的，而那些陌生男人就沿着这些通路行走，作出他们的选择。［3］一位妇女一旦选定座位，那么在一个陌生男人把一枚银币丢向她的膝部并带她到圣域外面交媾之前，她是不能回家的。当他丢钱的时候，他这样说："我以米莉塔女神的名义来召唤你。"（亚述人称阿佛洛狄忒为米莉塔。）［4］银币无论大小都没关系。妇女对此是不能拒绝的，否则就是违背律法的，因为一旦这样丢下钱币就是神圣的了。这位妇女随第一个向她丢钱的男子一同出去，并且不得拒绝他。当她和这位男子交媾以后，就这样献身于女神，她就可以回家去了。从这时起，不管你再出多少钱，也不能得到她了。［5］因此，那些颀长美貌的女子很快就可以回家；但是那些丑女则不得不等待很长时间，才能履行律法的规定。有些女子甚至在圣域内等上三四年。在塞浦路斯的某些地方，也有酷似巴比伦人的风俗。[296]

200 巴比伦人的风俗大致说来就是这样。他们中间有三个部落的人以鱼类为食，不吃任何其他东西。他们把捕捞起来的鱼在阳光下晒干；然后，他们又把干鱼放到石臼里捣碎，再用麻布筛子筛过。有的人喜欢用这种东西烹制成鱼肉糕，有的人则喜欢把它们烧成鱼肉面包之类的食物。

201 居鲁士在成功降服了巴比伦人之后，他又想把马萨革泰人收归自己的统治之下。据说，这时的马萨革泰人是一个强大而好战的民族，他们居住在东方，朝向日出的方向，在阿拉克塞斯河以外，和伊

塞冬斯人相对的地方。[297]许多人认为他们是属于斯基泰族的。

202 至于阿拉克塞斯河，有人说它比伊斯特河[298]大，有人说它比伊斯特河小。在这条河中间有许多岛屿，据说其中有许多个和列斯堡岛大小相当。这些岛上的居民在夏季靠食用各种植物的根类生活，它们都是从地里挖出来的。他们在适宜的季节从树上摘下各种成熟的果子，储存起来以备冬季食用。［2］除了他们采集过冬果子的那些树木之外，他们那里还有一种结出非常奇特的果实的树木。当他们在一起集会的时候，他们就把这样的一些果实抛到他们所围坐的火堆中，他们闻到果实燃烧时烟雾[299]的香味，便立即处于陶醉状态，和希腊人醉酒时的情况一样。等他们把更多的果子抛到火堆中，他们醉意更浓，常常一跃而起，开始舞蹈和歌唱。我所听到的关于这个民族的情况就是这些了。

［3］阿拉克塞斯河，和那条被居鲁士排泄到360条壕沟里面去的金德斯河一样，也是发源于玛提恩尼人境内的。阿拉克塞斯河有40个河口，这些河口当中，除了一个河口，其余的都流入沼泽和湿地。据说居住在这些沼泽和湿地地带的人们是一个以生鱼为食的种族，他们的衣服是用海豹皮制成的。［4］这条河的另一个河口则是顺着畅通无阻的河道流入里海的。[300]

203 里海是一个独立的海，与其他的海不相通。[301]无论是希腊人经常出入的海域，那些被称为阿特兰提斯的、赫拉克勒斯柱[302]之外的海，还是红海，所有这些海域都属于同一个海。但里海却是一个独立的海。它的长度如乘船要划行15天，它的最宽处则要划行8天。[303]沿着它的西岸坐落着众山之中最高大、最广阔的高加索山脉。在山区居住着许多各种各样的部落，他们当中的大多数是完全靠食用森林中的野果过活的。[304]［2］据说在这些森林中生长着一种树，居民把它的树叶捣烂冲水之后，把它当作颜料，他们用这种颜料把各种动物图案绘制到服装上。这样染上去的图案的颜色经久不褪；它好像是一开始就织入毛料里面去似的，颜色的耐久性和衣服是一样的。这些民族据说就像牲畜那样，是公开地进行性交的。

204 我已经说过，在里海的西侧分布着高加索山脉，在它的东面，则是一片广阔的平原。这片平原一望无际，其大部分被居鲁士现在很想征讨的那些马萨革泰人占据着。［2］许多强力动因使他作出这样的抉择，激励着他这样做；特别是他的出生，他觉得这件事似乎证明他并非凡人，其次是他在先前战争中好运不断，在那些战争中，他总是会发现，无论他兴师出征哪个地方，那里的人民就一定沦为他的臣民。

205 这时，马萨革泰人的统治者是位名叫托米莉斯的女王，她是在前国王即其丈夫去世后登上王位的。居鲁士派遣使者到她那里去，使者奉命代他向女王求婚，假装说想娶她为妻。可是，托米莉斯心里清楚，居鲁士想要的是她的王国，而非她本人，因而不许使者前来觐见。［２］居鲁士看到他的计谋未能得逞，就驱兵进抵阿拉克塞斯河，公开地表示他决意要攻打马萨革泰人。他着手在河上架桥，以使他的军队可以跨过此河；同时他还在渡河用的船只上修造了塔楼。

206 当波斯国王忙于这些事务的时候，托米莉斯派遣一名使者来到他这里，说："波斯人的国王啊，中止你正在做的这件事吧，因为你无法知道你做完这件事是否真的会对你有利。你和平地治理你自己的王国，你该知足了，让我们自己治理我们的领土吧。但是，我知道，你不会听从这个忠告，因为你是最不愿意和平安静地待着的。你既然来了，如果你非常想与马萨革泰人兵戎相见的话，那就不必再劳民伤财去架桥了。请允许我们从阿拉克塞斯河沿岸后退三日的路程，然后你再率领你的军队渡河进入我们的国境；或者，如果你更愿意在你的河岸那边与我们交战的话，那也请你们撤退同样的距离吧。"

居鲁士收到托米莉斯的这封来信后，就把波斯人的首领们召集起来，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他们，要求他们建言献计，告诉他应当如何应对。所有的人都一致赞同让托米莉斯渡河过来，在波斯人的领土上和她作战。

207 但是，出席这次会议的吕底亚人克洛伊索斯却不同意这个意见。于是他起来陈述了相反的意见，他说："国王啊，我以前曾经向你承诺，既然宙斯把我交到你的手上，那我就要竭尽全力以使王家远离任何危险。我自己亲身经历的痛苦和灾祸，我所得到的教训告诉我，危险已经迫在眉睫了。［２］如果你认为自己并非凡人，你的军队也是天兵下凡的话，那么你无疑可以对我的忠告置之不理。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凡人，你无非是一个凡人的统治者，那么你首先要牢记在心头的是，人间万象都是在车轮上循环转动的，这种运转是决不允许同一个人一辈子都交好运的。［３］至于目前这件需要处理的事情，我的意见是和你的其他幕僚的看法截然不同的。因为一旦你同意你的敌人进入你的国土，你想想要冒着多大的危险啊！一旦兵败，你就会失去整个帝国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马萨革泰人获得胜利，他们是不会撤兵回国的，而是要向你的帝国的各个行省进军。［４］如果是你赢得了胜利，那么，你的战果就远远小于你渡河作战获胜的战果，因为渡河之后，你可以乘胜追击。同样，如果他们在你自己的领土上把你击败了，他们也会因为你的损失而取得赫赫战果的。如果你能在河对岸把托米莉斯的军队击溃，那你立刻就可以推进到她的帝

国的心脏地带了。［5］而且，对于冈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而言，从一个妇人面前退却，把自己的领土拱手相让，这难道不是奇耻大辱吗？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因此，我的建议是，我们要渡过阿拉克塞斯河，他们退到哪里，我们就推进到哪里；然后设法用计来制服他们。［6］我听说，马萨革泰人未曾见过波斯人奢华的生活用品，也从未品尝过人间最好的美味佳肴。因此，让我们在自己的营地里给他们准备盛宴，多宰杀些羊也在所不惜，在酒杯里斟满上等的美酒，各式各样的盘子里摆上佳肴。［7］然后，把我们当中最没有战斗力的部分军队留下，我们退回河对岸。不出我的所料，他们看到摆放在那里的美好东西，就一定会忘掉一切而狼吞虎咽，开怀畅饮的。那时我们就将建功立业了。”

208 居鲁士面对摆在眼前两个相反的计划，他改变了此前的想法，愿意采纳克洛伊索斯所提出的建议。他这样答复托米莉斯，说要她向后撤退，他将渡河作战。于是，托米莉斯按她先前的约定向后撤退了。而居鲁士则把他的儿子冈比西斯（他已经被指定为居鲁士的王位继承人）托付给克洛伊索斯，严令冈比西斯尊敬克洛伊索斯；即使他渡河攻打马萨革泰人没有取得成功，也要厚待克洛伊索斯。居鲁士下令把他们二人送回波斯后，就率军渡河向对岸挺进了。

209 居鲁士在渡河之后的第一天夜里，他睡在马萨革泰人的领土上，做了一个梦。睡梦中他好像看见海斯塔斯皮斯的长子，肩膀长出了翅膀，他用一只翅膀遮住了亚细亚，用另一只翅膀遮住了欧罗巴。［2］阿尔萨美斯的儿子海斯塔斯皮斯，属于阿赫明尼斯族，他的长子大流士那时也不过20岁左右；由于他还不到冲锋陷阵的年龄，就留在波斯了。［3］居鲁士从睡梦中醒来后，他把梦中的情形回想了一下，觉得这对于他来说可不是件无足轻重的事。因此，他派人去把海斯塔斯皮斯召来，把他叫到一边，问他说：“海斯塔斯皮斯，有人发现你的儿子正在密谋反对我，想僭取我的王位。我要告诉你，我是如何确切知道这件事情的。［4］诸神都在关照着我的安全，因此，如果有任何危险，他们都会预先告知我的。昨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梦见你的长子的肩膀上长出了翅膀，他用一只翅膀遮住了亚细亚，用另一只翅膀遮住了欧罗巴。［5］从这一点我可以断定，他毫无疑问正在密谋反对我了。我命你立即返回波斯，并且要在我征服马萨革泰人胜利归来的时候，一定要设法把你的儿子带到我的面前来，我要就这件事讯问他。”

210 居鲁士这样说，是因为他相信大流士正在密谋反对他。但是他并没有领悟到这个梦的真正寓意。神的意思是预先警告居鲁士，他本人将要在那个时候死在那个地方，而王国最后将由大流士来继承。

［2］海斯塔斯皮斯是这样答复居鲁士的，他说：“国王，上苍是绝不容许任何活着的波斯人密谋反对你的！如果真的有这样一个人，那就让他快快地死掉吧！因为是你看到波斯人受人奴役，而使他们获得了自由；是你看到波斯人是别人的臣民，而使他们变成了天下各民族的主人。［3］假如有一个梦告诉你说我的儿子正在密谋反对你，那我就把他交给你，一切听凭你的发落。”海斯塔斯皮斯作出这样回答之后，再一次渡过阿拉克塞斯河，匆匆赶回波斯，把他的儿子大流士监视起来。

211 与此同时，居鲁士从阿拉克塞斯河的河岸已经向前推进了一日的路程，他是按照克洛伊索斯的意见做的。［2］他把自己军队中战斗力最差的那一部分留在营地上，带着自己的精锐部队返回阿拉克塞斯河。不久之后，马萨革泰人的一支军队，数量相当于他们全军的三分之一，在托米莉斯女王的儿子斯巴伽皮塞斯[305]的统率下，前来进攻居鲁士留守营盘的那些军队，并在后者抵抗的时候将他们悉数杀死。随后，当他们看到准备好的盛宴时，就坐下来开始大吃大喝。他们在酒足饭饱之后，倒头就睡。［3］这时，居鲁士率领波斯人来到这里，杀死许多马萨革泰人，更多的人成了俘虏，其中包括斯巴伽皮塞斯。

212 当托米莉斯听到她的儿子及其军队的遭遇时，她便遣派了一名使者到居鲁士那里去，对这位征服者说：［2］“嗜杀成性的居鲁士啊，不要为你那卑鄙的胜利而沾沾自喜了：葡萄汁酿的酒—这种东西，你们喝下它就会失去理智；这种东西下了肚，还会使你们的狂言恶语破口而出—你们正是用这种毒物陷害了我的孩子，从而制服了他，而不是在公平而公开的交战中击败了他。［3］现在你听从我的忠告，相信这对你是有益的。把我的儿子送还给我，平平安安地离开这块国土。你既然已经击溃了马萨革泰人的三分之一的军队，也就见好就收吧。如果你不肯听从我的忠告，那我作为马萨革泰人的主人，我对太阳起誓，不管你是多么嗜血如狂，我也会叫你喝个够的！”

213 居鲁士对于这番话置若罔闻；至于托米莉斯女王的儿子斯巴伽皮塞斯，在酒醒之后，知道自己处境悲惨，于是请求居鲁士给他松绑。然后，他的请求得到恩准，但是当枷锁被解除，斯巴伽皮塞斯的双手刚刚得到自由，他就自杀了。

214 托米莉斯发现居鲁士根本就不理会她的劝告，就把本国的全部军队集结起来，以抗击居鲁士。根据我的估计，这次战役，在异族人之间迄今所进行的所有战争中，可以说是打得最惨烈的一次了。我了解有关战争的情况是这样的。［2］战斗一开始，他们双方的军队对峙着，弓弩手相互对射；接着，在他们的箭全都射完以后，双方猛

冲上来用枪、剑之类的武器进行了殊死的搏杀。他们就这样持续厮杀了很长一段时间，任何一方都不肯退却。最后是马萨革泰人取得了胜利。［３］波斯军队的大多数将士都战死在那里，居鲁士本人也在执政二十九年后，在这次战役中阵亡了。

［４］人们奉女王之命在波斯阵亡者的尸体中间寻找居鲁士的尸体；在找到之后，托米莉斯割下他的首级，把他的首级浸泡在她那只盛满人血的皮囊里；她一边蹂躏居鲁士的尸体，一边说："我现在还活着，并且在战斗中击败了你，可是我也被你打垮了，因为你设下奸计掳走了我的儿子；然而我仍想兑现我威吓过你的诺言，把你的头用人血浸泡起来，让你喝个够！"关于居鲁士的死，的确是有多种说法，[306]我只叙述其中这一种，因为我认为这种说法是最可信的。

215 马萨革泰人的服装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斯基泰人颇为相似。他们既善于骑战，也善于步战，两种作战方式都运用得很娴熟；他们还使用弓弩和长枪，但是他们最喜欢使用战斧。他们的武器装备不是黄金的，就是青铜的；他们的枪头、箭头和战斧全都是用青铜制造的，头饰、腰带、胸甲上面的东西则都是用黄金制造的。［２］同样，他们给自己坐骑的胸部戴上青铜的胸甲；马勒、马衔和颈甲则是用黄金制成的。他们不使用铁和银，因为他们境内根本没有这些金属，但是他们有丰富的青铜和黄金。[307]

216 他们有这样一些风俗习惯：他们的每个男人只娶一个妻子，但是所有的妻子是共有的。这原本是马萨革泰人的风俗，而不是像希腊人误传的那样，是斯基泰人的风俗；马萨革泰的男人想和一位女子性交时，就在这位女子乘坐的车前挂上一个箭袋，然后他就可以和她性交，不会受到任何干涉的。［２］这个民族的人们的寿命并非正常死亡的年龄；但是，如果一个人年纪很大了，那么他的全体族人就会集合到一起，把他杀死献祭。献祭的同时也有家畜和他一同被宰杀。献祭之后，他们用人畜骨肉大张饮宴，［３］在他们看来，一个人这样结束生命乃是最幸福的；如果一个人是病死的，他们是不会吃掉他的，而是把他埋到土里；如果一个人没有活到被杀死献祭的时候，他们会为他的这种不幸而叹惜。他们不种任何谷物，以家畜和鱼类为生，阿拉克塞斯河里的鱼类是很丰富的。［４］牛奶是他们的主要饮用品。他们崇拜唯一的神就是太阳神，马是献给太阳的牺牲。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只有万物中间最快的马才能配得上诸神中间最快的太阳。

---

[1] 希罗多德的著作，在希腊化时代被亚历山大里亚的学者分为九卷，每一卷分别以一位缪斯（Muses，共九位）女神命名。克丽奥（Clio，Κλειώ）乃是宙斯与记忆女神所生，最初是司勇士歌的缪斯，在古典时代被认为是司历史的女神，

其标志是一卷纸草或兽皮纸。本书的注释，凡未注明者，皆为译者根据相关研究成果所作；译自罗林森之英译本（Francis R. B. Godolphin ed., *The Greek Historians*, translated by George Rawlinson, 2 Vols., New York, 1942，第一卷，第1—563页；以下简作“罗译本”）的，注明为“罗译本注”；译自哥德利之希腊语英语对照译本的，则注明为“哥译本注”。

[2] 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Aristotle, *Rhetoric*, III. 9）中提到该著作时，称其作者为“图里伊人希罗多德”。

[3] 在希罗多德时代，希腊文的“历史”（ἱστορίη，historia）一词，意为“调查”“探究”，和哲学（φιλοσοφία，philosophia，意为“爱智慧”）的本意相近。希罗多德以此作为他的著作的题目，是十分确当的。到古典时代后期，人们才开始把他调查研究的成果称为“历史”。

[4] 关于“异族人”的原意，参阅序言第34页。

[5] 本书正文中阿拉伯数字为传统章次（与古希腊原文分章一致），章下节次以带方括号的数字表示，所有的第一节都予以省略。学者们在援引该著作时，通常分别用罗马数字和阿拉伯数字表示卷次和传统章节。需要说明的是，有少数较短的章没有分节；有少数较长的章，按希腊原文先分为[α]、[β]、[γ]、[δ]、[ε]、[ζ]、[η]、[θ]等，再以方括号数字分段。

[6] 即“红海”，但不是指今天的红海，而是指波斯湾及其附近的水域。—哥译本注

[7] “地中海”（Mediterranean），源自拉丁语，由“*medius*”（middle）和“*terra*”（earth）合成。

[8] 腓尼基人说，伊奥与一船主相爱，并且怀有身孕，怕父母知悉，便乘船私奔。

[9] 罗译本这句话在I. 1。

[10] 据荷马史诗所说，宙斯（Zeus）化形为公牛将欧罗巴（卡德摩斯的妹妹）携至克里特，生三子，米诺斯（Minos）为其长子。

[11] 战船是长船，当时的商船通常是圆形的。

[12] 指传说中伊阿宋（Jason）和“阿尔戈号”（Argo）诸英雄远征，寻取金羊毛的故事。

[13] Alexanderos，普里阿摩斯（Priamos）之子，荷马史诗作帕里斯（Paris）。

[14] 海伦为古代米诺斯的植物神，伯罗奔尼撒的丰产和光明之神；在后来的传说中，海伦为宙斯之女，斯巴达王后，以非凡的美貌而著称于世。在荷马的诗中，特洛伊王子帕里斯拐走海伦，遂引发特洛伊战争；帕里斯死后，海伦改嫁其弟戴佛布斯（Deiphobus）；而另一神话说，被帕里斯带走的只是海伦的幻像，真海伦被赫尔墨斯带到埃及隐藏起来；在斯特希科鲁斯（Stesichorus，约公元前640

—前555年）的诗中，海伦始终在埃及而未至腓尼基，希罗多德和欧里庇德斯（Euripides）皆从此说。

[15] 雅典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在《阿卡奈人》（Aristophanes, *Acharnaeans*）中，机智地模仿希罗多德《历史》的开篇。

[16] 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波斯人”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狭义的波斯人指波斯本族人；广义的波斯人是指波斯帝国统治下的各个民族，即包括埃及在内的所有“亚细亚”的所有居民；甚至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在波斯入侵希腊之时，包括亚细亚和欧罗巴的希腊人在内的军队统称为“波斯人”或者“异族人”的军队。因此，在波斯人看来，希腊人发动远征特洛伊的战争，就是侵略了他们的“领土”。

[17] 历史上的特洛伊战争，近代以来学者们有许多研究成果。关于战争的具体年代，有数十种说法。美国学者C. W. 布勒根综合考古学证据，认为特洛伊城陷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240年。有关问题的讨论参阅徐松岩：《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若干问题》，《世界历史》，2002年第2期。

[18] 修昔底德在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I. 10）中讨论迈锡尼的势力时，也有类似的看法。该书中译本参阅徐松岩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以下简作“修昔底德”。

[19] 克洛伊索斯（Croesus），吕底亚国王，公元前560—前546年在位；一说公元前563—前549年在位。

[20] 今名Kisil Inamak，发源地与幼发拉底河相近，西流折北入黑海。参阅地图二。

[21] 希罗多德这里的叙利亚系指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称这里的居民为叙利亚人或卡帕多西亚的叙利亚人。希罗多德认为，叙利亚其实就是亚述，叙利亚人就是亚述人。

[22] Exine Sea，即黑海。

[23] 金麦里亚人（Cimmerians）的起源等问题在历史学和考古学上均悬而未决。

[24] Jardanus，或作Iardanus。

[25] 希罗多德在II. 142指出，100年相当于三代，即每一代约为33.3年。在这里每一代平均约为23年。希氏在此并非精确计算，只是想陈述一些事实。

[26] 修昔底德（I. 6）就此把希腊人和异族人加以对比。

[27] 罗译本这句话在I. 10。

[28] 关于希罗多德笔下妇女的地位和婚姻状况，参阅Robert B. Strassler(eds.), *The Landmark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a new translation by Andrea L. Purvis, New York: Anchor Books, Random House Inc., 2009（以下简

作：*The Landmark Herodotus*），Appendix U。

[29] 阿齐洛库斯（Archilochus，公元前714？—前676年），帕洛斯岛诗人。

[30] 德尔斐乃是爱琴海周边地区的主要宗教文化中心，以当地的神谕所和阿波罗神庙而闻名。相传此地有一地隙，直通地心，喷气雾，有一雌蛇怪守护之，后来蛇怪为阿波罗所杀，神谕圣地遂归阿波罗。

[31] Pythia，在希腊最著名的神谕所德尔斐发布神谕的女预言家，她们常常被称为“皮西亚”。参阅*The Landmark Herodotus*, Appendix P。

[32] 哥译本把这句话放在I. 14的开头。

[33] 古代西亚和希腊世界的重量和货币单位，按巴比伦制，1塔连特约合30.3千克；按阿提卡–优波亚制，1塔连特约合25.86千克；按埃吉那制，1塔连特约合37.8千克。关于希罗多德著作所涉及的度量衡，参阅*The Landmark Herodotus*, Appendix J, 11–13, 20。

[34] 希腊的许多城邦在德尔斐的神庙圣域内都有分配给它们的专门的“宝库”，而他们奉献的东西就保存在里面。

[35] Periandros，科林斯的僭主（公元前655—前625年在位）。

[36] 哥译本的这一节在I. 15。

[37] 参阅I. 6，103，105–106；IV. 11–12。金麦里亚人大约在公元前714年首次见于亚述和巴比伦文献中，其后相关记载多次出现。约公元前600年，他们在被阿尔亚特斯击败后，从史料中消失。

[38] 公元前629—前617年。J. 鲍德曼等主编：《剑桥古代史》第四卷（John Boardman, N. G. L. Hammond, D. M. Lewis, M. Ostwal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4: Persia, Greece and the Western Mediterranean, c.525 to 479 B. C.,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认为其在位时间6年（公元前615—前610年）。

[39] 罗译本这句话在I. 15。阿尔亚特斯在位时间为公元前617—前560年；《剑桥古代史》（第四卷）认为他在位60年，公元前610—前550年。

[40] 开俄斯（Chios），伊奥尼亚人的岛国。

[41] 米利都附近的一个小城镇或者村庄。—哥译本注

[42] Periander，科林斯的僭主，约公元前627—前587年在位，希腊“七贤”之一。

[43] 岛屿，今希腊莱斯沃斯岛。

[44] 列斯堡岛上有六个城邦，麦提姆那为其中之一。

[45] 位于拉哥尼亚最南端的海角。

[46] 即酒神颂歌。Dithyrambos乃是酒神巴库斯·狄奥尼索斯之别称。在古代，不但希罗多德，而且亚里士多德、赫拉尼库斯（Hellanicus）、狄凯阿库斯（Dicaearchus），都认为是阿里昂首创狄泰兰波斯之歌，品达也曾暗示它首创于科林斯。也许，最合理的结论是：阿里昂不是狄泰兰波斯之歌的首创者，而只是对其做了一些改进。—Dithyramb由一人领唱，一队饮酒狂欢者跟唱。据认为，通过阿里昂的改进，使它更适于多利斯式的合唱体制，变成了由演员对唱，并用竖琴代替笛子作为伴奏乐器。演唱时，由50名男人或男童组成的合唱队，围绕着祭坛载歌载舞。

[47] 近代意义的公海（open sea；high seas）系指“不受任何国家权力支配，各国共同使用的海域”，古代尚无这样的观念。这里所谓“公海”，系指离海岸比较远的开阔海域。

[48] 奥尔肖斯之歌（ὄρθιος νόμος），阿波罗神的颂歌。

[49] 此处关于海豚的故事也许和人们熟知的刻有英雄骑海豚图案的钱币有关。

[50] 一般认为，克洛伊索斯在位时期为公元前560—前547/前546年。

[51] Artemis，宙斯和勒托的女儿，阿波罗的孪生姐姐，希腊人的月神，狩猎女神。

[52] 约合1300米。斯塔狄亚是长度单位，1斯塔狄亚约为185米。

[53] Bias，希腊“七贤”之一，他的“盛年”大约在公元前570年。希腊人以40岁左右为人一生的“盛年”。

[54] Pittacus，希腊“七贤”之一（公元前650—前570年）。

[55] 英译本这里译为“empire”，来源于希腊文的“ἡγεμονία”（Hêgemonia），汉译似乎不宜译为“帝国”。这时吕底亚是在小亚细亚的西部地区称雄，是这一带的霸主，故译为“霸国”似乎更合乎其原意。

[56] 由于梭伦造访萨迪斯在时间上有困难，因而一般认为这次拜访是虚构的。希罗多德并未提及梭伦立法，也许是由于他对此类事情不感兴趣，而不是有意忽略的。

[57] 埃及法老阿玛西斯在位期间约公元前570—前526年。梭伦大概从雅典乘船去埃及，然后由埃及去塞浦路斯，再由塞浦路斯转去吕底亚。梭伦改革发生在公元前594/前593年。从时间上说，他不可能与克洛伊索斯会面。

[58] 以下梭伦和克洛伊索斯的对话未必实有其事，但是普鲁塔克在其《传记集·梭伦传》（Plutarch, *Lives, Solon*）中所引的梭伦的诗里与这里所展示的财富观正好相和。因此，希氏所记似乎并非完全出自虚构。

[59] 这里英译为“beautiful and good”比较切合原意，前者的美主要指外貌的

美，后者的美主要指内心的美。

[60] 约合8300米。

[61] 哥译本译为“the God”，罗译本译为“the power above us”，译为“上苍”似乎更切合希腊文原意。希氏在这里所提及的“神妒说”，是贯穿其整个著作的一个重要思想。在希罗多德的笔下，神最主要的特征就是爱嫉妒，他在对人事的考察中，得出的道德方面的主要结论也是“神妒说”。当然，“神妒说”并非希氏关于神的看法的全部。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希罗多德这样看待神的天性，因而能够保持平和、愉悦、孩童般的心境。

[62] 希罗多德把阳历一年定为375天。这一错误源于他在两个方面的不准确。首先是每个月按30天来计算。但希腊在引入闰月制以后，月份为29天和30天相间。由此他的第一个数字应为24780天，他算出来有25200天；同样，第二个数字本应为1033天，他算出来为1050天。其次是他把所有的闰月都按30天计算了。

[63] 这个字根据哥译本译出，也可以译为“女子的居室”。

[64] 仪式中都包括有将小猪的鲜血洒到谋杀者的双手上。参阅*The Landmark Herodotus*, p. 22。

[65] Adrastus意为“命中注定的人”“在劫难逃的人”。

[66] 罗译本的这句话在I. 35。

[67] 即灶的保护神和友情的保护神。

[68] 罗译本的这句话在I. 45。

[69] 这是米利都境内一个古老的神谕所，位于迪迪玛，距米利都36.2千米。传说神谕所的建立者是布兰库斯（Branchus），在这里发布神谕的祭司都来自一个祭司家族，因此这个神谕所通常被称为布兰齐代。参阅W. W. 豪和J. 威尔斯：《希罗多德历史注释》（W. W. How and J. Wells, *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2 Vols., Oxford, 1979），第一卷，第72页。以下简作“豪和威尔斯注释本”。

[70] 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希腊人的”和“希腊的”在地理范围上是明显有区别的。这个地方的“Greek”只能译为“希腊人的”。

[71] 参阅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版，2005年重印本，两册；以下简作“王译本”），上册，第21—22页。

[72] palm，掌尺，即一个手掌的宽度或长度。

[73] 约公元前548/前547年。波桑尼阿斯：《希腊纪行》（Pausanias, *Description of Greece*），X. 5.13。以下简作“波桑尼阿斯”。*The Landmark Herodotus*第29页脚注为公元前584年，疑为印刷错误。

[74] 明那（mina），货币和重量单位，1塔连特 ＝ 60明那。

[75] 按每个安佛列尤斯约为9加仑计，其总容量约5000加仑，合22730升。

[76] 这是德尔斐的一个节日，在这一天，所有神像都陈列出来。—哥译本注

[77] 哥译本和王译本这里皆为塞奥多鲁斯（Theodorus）。波桑尼阿斯把铸造青铜的发明归功于萨摩斯人塞奥多列，说他还是个建筑师。

[78] 腕尺，库比特（cubit），古代的一种长度测量单位，相当于从中指指尖到肘的前臂长度。1腕尺约合46.2厘米。

[79] 哥译本这里说这个妇女是“克洛伊索斯的面包师”。

[80] 阿尔戈斯的预言者。他是一位虽预知自己不能生还，但依然敢于去作战的英雄。

[81] 斯塔特尔（stater），一种通用于该地区的金币。1斯塔特尔 = 1/5明那。

[82] 荷马史诗提到皮拉斯基人居住在色雷斯（《伊利亚特》，II. 840；XVII. 301）、阿尔戈斯（《伊利亚特》，II. 684）、克里特（《奥德赛》，XIX. 177）。希罗多德及其以后的作家，都将希腊及地中海地区的前希腊语民族统称为“皮拉斯基人”。

[83] 根据希腊的神话传说，丢开里昂（Deucalium）和妻子皮拉（Pyrrha）是洪水过后仅有的幸存者，他们是人类的始祖。希腊人的名祖希伦（Hellen）就是他们的儿子。

[84] 卡德摩斯人属于希腊–腓尼基族人（他们的名字表明他们是“东方人”），他们在特洛伊战争前占领了后称为波奥提亚的地区。

[85] 马其德尼人（Macedni），意为“身材高大的人”。

[86] 这里提及的希腊人进入伯罗奔尼撒之前迁徙的故事所涉及的地方，均在北希腊。参阅II. 51。—哥译本注

[87] 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Ἑλλήσποντος）即今之达达尼尔海峡。希腊文Ἑλλήσποντος，意为“赫勒的海”，相传阿萨玛斯之女赫勒为摆脱后母伊诺的虐待而出走，途中从所乘的带翼的金毛公羊背上坠下，落入此海峡中溺水身亡，故名。

[88] 即非希腊语。

[89] 哥译本这里译为“皮拉斯基人和其他许多非希腊语民族”。

[90] 即拉栖代梦人和雅典人。

[91] 希腊“七贤”之一。

[92] 哥译本译为“至少让她离开”。

[93] 关于雅典这个时期三股政治势力，即所谓“平原派”“海岸派”和“山地派”的情况，英国学者A. 安德鲁斯做过专门研究。参阅A. 安德鲁斯：《希腊僭主》（A. Andrewes, *The Greek Tyrants*），纽约1963年版，第100—107页。

[94] agora，希腊文“ἀγορά”，英译者通常都译为“market place”，即市场，从字面说也是对的。不过，随着雅典国家的发展，卫城下面这块地方，除集市外，还有战神山议事会、五百人会议议事厅等，实际已具有“市政广场”的功能和含义。

[95] 德莫（demos），阿提卡的村社。雅典历史上不同时期，村社的数目亦有所变化。克里斯提尼改革（公元前508/前507年）以后，每一位雅典公民都以其名字和所出生的村社加以辨别。

[96] 罗译本译为“将近6英尺”，约合1.83米。

[97] 这里就是让菲娅装扮成雅典娜。雅典娜女神是丰产女神、智慧女神、和平劳动的保护者，是雅典人民的保护神。根据神话传说，宙斯吞食了怀孕的妻子，但是胎儿在其头颅中继续生长，赫淮斯托斯用斧把宙斯的头颅劈开，全身披挂的雅典娜出世了。

[98] 这些人被诅咒，是因为他们处置库隆党人而引起的。时任雅典执政官麦加克利斯原本承诺，只要库隆一伙人离开雅典娜神庙圣域，就可以饶恕他们的性命，但他不但违背诺言杀死了他们，而且还有许多人被杀死在攸麦尼德斯（Eumenides，复仇女神）祭坛之上。

[99] 庇西特拉图的长子，后来继位，成为雅典僭主（公元前527—前510年）。

[100] 哥译本这句话在I. 64。庇西特拉图统治时间大致如下：公元前561—前560年第一次成为僭主；公元前559年第一次被逐；同年第二次成为僭主；公元前556年第二次被逐；从公元前546年起，第三次入主雅典，直至公元前527年去世。公元前510年希皮亚斯的僭主政治被废黜。

[101] 参阅修昔底德，III. 104。

[102] 在希腊历史上，有所谓“早期僭主政治”和“后期僭主政治”之分，前者发生在城邦形成时期，其性质、地位和作用与后者有所不同。

[103] 按照当时流行的说法，侵入拉哥尼亚的这支多利斯人是由一对孪生兄弟领导的，这是斯巴达实行双王制的起源。后来一直延续下来，两个国王同时执政。列昂（Leon）在位时间为公元前590—前560年；赫格西克利斯（Hegesicles）在位时间为公元前575—前550年。参阅VI. 52。

[104] 来库古斯究竟是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自古至今一直是有争议的。即使是实有其人，人们对其事迹也所知甚少。希罗多德相关记载的可信度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105] 哥译本译为列奥波特斯（Leobotes）。据说前王去世的时候，新王还没有出生。因而由前王的弟弟来库古斯担任摄政。

[106] Enomotias，意为“盟誓的兄弟伙”，指陆军的小队。

[107] Treicadas，指“三十人的小队”。

[108] Syssitia，公民每15个人组成一个“公餐团”。

[109] Gerousia，the Council of Elders，斯巴达重要权力机构，由两位国王和28位年满60岁的公民共30人组成。

[110] 斯巴达的监察官（Ephors）大概起源于部落首领。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其人数和职权也有所变化。古典时代共有5人，一年一任，从贵族中遴选，负责审理国王的不法行为，主持公民大会，监督青年的军事训练，是斯巴达国家的最重要官职之一。参阅祝宏俊：《斯巴达的监察官》，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111] 罗译本的这句话在I. 65。

[112] 划分地段以便耕耘。—哥译本注

[113] 安那克桑德里达斯（Anaxandridas II）在位时间为公元前560—前520年，阿里斯顿（Ariston）在位时间为公元前550—前515年。

[114] Agathoergi，即“Benefactor”，意为施惠者，恩人。

[115] 相当于10英尺，约合3米。

[116] 这里似乎可以看到希腊的某些长期流传的观点。赫西俄德（Hesiod）在其《田功农时》（*Works and Days*）中，描述了人类生活的五个时代，不幸和罪恶不断增加，黑铁时代是最近的一个时代，铁常常与人类道德沦丧、灾祸连绵联系在一起的。

[117] 斯巴达东北部的一座山，俯临欧罗塔斯（Eurotas）谷地。—哥译本注

[118] 300安佛列尤斯（Amphroreas）相当于2700加仑，约合12274升。

[119]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35页。

[120] 海上劫掠（海盗行为）在早期希腊广泛流行。参阅修昔底德，I. 4—5；徐松岩：《古代海盗行为述论》，《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

[121] 希罗多德（IV. 101）告诉我们，在一个地方，他计算一日的行程约相当于23英里。如果我们把这当作一种度量单位，那么希氏认为两个海之间的距离为115英里，比实际距离少了165英里。哥译本注指出，这个地区最窄的地方宽度也有280英里，约合434千米，要想横穿过去，远不止5天。

[122] 王译本译为“连襟”（上册，第36页）。其实希罗多德（I. 74）很清楚地说明了阿斯泰亚基斯是克洛伊索斯的妹（姐）夫，后者是前者的大（小）舅子。

[123] 所有的证据，包括历史学的和天文学的证据都确认，这次日食发生日

期是在公元前585年5月28日。在阿尔亚特斯当政时期还发生过另外一次日食，时间是公元前610年9月30日；但这次日食在小亚细亚地区观察似乎不是日全食。（罗马学者）普林尼曾经提及此次日食，把它定年在罗马建城以后的第170年（公元前584年）。米利都人泰勒斯（约公元前600—前546年），被誉为古代希腊“七贤”之一。希罗多德认为他有腓尼基人血统，他是“米利都学派”的代表人物，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

[124] 在近东历史文献中经常出现的叙恩涅西斯，乃是所有奇里乞亚诸王的通称，但正如“国王”一样并非真名，只是一种称呼。

[125] 这时新巴比伦王国的君主是尼布甲尼撒（二世），公元前604年开始当政。

[126] 参阅I. 123—129。

[127] 或许普特利亚就是Boghaz Keui，近代的考古工作者在此地发掘了大量铭文，这些铭文对于重新构建赫梯帝国的历史是至关重要的。

[128] 哥译本这里译为“把没有给他造成任何危害的叙利亚人逐出自己的家园”。

[129] 这时在新巴比伦王国当政的无疑是其末代国王纳波尼达斯（Nabonidus，公元前556年在位），与尼布甲尼撒二世（卒于公元前562年）无关。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146页。

[130] 这些人是属于吕基亚的泰尔麦苏斯（Telmessus，Telmissus）的阿波罗神的祭司阶层。—哥译本注

[131] 大地之子（a child of earth），似乎亦可以理解为土生土长的人，即土著。

[132] 丁狄姆斯母神就是库柏勒（Cybele），弗里吉亚所特有的一位神祇。

[133] 赫尔姆斯河如今在更靠近斯密尔那而非佛凯亚的地方入海，其河道总在不断改变。

[134] 罗译本此句在I. 81。哥译本的译文为：“这样，他便派遣使者前往拉栖代梦人那里去，也到他的其他同盟者那里去。”

[135] 阿尔戈利斯系指阿尔戈斯人的全部领土，二者的关系类似于阿提卡和雅典人。

[136] 位于伯罗奔尼撒最南端的海角。

[137] 这里的阿尔戈斯人似乎是指多利斯人南下以前，当时南希腊的居民往往被泛称为“阿尔戈斯人”；而这里的“大陆”，显然是指伯罗奔尼撒半岛。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96—97页。

[138] 波斯人的游牧部落之一。—哥译本注

[139] 这则故事或许源自当地的一则神话。狮子是吕底亚太阳神的圣兽。

[140] 萨迪斯城于公元前215年被安条柯（Antiochus）用几乎同样的方式再次攻陷。

[141] 关于少男的数字，王译本译为“14”，罗译本和哥译本皆译为“两个七”，“七”这个数字在东地中海地区古代文明史上也许具有特殊意义。这很容易使人联想雅典向克里特的米诺陶尔牛怪进贡，也是七个童男、七个童女。

[142] 直译为“首熟果实”（ἀπαρχαί，aparchai，希罗多德这里用的是“ἀκροθίνια”，意为“the first-fruits”）。希腊人每年要把第一批成熟的谷物、果实、猎物等都奉献给相应的神，同样，战利品也按一定比例献给神，以感谢神的庇佑。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598页。

[143] 阿提卡红画陶，卢浮宫第G197号。

[144] 哥译本译为：“没有人会愚蠢到渴求战争甚于和平，因为在和平时期，是儿子埋葬他们的父亲，而在战争中，是父亲掩埋自己的儿子。”

[145] 献纳战利品的十分之一，以感谢神祇的庇佑。

[146] 希腊人在作战胜利后，通常都要缴纳战利品给自己的神庙，以感谢神的庇佑，正如收获农产品之后要缴纳首熟果实（first-fruits）一样。这里把枷锁作为战利品，显然对神谕具有某种讽刺意味。

[147] 哥译本为“洛克西亚斯”（Loxias），它是德尔斐的阿波罗神的头衔。

[148] 参阅I. 53。

[149] 以弗所的神庙大概是在阿尔亚特斯统治时开始修建的，但直到希波战争的时候才竣工。—哥译本注

[150] 普洛奈亚·雅典娜神庙坐落在阿波罗神庙的外面，靠近阿波罗神庙入口处。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100页。

[151] 希罗多德显然到过这些地方亲自查看过有关实物。

[152] 刑轮（knaphos），是一种刑具，类似于漂洗工用的梳子；大概类似于中世纪活剐罪犯的刑轮。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101页。

[153] 这个墓碑保存至今。在赫尔姆斯河北岸古萨狄斯城遗址附近。

[154] 周长约1170米，宽度为370米。

[155] 希腊人获取铸币方面的知识大概首先来自亚细亚，他们与小亚细亚的吕底亚人或弗里吉亚人保持着较密切的接触。

[156] 牛羊猪的跖骨（羊跖骨，俗称羊拐子）。直至20世纪60、70年代在中国北方某些地区还曾流行过这种游戏。

[157] 球戏是一种相当古老的游戏了；荷马在他的诗歌里面提到，在埃及在荷马时代以前很久就知道这种游戏了。

[158] 王译本（上册，第50页）译为“象棋”，值得推敲。希罗多德提及约公元前7世纪西亚即有诸如掷色子、玩跖骨以及球戏等游戏项目，也提到“跳棋”（古希腊语单数“πεσσός”，复数“πεσσόι”）。《希英大辞典》（H. G. Liddell and R. Scott, *Greek-English Lexicon*，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修订第9版，第1396页）认为它是玩一种游戏用的鹅卵石（棋子），英译者将其复数译为“跳棋”（draughts）似乎比较贴切。

[159] 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翁布利亚似乎包括整个北部意大利。

[160] 在有关埃特鲁斯堪人（即伊达拉里亚人）起源的种种说法中，考古发现越来越证实了希罗多德的说法，即埃特鲁斯堪人是东方人，由海上迁移而来。尽管埃特鲁斯堪的字母看起来似曾相识，但其文字尚未释读成功。最早的定居点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但大约自公元前700年开始才对意大利产生了重大影响。参阅叶民、王敦书：《伊达拉里亚人起源考》，《世界历史》，2001年第5期。

[161] 希罗多德这里所说的520年系指从公元前1229—前709年。

[162] 希罗多德展示给读者的是希腊人的社会和观念，而不是东方人的社会和观念。代奥凯斯的故事所描述的或许是王权的产生过程。代奥凯斯先是作为一名候选人，后来他的王权完全确立。他不相信一开始就有王权，认为一个人应当先在公众面前展示他的诚实和公正，然后通过人们投票他才能成为君主。在希腊人看来，一支私人卫队，是从候选人到君主转变的重要标志，也是必要的工具。

[163] 希罗多德把波斯古都称为阿格巴塔纳（Agbatana），其他作家则称之为埃克巴塔纳（Ecbatana）。因为前者离波斯人的发源地哈格玛坦（Hagmatan）更近一些。

[164] 长约8英里（约合13千米）。不过这一点还是有争论的。—哥译本注

[165] 哥译本译为“紫色的（purple）”；罗译本译为“朱红色的（scarlet）”。

[166] 希罗多德这里所说的颜色都明确说是“城垛”。

[167] 哥译本译为“代奥凯斯本人和他以前判若两人”。

[168] 这个部落的许多人专门从事占卜释梦事宜，中文通常被译称为“麻葛僧”“穆护”或“玛古术士”。译者在书中凡提及玛古人，即统称这个部落；如果提及“穆护”，即专指该部族中那些释梦占卜者。参阅I. 107。

[169] J. 鲍德曼等主编的《剑桥古代史》（第4卷）认为他当政21年，公元前674—前653。A. D. 哥德利认为代奥凯斯卒于约公元前656年。参阅*The Landmark Herodotus*, p. 58。

[170] 参阅I. 74。

[171] 亚速海。

[172] 从麦奥提斯湖或亚速海入海口到里奥尼河（Rion）有约270英里的距离，比从伊苏斯湾到黑海的距离（240英里）稍长。希罗多德在I. 72中说相当于“一个轻装的旅行者五天的行程”。据此我们得知希氏并未打算把一天的行程作为一个长度单位。

[173] 很明显，希罗多德认为金麦里亚人居住在黑海之滨，并且以为斯基泰人是循着里海沿岸进入亚细亚的。但他似乎并未意识到他们可以穿过高加索的那些山隘进入亚细亚。

[174] Celestial Aphrodite，意为“上天的阿佛洛狄忒”。希罗多德这里大概是指叙利亚的女神阿特迦蒂斯（Atergatis）或者是德凯托（Derceto），在阿斯卡隆和叙利亚其他地方都受到崇拜，其形象是一个美人鱼，半身是妇女，半身是鱼。

[175] 西方“医药之祖”希波克拉底（约公元前460—约前370年）把这种病症归结于骑马过多。但他也提到当地人相信这是神的旨意。据说这种疾病的一些症状不久前在南俄居民中依然存在。参阅IV. 67。

[176] 斯基泰亚，就是斯基泰人居住的领土；犹如希腊之于希腊人。

[177] 哥译本的这最后两句话在I. 107。

[178] 玛古人乃是米底人诸部落之一，该部落中不少人善于占卜释梦。后来在波斯统治时代依然如此。参阅 I. 101附注。

[179] 居鲁士大帝之父冈比西斯不但出身于名门，而且是属于王族，拥有本族王位的继承权。当波斯人臣服于米底人后，他仍作为阿赫明尼斯的后裔保有本族的王族血统。在《贝希斯敦铭文》中，大流士追溯其宗系直至阿赫明尼斯，并宣称：“在他本人之前其家族已有八任王，他是第九任。”因此，居鲁士大帝之父冈比西斯、居鲁士本人、居鲁士之子冈比西斯或许都包括在这八任王之中。参阅附录二。
最近在下迦勒底亚（Chaldaea）的一块砖上发现了一则铭文。铭文中居鲁士大帝自称为“强有力的王冈比西斯之子”。这对于确认居鲁士大帝王族血统具有决定性意义。结合其他证据我们可以肯定，大流士声称在他之前有八位阿赫明尼斯族人担任王，他是暗指居鲁士大帝的祖先，而不是指他自己的直系男性祖先。

[180] Κυνώ在古希腊语中是“母狗”之意，它是很多和狗有关的词语的词根。如“κυνοκέφαλος”（狗头的）、“κυνοκλόπος”（偷狗的）、“κυνόφρων”（狗心的，无耻的）、“Κυνικός”（犬儒派哲学家）等。王译本（上册，第57页）译为“母狼”，似乎欠妥。

[181] 在米底的西北部，今天阿塞拜疆境内。—哥译本注

[182] 在波斯帝国时期，“王之耳”“王之目”都是正式的官职，他们可以直接向国王禀报帝国的各种情况。

[183] 即不被阿斯泰亚基斯和他的女儿视为杀人凶手。

[184] 这是希氏著作中首次出现“太监”，这种制度在西亚地区究竟起源于何时尚不清楚。哈尔帕古斯是米底国王的管家，从希氏的记载来看，他家里就有若

干名太监。不过，希氏在这里和I. 113的说法似乎有所不同。

[185]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61页。

[186] 参阅I. 110。未来的王者遭到遗弃，得到某一野兽哺育，这是流行的虚构故事的普遍写法。希罗多德的说法体现了希腊人的一种推理倾向。众所周知，特洛伊的王子、底比斯的王子、罗马的建城者等许多古代国家的名人都有类似的传奇故事。

[187] 王译本（上册，第66页）译为“玛斯庇欧伊人”（玛斯皮伊人），显然是张冠李戴了。参阅I. 124。

[188] 阿赫明尼斯家族是波斯王族，是阿赫明尼斯的后裔。大概就是阿赫明尼斯率领波斯人最早在这一地区定居下来的，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由此得名。

[189] 希腊人相信，波斯人是英雄柏修斯（Perseus）的后裔。参阅VII. 61，150。

[190] 波斯人总共十个部落，有六个农耕部落，四个游牧部落。关于波斯人的部落数目，古代其他作家如色诺芬、斯特拉波等皆有不同说法。

[191] 面积约合12.3平方千米。

[192] 从公元前687—前559年。斯基泰人统治时间从公元前634—前606年。—哥译本注

[193] 哥译本注指出，“这是公元前520年的事情。关于此事在一个铭文里有记载”。而罗译本则认为“此事发生在公元前528年”。显然，前者更有说服力。因为公元前528年大流士尚未执掌波斯政权。

[194] 波斯人总是欣然采纳异族的风俗习惯，包括宗教信仰，这一点是非常突出的。

[195] 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波斯人也把他们所崇拜的太阳神称为“米特拉”（Mithra）。后来对米特拉的崇拜成为波斯宗教发展中最重要的部分。

[196] myrtle，桃金娘科植物，长春花属植物。

[197] 如绵羊、山羊之类。

[198]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69页。

[199] 无论在米底还是波斯，像希罗多德所说的如此严密的统治体系，都是难以想象的。

[200] 这大概是说，从属的民族住得越远，他们便越不直接受米底人的统治，波斯人则认为离帝国越远的臣民越没有价值；二者所根据的原则是一样的。—哥译本注

[201] 王译本（上册，第70页）为“母亲”。

[202] 哥译本的I. 137—139的章节划分和罗译本有所不同。

[203]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白癞病和一般麻风病没有什么大的区别，就是症状轻一些。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116—117页。

[204] 直译为“他们从不以身体的分泌液玷污河流”。

[205] 这里希罗多德又错了。波斯男子的名字是常以一个辅音结尾，但并非总是以“s”结尾。大量波斯男子名字是以元音结尾的，但并不写出来，在这些名字中最后一个辅音可以是任何一个字母。

[206] 这种奇特的习俗无论在波斯还是在印度的帕西人（Parsees，袄教徒）中至今仍很盛行。

[207] 在袄教经典《阿维斯陀》（Avesta）中，狗是代表善神奥尔穆兹德（Ormazd）的一种特别圣兽，帕西人至今仍然特别崇敬狗。

[208] 参阅I. 130。

[209] 参阅I. 148。

[210] “米利都”（Miletus）意即“最南方的城邦”。

[211] 这些城邦是按照其所处的位置，从南到北排列的。爱利特莱在开俄斯岛对岸，位于泰奥斯和克拉左门奈之间。

[212] 罗译本这里译为“米利都人”；哥译本这里译为“亚细亚的这些人（they of Asia）”；王译本译为“亚细亚的伊奥尼亚人”（上册，第73页）；我们认为从上下文的意思来看，王译本和哥译本的理解显然更近乎历史实际。这里实际上涉及多利斯人南下以后，希腊的“伊奥尼亚移民”问题。在这次移民中，希腊本土的伊奥尼亚人先是逃到阿提卡“避难”，后来又一批批移居爱琴海的岛屿和小亚细亚的一些地区。而这个历史事件，对于古典时代雅典与爱琴诸岛以及小亚细亚地区那些希腊人的关系，都发生过重要的影响。参阅修昔底德，I. 2，12。

[213] 这座名叫特里奥皮昂的神庙建在克尼多斯境内那个同名的海角上。

[214] 林都斯、伊阿里苏斯和卡迈鲁斯都在罗德斯岛上，科斯位于凯拉米库斯湾出口的科斯岛上，克尼多斯和哈利卡纳苏斯在亚细亚大陆上，克尼多斯靠近特里奥皮昂，哈利卡纳苏斯位于凯拉米库斯湾的北岸。

[215] 罗译本为“Patreis”，哥译本为“Patrae”。

[216] 罗译本为“Phareis”，哥译本为“Phareae”。

[217] 罗译本为“Tritaeeis”，哥译本为“Tritaeae”。

[218] 哥译本为“最后一个”。

[219]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I. 145。

[220] 优波亚（Euboea），长条形岛屿，位于阿提卡半岛东北侧，今希腊埃维亚州。参阅地图五。

[221] 这段记载暗示在希罗多德时代向海外派遣移民时的庄严仪式。在每一个城邦的普利塔涅昂（公共议事厅）里都保存着永不熄灭的圣火。圣火在，则城邦在，圣火灭，则城邦亡。外出殖民者在出发前，其首领们随隆重的游行队伍前往母邦的普利塔涅昂，并从圣炉里采得圣火火种，带往新殖民地的议事厅中。

[222] 这些史实表明，在古代地中海地区，移民的过程本身就是民族融合的过程。移民来到一个地方，往往是屠杀当地的丁壮，强娶当地的妇女。这和古代地中海地区战争的结果大同小异—胜利者通常是杀死丁壮，瓜分或者卖掉妇女儿童。

[223] 阿帕图里亚节是各胞族每年举行的隆重会议，会上要对前一年出生的孩子进行登记，使他们将来有资格拥有公民权。在雅典和大多数伊奥尼亚的城邦，每一个胞族或者氏族，在普亚诺普西昂月（Pyanepsion）即10月末、11月初举行祭典，每次持续三天。在最后一天里，正式接受成年的青年为胞族的成员。—哥译本注

[224] 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塞冬乃是克洛诺斯和瑞亚的儿子，宙斯、哈德斯、赫拉、德墨特尔和赫斯提亚的兄弟，许多海怪和英雄的父亲。他的宫殿位于海底，身边的侍从有海中神女、海马以及其他海洋动物。这位海神还时常出现在奥林波斯诸神之中。据研究，波塞冬大概是先前的地神，可以摇撼、震动大地，他常常用三叉戟砸开岩礁，呼风唤雨。在小亚细亚伊奥尼亚移民以及居住在希腊大陆和海岛上的伊奥尼亚人之中，对波塞冬的崇拜特别盛行。在希腊大陆上，波塞冬的神庙通常建在海角和地峡。奉献给波塞冬的牺牲，除了马，还有海豚和公牛。关于希腊英雄故事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参阅王以欣著：《神话与历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225] 值得注意的是，写作时间稍晚于希罗多德的修昔底德提到，在米卡列举行的潘伊奥尼亚庆节已不那么重要了，认为它实际上已被在以弗所附近举行的庆节所取代。

[226] 希腊的节日名称以“a”结尾，如同波斯人名以“s”结尾。这句话可能是后人的注掺入正文的。—王译本注

[227] Neon-teichus，意为“新港”。

[228] 这是在列斯堡岛和大陆之间的若干小岛。—哥译本注

[229] 王译本（上册，第77页）译为“波启司人（即佛基斯人，佛基斯在希腊本土）”，疑为误译。

[230] 这里大概是讽刺那些斤斤计较的做买卖的人。

[231] 这是指狭义的波斯人以及波斯故土，因为这个时候波斯经济发展水平是比较落后的，因而在波斯（即波斯人的居住地）大概没有市场。事实上，波斯帝国境内的许多地方商品经济已经相当发达了，不可能没有市场。关于“波斯”，参阅III. 70、97及附注。

[232] 萨凯人居于中亚细亚东北，操东伊朗语。希罗多德认为，萨凯人是波斯人对斯基泰人的总称（VII. 64）。

[233] 直译为“杀死了父亲却留了其孩子的活命”。

[234] 罗译本的这句话在I. 156。

[235] 布兰齐代的阿波罗神庙和帕诺尔姆斯港的残迹至今犹存。前者是一个宏大的伊奥尼亚式建筑遗迹。

[236] 美西亚在小亚细亚，和列斯堡岛隔海相望。

[237] 不是西皮鲁斯（Sipylus）山脚下的玛格涅西亚，而是在迈安德平原上的玛格涅西亚。它是古希腊为数不多的位于内陆的殖民地之一。参阅III. 122。

[238] 参阅I. 118—119。

[239] 哥译本这句话在I. 163。

[240] 希罗多德此处所说的伊比利亚就是西班牙半岛。塔特苏斯是由腓尼基人很早就建立的一个殖民地，位于直布罗陀海峡以西靠大西洋沿岸，在今天西班牙的加的斯（Cadiz）附近。

[241]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I. 164。

[242] 罗译本和哥译本这里的舰船皆为复数，显然不止一只。希腊文原文是复数，而且从以下几章的内容来看也是多艘战船。王译本（上册，第82页）这里译为“那只”。

[243] 位于开俄斯岛和大陆之间。—哥译本注

[244] 即科西嘉岛。—哥译本注

[245] 在希腊殖民过程中，对他们影响至深的是希腊的神谕，特别是德尔斐的神谕。希罗多德的叙述表明，人们总是参照神谕来确定殖民的地点。

[246] 这是一种常见的宣誓仪式，仪式当中可能是使用炽热的铁块。

[247]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I. 165。

[248] 迦太基（Carthage），腓尼基语作“Kar-Hadasht”（意为“新城”），拉丁语作“Carthago”。位于今天北非突尼斯境内。

[249] 此时埃特鲁斯堪人的海军实力正处于鼎盛时期。波普洛尼亚（Populonia）和凯拉（Caera）是其最重要的两个海军据点。在佛凯亚人殖民于阿拉里亚之前，科西嘉岛可能处于他们的统治之下。一支拥有强大海军的新移民来到这里，驱逐了第勒尼亚人。在此之前第勒尼亚人和迦太基人共同享有西地中海的商业利益。

[250] 根据希腊传说，俄狄浦斯的儿子波里尼凯斯（Polinyces）和爱特奥克

利斯（Eteocles），与卡德摩斯的后裔争夺底比斯，结果双双阵亡。因此，“卡德摩斯式的胜利”常常用以指双方两败俱伤的胜利。

[251] 人们一般称这个城镇为维里亚（Velia）或埃里亚（Elea），不久在此兴起了哲学史上著名的埃里亚学派。

[252] 如今这个地方叫作派斯通（Paestum），此地因其美丽的遗址而闻名。

[253] 这种说法似乎太笼统。直到大流士统治时期，萨摩斯还是保持独立的。

[254] 希罗多德似乎完全相信世界上没有哪个岛屿比撒丁岛大。他通过希斯提埃乌斯（V. 106；VI. 2）之口多次表明自己的看法，从未对此产生过怀疑。他没有意识到不列颠岛（即Cassiterides，迦太基人大概来过这里与当地人做生意；参阅III. 115）的面积。对此我们不必惊讶，因为只有迦太基人才到过不列颠的南部沿海。但是希氏在意大利生活那么长的时间，却没有注意西西里岛就比撒丁岛大，这似乎有些让人感到意外了。

[255] 卡里亚人也许就是和吕底亚人和美西亚人同族，是属于亚细亚大陆的土著，后来散居于诸岛之上。当希腊人开始在岛屿上进行殖民运动后，岛上的卡里亚人大概遭到驱逐，他们又返回卡里亚族在亚细亚大陆的居住地。因此，卡里亚人和希腊人的说法其实是视角不同，但是都有真实成分。

[256] 吕都斯、米苏斯和卡尔分别是吕底亚人、美西亚人和卡里亚人三个民族的名祖。

[257] 即说非希腊语的民族。

[258] 这则故事把希腊人和吕基亚联系上了，但其真实性值得怀疑。因为有一点是清楚的，历史上的希腊人和吕基亚人是完全不同的民族。吕基亚的铭文尽管借用希腊字母，但至今尚未释读成功；或许他们和埃特鲁斯堪人有关（其实，早期克里特岛的居民并非希腊语居民，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究竟吕基亚人借用希腊字母还是希腊人借用吕基亚人的字母，这的确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259] 约合900米。

[260] 哥译本这句话在I. 176。

[261] 希罗多德这里显然是根据波斯人的观点，把亚细亚分为下亚细亚和上亚细亚两个部分。

[262] 希罗多德把巴比伦尼亚包括在亚述境内。

[263] 尼尼微（Ninus，Nineveh）于公元前606年失陷。—哥译本注

[264] 边长约合22千米，周长为88千米。希罗多德很可能没有来过巴比伦，大概是根据别人的介绍描述的，因而与考古学所提供的证据（实际面积大约为3千米×2千米）差别很大。

[265] 这个数字肯定包括了外面的护城河和防御工事。

[266] 城墙高335英尺，厚85英尺。这一数字有可能是因为希罗多德的向导夸大其词造成的。

[267] 近代以来，考古工作者只找到九座城门，并且都是用西亚特有的琉璃砖装饰的。

[268] 参阅本书地图一。

[269] 巴比伦人对拜尔神（Bel）的崇拜是众所周知的。拜尔神被公认为是巴比伦万神殿的主神，因此希腊人把他等同于宙斯是确当的。

[270] 迦勒底（Chaldea），亚述语作“Kaldu”，巴比伦语作“Kasdu”，位于巴比伦尼亚南部。迦勒底人是西亚历史上著名的“新巴比伦王国”的建立者。

[271] 阿波罗神在冬季的六个月里住在这里发布神谕，在夏季的六个月里住在提洛岛发布神谕。

[272] 王译本（上册，第91页）为“100塔连特”。

[273] 乳香（frankincense），一种含挥发油的胶质树脂，从东非或阿拉伯产的乳香属（Boswellia）的树木取得，在古代因在祭祀中涂香料及熏烟而名贵，如今仍是一种重要的香树脂。

[274] 塞米拉米斯乃是兰曼尼拉里三世（Rammannirari III，公元前812—前783年在位）之妻，看来是她把涅伯（Nebo）的崇拜引入尼尼微的。希罗多德并未介绍任何有关塞米拉米斯的放荡不羁的传说。

[275] 无论是在巴比伦的铭文还是Berosus的铭文中，都未曾发现有名叫尼托克丽斯（Nitocris）的国王。John Dillary, “Darius and the Tomb of Nitokris”, *Classical Philology* 87, 1992, pp. 30–38.

[276] 希罗多德所说的“我们的海”，一般指地中海和多岛海（爱琴海）。

[277] 约合77.7千米。

[278] 面对河道的那些城门。

[279] 哥译本这里还有一句：“据记载，这位女王就是这样的一个妇人。”

[280] 希罗多德认为这个拉比涅图斯（即纳波尼达斯，Nabonidus，公元前556年在位），乃是I. 74中提及的那个国王的儿子。

[281] 现在的科尔加河（Kerkha）。—哥译本注

[282] 现在的迪亚拉河（Diala）。—哥译本注

[283] 罗译本这句话在I. 191。

[284]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I. 192。

[285] Satrapia，波斯行省首府。

[286] 按照阿提卡的度量衡制，1麦斗（medimnus）约相当于52.3升，相当于48科尼克斯（choinix）。

[287] 这里的印度犬所指的当然是猎犬。

[288] 这种提水机械大概就是“沙杜夫”（shadoof），类似古代中国的“桔槔”。现代旅行者在尼罗河畔还看到过相似的提水装置。在一根竖立的木桩上装有另一根可以旋转的横杆，横杆的一端拴着水桶。

[289] 一种小昆虫，例如瘿蚊或瘿蜂，它们把卵产在植物的茎内或树皮内，幼虫在里面生长并产生虫瘿。

[290] 按巴比伦制，约合150吨。

[291] 恩涅提人（Eneti）或者亨涅提人（Heneti）即后来的威尼斯人（Venetians）。希罗多德的这则史料大概是从意大利获得的。

[292] 古希腊文本在这里用括号，大概是认为里面的话和上下文的意思不大衔接。

[293] 哥译本这里的译文为“由于巴比伦被征服，使他们遭受痛苦和贫穷，平民普遍难以维持生计，就让他们的女儿去充当妓女”。这似乎更容易理解。

[294] 可以起到一定的防腐作用。

[295] 有三个15世纪的抄本删去了这一章。—王译本注

[296] 这里所提到的所谓“神圣卖淫”风俗，引起了近代西方学者的关注。恩格斯也曾有过精辟的评述。参阅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9—51页。

[297] 居鲁士率兵所推进的区域的具体位置，依然有许多不明确之处。可以肯定的是，他到达了注入咸海的奥克苏斯河（Oxus，中国史书中的乌浒河，即阿姆河，Amu Darya）与雅克撒特斯河（Jaxartes，中国史书中的药杀河，即锡尔河）之间的一些地方。本章的阿拉克塞斯河，从希氏描述的情况来看，显然是现在的阿拉斯河（Aras，注入里海）。但是，希氏在I. 205所提到的阿拉克塞斯河，肯定是注入咸海的两条河流之一。参阅哥译本注以及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152页。

[298] 即多瑙河。

[299] 这种醉人的东西显然是一种印度大麻类麻醉品。

[300] 希罗多德有关这条河流的地理知识似乎是错误的。看来，他是把他所得到的两三条不同河流的资料混杂在一起了。

[301] 希罗多德的关于里海的地理知识大大领先于他的同代人。亚历山大远征时人们所得到的资料，似乎使关于里海的地理知识退步了。托勒密重新让人们

正确认识到里海是一个内陆海。

[302] 相传赫拉克勒斯捉住了格里昂（Geryoun）的羊群，格里昂是个三头巨人，住在极西处。赫拉克勒斯在这里竖立了两座石柱（直布罗陀和休达），即“赫拉克勒斯柱”。因两柱分别位于海峡两岸，所以通常用赫拉克勒斯柱指称直布罗陀海峡。

[303] 里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海。现在其南北长度约1200千米，东西平均宽度约320千米。根据希罗多德对里海的估计来推算其实际面积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他所说的船只一天可以航行多远。

[304] *The Landmark Herodotus*中本节内容在I. 202.4。

[305] Spargaspises，类似于一位斯基泰国王的名字斯巴伽佩塞斯（Spargapithes）。据考证，它们都有雅利安语词源。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154页。

[306] 古代流传下来的关于居鲁士的死亡有四种说法：（1）据希罗多德所说，他在与马萨革泰人交战中阵亡；（2）据巴比伦僧侣贝洛苏斯在关于巴比伦历史的著作中说，他是和里海以东的达黑（Dahae）人交战中阵亡的；（3）据希腊医生、作家克特西亚斯所著《波斯志》（Ctesias，*Persia*，共23卷，其中1—3卷为亚述史，4—6卷为米底史，其余为波斯史，止于公元前398年；原著失传，仅留片断）说，他是在与德比克人交战时身负重伤，死于营中的；（4）据色诺芬所著《居鲁士的教育》说，他并非战死，而是在正常情况下终其天年的。近代研究者大都以为希罗多德所记居鲁士战死的情形不可信。

[307] 乌拉尔山和阿尔泰山区都蕴藏着丰富的金矿。马萨革泰人依然生活在青铜时代。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154页。

第二卷 优特尔佩[1]

1 居鲁士死后，法那斯皮斯的女儿卡桑丹涅和居鲁士所生的儿子冈比西斯继承了王位。卡桑丹涅是在居鲁士健在的时候去世的，居鲁士曾为她的死表示深切哀悼，并且下令帝国境内所有的臣民都为她服丧。［2］作为居鲁士和这位女子所生的儿子，冈比西斯认为，伊奥尼亚的和埃奥利斯的希腊人，都是他父亲的臣仆；冈比西斯统率着这些希腊人，以及他统治下其他民族，前去远征埃及了。[2]

2 在普萨麦提库斯成为埃及国王[3]以前，埃及人一直相信他们是全人类当中最古老的民族。[4]可是，自从普萨麦提库斯登上王位，而力图弄清楚哪个民族最古老的那个时候起，埃及人虽然认为他们自己比其他民族要古老，但是他们承认只有弗里吉亚人比他们更古老。［2］普萨麦提库斯想探究哪里的人是最古老的，可是他又找不到任何证据，于是他想出了如下办法。他把普通人的两个婴儿在刚刚出生时就交给一个牧人，命他把他们放在羊群当中哺育，严令任何人都不得在这两个孩子面前讲一句话，并且把他们安置在偏僻幽静的茅屋中，只是在适当的时候才把山羊带到他们的茅舍去，让他们把奶吃饱，在其他方面也都对他们加以照看。［3］普萨麦提库斯这样做，其目的是想知道在婴儿的不清楚的咿呀声的时期过去以后，他们第一次清晰说出的是什么话。事情的发展正如他所料。牧人遵照国王的指令工作了两年，在两年将要结束的时候，有一天，当他打开他们的房门进去时，两个孩子都张开双臂向着他跑来，嘴里发出“别科斯”（*becos*）的喊声。［4］牧人第一次听到他们这样说的时候，并没有特别在意，但是后来他注意到，在他每次来照顾他们的时候，总是听到他们在说这个词；他便把这事禀报给国王，并且按照国王的命令，把两个孩子带到了他的面前。于是普萨麦提库斯亲耳听到了他们说的这个词，并且着手调查哪个民族把什么东西称为“别科斯”。结果，他得知“别科斯”是弗里吉亚人对面包的称呼。［5］考虑到这个情况，埃及人放弃了先前的说法，承认弗里吉亚人是比他们更古老的民族了。我是从孟菲斯的赫淮斯托斯[5]的祭司们那里，得知以上这些情况的。另外还流传着一些荒诞的故事，其中希腊人说，普萨麦提库斯是叫预先被割去舌头的妇女来哺育这两个婴儿的。[6]

3 祭司们关于哺育婴儿的故事如上所述。我在孟菲斯和这些祭司交谈过程中，还得知许多其他的知识。我甚至为此还前往底比斯和赫里奥波里斯[7]去，专门要去核实一下那个地方的祭司们的说法是否与孟菲斯的祭司们的说法相符。赫里奥波里斯地方的人们素以熟谙全埃及的历史而著称。［2］他们告诉我的关于他们宗教方面的事情，我就不打算重复了。我只想说说关于他们的诸神的事情，因为我相信任何地方的人对此都是很少有所了解的。如果我在后面的叙述中还涉及这些问题，那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那么做的。

4 关于人世间的事情，他们下面的叙述是完全一致的。他们说，埃及人是人类当中首先发明了用太阳年来计时的，并且把一整年分为12个部分。他们认为，他们是根据星辰运行而得到这种知识的。我认为，他们计年的办法要比希腊人的办法高明得多，因为希腊人每隔一年就要插进去一个闰月才能使历法和季节相吻合，但是埃及人把一年分成12个月，每个月30天，每年之外再加上5天，这样一来，季节的循环就与历法相吻合了。[8]

［2］他们还说，埃及人最初使用了12位神祇的名字，这些名字后来被希腊人采用了。他们是最先给诸神设坛、造像、建庙者，也是首先把各种动物的图案镌刻到石头上去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能够向我证明他们所讲的话是真实的。他们还告诉我说，埃及人的第一位统治者名叫米恩[9]；［3］在他那个时代，除了底比斯诺姆[10]之外，全埃及都是一片沼泽，在今天莫伊利斯湖[11]以下的地方全部都是在水平面以下的。从海岸到莫伊利斯湖，需要七天的航程。[12]

5 依我看来，他们所说到的关于他们的国家的事情，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因为任何人只要亲自来埃及看看，即使他从来未曾听人提起过埃及，只要他具有一般的观察力，也必定会察觉到，希腊人乘船前来的埃及是埃及人经过努力而获得的国度，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莫伊利斯湖以上三日航程的国土，虽然埃及人对这部分国土并未提及，但这一部分和前一部分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

［2］谈到埃及这个地方的一般特点。首先，如果你从海上向埃及陆地靠近，离陆地还有一日航程的时候，如果你放下测深索，你就会把泥带上来，并知道那里的海水深度为11寻[13]。这就表明从陆地上通过河流冲刷下来的泥土一直沉积到这么远的地方。

6 其次，埃及本土的海岸线的长度为60斯科伊尼[14]；这是根据我们为埃及所定义的疆界，即从普林辛涅湾到塞尔波尼斯湖（它是沿卡西乌斯山脚延展的）。［2］领土狭小的民族以寻为单位来测量土地；领土较大的民族则用斯塔狄亚来测量土地；幅员广阔的民族是用

帕拉桑[15]来测量土地；幅员极其广阔的民族，则是用斯科伊尼来测量土地了。1帕拉桑等于30斯塔狄亚，而埃及人的长度单位斯科伊尼相当于60斯塔狄亚。

7 这样看来，埃及的海岸线的长度就长达3600斯塔狄亚了。[16]从海岸向内陆行进直到赫里奥波里斯，埃及的这片国土相当广阔，是一片平坦、多水的沼泽地带。从海岸到赫里奥波里斯的距离相当于从雅典的十二神的祭坛到皮萨[17]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距离。［2］如果有人要计算一下，那么就可以看到这两段路程长短相当，二者相差不超过15斯塔狄亚；因为从雅典到皮萨，是1485斯塔狄亚，而从海边到赫里奥波里斯却刚好1500斯塔狄亚。[18]

8 从赫里奥波里斯再向上走，[19]埃及的国土就变得狭窄了。它的一面是阿拉伯山脉，它由北向南延伸，遮住了河流的一面；河流的另一面则是利比亚山脉。阿拉伯山脉绵延不断，一直延伸到所谓红海的地方；孟菲斯那里修建金字塔所用的石料，就是来自这个山脉中的采石场。山脉在这里改变了方向，而终止于我所提及的那些地方。据我所知，从东到西最宽的地方，要走上两个月，它们的最东部的边界地区是出产乳香的地方。[20]［2］这是阿拉伯山脉的主要特色。另一面是利比亚山脉，金字塔就坐落在这一边。这条山脉上满是岩石和沙砾，它的方向和阿拉伯山脉一样，也是由北向南走向的。［3］在赫里奥波里斯的上方，埃及的领土内再也没有那么宽阔的地方了，溯河而上的那片狭窄的地段不过四日的航程；阿拉伯山脉和利比亚山脉之间的土地是平坦的，在两山之间最狭窄的地方，在我看来，其宽度还不足200斯塔狄亚[21]。从这里往上去，埃及的国土又变得宽阔起来了。当地的自然地势就是如此。[22]

9 从赫里奥波里斯到底比斯，溯河道而上需九天的航程，距离是4860斯塔狄亚或81斯科伊尼[23]。［2］下面我把埃及国土的数字归结一下[24]，海岸线的长度我已经说过，为3600斯塔狄亚；从海岸到内地的底比斯的距离，是6120斯塔狄亚[25]。从底比斯到那个被称为埃列凡提涅的地方的距离为1800斯塔狄亚[26]。

10 在我看来，以上所描述的这个国度的大部分土地，都是埃及的居民自己获得的，祭司们也正是这样告诉我的。如上所述，在孟菲斯以上，两条山脉之间的全部土地，看上去显然曾经是一个海湾，这就如同伊利昂和特乌特兰尼亚一带的土地，以及以弗所和迈安德平原的土地一样，只不过相比而言有大有小而已。［2］所有这些土地都是因河水冲积而成，但它们的规模都比不上尼罗河的五个河口当中的任何一个。[27]［3］我还可以列举其他一些河流，它们不像尼罗河那样大，却也造成了很大的后果。在这些河流中主要的是阿奇劳斯

河，这条河流经阿卡纳尼亚而后入海，它已经使埃齐那德斯群岛的一半和大陆联成一体了。

11 在阿拉伯，距离埃及不远的地方，有一个从所谓红海[28]伸延出来的狭长的海湾，现在我就说说它的大小。［2］在长度方面，用一条桨船从它最里头向外划行，需要40天才能抵达宽阔的海域；就宽度而言，跨越海湾最宽的地方需要半天时间。在这片海域，每天都有潮汐起落。［3］依我看来，现在的埃及从前就是一个这样的海湾：一个由北方向南伸的海湾，在北面冲刷着埃及，伸展到埃塞俄比亚；另一个海湾则是从南方伸入，向叙利亚延展。这两个海湾都深入内地，其尽头相距很近，它们之间只隔着一块狭小的土地。［4］如果尼罗河选择从现在的河道流入阿拉伯湾的话，那么，难道有什么能阻止这条河在至多两万年间用冲积土把这个海湾填塞起来吗？我认为，一万年的时间就足够了。在我出生之前的时代，一个比这个海湾大得多的海湾，又如何不能被这样一条奔腾不息的大河逐渐淤积填塞起来呢？

12 因此，我的这些关于埃及的记载，是来自于我信任的那些人的报道；而且，我本人也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因为我观察到，尼罗河入海的地方距离邻近地区很远，我还看到，在山上有贝壳，[29]地面上到处都有渗出的盐，甚至对金字塔都有损害；我还注意到，埃及全境唯一的沙山，就是孟菲斯上方的那座山；［2］此外，我还发现，埃及既不像与之接壤的阿拉伯半岛的土地，又不像利比亚，也不像叙利亚，因为它就在阿拉伯半岛的海岸地带。［3］我们知道，利比亚的土壤较红而多沙，而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的土地则是岩石和粘土混杂，可是埃及是一片黑色疏松的土地，因为它是由尼罗河从埃塞俄比亚冲带下来的淤积土沉积而成的。

13 我从祭司们那里得知这样一个事实，对于我来说，这是关于这个国家起源的一个有力的证据。他们说，当莫伊利斯担任国王的时候，尼罗河河水只要再上涨8腕尺，就会把孟菲斯以下埃及全部土地都淹没了。[30]但当我从祭司们那里听说这件事的时候，莫伊利斯死了还不足900年。[31]但是现在，除非河水至少上涨到15、16腕尺，否则是不会造成全国泛滥的。［2］因此，在我看来，如果土地按照这样的比例不断升高，面积不断扩大，那么居住在莫伊利斯湖下方的埃及人，以及居住在所谓三角洲和其他地方的居民，有朝一日会因尼罗河河水泛滥的中止，而永久性地像希腊人那样，受到他们常说的那种苦难。［3］祭司们听说希腊人的全部土地都是由天上的雨水灌溉，而不是像他们的土地那样，是靠河水的泛滥而得到灌溉的，他们就说，“总有一天希腊人将对自己的巨大期望感到失望，那时他们就

要陷于悲惨的饥饿之中了”；这也就是说，“如果有一天上苍不愿意再赐雨给希腊人，从而使他们遭受长期的干旱；既然他们除了仰赖宙斯赐予雨水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水源，那么他们希腊人就会被饥馑所消灭”。

14 这样，埃及人说起希腊人的时候，他们所说都是真实的。现在让我再说说埃及人自己的情况。如上所述，如果孟菲斯下方的土地（这是一块不断隆起的土地）依然按照过去一样的速度在升高，那么，当那个地方不下雨而河水又不能泛滥到他们的田里的时候，那里的居民怎么能够逃脱饥馑的困扰呢？［2］现在必须承认的是，他们比世界上其他任何民族，包括其他埃及人在内，都不需要费那么多辛劳而获得田地的果实。因为，如果他们要想获得收成，既不需要用犁犁地，也不需要用锄锄地，不需要做其他耕耘者必须做的工作。农夫们坐等河水自行泛滥，漫到田地里灌溉，再等河水自行退回河床，然后他们把种子撒在土地上，让猪上去把种子踩踏进土里，此后便只是坐等收割了。他们是用猪来打谷的，[32]然后把粮食储存起来。

15 假如我们采纳伊奥尼亚人的关于埃及的看法，那么我们就必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埃及人从前是没有任何领土的。因为伊奥尼亚人认为，真正的埃及就是三角洲那块地方。[33]他们说，三角洲从所谓柏修斯监视塔沿海岸延伸到培泸溪昂的盐场，有40斯科伊尼，[34]而从沿海向内地则是一直延展到凯尔卡索鲁斯这座城市；[35]尼罗河在那里分成两条河道，分别在培泸溪昂和卡诺布斯二地入海。他们说，其他被认为是属于埃及的地方，不是属于阿拉伯，就是属于利比亚。［2］但是，正如埃及人自己所确认而我自己也深信不疑的，就是三角洲是由河流冲积而成的，而且只是在不久之前才出现的。如果他们以前没有任何领土的话，他们怎么能无聊到竟自我标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呢？当然，他们也就确实没有必要用婴儿做试验，来看看婴儿最初说的是哪一种语言了。［3］但是实际上，我并不相信埃及人是和伊奥尼亚人所说的三角洲同时产生的；我认为他们是自从有人类以来便一直存在着；随着土地不断增加，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就迁移到新的领土上，另一部分人依然留居在原先的土地上。在古代，底比斯是一块周边长达6120斯塔狄亚的地方，它是被冠以埃及之名的。

16 如果我对于这些事情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伊奥尼亚人关于埃及的说法就是错误的了。相反，假如他们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我就得说明，无论是伊奥尼亚人，还是任何其他的希腊人，都是不识数的了。因为他们都说，全世界分为三个部分：欧罗巴、亚细亚和利比亚；[36]［2］可是他们还应该加上第四个部分，即埃及的三角洲，

因为他们既没有把它归入亚细亚，也没有把它归入利比亚。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尼罗河不是把亚细亚和利比亚分开了吗？因此，既然尼罗河在三角洲的顶点的地方分成两个支流，那么三角洲本身也就一定是个独立的区域，也就肯定不是属于亚细亚，也不是属于利比亚的一块地方了。

17 在这里，我暂且把伊奥尼亚人的意见搁置到一边，先来说说我个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我认为，埃及是埃及人所居住的全部国土，正如奇里乞亚是奇里乞亚人所居住的地方，亚述是亚述人所居住的地方一样。而且，我认为，利比亚和亚细亚之间的唯一正确的边界线，就是由埃及的疆界标识出来的。[37] ［２］ 如果我们接受希腊人所普遍承认的边界，那么我们就必定会认为，埃及从埃列凡提涅和瀑布开始，直到凯尔卡索鲁斯，整个这条疆界分成两部分，每一部分又分属于世界的不同部分，一部分是属于亚细亚，另一部分是属于利比亚的；［３］ 尼罗河从瀑布到海把埃及划分为两部分，而河道直到凯尔卡索鲁斯城都是一道河流，但是从那里起它就分成了三条，［４］ 向东的一条被称为培泸溪昂河口，向西的一条被称为卡诺布斯河口。同时，尼罗河从上游地区一直流下来的那条干流，在到达三角洲的顶点后，继续前行，从三角洲中间穿过后入海，这个河口和其他大多数河口同样有名，河水的流量也同样大，它就是那个叫作塞本尼图斯的河口。［５］ 除了这些河口以外，还有从塞本尼图斯分出去的另外两个河口，它们一个叫作萨伊斯河口，另一个叫作门德斯河口。［６］ 博尔比提涅河口和布科里克河口则不是天然的河口，而是人工挖掘的河渠。[38]

18 我对于埃及的领土范围的推断，得到了阿蒙神庙所发布的一则神谕的确认；不过我是在形成了我自己关于埃及的看法以后，才得知这一神谕的。［２］ 居住在埃及一方、邻近利比亚边界的两个城市马列亚和阿皮斯的人们，不喜欢当地祭献牲畜的宗教习俗，请求不要禁止他们食用牛肉。因此，他们坚信自己是利比亚人而非埃及人，他们派人到阿蒙神庙去，说他们与埃及人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他们说，他们既不住在三角洲地带，也不讲埃及语，因而他们要求允许他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３］ 但是，神祇拒绝了他们的请求，答复他们说，埃及是尼罗河泛滥和灌溉的这一整块土地，而埃及人就是居住在埃列凡提涅以下，并且饮用尼罗河水的那个民族。

19 这就是神祇给他们的答复。[39]尼罗河在泛滥的时候，河水不仅泛滥到三角洲地带，也泛滥到两岸的被认为是属于利比亚和阿拉伯的那些地区；它泛滥到离两岸有两天路程的地方，有时更远些，有时则近些。关于这条河的特性，无论是从祭司们那里，还是从其他人那

里，我都得不到任何说明。［２］我特别渴望从他们那里知道，为什么尼罗河在夏至之时起水位就开始上涨，[40]并且持续上涨一百天——为什么在这一百天过后，它的水位立刻回落，水流变得和缓，并且在整个冬季一直保持着低水位，直到翌年夏至来临的时候？［３］我曾向当地居民打听，尽管我进行了极其详尽的考察，希望能够得到公认的解释——然而，我所得到的种种解释，[41]没有哪一点能够告诉我尼罗河究竟具有何种特殊的性能而使它具有和所有其他的河流相反的性质，也无法回答为什么尼罗河与所有其他的河流不同，即为什么在尼罗河的河面上没有微风掠过。[42]

20 但是，有些希腊人，为了博取富有智慧的声名，就对尼罗河的这种现象作出种种解释，他们提出了三种不同的说法。我认为，其中有两种说法是不值一提的，只是简单说说它们是什么就够了。［２］一种看法是说季节风[43]阻止尼罗河河水入海，致使河水上涨。但是，首先，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形，那就是在不刮季节风的时候，尼罗河水位依然和往年一样上涨的；［３］其次，如果季节风能够产生这种作用的话，那么与这种风逆向而流的其他河流，也必定呈现出和尼罗河相同的现象，而且它们应当上涨得更严重，因为其他那些河流都比较小，水流也比较弱。但是，在叙利亚和利比亚都有很多这样的河流，但它们在这方面是和尼罗河截然不同的。

21 第二种意见和刚刚提到的第一种说法相比，是更加没有真凭实据的，我也可以说它是更加不可思议的。按照这种说法，尼罗河之所以发生这样奇异的现象，是因为它的河水是来自奥开阿努斯，[44]而奥开阿努斯的水又是周流于全世界的。

22 第三种解释比另外两个说法更加似是而非，也就肯定是荒谬绝伦了。因为这个说法与另外两个说法相比，实在没有更多的内容。根据这个说法，尼罗河的洪水泛滥是由于冰雪的融化而造成的。[45]［２］但是，既然尼罗河发源于利比亚，经过埃塞俄比亚而流入埃及，它是从世界上最为炎热的地区流到较为凉爽的地区，它的河水怎么可能是由融化的冰雪而形成的呢？任何对这件事能加以推理的人，都可以提出很多证据，以证明河水的形成不是那么一回事。首先一个，也是最强有力的一个论据，就是从利比亚和埃塞俄比亚吹来的风从来就是热风。［３］第二个论据是，那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下雨和结霜的事。而如果下雪的话，那在五日之内是一定要下雨的。因此，在那些地方如果下雪，那一定要下雨的。第三个论据是，当地的居民皮肤黝黑是由于太阳的热力所致；［４］此外，鸢和燕常年地留住在那里，而鹤每年严冬时节都要成群结队地从斯基泰亚之境飞到这边来越冬，都是因为这里暖和。因此，如果说在尼罗河的发源地，以及在

尼罗河河道经过的那些地区曾经下过一点的雪，那么任何这类情况都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

23 至于那位把尼罗河的这些现象归之于奥开阿努斯的作家，他的依据是含糊不清的，因此根本没有必要去反驳他了。就我而言，我从未听说过有一条叫作奥开阿努斯的河流。我认为那是荷马，或者是比他更早的一位诗人发明了这个名字，并且把它引用到自己的诗里。

24 以上我已经就有关这个难题的各种观点都提出辩难，现在我也许应该提出我个人的意见来了。因此，我首先着手解释一下，我怎么认识尼罗河的河水在夏季上涨的原因。在冬季的时候，太阳被风暴吹离了它原来的轨道而移至利比亚的上方。［２］这个最简短的结论，解释了尼罗河水位上涨的全部秘密。它依据的理由是：凡是距离太阳神最近的地区，或者太阳神直接通过的地区，就是最缺水的地区，那里的河水流量也因此而变得最小。

25 比较详细地加以解释，情况是这样的。太阳经过利比亚上空的时候，是以这样的方式对当地发生影响的。那些地方的空气一直是清新的，土地是温暖的，没有凛冽的寒风。因此，太阳经过那里的时候，对它们发生的作用就和在夏季它经过其他任何地方时通常发生的作用完全一样，这时太阳在天庭的中央。［２］这就是说，太阳把水吸了过来。太阳在把水吸过来以后，它再把水驱散到天上各个地区，而风就接住这些水，再把这些水分散，变为水蒸气；这样自然可以想见，从这个地区吹出去的风，即南风和西南风，都是带着最多的雨的风。［３］我个人认为，太阳每年从尼罗河里吸上来的水，并未完全释放出来，而是在它的周围保留了一些。当寒冬变得暖和一些的时候，太阳就重新回到它在天庭中央原来的位置上，开始均匀地从各个地区吸收水气。［４］到那时为止，其他的那些河流由于大量雨水的涌入而充满了汹涌的激流，同时土地也被冲出了沟壑。但是到了夏季，由于雨水减少，而太阳又吸收了它们的水分，这些河流的水位便下降了。［５］相反，尼罗河并不曾得到雨水的供应，其河水在冬季为太阳所汲取，因而它很自然地和所有其他的河流不同，它的冬季的水位比夏季要低些。在夏季，包括尼罗河在内的所有河流，河水都同样地为太阳所吸收，但是在冬季，只有尼罗河一条河的水被太阳所吸收。因此，我认为太阳是导致尼罗河出现以上特殊现象的唯一原因。

26 依我看来，也正是这个太阳，把它所经过的空间烤得灼热，才使埃及的空气变得如此干燥。因此，利比亚的上方地区也就变得四季如夏了。［２］假如我们把季节的位置调换一下，北风和冬季所处的位置，为南风和夏季的位置所取代；而另一方面，南风的位置变换为北风的位置，就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太阳被冬季和北风从天庭中央

驱赶出来，去往欧罗巴的上方地区，就如同今天到利比亚上方地区去一样。我相信，太阳通过欧罗巴时对伊斯特河所发生的作用，就像现在对尼罗河的作用是完全一样的。

27 至于为什么没有微风从尼罗河河面上吹出来，我对这件事的看法是，风是不可能从酷热的地方吹过来的，因为微风总是喜欢从某些寒冷的地方吹出来。

28 这些事情我们姑且讲到这里，现在再来继续叙述前面说过的话题，说说尼罗河天然河道。关于尼罗河源头的情况，和我交谈过的埃及人、利比亚人或是希腊人，没有人向我说过他们对此有多少了解，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埃及萨伊斯城雅典娜神圣金库的主簿。［2］当他说他对于尼罗河的源头了如指掌的时候，我觉得他看起来就是在跟我开玩笑。他这样讲述道："在底比斯的一个城市叙埃涅和埃列凡提涅[46]之间，有两座尖顶的山。一座叫作克罗斐山，另一座山叫作墨菲山。［3］尼罗河的源头就在这两山中间，这是一眼深不可测的清泉。它一半的水向北流入埃及，一半的水向南流入埃塞俄比亚。"［4］他声称，这眼清泉的源头据说不知道究竟有多深，因为埃及的一位国王普萨麦提库斯曾经试图测量它的深度，从而证实了这个事实。他制作了一根长达数千寻的绳索，把它沉到水源里面去，却没探摸到底。［5］通过这个主簿我了解到，如果他所讲的话还有几分可信的话，在源头的这个地方有一些强力的旋涡和一股回流，由于水流撞击两山而形成的冲力，致使这个测深度的绳索无法到达泉眼之底。

29 此外，关于这个话题我没有从任何方面得到任何知识。由于我亲自攀登上埃列凡提涅，并且对于那里以外的一些区域加以考察，然后我才得以获悉关于尼罗河更远河段的情况，结果是这样的：［2］如果一个人再从埃列凡提涅继续上行，地势渐渐升高。因此，在这一河段，人们需要在船只的两边拴上绳索拉拽，就好像人牵着牛那样，逆流而上。如果绳索突然中断，船就会被水流的力量带回到河的下游去。［3］这样的航行要持续4日才会到达，尼罗河这里的河道蜿蜒曲折，就像迈安德河一样，这样行进的距离总共有12斯科伊尼。[47]在这之后，就到达一个平坦的原野上，尼罗河在这里分成两支，因为在河流中间有一个叫作塔康普索的岛屿。［4］在埃列凡提涅以上的地区就有埃塞俄比亚人居住在那里，他们占有这个岛的一半，而埃及人占据另一半。从这个岛往上行进有一个大湖，而埃塞俄比亚的游牧民就居住在滨湖地带。过了这个大湖，又来到了流入这个大湖的尼罗河。［5］在这里，你得上岸，沿着河岸步行40日，因为尼罗河的河水中有突出水面的尖峰，水面下又有许多暗礁，这样人们

就不可能再乘船上行了。［6］当你在经历40日的步行过了这段河流以后，你又可以再乘船循着水路上行12天多，这段行程即将结束的时候，你会来到一个叫作麦罗伊的大城市。［7］这个城市据说是其他埃塞俄比亚人的首都[48]。当地居民只崇拜宙斯和狄奥尼索斯[49]两个神，他们对这些神都是非常尊敬的。这个城市城中有宙斯神的一个神谕所，这个神谕所指挥着埃塞俄比亚的战事；神谕命令他们什么时候出战，向哪个地方出征，他们就拿起武器奉命行事。

30 离开这座城市继续逆流上行，要花费从埃列凡提涅到首都麦罗伊所需的同样的时间[50]，你就会来到被称为“逃离者”的地方，这些“逃离者”被称为阿斯玛赫（*Asmach*）。这个词如果译成我们的语言[51]的话，意思就是“侍立在国王左边的人”。［2］这些“逃离者”是属于武士阶层的埃及人，人数有24万，他们是在国王普萨麦提库斯当政的时代来到埃塞俄比亚人这里的。他们逃走的原因如下。普萨麦提库斯当政之时，在埃及有三支卫戍部队：一支驻在埃列凡提涅城，用以对付埃塞俄比亚人；一支驻在培淣溪昂的达弗奈，用以对付阿拉伯人和叙利亚人；还有一支驻在马列亚，用以对付利比亚人。［3］现在，波斯人和在普萨麦提库斯的时代完全一样，仍然派卫戍部队驻守在达弗奈和埃列凡提涅。当时，碰巧其中有一支卫戍部队在三年期间没有被换防。于是兵士们到了三年快结束的时候，聚集在一起进行了商议，他们一致同意举行哗变，之后他们就开往埃塞俄比亚那边去了。［4］普萨麦提库斯听说了这个事变，就在他们的后面追赶，等他追上他们的时候，费尽了口舌来劝说他们，恳请他们不要离开他们故乡的诸神，也不要离弃他们的妻子儿女。但是，据说有一位“逃离者”指着自己的生殖器说：“无论我们走到哪里，我们都不愁找不到妻子儿女的。”［5］他们在到达埃塞俄比亚之后，主动投靠当地的国王，任由他来安置。作为报答，国王赠给他们一片土地（其所有者是与国王长期不和的某些埃塞俄比亚人），并且命令他们把上面的居民驱逐而取得这片土地。自从埃及人在这片土地上定居下来以后，埃塞俄比亚人熟悉了埃及人的风俗习惯，因而渐渐变得开化文雅了。

31 这样，关于尼罗河的河道，不仅是贯通埃及的这部分，还有从埃及的边界逆流向上，直到陆路和水路四个月路程的地方，我们都已有所了解。统计一下就可以知道，从埃列凡提涅去往“逃离者”的所在地，所需要的时间就是那么长。在那里，河水的流向是自西向东流的。从那里再向上，就没有人确切知道河道的流向了。那个地方是一片荒无人烟的地区，原因就在于那里气候太炎热。

32 事实上，我的确从库列涅当地的某些人那里听说过一些情况，现在我就来说说吧。他们说，有一次，他们前往阿蒙神的神谕

所，[52]在那里和阿蒙人之王埃特阿库斯交谈，谈话中间他们偶然提及尼罗河，说不知为什么居然没有人知道它的源头。埃特阿库斯听到这番话之后就说，过去有一些纳萨摩涅斯人曾到他的宫殿来，而当他询问他们是否能提供关于利比亚无人居住的地区的任何情况时，他们就向埃特阿库斯讲述了这样的故事。［2］纳萨摩涅斯人是利比亚的一个部族，居住在叙尔提斯，以及叙尔提斯以东不大的一个区域。［3］他们说，这个部族当中有一群粗蛮狂放的男青年，这些青年是某些首脑人物的子弟，他们长大成人以后，放荡不羁，恣意妄为，他们居然还用抓阄的办法选出他们中间的五个人到利比亚的荒漠地带去探险，看看他们是否能够深入到比前人所曾到达的还要遥远的地方。

［4］利比亚的北部海岸，从埃及直到远端的利比亚的索罗埃斯海角，整个这个地带居住着利比亚人的许多不同的部落；他们占据着整个这个区域，只有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某些居住地是例外。从海岸线和沿海居民的地区往上，利比亚的这一带就属于野兽经常出没的地区了；从野兽出没的地区再往上，是一片沙砾遍地的区域，这里水源极其匮乏，完全是一片荒漠。

［5］因此，这群青年就是担负着这个任务而被他们的同伴们派出来，他们随身携带着充足的饮水和食物；他们首先通过有人居住的地区，之后，他们就来到了野兽出没的地区；最后，他们从那里进入了沙漠地区。他们准备按照由东向西的方向穿越这片沙漠。［6］他们行进多日，穿越了一片大沙漠以后，终于来到了一个平原。他们看到，在这个平原上有些树；走近这些树的时候，看到树上长有果子，于是就去采摘。他们采摘果子的时候，看到一些比中等身材的普通人还要矮小的人[53]走过来，这些俾格米人逮住了他们，然后把他们带走了。纳萨摩涅斯人完全听不懂他们的话，他们也完全听不懂纳萨摩涅斯人的话；［7］他们被带着穿过一大片沼泽地带，最后到达一个城镇，那里所有人的身高和那些带领他们的人一样，而肤色也都是黑色的。有一条大河从这个城镇旁边流过，是自西向东流动的，河里面有鳄鱼。

33 现在，关于阿蒙人埃特阿库斯和他的故事，我就说这些了。我这里只是附带说说（根据库列涅人的说法），埃特阿库斯提到，那些纳萨摩涅斯青年安全地返回了自己的国家，而他们所到达的那个城镇的居民是一个以巫师为业的民族。［2］至于流过他们的城镇的那条河流，埃特阿库斯猜测它肯定是尼罗河。这个看法很有道理。因为尼罗河肯定是从利比亚流出来的，从利比亚的中央穿过，我从已知的部分来推想未知的部分，我猜想，如果从河口算起，它是发源于和伊斯特河[54]相同距离的地方。［3］伊斯特河发源于凯尔特人居住的

地方，在皮伦涅城附近，流经欧罗巴中部地区并将其一分为二。[55]凯尔特人居住在赫拉克勒斯柱以外，与欧罗巴最西端的库涅西伊人为邻。［4］因此，伊斯特河在最后注入黑海之前，曾经穿流整个欧罗巴；在黑海的伊斯特里亚入海，该城是米利都人的一个殖民地。

34 由于这条河[56]流经有人居住的那些地区，所以人们对它的河道了解得清清楚楚。但是尼罗河的源头却无人知道，因为它流经的利比亚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我对这条河所作的描述，是我竭尽全力探索所能够得到的情况。它是从埃及以外的地区流入埃及的。埃及几乎是正对着奇里乞亚的山区的。[57]［2］一个轻装的旅行者从那里出发径直走，可以在五日之内到黑海岸边的锡诺普。锡诺普与伊斯特河入海口隔海相望。因此，我的看法是，尼罗河穿过整个利比亚的长度等于伊特河的长度。关于尼罗河这个话题，我就说这么多了。

35 关于埃及本身，我必须多花些笔墨来评述了，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多令人惊异的事物，[58]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么多的难以用笔墨描述的巨大工程。［2］埃及的气候与世界其他各地不同，不仅如此，这里的河流也与其他各条河流不同，而且其居民的风俗习惯也大都和人类一般的风俗习惯迥然不同。他们上市场做买卖的都是妇女，而男子则坐在家里纺织；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织布时把纬线推到上面去，但埃及人把它拉到下面来；［3］埃及的妇女用肩担东西，而男子则用头顶着东西；妇女站着小便，而男子却蹲着小便。他们吃东西的时候是在户外的街上，大小便却不出自己家门。他们这样做的理由是，凡是不体面的但是必须做的事情应当秘密地来做，如果没有什么不体面的事情，就应当公开地来做。［4］无论是男神还是女神的祭司，都不能由妇女出任，但男子都可以出任。儿子除非是出于自愿，他们没有赡养双亲的义务；但是，作为女儿，无论她们愿意与否，都必须赡养双亲。

36 在其他的国家，祭司们都蓄着长发，但是在埃及，他们却是剃发的；按照其他地方的风俗，在服丧期间，死者的近亲都要剃发，但是在埃及，人们在任何别的时候都剃发，就是在他们有亲人去世的时候，他们反而留胡须、蓄长发。［2］所有其他的人一辈子生活都是和畜类分开的，但埃及人却总是和畜类居住在一起；所有其他的人是以大麦和小麦制作自己的食物的，但埃及人认为这样来维持生活是不体面的，因为在那里，他们食用的谷物是斯佩耳特（*spelt*），有些人称之为齐亚（*zea*）的小麦。[59]［3］埃及人是用脚来揉面的，但是他们却用手和泥土、拿粪便。他们是世界上仅有的割除包皮的民族—至少他们是，当然还要加上那些效仿他们的人。[60]他们的每个男子有两件外套，而妇女则只有一件；［4］他们把固定船帆用的环和

绳索安装在船的内侧，而其他的民族则安装在外侧。埃及人在书写和运算的时候，他们不像希腊人那样是从左向右运笔的，而是从右向左运笔；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坚持说，他们是向右，而希腊人是向左的。他们使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字，一种叫作圣体文字，另一种叫作俗体文字。[61]

37 他们信奉宗教，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虔诚得多。[62]他们有这样的一些宗教习俗：他们用青铜杯饮水，而且天天都要把杯子擦洗干净；人人都要这样做，没有人能够例外。［2］他们穿麻布的衣服，而且一向特别注意把衣服洗得干干净净。他们行割礼是为了洁净，认为洁净比体面更为重要。祭司们每隔一天[63]就要把全身剃一遍，当他们在执行供奉诸神的任务的时候，他们是不允许虱子或其他不洁之物附着在他们的身上的。

［3］祭司们的衣服是全麻制成的，他们的鞋是用纸草做的。他们是不许穿用其他材料制成的衣服或鞋子的。他们每个白天在冷水里沐浴两次，每夜两次。除此以外，可以说，他们还要遵守许许多多繁文缛节。［4］然而，祭司们也享受不少的优待。他们既不消费自己的任何财物，也不用花自己的钱去购买任何东西；他们每天都可以享用以神圣谷物做好的食物，还有提供给他们每个人足量的牛肉、鹅肉，以及一些葡萄酒。他们不许吃鱼，哪怕只是尝一尝。[64]［5］埃及人是从不播种豆子的，如果它是天然生长的，那么无论它是生的还是煮熟的埃及人都不吃；祭司们甚至连看它一眼都不准许，因为在祭司们看来，豆子乃是一种不洁之物。每一位神祇都由一个祭司团，而不是由某一位祭司来供奉的，祭司团有一个人担任首脑，即祭司长。如果他们当中有人去世，那么这个人的儿子就被指定来取代他的职位。

38 他们认为公牛是属于爱帕夫斯神[65]的，因此他们用下面的办法来检验公牛：为了这个目的，指定一位祭司来进行检查，看看在这头牛身上是不是可以找到一根黑毛，如果有的话，这头牲畜就是不洁净的了。［2］这位祭司要检查牛的全身，先是叫它站着，然后再叫它仰卧着；在这之后，他再把牛的舌头拉出来，然后根据那些规定的标志（我将在本书其他地方提及[66]）来看看是不是洁净；他还要检查尾巴上的毛，看它是不是自然生长的。［3］如果这头牛在所有这些方面都被宣布为洁净的话，那么这位祭司就把一张纸草卷到它的角上作为记号，抹上封泥，然后再用他（指环上）的印鉴在上面盖印。在这之后，这头公牛便被他们牵走了；凡是没有经过祭司这样鉴定过的牛，是严禁用作牺牲的，否则当事人将要受到死罪的惩罚。

39 他们是这样奉献牺牲的。[67]他们把加盖了印的牲畜牵到将用

来奉献的祭坛那里去，点燃木柴，然后把灌奠用酒洒在牺牲前面的祭坛上，同时呼唤神祇的名字；然后，他们就割断牲畜的咽喉，把它的头切割下来，［2］接着就剥下全身的皮。随后他们就端着牛头，对着它念一通咒语。如果那里有市场，而一批希腊商人就在那个城市里，那么他们就把这个牛头带到那里去立即出售；可是，如果在他们那里没有希腊人，那他们就把这个牛头抛入河里。［3］他们对着牛头念咒语目的是这样的：如果那些奉献牺牲的人，或者整个埃及的人遭遇任何不吉之事，他们祈求这不吉之事会转移到牛头上来。［4］对牺牲的头念咒以及用酒来灌奠，这些仪式是通行于全埃及的惯例，而且通用于各种牺牲。正因如此，埃及人是绝对不吃任何动物的头的。

40 然而，说起如何给牺牲剖腹，如何烧烤牺牲，对于不同的牺牲用不同方法。我现在要说说对于他们心目中最伟大的女神，也是用最隆重的节日来纪念的女神，所采用的方法。

［2］在剥去公牛的皮以后，他们就祈祷；在祈祷结束后，他们就把这头牛腹内的内脏和脂肪留在体内，其余的一律取出；然后他们再砍下它的四肢、臀部、前胛和颈部。［3］他们完成这些步骤以后，再把牛的体内塞满洁净的面包、蜂蜜、葡萄干、无花果、乳香[68]、没药[69]以及其他香料。这样装满之后，他们就用火烧烤这头牛，一边烧烤一边把大量的橄榄油浇到上面。［4］在奉献牺牲之前，他们实行斋戒，[70]当牺牲烧起来的时候，他们都以捶胸的方式哀悼，在捶胸哀悼仪式完毕以后，他们就用牺牲剩下的部分来举行宴会。

41 因此，埃及人是普遍地使用洁净的公牛和公牛犊来当作牺牲的。但是，他们却不许用母牛来当作牺牲，因为母牛是伊西斯[71]的圣兽。［2］这位女神神像的外形是一个妇女，但是长有母牛的一对角，因而和希腊人想象中的伊奥神[72]相似。埃及人无论男女老少，对于母牛的尊崇，都远远超过其他任何畜类。［3］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土生土长的埃及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会和希腊人接吻，也不会用希腊人的刀子、炙叉、锅，更不会去品尝用希腊人的刀子切割的、洁净的公牛的肉。

［4］牛死了以后，他们是以这样方法处理的：把母牛抛入河里，把公牛埋在城郊，不过要把一只角或是两只角露出地面以为标记。等牛的身体腐烂以后，在指定的日期，从一个叫作普罗索皮提斯的岛那里开来一条船，这条船的人们依次到各个城市去收集牛骨。［5］普罗索皮提斯岛实际上是三角洲的一部分，周边的长度为9斯科伊尼，[73]普罗索皮提斯地区有若干个城市，派船来收集牛骨的那

个城市叫作阿塔别齐斯。在那个城市里，有一座非常圣洁的阿佛洛狄忒神庙。［6］许多人从这个城市出发前往其他各个城市挖掘牛骨，然后把这些牛骨收集起来带走，全部埋到同一个地方去。他们采用和埋葬牛相同的办法，去埋葬其他家畜—按照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是不得屠宰任何一头家畜的。

42 拥有底比斯的宙斯神庙的埃及人，或者是居住在底比斯诺姆的埃及人，是不用绵羊，而是仅用山羊作为牺牲的。［2］因为埃及人除了共同崇拜伊西斯和他们所说相当于希腊的狄奥尼索斯的奥西里斯两个神以外，并不都是崇拜同样的一些神的。恰恰相反，那些拥有奉献给门德斯神[74]的神庙的人们，或是属于门德斯诺姆的人们却从不奉献山羊，而是用绵羊作牺牲的。［3］底比斯人，以及模仿他们习俗的人们，是这样解释这一风俗的起源的。他们说，“赫拉克勒斯希望无论如何都要面见宙斯，但是宙斯不愿意自己被他看到。最后，赫拉克勒斯不断地提出请求，宙斯就想出一个办法：［4］他剥下一只公羊的皮，把羊头割下来以后，再把羊头举在自己的前面，而把羊皮披在自己身上。宙斯就是在这样的伪装之下让赫拉克勒斯见到了他。”因此，埃及人就把宙斯神像的头做成公羊的头，而这个习俗又从埃及人传到了阿蒙人那里去；阿蒙人是埃及人和埃塞俄比亚人的混合移民，他们所用的语言也是介于埃及语和埃塞俄比亚语之间的。［5］因此，我认为，他们之所以自称为阿蒙人，是因为宙斯在埃及语里就叫作阿蒙。这就说明为什么底比斯人不把公羊用作牺牲，而把它们视为圣兽。［6］然而，在每年有这么一天，在宙斯的节日里，他们只宰杀一只公羊，剥下它的皮，把这张羊皮披到神像上面，就如同宙斯曾自己披上羊皮一样；然后，他们再把赫拉克勒斯的一座神像抬到宙斯神像的面前来。做完这些以后，所有来到神庙的人们便为这只公羊捶胸哀悼，然后把它埋葬到圣墓里去。

43 我听说，赫拉克勒斯乃是十二神之一。关于其他的赫拉克勒斯，如希腊人所熟悉的那位赫拉克勒斯，我在埃及的任何地方都听不到关于他的任何事迹。［2］可是，希腊人，即把赫拉克勒斯这个名字给予安菲特里昂的儿子的那些希腊人，是从埃及人那里取得这个名字的，[75]而不是埃及人从希腊人那里得来的。我认为，这件事是可以完全得到证实的，除了其他那些论据以外，还有这样一个事实，即赫拉克勒斯的父母安菲特里昂和阿尔克门娜都是出身于埃及的。而且，埃及人还宣称，他们对波塞冬和狄奥斯库里[76]的名字一无所知，并且没有把他们列入他们的诸神名单中去。［3］但是，如果他们从希腊人那里采用了任何神的名字，那么这些名字是最有可能引起他们的注意而念念不忘的。因为我完全确信的是，埃及人在当时是从事航海的，而有一些希腊人也是从事航海的，所以埃及对于这些神的

名字，可能比对赫拉克勒斯的名字更为熟悉。[77]［4］但是埃及的赫拉克勒斯是埃及人古老的诸神之一。他们强调说，在阿玛西斯当政之前一万七千年，那时诸神就由八位变为十二位，而赫拉克勒斯就是这十二神当中的一位。

44 我为了得到关于这些问题最确切的知识，专门从海上航行到腓尼基的推罗去。因为我听说，那里有一座赫拉克勒斯的神庙，是很受尊崇的。［2］我拜访了这座神庙，发现那里摆放着许多奉献品，其中有两根柱子，一根是纯金的，另一根是祖母绿的，夜晚来临的时候两根柱子显得金碧辉煌。我在和那里的祭司交谈期间，我询问他们这座神庙是何时修建的，［3］发现他们的说法和希腊人的说法大相径庭。他们说修建这座神庙之时，也正是这个城市奠基之时。这个城市的建立是2300年以前的事了。我在推罗还注意到另一座神庙，在那座神庙里供奉着的神和塔索斯的赫拉克勒斯是一样的。［4］因此，我又前去塔索斯，在那里我发现一座赫拉克勒斯的神庙，这是腓尼基人修建的。他们当时出海寻找欧罗巴，殖民于这个岛上。即使在这个时代，也比安菲特里昂的儿子在希腊的出生还要早五代。［5］这些探讨已经很清楚地证明，赫拉克勒斯乃是一位非常古老的神祇。我的意见是：修建和供奉赫拉克勒斯的两座神庙的那些希腊人，他们的做法是绝顶聪明的。在一座神庙里，赫拉克勒斯是奥林波斯的神，人们把他当作永生之神而向他奉献牺牲，而在另一座神庙里，人们是把他当作一位死去的人间英雄尊奉的。

45 希腊人讲过许多没有经过调查研究的故事，其中有下面这则关于赫拉克勒斯的荒唐无稽的故事。他们说：“赫拉克勒斯一到埃及，当地的居民就逮住了他，给他的头上戴上一个花环，然后把他带到一个庄严肃穆的队列中，打算把他当作牺牲献给宙斯。一开始他默默地跟着走，但当他们把他领到祭坛前面，开始举行奉献牺牲的仪式的时候，他就施展拳脚来自卫，把他们全都杀死了。”［2］在我看来，这个故事证明，希腊人完全不了解埃及人这个民族的性格和风俗。埃及人除了以洁净的绵羊[78]、公牛和公牛犊以及鹅用作牺牲以外，甚至连家畜都不用作牺牲的，怎么能相信他们用活人来做牺牲呢？［3］而且，赫拉克勒斯孤身一人，又怎么能够像他们所说的那样，仅仅以一个凡人的力量消灭成千上万的人呢？关于这些事，我说了这么多，但愿神祇或者英雄不会为此而感到不愉快吧！

46 上面我已经提到，埃及人是不用山羊（无论公的还是母的）做牺牲的，其理由是这样：那些被称为门德斯人的埃及人认为，潘恩[79]是在十二位神之前就已经存在的八位神之一。［2］在埃及，画家和雕刻家所表现的潘恩神，都长着山羊的面孔和山羊的腿，这和希

腊的情况完全一样。但是，他们并不相信潘恩神就是这样的形象，或以为他在任何方面与其他的神有所不同；至于他们为什么把他表现成这种形象，我想还是不说为好。［３］门德斯人崇拜所有的山羊，而且对公山羊比对母山羊更加尊崇，特别是尊敬放牧公山羊的人。有一只公山羊被认为是比所有其他的公山羊都更要受到尊崇，当这只山羊死去的时候，在整个门德斯诺姆都规定要举行大规模的哀悼。［４］在埃及语里，公山羊和潘恩都叫作门德斯。在我生活的这个时代，在这个诺姆还发生了一件咄咄怪事，一位妇女公开地和一只公山羊性交，这件事是众所周知的。

47 埃及人认为，猪是一种不洁净的畜类。如果一个埃及人在走路时偶然碰到一头猪，他就会立刻跑到河边，穿着衣服跳到河里去。同样，即使牧猪人是土生土长的埃及人，也是被禁止进入任何一座神庙的，而所有其他埃及人都可以进入；[80]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牧猪人，或是从牧猪人中间讨一个媳妇，因而牧猪人不得不在他们彼此之间通婚。［２］他们认为不应把猪作为牺牲献给任何神祇，只有对狄奥尼索斯和月神是例外；他们是在同时以这样的方式来崇奉这两位神的，在望月之时，他们向二位神祇奉献猪作为牺牲，随后就把这些猪吃掉了。埃及人自己也申辩说，他们有理由在这个节日中用猪做牺牲，而在所有其他时间就都憎恶猪，我虽然对个中缘由了如指掌，但我认为我在这里说出来是不适当的。

［３］下面我要说说他们是怎样把猪当作牺牲奉献给月神的。他们把牺牲屠宰之后，把它的尾巴尖、脾脏和大网膜放到一起，并且用从牺牲的腹部掏出来的全部脂肪覆盖起来，然后直接用火把它烧光。他们在奉献牺牲的当天把牺牲的其他的骨肉吃掉，而那一天就是望月之日；在其他的任何日子里，他们是连尝也不尝一下的。穷人家奉献不起活猪，就用面捏成面猪，焙烧之后作为牺牲奉献给神。[81]

48 对于狄奥尼索斯，每一位埃及人都在这位神祇的祭日的前夜，在各自家门口奉献一只小猪作为牺牲，然后把它交还给提供小猪的牧养者并由他带走。［２］在其他方面，狄奥尼索斯的这个节日的庆祝，几乎是与希腊人的狄奥尼索斯庆节一模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埃及人没有伴以合唱的舞蹈。他们还用发明的一种东西来代替男性生殖器，它就是大约有1腕尺高的人像，这个人像在小绳的牵引下可以活动，妇女们带着它到各个村庄去游行。这些人像的男性生殖器和整个人像差不多一样大，也可以在小绳的牵引下活动。一个吹笛者走在前面，妇女们跟随在后面，嘴里唱着纪念狄奥尼索斯神的赞美诗。［３］为什么人像的生殖器部分那样大，为什么又只有那一部分可以动，他们给出了神圣的理由。

49 我认为，阿米塞昂的儿子麦兰普斯[82]是不会不知道这个仪式的；而且我相信，他一定是很熟悉这个仪式的。麦兰普斯就是那位把狄奥尼索斯的名字、他的崇拜仪式以及带着男性生殖器游行介绍给希腊人的人。然而，他并没有彻底领悟全部的教条，因而他还不能原原本本地把所有教义都介绍过来。不过，从他那个时代以来，许多有智慧的人却已经把他的教义补充得更加完善了。可以肯定的是，带着男性生殖器的游行，就是由麦兰普斯引入希腊的；希腊人还从他那里学会了供奉狄奥尼索斯的仪式，而且他们现在还这样做。［2］因此，我坚持认为，麦兰普斯作为一位智慧的并且懂得占卜术的人，他通过在埃及所得到的知识而精通了狄奥尼索斯的崇拜仪式，他就把它稍加改变而引入到希腊来，同时他一定还引进了各种其他的风俗习惯。无论如何，我也不能同意这样的说法，认为希腊的狄奥尼索斯祭奠仪式和埃及的是如此相似，仅仅是一种巧合—如果是那样的话，希腊的祭仪一定是带有更多希腊特征的，也不会是最近才起源的了。［3］我更不同意这样的说法，说埃及人，或者任何其他人，是从希腊人那里学会这些风俗习惯的。我的观点是：麦兰普斯是从推罗人卡德摩斯以及从卡德摩斯自腓尼基带到现在称为波奥提亚的地方来的那些人们那里，学到了有关狄奥尼索斯祭奠的知识的。

50 几乎所有的神祇的名字都是从埃及传入希腊的。[83]我的调查研究证明，所有神祇都是起源于异乡[84]的；而我的意见是，［2］他们大多数是起源于埃及的。除了我前面所提到的波塞冬和狄奥斯库里之外，赫拉[85]、赫斯提亚[86]、塞米斯[87]、卡莉特斯[88]和涅雷德斯[89]这些名字，其他诸神的名字都是从远古时代就为埃及人所知晓了。我这样断言，是以埃及人自己的说法为依据的。他们说他们不知道名字的那些神，我认为除了波塞冬以外，都是希腊人从皮拉斯基人那里得知其名字的。[90]波塞冬这个名字，他们是从利比亚人那里得知的。在古代各个民族当中，只有利比亚人一直在崇拜这个神，也只有这个民族自古以来就有这样一个叫作波塞冬的神。埃及人在宗教上不同于希腊人，还在于他们是从不崇拜英雄的。

51 除了这里已经提到的这些风俗习惯以外，我将要介绍的其他许多风俗习惯，都是希腊人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但是，赫尔墨斯的那些阴茎勃起的神像，不是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而是从皮拉斯基人那里学来的；在所有希腊人当中，雅典人是首先学会制作这个的，后来雅典人又把它传授给其他希腊人。［2］因为恰恰就在皮拉斯基人到来并且和雅典人一起居住在他们的土地上的时候，雅典人正处于加入希腊人的过程中，因此皮拉斯基人也就开始被认为是希腊人了。任何人如果被传授以卡贝利[91]宗教密仪，他就会理解我的意思。［3］萨莫色雷斯人是从皮拉斯基人那里学到了卡贝利密仪的；他们在前往

阿提卡居住之前，是萨莫色雷斯的居民，并且把这种宗教密仪传授给当地居民。[92]［4］因此，雅典人就在所有希腊人中率先制作了赫尔墨斯的阴茎勃起的神像，这是他们从皮拉斯基人学来的习惯。关于这件事，这个民族（皮拉斯基人）曾讲过一个神圣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萨莫色雷斯的密仪中已做过解释了。

52 从前，皮拉斯基人奉献各种牺牲的时候都要向诸神祈祷，但是他们没有具体呼唤任何一位神的名字，或者说还没有给这些神取名字。因为他们还没有听说过任何一个神的名字。我是在多多纳听说此事的。他们之所以把他们奉为神明，是因为他们把万事万物以如此美妙的秩序布置和安排停当。［2］然而，在经过一个长时期以后，诸神的名字从埃及传到了希腊，皮拉斯基人学会了，但那时他们还不知道狄奥尼索斯；又过了很久，才学到了狄奥尼索斯的名字。于是他们立刻前往多多纳的神谕所去请示关于神的名字的事情。因为这个神谕所被认为是希腊最古老的一个神谕所，在那时也没有其他的神谕所。［3］皮拉斯基人询问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采用从异族人那里传过来的名字？”神谕吩咐他们采用这些名字。从那时起，皮拉斯基人在奉献牺牲的时候就使用这些神祇的名字了，后来希腊人又从皮拉斯基人那里学到了这些名字。

53 那么，诸神是从哪里产生的？他们是不是一直都存在？他们的外形如何？关于这些问题，可以说，希腊人是在不久之前才知道的。［2］我认为荷马和赫西俄德最早撰写诸神的谱系，并且给诸神取了绰号，他们还给诸神分配了各自的职责、职业，并且描述了它们的外形；我认为，他们生活的时代在我之前不过四百年。[93]［3］然而，有人认为还有一些诗人，他们生活在荷马和赫西俄德之前，在我看来，他们定然是更为晚后的作家。上述这些内容当中开头的部分是多多纳的女祭司讲的；关于荷马和赫西俄德的内容，则是我自己的看法。

54 下面关于希腊的多多纳神谕所，以及利比亚的阿蒙神谕所的故事，这些都是我在埃及听说的。这方面的资料提供者是底比斯的宙斯神的祭司。她们说，腓尼基人曾从底比斯带走了两个女祭司；故事还说，其中的一个人被卖到利比亚去了，另一个人则被卖到希腊去了。他们说，这两个妇女分别在这两个地方创建了神谕所。［2］我问祭司，他们怎么知道得如此确实，他们回答说，他们曾经四处寻查这两个妇女的下落，但是根本没有发现她们踪迹；后来，他们才听说我讲的这个故事。

55 这个故事是我从底比斯的祭司们那里听说的；然而，在多多纳，那些女祭司们是这样讲述这个故事的。他们说：“两只黑鸽子飞

离了埃及的底比斯，[94]一只飞到了利比亚，另外一只到这里；［２］后面的这一只落到一棵橡树上，口出人言，宣称它所在的那个位置，今后要建立一座宙斯神的神谕所；多多纳的居民知道这乃是上苍的旨意，于是他们立即动手建立了一座神庙。［３］飞到利比亚的那只鸽子，命令利比亚人在那里建立阿蒙神的一座神谕所。”这也是一座宙斯神的神谕所。这些故事就是多多纳的三位女祭司讲述的。在她们当中，最年长的是普洛门内亚，其次是提玛丽特，最年轻的是尼坎德拉。居住在多多纳神庙周边的其他的多多纳人对这个故事也是深信不疑的。

56 关于这件事，我个人的看法如下。我认为，腓尼基人带走了两位女祭司，并且把她们一个卖到利比亚，一个卖到希腊或者皮拉斯基亚（那时希腊被称为皮拉斯基亚）。［２］如果此事属实的话，那么，后面那个女祭司被出卖的地方，就一定是塞斯普洛提亚（塞斯普洛提人居住的地方）。[95]后来，她在那里遭受奴役期间，她在一棵橡树下修建了一座宙斯的神庙。因为她既然在底比斯是宙斯神庙的一名侍女，她应该记得她的故土的那座神庙的情况，这是合乎情理的。［３］之后，等她通晓了希腊语的时候，就建立了神谕所。她也提到，她的姊妹被拐卖她的那些腓尼基人给卖到利比亚做奴隶去了。

57 我认为多多纳的居民之所以把这些妇女称为鸽子，是因为她们讲异族话，因而在当地人看来这种话如同鸟叫一样。[96]［２］不久，鸽子就可以讲人话了，那是因为那位妇女学会了说他们听得懂的话；她以前是用异族语讲话，他们听起来就觉得像是鸟叫的声音。试想，一只鸽子怎么可能像人一样讲话呢？［３］最后，故事中说鸽子是黑的，是暗示这位妇女是一位埃及人。[97]可以肯定，埃及的底比斯和多多纳的神谕的特性是非常相似的；除了神谕的形式以外，用牺牲来进行占卜的方法也是从埃及人那里学来的。[98]

58 看来，埃及人还是首先创立向诸神举行隆重的集会、游行和法事活动的民族。希腊人从他们那里学会了所有这一切。因为在埃及，这些惯例是从远古时代一直流传下来的，而希腊的这些惯例只是不久之前才开始有的，在我看来，这是证实我上述观点的一个很有力的证据。

59 埃及人在一年之内不止举行一次隆重的集会，而是若干次隆重的集会。在这些集会当中，最主要的同时也是人们最乐于参加的，是在布巴斯提斯城[99]举行的纪念阿尔特密斯集会。在重要性方面，次于阿尔特密斯节的是在布西利斯举行的伊西斯节。布西利斯城位于埃及三角洲的中央，［２］在那里举行的集会是为了纪念伊西斯神，伊西斯在希腊语中是叫作德墨特尔。［３］在萨伊斯举行的纪念雅典

娜的集会是第三个最大的节日；第四个是在赫里奥波里斯举行的纪念太阳神的集会，第五个是在布托举行的纪念列托神的集会，第六个是在帕普雷米斯城纪念阿瑞斯的集会。

60 在布巴斯提斯城举行的集会，情况是这样的：男男女女都在一起乘船前来，每条船上都乘坐着许多人，一些妇女打着手里的响板[100]，一些男子在整个的行程中吹着笛子。其他的乘客，不论男女，都在唱歌和鼓掌。［2］他们在前往布巴斯提斯的途中，当路过两岸的任何一个城镇时，他们都靠近岸边；这时，一些妇女继续打着响板唱着歌，一些妇女高声向那个地方的妇女开玩笑，同时还有些妇女在跳舞，再有一些妇女站起来撩起衣服，露出自己的身体。他们就这样一路行进通过河道，然后来到布巴斯提斯；［3］在那里他们用大量的牺牲来庆祝节日。在这个节日里所消耗的葡萄酒比一年之内其余时间消耗的所有的酒还要多。参加集会的人数，即使不算小孩，单是成年男女，根据当地人的说法，就有70万人。

61 在布西利斯[101]城举行的纪念伊西斯神的仪式，我已经说过了。在那里，全体群众，成千上万的男男女女在牺牲式结束时捶胸哀悼。他们是在纪念一位神，至于这位神的名字，由于宗教上的禁忌我就不说了。[102]［2］居住在埃及的卡里亚人在这个日子里做得比当地人还要过火，这些卡里亚人甚至用小刀割破自己的脸颊。他们这样做，就可以让人们看到，他们不是埃及人，而是异邦人。

62 在萨伊斯，当他们举行集会奉献牺牲的时候，有这样一个夜晚，那里所有的居民都在自家房子周边点上许多油灯。他们所用的油灯是盛满油盐混合物的一种碟状器皿，灯芯就浮在油上。这些油灯整夜都点着，因此这个节日就被称为“灯节”。［2］那些未能参加节日的埃及人，在节日当天夜里，也要和其他人一样小心守夜，保持油灯明亮。这样的灯节不限于萨伊斯一城，而是遍及于埃及全境的。至于为什么他们要特别供奉这一夜，为什么在这一夜里油灯不熄，那都是有其宗教上缘由的。

63 在赫里奥波里斯和布托，人们到那里去集会只是为了奉献牺牲；但是在帕普雷米斯，人们除了和其他地方一样要奉献牺牲和举行仪式以外，还有这样一种风俗。当太阳西下的时候，只有几个祭司继续留在神像附近，大多数祭司手持木棍，站在神庙入口的地方。站在这些人对面的有一千多人，他们和另外那些人一样，手持木棍在那里立誓。［2］原来保存在一个裹着金箔的小木祠里面的神像，在节日开始的前一天，已从一座神庙搬到另一个圣堂去了。负责照料神像的少数祭司，把神像和那个小木祠一起放到一辆四轮车上拖着。守在神庙门口的另外那些祭司不许它进去。于是那些立誓者走上前来，站在

带神像的一方和对方争吵，他们向守门的人动武，后者肯定要进行抵抗。［3］一场以木棍为武器的激烈械斗就开始了，双方都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我相信，许多人因伤而毙命。虽然埃及人坚持说，在械斗中从未死过一个人。

［4］[103]关于这个节日，当地人作出了这样的补充说明。他们说，阿瑞斯神的母亲过去居住在这座神庙里；阿瑞斯并不是在自己母亲的膝下长大的，但是在他长大成人之后却很想去见见他的母亲。因此，他来到神庙门前，但由于那些侍者此前从来没有见过他，因而不肯放他进去，结果他就只好待在外面。于是，阿瑞斯去了另一个城镇，纠合了一群人，在这些人的帮助下狠狠地收拾了那些侍卫，强行进去见到了自己的母亲。因此，他们说，在这个节日里就有了举行一场械斗，以纪念阿瑞斯。[104]

64 埃及人第一个在宗教上作出这样的规定：在神圣的区域内不得与妇人发生性关系，而在性交之后如不沐浴，也不得进入神圣区域。几乎所有其他民族，除了希腊人和埃及人以外，都不大在意如何处理此事，他们认为在这件事上人类和畜兽一样，不应该有什么约束。［2］他们说，人们可以看到各种兽类和鸟类在神庙和圣域之内交配，而如果神不喜欢它们这样做，这样的事就一定不会发生。这是他们为自己这一习俗辩护的论据，但我本人决不支持这个论据。

65 在这些方面，埃及人和关于他们神圣体系的所有其他方面一样，都是特别小心谨慎地恪守规矩的。[105]

［2］埃及虽然和利比亚接壤，但这个地方的野兽并不是很多。[106]在这个国家，所有的兽类，不管是家畜还是其他，都被认为是神圣的。如果我要解释为什么把它们作为圣兽奉献给诸神的话，那我就不得不说说宗教方面的问题，这又是我特别不想展开讨论的。到目前为止，我所涉及的有关宗教方面的内容，都完全是出于不得已我才加以介绍的。

［3］下面就是他们对待动物的习俗。每一种类的动物都指定一些看护者，有男的，也有女的，他们的任务就是照看它们。这个职务是父子相传的。［4］各城市的居民在他们对任何一个神立誓的时候，他们都要以下面的形式，向属于这个神的动物奉献一些东西。在他们立誓之后，他们就给自己的孩子剃发，或是剃光、或是剃一半、或是剃三分之一，然后把这头发放在天平上称量，以确定同样分量的银子。无论头发的重量是多少，都要把同等分量的银子交给这些动物的看护者[107]，于是看护者就用这些银子购买鱼，切碎了用来喂它。［5］这鱼就是它们的食物。如果有人杀死了一只圣兽，如果他是故

意的，他就要被处以死刑；如果是误杀，那他就要按照祭司所开出的罚单，赔付相应数量的罚金。但是，如果有人杀死了朱鹭或鹰，无论是故意还是误杀，都必须处以死刑。

66 在埃及，家畜的数量很多，若不是在猫的身上发生过这样的事，那其数量就还要多。原来，母猫产崽的时候，它们就不愿和公猫住在一起，但是公猫想重新和母猫住到一起，而又无法征得母猫的同意。［２］于是公猫们就想出这样一种办法：它们逮住小猫，偷偷地带出来杀死，但是并不吃掉它们；母猫既然失去了小猫，渴望再把小猫补上，因此它们就愿意再次与公猫同居了，因为它们特别喜欢有小猫。

［３］在埃及，每当火烧起来之时，在猫身上就会有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居民们不管火在那里随便怎么烧，却一个个相距不远地站立在四周注视着猫，然而这些猫有的穿过人墙，有的跳过人墙，一头扎进火焰里。［４］一旦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埃及人就会陷于深深的痛苦之中。如果一只猫在私家住宅自然地死亡的话，那么这家里的所有人都要把眉毛剃去；如果是一条狗死了，他们就要剃头和全身。

67 死猫都要送往布巴斯提斯城，在那里制成木乃伊，然后埋葬在某些神圣的场所。狗是埋葬在它们各自所在城市的圣墓里。埋葬猫鼬的习俗和埋葬狗是一样的。相反，鹰和鼠类却要移送到布托城去埋葬，朱鹭则要送到赫尔摩波里斯去。［２］如果发现了在埃及罕见的熊以及比狐狸大不了多少的狼的尸首，则是就地掩埋。

68 鳄鱼具有以下一些特性：在冬季的四个月里，它不吃任何东西；它是水陆两栖的四足动物。母鳄在岸上产卵和孵化，它们一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旱地上度过，但是夜间它们返回河里，因为夜间的河水比夜里的空气和露水要温暖些。［２］在我们知道的所有动物当中，这是一种能够由最小长到最大的动物。因为鳄鱼卵比鹅蛋大不了多少，而小鳄鱼和鳄鱼卵的大小相当。可是，它成年之后，这个动物身长常常可达17腕尺[108]甚至更长。［３］鳄鱼的眼和猪眼相似，长着和它的体格成比例的巨大的尖牙利齿。鳄鱼和所有其他动物的不同之处，就是它没有舌头。它的下颚不能动，在这一点上它也是独一无二的，它是世界上唯一一种上颚动而下颚不动的动物。［４］鳄鱼还长有强有力的爪子，背上有难以穿透的鳞甲。它在水里看不见东西，但是在陆地上它的视觉敏锐。既然它主要生活在水里，因此它的嘴里常常满是水蛭。其他的鸟兽看到鳄鱼都会逃避，但是它却和一种叫作柳莺[109]的小鸟和平相处，因为这种小鸟可以为它做事。［５］原来，每当鳄鱼从水里来到岸上的时候，它总是习惯于面向西方张开大嘴躺在那里。这时，这种小鸟就到它的嘴里去啄食水蛭。鳄鱼喜欢柳

莺对它的恩惠，因此它也注意不去伤害柳莺。

69 埃及人当中有人把鳄鱼尊为圣兽，也有人把它视为敌人。居住在底比斯附近的人们，以及居住在莫伊利斯湖周边地带的人们特别尊敬鳄鱼。［2］在我提及的这些地方，居民每人都特别养一只鳄鱼，训练它，要它听使唤。他们把熔化的石头[110]或是黄金的耳环给鳄鱼戴在耳朵上面，把脚环套在它的前爪上面，每天给它一定数量的食物和一些活物吃；他们在它活着的时候尽其所能好好照看它，在它死后把它制成木乃伊，再埋到圣墓里去。［3］另一方面，埃列凡提涅的人们不仅根本不觉得鳄鱼是神圣之物，他们甚至以鳄鱼为食。在埃及语中，人们不称它们为鳄鱼，而称之为坎普萨（*champsae*）。鳄鱼[111]这个名字是伊奥尼亚人给它取的，因为它的外形和一种出没于伊奥尼亚墙壁上的、被称为克洛科第罗斯的蜥蜴十分相似。

70 捕捉鳄鱼的办法是多种多样的。我现在只是说说我认为最值得叙述的那种方法。他们把一块猪脊骨肉挂在钩上作饵，把这块肉放入河水中，这时猎人自己在岸上牵着一头小猪，并且不断地抽打这头猪。［2］鳄鱼听见猪叫就循着叫声赶过来，碰到这块猪脊骨肉就迫不及待地把它吞下去。这时岸上的人们就开始拉拽钓绳。当他们把鳄鱼拖上岸的时候，猎人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用泥巴糊住它的眼睛。只要把它的眼睛糊住了，鳄鱼便很容易被制服了，否则的话，要控制它可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71 在帕普雷米斯诺姆，河马[112]被作为一种圣兽，但在埃及的其他地方都不是这样。河马的外形是这样的：它有四条腿，有像公牛那样的分瓣的蹄子，鼻子扁平。它长着马的鬃毛和尾巴，有向外突出的大牙，吼叫的声音和马嘶一样。它的大小相当于体型最大的牛。它的皮肤是如此地粗厚，在晾干以后可以用来制作标枪的柄。

72 在尼罗河里也有水獭，水獭也被认为是神圣之物。在鱼类中，只有两种是被视为神圣的。一种是被称为列皮多图斯的鱼，一种是鳗鱼。这两种鱼以及禽类当中的尼罗河鹅，都被认为是尼罗河的神圣之物。

73 埃及人还有一种称为菲尼克斯[113]的圣鸟。我自己除了在图画中见过这种鸟以外，从来没有看见过真正的菲尼克斯。事实上，在埃及，它也是一种极其罕见的鸟类。根据赫里奥波里斯人的说法，每隔五百年，只有在老鸟将死的时候，它才到那里来一次。［2］如果这种鸟就像图画上的那样，那么它的大小和外形是这样的：它的羽毛部分是红的，部分是金色的，而它的轮廓和大小几乎和鹰完全一样。［3］埃及人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这种鸟做了些什么，但我认为这

个故事是不可信的。他们说，这种鸟是一路上从阿拉伯带着全身包裹着没药[114]的父鸟来的，它来到太阳神的神庙，在那里埋葬父鸟。［４］他们说，为了能够带上父鸟，它首先用没药做一个它可以带得动的球，并且试过其分量，然后它把这个球啄空，把它的父鸟放进去，再把球中的空隙用没药塞满。于是，这个球就又和原先实心球的重量完全相同了。它这样把父鸟包裹起来以后，带着这个球前往埃及，把它安放在太阳神的神庙里。这就是他们所讲述的关于这种鸟的故事。

74 在邻近底比斯的地方，有一些对人完全无害的圣蛇。[115]它们个头都很小，头顶上还长着两只角。这些蛇死去以后，人们把它们埋葬在宙斯神的神庙里，因为这些蛇都是宙斯神的圣物。

75 有一次，我前往阿拉伯半岛的一个地方（差不多在布托城的正对面），去调查关于带翼的蛇[116]的事情，在我到达那里的时候，我看到了数不清的蛇的脊椎骨和肋骨，蛇骨有许多堆，有大堆，有小堆，有中堆。［２］蛇骨堆放之地在山间狭窄通道进入平原的入口处，峡谷通向和埃及的大平原相连接的一片开阔的平原。［３］故事还讲到，春天到来的时候，翼蛇就从阿拉伯半岛向埃及飞来，但是在这个峡谷的地方遇到一种叫作伊比斯的鸟，这种鸟不许它们去埃及，把它们全部杀死了。［４］阿拉伯人说，埃及人是由于伊比斯鸟对他们所做的好事而对它非常崇敬，埃及人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76 伊比斯鸟全身漆黑，两条腿类似于鹤的腿。鸟嘴深度弯曲，大小和秧鸡相当。这就是与翼蛇搏斗的那种黑色伊比斯鸟的外形。［２］伊比斯鸟有两个明显有别的品种，比较常见的一种，头部和整个颈部是没有羽毛的；它们的羽毛是白色的，头、颈、翅膀尖和尾巴部分都是漆黑的；鸟的腿和嘴与另外一个品种的伊比斯鸟无异。［３］翼蛇的样子和水蛇一样。它的两翼上没有羽毛，很像蝙蝠的两翼。这样，关于圣兽这个题目，我就说这些了。

77 至于埃及人本身，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在谷物产区[117]的那些人，比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都更加专注于保存过去的记忆，而在我所调查采访的人们当中，从来没有人像他们这样有这么丰富的历史知识。

［２］他们的日常生活方式是这样的。在每一个月里，他们连续三天服用催吐剂，他们通过催吐和灌肠来达到保健的目的。因为他们有一种信念，认为人之所以得病，全是由他们所吃的东西而引起的。［３］我相信，即使没有这个保健方法，埃及人也是世界上仅次于利比亚人的最健康的人—在我看来，其原因就在于那里四季的气候没有

什么突然的变化；而季节的变化特别是天气的变化，一直是导致疾病侵袭人类的原因。

［4］他们所吃面包是用一种小麦做的，他们做成一块块的面包，埃及语称为库列斯提斯（*kyllestis*）。他们饮用一种用大麦酿造的酒；因为他们当地是没有葡萄的。他们要生吃多种的鱼类，或者把鱼腌咸，或者把鱼晒干，然后生吃；［5］鹌鹑、鸭子和小鸟也都是生吃的，只需用盐腌一下。所有其他各种禽、鱼，除去埃及人认为属于神圣之物的以外，都是在用火烤或是用水煮了之后才吃的。

78 在富人的社交聚会上，当宴会即将结束的时候，就会有一位侍者带着一个棺材模型上来，展示给每一位赴宴的客人，棺材里面装着一具木质的尸首，雕刻、描绘得非常逼真，长度约为1腕尺或2腕尺。侍者在把这个东西给每一个人看过之后，说："开怀畅饮吧！尽情欢娱吧！你们看看这个：你们死后都是这个样子哟！"

79 他们遵守着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并且不采用任何其他民族的做法。他们的许多习俗都是值得记载的，除此以外还有这样一个风俗：就是他们的"林努斯歌"（*Linus*），这首歌不仅在埃及，还在腓尼基、塞浦路斯以及其他地方以不同的名字传唱；［2］这首歌看来就是在希腊人中间传唱的那同一首歌，希腊人称之为林努斯。[118]在埃及，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让我感到惊讶不已，其中之一就是：埃及人究竟是从哪里得到林努斯这首歌的？看来，他们是从远古时代开始就一直传唱这首歌了。在埃及语中，曼涅洛斯[119]就相当于林努斯。［3］埃及人告诉我，说曼涅洛斯是他们第一个国王唯一的儿子，他夭折了，因此埃及人便为他唱这首挽歌向他致敬；于是，他们就是这样有了第一首也是唯一的一首歌。

80 埃及人还有一种风俗，在希腊人当中只有那些被称为拉栖代梦人的和他们有相似的风俗。年轻人在路上偶遇年长的人时，要避到一旁让路；而当年长的人走近年轻人时，年轻者要从座位上站起来。［2］但是，埃及人第三点习惯和希腊所有各族都不一样，那就是路上的行人互不以话语问候，只是把手沉到膝部，鞠躬行礼。

81 他们穿着一种麻布的衣服，衣服的边下垂至腿部的四周，这种衣服称为卡拉西里斯（*calasiris*）；然后在这件衣服的外面罩上一件白色的羊毛外衣。然而，按照他们的宗教习俗，毛织品是禁止带入神庙，也是不许和人一同下葬的。［2］在这一点上，他们的习俗与奥尔弗斯教和巴基斯教的教仪相同，但是这实际上是埃及人的和毕达哥拉斯的教规；因为凡是被传授以这些教仪的人，皆不得身着毛衣下葬。关于这个规矩，自有其宗教上的理由。

82 同样，埃及人还有这样的发明：把每一个月都分配给一位神，把每一天都视为神圣的；他们可以根据一个人的生日而说出这个人的命运如何，[120]一生的结果如何，性情癖好如何—这些发明给作诗的希腊人提供了素材。

［2］埃及人所发现的预兆，比所有其他民族所发现的总和还要多。每当一件令人惊异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就注意观察并且记载下其后果；于是，如果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他们就料想会发生同样的后果。

83 至于他们的占卜术，他们认为，那只是某些特定的神才具有的本领，而绝不是任何凡人可以具备的。在那里，有赫拉克勒斯、阿波罗、雅典娜、阿尔特密斯、阿瑞斯和宙斯诸神的神谕所。除此以外，在布托城还有一个列托的神谕所，这个神谕所是比其他所有的神谕所要更受尊崇的。各个神谕所的占卜术并非单一模式，而是各种各样的。

84 在他们那里，医术是这样分工的；每一个医生专治一种病，不治更多的病。[121]因此，埃及国内的医生数量很多，有治眼的，有治头的，有治牙的，有治肠子的，还有治各种疑难杂症的。

85 下面就是他们哀悼和埋葬死者的方法。任何家里死了一个重要人物的时候，家中所有的妇女就把泥巴涂抹在她们自己的头上，有时甚至也涂抹在脸上。然后，她们就离开家中的尸体，到城中的各处巡行哀悼，她们的外衣系上带子，但胸部则要袒露出来，一边行走，一边捶胸哀悼。所有的女性亲戚都和她们一起哀悼。［2］而男子则在另一边捶胸哀悼，衣服也同样要系上带子。等到这些仪式结束之后，他们把死者的遗体送去制作木乃伊。

86 在埃及，有一批人是专门制作木乃伊的，他们以此作为正当的行业。［2］当一具尸体送到他们那里去的时候，这些人就把涂画逼真的木制尸体模型展示给送尸体的人们。他们说，有一种最完美的制作木乃伊的手艺，掌握这门技艺的人，由于宗教禁忌我是不能说出来的。他们提到的第二种方法不如第一种完美，价钱也便宜一些，第三种方法是最便宜的。木乃伊的制作者在做完这些介绍之后，就问尸体的主人，问他们准备用哪种方法来处理尸体。于是，尸体的主人就作出答复。［3］他们在把价钱敲定之后就离开那里，而那里的制作者就动手把尸体制成木乃伊。制作木乃伊的方法如下：[122]如果他们使用最完美的方法来制作的话，他们首先从鼻孔中用铁钩掏出脑子，掏出部分脑子以后，再把一些药物注入颅腔，去清洗其他部分。［4］接下来，他们用埃塞俄比亚石制成的利刀，在侧腹上切一条口

子，取出全部的内脏，把腹部清理干净，用椰子酒（通常混以捣碎的香料）加以冲刷。［5］这一步完成后，用捣碎的纯没药、桂皮以及除乳香以外的其他香料填到里面去，再照原来的样子缝好。之后，这具尸体要在硝石当中放置70天。[123]70天期满—绝对不能超过这个时间—［6］他们就来清洗这具尸体，把尸体从头到脚用细麻布的绷带包裹起来，外面再涂抹上一层埃及人常常用以代替普通胶水使用的树胶。［7］尸体就以这个样子送还给他的亲属，亲属把它安放到特制的人形棺材里去。他们把棺材盖关上，把它安放在墓室里，靠墓壁放着。

87 这就是费用最高的那一种处理尸体的方法。[124]如果人们想少花些钱，而选择了第二种方法，那么其制作程序如下：［2］木乃伊制作者先把注射器装满杉树制造的油，然后把它注射入尸体的体内，既不切开尸体，也不掏出脏腑。注射是从肠道进入腹腔的。注射后封住肛门以防倒流。然后按照规定的日期把尸体安放在硝石里，规定期满，他们就让杉树油再流出来。［3］由于杉树油的作用，整个肠胃和内脏都变成了液态。同时，硝石已经分解了肌肉，因而这时候的尸体只剩下皮和骨了。尸体经过这样处理后，就归还给死者的亲属，再也不做另外的处理了。

88 较为贫穷的阶层的人们是用第三种办法来制作木乃伊的。这种方法就是把腹部用泻剂清洗一下，然后把尸体放到硝石里安放70天，期满立即把它交由死者的亲属带回去。

89 那些有身份的人物的夫人们在她们死后，其尸体并不是马上被送去制作木乃伊，事实上那些容貌美丽的女子和贵妇人也是如此。她们是在死后的三四天[125]，［2］其尸体才被送去制作木乃伊。这样做的原因是为了防止木乃伊制作者奸淫她们的尸体。据说，曾经有一位木乃伊制作者被发现污辱了一个去世不久的女尸，而遭到了他的同行的谴责。

90 无论何时，也无论他是一个埃及人，还是一个外国人，只要他是掉进鳄口而丧命或是落入河水而溺毙的，那么发现这具尸体的地方的附近城市的居民，必须依法把他制成木乃伊，并且尽可能隆重地把它安葬入圣墓。任何一个人，甚至死者的朋友或亲属，都不得触摸这具尸体，只有尼罗河的祭司才能够用手去触摸这具尸体—他们认为这具尸体不是凡人的—祭司们亲自料理这个人的丧事并把它移入坟墓。

91 埃及人反对采用希腊人的风俗习惯，简单地说，他们是反对采用任何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的。这种想法在全体埃及人中间都是很

普遍的。但是，在底比斯诺姆，在尼阿波利斯附近的一个叫作凯密斯的大城市的人们是例外。[126]［2］这里有一座供奉达奈[127]的儿子柏修斯的四合院。四合院的周围长满了枣椰子树，院落的前面是一条由一块块巨石砌成的通道，有两座巨大的石像矗立在旁边。在院子里面有一座神庙，神庙里有柏修斯的神像。［3］根据凯密斯人的说法，柏修斯常常在他们面前现身，有时在这个神圣区域内，有时在空旷的国土上。人们还经常可以找到他穿过的一只鞋，足有2腕尺长。他们断言，自从这只鞋被发现，全埃及便大为繁荣起来了。［4］在崇拜柏修斯的时候，他们使用了希腊的仪式。在节庆活动的时候举办包括各种竞赛在内的竞技会，奖品为家畜、外衣和皮革。［5］我调查过此事，询问过凯密斯人，为什么柏修斯只在他们这里现身，而不在埃及的其他地方现身；为什么他们要举行竞技比赛，而与其他埃及人有所不同。他们回答说，因为柏修斯就出身于他们这一座城市。渡海前往希腊的达纳乌斯[128]和林凯乌斯就是凯密斯人，而柏修斯就是他们的后裔。［6］在追溯家谱的时候，他们还说，当柏修斯为了这样的目的（希腊人也这样认为），即为了从利比亚带走戈尔贡的头，而来到埃及的时候，他造访凯密斯，并承认他们是他的同胞亲属—他在他离开希腊之前，就从他的母亲那里听说过他们城市的名字。他们说，柏修斯命令他们举办竞技会以纪念他，这就是他们保持这个习俗的原因所在。

92 以上所说的这些风俗习惯，是那些生活在沼泽地带的埃及人的。沼泽地带的居民的风俗习惯，与其他地方的埃及人是一样的。无论是我已经提及的那些方面，还是他们的婚姻方面，都是如此。每一位埃及男人只娶一个妻子，这点和希腊人一样。

但是，为了使食物的费用节省一些，沼泽地带的居民养成了下面一些特殊的习惯。［2］当尼罗河水位上涨，河水淹没了两岸平原，这期间在平原的水中生长着大量的百合—埃及人称为罗图斯（*lotus*）[129]，他们把这种百合采下来放在太阳下晒干，然后他们再从百合的中央取出像罂粟那样的东西，把它捣碎并用它焙烤，做成面包。［3］这种罗图斯的根也可以食用，而且味道香甜；它是圆形的，大小和苹果差不多。［4］在埃及的河里，还生长着另外一种百合，这种百合类似于玫瑰。它的果实和花长在不同的茎杆上，并列而生，果实的外形几乎和蜂巢一模一样。它里面有许多橄榄核大小的种籽，这些种籽可以生吃，也可以晒干了吃。［5］纸草年复一年生长在沼泽地里，他们把纸草拨出来，把它一刀两断，上部割下来作为其他的用途，下面剩下的大约1腕尺长的部分或者食用，或者出售。凡是想享受一下纸草的绝佳美味的人，就把它放到灼热的密封瓦罐里去烘一下再吃。然而，这些居民中也有一部分人是完全以吃鱼为生的。他们一

捉到鱼，就把它们的内脏取出来，然后把它们挂起来晾晒，等鱼干了就成为他们的食物了。

93 河里是见不到群居性的鱼类的，它们通常都生长在湖里。到了繁殖季节，它们就成群地向大海游去，雄性的鱼在前面领游，一边游，一边射出它们的精子，雌性的鱼紧跟在后面，迅速地把这些精子吞下去。从这时起雌鱼就受精了。[130]［2］它们在海里要待一个时期，受精卵开始发育，这个鱼群就向自己的老家回游。不过，现在领游的是雌性的鱼，而不是雄性的鱼了，它们成群地游在前面，并且像雄性的鱼那样，一颗一颗地放出它们那谷粒般的卵，而跟在后面的雄性的鱼吞食这些卵，每一颗卵，就是一尾鱼苗。[131]那些没有被雄鱼吞食的受精鱼卵，它们就由鱼苗逐步成长起来。［3］那些在游向海中时被捉住的鱼，在它们的头部的左侧有伤痕，在从海中游回时被捉住的鱼，在它们的头部的右侧有伤痕。[132]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就在于它们顺着尼罗河向大海的方向游去时，它们紧挨着左岸，而在它们逆向回游的时候，仍旧紧挨着同一岸边[133]，并且不断地蹭着、触着岸边。［4］我相信这是它们害怕急流的巨大冲力会使它们脱离行进的路径。［5］当尼罗河开始涨水的时候，河水漫过河堤，在河流附近低洼地和沼泽地首先开始积满了水；而在这些地方涨满了水的时候，它们里面很快就有很多小鱼了。［6］我认为，我是知道这些小鱼从哪里来的。当头一年尼罗河水位下降的时候，鱼群虽然要随河水撤退，但它们在离开之前就已经把卵产在岸边的泥里；这样，等到来年季节一到，河水又泛滥了，这些鱼卵很快就孵化出鱼来。关于鱼的事情就说这么多了。

94 居住在沼泽地带的埃及人，使用一种用蓖麻子制造的油来涂抹身体，他们称这种蓖麻油为“吉吉”（*kiki*）。他们在河岸、湖边种植这种植物；而蓖麻在希腊是野生的。［2］埃及种的蓖麻结子丰富，但是它的气味不好闻。人们把这种蓖麻子收集起来，然后或是捣碎和压榨，或是在烘烤之后再煮，把从里面流出的液体收集起来，可以得到一种油质的液体，它和橄榄油一样可以用于点灯，只是它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

95 埃及人为了对付成群出没的蚊子，想出了这样的办法：居住在比沼泽地带要高的人们，他们可以爬到高高的楼顶上去过夜，因为风使蚊子无法飞到那么高的地方；［2］在沼泽地带居住的人们，他们没有楼阁，每个人都用一张网替代。他们白天用这张网捕鱼，夜里就把这张网撑起来，在网里面铺上床，钻进去睡觉。［3］即使他穿着外衣或裹着亚麻布睡觉，蚊子也会把它叮透的；但是蚊子不想穿过渔网去叮咬里面的人。

96 在埃及，他们用来运货的船是用一种橡胶树[134]制造的，这种树的外形酷似库列涅的莲花，从这种树里可以获取树胶。他们从这种树上切下2腕尺长的木板，把它们像是砌砖那样排列在一起[135]。［2］然后他们就把这些木板紧紧固定在一排长长的木梁之上，直到船帮造成；接下来，他们用横梁把两侧的船帮上缘固定在一起。他们造船是不用肋材的，但是用纸草来从内侧填补缝隙。［3］每一条船都有一个舵，舵就从龙骨的孔直穿过去。船桅是橡胶树木料做的，帆是用纸草做的。除非强风持续吹，否则这种船是不能逆流行驶的。因此，逆流而上的时候需要岸边的纤夫牵拉着；在顺流而下的时候，他们是这样处理的：［4］每一条船都有一个用柽柳[136]木制造的筏，以一根芦苇绳把它和船拴系在一起，还拴着一块重2塔连特的穿孔的石头。木筏用一根绳子和船系在一起，在顺河而下时漂在船的前面，石头也用一根绳子拴在船尾。［5］这样，木筏在水流推动下，迅速下行，拖着后面的“巴利斯”（*baris*，他们是这样称呼这种船只的）前进；而吊在船尾的河水深处的那块石头，它的作用则是保持舰船走直路。在埃及，这种船是很多的，有一些船载运着成百上千塔连特重的货物。

97 当尼罗河水泛滥的时候，国土地表的河水与海水连成一片，只有一座座城市还可以看到，看上去宛如爱琴海上的座座岛屿。到了这个季节，船只就不再在河道里行驶，而是在平原上往来了。［2］在河水泛滥的季节，从那乌克拉提斯到孟菲斯上行的船只就是经过金字塔的近旁的；虽然通常的河道不是这样，那时是路过三角洲的顶点和凯尔卡索鲁斯市的。但是你如果从海上城市卡诺布斯越过平原前往那乌克拉提斯的话，那么你就会路过安提拉市和那被称为阿尔康德罗波里斯[137]的城市。

98 这些城市当中的前面一个—安提拉是一个有名的城市，该城是被指定为埃及统治者之妻提供专用鞋子的。自从埃及遭受波斯人的奴役之后，情况一直都是这样的。［2］另一个城市，在我看来，它之所以取名为阿尔康德罗波里斯，是因弗修斯之子，达纳乌斯的女婿，皮西亚人阿尔康德而得名的。[138]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阿尔康德，但名字不是埃及的名字。

99 以上所谈及的关于埃及的内容，是来自于我个人亲自观察，叙述的是我独立思考而形成的意见，还有我亲自调查研究的结果。

［2］以下所述是我根据埃及人提供给我的有关记载，我在这里再重复一遍，另外加上一些我自己注意到的一些细节。据祭司们说，米恩[139]是埃及的第一位国王，他修筑了一道堤坝，使孟菲斯免于遭受尼罗河洪水的侵袭。在他之前，整个河流是沿着环绕埃及的沙山的

利比亚那一面流过的。但是，米恩在距离孟菲斯以南100斯塔狄亚[140]左右的地方，在河曲之处修筑了一道堤坝，从而使原先的河道干涸了，同时他新开掘的一道河渠，引领着河水中途折向两条山脉之间的中间。［3］时至今日，波斯人对于尼罗河这段河曲（河水由此进入新的河道）都倍加注意防护，每年都要加固堤坝。因为一旦这里的河堤溃决，河水溢出到这个区域，孟菲斯就面临着被彻底淹没的危险了。［4］米恩这位第一位国王，通过河流改道而使这个地方成为旱地。于是，首先，他着手在那里建立了现在叫作孟菲斯的城市，[141]它位于埃及国土的狭窄区域；［5］随后，他又在孟菲斯的外围，在城市以北、以西，开掘了一个湖，与河水联通起来，尼罗河本身就是这个地方的东界。祭司们说，他除了这些业绩以外，还在城里修建了一座规模宏伟、很值得一记的赫淮斯托斯神庙。

100 接着，祭司们拿着一卷纸草读给我听，在他的后面有330位继任者担任国王。在历代国王中，有18位埃塞俄比亚人的国王，有1位女王[142]是当地土著，其他的国王都是埃及人。［2］女王的名字和巴比伦女王的名字一样，也叫作尼托克丽斯。[143]他们说，她继承了她的兄长的王位，而她的兄长曾是埃及的国王；在他的兄长被臣民杀死以后，臣民使她登上了王位。尼托克丽斯为了给她兄长报仇，她拟定了一个狡诈的计划，用这个计划杀死了许多埃及人。［3］她修建了一处宏大的地下会堂，她借口庆祝这座地下会堂的竣工，心中却在盘算着另外一件事：她通知她所知道的那些谋杀她兄长的主要参与者，请这些埃及人前来赴宴；他们吃喝正酣之时，突然，河水从他们头顶上倾泄而下，这河水是从她秘密修建的大水道引进来的。［4］关于她，祭司们告诉我的就只有这些了。此外，他们说，当她完成了我上面所说的事情后，她投身到一间满是灰烬的房间里，以逃避她可能会遭到的报复。

101 他们说，其他的国王都是些不值得称述的人物，也没有什么突出业绩，[144]也没有留下什么有史可稽的纪念物；例外的只有这最后一位叫作莫伊利斯的国王。[145]［2］这位莫伊利斯在位期间，留下了几个纪念物：赫淮斯托斯神庙的北门；他下令挖掘的湖，这个湖的大小我随后就要谈到；还有他在湖中修建的金字塔，我将在描述这个湖的情况时，说说这些金字塔的大小。[146]这是莫伊利斯的业绩，其他的诸位国王确实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102 因此，我现在不说这些国王，而是说说在他们之后当政的一位名叫塞索斯特里斯[147]的国王。［2］祭司们说，他第一个率领着一支舰队从阿拉伯湾沿着红海海岸向前推进，征服了他经过地区的各个民族，直至最后到达因浅滩而无法行船的一片海域。于是，他就从

那里返回埃及。［3］祭司们告诉我，他集合了一支大军，从陆路推进，穿过亚细亚大陆，征服了他在途中遇到的所有民族。［4］在那些当地居民对他的进攻加以抗击，并且英勇地为他们的自由而战的地方，他便在那里竖立石柱，[148]石柱上刻着他本人的名字及其国家的名字，并说明他怎样用他自己的武力使这里的居民成为其臣民的。［5］相反，在那些未经一战就被轻而易举地征服了的地方，他在石柱上也要刻上类似的铭文，除此以外，还要刻上一个妇女的外阴的图形，表示这是一个女人气十足的民族，也就是说不好战的、柔弱的民族。

103 塞索斯特里斯就这样穿越了整个亚细亚大陆，又从那里进入欧罗巴，成为斯基泰亚和色雷斯的主人。我认为他的军队就到这里，没有出征更远的区域。因为在这些地方还可以见到他竖立的石柱，而在更远的地方则看不到这类的石柱了。［2］他从色雷斯返回埃及的途中，曾经到达法希斯河河畔。在这里，我不能确切说明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能是他把自己的一部分军队从他的主力分出来，把他们留在那个地方殖民，也可能是他的一部分军队对于长期的背井离乡感到厌倦，他们逃离了塞索斯特里斯，而在这条河的沿岸定居下来。

104 毋庸置疑，科尔基斯人[149]是属于埃及民族的。在我听别人提及这个事实之前，我自己就已经注意到这件事情了。在我开始有了这个想法以后，我在科尔基斯和埃及两地就这个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我发现，科尔基斯人对于埃及人的记忆，比埃及人对于科尔基斯人的记忆更为清晰。［2］埃及人依然认为，他们相信科尔基斯人就是塞索斯特里斯的军队的后裔。我个人作出这样推测，首先是基于这样的一个事实，他们是黑色皮肤，毛发卷曲。这些是确实可靠的，但是没有什么意义，因为除了他们以外，其他若干民族也是这样的。但是，另外一个事实也是更为重要的事实是，科尔基斯人、埃及人和埃塞俄比亚人是自远古时代以来，就一直有行割礼习俗的仅有的几个民族。［3］腓尼基人和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150]自己都承认，他们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这个风俗；而在塞尔摩冬河[151]与帕森尼乌斯河[152]沿岸居住的叙利亚人，以及与他们相邻的马克隆涅斯人[153]都说，这种风俗是他们不久前从科尔基斯人那里学来的。现在看来，只有这些民族是行割礼的民族，而且很清楚，他们在这个方面，都是模仿埃及人的。［4］至于埃塞俄比亚人，我的确还不能断定，是他们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行割礼的习俗，还是埃及人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行割礼的习俗—无论如何，这在埃塞俄比亚都无疑是一个非常古老的习俗了。但是，其他的民族从埃及人那里学得了这方面的知识，我是从这样一个事实而明确地得到证实：腓尼基人当中凡是和希腊人做过生意的，他们就不再在这件事上模仿埃及人，不再坚持给他们的孩子行割礼了。

105 关于科尔基斯人与埃及人是同族的事，我还要补充一个更有力的证据。这两个民族纺织亚麻的方法是完全一样的，世界上所有其他各族对这种纺织的方法则全然不知；这两个民族在整个生活方式上，他们在语言上彼此都是相似的。希腊人称科尔基斯的亚麻为撒丁尼亚亚麻，[154]但称来自埃及的亚麻为埃及亚麻。

106 埃及国王塞索斯特里斯在他所征服的各地竖立的石柱，大多数已不复存在了。但是在叙利亚的那块叫作巴勒斯坦的地方，我亲眼看到它们依然竖立在那里，石柱上刻有我上面所提到的文句，以及清晰可辨的妇女的外阴图形。［2］在伊奥尼亚，也有这位国王的两个图像[155]刻在岩石上，一个在从以弗所通往佛凯亚的途中，另一个在从萨迪斯通往斯密尔那的路上。［3］两个地方的图像所刻画的都是一个高度为4.5腕尺[156]的男子，右手握枪，左手持弓，其余的装束则一半像埃及人，一半像埃塞俄比亚人。［4］从右肩到左肩穿过胸部有一行铭文，这是用埃及的祭司体文字写的，铭文写道："我用我的双肩征服了这片领土。"征服者在铭文中没有说明他是谁，来自何方，虽然塞索斯特里斯在其他地方的铭刻是记载着这些事实的。［5］因此，有一些看到这些图像的人推测，说他们是蒙浓的像。[157]但是人们这样的想法距离事实还是相差很远的。

107 祭司们接着说，这位塞索斯特里斯，当他带着他从被征服的各国掳获的大批俘虏回国时，他的那位在他离开时被他任命为埃及总督的兄弟，在培泸溪昂的达弗奈来迎接他，宴请他，他和他的儿子们都参加了这个宴会。随后他的兄弟就在那一建筑物的四周堆放了大量的薪柴，一切就绪后，就把它点着了。［2］这时，塞索斯特里斯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立即接受了陪同他赴宴的他的妻子建议，把他们的六个儿子中的两个儿子投到火上，作为火焰中的桥梁，这样就可以使其余的人踏过这两个人而得以逃生。塞索斯特里斯按照她的建议采取行动，这样他的两个儿子被活活烧死了，而他本人和其余的孩子都得救了。

108 塞索斯特里斯返回自己的国土，并对他的兄弟进行了报复。在这之后，他就着手使用他从被征服的各国带回来的大批俘虏，［2］他强迫一部分俘虏去搬运大块的石料，在他统治期间，这些石料都被运送到赫淮斯托斯神庙去了；强迫另外一些俘虏去挖掘在埃及全境纵横交错的许多河渠。通过使用这些强制的劳动，埃及国内的整个面貌便焕然一新了。［3］埃及在此前是一个适于骑马和行车的地区，但此后，它变得对二者都完全不适合了。虽然埃及全境是一马平川，但现在它既不适于骑马，又不适于行车，原因就在于河渠众多，［4］它的全境到处都布满了各种流向的河渠。国王这样做的目的，

是要把尼罗河的水源提供给那些不临河的内地城镇居民；因为在此之前，等洪水退下去以后，他们不得不饮用从井里汲取那种已经发咸的水。

109 他们还宣称，塞索斯特里斯把埃及的土地在全体居民中间作了一次分配。他把面积相等的正方形的土地分配给每一个人，命令土地持有者每年要向他缴纳租金，作为他的主要的收入。［2］如果河水吞噬了一个人所分得的土地的任何一部分，这个人就可以到国王面前陈述所发生的事情；国王根据情况派人前去调查，并测量受损失地段的确切面积；这样以后他的租金数额就要按着减少后的土地的面积来征收了。［3］我觉得，因为有了这样的实践，几何学[158]在埃及才第一次为人所知，而它又从埃及传入了希腊。但是，波洛斯[159]、格诺蒙[160]以及把一日分十二个时辰，那是希腊人从巴比伦人那里学来的。

110 塞索斯特里斯不仅仅是埃及的国王，他还身兼埃塞俄比亚之王。他是唯一统治过埃塞俄比亚的埃及君主。[161]作为他统治的纪念物，矗立在赫淮斯托斯神庙门口的那些石像就是他遗留下来的。其中他和他的妻子的两座石像各有30腕尺高，[162]［2］他的四个儿子的石像则各有20腕尺高。[163]在很多年以后，赫淮斯托斯神庙的祭司们都不许波斯人大流士[164]把他的石像放在这些石像的前面。他们说，因为大流士的功业是无法和埃及的塞索斯特里斯的功业相提并论的。理由是，塞索斯特里斯同样征服了为大流士所征服的那些民族，不仅如此，他还征服了斯基泰人，那是大流士所未能征服的民族。［3］因此，就功业而论，他未能超过塞索斯特里斯，如果大流士把他自己的石像竖立在这样的国王的奉献物的前面，那是不公平的。他们说，大流士对于祭司们直言不讳的言辞表示谅解。

111 祭司们说，在塞索斯特里斯去世后，他的儿子斐洛斯[165]登上了王位。他并没有发动频繁的战争。下述情况的发生造成他双目失明。当时，尼罗河的河水水位涨到了一个非常的高度，达到18腕尺，淹没了全部的田地，这时，阵风骤起，掀起了波涛。［2］他们说，这位国王在一种癫狂的精神状态下，竟然拿起枪来，冲到波涛汹涌的激流中去。于是，他很快就身患眼疾，不久就双目失明了。这样，他在此后十年一直没有恢复视力。最后，到了第十一年，有人从布托城带来一道神谕给他，大意是说，他受惩罚的期限就要结束了，他用女人尿洗眼，就可以恢复他的视力。这位妇女必须是忠于她的丈夫，并且从来没有和另外一个男人发生过关系的。［3］因此，斐洛斯首先用他的妻子的尿来试洗，但是没有一点效果—他照旧看不到东西。于是他又一个接着一个地用别的妇女的尿来试洗，直到最后他成功地用

这种办法恢复了视力。于是他把最后这位妇女以外的所有其他妇女集合起来，把她们带到现在称为“红土”的一个城市去，在那里把她们连同那个地方一起烧为灰烬。［4］他娶了用尿治愈他眼疾的那位妇女。等他视力得到完全恢复之后，他就向所有著名的神庙奉献礼品，在这中间，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献给太阳神的神庙的两座石头的方尖碑。[166]这是两件杰出的作品，每座石碑都是用一整块石头制造的，每座石碑都是100腕尺高，8腕尺宽。[167]

112 他们说，继斐洛斯之后登上王位的是一个孟菲斯地方的人，他的名字用希腊语来说，叫作普洛特乌斯。这位国王在孟菲斯有一片圣域，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装饰得富丽堂皇，位于雄伟的赫淮斯托斯神庙的南面。［2］来自推罗城的腓尼基人就住在这个圣域四周，整个那片区域被称为推罗大营。在这片圣域里，有一座神庙，称为外乡人阿佛洛狄忒的神庙。据我猜测，这座神庙是为丁达琉斯的女儿海伦建造的。我听人说，首先是因为她曾在普洛特乌斯的宫廷里和他同居了一个时期；其次，是因为这座神庙是献给外国人阿佛洛狄忒的。原来，在所有众多的阿佛洛狄忒神庙当中，再也没有一座神庙，其女神是带着“外乡人”的头衔的。

113 我询问他们关于海伦的问题，[168]祭司们在回答的时候，向我讲述了下面一些细节。亚历山大[169]从斯巴达把海伦带走以后，就起航回国了。在他经过爱琴海的时候，突然刮起一阵狂风，这阵风把他吹离了原来的航道，把他吹到了埃及的海域；从那里，由于风力未减，又把他吹向岸边，现在位于尼罗河河口，卡诺布斯入海口的一个叫作塔里凯亚斯[170]的地方，就是他登陆的地方。［2］在这个地方的岸上，至今还有一座奉献给赫拉克勒斯的神庙。即使是一个奴隶从主人那里逃走，而来到这座神庙里避难，只要他把自己献身给神，并在自己的身上打上神圣的印记，那么不管他的主人是谁，也不能再动一下这个奴隶了。直到我这个时代，这条法律依然是有效的。［3］因此，在听说这个地方有此项规定以后，亚历山大的侍从们就离开了他，逃到神庙去请求庇护了。他们在那里为了要加害于他们的主人，就向埃及人控诉他，讲述了他劫走海伦的全部情况，还讲述了他对麦涅劳斯[171]所做的不义之行。他们不单是在祭司面前，还在一位名叫索尼斯的尼罗河河口守卫官的面前控诉他。

114 索尼斯一得到这个消息，他立刻就派人送信给正在孟菲斯的普洛特乌斯，大意是说：［2］“从希腊来的一位异邦人来到我们这里，他是一个特乌克洛伊人[172]，他在希腊那个地方做了一件缺德的事。他在那里做客，却欺骗了男主人的妻子，拐走了女主人并且带走了大量财宝。但是，现在是天气迫使他漂泊到这里来。我们是让他带

着自己原来的东西离开呢，还是把他带来的东西给没收呢？”［3］普洛特乌斯回答说：“别管是谁，凡是对自己的朋友有如此不义之行的，就把他捉拿来见我，我可以听听他将如何为自己辩解。”

115 索尼斯接到这个命令后，就把亚历山大逮起来，不许他的船只离开；随后，他就带着亚历山大、海伦、财宝以及那些逃跑的奴隶，一起前往孟菲斯。［2］当所有的人都到达的时候，普洛特乌斯便问亚历山大：“你是谁，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亚历山大在回答时说明自己的身世，他的祖国的名字，也如实地说明了他最近这次航行的情况。［3］于是普洛特乌斯又问他，是如何占有海伦的。亚历山大在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就有些闪烁其辞了，并没有说出真实情况。于是，那些奴隶就进来插话，他们推翻了他的供述，并且说明了他的整个犯罪过程。［4］最后，普洛特乌斯作出这样的判决：“若不是我把那些因风浪而进入我国境内的任何外国人不遭杀害的事，当作是一件头等重要的大事的话，我是一定要杀死你来为希腊人报仇的；你这个最卑鄙的人，在受到盛情款待以后，竟会做出如此缺德的事情来！首先，你勾引你的男主人的妻子，可是你还不满足，你一定还要激起她的情欲，背着她的丈夫把她拐走。［5］即使如此，你仍然不知足，在离开的时候，你作为客人还洗劫了主人的家财。［6］现在，既然我极其看重不处死任何外国人这件事，因此我还是允许你离开；但是我不许你带走这个女人和这些财宝。他们必须留在这里，直等到那个希腊的异乡人亲自来把这个女人和财富带回去。至于你本人和你的同伴们，我限你们在三日之内离开我的国土—我还要警告你们，如果你们不这样做的话，三日过后，你们就将被当作敌人对待了。”

116 以上就是祭司们告诉我的关于海伦如何来到普洛特乌斯宫廷的故事。我认为，荷马也是知道这个故事的，但是他却摈弃了这种说法，因为他认为这种说法不如他所采用的另一种说法更适于他的英雄史诗，同时他又表明他并不是对这个说法一无所知的。［2］这一点从《伊利亚特》中他叙述亚历山大游历的段落，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既然已有这样的想法，他在诗中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未再提及此事，以免自相矛盾—他说到，亚历山大带着海伦在回归途中，如何脱离了他的航路，而最终经过潜水漫游，他们到达了腓尼基的西顿。［3］这是出自于荷马叙述到狄奥麦德斯[173]的武功的那一段，诗词如下：

他的家里有五颜六色的袍子，

那是西顿妇女的织物，神样的帕里斯

曾从东方的城市把她们带来，漂洋过海，

甚至把出身高贵的、美貌的海伦从她的家乡带来。[174]

［4］在《奥德赛》里，荷马也提到了这一点：

索尼斯的妻子埃及人波里丹那，

曾把这样的有奇效的妙药，

赠送给宙斯的女儿；因为在那里的肥沃的土地上，

生长着许多配合起来能够治病的或是害人的药草。[175]

［5］而在这同一首史诗里，麦涅劳斯也向泰列马库斯说：

我归心以箭，但诸神把我阻留在埃及，

只因我没有献上令诸神满意的百牲祭。[176]

［6］从上面的诗句看来，荷马自己表示他是知道亚历山大漂泊到埃及这件事的；因为叙利亚和埃及相邻，而包括西顿人在内的腓尼基人是居住在叙利亚的。

117 从这些诗句特别是从有关西顿的描写来看，《塞浦路斯叙事诗》（*Cypria*）的作者不是荷马，[177]这是很清楚的。因为《塞浦路斯叙事诗》说，亚历山大偕同海伦在离开斯巴达的第三天到达伊利昂[178]，一帆风顺，海面平静。而在《伊利亚特》中，诗人说他带着海伦还没有到家，就在海上迷失了方向的。关于荷马与《塞浦路斯叙事诗》，就说到这里为止了。

118 于是我询问那些祭司：希腊人所叙述的关于伊利昂的故事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他们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提到了如下细节。他们声称这是麦涅劳斯亲口对他们讲述的。［2］在海伦被诱拐之后，希腊人的一支大军为援助麦涅劳斯，渡海进犯特乌克洛伊人的国境。他们抵达后，登陆扎营，随后就派遣使团前往伊利昂，麦涅劳斯本人也是使者之一。［3］这些人进城之后，就要求归还海伦，交出亚历山大从麦涅劳斯那里带走的财宝，并且要求对他们的不义之行作出赔偿；但是特乌克洛伊人立即作出答复，后来也一直没有改变，有时甚至发誓回答说，他们那里既无海伦，也无财宝；他们说，人和财宝都还在埃及；要求他们来赔偿掌握在埃及国王普洛特乌斯手里的东西，这是不公平的。［4］但是希腊人以为特乌克洛伊人不过是在嘲笑他们，于是就一直在围攻他们的城，直到最后攻下了这座城。然而，他们发现那里并没有海伦，所听到的还是和先前相同的说法，他们终于

相信特洛伊人当初说的是实话，于是派遣麦涅劳斯前去普洛特乌斯的宫廷。

119 这样，麦涅劳斯前往埃及，抵达后溯河上行来到孟菲斯。在那里，他讲述了此前所发生的一切。他受到了最好的款待，海伦毫发无损地回到了他的身边，所有的财宝也都物归原主。［2］他们说，麦涅劳斯在受到这样友好的款待之后，却对埃及人做了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原来，当他即将起航的时候，恰好遭遇逆风而耽搁下来；既然这种阻碍在不断持续，他就想出了一个最缺德的权宜之计。［3］他们说，他逮到了埃及当地人的两个孩子，把他们当作牺牲奉献了。当这件事情败露的时候，激起了人们对他的憎恨，于是他们前去追击麦涅劳斯。然而，他已经乘船逃往利比亚去了。至于之后他从那里又去了什么地方，埃及人就不清楚了。祭司们说，他们对这些细节了如指掌，因为部分地是他们自己调查研究的结果，部分地是因为这些事情就发生在他们自己国土上，因此其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

120 以上就是埃及的祭司们所叙述的内容。就我本人而言，我是相信他们所有关于海伦的说法都是真实的，这是基于以下理由：如果海伦是在特洛伊的话，那么，我认为不管亚历山大同意与否，当地居民都会把她移送给希腊人的。［2］因为可以肯定，无论是普里阿摩斯，还是他的家人，都不至于愚蠢到竟会使他们自己、他们的子女和他们的城市陷于危险的境地，而仅仅是为了亚历山大能够拥有海伦。［3］无论如何，假若他们在一开始决定不交出海伦的话，而后来随着如此众多的特洛伊人在与希腊人历次交锋中阵亡，而且普里阿摩斯本人在每次战斗中，如果史诗的作者是可信的话，[179]都要失去一个儿子，有时两三个，甚至更多的儿子；到了这个时候，我坚信，即便海伦是普里阿摩斯自己的妻子，他也会把她移送给希腊人的，如果这样做可以平息一连串灾祸的话。［4］不仅如此，尽管普里阿摩斯年事已高，亚历山大似乎并不是王位继承者，因而也就无法成为国家事务主要管理者。这样的一个人是赫克托尔，他是亚历山大的兄长，而且远比他勇武，他位居亚历山大之前，而有望在普里阿摩斯死后继承王位。赫克托尔也是决不会赞成他的兄弟的不义之行的，特别是当这种行为给赫克托尔本人和其他特洛伊人带来的是可怕的灾难的时候。［5］但是，事实上特洛伊人那里并没有海伦可以交出，他们是这样如实地告诉希腊人的，但是希腊人并不相信他们所说—我认为，这是神圣天神的意愿。天神通过彻底毁灭特洛伊，明确地向全体世人证明，谁有过重大的不义之举，诸神就一定会来对他们施以严厉的惩罚的。这至少是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121 祭司们告诉我说，普洛特乌斯死后，兰普辛尼图斯[180]继承

了王位。在赫淮斯托斯神庙西面的门口，有他留下来的纪念物；在神庙门前矗立着两座高达25腕尺[181]的像。埃及人称其中一座名为“夏”，称另一座名为“冬”。被他们称之为“夏”的那座像，位于北面，受到当地人的崇拜；被称为“冬”的那座像，位于南面，人们对它的态度则正好相反。

［α］[182]他们说，兰普辛尼图斯这个国王拥有大量的白银，其数量之大，其后没有哪位国王能够赶上或者超过他。为了更好地贮藏他的钱财，他下令建造一间巨大的石室，这间石室的一面墙就和他的宫殿的外墙相接。因此，修建这间石室的工匠在修筑过程中想出一个办法，在墙壁上塞了一块石头，这块石头可以轻易地由两个人，甚或由一个人挪移出来。［2］这样，当石室造成的时候，国王把他的钱财也储藏在里面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当这位工匠患病，发现自己不久将离世的时候，他就把他的两个儿子召唤到自己的面前，告诉他们说，他在国王的宝库密室上所安设的机关，这是为了他们才这样做的；如此可以保证他们的生活永世富裕。接着，他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如何移动那块石头，并告诉他们那块石头的尺寸，叮嘱他们要严守这个秘密，这样，只要他们活着，就可以随意支配王家的财富了。

［3］这位工匠死后不久，他的儿子就紧锣密鼓地准备做这件事了；他们在夜里来到王宫，找到石室墙壁上的那块石头，轻易地把它挪移出来，于是盗取了大量的财宝。

［β］国王在下一次打开石室的时候，他看到有些容器存放着财宝的数量已经减少了，感到很诧异。但是他不知道该追究谁的责任，因为封印原封未动，而石室也紧紧地关闭着。国王后来再一次次打开石室的时候，他发现更多的财宝不翼而飞了。实际上，窃贼们从未停止过盗窃，而且盗取财宝的数额越来越大。国王终于下令制作了一些捕兽器，把它们安置在他存放财宝的容器附近。

［2］安装完毕后，窃贼又像往常一样来了，他们当中的一个从那个孔道爬了进来，径直向装财宝的容器走去，突然他发现自己已被一个捕兽器给逮住了。他知道自己没救了，他立即叫他的兄弟来，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并要他的兄弟尽快地进来割掉他的首级。这样，一旦他的尸体被人看见，也无法辨认出他是谁，从而也就不至于殃及他的兄弟。另一位窃贼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就按照他说的做了。于是，他把石头安放在原处，带着他的兄弟的首级回家去了。

［γ］天亮的时候，国王又到石室来，他看到了捕兽器上那具窃

贼的无头尸，而石室依然完好，也看不出有任何人出入的痕迹，感到大为惊异，有些不知所措了。他下令把窃贼的尸体悬挂在宫墙外面，派卫兵守候在那里，这些卫兵得到指令，一旦看到有人哭泣或是哀悼，就把这个人捉来见他。［2］当窃贼的母亲得知悬挂着的这具尸体是她的儿子的时候，她悲痛欲绝，就对还活着的那个儿子说，要求他无论使用什么办法都要把他兄弟的尸体取回来；她还威胁说，如果他不从命的话，她就要亲自到国王那里去，告发他这个窃贼。

［δ］儿子费尽了口舌力图说服母亲放弃她的想法，但是这一切都归于徒然。母亲不断提出要求，最后在她强求之下，儿子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办法：他把一些皮囊装满酒，让毛驴驮着，然后就赶着它们在自己的前面走，一直来到看守着悬挂着的尸体的卫兵的附近；这时他拉扯两三只皮囊的脚，[183]这样就把酒囊的口解开了；［2］在酒外泻的时候，他拍打着自己的脑袋，大声喊叫，似乎不知道应该先去把哪一头驴背上的酒囊口扎住。卫兵们看到美酒泻地，他们喜不自禁，认为好运当头，于是全都拿起器皿跑到大道上去接取流出来的酒。［3］这个赶驴人装出生气的样子，把卫兵们痛骂了一顿。但是卫兵们好言相劝来安慰他，直到他好像受到了宽慰，怒气渐消；最后，他把他的毛驴赶到大道旁边，并重新整理他的毛驴驮载的东西。［4］同时，他在和卫兵交谈时，有一名卫兵逗他开心，使他笑了起来，这样他又赠送给他们一皮囊的酒。现在卫兵们决定就地坐下来，比一比酒量，于是他们还要他也留下来，和他们共饮。他自己同意留下来了。［5］酒过三巡，他们在一起相处得更加融洽了，他马上又送给他们一皮囊的酒，卫兵们开怀畅饮，直到个个酩酊大醉，他们终于昏昏欲睡，倒在地上进入梦乡了。［6］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贼就去把他的兄弟的尸体放下来；然后，为了嘲笑这些卫兵，他又剃光了所有这些卫兵的右腮的胡子。他把这具尸体放到驴背上驮着，赶着驴离开这里回家去了，这样他就完成了母亲交给他的任务。

［ε］国王得知贼的尸体不翼而飞的消息，勃然大怒。因此，他希望不惜任何代价，立即捉住做出了这样事情的人。他采用了这样的一个应急办法，虽则祭司们这样说，但我是不相信这个说法的。［2］他把自己的女儿派送到公共妓院去，命令她要接待所有的来客，但是首先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告诉她，他本人在这一生中所做的最聪明的和最邪恶的事情是什么。如果有人在回答时告诉她关于这个窃贼的故事，她必须立刻抓住他，不许他逃走。［3］公主按照她父亲的吩咐做了，但是那个窃贼知道了国王的用意，他想在计谋方面胜过国王。于是，他又拟定出这样一个计划：［4］他弄到一具刚死的尸体，割下一只手臂，把它藏到衣服里面，然后前往国王的女儿那里去。她向他提问题的时候（就像对所有其他的客人一样），他就告诉

她说，他做过的最邪恶的事就是在他的兄弟在国王的宝库中被捕兽器逮住时，他割下了他兄弟的头颅；而他做过的最聪明的事情就是灌醉了卫兵再把他兄弟的尸体取走。［5］他这样讲的时候，公主就伸出手想抓住他，但是窃贼却趁着黑暗把那只死人的手臂递给了她。公主以为这就是他的手臂，就紧紧地捉住不放；而那窃贼却在公主抓住死人手臂的时候，自己溜出了门口。

［ζ］当国王得到那窃贼又一次得逞的消息之后，他对这个人的睿智和大胆大为惊叹，于是派使者到他统治区域的各个城镇去发布命令说，如果这个人前来谒见国王的话，国王将赦免他，并且允诺给他丰厚的奖赏。［2］窃贼相信了他的话，大胆地来谒见国王。兰普辛尼图斯非常欣赏他，把他视为人间最聪明的人，并且把公主许配给他。国王说："埃及人比世界上其他民族都更有智慧，而这个人又是所有埃及人里面最优秀的。"

122 祭司们还告诉我说，后来，就是这位国王，在活着的时候下到希腊人称为哈德斯[184]的境域去，在那里和德墨特尔玩掷骰子，他有时候得胜，有时候失败。在这之后，他带着（德墨特尔）女神赠给他的一件礼物即金色的餐巾返回到阳间来了。［2］听他们说，兰普辛尼图斯下到冥府去，又从那里重返人间，埃及人根据这件事创立了一个节日，时至今日他们确实还在庆祝这个节日。至于他们为什么创立这个节日，是为了这件事情还是为了其他的事情而创立，我就无法断定了。［3］节日的仪式是这样的：在一年的某一天，祭司们织出一件外套，用一条布带蒙住他们当中一个人的双眼，然后他们把这件衣服披在这个人的身上，领着他到通向德墨特尔神庙的大道上去，那时他们就都离去，只留下他一个人待在那里。他们说，被蒙住眼睛的那位祭司由两只狼[185]引领到德墨特尔神庙去（那里距离城市20斯塔狄亚[186]），在神庙里停留一会儿，再由狼把他从神庙引领回到第一次接头的地点。

123 埃及人所讲述的这些故事，是他们相信这些故事就是历史；就我个人而言，我整个这部著作的任务，就是如实地记载各个民族的各种传说。埃及人相信，统治阴间世界的是德墨特尔和狄奥尼索斯。[187]

［2］埃及人最先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人类的灵魂是不朽的，而在人的肉体死去的时候，人的灵魂就转投到恰在此时出生的其他动物体内，然后从一种动物转移到另一种动物身上，[188]而在经过居住在陆地的、水中的、空中的三界的各种生物之后，人的灵魂便再一次投入人体，重获新生。他们说，完整的一次轮回过程需要3000年的时间。［3］希腊的那些作家们，有早先时代的，也有晚后时期的，都

是从埃及人那里借用了这个说法，但他们觉得仿佛是自己想出来的。我可以列举出这些人的名字，但我在这里不这样做。

124 祭司们说，直到兰普辛尼图斯当政期间，埃及治理得很好，欣欣向荣。但是，到了继承他的王位的齐奥普斯当政的时候，[189]人民却被拖入了灾难的泥潭。他封闭了所有的神庙，禁止任何一位埃及人在那里奉献牺牲；他强迫全体人民为他劳作。［2］他命令一些人从阿拉伯山脉中的采石场，把石块运到尼罗河岸边；另一些人的任务就是接过这些石块，把它们装上船运过河去，再把它们运送到称为利比亚山的山区。［3］他们常年都保持有10万人在劳作，每10万人劳作满3个月，被另外的10万人替代。在10年间，人民一直被驱使着去修筑运送石料的道路。在我看来，修筑这种道路的劳动量，比建造金字塔[190]也轻不了多少。［4］这条道路有5斯塔狄亚长，10寻宽，最高的地方达到8寻。[191]它完全是用磨光的并且上面雕刻有动物图案的石料铺筑而成的。我在前面所说的用10年的时间来铺筑这条道路，整修金字塔的地基，以及金字塔的地下室，齐奥普斯打算用它们来做他自己的陵墓。最后这些建筑就如同在一个岛屿上进行的，他从尼罗河通过一条水渠把河水引过来，环绕在金字塔底座周围。［5］金字塔本身的建造用了20年的时间，它的底座是正方形的，每一边的长度为8普列特隆，它的高与长相等。[192]整个金字塔都是用磨光的石料，极其精确地砌筑而成的。每一块石料的长度都不小于30脚尺[193]。

125 这个金字塔是按照阶梯的形式修建的，有些人称之为城垛式的，有些人称之为祭坛式[194]的。［2］在人们把基座的石料铺设完成以后，人们再用短木制成的机械[195]把其他的石块搬上去砌好。他们首先用机械把石料从地面提升到第一层梯级上去，［3］这些石料被抬上去之后，在第一层梯级上还有另一个机械，这个机械把这些石料再从这一层提升到第二梯级，然后在第二梯级上的机械把石料提升到更高的梯级上面去。［4］在每一梯级都各有一个机械，也可能是只有一个可以灵活移动的机械—在石料层层提升的过程中，这个机械也随之被提拉到每一梯级—我听到就是这两种说法，因此我这里都提到了。

［5］金字塔的上部是最先竣工的，然后是中间的部分，而最后竣工的是最下面以及靠近地面的部分。［6］在金字塔上面，有一段用埃及字母刻写的铭文，[196]记载了修建金字塔的劳作者所消耗的萝卜、葱、蒜的数量。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翻译[197]念给我听，说上面写着这些东西花费了1600塔连特的银子。［7］如上所述，考虑到建造金字塔所持续的时间，再加上在开采和搬运石料、构筑金字塔地下

部分这些方面所用的时间（我想需要的时间也不短），如果这个记载是真实可靠的，那么，金字塔的劳作者工作时所用铁制工具的花费，劳作者所消耗的食品和衣服的花费，该是多么庞大的一个数目啊！

126 齐奥普斯寡廉鲜耻到这种程度，他花光了他的所有钱财，但还是缺钱，这时他竟然指使自己的女儿去妓院卖淫，命令她要勒索一定的酬金—具体多少我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告诉我。他们说，她在按照她父亲的指令去做了，同时打算也给她自己留下某种纪念物，因而要求每一个想和她发生关系的男子都要给她预期的工程提供一块石料。［2］她后来就是用这些石料来修建了大金字塔对面的三座金字塔中间的那一座，这座金字塔的每一底边长为1.5普列特隆[198]。

127 埃及人说，齐奥普斯统治了50年；他去世以后，他的兄弟凯福仁继承了王位。凯福仁模仿他的前任国王齐奥普斯的所作所为。像他兄长一样，凯福仁也给自己修筑了一座金字塔，但是要小些。[199]这一点我可以肯定，因为我亲自测量过。［2］它没有地下室，它也不像另一座金字塔那样有河渠引入尼罗河的河水，而是通过人工修建的一条管道把尼罗河的河水引进来的，管道绕行一个岛，而据说齐奥普斯的遗体就埋葬在这个岛上。[200]凯福仁为自己建造的这座金字塔紧挨着齐奥普斯的那座大金字塔，二者大小相同，只是高度要矮40脚尺；［3］它最下面的一层是用埃塞俄比亚的五彩石修筑的。这两座金字塔都是耸立在同一座大约有100脚尺高的山丘上。他们说，凯福仁统治了56年。

128 这样，埃及曾有106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整个这一时期神庙大门一直紧闭着，从来没有开放过。埃及人想起这两个国王时痛恨他们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们很不愿意提及他们的名字。于是，他们普遍用牧人腓力提昂的名字来称呼这些座金字塔，因为这个牧人当时曾在这个地方牧放他的羊群。[201]

129 他们说，在凯福仁之后，继承王位的就是齐奥普斯的儿子米开林努斯了。他不赞成他父亲的所作所为，因而重新开放神庙，容许那时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人民各安其业，并且使他们恢复了奉献牺牲的习惯。他判案公正，超过了以往所有的国王。［2］因此，在这个方面，他比埃及的所有统治者都受到更多的褒扬。他们说，他不仅公正断案，而且，任何人只要不满意他的判决，米开林努斯还会从他自己的产业中给他一些补偿，以平息他的怨气。［3］米开林努斯以仁政来治理他的人民，他的行动有如上述；然而，这时不幸降临到他身上：第一个不幸就是他唯一的孩子，他的独生女儿死了。他对自己的这一不幸遭遇悲痛欲绝，因而他想给这个孩子举行一个非同寻常的葬礼。于是，他用木头做了一头母牛，再把里面掏空，外表包上黄金，

把他的女儿的尸体放置到这个新奇的灵柩里面。

130 这头牛并未被葬于地下，直到我这个时候，人们还可以在萨伊斯城的王宫里看到它。它被安放在一间装饰华美的房间里。每一天，人们都在镶嵌着各种宝石的灵柩前给它烧香；每一夜，房间里的灯盏都是通宵闪亮的。［2］在隔壁的另一个房间里，有一些木像，萨伊斯的祭司们告诉我说，那是象征米开林努斯的诸位侍妾。那里确实竖立着大约20座巨大的木像，都制作成裸体妇女的形象。这些人像究竟是谁，我不能说—我也不过是重复一下别人告诉我的内容而已。

131 关于这些巨人像和圣牛的故事，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米开林努斯爱上了自己的女儿，并强行奸污了她；［2］结果她悲痛得自缢而死，于是米开林努斯就把她安葬在这个母牛像里。死者的母亲把女儿的那些惹是生非的侍女的手全都砍掉了，因为她们侍奉国王左右，而又背叛他的孩子。所以，这些侍女的木像是没有手的”。［3］在我看来，所有这些纯属无稽之谈，尤其是关于巨人像的手的故事。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人像手臂的脱落，是因为年深日久的缘故。这些手臂脱落了，我看见有些手就放置在这些人像脚边的地面上。

132 说到这头母牛，它的身体大部分为朱红色的盖头遮掩着，只有头部和颈部露在外面，都包着厚厚的一层黄金。在牛的两个犄角之间，安放着一个黄金的太阳般的球状物；［2］母牛的姿态不是站着，而是卧着的。它的大小完全相当于一个实物的大牛。埃及人每年把这个牛像从保存它的房间里抬出来一次，让它见见阳光—这个仪式举行之时，埃及人为了纪念他们的一个神而捶胸哀悼，这个神的名字我不愿提及，而和这件事联系在一起。他们说，米开林努斯的女儿在她临死的时候，曾恳求她父亲，使她每年能够见到一次太阳。[202]

133 在他的女儿死去之后，米开林努斯又遇到了第二件不幸的事。从布托城有一个带给他的神谕，说他“仅剩下六年的寿命了，在第七年死期将至”。[203]［2］米开林努斯认为这太不公平了，于是就派遣一名使者到神谕所去谴责神祇，他抱怨说：“虽然我的父亲和叔父封闭神庙、不敬神祇、鱼肉百姓，但是他们却享有高寿，而我这样一个虔诚敬神的人却为什么偏偏是短命的呢？！”［3］神谕所回复了他第二道神谕，这个神谕说：“恰恰就是因为你的所作所为导致了你的短命。埃及注定要遭受150年的苦难，这一点你前面的两个国王知道，而你却不知道。”［4］听到这话之后，米开林努斯知道他的命运已是注定了。于是，他下令制造许多灯盏，夜幕降临时就把它们点起来，饮酒作乐，昼夜不停；他游遍了沼泽地带和森林地带，遍访那些听说使人身心愉悦的地方。［5］他这样做是打算用把黑夜转变成白天的办法，把他的6年变为12年，从而证明神谕是错误的。

134 这位国王也留下了一座金字塔，但是这座金字塔比他父亲的要小得多了。它的正方形的底座的每一边的长度是差20尺不到3普列特隆，[204]塔身的一半是用埃塞俄比亚石修砌的。有一些希腊人说，这座金字塔是妓女罗多皮斯修建的，但是这个说法是错误的。［2］在我看来，持这种看法的人，他们并不真正知道罗多皮斯是谁；否则他们决不会把修造金字塔算做她的工程，而说起来，修建一座金字塔，是必定要耗费无数金钱的。［3］而且罗多皮斯生活的时代是在阿玛西斯的时代，而不是在米开林努斯当政的时候，因此她是在修建金字塔的诸位国王之后很多年的人。她是一个色雷斯人，是萨摩斯人赫菲斯托波里斯的儿子伊阿德蒙的女奴隶；她也是和写作寓言的伊索[205]在一起的奴隶。伊索是伊阿德蒙的奴隶，［4］这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其中最主要的证据是这一点。当德尔斐人遵照神谕的指示，声明如果有人因伊索被杀而应当接受赔偿，就可以到他们那里去，结果除了前面提及的伊阿德蒙之孙、另一个伊阿德蒙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人这样做过。因此，伊索当然也就是前一个伊阿德蒙的奴隶了。

135 实际上，是萨摩斯人克桑修斯把罗多皮斯带到埃及来的。她到这里原本是想做妓女的，但是在她来到之后，斯卡曼德罗尼姆斯的儿子、女诗人萨福的兄弟、米提列涅人卡拉叙斯[206]用一大笔钱给她赎了身。［2］这样罗多皮斯获得了自由，之后她依然留居在埃及，在那里她那绝世的美貌使她这样一个妓女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但是也不至于富到可以筑起这样一座金字塔的程度。［3］任何人只要愿意，就都可以知道她的财富的十分之一是多少，因而由此也就可以知道她的财富是绝没有人们想象得那么巨大的。罗多皮斯很想在希腊留一件属于她自己的纪念品，她决定制作一件任何一座神庙都没有与之相似的东西，然后把它奉献给德尔斐神庙。［4］因此，她拿出了她的财富的十分之一，用这些钱购买了许多铁叉，这种铁叉可用于炙烤全牛，就把这种礼物献给了神谕所。这些东西直到今天还堆放在那里，就在开俄斯人所奉献的祭坛的后面，神庙对面。

［5］那乌克拉提斯好像是这样的一个地方，那里的这类女子是最迷人的。首先，我们上面说到的这位罗多皮斯就是这样的人物，她的知名度之高甚至她的名字在全体希腊人中间无人不晓。后来，另外一位叫作阿齐迪丝的女人又成了在全希腊声名狼藉的人物，尽管她的名声没有她的前辈罗多皮斯那么大。卡拉叙斯在给罗多皮斯赎身之后就回米提列涅去了，但是萨福在她的诗歌里却常常予以辛辣的讽刺。关于这位妓女的故事，我说得已经够多了。

136 据祭司们说，在米开林努斯之后，继承王位的是阿赛齐斯。他为赫淮斯托斯神庙修筑了东大门，这个大门比其他三座大门都要壮

美和雄伟得多。在所有的四座门上都有许多雕刻图像和大量的建筑装饰，但是在阿赛齐斯大门上，这类的装饰远为丰富多彩。［2］在这位国王当政期间，埃及的钱币匮乏，商业交易萎缩，因此通过一项法律，一个人如果需要，可以用他自己父亲的尸体作抵押来借钱。这项法律的附加条款还规定，债权人对于债务人的全部墓地有处置权，这样一个人可以以此为条件举债，如果他死之前还没有偿清债务，他就无权埋葬在他的父祖的墓地或其他任何墓地，而在他活着的时候，他也不得把他的任何一位死亡的家族成员埋入这个墓地或其他任何墓地。

［3］就是这位阿赛齐斯，他渴望超过在他之前统治过埃及的历代国王，于是留下一座砖砌的金字塔作为他统治的纪念物，塔上有刻在石头上的铭文，写道：［4］“不要因为和石造的金字塔相比而轻视我；因为我超过了他们所有的人，就如同宙斯超过其他诸神一样。人们把竿子插进湖里，把附着在竿子上的泥土收集到一起；砖就是用这些泥土制成的，而我就是这样把金字塔修筑起来的。”

137 这就是这位国王的主要作为。[207] 据祭司们说，在他之后登上王位的，是一位盲人国王，他是安尼希斯当地人，而他的名字也叫安尼希斯。在他统治期间，埃塞俄比亚的国王萨巴科斯率领的一支埃塞俄比亚大军曾经入侵埃及。［2］盲目的国王安尼希斯逃往沼泽地带去了，于是埃塞俄比亚人成为这个地方的统治者达50年之久。[208]在他当政时期，埃及的治理方式是这样的：［3］如果一位埃及人犯了罪，他是不会被判处死刑的，而是根据其犯罪的性质，犯重罪者被罚在他们本地城镇加固城池，犯轻罪者被罚在邻近城镇加固城池。结果，城镇的地势都比此前有所加高。［4］早在塞索斯特里斯统治的时期，城市是建筑在挖掘河渠的人们修造的堤坝之上；而在埃塞俄比亚人统治埃及的时期，城市被置于更高的基础之上。于是，埃及的许多城镇的基础都大大加高了。［5］但是我认为，布巴斯提斯这个城市比任何其他城镇提升得都要高些。在这个城市里，有一座布巴斯提斯女神的神庙，这是颇值得记述的一座建筑。其他神庙尽管比它更加气派，或者修建的时候花费的更多，但是没有一座神庙比这座神庙更加令人赏心悦目。埃及语中的布巴斯提斯，在希腊语中称为阿尔特密斯。

138 这座神庙的情况是这样的：[209]除了入口以外，整座神庙宛如一个岛屿；来自尼罗河的两条人工河渠从它附近流过，这两条河渠相向而流，从两侧环绕着这座神庙，只有一块狭窄的区域彼此靠近。两条河渠宽度各有100脚尺，两岸绿树成荫，笼罩着水面。［2］神庙大门高达10寻[210]，装饰着6腕尺[211]高的石雕人像，颇为引人注

目。神庙位于城市的中央，在城市的四周步行都可以看到这座神庙。由于城市的地面不断升高，而神庙还是处于原先的地理位置，因此人们在城外任何地方都可以俯视它。［3］神庙的四周是低矮的院墙，上面刻着各种图形；里面是一片美观高大的树木，围绕在神庙的四周；神庙里面安放着女神的神像。神庙是正方形的，长宽相等，均为1斯塔狄亚。［4］一条石铺的道路一直通到入口，长度约有3斯塔狄亚，然后折向东穿过市场，道路宽度为4普列特隆[212]，道路两旁树木参天，这条路从布巴斯提斯神庙一直通到赫尔墨斯神庙。这是布巴斯提斯圣域的外观情况。

139 据祭司们说，埃塞俄比亚人最后仓皇逃离埃及的情况是这样的：萨巴科斯梦见一个人站在他的身边，劝告他把埃及的所有祭司都集合到一起，把他们个个都碎尸万段。［2］根据他本人所说，这样的一个梦使他产生这样的想法，认为这是诸神引导他做出了亵渎神灵的行为，这样就将通过诸神之手或是人之手而对他加以惩罚。因此他不希望暗示的行为化为现实，而宁愿自己撤离埃及，因为神谕预言他统治埃及的时间已经期满。［3］原来当他还在埃塞俄比亚的时候，当地的人们请示的神谕告诉他说，他命中注定要统治埃及50年。如今，既然这50年已经到期了，而且他在梦中的所见时常使他心情烦躁，因此他就主动离开了埃及。

140 萨巴科斯刚刚离开埃及，那位盲目国王便离开沼泽地，重新掌握了国家统治权。他在沼泽地生活了整整50年，居住的地方是他自己用泥土和灰烬混合起来而构筑的一个岛。当他还在那里的时候，那些背着埃塞俄比亚人而被派来给他送食物的埃及人，后来应他的要求每次来的时候都带一些灰。［2］在阿米尔泰尤斯之前，从来没有人发现过这个岛；在他之前的各位国王在长达700多年的时间里都没有找到它。这个岛的名字叫作爱尔波，有10斯塔狄亚长，10斯塔狄亚宽。[213]

141 随后继任的一位国王就是赫淮斯托斯神庙的祭司，名字叫作塞索斯。[214]这位国王蔑视并且轻视埃及人当中的武士阶级，认为根本不需要武士。他不仅对他们施以侮辱性行为，而且还没收了以前诸国王授予他们的所有土地，包括每一位武士所拥有的12阿鲁拉[215]上等田地。［2］因此，后来，当阿拉伯人和亚述人之王桑那卡里布统率一支大军要入侵埃及的时候，埃及的全体武士不肯出兵襄助。［3］这位国王走投无路，只得跑到神庙里去，在那里的神像面前，为即将降临到他身上的厄运而哀嚎。他哭着哭着，自己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见神站在他的面前，命令他鼓起勇气，大胆向前，在和阿拉伯人的大军遭遇时，他是不会受到伤害的。因为神答应他自己将

派军队来援助他。［4］塞索斯相信了这个梦，他召集埃及人当中那些愿意跟随他出战的人们，其中没有一位武士愿意去，愿意去的只有市场上的商人、工匠和小贩。［5］他们开赴佩鲁西昂（因为这里控制着进入埃及的通道），并在那里安营。当两军在这里对峙期间，一天夜里，大群的田鼠窜入敌军的营地，咬坏了他们所有的箭筒、弓，啃破了他们盾牌上的把手。翌日上午双方交锋时，他们不得不逃走，许多人被杀死了，因为他们赤手空拳，没有任何武器自卫。［6］时至今日，在赫淮斯托斯神庙里还竖立着一座塞索斯的石像，手里攥着一只老鼠，石像上还刻有一行铭文，大意是："看看我，要学会敬畏诸神吧。"

142 埃及人当中的权威人士和他们的祭司给我讲述的就是这些。他们宣称，从第一位王到最后的那个统治者—赫淮斯托斯神庙的那位祭司，其间总共经历了341代；他们说，在这期间，前后相继的国王和高级祭司至少也都有相同数目。［2］人类的3代相当于100年，300代就是1万年；剩下的41代合1340年。这样算来，全部时间就是11340年。［3］他们说，在整个这个时期，没有一位神祇以人形出现过，而在这段时期之前诸王或之后的诸王当中，也没有这样的事情。［4］但是，据他们说，在这一段时期里，太阳曾经有四次离开了正常的轨道，有两次是在现在升起的地方降落的，有两次是在现在降落的地方升起的。但是，埃及完全也没有受到这些变故的影响：在土地生产和河流方面，都依然如故；在疾病和死亡方面，也没有任何异常情况发生。

143 有一次，散文作家赫卡泰欧斯[216]在底比斯追溯了一下自己的身世，结果发现他的十六世祖先竟然是一位神祇。宙斯神庙的祭司对他所做的事，和他们对我所做的事完全一样，但我并没有夸耀我自己家族的血统。［2］他们引领我进入神庙的内厅，在那里指给我看许许多多木制雕像，他们点数过后，发现木像的数目和他们刚才所说的那个数目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的习俗是每一位高级祭司在生前都为自己在神庙里竖立一座像。［3］祭司们重新清点给我看这些木像的时候，他们向我保证，每一个都是他前面一个的儿子。他们点数了全部的木像，从象征最近去世的那个人的木像一直回溯到最早的那个人的木像。［4］因此，当赫卡泰欧斯回溯自己的身世并宣布说在他之前第十六代的祖先是神祇的时候，祭司们根据他们的计算方法也回溯了他们的家谱，他们不承认任何一个人是由神祇生出来的。他们说，他们的每一个木像都代表一位皮罗米斯（*piromis*），都是由另一个皮罗米斯所生；他们把345个木像挨个数了个遍，却看不到他们与任何一位神或英雄有血统联系。用希腊语来说，皮罗米斯这个字意思就是"君子"。

144 他们说，凡是有木像竖立在那里的个个都是“君子”—但事实上他们远非神祇。［2］然而，在这些人之前是另外一种情况，那时埃及是由诸神来统治的，他们和人类共同生活在大地上，在每一代神中总有一位神位居其他诸神之上。这些神之中最后统治埃及的是奥西里斯的儿子奥鲁斯，希腊人则称之为阿波罗。他废黜了泰丰[217]而成为埃及最后一代神王。奥西里斯即希腊人所说的狄奥尼索斯神。

145 希腊人认为，赫拉克勒斯、狄奥尼索斯和潘恩是诸神当中最年轻的。但在埃及，潘恩[218]是诸神中最古老的，并且是属于他们所说的诸神之中最初的“八神”之一，赫拉克勒斯是第二代的所谓“十二神”之一，而狄奥尼索斯则被认为是属于由“十二神”繁衍出来的第三代的神。［2］根据埃及人的说法，从赫拉克勒斯的出生到阿玛西斯的统治，这中间经历了多少年，我已经说过了。[219]从潘恩到这个时代时间还要长一些；即便是这三位神祇中最年轻的狄奥尼索斯，从他到阿玛西斯当政，据埃及人的推算这段时间也有1.5万年。［3］既然埃及人已经算出了年代，而且又对此加以记载，他们说，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是不会出错的。

［4］但是从现在推至由卡德摩斯的女儿塞美列所生的著名的狄奥尼索斯的时代，时间不过1600年；[220]阿尔克门娜的儿子赫拉克勒斯距今大约900年；而彭涅洛佩所生的潘恩（根据希腊人的说法，潘恩系彭涅洛佩和赫尔墨斯所生），是生活在特洛伊战争稍后不久，距今800年左右。

146 对于以上这两种传说，人们愿意相信哪一种就相信哪一种；我自己对它们的看法已经做过陈述。事实上，如果这两位神即塞美列的儿子狄奥尼索斯和彭涅洛佩的儿子潘恩都很有名，而且是在希腊终老的话，就像安菲特里昂的儿子赫拉克勒斯那样，那就可以说，他们和赫拉克勒斯一样，也仅只是普通人，只不过用此前已然存在的神潘恩和狄奥尼索斯的名字来命名罢了。［2］但是，根据希腊的传说，宙斯把缝在他自己髀肉里的狄奥尼索斯刚刚带到埃及以南埃塞俄比亚的尼萨，狄奥尼索斯就降生了；[221]至于潘恩，希腊人甚至不了解他出生以后的情况。因此，在我看来，显而易见的是，希腊人是先熟悉其他诸神的名字，最后才知晓这几个神的名字的。希腊人就把这些神的起源一直回溯到他们最早听说它们的那个时候。以上所述都是以埃及人的陈述为依据的。

147 以下所述不仅是埃及人所说，还有埃及人以外的人们所讲的，并且与埃及人所说完全一致的。另外，我也要说说根据我亲自观察所看到的一些东西。

［2］在赫淮斯托斯神庙祭司的统治时期过后，埃及人重新获得了自由。但是，他们不能继续处于没有国王的状态了。于是，他们把埃及划分为12个区域，并且立了12位王。［3］这些国王以联姻的方式密切结合起来，对埃及实行和平统治；他们之间彼此约定，既不剥夺任何一个人的王权，也要致力于不使任何一个王的权力超过其他王，而仅仅是和平共处罢了。［4］他们之所以缔结这些誓约，并且谨慎遵守，决不违背，其原因就在于他们刚刚建立12王国的时候，有一个神谕宣告说："你们当中在赫淮斯托斯神庙中用青铜杯行灌奠之礼的那个人，将成为全埃及之王。"现在这12位王是在各个神庙举行集会的。

148 为了使他们更紧密地相互团结在一起，共同建造一个纪念物，看来对他们是有益的。在作出这样的决定以后，他们就修建了一座迷宫，迷宫地处莫伊利斯湖附近，毗邻着一个名为鳄鱼城的地方。我亲自去那个地方考察过，迷宫修造得巧夺天工，那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2］因为即使把希腊人所有的城墙和其他伟大的工程都叠加在一起，无论是所花费的劳力还是金钱方面，都是无法与这座迷宫相提并论的，尽管以弗所神庙和萨摩斯的神庙也都是些引人注目的建筑。［3］虽然金字塔同样无法用语言形容，而其中的每一座又都相当于希腊人修建的许多最伟大的工程之和，但这座迷宫又超过了金字塔。

［4］迷宫有12个有顶的厅堂，并列两排，它们的门是相对的，6个朝北，6个朝南，但它们都在一道外墙的包裹之中。整个迷宫都是由两种不同房间构成—半数在地下，半数在地上，地上房间建筑在地下房间之上；房间总数是3000间，地上和地下各有1500间。［5］我亲自到地上房间里去看过的，现在我讲述这些房间的情况就是根据我自己的观察；关于地下房间的情况我就只能根据别人所讲来叙述了。迷宫的看门人无论如何也不许我们进去查看地下建筑。他们说，这是埋葬修建这一迷宫的诸位国王和神圣鳄鱼的墓室。［6］因此，我只能根据传闻来说说地下建筑的情况。根据我亲眼所见，仅地上的建筑部分的规模就超过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造建筑。当我穿过各房间的通道，以及那些纵横交错、环绕各厅堂的曲径，当我从厅堂进入内室，从内室来到柱廊，再从柱廊进入那些从未去过的房间，然后从那里又进入此前从未见过厅堂的时候，所有这一切无不激起我无限的感慨和赞叹。［7］整个屋顶和墙壁一样，都是石造的；墙壁上到处都雕刻着图案；每一厅堂的四周都是拼砌精致的白石柱廊。在迷宫的一个角落，矗立着一座40寻[222]高的金字塔，上面雕刻着巨大的图案。人们可以通过一条地下通道进入这座金字塔。

149 如上所述，迷宫是值得赞叹的。然而，紧挨着它的所谓的莫伊利斯湖，[223]却是一个更加令人惊奇的工程。这个湖的周长达到3600斯塔狄亚或60斯科伊尼，[224]这个长度相当于埃及全部海岸线的长度。湖面由从北向南延展的，最深的地方水深达50寻。［2］这个湖很明显是人工挖掘而成的，因为在接近湖心的地方矗立着两座金字塔，它们在水面以上的高度各有50寻，[225]水下的部分也有这么大；在两座金字塔的塔顶上，各有一个安坐在王座上的巨大石像。［3］如此则这两座金字塔的高度就达到100寻；[226]100寻等于1斯塔狄亚即6普列特隆，1寻等于6脚尺或4腕尺，1脚尺等于4掌尺，1腕尺等于6掌尺。［4］湖里的水不是来自于天然雨水（因为这一带异常干旱少雨），而是通过一条运河从尼罗河引过来的。有6个月时间河水流入湖内，接下来的6个月时间湖水回流尼罗河。［5］在湖水外流的6个月里，每天捕鱼可使王室金库获得1塔连特的白银的收入，而在向内流的情况下，每日的收入是20明那。

150 当地人还告诉我，这个湖还通过一条地下的暗流通到利比亚的叙尔提斯，它是沿着孟菲斯上方的山脉由东向西流入内地的。［2］既然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从这个湖里挖出来的土，我出于好奇，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于是我去询问那些紧靠湖边居住的人们，从湖中挖出来的土方都堆放到哪里去了。听了他们的回答，我立刻觉得真实可信，这是因为我听说在亚述的尼尼微城所发生的一件同样的事情。［3］尼尼微之王萨尔达纳帕鲁斯曾经拥有巨额财宝，他把这些财宝收藏在地下的宝库里。有一些窃贼想盗取这些财宝，他们在计算了从他们居住的房子到王宫之间的距离和方向，然后挖掘了一条地道。在夜里，他们把挖出来的土方抛入流经尼尼微附近的底格里斯河中。就这样，他们最终如愿以偿。［4］埃及人在挖掘这个湖的时候，情况是完全一样的，所不同的就是抛土入河是在白天，而不是在夜间进行的。埃及人一边挖掘泥土，一边把它们送入尼罗河。他们知道，这样河水会把这些泥土冲散、冲走。我听说这个湖就是这样挖成的。

151 在一段时期内，这12位王所采取的行动是彼此相互尊重的，可是，当他们终于有机会齐聚赫淮斯托斯神庙，来奉献牺牲的时候，在庆节的最后一天，即他们正要举行灌奠之礼的关头，高级祭司拿出了他们通常用来行礼的金杯；但是由于他的疏忽，他为他们12位王只提供了11个杯子。［2］因此，他们当中那位站在最后的普萨麦提库斯，没有得到杯子。于是，他从头上摘下他的青铜头盔，拿着它盛酒水，用以行灌奠之礼。所有其他的王通常是戴着头盔行灌奠礼的，而事实上他们在那时也都是戴着头盔的。［3］当时普萨麦提库斯这样做，只不过是急中生智，并非特别的谋划。然而，他这么做，却使那

11位王回想起一道神谕，该神谕宣称：在12位王当中，谁用青铜杯举行灌奠之礼，谁就将成为全埃及之王。于是，他们首先质疑普萨麦提库斯是否应当被处死，因为他们通过调查，发现他这样做并不是出于任何恶意，因此他们认为处死他是不公正的；但他们却作出决定，剥夺他大部分的权力，把他驱逐到沼泽地带去，不许他离开那里，也不许他和埃及的其他地区有任何联系。

152 这是普萨麦提库斯第二次遭到惩罚而被驱逐了。在前一次，他是从杀死他父亲尼科的埃塞俄比亚人萨巴科斯那里逃出来，亡命叙利亚的。那时，这位埃塞俄比亚人因为梦中所见而撤离了那里，萨伊斯诺姆的埃及人把他从那里带了回来。［2］如今，当厄运降临，普萨麦提库斯由于使用青铜头盔行灌奠之礼，第二次遭到了惩罚，[227]从而被11位国王驱逐，这一次他逃到沼泽地带去了。［3］他认为自己受到了他们的伤害，于是就盘算着对驱逐他的那些人施以报复。普萨麦提库斯派人到布托城去，那里有列托的神谕所，这是全埃及最确实可靠的一处神谕所。当他询问如何进行报复的时候，神谕答复说："一旦看到有青铜人从大海上出现，他就可以进行报复了。"［4］普萨麦提库斯得到这个答复，心中大为疑惑，他从未想到会有青铜人来帮助他。然而，不久之后，离家下海、四处劫掠的某些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由于天气原因而被迫来到埃及的海岸。在那里登陆的这些人，个个都披挂着青铜的盔甲。埃及人看到他们上了岸，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普萨麦提库斯，说青铜人从海上来到他们这里，并且在平原地带四处劫掠。［5］由于普萨麦提库斯此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身披青铜盔甲的人，他立即相信，这就意味着神谕所说应验了。于是，他和这些伊奥尼亚人、卡里亚人结为朋友，并且许诺说，如果他们愿意为他效力的话，他将给予重重的酬谢。之后，普萨麦提库斯在他们以及那些支持他的埃及人的协助之下，向那11位国王发动袭击，并且废黜了他们。

153 普萨麦提库斯就这样成为全埃及唯一的统治者，随后他就在孟菲斯修建了赫淮斯托斯神庙的南大门，还为阿皮斯神[228]修建了一个庭院，无论什么时候，只要阿皮斯在埃及出现，它都是在那里留驻的。这个庭院位于普萨麦提库斯大门的对面，四周都是柱廊，柱廊上面雕刻着丰富多彩的图案。支撑屋顶的不是柱子，而是高达12腕尺[229]的人形雕像。阿皮斯在希腊语里被称为爱帕夫斯（*Epaphos*）。

154 普萨麦提库斯指定尼罗河两岸隔河相对的土地，给予那些帮助过他取得胜利的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来居住，取名为"营地"。他还把以前对他们的慷慨许诺也都一一兑现了。［2］此外，他又把埃及人的一些孩子交给他们，向他们学习希腊人的语言。埃及人的这些

孩子学会了希腊语之后，就成了埃及整个翻译者阶层的祖先。［3］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在普萨麦提库斯所指定的这些地方居住了很多年；这些地方离海不远，靠近布巴斯提斯城市的下方，位于尼罗河的所谓培泸溪昂河口上面。[230]在很久以后，阿玛西斯国王把他们从那里迁移，然后安置在孟菲斯作为他的侍卫，以对抗当地的埃及人。［4］自从这些人定居埃及之日起，我们希腊人通过和这些人的交往，获取了从普萨麦提库斯当政以后的埃及历史的若干事件的精确知识；而在他以前，从来没有一批外国人定居在那片土地上。［5］时至今日，在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最初居住的地方，依然可以看到，在阿玛西斯把他们迁走以前他们停泊舰船的船坞，以及他们的住宅的废墟。以上就是普萨麦提库斯成为埃及统治者的经过。

155 我在前面不止一次地谈到埃及的神谕所，现在我要对它详细地加以说明，因为它是值得称述的。这个神谕所就是列托的神庙，它位于尼罗河的塞本尼图斯河口[231]附近的一个大城市的中心，从海上逆尼罗河而上还有一段距离。［2］这个大城市的名字就叫布托，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它。[232]在布托城内，还有另外两座神庙，一个是阿波罗的神庙，一个是阿尔特密斯的神庙。神谕所所在这个列托神庙规模宏大，其大门就高达10寻[233]。［3］实际上，在这里所能看到的这个神庙的最令人惊叹的东西，就是在圣域之内有一座用一整块石头凿成的神祠，它的高和宽都一样，每一面墙体都是40腕尺[234]见方，而且居然是用一整块石头凿成的！另一块石头用来做屋顶，它的屋檐伸出宽度为4腕尺[235]。

156 如上所述，在这个神庙实际所能看到的所有东西当中，最令人惊异的就是这座神祠；其次，最值得惊叹的就是那个被称为凯密斯的岛了。［2］这个岛位于布托神庙附近的一个宽阔的深水湖泊的中央，埃及人宣称它是一个浮岛。就我而言，我既没有看到它浮起来过，也没有看到它移动过；而当他们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让我惊讶不已的是，这个岛是否真的可以浮起来。[236]［3］在那个岛上建有一座巨大的阿波罗神庙，神庙内有三个不同的祭坛；岛上有许多枣椰子树以及其他的树，有些树结果子，有些树不结果子。［4］为了解释这个岛是浮动的，埃及人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从前，这个岛还是固定不动的时候，身为第一代的八神之一的列托神，居住在布托城，就是现在有她的神谕所的这个地方，她受到来自伊西斯的神圣指示而接纳了阿波罗，并且为了安全起见而把他隐藏在现在被称为浮岛的这个地方。同时，泰丰一直在寻找，希望发现奥西里斯的孩子。”［5］根据埃及人的说法，阿波罗和阿尔特密斯是狄奥尼索斯和伊西斯的孩子；而列托则是他们的保姆和保护人。希腊人所说的阿波罗，在埃及语中就是奥鲁斯，德墨特尔就是伊西斯，阿尔特密斯就是

布巴斯提斯。［6］正是根据埃及的这个传说，而不是别的传说，一定是攸佛里昂的儿子埃斯库罗斯持这样的一种看法，其他任何一位较早的诗人都没有这样的看法，即把阿尔特密斯视为是德墨特尔的女儿。因此，由于受到这个事件的影响，这个岛首次成为浮岛。埃及人所讲述的故事梗概就是如此。

157 普萨麦提库斯统治埃及的时间长达54年，其中有29年是在不间断地围攻阿佐图斯城，直到把这座城市攻克为止。阿佐图斯是叙利亚的一座大城。在我们所知的所有城市中，没有哪个城市抗击围攻的时间，比阿佐图斯城坚持得更久。

158 普萨麦提库斯有一个儿子尼科，继承了埃及的王位。这位尼科是第一个试图开掘运河直通到红海去的国王，这项工程后来是由波斯人大流士完成的。[237]这条运河的长度是四日的旅程，其宽度足以使两艘三列桨战舰并排通行。［2］运河的水是引自于尼罗河，它的起点在布巴斯提斯稍上的地方，一个名叫帕图姆斯的阿拉伯城镇附近，一直流入红海。起初开掘的地方是在埃及平原靠阿拉伯一边，直到孟菲斯对面的山脉，平原由此为界，这也就是巨大采石场所在的那一带；［3］河道就沿着这山脚下自西向东蜿蜒曲折而行，然后拐弯进入一个峡谷，由此折向南流，直抵阿拉伯湾。［4］从北海向所谓南海或红海的最短的也是最便捷的路线，是从作为埃及和叙利亚的边界的卡西乌斯山到阿拉伯湾，这段路程不多不少正好1000斯塔狄亚。[238]［5］这是最直接的道路，但运河要长得多，因为河道是蜿蜒曲折的。在尼科当政时期，死于开掘运河工程的埃及人多达12万人。尼科最终中断了这项工程，是因为一道神谕的影响。该神谕警示说，他正在为一个异族人劳作。埃及人把所有讲非埃及语的人都称为异族人。[239]

159 于是，尼科停止了开掘运河的工作，转而一心一意地做战争的准备工作了。他着手组建了一支舰队，其中一些战舰是准备在北海上服役，一些战舰准备在红海巡航；后面的这些舰船是在阿拉伯湾修造的，曾在那里放置舰船的干船坞[240]现在依然清晰可见。［2］一旦需要，他随时调用这支舰队；同时，他还率领陆军与叙利亚人在玛格多鲁斯发生激战，并且击败了他们；此战之后，他又攻下了叙利亚的一个大城市卡代提斯[241]。［3］他派人前往米利都的布兰齐代神谕所[242]去，把他在取得这些胜利时所穿的服装，作为礼物奉献给阿波罗神。尼科总共统治了16年之后去世。他的儿子普桑密斯在他死后继承了王位。

160 在普桑密斯统治埃及期间，来自爱利斯的一些使者抵达埃及。这些使者夸口说，他们在人类当中最出色、最公平地组织了奥林

匹亚竞技会的赛事活动；他们宣称，尽管埃及人是人类中最有智慧的，但是即使埃及人也无法使它更加完美了。［2］当这些爱利斯人来到埃及，说明了他们此次来访的目的时，普桑密斯召集了埃及人当中那些最有智慧的人开了一个会。这些埃及人集中到一起，爱利斯人向他们详细讲解了有关赛事的所有的规章制度，并且说他们这次来到埃及的目的是：如果埃及人能够在任何规则的细节上提出更加公正的改进意见，他们也会接受的。埃及人在一起商量了片刻，然后就询问爱利斯人：［3］“你们是否允许你们自己的公民参加比赛？”爱利斯人回答说：“所有希腊人都是可以参加比赛的，无论他是来自爱利斯还是来自希腊其他城邦。”［4］于是埃及人就评论说：“如果规则是这样的话，那它远不是公正的。因为在比赛中你们不可能不偏袒你们本邦的人，并且不公正地对待异邦人；因此，如果你们真正希望公正地管理赛事，如果这就是你们到埃及来的目的，那我们建议你们应该把参赛者限于本邦以外的人，而禁止爱利斯本邦的人参加比赛。”这就是埃及人对爱利斯人提出的建议。

161 普桑密斯的统治仅仅维持了6年。他进攻埃塞俄比亚，随后就去世了。他的儿子阿普里耶斯继承了王位。[243]［2］除了他的曾祖父普萨麦提库斯以外，他是所有君临全埃及的国王之中最成功的一位了。他统治埃及的时间长达25年，这期间他派出一支军队攻打西顿，并且和推罗人进行过一次海战。［3］但是他注定要遭受不幸的时候终于到了，这件事情的原委我将在叙述利比亚历史的时候说得更详细些，在这里我只是极其简要地说说而已。

［4］阿普里耶斯曾派一支军队去攻打库列涅，但是遭到了惨重的失败。埃及人因为这件事而责怪他，他们认为阿普里耶斯是故意把这些军队送入虎口的。他们相信，由于大批的军人就这样去送死，阿普里耶斯就可以更加安稳地统治其他的埃及人了。因此，那些对这件事愤愤不平的人们，生还的士兵和战死者的朋友们一起随即起兵反叛。

162 阿普里耶斯在获悉这些情况以后，就委派阿玛西斯前往反叛者那里，力劝他们回心转意。阿玛西斯来到这里，想通过劝告来使这些心怀不满的人放弃他们的行动。这时，反叛者当中有一个人从他身后走来，把一顶盔头戴到他的头上，一边戴，一边说他就这样为他加冕为王。［2］阿玛西斯对此也并没有表示不悦，因为他马上采取的行动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些反叛者刚刚拥立他为国王，他就立即准备出兵攻击阿普里耶斯了。［3］国王阿普里耶斯得知有关这些事情的消息后，就派遣他的一个职位很高的廷臣，名叫帕塔尔别米斯，前往阿玛西斯那里，命令帕塔尔别米斯把阿玛西斯活捉来见他。帕塔

尔别米斯来到阿玛西斯所在的地方，他召唤阿玛西斯随他一同回去见国王，于是阿玛西斯放了一个屁，并且说：［4］“就把这个带回去给你的主子吧！”[244]尽管他是这样答复的，这位使臣还是坚持要说服阿玛西斯遵照国王的命令去做。阿玛西斯回答说，他长期以来一直是准备这样做的，而阿普里耶斯是没有理由因为你的延误而责备你的。他说他本人不久就会来拜见国王，并且还要带其他的人一起前来。［5］帕塔尔别米斯听了这番话，就明白了阿玛西斯的意图，这一方面是根据他的暗示，一方面是因为他看到阿玛西斯在加紧准备。于是，帕塔尔别米斯匆匆离去，目的是想尽快地使国王知道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然而，当阿普里耶斯看到他没有把阿玛西斯带回来的时候，他勃然大怒，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割掉帕塔尔别米斯的耳朵和鼻子。［6］于是，那些直到此时还拥护阿普里耶斯的其他埃及人，看到他们当中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人，竟然受到如此的奇耻大辱，就毫不迟疑地投向反叛者的麾下，听从阿玛西斯的指挥了。

163 阿普里耶斯得知这个新情况之后，就把他的雇佣军[245]武装起来，率领他们去攻打埃及人。这支军队是由卡里亚人和伊奥尼亚人所组成的，人数为3万。如今这支军队随他驻扎在萨伊斯—他的王宫所在地。这座王宫规模巨大，豪华壮丽。［2］阿普里耶斯的军队进攻埃及当地人，而阿玛西斯的军队也出动向这些异乡人[246]进攻。现在，两军在摩门菲斯对峙，他们都在准备着这场厮杀。

164 埃及人分成七个不同的等级—他们分别是：祭司、武士、牧牛人、牧猪人、商贩、译员和船夫。[247]他们的头衔表明他们所从事的职业。［2］武士阶层又包括赫尔摩泰比斯人和卡拉希里埃斯人两部分，他们来自于不同的诺姆，因为整个埃及的区划都是被冠以诺姆之名的。

165 赫尔摩泰比斯人分别属于下列诺姆：布西利斯、萨伊斯、凯密斯和帕普雷米斯，还有一个称为普罗索皮提斯的岛屿和那索斯[248]的一半。他们的人数在最多的时候达到16万。他们当中没有人从事过商业贸易，全体武士都是专门从事行军打仗的。

166 卡拉希里埃斯人所属的诺姆则有所不同—它们包括下列诺姆：底比斯、布巴斯提斯、阿弗西斯、塔尼斯、门德斯、塞本尼图斯、阿特利比斯、法拜苏斯、斯姆伊斯、奥努菲斯、安尼希斯和美耶克佛利斯。美耶克佛利斯诺姆位于布巴斯提斯城对岸的一个岛屿上。［2］卡拉希里埃斯人在他们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25万。他们像赫尔摩泰比斯人一样，也是被禁止从事经商逐利之事的，他们只能专心从事战争训练，而且其职业是父子相承的。

167 至于这种职业的划分，是不是和其他的许多风俗习惯一样，也是由埃及传入希腊的，我说不确实了。我注意到，在色雷斯人、斯基泰人、波斯人和吕底亚人当中，以及在几乎所有的非希腊人当中，都认为那些从事商业贸易的公民及其子女，是不如其他人那样受尊重的；而那些和手艺完全无关的人，尤其是那些专门从事军务的人们是最受尊重的。［2］这些看法通行于全希腊，特别是在拉栖代梦人中间流行。在科林斯这个地方，手艺是最不受蔑视的。

168 在埃及，除了祭司以外，武士阶层是其他埃及人当中唯一享有某些特权的。首先，他们每一个人都被授予12阿鲁拉[249]的免税的土地（每个阿鲁拉是100埃及平方腕尺，而埃及的腕尺的长度与萨摩斯的腕尺相当）。［2］所有的武士，人人都享有这一特权；但是还有另外一些特权是每个人轮流享有的，同一个人不得享有两次。[250]国王的亲兵每年是由1000名卡拉希里埃斯人和1000名赫尔摩泰比斯人轮流担任的；这些亲兵在服役期间，除了他们得到份地之外，每天还得到一份食物和饮料，包括5明那重的面包，2明那的牛肉和4杯酒。

169 当阿普里耶斯率领着他的雇佣军，与阿玛西斯指挥下的全体埃及人的军队，在摩门菲斯城附近相遇的时候，双方立即展开了厮杀。异族人的军队虽然勇敢善战，但是他们在人数上要比他们的对手少得多，因此他们被击败了。［2］据说，阿普里耶斯认为没有哪一位神祇能够使他退位，他坚信自己在王国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但是此时他的军队被击溃，他本人也落入敌手，他作为阶下囚被带到萨伊斯的那个曾经属于他自己，但现在是属于阿玛西斯的王宫里来了。［3］他在这里得到阿玛西斯的善待，在王宫里被拘养了一个时期。然而，不久他就发现这种做法招致埃及人的不满，他们抱怨说，让他们的同时也是国王的一个可憎的敌人活着，这件事做得有失公道。于是，阿玛西斯把阿普里耶斯交到他的以前的臣民手里，由他们随意处置。这样，埃及人把阿普里耶斯带走，绞死了他，然后把他埋葬在他的祖先的墓地里。［4］这个墓地位于雅典娜神庙圣域内，在进入神庙后左手离圣殿很近的地方。萨伊斯人把所有出身于他们诺姆的国王都埋葬在这座神庙之内。［5］因此，这里不仅有阿玛西斯的墓，还有阿普里耶斯及其家族的墓。虽然后者的墓没有前者的墓离圣殿那么近，但它依然是在神庙圣域内的。墓地坐落在庭院内，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柱廊式石造建筑，它的柱子雕琢成枣椰子树的样子，装饰得富丽堂皇。打开两扇门，进入这个柱廊式建筑，里面就安放着国王的棺椁。

170 就在萨伊斯的这个雅典娜神庙的圣域之内，还有这样的一个

人的墓地，我认为他的名字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是不合适的。[251]墓地位于神庙的背后，紧挨着神庙的后墙，有顶棚遮掩着。［2］在庭院之内还有一些巨大的石制方尖碑，其附近有一个湖，环湖的四周砌着一道石垣。这个湖的形状是圆的，至于它的面积，依我看来，大约相当于提洛岛上被称为环状池塘的那个湖。

171 夜幕降临的时候，埃及人就在这个湖上表演那位神（他的名字我姑且不提）的受难的情景，[252]埃及人则称这种表演为他们的密仪。关于这些仪式的举行的整个过程，我是了如指掌的，但是这些事是不会从我的口中吐露出来的。［2］同样，关于德墨特尔的密仪，希腊人称之为赛斯莫佛利亚，[253]我也是知道的，但我是不会讲述其内容的，除了那些不会导致对神的不敬的内容以外。［3］达纳乌斯的女儿们把这些密仪从埃及带来，把它们传授给伯罗奔尼撒的皮拉斯基的妇女们。之后，当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居民因被多利斯人驱逐，而离开家乡的时候，这种密仪也就失传了。只是在阿卡底亚，当地人依然保留着它，因为他们并未被迫迁徙异乡，而他们的仪式也就继续举行。

172 如上所述，阿普里耶斯被处死之后，阿玛西斯[254]就统治整个埃及。他是萨伊斯诺姆、西乌弗城镇的人。［2］由于他不过是一介平民，并非出身于名门豪族，因而他的臣民起初是瞧不起他，也是不大尊敬他的。但是过了一个时期，阿玛西斯用他的智慧，而不是用强力，成功地赢得了他们的拥戴。［3］在他的无数财宝当中，有一个黄金的洗脚盆，他本人和他的宾客们常常用它来洗脚。他把这个洗脚盆摔碎，用它改铸成一座神像，安放在城中人们最常去的一个地方。于是，埃及人常常成群结队来到神像面前，以极大的敬意对这座神像表示崇拜。［4］阿玛西斯得知民众这样做以后，他就召集了民众大会，公布了事情的真相，告诉他们说这座神像是用黄金洗脚盆改铸的，他们在此前曾用它来洗脚，接呕吐物或者小便，而如今他们却很尊敬它。［5］他接着指出：“事实上，我现在的情况和这个洗脚盆的情况相同，如果说我以前虽然是一个普通的人，现在却是你们的国王了。”因此，他命令他们要尊重他，敬畏他。阿玛西斯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赢得了埃及人的信任，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做他的臣民。

173 阿玛西斯的日常生活习惯是这样的：从早上开始直到市场上人声鼎沸的时候[255]，他孜孜不倦地处理呈送到他这里的各种事务；接下来这一天其余的时间，他都用来和他的宾客们饮酒作乐，谈天说地，有时机敏对答，有时言不及义，就这样打发时光。［2］他亲朋好友们对他的这种做法深表担忧，于是有些朋友提出质询，说：“国王啊，你这样放任自己，举止轻佻，是有损于你的国王尊严的。你从

早到晚都应当庄重地安坐在威严的王座之上，处理国家大事。这样埃及人就会感受到，他们是处于一个伟大的人物的统治之下，而你也将在他们中间赢得更好的名声。然而，你现在所作所为简直就不像是一个国王。”［3］阿玛西斯是这样回复他们的：“弓箭手只有在准备射箭的时候才拉开他们的弓的，射箭结束后弓就放松下来了。如果弓一直是张着的，它们就会崩坏，而等到射手需要它的时候，已经不能再用了。［4］这个道理和人需要劳逸结合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他们连续不断地埋头于紧张的工作，而从不把一部分时间用于娱乐和运动，他们就会失去理智，就变得愚蠢，变得喜怒无常。正因为我知道这一点，所以我把生活的时间一分为二：工作的时间和消遣的时间。”这是他对他的朋友的答复。

174 据说，阿玛西斯还是一介平民的时候，就已经有饮酒作乐的嗜好，而不愿意认认真真地工作；他常常饮酒作乐，当他陷于贫穷境地的时候，他就四处游荡，偷窃别人的财物。那时候，如果他被失主发现，而他又拒不承认，失主就会把他带到附近的一个神谕所。而神谕就宣布他犯了盗窃罪，但有时候也把他赦免。［2］等他做了国王以后，他不去关照那些曾经赦免他的诸神，不去修缮这些神庙，也不去那里奉献牺牲，因为他认为这些神庙毫无价值，它们的神谕是胡编乱造的。但是，那些宣布他有罪的诸神，他认为这些神才是真正的神，而他们的神谕才是真实可信的；阿玛西斯是非常尊重这些神的。

175 因此，阿玛西斯首先在萨伊斯的雅典娜[256]神庙修筑了一座大门，这是一项令人惊叹的工程，无论就其高度还是规模而言，都远远超过了此前所有同类的建筑，它是用稀有的大块优质石料修筑成的。接着，他向这座神庙奉献了许多巨大的人像，还有数尊巨大的狮身人面像，并且运来了一些石料，以供修理之用。［2］这些石料当中有一些是取自于孟菲斯对面的采石场，而最大的那些石料则是取自于埃列凡提涅，[257]这个地方和萨伊斯相距有20天的航程。［3］在众多奇迹中，我最赞赏的就是那座用一整块巨石修造的神祠，它是取自于埃列凡提涅的采石场。把这座神祠从采石场运送到萨伊斯就耗费了三年的时间；在运输过程中所使用人手不少于2000名，这些人都是属于船夫阶层。［4］这座神祠的外部的尺寸分别是：长21腕尺，宽14腕尺，高8腕尺；它内部的尺寸是这样：长18腕尺，宽12腕尺，高5腕尺。[258]神祠被置于神庙入口附近，没有搬运到里面去。［5］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发生了下面的情况而造成的。就在这块巨石被运送到现在这个地点的时候，神祠的建筑师觉得搬运这个神祠耗费了这样长的时间，并且对沉重的苦役感到厌倦，于是大声哀叹。阿玛西斯碰巧听到了这人的哀叹声，他认为这是不祥之兆，因此他不许把神祠再向前挪动了。然而，还有些人说，工匠当中一个操作杠杆的人被神

祠压死了。这是神祠放置在现在的地方，没有再向里面挪移的原因。

176 阿玛西斯还向其他著名的神庙奉献了豪华壮丽的物品。例如，在孟菲斯，他就奉献了一尊长达75脚尺[259]的卧姿人物雕像，安放在赫淮斯托斯神庙前。[260]在同一个台基上还有两尊巨大的雕像，高度均为20脚尺[261]，它们都是用埃塞俄比亚石料雕成的，分别安放在神庙的两侧。[262]［2］在萨伊斯还有一尊同样大的雕像，和孟菲斯那座雕像的姿态相同。最后，阿玛西斯在孟菲斯还建造了一座伊西斯神庙，这是一座雄奇宏大的神庙建筑，颇为壮观。

177 据说，阿玛西斯当政时期是埃及历史上空前繁荣的时代，[263]无论就尼罗河对于土地慷慨馈赠来说，还是就土地对人民劳作的丰厚回报而言，都是史无前例的。而在当时的埃及，有人居住的城镇就多达两万个。［2］国王阿玛西斯还制定过这样一条法律，每一位埃及人每年要到他所在的诺姆的首长那里，去汇报他的生活状况。[264]如果他不这样做，或者不来证明他在过着正当的生活，他就将被处以死刑。雅典人梭伦从埃及人那里学到了这条法律，并且在他的同胞国民中间加以推行，时至今日他们还遵守着这条法律。这的确是一种很好的风俗习惯。

178 阿玛西斯是偏爱希腊人的。他给予希腊人其他的一些关照，其中包括他把那乌克拉提斯这个城市给予那些愿意定居埃及的希腊人居住；而对于那些只是愿意在沿海地带做生意，但不想定居于埃及的希腊人，他答应给予他们一些土地，以使他们用于设立祭坛，修建神庙。［2］在这些神庙当中，最大的和最著名的，也是人们最常去参拜的，就是那个被称为希伦尼昂的神庙。这是伊奥尼亚人、多利斯人和埃奥利斯人共同修建的；参与修建工程的城邦，属于伊奥尼亚人的有开俄斯、泰奥斯、佛凯亚和克拉左门奈；属于多利斯人的城邦有罗得、克尼多斯、哈利卡纳苏斯和法塞里斯；属于埃奥利斯人的城邦则是米提列涅。［3］神庙是属于这些城邦的，他们也有权任命管理港口的长官。如果任何其他城邦也声明这座神庙中有他们的一份，那他们就是纯属非分之想了。但是，有三个城邦是分别向他们自己的神庙献祭，埃吉那人向宙斯神，萨摩斯人向赫拉神，米利都人向阿波罗神献祭。

179 在古时候，那乌克拉提斯是全埃及唯一的商港。如果一个人进入尼罗河其他河口之一，他必须发誓说他不是故意来到这里的。在如此发誓之后，他必须要乘船前往卡诺布斯河口；除非由于逆风而无法去往那里，否则他必须把他的货物装到船上绕行三角洲，从而把货物带到那乌克拉提斯，这个商港就是拥有这样独一无二的特权。

180 在阿玛西斯统治时期，德尔斐神庙（见图3）由于偶然事故而被烧毁了。[265]安菲克提奥涅斯[266]以300塔连特的价格签订重建德尔斐神庙的合同，这笔费用中德尔斐人要担负四分之一。［2］在这种情况下，德尔斐人到各个城邦去募集捐赠品，在漫游各地期间，他们来到埃及，请求帮助。他们从其他地方还很少取得如此重大的收获—因为阿玛西斯赠给他们1000塔连特的止血粉[267]，而那里的希腊定居者则只捐献了20明那。



图**3** 德尔斐阿波罗神谕所遗址（译者拍摄）

181 阿玛西斯和库列涅人缔结了盟约。通过结盟，库列涅和埃及成为亲密的朋友和同盟者。阿玛西斯还从那个城市娶了一个妻子，他这样做也许是表示他对这个城市的友情，也许是因为他想娶一位希腊女子为妻。［2］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他娶了一个库列涅城的、名叫作拉狄凯的女子为妻。有人说，拉狄凯是国王巴图斯的女儿，有人说是国王阿克西劳斯的女儿，还有人说，她是当地的一位知名的市民克里托布鲁斯的女儿。当阿玛西斯与她同床共枕之时，他与她却怎么也无法进行交合，虽然他在和其他妇女交合时不乏男儿本色。［3］于是，阿玛西斯感到诧异，就对他的新娘说："女人啊，你一定是对我施了魔法的。因此，现在可以肯定，你的下场将比任何一个妇女都要悲惨。"［4］虽然拉狄凯辩称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但都无济于事，都不能平息阿玛西斯的怒气。于是，她在心里暗自向阿佛洛狄忒

许下了一个愿：如果在那天夜里他能够与她成功交合的话（因为她已经不再有机会了），她就会奉献一尊雕像给库列涅的阿佛洛狄忒神庙。结果，她很快就如愿以偿，国王一改疲软状态，能够成功交媾了。［5］阿玛西斯自此以后非常爱她，而拉狄凯也向女神还了愿。她订做了一尊雕像送到库列涅去。时至今日，这尊雕像依然竖立在那里，雕像的面部是从城里向外张望的。当冈比西斯征服了埃及的时候，拉狄凯本人安然无恙；因为冈比西斯得知她是何许人以后，就毫发无损地把她送回了她的国家。

182 除了上面提及的以外，阿玛西斯还向希腊人的神庙慷慨奉献。他派人去库列涅献上一尊镀金的雅典娜神像和一幅他本人的肖像；他赠送给林都斯的雅典娜的是两尊石像和非常精美的亚麻胸甲；［2］他赠送给萨摩斯的赫拉的是他本人的两尊木质雕像，这两尊木像在我的时代还竖立在大殿的门后。阿玛西斯献给萨摩斯这些礼物是为了他和埃亚凯斯的儿子波里克拉底[268]之间的友谊，而献给林都斯的礼物却不是这类原因，而是因为根据传说，达纳乌斯的女儿们在她们从埃吉普图斯的儿子们手里逃脱时，曾在那里建立了雅典娜神庙。以上这些就是阿玛西斯的奉献品。他征服了塞浦路斯，并且迫使它成了他的纳贡者，此前还没有人这样做过。

---

[1] 优特尔佩（Euterpe，Εὐτέρπη），缪斯九女神之一，抒情诗的保护神。她的形象是个手持双管长笛的妙龄女子。

[2] 冈比西斯远征埃及的日期不能完全确定，很可能是在公元前525年。

[3] 约在公元前664年。

[4] 柏拉图在《蒂迈欧篇》（*Timaeus*）中，确信埃及是最古老的国家。其中说到埃及人向希腊人征税，与埃及人相比，希腊人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毫无疑问，埃及人声称其历史悠久是有坚实的史实依据的。

[5] 希腊人所说的赫淮斯托斯相当于埃及的普塔神（Ptah）。—哥译本注

[6] 罗译本这句话在II. 3。

[7] 孟菲斯、赫里奥波里斯和底比斯是古代埃及人的三个主要崇拜中心。孟菲斯的普塔神崇拜；赫里奥波里斯的阿图姆神（Atum）或图姆神（Tumu）；底比斯的阿蒙–拉神（Amen-Ra）崇拜。

[8] 所有的历法在调和太阳历和太阴历计算体系上都有困难。阴历的一年有354天8小时48分36秒；而阳历的一年有365天5小时48分48秒。按照希腊人的历法，每年当中30天或29天的月份相间，通过置闰使阴阳相合，古典时代采用过“八年三闰法”和“十九年七闰法”。参阅附录三。

[9] 大多数希腊作家称米恩（Min）为美尼斯（Menes）。参阅II. 99。

[10] 在上埃及的南部。—哥译本注

[11] 在尼罗河以西，现在的法雍地方。—哥译本注

[12] 这两章涉及的航程大概指溯尼罗河而上的船只的航程，但学者们有不同理解。参阅王译本，上册，第111页。

[13] 寻（fathom），测量水深的单位，1寻约合1.829米。

[14] 直译为“绳索”。—哥译本注

[15] 帕拉桑（parasang），约合5.7千米（30斯塔狄亚约合5550米）。

[16] 666千米，约合414英里，但其实际长度仅为275英里。罗译本的这句话在II. 6。

[17] 城镇，在爱利斯。

[18] 和其他地方相比，希罗多德这里的测量数字还算准确，不过从赫里奥波里斯到海的实际距离大约是110英里（1500斯塔狄亚约合172英里）。

[19] 希罗多德按照尼罗河的流向，上方是指尼罗河上游方向（南方），下方是指下游方向（北方）。

[20] 参阅I. 183。

[21] 约合37千米。

[22] 罗译本无这句话。

[23] 约合900千米。

[24] 除了其他一些地理上误差外，希罗多德过高估计了这些地方之间的距离。

[25] 约合1132千米。

[26] 约合222千米。

[27] 这里说的是尼罗河的天然支流。当人们说它有七条支流时包括了两条人工河，即Bolbitine和Bucolic或Phatmetic，希罗多德称它们为人工河。

[28] 希腊人通常不会把阿拉伯湾称为红海；他们所说的红海包括从波斯湾到印度的整个印度洋。他们也称波斯湾为红海。希罗多德有时称阿拉伯湾为红海，甚至包括西奈山和埃及之间的西部小海湾。

[29] 希罗多德在本章中关于当地地质状况的评述大体是正确的，表明他是一位优秀的观察者。

[30] 假如这个说法是真实的，那莫伊利斯在位的时候一定远不止在希罗多德

之前900年。要使尼罗河的河床上升8腕尺（约合3.7米），900年实在太短了。—哥译本注

[31] 希罗多德此处的年代是不正确的，他可能指的是第十二王朝的阿蒙涅姆赫特三世（Amenemhet III，约公元前1849—前1801年在位）。

[32] 埃及优越的自然条件让希腊人羡慕不已。所谓用猪打谷，实际上是把谷剪下来晒干，再把猪赶上去踩踏，踩出谷粒。

[33] 希氏的意思大概是说，因为三角洲原本不存在，它是尼罗河泥沙长期冲积的结果。

[34] 约合444千米。

[35] 该城在三角洲的南端，开罗以下不远。尼罗河的两股主要河道在这里分开。—哥译本注

[36] 古希腊的地理学家通常将世界分为欧罗巴（Europe，Εὐρώπη）和亚细亚（Asia，Ἀσία）两部分，赫勒斯滂海峡为其分界线之一；亚细亚包括利比亚（Libya，Λιβύη）或阿非利加（Africa），希罗多德则把利比亚单列。亚细亚和欧罗巴两词可能来自东方。亚述铭刻中常提到ereb或ireb（“黑暗之地”或“日落之地”）和asu（“日出之地”），可能经腓尼基传入希腊，演变为Εὐρώπη和Ἀσία二词。

[37] 古希腊文原文是利比亚和亚细亚的分界，王译本这里译为利比亚和亚述的分界。参阅王译本，上册，第116页。

[38] 这样，尼罗河河口自东向西是这样排列的：（1）培泸溪昂，（2）萨伊斯，（3）门德斯，（4）布科里克，（5）塞本尼图斯，（6）博尔比提涅（或罗塞塔，Rosetta），（7）卡诺布斯。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168页。

[39] 哥译本这句话在II. 18。

[40] 希罗多德对尼罗河在夏至时水位上涨而在冬季水位下降感到很惊讶。在与孟菲斯纬度相当的地方从6月底就开始涨水了，河水涨到8月10日左右，就可以通过人工沟渠把河水引入内地的平原地带进行灌溉了；通常在9月底，河水水位涨到最高水平。正如希罗多德所说，整个过程持续92—100天。

[41] 尼罗河涨水原因在于阿比西尼亚（即埃塞俄比亚）雨季期间的降水。这种季风雨的范围甚至可延伸远达北纬17度43分。

[42] 这也许不是指来自河面本身的风，而是指定期吹过河谷的风。—哥译本注

[43] 夏季从地中海定期吹过来的西北风。—哥译本注

[44] 据说是环绕全世界的圆形海洋（或河流），希罗多德对此提出质疑。参阅II. 23；IV. 8，36。

[45] 这是安那克萨哥拉斯及其弟子欧里庇德斯等人的看法。希罗多德错误地

推定非洲气候炎热，在山上不可能有积雪。

[46] 很明显，希罗多德认为埃列凡提涅对面的叙埃涅城是属于埃列凡提涅的一部分，认为叙埃涅城在更南的一个地方。

[47] 约合133千米。一些学者质疑希罗多德是否真的到过阿斯旺—尼罗河第一瀑布所在地，主要是因为他未曾提及位于底比斯的巨大神庙建筑。也有学者持不同看法。

[48] 或可译为“metropolis”，殖民地的“母邦”。参阅*The Landmark Herodotus*, p.129。

[49] 希腊人把这两个神等同于埃及的阿蒙和奥西里斯。

[50] 60日。这个估计显然夸大了。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174页。

[51] 希腊语。

[52] 位于现在锡瓦绿洲（Siwah Oasis），那里依然可以见到阿蒙神庙的遗址。此处的神谕长期以来颇负盛誉。

[53] 希罗多德并没有像其他作家那样夸张地描述俾格米人（Pygmy，身高不足5英尺）的矮小身材。这段文字的含义一直颇多争议，但是希罗多德并不想一一列举尼罗河和多瑙河的相似之处。他只是提及两条河流可作比较的长度，认为它们的长度相当。

[54] 希罗多德似乎是说，尼罗河（根据他自己的看法）是自西向东，然后折向北；伊斯特河开始也是自西向东流向，然后（他自己说）折向由北向南流；这样，两条河流在这方面相似：一条穿越非洲，一条穿越欧洲。—哥译本注

[55] 如果在希罗多德那个时代伊斯特河是在伊斯特里亚注入黑海的话，那么该河的河道必定在此后有过很大的改变。

[56] 伊斯特河。

[57] 在希罗多德的笔下，非洲的地理位置过于往东了。

[58] 希罗多德这么一说，读者就知道他下面即将陈述的内容了。希罗多德总是想告诉人们一些与众不同的奇迹，这种愿望促使他总是去探求奇闻轶事。于是，在一些情况下本应当由男女两性共同参与的事，他只局限于其中之一（他常把某一种特例当作普遍的风俗记载下来），而有时他为了猎奇而忽视了真实的情况。因此，在很多情况下，希罗多德讲述的是一些不可思议的事，就是因为他根据别人的说法，或此故事只不过是道听途说。对此希罗多德会立即申明，他本人并不对其真实性负责，他恰恰认为他的《历史》不单单是事实的叙述，它还是调查研究（ἱστορίη，即inquiry）的结果，因而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全都写入这部著作中。

[59] 斯佩耳特小麦，裂壳小麦，当时有人称之为“齐亚”（zea）。

[60] 这里大概也暗指犹太人等民族。参阅II. 104。

[61] 埃及象形文字（hieroglyphic）最早产生于约公元前3000年，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出现了一种简化的形式，被称为“祭司体”或“僧侣体”（hieratic）；大约从公元前700年起，祭司体文字又演化出一种草书体，称为“世俗体”或称“民用体”（demotic）。著名的罗塞塔石碑，就是用三种文字即埃及象形文字、世俗体文字和希腊文写成。希罗多德这里说的就是埃及的祭司体和世俗体文字。

[62] 埃及人痴信宗教的观念最终发展成了一种迷信，这种观念很自然地受到人们的轻视和嘲笑。

[63] 哥译本为“每两天一次”，王译本为“每隔两天”。参阅王译本，上册，第126页。

[64] 尽管埃及的普通人都可以吃鱼，但祭司们是被禁食的。在埃及，祭司们还有禁止吃豆子的习俗。毕达哥拉斯从埃及借用了这种习俗。

[65] Epaphus，希腊人对埃及的阿皮斯或者哈比（孟菲斯的公牛神）的称呼。

[66] 参阅III. 28。

[67] 哥译本这句话在II. 38。

[68] 乳香（frankincense），一种含挥发油的胶质树脂，从东非或阿拉伯产的乳香属（Boswellia）的树木取得，在古代因在祭祀中涂香料及熏烟而名贵，如今仍是一种重要的香树脂。

[69] 没药（myrrh）属植物的树胶脂，黄色至红棕色，芳香，用于制造牙膏、香料和药物，其性平、味苦，功能有活血行瘀、止痛、生肌等。

[70] 中国古人祭祀之前，必沐浴更衣，不喝酒，不吃荤，不与妻妾同寝，以示虔诚庄敬，称为斋戒。但是希罗多德这里并未说明埃及人斋戒的具体内容。

[71] 埃及的农业和丰产女神，大概相当于希腊的德墨特尔。

[72] 根据希腊神话，伊奥乃是阿尔戈斯地方的月神，宙斯的情人。赫拉出于嫉妒，把她变为母牛。后因赫拉的迫害，母牛到处奔逃，最后逃到埃及。希腊人认为伊奥尼亚海因她而得名，据说她在躲避赫拉的迫害时曾经泅渡此海。

[73] 约合100千米。

[74] 即潘恩神（*Pan*）。

[75] 希罗多德是从专业翻译人员那里获得了有关埃及宗教的知识，他似乎认为“赫拉克勒斯”这个词就是埃及语的词汇。

[76] 狄奥斯库里是一对孪生兄弟波利凯斯（Polydeuces）和卡斯托尔（Castor）两人的合称。流传最广的神话讲到他们的事迹有：救出被提秀斯抢走的他们的妹妹海伦；参加“阿尔戈号”船（Argonautae）英雄们的远航寻取金羊毛等等。希罗多德说这些神祇并不在埃及的万神殿中，这种说法是完全正确的。

[77] 大概是因为这些神都和航海有关。

[78] 王译本这里译为“豚”（猪），哥译本译为“swine”（猪）。希罗多德说（II. 47），埃及人通常是不用猪来作牺牲的。

[79] 埃及人的潘恩神，是半人半羊的山林和畜牧之神。

[80] 王译本没有这句话。

[81] 有趣的是，至今在中国民间，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望月之日），普通百姓要用面团做成各种动物、水果，焙烤后祭奠鬼神，然后食用。这是一个古老的重要的民间节日。

[82] 传说中的英雄和教师，是他把对狄奥尼索斯的崇拜引入希腊的。参阅II. 49；VII. 221；IX. 34。

[83] 毫无疑问，希腊人有时从埃及借用了诸神的一些名字，有时借用诸神的一些标志。但是希罗多德说希腊诸神的名字总是在埃及也是知名的，显然他并不是说这些神在希腊语里也是一样的。因为当在其他地方提到这些神时他用了埃及语的名字。

[84] 希腊以外的地区。

[85] 希腊奥林波斯十二主神之一，宙斯之妻。

[86] 灶神，克洛诺斯和瑞亚的女儿，宙斯、波塞冬、赫拉的姊妹。

[87] 提坦女神之一，宙斯之妻，司法律、正常秩序和预言。她的形象通常是用布蒙住双目，象征不偏不倚。

[88] Charites，美惠女神，宙斯和攸莉诺麦（Eurynome）或赫拉之女，司美丽和快乐，女性优美的化身。罗马人称为格拉凯斯（Graces）。

[89] 海中神女，海神涅柔斯（Nereus）和多利斯之女，居于大海深处，用金纺车纺线。据说她们有34位（一说50位），待人和善，能歌善舞，深受海岛和沿海居民的崇敬。

[90] 事实上，希腊奥林波斯诸神皆为皮拉斯基人所崇拜，可以证明希氏之说并非完全无稽。

[91] 我们对关于卡贝利密仪的具体情况不能确知。大多数专家一致认为他们的数目是有变化的，对他们的崇拜在萨摩色雷斯和弗里吉亚相当悠久，是皮拉斯基人把这种信仰从萨摩色雷斯带入希腊的。

[92] 就是说，萨摩色雷斯的居民在来阿提卡居住以前是皮拉斯基人。

[93] 希罗多德这段文字清楚地表明，在他那个时代人们普遍认为荷马生活的时代还要更早些，但希氏却认为并非如此。他认为荷马生活在公元前850年左右。这是取了荷马最早和最晚的时代的一个中间数。赫西俄德生活的时代大概至少比荷马晚一百年。

[94]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135页。

[95] 在希腊西北部。

[96] 据古代印度文献记载，雅利安人入侵到印度以后，也认为当地人语言不清。其实，这只是证明他们听不懂当地人说话罢了。最近的研究成果参阅R. V. 蒙松：《会说话的黑鸽子》（R. V. Munson, *Black Doves Speak: Herodotus and the Languages of Barbarians*），哈佛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7] 希罗多德的解释也许是正确的。但是“鸽子”之名不过是象征性符号；因而德墨特尔神和阿尔特密斯神的女祭司有时被称为“蜜蜂”。—哥译本注

[98] 哥译本的最后一句话在II. 58。

[99] 布巴斯提斯在三角洲，即所谓“帕什特之城”，那里有位猫头女神帕什特（Pasht，希罗多德认为她相当于阿尔特密斯）受到崇拜。—哥译本注

[100] 响板，一对由象牙或硬木制成的一种节奏乐器。

[101] 在埃及有好几个地方叫作布西利斯。它暗示这里是奥西里斯的下葬地。许多地方声称本地是奥西里斯的下葬地，其中主要有孟菲斯、布西利斯、塔波西里斯（Taposiris）、阿比多斯等。

[102] 这位神就是奥西里斯，在其墓室壁画中就常常有描绘人们正在参加这样活动的场面。

[103] 罗译本将这一节内容放在II. 64。

[104] 希罗多德所说的阿瑞斯究竟相当于埃及的哪个神还不能确定。在一张希腊文纸草中，“阿瑞斯”相当于埃及的Anhur，这个神显然和“Shu”或“赫拉克勒斯”神没有什么区别。—哥译本注

[105] 罗译本这句话在II. 64。

[106] 这种说法令人费解，因为在非洲野生动物资源丰富，但主要分布在西部和南部，埃及境内并不多。虽然希氏不肯谈论埃及人把某些动物视为圣兽的原因，但他观察到埃及动物不多，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对自己的观点作出了某种解释。

[107] 哥译本为“女看护者”。

[108] 约合7.85米。

[109] 即埃及班鸻，或称鳄鱼鸟。

[110] 熔化的石头似乎是指玻璃，埃及人对于玻璃是相当熟悉的。

[111] 现代英语中鳄鱼（crocodiles）来源于古希腊语的“κροκόδειλος”，krokodeilos，音译克洛科第罗斯。希罗多德对鳄鱼的描述细致、生动、传神，显然是亲眼观察的结果。

[112] 以前河马在埃及很常见，但如今在第二瀑布以下已经非常少见了。希罗多德对河马的描述很不准确。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202页。

[113] Phoenix，埃及神话传说中的不死鸟、长生鸟。相传此鸟将死时，积木自焚，又从灰烬中再生（中国古代传说中的凤凰在译为英文时也取名Phoenix）。

[114] 参阅II. 40注。

[115] 人被角蝰或者角蛇咬伤是致命的。但在埃及许许多多的蛇中，只有三种是毒蛇。

[116] 希罗多德所说带翼的蛇的故事使许多人不解。但是，希氏本人只见过蛇骨，故事的其他情节都是听别人讲的。

[117] 这有悖于沼泽地带的实际情况；这里暗示上埃及包括了凯密斯城。但他说当地人不种葡萄，只喝啤酒。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也有违埃及人的日常生活习惯。在孟菲斯附近，在底比斯，以及这两个城市中间的一些地方，也包括埃雷苏亚斯（Eileithyias），所有这些谷物产区，人们都吃小麦做的面包，也种植葡萄。

[118] 这是一首赞美牺牲的青年的歌（据说象征初夏的离去）。他们是萨姆兹（Thammuz）、阿泰斯（Atys）、海拉斯（Hylas）或林努斯；闪米特语的叠句“ai lenu”转化为希腊语的“ai linos”，林努斯的名字由此而来。—哥译本注

[119] Maneros，可能来自于“ma-n-hra”这个叠句，意为“回到我们这里来吧”。—哥译本注

[120] 在埃及，占星术以及释梦术的起源都很早。据西塞罗说，埃及人和卡尔代斯人（Chaldees）可通过观察天象预测未来，也可以在人出生时推知其命运。

[121] 埃及的医学职业分工如此之细，证明其文明的高度发达，也表明其医学知识的进步。

[122] 希罗多德关于木乃伊制作的记载总体说来是很准确的。

[123] 这包括了整个悼念死者的时间。在硝石中存放尸体只占其中的40天。

[124] 罗译本这句话在II. 86。

[125] *The Landmark Herodotus*（p. 153）为“两三天”。

[126] 凯密斯城的守护神是凯姆（Chem），被认为是和潘恩神相对应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称这座城市为潘诺波里斯（Panopolis，意即潘恩神之城）。

[127] 柏修斯的母亲，阿克里修斯（Acrisius）之女。

[128] 修昔底德（I. 3）指出，出生在特洛伊战争以后很久的荷马，他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用“希腊人”来称呼出征特洛伊的全体军队，希腊人在史诗中经常被称为“达纳安斯人”“阿尔戈斯人”“阿凯亚人”。其中，达纳安斯人就被认为是达纳乌

斯的后裔。

[129] 这种荷花只在涨水期间生长在池塘和三角洲一带的小沟渠中，这些地方一年的其余时间很干旱。但在尼罗河河道中并没有这种荷花。它类似于常见的白色水生百合。

[130] 亚里士多德曾经明确指出希罗多德的错误，并加以纠正。

[131] 在雌鱼产下鱼卵后雄鱼射出精液，然后抚养这些小鱼。无论雄鱼雌鱼，只要是饿了，碰到鱼卵就都会把它吞食下去。

[132] 这只是一种虚构的传说。

[133] 就是说，去的时候鱼的左鳃靠岸边，回来的鱼的右鳃靠岸边。

[134] 埃及至今还在用它造船。—哥译本注

[135] 如图所示，希罗多德所说大概是这样的排列法。

[136] 柽柳，一种落叶小乔木，叶子像鳞片，夏秋两季开花，花淡红色，结蒴果。能耐碱抗旱，适于造防沙林。枝干可编筐，枝叶可入药。也叫三春柳或红柳。

[137] Archandropolis，意即“阿尔康德之城”。

[138] 哥译本的译文为：“它之所以取名为阿尔康德罗波里斯，是因皮修斯之子，达纳乌斯的女婿，阿凯亚人阿尔康德而得名的。”

[139] Min即美尼斯（Menes）。据说在他之前统治埃及的是诸神。

[140] 约合18.5千米。

[141] 在那里发现了最早的几个王朝诸王的名字，由此可以证明孟菲斯建立早期的情况。

[142] 王译本译为“王后”（上册，第151页），但这里说的是国王的名单，似乎译为“女王”更合适。

[143] 从图尔林（Turin）纸草中可知，尼托克丽斯是早期埃及的一位女王；据曼涅托记载，她是第六王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

[144] 关于他们的记载模糊不清，原因在于埃及历史上有一段时间是由牧人（希克索斯人）统治的，这些牧人趁埃及分裂成几个王国之际，侵入埃及，最终成功地把孟菲斯诸王驱逐出境。

[145] 希罗多德忽略了古王国，他把古王国几位著名的国王错放在II. 124来叙述了。莫伊利斯（即阿蒙涅姆赫特，Amenemhet）是第十二王朝（中王国时期）的一位国王。

[146] 参阅II. 149。

[147] 很可能地，西努斯列特（Sinusret）一世，西努斯列特三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的业绩被杂糅在一起，置于塞索斯特里斯的名下（希腊人称拉美西斯二世为塞索斯特里斯；据说他统治的时间在公元前14世纪。—哥译本注）。

[148] 发现于叙利亚境内的这些纪念物为拉美西斯二世所建。它们建在吕库斯（在弗里吉亚）河口的岩石上。

[149] 科尔基斯在黑海沿岸。参阅I. 104。

[150] 希罗多德这里显然指的是犹太人。他大概推想犹太人是从埃及人那里学会了行割礼的习俗，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犹太人是在离开埃及以后，割礼才成为他们常规的、普遍的习俗的。

[151] 在卡帕多西亚境内。

[152] 在帕弗拉冈尼亚西部，毗邻叙利亚。

[153] 居住在黑海东南一部族。

[154] 似乎没有理由把科尔基斯亚麻和撒丁尼亚联系起来。—哥译本注

[155] 在卡拉贝尔（Kalabel）关口，在从以弗所到斯密尔那的老路附近，人们发现过两个类似的图像。然而，他们从外形上看不是埃及人。—哥译本注

[156] 约合2.08米。

[157] 希罗多德拒绝接受他是蒙浓的看法（这种看法在希腊人中间已经流行），以此展示他的辨别力。在希腊人的心目中，埃及到处都有蒙浓，这仅仅是因为荷马在他的史诗中提到过蒙浓（埃塞俄比亚传说中的国王）。

[158] Geometry，由土地和测量二字合成。哥译本这里译为“量地法”，其实几何学的产生和量地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希罗多德这个说法并不正确，严格意义的几何学乃是希腊人发明的。

[159] polos，日钟（sunclock，sun-dial）。

[160] gnomon，日晷。

[161] 埃及新王国第十八、第十九王朝时，埃及人统治整个埃塞俄比亚以及非洲内陆的一部分。

[162] 约合13.86米。

[163] 约合9.24米。

[164] 大流士的名字出现在铭刻中，在大绿洲（the Great Oasis），埃尔·卡尔该（El Khargeh）主神庙的大部分由他所建。在那里，大流士的名字是最早出现的。

[165] 曼涅托的埃及王表里面没有这个名字。它大概不是一个人名，而是国

王的一个头衔。—哥译本注

[166] 因此，他们最有可能在赫里奥波里斯。其高度远超过埃及境内已发现的其他方尖碑，其他方尖碑最高者不过100英尺（按希氏所记，这两个方尖碑高度达到150英尺）。

[167] 即高约46.2米，宽约3.7米。

[168] 在希罗多德有关的故事中，希腊人总是急切地“询问”荷马史诗中所提及的一些事情，而埃及人总是趁机加以利用。荷马相信海伦去了埃及，这一事实仅仅证明：这则故事并非首创于希罗多德那个时代，而在此前很久就已盛行。

[169] 即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在早期希腊文献中常常被称为亚历山大。根据希腊的传说，他诱拐了斯巴达王后，导致了特洛伊战争。参见I. 3.1。

[170] 希腊文Taricheias，意为“盐地”（Salt-Pans，Salting-places）。

[171] 阿特柔斯之子，阿伽门农的兄弟，斯巴达国王，海伦的丈夫。参见II. 116，118，119。

[172] 即特洛伊人。

[173] 有人或许对此持反对意见，这里所引用段落出自《伊利亚特》的第六卷而非第五卷，尽管第五卷名为“Diomede’s Bravery”。这事实上无关紧要，因为目前所见《伊利亚特》的卷章节的划分是始于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在希罗多德时代第六卷中有一部分可能就在第五卷之中。

[174] 荷马：《伊利亚特》，VI. 289—292。

[175] 荷马：《奥德赛》，IV. 227—230。

[176] 荷马：《奥德赛》，IV. 351—352。

[177] 希罗多德在这里否认这首诗歌是由荷马所著。塞浦路斯叙事诗大概是斯塔辛努斯（Stasinus）于公元前700年左右所著，诗中叙述了特洛伊战争的起因和战争前期的情况。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224页。

[178] 即特洛伊。

[179] 整个这一章被认为是希腊人理性主义批评的一个例证。

[180] 他显然是第二十王朝的一位名叫拉美西斯的国王，希罗多德把他和一则常见的民间故事联系起来。

[181] 约合11.5米。

[182] 《历史》正文中篇幅较长的几章，希腊文校勘本分为节（以α，β，γ，δ，ε，ζ，η，θ等表示），之下再分为若干段。参阅Haiim B. Rosen, *Herodoti Historiae*, Vol.1, 1987, pp. 211–215。

[183] 通常是用羊皮来制作皮囊的，皮囊制好后尾巴和腿脚是保留着的，用绳索扎住口，扯开它，酒就可以放出来了。

[184] 根据希腊神话，哈德斯是克洛诺斯和瑞亚的儿子，宙斯、波塞冬和德墨特尔的兄弟，是地狱和冥府的统治者，是一位掌管地下财富、司理丰产并从地下赐予人间收成的神祇。

[185] 这种动物不是狼，而是豺，它是安努比斯（Anubis，导引亡灵之神）的标志。

[186] 合3.7千米。

[187] 此处宜用伊西斯（Isis）和奥西里斯（Osiris），这二者皆为阿蒙提（Amenti，埃及人的哈德斯）的主神。

[188] 希罗多德在这里显然把灵魂不朽说和灵魂轮回说混为一谈了。

[189] 埃及大规模修建金字塔是在古王国时期，现在位于开罗西南16千米的胡夫（Khuhu，齐奥普斯，约公元前2590—前2568年在位，一说公元前2596—前2573年）、哈夫拉（Khafra）和孟考拉（Menkaura），都是属于第四王朝的，而希罗多德把他们放在第二十王朝的一个国王之后。时间的误差约2000年。

[190] 指“大金字塔”。—哥译本注

[191] 长、宽、高分别约为925米、18.3米、14.6米。

[192] 大金字塔底座每边长756英尺，如今减为732英尺；原高度为480英尺9英寸，如今有460英尺9英寸。底部角度为51度50分，三角形顶点的角度为76度20分。金字塔占地面积571536平方英尺，如今占地535824平方英尺。（大金字塔原高146.5米，现减损为137.20米；基底边长原230.38米，现为227.5米；塔身共计250层，共用了230万块平均2.5吨重的石料砌成。据推测，全部石料的总重量约为570万吨。大金字塔被古希腊人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首，当之无愧。）

[193] 约合30米。参见II. 124。作者这里使用希腊人的长度单位πούς（原意为“脚”），来源于16指宽，即一脚之长，可译为“脚尺”，英译为“foot”，但不宜译为“英尺”。有学者译为“步”，显然不妥。希腊的长度单位长度单位1普列特隆（πλέθρον，plethron）等于100脚尺，1斯塔狄亚（stadium，复数stadia）等于600阿提卡脚尺（相当于583英尺，相当于630奥林匹亚脚尺），约合185米。照此推算，1脚尺约等于30.8厘米。1帕拉桑等于30斯塔狄亚。每个人的脚长不同，差异很大，古希腊的长度单位与现代长度单位的确切比例关系，一直有争议。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942—943页。

[194] 按希腊语直译为“祭坛阶梯”。

[195] 这种机械看来是古代埃及人用的“起重机”。希罗多德说它是“用短木制成的器械”（*μηχανῇσι ξύλων βραχέων πεποιημένῃσι*），究竟是怎样一种机械，其细节还无法确知。王译本这里译为“杠杆”。

[196] 这种文字肯定是象形文字的碑铭体。由于金字塔外表石料已经风蚀脱落，不可能对这些文字加以辨识。但是，希罗多德的说法并非完全不可信，他所提供的铭文过于简单，其内容应不限于此。

[197] 除了自己的母语希腊语以外，希罗多德大概不懂其他民族的语言。他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经常请当地人做他的翻译。

[198] 约合45米。

[199] 第二座金字塔的当前基底长600英尺，原为707英尺9英寸；当前垂直高度为446英尺9英寸，原来为454英尺3英寸，顶部的夹角为52度20分。

[200] 参阅II. 124。

[201] 希罗多德用这样的方式告诉我们“牧人”（希克索斯人，Hyksos）在下埃及建立统治的故事。他们统治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100—前1600年。—哥译本注

[202] 母牛崇拜无疑就是伊西斯崇拜，以尼特（Nit）神的名义在萨伊斯城受到敬奉。—哥译本注

[203] “7”年，在古埃及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数字。

[204] 约合119米。

[205] Aesop，《伊索寓言》的作者。

[206] 萨福的兄弟卡拉叙斯从事葡萄酒贸易，他从列斯堡买入葡萄酒，通常运往埃及的那乌克拉提斯。大概卡拉叙斯和罗多皮斯都是萨福讽刺的对象。

[207] 罗译本这句话在II. 136。

[208] 据现代学者研究，埃及第二十五王朝由埃塞俄比亚的三位国王统治，统治年代共约40年左右。一说公元前716—前656年。参阅刘文鹏：《古代埃及史》，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557—559页。

[209] 这里关于布巴斯提斯神庙位置的记载是很准确的。

[210] 约合18.3米。

[211] 约合2.8米。

[212] 约合120米。

[213] 即1850千米见方。

[214] 希罗多德并未提及Bicchoris。在曼涅托的王表中没有希氏所说的阿赛齐斯和安尼希斯。这位塞索斯，希罗多德称其为森那切里布（Sennacherib，或者萨那卡里布，Sanacharib），在曼涅托王表中也没提到。希罗多德大概把名叫普萨赫（Pthah）的祭司也列入国王名单了。

[215] 希腊语阿鲁拉（aroura）可指耕地、粮田，作为土地面积单位，大约相当于罗马的1个犹格（1/4公顷，0.62英亩）。罗译本直接把aroura译为“英亩”，哥译本译为“field”，似乎都不尽符合其原意。

[216] 这是希罗多德第一次明确地提到赫卡泰欧斯。赫氏对希罗多德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一位作家都要大得多。他的作品有地理的和历史的两类。在地理类作品中，他对当时已知的世界进行了描述（《大地巡游记》），主要是自己旅行的实录，自然对希氏颇为有益。在其历史类作品中，他写了他的家谱，最主要内容都是有关神的（《神谱》），但有时也包含了一些重要的史实（赫卡泰欧斯在波斯战争结束后不久去世—哥译本注）。

[217] 泰丰是埃及的赛特神，是毁灭之神。—哥译本注

[218] 埃及的凯姆（Khem）。参阅II. 46.1。

[219] 参阅I. 30；II. 43。

[220] *The Landmark Herodotus*（p. 185）为1000年。

[221] 按照希腊传说，狄奥尼索斯是宙斯和他的情人塞美列所生。在狄奥尼索斯出生前不久，赫拉怂恿塞美列要求宙斯当着她显真相，于是宙斯以闪电出现，塞美列被烧死。宙斯将胎儿取出缝入自己的髀肉。胎儿在髀肉中成长起来，不久第二次降生。有迹象表明，狄奥尼索斯的崇拜源自希腊本土以外。但是在希腊对其崇拜源远流长，特别是在普通民众中间相当流行，其祭祀仪式和希腊的戏剧有着密切的关系。

[222] 约合73米。

[223] 莫伊利斯湖可调节尼罗河的流量。但希罗多德对湖的面积和神像的尺寸都过于夸大了。

[224] 约合666千米。

[225] 约合91米。

[226] 100寻就超过了所谓大金字塔的高度。希氏在这里大概夸大其词了。

[227]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179页。

[228] 阿皮斯是古代埃及的神牛（或者公牛神）。其崇拜中心在孟菲斯。充当神牛的公牛必须是全身黑色，前额有白色斑点。

[229] 约合5.5米。

[230] 埃及人为希腊人选择这样的位置安营，表明他们认为有必要防御来自东方的外族入侵。

[231] 尼罗河至三角洲地带分流入海，此其中之一。

[232] 参阅II. 83，111，133，152。

[233] 约合18.3米。

[234] 约合18.5米。

[235] 约合1.85米。

[236] 赫卡泰欧斯曾提及这个岛的奇妙之处，他称之为凯密斯岛，没有对它提出任何质疑。希罗多德在这里很巧妙地暗示了这一点。

[237] 这条运河从布巴斯提斯（今日之Tel Basta）附近起始，直达苏伊士。在其附近曾发现记载大流士开掘运河的铭文。—哥译本注

[238] 运河全长约80英里。从地中海到红海陆路最短距离约长76英里。1000斯塔狄亚约合185千米，即约115英里。

[239] 即“οἱ βάρβαροι”。从这里可以看到，希氏使用“οἱ βάρβαροι”一词并无任何民族偏见。

[240] 干船坞（dry dock）即盆状大船坞，其中的水可排空，用于建造或修理舰船的吃水线以下的部分。参阅王译本，上册，第182页。

[241] 今之加沙，地中海沿岸港市。

[242] 参阅I. 46附注。

[243] 阿普里耶斯在位时间在公元前589—前570年间。希罗多德这里提到他出兵攻击推罗和西顿，与犹太历史记载相抵牾。一些学者认为，阿氏就是《旧约》（耶利米书，44: 30）中的合弗拉（Hophra），但是希罗多德所记载其被废除的年代可能有误。

[244]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183页。

[245]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184页（译为“亲卫队”）。这是希腊人在埃及充当雇佣军的一则重要史料。

[246] 指卡里亚人和伊奥尼亚人。

[247]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184页。

[248] 埃及三角洲地区的一个诺姆。

[249] 参阅II. 141附注。

[250] 哥译本的译文为：“这些土地绝不是由同样的人耕耘，而是轮流耕种的。” A. D. 哥德利在这里还加了一个注，认为份地的耕耘者年年都要更换。

[251] 这是指奥西里斯，在萨伊斯和其他一些城市，人们举行多种仪式以示纪念。

[252] 埃及人和叙利亚人分别有自己的关于死神的神话，但是他们以不同的

现象为依据来加以解释。埃及人选择了尼罗河，叙利亚人选择了太阳。叙利亚人认为太阳在每年的某个时期使大地生机盎然，但是随着冬日的临近，一切似乎又趋于死亡。因此，他们认为神既是必死的，又是永生的。奥西里斯的受难和死亡是埃及重大的宗教密仪，这种密仪的某些遗迹也保存于古代其他民族的习俗中。

[253] Thesmophoria，即“立法女神节”，以纪念德墨特尔和珀尔塞福涅两位立法女神。她们也是创立婚姻和民事法制的女神，保护农业和丰收的女神。在希腊和小亚细亚许多地方流行。在雅典，该庆节在普亚诺普西昂月10至13日（约在10月底）举行。参加者必须是自由的已婚妇女，严禁男子参加。参阅附录三。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251页。

[254] 埃及第二十六王朝国王，在位时间公元前570—前526年。

[255] 大约上午9:00—10:00。参阅*The Landmark Herodotus*，p. 199脚注。

[256] 显然是尼特（Nit）神，也等同于德墨特尔神。参阅II. 132附注。—哥译本注

[257] 阿苏安（Assuan）对面的一个岛屿，阿苏安采石场一直都是很有名的。—哥译本注

[258] 外部尺寸约为：长9.70米，宽6.47米，高3.70米；内部尺寸约为：长8.32米，宽5.54米，高2.31米。

[259] 约合23.1米。

[260] 把一尊埃及人的雕像安放在这样的位置有点非同寻常。这尊雕像以及孟斐斯其他雕像和独石碑，本应是安放在地面上的，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此时埃及遇到了麻烦，而埃及人又未将此事告诉希罗多德。

[261] 约合6.16米。

[262]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189页。

[263] 这只能是指埃及国内的情况。希罗多德在后面所述证明了这一点。埃及国内繁荣的状况可以从一些纪念碑，以及私人财富非凡增长得到确证；但是，埃及已经丧失其在国外的影响力，不仅如此，埃及长期以来一直受到巴比伦人的威胁。事实上，阿普里耶斯与阿玛西斯之间的内战，已经给尼布甲尼撒插手埃及的事务提供了可乘之机。

[264] 每一个诺姆都由一位诺姆首长治理。希罗多德把这条法律的制定归功于阿玛西斯，但是此种状况似乎是由来已久了。因为我们发现，在第十八王朝的雕刻中，人们是亲自到地方官员那里去登记的。

[265] 德尔斐神庙在公元前548/前547 年被焚毁，即是阿玛西斯当政的第21年。希罗多德显然是在反驳那种认为神庙是由庇西特拉图故意毁坏之说法。

[266] 希腊常有一些相邻的部落和城邦由于共同利益而结成同盟，称为安菲克提昂同盟（Amphictyonic League，“近邻同盟”）。参加盟会的各邦代表叫作安

菲克提昂（Amphictyons），又叫作皮拉哥里（Pylagori），同盟会议叫作安菲克提奥涅斯。在这类同盟当中，最著名的当数希腊东北部以德尔斐为中心、由当地12个希腊部落组成的同盟，盟会每年在德摩比利和德尔斐召开两次，商讨和解决有关宗教及政治问题。

[267] 显然是明矾。—哥译本注

[268] 波里克拉底的统治时期大概始于公元前532年。关于他和阿玛西斯之间的友谊，参阅III. 39。—哥译本注

第三卷 塔莉亚[1]

1 上面提及的阿玛西斯，就是抗击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远征埃及的那位埃及国王。[2]冈比西斯所统率的军队包括他统治之下的许多民族，其中包括希腊族的伊奥尼亚人和埃奥利斯人。冈比西斯入侵埃及的起因是这样的。[3]冈比西斯接受了一位埃及人的建议，曾派遣一名使者前往埃及，要求娶阿玛西斯的女儿为妻。这位埃及人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阿玛西斯使他抛弃自己的妻子儿女，而把他交到波斯人的手里，因此他对阿玛西斯心怀愤懑。原来，这位埃及人是一名医生。居鲁士派人到阿玛西斯那里去，请求他送给自己一位全埃及医术最好的眼科医生，阿玛西斯就从埃及所有的医生当中挑选了一位，把他送到了波斯。［2］既然这位埃及人对阿玛西斯满腹怨恨，因而他就鼓动冈比西斯讨阿玛西斯的女儿为妻。如果阿玛西斯同意，那他就会心生烦恼；而如果他拒绝了，那他将使冈比西斯成为他的敌人。

阿玛西斯非常害怕波斯的强大势力，他得知这个消息后，吓得魂飞魄散，不知所措，不知道是否该把他的女儿送到冈比西斯那里去；因为冈比西斯并不打算娶他的女儿为妻，而只是让她做自己的侍妾而已，这一点阿玛西斯肯定是知道的。［3］因此，他绞尽脑汁思考此事，最后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前任国王阿普里耶斯有一个女儿，名叫尼特提斯，[4]她身材颀长，美丽动人，是这个王室家族中唯一的幸存者。阿玛西斯让尼特提斯身着华美服装，佩饰黄金，精心打扮，然后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送到波斯去了。［4］没过多久，在冈比西斯拥抱她的时候，恰好他根据她父亲的名字称呼她，[5]于是尼特提斯就对他说："国王啊，我看你还不知道阿玛西斯是怎样地蒙骗了你呢！他将我乔装打扮，然后把我当作他自己的女儿送到你这里来了。但是，我实际上是阿普里耶斯的女儿。阿普里耶斯原本是他的国王和主人，是他和其他埃及人一同起兵反叛，并且杀死了阿普里耶斯的。"［5］正是这番话，以及她说到的这个原因，使得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勃然大怒，也使他决定出兵埃及。

2 以上就是波斯人的说法。[6]然而，埃及人却宣称，冈比西斯就是埃及人。他们说，冈比西斯是阿普里耶斯的女儿尼特提斯的儿子。他们还说，是居鲁士而不是冈比西斯派人到阿玛西斯这里来要求娶他

的女儿的。［２］但是，他们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埃及人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熟知波斯人的风俗习惯，他们就一定很清楚：第一，在国王有合法继承人的时候，按照波斯人的习惯，是绝不容许一个私生子继承王位的；[7]第二，冈比西斯乃是阿赫明尼斯族人法那斯皮斯的女儿卡桑丹涅的儿子，而不是这个埃及女人的儿子。事实上，他们想通过歪曲历史，以表明自己和居鲁士家族有亲戚关系。这就是事情的真相。

3 我还听到另一种说法，我对这个说法是完全不相信的。说是有一位波斯的妇人前来拜访居鲁士的妻妾们时，看到站在卡桑丹涅身旁的那些身材高大而又眉清目秀的孩子们，就高声赞叹，称羡不已。但是，居鲁士的妻子卡桑丹涅却这样说：［２］“虽然这些孩子是我生养的，但居鲁士依然瞧不上我，却非常尊重那位从埃及新来的妇人。”她讲这话，是表示对尼特提斯的恼怒。于是，她的儿子中最年长的冈比西斯大声说：［３］“母亲，等我长大成人了，我会为了你而把埃及搅得天翻地覆的。”他的话使在场的妇女们都觉得很惊讶。据传说，他说这话的时候，仅有10岁，但是他从此把这件事牢记在心里。他们说，他在长大成人继承王位以后，就发动对埃及的远征了。

4 另外还有一件事，很明显地也促成了他出征埃及。在阿玛西斯的雇佣兵当中，有一位名叫法涅斯的哈利卡纳苏斯人，这个人处事果断，作战勇敢。［２］法涅斯由于某些原因而对阿玛西斯有些不满，于是乘船从阿玛西斯的军队中逃走，希望到冈比西斯这里来提供情报。由于这个人在雇佣兵当中远非等闲之辈，并且是一个可以提供关于埃及的准确知识的人，因此阿玛西斯急于把他捉住，就跟踪追击。他委托他最信任的太监负责此事，这个太监乘着一艘三列桨战舰追击这位哈利卡纳苏斯人，结果在吕基亚把他给捉住了，但是并没能把他带回埃及。因为法涅斯比这个太监更有智谋，［３］他先是灌醉了看守他的人，然后逃往波斯境内。在那里，他发现冈比西斯正在厉兵秣马，准备出征埃及，但是究竟哪一条路线是穿越沙漠的最佳选择，还无法确定。这时法涅斯来到他这里，不仅告诉他有关阿玛西斯所有的秘密，而且对他的军队如何穿越沙漠提出了建议。法涅斯建议冈比西斯派使者到阿拉伯人的国王那里去，向他请教安全行军的办法。

5 现在要想进入埃及就必须穿越这片沙漠。这片沙漠自腓尼基直到卡代提斯城，这一带是属于所谓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的。［２］根据我的观察，卡代提斯和萨迪斯这两座城市大小相当。从卡代提斯到伊恩尼苏斯市的海岸上的市场，这一带是属于阿拉伯国王的。从伊恩尼苏斯直到塞尔波尼斯湖，这一带又是属于叙利亚人的。而卡西乌斯山就是从塞尔波尼斯湖附近向海边延展的。［３］根据传说，泰丰[8]

曾经在塞尔波尼斯湖隐遁了。从这个湖开始，就进入了埃及的国境。整个这片区域的一边是伊恩尼苏斯，另一边则是卡西乌斯山和塞尔波尼斯湖，这中间可是不小的一块地方，人们要穿过这块地方需要三天的时间，这里是一片终年滴雨不下的干旱沙漠。

6 现在我来说说那些乘船到埃及来的人很少注意到的一件事。在希腊各地，还有腓尼基，人们每年两次用陶制的坛子装上酒运到埃及去，但是我可以说，在埃及全国任何地方，你是找不到一个酒坛子的。人们不禁要问，这些酒坛子究竟是怎样被处理了呢？［2］这一点我也要说明的。原来，每一个城市的市长都必须把他辖区之内的酒坛子收集起来，然后把它们送往孟菲斯；在那里，孟菲斯人又把所有这些酒坛子都装满水，然后再把它们运送到叙利亚的这片沙漠地带。这样，外地的酒年复一年地运往埃及，而在那里销售之后的空酒坛子，又被装上水带到叙利亚去，和先前所有的那些酒坛子汇集到一起了。

7 波斯人在征服了埃及之后，立即开始用陶制酒坛存储淡水，以维持他们进入埃及的道路畅通。［2］然而，这时候尚未用这种方法来保障供水，于是冈比西斯采纳了哈利卡纳苏斯的客人的建议，派遣使者前往阿拉伯人那里，请求允许他们安全地通过这个地区。阿拉伯人答应了他的请求，双方保证相互信任。

8 阿拉伯人是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加虔诚地信守誓约的。他们用这样的方法来保证他们信守誓言。当两个人要发誓缔结友谊的时候，由第三个人站在双方中间，用一块锐利的石刀在双方各自的手掌上中指[9]附近的地方划一刀，然后从两人的衣服上分别撕下一块布条，把布条都蘸上血，然后再用它把摆放在他们之间的七块石头都抹上血，与此同时口中高呼狄奥尼索斯和神圣的阿佛洛狄忒的名字。［2］在这之后，缔结友谊的人便把这位异邦人（或者是本国公民，如果他是公民的话），介绍给他所有的朋友，而这些朋友自己也认为必须信守这种誓约了。［3］他们只相信有狄奥尼索斯和神圣的阿佛洛狄忒这两位神祇。他们说，他们所留的发式，是模仿狄奥尼索斯的。如今他们的习惯是剃成环状发型，鬓角地方也都剃光。在他们的语言里，狄奥尼索斯被叫作奥罗塔尔特，阿佛洛狄忒叫作阿丽拉特。[10]

9 于是，在阿拉伯人和冈比西斯派来的使者缔结了誓约以后，冈比西斯马上采取下面的措施：他把许多骆驼皮囊[11]都装满了水，再由他的骆驼驮着这些水囊；之后，把这些骆驼赶到沙漠地带，在那里等候冈比西斯的军队的到来。［2］这是人们提及的两种传说当中较为可信的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虽然是难以置信的，但是，既然已经提到了，我就不应当避而不说。在阿拉伯半岛，有一条叫作科利斯

的大河，它是流入红海的。他们说，阿拉伯的国王通过用牛皮和其他兽皮制作的一条水管，把河水从这里一直输送到沙漠地带；他又事先在沙漠地带挖掘了一些蓄水池来储存输送过去的水。从科利斯河到沙漠地带的距离是12天的路程。他们说，河水是通过三条水管，引到三个不同地方的。

10 阿玛西斯的儿子普桑门尼图斯，在尼罗河的培泸溪昂河口扎营，等候冈比西斯的到来。［2］因为当冈比西斯出征埃及的时候，他发现阿玛西斯已经过世了。阿玛西斯统治埃及44年，[12]在这期间，他并没有遭遇到什么大的不幸。在他死后，他的尸体就被制成木乃伊，被放置在神庙中他为自己所修建的墓地里。［3］他的儿子普桑门尼图斯登基为王以后，在埃及发生了一个奇妙的景象—埃及的底比斯下雨了。底比斯人自己证实，他们那里以前从没有下过雨，从那时起到现在再也没下过雨。在上埃及，通常是没有降雨的；但是那时候，在底比斯却下起了毛毛雨。[13]

11 波斯人穿过了沙漠地带，在靠近埃及人的地方安营扎寨，准备战斗。而那些受雇于普桑门尼图斯的、由希腊人和卡里亚人所组成的雇佣军恨透了法涅斯，因为是他把一支外国军队引进埃及的。于是他们想出了报复他的一个办法。法涅斯的儿子们还留在埃及。［2］雇佣兵们捉住了他的儿子们，把他们带到军营中，有意让他们的父亲看到他们。在这之后，他们就拿出一只酒钵，把它放在两军之间的地上，随后他们把法涅斯的儿子一个一个地带到酒钵跟前，在酒钵的上方挑断他们的喉咙。[14]［3］当法涅斯的最后一个儿子被杀死的时候，酒钵里再掺上水和酒，所有的士兵每人饮了一口血酒之后，双方便展开厮杀。在随后发生的激战中，双方都很顽强，直到两军都有大批将士阵亡以后，埃及人才开始溃逃。

12 在发生过这次战役的战场上，根据当地人的指认，我看到了一种十分奇妙的情况。双方在这次战役当中的阵亡者的遗骨是杂乱地散落着的，它们分为两堆，波斯人的遗骨堆在一个地方，因为起初其遗体是堆放在一起的，而埃及人的遗骨堆在另一个地方。如果你敲击波斯人的头骨，即便只用一个小石子敲打，也可以打穿一个小孔，因为它们竟如此脆弱；但是埃及人的头骨却很坚硬，哪怕你用石头来砸，也很难把它砸破。［2］对于这种差别，他们向我讲述了这样的理由。在我看来，这个理由是很有说服力的。他们说，埃及人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剃光头，由于太阳光照的作用，头骨就变得既厚又硬。［3］由于同样的原因，埃及人不秃头。在埃及，人们看到的秃头的人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少。［4］埃及人的头骨如此坚硬，其原因就在这里。另一方面，波斯人的头骨之所以脆弱，是因为从他们从小就

头戴一种叫作提亚拉的毡帽。我这里所说的这些情况，都是我亲眼所见的。我在帕普雷米斯还观察到类似的情况，这些波斯人是和大流士的儿子阿赫明尼斯一起被利比亚人伊纳鲁斯杀死的，他们的头骨也是这样。

13 埃及人在这次交锋中失利后，随即抱头鼠窜，逃往孟菲斯，他们躲进城里，紧闭城门。于是，冈比西斯派出一名波斯使者，搭乘着一艘米提列涅人的船，溯尼罗河而上，前往孟菲斯，要他们主动投降。[15]［2］然而，当埃及人看到这艘舰船抵达孟菲斯的时候，他们成群结队地从城里冲出来，捣毁了舰船，把舰船上的人员都加以肢解，然后把舰船拖进城里。［3］随后，孟菲斯城遭到波斯人的围攻，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战，他们献城投降。毗邻埃及的利比亚人，惧怕遭到和埃及人同样的命运，未加抵抗就主动向冈比西斯投降了。他们同意向冈比西斯纳贡，并且马上呈送礼品。库列涅人、巴尔卡人，也和利比亚人一样惧怕波斯人，因而很快都投降了。［4］冈比西斯欣然接受了利比亚人的礼物，但是他对待库列涅人送来的礼物却不是这样。库列涅人送来的不过是500明那的白银。我想，冈比西斯认为这点礼物太少了。因此，他接到他们的礼物之后，就亲手把这些银子分发给他的士兵了。

14 在孟菲斯城失陷10天[16]之后，冈比西斯就活捉了埃及国王普桑门尼图斯，这位国王在位总共仅有6个月的时间。因此，冈比西斯命他和其他的埃及人一同坐在城外的一个地方，以使他蒙受羞辱。冈比西斯试图考验一下普桑门尼图斯的心性。［2］首先，冈比西斯命令他的女儿从城里出来，身穿奴隶的衣服，携带着一个水罐去打水。许多出身于显赫贵族家庭的千金小姐，也都和她穿着同样衣服，和她一起去打水。［3］因此，当这些女孩子痛哭流涕、大声哀嚎地走过她们的父亲面前的时候，除了普桑门尼图斯以外，其他所有的人看到自己孩子的悲惨遭遇，无不伤心落泪，唯有他在亲眼看到这些情况之后，只是把头低下去。

［4］就这样，打水的小姐们从他们面前走过去了。接着，普桑门尼图斯的儿子以及与他儿子年纪相仿的2000多埃及人一起从他面前走过—所有这些青年男子的颈上都拴着绳索，嘴里则衔着马勒—［5］他们是被带去为那些在孟菲斯和舰船同归于尽的米提列涅人偿命的。这是波斯王家法官作出的判决，每一个被杀死的米提列涅人，都必须用10名埃及贵族的性命来抵偿。［6］当普桑门尼图斯国王看到他们经过这里，看到他的儿子被押着去受死，而那些和他一起的埃及人都在哭泣和悲伤的时候，只有他和看到他女儿的时候的表情没有什么不同。

［7］当这些男人也从这里走过的时候，恰好里面有他一个吃喝玩乐的伙伴。这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他被剥夺了全部的财产而沦为乞丐。因而他来到阿玛西斯的儿子普桑门尼图斯和其他的埃及人所在的地方，向那些士兵们行乞。普桑门尼图斯看到这个情景，眼泪夺眶而出，他号啕大哭，一边呼唤他的伙伴的名字，一边敲打自己的脑袋。［8］这时，那些在旁边监视普桑门尼图斯的人看到他的种种表现，就前往冈比西斯那里，把普桑门尼图斯的情况告诉了他。冈比西斯对普桑门尼图斯的举动感到诧异，就派一名使者去问他说：［9］“普桑门尼图斯，我的主公冈比西斯问你，为什么在你看到你的女儿受到虐待而你的儿子前去受死的时候，你既不哭泣也不喊叫，可是他听说，你对一个和你非亲非故的乞丐却又如此尊敬呢？”［10］对于这样的提问，普桑门尼图斯回答说：“哦，居鲁士的儿子，我自己的灾难太深重，远不是哭泣所能表达的，但是我的朋友的不幸遭遇使我为之流泪。因为当一个人失去了荣华富贵，在年事已高的时候，却又落到四处乞讨的境地，任何人都会为之伤心落泪的。”当使者把这些情况向冈比西斯禀报的时候，冈比西斯认为这个回答很好。［11］埃及人说，克洛伊索斯也哭了—因为他是和冈比西斯一起来埃及的，而在场的波斯人也都哭了，甚至冈比西斯本人也动了恻隐之心。他随即颁布了一道命令，把普桑门尼图斯的儿子从那些即将受死的人中间提出来，把普桑门尼图斯本人从城外带到他的面前来。

15 使者去迟了，未能救出普桑门尼图斯的儿子，他是第一个被碎尸的。但是他们把普桑门尼图斯本人带到了冈比西斯面前。［2］冈比西斯允许他住在那里，此后没有再虐待他。事实上，如果他能够安分守己的话，那他是会重新得到埃及，成为治理埃及的总督的。因为按照波斯人的习惯，是尊重国王的儿子的，甚至对于那些其父王叛离了他们的王国，也仍然把统治权交给原国王的儿子。［3］有许多这方面的例证，可以说明这样的做法乃是波斯人的惯例，尤其是帕乌西里斯和桑尼拉斯可以为证。桑尼拉斯是利比亚人伊纳鲁斯的儿子，他被允许继承他父亲的统治权；同样，帕乌西里斯也是如此，他是阿米尔泰尤斯的儿子。［4］不过，可以肯定，没有人比阿米尔泰尤斯和伊纳鲁斯给波斯人造成更大的损害了。[17]但是，普桑门尼图斯策划了不正当的行动，他自己得到了应有的报应。他在埃及人中间煽动叛乱的时候被人发现，而当这件事真相大白的时候，冈比西斯就强迫普桑门尼图斯喝下公牛血，使他很快死去。[18]普桑门尼图斯的下场就是这样的。

16 其后，冈比西斯离开孟菲斯前往萨伊斯城，打算去做而实际上到那里也做了的一件事情。他进入阿玛西斯的王宫之后，立即下令把阿玛西斯的尸体从他的坟墓里抬出来。当随从们按照他的命令这样

做了之后，他又命令他们鞭尸，用木棒戳尸，揪掉它的头发，用各种方法加以侮辱。［２］但是，已经制成木乃伊的尸体并没有被扯碎，他们对它无可奈何，于是这些随从也感到厌倦了。因此，冈比西斯又命令他们焚烧木乃伊。这真的是一道渎神的命令，因为在波斯人看来，火乃是神，因而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从不焚烧他们的死者的。［３］事实上，这种做法是违背波斯人和埃及人风俗习惯的—说它违背波斯人的习俗，其理由已如上述，他们认为把一个人的尸体交给神是错误的；说它违背埃及人的习俗，因为埃及人相信火是一个活的野兽，它要吞食它捕捉到的任何东西，而在它吃饱的时候就和它所吃的东西一同死掉了。［４］然而，把死者的尸体交给野兽吞食，肯定是违背他们的习俗的，事实上这正是他们要把尸体制成木乃伊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使安放在坟墓里的尸体不至于被虫子吃掉。因此，冈比西斯的这道命令在这两个民族看来都是违背习俗的。

［５］根据埃及人的说法，遭到他们侮辱的并不是阿玛西斯，而是另一个身材相仿的埃及人。波斯人相信这就是阿玛西斯的尸体，于是，如上所述，就是以那样的方式对它加以侮辱的。［６］他们说，阿玛西斯受到一道神谕的警示，知道在他死后将会发生什么。因此，为了逃避这一日益迫近的命运，于是他埋葬了这个后来遭到鞭尸的人，把这个人的尸体埋在他的墓室的入口附近。阿玛西斯命令自己的儿子把他自己埋在同一个墓室的最里面的一个角落里。［７］就我而言，我是不相信阿玛西斯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命令的，我认为，埃及人是蓄意编造这个故事，以求保持体面。

17 在这之后，冈比西斯自己又谋划了三次远征，一次是对迦太基人，一次是对阿蒙人，一次是对居住在南海的利比亚海之滨的长寿的埃塞俄比亚人。[19]［２］他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最好是派遣他的海军去攻打迦太基人，派遣他的一部分陆军去攻打阿蒙人。同时，派遣间谍前往埃塞俄比亚，表面上是去送礼给他们的国王，实际上是去打探情况的，尤其是去看看在埃塞俄比亚所谓的太阳桌是否属实。

18 关于太阳桌的情况，人们是这样描述的。在城市的郊外的草地上，摆满了各种煮熟了的兽骨兽肉。每天夜里，管理者都要小心翼翼地把肉放到那里去，到了白天，任何人只要愿意，就都可以来到这里吃一顿。当地的居民说，这些食物就是从大地产生出来的。这就是人们关于太阳桌的说法。

19 当冈比西斯决定要把间谍派去的时候，他立即派人到埃列凡提涅城去找一些伊克泰奥法吉人，[20]他们懂得埃塞俄比亚语。［２］在派人去找这些人来的同时，他又下令他的海军起航进攻迦太基。但

是腓尼基人说，他们不能这样去。他们说，因为他们必须遵守一个与迦太基人签署的庄严的誓约，他们不能如此缺德，去攻打自己的子孙。[21]既然腓尼基人不愿意出动，舰队的其他部分就难以胜任战斗任务了。［3］这样，迦太基人就逃脱了被波斯人奴役的命运。冈比西斯认为，强迫腓尼基人去作战是不对的，因为他们是自愿前来投靠波斯人的；而且，波斯的全部海上力量都要依赖腓尼基人。塞浦路斯人也是自愿投靠波斯人，并且参加了远征埃及的军事行动的。

20 来自埃列凡提涅的伊克泰奥法吉人一到，冈比西斯就告诉他们应该讲什么样的话，然后立即派他们到埃塞俄比亚去。他们带上下列一些礼品：一件紫色的袍子、一副黄金项链、一对手镯、一个装有没药的雪花石膏匣和一桶枣椰子酒。据说，冈比西斯派遣使者所要见的这些埃塞俄比亚人是全人类中身材最高，也是最英俊的一族。［2］他们的风俗习惯，特别是他们选举国王的方法，和其他所有各族都大不相同。他们在全体公民当中寻找到那种身材最高、并且拥有与其身材相匹配的膂力的人，就推举他担任国王。

21 伊克泰奥法吉人来到埃塞俄比亚人这里以后，就把礼物呈献给他们的国王，并且这样说："波斯人的国王冈比西斯渴望成为你的盟友和宾客，因此派我们前来向你致意，而且他把他最喜欢使用的一些物品作为礼品奉献给你。"［2］但是，埃塞俄比亚人知道他们是作为间谍而被派来的，于是就答复说："波斯国王派你们携带这些礼物前来，是因为他十分渴望成为我的朋友—你们所说的话并非你们的真心话，因为你们来这里的目的是侦察本王国的情况的。你们的国王也不是一个正直的人—如果他是个正直的人，那么他就不应当觊觎任何其他不属于他所有的土地，也不应当来奴役一个从未招惹过他的民族。现在，你们就把这张弓交给他，并且把这个话传给他：［3］'埃塞俄比亚人的国王忠告波斯人的国王—当波斯人能够像我这样容易地拉开如此强劲的一张弓的时候，那时就让他们以优势的兵力前来攻打长寿的埃塞俄比亚人吧—但是在那个时候到来之前，他们应该感谢诸神，因为诸神是不会使埃塞俄比亚人的儿子们垂涎不属于他们的土地的。'"

22 他这样说着话的时候，放松了这张弓的弓弦，把它交给了使者。随后他拿起了紫色的袍子，问这是什么，是怎样做成的。当伊克泰奥法吉人把有关紫色颜料和染色方法的事情如实地告诉了他的时候，他就说这些人以及他们的服装都是奸诈的。［2］接着，他又询问关于黄金项链和手镯的事情，而当伊克泰奥法吉人告诉他这些东西只是作装饰用的时候，国王笑了；原来他以为这是枷锁，他说他们埃塞俄比亚人有比这强固许多的枷锁。［3］然后，他又询问有关没药

[22]的事情；当他们告诉他没药的配制以及用法的时候，他的回答就和关于紫袍的回答一样。最后，当他看到了酒，在得知酒是怎样做成的以后，他非常高兴。他还询问波斯人的国王吃什么东西，最长寿的波斯人能活到多少岁。［4］他们告诉他说，波斯的国王吃面包，并向他描述了他们种植的小麦的情况；他们还告诉他说在波斯人当中，最长寿的人可以活到80岁。于是他说，“既然波斯人是以泥粪为食的，[23]所以他们的寿命如此短促也就毫不足怪了。实际上，如果不是这种饮料（指酒）使他们精神爽快的话，我相信他们甚至活不到80岁的。他说，波斯人在这方面是胜过埃塞俄比亚人的。”

23 然后，伊克泰奥法吉人反过来又询问国王：埃塞俄比亚人可以活多久，他们日常的食物又是什么？国王说，他们大多数可以活到120岁，有些人的寿命甚至还要长些；他们日常食物就是炖肉，饮用的则是乳。［2］伊克泰奥法吉人对他们所活的年龄表示诧异。于是，他就领他们来到一个泉水涌动的地方，在那里的泉水中沐浴之后，他们发现自己的皮肤就变得油润而光滑了，仿佛在油里浸泡过一样—而且这股泉水还散发着类似紫罗兰的香气。［3］伊克泰奥法吉人说，泉水的水量不大，因而任何东西在水面上都浮不起来，无论是木头，还是比木材轻的东西，都是要沉到水底的。如果这股泉水果如他们所言，那么，经常使用这种泉水很可能就是他们长寿的原因。［4］离开泉水以后，国王又把他们领到一个监狱里去参观，所有囚犯的枷锁都是用黄金制造的。[24]在埃塞俄比亚人看来，没有什么金属比铜更为稀罕和珍贵的了。在参观完监狱之后，他们又参观了所谓的太阳桌。

24 最后，他们还被允许参观了埃塞俄比亚人的棺材。据说，这种棺材是用水晶[25]制成的，制造方法如下：［2］他们或者是采用埃及人的方法，或者是采用其他的什么方法，在尸体变干的时候，在尸体上面包上一层石膏，然后再在这上面尽可能描绘得像活人一样。随后，他们就把它放到用水晶制成的柱状棺材里面去。在他们的国家，水晶得到大量开采，这种材料也很容易加工。［3］透过棺材人们可以看到安放在里面的尸体；而且这样的尸体既不散发恶臭，也没有任何不体面的地方；而且，整个尸体没有哪个地方看不清楚，仿佛是完全裸露在外面的。［4］死者的亲属把这棺材放在自己的家中，从死的时候算起保存整整一年，要不断地向它献上初熟的鲜果，还要向它奉献牺牲。一年过后，他们把这柱状棺材抬出来，安放在城市附近的地方。

25 现在，伊克泰奥法吉人看完了所有这些，就返回埃及了。他们就有关情况向冈比西斯作了禀报，冈比西斯听后勃然大怒，他立刻

要出兵征伐埃塞俄比亚人，但他既不下令筹集军队所需的粮食，也没有好好想想他即将发动的战争是在大地的边缘地带。［2］冈比西斯现在处于疯狂的状态，失去理智了；因而在他听了伊克泰奥法吉人的禀报之后，立刻率领他的陆军出征，同时命令随军来的希腊人原地待命。［3］当他在进军途中路过底比斯时，他又从他的主力军中划拨出大约五万人，命令他们去奴役阿蒙人，并且烧毁那里的宙斯神谕所。同时，他本人则率领其余的军队继续向埃塞俄比亚进发。［4］然而，他的军队行程还没有走完全程的五分之一，他们所携带的所有的粮食就都消耗一空，而在把粮食吃光之后，他们就开始吃驮兽，不久，也把驮兽吃得一个不剩了。［5］这时候，假如冈比西斯看到当时的这种情况，悬崖勒马而立即率领军队撤回的话，那么他起初虽然犯了错误，但后来所为仍不失为最明智之举。但实际上，他却一意孤行，不假思索地继续冒进。［6］土地上没有任何东西可吃，他的士兵们只好以草果腹。可是当他们到达荒凉不毛的沙漠地带的时候，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做出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他们在每10个人当中抽签选出一个人，由其他人把他杀死后吃掉。冈比西斯得知发生了这样的事之后，害怕他们会变成食人族，就放弃了对埃塞俄比亚人的远征，在损失了大批士兵之后，循原路返抵底比斯，然后再从底比斯前往孟菲斯。在孟菲斯，他遣散了希腊人，允许他们乘船返回故土。这就是冈比西斯远征埃塞俄比亚的结果。[26]

26 那支受命去攻打阿蒙人的军队，是由向导带着他们从底比斯出发的。人们清楚地知道他们抵达奥阿西斯城。[27]这个城市的居民，据说是属于埃斯克里奥尼亚部落的萨摩斯人。从底比斯穿过沙漠来到这个地方有七天的路程。这个地方在希腊语里称为“幸福岛”。［2］据说，军队就走到这里，之后，除了阿蒙人和那些从他们自己那里了解情况的人之外，再没有人能够知道关于他们的任何消息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既没有抵达阿蒙人那里，也没有返回埃及。［3］但是阿蒙人是这样说的：波斯人从奥阿西斯出发向他们进攻，在他们穿越沙漠的过程中，走到路途中间的地方，正当他们用午餐[28]的时候，刮起了一阵强大的、致命的南风，随风而起的大量的流沙把所有士兵都掩埋了起来。他们全军就这样失踪了。[29]根据阿蒙人的说法，这支军队的遭遇就是这样的。

27 大约在冈比西斯抵达孟菲斯的同时，阿皮斯在埃及出现了。[30]如今希腊人称呼阿皮斯神为爱帕夫斯。只要他一出现，埃及人就立刻穿上他们最华美的服装，举行盛大的酒宴。［2］冈比西斯看到埃及人这样做，认定埃及人欢天喜地的庆祝，是由于他这次远征失利，于是他把负责治理孟菲斯的官员们召来。冈比西斯问他们：“我以前在孟菲斯的时候，埃及人未曾有过这种举动。而现在，正当我损

失了大批军队，返回孟菲斯的时候，他们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呢？”［３］ 官员们回答说：“这是因为他们的一位神在他们面前现身了，这位神通常要间隔很久才会在埃及现一次身的—而每逢这位神出现的时候，全埃及举国同庆，连日狂欢。”冈比西斯听罢，认为他们是在撒谎，把这些人作为说谎者都给处死了。

28 冈比西斯把这些人处死之后，又召见祭司们，问他们同样的问题，得到同样的答案。看到这个情况，冈比西斯认为他很快就会知道是否真有这样一位驯化的神来到埃及居住，便二话没说，命令他们把阿皮斯带来让他亲眼见见。［２］ 这样，他们就出去找到阿皮斯神并且把它带来了。原来，所谓阿皮斯或者爱帕夫斯，就是一头永远不会再受孕的母牛所生的牛犊。埃及人说，母牛是由于上苍之火从天而降，得以受孕并且生下了阿皮斯的。［３］ 所谓阿皮斯的这个牛犊，有这样的标志：它全身乌黑，在它的前额上有一块方形的白斑，背上有一只老鹰状的图形；它的尾巴上的毛是双股的，在舌头上有一个甲虫状的东西。

29 当祭司们带着阿皮斯一起进来的时候，只见心情浮躁的冈比西斯拔出他的短剑，向牛犊的腹部猛刺过去，但是没有刺中目标，却刺到牛的大腿上。于是，他笑着对祭司们说：［２］“你们这群傻瓜，难道这些可以感觉到铁制兵器的血肉之躯，就是你们的神吗？说句实在话，只有埃及人才配有这样的神！但是，你们使我变成了你们的笑柄，你们要为此付出高昂代价的。”说完这话，他下令手下把这些祭司们鞭打了一顿，并下令：在埃及全境，凡是见到那些还在欢庆节日的人，格杀勿论。［３］ 于是，埃及全国的节日就这样终止了，祭司们受到了惩罚。阿皮斯由于腿部受伤，在神庙里日渐消瘦；最后还是因为受伤而死去了，祭司们背着冈比西斯偷偷地把它埋葬了。

30 根据埃及人的说法，冈比西斯做出这样的愚蠢行为，使他先是失去理智，如今变得疯狂了。[31]他的第一件暴行，是处死了他的亲兄弟斯美尔迪斯，[32]他是由于嫉妒才把他的兄弟从埃及送回波斯去的，因为斯美尔迪斯在波斯人当中，是唯一一个把伊克泰奥法吉人从埃塞俄比亚人那里带回来的弓拉开了两指宽的，其他人没有一个可以拉得动它。［２］ 斯美尔迪斯回到波斯之后，冈比西斯熟睡时做了一个梦—梦见从波斯来了一名使者，使者说斯美尔迪斯已经登上了王位，而斯美尔迪斯的头则一直触着苍天。［３］ 冈比西斯因此为自己担惊受怕，怕他兄弟杀死他而自己做国王，于是他就派遣他最信任的、名叫普列克萨斯皮斯的波斯人回到波斯，命令他去把斯美尔迪斯杀死。这样，普列克萨斯皮斯回到苏撒，杀死了斯美尔迪斯。[33]有人说，他是在和斯美尔迪斯一起狩猎时杀死他的，还有人说，他是把

斯美尔迪斯领到红海，[34]在那里将他溺毙了。

31 据说，这是冈比西斯犯下的第一件暴行。第二件暴行是他杀害了他的亲姊妹。她作为冈比西斯的妻子和他一起来到埃及，虽然她是他的亲姊妹，是和冈比西斯同父同母的骨肉兄妹。他是用这样的方法娶她为妻的：［２］此前在波斯人中间，并没有娶自己的姊妹为妻的风俗。但是冈比西斯偏偏就爱上了他的一个姊妹，很想娶她为妻，可是他知道这样做是有伤风化的，于是他召见王家法官们，询问他们是否有一条法律，容许一个兄弟在自愿的情况下娶自己的姊妹为妻。［３］这些王家法官[35]是从波斯人当中挑选出来的一些人，他们是终身任职的，只有发现他们做了什么不正当的事情，才会遭到解职。在波斯，正是他们负责审判工作的，由他们来解释种种先前的法律，一切有争执的问题都要参照他们的决定。因此，当冈比西斯向这些法官询问的时候，［４］他们立即给他一个既正确又安全的答复。他们说："我们找不到一条关于兄弟有权娶自己的姊妹为妻的法律，但是我们发现这样一条法律，波斯人的国王可以做他所乐意做的任何事情。"［５］这样一来，他们既没有因为害怕冈比西斯而曲解法律，也没有因为死板地恪守法律而导致杀身之祸；但是，他们找到了另外一条确切无疑的法律，它有助于国王实现自己的愿望。［６］因此，冈比西斯立刻与他的恋爱对象[36]结婚了；不久，他又娶了他的另一个姊妹为妻。随他同来埃及的是这两姊妹中的妹妹，就是这个人在那里被他杀害了。

32 关于她的死，和斯美尔迪斯的死一样，也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根据希腊人所说，冈比西斯让一只小狗和一只幼狮相斗，他的妻子这时候也在一同观看。当小狗快要被打败的时候，另一只小狗挣断了链子前去增援—结果两只小狗联合起来打败了幼狮，并且制服了幼狮。［２］这件事使得冈比西斯非常高兴，但是坐在身旁的他的妹妹却伤心落泪了。冈比西斯看到这种情况，就问她为什么哭？于是她说，她看到小狗在增援它的兄弟，禁不住哭了起来，因为这使她想起了斯美尔迪斯，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为他报仇。［３］希腊人说，冈比西斯之所以处死她，就是因为她讲了这番话。

但是埃及人的说法是这样的：当他们二人坐在桌旁的时候，冈比西斯的妹妹拿起了一根莴苣，揪去了它的叶子，然后问她的哥哥，什么样的莴苣最好看，是带叶子的，还是不带叶子的？他说："带叶子的好看。"于是，她接着又说：［４］"可是你把居鲁士这个家族弄得光光的，就好像这根莴苣一样了。"冈比西斯听了这话恼羞成怒，他猛扑过去，对已有身孕的妹妹拳脚相加，结果导致她流产而丧失了性

命。

33 这是冈比西斯施加在自己亲人身上的疯狂行为。这些疯狂行为，或许是由于阿皮斯的缘故，或许是由于其他一些原因而造成灾祸。他们说，冈比西斯自幼染上了一种严重的疾病，有些人称这种病为“圣疾”[37]。因此，如果一个人的肉体受到这种病痛的折磨，那么它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他的精神状态，这是不足为怪的。

34 冈比西斯的疯狂行为除了施加在自己亲人身上以外，还施加于其他波斯人身上。这其中就包括虐待普列克萨斯皮斯。原来，冈比西斯对普列克萨斯皮斯的尊重是超过所有其他波斯人的，各种讯息都要通过这个人传递给国王，而这个人的儿子担任冈比西斯的行觞官[38]—这在波斯是一个颇为尊贵的职位。冈比西斯曾经对他这样说：［2］“普列克萨斯皮斯，波斯人认为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们都谈论关于我的一些什么事？”普列克萨斯皮斯回答说：“主公，他们对于你的所作所为，都是大加称颂的，但是只有一件事—他们说你嗜酒过度。”［3］ 普列克萨斯皮斯传达给他的，是波斯人的看法。但是，冈比西斯却十分恼怒地回答说：“怎么？难道现在波斯人认为我是由于过于嗜酒，所以才失去理智，才处于一种疯狂状态吗？这样看来，他们先前对我看法就是不真实的了。”［4］ 原来，有一次，一些波斯人坐在冈比西斯身旁，克洛伊索斯当时也在场，冈比西斯问他们：“我和我的父亲居鲁士比起来，你们认为我是怎样的一个人物？”他们回答说：“冈比西斯你已经超过了你的父亲，因为你不仅依然是你的父亲曾经统治过的全部领土的主人，除此以外你还征服了埃及，控制了大海。”[39]［5］ 当时站在一旁的克洛伊索斯不同意他们的说法，就向冈比西斯说：“居鲁士的儿子，我的看法是，你是比不上你父亲的，因为你还没有像你的父亲那样，有你这样一个儿子。”冈比西斯听了这话满心喜悦，他称赞了克洛伊索斯的看法。

35 冈比西斯在回忆起这件事之后，便声色俱厉地对普列克萨斯皮斯说：“那么，普列克萨斯皮斯，你现在就来判断一下，波斯人讲的是真话呢，还是假话？或者说，他们在说这番话的时候是不是已经疯了？［2］ 你看，你的儿子现在就站在门庭那边—如果我射出的这一箭正中他的心脏，那就将证明波斯人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如果我射不中，那么我承认波斯人是说对了，是我自己失去理智了。”［3］他一边说着，一边拉开了他的弓向那个男孩射去，男孩应声倒地，命归黄泉。随后，冈比西斯下令剖开那个男孩的腹部，检验射中的部位。当冈比西斯得知此箭刚好射中他的心脏时，他大喜过望，就笑着对男孩的父亲说：［4］“普列克萨斯皮斯，现在已经很清楚了，我并没有疯，是波斯人失去理智了！现在请你告诉我，在世界上你还看见

过什么人能这么准确地射中目标吗？”普列克萨斯皮斯看到冈比西斯已经疯了，他害怕自己也遭到杀身之祸，于是他回答说：“主公，我认为，即便是神亲自施射也未必射得这样准。”［5］以上就是冈比西斯所犯下的暴行。还有一件事，冈比西斯逮捕了12名波斯贵族，在证实这些人犯过鸡毛蒜皮的小过错后，就把他们都给活埋了。

36 在这样的情况下，吕底亚人克洛伊索斯认为应该向冈比西斯进谏了。克洛伊索斯这样说：“主公啊，不要完全放任你那年轻的盛气和心中的激情了，请收敛和管制一下自己吧！顾及后果是正确的，深谋远虑是真正的智慧。但是，你所抓的这些人可都是你的子民啊，他们并没有犯什么过错，你就把他们处死了—你甚至还杀死那个孩子。［2］现在你想想，如果你总是这样做的话，那么，难道波斯人就不会起来反对你吗？我向你提出建议，这也是你父亲居鲁士的宿愿；他曾恳切地嘱咐我要为你提供我认为是有益的忠告。”克洛伊索斯对冈比西斯提出忠告，完全是出于自己的善意。但是，冈比西斯回答说：［3］“你也敢擅自向我进谏吗？你在担任国王治理你自己的国家时，曾经治理得很不错，你向我父王提出的建议也的确明智；在马萨革泰人愿意渡河到我们国土上作战的时候，你力劝他渡过阿拉克塞斯河，到他们的国土上去作战。因此，你是因为没有处理好自己的事务，而毁了你自己；同时，由于居鲁士听从了你的馊主意，而毁了我的父王居鲁士。现在你将无法逃脱惩罚，因为我早就想找个机会来收拾你了。”［4］冈比西斯一边说着，一边拿起弓箭来准备射杀克洛伊索斯，但是克洛伊索斯飞速地跑出去了。冈比西斯既然无法亲自射杀克洛伊索斯，就下令他的侍卫把他捉住杀死。［5］然而，侍卫们了解冈比西斯的脾气，认为最好是把克洛伊索斯藏起来。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如果冈比西斯在心平气和的时候，要寻找克洛伊索斯的话，那他们还可以把他带来，并且会因为救了他一命而得到奖赏；如果冈比西斯对自己的决定并不后悔的话，那时他们再把克洛伊索斯杀死也不迟。［6］不久以后，冈比西斯真的后悔除掉了克洛伊索斯，侍卫们得知后，就告诉冈比西斯说他还活着。冈比西斯说：“克洛伊索斯还活着，我也很高兴。但是，你们既然救了他的性命，你们将无法逃脱我对你们的报复，你们都将被处死。”他是这样说的，也真的这样做了。

37 无论是对于波斯人，还是对于同盟者，冈比西斯都实施了许多其他方面的野蛮暴行，他驻留在孟菲斯期间就已经如此了。在这些暴行中，他在那里打开古墓，察看埋葬在里面的尸体。［2］同样，他还进入赫淮斯托斯神庙，并且大肆嘲笑那里的神像。原来赫淮斯托斯这个神像酷似腓尼基人的帕泰吉[40]神像，腓尼基人把它安装在他们的战舰的船头上。如果人们没有见过这些神像，我愿意向他们说明

一下—它酷似一个矮人。［3］冈比西斯还进入了卡贝利神庙。原来这个神庙除祭司以外，是不允许其他人进去的。而他不仅对神像大加嘲弄，而且放火烧掉了这些神像。这些神像制作得也酷似赫淮斯托斯神像，据说这些是他的儿子的像。

38 因此，从种种证据来看，我认为可以肯定的是，冈比西斯已经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疯子了，否则他自己不会去嘲弄神圣的礼仪和长期沿用的习俗。原来，如果有人提议来评选出世界上各种风俗中哪一种在他们看来是最好的，那么在经过考察之后，他们就肯定选择本族的风俗习惯。每个民族都深信，自己的习俗比所有其他民族的习俗都要好得多。［2］因此，除非一个人疯了，否则他是不会拿这类的事情取笑的。从许许多多的证据中都可以看到，人们对自己的风俗习惯都有同样的看法。下面我列举其中的一个证据：［3］大流士担任国王的时候，他召见他统治下的一些希腊人，问他们付给他们多少钱，他们就愿意去吃掉他们的父亲的遗体。他们回答说，无论给多少钱，都不可能诱使他们去做这种事情。［4］于是，他又把所谓的卡拉提亚人[41]（他们要吃掉自己的双亲）的那些印度人召来，问他们付给他们多少钱，他们才愿意焚烧自己的已故的父亲。同时，希腊人站在一旁，他们借助翻译而知道了谈话的全部内容。这些印度人大叫起来，他们认为大流士不应该提起这种可怕的行径。人们的风俗习惯就是这样。[42]因此，我认为诗人品达说得对："习俗乃是万事之主。"

39 当冈比西斯正在埃及进行这场战争的时候，拉栖代梦人同样也派出一支军队，向萨摩斯的埃亚凯斯的儿子波里克拉底发起进攻；波里克拉底通过发动起义而成为萨摩斯的主人。[43]［2］起初，他把这个城邦分成三个部分，和他的兄弟潘塔格诺图斯、叙洛松共治；后来，他杀死了潘塔格诺图斯，驱逐了较年轻的叙洛松，因而自己成了萨摩斯全岛的主人。随后，他和埃及的国王阿玛西斯缔结了一项友好条约，送去了一些礼物，也得到了回赠。［3］在这之后不久，波里克拉底的势力迅速崛起，在萨摩斯以外的伊奥尼亚和希腊的其他地方，都知道他的大名，因为他兵锋所至，无不取胜。他拥有一支100艘五十桨船的舰队，有1000名弓箭手。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他都不分青红皂白，横加劫掠。［4］他声称，一个朋友，如果你把从他那里劫走的东西再归还给他，比之你从来就没有劫掠过他，将会从中得到更多的满足。波里克拉底攻占了许多岛屿，还占领了大陆[44]上的若干城市。在其他方面，当列斯堡的军队举国出动，援助米利都人的时候，波里克拉底在一次海战中击败了他们，俘获了大批士兵。正是这些战俘，身带枷锁，挖掘了环绕萨摩斯城寨的城壕。

40 波里克拉底特别走运的情况总是受到阿玛西斯的关注，阿玛

西斯已经颇感不安了。因此，当波里克拉底的幸运之事还是接连不断的时候，阿玛西斯就派人送信到萨摩斯。信中说：“阿玛西斯致信波里克拉底：［２］听说我的一个朋友和盟邦欣欣向荣，我很高兴；但是你的超乎寻常的繁荣，并不能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我深知诸神是多么地爱嫉妒。我希望，我自己以及我那些朋友们，既有获得成功的时候，也有遭遇挫折的时候。这样，我情愿他度过一个成败荣辱相互交错的生涯，而不愿让他度过一个好运陪伴终生的生涯。［３］迄今为止，我听说，还从来没有人一生是万事顺遂的，他最后总是要遇到灾难，结果是一败涂地。因此，如果你肯听从我的话，那么你就这样面对你的好运。［４］想一想，你认为你的财宝中的哪一样是最珍贵的，什么东西是你最舍不得丢弃的，不管它是什么，都要把它抛弃，要确保它将永远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如果在这之后，你的成功仍然不和挫折交相出现的话，那么为使自己免遭伤害，就按照我劝告你的办法再试一次吧。”

41 波里克拉底读了这封来信，觉得阿玛西斯的建议是有益的。于是，他仔细考虑在他所拥有的财宝中，失去什么东西最令他痛心。他经过反复考虑，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个宝贝就是戴在他手上的印章指环。这是由萨摩斯人泰列克利斯的儿子塞奥多列打造的，是一枚镶嵌着绿宝石的黄金指环。［２］他决定就把这个东西抛弃，于是他装备了一艘五十桨船，他登上甲板，命令船员们起航出海。当舰船来到离萨摩斯岛很远的地方，船上所有的人看着他摘下他的印章指环，然后把它抛到大海深处。之后，他就返航了。这件事使他伤心不已。

42 但是，在其后的第五或者第六天，一个渔夫捕捉到一条又大又好看的鱼，因而想把这条鱼献给国王。于是，他提着这条鱼来到王宫的门前，说他要求拜见波里克拉底。波里克拉底允许他进去，他献上他的鱼，说了这番话：［２］“国王啊，尽管我是一个靠打渔为生的穷人，但当我捕获到这条鱼的时候，我想不应该把它拿到市场上卖掉。我自言自语地说，这条鱼是和伟大的波里克拉底相匹配的。因此，我把它带来献给你。”波里克拉底听了渔夫的话心里高兴，于是就回答说：“朋友，你这样做很好，我一要感谢你的礼物，二要感谢你的话。我邀你与我共进晚餐。”［３］渔夫回家去了，对于国王邀他共进晚餐这一荣誉，感到非常自豪。这时，仆人们在切开鱼腹后，却在里面发现了他们主人的印章指环。［４］他们看到指环，就兴高采烈地赶紧把它呈送给国王，并且告诉他这件宝贝是如何发现的。波里克拉底认为这是上苍的意旨。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阿玛西斯，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他是怎么做的，结果如何—然后派人把信送往埃及。

43 阿玛西斯读了波里克拉底的来信，他意识到，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把另一个人从他注定的命运中拯救出来。像波里克拉底这样的人，必定是要遭遇悲惨下场的。因为他事事顺遂，甚至连自己抛弃的东西都找得回来。［２］于是，他派出一名使者到萨摩斯去，解除了与他的友好条约。[45]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一旦巨大而沉重的不幸降临到波里克拉底身上的时候，由于他已不再是自己的盟友，就不会感到那么痛心了。

44 现在，就在波里克拉底事事走运的时候，拉栖代梦人向他们开战了。某些萨摩斯人，他们是后来在克里特建立了库多尼亚城邦的人们，给予拉栖代梦人热心的协助。原来，当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集合军队进攻埃及的时候，波里克拉底派遣一位使者到冈比西斯那里，求他不要忘记来萨摩斯请求增援。［２］冈比西斯在接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刻派人来到萨摩斯，要求波里克拉底派遣一支舰队来协助他进攻埃及。波里克拉底立即选出那些他认为最有可能起来反叛他的公民，装配在40艘三列桨战舰[46]（见图4）上，移交给冈比西斯，嘱咐他要保护他们的安全，并且不许这些人重返故土。[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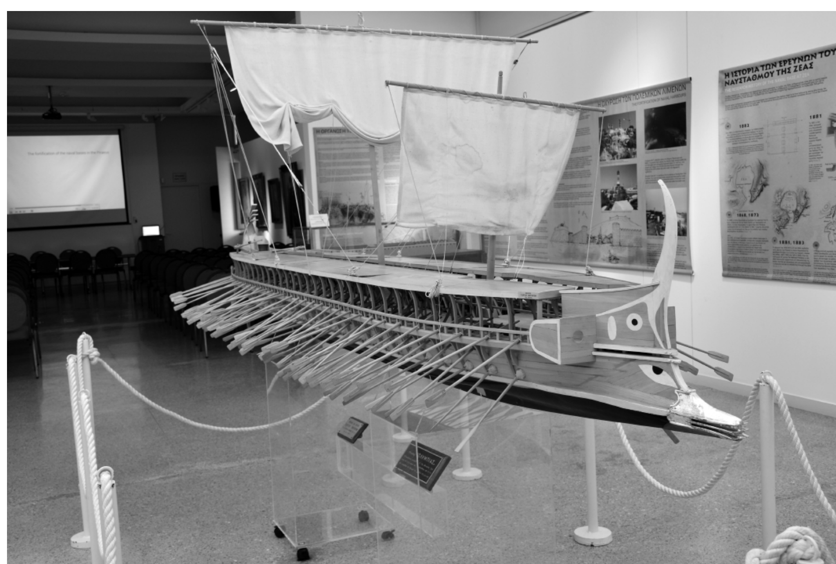


图**4** 三列桨战舰模型（译者摄于希腊海军博物馆）

45 有些人说，波里克拉底派出去的这些萨摩斯人根本没有到达埃及。他们在航行到卡尔帕苏斯[48]附近的时候，他们便聚在一起商议，决定不再继续前进了。还有一些人坚持说，他们确实是去了埃及，但是他们发现自己遭到监视，就逃走了，乘船返回萨摩斯。

［2］波里克拉底率领他的海军迎击他们，双方交战，结果从埃及返回的那些萨摩斯人获胜。之后他们在萨摩斯岛上登陆，但是他们在陆战中又被波里克拉底击败，于是他们起航前往拉栖代梦去了。［3］还有些人说，从埃及回来的那些萨摩斯人制服了波里克拉底，但是在我看来，这个说法是失实的。因为，如果这些人自己有实力制服波里克拉底的话，那么他们就没有必要向拉栖代梦人求援了。况且，一个拥有如此强大的一支异邦雇佣兵，并且供养着这样一支本邦弓箭手的国王，也不大可能败在人数这么少的萨摩斯人手里。［4］对于自己的臣民，波里克拉底为了防止他们发动叛变而投入到回国者一方，他把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关闭到一座船库[49]里，一旦需要，就准备把这座船库和里面的人烧光。

46 那些被驱逐的萨摩斯人抵达斯巴达以后，就去拜见该国的当权者，并且发表了很长的一篇讲话，表示他们迫切需要援助。但是，斯巴达人在初次接见他们的时候答复说，他们已经忘了萨摩斯人前面讲了些什么，因而也就不能理解后面所讲的内容。［2］后来，萨摩斯人再一次来拜见当权者，这次讲话简明扼要，带着一条口袋来给他们看，并且说："这口袋需要面粉。"于是，斯巴达人答复说，不必再说什么口袋的事了。不过他们已决定援助他们了。

47 于是，拉栖代梦人装备了一支军队，准备派去进攻萨摩斯。如果我们相信萨摩斯人的话，他们说这是拉栖代梦人对他们的回报，因为他们曾经派遣了一支船队，协助拉栖代梦人对付美塞尼亚[50]人；但是斯巴达人自己却这样说，他们出兵与其说是帮助那些来求援的萨摩斯人，还不如说是对这个民族加以报复，［2］因为他们劫去了斯巴达人送给克洛伊索斯的混酒钵[51]，还劫走了埃及国王阿玛西斯赠给他们的礼物—胸甲。萨摩斯人在劫获混酒钵的头一年，劫获了这副胸甲。胸甲是亚麻制成的，上面织着许多动物图案，饰以黄金和棉花刺绣。这副胸甲最使人感到惊叹之处，是每一根线都有360股细线，虽然很细，但每一股都清晰可辨。这副胸甲和阿玛西斯献给林都斯的雅典娜神庙的那副胸甲是一模一样的。

48 同样，科林斯人也很愿意参加对萨摩斯的出征。在这次出征的一代之前，大约在劫夺混酒钵的时候，他们也遭受过萨摩斯人的侮辱。［2］当时，库普塞卢斯的儿子佩里安德曾把克基拉的300名显贵子弟，送到萨迪斯的阿尔亚特斯那里去做太监。率领这些孩子的科林斯人在前往萨迪斯的途中在萨摩斯短暂停留；萨摩斯人得知这些孩子被带走的原因后，他们首先鼓动这些孩子到阿尔特密斯神庙去请求庇护。［3］在这之后，由于他们不允许把请求保护的人从这神圣的地方强行拖走，因此当科林斯人企图断绝这些孩子一切食物来源的时

候，萨摩斯人却创立了一种直到今天还照样举行的仪式。［４］在这些男孩子请求庇护这段时间，每天夜里，在神庙周围都有少男和少女在舞蹈，他们在跳舞的时候，手里拿着用芝麻和蜜制作的糕饼，这样做为的是使克基拉的少男们可以夺过这些糕饼来果腹。萨摩斯人一直坚持这样做，直到监视这些少男的科林斯人放弃而离去之后，他们就把这些少男送回克基拉去了。[52]

49 如今佩里安德已死，如果科林斯人与克基拉人言归于好的话，那么他们也就不会仅仅因为这个原因，而参加对萨摩斯的出征了。但事实上，自从科林斯人殖民于这个海岛的时候起，这两个民族之间虽有血统关系，但彼此之间总是敌对的。［２］佩里安德之所以选出克基拉人当中的显贵子弟，并且把他们送到萨迪斯去做太监，这也是为了对克基拉人的恶行加以报复。原来是克基拉人挑起的争执，并且对佩里安德犯下过一件可怕的罪行。

50 佩里安德在杀死了自己的妻子麦莉萨之后，他又接二连三地遭遇祸事。他和麦莉萨生有两个儿子，现在他们一个17岁，一个18岁。［２］他们的外祖父、爱皮道鲁斯的僭主普洛克里，曾派人把这两个孩子接到他的宫廷。他们去了那里，受到友好的款待。因为这哥俩是他的亲生女儿的儿子。后来，当他们离开他的时候，他在给他们送行的路上说：［３］“孩子啊，你们现在知道谁是杀害你们母亲的凶手吗？”哥哥并没有在意这话，但是那位名叫吕科弗隆的弟弟听到此话，却非常痛心，以致在回到科林斯以后，就把他的父亲视为杀死他母亲的凶手，既不主动和他父亲说一句话，也不回答父亲的任何询问。因此，佩里安德对于儿子的这种行为感到十分气恼，终于把他逐出家门。

51 在他的小儿子离家之后，佩里安德就问他的大儿子，他们的外祖父都对他们说了些什么。儿子告诉他父亲，普洛克里是如何友好地款待他们的。但是，他只字未提临别时外祖父所说的话，因为他把这句话早就忘在脑后了。佩里安德坚持说，不可能就这些吧—普洛克里一定给过他们什么暗示或者说过其他的话。于是他不断追问他的儿子，直到他儿子终于回忆起临别时外祖父讲的话，并且告诉了他。［２］佩里安德经过反复考虑，不愿意在这件事上作出任何让步。他派信使告诉那些愿意接收他那被放逐的儿子的人，下令不许他们收留他的儿子到他们的家中居住。［３］吕科弗隆从一个朋友那里被逐后，又到另一个朋友那里请求庇护，但是由于他的父亲佩里安德威胁过所有接触过他的人，命令他们不得收容他，所以他被迫四处辗转流浪。在他流浪街头期间，还是他的几个朋友收留了他；因为他们认识他，虽然也很害怕，但依然给他提供了住处，因为他毕竟是佩里安德

的儿子。

52 最后，佩里安德颁布了一个公告，无论是谁，凡是收容他的儿子甚至是和他讲话的，都一律要向阿波罗神缴纳一定数目的罚金。［2］听说这个公告之后，没有人再愿意把他接到自己家里，甚至没有人敢于和他说话了。这个年轻人自己也认为去做那明令禁止的事情是不对的。于是，他横下心，一个人辗转露宿在街头的门廊下。［3］就这样过了四天，既没有洗澡也没有吃任何东西，佩里安德看到儿子又饿又脏的狼狈相，就动了恻隐之心。于是，他的怒气稍稍平息了一些，走近他的儿子，对他说："我的儿啊，哪条道路好些，就请你作出选择吧，是过你现在这样的生活呢，还是继承我现在拥有的王权以及所有好的东西呢？但有一个条件，就是要听你父亲的话。［4］如今，虽然你是我的儿子，是富有的科林斯人的王子，但是你自己选择了一个乞丐的生活，就是因为你反抗并且愤怒地对待了你最不应该反对的人。即使在这件祸事当中有什么使你怀疑我（这一点我也感受到了），那么承受这件祸事最多责任的也是我，因为这件事是我做的。［5］现在，你自己懂得了受到羡慕比受到怜悯要好得多，也懂得了违抗双亲和你的上司之命所招致的诸多恶果，那就跟我回家吧。"［6］佩里安德就是这样批评他的儿子的。但他的儿子却说，既然父亲上来和自己讲话，那么佩里安德本人也得向神缴纳罚款了。佩里安德看到他的儿子如此顽固不化，简直不可救药，也无法使他心悦诚服，于是就用船把他遣送到克基拉去，不想再看到他了。当时克基拉岛是臣属于他的。[53]［7］佩里安德在把自己儿子送走之后，就马上出兵攻打普洛克里，因为他认为普洛克里是他招致当前这些麻烦的主要原因。他不仅征服了爱皮道鲁斯王国，还活捉了普洛克里，并且把他囚禁起来。

53 随着时间的推移，佩里安德年事已高，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监督和管理邦国事务了。他看到自己的长子愚钝无知，难当重任。因此，他就派人到克基拉去请吕科弗隆回来掌管国政。［2］然而，吕科弗隆甚至拒绝回答使者的任何问题。而佩里安德心中渴望这位年轻人回来，于是他再一次派人去请他，这次是委派他的亲生女儿即吕科弗隆的姐妹去，他原以为她比任何人都更能够说服她的兄弟。［3］她来到之后就对她兄弟说："兄弟啊，你难道希望这个王国落入他人之手，咱们父亲的财富被洗劫，而你不想回家去分享它吗？跟我一起回家吧，不要再折磨自己了。［4］矜持固执不会使你受益的。你为什么要干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呢？须知，许多人是把宽恕放在正义之上的。当然，也有许多人为了维护母亲的权利，却失去了父亲的财富。权力是一个很难把握的东西—许多人都在贪求它。岁月不饶人，咱父亲现在已经老了—不要把属于你自己的遗产奉

送给别人吧。”［５］女儿谨遵父亲教导之言，陈述了所有能够使她兄弟动心的理由。但是，吕科弗隆回答说，只要他知道他的父亲还活着，他是永远不回科林斯的。［６］当她把这个答复带回去告诉她的父亲以后，佩里安德又派出了第三位使者，说他自己到克基拉来，吕科弗隆去科林斯取代他而成为僭主。［７］吕科弗隆对此表示同意。这样，佩里安德准备到克基拉去，而吕科弗隆回科林斯来。这时候，克基拉人得知事情的原委之后，为了阻止佩里安德进入克基拉，他们杀死了这个年轻人。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佩里安德才对克基拉人进行报复。

54 拉栖代梦人的重兵抵达萨摩斯城下，对萨摩斯展开了围攻。他们猛攻城寨，爬上城墙，登上了面向海边的塔楼顶部。但是，波里克拉底亲自率领一支大军前来，向他们发起反攻，击退了敌人的攻势。［２］同时，在位于山脊之上的上方塔楼附近，外国的雇佣兵和萨摩斯人向外突击，在短时间内还抵挡住了拉栖代梦人的进攻；随后他们就败退下来，许多人在退却中被拉栖代梦人杀死。

55 如果那天所有拉栖代梦人都像阿齐亚斯和吕科帕斯一样英勇作战的话，萨摩斯早就被攻陷了。因为只有这两位英雄，紧随那些败退的萨摩斯人攻入城里，但是他俩孤立无援，退路被切断，结果在萨摩斯城里被杀死了。［２］我本人曾在皮塔涅地方（这是阿齐亚斯家乡）遇到过阿齐亚斯的孙子，他是萨密乌斯的儿子，他的名字和他的祖父一样也叫阿齐亚斯。他敬佩萨摩斯人超过任何其他异邦人，他告诉我，说他的父亲取名萨密乌斯，就是因为他是那个在萨摩斯英勇牺牲的阿齐亚斯的儿子。他说，他之所以这样敬佩萨摩斯人，是因为他们实在了不起，曾为他的祖父举行了国葬。[54]

56 拉栖代梦人围攻萨摩斯达40天，依然一筹莫展。于是他们停止进攻，撤兵回国，返回伯罗奔尼撒。据说有一个荒诞无稽的故事，说是波里克拉底曾以重金相送，他把在他们当地流通的大量镀金铅币送给了拉栖代梦人。拉栖代梦人因为接受了贿赂而撤走了军队。以上是拉栖代梦的多利斯人第一次入侵亚细亚的经过。[55]

57 那些进攻波里克拉底的萨摩斯人，当他们得知拉栖代梦人准备撇下他们而离去的时候，萨摩斯人也起航前往西弗诺斯去了。［２］因为他们正缺钱用；而那时的西弗诺斯非常繁荣，是最富有的岛上居民。在西弗诺斯境内，有金矿和银矿，产量很高。西弗诺斯人每年贡献给德尔斐宝库的财富，即来自采矿业收入的十分之一，是那里所收到的最丰厚的一份献礼。而他们的公民每年都要分配当年来自采矿业的收入。[56]［３］就在西弗诺斯人财源茂盛的时候，他们去请求神谕，询问他们目前的好日子还会维持多少年。皮西亚女祭司是

这样答复他们的：

当西弗诺斯岛上的市会堂所在地变成白色，

各个市场也同样都以白色装饰的时候，

那时需要一个真正预言家的智慧，

危险是源自一支木头兵和一位朱红色的使者。

而这个时候西弗诺斯的市场和市会堂或者普利塔涅昂都是用帕洛斯大理石[57]来装饰的。

58 然而，西弗诺斯人无论是在神谕宣布的时候，还是后来萨摩斯人到来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弄懂这道神谕的寓意。萨摩斯人抵达西弗诺斯，把舰队停泊在岛屿附近，然后他们立即派出一艘船，载着他们的使者前去城里。［2］原来，在古时候，所有的舰船都是涂成朱红色的。[58]而这就是皮西亚女祭司警示西弗诺斯人，告诉他们危险是来自于木头兵和红色的使者的真意所在。萨摩斯的使者们要求西弗诺斯人借10塔连特的金钱，但是遭到西弗诺斯人的拒绝。于是，他们就开始蹂躏西弗诺斯的国土。［3］西弗诺斯人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出击迎敌，以保护他们的庄稼。但是，在随后发生的战役中，西弗诺斯人遭到失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被萨摩斯人赶出都城，之后萨摩斯人迫使西弗诺斯人缴纳了100塔连特。

59 萨摩斯人就是用这笔钱，从赫尔米奥涅人那里购买了伯罗奔尼撒半岛附近的海德里亚岛。[59]由于他们信任特洛伊曾人，[60]因而委托他们代为管理；而他们自己则前往克里特，建立了库多尼亚。虽然他们出海时原本是不打算在那里定居的，而只是想把扎金苏斯人逐出这个海岛。［2］但是，他们留居在库多尼亚，那个城邦繁荣兴盛也延续了五年。现在，在库多尼亚依然可以看到的所有神庙皆由萨摩斯人所建，其中包括迪克泰娜[61]的神庙。［3］但是，到了第六年，埃吉那人在克里特人的协助下，在一次海战中打败了这些萨摩斯人，并且使他们沦为奴隶。胜利者还锯下了野猪头形状的船头，把它们献给埃吉那地方的雅典娜神庙。［4］埃吉那人之所以参与对萨摩斯人的战事，是由于他们对萨摩斯人先前就怀有怨恨。原来，在安菲克拉底担任萨摩斯的国王之时，萨摩斯人首先挑起战端，出兵攻打埃吉那，结果使埃吉那人深受其害，然而战争使萨摩斯人自己也灾祸不断。这就是埃吉那人发起攻击的缘由。

60 我之所以比较详细地记述萨摩斯人的事业，是因为希腊世界

三项最伟大的工程都是由他们完成的。其中的一项是一条隧道，它横穿一座高达150寻[62]的山峰的底部，山峰两侧各有一个开口。[63]［２］隧道全长7斯塔狄亚[64]，高8脚尺，宽8脚尺；然后沿着隧道开凿一条20腕尺深，3脚尺宽的渠道，再通过一条输水管道从一个水源丰富的地方把泉水引到萨摩斯城里。［３］这项工程的设计师是那乌斯特洛夫斯的儿子攸帕里努斯，是一位麦加拉人。这是三项伟大工程中的第一项。（见图5）第二项工程是在海中建成的围绕港口的防波堤，它入水深度足有20寻[65]，全长超过2斯塔狄亚。［４］这第三项工程是一座神庙，这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神庙。首席建筑师是一位萨摩斯人，菲琉斯的儿子罗伊库斯。正是由于有这些工程，我才比较详细地来记述萨摩斯人的事情。[66]



图5 欧帕利努斯引水隧道入口

61 在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精神失常，并且仍然逗留在埃及期间，穆护兄弟俩叛离了他。[67]他们当中的一个曾被冈比西斯指定留在家中掌管家务，就是这个人叛离了他。因为他知道斯美尔迪斯已死，却对死讯秘而不宣，以致在波斯人当中几乎无人知晓此事，而绝大多数人相信他还活着。［2］他拟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以取得王位。如上所述，他有一个兄弟，是他谋叛的同伙；他的这个兄弟和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长得十分相像，而冈比西斯的兄弟斯美尔迪斯又是被他杀死的。而且，这两个人不仅长得一模一样，还取了同样的

名字，都叫斯美尔迪斯。[68]［3］另一位穆护帕提泽提斯说服了他的兄弟，即他的兄弟的一切事务都由他来安排，于是帕提泽提斯就把他的兄弟领来，安排他坐在王位上。这之后，他派遣使者前往全国各地，使者们到了埃及以及其他地方，他们向军队宣布，今后他们必须服从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而不必听从冈比西斯的命令了。

62 因此，其他的使者都奉命前往各地传达这个公告，同样，被指派到埃及去的这位使者也在前往埃及的途中。当他抵达叙利亚的阿格巴塔纳的时候，发现冈比西斯和他的军队在那里，使者就径直来到军队的中央，向他们当面宣布了穆护帕提泽提斯交给他的命令。［2］冈比西斯听到使者这样说，相信使者所说的事情是真实的，心想自己是被那个普列克萨斯皮斯给欺骗了（冈比西斯猜想，普列克萨斯皮斯是被派往波斯去杀死斯美尔迪斯的，但是他并没有做到），于是他双眼盯着普列克萨斯皮斯，说："普列克萨斯皮斯，你难道就是这样去执行我的命令的吗？"［3］普列克萨斯皮斯回答说："主公，他们说你的兄弟斯美尔迪斯背叛了你，这些消息肯定是不真实的，你也不必担心和你的兄弟有任何或大或小的争执；我本人是按照你的命令执行的，他的尸体是由我亲手掩埋的。［4］如果死者真的能够活着走出坟墓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看到米底人阿斯泰亚基斯也会起来和你作战了。但如果现在自然的规律和先前的一样，那么斯美尔迪斯是肯定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的。因此，现在我的意见是，我们派人去追赶这个使者，并且详细地问问他，究竟是谁派他来通知我们必须服从斯美尔迪斯国王的命令的。"

63 普列克萨斯皮斯这样一说，冈比西斯觉得在理，于是立刻派人去把这位使者追了回来。然后，普列克萨斯皮斯问他说："我问你，你说你给我们的命令，是从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那里发出来的。现在你把实话告诉我，你就可以安全地上路了。你说，是斯美尔迪斯当面向你们下达的这道命令，还是通过他的一个官员下达的？"［2］使者回答说："的确，自从国王冈比西斯率领波斯人前往埃及之时起，我就一直没有见过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了；是冈比西斯留下代他掌管家务的那个穆护给我下达的这道命令，他说这是居鲁士儿子斯美尔迪斯的意旨，并说要派人把这个消息告知你。"［3］使者的这番话，完全是实话实说。于是，冈比西斯对普列克萨斯皮斯说："普列克萨斯皮斯，你在这件事上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你是非常忠诚地按照我的命令去执行的。但是现在你告诉我，在波斯人当中有谁会盗用斯美尔迪斯名字，并且背叛了我呢？"［4］普列克萨斯皮斯回答说："主公，我觉得我是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的。起来反叛你的是两位穆护，一位是你委托他掌管家务的帕提泽提斯，另一位是他的兄弟，名叫斯美尔迪斯。"

64 冈比西斯一听到斯美尔迪斯这个名字，就立刻领悟到普列克萨斯皮斯此话的真相，知道他自己的梦已经应验了—他在前几天做了个梦，梦见有人告诉他，斯美尔迪斯已坐在了王座上，他的头触及上苍。［2］于是，当他看到他无端地杀死了自己的兄弟斯美尔迪斯的时候，他因为失去自己的兄弟而痛哭流涕。哭够了之后，他想起自己种种不幸的遭遇，不由得满腔怒火，他迅速跃到马上，准备火速赶往苏撒去惩治穆护。［3］在他跃上马的时候，他所佩带的宝剑的剑鞘的扣子脱落了，于是裸露的剑锋刺入他的大腿，他受伤的部位恰恰就是他自己从前刺中埃及人的神阿皮斯的那个部位。[69]冈比西斯感觉到这乃是致命的伤，于是就询问他所在的那个地方的名字是什么，有人告诉他是"阿格巴塔纳"。［4］而在此之前，来自布托的一道神谕告诉他，他将要在阿格巴塔纳结束他的生命。然而，冈比西斯的理解是米底的阿格巴塔纳，他所有的财宝都在那里，他原以为这是告诉他，在他的首都安度晚年，寿终正寝，但是神谕所说的是他要死在叙利亚的阿格巴塔纳。［5］因此，当他听到这个地方的名字的时候，在穆护的暴乱和他受伤的双重打击下，他恢复了正常的知觉。现在，冈比西斯终于明白了神谕的真正寓意，他说："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注定要死在这里。"

65 这时，他不再说下去了。但是在20天过后，他把随军出征的所有波斯人的显贵都召集到他跟前，对他们说："波斯人啊！我现在必须把我严守至今的一个秘密告诉你们了。［2］我在埃及的时候，我梦见一个我从来没有梦见过的情景：来自我家乡的一位使者，告诉我说，斯美尔迪斯已经登上了王位，他的头一直触及上苍。［3］我害怕我的兄弟斯美尔迪斯会从我的手中夺走王位，因此我并未慎重考虑，而是仓促行动。事实上，无论你怎么去做，任何人都是不可能扭转行将来临的命运的。我把普列克萨斯皮斯委派到苏撒去剪除我的兄弟斯美尔迪斯，那是多么愚蠢的举动啊！当这件大错铸成之后，我觉得自己原本可以高枕无忧了，因为我根本没有料到，在斯美尔迪斯死后，还会有谁胆敢起来反抗我。［4］但是，我对于未来要发生的事情的预判，是完全错误的。于是，我毫无必要地杀死了自己的兄弟，却依然失去了我的王位。因为神在我的梦中警示我说，发动反叛的是穆护斯美尔迪斯，而不是我的兄弟斯美尔迪斯。［5］然而，我既然这样做了，可以肯定，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已经离开了你们。穆护帕提泽提斯—我留在苏撒负责管理我的家务的这个人和他的兄弟斯美尔迪斯，已经掌控了王国的权力。但是，有一个人与众不同，他因为穆护对我所造成的祸害而要为我报仇，可这个人居然被他最亲近的人给杀死了啊！［6］现在，既然这个人已经死了，那么，波斯人啊！我就毫无保留地把我最后的期望告诉你们，希望你们在我咽气之后遵嘱去做。因此，以眷顾我们王家的诸神[70]的名义，我命令你们

诸位，特别是那些属于阿赫明尼斯家族的人，切莫使王国主权再落入米底人之手；如果他们是用诡计取得了王国，那么你们就再用计谋从他们那里把王国夺回来；如果他们是用强力夺走王国的，那么你们也同样用强暴的手段把它夺回来。［7］如果你们这样做了，那么你们的田地就会长出丰硕的果实，你们的妻子们将会多生儿女，你们的牲畜也将多产幼崽，你们还将永远享有自由；但是，如果你们不这样做—不勇于奋斗以重新夺回我们的王国—那么，我就要诅咒你们，我的诅咒和上面所说这些刚好相反，不仅如此，让你们每一个人最终都要落得和我同样的下场！”冈比西斯这样说着，回想自己整个一生的不幸，不由得痛哭流涕。

66 波斯人看到他们的国王在哭泣，他们就撕碎了自己身上穿的袍子，跟着号啕大哭。［2］这之后，冈比西斯的骨头坏疽，大腿的皮肉迅速腐烂，居鲁士的儿子就此一命呜呼了。[71]他在位时间总共七年零五个月，身后没有留下一个子女。［3］在场的波斯人根本不相信冈比西斯所言，不相信那两个穆护夺取了王位；而他们认为冈比西斯是杜撰了关于斯美尔迪斯死亡的故事，以使全体波斯人都起来以武力反对他。

67 因此，他们相信起来反叛而现在做了国王的这个人，正是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普列克萨斯皮斯矢口否认他曾杀死斯美尔迪斯，因为在冈比西斯死后，对于一个亲手杀死居鲁士的儿子的人而言，并不是安全的。[72]［2］冈比西斯既死，冒充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的那个穆护斯美尔迪斯平安地统治了七个月。[73]加上这七个月，正好凑足了冈比西斯统治的第八年。［3］在穆护统治下，全体臣民都得到了很大的实惠，以致在他死后，除去波斯人之外，所有亚细亚的居民无不盼望他回来；因为穆护派人到他统治下的各个地方去宣布豁免他们三年的兵役和赋税。

68 然而，到了他执政的第八个月，他就被人认出来了，情况是这样的。法那斯皮斯的儿子奥塔涅斯，就他的门第和财富而论，在波斯人当中都是最好的。［2］这位奥塔涅斯是第一个怀疑执政的穆护不是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并且猜测到他实际上是另外一个人。他之所以这样猜测，是因为国王从没有离开过他的城堡，也从没有召见过任何一位波斯的显贵。［3］因此，他心中顿生疑云，就采取了以下的措施。他的一个女儿，名叫法蒂玛，是冈比西斯之妻，而今穆护也娶了她以及冈比西斯的其他妻妾。奥塔涅斯派人捎信到他的女儿那里去，询问她是和谁同床，是和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还是和其他的男人。［4］法蒂玛回信说她不知道—因为她从来没有见过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所以她不知道和她同床的人究竟是谁。于是

奥塔涅斯第二次捎信去，信中说："如果你自己不认识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那就去问问和你一样嫁给这个人的阿托萨—她不可能不认识她的亲兄弟。"[74]［5］这一次他的女儿是这样答复的："我既不能和阿托萨说话，也不能和宫中的任何其他女人说话。因为不管这个人是谁，在他取得了王国之后，他随即命令我们彼此分开，给我们每个人都指定了各自的居室。"

69 这样，奥塔涅斯对于事情的真相似乎更加清楚了。尽管如此，他还是给他的女儿捎去了第三封信：［2］"女儿啊，你是贵族血统的人—你父亲吩咐你做的事情，无论有多大风险，你都不能退缩。如果这个人不是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而是另一个我怀疑的人，那么，他既然胆大妄为，娶你为妻，还君临波斯人，就决不能饶过他，一定要对他加以惩罚。［3］因此，你现在要照我的指令去做—等到下一次他到你这里过夜的时候，在确认他熟睡的时候，去触摸一下他的耳朵；如果你发现他有耳朵，那你就可以相信与你同床的是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如果他没有耳朵，那他就是穆护斯美尔迪斯。"［4］法蒂玛回信说，她这样做要冒很大的危险。如果他真的没有耳朵，她去触摸的时候万一被发现，她很清楚自己将死到临头—尽管如此，她仍愿意冒险一试。［5］因此，奥塔涅斯得到女儿的允诺，她将按照父亲的要求去做。原来，冈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在位时，这位穆护斯美尔迪斯因为所犯下的某种重大罪过，而被割掉了双耳。［6］于是，奥塔涅斯的女儿法蒂玛，就按照她答应她父亲的去做了。当轮到她去侍寝的时候（在波斯，一个男人的妻妾们是定期轮流和他同居的），趁他熟睡之机，她去触摸他的耳朵。她很快就确认他是没有耳朵的。于是，翌日天一亮，她就立刻派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她的父亲。

70 于是，奥塔涅斯把地位非常显赫、也是他最信任的两位波斯人请到他这里来，这两个人是阿斯帕提涅斯和戈布里亚斯，他把所有相关的情况都告诉了他们。这两个人自己也曾经怀疑事情就是这样的。［2］因此，当奥塔涅斯向他们当面陈述理由以后，他们立刻同意奥塔涅斯的看法。他们一致认为，三个人都应当各去找一个他们最信任的波斯人作为他们的同党。奥塔涅斯找来了殷塔佛涅斯，戈布里亚斯找来了麦加毕佐斯，阿斯帕提涅斯找来了海达涅斯。[75]在他们的人数变成六个以后，海斯塔斯皮斯的儿子大流士又从波斯[76]来到了苏撒，因为他的父亲是那个地方的总督。[77]在大流士到来的时候，这六个人决定让大流士入伙。

71 大流士入伙之后，他们就增加到七个人。[78]他们在一起相互盟誓，彼此交换意见。当轮到大流士陈述自己意见的时候，他是这样

说的：［２］“我原本以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已经不在人世了，现在统治我们的是穆护斯美尔迪斯。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火速赶来，以便剪除这个穆护。但是，看来不光是我一个人，你们诸位也都知道事情的真相，那么我的意见是事不宜迟，我们应当立即采取行动，以免夜长梦多。”［３］奥塔涅斯接着他的话茬说：“海斯塔斯皮斯的儿子，你的父亲是一个勇敢的人，你本人也会表现得和你父亲同样勇敢的。但是，在这件事情上要谨防操之过急，要沉着冷静，稳步推进。必须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的行列，那时我们再冒险一搏。”［４］但大流士针锋相对地说：“情况并非如此。诸位，如果我们按照奥塔涅斯的意见行事，那么可以确信无疑的是，我们个个都会死得很惨。因为有人会把我们的密谋通报给穆护，以使自己取得奖赏。［５］至于这个密谋，你们本应该秘而不宣，就这样冒险行动；但是既然你们愿意让其他人知道你们的秘密计划，既然你们已将此事向我公开，那么就要采纳我的意见，今天就采取行动—如果不这样做，如果过了今天，你们要相信，没有人会把我出卖给穆护的。因为我自己就会到穆护那里去，直接去告发各位！”

72 奥塔涅斯看到大流士如此急躁，就回答说：“既然你催促我们赶快动手，一天也不要耽搁，那么现在告诉我，我们怎样才能进入王宫，向穆护进攻呢？你自己很清楚，王宫各处都有卫士把守着—如果你们没有见到过，至少听也听说过。我问你：我们怎样突破卫士这一关呢？”［２］大流士回答说：“奥塔涅斯啊，许多事情用言辞很难说清楚，可是采取行动却相当容易；同样，也有些事情说起来容易，但是说过之后并没有很好的行动。至于这些卫士，你应当很清楚，我们是不难通过他们这一关的。［３］因为仅以我们这样的身份，他们就会允许我们进去的—对我们的尊敬和畏惧，使他们不会对我们说个‘不’字。此外，我自己还有一个最好的借口，可以使我们获准进入。我说我是刚刚从波斯来的，我从我父亲那里带来一封信要交给国王。［４］在必要的时候，是必须说谎话的。因为无论是说谎话，还是说实话，我们都是为了实现同一个目标；人们说谎话是因为他们认为可以赢得别人的信任，通过行骗而受益；人们说实话是因为他们希望以此可以使他们受惠，并且在以后更重要的事情上赢得别人的信任。因此，虽然他们的做法各异，但最终结果相同。［５］如果不是希望得到某种利益，那么说实话的人也愿意说谎话，正如说谎话的人也愿意说实话一样。如果守门卫士愿意放我们进去，那么有朝一日他会得到好处的；但是如果有人不服从我们，我们就必须宣布他为我们的仇敌；我们必须强行冲进去，直接去干我们要干的事吧。”

73 大流士发言结束后，戈布里亚斯接着说：“诸位朋友，对于我们而言，什么时候恢复对王国的统治是更好的机会呢？如果我们不够

强大，或许在我们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就死去了。你们想想，我们波斯人是被一个米底的穆护、一个被割掉耳朵的穆护统治着的。［2］在冈比西斯卧床不起的时候，你们当中有人和他在一起，你们一定还记得他在临终时加到波斯人身上的诅咒，如果波斯人不努力去恢复对王国的统治的话。事实上，尽管当时我们不相信冈比西斯的话，因为我们认为他这样说是出于憎恨，是为了使我们去反对他的兄弟。［3］现在我的意见是，我们按照大流士的意见行事—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杀开一条血路，直接进抵王宫，立即向穆护进攻。”戈布里亚斯是这样说的，其他诸位都表示赞同。

74 就在“七人帮”聚在一起密谋的同时，碰巧发生了下面一些事件：穆护经过商议，出于种种考虑，决定让普列克萨斯皮斯成为自己的朋友。他们知道，冈比西斯亲手用箭射死了他的儿子，[79]这对于他是多么粗暴的伤害；他们也知道，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是他亲手杀死的，所以他是唯一一位与这位王子的死有利害关系的人；此外，还因为普列克萨斯皮斯在全体波斯人当中享有极高的威望。［2］因此，他们把他召来，使他成为他们的盟友，要他自己承诺并且发誓要隐瞒他们对波斯人的欺骗行为，决不向任何其他人泄露这件事；而他们则答应他把数不尽的各种各样的财宝送给他。于是，普列克萨斯皮斯表示同意。［3］穆护看到他们已经说服了普列克萨斯皮斯，于是又向他提出一个建议，他们说要在宫墙前面召集一个波斯人的大会，而他要登上一个城楼，向他们宣布，说统治这片国土的正是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而不是任何其他人。［4］他们吩咐他这样做，因为普列克萨斯皮斯在波斯人当中是一位颇有影响的人物，他常常公开宣称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依然健在，并且否认王子是被他杀死的。

75 普列克萨斯皮斯说他也准备按照他们的意思去做。于是，穆护把波斯人召集起来，让普列克萨斯皮斯登上城楼的顶部，告诉他在那里发言。这时他把穆护恳求他说的那些话早就抛到脑后去了，他从阿赫明尼斯开始，向下历数其族裔直到居鲁士。当他说到国王居鲁士的名字的时候，他列举了居鲁士对波斯人所做的各方面的贡献，［2］随后他就把事情的真相揭露出来了。他说，此前他一直隐瞒事情的真相，那是因为如果别人知道了对他而言就是不安全的，但是现在他是有必要全面地加以披露了。然后他告诉民众，说在冈比西斯的强迫之下，他是如何亲手处死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以及波斯的统治者如何变成了现在的这两个穆护的。［3］最后，他狠狠地诅咒了波斯人，要他们恢复对王国的统治，要他们对穆护进行报复。说完，他就从城楼上一头栽下，摔到地上。在波斯人当中一生都享有盛誉的普列克萨斯皮斯，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76 现在，“七人帮”作出决定，不再迟疑，马上就去进攻穆护。于是他们首先向诸神祈祷，随即向王宫进发，但是他们对于普列克萨斯皮斯的所作所为却是一无所知。［2］他们行进到途中的时候，刚走到半道上，就得知了关于普列克萨斯皮斯的消息。于是，他们到路边一起商议对策，奥塔涅斯和他的朋友们认为，他们必须静观事变，决不在目前混乱的局面下贸然发起进攻；而大流士和他的朋友们则主张必须按原计划执行，立即前往，决不迟疑。［3］正当他们争执不下的时候，他们看到七对鹰正在追逐两对秃鹫，鹰用尖嘴和利爪把秃鹫的身体撕碎了。看到这个情景后，“七人帮”一致赞同大流士的意见；由于受到鹰追杀秃鹫这个预兆的激励，他们火速奔赴王宫。

77 他们来到王宫大门前，情况正如大流士所预料的那样。守门的卫士对于这些波斯的显贵是毕恭毕敬的，根本就不会猜疑他们此行怀有什么不良的图谋。他们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就被放进去了—仿佛他们是在神祇的特别庇佑下进去的—没有人对他们做任何盘问。［2］他们在进入了王宫的大院后，在那里遇见了一些太监，他们的职责是送信给国王的；太监让他们站住别动，问他们进来的意图是什么，同时他们还威吓对“七人帮”放行的那些门卫。“七人帮”还想强行往前走，但是被太监们制止了。［3］于是，七个人齐声吆喝着，相互鼓励，他们掏出匕首，刺死了拦截他们的太监，一直冲向那两个穆护的内殿去了。

78 这时，两个穆护都在内殿，他们正在商量如何应对普列克萨斯皮斯的事情。他们看到太监们乱作一团，也听到了他们的叫喊声，两个人都赶忙跑了出来，想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们随即意识到危险来临，于是就动手自卫，［2］一个人赶忙取下他的弓，另一个人操起了他的长枪，“七人帮”和他们之间的肉搏战开始了。持弓的人发现这件武器完全没法用，因为他的对手离他太近，几乎逼到他跟前了。但是另一个人用长枪自卫，他刺伤了“七人帮”当中的两个，刺中了阿斯帕提涅斯的大腿，又刺中了殷塔佛涅斯的眼睛。虽然殷塔佛涅斯没有因此而毙命，但是他的眼睛却瞎了。［3］另一个穆护发现自己的弓用不上，就跑到和这个内殿相邻的房间里去，打算把门关上。［4］但是，“七人帮”中的两个人，即大流士和戈布里亚斯却和他一同冲进那个屋里去。戈布里亚斯抓住了穆护，两人扭打在一起。大流士站在一边，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屋里太黑，大流士害怕伤着戈布里亚斯。［5］戈布里亚斯看到大流士站在那里不动，就问他为什么还不快动手。大流士回答说：“我怕刺着你啊！”戈布里亚斯说：“别怕！用你的刀来刺吧，穿透我们两个也没关系。”于是，大流士拿起匕首猛刺，刚好刺中要害，很幸运的是，他刺中的是那个穆护。

79 这样，“七人帮”杀死了两个穆护，并且割下了他们的首级。他们把伤者留在王宫里，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身体非常虚弱，另一方面还要守卫城堡。其他五个人提着这两个穆护的首级，一路呼喊着冲出来。他们遇到波斯人，就大声呼唤，告诉他们所发生的事情，并且把穆护的首级拿给他们看。同时，他们又把他们在路上所遇到的每一个穆护统统杀死。［２］当波斯人知道“七人帮”的所作所为时，他们终于明白了穆护欺骗了他们，于是，他们决定效仿“七人帮”的做法，也掏出匕首把他们所能找到的所有穆护都给杀死了。如果不是因为天色已晚，而不得不住手的话，恐怕没有一个穆护会幸免于难的。［３］此后，这一天被全体波斯人认为是一年之中的最神圣的日子；他们为纪念这件事而创办了盛大的节日，称之为“杀穆护节”；在整个节日期间，不许穆护到户外活动，所有穆护都要整天待在自己家里。

80 五天以后，混乱的局面渐渐得以平息下来。于是，那些密谋者就聚集到一起讨论他们所面临的局势。对于在这次会议上的发言，很多希腊人是不相信的，但是他们确实是发表了这些意见的。[80]

［２］奥塔涅斯主张，应该使全体波斯人都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他说：“我认为，我们不能再实行一个人的统治了。—这既不是一件好事，也不是一件让人喜欢的事。你们不应该忘记，冈比西斯粗暴施政已经傲慢无礼到何等程度，你们也经历过穆护的那种目中无人的统治。［３］事实上，当一个人可以不负责任地为所欲为的时候，君主政治何以能够把国家治理得秩序井然呢？任何被授予这种权力的人，即使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也会促使他的心态偏离正轨的。一个人得到这种权力，以及随即得到的多方面的好处，使他的傲慢油然而生，而人们对他心生嫉妒又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４］傲慢和嫉妒加在一起就是一切恶事的根源，这两者都会引发野蛮暴行的产生。的确，那些君主们既然可以为所欲为，他们原本是不应该嫉妒别人的；但是他们对待公民的态度却恰恰相反。他们嫉妒其臣民当中最有道德的人们，希望他们快点死；同时他们却喜欢那些最卑鄙下贱的人，并且更愿意听信他们的谗言。［５］此外，作为国王，他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加反复无常。如果你对他不卑不亢，他就会迁怒于你—因为你对他不够毕恭毕敬；如果你真的对他毕恭毕敬，他又要怪罪于你，因为（他说你）是献媚拍马。然而，君主政治的最大的坏处就在于，他任意废止国家的法律，不经审判而任意处死他人，强奸妇女。［６］另一方面，民主政治[81]，首先在于它享有最美好的名声，它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次，它可以避免一个国王所惯常犯下的种种暴行。各种职位都由抽签选定，公职人员要对他们所作所为负责，而对于他们的评价则取决于人民大众。因此，我的意见是，我们要废除君主政治，扩大人民的权力。因为人民是最最重要的。”

81 这就是奥塔涅斯的观点。麦加毕佐斯第二个发言，他主张建立寡头政治。他说："奥塔涅斯劝说你们放弃君主政治，我全都同意。但是，他主张要你们把权力给予民众，这在我看来，这不是最好的见解。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没有什么比难以驾驭的乌合之众更加充满了变数的。［2］我们设法从一个反复无常的君主的统治之下挣脱出来，却又使自己陷于桀骜不驯的粗野乡民统治之下，那真是愚不可及的事情。不管君主做什么事情，他至少大概知道做的是什么事，但是那些乌合之众连这一点知识都缺乏；这些无知的乌合之众既然缺乏这方面知识，他们又如何能够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适当的呢？他们随心所欲地处理国家事务，就如同一条在冬季泛滥的河流，把一切都搞得一团糟了。［3］让波斯人的敌人们去选择民主政治吧；让我们从我们的公民中精选一批最优秀的人物，把政权交给他们吧。因此，我们自己也都在这些管理者的队伍之中，国家政权既然托付给这些最优秀的人物，那么最高明的决议就会通行于全国了。"

82 以上是麦加毕佐斯所提出的看法。之后，大流士走上前来，他是这样说的："我认为，麦加毕佐斯对于民主政治的所有的批评都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他关于寡头政治的那些评论，则并不是深思熟虑的意见。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三种选择，即在民主政治、寡头政治和君主政治这三种政体，每一种政体都被认为是它们之中最好的一种。我的意见是，君主政治要远远强过其他两种。［2］什么样的政体能够比一个由全国最优秀的人进行统治更好呢？这样的人的决策，也同样是全国最高明的，因此他统治民众，民众是心服口服的；同时，与其他国家相比，他所制订的对付作恶者的方案的保密工作可以做到最好。［3］相反，如果实行寡头政治，虽然人们都争先恐后地为国效力，但是这种愿望却常常在他们中间产生强烈的敌意，因为每一个人都渴望成为首领，都想实施自己的措施；从而引起激烈的倾轧，相互倾轧引发公开的冲突，最终导致流血事件—随后的结果必然还是君主政治。由此也可以看出，君主制的统治方式比其他的统治方式要好。［4］另外，假如实行民主政治，那就必定导致出现玩忽职守，但是玩忽职守并不会造成他们相互敌对，反而促使他们更紧密地结成友谊；他们当中那些玩忽职守的人，必然是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继续作恶。这种局面继续发展下去，直到有个人为了民众的利益挺身而出，制止这些作恶者。于是，建立如此丰功伟绩的人立即受到人民崇拜，而既然受到人民的崇拜，也就很快成为他们的国王。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清楚地证明君主政治是最佳统治方法。［5］最后，一言以蔽之，请告诉我，我们所享有的自由是从哪里得来的？是谁给予我们的—是民众，是寡头，还是一个君主呢？既然单单一个人就使我们恢复了自由，那么我的主张就是要保留这种君主统治的形式。[82]况且，我们也不应当更改我们父祖们的优良法制，因为那样做是不好

的。”

83 这些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所提出来的三种意见。“七人帮”当中有四个人赞成最后的那一种意见。希望在国人中间建立民主政治的奥塔涅斯，他看到最终的决定和他的意愿相左，于是他第二次起来发言，对大家说：［２］“弟兄们，很明显，无论是用抽签办法选举，还是由波斯人民自己作出决定，或是用别的办法选举国王，我们当中有一位必将成为国王了。我既不想统治别人，也不想被别人统治，因此我将退出竞争国王的名单；但是，我放弃做国王的要求，得满足这样一个条件—我和我所有的子子孙孙永远都不受你们中间的任何人的支配。”［３］其他六个人同意了他提出的条件，奥塔涅斯不参加竞争国王而只是一个旁观者。直到今天，在波斯只有奥塔涅斯这一个家族仍然是自由的，这个家族的人只有在自愿的情况下，才服从国王的支配；然而他们和其他波斯人一样，都是必须遵守波斯法律的。

84 之后，这六个人在一起商量，哪种方式才是选立国王的最公正的办法。首先，他们决定，如果除奥塔涅斯以外，这六个人之中谁取得了王权，每年要赐予奥塔涅斯和他的子孙一套米底长袍和波斯人认为最珍贵的其他一些礼物，作为特别的荣誉。他们之所以决定把这一荣誉授予他，是因为是他第一个策划了这件事，是他把“七人帮”召集到一起的。［２］因此，他们就把这些特权授予了奥塔涅斯。而下面的特权对于他们七个人都是一样的：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愿意，就用不着通报而可以进入王宫，除非这时国王正在和一个女人共寝；此外，国王还必须在同谋者的家族当中选择妻子。［３］关于如何选立国王，他们决定用这样的办法：翌日清晨大家骑马在市郊相会，在日出之后谁的坐骑第一个嘶鸣，谁就做国王。

85 大流士有一名聪明的马夫，名叫奥耶巴列斯。在散会以后，大流士派人把他找来，对他说：“奥耶巴列斯，我们商定了选举国王的办法是这样的—我们骑马相会，在日出之后我们当中谁的坐骑第一个嘶鸣，谁就做国王。现在你开动脑筋，看看有什么高招能使王权落入我的手中，而不是旁落他人之手。”［２］奥耶巴列斯回答说：“主人，如果你们用这个办法来决定一个人是否会成为国王，那你就尽管放心吧。相信你一定是可以担任国王的。我有一绝招，保证万无一失。”大流士说：“果真如你所说有什么办法的话，那么就抓紧时间准备吧，事不宜迟，明天早上就要经受考验了。”［３］奥耶巴列斯听了这话，作了如下安排。在夜幕降临的时候，他牵着大流士的坐骑所特别喜欢的一匹牝马到城郊去，把它拴在那里，再把大流士的坐骑牵到那里去；然后牵着它在牝马的四周绕圈子，圈子越来越小，不时地去蹭牝马，结果大流士的牡马和这匹牝马交配起来。

86 翌日破晓之时，这六个波斯人都如约骑马而来。当他们乘马来到城郊，在头一天夜里拴牝马的那个地方时，大流士的坐骑跃起向前奔去，并且发出嘶鸣。［2］就在马嘶的同时，万里无云的晴空突起闪电，随之雷声隆隆。这些现象仿佛是天神和大流士共同促成的，似乎是在给他举行国王就职典礼。于是，其他五名贵族立即下马，向他鞠躬，承认大流士为他们的国王。[83]

87 以上是根据一些波斯人所说记载的，他们说这是奥耶巴列斯的主意；但是另一些波斯人陈述了不同的说法，他们说他在当天清晨用他的手摩擦牝马的阴部，然后把手插在自己的裤兜里，直到日出将要把马牵出去的时候。这时，当他突然把手掏出来伸向大流士坐骑的鼻孔前面的时候，那匹马立刻喷鼻息，并且发出嘶鸣。

88 于是，海斯塔斯皮斯的儿子大流士就成为国王。[84]除了阿拉伯人以外，所有亚细亚人都成了他的臣民；因为起初是居鲁士，继而是冈比西斯已经将他们置于统治之下了。阿拉伯人从来没有像奴隶那样地臣服于波斯人，自从给冈比西斯让路，使冈比西斯侵入埃及的那个时候起，他们就已和波斯人缔结了友好的盟约；因为假如那时阿拉伯人不友善的话，波斯人是根本无法入侵埃及的。

［2］大流士首先迎娶以下女子为妻，有居鲁士的两个女儿，分别是阿托萨和阿泰斯托涅。阿托萨此前两度结婚，先是嫁给她的兄弟冈比西斯，后来又嫁给穆护，但阿泰斯托涅则是一名处女；［3］他还娶了居鲁士之子斯美尔迪斯的女儿帕尔米斯以及曾经发现穆护（篡位）真相的奥塔涅斯的那个女儿为妻。

［4］如今，当他在整个王国统治稳固地确立下来的时候，他首先做的一件事，是竖立了一块石刻，上面镌刻着一个骑马的人像，石刻上面附有如下的铭文："海斯塔斯皮斯之子大流士，有赖于他的良马（后面刻写着这匹马的名字）和他的优秀马夫奥耶巴列斯之助，而使自己赢得了波斯王国。"

89 大流士把这块石刻竖立在波斯。[85]之后，他着手把他的领土划分为20个省区，[86]波斯人称之为"萨特拉皮亚"[87]。随后，他又任命了各个省区的总督，并且规定了各个民族应当向他缴纳的贡金数额。在通常情况下，他是把一个省区内的一些民族和他们毗邻的民族合并起来，但有时也越过邻近的部落，把他们并入那些更为遥远的民族。

［2］下面我就要叙述这些省区以及这些省区每年向国王缴纳的贡金的情况。[88]缴纳白银的指定要按照巴比伦塔连特来缴纳；缴纳

黄金的要按优波亚塔连特来缴纳，巴比伦塔连特等于70个优波亚的明那。[89]［3］因此，在居鲁士和在他之后继位的冈比西斯统治的整个时期，是没有固定的贡金的，各个民族是以向国王献礼的形式缴纳的。正是由于大流士采取了确定贡金的缴纳以及诸如此类的措施，波斯人才说：大流士是商人，冈比西斯是主人，居鲁士是父亲。因为大流士事事贪图小利，冈比西斯残暴而鲁莽，而居鲁士和善而慈祥，为他们谋求各种福利。

90 伊奥尼亚人、居住在亚细亚的玛格涅西亚人、埃奥利斯人、卡里亚人、吕基亚人、米利阿伊人和潦菲利亚人，这些民族合在一起缴纳贡金，每年的总数为400塔连特的白银。这些民族一起构成第一省区。

美西亚人、吕底亚人、拉松尼伊人、卡巴列耶斯人和海腾涅伊斯人，总共缴纳500塔连特，这是第二省区。

［2］乘船进入海峡[90]时位于右岸的赫勒斯滂人、弗里吉亚人、亚细亚的色雷斯人、帕弗拉冈尼亚人、玛里安迪尼人和叙利亚人，总共缴纳360塔连特，这是第三省区。

［3］奇里乞亚人每年要缴纳360匹白马，即每日一匹，每年还要缴纳500塔连特的白银。在这些贡金当中，有140塔连特作为支付给驻守奇里乞亚的骑兵费用，其余的360塔连特则交给大流士。这是第四省区。

91 从波西代昂市—由安菲亚劳斯的儿子安菲洛库斯所建，在奇里乞亚和叙得亚的边界上—开始，直到埃及边境，不包括阿拉伯人的领土（他们是不纳贡的），这个地区的人要缴纳350塔连特。该省包含在这个区域之内的有整个腓尼基，巴勒斯坦[91]和塞浦路斯。这是第五省区。

［2］埃及，以及毗邻埃及的利比亚地方、库列涅及巴尔卡，这些都属于埃及省区。这个省区要缴纳700塔连特。而这700塔连特既不包括来自莫伊利斯湖渔业所得收入，也不包括提供给孟菲斯的驻军的军粮。［3］他们每年要为驻扎在孟菲斯的“白城”的波斯人和他们的盟军提供12万麦斗的谷物。这是第六省区。

［4］萨塔吉代人[92]、冈达里伊人、达狄凯人、阿帕里泰人，他们合在一起要缴纳170塔连特。这是第七省区。苏撒和基西亚人的其他地区，他们要缴纳300塔连特。这是第八省区。

92 巴比伦尼亚和亚述的其他地方，要缴纳1000塔连特的白银、500名充任太监的男童。这是第九省区。

［2］阿格巴塔纳和米底其他地区，帕里坎尼伊人、奥索科里班提亚人，缴纳贡金总数为450塔连特。这是第十省区。

卡斯庇人、帕乌希凯人、潘提玛泰人，以及达里泰人，总共缴纳贡金200塔连特。这是第十一省区。

从巴克特里亚人诸部落，直到埃格利人的地方，他们要缴纳贡金360塔连特。这是第十二省区。[93]

93 从帕克提伊克、亚美尼亚及其接壤的直到黑海的地区，总共要缴纳贡金400塔连特。这是第十三省区。

［2］萨迦提伊人、萨兰盖人、萨玛奈伊人、乌提伊人、米基人，红海群岛诸部落（他们是被国王驱逐到那里的），他们总共要缴纳贡金600塔连特。这是第十四省区。

［3］萨凯人、[94]卡斯庇人共缴纳贡金250塔连特。这是第十五省区。帕提亚人、乔拉斯米亚人、[95]索格迪人和阿里伊人，总共缴纳贡金300塔连特。这是第十六省区。

94 帕里坎尼伊人和亚细亚的埃塞俄比亚人，他们总共要缴纳贡金400塔连特。这是第十七省区。玛提恩尼人、萨斯皮列斯人、阿拉罗狄伊人，他们总共要缴纳贡金200塔连特。这是第十八省区。

［2］摩斯奇人、提巴列尼人、马克隆涅斯人、摩赛诺伊吉人和玛列斯人，总共要缴纳贡金300塔连特。这是第十九省区。

印度人，据我所知这个民族的人口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多，他们所缴纳的贡金也最多。他们要缴纳360塔连特的砂金。这是第二十省区。

95 在这里，如果把巴比伦塔连特换算为优波亚塔连特，那么以上的白银总数就应当是9880塔连特[96]；如果把黄金作为白银的13倍来计算，那么砂金就相当于4680优波亚塔连特。［2］如果全部都加到一起，那么大流士每年总共可以收到14560优波亚塔连特的贡金，而且不足十的数目我是忽略不计的。[97]

96 以上就是大流士从亚细亚以及利比亚的一些地区所取得的收入。但是，后来由于他也从诸岛屿和远至色萨利的欧罗巴地方诸族征

收贡金，这个数字还有所增加。［2］大流士把这部分贡金是这样贮存起来的：他把这些白银熔化后灌到土瓮里面，等土瓮注满时，把它的外壳敲碎。一旦需要钱，他可以随时把这些大银锭铸成银币。

97 以上就是各个省区和它们各自所应担负的贡金数。只有波斯不在纳贡区之列—因为波斯人的居住地是免纳一切税金的。［2］那些不缴纳固定的贡金，而是向国王奉献礼物的民族，首先就是靠近埃及的埃塞俄比亚人，他们是在冈比西斯与长寿的埃塞俄比亚人交战时被征服的；还有居住在圣城尼萨[98]附近，并且举行节日以纪念狄奥尼索斯的那些人。[99]［3］这两个民族从那时到现在，每三年[100]就献纳下列一些礼物：2科尼克斯[101]的未精炼的黄金、200根乌木、5个埃塞俄比亚的男童和20根象牙。［4］奉献礼物的还有科尔基斯人以及居住在他们那里到高加索山脉之间的他们的邻人—波斯人的统治范围就到达这里，在高加索山以北，谁也不会惧怕波斯人了—他们从当年到现在也都是每五年[102]就奉献礼物，包括100名男童、100名女童。阿拉伯人每年奉献1000塔连特的乳香。以上就是波斯国王在征收贡金之外所接受的礼物。

98 印度盛产黄金，因而他们能够年复一年地缴纳大量砂金给大流士。他们的黄金是这样得来的。［2］印度往东有一片土地完全是沙漠。事实上，在我们大致可以确认的所有亚细亚居民当中，印度人居住在最东方，最接近太阳升起的地方。由印度再往东，整个就是一片荒无人烟的沙漠了。[103]［3］印度人有众多部族，他们并不是说同一种语言的—有些是游牧部落，有些则不是。他们居住在河边[104]的沼泽地带，以生鱼为食。这鱼是他们乘着一种用芦苇[105]制作的船捕捉来的。每一条船都是用一节芦苇造成的。[106]［4］这些印度人穿着用莎草做成的衣服。他们从河上割取这种莎草，然后把它们压扁，再编成席子状的东西，穿戴它们就像我们穿胸甲一样。

99 在这些印度人以东，是另一部族。他们被称为帕代伊人，他们是游牧部落，以生肉为食。据说该部落有这样一种风俗：当他们的部落中有男人或女人生病的时候，如果这个病人是男性，那么他的最亲近的朋友们就会把他杀死，因为他们说如果他久病不愈的话，他的肉会被消耗掉的。这个男子会说他没有生病，但他的朋友并不相信他—虽然他什么话都可以说，但是他们还是要把他杀死，然后再分吃他的尸体。［2］同样，如果这个病人是女性，那么她也被她最亲近的朋友带走，杀死，分吃。如果这个病人已经上了年纪—这样的情况是很罕见的，因为他们通常在此之前就因患病而被杀死了。但是如果一个男人活到老年的时候，他们就会把他当作牺牲奉献给他们的神祇，然后再分吃他的骨肉。

100 还有一些印度人，他们的习惯却大不相同。他们不杀生，[107]不播种谷物，也没有住所。他们只吃素食，[108]他们那个地方长有一种带籽的野生植物，大小和谷子[109]差不多，他们把这种植物子实连壳一起收集起来煮着吃。他们中间如果有人患病的话，这个人就要前往荒野地带，躺在那里等死，没有人关心他的病情，也没有人关心他的死亡。

101 所有这些印度人都像野兽一样，是在光天化日之下交媾的。他们的肤色都和埃塞俄比亚人相同，是黑色的。［２］他们的精液和其他人的精液不同，它不是白色的，而是和埃塞俄比亚人的精液一样，是黑色的。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在波斯以南很远的地方，大流士国王的权威从未到达他们那里。

102 除了以上这些印度人以外，还有另外一个部族，他们居住在卡斯帕提鲁斯城和帕克提伊克地区的附近，在所有其他印度人以北。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和巴克特里亚人的生活方式相似，他们比所有其他部族都更为好战，而出去采金的人也是出自这个部族。因为在印度的这些地方是一片荒漠。［２］在这片沙漠里，生活着一种“大蚂蚁”，[110]其体型比狗小，但比狐狸大；波斯国王饲养过一些这样的蚂蚁，它们就是由猎人在这里捕获的。这些蚂蚁在地下造穴，在外形上酷似希腊的蚂蚁，在挖洞穴的时候同样要把沙子刨出来。它们刨出来的沙子里面含有黄金。［３］印度人到沙漠去，就是为了采集这种沙子。他们驾着三头骆驼，母驼在中间，公驼在两边，各用缰绳系着公驼以便牵引。骑手自己骑在母驼背上，他特别注意要选择那些刚刚生过幼驼的母驼来驾驭。原来他们的母驼跑得和马一样快，但是驮载力却比马强得多。

103 希腊人是知道骆驼的样子的，所以我就不必描述骆驼的外形了。但是，我要说说他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件事：骆驼的后腿有四块股骨和四个膝关节，[111]它的生殖器是夹在后腿中间，朝向尾巴的。

104 因此，当印度人这样装备起来前去采金的时候，他们要计算好时间，就是把采取金砂安排在一天最热的那段时间，因为那时“大蚂蚁”为了躲避酷热都钻到地下了。［２］在那些地方，太阳在早晨最热，不像在其他地方是正午最热；那里最热的时间是从太阳升起直到市场关闭。在这段时间里，太阳烤晒比希腊的中午都要强烈得多，因此，据说人们这时要用冷水浸湿全身。［３］在中午的时候，印度的热度和其他地方相差不大。午后热度渐渐减退，印度下午太阳的温度相当于其他地方早晨的温度；随后凉意渐浓，等到日落之时，天气已经相当冷了。

105 印度人抵达采金的地方以后，他们就把这些袋子里装满金砂，然后以最快的速度离开那里。然而，正如波斯人所说，那些“大蚂蚁”立刻就会闻出他们的气味，并且会跟踪追来。他们说，“大蚂蚁”的速度是世界上所有动物当中最迅捷的。因此，如果印度人不赶快撤离，一旦大蚂蚁们集合起来，这些采金者就一个也别想逃脱了。［2］公驼奔跑的速度不如母驼，因而在公驼疲倦的时候，采金者就先放开一头，然后再放开另一头；但是，母驼想起留在家里的幼驼，便不知疲倦地一直奔跑。根据波斯人的说法，印度人的大部分的黄金是用这种办法采得的，还有一些黄金是从地下开采出来的，不过产量就要少得多了。

106 看来，世界上最边远的那些地方物产极其丰富，仿佛是由于大自然的恩赐，而这就如同希腊的气候是世界上最温和宜人的气候一样。［2］我前面提到，印度位于有人类居住的世界的最东方，印度的四足动物和鸟类，其体型都比其他地方的要大得多，例外的只有马，印度的马比米底人饲养的马即所谓涅赛昂马[112]要小些。印度的黄金，无论是从地下采掘出来的，还是被河水冲下来的，[113]或是用我上面所说的办法取得的，产量都很大。［3］另外，那里还有一种野生的树，这种树的果实里面长出一种毛，这种毛比羊毛更美丽，质地更好。印度当地人穿的衣服就是用这种树上长的羊毛制作的。[114]

107 阿拉伯地处有人居住的世界的最南方。而且只有这一个地方生产乳香、没药、桂皮、肉桂和劳丹脂[115]这些特产，除了没药之外，阿拉伯人都是得之不易的。［2］他们点燃苏合香（希腊人从腓尼基人那里取得这种香料），以采集乳香。他们点燃这种东西，才可以取得乳香；因为长有乳香的树是由五颜六色的小翼蛇护卫着的，每一棵树的四周都挂满了这样的蛇。这种蛇和袭击埃及的那种蛇是一样的。[116]只有苏合香树的烟，才能够把这种蛇从这些树上驱走。

108 阿拉伯人说，如果他们不是用我所知道的那种持续控制毒蛇的办法来控制这种翼蛇，那么世界各地将到处都充斥着这种蛇了。［2］看来，神圣的天神真的是作出了合理的、智慧的安排，它使所有那些怯弱的、容易被其他动物吞食的生物都是多产的，这样这个品种的动物才不至于因被吞食殆尽而消失；而那些猛兽和有害的动物生产的幼仔则很少。［3］例如，野兔的繁殖力是极强的，因为其他兽类、猛禽和人都要捕捉它；在所有的动物中，只有野兔是可以在妊娠期怀孕的；在野兔的腹腔中，你可以同时看到未出生的幼兔当中有浑身长毛，有一些还没有长毛，有一些刚刚在子宫中成形，而这只野兔也许是刚刚受孕的。［4］但是，另一方面，母狮是最强劲、最凶猛的野兽之一，一生之中却只生产一次，[117]一次只生产一只幼狮。母

狮不可能再次受孕，因为在生产幼狮时，母狮的子宫也会流出来的。原因是这样的：从幼狮在母狮腹中第一次胎动开始，它那比任何动物都要锐利的爪子就抓破子宫；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它逐步长大的时候，它在子宫内抓扯也越来越厉害，等到即将临产的时候，没有哪个母狮子宫是完整的了。

109 至于毒蛇和阿拉伯的翼蛇，如果任凭它们自然繁殖，那么人类在大地上就不能存活了。可是人们发现，当雄蛇和雌蛇交尾，就在雄蛇射精的时候，雌蛇就会紧紧咬住雄蛇的颈部，直到把它的颈部咬穿，这样雄蛇就死去了。［2］但是，不久之后，雄蛇就用它的幼蛇而对雌蛇加以报复。当幼蛇还在母蛇腹中的时候，它们就咬破母亲的子宫，穿过母亲的肋部，就这样出生了。［3］相反，其他那些无毒无害的蛇，它们要产卵，由蛇卵而孵出大量的幼蛇。毒蛇在世界各地都有，而翼蛇只见于阿拉伯，它们在阿拉伯聚集成群，这使人们觉得它们的数量很多。

110 阿拉伯人是用我前面所说的办法取得乳香的。至于桂皮，他们用这样的办法采集的。他们用牛皮和其他的皮革把全身裹住，再把脸蒙住，只是在眼睛前面留两个孔，然后去寻觅桂皮。桂皮生长在浅湖里，在环湖的岸边以及湖面上都居住着大量带翼的动物，和蝙蝠非常相像，叫声可怖，而且相当凶猛。他们在采集桂皮的时候，是绝对不许这种生物在他们跟前袭扰他们的。

111 他们取得肉桂的方法就更加令人惊奇了。他们说不出这种东西长在哪种树木上，什么地方出产这种东西—只是有一些人说，它很可能是生长在养育狄奥尼索斯的地方。［2］据说，有一些大鸟，它们口衔干树枝（腓尼基人告诉我们希腊人说这个叫作肉桂［*cinnamon*］），把树枝带到高处营造它们的巢。大鸟把这种树枝和着泥附着于悬崖峭壁之上，那里是无人可以攀登上去的。［3］阿拉伯人是用这样的办法取得肉桂的：他们把死于当地的牛和驴以及其他野兽剁成很大的块，然后把它们带来放置在鸟巢的附近，他们则退开一定的距离，在那里注视着。于是，大鸟飞下来，叼着肉块升空，回到鸟巢；但是鸟巢承受不住肉块的重量，因而被压垮而散落到地面上。[118]于是，阿拉伯人就回来，收集肉桂。然后，人们再把肉桂从阿拉伯转运到其他地方去。

112 劳丹脂，希腊人称为莱达农（*ledanum*），而阿拉伯人称为拉达农（*ladanon*），它的获取方法还要奇特些。它的气味是最为芳香的，可是它是产自于没有任何气味的地方；[119]原来它是从公山羊胡须里取得的，它在那里就类似于树脂在树里的情形，人们从他们放牧的树丛中取得树脂。这种东西用来制造多种香料，阿拉伯人也大都

用它来烧香。

113 关于阿拉伯的各种香料，我就不再多说了。在整个阿拉伯地区，到处可以闻到它们的气味，它们散发的阵阵奇香扑鼻而来。在阿拉伯，还有两种品种优异的绵羊，任何其他地方都看不到这种羊。其中一种是长尾羊，它的尾巴长度超过3腕尺。[120]如果这种羊拖着尾巴行走，它们就会因尾巴在地面上磨擦而受伤。既然如此，那里每一个牧人都精通木匠活，他们为他们的羊尾巴制作一种小车，把小车安放在每只羊的尾巴下面，把羊尾巴系在小车的上面。[121]另一种是宽尾羊，它的尾巴足有1腕尺宽。

114 在南方偏向日落方向[122]的地方，在那个方向有人类居住的最远的一块地方就是埃塞俄比亚。这里出产丰富的黄金、大量的巨象，还有各种各样的野生树木和黑檀树；那里的人是人类中身材最高大的、最英俊的，也是最长寿的。[123]

115 这些就是世界上亚细亚和利比亚的最边远的地方。至于欧罗巴最西面的地方，我不能说得十分确定。因为我不相信有一条被异族人称为爱里丹努斯的河流注入北海，而（据说）我们的琥珀就是从那里获取的；我也对生产我们所用的锡的锡岛[124]一无所知。［2］首先，爱里丹努斯（*Eridanus*）这个名字本身，就明确表示它不是一个异邦的名字，而是某位诗人所创造的希腊名字。其次，虽然我付出了大量心力，我仍然不能找到一位亲眼目睹过欧罗巴的那边有海存在的人。尽管如此，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所得到的锡和琥珀[125]是来自于大地的远端。

116 欧罗巴的北部地区有比任何其他地方多得多的黄金；[126]但是他们是如何获得的，我也一无所知。有一种说法，认为是所谓阿里玛斯皮即独眼族人从格里芬[127]那里盗取来的。［2］但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我无法相信有只长有一只眼，而身体其他部分和其他人类完全相同的种族。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可以相信的，即在世界上最边远的地方，既然这些地方是环绕并且隔绝于其他所有地方的，因此它们那里出产最珍奇的物品，而人们认为这些物品是最优美的。

117 在亚细亚，有一个周边为山脉所环绕的平原，在这些山当中有五道峡谷。这个平原位于邻接乔拉斯米亚人、海尔卡尼亚人、帕提亚人、萨兰盖人和萨玛奈伊人的领土的地方，而以前它是属于乔拉斯米亚人的。可是，自从波斯人统治亚细亚以来，它就成了国王私人的土地。［2］有一条叫作阿凯斯的大河[128]，从环绕这个平原的诸山中流出来。这条大河以前是注入五条支流，分别穿过五道峡谷，灌溉

着上述这五个居住在周边的民族的土地。然而，自从波斯人征服这个地区以来，居住在这些土地的诸民族可受苦了。［３］国王修筑堤坝，封堵了山间的每一道峡谷，并且用闸门把每一条渠道都封闭起来，使河水流不出来。于是，围绕在山中的平原就变成了一个湖，因为河水不断上涨，水又没有外泄的地方。［４］结果，从那时起，那五个民族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利用这条河流，失去了他们传统的水资源供应，处境十分窘迫。事实上，在冬季，他们那里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都有降雨，但是，到了夏季，他们在播种了谷子和胡麻之后，总是需要有河水灌溉。［５］因此，当他们缺水的时候，这些民族的男人们和女人们，就赶到波斯去，站在国王的宫殿门前，大声恸哭。于是，国王下令把通往他们中间最需要水的地方的那道闸门打开，让这里的土地吸收到充足的水分，然后就关上闸门；接着，国王下令再为其他那些最需要水的地方打开另一道闸门。据我所知，除非这些请愿者在上交贡金之外，再交付大笔金钱，否则国王是决不会下令打开闸门放水的。

118 殷塔佛涅斯，起来反抗穆护的波斯“七人帮”成员之一，在发动政变以后不久，由于一次傲慢的行为而丧失了性命。原来，他想进入王宫，和国王商谈一件事情。因为这时有这样一条法律，那些参与政变反抗穆护的人可以不经通报而直接觐见国王，除非国王正巧在和一个女子共寝。［２］殷塔佛涅斯既然属于“七人帮”成员之一，所以他不需要任何人去禀报国王，有权直接去觐见。但是，门卫和主要礼宾官不许他进去，他们说，因为国王正在和他的一个妃子在睡觉。但殷塔佛涅斯认为他们在撒谎，于是拔出弯刀，割掉了他们的鼻子和耳朵，然后把这些鼻子和耳朵挂在马缰上，把马缰缠绕在这些人的脖子上放他们走了。

119 随后，两个人就这样一副惨相去拜见国王，告诉国王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他们的遭遇。让大流士非常害怕的是如果他们六人都赞成他这样做，于是把他们一一召来询问，试探他们是否赞成殷塔佛涅斯的做法。［２］大流士从他们的回答中，觉察出他们并未参与殷塔佛涅斯的行动，于是大流士逮捕了殷塔佛涅斯、他的儿子以及他的全体家族成员，因为大流士很怀疑殷塔佛涅斯和他的朋友正在密谋发动政变。当大流士把所有的嫌疑人都逮捕并且拘押起来，然后准备把他们作为罪犯处死的时候，［３］殷塔佛涅斯的妻子就来到王宫门前号啕大哭，泪如雨下。过了一段时间，大流士看到她一直未停止哭泣，也动了恻隐之心。大流士就命令一位使者去对她说：“夫人，国王大流士将要赦免你的一个亲人—这个人可以由你从这些囚犯中选择。”［４］她稍加思索，便回答说：“如果国王只允许保留一个人活命的话，那我就选择我的兄弟。”［５］大流士得知她这样回答，颇感

惊讶，于是又派人去问她说：“夫人，国王要你告诉他为什么你放弃你的丈夫和儿子，而宁愿保住你兄弟的性命呢？你的兄弟不如你的儿女近，也不如你的丈夫亲啊！”［6］她回答说：“国王啊，如果诸神愿意，我可以有另外一个丈夫，如果我失去这些子女，我还可以生养另一些子女。但是我的父母都不在了，我不能够再有一个兄弟了。[129]这就是我为什么想要保全我兄弟的性命。”［7］大流士似乎认为她说得好，就答应了她的请求，不仅赦免了她请求保全性命的那个人，还赦免了她的长子，因为大流士对她的回答非常满意。但是大流士把其他的人全都处死了。这样，“七人帮”成员之一在起事之后不久，就这样被剪除了。

120 大概就在冈比西斯最后一次患病期间，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一位名叫奥罗伊特斯的波斯人，被居鲁士指定为萨迪斯的总督。这个人想做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虽然萨摩斯人波里克拉底在行为上和言语上都从来没有冒犯过他—他甚至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个人，可他还是想设计捉住并且杀死波里克拉底。［2］根据大多数人的看法，这种念头是在某一天偶然产生的，当时他和另一位波斯人正坐在王宫大门的前面。此人名叫米特洛巴特斯，是达斯基里昂[130]总督。他和奥罗伊特斯在交谈，二人说着说着就争吵起来，继而攀比起各自的功劳来了。米特洛巴特斯斥责奥罗伊特斯说：［3］“你简直枉为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萨摩斯岛和你的辖区近在咫尺，既然是那么容易被征服的一个海岛，你什么时候才能把它置于国王的统治之下呢？我为什么说它是一个容易征服的海岛呢？因为仅仅是一个普通公民，他带上15名武装人员，就征服了那个岛屿，并且至今还在统治着它。”[131]［4］他们说，奥罗伊特斯听了米特洛巴特斯的责骂，心里受到很大刺激，但他不想报复说这话的人，却想方设法诛杀波里克拉底，正是因为有了波里克拉底，才使他受到谴责的。

121 根据另外一种不太流行的说法，奥罗伊特斯派遣一位使者前往萨摩斯提出某种要求，至于什么要求无人提及；当时波里克拉底正躺在男房里，身边有泰奥斯人安纳克列昂相陪。［2］因此，当奥罗伊特斯的使者进来并向他讲话的时候，也许是故意表示蔑视奥罗伊特斯的权威，也许是仅仅出于偶然，当时波里克拉底面向着墙壁躺着；因此在使者说话期间，他不曾转过脸来，也不曾答复他一句话。

122 以上就是人们用来解释波里克拉底之死的两个原因，人们愿意相信哪个就随他们的便了。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当时在迈安德河畔玛格涅西亚的奥罗伊特斯，他对这位国王的计划了如指掌，于是派遣一名吕底亚人，居基斯的儿子米尔苏斯前往萨摩斯，递交给波里克拉底一封信。［2］据我们所知，波里克拉底所筹划的这项事业，此

前在希腊人中间还从来没有人构想过。当然，这里是不把克诺索斯人米诺斯和在他之前掌握过爱琴海制海权的任何人考虑在内的。我认为，波里克拉底乃是全人类当中第一个力图建立海上霸国的人，他渴望使自己成为伊奥尼亚和诸岛屿的统治者。［3］奥罗伊特斯得知波里克拉底的意图之后，派人送去一封信给他，信中写道：

> 奥罗伊特斯致信波里克拉底：我听说你有干一番大事业的想法，但是你没有足够的金钱来实现你的目标。如果你听从我的劝告，你马上就可以使自己前程似锦，也使我得以保全。国王冈比西斯想杀死我—关于此事我已获得确实的情报。［4］因此，如果你能够来我这里，把我和我的财富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你就可以与我共享我的财富。这样你能够得到金钱资助，就可以使自己称霸全希腊了。但是，如果你不相信我所说的财富，那么你可以派遣你最可靠的心腹来，我会把这些财宝展示给他看的。

123 波里克拉底得知这个消息，真是喜出望外，立即同意了这个计划。但是，由于他渴望弄到金钱，因而在转移之前，他先派他的秘书、萨摩斯人麦安多琉斯的儿子麦安多琉斯去打探一下具体情况。正是这个人在不久之后，把波里克拉底宫殿的男房中价值不菲的全部装饰陈设都奉献给了赫拉神庙。

［2］当奥罗伊特斯听说有人要来查看他的财宝的时候，他是这样安排的：他装满了八箱子石头，在石头上面覆盖了薄薄的一层黄金，再用绳索把箱子捆好，放在那里准备着。麦安多琉斯抵达之后，人们向他展示了奥罗伊特斯的财宝，然后他就返回萨摩斯。

124 在听到这个情况以后，尽管波里克拉底的占卜师给他不少的警示，尽管他的朋友们都极力劝阻，他还是准备前往奥罗伊特斯那里。甚至他的女儿的梦都未能阻止他。她梦见她父亲被高高地悬挂在空中，宙斯在洗他的身体，太阳给他涂油膏。［2］因此，她做了这样的梦之后，她想尽一切办法劝阻她父亲不要到奥罗伊特斯那里去，甚至在他登上五十桨船的时候，她都哭喊着，说此行有凶兆。波里克拉底威胁她说，如果他安全返回，他将让她长期独守闺房。她回答说，但愿这个威胁会变成事实，因为她宁可终身不嫁，也绝不愿失去父亲！

125 然而，波里克拉底对于任何忠告都置若罔闻，他起航前往奥罗伊特斯那里。随行的还有他的许多朋友。在随从人员中间，有卡利丰的儿子德摩凯德斯，他是一个克罗敦[132]人，是一位医生，其医术之精湛，可谓举世无双。［2］然而，波里克拉底刚刚抵达玛格涅西亚，立刻惨遭杀害，他的这个结局是与他本人的地位以及他的远大抱

负不相称的。因为除了叙拉古的国王以外，希腊人的诸国王当中没有哪一个人的成就比得上波里克拉底。但是奥罗伊特斯杀害波里克拉底的方式和细节，是不适合在这里讲述的。［３］他杀死波里克拉底以后，就把尸体钉到一个十字架上。至于那些随从人员当中的萨摩斯人，奥罗伊特斯把他们释放了，要他们为自己获得自由而感激他；随从人员当中还有一些奴隶和一些自由的外国人，奥罗伊特斯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奴隶。［４］这样，波里克拉底女儿的梦就应验了，他被悬挂在十字架上。对于波里克拉底来说，在下雨的时候，相当于是宙斯为他洗浴；在他身上渗出油脂的时候，就相当于是太阳给他涂油膏了。这正如埃及国王阿玛西斯所预言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好运不断的波里克拉底的最后下场就是如此。

126 但是，不久奥罗伊特斯就遭到了谋杀波里克拉底这件事的报应。在冈比西斯死后，穆护掌控王权期间，奥罗伊特斯一直留在萨迪斯，在那里他根本没有帮助那些被米底人剥夺了统治权的波斯人。［２］恰恰相反，在这次骚乱期间，他竟然杀死了那位在谈及波里克拉底时责骂过他的达斯基里昂的总督米特洛巴特斯，还杀死了米特洛巴特斯的儿子克拉纳斯皮斯。这两个人都是波斯人当中颇有身份的人。此外，他还犯下许多傲慢无礼的罪过。其中有这样一件事，大流士派来的信使送来一封不合他心意的信，他在使者返回的途中暗设伏兵把使者杀死了。信使和他的坐骑都失踪了，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

127 因此，大流士刚刚登上王位，很想惩罚奥罗伊特斯所犯下的罪行，特别是因为他杀死了米特洛巴特斯和米特洛巴斯特的儿子。但是，他认为公开派兵去攻打奥罗伊特斯是不可取的，因为整个王国依然动荡不安，而他本人也是新近才取得王权的。同时，他也知道，奥罗伊特斯拥有强大势力，拥有1000名波斯人的私人卫队，而且还掌控着弗里吉亚、吕底亚、伊奥尼亚诸省区。［２］因此，大流士想以计取胜。于是，他把所有波斯人的显贵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波斯人，你们当中有谁能够不用武力，在不出现大规模骚乱的情况下，而是用计谋，来为我完成一项任务？在需要使用计谋的地方，武力是应该让位的。那么，你们当中谁能把奥罗伊特斯给我生擒活捉，或者是把他杀死呢？［３］因为他这个人从来就没有为波斯人做过任何好事，反而犯下很多罪过。我们当中的两个人，米特洛巴特斯及其儿子，就是被他杀死的；当使者去召他来见我的时候，即使他们带着我的手书诏令，他还是杀死了他们，他的傲慢无礼已经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程度。因此，我们必须除掉他，免得他今后对波斯人为害更甚。"

128 大流士这样说了之后，他们中间马上就有30个人自告奋勇要求去完成这项任务。他们互不相让，于是大流士命令他们不要争了，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于是，他们遵照命令去抽签，结果阿顿特斯的儿子巴盖尤斯抽中。［2］随后，巴盖尤斯把已经写好的关于各种公务的许多文书，用国王的印鉴封了起来；然后就带着这些文书，启程前往萨迪斯。［3］在抵达之后，把文书展示给奥罗伊特斯看，他一件一件地把文书拆封，递交给国王的秘书—每一位总督身边都设有王家秘书—由他来宣读。他这样做是想试探一下奥罗伊特斯私人卫队的忠心，看他们是不是愿意叛离他。［4］因此，当巴盖尤斯看到他们非常尊敬这些文书，而且更加尊敬文书所写的内容的时候，于是他交给王家秘书一件文书，上面写着："波斯人！国王大流士禁止你们护卫奥罗伊特斯。"侍卫们听了这话之后，他们放下了手中的长枪。[133]［5］巴盖尤斯看到，他们已经服从了文书上的命令，因而勇气大增，于是就把最后一件文书交到王家秘书手里，文书上是这样写的："国王大流士命令在萨迪斯的波斯人把奥罗伊特斯杀死。"侍卫们接到这个命令之后，立即拔出宝剑，把奥罗伊特斯当场杀死了。这样，谋杀萨摩斯人波里克拉底的波斯人奥罗伊特斯就得到了报应。

129 奥罗伊特斯的财产都被移交到苏撒去了。[134]此后不久，国王大流士在狩猎的时候，在下马时不小心扭伤了脚。［2］这次扭伤非常严重，因为他的踝骨都脱臼了。在大流士宫廷里有一些埃及的医生，他们被认为是世界上医术最精湛的医生。因此，大流士的伤交由他们治疗。但是，他们在揉搓他脚的时候，动作笨拙，而且用力过猛，反而使伤势更加恶化了。［3］国王痛得七天七夜睡不着觉。到了第八天，他的伤势已经相当严重了。这天，有人在萨迪斯时曾听到过克罗敦人德摩凯德斯的医术，于是他就把这事告诉了大流士，并且建议国王尽快把德摩凯德斯召来见他。当时德摩凯德斯在奥罗伊特斯的奴隶当中，根本没有人理睬他，他们找到德摩凯德斯之后，立刻带他去见大流士。他站在国王面前的时候，衣衫褴褛，戴着枷锁。

130 他来到大流士的面前，大流士马上就问他是否通晓医术。德摩凯德斯回答说："我不懂。"因为他害怕，如果说出自己懂得医术，他将永远没有机会返回希腊了。［2］然而，大流士知道他是故意不说实话，而实际上他是通晓医术的。大流士命令把他带来的那些人去把鞭子和烙铁取来。于是，德摩凯德斯只得承认了，但是同时指出自己对医术并不精通。他说，他过去只是与一个医生共同生活过一个时期，因此获得过些许医学知识。［3］可是，大流士还是把治疗脚伤的事交给了他。德摩凯德斯使用了希腊人惯用的疗法，他不像埃及人那样使用粗暴的处理方法，而是使用比较温和的疗法；他首先使国王能够入睡，然后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使大流士自己认为治愈无望的脚完

全恢复了。［4］因此，大流士赏赐给德摩凯德斯两副黄金的枷锁。德摩凯德斯问大流士说，是不是因为他使大流士康复了，大流士就要使他受到双重的苦难呢？大流士对他的回答很满意，并且命令太监带他去见自己的妃子们。太监带他去了，告诉她们说，这就是那位救了国王性命的人。［5］于是，她们每个人都用一只碟子从一个装满黄金的柜子里舀取黄金给他，德摩凯德斯得到了如此丰厚的赏赐，甚至跟在他身后的那个叫作斯吉同的奴隶，只是拣取从碟子里滑落出来的斯塔特尔金币，就积攒了很大一笔金钱。

131 德摩凯德斯离开他的家乡，来到波里克拉底身边的经过是这样的。他居住在克罗敦，他的父亲是一个脾性暴躁的人，经常对他乱发脾气。终于有一天，他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就离开故土，由海路来到埃吉那。他在那里开业行医，在第一年就取得成功，其医术超过了当地所有最好的医生。尽管如此，他没有任何医疗设备，也没有一件行医所必需的器具。［2］到了第二年，埃吉那国家给他1塔连特[135]作为行医的酬金；在第三年，雅典以100明那雇用他；而第四年波里克拉底给他2个塔连特的酬金聘请他。于是他来到萨摩斯，在那里置办了住房。克罗敦的医生享有良好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赖于他的成功。［3］这个时期，在希腊世界，以来自克罗敦的医生声誉最好，次于他们的是库列涅人。大约同时，阿尔戈斯的乐手被认为是全希腊一流的。

132 德摩凯德斯在苏撒治愈了大流士的脚伤后，就得以居住在那里的一栋大房子里，平时与国王一起用膳。除了不允许他随意返回希腊以外，其他任何事情都是可以满足他的。［2］此前那些侍奉国王的埃及医生，因医术不如这位希腊人高明而将要被国王处死的时候，通过他的调解，他们保住了性命；此外，他还援救过一个爱利斯的占卜者，这个人曾是波里克拉底的随从人员，在奴隶当中是无人理睬的。总之，没有哪个人能够像德摩凯德斯那样在国王面前如此受器重了。

133 不久，居鲁士的女儿、大流士的妻子阿托萨胸部长了一个疔疮，这个疔疮溃烂后很快向四周蔓延开来。当这个疔疮还无大碍的时候，她羞于说出此事而没有对任何人提起。但随着病情不断恶化，她终于派人把德摩凯德斯召来，让他来看看。［2］德摩凯德斯说可以给她治好，但是要求她首先必须答应他，要她发誓一旦治愈她的病，就必须答应他的任何请求；同时，他保证决不会要求她做有损于她名声的事情。

134 阿托萨答应了这些条件，德摩凯德斯开始为她治病。不久，阿托萨就痊愈了。于是，阿托萨在听取了德摩凯德斯的请求后，在一

天夜里向大流士说：“主公，你已经拥有强大的势力，但是，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你为什么整日无所作为地坐在这里，既不去征服新的领土，又不扩大波斯人的势力？［2］我认为，像你这么年轻和这么富有资财的人，应当成就一番伟大的功业，以向波斯人证明，统治他们的国王乃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激发你去发奋图强的，还有一个理由。一方面，波斯人将知道统治他们的国王是一个男子汉大丈夫，这对你是有利的；另一方面，你现在拥有和平，就应该把军队用于战争，这样也免得他们无所事事，起兵反叛。［3］现在，你正值年富力强之时，也正是你能够顺利成就伟大功业的时候；因为一个人随着其身体力量的增长，他的智慧也在增长。而当年老体衰的时候，智力也随之衰退，你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感到力不从心了。”

［4］阿托萨这样说，是因为德摩凯德斯这样教她的。大流士回答说：“夫人啊，你所说的事情正是我所想做的事。我意已决，准备从我们亚细亚大陆架设一座桥，连接到另一个大陆，这样我们就可以攻入斯基泰。我们很快就将完成这项事业，正如你所愿。”

［5］但是阿托萨回答说：“在我看来，现在最好是把攻打斯基泰人的事暂时放一下—因为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去征伐斯基泰人。我请求主公还是先去攻打希腊吧。我经常听人提起拉栖代梦的少女，我一直很想要她们来服侍我。我也想要阿尔戈斯的、雅典的和科林斯的女子来做我的侍女。现在，如果你希望知道有关希腊的事情，在你的宫廷里有一个人，他比世界上任何人介绍得都好，而且可以给你提供很好的指南，这个人就是治愈了你的脚伤的那个人。”

［6］大流士回答说：“夫人啊，既然你的愿望是首先与希腊人一决雌雄，那么我以为，在出征之前最好是派一些波斯人去侦察一下那里的情况，他们可以与你提到的那个人一起去，他们可以把他们在那里的所见所闻，写一个详细的报告送回来。这样，我对希腊人有了更加充分的了解，我就可以开战了。”

135 大流士这样说了之后，很快就付诸行动。翌日，天刚刚破晓，他就召见15位知名的波斯人，命令他们以德摩凯德斯为向导，一起前往希腊的海岸地带去巡视；还告诫他们，首要的是他们一定要把德摩凯德斯带回来，而不要让他溜走。［2］大流士发布这些指令之后，把德摩凯德斯本人召来，要求他为波斯人作向导，在向他们指明全希腊的情况之后，还要返回波斯。他说，德摩凯德斯应该把自己所有值钱的家财都送给他的父亲和兄弟们，并答应他在返回波斯后，要给他比这要多得多的资财。除此以外，国王还答应送给他一条商船，船上装载着他所要的各种东西，这条船与他同行。［3］我不相信大流士在作出这些许诺的时候，是心怀叵测的。然而，德摩凯德斯却猜

想国王这样说是在试探他，于是他并未急于接受大流士所赐赠给他的礼品；他说，他要把自己的财产留在原地，等他回来以后享用—国王答应给他用来装载礼品而送他的兄弟的那条船，他是收下了的。这样，大流士在对德摩凯德斯发出了命令之后，就把他和那些波斯人都送上了前往海岸之路。

136 于是，这些人就抵达腓尼基，来到腓尼基人的城邦西顿，在那里他们配备了两艘三列桨战舰和一艘满载着各种贵重物品的商船。当一切都准备完毕后，他们起航前往希腊。他们接近了陆地，沿着海岸进行了考察，他们把所看到的一切都记录下来；他们以这种方式看过了希腊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所有那些最出名的地方，最后他们到达意大利的塔林顿。［2］塔林顿人的国王是阿里斯托斐里德斯，他为了对德摩凯德斯表示善意，把舵从米底人的舰船上取下来，[136]并且把波斯人作为间谍拘留起来。德摩凯德斯趁此机会逃到了克罗敦，那是他的故乡；直到这位医生回到自己祖国的时候，阿里斯托斐里德斯才释放了那些波斯人，把舵也归还给了他们。

137 波斯人从塔林顿起航，不停地追赶德摩凯德斯，直到克罗敦。他们在当地的市场上发现了他，就想立即将他拿下。［2］有些克罗敦人非常害怕波斯势力强大，愿意把他交出来，但是另有一些人进行了抵制，他们紧紧地护住德摩凯德斯，甚至用拐杖击打波斯人。这些波斯人不停地叫喊说：“克罗敦人，你们可要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是从我们手中夺走大王的一名逃跑的奴隶。［3］难道你们以为大流士会坐视你们的这种暴行吗？难道你们以为如果你们把他从我们手里带走，这对你们会有什么好处吗？你们愿意成为我们所攻打的第一个城邦吗？你们愿意成为第一个被我们攻陷的城市吗？”［4］他们虽然这样说了，但是克罗敦人并不理会他们。于是，他们救下了德摩凯德斯，同时也劫取了波斯人从腓尼基带来的商船。这样，波斯人就失去了向导，他们想继续探察希腊其他地方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于是准备起航，返回亚细亚。［5］但是，他们正要起航的时候，德摩凯德斯派人捎信来，并且请求他们把这个信息转告给大流士，米洛已经把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了，因为大流士是非常尊敬摔跤手米洛的名声的。我相信，德摩凯德斯之所以匆忙订婚并且为此支付了一大笔钱，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大流士知道，他无论在本国还是在波斯，都是一个受尊敬的人。

138 于是波斯人起锚，离开了克罗敦。但是，他们的舰船在雅皮吉亚的海岸附近失事，他们自己也就沦为当地人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有一个被放逐的名叫吉鲁斯的塔林顿人营救了这些波斯人，他个人出资赎取了他们，并且把他们移送给大流士。[137]大流士为了回

报，许诺给吉鲁斯他想要的任何报酬。［2］于是，吉鲁斯讲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要求设法使他回到塔林顿去。但是，他担心因为他个人缘故而导致一支大军出征意大利，从而给希腊带来麻烦，于是他说，仅仅克尼多斯人护送他，他就心满意足了。这时候，克尼多斯人是塔林顿人的好朋友，因而他认为塔林顿人就更愿意接受他回国了。［3］大流士答应了他的请求，他委派一名使者前往克尼多斯，命令克尼多斯人把吉鲁斯送回塔林顿。他们执行了大流士的命令，但是他们发现自己无法说服塔林顿人，而且他们兵力有限，不能强迫他们就范。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的。［4］他们是从亚细亚到希腊的第一批波斯人，[138]他们被派到这里探察这个地区的情况，其理由我上面已经叙述过了。

139 之后，国王大流士围攻并且征服了萨摩斯，这是他所征服的希腊人或异族人当中的第一个城邦。[139]对萨摩斯开战的理由是这样的：当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出征埃及的时候，大批的希腊人随军去了埃及，这其中有些人是来做生意的，有些人在军队中服役，还有些人则是来观光的。在观光者当中有一个叫作叙洛松的人，他是埃亚凯斯的儿子、波里克拉底的兄弟，这时正被萨摩斯人放逐出境。［2］就是这位叙洛松，在埃及逗留期间，遇到了一件幸运的事情。一天，正当他身穿红袍，以这副打扮前往孟菲斯市场的时候，作为冈比西斯的一名贴身侍卫，当时还是人微言轻的大流士碰巧遇见了他。大流士很喜欢叙洛松的那件红袍，于是他走上前来要向他购买。［3］叙洛松看到大流士的态度是如此恳切，很受感动，回答说："我的外袍如果要卖，那是无价之宝，但如果你渴望得到它的话，我不收分文，你就拿去吧。"大流士谢过之后，便取走了红袍。那时候，可怜的叙洛松认为自己是由于愚蠢的善意才失去那件红袍的。[140]

140 但是，后来冈比西斯去世，波斯"七人帮"起来反抗穆护，大流士又是这七个人当中被选中成为王国的统治者的那一位。这时候叙洛松才知道登上王位的，原来就是当初在埃及想要他的红袍，而他慷慨相赠的那个人。于是，他来到苏撒，坐在王宫的门口，声称自己曾是大流士的一个恩人。［2］宫门的侍卫就把这话禀报大流士，国王听到之后满腹疑云，然后自言自语地说："希腊的什么人有恩于我？我刚刚登上王位，有哪一个希腊人为我做过什么事呢？自从我登基为王以来，几乎没有一个希腊人来过我这里啊。而且我也记不得我欠哪一个希腊人的情。虽然如此，还是把他带进来，让我听听他怎么说吧。"［3］侍卫把叙洛松带了进来，来到他们面前。于是，翻译问他是何许人，究竟做过什么事竟然敢于自称是国王的恩人？这样，叙洛松就把关于红袍的事情讲述了一遍，说他就是赠送礼物给国王的人。［4］于是大流士宣布说："最慷慨的人啊，你果真是在我尚未当权时

就赠送礼物给我的那个人吗？即使当初那只是一件小小的赠品，那么它和一个人现在赠给我一件非常贵重的礼物是同样值得感谢的。因此，我要赠给你许许多多的金和银，以作为我的报答，这样，你决不至于因曾为海斯塔斯皮斯的儿子大流士效过力而后悔。”［5］叙洛松回答说：“国王啊，我既不要金，也不要银，我只要求你为我夺回我的祖国萨摩斯，把它作为礼物赠与我吧！现在，我的兄弟波里克拉底在那里被奥罗伊特斯杀死了，我们的奴隶成了那里的主人。我请求你把萨摩斯还给我；但是要平安无恙地给我，不要流血，也不要导致奴役。”

141 大流士听了这话，派出了一支军队，由“七人帮”成员之一奥塔涅斯担任统帅，还指示他要完全按照叙洛松的要求行事。于是，奥塔涅斯前往海岸地带，准备渡海作战。

142 现在把持萨摩斯政权的是麦安多琉斯的儿子麦安多琉斯，波里克拉底过去曾任命他为自己的代理人。这个麦安多琉斯原本是想最公正地采取行动，但是他无法做到。［2］当他获悉波里克拉底的死讯时，他首先为自由的保护神宙斯设立了一个祭坛，并且划定了一片圣域，地处城郊的这片圣域至今还可以看到。这之后，他召集全体公民开大会，对他们说：

［3］“朋友们，你们知道，波里克拉底国王的权杖和他的所有权力，都已经移交到我的手上，我可以选择自己成为你们的统治者。然而，如果另外的人在担任这个角色时的所作所为是遭到我责难的，那么只要有可能，我自己是会尽力避免的。我对雄心勃勃的波里克拉底在和他自己一样品性的人们的头上作威作福，一贯是表示不满的，同样，其他任何人如果也这样做，我的看法也一样。现在，既然在波里克拉底身上所注定的命运已经应验了，因此我要放弃自己的统治权，我主张权利平等。［4］我的所有要求就是从波里克拉底的财库中，划拨出6塔连特的黄金供我使用，由我和我的子孙世世代代担任自由保护神宙斯神庙的祭司职位，以作为我放弃王权的回报。其所以由我来担任祭司职位，是因为我就是建立神庙的人，还因为现在你们的自由也是由我交还给你们的。”［5］麦安多琉斯话音刚落，萨摩斯人当中有一个人起来说：“你这个出身卑贱的流氓恶棍！你以为你也配来统治我们吗？我认为你还不如先去把你接手的金钱点数一下吧。”

143 说这番话的人名叫泰列萨库斯，他是萨摩斯公民中的知名人士。因此，麦安多琉斯看到，如果他放弃了统治权，那么也必定会有其他人取而代之，自立为僭主。于是，他决定不放弃统治权。他在退入城堡之后，逐个把那些知名人士请来，借口是向这人交代账目，等他们一到，就立即把他们逮捕并且拘禁起来。［2］于是，这些人就

遭受了牢狱之苦，但不久麦安多琉斯自己也生病了。他的一个兄弟吕卡列图斯认为他不久于人世，为了使自己更容易地接管统治权，吕卡列图斯把所有的囚犯都杀死了。看来，萨摩斯人并没有选择使自己成为自由的人民。

144 当波斯人带着叙洛松抵达萨摩斯时，没有一个人起来表示反对，只有麦安多琉斯和这一派的人表示愿意根据某种条件，离开这个岛屿，奥塔涅斯同意这些条件。在条约缔结之后，最尊贵的波斯人就坐在他们此前安置在城堡对面的座位上了。

145 这时，麦安多琉斯国王有一个行事鲁莽的兄弟，名叫卡利劳斯，他因为某种罪过而被囚禁在监狱里。这个人听到了发生的事情，并且从监狱的窗口窥视到波斯人安静地坐在那里。［2］于是，他大声叫嚷，说他必须亲自和麦安多琉斯讲话。人们把这个情况报告给麦安多琉斯之后，他下令把卡利劳斯放出来，带到他面前来。卡利劳斯一到他兄弟面前，立即破口大骂，其目的是想说服他的兄弟，要他进攻波斯人。他说："卑鄙无耻的人啊，你把你无辜的兄弟我囚禁在地牢里，当波斯人到来而把你赶出家园，使你四处漂泊的时候，虽然你制服他们可说是易如反掌，然而你却无意于寻机复仇。［3］不过，如果你自己惧怕他们的话，就把你的士兵交给我吧，我一定会让他们为来到萨摩斯而付出高昂的代价的。同时，我首先要把你安全地送出这个岛。"

146 对于卡利劳斯的这番话，麦安多琉斯表示赞同。我相信，卡利劳斯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已经丧失理智，以为他有足够的力量战胜波斯国王，而是因为他嫉恨叙洛松，不希望他这样悄悄地得到完整无缺的萨摩斯。［2］因此，他想激怒波斯人，让他们去攻击萨摩斯，这样在把萨摩斯移交给叙洛松之前使其实力遭到最大限度的削弱。因为他很清楚，如果波斯人受到伤害，他们就会迁怒于萨摩斯人；同时，他也知道，只要他愿意，他自己随时都可以安全地撤离萨摩斯，因为他在城堡里秘密地修筑了一条通向海边的暗道。［3］因此，麦安多琉斯从萨摩斯乘船离开了；但是，卡利劳斯把所有的雇佣兵都武装起来，打开城门，向波斯人冲杀过去。波斯人以为一切都是按照条约的规定所做的安排，因而没有丝毫防备。因此，这些雇佣军首先把那些最尊贵的、习惯于乘坐轿车[141]的波斯人全都给杀死了；［4］而在这时候，波斯其余的军队前来救援，击退了雇佣军，把他们赶进了城堡。

147 奥塔涅斯将军看到波斯人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就有意识地把大流士在他出发时给他的命令忘在脑后，那命令要求他不杀害，也不奴役任何一个萨摩斯人，而是把该岛完整无缺地交给叙洛松。现在，

奥塔涅斯下令他的军队，无论在哪里发现萨摩斯人，也无论他们是男人还是男孩，格杀勿论。［2］于是，一些波斯人在围攻城堡，而还有一些波斯人则把他们所遇到的萨摩斯人，不管是在神庙里面或在神庙以外其他地方遇到的全部杀死。

148 麦安多琉斯从萨摩斯逃出来，然后乘船前往拉栖代梦；他到达那里后，把他从萨摩斯带去的财宝卸下船，接着他是这样做的。他把所有的金器和银器都摆放出来，命令他的仆从们擦拭这些杯盏，他自己前去和斯巴达的国王、安那克桑德里达斯的儿子克列奥蒙尼攀谈起来，说话期间把克列奥蒙尼带到自己的住处。克列奥蒙尼看到这些金银器皿，就深表赞赏和惊讶。于是，麦安多琉斯劝他说，只要他愿意，喜欢哪些就都可以把它们带回家。［2］麦安多琉斯三番两次地劝说他这样做。但是，克列奥蒙尼在这里表现得非常正直廉洁。他拒绝接受他的赠礼，而且他认为，如果麦安多琉斯用赠送礼物的办法，就会从其他人那里得到他所祈求的援助。于是这位斯巴达国王直接去了监察官那里去，告诉他们说，对于斯巴达而言，最好是让这个来自萨摩斯的异乡人，离开伯罗奔尼撒；否则克列奥蒙尼本人或其他斯巴达人都有可能被他说服去干坏事。监察官们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派了一位使者去告知麦安多琉斯：他必须离开这个城邦。

149 同时，在萨摩斯，波斯人在全岛进行了拉网式的搜捕，杀光了所有的男子，把这样的一个岛屿移交给叙洛松。然而，过了一段时间，这位奥塔涅斯将军，根据他所做的一个梦，也由于他的生殖器得了一种怪病，于是就下令向萨摩斯移民。

150 在奥塔涅斯率领海军进攻萨摩斯的期间，巴比伦人在经过相当周密的准备后，发动了暴动。[142]原来，在穆护担任国王以及“七人帮”发动政变期间，他们利用动荡的局势，作了应对围攻的准备。但是，巧合的是竟没有人对他们的所作所为有所警觉。［2］最后，他们终于公开暴动了，他们所采取的措施有：先把所有人的母亲转移出城，每一位男人再从他们自己家中随意选出一名妇女来给他们做面包；把其余的妇女集中到一个地方，然后把她们全都活活掐死，以免她们消耗城中的存粮。

151 大流士获悉这个消息以后，把他的全部军队集中起来，直接开赴巴比伦，开始围攻这座城市。然而巴比伦人对他的围攻没怎么当回事。他们登上建在城墙上的塔楼，侮骂和嘲笑大流士和他的军队。［2］其中有一个人甚至对他们喊道：“波斯人，你们为什么在那里按兵不动？你们为什么不撤回家呢？要等到骡子生下小骡驹的时候，你们才能攻下我们的城市。”巴比伦人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认为骡子是永远不会生驹的。

152 一年零七个月过去了。大流士和他的军队已经疲惫不堪，但面对巴比伦城依然是束手无策。大流士用尽了所有的计谋和花招—他甚至试用了当年居鲁士攻取该城的策略，结果还是一筹莫展。巴比伦人严防死守着他们的城市，大流士想降服它，但无计可施。

153 终于在围攻巴比伦的第二十个月，推翻穆护统治的“七人帮”成员之一的麦加毕佐斯的儿子佐皮鲁斯，遇到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他的一匹驮载辎重的骡子产下一只小骡驹。当有人把这事告诉他的时候，佐皮鲁斯也不相信真有这么回事，而当他亲眼看到了小骡驹以后，就下令那些奴仆不要把这件事外传，自己却陷入了沉思。［２］他的脑海里浮现出围城之初的情景，巴比伦人声称：“只有等到骡子生驹的时候，你们才能攻陷我们的城市。”—他认为，从他所记忆的巴比伦人的话来看，巴比伦现在应该被攻克了。在他看来，那个人用那样的措辞以及他的骡子生驹，这其中都蕴含着神圣的天意。

154 既然他自己相信巴比伦命中注定是要被攻克的，因而他火速赶往大流士那里，问他是否认为攻克该城是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当他确信事情确实如此的时候，他便进一步考虑，他究竟应该采取怎样的行动，才能使自己成为那位单独攻破巴比伦城的人。在波斯，立大功的人是很受人尊敬的，也可以使自己成为伟大的人物。［２］因此，他在回顾了各种攻下巴比伦的策略之后，认为除非他采用“苦肉计”，即先把自己弄成残废，然后再投到巴比伦人那边去的办法，再也没有其他可以降服该城的办法了。在他看来，把自己弄成残废似乎只是小事一桩。于是，他把自己毁容，完全无法康复了。因为他割下了自己的鼻子和耳朵，剃光了头发，并且狠狠地鞭笞了自己，然后就这副模样来到大流士的面前。

155 大流士看到这样一位高贵人士竟然遭到了这样的残害，不禁怒火中烧；他大声叫嚷着，从国王的宝座上跳了下来，问佐皮鲁斯是谁毁了他，问他做了什么事而被这样对待。［２］佐皮鲁斯回答说：“世界上除了大王你以外，没有任何人能使我落到这个地步—任何陌生人都不可能对我这样，把我弄成这样的正是我自己。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无法忍受亚述人对波斯人的嘲弄。”［３］大流士说：“苦命的人啊，当你声称把自己弄成残废是有助于我们攻克巴比伦的时候，那不过是把一种愚蠢至极的行为冠以最美妙的名声而已。你真是头脑简单啊，无论你怎样残害自己，你以为这样就可以诱使我们的敌人立刻来投降吗？你这样糟蹋自己，一定是发疯了！”［４］佐皮鲁斯回答说：“假如我告诉你我打算采取怎样的行动，你就不会阻止我这样做了。实际上，我是自己作出了决定，自己实施这个计划的。因此，只要大王你这边的安排不出现任何闪失，那么巴比伦城就

是我们的囊中之物了。

［5］“我要以现在这个样子进入敌人的城里去，佯称是你把我残害成这个样子的。我想他们会相信我的话，信任我，从而把一支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我。至于你，在我进城后的第10天，从你的军队中选出你最不在意他们牺牲与否的1000名兵士，把他们布置在塞米拉米斯城门前。在那之后第7天，再为我在尼尼微城门前布置2000名兵士；然后，再过20天，在迦勒底城门[143]前布置4000名兵士。所有被安排到城门前的军队，除了短剑以外，一律不要携带其他任何武器。［6］就在那些日子之后的第20天，[144]命令波斯全军从各个方向攻城，把两支波斯军队分别部署在所谓拜鲁斯城门和基西亚城门的前面。因为我已料到，由于我取得如此成功，巴比伦人必定对我深信不疑，他们甚至会把他们城门的钥匙交给我。接下来，对于我和我的波斯战士来说，就可以做我们想做的事了。”[145]

156 佐皮鲁斯留下这些指示，然后跑向巴比伦城门，他一边跑一边不断地转身向后看，仿佛他真的是一个逃亡者。城上塔楼里担任警戒任务的哨兵发现了他，赶快跑下来，把城门打开一条缝，问他是何许人，来这里有何公干。佐皮鲁斯回答说，他是佐皮鲁斯，是从波斯人那边逃出，投靠到他们这里来的。［2］门卫听到这番话，就立即把他带到城市的官员那里去了。佐皮鲁斯被带到会场上，他在那里开始讲述他的不幸遭遇，告诉他们大流士就是以这样的方式残害他的。其所以如此，仅仅是因为他看到攻克巴比伦无望，因而曾建议国王停止围攻。［3］他接着对他们说：“巴比伦人啊，现在我来你们这里，是要证明此行对于你们而言是最大的收获，而对于大流士而言则是最惨重的损失。可以肯定，他这样残害我，也是必将遭受惩罚的。老实说，我对他的全部作战部署，都是很清楚的。”佐皮鲁斯就是这样说的。

157 当巴比伦人目睹这位最尊贵的波斯人这副惨相，看到他的鼻子和耳朵被割掉而全身又被抽打得血痕累累的时候，他们根本没有怀疑佐皮鲁斯所说的话，相信他是一位真正的盟友，是来帮助他们的。因此，他们准备答应他提出的所有要求；当他提出给他一哨人马归他指挥的请求后，他们就给他划拨了一支军队；［2］得到了这支军队后，他就可以按照他和大流士事先的约定行事了。在他“叛逃”的第10天，他率领这支巴比伦的军队出击，包围并且全歼了大流士按照约定部署在那里的第一批1000名士兵。［3］巴比伦人看到他英勇善战，名副其实，真是大喜过望，因此他们准备把其他的事务也交由他安排。等到第二次约定的日子到期之后，他再度率领一支巴比伦的精兵出击，全歼这支2000人的军队。［4］当他第二次荣立战功时，人人

都对佐皮鲁斯赞不绝口。然而，等到第三次约定的日子到期之后，他指挥他的军士进入预定地点，他们在那里把大流士手下的4000名士兵悉数杀死。最后一场胜利使他权力骤增，佐皮鲁斯遂成为巴比伦人当中首屈一指的重要人物。因此，他们让佐皮鲁斯担任巴比伦全军的总指挥，把各城门的钥匙也都交由他掌握。

158 现在，当大流士按照约定的安排从四面八方向巴比伦发起总攻的时候，佐皮鲁斯的真实面目就显露无遗了。当巴比伦全城人民都登上城墙，全力抗击大流士的围攻的时候，他却打开了基西亚和拜鲁斯两座城门，把城外的敌军放进了城内。［2］那些看到佐皮鲁斯变节行为的巴比伦人，逃到拜鲁斯·宙斯的神庙里面去；那些没有看到这件事的人则都还在坚守阵地，直到他们也得知自己已经被出卖了。

159 这样，巴比伦城就第二次被攻陷了。大流士征服巴比伦之后，摧毁了城墙，拆除了所有的城门；这两件事是居鲁士在攻下巴比伦时所没有做过的。接着，他查出巴比伦市民当中为首的3000人，把他们全都钉死在十字架上；至于其他的人，他允许他们继续留住巴比伦。［2］随后，既然大流士不希望巴比伦人因此而断子绝孙（如上所述，他们为了节省粮食而把他们的妻子都掐死了），因而他下令其他民族为他们提供妻子。凡是与巴比伦尼亚相毗邻的每一个民族，都要送一批妇女到巴比伦去，这样她们加在一起的总数不下5万人。这些妇女就是现在巴比伦城市居民的母亲。

160 在大流士看来，佐皮鲁斯的功勋在波斯人当中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这当然不包括居鲁士在内—居鲁士是任何波斯人所不能与之相比的。据说，大流士多次宣称，他宁可不要20座巴比伦城，也不愿让佐皮鲁斯如此残害自己。［2］大流士是非常敬重佐皮鲁斯的，每年他都把波斯人认为最贵重的礼物赐赠给他，让他终身统治巴比伦并且无须纳贡；此外，他还授予佐皮鲁斯其他许多特权。这位佐皮鲁斯，就是在埃及指挥波斯驻军与雅典人及其同盟者作战[146]的麦加毕佐斯的父亲；而从波斯人一方投靠到雅典人那里去的那位佐皮鲁斯，则是麦加毕佐斯的儿子。

---

[1] 塔莉亚（Thalia，Θαλία），司喜剧的缪斯。她的形象是一个少女，衣着轻盈，左手持喜剧面具，右手持牧杖（或铃鼓），头戴常春藤花冠。她所培养的人是演员，她的神庙是剧院。

[2] 一般认为波斯人入侵埃及的时间是在公元前525年。

[3] 希罗多德在I. 153中已经告诉我们，说居鲁士已经把征服埃及纳入其征服计划之中。事实上，促使波斯人出征的，有两个具有普遍性动因，一是复仇，一是征服的贪欲。这两者之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用来解释这次对埃及的征伐。

[4] 希罗多德这里的说法乃是出自波斯人之口。这种说法是没有人接受的。而按照埃及人的说法，冈比西斯乃是阿普里耶斯的一个女儿所生。这种说法类似于波斯人说亚历山大大帝是一位波斯公主所生的故事。

[5] 如称呼某人为“某某之子”，或者“某某之女”。

[6] 罗译本这句话在III. 1。

[7]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193页。

[8] 人们常常把泰丰神和埃及的赛特神混同起来。传说他葬于塞尔波尼斯沼泽地。—哥译本注

[9] 哥译本这里译为“拇指”。

[10] 根据莫佛斯（Movers）的说法，欧洛塔尔特（Orotalt）是“神之火”的意思。而阿丽拉特（Alilat）“晨星”的阴性形式，简要的解释，就是“女神”的意思。—哥译本注

[11] 即用骆驼皮做的皮囊。

[12] 王译本（上册，第196页）统治时间为“45年”。

[13] 现在，在底比斯（卢克索尔）这个地方，在极罕见的情况下也下雨，而且雨量极小。—哥译本注

[14] 以便使他们的血流到酒钵里。

[15]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197页。

[16] *The Landmark Herodotus*（p. 212）为“9天”。

[17] 曼涅托所记载的由萨伊特（Saite）的阿米尔泰尤斯所统治的六年，大概正是阿塔薛西斯当政时期的六年（公元前460—前455年），此时阿塔薛西斯在位。众所周知，其间埃及在伊纳鲁斯和阿米尔泰尤斯的努力下，已经脱离波斯而获得独立。

[18] 公牛血如果凝结了就会把饮血者噎死。

[19] 参阅III. 23。

[20] 希腊语Ichthyophagi，意为“食鱼者”（fish-eaters）。

[21] 迦太基是腓尼基城邦推罗的殖民地，相传在公元前814年建城。

[22] 参阅II. 40附注。

[23] 这是说，粮食是从施过泥粪的土壤中生产出来的。—哥译本注

[24] 这也许只是旅行者的道听途说；但在埃塞俄比亚确实发现有金矿。

[25] 哥译本为“雪花石膏”（alabster）；王译本（上册，第203页）这里译为“一种透明的石头”（王译本注：也可能是水晶）。

[26]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III. 26。—哥译本注

[27] 奥阿西斯（Oasis）原本指一片绿洲。希罗多德把它变成了一个专有名词。他这里所指的是卡尔该（Khargeh）“大绿洲”，距离底比斯大约有七天的路程。

[28] 哥译本为“用早餐”。

[29] 希氏这里记载的关于波斯远征军为流沙所吞噬这一事件，已为现代考古发掘所证实，从而打消了人们长期以来对这一记载的真实性的怀疑。

[30] 参阅II. 38。

[31] 埃及人（尤其是祭司们）因为痛恨波斯入侵者，所以把冈比西斯的某些违反埃及人习俗的行为视为疯狂行为，这是不难理解的。希罗多德在埃及探访所得的资料，许多是出自祭司之口，故而希罗多德的看法很可能受到了他们的影响。

[32] Smerdis，古波斯文献中名为巴尔迪亚（Bardiya）；埃斯库罗斯（《波斯人》，第774行）称他为玛尔多斯（Mardos）。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264页。

[33] 《贝希斯敦铭文》明确地指出，斯美尔迪斯是被其兄弟处死的；铭文还说，人们一般不知道斯美尔迪斯已死。

[34] 不是今天的红海，可能是指波斯湾。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并不确切了解在波斯和阿拉伯半岛之间的这个海湾（波斯湾）。—哥译本注

[35] 由七个人组成的常设机构。—哥译本注

[36] 此人是阿托萨，她是薛西斯之母。她先后为冈比西斯、斯美尔迪斯和大流士一世三人之妻。

[37] 指癫痫病。—哥译本注

[38] 直译为“持杯者”。

[39] 这里似乎有些夸张。因为此时波斯帝国所控制的海域是很有限的，主要是东地中海的部分海域。

[40] 腓尼基人的“Pataici”（保护舰船的神—译者），相当于埃及的“Ptah”或者“Patah”，希腊人把它与赫淮斯托斯混同，其形象是一个矮人。—哥译本注

[41] 这个名字显然是源自梵文的Kala（黑色的）。—哥译本注

[42] 哥译本为“人们的这些信念是如此根深蒂固”。

[43] 波里克拉底大约在公元前532年就任。希罗多德所述带有个人观察的印记，但他避而不谈萨摩斯人的背叛行为，却强调“Nemesis”总是有好运相伴。

[44] 亚细亚大陆。

[45] 也许是波里克拉底主动与阿玛西斯绝交的，因为他发现与冈比西斯结盟更符合他的政策。

[46] 据说波里克拉底的海军由五十桨船组成，但是现在这些战舰被称为三列桨战舰（或译三层桨战舰）。波里克拉底可能拥有100艘战舰，其中只有少数是三列桨战舰，其总数肯定不超过40艘。（每艘五十桨战船由50人划桨，而每艘三列桨战舰需要配置170名桡手，另加30名战斗人员，它是古典时代希腊海军的标准型战舰。这种舰种的出现，是古代地中海地区海军技术的重大进步。）

[47]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214页。

[48] 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南方一岛屿。

[49] 停放舰船的仓库。

[50] 美塞尼亚（Messenia），今希腊麦西尼亚州，古代斯巴达本土两个主要区域之一。

[51] 关于混酒钵的故事，参阅I. 70。

[52] 罗译本的这句话在III. 49。

[53] 公元前8—6世纪，希腊城邦进行了广泛的殖民活动，建立了许多殖民城邦。关于子邦的地位及其与母邦的关系，情况错综复杂，学界历来看法不一。科林斯与克基拉的关系是颇具代表性的一种。希罗多德在这里似乎暗示，克基拉后来就不再隶属于她的母邦科林斯了。事实也正是如此。科林斯与克基拉之间的冲突正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导火线之一。参阅修昔底德，I. 24以下。

[54] 希罗多德亲自采访阿齐亚斯的孙子而得到的史料。

[55] 希罗多德这里说得很肯定，他还按照他自己的想法，界定这次远征的地方。他认为这次远征是希腊人对亚细亚的入侵，因而成为历史上波斯与希腊之间争执的主要起因，在希氏的心目中，整个亚细亚都属于波斯国王的领土（哥译本注：“不是第一次。第一次远征是有来自拉哥尼亚的居民、来自那里的阿凯亚人参与的特洛伊战争”）；哥译本大概没有注意到多利斯人是在特洛伊战争之后才移居拉哥尼亚的。

[56]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219—220页。

[57] 质地优良的白色大理石。

[58] 在《荷马史诗》中，希腊出征的舰船通常都是涂成黑色的。古代地中海地区曾经广泛流行海盗劫掠活动，海盗船只的特点就是具有比较好的隐蔽性和灵活性，尤其在夜间行动时，深色的船只不容易被发现。古代地中海地区的殖民活动、商业活动、海盗活动往往是混杂在一起的。参阅徐松岩：《古代海盗行为述

论》，《世界历史》，1999年第4期；《关于特洛伊战争的若干问题》，《世界历史》，2002年第2期。

[59] 在阿尔戈利斯东南。

[60] 特洛伊曾在阿尔戈利斯，是哈利卡纳苏斯的母邦。

[61] 迪克泰娜（Dictyna或Dictynna），相当于Britomartis，是克里特古代的女神之一。希腊人通常认为她就相当于他们的阿尔特密斯女神。

[62] 约合274米。

[63] 这条隧道遗迹的发现证实了希罗多德的记载是精确无误的，只是长度有出入。

[64] 约合1295米。该隧道于1882年被发现，是一个引水工程，其实际的长度只有330米。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272—273页。

[65] 约合36.6米。

[66] 亚里士多德把这些工程视为此时萨摩斯人在暴政的折磨下呻吟的证据，但实际上把早期僭主视为暴君是很成问题的。波里克拉底的政策似乎一直颇得民心，他的这些工程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可为贫困阶层提供养家糊口的机会（公元前4世纪希腊人对于君主制的反感，导致了他们对早期僭主政治评价时也有某些偏见）。

[67] 这里的故事是接着III. 38续写的。—哥译本注

[68] 即巴尔迪亚。希氏在这里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大流士在《贝希斯敦铭文》中宣称冈比西斯秘密处决了其兄弟巴尔迪亚。二人长得一模一样，并且同名，没有人（包括先后嫁给冈比西斯、巴尔迪亚和大流士的波斯王室关键性人物、居鲁士之女阿托萨）能够认得出，实在难以令人置信。这反证了一个事实，即此二人实为一人。“七人帮”刺杀的正是冈比西斯的兄弟巴尔迪亚（他是按照波斯惯例在国王出征之前所指定的临时主政者），恰恰证明大流士等人是篡位者。参阅附录二。

[69] 这些细节是令人怀疑的，它们显然是来自于埃及祭司的讲述。这些人希望借此说明冈比西斯死因在于其不敬神（参阅III. 27—29）。

[70] 参阅V. 106。

[71] 现代研究者大都认为，希罗多德这里的记载不尽可信。《贝希斯敦铭文》中所说冈比西斯“自我灭亡”（died his own dead），学者们也一直争议不断。有的学者认为他是“自然死亡”，有的学者认为是“自杀”；更为可信的解释，是认为冈比西斯乃是被远征军中的波斯贵族所杀，铭文中的“自我灭亡”乃是那些波斯贵族对冈比西斯的恶毒诅咒。

[72] 罗译本的这一节在III. 66。

[73] 现代学者推定，斯美尔迪斯在公元前522年3月11日自立为王，到当年9

月29日被“七人帮”刺杀，期间将近七个月的时间。

[74] 哥译本本章以下内容在III. 69。

[75] 在《贝希斯敦铭文》（IV. 68）中，这六个人的名字分别为：文达潘那（Vindapana，即Intaphernes，殷塔佛涅斯）、犹坦那（Utana，即Otanes，奥塔涅斯，最早策划密谋夺权的人）、高巴鲁瓦（Gaubaruwa，即Gobryas，戈布里亚斯）、维达尔纳（Vidarna，即Hydarnes，海达涅斯）、巴伽布克萨（Bagabukhsa，即Megabyzus，麦加毕佐斯）和阿杜曼尼斯（Ardumanis，即Aspathines，阿斯帕提涅斯），只有最后一个与希罗多德记载的名字不相符。参阅附录二。

[76] 这里的“波斯”无疑是指波斯人的故土，不是指整个帝国。参阅I. 153注。

[77] 大流士在他父亲在世时就已成为波斯国王。这个不寻常的史实在《贝希斯敦铭文》中得到证实。铭文中提到海斯塔斯皮斯曾在他儿子军中担任将军，去镇压帕提亚人的暴乱。

[78] 这七位波斯贵族青年结合在一起，最终夺取了波斯最高统治权。译者这里创设“七人帮”一词，特指这七个波斯人。

[79] 参阅III. 34—35。

[80] 近代学者通常认为这段文字不符合史实，但有趣的是，其中运用的都是希腊人政治哲学的范例。

[81] 直译为“多数人（或民众）的统治”（the rule of the many）。据修昔底德（II. 37）记载，伯里克利在著名的“葬礼演说”中自豪地宣称，“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制，是因为城邦是由大多数人而不是由极少数人加以管理的”。

[82] 大流士这里似乎是暗示居鲁士当年率波斯人起义，打败统治他们的米底人，从而使波斯人获得了自由。

[83] 有评论认为，大流士大概是靠其血统高贵而得以继承王位的。其时，由于居鲁士家族已经后继无人，大流士家族就有权继承王位。如果这种观点成立，那么海斯塔斯皮斯就是当然的继承者。但他年事已高，未能出任密谋的领导者，就把他的权利让给其子大流士。

[84] 大流士将其在位第一年（公元前522—前521年）的文治武功用古波斯、埃兰和巴比伦三种楔形文字刻于贝希斯敦山崖，此即著名的《贝希斯敦铭文》。1835年，英国青年军官H. C. 罗林森（乔治·罗林森之兄）发现后，设法将其制成拓片，经过10年的研究，终于释读成功，1846年其研究成果发表在《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从而一举奠定了亚述学的基础。学术界传统认为《铭文》主要是记载大流士镇压波斯帝国各地的动乱和大流士即位元年“十九战、俘九王”的丰功伟绩的。但是，据现代学者研究，《铭文》的内容不尽可靠，如其中有关高墨达（巴尔迪亚）政变的记载就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被大流士杀死的不是高墨达而是真正的巴尔迪亚。因此，他们认为《铭文》实际上是大流士为其篡夺王权制造合法依据而炮制的重要文件。相关研究可参阅李铁匠：《巴尔迪亚政变辨析》，

《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11期。参阅本书附录二。

[85] 参阅III. 70及其附注。

[86] 希氏所记为20省区，只包括每年纳定额贡赋之省，不包括不定期进贡的属邦。据《贝希斯敦铭文》（I. 6）记载，波斯帝国有22个省区，其中尚无印度；波斯波利斯铭文所记23省；纳克什·伊·卢斯丹铭文所记是29省。在不同历史时期，省区的数目也有所差异。

[87] 萨特拉皮亚（satrapies，satrapeia），希罗多德在全书中只用过两次（I. 192），通常都用“nomos”（诺姆），我们译为“省区”，王译本译为“太守领地”也是很好的。据考证，表示总督的官职名，此前已经出现。大流士的创新之处是把整个帝国赋税的征收常规化。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280—281页。

[88] 希罗多德在III. 89—96所提供的是帝国官方的统计数据，在III. 97—117对那些边远的依附者的描述，主要是根据旅行者的道听途说。

[89] 罗译本为70明那，而哥译本和王译本皆为78明那。巴比伦的塔连特比优波亚的塔连特的分量要重一些。按巴比伦制，1塔连特约合30.3千克；按阿提卡–优波亚制，1塔连特约合25.86千克。照此推算巴比伦制的1塔连特相当于70优波亚明那。

[90] 赫勒斯滂海峡。海峡右岸即亚细亚这一边。

[91] 希氏把它视为叙利亚的一部分。

[92] 萨塔吉代人（Sattagydae）可能在今阿富汗境内。

[93] 哥译本这一段在III. 93。

[94] 属于斯基泰族，在中国古代史籍中称为“塞”人。

[95] Chorasmia，即花剌子模（Khwārezm），又拼作Chorezm，Khorezm，在今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阿姆河两岸地区。

[96] 罗译本为“9540塔连特”。

[97] 希罗多德所提供的数据前后有较大出入，但我们也无法指出他到底错在哪里。根据他的记载，贡金总数多达7740巴比伦塔连特白银，折算下来等于9030优波亚塔连特，而不应该是他所说的9880塔连特，二者相差850优波亚塔连特。对于这个误差，似乎很难找到合理的解释。

[98] 大概就是位于上努比亚地区被称为巴卡尔（Barkal）的山地，这个地方在象形文字铭文中被称为“圣地”。—哥译本注

[99] 这些埃塞俄比亚人以及他们的邻人，与印度的卡兰提埃人所吃的谷物是一样的；他们的住房建筑在地下。这些部族大概是穴居者。

[100] 哥译本和王译本皆为“每隔一年”。

[101] Choenix，容量单位，大概相当于一夸脱（1.136升）。—哥译本注

[102] 哥译本为“每四年”。

[103] 希罗多德所说的印度是真正的古代印度，即印度河上游一带的地区，现在众所周知的旁遮普地区。希罗多德对于南亚次大陆的其他地方，是全然不知的。

[104] 这里指印度河，希罗多德并不知道恒河的存在。希腊人是在亚历山大远征时才知道恒河的。

[105] 王译本为“藤子”。

[106] 显然不是竹子，而是“kana”，它有时候可以长到50英尺高。—哥译本注

[107] 印度的婆罗门（Brahmins）反对杀生的习俗是众所周知的。

[108]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240页。

[109] 这里指粟。中国南方一些地区把没有去壳的水稻的子实也称为“谷子”。

[110] 令人惊奇的是12世纪的普列斯特·约翰（Prester John）也曾郑重其事地做过类似的描述。他笔下的蚂蚁有七条腿四只翅膀（实际上可能是土拨鼠，也可能是食蚁兽。直到今天，在喜马拉雅山区还有这种动物出没）。

[111] 这当然不对。希罗多德是被骆驼在卸货时屈膝的样子所蒙蔽了。

[112] 因出产于米底的涅赛昂（Nesaeon）平原而得名。阿里安在其《亚历山大远征记》（Arrian, *Anabsis*, VII. 13）也提到这种马。

[113] 指从河床上沙里淘金。

[114] 希腊语的棉花一词意即“树上的羊毛”（tree-wool）。

[115] 劳丹脂（*ledanon*，labdanum），是作香水用的。

[116] 参阅II. 75。

[117] 亚里士多德说母狮每年只生产一次，通常每次产三只幼狮。·

[118] 这个故事显然是个地道的东方民间故事，在这些故事中大鸟扮演着重要角色。

[119] 哥译本为“没有比生产它的那种东西的气味更难闻了”。

[120] 约合1.4米。

[121] 这种小车大概是一种有轮子的装置，可以避免羊尾巴受伤。

[122] 即西南方。

[123] 关于长寿的埃塞俄比亚人，参阅III. 24。

[124] Tin Island，锡岛指的是（英国）锡利群岛。据希罗多德所提供的不精确的有关锡矿的位置，我们相信这个地方是锡利群岛而不是英伦大陆上的康沃尔郡。

[125] 希罗多德说琥珀出产于欧洲的尽头，尽管不是说来自西边，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126] 由于提及独眼族人（Arimaspi），希罗多德这里所说的欧洲的金矿产地似乎是指乌拉尔山以东的地区，现在在地理上把这里划入亚洲。希罗多德认为欧洲的长度相当于亚洲和非洲之和。

[127] Griffins（Gryphus，Gryps），一种狮身鹫首鹫翼的怪兽。

[128] 没有哪条河与希氏所描述的情况相吻合；这种说法源于波斯人对水资源的分配。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统治下，必然会规定各地的水资源供应，因为这是谁都乐于抓住的一个增加收入的好机会。

[129] 引人注目的是，这番话和安提戈涅的一段演说词（索福克利斯：《安提戈涅》，第909—912行）相似。

[130] 这个城市在美西亚。

[131] 参阅III. 39。

[132] 南意大利（所谓“大希腊”）地区一城市。

[133] 原文也可以译为“把长枪交给了巴盖尤斯”，意即承认他为新的领导者。

[134] 哥译本这里的“财产”译为“奴隶和其他财产”；希腊文原文是“苏撒”，而罗译本这里译为“萨迪斯”。大概是出自不同的抄本。

[135] 1埃吉那塔连特 ＝ 60埃吉那明那（相当于82阿提卡明那）。—哥译本注

[136] 这样舰船就无法航行了。值得注意的是，米底人和波斯人同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而希腊人经常把这两个民族混同，故而往往把波斯人称为米底人。

[137]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255页。

[138] 在希罗多德的心目中，此次航行是至关重要的。这是迈向入侵希腊的第一步，是连接他的历史著作的主要环节。至于大流士是否把这件事看得很重要，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们要记住，这些故事细节显然是来自德摩凯德斯后人，希罗多德借此把德摩凯德斯和大希腊联系在一起。

[139] 希罗多德在这里把希腊人称作异族人，看起来似乎有些令人费解。其

实不然。因为按照波斯人的看法，亚细亚（包括埃及）都是属于波斯人的。希氏常常是站在这个立场上写作的，因而在这个范围以外的就都是“异邦人”“异族人”。

[140] 罗译本这句话在III. 140。

[141] 大概是那种车厢外有帷子的载人马车。

[142] 根据希罗多德的叙述，这次暴动似应发生在大流士登基（公元前521年）以后的某个时间。但是，在《贝希斯敦铭文》中，这件事明显被置于大流士登基以前。—哥译本注

[143]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262页。

[144] 指过了10天、7天、20天之后的第20天。

[145] 有的学者认为佐皮鲁斯的“苦肉计”纯属虚构。事实上，这段记载的细节虽未尽可信，但其史料价值依然是不可轻易否认的。

[146] 据修昔底德等古典史家的记载，公元前460年，在埃及爆发了大规模反波斯暴动，暴动者向雅典人求援。雅典先后两次共派出约250艘战舰（约5万—6万人）的一支大军由海上溯尼罗河河道而上。开始阶段，雅典人攻城拔寨，节节胜利。后来，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公元前464—前424年在位）派遣佐皮鲁斯之子麦加毕佐斯和阿塔巴佐斯统率30万大军、300艘战舰前往埃及，雅典方面的形势急转直下。公元前454年，波斯军队最后击败雅典人，致使后者几乎全军覆灭。远征埃及的惨败，给波斯战争之后雅典的对外扩张以沉重打击。参阅修昔底德，I. 104—110；狄奥多鲁斯，XI. 75—77。

第四卷 麦尔波门涅[1]

1 大流士在攻克巴比伦之后，又统兵出征斯基泰亚。[2]亚细亚人口众多，国库可以得到丰厚的收入，大流士就一心只想对斯基泰人进行复仇，因为他们曾经侵入米底，打败了前来迎击他们的军队，就这样惹下了祸端。［2］我在前面已经提到，[3]斯基泰人曾经连续统治整个上亚细亚[4]达28年之久。他们是因为追踪金麦里亚人而侵入了亚细亚，摧毁了米底人的霸国，米底人在这之后又重新取得统治权。［3］当斯基泰人阔别28年而重返故土的时候，他们所遇到的麻烦，其棘手的程度和同米底人作战相差无几。他们发现，有一支为数不少的军队，准备抗击他们的回归。原来，随着时间的流逝，斯基泰的妇女们看到自己的丈夫们长期不回家，已经和她们的奴隶们同居了。

2 斯基泰人为了准备他们饮用的奶，而把他们所有的奴隶都弄成了瞎子。[5]他们是这样挤奶的。他们把一种酷似乐笛的骨管，插入牝马的阴户，然后一些人用嘴向骨管里吹气，另一些人在那边挤奶。他们说，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样吹气可以使牝马的血管膨胀，因而牝马的乳房就不得不低垂下来。［2］他们把挤出来的马奶倒入一个深深的木桶里，旁边站着那些瞎眼的奴隶，由他们来摇动桶里的马奶，里面的马奶在不断地搅动下旋转起来。浮在面上的部分被认为是奶中精华而取出来，下层部分被认为是马奶中不大珍贵的了。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斯基泰人才把他们在战争取得所有俘虏的眼睛都弄瞎。斯基泰人这样做，是因为他们不是耕地的农民，而是游牧民族。

3 因此，当这些奴隶和斯基泰的妇女们同居所生的孩子长大成人，并且得知他们的身世之后，他们就决定抗击那些从米底归来的军队。［2］首先，他们从塔乌利山到宽阔的麦奥提斯湖[6]之间挖掘了一条宽宽的壕沟，以切断由其他地区通向本土的路径。之后，在斯基泰人试图强行突入的时候，他们就出兵和他们交战。［3］经过多次交锋，斯基泰人没有取得丝毫优势，最后他们当中有一人对大家说：“斯基泰人啊，现在我们在干什么呢？我们正在同我们的奴隶作战。如果我们阵亡了，我们的人数就会减少；如果他们阵亡了，那么我们的奴隶就会减少。［4］请采纳我的建议吧—把长枪和弓箭抛到一边，我们每个人都手持马鞭，和他们进行肉搏战吧。只要他们看到

我们手持兵器，他们就自以为和我们身份相同、勇气相当；但是，如果他们看到我们手里只有马鞭而没有任何兵器，他们就会意识到他们原来是我们的奴隶，这样他们在我们面前就会落荒而逃了。”

4 斯基泰人采纳了这个意见，并且立即付诸行动。他们的奴隶对他们的行动大为惊骇，以至于失去战斗力，落荒而逃。这样，斯基泰人在统治亚细亚一个时期以后，他们在被米底人驱逐出境之后，又用这样的方式重新定居于他们的故乡。他们对亚细亚的侵袭活动，使大流士很想对他们加以报复，大流士纠合军队去讨伐斯基泰人，目的就在于此。

5 斯基泰人自认为他们是世界上所有民族当中最年轻的一个民族。他们本民族的传说是这样讲述的。生活在他们境域内的第一个男子名叫塔吉塔乌斯，在他之前这里还是一片无人居住的荒漠。相传这个人是宙斯和波里斯提尼[7]的一个女儿所生—虽然传说如此，但是我是不相信这个传说的。［２］塔吉塔乌斯身世就是这样。他有三个儿子，雷波克赛斯、阿波克赛斯和科拉克赛斯。三子中最年轻的是科拉克赛斯。［３］传说在他们统治时期，有四件器具从天而降，这些器具都是用黄金制造的，它们是金犁、金轭、金战斧和金酒杯。他们三人当中的长兄首先看到了，他想前去拾取它们，但是当他走近这些器具时，黄金开始燃烧起来。［４］因此，他只好躲到一边去了；随后第二位兄弟走上前来，也想试试，结果黄金也燃烧起来了。这说明这些金器拒绝了两位兄长。最后，等到最年轻的弟弟走上前来，黄金的燃烧却立即停止了。于是，科拉克赛斯就捡起了这些黄金器具，把它们带回家了。他的两位兄长看到这种情况，就一致同意把整个王国都交给最年轻的弟弟。

6 据说，斯基泰人当中被称为奥卡代伊族人的就是长兄雷波克赛斯的后裔；所谓卡提亚利族人和特拉斯皮族人则是次兄阿波克赛斯的后裔；被称为帕拉莱泰族即斯基泰人的王族，则是幼子科拉克赛斯的后裔。［２］整个民族就是根据他们一个国王的名字而统称为斯科洛提人（*Scoloti*）。然而，希腊人称呼他们为斯基泰人。

7 这是斯基泰人关于他们本民族起源的说法。他们还说，从他们的第一任王塔吉塔乌斯算起，到大流士前来侵犯他们的国土期间，这段时间不多不少刚好是1000年。王族的斯基泰人[8]一直极为小心地看护着这些神圣的金器，每年他们都向它奉献大量的牺牲以示纪念。［２］在节庆期间，如果看护这些金器的人在露天地里睡着了的话，那么（斯基泰人会说），这个人是肯定活不过当年的。他们说，正因为如此，人们给看护者划出一块足够他一天之内能够乘马巡行的地方。斯基泰亚的地域非常广袤，科拉克赛斯让他的三个儿子各自建立

了一个王国，而其中一个王国比另外的两个都大些，金器就由这个最大的王国保存着。［3］据说，在斯基泰亚的上方，即在斯基泰亚以北的地方，由于有大量的羽毛从天而降，[9]因而人们无法去那里实地观察。大地和天空到处都飞舞着这种羽毛，因而也就使得人们无法用肉眼的观察来描述那个地方了。

8 以上就是斯基泰人关于他们民族以及关于他们以北的地方的说法。然而，居住在黑海地区的希腊人却持有不同的说法。根据他们的说法，赫拉克勒斯驱赶着格里奥涅斯的牛到达现在斯基泰人所居住的这个地方，当时这里还是一片荒漠。［2］格里奥涅斯[10]居住在黑海之西，[11]在赫拉克勒斯柱以外的大海上，离加狄拉[12]不远、希腊人称之为爱里赛亚的岛屿，在赫拉克勒斯柱[13]以外的地方。关于奥开阿努斯，有人说，它发源于东方，是环流全世界的；但他们并没有提出证实这个说法的证据。[14]［3］赫拉克勒斯从那里来到现今被称为斯基泰亚的地方。由于在这里遭遇风暴和严寒，他就披着他的狮子皮很快入睡了，当他熟睡的时候，从他的战车上解下来的正在吃草的牝马，却奇怪地失踪了。

9 赫拉克勒斯一觉醒来，就去寻找他的那几匹牝马，他找遍了那个地方各个角落，最后来到一个被称为“林地”的地方。[15]他在那里的一个洞穴里发现了一种怪物，一种介乎于人和蛇之间的生物，她在腰部以上是女儿身，腰部以下则像是一条蛇。［2］他非常惊讶地打量着这个怪物；尽管如此他还是问她，是否在什么地方看到过他的那些迷了路的马。她对赫拉克勒斯说：“没错，这些牝马现在就在我手里，但是如果你不和我发生关系的话，我是决不同意把马还给你的。”于是，为了取回自己的牝马，赫拉克勒斯就同意了她的要求。［3］然而，随后她总是敷衍他，拖延归还马匹的时间，目的是尽可能长久地使赫拉克勒斯与她在一起。另一方面，赫拉克勒斯却只想取了牝马随即离开。［4］最后，她把牝马还给了他，并且对赫拉克勒斯说：“当你的这几匹牝马因迷路而到这里来的时候，我是为了你才救了它们的；而今你对我也给了奖赏，因为我在肚子里怀有你的三个儿子。［5］因此，请你告诉我，当这三个儿子长大成人的时候，我应该怎样向他们交代？你是希望他们住在这片土地上，因为我是这个地方的女王，还是希望我把他们打发到你那里去呢？”据他们说，她是这样问的，而赫拉克勒斯是这样回答的：“当你看到这些少年长大成人的时候，照我所说的去做，便可以保证你不会出错。注意观察他们，如果你发现其中有谁能够像我现在这样拉开这张弓，并且把腰带这样地绕在自己身上，那就选择他留在这片土地上；其他那些做不成这件事的，就让他们离开这个地方吧。照我说的去做，你很快就会使自己得到快乐的。”

10 于是赫拉克勒斯拉开了他的一张弓—赫拉克勒斯此前一直是背着两张弓的，并且告诉她怎样系腰带；然后把弓和腰带交到她手里。这条腰带的扣子上镶有一只小金杯。赫拉克勒斯在把这些东西交给她之后，就离去了。在她的儿子们长大成人的时候，这位女子才第一次给他们取了名字。其中，一个名叫阿伽塞尔苏斯，第二个叫作格洛努斯，而最年幼的那个儿子叫作斯库塞斯（Scythes）。这时候，她想起了赫拉克勒斯给她的嘱托，于是她就按照他的吩咐去做了。［2］她的两个儿子，阿伽塞尔苏斯和格洛努斯，因不能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母亲就打发他们离开了故土；最年轻的斯库塞斯却顺利完成了任务，因而得以留下来。［3］后来斯基泰人历任国王都是赫拉克勒斯的儿子斯库塞斯的后裔；而且由于这条腰带上镶有金盏，所以时至今日斯基泰人还在他们的腰带上挂着小杯。这是斯库塞斯的母亲为他做的唯一一件事。以上就是居住在黑海地区的希腊人的说法。

11 我现在要讲的是另一种不同的传说。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比其他说法更为可信。根据这种说法，游牧的斯基泰人曾经居住在亚细亚，他们在与马萨革泰人交战中遭到挫败，于是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越过了阿拉克塞斯河[16]，逃入金麦里亚人的境内。斯基泰人现在所居住的地方，很久以前就是金麦里亚人的土地。［2］斯基泰人进军的时候，金麦里亚人得知大兵压境，于是举行会议商讨对策。在这次会议上，他们的意见是有分歧的；双方都坚持自己的意见，但王族的意见更加英勇无畏。其他人认为他们应该撤离，以避免与如此强大的一支军队相对抗，但是王族主张要坚守阵地，保卫国家，抗击侵略，战斗到底。［3］由于双方都不肯作出任何让步，[17]其中一些人决意要撤离，从而把自己的国土拱手让给入侵者；但是另一些人，他们想到自己在故土上的幸福时光，也料想到如果他们逃离祖国的话，将会遭到怎样的厄运，于是他们认为与其逃跑，毋宁战死在故土上，至少自己还可以被埋葬在祖国的土地上。［4］双方既然都决意如此，金麦里亚人于是分成了两派，双方人数都不少，一场混战开始了。最后王族一方全部被杀死了，金麦里亚的平民就把他们埋葬在泰拉斯河的河畔，他们的坟墓直到今天还可以看到。之后，其他的金麦里亚人就撤离了他们的国土。斯基泰人来到这里，占领了空无人烟的国土。

12 时至今日，在斯基泰亚，还残留着金麦里亚人的遗迹。[18]这里有金麦里亚人的城墙，一个金麦里亚人的渡口，有一块叫作金麦里亚[19]的地方，还有一个称为金麦里亚的博斯普鲁斯[20]。［2］同时，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金麦里亚人为躲避斯基泰人而逃往亚细亚途中，确实也曾在现在希腊城邦锡诺普所在的那个半岛上建立过一个殖民地。事实很明显，斯基泰人是在追击他们，但是迷路了，从而

误入米底境内。［3］原来，金麦里亚人是一直沿着海岸逃跑的，但是斯基泰人在追击过程中，却是沿着右手的高加索山行进的，因此走向内陆，进入了米底的领土。这种说法，无论是在希腊人还是在异族人当中，都是一种流行的说法。

13 普洛康涅苏斯[21]当地人凯斯特罗比乌斯的儿子阿里斯提亚斯，在他的诗里说，当时他自己在佛布斯神的感召下，径直来到了伊塞冬斯人的境域。在伊塞冬斯人的上方，居住着阿里玛斯皮人，即独眼族人；[22]而在他们居住地的那边还住着看守黄金的格里芬；而在这些人的居住以远的地方，则居住着海珀伯利亚人，其领地一直延展到大海。［2］除了海珀伯利亚人以外，所有这些民族，首先是阿里玛斯皮人，都从不间断地和毗邻的民族交战。于是，伊塞冬斯人被阿里玛斯皮人驱逐出自己的领土，斯基泰人又被伊塞冬斯人所驱逐；而居住在南海[23]沿岸的金麦里亚人，也在斯基泰人的进逼之下离开了自己的故土。因此，即使阿里斯提亚斯关于这个地方的说法，也与斯基泰人的说法有所不同。

14 我前面已经提到这位写诗述及这些事情的阿里斯提亚斯的出生地了。现在我叙述一下我在普洛康涅苏斯和库济科斯所听到的关于这个人的一个故事。他们说，阿里斯提亚斯出身于这个岛屿上身份最高贵的家族。一天，他进入当地的一家漂布店，突然倒地而死。于是，漂布匠把他的店门关上，跑去告诉死者的亲属所发生的事情。［2］阿里斯提亚斯死亡的消息传遍了全城。这时，新近从阿塔凯[24]来的一个库济科斯人，认为这个消息纯属谣言，他证实，他去库济科斯途中遇到过阿里斯提亚斯，并且还和他说过话。因此，他一口咬定这个消息是谣言。然而，这时，死者的亲属带着下葬时所需的各种东西来到了漂布店，准备把遗体运走去埋葬。［3］但是，在打开店门的时候，阿里斯提亚斯却死不见尸，活不见人。可是，在那件事发生的七年之后，他们告诉我，说阿里斯提亚斯再次在普洛康涅苏斯出现，并且创作了希腊人现在称之为阿里玛斯佩亚（*Arimaspeia*）的叙事诗。这之后，他就第二次失踪了。这是流传在这两个城市里的故事。

15 据我所知，在阿里斯提亚斯第二次失踪的240年之后，意大利的麦塔蓬提昂人遇到了这样的事情。这个年代是我通过比较普洛康涅苏斯和麦塔蓬提昂两地所得到的资料而得出来的。［2］麦塔蓬提昂人确认，阿里斯提亚斯出现在他们的国土上，并且命令他们修建一座祭坛，以纪念阿波罗神，在祭坛旁边竖立一座雕像，上面刻上普洛康涅苏斯人阿里斯提亚斯的字样。他告诉他们说：“阿波罗神只到你们一个城邦访问，没有造访任何其他的意大利人；然而，当我和阿波罗

神一起前来的时候，我可不是现在的外形，那时我的外形不过是一只乌鸦。”［3］他说完这些话，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们说，麦塔蓬提昂人随后派人到德尔斐去，询问神这个人的幻影的出现究竟意味着什么。皮西亚女祭司回答说，要他们照幻影所说的话去做，“因为这样做你们才有好运相伴”。［4］他们得到了神祇的答复，就按照幻影的吩咐去做了。如今，在麦塔蓬提昂的市场上，在阿波罗神像的旁边，有一座上面刻有阿里斯提亚斯的名字的雕像，雕像环绕在月桂树丛中。关于阿里斯提亚斯，我就说这些了。

16 关于我的历史这部分所涉及地方以北的区域，就没有人具备这方面的确切知识了。我还找不到一个这样的人，他是通过实地观察而熟知那里的情况的。即使是阿里斯提亚斯，我刚刚提到的那位旅行者，也从未宣称他去过伊塞冬斯人以北的地方，甚至在他所写的诗里也没有提及过。凡是涉及这些地方以北的地区的情况，他都说是伊塞冬斯人如此这般地告诉他的。但是，凡是通过最可靠的调查研究而获取的关于这些地区的知识，只要我能得到，我就会毫不保留地讲述出来的。

17 在波里斯提尼人的商埠—它地处斯基泰亚整个沿海地带的正中央—以北，居住在那个区域的第一个部族是卡里皮代人，属于希腊—斯基泰族。[25]与他们毗邻的居住在内陆的，是另一个被称为阿拉佐涅斯的部族。这两个部族在其他方面和斯基泰人相似，只是他们要播种，以麦子为食，还食用洋葱、大蒜、扁豆、小米。［2］在阿拉佐涅斯人的上方，居住着农耕的斯基泰人，他们种麦子不是为了食用，而是为了出售。[26]从这些人再往上方去，居住着纽利人。纽利人再向北，据我们所知，那里是无人居住的地带。以上这些是沿着海帕尼斯河流域，波里斯提尼河以西的诸部族。

18 跨过波里斯提尼河，由海岸向内地行进，首先进入武德兰人的境域。在这些人的上方居住着农耕的斯基泰人，居住在海帕尼斯河畔的希腊人则称他们为波里斯提尼人，但他们自称为奥尔比亚公民。［2］由这些斯基泰人农耕者所居住的地方，向东走3日的路程便可到达一条名叫潘提卡佩斯的河流，[27]向北的区域，溯波里斯提尼河而上可航行11日。从这里再向北则是大片无人居住的地方了。［3］在这片荒地的上方，居住着安德洛法吉人（“食人族”）[28]，他们自成一个民族，和斯基泰人迥然不同。从他们那里再向上去，就完全是荒漠地带了。据我们所知，还没有任何一个部族居住在那里。

19 跨过潘提卡佩斯河，由农耕的斯基泰人居住区向东，我们就来到了游牧的斯基泰人地区，这些斯基泰人他们既不耕田，也不播种。整个地区，除了武德兰以外，都是没有林木的。这些游牧者居住

的区域向东一直延展到戈尔鲁斯河，距离为14天的路程。

20 在戈尔鲁斯河的对面，是被称为王族领地的地方，居住在这里的斯基泰人诸部落人数最多，也最勇武，他们把所有的其他的斯基泰人部落都视为他们的奴隶。他们的领地范围向南一直延展到塔乌利人居住的地方，向东则是延伸到瞎眼奴隶的子孙们所挖掘的壕沟，以及位于麦奥提斯湖畔被称为克列姆尼[29]的商埠，而其领地的一部分伸展到塔奈斯河。[30]［2］在王族斯基泰人以北居住着的，是麦兰克莱尼族，[31]这个民族与斯基泰人全然不同。在麦兰克莱尼族居住的区域以远的地方，据目前我们所知的情况来看，那里还是一片无人居住的沼泽地。

21 过了塔奈斯河，就不再属于斯基泰亚的范围了。过河之后，首先进入的地区属于萨乌洛马泰人的地盘，他们的领地从麦奥提斯湖的凹槽状部分的底部开始，向北延展有15天的路程，在这片区域内树木全无，既无野生的，又无种植的。在他们的上方，第二个地区居住着布迪尼人，在他们居住区域内，到处林木茂密，品种繁多。

22 在布迪尼人以北，首先是需要7天的行程才能穿过的一片荒漠地带。之后，再向东行进，就到达提萨革泰人居住的地区。这个民族人数众多，和其他民族迥然有别，以狩猎为生。［2］在这个区域内毗邻他们的另一个民族，被称为伊尔凯族。这个部族也是以狩猎为生的，狩猎的方式如下。在茂密的森林里，猎人先爬上一棵树，在那里埋伏着；他手里牵着一条狗，一匹马，马匹经过训练，俯卧在地上以方便猎人上马。猎人在树上注视着，当他看到可以猎取的目标时，他放箭射击；然后自己策马追击，猎狗也一直紧跟在后面。［3］过了他们居住的区域再稍稍向东，这里居住着斯基泰人的一个独特的部族，他们是在叛离了王族斯基泰人之后，移居到这些地方的。

23 以上我所说到的这些人所居住的地区，都是平坦的原野，有深厚的土层；走出这些地区，就会进入崎岖不平和多石的地带。［2］走过这一大片崎岖不平的地带，就会见到居住在高山脚下的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无论男女，从生下来开始都是秃头的；他们鼻子扁平，下颌很长。他们所讲的语言是他们特有的，而他们的着装是和斯基泰人完全一样的。［3］这些人是以一种树木的果实为生的，这种树木名为“彭提康”（*pontikon*），其树型与我们的无花果树大致相当，它的果实类似于豆子，里面有一个硬核。当这种果实成熟的时候，他们用布把其中黑色的浓汁挤压出来，当地人称这种黑色的浓汁为“阿斯忌”（*aschy*）。他们直接用舌头舐食这种浓汁，或是把它添加到奶中饮用，他们把剩下来的果渣，掺到糕饼里面当肉食用。［4］由于那里没有好的牧场，因而他们的羊为数甚少。他们每个人分别居

住在一棵树下，在冬季，他们在树上覆盖一层不透水的白毡，到了夏季，就把它掀掉。［5］没有人加害于这个民族，因为他们被视为神圣的民族—他们甚至没有任何兵器。当他们的近邻诸族发生纠纷的时候，他们是纠纷的化解者；而当一个人逃到他们那里请求庇护的时候，这个人就不会再受到任何伤害了。这个民族被称为阿吉派伊人。

24 从海岸直到我们所说的阿吉派伊人的居住地，我们做过全面的考察，对于居住这一带的各个民族，我们都是颇为了解的。因为有一些斯基泰人，经常穿行到他们那里，从他们那里是很容易得知一些情况的；而且，从波里斯提尼和黑海沿岸其他商埠出发的希腊人也经常去他们那里。到他们那里去的斯基泰人和当地人是借助于七名翻译，用七种语言和当地居民进行交流的。

25 人类所知道的地方，就到这里为止了。但是，关于在秃头族以远地区的居民的情况，没有人提供过可靠的记载了。崇山峻岭挡住了人们继续前进的道路，没有人曾经翻越过此山。根据这些秃头族人的说法（我觉得是不可信的），居住在这些山里的人们，他们的腿长得像山羊的腿；他们还说，翻过此山，那里居住着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在一年当中要睡半年。后面这个说法，我认为纯属无稽之谈。［2］众所周知，在秃头族以东的地方，居住着伊塞冬斯人，而在这两个民族以北的地区的情况，除了他们所谈及的以外，我们就一无所知了。

26 据说，伊塞冬斯人有这样一种风俗。如果一个人的父亲去世了，他们所有的近亲就会带着羊来到死者家里。他们杀羊献祭，在切割羊肉的同时，也把这家主人的父亲的肉切下来；然后把羊肉和人肉混在一起煮，大家在宴会上一起食用。［2］对于死者的头颅，他们采取另外的处理方式：把头皮剥掉，擦拭干净，再镀上金。之后，它就成了这家人引以为荣的圣物，他的儿子们每年举行隆重的祭典，以纪念其父之死，这种情况就像希腊人为死者举行一年一度的盛宴一样。

27 在其他方面，据说伊塞冬斯人是一个尊崇正义的民族，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妇女和男子具有平等的权力。[32]关于这个民族的情况，我们就知道这么多了。关于这些地区以远的情况，仅有的知识是来自于伊塞冬斯人的讲述。他们讲述过独眼族人和守护黄金的格里芬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斯基泰人从伊塞冬斯人那里听说的，然后再由斯基泰人转述给我们希腊人。于是，我们就称之为独眼族，即斯基泰语的阿里玛斯皮（*Arimaspi*）族。因为在斯基泰语当中，阿里玛（*arima*）意为“一”，斯普（*spu*）意为“眼睛”。

28 我们这里说到的这些地方在冬季都是极其寒冷的。在这些地方长达八个月的冬季里，到处都是滴水成冰，若不是点火烘烤，甚至是无法用水和泥的。大海结冰了，金麦里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也为冰所封。在这个季节里，居住在壕沟里边的斯基泰人在冰上行军，他们的战车甚至从冰上驶过辛迪人的国土。［2］在一年之中，除了延绵八个月的冬季以外，剩下的四个月里气候也很凉。这里的冬季和其他任何地区的冬季都不一样；在冬季是应该下雨的季节，但在斯基泰亚就鲜有降雨，可是到了夏季，这里却又降雨不断；在一年之中，其他地方打雷的季节，在斯基泰亚听不到雷声，这里只在夏季打雷，而且雷声很大。[33]［3］如果在冬天听到雷声，他们会感到诧异，以为这是某种预兆。同样，在斯基泰亚，如果发生了地震，无论是发生在冬季还是夏季，人们都会把它看成一种预兆。［4］斯基泰人的马非常耐寒，但是那里骡子和驴却没有那么耐寒了；而在其他地方，骡子和驴非常耐寒，但是马如果站着不动就会被冻伤。

29 在我看来，由于同样的原因，斯基泰亚的牛是不长角的。荷马在《奥德赛》里有一句诗，可以为证：

利比亚，也是羊羔出生不久就长角的地方。[34]

诗人的意思是说，在气候温暖的地方，畜类的角早早地长出来了；而在气候寒冷的地方，畜类要么不长角，要么长起来很缓慢—其原因就在于寒冷。

30 在这里，我必须说出我的疑惑之处—从我的历史一开始我就总想把这故事穿插进来—即在爱利斯，那里并不怎么冷，也没有其他的什么原因，但那里从来就没有骡子出生。据爱利斯人说，他们那里不生骡子是由于一次诅咒所致。[35]［2］他们的习惯是，每当牝马临近发情期的时候，他们就把牝马赶到邻邦的境内，再把驴也赶到那里让它们交配；等到牝马怀孕之后，他们再把它们赶回爱利斯。[36]

31 至于斯基泰人所说的那些漫天飞舞的羽毛，它使得人们不能进入到大陆北部的地方，甚至无法到那些地方去亲眼看看。[37]我的看法是，在斯基泰亚以北，是一年到头都下雪的。当然，夏季的雪肯定比冬季要少些。［2］下雪的时候，雪花飞舞，形同羽毛；任何见过下大雪的人，都会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因此，在这些北方地区之所以无人居住，原因就在于这里冬季的严寒。我认为，斯基泰人在和他们的邻人说起漫天飞舞的羽毛时，那是因为他们把雪花比喻为羽毛了。以上所述，就是所有关于这片大陆最偏远地区的情况。

32 至于海珀伯利亚人，无论是斯基泰人，还是这些地方的其他

居民都没有提及，只有伊塞冬斯人说起过。但是在我看来，甚至伊塞冬斯人也等于什么都没说。否则，斯基泰人也会重复他们的说法，就像他们提到独眼族人一样地提到他们了。但是，赫西俄德曾提及海珀伯利亚人，荷马在他的诗《爱皮哥尼》[38]里，如果它真是荷马的作品的话，也提到过海珀伯利亚人。

33 但是，关于海珀伯利亚人，提洛岛人所讲的故事是最多的。[39]他们宣称，某些裹在麦秸里的祭品，就是从海珀伯利亚人那里被带到斯基泰亚来的。斯基泰人接受了这些祭品，并且把他们传递给西边的邻人，邻人继续西传，最远到达亚得里亚海。［2］斯基泰人从那里又把祭品向南传送，到达希腊后，首先接受祭品的是多多纳人。多多纳人从那里传递到玛里亚湾，再从那里渡海到优波亚岛，在那里人们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一直到达卡利斯图。之后，卡利斯图人未经安德罗斯，直接传递到泰诺斯，而泰诺斯人最后把它们带到了提洛岛。以上是根据提洛岛居民所说，这些祭品就是通过这样的路径到达提洛岛的。［3］他们说，海珀伯利亚人在第一次送祭品的时候，派了两名少女携带祭品，这两名少女的名字分别为海波洛切和劳迪凯；同时，海珀伯利亚人为了保护二人的安全，他们还派出了五人护送她们，提洛岛居民称这五名护送人员为伯佛列耶斯，[40]他们在提洛岛是很受尊敬的。［4］后来，海珀伯利亚人发现他们派出去的使者都没有回来，就觉得这是一件令人忧伤的事情，因为无论如何他们是对失踪的使者负有责任的。［5］于是，他们就采取了这样一个办法。他们把祭品用麦秸裹起来，带到边境地带，然后请求他们的毗邻民族传递到另一个民族那里去，就这样连续传送，最终送抵提洛岛。我本人知道与此相类似的一种风俗，色雷斯和派奥尼亚的妇女在向王家的阿尔特密斯献祭的时候，她们也总是把麦秸和祭品一起奉献的。根据我掌握的知识，我能够证明的就是如此。

34 海珀伯利亚人派出来的少女死于提洛岛。为了纪念她们，提洛岛的少女和少男都剪掉了他们的头发。女孩在结婚之前，先剪下一缕头发，把这缕头发缠绕在卷线杆上，把它放在海珀伯利亚少女的墓前。［2］她们的墓位于阿尔特密斯神庙入口的左手，一棵橄榄树笼罩在它的上方。提洛岛的男孩们则把他们的头发缠到一种草上，像女孩们一样，他们也把它放在海珀伯利亚少女的墓前。提洛岛居民就是这样对这两位少女表示尊敬的。

35 他们还说，在海波洛切和劳迪凯来到提洛岛之前，由同样路径来到提洛岛的，还有另外两名海珀伯利亚少女，她们的名字分别是阿格和奥皮斯。［2］海波洛切和劳迪凯来这里为埃雷苏伊亚女神[41]献祭，是为她们的顺产来还愿的；但是阿格和奥皮斯，是和提洛

岛诸神[42]同时来到的，提洛岛居民对她们的尊敬是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3］原来，提洛岛的妇女以阿格和奥皮斯的名义募集祭品，在吕基亚人奥伦为她们创作的赞美歌里呼唤她们的名字；而其他海岛上的居民，甚至是伊奥尼亚人，也都是从提洛人那里学会了唱奥皮斯和阿格的赞美歌的。这位来自于吕基亚的奥伦，他在提洛岛还创作了其他古老的赞美歌。［4］提洛岛的居民还说，人们把在祭坛上烧过的牺牲的股骨的骨灰，撒到奥皮斯和阿格的墓上。她们的墓地在阿尔特密斯神庙的后面，朝向东方，距离凯奥斯人的宴会厅最近。

36 关于海珀伯利亚人的事情，我也没有更多要说的了。[43]至于阿巴里斯的传说，我将不作任何评述。据说，阿巴里斯是一位海珀伯利亚人，他从不进食，带着他的箭周游全世界。然而，如果有极北居民存在，那么也肯定有极南居民存在，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44]［2］就我而言，我看到那么多的人绘制世界地图，但没有一个人说明这样做的理由，对此我只能一笑置之。在他们的笔下，大地像一个圆盘，就像圆规画的那么圆，[45]四周则环绕着奥开阿努斯[46]，而且亚细亚和欧罗巴的面积正好相等。我现在就简明扼要地说明真实情况，明确一下亚细亚和欧罗巴的实际范围，描述一下它们的轮廓。

37 波斯人所居住的区域延伸到南海或者红海；在他们的上方即北方是米底人居住的区域；米底人以北居住着萨斯皮列斯人，萨斯皮列斯以北则是科尔基斯人，他们居住的区域一直延伸到法希斯河所注入的北海[47]。以上这4个民族正好分布于两海之间。

38 现在我要描述的，是这些民族以西的情况，这里有两个半岛从大陆突入海中。［2］其中一个半岛，其北边以法希斯河为起点一直突出到海里，沿着黑海和赫勒斯滂而伸展到特洛伊境内西格昂地方；南边以毗邻腓尼基的米利安德里湾为起点，向海里伸展直到特里奥皮昂海角。在这个半岛上，居住着30个不同的民族。

39 另一个半岛从波斯人居住的区域开始突入红海，首先是包括波斯在内，其次是相邻的亚述，接着是相邻的阿拉伯半岛。这个半岛的终点是在阿拉伯湾[48]—大流士曾从尼罗河挖掘过一条运河通到那里。［2］在波斯和腓尼基之间，是一片宽阔广大的区域，我现在所描述的这个半岛从腓尼基开始，沿着我们的海[49]，经过巴勒斯坦–叙利亚，直到它的终点埃及。在这个半岛上，仅仅居住着3个民族。[50]

40 波斯以西，属于亚细亚的地方就包括这两个区域。[51]在波斯人、米底人、萨斯皮列斯人和科尔基斯人居住的地区以东及朝向日出之处，亚细亚的南侧是沿红海之滨，北侧是沿里海和向着日出之处流去的阿拉克塞斯河。［2］由此一直延展到印度，这些地方都是有人

居住的区域，但是从那里再往东去就是一片无人居住的地区了，没有人能够说清楚那是一块怎样的地方。

41 这就是亚细亚的轮廓，以及亚细亚的范围。[52]利比亚是属于上面提及的区域之一，它毗邻着埃及。在埃及，这个半岛一开始的部分是狭窄的，从我们的海到红海的距离不超过10万寻，或者说1000斯塔狄亚。[53]但是，穿过这个狭窄的区域，由半岛延伸出去的被称为利比亚的那个区域是非常宽阔的。

42 在我看来，人们把整个世界划分为利比亚、亚细亚和欧罗巴三个洲，这是令人惊讶的；因为这三个洲相差太大。欧罗巴的长度相当于其他两洲之和；欧罗巴的宽度，在我看来，也是亚细亚和利比亚加起来都无法相比的。［２］我们知道，除了与亚细亚接壤的地方以外，利比亚四周都是为海所环绕的。最早发现这个事实的，是埃及的国王尼科。[54]他中止了挖掘从尼罗河到阿拉伯湾的运河，[55]随后就派遣腓尼基人分乘多艘舰船下海起航，命令他们在回航的时候要通过赫拉克勒斯柱，沿北海［５］返回埃及。［３］于是，腓尼基人从红海起航，从海上前往南方的海洋。在秋天到来的时候，他们无论航行到什么地方，都要靠岸登陆，在那里播种谷物，在那里一直等到收获的时候；［４］在收割了谷物以后，他们再继续航行。整整两年过后，到了第三年，他们途经赫拉克勒斯柱，圆满完成航海任务而返航了。他们回来以后宣称—我是不相信有这回事的，也许别人会相信—他们在海上绕行利比亚的时候，太阳在他们的右手。[56]就这样，人们首次了解到利比亚的范围。

43 其后，腓尼基人中的迦太基人，根据他们自己的说法，也进行了同样的航海活动。因为阿赫明尼斯家族的泰亚斯皮斯的儿子萨塔斯皮斯虽然被派出去环利比亚航行，但是他并没有完成任务。由于他担心航程遥远，惧怕旅途的寂寞，因而没有完成母亲交给他的任务就返航了。［２］原来，他奸污了麦加毕佐斯的儿子佐皮鲁斯的未出嫁的女儿，国王薛西斯因此而准备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时候，萨塔斯皮斯的母亲，即大流士的姐妹求国王饶恕他，说她将使他受到比薛西斯准备给予他的惩罚还要严重的惩罚。［３］她说，她强令他环航利比亚，这次航行要从阿拉伯湾返回埃及。[57]薛西斯表示同意，于是萨塔斯皮斯就去了埃及，在那里他弄到了一条船，配备了船员，向赫拉克勒斯柱驶去。［４］他在穿过了赫拉克勒斯柱，绕过了被称为索罗埃斯的利比亚海角后，继续向南航行。但是他在接下来的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在大海上航行，驶过了大片海域，却还是看不到边际，于是他便折向返航回埃及了。［５］随后他去了波斯王宫，向薛西斯报告他航海的情况，说他航行到达最远的地方，那里的岸上住着

矮人族，人们穿着衣服是用枣椰子树的叶子编织成的。每当他和他的舰船靠岸的时候，这些人就离开他们的城镇，而逃到山里去了；然而，他和他的手下没有做任何坏事，只是进入当地人的城镇劫取了他们的一些家畜。[58] [6] 他说，他之所以未能完成绕行利比亚的任务，是因为舰船受阻，无法继续前行了。但是，薛西斯并不相信萨塔斯皮斯所作的解释；因此，既然指定给他的任务没有完成，薛西斯还是下令执行原先给他的惩罚，把萨塔斯皮斯给钉死了。 [7] 萨塔斯皮斯有一名太监，[59]这个人得知主人的死讯后，就立即带上主人的大部分财产，逃往萨摩斯。在那里，一位萨摩斯人扣留了所有这些财富。我当然知道这位萨摩斯人的名字，只是我在这里不想说出来罢了。

44 大流士是亚细亚大部分地方的发现者。大流士很想知道印度河（这条河是世界上第二条出产鳄鱼的河流）的入海口在什么地方，于是他派出了一大批人，并且相信他们都是诚实的人，其中包括卡利安达的斯基拉克斯，命令他们乘船顺河而下。 [2] 从帕克提伊克地区的城镇卡斯帕提鲁斯出发，顺河东下，直奔大海；而到达海上之后，又从海上折向西行。他们在出航的第三十个月，到达了前面所述的埃及国王派遣腓尼基人环绕利比亚的出发地。 [3] 在这次航行完成之后，大流士就征服了印度人，[60]并且开始利用那一带的海域。这样，除了极东的部分区域之外，整个亚细亚的境况是类似于利比亚的。

45 但是，关于欧罗巴的边界却根本无人知晓，没有一个人能够说出它的东边或者北边是不是为大海所环绕，人们知道它的长度肯定相当于亚细亚和利比亚之和。 [2] 让我感到不解的是，为什么原本是一整块大地却取了三个名字，而且还都是妇女的名字；我同样不解的是为什么埃及的尼罗河与科尔基斯的法希斯河被定为它们的边界线（而根据另外一些人的说法，麦奥提斯湖的塔奈斯和金麦里亚的渡口[61]是它们的界限）；我也说不出把世界划分为三大洲的那些人的名字，不知道他们究竟是从哪里取的这些名号。 [3] 根据希腊人的一般说法，利比亚的名字取自于当地一个叫利比亚的妇女，而亚细亚则是因普罗米修斯的妻子而得名的。然而，吕底亚人却宣称，亚细亚并非因为普罗米修斯的妻子亚细亚而得名，而是因科提斯之子、曼涅斯之孙亚细耶斯（Asies）而得名的，而萨迪斯的亚细亚斯（Asias）部族也是因他而得名的。 [4] 至于欧罗巴，没有人知道它是不是为海洋所环绕，也没有人知道它的名字是源自何处，更不知道是谁给它取的名字，我们只能说这片土地是因推罗人欧罗巴而得名的，而在她之前，这片土地和其他地方一样，都是没有名字的。 [5]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欧罗巴这个妇女是在亚细亚的，她的足迹从未到过今天被希

腊人称为欧罗巴的地方，她只是从腓尼基乘船来到克里特，又从克里特乘船抵达吕基亚。关于这些问题，我就说到这里为止了。无论如何，我们今后还得继续使用这些习惯俗成的名字。[62]

46 大流士现在所要进攻的黑海周边地区，这里居住的诸民族，除了斯基泰人以外，还居住着我们所知道的全世界最粗野的民族。因为，除了安那卡尔西斯和斯基泰民族以外，任何人都不能指出在这个区域内居住的任何一个民族，展示过他们的聪明才智，我们也不知道有哪个民族产生过一位饱学之士。［2］事实上，斯基泰人在人类所掌控的各项事务中的最重要的一件事上，展示出他们比大地上所生存着的所有其他民族都更有智慧的一面。我对斯基泰人各种风俗习惯并不都是如此推崇的。我所说的这件事情就是，他们巧施计谋，使得任何入侵者都难免遭受重创，而除非他们自己愿意和敌人交战，否则敌人永远都找不到他们的踪影。［3］原来，他们既不修建城市，也不构筑要塞，他们走到哪里，家就搬到哪里；而且，他们个个都精于骑射之术；他们不是以农耕为业，而是以畜牧为生的，他们的战车就是他们唯一的家，这样的人们何以不能所向披靡，何以不能无坚不摧呢？[63]

47 斯基泰人境内河流纵横交错，这样的自然地貌都非常有利于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来抗击入侵者。因为他们的国土一马平川，牧草丰茂；而且河流众多，数量不亚于埃及的灌溉沟渠。

［2］在这些河流之中，我只是说说那些最著名的，以及那些可以从海上逆水而上的河流。它们是：有五个河口的伊斯特河、泰拉斯河、海帕尼斯河、波里斯提尼河、潘提卡佩斯河、海帕吉里斯河、戈尔鲁斯河和塔奈斯河。现在我就来说说这些河流的情况。

48 伊斯特河是我们所知道的所有河流中最大的一条。无论在夏季还是冬季，其水位都没有什么变化。在斯基泰亚所有河流中，从西边数的第一条就是伊斯特河，它之所以成为最大的河流，原因就在于它接纳了其他各条支流。这些支流的汇入，使其水流量激增。［2］流经斯基泰亚境内的五条支流，其中第一条是斯基泰人称之为波拉塔、而希腊人称为皮列图斯的那条河，此外还有提亚蓝图斯河、阿拉鲁斯河、那帕利斯河、奥德苏斯河。［3］这些支流中的第一条本身就是一条大河，它在诸支流中位置是最靠东的。第二条支流，即提亚蓝图斯河则是在最西边，而且流量也要小些；其他的三条支流阿拉鲁斯河、那帕利斯河和奥德苏斯河，从这两条河之间注入伊斯特河。［4］上述这些河流都是斯基泰亚境内的河流，它们汇入伊斯特河，使其流量增大。

49 汇入伊斯特河的马里斯河，是从阿伽塞尔西人的土地流过来的另一条支流。此外，从海姆斯山的高地向北流的注入伊斯特河的三条大的支流，分别是阿特拉斯河、奥拉斯河和提比西斯河；从克罗比齐的色雷斯人的土地上注入伊斯特河的是阿特利斯河、诺埃斯河、阿坦涅斯河；还有一条支流在派奥尼亚境内，名叫斯基乌斯河，它从罗多彼山附近发源，穿过海姆斯山脉而注入伊斯特河。［2］在伊利里亚境内的安格鲁斯河，由南向北流入特里巴利平原，之后注入布隆古斯河，而布隆古斯河又注入伊斯特河。这样，伊斯特河就接受了两条大河的河水。除此以外，注入伊斯特河的还有两条支流，分别是从翁布利亚上方地区由南向北流的卡尔皮斯和阿尔卑斯河。［3］因为伊斯特河流经欧罗巴全境，它发源于凯尔特人[64]（在欧罗巴诸民族中，除了库涅西伊人之外，他们就是最西边的居民了）居住的地方，从那里穿过欧罗巴大陆而从侧面流入斯基泰亚。

50 既然以上说到的所有这些河流，以及其他许多河流，都是汇入伊斯特河的，这就使得伊斯特河成为世界第一大河了。毫无疑问，如果单以尼罗河与伊斯特河相比的话，必须承认尼罗河的流量要大些；因为没有一条河流或者溪水可使它的水流量有所增加。［2］但是，伊斯特河无论夏季还是冬季，其流量都是一样的—我认为，其原因是这样的。在冬天，水位要稍稍高些，因为这些地区虽然降雨很少，但是到处都有积雪。［3］夏季到来的时候，厚厚的积雪开始融化，雪水从四面八方汇入伊斯特河，使河水在这期间涨起来；而雨水的汇入是水量增加的另一原因，原来这个季节也是一年之中暴雨频繁的时期。这样，条条溪流汇入伊斯特河，使其夏季的水流量比冬季大些；［4］但是，同样，夏日的太阳威力更大，比在冬天吸取了更多的水，于是这两种因素相互抵消而形成一种均势，从而使伊斯特一年到头水流量保持不变。

51 这样，伊斯特河就是斯基泰亚的大河之一了。其次是泰拉斯河[65]，这条河流的发源地，是位于斯基泰亚与纽利人领土交界地带的一个大湖，河流由北向南入海。[66]希腊人在河入海口附近有一个居留地，他们被称为泰利特人（Tyritae）。

52 第三条河是海帕尼斯河。这条河发源于斯基泰亚境内，源头在另一个大湖，而大湖的周边地区生活着野生的白马。这个湖的确称得上是海帕尼斯河的母亲湖。［2］海帕尼斯河是在这里发源的，在头五天的航程里，这一河段的河水是浅浅的，清澈而甘甜；然而，在接下来到入海的四天的航程里，河水却特别苦涩。［3］因为有一股苦泉流入这条河，这股苦泉虽然水量不大，但是由于它很苦，因而混合起来就使世界上少数大河之一海帕尼斯河受到了污染。这股苦泉是

发源于农耕的斯基泰人[67]和阿拉佐涅斯人交界的地方；苦泉的发源地在斯基泰语里被称为是埃克桑帕尤斯，用希腊语来说则是“神圣之路”的意思。苦泉的名字本身也是这样。［4］泰拉斯河和海帕尼斯河在阿拉佐涅斯人的地方彼此接近，但是之后由此又各自分离，两河之间的土地是非常宽阔的。

53 斯基泰亚的第四条河是波里斯提尼河。这条河仅次于伊斯特河，比其他的河都大。而且，在我看来，这条河不仅在斯基泰亚的河流当中，即便在全世界的河流当中，除了那条无与伦比的尼罗河之外，它就是最丰饶的河了。［2］河流的两岸为家畜提供了最优良、最富于营养的牧场；河里富产的鱼类味道极其鲜美，而且河水本身就是最甘美爽口的；这条河水流清澈，而附近的其他河流却是浑浊的；沿岸各地盛产品质最优良的谷物，在未曾播种的土地上生长着最茂密的青草；［3］而河流入海口又盛产天然的盐。[68]因此，他们把从河中捕捞起来的又大又好的一种鲟鱼，去掉鱼骨后用盐腌起来。这条河流值得惊叹的东西，还不止这些。［4］溯河而上，深入内陆，直到距离海有40天航程的一个叫作戈尔鲁斯的地方，[69]河道的情况我们是知道的，其流向是自北向南的；但是，从这里再往北去，就未曾有人去过，因此也就说不出它流经哪些民族的土地了。但是，这条河流在通过一个沙漠地带之后，就进入农耕的斯基泰人的地区，再需要10日的航程才能走出这些人所居住的地方。［5］除了尼罗河之外，只有这一条河的源头我不知道，而且我以为所有其他的希腊人也同样不知道。在离海不远的地方，波里斯提尼河与海帕尼斯河合流，这两条河是注入同一个湖中的。［6］这两条河之间的狭窄的土地，其形状就像伸出来的一个船头，这块土地被称为希波列斯“岬角”。这里有一座德墨特尔的神庙，在神庙对面，在海帕尼斯河岸上有一块波里斯提尼人的居住地。关于这些河流的情况我已经说得够多了。

54 接下来要说的这第五条河就是潘提卡佩斯河。这条河同波里斯提尼河一样，其流向也是由北而南的，它发源于一个湖。在这条河与波里斯提尼河之间的土地上居住着农耕的斯基泰人。潘提卡佩斯河在流经这个地区之后，又穿过武德兰，最后汇入波里斯提尼河。

55 第六条河是海帕吉里斯河，这条河发源于一个湖，它直接从中央流经游牧的斯基泰人的土地，在卡尔奇尼提斯[70]附近入海，这条河的右手则是武德兰和“阿喀琉斯的跑道”[71]。

56 第七条河是戈尔鲁斯河，这是从波里斯提尼河分出去的一条支流，分出的地点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该河最上游那个地方，这个地方与河流的名字相同，也叫戈尔鲁斯。这条河在入海的时候，把游牧的斯基泰人的土地和王族斯基泰人的土地区分开来。戈尔鲁斯河最后汇

入海帕吉里斯河。

57 第八条河是塔奈斯河。这条河发源于一个大湖，而最后注入的是一个更大的叫作帕鲁斯—麦奥提斯的大湖[72]。这个湖是王族斯基泰人和萨乌洛马泰人的分界处。塔奈斯河还有一条支流叫作海尔吉斯河。

58 这些就是斯基泰亚境内的最有名的河流。斯基泰亚所生长的牧草，在畜类食用之后，它比我们所知道的其他任何地方的牧草都更有益于其胆汁的增加，这一点在人们解剖家畜的时候是一目了然的。

59 因此，斯基泰人的领土是盛产最重要的必需品的。现在我来说说他们的风俗习惯。他们仅只崇拜下列诸神：首先是他们最尊敬的赫斯提亚，其次是宙斯和格埃[73]，他们认为格埃是宙斯的妻子，再次就是阿波罗、凯列斯提的阿佛洛狄忒[74]、赫拉克勒斯和阿瑞斯。以上诸神是斯基泰全民族所崇拜的神。但是，王族斯基泰人也向波塞冬奉献牺牲。［2］在斯基泰语里，赫斯提亚叫作塔比提（*Tabiti*），宙斯叫作帕派乌斯（*Papaeus*），这个称呼在我看来是非常确切的，格埃叫作阿皮亚（*Apia*），阿波罗叫作奥耶托叙鲁斯（*Oetosyrus*），凯列斯提的阿佛洛狄忒叫作阿丁帕萨（*Artimpasa*），波塞冬叫作萨米玛萨达斯（*Thamimasadas*）。除了对阿瑞斯的崇拜之外，他们对其他诸神均不用神像，不设祭坛，不建神庙；他们对阿瑞斯神的崇拜却要用这些东西。

60 他们虽然随时随地奉献各种牺牲，但是献祭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具体的方法如下：把牺牲的两条前肢用绳索捆绑在一起，两条后肢支撑在那里；主持献祭人站在牺牲的背后牵着绳子的一端，以便把牺牲放倒；［2］牺牲倒下去的时候，他就祈求他所献祭的神祇。在这之后，他把一个绳圈套到牺牲的脖子上，绳圈里插进一根小木棍用来扭紧绳圈，以便把牺牲绞杀。献祭的时候，不点火，不献首熟果实，也不行灌奠之礼；但是在牺牲被绞杀之后，先是剥去其毛皮，再由奉献者炖它的骨肉。

61 然而，在斯基泰亚，很难寻觅到烧火的薪柴。于是他们独出心裁，想出了这样的一个炖肉的办法。他们先把牺牲的皮剥去，再把骨头都剔出来，如果身边备有当地出产的锅，他们就把肉放到锅里，这种锅酷似列斯堡人的混酒钵，只不过前者比后者要大些。然后，他们把牺牲的骨头置于锅底下，把骨头点燃用来煮锅里的肉。如果他们身边没有锅，他们就把肉装入牺牲的肚子里，再倒入少量的水，然后把骨头放在下面点燃。［2］骨头燃烧起来，火势是很旺的。剔除骨头的净肉是很容易塞到牺牲的肚子里的。用这样的办法，用牛自身的

东西煮了它自己，而其他的牺牲也可以用类似的办法处理。当肉炖熟了的时候，奉献者首先把一部分肉和内脏取出来，向自己身前抛出去。他们把各种畜类用作牺牲，而最常用的是马。

62 他们向所有其他诸神奉献的牺牲就是这些，他们的献祭方式如上所述；但他们对于阿瑞斯神的献祭仪式有所不同。在每个地区的政府所在地，都建有阿瑞斯的神庙，具体情况如下：在一个长和宽各有3斯塔狄亚、高度将近3斯塔狄亚的大柴堆上，建有一个方形的平台；平台的三面都是陡峭的，而人们可以从第四面登上去。［2］柴堆因下雨而不断下沉，因而每年都要把150车的薪柴堆放在它的上面。在每一个柴堆的顶部，都要插一把古时候的铁刀，这把铁刀就被视为阿瑞斯神的象征。他们每年都把牛和马作为牺牲献给阿瑞斯，他们奉献给阿瑞斯的牺牲要多于献给其他各神的。［3］在战争中所生擒的俘虏，每一百人中要有一人被用作牺牲，但是奉献的仪式和奉献家畜的仪式有所不同。他们首先把酒倒到这些人的头上，然后割开这些人的咽喉，下面用一个容器接血，再把装血的容器端到薪堆上去，把里面的血浇在铁刀上。［4］这是柴堆上面的情况，与此同时，在下面，在神庙的旁边，他们砍掉那些死者的右臂和右手，把它们高高地抛向空中。他们在屠宰了所要奉献的其他牺牲之后，就离开那里；死者的胳膊和手四处散落着，尸体照样在那里横陈着。

63 以上就是斯基泰人奉献牺牲的惯例。斯基泰人是从来不用猪作为牺牲的，而事实上在他们境内的任何地方都没有养猪的。[75]

64 说起战争，斯基泰人的习惯是这样的。斯基泰的士兵要畅饮他在战场上杀死的第一个敌人的血。无论他在战争中杀死多少人，他都要把他们的首级带给国王；如果他这样做，他就可以分得一份战利品，如果他一个首级没有带来，就什么也别想得到。［2］为了取下死者的头皮，首先沿着耳际把头皮划开一道圆圈，接着揪着头发慢慢晃动，使头皮脱离头盖骨；随后再用牛肋骨刮去头肉，用手把头皮搓软，把它当作手巾用。斯基泰人以拥有这些头皮为荣，把它们挂在自己坐骑的马勒上以示夸耀；他们当中谁拥有的这种头皮做的手巾最多，谁就是最受尊敬的人物。［3］许多斯基泰人把多张头皮缝合在一起当作外衣穿，就像我们的农民缝制羊皮大衣一样。[76]另外一些人则从敌人尸体的右手上剥下人皮、指甲等，把它蒙在他们的箭袋上。人皮厚实而又富有光泽，比所有其他的兽皮都要光洁平滑。［4］还有一些人则剥下敌人全身的皮，用架子撑起来，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它挂在马背上。这就是斯基泰人在人皮方面的风俗。

65 对于敌人的头颅，其实并不是对所有的敌人，而只是对他们最痛恨的敌人的头颅，他们是这样处理的。他们在把眉毛以下的部分

锯掉以后，把头盖骨的内部清理干净，把外面包上皮革来使用。如果使用者是一个穷人，那么他这样做就够了；但如果使用者是一个富人，那么外面包上皮革之后，里面还要镀上黄金；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是把它当作饮酒的器具来使用的。［2］他们也用他自己族人的头颅来做这样的饮具，但对方必须是与他结过世仇，而且他必须是当着国王的面被他杀死的。如果那些受到他们敬重的客人来访，他们就用这些饮具来招待客人，主人还要给客人们讲述他的这些死去的族人是怎样向他挑战的，又是怎样被他打败的；在他们看来，所有这些都是他们勇武的证明。

66 每一地区的首脑，每年都要在自己的辖区之内的某个地方举行一次这样的活动：在一个混酒钵里把酒调好，所有曾杀死过敌人的那些斯基泰人，都有权饮用这里面的酒，但是没有杀过敌人的那些斯基泰人，却不许品尝这种酒，他们很不光彩地坐在一边。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最大的耻辱了。他们当中那些杀死许多敌人的斯基泰人，他们每人有两杯而不是一杯，并且用两只杯同时畅饮。

67 在斯基泰亚，有为数众多的占卜者。他们是用一些柳条来进行占卜的。他们把一大把的柳条拿来放在地上，占卜者先解开捆柳条的结子，一根一根地摆开，同时嘴里念叨着自己的卜辞；然后，他们一边这样念叨，一边再把柳条一根根地收起来捆成一把，这是斯基泰人祖传的占卜方法。［2］而那些阴阳人的爱那烈耶斯人[77]，则是采用另一种占卜法，他们说这是阿佛洛狄忒教给他们的。他们是用菩提树的树皮来进行占卜的。他们把菩提树的树皮切分成三条，在把树皮辫起来、再分开的同时，嘴里念叨着他们的卜辞。

68 一旦斯基泰人的国王生病了，他就把最有名三个占卜者召来，他们就用上述方法进行占卜。他们通常会说，国王生病是因为某某人在王室的炉灶前发过伪誓，然后再举出他们的名字。［2］按照斯基泰人通常的做法，当他们希望立下重大庄严誓言的时候，都要来到王室炉灶的跟前。随后，那个被指控为自己作伪誓的人就被逮起来，带到国王这里来。占卜者当面告诉他，说他们通过占卜已经判明他曾在王室的炉灶旁发伪誓，从而导致国王生病—这个人便矢口否认他发过伪誓，并且大声叫喊，说他是冤枉的。［3］针对这一点，国王下令召见六位占卜者，由他们通过占卜看他是否发过伪誓。如果他们也发现此人犯过伪誓罪，那么这个人就立即被起初指控他的那些占卜者斩首，他的财产也要在他们中间分配了。［4］相反，如果后来的占卜者认为他无罪，那么就依次再召来另外的占卜者，来裁决这件事。如果大多数的占卜者都认为这个人无罪，那么起初指控他的占卜者就要被处死。

69 他们是用这样的方法处决这些死刑犯的。首先把牛套到满载薪柴的牛车上，再把这些占卜者的脚捆住，背缚其手，堵住他们的嘴，然后把他们抛到柴堆里；最后把薪柴点燃，牛在火焰的惊吓之下拉着车狂奔。［2］牛和占卜者常常是同归于尽的，但是有时候是车的辕杆被烧断，牛带着烧伤得以逃脱。他们还用上述的方法，烧死那些犯下其他罪过的占卜者—他们说这些人是说谎的占卜者。［3］如果国王处死他们当中一个人，他就同时也会处死这个人的儿子，亦即把他一家的男性全部杀死，只允许女性的家属活下来。

70 斯基泰人之间是以这样的仪式来立誓的。他们先倒满一大陶碗酒，然后，缔结誓约双方的人，用小刀或者锥子在他们各自身上戳开一条口子，让血流到酒里，然后他们将一把刀、几支箭、一把战斧、一支枪在酒碗里蘸一蘸，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一遍遍地祈祷着。最后，双方缔结誓约的人，以及他们的随行人员的首领要饮下这些血酒。

71 斯基泰人诸王的坟墓位于戈尔鲁斯人居住的地方，那里是波里斯提尼河适于航行的起点。每当国王去世以后，斯基泰人就在那里挖掘出一个方形的大墓穴；大墓穴挖好之后，他们把国王的尸体做如下处理：切开尸体的腹部，把内脏清理干净，装入切碎的柏树枝条、香料、欧芹种子和大茴香种子，然后再缝合好；之后把尸体安放到车上，载着尸体走遍各个部落之后再运到墓地。[78]［2］在尸体运送的过程中，王族的斯基泰人怎么做，其他各个部落就跟着怎么做：他们每个人都从他的耳朵上切下一小片肉，剪去他的头发，在他的臂膀上切一道伤痕，割破他的前额和鼻子，用箭刺穿他的左手。［3］然后，那些看护尸体的人又把国王的尸体带到属于他们的另一个部落去，运尸车路过的那些地方的人们，都跟随着运尸车。运送尸体的车在转遍所有的部落之后，就来到戈尔鲁斯人的土地上，他们这里是最偏远的地方，也就是埋葬国王的地方了。［4］在那里，国王的尸体被安放在床垫上置于墓中；他们在尸体的两侧插上两列长枪，把木板搭在长枪上面，木板上再覆盖以枝条编成的屋顶。在国王尸体附近的空地上，他们首先把国王的一个嫔妃绞死来殉葬，同时还要分别埋葬他的一位行觞官、厨师、马夫、侍臣、信使，还有他的若干马匹、所有其他的首熟果实和一些金杯；因为斯基泰人既不用白银也不用铜。［5］在这之后，他们一起动手填埋起一个高大的坟冢，在修造坟冢时他们争先恐后，都想把它修得尽可能地高大些。

72 一年过后，他们还要举行这样的仪式。晚近侍奉国王人员当中最优秀的50人被带到这里，他们都是斯基泰本族人—因为斯基泰诸王在自己的臣民中挑选侍从的时候，想选谁就选谁，在他们这个地方

还没有人知道购买奴隶—［２］他们把这50名侍从绞死，再杀死最优良的50匹骏马，然后取出马匹的内脏，把内部洗净，把肚子里填满谷壳，再缝合好。［３］接着，他们把一些木桩钉到地里，一对一对地钉，在两对一组的木桩上，分别横跨着轴心相连的双轮；随后，用硬木棍从马的尾部一直插到马的颈部，再把木棍架到车轮上面；［４］这样一来，前面的车轮支撑着马的肩部，而后面的车轮在马的后腿的地方支撑起马腹，这样马匹的四肢就悬起来了。每一匹马的嘴里都有一个马嚼子，并且配有一副缰绳，缰绳是系在它前面那匹马的木桩上的。［５］随后，那50名被绞杀的青年就分别被安置在这50匹马的马背上。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把另一个木棍顺着每一位青年的脊椎从臀部一直插到颈部；从身体下部穿出的木棍，插入横贯马匹的那根木棍上的槽孔里去以便固定住。他们把这50名“骑马者”就这样安置在坟墓的四周，然后他们就离去了。

73 他们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埋葬国王的。至于其他的斯基泰普通人，他们当中有人去世的时候，由死者最亲近的族人把他安放在车上，随后带着尸体去拜访死者的各位朋友；而每一位受访者都依次接待，并且设宴款待所有随死者来的人员，同时，此前其他人献给死者什么，他也照样献给死者什么。他们就这样巡回40天，之后下葬。［２］在埋葬之后，斯基泰人用下述方法使自己的身体变得洁净。首先，他们擦洗自己的头；接着，把三根木棍搭靠在一起，再把毛毡覆盖在上面，并且使木棍和毛毡尽可能安放牢固，在这个小帐篷地面的中央放一只盘子，把一些灼热的石子抛到里面去，再加上一些大麻种子。

74 在斯基泰亚，生长着一种酷似亚麻的大麻，二者的区别只是在于大麻更粗大，更高些。当地的大麻有些是野生的，有些是人工种植的；色雷斯人甚至用大麻织成和亚麻布非常相似的服装。事实上，大麻和亚麻是如此相似，以至于如果一个人根本没见过大麻，他肯定会误认为大麻就是亚麻，而且除非他是这方面的行家里手，否则他是根本无法鉴别一件衣服究竟是大麻制的还是亚麻制的。

75 如上所述，斯基泰人就这样拿着大麻的种子，爬到毛毡帐篷的里面，把它抛撒在灼热的石子上。撒上之后，种子立即冒起烟来，并且释放出这样多的蒸汽，那是任何希腊蒸汽浴都达不到的；［２］斯基泰人在这种蒸汽中会舒服得大叫，他们就是用这种烟雾来代替蒸汽浴，[79]因为他们是从不用水来洗浴的。［３］妇女们把柏树、杉树、乳香木在一块粗石上捣碎，再和上一些水，她们用这种混合物制成的膏片敷在整个脸上甚至全身。这样，她们的身上就会发出一种香气，而且当她们于翌日取下这种膏片以后，她们的皮肤就会变得既干

净又有光泽了。

76 斯基泰人非常憎恶异族人的各种风俗，尤其是憎恶那些在希腊人中间流行的风俗。譬如，安那卡尔西斯，还有更晚近的斯库拉斯的故事都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2］安那卡尔西斯曾走遍了大半个世界，无论他走到哪里，都可以证明他是个有智慧的人物。在他返回斯基泰途中，他在乘船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在库济科斯地方靠岸。［3］他在那里看到库济科斯当地人庆祝诸神之母[80]的节日的盛况，因此他暗自向这位母神立誓说，如果他能够安全无恙地返回故乡的话，他也要像库济科斯人一样为这位女神设立一个庆节，也为她举行一模一样的通宵游行。［4］因此，他抵达斯基泰亚以后，便来到武德兰地方，此地位于“阿喀琉斯的跑道”的对面，密密地生长着各种各样的树木。安那卡尔西斯去了那里，手持板鼓，身上挂着一个神像，一丝不苟地为女神举行了各种神圣的仪式。[81]［5］然而，他这样做的时候，有一个斯基泰人看到了，就把这事禀报给国王萨乌琉斯。之后，萨乌琉斯亲自前往那里去，看到安那卡尔西斯做这样的事情，就一箭把他射死了。时至今日，如果有人向斯基泰人打听关于安那卡尔西斯的事情，他们都会谎称不知道有此人，其原因就在于他到希腊去旅行过，并且采用异族人的风俗。［6］然而，根据我从阿里亚佩特斯的管家泰姆涅斯那里所得到的消息，安那卡尔西斯是斯基泰国王伊丹泰尔苏斯的叔叔，是格努鲁斯之子，而格努鲁斯是吕库斯之子，是斯巴伽佩塞斯之孙。如果安那卡尔西斯真的是属于这个家族的话，那么他就一定知道，他是被他自己的兄弟杀死的。因为伊丹泰尔苏斯是萨乌琉斯之子，而萨乌琉斯就是杀死安那卡尔西斯的凶手。

77 然而，我还从伯罗奔尼撒人那里听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说法。他们说，安那卡尔西斯是斯基泰国王派到希腊去了解情况的。他去了希腊，在回国以后，向国王报告说，除了拉栖代梦人以外，所有希腊人都热心钻研各种学问；但是在希腊人当中，也只有拉栖代梦人懂得在和人们交谈时保持清醒的头脑。［2］这纯属无稽之谈，这是希腊人自己为了寻开心而凭空捏造的！但毫无疑问，安那卡尔西斯就是像我上面所说的那样被杀死的，起因就是他采用了异族的风俗，并且和希腊人有来往。

78 又过了很多年，阿里亚佩特斯之子斯库拉斯遭到了同样的命运。阿里亚佩特斯，是斯基泰人之王，斯库拉斯是其诸子之一，不过他的生母是伊斯特里亚人，[82]而不是斯基泰人。斯库拉斯在她培养下长大成人，她亲自教他说希腊语，写希腊字，读希腊书。［2］后

［1］伊斯特里亚乃是米利都人的殖民地，位于黑海岸边，伊斯特河入口处（今罗马尼亚的多布罗加）。来，阿里亚佩特斯遭到阿伽

塞尔西人之王斯巴伽佩塞斯的暗算而被杀死，于是斯库拉斯就继承了王位，继而迎娶了他父亲的妻子之一奥波娅。这位奥波娅是一位土生土长斯基泰女子，她曾和阿里亚佩特斯生过一个儿子，名叫奥利库斯。［３］当斯库拉斯成了斯基泰的国王之后，由于他不喜欢斯基泰人的生活方式，却更偏爱希腊人的生活方式，因而他的日常习惯都是希腊式的。每当他率领一支军队到波里斯提尼人的一个城镇（这些人都自称是米利都的移民）的时候，他常常是把他的军队留在城外，［４］自己则独自进城，小心翼翼地把城门关上，然后脱下斯基泰人的服装，换成希腊人的装束。他穿着这身服装，出入于当地的市场，没有一个卫兵，也没有其他侍从。波里斯提尼人严守各城门，这样任何一位斯基泰人都看不到他穿这样的服装。同时，斯库拉斯在方方面面都极力模仿希腊的生活方式，甚至按照希腊人的习俗向诸神献祭。［５］他这样和波里斯提尼人一起生活了一个月或更多的时间，之后再换上斯基泰人的服饰离开了这个城镇。他经常这样做，甚至在波里斯提尼为自己修建了一栋房屋，并且娶了当地的一个女子。

79 但是在他注定要遭遇不幸的时刻到来时，他遇到了下面这样的情况。他想正式参加巴库斯—狄奥尼索斯的密仪，而正当他获准参加密仪的仪式时，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极为罕见的怪事。［２］他在波里斯提尼人的城里的那栋房屋，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处住宅，是一座豪华的大宅，在它的周围矗立着许多由白色大理石雕成的斯芬克斯像和格里芬像。这栋房屋遭到雷击而被焚毁了。尽管如此，斯库拉斯依然坚持把参加密仪的仪式举行完毕。［３］现在，斯基泰人就巴库斯的狂欢祭而嘲讽希腊人，说他们有这样一位使人发狂的神，那是让人难以想象的。［４］因此，每当斯库拉斯参加巴库斯的密仪的时候，一个波里斯提尼人就到斯基泰人那里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他说："你们斯基泰人嘲笑我们，说我们在神附体的时候发出狂叫；但是，现在这位神却降到你们国王的身上，他正在参加狂欢祭，正被这位神弄得癫狂不已。如果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那么就跟我来，我会指给你们看的。"［５］于是，斯基泰人的一些首领就跟着他去了，这个波里斯提尼人把他们带进城里，秘密地安置在一座塔楼上。当斯库拉斯和参加狂欢祭的人们经过这里的时候，他们从那里看到，他和其他人一样都处于癫狂状态。斯基泰人认为，这件事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灾祸了，于是他们立即离开了那里，把他们所看到的一切通报全军。

80 因此，斯库拉斯离开波里斯提尼，正准备回国的时候，斯基泰人发动兵变，叛离了他。他们拥戴他的兄弟、泰琉斯的外孙奥克塔玛萨德斯为王。［２］当斯库拉斯得知他所面临的危险，以及他们为什么发动兵变之后，就准备逃往色雷斯。奥克塔玛萨德斯发现他已经

逃跑，就率领军队尾随而来，但是当他兵抵伊斯特河的时候，遭遇了色雷斯人的军队。两军严阵以待，即将交战之际，西塔尔基斯[83]派使者到奥克塔玛萨德斯那里去，对他说：［3］“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兵戎相见呢？你是我的外甥，我的兄弟在你那里，你把他交还给我，我就把斯库拉斯交给你。这样，无论是你还是我，都不必拿军队去冒险了。”［4］西塔尔基斯的使者给奥克塔玛萨德斯带去的建议就是这样，而西塔尔基斯的一个兄弟此前已经逃往奥克塔玛萨德斯那里，于是奥克塔玛萨德斯同意了这些条件，他把自己的舅舅交给了西塔尔基斯，并从西塔尔基斯那里换回自己的兄弟斯库拉斯。［5］西塔尔基斯带走他的兄弟并且撤兵了，但奥克塔玛萨德斯却就地砍掉了斯库拉斯的头。斯基泰人就是这样非常严格地遵守本民族的风俗习惯，对于那些采用异族风俗习惯的人，他们就是这样严厉地加以惩罚的。

81 至于斯基泰亚全境的人口数量，我未能得到确切的数据。我听到的那些说法，彼此也是有出入的。有些人说他们的人口很多，还有些人说，真正可以称得上斯基泰民族的只是少数人。［2］但是，他们的人数究竟有多少，还是由我亲眼所见的来证明吧。在波里斯提尼河和海帕尼斯河之间有一块叫作埃克桑帕尤斯的地方，这个地方我在前面有提及，[84]从这里有苦泉流出，致使海帕尼斯河的河水无法饮用。［3］在这里有一个青铜釜，这件铜器相当于克列昂布罗图斯的儿子波桑尼阿斯安放在黑海入口处的那个釜的六倍大。[85]［4］我要对那些从未见过这件铜器的人们说，斯基泰的青铜器足可以装下600安波列乌斯的液体，[86]厚度达到6指，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我的话。当地人告诉我说，这个青铜器是这样铸造起来的。［5］斯基泰人的一位国王，名叫阿里安塔斯，他想知道自己的臣民究竟有多少，于是他下令每一位斯基泰人都必须上交一枚箭镞，违令者要予以处死。［6］他们奉命把大量的箭镞送到他这里来，他决定用这些箭镞铸造一个纪念物以留传后世。于是他用这些箭镞铸造了一个青铜大釜，把它奉献在埃克桑帕尤斯地方。关于斯基泰人的数目，我所听到的就是这些。

82 斯基泰亚拥有比全世界其他地方更大更多的河流，除此以外，就没有什么令人惊异的事物了。这些河流以及广阔平原，都是值得记述的，除此以外，我认为还有一个东西值得一提。他们指给我看赫拉克勒斯的一个脚印，这个脚印在一块岩石上，形状和人的脚印一样，但是长度有2腕尺[87]。有脚印的岩石位于泰拉斯河畔。在说过这个脚印之后，现在我就要回到我原先要叙述的主题上去了。

83 大流士已经开始准备出征斯基泰人了，他派遣使者前往各地传达他的命令：有些地方奉命提供陆军，有些地方奉命供应战船，还

有些地方奉命在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上架桥[88]。这时，海斯塔斯皮斯的儿子、大流士的兄弟阿塔班努斯，恳求大流士放弃此次远征，告诫他进军斯基泰亚的巨大困难。［2］然而，阿塔班努斯所提出的忠告依然无法说服大流士，于是他也就不再进谏了。大流士在把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就统兵从苏撒出发了。

84 这时候，一位名叫奥约巴佐斯的波斯人（他的三个儿子都参加了此次远征）恳请大流士给他留下一个儿子。［2］大流士答复说，他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他提出的请求并不过分，因而大流士允许他们全都留下。奥约巴佐斯喜出望外，以为国王免除了他的儿子们的兵役了；然而大流士却命令他的侍从们当即把奥约巴佐斯的三个儿子就地斩杀。他们就这样都被留下来了，只不过是被处死以后留在那里了。

85 大流士从苏撒出发，大军进抵卡尔开顿境内的博斯普鲁斯沿岸，那里是架设桥梁的地方。这时候，大流士从那里乘船前往希腊人说是漂浮在水上的库安涅群岛一带巡视；他坐在那里的一个海角上俯瞰黑海，壮观的美景尽收眼底。［2］因为在世界上所有的海洋中，黑海是最奇妙的。它的长度达11100斯塔狄亚，宽度为3300斯塔狄亚。[89]［3］这个被称为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入口宽度为4斯塔狄亚，这就是大流士架桥通过的那个海峡，其长度即从黑海到普洛彭提斯海[90]为120斯塔狄亚。[91]［4］普洛彭提斯海宽度为500斯塔狄亚，长度有1400斯塔狄亚[92]，它的水注入赫勒斯滂海峡；而赫勒斯滂海峡的水则是注入一个我们称为爱琴海的大海。

86 这些地方距离是用下面的方法测量出来的：一条船在白昼长的时候，通常白天可以行驶7万寻的距离，在夜间可以行驶6万寻。[93]［2］现在从黑海海口到法希斯河，这是黑海最长的地方，需要航行九天八夜，其距离就是111万斯塔狄亚了。[94]［3］从辛迪卡地区到塞尔摩冬河的塞米斯吉拉，这是黑海最宽的地方，需要三天两夜的航程，即33万寻，合3300斯塔狄亚。［4］我就是这样测量了黑海、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赫勒斯滂海峡的，关于它们我就作这些说明。此外，有一个湖是属于黑海的，这个湖的面积比黑海也小不了多少。[95]湖水是注入黑海的。这个湖被称为麦奥提斯湖，也被称为“黑海之母”。

87 大流士在勘察了黑海之后，就乘船回到桥边。主持架桥的是一位萨摩斯人，名叫曼德洛克里。他同样也去勘察了博斯普鲁斯海峡，之后他在岸上竖立了两根白色的大理石石柱。在一根上面用希腊文，在另一根上面用亚述文刻写上军中所有民族的名字。大流士的军队是从他统治下的各民族那里征募来的。除了海军以外，包括骑兵在

内军队的总数是70万人，海军总共有600艘舰船。［2］后来，这两根石柱被拜占庭人搬到他们的城里去了，他们用一根石柱修建奥索西亚·阿尔特密斯的祭坛；刻着亚述文的那一根安放在拜占庭的狄奥尼索斯神庙的旁边。大流士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架桥的地方，根据我的推测，正好位于从拜占庭到坐落在峡口上的神庙的中间。

88 大流士对于萨摩斯人曼德洛克里架设的横跨海峡的舟桥非常满意，不仅赏赐给他各种的常规礼品，而且赐给他的是每种多达10件。曼德洛克里是以这样的方式奉献“首熟果实”的，[96]他请人绘制了一幅博斯普鲁斯大桥全图，画面中的大流士高高地坐在王位上，他的军队正在从这座桥上通过。他把这幅画奉献给了萨摩斯的赫拉神的神庙，上面还附着这样的文字：

［2］曼德洛克里在这里献上此图，

他的成就从此流芳万世，

他在多鱼的博斯普鲁斯之上架设舟桥，

大流士国王对他的杰作深感满意。

曼德洛克里为自己赢得了一顶王冠，

萨摩斯岛因为他而扬名天下。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对架设舟桥的工作表示纪念。

89 大流士在赏赐了曼德洛克里之后，就跨过浮桥前往欧罗巴了。同时，他指示伊奥尼亚人乘船进入黑海，直到伊斯特河一带；还命令他们在到达那里之后，在伊斯特河上架设浮桥恭候他的到来。大流士舰队主力主要由伊奥尼亚人、埃奥利斯人和赫勒斯滂人组成。［2］于是，舰队从库安涅诸岛[97]中间驶过，直向伊斯特河驶来；他们乘船从入海口逆流行驶两天之后，抵达这条河的分流处，在那里着手架设跨河的桥。［3］同时，大流士在从舟桥上跨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之后，穿过色雷斯；碰巧来到泰阿鲁斯河的发源地，在那里停留了三天。

90 根据泰阿鲁斯河两岸居民的说法，泰阿鲁斯河是所有河流当中最有治病保健功效的一条河流，特别是在治疗人和家畜的皮肤病方面有奇效。它的源头共有38处，虽然都是从同样的岩石缝里喷涌出来的，但有些是冷的，有些是热的。［2］从柏林苏斯附近的赫莱昂前往那里，或者从黑海岸上的阿波罗尼亚去那里，任何一条路都要走两

天。这条泰阿鲁斯河是康塔德斯都斯河的一条支流，它注入康塔德斯都斯河，而康塔德斯都斯河又是阿格里安涅斯河的一条支流，阿格里安涅斯河注入赫布鲁斯河。赫布鲁斯河是在埃努斯城附近入海的[98]。

91 于是，大流士在泰阿鲁斯河的堤岸上扎下了营寨。他很喜欢这条河流，因此也在这里竖立了一根石柱，上面刻着这样的铭文：［2］“泰阿鲁斯河的源泉涌出了所有河流当中最优质、最名贵的水。在进军斯基泰亚的征途中，人类中最优秀、最高贵者，海斯塔斯皮斯之子，波斯人和整个亚细亚大陆的统治者大流士，造访过这里。”这是竖立在这里的石柱上的铭文。

92 大流士从这里出发，到达另一条叫作阿特斯库斯的河，这是一条贯穿奥德里赛人境域的河流。他抵达这里之后，指定一块地方，命令全军每一个士兵在经过那里时，都要把一块石头扔到那里。全军奉命行事，之后大流士继续行军，而在他的身后，士兵们丢下的石头堆成了一座大山。

93 大流士在进抵伊斯特河之前，首先制服了自信是长生不死的格泰人。萨尔美德苏斯的色雷斯人，以及那些居住在阿波罗尼亚和麦塞姆布里亚这两个城市上方的色雷斯人—他们被称为斯库尔米亚德人和尼普赛亚人—未作任何抵抗就向大流士投降了；但是格泰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在色雷斯诸部落中地位最尊贵，也是最公正守法的。虽然如此，他们还是马上遭到了奴役。

94 格泰人关于自己长生不死的信念，具体情况是这样的。他们认为自己并非真的死去了，生命的终结只不过是去扎尔摩西斯[99]神那里报个到而已，他们中间有些人称该神为格别雷齐斯。［2］他们每五年就用抽签的办法，从他们全体人民当中选出一人，委派他作为信使到扎尔摩西斯神那里去，向这位神祇倾诉他们的各种祈求。他们是这样派出信使的。许多人奉命站在那里，每人手持三支枪，另一些人把派往扎尔摩西斯那里去的信使带来，抓住他的手和脚把他抛向空中，以便使他落在枪尖上。［3］如果这个人被枪扎死了，他们认为这是神祇施惠于他们；如果他未被扎死，他们就会归咎于这个信使，认为他是一个坏人；于是将另外挑选一位信使前去。他们要在信使活着的时候把诉求说给他听。［4］如果遇到闪电和雷鸣，这些色雷斯人就向空中射箭，作为对神的一种恐吓；他们只相信他们自己的神，不相信任何其他的神。

95 居住在赫勒斯滂和黑海沿岸的希腊人告诉我说，这个扎尔摩西斯神实际上是一个男子，曾经生活在萨摩斯，是穆涅萨尔库斯的儿

子毕达哥拉斯的一个奴隶。［２］在获得自由并且发财致富后，他就离开了萨摩斯，回到自己的祖国。这时候，色雷斯人过着悲惨潦倒的生活，而且是一个知识贫乏的民族。因此，这个扎尔摩西斯通过与希腊人的交往，尤其是通过与希腊人当中绝非最次的一位爱智者[100]毕达哥拉斯的交往，从而熟悉了伊奥尼亚人的生活方式，也熟悉了那些比他们色雷斯人更为优雅的风俗习惯。［３］于是，他修建了一座会堂，在那里一次又一次地宴请色雷斯人当中所有的贵要人士，并且利用这个机会告诫他们说，不光是他，还有他们—他的这些宾客，以及他们的子孙都是永远不死的，他们只是要去一个得以永生并且享受各种福祉的地方。［４］他一边这样做，一边宣讲这种学说，同时又修建了一处地下室，地下室建好之后，他突然从色雷斯人的视线中消失了，隐居在秘密的地下室里，在那里住了整整三年。［５］色雷斯人深切地怀念他，为他的死致哀服丧；可是到了第四年，他又重新出现在他的国人面前，这样色雷斯人就对扎尔摩西斯所说的一切深信不疑了。以上就是希腊人的说法。

96 至于我，对于扎尔摩西斯以及关于他的地下室的故事，我既不完全相信，也不完全不相信；但是，我认为扎尔摩西斯生活的年代比毕达哥拉斯要早得多。至于这位扎尔摩西斯究竟是实有其人，还是仅只是格泰人本族的一个神，我在这里就不打算细究了。格泰族人所恪守的风俗习惯正如上述。他们如今已臣服于波斯人，就随着大流士的军队一同进军了。[101]

97 大流士和他的陆军一起进抵伊斯特河，他下令全军过河；大军过后，他命令伊奥尼亚人拆毁此桥，然后和整个水师一道随着他在大陆上进军。［２］正当伊奥尼亚人准备奉命行事的时候，米提列涅人的将领、爱尔克桑德之子科埃斯首先问大流士，是否想听听那些有想法的人说出他们的想法，因此就对大流士这样说：［３］“大王啊！你要进攻的国家的领土上没有一块耕地，也没有一个有人居住的城市。既然如此，那么就请你还是把这座桥留下来，让修造这座桥的那些人来守卫着它吧。［４］这样，如果我们遇到斯基泰人，并且如愿以偿地制服了他们，我们可以循此路返回；而即使我们找不到他们的踪影，我们还可以安全撤退。［５］因为就我而言，我所担心的绝不是我们会在交战中败于斯基泰人之手，而是担心我们找不到他们，在他们的领土上盲目移动的时候遭受损失。也许有人会说，我提这样的建议是因为我有私心，因为我自己想留在后面；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没有别的企图，只不过是举荐一种在我看来是最佳的策略而已。至于我个人，我是不愿意留在后面的；我已经作出决定，无论如何也要跟随着大王。”［６］大流士十分欣赏科埃斯的这个意见，于是这样回答说：“列斯堡的朋友啊，[102]当我安全返回我的王宫的时候，一定到

我这里来，我将好好地酬谢你今日的忠言。”

98 大流士说完这番话，就拿出一条打了60个结子的皮带，[103]把伊奥尼亚人的诸位僭主召集到他这里，对他们说：［２］“伊奥尼亚人，我现在收回此前发布的让你们拆毁此桥的命令。看吧！这是一根皮带，你们收下它，并且遵照我吩咐去做。从我离开这里前去征讨斯基泰人之日开始，你们每天解开这上面的一个结子。［３］如果结子全都解开了，那一天我还没有回来，你们就无须再坚守了，乘船回你们各自的城邦吧。但是在这期间，既然你们知道我已经决定这样安排了，你们就要小心翼翼，尽职尽责地守卫这座桥，维护它的安全。你们按令行事，我就非常满意了。”大流士说完这些，就率军全速出征。

99 如果沿着海岸前往斯基泰亚，则要路过色雷斯。土地在这里形成一个扇面，然后就开始进入属于斯基泰亚的境域了。伊斯特河也是在这里入海，河口朝东。［２］现在，从伊斯特河开始，我要描述斯基泰亚的海岸情况。古代的斯基泰亚边界就是直接从伊斯特河开始的，这片土地正朝着南风吹来的方向，一直延伸到一个名叫卡尔奇尼提斯的城市。［３］顺着这里的海岸继续前行，是一片突入到黑海里面去的山地，[104]这里居住着塔乌利族人，居住区域直到被称为“崎岖的科尔松尼斯”的地方，它是向东突入海里的。［４］因为在斯基泰亚的边境线当中，有两方即南方和东方的边界是临海的，[105]这种情况类似于阿提卡半岛；而塔乌利人在斯基泰亚所居住的地方也和阿提卡的居民分布情况相似，从索里库斯到安那弗里斯图斯城镇的苏尼昂高地的居民，并不是雅典人，而是异邦人，如果这个地方比现在更远地延伸到海里的话。［５］我现在是在拿大物和小物相比，塔乌利人的境域就是如此。但是，考虑到有些人没有乘船绕行过阿提卡的那一部分海岸，我用另一种办法加以说明。这也正如在雅皮吉亚的情况，以布伦特西昂港到塔林顿之间划线为界，生活在那个海角这边的不是雅皮吉亚人，而是另一个民族。[106]

100 过了塔乌利卡，就是斯基泰人所居住的地方了。他们居住在塔乌利卡以北，濒临东海，在金麦里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麦奥提斯湖以西，一直延伸到注入该湖最北端的塔奈斯河。［２］至于斯基泰亚的内地的疆界，如果我们从伊斯特河开始算起，那么离他们最近的是阿伽塞尔西人，其次是纽利人，再次是“食人族”，最远的一个是“黑衣族”。

101 这样看来，斯基泰亚的境域是方形的，两面临海的，两面在内地，四面距离相等就构成了一个正方形。［２］因为从伊斯特河到波里斯提尼河是10日的行程，从波里斯提尼河到麦奥提斯湖也是10日

的行程；而从沿海地带前往居住在斯基泰以北的麦兰克莱尼人（黑衣族）的地方，则需要20日的行程。［3］我估算一日行程为200斯塔狄亚。[107]这样，斯基泰亚的内地两面的长度分别为2000斯塔狄亚，而垂直于这两面横断的两面距离也是2000斯塔狄亚了，由此可以推算出斯基泰亚领土的面积。

102 斯基泰人分析了他们所面临的形势，他们知道单凭自己的实力，在直接会战中是难以战胜大流士的军队的。因此，他们向毗邻各国派出了使者，而这些国家的国王们已经聚在一起，商讨如何抵御来犯强敌。［2］集合在这里开会的有塔乌利人、阿伽塞尔西人、纽利人、康尼巴尔人（食人族）、麦兰克莱尼人（黑衣族）、格洛努斯人、布迪尼人和萨乌洛马泰诸族的国王。

103 在这些族群中，塔乌利人有这样的风俗习惯。他们要把那些船只失事者，以及所有那些因为天气原因而被迫进入他们港口的希腊人，[108]一律作为牺牲奉献给处女之神[109]。献祭的方式如下：［2］在举行了预备仪式之后，他们就用一根棍棒猛击牺牲的头部。根据一些人的说法，他们随后把牺牲者的躯体从神庙所在的断崖之上抛下去，把牺牲者的脑袋钉在十字架[110]上；据另外一些人说，对于牺牲者的脑袋处理的方式是一样的，但是并不是把躯体从断崖上抛下去，而是就地掩埋。塔乌利人自己宣称，他们为之奉献牺牲的这位女神是阿伽门农的女儿伊菲珍妮娅。［3］他们对于在战争中所捉到的俘虏，采取下面的处置方法：把战俘的脑袋割下来，并把它带回自己家，栓到一根高高的竿子上，竿子竖立在屋顶上，大都比烟囱高。据说，他们之所以要把这些人头挂得这么高，为的就是要它们居高临下，守望整个住宅的。这个民族是完全依靠战争和劫掠为生的。

104 阿伽塞尔西人是非常奢侈的一个民族，他们非常喜欢佩戴黄金饰物。他们实行男女杂交，[111]这样他们的男子都是互为兄弟的，[112]既然都是一个家庭的成员，他们相互之间也就不会嫉妒和怨恨了。[113]在其他方面，他们的风俗习惯是类似于色雷斯人的。

105 纽利人的风俗习惯与斯基泰人相仿。他们在大流士发动远征的一代之前，就是因为遭到大量的蛇的侵袭而被迫离境的。这些蛇当中有一些是生长于他们的本土的，其他的那些蛇，数量要多得多，都是来自于北方的沙漠地带的。而纽利人遭受到这么惨痛的折磨，他们被迫远离故土，到布迪尼人那里去居住了。［2］这些人似乎都会变戏法，因为斯基泰人和居住在斯基泰亚的希腊人都说，每一位纽利人每年之中都有那么几天要变成一只狼，[114]之后，再恢复他的原形。[115]我本人是不相信这种说法的，但是他们却固执地认为是实有其事，甚至为此而信誓旦旦。

106 康尼巴尔人是全人类当中生活方式最野蛮的民族。他们既不信守正义，也不受任何法律的约束。他们是游牧民族，装束是和斯基泰人一样的；但他们的语言是自己特有的。和所有其他民族不同的是，他们是“食人族”。

107 所有麦兰克莱尼人都穿黑色服装，他们因此而得名“黑衣族”；他们的风俗习惯与斯基泰人相同。

108 布迪尼人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强大民族。他们都长着深蓝色的眼睛和鲜红色的头发。在他们境内有一座城市，名叫格洛努斯。四周是高高的城墙，每一边的长度为30斯塔狄亚[116]，完全是用木头造成。这里所有的住宅和神庙也同样是木造的。［2］在这里建有奉祀希腊诸神的神庙，这些神庙是按照希腊的样式装修起来的，里面有神像、祭坛、神龛，这些都是木造的；他们甚至每三年有一个节日，是纪念狄奥尼索斯神的，节庆期间当地人就像在巴库斯节那样的发狂。原来，格洛努斯人事实上乃是古代的希腊人，这些希腊人在被逐出滨海的商港后，他们逃往布迪尼人这里和他们住在一起。他们所讲的话一半是希腊语，一半是斯基泰语。

109 然而，布迪尼人的语言和格洛努斯人不同，他们的生活方式也迥异。[117]布迪尼人是当地的土著，他们是游牧民族；和所有毗邻诸族不同的是，他们是吃虱子的。[118]相反，格洛努斯人是农耕者，他们吃面包，种蔬菜；在身材和相貌上，他们和布迪尼人明显有别。尽管如此，希腊人依然把布迪尼人称为格洛努斯人，但是这样称呼是错误的。［2］在他们的国土上，到处都生长着品种繁多的树木，茂密的森林随处可见；在密林的深处有一个宽阔的深水湖，湖的四周是长着芦苇的沼泽地。人们在这里可以捕捉到水獭、海狸，还可以捕获一种方脸的动物。[119]当地人把这种动物的皮缝在皮衣的边上，还用它们的睾丸来治疗子宫方面的疾病。

110 现在我来说说萨乌洛马泰人的历史。当希腊人对阿玛宗人[120]作战的时候，斯基泰人称阿玛宗人为奥约尔帕塔，用希腊语来说就是“杀死男人者”。因为在斯基泰语里，“奥约尔”（*oior*）意为“男人”，“帕塔”（*pata*）意为“杀死”。据传说，希腊人在塞尔摩冬赢得了胜利之后，把俘虏的阿玛宗人装满了三条船起航了；但是到了海上，这些女子向船上的桡手发起进攻，把他们全都杀死了。［2］然而，她们对于如何驾船却一窍不通，不知道如何使用舵、帆和桨；在那些男子都被她们杀死之后，她们只能听凭风浪的摆布了。最后，她们在麦奥提斯湖靠了岸，来到这个叫作克列姆尼的地方，这个地方地处自由的斯基泰人境域之内。阿玛宗人在这里登陆，准备前往有人居住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她们把遇到的第一群马匹逮住，然后骑着这些

马在斯基泰人的领土上实施劫掠。

111 斯基泰人感到有些茫然，因为他们从未见过这样装束的女子，不懂得这些女子所说的话，也不知道她们是属于哪个民族；他们还感到奇怪的是，这些敌人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但斯基泰人却误认为他们都是年龄相仿的男子，于是他们出动人马，和阿玛宗人交战。直到阿玛宗人阵亡者的尸体落入斯基泰人手中，他们这才发现这些袭掠者原本是女儿身。［2］他们经过商量，决定不再杀死她们了，而是派出一队最年轻的男子到她们那里去，他们派去的人数，和他们估测的那些女子数量大致相等。这些年轻男子奉命在阿玛宗人的附近安营，看到她们就模仿她们的一举一动。如果阿玛宗人上来追赶他们，他们就撤走，不去接战；而当她们不再追赶的时候，就又回到她们的附近扎营。斯基泰人所做的这一切，目的就在于他们非常希望这些高贵的妇女能够为他们生孩子。

112 于是，他们就派出年轻男子，而这些年轻人也按照吩咐去做了。阿玛宗很快发现这些年轻人无意来伤害她们，她们就没有去理会这些斯基泰人了。日子一天天过去，两处营地的距离却越来越接近了。双方人员采用了相同的生活方式，他们除了武器和马匹以外别无所有，这样他们和阿玛宗人一样，都不得不以打猎和劫掠为生。

113 正午时分，阿玛宗人就要分散开来，她们一两个人分别外出游逛和放松。斯基泰人注意到这一点，他们也这样做；有一个斯基泰男子去纠缠独自行动的一个阿玛宗人，这位女子并未反抗，而是半推半就，任其所为；［2］然后她向他作手势（因为他们相互之间语言不通）表示，要他次日再带一个男同伴到今天相会的地方来，而她也答应再带一个女子到这里来。这位斯基泰的男子这样做了，那位阿玛宗人也没有食言。当斯基泰其他男子得知这里发生的事情以后，他们就和其他的阿玛宗人也发生了关系。

114 随后，两个营帐合并成一个了。每一位男子都娶了与他第一次发生关系的女子为妻。但是，这些男子学不会女子所说的话，而这些女子却很快学会了斯基泰语。［2］当他们可以相互沟通的时候，斯基泰人就对阿玛宗人说："我们有父母，有财产，因此让我们不再这样生活，回到我们的同族人那里去，和他们一起生活吧。你们仍然是我们的妻子，就像现在一样，我们答应你们不再娶别的女人。"［3］但是阿玛宗人回答说："我们不能和你们的妇女生活在一起—因为我们的风俗习惯和她们迥然不同。我们从小练习的就是拉弓射箭、投掷标枪、驾驭战马—对于女人的事，我们一概不知。相反，你们的妇女对我们做的这些事也是一窍不通；她们以车为家，做弱女子的事情，从不外出打猎或者做其他的事。［4］我们和她们是永远

都不能和谐相处的。如果你们真心想娶我们做妻子，并且想保持自己正直的名声，那么就回家，到你们的父母那里去，要他们把你们应该得到的财产分给你们，然后回到这里，让咱们一起过自己的日子。”

115 斯基泰的年轻男子赞同这个意见，照她们的意见做了。[121] 当他们回家去，取得了他们应分得的财产，带着它回到阿玛宗人这里的时候，他们的妻子对他们这样说：［２］“如果我们生活在现在这个地方，我们就会感到羞耻，也会感到害怕。这不仅是因为我们从你们的父亲那里把你们夺走，还因为是我们的劫掠使你们的土地受到重大的损害。［３］既然你们愿意娶我们为妻，那么就答应我们的请求吧。让我们双双离开这片国土，去塔奈斯河那一边的土地上吧。”斯基泰人对这个请求也同意了。

116 于是，他们渡过了塔奈斯河，过河之后又向东走了三天，接着，又从麦奥提斯湖向北行进了三天，到达了他们现在所居住的地方，他们就定居在那里了。［２］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萨乌洛马泰人的妇女一直遵守着他们的古老的习俗，她们和丈夫们一起骑马去打猎，有时候甚至自己骑马去打猎；她们也去野外作战，装束和男子一模一样。

117 萨乌洛马泰人的语言是属于斯基泰语，但是他们的口语从来就说得不很纯正，因为阿玛宗人一开始就没有把这种语言学好。至于婚姻，他们的习俗是，一个女孩除非她在战斗中杀死敌军的一个男子，否则她是不能嫁人的。有时候，有些妇女终身未能结婚，那就是因为她们这一生都未能满足习俗所要求的条件。

118 正当上述这些民族的国王们会商对策的时候，斯基泰人的使者被引入会议现场，这些使者首先让与会者了解目前所面临的形势。他们说，波斯人在把另一个大陆[122]完全征服以后，又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架桥，并且通过此桥进入了欧罗巴大陆。在欧罗巴，他们降服了色雷斯人，如今他又在伊斯特河上架桥，其目的是使整个欧罗巴大陆也屈从于他。之后，使者们又说：［２］“在这场对抗中，你们绝不应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我们被消灭，而是理应和我们站在一起，让我们同心协力迎击我们共同的敌人。如果你们不肯这样做，那么我们必定屈从于波斯人的压力，要么远走他乡，要么留下来与侵略者缔结屈辱条约。［３］如果你们不援助我们，让我们独力支撑，其结果又会如何呢？可以肯定，今后你们自己也决不会有好日子过的。因为波斯人对你们的攻击决不会比对我们心慈手软，而在征服了我们之后，他们也决不会同意与你们和平相处的。［４］我们这样说，是有充分依据的。如果波斯国王这次来向我们进攻，确实是因为我们当初奴役他们的国民而加以报复的话，那么他就一定是直接向斯基泰亚进

攻，而不应该骚扰其他任何民族。这样，人们都明白他的目标仅仅是针对斯基泰亚，而不是别的地方。但是现在，他是怎么做的呢？［5］自从他渡海到进入欧罗巴以来，他已经征服了他一路上所遇到的所有民族。色雷斯诸部落都被他征服了，其中包括我们的邻人—格泰人。”

119 与会的各个民族的国王在听取了斯基泰使者的演讲之后进行了磋商，最后他们的意见是有分歧的。其中格洛努斯人、布迪尼人、萨乌洛马泰人的国王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同意帮助斯基泰人；但是阿伽塞尔西人、纽利人、康尼巴尔人、麦兰克莱尼人、塔乌利人的国王是这样答复的：［2］“假如不是你们首先向波斯人无端挑衅而挑起战事的话，那么，我们也许认为你们现在所提出的请求是正当的，我们就会如你们所愿，出兵加入你们的行动。［3］然而，现在的情况是—是你们，而不是我们曾经入侵波斯人的领土，并且只要这位神祇赋予你们力量，你们就一直统治着他们；如今波斯人受到同一位神祇的激励，在用同样的方式报复你们。［4］至于我们，我们从来没有在先前的战争中危害过波斯人，现在我们也不想首先去侵害他们。不过，如果波斯人侵入我们的领土，开始侵害我们了，那我们也不会轻饶他们的。但是，只要我们看到他们还没有这样做，我们就在国内按兵不动。因为我们相信，波斯人并不是来惩罚我们，而是惩罚那些首先侵害他们的人。”

120 使者们带着这个答复回国，并把它传达给了斯基泰人。斯基泰人看到，既然周边各族都不肯加入他们的反波斯同盟，于是他们决定不与敌人在战场上展开正面交锋，而是在波斯人到达之前就主动撤离，赶走他们的牲畜，填塞他们撤退途中所有的水井和泉水，凡是他们路过的地方都寸草不留。

［2］斯基泰人兵分两路。其中一路由斯科帕西斯担任统帅，他们计划让萨乌洛马泰人加入到这支军队中，如果波斯人向塔奈斯河方向进攻，这支军队就沿着麦奥提斯湖岸边向塔奈斯河方向退却；如果波斯人退却的话，那么他们就立即回过头来跟踪追击。［3］另外的两支军队，其中那支主力部队是由伊丹泰尔苏斯统率的，另一支军队是由国王塔克萨基斯指挥的，这两支军队合并在一起，再辅之以格洛努斯人和布迪尼人的军队；这支军队和其他军队一样，他们在波斯人进攻的时候也撤退，但要在波斯人前面保持一天的路程，具体战术和另外一路军队一样。不过，他们首先是要撤退到那些拒绝加入反波斯同盟的国家，把战火引到这里。这样一来，如果他们原本无意参加这场战争，而现在也迫使他们投入对波斯人作战了。在这之后，各族的军队返回自己的领土，在协商之后认为于己有利的时候，再向敌人发

动进攻。

121 斯基泰人商定这样的一个作战计划之后，就出兵迎击大流士的军队。他们派出了自己最精锐的骑兵作为前哨部队，去邀击敌人。作为他们妻子儿女住宅的车子，以及他们的全部牲畜，他们提前撤走了，只留下供军旅食用的部分牲畜。他们得令，这些车子和牲畜不管路线有什么变化，都要一直向北方转移。

122 斯基泰人的前哨部队发现，波斯人从伊斯特河出发，距离他们还有三天的路程。于是他们就直接前去距离敌人一天的路程的地方，一次次地移动营地以保持距离，并且把沿途地面上所有生长着的草木铲除殆尽。［2］波斯人看到斯基泰的骑兵出现了，他们马上就跟踪追击，而斯基泰的骑兵则每每在他们之前撤走。波斯人追击是朝着斯基泰的一个地区去的，因此他们行军路线是向着东方，向着塔奈斯河方向而来。［3］当斯基泰的骑兵渡过了塔奈斯河以后，波斯人也渡过该河，紧追不舍。这样，他们穿过了萨乌洛马泰人的土地，进入了布迪尼人的境内。

123 只要波斯人在斯基泰人和萨乌洛马泰人的境内扫荡，他们就没有任何可以蹂躏的东西，因为这些土地已经变为不毛之地了；但是，当他们进入布迪尼人境内的时候，他们看到前面提到的那座木造的城堡；但这座城堡已经成为一座空城，布迪尼人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于是波斯人就把这座“木城”付之一炬。［2］之后，波斯人继续紧追在前面撤退的斯基泰骑兵，一直穿越布迪尼人的全境而抵达一片荒漠地区。该地区无人居住，它位于布迪尼人的境域以北，其宽度为七日行程。［3］在这个荒漠地带的那一面，居住着提萨革泰人；有四条大河是从他们那里流淌出来的。这些河流在流经麦奥提斯人的土地后，都注入麦奥提斯湖。这四条大河的名字分别是：吕库斯河、奥阿鲁斯河、塔奈斯河以及叙尔吉斯河。

124 大流士抵达荒漠地带以后，他就没有再继续追下去，而是在奥阿鲁斯河畔安营扎寨。大流士在那里修筑了八大要塞，各座要塞之间距离相等，都是60斯塔狄亚[123]，这些要塞的残迹至今依稀可见。[124]［2］在大流士花费时间修筑要塞期间，他跟踪追击的那些斯基泰人向北迂回，又绕道返回了斯基泰亚。这样，斯基泰人就无影无踪了。大流士完全找不到斯基泰人的踪影，于是只好把那些半途而废的要塞抛弃到一边，也转而向西行军。在他看来，他所看到的那部分斯基泰人就是他们全民族的人，他们是向西方逃跑的。

125 这时，大流士加速进军，进入斯基泰亚，却遇到了斯基泰人另外两支合而为一的军队，便立即实施追击。这支军队也始终在他前

面保持一天的行程；［２］由于大流士追得很急，斯基泰人就依照他们原定的计划，诱导波斯军队进入那些拒不和他们结盟的部族境内，他们首先进入麦兰克莱尼人（黑衣族）的境域。［３］斯基泰人在前，波斯人在后，都侵入他们的国土，先后造成了巨大动荡；接着，斯基泰人从这里又把波斯人引入了康尼巴尔人（食人族）的领土，造成了同样的后果；随后，他们又从那里进入纽利人的领土，给当地居民造成很大的骚乱。然后，斯基泰人继续撤退，已经迫近阿伽塞尔西人的边境了；［４］但是，这个民族看到他们的毗邻诸族因恐慌而被迫迁徙，于是就在斯基泰人侵入他们的国土之前，派出一名使者警告斯基泰人不要越过他们的边界，如果他们试图这样做，他们就首先得突破阿伽塞尔西士兵这一关。［５］阿伽塞尔西人发出警告后，就向边界地带集结兵力，力图拒敌于境外。而其他诸民族—黑衣族、食人族和纽利人，当斯基泰人和波斯人进入他们境内的时候，这些民族都没有加以抵抗，把以前发出的威胁忘得一干二净，仓皇逃窜到北方的荒漠地带去了。斯基泰人既然受到阿伽塞尔西人的警告，就没有进入他们的国土，他们从纽利人的国土上折回，把波斯人引回了斯基泰亚。

126 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而且看起来没有结束的迹象。最后，大流士派出一名骑手送信给斯基泰的国王伊丹泰尔苏斯说："你这个怪人，当你可以在两件事情当中随意作出选择的时候，你为什么总是在我面前逃跑呢？如果你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与我对抗，那就不要再四处逃窜了，让我们在实战中一决雌雄；如果你认为我的实力比你强大—这样你也应当停下来—你应当把'土和水'[125]献给你的主人，立即前来与我谈判。"

127 对于这封来信，斯基泰的国王伊丹泰尔苏斯是这样答复的："波斯人，我的态度就是这样。我从来不惧怕任何人，也从不在他们面前逃跑。我过去未曾做过这种事，我现在也不是在你面前逃跑。现在我这样做，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这只是我平时的一种生活习惯而已。［２］现在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不立即与你交战，因为我们斯基泰人既没有城市也没有耕地，所以我们不怕城池被攻破，也不怕耕地遭蹂躏，我当然没有必要急于和你交战了。然而，如果你现在非要立即给我们以重创的话，那么我们的祖坟还在—［３］你们去找到它们，把它们掘掉吧—那时你们就会知道我们是否会与你们决战了。除非你们满足我们的要求，掘掉我们的祖坟，否则我们是决不会接战的。［４］这就是我对你的挑战的答复。至于我的主人，我只知道他们是我的先祖宙斯，斯基泰人的女王赫斯提亚。[126]你要我向你献上的'土和水'，我是不会给你的，但是你很快就会收到更为合适的礼物；最后，关于你自诩你是我的主人，我要对你说：'你要后

悔的。’”（这是斯基泰式的演说所用的一句咒语。）于是，使者带着这封回信去禀复大流士了。

128 斯基泰诸王听说大流士对他们以奴隶相称，个个怒不可遏。［2］于是他们派出斯科帕西斯所统率的有萨乌洛马泰人参加的那支军队，命令他们设法与留守伊斯特桥的伊奥尼亚人进行谈判。同时，他们还决定，留在后面的斯基泰人，不再引领着波斯人在他们的境内四处奔走，而是每每在波斯人用餐的时候去袭击他们。因此，他们等待着这样的机会出现，然后就向他们发起进攻。［3］双方在交锋中，斯基泰人的骑兵总是能够击败波斯人的骑兵；然而，每当这些骑兵向步兵阵地溃逃的时候，每次都得到其步兵的增援。而另一方面，斯基泰人由于害怕波斯的步兵，他们追上前来，就又马上回撤。入夜，斯基泰人也用类似的办法发动了多次袭击。

129 有这样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它使波斯人获益不小，而给斯基泰人进攻波斯军营以很大的麻烦，这就是驴的叫声和骡子的外形。［2］因为如上所述[127]，斯基泰人境内是不产驴和骡子的，所以在斯基泰亚各地，由于气候寒冷，人们根本看不到这两种牲畜的任何踪影。[128]因此，斯基泰人的战马听到驴叫，就大为惊骇，乱作一团。［3］在他们攻击波斯人的时候，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马匹听到驴叫声的时候，吓得掉头就跑，或是竖起耳朵呆呆地站在那里。因为它们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叫声，也未曾见过这样的动物。这一点对战事的进程还是有不小影响的。

130 斯基泰人觉察到波斯人出现了军心动摇的迹象，他们采取措施，以使波斯人难以离开斯基泰亚。按照他们的设想，如果波斯人滞留下来，由于缺食断炊，这样就会对他们造成更为严重的损害。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把一些牲畜和牧人留在后面，而他们自己则在前面，相互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于是，波斯人每每劫走了这些牲畜，便为此兴奋不已。

131 这样的事发生了多次，最后连大流士都觉得无计可施了。斯基泰人诸王看到机会到了，于是就派出一位使者前来波斯军营，把一份“礼物”送给了波斯国王，这份礼物包括：一只飞鸟、一只老鼠、一只青蛙和五支箭。［2］波斯人问这位来使，他带来的礼物是什么意思，但是使者回答说，他除了奉命把“礼物”送到，并且尽快返回之外，并没有要他转达什么。他还说，如果波斯人有智慧，他们自己就可以推测出这些礼物的寓意。波斯人听了这话，于是聚在一起就此展开讨论。

132 大流士发表了他的意见，认为这是斯基泰人自己有意来投降

的，他们准备把他们的国家，包括“土和水”都交到他的手里。在他看来，这些礼物的寓意是：老鼠是生活在土里的，它和人吃同样的食物，而青蛙是栖居在水里的，鸟和马则是极为相似的；斯基泰人送来箭是表示他们愿意献出他们全部的武力。［2］这是大流士的解释。而推翻穆护的七位密谋者之一的戈布里亚斯，却就此提出相反的意见。他认为这些“礼物”的寓意是：［3］“波斯人啊，除非你们变成鸟飞上蓝天，或是变成老鼠钻进洞里，或是变成青蛙跳入泥塘里，否则你们将永远逃不出这片土地，你们都将死于这些箭下。”[129]以上就是波斯人对这些“礼物”寓意的看法。

133 斯基泰人有一支军队，战事之初曾奉命守卫麦奥提斯湖，如今又被指派到伊斯特河畔与驻守在那里的伊奥尼亚人进行谈判。斯基泰人的军队抵达浮桥所在地的时候，他们这样说：［2］“伊奥尼亚人啊，只要你们按照我们的建议去行动，我们就会把自由带给你们的。我们听说，大流士命令你们在这里坚守60天；而如果到时候他不能回到这里的话，那你们就可以各自回家了。［3］因此，如果你们这样做了，那么无论在大流士看来，还是在我们看来，都是无可指责的。你们在指定的时间内留守在这里，时间一到你们就可以离开了。”伊奥尼亚人听他们这样说，就承诺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随后斯基泰人便全速返回了。

134 斯基泰人在派使者去大流士那里递送“礼物”以后，就把没有前往伊斯特河畔的那些军队，包括骑兵和步兵[130]，都派出来和波斯人对峙，战斗似乎一触即发。但是，当斯基泰人列好战斗队形的时候，碰巧在两军中间窜出一只狂奔的野兔；所有看见这只野兔的斯基泰人，都冲上来追赶这只兔子，斯基泰人发出叫喊声，阵营中一片混乱。大流士听到敌方阵营这般喧闹，询问左右原因何在。他们告诉他，说斯基泰人都在追赶一只野兔。于是他就对他的那些参谋人员[131]说：［2］“这些人根本没有把我们放到眼里，现在我以为戈布里亚斯关于斯基泰人的‘礼物’的解释是正确的。因此，既然我对于这件事的看法也和他的一样，我们就要适时地制定一些明智的策略，以使我们自己可以安全地返回故土。”戈布里亚斯接着这个话茬说：“主公，我在来这里之前，就基本上确信这些斯基泰人是很难对付的一个民族。我来到这里后，就更加确信这一点，尤其是现在，我看他们不过是戏耍我们罢了。［3］因此，我建议，夜幕降临的时候，我们依然和往常一样燃起营火，找一些借口把我们的军队中最没有战斗力的、最不能吃苦的那部分士兵留下来，还要把我们所有的驴子都拴在这里，而我们自己要在敌人进军到伊斯特河而把桥毁掉之前，或者在伊奥尼亚人作出使我们遭到毁灭的决定以前，撤出斯基泰亚。”

135 这是戈布里亚斯的建议。到了夜里，大流士就按照他的建议采取行动，他把那些伤病士兵，以及那些有他们不多、无他们不少的士兵留在营盘里，把驴也拴在他们附近。［2］大流士把驴留下来，是故意让敌人听到驴叫声；他把那些伤病员和完全丧失战斗力的士兵留下来，而他的借口是说，他准备率领他的精锐部队去攻击斯基泰人，这期间由他们留守营地。［3］这样，大流士向留守营地的士兵宣布了他的部署，并且燃起营火之后，就直奔伊斯特河畔而来。那些驴得知他们的主人要离去了，它们就使劲叫，斯基泰人听到了驴在叫，深信波斯人仍驻留在原地。

136 清晨起来，奉命留守军营的士兵才得知他们是被大流士耍弄了，于是向斯基泰人举手投降，并且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们。斯基泰人一听说这个消息，就马上通知他们所有的人马集合，包括他们自己的两路人马—一路是单独的，一路是由两支联合而成的—再加上所有的盟军，即萨乌洛马泰人、布迪尼人、格洛努斯人，都集合到一起，朝着伊斯特河方向追踪而去。［2］然而，由于波斯军队大多数是步兵，他们也不知道走哪条路线，当时在斯基泰亚境内前往伊斯特河的道路还没有开辟出来；而斯基泰人却都是骑兵，并且熟悉去伊斯特河的捷径，因此双方军队没有遭遇。结果，斯基泰人抵达伊斯特河桥的时间，远比波斯人要早。［3］斯基泰人看到波斯人尚未到达，就向船上的伊奥尼亚人说："伊奥尼亚人啊，你们守桥的期限已经到了，你们还留在这里是错误的。［4］此前你们一直对波斯人心存畏惧，使得你们不敢擅离此地；然而，现在你们尽管放心地把桥拆除，赶快返回你们的故土吧！你们为自己获得自由而高兴吧！你们还要感谢诸神和斯基泰人。至于你们以前那个主人，已经在我们的掌控之下，他将永远都不会再向任何一个民族发动战争了。"

137 伊奥尼亚人举行了一次会议。雅典人米太雅德，他也是地处赫勒斯滂海峡的科尔松尼斯人的国王，[132]也是守卫伊斯特河桥的指挥官，他向其他将领建议，听从斯基泰人的劝告，恢复伊奥尼亚的自由。［2］米利都人希斯提埃乌斯对此表示反对。他指出："如今我们在各自城邦享有王权，都是仰仗大流士的势力；一旦大流士的威权遭到颠覆，那么我无法继续成为米利都的统治者，你们也同样无法在你们各自的城邦继续统治下去了。因为到那时任何一个城邦都会选择民主政治，而不会去选择君主政治的。"［3］希斯提埃乌斯发表自己的看法后，其他诸位首领原本准备支持米太雅德的，他们却都改变了主意，都宣称支持希斯提埃乌斯的意见了。

138 这次投票支持希斯提埃乌斯的，都是受到波斯国王特别器重的人物。他们是：赫勒斯滂诸邦的僭主—阿比多斯的达福尼斯、兰普

萨库斯的希波克鲁斯、帕里昂的赫洛凡图斯、普洛康涅苏斯的麦特洛多鲁斯、库济科斯的阿里斯塔哥拉斯、拜占庭的阿里斯顿；［２］还有来自伊奥尼亚诸位王者—开俄斯的斯特拉提斯、萨摩斯的埃亚凯斯、佛凯亚的劳达玛斯以及反对米太雅德的意见的米利都的希斯提埃乌斯。在埃奥利斯人当中，出席会议的唯一重要人物就是库麦的阿里斯塔哥拉斯。[133]

139 这些希腊人的首脑们议决采纳希斯提埃乌斯的意见；他们又作出决定，还要如此做，如此说。他们决定把连接斯基泰亚一方的那部分桥拆除，拆到距离斯基泰亚的岸边一箭之程，这样做的目的是让斯基泰人觉得他们正在做一些事，而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事又等于没做，结果是同样可以阻止斯基泰人强行从这座桥跨越伊斯特河；同时在拆桥的时候还向斯基泰人作出保证说，他们不会做任何让斯基泰人感到不快的事情。［２］他们又把这个决定补充到希斯提埃乌斯所提出的意见中；随后希斯提埃乌斯走上前来，以全体希腊人的名义，回复斯基泰人说："斯基泰人，你们曾带给我们好的建议，你们赶赴这里的行动也是迅捷的。如今，你们的努力使我们作出了正确的抉择，我们所做的事情，将有助于你们实现你们自己的目标。我们正在拆除这座桥，这是你们亲眼所见；而且，相信我们会不遗余力地去争取获得自由。［３］同时，在我们拆桥的时候，你们的任务是去搜寻波斯人；一旦你们发现了他们，那么无论对于我们，还是对于你们，都可以用他们应得的方式对他们加以报复了。"

140 于是，斯基泰人再次地相信了伊奥尼亚人诸首领的承诺，他们调转方向，希望能够找到波斯人。然而，他们弄不清敌人的回师路线；在这方面，斯基泰人自己以前的做法有过失。因为若不是他们毁坏了那一地区的每一片草场，填塞了所有的水井的话，［２］只要他们愿意，他们随时都可以找到波斯人。但是实际上，他们自认是最高明的那些策略，恰恰是又成为他们未能找到敌人的原因。［３］斯基泰人在境内循着可以找到饮水和马饲料的路线，在那些地方去搜索敌人，他们估计敌人在撤退的时候也是要设法穿越这样的地方的。但波斯人却是完全循着他们来时的原路行进的，丝毫不敢偏离，因而他们费尽周折才来到桥所在地。［４］他们最终到达的时候已经是夜里了，在发现桥已被拆除之时，他们十分恐慌。因为他们以为伊奥尼亚人也许已经离他们而去了。

141 大流士军中有一个埃及人，这个人的嗓门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流士命令这个人站在伊斯特河的岸边，高呼米利都人希斯提埃乌斯的名字。这个埃及人奉命行事。希斯提埃乌斯在听到埃及人的第一声呼唤时，就率舰队前来，再一次搭好浮桥，协助大流士的军队过河。

142 就这样，波斯人逃离了斯基泰亚。斯基泰人回过头去寻找波斯人，结果又一次扑了空。因此，斯基泰人习惯上是以带有指责的口吻来评说伊奥尼亚人的：如果把他们视为自由人，那么他们就是世界上最卑劣、最懦弱的人；但如果把他们视为奴隶，他们就是奴隶当中最忠诚的，并且是最喜欢依附于他们的主人的。

143 大流士在穿过色雷斯之后，抵达科尔松尼斯的塞斯托斯。他在舰队的协助下从那里渡海，进入亚细亚，他留下一位名叫麦加巴佐斯的波斯人，统领欧罗巴方面的事务。就是这个人，大流士有一次当着各位波斯人的面夸他，以表示对这个人特别的器重。［2］大流士有一次正要吃石榴，正当他剥开第一个石榴的时候，他的兄弟阿塔班努斯就问他，他希望有什么东西能够像石榴籽这样多。大流士回答说："如果我拥有像石榴籽那样多的麦加巴佐斯式的人物，那就比征服希腊更使我感到满意了。"［3］大流士当着其他波斯人这样说，是表示对他的恩宠；而这时他把麦加巴佐斯留在欧罗巴担任驻军统帅，留给他约八万将士。

144 就是这个麦加巴佐斯，由于自己所说的话而使自己永远铭记在赫勒斯滂人的心中。［2］他在拜占庭的时候，有人告诉他说，卡尔开顿人[134]建城时间比拜占庭早了17年。他说："那时卡尔开顿人一定是瞎了眼的—如果不是这样，在他们可以选择一个更为优越的城址时，他们就决不会找一个较差的地址来建城了。"［3］如今这个麦加巴佐斯既然奉命担任赫勒斯滂地区的统帅，对于不主动投到波斯人这一边来的赫勒斯滂人，他把他们逐一征服了。

145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波斯人还派出另一支大军去远征利比亚，出征的借口等我讲完这个故事之后再来说明。

［2］"阿尔戈号"船的水手们的第三代子孙，被那些把雅典的妇女从布劳隆拐跑的皮拉斯基人驱逐出利姆诺斯岛，[135]他们乘船前往拉栖代梦，在那里的泰格图斯山安顿下来，生起了火。［3］拉栖代梦人看到这个情况，就派来一名使者询问他们是什么人，来自何方；于是他们回答说，他们是米尼亚人，[136]是乘着"阿尔戈号"船在海上航行的那些英雄的后人，那些英雄曾在利姆诺斯滞留了一段时间，成为当地人的祖先。［4］拉栖代梦人听他们陈述自己的世系之后，第二次派来使者，问他们来到拉栖代梦并且点起了火，其目的何在。他们回答说，他们被皮拉斯基人从他们的土地上逐出后，就来到了他们的祖先的土地上，因为这样做是最合情理的；至于他们的愿望，他们希望能够和祖先的后人居住在一起，分享他们的权利，获得他们的份地。［5］拉栖代梦人似乎乐于按照这个条件接纳米尼亚人，他们分配给米尼亚人土地，并且把他们吸收到部落之中。他们之所以这样

做，主要是由于丁达琉斯的儿子们[137]也曾在“阿尔戈号”船上。米尼亚人随即在这里娶斯巴达女子为妻，并且把他们在利姆诺斯所娶的妻子给斯巴达人做妻子。[138]

146 然而，没过多久，这些米尼亚人就开始傲慢起来，他们要求享有担任国王的权利，并且有过其他渎神的行为。［2］于是，拉栖代梦人决定把他们处死，这样就把他们捉住并且关押起来。这个时候的拉栖代梦人从不在白天杀人的。［3］因此，就在米尼亚人即将被处死的时候，他们的妻子们，她们不仅是公民，而且是斯巴达那些首要人物的女儿们，请求允许她们进入牢房并且和自己的丈夫说说话。斯巴达人答应了她们，他们绝没有想到这些妇女这样的行动背后会隐藏着什么计谋。［4］但是她们在进入狱中以后，便把所有的衣服脱下来，给她们的丈夫穿上，而她们自己换上了丈夫的服装。这些身穿女人服装的米尼亚人，就这样装成女人溜出来了。他们这样溜出来之后，再一次在泰格图斯山上建立了营地。

147 恰恰在这个时候，阿乌特西昂之子锡拉斯正准备率领殖民者离开拉栖代梦。阿乌特西昂之父提萨门努斯乃是塞尔桑达之子、波里尼凯斯之孙。［2］这位锡拉斯是属于卡德摩斯一族的人，他是阿里斯托德姆斯之子普洛克利斯和攸里斯提尼的舅父，这两个男孩年幼的时候，他曾以摄政的身份行使王权。［3］但是，当他的外甥长大成人并且执掌政权的时候，锡拉斯由于长期执掌最高权力，便不甘受制于人，于是决定离开斯巴达，渡海投靠他的亲族。［4］在现在叫作锡拉而那时叫作卡利斯塔的海岛上，居住着腓尼基人波吉利斯之子蒙布里亚卢斯的后裔。因为阿根诺尔的儿子卡德摩斯在海上寻找欧罗巴期间，曾在这个锡拉岛登陆；在登陆之后，他或者是因为喜欢这个地方，或者是出于什么目的而这样做，把一些腓尼基人连同他自己的亲戚蒙布里亚卢斯都留在了这个岛上。［5］在锡拉斯从拉栖代梦来到这里之前，他们在这个卡利斯塔岛上已居住了八代。

148 如今，锡拉斯率领着来自各个部落的人们准备出发到卡利斯塔岛。他们绝不是想驱逐原有的居民，他把那些人当作是他的近亲，因而只是想和他们一起居住。［2］正在这个时候，米尼亚人逃出了监狱，并在泰格图斯山上建立了根据地；当拉栖代梦人打算把他们杀死、并且认为这样做是最佳选择的时候，锡拉斯请求饶恕他们的性命，并答应把他们带出国境。［3］拉栖代梦人答应了他的请求，于是锡拉斯率领着三艘三十桨船来到蒙布里亚卢斯的后裔那里居住下来。但是，他不是带着所有的米尼亚人，而只是他们当中的少数。［4］米尼亚人的大多数都逃到帕罗列阿泰人和考康斯人的土地上，他们把这些原住民从当地赶走之后，自己分布在所占领的地区，分为

六部，后来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六座城镇，分别是列普里昂、马吉斯图斯、弗利克赛、皮尔古斯、爱皮昂、努狄昂。[139]这些城镇在我的时代大都为爱利斯人所毁坏。卡利斯塔岛因其殖民者首领锡拉斯的名字而被称为锡拉岛。[140]

149 这位锡拉斯有一个儿子，他不愿意和父亲一同乘船下海；因此锡拉斯就把他留下，并且说他如同“狼群之中的一只绵羊”。由于他这样说，他的儿子就得到了一个奥耶奥利库斯[141]的绰号，后来人们竟一直用这个绰号来称呼他了。[142]这位奥耶奥利库斯就是埃勾斯的生父，斯巴达的一个强大的埃勾斯部落就是他的族裔。［2］有一个时期，这个部落的男子看到他们的孩子都夭折了，于是他们就按照一道神谕的指示，建立了莱乌斯和俄狄浦斯[143]的复仇之神的神庙。他们这样做了之后，他们的孩子夭折的情况便中止了。在锡拉岛，这些人的后裔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150 在我的历史中，锡拉人和拉栖代梦人所讲述的相同的内容就是这些了；［2］而从这里开始，我所叙述的内容就只是复述锡拉人所讲述的内容。他们说，锡拉斯的后裔、锡拉岛的国王、埃萨纽斯之子格林努斯到德尔斐去，为他自己的城邦献上百牛大祭。和他一同去德尔斐的还有许多公民，在其他人当中，包括属于米尼亚族的攸菲米德斯家族的波林涅斯图斯之子巴图斯。［3］当格林努斯就其他事情祈求神谕的时候，皮西亚女祭司答复说，他应当在利比亚建立一座城市。格林努斯就此回答说：“主啊，我老迈年高，行动不便，不适宜去从事这项工作了，请命令这些年轻人中间的一位去完成这项任务吧。”他在讲这话的时候，是指着巴图斯的。［4］事情就这样被搁置下来了。但是在使团返回锡拉之后，锡拉人却没有执行神谕的指示，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利比亚在什么地方，也不敢如此贸然地向他们不了解的地方派驻移民。

151 但是，在神谕发布以后的七年间，锡拉岛滴雨未下，全岛所有的树只剩下一棵还活着，其余的全都旱死了。面对这种情况，锡拉人又派人前往德尔斐去祈求神谕，皮西亚女祭司责备他们，说他们为什么不去利比亚殖民。［2］于是，既然没有任何办法缓解目前的灾祸，他们就派出使者前往克里特，以寻找那些曾经到利比亚旅行过的克里特人或是居留在那里的外乡人。锡拉人的这些使者们在克里特巡行时，曾造访一个叫作伊塔努斯的城市，在那里他们遇到了一个名叫科洛比乌斯的经销紫色染料的商人[144]。他们询问这个人，他说，有一次他遇到逆风而被吹到利比亚，登陆的地方是一个被称为普拉太亚的岛。[145]［3］于是，他们雇用这个人，带着他返回锡拉。他们随后从锡拉派出少数人乘船到那里去侦察。他们在科洛比乌斯引领下，

抵达普拉太亚岛；之后，他们把科洛比乌斯留在那里，给他留下数月的口粮，而他们自己全速返回锡拉，向国人报告普拉太亚岛的有关情况。

152 他们离开了那里，时间已经超过了约定的日期，科洛比乌斯没有东西吃了。但是，不久之后，有一艘萨摩斯的舰船，其船长为科拉尤斯，[146]在驶往埃及途中被迫来到了普拉太亚，使他得到了救济；这些萨摩斯船员得知科洛比乌斯全部经历之后，就留给他够吃一年的粮食。［2］他们自己准备离开该岛，取海路前往埃及，但是一阵强劲的东风吹来，使他们迷失了方向。东风风力不减，结果一直把他们吹过了赫拉克勒斯柱，最后因天意所指而来到塔特苏斯。［3］那时候，这个商港还是一个处女港[147]，商人们很少来到这里。因此，这些萨摩斯人在返回时由于所携带的商品而获得了比此前任何希腊人都要丰厚的利益，例外的只有埃吉那人劳达玛斯的儿子索斯特拉图斯，因为其他任何人都是不能和他相比的。［4］萨摩斯人取出他们获利的十分之一，即6塔连特，制造了一件在外形上类似于阿尔戈斯的混酒钵的青铜器，青铜器上铸有格里芬的头，竖立在它的边缘上；在这个青铜器的下面有三个巨大的跪姿青铜像支撑着，每个都有7腕尺[148]高。他们把它作为祭献物安放在萨摩斯的赫拉神庙里。萨摩斯人对科洛比乌斯的帮助，是此后他们和库列涅人、锡拉人结下深厚友谊的开始。

153 那些锡拉人把科洛比乌斯留在普拉太亚岛上，回到锡拉，告诉他们的国人说他们已在利比亚沿海的一个岛上建立了一个殖民地。锡拉人决定从他们的七个区选派人员去那里殖民，每两个兄弟中用抽签的办法选出一个前去。巴图斯被推举为国王和殖民者的领袖。于是这些殖民者搭乘两艘五十桨船前往普拉太亚了。

154 这是锡拉人的说法。关于故事的结局，他们的说法和库列涅人的说法是相同的；但是关于巴图斯，这两个民族的说法却是截然不同的。库列涅人的说法是这样的。在克里特，曾有一位名叫埃特阿库斯的国王，统治着奥阿克苏斯城邦。他有一个女儿名叫弗罗尼玛。女儿的生母已经过世，埃特阿库斯又娶了一个后妻。［2］他刚刚把第二个妻子娶回家，她就认为自己应该是可怜的弗罗尼玛的堂堂正正的后母。她常常虐待弗罗尼玛，并且想尽各种办法迫害她，最后她竟指责弗罗尼玛有淫乱行为，而埃特阿库斯也被他的妻子说服了，他相信了妻子的谗言，于是想以一种最残忍的办法来惩罚自己的女儿。［3］在奥阿克苏斯，有一位名叫塞米松的锡拉商人。埃特阿库斯把这个人作为自己的朋友和宾客招请来，他要塞米松发誓，要遵照他的要求去做任何事情。塞米松答应下来之后，这位国王就把弗罗尼玛交

给他，要他把她带走，投到海里去。［4］塞米松因为自己所发的誓言中隐含着诡计而倍感愤慨，从而弃绝了和埃特阿库斯之间的友谊；不久他就带上弗罗尼玛，乘船离开了克里特。在到达公海之后，他为了履行对埃特阿库斯的誓言，他把这个女孩用绳索捆住，把她下放到海里，然后再把她从海水里捞上来，他们就这样乘船来到了锡拉。

155 在锡拉，当地一位知名人士波林涅斯图斯娶了弗罗尼玛为妾。不久，他们的孩子降生了，是个儿子，这个孩子生来有些结巴，讲话的时候口齿不清。根据库列涅人和锡拉人的说法，他的父亲给他取名为巴图斯。然而，在我看来，他起初给他起的是另外一个名字[149]，［2］只是在到达利比亚以后才改换为巴图斯这个名字的。至于为什么起这个名字，那或许是由于他受到德尔斐神谕的影响，或许是由于他所处的职位。因为在利比亚语中，“巴图斯”（*battus*）意为国王。我认为，这就是皮西亚女祭司在预言中这样称呼他的原因。女祭司知道他即将成为利比亚的一个国王，因而在对他说话的时候就使用了利比亚语的词语。［3］等他长大成人以后，他就到德尔斐去祈求关于他的口齿的神谕。皮西亚女祭司是这样答复他的：

> 巴图斯，你来询问口齿的事情；但是佛布斯·阿波罗却吩咐你到盛产羊毛的利比亚去，建立一个殖民城邦。

女祭司仿佛是用她本族的语言对答复他的。她说：“国王啊，你是为了解决口齿的问题而来这里的。”［4］巴图斯回答说：“主啊，我到这里来是寻求解决口齿表达的事情的，但是你答复我的却完全是另外一桩事情—你命令我去利比亚殖民—这是一桩可望不可即的事情啊！我哪里有力量做这件事，哪里有人手来做这件事情呢？”巴图斯这样说了，但是女祭司并没有被他说服而给他另外的神谕；于是，他发现女祭司的答复还是和先前完全一样，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巴图斯就起身离开，返回锡拉。

156 但是其后一个时期，无论是巴图斯还是其他的锡拉人，在各个方面都很不顺利；他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他们现在的苦难，于是他们派人到德尔斐去求解他们遭遇不幸的原因。［2］皮西亚女祭司说，如果他们和巴图斯一同到利比亚的库列涅去殖民的话，那么他们的处境就会比现在好些。锡拉人按神谕所说，派巴图斯率两艘五十桨船前去。这些人乘船来到了利比亚，但是他们一时不知道还应当做些什么，就又回到了锡拉岛附近。［3］锡拉人在看到他们靠近海岸的时候，就向他们投射标枪，不许他们登陆，责令他们循原路返回。于是，他们迫于无奈，只得回去殖民于利比亚附近的一个岛屿上（这个岛屿就是我说过的那个普拉太亚岛）。据说，这个岛的面积和现在的库列涅城的大小一样。

157 此后他们在普拉太亚岛上居住了两年。然而在两年快结束的时候，他们觉得依然厄运缠身，于是他们把当中的一个人留在岛上，其他的人结队前往德尔斐。他们在德尔斐神庙里抱怨，大意是说，他们虽已定居于利比亚，但他们的时运和此前完全一样。［2］皮西亚女祭司是这样答复他们的：

你们应该比我更清楚：美丽的利比亚盛产羊毛吗？

聪明的锡拉人啊！难道你们比到过那里的人更了解情况吗？

听到这话之后，巴图斯和他的朋友们就乘船返回普拉太亚了。显而易见的是，在他们真正在利比亚建立殖民地之前，神祇是不会善罢甘休的。［3］于是，他们在回到普拉太亚后，又带上了他们留在岛上的人，然后一起驶离普拉太亚，在该岛对面的利比亚大陆上建立了一个殖民地，这个地方就是阿齐利斯，它的两面由最美丽的群山[150]环抱着，而它的另一面还有河流穿过。

158 他们在这里居留了六年。到了第六年年底的时候，利比亚人劝请他们离开这个地方，并且许诺将带他们去一个更好的地方。［2］于是，这些希腊人离开了阿齐利斯，在利比亚人的引领下向西迁移。他们根据向导的计算，对行程做了这样的安排，使希腊人在夜间通过他们本地最好的一个叫作伊拉萨的地方。[151]［3］利比亚人带着希腊人来到一个叫作阿波罗泉的地方，他们对希腊人说："希腊人啊，这里就是适于你们居住的地方，因为这里的天空有一个孔。"[152]

159 殖民地建立者巴图斯在他的有生之年统治了40年，他的儿子阿克西劳斯统治了16年，[153]在这期间，库列涅的居民人数保持平稳，和他们初到殖民地来的时候相比不多也不少。［2］但是在第三任统治者即所谓幸运的巴图斯当政期间，皮西亚女祭司用一道神谕激励希腊各地的人们渡海去利比亚，和库列涅人一起居住。库列涅人曾经答应给所有来这里的人们分配土地。［3］那道神谕是这样说的：

无论是谁，如果他没有赶上分配可爱的利比亚沃土，

那么我要告诫他，他迟早要为其愚蠢之举后悔不已。

［4］于是许多希腊人成群结队地前往库列涅，而毗邻的利比亚人的大片领土被这些库列涅人占领了。因此，这些利比亚人以及他们的国王阿狄克兰，他们的土地被库列涅人侵占，他们的居民遭到库列涅人的虐待，于是他们派使者前往埃及，表示自愿归顺于埃及国王阿

普里耶斯的统治之下。［5］这样，阿普里耶斯就从埃及征调了一支大军去攻打库列涅人。库列涅人出城迎敌，来到伊拉萨地区，在靠近一个叫作塞斯特泉的地方，和埃及人交战，击败了埃及人。［6］那时候，埃及人还从未见识过希腊人的战斗力，因而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这一仗他们被希腊人击溃，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极少数人回到埃及。由于这个缘故，也由于阿普里耶斯的臣民们把战败的责任归咎于他们的君主，于是埃及人就起来叛离了他。[154]

160 这位巴图斯有一个儿子名叫阿克西劳斯。他登上王位的时候，曾和他的兄弟们发生纠葛，最后他的兄弟们离开了他，到了利比亚的另一个地方。他们在那里经过商量建立了一座城市，这座城市当初和现在都叫作巴尔卡。与此同时，他们说服了利比亚人起来叛离库列涅人。［2］不久，阿克西劳斯率军出征利比亚人，因为利比亚人接纳了他的兄弟们并且起来反对他。这些人慑于阿克西劳斯的威力，向利比亚东部地区逃去。［3］阿克西劳斯跟踪追击，一直追到利比亚的琉孔才赶上了他们。利比亚人决定在琉孔冒险一战。于是，双方展开厮杀。此役利比亚人取得全胜，库列涅人方面总共有7000名重装士兵在交战中被杀死。［4］由于受到这次惨败的打击，阿克西劳斯病倒了，在服药期间，他被他的一个兄弟利阿库斯给绞死了；但利阿库斯随后又被阿克西劳斯的遗孀爱利克索用计给除掉了。

161 阿克西劳斯的儿子巴图斯继承了王位，他是一个跛子，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库列涅人由于新近遭遇惨祸，便派人到德尔斐去祈求神，询问应采用什么样的政体才能保证自己繁荣幸福的生活。［2］皮西亚女祭司答复他们说，他们应当从阿卡底亚的曼丁尼亚去请一位仲裁者来。于是，库列涅人派人到那里去提出请求，曼丁尼亚人答应了他们，并且给他们派出了一位深孚众望的名叫德摩纳克斯的公民。［3］这个人抵达库列涅之后，首先了解了各方面的情况，然后就着手把全体人民分成三个部落：锡拉人和他们的属民被划为第一个部落；伯罗奔尼撒人和克里特人被划为第二个部落；全体岛民都划归于第三个部落。[155]除此以外，他剥夺了以前属于国王巴图斯的特权，留下的只有某些圣地和圣职，至于此前国王可以行使的所有其他权力，都移交到人民大众的手里了。

162 这位巴图斯在世的时候，仲裁者的这些规定还是继续执行的。但是在他的儿子阿克西劳斯继承王位以后，关于国王的特权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执。［2］跛足的巴图斯和斐列蒂玛所生的儿子阿克西劳斯不肯遵守曼丁尼亚人德摩纳克斯的规定，[156]他要求把先王所拥有的特权都归还给他。在这场争斗中，追随阿克西劳斯的这一派遭到了失败，于是他逃到了萨摩斯，而他的母亲则逃往塞浦路斯岛

上的萨拉米斯。［３］当时萨拉米斯的统治者是埃维尔松，他就是那位把香炉奉献给德尔斐的人。这个香炉保存在科林斯人的宝库里，是一件令人赞叹的杰作。斐列蒂玛逃到他这里来，请求给她一支军队，以使她和她的儿子重返库列涅。［４］然而，埃维尔松则是什么礼物都愿意给她，就是不能给她军队。斐列蒂玛接受了他给她的所有的礼物，并且说：“国王啊，这些都是好东西，但如果你答应我的请求拨给我一支军队就更好了。”埃维尔松发现，无论他送给她什么礼物，她总是重复这句话，［５］最后埃维尔松送给她一只黄金的纺锤和卷线杆，连准备纺线的羊毛也都给了她，而斐列蒂玛还是像先前那样说，于是他回答说：“我给妇女的礼物只能是这类的东西，而不是军队。”

163 同时，在萨摩斯，阿克西劳斯正以分配土地为许诺而募集了一支军队。[157]当他这样把一支大军集合起来的时候，他就派人去德尔斐请示关于他的回国的神谕。［２］皮西亚女祭司是这样答复他的：

> 洛克西亚斯[158]允许你们这个种族统治库列涅，直到有四个名叫巴图斯、四个名叫阿克西劳斯都担任过国王。在这18代[159]人的统治时期之外，洛克西亚斯告诫你们不要再试图扩大统治了。［３］至于你，你回国以后要安安稳稳地待着。如果你发现炉灶里装满了土罐，不要焙烧它们，而一定要赶快把它们送出去；但如果你要给炉灶加热，以焙烧这些土罐，那么也不要到岛屿上去—否则你将和你最好的公牛一起自取灭亡。[160]

164 皮西亚女祭司的答复就是这样。阿克西劳斯据此带着他在萨摩斯招募的军队返回了库列涅，并且取得了最高权力。可是他忘了神谕的告诫，准备报复那些曾经放逐过他的人们。［２］这些人当中有些人已经逃离了本土，另一些人则落入他的手中。阿克西劳斯把他们遣送到塞浦路斯去处死。在遣送过程中，他们因为天气原因而被迫来到克尼多斯，克尼多斯人救了他们，把他们送到了锡拉。还有一些人则逃到阿格洛马库斯的大塔（一座私人的大型建筑）中去避难，阿克西劳斯就在它的四周堆起薪柴，把他们给烧死了。［３］他在实施了这样的行动之后，才意识到皮西亚女祭司给他神谕所隐含的意思，即当他发现炉灶里有土罐的时候，不要焙烧它们。于是，他按照神谕的指示，自己未进入库列涅城，因为他相信神谕所说的岛屿正是库列涅，害怕自己像预言所说那样死去。［４］既然他的妻子是他的本族人，是当时巴尔卡人之王阿拉齐尔[161]的女儿，他就投奔阿拉齐尔那里去了。然而，他走在巴尔卡的市场上的时候，当地人和那些库列涅流亡者认出了他，把他杀死了。他们还杀死了他的岳父阿拉齐尔。因

此，阿克西劳斯不管是有意地还是无意地违背了神谕的指示，他的命运都应验了。

165 阿克西劳斯的母亲斐列蒂玛，在她的儿子居住在巴尔卡而自取灭亡之后，在库列涅继续行使他的儿子的所有特权，治理朝政，和其他人一起共议国事。［2］但是，当她听说她的儿子在巴尔卡被杀之后，迅即逃到了埃及。阿克西劳斯曾宣称他对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做过有益的事。因为正是他把库列涅置于波斯人的统治之下，并且同意向他们纳贡，［3］因此，斐列蒂玛直接前往埃及，她请求阿里安德斯的庇护，祈求他为她复仇。她说，她的儿子就是因为对波斯人表示友好，才招致杀身之祸的。

166 当时，这位阿里安德斯就是冈比西斯所任命的埃及总督。后来他由于想和大流士分庭抗礼而被大流士处死了。因为阿里安德斯知道，他自己也看到了，大流士想留下一件属于他自己的纪念品，此前任何国王都没有留下过。他效仿大流士，也这样做，直到他遭到了报复。［2］大流士曾用成色极高的黄金铸造金币，而当时统治埃及的阿里安德斯铸造了一模一样的银币，时至今日还没有任何地方的银币的成色比得上阿里安德斯的银币。[162]大流士听说阿里安德斯有这样举动，就罗织了另外一种罪名，指责阿里安德斯谋反，而将他处死了。

167 这时候，我们说到的这位阿里安德斯是同情斐列蒂玛的，他同意埃及所有的陆军和海军全力支持她。阿里安德斯任命玛拉菲伊部落的阿玛西斯为陆军统帅，任命帕萨加第部落的巴德列斯为舰队司令。[163]［2］但是，在出发离开埃及之前，阿里安德斯派出一名使者到巴尔卡去，打探究竟是谁杀死了阿克西劳斯国王。巴尔卡人的回答是他们全体国民杀死了他，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因为阿克西劳斯对他们有过许多严重的伤害。阿里安德斯得知这样的情况之后，还是下令他的军队随斐列蒂玛一同出征。［3］这个原因，不过是作为出征的一个借口罢了；我相信，此次出征真正的目的，就是想征服利比亚。因为在利比亚居住着许多并且是多样的民族，其中只有极少数是波斯国王的臣民，绝大多数族人根本就不把大流士放到眼里。

168 我现在说说利比亚诸族分布的具体状况。以埃及这一边为起点，第一个民族是阿迪尔玛基德人。这些部族的风俗习惯基本上和埃及人相同，但是他们的装束却是和利比亚人一样的。他们的妇女在两腿上各戴一只青铜圈。他们蓄长发，他们只要捉住身上的虱子，就把它们用牙咬死扔掉。［2］在这方面，他们是利比亚人当中独一无二的。同时，也只有他们有下面的习俗：把所有即将做新娘的少女带到国王面前，只要国王喜欢，他可以占有她们任何人的处女之身。[164]

这些阿迪尔玛基德人居住在从埃及边界到利比亚的一个名叫普林诺斯港之间的地方。

169 接下来和他们毗邻的是吉利伽迈人，他们居住在西部地区直到阿芙洛蒂西亚斯岛的地方。库列涅人殖民的普拉太亚岛，就在这个地区附近的海上；而在大陆这一边，则是麦涅劳斯的海港和库列涅人曾居住过的阿齐利斯。西尔斐昂草[165]的产区由此地开始，［2］一面扩展到普拉太亚岛，另一面延伸到叙尔提斯河口。吉利伽迈人的风俗习惯类似于该地区其他诸族。

170 阿斯贝斯泰人居住在吉利伽迈人以西的毗邻地区。他们居住在库列涅城的上方，但是没有到达海岸，该地区也是在库列涅人版图之内的。阿斯贝斯泰人比利比亚其他诸族更普遍地使用驷马战车。他们的习俗大都是模仿库列涅人的。

171 在阿斯贝斯泰人以西，居住着奥斯齐塞人。他们住在巴尔卡的上方，但其领土在一个叫作埃维斯柏里德[166]的地方临海。在奥斯齐塞人居住区的中心地带，有一个叫作卡巴列斯的小部落，在巴尔卡人的一个城市塔乌奇拉附近的地方，他们的领土临海。他们的风俗习惯与居住在库列涅上方的那些利比亚人相仿。

172 纳萨摩涅斯人居住在奥斯齐塞人以西，这是一个人口众多的民族。在夏天，他们把自己的畜群留在海边，而上行到一个叫作奥吉拉的地方去采摘枣椰子，这种树木在那里长得茂盛而高大，而且所有树木都是属于结果子一类的。他们还捕捉蝗虫，捉到后放在太阳下晒干，碾成粉末，然后撒到奶里饮用。［2］这个民族的每个男人都有多名妻子，他们和妇女是杂交的，就和马萨革泰人的情形一样。[167]他们把一根棒子放在居室的门前，然后即可以行房。纳萨摩涅斯的男子在第一次结婚时，在新婚之夜，新娘须按照习俗和所有的来宾依次性交。[168]每一个男子在和她性交之后，就把从家里带来的礼物赠给她。［3］他们发誓和占卜的方式是这样的：发誓者把他的一只手放在他们当中某一位公认为最公正和最优秀的人物的坟墓上面，以他们的名义发誓。他们占卜的时候，先是自己到其祖先的坟墓那里去，在那里祈祷，然后躺在墓地上睡觉。他们如何行动就取决于他随后所做的梦了。［4］他们在保证互信的时候，他们是相互饮用对方递过来的饮料；如果身边没有饮料，他们就从地上抓起尘土，彼此用舌头来舔一舔。

173 和纳萨摩涅斯人居住地相邻的是普赛利人，这个民族由于下面的情况而灭绝了。长期吹刮的南风把他们所有蓄水的池塘、器具都吹干了。如今在叙尔提斯全境，泉水也彻底枯竭了。因此，普赛利人

聚在一起商议，一致同意向南风开战（利比亚人是这样说的，我只不过是转述他们的话罢了）。他们进军南下，抵达沙漠地带，但是一阵南风骤起，把他们掩埋在沙丘里了。于是，普赛利人就这样灭绝了，他们的领土落入纳萨摩涅斯人手中。

174 在纳萨摩涅斯人以南，居住着伽拉曼特斯人，这里是野兽出没的地区。这些人不参加任何交际活动，也不和他们的同胞来往；他们没有武器，也不知道如何自卫。

175 这些人居住地在纳萨摩涅斯人以南，由他们这里往西沿海地带毗邻的是马凯人的地区。马凯人把头顶的头发留着，其他地方的头发全部剪掉，他们的发型如同鸟冠一般。他们在战争中所使用的盾牌是用鸵鸟皮制成的。［2］金尼普斯河发源于所谓卡莉特斯[169]山，穿过他们的国境入海。卡莉特斯山上林木茂密，和利比亚的其他地区截然不同，那些地区尽是些不毛之地，它距离海岸200斯塔狄亚。[170]

176 紧挨着马凯人的是金达涅斯人，这个民族的妇女都佩戴皮制的脚镯。每一位和她发生过关系的情人，都要送给她一副皮脚镯。皮脚镯最多的女子是最受尊重的，因为爱她的男人最多。

177 在由金达涅斯人的领土延伸入海的一个海角上，居住着洛托法戈伊人（“食莲族”），[171]他们是以莲子为食的民族。这里出产的莲子和乳香树的浆果大小相当，口味和枣椰子差不多。洛托法戈伊人甚至用它来酿造出一种酒。

178 在沿海的地带和他们为邻是马克里耶斯人，他们也食用莲子，但不是像上述洛托法戈伊人那样以莲子为主食。马克里耶斯人的领土一直延展到一条叫作特里同的大河，这条河最后注入一个叫作特里同尼斯的大湖。湖里有一个弗拉岛。据说，拉栖代梦人根据神谕的指示，在这个岛上建立过殖民地。

179 下面的这个故事，流行说法是这样的：伊阿宋在培里昂山的山脚下造好了“阿尔戈号”船以后，他把通常的百牲之祭放置到船上，此外还安放了一个青铜三足圣器。这样装好了之后，就起航下海，打算绕行伯罗奔尼撒，前去德尔斐。［2］他在航行途中行至马利亚[172]附近海面上的时候，突然一阵北风袭来，使他们偏离航线而来到利比亚海岸。他还没有发现陆地，就先来到了特里同尼斯湖的浅滩上。在那里，正当他琢磨如何才能找到出路的时候，他们说，特里同[173]在他面前现身了，说如果伊阿宋把三足圣器交给他，他就会为他指明航线，并且保证他们安全返航。［3］伊阿宋按照他的吩咐做

了，于是特里同就指给他们离开浅滩的出路，之后这位神把三足圣器带回他自己的神庙里。他坐在三足圣器上，怒气冲冲地发出预言，向伊阿宋和他的同伴们发出了长期的预言。他说：“‘阿尔戈号’的水手们的任何一位后人，如果想要取走这个三足圣器，那就必须在特里同尼斯湖畔建立100个希腊城邦。”当地的利比亚人在听到了这个预言之后，就把三足圣器隐藏起来了。

180 和马克里耶斯人相邻的是奥塞耶斯人。这两个民族都住在特里同尼斯湖畔，中间以特里同河为界，把二者分隔开来。两个民族都蓄长发，但马克里耶斯人把长发留在头的后面，而奥塞耶斯人则是留在前面。［2］奥塞耶斯人的少女们每年都要举行祝祭以纪念雅典娜神，按照他们的习俗，在祝祭的时候，少女们分成两队，相互用石头和棍棒打斗。他们说，这些做法是祖传的仪式，以此来纪念本民族的女神，这位女神和希腊人的雅典娜女神是一样的。如果任何一位少女在打斗中因伤致死，奥塞耶斯人就会宣布这位少女是“假处女”。［3］在少女们开始交战之前，他们还要举行另外一个仪式。人们要从全体少女中选出最漂亮的一位，给她佩戴上科林斯式的头盔，穿上希腊式的全副铠甲，然后让她登上战车，沿着整个湖岸游行。［4］在希腊人来到这里和他们混居之前，他们是用什么武器装备这些少女的，我说不清楚了。我觉得，她理应是佩戴着埃及人的武器装备的，因为我认为希腊的盾牌和头盔都是从埃及引入的。［5］奥塞耶斯人宣称，雅典娜乃是波塞冬和特里同尼斯的女儿—他们说，雅典娜和她生父吵架了，于是她投到宙斯那里去，宙斯同意收留她为自己的孩子，从此她就成为宙斯的养女了。这些民族的人们不结婚，也不过家庭生活，而是像牲畜那样杂交。［6］当她们的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们就被带到每三个月集会一次的男人们那里去，在这些男人中，和这个孩子长得最相像的那个男人就被认定为这个孩子的父亲。

181 以上所述就是居住在海岸地带的游牧的利比亚人诸部族。在这些区域上方的内地，则是野兽出没的地带；穿过这片野兽出没的地带，则是一片沙漠丘陵地带，这种地貌从埃及的底比斯一直延展到赫拉克勒斯柱。[174]［2］沿着这条沙丘地带每走10天，就会看到堆积如山的巨大盐块。在每一座盐丘的顶部，都有清凉甘甜的泉水从盐块中间喷涌而出。在沙漠的边缘地带居住着一些利比亚[175]的居民，他们生活的区域比野兽出没的地区更加深入内地。在这些民族中，第一个就是阿蒙人，他们居住在离底比斯10天路程的地方，他们有一座源自底比斯的宙斯的神庙；如上所述，底比斯的宙斯神像头被做成公羊的头。[176]［3］此外，阿蒙人还有一股从盐块里涌出的泉水，这股泉水在黎明时是温的，在市场热闹的时候就凉了许多，到正午的时候变得很凉了；而他们就在这时候用泉水来浇灌他们的田园。［4］正

午过后，水温渐渐回升，大约到日落之时，水温再一次回复到黎明时的温度。此后水温不断升高，到午夜时分，泉水竟会沸腾起来；从午夜之后到黎明，水温就逐步降下来了。这股泉水被称为“太阳泉”。

182 从阿蒙人的居住地沿沙丘地带再走10天，就会遇到类似于阿蒙人居住地的第二座盐丘，第二股泉水。这一带有人居住，此地名为奥吉拉。纳萨摩涅斯人通常就是到这里来采摘枣椰子的。

183 从奥吉拉再走10天，人们又可以遇到一座盐丘和一股泉水。这里生长着挂满果实的枣椰子树，就像在其他盐丘上一样。在这个地区居住着的民族被称为伽拉曼特斯人，这是一个强大的民族。他们在盐地铺上沃土，然后在土壤里播种。［2］从这里前往洛托法戈伊人的领土有一条捷径，需要30天的行程。在伽拉曼特斯人居住的地方，有一种一边吃草一边后退的牛。[177]这种牛的角向前屈伸着，［3］因此如果它边吃草边往前走，牛角就会插到地里去。这种牛和其他的牛的唯一不同之处，就是它们的皮比较厚、比较硬。［4］这些伽拉曼特斯人乘坐驷马战车追击穴居的埃塞俄比亚人，这些穴居的埃塞俄比亚人是我们所听说的各个民族当中跑得最快的。这些穴居者是以蛇、蜥蜴以及诸如此类的爬行动物为食的。他们的语言不同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语言，其发音就如同蝙蝠的叫声。

184 从伽拉曼特斯人的地方再往前走10天，又会遇到盐丘和泉水。居住在那个盐丘周围的民族叫作阿塔兰提斯人。这是世界上仅有的没有名字的人们。阿塔兰提斯就是他们全体居民的名号，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自己的名字。每当太阳高高升起到天空的时候，［2］阿塔兰提斯人就诅咒它、责骂它，因为（他们说）太阳的烧烤使他们的土地和人民备受痛苦。

［3］由此再走10天的路程，又有一座盐丘和一股泉水，而且有人居住在那里。在这座盐丘附近有一座叫作阿特拉斯的山，这座山峰呈圆锥的形状，（据说）人们是看不到它的峰顶的，因为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总是有浮云萦绕在它的周围。［4］当地人称这座山为“擎天柱”，而他们也因这座山而得名“阿特兰特斯人”。据说他们不吃任何活物，而且在睡觉的时候从不做梦。

185 以上就是我所知道的居住在沙丘地带直到阿特兰特斯人范围之内诸民族的名字，再远的地方我就不知道了。这片沙丘地带一直伸展到赫拉克勒斯柱，甚至更远的地方。［2］在整个这片沙丘地带，每行进10天，就有一个盐矿，周围有人居住。所有这些居民的房屋都是用盐块筑成的。这片地区就是利比亚的无雨区，如果有雨，那么用盐筑起的墙壁是会垮掉的。［3］从矿井里挖出来的盐有两种颜色：

白色和紫色。在沙丘地带以南，即利比亚的内陆地区，则是一片沙漠地带，[178]那里没有泉水，没有野兽，没有降雨，没有树木，没有任何湿润的东西。

186 这样看来，在利比亚，从埃及直到特里同尼斯湖，这些地区的居民都是吃肉饮乳的游牧民族。但是，这些部族都是不吃牛肉的，而且也都不养猪，他们这样做是出于和埃及人同样的理由。[179]［2］甚至在库列涅，那里的妇女也认为吃母牛肉是犯忌的，因为她们崇拜埃及人的女神伊西斯，她们以断食和祝祭的方式对女神表示崇敬。巴尔卡的妇女不单禁食母牛肉，她们还禁食猪肉。

187 在特里同尼斯湖以西的利比亚人就不是游牧民族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和游牧民族有所不同，他们管教自己孩子的方式也和游牧民族也有所不同。［2］因为利比亚的游牧民族—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很多部族（这一点我不能说得很确切）—的习惯，是当他们的孩子到四岁的时候，他们就用羊毛脂来灸灼这些孩子头顶的血管，有时是灸灼太阳穴上的血管。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使他们的孩子日后免遭从头上溢出的体液的损害；［3］而这也是他们宣称他们的孩子比其他人的孩子更为健康的原因所在。的确，利比亚人是我所知道的身体最健康的人，但是究竟是不是由于这个原因造成的，我不能确切说出—不过他们无疑是非常健康的人。当孩子因为灸灼而全身抽搐的时候，利比亚人发明了一种治疗方法：把山羊尿浇到孩子的身上，这样就一准能把孩子治好。以上这些我是复述利比亚人所讲述的故事。

188 游牧的利比亚人奉献牺牲的方式是这样的。他们先是从牺牲的耳朵上切下一片来，把它抛到房屋上面；之后，他们再切断牺牲的颈部而杀死它。他们只向太阳和月亮奉献牺牲，不向其他任何神祭献。这种崇拜是通行于所有利比亚人的。但是，特里同尼斯湖畔的居民，则要崇拜特里同、波塞冬和雅典娜，尤其是要向雅典娜奉献牺牲。

189 雅典娜神像的衣着以及它的埃吉斯（aegis）[180]的样式，都是希腊人从利比亚妇女那里学来的。因为除了利比亚妇女的外衣是用皮革制作的，而且她们衣角是用皮子做成的穗子而不是蛇的形状以外，在所有其他方面这两个民族的装束都是相同的。［2］而这个名称的本身也证明，帕拉斯·雅典娜神像的衣服样式是来自于利比亚的。因为利比亚的妇女在她们的衣服上披着无毛的山羊皮，边缘上挂有染成朱红色的皮穗，这种山羊皮叫作埃格亚，而希腊人则把这种羊皮衣服叫作埃吉斯。［3］在我看来，我们希腊人在举行神圣仪式之时的呼喊声也是源自于利比亚的，因为那里的妇女就是这样呼喊的，声音非常动听。同样，希腊人还从利比亚人那里学会了驾驭驷马战车的方

法。

190 除了纳萨摩涅斯人以外，其他所有游牧部族埋葬死者的方法是和希腊人一样的。纳萨摩涅斯人埋葬死者时，让死者采用坐姿，因此他们对于那些即将归西的人，注意使他们死前保持坐姿而非仰卧着。这些居民的房屋是用日光兰[181]的茎杆与灯心草一起编成的，这种房屋是可以随时搬迁的。上述利比亚诸部族的风俗习惯就是这样。

191 在特里同河以西，紧挨着奥塞耶斯人的是从事耕耘并且住在房屋里的利比亚人，这些人被称为玛克叙耶斯人。他们把右侧的头发留着，把左侧头发剃光，还把自己的身体涂成红色。他们说自己是来自特洛伊的那些人的后裔。［2］他们的领土以及由此向西的利比亚的其他地方，与游牧诸族的地方相比，野兽要多些，林木也要多些。［3］游牧诸族所居住的利比亚东部地区，直到特里同河流域，都是低地和沙地。但是这以西的地区，即农耕者居住的地区却是多山之地，林木茂密，野兽繁多。［4］在这个地区人们发现有巨蟒、狮子、大象、熊和角蝰[182]，还有长着角的驴；在这里还发现有狗面人，有无头人（利比亚人说这种人没有脑袋，眼睛长在胸部），有男野人，女野人；此外还有许多并不出奇的动物。

192 在游牧诸族的地区，以上这些动物，一种也没有，但这里有另外一些动物。如羚羊[183]、瞪羚、水牛[184]，还有一种无角但不饮水的驴，长角大羚羊，这种羚羊的角和牛角大小相当，可用于制作七弦琴的架子；［2］还有狐狸、鬣狗、豪猪、野羊、狄克提斯[185]、豺、豹、波利斯、酷似蜥蜴的长度达3腕尺[186]的陆生鳄鱼、鸵鸟以及长着一只角的小蛇；这里有的这些动物，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只有鹿和野猪是例外。鹿和野猪这两种动物是利比亚以外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的。［3］在这个地区还有三种鼠类，一种是所谓“双足鼠”[187]，一种是山鼠[188]，第三种是多刺鼠[189]。在出产西尔斐昂草的地带，还发现有鼬鼠[190]，很像塔特苏斯地方的鼬鼠。因此，游牧诸族的境域内的野生动物是如此繁多，据调查所知，至少就有这些。

193 与玛克叙耶斯的利比亚人相邻的是扎维凯斯人，他们的妻子们是驾驭战车去作战的。

194 毗邻扎维凯斯人的是居赞特斯人。这个地区盛产蜂蜜，而人工制造的蜜[191]则更多。这个部族的人都把自己的身体涂成红色，当地山里有很多猴子，他们以猴子为食。

195 据迦太基人说，在他们的海岸之外，有一个长200斯塔狄亚

[192]的不宽的海岛，叫作库劳尼斯岛，从大陆出发很快就可以到达。岛上长满了橄榄树和葡萄。［2］在这个岛上有一个湖，当地的少女用涂着沥青的鸟羽毛从这个湖底的泥里挖掘金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只不过是把人们的说法记载下来而已。然而，事情也许真的如此。因为我自己就曾亲眼看见在扎金苏斯，人们从一个水塘中捞取沥青。［3］我说的这个地方有很多水塘，其中最大的长宽各有70尺，而深度有2寻。他们把顶端绑有桃金娘树枝的竿子插到水塘里面去，然后用这桃金娘树枝把沥青粘上来，捞起来的东西闻起来就有一股沥青的气味。而在其他方面，这里的沥青比皮埃里亚的沥青都要好。他们把沥青倒入他们在水塘旁挖掘好的坑里，当里面的沥青积存很多的时候，他们就把沥青取出来，装入坛子。［4］凡是掉到水塘里并且沉下去的东西，都会重新出现在离水塘大约有4斯塔狄亚[193]远的海面上。因此，关于利比亚近海的岛屿的这个说法，并非完全子虚乌有。

196 迦太基人还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他们说，利比亚有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民族，他们居住在赫拉克勒斯柱的外面。迦太基人到达那个地方，卸下了他们的货物；他们沿海岸把货物整齐有序地陈列好，然后登上自己的船，点起火，放出浓烟。当地人看到浓烟后就来到海边，他们认为这批货物值多少黄金，就把这笔黄金放在那里，然后从停货的地方退后一定的距离。［2］于是迦太基人再次靠岸，查看黄金的数量。如果他们觉得这批货物值这么多黄金的话，他们就取走黄金，离开那里；如果他们对黄金的数量不够满意，他们就再回到船上去耐心地等待着，而当地人又一次回来添加一些黄金，直到迦太基人认为满意时为止。［3］在这件事上，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公平的：迦太基人直到黄金和他们的货物价值相当时才取走黄金，而当地人也只有在迦太基人取走黄金以后才去搬动货物。

197 以上是我可以开列出名字的利比亚诸部族；而当时他们大都不把波斯国王放到眼里，实际上他们现在依然如此。［2］另外，我还要说说关于这个地方的事情：据我们所知，恰恰有四个民族居住在那里，两个民族是土著民族，另外两个则不是。这两个土著民族是利比亚人和埃塞俄比亚人，他们分别居住在利比亚的北部和南部。而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是后来才移居到那里的。

198 在我看来，利比亚并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其肥田沃土堪与亚细亚或欧罗巴相媲美，例外的只有那个因金尼普斯河而得名的金尼普斯地区。［2］这个地区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粮食产区相比，它与利比亚的其他地区相比也是完全不同的。因为这里是黑色沃土，地下水源丰沛，因而从不惧怕干旱，也不必担心因暴雨（在利比亚的这个

区域是降雨的）而发生洪涝之灾。那里的谷物产量赶得上巴比伦地区。［3］埃维斯柏里德人所在地区土质良好，最好的年份收成可以达到种子的100倍。但是，金尼普斯地区的土地的收成可以高达种子的300倍。

199 在游牧诸族活动的利比亚的这个区域内，库列涅人所在的地区地势最高。值得注意的是，该地区一年可以有三次收成。[194]首先是沿海地区的庄稼成熟，谷物可以收割了，葡萄可以采摘了；在这个地区收割完毕之后，中部高地（当地人称之为山地）的庄稼又到了可以收割的时候了；［2］等到中部的谷物收获入仓，地势最高的地方的水果成熟了。于是，最早收获的谷物和水果所制作的食物和饮料消费一空的时候，最后一次收获开始了。这样，库列涅人在一年之中有整整八个月的收获期。关于这些事情，我就说这么多了。

200 阿里安德斯从埃及派出去协助斐列蒂玛报仇的波斯军到达巴尔卡以后，[195]便开始围攻巴尔卡城，要求引渡涉嫌谋杀阿克西劳斯的那些人。然而，巴尔卡城的民众，既然他们人人都参与了这件事情，因而拒绝投降。［2］于是，波斯人把巴尔卡城围攻了九个月，在这期间他们数次从自己的阵地向城墙挖掘地道，并且发起过一轮又一轮的猛攻。他们挖掘的地道却是被一位铜匠察觉到的。［3］当这位铜匠带着一面青铜盾牌巡视要塞的时候，他把盾牌放在城墙内侧的地面上来敲打。在其他地方敲击的时候盾牌发出沉闷之声，但是在有地道的地方，盾牌发出洪亮之声。于是，巴尔卡人对着波斯人的地道开掘，杀死了正在下面挖土的波斯人。就这样，地道被巴尔卡人发现了，而波斯人的进攻也遭到了挫败。

201 于是，大量的时间被耗费掉了，双方都有许多人阵亡，波斯方面阵亡者人数也不少于对方。这时，陆军统帅阿玛西斯心生一计。他看到，巴尔卡虽无法以武力攻克，却可以用巧计征服。夜里，他下令挖掘一条很宽的壕沟，在上面覆盖上薄薄的木板，木板上面再铺上一层土，和其他地方的地面同样的平整。［2］翌日白天，阿玛西斯邀请巴尔卡人前来谈判，巴尔卡人立刻表示乐于前来，最后双方达成了共识。双方站在盖有木板的壕沟上，相互立誓，陈述协议的内容。他们说：“只要我们脚下的土地原封不动，我们双方就将永远遵守誓约。巴尔卡的人民同意付给波斯国王一定数目的钱款，而波斯人也承诺决不再加害于巴尔卡的人民。”［3］双方立誓之后，巴尔卡人根据协议，打开了所有的城门，自己从城里出来，并且让他们的敌人随意地进入城里。于是，波斯人毁掉了覆盖在壕沟上面的暗桥，然后全速冲入城里。他们之所以毁掉自己所造的暗桥，因为这样他们可以说还在履行对巴尔卡人的誓约。他们对巴尔卡人承诺说，只要脚下的土地

原封不动，条约就继续有效。因此，一旦暗桥遭到毁坏，条约就失效了。

202 波斯人把巴尔卡人中间的那些首要分子引渡给斐列蒂玛，她把这些人沿着城墙都钉死在十字架上。她下令割掉巴尔卡妇女的乳房，也悬挂在城墙四周。［2］至于其他的巴尔卡人，她把他们作为战利品交给波斯人，例外的只有巴图斯家族以及那些没有参与谋杀国王的人们。她把巴尔卡城移交由这些人来治理了。

203 现在，波斯人带着已经沦为他们奴隶的这些巴尔卡人，准备回师了。［2］他们在回归途中经过库列涅城的时候，库列涅人允许他们穿过自己的城市，目的是使一次神谕应验。在军队通过的时候，海军的统帅巴德列斯主张袭取这个城市，但陆军的统帅阿玛西斯不同意，他说："我们只是奉命出兵征服希腊的一个城邦巴尔卡的。"结果，他们穿过了库列涅城，驻扎在吕凯乌斯·宙斯的山上。他们到了那里，才后悔没有袭取这个城市，于是试图再次进入该城，但是库列涅人不许他们进来了。［3］虽然没有人向波斯人发起攻击，但是波斯人却感到一阵恐慌，于是迅速逃到距那里有60斯塔狄亚[196]的一个地方，并在那里安下营寨。军队在那里的时候，来自阿里安德斯的一名信使，传令他们班师。波斯人向库列涅人索要行军途中所需的粮草，在得到之后，他们就开拔返回埃及去了。［4］但是利比亚人随后开始袭扰他们，以取得波斯人的服饰和马具。在波斯人返回埃及的过程中，他们把那些行军迟缓以及掉队士兵都杀死了。

204 这支波斯军队在利比亚所到达的最远的地方，就是埃维斯柏里德城。至于那些沦为奴隶的巴尔卡人，他们派人把这些奴隶从埃及押送到波斯国王那里去；[197]而大流士指定位于巴克特里亚境内的一个村落给他们住，[198]这个村落便取名为巴尔卡。直到我这个时代，巴克特里亚的这个地方还是有人居住的。

205 但是，斐列蒂玛本人也未得善终。她在对巴尔卡人直接实施了报复，并且由利比亚返回埃及之后，自己死得很惨。她身体溃烂、生蛆，当这些蛆虫不断蚕食她的骨肉的时候，她还没有断气。因此，那些以过分的手段报复他人的人，也会招致神怒的。话又说回来，巴图斯的女儿斐列蒂玛对于巴尔卡人所进行的报复，也是真够残忍的了。

---

[1] 麦尔波门涅（Melpomene，Μελπομένη，希腊语意为"歌唱者"），歌唱女神，后来成为司悲剧的缪斯。她的形象是一个身材颀长的女子，覆头巾，戴葡萄叶冠，身穿剧装斗篷，足蹬厚底靴，一手执悲剧面具，一手执短剑或棒槌。

[2] 大流士这次出征的时间大概是在公元前512年。本卷第1—144章看似与希罗多德的主题关系不大，实际上这恰恰说明希罗多德写作的核心和主线是波斯帝国的对外扩张，同时也使我们得到了对未开化民族研究的最早的珍贵资料。

[3] 参阅I. 106，130。

[4] 这里指波斯帝国的西部高原地带。—哥译本注

[5] 希罗多德这里的意思是说，把奴隶的眼睛弄瞎以防止他们偷窃奶中精华。关于瞎眼奴隶的故事，可能是源自斯基泰人对奴隶的某种称呼，不过被希腊人误解了。—哥译本注

[6] 即亚速海。—哥译本注

[7] 即第聂伯河（注入黑海）。—哥译本注

[8] 哥译本为“历任国王”。

[9] 希罗多德在IV. 31解释说，所谓的羽毛就是雪花。

[10] 根据希腊传说，格里奥涅斯是三头巨人，住在极西处。赫拉克勒斯在此地建立两座石柱（直布罗陀和休达，所谓“赫拉克勒斯石柱”）；杀死格里奥涅斯并从爱里赛亚岛上捉走他的牛群，是赫拉克勒斯建立的十二大功勋之一。

[11] 所谓“极西之地”。

[12] 现在的加的斯（Cadiz）。

[13] 直布罗陀海峡。

[14] 希罗多德认为地球的东部和北部的边界是未知的，通常的看法认为陆地被大海围绕的，这种看法只是一种猜测，缺乏确凿的资料予以证实。

[15] 原文是海莱亚（Hylaea），意为“林地”（Woodland，音译“武德兰”）。据近代学者考证，它大概是第聂伯河下游左岸那些富产林木的地带。

[16] 这里的阿拉克塞斯河似乎指的是伏尔加河。希罗多德关于该地区河流的知识不够准确。参阅I. 202。

[17] 哥译本这句话译为“任何一方都不能为对方所说服，平民不能为王族所说服，王族也不能为平民所说服”。

[18] 希罗多德通过考察历史遗迹，来证实和复原过去的历史，看来这是他熟知的一种史学方法。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306页。

[19] 克里米亚（Crimea）因金麦里亚人而得名。

[20] 博斯普鲁斯海峡相当于“金麦里亚的海峡”。

[21] 普洛康涅苏斯是一个岛屿，即现在的马尔马拉岛，马尔马拉海即因该岛

而得名。

[22] 参阅III. 116。

[23] 这里南海指黑海，以便与北海区分开来。根据阿里斯提亚斯的说法，北海岸边住着海珀伯利亚人。

[24] 米利都人的一个殖民地，库济库斯的海港。—哥译本注

[25] 这些希腊的斯基泰人（Greek Scyths）或斯基泰的希腊人（Scythian Greeks，哥译本），大概是指混血的民族。其实，所有的斯基泰人，包括王族的斯基泰人，他们的血统是否纯正，都是值得怀疑的。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308—309页。

[26] 斯基泰人的粮食贸易主要是在他们和希腊人之间进行的。希罗多德的记载表明，粮食种植范围主要在斯基泰亚的西部地区，在东部的部分地区，无论波里斯提尼人还是农耕的斯基泰人，他们种植粮食是用于销售。

[27] 希罗多德的描述至此都是相当精彩，下面对斯基泰亚各部落的描述就开始有些失实了。

[28] 希腊文音译安德洛法吉（Androphagi），即Cannibals，意为“食人者”；可译为“食人族”。参阅IV. 106。

[29] Cremni，意为“悬崖峭壁”（Cliffs）。它显然是位于亚速海的西海岸。—哥译本注

[30] 即现在的顿河（the Don）。

[31] Melanchlaeni，意为“穿黑衣者”（black-cloaks）；可译为“黑衣族”。

[32] 罗译本的这句话在IV. 26。

[33] 希罗多德在这里显然是把斯基泰亚的气候与他最熟悉的希腊地区的气候相比较的。

[34] 荷马：《奥德赛》，IV. 85。

[35] 据普鲁塔克（《道德论集》，303）和波桑尼阿斯（《希腊纪行》，V. 5.2）记载，爱利斯之王奥诺玛乌斯（Oenomaus）由于爱马，因而反对马和驴杂交，他诅咒人们饲养骡子。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313页。

[36] 希氏这里所述有些让人费解，因为他似乎并未说明爱利斯为什么无骡子出生。

[37] 参阅IV. 7。

[38] 这首诗歌讲述七雄攻打底比斯的结局的故事，也被归于荷马名下。

[39] 希罗多德的史料来源于神庙的传说。提洛人讲述的关于海珀伯利亚人的

故事，成为远古时期由欧洲北部到欧洲南部商路存在的一个重要佐证。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波罗的海运销到爱琴海地区的琥珀。据考证，这条被称为“琥珀之路”的商路，早在公元前1000年就已存在，西线“琥珀之路”沿莱茵河穿过高卢抵达地中海。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314—315页。

[40] 伯佛列耶斯似乎是阿尔特密斯的别称。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315页。

[41] 这位女神保佑产妇平安、顺利地生孩子。

[42] 可能是阿波罗和阿尔特密斯。—哥译本注

[43] 罗译本这句话在IV. 35。

[44] 希罗多德虽然不断对当时流行说法提出挑战，但还是无法摆脱之。当时流行的地理学观念认为大地各部分是对称的、平行的。

[45] 希氏在这里很可能是专门影射赫卡泰欧斯。他嘲笑的并不是人们认为世界有如圆球的观念，希腊人尚未对此提出质疑，而是嘲笑人们对地球表面陆地的形状的错误认识。

[46] 参阅II. 21注。

[47] 这里指黑海；在IV. 42的“北海”，是指地中海。—哥译本注

[48] 这里指红海。

[49] 爱琴海。

[50] 即亚述人、阿拉伯人和腓尼基人。

[51] 罗译本这句话在IV. 39。

[52] 罗译本这句话在IV. 40。

[53] 约合185千米。

[54] 从尼科（二世，在位时间公元前610—前595年）下令腓尼基人绕过赫拉克勒斯柱（直布罗陀海峡），环绕非洲航行这一事实来推断，非洲的形状已为人所知，并且这并非首次环非洲航行。希罗多德对此次环航行持怀疑态度。因为水手们返回途中，在向北航行时看到太阳从他们的右手升起，但事实上这恰恰证明了他们绕过了好望角，完成了这次航行。

[55] 参阅II. 158—159；王译本，上册，第281页。

[56] 这里指地中海。

[57] 绕行非洲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次壮举。希罗多德对此所作的否定反而证明它的真实性。因为舰船绕过好望角西行的时候，南半球的太阳（而非罗林森所注说的“日出”之时）就在其右手。希罗多德习惯于从北半球的角度思考问题，故

而认为那种情况不可能出现。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318页。

[58] 即和腓尼基人绕行的方向相反。

[59] 在奴隶制时代，人们把劫掠当作正当的行为，正常的营生；修昔底德（I. 6—8）指出，在地中海各地海上和陆上的劫掠活动曾经都相当普遍；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1256a40）中，也把海上劫掠与农牧渔猎并列为人类基本的谋生方式之一。

[60] 看来，不只是在波斯王宫里，在贵族和大臣家里也有太监。

[61] 出土铭文可以证实，大流士对印度人的征服，按我们的理解是对旁遮普地区的征服，是发生在出征斯基泰亚（公元前512年）之前。

[62] 参阅IV. 12。

[63] 关于这些名字的来源，参阅II. 16及附注。

[64] 希罗多德在本章主要称颂斯基泰人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

[65] 希罗多德在描述欧罗巴心脏地带的情况时，越是深入内地，其准确性就越差。他知道在多瑙河上游有两条较大的支流从南边注入，但他因为曾听翁布利亚人说过在其居住地上方的阿尔卑斯有两条向北流的河流，他就把这两条支流与多瑙河中游的居民所说的大的支流混为一谈了。尼罗河全长约4000英里，而多瑙河只有1760英里。

[66] 德涅斯特河。—哥译本注

[67] 注入黑海。

[68] 参阅IV. 17。—哥译本注

[69] 今日这里依然是当地一个重要的盐场。

[70] 德涅斯特河适于平底船航行的河道，从斯摩棱斯克（Smolensk）直到入海口，全长不下1500英里。

[71] 关于这个城市，参阅IV. 99。

[72] 希罗多德并未描述这个著名的“阿喀琉斯的跑道”。据古代作家记载，这是一块与海岸平行的条状沙地，长达80英里。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324—325页。

[73] 亚速海。

[74] Ge，即大地之神（Earth）。

[75] 亦即乌拉尼亚·阿佛洛狄忒，其形象是一个美人鱼。参阅I. 105附注。

[76] 的确，游牧民族通常不饲养猪，也不习惯于吃猪肉，而饲养猪的往往是

农业民族，也习惯于吃猪肉。这对于这些民族的饮食及其他民俗都有一定的影响。

[77]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290页。

[78] 参阅I. 105。

[79]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292页。

[80] 在这里，一是对大麻种子所产生的烟雾的陶醉，一是对蒸汽浴的嗜好。而希罗多德把两件迥然不同的事情混为一谈了。

[81] 对库柏勒或者瑞亚的崇拜，是从弗里吉亚人那里传给伊奥尼亚的希腊人的。

[82] 库柏勒或瑞亚的形象通常是头戴齿状冠，手持板鼓，坐在车上，由狮子曳引。

[83] 西塔尔基斯是希罗多德同时代的人，卒于公元前424年。

[84] 参阅IV. 52。

[85] 波桑尼阿斯在公元前477年为纪念攻克拜占庭而安放了这个釜。

[86] 总数约5400加仑。

[87] 约合0.92米。

[88] 大流士出征的确切日期难以确认，G. 格罗特认为可能是在公元前514年之前，有的研究者认为在公元前513/前512年，M. A. 丹达马耶夫认为在公元前516—前512年之间。

[89] 分别约合2053千米、610千米（1280英里、380英里）。实际上，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入口至法希斯约为630英里，从塞尔摩冬河口至辛迪半岛约270英里。关于黑海的面积，希罗多德提供的数据误差太大了。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331—333页。

[90] 即今日土耳其境内的马尔马拉海（Marmara Denizi）。

[91] 约合14英里，小于其实际的长度（约16英里）。

[92] 分别约合60英里、160英里，普洛彭提斯海（马尔马拉海）实际宽度和长度则分别为43英里、110英里。

[93] 白天77英里，夜里66英里。

[94] 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通常是高估了船只的航行速度。

[95] 一般认为希罗多德在这里犯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错误。因为现在的亚速海的面积不超过黑海的1/12。但是也有可能在希罗多德那个时代的亚速海比现在大

得多。

[96] 参阅I. 86附注。

[97] 意译为“黑色岩礁”。位于黑海之中，靠近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若干小岛。

[98] 赫布鲁斯河位于色雷斯，阿格里安涅斯河是其第一大支流。希氏所说康塔德斯都斯河位置不明。

[99] Zalmoxis，即萨尔摩西斯（Salmoxis），为色雷斯人所崇拜，希腊许多作家在其著作中都提到过此神。

[100] 希腊文的“哲学家”，本意为“热爱智慧的人”“爱智者”。

[101] 哥译本此句在IV. 97.1。

[102] 列斯堡岛上有五六个城邦，米提列涅只是其中之一。科埃斯就是米提列涅人。

[103] 古代世界许多原始民族都曾经使用“结绳纪事”（典型的如古代秘鲁印加印第安人的“魁普”）。大流士这里拿出来的这条皮带，简直就是一个进行倒计时的“计时器”。虽然此事的情节有点离奇，但是似乎也不宜完全否定其真实性。

[104] 克里米亚半岛南部沿海是山地，其余部分都是草原。

[105] 这里东方的海系指亚速海。—哥译本注

[106] 这段文字显然专为大希腊的读者所作。希罗多德住在图里伊，雅皮吉亚就在他的跟前。如果他是从伊奥尼亚或者是从希腊本土的角度来写作，他根本不必做这样的图解说明。我所列举的这两个例证，可以使人想起那些地形酷似塔乌利卡的其他许多地方。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说明塔乌利人居住在一个岬角上（塔乌利的科尔松尼斯），它类似于阿提卡半岛东南端的岬角（苏尼昂角），或者是意大利半岛的“脚后跟”，即现在的布林迪西到塔兰托（Taranto）一线以东的地区。希罗多德指出，它们之间唯一的区别，是塔乌利人居住在斯基泰亚但并非斯基泰人，而阿提卡的岬角上居住的不是雅典人，意大利的岬角上的居民则是和他邻人的同族。—哥译本注

[107] 约合37千米。

[108] 哥译本这里译为“他们在海上打劫所捉到的任何希腊人”。

[109] 希腊人常常把塔乌利人所崇拜的这位处女之神等同于他们的阿尔特密斯。

[110] 哥译本为“竖杆”。

[111]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曾经提到，人类“在从动物状态向人类状态的过渡”时期，有过“杂乱的性关系”。（前引单行本，第33—34页）然而，近代研究者没有发现一个民族曾经有这样的习俗，因而恩格斯的观点常常被否认。我们在这里看到，希罗多德的记载，难道不可以作为这种习俗的某

种遗迹的一个有力的佐证吗？

[112] 奇怪的是，这正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理论中所期望出现的情况（《理想国》，V. 458D—459E）。

[113] 在近现代那些依然实行兄弟“共妻制”的地方，他们往往生活得自然而和谐，这是常人一般很难想象的。

[114] 这是最早有关人变成狼的迷信记载。

[115] 当希罗多德回到叙述有关海的情况时，他的描写就更加离奇，缺乏可信度了。

[116] 约合5.5千米。

[117] 哥译本这句话在IV. 108。

[118] 近代研究者对于这个词语（*pheirotrageousi*）有不同的解释。G. 罗林森译为“食虱者”；北非的一个民族有类似的习俗（参阅IV. 168）。佛提乌斯（Photius）认为是“吃枞树球果者”。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340页。

[119] 研究者推测这种方脸的动物有可能是麋鹿、海豹，但最有可能是水貂，因为希罗多德这里明显是指一种小型水生动物。而水貂是两栖动物，并且在东欧有所发现。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340页。

[120] Amazons，希腊神话中尚武善战的“女儿族”，居住在亚速海沿岸或小亚细亚。阿玛宗人定期和邻近部落的男子交往，然后把他们送回家乡。生下男孩交还其父，生下女孩留下练习武艺。据传说，她们为了便于拉弓射箭而将女孩的右乳烙掉。阿玛宗人使用的武器有双面斧、弓、矛和半月形盾。关于希腊人和阿玛宗人交往的神话很多。如提秀斯拐走阿玛宗人的女王，并且击退了阿玛宗人对阿提卡的进攻，等等。关于这个古代“女儿国”的传说，形成的时代久远，它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遥远的母权制时代社会生活的模糊记忆。

[121] 哥译本这句话在IV. 114。

[122] 指亚细亚。

[123] 约合11千米。

[124] 这些情况很可能是希罗多德从希腊商人那里听说的。他这样说未必意味着他曾经亲眼见过。

[125] 献出“土和水”，大概意味着向对方表示臣服。

[126] 参阅IV. 5，59。斯基泰诸王认为自己是宙斯的后裔。

[127] 参阅IV. 29—30。

[128] 亚里士多德也说，在像斯基泰亚这样寒冷的地方是不产驴的。这是不

正确的。但亚氏同时指出，毫无疑问，驴首先是在亚细亚被驯化的，而且在温暖的气候下生长得最好。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342页。

[129] 关于斯基泰送给波斯人的“礼物”，自古就有不同说法。许多学者认同戈布里亚斯的解读，认为这是斯基泰人给波斯人的一封“警告信”。克特西亚斯提到更为离奇的一个说法：波斯国王和斯基泰国王比赛射箭，大流士发现斯基泰国王的弓更硬，就立即率军逃跑了。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342—343页。

[130] 我们在这里是第一次听说斯基泰人还有步兵。但事实上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步兵。如果他们真的有步兵的话，大流士就可能迫使他们进行常规战。

[131] 直译为“国王经常和他们讨论事情的人们”。大概就是国王的顾问或者参谋人员。

[132] 关于米太雅德在当地的统治，参阅VI. 34—36。

[133] 人们不能不怀疑希罗多德所提供的名表是有疏漏的，还有更多的未名列其中的参与者。据推测，这个名表来自赫勒斯滂地区（极有可能是来自米太雅德家族），因而赫勒斯滂地区重要城邦除了卡尔开顿外，其他的基本上都参与其中。对于伊奥尼亚人和埃奥利斯人，则只提及其中一些特别有声望的领袖。

[134] 拜占庭和卡尔开顿分别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左右两岸。王译本（上册，第321页）在这里译为“迦太基人”，显系误译。王译本以下有多处将卡尔开顿误译为迦太基。

[135] 关于皮拉斯基人在利姆诺斯岛上的情况参阅VI. 137。

[136] 作为“阿尔戈号”船员的后裔，他们是色萨利的米尼亚人，生活在帕伽赛湾附近。—哥译本注

[137] 卡斯托尔和波利凯斯。—哥译本注

[138] 这句话与哥译本的译文稍有出入。参阅王译本，上册，第321页。

[139] 这六座城镇都在伯罗奔尼撒西部的特利菲里亚（Triphylia），该地区位于爱利斯和美塞尼亚之间。—哥译本注

[140] 罗译本这句话在IV. 149。

[141] Oeolycus，直译为“羊狼”。—哥译本注

[142] 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了柏拉图。他本名阿里斯托克利，据说因天生一副宽肩膀（或宽额头），因而得绰号“柏拉图”（古希腊语Plato有宽肩膀或者宽额头之意），后来这个名字就一直沿用下来。

[143] 俄狄浦斯是底比斯国王莱乌斯和他的妻子伊奥卡丝塔所生的儿子。他年幼的时候遭到遗弃，但是获救并被带到遥远的地方。等他长大成人后返回故乡时，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竟然杀死了他的生父，并且娶了自己的母亲。等他后来得知事情的真相时，已经太迟了。荷马首先讲述这个故事，它也是索福克利斯

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Tyrannus*）的主题。—哥译本注

[144] 哥译本这里译为“采骨螺的渔夫”。骨螺紫是古代腓尼基人常用的一种优质的紫红色染料的来源，是从地中海生产的骨螺中提取的。腓尼基人以经销紫色织物闻名于世，据说腓尼基（古希腊语意为“紫色之国”）因此而得名。

[145] 这个岛屿现在称为邦巴（Bomba）岛，在库列涅以东。—哥译本注

[146] 接下来的故事比较重要，它展示了萨摩斯人热衷于海上事业的性格。在希腊诸邦中，据说只有萨摩斯和佛凯亚向西航行到达这么远的距离。

[147] 指希腊人尚未到过的地方。塔特苏斯位于今西班牙瓜达尔基维尔河口处。参阅I. 163。—哥译本注

[148] 约合3.2米。

[149] 他的名字叫亚里士多德，品达在其诗中提到过。巴图斯原本是一种头衔，后来成了人名。

[150] 哥译本为“丛林”。

[151] 这样做是为了使希腊人看不到这个地方的情况。

[152] 天空有一个孔大概是雨水丰沛的象征。库列涅建城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631年。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353页。

[153] 哥译本亦为“16年”；王译本为“17年”。

[154] 这是公元前570年的事情。参见II. 161。—哥译本注

[155] 由于人口增长、琉孔的惨败和王室的内讧，迫使库列涅进行宪政改革。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其居民来自希腊各地。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改革，扩大了普通民众的权利，削弱了王权。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354页。

[156] 把城邦的居民划分为三部分，是依据多利斯人习惯的划分原则而进行的。—哥译本注

[157]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330页。

[158] 阿波罗神的头衔。

[159] 哥译本为“八代”。

[160] 这道神谕在这里采用散文形式，但显然在发布的时候包含着某些六步格诗的片段。

[161] 这个名字颇为引人注目。它显然是非希腊人的名字，有可能是非洲人的名字。因此，巴尔卡似乎原本就是一座非洲人的城市，不仅如此，虽然受到希腊的影响，在这里依然由本地人担任王公，这些王公们与巴图斯家族保持通婚关

系。

[162] 大流士改革规定只有帝国中央可以铸造金币（所谓“大流克”），含金量高达97%以上，金币上铸有大流士的头像。行省是可以铸造银币的。大概阿里安德斯在银币（“阿里安德克”，Aryandic）上也铸有他自己的头像，从而引起大流士的猜忌。

[163] 玛拉菲伊、帕萨迦第是波斯人地位较为尊贵的两个部落。参阅I. 125。

[164] 大概指初夜权。

[165] 在库列涅和巴尔卡的大多数硬币上，都铸有这种著名植物的图形。这种草既可以食用，又具有药用价值。它在古代库列涅商业贸易中居于重要地位。

[166] 在托勒密统治时，这个地方取名贝伦尼凯（Berenice），即现在利比亚的班加西。

[167] 关于马萨革泰人的习俗，参阅I. 216。希氏在这里叙述得比较含糊，但是可以看到，其婚俗明显带有群婚的遗迹。

[168] 这显然是群婚的遗俗。因为按照群婚的习俗，所有的男子有权与这位女子发生性关系，而这些男子在新婚之时行使这一权利之后，再也不能继续保有这样的权利；或者说，这位女子在这样“献身”之后，她就有权委身于他所钟爱的那位男子了。

[169] 参阅II. 50注。罗译本和哥译本皆为“Graces”。

[170] 可是，此山现在距离海岸不足5英里（200斯塔狄亚约合25英里）。

[171] 生长在非洲一带的莲子，据说可以食用，但是味道没有荷马在其史诗中说得那么甜美。据《奥德赛》（IX. 84以下）说，那些人从海上随波逐流，来到洛托法戈伊人（Lotophagoi）的境域，和当地人一样食用洛托花籽（莲子），以至于乐不思归，洛托花因此得名“忘忧花”。

[172] 海角，在伯罗奔尼撒最南端。

[173] 这里指海神。

[174] 到这里为止，希罗多德关于由埃及到非洲西北部的沙漠商路的描述是正确的。只是其起点不是底比斯，而应该是孟菲斯。—哥译本注

[175] 这里所说的利比亚系泛指除埃及以外的非洲大陆。参阅II. 16及注释。

[176] 参阅II. 42。

[177] 牛在吃草的时候通常是往前走的。

[178] 这里暗指撒哈拉大沙漠。

[179] 参阅II. 132及附注。

[180] Aegis，原意为“穗子”。大概是一种类似“马甲”并且带有穗子的短装。可译为“羊皮马甲”（Goat-harness）。

[181] 日光兰是一种主要生于地中海周边地区的百合科植物。

[182] 一种毒蛇。

[183] 哥译本为“白尾羚羊”。

[184] 哥译本为“麋羚”。

[185] Dictys，大概是豺的一种。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一卷，第367页。

[186] 约合1.38米。

[187] 显然是跳鼠（jerboa）。一种小型跳鼠科啮齿类动物，长有长的后腿和长的卷尾。平时经常像袋鼠那样坐着，看上去像是“两足”，其实是四足。

[188] 这种鼠在利比亚语中叫作*zegeries*，希腊语意为“山”。

[189] 王译本为“刺猬”。

[190] 俗称“黄鼠狼”。

[191] 参阅VII. 31。此处提及人造蜜。

[192] 约合37千米。

[193] 约合740米。

[194] 希罗多德在这里注意到地势的海拔高度与农作物成熟时间的关系。

[195] 这里的内容接IV. 167。

[196] 约合11千米。

[197] 参阅王译本，上册，第344页。

[198] 就像较早时期的亚述人和巴比伦人一样，波斯人也实施过大规模的民族移殖。

第五卷 特尔普西科瑞[1]

1 遵从国王大流士的命令留在欧罗巴归麦加巴佐斯指挥的那些波斯人，发现柏林苏斯人[2]不愿意做大流士的臣民，于是在赫勒斯滂人当中首先把他们征服了。现在的这些柏林苏斯人，此前已经遭到派奥尼亚人的重创。［２］因为来自斯特里梦河畔的派奥尼亚人，曾按照一道神谕的指示向柏林苏斯人开战。神谕说，和他们对垒的柏林苏斯人在向他们挑战的时候，如果呼叫他们的名字，就向他们开战，如果没有这样呼叫，就不要冒险了。派奥尼亚人就是按照神谕的建议行动的。当柏林苏斯人出城与他们在城郊遭遇的时候，在挑战中，两军之间进行过三场一对一的决斗。在人对人、马对马、狗对狗所进行的决斗中，［３］柏林苏斯人在决斗中赢了两场。他们兴高采烈，发出“派昂”的叫喊声。[3]而派奥尼亚人却认为这正是神谕所提到的那件事，于是他们就相互转告说：“神谕说到的关于我们的事确实是应验了，现在我们就出击吧！”于是，正当柏林苏斯人呼喊“派昂”的时候，派奥尼亚人向他们发起进攻，结果大获全胜，柏林苏斯人在这场战斗中的幸存者寥寥无几。

2 这就是派奥尼亚人的所作所为，不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现在的柏林苏斯人，是为了自由而进行英勇战斗的。但是，由于众寡悬殊，他们还是被麦加巴佐斯和他的波斯军队所征服。［２］柏林苏斯被征服以后，麦加巴佐斯率领他的军队横扫色雷斯，征服了该地区所有的城镇和各个民族，把他们都置于波斯国王的统治之下。因为大流士给他的命令，就是要他征服整个色雷斯地区。

3 色雷斯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一个民族；当然，这要把印度人除外。如果色雷斯人有一个首领，或者他们能够同心协力的话，那么，我相信他们是天下无敌的，他们会远远超过世界上其他各个民族。但是，既然他们难以联合起来，他们也就永远无法实现天下第一的目标了。因此，这就是他们的弱点。［２］这个地区的不同区域的色雷斯人有各自的名称，但是所有各部族的风俗习惯都是完全相同的，例外的只有格泰人、特劳希人以及那些在克利斯顿人上方的居民。

4 关于格泰人的风俗习惯，我前面已经提到过，他们自信是长生不死的人。[4]而特劳希人，在所有其他方面的风俗习惯和其他色雷斯

人无异，只是在出生和死亡方面的习俗不同。现在我就来说说。［２］当一个孩子降生的时候，其所有亲族都要团团围坐在这个孩子的四周，历数人世间的各种不幸，为这孩子来到世间就不得不体验这样的不幸而潸然泪下；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人去世了，他们会喜笑颜开地去埋葬他。他们说，他现在终于解脱了，没有任何烦恼，而只是享受最完美的幸福。

5 居住在克利斯顿人上方的那些色雷斯人，他们的风俗习惯是这样的：他们每个人都有多名妻子，每当一个男人去世的时候，在他的各位妻子之间就会发生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主题是哪一位妻子是她的丈夫生前最宠爱的；而亲友们热心参与争执，以证明这项荣誉究竟应该授予谁；而得到这一荣誉的那位妻子会受到男人们和妇女们的称赞。随后，死者最亲近的人就把她杀死在她丈夫的坟墓上，之后和丈夫埋葬在一起。其他的妻子们都感到非常忧伤，她们认为这件事简直让她们无地自容了。

6 除了这些部族，其他的色雷斯人都有这样的风俗：他们把自己的孩子卖给做生意的人。[5]他们对于他们的少女完全不加管束，而是任凭她们和她们所喜爱的任何男子发生关系；而他们对于自己的妻子，却非常严密地加以监视。他们的新娘都是出大价钱从她们的父母那里买来的。［２］他们认为文身是出身高贵的标志，没有文身就表示此人身份低贱。游手好闲被认为是最体面的事，而耕耘土地则是最受人蔑视的。在他们看来，以战争和劫掠为生，这是世界上最荣耀的事了。这些就是他们的风俗习惯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些。

7 他们崇拜的神祇只有三个：阿瑞斯、狄奥尼索斯和阿尔特密斯。[6]然而，他们的国王却和普通百姓不同，他们只崇拜赫尔墨斯一个神，国王们也总是以赫尔墨斯一个神的名义发誓，并且宣称自己是赫尔墨斯的后裔。

8 他们的富人死后是这样下葬的：他们把死者的遗体搁置三天。在这期间，他们首先哀悼死者，接着就宰杀各种牺牲，大张饮宴；之后，他们或者举行火葬，或者举行土葬。最后，他们筑起一座坟冢，并且举行各种竞技比赛，对于比赛的优胜者给予最高的奖赏。色雷斯人的葬仪就是如此。

9 至于色雷斯的境域以北是什么地方，什么人在那里居住，则没有人能够确切地说出来。一旦渡过伊斯特河，你就会进入一片茫茫无际的荒野。我只知道居住在伊斯特河彼岸的有一个被称为西金尼人的民族。[7]他们说，他们的着装类似于米底人；［２］当地的马全身都有蓬松的毛，长达五指。这种马身材矮小，鼻子扁平，不够强壮，不

能乘骑；但如果把它们套在战车上，它们又是迅捷无比的。正因为如此，当地的人习惯于使用战车。这个民族的疆域大概是一直延展到亚得里亚海恩涅提人的地方。［3］他们自称是米底人的移民，但是他们怎么成了米底人的移民呢？这一点我无论如何也弄不清楚。[8]然而，在漫长的岁月里，任何事情都不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知道，居住在马赛利亚[9]上方的利古里亚人用“西金奈”（*Sigynnae*）[10]一词来称呼“商贩”，而在塞浦路斯语中，这个词意为“长枪”。

10 根据色雷斯人的说法，伊斯特河对岸的土地上到处都是蜂子[11]，因此人们根本无法到那里去。但是，这一点在我看来不是那么回事，因为可以肯定的是，那些生物不是很耐寒的。我宁愿相信这样的一种说法，即极北地区[12]因为严寒而无人居住。以上就是关于这个地区的一些说法。现在，麦加巴佐斯使该地区的沿海地带都臣属于波斯人了。

11 国王大流士渡过赫勒斯滂海峡，返抵萨迪斯。这时，他想起了米利都人希斯提埃乌斯立下过杰出的功勋，还想起了米提列涅人科埃斯提出过有益的忠告。[13]因此，他就派人把他们二人召到萨迪斯来，吩咐他们把各自想得到的东西都说出来。［2］就希斯提埃乌斯而言，既然已是米利都的国王，因而他未再要求更多地方的统治权，只是请求大流士将埃多尼人的米尔金努斯[14]赐予他，他想去那里建一座城。这是希斯提埃乌斯所作出的选择。另一方面，由于科埃斯只是一介平民，而不是国王，所以他要求大流士能使他获得米提列涅的统治权。大流士答应了他们二人的请求，之后，他们就直接前往他们各自选定的地方。[15]

12 同时，事有凑巧，国王大流士由于偶遇下面一件事，就决定给麦加巴佐斯下一道命令，命他把派奥尼亚人从在欧罗巴的故乡强行迁到亚细亚来。事情是这样的：有两位派奥尼亚人，一位名叫皮格列斯，一个叫作曼提亚斯。他们二人雄心勃勃，都想获得派奥尼亚的统治权。因此，大流士刚刚渡海返回亚细亚，他们就来到了萨迪斯，还带着他们的一个妹妹一起来的。这位女子身材颀长，容貌娇美。［2］他们一直在那里等待着，直到有一天，大流士坐在吕底亚的城郊。于是，他们就叫他们的妹妹换上自己最好的衣服，叫她出来为他们取水。她头上顶着一个水罐，一只胳膊牵着一匹马，同时手里还纺着亚麻。［3］当她从大流士身边走过的时候，引起了大流士的注意；因为从她所做的事情来看，她既不像波斯人，也不像吕底亚人，更不像亚细亚的其他民族的人。因此，大流士注意到了她，就命令他的一些卫兵，要他们寸步不离地跟着她，看看她牵着马要干什么。这样，这些卫兵就跟在她的后面。只见她来到河边，先让马饮水，之

后，她把水罐灌满了水，循着原路又回来了，头上顶着水罐，一边用胳膊牵着马，一边还在用手转动纺锤。

13 无论是国王大流士的亲眼所见，还是他听到的那些卫兵所禀报的情况，都使他感到非常诧异。于是，大流士下令把那位女子带来见他。当她被带来的时候，她那两位一直在附近小路上窥视着这一切的哥哥也跟着一起来了。大流士问这位女子是何方人士，年轻的男子就回答说他们是派奥尼亚人，这女子是他们的妹妹。大流士又问："派奥尼亚人是什么人？你们居住在什么地方？你们是因为什么事而来到萨迪斯的？"俩兄弟回答说，他们是前来投奔国王的，派奥尼亚这个地方地处斯特里梦河畔，而斯特里梦河距离赫勒斯滂不算太远。他们还告诉他说，派奥尼亚人是来自特洛伊的特乌克洛伊人的移民。他们就是这样回答大流士的询问的。大流士又问他们，他们那里的女子是否都是如此能干。兄弟俩作了肯定的回答。原来，他们此行目的正是在于这一点。

14 于是，大流士写了一封信给留守色雷斯的军事统帅麦加巴佐斯，命令他把所有派奥尼亚人，无论是男人、女人，还是小孩，统统从他们的原住地迁移到这里来。［２］他随即命令一名骑兵带着这封书信，火速赶往赫勒斯滂地区；在渡过赫勒斯滂海峡之后，把这信交给麦加巴佐斯。麦加巴佐斯读过书信，便从色雷斯找来了向导，随后率军出征派奥尼亚。

15 当派奥尼亚人得知波斯人正在向他们进军的时候，他们就集合起来，开赴滨海地带。因为他们预料波斯人会从那个方向侵入他们的领土。［２］派奥尼亚人就在那里严阵以待，准备迎击麦加巴佐斯的军队。然而，波斯人得知派奥尼亚人已经集结起来，并且正在海岸地带把守着通往他们国内的要道，于是他们在咨询了向导后，决定改由内地的大道直扑派奥尼亚的城市。派奥尼亚人完全没有料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的壮丁悉数出城去沿海地带了。波斯人很快就进占了一座座空城。［３］派奥尼亚人得知他们的城镇都已被攻陷，便各自回乡，并在那里分别向波斯人投降了。这样，派奥尼亚人诸部族，希罗派奥尼亚人和派奥普莱人，以及居住在直到普拉西亚斯湖畔的其他各部落，都被强行从他们当地迁走，被带到亚细亚来了。

16 另一方面，那些居住在潘盖昂山[16]附近，以及在多波列斯人、阿格里安涅斯人和奥多曼提人的地区和在普拉西亚斯湖上居住的人们，却并未被麦加巴佐斯所征服。事实上，麦加巴佐斯也曾试图制服这些湖上居民[17]，但是没有获得成功。这些"湖居者"是这样生活的。在湖中心的地方，由高高的木桩支撑起一个平台，从陆地上通过一条狭窄的栈桥可以到达平台。［２］古时候，支撑平台的木桩是由

全体居民共同竖立起来的，但是后来按照他们通行的习俗，关于安设在湖上的木桩一事是这样规定的：这些木桩是采自那座奥别鲁斯山[18]，每一位男子都要为他所娶的每一名妻子从那里采伐三根木桩。如今，他们每个男人都有多名妻子。［3］至于他们的生活方式，在这个平台上，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居住的一间小屋，而每个人也都有一个从平台下到湖里的便门。为了防止小孩子落到湖里去，他们用绳子拴住孩子的脚。［4］他们是用鱼来喂养马和其他牲畜的。湖里鱼类是非常丰富的，无论是谁，只要打开他的便门，用绳子拴住一个空篮子，放到湖里去，不一会儿拽上来，篮子里的鱼就满满的了。那里的鱼有两种，他们把一种称为“帕普拉克斯”（*paprakes*），把另一种称为“提隆”（*tilones*）。

17 因此，派奥尼亚人—至少是他们当中那些被征服者—就被迁移到亚细亚来了。麦加巴佐斯制服了派奥尼亚人之后，就从全军之中，选派地位在他之下的七个最有声望的波斯人作为使者前往马其顿。这些人准备前往阿明塔斯那里去，为国王大流士索要“土和水”。［2］从普拉西亚斯湖到马其顿有一条路程很短的捷径。紧挨着普拉西亚斯湖的，就是后来亚历山大[19]每天可以从这里取得1塔连特白银的那个矿场；经过这个矿场之后，你只需翻越那座所谓的狄索隆山[20]，就进入马其顿境内了。

18 奉命前来的这些波斯人，在抵达阿明塔斯的宫廷，见过阿明塔斯之后，就为国王大流士索要“土和水”。阿明塔斯不仅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还邀请他们和他一起饮酒，并且准备了极为丰盛的美食，给波斯人以朋友般的款待。［2］但是在酒足饭饱之后，他们坐在一起会饮，波斯人说：“亲爱的马其顿人啊，我们波斯人有这样的习惯，在举行任何的盛大宴会之后，还要把妻妾们带来，要她们在我们的身旁作陪。现在，既然你们热诚地接待了我们，隆重地款待了我们，而且又把‘土和水’献给了国王大流士，那你们在这方面也按照我们的习惯办吧。”［3］阿明塔斯回答说：“波斯人啊，我们马其顿人可没有这样的习惯。按照我们习惯，男人和女人是不能同席的。尽管如此，既然你们是我们的主人，并且也很想这样做，那么这就照着你们的意思来办吧。”阿明塔斯这样说着，就命人把姑娘们叫进来；姑娘们应声进来以后，就在波斯人的对面坐下了。［4］波斯人看到自己面前清秀美丽的姑娘们，又对阿明塔斯说，说他这样安排是愚蠢的，因为如果早知道这些女子是这样的话，那还不如不来这里了；这些女子不仅不陪他们，反而让他们心里憋得难受。于是，阿明塔斯不得不命令这些女子挨着波斯人坐下。这些女子遵命行事，那些喝得醉醺醺的波斯人，伸手去摸这些姑娘的胸部，有的甚至试图去吻她们。

19 阿明塔斯看到了这情景，尽管他怒火中烧，却依然默不作声，因为他非常惧怕波斯人的势力。但是，阿明塔斯的儿子亚历山大，他年纪轻轻，也没有经历过什么不幸的事情，他在那里看到了波斯人的所作所为，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于是他怒冲冲地对阿明塔斯说："父王啊，你已经上了年纪，应当多多保重。请退席去歇息吧，不要再饮酒了。我留在这里照料这些客人，一切都会安排妥当的。"［2］阿明塔斯预料到亚历山大准备蛮干，就对他的儿子说："儿啊，你现在像是一个满腔怒火的人在对我说话，我已经觉察到，你是想把我送走，然后你可以在这里做一些鲁莽之事。我恳求你不要对这些人作出任何不仁之事，否则你我都将遭到灭顶之灾；还是忍一忍，让他们为所欲为吧。至于我，我还是愿意照你的嘱咐离开这里的。"

20 于是，阿明塔斯对他的儿子提出这样的请求之后就退下了。亚历山大就对波斯人说："尊贵的客人啊，你们可以把这些女子就当作你们自己的女人，对于她们全体或其中任何一个人，你们想怎样就怎样。［2］但是现在夜已深，我看到你们都喝得差不多了，如果你们愿意的话，请容许这些女子退下去沐浴，而等她们沐浴之后，再把她们都送回来。"［3］波斯人对此表示同意。于是，亚历山大把这些女子带出去，送她们出了宴会厅；随后，亚历山大把同样数目没有胡须的男子装扮成女子模样，并且身藏短剑。他把这些人带到波斯人的面前，［4］对波斯人说："波斯人啊，你们对于所受到的款待应当感到心满意足了。我们所有的一切以及我们所能弄到的一切，都献给你们了—现在我们把我们最最珍贵的东西，即我们的姊妹和我们的母亲都给了你们，这样你们就成为我们最最尊敬的人，这也正是你们应得的荣誉—请转告把你们派到这里来的国王，说那位担任马其顿总督的那位希腊人，不仅在饮食上给予盛情款待，还有女色陪侍，让你们满足。"［5］亚历山大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命令那些马其顿的"女子"（实际上他们都是男人）每人都到波斯人的身旁作陪。当波斯人动手摸他们的时候，这些男子就用短剑把他们给捅死了。

21 波斯的使者们就这样都被除掉了，他们的随从也未能幸免。因为这些波斯人还携带有大队的车马、随从以及各种各样的辎重—所有这一切，在他们自己被杀死的同时，也被马其顿人收拾起来了。［2］其后不久，波斯人为了找寻这些失踪的使者而进行了一次细致的搜寻。但是足智多谋的亚历山大，却平静地化解了此事。他向波斯人的搜索队行贿，把自己的亲姐妹连同一大笔钱送给了一个名叫布巴列斯的波斯人。这个人就是那些奉命前来搜寻失踪人员的指挥官。于是，这些波斯人被杀的真相就被隐瞒起来，没有人再提起这件事了。

22 现在柏狄卡斯的这些后人们，他们自称是希腊人，这件事我凭我自己的知识就可以断定如此，我在这部著作的后面还要证明这件事的。那些在奥林匹亚负责主持全希腊竞技会的希伦诺迪凯[21]也是这样认为的。［2］因为当亚历山大很想参加竞技比赛，并且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来到奥林匹亚的时候，和他赛跑的那些希腊人不许他参加比赛—他们说，比赛是在希腊人之间进行的，异族人是没有资格参加的。但是，亚历山大却证明了他自己是一个阿尔戈斯人，因此他明确地被判定是一位希腊人。这样，他就被列入赛跑者的名单中，并且被安排在第一对比赛。[22]此事的结果就是这样的。

23 麦加巴佐斯带着派奥尼亚人抵达赫勒斯滂，他从这里渡海，前往萨迪斯。这时他得知，在欧罗巴，米利都人希斯提埃乌斯正在斯特里梦河畔的米尔金努斯—大流士因他守桥之功而赏赐给他的这个城镇—修筑城墙。麦加巴佐斯和派奥尼亚人刚刚抵达萨迪斯，他立即就对大流士说：［2］“主公，你所做的这事可是不明智的啊！你怎么能允许一个奸诈又狡猾的希腊人在色雷斯筑城呢？在这个地方，有丰富的造船木材和桡材，还有一些银矿，周边居住着许许多多希腊人和其他民族。这些人随时都可以拥戴希斯提埃乌斯为领袖，他们也就会日夜听从他的吩咐了！［3］如果你不想和你自己的臣仆交战的话，那就让他停止筑城吧。但是要阻止他筑城，只需一封温和的书信命他来见你就可以了。当他处于你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只是注意决不要放虎归山—不让他回希腊就行了。”

24 麦加巴佐斯的一席话让大流士大为高兴，他认为麦加巴佐斯对这件事的预见是正确的。因此，大流士立即派使者前往米尔金努斯送信，使者对他说：“国王大流士致书希斯提埃乌斯：我一直期待着一个对我和我的国家忠诚不贰的人，我发现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让我如此信赖。不光是言语，还有行动，都可以证明你的忠心。［2］现在就请你到我这里来，因为我的手头有一些宏大的事业，我要向你说说我的想法。”希斯提埃乌斯相信了使者所言，而且他似乎也因能成为国王的顾问而颇感自豪。于是他就动身来到萨迪斯。［3］他到达之后，大流士对他说：“希斯提埃乌斯，听我说说把你召来的缘由吧。我从斯基泰亚归来后，就再也没有看到你了，我心中一直渴望的事情就是能再次看到你，并且和你说说话。因为我坚信，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莫过于有一位忠诚且有智慧的朋友了。你是二者兼备的，你曾经为我所做的事就是最好的证明。［4］现在，既然你来到这里，那来得正好，我要向你提个建议，离开米利都和你在色雷斯新修建的城堡，和我一同去苏撒。到那里去享用我拥有的一切，和我一起生活，你就担任我的顾问吧。”

25 大流士说完这话，就任命他的同父兄弟阿塔佛涅斯担任萨迪斯总督；随后，他带着希斯提埃乌斯一起去了苏撒。他任命希桑涅斯的儿子奥塔涅斯统领沿海各地所有军队。他的父亲希桑涅斯曾是王家法官之一，[23]他因受贿而作出不公正的判决，结果被冈比西斯处死，并且被剥了皮；然后冈比西斯又用他的人皮制作了皮带，还把人皮蒙在希桑涅斯本人曾坐在那里审判案件的座位上。［2］这之后，冈比西斯又任命希桑涅斯的儿子担任王家法官以取代他父亲的职位，并且告诫他要牢记他这个座位的衬垫是怎样做成的。

26 于是，正是这位担任王家法官的奥塔涅斯，成了麦加巴佐斯帅位的继承者。他首先攻克了拜占庭和卡尔开顿[24]，接着拿下了特洛亚斯境内的安坦德鲁斯，随后又攻陷了蓝篷尼昂[25]。这之后，他利用从列斯堡人那里租借来的舰船，征服了利姆诺斯和音不洛斯，当时居住在这两座岛屿上的依然是皮拉斯基人。

27 利姆诺斯人奋起自卫，英勇抗击入侵者，一直坚持到无力再战的时候。对于这次战事的幸存者，波斯人指定吕卡列图斯来统治他们。吕卡列图斯就是曾经担任萨摩斯国王的麦安多琉斯的兄弟。［2］这位吕卡列图斯是在担任利姆诺斯的统治者期间去世的。[26]原因是奥塔涅斯力图征服和奴役所有各族人民，说他们当中有一些不肯参与国王对斯基泰亚的出征，说另一些人在国王的军队回师的时候趁火打劫。以上就是奥塔涅斯担任统帅期间的主要业绩。

28 这之后不久，灾祸渐渐有所缓和。这时，来自纳克索斯和米利都的灾祸，却合在一起重新降临到伊奥尼亚了。当时的纳克索斯和所有其他的岛屿相比是最为繁荣的，而这时米利都也达到其国力的鼎盛时期，是伊奥尼亚的光荣。但是，在这之前的两代期间，米利都却饱受内讧之苦，直到米利都人从全体希腊人当中选出了帕洛斯人在他们中间进行了调解，重新组织了他们的政府，和平才得以恢复。

29 帕洛斯人用这样的办法来调解他们的纠纷。帕洛斯人当中大批的优秀分子来到了米利都，他们看到米利都人生活状况极为凄惨，就说他们首先要到国内各地去走一走。于是，他们走遍了整个米利都，在巡视途中，无论什么时候，在四处荒废的田园当中，只要发现耕作良好的田地，他们就把土地所有者的名字记录在案。［2］他们走遍了全国，发现这样的人毕竟只是少数，于是返回米利都城，就立即把人民召集起来，宣布把城邦交给那些把土地耕种得良好的人来治理。据说，他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的人既然把自己的事照料得有条不紊，对于邦国大事也同样会治理得井井有条的。于是，那些在过去发生内讧的那些米利都人就被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这样，帕洛斯人就在米利都建立了井然有序的政府。

30 然而，上述这两个城邦现在却开始给伊奥尼亚带来了麻烦。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纳克索斯的一些富人被平民驱逐出境以后，他们逃到了米利都。［2］他们到这里来的时候，代表大流士治理米利都的，恰巧是还被大流士留在苏撒的吕萨格拉斯的儿子希斯提埃乌斯的侄子和女婿、摩尔帕哥拉斯的儿子阿里斯塔哥拉斯。米利都的王权虽然还掌控在希斯提埃乌斯的手中，但是当纳克索斯人到来的时候，他却正在苏撒。这些纳克索斯人过去曾是希斯提埃乌斯的挚友。［3］他们来到米利都以后，就请求阿里斯塔哥拉斯，是否尽其所能提供一些兵力，以帮助他们重返故土。阿里斯塔哥拉斯考虑到如果他本人出兵襄助，使他们返回自己的城邦，那么他自己就会成为纳克索斯的主人，于是他就以他们是希斯提埃乌斯的朋友为借口，对他们这样说：［4］“我不能违背掌握着你们城邦的纳克索斯人的意志，而答应给你们兵力以使你们重返故土；因为我知道，纳克索斯人可以出动8000名持盾的步兵，以及大批战舰。不过我将尽我所能，以下面的方式来促成此事。［5］巧合的是，阿塔佛涅斯是我的朋友；他是海斯塔斯皮斯的儿子，也是国王大流士的兄弟。现在他是亚细亚沿海各族人民的统治者，拥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和许多舰船。我认为我能够说服这个人按照我们的要求去做。”［6］纳克索斯人听了这番话，他们就授权阿里斯塔哥拉斯，让他尽其所能为他们处理好此事，并且告诉他保证赠给他礼物，给付士兵的薪饷，而（他们说）他们是愿意负担这一切的。因为他们非常渴望的是，一旦纳克索斯人看到他们回来了，对方就会俯首帖耳，听从他们的，其他的岛上居民也同样会这样做的。原来，当时在基克拉底斯诸岛当中，还没有一座岛屿是臣服于大流士的。

31 于是，阿里斯塔哥拉斯去了萨迪斯，他对阿塔佛涅斯说，纳克索斯并不是一个大岛，但是地势平坦，土质肥沃，临近伊奥尼亚；岛上还有大量的财宝和众多的奴隶。他说：“你可以出兵攻占纳克索斯，并且把从那里被放逐出来的人带回去。［2］如果你做到这一点，那么，首先，我将给你一笔极为丰厚的赠礼。这是军费之外的酬金，因为既然我请你出兵，军费自然是由我负担的；其次，你不仅可以为国王征服纳克索斯岛，还可以征服附属于它的其他岛屿，如帕洛斯、安德罗斯以及基克拉底斯群岛的所有其他诸岛。［3］当你控制了这些岛屿之后，你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去进攻优波亚岛了，这可是一座富庶的大岛，其面积不在塞浦路斯岛之下，[27]要攻下它绝非易事。而要征服所有这些地方，准备100艘舰船就足够了。”阿塔佛涅斯回答说：［4］“诚然，你提出来的这个计划对于王家来说是有利的。可你所提出的建议也有美中不足，那就是舰船的数目。等到来年开春，交到你手上的将是200艘，而不是100艘舰船。但是，这个计划首先必须得到国王本人的批准。”

32 阿里斯塔哥拉斯听了这话，大喜过望，于是返回米利都。阿塔佛涅斯派出一名使者前去苏撒，将阿里斯塔哥拉斯的计划禀呈国王，大流士同意了这个行动计划。于是，他下令装备一支200艘三列桨战舰的海军，并且集合一支由波斯人及其同盟者组成的庞大的陆军，任命波斯人麦加巴特斯为全军的统帅。麦加巴特斯是阿赫明尼斯族人，和国王大流士是叔侄关系[28]。正是这个人，在许多年以后，他的女儿和拉栖代梦人克列昂布罗图斯的儿子波桑尼阿斯订了婚（如果这个说法属实的话），因为波桑尼阿斯渴望成为全希腊的统治者。现在，阿塔佛涅斯在提名麦加巴特斯担任统帅之后，就把他的军队派往阿里斯塔哥拉斯那里去了。

33 麦加巴特斯起航了，[29]他前往米利都，让阿里斯塔哥拉斯以及伊奥尼亚的军队、纳克索斯人都上了船，然后朝赫勒斯滂的方向进发。但当他抵达开俄斯的时候，他把整个舰队停靠在考加萨港[30]，他是想在那里等待北风吹起的时候，可以乘着北风直接驶向纳克索斯。［２］然而，纳克索斯人并不是命中注定要在这个时候毁灭，于是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当麦加巴特斯到军中各处巡视船上的哨兵的时候，恰巧在明都斯人的那艘舰船上没有哨兵。麦加巴特斯对于这种麻痹大意的行为非常气愤，就命令自己的卫兵把这艘船的船长斯库拉克斯找来，把他捆绑起来，并把他身子从船舷孔里塞出去，使他头探在船外，身子在船内。［３］就在斯库拉克斯这样被捆绑在船上的时候，有人去告诉阿里斯塔哥拉斯，说麦加巴特斯捆绑了他的明都斯的朋友，并加以侮辱。因而他就前来请求麦加巴特斯高抬贵手，给他的朋友松绑。但是却被波斯人一口回绝了。于是，阿里斯塔哥拉斯干脆亲自把斯库拉克斯释放了。麦加巴特斯听说这件事之后，勃然大怒，对着阿里斯塔哥拉斯咆哮如雷。［４］而阿里斯塔哥拉斯却对他说：“这些事情和你有什么关系？阿塔佛涅斯不是派你来服从我的节制，并且按照我的命令航行吗？你为什么这样多管闲事呢？”阿里斯塔哥拉斯这样说，更加激怒了麦加巴特斯。于是，他星夜派人乘船到纳克索斯去，告诫纳克索斯人他们所面临的危险。

34 在此之前，纳克索斯人根本就未曾怀疑这支军队是来征伐他们的。因此，当他们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他们立刻把郊外田野上的各种物资都搬运到城里，储备好了对付围攻的食品和饮料。［２］这样，纳克索斯人进入了备战状态。当波斯人从开俄斯起航，从海上抵达纳克索斯的时候，他们发现纳克索斯人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然而，他们还是对该岛围攻了四个月。［３］最后，围攻者已把他们所带来的军资消耗净尽，而阿里斯塔哥拉斯也同样耗费了他个人的大量经费。如果要保证围攻行动的继续进行，就需要更多的金钱。因此，波斯人放弃了围攻的念头。他们先是构筑了一些要塞留给了返回纳克

索斯的流亡者，在没有取得任何战果的情况下就返回大陆了。

35 现在，阿里斯塔哥拉斯无法兑现他对阿塔佛涅斯所作的承诺。他应该支付的薪饷，也使他面临严重的困难；同时，他还非常惧怕由于这次出征的失败，以及他本人与麦加巴特斯的争执，致使他在米利都的统治权被剥夺。［２］这些忧虑使他惶惶不可终日，并且促使他开始谋划掀起叛乱了。这时，希斯提埃乌斯从苏撒派来的头上刺有暗号的人来到这里，这个暗号带来了阿里斯塔哥拉斯的指示，即他应该叛离国王了。［３］原来希斯提埃乌斯很想下令要阿里斯塔哥拉斯反叛，但是他又苦于没有什么安全的方法传递命令，因为来往的道路都受到了监视。于是，他把自己最信任的奴隶的头发剃光，把书信刺在这个奴隶的头皮上，然后一直等到这个奴隶的头发重新长起来。按照他的安排，等到奴隶的头发刚刚长起来，他就派遣这个奴隶到米利都去，没有让他带任何信件，只是这样嘱咐他说，“等你到了米利都，告诉阿里斯塔哥拉斯剃光你的头发，仔细看看你的头。”如上所述，刺在奴隶头上的信号是命令他反叛。［４］希斯提埃乌斯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自己被软禁在苏撒，这使他感到十分恼恨。因为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即一旦事发，他就会被派到沿海地区去镇压叛乱；而假如米利都一直平安无事，那他就永远没有机会重返故土了。

36 希斯提埃乌斯在派出信使的时候，心里就是这样盘算的。巧合的是，就在这同时，阿里斯塔哥拉斯心中关于反叛的想法居然和他不谋而合。于是，在此紧要关头，阿里斯塔哥拉斯把他最可靠的朋友们召集在一起讨论，分析他们面临的形势，阐明他自己的看法，也提及希斯提埃乌斯来信的内容。［２］在这次会议上，其他所有的朋友都和他持相同的看法，同意发动起义，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他就是历史家赫卡泰欧斯。他首先力劝他们最好不要向波斯国王开战，并且历数波斯国王以及臣服于大流士的所有各族的力量。但是，当他无法说服这些与会者的时候，他又劝告他们说，其次的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集中所有的力量以取得海上霸权。［３］他说：“依我之见，唯一的途径只能如此。我知道，米利都乃是穷弱之邦—但是如果能够劫取吕底亚人克洛伊索斯奉献给布兰齐代神庙的财宝，那么就很有希望就此取得海上霸权；至少我们可以把这笔金钱充作军费，以免我们的敌人劫走它。”[31]［４］我在这部历史的开头部分提起过，[32]如今这笔财宝的数目是非常可观的。但是，会议并没有采纳他的这个意见。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决定发动起义。他们一致同意，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应乘船到米乌斯[33]去，从纳克索斯撤退的舰队就停泊在那里。乘船去那里的人，其目的是捉拿各艘舰船上的将领。

37 因此，被派去执行这项任务的伊阿特拉哥拉斯巧施计谋，捉

住了米拉萨人伊班诺里斯的儿子奥利阿图斯、特麦拉人泰姆涅斯的儿子希斯提埃乌斯，大流士以米提列涅相赠的爱尔克桑德的儿子科埃斯、库麦人赫拉克里德斯的儿子阿里斯塔哥拉斯，以及其他许多人。这样阿里斯塔哥拉斯就公开地叛离了大流士。如今他想尽一切办法，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对抗波斯国王。［2］首先，为了使米利都人积极地参加他的叛变行动，他放弃了自己君临米利都的僭主地位，建立了政治参与的平等性；之后，他使整个伊奥尼亚都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他把一些城邦的僭主驱逐出境，而对于另外一些僭主，即那些从纳克索斯舰船上逮住的那些僭主，他把他们分别引渡到他们各自原属的城邦去，他希望借此博取这些城邦的好感。

38 科埃斯被移交到米提列涅人手中以后，他立即就被推出城去，用石头砸死了；而库麦人却让他们的僭主自由地离开了，其他大多数城邦也是这样做的。［2］这样，伊奥尼亚所有各邦的君主政体就都被取缔了。米利都人阿里斯塔哥拉斯在以这样的方式把这些僭主废黜之后，就命令各个城邦选出本邦的管理者，随后他自己乘坐着一艘三列桨战舰前往拉栖代梦。因为他是非常需要获得某些强大同盟者的援助的。[34]

39 在斯巴达，前任国王、列奥的儿子安那克桑德里达斯已经过世。现在，他的儿子克列奥蒙尼继承了王位。克列奥蒙尼成为国王并不是因为他的才德，而是因为他的身世。安那克桑德里达斯娶了自己姊妹的女儿为妻，而且他对妻子体贴有加，但是他们却没有孩子。［2］因此，监察官就把他召去，对他说："虽然你对自己的事可以漠不关心，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坐视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也不忍心看到攸里斯提尼这个家族从此绝嗣。因此，既然你的妻子没有为你生孩子，那么就把她休了，另娶一位吧。如果你这样做，斯巴达人会为此感到高兴的。"然而，安那克桑德里达斯却不肯按照他们的要求去做。他认为，监察官要他休了他那毫无过错的妻子，要他自己另娶一位，这不是什么好主意。因而他拒绝了他们的要求。

40 于是，监察官和元老们一起进行了会商，并且向国王提出了这样的建议："既然如我们所看到的，你如此钟爱你现在的妻子，那么就按照我们的建议去做，不要再回绝了，免得斯巴达人作出某些非同寻常的决定来对付你。［2］我们现在不要求你休掉你的结发之妻—你仍然可以像以往一样爱她，尊敬她—不过你要另娶一位能够为你生孩子的妻子。"

安那克桑德里达斯对于这个建议，表示接受。从此，这位国王就有两个妻子，两个家。这种事是与斯巴达人的习俗格格不入的。

41 不久，安那克桑德里达斯后娶的妻子为他生了个儿子，取名克列奥蒙尼。这样，她就使斯巴达人有了一位王储。然而，事有凑巧，在这之后，他那从来没有生育的原配妻子居然也怀孕了。［2］于是，第二位妻子的朋友们得知此事以后，就四处造谣，胡搅蛮缠。他们说，这事是瞎吹出来的，还非要说她是用别人家的孩子来假冒她自己的。正当他们对她的攻击沸沸扬扬的时候，她的产期就要到了。监察官对此事表示怀疑，他们亲自来到她的床前，围坐成一圈，密切地监视着她。［3］她这次生下了多里尤斯，之后不久就又生了列奥尼达，之后很快又生了克列昂布罗图斯。有人甚至说列奥尼达和克列昂布罗图斯是一对孪生兄弟。[35]但是，他第二个妻子，即克列奥蒙尼的母亲（她是德玛门努斯的儿子普里涅塔达斯的女儿），却再没有生第二胎。

42 据说，克列奥蒙尼精神有些不正常；而事实上，他还真有点疯疯癫癫的。但是，多里尤斯在所有同龄人当中却是出类拔萃的，而他自己也深信会因自己的才德卓越而成为国王。［2］在安那克桑德里达斯死后，斯巴达人按他们的风俗习惯立长子克列奥蒙尼为王。多里尤斯认为国王应当由他担任，并且他也无法忍受由克列奥蒙尼这样的人来统治他。于是，他请求斯巴达人拨给他一批人，他要带领他们离开斯巴达去建立一个殖民地。然而，一方面，他应该到德尔斐去祈求神谕，他却不去；另一方面，他也不按照任何习惯做法去做。他以某些锡拉人为向导，满腹怒气地离开了斯巴达，［3］取海路去了利比亚。这些向导带他来到金尼普斯河畔，在那里建立移民据点，这是利比亚最好的地方。但是，到了第三年，他就被马凯人、利比亚人和迦太基人驱逐了。[36]

43 多里尤斯在返回伯罗奔尼撒以后，一位名叫安提卡列斯的埃列昂[37]人，向他提出建议（根据莱乌斯的一道神谕）。安提卡列斯说："去西西里的赫拉克利亚建立一个城邦吧。因为，既然赫拉克勒斯亲自征服了整个爱利克斯地区，而这一地区就理应是属于赫拉克勒斯家族的了。"[38]多里尤斯接受了这个建议，他到德尔斐去祈求神谕，询问他是否应当征服他准备去的那个地方。皮西亚女祭司告诉他说应当这样做。于是，他又带领那些曾经跟随他去利比亚的那些人，又起航去了意大利海岸。

44 就在这时，[39]叙巴利斯人说，他们和他们的国王泰利斯正准备对克罗敦开战。克罗敦人得知此事后大为恐慌，于是请求多里尤斯前来援助他们。多里尤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参加了反击叙巴利斯的战役，为攻取这座城市立下战功。［2］这是叙巴利斯人关于多里尤斯和他的部下所作所为的说法。而克罗敦人却说，在他们与叙巴利斯

交战期间，除了一位爱利斯人的预言家卡里阿斯（属于雅米德族的）之外，没有任何一位异邦人援助过他们。而就是这个人，他背弃了叙巴利斯的国王泰利斯，逃到克罗敦人一方。这是因为当时他在奉献牺牲时，发现有对于出征克罗敦不利的征兆。以上就是双方对这些问题各自的说法。

45 双方都引经据典，证明他们的所说是真实可靠的。叙巴利斯人所展示的，是克拉西斯河的干涸的河道附近的一座神庙和圣域，他们宣称，这是多里尤斯在协助攻取了这座城市之后，修建起来以献给克拉西亚斯·雅典娜神的。他们还进一步提出了多里尤斯的死亡这一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他们说，因为他是违背了神谕的指示而招致杀身之祸的。原来，如果他原原本本地按照神谕给他的指示，只是做自己本分之内的事情，那么，他在攻占爱利克斯全境以后，就肯定不会和他的所有将士都遭到灭顶之灾了。［２］另一方面，克罗敦人却指出，在他们的境内，他们的国人曾授予爱利斯人卡里阿斯大量的土地，时至今日，卡里阿斯家族的后人依然占据着这些土地。他们说，多里尤斯和他的后人却是什么也没有得到；如果多里尤斯真的在对叙巴利斯的交战中出过力的话，那他所得到的赠礼肯定比给卡里阿斯的要丰厚得多。以上就是双方所援引的证据。每一位读者都可以采信他认为是最有说服力的看法。

46 和多里尤斯一起去海外建立殖民地的其他斯巴达人，有塞萨鲁斯、帕莱巴特斯、凯利亚斯和攸里列昂。这些人和他们所率领的全体军队抵达西西里之后，在一次交战中被埃吉斯塔人和腓尼基人击败，几乎全军覆没。在这些人当中幸免于难的，只有攸里列昂一个人。［２］他把被击溃的残余军队集合起来，占领了塞林努斯人的殖民地米诺亚；并且帮助塞林努斯的人民挣脱了他们的国王毕达哥拉斯的羁绊。在推翻了毕达哥拉斯的统治之后，他自己又试图成为塞林努斯的君主，甚至在塞林努斯有过短暂的执政—但是不久塞林努斯的人民起来反抗他，虽然他逃到了市场的宙斯[40]的祭坛那里去避难，但是他们还是把他杀死了。

47 与多里尤斯同行并且和他同时阵亡的另外一个人，就是克罗敦人布塔基德斯的儿子腓力。他在和叙巴利斯人泰利斯的女儿订婚以后，就从克罗敦被驱逐出来，致使他的婚事无果而终。[41]于是，失望之中的他便乘船去了库列涅。他在那里又追随多里尤斯，自己准备了一艘三列桨战舰并且承担该舰所有船员的一切费用。这位腓力是奥林匹亚竞技会的一个优胜者，是当时最英俊的希腊人。［２］他的英俊，使他从埃吉斯塔人那里接受了他们从来没有授予其他任何人的荣誉；因为他们在他的坟墓上修建了一座英雄神庙，他们至今还奉献牺

牲来供奉他。

48 以上就是多里尤斯的结局。如果他能够容忍克列奥蒙尼的统治，并且依然留居在斯巴达的话，他就会出任拉栖代梦的国王；因为克列奥蒙尼当政不久就去世了，他死的时候没有儿子，只留下唯一一个名叫戈尔果的女儿。

49 可是，米利都的僭主阿里斯塔哥拉斯抵达斯巴达的时候，正值克列奥蒙尼当政。根据拉栖代梦人的说法，在他们俩会晤的时候，阿里斯塔哥拉斯出示了一块青铜板，板上雕刻着整个大地，还刻着所有的海洋和所有的江河。[42] ［2］ 在他们两人进行会谈的时候，阿里斯塔哥拉斯对斯巴达国王这样说："克列奥蒙尼国王啊，我历尽艰辛，从海上来到你这里，你不应该觉得奇怪吧。因为我们目前的形势使我不得不如此。事实上，伊奥尼亚人的子孙们即将失去自由，即将沦为异族人的奴隶，这件事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耻辱和苦难；而对于你们斯巴达人，以及其他希腊人来说，也同样如此，因为你们是全希腊的领袖。［3］ 因此，我们以希腊共同诸神的名义来请求你们，把你们自己的同胞伊奥尼亚人从受奴役中拯救出来吧。诚然，这件事对于你们来说是不难做到的；因为这些异族人并不是好战的民族，而你们却是天下最优秀、最勇武的战士。他们的作战方法是这样的：他们使用弓箭和短枪，在作战时，腿上穿着裤子，头上裹着头巾。［4］ 因此，要制服他们是轻而易举的。你们也知道，居住在那些地区的居民所拥有的好东西，比世界上所有其他人所拥有的好东西的总和还要多—黄金、白银、青铜、绣花外衣、役畜和奴隶—这一切，你想要什么，都可以立即获得。"

［5］ 阿里斯塔哥拉斯接着又说："这些民族所居住的地方是相互毗邻的，我现在依次来说说他们的分布情况。这里是伊奥尼亚人（他用手指着他带来的刻在铜板上世界地图说），和伊奥尼亚人相邻的，是吕底亚人，他们所居住的土地肥沃，并且盛产白银。［6］ 紧挨着吕底亚人居住的是弗里吉亚人，据我所知，他们是世界各族之中拥有家畜和谷物最多的。和他们毗邻的则是卡帕多西亚人，我们希腊人称他们为叙利亚人。与他们的相邻则是奇里乞亚人，他们的领土一直延展到这一片海域，而塞浦路斯岛（你看就在这里）就位于那片海域；奇里乞亚人每年缴给波斯国王的贡金为500塔连特。与奇里乞亚人为邻的就是亚美尼亚人，他们的领土在这里—这个民族同样拥有大量的家畜；与亚美尼亚人领土相接的这片土地居住着玛提恩尼人。［7］ 接下来你看到的是基西亚人的土地，在这个地区，你看就在标有考阿斯皮斯河的岸上，还有那座苏撒城，城里坐落着波斯大王的宫殿，那里还有存放着他的财富的宝库。一旦你们攻占了这座城市，那你们就

可以和宙斯比一比谁是首富了。［8］你们所发动的与美塞尼亚人的战争[43]，与阿尔戈斯人以及与阿卡底亚人的战争，所争夺的不过是琐碎的边界问题，以及几块绝没有如此肥沃的土地，而与你们交战的对手又根本没有可以驱使人们为之战、为之死的黄金或者白银。[44]你们一定要发动这样的战争，而且当你们很容易地成为全亚细亚的统治者的时候，难道你们还会作出其他的决断吗？”［9］阿里斯塔哥拉斯就是这样讲的。克列奥蒙尼回答说：“米利都的客人啊，等到三天以后我会给你答复的。”

50 他们的交谈就到此为止了。然而，到了应该作出答复的那一天，他们二人再次如约相见，克列奥蒙尼问阿里斯塔哥拉斯：从伊奥尼亚海到国王的宅邸总共需要多少天的行程？［2］直到这之前，阿里斯塔哥拉斯的表现都是非常狡谲的，他成功地骗过了这位斯巴达的国王，可是这次说话却露了马脚。原来，如果他想引诱斯巴达人前往亚细亚的话，他就应该像此前那样不应该说实话的。然而，这一次他却清清楚楚说，这段行程需要三个月的时间。[45]［3］克列奥蒙尼听到这里，立即打断阿里斯塔哥拉斯的话，要求他不要再介绍这条道路的相关情况了，并且对他说：“米利都的客人啊，请你在日落之前离开斯巴达吧。你打算使拉栖代梦人从海岸向内陆行军三个月的话，这可不是什么好主意。”克列奥蒙尼这样说了之后，就返回自己的住处了。[46]

51 但是阿里斯塔哥拉斯手持橄榄枝，匆匆赶往克列奥蒙尼的住所去，卫兵们看到他一副求救者的打扮，就放他进去。这时，克列奥蒙尼的那个唯一的孩子戈尔果正巧在那里。他的独生女大约有八九岁，站在父亲的身边。阿里斯塔哥拉斯看到小女孩在跟前，就要求克列奥蒙尼先把孩子打发出去，然后他再开始和他说话；但是克列奥蒙尼告诉他，尽管说吧，不要介意这孩子在场。［2］于是，阿里斯塔哥拉斯提出，只要克列奥蒙尼答应他的请求，他就答应给他10塔连特；当他看到克列奥蒙尼在摇头表示拒绝的时候，就不断增加礼金的数目，一直增加到50塔连特。这时，这个女孩子发话了。她说：“爸爸，你还是走开吧，不然这个外乡人会把你毁了的。”［3］克列奥蒙尼很高兴，他的女儿能够提出这样的忠告，于是他就起身到另外一个房间去了。阿里斯塔哥拉斯只好永久地离开了斯巴达，他竟然没有找到机会介绍从（爱琴）海直到国王住所这条道路的情况。

52 这条道路的实际情况是这样的。[47]整个这条道路全程都设有王家驿站[48]以及设施完备的旅馆，所经之处都是有人居住的地区，不会有什么危险。在吕底亚和弗里吉亚境内这一段，有20座驿站，距离为94.5帕拉桑。［2］穿过弗里吉亚，来到哈利斯河畔，在那里设

有一道关卡，要想渡过哈利斯河，就必须通过这道关卡。在那里还有一支精兵把守着那座要塞。过了这一段，就进入了卡帕多西亚境内，这段路程直到奇里乞亚的边境有28座驿站，距离为104帕拉桑。在奇里乞亚的边境上，必须通过两道关卡和两座要塞，每一座要塞都有卫兵把守着。［3］过了这里之后，你就要穿过奇里乞亚之境，在这段路程有3个驿站，距离为15.5帕拉桑。在奇里乞亚和亚美尼亚交界的地方，有一条名叫幼发拉底的河流，这条河要用渡船才可以通过。在亚美尼亚有15个驿站，距离为56.5帕拉桑，而其境内有一座设防的要塞。离开亚美尼亚，道路就进入了玛提恩尼人的境域，在这一段有34座驿站，距离为137帕拉桑。［4］在这片地区有四条河流流过，这些河流都必须是使用渡船才能通过的。第一条河流是底格里斯河。第二条和第三条河流是同名的，但它们不是一条河，也不是来自同一个发源地。[49]前者发源于亚美尼亚人的境域，而后者则发源于玛提恩尼人的境域。［5］第四条河叫作金德斯河，就是被居鲁士开掘了360道沟渠的那条金德斯河。[50]［6］穿过这个地区，路径进入了基西亚地区，在这一段有11座驿站，距离为42.5帕拉桑，直到另一条可以行船的河流—考阿斯皮斯河，苏撒就建立在该河的岸边。因此，这条大道的驿站总数为111座。这就是说，从萨迪斯到苏撒，实际上有这么多个歇脚之地。

53 如果这条王家大道用帕拉桑计算正确的话，如果1帕拉桑[51]相当于于30斯塔狄亚的话，那么，从萨迪斯到波斯国王的所谓“蒙浓宫”之间的距离，就达到450帕拉桑，也就是13500斯塔狄亚了。[52]而如果按照每日行进150斯塔狄亚[53]来计算，那么人们在路途中所用的时间刚好是90天。

54 因此，当米利都人阿里斯塔哥拉斯告诉拉栖代梦人克列奥蒙尼说，从海岸向内地行进，需要三个月才能要到达国王那里的时候，他只不过是实话实说罢了。这条大道确切的距离（如果有人想对其做更精确地计算的话）还要长一些；因为从以弗所到萨迪斯的这段路也应当算做这条大道的一段。［2］这样，从希腊海[54]到苏撒（或者称为“蒙浓之城”）的总里程，就达到14040斯塔狄亚。因为从以弗所到萨迪斯的距离为540斯塔狄亚。这样在这三个月的行程之外，还要加上三天。[55]

55 阿里斯塔哥拉斯离开斯巴达，又匆匆赶往雅典。现在我来说说，雅典是如何摆脱了僭主的统治的。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僭主希皮亚斯的兄弟希帕库斯，他在此前做梦时清楚地受到警示，梦中说他注定要死于阿里斯托吉吞和哈摩狄乌斯（属于格菲莱伊族）之手，尽管如此，他还是被他们谋杀了。[56]在他死后的四年间，[57]雅典人不仅

什么实惠都没有得到，反而受到了比僭主当政时期更为严酷的统治。

56 希帕库斯做过这样的一个梦。在泛雅典人节[58]前一天的晚上，他在睡梦中，只见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男子站在他的面前，向他诵读了下面的谜一般的诗句：

> 你要用狮子一般的心肠来忍耐那无法忍耐的痛苦，相信人世间任何作恶者都注定是难以逃脱报应的。

［2］天一亮，希帕库斯立即派人把他的梦告诉了释梦者。之后，他为了转移注意力，去向神奉献牺牲，他是带领队伍游行的时候遭到杀害的。[59]

57 希帕库斯的谋杀者属于格菲莱伊家族。据他们自己说，该家族是起源于爱利特里亚的。[60]但是，我个人的研究已经弄清楚，他们实际上是腓尼基人，是和卡德摩斯一起来到今天叫作波奥提亚地区的那些腓尼基人的后裔。波奥提亚的塔那格拉地方接收了这些人，他们后来就定居在那里了。［2］卡德摩斯人当初是被阿尔戈斯人逐出波奥提亚的，[61]而这些格菲莱伊人是被波奥提亚人从这里驱逐的，他们随后逃到了雅典。雅典人按照一定的前提条件，接受他们为公民，但是他们不得享有那些不值得称述的多项特权。[62]

58 格菲莱伊人是属于那些和卡德摩斯一起来到希腊的腓尼基人。他们的到来，引进了极为丰富多样的技艺，在这些知识当中，就包括我认为当时尚不为希腊人所知的一套字母。起初，他们是一笔一画地照抄其他腓尼基人的，但是久而久之，字母的发音和写法渐渐地都发生了变化。[63]［2］那时候，居住在他们周边的希腊人大都是伊奥尼亚人。因此，伊奥尼亚人学会了如何使用腓尼基字母，但他们在使用时对字母的写法却略加修改，[64]并且一直沿用下来，至今他们仍旧把这些字母称为“腓尼基安”[65]。这是十分确当的，因为这个名称是来自那些最早把字母引入希腊来的腓尼基人。[66]（见图6）［3］此外，伊奥尼亚人自古时候起就把纸草卷称为“羊皮卷”，因为他们从前不是使用纸草作为书写材料，而是使用山羊和绵羊的皮来书写的。—甚至直到现在，还有许多异族人还是在这样的材料上书写的。



图6 现存最早的希腊语铭文[67]

59 在波奥提亚的底比斯，在当地的伊斯门尼·阿波罗神庙的某些三足圣器上面，我自己曾亲眼看到过刻写在上面的卡德摩斯人的字母，[68]这些字母绝大多数是和伊奥尼亚的字母相似的。在其中一个三足圣器上铭刻着下面的字句：

> 此物乃安菲特里昂所献，他来自遥远的泰列波埃人[69]的地方。

这大概是莱乌斯时代的东西。莱乌斯是拉布达库斯的儿子，拉布

达库斯是波里多鲁斯的儿子，波里多鲁斯又是卡德摩斯的儿子。

60 在另一个三足圣器上用六步格诗这样写道：

此物乃是拳击手斯凯乌斯在赢得拳击比赛之后，

献给善于远射的佛布斯[70]的一件精美绝伦的礼物。

如果这位奉献三足圣器的斯凯乌斯就是希波科昂的儿子，而不是同名的另一个人，那么斯凯乌斯就是莱乌斯的儿子俄狄浦斯同时代的人。

61 在第三个三足圣器上，还是刻写着六步格诗：

劳达玛斯王将此物献给一望千里的阿波罗神，

他在登上王位之后献上这件精美绝伦的礼物。

［２］ 在爱特奥克利斯的儿子劳达玛斯当政期间，卡德摩斯人被阿尔戈斯人逐出家园，逃到恩开列耶斯人的地方去了。格菲莱伊人那时仍旧在原住地，但是后来为波奥提亚人所迫，背井离乡去了雅典。他们在雅典修建过多座供他们专用的神庙，不许其他雅典人进入—在这些神庙中，特别是阿凯亚·德墨特尔神庙，在庆节期间他们也要举行特别的狂欢活动。

62 这样，我讲述了希帕库斯所做的梦，追溯了谋杀希帕库斯的格菲莱伊人这个家族的来历。现在我必须回过头来，叙述我开头想讲的那个问题，即雅典人是怎样摆脱了僭主的统治的。［２］ 由于希帕库斯被杀死，作为雅典国王的希皮亚斯，对于雅典人越发粗暴了。这时，被庇西特拉图族人所放逐的雅典人的一个家族—阿尔克麦昂族，和雅典的其他流亡者一起，他们都在设法回国，力图以武力的手段解放雅典。他们曾经攻占了地处派奥尼亚上方的雷普叙德里昂[71]，并且在那里设防，试图以武力来实现他们的目标；然而，他们的目标不仅未能实现，反而遭受重挫。因此，只要能够成功地实现目标，他们采用任何手段，都在所不惜。于是，他们与安菲克提奥涅斯[72]签订了修筑神庙的合同，即现在矗立在德尔斐的神庙，而那时候该神庙并不存在。［３］ 在建筑神庙的时候，他们不仅是非常富有的人，而且是属于古老而显赫的家族，因而他们把神庙修筑得庄严气派，大大优于合同的规定。除了其他一些改进以外，他们在包工时原规定用粗糙的石料修建神庙，实际上却用帕洛斯大理石[73]装修了神庙的正面。

63 如果我们相信雅典人所说，那么，就是同样的这些人，他们

在德尔斐逗留期间，用金钱贿赂了皮西亚女祭司，请她们做到一点，那就是无论何时，也无论斯巴达人为私事或者公事而前来祈求神谕的时候，都要告诉他们，要他们解放雅典。［2］既然拉栖代梦人祈求神谕所带回来的总是这同一个答复，于是他们终于派遣阿斯特的儿子安基摩琉斯（在斯巴达是一位知名人士），率领一支军队出征雅典，目的就在把庇西特拉图家族逐出雅典，虽然他们之间原本是亲密无间的朋友。因为在他们看来，上苍的意旨比人的意愿更为重要。[74]［3］因此斯巴达的军队是取海路辗转来到雅典的。安基摩琉斯率军在法勒伦靠岸，军队也随后在那里登陆。但是，庇西特拉图家族提前获知他的图谋，并已派人向他们的盟友色萨利人求援。色萨利人应他们的请求，经公众投票决定派出1000名骑兵，由他们的国王、科尼昂人金涅亚斯担任统帅。在援军到达后，庇西特拉图家族就作出了这样的部署：［4］他们对法勒伦附近的平原进行了彻底的清理[75]，以适合于骑兵的运动奔袭，然后派出自己的骑兵去袭击敌人军营；他们的骑兵向拉栖代梦人发起进攻，杀死许多敌人，其中包括安基摩琉斯。他们把敌人的余部驱赶到了他们的船上。这就是拉栖代梦第一次出兵雅典的结局。安基摩琉斯的坟墓在阿提卡，至今仍可以看到，就在位于库诺萨格斯的赫拉克勒斯神庙附近的阿洛佩凯。[76]

64 之后，拉栖代梦人又派出规模更大的一支军队出征雅典，这次担任全军统帅的，是安那克桑德里达斯的儿子、他们的国王之一克列奥蒙尼。这支军队不是取海路，而是循着陆路出征的。［2］他们侵入阿提卡境内，首先和他们接战的是色萨利的骑兵，但是这支骑兵一触即溃，大约有40人被杀，而那些侥幸活命的人，直接逃回色萨利去了。克列奥蒙尼准备攻城，在那些想取得自由的雅典人的协助下，对龟缩在皮拉斯基城[77]里面的僭主们展开了围攻。

65 现在，庇西特拉图家族落入斯巴达人之手的可能性很小，而斯巴达人甚至也不打算继续围攻那座要塞了。因为庇西特拉图家族在那里有充分的粮食和饮水储备—拉栖代梦人大概在对这个地方围攻了数日之后，就全部撤离阿提卡，返回斯巴达了—造成这种局面的恰巧是由于一个偶发的事件。这件事对于被围困者而言是最幸运的，而对围攻者而言是最有益的。原来，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孩子们，在他们实施向境外安全之处转移时被围攻者逮住了。［2］这件事把他们的全盘计划都打乱了。作为赎回他们孩子的条件，他们只得服从雅典人向他们提出的要求，同意在五天之内撤离阿提卡。

［3］不久，庇西特拉图家族在君临雅典人36年[78]之后，离开了阿提卡，去了斯卡曼达河[79]畔的西格昂。从血统上说，他们也是派罗斯人，属于涅琉斯家族，科德鲁斯和麦兰苏斯也同样是属于这个

家族的。[80]在先前的时代，这些来自异邦的移民，后来成为雅典人的国王。［4］因此，正是这个希波克拉底为了表示纪念，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庇西特拉图，因为涅斯托尔的儿子就叫作庇西特拉图。[81]［5］就这样，雅典人从此摆脱了僭主的桎梏。自从他们获得自由直到伊奥尼亚人叛离大流士国王，而米利都的阿里斯塔哥拉斯到雅典来，要求雅典人增援伊奥尼亚人的时候，这期间雅典人做了些什么，经历了些什么，凡是值得记述的事情，我现在就要开始叙述了。

66 雅典在此前就是拥有强大实力的，而现在它摆脱了僭主的统治之后，就变得愈加强大了。权力主要掌握在两个人的手里：一位是阿尔克麦昂家族的克里斯提尼，据说就是他说服皮西亚女祭司那样做的人；另一位是提桑德的儿子伊萨哥拉斯，他也是名门之后，但是他的家谱我无法追溯得更久远，不过他的族人是向卡里亚人的宙斯奉献牺牲的。［2］这两个人都全力以赴，力图夺取最高统治权，而克里斯提尼发现自己在斗争中处于劣势，于是就寻求民众的支持。因此，此前雅典人是划分为四个部落的，克里斯提尼把他们分成了十个部落。他还更换了部落的名称，鉴于直到那时他们还沿用着根据伊翁[82]的四个儿子的名字格列昂、埃吉科列斯、阿伽德斯和霍普列斯所取的部落名称，克里斯提尼废弃了它们，而以其他英雄的名字来给这些部落命名。[83]在这些名称当中除了埃阿斯[84]之外，其余诸位英雄都是本地土著。埃阿斯之所以也被列入其中，是因为他虽然不是本地人，但他是雅典的邻人和同盟者。

67 我认为，克里斯提尼这样做，无非是模仿他的外祖父、西基昂的国王克里斯提尼的做法。[85]因为这位西基昂的国王在与阿尔戈斯人交战期间，就中止了在西基昂举行的行吟诗人的比赛，因为在荷马的诗中，贯穿始终的吟咏主题都是阿尔戈斯和阿尔戈斯人。同时，他还想把塔拉乌斯的儿子阿德拉斯图斯从国内清除出去，因为他是阿尔戈斯的英雄。这位阿德拉斯图斯有一座神庙在西基昂，至今还矗立在该城的市场上。［2］因此，克里斯提尼到德尔斐去，询问神谕他是否应当把阿德拉斯图斯清除出去。据说皮西亚女祭司对此是这样答复他的："阿德拉斯图斯是西基昂的国王，而你不过是一个强盗罢了。"既然神不准许他这样做，他就返回国内，尽可能想出一个可以使阿德拉斯图斯自愿撤出去的办法。不久，他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自认为是可以取得成功的办法。他委派使者前往波奥提亚的底比斯，对底比斯人说：他想把阿斯塔库斯的儿子麦兰尼浦斯[86]迎接到西基昂来。底比斯人答应了他的请求，［3］于是克里斯提尼就把麦兰尼浦斯接回国内，并且在城市会堂内给他划定了一块圣域，为他修建了一座最安全、最坚固的神殿。至于克里斯提尼把麦兰尼浦斯迎接回本邦的原因（这一点我也是必须加以说明的），那是因为麦兰尼浦斯是

阿德拉斯图斯的死敌，阿德拉斯图斯曾经杀死了他的兄弟麦吉斯特乌斯和他的女婿泰德乌斯。［４］克里斯提尼在给麦兰尼浦斯划定了一块圣域之后，就把到那时为止一直举行的纪念阿德拉斯图斯的牺牲和节日统统取消，而转送给麦兰尼浦斯了。西基昂人至今对于阿德拉斯图斯还是非常崇敬的，因为这片领土曾经是属于波里布斯[87]的，而阿德拉斯图斯是波里布斯的女儿的儿子。波里布斯去世的时候没有儿子，就把王位传给阿德拉斯图斯了。［５］西基昂人除了纪念阿德拉斯图斯的其他仪式以外，他们还因为他的不幸遭遇，而习惯于用悲剧的歌舞队来纪念他，这样做就是为了纪念阿德拉斯图斯，而不是为了纪念狄奥尼索斯的。现在，克里斯提尼把悲剧歌舞队还给了狄奥尼索斯，而把其他的神圣祭仪都转给了麦兰尼浦斯。

68 克里斯提尼对于阿德拉斯图斯就采取了这样的处理办法。至于多利斯人的部落，他没有为西基昂人选用与阿尔戈斯人完全相同的部落名称，而是把所有的旧名称都改换为新名称。他利用取名字这样特殊的机会，对西基昂人进行了嘲弄，因为他给他们新取的名字是源自猪、驴等词，再加上通常表示部落的词尾，只有他自己的部落名称不属于这类。他给自己的部落取了一个具有王者职位的名称，他称呼自己的部落为阿尔彻莱人，即“统治者部落”。他把其他的部落分别称为海亚泰人，意即“猪部落”；奥涅亚泰人，即“驴部落”；或是考伊里埃泰人，即“小猪部落”。［２］在克里斯提尼统治时期，西基昂人就采用这样的名称，即便在他死后60年间也一直沿用这些名称。后来，他们一起进行了讨论，把部落的名称改为众所周知的海雷斯人[88]、滂菲利人[89]、迪曼那太人[90]。同时，他们还为第四个部落取了名字，称为埃吉亚林人，这个名字源自阿德拉斯图斯的儿子埃吉亚琉斯。

69 以上就是西基昂人克里斯提尼所作所为。而雅典人克里斯提尼，他是西基昂人克里斯提尼的外孙，他所以沿用他外祖父的名字，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他和他的外祖父（蔑视多利斯人）一样，蔑视伊奥尼亚人，[91]因而他决定使雅典人的部落名称不同于伊奥尼亚人的名称；[92]［２］他是仿照其外祖父在西基昂的命名模式来进行改革的。克里斯提尼把此前没有什么权利的雅典平民完全争取到自己的一边来，他给所有部落都取了新名字，并且扩大了部落的数目；废除了此前四个部落的首长，而代之以新创立的十个部落的首长；同时，他还给每一个部落都指定了十个德莫。[93]现在，当克里斯提尼把平民争取过来之后，他的势力就大大超过他的对手了。

70 伊萨哥拉斯在这方面既然输了一招，他也拟定了反击他的政敌的对策。他向拉栖代梦人克列奥蒙尼求援。因为早在克列奥蒙尼围

攻庇西特拉图家族的时候，伊萨哥拉斯就和他结下了友谊。而且人们还指责克列奥蒙尼，说他是伊萨哥拉斯的妻子的情人。［2］这时，克列奥蒙尼首先要做的，是派使者到雅典去，要求克里斯提尼本人，以及其他许多雅典人离开雅典。他把这些人称为“被诅咒的人”。[94]使者是按照伊萨哥拉斯的指令这样说的。因为阿尔克麦昂家族和他们的同党曾与一个杀人案件有牵连，而伊萨哥拉斯及其同党却与此事完全无关。

71 雅典的那些“被诅咒的人”，他们的罪名是这样得来的。有一位雅典人名叫库隆，曾经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获得优胜。他雄心勃勃，很想成为一名君主。他的同伙都是他的同龄人，他们集结在一起，试图占领雅典卫城；但是他们的行动失败了。于是，库隆就来到神像[95]跟前请求庇护。［2］当时在雅典掌握统治权的纳乌克拉洛斯们[96]，引诱这些求庇者离开那里，答应决不伤害他们的性命；但是这些求庇者还是全都被杀死了，而此事就被归咎于阿尔克麦昂家族。所有这一切都是在庇西特拉图的时代之前发生的。[97]

72 于是，克列奥蒙尼就派人去雅典，要求放逐克里斯提尼和那些“被诅咒的人”。克里斯提尼得知后，他本人悄然离开了雅典。尽管如此，克列奥蒙尼随后率领着一支不大的军队来到了雅典。到了雅典，他按照伊萨哥拉斯所提供给他的700个雅典家族的名单，把他们作为“被诅咒的人”给放逐了。随后，他接着又试图解散议事会，[98]而把政府领导权交给伊萨哥拉斯一派的300人。［2］但是，议事会进行了抵制，他们拒绝服从他的命令。因此，克列奥蒙尼、伊萨哥拉斯及其追随者就占领了卫城。这样，站在议事会这边的其他雅典人联合起来，对他们围攻了两天；第三天双方缔结了休战条约，根据条约，他们当中所有的拉栖代梦人都必须离开雅典。［3］如此则克列奥蒙尼所听到的预言就应验了。原来，当他第一次想进入卫城并且想占领它的时候，他就前往女神的神殿里去询问这个问题，但是还没有等他迈入门槛，女祭司从她的座位上站起来对他说：“拉栖代梦的客人啊，离开这里吧！不要进入这神圣的殿堂。—因为对于多利斯人而言，踏入这里面是不合法的。”但是他回答说：“妇人，我不是多利斯人，我是一位阿凯亚人。”［4］克列奥蒙尼根本没有理会这则预言，而是继续按他自己的想法行事。结果，他和他的拉栖代梦人一起，就被迫撤离了那里。至于其他人，雅典人把他们投入监狱囚禁起来，都判处了死刑。在这些人当中，有德尔斐人提麦西修斯。这位提麦西修斯膂力出众，勇武过人。关于他干过的一些大事，我都能说出来。

73 这些人都在监狱中被处死了。之后，雅典人就直接去把克里斯提尼和被克列奥蒙尼所放逐的700个家族召了回来；接着，他们又

派使者前往萨迪斯，打算和波斯人结盟。因为他们知道，克列奥蒙尼和拉栖代梦人马上就会对他们开战。［2］当使者到达萨迪斯并且递交了信件以后，时任当地总督的海斯塔斯皮斯的儿子阿塔佛涅斯，就询问，那些想和波斯人结盟的人是何许人，他们居住在世界的什么地方。使者们对此一一作答，随后给了他们一个简短的答复—大意是：如果雅典人把“土和水”献给国王大流士，那么他就和他们结为同盟；如果他们不这样做，他们就可以回国了。［3］使者们聚在一起进行了商议，由于他们急于和对方结成同盟，就接受了波斯人所提出的条件。但是，他们在回到雅典之后，却因他们的做法而蒙受了很大的耻辱。[99]

74 同时，克列奥蒙尼认为他自己无论在言论上还是行动上，都受到雅典人很大的侮辱，因此他就从伯罗奔尼撒各地纠集了一支军队，而没有透露这次行动的意图。他自己是想对雅典人进行报复，并且想立伊萨哥拉斯为雅典的僭主。伊萨哥拉斯是和他一起从卫城上逃出来的。［2］因此，克列奥蒙尼这次率领着一支大军，侵入埃琉西斯；而波奥提亚人也采取了一致的行动，攻克了阿提卡边境地带的两个村镇奥耶诺伊和海希埃；与此同时，卡尔基斯人[100]则从另一方攻入阿提卡，袭掠阿提卡各地。雅典人虽然陷于四面受敌的危险境地，他们决定暂时不理会波奥提亚人和卡尔基斯人[101]，而是出兵去埃琉西斯迎击那些入侵的伯罗奔尼撒人。

75 就在两军即将交战之时，首先是科林斯人，他们觉得自己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因而改变了主意，从伯罗奔尼撒人的阵营中撤走了。随后，斯巴达的国王、阿里斯顿的儿子德玛拉图斯也这样做了。德玛拉图斯本人是和克列奥蒙尼共同统率这支军队出征的，而且此前他与克列奥蒙尼也从来没有发生任何争执。［2］此后，鉴于两个国王彼此不合，在斯巴达通过了一项法律：两个国王不得和军队一同出征。但此前的习惯却是两个国王同时前去的。法律还规定，既然两个国王当中的一个可以留在后方，那么丁达琉斯家族当中的一人也应当留在家里了。［3］因此，在埃琉西斯期间，当其他的同盟者看到拉栖代梦的两个国王的意见并不一致，又看到科林斯的军队也撤离了所在的阵地的时候，他们双双撤走，离开了那里。[102]

76 这是多利斯人第四次入侵阿提卡了。两次是作为敌人来到这里的，两次是来为雅典平民提供有益帮助的。第一次入侵是发生在他们在麦加拉建立殖民地的时期，把这次出征放在科德鲁斯统治雅典的时期肯定是确当的；[103]第二次和第三次是他们从斯巴达出发，前来驱逐庇西特拉图族人；第四次也就是这一次，克列奥蒙尼统率伯罗奔尼撒人的军队进抵埃琉西斯。这样，到现在为止，多利斯人已经是先

后四次侵入阿提卡了。

77 随着这支斯巴达的远征军如此不体面地解散，渴望复仇的雅典人，首先出兵向卡尔基斯人[104]发起进攻。可是，波奥提亚人为了援助卡尔基斯人而来到了攸利浦斯[105]。当雅典人看到他们有援军到来时，他们认为在攻击卡尔基斯人之前，最好是首先攻击波奥提亚人。［2］于是，雅典人和波奥提亚人进行了一次会战，雅典人获得了重大胜利。他们杀死了许多敌人，并且活捉了700人。就在同一天稍晚的时候，雅典人还渡海来到优波亚岛，在那里的交战中又击败了卡尔基斯人。他们在当地“骑士”[106]的土地上安置下了4000名移民；[107]至于“骑士”，这是卡尔基斯人对当地富人的称呼。［3］雅典人把所捉到所有卡尔基斯人的俘虏，都戴上枷锁，拘禁了很长一个时期，对于所俘虏的波奥提亚人也做同样的处置，直到把他们的赎金勒索到手为止。雅典人规定，每人缴纳2个明那的赎金。雅典人把用来拘押俘虏的枷锁悬挂在卫城上，这些枷锁在我这个时代还可以看到，它们是悬挂在被波斯人[108]纵火烧焦的那一面城墙上，正对着朝西的那座神殿。［4］雅典人还奉献出赎金的十分之一，用来铸造了一架青铜驷马战车。这架青铜驷马战车，就安放在卫城正门进去之后的左手。[109]上面镌刻着这样的铭文：

波奥提亚和卡尔基斯胆敢前来挑战，

勇敢拼杀的雅典制服了他们的傲慢，

侵略者遭受枷锁之辱和可耻的赔款，

用赎金一成铸成战车为帕拉斯呈献。[110]

78 雅典人就这样强大起来了。显而易见的是，自由是一件绝好的事情。这不只是从这一个例证中，而是从许多的例证中足以得到证明的。因为处于僭主统治下的雅典人，在军事方面丝毫不强于他们的任何邻人，但是一旦摆脱了僭主的桎梏，他们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佼佼者了。这些事实还表明，当人们受到压迫的时候，他们常常一败涂地，因为那是在为他们的主子效力；但是一旦他们获得了自由，人人就都渴望尽心竭力，争取有最好的表现。这就是其间雅典人的所作所为。[111]

79 同时，底比斯人也很想对雅典人进行报复，于是派人去（德尔斐）请示神谕。皮西亚女祭司答复说，他们以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实现复仇的愿望的。女祭司指出：“你们必须把这件事提交到‘七嘴八舌的地方’[112]，并且向离你们最近的人求援。”因此，使者们在请示神

谕回国之后，召开了一次公民大会，把神谕的答复在会上予以公布。底比斯人一听说神谕指示给他们要“向离你们最近的邻人求援”，他们马上就说：“原来如此！离我们最近的人不就是塔那格拉人、科罗尼亚人、塞斯皮亚人嘛！而这些人从来都是和我们并肩作战，并且在战争中始终和我们戮力同心的。难道这还用得着向他们请求吗？也许，这并非神谕真实所指吧。”

80 于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地谈论着神谕的寓意。终于，有一个人悟出了神谕的寓意，他吼道：“我认为，我弄懂了神谕提供给我们的这段话的意思了。据说，阿索普斯有两个女儿，一个是特拜[113]，一个是埃吉那。既然她们俩是姊妹，那么神的意思，就应该是请求埃吉那人来帮助我们复仇。”［2］既然没有其他人对这个神谕提出更好的解释，于是底比斯人就立即派使者前往埃吉那，根据神谕的指示，请求他们予以援助，因为埃吉那人就是“离他们最近的人”。埃吉那人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将派埃亚基代（*Aeacidae*）[114]去帮助他们。

81 现在，底比斯人倚仗着有埃亚基代族人和他们在一起，他们重启战端，但是他们却遭到重创。因此，他们决定再一次派使者到埃吉那人那里去，把埃亚基代族人送了回去，要求他们另外派人来。［2］其时埃吉那是最为繁荣昌盛之邦，他们也因为自身的强大而得意洋洋，同时他们想起曾经和雅典有过旧怨，因而同意援助底比斯人。他们没有派使者去宣战，就向雅典人发起进攻了。［3］这时雅典人正在忙于与波奥提亚人作战，埃吉那人就乘着战船来袭掠阿提卡，劫掠了法勒伦，蹂躏了沿岸地带的许多城镇，从而使雅典人遭受重大损害。

82 埃吉那人和雅典人之间的世仇宿怨，是这样结下的。曾经有一个时期，爱皮道鲁斯的土地上种植任何作物都不结子实，于是，爱皮道鲁斯人就派人前往德尔斐去请示神谕，询问这种灾害的起因。皮西亚女祭司命令他们，要竖立达米亚和奥克塞西亚[115]的神像，并且说如果他们这样做了，他们的命运就会好转。［2］爱皮道鲁斯人接着又问：“神像是用青铜铸，还是用石头雕？”皮西亚女祭司回答说：“既不用铜铸，也不用石雕，而是用人们在果园中栽培的橄榄树的木材来制作。”随后，爱皮道鲁斯人派人去雅典，请求雅典人允许他们到阿提卡去砍伐橄榄树，因为他们相信雅典人的橄榄树是最神圣的。据另外一些人说，当时除了雅典以外，其他任何地方都是没有橄榄树的。［3］雅典人同意把橄榄树送给他们，但条件是要爱皮道鲁斯人每年向雅典娜·波里亚斯和埃里克修斯奉献供物。爱皮道鲁斯人接受了这些条件，于是他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用这些橄榄树

木料制作了神像，竖立在他们的国土上。从此，在他们的土地上，作物就结果实了，他们也按照他们对雅典人的允诺，按时地来雅典奉献供物。

83 自古以来，直到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埃吉那人在各个方面都是服从爱皮道鲁斯人的，凡是涉及他们相互间关系的诉讼事件，埃吉那人都要渡海前去爱皮道鲁斯，在那里接受判决。但是，自从他们自己建造了舰船以后，就开始有些傲慢了，以至叛离了爱皮道鲁斯人。［2］于是，他们相互仇视和敌对起来，而埃吉那人控制着海上，他们常常到爱皮道鲁斯境内劫掠，甚至搬走了爱皮道鲁斯人的达米亚和奥克塞西亚的神像，把它们安放在他们国土的腹地、距离他们的城市大约有20斯塔狄亚[116]的一个名叫奥亚的地方。［3］在这样竖立神像之后，他们规定了对神像的崇拜仪式，一方面奉献各种牺牲，另一方面还有妇女合唱队合唱讽刺歌；同时，他们为两位女神的合唱队分别指定了10位经费的承担者。这些妇女在合唱中讽刺挖苦的对象不是男人，而只是当地的妇女。在爱皮道鲁斯人当中也有类似的神圣仪式，他们另外还有一种不许外传的神圣仪式。

84 在这两座神像被劫走以后，爱皮道鲁斯人就不再按规定向雅典人奉献供物了。于是雅典人派使者前往爱皮道鲁斯就此提出抗议。但是，爱皮道鲁斯人却证明自己并没有犯什么过错。他们说："只要神像还在我们的国土上，我们就应当按照条约履行纳贡义务的；可是，现在既然神像已经被人劫走，那么我们就不再有义务向雅典人献纳供物了。如今埃吉那人拥有了神像，雅典人应该要求他们恪尽义务了。"［2］于是，雅典人派人到埃吉那去，要求对方送回神像，但是埃吉那人却回答说，此事无论如何都与雅典人没有丝毫关系。

85 根据雅典人的说法，之后，雅典人就派出了一些公民，带着全体国民的嘱托，乘坐一艘三列桨战舰，在埃吉那登陆。他们是想把那两座神像取回去，因为他们认为，既然神像是用他们的木料制成的，那神像自然应该属于他们。他们首先试图把神像从其底座上拆卸下来，然后把它们带走，［2］但是他们无法用这种办法取下神像。接着，他们又用绳索把这两座神像套住，力图把它们拉拽下来。正当他们用绳索拖拉的时候，突然雷声隆隆，同时发生了地震。三列桨战舰的那些船员们立刻陷于精神错乱的状态，他们相互之间就如同对待敌人一般地厮杀起来。结果最后他们仅剩下了一个人，他就独自一人返回了法勒伦。

86 以上是雅典人关于这件事的说法。而埃吉那人对此予以否认，他们说雅典人不是只乘着一艘船。他们说："如果雅典人只派来一艘船或者是几艘船的话，那么即使我们自己没有舰队，也是会轻而

易举地把雅典人击退的，而实际上雅典人派出了大批舰船来犯。于是我们就作出了让步，而没有冒险一战。”［２］ 然而，埃吉那人从来就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即究竟是因为他们确实觉得自己海上实力薄弱才退让的，还是他们有意这样做的。［３］ 埃吉那人还说，雅典人看到没有人出来抵抗，他们就下了船，前往神像所在地准备取走神像。可是，他们却无法把神像从其基座上取下来，于是他们就用绳索把神像套住，然后往下拉拽。就在雅典人拉拽神像的时候，他们说—这件事也许有人相信，反正我是不相信的—两座神像居然同时跪了下来。直到现在这两座神像还是这个姿势。根据埃吉那人所说，这就是雅典人的所作所为。［４］ 同时，埃吉那人已经预先知道雅典人想要来干什么，于是他们就说服了阿尔戈斯人作好增援他们的准备。因此，雅典人刚刚在埃吉那登陆，阿尔戈斯人就到埃吉那来增援他们来了。阿尔戈斯人取道爱皮道鲁斯，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海上来到埃吉那，登陆之后乘其不备切断了雅典人回舰船的退路，并且向他们发起进攻。正在这个时刻，天上响起了雷声，同时还发生了地震。

87 阿尔戈斯人和埃吉那人都是这样说的。而雅典人自己也承认他们中间只有一个人活着返回了阿提卡。［２］ 据阿尔戈斯人说，正是他们大败雅典人，使其只有一个人得以生还；雅典人认为，是神祇毁灭了他们全军。据雅典人说，即使是生还的那个人也未能幸免，他是以下面的方式被杀死的。他回到雅典以后，就向大家诉说了惨败的消息。当初被派去出征埃吉那的那些雅典人的妻子们，她们看到所有其他的人都阵亡了，唯独他一个人安全返回，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她们的心。于是她们聚集起来，围着那个人，一边追问她们的丈夫在什么地方，一边取下她们衣服上的别针去刺他。[117]［３］ 结果这个人就这样被她们刺死了。雅典人认为，妇女们的这种行为甚至比那些军队的悲惨遭遇更令人恐怖。但是，他们也想不出什么别的办法来惩罚这些妇女，于是就强令她们把服装改换成为伊奥尼亚式的。直到这个时候，雅典的妇女一直穿的是多利斯式服装，这种服装的样式酷似流行于科林斯的服装。从此，她们的外衣就不得不换成了亚麻外衣，这种外衣不再用别针了。

88 然而，这种衣服并非起源于伊奥尼亚，而是起源于卡里亚，这一点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据说古时候所有的希腊[118]妇女，她们都身穿现在所说的多利斯式的服装。［２］ 同时，人们还说，阿尔戈斯人和埃吉那人，他们分别对每一位国民都作出这样的规定：他们的妇女衣服上的别针的长度要比此前的长出一半，而他们的妇女到这些女神的神庙里去，就只能奉献别针这一种东西；还禁止她们携带阿提卡所出产的任何东西到神庙里去，甚至一个陶罐也不准许带进去；他们还规定，在那里只允许用本地生产的器皿来饮水。[119]因此，从古时

候直到我这个时代，阿尔戈斯和埃吉那的妇女由于与雅典人结怨，而戴着比先前更长的别针。[120]

89 雅典人和埃吉那人结怨的起因如上所述。因此，当底比斯人前来请求增援的时候，埃吉那人想起了神像的纠葛，就爽快地答应去增援波奥提亚人。［２］埃吉那人蹂躏了阿提卡沿海各地，雅典人也立刻准备出兵反击。但是这时从德尔斐来了一道神谕，命令他们在埃吉那人的这次袭掠活动之后的三十年间要按兵不动，而到了第三十一年，在给埃亚库斯划出一片圣域之后，再对埃吉那人发动战争。神谕说："只有这样做，你们才会成功地实现你们的愿望；如果他们立即开战的话，虽然最终结果也是你们征服那座岛屿，但是实现这个目标之前，你们要遭受许多苦难，要付出极大的努力。"［３］雅典人根据神谕的指示，给埃亚库斯划出了一片圣域—这片奉献给他的圣域现在还在雅典市场上—但是，他们遭受到埃吉那人如此严重的侵害，要他们在三十年间都按兵不动，他们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90 随后，正当他们准备复仇的时候，在拉栖代梦人这方面发生了一件事，妨碍了他们实施复仇计划。拉栖代梦人终于知道了以下这些事情的真相—阿尔克麦昂族人如何利用皮西亚女祭司，[121]女祭司如何策划对付拉栖代梦人以及庇西特拉图族人。这个发现使他们受到双重气恼，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把和自己宣过誓的盟友驱逐出境了，另一方面他们这样做并没有博得雅典人对他们丝毫的好感。［２］此外，他们还因某些神谕[122]而采取了行动，神谕宣布说，许多可怕的灾难要从雅典人那里降临到他们身上。关于这些事，他们在此之前并不知道。但是现在他们通过克列奥蒙尼而得知了这些神谕的内容，因为克列奥蒙尼从雅典的卫城得到这些神谕，并且把它们带回斯巴达的。在此之前，神谕一直掌握在庇西特拉图族人的手里，当他们被逐出雅典的时候，把它遗留在神庙里了。克列奥蒙尼发现了这些神谕，把它们带走了。

91 这样，拉栖代梦人得到了这些神谕。他们看到雅典人的势力日益增长，而且根本无意服从他们的管制，他们想到，如果阿提卡的人民得到了自由，他们将很有可能和他们一样的强大，但如果这些人处于僭主的压迫之下，那么他们就是软弱的，并且是服服帖帖的。想到这些，他们就派人从赫勒斯滂的西格昂把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希皮亚斯召来。那里是庇西特拉图族人的逃难之地。［２］希皮亚斯应召来到之后，斯巴达人又把他们其他盟邦[123]的使者们都召来，在会议上对他们说："诸位盟友，我们承认，最近我们所作的一件事是不对的。因为受到了虚假神谕的误导，我们就把我们的那些盟誓的好友逐出他们的国土。而且，这些朋友还答应使雅典依附于我们；我们把政

权交到了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民手中——这些人一旦凭借我们的力量获得了自由，随着实力的增长，他们马上用各种办法转而侮辱我们和我们的国王，并把我们和我们的国王驱逐出他们的城市。从那时起，雅典人变得越来越傲慢了，因为从他们的邻邦波奥提亚和卡尔基斯[124]那里已经感受到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而其他诸邦随后也将知道他们冒犯雅典人的后果将是什么。［3］我们既然已经犯了错误，现在我们就要力图借助诸邦之力消除由我们引起的麻烦，并且对雅典人复仇。正是为了这件事，我们才派人把希皮亚斯召到这里来，同样把你们也从你们各自的城邦请来，以便使我们所有诸邦都携手同心，团结起来，恢复他在雅典的名位，从而把我们此前从他那里取走的东西再归还给他。”

92 以上是斯巴达人的致辞。但是，大多数的盟邦并未被说服而接受他们的意见。与会的众人都保持沉默，但这时一位名叫索西克利斯的科林斯人起来发言。他说：

［α］“拉栖代梦人啊！既然你们正打算推翻希腊诸邦中的自主政府，并且在他们那里建立僭主政治，那现在想必是太阳从西边升起了，苍天和大地的位置是上下颠倒了；人类都居住在大海里，鱼儿却在旱地上漫游了！须知，世界上没有任何事物像僭主政治那样地不公正、那样地残暴不仁的。［2］然而，如果你们觉得僭主统治城邦果真是一件令人渴求的事情，那就首先设立一名僭主来统治你们，然后给其他城邦设立僭主吧。但是你们自己一直以来都不曾试图建立僭主政治，并且千方百计地使斯巴达不受僭主之害，这样看来，你们现在如此要求你们的盟邦，是毫无意义的。假如你们和我们一样知道僭主政治是怎么一回事，那么你们对这件事的看法就会比现在要更为明智了。

［β］“科林斯人的政府曾经是寡头制政府——统治者都来自一个族，名叫巴克奇亚德族，他们相互通婚，管理着城邦的事务。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名叫安菲昂的人，他有一个女儿，名叫拉布达。由于她腿脚有残疾，所以巴克奇亚德族人中间没有人愿意娶她。于是，佩特拉城镇的爱凯克拉底的儿子埃提昂就娶她为妻，埃提昂是属于拉皮赛族[125]，是凯涅乌斯家族的后裔。［2］无论是拉布达，还是他的其他妻子，都未曾给他生过儿子，他为了这事前往德尔斐询问神谕。他刚刚踏入庙门，皮西亚女祭司就对他这样说：

埃提昂，现在你虽未受人尊敬，但荣誉终究是属于你的。

拉布达很快就要成为母亲了——她将为你生下一块圆石，

这块圆石有朝一日要落到王族身上，在科林斯执行正义。

［3］“不知道为什么，女祭司给埃提昂的这条神谕，居然让巴克奇亚德族人知道了。而直到那时，他们也不能理解关于科林斯的较早的一条类似的神谕。那条神谕和给埃提昂的这条神谕说的是同一件事。神谕这样说：

在岩石中央，苍鹰将孕育一头食肉的狮子，

它雄壮而威猛，它将把许多人的膝头松开。

它将在岩石上哺育你们，全体科林斯人民，

居住在美丽的佩伦涅泉旁，巍峨的科林斯。[126]

［γ］“巴克奇亚德族人得到这条神谕有一段时间了，可是在他们得知给埃提昂的神谕以前，他们是完全无法破解其寓意的；然而，他们在得知这条神谕之后立刻就明白了：这两条神谕的寓意是完全一致的。不过，他们现在虽然也明白了先前那条预言的寓意，却秘而不宣，伺机而动，无论她给埃提昂生下男孩或是女孩，他们都打算把它除掉。因此，他的妻子分娩的时候，他们派出了他们同族的十个人前往埃提昂居住的城镇，指示他们要杀死她所生下的婴儿。［2］于是，这些人就来到了佩特拉，进入埃提昂的住所，询问他们是否可以看看这个孩子。拉布达对于这些人此行的目的毫不知情，她以为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因为他们和自己的丈夫以前的交情，于是就把孩子抱出来，交给他们其中的一个人。这些人曾在途中商定，谁第一个接过孩子，谁就要把它猛摔到地上。［3］然而，由于上苍的保佑，正当拉布达把孩子交到那个人手上的时候，这个孩子的脸上便浮现出一丝微笑。这个人看到孩子在微笑，便动了恻隐之心，以至于他不忍心下此毒手。因此，他就把孩子交给了旁边的另一个人，第二个人又转交给了第三个人，这样传遍了十个人的手，却没有一个人想当刽子手。［4］最后，他们把这个孩子交还给母亲，走出了她的住所，他们站在门前彼此埋怨，相互指责，但矛头主要是指向第一个接过孩子的人，因为他并没有按照他们事先约好的去做。最后，过了好一会儿，他们又商定再回去，一齐动手来除掉这个孩子。

［δ］“但是，命运注定埃提昂的子孙将会给科林斯带来灾祸。因为拉布达就站在门后边，把他们所有的对话都听得一清二楚。她害怕他们改变主意，会回来杀死她的孩子，于是她把自己的孩子带走，找到一个她认为最不易引起怀疑的地方，藏在一个库普塞尔[127]里。她知道，万一这些人回来搜寻那个孩子，他们就会把房间各个角落都搜

查遍的，而实际上他们正是这样做的。［2］他们搜遍了整个住所，却没有找到那个孩子，他们认为最好还是离开这里，回去复命那些派他们前来的人，说他们已经遵照他们的吩咐把事情办妥了。于是，他们就这样回去复命了。（见图7）



图7 藏身陶瓮，躲过一劫[128]

［ε］“埃提昂的儿子慢慢地长大了，为了纪念他当初虎口脱险的故事，就根据库普塞尔，而取名库普塞卢斯。库普塞卢斯成年以后，也去德尔斐请求神谕，他得到了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神谕。［2］这道神谕这样说：

看吧，来到我的圣殿的这个男人是非常幸运的，

埃提昂的儿子库普塞卢斯，光荣的科林斯之王，

他和他的子女是幸运的，但他的孙辈却非如此。

［ζ］“这就是神谕所言。库普塞卢斯对这条神谕深信不疑，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发动袭击，从而成为科林斯的主人。库普塞卢斯在成为科林斯僭主之后，实行残暴的统治—他放逐了许多科林斯人，并且没收了许多人的财产，剥夺了更多人的生命。他的统治持续了30年，库普塞卢斯[129]一生富足顺利；继任僭主的是他的儿子佩里安德。佩里安德在统治初期，性情比他的父亲要温和些，但是自从他与米利都的

僭主塞拉叙布卢斯有了通信来往以后，他就变得更为残暴了。

［2］“有一次，他派遣一名使者到塞拉叙布卢斯那里去，询问如要实行按荣誉治国，[130]建立什么样的行政管理模式是最为安全的。塞拉叙布卢斯把从佩里安德派来的信使带到城外的一片庄稼地里，他在穿过这片庄稼地的时候，还再三问起关于信使由科林斯来到这里的事情，在行进过程中，把田里长得特别高的那部分穗子都剪下来扔掉了。就这样，他走过了整个这一片田地，也把地里长得最好、最饱满那部分庄稼都毁掉了。［3］之后，他一言不发，就打发使者回国了。那位使者返回科林斯以后，佩里安德很想知道塞拉叙布卢斯让信使带回来什么样的忠告，但是使者却说，塞拉叙布卢斯什么都没说；他感到不解的是，佩里安德派他去见性情如此怪异的人，这个人精神错乱，因为他不干别的，就是去毁掉自己的财产。于是他就讲述了塞拉叙布卢斯在会见他的时候所做的事情。

［η］“佩里安德领悟到塞拉叙布卢斯这样做所给出的暗示，他意识到，塞拉叙布卢斯是建议他要除掉城邦中所有出类拔萃的公民，从此以后要以最残暴的手段来对待他的臣民。凡是没有被库普塞卢斯处死或者放逐的那些人，佩里安德都完成了他父亲的‘未竟之业’。有一天，他由于自己的妻子麦莉萨的缘故，[131]而把科林斯全体妇女的衣服都剥光了。［2］此前他曾委派使者前往位于阿凯隆河畔的塞斯普洛提亚，就一位外乡人交付给一名死者的抵押物的下落去祈求神谕，这时麦莉萨的幻影出现了，她不肯说出或者告诉那物品在什么地方。她说：‘我好冷啊，我什么衣服都没有穿。佩里安德给我殉葬的衣服根本没有用，因为他们没有将衣服焚烧。这一点我可以举证，向佩里安德证明我所说的话是真实的。—他曾把面包放到已经冷却的炉灶里去烘烤。’［3］当使者把这番话带回去转达给他的时候，佩里安德知道她说的那件事所指，因为他和麦莉萨的尸体发生过性交；为此他直接要求所有科林斯人的妇女们都要到赫拉的神庙来。于是，妇女们个个身着自己最好的衣服，仿佛要参加节日盛典一般。可是，佩里安德却把自己的卫兵安置在那里，无论是自由妇女还是女奴隶，把她们的衣服统统剥下，然后把这些衣服堆放到一个坑里，一边焚烧，一边呼唤麦莉萨的名字。［4］他在这样做了之后，又一次委派使者去祈求神谕，于是麦莉萨的幻影就告诉了如何才能够找到外乡人的抵押物所放置的地方。拉栖代梦人啊！这就是僭主政治，这就是僭主所干的勾当！［5］我们科林斯人看到你们把希皮亚斯召来的时候，我们觉得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现在听到你们这样说，这就使我们更加感到诧异了。因此，我们以希腊共同诸神的名义，恳求你们不要在希腊各邦建立僭主政治。然而，如果你们一意孤行，完全违背正义而决心去恢复希皮亚斯的僭主之位的话，那么你们要知道，我们科林斯人是不赞

成你们的做法的。”

93 当来自科林斯的代表索西克利斯在作上述发言之后，希皮亚斯作如下应答。他同样祈求希腊诸神作证。他说：“可以肯定，科林斯人命中注定要遭受雅典人给他们带来的祸殃，而在这个时刻到来之时，科林斯人将会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想念庇西特拉图家族的。”［２］希皮亚斯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比任何人都更真切地领悟到预言的寓意。但是，直到索西克利斯发言时还保持沉默的其他盟邦的代表们，他们听到这位科林斯人无所顾忌的发言后，他们的胆量也大了起来，他们都打破沉默，宣称他们自己和科林斯人具有相同的看法。因而他们都请求拉栖代梦人不要对希腊的任何一个城邦实施重大变革。就这样，这件事无果而终。[132]

94 这样，希皮亚斯只好离开了。马其顿人[133]阿明塔斯有意把安塞姆斯赠给他，而色萨利人则愿意把伊奥尔科斯赠给他。但是，这两个地方他都不愿意要，而是愿意返回西格昂，该城是庇西特拉图用武力从米提列涅人手中强夺过来的。庇西特拉图在攻下这个地方之后，就指定由他和一位阿尔戈斯女子的私生子赫格西斯特拉图[134]担任当地的统治者。但是，这位赫格西斯特拉图未能和平地保有从他父亲那里所接受的地盘。［２］因为多年以来，[135]居住在西格昂的雅典人与居住在名叫阿奇列昂城的米提列涅人不断发生交战。[136]埃奥利斯人对于特洛伊的领土，并不比他们雅典人，也并不比那些曾经帮助麦涅劳斯为海伦被劫复仇的其他任何希腊人拥有更多的权利。

95 于是，双方的战事没有停息。交战中发生过许多故事，其中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在雅典人获胜的一次战役中，诗人阿尔凯乌斯临阵脱逃，但是他丢弃的武器却落入雅典人手中。他们把这些武器悬挂在西格昂当地的雅典娜的神庙里。［２］阿尔凯乌斯为此创作了一首诗，他在诗中向他的朋友麦兰尼浦斯描述了他自己的不幸遭遇，并且把诗送到了米提列涅。米提列涅人和雅典人双方都推举库普塞卢斯的儿子佩里安德作为仲裁者。在他的主持下，他们达成和解。和解的条件是双方维持现状，各自保有他们当时所拥有的地方。西格昂就这样被置于雅典的统治之下。[137]

96 希皮亚斯在从拉栖代梦返回亚细亚以后，在阿塔佛涅斯面前大肆诽谤雅典人，他使出浑身解数，力图使雅典臣服于他本人和大流士。［２］当雅典人得知希皮亚斯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委派使者来到萨迪斯，劝请波斯人不要听信这些雅典流亡者的话。但阿塔佛涅斯却答复说，如果他们雅典人想保持安宁的话，就必须把希皮亚斯接回去。使者们把阿塔佛涅斯的这道命令带回了雅典，雅典人决意不从命；既然他们拒不从命，那就是决心与波斯人公开为敌了。

97 雅典人既然作出这样的决定，因而也就是对波斯人采取了敌视的态度。正在此时，米利都人阿里斯塔哥拉斯被拉栖代梦人克列奥蒙尼从斯巴达逐出，来到了雅典。因为他知道，除了斯巴达以外，雅典是希腊诸邦中最为强大的。[138]阿里斯塔哥拉斯来到雅典的民众面前，就如同他在斯巴达一样讲述了一番，他提到亚细亚的奢侈品，又说到了波斯人作战方式—波斯人是如何习惯于在作战时既不佩带盾牌，也不使用长枪，因而是很容易被制服的。［２］他说完这些之后，又提醒雅典人说，米利都是雅典的殖民地，因此，援助如此强大的[139]一个民族是理所应当的。他竭力展示他恳求的诚意，根本不在意他许诺了些什么，直到最后把雅典人说服。的确，欺骗一大群人似乎比欺骗一个人更容易。因为阿里斯塔哥拉斯未能欺骗一个人—拉栖代梦人克列奥蒙尼，但是他却成功地骗过了三万雅典人。[140]［３］这样，雅典人就被他说服了，他们议决派遣20艘[141]舰船去援助伊奥尼亚人。这支舰队的指挥官是麦兰修斯，一位在各方面都有声望的雅典公民。这些舰船的派出，无论对于希腊人还是异族人，都是灾祸的开始。[142]

98 阿里斯塔哥拉斯提前乘船出发了。他抵达米利都之后，心生一计，不过这个计谋并不能使伊奥尼亚人得到任何好处；诚然，他本来的目的也不在于为他们谋利益，一心只想骚扰国王大流士。他派遣一位信使去弗里吉亚的派奥尼亚人那里，这些人是麦加巴佐斯从斯特里梦河畔带到那里的那些战俘，如今他们自己居住在弗里吉亚的一个地区，生活在他们自己的村落里；这位使者抵达派奥尼亚人的聚居地之后，就对他们说：［２］“派奥尼亚人啊，我是米利都的僭主阿里斯塔哥拉斯派来给你们指出解放之路的，如果你们愿意追随他的话。如今整个伊奥尼亚都已经叛离了国王，你们重返故土的大路是敞开的。[143]你们只需设法到达海岸就可以了；其他的行程一概由我们负责安排妥当。”［３］派奥尼亚人听到这话，真是喜出望外。他们带上自己的妻子儿女，全速奔向海岸地带去了；还有少数人因为害怕而依然留居原地未动。他们在抵达海滨之后，准备渡海前往开俄斯；［４］他们刚刚在开俄斯登陆，追击他们的波斯的大队骑兵便赶到了海边。可是，波斯人已经无法追上他们了，于是他们派使者前往开俄斯，请求派奥尼亚人再回来，但是派奥尼亚人不肯这样做；开俄斯人把他们从那里运抵列斯堡，而列斯堡人又把他们从那里运抵多利斯库斯[144]。他们从那里步行返回派奥尼亚了。

99 现在雅典人乘坐他们的20艘舰船抵达米利都，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爱利特里亚人的5艘三列桨战舰。爱利特里亚人前来参战，不是为了取悦于雅典，而是前来报答米利都的人民对他们的情谊的。因为在从前发生在爱利特里亚人与卡尔基斯人之间的一场战争中，[145]

米利都人始终站在爱利特里亚人一边，而同时卡尔基斯人得到了萨摩斯人的援助。在雅典的援兵抵达之后，阿里斯塔哥拉斯把他们与其他盟军汇合起来，打算去袭击萨迪斯。［2］但是他本人并没有亲自担任军队的统帅，而是任命他的兄弟卡罗皮浦斯和一个名叫赫尔摩方图斯的公民负责统领全军，他自己则坐镇米利都。

100 伊奥尼亚人和这支舰队一起来到以弗所，在以弗所境内的科列苏斯[146]下船上岸。他们从以弗所城里找到向导，率大队人马向内地进军。他们沿着凯库斯河行进，从那里翻越特摩鲁斯山，兵临萨迪斯城下；他们攻入城内，没有遭遇任何抵抗。他们控制了全城，只有卫城没有攻下，阿塔佛涅斯本人率领一支大军在那里驻守着。

101 然而，他们虽然控制了萨迪斯，却不能在全城展开劫掠。原来，萨迪斯的大多数的房屋都是用芦苇编成的；即使有少数砖砌的房屋，其屋顶也都是用芦苇盖成的。于是，在一个士兵把其中一栋房子点燃之后，大火就迅速地由一栋房屋蔓延到另一栋房屋，进而在把全城变成一片火海。［2］在火势蔓延的时候，吕底亚人以及在这座城里的波斯人，四面八方被大火所围，他们都被困在卫城里，无法撤出城外，于是他们就成群结队地进入市场，来到帕克托鲁斯河的两岸。帕克托鲁斯河从特摩鲁斯山流下，河水把金砂冲带下来，就如同赫尔姆斯河注入海里一样，帕克托鲁斯河汇入赫尔姆斯河。吕底亚人和波斯人集中到市场上以及帕克托鲁斯河两岸，迫使他们在那里奋起自卫。［3］伊奥尼亚人看到他们的敌人有一部分在抵抗，还有一部分密密麻麻地向他们逼近的时候，他们大为惊骇，于是就从城里向那座名叫特摩鲁斯山的方向撤退了。天黑的时候，他们回到了自己的舰船上。

102 这样，萨迪斯全城被付之一炬，[147]当地女神库柏勒[148]的神庙也化为灰烬了。这就是后来波斯人宣称他们纵火焚烧希腊神庙的理由。这时候，所有驻扎在哈利斯河这一边[149]的波斯人，得知萨迪斯所发生的情况，他们集结起来前来援助吕底亚人。［2］但是，等他们抵达时，发现伊奥尼亚人已经撤离了萨迪斯。但是，他们在后面紧追不舍，终于在以弗所追上了伊奥尼亚人。伊奥尼亚人在那里列阵，继而发生交战，希腊人一败涂地，大批将士被波斯人杀死，其中不乏著名人士。［3］特别是爱利特里亚人的统帅攸阿吉德斯，这个人曾在竞技会上获得桂冠。凯奥斯的西蒙尼德斯对他颇为赞赏。至于那些在战斗中侥幸活命的伊奥尼亚人，则各自逃散，返回各自的城邦去了。

103 这次交战的结果就是这样。随后，所有雅典人都从伊奥尼亚人那里撤走了，尽管阿里斯塔哥拉斯派遣使者诚恳相求，雅典人还是

拒绝给予他们任何援助。虽然伊奥尼亚人失去了他们的盟友雅典人，但是他们依然抓紧准备对波斯国王的战事。他们将来肯定是要对大流士复仇的。［2］他们先是乘船前往赫勒斯滂，降服了拜占庭以及那一地区的所有其他城邦。接着，他们又乘船离开赫勒斯滂，前去卡里亚，把大多数卡里亚人都争取到他们的这一边来；甚至此前还不愿意和他们结盟的考努斯，在火烧萨迪斯之后也都加入了他们的阵营。

104 不仅如此，全体塞浦路斯人，除了阿玛苏斯人以外，也都自愿地加入了伊奥尼亚人一边。这时他们也叛离了波斯人，情况是这样的。有一位名叫奥涅西鲁斯的人，他是萨拉米斯[150]的国王戈尔古斯之弟、科尔西斯之子，而科尔西斯乃是希罗姆斯之子，埃维尔松[151]之孙。［2］这个人此前就经常劝说戈尔古斯叛离波斯国王，而当他听说伊奥尼亚人叛离国王以后，他马上敦促戈尔古斯也这样做。但是，由于他无法说服戈尔古斯，他就寻找机会，等他的兄长出城的时候，他和他的同党们就把城门关闭，不许他再返回城里。［3］这样，失去了萨拉米斯的戈尔古斯，便逃到波斯人那里去了。而现在自立为萨拉米斯国王的奥涅西鲁斯，力图使整个塞浦路斯岛都叛离大流士。塞浦路斯的人们都被他说服了，例外的只有阿玛苏斯人，他们不听从他的劝告。于是，奥涅西鲁斯就兵临阿玛苏斯城下，对其展开了围攻。

105 在奥涅西鲁斯围攻阿玛苏斯期间，国王大流士得知萨迪斯被雅典人和伊奥尼亚人攻克并且付之一炬的情况；同时，他还听说，这个反叛联盟的始作俑者、整个反叛事件的密谋策划者，不是别人，正是米利都人阿里斯塔哥拉斯。据说他在刚刚得知所发生的事件之时，根本没有把伊奥尼亚人放在心上。不过他确信，这些反叛者将为他们自己的行为付出高昂代价。他又问雅典人是些什么人，左右告诉了他。于是他命人把弓给他取来，他把一支箭搭在弦上，然后射向天空，在箭离弓弦之后，他说：［2］“宙斯神啊，请允许我向雅典人复仇吧！”说完这话，他下令从今以后，每天在他正餐摆好的时候，他的一个仆人都要在他的面前重复说三遍：“主公，千万要记住雅典人啊！”

106 之后，大流士命人把米利都人希斯提埃乌斯召到他的面前来。他把希斯提埃乌斯留王宫里已经有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了。他来了之后，大流士问他：“希斯提埃乌斯，我听说你委托代管米利都那个人已经起兵叛离了我。他跨海从另一个大陆带来兵马与我周旋，并且把全体伊奥尼亚人—他们的行为我知道该怎么惩治他们—都纠合到这支队伍中，他劫掠了我的萨迪斯城。［2］我问你，你认为他们应不应该这样做呢？如果不是你出谋划策，难道他们能够做出这种事吗？

你要好自为之！今后再发现有这样的行为，你可是要负责的。”

［3］希斯提埃乌斯回答说：“主公啊，这是什么话，你这是从何说起呢？那些会给你带来或大或小不快的任何图谋，是绝不会出自我这里的！如果我这样做，我会得到什么呢？难道我现在还缺什么吗？你所有的一切，我不是也都有了吗？国王事事都向我咨询，这难道不是可敬可佩的吗？［4］如果代理我管理米利都的人确实做出了那样的事，那请你确信，他所作所为都是他自己的主意。就我而言，我不认为那些米利都人和我的代理人真的会发动叛乱来攻击你。但是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而且你所听到的事情也都是真实的话，那么当初你把我从海岸地带调走，可是做了一件不明智的事情啊。［5］看来，伊奥尼亚人是在等我离开他们的视界之后，就企图借机实现他们很久以前所渴求的事情；而如果我还在那里的话，那么任何一个城邦都不会轻举妄动了。因此，请让我火速赶往伊奥尼亚，我可以使那个地方各方面事情都恢复到先前的和平状态，并且把米利都的那位代理人带来交到你的手上，他是挑起这一切事端的罪魁祸首。［6］在我如你所愿去完成这项任务期间，我以你们王家所有神祇[152]的名义发誓，在我用世界上最大的海岛撒丁岛[153]向你纳贡之前，我是绝不会脱下我到伊奥尼亚时所穿的服装的。”

107 希斯提埃乌斯这样说，是希望这样能够骗过国王；可是大流士却真的被他说服并且放他走了。大流士只是命令他一定要按照他的许诺去完成任务，之后来苏撒见他。

108 与此同时——在萨迪斯被焚烧的消息传到国王这里，而后大流士向天空射箭，并且和希斯提埃乌斯进行了商量，接着希斯提埃乌斯得到大流士的允许，火速赶往海岸地带期间——在塞浦路斯，发生了这样一些事情。在萨拉米斯人奥涅西鲁斯围攻阿玛苏斯人期间，他得到情报，说一位名叫阿泰比乌斯的波斯人，正在率领着一支波斯的大军乘船朝塞浦路斯驶来。［2］奥涅西鲁斯得知这一情况之后，就派使者前往伊奥尼亚各地，请求伊奥尼亚人给他援助。伊奥尼亚人稍加磋商，就全军出动，由海路驶向塞浦路斯岛。大约与此同时，波斯人从奇里乞亚乘船渡海，准备在登陆之后由陆路袭击萨拉米斯；而这时腓尼基人的舰队也正从海上绕过一个叫作塞浦路斯之钥[154]的海角。

109 面对这种形势，塞浦路斯诸位王公就把伊奥尼亚人诸位首领召集到一起，向他们说：“伊奥尼亚人啊！我们塞浦路斯人任凭你们选择对手，你们或者与波斯人交战，或者与腓尼基人交锋。［2］如果你们愿意在陆地上和波斯人一决高下的话，那么你们现在就应当立即下船，在陆地上严阵以待，而我们则登上你们的舰船与腓尼基人在海上作战；反之，如果你们愿意和腓尼基人交锋，那就把海战的任务

交给你们了。只是不管你们选择谁作为交战对手，都务必要维持伊奥尼亚和塞浦路斯的自由，它们的自由就全靠你们了。”

［３］ 伊奥尼亚人回答说：“伊奥尼亚联邦[155]委派我们到这里来，就是来保卫海洋的，而不是把舰船交给你们塞浦路斯人，由我们在陆地上和波斯人作战。因此，我们将尽职尽责，努力去完成我们所承担的任务。而你们也不要忘记你们在身为波斯人的奴隶时所遭受的折磨，要勇敢作战。”

110 这就是伊奥尼亚人的回答。不久，波斯人就出现在萨拉米斯城前的平原上，塞浦路斯诸王命令他们的军队列成战斗队列准备迎战。他们是这样部署的：萨拉米斯人和索罗伊人的精选部队[156]和波斯人对垒，而其他的塞浦路斯人与波斯人的盟军对峙。同时，奥涅西鲁斯自己所选择的一块阵地，恰好在波斯的将军阿泰比乌斯对面。

111 阿泰比乌斯的坐骑受过这样的训练，这匹战马在与两军对垒时就会双腿着地直立起来。奥涅西鲁斯得知这种情况之后，就对手下勇敢善战的卡里亚族的持盾者说：［２］“我听说，阿泰比乌斯的坐骑可以直立起来，并且会对靠近它的人猛踢猛咬。因此，你赶快想个办法，告诉我，你准备对付的是阿泰比乌斯本人还是他的坐骑呢？”［３］ 他的这个侍卫回答说：“主公，我已经做好了分别对付骑手、马匹或者把骑手和马匹一起收拾的准备，你如何吩咐，我就如何做。但我愿意告诉你我认为对你最有利的做法。［４］ 既然你是国王又是将军，我认为你就应当找寻一个同样是国王兼将军的人对战。这样，如果你杀死了你的对手，那你得到了荣誉，而如果他杀死了你（上天保佑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死于一个旗鼓相当的对手的刀下，其悲惨的程度也会减半。把他的战马和他的扈从留给我们这些同样身份的人来对付吧。他的坐骑的那些把戏毫不足惧。我敢保证，他的坐骑在交战中站立起来，这肯定是最后一次了。”

112 这位卡里亚人是这样说的。随后，双方在陆上和海上都展开了激战。在海上，伊奥尼亚人那一天碰巧占据很大的优势，他们战胜了腓尼基人。在伊奥尼亚人当中，萨摩斯人是表现最突出的。同时，战斗也在陆地上进行，两军展开了激战。［２］ 于是双方主帅就出现下面的情况。阿泰比乌斯拍马向奥涅西鲁斯冲杀而来，而奥涅西鲁斯按照事先和他的持盾者所商量好的，猛击阿泰比乌斯，而当阿泰比乌斯的坐骑双腿直立起来，它的前蹄踏在奥涅西鲁斯的盾牌上的时候，这个卡里亚人立即用他的弯刀钩住，把马腿砍了下来。这样，波斯的将军阿泰比乌斯和他的坐骑都战死了。[157]

113 当双方将士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库里昂的僭主斯特撒诺尔

却率领着一支不小的军队弃阵投敌了。这些叛逃的库里昂人—如果传说可信，他们是来自阿尔戈斯的移民—投敌的时候，萨拉米斯人的战车兵也步其后尘，倒向波斯一边。这样，波斯人在与塞浦路斯人交战中就占据了压倒性优势。［2］结果，塞浦路斯军队全线崩溃，许多人被杀死了。阵亡者当中有暴动的发起者、科尔西斯的儿子奥涅西鲁斯，还有索罗伊人的国王阿里斯托基普鲁斯。这位阿里斯托基普鲁斯是菲洛基普鲁斯的儿子，雅典人梭伦在造访塞浦路斯的时候，曾在他的诗中称赞菲洛基普鲁斯，说他的治国之术比其他所有僭主都高明。

114 由于奥涅西鲁斯曾参与围攻阿玛苏斯城，因而阿玛苏斯人割下奥涅西鲁斯的首级带回阿玛苏斯，然后他们把它高悬在城门之上。奥涅西鲁斯的首级挂在那里，直到它变成了骷髅。于是，一群蜜蜂飞到里面筑巢，蜂巢把骷髅填满了。［2］看到这种情况，阿玛苏斯人就去询问神谕，神谕指示他们：把这个骷髅取下来安葬，今后对奥涅西鲁斯要像英雄那样待他，每年都要向他奉献牺牲。这样做，他们的运气就会变好。阿玛苏斯人照神谕的指示做了，时至今日他们还是这样做的。[158]

115 至于那些在海战中获胜的伊奥尼亚人，当他们得知奥涅西鲁斯全线溃败，除了萨拉米斯城（其居民已经向前国王戈尔古斯投降）以外，塞浦路斯的所有城市都遭到围攻的时候—他们就乘船返回伊奥尼亚了。［2］在被围攻的诸邦当中，坚守得最久的是索罗伊人。波斯人在围攻的第五个月，采用从对方城墙之下掘进的办法攻下该城。

116 这样，塞浦路斯人在享有了一年的自由之后，第二次遭到了奴役。[159]同时，那位娶大流士的女儿为妻的达乌里塞斯，与同为大流士女婿的海麦亚斯、奥塔涅斯以及和波斯的其他将领一起，追击那些袭击萨迪斯的伊奥尼亚人，把他们驱赶到他们的船上。之后，波斯诸将就把各个城邦在他们中间做了分配，并且准备分头前去把它们洗劫一空。

117 达乌里塞斯袭击赫勒斯滂诸城镇，耗费了不少时间，先后攻下了达尔达努斯、阿比多斯、伯科特、兰普萨库斯和派苏斯等五座城镇。正当他从派苏斯向帕里昂进军的时候，他得到情报，说卡里亚人和伊奥尼亚人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也叛离了波斯人。于是，他掉转方向，离开了赫勒斯滂，率领军队直奔卡里亚而来。

118 事有凑巧，在达乌里塞斯的军队抵达以前，卡里亚人就已经得知他发兵前来；而卡里亚人一获悉这个情报，就把军队汇合到玛尔叙亚斯河[160]河畔的一个叫作“白柱”的地方。玛尔叙亚斯河从伊德里亚地区流出，注入迈安德河。［2］他们在那里集合以后提出了多种

作战方案。但是，依我之见，这些方案中的最佳方案，乃是金德亚人玛乌索鲁斯的儿子皮克索达鲁斯、奇里乞亚国王叙恩涅西斯的女婿所提出的。按照皮克索达鲁斯的方案，卡里亚人应该渡过迈安德河，背向河流布阵，这样他们所有的退路既已被切断，他们就必须坚守阵地，这样就一定会激发起他们更大的勇气了。[161]［3］然而，皮克索达鲁斯的这个意见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他们认为最好的方案就是让敌人背向迈安德河列阵。理由是：如果波斯人在交战中败退，他们走投无路，就会被驱赶到河里。

119 不久，波斯人逼近并且渡过了迈安德河，他们和卡里亚人在玛尔叙亚斯河畔交战。卡里亚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坚持了很长时间，但是他们终因众寡悬殊而败下阵来。波斯一方阵亡者有2000人，而卡里亚人一方阵亡者则不下1万人。［2］他们当中那些逃离战场的人们则汇集到拉布朗达，在那里他们进入军神[162]即宙斯（只有卡里亚人崇拜这个神）宽阔的圣域，它位于一片悬铃树林之中。在那里，他们一起商量，哪条途径才是使自己安全脱险的最佳选择，他们拿不定主意：不知是自己向波斯人投降好呢，还是永远离开亚细亚好。

120 正当他们就这些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一支由米利都人和他们的同盟者组成的援军到了。于是，卡里亚人放弃了先前的方案，准备重新开战。于是，他们第二次迎击波斯人的进攻。但是，他们又失败了，损失比上一次还要惨重。全军之中有很多人阵亡，而米利都人所受到的损失最大。

121 过了一些时候，卡里亚人从这次惨败中恢复过来，又实施了一次行动。他们获悉波斯人打算袭击他们的城市之后，就在通往佩达苏斯的大道上设下了埋伏。波斯人在夜间行军时中了埋伏，结果全军覆没。他们的将领达乌里塞斯、阿摩吉斯和西西马凯斯，以及居基斯的儿子米尔苏斯也都一同阵亡了。这次伏击战的指挥官，就是米拉萨人伊班诺里斯的儿子赫拉克里德斯。这些波斯人就这样被歼灭了。[163]

122 同时，作为追击袭掠萨迪斯的伊奥尼亚人、波斯诸将中之一的海麦亚斯，兵锋直指普洛彭提斯，并且攻克了美西亚的一个城镇基乌斯。［2］但是，当他听说达乌里塞斯已经离开赫勒斯滂，向卡里亚挺进的时候，他从普洛彭提斯撤离，率军前往赫勒斯滂，降服了居住在特洛亚斯[164]的所有的埃奥利斯人，以及古代特乌克洛伊人[165]的遗民的盖尔吉斯人。但是，海麦亚斯在取得这些战功之后，他自己也病死在那里了。

123 海麦亚斯死后，如上所述，萨迪斯的总督，也是这里的第三任将军奥塔涅斯，受命率军征讨伊奥尼亚及其毗邻的埃奥利斯。他们先攻占了伊奥尼亚的克拉左门奈，又攻下了埃奥利斯的库麦。

124 由于城市一个接一个地失陷，而米利都人阿里斯塔哥拉斯（事实上，现在已经清楚地表明）是个胆小怕事的人，伊奥尼亚的动乱是他挑起的，随后又引发了如此重大的暴乱。但当他看到自己身处险境之时，却准备溜之大吉了。同时，他确信战胜大流士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2］于是他把与他共同谋反的同伙们召集到一起，提出了一个计划。他说："如果我们被逐出米利都，我们最好是先找一个避难的地方。请问我是率领你们去撒丁岛殖民呢，还是带你们去埃多尼亚的米尔金努斯？那是希斯提埃乌斯从大流士那里得到的礼物并且已经设防。"

125 针对阿里斯塔哥拉斯的提问，赫格桑德鲁斯的儿子、历史家赫卡泰欧斯是这样回答的。他认为，这两个地方都不应该去。他说："如果阿里斯塔哥拉斯被驱逐，你应当在列罗斯岛修筑一座要塞，在那里等待时机；然后，做好准备，卷土重来，重返米利都。"这就是赫卡泰欧斯所提出的建议。[166]

126 然而，阿里斯塔哥拉斯却倾向于退守米尔金努斯。于是，他把米利都托付给一位名叫毕达哥拉斯的著名的公民，他自己率领那些愿意追随他的人乘船前去色雷斯，占领了他想去的那个地方。［2］他从那里出兵攻击色雷斯人，但是他在围攻一个城市期间，在当地被围者准备接受条件，放弃城市的时候，他和他的士兵却悉数死于色雷斯人之手。

---

[1] 特尔普西科瑞（Terpsichore，Τερψιχόρη，希腊语意为"爱舞蹈的"），司舞蹈（有时兼司合唱）的缪斯。她的形象是一个手持七弦琴的少女。

[2] 柏林苏斯是萨摩斯人在公元前600年左右建立的殖民城邦。

[3] 这里的"派昂"是他们在庆祝胜利时，感谢神祇佑助的话语。但是，他们在一遍遍呼喊"伊–派昂"（ἰὴ Παιών，*ie Paion*）的时候，在他们的敌人派奥尼亚人听起来，很像是"来吧！派昂！"，因而也就应验了神谕所说。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1页。

[4] 参阅IV. 94。

[5] 哥译本为"他们的习惯是把自己的孩子卖到境外去"。

[6] 希罗多德通常把异族人的神和希腊人的神等同起来。—哥译本注

[7] 斯特拉波也曾提到与西金尼人一样的一个民族，据他说那是一个高加索人的部落。—哥译本注

[8] 有的研究者认为，他们并非米底人的移民，而也许是把米底人与色雷斯人的一个名叫麦底亚（修昔底德，II.98）的部落混为一谈了。麦底亚人显然是从斯特里梦河中游迁移到阿修斯河上游的。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4页。参阅V. 23。

[9] 今日法国的马赛（Marseilles）。

[10] 西金尼人经常贩卖铁器，尤其是铁枪，因而他们成为商贩的代名词了。

[11] 这里是指蚊子。

[12] 原文为“（大小）熊星下的土地”。

[13] 参阅IV. 97，137—139。

[14] 这是一块富产木材和贵金属的地区。—哥译本注

[15]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IV. 12。

[16] 在斯特里梦河以东。—哥译本注

[17] 在欧洲中部尤其是瑞士的一些湖泊上曾发现过此类遗址，有力地证实了希罗多德的记载。（在北部意大利、爱尔兰和西欧其他地区都曾发现类似的湖居遗址。—哥译本注）

[18] 位于斯特里梦与涅斯图斯（Nestus）河之间。—哥译本注

[19] 亚历山大一世，马其顿之王，阿明塔斯之子。

[20] 显然在距斯特里梦河下游不远的地方。—哥译本注

[21] 希伦诺迪凯（Hellennodicae），主持奥林匹亚竞技会的爱利斯公民，通常是10个人。—哥译本注

[22] 学者们对于这句话有不同理解。根据波桑尼阿斯（VI. 13）的记载，赛跑的预赛实行每四人一组，而不是每两人一组。因此，这里可以理解为“参加了第一组的预赛，与同组的另外一个人不分胜负，并列第一”。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8页。

[23] 参见III. 31。

[24] 应为卡尔开顿（Calchedon，Chalcedon），王译本（下册，第355页）误译为“迦太基”。

[25] 列斯堡人的一个殖民地，在美西亚。

[26] 王译本（下册，第355页）这个地方插入一个省略号。这段文字的内容

前后衔接不上。有的学者认为，显然是有缺漏的。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10页。

[27] 塞浦路斯岛的实际面积比两个优波亚岛还大。

[28] 哥译本译为“堂兄弟关系”。—哥译本注

[29] 麦加巴特斯的这次出征是在公元前499年。

[30] 这个港口显然位于开俄斯的西南部沿海。—哥译本注

[31] 这确实是一个颇有见地的建议。但是，就当时伊奥尼亚人的宗教观念和风俗习惯而言，要把这个建议付诸实施似乎有相当大的困难。

[32] 参阅I. 46，92。

[33] 伊奥尼亚人的城镇，在卡里亚。

[34] 阿里斯塔哥拉斯是在公元前499年到拉栖代梦去的。—哥译本注

[35] 王译本（下册，第362页）的译文为：“有人说多里尤斯和列奥尼达是孪生兄弟”。

[36] 按希腊文原文还应该加上这样的内容：“而返回伯罗奔尼撒”。

[37] 在波奥提亚的塔那格拉附近。—哥译本注

[38] 古代作家如狄奥多鲁斯（Diodorus）已经指出，在爱利克斯山附近，显然没有叫作赫拉克利亚的城镇；赫拉克利亚·米诺亚位于西西里南部沿海。希腊人常常利用神话传说作为他们对外殖民的依据。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17页。

[39] 约公元前510年。—哥译本注

[40] Zeus of Market-place。

[41]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364页。

[42] 根据斯特拉波的说法，大约在这个时期，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米利都的学者）发明了地图。阿里斯塔哥拉斯所出示的似乎就是古代希腊人制作的最早的一幅世界地图。

[43] 这是希罗多德唯一明确提到早期发生的两次美塞尼亚战争的地方。

[44] 关于美塞尼亚人，参阅III. 47；关于阿卡底亚人，参阅I. 66以次；关于阿尔戈斯人，参阅I. 82；VI. 76以次。

[45] 公元前401年，雅典人色诺芬参加波斯王子小居鲁士与其兄争夺王位的战争，他们的行军过程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参阅色诺芬：《长征记》，第一卷。

[46] 哥译本这句话在V. 51。

[47] 实际上，从萨迪斯到苏撒的这条道路比波斯帝国本身要古老得多。有证据表明，在卡帕多西亚有赫梯的一个首都普特利亚（I. 76）。而这条道路的作用，一方面可以使爱琴海沿岸及萨迪斯等地与普特利亚联系起来，另一面可以使普特利亚与亚述、巴比伦等地连接起来。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21—22页。

[48] 国王的信使就住在这些驿站里。他们把信送到下一个驿站后，又回到自己的驿站。

[49] 希罗多德这里记载得很准确，它们就是指两条扎巴图斯河（Zabatus）。

[50] 参阅I. 189。

[51] 希腊人通常用来估算距离的方法。实际上，古代的帕拉桑如同现代的farsak一样，最初都是用来做时间单位（1个小时），而不是长度单位。

[52] 希罗多德列举的数字通常不够准确，这里驿馆的数目也有一些出入。由于先前提及的总数较少，因而驿馆总数应该是81个而不是111个。由此可以推知，萨迪斯到“蒙浓宫”之间的距离也应该是328帕拉桑，而非450帕拉桑。328帕拉桑约合1870千米，450帕拉桑约合2560千米。

[53] 希罗多德在IV. 101估计，普通人一天的行程为200斯塔狄亚。

[54] 爱琴海。

[55] 照此计算，从以弗所到苏撒的总里程约为2700千米。

[56] 关于庇西特拉图父子的僭主政治，参阅I. 59—64；修昔底德，I. 20；VI. 53以次；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IV. 1以次。值得注意的是，修昔底德批评雅典人误认为其时当政的僭主是希帕库斯，也有暗批希氏之意，实际上希罗多德这里记载得很清楚，他并没有说希帕库斯是当时的僭主。参阅VI. 123。

[57] 公元前514年至前510年（实际上不足四年），希罗多德力图纠正那种在雅典人当中流行的观点，即认为希帕库斯被谋杀后，雅典的僭主统治也就随之终结。

[58] 泛雅典人节每年举行一次，在雅典历正月（跨今之公历7、8月），而大泛雅典人节（the Great Panathenaea）每四年举行一次。

[59] 哥译本注：“希帕库斯是在公元前513年被杀死的”。还有研究者指出，希帕库斯被谋杀的具体时间是在雅典历的正月（赫卡托姆拜昂月，*Hekatombaion*）月底，即公元前514年8月。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24页。

[60] 格菲莱伊家族名字源于格菲拉（Gephyra，意为“桥”或“坝”），是塔那格拉的别名。希罗多德认为他们起源于东方可能是基于在叙利亚有一个叫作格菲莱伊（Gephyrai）的地方。参阅*The Landmark Herodotus*（p. 391）脚注。

[61] 根据修昔底德（I. 12）的说法，这件事发生在特洛伊陷落之后60年。—哥译本注

[62] 那时城邦尚未出现，也就不存在成为公民的问题。事实很可能就是按照一定条件，加入当地的血族团体。至于他们不得享有的那些权利，值得进一步探讨。

[63]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369页。

[64] 关于腓尼基字母与希腊字母（包括希腊字母自身的演变以及希腊不同方言区的字母），可参阅周有光：《世界文字发展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41—355页。

[65] Phoenician，和“腓尼基人”是同一个词。

[66] 无论希罗多德关于希腊字母的说法正确与否，可以确定的是早期希腊字母与腓尼基字母在写法上和字母的排序上都是相似的。—哥译本注

[67] 大约公元前740年，现存于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上面的铭文是ὃς νῦν | ὀρχησ|τῶνπάν|των ἀτα|λώτατα | παίξει τῷ τόδε。

[68] 古希腊字母在书写的时候，和腓尼基字母一样，都是自右向左写的，字母形状也与腓尼基字母很相似。

[69] 阿卡纳尼亚一部族。

[70] 阿波罗神的名号。

[71] 在阿提卡。

[72] “近邻同盟”。参阅II. 180附注。

[73] 所谓“粗糙的石料”大概是希腊神庙通常采用的石灰石；而帕洛斯大理石是当时质地最优良的大理石。

[74] 就是说，虽然双方是挚友，但是既然神谕指示要把他们驱逐出境，那也必须照办。

[75] 大概是把树木等障碍物加以清除。

[76] 关于阿洛佩凯和库诺萨格斯的具体位置仍然有一些疑问。有些研究者认为它位于伊里苏斯（Ilissus）河之南，面向法勒伦的地方。—哥译本注

[77] 所谓“皮拉斯基城”（the Pelasgic Wall，the Pelasgic Fortress），实际上是建筑在雅典卫城上的古城。该城建有九座城门。在公元前510年的时候，它显然还是卫城防御工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无疑是在公元前480年波斯入侵期间被摧毁的。后来就成为卫城西北坡的一块空旷地，还有一些断壁残垣（修昔底德，II. 17）。雅典人所在的阿提卡，以前为非希腊人所居住。这座古城遗址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21—32页。

[78] 公元前545—前509年。—哥译本注

[79] 这条河在特洛亚斯境内。

[80] 涅琉斯乃是科德鲁斯的儿子，麦兰苏斯乃是科德鲁斯的父亲。他们来自派罗斯。

[81] 派罗斯的涅斯托尔，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庇西特拉图的先祖。

[82] 伊翁（Ion），乃是希伦（Hellen）三个儿子之一克苏托斯（Xuthus）之子，伊奥尼亚人的名祖。据传克苏托斯被逐出阿提卡，来到伯罗奔尼撒（阿凯亚），当地部分居民因其儿子伊翁而被称为伊奥尼亚人。另一传说认为伊翁的父亲是阿波罗神。

[83] 阿提卡的十个“新部落”的名字分别是：埃里克特斯（Erechtheis）、埃吉斯（Aegeis）、潘狄奥尼斯（Pandionis）、列昂提斯（Leontis）、阿卡曼提斯（Acamantis）、奥涅斯（Oeneis）、凯克罗皮斯（Cecropis）、希波索昂提斯（Hippothoontis）、埃安提斯（Aeantis）和安条基斯（Antiochis）。这项改革措施的实质内容，是以新行政区取代血缘部落组织。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34页。

[84] 埃亚库斯（Aeacus）之子，特洛伊战争中的英雄，对应埃安提斯部落。

[85] 克里斯提尼在西基昂的当政时期是公元前600—前570年。—哥译本注

[86] 传说中底比斯的英雄。

[87] 西基昂古代的王。

[88] 海雷斯（Ὑλλέες，此为希罗多德的拼法，阿提卡方言的拼法为Ὑλλεῖς，*Hylleis*），多利斯人一部落名。

[89] 滂菲利（Πάμφυλοι，*Pamphyli*），多利斯人一部落名。

[90] 迪曼那太（Δυμανᾶται，*Dymanatae*），多利斯人一部落名。

[91] 王译本（下册，第375页）译为“……瞧不起多利斯人”。

[92] 毫无疑问，克利斯提尼改革有更深层的动机。他废除旧的部落，不是因为这些部落是伊奥尼亚人，而是因为这些部落本身具有排外性；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打破旧贵族寡头对政治权利的垄断，从而使自由民的新阶层更易于获得公民权。

[93] 这样总数就是100个德莫。据斯特拉波记载，在公元前2世纪阿提卡德莫的数量为174个，在铭文中发现的德莫的名字大约有166个。即使在公元前5世纪，其数目也不下100个。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36—37页。

[94] 修昔底德（I. 126—127）有较为翔实的记载。这成为此后斯巴达人多次干预雅典内部事务的一个借口。

[95] 据修昔底德（I. 126）记载，这是攸门尼德斯神庙中的复仇女神（Eumenides）的神像，位于卫城和战神山（Areopagus）之间。

[96] 纳乌克拉里亚（区社）是一种行政单位，它的首长纳乌克拉洛斯（即“区社长”，原意为“船主”“管理人”）负责征税并为陆海军提供兵员和船只，具有一定的财务和行政权力。雅典的4个部落，在梭伦改革时代，每个部落各分为12个区社，共48个区社；至克里斯提尼改革时代，部落分为10个，每个新部落包括5个区社。每个区社提供一艘战舰，供城邦使用，区社的首长就被称为“纳乌克拉洛斯”。哥译本附注认为，希罗多德这里说他们“统治着雅典”，似与历史事实有出入。

[97] 大约在公元前620—前600年之间。“库隆事件”大约发生于公元前7世纪30或20年代，很可能是在公元前636或前632年。古希腊奥林匹亚竞技会自公元前776年开始，每4年举行一届。据史料记载，库隆是公元前640年第35届奥林匹亚竞技会的优胜者。

[98] 希罗多德这里可能指的是新的议事会，即五百人议事会，每个部落有50名议员。—哥译本注

[99] 希罗多德似乎有意隐瞒了克利斯提尼也曾参与谈判的事实。

[100] 卡尔基斯位于邻近的优波亚岛上，与希腊大陆隔海峡相望。参阅地图五。

[101]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377页。王译本此处用“科尔启斯”（Colchis），疑为“卡尔启斯”（卡尔基斯，Chalcis）之误。

[102]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V. 76。

[103] 有一个传说明确指出这次入侵是发生在多利斯人进入伯罗奔尼撒以后不久。—哥译本注

[104]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378页。王译本整个这一章大都把卡尔基斯人（Chalchidians）误译为科尔基斯人（Colchians）。卡尔基斯（Chalchis）在优波亚岛上，而科尔基斯（Colchis）位于黑海沿岸，两地相去甚远。

[105] 攸利浦斯是指波奥提亚和优波亚之间的狭长水道。

[106] 源自希腊语“饲马者”（ἱπποβότης，hippotes），其复数ἱπποβόται，Hippotae特指骑士阶层。

[107] 这些军事移民与普通的殖民者有所不同。普通殖民者可在殖民地随意寻找安身之所，与母邦保持较松散的联系。军事移民是指向被征服的领土派遣军队驻扎屯田，并占有最肥沃的土地。这些移民仍可继续从事在雅典的事务，保有完全的雅典公民权。公元前490年马拉松战役，卡尔基斯提供了雅典重装步兵的五分之二。

[108] 原文为Medes，米底人。米底人和波斯人同属于印欧语系伊朗语族，语言、风俗、外貌等都非常相像。因此，包括希罗多德在内的希腊人往往把这两个

民族混为一谈。严格说来，这里虽然希腊原文为米底人，但译为波斯人似乎更确当。

[109] 大概是在旧的卫城入口前面的空旷处。公元前432年竣工的新的卫城正门（Propylaea）是没有空地来安放这个纪念物的。—哥译本注

[110]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379页。这里“一成”指赎金的十分之一；帕拉斯是指雅典的保护神雅典娜。最后一句，王译本按字面意思把“steeds”，译为“马匹”，其实是指“驷马战车”。

[111] 参阅V. 65。

[112] “Many-voiced”，大概是暗指“民众大会”。

[113] 底比斯（Thebes）亦译特拜。

[114] 大概是埃亚库斯儿子们的雕像。埃亚库斯及其子孙是埃吉那人所崇拜的地方英雄，后来也受到雅典人的尊敬。希腊人在决战时刻往往请埃亚库斯及其子孙的神像，相信请来之后就有神佑助，可以获胜。

[115] 达米亚和奥克塞西亚这两位女神，在埃吉那和爱皮道鲁斯受到崇拜，她们大概是丰产女神。

[116] 约合3.7千米。

[117] 哥译本本章以下内容都在V. 88。

[118]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383页。“希腊（Hellas）”作为一个历史的和地理的概念，其所指范围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的。希罗多德这里的古时候的时间就很不确定，所以这里如果按王译本译为“希腊本土”，容易引起不必要的误解。

[119] 这条法令实际上等于禁止了从阿提卡进口陶器，其目的显然是为了保护本邦的手工业，虽然它本应就是一种战争手段，如实行贸易壁垒或贸易禁令。

[120]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V. 89。

[121] 参阅V. 63。

[122] 参阅V. 93；VII. 6。

[123] 这大概是指以斯巴达为首的政治、军事同盟的诸成员国。希腊人称之为“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近代学者称之为“伯罗奔尼撒同盟”。

[124] 王译本（下册，第385页）误译为“科尔基斯”。

[125] 拉皮赛人（Lapithae）属于前希腊种族。在希腊神话中，他们是居住在色萨利的原始部落，曾经同“马人”（Centauri，半人半马，森林中的精灵）多次交战，后为多利斯人的祖先所灭。拉皮赛人与“马人”交战的场面是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西山墙上、雅典卫城帕特嫩神庙墙壁上以及阿卡底亚的阿波罗神庙檐壁上浮

雕的主题。无论如何，埃提昂是属于前多利斯（pre-Dorian）的埃奥利斯族（修昔底德，IV. 42）。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308—309、815页。

[126] 据考证，“圆石”“食肉的狮子”“膝头松开”等短语源自荷马史诗，在古希腊诗歌和文献中都与野蛮、暴力、死亡有关。参阅荷马：《伊利亚特》，XIII. 136—140；XV. 592—593，630—635；IV. 469；XXII. 335。

[127] Κυψέλη，Cypsel，希腊语意为“柜子”，此处指装粮食的柜子。

[128] 阿提卡红画陶，大约公元前510年，卢浮宫G. 17。希腊神话常见的母题，攸利斯休斯（Eurystheus）藏身于一个瓮里，躲过赫拉克勒斯的搜查。

[129] Cypselus，公元前655—前625年在位。—哥译本注

[130] 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就此做过讨论，认为“名位不平是内乱和政变原因之一”。参阅《政治学》，1267a1，1302a24，1303b3，1304b17—38。

[131] 麦莉萨为其夫所杀，可能是意外所致。参阅III. 50。—哥译本注

[132] 哥译本这句话在V. 94。看来，伯罗奔尼撒同盟诸邦的表决结果，对于斯巴达人最终的决策是具某种约束力或影响力的。

[133] 按希腊原文为“马其顿人之王”。

[134] 因为他的母亲提摩那萨（Timonasa）是阿尔戈斯人，并且和庇西特拉图没有缔结合法的婚约。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55页。

[135] 希罗多德关于公元前6世纪的年代常常是不准确的，他认为这场战争发生在庇西特拉图时期是错误的。其时间不可能迟于公元前600年。—哥译本注

[136] 米提列涅人坚持要收复失地，而雅典人则拒绝交还，他们举证辩解说，米提列涅是埃奥利斯人所建的城邦。雅典人在这里显然是援引荷马史诗为自己的行为辩解，这和他们证明萨拉米斯属于雅典的做法似乎如出一辙（普鲁塔克：《传记集·梭伦传》，X. 1—3；荷马：《伊利亚特》，II. 558）。

[137]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V. 96。

[138]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391页。

[139] 哥译本为“富有的”。

[140] 这是希罗多德时代对雅典公民人数通常的估计。公元前317年雅典的公民人数约有2.1万人，但在公元前5世纪公民人数则要多得多。哥译本注指出，“但即使在雅典的鼎盛时期，投票的公民也未曾超过2万”。雅典的公民人数和财产结构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战争、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而时常有较大起伏，大概在公元前431年前后达到历史最高峰，约4万左右；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急剧下降；公元前4世纪公民人数逐步恢复并且保持相对稳定。

[141] 对于此时的雅典而言，20艘舰船并不是一个小数目。须知在约十多年之后，约公元前487年，当雅典和埃吉那交战的时候，雅典全部战舰也不过50艘左右（参阅VI. 89）。

[142] 希罗多德大概认为这是波斯战争真正的起点。

[143]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392页。

[144] 城镇，位于色雷斯沿岸。

[145] 在公元前7世纪这两个城邦之间的商业竞争中，当时希腊的大多数城邦都卷入了这场争斗。

[146] 一座小山（以弗所的部分城基就建立在它的上面），在凯斯特河之南。—哥译本注

[147] 此事发生在公元前498年。—哥译本注

[148] 库柏勒（或者库贝贝，Cybebe）女神，是弗里吉亚人和吕底人的大女神。—哥译本注

[149] 按希腊文直译为哈利斯河“之内”；这是从希腊人的角度说的，实际上是哈利斯河以西。

[150] 塞浦路斯岛的萨拉米斯。

[151] 萨拉米斯之王（IV. 162）。他的孙子科尔西斯有三子，分别是戈尔古斯（VII. 98）、奥涅西鲁斯、斐拉昂（VIII. 11）。

[152] 参阅III. 65。在波斯波里斯（Persepolis）的出土铭文中，大流士所祈求的是奥尔穆兹德神（波斯语，“Ormazd”，源自古波斯语，“Auramazda”，即“Ahura Mazda”，“阿胡拉·马兹达”，琐罗亚斯德教的善神、光明之神）和“他的本族诸神”。—哥译本注

[153] 即撒丁尼亚。—哥译本注

[154] 即圣安德列角（Cape St. Andre），位于今天喀帕斯（Carpass）半岛的顶端。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61页。

[155]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罗译本这里用“伊奥尼亚联邦”（the commonwealth of Ionia）来表述这个政治军事实体。事实上，这时伊奥尼亚诸邦的确已经结成为一个比较松散的军事政治同盟，而它正是后来所谓“提洛同盟”的雏形和前身。参阅徐松岩：《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156] 大概是战斗力最强的精锐部队。

[157] 哥译本这句话在V. 113。

[158] 哥译本这句话在V. 115。

[159] 公元前497年。—哥译本注

[160] 现在的齐纳河（Tshina）。在弗里吉亚还有另一条更有名的玛尔叙亚斯河，也是迈安德河的支流。这两条河流同名，但不可混为一谈。—哥译本注

[161] 事实上，希罗多德也认为军队应该在没有任何退路的地方作战。有趣的是，如果这个方案成功实施，那么它简直就是近东版的“背水一战”了。

[162] 战神，其标志是一把战斧。—哥译本注

[163]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V. 122。

[164] 即特洛伊人的领土。

[165] 即特洛伊人。

[166]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V. 126。

HERODOTUS

历史

[古希腊] 希罗多德 · 著

徐松岩 · 译注



· 详注修订本 ·

下册

HISTORIAE

文景

Horiz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历史

HERODOTUS

[古希腊] 希罗多德 · 著

徐松岩 · 译注



· 详注修订本 ·

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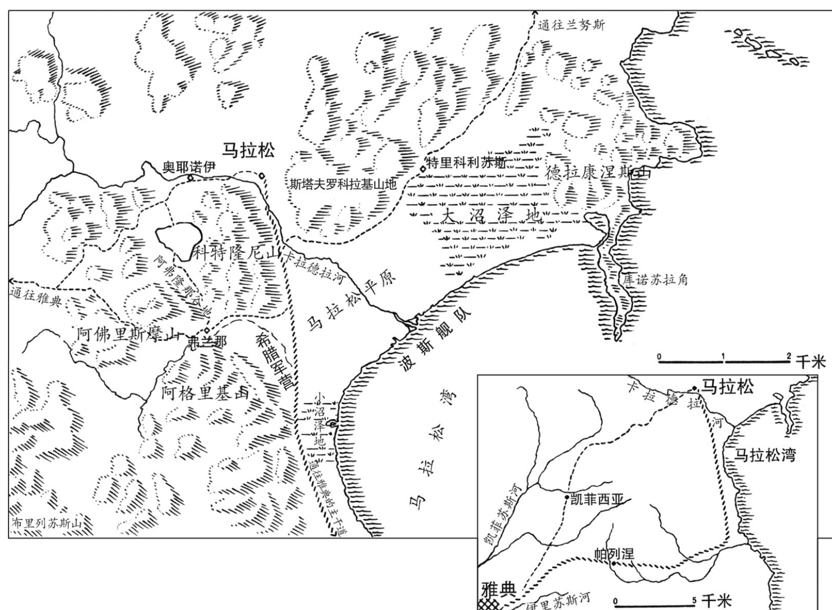
HISTORIAE

上海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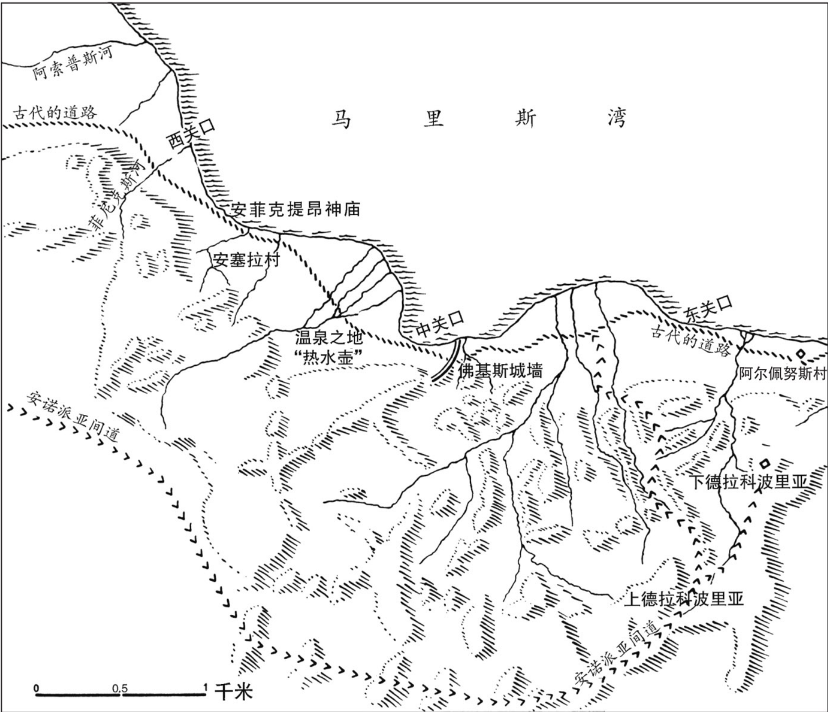
本书出版得到

西南大学希腊研究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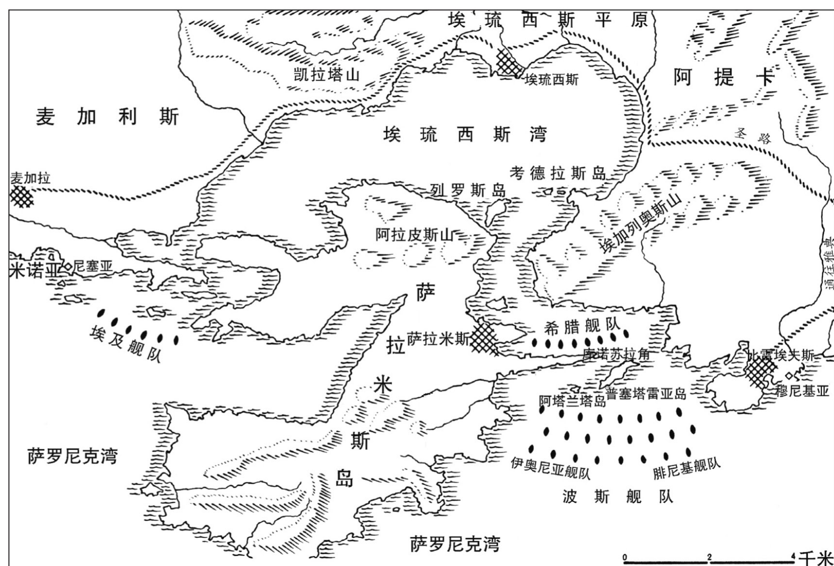
资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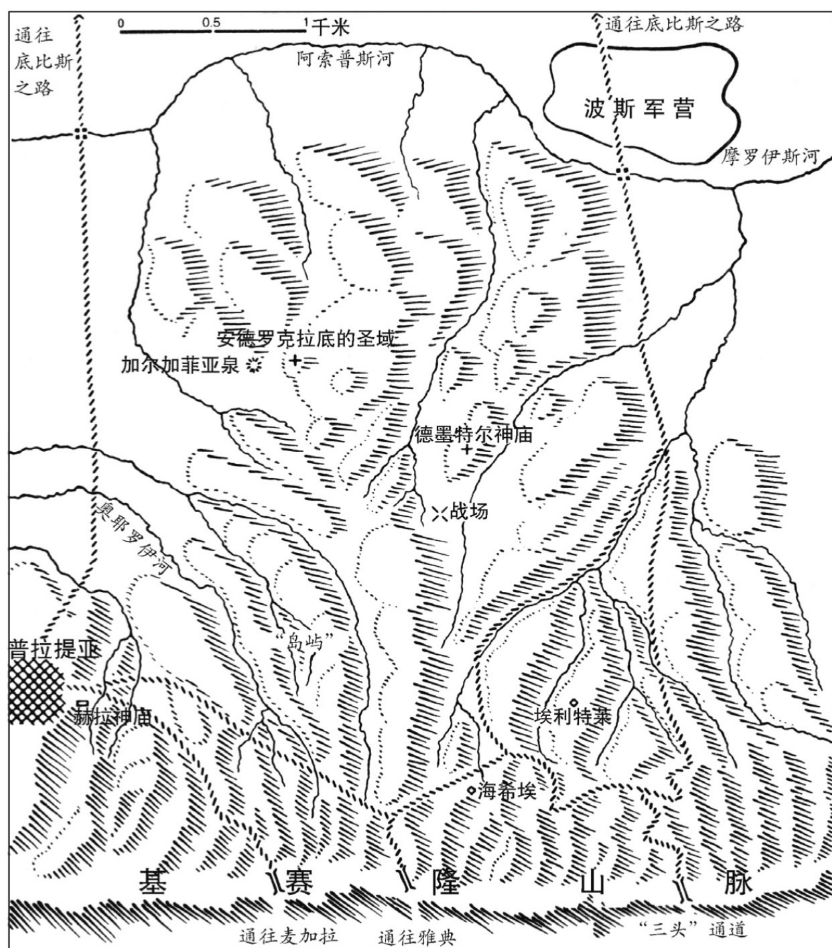
地图六、马拉松战役（公元前490年）



地图七、温泉关之战（公元前480年）



地图八、萨拉米斯海战（公元前480年）



地图九、普拉提亚之战（公元前479年）

- 第六卷 爱拉托
- 第七卷 波琳尼娅
- 第八卷 乌拉尼娅
- 第九卷 卡利奥佩
- 附录一 希腊及近东历史综合年表
- 附录二 贝希斯敦铭文
- 附录三 古希腊历法简述
- 附录四 原著及主要参考文献
- 译后记

地图目录

地图六、马拉松战役（公元前490年）

地图七、温泉关之战（公元前480年）

地图八、萨拉米斯海战（公元前480年）

地图九、普拉提亚之战（公元前479年）

插图目录

图8 迪迪玛神谕所遗址

图9 俯瞰拉哥尼亚平原

图10 今日马拉松湾

图11 马拉松战役示意图

图12 马拉松战役雅典烈士墓

图13 雅典海军之父泰米斯托克利

图14 温泉关之战

图15 德尔斐剧场和神庙遗址

图16 普拉提亚之战的两个阶段

第六卷 爱拉托[1]

1 如上所述，伊奥尼亚起义的发动者阿里斯塔哥拉斯，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同时，米利都的僭主希斯提埃乌斯，在得到大流士的允许而离开苏撒之后，来到了萨迪斯。萨迪斯的总督阿塔佛涅斯就问他，伊奥尼亚人叛变的原因何在。希斯提埃乌斯说他没有料到，说他对此事感到十分震惊，装出一副对于整个事态毫不知情的神态。［２］然而，阿塔佛涅斯看得出他是在装疯卖傻，知道他实际上对于事变整个过程是一清二楚的，于是就对他说："希斯提埃乌斯，我来告诉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吧：这是你亲手缝制的一只鞋，而阿里斯塔哥拉斯只不过是穿鞋的人。"

2 关于这次事变，阿塔佛涅斯就是这样评论的。希斯提埃乌斯看到他对有关情况了如指掌，感到非常害怕，天一黑他就逃往海岸地带。这样，对于大流士来说，希斯提埃乌斯是食言了，虽然他信誓旦旦要为大流士征服全世界最大的岛屿—撒丁岛，使其处于波斯人的统治之下，但是实际上他自己却想成为伊奥尼亚人对大流士作战的领袖。［２］当他取海路来到开俄斯的时候，他被当地居民拘押起来。开俄斯人原以为大流士派他来，是危害他们的。但是，当他们得知事情的真相，看到希斯提埃乌斯也与波斯国王为敌的时候，就把他释放了。

3 之后，伊奥尼亚人就询问希斯提埃乌斯，他这样热心地鼓动阿里斯塔哥拉斯叛离国王，并因此而使伊奥尼亚人遭受如此严重的损害，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呢？希斯提埃乌斯在回答的时候，并没有透露真正的原因，而只是告诉他们说，国王大流士曾打算把腓尼基人强行迁走，把他们移居到伊奥尼亚，再把伊奥尼亚人移殖到腓尼基去。正是这个原因，他才给阿里斯塔哥拉斯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事实上，大流士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打算，希斯提埃乌斯这样说确实造成了伊奥尼亚人的恐慌。

4 随后希斯提埃乌斯通过一个名叫赫尔米浦斯的阿塔纽斯人，送出许多书信给在萨迪斯的波斯人，这些人在先前曾和他商谈过起义的事情。然而，赫尔米浦斯并没有把书信送给信封上所指定的那些人，而是把信直接交到阿塔佛涅斯的手上。［２］阿塔佛涅斯知道了正在

发生的这些事情，便命令赫尔米浦斯把这些信送给地址所写的那些人，然后再把波斯人给希斯提埃乌斯的回信交给他。这样，阿塔佛涅斯就搞清楚了哪些人是叛徒，他据此处死了一大批波斯人，从而在萨迪斯引发了一场骚动。

5 至于希斯提埃乌斯，由于在这个问题上未能如愿，于是他又劝说开俄斯人把他带回米利都。但是，这时米利都人因摆脱了阿里斯塔哥拉斯的统治而满心欢喜，他们不愿意接受又一位僭主入主自己的城邦；此外，如今他们也尝到了自由的滋味，因此，他们反对希斯提埃乌斯回来。［2］当希斯提埃乌斯在夜幕的掩护下企图以武力强行进入米利都的时候，一位米利都人刺中了他的大腿。这样，他就被逐出国境，又返回了开俄斯。在那里，他未能说服开俄斯人给他一支舰队，之后他渡海前往米提列涅，终于说服列斯堡人同意给他舰船。［3］他们配齐八艘三列桨战舰人员，和希斯提埃乌斯一起开赴拜占庭。[2]他们在那里安顿下来，就开始把所有驶出黑海的舰船都予以扣押，除非这些船上的人员表示愿意服从他的命令。

6 当希斯提埃乌斯和米提列涅人这样做的时候，米利都即将面临一场由庞大的海军和陆军所联合发起的围攻。原来，波斯的诸将把他们的各自军队会合到一起，组成一支大军，准备直接进攻米利都。他们决定不攻击其他的城邦，因为他们认为其他的城市是无关紧要的。在组成海军的诸邦之中，腓尼基人士气最高；舰队当中还有塞浦路斯人（他们是新近被降服的）、奇里乞亚人和埃及人。

7 这样，正当波斯人准备进攻米利都和伊奥尼亚的时候，伊奥尼亚人得知这个情况，派遣他们的代表前往潘伊奥尼昂，去会商他们所面临的形势。[3]他们在那里一致商定，不出动任何陆军来迎击波斯人，米利都人留下来尽力坚守他们的城墙；[4]同时，他们同意各邦的所有舰船，有一艘算一艘，统统装备起来，到拉德岛[5]—米利都附近一个小岛—附近会合，在那里以海战来保卫米利都。

8 伊奥尼亚人随后乘坐他们装备好的舰船到那里会合，和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居住在列斯堡的埃奥利斯人。他们把舰船自东向西做了如下部署：东侧一翼由米利都人自己的80艘舰船组成，紧挨着他们的是拥有12艘舰船的普列涅人和拥有3艘舰船的米乌斯人；在米乌斯人西面，是拥有17艘舰船的泰奥斯人，挨着他们的是拥有100艘舰船的开俄斯人。［2］之后是爱利特莱人和佛凯亚人，前者拥有8艘，后者拥有3艘；在他们以西是拥有70艘舰船的列斯堡人；最后是装备了60艘舰船的萨摩斯人，由他们组成西侧一翼。整个舰队的三列桨战舰的总数达到353艘。[6]这是伊奥尼亚人一方的舰船数目。

9 而在异族人方面，他们的舰船数目为600艘。这些舰船云集到米利都附近的海面上，他们的陆军也到海岸地带集结。波斯人的将军们得知伊奥尼亚人的舰队兵力状况以后，开始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击败这些希腊人；而如果他们不能取得制海权，就无法降服米利都，其结果有可能是遭到大流士的严惩。［２］鉴于这些情况，波斯人就决定采取下面的策略：他们把伊奥尼亚人的僭主们召集到一起，这些僭主都是被米利都人阿里斯塔哥拉斯剥夺了统治权之后逃亡到波斯人那里的，如今他们都在出征米利都的军营中。等这些僭主到齐之后，他们对这些僭主说：［３］“伊奥尼亚人啊，如果你们要对波斯王室表示效忠的话，现在是时候了。你们每一个人所要做的，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使你们本国的同胞从同盟舰队之中分离出来。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向我们投降，我们保证：他们不会因为叛变而受到伤害，他们的神庙不会被焚毁，他们的住宅不会遭劫难；他们也不会受到比事发前更为残暴的对待。［４］但如果他们不肯这样做，而是想冒险一战的话，那么你们就要以不可抗拒的命运来对他们加以恫吓，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战败了，他们就将沦为奴隶，他们的男孩将被阉割，他们的少女将被送往巴克特里亚，他们的领土将被移交到异邦人的手上。”

10 波斯就是这样宣布的。于是，伊奥尼亚的僭主们就连夜各自派人去本邦公民那里，转达了波斯人的意思。但是，这些伊奥尼亚人都很固执，他们不肯叛卖他们的国人，接到警告的每一个城邦都以为波斯人只是向他们一个城邦提出要求的。这是波斯人兵临米利都城下之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7]

11 后来，在伊奥尼亚的舰队集结到拉德期间，他们举行了会议，会上有许多人发言—在发言者当中，佛凯亚人的统帅狄奥尼修斯是这样说的：［２］“伊奥尼亚人啊，我们当前的形势，正是处在我们是要做自由人，还是要做奴隶，而且是逃亡奴隶的千钧一发的关头了。可是，如果你们愿意吃苦，你们现在就要饱尝痛苦了，但是你们（这样做）能够克敌制胜，使自己获得自由；但如果你们还是如此懒散和无序，我看你们是无法逃脱国王对你们的叛离所做的惩罚的。［３］因此，我恳求诸位务必要听从我的意见，服从我的指挥。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倘若诸神对我们公平的话，我们的敌人要么拒不出战，要么即使向我们进攻，也会被彻底击溃的。”

12 这番话说服了伊奥尼亚人，他们立即同意把本邦的舰船交由狄奥尼修斯指挥。于是，每天他都把舰船编成一列纵队行进，训练桡手划船，并且训练他们如何突入敌舰的队列；[8]同时船上的水兵[9]时刻作好战斗准备，直到夜幕降临之时，舰船才抛锚停泊。这样，这些

伊奥尼亚人从早到晚都全力以赴，加紧从事军事训练。［2］在最初的七天里，伊奥尼亚人尚能服从他的命令，吩咐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怎么做，但是到了第八天，艰苦的操练和烈日的曝晒已经使他们疲惫不堪，他们也很不习惯于这样的劳累，于是伊奥尼亚人聚集在一起，开始相互传话说：［3］“我们究竟是得罪了哪一位神祇，而让我们遭受这样的折磨呢？我们把自己交到了佛凯亚的这个夸夸其谈的家伙（他仅仅装备了三艘船）手上，我们真的是愚蠢，真的是精神错乱了。现在这个人使我们在他手上遭受极其残酷的折磨，以至于我们中间的许多人已经病倒了—而更多的人也即将病倒。无论我们遇到什么灾祸都比现在的苦难要好些，即使我们有遭到奴役的危险，无论是多么残酷的奴役，总不会比我们现在所受到的奴役更残酷了。好啦，我们不能再听凭他的摆布了！”［4］他们这样说了之后，就没有人再服从他的指令了，他们在岛屿上搭起了营帐，仿佛他们是陆军战士；他们整日在里面躲避日晒，再也不肯登上舰船进行操练了。

13 现在，萨摩斯人的将领们得知伊奥尼亚人的所作所为，他们更倾向于接受叙洛松的儿子埃亚凯斯此前奉波斯人之命向他们提出的条款，前提是要他们叛离伊奥尼亚同盟。［2］由于他们看到伊奥尼亚的军队乱作一团，觉得现在要想与波斯国王的军队对抗，犹如以卵击石，是不可能取胜的；而且他们知道，纵然他们战胜了目前这支舰队，一支五倍于当前这支舰队的海军随后就会接踵而至。因此，他们就想抓住现在这个机会（脱离同盟）。他们看到伊奥尼亚人不肯按命令进行操练的时候，就赶紧借机保全他们的神庙和他们的财产。向萨摩斯人提出这个建议的埃亚凯斯，是埃亚凯斯的儿子叙洛松的儿子。[10]埃亚凯斯此前曾是萨摩斯的僭主，但是他和伊奥尼亚人的其他僭主一样，都被米利都人阿里斯塔哥拉斯剥夺了统治权。

14 随后，当腓尼基人的舰船向他们发起攻击的时候，伊奥尼亚人的舰船同样也排成纵队，出海迎敌。双方海军彼此接近，并且都投入了战斗。在海战中，哪些伊奥尼亚人是勇士，哪些伊奥尼亚人是懦夫，我说不准了，因为他们都相互推卸责任。［2］但是，据说萨摩斯人根据他们和埃亚凯斯所达成的协议，在战斗开始后就掉头离开了他们的阵地，朝萨摩斯方向驶去。他们有11艘三列桨战舰的舰长拒不服从他们统帅的命令，留在原海域作战。［3］萨摩斯城邦，鉴于这些人在这场战斗中的英勇表现，容许把他们的名字连同他们的父亲的名字一起镌刻在一根石柱上，这根石柱至今还矗立在当地的市场上。同样，列斯堡人看到萨摩斯人临阵脱逃之后，他们也退出了战斗；于是，大多数伊奥尼亚人也都跟着效仿萨摩斯人。

15 在那些坚守阵地进行海战的伊奥尼亚人当中，损失最惨重的

是开俄斯人，因为他们展示了惊人的勇气，他们不愿意做懦夫。如上所述，他们为伊奥尼亚同盟的海军提供了100艘舰船，而且每艘舰船的甲板上都配有40名精锐的公民兵。［2］他们看到，大多数同盟者都背弃他们共同的事业，就他们而言，由于他们蔑视这些叛变者的卑怯之举，因此，虽然他们几乎是孤军作战，虽然仅有少数同盟者继续和他们并肩战斗，但是他们依然坚持战斗，反复突破敌舰的阵列，他们俘获了许多敌舰，直到最后他们自己的舰船损失过半，才停止了战斗。这样，开俄斯人乘坐其余的舰船，逃回了本国。

16 开俄斯人的那些破损并且行驶不灵的舰船，在敌人的追击下，一直向米卡列逃去。在那里，桡手们把舰船拖曳到岸上，把它们丢弃在那里，然后步行穿行大陆。他们在行进途中进入以弗所的领土，他们试图穿越过去。但是，在这里可怕的灾祸降临到他们身上。［2］当时正值夜间，以弗所的妇女碰巧正在庆祝赛斯莫佛利亚节日[11]—以弗所人从来没有听说过开俄斯人此前遭遇的灾祸—因此，当以弗所人看到有一支军队侵入他们的国土时，他们深信，这群不速之客是想来这里劫掠妇女的一伙强盗。于是，以弗所人集中他们的全部兵力来攻击他们，把开俄斯人悉数杀死。

17 这就是开俄斯人所遭遇的横祸。[12]至于那位佛凯亚人狄奥尼修斯，他看到伊奥尼亚人的事业已经彻底失败了，就偕同他此前所俘获的三艘敌舰逃跑了。然而，他并没有逃回佛凯亚，因为他很清楚，佛凯亚肯定会和伊奥尼亚的其他地方一样再次遭到波斯人奴役的；他当机立断，一直向腓尼基驶去，他在那里击沉了多艘商船，劫获了大量的战利品，随后又驾船前往西西里，在那里建立据点，当上了海盗。不过，他只是劫掠迦太基人和第勒尼亚人，却从不危害希腊人。

18 波斯人在海战中击败伊奥尼亚人以后，就从海陆两方面来合围米利都。他们在城墙下面挖掘地道，还使用了各种各样的攻城办法，最终在阿里斯塔哥拉斯发动叛变之后的第六年，[13]他们攻下了该城。米利都全城居民都沦为奴隶。这样，米利都所发生事件就和神谕所宣布的完全符合了。

19 有一次，阿尔戈斯人派使者前去德尔斐请示有关他们城邦的安全的神谕，他们得到这样一条预言—不仅是他们自己对这条神谕感兴趣，其他城邦的人也对此感兴趣。原来，神谕的部分内容涉及到阿尔戈斯的命运，但是其附带的语句却涉及米利都人的命运。［2］关于阿尔戈斯人的那部分内容，我在叙述到那段历史时再加以说明，现在所提及的预言只是关于当时没有在场的米利都人的内容。神谕是这样说的：

米利都，你屡屡谋划罪恶的勾当，有朝一日，

你将成为许多人下酒的美味，极好的战利品，

你们的妇女们将要为那些长发的主人们洗脚；

我们在迪迪玛[14]的神庙也要听凭别人的摆布了。

［3］现在，预言中所说的命运就降临到米利都人的身上。因为他们的大多数男子都被留着长发的波斯人杀死了，而他们的妇女和小孩也都沦为奴隶，而位于迪迪玛的神庙和它的神谕所也遭到劫掠，并且被付之一炬。关于这座神庙中的财富，我在这部历史的其他地方已经多次提到了。（见图8）



图**8** 迪迪玛神谕所遗址（译者拍摄）[15]

20 那些保住性命的米利都人，就被押解到苏撒去了。他们在国王大流士的手中没有再受到更多的虐待，而是被安置在红海岸边一个叫作安佩的城镇里，底格里斯河是流经这个城镇附近而入海的。至于米利都的土地，波斯人亲自占据着城市本身，以及城市周边的平原，而把山地交给了佩达萨的卡里亚人。

21 那些叙巴利斯人［1］（他们在被逐出自己的城市后定居在劳斯[16]和斯基德鲁斯），却没有对米利都人以前的善意予以应有的回报。原来，当叙巴利斯被克罗敦人攻占时，全体米利都人，无论老幼

都剃光了他们的头，都一致表示了极大的悲恸。在我所知道的所有城邦中，没有哪个城邦，有过像这两个城邦相互之间那样深厚的交情。[17]［2］而就雅典人而言，他们与叙巴利斯人的做法完全不同；雅典人除了用许多其他方式表示了他们对米利都失陷的同情之外，还特别做了这样一件事：诗人弗里尼库斯[18]把他的题名为《米利都的陷落》的剧本搬上舞台演出的时候，结果全场观众都痛哭起来。于是，雅典人民决定对他课以1000德拉克玛的罚金，因为弗里尼库斯使他们回忆起自己的灾祸；他们还制定了一条法律，今后永远禁止任何人再上演这出悲剧。

22 这样，米利都地方原来的米利都人就被清除净尽了。在萨摩斯，他们中间的那些富人们对于本邦将领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气愤，对于他们在与波斯人交战中的表现也很不满。因此，海战刚刚结束，他们就举行会议，并且议决在僭主埃亚凯斯来到他们的国家之前，他们与其留下来做波斯人和埃亚凯斯的奴隶，还不如扬帆出海，远走他乡，建立殖民地。［2］这时，巧逢西西里的赞克列[19]人派使者到伊奥尼亚来，邀请伊奥尼亚人到“美丽的海岸”[20]去，希望他们在那里建立一个伊奥尼亚人的城邦。所谓“美丽的海岸”乃是西西里的一个地方，与第勒尼亚隔海相望。这样，这个邀请虽然是对所有伊奥尼亚人发出的，但是在伊奥尼亚人当中只有萨摩斯人接受了邀请，他们和那些米利都的流亡者一同前往西西里。

23 随后又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在前往西西里航行的途中，萨摩斯人到达了爱皮切斐里亚的洛克里人[21]的境域，到达的时候赞克列人和他们的国王斯库塞斯正在围攻西西里的城镇，并且很想攻下它。［2］当时与赞克列人不和的、瑞吉昂的僭主安那克西劳斯听说这件事之后，就向萨摩斯人提出建议，并且说服他们改变了初衷，他们同意不再前往“美丽的海岸”去殖民，而是趁赞克列人不在的时候攻下赞克列城。［3］萨摩斯人听从了这个建议，占领了赞克列。赞克列人一听说他们的城池被攻克，就赶忙回师营救；他们向他们的同盟者之一、革拉[22]的僭主希波克拉底求援。［4］但是，希波克拉底率援兵到达后，他却擒获了刚刚失去城市的赞克列的国王斯库塞斯以及他的兄弟皮索根涅斯，给他们戴上枷锁，把他们一并送到伊尼库斯城镇。之后，他与萨摩斯人相互达成谅解，彼此盟誓，［5］并且一致同意背叛赞克列的人民。作为他背叛活动的回报，他可以取得赞克列城内包括奴隶在内的有形动产的一半，以及城外所能发现的一切财产。［6］根据这个谅解，希波克拉底可以将他捕获的大多数赞克列人变为奴隶；但是他要把公民当中的300位知名人士移交给萨摩斯人处死，不过萨摩斯人却饶恕了这些人的性命。

24 赞克列的国王斯库塞斯从伊尼库斯逃出后，去了希麦拉；他又从那里前往亚细亚，来到国王大流士的宫廷。大流士认为，斯库塞斯是由他提供庇护的所有希腊人当中最诚实的一个人，［2］因为他得到波斯国王的允许造访西西里，又从西西里回到波斯。他在波斯过着非常舒适的生活，最后得以善终并且享有高寿。这样，萨摩斯人挣脱了波斯人的桎梏以后，又顺顺当当地定居在赞克列这座极其美丽的城市中了。[23]

25 而在萨摩斯本土，腓尼基人在米利都附近的海战结束之后，就把叙洛松的儿子埃亚凯斯重新立为萨摩斯之王。他们这样做，是在执行波斯人的命令；波斯人认为他在这次海战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这是他应得的报偿。［2］由于萨摩斯人的舰船支队在海战当中逃跑，故而在反叛诸邦当中，只有他们保全了自己的城市和神庙，而没有被烧掉。米利都刚刚被攻占，波斯人接着就收复了卡里亚，有些城邦是用武力征服的，其他一些城邦则是主动来降的。

26 同时，当米利都人希斯提埃乌斯还在拜占庭拦截并且缉捕伊奥尼亚人驶出黑海的商船的时候，他听说了在米利都所发生的事情。希斯提埃乌斯一听到这个消息，他立即把赫勒斯滂的所有事务都托付给阿比多斯人阿波罗芬尼斯的儿子比萨尔特斯，他自己则率领他的列斯堡人乘船驶向开俄斯。在开俄斯境内一个叫作“凹地”的地方，［2］开俄斯驻军的一个士兵不许他们通过，结果双方发生械斗，当地驻军中许多士兵被杀死。之后，希斯提埃乌斯和他的列斯堡人，以开俄斯的一个城市波里克涅为根据地，把在海战当中遭到重创的开俄斯人给征服了。

27 当城邦或者民族即将遭遇重大不幸的时候，上苍通常是会垂示某种征兆的。就这个例证而言，在这些不幸发生之前，开俄斯人已经得到了一些奇异的征兆。［2］他们送到德尔斐去的一个由100名少年组成的合唱团，只有2个人返回，其余的98个人都被瘟疫吞噬了性命。大约与此同时，也就是在海战发生的前夕，一个学堂的屋顶垮塌，砸到正在上课的学童的身上，结果在120名孩子当中，只有一人幸免于难。［3］这都是神祇传递给他们的警示。此后不久，海战发生了，他们在这场海战中一败涂地；紧接着，在海战之后，希斯提埃乌斯和他的列斯堡人又前来进攻；开俄斯已经如此虚弱，当然很容易就被征服了。

28 现在，希斯提埃乌斯统率着一支由伊奥尼亚人和埃奥利斯人组成的大军，向塔索斯进攻。[24]在围攻塔索斯期间，他得到这样一个情报，说腓尼基人正准备从米利都出动海军向伊奥尼亚的其他诸邦进攻。希斯提埃乌斯一听说这个消息，就决定不再围攻塔索斯，然后

率领着他的全体将士匆匆赶往列斯堡。［2］在那里，由于这支军队严重缺粮，希斯提埃乌斯又渡海来到大陆上，打算来收割阿塔纽斯境内长在地里的庄稼，以及属于美西亚的凯库斯平原上的庄稼。这时恰巧在当地有一位名叫哈尔帕古斯的波斯人，率领着一支为数不少的军队驻扎在那里。当希斯提埃乌斯登陆的时候，哈尔帕古斯率军前来迎战，杀死了他的大部分士兵，希斯提埃乌斯本人也被活捉了。

29 希斯提埃乌斯是这样落入波斯人手中的。当时，希腊人和波斯人在阿塔纽斯境内的玛伦涅交战，双方鏖战许久，未分胜负；最后，波斯的骑兵上来，向希腊人发起冲锋，从而结束了战斗。希腊人全线溃败。［2］败退中的希斯提埃乌斯认为大流士不至于判处他死罪，他通过下面的做法表明他是多么珍爱自己的生命。他在逃跑时被一个波斯人追上了，他想从这人手中脱逃，于是他用波斯语高声喊道：“我就是米利都人希斯提埃乌斯！”

30 假如他被押解到国王大流士那里去的话，那么我完全相信他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国王会宽恕他。然而，萨迪斯的总督阿塔佛涅斯和擒获希斯提埃乌斯的哈尔帕古斯，也都考虑到这一点，因为他们担心，一旦赦免了他，他将再一次得到国王的恩宠。因此，希斯提埃乌斯一到萨迪斯，他们立即把他处决了。他们把他的尸体就地钉在尖桩之上，把他的首级做了防腐处理，然后派人送往苏撒，呈交给国王大流士。［2］大流士得知这些情况，鉴于他们没有把活着的希斯提埃乌斯带到他的面前来，就对他们提出了严厉的批评；随后大流士命令他的仆人把希斯提埃乌斯的首级加以清洗并且仔细梳理，然后隆重地加以安葬，因为这个人对于大流士本人和波斯人来说都是立过大功的。希斯提埃乌斯的下场就是这样。

31 波斯的海军在米利都过冬。翌年，他们出动舰队袭击大陆附近的一些岛屿，没费多少气力就把开俄斯、列斯堡和泰涅多斯征服了。他们每攻下一个岛屿，异族人就在这个岛屿上用“拉网式”的办法捕捉当地居民。［2］具体方法如下：他们手牵着手，从岛屿的北海岸一直搜索到南海岸。这样，军队从岛屿的一边行进到另一边来抓捕当地居民。波斯人用同样的办法攻占了大陆上的伊奥尼亚诸邦，但是他们没有采用“拉网式”的办法捕捉当地居民，因为那是不可能的。

32 波斯的将军们在战前向伊奥尼亚人所发出的威吓，现在就要变成现实了。当波斯人控制了这些城邦以后，他们马上就把最俊朗的男孩挑选出来，把他们的生殖器割掉，使他们成了阉人；至于那些最漂亮的女孩，波斯人把她们带走，作为礼物献给国王；同时，波斯人还焚烧了伊奥尼亚人的城市以及他们的神庙。这样，伊奥尼亚人就是第三次沦为奴隶了。第一次是受到吕底亚人的奴役，第二次和现在的

第三次都是受到波斯人的奴役。

33 随后，波斯的海军离开伊奥尼亚向赫勒斯滂进发，把赫勒斯滂左岸[25]的所有城镇都一一征服了。原来，海峡右侧诸城已经被波斯陆军征服了。这些地方是在赫勒斯滂的靠欧罗巴一侧。它们是：拥有许多城镇的科尔松尼斯、色雷斯的要塞柏林苏斯、塞林布利亚和拜占庭。［2］这时候，拜占庭人以及他们对岸的卡尔开顿人[26]，不等腓尼基人舰队到来，他们就离开他们的故土，乘船驶入黑海，在麦塞姆布里亚这座城市定居下来。腓尼基人在把上述这些地方付之一炬之后，前往普洛康涅苏斯和阿塔凯，使这两座城镇也葬身火海。这之后，他们又驶回科尔松尼斯，把他们上次登陆时没有洗劫的那些城镇都洗劫一番。［3］但是，他们没有动库济科斯的一草一木，因为库济科斯的居民在舰队到来之前，就已经和达斯基里昂的总督、麦加巴佐斯的儿子奥耶巴列斯签订了和约。根据这一和约，他们自愿臣服于波斯国王。在科尔松尼斯地区，除了卡尔迪亚以外，其他城镇都被腓尼基人降服了。

34 科尔松尼斯的这些城邦，直到这时还处于斯特萨格拉斯的孙子、客蒙的儿子米太雅德统治之下；而他们又是从库普塞卢斯的儿子米太雅德那里继承下来的。[27]当初他们是用下面的办法争得这些地方的。当时科尔松尼斯是属于多隆基人的，他们原本是色雷斯人的一支，由于他们在与阿普新泰伊人所进行的战争中受挫，就派遣他们的王公们到德尔斐去请示关于战事的神谕。［2］皮西亚女祭司在答复他们的时候，嘱咐他们要把他们离开神庙后第一个款待他们的人带回他们的国家定居。于是，多隆基人沿着圣路[28]穿行佛基斯和波奥提亚；其间没有一个人招待他们，他们就转而去了雅典。

35 这时雅典唯一的统治者是庇西特拉图，但是库普塞卢斯的儿子米太雅德同样是一个颇有势力的人物。他出身于一个拥有驷马战车的家族，他的家谱可以追溯到埃亚库斯和埃吉那。但是在后来的家谱中，及至埃阿斯的儿子斐拉尤斯的时代，这个家族就首次被归化成为雅典公民了。［2］当那些身穿异域服装，扛着外国式样的枪矛的多隆基人从那里走过的时候，碰巧被坐在门口的米太雅德看到了，引起了他的注意。于是，他向他们打招呼，并且走上前来，邀请他们去他家里，提供住处，设宴款待。这些外乡人接受了他的款待。宴会结束以后，客人们就把神谕的指示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并且恳求他服从神祇的意旨。［3］米太雅德听到这番话，立即表示同意，因为他对庇西特拉图的统治已经感到厌烦，也很想离开这里。因此，米太雅德直接赶往德尔斐，求问神谕他是否可以按照多隆基人的请求去做。

36 皮西亚女祭司也支持他这样做。于是，曾在奥林匹亚竞技会

上赢得驷马战车比赛优胜的库普塞卢斯的儿子米太雅德，把所有愿意参与这项事业的雅典人集合起来，和多隆基人一同乘船离开雅典。他在抵达科尔松尼斯之后，那些邀请他来这里的人们共同拥戴他为君主。[29]［２］之后，他采取第一个行动，就是修筑从卡尔迪亚到帕克提耶这条横贯科尔松尼斯半岛之颈[30]的长城，这样就可以防犯阿普新泰伊人侵入他们的领土，劫掠他们。这个地方的宽度是36斯塔狄亚[31]；而科尔松尼斯半岛的长城以内的全长是420斯塔狄亚[32]。

37 随着横贯科尔松尼斯之颈的长城的竣工，也就可以保证科尔松尼斯不受阿普新泰伊人的袭扰，之后米太雅德着手进行其他的战事。他首先出兵攻击兰普萨库斯人。可是他中了兰普萨库斯人的埋伏，不幸成为阶下囚。碰巧的是，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非常赏识米太雅德，因此，克洛伊索斯听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就派人去警告兰普萨库斯人，要他们赶快释放米太雅德。他说："如果你们不肯放人的话，我就要像砍伐枞树那样把你们消灭。"［２］兰普萨库斯人有些迟疑，他们对于克洛伊索斯的这番话中威胁"要像砍伐枞树那样把你们消灭"究竟是什么意思，百思不得其解。最后，他们中间的一位长者终于悟出其真正含义，告诉他们说，枞树是唯一在砍伐之后不再生出嫩枝而要完全枯死的一种树。因此，兰普萨库斯人因非常害怕克洛伊索斯，就把米太雅德释放，给了他自由。

38 这样，米太雅德得到了克洛伊索斯的帮助，终于化险为夷。后来，米太雅德去世之时，身后无子，因而这个王国和他的财产都留给了他的异父同母的兄弟客蒙的儿子斯特萨格拉斯。米太雅德死后，科尔松尼斯的人民一直按照习俗把他视为开国之君而向他奉献牺牲，并且为了纪念他而创办了赛车[33]和摔跤比赛，不过竞技会是禁止兰普萨库斯人参加的。［２］在反击兰普萨库斯人的战争中，斯特萨格拉斯被杀死了，他也没有留下子女。当时他坐在审判厅里，不料被一个男子用斧头砍死。这个人假装是一个来投降的人，实际上却是一个残暴的敌人。

39 斯特萨格拉斯就这样死了，庇西特拉图家族配备了一艘三列桨战舰，派遣客蒙的儿子同时也是斯特萨格拉斯的兄弟米太雅德，[34]前往科尔松尼斯去料理那里的事务。在雅典，他们对米太雅德很好，仿佛他们的确与他的父亲客蒙的死亡无关似的[35]—关于这个问题，我在这部历史的另一个地方要加以说明。［２］米太雅德抵达科尔松尼斯之后，闭门在家，声称他这样做是为了悼念他死去的兄弟斯特萨格拉斯。于是，科尔松尼斯的那些当权者听说此事后，自己就从该地区的各个城市集合起来，列队来到米太雅德的住处，对他的不幸表示慰问。米太雅德却下令把他们抓捕起来投入监狱。之后，米太雅

德就成了科尔松尼斯的主人，他豢养着一支500人的雇佣军[36]，并且娶了色雷斯国王奥洛鲁斯的女儿赫格西佩拉为妻。

40 客蒙的儿子米太雅德抵达科尔松尼斯之后不久，[37]就遭遇到一场前所未有的严重灾难。原来在三年之前，[38]他曾经在斯基泰人入侵之前就不得不逃离了科尔松尼斯。这些游牧的斯基泰人被国王大流士的袭击所激怒，[39]他们也纠合了一支军队，一直推进到科尔松尼斯地区。［2］米太雅德不等到他们攻来，就逃离了那里，直到斯基泰人撤走，多隆基人派人把他请了回去。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他现在所遇到的事情的三年前。

41 现在，米太雅德一听说腓尼基人在泰涅多斯岛屿[40]登陆而发起袭击，就登上满载财货的五艘三列桨战舰起航前往雅典。他从卡尔迪亚出发，沿科尔松尼斯海岸航行，在过了麦拉斯湾后，突然遭遇腓尼基人的舰队。［2］不过，米太雅德本人带着他的四艘舰船逃到了音不洛斯，剩下的一艘舰船却被腓尼基人俘获了。而这艘战舰的船长是米太雅德的长子麦提奥库斯，他是米太雅德和另一位女子，而不是和色雷斯人奥洛鲁斯的女儿所生。［3］腓尼基人把麦提奥库斯和他的舰船一并俘获，而当他们得知他是米太雅德的儿子的时候，就决定把他移交给国王；他们料想这样做肯定会博得国王的好感。因为他们还记得，当斯基泰人要求伊奥尼亚人毁掉舟桥，各自回国的时候，米太雅德曾经建议伊奥尼亚人，按斯基泰人的要求去做。[41]［4］然而，当腓尼基人把麦提奥库斯带到大流士的面前时，大流士非但没有加害于他，反而施惠于他。大流士赐予他房屋和财产，还送给他一个波斯女子为妻，他和她生的几个孩子都被认为是波斯人。至于米太雅德本人，则从音不洛斯安全返抵雅典。

42 在这一年，[42]波斯人不仅没有再做有害于伊奥尼亚人的事情；相反，波斯人在同年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却是对伊奥尼亚人非常有利的。萨迪斯的总督阿塔佛涅斯，把伊奥尼亚各邦的代表召到他那里去，强迫伊奥尼亚诸邦之间缔结协议，责令他们相互之间不得进行任何形式的武装劫掠，要求他们以合法的方式解决彼此间的争端。［2］他以帕拉桑[43]为单位对这整个区域进行了测量，并且根据这次测量的结果确定各邦所应缴纳的贡金数额，从那时起直到今天，阿塔佛涅斯所规定的贡金额就一直是固定不变的，和他们暴动之前的税额几乎完全一样。[44]这些是波斯人对伊奥尼亚人所采取的和平举措。

43 翌年初春，[45]大流士解除了所有其他将领的职务，而委派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尔多纽斯，率领着一支庞大的军队抵达沿海地带，军队有海军，也有陆军。这时候，玛尔多纽斯还年纪，新近迎娶了大

流士的女儿阿塔佐斯特拉。［２］当玛尔多纽斯率领军队浩浩荡荡来到奇里乞亚的时候，他登上舰船，和他的舰队一起沿海岸推进，而陆军则在其他将领的指挥下向赫勒斯滂进发。［３］在行军过程中，玛尔多纽斯沿着亚细亚的海岸航行，进入伊奥尼亚地区。这里我要叙述的一件奇事，它将使不相信波斯“七人帮”当中的奥塔涅斯建议波斯实行民主制的那些希腊人大为震惊。[46]原来玛尔多纽斯废黜了伊奥尼亚诸邦所有的僭主，而在这些城邦中建立起民主制。［４］他做了这件事之后，就匆匆地赶往赫勒斯滂去了，大批的舰船已经在那里集结，一支庞大的陆军也在那里整装待命；全军乘船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开始穿越欧罗巴向爱利特里亚和雅典进发。

44 波斯人对这些城邦的报复不过是他们此次远征的借口而已，他们的真实意图是尽可能多地征服希腊的城邦；随后的行动就使他们的野心昭然若揭了。波斯人的海军进攻塔索斯人，塔索斯人未作任何抵抗就被降服了；而他们的陆军也把马其顿人加到国王已有的奴仆之列。而在此之前，波斯人把前往马其顿途中所遇到的各个部族都征服了。［２］波斯舰队从塔索斯驶向对岸，沿着大陆的岸边前进到阿堪苏斯地方，然后打算加速行军，从这里绕过阿索斯山。但是，在这里遭遇一阵骤起的强北风，风力强劲无比，许多舰船被强风卷走，它们被风浪击碎，并且被吹得撞到了阿索斯山上。［３］据说，毁坏的舰船总数为300艘，遇难者不下2万人。因为在阿索斯附近海域有许多怪物，因而有些人是被怪物捉住吞噬了；也有些人是被猛撞到岩石上致死的；还有些人不会游泳而溺死在水里了；另有一些人是被冻死的。

45 在海军遭遇风暴的同时，在陆地方面，玛尔多纽斯和他的将士们所驻屯的营寨，遭到色雷斯人的布里吉部族的夜袭，许多波斯人被杀死，连玛尔多纽斯本人也负了伤。尽管如此，布里吉人也未能保持自身的自由。因为玛尔多纽斯是在把他们征服，并且使他们成为波斯的臣民之后，才离开了那里的。［２］虽然玛尔多纽斯奴役了他们，可是他还是率领着他的军队撤退了，因为他的陆军遭到布里吉人的沉重打击，他的海军在阿索斯附近遭遇非常重大的损害。于是，这次军事行动在经历了如此不体面的失利之后，就返回了亚细亚。

46 在这些事件之后的第二年，[47]大流士接到塔索斯的邻人所提供的情报，说塔索斯人正准备叛变。因此，大流士就派使者到塔索斯人那里去，命令他们毁掉他们的城墙，并且把他们的所有舰船都收缴到阿布德拉来。［２］由于塔索斯人有充裕的收入，因而他们在遭到米利都人希斯提埃乌斯围攻的时候，他们就决心要用他们的钱财建造战舰，在城市周围再修筑一条更为强固的城墙。他们的收入，一部分是来源于大陆上的领土，一部分是来自于他们自己的矿井。［３］他

们拥有斯卡普特–海列[48]的金矿，每年的总产量达80塔连特，[49]而从塔索斯本土采矿所得收入虽然较少，但是，由于从他们的领土范围内的大陆和采矿这两方面财源通常每年可得收入200塔连特，收入最高的年份可达300塔连特。因此，虽然塔索斯人对农产品不征收任何税，他们仍有财政盈余。

47 我亲自去上述矿井所在地考察过。在这些矿井中，最奇特的就是和塔苏斯[50]同来并且殖民于该岛的腓尼基人所发现的那些矿脉，后来这个岛屿因塔苏斯而得名。［2］这些腓尼基的矿山在塔索斯本岛，和萨莫色雷斯隔海相望，位于科埃尼拉与所谓埃尼拉地方之间。这座大山已经被寻找矿脉的人们挖得翻过来了。关于塔索斯人的财源就说到这里。

48 随着波斯国王一声令下，塔索斯人随即拆毁他们的城墙，他们驾驭着所有的舰船驶抵阿布德拉。[51]之后，大流士决定设法打探一下希腊人的想法，看他们是想奋起抵抗，还是想缴械投降。［2］因此，他派遣使者奔赴希腊各地，这些使者奉命要求每一个地方都要为国王献上“土和水”。与此同时，他派遣另外一批使者前往沿海地区那些纳贡的城市，命令它们提供大量的战舰和运送马匹的舰船。

49 于是，这些城市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准备了。奉命进入希腊的那些使者得到了国王向对方索要的东西—“土和水”。希腊大陆上的许多城邦献了出来，他们所去过的岛上居民也都是如此。在这些岛民当中，就包括埃吉那人。埃吉那人和其他人一样，都同意把“土和水”献给波斯国王。［2］雅典人听说埃吉那人献出了“土和水”，他们认为埃吉那人是出于对雅典人的仇视才这样做的，埃吉那人这样做旨在参与波斯人对雅典的进攻，因而雅典立即就此采取了行动。确实，雅典人正巴不得有这样的一个合情合理的借口。于是，他们不断地派使者到斯巴达去，[52]在那里指控埃吉那人，说他们在这件事上的所作所为，已经证明他们背叛了希腊。

50 于是，时任斯巴达的国王、安那克桑德里达斯的儿子克列奥蒙尼，亲自前往埃吉那去，打算逮捕埃吉那人当中的那些罪魁祸首。［2］然而，当他试图把他们逮捕的时候，大批埃吉那人进行了抵抗，抵抗活动的领导者是伯里克利图斯的儿子克琉斯；他警告克列奥蒙尼不要带走任何一个埃吉那人，否则他将后悔莫及—克列奥蒙尼这样做是因为他接受了雅典人的贿赂，并没有得到斯巴达政府的批准—如果不是这样，两位国王肯定是一同前来执行逮捕任务的。［3］克琉斯收到德玛拉图斯的一封信，他是按照信中指示而这样说的。克列奥蒙尼发现自己必须离开埃吉那，于是他询问克琉斯的大名。当克琉斯把名字告诉了他的时候，克列奥蒙尼说：“克琉斯（公羊）啊，赶

快把铜皮包在你的角上吧，[53]因为你不得不经受重大的危险了。”

51 同时，在斯巴达，阿里斯顿的儿子德玛拉图斯对克列奥蒙尼提出指控。这位德玛拉图斯，像克列奥蒙尼一样，也是斯巴达的国王，但是他的门第要低一些—事实上，这两个家族的门第不相上下，因为两家人出于同一祖先—但是在两个家族之中，攸里斯提尼一家更为尊贵一些，那是因为他是属于长子那一支的后裔。

52 与所有诗人的说法不同的是，拉栖代梦人宣称：率领他们占据今天所在的这个地方的是阿里斯托德姆斯本人，而不是他的儿子们。这位阿里斯托德姆斯乃是阿里斯托玛库斯的儿子，克列奥达伊优斯的孙子，海鲁斯的曾孙。［2］在他们进入该地区之后不久，阿里斯托德姆斯的名叫阿盖娅的妻子才给他生了一对孪生子。[54]他们说，阿盖娅是阿乌特西昂的女儿，而阿乌特西昂则是提萨门努斯的儿子、塞尔桑达的孙子、波里尼凯斯的曾孙。阿里斯托德姆斯生前见过他的孩子们，但不久他就因病去世了。［3］拉栖代梦人就按照他们的习俗，决定让孪生子当中的兄长担任国王，然而这两个孩子长得是如此相像，而个头也完全一样，他们不可能选出谁是兄长；既然他们发现自己无法作出选择的时候，甚至在此之前，他们就去询问他们的母亲，究竟哪个是老大。［4］但是她说，她本人也分辨不出两兄弟究竟谁大。她虽然这样说，但是实际上她心里是很清楚的。她假装对此无知，其用意是如果可能的话，就让两兄弟都出任斯巴达国王。当时，拉栖代梦人有些不知所措了，于是就派人到德尔斐去就此事请示神谕。［5］皮西亚女祭司答复说：“让他们二人都出任国王吧，但是要更敬重他们当中的兄长。”这样，拉栖代梦人仍然和以前一样地窘迫，因为他们还是不知道兄弟俩当中哪一位先降生，最后一位名叫潘尼特斯的美塞尼亚人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要他们注意观察，［6］看他们的母亲先给哪个洗澡，先给哪个喂食；如果她总是按照这样的顺序来做的话，那么这个事实就等于是告诉了他们未解之谜的谜底；相反，如果她随意改变顺序，有时这个在前，有时那个在前，那就表明她和拉栖代梦人一样，对此是一无所知的。如果是这样，他们就必须试用其他的办法了。［7］于是，拉栖代梦人就按照美塞尼亚人的建议去做了，在阿盖娅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注意观察这位母亲，发现她每次在给孩子洗澡或者给孩子喂食的时候，总是先照顾其中的同一个。[55]他们认为这个男孩就是受到母亲更多尊敬的，他就是先降生的那一个。于是，他们就把他带到王宫里来抚养。[56]他们给哥哥取名为攸里斯提尼，称其弟弟为普洛克利斯。［8］据说，在两兄弟长大成人以后，直到他们去世，彼此始终不和，而直到今天，他们各自的后人也一直是相互争斗的。

53 以上是拉栖代梦人的说法，但是其他希腊人的说法却不是这样。下面我所记述的就是希腊人的一般说法。他们说，希腊人所提供的多利斯人诸王名单—回溯到达奈的儿子柏修斯，但不提及神祇[57]的时候—是正确的；他们还证明所列举的国王都是希腊人。因为甚至在这个早期的时代，他们就已经被确认为希腊人了。［2］我回溯诸王到柏修斯，而不继续向上回溯，因为柏修斯的父亲不像赫拉克勒斯之父安菲特里昂那样，有一个凡人名字。[58]因此，就我自己而言，我有理由认为把希腊人诸王回溯到柏修斯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从阿克里修斯的女儿达奈再往前追溯她的祖先的话，那么就会发现多利斯人的首领都是道地的埃及人。[59]

54 我这里是根据希腊人的一般说法来追溯斯巴达国王的世系的。[60]根据波斯人的说法，柏修斯是一个亚述人，后来成了希腊人。因此，根据这种说法，他的祖先不是希腊人。波斯人不承认阿克里修斯的祖先与柏修斯有任何关系，正如希腊人所说明的，波斯人也说他们是埃及人。

55 关于这个话题就说这么多了。至于埃及人究竟是如何得到多利斯诸王国的，他们是由于什么功业而登上王位的，这些问题既然其他人谈到了，我在这里就不必再说了。我打算说说其他作家未曾提及的事情。

56 斯巴达人授予他们的国王们如下一些特权：首先，他们分别拥有名叫拉栖代梦的宙斯和天神宙斯这两个祭司的职位；其次，他们有权随时对任何邦国开战，而其他斯巴达人都不得加以阻止，违者将遭到放逐；再次，在率军出战的时候，进军时，国王在最前面，撤退时，国王在最后面，国王有100名精选之兵作为他们的卫队；最后，他们在出征期间，可以随意把多少牲畜用作牺牲，并且有权把所有牺牲的皮革和脊肉归自己所有。

57 这是他们在战时所享有的特权。在平时，他们拥有如下特权：任何一位公民在举行公共牺牲的时候，国王在宴会上都要坐在首席；他们比所有其他客人都要优先受到款待，而且每一位国王所得到的任何东西都是双份；他们有权带头举行灌奠之礼，有权取得牺牲的皮革。［2］每月的第一天[61]和每月上旬的第七天，每一位国王都由公费分别为他们向阿波罗神庙奉献一头洁净无瑕的[62]牺牲、一麦斗的大麦粉和一拉哥尼亚的特塔尔提[63]的酒，而在观看竞技比赛的时候，也总是为他们保留荣誉席位；他们还有权任命任何一位本邦公民来负责款待异邦人，[64]他们每人可以推荐两名皮西奥伊；这种官员的职责是去德尔斐请示神谕，他们和国王一同进餐，费用都是由公家承担的。［3］如果国王未能出席国宴的话，他们每个人要负责把

2科尼克斯的大麦粉和1科提列[65]的酒送到国王的住所去；如果国王前来赴宴，那么各种菜肴食物他们都可以取得双份，如果他们应私人之邀，那么在宴会上他们也享受同样的荣誉。［4］所有神谕一经公布，皆由国王保管，当然皮西奥伊也肯定知道神谕的内容。他们对某些案件具有完全的裁决权，一位未婚的女继承人，如果她的父亲没有把她嫁出去的话，只有国王才有权决定她嫁给谁；所有关于公共交通干线的事务皆由国王裁断；［5］另外，任何人要想接收一名养子的话，他必须当着两位国王的面收养（才被视为有效）。他们有权和28名长老在议事会上共商国是。如果两位国王缺席会议，则和他们血统最亲近的元老代理行使国王的特权，他们在代国王投两票之后，再投下第三票，即他们自己的那一票。[66]

58 斯巴达人民允许他们的国王终身享有这些权利。他们去世以后，还享有其他一些荣誉。他们的死讯由骑兵到拉哥尼亚各地去宣布，在首都，妇女们敲着锅四处报信，宣布国王去世。得到这样的讯息以后，每家每户都要出两个自由人，一男一女，必须服丧，否则要被科以重罚。［2］拉栖代梦人为他们国王服丧的风俗和亚细亚的异族人大同小异—事实上，世界各地的大多数异族人风俗都是一样的。当拉栖代梦人的一个国王去世的时候，不光是斯巴达人，还包括来自拉栖代梦境内一定数目的其他居民如庇里阿西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都被强制前来参加葬礼。［3］庇里阿西人、黑劳士和斯巴达公民，[67]集中到一起，有男有女，总数达好几千人，他们都使劲拍打他们的前额，尽情地哭嚎，表示哀悼；他们总是把新近去世的国王，说成是他们的国王当中最好的一位。如果一位国王阵亡了，他们就制作一尊他的像，把它安放在一张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床上，抬着去下葬；在下葬之后十日内，要连续进行哀悼，不得召开公民大会，也不得选举官员。（见图9）



图9 俯瞰拉哥尼亚平原（译者拍摄）

59 拉栖代梦人还有一种和波斯人相似的风俗。当一位国王去世，而另一位国王继承王位的时候，这位新登基的国王，要豁免所有斯巴达人对国王本人或是对国家所欠的各项债务。在波斯人那里，当新国王即位之时，他也要豁免各省区所有未缴清的贡金。

60 拉栖代梦人还有一种类似于埃及人的风俗。他们的传令官、吹笛手以及厨子等职业都是世袭的；吹笛手的父亲肯定是吹笛手，厨子的父亲肯定是厨子，传令官的父亲肯定也是传令官。其他任何人都不会因为自己有一副好嗓门来担任传令官，而挤占了他们的职位；他们每个人从一出生就有权承袭其父亲的职业。[68]这是拉栖代梦人的习俗。

61 如上所述，[69]当克列奥蒙尼在埃吉那为整个希腊的福祉而奔忙的时候，德玛拉图斯在斯巴达不断地对他提出指控，其动机与其说是出于喜爱埃吉那人，不如说是出于对其同僚的嫉妒和憎恨。克列奥蒙尼从埃吉那返回后，就打算马上把德玛拉图斯赶下王位。至于他为什么要攻击克列奥蒙尼，我来说说相关情况。

原来，斯巴达的国王阿里斯顿曾娶过两个妻子，但是都没有给他生孩子。［2］可是，他仍然相信自己生理上没有任何缺陷，于是他

决定迎娶第三位妻子。他娶这个妻子的经过是这样的：阿里斯顿有一位朋友，是斯巴达人，他们的关系最为亲密。这个朋友的妻子，她的美貌胜过斯巴达其他所有的妇女。但是，更令人称奇的是，她先前丑陋无比，如今却变得美丽动人。［3］因为保姆看到她长得丑，她想，孩子的父母都是富人，女儿的长相却如此难看，双亲也时常为女儿的容貌而感到揪心，于是保姆想出了一个办法：她每天把这个孩子带到位于塞拉普涅地方[70]海伦的神庙去，这座神庙在佛布斯神庙的上方。保姆把孩子带到这里来，把她放在神像前，祈求女神改变这个孩子的丑陋容貌。［4］一天，正当这个保姆要离开神庙的时候，有一位妇女出现在她的面前，问她怀里抱着什么；保姆告诉她，是一个孩子。那位妇女又要求看看这个孩子，但是保姆不肯让她看。她说，孩子的父母不许她把孩子给任何人看。［5］然而，这位妇女不肯罢休，她无论如何也要看一眼这个孩子。保姆看到这位妇女如此热心地想看看这个孩子，她终于让这位妇女看了。这位妇女轻轻地拍了拍这个孩子的头，说："有朝一日，这个女孩将会成为全斯巴达最美丽的夫人。"从这一天起，这个孩子的面容就开始发生改变了。当她到了可以结婚的年龄时，我上面提到的阿里斯顿的那个朋友，即阿尔基德斯的儿子阿格图斯，就娶她为妻。

62 如今阿里斯顿爱上了阿格图斯的妻子，他的爱使他绞尽脑汁，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来得到她。他到他的朋友即这个女子的丈夫那里去，向他建议：他们应当互赠礼物，每个人都可以从对方的所有东西当中，取走自己最喜欢的东西。阿格图斯没有为自己的妻子感到担心，因为他看到阿里斯顿自己也有妻室，就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双方就这个事情以立誓的方式予以确认。［2］随后，阿里斯顿就把阿格图斯从他的财富当中所选取的东西都给了他；当轮到他从阿格图斯那里取得回赠的时候，他是指名要把阿格图斯的妻子带回家。阿格图斯提出异议，说除了这一样东西，其他任何东西他都同意。然而，由于他不能违背自己立下的誓约，他已经中了朋友巧设的诡计，最后他只好忍痛割爱，容许阿里斯顿把他的妻子带回他的住所。

63 于是，阿里斯顿休掉了他第二个妻子，把第三个妻子娶回家。在孕期未满即不到十个月的时候，他的妻子就给他生下了一个孩子，这就是前面说过的那个德玛拉图斯。［2］当他家里的一个仆人来告诉他这个喜讯的时候，阿里斯顿正在和监察官们一起开会。他当然是记得他何时把她娶回家的，他屈指一算，起誓说："这孩子不可能是我的。"监察官们听到他这样讲，当时根本没有在意，当这个男孩长大成人的时候，阿里斯顿后悔当初他讲过的话，因为他完全确信德玛拉图斯就是他的儿子。［3］他之所以给儿子取名为德玛拉图斯，是因为在这之前，全体斯巴达人民都认为阿里斯顿的政绩超过此

前斯巴达的历任国王，因此他们都为阿里斯顿祈求，祈求他能有一个儿子。正因为如此，这个孩子就被取名为德玛拉图斯。[71]

64 阿里斯顿辞世后，德玛拉图斯继承了王位。但是，阿里斯顿所说的话一旦外传，德玛拉图斯的王位就保不住了。这件事似乎是命中注定的。造成他失去了斯巴达的王位的克列奥蒙尼，曾经两度招致了德玛拉图斯极大的嫉恨，一次是在克列奥蒙尼把军队从埃琉西斯撤离回国的时候；[72]另一次是克列奥蒙尼本人前往埃吉那去打击那些站在波斯一边埃吉那人的时候。

65 现在，克列奥蒙尼决意要对德玛拉图斯采取报复行动了。于是克列奥蒙尼去拜访列奥提齐德斯，他和德玛拉图斯是本家，是阿吉斯的孙子、门那列斯的儿子，二人达成了协议，大意是：如果克列奥蒙尼帮助列奥提齐德斯取代德玛拉图斯成为斯巴达国王，那么列奥提齐德斯就要随他一同出兵去攻打埃吉那人。［2］这时列奥提齐德斯是德玛拉图斯的死对头，因为他曾和德玛门努斯的孙女、奇隆的女儿博卡鲁斯订了婚；但是德玛拉图斯设计劫走了列奥提齐德斯的新娘。他先发制人，把新娘拐走，从而娶了她。［3］这就是列奥提齐德斯和德玛拉图斯反目成仇的起因。那时候，在克列奥蒙尼的极力怂恿下，列奥提齐德斯对德玛拉图斯提出了控诉，起誓说："德玛拉图斯并不是斯巴达合法的国王，因为他不是阿里斯顿亲生的儿子。"列奥提齐德斯在起誓之后，又到法庭上去指控德玛拉图斯，说阿里斯顿在他的仆人把孩子出生消息告诉他的时候，他在计算了月份之后，曾经高声起誓说这个孩子不是他的。［4］列奥提齐德斯就是根据阿里斯顿这句誓言，力图证明德玛拉图斯不是阿里斯顿的亲生儿子，因而也就不是斯巴达合法的国王。他召请五位监察官前来作证，因为他们当时都曾和阿里斯顿一起开会，并且是亲耳听到他这样说过的。

66 结果，关于这件事的争议很大，斯巴达人就通过一项决议：到德尔斐去请示神谕，问问女祭司，德玛拉图斯究竟是不是阿里斯顿的儿子。［2］这也是克列奥蒙尼出的主意。决议刚刚通过，克列奥蒙尼就和德尔斐最有势力的人物、阿里斯托芬图斯的儿子科邦交上了朋友。这位科邦说服了德尔斐当值女祭司培莉亚拉，要她按照克列奥蒙尼的要求答复斯巴达人。［3］于是，当斯巴达的使者来这里向她询问的时候，她断言德玛拉图斯不是阿里斯顿的儿子。但是，当这种行为不久被披露以后，科邦被逐出了德尔斐，而女祭司培莉亚拉的职位也被剥夺了。

67 这样，德玛拉图斯的王权就被剥夺了。他后来又从斯巴达逃亡到波斯人那里，就是由于他受到这样的非难。德玛拉图斯在被剥夺了王位之后，曾担任一个官职。［2］在上任不久，在举行吉姆诺派

狄亚[73]庆节的时候，德玛拉图斯坐在那里观看表演。这时担任国王的列奥提齐德斯，把他的一个仆人派到德玛拉图斯那里去，问德玛拉图斯在做国王之后又被贬为一名小小的官吏感受如何。他这样做是想嘲笑和侮辱他。［3］而德玛拉图斯听到这个问题，确实刺痛了他的心，他回答说："去告诉你家主人，我两种滋味都体验了，而他却没有。但是这番话对于拉栖代梦人来说，将成为无限福祉或者无穷灾祸的起因。"他这样说了之后，就蒙着脸离开了竞技场回到自己家；回家之后，他准备向宙斯奉献一头公牛，之后，他呼唤他的母亲。

68 德玛拉图斯的母亲来了，他把牺牲的一部分内脏放到母亲的手上，向她恳求说："娘啊，我以所有诸神的名义，特别是以咱家的灶神宙斯的名义恳求你，请你如实地告诉我，究竟谁是我的亲生父亲啊？［2］因为列奥提齐德斯与我在法庭上争辩的时候说，当你嫁给阿里斯顿的时候，你已经怀有你前夫的孩子了；而另外有些人则散布一种更为可耻的说法，他们说你曾与我们家的马夫私通，说我是他的儿子。［3］因此，我以诸神的名义恳求你，请把实情告诉我吧！因为，如果你真的误入歧途，那么你比其他许多妇女也没有多做什么。而斯巴达人则说，奇怪的是，如果我是阿里斯顿的孩子，那么他的前妻怎么就没有给他生过一个孩子呢。"

69 德玛拉图斯这样说了之后，他的母亲回答他说："我的儿啊，既然你如此真诚地恳求我把实情告诉你，那么我就照实对你讲吧。在阿里斯顿把我带到他家的第三天夜里，有一个仿佛是阿里斯顿的幻影来到我这里，在与我交合之后，起身亲自把他头上的花环摘下给我戴上，［2］然后就离开了。随后，阿里斯顿就进来了。他看到我还戴着花环，就问我这是谁给的，我说是他给的，但是他对此矢口否认。于是我庄严地发誓，说绝对没有其他人来过；我对他说，刚刚还和我睡在一起，并且留下花环给我，却又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样可不好。［3］当阿里斯顿看到我为这件事而信誓旦旦的时候，他意识到这乃是天神所为了。事实上，花环是来自于坐落在我们庭院门口的那座英雄神庙，他的神庙被称为阿斯特拉巴库斯神庙；而且预言家们也宣称，到我这里来的那个幻影，正是那位英雄阿斯特拉巴库斯。［4］现在，我的儿啊，你想知道的一切我统统告诉你了。你要么就是那位英雄的儿子—这样你的父亲是英雄阿斯特拉巴库斯，你要么就是阿里斯顿的儿子。因为正是在那一夜里，我怀上了你。至于他们攻击你的最主要的论据，就是当信使告诉阿里斯顿你出生的消息时，他当着许多人的面说你不是他的儿子，因你出生的时候离我初怀你时还未满十个月，他说话的时候很多事情并未得到证实，他是无意中随口说的。［5］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胎儿要满十个月才出生的，有一些胎儿第九个月，甚至第七个月就出生了。我的儿啊，你就是你妈我

在怀孕七个月后生下的。[74]阿里斯顿在不久之后，自己也承认他所说的话是蠢话了。我的儿啊，请不要相信其他任何有关你的身世的胡言乱语了！因为你要确信你是知道全部真相的。至于马夫，求上苍作证，列奥提齐德斯和所有这样说的人，他们的妻子也许会跟马夫私通生孩子吧。”

70 这就是德玛拉图斯的母亲所说的话。[75]德玛拉图斯得知他想知道的一切之后，便开始做远走他乡的准备了。他谎称去德尔斐请示神谕，而去了爱利斯。然而，拉栖代梦人怀疑他是想逃离自己的国家，就派人在后面追踪他；［2］但是德玛拉图斯行动迅捷，不等他们来到爱利斯，他已经从爱利斯乘船前往扎金苏斯岛了。拉栖代梦人跟随在后面，很想逮住他，很想把他和他的扈从分开。但是扎金苏斯人拒绝把他引渡给拉栖代梦人。这样，他就成功逃脱了。随后，他取海路前往亚细亚，到国王大流士那里去了。大流士隆重地接待了他，赐予他一些土地和城镇。［3］德玛拉图斯就这样侥幸地到达了亚细亚。在拉栖代梦人当中，德玛拉图斯由于他的许多功绩和智慧，早已成为赫赫有名的人物；而在斯巴达所有的国王中，只有他曾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取得驷马战车比赛的优胜，从而为他自己的城邦争得了荣誉。

71 在德玛拉图斯王位被废黜之后，门那列斯的儿子列奥提齐德斯继承了他的王位。他有一个儿子，名叫宙西达姆斯，许多斯巴达人称他为库尼斯库斯。这个宙西达姆斯没有成为斯巴达的国王，因为在他父亲活着的时候他就去世了，身后留下一个儿子，名叫阿奇达姆斯。［2］列奥提齐德斯失去了宙西达姆斯之后，又娶了一个妻子，名叫攸丽达默，她是狄雅克托里德斯的女儿，是麦尼乌斯的姊妹。她没有给他生下儿子，只生了一个名叫蓝皮托的女儿，列奥提齐德斯把她嫁给了宙西达姆斯的儿子阿奇达姆斯。[76]

72 即使列奥提齐德斯本人也未能在斯巴达安享晚年。下面我说说由于他对德玛拉图斯的所作所为，而受到的报复性惩罚。他统率一支拉栖代梦的军队去攻打色萨利，[77]在即将征服色萨利全境的时候，他收受了一笔重金贿赂。［2］人们也是偶然地发现这个事情的。有一次，他在营帐里坐在一个满装着银子的护手[78]上面。他因此而受到了审判，结果他被逐出斯巴达；他的住宅也被夷为平地，他本人则逃到泰格亚，并且死在那里。

73 但这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79]这时候，克列奥蒙尼在成功地剥夺了德玛拉图斯的王位以后，他随即带着列奥提齐德斯出兵去进攻埃吉那人。他对埃吉那人恨之入骨，因为埃吉那人曾经侮辱过他。［2］而埃吉那人看到两个国王一起来进攻，认为最好还是不作任何

抵抗。于是，两位国王就从埃吉那选出在财富和门第方面地位最高的十个人。在这十个人当中，伯里克利图斯的儿子克琉斯和阿里斯托克拉底的儿子卡桑布斯，是两个最有势力的人物。斯巴达人把这些人带到阿提卡去，把他们交到埃吉那人的死敌雅典人的手里看管起来。

74 后来，克列奥蒙尼对德玛拉图斯所玩弄的诡计渐渐为人们所知；他惧怕斯巴达人，就潜逃到色萨利去了。他又从那里去了阿卡底亚，在阿卡底亚也挑起了事端，他怂恿阿卡底亚人团结起来反对斯巴达。他用了很多办法使他们发誓追随他，无论他带领他们去干什么。他甚至还想把阿卡底亚的首脑人物带到诺纳克里斯这个城市去，那可以使他们凭斯迪克斯河的河水发誓。［2］据阿卡底亚人说，在诺纳克里斯附近就有斯迪克斯河的河水，而这种河水的情况是这样：你看到的不过是从岩石流向水池的一股涓涓细流，围绕在水池的四周的是低矮的石壁。这股泉水所在的诺纳克里斯，是阿卡底亚的离芬纽斯不远的一个城市。

75 拉栖代梦人得知克列奥蒙尼这样做，他们害怕了。他们同意他重返斯巴达，和先前一样担任国王。这样，克列奥蒙尼就回来了。但是克列奥蒙尼的心智从来就有些不健全，他刚刚归来，就完全疯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无论遇到谁，只要是斯巴达人，他都要用他的权杖去击打对方的脸。［2］由于克列奥蒙尼的这些行为以及他的精神极度错乱，他的亲戚只得把他监管起来，甚至给他戴上了足枷。他在被关禁闭期间，发现只有一个人看守他的时候，他就向这个人索要一把匕首。看守人起初拒绝了他的要求，但是克列奥蒙尼对他发出威胁，这个看守是个黑劳士，被他吓住了，最后还是把他要的匕首交给了他。［3］克列奥蒙尼得到了这把匕首之后，就从大腿开始划起，把自己划得血肉模糊，从大腿切到臀部和腰部，直到肋部，最后一直到腹部，刀口切入很深，这样他很快就咽气了。希腊人一般认为，他之所以有这样的下场，是因为他说服皮西亚女祭司而编造了攻击德玛拉图斯的谎言；[80]雅典人的说法与众不同，他们说是因为他侵入埃琉西斯，并且砍伐了女神们的圣林；[81]而阿尔戈斯人则认为，这是因为当某些阿尔戈斯人为躲避战乱而到阿尔古斯[82]圣域去避难时，克列奥蒙尼把他们从那里驱逐出去并把他们杀死；同时，他还对圣林无礼，纵火把它烧毁了。

76 一次，当克列奥蒙尼前往德尔斐去请示神谕的时候，有一条预言说他应当攻占阿尔戈斯。于是，他就率领斯巴达人出征，兵抵爱拉辛努斯河。据说，这条河发源于斯丁法里亚湖。这个湖的湖水流入一条漆黑的裂缝中，然后（他们说）水流在阿尔戈斯重现，阿尔戈斯人称其为埃拉西诺斯河。克列奥蒙尼到达河边以后，就向这条河奉献

牺牲。［２］尽管他该做的都做了，但牺牲却显现出不利于他渡河的征兆。于是，他说他敬重这条河的河神，因为它不肯背叛它的国人，但即便如此，他依然要与阿尔戈斯人兵戎相见。随后他率军从那里撤退，前往海岸地带的泰列亚，在那里他向大海祭献了一头公牛，然后命令他的士兵登上舰船，引兵前往提林斯地区的纳乌普利亚去了。

77 阿尔戈斯人得知了这个情况，就出兵来到海岸地带，保卫他们的国家。当他们走近提林斯，在一个叫作塞匹亚的地方，他们就在拉栖代梦人的对面安营扎寨，两军相距不远。如今，阿尔戈斯人并不惧怕展开公开的较量，他们只是害怕中了敌人的圈套。［２］关于这件事，在皮西亚那道同时给阿尔戈斯人和米利都人的神谕中，就已经说到了。神谕这样说：

当女子战胜了男子，然后乘胜追击，[83]

在阿尔戈斯赢得如此巨大荣誉之时；

许多阿尔戈斯妇女就会撕裂自己的双颊；

因而有朝一日，未来出生的人会说：

“可怕的盘绕之蛇将被长枪所制服。”

［３］所有这些事情叠加到一起，使阿尔戈斯人颇感沮丧。于是他们作出决定，按照敌人的传令官给出的号令行动。在这样决定之后，他们是这样做的：每当拉栖代梦人的传令官向本方的士兵下达命令的时候，阿尔戈斯人也亦步亦趋，做同样的事情。

78 当克列奥蒙尼听说阿尔戈斯人这样做的时候，他下令，当对方传令官发出要将士们去用餐的口令的时候，他们就马上拿起武器，向敌军发起进攻。［２］于是，拉栖代梦人成功实施这一计划。他们向阿尔戈斯进攻的时候，看到阿尔戈斯人正在那里用餐。许多阿尔戈斯人被杀死了，但是还有更多的人不得不败逃到阿尔古斯圣林中去，拉栖代梦人包围了圣林，把他们严密监视起来。

79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克列奥蒙尼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有一些向他投降的人，他们知道在圣域之内的那些阿尔戈斯人的名字，他就下令传令官逐个地呼唤他们，谎称他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赎金。[84]这时候，在伯罗奔尼撒人当中，每一个俘虏要付出的赎金的固定数目，是每人两明那。这样，克列奥蒙尼把大约50名阿尔戈斯人一个一个地叫出来，等他们出来之后，就把他们全都杀死了。［２］同时，那些

还在圣域之内的其他人并不知道外面所发生的事情。因为这片树林是如此茂密，里面的人根本看不到外面的人在做什么。最后，有一个人爬上了树，看到了外面所发生的事情。此后，传令官喊话的时候，再也没有一个人出来了。

80 克列奥蒙尼随后命令全体黑劳士在树林的周围堆起薪材，黑劳士们奉命行事，克列奥蒙尼就纵火把圣林烧起来了。在火势蔓延的时候，他就问一个投降者这片圣林是属于哪一位神的。那个投降者就说："属于阿尔古斯神。"克列奥蒙尼听到这话，大声叹息，他说："阿波罗，预言之神啊！你说我应当攻占阿尔戈斯，你真是把我骗苦了。我觉得，你的预言已经在这件事上应验了。"

81 现在，克列奥蒙尼命令他的大部分军队班师返回斯巴达，他自己率领手下的1000名最精锐的部队，来到赫拉神庙[85]去奉献牺牲。然而，当他正准备亲自在祭坛上宰杀牺牲的时候，祭司却禁止他这样做，因为（他说）任何异邦人皆不得在这座祭坛上奉献牺牲。于是，克列奥蒙尼命令他的黑劳士们把这位祭司拖出祭坛，狠狠地鞭打，而他自己在那里奉献牺牲。之后，他返回斯巴达。

82 克列奥蒙尼回国以后，他的政敌就把他带到监察官面前，指控他之所以没有攻占那原本很容易拿下的阿尔戈斯，是因为收受了贿赂。克列奥蒙尼就此作出辩解，虽然他的话是真是假我不能明确判断，但他的确是这样说的，当他发现自己进入属于阿尔古斯神的圣域时，他立即想到他们所接到的神谕已经应验了。因此，他以为最好是先不要进攻这座城市，而至少是先通过奉献牺牲来请示一下，看看神是允许他攻占该城，还是反对他这样做。［2］这样，他就在赫拉神庙里献祭，如果征兆是吉兆，则其火焰就从神像的胸部闪现。他由此就可以知道是否应当去攻取阿尔戈斯了。原来，如果火焰在神像的头部闪现，那他就会攻占该城，包括卫城以及整个城市；但是既然火焰在神像的胸部闪现，这就表明他已经按照神的意图完成了任务。在斯巴达人看来，这样的辩解既可信，又合理，从而使他摆脱了政敌们的纠缠。

83 然而，阿尔戈斯的成年男子所剩甚少，[86]以至于由奴隶们来管理国家，他们担任各种官职，管理各项事务，直到战争阵亡者的儿子们长大成人的时候。那时，这些阵亡者的后人驱逐了奴隶，恢复了对阿尔戈斯的统治；而奴隶们被逐出之后，他们又用武力攻下了提林斯。［2］其后一个时期，双方相安无事。但是，自从来自阿卡迪亚地区菲伽列亚的一位名叫克列安德的预言家加入到奴隶们当中以后，他又鼓动奴隶们向他们的主人发动新的攻势。此后，双方在多年之中，都处于交战状态；最后，阿尔戈斯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交战

中占得上风。[87]

84 阿尔戈斯人说，由于克列奥蒙尼干了这些事，才造成他精神失常并且最终惨死。但是斯巴达人自己却宣称，克列奥蒙尼的发疯并非神力所致，而只是由于他从斯基泰人那里学会了饮酒，他养成了专饮那种不掺水的烈酒的习惯，从而变成疯子。［2］这些游牧族人，自从大流士入侵他们的国土以后，一直伺机对他复仇。因此，他们派使者到斯巴达来，双方结成了联盟。双方约定：斯基泰人设法沿法希斯河攻入米底，而他们建议斯巴达人应从以弗所出发向内地挺进，然后两军会合。［3］他们说，斯基泰人本着这个目的来到斯巴达，而克列奥蒙尼和他们频频接触，甚至有些过于随便了，他从他们那里学会了饮用不掺水的烈酒，斯巴达人认为这是导致他发疯的原因。据斯巴达人自己说，从那以后，每当他们要饮用烈酒而不是普通的酒[88]的时候，他们就会吩咐说“像斯基泰人那样给我斟上”。斯巴达人就是这样解释克列奥蒙尼发疯的原因的。但是，我认为，他落得如此下场，不啻是对他诽谤德玛拉图斯的一种惩罚。

85 克列奥蒙尼的死讯刚刚传到埃吉那人那里，埃吉那人就立即派遣大使到斯巴达来，就他们的那些至今还被拘押在雅典的人质的事情，对列奥提齐德斯的行为提出控诉。于是，拉栖代梦人就此事开庭审理，并且对列奥提齐德斯宣判，判他曾对埃吉那的人民粗暴无礼，决定把他引渡给埃吉那，交由埃吉那的使者们带走，以作为仍被雅典人拘为人质的补偿。［2］正当埃吉那的使者们准备把列奥提齐德斯带走的时候，斯巴达的一位颇有声望的人士，列奥普列普斯的儿子塞阿西德斯对他们说：“埃吉那人啊，你们究竟想干什么呢？斯巴达的国人把他们的国王交到你们手中，难道你们还要把他带走吗？现在斯巴达人是在火头上而作出的判决，但是将来会找机会惩罚你们的，如果你们就这样做，他们会把你们的家园彻底毁灭的。”

［3］埃吉那人听到这话，改变了主意；他们不再把国王带走，而是与他达成一项协议，根据协议，列奥提齐德斯要和他们一起去雅典，使拘留在那里的人质回到他们的同胞这里。

86 然而，当列奥提齐德斯抵达雅典，要求取回过去安置在雅典的那些人质的时候，雅典人却无意把他们放还，他们的托词是，当初是两位国王一起把他们带来并且留下的，而今他们把这些人交还给一位国王（另一位国王缺席），他们认为这样做是不恰当的。当雅典人明确拒绝放人的时候，列奥提齐德斯就对他们说：

［α］“雅典人啊，你们准备作出何种抉择—如果你们把这些人质放还，那你们所做就是正义之举，反之，如果你们不予放还，那你

们所做即属不义之举。我希望你们听我说说发生在斯巴达的一段关于抵押物的故事。［２］故事发生在距今三代之前，那时在拉栖代梦有一位名叫格劳库斯的人，他是爱皮基德斯的儿子。传说此人除了各方面具有优良品质之外，特别是在公正方面，在当时拉栖代梦的所有居民中无人出其右。［３］就是这个人，在某一个特定的时期，发生过这样的一些事情。有一个米利都人来到斯巴达，想和格劳库斯聊聊，他说：‘格劳库斯啊，我是一个米利都人，我来到你这里是希望能够受惠于你的公正无私。在希腊各地以及在伊奥尼亚，人们争相称颂你的美德。［４］我注意到，伊奥尼亚一直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地方，而伯罗奔尼撒却是一个非常令人放心的地方；我还注意到，在我们那里，财富总是不断地在更换其所有者。［５］我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把我的资产的一半变换为现钱，存放在你的手里，因为我深信，把它存放在你这里肯定是安全的。请你收下这些银子，也请你收下这些信物，并且妥善保管。你要记住，凡是带着同样的信物前来索取银子的，就可以把这银子交还给那个人。’

［β］“这是米利都的来客所说的话。格劳库斯按照约定收下了那些银子。很多年过去了，当初把银子委托给格劳库斯保管的那个人的儿子们来到斯巴达，他们和格劳库斯举行会谈，并且出示信物，要求格劳库斯把银子归还给他们。［２］但是格劳库斯否认有过此事，他答复他们说：‘这件事我完全记不得了，你们所讲的话也无法使我回忆起关于那件事的任何细节。如果我想起了有这么回事，我肯定是会公正处理的；如果那笔钱在我手里，你们当然有权把它取回；如果我从来就没有接受过这笔钱，我就要运用希腊的法律来对付你们了。现在我不能给你任何答复，我将在从今以后四个月之内确定解决问题的办法。’

［γ］“于是，米利都人伤心地离开了，他们觉得要收回他们的银子已经彻底无望了。至于格劳库斯，他却前往德尔斐请示神谕去了。当他请示神谕他是否应当起誓，[89]从而可以强行夺取这笔金钱的时候，皮西亚女祭司是这样答复他的：

［２］格劳库斯，眼下的上佳之策正如你所愿，

使你的发誓能够奏效，从而夺取那金钱。

你发誓吧—死亡甚至等待着那些从未发过伪誓者。

然而誓言之神有一个儿子，他无名，无足，无手；

他寻求报复，威力巨大，并且可以将那些

发过伪誓者的全族或者他的全家统统消灭；

而那些信守誓言者的子子孙孙都人丁兴旺。

“格劳库斯听到这番话之后，就恳求神宽恕他的所作所为。但是女祭司却回答说，试探神意和真正发过伪誓的人，都同样是没有好下场的。

[δ]“于是，格劳库斯派人把米利都的客人召来，把银子归还给他们了。雅典人啊，现在我要告诉你们，这就是我把这个故事复述给你们听的目的。如今格劳库斯没有留下一个后人，也没有哪一个家族的名字叫作格劳库斯了—这个家族在斯巴达已经被彻底根除了。因此，受人之托而接受的东西，在人家要求归还的时候，最好是完璧归赵，不要有其他非分之想了。”以上是列奥提齐德斯所说的话。但是，当他看到雅典人对此置若罔闻的时候，他就离开了那里。

87 埃吉那人为了博得底比斯人的欢心，曾经对雅典造成伤害，他们却从未受到惩罚。然而，如今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他们理所当然地憎恨雅典人，于是准备立即对雅典人实施报复。巧逢雅典人正在苏尼昂角[90]举行四年一度[91]的庆典，埃吉那人就在那里设伏，掳获了一艘载有使团成员的舰船，船上有不少人是雅典社会名流。他们把这些雅典人带走，并且把他们拘押起来。

88 雅典人受到了这样的伤害，他们再也坐不住了，立即准备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来报复埃吉那人。在埃吉那有一位知名之士名叫尼科德罗姆斯，他是克诺苏斯的儿子。他憎恨埃吉那人，因为此前他遭到国人的放逐。雅典人听取了这个人的建议，而他听说雅典人决意要加害于埃吉那人，于是他和雅典人达成共识，双方约定，他在某一天向雅典人叛卖埃吉那，而那一天雅典人将派遣一支军队来援助他。过了一段时间，尼科德罗姆斯按照他和雅典人的协议，自己攻占了所谓旧城。[92]

89 然而，那一天雅典人并没有如约而至。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舰船来和埃吉那人交战。他们在请求科林斯人租借一些舰船的时候，延误了时间，使他们的计划流产了。那时候，科林斯人和雅典人的关系是最好的，因而他们同意了雅典人的请求，给雅典人提供了20艘舰船。但是，按照科林斯人的法律，这些东西是不许无偿赠送的，于是他们是按每艘5德拉克玛的价钱出售的。[93]雅典人获得了科林斯人的援助，再加上他们自己的船，他们把全部的70艘舰船都配备了人员，然后立即开赴埃吉那，但他们抵达那里的时间还是比约定的时间迟了一天。

90 尼科德罗姆斯在约定的那一天起事后，看到雅典人没有到来，就乘船逃离了埃吉那岛。至于其他那些和他一起逃亡的埃吉那人，雅典人把他们安置在苏尼昂居住；这些逃亡者把那个地方变成了他们的根据地，然后出击去劫掠那些仍居住岛上的埃吉那人。不过这些都是以后发生的事情了。[94]

91 这样，埃吉那的富人们就战胜了跟随尼科德罗姆斯起来暴动的平民，他们把俘虏的那些平民都拉出去处决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犯了渎神罪，尽管他们用尽了各种办法，可还是不能洗雪这项罪名，女神对他们的怒气尚未平息，他们就被逐出了海岛。[95] [2] 他们活捉了700名平民，当他们把这些平民拉出去处决的时候，其中一个人挣脱了枷锁，逃到立法者德墨特尔神神庙的门口去请求庇护，他死死地抓住神庙大门的门环，坚决不松手。其他的人试图把他带走，可他们无法把他从那里拉开，于是他们就砍断了他的双手，这样把他带走了。在神庙的门环上，只留下那一双紧紧地抓握着的手。

92 以上是埃吉那人之间的所作所为。当雅典海军到来的时候，他们出动70艘舰船迎战。双方在海上交战，埃吉那人遭到了失败。于是，埃吉那人再一次向他们昔日的盟友阿尔戈斯人求援。但是，这一次阿尔戈斯人拒绝给他们提供任何援助，因为现在阿尔戈斯人已经迁怒于埃吉那人。原来，有一些埃吉那人的舰船在被克列奥蒙尼强行夺走后，和克列奥蒙尼一起侵入阿尔戈利斯，埃吉那人和拉栖代梦人是一起登陆的。同时，西基昂的一些舰船也参与了这次登陆行动。 [2] 阿尔戈斯人对于侵略者罚款1000塔连特，两个城邦各缴纳500塔连特；西基昂人承认自己有过错，与阿尔戈斯人达成协议，同意支付100塔连特的罚款，得以安全地离开；但是埃吉那人根本不承认有过错，他们态度傲慢，十分顽固。正因为如此，当埃吉那人来到阿尔戈斯求援的时候，阿尔戈斯政府拒绝派出一兵一卒。 [3] 尽管如此，来自阿尔戈斯的1000名志愿军随使者而去，这支志愿军的首领是一个从事五项全能[96]的高手，名叫攸利巴特斯。这些人大都未能重返故土，他们在埃吉那死于雅典人之手。他们的首领攸利巴特斯，他一个人和敌方的很多人进行一对一的决斗，[97]在接连杀死了三个人之后，他被第四个人杀死了。这第四个人是来自狄凯里亚的索芬尼斯。[98]

93 后来，埃吉那人趁雅典舰队有些混乱之机向他们发起进攻，并且击败了雅典人，俘获了雅典的四艘舰船及其船上人员。

94 这样，埃吉那人和雅典人之间就进入激烈交战的状态中。与此同时，在波斯人这方面，他们在按照自己的计划进行备战；大流士的仆人日复一日地提醒他的主人：千万要记住雅典人。[99]同时，庇

西特拉图族人也不停地鼓动他，不断地诽谤他们的国人。而且，大流士也很乐于用这样的一个借口发动对希腊的战争，以征服所有那些不肯把“土和水”献给他的希腊人。［2］至于玛尔多纽斯，由于出征失利，大流士解除了他的统帅职务，命令其他将领率军去进攻爱利特里亚和雅典。取代玛尔多纽斯担任统帅的这两个将领分别是波斯人达提斯和他的侄子、阿塔佛涅斯的儿子阿塔佛涅斯。他们在出发时所领受的命令是：征服雅典和爱利特里亚，把所俘获的奴隶带到国王的面前。

95 这两位新上任的将军统率着一支装备精良、人数众多的军队离开了王宫，开赴奇里乞亚，来到阿列昂平原。他们在那里安营扎寨，随后奉命提供水师的各个地方把他们的舰船开到这里汇合。同时，运马船也驶来了，这是前一年大流士下令他的纳贡臣民准备的。[100]［2］他们先把马匹牵到舰船上，再让军队登上战舰；之后，包括600艘三列桨战舰在内的整个舰队，就向伊奥尼亚进发了。大军从那里不是顺着海岸线直指赫勒斯滂和色雷斯，而是由萨摩斯出发，绕过途中的一些海岛，穿过伊卡罗斯海继续前行。[101]我相信，他们之所以选择这条进军路线，主要是因为他们惧怕绕行阿索斯山，此前一年他们曾经在这段航线上遭受到惨祸；[102]此外，纳克索斯也是他们作出这样选择的原因，因为波斯人此前进攻这个地方没有获得成功。

96 因此，当波斯人从伊卡罗斯海驶近纳克索斯，并且在那里抛锚停靠的时候（这使得纳克索斯人想起了先前所发生过的事情[103]），他们决定把它作为第一个讨伐的对象。而纳克索斯人，并未迎击波斯人，而是逃到山里躲藏起来了。不过，波斯人还是俘获了一些人，把这些俘虏带走；同时，他们把纳克索斯人所有的神庙连同他们的整个城市，都一起焚毁了。在这之后，波斯人驶离纳克索斯，前往其他的海岛了。

97 正当波斯人采取这些行动的时候，提洛岛的居民也离开了提洛岛，逃到泰诺斯[104]避难去了。当波斯海军逼近提洛岛的时候，达提斯的舰船行驶在大军的最前面，他下令军队不要在提洛岛停靠，而是到提洛岛对面的瑞尼亚岛去抛锚。达提斯得知提洛岛居民逃亡的地方之后，他委派了一名使者到他们那里去，对他们说：

［2］“圣岛的人们啊，你们为什么要逃离呢？你们为什么这样误解我的意图呢？即使国王不曾下达这样的命令，我个人也肯定会这样做—保全两位神[105]的出生地。就是说，既不伤害这片土地，也不伤害这片土地上的居民。因此，我命令你们回到你们的住所，安居在你们的岛屿上。”这是达提斯所派出的使者向提洛岛居民所发出的告示；随后他在祭坛上放置了300塔连特重的乳香，并把它焚烧了。

98 这之后，达提斯就统率全军进击爱利特里亚，伊奥尼亚人和埃奥利斯人与他同行。提洛人告诉我，他离开提洛岛之后，岛上发生了一次地震，直到今天这是岛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地震。我觉得，这是上苍垂示的预兆，神警示人们：灾祸即将降临。［2］因为在波斯这三代国王当政期间，也就是在海斯塔斯皮斯的儿子大流士、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和薛西斯的儿子阿塔薛西斯的时代，[106]希腊所遭受的灾祸比大流士之前的20代[107]所遭受的灾祸还要多。这些灾祸的一部分是来自于波斯人，一部分是来自于希腊强国之间的争霸战争。［3］因此，虽然在此次地震以前提洛岛从未发生过地震，而那次地震发生在提洛岛，也是不足为奇的。事实上，有一道神谕，是这样说提洛岛的：

我将使提洛岛发生震动，虽然它从来没有发生过震动。

以上所提及的那三位波斯国王的名字，用希腊语来解释，大流士的意思是“劳动者”，薛西斯的意思是“战士”，阿塔薛西斯的意思是“伟大的战士”。因此，希腊人用本族的语言来这样称呼他们是合适的。

99 异族人从提洛岛起航之后，途中又继续进犯各个海岛，他们从每个岛屿上都招募了一些兵员，并且把当地的许多小孩带走作为人质。他们从一个岛屿来到另一个岛屿，最后来到了卡利斯图[108]；在这里，卡利斯图人拒绝交纳人质，他们说：他们既不交纳一名人质，也不同意跟他们一起去征伐他们的邻邦，即不去攻打雅典和爱利特里亚。于是，波斯人围攻这个城市，蹂躏了城市周边的土地，直到最后迫使卡利斯图人同意按照波斯人的要求去做。

100 与此同时，当爱利特里亚人得知波斯大军正在向他们进攻的时候，他们请求雅典人给予救援。雅典人没有回绝，他们指定分得卡尔基斯的“骑士”领地[109]的那4000人作为增援部队。但是在爱利特里亚方面，事情并没有得到落实，因为他们虽然派人去雅典求援，但是在他们中间，关于如何采取行动，却并未取得一致意见。［2］他们中间有一些人是想离开城市，逃到优波亚高地上去，但是另一些人还指望从波斯人那里捞取好处，正在准备背叛自己的祖国。［3］这时，爱利特里亚的首要人物之一、诺松的儿子埃斯奇涅斯，就把当地的各种情况都通知了当时已经抵达的雅典人，并且请求他们返回本国，以免和他的国人同归于尽。雅典人听从了埃斯奇涅斯的劝告，他们渡海来到奥罗浦斯，[110]从而化险为夷。

101 现在，波斯人舰队在逐渐逼近，他们停靠在爱利特里亚境内的塔米奈、考伊里埃和埃吉里亚三个地方，他们在占领这些地方之后，人和马匹随即上岸，准备向他们的敌人发起进攻。［2］但是，

爱利特里亚人并不想出来应战。现在他们最关心的就是在可能的情况下，守住他们的城堡。因为他们作出的决定是死守城市。于是，爱利特里亚城遭到了猛烈的攻击，鏖战六天，双方各有大量人员伤亡，但是到了第七天，阿尔基玛库斯的儿子攸佛尔布斯和库涅亚斯的儿子斐拉格鲁斯，这两位颇有声望的爱利特里亚公民，把城市出卖给了波斯人。［3］波斯人一进城，就马上大肆劫掠，焚毁了城里所有的神庙，以报复对方此前在萨迪斯焚烧神庙；此外，他们还遵照大流士的命令，把所有的俘虏都带走了。[111]

102 波斯人在征服了爱利特里亚之后，休整了数日，就取海路向阿提卡进发了。他们向雅典人步步进逼，想用对付爱利特里亚人一样的办法来对付雅典人。由于在整个阿提卡，马拉松[112]这个地方的地势是最便于骑兵活动的，[113]而且它离埃列特列里亚也相当近，因此，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希皮亚斯就把他们引向那里。（见图10）



图**10** 今日马拉松湾（译者拍摄）

103 雅典人得知这个消息以后，他们也出动军队，开赴马拉松。他们在十位将领的率领下，严阵以待。米太雅德就是这十位将军之一。[114]

现在这位米太雅德的父亲、斯特萨格拉斯的儿子客蒙，曾被希波

克拉底的儿子庇西特拉图驱逐出境。［2］他在被放逐期间，很幸运地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获得了驷马战车比赛的优胜，并且由此而赢得了和他的同母异父兄弟米太雅德此前赢得过的完全相同的荣誉。在随后一届的奥林匹亚竞技会上，他以同样的牝马再度获得优胜，但是他却把优胜者的荣誉让给了庇西特拉图；由于这次让渡，他和庇西特拉图达成协议，后者允许他重返故土。［3］后来，他以同样的牝马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第三次赢得优胜。[115]此时庇西特拉图已经不在人世，是他的儿子们把客蒙给杀死的。[116]他们指使一些人秘密设伏，夜幕降临以后，这些人在市会堂附近将其诛杀。客蒙的遗体被埋葬在城外，即所谓山谷路[117]的那一面，他的坟墓的正对面，埋葬着那些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三度获得优胜的那些牝马。［4］在此之前，只有拉哥尼亚人攸阿哥拉斯的牝马取得过同样的成就，除了他们，从来没有任何其他人的牝马有过这样的成绩了。客蒙遇难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中的老大斯特萨格拉斯，正在科尔松尼斯，在他的叔叔米太雅德那里，而老二名叫米太雅德，留在雅典，在他的父亲客蒙身边，他是因在科尔松尼斯建立殖民地的那位米太雅德而取这个名字的。

104 现在指挥雅典人作战的，就是这位米太雅德。他从科尔松尼斯来到雅典，曾经两度险些丢了性命。第一次，他被腓尼基人一直追逐到音不洛斯，他们很想活捉他，并且把他移送给波斯国王。［2］第二次，当他躲过了这次危险，回到自己的国家，认为自己已经安全的时候，他的政敌正等着对他下手。他们把他告上法庭，指认他在科尔松尼斯搞僭主统治，而对他加以弹劾。但他又一次化险为夷，并且在人民的自由选举中当选为雅典的一名将军。

105 将军们尚未出城之前，他们首先派遣一名使者前往斯巴达，使者是一位名叫斐迪皮德斯[118]的雅典人，这个人就其职业来说是专门接受训练的长跑能手。据说，这位斐迪皮德斯回来告诉雅典人，说他在泰格亚上方的帕森尼昂山[119]上，曾遇到过潘恩神。［2］潘恩神直呼斐迪皮德斯的名字，命令他要问问雅典人："既然本神对你们雅典人如此友善，过去曾经多次佑助你们，今后也将继续如此，为什么你们雅典人却根本不把我潘恩神放在眼里呢？"［3］雅典人对于他所说的这件事深信不疑，因此他们的城邦刚刚恢复优良秩序，他们就在卫城之下修建了一座潘恩神的神庙。为了回应我提及的潘恩神的那番话，他们每年都向他奉献牺牲，并且举行火炬赛跑，以祈求神祇的佑助。

106 这时，斐迪皮德斯受雅典将军们的派遣出使斯巴达。据他自己说，在行进途中见到潘恩神显灵了。于是，他在离开雅典之后的第二天，就已经抵达斯巴达。[120]他到达之后，就去拜见斯巴达的当政

者，对他们说：

［2］“拉栖代梦人啊，雅典人请求你们赶快发兵援助他们，不要眼看着全希腊最古老的一个城邦遭受异族人的奴役。如今爱利特里亚已经受到了奴役，一旦失去这座名城，希腊就会进一步遭到削弱。”

［3］这样，斐迪皮德斯按照命令递交了求援信。斯巴达人愿意援助雅典人，但是他们不能马上付诸行动，因为他们不愿意打破他们确定的惯例。那天正是那个月的初九，他们说，在一个月的第九天，军队是不能开出斯巴达国境的。因为只有在月圆之后，才能发兵出征。于是，他们等着望月的到来。[121]

107 在异族人方面，他们在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希皮亚斯引领下来到了马拉松。希皮亚斯在前一天夜里，在睡梦中梦见一个奇怪的情景：他和自己的母亲同床。［2］他说，这个梦意味着他将回到雅典，恢复他业已失去的统治权，之后在他的祖国颐养天年，得以善终。这是希皮亚斯对这个梦的解释。现在，他作为波斯人的向导，首先把从爱利特里亚捉住的那些俘虏，押送到属于斯狄拉人[122]的埃格列亚岛上去；之后，他引领着舰队在马拉松附近抛锚停泊，异族人的士兵排列起来，整队登陆。［3］恰好在这个时候，他打起了喷嚏，同时也咳嗽起来，而且从来没有咳得这么厉害。如今希皮亚斯年事已高，牙齿大都有些松动了，碰巧在猛烈咳嗽的时候居然把他的一颗牙齿也喷了出来，掉到了沙土里去了。希皮亚斯费了很大的劲，想捡起那颗牙齿，但是他怎么也找不到。［4］于是，他非常沮丧地向站在他身旁的那些人说：“这块土地毕竟不是属于我们的，而我们也永远无法把这块土地降服。我所享有的全部土地，就是我的牙齿所占有的那一部分。”

这样，希皮亚斯相信他的这个梦已经应验了。

108 雅典人在赫拉克勒斯的圣域内排列成战斗队列，而普拉提亚人也出动全军来援助他们。原来，在不久以前[123]，普拉提亚人自己接受雅典人的统治，而雅典人已经为普拉提亚人付出了很多。［2］普拉提亚人投靠雅典人的过程是这样的：普拉提亚人在底比斯人的手下，曾经饱受压迫之苦。碰巧当时安那克桑德里达斯的儿子克列奥蒙尼和拉栖代梦人正在他们的邻邦，于是普拉提亚人首先主动投靠他们。但是拉栖代梦人拒绝接纳他们，并且对他们说：“我们住的地方离你们太远，我们对你们的保护只不过是一种空洞的精神慰藉而已。因为你们的事情在报送给我们之前，你们就可能已遭到多次奴役了。［3］我们奉劝你们还不如去请求雅典人保护，因为雅典人和你们相邻，他们是可以有效地庇护你们的。”

拉栖代梦人对于普拉提亚人这样说，是别有用心的。因为他们希望雅典人卷入与波奥提亚人的纷争，从而给雅典人带来麻烦。然而，当拉栖代梦人提出这样的建议之后，［４］普拉提亚人立即按照他们的建议去做了；当人们在雅典正在向十二神[124]奉献牺牲的时候，普拉提亚人以求庇者的身份来到这里，坐到祭坛的下面，使自己处于雅典人的保护之下。底比斯人得知普拉提亚人采取了这样的行动，就立即发兵去攻打他们，而雅典人则出兵援助普拉提亚人。［５］正当他们将要展开厮杀的时候，科林斯人碰巧在场，他们阻止了双方的这场战斗。双方都同意请科林斯人担当调停者，双方最终达成和解，在两国之间划定了一条分界线，条件是这样的：当任何一支波奥提亚人不愿意再归属波奥提亚的时候，底比斯人应当遵从他们的心愿。科林斯人在作出了这样的规定之后，就离开这里回国了；雅典人同样也班师回国，但是他们在途中遭遇波奥提亚人的袭击，在战斗中雅典人击败了对手。[125]［６］于是，雅典人就突破了科林斯人给普拉提亚人划定的国界，而把阿索普斯河确定为底比斯与普拉提亚以及海希埃之间的分界线。在这样的情况下，普拉提亚人取得了雅典人的保护，而今他们到马拉松是来援助雅典人了。

109 雅典诸位将军的意见是有分歧的。有的将军认为他们不要冒险一战，因为他们和波斯人作战的士兵人数实在太少了；而另有一些将军，包括米太雅德在内，认为他们应当马上出战。［２］因此，当米太雅德看到将军们意见各异，而且不当的意见有可能占上风的时候，他决定到波列玛克[126]那里去，和他商谈对策。在雅典，通过抽签而担任波列玛克的人和十位将军一样，都是拥有表决权的，因为在古时候，雅典人就授权波列玛克与将军们拥有平等的表决权。这时担任波列玛克的是阿菲德奈[127]的卡利马库斯。［３］因此，米太雅德就到他那里去，对他说：

“卡利马库斯啊，现在的雅典，或者沦为奴隶，或者保持其自由，从而使人们世世代代都永远铭记你，甚至使你的声誉超过哈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吉吞，至于如何抉择就都取决于你了。因为自雅典人成为一个民族以来，[128]还从未像现在这样陷于危如累卵的境地。如果雅典人屈从于波斯人的话，他们就将被交到希皮亚斯的手上，那么他们要遭受怎样的苦难已经是确定无疑的了；另一方面，如果通过战斗击败敌人的话，那么雅典将会成为冠绝希腊的一流城市。［４］至于怎样才能使这件事情成为现实，为什么说作出这样决定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你，我现在就来给你说个明白。我们的将军总共有十位，他们的意见有分歧，半数的人希望对敌作战，半数的人表示反对。［５］现在，如果我们不出战，那么我预计发生在雅典的严重骚乱将动摇人民的决心，我担心他们将会屈服于波斯人；但如果我们在雅典

公民中间尚未得知任何不当之见就出战的话，只要诸神对我们公正相待，我们是完全能够打败我们的敌人的。［6］因此，现在这个事情就有赖于你了，一切都取决于你如何行使你的权力。因为只要你在我这一方的意见投下一票，你的国家就会得到自由了；不仅如此，这还将使你的城邦成为希腊的一流的强国。但是如果你投下的这一票是支持不出战将军们那一边的话，那么其后果则刚好相反。”

110 米太雅德的这番话，赢得了卡利马库斯的支持。正是由于加上了波列玛克的这一票，从而使他们作出了出战的决定。于是，所有那些主张冒险一战的将军们，在轮到他们行使全军指挥权的时候，他们都把他们的权力让给了米太雅德。米太雅德虽然接受了这个权力，但是他依然按兵不动，他要等到轮到他本人掌握全军指挥权的那一天才出战。[129]

111 终于轮到米太雅德担任全军指挥官了。于是，他把雅典人按照战斗队列加以部署，具体部署的情况如下。右翼的指挥官是担任波列玛克的卡利马库斯，因为按照当时雅典的习惯，统率右翼的应当是波列玛克本人。接下来则依次为各个部落[130]的士兵，不间断地排列着，最后是所有的普拉提亚人，他们构成左翼。［2］从那时以来，在雅典人中间形成这样的一个惯例，即在雅典举行的四年一度的祭典和民众集会上，[131]雅典的传令官总是祈求诸神同样赐福给雅典人和普拉提亚人的。［3］现在，当雅典人在马拉松的旷野上列阵迎敌的时候，他们的战线的长度和波斯人的一样长，但是中军部分队列比较稀疏，这里是全军最薄弱的部分，而两翼队列密集，实力雄厚。（见图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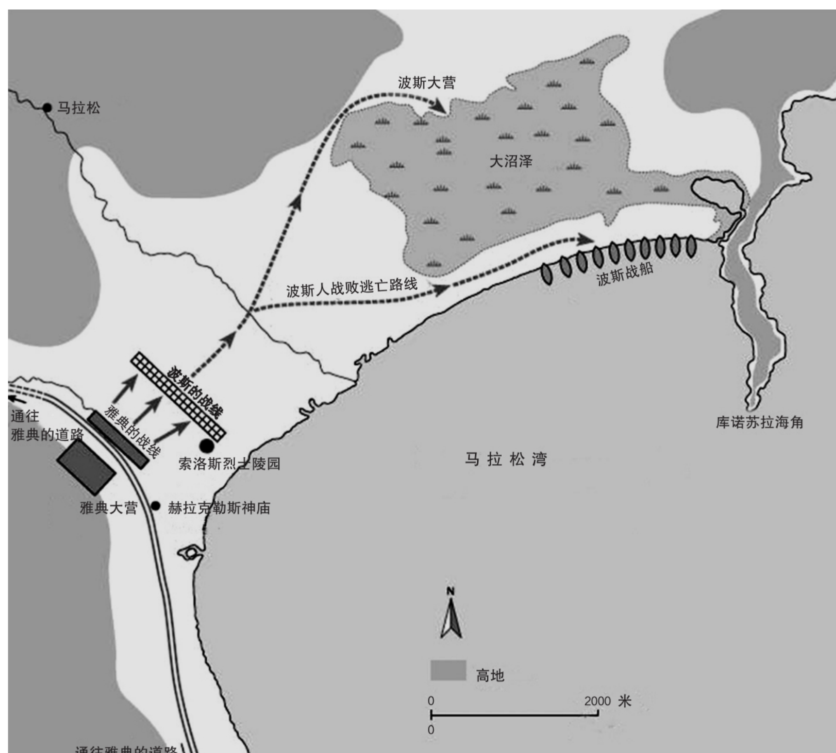


图11 马拉松战役示意图

112 进入临战状态的雅典军队，他们看到战前牺牲的征兆也是对他们有利的时候，雅典人立即行动起来，跑步向波斯人冲杀过去。这时两军之间的距离，不下8斯塔狄亚[132]。［2］波斯人看到希腊人快速地向他们逼近，就做好了迎击的准备；他们认为雅典人简直是发疯了，是自取灭亡，因为他们看到向他们冲过来的雅典军队人数既少，而且又没有骑兵和弓弩手。[133]［3］这只是异族人的看法；但是，雅典人以密集队形杀向敌军，他们在这场战斗中的表现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因为据我所知，他们是第一支奔跑着冲向敌人的希腊人，他们还是第一支看到波斯的服装却面无惧色，并且敢于向身穿着这种服装的军队挑战的希腊人。原来，在此之前，希腊人但凡听说波斯人的名声，就会胆战心惊。

113 两军在马拉松平原上厮杀了很长的时间；位于异族军战阵的中央部分的，是波斯本族人和萨凯人，在这里，异族军取得了胜利，他们攻破希腊人的防线，向内地方向追杀过来；但是在左右两翼，雅典人和普拉提亚人却双双击败了敌人。［2］在这之后，他们只得听

凭那些被击败的敌人四散逃走，而把两翼的军队会合到一起，来攻击那些突破中央阵线的敌人。经过战斗，雅典人取得了胜利。这些敌人也开始逃跑，现在雅典人紧追不舍，在追击的过程中不断砍杀敌人，一直把所有的敌人都驱赶到海边；他们抵达海边后，控制了舰船，并且放火烧起来。

114 在这次战役中，[134]身为波列玛克的卡利马库斯英勇作战，壮烈牺牲；塞拉西劳斯的儿子斯特西劳斯，时任雅典十将军之一，也死于敌军之手；攸佛里昂的儿子库奈吉鲁斯[135]，他在用手抓住敌人船尾时，手被敌人的斧头砍掉，而命丧战场；雅典其他许多知名人士也都阵亡了。

115 不过雅典人还是俘获了7艘敌船，而异族军队的残兵败将则驾船驶离了海岸，他们从安置爱利特里亚战俘的海岛上带走了那些奴隶，绕过苏尼昂海角，打算在雅典人返回城里之前到达雅典城。在雅典，阿尔克麦昂族人受到他们同胞的指责，说他们犯下这样一项罪过。有人说，阿尔克麦昂族人曾和波斯人达成默契，等他们上船之后就举起一面盾牌，作为给波斯人的暗号。

116 于是，波斯人绕过了苏尼昂角。但是雅典人以最快的速度赶回来，保卫他们的城市，而且是在异族人的军队到来之前就回到了雅典的。[136]他们在马拉松的安营之地，是位于赫拉克勒斯圣域里的，现在他们屯营在库诺萨格斯，也在赫拉克勒斯的圣域里。异族人的舰队抵达后，在法勒伦附近停泊，法勒伦是当时雅典的港口；[137]他们在船上停留了一段时间，随后就离开那里，起航返回了亚细亚。

117 在马拉松战役中，异族人阵亡者人数在6400人左右，[138]雅典人方面则是192人。这是他们双方阵亡的人数。（见图12）［2］但是在这场战役中却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一位雅典人，库法哥拉斯的儿子爱皮切鲁斯，他在和敌人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突然失明了，虽然他身上没有任何刀伤和枪伤，而且从那时起，他的视力终生都未能恢复。［3］我听说，他本人当时的遭遇是这样的：他说，站在他的对面的一个巨人战士，长着大胡子，那胡子遮掩了他的盾牌；但是当这个幽灵走过爱皮切鲁斯身旁的时候，却把爱皮切鲁斯旁边那个人杀死了。这就是我听说的爱皮切鲁斯所讲述的故事。



图**12** 马拉松战役雅典烈士墓（译者拍摄）

118 同时，达提斯在率军返回亚细亚的途中，他在到达米康努斯[139]之后，他做了一个梦。没有人知道他究竟做了一个什么梦。但是，天刚蒙蒙亮，达提斯就对整个舰队的所有舰船都进行了仔细的搜索，他在一艘腓尼基的船上找到一座镀金的阿波罗神像，他就询问这件物品是从哪里劫来的。他在得知这座神像所属的那座神庙之后，［２］就乘坐自己的舰船前往提洛岛，把神像供放在当地的神庙里，并且吩咐已经返回提洛岛的当地居民，要把这座神像归还给底比斯的德里昂，德里昂位于卡尔基斯对面的海岸上。［３］达提斯这样吩咐之后就起航离去了。但是提洛人并没有把这座神像送还到那里去。直至20年以后，底比斯人才依照一个神谕的指示，把这座神像移回德里昂。

119 当波斯的舰队抵达亚细亚的时候，达提斯和阿塔佛涅斯就把从爱利特里亚带走的那些俘虏带回了苏撒。[140]国王大流士在把爱利特里亚人变成阶下囚之前，是极其痛恨爱利特里亚人的，由于他们曾对他无端侵害；［２］如今看到这些人被带到他的面前，已经成了他的臣民，他就不再追加惩罚，反而把基西亚境内的一块名叫阿德里卡的国王的直辖地给他们居住。这块地方距苏撒210斯塔狄亚[141]，距出产三种不同矿物的矿井40斯塔狄亚[142]。他们从这口井里取得沥青、盐和油。［３］他们是用下面的方法取得的：他们用起重杆，而

不用半个皮囊做成的桶从井底汲取；人们把这个工具沉到井底蘸满，然后把它提拉上来，倒入一个池子里，再从这个池子倒入另一个池子里，取上来的东西就成了三种形态。盐和沥青马上凝结成了固体，而他们把油舀出来装入桶里。这就是波斯人所谓的拉迪那凯[143]，它是黑色的，并且散发着一股刺鼻的异味。国王大流士就把爱利特里亚人安置在那里，而他们到我这个时候依然居住在那里，并且还在使用他们原来的语言。这就是爱利特里亚人的遭遇。

120 在望月之后，2000名拉栖代梦人来到了雅典。他们为了赶时间，从斯巴达赶到阿提卡仅仅用了三天的时间。[144]然而他们来得太迟了，未能赶上与波斯人作战；可是，他们仍想见到波斯人。于是，他们继续行军到马拉松，察看了波斯的阵亡者。他们盛赞雅典人所取得的战功，然后返回国内。

121 至于说阿尔克麦昂族人和波斯人相互勾结，举起一面盾牌作为给波斯人的暗号，而想使雅典屈服于异族人，屈从于希皮亚斯—这件事使我颇感困惑，而且我是不相信这个说法的。因为阿尔克麦昂族人至少像菲尼浦斯的儿子、希波尼库斯的父亲卡里阿斯一样，都是痛恨僭主的人。［2］在庇西特拉图族人被驱逐出境，他们的财产被拍卖的时候，当时在雅典，卡里阿斯是唯一敢于出资收购他的财物的，而且他还筹划了其他许多敌视庇西特拉图族人的行动。

122 [145] 这位卡里阿斯是一位令众人难以忘怀的人，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他为祖国的自由立下了卓越的功勋；其次是因为他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所取得的成绩。他赢得赛马的锦标，在驷马战车的比赛中获得亚军，而此前他曾在皮西亚竞技会[146]获得优胜，同时在所有希腊人的心目中，他是最能挥金如土的人；［2］第三，因为他对他的三个女儿婚事的处理而引人注目。原来，当她们到达结婚年龄的时候，他分别给了三个女儿极其丰厚的嫁妆，让她们个个都称心如意，同时还允许她们可以从全体雅典公民中选择意中人，答应他们可以与自己选定的丈夫结婚。[147]

123 这时阿尔克麦昂族人和卡里阿斯一样，都是反对僭主的人。因此，有人指责他们与波斯人勾结，我对此感到诧异，说他们举起盾牌作暗号，我觉得也是难以置信的。因为在僭主当政期间他们一直是遭到流放的，而且庇西特拉图族人被剥夺僭主之位，就是他们巧施权谋的结果。[148]［2］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些人与哈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吉吞相比，他们的的确确使雅典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因为哈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吉吞只不过是由于行刺希帕库斯，而激怒了庇西特拉图家族的其他人，却丝毫无助于推翻僭主政治。[149]但是，阿尔克麦昂族人显然是雅典的拯救者，他们至少是真正地说服了皮西亚女祭

司，要她们吩咐拉栖代梦人使雅典得到自由，这一点我前面已经说过了。

124 但是，有人会说，他们也许是出于对雅典人民的怨恨，因而背叛了他们的祖国。可是，在雅典，情况刚好相反，他们是深孚众望和最受尊敬的。[150]［2］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推测，阿尔克麦昂族人会因为这样的原因而举盾牌作为暗号。诚然，有人举起过一面盾牌，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这件事究竟是谁做的，我也说不出更多的确切情况了。

125 现在的阿尔克麦昂家族，在古时候就已是雅典的名门了。而自从阿尔克麦昂[151]，以及麦加克利斯的时代以来，他们的声望就越来越高了。[152]［2］原来，这两人之中的前者，即麦加克利斯的儿子阿尔克麦昂，在吕底亚人克洛伊索斯从萨迪斯派人去德尔斐求神谕的时候，曾给他的信使们以热心的帮助，并且协助他们完成了使命。克洛伊索斯从那些去德尔斐求过神谕的吕底亚人那里，常常听说阿尔克麦昂对他们的关照，于是他就派人把阿尔克麦昂请到萨迪斯来。克洛伊索斯在他抵达之后，赠送给他一份礼物—他个人可以一次性带走尽可能多的黄金。［3］既然这是给他的礼物，阿尔克麦昂就想出这样一个办法，并且按照下面的方式接受了礼物。他穿了一件宽松的外衣，在衣服的上身缝制有很大的口袋，脚上穿了他所能找到的一双最肥大的高筒靴，跟着向导进入了宝库。［4］在那里，他看到了一堆沙金，就首先把沙金尽可能多地塞进他的高筒靴；然后，他又把他的衣服口袋里装满了黄金，并且把沙金掺在他的头发里面，还把一些沙金含在嘴里。当他从宝库里出来的时候，由于身上的沙金太重，他已经无法抬腿走路了。他看上去简直不成人样了，因为他鼓着腮帮子，全身也都膨胀起来了。［5］克洛伊索斯看到阿尔克麦昂这副样子，不禁捧腹大笑，他不但把阿尔克麦昂带出来的全部黄金都送给他，还给了他价值不低于这些黄金的其他礼物。这样，阿尔克麦昂就成为巨富之一，从而有能力饲养用于赛车的马匹，并且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获得优胜。

126 后来，到下一代人的时候，西基昂的国王克里斯提尼[153]抬高了他们的地位，使这个家族在希腊人当中的声名比先前更为显赫了。因为这位克里斯提尼，乃是阿里斯托尼姆斯的儿子，米隆的孙子，安德列阿斯的曾孙。他有一个女儿名叫阿伽莉斯塔，他想把她嫁给在全希腊所能找到的最优秀的郎君。［2］因此，当克里斯提尼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取得驷马战车比赛的优胜以后，就公开宣布一项声明，大意是：“任何一位希腊人，只要他自认为有资格成为克里斯提尼的女婿，从即日起，在60天以内到西基昂来；如果他愿意，也可

以早点来。从第60天算起，之后一年内，克里斯提尼将决定谁是那个和他女儿缔结婚约的人。”［3］于是，所有那些以他自己的实力和门第为荣的人，都以求婚者的身份，纷纷来到西基昂。克里斯提尼为了检验各位求婚者的实力，还专门建造了赛跑场和摔跤场。

127 来自意大利的有希波克拉底的儿子斯明迪里德斯，是一位叙巴利斯人（而叙巴利斯当时正值其全盛时期），他生活奢华，超过所有同时代人；还有西里斯人阿米利斯的儿子、人称“智者”的达玛苏斯也来了。［2］这两位是来自意大利的求婚者。来自伊奥尼亚湾的是安菲姆涅斯图斯，他是一位埃庇丹努人，是爱皮斯特洛弗斯的儿子。来自埃陀利亚的是马列斯，他是提托姆斯的兄弟。提托姆斯就是那个膂力勇冠全希腊，却想离群索居，从而隐遁到埃陀利亚最偏远的地方的人。［3］来自伯罗奔尼撒的求婚者分别是—阿尔戈斯的国王斐冬的儿子列奥凯德斯，这个斐冬就是那位制定了通行于整个伯罗奔尼撒的度量衡的人，[154]而且他比任何其他希腊人都目空一切，就是他曾把爱利斯人的竞技裁判都赶走，而亲自主持奥林匹亚竞技会的比赛。[155]现在来求婚的就是这个人的儿子。除了他，还有来自特拉佩佐斯[156]的阿卡底亚人来库古斯的儿子阿米安图斯；来自派昂[157]的阿赞尼亚人拉法涅斯。根据阿卡底亚当地的传说，他的父亲攸佛里昂曾在自己家里款待过狄奥斯库里[158]，而从那时起他就把家门对所有来客都开放了；最后一位是爱利斯人，阿盖尤斯的儿子奥诺玛斯图斯。这四位都来自于伯罗奔尼撒。［4］来自雅典的有麦加克利斯，他是那位曾拜访过克洛伊索斯的阿尔克麦昂的儿子；还有提桑德的儿子希波克里德斯，这位提桑德是雅典的首富，并且是雅典男人当中最英俊的。求婚者当中还有一位优波亚人名叫吕桑尼阿斯，他来自于爱利特里亚，其时该城还是一个繁荣的城市；来自色萨利的是一位克兰农人，是斯科帕代家族的狄雅克托里德斯；还有来自莫洛西亚的阿尔康。以上所开列的就是求婚者的名单。[159]

128 约定的日子到了，求婚者悉数到达。克里斯提尼首先询问每一个人的籍贯和家世；他在随后的一年里都把这些人留在自己的身边，体察他们的德行、性情、教养和日常的行为。他的体察的办法是时而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时而和他们全体进行交往。他把那些比较年轻的求婚者带到体育馆，进行摔跤比赛，而最重要的考验是看他们在会餐时的表现。在求婚者逗留期间，克里斯提尼自始至终都和他们在一起，并且慷慨解囊，款待诸位求婚者。［2］但是，不知为什么，他最中意的是从雅典来的那几位求婚者，而在这几个人当中他最喜欢的是提桑德的儿子希波克里德斯，这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德行，另一方面就其家世而论，他的祖先属于科林斯的库普塞卢斯家族。

129 订婚的日子终于到了。这一天到来时，克里斯提尼得公开宣布他究竟选择谁作为他的女婿。克里斯提尼首先举行了一次百牛大祭，并且举行宴会，宴请所有求婚者以及全体西基昂的人民。［2］宴会结束后，求婚者们相互之间进行音乐比赛，并就某一主题进行辩论赛。他们饮酒正酣之际，希波克里德斯作出了令其他人都目瞪口呆的举动，他大声地呼唤吹笛者，命令他吹奏一首舞曲；而当吹笛者奉命吹奏的时候，希波克里德斯就开始跳起舞来；他跳舞的时候是全身心投入的，并且跳得非常棒。但是，克里斯提尼看到这种情况，对于整个这件事忧心忡忡。［3］过了一阵子，希波克里德斯命令一名随从搬来一张桌子，桌子搬上来以后，他首先在桌子上面跳拉哥尼亚式的舞蹈，然后又跳阿提卡式的舞蹈；最后，他用头顶在桌子上，倒立起来，两腿朝天抡着。［4］这时，克里斯提尼已经厌恶希波克里德斯这样的人成为他的女婿了，因为他这样跳舞，这样无耻。尽管如此，他还是不想发泄心中的怒气，在希波克里德斯第一次和第二次跳舞的时候，他都是尽力克制自己的。然而，当他看到希波克里德斯朝天抡动着他的双腿的时候，就有些按捺不住了。他喊道："提桑德的儿子啊，你跳得真好，你已经把未婚妻给跳没了！"可是希波克里德斯却回答说："难道希波克里德斯在乎这个吗？"从那时起，这句话就成了一句谚语。

130 于是，克里斯提尼请求大家安静下来，对所有在场的人说："向我的女儿求婚的诸位，我对你们每个人都是很满意的。如果可能的话，我会让你们皆大欢喜的，我不会把选中的那位置于他人之上，而轻视其他人。［2］但是既然我只有一个女儿，也就无法满足你们所有人的愿望，对于你们中间未能如愿的各位，我分发给你们每人1塔连特的白银，以感谢诸位离开自己的家到这里来寻求与本家族联姻所带来的荣耀。现在我依照雅典的惯例，把我的女儿阿伽莉斯塔，许配给阿尔克麦昂的儿子麦加克利斯。"于是，麦加克利斯欣然接受了婚约，而克里斯提尼也举行了隆重的结婚仪式以示纪念。

131 求婚者的故事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于是，阿尔克麦昂家族的名声就在全希腊广为传扬。这桩婚事双方所生下的子嗣，就是那位把雅典划分为部落，并且建立平民政体的克里斯提尼—他的名字是随他的那个西基昂外祖父取的。［2］除了克里斯提尼以外，麦加克利斯还有一个儿子名叫希波克拉底；希波克拉底的一儿一女分别名叫麦加克利斯和阿伽莉斯塔。这位阿伽莉斯塔则是随克里斯提尼的女儿阿伽莉斯塔而取名的。她嫁给了阿里弗隆的儿子克桑西普斯，在孩子尚未出生的时候她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生下了一头狮子。数日之后，她就给克桑西普斯生下了一个儿子，即伯里克利。[160]

132 自从波斯人在马拉松遭受重创之后，在雅典本来就颇有声望的米太雅德，其影响力就愈加扩大了。因此，他告诉雅典人，要求他们提供一支规模为70艘舰船的海军，[161]以及一支陆军，还要提供一笔金钱，却不向他们说明他准备去攻击哪个国家，而只是许诺说，如果他们追随他，他会使他们发财致富的。因为他要率领他们去攻击的地方确实是一片富庶之地，那里的黄金他们想取走多少就可以随意取走—他对雅典人说这些的时候，雅典人完全着迷了；于是就按照要求把所有的舰船都给他了。

133 这样，米太雅德在得到军队之后，就从海上进攻帕洛斯。他宣称，由于帕洛斯人曾派遣三列桨战舰和波斯人一起来到马拉松对雅典开战，如今就是对他们施以惩罚的。然而，这不过是借口而已。事实上，米太雅德之所以怨恨帕洛斯人，是因为帕洛斯人提西亚斯的儿子吕萨格拉斯，曾经在波斯人海达涅斯的面前说过他的坏话。［2］米太雅德抵达帕洛斯岛之后，首先率领军队把帕洛斯人赶回城里去，接着发起围攻。与此同时，他委派一位使者前去会见当地居民，向他们索要100塔连特的金钱；并且威胁说，如果他们不交钱，他的军队就会加紧围攻，不攻下此城决不收兵。［3］但是，帕洛斯人根本不理会米太雅德要钱的事，现在的头等大事，就是千方百计守住他们的城市，为此他们甚至想出了下面的办法。他们在夜间把最有可能遭到攻击的那部分城墙加高一倍。

134 全体希腊人关于这件事的一致的说法，就是这些了。以下就是帕洛斯人自己的说法了。在米太雅德已经到了无计可施的境地之时，有一名叫提摩的帕洛斯女俘，曾现身和他交谈，她担任冥府诸女神神庙的女祭司。他们说，这位女子来到米太雅德面前，劝他说，如果他非要攻下帕洛斯不可的话，那他就应当按照她的建议去做。［2］因此，米太雅德在听取了她的建议之后，就马上朝城前的小山挺进，在那里他翻越了立法者德墨特尔圣域的围墙，因为他们无法打开圣域之门。他跳进去以后，就直奔神殿而去，进入神殿里面—或者是想取走某些圣物（移动它们是违法的），或者是想采取其他什么行动，这个我也说不准—正当他刚刚走到神殿门前的时候，他突然感觉到一阵恐惧，于是又循着原路返回来了。但是，他在从外墙墙头上跳下的时候扭伤了大腿，也有人说他摔伤了膝盖。

135 这样，米太雅德就非常沮丧地班师回国。他既没有给雅典人带回金钱，也未能征服帕洛斯；他把这座城市围攻了26天[162]，并且蹂躏了全岛。［2］可是，当帕洛斯人得知冥府诸女神的女祭司提摩曾经建议米太雅德如何采取行动的时候，他们想就这件事而惩罚她。因此，米太雅德的军队刚刚撤离，他们就派使者到德尔斐去请示，询

问他们是否应该把这位女祭司处以死刑。他们说："她向敌人泄露了把帕洛斯降服的办法，还向米太雅德展示了任何男人都不应知道的密仪。"［３］ 但是皮西亚女祭司却不许他们这样做，她说："提摩没有错；是米太雅德命中注定要遭到悲惨的结局，她只不过是被派去引诱米太雅德走向灾难的。"

136 皮西亚女祭司对帕洛斯人的答复就是这样。[163]至于米太雅德，他从帕洛斯归来后，雅典人对他有很大的争议。其中阿里弗隆的儿子克桑西普斯[164]的言辞最为激烈，他在民众的面前弹劾他，要求把他处死，因为他欺骗了雅典人。［２］ 米太雅德虽然也出庭了，但是他不能为自己辩护，因为他的大腿开始发生坏疽了。他出庭的时候不得不躺在睡椅上，由他的朋友们替他辩护。他们非常详细地陈述马拉松战役，同时他们还提到攻占利姆诺斯的事情，告诉听众，米太雅德是如何攻占这座岛屿的，之后是如何惩罚了皮拉斯基人的，最后又是如何把所征服的岛屿交给雅典的。［３］ 民众的意见是赞成免除他的死刑，但是由于他的过错，他还是被判处缴纳50塔连特的罚金。不久，米太雅德由于大腿的坏疽和腐烂而去世了。他死后，那50塔连特的罚金就由他的儿子客蒙[165]缴纳。

137 米太雅德攻占利姆诺斯的经过是这样的：某些皮拉斯基人被雅典人逐出了阿提卡[166]，这件事做得正当还是不正当我不做任何评论，反正我知道人们是这样报道这件事情的。赫格桑德鲁斯的儿子赫卡泰欧斯在他的历史著作中，宣称这次行动是不正当的。［２］ 赫卡泰欧斯指出："雅典人曾经给了皮拉斯基人一片土地让他们居住。那片土地位于海麦图斯山脚下，当初是为了补偿皮拉斯基人在卫城的四周所修筑的城墙的。然而，雅典人看到以前这里荒凉无用的土地，如今皮拉斯基人使其变成一片良田沃土的时候，他们就又舍不得给他们了，想再收回这块地方。因此，他们没有找到什么合适的借口就拿起武器把皮拉斯基人从那里赶走了。"［３］ 但是，雅典人自己却坚持认为他们驱逐皮拉斯基人的做法是正当的。他们说："皮拉斯基人生活在海麦图斯山下的时候，他们以此为据点向周围地区出击，侮辱他们的孩子。那时候，雅典人常常打发他们的子女到'九泉'[167]去取水。因为直到那时为止，无论是雅典人还是其他希腊人，都尚未使用家庭奴隶。每当雅典的少女来到那里的时候，皮拉斯基人出于傲慢而粗暴地对待他们。即便这样，他们还是不满足，曾密谋策划，企图袭掠雅典。［４］ 这时，雅典人证明了自己比皮拉斯基人要公正得多。因为当我们雅典人发现皮拉斯基人的反叛行为时，我们本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他们都杀死的，但是我们都饶恕了他们，只是命令他们离开那个地方。于是，皮拉斯基人便离开了阿提卡，他们定居于利姆诺斯和其他一些地方。"以上分别是赫卡泰欧斯的说法和雅典人的说法。

138 就是这些皮拉斯基人，他们在移居利姆诺斯之后，想方设法对雅典人进行报复。既然皮拉斯基人对雅典人的各个庆节非常熟悉，于是他们就装备了一些五十桨船，当雅典的妇女们在布劳隆庆祝阿尔特密斯节日时，就埋伏在那里伺机发动袭击。结果他们得逞了，掳走了许多妇女，他们把她们带到利姆诺斯去，让她们充当自己的侍妾。［2］后来，这些妇女生了越来越多的孩子，她们就教她们的孩子说阿提卡方言，恪守雅典人的风俗习惯。这些男孩不愿意和皮拉斯基妇女所生的儿子们交往。如果皮拉斯基男孩打了雅典妇女所生男孩当中的一个，那么雅典所有的男孩就会采取一致行动，为他们的同族男孩出气。同时，雅典妇女生养的孩子甚至宣称他们应该统治其他的孩子，并且确实已经占得了上风。［3］皮拉斯基人在得知这些情况以后，他们就聚集在一起就此进行了商议。他们感到害怕，相互转告说："如果这些孩子现在就决心采取一致行动，来对抗我们合法妻子所生的儿子们，并且还企图统治他们，等他们长大成人以后，他们会作出什么样事情来，谁也无法预料了。"［4］皮拉斯基人认为，万全之策似乎是把阿提卡妇女所生的男孩全都杀死；因此，他们就采取了这样的行动，同时把这些男孩的母亲也一并杀死了。由于这件事情以及利姆诺斯的妇女们此前所做的一件事情，即她们在索亚斯[168]当政时期杀死了她们自己的丈夫，[169]因而在整个希腊，人们通常把那些残酷的行为都称之为"利姆诺斯人的行径"。

139 但是当皮拉斯基人杀死了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女人以后，他们的土地就不再生长果实了，他们的妻子生孩子没有以前多了，家畜产崽数也比以前少了。最后，在饥馑和不育的重压之下，他们只得派人前往德尔斐去，询问神如何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2］于是，皮西亚女祭司答复说："你们必须向雅典人赔偿，无论他们提出何种要求，你们都要满足他们。"于是，皮拉斯基人就来到了雅典，声称他们想就自己对雅典人所犯下的全部过错，而向雅典人作出使其感到满意的赔偿。［3］因此，雅典人在他们的市会堂里放置了一把装饰得豪华无比的睡椅，旁边还有一张桌子，上面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宝贝。他们告诉皮拉斯基人，要他们按照这样的条件把国土交给雅典人。［4］皮拉斯基人回答说："当一艘船借北风之力，可以在一日之内从你们的国土抵达我们的国家的时候，我们就把国土呈献给你们。"他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阿提卡离利姆诺斯不近，而且地处它的南方。

140 当时的事情就这么多了。但是，在许多年以后，当赫勒斯滂的科尔松尼斯屈从于雅典人的武力的时候，客蒙的儿子米太雅德借助于当时不断刮着的埃特西亚风[170]，乘着一艘船当天就从科尔松尼斯的爱拉尤斯抵达利姆诺斯。随后，他要求皮拉斯基人离开这个岛屿，

并且提请他们不要忘记那则永远不可能应验的神谕。［2］于是，赫菲斯提亚的人民照他的话去做了。但是，密林纳的人民却不承认科尔松尼斯是阿提卡[171]的一个组成部分，拒绝离开；结果他们遭到围攻，被迫屈服于武力。这样，雅典人和米太雅德就攻占了利姆诺斯。

---

[1] 爱拉托（Erato，Ἐρατώ，希腊语意为“亲爱的人”“情人”），司爱情诗的缪斯。她的形象是一位手持七弦琴的年轻女子。

[2] 罗译本为“赫勒斯滂”。

[3] 参阅I. 148。

[4] 没有理由认为伊奥尼亚人因为嫉妒米利都人的势力而作出这个决定。伊奥尼亚人一向认为海洋就是他们领土的一部分；他们知道，只要他们能够控制海洋，米利都和其他的海上诸邦才是安全的，这一点波斯人也是清楚的。

[5] Lade，如今这个小岛因泥沙淤积等原因已经与大陆连成一片，从人们视野中消失。

[6] 这个阵列的两翼和中央都由海上强国镇守。如果这些舰船的数目是可信的，那么说明这个时期伊奥尼亚诸邦的海上力量大大超过希腊本土诸邦。值得注意的是，在大约七年之后，即公元前487年，雅典与埃吉那交战的时候，雅典全国的舰船只有50艘，为此他们不得不从科林斯人那里租借了20艘（参阅VI. 89）。公元前7—前6世纪，伊奥尼亚成为爱琴海地区经济、文化中心，看来并非偶然。

[7]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VI. 11。

[8] 这是古典时代希腊人所熟知的最重要的一种海军战术：本方一排战舰首先突破敌舰队列，然后迅速折回，猛撞敌舰没有防护的船舷或者船尾。

[9] 水兵（ἐπιβάτης，marine），就是舰船上除桡手、弓弩手以外的战斗人员，大致相当于近代舰船上的“海军陆战队”。希腊一艘三列桨战舰通常配备30名水兵。

[10] 祖孙同名。

[11] 参阅II. 171附注；类似的崇拜参阅V. 61，82，83。

[12] 罗译本这句话在VI. 16。

[13] 公元前494年。

[14] 米利都的一座阿波罗神庙，布兰齐代神谕所所在地。

[15] 如今所见的迪迪玛神谕所是希腊化时代重修过的遗迹。该神谕所在古代希腊世界的地位仅次于德尔斐神谕所。

[16] 叙巴利斯人的城镇。公元前510年城市被摧毁（V. 44）后，叙巴利斯人

定居在这里。该城镇位于南意大利的西海岸，劳河（Lao）之滨。

[17] 据考证，他们之间的友谊无疑是商业贸易方面的。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71—72页。

[18] 雅典悲剧家，大约出生于公元前540年，生平已不可考。不过，他的悲剧家生涯肯定早于埃斯库罗斯（Aeschylus）。关于他的《米利都的陷落》（公元前492年上演），没有任何片断流传下来。大概这是他首部现实题材的剧作。公元前476年，再次上演他的《腓尼基人》（类似于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描写波斯战争中薛西斯的败绩）。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72页。

[19] 赞克列即后来的美塞涅，今日意大利之墨西拿。—哥译本注

[20] 卡列–阿克特，意即“Fair Coast”，在西西里。

[21] 洛克里人在西西里的殖民者。

[22] 罗德斯人在西西里的殖民地。

[23] 罗译本的这句话在VI. 25。

[24] 这次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可能是想夺取塔索斯的金矿。

[25] 即欧洲一侧。

[26] 王译本（下册，第414页）这里误译为“迦太基人”。

[27] 关于这个家族的世系，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76—77页。

[28] “圣路”显然指的是德尔斐向东通往列巴代亚（Lebadea）和奥科麦努斯（Orchomenus）的大道。

[29] 这是雅典海外殖民活动的重要史料之一。米太雅德就是该殖民地的开创者。

[30] 从地图五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致是科尔松尼斯半岛最狭窄的部分。

[31] 约合6.66千米。

[32] 约合77.7千米。

[33] 哥译本为“赛马”。在希腊文中，赛车和赛马统称为“马赛”，是各种竞技会中最引人注目的项目。有一种家喻户晓的传说，英雄伯罗普斯在战车比赛中战胜皮萨国王奥诺玛俄斯，赢得国王的女儿希波达美亚公主，并创建了奥林匹亚竞技会。但赛车并不是古代奥运会最早的比赛项目。直到公元前680年第25届奥运会上，“驷马战车赛”才首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公元前648年第33届奥运会上增设“赛马”项目；公元前408年第93届奥运会增设“双马战车赛”项目。由于造车、养马、驯马和雇用职业驭手费用高昂，得奖者不是驭手，而是马车的拥有者，况且参赛者可以同时投入多辆马车参赛，因而这项比赛往往成为贵族富人炫耀其财富的良机。

[34] 这位米太雅德（二世）曾随大流士出征斯基泰人，并且是马拉松战役雅典军队的统帅。

[35] 希罗多德似乎暗示，米太雅德之父的死亡与他们有牵连。

[36] 哥译本为“一支500人的卫队”。

[37] 希罗多德在这里似乎混淆了事件的先后顺序。

[38] 公元前493年。—哥译本注

[39]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417页。

[40] 参阅I. 151。

[41] 参阅IV. 137。

[42] 公元前493年。

[43] 帕拉桑是波斯人的长度单位，1帕拉桑相当于30斯塔狄亚，1帕拉桑约合5.55千米。

[44] 近代以来，关于伊奥尼亚诸邦的贡金数额，学者们提出过四种不同的解读（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78—79页）。实际上希氏在这里语义明确，但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雅典帝国时期，雅典人所征收的贡金大致沿用波斯旧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波斯战争的结束，对于这些纳贡的属邦而言，只是更换了主人而已，伊奥尼亚人受波斯人奴役与受雅典人奴役没有任何本质不同；其次，由此可以看到，希罗多德写作这段内容的时代应该是在雅典大幅度提高贡金数额以前，即大致在公元前428/427年以前。参阅普鲁塔克：《传记集·阿里斯提德传》，XXIV. 3；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442页。

[45] 公元前492年。

[46] 希罗多德在这里似乎涉及第三卷（III. 80）的一个故事，在讨论波斯今后实行哪种政体时，“七人帮”中奥塔涅斯主张，波斯最好应当采用民主制，这一点看来连希腊人自己也很难相信。这个故事实际上也不能给玛尔多纽斯在这里所推行的政策以任何支持。希腊城邦自己实行民主制，与（外部势力）在这些城邦中所建立民主制（实际上很可能是傀儡政权），完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47] 公元前491年。—哥译本注

[48] 在色雷斯滨海地区，塔索斯岛对岸。—哥译本注

[49] 这个数字比较含糊，从上下文来看，应该是收入的数字，而不可能是纯金的产量。其时希腊人使用银币，如不特别说明，就是指白银，或者已经换算为白银。

[50] 塔苏斯（Thasus），塔索斯（Thasos）岛得名于他。

[51] 哥译本这句话在VI. 47。

[52] 希罗多德似乎把斯巴达抬高到全希腊保护者的地位。斯巴达向来是希腊的一流强国，经常扶弱锄强，但其称霸的范围仅限于伯罗奔尼撒诸邦。希氏的记载留给读者的印象，确实是斯巴达处于全希腊霸主的地位，也许历史事实本来如此；对希氏的看法加以否定似乎证据不足。

[53] 克列奥蒙尼一语双关，因为克琉斯（Κριός，Crius）的希腊语原意为“公羊”（ram）。

[54] 据传这是斯巴达实行双王制的起源。

[55] 希罗多德这里似乎有些自相矛盾。因为既然旁人无法辨认兄弟俩，他们又怎么会知道谁在前，谁在后呢？

[56] 哥译本这里译为“他们把他当作长子由公费抚养”。

[57] 这里指宙斯。根据一种传说，柏修斯乃是宙斯与达奈之子。—哥译本注

[58] 根据希腊传说，赫拉克勒斯乃是宙斯与阿尔克麦涅（Alcmene）所生，而阿尔克麦涅同时又是安菲特里昂的妻子。

[59] 对于达奈（Danae，Danaus）是从埃及来到希腊的传说，希罗多德是相信的。

[60] 罗译本的这句话在VI. 53。

[61] 哥译本译为“新月”。

[62] 哥译本译为“成熟的”。

[63] 拉哥尼亚的特塔尔提（τετάρτη），具体容量尚不清楚。

[64] 普洛克塞诺斯（πρόξενος，Proxenos），其特殊的职责就是接待外邦的使者。希腊的主要城邦在其所有较为重要的城镇通常都设有一名普洛克塞诺斯，负责接待国外来使。除了斯巴达以外，担任普洛克塞诺斯的一般都是当地居民（如A邦任命在B邦的普洛克塞诺斯，由B邦公民出任），而这个职位由授权给他的那个城邦任命。在斯巴达，出于对异邦人的疑惧，斯巴达人坚持任命本邦居民为普洛克塞诺斯（即出任这一职务的都是斯巴达人）。

[65] 容量单位，约合1/4升。

[66] 元老院（长老议事会）是斯巴达国家重要的决策机构。一般认为，它是由28名年满60岁的长老和两位国王组成，以投票的方式议决国事。据认为，修昔底德（I. 20.3）不指名地批评了希罗多德，认为他说斯巴达国王各有两票表决权的说法是错误的。不过，代理人究竟是代两个国王各投两票，还是总共代投两票？如果代替两位国王各投两票，他自己的那一票应该是第五票了。希罗多德在这里虽未特别强调，但从字面上看，完全可以理解为一个国王有一票的表决权。

[67] 斯巴达的全部居民很明显地分成三个阶级：1.庇里阿西人（Περίοικοι，

Perioeci，“边区居民”），他们是被征服的阿凯亚人的后裔；2.黑劳士（Εἱλῶται，Helots），在其多利亚主人的土地上耕作的农奴，他们当中少数是被俘的阿凯亚人的后裔，但大多数是被征服的美塞尼亚人的后裔（关于他们的人数、阶级属性和社会地位，国际古史学界长期以来争议颇多）；3.斯巴达人，即征服者多利斯人，只有他们拥有公民权，并且独自居住在首都。

[68] 这里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喀斯特制度（即种姓制度）。它不过是像斯巴达这样保守的社会的一种趋向而已。—哥译本注

[69] 参阅VI. 51。

[70] 位于斯巴达的东南方。传说麦涅劳斯和海伦葬于此地。今天还可以看到一座神庙的地基遗址。—哥译本注

[71] 德玛拉图斯（*Dem-maratus*），意即“人民所祈求的”（People-prayed-for）。

[72]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427页。

[73] Γυμνοπαιδίαι（Gymnopaidiai）直译为“裸男节”，即裸体青年竞技会，斯巴达每年仲夏时节（7月）举行，由裸体青年表演舞蹈和体育比赛，历时四天，以纪念阵亡将士。

[74] 中国民间流行的所谓“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其实也是一种比较模糊的说法。事实上，妇女从受孕到产出胎儿时间通常为266日，自末次月经的第一日算起则为约280日。况且，新生儿有可能早产。

[75] 罗译本的这句话在VI. 69。

[76] 列奥提齐德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自己的孙子。

[77] 时期不能确定。大约是在公元前475年，或公元前470年。—哥译本注

[78] 防护手用的长手套，用金属或者其他材料制成。

[79] 罗译本这句话在VI. 72。

[80] 参阅VI. 66。

[81] 参阅V. 74—77。

[82] 参阅VI. 80。根据希腊神话传说，他是宙斯和尼俄柏（Niobe）的儿子，阿尔戈斯的国王。

[83] 使这一点得到应验的，是女子（Σπάρτη，Sparta，女性英雄）对男子（Ἄργος，Argos，男性英雄）的胜利。—哥译本注

[84] 收到赎金，就意味着他们已经获得自由。

[85] 古代最有名的赫拉神庙之一，位于迈锡尼和阿尔戈斯之间，距迈锡尼不

足两英里。

[86] 关于这次战役阿尔戈斯人阵亡的人数，希罗多德（VII. 148）说有6000名，波桑尼阿斯（III. 4.1）说有5000人；而普鲁塔克（《道德论集》，245）提到后来阿尔戈斯的传说，那更是选择了一个神圣的数字，说有7777名阵亡者。

[87] 大概是在公元前468年。

[88] 普通的酒大概就是在酒中掺入一定量的水。

[89] 按照希腊的法律，被告在征得原告同意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起誓说原告的指控是虚假的，借以洗雪指控他的罪名。

[90] 阿提卡半岛最南端的海角。参阅地图五。

[91] 哥译本译为“五年一度”。

[92]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VI. 89。

[93] 5德拉克玛的价钱无疑是象征性的收费。因为在数年以后，雅典人斥资修造战舰的时候，每一战舰的造价大概不低于1塔连特（6000德拉克玛）。

[94] 这是公元前490年—前480年间所发生的事情。—哥译本注

[95] 希罗多德指的是公元前431年，即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第一年埃吉那人被雅典人逐出海岛。

[96] 五项全能是跳远、赛跑、掷石饼、投标枪和摔跤。这是希腊奥林匹亚竞技会的重要项目，大概可视为现代田径比赛中全能项目的起源。获得此项优胜的选手往往会声名远扬。

[97] 参阅王译本，第441页。

[98] 狄凯里亚是阿提卡的一个德莫。哥译本这里译为“狄凯里斯的儿子索芬尼斯”；王译本则译为“戴凯列亚（狄凯里亚）的儿子……”。

[99] 参阅V. 105。

[100] 参阅VI. 48。

[101] 可能是总结第一次出征遭遇风暴的教训，这次行军路线大致是横渡爱琴海。

[102] 参阅VI. 44—45。惨祸发生在公元前492年，此次出征在公元前490年。希罗多德这里所说的“前一年”，大概是在确立行军路线时（公元前491年）的“前一年”。

[103] 这里可能是指在VI. 31—32所记述的波斯人如何对待反叛者的事情。—哥译本注

[104] 邻近的一个岛屿。参阅地图五。

[105] 指阿波罗和阿尔特密斯。—哥译本注

[106] 公元前522—前486年大流士在位；公元前486—前465年薛西斯在位；公元前465—前424年阿塔薛西斯在位。希罗多德撰写这段文字时，阿塔薛西斯也许还在世。三代国王在位时间相加，将近百年。

[107] 按照希罗多德的计算方法（II. 142），20代相当于666.7年，即公元前1189—前522年。

[108] 在优波亚岛南端。

[109] 参阅V. 77。这证明雅典的这些殖民者保有雅典公民权，是其公民兵兵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110] 在爱利特里亚的对面，阿提卡境内。

[111] 哥译本译为“把该城的居民都变成了奴隶”。

[112] 这里的马拉松是指整个马拉松地区，即所谓“四城之地”（Tetrapolis），而不仅仅是指马拉松村镇。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106页。

[113] 或译为“最便于马匹活动的”。

[114] 根据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II. 2—3）记载，雅典十将军（στρατηγοί）之制，是公元前501年设立的，每部落一名，轮流担任军队最高指挥官。关于它的职能的演变以及有无所谓“首席将军”一职，参阅晏绍祥：《雅典首席将军考辨》，《历史研究》，2002年第2期。

[115] 公元前524年举行的第64届奥林匹亚竞技会。

[116] 王译本译为“命运却注定使米太雅德给庇西特拉图的儿子们杀死了”。

[117] Valley Road。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107页。

[118] 斐迪皮德斯（Φειδιππίδης），哥译本译为Phidippides（斐迪皮德斯），罗译本译为Philippides（腓力皮德斯）。

[119] 山脉，在阿卡底亚。

[120] 尽管这位长跑能手受过专门训练，可是一天之内从雅典跑到斯巴达（距离大约为250千米，和伊索格拉底的记载大致相当），其速度和耐力都是极其惊人的。因此，希罗多德认为他得到了潘恩神的佑助。1982年10月8日，五位热爱希腊历史文化的英国人受希罗多德记载的历史故事的启发，首次尝试从雅典跑到斯巴达，结果在36小时内完成了这次壮举。自1983年开始，每年9月世界各地的一些长跑爱好者都要来希腊参加这项挑战人类极限的“超长马拉松”赛跑。这项赛事被称为“Spartathlon”。

[121] 这种说法大概只是暗示，在斯巴达历的Carneius月（阿提卡历的Metageitnion月），斯巴达人从这个月的7日至15日，举行纪念阿波罗神的卡尔内亚节（Carneia）。这也就是说，即使斯巴达同意发兵，那至少也要等到6日之后。但是柏拉图在《法律篇》（693A—698E）中说到，斯巴达人不及时出兵马拉松，是因为正与美塞尼亚人交战。也许是这场黑劳士的暴动使斯巴达军队难以脱身。关于古希腊历法，参阅本书附录三。

[122] 斯狄拉（Styra），在优波亚岛西南部。

[123] 如果我们接受修昔底德（III. 68）的意见，那就是发生在公元前519/前518年的事；但G. 格罗特等更多学者认为它更有可能是发生在公元前509/前508年。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109—110页。

[124] 十二位神分别是宙斯、赫拉、波塞冬、德墨特尔、阿波罗、阿尔特密斯、赫淮斯托斯、雅典娜、阿瑞斯、阿佛洛狄忒、赫尔墨斯、赫斯提亚。—哥译本注

[125] 王译本（下册，第448页）译为“但是雅典人在回家的时候，他们受到了波奥提亚人的袭击并且被打败了”。

[126] 波列玛克（Πολέμαρχος）或称军事执政官（War-Archon），在雅典九执政官中位居第三。根据雅典的宪法，在克利斯提尼改革以前，军事执政官可全权处理所有军事事务。及至希罗多德时代，波列玛克已没有任何军权，只处理涉及麦特克和异邦人的个人和家庭利益的事务。

[127] 阿提卡一德莫。

[128] 希氏这里大概就是指自提秀斯改革以来。这场改革初步实现了阿提卡的统一，促进了当地民族的融合，是雅典人城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的一环。王译本这里译为“（自雅典）建城以来”，也是大致符合文献原意的。参阅徐松岩：《提秀斯改革新论》，《安徽史学》，2003年第1期。

[129] 据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II. 2—3）记载，公元前501—前500年，雅典建立十将军（στρατηγοί）之制，“每部落一个，但全部军队的指挥权仍归军事执政官”。这里似乎是指十将军轮流执掌军队的指挥权。关于他们的权限的讨论，参阅P. J. 罗德斯：《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注释》（P. J. Rhodes, *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牛津1981年版，第264—266页。

[130] 经过克里斯提尼改革，自公元前508/前507年以后，雅典的“部落”不再是血缘部落，而是作为国家地方行政单位的“地域部落”或“政治部落”，即地方行政区。

[131] 哥译本注认为这个节日是大泛雅典人节和波塞冬节（the Festival of Poseidon）。泛雅典人节每年举行一次，据说是由提秀斯创立的。从庇西特拉图开始，每四年，即每一届奥林匹亚竞技会的第三年，举行一次“大泛雅典人节”，并且在竞技比赛项目中增设了行吟诗人的赛诗会。优胜者的奖品包括用橄榄枝编成的花冠，盛着橄榄油的双耳瓶。这大概就是后世人们用锦标杯来奖励体育比赛优胜者这种惯例的起源。

[132] 约1.5千米。

[133] 也许正是因为希腊人一方缺乏弓箭手和骑兵，只能采取速战速决的策略。有理由相信，这时波斯的骑兵还在爱利特里亚。

[134] 现代学者研究认为马拉松战役发生在公元前490年9月。

[135] 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兄弟。—哥译本注

[136] 据说马拉松战役结束后，长跑家斐迪皮德斯迅速跑回雅典城向民众报告胜利的喜讯，结果跑到雅典广场上不幸长眠在那里了。但是希罗多德对此并未记载。而且如果是斐迪皮德斯去雅典城里报信的话，按理说也不至于劳累致死。因为既然他在一天之内可以跑250千米，而从马拉松到雅典不及这个长度的1/5，况且他已经休整一些时日。

[137] 法勒伦距离雅典卫城约7千米。

[138] 这个数字是比较中肯的。希罗多德没有对波斯方面在马拉松参战的人数作出估计，不过它大概为1.5万人。

[139] 海岛，在提洛岛附近。

[140] 参阅VI. 101。

[141] 约合39千米。

[142] 约合7.4千米。

[143] 石油。—哥译本注

[144] 斯巴达的士兵是重装步兵，从斯巴达人经过三天急行军来到阿提卡的情况来看，其速度的确是相当快的。这也许说明斯巴达人也许真心想援助雅典人，并非故意拖延时间。

[145] 这一章是后人插补进去的。

[146] 相传皮西亚竞技会是希腊人为纪念阿波罗神斩毒蛇而在德尔斐举行的竞技会，每四年一届，在奥林匹亚竞技会后的第三年举行。大概始于公元前586年，以音乐竞赛为其特色。

[147] 当时的雅典人的婚姻通常都由父母包办。卡里阿斯为自己的女儿公开征婚，并且允许她们自己做主，这当然是让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件事。

[148]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453页。

[149] 参阅V. 56—57及附注。

[150] 希罗多德为阿尔克麦昂族人的辩解缺乏说服力。

[151] 阿尔克麦昂的“盛时”大约在公元前590年；克洛伊索斯的统治时期是公

元前560—前546年。因此，与克洛伊索斯同时代的，不是阿尔克麦昂本人，而是他的儿子麦加克利斯。—哥译本注

[152] 以下是希罗多德搜罗的流行于民间的奇闻轶事。

[153] 西基昂的克里斯提尼与阿尔克麦昂是同时代人。—哥译本注

[154] 据说是他把埃吉那制的度量衡引入伯罗奔尼撒。

[155] 奥林匹亚竞技会在伯罗奔尼撒的爱利斯境内举行，通常所有裁判都是由爱利斯人出任的。

[156] 城镇，在阿卡底亚西南部。

[157] 城镇，在阿卡底亚西北部。

[158] 参阅II. 43注。

[159] 总共13位求婚者。哥译本的这句话在VI. 128。

[160] 伯里克利（约公元前495—前429年），雅典极盛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演说家。

[161] 雅典海军大概总共只有70艘战舰，直到泰米斯托克利时才增加至200艘。因此，米太雅德此次出征是出动了雅典全部的海军。

[162] 哥译本亦为“26天”；王译本（下册，第459页）为“62天”。

[163] 罗译本的这句话在VI. 135。

[164] 王译本（下册，第459页）这里译为“克桑提波司（克桑西普斯）的儿子阿里普隆（阿里弗隆）”。

[165] 客蒙（约公元前512—前449年），雅典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公元前5世纪60年代初，客蒙率雅典海军在小亚细亚的攸利梅敦河口重创波斯人（修昔底德，I. 100；狄奥多鲁斯，XI. 60；普鲁塔克：《传记集·客蒙传》，XII）。

[166] 根据传说，大约在特洛伊战争之后60年，波奥提亚人由阿涅进入波奥提亚地区，皮拉斯基人就被赶入了阿提卡（参阅修昔底德，I. 12；VII. 176），因而其时间大致在公元前1100—前1000年之间。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122—123页。

[167] 在雅典东南，伊里苏斯河附近。—哥译本

[168] 利姆诺斯的国王。

[169] 根据希腊的传说，利姆诺斯岛的妇女得罪了阿佛洛狄忒，结果神使她们身上发出恶臭，以致男人都讨厌她们，于是这些男人就去娶色雷斯的妇女为妻。利姆诺斯的妇女们受此侮辱，她们就合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以及岛上所有的男人。国王索亚斯被他的女儿海普希佩列（Hypsipyle）隐匿了起来而幸免一死。

大屠杀之后，海普希佩列当上了女王。不久索亚斯事泄被杀；海普希佩列逃亡后也被卖为奴隶。

[170] Etesian Winds，一股经常在7月、8月和9月出现的东北风。—哥译本注

[171] 此处阿提卡系指其本意，即“雅典人据有之地”。

第七卷 波琳尼娅[1]

1 现在，海斯塔斯皮斯的儿子大流士获悉了马拉松战役的消息，原本因雅典人袭掠萨迪斯而迁怒于雅典人的大流士，便越发愤怒了。［2］于是他更加急不可耐地想统率一支军队去攻打希腊。大流士马上派遣使者到各个城市，下达命令，要求他们再提供一支军队，同时命令他们再提供更多的舰船、马匹、粮饷和运输船。使者们四处发布这些通告，使得亚细亚各地此后三年没得安宁，[2]为了出征希腊，各地最精壮的男人都应征入伍，做出征前的准备。

［3］到了第四年，曾经被冈比西斯征服的埃及人叛离了波斯人。于是，大流士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望发动战争，旨在讨伐这两个对手。

2 就在大流士准备出征埃及和雅典的时候，他的儿子们之间发生了一场争夺王位的激烈纷争。因为按照波斯人的法律，国王在率军出征之前，必须指定一位王位的继承人。［2］大流士在登上王位以前，和他的前妻即戈布里亚斯的女儿生了三个儿子；在他成为国王之后，和居鲁士的女儿阿托萨又生了四个儿子。在他的前妻所生的三个儿子中，最年长的是阿塔巴赞涅斯；而在他的后妻生的四个儿子中，最年长的是薛西斯。［3］因此，这两位同父异母的兄弟，互不相让，彼此敌对。阿塔巴赞涅斯宣称他应该继承王位，因为他是大流士的所有子女当中最年长的，而在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长子都拥有优先权，这已是约定俗成的了；而另一方面，薛西斯认为，自己是居鲁士的女儿阿托萨的儿子，而使波斯人获得自由的正是居鲁士。

3 正当大流士在这件事情上举棋不定的时候，碰巧阿里斯顿的儿子德玛拉图斯来到了苏撒，他是在斯巴达被剥夺了王权之后，自愿地远走他乡的。[3]［2］据说，当德玛拉图斯得知波斯的王子们之间发生纠纷的时候，就到薛西斯那里去，力促薛西斯在自己原有的理由之外再加上一条理由：即他本人是在大流士已经成为波斯的国王、成为君临波斯人的统治者之后才出生的；而在阿塔巴赞涅斯出世的时候，大流士不过是一介平民。［3］因此，他认为除了薛西斯，任何其他的人想取得继承王位的特权，是既不合理又不正当的。德玛拉图斯提出建议说："在斯巴达有这样的规矩，如果一位国王在成为国王之前

生有若干个儿子，而在成为国王以后又生了一个儿子，那么王位应当由后者来继承。”[4]［４］薛西斯采纳了德玛拉图斯的建议，大流士认为他的理由是正当的，就指定薛西斯为王位继承人。但是在我看来，即使没有德玛拉图斯的建议，薛西斯也依然会继承王位的，因为阿托萨是大权在握的人物。

4 大流士就这样指定薛西斯为他的王位继承人，之后就着手准备率军出征了。但是，备战工作尚未完成，他就去世了。他是在埃及发生暴动的第二年驾崩的。大流士统治波斯的时间总共为36年。[5]他既未及惩治起而叛乱的埃及人，也未及惩治雅典人。大流士死后，他的儿子薛西斯继承了王位。

5 薛西斯在刚刚登上王位的时候，并不怎么热心于发动对希腊的战争，而是忙于集结军队准备出征埃及。但是，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尔多纽斯—他是大流士的姊妹的儿子、薛西斯的表兄弟、在王宫里对薛西斯最具影响力的波斯人—他是这样说的：

［２］“主公，雅典人给波斯人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却完全未予惩罚，那是不妥当的。依我之见，主公在结束你手头的事务之后，在制服桀骜不恭的埃及人以后，你再统率大军去讨伐雅典人。这样，你必将在众人中间留下好口碑，同时，也使其他那些胆敢侵犯你的领土的人感到惧怕。”

［３］玛尔多纽斯这样说，旨在进行复仇。但是，有时候他不经意间又加上了一个理由，说欧罗巴是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土地肥沃，盛产各种人工栽培的树木。在全人类当中，除了波斯国王，谁也不配占有这片土地。

6 玛尔多纽斯之所以讲这些话，是因为他渴望进行冒险，他很想出任国王统治下的希腊总督。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如愿以偿，说服了薛西斯按照他的意见采取行动。而这期间所发生的其他一些事情，也有助于他最终说服薛西斯。［２］首先，碰巧在这个时候，色萨利的王族—阿琉阿斯家族派遣的使者来了，他们邀请薛西斯国王到希腊去，并且承诺尽全力予以协助。其次，庇西特拉图家族的人也来到了苏撒，他们的措辞和阿琉阿斯家族所说的一样，除此以外，他们对薛西斯所做的说服工作甚至比阿琉阿斯家族还要多些。［３］他们带来了一位雅典的预言家，他就是穆萨尤斯神谕[6]的收集整理者，名叫奥诺玛克里图斯。庇西特拉图家族曾和这个人有过仇隙，不过他们在来苏撒之前相互间的敌意已经消除。原来，奥诺玛克里图斯曾被庇西特拉图的儿子希帕库斯逐出雅典，因为他曾在穆萨尤斯的神谕中间插入了一则神谕，说利姆诺斯附近诸岛将要从海面上消失，［４］但是这

种做法被赫尔米奥涅的拉苏斯[7]给识破了。希帕库斯因此驱逐了他，虽然在此之前他们是最亲密的朋友。不过，如今他和庇西特拉图家族的人一起来到了苏撒，在拜谒波斯国王的时候，庇西特拉图族人总是在国王面前把他吹嘘一番，而他本人在每次觐见国王的时候，也可以背诵一些神谕。神谕之中凡是那些预言会给异族人带来灾难的，他都避而不谈，而只是选诵那些预言异族人大吉大利的神谕。他告诉薛西斯说："在赫勒斯滂，注定将由一位波斯人在那里架桥，一支大军将由亚细亚经此桥进入希腊。"［5］ 这样，在奥诺玛克里图斯使薛西斯陷于神谕的困扰之中的时候，庇西特拉图族人和阿琉阿斯族人不断地向他提出建议，直到最后把薛西斯说服，使他同意率军远征希腊。

7 在大流士去世的第二年，薛西斯就发兵去讨伐那些叛离他的人们。他制服了埃及人，以比他父亲统治时期要严酷得多的方式奴役了全体埃及人，他把埃及的统治权交给了大流士的儿子、他的亲兄弟阿赫明尼斯。但是，后来[8]这位阿赫明尼斯在担任埃及总督期间，却被一位利比亚人、普萨麦提库斯的儿子伊纳鲁斯给杀死了。

8 薛西斯征服埃及后，又着手准备出征雅典，于是他召集波斯最高贵族的会议，旨在听取这些人的意见，同时还可以当众宣示他的旨意。[9]当这些人都来开会的时候，薛西斯就对他们说：

［α］"波斯人啊！这不是我首先在你们中间所推行的新法律—我不过是把这项法律从父祖那里继承下来并加以遵守罢了。我从我们的年长者那里得知，自从居鲁士制服了阿斯泰亚基斯，而我们波斯人从米底人那里赢得统治权以来，我们这个民族就从未过上安稳的日子。不过这一切都是神的意旨。我们遵循神的意旨，因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在，关于居鲁士和冈比西斯以及我的父王大流士的功业，究竟有多少个民族为他们所征服，从而把他们纳入我们的版图之内，我还有必要给你们一一列举吗？你们对这些丰功伟业是非常清楚的。［2］ 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自从登上王位以来，我就一直在思索，我要怎样做才能不逊于先王们在这一职位上的荣誉，怎样做才能使波斯国力的增长不亚于他们三位当中的任何一位。我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结果发现，有一种途径，它不仅可以使我们赢得荣誉，而且可以使我们得到面积不小于我们现有版图的一片土地，其肥沃程度也不次于我们现有的土地—甚至比我们现有的土地还要丰产；这样，我们在满足自己需要的同时，还达到了报复的目的。

［β］"我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缘由才把你们召集起来的，这样我就可以将我的意旨告诉你们。我准备在赫勒斯滂海峡上横架一座桥，然后率领我的军队通过此桥，深入欧罗巴去进攻希腊，以惩治曾对波斯人和我的父王犯下了罪行的雅典人。［2］ 你们已经亲眼看到，父王

大流士已经准备讨伐这些人了。但是死神降落到他的身上，使他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因此，我要为我的父王，为全体波斯人而战，不把雅典攻陷、焚毁，决不罢休。这些雅典人，胆敢对我和我的父王无端侵犯。［3］起初，他们伙同我们的一个奴隶、米利都人阿里斯塔哥拉斯来到亚细亚，侵入萨迪斯，烧毁了那里的神庙和圣林。之后，当我们的军队在达提斯和阿塔佛涅斯率领下登上他们的海岸时，他们又是如何残暴地对待我们的，[10]这些事就用不着我来向你们重复了。

［γ］“因此，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我有意发兵去讨伐他们。并且，我估计我们会因此获得不少的利益。一旦我们征服了这个民族，以及他们的邻人，即居于弗里吉亚人伯罗普斯之地的人们，[11]我们就会使波斯的领土与苍天相合；［2］这样，阳光普照之地无不是我们的领土。因为，我将踏遍整个欧罗巴，在你们的帮助下把整个天下囊括到一国之内。［3］因为果真如我所听说的，一旦我把上述诸族统统降服的话，那么世界上将没有一座城市、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与我们相抗衡了。这样，在全人类当中，无论是那些曾经开罪于我们还是未曾开罪于我们的人，就都将受到我们的奴役了。

［δ］“就你们自身而言，如果你们想使我称心愉悦，那就应该这样做：当我宣布各路兵马前来集合之时，你们每个人都必须欣然前来，不得耽搁；谁率领着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前来，谁就将从我这里得到波斯人的至尊之赐。［2］这些事情都是你们务必做到的。但是为了表明我并非独断专行，我现在把这事向大家提出，任何人都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薛西斯说了这番话之后，就没再说什么了。

9 随后发言的是玛尔多纽斯，他说：

“主公，你不仅超过了所有在世的波斯人，也将超过所有未来的波斯人，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因为你刚才的发言，字字正确，句句真实，而且，你处理国事最为英明妥善，你还不容许居住在欧罗巴的伊奥尼亚人[12]再来嘲弄我们。［2］我们曾经征服和奴役了萨凯人[13]、印度人[14]、埃塞俄比亚人[15]、亚述人以及其他许多伟大的民族，并不是因为这些民族对我们有任何侵害，而只是因为我们想扩大我们的帝国。现在，如果我们对于希腊人所犯下的无端罪行却不加报复，那实在是一件离奇古怪的事情了。

［α］“他们有什么使我们感到害怕吗？难道他们有强大的军队吗？没有。他们有充裕的财力吗？也没有。我们了解他们的作战方法—知道他们的实力是很有限的。况且，我们曾经降服过他们的子弟，就是居住在我国境内的那些伊奥尼亚人、埃奥利斯人和多利斯人。［2］我本人曾经遵照你父亲的命令，亲历过与这些人的交锋。我一

直挺进到马其顿，差一点就到达雅典了，但是竟然没有一个人敢前来应战。[16]

［β］“我还听说，就是这些希腊人，他们彼此间的作战方式是荒谬可笑的，自始至终都是反常的、愚蠢的。他们一旦宣战，就马上尽力去寻找一块最为平坦开阔的地方，在那里展开较量；战斗的结果是：胜利者损失惨重，而失败者，则不用说，是全体被歼。［2］他们既然是操同一种语言，那无疑应当通过传令官和信使，应当用战争以外的任何其他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即使到了非作战不可的地步，他们也应当各自去寻找防御最坚固的地方，在那里一决雌雄。虽然这些希腊人的作战方式是如此愚蠢拙劣，但当我率军进抵马其顿边境的时候，他们还都不想出来与我作战。

［γ］“国王啊，当你统率着全亚细亚的战士和她的所有战船出征的时候，有谁胆敢跟你交战呢？就我而言，我相信希腊人是不会那样蛮干的。但是，如果将来的事实证明我的判断失误，而他们竟然愚蠢到敢与我们公开交战的话，那时候他们就会受到教训，他们将知道世界上还没有像我们这样优秀的战士。无论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要勇往直前；因为任何东西都不会是轻易得到的，人世间的所有收获都是通过付出艰辛才会到手的。”

10 这样，玛尔多纽斯就把薛西斯那粗鄙的言辞说得稍稍温和了些，随后他也不说话了。[17]其他波斯人都保持沉默，他们不敢提出与上述意见相反的任何意见。但是，海斯塔斯皮斯的儿子、薛西斯的叔父阿塔班努斯发言了，他仗着这样的身份，大胆地说：

［α］“国王啊，假如人们不发表多种不同意见，那就不可能选择最好的意见。那样的话，无论提出什么建议，人们都只能被迫遵从。但是，如果有人提出反对的意见，那么人们就可以作出选择了。这种情况，就如同人们无法从表面上鉴别黄金的成色，但如果把不同成色的黄金都在试金石上磨擦，那我们就可以鉴别出成色较好的黄金。［2］我曾经劝告我的亲兄弟、你的父亲大流士，不要去攻打在其全部领土上没有一座城市的斯基泰人。然而，你父亲他一心想征服那些居无定所的斯基泰人，哪里听得进我的劝说？他执意率军出征，等他班师回国的时候，许多勇士已经命归黄泉。［3］国王啊，你现在是要率军攻打远比斯基泰人优秀的人们，这些人无论在海上还是陆上都是出类拔萃的。因此，我应当适时地向你指出你这次出征所面临的危险。

［β］“你说你要在赫勒斯滂海峡上架桥，然后率军深入欧罗巴去讨伐希腊。我猜想你们会在陆上，或是在海上遭遇灾祸，甚至会在陆

上和海上都遭到失败，因为他们是以勇武而著称的。事实上，人们可以从以往的经历中证实他们的威力，因为当达提斯和阿塔佛涅斯统率一支大军去进攻阿提卡的时候，单单雅典一个城邦就把他们打垮了。［２］我们可以假设他们在海上和陆上都没有取得胜利。尽管如此，如果他们登上舰船，依然可以在海战中击败我们，然后他们乘船前往赫勒斯滂海峡，去拆毁我们的桥梁。国王啊，那可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了。

［γ］“我对未来的事件作这样的推测，不仅仅是出于我个人的智慧。因为我记得，我们好不容易才逃脱了一场灭顶之灾。当时，你的父亲跨越色雷斯的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浮桥，并且通过横跨伊斯特河的浮桥之后，率军向斯基泰人发起进攻。那时，斯基泰人想尽一切办法，请求奉命守卫伊斯特河浮桥的伊奥尼亚人拆毁河桥，切断这条通道。[18]［２］那一天，如果米利都的国王希斯提埃乌斯和其他诸王的意见一致，而不是持相反意见的话，那么波斯人的帝国就要化为乌有了。甚至人们听说，国王的命运完全掌握在一个人的手里的时候，那无疑也是令人胆战心惊的。

［δ］“我认为，在没有任何必要的情况下，就不要冒如此巨大的风险了，还是听从我所提出的建议吧。现在你可以解散这个会议，等你自己把这件事情考虑周全之后，什么时候你拿定主意了，你就可以向我们宣布你所作出的决定。［２］我知道，一个人经过深思熟虑所制定的计划是最为有利的。因为即使事态的进展未能遂其所愿，也不能说是考虑得不好，而只能说是由于运气不佳才未能取得成功。然而，一个考虑得不周全的计划，即便由于好运降临而获得成功，那也不能说他的计划是没有弊端的。

［ε］“人们看到，神祇是怎样用雷霆打击那些比较高大的动物，不许它们作威作福的，而那些比较弱小的动物则不会惹其发怒。同样，你可曾看到神祇的雷霆是如何击中那最高的房屋、最高大的树木的吗？原因很清楚，那就是神祇喜欢除掉所有高傲自大的东西。因此，一支人数众多的大军常常会败在一支人数较少的军队的手下，原因就在于心生嫉妒的神祇会从天上降下灾难，降下风暴，结果就使他们以不相称的方式被毁灭了。原来，神祇除了他自己以外，是不容许任何人妄自尊大的。

［ζ］“而且，仓促行事总是会造成灾难，而灾难往往又会带来更为严重的损害。但是，伺机而动有很多好处，这些好处（也许）一时还看不出来，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是会完全显现出来的。

［η］“国王啊，这就是我的忠告。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尔多纽斯

啊，我看你还是不要再对希腊人作那些愚蠢的评述了吧，他们是应当受到尊重的。因为你说了希腊人坏话，从而怂恿了国王率领他的军队向希腊人发起远征。而这一点在我看来，似乎就是你殚精竭虑所要达到的目的了。天神是绝不会让你的愿望变成现实的！［２］因为诽谤他人是最令人痛恨的恶行。诽谤，就意味着一个人对另一个人造成了伤害，因而导致两个人犯下过错：诽谤者的过错，就在于他背着别人说人家的坏话；而听从者的过错，就在于他尚未进行彻底的调查，就完全相信诽谤者的话。而被诽谤的那个人，由于没有当场听到别人说他的坏话受到了双重的伤害，因为有人对他进行错误的指责，同时还有人认为他是作恶者。

［θ］“然而，如果非要出兵去和这个民族作战的话，那么，至少国王本人要坐镇波斯本土。让我们两人就这件事来打个赌吧，用我们的孩子来做赌注。你尽可以选拔你想要的人，随便你要多少，你统率着这支军队前去征战。［２］如果事态的进展果真如你所说，对国王是有利的，那我和我的孩子都甘愿受死；如果其结果正如我的预言，那就把你的孩子也如此处置，如果你活着回来的话，你也不例外。［３］但是如果你不愿意下这样的赌注，一意孤行非要出兵远征希腊的话，那么总有一天，留在后方的人将肯定会听到这样的噩耗，说玛尔多纽斯给波斯人民造成重大的灾祸，并且他本人曝尸在雅典人的旷野上，或者在拉栖代梦人的旷野上，任凭野狗和猛禽的撕咬，除非他们刚刚踏上远征之路就遭到了毁灭。这样你本人就会亲身体验到你想说服国王去讨伐的那些人的厉害了。”

11 以上就是阿塔班努斯的发言。但是薛西斯满腔怒气地回答说：

“阿塔班努斯，因为你是我父亲的兄弟—所以我还是得饶恕你，不对你的这些蠢话作出应有的惩罚了。但是，既然你是如此怯懦而没有勇气，我也要让你受到这样的羞辱—不许你跟随着我去进攻这些希腊人，而是和妇人们一同留在这里。即使没有你的帮助，我也仍将使我所说的一切变成现实。［２］因为如果我不对雅典人进行复仇的话，那我也就枉为阿赫明尼斯的儿子泰斯皮斯、泰斯皮斯的儿子冈比西斯、冈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居鲁士的儿子泰斯皮斯、泰斯皮斯的儿子阿里亚兰涅斯、阿里亚兰涅斯的儿子阿尔萨美斯、阿尔萨美斯的儿子海斯塔斯皮斯、海斯塔斯皮斯的儿子大流士的儿子了。[19]我非常清楚，假使我们待在这里没有任何行动，那么他们是决不会按兵不动的，他们毫无疑问会侵犯我们的国土，如果我们从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所作出推断是正确的话。因为请不要忘记，就是他们纵火焚烧了萨迪斯并且侵入亚细亚的。［３］因此，现在无论从两方面的哪一方

面来讲，我们都不可能走回头路了。我们所能做的选择，要么主动出击，要么被动挨打，二者只能选其一。这就是说，或者希腊人把我们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或者我们把希腊人的领土纳入波斯人的版图之内。在这场争论中，是没有折衷路线可行的。［4］既然我们波斯人是首先遭到他们祸害的，因而我们对他们加以报复，完全是正当的。因而我也就可以领会在出兵讨伐这些希腊人期间，我会遭遇到多么巨大的风险。至于这些希腊人，我先祖的一名奴隶、弗里吉亚人伯罗普斯就曾经彻底征服过他们。而且时至今日，这片土地以及居住在这里的人民还是用他们征服者的名字来命名的。”[20]

12 薛西斯的话就说到这里。到了夜间，薛西斯却因阿塔班努斯的建议而忧心忡忡。他辗转反侧，反复思量，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统率大军去征讨希腊是对他不利的。他在重新拿定了主意以后，就进入了梦乡。波斯人宣称，就在那天夜里，他做了这样一个梦：梦见一位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的男子站在他的跟前，对他说：［2］“波斯人啊，你在下令波斯人把他们的军队都集合起来以后，现在却改变了主意，不准备率军征讨希腊人了吗？你改变主意肯定有所不妥，而且任何人都不会支持你这样做的。你还是按照白天所作的决定去执行吧。”梦中男子在对薛西斯说了这番话之后，仿佛是飘然而去。[21]

13 天亮了，薛西斯根本没有把昨夜的梦挂在心上，而是把他上次召集起来开会的那些波斯人重新召集来，对他们这样说：

［2］“波斯人啊，原谅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改变了自己的决定吧。要知道我的智慧尚未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而那些鼓动我发起这场战争的，又是那些从未离开过我的人。当我听到阿塔班努斯的建议的时候，由于我年纪尚轻，血气方刚，一时冲动，有些鲁莽无礼，说了一些对长者来说不得体的话。［3］不过，现在我承认我错了，并且决定采纳他的意见。你们要知道，我已改变主意，不再想进行征讨希腊的战争了，你们就不要自己找事了。”波斯人听了这番话，大为高兴，他们随即跪拜在地，表示服从。[22]

14 但是，当天夜里薛西斯睡着了以后，上次梦见的那个男子又站到他的身旁，对他说：“大流士的儿子啊，你似乎已在全体波斯人面前公然取消了你远征希腊的计划了，你对我的话置若罔闻，仿佛你从来没有听到这些话似的。因此，现在你要知道，并且要完全确信，除非你立即率军出征，否则必定招致这样的后果—在短期内你虽然变得强大有力，但是同样你很快又会趋于衰弛了。”

15 薛西斯对于梦中所见大为惊恐，他从床上跳下来，立即派一名使者召见阿塔班努斯。当阿塔班努斯奉命来到之后，薛西斯对他

说："阿塔班努斯啊，我曾经一时糊涂，竟用错误的言词回答你那有益的忠告。但是我很快就后悔了，我意识到你的意见正是我应该采纳的。［2］虽然我很愿意这样做，但我仍然不能采取这样的行动。因为自从我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并且改变了主意以来，我就总是梦见一个人，他不同意我改变主意，而他就是在威胁我以后刚刚才离去的。［3］如果这个梦果真为神所托，如果神真的有意让我们出兵希腊的话，那么，你也会梦见同样的情景，也会和我一样接受到梦中人所发出的同样的指令。我认为，如果你把我的全套衣服穿在你身上，然后坐在我的王座之上，再睡到我的床上，这样的事情十有八九是要发生在你身上的。"

16 薛西斯就是这样对他说的。可是阿塔班努斯起初并不愿意执行薛西斯的命令，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不配坐在王座之上的。最后，由于薛西斯非要他这样做不可，他只好服从薛西斯的命令了。但是他说自己有言在先，于是就对国王说：

［α］"主公啊，在我看来，一位足智多谋的人和一位愿意倾听别人有益忠告的人，是具有同样价值的。虽然你确实具有这两种优良的禀性，可是那些心怀叵测的人所提出的建议却会使你误入歧途。他们就像海上突起的阵风一样—在风平浪静的时候海洋是世间万物之中对人类是最有用的—海风袭来时所造成的恶果使它无法固守它自身的本性了。［2］就我本人而言，使我深感痛心的并不是因你恶言相加，而是因为波斯民族正面临着这样两种抉择：一种抉择的实质是助长他们的傲慢之心；另一种抉择则是通过向他们说明人心总是在贪求已经拥有的东西以外的更多的东西是一件多么有害的事情，以此来抑制他们的傲慢情绪。而在这两种抉择中，你的选择无论对于你本人，还是对于波斯人来说都是更为糟糕的。

［β］"现在，你说自从你改变主意，作出比较明智的抉择，准备放弃对希腊开战的想法之时起，就总有一位神派来的梦中人屡屡纠缠你，不许你放弃这次出征计划。［2］但是，我的孩子啊，这类事情绝不会是神的指使。至于在人们的梦境里来来往往的那些幻影，我将告诉你其实是怎么一回事—这类事情我比你见得要多得多。你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白日里所想到的那些人，同样在夜里萦绕在你的脑海里。而在最近这么多日子里，我们一直都在忙于筹划出征希腊的事情。

［γ］"然而，如果这件事不是如我所推想的那样，而真的是神所为，那么整个事情就可作如下简单的处理—让这个幻影如同在你梦中一样，在我睡梦中显现，并且发布相同的指令。但是，我觉得，假如那个幻影有意要显现的话，那么也未必非要我脱下我的衣服而换上你

的衣服，也未必非要不睡在我自己的床上而睡在你的床上。［2］那个幻影既然可以进入你的梦境，那么它也肯定不会愚蠢到因为看到我身穿你的衣服而直接把我误认为是你。现在我们就来看看，它是不是因此而不把我放在眼里，是不是因此而不在我的梦中现身，无论我身穿着自己的衣服还是你的衣服，它都应该反复地在你梦中出现的。果真如此，并且这样的情况经常出现，那么我自己也承认此事乃是神意所使了。［3］至于其他事情，既然你主意已定，你的计划又不可能半途而废，而我必须在你的床上睡上一觉，那好，就这样安排吧！当我按照你的吩咐睡在你的床上的时候，但愿那个幻影也会在我的梦中显现。然而，在这样的时刻到来之前，我还是要坚持我目前的意见。”

17 阿塔班努斯的发言有如上述。他原本是想向薛西斯说明他所讲的话是毫无价值的，于是就服从了他的命令，穿上薛西斯的外套，坐到他的王座之上，然后又到国王的床榻上安歇。在他入睡以后，酷似薛西斯所梦见的那个幻影，也在梦中出现在阿塔班努斯的面前，对他说：［2］“你就是想关照薛西斯，力图劝阻他率军攻打希腊人的那个人吗？！但是，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你们都必定是无法规避的，因为你们力图逃避的是那些注定要发生的事情。至于薛西斯，我已经清楚地告诉过他本人，如果他拒不从命，他将落得怎样的下场。”

18 听了这话，阿塔班努斯感觉到，梦中的幻影先是以这番话来威胁他，随后仿佛又要用炽热的铁把他的眼珠子烙出来。于是他大叫一声，从床上翻身起来，急匆匆地去拜见薛西斯，他在国王身边坐定之后，将他梦中所见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薛西斯。接着他又这样说：

［2］“国王啊，我这个人，一生曾见证过许多强大的帝国被那些弱小之邦所击垮的事例。[23]因此，我很想阻止你仅凭年轻气盛而鲁莽行事。因为我知道，贪得无厌是一件多么有害的事情。我还记得居鲁士出征马萨革泰人的后果，也不会忘记冈比西斯征伐埃塞俄比亚人的结局，我还参加了大流士对斯基泰人的远征。［3］回想起所有这些事，我个人认为，如果你保持和平安宁，所有的人就都要谢天谢地了。但是，既然此事乃直接出自上苍的意旨，而诸神似乎有意要给希腊人带来毁灭性灾难，因而我也就改变了初衷，更正了我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因此，你要使波斯人知道上苍所宣示的意旨，命令他们遵循你最初下达的命令，做好出征的准备。既然神意如此，那你可要谨慎行事，不可疏忽大意。”

［4］这便是他们二人的谈话。薛西斯由于受到梦中幻影的激励，天亮的时候，他就把这件事通告了波斯人，而此前唯一公开反对出征的阿塔班努斯，现在也公开支持出兵了。

19 于是，就在薛西斯决意出征希腊之后，他在睡觉时又做了第三个梦。穆护们对这个梦的解释，是说这个梦涉及全世界，表明全人类都要沦为他的奴隶。国王做了这样的一个梦：他梦见自己戴上了一顶橄榄枝王冠，王冠的枝叶伸展开来，遮盖了整个大地。但是，随后这顶王冠就从他头顶上消失了。［2］穆护在对梦作出如此解释之后，所有与会的波斯人都立即返回各自地方政府，尽心竭力去执行薛西斯的命令。因为他们个个都想得到国王所许诺的赏赐。薛西斯从大陆的各地四处征调人马，他的大军就是这样募集起来的。

20 薛西斯在收复埃及以后的整整四年间[24]，一直在募集军队，做出征前的一切必要的准备。在未满第五年的时候，他率领着一支大军开拔出征了。[25]［2］在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出征的军队当中，这支军队肯定是最庞大的一支，此前的任何一支远征军似乎都无法和它相比，无论是大流士远征斯基泰人的那支军队，还是追击金麦里亚人时突入米底境内，[26]征服并且统治了上亚细亚的几乎全部土地（后来大流士借此对他们加以报复）的斯基泰人的军队，或是相传阿特柔斯诸子[27]率领进攻特洛伊的军队，或是更早以前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欧罗巴、征服整个色雷斯、直下伊奥尼亚海并向南进军远达彭纽斯河[28]的美西亚人和特乌克洛伊人诸族的军队，[29]都难以与之相比。

21 以上所有这些军队，以及一切曾经有过的其他军队，都无法和这支军队相比。因为，全亚细亚有哪一个民族未被薛西斯征调去出征希腊呢？除了大江巨流之外，有哪一条河能够满足薛西斯大军的饮用呢？［2］有的民族为他提供舰船，有的民族被征入步兵之列，有的民族必须提供骑兵，有的民族则提供运输马匹以及服务人员的运输器械，还有的民族提供架设桥梁之用的战船，也有民族提供粮草和舰船。

22 首先，鉴于前一次出征的舰队在阿索斯附近遭遇覆舟之难，[30]因此，他用了三年的时间，为通过那个区域做准备。一支三列桨战舰的舰队奉命停泊在科尔松尼斯半岛的爱拉尤斯附近。他们以此为据点，分派军中各族人众在皮鞭的驱使之下，轮流劳作，挖掘壕沟。而居住在阿索斯附近的人们也都奉命参与挖掘壕沟。［2］负责监督工作的是两位波斯人：麦加巴佐斯的儿子布巴列斯和阿塔尤斯的儿子阿塔凯耶斯。

阿索斯乃是一座著名的大山，由陆地突入海中，山上有人居住。这座山面向大陆的一端呈半岛形状，半岛的狭窄之处有一宽约12斯塔狄亚[31]的地峡，这一带地势平坦，偶尔有几座低矮小丘，它的一边是阿堪苏斯附近的海，另一边是与托伦涅相对的海。［3］在阿索斯

山尽头的地峡上，有一座叫作萨涅的希腊城市。从萨涅到海之间，即阿索斯山区还有其他的一些城市，薛西斯现在就打算把这些城市与大陆分割开来。[32]这些城市是：狄昂、奥罗菲克苏斯、阿克罗索昂、泰苏斯、克列奥奈。这些就是位于阿索斯的城市。

23 异族人开掘运河的情况是这样的：他们在萨涅城附近划了一条直线，沿此线在各个民族之间分出所开掘的地段。当壕沟挖掘到一定深度的时候，一些人就站到沟底去挖掘，一些人则把挖出来的土运交给站在高处一层的人，而这些人又把土方转送给站在更高一层的人，如此一直把土方传运给最高处的人，由这些人将土运出，然后倒在一旁。［2］除了腓尼基人之外，其他所有的民族都是事倍功半，因为壕沟两壁不断地崩坏坍塌。原来，他们挖掘的壕沟上下宽度差不多，所以这样的事情也就不可避免了。［3］但是，腓尼基人在这方面，如同他们在其他一切工作上一样，展示了他们的技能。在分配给他们的那个地段，他们将所挖掘壕沟上沿掘成工程所要求的宽度的两倍，从两侧向下掘的时候却不断使之变窄，等到达底部的时候，他们所挖掘的壕沟就和其他诸族的宽度一样了。［4］附近的那一片草地，是他们聚会的场所，也是集市所在地；人们把大量磨好的谷物由亚细亚运到这里来。

24 根据我自己的推断，薛西斯之所以下令挖掘这条运河，是出于内心的傲慢，因为他很想炫耀他广大的势力范围，使自己的声名流传于后世。他们原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他们的船只拖过地峡。虽然如此，他仍然下令他们挖掘一条沟通两海的运河，而且其宽度还要达到足以使两艘三列桨战舰并行划过。薛西斯又命令那些负责挖掘运河的人，由他们负责在斯特里梦河上架设桥梁。

25 就在这些工程如此进行的同时，薛西斯下令由腓尼基人和埃及人用纸草和白麻[33]制造架桥用的绳索。他还下令在沿途许多地方储备军粮，以使他的将士和驮兽在出征希腊时不至于因缺粮而挨饿。［2］薛西斯详细查访各地的形势，下令要他们把粮草贮备在最适宜的地方，从亚细亚各地用各种方式，用运输船或者商船把粮草运到这些地方去。他们把大部分的粮草运往地处色雷斯沿海的所谓“白岬”的地方，而另外的一些则分别运到柏林苏斯人境内的第洛狄扎，或运往多利斯库斯，或运往斯特里梦河畔的爱昂，或运往马其顿。

26 正当所有这些人都奉命忙于自己的劳作的时候，已经完成集结的全体陆军随薛西斯从卡帕多西亚的克里塔拉开拔，向萨迪斯进发了。克里塔拉是随薛西斯本人出征的全部陆军指定集合的地方。[34]［2］至于这时究竟哪一位总督由于带来了装备最精良的军队，而从国王那里得到了他曾经许诺的赠赐，我就说不上来了。因为我甚至不

知道各地的军队是否进行过评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薛西斯的大军渡过哈利斯河，穿过弗里吉亚，直至到达凯来奈。[35]［３］这个地方乃是迈安德河的发源地，它还是另外一条和迈安德河大小相当的、叫作卡塔拉克特斯河的发源地。卡塔拉克特斯河就发源于凯来奈的市场一带，注入迈安德河。在这个市场上，还悬挂着西伦努斯·玛尔叙亚斯的皮。[36]按照弗里吉亚人的传说，是阿波罗剥下了玛尔叙亚斯的皮并把它挂在那里的。[37]

27 当时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位吕底亚人，他是阿泰斯的儿子，名叫皮修斯。就是他，极其隆重地款待了薛西斯本人和他的所有军队，同时还主动为薛西斯提供了一笔军费。［２］皮修斯这样把这笔钱献上之后，薛西斯询问站在他左右的波斯人说：“这位皮修斯是何许人，他拥有多少财富，而能献出这么多的金钱？”他们回答说：“国王啊，他就是曾经把黄金的悬铃树和黄金的葡萄树赠送给你父王大流士的那位人士。据我们所知，在世上所有人之中，他的财富数量仅次于你。”

28 薛西斯听了最后的这句话很诧异，他要亲自问问皮修斯本人，问他到底有多少财富。皮修斯这样回答说：

“国王啊，我不会对你隐瞒我的财富，也不会佯装对自己的财富一无所知。我很清楚自己有多少财富，并且愿意全面如实地告诉你。［２］我一听说你大军开拔，径向希腊海这边开来的时候，由于我很想向你提供一笔军费，于是我对自己的存款进行了清点，核实的结果是：现有白银2000塔连特，至于黄金，再有7000大流克斯塔特尔就达到400万之数了。[38]［３］所有这一切，我都愿意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你。至于我本人，我的奴隶和我的田庄足以满足我的一切所需。”

29 薛西斯对皮修斯的这番话大为满意，他答复说：“我的吕底亚的朋友啊，自从我离开波斯以来，除了你，还没有任何人自愿款待我的军队，也没有任何人主动前来见我，并且自愿提供军费。然而，你非但隆重地款待了我的军队，现在还献上数量巨大的钱款。［２］作为回报，我将这样来酬谢你：从即日起，你将成为我盟誓的好友。我将给你7000斯塔特尔以补足你的400万之数，这样你就可以拥有整整400万斯塔特尔黄金了。［３］继续享用你现在所有的财富吧，并且要设法保有这些财富。如果你这样做了，那么你一辈子都不会为你现在的行为而后悔的。”

30 薛西斯这样说了，也履行了对皮修斯的许诺，随后他扬鞭策马，继续进军。大军经过弗里吉亚一个名叫安那瓦的城镇和产盐的湖之后，来到了弗里吉亚的一个名叫科洛赛的大城市；在这里，吕库斯

河注入一个裂缝而消失，在地下流淌了大约5斯塔狄亚[39]之后，再一次出现在地面上，它和上面提到的那条河一样，也注入迈安德河。［2］大军离开科洛赛，向弗里吉亚和吕底亚的接壤地带进发。他们来到了库德拉拉，那里有克洛伊索斯竖立的一根石柱，上面镌刻有说明两国疆界的铭文。

31 大军出弗里吉亚，进入吕底亚境内之后，来到了一个三岔路口。左手的道路通向卡里亚，右手的道路通向萨迪斯。如果选择走右手这条路，就必须渡过迈安德河，途经卡拉泰布斯，在这个城镇，当地的手艺人用柽柳的果实和小麦来制作蜜汁。薛西斯选择了这条路，还发现了一株筱悬树，由于这株筱悬树相当漂亮，薛西斯给它加上了黄金的装饰，命令他的一个卫兵[40]看守它。翌日，薛西斯进入吕底亚的首府。

32 大军抵达萨迪斯之后，薛西斯首先派遣使者去希腊索要“土和水”，并且责令各地为国王准备好膳食。他不派使者去雅典和斯巴达提出要求，除此以外，其他城邦都有使者前往。他派人前往那些拒绝献纳“土和水”的城邦，原因是这样的：他认为，尽管先前大流士王派使者索取“土和水”的时候他们拒绝了，但是如今他们由于畏惧而不得不献出来。于是，薛西斯派使者前去，想切实了解一下此事的情况。

33 此后，薛西斯就准备向阿比多斯进发，从亚细亚到欧罗巴、横跨赫勒斯滂海峡的桥梁就是最近竣工的。在赫勒斯滂的科尔松尼斯地方，在塞斯托斯和玛狄图斯两城之间，有一个岩石嶙峋的海岬伸入海中，它位于阿比多斯的对面。就在这个地方，不久之后，阿里弗隆的儿子克桑西普斯所统率的希腊人，生擒了时任塞斯托斯的总督、波斯人阿泰克特斯，并且把他活活地钉死在木板上。[41]就是这个阿泰克特斯，过去常常把女人带到爱拉尤斯的普洛特西劳斯[42]神庙去，在那里干一些渎神的勾当。

34 于是，那些负责架桥的人，就以阿比多斯为起点，向对面的那个地岬上搭建了复线桥。腓尼基人用白麻缆绳架了一座桥，埃及人用纸草缆绳又架了第二座桥。从阿比多斯到对岸的距离是7斯塔狄亚。[43]但是，就在连接海峡两岸的桥梁刚刚架好的时候，忽然风暴大作，把整个桥梁摧毁了。

35 薛西斯得知这个消息，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把赫勒斯滂痛笞300下，并把一副脚镣抛入海峡之中。另外，我此前还听说，薛西斯还吩咐烙刑吏到那里去，给赫勒斯滂加上烙印。［2］的确，他曾命令那些施刑者在鞭笞的时候，要说如下粗蛮无礼的话：“你这道恶水！我们的主公之所以这样惩罚你，是因为他虽然丝毫没有伤害于

你，而你却为害于他。不管你是否愿意，国王薛西斯就是要从你的身上通过。没有人向你敬献牺牲，那完全是正当的，因为你是一条反复无常的河。”［3］因此，薛西斯就下令这样来惩罚了海峡，同时他还下令把桥梁的监造者给斩首了。

36 于是，这些人就奉命做了这些不讨好的事情；另一些匠师们着手架桥工作，我现在就来说说他们是怎样完成架桥任务的。

为了减轻缆绳的张力，他们将五十桨船和三列桨战舰并排靠拢连接起来，在靠近黑海这一边的桥面有360艘舰船支撑，而在另一边则有314艘舰船支持；这些舰船与滂图斯[44]形成直角，而和赫勒斯滂海峡的水流平行。［2］他们在把舰船这样连接起来之后，就从舰船的两端投下巨大的锚。由靠向滂图斯方面的船端投下去的锚，为的是抵御从那个海域吹过来的风。而由向着西方和爱琴海方面的船端下锚，是为了抗击西风和南风。他们还在五十桨船和三列桨战舰队列中间留出一个通道，以便人们可以乘着轻舟出入滂图斯。［3］做完这些事之后，他们又从陆地上引下缆绳，再用木辘轳将绳索绞紧。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把两种绳索分别使用，而是每座桥上用两根白麻绳索、四根纸草绳索。所有这些绳索粗细一样，质地相同，但是麻绳的比重要大一些，每腕尺重达1塔连特。［4］当海峡上的桥梁这样架好之后，他们就把木料锯成和浮桥[45]的宽度相等的木板，把它们依次安放在绞紧的缆绳上，并排放好。［5］之后，从木板的顶端把它们拴住。这之后，他们把树枝铺放到木板之上，接下来，把泥土铺在上面，再踩压结实。最后，他们在桥的每一边都安装了栏杆，以使驮畜和马匹在过桥时不至于因见到脚下的海水而受惊。[46]

37 现在，一切准备完毕—桥梁已经架好，阿索斯的运河已经告竣，在运河入口处修筑的防止海浪冲积泥沙淤塞河口的防波堤业已完成。薛西斯陆续得知这些消息，其时大军在萨迪斯过冬。在翌年初春[47]，全副武装的军队终于从萨迪斯开拔，向阿比多斯进发了。［2］他们正要启程的时候，太阳突然离开了它在天上的原来的位置，消失不见了。虽然天空晴朗无云，白昼却变成了黑夜。[48]

薛西斯注意到这种奇观，心中有些不安，立即派人去询问穆护，这种天象究竟应作何解释。［3］他们回答说：“这是神[49]向希腊人预示他们的城市将遭到毁灭。因为太阳是希腊人的预言者，而月亮是我们波斯人的预言者。”薛西斯听了这话，心中大喜，继续进军。

38 就在薛西斯大军即将出发之际，由于得到国王赠赐而越发大胆的吕底亚人皮修斯受到天象恐吓，到薛西斯这里来对他说：“主公啊，有一样东西我希望你能够赐予我，这东西对你来说微不足道，但

对我来说却是弥足珍贵的了。”［2］在薛西斯看来，像皮修斯这样的人绝不会真正提出什么要求的，于是答应说愿意满足他的任何请求，并命令他尽管说出他的心愿。于是，皮修斯鼓足勇气说：“主公啊，我有五个儿子，他们都要应征入伍，随你去远征希腊。［3］可是，我恳请你念我是这把年纪的人，恩准我的一个儿子，即我的长子留在后方，留下他来照料我和我的财产。让我的其他四个儿子随你同去，希望你能心想事成，安然归来。”

39 但是，薛西斯听罢勃然大怒，他这样答复说：“你这无耻之人，你竟敢向我提起你的儿子！你难道没有看到我是御驾亲征希腊的，和我一同出征的就有我的亲生儿子和亲兄弟，有我的亲戚和朋友吗？你是我的奴隶，你本应带着你全家一同随我出征的，甚至连你的妻子也不能例外！要知道，一个人的精神就居住在他的耳朵里，当它听到好言好语的时候，立即满心欢喜，但是，当它听到恶言恶语的时候，马上就会满腹怒气。［2］当你对我做了好事并且向我提出有益的请求的时候，你尚且不能夸口，说你在慷慨大度方面超过了国王，现在你既然变得如此寡廉鲜耻，那你将得到的，就要少于你所应得的了。看在你款待我的分上，你本人和你五个儿子当中的四个人的性命可以保全，但是另外一个人性命难保，这就是我对你的惩罚。”［3］薛西斯这样说了之后，随即吩咐左右把皮修斯的长子杀死，并且加以肢解。把他的尸首劈成两半，一半置于大路的右边，一半放在大路的左边，这样使军队从其尸体中间通过。[50]

40 于是，大军遵照国王的命令，从它的中间穿过。首先走过去的是搬运辎重的士兵和驮兽，在他们身后，是一支由各个民族混合的庞大队伍，都不是按民族区分，而是全部混杂在一起的；超过全军一半的将士开过去之后，中间留有一段间隔，将前面的军队与御驾分开。［2］间隔之后，首先到的是全体波斯人当中最精锐的1000名骑兵；其次是全波斯人当中最精锐的1000名枪兵，在行进时枪尖朝向地面；在枪兵之后，是10匹装饰得极其华美的涅赛昂种圣马；［3］这些马之所以被称为涅赛昂马，是因为在米底有一片名叫涅赛昂的大草原[51]，而这些高大的骏马就是在那里饲养起来的。［4］在这10匹骏马之后，是由8匹白马拉曳的宙斯神圣战车[52]，驭者徒步随于马后，手执缰绳。原来，任何凡人均不得乘坐此战车。薛西斯本人位于枪兵之后，乘坐在由涅赛昂马拉曳的战车上。他的驭者，波斯人奥塔涅斯的儿子帕提兰菲斯，就侍立在他的身旁。

41 薛西斯就是这样乘车离开萨迪斯城的。不过，他时常从战车上下来，换乘轿车。紧随他身后的是1000名由身份最高贵、最勇武的波斯枪手组成的队列，他们都是按照惯例正持枪；他们后面是1000名

精选的波斯骑兵。骑兵之后是由其他波斯人当中选出的那一万名步兵。[53]［2］其中有1000名在枪柄的尾端饰以金石榴，他们围在其余9000名士兵的外面；内侧这9000名士兵的枪柄上则皆饰以银石榴。那些倒持枪[54]的枪手，也饰以金石榴，而紧随在薛西斯之后的那1000名波斯人，则是饰以金苹果。在这一万名步兵之后，是一队波斯骑兵，数目也是一万名。他们之后，又是2斯塔狄亚的间隔，再往后就都是其他那些杂牌军队了。

42 大军离开吕底亚，向凯库斯河和美西亚的境域推进。从凯库斯出发，在行进途中，卡涅山[55]在大军的左手。他们穿过阿塔纽斯平原，来到了卡伦涅市。从这里继续前进，穿过底比斯平原，经过阿特拉米提昂城和皮拉斯基人的安坦德鲁斯城。［2］然后，左手顺着伊达山，进入特洛伊境内。在这段行军中波斯人受到一些损失。原来，他们在伊达山脚下露营期间，在夜里遭到了雷电交加的风暴的袭击，结果有不少人丧失了性命。

43 大军自萨迪斯开拔以来，斯卡曼达河是第一条水流量不能满足大军人员及其畜类饮用的河流。大军抵达斯卡曼达河畔后，薛西斯登上普里阿摩斯的卫城，想瞭望当地的全景。经过细致观察，并且详细询问各种相关的情况之后，他向特洛伊的雅典娜神祭献了1000头牛，穆护则向牺牲在那里的诸位英雄行了灌奠之礼。入夜，一阵恐慌笼罩着整个军营。天一亮，他们就启程继续行军。这时候，位于他们左手的是罗伊特昂、奥弗里涅昂和达尔达努斯（位于特洛亚斯与阿比多斯的边境上），位于他们右手边的则是戈尔吉斯的特乌克洛伊人。

44 薛西斯来到阿比多斯，他想在这里检阅一下他的全体军队。他之所以能够这样做，是因为此前阿比多斯人已经奉国王之命在这里的一座小山[56]上，特别为他修筑了一尊白石的宝座。薛西斯登上宝座，俯视海滨，检阅他的水陆大军。当他把全军尽收眼底的时候，他想欣赏一下舰船的竞赛。于是他们奉命而行，结果，来自西顿的腓尼基人获胜。薛西斯看了比赛，检阅了大军，这都使他大为高兴。

45 这时，当薛西斯看到他麾下的舰船遮蔽了整个赫勒斯滂海峡，而阿比多斯的全部海岸和原野都挤满了他的人马的时候，他先是声称自己满心喜悦，随后却又潸然泪下。

46 薛西斯的叔父阿塔班努斯，就是当初直陈己见、力劝薛西斯不要征伐希腊的那个人，注意到薛西斯在哭泣，就上前问他说：“国王，你现在的表现和你刚才的举止怎么有如此大的反差呀！你刚刚说你自己满心喜悦，怎么转眼之间却又悲泣起来呢？”

［２］ 薛西斯回答说：“是啊，因为当我想到生命的短暂，看到这里的人，数量虽如此众多，却没有一个人能够再活上100岁的时候，不由得悲戚起来。”

［３］ 阿塔班努斯回答说：“在我们短短的一生中，我们还会遇到比这更可悲的事情。因为在芸芸人众之中，无论他们在什么地方，还没有一个人会如此的幸运，以至于他未曾一而再、再而三地产生宁死勿生的念头。不幸压抑着我们，疾病折磨着我们，结果是，虽然生命是短暂的，但看起来竟也是漫长的。［４］ 如此则生活变成了一桩可悲的事情，而死亡竟成了一个人最向往的逃避苦难的安息所。看来，神祇在让我们尝到一点点生活的甜蜜滋味之后，便就此嫉妒起来了。”

47 薛西斯回答说：“阿塔班努斯啊，人生的确就像你所说的那样。但是，我们不要再谈论这个话题了吧，不要在我们眼下万事顺遂的时候，总是去想那些苦难的事情了。不过，你要告诉我，假如你自己在梦中没有清清楚楚地看到那个幻影，你是不是还会坚持你先前的意见，劝我不要远征希腊呢？来吧，要老老实实地告诉我这一点。”

［２］ 阿塔班努斯回答说：“国王啊，但愿我梦见的那个幻影能够带来我们两人共同期望的那种结果。但是，就我本人而言，我甚至至今仍然满怀恐惧，惶惑无主。我所以这样，是有许多的理由的，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看到世界上最重大的两样东西在与你作对。”

48 薛西斯说：“你这人说话好生奇怪。你所说的与我作对的那两样东西究竟是什么呢？是不是你发现我的陆军人数不足，而希腊大军的人数要比我们的军队多得多呢？或者，你认为我们的海军不如他们的吗？或者，你认为我们这两方面都有缺陷吗？假如你觉得我们的大军在这任何一方面还有什么不足的话，那我们最好是赶快再去征募另一支大军。”

49 阿塔班努斯说：“国王啊，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不能说你这支陆军人数或舰船数目有任何不足的地方。而且，假如你纠集更多军队，我所提到的那两样东西也就会愈发和你作对。这两样东西就是陆地和海洋。［２］ 根据我的推测，一旦海上起了风暴，那么没有任何一个港湾大到可以保证容得下你的海军并且搭救你的舰船。而且，即使有这样的海港，只有一个也不行，必须在你所经过的大陆沿岸到处都有这样的海港。［３］ 当你看到没有一个海港能够容得下你的海军的时候，你就会懂得，人不能掌控不测之灾，而只能听凭它的摆布了。我说了这两样东西当中的一样，现在我再告诉你另外一样。［４］ 陆地之所以与你作对，那是因为：假如你在进军途中真的没有

任何东西能够阻挡你，那么，你在茫然不知前程的土地上向前走得越远，陆地也就越发会与你作对，因为人何曾满足于自己所取得的成功呢？[57]［5］因此，我的意思是，即使没有任何人阻挠你，那么战线的拉长、时间的推移、领土的扩大，最终也必然会导致饥馑的产生。我认为，最杰出的人物应该在决策时审慎小心，充分考虑到可能会遭遇到的各种事故，但是付诸行动时又要十分果敢。”

50 薛西斯回答说：“阿塔班努斯啊，你关于这些事情的见解的确是头头是道。但是，我认为，不要事事都害怕，也不要把所有的风险都叠加在一起考虑。因为如果在任何情况下，总是想对所有的事情都做同样的考虑，你就会永远一事无成。与其对一切意外都担惊受怕，而结果却并没有遇到任何风险，在我看来，还不如勇敢地对待一切而冒一半的风险更好。［2］况且，假如你反对所有其他人所提出的意见，而你自己却又不能提出上佳之策，那么无论就你而言，还是就那些提出相反意见的人而言，都同样会引领我们走向失败。所以，就这一点而论，两种情况没有任何差别。以一个普通的凡人，你怎么能知道哪个是确实可行的方案呢？我不认为你能够做到这一点。因此，我认为获得成功的大都是那些有行动意志的人，而决不是那些瞻前顾后、将一切都考虑周全的人。［3］你知道，波斯的国力已强大到什么程度。这样说来，假如诸位先王都持有你那样的见解，或者他们自己虽没有这样的意见，却有像你这样的谋士，那你就绝不会看到我们今日如此昌隆的国运了。实际上，先王们正是因为甘冒风险，而且是只有这样才把国势提高到如此境地。因为，强盛的帝国的建立只能是冒大风险的结果。［4］所以，我们理当仿效诸位先王的做法。现在，我们趁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来进军。我们大军所至，在任何地方都不会遇到饥馑，也不会遇到任何其他损失，我们征服整个欧罗巴之后，就会安全回师。因为，首先我们在进军时携带着充裕的粮草；其次，我们所进攻的各地区和各民族的粮食要落入我们手中；并且因为我们所要征讨的对象，不是游牧民族，而是农耕民族。”

51 于是，阿塔班努斯说：“国王啊，如果你不许我们畏惧任何凶险，那么至少也请再听听我的这个意见吧。因为当我们面临的事务是如此之多的时候，我们要说的话也就无法不多了。冈比西斯的儿子居鲁士把除阿提卡的那些伊奥尼亚人[58]以外的其他所有伊奥尼亚人都征服了，并使他们向波斯人称臣纳贡。［2］因此，我建议你千万不要率领这些伊奥尼亚人，去进攻他们的父祖之邦。即使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也完全能够制服我们的敌人。因为，如果他们随我大军一同出征，那么他们将面临这样的抉择，或者是极不公正地奴役他们的父祖之邦，或者是非常公正地参加维护其自由的斗争。［3］如果他们作出不公正的抉择，他们并不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好处；然而如果他

们作出公正的抉择，他们就会给我们的军队造成很大的害处。因此，请你记住那句古老的至理名言吧：‘任何事情在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总是能够看清其结果的。’”

52 薛西斯回答说：“阿塔班努斯，你担心伊奥尼亚人倒戈，这在你所发表的所有意见当中可算是大错特错的了。关于伊奥尼亚人的忠诚，他们曾经给我们作出最有力的证明。这一点，你本人可以证明，所有随大流士一同征伐斯基泰人的人们也同样可以证明。在摧毁还是挽救波斯全军都取决于他们的关头，他们表现出正义和忠诚，丝毫没有对我们造成伤害。[59] ［２］ 何况，他们将把他们的妻子、儿女和财产都留在我们国内，那时谁能想象他们会叛变呢？因此，你就不必为此事担心了。鼓起勇气，勇敢地保卫我的家族、我的帝国吧！在所有的人当中，你是我托付王权的唯一人选。”

53 薛西斯讲完这番话并且派遣阿塔班努斯前往苏撒之后，就把身边那些最有名望的波斯人召集起来。等他们来到之后，薛西斯就对他们说：“波斯人啊，我召集你们来是为了向你们提出这样的要求：你们必须英勇果敢，绝不能玷污波斯人先前所取得的伟大而光荣的成就。让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就个人还是集体而言，都要斗志昂扬，尽心竭力，因为我们的所作所为关乎我们的共同利益。［２］ 正因为如此，我命令你们奋勇力战。如果有关的报告属实，那我们所要进攻的对手也是勇武之人。一旦我们征服了他们，世上从此就再没有能够抵御我们的军队了。现在，让我们先向那些保佑波斯幸福安宁的神祈祷，然后就让我们渡过海峡吧！”

54 那一整天，他们都在做横渡海峡的准备。翌日，他们在桥上焚起各种熏香，将桃金娘的树枝洒落在桥面上，然后等待着太阳升起。［２］ 当太阳冉冉升起的时候，薛西斯就用金杯将奠神酒倾入海中，并面向太阳祈祷说，愿他在到达欧罗巴的远端之前，不要遭遇任何麻烦，以免妨碍他征服整个欧罗巴。祈祷完毕后，他将这只金杯抛入赫勒斯滂海峡，同时抛入海峡的还有一个黄金钵和一柄他们称为“阿基纳凯斯”的波斯刀[60]。［３］ 我还无法确实地断定，他把这些东西抛入海中，究竟是以此作为奉祀太阳神的献礼，还是由于对他鞭笞赫勒斯滂的行为感到懊悔，而向大海献上赠礼以赎前罪。

55 献礼过后，大军就开始从桥上通过了。全体步兵和骑兵是从靠黑海一方的桥面上通过的，而驮畜和杂役随从则是从靠近爱琴海一方的桥面上通过的。［２］ 行进在最前面的是一万名波斯人，个个头上都戴着花冠，在他们之后，则是由许多民族混成的大军。这些人过了一整天。

翌日，首先过桥的是骑兵，他们像前一天那一万人一样，也是个个头戴花冠，并且是倒执枪矛。［3］在他们之后，是圣马和神圣战车，然后是薛西斯的御驾和枪兵以及1000名骑兵，再后面又是其他的军队。与此同时，舰船起锚，开始向对岸驶进。但是，根据我听到的另一种说法，国王是最后过桥的。

56 薛西斯过桥到达欧罗巴之后，就站在那里，注视着他的军队在皮鞭的驱使下过桥。大军持续过了七天七夜，没有停歇和中断。[61]［2］据说，在薛西斯通过赫勒斯滂海峡以后，一位赫勒斯滂人对他喊道："宙斯啊，你为什么以波斯人的外形现身，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薛西斯，率领着全人类前去摧毁希腊呢？因为即使没有他们的帮助，你也将轻而易举地摧毁希腊的。"

57 当全军都抵达海峡彼岸，正准备继续进军的时候，军中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凶兆。这个预兆虽然不难解释，但是薛西斯对此置若罔闻。当时的情况是，一匹牝马生下了一只野兔。这个征兆的含义一目了然，即薛西斯耀武扬威地率军出征希腊，但是他回到原地的时候，就只能亡命于此了。［2］薛西斯还在萨迪斯的时候，就曾遇到过另外的一个征兆。一头骡子生下了一只兼具雌雄两性生殖器官的小骡驹，雄性的生殖器官位于雌性的上方。

58 薛西斯丝毫未把这两个征兆放到心上，依然统率着他的陆军继续进发。[62]但是他的舰队却朝着相反的方向进发，舰队驶出了赫勒斯滂海峡入口，顺着海岸航行。［2］波斯海军是向西行进的，目的地是萨尔佩冬海角，因为薛西斯曾命令他们到那里去等他。但是陆军却是向着东方[63]，即日出的方向行进，他们沿科尔松尼斯推进，右方是阿萨玛斯的女儿赫勒的坟墓，左方是卡尔迪亚城。在穿过被人们称为阿哥拉城的中央之后，［3］他们从那里绕过所谓"黑湾"[64]，渡过"黑河"（"黑湾"得名于"黑河"）。"黑河"之水有限，不能满足大军所需。在渡过黑河之后，他们向西推进，经过了埃奥利斯人的城镇埃努斯，绕过斯腾托里斯湖，最后抵达多利斯库斯。

59 多利斯库斯之名，用于称呼色雷斯沿海的一片广袤的平原，一条名为赫布鲁斯的大河从这片平原的中央穿过。这里曾经修筑过一座称为多利斯库斯的王家要塞，大流士自征伐斯基泰人之时起，就安设波斯戍军在那里驻防。［2］因此，在薛西斯看来，这里是适合他列队点兵的好地方。于是他就这样做了。这时，全部舰船在海军将领们的统率之下来到多利斯库斯，他们奉薛西斯之命开赴多利斯库斯附近的海域。在这里的海岸上，有萨莫色雷斯人的萨列城[65]和佐涅城，最靠近海面的是著名的塞尔列昂海角。［3］整个这一地区过去是属于基科涅斯人[66]的领土。舰长们把他们的舰船靠拢岸边，并且

准备把舰船拖曳到岸上进行检修。与此同时，薛西斯在多利斯库斯开始点兵了。

60 我不能精确地说出，每一个民族各出了多少人—因为任何人都没有提过这一点—但是全部陆军加在一起，有170万人。[67]［2］点兵的方法是这样的：先将一万人集合在一处，等他们尽量靠拢之后，就在他们的四周划下一条线。线画下之后，就让这一万人走开，然后沿着这条线筑起一道半人高的石墙。石墙筑好之后，再将其他的军队集合到石墙里面去，直到所有的军队都用这样的办法清点完毕为止。在点兵结束之后，他们就按照他们各个不同的民族列队。

61 参加出征的各个民族的军队的情况如下。波斯人，他们头戴名为提亚拉（*tiara*）的软毡帽，上身穿着五颜六色的长袖外衣，上面饰有鱼鳞般的铁鳞片；下身穿着裤子。他们携带着用柳条编成的盾牌，盾牌的背面挂着他们的箭筒。他们使用短枪、长弓、芦苇箭。此外，他们把短剑挂在右胯上。［2］他们的指挥官是奥塔涅斯，此人是薛西斯的妻子阿美斯特莉丝的父亲。在古时候，希腊人称这些波斯人为凯芬涅斯人，但是波斯人自己和他们的邻人则都称他们为阿泰亚人。［3］直到宙斯和达奈的儿子柏修斯来造访拜鲁斯的儿子凯菲乌斯，并且娶了他的女儿安德洛美达以后，她生下一个取名为波塞斯的儿子（他把这个儿子留在当地，因为凯菲乌斯没有男性的子嗣）。波斯民族的名字就是源自于这个波塞斯。

62 米底人的装束是和波斯人的装束一模一样的。事实上，这种样式的戎装与其说是波斯的，还不如说是米底的。他们的指挥官是出身于阿赫明尼斯家族的提格兰涅斯。在古时候，所有的人都把这些米底人称为阿里亚人，但是自从科尔基斯人米底娅从雅典来到阿里亚人这里以后，他们就更改了他们的名字。这是米底人自己关于他们本族的说法。

［2］基西亚人的装束和波斯人相似，但是有一点不同：他们不戴毡帽，而是扎着头巾。他们的指挥官是奥塔涅斯的儿子安那斐斯。

海尔卡尼亚人[68]的装备和波斯人相同，指挥他们的将领是麦加潘努斯，此人后来出任巴比伦的总督。

63 此次出征的亚述人，头戴青铜头盔，而且是以一种难以描述的奇异样式制成的。他们所携带的盾牌、长枪和短剑，看上去都是酷似埃及人的。不过，他们还带有安着铁头的棍棒，并且身穿亚麻的胸甲。希腊人称这个民族为叙利亚人，但异族人称他们为亚述人。迦勒底人也在这支队伍中。指挥他们的是阿塔凯耶斯的儿子奥塔斯皮斯。

64 此次出征的巴克特里亚人，头部的佩戴酷似米底人。他们按照本地的习俗带着藤弓和短枪。

［2］ 萨凯人或者说斯基泰人，下身穿着裤子，头戴一种尖顶而直挺的高帽子。他们带着他们本地自制的弓和短剑，还带着被他们称为“萨伽利斯”（*sagaris*）的战斧。说实话，这些人是属于阿米尔吉伊的斯基泰人，但是波斯人却称他们为萨凯人，因为波斯人把所有的斯基泰人都称为萨凯人。巴克特里亚人和萨凯人的指挥官是大流士的儿子海斯塔斯皮斯，他的生母是居鲁士的女儿阿托萨。

65 军中的印度人身穿棉制衣服，他们携带着藤弓和装有铁簇的藤箭。这是印度人的装备。指挥他们行军的是阿塔巴特斯的儿子法那扎特列斯。

66 阿里伊人[69]配备着米底的弓，而在其他方面和巴克特里亚人完全一样。他们的指挥官是海达涅斯的儿子希桑涅斯。帕提亚人、乔拉斯米亚人以及索格迪人[70]、冈达里伊人和达狄凯人，他们的装束和巴克特里亚人完全一样。

［2］ 帕提亚人和乔拉斯米亚人的指挥官是法那凯斯的儿子阿塔巴佐斯；索格迪人的指挥官是阿塔尤斯的儿子阿赞涅斯；冈达里伊人和达狄凯人的指挥官是阿塔班努斯的儿子阿泰菲乌斯。

67 卡斯庇人身穿皮制斗篷，佩带着本地出产的藤弓和弯刀。这是他们的武器装备。他们的指挥官是阿泰菲乌斯的兄弟阿里奥玛都斯。

萨兰盖人身穿染色的外套，非常醒目。他们足蹬齐膝高的靴子，佩带着米底的弓和长枪。他们的指挥官是麦加巴佐斯的儿子斐伦达特斯。

［2］ 帕克提耶斯人身穿皮斗篷，佩带着本国制造的弓和短剑。他们的指挥官是伊萨米特列斯的儿子阿塔因特斯。

68 乌提伊人、米基人和帕里坎尼伊人的装备酷似帕克提耶斯人。乌提伊人和米基人的指挥官，是大流士的儿子阿萨蒙涅斯。负责指挥帕里坎尼伊人的是奥约巴佐斯的儿子希罗米特列斯。

69 阿拉伯人身穿名为“杰拉”（*zeira*）的长袍，腰间扎着一条腰带。他们右面挎着长弓，这种弓在弓弦放开的时候两端向后翘起。

埃塞俄比亚人身穿用豹子皮和狮子皮缝制的衣服，他们所携带的

用椰子树干制成的弓，长度不下4腕尺[71]。他们携带着芦苇制作的短箭，[72]箭簇不是铁的，而是磨尖的石头。这种石头就是人们用来刻印章的那种石头。他们还带着长枪，枪头系用羚羊角削磨而成。此外，他们还带着有节疤的木棍。他们作战时，把自己身体一半涂上白垩，一半涂成朱红色。［2］负责指挥阿拉伯人以及居住在埃及上方的埃塞俄比亚人的，是大流士和居鲁士的女儿阿泰斯托涅所生的儿子阿尔萨美斯。阿泰斯托涅在大流士的诸位妻子当中是最受宠爱的，大流士曾下令打造她的金像。她的儿子阿尔萨美斯，就负责指挥这两个民族的军队。

70 而来自东方的埃塞俄比亚人[73]—在远征军中服役的有两种埃塞俄比亚人—被配置在印度人的部队里。两地的埃塞俄比亚人在外表上没有多少差别，只是他们语言和头发有所不同。因为东方的埃塞俄比亚人长着直发，但是利比亚的埃塞俄比亚人却长着比任何其他民族都要浓密而卷曲的头发。［2］东方的埃塞俄比亚人的装备大都和印度人一样，但是他们把整个马头皮剥下来套在自己头上，并且保留着马耳和马鬃。马耳依然竖立着，马鬃用作鸟冠。他们的盾牌是用仙鹤皮制作而成的。

71 利比亚人身穿皮革服装，他们携带着用火烤硬的一种投枪。他们的指挥官是奥阿里佐斯的儿子玛萨格斯。

72 此次随军出征的帕弗拉冈尼亚人，头戴编制的头盔，他们携带着小盾牌、不长的枪，还带着投枪和短刀。他们脚穿本国制作的高帮靴子[74]。利吉耶斯人、玛提恩尼人、玛里安迪尼人和叙利亚人（或卡帕多西亚人，因为波斯人是这样称呼叙利亚人的）的装备和帕弗拉冈尼亚人的装备一样。［2］统率帕弗拉冈尼亚人和玛提恩尼人的是麦加西德鲁斯的儿子多图斯，统率玛里安迪尼人、利吉耶斯人和叙利亚人的是大流士和阿泰斯托涅所生的儿子戈布里亚斯。

73 弗里吉亚人的装束酷似帕弗拉冈尼亚人，二者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据马其顿人说，当弗里吉亚人居住在欧罗巴，与他们一起居住在马其顿境内的时候，他们被称为布里杰斯人。但是，他们在移居到亚细亚以后，他们的名称改为弗里吉亚人，居住地也就改称弗里吉亚了。

亚美尼亚人是来自于弗里吉亚的移民，他们也采用弗里吉亚式的装备。以上两族都归大流士的女婿阿托克姆斯指挥。

74 吕底亚人的装备和希腊人的风格极为相似。古时候，吕底亚人被称为麦昂涅斯人，后来因阿泰斯的儿子吕都斯的名字而改称为吕

底亚人了。

美西亚人头戴他们本国特有的头盔，带着小圆盾和木制投枪（一端是用火烤硬的）。［2］美西亚人是吕底亚的移民，他们因来自于奥林波斯山[75]而被称为奥林匹恩尼人。统率吕底亚人和美西亚人的，是曾和达提斯一起在马拉松登陆的、阿塔佛涅斯的儿子阿塔佛涅斯。

75 此次出征的色雷斯人，头戴狐皮帽，内穿紧身衣，外披五颜六色的长袍。他们的双腿和双脚都穿着用幼鹿皮制作的长筒靴，携带的兵器有投枪、小圆盾和小短剑。［2］该民族在渡海进入亚细亚之后就被称为比提尼亚人，而在此之前，他们因为居住在斯特里梦河河畔，故而被称为斯特里梦人。据他们自己说，他们是被美西亚人和特乌克洛伊人驱逐出故乡的。统率亚细亚的色雷斯人的，是阿塔班努斯的儿子巴萨凯斯。

76 [……][76]携带着用牛皮制成的小盾，他们每个人都带两支枪，就像他们平时猎狼时一样。他们头戴青铜头盔，头盔顶上饰以青铜牛耳和牛角，除此以外头盔上还饰有鸟冠。他们的腿上绑着紫色的布带。在这个民族的国境之内，有一个阿瑞斯神的神谕所。

77 卡巴列耶斯人属于麦昂涅斯族，但他们被称为拉松尼伊人，他们的装束和奇里乞亚人相同—等我描述到奇里乞亚人队列的时候，再说说他们的装备情况。

米利阿伊人带着短枪，他们的外衣是用别针别起来的。他们当中有些人带着吕基亚的弓，头戴皮帽子。这两个民族的指挥官，是海斯塔涅斯的儿子巴德列斯。

78 摩斯奇人头戴木制头盔，他们携带着盾牌和短枪，但短枪上装配有长枪头。摩斯奇人的装备和军中的提巴列尼人、马克隆涅斯人和摩赛诺伊吉人的装备相同。至于以上诸族的统领者，摩斯奇人、提巴列尼人归阿里奥玛都斯指挥，他是大流士和居鲁士的儿子斯美尔迪斯的女儿帕尔米斯所生的儿子；而马克隆涅斯人和摩赛诺伊吉人的指挥官，则是赫勒斯滂地区塞斯托斯总督凯拉斯密斯的儿子阿泰克特斯。

79 玛列斯人头戴他们本国特有的编制头盔，使用皮革小盾和投枪。

科尔基斯人头戴木盔，携带着用生牛皮做成的小盾、短枪；此外

他们都带着剑。玛列斯人和科尔基斯人都归泰亚斯皮斯的儿子法兰达特斯指挥。

阿拉罗狄伊人[77]和萨斯皮列斯人的装备类似于科尔基斯人的装备。统率他们的是希罗米特列斯的儿子玛西斯特。

80 来自红海群岛诸部落，以及那些被国王安置到岛屿上被称为“流放者”的人们，他们的穿戴和武器装备几乎和米底人的完全一样。统率这些岛民的是巴盖尤斯的儿子玛尔顿特斯。在翌年的米卡列战役中，此人在那里指挥战斗并且阵亡了。

81 这些就是组成陆军并且被编入波斯步兵团的各个民族。统率这些军队的将领们的名字一如上述。这些将领们负责整顿和清点各支队伍，任命万夫长和千夫长。而百夫长和十夫长则由万夫长来任命。[78]还有其他一些官职，他们是向各类军队和各个民族发号施令的。[79]但是，以上我所提到那些人都是大大小小的指挥官。

82 而统率这些指挥官以及指挥整个陆军兵团的，是所设立的六将军，他们分别是：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尔多纽斯；反对出征希腊的那位阿塔班努斯的儿子特里坦泰克麦斯；奥塔涅斯的儿子斯美尔多门涅斯—此二人都是大流士的侄子，也就是薛西斯的堂兄弟；大流士和阿托萨所生的儿子玛西斯特；阿里亚佐斯的儿子戈尔吉斯；以及佐皮鲁斯的儿子麦加毕佐斯。

83 以上就是这些陆军将领所统率的除“万人军”以外的全体陆军。这一万人，他们个个都是从波斯人中精选出来的，其统帅是海达涅斯的儿子海达涅斯。这一万人所以被称为“不死军”，原因是这样的。如果在他们当中有任何一个人因死亡或因病而出缺，那么就会立即选拔另一人加以补足，如此则他们的人数不多不少，始终保持一万之数。

［2］在所有士兵当中，波斯人是装束最为华贵的，他们也是全军中最勇敢的。他们的武器装备已如上述。除此以外，他们浑身上下都饰以大量的黄金，看上去金光闪闪。他们身后还有轿车跟随左右，车内载着他们的妾嬖，还有成群结队的衣着美观的仆从；他们的必需品用骆驼和驮兽来运输，与其他士兵的军粮是分开的。

84 以上各个民族都可以骑马作战。但是，在这次出征行动中，并非所有民族都提供了骑兵，提供骑兵的只有我下面所列诸族。

波斯骑兵的装束和他们的步兵大致相同。不同的只是他们当中有

些人佩戴着青铜或者铁锻制的头饰。

85 提供骑兵的还有那些被称为萨迦提伊人的游牧部落。这个民族讲的是波斯语，衣着有些地方像波斯人，有些地方像帕克提耶斯人。他们提供了8000名骑兵。这个民族的习惯是只佩带一把匕首，不使用任何青铜或铁制的兵器，但他们要使用一种用皮革编成的套索[80]。［2］他们任何时候出战，都使用这些武器。他们的作战方法如下。假如他们和敌人遭遇了，他们就直接向前投出套索，皮索的那一端有一个套圈；无论这个套圈套住了人或者套住了马匹，他们都将其往自己这方猛力拉拽，这样就把敌人缠在套索里给绞死了。这就是他们的作战方法。他们在军中是搭配在波斯人的身旁的。

86 米底人、基西亚人的骑兵和他们的步兵的装备相同。印度人的骑兵和他们的步兵装备一样，他们有些乘着战马作战，有些驾着由马或者由野驴[81]拉曳的战车。巴克特里亚人、卡斯庇人的骑兵的装备和他们的步兵也没什么区别。［2］利比亚人的骑兵也和他们的步兵的有着同样的装备，他们也都是驾着战车作战的。卡斯庇人和帕里坎尼伊人的装备，同他们的步兵一样。阿拉伯人的装束和他们的步兵相同，他们的坐骑全都是骆驼，但其速度不亚于马。

87 提供了骑兵的只有以上这些民族。骑兵的人数，撇开骆驼兵和战车兵不计，总共为8万人。除了阿拉伯人以外，所有的骑兵编排为若干分队；阿拉伯人配置在骑兵队的最后，因为马是见不得骆驼的，这样部署是为了避免马匹受惊。

88 担任骑兵统帅的是达提斯的两个儿子，哈尔玛米特拉斯和提萨尤斯。同时担任骑兵统帅的另外一个人，名叫法努切斯，他因为伤病还滞留在萨迪斯。因为正当他要从萨迪斯出发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不幸降落到他的身上。就在他刚刚上马的时候，一只狗在马的身下跑过，马看到狗跑过来，受到惊吓，身体直立起来，这样法努切斯便从马背上摔下来了。结果，法努切斯被摔得吐了血，因而元气大伤。［2］至于那匹马，仆人立刻遵照法努切斯的命令来处罚它：仆人把这匹马牵到它把主人摔下马的地方，从马的跗关节处砍断了它的四条腿。因此，法努切斯未能就任骑兵统帅的职位。

89 三列桨战舰的总数为1207艘，[82]提供这些舰船的民族如下。

腓尼基人，连同巴勒斯坦的叙利亚人一起，提供了300艘战舰。这些船员的装备是这样的：他们头戴酷似希腊样式的头盔，身穿亚麻胸甲，携有未镶边的盾牌，还带着投枪。［2］根据腓尼基人自己的说法，这个民族在古时候居住在红海之滨，从那个地方迁徙过来之

后，就定居在叙利亚的沿海地带，并且至今还居住在这里。叙利亚的沿海地带，以及由此一直延伸到埃及的这一带统称为巴勒斯坦。

［3］埃及人提供了200艘战舰。他们的船员头戴编制的头盔，携带着镶着大边的、向内凹进的盾牌；他们还配备了适于海战的矛和大战斧。他们大多数人都身穿胸甲，个个佩有大刀。

90 塞浦路斯人提供了150艘战舰船。他们的船员是这样装束的：他们的诸位王公皆以头巾缠头，他们的平民穿着紧身衣；在其他方面，他们的装束和希腊人差不多。据塞浦路斯人自己说，他们的队伍是由以下民族混合而成的：有些人来自于萨拉米斯和雅典，有些人来自于阿卡底亚，有些人来自于库特努斯，有些人来自于埃塞俄比亚。[83]

91 奇里乞亚人提供了100艘战舰。他们的船员头戴本国特制的头盔，携带着生牛皮制成的轻圆盘充作盾牌，身穿羊毛紧身衣。他们每人都携带着两支投枪、一柄酷似埃及大刀的长剑。这个民族在古时候名叫海帕凯伊人，他们现在所以被称为奇里乞亚人，是由于腓尼基人阿根诺尔的儿子基里克斯而得名的。

滂菲利亚人提供了30艘战舰，[84]他们船员的装束和希腊人完全一样。这个民族是随安菲洛库斯[85]和卡尔卡斯[86]一起从特洛伊离散后返乡的那些人的后裔。

92 吕基亚人提供了50艘战舰。他们的船员身穿胸甲，佩带护胫甲，携带着用山茱萸[87]木制作的弓和没有羽毛的箭以及投枪。他们身披山羊皮外衣，头戴扎有一圈羽毛的帽子。至于其他的武器，他们还有匕首和弯刀。这个民族是从克里特移居而来的，过去曾经被称为特米莱人；他们现在被称为吕基亚人，是因雅典人潘迪昂的儿子吕库斯而得名的。

93 亚细亚的多利斯人提供了30艘战舰。船员的武器装备是希腊式的，因为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于伯罗奔尼撒半岛。

卡里亚人提供了70艘战舰。他们船员的武装和希腊人相似，只是他们要比希腊人多带弯刀和匕首。我在这部历史的开始部分[88]提及这个民族，并且说明他们古时候的名称是什么。

94 伊奥尼亚人提供了100艘战舰。他们船员的装备和希腊人相似。根据希腊人的说法，现在的这些伊奥尼亚人，当他们居住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今天叫作阿凯亚的那片区域的时候（即在达纳乌斯和克苏

托斯抵达伯罗奔尼撒之前），那时他们被称为埃吉亚林的皮拉斯基人，即滨海的皮拉斯基人；[89]但是，后来他们因克苏托斯的儿子伊翁而被称为伊奥尼亚人。

95 岛上居民提供了17艘战舰。他们船员的装备是希腊式的。他们也是属于皮拉斯基族的。后来，他们出于与居住在雅典所建十二城[90]的伊奥尼亚人相同的理由，也被称为伊奥尼亚人。

埃奥利斯人提供了60艘战舰。他们的船员的装备是希腊式的。据希腊人说，他们在古时候也被称为皮拉斯基人。

［2］来自滂图斯的赫勒斯滂人（他们是伊奥尼亚人和多利斯人的移民），提供了100艘战舰，他们船员的装备是希腊式的。这些人当中不包括阿比多斯人，他们奉国王之命留在国内，他们所接受的特殊使命就是守卫横跨赫勒斯滂海峡的桥梁。

96 在所有的战舰上，战斗人员都由波斯人、米底人和萨凯人出任。[91]在整个舰队中，腓尼基人所提供的舰船性能最好，而在腓尼基人当中最优秀的则是西顿人。这些舰船分队，同编入陆军的各族人员一样，各自都有他们本族的首领，我在这里就不提这些首领的名字了，因为就我写作这部历史的思路来说，是没有必要这样做的。
［2］因为某些民族的首领的名字是不值一提的，而且在每个民族当中，他们有多少个城市，就有多少位将领。但是，他们并不是以真正将领的身份，而是和其他出征的军队一样，都是以奴隶的身份参加出征的。至于那些实际掌握统帅权的波斯将军，以及军队中各民族军队统帅的名字，我已经都说过了。

97 整个舰队的统帅是：大流士的儿子阿里阿比格涅斯、阿斯帕提涅斯的儿子普列克萨斯皮斯、麦加巴特斯的儿子麦加巴佐斯、大流士的儿子阿赫明尼斯。其中，指挥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舰队的是阿里阿比格涅斯，他是大流士和戈布里亚斯的女儿所生的儿子；统率埃及舰队的是薛西斯的同胞兄弟阿赫明尼斯，其他的舰船则归另外两位指挥。除了三列桨战舰以外，集中到一起的三十桨船、五十桨船、轻型船以及运输马匹的舰船，它们的总数达3000艘。

98 除了这些将领以外，舰船上最有名的是以下这些人：西顿人安尼苏斯的儿子泰特兰涅斯图斯、推罗人希罗姆斯的儿子玛顿、阿拉都斯人阿格巴尔的儿子摩巴尔、奇里乞亚人奥罗麦冬的儿子叙恩涅西斯、吕基亚人西卡斯的库伯尼斯库斯、塞浦路斯人科尔西斯的儿子戈尔古斯[92]和提玛哥拉斯的儿子提摩纳克斯、卡里亚人泰姆涅斯的儿子希斯提埃乌斯、塞尔多姆斯的儿子皮格列斯和坎道列斯的儿子达玛

希泰姆斯。

99 在下层将领当中，关于其他人我就不谈了，因为我认为没这个必要；但是我必须要说说一位名叫阿尔特密希娅的首领，[93]阿尔特密希娅虽然是一个妇道人家，却依然随大军出征希腊，这着实令我大为惊叹。原来，阿尔特密希娅在她丈夫死后，她唯一的儿子尚未成年，于是她亲自执掌国政。现在她儿子虽已长大成人，她本无必要这样冒险，但是逞勇好胜的她依然出兵参战。［２］如我所说，她的名字叫作阿尔特密希娅，是吕格达米斯的女儿；从她父亲一方的家系来说，她是一个哈利卡纳苏斯人，但从她的母亲一方来说，她是一个克里特人。她统率着哈利卡纳苏斯人、科斯人、尼叙鲁斯人[94]和卡利德那人，她本人提供了5艘战舰。［３］在波斯整个舰队中，她的舰船的性能之好，仅次于西顿人的战舰；在所有的同盟者当中，是她向薛西斯提供了最有益的建议。我以上所提到的那些由她来统领的城邦，全都是多利斯人的城邦；哈利卡纳苏斯人是来自特洛伊曾的移民，其余的人则是来自于爱皮道鲁斯的移民。[95]关于波斯海军的情况，我就说这些了。

100 现在，薛西斯在把军队清点整队之后，他很想乘战车对全军来一次大检阅，亲眼看看大军的各方面情况。于是，他乘着一辆战车经过每一个民族的队伍，向他们问话，由史官如实记录下来。就这样，薛西斯从队伍的一端巡视到另一端，检阅了全部骑兵和步兵。［２］陆军检阅完毕，当舰船被拖下水，准备起航出海的时候，薛西斯下了战车，登上一艘西顿造的战舰，坐在那黄金宝盖之下，从每一艘舰船的船头前驶过。他如同对陆军一样地向他们问话，并且命令史官将答话如实记录下来。［３］舰长们将舰船驶到离岸边4普列特隆[96]的地方，在那里抛锚列队，船头向着陆地的方向，排成一条直线，而舰船上的全体战斗员也全副武装，像战时一样。薛西斯在船头到近岸的海面上穿行，检阅整个舰队。

101 现在，薛西斯检阅了波斯的全部海军，离船登岸。随后，他派人去召见随他一同出征希腊的阿里斯顿的儿子德玛拉图斯。[97]德玛拉图斯来到之后，薛西斯问他：

“德玛拉图斯，现在我很高兴向你打听一些我想知道的事情。你是一个希腊人，而且不仅你亲口说过，那些和我谈话的其他希腊人也都告诉过我，你是一个来自于既非最小又非最弱的希腊城邦的人。［２］因此，你告诉我，希腊人究竟有没有力量抵抗我？你是如何看待这个事情的？我自己认为，即使全体希腊人和所有西方的异族人都集合到一起，如果不能真正地戮力同心的话，他们也无法抵御我的进攻。［３］但是，我还是愿意听一听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薛西斯就是这样发问的。于是，德玛拉图斯回答说：“国王啊，你是希望我说实话呢，还是说你喜欢听的话呢？”国王要他如实直说，并且许诺说他绝不会因此而失宠于国王。

102 德玛拉图斯听到这话，就回答说：“国王啊！既然你命令我无论如何都要说实话，而不能说日后被证明是我哄骗你的谎话，那么我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们所居住的希腊这个地方在任何时代都是贫穷的，但是我们凭借着智慧和严密的法律，从中得到了勇气；而这样的勇气使得我们驱除了贫穷，摆脱了暴政。［２］居住在多利斯地方的所有希腊人，都是勇敢无畏的。我并不是要对他们逐一评述，而只是想说说拉栖代梦人。关于他们，我要说的是，首先，他们决不会接受那些使希腊人沦为奴隶的条件；其次，即使其他所有的希腊人都已经屈从于你们，他们也一定会对你作战的。［３］至于他们的人数，你无须问他们到底有多少战士，1000人也好，多于1000或是少于1000也罢，反正他们一定要对你作战。”

103 薛西斯听到德玛拉图斯这样回答，他笑着说：“德玛拉图斯，你这话未免太草率了！区区1000人，竟然敢和我的这支大军作战嘛！我要你告诉我，如你所说，假如你还是这些人的国王，那你是不是愿意立即同10个人作战呢？我想你不会这样做。而且，如果你的所有同胞公民果真都像你所说的那样，你既然是他们的国王，那么根据你们本邦的法律，你对付的敌人之数，理应两倍于普通公民。［２］这就是说，如果那些战士每个人要对付我军10个人的话，那你本人就一定要对付20个人了。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你所说的话是实话。然而，如果希腊人都像你这样大言不惭，如果他们实际上就像我在自己宫廷上所见到的你—德玛拉图斯以及其他和我打过交道的希腊人那样；我是说，如果你们希腊人实际上就是这样的性情，这样的才干的话，那么，难道不能说你所发表的讲话是一种非常离谱的自夸吗？让我们来稍稍考察一下这种事情的可能性吧。［３］假如他们有1000、1万，甚至5万同样的自由人，他们不是处于一个主人的统治之下，我是说，这样的一支军队，怎么可能和我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相抗衡呢？如果他们有5000人，那么我们在数量上超过他们1000倍。［４］事实上，如果那些希腊人像我们的军队那样归属于一个主人指挥，那么他们就会因惧怕主人而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勇气，或者说，他们在鞭笞的威逼之下作战，可以做到以寡敌众；然而，当他们都自由放任的时候，他们的表现肯定就会大相径庭了。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即使希腊人和波斯人双方人数相等，那希腊人在和波斯人单独交锋时也会败在波斯人手下的。［５］同样，你所说的那种以一当十的勇士，我们的队伍当中也有—不过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实际上也不是很多，而只是少数。比方说，在我的波斯卫队士兵中，有一些人就可以轻而易举

地同时对付三个希腊人。但是你根本不知道我们有这样的勇士，因而说话的时候就难免大放厥词了。”

104 德玛拉图斯回答说：“国王啊，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如果我对你说了实话，你听了会不高兴的。但是，既然你一定要我尽可能地如实作答，那我就把斯巴达人将会怎么做跟你说说吧。［2］关于这一点，我所以这样说，绝非出于我对他们的爱—因为你知道目前他们是如何对待我的：斯巴达人已经剥夺了我的王位，剥夺了我一家祖祖辈辈所享有的特权，并且使我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逃亡者；而正是你的父王收留了我，并且赐予我住所，给予我生计。一个头脑健全的人，怎么可能对你父王的好意不表示由衷的感谢，怎么可能对此不铭记在心呢？［3］至于我个人，我不能担保自己在作战时以一当十，也不能担保能够和两个敌人作战，如果让我自己作出选择，那我宁愿不和任何一个敌人作战；但是，在迫不得已的时候，或是在有任何重大的事情激励我那样做的时候，我也甘心情愿同自称一个可顶三个希腊人的那些人一决雌雄。［4］拉栖代梦人的情况大致如此。在一对一作战的时候，他们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战士；在组织成为集体作战的时候，他们就是举世无敌的了。他们虽然是自由人，但是他们并不是在任何方面都是自由的；他们受法律的统治，他们对法律的敬畏更甚于你的臣民对你的敬畏。［5］法律命令他们做什么，他们就做什么；而法律有一点规定是永远相同的，这就是：在战场上，无论你面前有多少敌人，都绝对不许他们逃跑，都要严防死守，要么战胜敌人，要么死于沙场。国王啊，如果我的这番话在你看来属于愚蠢之言，那么我愿意从今以后保持沉默。但是，如果不是你强令我这样做，我是不会说这些话的。不过，我还是为你祈祷，希望你心想事成。”

105 这就是德玛拉图斯的答话。薛西斯根本没有迁怒于他，只是对他笑脸相待，和颜悦色地把他送走了。薛西斯在召见德玛拉图斯以后，就任命麦加多斯特斯的儿子玛斯卡美斯出任多利斯库斯的总督，并且废黜了大流士此前所任命的长官。随后，薛西斯统率着大军，经由色雷斯向希腊推进。

106 被薛西斯留在后方的玛斯卡美斯是这样的一个人。国王薛西斯对他特别关照，每年都要把礼物赠赐给这个人，因为薛西斯认为在他本人或者大流士所任命的所有总督当中，玛斯卡美斯是最为优秀的一位。薛西斯的儿子阿塔薛西斯[98]对于玛斯卡美斯的后人也是每年都要赠赐礼物的。在薛西斯发兵出征之前，波斯人的总督已经遍布在色雷斯和赫勒斯滂地区了；［2］然而，远征结束后，这些地区的总督，除了多利斯库斯的总督，全都被希腊人逐出所在城市；但是，虽

然许多人都试图推翻多利斯库斯的玛斯卡美斯，却没有一个人获得成功。正因为如此，波斯的国王每一年都要派人给他赠赐礼物。

107 在薛西斯看来，其他那些被希腊人所驱逐的总督，都说明他们自己不是勇敢之人，例外的只有治理爱昂的伯杰斯。薛西斯对于伯杰斯一直是赞赏有加，而对于伯杰斯死后还居住在波斯的他的儿子们，依然给予很高的荣誉。而实际上，伯杰斯备受赞誉也是受之无愧的。原来，他在遭到米太雅德的儿子客蒙所统率的雅典人围攻期间，本来可以和对方缔结城下之盟，然后撤离爱昂，返回亚细亚。[99]但是他不肯这样做，因为他害怕国王会就此以为他是贪生怕死的怯懦之人，于是他坚守到底，誓死不降。［2］当城内粮尽援绝的时候，他下令堆起一个很大的焚尸柴堆，把自己的儿女、妻子、妾嬖、家奴等全都杀死，投进火里，然后把城里凡是可以找到的全部金银，都从城墙上抛入斯特里梦河里。完成这一切之后，他本人也纵身跳入火堆，英勇殉职。时至今日，伯杰斯的所作所为，依然受到波斯人的褒扬，是不无道理的。

108 薛西斯从多利斯库斯出发去攻打希腊，一路上，他每每遇到一个民族，就都要强迫他们加入他的远征军。因为如上所述，由于在麦加巴佐斯之后的玛尔多纽斯的征服活动，直到色萨利的边境地带的整个这一地区都受到了奴役，并且向波斯国王纳贡。［2］薛西斯在离开多利斯库斯以后，首先要经过萨莫色雷斯人诸要塞，在最西边的那座要塞被称为麦塞姆布里亚；接下来经过塔索斯人的斯特里密城。在这个城镇和麦塞姆布里亚之间流淌着一条利苏斯河，这条河由于不能满足薛西斯大军之需，以至于干涸、断流了。［3］这一地区在古时候被称为加莱卡，现在被称为布里昂提凯；但是严格说来，它也应当是属于基科涅斯人的地方。

109 薛西斯穿过已经干涸的利苏斯河的河床后，又先后途经马隆内亚、狄凯亚和阿布德拉这几个希腊城市；大军还经过了邻近的一些著名的湖泊，如在马隆内亚和斯特里密之间的伊斯马里斯湖，在狄凯亚附近的比斯托涅斯湖，有两条河流—特拉瓦斯河、孔普桑托斯河注入该湖。在阿布德拉附近，薛西斯并没有路过任何有名的湖泊，却渡过了流入大海的涅斯图斯河。［2］大军顺着这条路线继续推进，又经过了大陆上属于塔索斯的一些城市，其中一个城市的附近有一个周长约有30斯塔狄亚[100]的湖泊，湖水很咸，水中多鱼。单是驮畜的饮水就把该湖泊的水喝干了。湖泊附近的这个城市名叫皮斯提鲁斯。薛西斯在进军的道路上经过的所有这些希腊城市，都位于他的左手边。

110 薛西斯大军穿过色雷斯人的领土，居住在这些地方的部落有：派提人、基科涅斯人、比斯托涅斯人、萨派伊人、德尔赛伊人、

埃多尼人、萨特莱人。[101]在上述诸部落当中，凡是居住在沿海地带的，都应征上船加入海军；而其他那些居住在内地的部落，除了萨特莱人以外，全都被迫在陆军中服役。

111 据我们所知，萨特莱人从来没有成为任何其他人的臣民，时至今日，色雷斯人其他部落已经遭到征服，唯独他们依然保持着自由。他们原本居住在林木繁茂、白雪封顶的高山上，个个剽悍善战。［2］他们是色雷斯人，狄奥尼索斯的神谕所就在他们的领土范围内，这个神谕所位于这条山脉的最高峰之上。解释神谕的人是出自萨特莱人中的柏希人；而预言者，如同在德尔斐神庙一样，也是女祭司；这里的女祭司的答复并不比德尔斐的更难以释读。

112 薛西斯在通过了上述这些地方之后，继而又通过了皮埃里亚人的要塞，这些要塞一个叫作法格列斯，一个叫作伯伽姆斯。大军在推进的过程中，是紧紧挨着这些要塞的城墙行进的，高高的潘盖昂山一直位于他们的右手；山上有金矿和银矿，采掘者有皮埃里亚人、奥多曼提人，但大部分是萨特莱人开发的。

113 大军随后穿过派奥尼亚人诸部落—多贝列斯人和派奥普莱人所住的地方，即潘盖昂山以北的地区，继续西进，直抵斯特里梦河畔和爱昂城。治理爱昂的就是我刚才提到那位伯杰斯，那时他还健在。［2］潘盖昂山周边地区统称为菲利斯。由此向西直到注入斯特里梦河的安吉特斯河畔，向南直到斯特里梦河本身，都属于菲利斯的境域。这时候，穆护在斯特里梦河畔祭献白马，以求吉兆。

114 波斯人向斯特里梦河献祭并且施用了其他许多魔法仪式，以求河神保佑。之后，他们在埃多尼人的一个被称为“九路”的地方过河，[102]因为那里在他们抵达之前就已经架设有桥梁。当他们知道那个地方的名字叫作“九路”以后，他们就从当地捉来9个童男、9个童女，把他们就地活埋了。［2］把人活埋乃是波斯人的一种习俗。我曾听说，薛西斯的妻子阿美斯特莉丝到了年迈的时候，活埋了波斯的名门子弟14人，她这样做是为了向传说中居住在地下的冥界之神表达一种谢意。

115 大军从斯特里梦河出发，继续西进，抵达海岸地带，那里坐落着希腊人的城镇阿吉鲁斯。这条海岸以及它的上方，整个地区统称为比萨尔提亚。［2］薛西斯穿过那里，左手沿着波西代昂海湾，穿越人们所说的叙琉斯平原，路过一个叫作斯塔吉鲁斯的希腊城市，抵达阿堪苏斯。薛西斯把所有地区的居民，以及居住在潘盖昂山附近的人们，统统强制他们加入自己的军队，就如同我在前面说到的那种办法一样；他把那些居住在沿海地区的人强行编入其海军，把那些居住

在内地的强行编入其陆军。［3］国王薛西斯进军的这条道路，至今保存完好；色雷斯人既未加毁坏，也未在上面耕种，而对它格外尊重。

116 国王薛西斯大军抵达阿堪苏斯以后，他看到阿堪苏斯人积极热情地为国王效力，同时又听说他们已经开凿运河的事情。于是，他把阿堪苏斯人归入他的亲密朋友之列，把米底的衣服赐赠给他们，并且对他们大加赞扬。

117 当薛西斯还在阿堪苏斯的时候，负责监督开凿运河的阿塔凯耶斯因病去世了。此人出身于阿赫明尼斯家族，薛西斯对他格外宠信。而且，他的身高差4指就达到5王家腕尺，[103]是波斯人当中身材最高的，而他的嗓音也是世界上最洪亮的。因此，薛西斯对阿塔凯耶斯的去世表示深切的哀悼，为他举行了极其奢华的殡仪和葬礼；同时，全军将士齐动手，在他的坟墓上筑起了高大的坟堆。[104]［2］阿堪苏斯人遵照神谕的指示，把阿塔凯耶斯奉为英雄，在奉献牺牲的时候，他们呼唤着他的名字。国王薛西斯对于阿塔凯耶斯的去世颇感悲恸。

118 这时候，那些为波斯大军提供了给养并且款待了薛西斯本人的希腊人，却因此而陷入深重的灾祸之中，他们当中的一些人甚至被迫离开了自己的家宅。当塔索斯人代表他们大陆上的城镇迎接并且宴请波斯军队的时候，他们指定本邦最有声望的一位公民—奥尔勾斯的儿子安提帕特来担任这件事的主持人。结果，事后他证实这次宴请的花费为400塔连特白银。

119 其他城邦主事者所提出的估计也与上述数字相差无几。因为设宴招待波斯大军的命令在很久以前便已下达，而人们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他们设宴招待的具体情况如下所述。［2］当传令官刚刚把这个命令传达到这里的时候，在各个城镇，居民们随即在他们中间摊派了各自所应准备的谷物，以及在接下来若干个月里所要磨制的小麦粉和大麦粉。此外，为了款待波斯大军，他们买下了所能找到的最好的牲畜，饲养起来以备宰杀；他们把陆禽和水禽分别圈养在圈舍里和水塘里；同时，他们还准备了金瓶银瓶、饮酒杯以及餐桌上所需要的各种用具。［3］这些东西是为国王本人以及陪同他进餐的人所准备的。至于大军当中的其他人，按照命令所说，只需为他们提供食物就行了。波斯大军到来之际，在那里已经扎起一座营帐供薛西斯本人歇息，而他的军队则都在露天宿营。［4］大军在用餐期间，那些负责招待的人也异常辛苦，忙得不亦乐乎。大军在那里吃饱喝足，留宿了一夜，他们在翌日清晨拆除了国王的营帐，收捡起各种用具，把所有的东西统统带走，继续进军，没有留下任何东西。

120 一次偶然的机会，一位名叫麦加克列昂的阿布德拉人就曾机智地劝告他的国民，不论男女老少，都要到他们的神庙去，在那里求庇于诸神，祈求诸神在未来的日子里使降临到他们身上的所有危及和平的灾祸都减免一半—同时他还劝告他们要衷心感谢诸神过去对他们的眷顾，因为正是诸神使薛西斯满足于每日一餐。［２］要不然，如果他们接到的命令是为薛西斯准备一顿早餐和一顿正餐的话，那么阿布德拉人或是必须在薛西斯到来之前逃跑，或是不逃跑，而等到薛西斯大军到来之时，他们将陷于彻底毁灭的境地。于是，他们虽然遭受了巨大的困苦，但仍按指令完成了任务。[105]

121 在阿堪苏斯，薛西斯没有和舰队同行，他命令那些舰长们率领舰队先行，到塞尔迈去等候他的到来。塞尔迈濒临塞尔迈海湾，塞尔迈湾就是因塞尔迈城而得名的。薛西斯这样做，是因为他听说，这条路线行程最短。而此前薛西斯给陆军下达行军的命令是这样的：从多利斯库斯到阿堪苏斯，整个陆军分为三部分。他下令一路军队沿着海岸与舰队并进，这路兵马的统帅是玛尔多纽斯和玛西斯特；第二路军队则奉命向内地挺进，这路兵马的统帅是特里坦泰克麦斯和戈尔吉斯；薛西斯本人自己跟随第三路军队，这路兵马在前两路兵马的中间行进，其统帅是斯美尔多门涅斯和麦加毕佐斯。

122 因此，舰队在和薛西斯分手后，驶过在阿索斯山附近所开凿的运河，进入阿萨、皮罗鲁斯、辛古斯、萨尔特诸邦所在的海湾[106]；舰队从所有这些城邦都征召了一些兵员。然后，舰队继续向塞尔迈湾进发。舰队绕过了托伦涅的安佩鲁斯海角，驶过了托伦涅、加列斯普苏斯、塞尔米列、麦吉伯纳以及奥林苏斯等希腊人的城镇，并从上述每一个城市都征募了船只和兵员。那个区域被称为希松尼亚。

123 薛西斯的舰队从安佩鲁斯海角出发，不久即掠过帕列涅半岛最顶端的那个卡纳斯特赖昂海角，并从波提底亚、阿菲提斯、尼阿波利斯、埃伽、塞兰布斯、斯基奥涅、门德、萨涅诸邦新补充了一些舰船和兵员。［２］这些城镇都地处过去称为弗列格拉，而今称为帕列涅的地方。他们从那里继续沿海岸行进，向国王指定的地点航行，并且又从帕列涅附近以及与塞尔迈湾相接的所有各邦新补充了兵员。这些城邦的名单如下：利帕克苏斯、康布雷亚、里塞、吉格努斯、坎普萨、斯米拉、埃涅亚。时至今日，这些城镇所在的地方依然沿用其旧称，叫作克罗赛亚。［３］舰队绕过我上面所列举的城镇当中的最后一个即埃涅亚后，便抵达塞尔迈湾，来到米格多尼亚附近的海面上。这样，他们终于航抵指定的地点塞尔迈，同样也到达了辛都斯城和阿克修斯河[107]畔的卡列斯特拉城。阿克修斯河是米格多尼亚地区和波提埃亚地区的边界，在波提埃亚沿海的一块狭小的土地上，坐落着伊

克奈和培拉两个城镇。

124 于是，波斯舰队就在阿克修斯河河口、塞尔迈附近以及它们之间的城镇附近海域抛锚停靠，等待国王的到来。与此同时，薛西斯和他的陆军从阿堪苏斯开拔，横穿过内陆地区，想取捷径直达塞尔迈。这条行军路线要穿过派奥尼亚和克利斯顿尼亚，进而抵达埃切多鲁斯河。埃切多鲁斯河乃是发源于克利斯顿尼亚的，流经米格多尼亚，在阿克修斯河河畔的沼泽地带入海。[108]

125 在薛西斯率军向这里推进的路途中，驮运粮食的骆驼遭到狮子的袭击。原来，每到夜里，狮子便离开狮穴，出来捕猎骆驼，但它们要放过人和其他的驮畜。使我感到奇怪是，究竟是什么原因迫使狮子对其他各种动物都不予理睬，而专门捕猎此前它们从来没有见过或是试图捕猎过的骆驼。

126 在整个那一地区，有很多狮子，还有野牛，有人把这种野牛的大角带到希腊来。狮子出没区域仅限于涅斯图斯河（流经阿布德拉）和阿奇劳斯河（流经阿卡纳尼亚）之间。在涅斯图斯河以东欧罗巴前部地区，或者在阿奇劳斯河以西的整个大陆地区，人们都看不见一头狮子；但是在这两条河之间，人们就可以看到狮子。

127 薛西斯大军抵达塞尔迈之后，就在那里安营休整。大军的营帐从米格多尼亚的塞尔迈开始，连绵不断，一直延续到吕底亚斯河和哈里亚克蒙河；这两条河合流之后，便构成波提埃亚和马其顿[109]之间的边界线。［2］波斯大军的安营之地的范围就是如此。上面所提及的这些河流，大都是可以满足大军所需的，唯一一条不能满足大军所需的就是埃切多鲁斯河，这条河竟然被喝干了。

128 薛西斯从塞尔迈举目望色萨利的群山，看到了巍峨耸立的奥林波斯山和奥萨山。在这里，当他得知彭纽斯河流经山间狭窄的峡谷，并获悉这里有一条通往色萨利的道路的时候，薛西斯很想亲自从海上察看彭纽斯河的入海口。他打算引领大军沿着上面那条道路，穿过马其顿人居住的内陆地区，进入到伯莱比人居住的地区，抵达冈努斯城。［2］因为他听说，这条路径是最安全的。薛西斯当机立断，马上付诸行动。薛西斯凡是乘船出巡，总是乘坐西顿人的舰船。他登上西顿人的舰船之后，就下令舰队的其他舰船起航，命令其陆军仍留在原地。薛西斯的舰队向彭纽斯河入海口进发，当他看到河口时，感到非常惊讶。于是，他派人把向导召来，询问是否有可能使河流改道，从另一个地点入海。

129 据传色萨利在古时候是一个湖，四周为崇山峻岭所环绕。奥

萨山和培里昂山山麓相交，实际上封堵了它的东面，而奥林波斯山是北面的屏障，西面有品都斯山阻隔，奥特里斯山横亘在南面。在上述诸山之间的谷地就是所谓的色萨利了。［2］许多河流注入色萨利谷地，而其中五条河是最出名的，它们分别是彭纽斯河、阿皮丹努斯河、奥诺科努斯河、恩尼佩乌斯河、帕米苏斯河。这些条河流从色萨利四周的山地奔流而下，各方的水流在平原上汇聚一处，经过一条极其狭窄的峡谷注入大海。［3］但各条河流汇流到一起之后，人们就知道这河流名为彭纽斯河，其他的名称就渐渐被淡忘了。据说在古时候，这个作为河口的峡谷根本不存在，而当初那些河流以及波比斯湖，虽然它们今天是这样的名称，但是其水量一点不比目前的水量少，于是就把整个色萨利变成了一片汪洋。［4］但是色萨利人自己说，彭纽斯河流过的这个峡谷是波塞冬造成的，这种说法颇有几分道理。因为无论什么人，只要他相信波塞冬可以撼动大地，相信神在引发地震的同时会顺便造成几道裂缝，当他看到这个峡谷的时候，就会相信这是波塞冬的杰作。依我看，山崩地裂显然是地震所造成的后果。[110]

130 于是，薛西斯询问当地的向导们，说彭纽斯河还有没有其他的入海口。这些人对于当地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回答说："国王啊，这条河除了你所看到的这个入海口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入海口了。因为整个色萨利都是群山环绕的。"

［2］据说，薛西斯听了这番话之后，他说："你们这些色萨利人的确是很明智的。你们寻求自身的安全，及时改变主意的理由是很充分的。因为其他的事情的经历，你们必定已感受到自己是生活在一片容易被控制和降服的土地上。其实，无须用别的招数，只需堵塞峡谷，迫使河流改道，河水就会蔓延到你们的土地上来。这样，整个色萨利，除了山峰以外，都会立即被一片汪洋所淹没。"

［3］国王的这番讲话是针对阿琉阿斯的儿子们说的。他们是色萨利人，是所有希腊人当中第一批主动向国王投降的。[111]薛西斯认为，当这些人向他表示友好的时候，他们是以全民族的名义讲话的。[112]这样，薛西斯在发表了上述讲话，结束了巡视之后，就返回了塞尔迈。

131 薛西斯在皮埃里亚一带滞留多日，因为他的三分之一的军队正在开辟马其顿的山区的道路，以便全军能够通过这条道路进抵伯莱比人的领土。这时，先前派往希腊为国王索要"土和水"的使者回来了，他们当中有的空手而归，有的则带回了"土和水"。

132 那些献出了"土和水"[113]的人们有：色萨利人[114]、多罗普

斯人、爱尼恩涅斯人、伯莱比人、洛克里人、玛格涅西亚人、马里斯人、弗提奥提斯的阿凯亚人、底比斯人，以及除普拉提亚人和塞斯皮亚人以外的所有其他的波奥提亚人。[115]［２］而那些决心武装抵抗异族大军的希腊人，则宣誓订约，反对这些投降者。他们立誓说，“如果我们在战争中取胜，我们要将所有那些主动向波斯人投降的希腊人的十分之一的财产，献给德尔斐的神”。这就是希腊人所立下的誓约。[116]

133 但是，国王薛西斯并没有派使者去雅典和斯巴达去索土。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现在就来说说其中缘由。当初大流士抱着同样的目的派使者到他们那里去的时候，在雅典，他们把波斯的使者投到地坑中；[117]而在斯巴达，他们把使者投到井里，命令使者们从那里自行取得“土和水”，然后带给他们的国王！［２］就由于这个缘故，薛西斯才不派使者去给他们提出这样的要求。雅典人如此对待来使，除了他们的土地和城市遭到摧残以外，究竟还会有哪些灾祸因此而降临于他们身上，我可说不出来了；但是，我相信他们受到这样的惩罚并不是由于他们如此对待对方来使所造成的。[118]

134 然而，阿伽门农的传令官塔尔塞比乌斯[119]之怒却降临到拉栖代梦人的身上。在斯巴达，有一座塔尔塞比乌斯的神庙，而至今还生活在那里的塔尔塞比乌斯的后裔，即所谓塔尔塞比乌斯家族，享有担任自斯巴达派出的各种使者的特权。［２］于是，在斯巴达人做了上述事情之后，他们在奉献牺牲时总是不能取得吉兆，而且很长的一个时期都是如此。斯巴达人为此而烦恼不已，认为这是降临到他们身上的一个重大的不幸。他们常常召开公民大会，并在全城发布公告，征询有哪一位拉栖代梦人愿意挺身而出，为斯巴达献出自己的生命。于是，两位斯巴达人，安涅里斯图斯的儿子斯伯提亚斯和尼科劳斯的儿子布利斯，二人皆出身高贵而且十分富有，他们愿为斯巴达处死大流士的使者而到薛西斯那里去偿命。［３］于是，斯巴达人就派他们到波斯人那里去受死。

135 这些人所展示的勇气当然是值得赞叹的，同样，他们以下所发表的演说也是如此。他们在去苏撒途中，来到了海达涅斯那里。这位海达涅斯是一位波斯人，是居住在亚细亚沿海地带所有各族的统帅。海达涅斯对他们盛情款待，邀请他们赴宴；他在宴会上，问他们说：［２］“拉栖代梦人啊，你们为什么不愿意和国王交朋友呢？你们只需看看我和我的情况，你们就可以看出，国王深知如何去敬重有功德的人物。因此，像你们二位这样的人物，如果愿为国王效劳，那他必将你们视为有功德之人，都可以使你们成为希腊的统治者。”

［３］斯巴达人回答说：“海达涅斯，你的建议是片面的。因为你

的劝告一方面虽然说明你是有亲身体会的，可是另一方面，却又说明你是一无所知的。你懂得如何去做一名奴隶，但你却从来没有体验过自由，也就无从评述自由的滋味是好还是不好。假如你懂得了自由意味着什么，那你就会奉劝我们不单单是用枪，而且还要用战斧来为自由而战了。”他们就是这样回答海达涅斯的。

136 后来，他们从那里去了苏撒，面见国王。当国王的卫兵们命令他们匍匐在地，向国王行跪拜礼，甚至想强制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拒绝了，说他们决不会做这类事情，即使把他们的头倒栽在地上也决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说他们没有崇拜凡人的习惯，而且出使波斯也不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坚决抵制了波斯人的这些礼仪之后，向国王这样说：［２］“波斯人的国王啊，拉栖代梦人派我们到这里，是来给你那在斯巴达被杀死的使者偿命的，是为他们来赎罪的。”

薛西斯表现得十分宽宏大量，他回答说，他可不愿意模仿拉栖代梦人的做法；因为拉栖代梦人杀死来使，破坏了全人类共同遵守的法律。既然他谴责他们的这种行为，他自己也决不会犯下这种罪过的。此外，薛西斯也不想把这两个人处死，从而使拉栖代梦人从此洗雪了从前所犯下的罪行。

137 尽管斯伯提亚斯和布利斯活着返回了斯巴达，但是斯巴达人还是用这样的行动一时地平息了塔尔塞比乌斯的愤怒。但是在很多年之后，拉栖代梦人自己宣称，在伯罗奔尼撒人与雅典人的战争期间，塔尔塞比乌斯的愤怒被又一次激发起来。在我看来，这是上苍在宣示其意旨，这一点是再清楚不过的了。［２］塔尔塞比乌斯要把怒气发泄到使者的身上，不得到满足就决不罢休，这完全是正当的要求。但是，这怒气却恰恰发泄到因为这个缘故而被委派到波斯国王那里去的那两个人的儿子—布利斯的儿子尼科劳斯和斯伯提亚斯的儿子安涅里斯图斯身上。这一点使我清楚地看到，这是上苍神意使然。这位安涅里斯图斯就是在武装齐备的商船上巡航时，曾制服过来自提林斯的渔夫的那个人。[120]［３］可以肯定，就是这两个人，曾奉拉栖代梦人之命出使亚细亚。他们被色雷斯的国王泰琉斯的儿子西塔尔基斯和阿布德拉人皮提斯的儿子尼姆佛多鲁斯出卖，结果在赫勒斯滂海峡的比桑特被捕，并被移送至阿提卡，在那里被雅典人杀死了。和他们二人一起被杀的，还有一位科林斯人，阿戴曼图斯的儿子阿里斯提亚斯。[121]可是，这些都是发生在国王薛西斯远征多年以后的事情了。[122]

138 现在还是回到我们叙述的主题吧。波斯国王此次出征，虽然名义上是直接进攻雅典，但实际上意在征服整个希腊。希腊人早就得知这一点了，但是他们对此事的看法并不一致。［２］那些已经向波斯人献上“土和水”的城邦，倒是放心大胆，因为他们相信异族大军不

至于加害于他们；但是那些拒绝纳贡的城邦却感到非常害怕。因为他们考虑到全希腊的舰船都加在一起，数量也太少，不足以抗击敌军，而且希腊的大多数城邦都不想卷入战争，而是热衷于投到波斯人的那一边去。

139 在这里，我不得不发表一个意见，虽然大多数人是不喜欢这个意见的。但是，只要我觉得是真知灼见，我决不会避而不谈。［2］假如雅典人被迫在眉睫的危险所吓倒，从而离弃他们自己的国家，或者他们虽不离开，却留下来向薛西斯投降，那么，肯定就没有人力图在海上抗击波斯人了；而如果没有人在海上抵抗波斯人，那么我认为在陆地上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3］无论伯罗奔尼撒人修筑多少条横贯地峡[123]的城墙来保卫自己，拉栖代梦人的同盟者还是会离弃他们，直到最后只剩下他们自己。毫无疑问，随着同盟者的城市被波斯舰队一一攻陷，他们的同盟者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迫不得已，都要离弃他们。这样，孤立无援的拉栖代梦人，就势必得单独对敌鏖战一场而光荣地覆灭。［4］这将是他们的命运；不然，在他们看到希腊的城邦一个接一个地都归降了波斯人之后，他们最终也会和国王薛西斯缔约求和了。所以，以上两种情况无论发生哪一种，希腊都将为波斯人所征服。我无法理解的是，既然国王掌握着制海权，[124]那他们在科林斯地峡上修筑城墙究竟还会有什么用处。［5］既然如此，如果说雅典人是希腊的救星，那就的确是一个真知灼见了。雅典人的地位是举足轻重，哪一方得到他们的支持，哪一方就会得胜。雅典人所做的抉择是希腊应当保持自由；也正是他们，激励尚未归降波斯人的那些希腊人，而且正是这些人，在诸神的庇佑下，击退了入侵者。［6］即使那来自德尔斐的使他们感到心惊胆战的神谕，也未能使他们有所动摇而离开希腊。他们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故土，鼓起勇气，迎击来犯之敌。

140 原来雅典人曾派遣使者到德尔斐去，请求给他们一道神谕。当他们在大殿行完了所有规定的礼节，进入内殿坐定之后，那位名叫阿里斯托妮克的女祭司，向他们作了如下答复：

> ［2］不幸的人，你们为何坐在这里？快逃吧，逃到地角天涯，
>
> 逃离你们的家园，离开你们那围以城墙的高高的卫城，
>
> 躯体和头颅，实际上都同样不能保全，
>
> 双手和双脚，以及中间的一切也都变得僵硬无力。

这一切都将毁灭。因为火焰和凶猛的神阿瑞斯[125]，

驾驭着叙利亚战车[126]，正快速地把这座城毁灭。

［3］不仅把你们的，也要把许许多多的城毁掉；

还要把诸神的许多神殿付之一炬。

即使现在他们也站在那里吓得流着黑色的汗，

惊恐得瑟瑟发抖；看啊！从高高的屋顶上流下

黑色的鲜血，预示着巨大的不幸正在逼近。

你们赶快离开这里，拿出勇气，忍受你们的悲苦吧。

141 雅典的使者们听到这个答复，陷于极度哀愁之中。这时，一位极有声望的德尔斐人，安德罗布洛斯的儿子提蒙，看到他们在得到这一不祥的预言时竟然如此沮丧，就劝他们拿起橄榄枝，再度回到神殿，以求庇者的身份来祈求神谕。［2］雅典人听从了他的建议。他们再一次进入神殿，说："神啊，求你发发慈悲吧，看看我们带给你的祈求庇护的橄榄枝，请赐予我们关于我们邦国的一则较好的预言吧。否则，我们就决不离开你的神殿，至死也不离开。"于是，皮西亚女祭司给了他们第二道神谕，内容如下：

［3］帕拉斯[127]终不能使奥林波斯的宙斯息怒，

虽然她常常恳求他，并且机智地劝说他，

但我仍要再给你们一则金玉良言。

当敌人在凯克罗普斯的境域[128]掠走那里的

一切，并把神圣的基赛隆[129]谷地洗劫一空的时候，

富有远见的宙斯终会给雅典娜神的这些祈求者

一座木墙，作为保全你们以及你们子孙的屏障。

［4］切莫死守来自大地那边的骑兵和步兵践踏过的

地方，而应当及时撤退，背向敌人；

不过，终有一天你会和他在战场上相见的。

神圣的萨拉米斯啊！在人们播种或收获的时候，

你会把妇女们所生的孩子全部毁灭。

142 无论从实际上还是字面上看，这道神谕都比前一道神谕要温和些。于是，雅典的使者们把它记录下来，带着神谕返回雅典了。可是，当使者们抵达雅典，将神谕告诉人民的时候，大家对于这道神谕的真正含义作了许多推测，提出了许多种解释；其中，特别是有两种完全相反的见解。有些老人的意见是，神的意思是要他们退守卫城。[130]因为在古时候，雅典卫城的四周是有一道木栅栏卫护的，［２］按照他们的解释，木墙就是指这道木栅栏。但是，另外的一些人则认为，神谕所说的木墙意指他们的舰船，而且他们的意见是不管其他，只须全力以赴把舰船装备起来。不过，在皮西亚女祭司的答复中，它的最后两行，即

神圣的萨拉米斯啊！在人们播种或收获的时候，

你会把妇女们所生的孩子全部毁灭。

［３］却使主张木墙即是舰船的那些人难于自圆其说了。这两行诗句使那些以为他们的船便是木墙的人们十分困惑。因为那神谕释读者们认为，这两行诗的意思是：如果在萨拉米斯附近的海上准备迎击敌人，那他们就会在那里悉数被歼。

143 这时，在雅典，有一个人是不久前才崭露头角，成为一流人物的。他的真实名字叫作泰米斯托克利[131]（见图13），人们更普遍地称呼他为涅奥克利斯的儿子。这个人说，神谕的释读者们并没有全部作出正确的解释。他指出，“如果这些诗句所涉及的真是雅典人，假如萨拉米斯的居民即将为此而在那附近遭到消灭，那么神谕就不会用一个这样温和的字眼，就会称萨拉米斯为‘不幸的’，而不是‘神圣的’萨拉米斯了。［２］因此，这道神谕的正确解释应该是，神谕所说大难临头的绝不是指雅典人，而是指他们的敌人”。因此，他劝告自己的同胞说，应当相信神谕所说的木墙是指他们的舰船，要作好登上舰船，在海上迎敌的准备。［３］泰米斯托克利把自己的看法向雅典人宣布之后，雅典人相信，他的解释是要比神谕释读者的解释更高明，因为那些神谕释读者不要求雅典人做海战的准备。他们说：“全体雅典人所要做的就是不作任何抵抗，而只是逃离阿提卡，移居到其他的某个地方去。”



图**13** 雅典海军之父泰米斯托克利（译者拍摄）

144 在此之前，泰米斯托克利还提出过一个非常适时的建议。原来，来自劳里昂矿藏[132]的收入曾经给雅典的国库带来巨额的收益，当他们的每一位成年公民都可以从中大约分得10德拉克玛的时候，泰米斯托克利就劝告雅典人不要分掉这笔款项，要用这笔钱建造200艘三列桨战舰，[133]以用于对埃吉那人的战争。［2］正是由于当时所爆发的与埃吉那的战争，这才拯救了希腊，因为它迫使雅典成为海上强国。[134]这些新舰船并未用于当初建造它们时的目的，但是在希腊急需舰船的关头，它们却派上用场了。于是，他们建造了这些舰船，并且已经为雅典人所使用，但是现在雅典人在这之外还得建造更多的舰船。［3］他们在接到神谕并进行磋商之后，作出决定：他们应信托神意，本邦全民出动，以及所有愿意和他们一道的其他希腊人，都登上战舰，到海上去迎击异族入侵者。[135]

145 这就是雅典人所接到的神谕。[136]现在，全体愿意保卫希腊的希腊人，就都聚集在一起开会，相互商议并立誓结盟。[137]之后，他们一致议决，首先要结束他们之间的一切冲突和战争，不论起因如何，都应该终止。他们彼此间的冲突和战争固然有很多，但其中规模最大的是雅典人和埃吉那人之间的战争。他们听说薛西斯及其大军正在萨迪斯，就立即筹划派人去亚细亚，探听国王的动静；同时又向各方派出使者，有些人到阿尔戈斯去，旨在与阿尔戈斯人缔结共同抵抗波斯入侵的盟约；有些人到西西里去见狄诺美涅斯的儿子格隆[138]；还有些人到克基拉去，请求他们的人民援助希腊，另外有些人为此去了克里特。[139]他们希望，如果可能的话，把全体具有希腊血统的人

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共同参与保卫希腊的战斗，因为迫在眉睫的危险正威胁着所有希腊人。据说，格隆的势力非常强大，远远超过希腊任何一个单个城邦的力量。

146 他们作出了这样的决定，调解了各城邦之间的争端以后，首先派遣三个密探前往亚细亚去侦察情况。这些人抵达萨迪斯，就对波斯国王的军队进行了侦察，但是他们被对方发现了，波斯陆军统帅在审讯之后，判处他们死刑，然后把他们推出去斩首。［2］然而，正在这时，薛西斯获悉此事，他不同意陆军统帅的判决。于是，他派了自己的几名侍卫前去，传达他的命令，假如他们还没有被处决，就把那几个希腊密探带到他那里。［3］侍卫们奉命前去，发现这几个密探还活着，就把他们带到国王那里。薛西斯在得知这些密探此行的目的之后，就命令他的侍卫带他们到军营各处去，把所有的骑兵、步兵都指给他们看，让他们随心所欲地看个够；随后，当这几个希腊人心满意足的时候，波斯人又毫发无损地把他们送到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

147 后来，薛西斯说他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命令，乃是出于以下的原因。他说："假如这几名密探被处死了，那么希腊人对我那庞大得难以形容的兵力依然茫然无知，而杀死他们的三个人，波斯人因此给敌人造成的损害可说是微乎其微；相反，如果把这几个希腊人放回去，希腊人就会了解到我的兵力情况，我预料在我的大军出征之前，他们希腊人就会主动献出他们的自由，这样也就免除了波斯大军远征的诸多麻烦。"［2］薛西斯在其他的场合，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薛西斯在阿比多斯逗留期间，看到运载谷物的舰船从攸克星海驶出，[140]通过赫勒斯滂海峡，运往埃吉那和伯罗奔尼撒去。薛西斯的左右听说这是敌方舰船，打算把它们拿下，他们望着国王，只等他一声令下。［3］然而，薛西斯只是问道："这些舰船是开往哪里去的？"左右回答说："主公，它们是运送谷物到敌人那里去的。"薛西斯又回答说："我们不是也满载着谷物还有其他东西到同一个地方去吗？既然他们替我们把谷物运到那里去，这对我们有什么害处呢？"

148 于是，那几名间谍察看了这里的各方面情况后，就被打发走了，这样他们回到了欧罗巴。[141]那些缔结盟约准备抗击波斯国王入侵的希腊人，在把间谍派出去以后，又派使者前往阿尔戈斯。［2］关于这件事，阿尔戈斯人的说法是这样的。他们说，他们一开始就得到情报，知道波斯人准备出征希腊。他们预料到希腊人将要来他们这里求援以对抗波斯人，于是，他们就派使者前往德尔斐，去那里向神请示，询问在这件事上怎样做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在不久之前，[142]他们有6000公民死于安那克桑德里达斯的儿子克列奥蒙尼统率下

的拉栖代梦的军队之手。他们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就派使者到德尔斐来了。［3］皮西亚女祭司听了他们的询问之后，是这样回答的：

你们为四周近邻所憎恨，却有幸为诸神所钟爱，

你们紧握长枪，保持戒备，静静地安坐在那里；

好好防护你们的脑袋[143]，脑袋可以关照你们全身。

阿尔戈斯人在接到这道神谕一段时间之后，求援的使者来到了阿尔戈斯。他们到达之后，还是得到准许，进入议事大厅，陈述了他们的要求。［4］阿尔戈斯人是这样地答复他们的："如果拉栖代梦人首先和我们缔结三十年和约，并由阿尔戈斯和拉栖代梦共同执掌同盟军队的统帅权，阿尔戈斯就愿意答应他们的请求。虽然严格地说全部军队的统帅权理应属于我们，但我们依然满足于与拉栖代梦人平分统帅权。"

149 他们说，虽然神谕禁止他们与希腊人缔结同盟，但阿尔戈斯的议事会还是作出了这样的答复。因为，虽然他们因违背神谕的旨意而惴惴不安，但是他们非常渴望与拉栖代梦人缔结一项三十年和约，以使他们的子弟在这期间长大成人。假如没有这样一个和约，那么就他们本身来说，在遭到拉栖代梦人的重创之后，如再遭受波斯人的重击，那他们将来就很可能只有唯拉栖代梦人马首是瞻了。[144]但是，对于阿尔戈斯议事会的这个答复，［2］使团当中的拉栖代梦的使者回答说："关于缔约的事情，我们将提交给我们的公民大会去决定；至于统帅权，我们曾受命这样作答：斯巴达有两位国王，阿尔戈斯只有一位国王—我们不可能剥夺任何一位斯巴达国王的统帅权—但是我们并不反对阿尔戈斯国王和两位斯巴达国王有同等的表决权。"阿尔戈斯人说，他们简直不能忍受斯巴达人的这种傲慢，因此，对他们而言，与其屈从于拉栖代梦人，还不如受制于异族人。于是，他们责令那些使者要在日落之前离开阿尔戈斯的国境，否则，他们就将被视为阿尔戈斯人的敌人。

150 关于这些事情，阿尔戈斯人自己就是这样说的。而在希腊，还广泛流传着另一种不同的说法。根据这种说法，薛西斯在发兵征讨希腊之前，就曾派遣一名使者前往阿尔戈斯。［2］使者到达阿尔戈斯之后这样说："阿尔戈斯的人们，我奉国王薛西斯之命对你们这样说：我们波斯人相信，我们的先祖波塞斯的父亲是达奈的儿子柏修斯，他的母亲是凯菲乌斯的女儿安德洛美达。[145]这样看来，我们波斯人和你们阿尔戈斯人就是同根同祖了。既然我们双方是同根同祖，

我们就不应当对你们开战，而你们也不应当帮助别人来打击我们。你们应当袖手旁观，静静地待在自己的地方。只要事态的发展如我所愿，那么我对你们的尊重就将超过其他任何人。”［３］ 据说，阿尔戈斯人对于这番话极为重视。因此，他们对于希腊人，既没有许诺什么，也未提出任何要求。然而，后来希腊人要求他们增援的时候，他们既然知道拉栖代梦人决不会在统帅权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还是重提旧事。这样，他们就有了一个按兵不动的借口。

151 有些希腊人还说，发生在多年以后的一件事情，可以印证上述说法。希波尼库斯的儿子卡里阿斯及其一行，作为雅典的使者前往苏撒，来到“蒙浓宫”[146]办理一些事务。[147]他们在那里逗留期间，阿尔戈斯人也派遣使者来到苏撒，来询问薛西斯的儿子阿塔薛西斯说：“过去我们阿尔戈斯人和你父王之间结成的友谊，现在是否还继续有效？你是否把我们视为你的敌人？”国王阿塔薛西斯回答说：“绝对有效。对于我来说，哪个城邦也没有阿尔戈斯人够朋友。”

152 对我而言，薛西斯是不是真的派使者去过阿尔戈斯，阿尔戈斯的使者是不是真的到苏撒来向阿塔薛西斯询问有关他们之间的友谊的事情，我不能给出确实的说法；［２］ 而且在阿尔戈斯人自己的说法以外，我在这方面不发表任何其他意见。然而，我知道，如果各个城邦都把他们自己的麻烦带到一个公开集会的场合，目的是用它来和其他城邦的麻烦相交换，当他们仔细观察所有其他城邦的麻烦过后，他们一定会高高兴兴地把自己带来的麻烦再带回本邦去的。[148]因此，阿尔戈斯人的行为毕竟还不能说是最无耻的。［３］ 就我本人而言，我的职责是报道我所听说的一切，但我并没有义务相信其中的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整个这部历史来说，这个评论都是适用的。有一种说法甚至这样说，波斯人起初是应阿尔戈斯人之邀而入侵希腊的。因为阿尔戈斯在对拉栖代梦作战中失利，面对他们目前所遭受的苦难，他们觉得作出任何选择都比现在的处境要好些。关于阿尔戈斯人的事情，我就说这些了。

153 同盟者还派遣使者前往西西里，他们奉命与格隆进行谈判。在这些使者当中，有来自拉栖代梦的叙亚格鲁斯。这位格隆的先祖是来自于特里奥皮昂附近海域泰洛斯岛的居民，他最早移居到革拉。当安提菲姆斯和罗得岛的林都斯人在革拉进行殖民的时候，他也加入到殖民者的行列。［２］ 久而久之，他的后人担任冥府诸神的大祭司—他们代代相传，担任这个职位。最早取得这个职位的，是他们的一位先祖，名叫泰林涅斯，具体过程如下。当时革拉的一些公民在党争中失败后，逃往革拉上方一个叫作马克托里昂的城镇去避难。［３］ 但是泰林涅斯并没有借助任何人帮助，而只是通过诸神的圣物，就使他

们重新返回了革拉。至于他是从什么人那里取得这些东西，他自己是如何取得这些东西的，我就说不出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借助这些圣物的力量，才使得那些亡命者重返革拉的。作为对这件事的回报，就是由他本人以及他的后人世世代代永远担任诸神的大祭司。［4］在这个故事中，特别使我感到吃惊的是，泰林涅斯竟也能完成这样的壮举。因为我始终认为，这样的行为并不是一般人所能够胜任的，而唯有那些具有勇敢精神和男子汉气概的人才有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情。然而，居住在西西里的人们说，泰林涅斯这个人禀性柔弱，还有些女气。

154 无论如何，泰林涅斯就这样取得了担任这个职务的特权。[149]后来，潘塔列斯的儿子克列安德在革拉当了七年僭主之后，[150]死于一位名叫萨比鲁斯的革拉公民之手。克列安德死后，他的兄弟希波克拉底取得了统治权。在希波克拉底担任僭主期间，大祭司泰林涅斯的一个后人格隆，和其他许多人—如帕泰库斯的儿子埃涅斯德姆斯一样，都在希波克拉底的卫队中服役。［2］但是格隆很快就因为勇武出众而被提拔为骑兵队的总司令。原来，希波克拉底在围攻卡里波里斯人，及后来围攻纳克索斯人、赞克列人、列昂提尼人、叙拉古人以及其他许多异族城邦期间，格隆在历次战役中皆表现出众。在上面列举的这些城邦当中，叙拉古是唯一未遭到希波克拉底奴役的城邦。［3］当时叙拉古人在爱罗鲁斯河畔战败，但是得到了科林斯人和克基拉人的援助，因而没有遭到奴役。他们与希波克拉底缔结了一项和约，条件是叙拉古人把自古以来属于他们的卡马里纳割让给希波克拉底。

155 然而，希波克拉底在统治了和他的兄弟克列安德同样年头之后，在与西西里当地人的交战中，死于邻邦海布拉人之手。于是，格隆假装辅佐希波克拉底的两个儿子攸克雷德斯和克列安德，但当他击败那些企图恢复自由的革拉公民之后，他就废黜了希波克拉底的两个儿子，自己当上了僭主。格隆这一次是好运当头，随后他又成为叙拉古的僭主。［2］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叙拉古的土地所有者，即被称为伽摩利（*Gamori*）的那些人，被本邦的平民以及他们自己的奴隶即库里利伊（*Cyllyrii*）联手驱逐出境，逃往卡斯门奈城。格隆使他们重返叙拉古，这样他就取得了这座城。因为叙拉古的人民已经主动投降，当格隆兵临城下的时候，他们就拱手献城。

156 现在，格隆既然成了叙拉古的主人，自己就较少关心革拉的事务，他把治理革拉的事务交给了他的兄弟希耶罗。同时，格隆大力加强叙拉古的防务，事实上他现在把所有精力都放到叙拉古方面。［2］叙拉古很快就强大和兴盛起来。格隆把卡马里纳城夷为平地，

把所有的卡马里纳居民都迁到叙拉古来，授予他们公民权；他还把超过半数的革拉公民也迁到叙拉古，也授予他们和卡马里纳人同样的权利。同样，格隆与西西里的麦加拉人[151]交战，当他围攻麦加拉城并且迫使他们投降以后，他就把麦加拉人当中对他作战，因而被认为是必死无疑的富人带到叙拉古来，让他们安居在那里，并授予他们公民权；而那些根本没有参与战事，料定平安无事、不会遭到任何伤害的麦加拉平民，格隆把他们也带到叙拉古来，在那里把他们全都卖到西西里以外充当奴隶了。［3］对于西西里的优波亚人，[152]格隆也像对待麦加拉人一样，作了区别对待。格隆之所以这样对待这两个地方的居民，是因为他认为与“平民”相处是最令人生厌的事情。格隆通过这样一些举措，使自己变成了一位强大的僭主。[153]

157 希腊的使者们在抵达叙拉古以后，得以觐见格隆，他们对格隆说：“我们受拉栖代梦人、雅典人以及他们各自的同盟者[154]的派遣，前来请求你们加入抗击异族人的行列。毫无疑问，你们已经听说有一位波斯人正打算在赫勒斯滂海峡上架设桥梁，率领东方的所有军队，冲出亚细亚，把战火引入希腊。—的确，在表面上，他说只是攻打雅典，但实际上他是想把全体希腊人都纳入他的臣民之列。［2］因此，我们恳求你去援助那些捍卫希腊自由的人，请求你本人去帮助她获得自由。因为你势力强大，你是西西里的霸主，那你所统治的部分在整个希腊世界也占不小的比例了。如果全希腊都团结一致，那就会聚集起一支很大的军队，这支大军就可以抗击入侵者；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充当了叛徒，还有人拒不增援，那么希腊人当中只有少数人是可靠的，如此则人们担心希腊全境都将沦陷，是理所当然的。［3］你们不要抱有这样的希望，以为波斯人一旦征服我们的领土，就会得到满足，而不会继续向前去进攻你们。你们最好还是三思而后行；你们要考虑到，你们援助了我们，也就是保卫了你们自己。须知明智的谋划大都会产生成功的结果。”

158 使者们就是这样说的。格隆情绪激昂地对他们说：“希腊人，你们如此巧言令色，自私自利，居然还有脸来到我这里，请求我加入你们抗击异族人的联盟。［2］然而，想当初我和迦太基人发生争执，[155]我请求你们与我协力对付异族人的时候，当我真诚地请求你们因安那克桑德里达斯的儿子多里尤斯被谋害而向埃吉斯塔人复仇的时候，[156]当我答应协助你们解放那些会带给你们重大利益和收获的商埠的时候，你们既不到我这里来予以援助，也不来为多里尤斯复仇。正是由于你们的阻挠，所有这些地方至今还完全处于异族人的统治之下！［3］然而，如今我的事业蒸蒸日上，国势也日渐强盛；而危险从我们这里转移，降临到你们的头上，你们这才想到我格隆了。［4］不过，虽然当初你们蔑视我，我现在却不会采用和你们当初一

样的做法。我已经准备来援助你们了。我这里可以提供200艘三列桨战舰、2万名武士、2000名骑兵、2000名弓箭手、2000名投石兵和2000名轻骑兵去增援你们。此外，只要战事在延续，希腊全军的粮食也一概由我提供。［5］但是，我承诺这些事只有一个前提—由我担任抗击异族战争的希腊联军的统帅和总司令。除非你们答应这一点，否则我不会派兵相助，我本人也不会来。”

159 叙亚格鲁斯听了这番话，简直有些忍无可忍了，他说：“如果伯罗普斯的后人[157]阿伽门农得知斯巴达的领导权被格隆和他的叙拉古人夺去的话，他肯定会悲叹不已。这类的条件，不要再提了，因为我们不会在全军统帅权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的；如果你愿意出兵援助希腊，你就得准备服从拉栖代梦将军的指挥。如果你不愿居于他人之下，那你就不必出兵相助了。”

160 从叙亚格鲁斯这番话中，格隆已感受到对方心中的气恼。于是他就向这些使者提出了最后的建议，他说：“斯巴达的客人啊，对一个人劈头盖脸地横加指责，常常会把他激怒。虽然你在发言中，表现得非常傲慢无礼，但是这还不足以使我这有良好教养的人，对你作出不得体的答复。［2］的确，既然你们如此坚定地维护你们在统帅权方面的权利，那我在这方面的立场比你们更为坚定，这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我麾下的海军和陆军在数量上都远远超过你们。可是，既然我前面所提出的建议使你们感到如此不快，那么我愿意在所提的条件上作出一点让步。如果你们喜欢统率陆军，我就来统率海军；或者，如果你们喜欢统率海军，那我宁愿统率陆军。如果你们对这些条件还不满意，那你们就必须离开这里回国了，你们必将失去我这个强大的同盟者。”

161 以上就是格隆的建议。不等斯巴达人答话，雅典人的使者就抢先对格隆说：“叙拉古人的国王啊，希腊派遣我们到你这里来，是来搬一支援兵，而不是来请一位统帅的。然而，你提出除非你担任希腊全军的统帅，否则你不愿派一兵一卒来援助我们；而且，你唯一的要求就是统帅权。［2］现在，当你要求取得希腊全军统帅权的时候，我们雅典人可以保持沉默，因为我们深信，斯巴达的使者完全能够为我们双方作出回答。但是，现在你既然放弃统率全军的要求，而希望统率海军，那么，你要知道，即使斯巴达的使者同意你统率海军，那我们也不会同意的。因为海军方面的统帅权是属于我们的，除非拉栖代梦人愿意把这部分的统帅权也担当起来。如果他们愿意统率海军，我们不会提出任何异议；但是我们决不容许其他任何人出任海军统帅。［3］假如我们雅典人使海军的统帅权旁落到叙拉古人之手，那么我们就枉为拥有最大海上力量的希腊人了。要知道，我们雅

典人是希腊人当中最古老的民族，又是希腊人当中唯一一个从来没有改变过居住地的民族[158]—诗人荷马说，在所有来到特洛伊的军队中，最善于排兵布阵的就是雅典人。[159]因此，我们这样说，也是无可非议的。”

162 格隆回答说：“雅典的客人啊，你们似乎并不缺乏担任统帅的人，但是你们可能缺乏听从统帅号令的人。因此，既然你们决意不肯作出任何让步，执意要统率全军，那么你们现在最好是火速赶回希腊，告诉希腊人说，希腊一年的春天已经丧失了。”[160]［2］格隆这样说的意思是，春季是一年之中最美好的季节，就如同他的军队是希腊人的军队之中最精锐的—因此，希腊未和他建立联盟，就好比是那失去了春季的一年。

163 希腊的使者们随后并未与格隆进行进一步谈判，就乘船返回希腊。格隆害怕希腊人实力太弱，根本顶不住异族人的进攻，而他作为西西里的霸主，到伯罗奔尼撒去听候拉栖代梦人的调遣，对他来说又是难堪的而且是无法忍耐的事情。于是，他完全打消了出兵援助希腊这个方面的念头，转而采取了另一种策略。［2］他一听说波斯人渡过了赫勒斯滂海峡，就立即命令科斯人斯库塞斯的儿子卡德摩斯[161]，率领三艘五十桨船，带着大量的金钱和友好的问候前往德尔斐。卡德摩斯到那里去，目的是关注战争进展的情况：如果异族军明显占据优势，那么就把那些金钱交给薛西斯，同时代表格隆统治下的领土，献上“土和水”。—如果希腊人获得胜利，那么就把这些金钱如数带回来。

164 在此之前，这位卡德摩斯从他的父亲那里名正言顺地继承了科斯的王权。可是，他在没有任何危险所迫的情况下，纯粹是出于对正义的热爱，而自愿地把自己的权力交给了科斯的全体人民，他本人离开家乡，前往西西里。在那里，萨摩斯人把一个叫作赞克列的城镇交给了他，他就把那里开拓为一个定居地。这个赞克列后来改称为麦萨那。[162]［2］在这个关头，格隆之所以委派卡德摩斯前往希腊，是因为从他所熟悉的其他事情上，已经证明卡德摩斯的诚实正直。而现在格隆所要做的，是在卡德摩斯一生的许多公正行为中，再添上一桩这样的事迹。格隆把一笔巨额金钱托交给他，完全听凭他处理，他本可以把这笔钱据为己有的，但他毫厘未动；当希腊人取得海战的胜利，而薛西斯败退之后，卡德摩斯就带着全部的金钱又回到了西西里。

165 然而，西西里的居民却说，格隆虽然明知道他必须受拉栖代梦人的节制，但若不是由于希麦拉的国王、克里尼浦斯的儿子特里鲁斯的缘故，他仍然会出兵援助希腊人。因为恰恰在这个时候，曾被阿

克拉加斯的国王、埃涅斯德姆斯的儿子塞罗逐出希麦拉的特里鲁斯，把一支30万人的军队引入西西里的境内，这支军队是由腓尼基人、利比亚人、伊比利亚人、利古里亚人、赫里希科伊人、撒丁尼亚人和科西嘉人组成，[163]其统帅是迦太基人的国王、汉诺的儿子汉密尔卡。特里鲁斯所以能说服汉密尔卡这样做，部分地是由于他们两个人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但主要还是由于瑞吉昂的国王克列提涅斯的儿子安那克西劳斯的热心相助。安那克西劳斯把他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交给汉密尔卡，从而促成了他发动这次远征。安那克西劳斯又是在救援他的岳父，因为他的妻子就是特里鲁斯的女儿，名叫库蒂佩。因此，格隆不能给希腊人以任何援助，（他们说）他就把金钱送到德尔斐去了。

166 他们还说，格隆和塞罗在西西里击败迦太基人汉密尔卡，和希腊人在萨拉米斯战胜波斯人，是发生在同一天。这位汉密尔卡就其父亲一方的血统来说是迦太基人，就母亲一方的血统来说是叙拉古人，他是由于功勋卓著才当上迦太基国王的。据我所知，在双方交战失败之后，汉密尔卡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格隆想尽办法四处搜寻他，然而无论在哪里，都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可谓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167 迦太基人自己对这件事的叙述是真实的。他们说，异族人和希腊人在西西里岛上展开激烈厮杀，从清晨开始一直延续到傍晚，而在双方交战的整个这段时间里，汉密尔卡一直留守军营，在那里奉献牺牲，他把杀死的牺牲整头整只地放到大堆薪柴上焚烧，以期得到吉兆。当他向杀死的牺牲行灌奠之礼的时候，他看到了本方的军队败退下来；于是他就一头栽到燃烧的火堆里，这样他就被烧得无影无踪了。［2］但是，无论汉密尔卡是像腓尼基人所说的方式消失了，还是像叙拉古人所说那样以其他方式失踪了，迦太基人肯定是向他奉献牺牲的，而且在他们所有的殖民地都为他树立了纪念碑。[164]在这些纪念碑当中，最壮观的当属树立在迦太基本土的那一座。[165]关于西西里的事情，我就说这么多了。

168 前往西西里去的使者也曾经去克基拉人那里去请求援助，所提出的理由也就是对格隆所述说的那些理由。克基拉人的答复和行动是这样的：他们答应出兵援助希腊人，并且说早已准备就绪；他们宣称，决不能眼看着希腊遭到毁灭而袖手旁观，因为一旦希腊遭到征服，那么他们就一定会在次日也沦为奴隶，因此他们必须倾其国力援助希腊人。［2］他们就这样非常痛快地作出了答复。然而，到了他们应该派遣援军的时候，他们却改变了初衷。他们虽然装备了60艘舰船，而且早已下海，但是这支舰队开到伯罗奔尼撒沿海，就再没有继

续前进；像格隆一样，他们的舰队在拉栖代梦人的海岸，在派罗斯和泰那隆附近的海面上停泊，在那里观望战事的进展情况。因为他们对希腊人获胜是绝对不抱任何希望的，他们满以为波斯人会大获全胜，并成为全希腊的统治者。［3］因此，克基拉人所以这样做，是有其目的的，因为事后他们可以向薛西斯这样说：“国王啊，虽然希腊人请求我们站在他们的一边对你作战，虽然我们的陆军兵力可观，而且我们还拥有数量仅次于雅典的战舰，但是我们依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因为我们不愿意和你对抗，也不愿做使你感到不快的事情。”克基拉人希望通过这样一番话，使他们从波斯人那里赢得比其他希腊人都要有利的地位。［4］在我看来，情况就是这样发展的。同时，对于希腊人，他们也有一套托辞，时候一到，他们就会用上的。当希腊人责备他们为什么不派遣援军来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已经装备了一支有60艘三列桨战舰的舰队，但是由于季风所阻，他们难以绕过马利亚海角，因此，他们未能及时到达萨拉米斯—决不是由于其他不良动机而没有赶上海战。克基拉人就用这样的办法，逃脱了希腊人对他们的责难。[166]

169 当希腊人派出的使者前往克里特，向克里特人请求援助之时，克里特人是这样做的。他们以自己国家的名义派使者前往德尔斐，去请示神谕，他们如果助希腊人一臂之力，是否对他们有利。［2］皮西亚女祭司答复他们说：“你们真是愚蠢啊！曾几何时，你们因援助麦涅劳斯而激怒了米诺斯，从而使你们的人民遭受苦难，你们至今不是还在抱怨吗？虽然他们不帮助你们为死在卡米库斯的米诺斯复仇，但你们居然要帮助他们为了被异族人从斯巴达拐走的一个女子复仇，那样的话，米诺斯将会感到何等的愤怒啊！”[167]使者们把他们得到的这道神谕带回克里特以后，克里特人就再也不提援助希腊人的事情了。[168]

170 据传说，米诺斯为了寻找代达罗斯，[169]而前往当时被称为西卡尼亚、今日被称为西西里的岛上，结果却在那里惨遭杀害。不久之后，全体克里特人（除了波里克尼泰人和普莱苏斯人以外），奉神之命，向西卡尼亚发动大规模远征，在那里对卡米库斯（现在这座城镇属于阿克拉加斯）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围攻。然而，直到最后，他们还是未能攻下该城。［2］由于饥馑来临，无法继续围攻，于是他们就放弃攻城，撤离了那里。但是，当他们返航行至雅皮吉亚附近的时候，海上突起一阵猛烈的风暴，把他们吹卷到海岸上。这时，他们看到，所有的舰船都已经被风暴打得破烂不堪，既然无法重返克里特，于是他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海里亚城，居住在那里，这样他们的名字就从克里特人变成了雅皮吉亚的麦萨匹伊人，同时他们也从岛上居民变成了大陆居民。［3］他们随后又从海里亚向其他地方开拓，建立

了另外一些城镇。在这之后很久的一个时期，塔林顿人试图攻取这些城市，但却遭到惨败；事实上，据我所知，直到当时希腊人还从未遭到过如此惨烈的一次大屠杀：不仅是塔林顿人遭到屠杀，瑞吉昂人也未能幸免；后者是在考伊鲁斯的儿子米库苏斯逼迫之下来援助塔林顿人的。瑞吉昂公民阵亡的有3000人，至于塔林顿人阵亡的人数，那就无案可稽了。［４］米库苏斯是安那克西劳斯的一名家奴，主人把他留在那里代为治理瑞吉昂。正是这个人，后来被迫离开瑞吉昂，定居在阿卡底亚的泰格亚，他从那里把许多雕像奉献给奥林匹亚的神殿。

171 关于瑞吉昂人和塔林顿人的事情，对我这部历史来说算是题外话了。根据普莱苏斯人的说法，许多民族的人们纷纷涌入到当时已经杳无人迹的克里特岛；但是，移居克里特人数最多的是希腊人。在米诺斯死后三代，发生了特洛伊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克里特人在前来帮助麦涅劳斯的各路人马当中，其勇气与其他诸路人马相比难分高下。［２］但在这之后，当他们从特洛伊回来的时候，饥馑和瘟疫降临到这里，居民和牲畜受到极大的损害，结果再一次使克里特变得荒无人烟了。在克里特，只有一个地方尚有人居住。这些人和第三批移居克里特的人，构成了此后直到现在克里特的居民。皮西亚女祭司现在要克里特人记住的，就是这些往事。因此，尽管克里特人本来打算去增援希腊人，但是女祭司的话打消了他们原来的想法。

172 色萨利人起初投靠到波斯人一边，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不得已才如此的，因为他们可以拿出有力的证据，证明他们很不喜欢阿琉阿斯家族的密谋。[170]当色萨利人听说波斯人正在准备渡过海峡进入欧罗巴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派遣使者前往科林斯地峡，因为这时候，那些决心保卫希腊的诸邦所派出的代表，正在那里集会商讨保卫希腊事宜。［２］色萨利的使者们来到他们面前，对他们说：“诸位希腊人：奥林波斯山隘必须守住，因为没有色萨利的安全，就没有全希腊的安宁。现在，我们已经做好准备前去把守，但是你们也必须派遣一支大军前来和我们一道行动；如果你们不派的话，那么我们明确告诉你们，我们就只好和波斯人缔约求和了。因为我们不应当留在那里，作为全希腊的第一道防线，也不应当要我们为了你们大家而独力支撑，作出牺牲。［３］如果你们不派兵前来援助，那你们是不能强制我们去抵抗波斯人的；因为单靠我们，我们也是无能为力的。因此，我们必须从我们自身的安全出发而采用最佳之策。”以上就是色萨利人所说的话。

173 因此，希腊人决定，派遣一支陆军取海路前往色萨利去把守那道山隘。等军队集结起来以后，他们便乘船穿过攸利浦斯海峡，在抵达阿凯亚沿岸的阿鲁斯以后，他们就在那个地方登陆，把舰船停泊

在那里，并由那里经陆路前往色萨利。他们来到了腾佩山隘，[171]这条通道位于奥林波斯山和奥萨山之间，它从下马其顿[172]沿着彭纽斯河一直通到色萨利。［2］希腊人的军队就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总计大约有1万重装步兵[173]；来自色萨利的骑兵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拉栖代梦人的统帅是卡列努斯的儿子埃瓦涅图斯，此人是从波列玛克[174]当中选出来的，但他本人并非出身于王族；雅典人的统帅是涅奥克利斯的儿子泰米斯托克利。［3］可是，他们在那里只停留了数日，因为从马其顿人阿明塔斯的儿子亚历山大[175]那里来了一些使者，劝他们离开腾佩山隘，不要在那里坐等侵略大军的蹂躏；还把波斯陆军的数量、海军的规模都描述了一番。希腊人听到使者们这番劝说之后，认为这个意见是有益的，并觉得马其顿人是出于善意，于是就接受了他们的建议。［4］但是，在我看来，希腊人主要是因为害怕波斯人抄另一条通道进入色萨利，他们才这样做的。现在，他们听说，除了腾佩山隘之外，在上马其顿境内还有一条通道，通过冈努斯附近伯莱比人的领土，进入色萨利；不久，薛西斯的陆军实际上也正是从这条通道进入色萨利的。[176]因此，希腊人回到他们的舰船上，起航驶回科林斯地峡。

174 这就是远征军进入色萨利的情况。这些事情发生在薛西斯国王正准备从亚细亚渡海到欧罗巴，并已经到达了阿比多斯的时候。色萨利人既然已为其联盟者所放弃，他们便不再犹豫，而是死心塌地地积极投靠到波斯人一边；后来，在战争中，他们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对薛西斯国王最有用的人。

175 那些希腊人在回到科林斯地峡以后，考虑到亚历山大所说的话，就集中到一起，商议应当如何以及在何处迎敌作战。有一种占上风的意见认为，他们应当扼守德摩比利山隘。[177]因为他们认为它比通向色萨利的那条山隘更为狭窄，同时离他们的本土也更近。［2］至于后来使那些在德摩比利阵亡的希腊人遭到失败的那条间道，[178]他们此前根本不知道，这是他们来到德摩比利之后才从特拉齐斯人那里得知的。于是，他们决定扼守这道山隘，以阻止异族军队由此进入希腊，同时他们又决定将他们的舰队驶往希斯提埃亚境内的阿尔特密西昂附近；这些地方彼此相距很近，这样海军和陆军之间可以互通对方行动的消息。[179]这两个地方的形势如下所述。

176 阿尔特密西昂地处色雷斯海由开阔的水面变成一条狭窄水道的岸边，[180]这条水道在斯基亚苏斯岛和大陆上的玛格涅西亚之间；穿过这条水道，就进入所谓阿尔特密西昂海岸线；这一片海滩位于优波亚岛的岸边，在那里有一座阿尔特密斯神庙。［2］至于穿过特拉齐斯进入希腊的那道山隘[181]，其最狭窄处宽度仅为半普列特隆

[182]。但是，整个通道的最狭窄之处不在这里，而在其他地方；在德摩比利的前面和后面的情形就是这样。德摩比利后面的阿尔佩努斯，那里的宽度只能容一辆马车通行，在它的前面，安塞拉村附近的菲尼克斯河畔，宽度也一样。［3］在德摩比利以西，[183]有一座无法攀登的险峻高山，它是奥耶塔山脉中的一座高峰；路东则是一片沼泽和海洋。山隘中有许多温泉，当地居民称之为考尔德隆[184]，在这些温泉的上方还有一座赫拉克勒斯的一个祭坛。[185]从前，人们在这条通路上曾经横着修筑过一道城墙，墙上原先还有城门。［4］这是佛基斯人因惧怕色萨利人而修筑的。[186]那时候，色萨利人从塞斯普洛提亚[187]移居到他们至今还占据着的埃奥利斯人的土地上。由于色萨利人总想征服佛基斯，佛基斯人就修筑这条城墙来保护自己；同时，他们还想尽办法来阻止色萨利人侵掠他们的国家，于是就把温泉的水引入山隘，形成水道，切断陆路通道。［5］那条古城墙是很久以前修筑的，由于年深日久，如今其大部分已经变成废墟了。如今希腊人决定修复这条城墙，力图在此阻击异族人的进军。路旁有一个叫作阿尔佩努斯的村庄，希腊人指望可以从那里取得粮草。

177 因此，这些地方在希腊人看来是符合他们的需要的。因为，他们在仔细考虑之后，认为异族军既不能利用他们的人多势众，又不能利用他们骑兵的优势。因此，他们决定在这里以逸待劳，迎击入侵希腊的敌军。他们听说波斯人进入皮埃里亚的时候，就在科林斯地峡兵分两部，陆军从陆路开赴德摩比利，舰队由海路驶向阿尔特密西昂。

178 现在，希腊人十万火急地分头奔赴两地，去迎击敌人。大约在这个时候，对他们自身同时也对希腊深感不安的德尔斐人去请示神谕，得到的答复是要他们向风祈祷，因为风将对希腊做出有益的贡献。［2］德尔斐人得到了这个答复之后，他们首先把这个答复传达给那些渴望得到自由的希腊人。这些希腊人还为惧怕异族人的情绪所笼罩。他们因得到这个讯息而受到激励，此后也一直对此表示感激。随后，德尔斐人在泰伊亚建立了一个奉祀风神的祭坛（泰伊亚这地方因凯菲苏斯的女儿泰伊亚而得名，在这里还有她的一片圣域），他们同时向风神奉献了牺牲。就是因为这道神谕的缘故，德尔斐人至今还在向风神奉献牺牲。

179 现在，薛西斯的舰队离开了塞尔迈；其中10艘最快的船直接驶向斯基亚苏斯，在那个地方则有三艘希腊侦察船，这三艘船当中有一艘来自特洛伊曾，一艘来自埃吉那，一艘来自雅典。他们远远地看到异族人的舰船驶来，纷纷落荒而逃。

180 异族人的舰船立即予以追击，普列辛努斯指挥下的特洛伊曾

的那艘舰船很快落入敌手。随后，波斯人把所俘获的最英俊的希腊士兵推到船头，杀死献祭；他们看到这个人如此英俊，而且是所俘虏的第一个希腊人，因此他们认为是一种吉兆。这位被杀死献祭的人，名字叫作列昂。他遭遇这样的命运，或许和他的名字多少有些关系。[188]

181 但是，阿索尼德斯所指挥的那艘埃吉那的三列桨战舰，却给波斯人造成了不小的麻烦。这艘船上的一名战士，他是伊斯彻诺斯的儿子皮塞亚斯，在那天作战中是表现最英勇的一个。当时他们的舰船已经被俘获，但他还是继续抵抗，直到他遍体鳞伤，［2］倒下去了，才停止了战斗。船上的波斯士兵看到他还没死，还有呼吸，他们佩服他的勇敢，于是很急切地想办法救他的命。他们用药膏敷他的伤口，用棉制[189]的绷带给他包扎起来。［3］当波斯人返回本方营地时，他们向全军展示所抓获的这个俘虏，赞赏他，厚待他；但是，他们把那艘舰船上所俘获的其他人，全都当作奴隶来使用。

182 这样，波斯人已经俘获了三艘船当中的两艘。那第三艘三列桨战舰，在雅典人佛尔姆斯的指挥下，逃到彭纽斯河河口，船上官兵从那里登陆逃跑了。波斯人得到了船身，但没有捕捉到舰上人员。因为雅典人在把舰船拖上岸之后，马上从船里跳出来，穿过色萨利，返回雅典。

183 驻守在阿尔特密西昂的希腊人从斯基亚苏斯的烽火[190]得知所发生的事情。他们很害怕，于是他们把舰队停泊地从阿尔特密西昂转移到卡尔基斯，派遣哨兵去优波亚的高地去监视敌军的动向，目的在于守卫攸利浦斯。[191]［2］同时，异族人的10艘快船当中有三艘驶入位于斯基亚苏斯和玛格涅西亚之间的被称为“蚂蚁”的暗礁地带，他们带来一根石柱，竖立在暗礁上面。接着，他们把路途上的所有障碍都予以清除。之后，异族人的所有舰船就起航离开了塞尔迈，这时国王离开塞尔迈已有11天了。［3］途中，斯基罗斯的庞蒙告诉异族人航路上的暗礁所处的位置。异族舰队在海上行驶了一整天，没有停歇，终于抵达了玛格涅西亚的塞匹亚斯，以及位于卡萨奈亚城和塞匹亚斯海角之间的海岸地带。

184 海军到达这里，陆军抵达德摩比利，薛西斯全军还没有遭受任何损失。根据我个人的估算，军队的人数如下。国王从亚细亚带来的舰船共有1207艘，在这些舰船上的诸民族的人数，如果按每艘船200人计算，则是241 400人。［2］在每一艘舰船上，除了各地的地方士兵以外，还各有30名战士，他们是波斯人、米底人或者萨凯人，这样就还得加上36210人。［3］在这两个数字之外，还得加上五十桨船上的船员，每艘船按80人计算，如上所述，[192]这类的舰船共有

3000艘，这样，船员的总数就有24万人。［4］这些海军都是随国王从亚细亚来的，他们的总数为517 610人。步兵的人数为170万人，骑兵的人数是8万人。在他们之外，还要加上阿拉伯人的骆驼兵和利比亚人的战车兵，我估计他们有2万人。［5］因此，把海军和陆军的人数加在一起，其总数就是2 317 610人。以上所说的，就是来自亚细亚的兵力，这些数字当中还不包括随军的勤杂人员和运粮船以及上面的人员。

185 国王大军的总数，还要加上从欧罗巴所征募的军队，这些数字我只能依据自己的推测。居住在色雷斯，以及色雷斯附近诸海岛上的希腊人提供了120艘舰船；这些船上的人员算起来应当是2.4万人。［2］除了海军，提供步兵的民族有：色雷斯人、派奥尼亚人、爱奥尔狄人[193]、波提埃亚人、卡尔基狄克诸部落、布里吉人、皮埃里亚人、马其顿人、伯莱比人、爱尼恩涅斯人、多罗普斯人、玛格涅西亚人、阿凯亚人以及色雷斯沿岸地带的居民。我相信，这些民族提供的军队总数达到30万人。［3］他们和来自亚细亚的军队相加，这样薛西斯大军的总数就是2 641 610人。

186 以上是全体战斗人员的数量。至于随军的勤杂人员、运粮船上的人员以及随军的其他船只上的人员，我相信，他们只会比战斗人员多，而不会比他们少。但是，我估算的时候，我既不高估，也不低估，而是按照他们和战斗人员的人数相等来估算。［2］这样，他们的人数等于士兵，因而也就还要加上同样数量的人数。这样看来，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率领的军队，到塞匹亚斯海角和德摩比利的时候全军总数就是5 283 200人了。[194]

187 这就是薛西斯大军的人员总数。至于厨妇、侍妾、太监的数目，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说明；同样，究竟有多少搬运辎重的马匹、其他驮畜以及随军而来的印度狗，没有人作过确切统计，因为它们为数极大。因此，说起一些河流的水不能满足大军的使用，这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而这么庞大的一支军队，怎样才能保障他们的食物供应，这反倒是一个令人惊讶的奇迹了。［2］因为我通过计算发现，假定每个人每天食用1科尼克斯的谷物，而不做更多的估算，那么全军每天的消费量就达到110 340麦狄姆诺斯。[195]而这还未把妇女、太监、驮畜和狗所消耗的粮食计算在内。在这么庞大的一支军队当中，就相貌和身材而论，没有哪个人比薛西斯更有资格来执掌全军的统帅权。

188 如上所述，舰队自塞尔迈起航之后，在海上行驶，进入了玛格涅西亚境内的卡萨奈亚城和塞匹亚斯海角之间的海岸地带。率先抵达的舰船停靠在岸边，后抵达的舰船就在它们外侧抛锚停泊。这一带

的海滩不够开阔，因而这些舰船不得不排起来，一列紧挨着一列，纵深八列，船头朝海。［２］那天，他们就这样过了一夜。但是，黎明时分，平静而沉寂的海面开始翻腾起来，猛烈的风暴夹杂着一阵阵强劲的东风—这种东风被当地人称为赫勒斯滂提亚斯—劈头盖脸地向他们袭来。［３］他们当中那些预见到风暴将起，以及所处的位置允许他们这样做的人们，就把舰船拖曳到海滩上，没有遭到风暴袭击，这样既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也保全了舰船。但是，那些在海上遭遇风暴的舰船，有被卷上岸边的，有的被卷到位于培里昂山脚下的所谓“炉灶”附近，有的搁浅了，有的被卷到塞匹亚斯海角附近，同时，还有一些舰船在麦利波亚城和卡萨奈亚城附近被风暴击碎。这场风暴是无法抵御的。

189 据说，雅典人根据刚刚接到的神谕，祈求波列亚斯[196]要帮助希腊人，因为神谕命令他们向他们的女婿求援。根据希腊人的传说，波列亚斯曾娶一个阿提卡的女子为妻，这个女子就是埃里克修斯的女儿奥雷泰伊娅。［２］这个传说还提到，正是由于这种婚姻的关系，雅典人才认定波列亚斯是他们的女婿。当他们的舰船停泊在优波亚的卡尔基斯的时候，雅典人觉察到风暴即将来临，或许是在此之前，他们就已经向波列亚斯和奥雷泰伊娅奉献了牺牲，如同他们先前在阿索斯山附近那样，他们祈求两位来帮助雅典人，摧毁异族军的舰队。［３］虽然我不能断言，波列亚斯是不是为此而袭击停泊在那里的异族人的舰队，但是，雅典人却宣称，从前，他们曾得到过波列亚斯的佑助，如今，异族人所遭受的这些灾难都要归功于他。因此，雅典人在回国以后，就在伊里苏斯河河畔，为这位神修筑了一座神庙。

190 至于这次风暴给波斯人所造成的损失，据最低的估计，他们损失的舰船也不下400艘，无数的人员被卷走，巨额的钱财被吞噬。有一位玛格涅西亚人，克列提涅斯的儿子阿美诺克利斯，他在塞匹亚斯海角附近耕种土地，就是因为这次的风暴所造成的灾难而大发横财；因为他在事后不久捡到了许多被海浪冲到岸上来的金银杯盏，他还捡到了波斯人的财宝箱，还有各种各样黄金工艺品以及不计其数的其他财宝。阿美诺克利斯虽然因此而成为巨富，但是他并非事事顺遂；他和其他人一样，自己也遭受了不幸—他的儿子被人杀死了。

191 至于所损毁的运粮船以及其他商船的数量，那就更加无法统计了。事实上，这样的灾难使得海军将领们害怕他们会遭到色萨利人的袭击，于是就用残破的船体在他们驻地周围筑起了高高的围墙。［２］这场风暴持续了三天。最后，穆护向风神献祭，并且在魔术师的帮助下对大风施以魔法；同时，他们向塞提斯[197]和其他涅雷德斯[198]奉献牺牲，终于使风暴在第四天平息下来；或许，那是风暴自己

停了下来的。他们之所以向塞提斯奉献牺牲，是因为听伊奥尼亚人说，她就是从这个地方被佩琉斯带走的，而整个塞匹亚斯海角一带就是属于塞提斯以及她的姐妹涅雷德斯的。

192 于是，风暴就在第四天平息下来。在风暴刮起的第二天，希腊人留在优波亚高地的侦察员就从山上的望台跑下来，把波斯舰队遭袭击的情况向同胞们作了详细的报告。［2］希腊人一听到这件事，就立即向他们的救主波塞冬感恩祈祷，并行灌奠之礼，然后火速地赶回阿尔特密西昂，他们预料波斯人余下可以和他们对抗的舰船已经所剩无几了，于是他们第二次回到阿尔特密西昂，沿海岸停泊。自那时起直到现在，他们在祈求波塞冬时都要称之为“救主波塞冬”。

193 当风暴不再咆哮，海面上渐渐平静下来的时候，异族舰队当中的一些舰船就顺水而下，沿着大陆的海岸行进。他们绕过玛格涅西亚海角后，径直驶入连通至帕伽赛的海湾。［2］在属于玛格涅西亚的这个海湾内有一个地方，据传当初赫拉克勒斯和伊阿宋及其同伴们乘船出海，前往科尔基斯的埃亚去寻找金羊毛的时候，船只在这里靠岸，赫拉克勒斯被他们从“阿尔戈号”船上派下来，到这个地方搜取饮用水，结果被他们抛弃在这里。他们原本打算在这里取得饮水之后，再起航出海。由于这种情况，那个地方就取名为阿菲泰。薛西斯的舰队正是来到这里抛锚停泊的。

194 薛西斯舰队当中有15艘舰船，是在其余舰船起航以后很久才出海的，他们恰好在阿尔特密西昂附近与希腊的舰队遭遇。但是，这些异族人把这些舰船误认为是自己的舰队了，于是就驶向敌方的舰队中间，结果落入敌手。这支波斯舰队的指挥官，是埃奥利斯地区的库麦城的总督，萨玛修斯的儿子桑多凯斯；这位桑多凯斯当初在担任王家法官的时候，曾因对一次受贿罪的误判而开罪于大流士，大流士判处他死罪—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199]［2］但是，正当桑多凯斯被吊上十字架的时候，大流士考虑到这个人对王家的功劳要比他的过错大些；于是，当大流士意识到自己这样做并非贤明而是冒失的时候，他便下令把桑多凯斯放下来，予以释放。［3］那一次，桑多凯斯就这样从大流士那里死里逃生，保全了性命；而这一次，他再入虎口，就不会那么轻易有幸逃脱了；原来当希腊人看到波斯舰船向他们驶来的时候，他们猜想，那准是波斯人认错了队伍，于是他们乘船出海，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敌舰俘获了。

195 在其中的一艘舰船上，希腊人擒获了卡里亚的阿拉班达的僭主阿里多利斯；在另一艘舰船上，帕佛斯的将军，德摩诺乌斯的儿子彭泰鲁斯也成了阶下囚。他从帕佛斯带出来12艘舰船，其中11艘在塞匹亚斯海角附近所遭遇的风暴中被摧毁，而他所乘坐的剩下的那一艘

又在前往阿尔特密西昂途中被俘获。希腊人随即对这些俘虏进行讯问，尽可能多地了解有关薛西斯的大军的各种情况，然后把他们用链子拴起来，押送到科林斯地峡去了。

196 异族人的海军，除了我提到的由桑多凯斯所率领的那15艘舰船以外，其余的都安全驶抵阿菲泰。与此同时，薛西斯和他的陆军继续推进，通过了色萨利和阿凯亚。他们自进入马里斯人的领土到这时已经三天了。在色萨利，他听说当地的马匹是希腊最好的，于是就让他自己的马匹与色萨利的马匹进行了一场比赛，结果，希腊的骏马被远远地甩在后面。在色萨利境内，除了奥诺科努斯河以外，其他河流都能够满足薛西斯大军所需；但是在阿凯亚，当地最大的阿皮丹努斯河，也几乎无法满足大军所需。

197 薛西斯抵达阿凯亚的阿鲁斯[200]以后，他的那些向导们很想把他们知道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他，就给他讲述了那一带的居民都知道的有关拉菲斯提乌斯·宙斯神庙的一个传说—埃奥鲁斯的儿子阿萨玛斯和伊诺[201]是如何密谋杀害弗里克苏斯[202]，以及后来阿凯亚人又是如何遵照神谕的指示，对弗里克苏斯的后人们施以处罚。［2］规定严禁这一家族中的最年长者进入城市会堂（阿凯亚人以此来称呼他们的人民会堂），他们自己就亲自在那里监视着。如果他进入会堂大门，除非他被作为牺牲奉献，否则他是不可能再出来的。此外，向导们还告诉他说，有许多人在即将被杀死献祭的时候，却因为恐惧而逃走，逃到外地去避难；但如果这些人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又回来了，而有人发现他们进入城市会堂，他们就会被全身披上花彩，并且在盛大游行队伍的簇拥下被作为牺牲奉献。［3］弗里克苏斯的儿子库提索鲁斯的后人们之所以受到这样的待遇，那是因为当阿凯亚人遵照神谕的指示，准备用埃奥鲁斯的儿子阿萨玛斯来作为赎罪的供物，正要把他杀死献祭之时，库提索鲁斯却从科尔基斯的埃亚来救了他，因而神就把自己的怒气发泄到他的后人的身上了。［4］薛西斯听了这个故事之后，当他来到神的圣林之时，他自己不进去，并且命令全军也都不进去。他也是尊敬阿萨玛斯的后人的住宅和圣域的。[203]

198 薛西斯在色萨利和阿凯亚的所作所为已如上述。他从这里沿着一个海湾进入了马里斯境内，在这个海湾，每天都有潮起潮落。[204]濒临海湾有一片平原，这片平原有些区域比较开阔，有些区域非常狭窄；在平原的边缘有高不可攀的山峰，环抱着整个马里斯，它们被称为“特拉齐斯峭壁”。［2］如果你从阿凯亚出发，那么你就会首先来到海湾边的城镇安提库拉；在该城的附近，斯伯凯乌斯河流经爱尼恩涅斯人的国土之后，在那里入海。在距离该河大约20斯塔狄亚[205]的地方还有一条河，被称为狄拉斯河，这条河据说是在赫拉克勒

斯被焚时，首先是为了救助他而从地下冒出来的。离狄拉斯河20斯塔狄亚的地方又有一条河，被称为麦拉斯河。[206]特拉齐斯城距离这条麦拉斯河5斯塔狄亚。[207]

199 特拉齐斯城坐落在大海和高山之间，这里是该地区最为宽阔的地方；这块平原最长处达2.2万普列特隆。[208]在特拉齐斯城南，在特拉齐尼亚的境域内的山脉中，有一道山隘与外界相通；而阿索普斯河就沿着山麓流经这道山隘。

200 由阿索普斯河再往南，是另一条被称为菲尼克斯的河流，这条河水流不大，也是从同一山中流出，注入阿索普斯河。这里是整个河谷最狭窄的地方，原来那个地方有一条宽度仅能容一辆车通过的道路。从菲尼克斯河到德摩比利的距离为15斯塔狄亚[209]；［2］在阿索普斯河与德摩比利之间，有一个名叫安塞拉的村落，阿索普斯河在流经这个村落之后，注入大海。那个村落的周边一带，地势比较开阔；那里坐落着安菲克提奥涅斯人的德墨特尔的神庙，还有安菲克提奥涅斯[210]代表的座席，以及为安菲克提昂本人所建的神庙。

201 国王薛西斯在特拉齐尼亚的马里斯地方扎营，而希腊人则驻扎在隘路之中。希腊人一般称他们所驻扎的这些山隘为德摩比利（温泉关），但是当地人和临近的居民则称之为比利（关隘）。[211]两军就分别驻扎在这样的地方，异族人一方控制着特拉齐斯以北[212]的所有地区，而希腊人一方则控制着特拉齐斯以南，一直延展到海岸的大陆地区。[213]（见图14）



图14 温泉关之战

202 在那里严阵以待，准备抗击波斯人的希腊人有：来自斯巴达的重装步兵300名；[214]来自阿卡底亚的1000名，其中泰格亚人和曼丁尼亚人各有500名；来自阿卡底亚的奥科麦努斯[215]的奥科麦努斯人有120名；来自阿卡底亚其他城邦的有1000名；此外，科林斯出兵400名，弗琉斯出兵200名，迈锡尼出兵80名。这些士兵都来自于伯罗奔尼撒。[216]来自于波奥提亚的，有700名塞斯皮亚人，400名底比斯人。

203 除了这些士兵以外，奥彭提亚的洛克里人和佛基斯人响应同胞们的呼唤，其中洛克里人出动了全国军力，佛基斯人出兵1000人。[217]希腊人主动向他们求援，派使者告诉他们说：“我们自己只不过是作为大军的先锋队，在主力部队之前率先部署在这里罢了，而我们天天都在期盼着其他同盟者的到来；我们在海上已经严密布防，由雅典人、埃吉那人和所有其他配置在舰队中的人们负责巡视；没有什么可怕的，［2］因为侵略希腊的那个人毕竟不是神祇，而不过是一个凡人；作为凡人，那种生来就注定不会遭遇任何灾祸的人，是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遭遇不幸的，而且越是强大有力的人物，他所遭遇的灾祸也就相应地越大。因此，既然前来进攻我们的不过是一个凡人，那么他必将名誉扫地。”洛克里人和佛基斯人在这番话的鼓励下，就

派兵到特拉齐斯来援助希腊人了。

204 在这支联合军队中，每一个城邦所派出的军队都各自有自己的将领；而最受尊敬的全军的统帅，则是拉栖代梦的列奥尼达。如果由他开始上溯他的家谱，那就是：安那克桑德里达斯、列昂、攸利克拉提达斯、安那克桑德、攸利克拉底、波里多鲁斯、阿尔卡门涅斯、泰列克利斯、阿尔凯劳斯、阿格西劳斯[218]、多里苏斯、拉波塔斯[219]、埃切斯特拉图斯、阿吉斯、攸里斯提尼、阿里斯托德姆斯、阿里斯托玛库斯、克列奥达攸斯、海鲁斯、赫拉克勒斯。

列奥尼达之成为斯巴达王，是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的。[220]

205 原来，列奥尼达有两位兄长，克列奥蒙尼和多里尤斯，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去想继承王位的事情。然而，克列奥蒙尼死时无男嗣，多里尤斯也死于西西里，结果王位就落到了列奥尼达的身上，因为他比克列昂布罗图斯（安那克桑德里达斯的幼子）年长，并且他还娶了克列奥蒙尼的女儿为妻。［2］现在，就是他率领着法律所规定的300名精兵来到德摩比利。这300精兵是由他亲自从公民中选拔的，个个都是有子嗣的。[221]他还率领着那些来自底比斯的军队，这些底比斯人数目我前面已经提到，他们的指挥官是攸利马库斯的儿子列昂提阿德斯。［3］在所有的希腊人当中，列奥尼达唯独从底比斯征兵，并且只带底比斯人到这里来，其原因就在于人们特别猜疑底比斯人，说他们非常热衷于投靠波斯人。因此，列奥尼达就把他们召来作战，他想看看他们是答应他的要求，还是公然拒绝出兵，拒绝加入希腊联军。结果，他们虽然派出了士兵，但却是别有用心的。

206 斯巴达人所派出的列奥尼达及其属下的这些士兵，是先于其他城邦而派出的；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促使其他盟邦看到他们这样而奋起作战，不至于像有些城邦那样投到波斯方面。因为如果他们知道斯巴达人在拖延，他们很有可能也这样做。现在斯巴达人因为庆祝卡尔内亚节[222]而滞留在国内，他们打算等节日过后，全军火速开拔，仅留一支卫戍部队驻守斯巴达。［2］其他盟邦也打算这样做。因为奥林匹亚庆节[223]的举行日期，也大致是采取这些军事行动的日子。他们一致认为德摩比利之战绝不会如此迅速地决出胜负，于是他们就派出了先头部队。这就是希腊同盟诸邦的意图。

207 可是，那些扼守德摩比利的希腊军队，在波斯军队逼近山隘入口的时候，却开始慌乱起来，于是就是否应当撤离此地发生了争论。伯罗奔尼撒人大都主张退到伯罗奔尼撒去守卫科林斯地峡。但是，列奥尼达看到佛基斯人和洛克里人对这种意见大为愤慨，就主张留守原地，同时派使者前往各邦去求援，因为他们的兵力实在太少，

无法抵抗波斯大军。

208 正当他们这样争论的时候，薛西斯派了一骑探马前来侦察敌情，看希腊人究竟有多少，看他们究竟在做什么。因为当他还在色萨利境内的时候，就听说在这里集结了一小股军队，为首的是拉栖代梦人，他们的统帅是赫拉克勒斯的后人列奥尼达。［2］探子策马驰近希腊人的营地，瞭望窥视了一番，但他看不到全军的情况，因为他不可能看到驻守在城墙里面的人。如今希腊人已重建这道城墙，并且正在小心据守。可是，他看到了城墙外面的那些人，他们把武器堆放在城墙的外面，而这时驻守在外面的又正好是拉栖代梦人。探马看到了一些人在那里练体操，有一些人在梳理自己的长发。他对这种情况感到非常惊讶，于是他点数他们的人数，把各方面的情况都记下来之后，便悄悄地骑马返回了；既没有人追他，也没有人理会他。这样，探马返回营地，把他所看到的一切都向薛西斯作了禀报。

209 薛西斯听了探马的禀报，不能理解事情的真相—不能理解斯巴达人正准备全力杀敌，否则即杀身成仁。在他看来，他们的行为是可笑的。于是，薛西斯就派人把在他军营中的阿里斯顿的儿子德玛拉图斯召来，［2］等德玛拉图斯来到之后，他就向他询问所有这些事情，他很想了解斯巴达人这样做用意何在。德玛拉图斯回答说："我们在出发征讨希腊的时候，我已经向你说起过这些人了；但是，你听了之后，却嘲笑我，虽然我所告诉你的都是我明知即将会发生的事情。国王啊，你要知道，我是竭尽至诚，在你的面前说实话的；［3］现在，请再听我说一遍。这些人是为了争夺这条通道前来和我们作战的，而他们现在就正在为此作准备。因为按照他们的习惯，每当他们面临生死考验的时刻，他们总是要梳理一下他们的长发的。[224]［4］此外，我还要告诉你，如果你制服了这些人，征服留在斯巴达的那些拉栖代梦人，那么，世上就再也没有其他民族敢于和你对抗了。现在即将和你交锋的，是全希腊最杰出的王国、城邦和最勇敢的人们。"

［5］但在薛西斯看来，德玛拉图斯所说的话是完全不可置信的，他进而问德玛拉图斯："他们的军队人数这样少，怎么可能和我的大军对抗呢？"

德玛拉图斯回答说："国王啊，如果事情不像我所说的那样，那就把我当作一个说谎者来看待吧。"

210 然而，尽管如此，德玛拉图斯仍不能把薛西斯说服。国王在那里等候了整整四天，[225]一直料想希腊人会逃跑的；但是到了第五天，薛西斯看到他们并未撤走，以为他们留守在那里只不过是轻率和

鲁莽，不由得怒火中烧，命令米底人和基西亚人出击，要他们生擒敌人并将敌人带到他的面前来。［2］米底人冲上前去向希腊人发起进攻，许多人倒下了；另一些人接着前去进攻，希腊守军虽然死伤惨重，但并没有被击溃。不过，希腊人向所有人尤其是向国王本人证明，异族军人数虽多，可其中真正的勇士却寥寥无几。这场战斗持续了一整天。

211 米底人遭受到如此沉重的打击，便退下阵来；取代他们的是由海达涅斯所率领的波斯人，国王称其为“不死军”。薛西斯认为，至少他们会很快解决这场战斗的。［2］但是，他们和希腊人交手之后，也是一筹莫展，打的情况和米底士兵没有什么区别。原来，两军在狭窄的地方交战，波斯人所使用的枪比希腊人的枪要短些，[226]因此他们根本无法利用他们在数量上的优势。［3］然而，拉栖代梦人的作战方式却特别引人注目：他们的战术素养要比他们的敌人高出许多。他们有许多战术，其中有一种叫作“回马枪”—他们转身佯装逃走，异族人不知是计，就大喊大叫着追上前来，当他们眼看就要追上的时候，斯巴达人就转过身来向异族人发起反击，这样一来，就歼灭了大量异族军士。在交战中斯巴达人同样也有伤亡，但人数很少。最后，波斯人发现，他们无论是列队进攻还是用其他方式进攻，都无法取得山隘的方寸之地，他们只得退回自己的营盘。

212 据说在交锋的过程中，国王薛西斯由于替自己的军队担忧，曾经三次从他观战的王座上跳下来。

翌日，双方再战，但是异族军队也没有取得比第一天更好的战果。异族人作战的时候，以为希腊人数量这样少，又伤兵满营，肯定再也无法抵挡他们了。［2］但是，希腊人却按城邦列阵，依次轮流出战，只有佛基斯人是例外，因为他们驻守在山上，扼守着间道。[227]因此，当波斯人看到希腊人和前一天的表现毫无二致时，他们就再次败退下来。

213 现在，国王薛西斯对于如何解决当前的困难，感到束手无策了。这时，一位马里斯人，攸利德姆斯的儿子爱菲阿尔特跑来见他，向他献策，把穿山越岭通往德摩比利的那条间道告诉了他，目的是想从薛西斯那里领取重赏。这样，留在德摩比利抵御异族侵略者的那些希腊人就毁在了他的手里。［2］后来，这个爱菲阿尔特由于惧怕拉栖代梦人，而逃往色萨利境内。在他逃亡期间，安菲克提昂同盟在德摩比利开会，皮拉哥里[228]曾出价悬赏爱菲阿尔特的首级。过了一段时期，他返回安提库拉，[229]在那里被一个名叫阿塞纳德斯的特拉齐斯人给杀死了。［3］这位阿塞纳德斯杀死爱菲阿尔特并不是为了惩罚他的叛变行为，而是另有原因的，关于这一点我将在这部历史的后

面提到。[230]虽然如此，拉栖代梦人仍然给予他很高的荣誉。这就是爱菲阿尔特在许久之后被杀死的情况。

214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说把间道的事报告给国王并且把波斯人引过了山的，是卡利斯图人法那哥拉斯的儿子奥涅特斯和安提库拉人科里达卢斯。[231]但我完全不相信这种说法。［2］因为首先，我们必须从希腊人皮拉哥里的所作所为这一事实出发，他们悬赏的不是奥涅特斯和科里达卢斯的首级，而是特拉齐斯人爱菲阿尔特的首级；而人们必须认为他们是想尽一切办法来了解事实真相的。其次，我们知道，爱菲阿尔特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而逃亡的。［3］不过我承认，纵然奥涅特斯不是一个马里斯人，如果他经常到那里去，也是会知道那条间道的。但是既然爱菲阿尔特就是实际上把波斯人从间道引过山的那个人，那我在这里就把罪责定在他身上。

215 这时候，薛西斯喜出望外，对于爱菲阿尔特所答应为他做的事情非常满意。于是他立刻命令海达涅斯及其麾下的士兵[232]前去。大约在掌灯时分，他们离营出发。这条间道[233]最早是由当地的马里斯人发现的。此后不久，当佛基斯人在山隘中筑墙，以使自己免遭攻击的时候，马里斯人引导色萨利人由这条小路攻入了佛基斯。因此，从那个时候起，马里斯人就总是别有用心地利用这条间道。[234]

216 这条间道的情况是这样的。它的起点是流经峡谷的阿索普斯河；那里的山和这条间道同名，都叫安诺派亚。而这条安诺派亚间道沿着山脊蜿蜒而行，它的终点就是阿尔佩努斯—最靠近马里斯的洛克里人的一座城镇。在那块被称为“黑屁股”的岩石以及凯尔科佩斯人遗迹的地方，是间道最狭窄的部分。[235]

217 这就是间道的形势。波斯人渡过了阿索普斯河，他们沿着这条间道跋涉了一整夜，右手是奥耶塔山，左手是特拉齐斯山。黎明时分，他们到达了德摩比利山隘的山顶上。［2］如上所述，这一段山路，现在正由1000名佛基斯的重装步兵把守着，他们在把守间道的同时，也保卫自己的国家。他们奉命把守山上的路段，而其他的希腊人则奉命守卫下面的山隘，因为他们主动向列奥尼达请缨，自己承诺守卫这条间道。

218 波斯人在沿着山坡攀登时，是这样被发现的。他们开始攀登的一段时间，希腊人没有任何察觉，直到进入满是橡树的地带，在死一般寂静中，波斯人脚下踩踏树叶发出的声响，给人感觉也特别大，这才引起佛基斯人的注意；于是，他们一跃而起，赶忙拿起武器。说时迟那时快，异族人已经到了他们面前。

［2］这些异族人看到全副武装的战士，不由得吃惊，因为他们原以为根本不会有人阻挡他们的，而现在却遇到一支军队。海达涅斯害怕这些佛基斯人是拉栖代梦人，就问爱菲阿尔特这些人是什么地方的人。他知道了实际情况之后，就率领波斯人列阵，准备投入战斗。［3］波斯人万箭齐发，箭如雨下，佛基斯人以为波斯人攻击的目标是他们，于是他们仓皇逃往山顶，准备在那里死战。其实佛基斯人弄错了。但是波斯人以及爱菲阿尔特和海达涅斯认为根本不必去和佛基斯人纠缠，他们离开那里，全速下山。

219 那些在德摩比利的希腊人，起初曾受到预言家麦吉斯提亚斯[236]的警告。麦吉斯提亚斯在察视了牺牲之后，就他们的命运作出预言；不久，天还没亮，有一些投诚者[237]前来，报告了波斯人迂回出间道的消息；最后，黎明时分，从高地跑下来的侦察兵也带来了同样的情报。［2］于是，希腊人举行会议，商讨对策，但他们的意见颇有分歧。有些人强烈反对撤离镇守之地，另有些人则持相反意见，会议无果而终。会后一部分军队离开他们的驻地，返回各自的城邦去了，但是也有些军队决定留下来，和列奥尼达一道坚守阵地。

220 据说，是列奥尼达本人考虑到他们的性命安全，而把这些军队打发走的。但是他认为对于他本人和斯巴达人来说，擅自离开他们特别受命前来守卫的阵地，那是很不光彩的。［2］不过，就我而言，我很倾向于这样的意见，即列奥尼达看到同盟者的军队已经意气消沉、不愿和他患难与共了，[238]于是就打发他们回国了，可是对他本人来说，撤退是不光彩的；而且他知道，假如他留守在那里，他既可以传美名于后世，也无伤于斯巴达的繁盛。［3］原来斯巴达人在这次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曾经就这场战争请示神谕，皮西亚女祭司向他们预言说，要么拉栖代梦被异族人所灭，要么他们的国王之一必死无疑。神谕是用六步格诗说出来的，内容如下：

［4］哦！你们这些幅员辽阔的拉栖代梦的居民，

或者你们那光荣之城毁于柏修斯子孙之手，[239]

或者，反过来，整个拉哥尼亚国家一直为

失去其国王—赫拉克勒斯的苗裔而哀悼。

公牛或雄狮的力量都不能制服你们的敌人，

这个敌人如同宙斯般的强大，他势不可当，

直到捉住你们国王，或拿下你们光荣之城。[240]

在我看来，列奥尼达一定是想起了这个答复，并且想使斯巴达人独享这份荣誉。所以他宁愿把同盟者都打发走，也不愿意让那些撤走者的离去成为一种意见分歧而产生的不愉快的后果。

221 在我看来，支持我这个看法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就是：那位随军前来的预言家，阿卡纳尼亚人麦吉斯提亚斯，据说他是麦兰普斯[241]的后人，是他通过察视牺牲的表象而警示希腊人，危险即将降临到他们身上—就是他，自称是真真切切地接到列奥尼达的命令而撤离的，为的是不至于使他毁于即将来临的惨祸。然而，麦吉斯提亚斯虽然受到了这样的命令，但是他不愿意离开，坚持留在军中；只是把同在军中的唯一的儿子打发回去了。

222 这样，那些同盟者就遵照列奥尼达的命令，撤离了那里。和斯巴达人一起留下来的只有塞斯皮亚人和底比斯人；不过，这些底比斯人留在那里决非出于自愿，因为他们是被列奥尼达作为人质扣留在那里的。相反，塞斯皮亚人却是诚心诚意留下的，他们拒绝撤离，不愿抛下列奥尼达及其同伴而去。于是，他们决心留下来，与斯巴达人同生共死。塞斯皮亚人的指挥官是狄雅多罗美斯的儿子德摩菲鲁斯。

223 日出之际，薛西斯行过灌奠之礼，等到市场上人满之时[242]，再发起进攻。薛西斯这样做，是采纳了爱菲阿尔特的建议。因为下山的路比绕道上山更为直接，也近得多。[243]［2］于是薛西斯和他所统率的异族军就开始进攻了；但是，列奥尼达所统率的那些希腊人，决心战死，于是现在他们就不断向前推进，比前几天走得更远，直达山隘的宽阔地带。原来，他们此前一直据守城墙，都是退守到山隘最狭窄的地方与敌人作战的。［3］但现在他们是走出狭谷，在外面接战，他们杀死许多异族人。异族的军官手持皮鞭，在军队的后面，不停地挥舞着驱赶全军前进。异族军当中有许多人被逼入海中溺死，但是他们相互践踏而死的人还要多得多，而且没有人在意死者究竟是谁。［4］希腊人既然知道自己必定要死于从山后迂回而来的敌人之手，因此他们竭尽平生之勇，与异族人展开了殊死搏杀。

224 这时候，大多数希腊人的枪已经折断了，于是他们就用短剑来刺杀波斯人。在这场血战中，英勇奋战的列奥尼达阵亡了；一同阵亡的还有其他许多著名的斯巴达人。由于他们的盛德丰功，我得知了他们的名字，正如我确知所有这300人的名单一样。[244]［2］在这次交战中，波斯人方面也有不少知名之士阵亡，其中有大流士的两个儿子，阿布罗科米斯和海柏兰提斯，他们都是阿坦涅斯的女儿弗拉塔谷涅所生。这位阿坦涅斯是国王大流士的兄弟，是阿尔萨美斯的儿子

海斯塔斯皮斯的儿子。当他把他的女儿许配给大流士的时候，他把他的全部家产都给她作陪嫁了，因为她是他的独生女儿。

225 薛西斯的两个兄弟就在这里阵亡了。为了争夺列奥尼达的遗体，波斯人和拉栖代梦人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厮杀。希腊人英勇战斗，杀退了敌人的四次进攻，最后才把他的遗体带走。当爱菲阿尔特率领波斯人到来的时候，这场混战终告结束。［2］希腊人知道身后的敌人逼近了，自那时起，战斗的形势发生了改变，因为希腊人又撤回山隘狭窄区域，进入墙内，除了底比斯人之外，全体将士都肩并肩据守在一个小山之上，严阵以待；小山就在隘路的入口处，而在那里现在立有一座石狮以纪念列奥尼达。［3］在这里，手里还有短剑的，就用短剑来防卫；没有短剑的，就用双拳和牙齿来自卫，直到最后异族人使用大量投射武器，有的人从正面进攻摧毁城墙，有的人迂回包抄，把他们团团围住，这才压倒了他们。

226 全体拉栖代梦人和塞斯皮亚人就这样壮烈牺牲了。然而，在他们当中，据说最勇敢的是一个名叫狄耶涅凯斯的斯巴达人。关于他有这样一个说法：在他们和波斯人交战之前，有一个特拉齐斯人告诉狄耶涅凯斯说："敌人人数极多，当他们弯弓射箭时，大量的箭簇竟可以把天上的太阳遮蔽起来。"［2］狄耶涅凯斯听了这话，毫无惧色，反而对波斯人的人数众多表示轻蔑。他说："我们的特拉齐斯朋友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如果波斯人遮蔽了太阳，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阴凉地，而不用在烈日的照射下和他们交战了。"狄耶涅凯斯还讲过其他同样性质的话，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

227 据说，勇名仅次于狄耶涅凯斯的，是一对拉栖代梦人，他们兄弟二人，名叫阿尔弗尤斯和玛尔罗，他们都是奥尔西番图斯的儿子。在塞斯皮亚人当中，获得最高称誉的，是哈玛提达斯的儿子，一个名叫狄泰兰布斯的人。

228 所有的阵亡者，都安葬在他们牺牲的地方。为了纪念他们以及那些在列奥尼达命令大家离开之前战死的人，在那里立了一块碑，碑上刻有这样的铭文：

来自伯罗普斯之地的四千战士

在这里奋勇抗击三百万敌军。

［2］这是纪念全军的铭文。[245]另外还有专为纪念斯巴达人而刻写的一则铭文：

来往的过客啊，请去告诉拉栖代梦人，

说我们遵从他们的命令，长眠在这里。

［3］这是为纪念拉栖代梦人的铭文。而下面的铭文则是纪念那位预言家的：

英雄麦吉斯提亚斯，在这里奋战牺牲，

死于渡过斯伯凯乌斯河的波斯人之手。

这位智慧的预言家虽早知道死期将至

却耻于逃遁，不忍离开斯巴达的国王。

［4］这些铭文和石柱都是安菲克提奥涅斯为了纪念他们而在那里竖立的，只有纪念麦吉斯提亚斯的墓铭除外；那块碑铭是列奥普列普斯的儿子西蒙尼德斯[246]出于和麦吉斯提亚斯的友谊而刻立的。[247]

229 据说，这300人当中的两人，阿里斯托德姆斯和攸里图斯，曾经奉列奥尼达之命离开了军营，可是他们都得了眼病，病情严重，而卧床在阿尔佩努斯村。[248]他们两个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考虑，他们可以一同安全地返回斯巴达；或者如果他们不愿意回去，他们可以上战场和其他战友共同战死。这时候，摆在他们面前的两条路都可以选择，可惜他们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结果两个人分道扬镳了。攸里图斯听说波斯军从间道迂回过山的消息，立即要求把武器拿来，佩带起来，然后命令他的黑劳士[249]引领他去他的战友那里，去参加战斗。黑劳士奉命照办，然后自己转身溜掉了。于是攸里图斯冲到战斗的人群中去，这样牺牲了。可是，阿里斯托德姆斯胆怯了，他依然留在阿尔佩努斯。［2］我相信，如果只是阿里斯托德姆斯一个人生病而返回斯巴达，或者是他们俩一起回国，斯巴达人对他们是满意的，不至于迁怒于他们；可是现在既然两个人的理由是完全一样的，而其中有一个战死，另一个却贪生，因而斯巴达人对于阿里斯托德姆斯的行为就不能不义愤填膺了。

230 有些人说，阿里斯托德姆斯是这样开小差逃回斯巴达的。但是也有些人说，他曾作为一名从军中派出的使者，他原本是可以及时赶回来参加战斗的，但是他有意在途中拖延，因而保全了自己的性命；而和他一起出使的同伴却及时赶回来参战，并且在战斗中牺牲了。

231 阿里斯托德姆斯返回拉栖代梦之后，却受到了人们的指责和羞辱。他的做法为人们所不齿，以致没有一个斯巴达人愿意借火给他，没有一个斯巴达人愿意搭理他；为了羞辱阿里斯托德姆斯，大家都称他为胆小鬼。然而，在普拉提亚战役中，阿里斯托德姆斯洗雪了他所蒙受的一切羞辱。

232 据说，在300人当中还有一个人幸免于死，他的名字叫作潘提特斯。列奥尼达当时派遣这个人出使色萨利。他们说，他回到斯巴达之后，也受到如此羞辱，便自缢而死。

233 至于那些在列昂提阿德斯统领之下的底比斯人，他们只是强制之下才不得不和希腊人站在一起，对异族人作战。可是他们一看到波斯人在战斗中取得了优势，看到列奥尼达麾下的希腊人迅速集中于小山上的时候，他们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希腊人，投向异族人，一面跑，一边招手呼喊，说着他们的真心话："我们是波斯方面的人，是最早把'土和水'献给国王的；我们是被迫来到德摩比利的，因此对于国王所遭到的损害，肯定没有我们的罪责。"［２］ 他们由于这样说而保全了自己的性命，色萨利人可以证明这种说法的真实性。然而，他们的好运也并非完美无缺的，因为当他们跑去向异族人投诚时，他们当中有好几个人在靠近异族人时被杀死。而且按照薛西斯的命令，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从他们的首领列昂提阿德斯开始，都被烙上了王家的印记。这个人的儿子攸利马库斯后来曾率领400名底比斯人攻占了普拉提亚城，被普拉提亚人所杀。[250]

234 希腊人在德摩比利作战的情况就是这样。战事结束以后，薛西斯派人把德玛拉图斯召来，问他说："德玛拉图斯，你是一个高尚的人，你所说的话句句是真，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而你预先警示我的事情全都应验了。现在，你告诉我，余下的拉栖代梦人还有多少？他们当中这样的勇士有多少？还是所有其他人都是如此呢？"［２］ 德玛拉图斯回答说："国王啊，拉栖代梦人全部的人口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他们居住在很多城市里。但是，凡是你想知道的我都愿意告诉你。在拉栖代梦有一个城市叫作斯巴达，那里大约有8000名成年男人。他们个个都像在这里战斗的人一样。其他的拉栖代梦人也都是勇敢的人，但他们和这些勇士有所不同。"［３］ 薛西斯接着又问道："德玛拉图斯，现在你告诉我，我们怎样才能以最小的代价降服这些人呢？既然你曾经是他们的国王，你肯定是知道各种途径和办法的。"

235 德玛拉图斯回答说："国王啊，既然你是如此真诚地来征求我的意见，那我理所应当要告诉你在我看来是最好的办法。我认为，你应该从你的海军中派出300艘战舰，沿拉哥尼亚沿岸发起攻击。

［２］ 在那一带，距海岸不远的地方有一座岛屿，叫作基西拉。关于这个岛，我国一位智慧超群的人物奇隆评论说，假如基西拉岛能够沉到海底下去，那将使斯巴达受益—因为他一直担心的是有人像我向你所建议的那样去打那个岛屿的主意。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已经预见到你们将征伐希腊，而确实是害怕任何一支军队出现在那里。［３］ 我的建议是让你们的舰队在那个岛上登陆，那样斯巴达人就会感到恐慌。一旦在斯巴达人家门口发生了战争，那你就完全不必担心希腊其他地方会给予他们任何援助，同时你的陆军也正在征服希腊的那些地方。这样的话，整个希腊就会被你征服了；而孤立无援的斯巴达，也是无能为力的。

［４］“但是，如果你不采纳我这个建议，那么我预料你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在你向伯罗奔尼撒半岛推进时，你会看到有一个地峡，全体伯罗奔尼撒人都将联合起来，在那里抗击你的进攻；你在那里将会遭遇到你未曾经历过的更为血腥惨烈的激战。然而，如果你听从我的建议，那么你无需作战，就可以使这个地峡和伯罗奔尼撒诸邦都向你屈服。”

236 在他们交谈的时候，薛西斯的兄弟、海军统帅阿赫明尼斯也在场。他担心薛西斯会被说服而按照德玛拉图斯的建议去做，于是就说：“国王啊，我看你正在倾听这样一个人的意见，他嫉妒你的好运，甚至想背叛你的事业。事实上，这是希腊民族的一种普遍的癖性—他们嫉妒别人的好运，并且憎恨比自己强大的力量。［２］ 在目前形势下，我们有400艘战舰已经遭到损毁，你再把舰队中的300艘战舰派出去巡航伯罗奔尼撒，那么我们的敌人就可以与我们抗衡了。但如果我们的海军不分开，那我们的敌人也就不敢贸然一战，因为他们决非我们的对手。同时，我们的陆军和海军齐头并进，这样在行军中可以遥相呼应。但如果大军分开了，那么你就无法援助你的舰队，而舰队要支持你也是鞭长莫及。［３］ 我的意见是，把自己的军务处理好，精心部署，有条不紊，而不要费力去察探敌人的事情，如察探敌人准备在哪里作战，他们将有何动向，以及他们的兵力人数等等。当然，他们考虑问题的时候可以置我们于不顾，而我们考虑问题的时候同样可以置他们于不顾。如果拉栖代梦人前来和波斯人交战，他们是绝不会从他们目前所遭受的灾祸中恢复过来的。”

237 薛西斯回答说：“阿赫明尼斯，我觉得你的建议很好，我愿意按照你所说的去做。但是，德玛拉图斯的意见却是他认为对我最有用的意见—只不过他的意见没有你的高明。［２］ 我从来都坚信德玛拉图斯是希望我的事业兴旺发达的；这一点既可以从他以前的建议中得到证明，也可以从以下例证的情况中得到证实。诚然，如果一位公

民比另一位公民更走运，那么本邦的另一位公民就常常会悄悄地嫉恨他；如果你征求这样的一个人的意见，那他是不会把最好的意见说出来的，除非这个人具有极其高尚的美德，这样的人即便有，也是很罕见的。［3］但是，如果一位异邦人走运，那他的异邦挚友就会为此而倍感高兴，因此你在征询他的意见的时候，他就会尽其所能，提供最好的意见。因此，这样看来，既然德玛拉图斯就是我的异邦挚友，那么我告诫你们所有的人，不要说德玛拉图斯的坏话。”

238 薛西斯说了这番话之后，巡视了一遍阵亡者；当他看到列奥尼达的尸体，并且知道他是拉栖代梦人的国王和统帅时，就下令把列奥尼达的头割下来，钉在十字架上。在列奥尼达还活着的时候，国王薛西斯是最痛恨他的；［2］对我而言，这个证据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明显的证据。要不然，薛西斯是决不会如此可耻地对待列奥尼达的尸体的。因为在我所知道所有民族当中，波斯人一贯是最尊重战场上的勇士的。然而，接到命令的人，还是遵照国王的命令采取了行动。

239 [251] 现在，我要回到我这部历史前面中断的地方。[252]拉栖代梦人是希腊人当中最早听说国王有意讨伐希腊的；这一次，他们派人到德尔斐的神谕所去求谶，结果就得到我前面提到的那个答复。他们得知这个情报的方式是非常奇特的。［2］阿里斯顿的儿子德玛拉图斯逃亡到波斯人那里之后，依我看（有关迹象也是支持我的），他对于拉栖代梦人并无好感。因此，他做出这样举动是出于好意，还是出于恶意，都是很成问题的。当时薛西斯下决心要亲自率兵出征希腊，碰巧德玛拉图斯在苏撒得知了这个消息，于是他决定把这个情报送到斯巴达。［3］但是一旦事泄风险很大，又没有别的办法把这个情报传过去，于是想出了这样一个方法。他找到一个可以对折的书写板，清除了上面原有的蜡，然后把国王的意图刻写在木板上；之后，在木板表面上再涂一层熔化的蜡，就这样派人送去的。通过这样的处理，途中的卫兵看到来人只携带着空白的木板，肯定不会为难他们的。［4］当木板送到拉栖代梦的时候，拉栖代梦人当中没有人发现它的秘密；我听说，最后是克列奥蒙尼的女儿，即列奥尼达的妻子戈尔果发现，并且告诉其他人的。她说：“如果你们刮掉表面的蜡，就肯定可以看到写在木板上面的字迹。”拉栖代梦人按照她说的去做了，看到了上面所刻写的内容，然后把这个情报通告给其他的希腊人。关于这件事情我就说这么多了。

---

[1] 波琳尼娅（Polymnia，或Polyhymnia，Πολύμνια，希腊语意为“赞歌很多的”），原本和特尔西普瑞一样，是司舞蹈的缪斯，后来被认为是司舞蹈哑剧和抒情诗的缪斯。她的特征是头部蒙着纱巾。

[2] 公元前489—前487年。—哥译本注

[3] 参阅VI. 65—71。

[4] 希罗多德似乎并不赞同他所援引的这种说法。事实上，斯巴达王位继承的法规是否如他所说，也是颇值得怀疑的。

[5] 公元前521—前485年。—哥译本注

[6] 穆萨尤斯（Musaeus）是希腊神话中的歌手、诗人、预言家。他是奥尔弗斯（Orpheus，奥尔弗斯教的创始人）的得意门生（一说是儿子）。早于公元前520年流传的诗歌几乎都被归于穆萨尤斯的名下。这些诗主要是神谕。

[7] 赫尔米奥涅的拉苏斯，是一位抒情诗诗人兼乐师，据说他是诗人品达的教师。—哥译本注

[8] 公元前460年。参阅III. 15。—哥译本注

[9] 以下的这些人物的发言并非历史实录，但是它们展示了波斯人、希腊人双方在大战爆发前夕各自的看法以及与会者的感受。

[10] 这里指公元前490年波斯人在马拉松战役中的败绩。

[11] 根据希腊传说，伯罗普斯（Pelops，Πέλοψ，意为“黑脸人”）为小亚细亚一个地方的统治者坦塔罗斯（Tantalus）的儿子，后来与弗里吉亚人一同移居欧罗巴，成为爱利斯地方的比萨国王；据说他是奥林匹亚竞技会的创始人，伯罗奔尼撒半岛由他而得名。此处这些居民系指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希腊诸邦之居民。

[12] 对于一个东方人来说，所有希腊人皆为“Ionians”（伊奥尼亚人），波斯文为“Yauna”；《圣经》中之“Javan”（雅完人，对希腊人的统称—译者）。在阿里斯托芬的《阿卡奈人》（第104行）中，波斯的大使称希腊人为“χαυνόπρωκτος Ἰαοναῦ”（大屁股的伊奥尼亚人）。—哥译本注

[13] 这里泛指斯基泰人。参阅VI. 64。

[14] 此处指的是古代印度西北部印度河流域的印度人。

[15] 埃塞俄比亚人居住在尼罗河中、上游，其语言属于闪–含语系中库什语支，体貌有不少黑人的特点。希罗多德说他们分直发和曲发两种，分住在伊朗东南部和埃及以南，此处应当包括二者。

[16] 事实上，公元前492年玛尔多纽斯奉大流士之命率海陆大军出征，但因海军遭遇风暴，未到达希腊本土就被迫撤军。

[17] 罗译本的这句话在VII. 9。

[18] 参阅VI. 136以次。

[19] 前七代先祖的名字代表着阿赫明尼斯之子泰斯皮斯以后的两条并列的世

系，希罗多德显然是把并列的关系“混编”为前后继承关系了。由于薛西斯的生母阿托萨乃是居鲁士的女儿，因而他可以同时宣称是两条支系的后裔。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附录IV），第一卷，第385—389页。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在处理埃及历史的一些年代学问题时，可能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

[20] 伯罗奔尼撒半岛（Peloponnesus），希腊文意为“伯罗普斯的岛屿”。

[21] 罗译本的这句话在VII. 13。

[22]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VII. 14。

[23]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476页。

[24] 公元前484—前481年。—哥译本注

[25] 公元前481年秋，薛西斯率军自波斯首都苏撒向萨迪斯进发，前480年春离开萨迪斯，出征希腊。

[26] 参阅I. 103；IV. 1。

[27] 指阿伽门农和麦涅劳斯。

[28] 在色萨利境内。

[29] 现有史料证明，远古时期亚欧大陆之间发生过多次移民运动，移民的路线也不是单向的。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133—134页。

[30] 公元前492年，波斯出征希腊的舰队在绕过阿索斯山时为风暴所袭，损失惨重。参阅VI. 44—45。近代旅行家亦证明该区域风浪甚大。

[31] 约合2.2千米。

[32] 这里挖掘的壕沟，实际上是开凿一条横穿阿索斯半岛的运河。运河开通后，阿索斯山区和大陆就被“分割”开来。虽然在古代就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但是此运河实际上曾经被利用过。据说其部分残迹至今犹存。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134—135页；*The Landmark Herodotus*（p. 506）有该运河遗迹的鸟瞰图。

[33] 这里所谓“白麻”（λευκόλινον），显然不是真正的麻，而是由腓尼基人从西班牙输入的一种北非芦苇。—哥译本注

[34] 海军的集合地点是在库麦和佛凯亚。参阅狄奥多鲁斯，XI. 2.3。

[35] 这里暗示其进军路线在“王家大道”（参阅V. 52）以南，距离相当远。薛西斯之所以这样做，也许是为了避开那段穿越赫尔墨斯河流域的困难的行军路线。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137—138页。

[36] 相传森林神玛尔叙亚斯拾得雅典娜扔掉的长笛，与阿波罗比赛，由诸位缪斯女神担任裁判。结果，阿波罗获胜，为了惩罚他的鲁莽之举，遂剥掉了玛尔

叙亚斯的皮，把它挂在一棵树上。

[37] 关于吹笛的玛尔叙亚斯和弹竖琴的阿波罗之间的比赛的传说，似乎意味着民族音乐的某种转变，至于其重要性，希腊人较我们更易于理解。—哥译本注

[38] 斯塔特尔是金币，1斯塔特尔相当于1明那的1/5。

[39] 约合920米。

[40] 此人是万人“不死军”中的一名士兵。

[41] 希罗多德整个著作的结尾就是叙述至此事而终。

[42] 相传普罗特西劳斯是阿凯亚人远征特洛伊登陆时的第一位牺牲者。

[43] 约合1.3千米。

[44] 黑海。

[45] 即支持缆绳的那一排船。—哥译本注

[46] 不少牲畜怕水，见到流水会受惊而狂奔。

[47] 大约在公元前480年4月中旬。—哥译本注

[48] 公元前480年在西亚并不能观测到日食，但是在公元前481年的4月19日可观测到日食。也许希罗多德所理解的大军从萨迪斯开拔，就是前一年的春天从苏撒出发前往萨迪斯（公元前478年2月17日有一次日环食，与此颇相符合，故近代学者普遍认为，可能当时希腊人和希罗多德由于附会或将年代弄错而把这次日食与薛西斯出征联系起来，作为凶兆）。

[49] 这里的神系指太阳神赫里奥斯（Herios）。

[50] 此事与当年奥约巴佐斯的故事似乎有些雷同。参阅IV. 84。

[51] 该草原具体位置不明。

[52] 即奥尔穆兹德（Ormuzd，或译奥马兹达）神车。奥尔穆兹德为波斯祆教（琐罗亚斯德教）的最高神。希罗多德把它与希腊当时最高神宙斯等同起来，因而用宙斯来称呼奥尔穆兹德。参阅III. 65、V. 106附注。

[53] 即“不死军”或称“无敌”。万人“不死军”乃是波斯国王麾下最精锐的步兵，每有伤亡病卒，便立即予以补足，永保万人之数，故名“不死军”。参阅VII. 83。

[54] 即把枪头指向地面。

[55] 现在的Kara Dagh山。—哥译本注

[56] 可能是位于纳加拉海角上的所谓“玛尔–特佩”（Mal-Tepe）之地。—哥

[57] 或译为“何况人又是永远贪得无厌的”。

[58] 即雅典人。事实上，在伊奥尼亚人当中，不只是雅典人一支未被征服。

[59] 参阅IV. 137—139。

[60] 有时亦被译为“偃月刀”（scimitar）。但是我相信，“偃月刀”是一种弧形兵器，而阿基纳凯斯（ἀκινάκης，acinaces）似乎是一种直的短刀。—哥译本注

[61] 希罗多德在后文（VIII. 51）中又说大军用了一个月通过海峡大桥进入欧罗巴。可能是波斯主力部队用了两天，辎重队用了七天，而全部军众由先锋队抵达阿比多斯起到最后部队离开止，共用了一个月。

[62]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VII. 57。

[63] 严格说来是东北方向；他们穿过的是加里波利海角。—哥译本注

[64] 关于黑湾和阿哥拉的地理位置，参阅*The Landmark Herodotus*，p. 522。

[65] 哥译本此处萨列（Σάλη，Sale）印作“Sane”。萨摩色雷斯是位于爱琴海东北部距多利斯库斯不太远的一个岛屿。

[66] 基科涅斯人乃是早期色雷斯诸部落中最著名的一支，特洛伊战争时就居住在这里。参阅荷马：《奥德赛》，IX. 39—59。

[67] J. A. R. 蒙罗（J. A. R. Munro）在《剑桥古代史》（第四卷，剑桥大学1926年版，第271—273页）解释了希罗多德如此夸大波斯军队人数的原因。他认为，希罗多德把波斯帝国所有军队都计算在内，尽管实际参加此次远征的只是六个军团之中的三个军团。此外，希罗多德显然是把每个军团首长所带领的士兵人数估算为6万人，而实际上只有1万人。这样核算的结果，是参加远征的军队战士总数约为18万人。关于薛西斯大军的总数，古代作家的说法并不一致，希氏所提供的数字显然过于夸张；近代学者的估计也不统一，有学者认为其陆军总数约为20万左右，海军舰船总数约1000艘。N. G. L. 哈蒙德（《剑桥古代史》新版第四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6—535页）就薛西斯的兵力数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得出结论是：陆军总数22万，另有约2.2万勤杂人员；海军战舰和其他船只的人员总数为40.8万。这样，薛西斯陆海大军总数约65万人。

[68] 希罗多德在前面述及大流士时代的波斯臣民时（III. 90以次），并没有提到海尔卡尼亚人。这个部族居住在里海的东南岸一带。

[69] 这里的阿里伊人（Arians，源自Arii）和VII. 62的阿里亚人（Arians），可能都属于古波斯文、梵文文献中多次出现的“雅利安人”（Aryan）。他们大约分布在今天伊朗高原东部以及阿富汗西部的广大地区。在希罗多德的著作中，“阿里亚人”大致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生活在阿里亚（Aria）这个地方的人；其二是指包括上述阿里亚人，以及波斯人、米底人等民族在内的范围广大的民族集团。近代以来，国际历史比较语言学家赋予“雅利安人”以非常宽泛的含义，其源头可以

追溯到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波（XV. 15.2）。无论如何，这些族群大概都是印欧语系人祖先的重要支系。

[70] 生活在索格狄亚那（中亚古地名）的居民，中文作“粟特人”。

[71] 约合1.85米。

[72] 王译本（下册，第495页）为“藤制短箭”。

[73] 关于这个民族，参阅III. 94。这些所谓的“东方的埃塞俄比亚人”显然是居住在俾路支斯坦（Beluchistan，Baluchistan，今巴基斯坦境内）或其附近地区。—哥译本注

[74] 直译为“（靴）帮的高度达到小腿中部”。

[75] 此奥林波斯山在美西亚境内，并不是北希腊色萨利境内的那座奥林波斯山。

[76] 此处显然是一个民族的名字，然而希罗多德原文中缺失了这个名字。有的研究者推论此处应为皮西达伊人（Πισίδαι，Pisidians）。

[77] 波斯帝国境内一部族，居住在亚美尼亚东部，参阅III. 94。

[78] 万夫长（myriarchs），千夫长（chiliarchs），百夫长（hecatonarchs），十夫长（decarchs）。

[79] 各民族的首领并未在军中担任官职，没有指挥军队的权力。

[80] 大概是游牧民族用以捕捉牛、马等的套索。

[81] 王译本（下册，第499页）这里为“野骡”。

[82] 按埃斯库罗斯的说法（《波斯人》，第341—343行），波斯人参加萨拉米斯海战的舰船数，他分别提到207艘快船和其余的约1000艘舰船，二者相加，正好是1207艘，与这个数字相吻合。然而，J. A. R. 蒙罗在《剑桥古代史》（第四卷，第273—276页）指出，希腊人可能高估了波斯海军的规模，波斯海军通常由5支分舰队组成，每支舰队有120艘战舰。在波斯海军中，腓尼基人的舰船无论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都占有优势，埃斯库罗斯单列的207艘战舰可能就是腓尼基人的。

[83] 这里是说塞浦路斯居民的种族成分复杂，是由许多地方的移民长期混居融合而成的。

[84] 王译本（下册，第500页）为100艘；哥译本为30艘。

[85] 据传安菲洛库斯是海伦的追求者之一，参加过特洛伊战争，具有预测未来的才能。

[86] 希腊传说中的预言家，参加过特洛伊战争。在奥利斯港，他对希腊人预言说，如不将阿伽门农的女儿伊菲格涅亚献祭，就没有顺风；他还预言，特洛伊

战争将持续10年。

[87] 山茱萸是一种木属植物。

[88] 参阅I. 171。

[89] 希罗多德把希腊已知的最古老的（非希腊语）居民通称为“皮拉斯基人”。参阅I. 146；II. 171。—哥译本注

[90] 关于伊奥尼亚人所建“十二城”，参阅I. 142—146。这大概是说，这些岛上居民也是来自于希腊大陆的移民。

[91] 看来，提供战舰的各邦各族，同时要提供船员（桡手），而战舰上的战斗员则由波斯人、米底人等提供。在这个时期，一艘三列桨战舰的人员配备通常是：170名桡手，30名战斗员。

[92] 塞浦路斯的萨拉米斯之王。

[93] 阿尔特密希娅是哈利卡纳苏斯的女王，而哈利卡纳苏斯乃是希罗多德的祖国。这大概是希罗多德对她比较关注的原因。

[94] 尼叙鲁斯岛，在科斯岛以南。

[95] 爱皮道鲁斯和特洛伊曾都是多利斯人的城邦。

[96] 1普列特隆（plethron）相当于1/6斯塔狄亚。4普列特隆约合123米。

[97] 斯巴达流亡的国王。关于德玛拉图斯，参阅VII. 3。—哥译本注

[98] 阿塔薛西斯在位时间为公元前465—前424年。希罗多德多次提到他，这是后世研究者推论希罗多德卒于公元前424年以后的重要依据之一。

[99] 攻克爱昂是雅典领导下的雅典同盟海军所取得的第一个重大战果（修昔底德，I. 98；狄奥多鲁斯，XI. 60）。围攻始于公元前476年之夏，直到翌年之春结束。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166页。

[100] 约合5.5千米。

[101] 所有这些部落都居住在涅斯图斯河流域和斯特里梦河流域，或者居住在这两河之间的山地。—哥译本注

[102] “九路”位于斯特里梦河畔，在爱昂以上约3英里。—哥译本注

[103] 果真如此，则阿塔凯耶斯的身高达8英尺（约合2.44米）。—哥译本注

[104]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509页。

[105] 哥译本这句话在VII. 121。

[106] 辛古斯湾。

[107] 即发达尔（Vardar）河，在马其顿境内。

[108]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512页。

[109] 这里不是指整个马其顿，而只是起初由泰门努斯王族所统治的区域，位于哈里亚克蒙河、阿克修斯河与柏尔缪斯丘陵之间。埃德萨（Edessa）是其首府。—哥译本注

[110] 关于色萨利的这段记载，近代科学几乎毫无争议。由此可以看出，希罗多德兼具地理学家的观察力和地质学家的想象力。

[111]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514页。王译本这里译为“他们是色萨利人当中第一批向国王投诚的”，似与希腊文原文有出入。值得注意的是，希罗多德在这里所使用的全体希腊人的概念，似乎主要是指希腊大陆的希腊人。

[112] 事实并非如此。从随后的记载中可见，色萨利人是坚决抵抗薛西斯入侵的。

[113] 献出“土和水”，意味着承认自己的臣属地位。哥译本这里译为“缴纳贡赋的人们”。

[114] 此处所说的色萨利人并非色萨利全部居民，仅为居于彭纽斯河流域以色萨利人为名并将其名给予周围其他各族的那一部落。—哥译本注

[115] 以上诸族皆为居于中希腊和北希腊的希腊人。据狄奥多鲁斯（XI. 3）记载，爱尼恩涅斯人、多罗普斯人、马里斯人、伯莱比人和玛格涅西亚人最先投降，其他诸邦则在希腊盟军撤离腾佩山隘以后投降。

[116] 这则誓约颇值得怀疑。因为关于发誓的时间和内容都有不同的记载。

[117] 通常投入其中的都是死囚。—哥译本注

[118] 可能是因为焚毁了萨迪斯的神庙（V. 102）。—哥译本注

[119] 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他是阿伽门农的传令官。后来他在拉栖代梦受到膜拜，被认为是一切使者的庇护者和保护神。

[120] 哥译本这里译为“这位安涅里斯图斯就是那位在提林斯的殖民地哈里亚登上一艘商船，并且攻克哈里亚的人”；其脚注为“哈里亚为阿尔戈利斯的一个港口。此事大概发生在公元前461—前450年之间，其时雅典和阿尔戈斯加盟对抗斯巴达。”

[121] 参阅修昔底德，II. 67。

[122] 这个事件发生在公元前430年，距波斯使者被杀死将近60年。

[123] 科林斯地峡。

[124] 这些观点看来都是无可辩驳的，就现在来说也是不言自明的，但当时似乎没有人觉察到波斯人的势力。

[125] 希腊的战神，宙斯和赫拉的儿子，好斗成性，凶残好战。

[126] 亚述战车，古希腊人常常把亚述和叙利亚二字混同。

[127] 帕拉斯（Pallas）是雅典娜女神在诗中的名字。根据传说，她在诸神与巨人的交战中杀死一名叫帕拉斯的巨人，因而得名。一说可能是因为她在阿提卡的帕列涅（Pallene）地方受到崇拜而得名。

[128] 凯克罗普斯相传是雅典的创建者和第一位王，上半身为人，下半身为蛇，为人民制定婚、葬、书写等制度。雅典人古称凯克罗皮代伊人（参阅VIII. 44），意为凯克罗普斯的后裔。此处凯克罗普斯的境域系指阿提卡。

[129] 基赛隆山，位于阿提卡和波奥提亚之间。在希腊神话中是供祀宙斯和狄奥尼索斯神的圣山。此处亦指阿提卡。

[130] 雅典卫城（Acropolis）位于雅典城内的小山上，大概是雅典城最初所在，后来雅典人向小山四周发展，卫城渐成为宗教和文化活动中心，波斯战争后便无人居住。

[131] 泰米斯托克利（约公元前523—前459 /前458年），雅典政治家、军事家，曾任雅典执政官，发起并且领导雅典人组建强大的海军，修筑比雷埃夫斯港。公元前476—前471年被控有罪，判处流放。后逃往波斯，为波斯人效劳，了却余生。参阅修昔底德，I. 93，138；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II. 2；狄奥多鲁斯，XI. 55；普鲁塔克：《传记集·泰米斯托克利传》，等等。

[132] 劳里昂地处阿提卡半岛南部，以其银矿而著名。译者于2015年10月来此实地考察。大约从公元前483年开始，由于发现富矿脉，雅典国库收入激增。从希罗多德所述的情况看，该矿显然属于雅典城邦公有，即公民集体所有。在古典时代，该矿一直是雅典财政的一项重要来源。参阅徐松岩：《公元前4世纪雅典采银业状况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

[133] 希罗多德这里的表述不是很清楚。其时雅典的公民人数，即使以3万人计算（参阅V. 97），每人10德拉克玛之总数亦仅为50塔连特，对于建造200艘战舰来说，实在太少。因此，希氏这里只不过表示，劳里昂银矿的收入是对造船费用的一部分贡献。古代的作家（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II. 7；普鲁塔克：《传记集·泰米斯托克利传》，IV）有不少人，都说造船100艘，近代学者亦有采此说者。实际情况可能是，泰米斯托克利于公元前483/前482提出此建议，到公元前480年阿尔特密西昂和萨拉米斯海战时，雅典战舰总数增加到200艘。

[134] 哥译本译为“它迫使雅典人成为海上民族”。希罗多德这里说得很清楚，雅典大力扩建海军的直接目的是用于与另一海上强国埃吉那的战争。碰巧遇到波斯从海上入侵，恰好就派上了用场。

[135] 载有此决议之铭文的大理石石板，1959年在阿尔戈利斯境内的特洛伊曾遗址中被发现。铭文大约刻写于公元前3世纪前期，看来是先前雅典铭文的复制本。大多数学者认为此铭文乃是公元前480年6月雅典公民大会所通过的泰米斯托克利提案的真实记录。其中规定应撤出雅典全部居民；出动战舰200艘，派100艘去阿尔特密西昂迎敌，100艘驻守阿提卡及萨拉米斯；以及赦免被放逐者等。铭文全文可参阅R. 梅格斯、D.刘易斯：《公元前5世纪末之前希腊历史铭文选辑》（R.

Meiggs & D. Lewis, *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第48—52页。

[136] 罗译本这句话在VII. 144。

[137] 此即以斯巴达为首的希腊反波斯同盟。此时薛西斯大军刚刚抵达萨迪斯，故开会结盟的时间当为公元前481年秋。至于开会地点，可能是在科林斯地峡。但据波桑尼阿斯（III. 12.5）记载，希腊各邦代表曾在斯巴达的希伦尼昂（Hellenium）地方开会，商议抗击波斯侵略的对策，故有学者认为公元前481年秋季的会议在希伦尼昂召开，前480年的会议在科林斯地峡召开。

[138] 叙拉古的僭主。

[139] 这一使命似乎未能完成。以上诸邦由于种种原因并未参加保卫希腊的战斗。

[140] 黑海沿岸的诸产粮国，在古代如同在近代一样，都把他们的主要产品粮食提供给工商业国家。

[141] 罗译本的这句话在VII. 147。

[142] 公元前494年提林斯战役。参阅VI. 77。—哥译本注

[143] 这里的脑袋系指那些全权公民，他们是全国人民的核心部分。—哥译本注

[144]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523页。

[145] 参阅VII. 61。

[146] 参阅V. 53。

[147] 没有理由怀疑卡里阿斯大约在公元前448年前往苏撒缔结一项和约。事实上，在客蒙死后，在雅典和波斯之间存在着一项和约。成问题的是，雅典和波斯之间是否正式缔结过和约，以及这项和约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因为最早明确提及该和约的都是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人如伊索格拉底、德摩斯提尼等人。近年来有学者认为，雅典和阿尔戈斯的使者前往苏撒很有可能是在公元前462年，也就是雅典脱离以斯巴达为盟主的反波斯同盟并且与阿尔戈斯这个波斯在希腊最可靠的盟友结盟之后不久。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189—191页；*The Landmark Herodotus*，p. 559；修昔底德，I. 102.4。

[148] 希氏似乎是说每一个城邦都有自己的麻烦，阿尔戈斯人作出这样的抉择，实属无奈。

[149] 罗译本这句话在VII. 153。

[150] 公元前498年。—哥译本注

[151] 在海布拉，位于叙拉古以北，在西西里岛东海岸。—哥译本注

[152] 卡尔基斯人的殖民地，在列昂提尼。—哥译本注

[153] 哥译本这句话在VII. 157。

[154] 哥译本这里译为 “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 *The Landmark Herodotus*（p. 562）附注指出，有些抄本为“拉栖代梦人、雅典人……”。

[155] 迦太基人在西西里岛西部的势力，正如同格隆在该岛东部的势力；希腊人和闪米特人（这里指腓尼基人—译者）在这里不断地竞逐商业霸权。—哥译本注

[156] 参阅V. 42—46。—哥译本注

[157] 王译本译为“伯罗普斯的儿子”（下册，第529页）。英译为“Pelops' son”，但是根据希腊的传说，阿伽门农是阿特柔斯（Atreus）之子、伯罗普斯之孙。

[158] 绝大多数希腊人据传都是从其他地方移居到当时的居住地的；但是关于雅典人就没有此类传说。雅典的作家们往往为此感到自豪。—哥译本注

[159] 荷马：《伊利亚特》，II. 552。

[160] 据亚里士多德记载（《修辞学》，I. 7；III. 10），伯里克利也曾在葬礼演说中讲过类似的话，但修昔底德的著作中无此记载。这段话也许是后人插入的。

[161] 也许是被驱逐的原赞克列的统治者。参阅VI. 23；VII. 164。—哥译本注

[162] 赞克列即后来的美塞涅（麦萨那），今日意大利之墨西拿。

[163] 迦太基大军入侵西西里的兵力主要征调自非洲和西地中海地区。—哥译本注

[164] 汉密尔卡的故事也许实有其事。汉密尔卡这个名字可能源自麦勒卡特（Hamilcar，即 Abd Melkart或Abd Melcart，意为“麦勒卡特之仆”）；因为纵火自焚与麦勒卡特的崇拜密切相关。麦勒卡特乃是古代腓尼基人所信奉的神，是推罗及其殖民地迦太基的主神。其形象通常有长须，头戴圆高帽，着短裙，手持象征生命的安克架和象征死亡的有孔斧头。

[165]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532页。

[166] 哥译本这句话在VII. 169。

[167] 意即：既然希腊人不愿帮助克里特人为米诺斯之死复仇；而后来克里特人却要帮助希腊人为海伦被拐而复仇（这里指他们参加了特洛伊战争—译者）。—哥译本注

[168] 从这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希腊世界诸邦对于波斯人态度各异。他们制定对外政策的根本出发点首先是本邦的实际利益。

[169] 代达罗斯，传说中的生长在雅典的建筑师、艺术家。后因命案而由雅典逃往克里特，投奔米诺斯；他是克里特岛米诺陶尔迷宫的设计者、营造者；雅典王子提秀斯，借助于他送给阿里阿德涅的线团，才得以走出迷宫；米诺斯把代达罗斯（Daedalus）和他的儿子伊卡罗斯（Icarus）关进迷宫。二人设法制作翅膀，展翅飞往西西里，投奔当地国王科卡罗斯。米诺斯率大军追寻而至，被设计杀死（一说死于撒丁岛）。

[170] 相传阿琉阿斯家族是赫拉克勒斯的后裔，属色萨利的王族。他们惧怕民主势力，想投靠波斯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在薛西斯继位后不久即遣使请求波斯国王入主希腊，并愿尽力相助。参阅VII. 6，130。

[171] 腾佩山隘最窄处宽约13英尺，其他地方宽约15—20英尺，全长约5英里。

[172] 所谓下马其顿是相对于内地山区的（上马其顿）而言的。—哥译本注

[173] 重装步兵（Hoplite）乃是希腊陆军的主力。其装备有：头盔、胸甲、护腿、重盾、枪和短剑；轻装步兵则不着金属盔甲，持轻盾，有标枪手、弓箭手和投石手。

[174] 波列玛克（Polemarchos）一词本义为“将军”“司令”。在斯巴达，他相当于“团长”；在雅典，他是执政官之一的“军事执政官”。据色诺芬记载，斯巴达的公民兵被分成六个团（morai）。参阅色诺芬：《斯巴达政制》，XI. 4。中译本见色诺芬：《希腊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附录三。

[175] 亚历山大时任马其顿王，他实际上是给希腊人通风报信；不过，早在公元前492年，马其顿人已经臣服于波斯人，因而此次出征他们也派兵加入了薛西斯大军。

[176] 腾佩山隘并非进入色萨利的唯一通道，除了希罗多德这里提到的这条通道以外，还有更内地的佩特拉山隘和佛鲁斯塔那山隘（passes of Petra and Volustana），薛西斯大军后来很可能是分兵由这几处同时进入色萨利的。

[177] 此地多温泉，故又名“温泉关”。千百年来，滚滚温泉，喷涌不止，可为历史之见证。

[178] 波斯人通过这条间道绕到希腊守军的背后，从而一举攻下德摩比利。参阅VII. 215—216。

[179] 参阅本书地图五。

[180] 阿尔特密西昂海面最狭窄处约为3700米。

[181] 狭义上的希腊，不包括色萨利在内。—哥译本注

[182] 约合15米。

[183] 希罗多德在关于德摩比利的整个记述中，把方向都弄错了。这条通道是东西走向，并非希罗多德所想象的南北走向。因此，此处的“西”应

为“南”，“东”应为“北”；“前方”和“后方”分别相当于“西”和“东”。—哥译本注

[184] Cauldrons，意为“热水壶”。

[185] 相传赫拉克勒斯最后死于德摩比利附近的奥耶塔山上。当地因此而设祭坛供祀赫拉克勒斯。

[186] 值得注意的是，公元前480年，德摩比利山隘已经不再在佛基斯境内。—哥译本注

[187] 即塞斯普洛提人居住的地方，在希腊西北部。

[188] 他的名字Leon，希腊语意为“狮子”。

[189] 哥译本为“亚麻”。从希罗多德的记载（III. 106）来看，希腊人对棉花似乎很陌生。波斯人大概是从印度人那里引进棉花和棉织品，进而西传。

[190] 希腊人普遍用烽火报信。

[191] 罗译本这一节在VII. 182。

[192] 参阅VII. 97。但是希罗多德说，包括五十桨船在内，舰船总数为3000艘。—哥译本注

[193] Eordi，居住在斯特里梦河和阿修斯河之间的一个民族。

[194] 参阅VII. 60、89及附注。

[195] 麦狄姆诺斯（Medimnus），亦译“麦斗”，希腊容量单位，48科尼克斯相当于1麦斗，约合52.3公升。希罗多德这里的数字有些误差。

[196] 北风神。他是星空之神和黎明女神所生的儿子，是西风神泽菲洛斯（Zephyrus）、东风神攸洛斯（Eurus）、南风神诺图斯（Notus）的兄弟。相传波列亚斯居住在色雷斯一带，他刮起北风，卷走了雅典国王埃里克修斯的女儿，并且娶其为妻。其形象为长有两扇巨翼、翱翔蓝天的大力士。

[197] Thetis，海中神女之一，海神涅柔斯（Nereus）和多利斯所生的长女，阿喀琉斯的母亲。宙斯和波塞冬都曾向她求婚，结果她嫁给了佩琉斯（Peleus）。相传在他们的婚宴上，纷争女神厄里斯投下一个金苹果，成为特洛伊战争的诱因。海中神女和她们的父亲一起居住在爱琴海海底深处的水晶宫里。

[198] Nereids，海中神女（统称），荷马史诗说有34位（一说50位），海神涅柔斯和多利斯之女。

[199] 王译本译为“磔刑”。但是，古代中国的磔刑通常是要割肉离骨，断肢体，再割断咽喉，与古代波斯的这种死刑（钉在十字架上，不撕裂人体，让受刑者慢慢地死去）明显不同。

[200] 位于奥特里斯山东北、帕伽赛湾附近、安菲苏斯河畔的一座古城，相传为阿萨玛斯所建。关于阿萨玛斯的传说，与希腊早期居民的起源有关。参阅豪

和威尔斯注释本，第2卷，第217—218页。

[201] 阿萨玛斯之妻，赫勒之后母。

[202] 阿萨玛斯之子。他为了逃避后母的迫害，和他的姊妹赫勒一起骑上长着金羊毛的公羊出走。后来他到达科尔基斯，在那里杀死金毛公羊，奉献给宙斯。

[203] 这里涉及古代民俗中“人祭”的习俗。这个传说起源于对部落主神“拉菲斯提乌斯·宙斯”的崇拜。这位神类似于《旧约全书》中的耶和华（Jehovah）、腓尼基人的摩洛（Moloch）和麦勒卡特（Melqart），起初大概有权将人们尤其是祭司家族的头胎出生的儿童作为牺牲，而腓尼基人是将儿童烧死献祭；后来，即使到了以羊取代人献祭（犹太教“替罪羊”的典故与此有关）的时代，头胎出生的儿童也必须离开本土。

[204] 定时涨落的潮汐在地中海地区是很少见的。但是在离马里斯湾不远的攸利浦斯（Euripus，波奥提亚和优波亚之间的狭长水道），潮起潮落却非常明显。—哥译本注

[205] 约合3700千米。

[206] 意为“黑河”。

[207] 约合925米。哥译本这句话在VII. 199。

[208] 这个数字显然不正确。这片平原的最宽处直到今天也只有7英里。按希氏说法长度达到420英里。希罗多德可能把整个这条通道都当作平原了。

[209] 约合2800米。

[210] 直译为“周围居民”—相邻的一些部落结成联盟，并派代表（Pylagori）参加一年举行两次的会议。参阅II. 180注。—哥译本注

[211] 比利（Pylae，Πύλαι）源自希腊文πύλη（“关隘”“大门”之义）；德摩比利（Thermopylae，Θερμοπύλαι）则为 Θερμός（温热的）与πύλη（关）两字的合成，因当地多温泉，罗林森译为the Hot Gates，故中文译为“温泉关”甚为确当。

[212] 严格说来，这里的“北”，应是“西”；以下“向南”，应是“向东”。—哥译本注

[213] 即希腊。—哥译本注

[214] 据狄奥多鲁斯（XI. 4.5）说，拉栖代梦方面派出1000名拉栖代梦人和300名斯巴提亚特人（Spartiates）。斯巴提亚特人是斯巴达的公民（即所谓“平等者公社”成员的斯巴达人），拉栖代梦人则是指拉栖代梦（斯巴达）国家全体国民，包括斯巴达人，也包括庇里阿西人。因而必须注意古希腊文献中“斯巴达人”和“拉栖代梦人”的区别。参阅VI. 58注。

[215] 波奥提亚还有一个名叫奥科麦努斯的城邦。

[216] 按照希氏这里的记载，来自伯罗奔尼撒的将士共3100人。这与（VII. 228）的碑铭所刻“4000伯罗奔尼撒人”之数有些出入。除斯巴达人以外，另有900或1000庇里阿西人也完全可能。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222页。

[217] 狄奥多鲁斯（XI. 4.6—7）指出，此外还有1000名马里斯人前来增援，他们很可能是当地的特拉齐斯人。

[218] 即赫格西劳斯（Hegesilaus）。

[219] 来库古斯的侄子。

[220] 斯巴达由两位国王执政，相传皆为赫拉克勒斯的后裔。赫拉克勒斯的四世孙阿里斯托德姆斯将王位传给其孪生子攸里斯提尼（Eurysthenes，其后人为阿吉斯王室Agiad）和普洛克利斯（Procles，其后人为攸利滂提德王室Eurypontids）。于是斯巴达王族由此分为两支，列奥尼达属于攸里斯提尼一支。关于列奥尼达之父安那克桑德里达斯的婚姻，以及王位继承中的相关情况，可参阅希罗多德的记载（V. 39—48）。

[221] 300人为国王卫队（所谓ἱππεῖς，“武士”）的正规数目。如果按哥译本的译法，“那些有子嗣的人”是在那300精兵之外的，那就又与在德摩比利只有300名斯巴达人已成定论的传统说法不符。斯巴达国王之所以精选那些有子嗣的人前往，也许是因为列奥尼达料定此去凶多吉少，这样不至于使这些公民死后无嗣。罗译本和哥译本对这段译文的理解明显有分歧。

[222] 参阅VI. 106及附注。

[223] 奥林匹亚节在爱利斯的奥林匹亚举行，时间是爱利斯历法的8月，亦即夏至后第二次月圆时，为期五天，每四年举行一次，纪念奥林波斯的宙斯，同时举办各种竞技比赛。相传第一届奥林匹克竞技会在公元前776年举行。根据卡尔内亚节和奥林匹亚节的日期，可以推出温泉关之战和阿尔特密西昂之战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80年的8月中下旬。在这两个节日期间，照例都不得进行任何军事行动。

[224] 据希罗多德（I. 82）记载，蓄留长发原为阿尔戈斯人的习惯，但是阿尔戈斯人在公元前546年与斯巴达人作战失利，失泰列亚之地，遂宣誓在收复此地之前，不再蓄长发。斯巴达人原本不蓄长发，从此制定法律，改蓄长发。

[225] 可以推想，波斯国王起初是打算等他的舰队到来而采取联合行动的，在希望落空后，才决定发起进攻。

[226] 波斯军人不但枪短，而且盾小，又不着金属的盔和护腿，在开阔地带作战有行动自如、便于调动的优点，但在山地狭窄之处作战则不如希腊重装步兵。

[227] 关于间道，参阅VII. 215—216。

[228] 参阅VI. 200附注。

[229] 城镇，在马里斯。

[230] 希罗多德在本著作并没有谈及此事。有学者据此认为希罗多德有意将其历史继续写到第九卷所终止的公元前479年之后。这种情况的出现，也许是因为作者写作时有疏漏。

[231] 克特西亚斯在其《波斯志》（24）中提到，此二人为特拉齐斯人卡里阿德斯（Kalliades）和提玛佛涅斯（Timaphernes）。

[232] 即“不死军”。

[233] 普鲁塔克在其《传记集·伽图传》（*Plutarch's Lives*, *Cato*, XIII）中，描述了加图所率领的军队在试图通过这条小路时所遭遇到的困难。—哥译本注

[234] 希罗多德一直未提到那些奥彭提亚的洛克里人的防守之处。事实上除了德摩比利山隘和安诺派亚间道之外，还有一条山路可走上阿索普斯峡谷，越过奥耶塔山和卡里德罗姆斯（Callidromus）之间的山脊，进入凯菲苏斯河流域；后来薛西斯即由此路进入多利斯。此山路若不守，则守德摩比利便毫无用处；特拉齐斯城堡位于阿索普斯峡谷附近，能扼守此山路。因此，彭提亚的洛克里人，也许还有狄奥多鲁斯所说的那1000名马里斯人（即特拉齐斯人），很可能就在特拉齐斯城堡和这条山路上驻守着。

[235] 凯尔科佩斯人（Cercopes）是一些淘气的矮子，曾经有人警告他们，说要提防一个“Μελάμπυγος”（黑屁股的）敌人。赫拉克勒斯把他们从这个地方赶出时，将两个矮子倒吊在他的背上，这样他们就完全能够理解到他的这一绰号的由来了；他们就这件事开起玩笑来，直到打动了他，把他们释放了。—哥译本注

[236] 阿卡纳尼亚的预言家，随列奥尼达在德摩比利。

[237] 投诚者中有一位库麦人提拉斯提亚达（Tyrrhastiadas）。参阅狄奥多鲁斯，XI. 8.5。

[238] 希罗多德不知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竟忘了希腊人从陆上和海上配合作战的计划。列奥尼达也许对波斯人抄间道从安诺派亚迂回绕到隘口的后方感到震惊，但他目前所接受的主要任务就是扼守陆路隘口，直到希腊的舰队能够采取决定性行动。如果希腊盟军能够在德摩比利隘口后方的卡里德罗姆斯山附近阻击波斯人的话，这也是可以做到的。列奥尼达坚信他可以率领余部守住隘口。

[239] 柏修斯的子孙，这里指波斯人。

[240] 哥译本这句译为“直到他取得二者之一，并且将他撕得粉碎”（暗示斯巴达两个国王之一被俘并且被碎尸）。

[241] 麦兰普斯（Melampus），相传为狄奥尼索斯崇拜的创立者，著名的预言家。相传他养了两条蛇，它们用舌将其双耳舔净，从此他就通晓鸟兽之语，并获知许多秘密，其后人多为预言者。

[242] 大概在早上10点钟。—王译本注

[243] 这样，由安诺派亚间道而来的波斯人，在黎明时离开山隘的山顶之后

（参阅VII. 217），能够在午前较早的时刻到达低地。—哥译本注

[244] 这些遇难者的名字刻在斯巴达的柱子上，一直保存到波桑尼阿斯时代。（列奥尼达的遗骸在公元前440年被运回斯巴达安葬；在他的墓上树立有一圆柱碑，上面镌刻有这300人之名，希罗多德也许见过此碑。—哥译本注）

[245] 由铭文的内容来看，似乎这是专门纪念在此抗敌的4000名伯罗奔尼撒战士的，并非纪念全体阵亡者，亦非纪念全体在德摩比利的希腊盟军；同时又说明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各邦所出的战士是4000名，而非希罗多德（VII. 202）所列总数3100名，因此其中应另有狄奥多鲁斯所说的那1000名拉栖代梦人。

[246] 西蒙尼德斯（Simonides，公元前556—前469年），凯奥斯人，古希腊著名诗人。

[247] 事实上这三则铭文的作者都是西蒙尼德斯，只是麦吉斯提亚斯的墓碑是西蒙尼德斯独自出资竖立的。—哥译本注

[248] 德摩比利附近一村社，离希腊人军营不远。

[249] 这里我们可以得知黑劳士作为特别的仆从，其职责就是随时随地服侍斯巴达战士。

[250] 此事发生在公元前431年3月。底比斯人攻占普拉提亚被视为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标志。据修昔底德（II. 2以次）记载，这支底比斯的军队的两位指挥官分别是腓莱德斯之子皮桑吉鲁斯和奥涅托里德斯之子狄恩波鲁斯。而且他们统率着300多人，而非400人。

[251] 有一些学者根据许多理由怀疑这一段是后来插入的，不过也有人根据文字，判断这不像是后人的伪作。—王译本注

[252] 参阅VII. 220。

第八卷 乌拉尼娅[1]

1 在舰队中服役的希腊人如下：雅典人提供了127艘舰船，其中部分船员由普拉提亚人充任，虽然他们没有多少海上生活的经验，但他们却具有积极勇敢的精神来承担这项职责；科林斯人提供了40艘舰船；麦加拉人提供了20艘舰船；［2］卡尔基斯人出了20艘舰船的船员，由雅典人提供舰船；埃吉那人出了18艘；西基昂人出了12艘；拉栖代梦人出了10艘，爱皮道鲁斯人出了8艘，爱利特里亚人出了7艘，特洛伊曾人出了5艘，斯狄拉人出了2艘，凯奥斯人出了2艘，[2]还出了2艘五十桨船；最后，奥浦斯的洛克里人也出了7艘五十桨船前来相助。

2 提供战舰到阿尔特密西昂来作战的城邦就是以上这些；我已经提到，在整个舰队中各邦所提供舰船的数目。聚集在阿尔特密西昂的战舰，除了那些五十桨船以外，总数是271艘。［2］海军主帅是攸利克里德斯的儿子攸利比亚德斯。他来自于斯巴达，因为那些同盟者说："如果海军统帅权不是由拉栖代梦人来执掌的话，那么我们宁愿不参加这个舰队，也决不服从雅典人的指挥。"

3 最初，早在他们遣使前往西西里请求结盟之前，就曾经有过把海军指挥权交付给雅典人的说法。但是，当同盟者反对这一主张的时候，雅典人就放弃了这一要求。在他们的心目中，希腊的安全是最重要的；而且他们知道，如果他们之间为取得指挥权而争吵不休，那么希腊就必定要遭到毁灭了。他们在这方面的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对外作战时，内部纷争远不如团结一致，正如战争远不如和平一样。［2］因此，雅典人作出了让步，没有继续坚持他们的要求。但是，他们之所以主动退让，那只是因为他们非常需要其他希腊人的援助。后来他们的这种动机就显露无遗了；因为当波斯人已被逐出希腊，他们觉得威胁不再来自于波斯人，而是来自于本地希腊人的时候，[3]他们就以波桑尼阿斯的专横傲慢为借口，剥夺了拉栖代梦人的领导权。不过，这一切都是后来的事情了。[4]

4 这时候，那些来到阿尔特密西昂的希腊人，他们看到许多舰船停泊在阿菲泰的海面上，到处都是大批的敌军，与他们的预料完全相反，而这些异族人和他们所预想的也大不相同；他们不由得感到灰心

丧气，开始商量如何从阿尔特密西昂逃往希腊内地了。［2］优波亚人听说他们已经在相互争论这些事情了，就找到攸利比亚德斯，请他稍等数日再撤走，以便他们把他们的孩子和奴隶[5]都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但是，当他们不能说服攸利比亚德斯的时候，他们就去找雅典舰队的指挥官泰米斯托克利，给他一笔30塔连特[6]的贿赂，条件是要他答应让希腊的舰队继续留在那里，为保卫优波亚而战。

5 现在我就来说说，泰米斯托克利是怎样成功地使希腊舰队继续留在那里的。他从自己所收到30塔连特当中取出5塔连特，交给攸利比亚德斯，假装这笔钱是他自己送给他的。这样，这位海军统帅就被争取过来了。攸利比亚德斯还亲自把此事向科林斯舰队的指挥官、奥库图斯的儿子阿戴曼图斯作了说明，他现在是唯一对此事表示抗议的，他甚至威胁说要率军离开阿尔特密西昂，而不在那里继续等待了。泰米斯托克利亲口向他发誓说：［2］“你真的要离开我们吗？不，决不会的！因为我送给你的礼物要比波斯人因你离开你的盟友而送给你的礼物还要丰厚。”—说着，他便直接把3塔连特的白银送到阿戴曼图斯所在舰船上。［3］于是，这两位海军将领都被礼金所收买，泰米斯托克利的意见得到执行，优波亚人终于如愿以偿，而泰米斯托克利自己也趁机发了一笔财。他把其余的钱中饱私囊，没有人知道此事。但是那些接受礼金的人还以为是雅典人为了说服他们留下来才送给他们的。

6 于是，希腊人的海军就留在优波亚附近，并在那里迎敌。现在我来说说战事的经过。中午刚过，异族人就到达阿菲泰，看到（他们此前已接到情报）希腊的舰队，舰船少得可怜，停泊在阿尔特密西昂附近。他们担心这些舰船逃走，很想立即开战，以便活捉它们。［2］但是他们现在还不想发动正面进攻，因为他们担心希腊人一看见他们前来就立即逃之夭夭；那样的话，夜幕会掩护他们逃跑的。波斯人相信希腊人会逃走的，他们的目的是连一个执圣火者[7]也不让他溜掉。

7 因此，波斯人定下了这样的计策：他们从本方舰队中抽调出200艘战舰，派他们先巡弋于斯基亚苏斯岛外—目的是不让敌人发觉他们在绕航优波亚岛，然后经由卡法琉斯海角，绕过格莱斯图，到达攸利浦斯海峡。他们这样部署，是想从两面夹攻希腊人：抽调出来的那200艘战舰切断希腊人的退路，舰队其余的战舰从正面发起进攻。［2］波斯人在确定了这样的方案之后，那200艘战舰起航了，其余的战舰则原地待命，他们不打算在当天进攻希腊人，在他们得到迂回的舰队发出已到达预定地点的信号之前，他们并不准备发起进攻。与此同时，他们在阿菲泰把其他战舰都集合起来。

8 这时，在波斯舰队中有一位名叫斯库里亚斯的斯基奥涅人，他是当时最出色的潜水手。当舰队在培里昂山附近遭遇灾难的时候，[8]他曾为波斯人捞救了倾覆到海中的大量财物，同时也给自己弄到了一份可观的财产。斯库里亚斯早就想找机会投到希腊人那边，但是他从来没有获得像目前这样好的机会。［2］至于后来他是如何设法逃到希腊人那里去的，我无法说得很确实了。假如流行的说法属实，那的确让我感到诧异了。据说，他从阿菲泰潜入海水，直至他到达阿尔特密西昂时才浮出水面，这样他在水下潜泳的距离就长达80斯塔狄亚[9]。［3］人们说过关于这个人的很多故事，其中有些明显是虚假的，有些则好像是真实的。至于这件事，我的意见是，他是乘船前往阿尔特密西昂的。

但事情也许就是这样。斯库里亚斯到达阿尔特密西昂之后，他马上向希腊舰队的将领们详细讲述了波斯舰队遭遇风暴的情况，同样也把波斯人派遣舰队绕航优波亚岛的事情告诉了他们。

9 希腊人得知这些情况之后，就举行了会议。而在经过很多争论之后，他们最终决定：他们当天应该按兵不动，在原地停泊，等到午夜过后，他们就登船出航，去迎击绕航而来的敌舰。后来在那天的白天，敌人方面并没有任何主动前来挑衅的行动，他们等到将近黄昏的时候，就自己起航向异族舰队进攻，目的是想试探一下敌人的作战方法和突破阵线的战术。[10]

10 波斯的将领和海军士兵们看到，希腊人只驾着少量的舰船竟然敢向他们冲过来，以为希腊人肯定是疯了，于是他们马上出海迎敌，满以为这样可以轻而易举地俘获所有的希腊舰船。波斯人这样想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希腊人的舰船是如此之少，而他们自己的舰船数量大大超过对手，而且航行得比对手更好，异族人看到了本方的优势，就决定列成圆阵，将希腊舰船团团围住。［2］这时，异族舰队中的那些与希腊人友好的伊奥尼亚人，他们是被迫加入波斯舰队来参战的，因而他们看见希腊人遭到包围，不由得深感焦虑，因为他们相信希腊人一个都不能逃脱；在他们看来，希腊人就是这样软弱无力的。［3］但是，另一方面，那些很乐于进攻希腊的其他伊奥尼亚人，这时候却争先恐后，很想第一个俘获雅典舰船，夺得头功，以便从国王那里领得丰厚的赏赐。原来，在双方舰队当中，人们谈论最多的就是雅典人。

11 但是，希腊人一发信号，所有的舰船先把船尾聚拢在一起，船首则面对异族人；随后，希腊人发出第二次信号，尽管他们被挤压在一块狭小的区域之内，而面对紧逼上来的敌舰，他们仍然努力拼杀，［2］并且俘获30艘异族人的战舰，同时还俘虏了萨拉米斯[11]

国王戈尔古斯的兄弟、科尔西斯的儿子斐拉昂，他在异族海军中可是一位颇负盛名的人物。希腊方面第一个捕获敌舰的是一位雅典人，即埃斯克列亚斯的儿子吕科美德斯，后来因为勇武而获得奖赏的就是他。[12] [3] 然而，双方在此次海战中未分胜负，随着夜幕的降临，双方各自收兵。希腊人的舰队驶回阿尔特密西昂，异族人的舰队则返回阿菲泰；这次海战的战果和他们原先的期望有着天壤之别。在这次交战期间，那些随国王出战的所有希腊人当中，只有一个人逃到希腊人方面，他就是来自利姆诺斯的安提多鲁斯。雅典人因此而把萨拉米斯岛上的一些土地授予安提多鲁斯。

12 夜里，由于当时正值仲夏季节，整夜都是大雨滂沱，从培里昂山方向还不断地传来闪电和霹雳声；海战当中的那些死者的尸体和破烂的船体漂浮到阿菲泰一带，缠住了船头，妨碍划桨。［ 2 ］ 异族士兵听到暴风骤雨之声，都感到惶恐不安，他们认为他们这次肯定是死到临头了，现在仿佛已经陷于毁灭性的灾难。因为他们尚未从培里昂山附近遭遇风暴袭击的灾难中获得喘息，就又不得不全力以赴地投入一场艰苦的海战，而海战刚刚结束，接着又是倾盆大雨，还有倾泻入海的激流和震耳欲聋的霹雳声。

13 然而，如果说在阿菲泰的异族舰队度过惶恐不安的一夜，那么对于那些受命绕航优波亚岛的异族人来说，遭遇就更加悲惨了。因为此前异族人所遭遇的风暴都是在外海，结果都很惨。而他们是在沿“优波亚谷地”航行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雨，结果他们被强劲的风吹得不知去向，最终都撞在岩礁之上。这一切都是出于天意；因为上苍不让波斯的海军在数量上超过希腊人太多，只是使双方军力大致相当。

14 因此，这支绕行优波亚岛的舰队，就在“优波亚谷地”附近全军覆灭。[13]天亮了，在阿菲泰的异族军士感到很高兴。但是，他们依然没有任何动静，因为经过连续不断的折磨之后，只要能够得到暂时的平静，他们就感到很满足了。这时，前来援助希腊人的来自阿提卡的53艘舰船抵达阿尔特密西昂。[14] [2] 他们的到来，以及同时接到的绕航优波亚的异族海军在此前的暴风雨中全军覆没的消息，使希腊人士气大振。于是，他们等到一天前海战的同一时辰，就再次出海，攻击敌人。这一次，他们袭击了一些奇里乞亚的舰船，他们击沉这些舰船；而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就返航阿尔特密西昂。

15 到了第三天，异族海军的将领们觉得，这样少的敌舰竟打得他们如此狼狈，简直是奇耻大辱；同时他们害怕薛西斯迁怒于他们，于是不等希腊人的挑战，他们就在中午时分，起锚出海，他们大声呼喊，相互鼓励，向希腊人发起了进攻。双方在海上交战的日期，恰巧和德摩比利之战是在相同的日期里进行的；[15] [2] 列奥尼达作战

的目的在于全力扼守德摩比利山隘，正如海战旨在守住攸利浦斯海峡一样。因此，希腊人呼喊的口号是不让异族人进入希腊，波斯人呼喊的口号则是要歼灭希腊舰队，攻占海峡，双方各以此相互激励。

16 这时，薛西斯的舰队以齐整的队形，向希腊人进攻，而在希腊人方面则是在阿尔特密西昂附近海上严阵以待，异族海军把他们的舰船依次排成半月形，力图把希腊人从四面包围起来，加以围歼。[16]希腊人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就前去迎敌，海战开始了。在这场海战中，双方实力相当。［2］薛西斯方面由于舰队庞大、船只众多反而大受其害，因为他的舰船陷于混乱，常常发生自相撞击。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坚持战斗，不肯让步，因为他们实在不能容忍自己被数量处于明显劣势的舰队打得落荒而逃。［3］因此，希腊人方面的舰船和人员损失都很大，而异族人方面的舰船和人员的损失还要大得多。如上所述，他们在进行了这样的一场激战之后，就各自收兵返航。

17 在薛西斯方面，全军打得最出色的是埃及人；他们不但立下了赫赫战功，还捕获了希腊人的五艘战舰及其船上的人员。而在希腊人方面，作战最英勇的当属雅典人，在雅典人当中，战功最大的是阿尔基比阿德斯的儿子克里尼亚斯，他装备了一艘战舰和200名士兵，全部费用都是由他个人支付的。[17]

18 这样，双方海军就分开了，各自都高高兴兴急忙赶回本方的停泊地去了。希腊人收兵离开战场的时候，带着阵亡者的尸体和残破的舰船；但是他们遭受的打击是沉重的，尤其是雅典人，他们的战舰有半数受到损伤。因此，他们决定离开这个地方，撤退到希腊内部的海域。[18]

19 泰米斯托克利心想，假如把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从异族海军当中分裂出来，那么希腊人就足以战胜异族人余下的那些海军了，于是他就把将领们召集到一起开会。他们在海边集合，而优波亚人平时都把他们的牛羊赶到那里去吃草。泰米斯托克利告诉他们，说他自己想出一条妙计，可以把国王的同盟军中最精锐的部分分裂出来。［2］当时他向与会者透露的就是这么一点。同时，鉴于目前他们所处的境况，他奉劝他们应当尽可能多地屠宰优波亚人的牛羊—因为（他说）他们自己的军队得到这些牲畜，总比落入敌人之手要好—他还命令他的部下像往常那样生起火来。至于他们撤退的事情，他说他要设法找到一个适当的时机，以使他们平安地返回希腊。将领们听了这话，都表示赞许；于是他们立即点起火来，并且开始动手宰杀牲畜。

20 直到这时，优波亚人还是没有把巴基斯[19]的神谕放在心上，认为它毫无意义。因此，他们既没有把任何东西运出岛外，也没有把任何东西运入岛内。因为，如果预料到战争已经迫在眉睫的话，他们毫无疑问应当这样做了。由于他们对此置若罔闻，因而使自己陷于极其危险的境地。［２］下面我来说说巴基斯的神谕，神谕是这样说的：

当一位异族人在海上架设纸草羁绊的时候，[20]

就该赶走优波亚岸边那些咩咩叫着的羊群。

由于优波亚人完全忽视了该神谕所说到的那些日益迫近的灾祸，现在灾祸既已降临，他们就不得不陷于极其悲惨的境地了。

21 当希腊人正做着上述那些事情的时候，在特拉齐斯守望的一名哨兵来到阿尔特密西昂。原来，希腊人分别布设了两名哨兵，一位名叫波里亚斯，是安提库拉本地人，他就在阿尔特密西昂附近海上，有一条小船随时听候他的指挥，他的任务是一旦看到海上发生交战，就立即把这消息报告给那些在德摩比利的希腊人；［２］而另一名哨兵，雅典人吕西克利斯的儿子阿布罗尼科斯，他跟随列奥尼达左右，一旦陆军有什么不测，他就随时准备乘着那艘三十桨船把有关消息报告给阿尔特密西昂的希腊人。现在就是这位阿布罗尼科斯前来向他们报告列奥尼达及其部下阵亡的消息。希腊人得知这个情况之后，他们决定马上撤离，但他们是按照他们停泊的次序撤退的，科林斯人居前，雅典人断后。

22 这时，泰米斯托克利从雅典的舰队中精选出一些最快捷的舰船，来到有饮用水的岸边，在那里的岩石上刻下文告。翌日伊奥尼亚人来到阿尔特密西昂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些文字。文告是这样写的：

> 伊奥尼亚人啊，你们攻打你们的父祖之邦，并且助纣为虐，奴役希腊，这乃是不义之举。［２］因此，如果可能的话，请你们转投到我们这边来，如果你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就请你们退出战斗，并且请卡里亚人也效仿你们。如果这两种情况你们都无法做到，并且你们被无法抗拒的强大力量所束缚，而不能倒戈，那么我们请求你们在交战的时候，至少不要全力以赴。要记住：你们是从我们这里出去的移民，而且我们和异族人之间的相互敌视就是肇始于你们。[21]

［３］我认为，泰米斯托克利刻写这则文告，是有其双重用意的—如果薛西斯对于文告毫不知情，那就会使伊奥尼亚人倒戈到希腊人

的这边来；如果有人把这个文告报告给薛西斯，并且对伊奥尼亚人加以指责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失去薛西斯的信任，从而不许他们参加海战。

23 在泰米斯托克利刻下铭文之后不久，一名希斯提埃亚人搭乘一艘商船前往阿菲泰，告诉波斯人说希腊人已从阿尔特密西昂逃走。波斯人不相信这个人所说的话，就把他监禁起来。同时，他们派出最快的舰船前去侦察。这些快船回来报告了所发生的实际情况。于是，日出之时，波斯整个舰队集合起来，向阿尔特密西昂推进。［2］他们在那里一直待到中午，然后又驶往希斯提埃亚[22]。这座城市很快就陷落了；异族人随即蹂躏了希斯提埃亚境内的赫洛匹亚地区[23]沿海各个村落。

24 他们在这里的时候，薛西斯派来一名传令官；在这之前，薛西斯派他去德摩比利命令他们对阵亡者的遗体作如下处理：波斯方面在德摩比利阵亡2万人，他下令在阵地现场只留下1000具尸体，把其他的尸体全都挖沟掩埋了。他们小心翼翼地把阵亡者的尸体掩埋起来，上面再覆盖上树叶，以便不让海军将士发现其任何踪迹。［2］传令官来到希斯提埃亚以后，就召集全体海军士兵，对他们说："各位盟友，国王薛西斯说了，你们当中无论是谁，只要愿意，都可以离开自己的岗位去看看，那些妄想抵挡国王的蠢货们，是如何被他收拾的。"

25 传令官这样一宣布，想去德摩比利开开眼界的人可太多了，结果想弄到一条船都不大容易。这些人渡过海峡，穿行于堆积如山的尸体中间，就这样来观察战场上的情景；阵亡者当中虽然有很多黑劳士，但是他们个个都认为阵亡者不是拉栖代梦人，就是塞斯皮亚人。［2］然而，没有一个参观者会为薛西斯这样处理阵亡将士尸体的做法所蒙蔽。事实上，耍这样的花招确确实实是非常可笑的。—人们看到，波斯人阵亡者的1000具尸体散落各处，而希腊人的4000具尸体却都堆放在一个地方。[24]［3］那一天，他们都去参观德摩比利的战场；第二天，舰船上的人员登上舰船，返回希斯提埃亚；而薛西斯也率领他的陆军继续推进。

26 这时，来自阿卡底亚的几个逃兵来到波斯人那里。他们是穷人，由于无法维持生活，而想找些事情做。波斯人把他们带去见国王，然后问他们希腊人正在做什么，其中一个人代表大家来提问。［2］阿卡底亚人回答说："希腊人正在举行奥林匹亚竞技会，正在观看竞技比赛和赛车。"那个波斯人又问："希腊人比赛所得的奖品是什么？"阿卡底亚人回答说："优胜者所得奖品就是橄榄枝冠。"听到这里，阿塔班努斯的儿子特里坦泰克麦斯发表了一番堪称真知灼见的讲

话，但是国王薛西斯却因此而称他为胆小鬼。［3］原来，当特里坦泰克麦斯听到奖品不是金钱而只是一顶橄榄枝冠的时候，再也无法继续保持沉默了，他向在场的所有人说："天哪！玛尔多纽斯，原来你统率我们来征伐的竟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相互竞赛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荣誉啊！"

27 在此之前，就在德摩比利受到重创之后不久，色萨利人派遣一名使者前往佛基斯。色萨利人与佛基斯人一向不和，而自色萨利人最近遭到重创之后，这种不和又有所加剧。［2］原来在国王出征希腊若干年前，色萨利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全军出动，攻入佛基斯，但是在交锋中却惨败在佛基斯人的手下。［3］当时佛基斯人被围困在帕纳苏斯山上，随军有一位占卜者，爱利斯的泰里阿斯，佛基斯人的这位盟友为他们定出了这样一个策略。他精选出600名最优秀的勇士，把他们的身上和手臂上都涂抹上白垩粉；然后命令他们夜袭色萨利人，事先吩咐：只要见着和他们不一样的人，格杀勿论。［4］首先看到他们的是色萨利人的哨兵，他们看到这副奇特的打扮，误以为是些什么怪物，竟然吓得逃跑了；随后，色萨利的全军也都落荒而逃。结果，佛基斯人杀死了4000名敌军，缴获了他们的盾牌。他们把半数的盾牌奉献给阿拜[25]的神庙，余下的一半则奉献给德尔斐的神庙。［5］他们用那次战役的战利品的十分之一制造了一些巨像，这些巨像矗立在德尔斐神殿前面三足圣器四周；在阿拜神庙也有与此大小和外形相同的一些巨像。

28 那些被包围的佛基斯人，不仅重创了色萨利的步兵，他们还给予入侵的色萨利骑兵以沉重的打击，致使他们从此一蹶不振。在海安波里斯城附近有一条通道，佛基斯人在那里掘开宽宽的深沟，里面装满了空酒坛子，上面覆盖上泥土，伪装得和其他地方一模一样，就这样等待着色萨利人的到来。色萨利骑兵原以为一战就可以荡平佛基斯，正当他们全速向前推进之时，却落入了安设了酒坛子的陷阱，他们的坐骑的腿都折了。

29 色萨利人因此而与佛基斯人结下深仇大恨。于是，如上所述，他们就派出一名使者到佛基斯去，对他们说："佛基斯人啊，现在你们终于知道，你们也有无法和我们抗衡的时候了。［2］过去，当我们乐于站在希腊人一边的时候，我们就一直比你们强；如今我们站在异族人一边了，只要我们愿意，同样可以使你们丧失领土，甚至把你们卖为奴隶。然而，我们现在虽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你们，但我们愿意忘却旧怨。你们只要为过去的行为赔偿50塔连特的白银，我们就可以使你们的国土免于灾祸。"

30 色萨利人送来的就是这样的一封信。在那些地区，唯有佛基

斯一邦不站在波斯人一边；我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他们这样做的缘由不外乎是憎恨色萨利人。［2］如果色萨利人宣称站在希腊人一边，那么我相信佛基斯人就会站到波斯人一边去了。事实上，色萨利人的信送到以后，佛基斯人回答说："我们什么都不会给你们—如果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选择，我们也和色萨利人一样都可以站在波斯人一边—但是我们是决不会主动背叛希腊的。"

31 色萨利人得到这样的答复，对于佛基斯人恨入骨髓，他们主动要求充当异族人的向导，引导异族人取道特拉齐尼亚进入多利斯。在那个地方有一块狭长的多利斯人领土，宽度约为30斯塔狄亚[26]，伸入马里斯和佛基斯之间；这块土地在古时候叫作德里奥皮斯，这片土地乃是伯罗奔尼撒的多利斯人的故乡。异族人没有劫掠这个地区，因为这里的居民已经站在波斯人一边了；而且，色萨利人也不希望他们受到伤害。

32 但是，他们从多利斯推进到佛基斯，佛基斯人却不受他们的控制；因为有些佛基斯人亡命到帕纳苏斯山上去了—帕纳苏斯山的最高峰叫作提索列亚峰，距离涅昂城不远，山上可以容纳很多人，现在有大批的佛基斯人就带着他们的财物去那里藏身；而大多数的佛基斯人都逃到奥佐里亚的洛克里人的领土上避难去了，他们把自己的财物搬运到安菲萨城里，该城位于克里撒平原之上。异族人在色萨利人的引导下，对于佛基斯的全部国土进行了大肆蹂躏。他们推进到哪里，就在哪里烧杀抢掠，那些军队把城镇甚至把神庙都付之一炬。

33 异族人沿着凯菲苏斯河谷向前推进，所到之处都肆意劫掠，他们纵火烧毁的城镇有：德里姆斯、卡拉德拉、爱罗库斯、特斯罗尼昂、安菲凯亚、涅昂、佩迪埃、特里提斯、爱拉泰亚、海安波里斯、帕拉波塔米伊和阿拜。在最后列举的阿拜这个地方，有一座阿波罗神庙，该神庙相当富有，存有大量的财宝和奉献物。当时在那里有一个神谕所，现在依然有。波斯人对这座神庙进行了劫掠，并将其纵火烧毁。一些佛基斯人还未来得及上山就被波斯人捉住了，其中有一些妇女在受到轮奸后致死。

34 异族人经过帕拉波塔米伊，就推进到帕诺佩斯。在那里，他们的军队分成了两部，其中人数较多、实力较强的那一部分，在薛西斯本人的统率下，进入波奥提亚的奥科麦努斯人的领土，朝着雅典方向进发。全体波奥提亚人都站在波斯人一边；还有那些由亚历山大派马其顿驻军加以镇守的城镇，也都免于战祸。其所以能够如此，就是因为薛西斯知道，波奥提亚人是站在波斯人一边的。这一部分异族军队的进军路线就是这样了。

35 另一部分军队则在向导的带领下向德尔斐神庙的方向进发。在进军过程中，帕纳苏斯山始终位于他们的右手边。这些军队经过佛基斯期间，所到之处，也都大肆破坏，他们烧毁了帕诺佩斯人、达乌利斯人、埃奥利斯人的城镇。［２］ 这支军队之所以分开行动，并且沿这条路线推进，其目的就是想劫掠存放在德尔斐神庙的财宝并且把它们献给国王薛西斯。因为据我所知，薛西斯对于德尔斐神庙中那些有名的宝物，其熟悉程度超过了他留在王宫里的那些宝贝。原来他周围的很多人不断地在描述这些财宝—尤其是阿尔亚特斯的儿子克洛伊索斯所奉献的那些宝物。

36 当德尔斐人听说自己大难临头的时候，他们感到非常害怕。在一片惊恐之中，他们就去请示神谕，问他们是应该把神圣财宝深埋起来，还是把它们转移到其他的地方去。但是，神祇吩咐他们，任何一样财宝都不要动，神说："我自己完全能够保护好自己的东西。"［２］ 德尔斐人得到这个答复之后，就开始考虑如何保全他们自己的身家性命。他们首先把他们的妻子儿女送到海湾对面的阿凯亚去；大多数男人攀登到帕纳苏斯山顶上去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把财物搬进了科里基昂洞穴；还有一些人则躲到洛克里的安菲萨去了。这样，除了那60人和那位预言者以外，所有德尔斐人都撤离了那座城市。

37 当异族军队渐渐迫近并且可以看到德尔斐神庙的时候，那位名叫阿凯拉图斯的预言者，看见那些任何人都不得用手触摸的神圣武器，却从神庙内殿里移了出来，这些武器原先是悬挂着的，现在却被摆放在神殿的前面。［２］ 于是，他就把这个奇迹告诉了那些尚未转移的德尔斐人；同时，当异族人长驱直入到达普洛奈亚·雅典娜神庙的时候，他们遇到了比前面那个奇迹更加不可思议的奇迹。实际情况确实如此，因为那些甲胄竟然自己从内殿出来了，来到神殿的前面；然而，接下来所发生的奇迹可以说闻所未闻，离奇程度超过以往所有的奇迹。［３］ 正当异族军队到达普洛奈亚·雅典娜神庙的时候，从天而降的霹雳突然袭击了他们—同时，帕纳苏斯山峰的两块峭壁崩落了下来，伴随着一声巨响砸向异族人，他们当中有许多人被砸压致死。—而从雅典娜神庙里也发出了阵阵喊杀声和胜利的欢呼声。

38 以上所发生的这一切使异族人惊恐万状，他们转身就逃。德尔斐人看到他们逃跑了，就从他们隐匿的地方冲出来，重创敌军，杀死甚众。那些侥幸活命的人一路狂奔，逃到波奥提亚去了。我听说，这些人跑回去之后，除了诉说上面提及的奇迹以外，他们还证实了其他不可思议的奇观。他们说，体型比普通人高大的两名武士，追赶着他们这些逃散之军，一边紧紧地追赶，一边不停地杀戮他们。

39 德尔斐人认为[27]，这两个武士是本地的英雄，名字叫作菲拉库斯和奥托诺斯，在神庙附近分别有供奉着两位英雄的圣域：菲拉库斯的圣域位于普洛奈亚·雅典娜神庙上方的路旁，而奥托诺斯的圣域则位于海安佩亚山麓，濒临卡斯塔里亚泉。［2］直到我的时代，还可以看到那些从帕纳苏斯山上崩落下来的石块。它们砸向异族人之后，滚落到普洛奈亚·雅典娜神庙的圣域里。这样，这支军队就不得不从德尔斐神庙撤离了。（见图15）



图**15** 德尔斐剧场和神庙遗址（译者拍摄）

40 同时，希腊人的舰队在离开了阿尔特密西昂之后，应雅典人的请求，来到了萨拉米斯，在那里抛锚停泊。雅典人请求他们去萨拉米斯停泊的原因，是为了把他们的妻子儿女从阿提卡平安转移出来，并且还可以商讨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他们原先的期待落空了，于是就打算召开会议就目前事态进行磋商。［2］他们本以为伯罗奔尼撒人会以其全军在波奥提亚抵御异族人的进攻，但是他们发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相反，他们获悉伯罗奔尼撒人只考虑他们自身的安全问题，他们正在科林斯地峡上修筑横贯地峡的防御工事，以保卫伯罗奔尼撒，对希腊其他地方一概不管。他们得知这些情况，便请求整个舰队前往萨拉米斯去停泊。[28]

41 于是，当舰队之中的其他人前往萨拉米斯的时候，雅典人驶

回了本国。他们一到那里，就发布公告，号召每个雅典人都应该尽全力来保全自己的子女和奴仆。因此，他们当中有些人将家眷送往埃吉那，有些人送往萨拉米斯，但大多数人把家眷送到特洛伊曾去了。［2］他们这次转移是全速进行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要遵从神谕的指示，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雅典人说，在雅典卫城的神庙里有一条巨蟒，守护着整个卫城。［3］他们不单是这样说说而已，仿佛巨蟒真的生活在那里，因为他们每月都要给它奉献食物，其中包括一张蜜饼。这张蜜饼此前总是被吃掉的，但如今却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女祭司把这个情况告诉雅典人民以后，他们认为既然女神都准备离弃卫城，那他们就更想离开雅典了。等全部人员都转移完毕之后，雅典人就回到了舰队的停泊地。

42 希腊其他的海军，听说撤离阿尔特密斯西昂的希腊舰队抵达萨拉米斯的时候，他们也从特洛伊曾来这里会合—此前他们曾奉命在特洛伊曾人的港口波贡集结。而在那里集结的舰船数量要比在阿尔特密西昂作战的多得多，并且来自于更多的城邦。［2］舰队的统帅和在阿尔特密西昂的统帅相同，都是斯巴达人攸利克里德斯的儿子攸利比亚德斯，但这个人并非出身于王族。但到目前为止，提供最多战舰的和最优秀船员的都是雅典人。

43 现在，组成希腊舰队的各邦如下：在那些来自伯罗奔尼撒的城邦中，拉栖代梦人提供了16艘舰船，科林斯人提供了和在阿尔特密西昂相同数目[29]的舰船；西基昂人提供了15艘，爱皮道鲁斯人10艘，特洛伊曾人5艘，赫尔米奥涅人3艘。这些人都属于多利斯族和马其顿族（赫尔米奥涅人除外），[30]并且是最后由埃里涅乌斯、品都斯和德里奥皮斯地区迁来的。赫尔米奥涅人就是德里奥皮斯人，他们就是被赫拉克勒斯和马里斯人从现在叫作多利斯的地方驱逐出来的。

44 在那些来自于伯罗奔尼撒以外的希腊诸邦中，雅典人所提供的舰船比其他任何城邦都多，有180艘，并且舰上全体船员皆由他们自己充任。普拉提亚人在萨拉米斯并没有在雅典人的舰船上服役，原因是这样的：当希腊人从阿尔特密西昂撤离，到达卡尔基斯附近的时候，普拉提亚人已在对岸的波奥提亚登陆，去转移他们的家眷了，而他们碰巧留在最后面。

［2］当起初皮拉斯基人统治着如今称为“希腊”的地方时，雅典人属于皮拉斯基人，取名为克拉奈人[31]；当雅典人处于国王凯克罗普斯[32]统治之下的时候，他们被称为凯克罗皮代伊人；当埃里克修斯[33]取得统治权的时候，他们就改换了名字而被称为雅典人；而当克苏托斯的儿子伊翁成为他们的统帅的时候，雅典人又依他的名字改称伊奥尼亚人了。

45 麦加拉人所提供的舰船数与在阿尔特密西昂时相同[34]；安布拉基亚人提供了7艘舰船，琉卡斯人（他们是来自科林斯的多利斯人）提供了3艘。

46 在岛民[35]当中，埃吉那人提供了30艘舰船；他们装备的舰船不止此数，但是他们以其中一些舰船来守卫本国的海岸，而以最精锐的30艘舰船来萨拉米斯参战。埃吉那人是来自爱皮道鲁斯的多利斯人；埃吉那岛以前叫作奥耶诺涅。［2］继埃吉那人之后，卡尔基斯人把他们参加阿尔特密西昂海战的那20艘舰船开到这里；同样，爱利特里亚人开来了那7艘，他们都属于伊奥尼亚族。凯奥斯人提供了与先前同样数目的舰船，他们是来自阿提卡的伊奥尼亚人。［3］纳克索斯人提供了4艘舰船，他们和其他的岛民一样，原本是本邦公民派出去加入波斯一方的，但是他们并未听从命令，却在本邦一位知名人士、当时担任三列桨战舰舰长的德摩克里图斯的游说之下，转而投到希腊人一边。纳克索斯人是属于雅典支的伊奥尼亚人。［4］斯狄拉人所提供的舰船数与在阿尔特密西昂的相同，而库特努斯人则提供了1艘三列桨战舰和1艘五十桨船；二者都是德里奥皮斯人。舰队之中还有塞里夫斯人、西弗诺斯人和米洛斯人。他们是各岛民当中仅有的未向异族人献上“土和水”的人们。

47 以上所有各邦都是居住在阿凯隆河以及塞斯普洛提人居住地以近的地区。[36]塞斯普洛提人是与安布拉基亚人、琉卡斯人比邻而居的，而安布拉基亚人和琉卡斯人则是从最远的地方前来参战的人。在住得比他们更远的居民当中，只有克罗敦人在希腊人的危难时刻前来援助他们，他们提供了一艘舰船，舰长是费卢斯，他曾经在皮西亚竞技会[37]上三度获得优胜。这些克罗敦人在血统上属于阿凯亚人。

48 大多数同盟者所提供的舰船都是三列桨战舰；但是米洛斯人、西弗诺斯人和塞里夫斯人带来的是五十桨船。米洛斯人属于拉栖代梦人的一支，提供了2艘；西弗诺斯人和塞里夫斯人是属于雅典支的伊奥尼亚人，各提供了1艘。全部舰船的总数，除了五十桨船以外，共计378艘[38]。

49 当来自上述这些城邦的将领们齐聚萨拉米斯的时候，他们召开了会议；攸利比亚德斯建议大家，任何人都可以就此发表自己的看法，即他们认为在希腊人目前所掌控的所有领土当中，哪一片水域最适于进行海战。他说，现在阿提卡已经无须考虑了；他要求他们在其他的地方中作出抉择。［2］于是，大多数发言者都提出这样的意见，即舰队应该驶往科林斯地峡，在那里为伯罗奔尼撒的安全而进行海战；其所以要这样做，理由如下：一旦他们在萨拉米斯的海战中失利，他们就会被围困在岛上，无法得到任何救援；但是，如果他们在

科林斯地峡附近战败，他们却能够逃回自己的故土。

50 正当伯罗奔尼撒海军诸将作这样的考虑时，一位雅典人来到军营，他带来消息说，异族人已经进入阿提卡境内，正在那里肆意劫掠，四处放火。［2］原来，随薛西斯穿过波奥提亚的波斯军队，烧毁了塞斯皮亚人的城市和普拉提亚人的城市—这两座城市的居民这时已经放弃城市，逃往伯罗奔尼撒—现在他们正在阿提卡境内四处蹂躏。波斯人之所以要焚毁塞斯皮亚和普拉提亚，是因为他们从底比斯人那里得知，那两个城邦此前并未归向波斯一边。

51 自从异族人跨过赫勒斯湾海峡，踏上进军希腊的征程以来，已经有四个月的时光了。其中军队在通过赫勒斯湾地区的时候用了一个月，从那里又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抵达阿提卡，那时已进入卡里阿德斯[39]担任雅典执政官那一年。[40]［2］他们发现雅典城已是一座空城；只是在神庙里尚有少数的雅典人，他们有的是神庙财产守护者，有的则是贫民。[41]这些人用木块和门板将卫城围起来，以防御敌人的进攻。他们未能撤往萨拉米斯，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的贫困，还有其他的原因使他们留守在那里。因为他们自以为已经发现了德尔斐女祭司所发布神谕的真正含意，神谕说“木墙是永远不会被攻破的”。在他们看来，“木墙”并非指战舰，而是指他们现在用木栅栏围起来的地方。[42]

52 波斯人在卫城对面那座被称为“阿瑞斯之山”[43]的山丘上安营，将卫城中的雅典人围困起来，他们用包着麻屑的火箭向栅栏施射。这时，虽然这些雅典人已经陷于绝境，栅栏对于他们根本起不到防卫的作用，但是他们仍然没有停止抵抗。［2］他们对于庇西特拉图族人前来向他们提出的投降条件也置之不理—他们坚决拒绝了所有和谈的要求，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自卫；其中包括这样的办法，即当异族人攻到卫城门口的时候，他们就把大石头推下去，砸向异族人。结果，薛西斯在相当长时间内未能攻下卫城，甚至感到无计可施了。

53 然而，进退两难的异族人终于发现了一条通道；因为神谕所说一定会应验的，而阿提卡的全部陆地注定要归于波斯人的统治之下。在卫城的正前方，在城门和山道的后面，有一块无人把守、也没有人想到会有人从那里攀登上去的地方；尽管这个地方非常陡峭，但还是有少数士兵在凯克罗普斯的女儿阿格劳露丝[44]的神庙附近攀爬上来了。[45]［2］雅典人看到敌人已经攀上卫城，他们当中有些人从城墙上纵身跳下致死，还有些人逃入内殿去躲避。攀上来的波斯人首先冲向城门，把城门打开，然后屠杀那些请求庇护的人。他们杀死了所有的雅典人，接着洗劫神庙，然后焚烧了整个卫城。[46]

54 这样，薛西斯就完全控制了雅典，他派出一名骑手到苏撒去，把他的战果告诉阿塔班努斯。翌日，他把随军而来到希腊的雅典流亡者召集起来，命令他们登上卫城，按照他们传统的仪式奉献牺牲。我不知道，他之所以发出这样的命令，是因为梦中人吩咐他这样做，还是因为他焚烧了神庙而感到后悔。无论如何，雅典的流亡者都随即奉命行事。

55 现在，我来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会提起这件事。在雅典卫城上，有一座据说是大地所生的埃里克修斯的神庙，神庙里有一株橄榄树和一池海水。据雅典人说，它们是波塞冬和雅典娜在争夺这片土地时放置在那里作证的。[47]如今在异族人攻下卫城，焚烧神庙的时候，这株橄榄树也一起被烧毁了。但是，在第二天，当雅典人奉国王之命去卫城之上的神庙中去奉献牺牲的时候，他们看到从原先的树干上生长出一条长约1腕尺的新枝。关于这件事，至少他们是这样报道的。[48]

56 同时，在萨拉米斯，当希腊人得知雅典卫城已经沦陷时，他们大为震惊，以至于有些舰长不等到他们就所讨论的问题作出表决，就匆忙登上自己的舰船，扬帆而逃。其他那些留下来的人作出决定，在科林斯地峡附近进行海战。这时，天色已晚，舰长们离开会场，登上各自的舰船。

57 泰米斯托克利回到了自己的战舰上，有一位名叫姆涅西菲鲁斯的雅典人，[49]问他会议作出何种决策。当姆涅西菲鲁斯听说他们决定前往科林斯地峡，为保卫伯罗奔尼撒而作战的时候，就说：［2］“如果这些舰船撤离萨拉米斯，那么你们将完全没有可以共同保卫的祖国了；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要返回自己的城邦，无论是攸利比亚德斯，还是其他任何人，都会如此。既然不能阻止他们这样做，也就无法不使自身的兵力被分散。这样，希腊就会因为错误的决策而遭到灭亡。赶紧想想办法吧！如果还有一点可能，就不要服从这样的决定—也许你可以说服攸利比亚德斯，使他改变主意，继续留下来。”

58 这个提议使泰米斯托克利大为高兴；他没有回答姆涅西菲鲁斯，而是径直来到攸利比亚德斯的舰船前，说他要和攸利比亚德斯商量一件事关大家共同利益的事情。于是，攸利比亚德斯让他到舰上来，让他想说什么话就尽管说。［2］于是，泰米斯托克利坐到他的身旁，把自己从姆涅西菲鲁斯那里听来的提议全都讲给他听，仿佛是他自己的主意，并且还添加上许多他自己的意见；终于凭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攸利比亚德斯，请他从舰船上走出来，召集各位舰长前来会商。

59 舰长们刚刚聚集到一起，不等攸利比亚德斯向各位舰长说明此次召集他们来此会商的目的，泰米斯托克利就心急如焚地向他们发表了长篇演说。当时在场的科林斯的舰长，奥库图斯的儿子阿戴曼图斯看到这种情况，就说："泰米斯托克利，在竞技会比赛的时候，抢跑的人是要挨棍子揍的。"但泰米斯托克利随即反唇相讥，他说："对啊，可是起跑太迟的人是无法赢得桂冠的。"

60 泰米斯托克利就这样对科林斯人暂时作了一个温和的答复。现在他转向攸利比亚德斯，却绝口不提他此前讲的如果他们离开萨拉米斯，就会四散而逃一类的言辞；因为各盟邦的人都在场，当着他们的面来奚落任何人，都是很不得体的。

［α］他转而采取了另外一种说辞。他这样说："攸利比亚德斯啊，如果你听从我的意见，在这里进行海战，而不是依从他人之言，把舰队开往科林斯地峡，那你就可以拯救希腊了。现在请听我说，并且在这两种方案中作出选择。

"如果你们在科林斯地峡附近作战，你们就等于是在开阔的海面上作战，那对我们是极为不利的，因为与敌人相比，我们的舰船比较重，而数量也要少些；而且，即使我们在其他的方面进展顺利，我们也必定要失去萨拉米斯、麦加拉和埃吉那。随后，波斯的陆军和海军将会齐头并进，你们的撤退将会把他们引向伯罗奔尼撒，从而危及整个希腊。

［β］"另一方面，如果你按照着我的建议去做，你将获得如下好处：首先，既然我们的舰队在狭窄的海域[50]以寡敌众，只要战事不发生意外，我们就会赢得重大胜利；因为在狭窄的海面上作战对我方有利，而在宽阔的海面上作战则对敌方有利。其次，我们可以保全萨拉米斯，我们的妻子儿女都安置在那里。再次，我的方案中也已经包括了你们最主要的愿望，那就是：你们留在这里作战就如同你们在科林斯地峡附近的海面上作战一样，都同样能够保卫伯罗奔尼撒，而且如果你们处置得当，还不至于把波斯人引到那个区域去。

［γ］"假如事态的进展如我所料，我们在海上击败了敌人，那么异族人就根本不可能前往科林斯地峡一带了；他们也不会推进到阿提卡以远的任何地方，而是在混乱中从这里败退。这样，我们将保全麦加拉、埃吉那和萨拉米斯；而萨拉米斯正是神谕所说我们要在那里克敌制胜的地方。每当人们作出合理的安排，成功往往随之而来；如果他们作出不合理的安排，那么，上苍也决不会支持人们的那些奇思怪想的。"

61 泰米斯托克利发表这样的言辞之后，科林斯人阿戴曼图斯再度攻击他说，一个失去邦国的人本不应该在此发言；同时，他还呼吁攸利比亚德斯不要把一个失去邦国的人所提出的意见付诸表决。他要求泰米斯托克利先表明自己是来自于哪个城邦的使者，再当众发表自己的高论。他之所以如此嘲弄泰米斯托克利，是因为雅典已经被攻克，处于异族人的掌控之下。［2］于是，泰米斯托克利作了详尽的发言，痛斥阿戴曼图斯和科林斯人，举证说明自己并非是亡国之人，他提醒与会的海军将领们，只要他的麾下有200艘满载船员，并且可投入战斗的战舰，那么他就和科林斯人一样，拥有一个强大的城邦；因为任何一个希腊城邦都无法抵挡他们所发动的攻势。

62 泰米斯托克利作了这样表态之后，就又转向攸利比亚德斯，比先前更加热心而又诚恳地说："如果你留在这里，你的行动就是真正的勇士所为，一切都将安然无恙。—但是，如果你离开这里，那么你就将使希腊遭到毁灭。因为，我们的全部作战力量都有赖于我们的战舰。［2］还是听从我的意见吧！如果你不按我的意见去做，那么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家属带上，乘船前往意大利的西里斯地方，那里自古以来即是属于我们的土地；而且神谕也说，我们迟早要在那里建立一个殖民地。而你，失去了像我们这样的同盟者，今后自会时常想起我刚才所说的话的。"

63 泰米斯托克利的这番话，使攸利比亚德斯改变了主意。我认为，他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因为他害怕一旦他率领舰队撤往科林斯地峡，雅典人就会和他分道扬镳；他也明白，如果他们的舰队缺少了雅典人，其他的部分就根本不是敌人的对手了。因此，他选择了留在那里，在萨拉米斯附近的海面上作战。

64 尽管诸位将领之间发生过言辞之争，但现在，当他们得知攸利比亚德斯作出的决定之后，便立即着手准备作战。第二天日出之时，岸上和海上都发生了地震；于是，希腊人决定向诸神祈求，并且派人去邀请埃亚库斯族人来帮忙。他们既然作出了这样的决定，随之迅速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他们向全体神作了祈祷，并且立即把泰拉蒙和埃阿斯从萨拉米斯请到他们那里去，同时又派一艘舰船到埃吉那去迎接埃亚库斯本人以及埃亚库斯家族的其他成员来这里。[51]

65 以下是雅典人塞奥基德斯的儿子狄凯乌斯所讲述的一个故事。狄凯乌斯当时流亡在外，在波斯人当中颇有声望。他宣称，在阿提卡的土地遭到薛西斯大军蹂躏期间，那时雅典人都离开了那里，他碰巧和拉栖代梦人德玛拉图斯一起走在特里亚平原[52]上，当时他看到一片尘雾自埃琉西斯方向滚滚而来，它仿佛是由三万人践起的。正当他和他的同伴们满腹狐疑，不知践起尘雾的是些什么人的时候，忽

然听到一阵叫喊声，他认定这叫喊声就是密仪中的伊阿库斯赞歌。[53]［２］德玛拉图斯对埃琉西斯的仪式一无所知，[54]就询问狄凯乌斯这声音意味着什么。狄凯乌斯回答说："德玛拉图斯啊，毫无疑问，国王的大军将要大祸临头了！因为既然阿提卡当地的居民悉数离去，那么事情就很明显，我们所听到的声音并非尘世之声，它是循着埃琉西斯的圣路来援助雅典人和他们的同盟者的。［３］如果这种幻象降临于伯罗奔尼撒半岛，那么国王本人和他的陆军就将遭遇凶险，—如果这种幻象降临到萨拉米斯附近的舰船，那么国王的舰队就要有遭到毁灭的危险。［４］雅典人年复一年地庆祝这个节日，是为了纪念母神和少女神[55]；任何希腊人，无论他是雅典人，还是其他城邦的人，只要他愿意都可以参加。而你听到的叫喊声就是所谓伊阿库斯赞歌，这是他们在这个节日上所唱的歌。"德玛拉图斯回答说："住口吧，不要把这事告诉其他任何人。［５］因为假如有人把你的这些话报告给国王，那么你肯定会因此而遭到杀身之祸的；那时无论是我，还是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救你了。因此，闭上你的嘴吧。诸神将会关注国王的大军。"［６］德玛拉图斯就是这样规劝他的；他们在看到尘雾，听到喊声之后，又看到了云彩，云彩徐徐升腾，然后飘向萨拉米斯，驻留于希腊的舰队上空。这样，他们知道，薛西斯的舰队是注定要遭到毁灭了。这就是塞奥基德斯的儿子狄凯乌斯所讲的故事，他说德玛拉图斯和其他目击者都可以证明这是真实的。[56]

66 在薛西斯舰队中服役的人们，他们察看了在德摩比利的斯巴达人的阵亡者，[57]随后从特拉齐斯渡过海峡，抵达希斯提埃亚，在那里等候了三日，然后乘船穿过攸利浦斯海峡；又过了三天，抵达法勒伦港[58]。我认为，波斯海陆大军在入侵阿提卡的时候，他们的兵力数目并不比他们来到塞匹亚斯和德摩比利山隘时少。［２］因为，与那些在大风暴、在德摩比利战役和阿尔特密西昂海战中损失的人员相抵，自那时起又有以下这些民族加入到国王的军队中来，他们是：马里斯人、多利斯人、洛克里人以及除塞斯皮亚人和普拉提亚人以外的全体波奥提亚人；再加上以下各族：卡利斯图人、安德罗斯人、泰诺斯人和除了我在前面提到的五邦[59]之外的所有其他的岛民。因为随着波斯人不断地向希腊的腹地推进，也就不断地有新的邦国加入到国王一方的军队中。

67 所有这些异族人的军队都进抵雅典，只有帕洛斯人除外。至于帕洛斯人，他们留在库特努斯岛上，静观战事的进展和走向。其他海军都已安全抵达法勒伦港；薛西斯在那里检阅海军，目的是想和船员们广泛接触，了解他们的想法。［２］于是，他来到这里登位就坐；其属下诸邦的首脑，以及各舰船的舰长都应召来到他的面前，按照国王赐予他们各自勋位等次入座。首座是西顿王，其次是推罗王，

其他的人依次入座。当所有应召前来的人一个接一个地依次坐定之后，薛西斯委派玛尔多纽斯逐一询问他们每个人，问他们是否应进行海战。

68 于是，玛尔多纽斯从西顿王起挨个询问，所有其他的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应当与希腊人在海上作战，只有阿尔特密希娅持不同意见，她这样说：

［α］“玛尔多纽斯啊，我请你转告国王，就这样说：我，就是那位在优波亚附近的海战中，无论在勇气还是战功方面，都不是最差的人。因此，主公啊，我坦诚地把我的意见告诉你，即说出我认为对你最有利的意见，是完全正当的。我的意见是这样的。留着你的战舰，不要冒险一战；因为希腊人的海上的力量比你的强，正如男人的力量强于女人一样。［2］你何必非要不惜一切代价而冒险在海上作战呢？你不是已经占领此次出征的目的地雅典了吗？你不是已经降服希腊了吗？现在，任何人都无法抵挡你的进军。那些胆敢抵挡你的人，都已经落得他们应得的下场。

［β］“现在我要让你了解，我预计你的敌人今后将要采取何种行动。如果你不急于和他们在海上作战，而是把你的舰船停靠在陆地附近；然后，你或者在原地停留，或者向伯罗奔尼撒进军，那么，你就会轻而易举地达到你此次出征的目的了。［2］希腊人是无法和你长期对峙的，你可以很快将他们驱散，使他们逃回各自的城邦。我听说，他们在这个岛上并没有储备粮食，一旦你的陆军开始进军伯罗奔尼撒，他们不大可能继续留在这里按兵不动—至少那些来自那个地方的人[60]会如此。可以肯定，他们将无心为了雅典人而进行海战了。

［γ］“另一方面，如果你急于在海上作战，我担忧的是，一旦海军方面遭到不测，将会危及你的陆军。国王啊，还有一点，请不要忘记：好的主人常常有坏的奴仆，而坏的主人又常常有好的奴仆。你既然是全人类当中最优秀的人，就必定有一些坏的奴仆。像埃及人、塞浦路斯人、奇里乞亚人、滂菲利亚人这样一些也算作同盟者的臣仆，他们对你来说简直是毫无用处啊！”

69 阿尔特密希娅在讲这番话的时候，她的所有朋友都为她的话而颇感担忧，以为国王将由于她力劝他不进行海战而降罪于她；而那些因她在全体同盟者当中最受礼遇而对她心怀恶意和嫉妒的人，却因她的回答而幸灾乐祸，他们认为她这次是性命难保了。［2］但是，当人们把这些意见禀报给薛西斯的时候，阿尔特密希娅的意见却使他大为高兴；国王此前也一直对她格外推崇，而现在对她就更加尊敬了。纵然如此，他还是下令：采纳大多数人的意见；原来他认为，优

波亚附近的海战是因为他没有御驾亲临，故而他的海军将士未能全力争胜—而这一次，他决定要亲自督战了。

70 现在，舰队奉命起航出海；他们驶向萨拉米斯，在没有受到敌人的任何干扰的情况下，从容地摆下了战斗阵势。可是，当天由于天色已晚，来不及开战，于是他们准备第二天开战。［2］这期间，希腊人颇感忧伤和恐惧，而那些来自于伯罗奔尼撒的人们，更是如此。他们之所以感到恐慌，是因为他们驻扎在萨拉米斯，为保卫雅典人的国土而战，而一旦战败，他们就将被封锁、围困在这个岛上，而无法去守卫自己的国土。

71 就在这天晚上，异族人的陆军开始向伯罗奔尼撒挺进了。[61]尽管如此，希腊人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来阻挡异族人由陆路侵入他们的领土。当列奥尼达及其部下在德摩比利一役阵亡的消息传到伯罗奔尼撒的时候，当地居民便立即从各个城邦聚集到一起，并且赶赴科林斯地峡上来安营驻扎，他们的领袖是列奥尼达的兄弟、安那克桑德里达斯的儿子克列昂布罗图斯。［2］在这里，他们首先切断了斯基隆路[62]；随后，他们经过会商决定，修筑一道横贯科林斯地峡的城墙。[63]那里既然有好几万人，而且人人都参加劳动，于是这个工程很快得以完成。他们在建筑过程中使用了石头、砖块、木材以及满满的一筐筐沙土，而且参加建筑的人们争分夺秒，昼夜不停地施工。

72 那些将全部人力都集中到科林斯地峡的城邦如下：拉栖代梦人、阿卡底亚诸部族、爱利斯人、科林斯人、西基昂人、爱皮道鲁斯人、弗琉斯人、特洛伊曾人和赫尔米奥涅人。以上这些是在这里参与修筑工事的人们，他们深为希腊所面临的危险而担惊受怕。但是，伯罗奔尼撒其他诸邦的人们对此却无动于衷；而这时奥林匹亚庆节和卡尔内亚庆节皆已结束。[64]

73 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上居住着七个民族。其中的两个民族是土著，他们是阿卡底亚人和库努里亚人，他们至今居住在他们最初居住的地方。第三个民族即阿凯亚人，他们从来没有离开过伯罗奔尼撒，但是他们离开了自己的故土，而移居到别人居住的地方。［2］这七个民族当中的其他四个民族都是属于移民—他们是：多利斯人、埃陀利亚人、德里奥皮斯人和利姆诺斯人。属于多利斯人的有许多著名的城邦；[65]而属于埃陀利亚人的则只有一个爱利斯；属于德里奥皮斯人的城邦有赫尔米奥涅和位于拉哥尼亚的卡尔达米列对面的阿辛；帕罗列阿泰诸邦都是属于利姆诺斯人的。［3］土著的库努里亚人据说是唯一的伊奥尼亚人。然而，由于他们长期处于阿尔戈斯人的统治之下，因而已经变成多利斯人了，他们就是阿尔戈斯人的属民奥涅阿特人。[66]在以上这七个民族的所有城邦中，除了我上面提及的城邦以

外，其余都是袖手观战的；如果我无所顾忌地说，那么这些城邦这样做，实际上就等于站在波斯人一边。

74 聚集在科林斯地峡的希腊人，拼尽全力地劳作，仿佛要大难临头似的；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指望他们的舰队能够取得任何重大战果。另一方面，那些在萨拉米斯的希腊人，他们听说其他希腊人修筑这个工事的时候，仍然非常惊恐；但是，他们与其说是担心他们自身的安全，还不如说是担心伯罗奔尼撒的安全。［2］开始的时候，他们之间只是窃窃私语，对于攸利比亚德斯的愚蠢之举感到奇怪；可是如今这种被压抑的情绪终于迸发出来，于是又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发言者就以前的老问题展开了冗长的辩论，一种意见认为，他们最好是驶往伯罗奔尼撒去，为了那里的领土冒险一战，不应当留在这里为一片已落入敌手的土地[67]而战；雅典人、埃吉那人和麦加拉人都坚持另外一种意见，主张应该留在原地，为保卫他们所在的地方而战。

75 当泰米斯托克利看到伯罗奔尼撒人的票数足以否决他的意见的时候，他悄悄地退出了会场，委派一人乘小船前往波斯海军的阵地，下令要照他所说去送信。[68]此人名叫西金努斯，是泰米斯托克利的一名家奴，也是泰米斯托克利的儿子们的教师。后来，当塞斯皮亚人接纳外人为其公民之时，泰米斯托克利使他成为一名塞斯皮亚人，并且还使他变成一个富人。［2］现在西金努斯乘船来到波斯舰队所在地，向舰队的将领们这样说：

“我受雅典人的海军统帅的指派来到这里，其他的希腊人全然不知。他渴望国王的事业取得成功，因此他希望你们，而不是他的同胞们取得胜利；他吩咐我转告你们，希腊人已经笼罩在一片惊恐之中，正在准备仓皇逃走。现在，只要你们能防止他们逃走，那么你们就可以立下前所未有的赫赫战功。他们之间并未取得一致的意见，现在他们将完全无法抵御你们的进攻—［3］事实上，你们将看到他们之间同室操戈，那些支持你们的人和反对你们的人将争斗起来。”信使说完这番话，就离开了那里，不知去向了。[69]

76 波斯的将领们完全相信使者所言。随后，一支人数众多的波斯军队受命在萨拉米斯和希腊大陆之间的普塞塔雷亚岛[70]登陆；之后，在午夜时分，他们把舰队的西翼向萨拉米斯方面靠拢，[71]以对希腊人形成合围。同时，停泊在凯奥斯和库诺苏拉[72]的舰船也开始出动，他们的战舰布满了整个海峡，直到穆尼基亚的地方。[73]［2］他们这次海上行动的目的，是想把希腊人封锁在萨拉米斯海峡以内，让他们插翅难逃，据认为他们是想为阿尔特密西昂附近海战的失利复仇。波斯军队之所以在普塞塔雷亚岛上登陆，其意图是一旦这里的海战打响，人员和破损舰船就有可能被海水冲到这岛上，因为这个小岛

正好位于即将发生海战的要冲。这样，他们就可以救援本方的人员，歼灭敌方的人员。［3］所有这些都是秘密部署的，希腊人对此全然不知。波斯海军将士彻夜未眠，准备海战。

77 我无法否认神谕的灵验，当我看到下面这些内容的时候，我也无法质疑那些讲得清清楚楚的神谕：

当他们用层层的舰船围住

那腰佩金剑的阿尔特密斯[74]的圣岸

和那海浪拍击的库诺苏拉；

他们看到美丽的雅典的败落而满怀妄想

神圣的天理必将驱散那恣意的狂傲，

那疯狂的暴怒，那推翻一切的野心。

［2］青铜将和青铜撞击，而战神阿瑞斯将用碧血

染红大海。然后，即将迎来希腊的自由之日

受赐于公正的胜利女神和洞悉一切的克洛诺斯之子[75]。

当我看到了这样的神谕，感受到巴基斯所说是如此清楚明确的时候，就我本人而言，我既不贸然抨击神谕，也不赞同其他人对神谕所发出的责难。

78 与此同时，在萨拉米斯的希腊海军将领们之间，还在激烈的争辩之中。那时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已被包围，以为异族海军还停留在他们白天所在的地方。

79 正当他们争执不下的时候，吕西玛库斯的儿子阿里斯提德从埃吉那渡海赶到萨拉米斯。他是一位雅典人，并且被民众依照陶片放逐法放逐。[76]据我所知，从他的品性来看，我自己依然深信，他是全雅典最高尚的和最公正的人。［2］现在，这个人来到会场外面，把泰米斯托克利叫了出去，尽管此时泰米斯托克利不是他的朋友，而是他的不共戴天的政敌。然而，鉴于目前国难当头，他将过去的仇怨置之度外，把泰米斯托克利叫出会场，以便和他交谈。因为他来这里之前就已经听说，伯罗奔尼撒人一心想把舰队撤到科林斯地峡附近。［3］因此，泰米斯托克利一出会场，阿里斯提德就对他说：“泰米斯

托克利啊，先前我们两个就是竞争对手，尤其是在目前的形势下，让我们两个较量一番，看看究竟谁能为祖国作出更大贡献。现在我要告诉你，关于伯罗奔尼撒人把舰队从这里撤离的事情，无论你们费多少口舌来谈论，都是无济于事的。现在，我把我的亲眼所见告诉你：即使科林斯人和攸利比亚德斯本人想乘船撤离，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我们已经深陷敌人的重围之中。你进去把这件事告诉他们吧。”

80 泰米斯托克利回答说：“你提出了非常有益的忠告，并且带来了好消息。因为我渴求发生的事情，你已经亲眼看到了。要知道，波斯人现在所做的事情正是由于我的请求。因为，既然希腊人自己不准备作战，那就有必要强迫他们作战，不管他们是否愿意。现在，既然你带来了好消息，就进去亲自告诉他们吧。［2］因为如果由我去对他们说，他们会以为这是我捏造的，因而他们将不相信异族人已经把我们团团包围。因此，你去对他们说吧，告诉他们现在的形势。如果他们相信你所说，那是最好不过了；如若不然，也没什么可怕的。因为如你所说，假如我们真的已处于敌人的包围之中，那他们也是不可能逃走的。”

81 于是，阿里斯提德就进入会场，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海军将领们。他告诉他们说，他是从埃吉那来的，他费了很大的周折才穿过了敌人的海上封锁线—因为希腊的全部战舰都已经被薛西斯的舰船所包围—他建议他们，要作好自卫的准备。他就说了这些话之后就离开了会场。希腊将领们又争论起来，因为大多数将领并不相信这条情报。

82 但是就在他们满腹狐疑的时候，一艘泰诺斯人的三列桨战舰从波斯人那里叛逃到希腊人这边。这艘战舰的指挥官是索希门涅斯的儿子潘奈提乌斯，他把整个的情况述说了一遍。泰诺斯人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的名字也和击败异族军的那些城邦一样，都被镌刻在德尔斐的三足鼎上。[77]［2］这艘战舰，再加上此前在阿尔特密西昂投诚而来的利姆诺斯人的那一艘，原先缺两艘即是380艘的希腊舰队，现在总算凑足了这个整数。

83 现在，希腊人终于相信了泰诺斯人的话，开始准备作战了。天亮的时候，所有舰船上的武装水兵[78]都集中到一起开会，泰米斯托克利在会上慷慨陈词，他的演说比其他人都要精彩。贯穿整个演说的主旨始终是把人的本质和天性中的高贵因素和卑贱因素相比照，［2］他奉劝他们永远要选择其中的高贵因素。演说结束后，他下令立即登上舰船，要大家奉命行事。就在这时候，那艘被派到埃吉那去接埃亚库斯族人[79]的三列桨战舰也返航归来。于是，希腊人和他们所有的战舰都下海出航。[80]

84 希腊人的舰队刚刚起锚出发，异族人的舰队就迎面攻了上来。于是，绝大多数希腊舰船的人员立即开始倒划，以使舰船靠岸。这时，一位担任舰长的雅典人，来自帕列涅德莫的阿美尼亚斯[81]，指挥着自己的战舰冲上前去，向一艘敌舰发起进攻。这两艘战舰纠缠在一起，杀得难解难分。于是，希腊其他的战舰便赶来援助阿美尼亚斯，投入了战斗。［2］这是雅典人关于战斗开始的说法；但是埃吉那人却坚持认为，首先投入交战的是派往埃吉那去接埃亚库斯族人的那艘战舰。另外还有这样的传说，他们看到了一个妇人模样的幻影，只听这个幻影向希腊人高声发话，激励他们投入战斗，声音响彻整个希腊舰队的上空。她一开始就这样斥责他们："喂！你们这是发的什么疯？你们究竟还要倒划多久啊？"[82]

85 在异族人方面，部署在雅典人对面的是腓尼基人，他们朝向埃琉西斯，构成西翼；[83]部署在拉栖代梦人对面的则是伊奥尼亚人，他们靠近比雷埃夫斯，构成东翼。在伊奥尼亚人当中，只有少数人听从了泰米斯托克利的忠告，[84]在作战时畏缩不前，但大多数人并未这样做。［2］我在这里可以列举出一长串俘获了希腊战舰的三列桨战舰舰长的名字，但是除了安德罗达姆斯的儿子塞奥麦斯托尔和希斯提埃乌斯的儿子菲拉库斯这两位萨摩斯人以外，我不想再提及其他人的名字了。[85]［3］我所以只提他们两个人，是因为塞奥麦斯托尔曾因这次战功而被波斯人封为萨摩斯的僭主，菲拉库斯则因此而名列"国王的护卫"之中，得到大量的采地。在波斯语中，"国王的护卫"叫作奥罗桑伽伊（*orosangai*）。[86]

86 但是，绝大多数的波斯战舰在这次海战中被摧毁了—它们或者毁于雅典人之手，或者毁于埃吉那人之手。原来，希腊人战舰在作战时队形井然，有条不紊，而异族海军这时却乱作一团，任何行动都是毫无章法的。因此，他们在这次交战中落得如此下场，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波斯人在这次战役中的表现，比在优波亚岛附近一役更加勇敢了，他们确实都比以前好多了；他们因惧怕薛西斯，个个都奋力作战，每个人都以为国王的眼睛正在监视着自己。

87 至于其他各个邦国，无论是希腊人还是异族人，在这次交战中的表现，我说不确实了。但是，我知道发生在阿尔特密希娅身上的事情，并且由此而使她比以前更受到国王的尊敬。［2］当时，国王的舰队秩序大乱，而一艘雅典战舰正在紧紧地追逐阿尔特密希娅的战舰，她无路可逃，因为她前面有多艘本方的战舰挡住了去路，她的战舰离敌人追兵最近，于是她当机立断，采取了这样的行动，保全了自己。雅典人战舰紧追不舍，情急之下的她直接撞击本方一艘战舰，一艘卡林达人的战舰，卡林达的国王达玛希泰姆斯本人恰好在舰上。

［３］ 至于舰队在赫勒斯滂的时候，她是不是和他有过一些争执，我无法断言—我也不能确定，她是故意去袭击他的战舰，还是仅仅是出于巧合，因为卡林达人的舰船刚好挡住了她的去路—［４］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她撞击这艘战舰并将它击沉，因此而交了好运，使自己得到了双重的利益。因为，雅典的三列桨战舰舰长看到她击沉了一艘敌舰，误以为阿尔特密希娅的战舰或者是一艘希腊战舰，或是一艘由波斯人那里投诚过来，而今为希腊人作战的战舰；于是，他不再继续追击，转而去进攻其他舰船了。

88 由于这样的行动，她终于虎口脱险，幸免于难。而更为幸运的，是她做了这样一件害人的事情，反而使她本人在国王那里赢得了更大的荣宠。［２］ 原来，薛西斯在督战的时候，据说他注意到那艘战舰被击沉，而侍立在国王左右的人说：“主公，请看，阿尔特密希娅打得多漂亮，你看她是如何击沉一艘敌舰的啊！”薛西斯便问，这一战功是不是真的为阿尔特密希娅所立，他们回答说：“肯定没错。因为我们都认识她的战舰上的徽标。”而且，他们都确认，被她击沉的那艘战舰是敌方的战舰。［３］ 据说种种幸运的机缘都落到这位女王的身上—对于她来说，更为幸运的是，卡林达人的战舰上竟无一个人生还，没有人来告发她。他们说，薛西斯在听到左右告诉他这一切之后，他说：“我手下的男人简直就像妇人，而妇人反倒像男人了！”

89 在这场鏖战中，大流士的儿子、薛西斯的兄弟、海军主帅阿里阿比格涅斯[87]阵亡了，与他同时阵亡的还有其他许多著名的波斯人、米底人和同盟者的人士。而希腊人方面阵亡者却寥寥无几。原来，希腊人会游泳，因而那些失去了战舰但并未在肉搏中身亡的人，都纷纷泅渡到萨拉米斯岛上。［２］ 但是，在异族人方面，落水者却因不会游泳而有更多的人被溺死。当最前面的战舰开始掉头逃跑的时候，就给舰队造成重大损失。因为位居后面的战舰，他们拼尽全力要冲到前面去，以便在国王的面前显示一下他们的勇气，这样就跟前面溃逃下来的本方的那些舰船冲撞到一起。

90 在这场混乱当中，还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有一些腓尼基人（他们的舰船已被摧毁）来到国王的面前，指责伊奥尼亚人是造成他们失利的罪魁祸首，他们指称伊奥尼亚人是叛徒，是伊奥尼亚人使他们失去了自己的舰船。但是这件事的结果是，伊奥尼亚人的舰长们并没有被处死，而那些告发他们的腓尼基人却被处死，得到了报应。［２］ 原来，正当这些告发者还在陈述的时候，有一艘萨莫色雷斯的战舰向一艘阿提卡的战舰发动袭击，而当阿提卡的战舰下沉的时候，一艘埃吉那的战舰又冲上来，把那艘萨莫色雷斯的战舰击伤了。但是，这些萨莫色雷斯人个个都善使标枪，他们把击伤他们战舰的那艘

敌舰上的兵士一一射杀，然后登上敌舰，将它占为己有。［3］这样，伊奥尼亚人便得救了。薛西斯在看到他们这样卓越的战功时，就把满腔的怒火转向腓尼基人（他正想找个人发泄一下），于是就降罪于腓尼基人；他下令将这些腓尼基人悉数斩首，以使那些本来是懦夫的人不再去诬告那些比他们还要勇敢的人。［4］薛西斯在萨拉米斯对面、在那座被称为埃加列奥斯山[88]的山下的王座上督战期间，每当看到本方的战舰在交战中立下战功的时候，他总是要询问立功者是谁，而他的史官随即就把三列桨战舰舰长的名字、他的父亲名字以及他所属邦国的名字都记载下来。此外，波斯人阿里亚兰涅斯当时正好在场，他是伊奥尼亚人的朋友；腓尼基人被处决，他也出过一份力。

91 异族海军既然开始溃败，他们就力图逃到法勒伦港；而埃吉那人守候在那一带水域进行截击，立下了赫赫战功。尽管整个的场面是一场混战，但雅典人对于所有那些顽抗的或是逃窜的战舰，予以摧毁；而埃吉那人，对于那些企图逃离海峡的战舰，予以痛击。所有那些逃脱了雅典人追杀的舰船，很快又落入埃吉那人的手中。

92 这时，碰巧有两艘战舰在那里相遇了。一艘是正在紧追敌舰的泰米斯托克利的战舰，另一艘是埃吉那人克琉斯的儿子伯里克利图斯所乘坐的战舰，这艘船又刚刚袭击了一艘西顿人的战舰。那艘西顿人的战舰曾捕获了在斯基亚苏斯岛外担任警戒任务的埃吉那人的舰船。当时在这艘埃吉那船上载有伊斯彻诺斯的儿子皮塞亚斯，波斯人将遍体鳞伤的皮塞亚斯带到自己的船上，对这个人的勇敢钦佩之至。[89]现在，当这艘西顿人的战舰被俘获的时候，皮塞亚斯正和波斯人同在该船上。这样，皮塞亚斯又平安地返回了埃吉那。[90]［2］伯里克利图斯看到雅典人的战舰，看到海军统帅的徽标，马上就辨认出这是谁乘坐的战舰。于是，他向泰米斯托克利高声责骂，责问泰米斯托克利，说他曾诬陷埃吉那人站在波斯人一边。伯里克利图斯是在对一艘西顿战舰发起攻击的同时发出责难的。那些逃离了战场的异族舰船，他们遁入法勒伦港，投身于其陆军的庇护之下。

93 在萨拉米斯海战中，希腊诸邦当中赢得最大荣誉的是埃吉那人，仅次于他们的是雅典人；就个人而言，得到最高荣誉的是埃吉那的伯里克利图斯和两位雅典人：安那吉鲁斯德莫的攸门涅斯和帕列涅德莫的阿美尼亚斯，后者即追击阿尔特密希娅战舰的那个人。可以肯定，假如阿美尼亚斯知道是阿尔特密希娅在那艘战舰上，那么，除非他捕获她的战舰，或者是牺牲自己的战舰，否则他决不会罢休。［2］雅典的舰长们都曾接到过特殊的指令，凡是生擒阿尔特密希娅者，可获1万德拉克玛的奖金。因为雅典竟遭到一个妇人的进攻，这实在是令人感到极为愤慨的事情。然而，如上所述，她安全脱险了。

现在，她和其他那些舰船得以保全的人都聚集到法勒伦港。

94 据雅典人说，正当双方舰队开始接战之时，科林斯的舰队指挥官阿戴曼图斯竟被吓得惊慌失措，匆匆逃遁了；而科林斯人看到他们的指挥官乘船而逃，他们也同样溜之大吉了。［2］当科林斯人行至萨拉米斯岛坐落着斯基拉斯·雅典娜神庙[91]的附近海域时，奇迹突然出现了：他们在那里遇到一只不知是谁派来的小船，并且在科林斯人靠近它之前，他们完全不了解希腊舰队在战斗中的情况。这件事乃是出于天意，从下面一点就可以判明。当小船驶近科林斯人舰船时，小船上的人喊道：［3］“阿戴曼图斯，你带领你的舰队掉头逃走，这样你就成了希腊人的叛徒；但是，既便如此，他们还是击败了敌人，正如他们所祈求的希望能够战胜敌人一样。”然而，阿戴曼图斯并不相信这些人所说的话；于是，他们又对他说：“我们可以随你作人质，如果你们发现希腊人没有获胜，我们甘愿受死。”［4］于是，阿戴曼图斯和其余舰船便掉转船头，重新回到希腊舰队所在地，这时希腊人已经获得了胜利。据雅典人说，科林斯人就是这样做的；[92]但是，科林斯人却说，事实并非如此。恰恰相反，他们宣称自己应当位居战功最卓著者之列。这一点，所有其他的希腊人都可以为他们作证。[93]

95 在这场大战中，吕西玛库斯的儿子阿里斯提德，就是我刚才说他是最卓越的那位雅典人，他立下了这样的功业。他率领着大批此前驻守在萨拉米斯沿岸的雅典重装步兵，一起在普塞塔雷亚岛上登陆，将盘踞在该岛上的波斯人悉数歼灭。

96 海战刚刚结束，[94]希腊人将漂浮在那片海域上的所有残破的舰船都拉曳到萨拉米斯，他们以为国王会利用其身边现有的舰船卷土重来，于是就准备着下一场战斗。［2］但是，许多残破的舰船被一阵西风卷到阿提卡海岸上，那一带海岸叫作科里亚斯[95]。这样，不光是以前巴基斯和穆萨尤斯所发布的关于海战的预言完全应验了，而且在此事发生多年前一位雅典的卜者吕西斯特拉图斯所作的关于破船被卷上海岸的预言，也是现在所有希腊人所早已忘却的预言，结果也完全应验了。预言这样说：

> 于是科里亚斯的主妇们将惊愕地看到那些船桨。[96]
>
> 这种事情肯定是在国王一离开就发生的。[97]

97 薛西斯得知他们所遭受的损失的情况后，害怕希腊人会听从伊奥尼亚人的建议，或者并非由于他们的建议而是自己决定直接乘船前往赫勒斯滂，去把那里的桥梁拆毁。那样的话，他的退路被切断，

他不得不滞留在欧罗巴，并且极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因此，他打定主意，准备逃走。但是，为了不使希腊人和他自己的部下识破他的意图，他下令修筑一条贯通萨拉米斯的堤坝和水道，[98]同时，下令把腓尼基的商船连起来，以用来作为浮桥和城墙。他还下令做多方面的备战工作，仿佛要准备与希腊人再进行一次海战似的。［2］现在，所有的人看到薛西斯这样做，都深信国王打算留在那里，真心实意地要把仗继续打下去。然而，这一切都瞒不过玛尔多纽斯；他根据自己长期的经验，最清楚现在国王在做怎样的打算。

98 薛西斯在这样做的同时，还派一名使者前往波斯去报告他所遭遇的不幸。[99]在人世间，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些波斯使者行进速度更快的了。这种巧妙的安排完全是波斯人的发明；具体方法如下。他们说，在整个沿途当中要走多少天，在驿站中就准备多少人和多少马，每一个人和每一匹马只负责一天的行程；这些人都将以最快速度到达指定的目的地，无论是遭遇到雨雪、酷热或者漆黑的夜晚，都不能阻碍他们。［2］第一名骑手把信件传递给第二名，第二名再传递给第三名；这样，这个信件在整个路途中依次由一个人传递给另一个人，就如同希腊人在举行赫淮斯托斯庆节时所进行的火炬赛跑[100]一样。波斯人把这样的驿站称为安伽瑞昂（*angareion*）[101]。

99 在苏撒，当第一则消息到达这里，说薛西斯已经攻克了雅典的时候，那些留在国内的波斯人无不欢欣鼓舞，他们把桃金娘的树枝撒遍各条街道，并且焚香和饮宴，沉浸于牺牲仪式和寻欢作乐之中。［2］但是，当第二则消息也到达苏撒的时候，他们却大为沮丧，他们个个把自己的衣服撕破，尽情地哀号哭叫。他们把失败的罪责一股脑都推到玛尔多纽斯身上。波斯人这样做，与其说是痛惜所损失的舰船，还不如说是担心国王本人的安全。

100 因此，直到薛西斯返回波斯的时候，波斯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102]现在，玛尔多纽斯得知薛西斯由于海战的失利而灰心丧气，他猜测薛西斯会做撤出雅典而回国的打算，于是就开始考虑自己是否因曾说服国王出征希腊而遭到惩罚。因此，他认为，对于他来说最好还是继续冒险，要么是把希腊征服—这个结局是他所期望的—要么是在立下崇高的功业之后光荣地一死。玛尔多纽斯作了这样一些考虑之后，有一天，他对国王这样说：

［2］“主公啊，请不要悲伤，也不要因为最近这次失败心灰意冷。我们的希望并不完全取决于那几块木板，[103]而是取决于我们勇敢的战马和骑手。这些自以为已经战胜了我们的人，他们决不会下船登陆，与你的陆军进行较量的，而大陆上的希腊人也根本不会抵抗我们的陆军；因为那些试图抵挡我们的人，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３］因此，如果你愿意，我们立刻就可以去进攻伯罗奔尼撒；如果你想稍后进行，那也完全由我们决定。只是请主公不要灰心。希腊人这一次以及以前所欠下的血债，我们不可能不予以清算的；同样，他们无论如何都必定成为你的奴隶。因此，你应当按照我的话去做。然而，如果你主意已定，准备引军撤离，那样的话，请听听我向你提出的建议。［４］国王啊，切不可让波斯人受到希腊人的嘲笑。如果你的事业未获得成功，那也不能归咎于波斯人；你也不能说，你麾下的波斯人表现得怯弱无能。而即使腓尼基人、埃及人、塞浦路斯人和奇里乞亚人表现得怯弱无能，他们的错误行为和我们波斯人毫不相干。［５］既然波斯人没有犯什么错误，那还是听从我的劝告吧。如果你很想撤离此地，那么就率领你的主力部队返回家乡吧；但是，首先得让我从你的大军中挑选出30万人，让我们在把希腊降服之后再献给你。”

101 薛西斯听了这番话，感到如释重负，转忧为喜。于是，他答复玛尔多纽斯说，他会考虑他的建议的，并且会让他知道他将优先采用哪个建议。薛西斯准备召集波斯人当中的显要人物来会商此事。由于在前一次会议上，阿尔特密希娅是唯一一位懂得采取最佳之策的人物，[104]因此，现在薛西斯很乐于召她来，听听她有什么建议。［２］阿尔特密希娅一来到会场，薛西斯就下令所有其他人，无论是顾问还是侍卫一概退下，然后对她说：“玛尔多纽斯认为我应当继续留在这里，去进攻伯罗奔尼撒。他说，我的波斯人和我的其他陆军对于我军的失利没有任何责任；而且他们很乐于向我证明这一点。［３］因此，他力劝我留下进攻伯罗奔尼撒，或者，由他从我的大军中精选30万人—等将来把希腊降服后交给我。而我本人则率领着其余的军队，撤回本国。［４］既然你曾对我提出不要进行海战的那么明智的建议，因此现在我就这个问题向你请教，你说说，对我而言，作出哪种抉择是最有益的。”

102 阿尔特密希娅听说国王向她征求意见，就作了如下答复：“国王啊，关于你的问题，要说出哪一种意见最好，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尽管如此，以你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以为你撤兵回国是正确的。对于玛尔多纽斯而言，如果他愿意留在这里，并且按照他所说的去做，那么无论如何你要把他留下来，答应他的请求，划拨给他军队。［２］如果果真如他所保证的那样，他取得了成功，降服了希腊人，那么，这件功勋也是主公你的，因为这是你的奴仆所成就的事业。但是，如果事态的进展与玛尔多纽斯的期望相反，那么，只要主公你是安全的，你的家人平安无事，我们就并不觉得那是多么惨重的损失。［３］而在你和你的全家安全无事的时候，希腊人却必须为捍卫他们的自由而随时准备战斗。如果玛尔多纽斯遭遇不测的话，那也

根本不必当回事—他们的胜利也算不上是堂堂正正的胜利—因为希腊人仅仅是战胜了你的一个奴隶而已！你还不应该忘记，你这次回国，是在达到出征的目的之后才撤退的；因为你已经把雅典城付之一炬了！”

103 阿尔特密希娅的建议正中薛西斯下怀，因为她恰恰说出了薛西斯自己的想法。在我看来，即使所有的与会者，无论他们是男是女都一致劝请他留下，我也不相信他会这样做的；他实在是有些心惊胆寒了。这样，薛西斯在对阿尔特密希娅表示谢意之后，就命她带他的几个儿子前往以弗所；原来，薛西斯的几个庶子都随军参加了这次远征。

104 同时，薛西斯委派一位名叫赫尔摩提姆斯的佩达萨人担任他的庶子的保护人；赫尔摩提姆斯是薛西斯的太监首领之一。现在，佩达萨人居住在哈利卡纳苏斯的上方；提起他们，人们就会联想在他们境内所发生的这样的事情：每当不幸即将降临这个民族或是他们的邻人身上的时候，城中的雅典娜神的女祭司就会长出长长的胡须。这种怪事已经发生过两次了。

105 我上面说到的这位赫尔摩提姆斯，就是一位佩达萨人。据我们所知，对于那些曾经严重伤害过他的人，他是人世间施以最残忍的报复的人。他曾经被敌人生擒，俘虏他的人把他出卖了，而购买他的是开俄斯人帕尼奥纽斯，他是一个以做最肮脏交易为生的人。每当他取得容貌俊朗的男孩的时候，就都把他们阉割了，然后把他们带到萨迪斯或者以弗所，在那里出售，赚取大把的金钱；［２］原来，在异族人的心目中，太监比普通人更值钱，因为他们认为太监是更加值得信任的。[105]通常，帕尼奥纽斯为了谋生而如此处置的这些男孩，很多都是奴隶；而我这里提到的赫尔摩提姆斯就是其中的一个。然而，赫尔摩提姆斯还算不上是最不幸的。原来，随后人们把赫尔摩提姆斯连同其他的贡物，从萨迪斯作为献礼送到国王那里。没过多久，他就成为薛西斯的所有太监中最受宠幸者。

106 当国王率领波斯大军在进攻雅典途中，在萨迪斯逗留期间，赫尔摩提姆斯因为一些事务恰好进入美西亚境内；在那里有一个属于开俄斯人的叫作阿塔纽斯的地方，他碰巧与帕尼奥纽斯相遇。［２］当他很快确认此人就是帕尼奥纽斯以后，他就和帕尼奥纽斯进行了长时间友好的交谈，声称他现在所享有的一切幸福都应该归功于帕尼奥纽斯，他还答应帕尼奥纽斯，说他愿意以各种方式报答他的恩情，如果帕尼奥纽斯把他的家人都带到萨迪斯来住的话。帕尼奥纽斯大为高兴，并且接受了他的请求，随即就来到萨迪斯，并且把他的妻子儿女都带来了。［３］随后，当赫尔摩提姆斯把帕尼奥纽斯和他的全家都

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时候，就对他说：“你这个用世界上最卑鄙可耻的交易来谋生的家伙，你说，我或者我家里的任何人究竟对你或者你家人做过什么缺德事，你居然把我弄得我一无所有，害得我连男人都做不成了？你总以为诸神对你所犯下的这些罪恶全然不知是吧？但是，诸神是主持公道的，他们终于把你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移交到我的手上；现在我要报复你，你可没什么话好说了吧。”

［4］赫尔摩提姆斯在对帕尼奥纽斯作了这样的谴责之后，就下令把帕尼奥纽斯的四个儿子带上来，强迫他们的父亲亲手阉割了他的儿子们。帕尼奥纽斯迫不得已，只好按照赫尔摩提姆斯的命令行事；然后，他的儿子们又被迫阉割了他们的父亲。赫尔摩提姆斯就以这样的方式对帕尼奥纽斯施以报复。

107 薛西斯命阿尔特密希娅把他的几个庶子护送到以弗所去。之后，他召见玛尔多纽斯，吩咐他从他的所有军队中任意选拔出所需要的将士，去建功立业，兑现他自己的诺言。薛西斯在那天白天就没有其他安排了；夜幕刚刚降临，国王就下令各位舰长从法勒伦起航，全速驶往赫勒斯滂，赶紧去守卫那里的桥梁，使国王班师回国。［2］在撤军途中，当异族军队行进到佐斯特海角（那是从陆地伸延入海的狭长之地）[106]附近的时候，把那些岩石误当作舰船，他们还惊恐地逃离了很远的路程。但是，过了一阵他们发现自己弄错了，于是又重新集结在一起，继续航行。

108 翌日，希腊人看到异族人的陆军还驻扎在原来的地方，就以为他们的舰队也肯定还在法勒伦；他们以为敌人还会从那里发动袭击，便开始做自卫的准备。然而，他们很快就得知，所有舰船皆已离去，他们随即决定跟踪追击。他们就一直追踪到安德罗斯岛，但是根本没有发现波斯舰队的踪影。于是，他们在安德罗斯停留下来，在那里举行了会议。［2］在这次会议上，泰米斯托克利主张，希腊人应该穿梭于岛屿之间，继续全力追击，火速赶赴赫勒斯滂海峡，把那里的桥梁拆毁。然而，攸利比亚德斯却提出了完全相反的意见。他指出：“如果希腊人把桥梁拆毁，那对希腊来说，将可能造成最大的损害。［3］假如波斯人的归路被切断，他们将不得不滞留在欧罗巴，而他们是决不会坐以待毙的。因为如果薛西斯不采取任何行动，他的所有事业就都将毁于一旦，也使他没有机会重返亚细亚了。—不仅如此，还会使他的军队毁于饥馑；但是如果他振作起来，不断地采取行动，那么整个欧罗巴都有可能臣服于他。随着众多城镇和部族一个接一个地在波斯军队的进攻下屈服，甚或在他们进攻之前就已经缔结城下之盟而归附于他，这样的话，波斯军队就将从这些土地上取得足够的给养，因为到那时希腊土地上每年所出产的谷物已经归波斯人所有

了。［4］事实上，由于波斯人在海战中失利，他们显然不愿意继续滞留于欧罗巴。因此，希腊人应该让他离开这里；等他从这里回到他自己国家境内以后，那时希腊人与国王之间所争夺的就是他的领土，而不是希腊人的领土了。”

来自伯罗奔尼撒的其他将领也都宣称，他们赞同这个意见。

109 泰米斯托克利看到，既然他们大多数人都反对他的意见，因而也就无法说服他们驶往赫勒斯滂，于是他改变了策略，转而对雅典人说明自己的态度。因为在所有同盟者当中，对敌人逃跑最最感到愤怒的，就是他们了；如果其他希腊人按兵不动，他们雅典人很想自己驶往赫勒斯滂去，拆毁那里的桥梁。泰米斯托克利对他们这样说：

［2］“我自己常常亲眼看到这样的情形，我从别人那里听到更多这类事情：那些残兵败将，当他们遭到穷追而身陷绝境的时候，他们会奋起反击，以补偿他们此前所遭受的失败。现在，我们击退了这些如同漫天乌云一般的强敌，既保全了我们自己，也保全了整个希腊，这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非常幸运的了；因此，既然敌人已经在逃跑，我们就不要穷追不舍了。［3］毋庸置疑，这场胜利的取得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有赖于诸神和诸位英雄，因为他们嫉妒一个人同时君临亚细亚和欧罗巴—更何况这个人还是一个邪恶而傲慢的人—这个人他把神圣之物和日用之物同等相待，他烧毁并且抛弃了神像，他还鞭笞海洋并把枷锁抛投到海里。［4］目前，我们各方面都很顺利—那现在就让我们留在希腊，照看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家人吧。异族人会被彻底清除的—当然是被我们赶走的。现在就让我们重建家园，勤劳耕作吧。明年春天，我们将驾船出航，前往赫勒斯滂和伊奥尼亚。”

［5］泰米斯托克利说这番话，是希望以此取信于波斯国王；因为他考虑到将来万一自己在雅典遭遇什么不幸的话，他也好有个地方安身。事实上，后来果真出了这样的事。[107]

110 泰米斯托克利这样说原本是想哄骗他们的，然而雅典人却依从了他。因为现在雅典人对他是言听计从的。［2］因为他们一向尊他为智慧之士，而近来他又证明自己是最多谋善断的人。于是，他们听从了他的意见。而泰米斯托克利就随即派出几名信使，让他们乘坐轻舟去国王那里报信。他挑选的这几个人都是他的心腹，相信他们会严守秘密，任何的严刑拷打都不能使他们泄露的。其中包括他的家奴西金努斯，此人以前曾经完成过同样的任务。当这些人乘船抵达阿提卡的时候，其他人都没有下船，只有西金努斯上岸，前往薛西斯那里，对他这样说：［3］“我，受雅典人的统帅和全联盟军中最有智慧

和最勇敢的人，涅奥克利斯的儿子泰米斯托克利的指派，带给你这样的口信：‘雅典人泰米斯托克利很想为你效力，是我阻止了希腊人追击你的舰船，也阻止了他们前去赫勒斯滂海峡拆毁那里的桥梁。因此，现在你尽可以从从容容地撤兵回国了。’”[108]信使们在履行了自己的使命之后，又回到了他们的船上。

111 现在，希腊人既然决定不再继续追击异族人的舰队，也不想赶赴赫勒斯滂去拆毁那里的桥梁，于是就包围了安德罗斯，试图袭取这个城邦。原来泰米斯托克利曾经要求安德罗斯人缴纳一笔金钱，但是被安德罗斯人拒绝了，而且他们是所有岛民中第一个这样做的。泰米斯托克利宣称，他们这次必须缴纳金钱，因为雅典人这次有两位强大的神祇—说服之神（Persuasion）和需要之神（Necessity）前来相助；安德罗斯人回答说，雅典既然受惠于如此卓越的诸神，那它自然是一个强大而繁荣的城邦；他们这里属于穷乡僻壤，却总是受累于贫穷之神（Poverty）和无助之神（Helplessness）这两位神祇，他们从不离开他们的岛屿。安德罗斯人既然受制于这样的神祇，他们是不会缴纳金钱的。即使雅典再有势力，怎奈他们无能为力。他们作了这样的回答，并且拒绝交钱，于是希腊人便对他们展开围攻。[109]

112 在这期间，泰米斯托克利从来都没有停止过搜刮钱财。[110]他委派曾经出使安德罗斯的同一些使者，把威胁性的文书送达其他岛屿，勒索数目不等的金钱，信使们的措辞是一样的。［2］他说：“假如你们不按照我的要求如数缴纳金钱，那么我将统率希腊的大军前来围攻你们，直到攻克你们的城市。”他用这样的手段，从卡利斯图人和帕洛斯人那里聚敛了大量的金钱，因为他们听说安德罗斯已经遭到围攻，而泰米斯托克利又是在所有的将领当中最受尊重的，于是，他们由于恐惧而把钱交出来了。至于是否还有其他的岛民也这样缴纳金钱，我不能确切说出来，但是我认为缴纳金钱的不止我上面所提及的这些岛民。［3］然而，卡利斯图人虽然顺从了泰米斯托克利的要求，但依然未能得以幸免；但是帕洛斯人却用金钱买得了泰米斯托克利的欢心，从而避免了兵燹之祸。就这样，泰米斯托克利在滞留安德罗斯期间，背着其他将领从岛民那里勒索金钱。

113 萨拉米斯海战结束后，国王薛西斯和他的军队在等待数日之后，就循着他们进军时的原路退回波奥提亚。玛尔多纽斯是希望能够护送国王走上一程；同时，他认为那时候是一年之中不适于作战的季节。因此，他认为，最好是去色萨利过冬，等到冬去春来之时，再向伯罗奔尼撒进攻。［2］他们到达色萨利以后，玛尔多纽斯就开始选拔跟随他继续留下的军队。首先，他挑选出了被称为“不死军”的全体波斯人，只有他们的统帅海达涅斯除外，因为他说他不能离开国王。

其次，他精选出披挂胸甲的波斯士兵和1000名波斯骑兵；[111]同样，他还挑选了米底人、萨凯人、巴克特里亚人和印度人，既有步兵，也有骑兵。［3］他征调了这些民族的全体将士；至于其他的同盟者，他只从他们当中选拔少量人员，这些人或者是因为相貌出众，或者是因为他听说他们有过英勇事迹。在玛尔多纽斯的全军之中，波斯人的数目超过所有其他民族，他们都是佩带护颈和护臂的人；米底人的数量仅次于他们，虽然他们在人数上与波斯人不相上下，但是若论勇猛，他们却比不上波斯人了。全军的总数，骑兵和其他兵种加在一起，达到30万人。

114 就在玛尔多纽斯选拔他的军队，而薛西斯尚未离开色萨利的时候，拉栖代梦人接到了来自德尔斐的一道神谕，内容是吩咐他们就列奥尼达的阵亡一事向薛西斯索赔，并且说，无论他给出什么答复，都要予以接受。于是，斯巴达人派出了一名使者火速赶赴色萨利。他到达时发现波斯全军都还留在色萨利。使者被带去拜见薛西斯，他说：［2］“波斯人的国王啊，拉栖代梦人和斯巴达的赫拉克勒斯的子孙们要求你为他们的死去的国王作出赔偿，因为他在保卫希腊的战斗中被你杀死了。”

薛西斯对此一笑置之，老半天没说话。最后，他却指着站在他身旁的玛尔多纽斯说：“这位玛尔多纽斯，将会把他们应得的赔偿付给他们的。”使者接受了这个答复，立即起身离开了。[112]

115 之后，薛西斯把玛尔多纽斯留在色萨利，他自己火速行军，赶往赫勒斯滂海峡。经过45天的跋涉，[113]终于抵达浮桥所在地，但是他以前统率下的军队，可以说是所剩无几了。［2］在整个行军途中，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只要发现当地居民那里有谷物，他们都横加劫掠，统统吃光；而他们在找不到任何谷物的时候，他们就地吞食地上的野草，剥树皮，摘树叶，不管它们是人工栽培的还是野生的，以此果腹。他们路过的地方，留下的都是一片荒凉；他们这样做完全是由于饥饿所迫。［3］在行军途中，军中发生了瘟疫，士兵们还患了痢疾，结果造成严重减员。许多人命归黄泉；其他那些患病者都被安置在沿途各城镇中，薛西斯严令当地居民对他们加以照看和调养。这些人有的留在色萨利，有的留在马其顿，还有的留在派奥尼亚的西里斯。［4］薛西斯在向希腊进军的时候，就曾把宙斯的圣车马留在西里斯；但是当他撤军回国的时候，却不能取回它了，因为派奥尼亚人把它给了色雷斯人。当薛西斯要求他们还给他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在放牧的时候，居住在斯特里梦河发源地一带的色雷斯部族，盗走了他们的马匹。

116 在这里，有一位色雷斯人的首领，他是比萨尔提亚人和克利

斯顿尼亚国的国王，曾经做出过一件令人惊异的事情。他拒不承认自己是薛西斯的奴隶，在薛西斯到达之前就逃跑到罗多彼山里去了；［2］他还禁止他的儿子们随军出征希腊，但是他的儿子们未从父命，或者因为他们很希望看一看战争的场面，于是就加入了薛西斯的大军。这时候，他们六个人都安全无伤地返回家乡，来到父亲的面前。但是，为了惩罚他们以前的过错，他们的父亲居然挖出他们的眼珠子。

117 他就是这样对待他的儿子们的。[114]波斯人在穿过色雷斯后，赶忙乘坐舰船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到达阿比多斯。因为他们发现海峡上的那座桥梁已经不复存在，它在此前已被一场风暴给摧毁了。［2］薛西斯的军队在阿比多斯停留了下来，他们在那里获得比此前路途中更为丰富的食物供应。但是由于他们恣意暴食以及更换了饮水的缘故，剩下的军队中又死掉了许多人。其余的人和薛西斯本人一道，安全抵达萨迪斯。

118 关于国王的回归，还有另一种传说。按照这种说法，薛西斯从雅典撤退到斯特里梦河河畔的爱昂城[115]的时候，就未再由陆路行进，他命令海达涅斯统率着军队前往赫勒斯滂，而他自己则乘坐一艘腓尼基战舰，由海路回到了亚细亚。［2］在航行过程中，他遭遇到由斯特里梦河河口方向吹来的一阵暴风，当时海面上波涛汹涌。风暴骤起的时候，由于船上人多，许多波斯人都和国王搭乘同一艘船，致使船身不堪重负，许多人都拥挤在甲板上面，薛西斯十分害怕，向舵手大声呼叫，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脱险。［3］那个舵手答道：“主公，除非你把船上的这些人去掉一些，要不然是没有任何办法的。”他们说，薛西斯在听到这话之后，就对波斯人说：“波斯人啊，现在是看你们是否爱戴你们的国王的时候了。因为我的安危完全寄托在你们的身上。”［4］国王这样说了之后，波斯人立即遵命，他们纷纷跳到海里。这样，船载减轻了，使薛西斯安全抵达了亚细亚。薛西斯一上岸，他就下令召见那位舵手，赐给他一顶金冠，因为他对国王有救命之恩；但是由于他导致许多波斯人丧命，又下令把这位舵手予以斩首。

119 这就是关于薛西斯回师的另一种说法。但是我认为这个说法似乎很不可信，无论是关于这一说法的任何细节，还是关于波斯人遭遇的说法，都是不可信的。因为，假如那位舵手果真向薛西斯那样说了，那么我想在一万个人当中也不会有一个人怀疑国王会采取这样的措施：他会让甲板上的那些人，让这些波斯人而且是最高贵的波斯人到船舱里；并且，他会把和波斯人同样数量的桡手投到海里去—他们是腓尼基人。事实的真相是：国王的做法正如我刚才所说，他和他的

军队是循着同一路径返回亚细亚的。

120 关于这一点，我这里还要加上一个强有力的证据。毫无疑问，薛西斯在从希腊撤回途中要经过阿布德拉，他在那里与当地居民缔结友好条约，并且将一把黄金的波斯刀和绣以黄金的提亚拉[116]赠送给他们。而阿布德拉人这样宣称（但我完全不相信这种说法），自从薛西斯从雅典撤兵以后，直至来到阿布德拉城，他才第一次松开了自己的腰带，因为到这里他才感到安全了。而阿布德拉与据说他们乘船的地方—斯特里梦河和爱昂相比，要更靠近赫勒斯滂海峡。

121 同时，希腊人发现他们无法攻克安德罗斯，他们就驶往卡利斯图，在蹂躏了卡利斯图人的土地之后，就返回了萨拉米斯。抵达萨拉米斯以后，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从他们的战利品当中，精选出第一批战利品[117]以奉献给诸神。这些礼物包括：三艘腓尼基的三列桨战舰，一艘在科林斯地峡奉献给神，这艘战舰直到现在还在那里；一艘在苏尼昂海角奉献，还有一艘就在萨拉米斯当地奉献给埃阿斯。［2］在这之后，他们分配了战利品，把第一批战利品送往德尔斐。人们用它们打造了一座高达12腕尺[118]的人像，人像手持船喙，这座像和马其顿人亚历山大的金像安放在同一个地方。

122 希腊人在把第一批战利品送到德尔斐去以后，他们以全体希腊人的名义向神请示，问神对他们所奉献的战利品是否感到满意，是否感到满足。神是这样答复的：其他希腊人所奉献给他的礼物都应该得到这样的评价，唯独埃吉那人例外。他们什么也没奉献，于是神向他们索要萨拉米斯海战的战利品。埃吉那人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献上三颗金星，它们挂在一根青铜桅杆的头上，安放在克洛伊索斯奉献的混酒钵附近那个角落里。

123 希腊人在分配了战利品以后，就乘船驶往科林斯地峡，在那里，他们要奖赏在整个战争中功勋最卓著的那个希腊人。［2］各位将领都到来了，他们齐聚波塞冬的祭坛周围，通过投票以确定他们当中谁的功勋位居第一，谁位居第二。结果，他们每个人都把第一的票投给了自己，因为他们每个人都自认为是功劳最大的；但是他们把第二位的那张票大都投给了泰米斯托克利。这样，在他们每一个人都各得到一票的情况下，泰米斯托克利却由于第二位投票的结果，而得到了绝大多数的票数。

124 然而，这些将领们由于相互嫉妒，他们无法作出决议，未对任何人授奖，就各自乘船回国了。虽然如此，泰米斯托克利却声名远扬，人们认为他是全体希腊人当中最有智慧的人物，他的名声传遍了全希腊。［2］作为萨拉米斯海战的主帅，尽管他得到奖赏也是当之

无愧的，但是他什么荣誉也未得到。于是他随即就前往拉栖代梦，希望在那里得到荣誉。拉栖代梦人隆重地接待了他，并且对他表示了崇高的敬意。他们奖给攸利比亚德斯一顶橄榄冠，以褒奖他战功卓著；而泰米斯托克利也得到一顶橄榄冠，作为对他的智慧和机敏的奖赏；他们还赠送给他全斯巴达最漂亮的一架战车。［3］拉栖代梦人对他极尽赞美之辞，在他离开的时候，他们派遣斯巴达的300名精锐武士，即被称为骑士[119]的人们，护送他回国直到泰格亚边境。据我们所知，斯巴达人这样护送一个人出境，泰米斯托克利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125 泰米斯托克利从拉栖代梦回到雅典以后，他的政敌之一、阿菲德奈德莫的提摩德姆斯，他原本是没有任何威望的，但是因为嫉妒而丧心病狂，他对泰米斯托克利的拉栖代梦之行公开指责，猛烈抨击。他说："他从拉栖代梦人那里所赢得的荣誉，绝不应该归功于他个人，而应该归功于他的祖国雅典。"［2］泰米斯托克利看到，这个人喋喋不休，不断地重复这些言辞，就回答说："朋友，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假如我是一个拜尔宾那[120]人，那么斯巴达人是绝不会如此尊敬我的—然而，你虽然是一个雅典人，却根本得不到这样的荣誉！"

126 法那凯斯的儿子阿塔巴佐斯，他在波斯人中间一向颇有声望，而在普拉提亚战事之后，变得越发有名了；就是他，统率着从玛尔多纽斯部下中所选拔的六万将士，护送国王薛西斯直到赫勒斯滂海峡。［2］等到薛西斯平安抵达亚细亚，阿塔巴佐斯就率军返回；当他行至帕列涅附近的时候，他得知玛尔多纽斯已进入色萨利和马其顿的过冬营地，自己并不急于进入营地。他认为，既然波提底亚人胆敢叛变，因此，把这些人统统变为奴隶，就是他义不容辞的责任。［3］原来，波斯舰队在从萨拉米斯仓皇败逃之后，国王刚刚离开他们的国境，波提底亚人就公开背叛了波斯人；帕列涅半岛上其他地方的居民也都纷纷效仿他们。

127 因此，阿塔巴佐斯对波提底亚人展开了围攻；同时，他怀疑奥林苏斯人有可能马上背叛国王，因而也对奥林苏斯城展开了围攻。现在据有该城的是被马其顿人驱逐的波提埃亚人，他们原本居住在塞尔迈湾一带。阿塔巴佐斯攻下了奥林苏斯城之后，就把当地居民带到附近的一片沼泽地，在那里把他们杀死。随后，他把这座城市移交给被称为卡尔基斯人的民族手中，首先指定托伦涅的克里托布鲁斯来治理。[121]这样，卡尔基狄克人就得到了奥林苏斯。

128 阿塔巴佐斯在攻下奥林苏斯之后，便不遗余力地加紧围攻波提底亚城；在他全力进攻的同时，斯基奥涅人的将领提摩克塞诺斯也

想助他一臂之力，因为他准备里应外合，出卖这座城市。至于他们起初是怎样相互联络的，我无法说清楚了，因为任何人都没有谈起过此事，但是后来事态的进展是这样的。每当提摩克塞诺斯要写信给阿塔巴佐斯，或者阿塔巴佐斯要写信给提摩克塞诺斯的时候，他们总是把信写在一张纸条上，把它卷起来塞入箭杆的尾部的小槽中，外面再用羽毛包起来，然后把这支箭射到他们约定的地方。［２］但是，没过多久，提摩克塞诺斯想背叛波提底亚人的阴谋就被发现了。有一次，当阿塔巴佐斯准备把箭射到约定的老地方的时候，由于失手而射中一个波提底亚人的肩膀。这时，一大群人围拢上来，正如通常在战场上人们抢救伤员一样；他们立刻从他身上拔出箭，发现了那张纸条，直接把这封信送给他们的将领们。［３］这些将领来自于半岛各城镇。他们传阅了这封信，便知道谁是叛徒。尽管如此，出于对斯基奥涅城邦的重视，他们不想让斯基奥涅人今后永远背负叛徒之名，于是，他们决定不用任何背叛罪来指控提摩克塞诺斯。这个阴谋就这样真相大白了。[122]

129 阿塔巴佐斯在连续围攻波提底亚三个月之后，碰巧在海上发生了一次反常的退潮，持续的时间很长。波斯人看到，昔日的大海现已变成了一片沼泽，他们就决定徒步从海上攻入帕列涅。［２］但是，当波斯军队行进到整个路程的五分之二，而距离帕列涅有五分之三的距离的时候，他们遭遇到一次巨大的涨潮。正如当地的居民所说，涨潮决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但那么高的潮位却是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的。他们当中那些不会游泳的人随即都溺水而死；其余的人则被乘船赶到这里的波提底亚人给杀死了。［３］波提底亚人说，大海涨潮并且致使波斯人遭此劫难的原因，是因为曾经亵渎过位于他们城郊的波塞冬的神庙和神像的，恰恰就是这些死于海上的波斯人。在我看来，这种说法是合理的。随后，阿塔巴佐斯率领军队的余部离开这里，前往色萨利与玛尔多纽斯的军队会合。

130 这就是那些护送国王前往赫勒斯滂海峡的那些波斯人的遭遇。[123]至于薛西斯所统率的海战之后本方舰队的余部，他们在逃离萨拉米斯而抵达亚细亚海岸以后，就在库麦过冬。等到第二年春曦初露的时候，他们早早地前往萨摩斯集合，因为他们的一些舰船事实上是在那里过冬的。舰船上战斗人员大都是波斯人和米底人；［２］舰队的指挥官是巴盖尤斯的儿子玛尔顿特斯和阿塔凯耶斯的儿子阿塔因特斯；还有一位指挥官，即阿塔因特斯的侄子伊萨米特列斯，是他叔叔把他提拔到这个职位的。然而，他们并未贸然由此西进；因为他们对于此前所遭受的惨败都记忆犹新，而且也没有任何人强迫他们进一步逼近希腊。因此，他们留在萨摩斯，时刻监视着伊奥尼亚，以防在这里发生暴动。他们所有的舰船，包括伊奥尼亚人所提供的舰船在

内，总数为300艘。［3］他们做梦也未曾想到希腊人会来袭击伊奥尼亚；相反，他们以为希腊人保住自己的领土就心满意足了。他们这样推想的一个更加有力的理由，是当他们从萨拉米斯逃跑的时候，希腊人并没有对波斯舰队实施追击，而是任凭他们逃跑的。然而，波斯人已经完全不指望在海战中取得任何胜利，虽然他们认为玛尔多纽斯在陆战中必胜无疑。［4］于是，他们没有离开萨摩斯，并且聚在一起商议，看看能以何种方式给敌人造成伤害，同时，他们热切地期待从玛尔多纽斯那里传来消息，看他采取什么行动。

131 春天就要到了，希腊人得知玛尔多纽斯还留在色萨利，便采取了行动。事实上，他们的陆军还没有开始集结；但是，拥有110艘战舰的海军在列奥提齐德斯的统率下，准备驶往埃吉那。［2］这位列奥提齐德斯，身兼陆军统帅和海军统帅，乃是门那列斯的儿子。由列奥提齐德斯向上追溯他的父亲一方的家系，则是门那列斯、阿格西劳斯、希波克拉提斯、列奥提齐德斯、安那克西劳斯、阿奇达姆斯、安那克桑德里达斯、塞奥滂浦斯、尼坎德鲁斯[124]、卡利劳斯、攸诺姆斯、波里德克特斯、普利坦尼斯、攸利丰、普洛克利斯、阿里斯托德姆斯、阿里斯托玛库斯、克列奥达尤斯、海鲁斯、赫拉克勒斯；他属于王族的次支。[125]［3］列奥提齐德斯的这些先祖们，除了由他向上七代先祖以外，都曾担任斯巴达的国王。雅典舰队的统帅是阿里弗隆的儿子克桑西普斯[126]。

132 当所有战舰都在埃吉那集结的时候，来自伊奥尼亚的一些使者来到了希腊人的营地；这些使者刚刚出使斯巴达归来，在那里他们央求拉栖代梦人去解放伊奥尼亚人的领土。［2］在这些使者当中有一位名叫希罗多德的，他是巴西雷德斯的儿子。[127]起初，他们有七个人，共同密谋把开俄斯的僭主斯特拉提斯杀死；但是同谋者当中有一个人叛变了，于是他们的阴谋因此而泄露，希罗多德和其他五人便离开开俄斯，直接由那里前往斯巴达，现在又辗转来到埃吉那，他们的目的是祈求希腊军队开赴伊奥尼亚。可是，希腊人在他们的引导下到达提洛岛那样远的地方，已经是颇为困难了。［3］对于希腊人而言，更远的地方都是险象环生的，因为他们对那些地方一无所知，以为那里到处布满了波斯人的军队。对他们而言，萨摩斯是和赫拉克勒斯柱同样遥远的。由此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异族人由于害怕而不敢驶入萨摩斯以西的海域，与此同时，希腊人即使在开俄斯人的祈求之下，也不敢驶入提洛岛以东的海域。恐怖使他们之间保持着一个缓冲地带。

133 现在，希腊舰队正在驶向提洛岛途中，而玛尔多纽斯就在色萨利的营地过冬了。他在那里安营扎寨之后，就派出一位名叫米斯的

攸洛浦斯人前往各地的神谕所，命令他到可以一试的所有神谕所去请示神谕。我无法说出玛尔多纽斯在发布命令时，他想从神谕之中了解些什么，因为没有人和我说过此事；但是，我觉得，他派人询问的无非是关于当前的事情，而不会是为了其他目的。

134 毫无疑问，米斯去过列巴迪亚，他通过支付一笔钱，诱使一名当地人下到特洛芬纽斯洞穴里去祈求神谕；[128]同样，他还去过佛基斯的阿拜，造访当地的神谕所。而在首先到达的底比斯，他不仅向伊斯门尼·阿波罗神请示（这里的习俗，正如奥林匹亚的习俗，都是借助牺牲来观察神意的[129]），他还说服了一个人，要他到安菲亚劳斯神庙去过夜，此人并非底比斯人而是一位异邦人。［2］任何一位底比斯人都不得在那里请示神谕，事情的原委如下：安菲亚劳斯曾经发布神谕，要求底比斯人自己作出抉择，要么把他当作他们的预言者，要么在作战的时候把他当作佑助者；结果他们选择他作为自己的佑助者。由于这个原因，任何底比斯人都不得睡在他的神庙里。

135 底比斯人宣称，这期间，在这里发生了一件令我深感震惊的事情。他们说，攸洛浦斯人米斯造访了所有的神谕所，最后来到了普托斯·阿波罗的圣域。这座神庙叫作普托昂，[130]在底比斯境内，临近一座山，此山可俯瞰科派斯湖，神庙距阿克莱菲亚城仅有咫尺之遥。［2］米斯到达这里后，三位底比斯公民—他们是由国家专门选出记录神谕的人士—随同他一起进入神庙。他们刚刚进入神庙，祭司就立即用异族语[131]向他宣读了神谕。［3］三个底比斯人听到祭司所说不是希腊语而是异族语，他们对此感到惊讶，有些不知所措了。但是，攸洛浦斯人米斯从他们手中夺过他们带来的书写板，把预言者所说的话都记录下来。他告诉他们，神谕所用的语言是卡里亚语。这之后，米斯离开这里，返回色萨利。

136 玛尔多纽斯通读了各地呈报上来神谕，接着就派遣一名使者前往雅典。这位使者就是马其顿人阿明塔斯的儿子亚历山大。他选派亚历山大是出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亚历山大是波斯人的亲戚。原来，阿明塔斯的女儿，亚历山大的亲姐妹居盖亚嫁给了波斯人布巴列斯。布巴列斯的妻子给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即亚细亚的阿明塔斯。这位阿明塔斯起了他的外祖父的名字，国王把弗里吉亚的一个大城市阿拉班达[132]分给他作为采邑。另一方面，玛尔多纽斯也深知亚历山大曾经有恩于雅典人，并且保护过雅典人。[133]［2］因此，玛尔多纽斯认为，派遣亚历山大出使雅典，极有可能把雅典人拉到波斯一方来。他听说，雅典人是一个人数众多而且勇敢善战的民族；他也知道，使波斯人在海战中蒙受重大损失的主要是雅典人。［3］因此，他预计，一旦他能够和雅典人结成同盟，他就会轻而易举地掌握

制海权（事实上他毫无疑问是这样做的）；而在陆地上，他相信自己已经占据压倒性优势。因此，他认为通过这个联盟，一定可以征服希腊人。大概神谕所预言的，也是劝告他和雅典缔结同盟。于是，他遵从神谕的指示，派出了亚历山大。

137 这位亚历山大是柏狄卡斯的七世孙。现在我来说说柏狄卡斯是怎样成为马其顿的统治者的。泰门努斯的后人、兄弟三人从阿尔戈斯[134]逃亡到伊利里亚；他们的名字分别是伽乌安涅斯、爱罗普斯和柏狄卡斯。他们从伊利里亚出发，穿越上马其顿，来到一座叫作列拜亚的城镇。［2］在那里，他们受雇于王家，各司其职，担当仆役。他们一个人照管马匹，一个人看管牛群；柏狄卡斯年纪最小，由他照看小牲畜。在古时候，贫穷的不仅限于平民，国王们自己也是贫穷的，因而王后亲自给他们烹调食物。［3］王后每次烘烤面包的时候，仆从柏狄卡斯的那一块总是比正常的体积胀大一倍。王后看到这样的情况屡屡出现，就把此事告诉了她的丈夫。国王一听说此事，顿时觉得这是一件奇怪的预兆，预示着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于是，他派人把这三名仆从召来，命令他们离开他的境域。［4］他们说，他们有权得到自己的报酬；如果他们得到他们应得的报酬，他们将心甘情愿离开这里。这时，碰巧从烟道口射入几缕阳光，落到他们身上。国王听说他们索要酬金，就丧失了理智，他一边指着阳光，一边说：“这就是应当付给你们的酬金，我把它送给你们—你们把它取走吧。”［5］两位兄长伽乌安涅斯和爱罗普斯听到这个答复，呆呆地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但是那位少年手里带着匕首，用匕首在屋里阳光照耀的地方刻下痕迹，并且说：“国王啊，我们接受你颁发给我们的酬金。”然后，他三次把阳光揽到自己怀里。[135]随即离开了那里；而他的两个兄弟也随他一同离开了。

138 等他们走后，国王身旁的侍者当中有一个人，他告诉国王说三人当中最年轻的那个人的所作所为，并且提示国王他接受所颁发的酬金的动作之中必定隐含着什么目的；国王听到这里，感到愤怒，于是派遣快骑去追杀他们。当时，在马其顿有一条河，这些阿尔戈斯人的子孙向它奉献牺牲，把它视为救命恩人。［2］等到泰门努斯的后人们安全渡过了这条河之后，河水随即猛涨，追杀他们的骑兵便无法通过了。于是，兄弟三人就逃到马其顿境内的另一个地方，定居在所谓戈尔迪亚斯的儿子米达斯的花园[136]附近。在这些花园里，生长着许多野玫瑰，花香浓郁，无与伦比，每一朵花都有多达60片花瓣。［3］根据马其顿人的说法，西伦努斯就是在这个地方被捉住的。[137]在这些花园的上方，坐落着名叫柏尔缪斯的山，这座山由于寒冷异常，因而无人能够登上其顶。三兄弟居住在这里，并且以此为据点，逐步征服了整个马其顿全境。

139 我们这里所说的亚历山大，就是这位柏狄卡斯的后人。他们的世系如下：亚历山大是阿明塔斯的儿子，阿明塔斯是阿尔凯塔斯的儿子；阿尔凯塔斯的父亲是爱罗普斯，爱罗普斯的父亲是腓力，而腓力的父亲是阿盖乌斯，阿盖乌斯的父亲就是第一位取得统治权的柏狄卡斯。这就是阿明塔斯的儿子亚历山大的家谱。[138]

140 亚历山大受玛尔多纽斯之命出使雅典，他抵达雅典后是这样说的：

［α］“雅典人啊，以下这些话是玛尔多纽斯要对你们讲的：‘国王派人送来一则通告给我，说，我赦免雅典人过去对我所犯下的所有罪过。［2］现在，玛尔多纽斯，我命令你要这样做：把他们的领土归还给他们；让他们再给自己选取更多的土地，由他们自主选取；让他们在这些土地上自由自在地生活。[139]同时，如果他们愿意按照下面的条件与我缔结盟约，那就把我所烧掉他们的所有神庙都予以重建吧。’

“‘我接到这样的命令，当然必须服从，除非你们一方反对我这样做。现在，我要对你们说：你们简直发疯了，为什么要对国王开战呢？你们既不可能战胜他，也不可能长久抵抗他。［3］你们已经看到，薛西斯的军队规模浩大，勇敢无畏；你们也知道，我手中的重兵依然驻扎在你们的疆土上；假如你们占据优势，并且击败了我们—当然，如果你们明智的话，是根本不会有此妄想的—随后你们必将遭遇到一支更为强大的军队。既然你们自己很想与国王对抗，那么你们就有丧失国土之虞，并且永远使自己的身家性命深陷险境。［4］因此，最好还是讲和吧。国王既然主动提出讲和，那么你们这样做便丝毫无损于你们的荣誉。还是诚心诚意地和我们结盟，从而继续享受自由吧。’

［β］“雅典人啊，以上就是玛尔多纽斯命令我向你们传达的口信。就我而言，我不必重提我对贵国的善意了，因为你们现在并非第一次得知此事。但是，我个人也恳请你们接受玛尔多纽斯的忠告。［2］我很清楚，你们是永远都不可能有实力与薛西斯相抗衡的。如果我觉得你们有这样的可能，我现在也不会到这里来，给你们送这样的口信了。但是，国王的威力超乎常人，他的臂展也很长。[140]既然对方向你们提出了如此公平合理的结盟条件，［3］而如果你们不赶快和他们缔结和约，我真为你们的前途忧心忡忡—因为你们的土地总是成为两军之间的主战场，故而在所有的同盟者之中，你们是最直接遭到战争威胁的，而且你们常常不得不单独遭受苦难。［4］我恳求你们，听从玛尔多纽斯的劝告吧。在希腊诸邦中，波斯大王唯独赦免了你们曾经对他犯下的罪过，他本人也只想和你们结为盟友，你们可

千万别小看这样的事情啊。”

141 这就是亚历山大所说的话。消息传到拉栖代梦人那里，他们听说亚历山大已经抵达雅典，此行的目的是要敦促雅典人和异族人缔结盟约。这时候，他们想起了神谕所言，说他们多利斯族人有朝一日终将被波斯人和雅典人逐出伯罗奔尼撒，[141]于是，他们非常害怕雅典人和波斯结盟。因此，他们认为事不宜迟，马上决定派遣使者前往雅典。［2］巧合的是，雅典人同时接见了亚历山大和来自拉栖代梦的使者。原来雅典人是故意拖延时间，因为他们坚信，拉栖代梦人必将得知来自波斯的使者前来雅典和他们会商结盟之事，一旦听说，他们就会火速派使者前来的。因此，雅典人这样做有他们自己的考虑，这样可以使拉栖代梦人了解他们对此事的看法。

142 亚历山大的发言刚刚结束，来自斯巴达的使者紧接着说：“拉栖代梦人派遣我们到这里来，请求你们不要给希腊造成任何伤害，也不要接受异族人所提出的条约。站在任何一个希腊人的立场上来看，这种行为都是不正当的，也是不光彩的；［2］此事对于你们尤其如此，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场战争首先是由你们挑起的—我们根本没有那个想法；战争起初是争夺你们的领土—如今整个希腊都被卷进来了；［3］另外，你们雅典人长期以来就一直是以把自由给予许多人而著称的民族，如今却又使所有其他希腊人都拖入受奴役的境地，这样的事情是令人绝对无法容忍的。然而，对于你们的艰难处境—你们这两年都是颗粒无收，你们的家园还长期遭受着蹂躏—我们是深表同情的。［4］因此，只要这场战争还在继续，作为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我们愿意抚养你们的妇女和你们家人中的所有非战斗人员。因此，切不可被马其顿人亚历山大的花言巧语所引诱，他把玛尔多纽斯的粗言滥语粉饰了一番。［5］他这样做，对他来说乃是很自然的事情—他本人就是一个僭主，自然会为僭主的事业效力的。但是，雅典人啊，如果你们还算明智的话，你们就不应该按照他们的要求采取行动。因为你们知道，异族人既无信义，也不诚实。”

143 这是斯巴达使者的发言。之后，雅典人是这样答复亚历山大的：“我们和你们都知道，波斯军队的实力是强过我们好多倍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用这一点来责备自己。尽管如此，由于我们非常渴望自由，因而我们将全力以赴，捍卫我们的自由。不要想试图说服我们与异族人缔结盟约—无论你们怎么说，都是无法使我们同意的。［2］你们还是马上回去吧，用下面这个答复回禀玛尔多纽斯：‘只要太阳还按照现在的轨道继续运行，我们就决不会和薛西斯结盟。不仅如此，我们将与他作战到底，我们相信那些被他所蔑视的诸神和诸位英雄都会佑助我们的，他们的神庙和神像曾被他纵火焚烧。’［3］不

要到我们这里来重复这样的请求；也不要自诩是为我们做好事，实际上却是想劝我们做坏事。你是我们雅典人的客人和朋友，我们不愿意让你在我们手里受到伤害。”

144 这是雅典人给予亚历山大的答复；他们对斯巴达的来使这样说：“毫无疑问，拉栖代梦人害怕我们和异族人缔结盟约，那是很自然的；但尽管如此，在那些熟谙雅典人性格和态度的人们中间引起恐慌，实在有些不应该。在人世间没有哪个地方有那么多的黄金，在大地上也没有那么美丽而富饶的土地—能够买通我们，使我们站到波斯人一边，协助他们来奴役希腊。［2］即使我们愿意去这样做这种事，那么也有许多强有力的动因使我们不可能那样做。其中首先也是主要的一点，是我们的神庙和神像被他们焚烧并摧毁了，这就迫使我们不可能与那些毁坏者签署任何条约，我们还必须戮力同心，追杀元凶。其次，全体希腊人在血缘上有亲属关系，我们有共同的语言，都参拜共同的神坛，施行共同的牺牲仪式，我们还具有相同的品性—假如雅典人背弃了这一切，那实在是太糟糕了。［3］如果你们以前不知道，那么现在你们就应该知道，只要还有一个雅典人活着，我们就决不会和薛西斯缔约结盟的。然而，我们要感谢你们对我们的关注，感谢你们主动提出抚养我们的家眷，我们是一个备受蹂躏的国度。［4］从你们的角度来说，你们已经充分展示了你们的善意；但是就我们自己而言，我们将尽力忍耐，不给你们增加负担。这就是我们的决定。请尽快把你们的军队派出来吧，［5］因为假如我们的猜测是对的，那么要不了多久，异族人就会侵入我们的领土；只要他们得知我们的答复，就会立即发兵的；当然，我们也不会按照他的要求做任何事情的。现在，对于我们来说，在薛西斯侵入阿提卡之前，正是我们发兵波奥提亚，与他作战的时候了。”

雅典人作出这样的答复之后，来自斯巴达的使者离开了雅典，返回本邦。

---

[1] 乌拉尼娅（Urania，Οὐρανία），司天文的缪斯。她的形象是一位手持天球仪的少女。乌拉尼娅还是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的别名。

[2] 以上所说的舰船都指三列桨战舰。因为三列桨战舰在这个时期已经成为海战的常规舰种。

[3]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562—563页。

[4] 大概是在公元前477年。

[5]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563页。

[6] 此处应为阿提卡–优波亚制，30塔连特约合775.8千克。

[7] “执圣火者”（πυρφόρος）持圣火，使火焰一直不熄，以供军队献祭之用，其人身神圣不可侵犯。—哥译本注

[8] 这里指此前波斯舰队在培里昂山附近的海面上所遭遇的风暴，损失惨重。参阅VII. 188—192。

[9] 约合14.8千米。

[10] 希腊海战有新旧两种战术，旧战术为两舰靠拢，由舰上的战斗员交战，实际上相当于海上的“陆战”。新战术约兴起于公元前6到前5世纪之交，疾驶战舰对敌舰的薄弱之处作忽进忽退的灵活袭击；突破阵线（διέκπλοος）是其主要战术之一，具体情况参阅VI. 12。

[11] 塞浦路斯岛上的一个城邦。

[12] 普鲁塔克（《传记集·泰米斯托克利传》，XV. 2）提到，吕科美德斯并非阿尔特密西昂海战而是萨拉米斯海战中第一个捕获敌舰的人。

[13] 罗译本这句话在VIII. 13。

[14] 他们很可能就是驻守优波亚海峡南端的那支舰队，是他们带来了关于波斯舰队因风暴袭击而毁灭的消息。

[15] 从这里可以看出德摩比利之役与阿尔特密西昂之役之间的关系。如果此事属实，那此时正是列奥尼达力阻波斯人通过温泉关的最后一天。根据希罗多德记载，希腊舰队在此前一天即已撤退，果真如此，则雅典人的实力得以保存。这样，列奥尼达所做的事就仅是在进行后方保卫战，以使同盟者安全撤退，因为波斯海军很容易在他的后方登陆。

[16] 哥译本这句话在VIII. 15。

[17] 根据泰米斯托克利当时提出的动议，雅典城邦公共财政分发给每一位富人1塔连特的银钱，委托他们各建造一艘三列桨战舰，如果他处理不当，城邦可将钱收回（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II. 7）。克里尼亚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著名军事政治人物阿尔基比阿德斯之父）全部自费，这在当时人的心目中，是非常光彩的。后来，雅典的战舰、舰上设备以及船员的费用皆由公费负担，日常的保管维修费用则由舰长（Triearch，由富人充任）个人支付。

[18] 我认为，这意味着要转移到那些更靠近他们家乡的海域去。—哥译本注

[19] 在希腊，巴基斯（Bacis）被认为是预言集的编者。后来，巴基斯成为预言家的统称。最著名者是波奥提亚的巴基斯。

[20] 薛西斯大军架设浮桥时，使用了纸草缆绳；神谕大概是暗示这件事。

[21] 指雅典人因支持伊奥尼亚人反抗波斯而与波斯人结仇。

[22] 优波亚岛北部一城市。

[23] 优波亚的北半部，包括希斯提埃亚地区。—哥译本注

[24] 希罗多德是说薛西斯这样做有明显破绽，因为如果是交战，双方尸体应该是混杂在一起的；尸体这样堆放显然是有意布置的。

[25] 佛基斯一城镇。

[26] 约5.55千米。

[27] 整个这个故事显然是祭司们讲述给希罗多德的一个有关神庙的传说。

[28] 萨拉米斯海峡极其狭窄，有利于希腊舰队以寡敌众。而且，1959年在希腊特洛伊曾发现的在阿尔特密斯西昂海战前（公元前480年6月）即已通过的《泰米斯托克利通令》铭文，曾规定派100艘战舰留守萨拉米斯及阿提卡全境，因此那时泰米斯托克利等可能已有了若阿尔特密斯西昂海战不胜便在萨拉米斯决战的打算，并非仅由于见到伯罗奔尼撒人准备防御科林斯地峡而临时决定请舰队去萨拉米斯驻扎的。希罗多德的说法可能反映了雅典人对伯罗奔尼撒人的某种偏见。

[29] 40艘。参阅VIII. 1。

[30] 参阅I. 56。

[31] 大概是“高地居民”的意思。对于希罗多德而言，在多利斯人南下以前的希腊地区的所有居民都被称为“皮拉斯基人”。—哥译本注

[32] 参阅VII. 141附注。

[33] 相传是雅典的第六代国王。

[34] 20艘。参阅VIII. 1。

[35] 这里是指爱琴海上各岛居民。

[36] 大致指希腊半岛上由此向南的地区。

[37] 参阅VI. 122附注。

[38] 关于希腊舰队的总数，古代作家记载不一，近代学者亦有争论。希罗多德这里的舰船加起来实际上是366艘，而不是378艘；埃斯库罗斯在《波斯人》（339—340）中说是310艘；而修昔底德（I. 74）说有400艘（此数字本身因抄本关系尚有争论）。希氏在VIII. 46中说埃吉那人除了30艘战舰参战外，还有一些用以防守本土海岸，这些大概是378和366之间的差数；另外，希氏在VIII. 94中又说科林斯人在海战刚开始时就带领舰队（40艘）逃走，此说虽不确，但可能科林斯人另有使命，带领一支分队（除科林斯的舰船以外，还有另外一些）他往，最初未参战，埃斯库罗斯大概未将其计在数内，366与310之间的差数可能就是这支分队的舰船数。

[39] 卡里阿德斯（Calliades）与希腊原文相符。*The Landmark Herodotus*（p. 621）译为“Kallias”。

[40] 希腊诸邦纪年方法各异：雅典以首席执政官名纪年，斯巴达以第一监察官名纪年，阿尔戈斯以赫拉女祭司名纪年。雅典历法为太阴历，正月为夏至后第

一个太阴月，因此卡里阿德斯年大约开始于公元前480年7月间。参阅附录三。

[41] 《泰米斯托克利通令》中曾经规定“司库和女祭司留在卫城，守护诸神的财产”。参阅VII. 144。镌刻《通令》的石碑于1959年发现于特洛伊曾，关于其真实性也存在争议。《通令》中译文参见张强、张楠译注：《希腊拉丁历史铭文举要》，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74—76页。

[42] 参阅VII. 141。

[43] 根据希腊神话，战神阿瑞斯乃是宙斯与赫拉的儿子，阿瑞斯山是雅典贵族会议（所谓“战神山议事会”）的所在地。

[44] 相传阿格劳露丝是凯克罗普斯的女儿之一，雅典娜把一个箱子托付给她和她的姊妹保管，但是严禁她们打开箱子。阿格劳露丝不听禁令，擅自偷看箱子中的秘密，因而触怒神而得了疯病，跳崖自杀；一说被箱子中的毒蛇咬死。

[45] 豪和威尔斯认为希罗多德的描述非常精确。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252—253页。

[46] 波斯战争以后，雅典人重建卫城，但波斯人毁城的痕迹依然可见。

[47] 相传雅典娜和波塞冬在争夺雅典城邦的庇护权时发生争执，雅典娜变出了橄榄树，波塞冬则造出了一池海水；凯克罗普斯作出裁决，将那片土地判归雅典娜。—哥译本注

[48] 假如真有此事，则可能是雅典流亡者在半年多以后（公元前479年）随玛尔多纽斯再度侵入雅典时看到橄榄树又长出的新枝。雅典人在公元前421年后又在卫城上重建埃里克修斯神庙（Erechtheum），还有雅典娜神殿，其他神的祭坛以及海水池、橄榄树等。

[49] 姆涅西菲鲁斯与泰米斯托克利同属一个村社，是智慧术（后发展为诡辩术）的教师，颇受泰米斯托克利的倚重。

[50] 萨拉米斯海峡最狭窄处不足2千米。

[51] 关于埃亚库斯及其儿子们的神像，参阅V. 80。—哥译本注

[52] 特里亚平原位于雅典西北，距埃琉西斯约15英里。普鲁塔克说幻象出现于萨拉米斯海战那一天，因而这次战役应该是发生在9月22日（即波德罗米昂Boedromion月20日）；因为据说幻象发生之日与埃琉西斯庆节固定的日期恰好相同。—哥译本注

[53] 伊阿库斯（Iacchus）乃是埃琉西斯的神，因发音近似于巴库斯（Bacchus），后与狄奥尼索斯混同。在埃琉西斯，他被认为是德墨特尔或珀尔塞福涅的儿子。相传在他被提坦巨神肢解后，以狄奥尼索斯的名字复活。波德罗米昂月20日，沿圣路从雅典到埃琉西斯的盛大游行队列称为伊阿库斯，因为在队列中带着伊阿库斯幼时的雕像、他的摇篮和玩具。雅典青年护送着伊阿库斯像，后面则跟着举着火把和唱着赞歌的参加过密仪的人们。

[54] 根据希腊神话，埃琉西斯密仪（Eleusinian Mysteries）乃是纪念农神德墨特尔和她的女儿—少女神珀尔塞福涅而举行的，每年春秋在埃琉西斯举行两次，其中以秋季（约9月）举行的最为隆重。届时密仪参加者先沐浴祭祀，然后口唱赞歌，手持火把，护送伊阿库斯神像前往埃琉西斯，到达后禁食行礼，演圣剧，前后共10天。

[55] 这里指德墨特尔和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相传珀尔塞福涅为冥后，是司谷物生长和土地丰收的女神。对她的崇拜起源于迈锡尼时代。随着希腊宗教的发展，对她的崇拜和对少女神的崇拜合而为一。在奥林波斯神谱中，珀尔塞福涅是宙斯和德墨特尔的女儿，后被冥王哈德斯劫走，强娶其为妻）。—哥译本注

[56] 萨拉米斯战役的那一天，波斯陆军也开始向伯罗奔尼撒挺进，故狄凯乌斯若真有所见，可能也是陆军出动时所践起的尘雾。

[57] 参阅VIII. 24—25。

[58] 雅典的一个海港。在波斯战争以前，雅典人主要使用这个海港。

[59] 参阅VIII. 46。那里提到了六个城邦，分别是：凯奥斯人、纳克索斯人、库特努斯人、塞里夫斯人、西弗诺斯人和米洛斯人。

[60] 伯罗奔尼撒人。

[61] 哥译本这句话在VIII. 70。

[62] 这是一条沿格拉内亚山（Gerneia）正面通向科林斯地峡的小道（后来开辟为正规道路），狭窄而险要，长约6英里，极易切断。—哥译本注

[63] 地峡最窄处宽约4英里，城墙长约5英里。参阅狄奥多鲁斯，XI. 16.3。

[64] 这就是说，他们没有任何不出兵的借口了。参阅VII. 205。—哥译本注

[65] 如斯巴达、科林斯等。

[66] 奥涅阿特人原本是奥尔涅阿（Orneae）的土著居民。他们后来因被阿尔戈斯人征服而沦为阿尔戈斯人的属民。

[67] 这里指阿提卡。因为当时它已经为波斯人所攻占。

[68] 关于这次计谋，修昔底德和埃斯库罗斯均有记载，可以为证。

[69] 哥译本这句话在VIII. 76。

[70] 关于普塞塔雷亚岛的具体位置，学者们并未取得一致意见。有学者认为在海峡入口处，另有学者认为在海峡中间。

[71] 舰队的西翼大概是200艘埃及战舰。薛西斯命令他们去封锁萨拉米斯岛外围及其与麦加拉之间的西部海道。参阅埃斯库罗斯：《波斯人》，363—371；狄奥多鲁斯：XI. 17.2；普鲁塔克：《传记集·泰米斯托克利传》，XII. 2—5。

[72] 萨拉米斯岛东部的一个海角，面对阿提卡海岸；一说为阿提卡的一个海角，面对萨拉米斯岛的东北端。

[73] 关于波斯人和希腊人双方舰队的具体位置的讨论，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381—383页，附录XXI. 4—5。

[74] 在萨拉米斯岛和阿提卡海岸的穆尼基亚皆有阿尔特密斯的神庙。—哥译本注

[75] 指宙斯。

[76] 阿里斯提德是泰米斯托克利的政敌。大约在三年前，即公元前483年，在泰米斯托克利的鼓动下，阿里斯提德曾依据陶片放逐法（又称贝壳放逐法）被放逐（放逐期通常为十年）。当薛西斯侵占色萨利之时，泰米斯托克利为了动员一切力量对抗波斯人，亲自提出动议，颁布法令，前面提及的《通令》中明确提出，让所有被放逐者回国。于是所有放逐者的放逐期未满就被召回。

[77] 普拉提亚战役之后，希腊诸盟邦将战利品的1/10用于铸造了一尊三足鼎，献给德尔斐的阿波罗神，置于一青铜的三头蛇支架上。鼎上最初镌刻的铭文是说此鼎乃希腊联盟领袖波桑尼阿斯所献，后来斯巴达人将其改刻为战胜波斯人的希腊盟邦的名字。青铜支架保存至今，也刻有31个希腊盟邦的名字。

[78] 通常每艘战舰配备水兵的数目为30名，但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作调整。在阿尔特密西昂作战时，据《泰米斯托克利通令》，雅典每艘三列桨战舰上的水兵为20名；在萨拉米斯作战时，据普鲁塔克《传记集·泰米斯托克利传》（XIV. 1）所说，为14名。参阅VI. 12附注。

[79] 参阅V. 80；VIII. 64。

[80] 哥译本这句话在VIII. 84。

[81] 阿美尼亚斯可能就是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兄弟。与他交锋的是一艘腓尼基的战舰（埃斯库罗斯：《波斯人》，409—411）。普鲁塔克在《传记集·泰米斯托克利传》（XIV. 2—3）中说，腓尼基的战舰上有薛西斯之弟、波斯海军统帅阿里亚门尼斯（Ariamenes，希罗多德从未提过此人），结果为阿美尼亚斯所杀；而海军统帅一死，波斯舰队丧失了统一指挥，陷于混乱（狄奥多鲁斯，XI. 18.4—5）。

[82] 希腊人开始倒划，大概是想引诱波斯人进入海峡狭窄处作战，同时也是为了等到每日起风海峡内涨潮时以便向高大的腓尼基战舰的船舷撞击（普鲁塔克：《传记集·泰米斯托克利传》，XIV. 2）；至于妇人幻影的厉声斥责，不过是军中的号令声和士兵的高呼声而已（埃斯库罗斯：《波斯人》，385—405）。

[83] 这是指在萨拉米斯岛与阿提卡之间的海峡内同希腊舰队作战的波斯舰队的西翼；希氏在VIII. 76所说的西翼是指在作战前夜，整个波斯舰队的西翼，这些舰船已经开往封锁萨拉米斯岛的外围及其与麦加拉之间的海域，未曾参加这里的战斗。

[84] 参阅VIII. 22。泰氏发布石刻文告，力劝伊奥尼亚人倒戈，至少不要全力

以赴投入战斗。

[85] 希罗多德似乎暗示在波斯一边的伊奥尼亚人大都奋力作战，甚至俘获了希腊舰船。

[86] Orosangai，ὀροσάγγαι，可能是源自于古波斯语“var”（护卫）和“khshayata”（王）二字；或者，如G. 罗林森所指出的，是源自于“khursangha”（古波斯语），意即“值得赞扬或记录的”。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264—265页。

[87] 阿里阿比格涅斯是伊奥尼亚人和卡里亚人舰队的统帅；薛西斯还有一位兄弟名叫阿赫明尼斯，是埃及舰队的统帅。

[88] 此山位于阿提卡境内。

[89] 这是阿尔特密西昂战役前夕的事情。参阅VII. 181。

[90] 伯里克利图斯向泰米斯托克利喊道：“请看我们是多么友好地对待波斯人的！”当埃吉那被指责投靠波斯人时，雅典人曾将伯里克利图斯及其父亲扣押为人质（参阅VI. 49，73）。—哥译本注

[91] 此神庙位于萨拉米斯岛南端。如果波斯人在战役一开始时占领了萨拉米斯岛与大陆之间的整个海峡，那就弄不清楚科林斯人究竟是怎样到达这一地点的（斯基拉斯是雅典娜女神的称呼之一）。—哥译本注

[92] 毫无疑问，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

[93] 科林斯人望风而逃的说法可能是后来雅典人为攻击科林斯人而假造的。阿戴曼图斯曾由于在萨拉米斯战役中的功业在其墓铭上被称颂为“从全希腊得到自由之冠的人”。科林斯人很可能曾在海战开始前奉命北航，以防敌舰由萨拉米斯西部海峡进来前后夹攻（也许泰诺斯投诚者已将薛西斯派200艘埃及战舰封锁萨拉米斯外围及其西部海峡布置的情况都告诉给希腊舰队了）；但后来科林斯人因未见敌人来攻，便返回战场，参加了战斗。

[94] 埃斯库罗斯曾参加过萨拉米斯海战，亲眼目睹了这场海战，因而埃氏关于萨拉米斯海战的记载（《波斯人》，359—438），无疑是当时这方面最重要的资料。

[95] 它是法勒伦港以南2.5英里的一个狭窄的海角；在刮西风的时候，舰船由战场上刚好被卷到此处。—哥译本注。

[96] 哥译本的译文为：“科里亚斯的主妇们也将用桨叶来烘烤她们的大麦了。”

[97] 萨拉米斯海战后，薛西斯率大军循原路返回萨迪斯。克特西亚斯说波斯损失战舰500艘；狄奥多鲁斯（XI. 19.2—3）说，此次海战，除了被俘获的以外，波斯战舰损失超过200艘，而希腊仅损失约40艘。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268页。

[98] 其他作家都将这项工程的修筑时间置于战前而不是战后。克特西亚斯和斯特拉波都把这工程置于萨拉米斯海战之前而不是战后；很明显，对于波斯人而言，战后修筑这项工程，既毫无用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哥译本注

[99] 罗译本的这句话在VIII. 97。

[100] 在雅典的一些庆节如泛雅典人庆节、普罗米修斯节、赫淮斯托斯节、赫尔墨斯节、提秀斯节等都要举行形式多样的火炬赛跑。火炬赛跑主要有两种比赛形式。一种是简单的个人比赛，参赛者每人手持燃烧着的火炬，一齐出发，先抵达终点者获胜；另一种是接力赛，是团体赛。每一个队的第一名队员先在神坛上点燃火炬，然后全速奔跑，交给第二名队员，然后依次传递，直到最后一名队员到达终点。希罗多德说的就是这种火炬接力赛。

[101] 希腊文ἀγγαρήιον。

[102] 罗译本的这句话在VIII. 99。

[103] 这里“木板”显然是指舰船。

[104] 参阅VIII. 68—69。

[105] 根据希罗多德的记载，波斯的王宫和贵族家中都豢养着太监；而在巴比伦人献给大流士国王的贡物清单中，也包括500名阉童。参阅I. 118；III. 48、92；VI. 32。

[106] 位于阿提卡西海岸的一个海角，在比雷埃夫斯和苏尼昂海角之间。—哥译本注

[107] 根据修昔底德（I. 137）记载，泰米斯托克利声称自己阻止拆毁浮桥而有功于波斯人。但是很难想象，他此时就能料到他以后被放逐的事。

[108] 参阅修昔底德，I. 137—138。

[109] 哥译本这句话在VIII. 112。

[110] 对泰米斯托克利的此类指控，部分地得到了证实；但是，他征收的首要目的是为了支付战争期间舰船船员的薪水。其实，富于掠夺性是古代奴隶制国家的共同特征。自公元前6世纪初开始，随着雅典公民集体内部诸集团关系的逐步调整，雅典的国力日益增强，对外扩张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泰米斯托克利的行为是雅典这种对外政策的继续，它恰恰代表雅典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

[111] 他们的人数各为1000名。参阅VII. 40，55。

[112] 哥译本这句话在VIII. 115。

[113] 这段距离约为550英里。如果希氏所说45天的行程属实，那么应该说薛西斯的撤兵是比较从容的。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273页。

[114] 罗译本这句话在VIII. 116。

[115] 位于斯特里梦河入海口附近。

[116] 一种毡帽。参阅III. 12；VII. 61。

[117] 参阅I. 86附注。

[118] 约合5.54米。

[119] 参阅I. 67。

[120] 这是苏尼昂海角以南的一个小岛。这里是借以指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哥译本注

[121]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611页。

[122] 哥译本这句话在VIII. 129。

[123] 罗译本这句话在VIII. 129。

[124] 罗译本为“Nicander”，哥译本为“Nicandrus”。

[125] 王族的首支乃是阿基斯所在的那一支，列奥尼达是他的后裔（VII. 204）。次支乃是攸利丰所在这一支。在这张名单中，列奥提齐德斯的先祖之中的第一位国王是塞奥滂浦斯，由列奥提齐德斯以上七代先祖皆属于比较年轻的分支，他们是在德拉玛图斯被废黜以后取得王位继承权的。参阅VI. 65。—哥译本注

[126] 伯里克利的父亲。

[127] 其他人皆不知其名。—哥译本注

[128] 关于参拜这位地神的详细情况，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280页。

[129] 焚烧牺牲，通过察看其火焰和灰烬来占卜。

[130] 据阿波罗多鲁斯所说，普托昂（Ptoum）之名源自于阿萨玛斯之子普托斯（Ptous）。关于阿萨玛斯和他的妻子伊诺一同谋害他的孩子们的故事，在波奥提亚和阿凯亚一带流行。参阅VII. 197。—哥译本注

[131] 非希腊语。

[132] 阿拉班达不在弗里吉亚，而是在卡里亚。参阅VII. 195。—哥译本注

[133] 参阅VII. 173。

[134] 马其顿王族是出身于阿尔戈斯人的说法，看来是出于虚构。马其顿王族都属于阿尔哥代（Argeadae）族，这个名字和阿尔戈斯（Argos）相似。因此，至少从亚历山大之时起（参阅V. 22；IX. 45），他们就宣称自己是来自于伯罗奔尼撒的阿尔戈斯的赫拉克勒斯族裔；这正如其他城邦的一些望族把自己和先前的英雄人物附会在一起。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282—283页。

[135] 据说，这个动作是表示宣布自己拥有房宅和土地，并要求太阳来为此作证。古代日耳曼人显然也有类似的习俗。—哥译本注

[136] 这是一片肥沃而美丽的河谷，是马其顿诸王的故乡。埃盖（Aegae）或埃德萨（今日之沃德那，Vodena）就坐落在这里。—哥译本注

[137] 参阅VII. 26。这是一个弗里吉亚人的传说，后传入马其顿。西伦努斯是一位“自然神”，居住在植被丰茂的地方，按照希腊神话传说，谁抓住了他，他就会给谁出好主意。我们可以把这个故事与《奥德赛》中麦涅劳斯抓住普洛特乌斯（Proteus）的故事加以比较。—哥译本注

[138] 哥译本这句话在VIII. 140。

[139] 哥译本译为“让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法律去生活”。

[140] 这里可能只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实际上并非如此。—王译本注

[141] 有可能是克列奥蒙尼从雅典卫城所带回去的神谕（V. 90）。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285页。

第九卷 卡利奥佩[1]

1 亚历山大返回后，向玛尔多纽斯禀报了雅典人所作出的答复，玛尔多纽斯随即从色萨利出发，统率大军全速向雅典推进。[2]他在途中无论经过什么地方，都强征当地各族人民加入他的军队。

色萨利的主要首脑对于他们此前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没有丝毫的悔意，现在他们还比以往更加热忱地支持波斯人的行动。尤其是拉里萨的索拉克斯，他曾协助护送薛西斯回到亚细亚，现在他又公开支持玛尔多纽斯出兵希腊。

2 大军进入波奥提亚以后，底比斯人试图挽留玛尔多纽斯驻扎下来。他们劝他说，如果要安营扎寨，恐怕再也找不到其他更适宜的地方了；他们还建议：不必再继续推进了，只要驻扎在那里，即可以不战而降服整个希腊。［２］因为只要希腊人像过去那样同心协力，只要他们今后一如既往地团结抗战，那么即使全世界的人想以武力来征服他们，也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底比斯人还对他说：“但如果你按照我们的建议去做，你就可以很容易地掌握他们的各种行动意向。［３］派人到各邦的当权者那里去送礼，这样将造成希腊内部的分化。之后，依靠站在你这一边那些人的帮助，要想制服那些和你作对的人，那就是轻而易举的了。”

3 这是底比斯人提出的建议，但玛尔多纽斯对此并未予以采纳。再度亲自攻下雅典，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其所以如此，一方面由于他天生的刚愎自用，另一方面是由于他想以沿各岛屿点燃烽火的方式通告当时在萨迪斯的波斯国王，他已经攻占了雅典。[3]［２］然而，他到达阿提卡以后，却发现雅典人已经撤离了—他们再一次撤离，有些人登上了舰船，而大多数人都去了萨拉米斯—他攻占的雅典城已是空空如也。在国王第一次攻占雅典的10个月之后，玛尔多纽斯再度攻占了这座城市。

4 玛尔多纽斯现在坐镇雅典，他委派一位名叫穆里奇德斯的赫勒斯滂人作为使者前往萨拉米斯，再一次向雅典人提出缔约条款，内容和亚历山大前一次传达的并无二致。［２］他之所以两度派人去送信，是因为他虽然知道雅典人对他很不友好，但是他希望当雅典人看

到整个阿提卡已经被他征服，处于他的掌控之下的时候，他们的顽固态度会发生改变。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他才委派穆里奇德斯前往萨拉米斯。[4]

5 现在，穆里奇德斯来到五百人议事会的会场，递交上玛尔多纽斯的信件。这时，一位名叫吕基达斯的议员就此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最好是接受穆里奇德斯带给他们的建议，并且还想把这些建议提交给公民大会。［2］他所陈述的是他自己的看法，他这样做也许是因为他接受了玛尔多纽斯的贿赂，也许是因为他确实认为这样的抉择是最有利的。然而，无论是会场上的雅典人，还是那些会场外的雅典人，他们听到这个说法后都感到怒不可遏，他们立即把吕基达斯围起来，用石头把他砸死了。至于那位赫勒斯滂的希腊人穆里奇德斯，他们并没有伤害他，而是让他离去。［3］雅典的妇女们得知所发生的事情（吕基达斯的事）之后，在萨拉米斯岛上发起了一次骚动。她们奔走相告，相互串联起来；然后不约而同地来到吕基达斯的住所，把他的妻子儿女也都用石头砸死了。

6 雅典人托庇于萨拉米斯，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的：只要伯罗奔尼撒的军队前来增援他们还存有一丝希望，他们就不会离开阿提卡；但是，当他们得知那些同盟者的行动更加懒散而迟缓，并且听说侵略者不断推进，已经进入波奥提亚的时候，他们就着手把全部财物从大陆转移，[5]然后再次渡过海峡，来到萨拉米斯。同时，他们派遣使者前往拉栖代梦，谴责拉栖代梦人容许异族人攻入阿提卡，而未能和雅典人一起共同在波奥提亚迎击侵略者。雅典人还提醒拉栖代梦人不要忘了，波斯人为了争取雅典人倒戈，所许下的条件是什么；又警告拉栖代梦人说，即使斯巴达不派一兵一卒前来增援，雅典人也会找到安全之策的。

7 原来，这期间正值拉栖代梦人的假日，他们正在举行海亚金提亚庆节[6]，而在这个时候，对于他们来说，把供奉神祇的事情做好就足够了。同时，他们也在修筑横跨科林斯地峡的城墙，现在已经修至该修城垛的高度了。雅典人所派出的使者以及来自麦加拉和普拉提亚的使者一同抵达拉栖代梦后，他们就前往监察官那里，说了这样一番话：

［α］“雅典人委派我们来这里告诉你们，波斯人的国王说他愿意归还我们的土地，并且很想和我们缔结公正平等、忠诚无欺的盟约；他还愿意把我们自己领土以外由我们自己所选择的任何土地也赠送给我们。［2］但是我们作为雅典人，是敬畏全希腊的宙斯神的，我们认为背叛希腊乃是可耻的行为，因此我们并未同意任何条款，而是回绝了他们。虽然其他的希腊人对我们有过不义之行，虽然他们把

我们出卖使我们蒙受伤害，虽然我们深知，与波斯人议和要远比与波斯人交战对自己有利，但是，我们仍然不同意与波斯人缔结任何和约，这是我们自主的抉择。因此就我们而言，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忠诚地履行了希腊人的义务的。

［β］“反之，你们拉栖代梦人，你们过去不是非常害怕我们和敌人缔结和约吗？由于你们已经摸透了我们雅典人的性格，你们自己也确信我们将不会叛离希腊，再加上你们那横跨科林斯地峡的城墙已接近竣工，于是，你们就对我们雅典人熟视无睹了。你们曾经答应我们出兵，在波奥提亚迎击波斯人，但是时候已到，你们却并未兑现诺言，眼睁睁地看着异族军队攻入阿提卡。［2］因此，现在雅典人怨恨你们，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你们没有做你们分内该做的事情。但是，现在雅典人请求你们火速派出一支军队，这样我们还可以在阿提卡迎击玛尔多纽斯。目前，我们既然已经失去了波奥提亚，那么最适于作战的地方就是我国境内的特里亚[7]平原了。”

8 斯巴达的监察官听到这番话，他们把答复推迟到第二天；到了第二天，又向后面一天推。这样，他们对于使者一天天拖延，总共拖延了10天。在这期间，所有的伯罗奔尼撒人都全力以赴，加紧修筑横跨地峡的城墙，终于使工程即将告竣。［2］至于为什么当马其顿人亚历山大来到雅典的时候[8]，拉栖代梦人对于雅典人可能会投靠波斯人而忧心忡忡，而如今他们对此却又漠不关心，我不能作出其他的解释。唯一的解释就是那时候横跨科林斯地峡的城墙尚未完工，当时他们对于波斯人怕得要命，因而才去修筑工事；而今他们看到这道城墙即将告竣，便认为他们再也不需要雅典人了。

9 使者们所得到的最后的答复和斯巴达答应出兵的情况是这样的。[9]就在规定最后一次接见使者那天的前一天，一位名叫奇琉斯的泰格亚人从监察官那里确切得知雅典人所说，而奇琉斯是当时在斯巴达的异邦人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一个；［2］他对监察官说：“监察官啊，我们面临的形势是这样的。如果雅典人未成为我们的盟友，而成了异族人的同盟者，那么，无论我们横跨科林斯地峡的城墙修得多么强固，却仍将有足够多的宽敞开放的大门，可供波斯人长驱直入伯罗奔尼撒。因此，请接受他们的请求吧，趁雅典人现在还没有改变主意，否则将招致希腊的毁灭。”

10 这就是奇琉斯对监察官的忠告。监察官们立即就他的建议加以考虑，随后他们决定派出5000名斯巴达人，但对来自于这三个城邦的使者却什么话都没说；于是，当天夜里他们就派出了这支军队，又给每一位斯巴达人指定了七名黑劳士作为侍从。[10]他们任命克列昂布罗图斯的儿子波桑尼阿斯担任这支远征军的统帅。［2］这时候，

主帅的职位本应由列奥尼达的儿子普雷斯塔库斯[11]出任，但由于他那时还是个孩子，他的堂兄波桑尼阿斯此时正担任他的监护人。原来，波桑尼阿斯的父亲、安那克桑德里达斯的儿子克列昂布罗图斯已经去世了；他率领修筑城墙的军队从地峡撤回国内后不久，就死去了。［3］导致克列昂布罗图斯率军撤离地峡的原因是出现了这样的奇事；正当他奉献牺牲，想以此知道他是否应该出征波斯人的时候，天上的太阳却突然变暗了。[12]波桑尼阿斯选了一个人与他共同执掌军队的指挥权，这个人就是多里尤斯的儿子攸利亚纳克斯，他和波桑尼阿斯是本家。[13]

11 于是，这支军队就在波桑尼阿斯的统率下连夜离开了斯巴达。但是翌日白天，使者们来到监察官这里，对于斯巴达军队业已开拔的事情全然不知，他们准备离开斯巴达，各自返回自己的城邦。因此，他们见了监察官之后就说："拉栖代梦人啊，既然你们安安心心地在国内举行海亚金提亚节日，你们自己就只顾寻欢作乐，却已把你们的同盟者雅典人忘到九霄云外去了。雅典人遭受过你们的伤害，他们再也没有其他同盟者了。于是，他们将尽一切努力来与波斯人缔结和约。［2］一旦盟约签订，那么，不言而喻，我们就成了国王的同盟者，异族人带我们去哪里，我们就要随他们而去了。这样，你们最终将感受到此事对你们所造成的影响。"使者们这样说了之后，监察官们起誓，并且向他们说，"我们的军队这时候已经推进到奥列斯提昂[14]，他们正在征伐外国人的路途之中。"原来斯巴达人所说的外国人指的是异族人。［3］但使者们对于这件事一无所知，他们便询问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当经过反复询问终于得知事实的真相以后，他们大为吃惊，于是立即动身，火速追赶斯巴达大军去了。同时，5000名拉栖代梦的庇里阿西人[15]和使者们从斯巴达一同出发；这些全副武装的士兵，个个都是精选出来的。

12 这样，这些军队便匆匆赶赴科林斯地峡。与此同时，已经向玛尔多纽斯承诺说要阻止斯巴达人通过其边境的阿尔戈斯人，听说波桑尼阿斯和他的大军从斯巴达开拔，他们便立即把他们所能物色到的腿脚最快的信使派到阿提卡去。［2］这个人来到雅典以后，递交上一封书信，他说："玛尔多纽斯啊，阿尔戈斯人派我到这里来告诉你，拉栖代梦人的壮士们已经启程出征了，而阿尔戈斯人实力有限，未能阻止他们。因此，请你自己想个妙招来对付他们吧。"

13 使者没有多说一句话，随后就动身回国了。[16]当玛尔多纽斯得知斯巴达人已经出征的时候，他就不打算继续驻留在阿提卡了。但是，直到此时，玛尔多纽斯还是未动声色，他想看看雅典人会采取什么行动，因此，他既没有蹂躏阿提卡的土地，也没有进行任何破坏。

[2] 因为直到这时他对于与雅典人缔结和约，依然是抱有希望的。然而，玛尔多纽斯发现游说工作毫无成效，既然他已经很清楚他们现行的政策，于是就决定在波桑尼阿斯率领军队抵达地峡之前，先撤出阿提卡；但在撤退之前，他作出决定，首先要火烧雅典城，并且要把雅典地面上依然耸立着的城墙、神庙以及其他建筑物统统夷为平地。[3] 他之所以要把军队撤出，是因为（他认为）阿提卡这个地方，不利于发挥骑兵的优势；而且，一旦他在作战中失利，那么除了一条隘路[17]（那里仅用少量士兵即可加以封锁）之外，对他而言是没有其他任何退兵之路的。因此，他决定退兵到底比斯去，意图是在邻近友邦并且是适于骑兵作战的地方与希腊人交战。

14 于是，玛尔多纽斯引军撤出阿提卡。在撤军途中，他得到情报，说有一支由1000名拉栖代梦人组成的先头部队（并非波桑尼阿斯的军队）已经抵达麦加利德。[18]玛尔多纽斯在得知这一情况后，他想如有可能就先消灭这支军队，于是就暗自思忖以何种方法去围歼他们；他突然掉转方向，向麦加拉进军。玛尔多纽斯以骑兵为先锋，骑兵率先突入并且蹂躏了麦加利德。那是这支波斯军队向欧罗巴的日落方向推进所达到的最远的地方。

15 这之后，玛尔多纽斯又得到一个情报，说希腊人的军队已在科林斯地峡一带会合；他因此决定撤兵，并且准备取道狄凯里亚[19]离开阿提卡。波奥提亚人的同盟官[20]曾经召请一些与其相邻的阿索皮伊人；这些人充当波斯军队的向导，先是把他们引向斯芬达列[21]，[2] 又从那里把他们引向塔那格拉，玛尔多纽斯在塔那格拉驻留了一夜；次日早晨他从那里绕行斯科鲁斯，进入底比斯的境内。如今，虽然底比斯人是站在波斯人一边的，但玛尔多纽斯还是将底比斯境内的所有树木砍伐一空；可是，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他对底比斯人怀有任何敌意，而是出于迫在眉睫的需要；原来，他要为自己的军队修造坚固的防御工事，同时，一旦战事的进展与他的愿望相反，也好有个地方可以逃避。[3] 这时候，玛尔多纽斯的军队沿阿索普斯河驻扎，从埃利特莱开始，经过海希埃，直至普拉提亚人的领土上。不过，城墙所修筑的范围并没有那么大，城墙的边长均为10斯塔狄亚[22]。

[4] 在异族人修筑城墙期间，底比斯人弗里农之子阿塔吉努斯，在做了大量筹备工作之后，邀请玛尔多纽斯和50位显赫的波斯人一起前去参加宴会。现在，宴会在底比斯举行，所有的客人都应邀而来。

16 以下所说的事情，是一位名叫塞尔桑达的奥科麦努斯人告诉我的。此人是奥科麦努斯城邦最著名人士之一。塞尔桑达告诉我说，

他本人也曾应邀赴宴，此外应邀赴宴的还有50名波斯人和50名底比斯人。这两个民族并没有分开就座，而是每一位波斯人与一位底比斯人配对共坐在一张长椅上。［2］吃过饭之后，他们开始交杯饮酒的时候，和他坐在一起的波斯人用希腊语问塞尔桑达来自于哪个城邦，塞尔桑达回答说他是奥科麦努斯人。于是，那位波斯人说："既然你和我同桌共食，又一同饮酒，我很乐意把我自己的想法告诉你—正因为你提前得到预警，所以你可以好好考虑自己的安全了。［3］你看到了在这里饮宴的这些波斯人，以及驻扎在河边的我们的军队了吗？再过一会儿，你将看到，所有这些人当中就只有少数人可以保住性命了！"

［4］波斯人说着，不禁潸然泪下；而塞尔桑达听到这话，也感到诧异，就对他说："毫无疑问，你应该把这些事告诉玛尔多纽斯，告诉那些名位仅次于他的波斯人。"但这位波斯人回答说："朋友啊，凡是神意注定要发生的事情，任何人都是不可能扭转的；哪怕你讲的是真话，也没有人肯相信那些忠告。［5］我们波斯人当中有许多人已经知道自己处境危险，但由于受制于命运，因而我们还必须遵照上司的命令去执行。在人间的一切不幸之中，最可悲的就是一个人知道得很多，在行动上却又无可奈何。"这些事情是我从奥科麦努斯人塞尔桑达那里亲耳听说的；塞尔桑达还告诉我说，在普拉提亚的战役打响之前，他碰巧把这事告诉了其他人。

17 此前玛尔多纽斯在波奥提亚驻扎期间，所有站在波斯人一边的希腊诸邦都提供了士兵加入他的军队，用以进攻雅典。只有佛基斯人没有派兵参与；原来，他们虽然在表面上热忱支持波斯人的事业，但是实际上完全不是出于他们的本意，而不过是被迫如此罢了。［2］然而，在波斯军队抵达底比斯的数日之后，却有1000名佛基斯的重装步兵来到那里，统率这支军队的将领，是他们最优秀的公民之一，名叫哈摩基德斯。这支军队刚刚抵达底比斯，玛尔多纽斯就派出一些骑兵来迎接他们，并且传达命令，要求佛基斯人单独驻扎在平原上，和其他的军队保持距离。［3］佛基斯遵命行事，波斯的全部骑兵很快来到他们附近；随后波斯军队中的所有希腊军队中流传着这样的谣言，说玛尔多纽斯准备将佛基斯人统统射杀。同样的说法也在佛基斯人自己的军队中流传。［4］于是，他们的将领哈摩基德斯激励他的士兵们说："佛基斯人啊，很显然，这些人早就预谋来取我们的性命，我猜想这是由于色萨利人的诬陷。现在是你们每一个人展示自己勇敢无畏的时候了。对你们而言，与其俯首帖耳地被他们以这种可耻的方式屠杀，还不如奋起抗击，直至战死沙场。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他们这些异族人所预谋屠杀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希腊男人。"

18 哈摩基德斯就是这样激励他们的。[23]波斯骑兵把佛基斯人包围起来，然后拍马向佛基斯人逼近，仿佛要杀死他们；他们还拉开了弓，箭好像快要离弦了；[24]而且四周的人也都准备投出他们各自的武器了。这时佛基斯人却坚定地站在那里，聚集起来，尽可能使其队形更加密集，准备迎击。［2］这时，波斯骑兵突然掉头撤走了。我不能确切地说，他们前来围歼佛基斯人，是不是出于色萨利人的请求；但是当他们看到佛基斯人要坚决自卫的时候，他们害怕自己会受到损害，便掉头回撤了。玛尔多纽斯就是命令他们这样做的。或许是玛尔多纽斯唯一的目的就是想看看佛基斯人的性情，试试他们有没有勇气。［3］然而，当骑兵撤离之后，玛尔多纽斯派一名使者来到佛基斯人这里，对他们传达说："佛基斯人啊，不要害怕，你们已经证明自己都是勇敢的人，而完全不像别人告诉我的那样。因此，现在请你们投入即将到来的战争吧。你们所作的贡献是很难超过国王或者我本人给予你们的报酬的。"[25]关于佛基斯人的事情，我就说到这里了。

19 拉栖代梦人抵达科林斯地峡以后，就在那里安营扎寨了。而那些相机行事的其他的伯罗奔尼撒人，当他们听到或者是看到斯巴达人已经踏上征程的时候，他们认为既然斯巴达人已前去作战，而他们在后面按兵不动是不对的。［2］因此，既然牺牲的征兆有利于开拔，伯罗奔尼撒人就全军出发，离开科林斯地峡；他们推进到埃琉西斯后，在那里又一次奉献牺牲，结果显示还是吉兆，于是继续向前推进。在埃琉西斯，雅典人加入到这支军队之中，他们是从萨拉米斯渡海前来和主力部队会合的。［3］当他们抵达波奥提亚的埃利特莱的时候，他们得知异族军队沿阿索普斯河一线驻扎，希腊人在考虑采取怎样的行动加以应对之后，把他们的军队部署在敌人对面基赛隆山的山坡上。[26]

20 玛尔多纽斯看到希腊人不肯下到平原上列阵，就命令他的全部骑兵在玛西斯提乌斯（希腊人称他为玛吉斯提乌斯）的统率下，前去攻击他们。当时玛西斯提乌斯在波斯人当中颇有声望，他的坐骑是一匹涅赛昂骏马，这匹马佩戴着黄金辔勒，而且其他的方面也装饰得格外豪华。波斯骑兵列成分队轮番向希腊人发起进攻。每一次进攻都使希腊人遭到严重伤亡，因而他们把这些希腊人蔑称为"妇人"。[27]

21 麦加拉人所在的阵地碰巧是最容易遭受攻击的地方，波斯骑兵主要进攻点都集中在那里。因此，当麦加拉人因敌人的进攻而不堪重压的时候，他们派出一位使者到希腊的将军们那里去，他到那里对他们说：［2］"麦加拉人让我带来这样的口信：同胞们，我们从一开始就被部署在那块阵地上，如果我们孤立无援，那么我们将无法继续

坚守阵地，抵抗波斯骑兵的进攻了。现在，你们要明白，如果你们再不派其他援军来接管我们的阵地，我们就只好弃阵而逃了。”［３］这是使者所说的话。波桑尼阿斯听到这番话之后，便询问他的军队之中哪些人愿意前去替换麦加拉人；除了雅典人之外，其他诸邦没有人愿意前去。承担换防任务的这支军队为数300人，个个都是精选出来的，其将领是蓝篷的儿子奥林匹奥德鲁斯。

22 同时，他们还选出了一支弓弩手和他们一起出发，这些人前去替换麦加拉人。他们进驻的阵地，位于驻扎在埃利特莱的所有其他希腊军队的前沿。双方在交战了一段时间以后，战事竟以下面的方式结束了。波斯骑兵继续以分队向希腊人发起进攻，玛西斯提乌斯的坐骑冲在本队人马的最前面，这匹马的肋部被飞箭射中，马痛得直立起来，从而把马背上的玛西斯提乌斯摔到了地上；［２］雅典人看到他摔下马来，立即冲向玛西斯提乌斯。雅典人捉住了他的坐骑，并且在玛西斯提乌斯负隅顽抗的时候，把他杀死了。然而，由于他身上有盔甲防护，雅典人一开始并不能立刻将他杀死。他身披猩红色战袍，里面穿着一件鳞状的黄金胸甲。雅典人刺到他的胸甲上，不能给他造成任何伤害。直到有一个士兵看到这种情况，转而用手中的兵器去刺他的双眼，终于使其毙命。［３］可是，以上所发生的这一切，其他的骑兵竟然都没有看到；他们既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将领从马上摔下来，也没有看见他被杀死。因为玛西斯提乌斯落马的时候，恰好是他们轮换并且准备发动新一轮攻击的时候，所以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28]然而，等他们停下来的时候，却发现没有人向他们发号施令，也找不到玛西斯提乌斯的踪影；士兵们这才恍然大悟，肯定是指挥官出事了。于是，他们大声叫喊着，把所有的骑兵集结起来，奋起反扑，企图夺回玛西斯提乌斯的尸体。

23 雅典人看到，这次的骑兵不再是以分队的形式攻上来，而是集结了所有的兵力一齐向他们攻来，他们便请求其他的军队火速救援。当希腊所有步兵都来增援雅典人的时候，双方为了争夺玛西斯提乌斯的尸体，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厮杀。［２］那300名雅典士兵孤军奋战，寡不敌众，被迫退却，不得不放弃他的尸体，使其落入敌手；但是等到希腊其他军队前来增援以后，波斯的骑兵再也无法坚守阵地，被迫退却，他们非但未能取走玛西斯提乌斯的尸体，反而造成一些骑兵伤亡。因此，他们撤退到大约2斯塔狄亚以外的地方，商量下一步该怎么办。既然首领已死，他们似乎觉得最好是收兵回营，回到玛尔多纽斯那里去。

24 当这支骑兵回营的时候，玛尔多纽斯和波斯全军上下对玛西斯提乌斯的阵亡表示沉重的哀悼，他们各自剃光了自己的头发，剪掉

了他们的战马和驮畜的鬃毛；他们心情悲恸，大声哭叫哀嚎；他们的哀嚎之声，响彻整个波奥提亚上空。因为他们失去了这样一个人物，无论是对于国王还是全体波斯人来说，除了玛尔多纽斯，玛西斯提乌斯就是一位最受尊重的人物了。这样，波斯人依照他们自己的风俗习惯，对阵亡的玛西斯提乌斯表示了敬意。[29]

25 另一方面，希腊人因为这次行动而勇气大增。他们看到，自己不但顶住了敌人的攻击，守住了阵地，甚至还击退了波斯骑兵。因此，他们把玛西斯提乌斯的尸体放置于马车上，沿着他们的队伍游行示众。这具尸体值得一看，因为他不仅身材魁梧，而且外貌英俊；所以，希腊的士兵都争相从队列中走出来看他的尸体，于是他们就拉着尸体走遍了全军。［2］这之后，他们决定离开这片高地，开赴普拉提亚附近，因为他们认为那一带比埃利特莱附近更适于安营布阵，尤其是那里有较好的水源供应。因此，他们要到那个地方，特别是当地的被称为加尔加菲亚清泉的那个地方，他们认为那里是最有利于本方军队转移的，他们将按照他们布阵的次序再一次把军队部署在那里。［3］这样，他们就拿起自己的武器，沿基赛隆山的山坡转移，经过海希埃，进入普拉提亚境内。他们到了那里，各个城邦的军队紧挨着加尔加菲亚清泉以及英雄安德罗克拉底的圣域，一部分沿一些不高的小山丘，一部分沿那片平原安营布阵。

26 在对各城邦的军队进行部署的时候，雅典人和泰格亚人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因为他们双方都坚称自己应当统领军队的另外一翼。[30]每一方都分别列举出他们历史上曾经创立的旧业新功，以证明自己的要求是正当的。泰格亚人首先作了申辩，他们说：

［2］“无论在古时候还是在晚后时代，在伯罗奔尼撒人所共同参与的所有战事之中，人们一直公认的是我们、而不是其他任何人拥有占据这个位置的权利。甚至自攸里斯修斯[31]死后，赫拉克勒斯的子孙们力图以武力强行攻入伯罗奔尼撒之时起，这个惯例一直保持至今。［3］当时我们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赢得这个权利的。当我们和当时居住在伯罗奔尼撒的阿凯亚人和伊奥尼亚人一同前往科林斯地峡扎营，准备迎击入侵者的时候，据说海鲁斯[32]宣布了他的意见，说‘没有必要让两军将士都卷入危险的战斗，而只需从伯罗奔尼撒人全军之中选出他们认为是最勇武的一位人物，按照双方共同约定的条件，和他本人进行一对一的决斗’。［4］伯罗奔尼撒人对此表示欣然同意，于是双方缔结了如下一项誓约：‘倘若海鲁斯战胜了伯罗奔尼撒人当中最优秀的武士，那么赫拉克勒斯的子孙们就应返回他们父祖的土地；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他本人被对手击败，那么赫拉克勒斯的子孙们须撤离此地，带走他们的军队，并且他们在今后100年之内不得再有

返回伯罗奔尼撒的行动。’［5］爱罗普斯的儿子、斐勾斯的孙子埃切姆斯时任本邦统帅和国王，[33]并且被他的同胞们推举为勇冠三军的人物，他自告奋勇前去应战；结果，他在与海鲁斯的那场一对一决斗中取胜，把海鲁斯当场杀死。由于埃切姆斯的这一殊勋，当时的伯罗奔尼撒人就授予我们许多重要的特权，我们至今还在享受着；而且，凡是我们到境外参加伯罗奔尼撒人的联合军事行动，我们就都有权占据全军阵地的一翼。［6］拉栖代梦人啊，对于你们，我们是没有任何异议的；你们愿意在哪一翼由你们自由选择；我们承认你们的优先权。但是，我们坚持认为，另外一翼的统帅权是属于我们的，现在和此前没有什么不同。而且，姑且不论我们所说的殊勋，我们也比雅典人更有资格占有这样的重要地位。因为我们取得过的许多辉煌的胜利可以为证；这当中还包括对你们的胜利。因此，那一翼应当由我们，而不应由雅典人来统率。因为我们无论考察古代还是近代，他们都未曾成就过任何可与我们相比的功勋。”

27 这是泰格亚人的说法。雅典人作了如下回应，他们说：“我们都很清楚，我们各路人马在这里集结的目的，不是为了相互争论的，而是为了与异族人作战的。但是，既然泰格亚人乐于挑起争论，以比较我们这两个民族在古代和近代所立下的功勋，那我们也别无选择，只得陈述一下；这一点是由于我们世代的勇武而赢得的本属于我们的权利，从而使我们位居阿卡底亚人[34]之先。［2］首先，泰格亚人自吹是他们在科林斯地峡杀死了赫拉克勒斯族裔的首领，然而，就在这些人为了摆脱迈锡尼人的奴役，而向其他希腊人请求庇护而皆遭拒绝的时候，只有我们肯收留他们；[35]我们不仅消灭了攸里斯修斯的傲气，还协助他们战胜了当时伯罗奔尼撒的统治者。［3］其次，当随波里尼凯斯[36]征讨底比斯的那些阿尔戈斯人战死沙场，而尸体无人掩埋的时候，是我们出兵去讨伐卡德摩斯人，收回了他们的尸体，并将其安葬在我国境内的埃琉西斯地方。［4］此外，还有一件属于我们的辉煌业绩，就是击退了阿玛宗人的进攻，当时她们从塞尔摩冬河一带的居住地起兵，突入阿提卡；[37]而在特洛伊战争的艰难岁月里，我们也丝毫不落后于任何希腊人。［5］但是，现在提这些旧事又有什么意义呢？因为作为一个民族，当年的勇士如今也许会变成懦夫，而当年的懦夫现在也许会变成勇士。因此，从前的业绩说这些就够了。即使我们没有成就和任何其他的业绩—虽然事实上我们所成就的丰功伟绩决不次于任何希腊人—仅就我们在马拉松战役所立下的这一件殊功而言，我们就有资格享有这个或者除此以外的更多特权了。因为在全体希腊人当中，是我们单独抗击波斯人；不仅如此，在如此危险一场恶战中，我们击败了敌人，战胜了46个民族。［6］单单这一项功勋，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享有这个地位吗？尽管如此，拉栖代梦人啊！既然现在就排兵布阵中的地位发生争执是不合时宜的，因

此，我们愿意听从你们的指挥。无论你们把我们部署在哪里，无论面对哪个民族，只要你们认为合适我们都服从；无论你们把我们安置在什么地方，我们都将尽力奋勇作战。我们现在听你们的，请你们下命令吧！”

28 这是雅典人的应答。拉栖代梦人全军立即异口同声地高呼：雅典人比阿卡底亚人更有资格统领左翼。这样，雅典人就胜过了泰格亚人，他们取得了左翼的领导地位。[38]

［2］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希腊全军（一部分是起初到达的，一部分是后来陆陆续续集结到这里的）作了如下的部署。位于右翼的是1万名拉栖代梦人，其中有5000名斯巴达人；这5000人有一支3.5万的黑劳士担任护卫军，护卫军都是轻装兵—每一位斯巴达人有七名黑劳士护卫。［3］紧挨着斯巴达人的是泰格亚人，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勇敢，另一方面是表示对他们的尊重。泰格亚人个个都是全副武装，他们有1500人。接下来的是5000名科林斯人；应他们的请求，波桑尼阿斯把来自于帕列涅的300名波提底亚人安排在他们身边。［4］他们的旁边是来自奥科麦努斯的600名阿卡底亚人，挨着他们的是3000名西基昂人；然后是800名爱皮道鲁斯人；[39]然后是1000名特洛伊曾人；特洛伊曾人侧面是200名列普里昂人，接着是400名迈锡尼人和提林斯人，然后是1000名弗琉斯人；然后是300名赫尔米奥涅人；［5］其后是600名爱利特里亚人和斯狄拉人；接下来是400名卡尔基斯人，随后是500名安布拉基亚人。在安布拉基亚人的旁边，则是800名琉卡斯人和阿那克托利亚人；在他们的侧面是来自凯法伦尼亚[40]的200名帕列耶斯人；［6］挨着他们的是500名埃吉那人；然后是3000名麦加拉人以及600名普拉提亚人。最后，同时也可以说是整个阵线的首要位置上，有8000名雅典人配置在左翼。[41]雅典人的统帅是吕西玛库斯的儿子阿里斯提德。

29 所有这些士兵，除了黑劳士—如上所述，他们每七个人分配给一名斯巴达人—之外，都是重装步兵，其总数为3.87万人。这些就是集结在这里与异族人作战的重装步兵（Hoplites）的人数。至于轻装步兵的人数，属于斯巴达人的有3.5万，每七人护卫一名斯巴达人，他们个个装备齐全；［2］属于其他拉栖代梦人以及其他希腊人的轻装步兵，按每一重装步兵（差不多）配备一人计，则他们总共有3.45万人。这样，希腊轻装步兵的总数，就是6.95万人。[42]

30 因此，集结在普拉提亚的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的总数，差1800就整好11万人；而在军营中的塞斯皮亚人把这个数字刚好补足为11万人。原来那些幸存的塞斯皮亚人[43]也在军中，他们共有1800人，但是这些人没有武器。

31 这些就是在阿索普斯河畔列阵的希腊军队。[44]玛尔多纽斯麾下的异族军队对玛西斯提乌斯的哀悼活动结束后，他们得知希腊人已经进入普拉提亚境内，于是他们也开赴流经那些地方的阿索普斯河的沿岸地带。[45]异族人到达那里以后，玛尔多纽斯布阵的情况如下：玛尔多纽斯把波斯人部署在拉栖代梦人的对面；［2］既然波斯军的人数比拉栖代梦人多得多，因此波斯人的队列纵深既宽且厚，其队列延伸到和泰格亚人相对峙的地方；他注意把波斯军队中最精锐的部分选拔出来和拉栖代梦人相对峙，而与泰格亚人相对的队列则没那么厚。他是根据底比斯人的建议和忠告而这样做的。［3］在波斯人的侧面，他部署了米底人，与他们相对的是科林斯人、波提底亚人、奥科麦努斯人、西基昂人；接着米底人的是巴克特里亚人，与巴克特里亚人相对的是爱皮道鲁斯人、特洛伊曾人、列普里昂人、提林斯人、迈锡尼人和弗琉斯人；［4］接着巴克特里亚人的是印度人，与他们相对的是赫尔米奥涅人、爱利特莱人、斯狄拉人和卡尔基斯人；挨着印度人的是萨凯人，与他们相对的是安布拉基亚人、阿那克托利亚人、琉卡斯人、帕列耶斯人和埃吉那人；［5］最后，在萨凯人的侧面，面对雅典人、普拉提亚人、麦加拉人的是波奥提亚人、洛克里人、马里斯人、色萨利人，另外还有1000名佛基斯人。佛基斯整个民族并没有完全投靠到波斯人一边，相反，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帕纳苏斯山区集结起来，从那里不断出击，袭扰玛尔多纽斯的军队以及投靠他的那些希腊人，这样也为希腊的事业作出了贡献。除了上面提及的那些民族以外，在雅典人的对面，玛尔多纽斯还部署了马其顿人和居住在色萨利附近的一些部族。

32 我这里所列举的，是玛尔多纽斯在此次交战中所部署的诸民族中最大的一些，也是最著名和最重要的；可是，和这些民族混杂在一起还有其他一些民族，他们是弗里吉亚人、色雷斯人、美西亚人、派奥尼亚人，等等；还有埃塞俄比亚人和埃及人，后者包括赫尔摩泰比斯人和卡拉希里埃斯人，他们以剑为武器，是埃及唯一的武士阶层。[46]［2］这些武士此前一直是在薛西斯的舰船上服役的，但玛尔多纽斯在离开法勒伦之前，把他们由海军转换为陆军了；原来，在随薛西斯来到雅典的波斯陆军当中，并未包括埃及人。如上所述，异族军队的总数为30万人；至于那些和玛尔多纽斯结盟的希腊人究竟有多少，却没有人知道，因为从来没有人对他们作过统计。我推测，他们征召的希腊人有将近5万人。以上双方所部署的军队都是步兵。至于骑兵，则是单独部署的。

33 玛尔多纽斯在把军队分别按照民族和军团部署完毕以后，两军都准备在翌日奉献牺牲。为希腊人奉献牺牲的安提奥库斯的儿子提萨门努斯，因为他是随军的占卜师。他来自于爱利斯，出身于雅米德

家族的克吕提亚德分支，[47]拉栖代梦人曾批准他归化为本邦的公民。［2］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当提萨门努斯因没有子嗣而前往德尔斐求神问卜的时候，皮西亚女祭司向他宣布，说他将赢得五项竞赛的胜利。由于他误解了神谕的寓意，以为他将在体育竞技会上赢得桂冠，从而立即投入体育锻炼。他自己进行了五项全能[48]的训练，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他却功亏一篑，未能赢得最后的胜利；原来，他在各项目上都取得了胜利，就是在和安德罗斯人希耶罗尼姆斯比赛摔跤时败北。［3］在这方面，拉栖代梦人觉察到，神谕所说的比赛，并非指竞技场上的比赛，而是指战场上的较量。因此，拉栖代梦人用金钱贿赂提萨门努斯，试图要他为他们效力，让他和赫拉克勒斯族诸王一道来领导他们的战事。［4］然而，当他看到斯巴达人非常看重这件事的时候，他就趁机抬高自己的身价，并且告诉斯巴达人说，如果他们接纳他成为公民中的一员，并且给他和其他公民同样的权利，他就愿意答应他们的要求，否则其他任何条件他都不会答应的。［5］斯巴达人听到这话，起初感到很诧异，并且放弃了原先的想法。但是，后来，当波斯人可怕的威胁日益迫近，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他们只得派人把他请来，答应了他提出的条件；可是，提萨门努斯看到他们的想法有所改变，他又宣称如果他们只是满足他以前所提出的条件，他也不能答应了；他们必须让他的兄弟哈吉亚斯也以同样的条件成为斯巴达公民。

34 他这样的行为无非是模仿麦兰普斯当初的做法，人们可以把要求得到王权和要求得到公民权来加以比照。原来，当阿尔戈斯妇女得了疯病的时候，阿尔戈斯人准备出钱把麦兰普斯从派罗斯请来医治她们的疯病，[49]麦兰普斯要求他们把王国的一半给予他作为报酬。［2］阿尔戈斯人对这一点表示不能容忍，就离开那里回国了；但是，后来，当越来越多的妇女都患上疯病的时候，他们痛下决心，同意麦兰普斯所提出的条件；于是，他们再一次去拜会他，并且告诉他说可以满足他的要求。可是，麦兰普斯看到他们的想法有所改变时，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说除非他们再把王国的三分之一给他的兄弟比亚斯，否则他们是不会如愿以偿的。于是，进退维谷的阿尔戈斯人，甚至连这一点也同意了。

35 斯巴达人的处境也是如此。既然他们非常需要提萨门努斯助他们一臂之力，因而答应了他所提出的各项要求。就这样，这位爱利斯人提萨门努斯从此变成了斯巴达的公民，负责卜筮之事，帮助斯巴达人赢得了五次辉煌的胜利。提萨门努斯和他的兄弟，是斯巴达人批准成为斯巴达公民的仅有的两个异邦人。［2］他们所赢得的五次胜利如下：第一次，是在普拉提亚的胜利；第二次是在泰格亚，战胜了泰格亚人和阿尔戈斯人；第三次，是在狄帕耶伊斯战胜了除曼丁尼亚

人以外的所有其他阿卡底亚人；第四次是在伊索麦战胜了美塞尼亚人；第五次是在塔那格拉战胜了雅典人和阿尔戈斯人。这是五次胜利中的最后一次胜利。[50]

36 现在，这位提萨门努斯作为希腊人的随军占卜师，随斯巴达人来到了普拉提亚境内，他就在那里为希腊人作占卜。他从牺牲上发现，如果希腊人坚守不战，是吉兆；但如果他们首先开战或者渡过阿索普斯河，则是凶兆。

37 渴望开战的玛尔多纽斯在奉献牺牲之后，发现开战也是凶兆；而如果他采取守势则是吉兆。他同样是使用希腊式的奉献牺牲的仪式；他的占卜师是爱利斯人赫格西斯特拉图，是泰里阿斯族人当中最有名的人物。这个人此前曾被斯巴达人逮捕入狱，斯巴达人认为他曾给他们造成许多伤害，准备将他处决。［2］赫格西斯特拉图身陷困境，他知道不仅是自己的生命有危险，而且在死前还要遭受多种酷刑，于是赫格西斯特拉图做出了一件无法用言辞描述的事情。他的一只脚被戴上了足枷，[51]足枷是用木头制作的，并且加上了铁锁；在这种情况下，他不知从哪里弄到一件铁器，随后实施了一个闻所未闻的极其大胆的计划。他测算了一下他的脚留多大才能从足枷中抽出来，然后从脚背上亲手剁掉了自己的脚掌；［3］由于他处于守卫的监视之下，于是他从监狱的墙壁上挖开一个窟窿，从而逃到了泰格亚；他白天隐藏在树林里，夜里行路。在这条通道上，虽然拉栖代梦人全军出动来搜索他，但还是让他逃脱了。［4］他在第三天夜晚，到达了泰格亚。斯巴达人感受到了这个人的坚忍，当他们看到地面上他那被剁下来的半只脚，而四处又找不到其踪影的时候，他们大为惊讶。就这样，赫格西斯特拉图从拉栖代梦人那里逃到泰格亚去避难；因为那时候泰格亚人和拉栖代梦人之间并不和睦。他在伤口痊愈，并且给自己安上了一只木脚之后，便公然与拉栖代梦人为敌了。然而，他与拉栖代梦人为敌最终还是给他自己带来了麻烦，因为当他在扎金苏斯进行占卜的时候，拉栖代梦人把他捉住，并且立即把他处死了。

38 但是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普拉提亚战役以后的一段时间。此时他受玛尔多纽斯高薪聘请，正在阿索普斯河河畔为他效力；他在这里热心于奉献牺牲，一方面是由于他憎恨拉栖代梦人，另一方面是为了取得酬金。[52]

［2］于是，当牺牲的征兆既不许波斯人首先开战，也不许他们的希腊人同盟者首先开战—这些希腊人也带着他们自己的占卜师，他就是琉卡斯人希波玛库斯—而这期间敌方陆续有士兵加入，因而希腊方面军队人数不断增加，于是底比斯人赫尔皮斯的儿子提玛根尼德斯建议玛尔多纽斯去扼守基赛隆的山道，他告诉玛尔多纽斯说，希腊的

军队天天都在增加，这样他就完全可以切断希腊的兵源供应。

39 提玛根尼德斯在向玛尔多纽斯提这个建议的时候，两军对峙已经持续了八天。玛尔多纽斯觉得这是个好主意，于是天一黑，他就派遣骑兵前往通向普拉提亚的基赛隆山的间道；波奥提亚人称这条山间通道为“三头”，而雅典人则称之为“栎树头”。［2］派去执行任务的这支骑兵还多少起了点作用。来自伯罗奔尼撒的给希腊军队运送粮食的500头驮畜，以及那些看管牲畜的随行人员，在刚刚进入平原地带的时候，就和他们遭遇了。波斯人在控制了这些希腊人和牲畜之后，就把人和牲畜一并屠杀；直到最后他们觉得杀够了，才把幸存下来的人畜驱赶到玛尔多纽斯和他的营地那里。

40 这之后，他们又等了两天，双方军队都不愿意首先开战。事实上，波斯军队已经推进到阿索普斯河，试图引诱希腊军队渡河，但双方却都不肯过河。尽管如此，玛尔多纽斯的骑兵还是不断地袭扰希腊人；而热心地站在波斯人一边的底比斯人，则是拼命地鼓动双方接战，他们常常推进到快要交战的地步，在这之后取而代之的是米底人和波斯人，因为这时他们许多人都要来展示自己超乎寻常的勇武了。

41 十天过去了，所发生的事情不过如此而已。但是，在双方自普拉提亚附近安营扎寨，列阵对峙以来的第十一天—希腊人的人数比起初大为增加，而玛尔多纽斯却因为时间的拖延而焦躁不安—戈布里亚斯的儿子玛尔多纽斯就和最受薛西斯敬重的一位波斯人、法那凯斯的儿子阿塔巴佐斯进行了磋商。［2］他们在讨论当中提出这样的意见：阿塔巴佐斯认为，最好是尽快转移，把波斯全军转移到设防的底比斯城里，在那里他们储备有充足的军粮，以及驮畜的秣草。他说，他们可以按兵不动，等待战争以这样的方式结束：［3］既然他们的军营中有大量铸好的金币和未铸成金币的金块，还拥有更多的白银和杯盏，这样，他们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分送给希腊人，尤其是希腊各城邦的那些首要人物。这样，用不了多久，希腊人就会放弃他们的自由，也不会为之而冒险一战了。［4］阿塔巴佐斯的这个意见和底比斯人的意见完全一致，因为他比其他一些人更具有先见之明。但另一方面，玛尔多纽斯刚愎自用，不作丝毫让步；他说：“我们的军队比希腊人要强大得多，因此我们最好是立即开战，不要再等希腊人集结更多的兵力来和我们对抗。至于赫格西斯特拉图和他所做的占卜，我们不必理会，也不必强求得到吉兆，但是，按照古波斯人的风俗，我们应该马上投入作战。”

42 玛尔多纽斯这样宣布他的意见以后，没有人提出异议；因此他的意见得以通过，因为国王是任命他，而不是任命阿塔巴佐斯执掌全军的指挥权。现在，玛尔多纽斯派人召集其麾下各支军队的首领以

及为他效力的希腊人的将领们，然后问他们是否知道有过什么神谕，它预言说波斯人将在希腊遭到灭顶之灾。［２］所有的人都沉默不语；他们当中有些人没听说那道神谕，有些人虽然很清楚那道神谕，但认为说出来对自己不安全。玛尔多纽斯看到没有人应答，于是他自己说："既然你们要么不知道，要么知道了又不敢说，我是很清楚的，我就来给你们说说吧。［３］有一道神谕说，波斯人注定要来到希腊，并且要劫掠德尔斐神庙，一旦他们这样做了，他们就将全部死在那里。我们也知道了神谕的内容，因此我们既没有袭击那座神庙，也不想对其加以劫掠；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因为这一点而遭到毁灭了。［４］所有那些对波斯人有着良好祝愿的人们，都不会怀疑我们将击败希腊人，都会为此而感到欣慰的。"他这样说了之后，就下令他们做好准备，为翌日的战斗作各种安排。

43 至于玛尔多纽斯所提到的那道涉及波斯人的神谕，我完全可以断定，它原来不是涉及波斯人，而是涉及伊利里亚人和恩开列耶斯人[53]的军队。但是巴基斯的一些诗句却提起这次战役：

［２］在塞尔摩冬河畔和绿草如茵的阿索普斯河岸上，

看吧！希腊人在集结，听吧！异族人喊声阵阵。不幸到来的那一日，在拉凯西斯[54]判决他之前，许多携带着弓弩的米底人就要在这里遭遇死亡。

穆萨尤斯所写的这些诗句，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诗句，我知道都是涉及波斯人的。而塞尔摩冬河是奔流在塔那格拉和格里萨斯[55]之间的河流。

44 玛尔多纽斯在阐释了神谕的意义并发表了一番激励的言辞之后，夜幕降临了，双方军队都布设了岗哨。当夜色已深，军营里万籁俱寂，人们似乎也进入熟睡之时，阿明塔斯的儿子，马其顿人的首领和国王亚历山大，策马来到雅典人的哨兵那里，要求和他们的将军讲话。［２］大多数的哨兵都留在原地未动，有一些哨兵跑到他们的将军那里去，告诉他们说，从波斯军营来了一个骑马的人，此人二话没说，只是点名要和他们的将军谈话。

45 将军们听了这话，立即赶往设有岗哨的地点。亚历山大看到他们来了，就对他们说："雅典人啊，我准备向你们透露一个情报，请你们千万要严守秘密，除了波桑尼阿斯之外不可泄露给任何人，否则你们就会把我给毁了。我若不是深切关心整个希腊共同福祉的话，我就不会来这里告诉你们这事了；［２］但是我本人的先祖就是一个希腊人，我也不愿意看着自由的希腊变成受奴役的希腊。因此，我告

诉你们，玛尔多纽斯和他的军队未能从占卜中得到有利的征兆；如果得到吉兆，他们早就向你们开战了。然而，现在他们决心全然不顾占卜的结果，准备在明天破晓时分发起进攻；我觉得，玛尔多纽斯害怕再这样拖延下去，你们军队的人数会越来越多。因此，请你们作好应战的准备。如果他继续拖延而不出战，那就请你们耐心等待，按兵不动；因为他的余粮已经维持不了几天了。［３］但是，如果你们在这场战争中获胜，那么你们千万不要忘记把我也从受奴役下解救出来；我是出于对希腊共同事业的热诚，才冒着生命危险做了这样一件事情，目的是想让你们知道玛尔多纽斯的意图，这样，当异族军队向你们发起突袭之时，你们可以自救。我是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亚历山大在这样讲了之后，就骑着马返回军营，回到指定给他的驻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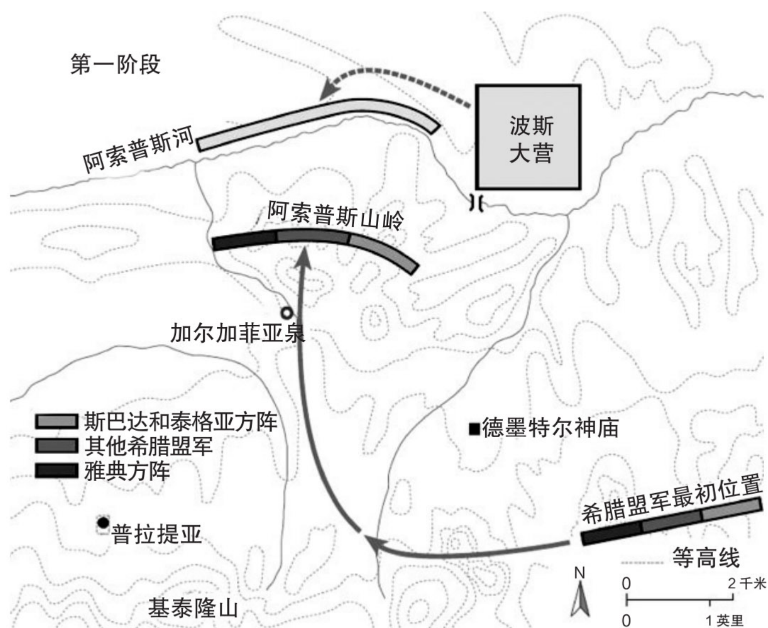
46 同时，雅典诸将急匆匆地赶到右翼阵地，把他们从亚历山大那里接到的情报告诉了波桑尼阿斯。波桑尼阿斯得知这个情况，却被波斯人吓住了，他对雅典诸将说：［２］“既然这一仗在破晓的时候是非打不可了，那么你们雅典人最好和波斯人对阵，而我们斯巴达人则来对付波奥提亚人和其他的那些希腊人；因为你们曾经在马拉松和波斯人交过手，熟悉波斯人和他们的作战方式，但我们对波斯人一无所知，也没有任何和他们作战的经验。现在这些斯巴达人之中虽然没有一个人和波斯人打过仗，但是我们对波奥提亚人和色萨利人却是有作战经验的。［３］因此，带上你们的武器，我们相互调换一下位置，你们把军队拉到右翼来，我们到左翼去。”雅典人回答说：“早在我们看到波斯人部署在你们对面的时候，我们也有意提出现在由你们首先提出的这个方案，但是我们又害怕这样做会招致你们对我们不满。现在既然你们自己说出了这些想法，我们也欣然同意，并且准备按你们所说的去行动。”[56]

47 双方对此都表示赞同。于是，翌日破晓时分，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对调了他们的位置。但是波奥提亚人注意到了他们在调换阵地，并把这个情况禀报了玛尔多纽斯。玛尔多纽斯得知这个情况，立即也想对本方军队部署作调整，把波斯人调到拉栖代梦人的对面。而波桑尼阿斯发现自己的计划已经泄露，又把他们斯巴达人调回了右翼；玛尔多纽斯看到这个情况后，随即也把波斯人调回了左翼。

48 双方都回到他们起初所部署的位置之后，玛尔多纽斯派出一名使者到斯巴达人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拉栖代梦人啊，这里的人们都说你们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对你们都交口称赞，说你们从不临阵脱逃，从不脱离队伍，而总是坚守阵地，或是自己在岗位上战死，或者把敌人杀死。［２］但是他们所称颂你们的一切话语当中没有半句真话，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你们在战斗打响或者即将打响之前，你

们竟然临阵脱逃，离开了他们原来的阵地，首先想让雅典人来试探我们的实力，而把你们自己部署在我们的奴隶的对面。［3］如果是勇士，肯定不会做出这种事。我们发现，我们对你们的看法受到了极大的蒙蔽；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听到的关于你们的报道，我们期望着你们会派一位使者前来向我们提出挑战，并且建议由你们自己和我们波斯人单独较量。就我们而言，我们是有这样的准备的。但是你们并未主动向我们提出这样的建议—相反，你们在我们的面前畏缩逃避。你们既然不出来向我们挑战，那只好由我们派人来向你们挑战了。［4］既然对于希腊人而言，你们一向被认为是他们当中最勇敢的，而我们波斯人是异族人[57]中最优秀的，那么我们双方为什么不能各出同样的人数来较量一番呢？如果这样作战的方式好，其他各族随后也可以这样作战；但是如果这样的作战方式不好，如果觉得只是我们双方作战就够了，那么我们就这样开战，哪一方获胜，那就算他们代表本方全军获得胜利。”

49 使者说完这番话，又等了一会，但由于没有任何人搭理他，他就返回本方阵地，向玛尔多纽斯禀报了事情的经过。玛尔多纽斯得知这一情况，不禁满心欢喜，为这有名无实的胜利而洋洋得意，他立即下令他的骑兵向希腊人的阵线发起进攻。［2］于是，骑兵冲向希腊人，用他们的投枪和弓箭—他们的骑手同时也是弓箭手—给希腊军队造成不小的杀伤，因为波斯的骑兵射手使希腊人无法近战。为希腊全军提供水源的加尔加菲亚清泉，也被敌人给堵塞和毁坏了。［3］驻扎在这眼清泉附近的只有拉栖代梦人，其他的希腊人因其在阵地中位置而离泉较远；但他们距离阿索普斯河都不远。但是，波斯骑兵用他们的投射器使得希腊人无法接近那条河，使他们无法从河中取得饮水，这样，这些希腊人正如拉栖代梦人一样，也不得不到加尔加菲亚清泉去取水。（见图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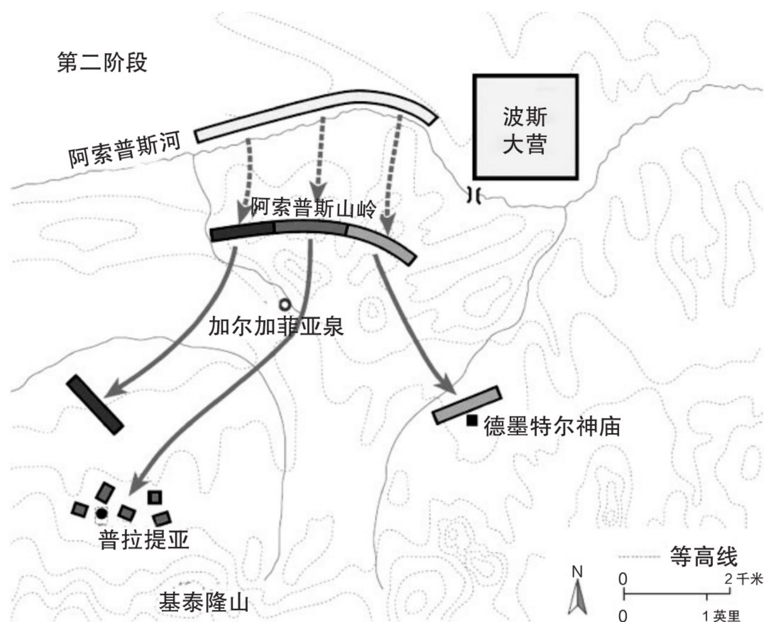


图16 普拉提亚之战的两个阶段

50 希腊方面的将领们看到加尔加菲亚清泉被堵塞，他们的军队没有饮水，同时又受到波斯骑兵的压迫，他们就到右翼的波桑尼阿斯

的指挥部去，商讨这些问题以及其他的事务。因为我上面提到的这些困难已经够严重了，除此以外，还有其他的事情令他们焦躁不安。他们所带来的军粮全都吃光了；他们前往伯罗奔尼撒去运送粮食的通道已被波斯骑兵切断，致使那些运粮人员无法回到他们的军营。

51 因此，希腊的将领们经过协商，一致同意，如果波斯人在那一天还不发起进攻，希腊人就移师岛[58]上—这个地方位于普拉提亚的前方，距离他们军队安营的阿索普斯河和加尔加菲亚清泉有10斯塔狄亚[59]的路程。［2］这个地方是由陆地伸展出来的一个岛，因为这条河从基赛隆山流入平原的时候分成了两条支流，它们之间相距3斯塔狄亚，然后两条支流又汇合到一起。这条河叫作奥耶罗伊河，[60]而当地居民称它为“阿索普斯的女儿”。［3］希腊人决定移师到那个地方去；他们作出这种选择，首先是因为那里不缺饮水，其次，波斯的骑兵也不能像现在这样，在他们的正前方肆意危害他们。他们认为最好是在夜里二更时分[61]开始转移，以免波斯人看到他们移出阵地，也免得波斯骑兵尾随和扰乱他们的队伍。［4］他们还一致同意，当他们到达目的地—发源于基赛隆的、“阿索普斯河的女儿”奥耶罗伊河的河道所环抱的地方时，他们必须在当天夜里划拨出一半的兵力前往基赛隆山，以解救那些被他们派出去搬运军粮的人们，因为他们现在被阻隔在那个地方，回不来了。

52 他们在作出了上述决策之后的那一天，从早到晚还得忍受着敌人的骑兵不断发起的袭击给他们所造成的伤害。夜幕降临的时候，波斯骑兵的袭扰终于停下来了，等约定的时间一到，希腊方面的大多数将士拆除他们的营帐，开始撤退了。但是，他们并不打算前往此前约定的目的地；在他们终于如愿以偿，摆脱了波斯骑兵的袭扰之后，军队刚刚开始转移，他们就直接向普拉提亚城逃去；他们进入那里的赫拉神庙，这座神庙位于普拉提亚市郊，距离加尔加菲亚清泉20斯塔狄亚[62]。他们在神庙的前面安营扎寨。

53 这样，他们就驻扎在赫拉神庙的周围地带。波桑尼阿斯看到一部分军队开始转移，他马上下令拉栖代梦人拆除营帐，拿起武器，跟随在率先转移的那些人的后面，他估计这些人正是向他们约定的目的地转移的。［2］于是，所有其他的将领都准备按波桑尼阿斯的命令行动，只有皮塔涅军团[63]的首领，波里阿德斯的儿子阿蒙法列图斯却拒绝撤走，他说他不愿在异族人面前逃走，不愿给斯巴达带来耻辱。碰巧由于他缺席了此前举行的会议，因而对希腊人撤出阵地感到惊讶不已。［3］波桑尼阿斯和攸利亚纳克斯看到阿蒙法列图斯拒不服从他们的命令已经使深感棘手，而更使他们感到棘手的是，如果按照阿蒙法列图斯的想法，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完全放弃皮塔涅军团；因

为他们看到，如若履行他们和其他希腊人所达成的协议，阿蒙法列图斯和他的部下留在后面，只有死路一条。［4］因此，由于考虑到这一点，他们要求拉栖代梦的军队原地不动，并且想方设法来说服阿蒙法列图斯，要他知道他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

54 阿蒙法列图斯是唯一一位宁愿脱离全体拉栖代梦和泰格亚的军队的人。在斯巴达人尽力劝说，力图使他回心转意的时候，而那些雅典人，也照样留在原地。他们了解斯巴达人的性格，他们如何说是一回事，他们如何做则是另一回事了。［2］当希腊其他军队开始撤走的时候，斯巴达人依然按兵不动，这时雅典人派出一名骑兵去察看一下斯巴达人是真的想撤走，还是根本无意转移。那名骑兵还要询问波桑尼阿斯，他想要雅典人如何行动。

55 这位使者来到拉栖代梦军队的驻地，他看到他们还呆在原地未动，他们的各位首领正在相互争吵。虽然波桑尼阿斯和攸利亚纳克斯不停地劝说阿蒙法列图斯，不要在其他人都撤走的情况下自己却冒着生命危险单独留下来，但是他们却未能说服他。最后，正当雅典的使者到达他们这里来的时候，他们的争吵趋于白热化。［2］这时候，阿蒙法列图斯一边争吵，一边用双手搬来一块大石头掷到波桑尼阿斯的脚下，他说："我就用这颗石子[64]来投票反对从外国人（这里指异族人）的面前逃走。"波桑尼阿斯反唇相讥，说他是个蠢货，称他是个疯子。在雅典的使者提出了他受命提出的问题之后，波桑尼阿斯命他把目前的情况转告他的雅典同胞，请雅典人更靠近一点，无论撤退与否，都要和拉栖代梦人采取一致的行动。

56 于是，使者就返回到雅典人那里；而斯巴达人的相互争论一直持续到次日拂晓。夜间一直按兵不动的波桑尼阿斯，拂晓时分却发出撤退的信号，他希望阿蒙法列图斯看到其余的拉栖代梦人都已动身撤走的时候，他不会独自一个人留在后面的。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撤退的信号刚刚发出，除了皮塔涅军团以外的所有军队开始撤离，他们沿山丘那条路线行军；泰格亚人则跟随在他们身后。［2］雅典人队型齐整地撤走，但是他们和拉栖代梦人走的不是同一条路线。拉栖代梦人害怕波斯骑兵的袭扰，他们紧靠着丘陵地带，沿基赛隆山山麓行军，而雅典人却走下山坡，穿过平原，撤走军队。

57 至于阿蒙法列图斯，起初他不相信波桑尼阿斯真的会撇下他的军队不管，因此他依然坚持他原先的决定，留守原地。然而，现在波桑尼阿斯和他的军队开始撤走的时候，阿蒙法列图斯看到他们是真的想把他抛弃在那里了，他便命令他手下的士兵拿起武器，率领着他们也撤走了，并且尾随在主力部队的后面。［2］军队的主力在走出10斯塔狄亚的路程之后，就在摩罗伊斯河附近一个叫作阿吉奥皮昂的

地方停了下来等待他们的到来，那里有一座奉祀埃琉西斯的德墨特尔的神庙。他们之所以在那里停下来，是因为他们考虑到，万一阿蒙法列图斯和他的部下真的不愿离开他们驻扎之地，他们还可以回兵来增援他们。［3］可是，就在阿蒙法列图斯的军队和主力部队会合的同时，波斯的骑兵也都追上了他们，并且向希腊人营地发起进攻。这些波斯的骑兵按照往常的习惯，拍马追击希腊的军队，他们看到希腊人日前列阵的地方已经空空荡荡，就马不停蹄，向前推进；他们一旦迫近敌人，就马上大举进攻。

58 当玛尔多纽斯听说希腊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撤退，原来的阵地上已经空无一人的时候，他把拉里萨的索拉克斯和他的兄弟攸利派鲁斯和塞拉叙代乌斯召来，对他们说：［2］“阿琉阿斯的子孙啊！你们看看那个阵地上已经空空荡荡，现在你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你们身为他们的邻人，你们常说拉栖代梦人从未临战脱逃，说他们是全人类最勇敢的战士。然而，这几天你们亲眼所见，他们负责镇守那部分防线；而且，这里你们都会看到，他们就在昨天夜里逃跑了。就在他们正要和世界上真正的最勇敢的武士[65]交战的时候，这些拉栖代梦人已经清清楚楚地证明，他们是一文不值的人，这样的人却在希腊人——那些同样一文不值的人们当中声名显赫。［3］不过，我倒是可以宽恕你们，因为你们并不了解波斯人，因此你们称赞了你们所了解的这些拉栖代梦人的功绩；但是，使我更加感到诧异的是阿塔巴佐斯，他竟然如此害怕拉栖代梦人，以至于他提出了一个如此卑怯的计策，按照他的建议，是要我们拆除营寨，全军退守底比斯，坐等希腊人来围攻我们。［4］我将把这个建议向国王禀报。不过，这事以后再说。现在，我们决不能容忍我们的敌人就这样溜之大吉了；我们必须跟踪追击，直到追上他们；然后，我们必须要让这些希腊人对于他们在波斯人身上所造成一切伤害都作出相应的赔偿。”

59 玛尔多纽斯在说了这番话之后，他渡过阿索普斯河，并且率领波斯军队全速推进，追击希腊人，他以为希腊人正在逃跑途中。然而，他并没有发现雅典人的踪影；因为雅典人取道平原地带，那些丘陵挡住了他的视线，无法看到雅典人；因此，他率军追击的只是那些拉栖代梦人和泰格亚人。［2］异族军队的其他各支队伍的将领们看到波斯人如此快速地追击希腊人，他们纷纷高举他们各自的军旗，以最快的速度奋力追击，这些队伍在追击之时，秩序全无，队形凌乱。

60 这样的一群乌合之众一边追击，一边高声喊叫，仿佛他们可以把希腊人一口吞掉似的。[66]与此同时，波桑尼阿斯看到异族的骑兵开始向他发起进攻，他就派出一名骑兵到雅典人那里，对他们说：“雅典人啊，一场生死攸关的战斗已经打响，它决定着希腊是获

得自由，还是遭到奴役，昨天夜里所有其他同盟者都逃之夭夭，把我们拉栖代梦人和你们雅典人双双抛弃在这里。［2］尽管如此，我们决定采取这样的对策—我们必须拼尽全力以自卫，我们还要相互增援。现在，如果敌人的骑兵首先向你们发起攻击，那么，我们自己将和泰格亚人（他们跟我们一起并且忠于希腊的事业）一起来增援你们。然而，现在敌人全军向我们扑来，那么你们就应当来增援我们，因为敌人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压力。［3］如果你们因为战事吃紧而不能亲自来增援我们，那么你们至少把你们的弓箭手派来，这样我们也会表示感谢的。我们知道，在整个这场战争中，你们一直是比所有其他人都要热心的—因此，我们毫不怀疑你们将出兵帮助我们。”

61 雅典人一听到这话，他们就急切地想去增援拉栖代梦人，并且竭尽全力来帮助他们。但是，他们的军队在推进途中却遭遇了部署在他们对面的、站到国王那一边的那些希腊人，那些希腊人向他们压上来，由于他们的阻击，使得雅典人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前去增援拉栖代梦人。［2］因此，拉栖代梦人和泰格亚人—他们任何外援都被阻断，只能单独对付波斯人了。当时，拉栖代梦人的兵力，包括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总共5万人[67]；（而从未与拉栖代梦人分开过的）泰格亚人的重装步兵和轻装步兵总共3000人。现在，他们既然马上要和玛尔多纽斯及其麾下的军队交战了，于是他们就准备奉献牺牲。［3］然而，他们通过牺牲并没有获得吉兆；而在察看牺牲这段时间，斯巴达方面有许多人倒下去了，受伤的则还要多得多。原来，波斯人用他们的柳条盾牌连成了一道防护墙，并且从墙后向外施射，箭密如雨，这使得斯巴达人大为恼火。奉献牺牲依然不能获得吉兆；直到最后，波桑尼阿斯举目望着普拉提亚的赫拉神庙，祈祷赫拉女神给他以佑助，央求女神不要使希腊人对自己失去希望。

62 就在他发出祈祷的时候，泰格亚人一马当先，冲了出来，向敌军发起反击；而在波桑尼阿斯进行祈祷的那个时刻，拉栖代梦人也从牺牲中获得了吉兆，在耽搁了那么长的时间之后，他们终于向敌人发起了攻击；另一方面，波斯人也不再射箭，准备迎战。［2］起初，他们是在柳条盾牌的防护墙附近交战；后来，这道防护墙被冲垮之后，激烈的厮杀在德墨特尔神庙附近展开，在那里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双方的战斗变成了一场肉搏战；波斯人多次抓住希腊人的长枪，把它们折断；［3］因为波斯人就勇猛和尚武精神而言，都丝毫不亚于希腊人，但是他们没有防护装备，并且缺乏训练，战斗的技术远不如他们的对手。他们有时是单个地，有时十个人结成一伙，人数有时多几个或者少几个，他们一伙一伙地冲向斯巴达人的阵地，这样就一批批地被歼灭了。

63 希腊人[68]遭到了集中攻击，因为玛尔多纽斯本人在那里骑着一匹白马作战，波斯人当中最精锐的1000勇士簇拥在他周围。只要玛尔多纽斯还活着，这些波斯军队就坚守阵地，顽强奋战，在奋起自卫的同时，也击毙了许多拉栖代梦人；［2］但是，在玛尔多纽斯被杀死以后，他的卫队，也就是全军之中战斗力最强的那些人也都战死了，而余下的那些军队或者向拉栖代梦人投降，或者纷纷溃逃。他们身穿轻便的衣裤，缺乏防护装备，因而死伤惨重；因为他们自己没有任何防护，但又不得不与重装步兵作战。

64 这样，神谕的警示就应验了。波斯人因杀死列奥尼达而对斯巴达人所欠下的血债，终于由玛尔多纽斯来予以偿还了；对于波桑尼阿斯—克列昂布罗图斯的儿子、安那克桑德里达斯的孙子来说，也同样是如此（关于波桑尼阿斯的其他祖先的名字，我已经提到，和列奥尼达的祖先名字是一样的），因为他赢得了我们所知道的最辉煌的一次胜利。［2］玛尔多纽斯本人是被斯巴达的一位知名人士埃姆涅斯图斯杀死的—就是这个人，在波斯战争之后，又统率300名战士在斯腾尼克列鲁斯[69]附近对美塞尼亚人全军作战，他本人和手下的300名战士悉数阵亡。[70]

65 在普拉提亚，被拉栖代梦人击溃的波斯人，乱作一团，仓皇逃走，躲进他们的营地，即他们在底比斯境域内修造的那座木筑的要塞。使我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竟然会发生下面的事情：虽然激战就发生在德墨特尔圣林附近，但是没有一个波斯人死在圣地的区域内，甚或没有人曾经踏入那片圣域半步；在神庙附近的圣域外围地带，则有大批将士战死。依我看—如果对诸神的意旨的任何推测都不算是罪过的话—那么，我认为这是女神自己把他们拒之门外的，因为他们曾经焚烧了这位女神在埃琉西斯的神庙。

66 这次战役的结局就是如此。[71]而法那凯斯的儿子阿塔巴佐斯，他从一开始就不赞成国王把玛尔多纽斯留在那里，并且极力劝阻玛尔多纽斯不要贸然出战，但他所有的努力却归于徒然。于是，当他看到玛尔多纽斯一意孤行的时候，他自己便采取这样的行动。［2］阿塔巴佐斯的麾下有一支规模可观的军队，人数将近4万。因此，由于他已料定这次战役后续的发展，因而希腊人和波斯人刚一接战，他就命令他的全体士兵要他们步调一致地跟随着他，无论他走得多快都要如此，于是他率领着他们步法整齐地向前推进。［3］他在发出了这些指令之后，佯装是率领他们前去作战的。但是，当走在队伍最前面的阿塔巴佐斯看到波斯人已经在溃逃的时候，他不再保持原来的队形，而是撒腿就跑；不过，他们既不想进入那座木筑的要塞，也不想进入底比斯城里躲避，而是朝着佛基斯方向快速逃去，希望可以尽快

从那里到达赫勒斯滂海峡。这些波斯人就是循着这条路线行军的。

67 至于那些站在波斯国王一边的希腊人，他们作战时大都故意不卖力；相反，只有波奥提亚人，他们在交战中与雅典人相持了很长的时间。原来，那些投靠了波斯人的底比斯人，在双方交锋中表现得特别卖力；他们在战斗中决不甘心落后，经过拼死搏杀，他们当中最优秀、最勇武的300名壮士在相互厮杀中死于雅典人之手。但最后，波奥提亚人也溃败下来，并且夺路而逃—不过，他们逃跑的方向和波斯人不同，也不同于他们的那些根本未参加战斗、未受到任何一点打击就逃跑了的同盟者—他们逃进了底比斯城里。

68 在我看来，除了波斯人以外的其他的异族军队，是完全取决于波斯人在战斗中表现的，这一点非常明显。因为他们仅仅是因为看见波斯人在逃跑，在他们甚至还没有受到敌人任何攻击的情况下，就马上夺路而逃了。这样，除了波斯的骑兵和波奥提亚的骑兵以外，异族人全军都溃逃了。这些骑兵通过下面的行动帮助了那些正在逃跑的步兵，由于他们不断地在迫近敌军，阻击希腊人，使他们无法追击那些逃亡者。

69 然而，那些胜利者紧追不舍，追杀国王的残兵败将。[72]同时，当异族人还在继续逃跑的时候，那些驻扎在赫拉神庙周围并因此而未能参加战斗的希腊人接到消息，告诉他们说在已经开始的战斗中，波桑尼阿斯方面业已取得胜利。他们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便一窝蜂似的冲向前去，科林斯人取道基赛隆山的山麓和丘陵地带，直奔德墨特尔神庙；而麦加拉人和弗琉斯人则沿着平原上的平路前进。［2］当麦加拉人和弗琉斯人逼近敌人的时候，提曼德的儿子阿索波多鲁斯统率下的底比斯骑兵，看到他们如此凌乱地冲上来，就上前迎战。结果，他们把麦加拉人和弗琉斯人当中的600人杀死在平原上，并且追击其余的人，把他们驱赶到基赛隆山里去了。

70 这些人就这样不光彩地丧失了性命。[73]逃到木筑要塞里面的波斯人以及他们的大批军众，趁拉栖代梦人尚未赶到，先攀登到塔楼上去；这之后，他们又想尽办法来加固要塞。当拉栖代梦人来到这里的时候，双方在要塞附近展开了激战。只要雅典人不在，异族人就可以击退斯巴达人的攻击，在交战中占据很大的优势，因为拉栖代梦人是不善于攻城的；但是，在雅典人抵达之后，他们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势，波斯人的要塞遭到了长时间持续的猛攻。［2］异族人抵挡不住雅典人的勇敢和他们的坚韧—最后，雅典人登上城墙，在城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希腊军队就从这里蜂拥而入。［3］首批冲进去的是泰格亚人，就是他们劫掠了玛尔多纽斯的帐篷；他们从帐篷中所取得的战利品当中，有一个玛尔多纽斯喂马的马槽，这个马槽以纯青铜制

成，是颇值得一看的。泰格亚人把玛尔多纽斯的马槽奉献给阿列亚·雅典娜的神庙，他们所掳获的其他战利品，则悉数上交到希腊全军共同所有的战利品之中。［4］至于那些异族人，随着要塞被攻破，阵势大乱，他们当中没有人想继续抵抗—说实话，他们都被吓得半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拥挤在如此狭小的一个区域里。他们无所适从，任人宰割。［5］结果，希腊人趁机对他们进行了一场大屠杀。这支大军原本有30万之众—除了阿塔巴佐斯及其部下的4万人逃跑了之外—幸存者不过3000人而已。[74]在这次战役中，斯巴达出身的拉栖代梦人的阵亡者有91名；泰格亚人有16人阵亡；雅典人当中有52人阵亡。[75]

71 在异族军队中，步兵当中最骁勇善战的是波斯人；在骑兵当中，则是萨凯人；而就个人而论，最骁勇善战的当属玛尔多纽斯了。在希腊人当中，雅典人和泰格亚人都非常善战；但是拉栖代梦人却在勇武方面超过他们任何一个城邦。［2］关于这一点，我可以提供一个证据予以证明，那就是拉栖代梦人与最优秀的战士交战，并且打败了他们。依据我个人的判断，当时的第一勇士是阿里斯托德姆斯—就是在德摩比利的300壮士中唯一安全返回并因此而受到责难和侮辱的那位勇士；[76]仅次于他的勇士则分别是波西多纽斯、菲洛吉昂和斯巴达人阿蒙法列图斯。［3］但是，斯巴达人就他们当中究竟谁应该在最勇敢的人物中排在第一位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结果他们认定，阿里斯托德姆斯因受到责难，他显然是宁愿一死，因而他离开队伍，殊死搏斗，实际上由此成就了赫赫勋功；而波西多纽斯情况是，他不想去死，却表现得同样勇敢；因此，就这一点而论，他就是所有人当中最勇敢的了。［4］不过，他们也许是出于嫉妒才提出这种说法的。在我上面所列举的、这次战役的阵亡者之中，除了阿里斯托德姆斯以外，全都得到公众的称誉。唯有阿里斯托德姆斯没有得到任何荣誉，因为如上所述，他在受到责难的时候竟然想寻死。

72 这些人就是在普拉提亚的参战者当中，表现最杰出的人物。至于卡里克拉底，这位不单是在斯巴达人当中，而且是在希腊全军之中最俊朗的男人，他并不是在交战中被杀的。原来，当波桑尼阿斯还在通过牺牲来占卜，而卡里克拉底正在他自己队伍中的时候，有一支流箭射中了他的胁部；［2］当他的同伴们向前冲杀的时候，他被抬走，脱离了队伍，但他实在不甘心就这样死去，就对普拉提亚人阿林涅斯图斯说：“我忧伤的并不是因为我为自己祖国而死，而是因为我未能拿起武器，奋勇杀敌，也未能成就任何一件和自己的身份相称的功业，尽管我一直渴望做到这一点。”

73 据说在雅典人当中，表现最杰出的人物是一位来自于狄凯里亚德莫的人，他就是攸泰基德斯的儿子索芬涅斯。正如雅典人他们自

己说的，这位狄凯里亚人曾做过一件事，从那时起就一直使雅典人受益。［2］原来，在古时候，当丁达琉斯族人为了夺回海伦而统率一支大军攻入阿提卡的时候，他们找不到海伦的藏身之处，于是就对阿提卡各个村社都大肆蹂躏；他们说，当时狄凯里亚人（有人说是狄凯鲁斯本人），由于对提秀斯的粗野行径大为不满，同时也出于对整个阿提卡领土的担心，就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丁达琉斯族人，并且引导他们前去阿菲德奈德莫；[77]一位名叫提塔库斯的当地人把这个地方卖给了丁达琉斯族人。［3］为了报答他们的这种行为，自那时起直到现在，斯巴达一直都豁免狄凯里亚人的一切应付费用，并且在庆节中给他们留有荣誉的座位；甚至在那件事发生的许多年之后，当伯罗奔尼撒人和雅典人开战，拉栖代梦人虽然蹂躏了阿提卡的所有其他地方，却唯独对狄凯里亚的土地秋毫无犯。[78]

74 索芬涅斯就是出身于这个德莫的人，他是雅典人在这次战役中表现得最杰出的人物。人们提到关于他的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说，他把一只铁钩用一条青铜锁链拴在他的胸甲的带子上；当他逼近敌人的时候，他把这只铁钩抛出去，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敌人在进攻时无法驱离他所在的位置；而一旦敌人溃逃，他就收起铁钩，加入追击敌人的队伍。这是人们说到的第一个故事。［2］另一个故事和第一个的说法不同，说索芬涅斯并没有把铁锚拴在他的胸甲上，只是说他的盾牌有一个铁钩状的图案，他一直不停地旋转着那面盾牌。

75 就是这位索芬涅斯，还成就了另一桩辉煌的功业。在雅典人围攻埃吉那的时候，他向阿尔戈斯人攸利巴特斯、一位五项全能比赛的优胜者挑战，并且将他斩杀。此后索芬涅斯的情况是这样的：他和格劳孔的儿子利阿格鲁斯一同统率一支雅典人的军队，在达唐[79]这个地方与埃多尼人为争夺金矿而战，索芬涅斯非常勇敢，壮烈战死。

76 希腊人在普拉提亚与异族人作战刚刚取得胜利，随即就有一个妇人从敌人那边投到他们这边来。她是波斯人泰亚斯皮斯的儿子法兰达特斯的一个妾；当她听说波斯人已被斩尽杀绝，而希腊人大获全胜的时候，她本人就和她的侍女们戴上许多黄金饰物，把她所有的最漂亮的衣服穿上，她下了马车，朝着刚刚结束大屠杀的拉栖代梦人这边走过来了。她看到波桑尼阿斯发号施令，由于她此前常常听说波桑尼阿斯，相当熟悉他的名字和籍贯，因而她知道这个人肯定就是波桑尼阿斯。于是她上前抱住了他的膝头，央求他说：

［2］“斯巴达国王啊！我是一个请求庇护的人，请把我从束手就擒的奴役状态中解救出来吧。你已经做了一件让我感恩不尽的事情——你杀死了这些既不敬天神，也不拜地祇的卑劣之人。我出身于科斯，是安塔哥拉斯的儿子赫格托里德斯的女儿。波斯人在科斯强迫我就

范，并且强行把我拘留起来。”

［３］波桑尼阿斯回答说：“妇人啊，什么也别怕！作为求庇者，你是安全的—不仅如此，如果你所言是真实的话，科斯人赫格托里德斯是你的父亲—那么你的父亲就是我在那些地方最亲密的朋友了。”波桑尼阿斯说了这话之后，就把这位妇人交付给在场的几名监察官来照看，随后又按照她本人的意愿，把她遣送到埃吉那。

77 大约在这个妇人到来的同时，曼丁尼亚人也抵达了战场；他们发现一切战事皆已结束，知道自己前来参战为时已晚。于是，他们感到非常沮丧，并说他们既然迟到了，就宣布对自己课以一笔罚款。［２］随后，当他们得知阿塔巴佐斯率领着部分波斯人逃走的时候，他们很想前去追击，一直追到色萨利；然而，拉栖代梦人不许他们去追赶那些逃兵，于是曼丁尼亚的军队就又返回本国，回国后，这支军队的一些将领遭到放逐。［３］爱利斯人是在曼丁尼亚人之后不久到达的，他们同样感到十分沮丧；他们在回国之后，他们的将领同样也被放逐了。关于曼丁尼亚人和爱利斯人的所作所为，我就说到这里了。

78 在普拉提亚参战的埃吉那人的军队当中，有一位人物，他的名字叫作蓝篷；他是皮塞亚斯的儿子，是埃吉那公民当中的贵要人物。现在这位蓝篷也赶到波桑尼阿斯那里，劝他去做一件非常卑劣的事情。他非常热诚地对他说：［２］“克列昂布罗图斯的儿子啊！你已经成就了一件伟大和光荣的勋业；由于上苍的庇佑，你拯救了希腊，因而在我们所知道的所有希腊人当中，你赢得了最高的声誉。如今你如果这样去完成你的工作，那么不仅可以使你由此获得更高的声誉，而且也使得今后那些想对希腊人施暴的异族人感到胆寒。［３］当列奥尼达在德摩比利被波斯人杀死的时候，薛西斯和玛尔多纽斯曾下令把他的头割下来，钉到一个十字架上；[80]如果这一次你以同样的办法来对待玛尔多纽斯，你将不仅在斯巴达，甚而在全希腊获得赞誉。如果你把他钉到十字架上，你就相当于为列奥尼达报仇雪恨了，他可是你父亲的兄弟啊！”

79 蓝篷这样说，原本是想讨好波桑尼阿斯的。但是，波桑尼阿斯却回答说：“埃吉那的朋友啊，对于你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我深表感谢，可是你所提出的建议不是什么好主意；你一开始的时候盛赞我的祖国和我的勋业，把我捧上了天；但随后你又要我凌辱死者，并说我如果这样做，就可获得更高的赞誉，这等于是把我掷于地上。这样的做法适合于异族人，而并不适合于希腊人；即使在异族人之中发生这样的事情，也会招致我们的痛恨。［２］在这件事情上，我并不想取悦于埃吉那人，也不想让那些喜欢这样做的人们得到满足—对

于我来说，如果因为我的正当行为和正当言辞，而获得我的同胞们的赞誉，那就足够了。至于你建议我要为列奥尼达报仇雪恨，我以为我已经做得很好了。可以肯定，我们在这里毙敌无数，这足以为他，并且为所有那些血洒德摩比利的人报仇雪恨了。你以后不要再来我这里说这样的话了，也不要向我提出这样的建议；我现在耐着性子而没有惩办你，你还应当感谢我呢！”蓝篷听了这番答话，就离开了那里。

80 之后，波桑尼阿斯颁布公告，宣布任何人都不得触动战利品，他命令黑劳士把所有的战利品都收集到一个地方。于是，黑劳士分散开来，到营地各处，他们找到了许多以大量金银装饰的帐篷，许多镶有金片银片的床榻，还有许多金碗、金杯以及其他饮具；［2］在车上，黑劳士们找到了一些口袋，里面装的都是金银的壶罐；他们还从一些死者的身上取下了手镯、项圈和饰以黄金的弯刀—至于那些死者身上的绣有花饰图案的衣服，却根本无人理睬。［3］这一次，黑劳士们偷了许多很值钱的东西，随后把它们卖给了埃吉那人；但是他们也交出了许多东西，主要是因为这些东西藏不下。由于以上这个原因，埃吉那人才开始拥有大量财富，他们以青铜的价钱从黑劳士那里收购了黄金。

81 等到把所有的战利品都收集到一起之后，他们留出其中的十分之一，献给德尔斐的神；他们用这些战利品打造了一尊黄金的三足圣器，把它放置在紧挨着祭坛的那个青铜三头蛇[81]的上面。他们又取出十分之一奉献给奥林匹亚诸神，还分出十分之一奉献给科林斯地峡诸神。他们用前一部分战利品制作了一个10腕尺[82]高的青铜宙斯神像献上；他们用后一部分战利品制作一个7腕尺[83]高的波塞冬青铜神像献上。之后，他们把剩下的物品在参战士兵中间进行了分配，每个人的所得按功劳大小，或者多一些，或者少一些。他们这样分别瓜分了波斯人的妾、黄金、白银、驮畜，以及其他贵重物品。［2］而那些在普拉提亚战役中表现最突出人们，他们究竟得到了哪些特殊的奖赏，没有人提及此事；但是我猜想他们肯定是得到了额外奖赏的。至于波桑尼阿斯，他分得的东西包括：女俘、马匹、塔连特[84]、骆驼以及所有其他的物品，每一类都有10种。

82 据说那时候还发生了下面的事情。薛西斯在逃离希腊的时候，把他的御用帐篷留给了玛尔多纽斯。因此，当波桑尼阿斯看到那以金银镶饰的帐篷以及五颜六色的帘子的时候，他下令那些烤面包的人和厨师像通常侍候玛尔多纽斯那样，准备一顿盛宴。［2］于是，他们按照波桑尼阿斯的命令准备好了。当波桑尼阿斯看到以极其精美的金银镶饰的床榻，看到摆放在那里的金银餐桌，以及餐桌上准备好的极其丰盛的大餐的时候，他对于眼前的这些好东西感到吃惊，他心

情很好，又吩咐他的随从们准备一顿斯巴达式的晚饭。［3］这两顿晚餐都准备完毕，而且很明显这两顿晚餐有着天壤之别，看到这种情况，波桑尼阿斯大笑起来，于是吩咐手下让希腊的将领们都来这里集合。在他们到来之后，波桑尼阿斯指着两种不同的晚餐对他们说："希腊人啊，我派人把你们召集到这里来，是想要你们看一看波斯人的领袖是多么愚蠢，他每天享受着这样豪华的盛宴，却非要到我们这里来抢夺我们这点可怜的伙食。"[85]据说，波桑尼阿斯就是这样对希腊将领们说的。

83 在战后多年，普拉提亚人还是常常在那个战场上找到装满金银和其他贵重物品的箱子。而且在这之后，他们又发现了这样的事情。由于死者的尸体只剩下骨头了，普拉提亚人在把这些骨头集中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颅骨没有任何裂缝，是一块整的骨头；他们在那里还发现一块颌骨，它的上、下颌骨包括门齿和臼齿在内的所有牙齿都是由一整块骨头长成的；另外，他们还发现一具身高不下5腕尺[86]的遗骸。

84 在战后的第二天，玛尔多纽斯的尸体就不见了；至于是被谁偷走的，我也不能说得确实。我听说有许多人，他们分别来自不同的城邦，据说都掩埋过玛尔多纽斯的尸体；而且我知道，许多人因为这件事而获得了玛尔多纽斯的儿子阿顿特斯的丰厚酬谢。但是我不能确认，在这些人当中究竟是谁秘密地运走了玛尔多纽斯的尸体并把它掩埋了。虽然有传闻说，真正掩埋玛尔多纽斯尸体的人是以弗所人狄奥尼索芬尼斯。

85 希腊人在把普拉提亚战场上的战利品瓜分完毕之后，就开始掩埋他们各自城邦的阵亡者尸体，各城邦是分别掩埋的。拉栖代梦人修造了三座坟墓：［2］他们在第一座坟墓里，埋葬了他们的"年轻战士"[87]，其中有波西多纽斯、阿蒙法列图斯、菲洛吉昂、卡里克拉底；[88]在第二座坟墓里，安葬着其他的斯巴达人；他们把黑劳士埋葬在第三座坟墓里。拉栖代梦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埋葬死者的。泰格亚人把本邦的死者都埋葬在一座单独的坟墓中；雅典人也同样把本邦的死者都单独埋葬在一起；而麦加拉人和弗琉斯人也这样安葬了他们的那些被骑兵杀死的人们。［3］在这些坟墓里都是埋葬有尸体的。至于在普拉提亚还可以看到的其他一些坟墓，据我所知，这些坟墓乃是那些没有参加这次战役的希腊人修造起来的；他们在这里修造的坟墓是空坟，因为他们为自己未曾参战感到羞耻。这样，以后来到这里的人，也会对他们表示尊敬。在这些坟墓中，有一座据称是埃吉那人的坟墓；但是据我所知，这座坟墓乃是10年以后，由普拉提亚人奥托狄库斯的儿子克列阿德斯应埃吉那人的请求而修造起来的，克列阿德

斯是埃吉那在当地的代理人[89]。

86 希腊人把他们在普拉提亚的阵亡者掩埋完毕之后，举行了一次会议，他们作出决定，向底比斯开战，并且要求站在波斯一边的那些人前来受降。这个时候担任（底比斯）主要首脑的提玛根尼德斯和阿塔吉努斯，是特别被点了名的两个人物。他们还决定，如果底比斯人不向他们投降，那他们就一直围攻下去，直到他们献城投降。［２］他们在作出这样的决定之后，在战后第十一天便进军底比斯；他们要求把那些人交出来，但是遭到了底比斯人的拒绝，于是他们就发起了围攻；并且在底比斯境内四处蹂躏，从不同方向袭击底比斯城。

87 20天过去了。看到希腊人的攻势丝毫没有松懈的迹象，提玛根尼德斯就对他们的国民说："底比斯人啊，既然希腊人已经下定决心，如果他们不攻下底比斯城，或者不把我们移交给他们的话，他们是决不会停止围攻的，而我们也不愿意使波奥提亚的土地因为我们的缘故而遭受更残酷的蹂躏。［２］如果他们真实目的是索要金钱，而他们要求把我们移交出去只是一个借口，那我们可以把国库里面的钱送给他们；因为我们站到波斯一边的是整个城邦的决定，而不只是我们个人的决定。但是，如果他们围攻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来索要我们的人，那么我们甘愿挺身而出，接受他们的审判。"

底比斯人认为，他的这个请求既非常正确，又合乎时宜。于是，底比斯人随即派出一名使者到波桑尼阿斯那里去，表示愿意把他们所要的人交出来。

88 双方刚刚就上述条件达成协议，阿塔吉努斯就逃出了底比斯城。但他的儿子们沦为俘虏，不过波桑尼阿斯并未把他们治罪，（他说，）因为阿塔吉努斯的儿子和投靠波斯人的罪过无关。至于底比斯人所交出的其他人，他们原本指望可以获得抗辩的机会，还相信他们那时会通过行贿而使自己绝处逢生；但是波桑尼阿斯也正担心会发生这种事，于是，等他们被移交到他的手上之后，他立即遣散所有同盟者的军队，把这些人带到科林斯，在那里把他们全部处决了。这些就是发生在普拉提亚和底比斯的事情。

89 法那凯斯的儿子阿塔巴佐斯从普拉提亚逃走后，很快跑出去很远了。当他进入色萨利人境内的时候，当地居民还是殷勤地接待了他，并且向他询问其余那些军队的情况，因为他们对于发生在普拉提亚的事情全然不知。［２］但是这位波斯人心里很清楚，如果他把此前所发生的全部真实情况都告诉了他们，那么他和他麾下的这支军队便面临巨大的危险—因为他确信，事实的真相一旦公诸于众，那么所

有得知这些消息的人都将向他发起进攻—这位波斯人，我认为他考虑到这一点，才一直对佛基斯人严守秘密。这时候，他对色萨利人作出了这样的回答：

［３］“色萨利人啊，正如你们所看到的，我自己是匆匆赶赴色雷斯；而且我必须全速赶路，因为我和这支军队被主力部队派出来，去执行一项特别的公务。玛尔多纽斯和他的大军，就紧跟在我的后面，你们马上就会看到他们。在他到来之时，你们应该像款待我一样来款待他，并且在各方面都对他表示友善。如果你们这样做了，相信你们永远都不会后悔的。”

［４］阿塔巴佐斯说完这番话，便率领着他的军队启程，然后全速穿过色萨利和马其顿，直奔色雷斯；实际上，他和他的军队以最快的速度沿内地的那条路线行军，这是路程最短的一条。阿塔巴佐斯本人安全抵达拜占庭，而他麾下的大多数士兵却在路途之中被歼灭—许多人在途中被色雷斯人分割围歼，还有些人因极度饥饿和疲劳致死。阿塔巴佐斯从拜占庭乘船渡过海峡。[90]

90 如上所述，阿塔巴佐斯就这样返回了亚细亚。[91]就在波斯人在普拉提亚遭到惨败的同一天，在伊奥尼亚的米卡列，波斯人遭遇了另一次惨败。当拉栖代梦人列奥提齐德斯所统率的希腊舰队还停泊在提洛岛的时候，来自萨摩斯的使团来到他们这里，包括三个人，他们是塞拉叙克列斯的儿子蓝篷、阿尔彻斯特拉提达斯的儿子阿塞纳哥拉斯和阿里斯塔哥拉斯的儿子赫格西斯特拉图。萨摩斯人是秘密地派他们出来的，他们瞒着波斯人，也瞒着波斯人所立的萨摩斯的统治者、他们的国王安德罗达玛斯的儿子塞奥麦斯托尔而来的。［２］这些使者来到希腊将领们这里，赫格西斯特拉图发言，列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鼓动他们，宣称伊奥尼亚人方面已经万事俱备，只要看到他们，就马上叛离波斯人；还说波斯人是决不会负隅顽抗的；或者，即使异族人敢于顽抗，那也正好给希腊人提供了收获最精美的战利品的绝佳地点。同时，赫格西斯特拉图还以他们共同崇奉的诸神的名义，请求他们把希腊民族从异族人的桎梏下解救出来，把异族人驱赶回去。［３］他说：“要做到这一点，那是易如反掌的事，因为波斯舰船的性能很差，远不能和希腊人的舰船相抗衡。”他还补充说，“如果希腊人对于我们三个人有任何怀疑，以为萨摩斯人会对希腊人有什么不良图谋的话，那么我们自己已经变成了人质，在返回亚细亚途中，我们将一直在同盟者的舰船上。”

91 列奥提齐德斯看到这位来自萨摩斯的使者一直不停地央求他，或者是出于想取得一个预兆，或是受到上苍的指示，他问这位使者说：“萨摩斯的客人啊，你叫什么名字？”对方回答他说：“赫格西斯

特拉图……”[92]赫格西斯特拉图本来想继续说下去，［2］但是列奥提齐德斯打断了他的话，说：“萨摩斯人啊，赫格西斯特拉图的这个名字就是个吉兆，这事我答应了。在你乘船回去之前，我只是希望你以及和你一同出使的同伴们，要发誓向我们保证萨摩斯人一定要成为我们真诚的朋友和同盟者。”

92 列奥提齐德斯说完这番话，立即着手采取紧急行动。萨摩斯人当场作出保证，发誓和希腊人缔结同盟。［2］这之后，另外两位使者乘船离去了；至于赫格西斯特拉图，列奥提齐德斯命令他与希腊人的舰队同行，因为他认为他的名字本身就是一个吉兆。那一天，希腊人就在那里度过了，在翌日奉献牺牲时，他们又取得了吉兆。他们的占卜师是埃文纽斯的儿子代丰努斯，他是一位阿波罗尼亚—我所说的阿波罗尼亚是地处伊奥尼亚湾的那座城镇。

93 在代丰努斯的父亲埃文纽斯身上曾经发生过一件奇异的事情。阿波罗尼亚人有一群羊，被视为太阳神的圣物。白天，这群羊沿一条河的两岸吃草，这条河发源于拉克蒙山，流经阿波罗尼亚境内，在奥利库斯港附近入海；入夜，则由本邦最富有、最显贵的公民来看护羊群，他们通过选举来担任这个职位，连续看护的时间皆为一年。现在阿波罗尼亚人之所以极为珍视这群圣羊，是因为他们曾经接到过关于这群羊的一道神谕。这群羊原本是饲养在离都市很远的一个洞窟里的。［2］而当埃文纽斯当选为羊群看护者后，在他看护羊群期间，碰巧遇到他打瞌睡；在他睡着的时候，狼群钻进洞窟里，趁他不注意咬死了大约60只羊。埃文纽斯一觉醒来，得知这一情况，他对此秘而不宣，没有告诉任何人；原来他是想去采购一些羊来补足羊群的数目。［3］但是，当阿波罗尼亚人得知此事以后，他们立即把埃文纽斯告上法庭，由于他在看管羊群时睡着了，因而以使他双目失明来作为惩处。当他们把埃文纽斯的双眼弄瞎之后，他们的羊再也不产羔了，土地也不像往常那样生产谷物了。［4］于是，阿波罗尼亚人派使者前往多多纳和德尔斐，向那里的预言发布者询问：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他们目前的灾难。他们所得到的答复是这样的：“造成灾难的原因就在于埃文纽斯，他作为圣羊的看守者，却被阿波罗尼亚人错误地弄瞎了眼睛。诸神说，那些狼是他们亲自派来的；如果阿波罗尼亚人未能按照埃文纽斯所喜欢的方式对他作出相应的补偿，那么诸神是决不会停止为他复仇的。当他们作出充分补偿的时候，诸神就会赐给埃文纽斯一件礼物，它将使许多人都来求他赐福。”

94 这就是神谕的大意。阿波罗尼亚人将这一神谕封存起来，但是委派一些公民去和埃文纽斯就有关条件进行谈判。下面我就来说说，这些人是如何处理这件事情的。他们看到埃文纽斯坐在长椅上，

就来到他的跟前，坐在他的旁边，然后开始闲聊；起初他们天南地北无所不谈，后来他们才提及他的不幸遭遇，并且表示了同情。这样，他们巧妙地把话题引到这个方面，最后他们问他这样的问题："如果阿波罗尼亚人愿意就他们所犯的过错而对你加以补偿的话，你会提出怎样的要求呢？"［2］ 埃文纽斯对于神谕的事情全然不知，于是他回答说："如果我得到这个人和那个人—（这里他列举了他所知道的在阿波罗尼亚拥有最好的土地的两个人的名字）的土地，同时得到那个人—（这里他提到他所知道的阿波罗尼亚城里最富丽堂皇的房子）的房宅，等我成为上述土地和房宅的拥有者之后，我对这种补偿的方式表示满意，心中的怨恨也会消除了。"［3］ 埃文纽斯话音未落，坐在他身边的人们就说："埃文纽斯啊，阿波罗尼亚人遵照神谕的指示，就按照你提出的要求来补偿你所受到的伤害。"这样，埃文纽斯明白了全部真相，并且被他们欺骗自己的行为所激怒；但是，阿波罗尼亚人把土地和房宅都从其所有者那里买下来，把他所选定的东西送给了他。自那时起，埃文纽斯便具有了预言的天赋，并且由此而在希腊各地声名鹊起。

95 埃文纽斯的儿子代丰努斯，乃是科林斯人的随军占卜师；如上所述，他为希腊军队占卜吉凶。但是，我还听说过这样的说法，说代丰努斯实际上并不是埃文纽斯的儿子，他只是假托这个名义，在希腊各地靠占卜挣钱吃饭罢了。

96 希腊人从牺牲中得到吉兆之后，他们立即上船，从提洛岛起航驶往萨摩斯。当他们来到萨摩斯沿海的卡拉米萨附近的时候，舰队就在当地的赫拉神庙附近抛锚停泊，准备与波斯人进行海战。但是，波斯人一听说希腊人的舰队已经来到那里，就把腓尼基人的舰船打发回去，而他们也乘坐其余的舰船向亚细亚大陆驶去。［2］ 原来波斯人在会商之后，认为既然本方的海上实力不足以与敌人相抗衡，因而决定不与他们在海上冒险一战。因此，他们向大陆撤退，这样意在使他们处于陆军的保护之下；当时驻扎在米卡列的这些陆军，包括薛西斯把他们留在后面镇守伊奥尼亚的军队。这支军队的人数有6万，他们的将领名叫提格兰涅斯，他是波斯人当中最英俊、身材最高大的。［3］ 于是，波斯海军的将领们决心把海军置于陆军的庇护之下，他们把本方的舰船拖曳到岸上，并且在舰船的周围筑起一道防护墙，用以保护其舰船，同样也可以作为他们自己的托庇之地。

97 波斯的将领们作出了这样的决定，然后登船起航；他们经过米卡列境内的女神[93]神庙，抵达盖森和斯科洛佩斯；[94]这里有一座埃琉西斯·德墨特尔神庙，是帕西克利斯的儿子菲利斯图斯当年随科德鲁斯的儿子涅琉斯去亚细亚建立米利都城时修建的。[95]他们在那个

地方把舰船拖曳到岸上，周围用石块和树干筑起一道防护墙，为此他们伐光了临近的果树；在墙外的地面上，他们又钉下了一排木桩来加强防护。在这里，一战而胜或者遭到围攻—对于这两种情况，他们都有思想准备。

98 当希腊人得知异族人已经退回大陆的时候，他们对于敌人的逃跑颇感愤怒。现在他们有些不知所措了：不知道是应该乘船返回希腊本土，还是驶向赫勒斯滂一带。但是，最后他们决定放弃这两种选择，而把舰队驶向大陆。[96] [2] 于是，他们在作海战的准备工作，自己在舰船上安设了舷桥板以及其他必需之物，[97]然后就把舰队开赴米卡列。当希腊舰队驶近敌人营地时，他们发现没有一艘舰船出来迎战，而他们看到的却是敌人把船都拉到了岸上的围墙里面，并且有一支强大的陆军在海滨地带列阵；因此，列奥提齐德斯乘船沿着海岸线行进，并且尽可能地靠近海岸，让他的一名传令官向伊奥尼亚人喊话，说：[3]“伊奥尼亚人啊，你们当中凡是听到我喊话的人，都请注意我所说的话—因为波斯人根本听不懂我在讲什么。当我们和你们交战的时候，你们首先要记住的是自由，其次要记住的是交战的口令是‘赫贝’[98]。如果有人没听到我的喊话，就让那些听到我喊话人去传达给他们吧。”

[4] 列奥提齐德斯的所作所为，和泰米斯托克利在阿尔特密西昂的做法如出一辙。[99]其后果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异族人根本不知道他喊话的内容，伊奥尼亚人会被说服而叛离波斯人；要么他的喊话被禀报给异族人了，这就会使他们猜疑军中的希腊人。

99 列奥提齐德斯在作了这番喊话之后，希腊人把他们的舰船靠到岸边，然后登陆排成战斗队列。波斯人看到希腊人已经严阵以待，并且想起了他们曾经对伊奥尼亚人所发出的劝告，这时候他们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解除萨摩斯人的武装，因为他们怀疑萨摩斯人与希腊人相互勾结。[2] 原来，不久前薛西斯的军队擒获了一些逗留在阿提卡的雅典人，并把他们带到舰船上，随舰队一起返回亚细亚；而萨摩斯人把这些人全都予以释放，让他们重返雅典，还给他们提供了路上所需各种用品。主要是由于这一点，萨摩斯人受到了猜疑，因为是他们支付了国王的500名敌人的赎金。[3] 在解除了萨摩斯人的武装以后，接下来，波斯人指派米利都人去扼守通向米卡列山地的道路，他们说，因为米利都人对那一带的地势了如指掌。然而，他们这样做的真正目的，是想把米利都人支开，使他们远离军营。波斯人就用这样的方式，来防范那些在他们看来一有机会就会发动叛变的伊奥尼亚人。然后，他们把自己的盾牌拼接起来，构筑成了一道御敌的低矮防护墙。

100 希腊人作好了战斗准备，就开始向异族军进逼；在他们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一则传闻很快传遍希腊全军—希腊人的军队在波奥提亚的战役中大败玛尔多纽斯的波斯军。同时，人们在河滩上发现了一根传令官的手杖。［2］我认为，许多事例足以证明，诸神在参与人间的事务。既然发生在普拉提亚的战役和发生在米卡列的战役正好是在同一天，而在米卡列的希腊人又是在那一天得知这则传闻的，而这则传闻极大地鼓舞了全军的士气，使得他们信心倍增，敢于冒死一战，如果不是诸神的参与，还会有什么其他可能吗？[100]

101 另一个奇怪的偶合，是这两次战役都发生在埃琉西斯·德墨特尔的圣域附近。如上所述，在普拉提亚，战斗就是在紧挨着德墨特尔神庙的地方展开的；如今在米卡列的战斗，情况也是如此。［2］结果正如传闻所说，波桑尼阿斯所统率的希腊人获得了胜利；原来普拉提亚战役是在那一天较早的时候进行的，而米卡列战役却发生在将近傍晚的时候。[101]战后不久，希腊人就此所作的调查证明，这两次战役确实是在同月同日里发生的。［3］而在米卡列的希腊人得知这一传闻之前，他们内心充满了恐惧，这与其说是为他们自己担心，还不如说是为他们的希腊同胞、为希腊的领土担心，他们唯恐希腊人在与玛尔多纽斯的交战中遭到失败。但是，当他们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心中的恐惧顿时消失，他们便发动了更勇猛、更迅速的攻势。于是希腊人和异族人都渴望着进行一场厮杀，因为他们看到，一旦获胜，赫勒斯滂和诸岛屿就会落入他们手中。

102 大约占全军兵力的一半的雅典人，以及和他们部署在一起的军队，他们沿着海岸向前推进，那一带地势低洼而平坦；而拉栖代梦人以及和他们部署在一起的军队的行进路线，则要穿越山丘，跨过溪谷。于是，就在拉栖代梦人迂回前进的时候，另一翼的雅典人已经与敌人短兵相接了。［2］只要波斯人的盾墙还挺立在那里，他们就能够守住自己的阵地，并且在战斗中不是表现得最差的；但是，当雅典人以及和他们一起的同盟军大声呼叫，相互激励，全力冲杀的时候，当雅典人希望以其本部兵力战胜敌人，而不必和拉栖代梦人共同分享胜利成果的时候，战场上的局面终于发生了改变。［3］希腊人冲垮了盾墙防线，全军继续向前冲杀，向波斯人猛攻；波斯人虽然顽强抵抗，坚守阵地，双方相持了很长时间，但是最后，波斯人还是逃到他们的要塞里面去了。在这里，雅典人以及和他们一起的科林斯人、西基昂人、特洛伊曾人，紧追不舍，和逃窜的敌人一同冲进了要塞。当要塞被攻克的时候，异族人当中除了波斯人以外，其他各族的人们都停止了抵抗，仓皇逃窜；［4］而波斯人面对潮水般涌入的希腊人，他们分散开来，几个人一伙，继续抵抗。在这里，波斯人的将领当中有两位逃跑了，有两位阵亡了；逃跑的两位将领是舰队的指挥官阿塔

因特斯和伊萨米特列斯，阵亡的两位将领是陆军的指挥官玛尔顿特斯和提格兰涅斯。

103 在波斯人还没有放弃抵抗的时候，拉栖代梦人以及和他们在一起的军队赶到了，共同结束了最后的战斗。在希腊人方面，这次战役的损失也不小，特别是西基昂人死伤甚多，他们的将领伯里劳斯也阵亡了。

［２］ 而那些在波斯军中效力的萨摩斯人，他们虽然被解除了武装，但还在波斯的军营里面。战斗一开始，胜负难料，那时他们便竭尽全力帮助希腊人，同样，其他的伊奥尼亚人也效仿萨摩斯人，他们纷纷倒戈，向波斯人发起进攻。

104 至于那些米利都人，他们曾奉波斯人之命，为了波斯人的安全而去把守山间通道。波斯人当时是考虑到万一发生目前这样的情况时，这些米利都人还可以给他们带路，前往米卡列山地去。同时，这样也把米利都人支走，以免得他们在波斯军营里发动哗变。然而，他们完全没有执行波斯人的命令，其所作所为恰恰与他们所接受的命令相反。因为他们把逃跑到这里的波斯人引向错误路线，那里都有敌人在等候着他们；最后他们自己也亲手杀死波斯人，变成了波斯人最凶恶的敌人。这样，在这一天当中，伊奥尼亚就第二次背叛了波斯人。

105 在这次战役中，希腊人方面作战最英勇的是雅典人；而在雅典人当中，作战最英勇的是一位潘克拉提昂[102]的名将，攸泰努斯的儿子赫尔摩利库斯。这位赫尔摩利库斯后来在雅典人和卡利斯图人交战中被杀。他阵亡的地方在卡利斯图境内的库尔努斯，然后掩埋在邻近的格莱斯图[103]。除了雅典人之外，希腊人方面在这次战役中表现最突出的是科林斯人、特洛伊曾人和西基昂人。

106 希腊人在把与他们交战的以及四散奔逃的那些异族人当中的大多数都屠杀之后，纵火焚烧了异族人的舰船以及他们修筑起来的那道防护墙，随后，他们就把所有的战利品都搬运到海滩上。除了其他战利品，他们发现还有很多装满钱币的箱子。希腊人在把异族人的舰船和防护墙都烧掉之后，便乘船离开，前往萨摩斯。

［２］ 在萨摩斯，他们召集会议讨论有关伊奥尼亚人的问题，想把伊奥尼亚人从亚细亚迁移出去。他们准备放弃伊奥尼亚，把这个地方留给异族人来处置；至于把这些移民安置到希腊的什么地方去，他们依然有些犹豫。因为在他们看来，要使伊奥尼亚世世代代得到他们的关照和保护而不受敌人的侵犯，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们也根本不指望伊奥尼亚人会逃脱波斯人的报复。［３］ 关于这一点，伯罗奔尼

撒人的当权者主张，把投靠到波斯人一边的那些希腊城邦[104]的居民移走，让伊奥尼亚人到这些地方来居住。

另一方面，雅典人很不赞成把伊奥尼亚人全部移走的计划，他们也反对伯罗奔尼撒人召集会议来讨论雅典人的殖民者的事务。既然雅典人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伯罗奔尼撒人也就作出了让步。于是，萨摩斯人、开俄斯人、列斯堡人和所有其他出兵援助希腊人的岛上居民，都被接纳而成为同盟的成员国；[105]［４］他们还发誓信守诺言，永远忠于他们共同的事业，决不叛离。之后，希腊人起航前往赫勒斯滂海峡，打算去摧毁那里的桥，因为他们以为那时桥还横架在海峡上。

107 此次战役中那些得以逃生的少数异族人，他们逃到了米卡列山地，又从那里逃到了萨迪斯。在逃亡途中，亲历这场惨败的大流士的儿子玛西斯特，对于海军将领阿塔因特斯破口大骂，恶言相加。除此以外，他还指称阿塔因特斯的指挥作战的方式比一个妇人还要糟糕，而且由于他给王室所造成的重大损害，那真是罪该万死。原来对于波斯人而言，最大的耻辱，莫过于辱骂一个男人不如一个妇人了。［２］阿塔因特斯开始还忍耐着，最后他忍无可忍，勃然大怒，他拔出弯刀向玛西斯特冲来，想一刀劈了他。但这时哈利卡纳苏斯人普拉克西劳斯的儿子克森那哥拉斯正站在阿塔因特斯的身后，眼看着阿塔因特斯向玛西斯特冲过来，他飞快地将他拦腰抱住，把他猛摔到地上；这样就为玛西斯特那些持枪的卫兵们赶来保护他赢得了时间。［３］克森那哥拉斯的这个举动，不仅得到了玛西斯特本人，也得到了国王薛西斯的赞赏，因为他救了国王的兄弟的命；国王为了奖赏他的这一行为，把整个奇里乞亚的土地都赐给了他，任命他为当地的总督。[106]

此外在路上没有发生其他的事情，他们全都安抵萨迪斯。在萨迪斯，他们发现国王也在那里，自从萨拉米斯海战失败后，他从雅典逃回亚细亚，便一直住在萨迪斯。

108 薛西斯在萨迪斯逗留期间，他爱上了同在萨迪斯的玛西斯特的妻子。因此，他不断向她示爱，却未能征得她的同意；薛西斯顾忌自己的兄弟玛西斯特，而没敢以暴力手段迫使她就范。而这位女子对这一点也很清楚，因而使她有了不从命的胆量。于是，薛西斯眼看没有其他办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提出自己的儿子大流士娶这位女子和玛西斯特之间所生的女儿为妻—他以为通过这桩婚事，他就更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了。［２］这样，她的女儿就被许配给了大流士，在举行了例行的仪式之后，他们就离开这里前往苏撒。他们一行到达苏撒，并把他的儿媳妇、大流士的新婚妻子接进王宫之后，薛西斯的想法就发生了改变，他把对玛西斯特的妻子的爱慕之情忘得干干净净，

开始向自己的儿媳妇、玛西斯特的女儿求爱。阿塔因塔—人们都这样称呼她—很快就答应了他。

109 没过多久，事情的真相被揭开了。我现在来说说真相被发现的经过。薛西斯的妻子阿美斯特莉丝亲手织了一件色彩斑斓而精美的长袍，她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他。薛西斯非常喜欢这件长袍，马上穿在身上去看阿塔因塔，碰巧这一天阿塔因塔使薛西斯格外开心。［２］于是，他对阿塔因塔说，只要她愿意，可以向他要任何东西，并且保证，无论她提出什么要求，他都肯定会答应她的。于是，由于阿塔因塔和她的全家注定要遭遇惨祸，她就对薛西斯说："我想要的任何东西你真的会给我吗？"国王满口答应，并且为此发了誓，他以为她是决不会要他的长袍的。阿塔因塔听到薛西斯刚刚发过誓，她就大胆地提出要他的长袍。［３］于是，薛西斯想尽一切办法来回避她的这个要求；这倒不是因为他舍不得给她，而是因为他害怕阿美斯特莉丝，因为她本已在怀疑薛西斯了，现在他害怕她掌握确凿的证据。于是，他主动提出，如果她不要这件长袍，他可以给她城池，可以给她大量的黄金，也可以给她一支军队（只听命于她一个人）。这最后一样东西是最地道的波斯式的礼物了。但是，任何东西都不能使她动心，最后薛西斯只好把长袍给了她。她得到长袍之后大喜过望，常常穿上它到处向人炫耀。于是，阿美斯特莉丝对于阿塔因塔得到长袍的事情也有所耳闻。[107]

110 现在，当阿美斯特莉丝得知事情的全部真相以后，她并没有怪罪阿塔因塔；但是她认为所有这些事情的根源是她的母亲，即玛西斯特的妻子，因此她打定主意，要弄死玛西斯特的妻子。［２］因此，她等待着机会，直等到薛西斯设大型王家御宴的时候。一年一度的御宴是在国王诞辰的那一天举行的，在波斯语当中，这种御宴被称为"泰克塔"（*tykta*），如果用希腊语来说，意思就是"完美的回报"。在全年之中只有在那一天，国王在头上涂膏，给波斯群臣赠赐礼物。[108]于是，阿美斯特莉丝等那一天来到之后，就向薛西斯提出要求，她希望把玛西斯特的妻子作为礼物送给她。［３］薛西斯拒绝了。在他看来，把玛西斯特的妻子交到另一个女人的控制之下，是一件骇人听闻的，也是残暴的事情。因为不仅由于她是自己兄弟的妻子，而且她和所发生的那些事情是毫不相干的—更主要的是由于薛西斯非常清楚阿美斯特莉丝提出这一要求的目的所在。

111 然而，阿美斯特莉丝非要这样做不可，而且按照御宴的惯例他又必须同意她的请求，因为在波斯举行御宴时，国王是不能拒绝任何请求的。于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只好答应，把玛西斯特的妻子交给阿美斯特莉丝，由她全权处置。这之后，他告诉阿美斯特莉

丝，她可以听凭她的处置，同时国王又派人把他的兄弟召来，对他说：［2］“玛西斯特啊，你是我的兄弟，也是我的父亲大流士的儿子；而且你还是一个好人。我请求你不要再和你现在的妻子一起生活了，我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来代替她；你就和她一起生活吧。但是，你首先得休掉你现在的妻子—我不希望你继续和她在一起了。”

［3］玛西斯特对此感到非常惊讶。他回答说：“主公，你的这番话好生奇怪啊！你命令我离弃我的妻子，她已经为我生下了三个好儿子，还给我生了几个女儿，其中一个已经许配给了你的亲生儿子—你却命令我离弃我现在的妻子（尽管我和她在一起是很开心的），并且和你的女儿结婚！［4］国王啊，说实话，你觉得我配得上娶你的女儿，这对我来说是无上的荣耀；可是这两件事情，哪一件我都不愿做。我恳求你，不要用强力来迫使恳求你的人屈从于你的命令；你的女儿肯定可以找到一位丝毫不次于我的如意郎君。请容许我继续和我的妻子一起生活吧。”

［5］玛西斯特是这样回答的。薛西斯听了之后却勃然大怒，他说：“玛西斯特，我告诉你，你这样说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我既不把我的女儿许配给你，也不许你和你现在的妻子继续一起过日子了。这样，时候一到，我给你的东西会让你吃不了兜着走的！”玛西斯特听了这话，只说了这样一句话就离开了。他说：“主公，你还没有取我的性命呢。”

112 在薛西斯和他的兄弟玛西斯特说这些事情的时候，阿美斯特莉丝派人把王室卫兵中的枪兵召来，对玛西斯特的妻子进行摧残，令人毛骨悚然。玛西斯特的妻子的乳房、鼻子、耳朵和嘴唇都被割下来，扔给一群狗吃了；她舌头也被连根割掉了。这个被摧残得面目全非的妇女就这样被送回了家里。

113 玛西斯特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还茫然不知，但是他害怕什么惨祸会落到自己身上，就匆匆赶回自己的家里。玛西斯特看到自己的妻子被残害的惨状，马上就和他的儿子们商量，准备和他们以及其他一些人一起出发前往巴克特里亚，打算在巴克特里亚省煽起叛变，从而使国王受到重大的损害。［2］我相信，如果他能够抵达巴克特里亚人和萨凯人那里的话，他完全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他颇受这两个民族的爱戴，况且他又是巴克特里亚省的总督。[109]然而，薛西斯已经觉察到了他的意图，派出了一支军队跟踪追击，在路途中把他本人、他的儿子们以及他的亲兵悉数杀死。以上是关于薛西斯的爱情事件以及他的兄弟玛西斯特死亡的故事。

114 与此同时，希腊人离开了米卡列，乘船前往赫勒斯滂，由于

逆风行驶，迫使他们在列克顿[110]附近抛锚，后来他们又从那里驶抵阿比多斯。到了那里，他们才发现，他们原以为是依然架设在海峡上的桥已经被摧毁了，而他们来到赫勒斯湤主要是冲着这座大桥来的。［２］既然桥已被毁，列奥提齐德斯麾下的伯罗奔尼撒人便很想乘船返回希腊；但是克桑西普斯统率下的雅典人，却决定继续留下来，向科尔松尼斯发起进攻。这样，在伯罗奔尼撒人乘船返航的时候，雅典人却从阿比多斯渡过海峡，来到科尔松尼斯，在那里围攻塞斯托斯。

115 当时的塞斯托斯是整个那一地区城防最强固的要塞，当波斯人风闻希腊人已抵达赫勒斯湤地区的时候，他们就从临近的各个城镇出发，都集中到塞斯托斯；在他们当中，有一个来自卡尔迪亚城的、名叫奥约巴佐斯的人，他携带着架桥用的索具。塞斯托斯城由当地的埃奥利斯人守卫，但是在他们当中也有波斯人，还有他们的其他同盟者的大批人马。

116 整个这一地区处于阿泰克特斯统治之下，他是薛西斯任命的总督之一。他是波斯人，是一个道德败坏而残忍的家伙。在国王薛西斯向雅典进军途中，他巧施诡计，把位于科尔松尼斯的爱拉尤斯地方的、属于伊菲克鲁斯的儿子普洛特西劳斯[111]的财宝据为己有。［２］具体经过如下：在这个地方有普洛特西劳斯的坟墓，坟墓为圣域所包围着；那里存有大量财宝，诸如金银器皿、青铜制品、衣服以及其他奉献品等等。阿泰克特斯征得了国王的同意，劫取了这里所有的财宝。他是这样骗取了薛西斯的特许的，他说：［３］“主公，在这个地方有一所希腊人的住宅，这个希腊人曾经进犯你的领土，结果罪有应得，一命归西了。我恳请主公把此人的住宅赐给我，这样，今后人们就有所畏惧，再也不敢带兵进犯你的国土了。”[112]

阿泰克特斯的这番话，竟然轻而易举地说服了薛西斯，从而把这个人的房宅赐给了他；因为国王丝毫没有怀疑他另有图谋。他之所以说普洛特西劳斯率军进攻国王的领土，是因为波斯人认为整个亚细亚都是属于他们的，属于那个时代的国王。于是，当薛西斯批准了他的请求之后，他就把所有的财宝都从爱拉尤斯带到了塞斯托斯，而把那片圣域变成了农田和牧场；不仅如此，他每次造访爱拉尤斯时候，总是玷污神殿，因为他在那里面和女人性交。就是这位阿泰克特斯，现在遭到雅典人的围攻—他根本没有任何准备；因为希腊人的进攻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也根本没有想到希腊人会来这里。

117 现在已是深秋时节，围攻行动依然在持续，雅典人[113]由于长期的背井离乡而颇有微词；而且，他们看到无法攻取塞斯托斯，于是就请求他们的将领率他们重返故土。但是，将领们拒绝撤兵，要求他们一直坚持下去，或者攻下这座城市，或者受雅典人民之命返乡。

于是，士兵们就只好在艰难的条件下继续忍耐了。

118 同时，城内的人却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甚至床上的皮带都被他们煮着吃了。最后，他们连这些东西也吃光了，于是阿泰克特斯和奥约巴佐斯以及那里的波斯人，在夜色的掩护下，从城堡后面，也就是从围攻者兵力最薄弱的地方突围逃走了。［2］天亮的时候，科尔松尼斯的人们就从城墙的塔楼上发出信号，让雅典人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同时，他们把城门都打开了。这样，希腊人当中的一些人开进了城市，而大多数人去追击逃跑的敌人了。

119 奥约巴佐斯逃到了色雷斯。但是，他却落入阿普新泰伊的色雷斯人[114]手中。他们按照自己的风俗，把他作为牺牲奉献给了当地诸神之一普雷斯托鲁斯。而奥约巴佐斯的同伴们，也都被他们杀死了，只是用的另一种方法。［2］阿泰克特斯和手下的士兵，他们是最晚逃离塞斯托斯的，希腊人在埃哥斯波达米[115]附近追上了他们，他们抵抗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最后他们或者被杀死，或者遭生擒。希腊人把这些俘虏缚以枷锁，送回塞斯托斯。阿泰克特斯和他的儿子也在其中。

120 据科尔松尼斯人说，在看守俘虏的那些希腊人当中，有一个人遇到了这样一件奇妙的事情。他在用火烤咸鱼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些鱼在火上开始跳跃并且抽动着，就像是刚捕捉到的鲜鱼一样。［2］于是，其余的卫兵也都围拢来，眼前的现象让他们瞠目结舌。然而，阿泰克特斯看到这种怪事，就对那个烤鱼的人说：“雅典的外乡人啊，不要因为这个奇迹而惴惴不安了。这个奇迹不是显示给你的，而是显示给我的。爱拉尤斯的普洛特西劳斯以此来告诉我，说他虽然已经死去了，并且就像腌制过的咸鱼一样，但是诸神仍然赋予他力量来严惩那些伤害过他的人。［3］因此，现在我想向他作出赔偿。由于我曾从他的神庙里劫取了财富，我愿意为了我和我儿子献给这位神祇100塔连特—而如果你们饶了我和我儿子的性命，我愿意再向雅典人献上200塔连特。”

［4］这是阿泰克特斯的许诺；但是克桑西普斯并没有为其所动。因为爱拉尤斯人请求把阿泰克特斯处死，以为普洛特西劳斯报仇；而这与克桑西普斯本人的想法不谋而合。因此，他们就把阿泰克特斯带到薛西斯在赫勒斯滂海峡架桥的岬角上—还有人说，他们把他带到玛狄图斯城上方的一座山丘上；他们在那里把他钉在木板上，然后高高地吊起来。至于阿泰克特斯的儿子，他们当着他的面将他乱石击死。

121 这之后，他们带上财宝，还带上薛西斯准备架桥的索具，准

备乘船返航希腊；他们打算把那些东西献给他们的神庙。那一年里没有发生其他重要事情。

122 这位阿泰克特斯的祖父名叫阿腾巴列斯[116]；这位阿腾巴列斯曾向波斯人献计，波斯人予以采纳，便以此来力劝居鲁士，他们说：［2］“既然宙斯已经推翻了阿斯泰亚基斯的统治，而把统治权赋予了波斯人，主要是赋予你，居鲁士；那就让我们从我们所居住的地方—那既狭小，又不平坦的土地—迁移出来，去另选一块更好的领土。在我们周围，无论是近些还是远些的地方，这样的土地是很多的。只要我们占领了其中的一块，我们就可以做出比现在更令人惊叹的事情。任何一个民族拥有了我们这样的势力，都不会不采取这样的行动的。目前我们统治着这么多的民族，统治着整个亚细亚，我们现在不行动，还要等到何时呢？”［3］居鲁士听了这话，对这个计划并不是很赞赏；他告诉波斯人，如果他们愿意，可以这样做，但是他警告他们说，一旦这样做了，就不要再指望继续担当统治者，而要准备成为受别人统治的臣民—适中的土地养育出宽厚的人民—但没有哪一块极其丰产的土地上，同时也会养育出勇武的战士。［4］于是，波斯人承认居鲁士的智慧高于他们，他们改变了初衷而告辞了；他们宁肯居住在崎岖的山地上担任统治者，也不愿居住在平坦的良田上充当别人的奴隶。

---

[1] 卡利奥佩（Calliope，Καλλιόπη，希腊语意为“有美妙歌喉的”），九位缪斯中的年龄最长者。她原来是司赞歌的女神。及至希腊古典时代，她被认为是司史诗的缪斯；她的固定标志是尖笔和蜡版。

[2] 公元前479年夏季。7月，玛尔多纽斯占领雅典。—哥译本注

[3] 古代欧亚大陆不少国家和民族是用点燃烽火的方式来传递军事情报的。玛尔多纽斯颇有创意的想法大概是在隔海相望的爱琴诸岛上燃起烽火，快速传递他获胜的喜讯。

[4] 哥译本的这句话在IX. 4。

[5] 即移出阿提卡所在的希腊大陆。

[6] 这是一个古老的节日，据说其渊源可追溯至多利斯人入侵以前。每年6、7月间在斯巴达附近的阿密克莱（Amyclae）举行，为期三天，以纪念海亚金图斯（海亚金提亚节由此得名）和阿波罗。海亚金图斯原本是一植物神，后来的神话说他是个俊美的少年，阿波罗爱恋着他。风神也喜爱他，出于嫉妒，在阿波罗教他掷石饼时，将阿波罗掷出的石饼吹到海亚金图斯的头上，致使少年丧命。后来从死者的遗体（或者其血）中长出风信子花（hyacinth）。这是希腊人关于死而复生的神话之一，象征自然界在冬眠以后的苏醒。—哥译本注

[7] 阿提卡多山地，平原稀少，特里亚邻近埃琉西斯，是阿提卡少数几块比较

肥沃而相对广阔的平原地区之一。

[8] 参阅VIII. 135。

[9] 希罗多德的解释是不充分的；拖延的主要原因可能是阿尔戈斯同玛尔多纽斯签订协议，威胁到斯巴达的安全。

[10] 这支军队的规模相当大；加上黑劳士和庇里阿西人（IX. 11）总数在4.5万人以上。但是在传世文献中，人们往往特别重视斯巴达人的数量，而对庇里阿西人和黑劳士则往往有所忽略。

[11] 时任斯巴达国王。

[12] 公元前480年10月2日，发生日偏食。

[13] 波桑尼阿斯的堂兄弟；因为攸利亚纳克斯是多里尤斯的儿子，而多里尤斯是波桑尼阿斯的父亲克列昂布罗图斯的兄弟。—哥译本注

[14] 位于阿卡底亚的一个城镇。哥译本附注指出，其他参考资料都把该城镇置于斯巴达的西北方向，因此它几乎不可能位于通向科林斯地峡的路途中。

[15] 参阅VI. 58及其附注。

[16] 罗译本这句话在IX. 12。

[17] 他由阿提卡撤退至波奥提亚须穿越基赛隆山。—哥译本注

[18] Magarid，麦加拉城邦所在地区，犹如阿提卡之于雅典。

[19] 据修昔底德记载（VII. 19—28），狄凯里亚距离雅典城120斯塔狄亚（约合22千米），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由爱琴海经优波亚岛输入雅典的物资，都以此为中转站。因此，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斯巴达军队在这里设防，切断了由海上进入雅典的捷径，并且盘踞在那里不断袭扰、蹂躏阿提卡乡村，给雅典造成重大损失。修氏认为狄凯里亚被占领乃是“造成雅典覆灭的主要原因之一”。有学者认为希罗多德此处未提及公元前413年此地被斯巴达军占领之事，据此推论希氏去世时间为公元前424—前413年间。

[20] 即所谓波奥塔克斯（Boeatarchs），底比斯的主要官职之一。其时，波奥提亚地区的城邦组成一个以底比斯为盟主的城邦同盟，由11位底比斯人出任的“波奥塔克斯”委员会，主要负责管理波奥提亚同盟的事务。参阅S. 霍恩布鲁尔：《修昔底德历史注释》（S.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第一卷，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6页。

[21] 阿提卡一德莫。

[22] 约合1.85千米。

[23] 罗译本这句话在IX. 17。

[24]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630页。

[25] 大概是说，只要佛基斯人肯为波斯人效力，就会从国王或者玛尔多纽斯那里取得更为丰厚的回报。

[26]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631页。

[27] 按照波斯人的习俗，把男人蔑称为“妇人”，是对男人尊严的最严重的侮辱。参阅IX. 107。

[28] 实际情况也许是这样：玛西斯提乌斯冲在最前面，而到分队轮换的时候，就要撤出阵地，这时候他就落在最后面了，因而本方没有人注意到他。

[29] 哥译本这句话在IX. 25。

[30] 就是拉栖代梦自己的军队所不在的那一翼即左翼。斯巴达身为盟主，陆军强大，理所当然地占据右翼。

[31] 相传攸里斯修斯是伯罗普斯之女尼基佩（Nicippe）与斯特涅洛斯之子，曾任提林斯和迈锡尼之王。赫拉克勒斯曾经为他服役。

[32] 赫拉克勒斯的儿子。—哥译本注

[33]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634页。

[34] 泰格亚在阿卡底亚，这里的阿卡底亚人指泰格亚人。

[35] 海鲁斯在遭到其敌人攸里斯修斯追击时，曾经逃到雅典人那里去避难，他借雅典人之力击败并杀死了攸里斯修斯和他的儿子们。—哥译本注

[36] 指波里尼凯斯试图从他兄弟埃特奥克利斯手中收复底比斯的事情。有关故事见埃斯库罗斯：《七雄攻打底比斯》。—哥译本注

[37] 参阅IV. 110及附注。

[38] 哥译本这一节在IX. 27。

[39] 哥译本和王译本都没有提“800名爱皮道鲁斯人”。疑为漏译，因为如果不算这些人，则希罗多德统计的全军总数（38700人）刚好差800。

[40] 岛屿，在希腊以西。

[41] 看来，整个阵线的左右两端分别是雅典人、斯巴达人。

[42] 哥译本这句话在IX. 30。

[43] 指那些未在德摩比利战死的人们。—哥译本注

[44] 罗译本这句话在IX. 30。

[45] 希罗多德对普拉提亚战役的记载十分详细，但是叙述不够连贯，其中一些地方无法辨别，从而给重现这场战役造成困难。

[46] 关于埃及的武士阶层，参阅II. 164。

[47] 雅米德家族是爱利斯的有名的祭司家族，该家族的成员（作为祭司）遍布于希腊各地。克吕提亚德族也是爱利斯的祭司家族，但他们和雅米德家族没有任何关系。—哥译本注（显然，罗译本与哥译本译者的观点完全不同。—译者）

[48] 五项全能是跳远、赛跑、掷石饼、投标枪和摔跤。

[49] 据传阿尔戈斯的妇女因为拒绝参加狄奥尼索斯神的纵酒狂欢活动而发疯了，通晓狄奥尼索斯密仪的麦兰普斯治好了她们的病症。古希腊的许多作家都提起此事，但具体细节略有出入。—哥译本注

[50] 伊索麦战役显然是发生在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期间；塔那格拉战役发生在公元前457年（修昔底德，I. 107）。至于发生在泰格亚和狄帕耶伊斯在战役则完全不为我们所知。—哥译本注

[51] 参阅王译本，下册，第640页。

[52] 罗译本这一节在IX. 37。

[53] 恩开列耶斯人（Enchelieans），伊利里亚人的一个部落。

[54] 命运女神之一，她决定人的遭际。

[55] 格里萨斯在底比斯西北方不远的地方。—哥译本注

[56] 希腊文原文有这一段内容，罗译本独缺这一段译文。也许是因为英译者依据不同的抄本。

[57] 有的学者认为波斯人在这里自称“异族人”显得不合情理。其实，这里的异族人是泛指所有非希腊人。

[58] 从基赛隆山流向北方或西北方的各条河流最后都汇合于叫作奥耶罗伊的小河。在上述的两条河流之间的条状地域，它也许就是那个“岛屿”（νῆσος）；但是它现在实际上并不是像希罗多德所描述的那样，是完全被河水包围着的。—哥译本注

[59] 约合1850米。

[60] 阿索普斯河的一条支流。

[61] 历史上一些民族习惯地把一夜分为若干“更”（watch），如犹太人把一夜分为三更，中国人把一夜分为五更，而希腊罗马人则把一夜分为四更。一些学者认为，这里的二更，大概相当于夜里9、10点钟的时候。

[62] 约合3700米。

[63] 希罗多德这里说得不太明确。皮塔涅军团也许是来自于皮塔涅这个地方的军队。但是修昔底德在他的著作中（I. 20）明确指出，根本没有这么一支军队。

[64] 斯巴达人常常用鹅卵石（pebble）投票表决。这里阿蒙法列图斯搬来一块大石头来投票，凸现了希罗多德的幽默。

[65] 这里显然指波斯人。

[66] 罗译本这句话在IX. 59。

[67] 希腊文为“5万”（πεντακισμύριοι），王译本（下册，第651页）译为“五千人”，数字似乎有误。

[68] 显然是指站在波斯一边的希腊人。看来，这些希腊人也被部署在玛尔多纽斯指挥部附近。

[69] 美塞尼亚的一个城镇。

[70] 有可能是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期间（公元前464—前454年）发生的战事。

[71] 罗译本这句话在IX. 65。

[72] 罗译本的这句话在IX. 68。

[73] 罗译本的这句话在IX. 69。

[74] 尽管希罗多德在这里对死者人数的估计与对波斯军队人数的估计一样，都有夸大失实之处，但是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大屠杀。

[75] 这些数字肯定仅只是重装步兵（hoplites，ὁπλίται）的数字，而未将拉哥尼亚的庇里阿西人（Perioikoi，περίοικοι）以及其他轻装步兵统计在内。普鲁塔克指出，希腊人方面在普拉提亚战役中共有6.03万人阵亡。—哥译本注

[76] 参阅VII. 231。

[77] 据传狄奥斯库里兄弟来到阿提卡讨要他们的姐妹海伦，此前她被提秀斯和皮利索乌斯（Pirithous）诱拐至阿提卡的阿菲德奈。—哥译本注

[78] 这里指的可能就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第一年，拉栖代梦人未蹂躏狄凯里亚。但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自公元前413年起，伯罗奔尼撒入侵者在狄凯里亚设防，长期驻扎，反复蹂躏那一地区。参阅修昔底德，VII. 19。

[79] 公元前465年，雅典人试图在安菲波利斯（Amphipolis，修昔底德，I. 100；V. 102）建立殖民地。达唐位于色雷斯海岸，在塔索斯岛对面。—哥译本注

[80] 参阅VII. 238。

[81] 支撑着大锅的青铜三头蛇，显然是用于纪念抗击波斯的泛希腊同盟。三头蛇的基座保存于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上面镌刻有希腊31个城邦的名字。这个名单和奥林匹亚宙斯神像上的名单大同小异。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321—324页。

[82] 约合4.62米。

[83] 约合3.23米。

[84] 这里指金块。

[85] 所谓斯巴达式的“简朴餐”，据传是从来库古斯改革开始确定下来的。成年的斯巴达男人大约每15人为一伙，每人从剥削黑劳士所得中拿出一定的粮油交出来，组成一个“公餐团”（Syssitia）。伙食非常简单。最有名的菜是“黑肉汤”，可是据说其他城邦的贵族只要尝一次这种汤，就再也不想吃第二次了。

[86] 约合2.31米。

[87] 这里指斯巴达人当中年龄在20岁至30岁之间的男子（哥译本按希腊文音译为“irens”）。—哥译本注

[88] 有学者认为第一座坟墓埋葬的是祭司（priest）。参阅*The Landmark Herodotus*，p. 707。

[89] “异邦人代理”（πρόξενος或πρόξεινος，proxenos），原意为“公客”或“朋友”。从字面看，有“保护人”的意思。但是，如果直译为“保护人”，则其含义模糊而且容易引起歧义。希罗多德这里首次提到，而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中提到11次，他们是A邦安排在B邦，关照A邦利益，保护A邦公民的人物，通常由B邦公民出任。在款待和协助他们所代表的城邦的使节和公民时，他们享有B邦的某些特权。他们类似现在外交使节中的“领事”。后来，他们往往成为A邦安插在B邦的耳目。参阅修昔底德，II. 29；III. 1；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04a4以下。

[90] 博斯普鲁斯海峡。

[91] 哥译本这句话在IX. 89。

[92] 赫格西斯特拉图（Hegesistratus）意为“军队的统帅”（army-leader）。—哥译本注

[93] 指德墨特尔和珀尔塞福涅（参阅VIII. 65附注）—哥译本注

[94] 据考证，盖森可能是一条流经米卡列山南麓的河流；斯科洛佩斯是盖森河东岸的一个地方。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329—330页。

[95] 相传多利斯人南下以后，科德鲁斯的儿子率领部分雅典人移居伊奥尼亚，即所谓“伊奥尼亚移民”，时间大概在公元前1050年以后。

[96] 这里的“大陆”显然是指小亚细亚大陆，王译本译为“驶向本土”。参阅王译本，下册，第667页。对于波斯人而言，亚细亚大陆就是他们“本土”。

[97] 从使用“舷桥”（ἀποβάθρας，boarding-bridge）这一点来看，希腊人显然是准备打一场所谓“旧式”的海战。就如同修昔底德（I. 49）所描述的，双方舰船保持不动，在海面上进行“陆战”。

[98] 赫贝（Ἥβη，Hebe），青春女神，宙斯和赫拉的女儿；王译本（下册，

第667页）这里译为赫拉（Hera）。两种说法皆有依据。

[99] 参阅VIII. 22。

[100] 希罗多德认定此事是神干预人事的有力证据，这当然是他无法作出合理说明而提出的一种解释。如果这两次战役真的发生在同一天，信使不可能在当天到达，那么有没有可能是某一位希腊将领面对军中弥漫的低落情绪，捏造“善意的谎言”借以鼓舞士气呢？

[101] 哥译本为“米卡列战役是在下午进行的”。

[102] 潘克拉提昂是一种拳击与摔跤混编在一起的比赛项目。

[103] 优波亚岛南端一城镇。

[104] 大概就是指希腊人当中那些献上“土和水”的城邦。

[105] 颇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同盟”（直译为“同盟者的同盟”，the league of the allies），因为此同盟涉及雅典同盟（the Athenian Alliance）的内部结构及其之后的演变等一系列重要问题。这个同盟就是此前的伊奥尼亚诸邦的反波斯同盟，即近代学者所谓“提洛同盟”（the Delian League）的前身。此后雅典同盟成立之时，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XXIII. 5）提到，阿里斯提德主持伊奥尼亚人宣誓，要忠于这个同盟，也是“同盟者的同盟”。雅典同盟以雅典人为一方，以同盟者为另一方。这个同盟者，就是“同盟者的同盟”。参阅徐松岩：《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106] 果真如此，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虽然在大流士的省区名单中，奇里乞亚是第四省区（III. 90），但是至少在公元前400年以前，这里依然由土著王公来治理的（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VII. 4.2）。参阅豪和威尔斯注释本，第二卷，第333页。

[107] 哥译本这句话在IX. 110。

[108] 希罗多德在I. 133指出：“在一年当中，波斯人最看重的是庆祝每个人的生日。”

[109] 关于巴克特里亚省，参阅III. 92；VI. 9。

[110] 列克顿海角，在阿德拉米提昂（Adramyttium）海湾西头，位于特洛亚斯境内。

[111] 他是在特洛伊战争中第一个阵亡的希腊人。参阅荷马：《伊利亚特》，II. 701。—哥译本注

[112] 波斯帝国的建立以及对该地区统治的结果，使波斯人认为亚细亚的所有领土，自古以来都是他们的领土。特洛伊战争就是希腊人对波斯领土的侵略。希罗多德在他的著作中多次使用这样的观点来观察历史和现实问题。

[113] 王译本（下册，第676页）为“希腊人”。

[114] 阿普新泰伊人（Apsinthians，源自Apsinthii）是色雷斯人的一支。

[115] 即“羊河”（the Goat’s Rivers）入海口。羊河大概有两条溪流，都从那里入海（在兰普萨库斯的对面）。公元前405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即将结束之时，雅典海军在此遭到惨败。

[116] 希罗多德在I. 114也提到一位阿腾巴列斯；但那个人是一位米底人，因而不大可能和这里指的是同一个人。—哥译本注

附录一 希腊及近东历史综合年表[1]

（迄至公元前399年）

公元前	
约3000年	米诺斯文化开始出现于克里特
约2200—1450年	中期米诺斯宫殿文化（克里特）；与埃及和叙利亚有贸易往来
约1600—1200年	迈锡尼宫殿文化（希腊）
约1460—1200年	赫梯帝国（安那托里亚中部）
约1400—1200年	迈锡尼文明的全盛时期；与埃及、东地中海以及赫梯有贸易往来；迈锡尼人向罗得岛、科斯等地移民
约1287年	埃及和赫梯发生卡叠什之战
约1240年	以迈锡尼为首的希腊联军攻陷特洛伊
约1200年	赫梯帝国崩溃
约1200—1125年	迈锡尼文明中心被毁灭
约1050—950年	伊奥尼亚移民；希腊人在小亚细亚沿岸建立殖民地
约1050年	希腊铁器时代开始
约1050—900年	希腊原始几何陶时代
约1000年	波斯人开始移居伊朗西南部

约875—750年	几何陶时代
约800—700年	希腊各地贵族政治普遍兴起
776年	相传希腊第一届奥林匹亚竞技会举行，希腊有可靠纪年的开始
约750—700年	希腊字母文字创建和传播
约750—725年	皮特寇塞[2]的建立
744—612年	亚述帝国
约740—720年	斯巴达人征服美塞尼亚，所谓"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
735年	希腊人在西西里的第一个殖民地纳克索斯建立
734年	克基拉和叙拉古建立
约700年以后	金麦里亚人侵入小亚细亚；米底王国建立
约687年	居基斯（约687—652年在位）建立吕底亚王国
683/682年	雅典开始有执政官名表传世
约669/668年	阿尔戈斯人在海希埃之战中击败斯巴达人
664年	科林斯与克基拉发生海战
664—610年	埃及法老普桑门尼图斯一世在位；那乌克拉提斯建立
约658—约585年	库普塞卢斯家族在科林斯的僭主政治
约656/655—约556/555年	奥萨哥拉斯家族（Orthagolid）在西基昂的僭主政治
约650年	米底在弗劳尔特斯的领导下崛起（650—625年）
约650年	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

约640年	塞阿根尼斯（Theagenes）成为麦加拉的僭主
约632年	库隆企图在雅典建立僭主政治
631/630年	库列涅的建立
625年	那波帕拉萨尔（Nabopolassar）建立新巴比伦王国
621/620年	雅典德拉古立法
约620—570年	米提列涅的僭主政治
612年	尼尼微失陷；新巴比伦人和米底人征服并且肢解亚述帝国
607/606年	雅典人与米提列涅人争夺西格昂
605/604—562年	新巴比伦王国尼布甲尼撒二世统治
600年	雅典从麦加拉手中夺取了萨拉米斯岛；克里斯提尼成为西基昂的僭主；佛凯亚人建立马赛利亚
600—559年	波斯王冈比西斯（一世）
595年	埃吉那出现希腊最早的铸币
595—586年	第一次神圣战争（争夺对德尔斐的控制权）
594/593年	梭伦担任雅典执政官，梭伦立法，颁布"解负令"（Seisachtheia）
590—580年	皮塔库斯在米提列涅统治
585年5月28日	米利都的泰勒斯所预言的日食发生
582年	第一届皮西亚竞技会（德尔斐）
约575年	克里斯提尼的女儿与雅典人麦加克利斯成婚

570—526年	埃及法老阿玛西斯在位
约561/560年	庇西特拉图第一次建立僭主政治并且被逐
560—550年	斯巴达与泰格亚的战争
560—546年	吕底亚的克洛伊索斯国王在位
558—530年	居鲁士（二世）由安鄯（Anshan）王成为波斯之王
559—556年	老米太雅德成为色雷斯的科尔松尼斯的僭主
约556/555年	庇西特拉图第二次成为雅典僭主并且被逐
550年	居鲁士（二世）征服米底
548/547年	德尔斐的阿波罗神庙被焚毁
547年	居鲁士（二世）与吕底亚交战，攻陷萨迪斯，征服吕底亚
546/545年	庇西特拉图第三次在雅典建立僭主政治；波斯征服整个小亚细亚
539/538年	539年10月，居鲁士攻陷巴比伦；随后征服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腓尼基等地，释放"巴比伦之囚"
约537年	阿拉里亚之战
532—522年	萨摩斯的僭主波里克拉底在位
约531年	毕达哥拉斯离开萨摩斯前往意大利
530年	年底，居鲁士战死；其子冈比西斯继位（530—522年在位）
528/527年	庇西特拉图卒；其子希皮亚斯继任僭主，统治雅典
526年	萨摩斯僭主波里克拉底

	不再与埃及结盟，转而投靠波斯
525年	夏，波斯征服埃及
525/524年	克里斯提尼担任雅典的执政官
522年	3月11日，巴尔迪亚"政变"；冈比西斯之死；9月29日，巴尔迪亚被"七人帮"所杀；大流士（一世）继任波斯国王（522—486年在位）
522—521年	大流士镇压了波斯帝国各地的暴动
519年	普拉提亚成为雅典的同盟者
519—515年	耶路撒冷神殿得以重建
约518—514年	大流士征服印度西北部
约516年	米太雅德（二世）前往科尔松尼斯
514/513年	哈摩狄乌斯和阿里斯托吉吞在雅典行刺希帕库斯
约513/512年	大流士远征黑海以北的斯基泰人
512—511年	麦加巴佐斯征服色雷斯
510年	斯巴达和阿尔克麦昂家族联合驱逐希皮亚斯；庇西特拉图家族在雅典的僭主政治被废黜
510—509年	雅典公民重新登记
508/507年	伊萨哥拉斯在雅典担任执政官；斯巴达人侵入雅典，进占卫城；克里斯提尼改革
506年	伯罗奔尼撒人入侵阿提卡；雅典击败波奥提亚人、卡尔基斯人
约505年	革拉开始实行僭主政治
505年	雅典与埃吉那开始交战

501/500年	雅典十将军委员会制度确立
499年	秋，伊奥尼亚人叛离波斯；波斯袭击纳克索斯；冬，阿里斯塔哥拉斯出使斯巴达、雅典
498年	伊奥尼亚人及其同盟者火烧萨迪斯
497—496年	大流士在埃及；古代苏伊士运河开通
497/496年	波斯征服塞浦路斯
约494年	拉德之战，波斯海军击败伊奥尼亚联军；米利都被攻陷并遭洗劫
493/492年	泰米斯托克利在雅典担任执政官；弗里尼库斯创作的悲剧《米利都的陷落》（*The Fall of Miletus*）上演
492年	波斯人征服色雷斯和马其顿；米太雅德回到雅典
491/490年	斯巴达的克列奥蒙尼卒
490年	5月，埃吉那在海战中击败雅典；波斯出征希腊；爱利特里亚被攻陷；8月12日，马拉松战役
490—480年	希罗多德出生
489年	阿里斯提德当选执政官；米太雅德出征帕洛斯未果，遭到弹劾
488年	格隆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获得马赛优胜
487年	雅典第一次实施"陶片放逐法"（Ostracism）
487/486年	雅典执政官开始实行抽签选举
486年	雅典麦加克利斯被放逐；10月，埃及人发

	动反波斯起义；11月，大流士卒，薛西斯继位（486—465年在位）
485年	格隆成为叙拉古的僭主
约485年	雅典和埃吉那重启战端
483/482年	阿里斯提德被放逐；雅典在劳里昂发现富矿脉，在泰米斯托克利的推动下，大力发展海上力量
481年	9月，雅典决定撤出阿提卡，全体人民登上舰船；10月，薛西斯大军抵达萨迪斯；希腊反波斯同盟成立；11月，雅典与埃吉那修好
480年	春，雅典召回所有被放逐的公民；波斯开始西侵希腊；迦太基人入侵西西里；8月，德摩比利（温泉关）战役，阿尔特密西昂海战；9月28日，萨拉米斯海战；10月2日，日食
479年	春，波斯军进驻阿提卡；8月，普拉提亚战役；米卡列战役
479/478年	冬，雅典军攻陷塞斯托斯
478/477年	反波斯的雅典同盟（The Athenian Alliance）建立
476/475年	客蒙攻下爱昂
约469—466年	波斯舰队在攸里梅敦河之役遭到惨败
465年	8月，薛西斯遭到谋杀，阿塔薛西斯继位（465—424年在位）
约465/464年	塔索斯起义；美塞尼亚

	的黑劳士起义，所谓"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
462/461年	雅典的爱菲阿尔特改革
461年	客蒙被放逐
461—446年	雅典和斯巴达交战（所谓"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3]）
约460年	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
460/459年	雅典人远征塞浦路斯和埃及
458/457年	斯巴达出兵佛基斯和波奥提亚；塔那格拉战役；奥诺斐塔战役；埃吉那向雅典投降
456年	麦加巴佐斯率领波斯军队抵达埃及
454年	雅典在埃及的远征军全军覆灭
454/453年	提洛同盟金库被移至雅典
451年	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订立"五年和约"；阿尔戈斯和拉栖代梦订立"三十年和约"
约449年	卡里阿斯和约
448年	斯巴达人入侵阿提卡
447年	包括帕特农神庙在内的一系列雅典城市建筑工程开始兴建
446年	雅典败于科罗尼亚（Coronea），丧失波奥提亚；优波亚和麦加拉暴动；斯巴达人入侵阿提卡
446/445年	雅典人和伯罗奔尼撒人签订"三十年和约"，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

444/443年	雅典在图里伊建立殖民地，希罗多德随移民团前往该地
443—429年	伯里克利连续当选为雅典执政官，雅典国势鼎盛时期
440—339年	萨摩斯暴动并且遭到镇压
约437年	伯里克利率舰队出征黑海
437/436年	哈格浓在安菲波利斯建立殖民地
435—433年	科林斯与克基拉之间的战争；斯巴达国王克列奥蒙尼在位
431年	3月，底比斯袭击普拉提亚，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5月，斯巴达出兵阿提卡，"阿奇达姆斯战争"（431—421年）开始
430年	雅典爆发瘟疫
429年	伯里克利罹疫身亡
428—427年	列斯堡暴动；雅典开始向本邦公民征收财产税（eisphora）
426年	斯巴达在特拉齐斯建立赫拉特利亚
425年	雅典在派罗斯获胜；阿里斯托芬喜剧《阿卡奈人》（*Acharnaeans*）上演
424/423年	冬，阿塔薛西斯卒，大流士二世即位（423—405年在位）
422年	安菲波利斯战役，雅典统帅克里昂和斯巴达统帅布拉西达双双阵亡
421年	雅典和斯巴达签署"尼基阿斯和约"

415—413年	雅典西西里远征
413年	斯巴达在雅典的狄凯里亚设防
411年	"四百人"政府在雅典当政；塞拉麦涅斯短暂执政
410年	库济科斯之战，雅典击败伯罗奔尼撒和波斯的海军；雅典民主制得以恢复
408年	雅典收复卡尔开顿和拜占庭
407年	雅典收复塔索斯；小居鲁士回到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带
406年	诺提昂之战；阿吉努塞（Arginusae）之战；雅典诸将军被判处死刑
405年	夏末，羊河之战，雅典海军遭遇惨败；雅典开始遭到围攻
404年	3月，大流士二世卒，其子阿塔薛西斯二世即位（404—359年）；4月，雅典人向伯罗奔尼撒人投降；斯巴达在全希腊的霸权地位确立；"三十寡头"在雅典当政
404/403年	"三十寡头"首次与塞拉叙布鲁斯交锋；塞拉麦涅斯之死
403年	拉栖代梦人在雅典驻军；5月，"三十寡头"第二次与塞拉叙布鲁斯交锋；9月，"三十寡头"统治倾覆；民主制在雅典重建
401年	小居鲁士发动兵变，远征巴比伦，与其兄争夺

	王位；9月3日，库纳克萨之战
399年	苏格拉底之死

[1] 本年表主要参考了J. B. 布瑞、R. 梅格斯：《希腊史》（J. B. Bury, R. Meiggs, *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fourth edition with revisions,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1983）；O. 穆瑞：《早期希腊》（O. Murray, *Early Greece*, second edition, Fontana Press, 1993）；J. 鲍德曼、N. G. L. 哈蒙德等主编：《剑桥古代史》，第4卷（J. Boardman, N. G. L. Hammond, D. M. Lewis and M. Ostwal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IV,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D. M. 刘易斯、J. 鲍德曼等主编：《剑桥古代史》，第5卷（D. M. Lewis, J. Boardman, J. K. Davis and M. Ostwal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V,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M. 狄隆、L. 加兰：《古代希腊》（Mattthew Dillon and Lynda Garland, *Ancient Greece*, Routledge, 1996）；M. A. 丹达马耶夫：《波斯阿赫明尼斯帝国政治史》（M. A. Dandamaev,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Achaemenid Empi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W. J. Vogelsang, Brill, 1989）等著作书末年表编译而成。实际上正如O. 穆瑞所指出的，希腊历史上公元前500年以前的年代，基本上都不是很确切的。

[2] Pithekoussai（Pithecusae）为希腊人在西方所建立的最早的殖民地，位于意大利西海岸附近的伊斯齐亚（Ischia）岛上，由优波亚岛的卡尔基斯和爱利特里亚共同建立（斯特拉波，V. 4.9）。一说约在公元前760年建立。

[3] 现代某些研究者把公元前461—前446年间以雅典人为首的和以斯巴达人为首的两大城邦集团之间的战争称为“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而称公元前431—前404年二者之间的战争为“第二次伯罗奔尼撒战争”。在古典学论著中，如果不特别注明是哪一次，通常都是指后者。

附录二 贝希斯敦铭文[1]

所谓“贝希斯敦铭文”（Behistun Inscription）得名于毕苏顿（Bisutun或Bisitun）村（今伊朗克尔曼沙赫境内）旁的贝希斯敦山。该山位于西亚古国米底首都埃克巴塔纳通往巴比伦的交通要道上，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山下有一眼终年不竭的清泉，可供过往军旅使用。大概正是由于这眼清泉之故，该山在古代便有“巴伽斯坦”（Bagastāna，古波斯语意为“神仙居留之地”）之称，颇有点神秘色彩。这里山势陡峭，险峻至极，极难攀登，铭文不易遭到破坏，因而被大流士选为勒铭的理想之地。

《贝希斯敦铭文》（以下简称《铭文》）用古波斯、埃兰和巴比伦三种楔形文字刻于贝希斯敦山距地面约105米高处的悬岩上。石刻本身长22米，高7.8米。整个布局明显分为五个部分：（1）浮雕，位于石刻中上方。上部为阿胡拉马兹达雕像；下部左方为大流士、戈布里亚斯、阿斯帕提涅斯和被推翻的高墨达（躺在大流士脚下）雕像；下部右方为被俘的八个王和斯基泰人首领斯昆哈的雕像。（2）浮雕左边，第一次刻的《铭文》古埃兰文译本，共四栏323行，后废。（3）浮雕下边，《铭文》古波斯文本。前四栏共449行，为真正意义上的铭文。第五栏共36行，为大流士远征斯基泰亚后加入，内容与前者无关。现在人们也把它看成《铭文》的一部分。（4）浮雕右边，《铭文》阿卡德文译本，一栏141长行。（5）阿卡德译本之下，第二次补刻的《铭文》古埃兰文译本，共三栏650行。

《铭文》于1835年为英国青年军官、克尔曼沙赫省总督军事顾问H. C. 罗林森（1810—1895）所发现。其后，他断断续续用了将近十年时间，冒着生命危险获取铭文拓片，并将它释读出来，该研究成果发表在1846年《皇家亚洲学会杂志》第10卷第1、2、3分册上。从此，它的内容始为世人所知。希罗多德《历史》中关于相关历史事件的叙述（III. 61—88）在这个铭刻上得到了重要补充。

学术界传统上认为铭文是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50—前486年）为宣扬其在位第一年的文治武功而建立的纪功铭文。它详细

记载了公元前522—前521年席卷波斯帝国的历次动乱和大流士即位元年“十九战”的丰功伟绩。据现代学者研究，《铭文》内容不尽可靠，如有关高墨达政变的记载就严重歪曲了历史事实。被大流士杀死的不是高墨达而是真正的巴尔迪亚。因此，他们认为《铭文》是大流士为其篡夺王权制造合法依据而炮制的重要文件；[2]将《铭文》与希罗多德的记载及其他史料相互参照，对于研究波斯帝国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铭文》的仔细研读是使楔形文字得以成功释读的重要环节。《铭文》不仅对研究古代波斯及西亚地区的历史，而且对于研究古代波斯的语言也具有重大意义，同时，该铭刻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贝希斯敦遗迹在200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I[3]

［1］我是大流士，伟大的王、众王之王、波斯王、诸省区之王、海斯塔斯皮斯（Hystaspes）之子、阿尔萨美斯（Arsames）之孙，阿赫明尼斯族人。

［2］大流士王说：我的父亲是海斯塔斯皮斯[4]；海斯塔斯皮斯之父是阿尔萨美斯；阿尔萨美斯之父是阿里亚兰涅斯（Ariaramnes）；阿里亚兰涅斯之父是泰斯皮斯（Teiapes）；泰斯皮斯之父是阿赫明尼斯（Achaemenes）。

［3］大流士王说：因此，我们被称为阿赫明尼斯族人。自古以来本族就是贵族，自古以来本族即为王族。

［4］大流士王说：在我之前，本族已有八人出任国王[5]。我是第九个。我们九个人相继为王。[6]

［5］大流士王说：赖阿胡拉马兹达（Ahuramazda）[7]之佑，我出任国王。阿胡拉马兹达将王国赐予我。

［6］大流士王说：下列诸省区：波斯（Persia）、埃兰（Elam）、巴比伦（Babylonia）、亚述（Assyria）、阿拉伯（Arabia）、埃及（Egypt）、沿海诸地（the countries by the Sea）[8]、吕底亚（Lydia）、伊奥尼亚（the Greeks）、米底（Media）、

亚美尼亚（Armenia）、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帕提亚（Parthia）、德兰吉安那（Drangiana）、阿里亚（Aria）、乔拉斯米亚（Chorasmia）、巴克特里亚（Bactria）[9]、索格狄亚那（Sogdiana）[10]、犍陀罗（Gandara）、斯基泰亚（Scythia）、撒塔巨提亚（Sattagydia）、阿拉霍西亚（Arachosia）、马卡（Maka），总共23个省区归属于我，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成了诸省区之王。

［7］大流士王说：以上就是臣属于我的诸省区。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他们皆臣服于我。他们向我缴纳贡赋。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凡是我下达给他们的命令，他们都谨遵行事。

［8］大流士王说：对于上述诸区的居民，凡忠信之士，我当赐予恩典；凡不义之人，我严惩不贷。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上述诸区皆遵守我的法律。凡我下达给他们的命令，他们都谨遵不误。

［9］大流士王说：是阿胡拉马兹达把这个帝国赐予我。阿胡拉马兹达佑助着我，直到我赢得了这个帝国。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掌控了这个帝国。

［10］大流士王说：以下就是我成为国王之后，我所建立的功绩。居鲁士（Cyrus）有个儿子，名叫冈比西斯（Cambyses），属于王族成员，此前是这里的国王。这位冈比西斯有一个兄弟，名叫巴尔迪亚（Bardiya）[11]，他与冈比西斯同父共母，但后来冈比西斯杀死了那个巴尔迪亚。

冈比西斯杀死巴尔迪亚之后，人民并不知道巴尔迪亚已被杀死之事。冈比西斯随后就远征埃及去了[12]。冈比西斯抵达埃及以后，人民心怀异志。此后在国内，无论是在波斯、米底，还是在其他省区，谎言四处传播[13]。

［11］大流士王说：随后，有一个穆护[14]，名叫高墨达（Gaumata），他在皮什亚乌瓦达（Paishiyauvada）的阿拉卡德里什（Arakadrish）山地区作乱。他起事的时间是维亚赫纳（Viyaxana）月14日。[15]他欺骗人民说："我是巴尔迪亚，居鲁士之子、冈比西斯之弟。"于是，各地的人民、波斯、米底以及其他省区的人民都叛离冈比西斯，倒向他（高墨达）那一边。

他占据了这个王国。他占据这个王国的时间是加尔马帕达月（Garmapada）9日。[16]随后，冈比西斯以自我灭亡而告终。[17]

［12］大流士王说：穆护高墨达从冈比西斯手中夺走的这个王国，自古以来就是属于我们族人的。穆护高墨达后来从冈比西斯手中把它夺走了。他占据了波斯、米底和其他省区。他把它们攫为己有。他成了国王。

［13］大流士王说：无论是波斯人、米底人，还是我们宗族王室的人，皆不能从穆护高墨达手中收复这个王国。人们非常担心他会杀死许多先前认识巴尔迪亚的人。为此理由他会杀死许多人，“以免他们知道我不是居鲁士之子巴尔迪亚。”

在我没有来到之前，没有一个人敢议论穆护高墨达的任何事情。因此，我向阿胡拉马兹达祈求佑助。阿胡拉马兹达佑助了我。巴卡亚基什月（Bagayadish）10日，[18]我带领少数人诛杀穆护高墨达和他最主要的追随者。我在米底尼赛亚（Nisaia）地区的西卡亚乌瓦提什（Sikayauvatish）要塞杀死了他。我从他手中夺回了这个王国。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 ，我成了国王。阿胡拉马兹达同意赐予我这个王国。

［14］大流士王说：我收复我们族人所失去的王国，使其恢复了原状。随后，我修复了被穆护高墨达所毁坏的寺庙。我把穆护高墨达从人民手中夺走的牧场、牲畜、奴仆[19]、房屋都归还了人民。

我把波斯、米底和其他地区的人安置到原址，恰如往昔。凡先前被夺走的东西，我都夺回来了。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建立了上述功绩。我竭尽全力重建本王朝之原状。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竭尽全力，使穆护高墨达未能篡夺本王朝。

［15］大流士王说：以下是我成为国王之后，我所建立的功绩。

［16］大流士王说：当我杀死穆护高墨达之后，接着又有一个人，名叫阿辛纳（Assina），是乌帕达尔马（Upadarma）之子，他在埃兰[20]发难了，他这样对人民说：“我是埃兰之王。”于是，埃兰人叛变了，倒向那个阿辛纳一边。

他成了埃兰王。又有一个巴比伦人，名叫纳迪塔巴伊拉（即尼丁图·贝尔，Nidintu-Bel），为艾奈拉（Ainaira）之子，他在巴比伦发难。他这样欺骗人民说：“我是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纳波尼达斯[21]（Nabonidus）之子。”于是，巴比伦人全都倒向那个尼丁图·贝尔一边。巴比伦叛变了。他占据了巴比伦王国。[22]

［17］大流士王说：我派遣（一支军队）去埃兰[23]，把那个阿

辛纳缚送我处，我处决了他。

［18］大流士王说：随后，我出征巴比伦，进攻那个自称尼布甲尼撒的尼丁图·贝尔。尼丁图·贝尔的军队占据了底格里斯河，凭借大河险阻（即河水很深），据河抵抗。因此我命令（我）军乘上皮筏；我命令一部分军队乘骆驼，另一部分军队乘马。阿胡拉马兹达佑助了我，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们渡过了底格里斯河。在那里，我大败尼丁图·贝尔的军队，阿西亚迪亚月（Asiyadiya）26日[24]，我们进行了会战。

［19］ 大流士王说：此后，我进兵巴比伦。在我尚未抵达巴比伦之时，那个自称尼布甲尼撒的尼丁图·贝尔已带领一支军队来到幼发拉底河畔扎赞纳（Zazana）镇，要与我交战。于是，我们进行了会战。阿胡拉马兹达帮助了我。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大败尼丁图·贝尔的军队。他的部分军队被驱入河中，被河水卷走了。这次会战的时间，是在阿纳马卡月（Anamaka）2日。[25]

II

［20］ 大流士王说：随后，尼丁图·贝尔带领少数骑兵逃至巴比伦。于是，我进兵巴比伦。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攻占了巴比伦，擒获尼丁图·贝尔。随后，我在巴比伦处决了那个尼丁图·贝尔。

［21］ 大流士王说：我在巴比伦期间，以下地区又背叛了我，它们是：波斯、埃兰、米底、亚述、埃及、帕提亚、马尔吉安那（Margiana）、撒塔巨提亚、斯基泰亚。

［22］ 大流士王说：有一个人，名叫马尔提亚（Martiya），为钦奇赫里什（Cincikhris）之子，他曾在波斯库于纳卡（Kuganaka）镇居住过，他在埃兰发难了。他这样对人民说：“我是乌玛尼什（Ummanish），埃兰之王。”

［23］ 大流士王说：当时我与埃兰关系友好，[26]那些埃兰人惧怕我，他们便把他们的首领马尔提亚抓起来杀死了。

［24］ 大流士王说：有一个米底人，名叫费拉瓦尔提什（即弗拉奥尔特斯，Phraortes），他在米底作乱。他对人民说：“我是赫沙什里塔（Khshathrita）[27]，属于乌瓦赫沙特拉（即库亚克萨列斯

[28]，Cyaxares）家族。”于是，守卫宫廷的米底军士背叛了我，倒向那个弗拉奥尔特斯一边，他成了米底之王。

［25］ 大流士王说：当时归属我的那支波斯人和米底人的军队，（兵力）是不大的。因此，我派遣了（另）一支军队，任命我的臣下、波斯人维达尔纳（即海达涅斯，Hydarnes）为他们的指挥官。我命令他们：“出发！去消灭那支背叛我的米底军队！”这个海达涅斯随即带领军队出发了。他到达米底之后，在米底马鲁什（Marush）镇，向米底人开战。那个米底人的首领当时不在场。阿胡拉马兹达佑助了我。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军大败那支叛军。他们的交战，发生在阿纳马卡月27日[29]。此后，我的这支军队在米底的坎帕达（Kampanda）地区等候我来到米底。

［26］ 大流士王说：我派遣我的臣下，亚美尼亚人达达尔希什（Dadarshi）出征。我命令他：“出发！去消灭那支背叛我的军队！”达达尔希什随即出发了。达达尔希什到达亚美尼亚之后，叛乱者立刻集合起来进攻他，要与他交战。他们在亚美尼亚的祖扎希亚（Zuzzahya）村进行了会战。阿胡拉马兹达佑助了我。赖阿胡闰马兹达之佑，我军大败这支叛军。他们在图拉瓦哈拉月（Thuravahara）8日[30]进行了交战。

［27］ 大流士王说：叛乱者再度纠合起来，进攻达达尔希什，要与他交战。他们在亚美尼亚的提格拉（Tigra）要塞进行了会战。阿胡拉马兹达佑助了我。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军大败这支叛军。他们在图拉瓦哈拉月18日[31]进行了交战。

［28］ 大流士王说：叛乱者第三次纠集起来，进攻达达尔希什，要与他交战。阿胡拉马兹达佑助了我。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军大败这支叛军。他们在泰卡尔奇什月（Thaigarcish）9日[32]进行了交战。此后，达达尔希什在亚美尼亚待命，直到我进入亚美尼亚。[33]

［29］ 大流士王说：随后，我派遣我的臣下、波斯人瓦乌米萨（Vaumisa）出征亚美尼亚。我这样命令他：“出发，消灭那支背叛我的军队！”瓦乌米萨随即出发了。瓦乌米萨到达亚美尼亚之后，叛乱者立刻集合起来进攻他，要与他交战。他们在亚述的伊扎拉（Izala）地区进行了会战。阿胡拉马兹达帮助了我。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军团大败这支叛军。他们在阿纳马卡月15日[34]进行了交战。

［30］ 大流士王说：叛乱者卷土重来，进攻瓦乌米萨，向他开战。他们在亚美尼亚的一个名叫阿胡提亚拉（Autiyara）的地方进行

了交战。阿胡拉马兹达佑助了我。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军大败这支叛军。他们在图拉瓦哈拉月底[35]进行了交战。此后，瓦乌米萨在亚美尼亚待命，直到我进入亚美尼亚。[36]

［31］大流士王说：随后，我从巴比伦启程前往米底。我到达米底之后，那个自称米底王的弗拉奥尔特斯已经率领一支军队来到米底的昆杜鲁什（Kundurush）镇，要与我交战。于是，我们展开了会战。阿胡拉马兹达佑助了我。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大败弗拉奥尔特斯的军队。我们在阿杜卡纳伊沙月（Adukanisha）25日[37]进行了交战。

［32］大流士王说：这个弗拉奥尔特斯随即带领少数骑兵逃往米底的拉加（Raga）地区。于是，我派一支军队前去追击，弗拉奥尔特斯被生擒，缚送我处。我割去其鼻、双耳和舌头，并剜除其一目。他被绑缚在我的宫廷门外，全体人民皆来观之。随后，我在埃克巴塔纳（Ecbatana）[38]将其处以刺刑[39]。至于他的最主要的追随者，那些在埃克巴塔纳要塞的人们，我将他们都剥皮实草，悬挂示众。[40]

［33］大流士王说：有一个撒伽尔提亚（Sagartia）人，名叫奇萨塔赫马（即特里坦塔伊赫米斯，Tritantaechmes），他背叛了我。他这样对人民说："我是撒伽尔提亚之王，库亚克萨列斯族人。"我立即派遣一支波斯人和米底人的军队，我任命我的臣下、米底人塔赫马斯帕达（Takhmaspada）为他们的指挥官。我命令他们："出发！去消灭那支背叛我的叛军！"塔赫马斯帕达随即率领军队出发了。他和特里坦塔伊赫米斯进行了交战。阿胡拉马兹达佑助了我，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军大败这支叛军，并把特里坦塔伊赫米斯缚送我处。随后，我割去其鼻、双耳、并剜除其一目。他被绑缚在宫门外，全体人民皆来观之。随后，我在阿尔贝拉（Arbela）将其处以刺刑。[41]

［34］大流士王说：这就是我在米底所建立之功业。

［35］大流士王说：帕提亚人与瓦尔卡纳人（即叙尔卡尼亚人，Hyrcanians）背叛了我。他们自称是弗拉奥尔特斯的人。我父维什塔斯帕（海斯塔斯皮斯）当时在帕提亚。人民抛弃了他，起而造反。于是海斯塔斯皮斯率领一支拥护他的军队出征，在帕提亚的维斯帕乌拉提什（Vishpauzatish）镇与帕提亚人进行了会战。阿胡拉马兹达佑助了我，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海斯塔斯皮斯大败这支叛军。他们在维亚赫纳月22日[42]进行了交战。

III

［36］大流士王说：随后，我由拉加派了一支波斯军队给海斯塔斯皮斯。这支军队到达海斯塔斯皮斯那里后，海斯塔斯皮斯受命指挥这支军队出征。帕提亚有个帕提格拉巴纳（Patigrabana）镇，他和叛乱者在那里进行了交战。阿胡拉马兹达佑助了我，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海斯塔斯皮斯大败了这支叛军。他们在加尔马帕达月1日[43]进行了交战。

［37］大流士王说：这个地区随即复归于我。这就是我在帕提亚所建立的功绩。

［38］大流士王说：有一个名叫马尔古什[44]的省区背叛了我。一个名叫弗拉达（Frada）的马尔古人（Margi）做了他们的首领。我立即命令我的臣下、巴克特里亚总督、波斯人达达尔希什进攻他。我这样命令他："出发！去消灭那支背叛我的军队！"达达尔希什率领军队出发了，他和马尔古人进行了会战。阿胡拉马兹达佑助了我，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军大败这支叛军。他们在阿西亚迪亚月23日[45]进行了交战。

［39］大流士王说：这个省区随即复归于我。这就是我在巴克特里亚所建立的功绩。

［40］大流士王说：有一个名叫瓦希亚兹达塔（Vahyazdata）的人，他曾在波斯的亚乌提亚（Yautiya）地区塔拉瓦（Tarava）镇住过。他在波斯再度发难了。他这样对人民说："我是巴尔迪亚，居鲁士之子。"于是，那支先前来自亚达（即安鄯，Anshan）的，守卫宫廷的波斯军队背叛了我，倒向瓦希亚兹达塔一边。他成了波斯的国王。

［41］大流士王说：事件发生后，我派遣了一支听从我指挥的波斯人和米底人的军队，我任命我的臣下、波斯人阿尔塔瓦尔迪亚（Artavardiya）为他们的指挥官。另一支波斯军队随我出征米底。阿尔塔尔迪亚随后率领军队出征波斯，他到达波斯之后，那个自称巴尔迪亚的瓦希亚兹达塔带领一支军队来到波斯的拉哈（Rakha）镇，要与阿尔塔瓦尔迪亚作战。于是，他们进行了会战。阿胡拉马兹达佑助了我。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军大败瓦希亚兹达塔的那支军队。他们在图拉瓦哈拉月12日[46]进行了交战。

［42］大流士王说：此后这个瓦希亚兹达塔带领少数骑兵逃奔皮什亚乌瓦达（Pishiyauvada，即帕萨加迪［Pasargadae］）。他在那里往集一支军队后，又来进攻阿尔塔瓦尔迪亚，要与他交战。他们在帕尔加（Parga，即费尔格）山进行了会战。阿胡拉马兹达佑助了我，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军大败瓦希亚兹达塔的那支军队。加尔马帕达月5日[47]，他们进行了会战，他们擒获了那个瓦希亚兹达塔和他最主要的追随者。

［43］大流士王说：随后，我在波斯的乌瓦亚第查亚（Uvadaicaya）镇把那个瓦希亚兹达塔和他最主要的追随者都处以刺刑。

［44］大流士王说：这就是我在波斯所建立的功绩。

［45］大流士王说：那个自称巴尔迪亚的瓦希亚兹达塔曾经派遣一支军队去哈拉乌瓦提什（即阿拉霍西亚，Arachosia）进攻我的臣下、阿拉霍西亚总督、波斯人维瓦纳（Vivana）。他（瓦希亚兹达塔）任命了一个人为他们的指挥官。

他这样命令他们："出发！去消灭维瓦纳与那支忠于大流士王的军队！"随后，瓦希亚兹达塔派遣的这支军队出发去与维瓦纳作战。他们在卡皮沙卡尼什（Kapishakanish）要塞进行了会战。阿胡拉马兹达佑助了我，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军大败这支叛军。他们在阿纳马卡月13日[48]进行了交战。

［46］大流士王说：后来，叛乱者再度纠合起来进攻维瓦纳，要与他交战。他们在加杜达瓦（Gandutava）地区进行了会战。阿胡拉马兹达佑助了我，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军大败这支叛军。他们在维亚赫纳月7日[49]进行了交战。

［47］大流士王说：此后，瓦希亚兹达塔派来进攻维瓦纳的那支叛军的指挥官带领少数骑兵逃走了。当地逃过阿拉霍西亚的阿尔沙达（Arshada）要塞时，维瓦纳率领一支军队随后追上了他们，维瓦纳在那里擒获了他，并杀死了他最主要的追随者。

［48］大流士王说：这个省区随即复归于我。这（就是）我在阿拉霍西亚所建立的功绩。

［49］大流士王说：当我在波斯、米底时，巴比伦人再度背叛了我。有一个亚美尼亚人，名叫阿尔哈（Arakha），为哈尔迪塔（Haldita）之子，他在巴比伦发难了。他在杜巴拉（Dubala）地区

这样欺骗人民说："我是纳波尼达斯之子尼布甲尼撒。"于是，巴比伦人背叛了我，倒向那个阿尔哈一边。他自据巴比伦城，成了巴比伦之王。

［50］ 大流士王说：我立即派遣了一支军队去巴比伦。我任命我的臣下、波斯人维达法尔纳（即殷塔佛涅斯，Intaphrenes）为他们的指挥官。我这样命令他们："出发！去消灭那支背叛我的巴比伦军队！"殷塔佛涅斯随即率领军队向巴比伦进发。阿胡拉马兹达佑助了我，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殷塔佛涅斯击败了巴比伦人，并把他们押走。瓦尔卡扎纳月（Varkazana）22日，[50]他擒获了那个僭称尼布甲尼撒的阿尔哈和他最主要的追随者。我下了一道命令，把那个阿尔哈及其最主要的追随者在巴比伦处以刺刑。

IV

［51］ 大流士王说：这就是我在巴比伦所建立的功绩。

［52］ 大流士王说：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以上就是我成为国王之后，在一年内所建立的功绩。我进行了19次战争。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击败了他们，擒获了9个国王：

一个是穆护高墨达。他谎称："我是居鲁士之子巴尔迪亚。"他使波斯发生了叛乱。

一个是埃兰人阿辛纳。他谎称："我是埃兰之王。"他使埃兰人背叛了我。

一个是巴比伦人尼丁图·贝尔。他谎称："我是纳波尼达斯之子尼布甲尼撒。"他使巴比伦发生了叛乱。

一个是波斯人马尔提亚。他谎称："我是埃兰的国王乌玛尼什。"他使埃兰发生了叛乱。

一个是米底人弗拉奥尔特斯。他谎称："我是库亚克萨列斯宗室的赫沙什里塔。"他使米底发生了叛乱。

一个是撒伽尔提亚人特里坦塔伊赫米斯。他谎称："我是撒伽尔提亚的国王，属于库亚克萨列斯宗室。"他使撒伽尔提亚发

生了叛乱。

一个是马尔古人弗拉达。他谎称："我是马尔古什的国王。"他使马尔古什发生了叛乱。

一个是波斯人瓦希亚兹达塔。他谎称："我是居鲁士之子巴尔迪亚。"他使波斯发生了叛乱。

一个是亚美尼亚人阿尔哈。他谎称："我是纳波尼达斯之子尼布甲尼撒。"他使巴比伦发生了叛乱。

［53］大流士王说：我在上述战争中擒获了这9个王。

［54］大流士王说：上述叛乱地区，是谎言使它们发生了叛乱，这些人这样欺骗了人民。此后阿胡拉马兹达把他们交到我手中，我惩罚他们一任己意。

［55］大流士王说：啊，你，今后将成为国王的人，要慎保自己，谨防欺诈。如果你想"愿我的国家永固万年"，就要严惩那些奸诈之徒。

［56］大流士王说：以上是我所建立的功绩；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在一年内建立了这些功绩。你，今后将要读到这个铭文的人，要相信我所作的一切，不要认为它是谎言。

［57］大流士王说：我真诚地祈求阿胡拉马兹达（即祈求阿胡拉马兹达为我作证）：凡我在这一年内所做的一切，都是真的，不是假的。

［58］大流士王说：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还建立了许多别的功绩，没有刻入这个铭文。其所以没有刻入的原因，是为了使今后将要读到这个铭文的人，不致因我所建立的功绩过多而生疑，反而认为它是谎言。

［59］大流士王说：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先前历代诸王在位时，他们在一年内所建立的功绩都没有我这么多。

［60］大流士王说：要相信我所做的一切，要这样向人民宣传，而不要隐瞒它。如果你不隐瞒这个铭文，而且把它告诉人民，愿阿胡拉马兹达与你为友，愿你的家族昌盛，愿你万寿无疆！

［61］大流士王说：如果你隐瞒这个铭文，并且不把它告诉人

民，阿胡拉马兹达必与你为敌，你的家族必遭灭亡！

［62］大流士王说：这就是我在一年内所建立的功绩。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建立了这些功绩。阿胡拉马兹达和其他的神祇都佑助了我。

［63］大流士王说：阿胡拉马兹达和其他的神祇之所以佑助我，是因为我不是不义者；我不是不诚实之人；我不是压迫者，我和我的宗亲都不是。我处事公平，强弱无欺。凡与本王朝协力者，我赐予厚恩；凡作奸犯科者，我严惩不贷。

［64］大流士王说：你，今后将要成为国王的，不要与那些不诚实之人和压迫者为友；要严厉惩罚他们。

［65］大流士王说：你，今后看到我刻写的这个铭文或这些雕像的人，不要破坏它们，而要竭尽全力保护它们。

［66］大流士王说：如果你看到这个铭文或这些雕像，你没有破坏它们，而是尽力加以保护，愿阿胡拉马兹达与你为友，愿你的家族昌盛，愿你万寿无疆！凡你所想做的一切，阿胡拉马兹达必使你成功！

［67］大流士王说：如果你将来看到这个铭文或这些雕像，你不但没有尽力加以保护，反而破坏了它们，阿胡拉马兹达必与你为敌，你的家族必遭灭亡，凡你所想做的一切，阿胡拉马兹达必使你失败！

［68］大流士王说：当我杀死自称巴尔迪亚的穆护高墨达时，有以下人士在场，这些人当时作为我的支持者一起协力行动：

瓦亚斯帕拉（Vayaspara）之子殷塔佛涅斯，一位波斯人；

图哈拉（Thukhra）之子乌坦纳（即奥塔涅斯，Otanes），一位波斯人；

马尔杜尼亚（即玛尔多纽斯，Mardonius）之子高巴鲁瓦（即戈布里亚斯，Gobryas），一位波斯人；

巴加比格纳（Bagabigna）之子海达涅斯，一位波斯人；

达图瓦希亚（Datuvahya）之子巴加布赫沙（即麦加毕佐斯，Megabyzus），一位波斯人；

瓦哈乌卡（Vahauka）之子阿尔杜马尼什（Ardumanish），一位波斯人。[51]

［69］ 大流士王说：你，今后将要成为国王的人，要好好保护这些人的家族。

［70］ 大流士王说：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这就是我刻写的铭文。此外，这篇铭文又用雅利安文字写在泥版和羊皮纸上。我还做了一尊自己的雕像。我还做了我的世系表，世系表写成后曾读给我听过。随后，我把这个铭文分送帝国各省区，人民共同遵循。[52]

V[53]

［71］大流士王说：以下（是我成为国王之后的第二年、第三年所建立的功绩）：埃兰地区叛乱了，有一个埃兰人，名叫阿塔马伊塔（Atamaita），成了他们的首领。因此我派遣了一支军队，任命我的臣下、波斯人高巴鲁瓦（戈布里亚斯）为他们的指挥官。戈布里亚斯随即带领军队向埃兰进发。他和埃兰人进行了会战。

此后，戈布里亚斯击败了埃兰人，平定了埃兰，擒获了他们过去的首领。他把他送到我处，我处决了他。此后这个地区又成了我的。

［72］ 大流士王说：这些埃兰人是不义之人，他们不崇拜阿胡拉马兹达。我崇拜阿胡拉马兹达。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惩罚他们一任己意。[54]

［73］ 大流士王说：凡崇拜阿胡拉马兹达者，无论生前死后，必永远蒙神恩典。

［74］ 大流士王说：后来，我率领一支军队出征斯基泰亚，讨伐戴尖顶盔的斯基泰人[55]。这些斯基泰人背叛了我。当我到达海边之后，我率领全军渡过大海到达对岸。我大败斯基泰人。我擒获其一名首领，他被缚送我处，我处决了他。

他们擒获其另一名首领斯昆哈（Skunkha）并缚送到我处。随后，在那里按我的旨意，任命了另一个人作首领。这个地区立即又成了我的。

[75] 大流士王说：这些斯基泰人是不义之人，他们不崇拜阿胡拉马兹达。我崇拜阿胡拉马兹达。赖阿胡拉马兹达之佑，我惩罚他们一任己意。[56]

[76] 大流士王说：凡崇拜阿胡拉马兹达者，（无论）生前死后，必永远蒙神恩典。

---

[1] 该铭文已有多种中译本。本文主要参考了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上古部分，林志纯主编），商务印书馆北京1963年版，第176—192页；李铁匠选译：《古代伊朗史料选辑》，商务印书馆北京1992年版，第34—49页；英文译本参考了J. B. Bury, *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 Vol. 2, pp. 623–632；*Old Persian Texts*，见以下网站http://www. avesta. org/op/op. htm（2012年1月17日），http://www. livius. org/da-dd/darius/darius_i_0.html（2012年1月17日）；L. W. King and R. C. Thompson, *The Sculptures and Inscription of Darius the Great on the Rock of Behistûn in Persia*, 1907, London. 该译文见下列网站http://www. livius. org/be-bm/behistun/behistun03.html（2012年1月17日）。本译文章节划分依据L. W. King 和 R. C. Thompson的英译本，同时参考了阿舍利注释本，pp. 528–537。

[2] 参阅李铁匠：《巴尔迪亚政变辨析》，《世界史研究动态》，1987年第11期；周洪祥、吴宇虹：《从〈贝希斯敦铭文〉、〈历史〉辨析大流士夺位真相》，《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4期。

[3] 《铭文》分为五栏，用拉丁数字表示栏次。

[4] 海斯塔斯皮斯为居鲁士时期波斯王室重臣。参阅希罗多德，I. 209及以下。

[5] 大流士所说八王是：1.阿赫明尼斯；2.泰斯皮斯和他的两个儿子；3.阿里亚兰涅斯；4.居鲁士一世；5.阿里亚兰涅斯之子阿尔萨美斯（后被居鲁士二世推翻）；6.居鲁士一世之子冈比西斯一世；7.冈比西斯一世之子居鲁士二世；8.居鲁士二世之子冈比西斯二世。

[6] 或译为“本族按两支系连续称王”。大流士虽属王族，但是并非嫡系。

[7] 该词早期为两个独立的词：“Ahura”（主）、“Mazda”（希望）。自阿赫明尼斯王朝时期始拼写成一个词。

[8] 可能是指地中海东岸沿海地区，如叙利亚、腓尼基等地，仍有争议。

[9] 约相当于中文典籍所谓“大夏”之地。

[10] 约相当于中文典籍所谓“粟特”之地。

[11] 希罗多德称之为斯美尔迪斯（Smerdis）。

[12] 一般认为，此次远征在公元前525年初。参阅希罗多德，III. 1—14。

[13] 谎言为琐罗亚斯德教谓恶神安格拉·曼纽象征的诸恶行之一。此外还有不义、不净、破坏、死亡等恶行。

[14] Magus（复数Magi）也译作麻葛，旧译作玛哥斯僧、玛古术士，为琐罗亚斯德教祭司，在古代波斯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关于这个名词在本书中的用法，参阅I. 101附注。

[15] 公元前522年3月11日。

[16] 公元前522年7月1日。

[17] 关于冈比西斯之死，今人大多认为其并非希罗多德所说自伤致死（参阅III. 64—66），而是被波斯远征军中的贵族所杀。铭文“Uvāmarsiyuš amaryatā”是这些贵族对冈比西斯的恶毒诅咒，应译作“自我灭亡”。

[18] 公元前522年9月29日。

[19] 古波斯语称为“漫尼亚”。现译作“奴仆”。

[20] 有的译本中作“苏萨”“苏萨人”。参见William McNeill, *The Ancient Near East*, Oxford, New York, 1977, p. 122。

[21] 新巴比伦王国末代国王，公元前539年10月被居鲁士俘获。

[22] 公元前522年10月3日。

[23] 有的译本中为“我命令埃兰”。

[24] 公元前522年12月13日。

[25] 公元前522年12月18日。

[26] 李铁匠译本为“当时我离埃兰很近”。

[27] 即亚述铭文中提到的米底反亚述起义领袖卡斯塔里提（公元前675—前653年）。

[28] 库亚克萨列斯（公元前625—前585年）为米底国王，曾与新巴比伦王国结盟攻灭亚述帝国，占领乌拉尔图等王国。

[29] 公元前521年1月12日。

[30] 公元前521年5月20日。

[31] 公元前521年5月30日。

[32] 公元前521年6月11日。

[33] 李铁匠译本为“来到米底”。

[34] 公元前522年12月31日。

[35] 公元前521年6月11日。

[36] 李铁匠译本为“到达米底”。

[37] 公元前521年5月8日。

[38] 李铁匠译本为“哈马丹”。

[39] 古代西亚极刑之一。通常以木棍由犯人的肛门中插入，直贯上身，然后再将木棍和尸体竖起，悬尸示众。

[40] 李铁匠译本为“绞死在哈马丹要塞”。

[41] 或译为“钉死在十字架上”。

[42] 公元前521年3月8日。

[43] 公元前521年7月11日。

[44] 即马尔吉安那省。

[45] 公元前521年12月28日。

[46] 公元前521年5月24日。

[47] 公元前521年7月15日。

[48] 公元前522年12月29日。

[49] 公元前521年2月21日。

[50] 公元前521年11月27日。

[51] 这里所列的六个人，前五人与希罗多德《历史》所记相同，第六人阿尔杜马尼什被希罗多德误为阿斯帕提涅斯（Aspathines）；后者是大流士一世时的显要。参见III. 70—83。

[52] 这段铭文各家理解不一，也有人译作“人民心满意足”。

[53] 本栏所记事件比第一至四栏年代要晚。它大概是在几年后补上去的。

[54] 与埃兰人的战事大概发生于公元前521年秋。

[55] 指居于咸海附近的萨吉—马萨盖泰人。

[56] 与斯基泰人的战事大概发生于公元前520/前519年。

附录三 古希腊历法简述

古希腊人很早就有自己的历法，迈锡尼时代可能就有了太阴历。历法的制定与农事农时紧密相关，是广大人民长期劳动实践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但是，希腊各邦没有统一的历法。许多城邦都有各自的历法，而且彼此出入很大。在希腊历史上，有些城邦出于某种军事、政治目的，临时修订其历法的情况，也并不鲜见；[1]同时，月份的名称、新年的日期各不相同。如爱利斯的正月初一自夏至算起，斯巴达、马其顿的新年在秋分之日，而提洛岛在冬日里过元旦。[2]各邦的历法，至少最初都是使用阴历。月份依据当月所举办的节日或者奉祀某位神祇而取名。例如，马其顿人狄奥斯月（*Dios*）和阿尔特密西奥斯月（*Artemisios*），就是为了纪念宙斯和阿尔特密斯两位神祇而得名；雅典的安特斯特里昂月（*Anthesterion*），因安特斯特里亚节（*Anthesteria*）而得名。这些月份的名字在线形文字B和希腊早期文学作品如赫西俄德的著作中已经出现。[3]

在希腊诸邦中，关于雅典的历法方面的资料是最为丰富的。即便如此，对于雅典历法的确切情况，我们也并不完全清楚。在雅典，使用时间比较长的年历，是所谓“庆节历”。新年之始（大年初一），原则上是夏至之后首个朔日。正月至十二月的名称及其起源如下：

赫卡托姆拜昂月（*Hekatombaion*），正月，意为“百牛大祭”之月，泛雅典人节，庆祝雅典“统一”，奉祀阿波罗和宙斯。跨今之公历7—8月；

麦塔格特尼昂月（*Metageitnion*），二月，意为“变更邻人”之月，侨民之庆典。跨今之公历8—9月；

波德罗米昂月（*Boedromion*），三月，意为“闻声驰援”之月，纪念提秀斯战胜阿玛宗人之节。跨今之公历9—10月；

普亚诺普西昂月（*Pyanepsion*），四月，意为“吃豆节”之月，以豆奉祀阿波罗，地母节庆典。跨今之公历10—11月；

麦马克特里昂月（*Maimakterion*），五月，意为天神“暴

怒”之月，奉祀宙斯。跨今之公历11—12月；

波塞德昂月（*Poseideon*），六月，意为“海王”之月，祭祀海神波塞冬。跨今之公历12月—次年1月；

伽米里昂月（*Gamelion*），七月，意为“结婚”之月。跨今之公历1—2月；

安特斯特里昂月（*Anthesterion*），八月，意为“百花节”之月，庆祝“百花节”，祭祀狄奥尼索斯。跨今之公历2—3月；

爱拉菲波里昂月（*Elaphebolion*），九月，意为“射鹿节”之月，祭祀狩猎女神阿尔特密斯。跨今之公历3—4月；

穆尼基昂月（*Mounichion*），十月，意为“穆尼基亚节”之月，纪念穆尼基亚的阿尔特密斯。[4]跨今之公历4—5月；

萨尔格里昂月（*Thargelion*），十一月，意为献祭“初熟果实”之月，奉祀阿波罗和阿尔特密斯。跨今之公历5—6月；

斯基罗福里昂月（*Skirophorion*），十二月，意为“斯基拉节”之月，奉祀德墨特尔和科瑞。[5]跨今之公历6—7月。

希腊人按太阴（月亮）的盈亏复始以计算月。每个月长度为29天或者30天（据现代科学家计算，其实际准确时间为29天12小时44分2.8秒），平年为354±1天，闰年为384±1天。[6]闰月通常置于波塞德昂月之次月，即第二个波塞德昂月（闰六月）。阴历和阳历（太阳年日数约365.25天）日数的差额，希腊人用置闰法来弥补。希罗多德指出，埃及人所用的太阳历比希腊人的历法更为准确。希腊人每若干年增加一个闰月，以求与季节相吻合。[7]据研究，古典时代希腊人曾经采用“八年三闰法”以及更准确的“十九年七闰法”。

希腊人将每月分为三旬：上旬10日，中旬10日，下旬9日或10日。平时称呼日子为“某月某旬之第几日”。如希罗多德（VI. 57）提到“每月上旬第七天”；也可说“某月某日”；而下旬则既可以顺序，也可以倒序。如修昔底德（V. 54）提到某月第27日（希腊文意为“下旬第四日”，即该月倒数第四日）。在雅典，每月首日称为“新月”；每月末日，称为“旧与新”，意即“晦朔之交”。

大约自公元前5世纪晚期开始，雅典还实行过一种年历，即所谓“普利塔尼历”（*prytany calendar*），也被称为“议事会年”（*The Bouletic Year*）。雅典五百人议事会（*Boule*）由10个部落的代表组

成，每部落50人。大概自伯里克利时代起，10个部落轮流担任“主席团”（*prytany*），主持议事会，每部落任职时间为一年的十分之一。轮值期间，每天抽签选出一位主席团主席，主持处理当日事务。据亚里士多德记载，“主席团职位由各部落轮流担任，其次序由抽签决定，前四个部落每一部落任职36日，后六个部落每一部落任职35日；因为他们的年历是按阴历计算的。”[8]自公元前4世纪起，这两种年历的岁首始于同一天。[9]

根据保留下来的古代铭文资料，铭刻文献通常载明当值议事会主席团的部落名字，议事会书记（*Grammateis*）的名字以及提案人的名字等。据亚里士多德记载，议事会书记原本是一重要职务，要选举“著名而可靠的人”出任，约自公元前367年起通过抽签产生。[10]在铭刻文献中，往往可以看到议事会书记的名字列在首要位置。

希腊各邦有自己的“年名”。在雅典，自从设立首席执政官（*Archon*）以来，通常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因此，首席执政官又被称为“名祖”（*Eponymoi*）执政官。在其他城邦，如斯巴达通常用首席监察官（*Ephor*）的名字，米利都则用“冠士”（戴花冠者）的名字。古典时代历史学家，如修昔底德、色诺芬等，在记载历史事件的年代时，往往都要说明雅典首席执政官的名字和斯巴达首席监察官的名字，使某些年代得以确认。

---

[1] 改变宗教节日时间以应付紧急情况，这样的做法并不少见。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V. 7.2； V. 1.29；波桑尼阿斯，III. 5.8；修昔底德，V. 54。

[2] 参阅郝际陶、陈锡文：《略论古代希腊农业经济与历法》，《世界历史》，2007年第1期。

[3] 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273—274页，“希腊历法”条。

[4] 这个庆节在该月16日举行（大致在5月初）。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182—184、1000页。

[5] 德墨特尔为丰产和农业女神，司谷物的成熟，她是克洛诺斯和瑞亚的女儿，宙斯的姐姐，帕尔塞福涅的母亲；科瑞为丰产女神，后来与帕尔塞福涅（地狱女统治者，司谷物生长和土地丰收）混为一体，演变成了德墨特尔的女儿，同享奉祀。奉祀仪式上，人们手携“斯基拉”（Scira）。据考证，“斯基拉”可能是一种大型遮阳伞，也可能是雅典娜石膏像。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1369页。

[6] 以中国农历为例：平年1965乙丑年353天，2005乙酉年354天，2003癸未年355天；闰年如1993癸酉年383天，2004甲申年384天，2006丙戌年385天。

[7] 希罗多德，II. 4。

[8]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LIII. 2。每月29天或30天，全年354天。

[9] 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274页。

[10]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LIV. 3。

附录四 原著及主要参考文献

一、外文部分

1.Carolus Hude, ed., *Herodoti Historiae*, 2 Vols., 3rd revised edition, Oxford Classical Texts(OCT),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27.

2.Haiim B. Rosén, ed., *Herodoti Historiae*, Berlin: De Gruyter, Vol. 1, 1987; Vol. 2, 2008.本书简作“古希腊文校注本”。

3.N. G. Wilson, *Herodotea, Studies on the Texts of Herodot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4.Herodotus, *The Persian Wars*, translated by A. D. Godley,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4 Vols.,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20–1925, 1981.古希腊文英文对照本，本书简作“哥译本”。

5.Herodotus, *The History*, translated by George Rawlinson, Francis R. B. Godolphin, eds., *The Greek Historians*, 2 Vol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2.本书简作“罗译本”。

6.Herodotus, *The Histories*, translated by George Rawlinson,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osalind Thomas, London: Everyman’s Library, 1997.

7.Herodotus, *The Histories*, a new translation by Robin Waterfie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8.Robert B. Strassler, ed., *The Landmark Herodotus: The Histories*, a new translation by Andrea L. Purvis, New York: Anchor Books, Random House Inc., 2009.本书简作“*The Landmark Herodotus*”。

9.W. W. How & J. Wells, *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2 Vol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12, 1979.本书简作“豪和威尔斯注释本”。

10.David Asheri, Alan Lloyd and Aldo Corcella, eds., *A Commentary on HERODOTUS Books I–IV*,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本书简作“阿舍利注释本”。

11.Detlev Fehling, *Herodotus and His “Sources”: Citation, Invention and Narrative Art*, Leeds: Francis Cairns, 1989.

12.S. Hornblower & A. Spawforth,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3rd revised editio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3.Diodorus Siculus, *The Persian Wars to the Fall of Athens Book 11–14.34*, translated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Peter Gree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10.

14.J. L. Myres, *Herodotus, Father of Hist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15.Egbert J. Bakker, Irene J. F. de Jong & Hans van Wees, eds.,

Brill’s Companion to Herodotus, Leiden: Brill, 2002.

16.Thucydides,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translated by C. F. Smith, 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Vol. 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1984.

17.Thucydides, *The Peloponnesian War*, a new translation by Matin Hammon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P. J. Rhod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8.Plutarch, *The Parallel Liv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Bernadotte Perri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16–1917.

19.S. Hornblower, *A Commentary on Thucydides*, Vols. 1–3,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1–2008.

20.John Boardman, N. G. L. Hammond, D. M. Lewis & M.

Ostwald,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2009.

21.D. M. Lewis, J. Boardman, J. K. Davis & M. Ostwald, eds.,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2009.

22.N. G. L. Hammond, *Studies in Greek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23.J. B. Bury, *The Ancient Greek Historian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9.

24.R. Meiggs & D. M. Lewis, eds., *A Selection of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to the End of the Fifth Century B.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25.P. J. Rhodes,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26.M. A. Dandamaev, *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Achaemenid Empire*,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W. J. Vogelsang, Leiden: Brill, 1990.

27.H. G. Liddell & R. Scott, *Greek-English Lexicon*, 9th edition, revised by H. Staurt Jon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二、中文部分

1.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2005年。

2.希罗多德：《历史》（节选本），王敦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修订版。

3.A. T. 奥姆斯特德：《波斯帝国史》，李铁匠、顾国梅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4.马丁·贝尔纳：《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第一卷，郝田虎、程英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1年。

5.M. H. 鲍特文尼克等编：《神话辞典》，黄鸿森、温乃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6.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7.希罗多德：《历史》，徐松岩译注，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

8.王以欣：《神话与历史：古希腊英雄故事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9.J. K. 戴维斯：《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黄洋、宋可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10.M. I. 芬利主编：《希腊的遗产》，张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11.黄洋、晏绍祥：《希腊史研究入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2.萨拉·B. 波默罗伊等：《古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史》，傅洁莹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

13.阿尔弗雷德·E. 齐默恩：《希腊共和国：公元前5世纪雅典的政治和经济》，龚萍、傅洁莹、阚怀未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

14.阿卜杜·侯赛因·扎林库伯：《波斯帝国史》，张鸿年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

15.J. B. 伯里：《希腊史》，陈思伟译，晏绍祥审校，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

16.N. G. L. 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朱龙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17.约翰·博德曼等编：《牛津古希腊史》，郭小凌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译后记

十多年前，译者在即将完成译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的时候，又接到了译注希罗多德《历史》的任务。从此，译者在缙云山麓、嘉陵江畔的小屋里，日夜兼程、专心致志地从事着这项艰苦而富有意义的工作。2008年初，我交了一份自己都很不满意的答卷。[2]初版之后，我一直抓紧时间搜集新的资料，反复核实原文，修正错误。2013年本书的修订版得以问世。[3]2013年、2015年、2018年，译者三次应邀前往希腊、土耳其及爱琴海地区进行实地考察，与当地学者探讨、交流，大大丰富了相关知识，深化了对古典文明的理解。在此基础上，译者相信此次的详注修订版可望做得更好。

希罗多德自古罗马时代就被誉为“史学之祖”，他的著作是西学名著之一，对于研究古代亚细亚，特别是西亚、北非、希腊以及东地中海周边地区的文明史，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两千多年来，后世学界对于如何看待希氏的学术贡献等问题却一直争议不断，对其评价分歧颇多。希罗多德有生活在西亚、生活在波斯帝国境内甚至是作为波斯帝国臣民的背景；而他又是一位敢于独立思考、勇于提出见解并且是极富探索精神的学者，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导致后世西方学者对他持有偏见的重要原因。译者30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希腊历史文化的学习、思考和研究，也发表过70余篇相关的论文，本人译注的修昔底德著作新版不久前问世。[4]然而，作者毕竟生活在2400多年前，要想准确把握作者原意，谈何容易！20年翻译希腊古典史著的经历，使我能够更加从容地面对种种压力。这些艰苦的工作非但没有使我退缩，相反，它一方面更加激起我探索希腊文明的兴趣，另一方面也增添了几分把希腊的文明成果和正确知识介绍给中文读者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客观地讲，对于博大精深的古希腊文明，译者虽然做过一些思考和研究，但是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初学者。因此，译者目前的基本想法依然是，在现有的条件下，尽可能地把有关希罗多德著作的正确知识，介绍给广大的中文读者。近代以来，国际古典学者对于希罗多德的著作做过广泛深入的研究，出版过许多精深的研究成果。关于希罗多德著作的西文译本、注释本以及相关论著难以胜数。译者在翻译的

过程中，除了参考两种古希腊文原文版以外，还尽力精选、吸收现代国内外新的研究成果。[5]

中国学者对于希罗多德其人其著的译介工作始于19世纪末。新中国建国以后，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这里首先要提到的是由王以铸先生翻译的全译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到2005年已九次重印），2005年版重印本除了把原书部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以外，译文的正文和1959年版只字不差，译本完全保持20世纪50年代的原貌。而且，正如王以铸先生所言："我介绍此书的目的是给对历史、文学有兴趣的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值得一读的世界古典名著，不是供专家研究之用，故在注释方面……凡牵涉考证、研究性质的注释均不收。"[6]然而，半个多世纪以来，由于国内外历史学、民族学、考古学、人类学、地理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的进步，甚至汉语语法和词法在这期间明显的发展和变化，学界对希罗多德其人其著也有了许多新的认识；译者在译注的过程中，对于这些研究成果，尽可能地予以吸收和介绍，以适应学术发展的要求。同时，由于王译本是多年来中文读者所惯用的译本，因此本书译文凡是明显与王译本不同的地方，大都加以注明，以引起读者的进一步思考。王敦书教授的选译本，精选了《历史》第七、八卷的部分内容，译文准确、流畅、典雅、传神，是译著中的精品。[7]我的老师孙培良教授作为古代波斯史专家，通晓古波斯语以及多种现代外国语，对古代西亚、中亚历史文化以及中西交通史都有相当精深的研究。孙先生生前认真研读过希罗多德《历史》英文本，留有不少批注，译者也加以吸收利用。另外，国内的西方史学史专家，特别是张广智教授、郭小凌教授、杨俊明教授、陈德正教授、陈新教授、吴晓群教授等的研究成果，译者也予以学习和借鉴。译者在译注过程中，参考并吸收了以上诸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谨此致以真诚的谢意！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要参考两种希腊文本以及几种英译本如"罗译本""哥译本"和"*The Landmark Herodotus*"等；章节划分和希腊文及英译本划分保持一致。本书的注释，主要有两个主要来源：一是译自A. D. 哥德利英译本的一些注释，注明为"哥译本注"；二是译者根据有关参考资料、工具书和自己所接触的国内外的研究成果编撰或者编译而成的，其中当然也包括译者的一点点读书心得。译者希望这些注释有助于广大读者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原著的内容。书末的索引，主要根据几种现代译本和正文内容编译的；原著中的度量衡，特别是长度单位，现代欧美学者大都直接换算为英美制，译者则在译本中使用古代度量衡名称，然后在注释中大都换算成为公制，以期更符合中文读者的习惯。

本书的附录，除年表以外，还有《贝希斯敦铭文》（附录二）、《古希腊历法简述》（附录三）和原著及主要参考文献（附录四）。译者精选了九幅参考地图，均参照R. M.哈钦斯总主编的《西方世界名著》[8]的插图翻译绘制而成。另外，此次修订还增加了16幅插图，其中多数为译者实地考察时亲自拍摄。历史地名、人名、神名的翻译，是广大读者感到头疼的问题之一。译者的原则是一些约定俗成的如雅典、苏格拉底、宙斯等继续沿用，一些常用的参考国内权威工具书，[9]还有一些不常见的按古希腊语读音译出，力求简洁，使用常用汉字。

就国内目前的学术现状而言，外国名著和史料的移译工作依然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然而，按照国内现行的学术评价标准，译著似乎是不在“学术成果”之列的。这自然又给我们的工作平添了几分难度。译事之难，非亲身经历者是难以理解的。这一点，我的同窗好友、清华大学张绪山教授在《封建社会》中译本的“译后赘语”中有精彩的高论。[10]话虽如此，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学者，凡是有利于发展学术、提高学术水平的工作，都应当义无反顾地去做，而且要全力做好。

最后，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在自己学术成长道路上一直给予我无私的关怀、大力支持和帮助的三位恩师。他们分别是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李永采教授（1933—2013）、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兴运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敦书教授，三位德高望重的历史学家分别是我攻读本科、硕士和博士期间的导师。我从一个懵懂少年成长为中年学者，几十年来的每一点进步，无不凝聚着诸位恩师的心血。感谢西南大学希腊研究中心为详注修订本提供出版资助。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黎冬梅女士，没有她长期一贯的支持、鼓励和付出，我是无法完成这项复杂而繁重的任务的；同时也感谢犬子海涛对父亲长期埋头于学术的理解；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冯慧敏、周官雨希所付出的艰辛劳动。首都师范大学晏绍祥教授提供了“阿舍里注释本”等一系列重要参考资料；北京师范大学易宁教授、复旦大学吴晓群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祝宏俊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徐晓旭教授、西南大学古典文明研究所同事郭涛博士等均提出过多项有益于提高译文质量的建议；东北师范大学古代文明研究所刘军博士提供了希罗多德古希腊文校注本，谨此一并致谢！书中出现的所有错误或不当之处，当然是一概由我负责的。

徐松岩

2018年1月于重庆北碚西南大学四新村

---

[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黄贤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希罗多德：《历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

[3] 希罗多德：《历史》（上下），徐松岩译注，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

[4]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注修订本》（上下），徐松岩译注，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5] 有关文献参阅附录四。

[6] 希罗多德：《历史》，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上册“译者的说明”，第2页。

[7] 希罗多德：《历史》（节选本），王敦书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首版出版于1965年；新版经过选译者的修订和校译）。

[8] R. M.哈钦斯总主编：《西方世界名著》（R. M. Hutchins,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第六卷（该卷收录了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著作，其中希氏著作采用George Rawlinson之英译本），大英百科全书出版公司，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17—323页。

[9] 本书的重要地名一般采自张芝联、刘学荣主编的《世界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2年版）与中国地名委员会编的《外国地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

[10] 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张绪山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808页。

XENOPHON

[古希腊] 色诺芬 · 著
徐松岩 · 译注

· 详注修订本 ·

希腊史

HELLENICA

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XENOPHON

[古希腊] 色诺芬 · 著
徐松岩 · 译注

· 详注修订本 ·

希腊史

HELLENICA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史：详注修订本／（古希腊）色诺芬（Xenophon）著；徐松岩译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

书名原文：Hellenica

ISBN 978-7-208-16313-3

Ⅰ．①希…　Ⅱ．①色…②徐…　Ⅲ．①希腊 - 历史　Ⅳ．①K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15091号

书　　名：希腊史：详注修订本

作　　者：［古希腊］色诺芬　著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周官雨希

转　　码：欣博友

ISBN：978-7-208-16313-3/K·2928

本书版权，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所有，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进行编辑、翻印、仿制或节录。

文景

Horizon

豆瓣小站：世纪文景

新浪微博：@世纪文景

微信号：shijiwenjing2002

发邮件至wenjingduzhe@126.com订阅文景每月书情

目 录

中译本序
第一卷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二卷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三卷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四卷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五卷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六卷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七卷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索引
附录一　古希腊历史大事年表
附录二　古希腊历法简述
附录三　原著及主要参考文献
译后记

插图目录

图1　阿尔特密斯神庙遗址
图2　今日赫勒斯滂海峡
图3　古代叙拉古剧场遗址
图4　奥林匹亚竞技会赛场入口
图5　雅典、比雷埃夫斯和雅典长城
图6　雅典长城遗迹
图7　阿格里真托神殿谷
图8　欧帕里诺引水隧道口
图9　远眺雅典卫城
图10　今日阿尔戈斯湾
图11　科林斯卫城遗址
图12　古代科林斯地峡拖曳船只遗迹
图13　波塞冬神庙
图14　古代马其顿首都培拉遗址
图15　今日攸洛塔斯河
图16　德尔斐女祭司的座位遗迹
图17　德尔斐神庙遗址
图18　皮提亚竞技会遗址
图19　拉哥尼亚和斯巴达全景
图20　雅典公民大会会场遗址
图21　爱皮道鲁斯剧场
图22　美塞尼城入口

图23　美塞尼新城遗址
图24　斯巴达与拉哥尼亚平原

中译本序

一、色诺芬的生平著述

色诺芬（Xenophon，Ξενοφῶν，约公元前444／前431—约前350年），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文学家、军事家和多产作家，在历史、文学、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教育等方面均有所贡献。《希腊史》是其篇幅最大、最重要的历史著作。此著使他得以与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公元前484—约前430／前420年）、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前400／前396年）并称为古代希腊三大历史学家。

关于色诺芬的生平，传世的资料极为稀少。他本人在著作中很少直接述及自己，同时代的其他作家对他鲜有提及，且多语焉不详，甚或相互抵牾。后世作家偶尔提到色诺芬经历和事迹的零星资料，其可靠性往往也很成问题。因此，关于色诺芬生卒年份以及其他许多具体问题，迄今依然悬而未决。不过，如果撇开那些细枝末节，色诺芬一生的主要经历还是清楚的。[(1)]

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时代作家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os）在《名哲言行录·色诺芬传》的开头是这样介绍他的："色诺芬出生于雅典埃尔基亚（Erchia）德莫[(2)]，是格里鲁斯（Gryllus）的儿子。他为人谦逊，长相英俊。"关于色诺芬出生的年代，在古代至少有三种说法。其一，色诺芬在自己所著的《会饮篇》[(3)]中提到，公元前424年，在德里昂（Delium）战役[(4)]中，他与其师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前399年）在雅典骑兵队中并肩作战，败退之时，苏氏见其跌落马下，便奋不顾身，救他一命。[(5)]按照雅典的法律，公民未满20岁，通常是不能离开本土（阿提卡）作战的。据此，色诺芬应该在公元前444年或之前出生。其二，第欧根尼·拉尔修说，色诺芬的鼎盛之年在第94届奥林匹亚竞技会的第四年，[(6)]即公元前401/前400年。古希腊人通常以一个人40岁为其鼎盛之年，这意味着

色诺芬出生在公元前441/前440年。一些学者对此说深信不疑。其三，色诺芬在其所著《长征记》中这样写道：因为自己当时（公元前401年）比普罗克塞努斯（Proxenus）年纪稍轻，未能取代他而成为将军。[(7)]普罗克塞努斯战死时大约30岁，[(8)]而色诺芬在该书中还多次强调自己年轻。[(9)]据此，人们似乎也有理由相信，色诺芬大约出生于公元前431年前后。

色诺芬出身于雅典贵族，父亲名叫格里鲁斯，母亲名叫狄奥多拉（Diodora），家境富裕，[(10)]熟谙骑术，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据说，成年的色诺芬在雅典市场上偶遇年逾花甲的苏格拉底，经过简短的对话，获准加入苏氏弟子之列。一般认为，他拜苏格拉底为师的情况大致可信，但师从著名雄辩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以及在底比斯期间师从普罗迪科斯（Prodikos）的情节，则颇为可疑。有的研究者认定在《希腊史》中找到了有力的证据，说色诺芬曾亲历公元前410年伊奥尼亚的战事和公元前406年阿吉努塞（Arginusae）之战，并且目睹了公元前405年羊河（Aegospotami）之战的消息传抵雅典时的场面。这些说法是可能的，但远非定论。还有研究者认为，公元前404—前403年三十寡头当政期间，色诺芬很可能就在雅典骑兵队中服役。[(11)]不过，这一点也不能完全确定。

据色诺芬在《长征记》中记载，在公元前401年，波斯王子小居鲁士（Cyrus the Younger）自小亚细亚起兵，长途跋涉前去攻打其兄长、波斯时任国王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企图夺取王位。色诺芬应朋友普罗克塞努斯之邀，加入居鲁士的军队，成为希腊雇佣军之一员；[(12)]同年夏，在巴比伦附近库纳克萨（Cynaxa）之役中，小居鲁士战死，希腊雇佣兵诸位首领被波斯人诱杀，因此他成为了这支希腊雇佣军的首领之一；随后，他们在波斯军队的引导下，穿越波斯帝国腹地，踏上漫漫归途；在这些希腊军人沿黑海南岸行军过程中，色诺芬两度趁军队等待渡船的机会，提出就地建立新城安居下来的主张，均遭否决。这主要是因为大多数希腊雇佣兵渴望返乡。色诺芬及其所率军队在拜占庭逗留期间，当地斯巴达驻军的首脑企图逮捕他，把他交给波斯总督。鉴于此，公元前400年冬，色诺芬率部投靠邻近的奥德里赛国王修塞斯（Seuthes）[(13)]，此时他已成为这支希腊军队

的唯一指挥官。按照两人之间的协议，如果斯巴达人继续追捕色诺芬，修塞斯将保护他；如色诺芬协助修塞斯作战，作为回报，修塞斯须划出一块地方交由色诺芬治理。但是，当修塞斯借色诺芬之助战胜敌手之后却背约食言。因希腊雇佣兵固请，色诺芬打算回雅典，率领他们到小亚细亚去为斯巴达人效力。这时，斯巴达人正在和波斯人交战。由于斯巴达人没有按时向这支雇佣兵发放薪饷，他们便靠劫掠本地富户为生。公元前399年，色诺芬及其手下六千余人一起投靠斯巴达将领提布隆（Thibron）。[14]

其后，色诺芬可能留在小亚细亚，在提布隆和德基里达斯（Dercylidas）领导下继续与波斯人作战。有研究者认为，《希腊史》中所提到的那位对提布隆大动肝火的曾效力于居鲁士麾下的将领，很可能就是色诺芬本人。[15]大约在此期间，他娶斐列希亚（Philesia）为妻。斐列希亚为他育有二子，格里鲁斯（Gryllus，与其祖父同名）和狄奥多洛斯（Diodorus），这两兄弟可能是双胞胎。[16]

公元前396年，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奉命到小亚细亚指挥斯巴达军与波斯人作战。色诺芬很快与他成为挚友，可能是指挥一支雇佣军为其效力，也可能是担任他的幕僚。色诺芬深受阿格西劳斯的器重，两人结下了深厚友谊。色诺芬肯定随阿格西劳斯亲历科罗尼亚（Coronea）战役，[17]但尚不知他是否与雅典人直接交战。普鲁塔克在《传记集·阿格西劳斯传》中暗示，色诺芬随阿格西劳斯参加这次战役，并非出于对雅典人的憎恨，而是出于对阿格西劳斯的忠诚和友谊；他两度提及指挥居鲁士手下希腊雇佣军的将领赫里庇达斯（Herippidas，而非他自己），也是基于同样的缘由。[18]普鲁塔克的分析不无道理。

公元前394年，色诺芬随阿格西劳斯前往斯巴达。[19]大约公元前399—前394年间，雅典人对其进行缺席审判，判处他终身放逐。原因也许与其师苏格拉底有牵连，但极有可能是在前394年科林斯战争爆发后，色诺芬采取亲斯巴达和反波斯行动，从而触犯了雅典城邦的利益。[20]另一方面，鉴于色诺芬的功勋，拉栖代梦当政者在特里菲里亚（Triphlia）的斯基洛斯（Scillus，在古代奥林匹亚竞技会举办地

附近）划出一片土地赠予他，以示嘉奖。这是他们不久前从爱利斯人手中夺取的。[21]阿格西劳斯也将他的儿子安排到斯巴达接受教育。[22]这对于色诺芬而言，既是一种荣耀，也可因此而确保他对拉栖代梦人的忠诚。其后二十余年，色诺芬在这里过着富足而悠闲的生活。[23]

色诺芬在《长征记》[24]中提到，希腊雇佣兵会将其拍卖包括俘虏在内的战利品所得钱款总数的十分之一交由几位首领保管，并由他们负责奉献给阿波罗（Apollo）和阿尔特密斯（Artemis）两位神祇。色诺芬将他自己所得份额的一半送到德尔斐，存放在那里的雅典圣库[25]中，奉献给阿波罗神；并出于安全的考虑，将另外一半存放在以弗所（Ephesus）阿尔特密斯神庙的管理者麦加毕佐斯（Megabyzus）处。后来，麦加毕佐斯参加奥林匹亚竞技会时，将那笔存款如约带来移交给他。[26]



图**1**　阿尔特密斯神庙[27]遗址

色诺芬收到钱款后，遵照阿波罗神谕的指示，为阿尔特密斯女神购置了土地，捐建了一座圣所。塞林努斯河（Selinus）横贯这片土地，河里鱼贝丰富；而在以弗所，也有一条塞林努斯河绕过阿尔特密斯神庙。色诺芬用圣库的资金修建神庙和祭坛，以土地收入的十分之一献于阿尔特密斯女神。每逢重要节日，当地的公民、邻近的男男女女聚集一堂，热烈庆贺。阿尔特密斯女神赐予他们大麦、面包、葡萄酒和甜点，与他们共享献祭的牺牲和各种猎物。色诺芬的儿子、其他公民的儿子以及其他成年男子，均可参加为庆祝节日而举行的狩猎活

动。他们在圣地和弗洛（Pholoe）山区猎捕野猪、狍子和牡鹿。

色诺芬的领地距奥林匹亚宙斯神庙三四千米，沿斯巴达通往奥林匹亚的大道前行即可抵达。圣域内有牧场，山上森林茂密，本地的猪、羊、牛、马，完全可以满足节日庆典之需。神庙的周围是成片的果树，出产各种应季的水果。斯基洛斯的女神庙，仿照以弗所大女神庙的样式建成，神像造型也完全一样，只是规模小一些。神庙旁边矗立着一根柱子，上面镌刻着这样的文字："谨以此地献给阿尔特密斯。此土地的拥有者和收获者，每年须奉献其收成的十分之一，并从余额中保养神庙。如有未照此行事者，阿尔特密斯定会明鉴之！"(28)

第欧根尼·拉尔修还提到，斯巴达将军斐洛皮达斯（Phylopidas）曾将其征战所掳获的部分战俘赠予色诺芬。(29)色诺芬在其所著《家政论》和《回忆苏格拉底》中，对大土地所有者训练、使用奴隶和管理田园农产的情况了如指掌，并非纸上谈兵，很可能就是他的经验之谈。色诺芬在这田园诗般的环境里，生活富足安定，衣食无忧。这位"跨世纪"老人在参加狩猎、饮宴、交友、献祭等活动的同时，针对当时希腊城邦的现实状况，以其渊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和对时局的深刻理解，笔耕不辍数十年，就城邦社会、经济、政治、外交、教育、道德、哲学等诸方面的问题进行反思、写作，给后世留下了一份丰厚的文化遗产。

公元前371年，斯巴达人在琉克特拉（Leuctra）之役战败，不得不退出先前所侵占的土地，色诺芬可能在此时离开斯基洛斯。(30)公元前369年，为了对付迅速崛起的底比斯人，雅典、斯巴达这对老对手不得不再度联手，雅典人大约在公元前368年撤销了对色诺芬的放逐令，不过没有证据证明他重归雅典，而第欧根尼·拉尔修说他在科林斯定居终老。(31)尽管如此，他还是把两个成年的儿子送回雅典参加骑兵队。格里鲁斯公元前362年在曼丁尼亚（Mantinea）之战中战死。(32)色诺芬提到雅典方面"有不少勇士"为国捐躯，但没有明确提到有他的儿子。第欧根尼·拉尔修援引历史学家埃弗鲁斯（Ephorus）(33)的著作，称格里鲁斯作为骑兵战士，作战异常勇敢顽强，直至战死沙场；还提到色诺芬头戴花环为儿子献祭，并且为有这样的儿子深感荣幸，(34)这证明色诺芬的名誉在雅典似已得到恢复。

色诺芬大约逝世于公元前354—前350年间。他在记载色萨利人的史事时明确提到，“在这段文字的写作之时……亚历山大的大妻舅提西丰努斯（Tisiphonus）居于塔古斯之位”。(35)这是其著作中所提及的可以确定的最晚年代。以上推论在其所著《雅典的收入》中还有重要佐证。他先提到所谓第三次“神圣战争”期间的情况（德尔斐神庙受制于某邦），此战爆发于公元前356年秋至前355年春；(36)他还指出，“如今海上已无战事，收入也正与日俱增”。(37)学者们一般认为，这是指公元前357—前355年“同盟战争”（Social War）之后数年的情况，是雅典财政最困难的一段时期。(38)色诺芬最终的居所很可能在科林斯，也可能在斯基洛斯。(39)第欧根尼·拉尔修援引前人的说法，认为色诺芬卒于第105届奥林匹亚竞技会的第一年，即公元前360／前359年。(40)据波桑尼阿斯（Pausanias）记载，一位疑为出身于爱利斯的作家宣称，他们的祖先曾宽恕了色诺芬，允许色诺芬继续在那里保有他的地产，他还能指出色诺芬的坟墓所在地。

色诺芬著述丰富，并且全都完整流传至今，这在古代作家中是很少见的。除了《希腊史》之外，他还有以下著作：

1.《长征记》（*Anabasis*），全书分为7卷，年代跨度为公元前401—前399年。作者以写实的手法，详细记述了他亲自参加的波斯王子小居鲁士与其兄争夺王位的战争，和库纳克萨之战失败后与万余希腊雇佣军从波斯帝国腹地向地中海沿岸撤退的艰苦历程。全书晓畅生动，文采斐然，历来被视为希腊古典散文的杰作。此书奠定了他希腊文学家的地位，也是公元前5和4世纪之交希腊城邦历史、波斯帝国政治军事及其与希腊关系的重要史料。(41)

2.《居鲁士的教育》（*Cyropaideia*），全书分为8卷，是一部酷似历史小说的传记题材作品。(42)书中的主角是波斯帝国的开创者居鲁士大帝。作者以流畅动人的文笔，通过描写居鲁士所受的良好教育，来说明政治家的训练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通过叙述居鲁士的丰功伟绩，借以阐发自己的政治理想，但具体史实往往经不起推敲。书中还记述了军事方面的一些实际知识，如武器的种类，兵力的布置，进攻和退却的策略等等。透过此书，也可以看到其时希腊人尚未充分形成对其他邻近民族的歧视观念。

3. 《阿格西劳斯传》（*Agesilaus*），记述拉栖代梦国王阿格西劳斯二世（公元前444—前360年）的生平事迹。[43]这位国王虽然腿有残疾，但富有军事才能，在位期间（前398—前360年）正值斯巴达国势由盛而衰的时期，他作为国家最高军事统帅之一，率兵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在公元前4世纪前期若干重大历史事件（如斯巴达称霸、与波斯交战、科林斯战争等）中扮演重要角色。此书是西方最早的传记体历史著作之一。阿格西劳斯对色诺芬有知遇之恩，因而作者对这位国王推崇备至，赞扬他虔敬神明，诚挚待友，对祖国无限忠诚，对下属宽厚仁慈，作战时身先士卒，生活中质朴勤谨。溢美之词，不一而足。

4. 《斯巴达政制》或译《拉栖代梦政制》（*Lacedaimonion Politeia*），是一部讨论斯巴达政制，或者说讨论斯巴达人生活方式，探讨斯巴达国势兴衰的专著，涉及内容相当广泛，是研究斯巴达社会、政治、军事、法律、风俗的重要原始史料。[44]色诺芬与斯巴达的关系和他的个人经历，更突显此著的重要性。当然，要想全面深入理解此书的内容，必须结合《希腊史》《居鲁士的教育》《阿格西劳斯传》等著作，以及当时希腊历史的实际情况加以研读。

5. 《雅典的收入》（*The Revenues of Athens*），或译《论收入》《论财源》（*De vectigalibus*，*Ways and Means*）[45]，此著的写作，很可能是针对同盟战争之后雅典财政极度困难的实际状况，着重讨论增加其财政收入的种种途径。虽然书中所提建议或设想往往带有某种理想化色彩，甚至脱离实际，但其立足点恰恰是社会现实。因此，此书对于研究其时雅典经济状况和希腊经济史，具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

6. 关于回忆苏格拉底的系列论著。在这些对话体的著作中，对话的主角通常都是苏格拉底。一般认为，色诺芬主要是借苏格拉底之口，阐发自己的观点。至于其中包含多少历史真实，则一直存有争议。[46]《申辩篇》（*Apologia*）是讲述苏格拉底在面对雅典人的指控和审判时，在法庭上为自己所作的申辩，可信度较高；在《回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a*）中，[47]色诺芬追忆了导师苏格拉底的日常生活和为人处事的方式，同时也叙述了苏格拉底对城邦、个人、友谊、

美德等各种问题的见解。在《家政论》（*Oeconomicus*）[48]中，苏格拉底和雅典富裕的土地所有者伊斯霍玛科斯（Ischomachus）对话，讨论如何管理家政，如何使用奴隶，选购哪种奴隶管家，甚至娶什么样的妻子以使私有财产有所增加，还探讨农业的地位和社会分工，甚至土地买卖和投机等问题。《会饮篇》（*Symposium*）记述了那些名流贤达聚会时，在酒桌上就诸如性、晨练、饮酒等论题高谈阔论、畅所欲言。《希耶隆》（*Hieron*），是叙拉古的僭主希耶隆与智者诗人西蒙尼德斯（Simonides），就僭主的幸福所进行的对话。尽管苏格拉底没有出场，但仍可算是一篇与苏格拉底有关的作品。

7. 一组短文：《论骑兵长官的职责》（*Hipparchus*）；《论马术》（*On Horseship*）；《论狩猎》（*Cynegeticus*）。《论马术》是为那些有志养马赛车但不得其门而入的贵族青年而作。他在此文中总结前人的经验，结合自己的实践，扼要介绍如何选购良驹、判断马龄、养马驯马、驯服烈马以及配备马具和武器装备等。[49]他在《论狩猎》中指出，狩猎使人年轻而充满活力；狩猎者长寿、健康、勇敢、可靠。这些文章大都根据自己亲身经历写成，字里行间时常洋溢着轻松、惬意、欢笑、和谐。

除了上述作品以外，在色诺芬的作品集里还有一篇佚名作者的文章，名为《雅典政制》（*The Constitution of Athenians*），写作时间大致在公元前446—前424年间，也有学者认为写于公元前441—前418年间。从写作时间和文风上看，它肯定不是出自色诺芬之手。此文自始至终以贵族寡头的口吻贬抑平民百姓，针砭时政。后世学者通常称此文的作者为“老寡头”（Old Oligarch）或“伪色诺芬”（Pseudo-Xenophon）。在希腊古典时代，不同政治集团、社会阶层或者民间人士，对于雅典民主制已有不同看法。不过，近代以来，许多研究者在考察雅典历史时，往往特别关注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借用伯里克利之口，对雅典民主制所做的带有明显理想化色彩的评述，[50]而对“老寡头”的评论则有所忽视。事实上，这篇对雅典时政的评述，无疑是客观、全面了解雅典民主制实际情况的极为珍贵的原始史料。[51]

古代评论家将色诺芬列为一位撰写历史著作的哲学家。[52]实际

上，他主要关注的是伦理道德方面的问题，而不是形而上学或认识论的问题，这一点在关于苏格拉底的几部著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其他文章中，例如《论狩猎》，色诺芬根据亲身体会，详细列举了诸如各种猎网使用的网线数量以及47种猎犬名字，文章伊始就列举出诸位英雄师从马人喀戎（Chiron）(53)练习打猎，并以讨论打猎可以提升美德作为全文的结束。在色诺芬看来，狩猎益处多多，猎手是辛勤的劳动者，他们对父母、朋友尽心尽责，对整个邦国有益。作品的读者，如果能够付诸实践，那么城邦就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也许正符合色诺芬的理想。色诺芬的作品，形式多样，内容庞杂，但是所有著作都多少有一些说教成分，对于希腊哲学也不无贡献。

二、《希腊史》的写作背景和主要内容

在古代希腊历史学家中，像色诺芬这样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历经城邦由盛而衰整个过程的“世纪老人”，是绝无仅有的。色诺芬《希腊史》记载公元前411秋至前362年夏大约半个世纪的希腊史事。在他所记载的内容中，涉及确切年代的最晚的史实，是色萨利（Thessaly）的提西丰努斯。他统治时期始于公元前358/前357年，(54)结束于前354/前353年。(55)近代古典文献学研究已经确认，色诺芬所写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续篇”，(56)明显早于《希腊史》的其他部分，其他篇章的写作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世纪50年代，其间大概有过多次修改。因此，《希腊史》应该是色诺芬思想最成熟时期的著作。

毫无疑问，《希腊史》也是历史时代的产物，带有那个时代的鲜明特征。但是，千百年来，学者们对这个时代希腊城邦社会发展的主要特征的理解，却千差万别。国内学术界的传统观点是强调希腊城邦社会经济发展，奴隶数量激增，贫富分化加剧和阶级斗争趋于激化等等。(57)其实，这些看法稍显简单化，也不尽符合历史实际。色诺芬生活的时代的特征大致可以从三个层面来考察。

第一，希腊世界格局经历了从“有序”到“无序”的发展历程，一个个“霸主”由盛而衰。在希腊诸邦中，资历最深的霸主，无疑当数拉栖代梦（斯巴达）。斯巴达人定居拉哥尼亚之后，不断伺机向外扩张，

形成了国土面积和人力资源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自公元前7世纪末起，拉栖代梦人不仅成为南希腊无可争议的霸主，而且依靠其强大的常备军，频频干预希腊其他城邦的内外事务，俨然成为希腊秩序的维护者。据希罗多德记载，为了结束皮西特拉图家族在雅典的僭主统治，他们曾两度出兵雅典。[58]修昔底德认为，正是他们推翻了包括雅典在内的希腊大多数城邦的僭主政治。[59]波斯战争给希腊城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同时也对希腊城邦世界的旧秩序造成重大冲击。其中最显著的表现，就是雅典海上霸国的崛起。雅典人虽然在陆上很难动摇斯巴达人的霸主地位，却不失时机地抓住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大力发展其海军，一跃成为希腊乃至东地中海地区第一海上强国；他们利用原臣属于波斯帝国的那些希腊城邦急于摆脱波斯人桎梏的迫切要求，使得爱琴海区域以及小亚细亚沿海诸邦先成为其领导下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成员国，继而通过一系列手段使其逐步臣属于雅典人，从而形成历史上的“雅典帝国”（Athenian Empire）。[60]至公元前5世纪中期，在希腊世界，斯巴达、雅典两强并立，前者陆地称雄，后者海上称霸；两强相持不下，经过一系列冲突和战争，大体保持均势，共同维持着希腊世界的“有序”状态。然而，随着双方矛盾不断升级和激化，一场大战势所难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双方的人力、财力、国力不断消耗。到了战争后期，在斯巴达、雅典两败俱伤之际，波斯势力趁机介入，对于希腊世界的局势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波斯人对斯巴达人的支持，对于其最终获胜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拉栖代梦人在赢得这场战争之后的十年间（公元前404—前394年），实现了希腊及爱琴海地区暂时的“统一”，被有的学者称为“斯巴达帝国”。[61]但人们注意到，其本已薄弱的国家机构，却并未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有所强化，反而更加力不从心，根本难以掌控急剧扩大的领土。胜利者本该愈加强大，而拉栖代梦为何反而衰弛了呢？这一点令古典作家们百思不得其解。随着科林斯战争（Corinthian War，公元前394—前387年）的结束，这个外强中干的所谓“帝国”，在受到沉重打击之后，很快分崩离析了。于是，希腊再次进入“无序”状态，越发受制于波斯人。[62]公元前387年，波斯国王颁布的“大王和平敕令”表明，希腊诸邦现有秩序的维持，斯巴达苟延残喘的霸

权地位，所依靠的不过是波斯国王的一纸敕令而已。成立于公元前378/前377年的第二雅典海上同盟，一度使爱琴海的海上秩序有所恢复，但是从传世的盟约来看，这个同盟也是以不违背国王的敕令为前提的，说明雅典的势力已今非昔比了。“同盟战争”后，该同盟亦名存实亡。[63]在斯巴达、雅典双雄相继衰弛之际，底比斯人一度崛起（公元前371—前362年），他们在名将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的统率下，多次攻入伯罗奔尼撒，数度重创斯巴达人及其同盟者。但随着伊巴密浓达的阵亡，其霸权也随即终结。色诺芬亲眼见证希腊世界一个个霸主由盛而衰，看到一个个“强人”衰老或离世，看到希腊世界一次次由“有序”变为“无序”，终于使他不能不对希腊世界的前途感到迷茫，或者说，他一时还看不到未来重建希腊世界秩序的希望。公元前362年曼丁尼亚战役之后，风烛残年的色诺芬也许彻底绝望了。“战争所带来的后果与人们事先预料的恰恰相反……战后的希腊却比战前愈加混乱和无序了。”[64]

第二，希腊城邦经历了数百年的发展，到公元前5世纪中后期，城邦危机开始出现并且初步发酵。公元前4世纪前期，危机普遍日益深化，在不同城邦，其表现形式也是复杂多样的。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城邦的一般含义就是要维持自给生活而具有足够人数的一个公民集体”；[65]其社会经济基础是小私有者（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的小土地所有制。色诺芬作为城邦上层集团的一分子，生活在城邦危机这一社会背景下，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对历史事实的取舍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

希腊城邦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发展到鼎盛，同时也初现危机萌芽。其最主要的表现，是公民权、士兵、土地所有权三位一体的城邦社会结构出现某种松动甚至彼此脱节的迹象，如雅典“军事移民”的常态化等，都表明公民个人与公民集体（城邦）、公民权与土地所有权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某种微妙的变化。[66]城邦危机的实质，是城邦这种早期国家形态，已经不能适应业已变化了的经济社会基础，或早或迟要被规模更大、统治机构更复杂强大的国家组织所取代。城邦危机的深化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通过内部发展，逐步突破城邦原有的经济社会结构，国家机构随之演变和强化；另一种是外表上虽依然

保持着城邦基本结构，但逐步失去活力（内部的凝聚力或外部的扩张力），被其他更为强大的国家组织所征服或者取代。

就个人和公民集体的关系而言，随着私有制的发展（私有生产规模的扩大，私有化程度的加深，个人权势的增长等），个人与集体的矛盾日益突出，某些权贵人物甚至把个人利益、党派利益凌驾于公民集体和国家利益之上。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如阿尔基比阿德斯（Alcibiades）[(67)]、克里提亚斯（Critias）[(68)]、塞拉麦涅斯（Theramenes）[(69)]等等，都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希腊城邦普遍实行公民兵制度，公民集体同时也是一个战士共同体。当兵打仗、保家卫国原本是公民义不容辞的职责。然而，随着战争频率、规模日益增扩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某些城邦军队（如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海军）中异邦人的比例不断提高，雇佣兵制度悄然发展起来。这样，城邦财力的强弱对于军事力量的决定性影响愈益明显。这也是波斯人自前5世纪末起能够在相当程度上操纵希腊城邦外交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最主要原因。及至前4世纪，财政拮据困扰下的雅典城邦，很少大规模使用雇佣军，公民兵依然常常担任军队主力，但公民参战的积极性往往取决于国家或雇主的财力状况，这实际上就是公民兵的雇佣兵化。斯巴达城邦危机则属于另一类型。[(70)]

在古代世界历史上，战争是邦国交往的重要方式。战争、海盗、贸易密切结合在一起，是世界诸区域间联系趋于密切的主要推动力之一。纵观希腊的历史，陆地和海上的征战不仅扩大了希腊人的活动范围，也大大开阔了希腊人的视野。大约自公元前5世纪开始，某些有识之士开始并且逐步习惯于跳出城邦的窠臼，从超越城邦的视角去观察城邦的兴衰，这是“希腊”作为民族、文化和地理概念形成的历史基础。当然，历史上的“希腊”这个概念本身的内涵，也是动态演进的。[(71)]色诺芬对希腊城邦社会的考察和阐述，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突出的贡献。

第三，从希腊社会精英的心路历程来看，色诺芬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个。与古典时代其他思想家相比，色诺芬的视角有其独到之处。作为有深厚文化素养的雅典贵族，他亲历雅典平民滥权，误国害民。他深爱祖国，渴望她国富兵强，无论走到哪里，这个情结一直植根于他

的心头。他后来将两个成年的儿子送回祖国效力，可以为证。

城邦危机时代的思想家们，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是根据自己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力图开出挽救危机的种种“灵丹妙药”。虽然色诺芬并未像柏拉图那样，以其严密复杂的哲学思辨体系构建其心目中的“理想国”，但他也做出了自己的尝试，在《斯巴达政制》的末尾吐露了心声。色诺芬的“理想国”的主要特点就是具体化、零碎化。柏拉图曾经设计过一个培养“哲学王”的系统工程，而色诺芬则是通过对具体的历史人物的描述抒发胸臆，虚构居鲁士大帝种种“优秀品质”并将其展示给读者。在他看来，假如现实社会中有这样的伟人，何必担心希腊世界秩序大乱？何必担心希腊世界支离破碎而难以统一？又如，他对于理想“宪法”的设想是通过对来库古斯（Lycurgus）立法的赞美来加以阐发的；在他看来，倘若斯巴达人一直恪守古代圣贤的立法，何至于败落到如此地步？再如对理想生活的描述，他不像柏拉图那样设想出公民的理想生活图景，而是通过对酒会、狩猎、耕耘等具体事务的讨论，在相当程度上表现其对那种理想生活愿景的追求。唯其如此，读者们需要将其所描述的各种“景致”拼接起来观察，才会隐约看出其“理想国”的整体构思。只有把《家政论》和《雅典的收入》的相关阐述结合起来，才会比较清楚地看到作者的经济主张；[72]要把色诺芬在《希腊史》中对诸多英雄人物的评述与他对雅典民主的批评、对居鲁士大帝和阿格西劳斯的称颂结合起来，才能大体厘清他的基本政治倾向。

色诺芬是奴隶制时代的思想家，必然带有其时代特征。奴隶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主要就是通过强者对弱者的征服、奴役和剥削来完成的。因此，这个时代的人们崇拜英雄和强者，希望自己的祖国以武力征服他邦，从而实现和平有序的生活。公元前5世纪斯巴达、雅典两强并立时期，希腊城邦总体上相安无事。可是，时过境迁，公元前5世纪末以后，雅典对外扩张屡屡受挫。雅典于公元前378年组织的第二雅典海上同盟，到公元前355年“同盟战争”结束时也名存实亡。作为一位雅典人，色诺芬退而反思：雅典平民如果不剥削同盟者，难道就不能实现富足和强大吗？基于此，他在《雅典的收入》中提出了改善雅典财政状况，增加雅典收入的种种理想化途经。如以优惠政策吸

引外侨前来雅典居住和经营，授予外来经商者以诸多特权等等。

色诺芬的作品中表现出明显赞赏斯巴达、贬抑底比斯的取向。这是理解色诺芬《希腊史》后五卷内容的关键。但是，如果据此断定色诺芬不热爱甚至背叛自己的祖国，似乎也有些简单化了。城邦危机的重要表现，是人们的爱国情感和集体意识日趋淡薄，不再像以前那样重视荣誉、真诚和友谊；雇佣兵制度在公元前5世纪末起逐步流行，雇佣兵行为最明显的特征，简单地说，就是“给钱就打仗，有奶就是娘”。既然强者代表公理，色诺芬在政治上崇敬波斯人及其先王居鲁士大帝，称许斯巴达先前立法者来库古斯以及现任国王阿格西劳斯，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在他的视野中，波斯是近200年来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而斯巴达是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胜利者，是当时希腊世界传统秩序的维护者。一个活生生的事实是，他获赠的那片土地，恰恰是拉栖代梦人对外扩张的直接结果。至于他对底比斯的看法，有的研究者指出，与其说是色诺芬个人的偏见，不如说是那个时代希腊人共同的偏见。虽然斯巴达、雅典和底比斯都有称雄全希腊的野心，然而在希腊人的心目中，底比斯人无疑是一种僭越，而斯巴达人则正当得多。在希腊诸邦中，论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它长期居于斯巴达、雅典之下，陆军弱于斯巴达，海军不如雅典，属于“二流”强国。公元前5世纪末希腊与波斯交恶以后，人们更是念念不忘他们的历史污点——波斯西征希腊时，底比斯人曾死心塌地投靠波斯人。更为严重的是，底比斯的崛起势必打破希腊人长久以来所默认的陆（斯巴达）海（雅典）对峙、势力制衡的传统格局，这似乎被视为一种不可接受的僭越。(73)

色诺芬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写作《希腊史》的。作者没有明确申明其写作动机，但是几乎没有人怀疑《希腊史》前两卷乃是对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未竟之作的续写，大概也是最先完成的部分。这两卷记述了公元前411—前403年交战双方的主要军事外交活动，特别是与波斯的外交关系，至雅典战败投降结束。这部分内容相对独立，主要战事都发生在伊奥尼亚地区及其附近岛屿，史称“伊奥尼亚战争”。

大体说来，《希腊史》是一部编年体断代史，以拉栖代梦成为希

腊世界霸主及其衰落为核心内容。各卷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卷（共7章）：首先接续修昔底德著作第八卷末尾，从公元前411年秋冬之交雅典人与拉栖代梦人在赫勒斯滂地区的交战写起，直至公元前406年初冬雅典诸将军被判处并执行死刑。公元前411/前410年，阿卑多斯（Abydos）之战和库济科斯（Cyzicus）之战，雅典人虽然获胜，但由于财政拮据，他们不得不四处奔忙，筹措军费。雅典名将阿尔基比阿德斯整合现有的海军力量，力图夺回爱琴海及赫勒斯滂地区的制海权。公元前407年，波斯王子小居鲁士就任波斯沿海诸省总督，大力支持斯巴达人，战局对雅典愈加不利。同年，阿尔基比阿德斯获准重返雅典，一度让雅典民众看到了希望，他"被任命为全军总司令，授予绝对权力；人民认为他是唯一能够重振邦国势力的人物"；(74)随后雅典组建一支舰队。此时，斯巴达海军名将吕山德（Lysander）走马上任。双方在诺提昂（Notium）交战，吕山德取得小胜。雅典民众得知此消息后，随即罢免了阿尔基比阿德斯，另选举出10位将军。(75)公元前406年，雅典举全国之力，组织了有150艘战舰的舰队，在伯里克利（Pericles）、狄奥麦顿（Diomedon）等将军的指挥下，取得阿吉努塞大捷。(76)然而，大胜之后的雅典人并未乘胜追击，反而深陷内讧。塞拉麦涅斯等人经过密谋策划，诬陷当时指挥作战的8位将军未能打捞起落水桡手。控辩双方在雅典公民大会上唇枪舌剑，激烈交锋，最终经过表决，竟然破天荒地一次性判处6位将军死刑并立即执行。(77)

第二卷（共4章）：拉栖代梦人在阿吉努塞战败后，不得不重新启用吕山德担任斯巴达海军副将，行主将之职，(78)他上任后立即得到小居鲁士的鼎力资助。公元前405年，斯巴达的舰队停泊在兰普萨库斯（Lampsacus），雅典的舰队在海峡对面的羊河河口集结，双方对峙。吕山德以逸待劳，发动突袭，致使雅典舰队几乎全军覆没，约3万俘虏中的3000名雅典公民被悉数处死。(79)羊河之战惨败的噩耗传至雅典，雅典人自知难逃厄运，全城笼罩在一片悲观失望和极度恐慌的气氛中。塞拉麦涅斯率团两度出使拉栖代梦。最后，拉栖代梦人否决了底比斯等邦所提出的彻底摧毁雅典的建议，迫使雅典人接受条件苛刻的战败和约。随后，吕山德大军开进比雷埃夫斯港，拆毁长城，

允许被放逐者回国，建立三十寡头政府，雅典实际上已沦为斯巴达人的附属国。[80]至此，历时27年[81]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以雅典人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然而，以克里提亚斯为首的三十寡头政府在斯巴达驻军的支持下，实施恐怖政策，大肆捕杀富裕的麦特克（Metics），剥夺其财产。色诺芬指出，“他们为了私人利益而在八个月内所屠杀的雅典人，比在近十年战争期间被伯罗奔尼撒人杀死的总数还要多。”[82]危急时刻，塞拉麦涅斯挺身而出，坚决表示反对，赢得了民众的支持。双方在议事会上展开激烈的论争。最终，塞拉麦涅斯被强行带走，执行死刑。[83]不久，特拉叙布鲁斯（Thrasybrus）率众占据阿提卡边境要塞斐列（Phyle），攻占比雷埃夫斯，打败三十寡头的军队，克里提亚斯战死，三十寡头政府垮台。寡头派及其追随者败退至埃琉西斯（Eleusis），由斐列和比雷埃夫斯返回的“港民党”与雅典城里的“市民党”之间达成和解，结束内战。公元前403年，雅典民主制得以重建，实施大赦，诸派之间，和睦共处，并且依照“此前业已生效的祖先的宪法”行事。[84]

第三卷（共5章）：色诺芬将公元前402—前400年希腊史事以及随居鲁士出征的经过一笔带过，着重记载公元前399—前395年间，拉栖代梦人派军前往小亚细亚同波斯人作战，希腊本土阿尔戈斯、雅典、波奥提亚诸邦结成反斯巴达同盟，以及斯巴达军遭到同盟联军的痛击和科林斯战争的爆发。色诺芬所率长征归来的雇佣军余部，先后在提布隆、德基里达斯麾下效力，与波斯驻小亚细亚地区的总督提萨佛涅斯（Tisaphernes）和法那巴佐斯（Pharnabazus）等展开较量。同时，拉栖代梦人与爱利斯人交战，击败对手，强占其领土。如前所述，这是色诺芬在斯基洛斯的那片赠土的由来。公元前398年，瘸腿的阿格西劳斯继任斯巴达国王；翌年，在拉栖代梦，基那敦（Cinadon）策划暴动，事泄被杀。[85]前396年，阿格西劳斯率军出征小亚细亚，直逼萨迪斯（Sardis），在击败老谋深算的提萨佛涅斯之后，准备进军小亚细亚的弗利吉亚（Phrygia）省区。在此关头，波斯方面派人携巨款前往希腊，利用某些城邦对斯巴达的不满，通过贿赂其当权派等手段，结成反斯巴达联盟。底比斯人首先发难，借机

入侵佛基斯，迫使斯巴达人在亚欧两线作战。公元前395年秋，拉栖代梦的另一位国王波桑尼阿斯（Pausanias）率军增援佛基斯，哈里阿图斯（Haliatus）之役，吕山德战死，波桑尼阿斯回国后因此被判死刑。[86]

第四卷（共8章）：主要记载科林斯战争的陆战和海战的情况。公元前395年，阿格西劳斯在法那巴佐斯所辖弗利吉亚省区内征战，一路势如破竹，节节胜利。正当他集结更多的军队，准备向波斯腹地大举侵袭时，拉栖代梦当权者派出的使者来到他的军营，命其尽速班师。他明知波斯人采取的是“围魏救赵”之计，却不得不奉命回国。公元前394年初夏，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与科林斯人、阿尔戈斯人、波奥提亚人、雅典人等反斯巴达联军在科林斯境内交战，结果前者获胜；[87]阿格西劳斯率军由小亚细亚返回，在途经科罗尼亚时，遭遇由雅典人、阿尔戈斯人、科林斯人、罗克里斯人等组成的联军，双方在平原地带列阵对峙，阿格西劳斯浴血奋战，大获全胜。[88]之后，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与他们的对手，分别以西基昂和科林斯为基地，频频交战。阿格西劳斯回国后，多次出兵阿尔戈斯、科林斯等地。公元前390年，雅典名将伊菲克拉特（Iphicrates）率麾下的“轻盾兵”，在科林斯和列凯昂（Lechaeum）之间，大败一向号称无敌的斯巴达重装步兵。[89]

在海战方面，拉栖代梦人屡遭重创。公元前394年，波斯总督法那巴佐斯指挥以雅典旧将科浓（Conon）为首的希腊雇佣军，在克尼多斯（Cnidus）海战中，打垮斯巴达海军，杀死其主将，夺回爱琴海制海权。[90]公元前393年，科浓趁机利用波斯的金钱资助，扩大海军，重修雅典长城，海上诸岛纷纷倒向雅典一方。雅典势力的复兴，引起了斯巴达人的恐惧。他们向波斯将军提里巴佐斯（Tiribazus）派出使团，力图说服他停止资助科浓，并设法与波斯国王缔结和约。结果，科浓在波斯遭到拘押。公元前391—前389年，特拉叙布鲁斯所率雅典海军和伊菲克拉特所率轻盾兵，在赫勒斯滂地区海陆战场接连取得胜利。[91]

第五卷（共4章）：记述时间为公元前389—前375年，涉及“大王和平敕令”、斯巴达势力衰落与底比斯的崛起等重要历史事件。反

斯巴达联盟的势力增长使得斯巴达人和波斯人深为不安，双方为了各自的利益又联合起来，战局开始对他们有利。公元前387年，波斯总督提里巴佐斯将波斯国王的敕令送达萨迪斯。[92]这明明就是波斯国王给希腊诸邦下达的一道敕令，却被某些希腊人奉为“和平条约”。斯巴达人通过这道敕令，狐假虎威，捞取了不少好处，而实际上真正得利的是波斯人，这是其金钱外交的重大胜利。公元前385年，拉栖代梦人攻陷曼丁尼亚，拆毁其城墙；前382年又募集精兵一万，出征卡尔基狄克（Chalcidice）半岛重要城邦奥林苏斯（Olynthus）；前380年，国王阿格西波里斯（Agesipolis）在交战中染病身亡；前379年，阿格西劳斯征服弗琉斯（Phlius）；同年，粮尽援绝的奥林苏斯，不得不屈服。[93]色诺芬认为，“大王和平敕令”颁行以后，拉栖代梦人所实施的一系列行动“终于在各方面极大地稳固了帝国的基础”。[94]

然而，拉栖代梦人称霸希腊的局面很快遭遇严峻挑战。在陆上，公元前379年，底比斯人在雅典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推翻了拉栖代梦人所扶植的政府，驱逐了拉栖代梦驻军。公元前375年，在波奥提亚的泰吉拉（Tegyra），底比斯将军佩罗皮达斯（Pelopidas）率军重创人数占优的斯巴达军；[95]同年，底比斯人再次征服波奥提亚诸邦。在海上，雅典人于公元前378年组建第二雅典海上同盟，[96]并于公元前376年那克索斯海战中大败拉栖代梦海军，重掌爱琴海制海权。在这种情况下，拉栖代梦人的霸权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色诺芬对泰吉拉之战和第二雅典海上同盟只字不提，对那克索斯海战也是一笔带过。

第六卷（共5章）：记述公元前375—前369年主要史事。底比斯人在征服波奥提亚诸邦之后，实力大增。公元前374年，他们出兵佛基斯，拉栖代梦国王克列奥姆布洛图斯（Cleombrotus）亲率军驰援。插叙色萨利的法萨鲁斯人波里达玛斯前来斯巴达发表演说，介绍色萨利的塔古斯[97]伊阿宋的有关情况。[98]面对底比斯的崛起，雅典人决定与拉栖代梦人缔和，命令提摩修斯的舰队返航。拉栖代梦联合西西里的叙拉古人出征科基拉。[99]公元前373—前372年，雅典将军伊菲克拉特率军出征，全歼叙拉古援军，控制了科基拉等地，战功显赫。[100]

公元前371年6月，为了遏制底比斯的崛起，雅典人分头出使底比斯和拉栖代梦，终于说服各方，缔结和约，史称“卡里阿斯和约”。该条约的核心内容是重申“大王和平敕令”的有关内容，强调各城邦必须独立，不得结盟，这实际上是针对底比斯人的。(101)同时，拉栖代梦当权者给佛基斯驻军统帅克列奥姆布洛图斯下令，如底比斯人不履行和约，便立即对其开战。(102)公元前371年7月，拉栖代梦大军与底比斯的军队在波奥提亚境内的琉克特拉展开决战，斯巴达的骑兵一触即溃；接着，向来打遍希腊无敌手的重装步兵队在底比斯人“斜楔阵”的攻击下也死伤过半，参战的700名斯巴达公民约有400人阵亡。(103)公元前370年冬，伊巴密浓达和佩罗皮达斯统率7万大军(104)攻入伯罗奔尼撒，在斯巴达人统治的核心区域大肆劫掠，这在拉栖代梦的历史上尚属首次；随着斯巴达人的势力受到严重削弱，阿卡狄亚诸邦趁机组建阿卡狄亚同盟，成为该地区一股新兴力量；(105)翌年，美塞尼亚人宣布独立，(106)底比斯人凯旋而归。

第七卷（共5章）：从雅典和斯巴达结盟开始，结束于公元前362年的曼丁尼亚之战。公元前369年春，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的全权大使抵达雅典，经过磋商，达成协议：双方将轮流出任舰队司令，轮流出任陆军统帅。(107)随后的奥涅昂之战，底比斯人大获全胜；接着，狄奥尼修斯派出的第一批援军赶到，与拉栖代梦人和雅典人协同作战，底比斯人及其同盟者的军队难以取胜，不得不班师回国。公元前368年夏，波斯总督的代表腓力斯库斯（Philiscus）携带大笔金钱来到希腊，在德尔斐召集底比斯和拉栖代梦等邦，商讨缔约事宜，但未达成协议。于是，腓力斯库斯集结了一支雇佣军，支持拉栖代梦人重启战端。此时，狄奥尼修斯的第二批援军到达。大多数盟邦支持拉栖代梦人，主张将决战地点置于拉哥尼亚。(108)同年，拉栖代梦人在本土击败阿卡狄亚（Acardia）和阿尔戈斯联军，取得了一场久违的胜利。(109)

公元前367年，底比斯人仿效20年前的拉栖代梦人，派使者觐见波斯国王，深受波斯人赏识的佩罗皮达斯力图通过一道敕令，控制主要对手，实现其称霸全希腊的目的。(110)随后，在底比斯人召集的全希腊大会上，由于遭到各邦普遍反对，他们的如意算盘未能实

现，“佩罗皮达斯和底比斯人谋求称雄希腊的企图以失败而告终”。[111]接着，书中插叙弗琉斯人的事迹，盛赞他们在琉克特拉战役之后，在庇里阿西人叛离、黑劳士起义的险恶情况下，依然对拉栖代梦人忠心耿耿，矢志不移地维持与拉栖代梦的同盟关系。[112]

公元前366年，底比斯人及其同盟者第三次攻入伯罗奔尼撒，雅典人与阿卡狄亚人结盟。这样，希腊形成了彼此对立的两大势力，一是底比斯人及其同盟者，一是他们的反对者。这两大势力的一场大对决似乎是势所难免了。

公元前362年，伊巴密浓达再度挥师南下，斯巴达本土防务空虚。幸亏阿格西劳斯及时率军折回，结果竟出人意料地以少胜多，击退来犯之敌。[113]随后，双方军队都转而集中到曼丁尼亚附近，准备决战。底比斯方面虽在决战中获胜，但主帅伊巴密浓达一命归天。[114]

许多学者的研究证明，《希腊史》的写作并非一气呵成，而是分三次写成的，中间有相当长的间隔：第一部分（I. 1. 1—II. 3. 10），内容自公元前411年秋至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是为了完成修昔底德的未竟之作，约写于公元前393年或稍后；第二部分（II. 3. 11—V.1. 36），内容自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写至“大王和平敕令”，大概写于公元前385—前380年间；第三部分（V. 1. 37至全书结束），内容自“大王和平敕令”至曼丁尼亚之战，约写于前362—前354年间。[115]全书的重点是记载希腊霸主拉栖代梦人由盛而衰的经过。色诺芬在全书结尾处评论说：

> 战争所带来的后果与人们事先预料的恰恰相反。全希腊所有军民齐聚于此，站在两条敌对的阵线上彼此决战；没有一个人不这样预想，一旦战斗打响，胜者将成为统治者，败者将沦为其臣民。……
>
> 尽管双方都宣称本方获胜，但是任何一方的局势都没有丝毫好转，与战前相比，双方的版图、城市和影响力也没有任何增加；而战后的希腊却比战前愈加混乱和无序了。
>
> 我也就此搁笔了。其后的事件，或许会有其他作家关注。

也许色诺芬和许多同时代的希腊人一样，原本预想曼丁尼亚战役是全希腊的“统一战”，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这大概就是作者将这部《希腊史》写至公元前362年便戛然而止的最主要原因。

三、对色诺芬史学成就的评价

色诺芬无疑是希腊古典后期成就卓著的历史学家。[116]然而，近代以来，国际学界对于色诺芬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往往赞赏有加，而对于其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似乎有所忽视，甚至有意贬低。早在19世纪前期，德国学者B. G. 尼布尔（Barthold G. Niebuhr，1776—1831年）和英国学者T. B. 麦考莱（Thomas B. Macaulay，1800—1859年）等即对色诺芬的叙事方式和史学观点提出严厉批评。1768年开始出版，至1998年已是第15版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色诺芬的“散文受到古代文艺评论家的推崇，并对拉丁文学有很大影响。他的著作16世纪就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直到近代，他仍然具有崇高的声望。他客观地记录自己的经历，表述个人对时人时事的看法，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新闻记者。他文笔流畅，具有明快优美的风格”；但又认为，“由于对修昔底德的景仰，色诺芬为修昔底德未完成的著作增写续篇。但他所写公元前411—前403年的历史东拼西凑，缺乏分析，根本无法与修昔底德的著作相提并论。”[117] J. W. 汤普森在《历史著作史》中指出，“希腊最盛时期的第三位著名历史家色诺芬多才多艺，但不是像修昔底德那样的一位深刻的思想家；尽管他有才华横溢的撰述风格，但他并不像希罗多德那样引人入胜。色诺芬不能算作第一流的历史家，但是他的判断还是精明、诚实而清醒的。”汤普森认为《希腊史》是“色诺芬雄心最大、下功夫最多的一部著作……打算把这部作品写成修昔底德历史著作的续篇”；但是，“这部书远远不如修昔底德的著作，在准确和公平两方面都有缺陷，而且笔调沉重。”[118]依迪丝·汉密尔顿则认为，“色诺芬的文章——除了几篇以外——都属一般：切合实际，符合情理；开门见山，文理清晰，此外并无其他独到之处。不过有一些句子，散见于各章节之间，具有强烈的思想感染力和远见卓识。”[119] W. P. 亨利在其关于色诺芬《希腊史》的专著中评论道，其前两卷“纯系粗制滥造，苍白贫乏，甚至

不能与色诺芬其他作品中最为拙劣之处相提并论”，至于其后五卷，“其连贯性不强”，“与前两卷叙述一样缺乏和谐”；在记述阿格西劳斯的部分，其“率真实为矫揉造作，伟大的理想形象也因缺乏技巧的表达显得刻板、僵硬”。[120]M. I. 芬利在其《希腊历史学家》导论中，对希腊历史学家逐个加以评论，根本不把色诺芬《希腊史》视为其历史研究代表作，认为此书“很不可信、偏向明显、谎言连篇、沉闷乏味，不能反映更广泛的问题”。[121]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欧美学界对于色诺芬的研究日益重视，陆续出版有关专著和注释本达数十种之多。[122]但总体而言，研究者大都认为色诺芬的史学成就乏善可陈。国内学者对色诺芬史学研究也有所关注。[123]实际上，这种不公正的评价是欧美学界长期以来刻意拔高修昔底德史学成就，有意贬低希罗多德、色诺芬史学贡献的一种必然结果。客观地说，希腊三大史家所处的历史时代不同，简单地将他们加以比较，这种做法本身恐怕就有值得商榷之处。就三大史家对希腊史料学的贡献而言，只能说他们各有千秋，难分高下。

根据译者的粗略考察，色诺芬对西方古典史学的贡献，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首先，完成了修昔底德的未竟之作。修昔底德原本要写一部完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可是他仅仅写到公元前411年就中止了。色诺芬对这场战争的续写部分是全书最精彩的章节之一。在写作风格上，他似乎也尽力与修昔底德的著作保持一致，如严格按照年代顺序，大量援引演说辞，绝少提及神意天命等等。前两卷与《希腊史》其余部分差异明显。其次，对希腊古典史料学有重要贡献。公元前5世纪末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希腊史的主要史料，主要有赖于色诺芬的记载而流传下来。当然，关于其史料的可信程度，历来是有争议的。不过，色诺芬似乎是一位爱憎分明的著作家，并不刻意掩饰自己的政治倾向。如对拉栖代梦人以及阿格西劳斯的溢美之词；对弗琉斯人的称赞；有意回避与斯巴达为敌的底比斯人的某些胜绩；等等。如他自己所说，对于不值得记载的一概忽略不记。[124]不过，他笔下的史实大都是经过认真考察的。其三，对经济史、政制史、社会生活史等专门史均有独创性贡献。古代史家通常对这些领域很少有专门记载，色诺芬的多种著述恰恰填补了这些空白。对此前文已述及。可以

说，色诺芬的著述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大拓展了古典史学的研究领域。其四，在史书编撰体例方面，特别是对于传记体史书，具有开创性贡献。如他所著《阿格西劳斯传》，与同时代的伊索格拉底所著《攸阿哥拉斯传》[125]，同为西方最早的传记体史著，比普鲁塔克的《传记集》[126]要早四百余年。最后，对西方历史文学及军事文学有开创性贡献，创立了独特的文体。色诺芬所著《居鲁士的教育》，可算是西方第一部长篇历史传记小说；两千多年来，色诺芬的《长征记》等作品一直被视为希腊散文的典范，它们被作为古希腊语的标准读本，正如恺撒《高卢战记》被作为拉丁文范本一样。由于色诺芬具有极为丰富的军事经验和生活阅历，他在描写排兵布阵、行军打仗时显得游刃有余，颇似现代一流的“战地记者”。色诺芬文笔简洁，优雅流畅，个性鲜明，因而被誉为“阿提卡的蜜蜂”“阿提卡的缪斯”。

当然，色诺芬的《希腊史》确有其不足和局限性。第一，此著乃是接续修昔底德的著作而写的，[127]他显然应该读过修氏的著作，并且对其史学思想是大致认可的。然而，与前辈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相比，他的确缺乏精深的分析和对历史进程的洞察力，缺乏深邃的思想。第二，在史实的取舍方面，有意回避某些重要史实，如对底比斯某些史事的处理，只字不提第二雅典海上同盟等。这很可能是由其政治倾向所决定的。其实，被西方古今学界奉为“如实直书”典范的修昔底德在史实取舍方面也是如此，有意“忽略”某些对雅典不利的重要史实。[128]第三，把邦国振兴和希腊世界秩序重建的希望寄托于少数英雄人物身上，证明色诺芬是以某种“英雄史观”来理解当时历史的。他每每述及一个重要政治军事人物，字里行间的这种情结，皆依稀可见。这似乎隐含对雅典民主制普遍使用抽签方法任用官员的不满。第四，与前两卷相比，后五卷的突出特色是关于占卜、神谕的记载明显增多；他甚至屡屡把史事发展变化归于神祇干预和神意的安排。他在记载阿格西劳斯在斯巴达本土大破底比斯军，评述琉克特拉战役和曼丁尼亚战役的结局时，都有此类的评语。他在述及公元前379年底比斯的亲斯巴达政府被推翻时指出：“人们也许会注意到，无论在希腊人还是异族人的历史上，都有许多例证足以证明诸神是不会放任那些作恶之人或罪孽深重之人的。”[129]在他看来，世界的秩序和历史趋势，似乎都是诸神干预的结果。这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伯罗奔尼撒战

争之后某些精英分子对希腊社会现实的迷茫、悲观和无奈的心态。

值得注意的是，色诺芬对于当时社会的认识深受苏格拉底的影响。在他们看来，公元前5世纪后期以来连绵不断的战乱、内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给希腊城邦和个人所造成的严重冲击，似乎集中体现为社会道德的危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是针对民主制的种种弊端，主张以道德振兴城邦，希冀有智德兼备的贤能之士来治国平天下。这在色诺芬的多种著作特别是《希腊史》后五卷记述阿格西劳斯的事迹时，表现更为明显。[130]此外，他不惜笔墨记述称许勇敢善战的弗琉斯人，说他们在粮尽援绝的困难条件下，依然坚守与斯巴达人的同盟，这正是那个时代的希腊人所普遍缺乏的。[131]凡此种种，都与其在《回忆苏格拉底》中的某些取向完全一致，无怪乎某些研究者称他为“苏格拉底式的历史学家”。[132]

必须强调的是，在对色诺芬史学成就作出客观评价时，我们必须注意祛除一百多年来西方学界某些根深蒂固的偏见。其主要表现之一是褒希腊，贬波斯；褒雅典，贬斯巴达（拉栖代梦）。色诺芬在本书中对于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丧失独立、地位一落千丈的雅典着墨不多，与对希腊领袖斯巴达的记载形成明显反差；同时，对于希腊诸邦在内政外交受制于波斯并甘心情愿、争先恐后争当波斯鹰犬的事实如实记载，似乎令某些西方学者颇难平心静气地接受，这大概是其偏见滋生的主要根源；由此也导致他们往往以双重标准评价色诺芬《长征记》和《希腊史》的文风，认为前者清晰、朴实、简洁、明快流畅，后者死板、僵硬、沉闷、谎言连篇，旨在贬低以至于在某种程度上否定《希腊史》的真实性。常识告诉我们，同为色诺芬成熟时期的同类作品，文风怎么可能相差云泥？

无论如何，正如C. L. 布朗森所说，色诺芬的《希腊史》乃是所有涉及公元前411—前362年那半个世纪希腊历史的最权威的著作。[133]当然，在译者看来，他也是无愧于“古希腊三大史学家”这一称号的。

四、关于《希腊史》的抄本和译本

在古代作家中，只有极少数人的作品得以完全保存下来。色诺芬

为其中的幸运者之一。留存至今的色诺芬《希腊史》17种古希腊文抄本情况如下：(134)

抄本简称	抄本全称	时间
B	Parisinus	14世纪早期
P	Vaticanus Palatinus 1738	14世纪
M	Ambrosianus A4 inf.	1344年
L	Parisinus Coislinianus 317	14世纪晚期或15世纪早期
V	Marcianus 368	14世纪晚期或15世纪早期
D	Parisinus 1642	15世纪早期
T	Matritensis 4561	1427年
u	Urbinus 117	14—15世纪
n	Neapolitanus 22.1	15世纪
c	Parisinus 2080	15世纪中期
h	British Museum add.ms. 5110	15世纪中期
g	Marcianus 365	1436年
m	Laurentianus 69. 15	1455年
f	Leidensis Perizonianus F 6	1456年
b	Marcianus 364	1469年
e	Parisinus 1739	1450—1475年
a	Parisinus 1793	约1535年

根据国际古典历史文献学研究成果，在这些古希腊文抄本中，最重要的抄本当数“抄本B”和“抄本P”。近代以来，欧美学者对于色诺芬著作研究的重视程度虽难以与对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的研究同日而语，但色诺芬《希腊史》的英、法、德、俄等各种现代译本（包括全书译本和分卷译本）出版也有数十种之多。对于当今绝大多数中文读者而言，主要可借助中译本获取这部古典名著的相关知识，要实现从文献原文入手加以研究和考证，尚需时日。

译者手头最早的英译本是由A. 阿什利等学者翻译的单卷本《色诺芬全集》（*The Whole Works of Xenophon*, Translated by Ashley Cooper and Others, Complete in One Volume, Philadelphia,

1845），收录了色诺芬名下所有著作。除此以外，20世纪流行较广的几种英译本，一是C. L. 布朗森的译本（Xenophon, *Hellenica*, Translated by Carleton L. Brownson,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Vol. 1: 1918;Vol. 2: 1921）。该书的优点是希腊文英文对照，被收入"洛布古典丛书"（该英译本亦有2002年在线版http:www.perseus.tufts.edu/cgibin）；二是H. G. 达金斯的译本，见F. R. B. 哥多尔芬主编的《希腊历史学家著作全集》（Xenophon, *Hellenica*, Translated by Henry G.Dakyns, in Francis R. B. Godolphin ed., *The Greek Historians*, Vol. 2,New York, 1942）。该译本有经过修订并附有较多注释的2008年在线版（http://en.wikisource.org/wiki/Hellenica）。另外，P. 科伦茨出版了多卷本《希腊史》注释本，参见《色诺芬〈希腊史〉译注》（P.Krentz, *Xenophon' Hellenica,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Commentary*,Aris & Phillips Ltd., Vol. 1: 1989; Vol. 2: 1995）。科伦茨计划宏大，译文准确简练，前两卷内容到《希腊史》第四卷第二章为止，希腊文英文对照，附有详细注释。

R. B. 斯特拉斯勒编辑、约翰·马林科拉新译的《地标色诺芬〈希腊史〉》（R. B. Strassler ed., *The Landmark Xenophon's Hellenika*,A New Translation by John Marincola, Introduction by David Thomas,New York, 2010）是目前该书的最新译本。译者系当代最负盛名的古希腊史和古典史学史专家之一，该书附有长篇序言、较为详尽的注释、专题索引、多幅精美插图/地图、16篇附录（其中多由国际古典学界知名专家撰写），令读者耳目一新。

20世纪末以来，色诺芬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999年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召开了关于色诺芬的学术研讨会。会后从会议提交的60多篇论文中精选了24篇，于2004年结集出版（C. J. Tuplin, *Xenophon and His World: Papers from a Conference held in Liverpool in July 1999*, Franz Steiner Verlag, Stuttgart, 2004）。2017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古典学教授米歇尔· 弗洛尔主编的《剑桥色诺芬研究指南》（Michael A. Flower,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Xenoph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的出版，集中反映了国际古典学

界关于色诺芬著述研究的最新成果。该书内容涵盖色诺芬所处的时代背景，其在希腊历史学、哲学、政治思想史上的地位，多部著作的专门研究，语言、叙事风格的探讨以及若干专题研究。

中译者在译注过程中，主要参考古希腊文原文以及上述几种英译本；凡是诸译本理解有差异之处，都会仔细推敲希腊原文。本书的注释，主要来源有四个：一是P. 科伦茨注释本第一、二卷，二是在线版H. G. 达金斯英译本的注释，三是“洛布古典丛书”英译者的注释，四是自己的一些研究心得。同时，根据自己对原文和希腊史粗浅的理解，对有些注释做了相应的处理，以便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的内容。译者自知学力有限，虽竭尽所能，但错误之处难免，敬祈广大读者和专家批评指正。

徐松岩

2019年3月

---

(1) 近期较为详细考证色诺芬生平的专论，可参C. J. 图普林：《色诺芬和他的世界》（C. J.Tuplin，*Xenophon and His World: Papers from a Conference held in Liverpool in July 1999*，Franz Steiner Verlag，Stuttgart，2004），第33—54页；R. B. 斯特拉斯勒：《地标色诺芬〈希腊史〉》（R. B. Strassler ed., *The Landmark Xenophon's Hellenika*, A New Translation by John Marincola, Introduction by David Thomas，Anchor Books，New York，2010，以下简作“地标《希腊史》”），序言，第xvii—xxiv页；参阅M. A. 弗洛尔：《剑桥色诺芬研究指南》（Michael A. Flower，*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Xenoph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7），第15—36页。

(2) 德莫即村社。该德莫位于雅典城以南，距离卫城约20公里，在今雅典国际机场之北。

(3) 色诺芬：《会饮篇》（Xenophon，*Symposium*）1. 1。古代希腊罗马的古典作品，经过后人校对、整理，在古代即已被划分为卷、章、节，现代学者们引用时，通常只注明其作者、书名及卷章节；如果该作者只留下一部作品（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斯特拉波等），则只需注明作者名字和卷章节即可。当然，古典作品传世的抄本不同，章节的划分也略有差异。一百多年前，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洛布古典丛书”（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被公认为是英语世界众多古典译本中较好者，采

用古典原著与英语译文相对照的体例。目前这套丛书在国内许多大学研究机构和图书馆均有收藏。本书所引古典作品凡未特别注明者，皆用该丛书译本。如今互联网上查阅古典作品的现代译本也很方便。因此，译者在引用古典作品时，遵照国际学术惯例，注明卷、章、节或行。

(4) 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人与波奥提亚人的一次交战。参阅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Thucydides，Vols. 4, Translated by C. F. Smith,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1984，以下简作“修昔底德”），IV. 93—96。中译本参阅徐松岩译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5) 斯特拉波：《地理学》（Strabo, *Geography*，以下简作“斯特拉波”），IX. 2. 7；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Diogenes Laertios，*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以下简作“第欧根尼·拉尔修”），II. 22。

(6) 第欧根尼·拉尔修：II. 55。传统认为，希腊自公元前776年第一届奥林匹亚竞技会开始有确切纪年。

(7) 色诺芬：《长征记》（Xenophon，*Anabasis*），III. 1. 25。中译本参阅《长征记》，崔金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8) 色诺芬：《长征记》，II. 6. 20。

(9) 色诺芬：《长征记》，III. 1. 14等。

(10) 在雅典公民中，养马者属于少数最富裕者阶层成员。他带着自家的马匹参加长征，即为明证。参阅色诺芬：《长征记》，III. 3. 19。

(11)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Xenophon，*Hellenica*，Translated by Carleton L. Brownson，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 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vol. 1:1985; vol. 2: 1986.），II. 4. 6，以及本书附注。

(12) 居鲁士手下的波斯军队号称10万，实际上可能有4万；另外有来自希腊各地的雇佣军1.3万。参阅色诺芬：《长征记》，I. 2. 7。

(13) 奥德里赛人（色雷斯人一支）之王。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I. 2. 2，9；IV. 8. 26。

(14) 关于库纳克萨之战和希腊军队长征，千百年来以讹传讹，误解不断。有关讨论参阅徐松岩：《库纳克萨之战与“万人军”长征新论》，《世界历史》2008年第5期。

(15)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I. 2. 7。

(16) 第欧根尼·拉尔修：II. 52。

(17) 此战发生于波奥提亚境内的科罗尼亚附近，阿格西劳斯大败希腊反斯巴达联军。时间为公元前394年8月。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V. 3. 15—21。

(18)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V. 2. 4，3. 15—18；普鲁塔克：《传记集·阿格西劳斯传》（Plutarch, *Parallel Lives*），II. 10—11，XVIII. 2。

(19) 第欧根尼·拉尔修：II.51—52；普鲁塔克：《传记集·阿格西劳斯传》，XX. 1—2。

(20) 参阅P. 科伦茨：《色诺芬〈希腊史〉译注》（Peter Krentz，*Xenophon' Hellenica*, II. 3.11—IV. 2.8，Aris & Phillips Ltd., 1995），序言，第2页。

(21) 拉栖代梦人与爱利斯人的这次交战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02—前400年间。参阅狄奥多洛斯：《历史丛书》（Diodorus Siculus，*Library of History*，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0—1954，以下简作“狄奥多洛斯”），XIV. 17. 24；波桑尼阿斯：《希腊纪行》（Pausanias，*Description of Greece*，Loeb Classical Library，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W. H. S. Jon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 1918—1935，或译《希腊志》，以下简作“波桑尼阿斯”），III. 8. 2以次。而色诺芬的记载为公元前399—前397年间。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I. 2. 21—31。

(22) 参阅普鲁塔克：《传记集·阿格西劳斯传》，XX. 2；《道德论集》（Plutarch，*Moralia*），212B；第欧根尼·拉尔修：II. 54。

(23) 公元前392—前371年。参阅M. A. 弗洛尔：《剑桥色诺芬研究指南》，第30—33页。

(24) 参阅色诺芬：《长征记》，V. 3. 7—13。

(25) 在德尔斐，希腊诸邦奉献给阿波罗神的财宝和贡品，通常置于各自城邦的圣库中。有学者认为，色诺芬可能在16年后即公元前394年，随阿格西劳斯一起向德尔斐阿波罗神奉献战利品。参阅M. A. 弗洛尔：《剑桥色诺芬研究指南》，第29—30页。

(26) 参阅色诺芬：《长征记》，V. 3. 4。据考证，很可能是在公元前392年或前388年。参阅M. 利普卡：《色诺芬之〈斯巴达政制〉》（M.

Lipka，*Xenophon's Spartan Constitution:Introduction. Text. Commentary*，Berlin and New York，2002），序言，第4页。

(27) 位于以弗所，被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色诺芬存款之处。

(28) 色诺芬：《长征记》，V. 3. 13。

(29) 第欧根尼·拉尔修：II. 53。

(30) 参阅第欧根尼·拉尔修：II. 53。

(31) 第欧根尼·拉尔修：II. 53。

(32) 第欧根尼·拉尔修：II. 54；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I. 5. 17。

(33) 埃弗鲁斯（约公元前405—前330年），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库麦（Cyme），著有《历史》（Ephorus，*History*），30卷，始于赫拉克勒斯的子孙返回伯罗奔尼撒，直到马其顿国王腓力围攻柏林苏斯（公元前340年），被誉为古代第一部通史。该著作未能保存下来，但有些古代作家，特别是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在写作《历史丛书》时曾大量援引其著作。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S．Homblower &A.Spawforth，*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3rd Edition Revis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2003），第529—530页。

(34) 第欧根尼·拉尔修：II. 55。

(35)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 4. 37。

(36) 参阅色诺芬《雅典的收入》，V. 9；M. 利普卡：《色诺芬之〈斯巴达政制〉》序言，第5页。

(37) 色诺芬：《雅典的收入》，V. 12。

(38) 有些研究者认为，色诺芬此著乃是向雅典著名政治家、理财家优布鲁斯（Eubulus，约公元前405—前330年）所提出的施政建议书。优布鲁斯从公元前355年开始在雅典政坛崭露头角，其后十余年使得雅典国力有了明显增长，从而成为雅典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家。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563—564页。

(39) 参阅波桑尼阿斯：《希腊纪行》，V. 6. 6。作者乃是希腊地理学家、旅行家和历史学家，鼎盛年约在公元150年。该著作描述了希腊各地的名胜古迹、历史故事、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等，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40) 参阅第欧根尼·拉尔修：II. 56。

(41) 中译本可参阅色诺芬：《长征记》，崔金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

(42) 中译本可参阅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沈默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

(43) 除了此书，色诺芬在其《希腊史》中也不惜笔墨，记载阿格西劳斯的文治武功。普鲁塔克的《传记集·阿格西劳斯传》主要沿用色诺芬所提供的史料。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可参阅P. 卡特里奇：《阿格西劳斯与斯巴达的危机》（P. Cartledge，*Agesilaus and the Crisis of Sparta*，Baltimore，1987）；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39—40页。

(44) 目前该书最详尽的译注专著，参阅M. 利普卡：《色诺芬之〈斯巴达政制〉》。对该书的相关评论可参阅施特劳斯：《斯巴达与色诺芬的品位》，陈戎女译，载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68—201页。

(45) 中译本可参阅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张伯健、陆大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46) 例如，引人注目的是，在色诺芬和他的师弟柏拉图的笔下，苏格拉底就是迥然不同的两种形象。现代研究者很难判断哪一个更近乎历史事实。

(47) 这两部著作可参阅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

(48) 或译《经济论》，“Oeconomicus”系由“家庭”和“管理”二词合成。现代西文“经济学”一词即由此而来。中译本可参阅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

(49) 参阅王以欣：《神话与竞技》，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6—221页。

(50) 修昔底德：II. 35—46。

(51) 参阅徐松岩、赵青青：《伪色诺芬〈雅典政制〉史料价值初探》，《史学史研究》2015年第2期。

(52) 参阅第欧根尼·拉尔修：II. 48。

(53) 根据希腊的传说，马人喀戎乃是克洛诺斯的儿子，古代色萨利的神

祇。他从阿波罗和阿尔特密斯那里学习医术、音乐、体操、狩猎术和预言术。和其他马人不同，他主持公道，富有智慧，对人和善，很多英雄在他那里从师学艺。

(54) 狄奥多洛斯：XV. 61，XVI. 14. 1。

(55) 狄奥多洛斯：XVI. 35。

(56)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1. 1—II. 3. 10。

(57) 参阅周一良、吴于廑主编：《世界通史·上古部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修订版，第222—223页；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卷，刘家和、王敦书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第270—271页。此外，《世界上古史纲》编写组所著《世界上古史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下册，第188—200页）、崔连仲主编的《世界史·古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36—238页）、刘家和主编的《世界上古史》（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第260—264页）、朱寰主编的《世界上古中古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上册，第186—188页）等著作，都持几乎完全一致的观点。译者就此提出不同看法。参阅徐松岩：《论古典时代雅典奴隶制经济走势》，《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58) 希罗多德：《历史》（Herodotus，*Histories*，4 Vols. Translated by A. D. Godley，Loeb Classical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1925，以下简作“希罗多德”），V.64—65。中译本可参阅徐松岩译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59) 修昔底德：I. 18。

(60) 参阅徐松岩：《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论雅典帝国》，分别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1999年第1期。

(61) 参阅H. W. 帕克：《第二斯巴达帝国的发展》（H. W. Parke,“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cond Spartan Empire, 405–371 B.C.”），《希腊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第50卷第1分册，1930年，第37—79页；R. E. 史密斯：《吕山德与斯巴达帝国》（R. E. Smith,“Lysander and the Spartan Empire”），《古典语文学》（*Classical Philology*）第43卷第3期，1948年7月，第145—156页。

(62) 参阅A. G. 基恩、R. 霍洛威：《公元前412—386年波斯在爱琴海地区

的政策》（A.G. Keen, R. Holloway,“Persian Policy in the Aegean, 412–386 B.C.”），《古代文明杂志》（*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第13卷，1998年，第93—95页。

(63) 参阅J. L. 卡吉尔：《第二雅典海上同盟》（J. L. Cargill, *The Second Athenian Leagu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7）；徐松岩：《第二雅典海上同盟述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64)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I. 5. 26—27。

(65) 参阅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5b 20—21。

(66) 参阅徐松岩：《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城邦危机的深化及其原因》，《齐鲁学刊》1989年第4期。

(67) 又译“亚西比德”（公元前451—前404年），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政治家、军事家。

(68) 克里提亚斯（约公元前460—前403年），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政治家，柏拉图的舅父，前404—前403年三十寡头政府的主要首脑。

(69) 塞拉麦涅斯（？—前403年），雅典政治家，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最活跃的政治人物之一。参阅徐松岩：《塞拉麦涅斯与公元前五世纪末雅典政治》，《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

(70) 参阅徐松岩：《黑劳士制度、土地制度与“平等者公社”的兴衰》，《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71) 参阅徐松岩：《古代“希腊”的起源与流变——一项概念史考察》，《北京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72) 参阅李永采：《色诺芬经济思想述论》，《青岛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73) 施特劳斯：《评色诺芬的〈希腊志〉研究》，高诺英译，载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第244—245页及附注。

(74) 色诺芬：《希腊史》，I. 4. 20。

(75) 色诺芬：《希腊史》，I. 5. 10—16。

(76)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6. 22—34。雅典以25艘战舰的代价，击沉敌舰近70艘。

(77)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7. 9—34。返航回国的6位将军皆被处死。

(78)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 1. 7及附注。

(79)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 1. 17—32；据普鲁塔克《传记集·吕山德传》（XIII. 1）和《阿尔基比阿德斯传》（XXXVII. 4）说，雅典公民共有3000人；而据波桑尼阿斯（IX.32. 9）说，约为4000人。

(80) 色诺芬：《希腊史》，II. 2. 10—23。

(81) 这是修昔底德的说法。色诺芬在本书（II. 3. 9）中认为伯罗奔尼撒战争持续了28年半。他很可能是根据斯巴达的历法，站在斯巴达人角度来推算的。即便如此，关于战争的时间还是有误差。

(82)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 3. 21；4. 21。关于三十寡头屠杀雅典人的数字，古代作家有不同说法。吕西亚斯说有2500人被杀；埃斯奇涅斯（Aeschines，III. 235）说有超过1500人被杀；伊索格拉底（VII. 67；XX. 11）和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XXXV.4）皆从此说。

(83) 色诺芬：《希腊史》，II. 3. 11—56。

(84) 色诺芬：《希腊史》，II. 4. 2—43。参阅徐松岩：《雅典民主制历史上的两次“无痕蜕变”》，《光明日报》2016年5月7日。

(85) 色诺芬：《希腊史》，III. 3. 4—11。

(86) 色诺芬：《希腊史》，III. 5. 1—25。

(87) 色诺芬：《希腊史》，IV. 2. 9—23。

(88)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V. 3. 15—21。色诺芬很可能亲历此次战役。

(89) 色诺芬：《希腊史》，IV. 5. 11—19。

(90) 色诺芬：《希腊史》，IV. 3. 10—12；8. 1—8。

(91) 色诺芬：《希腊史》，IV. 8. 23—39。

(92) 色诺芬：《希腊史》，V. 1. 30—31。

(93) 色诺芬：《希腊史》，V. 2. 11—3. 26。

(94) 色诺芬：《希腊史》，V. 3. 27。

(95) 参阅狄奥多洛斯：XV. 37；普鲁塔克：《传记集·佩罗皮达斯传》，

XVI. 2—XVII. 5。

(96)　关于同盟的组织结构，参阅J. L. 卡吉尔：《第二雅典海上同盟》，第75—112页。

(97)　塔古斯（*Tagus*），色萨利人对全色萨利共主的称呼。

(98)　色诺芬：《希腊史》，VI. 1. 4—16。

(99)　色诺芬：《希腊史》，VI. 2. 1—26。

(100)　色诺芬：《希腊史》，VI. 2. 27—39。

(101)　色诺芬：《希腊史》，VI. 3. 1—19。

(102)　色诺芬：《希腊史》，VI. 4. 3。

(103)　色诺芬：《希腊史》，VI. 4. 9—14。

(104)　参阅狄奥多洛斯：XV.　　62。据普鲁塔克《传记集·阿格西劳斯传》（XXXI. 1）记载，其中底比斯的重装步兵人数为4万。

(105)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I. 1. 24；4. 33。

(106)　正如修昔底德所言（I. 101. 2—3），黑劳士大都是昔日美塞尼亚人的后裔。斯巴达人征服美塞尼亚，对其黑劳士制度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同样，美塞尼亚的独立，意味着大多数黑劳士摆脱了斯巴达人的统治和奴役。

(107)　色诺芬：《希腊史》，VII. I. 14。

(108)　色诺芬：《希腊史》，VII. 1. 24—28。

(109)　色诺芬：《希腊史》，VII. 1. 29—32。

(110)　色诺芬：《希腊史》，VII. 1. 33—36。

(111)　色诺芬：《希腊史》，VII. 1. 39—40。

(112)　色诺芬：《希腊史》，VII. 2. 2—3. 1。

(113)　色诺芬：《希腊史》，VII. 5. 8—13。

(114)　色诺芬：《希腊史》，VII. 5. 14—25。

(115)　参阅C. L. 布朗森英译本《希腊史》（Xenophon, *Hellenica*, Carleton Brownson tran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85），序言，第viii—ix页。

(116) 参阅M. A. 弗洛尔：《剑桥色诺芬研究指南》，第301—322页。

(117) 《不列颠百科全书》（国际中文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第18卷，第347页。

(118) J. W. 汤普森：《历史著作史》，谢德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上卷，第45—46页。

(119) 依迪丝·汉密尔顿：《希腊方式》，徐齐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79页。

(120) 施特劳斯：《评色诺芬的〈希腊志〉研究》，刘小枫编：《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施特劳斯讲演与论文集》，第245—246页。

(121) M. I. 芬利编：《希腊历史学家》（M. I. Finley, *The Greek Historians*, The Viking Press,New York, 1959），第14页。此书是芬利对古希腊四大史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和波里比阿史学代表作原著的精选，编者以色诺芬《长征记》作为其代表作，选取其中部分内容。

(122) 参阅C. J. 图普林：《色诺芬和他的世界》，第13—54，79—114页。

(123) 参阅吕厚量：《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史〉的史学价值及其“修昔底德传统”——兼与色诺芬〈希腊史〉比较》，《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张凯：《列奥·施特劳斯与色诺芬研究》，《史学史研究》2016年第3期。近年来国内至少有两篇博士论文以色诺芬史学研究为主题。

(124) 色诺芬：《希腊史》，IV. 8. 1。

(125) 攸阿哥拉斯（Euagoras），或译“艾瓦哥拉斯”（Evagoras），塞浦路斯王子。色诺芬：《希腊史》，II. 1. 29；IV. 8. 24；V. 1. 10。

(126) 参阅吕厚量：《从三篇阿格西劳斯传记的差异看奈波斯与普鲁塔克对西方传记史学的贡献》，《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2期。普鲁塔克所著《传记集》中有一位波斯国王，故而学者通常将其译为《希腊罗马名人传》似稍有不妥之处。中译本可参阅黄宏煦主编，陆永庭、吴彭鹏等译，《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席代岳译：《希腊罗马名人传（全三册）》，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

(127) 有些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但是似乎缺乏说服力。其著作以“其后不久”开头就是最有力的证据。尽管这个希腊词语的“……之后”未必是“紧接着……之后”（不同的英译者分别译为“therafter”“then”“after

this”等），即未必是与修昔底德著作结尾之处的历史事件紧密相连的，但是间隔时间显然不长（C. L. 布朗森的译本加上“not many days later”）。

(128) 参阅徐松岩译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017年，译序，第45—48页。

(129)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 4. 1。关于色诺芬的宗教观点，参阅J. 蒂勒里：《色诺芬及其同时代的历史》（John Dillery，*Xenophon and the History of His Times*，London and New York，1995），第179—186页。

(130) 色诺芬：《希腊史》，IV. 1. 38—41。

(131) 色诺芬：《希腊史》，VII. 2. 1。

(132) 参阅J. 蒂勒里：《色诺芬及其同时代的历史》，第236页。

(133) 参阅C. L. 布朗森英译本《希腊史》，序言，第xi页。涉及这段历史的其他重要著作有：（1）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Diodoros Siculus/Diodorus of Sicily）的《历史丛书》（第13—15卷内容涵盖这段历史）。（2）普鲁塔克在其《传记集》中，所记载的阿尔基比阿德斯、吕山德、阿格西劳斯、佩罗皮达斯和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等人的传记都属于这段历史。（3）几位续写修昔底德著作的作家，如佚名作者所著《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The Hellenica Oxyrhynchia*，奥克西林库斯乃是埃及一村社名，因该著作的三篇纸草断片皆发现于此，故名），该著作破损严重，主要记载公元前411—前386年希腊史事（中译本见郭霞译，张强校，“日知古典丛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而雅典人克拉提普斯（Cratippus）的《希腊史》、开俄斯人泰奥滂普斯所著《希腊史》也都是对修昔底德著作的续写，都止于公元前394年，现今仅存少量残篇。（4）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以及吕西亚斯等人的某些演说辞等。以上著作都从某些方面提供了当时社会历史的资料。

(134) 参阅P. 科伦茨：《色诺芬〈希腊史〉译注》，第二卷序言，第11—12页。

第一卷

第一章

[1] 其后不久，[1]塞摩卡列斯[2]率领数艘舰船由雅典而来。于是，拉栖代梦人的舰队和雅典人的舰队又进行了一场海战，[3]拉栖代梦人在阿吉山德里达斯[4]的领导下获胜。

[2] 稍后，在初冬时节，狄亚哥拉斯的儿子多利尤斯[5]率14艘舰船，由罗德岛而来，在拂晓时分驶入赫勒斯滂海峡。雅典的哨兵发现这支舰队后，立即向他们的将军们[6]发出信号，[7]雅典人投入20艘舰船出战；多利尤斯调转船头向岸边逃去。他尽快行驶，力图摆脱追兵，其舰队在罗伊特昂[8]附近靠岸。

[3] 当雅典人的舰队向他们逼近时，多利尤斯手下将士从舰上、岸上发起反击。最后，雅典人在未取得任何战果的情况下，撤离战场，驶往玛迪图斯[9]，在那里和他们的其余的舰船会师。

[4] 这时候，正在伊利昂[10]向雅典娜女神献祭的明达鲁斯[11]注意到战事的情况，急命他的舰船[12]下海起航，以增援多利尤斯的舰队。

[5] 雅典人的舰船前来迎击，战斗沿阿卑多斯附近海岸一线进行，从早晨一直厮杀到黄昏。雅典人在有些地方获胜了，在有些地方失利了。这时，阿尔基比阿德斯率18艘战舰驶入赫勒斯滂海峡，前来增援。

[6] 于是，伯罗奔尼撒人的舰队朝阿卑多斯方向逃去，而法那巴佐斯[13]沿海岸行军给他们以增援。他一边大声喊话，激励手下骑兵和步兵，一边快马加鞭，赶赴海边，想亲自参战。

[7] 同时，在岸上，伯罗奔尼撒人用他们的战舰围成一道屏障，据守以战。最后，雅典人在俘获了30艘敌舰之后，驶往塞斯托斯[14]（参见图2）。虽然所俘敌舰尽是没有桡手的空船，但也总算弥补了他们此前所遭受的损失。



图**2**　今日赫勒斯滂海峡（对面即为古代科尔松尼斯）

[8] 此后，除40艘以外的所有战舰从塞斯托斯起航，驶出赫勒斯滂海峡，分头去征收钱款；[15]作为将军之一的特拉叙鲁斯，乘船前往雅典，通报战事情况，请求再派遣些军队和战舰前来增援。

[9] 之后，提萨佛涅斯[16]来到赫勒斯滂海峡，阿尔基比阿德斯随即携带表示友好的赠品和其他礼物，乘一艘三列桨战舰前去拜谒。[17]提萨佛涅斯却趁机将他逮捕，囚禁在萨迪斯，宣称国王命他向雅典人开战。

[10] 然而，在30天之后，阿尔基比阿德斯和被关押在卡里亚的曼提修斯[18]，他们弄到了马匹，夜里从萨迪斯逃到克拉左门奈。

[11] 同时，那些在塞斯图斯的雅典人，在获悉明达鲁斯正计划以60艘战舰前来攻击他们后，便连夜撤退到卡狄亚。[19]阿尔基比阿德斯从克拉左门奈带着五艘三列桨战舰和一艘先遣船，在那里与他们会师。但是，基于伯罗奔尼撒人的舰船已经从阿卑多斯起航前往库济科斯[20]这一情况，他就通过陆路前往塞斯图斯，并且命令本方舰船必须航行到塞斯图斯附近与他会合。

[12] 舰队抵达那里后，阿尔基比阿德斯立即出航，准备应战；塞拉麦涅斯[21]从马其顿率20艘舰船归来增援，而特拉叙布鲁斯[22]从塔索斯率20多艘舰船抵达，这两支舰队此前都是去筹措钱款的。[23]

[13] 阿尔基比阿德斯下令取下巡航帆，[24]吩咐他们跟随着他，

然后率各自的舰船向帕里昂(25)进发；所有战舰在帕里昂集结之时，总数达86艘。他们在深夜登船起航，翌日早餐时分抵达普洛康涅苏斯。(26)

[14] 在那里，雅典人获悉，明达鲁斯的舰队停泊在库济科斯，那里还有法那巴佐斯及其所率军队。当天，他们在普洛康涅苏斯按兵不动；翌日，阿尔基比阿德斯将手下的将士们召集起来，告诫他们说，必须做好进行海战、陆战和攻城拔寨的准备。他说："因为我们已经囊中空空，而敌人却可以从国王那里取得充足的金钱！"

[15] 在决战的前一天，雅典舰队刚刚抛锚停泊，阿尔基比阿德斯就立即将港口中所有舰船，无论大小，都集中到一起，目的在于封锁消息，不让敌人得知其舰队的规模。他还当众宣布，凡乘船前去海峡对面者，(27)格杀勿论。

[16] 大会结束后，他命令舰队做好战斗准备，然后冒着大雨向库济科斯进发。就在他们即将抵达库济科斯时，雨停了，天空放晴，阳光普照。阿尔基比阿德斯看到，明达鲁斯属下的60艘舰船，正在离港口不远的海域进行操练，它们已被雅典的舰队从中分隔。

[17] 而在伯罗奔尼撒人方面，当他们看到雅典的舰船数目比此前大为增多，并且已经逼近本方港口的时候，急忙向岸边退却；他们试图把舰船停靠在一起，等敌舰逼近的时候，再予以反击。

[18] 而阿尔基比阿德斯率20艘舰船则绕过敌舰，靠岸登陆。明达鲁斯看到这一情况，也登陆上岸，双方在岸边厮杀起来；而他一死，手下士兵便四散而逃。雅典人俘获了伯罗奔尼撒方面的所有舰船（叙拉古人的舰船除外，因为这些舰船已经被他们的船员自行焚毁了），把它们都带至普洛康涅苏斯。翌日，雅典人从普洛康涅苏斯起航，进攻库济科斯。

[19] 库济科斯人看到伯罗奔尼撒人和法那巴佐斯已经撤离，便同意雅典人进城。

[20] 阿尔基比阿德斯在那里驻扎了20天，从库济科斯人手中勒索了大量金钱，未再给该城邦以更多伤害，便从海上返抵普洛康涅苏斯；又从那里驶往柏林苏斯(28)和塞林布里亚。(29)

[21] 柏林苏斯人允许雅典军队进入他们的城市，而塞林布里亚人宁愿支付金钱，也不同意雅典军队进驻他们境内。

[22] 雅典军队又从那里进驻位于卡尔开顿地区的克利索波里斯；[30]他们加固克利索波里斯城防，在城内建起了一个海关所，对所有驶出本都海[31]的舰船课征什一税[32]。他们还留下一支30艘[33]舰船的军队和他们当中的两位将军——塞拉麦涅斯和攸马库斯留守此地，[34]指示他们不仅要负责镇守要塞，还要密切监视过往舰船，尽其所能，打击敌人。之后，其他诸位将军匆匆返回赫勒斯滂。

[23] 这时候，明达鲁斯的副将[35]希波克拉特斯此前送往拉栖代梦[36]的一封信，被雅典人截获并转送至雅典。信中写道："舰船尽失。明达鲁斯已死。将士们正忍饥挨饿。我们该怎么办？！"

[24] 然而，法那巴佐斯力劝伯罗奔尼撒全军以及他们的同盟者，不要因为海战的失利就灰心丧气。他说："只要我们的将士平安健全，我们何必因为损失那几条木船而耿耿于怀呢？在国王的领土上，到处都能找到可取用木材的地方！"于是，他不仅赠送给士兵每人一件外衣和两个月的生活用品，而且他还给那些船员们配备了武装，命他们坚守海岸。

[25] 接着，法那巴佐斯把各城邦的将军们和舰长们召集到一起，指示他们在安坦德鲁斯[37]的造船所建造一批新的三列桨战舰，数量要和他们此前损失的一样多。他告诉他们说，造船的费用皆由他支付，造船木材尽可前往伊达山[38]上去采伐。

[26] 在建造战舰期间，叙拉古人帮助安坦德鲁斯人修筑了一段城墙，并且在守卫方面是做得最好的。由于这个缘故，直到现在，叙拉古人在安坦德鲁斯还享有"施惠者"的特权和公民权。至于法那巴佐斯，他在做出这些安排之后，立即救援卡尔开顿[39]去了。

[27] 这时候，[40]叙拉古国内有消息传来，告诉叙拉古人的诸位将军，说他们已经遭民主派[41]判处放逐。于是，他们把自己士兵都召集到一起，通过发言人赫摩克拉特斯[42]表示，哀叹自己的不幸遭遇，因为他们个个都遭到了不公正的也是不合法的放逐。诸位将军鼓励他们的士兵们，要继续满怀热情对待未来，因为他们一直就是服从命令

的真正的男子汉；诸位将军命令士兵们推举出新的指挥官，[43]由他们行使权力，直到那些从叙拉古新选出的将军来此取而代之。



图3　古代叙拉古剧场遗址[44]

［28］然而，叙拉古的将士们尤其是那些舰长、水兵和舵手们[45]齐声呐喊，宣称继续服从将军们的指挥。将军们则回应说，他们不应该迁就同党反对他们的政府。他们说，“如若有人对我们提出控告，你们应该听听我们的意见，要知道你们曾经赢得过多少海战，你们亲手捕获过多少敌舰；你们在我们的指挥下，在和其他盟友联合作战时，常常是所向披靡、无往不胜；无论在陆上还是海上，为了展示我们的作战技能，展示你们的战斗激情，你们在整个战阵中一直居于最荣耀的位置。”

［29］但是，如果没有人对他们提出任何控告，那就按照将士们的要求，他们继续履行将军职责，直到继任者到来。继任将军的名字是：爱皮基德斯之子德玛库斯、麦涅科拉特斯之子米斯孔和格诺西斯之子波塔密斯。大多数舰长都宣誓，表示一旦返回叙拉古，他们立即召回被放逐的将军们，送他们去应去之地，并对他们表示鼓励。

［30］可是，将士们，尤其是那些曾经和赫摩克拉特斯接触过的人，更深深地怀恋他的和蔼、体恤、热情和率直。因为不管是舰长们、舵手们还是船员们，都和他朝夕相处，每天清晨和晚上，他常常把他们召集到他的营帐里，和他们促膝交谈，说出自己的想法和行动

计划；还会给他们以教诲，有时要求他们即席发言，有时则要求他们三思之后作答。

[31] 正是由于赫摩克拉特斯在将军委员会中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因而被认为是最有资格担任代言人和建议者的。于是，赫摩克拉特斯立即前去拜见法那巴佐斯；他在拉栖代梦的时候曾经指控过提萨佛涅斯，[46]当时阿斯泰奥库斯作为证人支持他，判决结果证明他的指挥属实；如今来拜访法那巴佐斯，还未及开口，后者即给了他金钱。他用这些钱招募雇佣军，配备三列桨战舰，准备重返叙拉克。这时候，接替被放逐的将军们的那些叙拉古人抵达米利都，并且接管了那里的舰船和军队。

[32] 大约在这时候，在塔索斯发生了一场革命，拉栖代梦人的支持者以及他们派驻当地的行政官拉哥尼亚人爱特奥尼库斯被逐出该岛。而拉哥尼亚人帕希皮达斯被指控参与了这场阴谋，与提萨佛涅斯相互勾结，结果他被逐出斯巴达。拉栖代梦委派克拉特斯皮达斯前去接管帕希皮达斯从同盟者那里所征募的舰队，其指挥部设在开俄斯。

[33] 就在这些日子里，即特拉叙鲁斯逗留雅典期间，阿基斯[47]从狄凯利亚出发，向雅典城发动了一次突袭；[48]特拉叙鲁斯率雅典人以及城里所有丁壮出城迎击，在吕凯昂[49]附近严阵以待，抵御来犯之敌。

[34] 阿基斯看到这种情况，赶忙撤退，[50]落在后面少数士兵被雅典轻装兵杀死。鉴于此次突发事件，雅典人准备给前来求援的特拉叙鲁斯以更多的援助，[51]他们议决，特拉叙鲁斯可以选拔1000名重装步兵、100名骑兵，还有50艘三列桨战舰。

[35] 同时，阿基斯注意到，许多运送谷物的舰船从狄凯利亚附近海域中转，最后驶入比雷埃夫斯港。他说，他的军队这么长时间以来都力图从陆路切断雅典的对外联系，结果都是徒劳的，除非我们也占据那些经由海上为他们供应谷物的地方；因此，最好是派兰斐亚斯之子克里阿库斯前去卡尔开顿和拜占庭，[52]他在斯巴达担任拜占庭人的外交代理人。[53]

[36] 阿基斯作出这个决定之后，克里阿库斯率领由麦加拉人和

其他同盟者组成的15艘舰船（其中运输船多于战舰），一同起航。在赫勒斯滂海峡，舰队遭到9艘雅典舰船攻击，有3艘被击沉。这些舰船一直在那一带海域巡航，以保护雅典商人的安全。但是，克里阿库斯其余的舰船都逃到塞斯图斯，又从那里安全抵达拜占庭。

[37] 至此，这一年结束了。(54)就在这一年当中，迦太基人在汉尼拔的领导下对西西里发动了一次远征。他集结了10万大军，在3个月内攻占希腊人的两个城邦——塞林努斯和希麦拉。

---

(1) 公元前411年深秋。古希腊文μετὰ δὲ ταῦτα意为“在……之后”，即修昔底德所记载的最后那些事件之后。但那之后具体过了多长时间，色诺芬没有作出确切说明。色氏著作这样开头，是要明示读者本书与修昔底德著作的关系。参阅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VIII. 109。修昔底德原计划完整记载这场战争始末，但写至这里突然中断。色诺芬显然是紧接着修昔底德的著作续写的。在古代，力图续写这场战争历史的至少有5位作家。但只有色诺芬的著作得以完整保存下来，成为研究其后半个世纪希腊历史最重要的史料。

(2) 公元前411年夏天当选的雅典将军。在爱利特里亚（Eretria）与阿吉山德里达斯（Agesandridas）的首次海战中，损失了36艘战舰中的22艘（修昔底德：VIII. 95. 2）。

(3) 这次海战发生在赫勒斯滂海峡。

(4) 斯巴达将领，斯巴达人阿吉山德（Agesander）之子（修昔底德：VIII. 91. 1）。

(5) 即所谓“罗德岛的多利尤斯”。据考证，此人出身贵族，属于寡头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初被放逐，移居至雅典在意大利的殖民城邦图里伊（Thurii）。因而修昔底德在其著作中称他为“图里伊的多利尤斯”（VIII. 35,104）。公元前412年，他率领10艘图里伊战舰加入斯巴达一方，在伊奥尼亚战争中与雅典为敌。公元前411年，他很可能在策动罗德岛叛离雅典一事中发挥过关键作用。据统计，色诺芬在其《希腊史》中共涉及人物近400位，绝大多数只知其名，可以辨认身份者不足8%。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5. 19。P. 科伦茨：《色诺芬〈希腊史〉译注》，第一卷，第87—88页。

(6) 据修昔底德（VIII. 104—105）记载，当时驻防赫勒斯滂地区的雅典将军是特拉叙鲁斯（Thrasylus）和特拉叙布鲁斯（Thrasybulus）。

(7) 色诺芬在这里没有说明发出的是何种“信号”。修昔底德（VIII. 102. 1）提到，稍早前他们是在高处点起烽烟报警。

(8) 城镇，在亚细亚一侧，濒临赫勒斯滂海峡。

(9) 城市，在色雷斯的科尔松尼斯（欧洲一侧）。

(10) 即特洛伊。古代特洛伊濒海。

(11) 拉栖代梦海军将领。公元前411年夏取代阿斯泰奥库斯（Astyochus）指挥拉栖代梦舰队（修昔底德：VIII. 85. 1）。

(12) 据狄奥多洛斯（XIII. 45. 6），他手下有84艘战舰。

(13) 此人至迟自公元前412年起，担任波斯赫勒斯滂的弗利吉亚（Phrygia）省总督，首府在达斯基里昂（Dascyleium）。他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支持拉栖代梦人。

(14) 城市，在欧洲一侧。

(15) 雅典当政者从帝国各臣属之邦征收贡金（*phoros*）之数，在伯里克利时代年均约600塔连特，最高时（公元前427/前426年）达到1300—1500塔连特（雅典帝国通用银币，塔连特为最大的重量单位，雅典1塔连特约合25.86千克。1塔连特＝60明那＝6000德拉克玛）。雅典人将此款用于维持其强大的常备军（主要为海军）以及雅典公民大会所赞同的其他开支。参阅地标《希腊史》，第4页附注。

(16) 约自公元前416年起，他奉大流士二世之命，担任驻萨迪斯总督，大概有节制波斯西部沿海诸省军队之权，此人多谋善断，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波斯方面重要人物。他的父亲名叫海达涅斯（Hydarnes），很可能是大流士“七人帮”成员之一海达涅斯（即维达尔纳，Vidarna）的后人。参阅希罗多德：III. 70—71及附注；修昔底德：VIII. 5—108；参阅地标《希腊史》，附录M，29。

(17) 这表明阿尔基比阿德斯希望得到友好接待。此前他亦曾极力争取提萨佛涅斯支持雅典。参阅修昔底德：VIII. 45—47，56，81—88，108—109。

(18) 一位雅典人。

(19) 公元前410年。卡狄亚位于色雷斯的科尔松尼斯半岛北部。

(20) 库济科斯，濒临普洛彭提斯海（今马尔马拉海）。

(21) 雅典政治家、将军，伯里克利同僚将军哈格浓（Hagenon）之子。塞

拉麦涅斯被认为是解读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政坛的一位关键人物。参阅地标《希腊史》，附录M，24。参阅徐松岩：《塞拉麦涅斯与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政治》，《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

(22) 斯提里亚（Steiria，雅典一德莫）的吕康（Lycon）之子特拉叙布鲁斯，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将军、政治家。公元前411年雅典“四百人”政变时，他作为驻萨摩斯的舰长表示反对，被舰队推举为将军（修昔底德：VIII. 73. 4—76. 2）。随后，在库诺塞马（Cynossema）和阿卑多斯海战中，他都是坐镇雅典舰队右翼的指挥（修昔底德：VIII.104. 3，105. 2；狄奥多洛斯：XIII. 45. 7）。他是公元前403年雅典内战中民主派领袖。注意雅典还有另一位名叫特拉叙布鲁斯的将军（V. 1. 26），来自科里图斯（Collytus）德莫。参阅地标《希腊史》，第5页附注，附录M，26。

(23) 色诺芬：《希腊史》，I. 1. 8。

(24) 即“取消巡航行动”。色诺芬：《希腊史》，II. 1. 27；VI. 2. 27。

(25) 帕里昂，濒临普洛彭提斯海。

(26) 普洛康涅苏斯岛，位于普洛彭提斯（马尔马拉）海。

(27) 伯罗奔尼撒的舰队就在海峡对面。

(28) 柏林苏斯，濒临普洛彭提斯海。

(29) 塞林布里亚，濒临普洛彭提斯海。

(30) 克利索波里斯，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东岸，拜占庭对面。

(31) 即黑海。黑海沿岸诸国盛产粮食和其他必需品，因而控制黑海的出海口，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32) 对所有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货物都课征10%的税。

(33) 狄奥多洛斯（XIII. 64. 3）记载为50艘。

(34) 公元前410年。

(35) *Epistoleus*，即“书记”。按斯巴达的制度，其地位仅次于海军主将。希波克拉特斯于公元前411年率12艘战舰航抵克尼多斯。

(36) 色诺芬在其著作中，经常交替使用拉栖代梦（Lacedaemon）和斯巴达（Sparta）这两个专有名词。实际上，二者以及相应的拉栖代梦人和斯巴达人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参阅地标《希腊史》，附录E。

(37) 安坦德鲁斯，在小亚细亚西北部。

(38)　伊达山，在小亚细亚西北部。

(39)　卡尔开顿，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洲沿岸。

(40)　公元前410年。

(41)　叙拉古是希腊移民城邦，位于西西里岛东部，濒临伊奥尼亚海。此时叙拉古国势强盛，实行民主制，带兵出征的诸位将军属于寡头派。

(42)　赫摩克拉特斯，叙拉古的政治家，赫尔蒙（Hermon）之子。公元前424年，他作为主要组织者，召集西西里诸邦代表在格拉共同议事，消弭分歧，共同对付来自雅典的威胁；公元前415年，雅典大军远征西西里，大战来临，他再次成为西西里人的精神领袖；前412年，在他的鼓动下，西西里人为彻底打垮雅典人，派出一支舰队增援米利都，与伯罗奔尼撒人联合作战。参阅修昔底德：IV.　48，59—64；VI.　72；VI.　73，96，99；VII. 21；VIII. 26。

(43)　三列桨战舰是古典时代希腊世界标准型战舰。在雅典，一艘三列桨战舰通常配备有1名舰长（*trierachos*，意为trireme-commander），10名重装水兵（*epibatai*），4名弓箭手，包括1名舵手在内的16名水手，170名桡手，共计200人。战舰有三层桨座，桡手分坐两侧，上中下三层。在希腊语中，上层桡手称为*thranitai*，中层桡手称为*zygioi*，下层桡手称为*thalamioi*，每一层桡手设有一位桡手长。桡手必须训练有素，相互之间配合默契，才能发挥出最强的战斗力。参阅S.霍恩布鲁尔、A.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1552—1553页；相关图片参阅地标《希腊史》，附录K，图2—4。

(44)　远处海域即为公元前413年叙拉古击败雅典海军之地——大港。

(45)　三列桨战舰是古典时代希腊世界标准型战舰。在雅典，一艘三列桨战舰通常配备有1名舰长（*trierachos*，意为trireme-commander），10名重装水兵（*epibatai*），4名弓箭手，包括1名舵手在内的16名水手，170名桡手，共计200人。战舰有三层桨座，桡手分坐两侧，上中下三层。在希腊语中，上层桡手称为*thranitai*，中层桡手称为*zygioi*，下层桡手称为*thalamioi*，每一层桡手设有一位桡手长。桡手必须训练有素，相互之间配合默契，才能发挥出最强的战斗力。参阅S.霍恩布鲁尔、A.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1552—1553页；相关图片参阅地标《希腊史》，附录K，图2—4。

(46)　关于此事的原委，可参阅修昔底德：VIII. 85。

(47)　斯巴达国王，公元前427—前400年在位。参阅地标《希腊史》，附录M，2。

(48)　自公元前413年开始，斯巴达国王亲自统率大军在距离雅典约20公里的狄凯利亚建立设防据点，四处劫掠，直到战争结束。斯巴达长期占领狄凯利亚，给予雅典以沉重打击，对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战局也有重大影响。参阅修昔底德：VII. 19，27，28。

(49)　吕凯昂（Lyceum）位于雅典城市近郊。后来亚里士多德在此开办学园。具体位置参阅图5。

(50)　公元前410年。

(51)　色诺芬：《希腊史》，I. 1. 8。

(52)　此二城分别位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东西两侧，扼进出海峡咽喉。

(53)　“代理人”（*proxenos, proxenoi*），原意为“公客”或“朋友”。按照希腊城邦外交惯例，他们是A邦安排在B邦关照A邦利益的人物，通常由B邦公民担任。在款待和协助他们所代表城邦的使节和公民时，他们享有B邦的某些特权，颇似现在的“领事”。这里斯巴达人克里阿库斯，就是拜占庭在斯巴达的代理人。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1268页。

(54)　色诺芬（I. 1. 11—36）所述大都为公元前410年所发生的事件，也有个别公元前411年事件夹杂其中。

第二章

[1]翌年，[1]在第93届奥林匹亚竞技会上，在新增设的项目双马战车竞赛[2]中，爱利斯人攸阿哥拉斯获胜，在1斯塔狄亚[3]赛跑比赛中，库伦涅人攸波塔斯折桂。这一年，在斯巴达，攸阿齐普斯担任监察官[4]；在雅典，攸克特蒙担任执政官。[5]雅典人在索里库斯[6]设防；经过投票表决，同意划拨给特拉叙鲁斯一支舰队，配备了5000名船员，他们既可以担任桡手，又可以充作轻盾兵[7]。舰队在初夏时节起航驶往萨摩斯。



图4　奥林匹亚竞技会赛场入口

[2]他们在萨摩斯岛停泊了三天，之后又驶向皮格拉；他们蹂躏了当地乡村，攻击皮格拉城。可是，有一支来自米利都的军队，前来增援皮格拉人，他们发现雅典的轻装步兵队形分散，便去追杀他们。

[3]随后，雅典的那些轻盾兵和两队重装步兵前来援助他们的轻装步兵。那些米利都人的士兵，只有少数几人得以生还；雅典人还缴获了大约200面盾牌，竖立了一座胜利纪念碑。

[4]翌日，他们从那里驶往诺提昂，在那里做了必要的准备之后，向科罗丰进军，科罗丰人不战而降。这时正值谷物成熟的季节。

第二天夜里，他们进入吕底亚境内到处袭掠，烧毁了许多村舍，抢走金钱，劫走奴隶，还掠获了大量其他战利品。

[5] 然而，驻守当地驿站[8]的那个波斯人，看到雅典人离开军营，分散行动，各自劫掠，他活捉了其中一人，杀死另外七个，尽管雅典军中有骑兵前来营救。

[6] 之后，特拉叙鲁斯率领他的军队返回海边，打算由此起航前往以弗所。但是，提萨佛涅斯获悉这个情报后，便集结了一支大军，并且派骑兵传话给以弗所的居民，要他们重整旗鼓，保护以弗所的阿尔特密斯神庙。[9]

[7] 特拉叙鲁斯在袭掠行动之后的第17天，率兵抵达以弗所；登陆后，他的重装步兵驻扎在科列索斯山脚下，骑兵、轻盾兵、海军和所有其他人员都驻扎在以弗所对面的沼泽地附近。拂晓时分，他率领这两路军士同时向前推进。

[8] 守卫城市的以弗所人奋起迎击，而提萨佛涅斯所带来的那些盟军，原先那20艘叙拉古战舰和新来的5艘战舰的桡手们，也恰好在那时到达那里。这5艘新近从叙拉古来的舰船由希蓬的儿子攸克利斯和阿里斯托根尼的儿子赫拉克利德斯担任指挥官；另外，2艘塞林努斯舰船的桡手们也位列其中。

[9] 以弗所方面的所有军队，首先直接向科列索斯山脚下的重装步兵发起攻击；结果击溃敌军，杀死100余人。他们乘胜追击，把残敌驱赶到海岸一带。接着，他们调转方向，转而攻击沼泽地附近的敌军。在这里，雅典人也四散奔逃，约有300人被杀死。

[10] 随后，以弗所人在那里竖立了一座胜利纪念碑，在科列索斯山下又竖立了一座胜利纪念碑。至于叙拉古人和塞林努斯人，以弗所人也因他们作战英勇而予以嘉奖；不仅对其军队集体予以奖励，还对其中许多突出的个人予以奖赏。这些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来以弗所居住，并且享有免税特权；[10]至于其他塞林努斯人，在塞林努斯城市被摧毁之后，[11]以弗所人也授予他们公民权。

[11] 在雅典人方面，他们在签订休战协议后，收回了阵亡者的尸体，由海路返回诺提昂，把死者安葬在那里。随后，他们朝列斯堡

岛和赫勒斯滂海峡方向航行。

[12] 他们在列斯堡岛的麦提姆那港口抛锚时，碰巧看见来自以弗所的那25艘叙拉古的舰船从他们那一带海域驶过，于是他们冲出港口，发起攻击，俘获了4艘舰船及其船上所有人员，把其余舰船赶回了以弗所。

[13] 特拉叙鲁斯把除阿尔基比阿德斯以外的所有俘虏，都遣送回雅典。这个阿尔基比阿德斯是一位雅典人，是被放逐的阿尔基比阿德斯将军的堂兄弟，特拉叙鲁斯将其乱石击死。然后，他从麦提姆那起航前往塞斯图斯，与其余的军队会合；全军又从塞斯图斯出发，斜穿过海峡抵达兰普萨库斯。(12)

[14] 现在进入冬季了。在这期间，囚禁在比雷埃夫斯采石场中的那些叙拉古人，(13)从岩石缝隙间撬开一个洞口，在夜里逃走了。他们大多数逃到了狄凯利亚，其余的逃到了麦加拉。

[15] 同时，在兰普萨库斯，阿尔基比阿德斯力图将全军整合起来，但是他原来那些士兵们不愿意和特拉叙鲁斯军队整编到一起；因为他们说他们从来没尝过失败的滋味，而其余人刚刚经历过一次失败。然而，这两支军队还是在那里一起过冬，各自都全力加固兰普萨库斯的城防。

[16] 他们还对阿卑多斯发动了一次攻击；法那巴佐斯统率大批骑兵前来救援，结果被击败，四散而逃。阿尔基比阿德斯统率雅典骑兵和米南德率领的120名重装步兵前去追击，直到夜幕降临，才停了下来。

[17] 这次作战，双方士兵们服从统一的调遣，阿尔基比阿德斯原有的军队和特拉叙鲁斯手下士兵之间得以友好相处。在这个冬季里，雅典人也调派其他一些军队多次深入亚细亚内地，劫掠国王的领土。

[18] 在这个时期，拉栖代梦人批准了关于黑劳士的条款，黑劳士们曾经反叛，并且从马利亚逃到科里法西昂。(14)条款允许黑劳士和平地撤出科里法西昂。大约同时，在特拉齐斯的赫拉克勒亚的殖民者，在一次战斗中被阿凯亚人背叛。这两个民族一起对付与他们为敌

的奥塔人，(15)阿凯亚人的倒戈造成大约700名赫拉克勒亚人阵亡，拉栖代梦人派驻当地的统治者拉波塔斯也被杀死。

[19] 这一年就这样结束了。在这一年当中，(16)米底人反叛波斯国王大流士(17)未果，再一次沦为波斯的臣民。(18)

---

(1) 公元前409年。这个年份尚有争议。希腊人以公元前776年第一届奥林匹亚竞技会开始有确切纪年。第93届奥林匹亚竞技会应该是在公元前408年。因此，这段文字疑为后来编辑或者抄写此书的人错误地插入，或者是色诺芬本人把这个年份弄错了。参阅D. M. 刘易斯、J. 博厄德曼、J. K. 戴维斯、M. 奥斯特沃德主编：《剑桥古代史》（D. M.Lewis, J. Boardman，J. K. Davis and M. Ostwald，*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2nd ed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第5卷，第503—505页。

(2) 直译为“双马竞赛”（(ξυνωρίς)）。在希腊文中，赛车和赛马统称为“马赛”，是各种竞技会中最引人注目的项目。有一种家喻户晓的传说，英雄伯罗普斯在战车比赛中战胜皮萨国王奥诺玛俄斯，赢得国王的女儿希波达美亚公主，并创建了奥林匹亚竞技会。但赛车并不是古代奥运会最早的比赛项目。直到公元前680年第25届奥运会上，“驷马战车赛”才首次成为正式比赛项目；公元前648年第33届奥运会上增设“赛马”项目；公元前408年第93届奥运会增设“双马战车赛”项目。由于造车、养马、驯马和雇用职业驭手费用高昂，得奖者不是驭手，而是马车的拥有者，况且参赛者可以同时投入多辆马车参赛，因而这项比赛往往成为贵族富人炫耀其财富的良机。

(3) 约合185米。

(4) 拉栖代梦国家的监察官（*Ephors*）大概起源于部落首领。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其人数和职权也有所变化。古典时代共有五人，一年一任，从贵族中遴选，负责审理国王的不法行为，主持公民大会，监督青年的军事训练，是斯巴达国家的最重要官职之一。该年度以“首席监察官”命名。参阅R. B. 斯特拉斯勒：《地标修昔底德》（R. B.Strassler，*The Landmark Thucydides: a Comprehensive guide to the Peloponnesian War*，New York，2008），第590页；祝宏俊：《斯巴达的监察官》，《历史研究》2005年第5期。

(5) 希腊诸邦实行各自的纪年法。在雅典，每年执政官团中有一位“名年执

政官”。这位攸克特蒙执政时间为公元前408/前407年。关于希腊历法，参阅本书附录二。

(6) 城镇，在阿提卡半岛南部。

(7) *Peltasts*，手持轻盾（*pelta*）的轻装步兵，公元前5世纪末开始出现，比之传统的重装步兵更为机动灵活。

(8) 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在位期间（公元前522—前486年），在波斯帝国境内大修驿道，设立驿站，改善交通。看来，这种制度一直沿用下来。不过，这位驿站执勤人员的战斗力之强着实令人吃惊。

(9) 阿尔特密斯是以弗所城邦的主神。该神庙规模宏大，后被人焚毁。大量石材被附近居民拆走他用，如今遗址只剩一根不完整的石柱。

(10) 实际上是给予这些叙拉古人和本邦公民相同的权利。

(11) 不久，迦太基人摧毁了塞林努斯。

(12) 塞斯图斯和兰普萨库斯分别在海峡两岸。

(13) 公元前413年雅典西西里远征的被俘人员，也被囚禁在叙拉古当地采石场。

(14) 科里法西昂即派罗斯，自公元前425年起一直为雅典人所控制。这里的驻军大都是美塞尼亚人和黑劳士。根据拉栖代梦的法律，国家政权完全掌控在斯巴达人手里。他们统治下的臣民分为两部分：（1）黑劳士（*Helots*），一般认为是属于国家所有的奴隶。由斯巴达人教育和培养的黑劳士人的子女被称为摩萨凯斯（*Mothakes*）；获得自由的黑劳士被称为涅奥达摩德斯（*Neodamodes*，即所谓“新公民”）。公元前8—前7世纪，斯巴达人征服美塞尼亚之后，黑劳士人数激增。（2）庇里阿西人（*Perioeci*），这些人大概是古代阿凯亚人的后裔，生活在广大乡村和城镇，拥有自己的财产，缴纳贡金，在拉栖代梦的军队中充任步兵。据说在公元前458年，他们大约有3万人。斯巴达人像所有多利亚人一样，分为三个部落，即海雷斯（*Hylleis*）、迪曼那太（*Dymanatae*）和滂菲利（*Pamphyli*），每一个部落分成十个奥巴（*Oba*），每个奥巴再分为若干家庭，占有土地财产。公元前458年，这样的家庭据说有9000户。此后，由于土地转让、战争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公民人数剧减。到公元前244年斯巴达国王阿基斯三世时，斯巴达人原来的家庭仅有700余户，而其中仅有100户拥有土地和份地。参阅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70a15—40；普鲁塔克：《传记集·阿基斯传》，V. 4；刘家和：《论

黑劳士制度》，载《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武汉出版社，1995年，第78—139页。

(15)　北希腊一部族，居住在奥塔山一带。

(16)　公元前409年。

(17)　大流士二世（公元前423—前405年在位），薛西斯之子阿塔薛西斯一世之子，阿塔薛西斯二世和小居鲁士之父。

(18)　米底人和波斯人同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波斯人曾经附属于米底人，后来波斯人举兵反抗，首先征服了米底人，接下来又征服了亚欧非许多民族。

第三章

[1] 翌年，[1]佛凯亚的雅典娜神庙在遭到雷击后起火燃烧。在冬去春来之际——潘塔克利斯为时任拉栖代梦监察官，安提格尼斯为雅典执政官，这场战争[2]已经持续了22年——雅典舰队全体出动，驶往普洛康涅苏斯。

[2] 他们在那里准备攻击卡尔开顿和拜占庭，并在卡尔开顿附近扎营。当卡尔开顿人获悉雅典海军向他们逼近时，他们把所有可移动的财产，都转移到邻近的比提尼亚的色雷斯人那里。

[3] 阿尔基比阿德斯带着少量的重装步兵和骑兵，命令舰队沿着海岸航行，向比提尼亚人那里推进，去索要卡尔开顿人的财物。他威胁比提尼亚人说，如果他们不交出那些财物，就对他们开战。于是，比提尼亚人只得交出财物。

[4] 阿尔基比阿德斯带着战利品返回营地，在与比提尼亚人缔结一项条约后，他随即统率全军来围攻卡尔开顿，他们在两海[3]之间修建了一道木栅栏，目的是尽可能将这条河囊括在他的栅栏之内。

[5] 于是，拉栖代梦人派驻当地的统治者希波克拉特，率领手下军队出城交战，雅典人也整顿队伍迎战。而在栅栏的外面的法那巴佐斯，带着大量的步兵和骑兵，力图来增援希波克拉特。

[6] 这时候，希波克拉特和特拉叙鲁斯双方带着各自的重装步兵，已经厮杀了许久。阿尔基比阿德斯带领他手下少量重装步兵和骑兵，前来增援特拉叙鲁斯。最后，希波克拉特被杀死，他手下的士兵逃回城里。

[7] 由于地域狭窄，法那巴佐斯无法与希波克拉特会师，因为那道栅栏是紧靠着河边修建的。这样，法那巴佐斯只好回到卡尔开顿境内的赫拉克勒昂[4]，在那里安营。

[8] 之后，阿尔基比阿德斯前往赫勒斯滂地区和科尔松尼斯半岛去筹集钱款；鉴于卡尔开顿的情况，其他诸位将军和法那巴佐斯缔

结了一项条约，[5]条件是：法那巴佐斯同意支付给雅典人20塔连特[6]，并且要保障他们前往国王那里的使者的安全。

[9] 法那巴佐斯还发誓承诺：卡尔开顿人必须分厘不差地按照以前所缴纳的数额，向雅典人缴纳贡金，并且要缴清所拖欠的贡金。[7]而雅典人方面也立誓，在他们的使者从波斯国王那里返回之前，决不向卡尔开顿人开战。

[10] 他们双方相互立誓的时候，阿尔基比阿德斯不在现场，而是在塞林布里亚附近；他在攻下该城之后，又统率所有科尔松尼斯人以及来自色雷斯的士兵，还有300多骑兵，兵临拜占庭城下。

[11] 法那巴佐斯认为，阿尔基比阿德斯也应该宣誓，因此他在卡尔开顿等候，直到阿尔基比阿德斯从拜占庭归来。但阿尔基比阿德斯归来后，却不肯宣誓，除非法那巴佐斯也必须和他一样。

[12] 最后，阿尔基比阿德斯在克利索波里斯，对法那巴佐斯的代表米特洛巴特斯和阿那佩斯宣誓，而法那巴佐斯在卡尔开顿，对阿尔基比阿德斯的代表攸里托里姆斯和狄奥提姆斯宣誓，双方不仅进行了正式宣誓，而且还相互作了个人保证。

[13] 之后，法那巴佐斯很快离开了卡尔开顿。他放话说，将在库济科斯接见派往国王那里的使者。使团成员包括雅典人多洛秀斯、腓洛基德斯、塞奥根尼斯、攸里托里姆斯和曼提修斯，同行的还有两位阿尔戈斯人：克列奥斯特拉图斯和皮罗洛库斯；[8]而拉栖代梦人也派使团出使波斯，成员包括帕希皮达斯和其他一些人，同行的还有一位来自叙拉古的被逐者赫摩克拉特以及他的兄弟普罗克塞努斯。

[14] 法那巴佐斯在作出上述安排的时候，雅典人正在围攻拜占庭；他们在拜占庭城四周筑起一道围墙，用远距离的投射结合近距离的突击攻城。

[15] 这时，在拜占庭城里，拉栖代梦派驻该城的统治者是克利尔库斯，和他一起的，有一些拉哥尼亚的庇里阿西人、少数获释黑劳士；[9]还有一支麦加拉人的军队，由麦加拉人赫里克苏斯指挥；一支波奥提亚人的军队，由科拉塔达斯指挥。

[16] 雅典人发现他们武力围攻收效甚微，就设法说服一些拜占庭人充当内应，献出他们的城市。

[17] 同时，拜占庭的统治者克利尔库斯，未曾料到会有人叛离，便尽其所能做好各项部署；他把城市的事务交给科拉塔达斯和赫里克苏斯，自己横渡海峡到对岸，去迎接法那巴佐斯。他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想从法那巴佐斯那里获取士兵们的薪饷，另一方面也是想再征集一些舰船。他的计划是，把那些留在赫勒斯滂地区正在执行警戒任务的帕希皮达斯的舰船，那些在安坦德鲁斯的舰船，以及那些在明达鲁斯部将阿吉山德里达斯麾下的色雷斯沿海的舰船，都集中到一起；然后再新造一些舰船。克利尔库斯认为，等他把所有舰船都集中到一起之后，就可以去打击雅典人的同盟者，并将那些拜占庭的围攻者击退。

[18] 然而，当克利尔库斯乘船离开之后，那些想背叛拜占庭的人——库敦、阿里斯顿、安那克西克拉特、来库古斯和安那克西劳斯，便紧锣密鼓地展开他们的工作。

[19] 后来，这位安那克西劳斯试图在拉栖代梦谋生，可是因这次背叛行为受到死罪的指控。他申辩说，自己并没有背叛拜占庭人，而是拯救了拜占庭人；他说，他是一位拜占庭人，而不是拉栖代梦人，当他目睹拜占庭的妇女儿童被活活饿死的时候——他说，因为克利尔库斯已经把这个城市中所有可以吃的东西都给了拉栖代梦的士兵们——这是他放敌人进城的原因，他既不是为了金钱，也不是出于对拉栖代梦人的仇恨。结果，他因此而被赦免。(10)

[20] 然而，如上所述，这些背叛者已经做好了献城的准备。随后，他们在夜里打开了通往所谓“色雷斯广场”的几道城门，让雅典的军队和阿尔基比阿德斯长驱直入。

[21] 当时，赫里克苏斯和科拉塔达斯两人对所发生的一切浑然不知，情急之下带着全体将士直奔市政广场，但是却发现敌人已经控制了全城。他们无计可施，只好束手就擒。

[22] 他们把所有俘虏都送往雅典，当他们在比雷埃夫斯港口登陆时，科拉塔达斯趁着人多混乱，偷偷地溜走，逃往狄凯利亚。

(1) 公元前408年。

(2) 伯罗奔尼撒战争。

(3) 直译为“从海到海”，亦即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普洛彭提斯海。色诺芬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满以为读者都了解当地地理环境。因为卡尔开顿位于拜占庭对面，地处半岛之上，东西两侧都有港口。栅栏修筑在卡尔开顿以北，尽可能靠近河岸，从而使法那巴佐斯无法对希波克拉特实施有效增援。

(4) 一座赫拉克勒斯神殿，大概在卡尔开顿城附近。

(5) 公元前408年。

(6) 古代近东地区有多种度量衡。希腊诸邦多用银币，波斯帝国通用金币。1塔连特按阿提卡–优波亚制约合25.86千克；按埃吉那制为37.8千克；按巴比伦制则为30.3千克。我们这里无法确认色诺芬这里所说是哪一种币制。希腊古典文献中凡未特别说明，通常是指阿提卡（雅典）币制。

(7) 他们在雅典人海上霸权衰弱的时候，也许并未按时缴纳贡金。

(8) 阿尔戈斯长期与斯巴达为敌，公元前420年以后大都站在雅典一边。

(9) 修昔底德明确指出，黑劳士大都是被征服的美塞尼亚人的后裔。大约从公元前5世纪末起，随着斯巴达人数量减少，兵源日渐枯竭，他们开始解放一些黑劳士补充到国家行政管理者和军队中。

(10) 公元前408年。

第四章

[1] 法那巴佐斯和使团成员(1)在弗利吉亚的哥尔狄昂过冬期间，得知在拜占庭所发生的事情。

[2] 初春之时，(2)雅典使团在继续前去觐见波斯国王的途中，不仅遇到了返程回国的拉栖代梦人的使团——波奥提乌斯及其同伴们、报信者(3)，据他们说，拉栖代梦人已经从国王那里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

[3] 他们居然还见到了居鲁士。(4)居鲁士来此是赴任沿海诸族的统治者，并受命在战争中支持拉栖代梦人。就是这位居鲁士，还携带着一封致所有沿海居民(5)的书信，放在带有国王印玺的专用信封内。信中有如下内容："朕委任居鲁士为卡拉努斯（*caranus*），统治被召集在卡斯托鲁斯(6)的那些人"。(7)

[4] "卡拉努斯"这个词意为"主人"。雅典的使者们得知这些情况并且觐见居鲁士本人后，他们希望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再去觐见国王，否则他们就要返回国内了。

[5] 然而，居鲁士指示法那巴佐斯，由他亲自来监控这些使者，反正无论如何也不许他们即刻回国，因为居鲁士不想让雅典人知道目前所发生的事情。

[6] 因此，法那巴佐斯为了避免受到居鲁士的责难，就把这些使者扣押下来，时而告诉他们说，他愿意带他们去觐见国王；时而又说，他愿意让他们平安回国。

[7] 雅典的使者就这样被扣押了三年。(8)之后法那巴佐斯请求居鲁士释放他们回国，因为他曾发过誓，答应他们，既然不能带他们去觐见波斯国王，就要带他们返回沿海。于是，他们把这些使者送到阿里奥巴赞尼(9)那里，并指示由他继续护送他们出境；阿里奥巴赞尼把他们带到美西亚的基乌斯，他们从那里起航，加入了雅典的军队。

[8] 这时，阿尔基比阿德斯也正想带着他的军队回国，准备率

军直奔萨摩斯。于是，他率领20艘舰船起航，前往卡里亚的凯拉米克湾；他在当地索取了100塔连特之后返回萨摩斯。

[9] 而特拉叙布鲁斯率30艘舰船，前往色雷斯沿海游弋，征服了此前叛离雅典而倒向拉栖代梦人的所有地方，[10]尤其是塔索斯，这个地方因为战乱、革命和饥馑，情况十分糟糕。

[10] 最后，特拉叙鲁斯率舰队的其余舰船直接返回雅典。但是，在他返抵雅典之前，雅典人已选举放逐在外的阿尔基比阿德斯为将军，选举不在国内的特拉叙布鲁斯为将军，选举在国内的科浓为第三位将军。

[11] 这时候，阿尔基比阿德斯率20艘舰船，携带一些金钱从萨摩斯驶向帕罗斯，又从帕罗斯直抵吉特昂。[11]他听说拉栖代梦人在那里有30艘战舰，此行的目的就是想看看它们的动向；另外还想试探一下雅典人对他回国的态度。

[12] 阿尔基比阿德斯发现雅典人态度友善，并且已选举他为将军，他的朋友也私下带信，力劝他回国。于是，他率舰队驶入比雷埃夫斯港，抵达的那一天，正值雅典庆祝普林特里亚节，[12]雅典娜雕像被罩起来——有些人认为，无论对个人还是城邦，这都意味着不祥之兆。因此，在节日当天，在雅典，没有人会轻举妄动，从事任何重大的事务。

[13] 当他驶入港口的时候，来自比雷埃夫斯和雅典城的普通民众便蜂拥而至，聚集到他的舰船附近。他们充满好奇，很想亲眼看看声名赫赫的阿尔基比阿德斯。有人说，阿尔基比阿德斯是最优秀的公民，他之所以被放逐，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而是遭到那些势力不如他、口碑也不好的人们的栽赃陷害，他们的政治行为，是出于私心贪欲，而他却始终不渝地努力为平民谋福利，或者靠一己之力，或者靠城邦之力去实现这个目标。

[14] 他们说，当年，就在有人指控他参与亵渎埃琉西斯秘仪时，[13]他很乐意马上接受审判，因为他显然是清白的。然而，他的政敌们却拖延审判日期。随后，当他离开雅典，他的政敌就褫夺了他返回祖国的权利。[14]

[15] 其后，他流落异乡，软弱无助，如同奴隶一般，天天生活在危险之中，他被迫去讨好自己的死敌；(15)尽管他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同胞公民、自己的亲属和整个雅典，都不断地在犯错误，但是由于他被放逐在外，因而毫无办法。

[16] 他们还说，像他这种人是不会挖空心思，谋求发动革命或者政变的；因为在民主制度之下，他的地位不仅高于他的同辈，同时也不亚于他的长辈；另一方面，他的政敌们，在他被放逐之前或之后都没有变化；后来，他们在掌握政权之后，大肆屠杀城邦中的精英分子（οἱ βέλτιστοι）；随后，既然唯有他们成为幸存者，同胞公民也只好接受他们，因为精英分子已经被他们屠杀殆尽了。

[17] 然而，还有些人认为，阿尔基比阿德斯应该独自为他们过去所遭受的苦难负责，至于那些即将危及城邦的不幸，可能主要是由他一个人造成的。

[18] 阿尔基比阿德斯在抛锚靠岸时，由于惧怕他的政敌，并没有立即登陆。他登上战舰的甲板，察看他的亲友们是否在场。

[19] 当他看见他的堂兄弟佩辛那克斯之子攸里托里姆斯，以及他的其他亲戚朋友时，便登陆上岸，前往雅典城，这群人簇拥在他的周围护卫着他，以防有人袭击。

[20] 阿尔基比阿德斯在五百人议事会和公民大会上为自己辩护，说他没有亵渎圣仪，说自己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随后他又就类似的话题发表相同的观点，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因为在当时的气氛下，没有人敢贸然在公民大会上提出否定意见。于是，阿尔基比阿德斯被任命为全军总司令，(16)授予绝对权力；人民认为他是唯一能够重振邦国势力的人物。随后，他采取的第一步行动，就是统领麾下所有的军队，由陆路游行前往埃琉西斯举行秘仪；(17)最近这几年，由于这场战争，雅典人不得不通过海路前去举行秘仪。(18)

[21] 接下来，他征募军队，包括1500名重装步兵、150名骑兵和100艘战舰。然后，在他重返雅典后的第四个月，(19)他起航出征安德罗斯，因为该邦叛离了雅典人；和他一起出征的将军有阿里斯托克拉特以及琉科罗斐德斯的儿子阿代曼图斯。雅典人推选出的这两位将

军，是负责陆战事务的。

[22] 阿尔基比阿德斯的军队在安德罗斯岛上名为高里昂的地方登陆。当安德罗斯人和驻守当地的拉哥尼亚人出来迎战时，雅典人击溃了他们，迫使其紧闭城门，虽然他们中只有少数几个人被杀死。

[23] 于是，阿尔基比阿德斯在那里竖立了一座胜利纪念碑。数日之后，他率军起航前往萨摩斯，[20]把萨摩斯作为一个作战基地。

---

(1) 雅典和阿尔戈斯等邦的使者。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3. 13。

(2) 公元前407年。

(3) 这里所指不甚明确。

(4) 即小居鲁士（Cyrus the Younger，约公元前424—前401年），波斯国王大流士二世次子，其母为王后帕里赛蒂斯（Parysatis）。公元前407年，奉国王之命前往小亚细亚地区，节制沿海诸省，协助斯巴达人对抗雅典人；后与其兄阿塔薛西斯二世争夺王位继承权失利。公元前401年春自小亚细亚起兵，同年夏在库纳克萨（Cynaxa）之战中阵亡。参阅地标《希腊史》，附录M，7。

(5) 即小亚细亚沿海诸省，以区别于波斯帝国的内陆的领土。

(6) 城镇，在吕底亚境内。

(7) 大概就是小亚细亚沿海诸省的长官。

(8) 原文επειδη，这个连词在这里大概特指扣押这件事持续了三年。三年过后，应该是在公元前404年，与史实不符。色诺芬的这句话颇令人费解。

(9) 波斯总督。也许是法那巴佐斯的继任者。色诺芬：《希腊史》，V. 1. 28。

(10) 公元前407年。

(11) 吉特昂乃是斯巴达的港口和军械库，坐落于拉哥尼亚湾（今日之Marathonisi）。

(12) 洗涤节（Plynteria，*ta Plunteria*），在萨尔格里昂月（*Thargelion*，意为献祭“初熟果实”之月，雅典历十一月，跨今之公历5—6月，参阅本书附录二）25日举行。节日期间，人们要把雅典娜女神雕像的外衣揭下来洗涤；这一天，公民大会不得开会，民众法庭不得开庭，雅典娜神庙也要关闭。

(13)　公元前415年，就在他准备起航远征西西里前夕。参阅修昔底德：VI. 28。

(14)　修昔底德（VI. 27—29，53，60—61）对此有翔实的记载。

(15)　指斯巴达人和波斯人。

(16)　据狄奥多洛斯（XIII. 69. 3）记载，“确立他为陆海军总司令（commander-in-chief, *strategos autocrator*）”。

(17)　从雅典到埃琉西斯的德墨特尔神庙。

(18)　庆祝埃琉西斯秘仪包括从雅典出发到埃琉西斯的游行。由于斯巴达人自公元前413年开始占领了狄凯利亚，通过陆路游行被认为是不安全的。关于秘仪，参阅地标《希腊史》，附录J，9，11。

(19)　H. G . 达金斯英译本的记载为“在他返回雅典的3个月之后”。

(20)　公元前407年。

第五章

[1] 此前不久，由于克拉特斯皮达斯任期届满，拉栖代梦人指派吕山德担任舰队司令。吕山德首先抵达罗德岛，在那里得到一些舰船，然后起航前往科斯岛和米利都，再由米利都至以弗所，吕山德及其70艘战舰在那里一起等候着，直到居鲁士抵达萨迪斯。居鲁士一到，吕山德就在来自拉栖代梦的使者们的陪同下，赶紧去拜访他。

[2] 他们向居鲁士诉说提萨佛涅斯的过错，并请求他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这场战争中。

[3] 居鲁士答复说，他这样做乃是奉父王之命，他自己没有任何其他目的，但是他愿意尽力而为；他说，他随身带来500塔连特，(1)如果这些钱还不够用的话，他愿意拿出他私人的金钱，那是他父王以前赐予他的；如果这些钱加在一起还不够，他愿意去筹款，直至砸碎他那金银铸成的宝座。

[4] 使者们对他表示感谢，并劝他付给每个桡手每天一个阿提卡德拉克玛。(2)他们解释说，如果照此标准发放薪饷，雅典舰队中的桡手们将离弃他们的舰船，这样可使他少花费些金钱。(3)

[5] 居鲁士回应说，此计甚好，但是对他来说绝不能违背国王的旨意。此外，原先所订的条约还是要执行，国王每月按每艘舰船30明那发放，(4)无论拉栖代梦人舰船数量有多少。

[6] 于是，吕山德暂且不提此事。但是，晚餐后，双方干杯，互祝身体健康时，居鲁士问采取什么行动才会让他感到更满意时，吕山德回答道："给每个桡手加薪一个奥波尔。"

[7] 从此以后，船员的薪饷为每日4奥波尔，而此前一直是3奥波尔。此外，居鲁士还付清了拖欠的军饷，并且还预付给他们一个月的薪饷。这样，海军将士们的士气日渐高涨。

[8] 雅典人听到这个消息后，感到十分沮丧。他们通过提萨佛涅斯派遣使者们前去拜会居鲁士。[9] 然而，居鲁士不听提萨佛涅

斯的劝说，拒绝接见雅典使者。提萨佛涅斯还建议他注意不应让希腊的任何一个城邦独大，所有城邦皆应通过彼此之间持续的缠斗，始终处于疲弱状态——这项策略就是依循阿尔基比阿德斯的建议而制定的。(5)

[10] 至于吕山德，他完成了舰队的编组，把在以弗所现有的90艘舰船拖曳上岸，在那里晾晒，等待检修。

[11] 同时，阿尔基比阿德斯听说特拉叙布鲁斯已出赫勒斯滂海峡向南，正在围攻佛凯亚，便把舰队指挥权移交给他的领航员安条库斯，并指示他们不得袭击吕山德的舰船，他自己横渡过来想见见特拉叙布鲁斯。

[12] 但是，安条库斯乘坐自己的舰船和另外一艘舰船，从诺提昂驶进以弗所的港口。他们沿海岸行驶，紧贴着吕山德舰队的船首而过(6)。

[13] 吕山德先是启动了几艘战舰，跟踪追击，但是当雅典人开动更多的舰船前来援助安条库斯的时候，吕山德就把他手下每一艘舰船都编入战阵，准备迎击来敌。于是，雅典人也出动在诺提昂的其余战舰，他们目标明确，直奔作战海域而来。

[14] 随后，双方投入战斗，吕山德一方队形齐整，而雅典人方面，其舰船队形散乱，在损失15艘(7)舰船后败下阵来。至于雅典舰船上的人员，大多数逃走了，有一些束手就擒。接着，吕山德收集了战利品，在诺提昂竖立了一座胜利纪念碑，然后率舰队驶往以弗所，而雅典人则前往萨摩斯。

[15] 稍后，阿尔基比阿德斯回到萨摩斯，率领手下所有舰船开赴以弗所的港口，在港口的出口处摆开战阵，向对方挑战，随时准备投入战斗。但是，吕山德看到本方舰队在数量上居于明显劣势，拒不应战。于是，阿尔基比阿德斯只好又驶回萨摩斯。不久，拉栖代梦人攻陷了德斐尼昂和爱昂两城。

[16] 国内的雅典人得知诺提昂之战的消息后，他们迁怒于阿尔基比阿德斯，认为是由于他的疏忽失职，才造成舰队的损失。于是，他们新选出十位将军，分别是：科浓、狄奥麦敦、列昂、伯里克利、

爱拉辛尼德斯、阿里斯托克拉特、阿切斯特拉图、普罗托玛库斯、特拉叙鲁斯和阿里斯托根尼。[8]

[17] 这样，阿尔基比阿德斯在军中也遭到冷遇。于是，他乘坐一艘三列桨战舰，前往他在科尔松尼斯半岛上的城堡去了[9]。

[18] 之后，科浓率领他手下的20艘舰船，从安德罗斯起航来到萨摩斯，在那里按雅典人投票所通过的决议，执掌舰队指挥权。同时，他们派法诺斯提尼率4艘舰船回到安德罗斯，以弥补科浓离任后的空缺。

[19] 法诺斯提尼在赴任途中，遇见两艘图里伊的战船，将其战船以及所有船员俘获。所有被俘人员都被雅典人监禁起来。但是，他们的指挥官多利尤斯，一位出生于罗德岛的人，在被雅典人逐出雅典和罗德岛前的一段时间，他和他的亲属都曾经被判处死刑。如今他成为图里伊的公民，雅典人出于对他的同情，将他释放，甚至没有索要赎金。[10]

[20] 科浓在到达萨摩斯后，发现雅典舰队中弥漫着悲观失望的情绪，他配齐了这里原有的70艘三列桨战舰上的人员，舰船总数达100多艘，他和其他诸位将军一起，统率着这支舰队出发，在敌方的领土上随处登陆，大肆劫掠。

[21] 这一年终结了。在这一年当中，[11]迦太基人的120艘三列桨战舰和12万大军远征西西里。尽管在交战中也有败绩，但是他们在围攻阿克拉加斯七个月之后，迫使其投降。

---

(1)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色诺芬书中提及的塔连特通常是指阿提卡制的银塔连特。

(2) 如果按照每日1德拉克玛（6奥波尔）发放薪饷，那是相当高的。

(3) 言外之意大概是，雅典方面的桡手们为了取得高薪，就会纷纷投到拉栖代梦人一边，这样战事便很快结束。

(4) 1明那＝100德拉克玛＝600奥波尔。一艘三列桨战舰通常配备200人，如果每人每天3奥波尔，则每艘船每月30明那；如果每人每日1德拉克玛，则每艘船每月需60明那（1塔连特）。

(5) 据修昔底德记载，阿尔基比阿德斯向波斯人献计，希望他们不要固定支持希腊的某一个城邦，而是要随机应变，以金钱为工具，让希腊诸邦彼此交战，相互削弱，如此就难以对波斯帝国造成重大威胁。这成为公元前5世纪末至前4世纪初波斯对希腊城邦所采取的基本方略。参阅修昔底德：VIII. 46。

(6) 安条库斯不听调度，明显带有挑衅对方的意味。参阅普鲁塔克：《传记集·阿尔基比阿德斯传》，XXXV. 4—6。

(7) 狄奥多洛斯（XIII．71．4）说，损失22艘，从《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IV．3）之说；而普鲁塔克在《传记集·吕山德传》（V．2）中从色诺芬之说。

(8) 雅典人罢免了阿尔基比阿德斯；后来他们又投票罢免了这10位将军，指挥阿吉努塞海战的8位将军遭到指控，其中回到雅典的6位被判处死刑。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7. 1—34。

(9) 据普鲁塔克《传记集·阿尔基比阿德斯传》（XXXVI．2）所说，他在那里修筑了一座城堡，一旦遇到麻烦，就来此避难。

(10)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1．2及其附注。希腊城邦在交战中被俘虏的公民，失败者往往以向获胜者缴纳赎金的方式获得自由。

(11) 公元前407年。

第六章

[1] 翌年[(1)]——在这一年里，某天夜里发生月食，[(2)]雅典的雅典娜古神庙[(3)]失火，在斯巴达，比提亚斯担任监察官；在雅典，卡里阿斯担任执政官——拉栖代梦人委派卡里克拉提达担任舰队指挥官，以取代任期届满的吕山德。这是战争的第二十四年了。

[2] 吕山德对卡里克拉提达说，他在移交舰队时要如同海上君主和海战的获胜者一样。卡里克拉提达告诉他，由萨摩斯的左手（那里有雅典人的舰队）沿以弗所海岸航行，到达米利都之后再移交舰船；并说到那时他才承认他是海上君主。

[3] 但是，吕山德回答说，别人当舰队司令，他才懒得去多管闲事呢。卡里克拉提达用来自开俄斯、罗德岛和其他同盟国的人员配备了50艘战舰，再加上他从吕山德手上接管的舰船，在把所有战舰集中起来之后，总数已达140艘。他准备率舰队出海迎敌了。

[4] 但是，卡里克拉提达发现吕山德的朋友们正在密谋对他造谣中伤——他们非但不积极执行他的命令，还在国内广泛散布这样的说法，说拉栖代梦人在更换海军统帅方面，犯下了一个严重错误：本来是称职的人，却被别人取代了；说吕山德深谙海军事务，深知如何去对付敌人，而派来的人却对海军事务一窍不通，对附近的居民所知甚少；他们说，照这样下去的话，拉栖代梦人即将遭到惨败——在得知这些说法之后，卡里克拉提达将当地的拉栖代梦人召集起来，对他们说：

[5] “对我而言，我情愿待在国内，如果吕山德或者其他任何人在海军事务方面比我更富有经验的话，我会让位给他们的；但是，我既然是受邦国派遣前来接管舰队指挥权的，那我除了服从命令、全力履职以外，别无选择。既然你们对于我的雄心壮志和我们邦国所招致的责难，与我一样心知肚明，那么我究竟是留下来继续履职，还是离职回国报告这里所发生的情况？请你们尽可能给出最好的建议。”

[6] 既然他是服从国内当权者的命令，来这里执行公务的，因

而没有人敢提出任何异议了。于是，他前往居鲁士官邸，为他的桡手们索要薪饷。然而，居鲁士告诉他，等两天再说。(4)

[7] 卡里克拉提达因为居鲁士的拖延而心生不满，在其官邸门前苦苦相求，诉说希腊人的处境悲惨；他说，希腊人为获得金钱而不得不向异族人卑躬屈膝，如果他平安回国，会尽其所能促成雅典人和拉栖代梦人达成和解。

[8] 卡里克拉提达取海路来到米利都，从那里派舰船回拉栖代梦筹措军费，之后他召集米利都的公民开会，对他们说：

“米利都人啊，就我而言，我必须服从国内当权者给我的命令；至于你们，我认为你们应该在战争中展示出极大的热情；因为你们居住于异族人中间，过去你们也曾经遭到过他们的许多伤害。

[9] 你们作为盟邦领袖，应该向其他同盟者说明，我们将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给敌人以最大的伤害，直到我派去筹措军费的人从拉栖代梦返回为止。

[10] 至于军费，吕山德把手头的金钱都交还给了居鲁士，仿佛那是多余的钱一样；然后，他一走了之；至于居鲁士，我每次去拜会他，他总是找借口拖延，让我白白地等待，我不能在他的官邸门前卑躬屈膝地去讨好他。

[11] 但是，我答应你们，无论我们取得什么样的战果，我们都要等待斯巴达的军费送到，那时我将给予你们应有的酬谢。让我们在诸神的庇佑下，向异族人证明，我们不靠他们，照样可以惩罚我们的敌人。”

[12] 听卡里克拉提达这样说，许多人举手赞成，尤其是被指控反对他的那些人，他们在恐惧之中同意缴纳一笔钱，甚至拿出了私人捐款。他用这笔钱以及从开俄斯得到的金钱，给他的桡手们每人分发了5德拉克玛，率舰队去攻打列斯堡岛上与其为敌的麦提姆纳。

[13] 由于麦提姆纳人拒不投降——当地有一支雅典人的驻防军，掌控政府的都是亲雅典党人——卡里克拉提达发动强攻，一举拿下了这座城市。

[14] 城里所有的财产都落入士兵手中，成为他们的战利品，而卡里克拉提达将所有的俘虏都集中到市场上；当他的同盟者都怂恿他将麦提姆纳人和雅典人统统卖为奴隶时，他回答说，只要他担任统帅，他会尽其所能，不让任何一个希腊人遭到奴役。

[15] 于是，他在第二天就将所有麦提姆纳人都予以释放，却将俘虏中的雅典驻防军卖为奴隶，将所俘奴隶也予以出售；(5)随后卡里克拉提达捎话给科浓，说决不许他再调戏他的新娘了。(6)黎明时分，他看到科浓的舰队出海，便前来追击，目的是切断科浓前往萨摩斯的航线，使他们无法从那里溜走。

[16] 然而，科浓的战舰速度极快，因为他的桡手是从大批桡手中间精选出来，再集中配备到那几艘战舰上的；最后，他想驶往列斯堡岛的米提列涅的港口去避难，和他一起的还有10位将军当中的2位——列昂和爱拉辛尼德斯。但卡里克拉提达率170艘战舰紧追不舍，也同时驶入这个港口。

[17] 由于敌舰速度也很快，科浓的计划落了空，被迫在港口的入口处交战，损失了30艘战舰，船员们纷纷逃到岸上。科浓下令将其余40艘战舰拖曳上岸，置于城墙脚下。

[18] 于是，卡里克拉提达的舰队停泊在港口，把守着海上出口，封锁海面。至于陆上，他命令麦提姆纳人全力增援，还命令开俄斯派兵相助；催促居鲁士派人把军费送到他手上。

[19] 科浓发现自己在陆上和海上都遭到封锁，无法从任何地方取得给养——城里的人口虽多，但雅典人无法得到援助，因为他们对城外所发生的事件全然不知——他命两艘最快的战舰下水，在天亮之前将人员配备好。这些最优秀的桡手，个个都是从整个舰队中精选出来的；他们将水兵转移至船舱，竖起闪光盾牌。(7)

[20] 他们整个白天都这样做，而每当夜幕降临时，战舰就靠上岸，因此敌人摸不清他们在干什么。到了第五天，他们在甲板上放了一些食物。正午时分，封锁港口的敌军有些疏忽，他们趁敌人昏昏欲睡的时候，率两艘战舰冲出港口，一艘朝赫勒斯滂方向驶去，一艘向公海(8)上驶去。

[21] 那些封锁港口的战舰相互之间是隔开的，他们从睡梦中醒来，赶快起锚，乱哄哄地发起追击，原来他们正巧在岸上用早餐；他们登船之后，追踪那艘逃向公海的战舰，在傍晚的时候追上了，经过一番搏斗，将其擒获，然后用绳索将战舰连同舰上所有桡手，一起拖回他们的舰队停泊地。

[22] 那艘驶往赫勒斯滂方向的战舰，成功摆脱了追敌。他们抵达雅典之后，报告了雅典舰队被围困的情况。同时，狄奥麦顿正在设法援助遭到围困的科浓，率领12艘战舰停泊在米提列涅海峡。[9]

[23] 然而，卡里克拉提达却突然率舰队冲过来，俘获了他的10艘舰船，狄奥麦顿自己的战舰和另一艘战舰得以脱逃。

[24] 雅典人在得知所发生的事情以及他们的舰队被围困的情况后，他们通过投票，决定准备用110艘战舰前去营救，命令所有的役龄男子，[10]无论他是奴隶还是自由人，[11]都必须登船服役；在30天之内，他们就配备了110艘舰船出海作战。许多骑士阶层的公民也都上船服役。[12]

[25] 之后，他们起航前往萨摩斯，又从那里得到萨摩斯人的10艘战舰；还从其他同盟者那里招募了30余艘战舰，如同正在海外服役的其他舰船一样，强迫所有人都登上战舰。这样，雅典舰船的总数超过150艘。

[26] 卡里克拉提达得知雅典的救援舰队已经停泊在萨摩斯了，便留下50艘战舰在米提列涅，由爱特昂尼库斯负责指挥，他自己统率手下的120艘战舰，在列斯堡的马利亚海角[13]用晚餐。

[27] 就在同一天，雅典人碰巧在阿吉努塞诸岛上举行晚宴。该群岛地处米提列涅的对面。[14]

[28] 夜里，卡里克拉提达看到了对面的火光。有人来禀告说，那是雅典人在举行宴会，他下令午夜时分起航出海，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可是，一场不期而遇的暴雨夹杂着雷电袭来，使得出击行动化为泡影。等到雷雨停下来，他便率舰队朝阿吉努塞诸岛驶来。

[29] 雅典人列阵迎战，战阵的左翼向海面展开。具体部署如

下：阿里斯托克拉特指挥左翼，麾下有15艘战舰，紧挨着他的狄奥麦顿率领约15艘战舰；伯里克利位于阿里斯托克拉特之后，爱拉辛尼德斯在狄奥麦顿之后；在狄奥麦顿的外侧有萨摩斯人的10艘战舰，排成一列纵队；他们的指挥官是一位萨摩斯人，名叫希佩乌斯；在他们旁边有10艘部落战舰，[15]也排成一列纵队；在这些舰队的后面有3艘那瓦克战舰，[16]还有同盟者的一些战舰。

[30] 雅典海军右翼由普罗托玛库斯指挥，其麾下有15艘战舰；他的旁边是特拉叙鲁斯率约15艘战舰；吕西亚斯率领同样多的战舰在普罗托玛库斯身后，阿里斯托根尼在特拉叙鲁斯身后。

[31] 雅典舰队这样布阵，给敌人突破整个阵线[17]以可乘之机；因为这些雅典人的驾船技艺稍逊一筹。但是，拉栖代梦人的全部战舰都排成一列纵队，这样便于突破敌阵，或者绕敌而行，因而他们是海上的行家里手。卡里克拉提达居于右翼。

[32] 这时候，卡里克拉提达战舰的领航员、麦加拉人赫尔蒙对他说，最好是溜之大吉；因为雅典人的战舰数量大大超过他们。然而，卡里克拉提达却说，斯巴达所遇到最坏的情况，无非是他本人战死，但如果不战而逃，那可是奇耻大辱了。

[33] 随后，双方开始交战。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他们的舰船一开始是密密地靠在一起，后来阵型逐步散开了。当卡里克拉提达的战舰正在猛击一艘敌舰的时候，他从舰上失足落水，此后踪影全无；于是，普罗托玛库斯以及他所在的右翼，击败了对阵的拉栖代梦舰队的左翼。这样，伯罗奔尼撒人的战舰朝开俄斯方向逃去，尽管还有许多战舰逃往佛凯亚；而雅典人的战舰则返回阿吉努塞。

[34] 这场海战，雅典方面损失25艘战舰，船员当中只有极少数上岸得救；而在伯罗奔尼撒方面，拉哥尼亚的10艘战舰当中，损失了9艘；而同盟者的战舰，损失超过60艘。

[35] 此战取胜之后，雅典的将军们决定，由时任舰长塞拉麦涅斯和特拉叙布鲁斯以及一些部落首领，[18]统率47艘战舰前去营救那些失去战斗力的战舰以及舰上的船员，而将军们则亲自统率其余的战舰，前去攻打爱特昂尼库斯麾下那支正在围困米提列涅的舰队。虽然

他们准备奉命对残舰和落难船员实施救援，但是那天风暴骤起，使他们无法前去。于是，他们在那里竖立一座胜利纪念碑，然后就地宿营。

[36] 至于爱特昂尼库斯，通信船向他通报了整个战役的情况。然而，他随即又将那船派出，命令船上人员不要向任何人说起此事，悄悄地驶出港口，立即返回其舰队所在地，戴上花环，高喊说卡里克拉提达已经获得胜利，雅典人的所有战舰都被击沉。

[37] 通信船奉命行事。当他们再次驶入港口的时候，爱特昂尼库斯因为得到“好消息”而献祭，下令士兵们用晚餐，命令商人把货物悄悄地放入船舱，向开俄斯前进（因为是顺风），命令战舰全速行进。

[38] 在放火烧掉营盘之后，爱特昂尼库斯本人率领麾下的陆军返回麦提姆纳。(19)这时候，科浓看到，既然敌人已经悄然逃离，海面上风平浪静，便在起航前去与从阿吉努塞出发的雅典舰队会师。科浓向他们通报了爱特昂尼库斯的所作所为。雅典舰队驶入米提列涅，从那里出发去攻击开俄斯，没有取得任何战果，便又返航萨摩斯。

---

(1) 公元前406年。

(2) 据现代天文学家推算，此次月食的具体时间为公元前406年4月15日。

(3) 指雅典卫城上的雅典娜神庙。

(4) 居鲁士似乎对卡里克拉提达不太信任。

(5) 在将俘虏雅典人卖为奴隶这点上，卡里克拉提达与其同盟者看法一致。如果攻下的是雅典人的属邦，他反对奴役当地自由民。

(6) 海，即斯巴达的新娘。大概是说不许科浓在海上为所欲为了。

(7) 水兵们通常都是在甲板上的；在船舷上竖起临时性屏障，通常是用于遮挡敌人标枪投射，这里是为了隐蔽。

(8) 严格说来，当时希腊人尚无近代意义上的“公海”概念。英译者所用“公海”（the open sea）一词系指离陆地较远的广阔海域。

(9) 或称攸利普斯（Euripus）海峡。

(10) 18岁至60岁。

(11)　在雅典，奴隶是没有权利服兵役的。这是形势危如累卵时雅典人所采取的非常措施。用奴隶在舰队中服役，这也是雅典史料中仅有的例证。

(12)　这个阶层的雅典公民通常是不在海上服役的。

(13)　位于列斯堡岛南端。

(14)　即在列斯堡岛与小亚细亚大陆之间。

(15)　雅典公民集体分为十个部落，每个部落设有首领（*taxiarchs*）一名，指挥由各部落装备的分遣队（*taxeis*）。参阅地标《希腊史》，附录B，7。

(16)　这些舰船显然是属于那瓦克（*nauarchs*）的，但是这个头衔在雅典海军中的具体所指尚不得而知。

(17)　希腊海战有新旧两种战术，旧战术为两舰靠拢，由舰上的战斗员交战，实际上相当于海上的“陆战”。新战术兴起于公元前6—前5世纪之交，疾驶战舰对敌舰的薄弱之处作忽进忽退的灵活袭击。其中，所谓“突破阵线”（*diekplous*/ὁ διέκπλους）是主要战术之一，撞击战术包括在敌人两艘战舰之间全速推进——在途中毁坏敌人的桨或者尽可能对敌舰造成其他伤害——然后转向，对敌舰的船尾或者船舷发起攻击；在环绕战术（*periplous*）中，己方战舰先是绕行敌舰编队的尾部，再来完成同样的攻击。这支雅典舰队的船员多为临时招募，缺乏系统训练，技术方面逊于对手，可想而知。参阅希罗多德：VI. 12，VIII. 9；修昔底德：I. 49。

(18)　色诺芬：《希腊史》，I. 6. 29。

(19)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6. 13。据狄奥多洛斯（XIII. 100. 5），爱特昂尼库斯的陆军撤至皮拉（Pyrrha）。狄奥多洛斯也许是正确的。因为皮拉距离麦提姆纳比米提列涅和开俄斯都要近些，而最终他们在开俄斯与伯罗奔尼撒的舰队会合（II. 1. 1）。

第七章

［1］这时候，国内的雅典人将之前提及的诸位将军（除了科浓）都给罢免了。[(1)]他们又为科浓新补选了两位同僚将军，分别是阿代曼图斯和腓洛克利斯。

［2］在最近海战中获胜的诸位将军中，有两位一直没有回过雅典。他们是普罗托玛库斯和阿里斯托根尼。其余六位将军返航回国。他们是伯里克利、狄奥麦敦、吕西亚斯、阿里斯托克拉特、特拉叙鲁斯和爱拉辛尼德斯。那时候，民主派的领袖是阿切德姆斯，他是两奥波尔基金[(2)]的负责人。将军们抵达雅典之后，阿切德姆斯当庭[(3)]指控爱拉辛尼德斯，强烈要求对他课以罚款，指控他私自挪用来自赫勒斯滂地区的钱款，而那些钱是属于雅典人民的；他还提出进一步指控，说他在行使将军职责时犯有重大过失。因此，法庭裁定将其羁押起来。

［3］在法庭上，诸位将军在议事会[(4)]上就那场海战以及特大风暴的有关情况如实陈述后，法庭开启了以下程序。根据提摩克拉特的建议，必须将其他五位将军一并羁押起来，移交给公民大会。[(5)]于是，议事会将他们囚禁起来。

［4］公民大会召开的日子到了。在公民大会上，有不少人发言，特别是塞拉麦涅斯[(6)]对诸位将军提出正式控告。塞拉麦涅斯坚称，诸位将军应该说清楚，他们为什么未能打捞起那些落难的桡手。塞拉麦涅斯指出，诸位将军一直试图把责任推卸给别人，他还展示了一封信，那是将军们派人递交给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的信函，信中将这场灾难完全归因于那场风暴。

［5］之后，将军们依次为自己辩解，但是每个人的陈述只限寥寥数语，因为按照雅典的法律，他们无权在人民大会上进行详细的阐述。他们对此事的解释，是说他们要全力以赴去攻击敌人，于是就把打捞遇难桡手的责任分派给那些干练的舰长，这些人也曾经担任将军，如塞拉麦涅斯和特拉叙布鲁斯以及其他类似的人物。

[6] 而如果他们非要追究某些人的责任的话，那么，除了那些奉命打捞遇难者尸体的人之外，是不应该由其他任何人来承担的。“但是，”他们补充说，“正因为这些人公开指控我们，否则我们也不会说他们有过失，而宁愿说只是因为特大风暴，使打捞工作根本无法进行。”

[7] 为了证明自己说法的真实性，他们主动请领航员以及许多亲历这次海战的战友们前来作证。他们是想通过这些人的陈述，以公平的方式说服民众，还自己以清白。事实上，许多普通公民也站出来，希望这些被告得到保释。然而，公民大会却作出决定，将此案推延到下一次大会再作出最终判决。(7)而那天天色已晚，的确也无法辨认民众举手投票的具体数目。公民大会还决定，要求五百人议事会起草一个关于如何对这些被告加以审判的预案，(8)提交到下一次公民大会上。

[8] 此时阿帕图里亚庆节(9)临近了，庆节期间本族的长辈和亲戚都要聚集在一起。于是，塞拉麦涅斯及其支持者(10)网罗了大批身披黑衫、蓬头垢面的人，(11)在庆节期间，让他们来出席公民大会，假装是在海战中死去的那些人的亲戚；他们还说服卡里森努斯，要他在五百人议事会上指控诸位将军。

[9] 公民大会开会的日子到了。当五百人议事会在公民大会上要提交关于这个案件处置预案的时候，卡里森努斯等人提出如下预案。他说，“在上一次公民大会上，你们知道，关于这个案件的处置，一些人指控诸位将军有罪，而诸位将军则为自己作辩护；既然如此，现在我们建议所有在场的雅典人，每个人都要按部落进行投票。每个部落的前面摆放着两个投票瓮，(12)各部落都有一位公共传令员，高声喊着，告诉人们投票的规则：‘凡是认为诸位将军在最近的海战中对落难的英雄不予救助有罪的，把票投到第一个票瓮中；凡是认为他们这样做无罪的，把票投入第二个票瓮中。’

[10] 而且，如果经投票认为诸位将军有罪，他们将被判处死刑。这些有罪之人将被移交给十一人委员会。(13)他们的财产将被没收充公，其中十分之一将被献给女神。”(14)

[11] 这时候，会场上有一个人走上前来，自称是海战落难者中死里逃生的人，他说，自己抓住一个粮桶浮在海面上，才幸免于难。他周围那些可怜的同伴们，在葬身大海之前，都叮嘱他，如果他自己有幸活下来的话，要告诉雅典人民，他们是如何为祖国英勇杀敌的，又是如何被那些将军们抛弃，而溺死于大海的。

[12] 这时候，佩西安那克斯之子攸里托里姆斯和其他一些人，提请大家对卡里森努斯提出控告，坚称他的建议是违法的，他的动议在会场上引起一阵鼓掌喝彩。但是，大多数人不断地大声叫喊，说如果人民的任何意愿因受到阻挠而未能施行，那是荒谬可怕的。

[13] 于是，吕基斯库斯将这种高涨情绪的中心意思表达出来，他正式提议说，如果这些人不放弃他们的动议，他们就必须和那些将军们一样，接受投票的检验。民众们听到这个建议，便吵吵嚷嚷，大喊大叫，表示热烈拥护。于是，这些提出动议的人们被迫放弃了他们的动议。

[14] 而当某些普利塔涅斯(15)成员也反对将这件讼案提交违法的投票程序加以表决时，卡里森努斯再次登上大会的讲台(16)，以同样的条款指控他们，民众的喊叫声随之再次响起。他们高喊："谁不同意，就起诉谁！"

[15] 结果，除了一个人，所有普利塔涅斯成员都因恐惧而同意此事通过民众投票来加以判决。(17)这位坚决拒绝这样做的倔人，就是索弗隆尼斯库斯之子苏格拉底。他坚持认为，处理任何讼案，都必须依法行事。(18)

[16] 随后，攸里托里姆斯登上讲台，为诸位将军申辩。他说，"雅典人啊！我站在这里，一方面是要谴责伯里克利，虽然他是我的亲戚，与我过从甚密，我还要谴责我的朋友狄奥麦敦；另一方面我强烈呼吁，千万要站在他们的角度上慎重考虑。而我主要是想提出一种无论对整个邦国还是对我个人都是最佳的解决方案。

[17] 我要谴责他们，因为他们劝阻了他们的同僚们改变主意，未能派人把信件送达五百人议事会和公民大会，而在那封信中，他们下令塞拉麦涅斯和特拉叙布鲁斯率领所有47艘战舰负责打捞失事舰船

的落难桡手，后者却未能按照这些指令履行职责。

[18] 这个案件的情况是，尽管诸位将军并无过错，却遭到塞拉麦涅斯和特拉叙布鲁斯二人有罪指控；而这些本应知恩图报之人，却丧尽天良，通过耍弄阴谋而把有恩于他们的那些人，一并推进最危险的境地！

[19] “如果你们听从我的忠告，按照公平而正确的程序去审理，事情绝不至于到如此地步！如果按照这个程序操作，你们就可以尽可能去探明真相，从而使你们不至于在事后发现自己犯下神人共愤的滔天罪行时而追悔莫及；我这里所提出的迫切要求是，你们不要受到由我和任何其他人所设圈套和阴谋的蒙蔽，而是要按照一个公平正当的程序进行，这将使你们按照你们喜欢的程序去发现或惩罚罪犯，无论这些罪犯是团体还是个人。如果不能给他们更多的时间，无论如何也要给他们一整天的时间，让他们尽可能为自己做辩护；相信你们会以毫无偏见的判断来引导你们得出正确的结论。

[20] “雅典人啊！你们都知道，堪诺努斯法令[19]是极其严正的。按照这项法令，无论是谁，只要他犯有背叛雅典人民的罪行，他就要被戴上镣铐，在人民的面前接受审判。如果他被判有罪，就会被抛下巴拉特隆，[20]使其死无葬身之地；他的财产将由邦国没收，其中十分之一交给雅典娜女神。

[21] “我强烈呼吁你们按照堪诺努斯法令来审讯这几位将军。宙斯作证，如果这位神祇眷顾你们，那就从我和与我同族的伯里克利开始；我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是为了他，而是邦国的整体利益。

[22] 或者说，如你们宁愿依照其他法律来审判他们，那么惩罚劫掠圣物罪和背叛祖国罪的法律条文如下：倘若有人背叛了他的城邦，或者劫夺了诸神的一座圣殿，他将在法庭上受到审判，如果他被判有罪，他的尸体不得葬于阿提卡境内，他的财产将由邦国没收。

[23] “雅典人啊，请你们在这两部法律之间作出选择吧！让这些在押者接受其中一部法律的审判。对每一个人的审判都要分别在一天之内分三个时段来进行：第一个时段，他们要听取对他们的指控；第二个时段，他们为自己辩护；第三个时段，你们将进行投票，以判

定他们是有罪或是无罪。

[24] 依照这项程序，被羁押的这些人将因为他们的罪行而受到应有的惩罚，而那些清白无辜的人们，将由你们雅典人恢复他们的自由，以免蒙受不白之冤。

[25] “你们应依照公认的法律程序对这些被告加以审判，你们应恪守誓言加以裁决，而不是与你们的死敌拉栖代梦人联手，为他们而战。如果你们处决那些打败拉栖代梦人的功臣，我是说，这些将军曾经击毁70艘敌舰，在胜利之时却不加审讯就违法将他们处死，这难道不等于是为拉栖代梦人而战吗？

[26] “你们如此十万火急地催促人民投票定案，究竟是惧怕什么呢？你们是惧怕一旦你们失去这个权利，便无法将这些人处死；而如果你们依法行事，他们就会被无罪释放，但是如果你们要保住这个权利，又会违背法律；难道你们要使用卡里森努斯所用的伎俩，设法说服五百人议事会，建议这次公民大会用一次性投票来给所有被告定罪吗？

[27] “不过，你们仔细想一想，你们如果真的把一个清白无辜的人处以死刑，即使你们在第二天后悔，那也太晚太晚了！那时候，想想你们该有多么痛心，想想你们那些无用的懊悔，想想你们那些无益的自责，特别是你们的过错使同胞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啊！

[28] “你们这样做，将是继阿里斯塔库斯案[21]之后的又一次严正的审判；此人先是推翻了民主制政府，继而又将奥诺伊[22]出卖给我们的死敌底比斯人，在审判之日，你们居然准许他为自己辩护，还征求他的想法；他得到了法律所赋予他的所有权利；而现在你们却准备剥夺将军们同样的权利，他们的所作所为都遂你们所愿，并且在海战中击败了你们的敌人。

[29] “雅典人啊！我求求你们，不要这样处置他们。这些是属于你们自己的法律，它们是你们得以称雄的最主要的因素，你们何必要这样对待它们呢？好好卫护你们的法律吧！我恳求你们，法律不允许的事情，决不要去做。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再来看看诸位将军们涉嫌犯下过错的

实际情况吧！当时，海战已经结束，我方已经获胜，舰船返航靠岸。这时候，狄奥麦敦要求整个舰队列队出海，去救捞失事舰船和落难的桡手；爱拉辛尼德斯主张所有舰船尽快开赴米提列涅，以对付那里的敌人；而特拉叙鲁斯不同意，他主张两个目标都要力争实现，部分舰队留守在那里，其余的舰船出海去打击敌人。

[30] “如果这个方案得以实施，他建议8位将军各留下自己分队中的3艘战舰，加上10艘部落的舰船，10艘萨摩斯人的舰船，3艘是属于那瓦克的舰船。这些舰船加在一起，据说总数为47艘，按四比一去救助那12艘落难的舰船。

[31] “在留守舰队的舰长当中，有两个人，即特拉叙布鲁斯和塞拉麦涅斯，他们就是在上一次公民大会上控告诸位将军的人。将军们率领舰队中其余的战舰，去攻击敌人的舰队。你们必须得承认，方方面面的部署应该说是相当周密的。因此，只有一件事对大家来说都是公平的：谁的职责是去攻击敌人，谁就应该对其军事行动中的所有失误负责；同样，那些奉命去海上打捞遇难桡手的人，如果他们未服从将军们的命令，那他们也必因未能完成任务而被处死。

[32] “事实上，这一点我是站在两派人士的立场上说的。尽管诸位将军已经做了部署，但的确是风暴使他们无法实施救捞落难者。有目击者已经证实了这一点：那些落难者如果活下来那真算是奇迹，他们当中就有一位将军，他在一艘即将下沉的舰船上，并且得救了。就是这个人，在那个紧急关头，也还需要有人来拉他一把。可是，他们坚持要把他交付审判，而原告却正是那些未执行他们命令的人啊！

[33] “雅典人啊！我再一次恳求你们，要接受你们的胜利和好运，而不是去做不幸和失败的无法挽回的牺牲品。我们得承认，神祇的威力是不可抗拒的；当时他们面对风暴的确是无能为力，不要无情地将这种情况定为叛国罪，从而判处那些因风暴而无法执行命令的人有罪；你们却恰恰相反，你们不是按照正义的准则，给这些获胜者戴上胜利的花冠，反而是在那些恶人的教唆下将他们处死。”

[34] 攸里托里姆斯在演讲结束的时候，提出了修正案。根据堪诺努斯法令，要对在押的这些将军逐个加以表决，而不是像五百人议

事会所建议的，将他们所有人一次性投票，集体判决。检票员说，根据举手的情况，大多数人都支持攸里托里姆斯所提出的修正案，但是唯独门涅克利斯对这项决议提出异议，(23)于是公民大会又进行了第二次举手投票，这一次，公民大会作出裁定，按照五百人议事会的预案进行表决。稍晚些时候，投票结果出来了。根据票数，8位将军被判定有罪，其中6位在雅典的将军都被处死了。(24)

[35] 不久，雅典人就感到后悔了。他们通过一项违法申诉法令，(25)批准要公开检举那些曾经欺骗了人民的人，并且给予举报者以适当的安全保证，直到案件审理终结。卡里森努斯就是被交付审判的那些人当中的一个。除了卡里森努斯，还有另外4位被告，他们的罪行都被一一公布了，结果这5个人都被他们的监护人羁押起来。然而，他们在被交付审判之前，趁克列奥丰(26)被杀而引起的骚乱，都得以脱逃。最后，当比雷埃夫斯港民(27)返回雅典城的时候，卡里森努斯也回来了。当时雅典实行大赦，(28)　但是他遭到所有人的切齿痛恨，最终饥饿而死。

---

(1) 色诺芬：《希腊史》，I. 5. 16。

(2) 该基金是为救济因战争而造成的穷困和不幸而设立的，和“观剧基金”不是一回事。

(3) Dicastery即合法的法庭。在雅典，自由公民依照宪法，要宣誓出任“dicasts”（民众法庭的陪审员），以听取有关案件的陈述。任何一组陪审员都构成一个“法庭”。

(4) 这里系指五百人议事会。其主要职责之一，是为公民大会所要讨论的问题做准备。五百人议事会也具有一定司法权力，要听取原告的陈述，有权课以最高50德拉克玛的罚金。五百人议事会由10个部落（克里斯提尼改革后实为行政区）各出50人组成，各行政区的“主席团”在一年之中轮流执行公务，时间为一年的十分之一（大约35天或36天）。每天通过抽签选出一位当值主席，是为当天最高公职人员。

(5) 即大型公民大会（*Ekklesia*），所有年过20岁的雅典公民都有资格参加。

(6) 关于阿吉努塞海战以及塞拉麦涅斯指控诸位将军一事，应该比照狄奥多洛斯的记载（《历史丛书》，XIII. 101—103.2）。许多学者认为，此事

并非无端指控。

(7) 在一个“主席团”任期内，公民大会通常召开四次，即每隔八九天召开一次。

(8) 按照雅典的审判程序，一般是要求首先将问题提交给五百人议事会审查，提出预案，然后再将其提交公民大会作最终裁决。

(9) 阿帕图里亚节是各胞族每年举行的隆重会议，会上要对前一年出生的男孩进行登记，使他们将来有资格拥有公民权。在雅典和大多数伊奥尼亚的城邦，每一个胞族或者氏族，在普亚诺普西昂月（*Pyanopsion*）即10月末11月初举行祭典，每次持续3天。在雅典，首日晚上举行胞族成员的公餐仪式；次日举行祭祀宙斯和雅典娜的仪式；在最后一天，举行青少年割献长发的仪式。正式接受成年的青年为胞族的成员。通过此庆节，确认他们都是源自一个共同的始祖——伊翁（Ion），守护神阿波罗之子，强化他们对血族关系的认可。参阅本书附录二；希罗多德：I. 147。

(10) 希腊文直译为“塞拉麦涅斯周围的那些人”。这是希腊语描述一个政治集团最常用的短语。

(11) 象征着他们正在服丧。

(12) 公元前5世纪时，雅典人的这种“选票”通常是小鹅卵石，票箱就是陶瓮，选民将其投入瓮中，再由专门的人加以清点。

(13) 雅典城邦负责对囚犯行刑，并负责执行死刑的人员，被称为“十一人”（οἱ ἕνδεκα，古希腊文“十一”加上冠词特指某种公职）。日知先生《雅典政制》中译本译为“警吏”。他们是通过抽签选举出来的。关于他们的职责，参阅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Aristotole，*The Athenian Constitution*），LII. 1。

(14) 即雅典娜女神，是雅典城邦的保护神。通常，没收财产所得收入的十分之一要纳入其金库。

(15) 普利塔涅斯（*Prytanes*）是五百人议事会中的一个特别的“执行委员会”，来自一个古老的部族，据说是血统最纯正的伊奥尼亚人。五百人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皆由他们主持。当天的主席被称为爱皮斯塔特（*Epistates*）。雅典的公共议事厅被称为“普利塔涅昂”。参阅希罗多德：I. 146。

(16) 即bêma，原意为“阶梯”，石头砌起的平台，雅典审判时陈述和控告的发言台。

(17) 这里不同版本节次划分略有不同。

(18) 关于苏格拉底在这件讼案上的所作所为，参阅柏拉图：《申辩篇》（Plato，*Apology*），32B；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Memorabilia*），I. 1. 18，IV. 4. 2。

(19) 雅典司法程序中有一个原则，被称为“堪诺努斯法令”（the *psephisma* of Kannonus）。这项法令何时开始实施，已经无从稽考。不过，这项法令已经成为惯例，并且受到人们极大的尊重。它严禁任何形式的集体审讯或者判决，指出在所有案件中都必须采用公正的投票，反对控告某一党派。

(20) 抛下巴拉特隆（Barathron）是一种非常严厉的死刑，几乎等于是暴尸荒野，使死者在阴间没有归宿，不得安宁。

(21) 公元前411年，阿里斯塔库斯协助建立短暂的四百人政府，并成为其成员之一。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 3；修昔底德：VIII. 90，98。

(22) 雅典人设防要塞，濒临波奥提亚边境。

(23) 他显然是对攸里托里姆斯修正案的合法性提出质疑。

(24) 这是雅典人用滥用民主而造成重大恶果的重要例证，也成为后世人们批评雅典民主制的重要事实。

(25) 即“probolê”，是指原告向公民大会提出控告，宣称有人危害了邦国的利益。于是，公民大会就如同一个盛大庄严的陪审团，决定着被告是否交付法庭审判。

(26) 克列奥丰，雅典著名的“平民领袖”（δημαγωγός/*demagogue*），公元前404年即羊河之战后不久被处死（吕西亚斯：XIII. 12）。关于雅典“平民领袖”在其民主政治中的作用，国内外学者历来有不同评价。参阅M. I. 芬利：《雅典的平民领袖》（“Athenian Demagogues”），载芬利主编《古代社会研究》（M. I. Finley，*Studies in Ancient Society*），伦敦，1974年，第1—18页。关于克列奥丰的性格，参阅阿里斯托芬：《蛙》（Aristophanes，*Frogs*），第677行。

(27) 所谓“港民党”。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 4. 23—38。

(28) 公元前403年秋。在推翻三十寡头政府之后，新建立的民主制政府施行大赦。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 4. 39—43。

第二卷

第一章

[1] 在开俄斯，爱特昂尼库斯麾下的将士们，(1)在夏季里(2)都是靠时令农产品以及在岛屿各地打工维持生活；然而，当冬季来临的时候，士兵们食物匮乏，缺衣少鞋，他们便聚集起来，一致商定准备袭掠开俄斯城；他们还作出决定，凡是同意这个行动计划的，每人都手持一根芦苇，这样他们就可以得知其人数。

[2] 爱特昂尼库斯获悉这个密谋之后，鉴于“持芦苇者”人数众多，如何处置此事，他有些举棋不定。他知道，公开镇压是危险的，因为他担心一旦“持芦苇者”获胜，他们就会迅速拿起武器，占领开俄斯，与他为敌，那样的话，一切全毁了；另一方面，处死数量如此之多的同盟者士兵，显然事关重大，因为这样做不仅会使拉栖代梦人遭到其他希腊人的严厉指责，还会招致军队内部的强烈不满。

[3] 因此，他亲率15名身怀短剑的随从，穿行于城市之中，路遇一位刚刚离开医生诊所的患有眼疾的人，见他手持一根芦苇，便将其处决。

[4] 此事随即引发了一阵骚动。人们询问，这个人为什么被处死？这时，爱特昂尼库斯便命令他的随从宣布：“就因为他手持芦苇”。通过这一宣告，便使得所有那些手持芦苇的人都丢弃了芦苇，听闻此事的每个人都害怕自己会重蹈覆辙。

[5] 这之后，爱特昂尼库斯把开俄斯人召集起来，命令他们捐纳金钱，目的在于支付海军士兵的薪酬，以避免发生骚乱；开俄斯人照他的吩咐做了。同时，他命令自己部下一律登上舰船，然后他依次绕行到每一艘战船跟前，不厌其烦地对他们进行鼓励和劝说，仿佛任何事都没发生过似的，把一个月的薪饷都分发到每个人手中。

[6] 随后，开俄斯人和其他同盟者在以弗所集会，鉴于当前的形势，他们决定派使团前往拉栖代梦去报告所发生的状况，并请求由吕山德出任舰队司令。吕山德由于此前在诺提昂之战中指挥得力而取胜，(3)在同盟诸邦中赢得普遍好感。

[7] 使团启程了。随使团一同前去的，还有居鲁士的使者，他们也提出同样的请求。拉栖代梦人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任命吕山德为海军副将，(4)任命阿拉库斯为主将。原来，在拉栖代梦，一个人两度出任主将是违法的。尽管如此，拉栖代梦人还是将舰队归吕山德指挥。至此，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25年。(5)

[8] 在这一年，居鲁士处死了奥托波萨凯斯和米特拉尤斯，他们二人是大流士的姐妹——大流士的父亲薛西斯的女儿——的儿子，起因是他们在与他相遇的时候，未将其手臂缩回长袖(6)之中，这是仅对波斯国王本人所行使的一种荣誉性礼节。(7)这种衣袖比胳膊还长，一个人如果把手缩进长袖子，那他什么事也做不成了。

[9] 结果，希耶拉门尼(8)和他的妻子就此事对大流士说，如若对居鲁士的骄横跋扈之举听之任之，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大流士就以自己生病为托词，派遣使者去召居鲁士来见他。

[10] 翌年(9)，在斯巴达，阿奇塔斯担任监察官；在雅典，阿列克西亚担任执政官。吕山德抵达以弗所后，派人命令爱特昂尼库斯率开俄斯方面的舰船前来，同时，还尽其所能搜罗各地所发现的其他舰船。然后，他一方面下令修理这些舰船，另一方面在安坦德鲁斯建造更多的战舰。

[11] 同时，吕山德独自前往居鲁士那里，请求予以金钱资助。居鲁士告诉他说，波斯国王所提供的金钱早已用尽，实际上还超支了不少；居鲁士向他列举了每一位将军各种开支细目；他说，尽管如此，他一定还要设法提供金钱。(10)

[12] 在接受金钱资助之后，吕山德任命了各艘三列桨战舰的舰长，并支付了桡手们应得的薪饷。这时候，雅典诸将军已经率他们的舰队抵达萨摩斯严阵以待。

[13] 这时，居鲁士派人来请吕山德前去，因为他父王派遣一位使者到他那里，传口谕说父王抱病在床，希望见他一面。使者还说，他父王正在米底的萨姆涅里亚，(11)距卡多西亚人(12)的境域不远。卡多西亚人举兵反叛，父王出征来到那里。

[14] 吕山德到达后，居鲁士告诫他，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和雅典

人开战，除非他的战舰数目大大超过雅典人；居鲁士还说，无论是他父王还是他本人都拥有充足的金钱，就这一点而论，便有可能配备许多舰船的人手。随后，他把属于他个人的各个城市的所有贡金都转交给吕山德，把手头现有的余钱也都交给了他；居鲁士临行前还提醒他说，无论对于拉栖代梦邦国还是对于吕山德私人而言，他都是他们的好朋友。随后，他启程前去探望他父王。

[15] 居鲁士奉命前去探视患病的父王，把所有的金钱都移交给吕山德。吕山德把薪饷发放给麾下将士，然后起航前往位于卡里亚境内的凯拉米克湾。在那里，他们袭击了一个名叫凯德里埃的城市，该城邦是雅典人的盟邦。在交战的第二天，他们发动突袭，攻下这座城市，将其居民卖为奴隶。这里的居民是希腊人和异族人的混血。接着，吕山德由凯德里埃驶往罗德岛。

[16] 对于雅典人而言，他们袭掠波斯国王的领土，从海上袭击开俄斯和以弗所，都是以萨摩斯为基地的；同时，他们也在做海战的准备，他们在三位原有的将军——米南德、图德乌斯和凯斐索多图斯之外，又新推选出三位将军。

[17] 这时，吕山德的舰队从罗德岛起航，沿着伊奥尼亚海岸前往赫勒斯滂，为的是封锁那些通过海峡的运粮船，同时还采取行动，报复那些叛离拉栖代梦人的城市。同样，雅典人的舰队也从开俄斯起航，游弋在公海水域。(13)

[18] 因为亚细亚的沿海地区与他们处于敌对状态。

但是，吕山德的舰队沿海岸推进，从阿卑多斯向兰普萨库斯推进，这个城邦是雅典人的同盟者；而阿卑多斯人以及沿岸附近其他诸城邦都支持吕山德，他们的指挥官是一位名叫索拉克斯的拉栖代梦人。

[19] 随后，他们发起攻击，一举拿下兰普萨库斯，获胜的士兵大肆劫掠。这是一座富庶的城市，到处都有酒、谷物和其他各种必需品。但是，吕山德把所俘虏的自由人都予以释放。

[20] 现在，雅典人的舰队尾随吕山德的舰队而来，停泊在科尔松尼斯的爱拉尤斯(14)，共有180艘战舰。他们在那里用早餐的时候，

获悉关于兰普萨库斯陷落的消息，随即起航前往塞斯图斯。

[21] 他们从那里补充了给养之后，随即开赴羊河[15]河口，此地位于兰普萨库斯的对面，赫勒斯滂海峡此处的宽度大约为15斯塔狄亚。[16]他们在那里用晚餐后过夜。

[22] 翌日凌晨，吕山德给手下将士发出信号，吩咐他们吃早餐，然后登上战舰，做好一切战斗准备，展开了闪光盾牌。[17]他还发布命令，所有人都要各就各位，不得擅离岗位，也不得擅自起航。

[23] 太阳升起的时候，雅典人的舰队来到兰普萨库斯港入口处，摆开战斗队列。然而，吕山德按兵不动，并未出港迎战，他们就驶离了那里；当天晚些时候，雅典舰队返航羊河。

[24] 于是，吕山德命令他的快艇尾随雅典人的舰队，一旦看到他们靠岸登陆，立即返航向他报告；只要这些侦察船未返航，任何人不得离船上岸。[18]雅典人每天都出航前来挑战，而吕山德连续四天都是以同样的方法加以应对。

[25] 这时候，[19]阿尔基比阿德斯从他的城堡[20]里观察到，雅典人的舰队停泊在空旷的海岸地带，附近没有任何城市，他们需不断地从距离他们舰队停泊地15斯塔狄亚[21]的塞斯图斯取得给养，而敌人却停泊在港口里，临近城市，各种给养可以随时取用。于是，他告诫雅典人，说他们舰队停泊之地不太有利，建议他们转换地点，前去塞斯图斯，依托一个港口城市停泊。他指出，“如果你们在那里[22]停泊的话，你们可以选择有利的时机，随时出战。”

[26] 然而，雅典舰队的诸位将军，尤其是图德乌斯和米南德，却命他走开。他们说：“现在舰队的统帅是我们，而不是你阿尔基比阿德斯。”于是，后者只好离开了。[23]

[27] 到了第五天，雅典人继续出航前来向他挑战，吕山德命令他的部下，在他们舰队撤退的时候，尾随着他们，一旦发现敌人靠岸登陆，分散到科尔松尼斯各地的时候——雅典人天天都若无其事地这样做，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要四处购买食物，还因为他们蔑视吕山德，认为他不会出来迎战了——那些快艇就立即返航，在途中他们高高举起一面盾牌。他们奉命行事。

[28] 吕山德立即给他的舰队发出一个信号，命他们全速出航，索拉克斯率其陆军也随舰队一同前往。这时，科浓看到敌人马上就要发起攻击，就示意雅典人赶紧设法登上各自的舰船。但是，由于他属下的士兵分散在各个地方，有些战舰上尚有两排桡手，有些战舰上仅有一排桡手，而有些战舰则空无一人；(24)事实上，科浓自己的那艘战舰以及他身边其他7艘战舰，人员是配备齐全的，这些战舰排成密集队形起航了，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帕拉鲁斯”号战舰；(25)除此之外，余下的所有战舰都在海滩上为吕山德所俘。战舰上的人员，绝大多数都在岸上束手就擒；(26)但是，有少数躲进附近的一些堡垒里，在那里被捉获。(27)

[29] 科浓本人在他的9艘战舰逃命之时，意识到此战雅典人大势已去，便来到兰普萨库斯的阿巴尼斯海角，在那里捕捉吕山德所派出的巡航船；随后，他率领8艘战舰前往塞浦路斯，寻求攸阿哥拉斯(28)的庇护；而“帕拉鲁斯”号则前往雅典，去报告这里所发生的事情。

[30] 而吕山德则带上他的战利品、战俘和其他各种物品凯旋兰普萨库斯，战俘当中还包括腓洛克利斯、阿代曼图斯以及其他几位将军。另外，在获胜的当天，吕山德委派名叫塞奥滂浦斯的米利都海盗前往拉栖代梦报告战况，塞奥滂浦斯在第三天抵达，并且递交了战报。

[31] 之后，吕山德把同盟者召集到一起，吩咐他们商讨一下该如何处置这些战俘。于是，人们纷纷声讨雅典人，一方面，有人控诉雅典人曾经犯下滔天暴行，以及他们在近期海战中一旦获胜，就会通过投票表决，把生俘的每一个男子的右手都砍掉；(29)另一方面，有人列举事实，说雅典人最近在俘获了两艘三列桨战舰（一艘是科林斯人的，另一艘是安德罗斯人的）之后，他们将所俘虏的每一个船员都从船舷上猛掷入海里。雅典的将军之一腓洛克利斯，就是如此处置所擒获的战俘的。

[32] 他们还诉说了许多事情，最后他们作出决定，将俘虏中的雅典人悉数处死。(30)唯独保留阿代曼图斯的性命，因为在雅典公民大会表决关于是否将战俘的右手砍掉时，唯有他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然而，有些俘虏却指责他叛变投敌，出卖舰队。至于那位曾经把安德

罗斯人和科林斯人从船上掷入海中的腓洛克利斯，吕山德首先问他，那些首先对希腊人实施如此暴行的人理应遭受怎样的苦难？随后就挑断了他的喉管。

---

(1) 斯巴达的驻军。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6. 36以次。

(2) 公元前406年。

(3) 色诺芬：《希腊史》，I. 5. 11—14。

(4) 据狄奥多洛斯（XIII. 100. 8），吕山德是以普通人的身份出征的，但是要求阿拉库斯对吕山德必须言听计从。

(5) 公元前406年。

(6) ἡ κόρη，kore，音译“科列”，意为“长袖子”。

(7) 小居鲁士只是王子，还不是国王。这种行为似乎是他以国王自居了。

(8) 此人很可能就是修昔底德（VIII. 58）所提到的那个希耶拉门尼。大概是大流士的姐（妹）夫，奥托波萨凯斯和米特拉尤斯的父亲。

(9) 公元前405年。

(10) 居鲁士在I. 5. 3中说他带了500塔连特。安多吉德斯（Andocides，III. 29）说，波斯国王给拉栖代梦人提供了5000塔连特的军费；而伊索格拉底（VIII. 97）则说“超过5000塔连特”。

(11) 米底一城镇。

(12) 居住在里海西海岸一部族。

(13)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6. 20及附注。

(14) 城市，位于色雷斯的科尔松尼斯半岛最南端。

(15) 音译“埃哥斯波达米”（Aegospotami），由希腊文“羊”和“河”二字组合而成，故而译为“羊河”。

(16) 约合2. 8千米。

(17)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6. 19及附注。

(18) 即始终保持临战状态。

(19) 公元前405年。

(20) 这个城堡的具体位置不明，但显然就在这附近。

(21)　约合2.8千米。实际距离还要远一些。

(22)　指塞斯图斯。

(23)　参阅狄奥多洛斯的相关记载（XIII. 105. 3—4）。

(24)　三列桨战舰有三层桨座。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1. 28及附注。

(25)　雅典国家两艘装备精良的圣舰之一，通常执行各种重要的公共事务。

(26)　这就是说，雅典方面仅有9艘舰船得以脱逃，余下171艘战舰悉数被歼，损失兵员肯定超过3万人。

(27)　狄奥多洛斯关于羊河之战的记载，参阅《历史丛书》，XIII. 105，106. 1—6。

(28)　塞浦路斯岛萨拉米斯城的统治者，长期依附于波斯的势力，与雅典人保持友好关系。

(29)　如此残酷地处置战俘的决定，大概也是通过公民大会表决之后作出的。

(30)　据普鲁塔克《传记集·吕山德传》（XIII. 1—2）和《阿尔基比阿德斯传》（XXXVII.4）说，俘虏中的雅典公民共有3000人；而据波桑尼阿斯（IX. 32. 9）说，约为4000人。

第二章

［1］吕山德在兰普萨库斯把有关事宜处置妥当之后，统率舰队从海上向拜占庭和卡尔开顿发起进攻。那些城市的居民同意他进城，愿意献出城池，条件是允许雅典的驻防军撤离。那些在阿尔基比阿德斯围攻拜占庭时献城的人，[1]这时候逃到本都（黑海）地区，后来他们又前往雅典，并成为雅典的公民。

［2］现在，对于雅典人派驻各地的那些驻防军，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位其他地方的雅典人，吕山德只要发现他们，就会把他们遣送回雅典；他规定，他们只有返回雅典而不是任何其他地方才是安全的。因为吕山德知道，聚集在雅典城和比雷埃夫斯港口的人口越多，那里食粮短缺的情况也就会越早来临。于是，吕山德留下拉哥尼亚人斯森涅劳斯统管拜占庭和卡尔开顿的事务，自己乘船返航兰普萨库斯，致力于修理他的战舰。

［3］“帕拉鲁斯”号在夜间抵达雅典，告知雅典人他们遭遇惨败的消息。消息一传十，十传百，雅典人的哀号之声通过长城，[2]从比雷埃夫斯传到雅典城里去；这天夜里谁也未能入眠，他们不单为本邦死难者悲伤，更多的是为他们自己担心，他们认为，他们曾经在攻克对方城池后，施加于拉栖代梦人的殖民者米洛斯人[3]，施加于希斯提埃亚人[4]、斯基奥涅人[5]、托伦涅人[6]、埃吉那人[7]以及许多其他希腊人身上的苦难，自己也将遭到同样的报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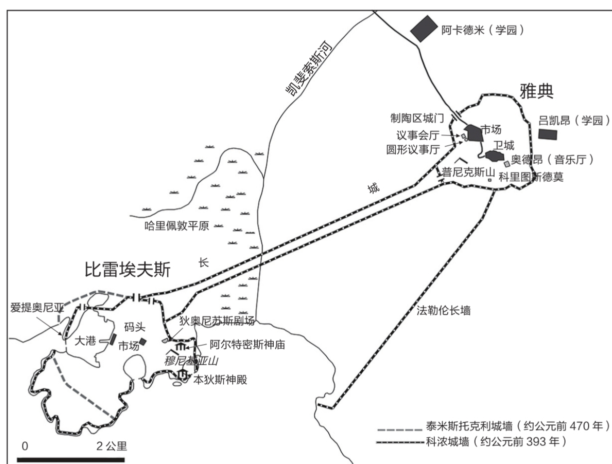


图5　雅典、比雷埃夫斯和雅典长城

[4] 翌日，他们召开公民大会，在此次会议上决定，阿提卡的所有港口，除了一个以外，都加以堵塞，整修长城，驻扎卫戍军队，以及其他为应对雅典城被围困所需的一切准备工作。于是，他们都忙于这些事务了。

[5] 同时，吕山德统率200艘战舰出赫勒斯滂海峡，抵达列斯堡岛，在那里部署米提列涅以及岛上其他城市的事务；派遣爱特昂尼库斯率10艘三列桨战舰前往色雷斯沿海地区，爱特昂尼库斯使那些地区全都归附于拉栖代梦人。

[6] 实际上，其他的希腊人，也在那次海战[8]之后，都立即叛离了雅典人，只有萨摩斯例外；在这里，平民曾经对贵族实施屠杀，掌控着整个城邦。

[7] 之后，吕山德派人送信给驻扎在狄凯利亚的阿基斯，还派人去拉栖代梦送信，说他正率领200艘战舰归来。于是，根据拉栖代梦人另一个国王波桑尼阿斯的指令，所有拉栖代梦人以及其他伯罗奔尼撒人，除了阿尔戈斯人以外，全体出征。

[8] 各邦军队到齐后，波桑尼阿斯率他们出兵雅典，驻扎在阿卡德米。[9]

[9] 同时，吕山德在抵达埃吉那之后，把邦国归还给埃吉那人，并且尽其所能，把那些被驱逐者都召回来；(10)他也这样对待米洛斯人以及所有其他被雅典人逐出祖国的希腊人。接着，他在蹂躏了萨拉米斯岛之后，率150艘战舰停泊在比雷埃夫斯港，封锁了商人进入港口的通道。

[10] 现在，雅典人从陆上和海上被包围，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况。他们没有战船，没有同盟者，没有粮食；他们认为自己别无选择，势必要遭受他们以前施加在其他希腊人身上的那些苦痛，所不同的只在于拉栖代梦人现在是准备就雅典人以前所犯罪行施以报复，而雅典人之所以欺辱那些小邦的人民，没有别的理由，仅仅就是因为他们是拉栖代梦人的同盟者。

[11] 因此，雅典人恢复那些被褫夺了政治权利的人们的身份，始终不渝地坚守着，尽管城里已经有许多人都快饿死了，他们仍拒绝进行媾和谈判。然而，当他们把存粮都吃光后，便派遣使团到阿基斯那里去，提出愿意媾和，条件如下：他们愿意成为拉栖代梦人的同盟者，但是要完整地保全他们的长城和比雷埃夫斯港。

[12] 但是，阿基斯命令他们前往拉栖代梦，说他本人没有答复他们的权力。当雅典使团把这个答复向雅典人汇报之后，雅典人就派遣他们出使拉栖代梦。

[13] 可是，当雅典使团抵达拉哥尼亚附近的塞拉西亚的时候，监察官们得知了他们此次所提出的媾和条件——和他们此前向阿基斯所提出的完全一样——就指示他们循原路返回，一步也不要再向前多走了；还说，如果他们真心求和的话，下次再来之前可要考虑得更周全些。

[14] 雅典的使团回到国内，向他们的人民做了汇报，会场上笼罩在一片悲观失望的气氛中；因为他们心里明白，他们都将沦为奴隶，而就在他们再派遣一个使团期间，许多人将会被活活饿死。

[15] 尽管如此，没有一个人建议将拆毁长城列为媾和的条件；因为当阿切斯特拉图(11)在五百人议事会上提出建议，最好是答应拉栖代梦人所提出的条件——其中包括雅典人必须把两条长城各拆除10斯

塔狄亚[12]——的时候，他被关入监狱。随后通过一条法令：严禁任何人再提出这类建议。

［16］这就是当时雅典的状况。塞拉麦涅斯在公民大会上说，如果人民愿意派他出使去吕山德那里，[13]他将搞清楚拉栖代梦人为何非要拆毁长城；究竟是因为他们想把雅典人变为奴隶，还是为了获得一种善意的保证。然而，塞拉麦涅斯在出使之后，却在吕山德那里拖延了三个多月，一直等到雅典人缺粮断食，答应对方提出的任何条件为止。

［17］塞拉麦涅斯在第四个月回到雅典，在公民大会上报告说，吕山德在这期间一直不许他返回，并且指令他前往拉栖代梦，说他没有权力答复他所提出的任何问题，只有监察官才有这个权力。之后，塞拉麦涅斯被选派为大使，前往拉栖代梦；使团拥有全权，[14]塞拉麦涅斯担任这个十人使团的团长。

［18］同时，吕山德派遣雅典的一位名叫阿里斯托特里斯的被放逐者，和一些拉栖代梦人一起，前往监察官那里通报他是如何答复塞拉麦涅斯的，只有这些监察官才有权力决定和平或是战争。

［19］这时，塞拉麦涅斯和其他使者已经抵达塞拉西亚，当被问及此次出使带着何种条件而来时，使者们回答说，他们拥有进行和谈的全权。于是，监察官发布命令，召见雅典使者。他们到达拉栖代梦后，监察官们召集了一次公民大会。会上，科林斯人和底比斯人，特别激烈地反对与雅典人缔结和约，极力主张摧毁雅典城邦，其他许多希腊人也赞同他们的意见。

［20］但是，拉栖代梦人却说，他们不会去奴役一个在最惨重灾难[15]降临到希腊的时候，为希腊做出重大贡献的城邦。他们以如下条件缔结和约：雅典人必须拆毁长城和比雷埃夫斯的城墙；保留12艘舰船，其他所有舰船悉数交出；允许他们的被放逐者回国，与拉栖代梦人有共同之友、共同之敌，[16]无论在陆上还是在海上，都要服从拉栖代梦人的领导。



图6　雅典长城遗迹

[21] 这样，塞拉麦涅斯及其使团一行带着这个消息回到了雅典。他们一进入雅典城，人们就纷纷围拢上来，害怕他们空手而归；因为每天都有许多人饿死，已经不可能再继续拖延下去了。

[22] 翌日，使者们向公民大会报告了拉栖代梦人所提出的缔结和约的条件；塞拉麦涅斯担当使团的发言人，他敦促雅典人，最好是接受拉栖代梦人所提出的条件，拆毁长城。其间，也有些人起来发言反对他，但是支持他的人要多得多，于是投票同意接受和约。(17)

[23] 之后，吕山德率舰队驶入比雷埃夫斯港，允许雅典的被放逐者回国，伯罗奔尼撒人满怀热情地拆毁长城，他们在长笛女(18)音乐的伴奏下开拆，仿佛那一天就是希腊获得自由的开始。

[24] 这一年终结了。这一年当中，在叙拉古，赫摩克拉特斯之子狄奥尼修斯成为僭主；迦太基人虽在交战中被叙拉古人击败，但他们却通过围困的办法攻取阿克拉加斯，(19)西西里的希腊人放弃了那座城市。



图7　阿格里真托神殿谷

---

(1)　公元前408年。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3. 4—18。

(2)　波斯战争之后，雅典人快速修建了由城区到比雷埃夫斯港口的两条长城，全长约7千米。参阅图5。

(3)　据修昔底德记载，公元前416年，米洛斯人向雅典人投降后，其男丁悉数被处死，妇女儿童被卖为奴（修昔底德：V. 116）；公元前431年，埃吉那人被逐出埃吉那岛，七年后大批埃吉那人在伯罗奔尼撒的避难所被俘获，后都被处死（修昔底德：II. 27；IV. 57）。这里所提到的其他希腊人同样遭到雅典人的驱逐、奴役或集体屠杀。

(4)　优波亚岛北部城市希斯提埃亚。公元前446年雅典人驱逐其居民，占据其领土（修昔底德：I. 114. 3）。

(5)　斯基奥涅位于卡尔基狄克半岛。公元前421年，雅典人攻占其城，杀其丁壮，将其妇孺卖为奴隶（修昔底德：V. 32.1）。

(6)　托伦涅位于卡尔基狄克半岛。公元前522年，雅典人攻占其城，将其妇孺卖为奴隶，丁壮掳回雅典（修昔底德：V. 3. 4）。

(7)　埃吉那岛位于萨罗尼克湾。

(8)　羊河之战。

(9)　阿卡德米（Academy），位于雅典近郊，后来柏拉图在此开办学园。参阅图5。

(10)　公元前457年雅典彻底征服埃吉那，埃吉那人被驱逐，流散各地。参阅修昔底德：I.108. 4。

(11)　雅典一将军。

(12)　合1.85千米，约相当于整个长城的1/4。

(13)　拉栖代梦大军驻地。

(14)　即拥有代表邦国处置一切事务的权力。

(15)　指波斯战争。

(16)　即加入以拉栖代梦人为盟主的同盟。

(17)　公元前404年4月雅典签约。雅典失去独立，几乎丧失所有海外领土。这标志着兴盛一时的雅典帝国土崩瓦解，也标志着雅典在这场战争中的彻底失败。当然，雅典当时处于吕山德和阿基斯的海陆大军围困之下，其投票显然是被迫的。

(18)　在雅典，长笛女是高级妓女，她们通常是在酒会上为男人们助兴的。参阅地标《希腊史》，第52页附注。

(19)　Acragas，即阿格里真坦。今日之阿格里真托。

第三章

[1] 在下一年[1]——本年是举行奥林匹亚竞技会之年，色萨利人克罗金那斯在竞技会上获得优胜；在斯巴达，恩狄乌斯为时任监察官；在雅典，皮索多鲁斯担任执政官。然而，由于皮索多鲁斯当选之年正值寡头政府当政时期，雅典人就不用他的名字命名那一年，而是称之为“无执政官之年”。[2]这个寡头政府的来历是这样的。

[2] 人民投票通过一项决议，选出“三十人委员会”，[3]他们有权将祖先的宪法，[4]纳入现行宪法加以实施。以下是当选者的名单：波里卡里斯、克里提亚斯[5]、麦罗比乌斯、希波洛库斯、攸克雷德斯、希耶隆、姆涅西洛库斯、克列蒙、塞拉麦涅斯、阿列西亚斯、狄奥克利斯、腓德里亚斯、凯列勒奥斯、安奈提乌斯、佩松、索福克利斯、爱拉托斯提尼、卡里克利斯、奥诺玛克利斯、塞格尼斯、埃斯奇涅斯、塞奥根尼斯、克列奥麦德斯、爱拉西斯特拉图、斐冬、德拉康提德斯、攸玛特斯、阿里斯托特里斯、希波玛库斯和姆涅西特德斯。

[3] 这之后，吕山德起航前往萨摩斯，而阿基斯从狄凯利亚撤走其陆军，并打发各盟邦的军队回国。[6]

[4] 大约在这期间，发生了一次日食。[7]大约在这个时候，一位名叫吕科弗隆的斐莱人，在交战中击败了色萨利人当中的那些对手，即拉里萨人和其他城邦，杀死甚多，欲成为全色萨利的统治者。

[5] 大约同时，叙拉古的僭主狄奥尼修斯，在交战中败于迦太基人，丧失格拉和卡玛林那二城。不久，一直居住在叙拉古的列昂提尼人，也叛离了狄奥尼修斯和叙拉古人，重返他们自己的城市[8]。随后，狄奥尼修斯派遣一支叙拉古骑兵前往卡塔那。



图**8**　欧帕里诺引水隧道口（位于萨摩斯岛）

［6］这时，萨摩斯人正遭到吕山德的四面围困。起初，萨摩斯人拒绝他所提出的条件；最后，吕山德对他们发动袭击，迫使他们与其达成这样的协议：每一位自由人(9)必须离开萨摩斯岛，只许穿一件外套，其他所有的财产皆须留下，交给吕山德。依照这些条件，他们从该岛撤离了。

［7］吕山德把萨摩斯城和那里所有的一切都移交给从前的公民，指定十人统治者，守护萨摩斯；然后，他遣散了同盟者的海军，让他们各自返乡回国。(10)

［8］而他统率拉哥尼亚的舰船返回拉栖代梦，带回所俘获的舰船的船喙；(11)带回从比雷埃夫斯俘获的三列桨战舰（留给雅典人的12艘除外）；带着各城邦献给他个人的礼物花冠；还有470塔连特的现金，这是居鲁士分派给他战争军费支出的结余款；(12)以及在征战中获得的其他战利品。

［9］在夏季结束的时候，以上所有这些东西都移交给了拉栖代梦人。至此，这场历时28年6个月的战争终于落下了帷幕。(13)战争期间，拉栖代梦人第一位名年监察官是埃涅西亚斯，在他任职期间战争爆发。在战争的第十五年征服优波亚之后，双方签署三十年休战和约。他之后的名年监察官名单如下：

［10］伯拉西达、伊萨诺尔、索斯特拉提达斯、爱克萨库斯、阿

哥西特拉图、安格尼达斯、奥诺玛克利斯、宙西浦斯、比提亚斯、普雷斯托拉斯、普雷斯托拉斯、伊拉库斯、列昂、凯里拉斯、帕特西亚达斯、克列奥斯提尼、吕卡琉斯、爱佩拉图斯、奥诺曼提乌斯、阿列克西庇达、米斯哥莱达斯、伊西亚斯、阿拉库斯、攸阿齐普斯、潘塔克利斯、比提亚斯、阿奇塔斯和恩狄乌斯；就在恩狄乌斯任职期间，吕山德取得上述战功之后由海路凯旋。

[11] 在雅典，三十人委员会刚刚被推选出来，两条长城和环绕比雷埃夫斯的城墙就被拆除了。然而，尽管选出他们的目的在于草拟一部宪法，现政府照此行政，但是他们却一再拖延，迟迟不拟定和颁布这部宪法，而只是指定了一个议事会（ἡ βουλή），任命了其他一些他们认为最合适的官员。

[12] 接下来，他们所采取的第一步行动，是逮捕和审讯那些在民主政治时期的“告密者”。按照一般说法，这些人以告密为生，曾对贵族造成损害；该议事会乐于通过投票，宣判这些人有罪，而其他的公民——至少是所有那些自认为并非他们的同党的人们——对此却漠不关心。

[13] 然而，三十寡头并未就此罢休。他们开始谋划如何才能完全掌控这个城邦，以便使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于是，他们首先派遣埃斯奇涅斯和阿里斯托特里斯出使拉栖代梦，说服吕山德鼎力相助，确保能够派遣一支拉栖代梦的驻军前来雅典，使者们说，军队一直驻扎到他们把那些“恶棍们”扫地出门，并且建立起他们的政府为止；使者们承诺，他们自筹费用来供养这支军队。

[14] 吕山德对此表示赞成，并且促成他们派出一支军队，其指挥官是卡里比乌斯。但是，当三十寡头得到那支驻军之后，他们就天天去讨好卡里比乌斯，目的是想让他默许他们恣意妄为。他们说服卡里比乌斯，允许一支卫兵跟随他们左右；获准之后，他们便开始任意下手抓人——现在所逮捕的这些人，既非“恶棍”，又非无名之辈，而是两种人：一种是他们认为从这时起绝不可能对他们的行为袖手旁观的人；另一种是那些一旦他们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就会博得绝大多数人支持的人。

［15］执政初期，克里提亚斯和塞拉麦涅斯关系尚好，在政策上也是一致的。但是，等到克里提亚斯自己越来越热衷于把许多人处决（起因只有一个，就是他曾经遭到民主派的放逐）的时候，塞拉麦涅斯便反对他，指出假如一个人没有对贵族(14)造成任何损害，仅仅因为他受到人民的尊敬，就把他处死，那是毫无道理的。他说，“克里提亚斯啊！你和我也都说过和做过许多事情，为的是赢得人民的支持。”

［16］当时，克里提亚斯（这时他还把塞拉麦涅斯当作朋友）回答说，对于想掌握政权的人们来说，不可能不铲除那些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他说，“但是，由于我们是三十人共同执政，不是一人独揽大权，因此，如果你觉得必须像对待独断专横的僭主政府那样，来严密监督我们这个政府，那也未免太愚蠢了。”

［17］但是，鉴于大批人士接连不断地并且是不公正地被处死，有许多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对邦国的前途感到忧心忡忡，塞拉麦涅斯再次发言，指出除非他们容许足够人数的公民和他们一起参与公共事务的决策，否则这个寡头政府不可能再维持下去了。

［18］于是，克里提亚斯和三十寡头当中的其他人——那些向来最惧怕大批民众支持塞拉麦涅斯的人们，他们立即着手登记了一个三千人的名单，如他们所说，这些人将参与政府的管理。

［19］然而，塞拉麦涅斯还是反对这个动议。他指出，首先，在他看来，当他们想要使公民当中的最优秀分子与他们合作共事的时候，他们却把人数限定在这三千人以内，仿佛贤能之士的数量就只有这么多，好像名单之外就再也没有优秀分子了，而名单之内也没有流氓无赖一样，这未免是荒谬可笑的。他说：“其次，在我看来，我们正在做着两件截然对立的事情——一方面，我们把政权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我们又使得统治者比被统治的臣民还要弱小。”(15)

［20］以上是塞拉麦涅斯所说的话。三十寡头进行了一次复查，那三千人聚集在市政广场上，而在三千人“名册”之外的那些人，则分散在各地；随后，三十寡头命令他们放下武器，当他们……离去的时

候，[16]就委派拉栖代梦驻军士兵和那些同情他们的公民去收缴除那三千人以外所有人的武器，集中到卫城上存放，封存于神庙之中。

［21］随着这项事务的完成，他们终于觉得可以为所欲为了，便以报复私敌的办法施行大屠杀，许多人杀死对方也是为了获得他们的钱财。为了支付拉栖代梦驻军的费用，他们决定采取这样一项措施，就是命令名单当中所开列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去逮捕一名居住在雅典的侨民，将他们处死，没收其财产。

［22］于是，他们命令塞拉麦涅斯也去逮捕一名他想逮捕的人。塞拉麦涅斯却回答说："对于我来说，这可是一件不荣誉的事情啊！因为这些人虽然自称为最优秀的公民，但是其所作所为比从前那些'告密者'的做法更加不讲道义。因为那些'告密者'捞取别人的钱财，起码还给人家留条活路；但是我们呢，为了贪图钱财，还要把那些没有任何过错的人都给弄死！这些行为加在一起，岂不是连那些'告密者'都不如吗？"

［23］既然三十寡头认为塞拉麦涅斯已经成为他们为所欲为的一个障碍，就筹划如何来谋害他。他们不断地在个别议事会成员面前诽谤他，一传十，十传百，说他危害政府。当这些风言风语传到某些年轻议员那里的时候，那些看起来最鲁莽的人士，就在议事会开会的时候，受命身藏短剑前来出席会议。

［24］当时，塞拉麦涅斯也到了会场，克里提亚斯起来发言如下：

"在座的诸位议员：如果你们当中有任何人认为杀人太多，处置失当的话，那么，我要提醒他，无论在哪个国度，在政体转换过程中，这类事情总是难免的；那些要把政体转变为寡头制的人，遭遇到敌人的数量必然是最大的。这不仅是因为雅典城邦的人口比其他任何一个希腊城邦都要多，还因为这个城邦的平民在自由的环境下生活的时间比任何其他城邦都要长。

［25］"现在，我们可以确信的是，首先，对于咱们——无论是我们还是你们——来说，民主制是一种令人憎恶的政体；其次，雅典的平民从来就没有友好地对待我们的保护者拉栖代梦人，而那些贵族

却一直对他们充满信心。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才依靠拉栖代梦人的支持，建立现在这种寡头政体。

[26] 而如果我们发现有人反对寡头制，只要我们掌握着政权，我们就要将他们除掉；然而，如果我们当中有人要破坏这种秩序，我们必须对其施以惩罚，因为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正当的。

[27] “实际上，这个人就在现场，他就是塞拉麦涅斯。他殚精竭虑，企图毁了你们，同时也毁了我们。你们好好想一想，就会发现事实正是如此：没有人像塞拉麦涅斯那样对当前的事务提出如此多的指责，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在我们准备清除某些‘平民领袖’时，(17)如此强烈地加以反对。如果他从一开始就持这样的观点，那他肯定就是我们的一个敌人，不过由此认为他是一个恶棍，也是不公正的。

[28] “然而，事实上，首倡与拉栖代梦人建立友好和互信关系的，正是塞拉麦涅斯；他还是首倡推翻民主制的人，而极力鼓动你们对那些首次被带到你们面前受审的人加以惩罚的，又是他；但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当咱们双方都大张旗鼓地痛恨民主党的时候，他又不赞成继续推行这一政策了——只有这样，他才可以再次保全自己，而我们则会因为过去的所作所为而遭受惩罚。

[29] “因此，他理应受到惩罚，这不仅是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还因为无论对于你们还是我们，他都是一个叛徒。他的叛逆行为比公开交战要可怕得多，原因就在于隐藏着的危险比公开的危险更难以防范；更为可怕的是，因为是他与敌人签署的和约，并且再次成为他们所信任的朋友，但是如果他们察觉这个人是个叛徒，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与这样的人签署和约，今后也决不会再信任他了。

[30] “现在，我要让你们知道这个人当前的所作所为没有什么新花样，这毋宁说是一个叛徒本质的暴露罢了，我将向你们讲述一下他过去的经历。这个人在开始的时候，虽然在民主派中受到尊敬，但是他和他的父亲哈格浓(18)一样，都不遗余力地要推翻民主制，建立四百人寡头政体；(19)他还是那个政府的一个首脑。可是，当他察觉到某些反对寡头政治的力量积聚到一起的时候，他再次摇身一变——竟然成了民主派反对寡头派的头号人物！要知道，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人

送绰号‘考索诺靴’——‘墙头草’。[20]

[31] “因为这种靴子左右脚都可以穿，所以说他是个两面派并不为过。塞拉麦涅斯啊，你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但是，那个保全自己性命的人，不应该聪明到把他的同伴引入危险的境地，一旦遇到什么困扰，就立即见风使舵，自行逃避，而应当像领航员一样完成他的任务，直到他们进入风平浪静的境地。另外，如果世上航船在遇到困难险阻的时候就逆向行驶，那船员们如何才能到达目的地呢？

[32] “当然，在政体转换中，各种变动都伴随着生命的丧失，这也是事实；但是，由于你塞拉麦涅斯如此轻易地改变立场，你要承担责任，不光是要对许多寡头派成员被平民所屠杀的事情负责，还要对大批平民被贵族派所屠杀的事情负责。你们可要记住，塞拉麦涅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列斯堡附近的海战中，[21]尽管将军们分派他去打捞那些因为舰船失事而落难的雅典人，然而正是他，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反而倒打一耙，去控告指挥那场海战的诸位将军，并且把他们往死里整！[22]

[33] “现在，当一个人清楚地表明他总是在意他自己的利益，而毫不顾及朋友的荣誉，在世界上留着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正确的呢？我们了解到他以前的那些情况后，我们就应该当心，他会不会也采取同样的办法来对付我们呢？因此，我们要就他密谋攻击并且同时背叛咱们双方的事情来控告他。这些事实证明，我们这样做也是正当的。

[34] “我们知道，拉栖代梦人的宪法，被认为是世上最为完善的宪法。如今，在拉栖代梦，如果一名监察官对现政府提出责难，并且反对政府所做过的事情，而非屈从于多数人，你们都想象不出人们会如何对待他，包括监察官和其他国人会如何对待他，他将会受到最严厉的处罚！如果你们是明智的，你们与其宽恕塞拉麦涅斯，还不如宽恕你们自己吧；因为如果留着他，就会导致许多对你们持反对意见的人们心怀奢望，而除掉他，则会断绝所有这些人的奢望，无论是邦国内部还是邦国以外的人。”

[35] 以上是克里提亚斯的发言。他发言过后，就坐下了。这

时，塞拉麦涅斯起来发言，他说：“诸位议员，我首先要说说克里提亚斯所攻击我的最后一件事。他说，诸位将军之死是因为我的控告所致。但是，你们知道，这一事件并不是由于我控告他们而挑起的；恰恰相反，是由于那些人控告我而肇始的；他们说，尽管这一职责由他们分派给我，而我却未能打捞起那些在列斯堡附近海战中遭遇不幸的落难者。我为自己辩解说，由于风暴骤起，连航行都不可能，救人就更不可能了；我的同胞公民都认为我的辩解合情合理，诸位将军显然是咎由自取。因为，虽然他们说有可能救捞起那些落难者，但是他们还是把舰船驶离，从而使那些落难者遭到灭顶之灾。

［36］“不过，对于克里提亚斯误解这一事件，我并不感到诧异。因为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他碰巧不在现场；那时候，他在色萨利，随普罗米修斯一起建立一个民主政权。他正在把当地的奴仆[23]武装起来，对付他们的主人。

［37］神所禁绝的事情竟然发生在这里！

“然而，我和他的看法有一点是完全一致的。如果有人意欲褫夺你们在政府中的职位，并且要加强阴谋反对你们那些人的力量，那么他招致最严厉的惩罚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如果你们认真思考我们两个人在过去和现在的所作所为，我认为你们能够作出最确当的判断，究竟是谁正在这么做。

［38］“直到你们成为议事会成员，并且被任命为官员，[24]而对那些臭名昭著的‘告密者’加以审判的时候，我们彼此所持的观点还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当三十寡头开始逮捕并且杀死那些有财富和有名望的人物的时候，我的观点开始与他们对立了。

［39］“因为当萨拉米斯的列昂——他是一位才能卓越、德高望重的人物，尽管他没有犯下一点过错——被处死的时候，我终于明白，像他这样的人是可怕的，因而就成为这个政府的敌人。我还知道，尼基阿斯[25]之子尼凯拉图斯——这个人像他父亲一样，也是一个富翁[26]——却从未做讨好人民的任何事情。他的被捕，致使那些喜爱他的人们与我们为敌。

［40］“还有那位安提丰[27]，他在战争中用自己的金钱装备了两

艘快速三列桨战舰，也被我们给处死了。我知道，所有那些热心于邦国事业的人，都在以疑惑的眼光注视着我们。当他们[28]说要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去逮捕一名留居侨民，我也提出反对；因为非常明显，如果把这些人也处死，那么所有居住在这里的侨民都会变成政府的敌人。[29]

[41] “同样，我也反对收缴平民手中的武器，因为我认为，我们不应使自己邦国有所削弱；我还看到，拉栖代梦人保全我们的目的，并非使我们的人数急剧减少，那样的话，我们将不能给他们带来任何益处；因为如果这曾是他们所期望的，在他们的武力包围之下，只要把围困的时间稍加延长，我们就一个也活不成了。[30]

[42] “另外，雇佣那些驻军[31]并不能使我满意，因为我们可以在我们的服役人员中，征召与我们自己公民数量相当的人员，直至作为统治者的我们轻而易举地成为我们自己臣民的主人。更重要的是，当我看到我们邦国内部有许多人与政府为敌，许多人流落异乡，在我看来，驱逐特拉叙布鲁斯、安尼图斯或阿尔基比阿德斯都不是上策；因为我知道，一旦平民大众得到有才干的领导者，或如果那些希望成为领导者的人得到大批的支持者的话，这些举措所造成的结果就是使敌对势力更为强大了。

[43] “现在，公正地说，那位公开发出这种警告的人，他究竟是恩人，还是叛徒呢？那位避免树敌过多的人，那位教导人们如何去争取最多同盟者的人，并不是克里提亚斯——我必须说，他就是使敌人更加强大的那个人。克里提亚斯说我是叛徒，其实真正的叛徒是那些不公平地褫夺他人财产，并且屠杀无辜人民的人，是那些使自己的敌人不断增多的人，这些人既背叛了他们的朋友也背叛了他们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

[44] “我可以用许多方式证明我所说的是真实的，如果你们还不明白，请看下面的问题：你们好好想想，特拉叙布鲁斯、安尼图斯以及其他被逐者是愿意追随我现在所说的这种政策呢，还是愿意追随三十寡头正在执行的政策呢？我认为如今被逐者相信邦国到处都充斥着他们的同盟者，倘若邦国最优秀的人物与我们和好，他们将不至于在这片国土上无立足之地的！

[45] “另外，如他所说，我总是不断改变自己的立场，请注意如下事实：众所周知，四百人政府是人民自己投票选举出来的，因为拉栖代梦人说，他们相信除民主制政府以外的所有形式的政府。

[46] “但是，当时拉栖代梦人毫不松懈地进行战争，阿里斯托特里斯、麦兰修斯和阿里斯塔库斯，以及他们的同僚将军们，在比雷埃夫斯半岛上筑起一个要塞(32)，他们建议让敌人进来，以便把邦国控制在他们自己和那些寡头派的盟友手中——如果我知道这个密谋并且加以阻止的话，难道就是对他的朋友的背叛吗？

[47] “正如他宣称，我如同一株‘墙头草’，试图同时去迎合两个党派。但是对于不满这两个党派的人——以诸神的名义起誓，我们应如何称呼他呢？就你们而言，在民主政治时代被认为是所有人当中痛恨平民最甚者，而在贵族政治下，你们又表明自己是所有人当中仇视贵族最甚者。

[48] “克里提亚斯啊，我从来没有停歇过与这样一些人的斗争。他们认为，除非奴隶和那些分文没有而出卖邦国的人也参加政府，否则就不算是优良的民主政制；另一方面，我也曾与这样一些人为敌，他们认为只有使城邦达到由少数人绝对统治时，才算是建立了最好的寡头政制。但是，引导政府与那些具备服役财产资格者，或者与达到骑士或重装步兵财产资格的人们(33)合作——这是我以前所认为的最佳蓝图，如今也毫不改变这一观点。

[49] “克里提亚斯啊，如果你能够举出我与平民领袖或专横的僭主合作，或褫夺有名望者的公民权的任何一个例证，那你就说出来。因为无论现在还是过去，如果我犯过这种罪行，我甘愿一死，决无怨言。”

[50] 塞拉麦涅斯的演讲话音刚落，议事会诸位议员对他深表同情，报以热烈的掌声。克里提亚斯明白，如果让议事会就这个讼案进行表决宣判，那么塞拉麦涅斯必将化险为夷；这样的结果是他无法接受的。于是，克里提亚斯进去与三十寡头进行了简短的磋商后，出来命令身携短剑的那些人站在护栏边，(34)让议事会的议员们看得一清二楚。

[51] 随后，克里提亚斯再次进来，他说："诸位议员，我认为，作为一个领导人，应尽的职责就是，一旦看到他的朋友们上当受骗了，不能坐视不管。因此，我也必须这样做。此外，看看站在护栏边的这些朋友们，他们说，如果我们提议放过一个明显损害寡头政治的人，那么就不会饶过我们。现在颁布新法律，三千人名册中的任何一个人没有你们的投票都不得处死，而三十寡头对名册以外的人拥有生杀之权。因此，三十寡头一致同意，将塞拉麦涅斯从三千人名册中除名。"克里提亚斯又说，"现在，我们判处塞拉麦涅斯死刑。"

[52] 塞拉麦涅斯听到这番话，一跃而起，冲到神坛下。他说，"诸位议员啊，我请求你们要严格依法审判——不要受克里提亚斯把我或者你们当中的任何人从名册中除名的影响，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无论关于你们的讼案还是我的讼案，都应该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来审判，对这些人的审判要和以前对名册中的人一样。"

[53] 塞拉麦涅斯又说："当然，我以诸神的名义诅咒，我知道这座神坛一点也没有佑护我，我想说明的是，这三十寡头不仅是最不公正地对待人，而且是最不虔诚对待神的。可是，我对诸位善良诚实的议员阁下感到诧异的是，你们居然不去维护你们自身的权利，尤其是你们必定会看到，你们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是很容易被除名的。"

[54] 这时候，三十寡头命令十一人委员会(35)来捉拿塞拉麦涅斯；十一人委员会带着他们的随从进来了，他们的首领就是那个最鲁莽、最无耻的萨提鲁斯。克里提亚斯说，"我们把他交给你们了。这个塞拉麦涅斯被依法宣判有罪。命你们十一人委员会把他带下去，带到他该去的地方，接下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55] 克里提亚斯话音刚落，萨提鲁斯就在他的随从的协助下，把塞拉麦涅斯从神坛下拖走。塞拉麦涅斯神态自若，他呼唤诸神以及在场的人们为所发生的事情作证。但是，这时候，议员们都保持缄默，(36)因为他们看到，在护栏旁边站着的尽是与萨提鲁斯一样的人，而在议事厅前面的空地上，也布满了拉栖代梦人的士兵。人们都知道，这些士兵都身携短剑。

［56］这样，他们押着塞拉麦涅斯，穿过市政广场扬长而去。在这个过程中，塞拉麦涅斯声嘶力竭地高喊，说自己完全是被冤枉的。据说，有这样一种说法：当萨提鲁斯告诫他，如果他不闭嘴，他将因此受罚，塞拉麦涅斯反问道："难道我保持缄默，就会免于受罚吗？"他们把毒酒端给他，等行刑时辰一到，他就喝下那致命的毒酒。(37)

他们说，他倒出最后数滴，就像一个男人在玩考塔博斯游戏(38)一样；他大声喊道："我心爱的克里提亚斯，我在这里祝你健康！"至于是否真有此事，我也不得而知，这些说法都是不值得记载的。然而，我认为此人令我钦佩的一点是，当死亡近在咫尺之时，依然能够如此泰然自若、不乏风趣。

---

(1) 公元前404年。

(2) 按雅典的传统，在正常情况下，以九执政官当中的首席执政官（名年执政官）来命名那一年。

(3) 时值公元前404年9月。这三十人委员会就是所谓"三十寡头"。三十寡头政府的建立及其被推翻，是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然而，由于色诺芬是站在亲斯巴达的立场上记载此事的，他的说法如此简单明了，看不出雅典人受到任何胁迫，着实令人怀疑。吕西亚斯在其演说（Lysias，*Against Eratosthenes*, XII．71—76）中当众指出，三十寡头是这样组合起来的：由塞拉麦涅斯提名10人，由雅典寡头派人士指定10人，再由公民大会从尚未离开会场的人（一些正直的公民已经离场）中推选10人。据亚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XXXIV．2—XXXV．1）中记载，雅典当时有三派势力，吕山德支持寡头派，在其武力威慑下，雅典民众被迫通过实行寡头政治的决议；以塞拉麦涅斯为首的一派，主张"恢复祖先的宪法"。据狄奥多洛斯（XIV．3．2—7）记载，雅典分为民主派和寡头派，塞拉麦涅斯属于前者，吕山德支持后者。当时斯巴达人在伯罗奔尼撒战争获胜后，在新降服的城邦普遍建立"十人"政府，而在雅典则是扶植建立"三十人"政府，也许正是基于雅典的政治环境而作出的安排。参阅徐松岩：《塞拉麦涅斯与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政治》，《世界历史》2015年第2期；P．科伦茨：《色诺芬〈希腊史〉译注》，第1卷，第190—191页；P．J．罗兹：《亚里士多德之〈雅典政制〉注释》（P．J．Rhodes, *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ion Politeia*，Clarendon

Press，Oxford，1981），第415—435页。

(4) 这里所谓“祖先的法律”，系指克里斯提尼和梭伦时期的法律，以与晚近时期激进民主制的宪法相对照。参阅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IX. 1—4。

(5) 克里提亚斯（约公元前460—前403年），雅典政治家，柏拉图的舅父，前404—前403年三十寡头政府的主要首脑。

(6) 斯巴达自公元前413年派重兵占据狄凯利亚，到这时已超过9年。

(7) 据现代学者推算，这次日食发生在公元前404年9月2日。

(8) 列昂提尼。

(9) 这里的自由人显然就是那些已获得雅典公民权的萨摩斯人。

(10) 公元前404年。

(11) 按照惯例，海战胜利者将船头部分锯下，表示俘获敌舰。

(12) 据普鲁塔克《传记集·尼基阿斯传》（XXVIII. 3）说，此前吕山德已经委派吉利普斯（Gylippus）送回1000塔连特；而据狄奥多洛斯（XIII. 106. 8—10）说，送回1500塔连特。

(13) 按照色诺芬这里的说法，伯罗奔尼撒战争持续了28年半。修昔底德（V. 26）明确指出战争持续了27年，如果加上从雅典投降到吕山德返回斯巴达约半年的时间，也还多出整整一年。

(14) καλοῖ καὶ ἀγαθοί。此处色诺芬并没有直接使用希腊语“贵族”（ἡ ἀριστοκρατία）一词，而是用行事优良和出身高贵两个词来表示。

(15) 统治者的武力比被统治者还弱小，暗示雅典的“三千人”以外，还有更多人希望加入公民队伍。这段话与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完全一致。参阅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XVI. 2。这段文字恰恰阐明塞拉麦涅斯一派的政治主张——扩大公民权，拓展并且巩固雅典城邦统治基础。然而，这一主张明显违背雅典现行法律，所以任何人都不能明说此事。不言而喻，实现这个目标的前提，是首先推动立法改革。梭伦和克里斯提尼时代雅典宪法对于公民权是开放的。由此我们不难理解此派不遗余力地“托古改制”，试图恢复祖先的宪法的缘由了。

(16) 原文抄本可能有漏字，但基本意思是清楚的。

(17) 关于“平民领袖”（δημαγωγός，*demagogues*）的身份、地位和作用，自古迄今争议不断，评价不一。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

《牛津古典辞书》，2003年修订版，第446页。黄洋：《雅典民主政治新论》，《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

(18) 哈格浓是伯里克利的朋友、将军（公元前440/前439、前431/前430和前429/前428年），是安菲波里斯城的创建者（公元前437/前436年）。

(19)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7. 28附注；修昔底德：VIII. 68，89，90，91—92。

(20) 考索诺靴（希腊文κόθορνος，英译buskin），希腊文原意为“厚底靴”。希腊戏剧演员在演出时穿的靴子，厚底，穿的时候不分左右脚。克里提亚斯暗讽塞拉麦涅斯脚踏两只船。E. 巴克尔在《希腊政治学说》中称塞氏为“trimmer”，即“骑墙派”（E.Barker, *Greek Political Theory: Plato and His Predecessors*，London, 1977, p. 90）。

(21) 阿吉努塞之战。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6. 35，7. 4以下。

(22) 克里提亚斯在这里旨在攻击塞拉麦涅斯，但是所述基本符合事实。色诺芬：《希腊史》，I. 6. 35—7. 34。

(23) 在色萨利，主要劳动者是被称为拜尼斯泰（*penestai*）的人，身份类似于斯巴达的黑劳士。

(24) archas即arche的复数受格。复数的archas（Magistrates）可表示“各种官职”“当局”的意思，可译作“官员”。

(25) 尼基阿斯（约公元前470—前413年）雅典政治家、将军，西西里远征军的统帅。据记载，他拥有财富价值约100塔连特，在劳里昂银矿出租1000名奴隶。

(26) 演说家吕西亚斯（XIX. 47）说，尼基阿斯曾经拥有总共100塔连特的财产，他的儿子继承了14塔连特。

(27) 不是著名演说家安提丰，是另外一位富人。

(28) 三十寡头。

(29) 这里的节次划分，参阅地标《希腊史》，第60页。

(30) 羊河战役后，敌军围攻雅典城期间，已有不少人饿死（色诺芬：《希腊史》，II. 16，21）。确实，如果继续围困，后果不堪设想。

(31) 指斯巴达驻军，费用是雅典人给付的。

(32)　即爱提奥尼亚（Etionia）城墙，借以指挥比雷埃夫斯港口的事务。修昔底德（VIII.90.5—92. 11）对此有详细记载。具体位置参阅图5。

(33)　直译为“可以配备马匹和盾牌”，即其财产达到可以自费配备骑兵或者重装步兵的水平。

(34)　将议事会和听众席隔开的护栏。参阅P. J. 罗兹：《雅典布列议事会》（P. J. Rhodes,*The Athenian Bou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第29—30页。

(35)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7. 10。这些人依法本应抽签选出，但是他们是由三十寡头直接任命的。

(36)　狄奥多洛斯（XIV. 5. 1—3）记载了一个有趣的细节，说哲学家苏格拉底看到那些刽子手准备将塞拉麦涅斯从神坛下强行拖走之时，便带着两名密友跑上前来，试图施救。色诺芬在《希腊史》中对其师苏格拉底尽可能少提，似乎是有意而为。

(37)　毒酒（hemlock），芹叶钩吻，从其中提炼制成毒药，苏格拉底死的时候大概也是喝下这种毒酒。据说喝下这种毒药，首先感觉发冷，毒性从双脚向上扩展，伴随着痉挛，当毒性扩展到心脏时，人很快就死去了。

(38)　考塔博斯（Kottabos）游戏是这样的：将杯中最后剩下的一点酒倒入一个金属盆，同时说出你所钟爱的那个人的名字，恭祝此人身体健康。据说此游戏流行于西西里。

第四章

[1] 塞拉麦涅斯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1)]三十寡头认为，他们现在可以肆无忌惮地行使僭主的权力了，便发布一道命令，严禁三千人名册以外的人进入雅典城，并且将他们从其田产上予以驱逐。这样，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朋友们就可以侵占这些人的田产。当这些人逃到比雷埃夫斯的时候，三十寡头把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又从那里赶走，以至于无论在麦加拉还是底比斯，都充斥着雅典的被逐者。

[2] 不久，特拉叙布鲁斯率领大约70名同伴，从底比斯出发，攻打斐列[(2)]，这是一个坚固的要塞。三十寡头从雅典城出发，统率3000人[(3)]以及骑兵前去攻打斐列。那天，天气晴好，阳光灿烂。当他们抵达斐列的时候，一些轻率鲁莽的年轻人，马上向要塞发起攻击，结果一无所获，多人受伤，铩羽而归。

[3] 随后，三十寡头开始筹划对这个地方实施包围，欲切断他们的粮食补给通道，以迫使他们投降。可是，就在那天晚上，一场特大暴风雪不期而至，一直下到第二天。三十寡头的图谋落了空，只好冒雪返回雅典城；他们撇下的许多随军商贩，落入斐列守军之手。

[4] 三十寡头知道，如果没有军队严加防范，斐列的敌人也会聚集起来，出来劫掠临近的农庄，他们将那少量的拉哥尼亚驻军悉数派出，外加两个骑兵队，[(4)]部署在距离斐列15斯塔狄亚[(5)]的区域内。这些军队埋伏在丛林茂密之处，时刻保持警戒。

[5] 这时，聚集在斐列的人数约为700人。入夜，特拉叙布鲁斯率领他们悄悄出动；大约在距离敌军三四斯塔狄亚的时候，便匍匐在地，保持安静。

[6] 天刚蒙蒙亮，敌军士兵已经起床，他们离开营地，四处游走；马夫们打理着马匹，不停地吆喝着；这时，特拉叙布鲁斯和他手下士兵拿起武器，快速出击。他们击倒一些敌人，另一些则四散奔逃，他们将逃敌追出约六七斯塔狄亚；共杀死敌方骑兵至少120名，死者当中有一位名叫尼科斯特拉图斯，绰号“俊美者”，另外两人被俘

时还在床上睡觉。[6]

［7］他们继续追杀敌人。收兵之后竖立了一座胜利纪念碑，把所俘获的武器和辎重，都收集起来，班师斐列。当来自雅典城的骑兵队前来救援时，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见到。于是，他们在那里等待着，等死者亲属收敛好死者的尸体，便返回雅典城里。

［8］自此以后，三十寡头认为他们的政权无法维持下去了，就拟定了一个抢占埃琉西斯的计划，这样便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以此作为避难之地。因此，克里提亚斯和三十寡头中的其他人，发布一道命令，要求骑士们随他们一同前往埃琉西斯。在那里，他们在骑兵的监督下检阅埃琉西斯公民，佯称他们想知道其公民数量有多少，还需要多大一支驻防军，于是命令来自埃琉西斯的公民们都去注册；每个男子在登记后，都必须从雅典城朝着大海方向的那个城门出去。同时，他们将骑兵沿大门两侧部署，每出来一个人，其仆从们随即将其捆绑起来。这样，他们在把所有的人都逮捕起来之后，命令骑兵司令吕西玛库斯将他们带往雅典，移交给十一人委员会。[7]

［9］翌日，他们召集登记在册的骑士以及重装步兵来到奏乐堂[8]开会。克里提亚斯站起来发言，他说："诸位，我们建立这个政府，既是为了我们自己，更是为了你们。因此，既然你们愿意分享荣誉，那你们也必须共担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对已经逮捕的埃琉西斯人投票定罪，因为你们同我们一样，有着同样的希望与担忧。"然后，他指示他们到一块空地上，吩咐他们在大家注视下投票。

［10］当时，拉哥尼亚驻军全副武装，占据着半个奏乐堂。这个程序对于这些只关心自己利益的公民来说，才是乐于接受的。此后不久，特拉叙布鲁斯集结斐列的人员，共约1000人，夜间进入比雷埃夫斯。三十寡头获悉这个情报后，立即带着拉哥尼亚驻军以及他们的骑兵和重装步兵出动，沿马车路直奔比雷埃夫斯港而来。

［11］来自斐列的人们一度试图阻击他们，但是当他们看到比雷埃夫斯城防线如此开阔，[9]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来防御，而他们人数还不是很多，便集结成一个密集的阵型，驻扎在穆尼基亚山丘上。[10]那些来自雅典城的人们，进入希波达姆斯市场，[11]首先排成战斗阵

型，布满了通往穆尼基亚的阿尔特密斯神庙和本狄斯[(12)]避难所的大路；他们的队伍纵深不少于50排盾牌；他们保持着这个队形，向山上的敌人进逼。

[12] 来自斐列的人们也布满于道路之上，但其重装步兵队列纵深不超过10排。而在重装步兵之后，他们配有轻盾兵和轻装标枪手，再后面是投石手。这类人员数量很多，因为他们是来自邻邦。当敌人逼近之时，特拉叙布鲁斯命令他的手下将盾牌平放在地上，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而其他人仍然手持武器。然后，他走到他们中间发表演说。

[13] 他说："公民同胞们，我希望告诉你们当中的一些人并提醒另外一些人的是，构成敌军右翼的那些人，四天前才被我们打得溃不成军，而居于左翼的那些人——他们就是三十寡头，我们无缘无故地被他们定罪，我们获罪期间，他们洗劫了我们这些在城里的人，把我们赶出家园，驱逐了我们最亲爱的人。但如今你们看啊！他们已经身陷他们自己从未预料到的一种窘境，却也是我们朝思暮想所期盼的一种局面。

[14] "现在，我们手持武器，与我们的敌人正面相对；诸神啊，曾几何时，我们在吃饭、睡觉或者经商的时候被逮捕，我们当中一些人不只是无缘无故被驱逐，甚至根本就不在城市中，而今他们都光明正大地站到我们这边来战斗。晴空万里，诸神却送来一场暴风雪，可谓天助我也。这场风雪对我们有利，尽管我军在数量上处于明显劣势，但诸神恩准我竖立一座胜利纪念碑。[(13)]

[15] "如今情况相似，诸神把我们带到这样一个地方，敌人就在你们面前，因为敌军由山下向山上发起进攻，既不能向我们投掷矛、标枪，也无法投掷石块，而我们却居高临下，可以顺势向山下投掷矛、标枪和石块，给他们造成很大杀伤。

[16] "虽然有人认为，我军不得不与敌军前排人员在对等条件下作战，但事实上，如果你们坚决地投掷你们的手中的武器，敌人将根本无法分清谁是他们自己人，因为道路上全都挤满了他们的人，为了尽力自保，他们会一直用盾牌遮住自己。因此，他们一个个都像瞎

子一样，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痛击他们，然后跃起冲向他们，将他们击倒在地。

[17] “战友们，我们必须采取这样的行动：每个人心中都必须要有必胜的信念。神意已经显明，胜利属于我们，将在今天把祖国和家园，自由和荣誉，把我们的妻子和儿女，统统归还给我们！毫无疑问，幸福属于赢得胜利的我们，属于活到一辈子最快乐的那一天的人！幸福也属于那些牺牲的人；因为无论一个人多么富有，都无法得到如此荣耀的一座纪念碑。现在，这个时刻到了，让我唱起赞歌，呼唤战神恩亚琉斯[14]来佑助我们，然后让我们全体人员同心协力，向曾经欺辱我们的这些人复仇吧！”

[18] 说完这番话，他转过身，面对敌人，沉默不语。因为预言家吩咐他们，只有本方有人被杀或者负伤时，他们才开始进击。那位预言家说：“一旦这事发生，我将引导你们前进，胜利将属于你们；而对于我自己来说，死期将至。”

[19] 这种说法并没有错，因为当他们拿起盾牌的时候，这位预言家仿佛受到了一种命运的引导，第一个冲上前去，扑向敌人，结果他被杀死了，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凯斐索斯河[15]的浅滩上；但其他人则在交战中获得了胜利，他们一直把敌人驱赶到平坦地带。在这次战役中，三十寡头成员中有两人被杀死，即克里提亚斯和希波玛库斯；比雷埃夫斯十人执政团成员之一格劳孔之子卡米德斯，[16]也被杀死了；其他阵亡者有70人。获胜者收缴了死者的武器，但是他们并未剥去任何一位公民的战袍。[17]这之后，他们归还死者的尸体，交战双方的许多人走到一起，彼此交谈着。

[20] 这时，克列奥克利图斯，秘仪入会者[18]的传令人，嗓音特别好，他让大家安静下来，说：“公民同胞们，你们为什么非要把我们驱逐出境呢？你们为什么想要杀掉我们呢？我们从来没有对你们造成任何损害，我们与你们一同参加最隆重的典礼和牺牲，共同参加最盛大的节日，在舞会上，我们是舞伴；在学校里，我们是同窗；在战场上，我们是战友，在保卫我们双方共同的安全和自由的陆海战役中，我们与你们风雨同舟，历经千难万险。

[21] “以我们父亲和母亲的诸神的名义，以我们血缘纽带、婚姻和同志之谊的名义——所有这些，我们许多人是彼此共享的，却被废止了，这在诸神与人类的面前都是一种耻辱，这是对你们祖国的犯罪，不要再听从那最可憎的三十寡头的摆布，他们为了私人利益而在八个月内所屠杀的雅典人，比在近十年战争期间被伯罗奔尼撒人杀死的总数还要多。[19]

[22] “当我们与同胞公民一样安享和平生活的时候，这些人把我们拖入了与他人的战争，这是一场让人感到耻辱至极、痛苦万分的战争，是一场极其邪恶、神人共憎的战争。正因为如此，可以完全确信的是，对于那些死者而言，无论是被你们还是被我们杀死的，我们都要为其以泪洗面了。”

他的演讲结束之后，寡头政府当中那些幸免于死的其他官员以及听到这番话的追随者们，就返回雅典城去了。

[23] 翌日，垂头丧气的三十寡头及其身边的少数追随者，在议事厅举行了一次会议；至于那三千人，则成群结队地聚集在一起，彼此之间争吵不休。因为所有那些曾施过暴行的人们，都因此而感到害怕，他们信誓旦旦，说不应向比雷埃夫斯的港民们[20]作出让步；而那些自信没有任何过错的人们，则坚持自己的看法，并告诉其他人，不必受这些恶行的连累。他们说，不应服从三十寡头，任由他们毁了邦国。最后，他们投票决定，废黜三十寡头政府，另选其他人当政。于是，他们从每个部落[21]各推选一人，组成十人委员会。

[24] 于是，三十寡头隐退到埃琉西斯去了；[22]而十人委员会，则在骑兵指挥官的帮助下，对居留在雅典城里的人们小心提防，因为这时候人们忧心忡忡，互不信任。事实上，即使晚上执勤的那些骑士们，也居住在奏乐堂里面，马匹和盾牌随时带在身边；[23]由于这种猜疑的流行，在夜里，他们手持盾牌沿长城[24]巡逻，而白天则是骑马巡逻，总是惧怕在比雷埃夫斯港民对他们发动突然袭击。

[25] 这时候，比雷埃夫斯的港民聚集了很多，各种人等都有，他们忙于制作盾牌，有些盾牌用木料制成，还有些是用枝条编成，再涂上白色。[25]他们许下诺言，无论是谁，只要与他们一起战斗，那么

即使他是异邦人，也将在纳税[26]方面取得与公民平等的地位；结果，不到十日，等他们出击之时，这支军队中已经拥有大批的重装步兵和许多轻装步兵，另外还纠集了约70名骑兵；他们四处劫掠，搜集木材和农产品，然后再返回比雷埃夫斯过夜。

[26] 至于雅典城里的那些人，除了他们的骑兵以外，没有一个人在备战期间胆敢出城；有时候他们的骑兵会俘获一些从比雷埃夫斯出来搜掠食物的人，给敌军主力造成一些杀伤。他们还俘获了埃克松尼[27]德莫的一些人，这些人到自家的农场去寻找食物；尽管俘虏们苦苦哀求，而骑兵当中的许多人也强烈反对他这样做，骑兵司令吕西玛库斯还是把他们给处死了。

[27] 作为报复，比雷埃夫斯港民也杀死一位此前在乡下俘虏的骑士，他名叫卡里斯特拉图，属于列昂提斯部落。因为这时候，港民们勇气十足，甚至发动袭击，兵临雅典城下。也许值得一提的是，在雅典城方面，其应对策略是这样的。当雅典市民的指挥官得知敌人企图通过吕凯昂体育场的跑道来调运他们的攻城器时，他命令军队的各个分队都去用车辆拖运石块，每块的重量以车辆装得下为宜，然后把石块随意丢弃到沿途任何地方。这样一来，每一块石头都给敌人造成很大的麻烦。

[28] 这时候，盘踞在埃琉西斯的三十寡头派遣使者前往拉栖代梦；同样，雅典城中那些登录在册上的人们，他们借口雅典平民已叛离拉栖代梦人，请求予以援助。吕山德考虑到，如果从陆路和海路封锁比雷埃夫斯，断绝其粮食来源，是有可能很快迫使他们投降的；于是，他答应大使给予援助，借给雅典寡头党100塔连特，吕山德自任陆军司令，他的兄弟利比斯担任海军司令。[28]

[29] 因此，吕山德亲自招募了一支规模不小的伯罗奔尼撒重装步兵，奔赴埃琉西斯；同时，利比斯统率舰队在海上游弋，以防有任何必需品通过海路运进被围困的要塞。于是，比雷埃夫斯的人们很快再度陷入困境，而雅典城的人们依靠吕山德的支持，又恢复了信心。

事态发展到这种地步，拉栖代梦国王波桑尼阿斯，却出于对吕山德的嫉妒，说服了五位监察官中的三人，同意改由他来担任拉栖代梦

军队的总司令。原来吕山德实施这次军事行动，不仅使其声名大振，而且有可能把雅典据为己有。

［30］除了波奥提亚人和科林斯人以外，所有的同盟者的军队都愿意服从波桑尼阿斯的调遣；他们认为，如果雅典人根本没有任何违反和约的行为，那么对雅典人开战是违背他们的誓言的；然而，事实上，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拉栖代梦人想把雅典的国土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因此，波桑尼阿斯在比雷埃夫斯附近的一片被称为哈里佩敦的平原上摆开阵势。他亲自坐镇右翼，而吕山德及其雇佣军居于左翼。

［31］随后，波桑尼阿斯派使者到比雷埃夫斯港民那里，命令他们各自回家，如不服从，他将发起攻击；这期间喊杀声此起彼伏，以便使人们不会觉得他对他们过于宽厚了。这次进攻无果而终。翌日，他带着拉栖代梦军队的两个团(29)和三个部落的雅典骑兵，沿着“寂静之港”(30)岸边巡视，希望寻找到打开比雷埃夫斯城墙缺口的最佳位置。

［32］他在返回的时候，遭到敌人的袭击，造成一些麻烦，波桑尼阿斯有些恼怒了，他命令骑兵全速追杀敌人，命令军龄在十年以内的士兵(31)前去接应；而他自己和其余的部队在后面压阵。他们杀死了将近30名敌人轻装兵，把其余的人一直追击到比雷埃夫斯的剧场。

［33］碰巧的是，比雷埃夫斯的全体轻装步兵和重装步兵正在那里备战。那些轻装步兵，立即冲上前来投掷标枪和石块，张弓射箭，开动抛石器；而在拉栖代梦人这方面，许多人受伤，受到很大压力，被迫退却，且战且退；这样，港民方面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在这次交锋中，凯隆和提布拉库斯双双阵亡，两人同为波列玛克；阵亡者还有奥林匹亚竞技会的优胜者拉克拉特和其他一些拉栖代梦人，他们都被安葬在雅典城门外制陶区一带。(32)

［34］这时，特拉叙布鲁斯和他的其余的军队——重装步兵——看到这种情况，便冲过来增援，他们很快排成作战队列，纵深八排，位于他们的战友之前。波桑尼阿斯迫于压力，退却四五斯塔狄亚，来到一座土丘附近，他命令拉栖代梦人以及盟军前来这里与他会合。在

那里，他摆出一个纵深极厚的方阵，指挥他们对雅典人实施反击。结果，雅典人只能在狭小的区域内应战。最后，他们被迫进入哈莱[33]的沼泽地。有些人逃走，大约150人被杀。

[35]于是，波桑尼阿斯竖立了一座胜利纪念碑，然后返回营地；尽管发生了交战，他并未对他们动怒，而是秘密派人去比雷埃夫斯港民那里，命令他们派使者来见他以及随他出征的几位监察官，还告诉他们这些使者应该提出什么样的建议；港民们听从了他的指示。接着，他又着手分化雅典城里的人们，发出指令，将尽可能多的人们聚集起来，拉到他和监察官一边。他指出，他们并不想与比雷埃夫斯港民交战，宁愿与他们和解，并且使他们和雅典市民一起都成为拉栖代梦人的朋友。

[36]现在，身为监察官的那乌克雷达斯也乐于听从这些。因为按照惯例，两名监察官与波桑尼阿斯国王一同出征。那乌克雷达斯和另外一位监察官在场，他俩一致赞同波桑尼阿斯的策略，而不支持吕山德。正因为如此，他们一方面热心地支持比雷埃夫斯“港民党”派出使者前往拉栖代梦，建议与拉栖代梦人议和，另一方面他们也支持来自雅典“市民党”方面的使者，以私人身份出使的凯斐索丰和麦列图斯。

[37]可是，那时候，这些人已经离开了拉栖代梦，因为雅典“市民党”的那些掌权者也准备派遣使者，携带信件，准备顺从拉栖代梦人的意愿，向拉栖代梦人投降，并且交出他们所占据的长城；“市民党”又说，他们认为，对于比雷埃夫斯的“港民党”来说，如果他们也宣布要成为拉栖代梦人的朋友的话，应当同样献出比雷埃夫斯和穆尼基亚，只有那样才算公平。

[38]监察官和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大会的与会者，[34]在听取了各方使者的陈述之后，当即派遣15人前往雅典，委托他们与波桑尼阿斯通力合作，以最有利的方式达成和解。他们最终以下列条件达成和解：雅典“市民党”和比雷埃夫斯“港民党”，双方应当和平共处，除三十寡头成员、十一人委员会成员和管理比雷埃夫斯的十人委员会成员以外，其他人皆须各自起程回家。他们还作出决定，居住在雅典城的人如果感到害怕，他们可去埃琉西斯定居。[35]

[39] 这些安排完成之后，波桑尼阿斯遣散了他的军队，来自比雷埃夫斯的人们全副武装向雅典卫城进发，他们登上卫城，向雅典娜献祭。等他们下来之后，将军们召集了一次公民大会。特拉叙布鲁斯在会上发言。

[40] 他说："我奉劝你们这些雅典城里的人们，你们要有'自知之明'。你们最好要弄清楚你们凭什么傲慢自大，你们凭什么对我们行使统治权。难道是因为你们比我们更公正吗？那些平民大众，尽管比你们穷困，却从来没有为了钱财而做一件错事；而你们呢，尽管比他们任何人都富有，却为了牟取私利而干了许多不光彩的事情。既然你们完全没有站在正义的一边，那么你们好好想一想，你们是否应该理直气壮地傲慢自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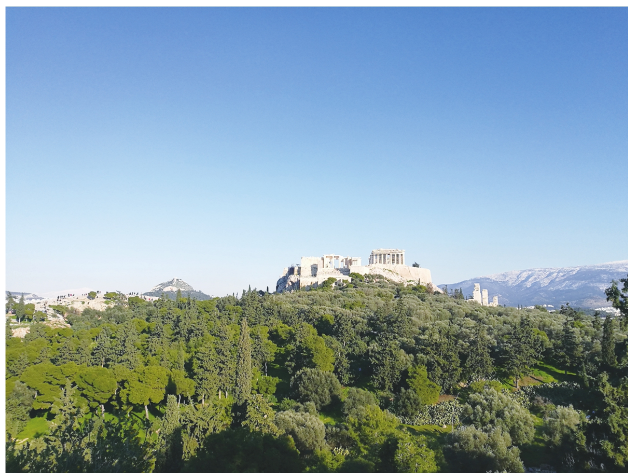


图9　远眺雅典卫城

[41] "倘若如此，那么我们在相互交战中不是已得到公正的检验——战争的结果岂不是很好的证明吗？你们还说，你们在智慧上占优势，你们拥有城墙、武器和金钱，而且有伯罗奔尼撒人作为同盟者，然而你们却被不拥有这一切的那些人打得落花流水！难道是拉栖代梦人使你们认为可以傲慢自大吗？为什么会这样呢？拉栖代梦人把你们移交给这些曾经蒙受羞辱的平民，这就好比主人们用缰绳拴住他们的狗，把它们交给了看护者，而今他们一走了之，只剩下你们这些

丧家之犬了。

[42] “尽管如此，我的战友们，我决不要求你们违背任何誓言，但我请求你们不如向世人展示这种美德，并展示其他的美德——你们是真诚信守诺言的，是敬畏神祇的人。”他说完这番话，又苦口婆心地继续劝告说，他们大可不必惊慌失措，只须在此前业已生效的祖先的宪法(36)下生活即可。随后，他宣布解散民众大会。

[43] 这样，他们随即任命了若干官员，并着手执行他们的宪法；但在后来一段时期内，(37)当获悉埃琉西斯的那些人(38)正在招募雇佣军的情况后，他们便全军出动，来攻打埃琉西斯人，他们将对方前来谈判的诸位将军悉数处死。然后，派人到他们的朋友和亲戚那里，说服他们达成和解。他们保证信守誓言，决不再提旧怨。时至今日，(39)这两个党派的人士还是如同胞公民一般和睦共处，而平民们也一直信守着他们的誓言。(40)

---

(1) 公元前404年。

(2) 临近波奥提亚边境一坚固要塞（其遗迹至今犹存），距离雅典近20千米。该要塞俯临帕涅斯（Mount Parnes）山间狭窄通道，由底比斯经此穿过阿卡奈德莫，可直达雅典。

(3) 就是登录在册的那3000人（名册中的一部分），不是军队人数。

(4) 直译为“两个部落的骑兵”。雅典10个部落，每个部落大概提供100名骑兵。

(5) 约合2.8千米。

(6) 有研究者认为，色诺芬之所以知道此人的绰号，很可能与其相识；进而推测色诺芬很可能在三十寡头政府的骑兵队中服役。

(7) 即把他们一次性处决。吕西亚斯（XII. 43、52；XIII. 44）认为有300人被处死。狄奥多洛斯（XIV. 32. 4）则说三十寡头将“全体”埃琉西斯人和萨拉米斯人都予以处决。

(8) Odeum，一座奏乐堂。位于雅典卫城东南方外侧，由伯里克利主持修建。

(9) 据修昔底德（II. 13）记载，环绕比雷埃夫斯和穆尼基亚的城墙周长达60斯塔狄亚，约合11千米。

(10)　比雷埃夫斯的卫城，位于比雷埃夫斯半岛东边。

(11)　比雷埃夫斯的市政广场，位于两条长城与比雷埃夫斯交界处。由这里出发，沿一条宽阔大街可直达穆尼基亚卫城。据说来自米利都的希波达姆斯是这个市场也是整个比雷埃夫斯港城的建筑师，故而市场以他命名。

(12)　本狄斯（Bendis）是色雷斯人的女神。那些定居于比雷埃夫斯的色雷斯人崇拜她。神殿的位置参阅图5。

(13)　指之前的斐列之战。色诺芬：《希腊史》，II. 4. 2。

(14)　恩亚琉斯（Enyalius），即战神（Ares）。

(15)　阿提卡的一条河流，在比雷埃夫斯附近入海。

(16)　卡米德斯（Charmides）乃是克里提亚斯的堂兄弟，柏拉图的舅父。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III. 6，7）中曾提及此人。老格劳孔是柏拉图和其弟小格劳孔的外祖父。

(17)　这衣服是穿在胸甲里面的。胜利者取走死者的武器和盔甲，而不取走其衣服。

(18)　埃琉西斯秘仪的入会者。克列奥克利图斯不但有一副好嗓子，而且身形壮硕。他属于克鲁克斯家族，埃琉西斯的德墨特尔秘仪两个祭司家族之一，其职位是世代相传的。参阅阿里斯托芬：《蛙》（Aristophanes，*Frogs*），第1237行。

(19)　关于三十寡头屠杀雅典人的数字，古代作家有不同说法。吕西亚斯说有2500人被杀；埃斯奇涅斯（Aeschines，III.　235）说有超过1500人被杀，伊索格拉底（VII.　67；XX.　11）和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XV. 4）皆从此说。吕西亚斯本人就是受害者，属于距离事件最近的证人，他提供的数字较为可信。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雅典人”概念有些模糊，因为被三十寡头下令杀死的人，很多都是“麦特克”，没有雅典公民权，严格说来他们还不是“雅典人”。据M. H. 汉森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最后十年，伯罗奔尼撒人大概共杀死1.　6万雅典人。P.　科伦茨：《色诺芬〈希腊史〉译注》，第二卷，第146页。

(20)　当时在雅典和比雷埃夫斯明显分为两派，分别称其为“市民党”和“港民党”。

(21)　克利斯提尼改革以后的“部落”，虽然沿用旧名，实际上就是雅典的行政区。

(22)　公元前403年。

(23)　目的在于既可以骑兵也可以重装步兵的身份出战。

(24)　在长城的外面巡逻。由于他们相互之间的不信任，所以他们想通过这种方式防止雅典城里的人逃亡至比雷埃夫斯去。

(25)　在中国古代兵器制造中，一些防御性武器如藤甲、藤盔等，在编好之后常常浸泡于桐油之中，外表上看如同上了一层“油漆”，可以明显增加其韧性，从而增强其防御功能。希腊文原文是λευκόω（动词），从字面上讲，有涂染料，涂成白色之意，也有“涂油漆”之意。希腊人是否掌握了这样的制作技术尚不能完全确定。不过，斯巴达制作武器的工作中，也有油漆匠。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I. 4. 17。

(26)　ἰσοπελῆς（isoteleis）属于侨民中的一个特权阶层，在纳税方面和雅典公民享有同等待遇。他们的纳税比侨民高，与公民相当。

(27)　阿提卡一德莫。

(28)　吕西亚斯（XII.　59）、伊索格拉底（VII.　68）、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XVIII.1）都说是100塔连特。狄奥多洛斯（XV.　33.　5）说，拉栖代梦人派出的军队有40艘战舰（总人数约8000人）和1000名步兵。这样，按每人每天3奥波尔计，100塔连特仅够支付他们4个月的薪饷。

(29)　拉栖代梦军事编制最大单位“团”（*morai*），团长音译波列玛克。参阅色诺芬：《斯巴达政制》，XI. 4；XIII. 1—4。

(30)　Still　Harbour（Kophos　Limên），显然是比雷埃夫斯主要港湾西侧入口。

(31)　即服兵役未满十年者。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I.　4.　23；IV.　5. 14。

(32)　修昔底德（II.　34）说这里是“雅典城外景色最美的地方”。它位于雅典城西北部的狄皮隆门外的外陶区，有一条公墓大街直通雅典。参阅阿里斯托芬：《鸟》，第395行。

(33)　雅典一德莫。

(34)　色诺芬：《希腊史》，VI. 3. 3。

(35)　公元前403/前402年。关于和解条件，参阅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XIX.1—6。

(36)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 3. 2及附注。

(37)　公元前401年。

(38)　大概是指那些寡头派人士。在推翻三十寡头的统治之后，雅典国内三股势力呈鼎足之势，分别以雅典城、比雷埃夫斯和埃琉西斯为中心。后来，埃琉西斯的寡头派残余势力被消灭之后，雅典国家再度实现了统一。

(39)　作者何时撰写的这段文字，成为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这部分有可能是写于参加居鲁士远征军之前，即写于公元前403年9月民主制重建到公元前401年3月之间；《希腊史》的其他部分显然是远征归来之后写成，这点他在书中（III．1．2）亦有所交代。实际上，《希腊史》的第一部分到此为止。色诺芬在《长征记》中记载的时限为公元前401年3月—前399年3月（他将“万人军”余部移交给斯巴达将领提布隆）。经过这段间隔，或者说，作者经历长征以后，在写作指导思想上似乎发生了某种转变。第一部分所写是名副其实的“希腊志”，在地理上也严格限定在“希腊”范围内，接下来的其他部分似乎不是直接写下去的，而是按照年代顺序，就重大事件加以记载。也许正是基于这一点，色诺芬随后插叙关于长征的事实。如果色诺芬对全书做过通盘的修改，那就意味着直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雅典内部的两股主要政治势力一直和睦共处。这也符合雅典基本历史事实。

(40)　参阅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LX. 2—3。

第三卷

第一章

[1] 雅典的内部纷争就这样结束了。不久，[(1)]居鲁士派遣使者前往拉栖代梦，要求拉栖代梦人向他表示友善之意，就如同他在与雅典人作战中对拉栖代梦人所做的那样。监察官们认为居鲁士的要求是正当的，便向当时拉栖代梦的海军司令萨米乌斯发出指示，一旦居鲁士有什么要求，命他服从居鲁士的指令。事实上，萨米乌斯也确实积极地按照居鲁士的吩咐行事。他率领他的舰队，随同居鲁士的舰队一起绕着海岸线航行至奇里乞亚。这样，当居鲁士向波斯国王[(2)]发动进攻时，可阻止奇里乞亚的统治者叙恩涅西斯从陆路攻击他。

[2] 至于居鲁士是如何招募了一支军队，并且率领那支军队深入内地去攻打他的兄长的？这次战役是怎么打的？[(3)]居鲁士是怎样被杀死的？其后希腊人是如何安全返抵沿海的？[(4)]——所有这些都是由一位名叫塞米斯托根尼斯[(5)]的叙拉古人记载下来的。

[3] 现在，[(6)]提萨佛涅斯因为在对居鲁士的作战中为波斯国王立下过汗马功劳，[(7)]所以他本人受命兼任两个行省的总督，这两个行省此前是受居鲁士管辖的。他上任后，立即要求所有伊奥尼亚城邦必须向他称臣。但是，伊奥尼亚诸邦既想得到自由，又惧怕提萨佛涅斯，由于他们在居鲁士在世时候是接受居鲁士而不是提萨佛涅斯为他们的统治者，因而拒绝提萨佛涅斯进驻他们的城市，并且派遣使者前往拉栖代梦——既然拉栖代梦人是全希腊的领袖，他们请求拉栖代梦人保护他们这些生活在亚细亚的希腊人，以使他们的土地不再遭到劫掠，居民也不再遭受奴役。

[4] 于是，拉栖代梦人委派提布隆为总督，[(8)]分拨给他一支由1000名获释黑劳士[(9)]和4000名其他伯罗奔尼撒人组成的军队。提布隆还从雅典招募了300名骑兵，并承诺这些骑兵薪饷由他本人支付；雅典人派给提布隆的那些骑兵，是曾在三十寡头当政期间骑兵队服过役的；[(10)]他们认为，如果这些骑兵在异国他乡生活或战死的话，那对于民主派来说也不啻为一个收获。

[5] 他们在抵达亚细亚之后，提布隆还从当地希腊城邦中招募兵士；因为那时候各邦对于拉栖代梦人皆唯命是从。[11]提布隆行进在全军最前头，但他并未率军冒险进发至平原地带，因为他看到敌军中也有骑兵。如果他能够保住自己所在的这片领土免遭劫掠的话，他就感到心满意足了。

[6] 这时候，那些随居鲁士参加过长征的士兵们，在平安返回后加入了提布隆的队伍。[12]自那时起，提布隆甚至可以率领手下士兵在平原地带抗击提萨佛涅斯了。他降服了许多城市，其中伯迦马主动投降，类似的情况还有特乌特兰尼亚和哈里萨那，这两座城市曾分别处于攸里斯提尼和普罗克利斯[13]的统治之下，他们是拉栖代梦人德玛拉图斯[14]的后裔；这两座城市曾是波斯国王赐予德玛拉图斯的，作为对他随同国王远征希腊的奖赏。[15]而哥尔基昂和冈基鲁斯主动表示效忠于提布隆，这两人是亲兄弟，一位是冈布里昂和帕莱甘布里昂的统治者，另一位是梅林那和格里尼昂的主人。这些城市均为波斯国王赐予以前一位名叫冈基鲁斯的人的，因为冈基鲁斯是爱里特利亚人当中唯一一位加入波斯大军的人，他因此遭到本邦放逐。[16]

[7] 另一方面，一些弱小城市实际上是提布隆以武力攻下来的，至于拉里萨（所谓“埃及人的拉里萨”[17]），守军拒不投降，提布隆便率军围攻该城。他使尽浑身解数，结果还是一筹莫展。于是，他下令挖掘一个大坑，再由坑底横向开掘一条暗渠，目的在于切断城内居民的水源。对此，拉里萨城内的人频频出城，发动袭击，不断地把大量的石块和木头投进大坑中，提布隆只好用木料在大坑的上方构筑一个顶棚加以遮掩。然而，拉里萨人又发动夜袭，纵火烧毁了木棚。既然提布隆的攻城行动收效甚微，监察官命令他放弃拉里萨，转而进攻卡里亚。

[8] 提布隆来到以弗所，正准备由此向卡里亚进军的时候，德基里达斯[18]抵达那里，接替他执掌指挥权。[19]德基里达斯向来以足智多谋著称，事实上他有一个绰号，叫作“西绪福斯”。[20]于是，提布隆回国。由于同盟者指控他默许手下士兵劫掠他们的友邦，因而他在回国后被课以罚款，判处放逐。

[9] 德基里达斯在执掌这支军队的指挥权之后，逐步了解到提

萨佛涅斯和法那巴佐斯彼此猜忌，便首先与提萨佛涅斯达成谅解，然后率军进入法那巴佐斯的辖区，他宁肯与他们当中的一人交锋，也不愿意与两方同时开战。另外，德基里达斯和法那巴佐斯早有夙怨。因为在他就任阿卑多斯统治者之后，那时吕山德担任海军司令，[21]由于受到法那巴佐斯诋毁，德基里达斯被迫带着盾牌去站岗放哨——这是用以惩罚叛逆行为的，而在拉栖代梦人看来是一桩有失体面的事情。因为这个缘故，德基里达斯其后的最大乐事，就是与法那巴佐斯作对。

[10] 德基里达斯率军横穿友邦的领土，直抵法那巴佐斯辖区内的埃奥利斯，[22]其间对其同盟诸邦没有任何损害，表明他实战指挥方面强过提布隆。事实上，埃奥利斯这地方是属于法那巴佐斯管辖的。但是，一位名叫曾尼斯的达尔丹努斯人在世的时候，曾是这个地方的统治者，当他因病离世后，法那巴佐斯正准备把统治权交给另一个人。这时候，曾尼斯的妻子曼尼亚，她也是一位达尔丹努斯人，准备带上大批随从和一些礼物去献给法那巴佐斯，同时想用这些礼物取悦法那巴佐斯的妾妇们和他府上最具影响力的那些人。于是，曼尼亚动身前去拜谒法那巴佐斯。曼尼亚获准面见法那巴佐斯之时，她说：

[11] “法那巴佐斯啊，我的丈夫曾尼斯不仅是你忠诚不渝的好朋友，而且他还按你的规定如数缴纳贡金，因而也赢得了你的称赞和尊敬。现在，既然我和我的丈夫一样为你尽忠效力，那你为何还要委任其他人担任统治者呢？如果我在哪一点上做得不能使你满意，你当然有权将我革职，让其他人取而代之。”

[12] 听了这番话，法那巴佐斯决定让曼尼亚担任这个职务。曼尼亚在成为埃奥利斯的女首脑之后，她所缴纳的贡金不仅不少于她的丈夫，而且，她每次前去法那巴佐斯的官邸时，总是带着礼物送给法那巴佐斯；无论法那巴佐斯何时来她的辖区巡视，曼尼亚总是对他毕恭毕敬，接待事宜安排得比其他地方都要豪华气派。

[13] 曼尼亚不仅为法那巴佐斯继续控制着从她的丈夫手中接管下来的那些城邦，而且还征服了沿海地带尚未臣服于法那巴佐斯的那些城邦，如拉里萨、哈玛西图、科罗奈。她在指挥希腊雇佣兵攻打这些城邦的时候，自己就坐在马车上坐镇督战。无论什么人，只要得到

她的表彰，就都会得到她的慷慨赐赠，因而她手下的雇佣兵装备得十分精良。法那巴佐斯外出作战时，曼尼亚还时常陪伴在他的身边，甚至在他因美西亚人和比西狄亚人时常袭掠国王的领土而攻入他们境内的时候，也是如此。为了回报曼尼亚的功绩，法那巴佐斯不仅授予她最高荣誉，有时还聘请她担任自己的参谋。

［14］曼尼亚年过四十以后，有人对她的女婿梅狄亚斯进行挑唆。他们对他说，你梅狄亚斯尚未出任一官半职，却由一位女人担任统治者，这简直太不光彩了。尽管曼尼亚很关注自身安危，对所有外人都小心提防，就像一位拥有绝对权力的统治者所做的那样。不过，她信任自己的女婿，对他厚爱有加，丈母娘喜欢自己的女婿，原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可是，梅狄亚斯还是取代了她的位置。据说，他把曼尼亚给掐死了，随后又杀死了曼尼亚的儿子，一位年仅17岁的俊秀少年。

［15］梅狄亚斯如此行事之后，迅速攻占了斯凯普西斯和哥尔吉斯两座大城，曼尼亚的财宝大都存放在这两座城市里。而其他城市则不许梅狄亚斯进入，城里的驻军为法那巴佐斯守城。梅狄亚斯向法那巴佐斯贡献礼物，声称自己有权成为该地区的统治者，就像此前曼尼亚一样。法那巴佐斯作出答复，告诉他说，在他本人回来亲自收缴这些礼物并生擒梅狄亚斯之前，他要好生看管这些礼物。法那巴佐斯还说，如果他不能亲自为曼尼亚报仇雪恨的话，他也不想再活下去了。

［16］就在此时，德基里达斯率军抵达这里，他采取里应外合的策略，在短短一天之内就攻下了沿海的三座城市——拉里萨、哈玛西图、科罗奈；然后，他派人前往埃奥利斯诸邦，鼓动他们要解放自己，允许他进入他们的城市，并与他们结成同盟。涅安德利亚、伊利昂、科基利昂三座城市的人民，随即按德基里达斯所说行事。原来，自曼尼亚死后，那些城市的希腊驻军就从未受到善待。

［17］但是，凯布伦城防强固，那里的驻军首领认为，只要他能为法那巴佐斯成功保住这座城市的话，他将会从他那里得到荣耀，因而他拒绝德基里达斯进城。德基里达斯大怒，准备发动攻击。德基里达斯首日献祭，未显示吉兆；翌日他再次献祭，但是仍未显示吉兆；于是，他在第三天又一次献祭。尽管进攻时间再三推迟使他心烦意

乱，但他在第四天还是继续献祭，因为他要赶在法那巴佐斯前来救援之前，迅速地控制整个埃奥利斯地区。

[18] 这时候，有一位西基昂人的首领，名叫阿特纳达斯。他说，德基里达斯愚蠢之极，坐失良机，便自告奋勇，说凭他之力，就完全可以断绝凯布伦人的饮水供应。于是，他率领部下冲上前去，试图填塞凯布伦人的泉眼。凯布伦城内的人们冲出来，给他的军队造成许多伤害，有两人阵亡，其余的人因敌人抛射武器而被迫退却。但是，正当德基里达斯恼羞成怒，认为他的进攻会导致士气低落之际，城里的希腊人派出了一位使者，声称他们统帅的所作所为不合他们的心意，他们宁肯站在希腊人一边，也不愿站在异族人那边。

[19] 就在他们对此加以商讨期间，城里的驻军统帅又派信使传话，说他完全同意第一个使者所说。碰巧的是，当天的献祭也显示吉兆，因此，德基里达斯立即命令手下士兵拿起武器，全军向城里进攻；凯布伦的平民也打开城门，迎接他们入城。德基里达斯在凯布伦城内也部署了一支驻防军，随即向斯凯普西斯和哥尔吉斯进军。

[20] 梅狄亚斯正翘首盼望法那巴佐斯的到来。另一方面，此前他一直为本城的公民担心，于是派人至德基里达斯那里，说如果对方愿意先交出人质的话，他会前来与德基里达斯会晤。德基里达斯从每个同盟城市中各选出一人，派他们前去，让梅狄亚斯从中随意挑选，作为人质。梅狄亚斯从来者之中选中十人后，出城与德基里达斯会晤，他问德基里达斯，要想成为拉栖代梦人的同盟者，需要些什么条件。德基里达斯答复说，只要允许自己的公民获得自由和独立。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准备进攻斯凯普西斯。

[21] 随后，梅狄亚斯意识到自己无法违背公民的意愿，也无法阻止德基里达斯的行动，只好允许他进入城市。德基里达斯在斯凯普西斯卫城上向雅典娜献祭之后，控制了梅狄亚斯的军队，然后把这个城市移交给该城的公民；他劝诫他们说，要像希腊人和获得自由的人们那样，安排他们的公共生活，之后便离开了这个城市，率军攻打哥尔吉斯去了。许多斯凯普西斯人加入了他的军队，跟随德基里达斯参加这次行动，他们称颂他，十分乐于为他效力。

［22］梅狄亚斯也随德基里达斯一起出征，还劝他把哥尔吉斯人的城市也移交给他。德基里达斯是这样答复他的，说他不会去攫取他的任何正当权利。说话间，他正率军与梅狄亚斯一起逼近哥尔吉斯人的城门，紧随其后的军队排成两列纵队，仿佛正在执行一项和平使命。

这时，站在哥尔吉斯城高高塔楼之上的士兵们，看到梅狄亚斯和德基里达斯在一起，因而并未向他们投射标枪。这时，德基里达斯说："梅狄亚斯啊，叫他们打开城门。这样，你为我们带路，我可以和你一起前往神殿，在那里为雅典娜奉献牺牲。"梅狄亚斯虽不想打开城门，但又惧怕自己可能会当场被捉起来，于是下令打开城门。

［23］德基里达斯进城后，直奔卫城而去，像此前一样，始终让梅狄亚斯跟在自己身边；命令主力部队沿城墙一线各就各位、履行其职，而他带领左右人员，前去为雅典娜奉献牺牲。献祭结束后，他宣布梅狄亚斯卫队中的持矛者作为他的军队的先锋。他说，他们应该像雇佣兵一样为他效力。他告诉梅狄亚斯说，以后再也不必担惊受怕了。

［24］梅狄亚斯一时不知所措，他说："对我来说，这样也很好。那我去为你们准备盛宴吧。"德基里达斯回应说："不可。这样做，宙斯也不会答应的！对于刚刚献祭的我来说，如果接受你的款待而不是我款待你，那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此，你就和我们一起在这里，盛宴正在准备之中，你和我要好好想想，对咱们双方都公平的是什么，要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实现。"

［25］他们落座之后，德基里达斯开始发问：

"梅狄亚斯啊，告诉我，你的父亲把他的财产都留给你了吗？"

梅狄亚斯说："是的，的确如此。"

德基里达斯又问："那么你有几幢房屋？几个农场？几个牧场？"

梅狄亚斯正要开列财产清单的时候，在场的斯凯普西斯插嘴说："德基里达斯啊，他在欺瞒你呢。"

［26］"你现在不要说得太详细了。"德基里达斯说。

当梅狄亚斯把他继承的遗产细目列举完毕后，他又问："告诉我，曼尼亚是谁的女人？"在场的人们都说，她是法那巴佐斯的女人。

"那么，她的财产莫非也是法那巴佐斯的？"德基里达斯问道。

他们说："是的，的确如此。"

德基里达斯接着说："那么，他们的财产就肯定是属于我们的，因为我们是胜利者，而法那巴佐斯是我们的敌人；[23]找个人给我们带路，去曼尼亚或者毋宁说是法那巴佐斯的藏宝之地。"

[27] 随后，人们引领他们来到曼尼亚曾经的居所，这里也曾是梅狄亚斯成功夺权的地方，梅狄亚斯随同他们来到那里。德基里达斯进入居所，把管家叫来。告诉他的仆人们说，要好生看管这些财物，并警告他们，一旦他们隐匿曼尼亚的财物而被发现，就会被当场割喉。于是，他们把各种财物都拿出来给他看。德基里达斯见到所有财物后，命令部下将其装到箱子里，然后密封，指示卫兵严加看守。

[28] 德基里达斯从曼尼亚的居所出来，他对站在门外的中队长和小队长们[24]说："诸位，我们已为全军8000名士兵赢得了差不多一年的薪饷；[25]如果我们赢得的更多，薪饷也会增加的。"他之所以说这番话，是因为他知道，将士们听到这样的消息，会更加乐于服从他的命令，遵守军纪。而梅狄亚斯则问："德基里达斯啊，你让我住到哪里呢？"他回答说："梅狄亚斯啊，最适合你居住的地方莫过于你自己的城邦——斯凯普西斯，你去住你父亲的房子吧。"

---

(1) 公元前401年。

(2) 小居鲁士的兄长阿塔薛西斯二世（公元前405—前358年在位），是波斯帝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国王。

(3) 指库纳克萨之战。库纳克萨是巴比伦附近的一个村庄，战役发生在公元前401年秋，小居鲁士兵败被杀。

(4) 据现代学者推算，公元前400年3月10日，"万人军"返抵特拉佩佐斯（Trapezus）。

(5) 我们对这位作家的情况尚一无所知。色诺芬在写作这段文字的时候，所

著《长征记》似乎还没有发表。也有学者推论，色诺芬所说的这部《长征记》就是他本人所作，这里假托他人之名。

(6) 公元前400年。

(7) 据色诺芬《长征记》记载，当小居鲁士对其兄长发起进攻的时候，提萨佛涅斯火速向阿塔薛西斯二世通风报信，使后者有了较为充分的准备。在波斯国王击败并杀死小居鲁士之后，为消除这批群龙无首的“万人军”对波斯帝国的威胁，提萨佛涅斯亲自率兵将其引出境外。不过，此举在20年后就被伊索克拉底（IV. 145—149）曲解为波斯人的“护送”行动。

(8) 公元前399年。这个职位是由他统揽亚细亚方面的事务。

(9) 即所谓“新公民”（*Neodamodeis*）。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3. 15；修昔底德：V. 34. 1。

(10) 色诺芬：《希腊史》，II. 4. 2。

(11) 参阅色诺芬：《长征记》，VI. 6. 12。

(12) 据色诺芬记载，在库纳克萨战役之前，这支希腊雇佣军的人数约为1.3万，平安返回的大约有6000人，包括色诺芬本人。他们经过一番周折，此时加入斯巴达军队。其他7000人可能阵亡、投降或者开小差了。然而，从公元前4世纪80年代开始，希腊作家以至后世的西方人出于不同的考虑，往往不顾史实，随意夸大希腊军人的战斗力。西方学术传统对此战及相关问题的理解与历史事实似乎有些出入。参阅徐松岩：《库纳克萨之战与“万人军”长征新论》，《世界历史》2008年第5期。

(13) 参阅色诺芬：《长征记》，VII. 8. 8—16。

(14) 据希罗多德（V. 75；VI. 50—84；VII. 3，101—104，209，234—237）记载，德玛拉图斯为阿里斯顿之子，曾任斯巴达国王，后来被废黜，流亡波斯；先后随大流士、薛西斯出征。

(15) 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赐予他的。参阅希罗多德：VII. 101以下。

(16) 公元前490年，波斯大军从海上直扑爱里特利亚，经过数日激战，攻陷此城。参阅希罗多德：VI. 100—102。

(17) 因居鲁士大帝将一些埃及战俘安置在那里而得名。参阅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VII. 1. 45。

(18)　参阅地标《希腊史》，附录M，8。

(19)　公元前399年。

(20)　西绪福斯（Sisyphus），相传为科林斯的建城者和国王。在希腊神话中，他以诡计多端著称。最流行的神话说他骗了死神，给死神戴上镣铐，结果造成世间多年无人死去。直到阿瑞斯释放了死神，死神才把西绪福斯带走。在地狱，他依然能够使众神上当，成为死人中唯一的还阳者。在荷马史诗中，他是一个狡诈、恶劣、贪财的人，因生前犯罪，死后受到惩罚。在地狱，他被迫把一块巨石推上山，刚到山顶，巨石就坠落下来，坠而复推，推而复坠，永无止息。还有一种传说，说他是《荷马史诗》中的“智多星”奥德修斯的父亲。

(21)　公元前408—前407年。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5. 1。

(22)　小亚细亚西北部一地区，此时归法那巴佐斯管辖。

(23)　正如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5a6）所指出的，希腊世界通行的法则是，“凡战败者皆归战胜者所有”。

(24)　中队长（ὁ ταξιάρχος / *taxiarchs*），小队长（ὁ λοχαγός / *lochagos*），这是公元前4世纪当地雇佣兵的编制单位，中队、小队的具体人数尚有待考证。

(25)　按每人日薪3奥波尔计，约为720塔连特。

第二章

［1］以上就是德基里达斯所成就的功业——8天之内攻占了9座城市。[(1)]随后，他开始筹划如何才能避免以前提布隆所犯过错——在友邦境内过冬时给盟邦增加负担。另一方面，尽管法那巴佐斯因其骑兵实力雄厚而鄙视拉栖代梦人的军队，但他不会对希腊诸邦构成威胁。因此，他派人去法那巴佐斯那里，问他究竟是选择战还是和。法那巴佐斯看到，既然埃奥利斯已成为德基里达斯进攻他所在的弗利吉亚的稳固基地，因而他选择休战。

［2］与此同时，德基里达斯前往比提尼亚的色雷斯，[(2)]在那里过冬。这件事并未招致法那巴佐斯的不悦，因为比提尼亚人[(3)]总是与他作对。其间，德基里达斯在没有风险的前提下，在比提尼亚各地实施劫掠，获得了大量的必需品。当时，有一支奥德里赛人的军队，由大约200名骑兵和300名轻盾兵组成，他们作为盟军从修塞斯[(4)]出发，横渡海峡赶赴德基里达斯。这支军队在距离希腊军队大约20斯塔狄亚[(5)]的地方扎营，营地四周围以栅栏。他们请求德基里达斯抽调出一些重装步兵，协助守卫他们的营地。然后，他们发动袭击，大肆劫掠，俘获许多奴隶和大量财物。

［3］他们的营地里到处都是大量劫掠物。比提尼亚人获悉希腊人当中有多少人出去劫掠，也知道有多少人留守营地之后，就把大批轻盾兵和骑兵集结起来，在黎明时分对大约200名希腊重装步兵发动袭击。偷袭者在逼近的时候，有些人向希腊人投出长矛，有些人则投掷标枪。结果，希腊的士兵非死即伤。由于被围困在齐人高的栅栏里，他们无力对敌人实施反击。最后，他们拆开栅栏，向比提尼亚人冲杀过去。

［4］无论希腊人从什么地方突围，比提尼亚人都让开一条路，让他们很容易地冲过去，因为轻盾兵可以迅速躲开希腊重装步兵的攻击，随后比提尼亚人再从四面八方朝他们投掷标枪，希腊人每次突击，都会有许多人被杀死；最终，希腊人就像一群被关在围栏里的牲口一样，任人宰割。然而，还是有15名士兵逃回希腊人的大营，这些

士兵之所以得以生还，就是因为他们在战斗中见势不妙，就趁比提尼亚人大意的时候溜走了。

[5] 至于比提尼亚人，他们在赢得这场速决战后，又杀死了看守营帐的奥德里赛的色雷斯人，将营寨洗劫一空，然后扬长而去。希腊人得知那里发生的事情后，立即前去营救，到那里才发现，除了赤裸裸的尸体外，整个营寨空空如也。奥德里赛人返回营地后，他们先是掩埋了死者的尸体，然后开怀畅饮，以示纪念，还举行了一场战车比赛。(6)自那时起，他们与希腊人一起扎营，并且不断地纵火劫掠，蹂躏比提尼亚。

[6] 春季伊始，(7)德基里达斯离开比提尼亚，来到兰普萨库斯。他在兰普萨库斯期间，阿拉库斯、那乌巴特斯和安提斯提尼受拉栖代梦最高权力机构的委派，抵达这里。他们奉命前来视察亚细亚战事的总体情况，指示德基里达斯，要继续坚守亚细亚，其统帅任职也将延期一年。他们还告诉他，说监察官指示他们，要召集全体士兵大会，当众宣布，监察官对他们以前的所作所为表示谴责。但是，目前他们没有任何闪失，监察官们对此表示赞赏；他们还宣称，监察官们说，如果士兵们今后再犯错误，那他们是不会得到宽恕的；但如果他们能公正地处理与盟邦的关系，监察官将予以表彰。

[7] 然而，当他们将士兵召集起来，向他们宣告这些事情的时候，一位此前曾为居鲁士效力的将领(8)却反驳说："拉栖代梦人啊，现在我们这些人和去年完全一样，但是我们的统帅现在是一个人，过去是另一个人。因此，你们立即可以自行判明，为什么我们过去一无是处，而现在却无可挑剔了呢？！"

[8] 来自拉栖代梦国内的使团在与德基里达斯会晤的时候，阿拉库斯一派当中有人提及这样一个事实，科尔松尼斯的使者还留在拉栖代梦。他们说，这些使者称，现在他们无法在科尔松尼斯耕种他们的田地了，因为他们频频遭到色雷斯人的袭击和劫掠。但是，假如有一道横贯半岛(9)的长墙加以防护的话，那么，他们，当然还有那些希望如此的拉栖代梦人都将拥有大片的良田沃土。因此，他们说，"如果贵邦果真委派一些拉栖代梦人去执行这项任务的话，我们是不会感到诧异的。"

[9] 德基里达斯得知这些情况后，并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真实意图，他打发这些使者经由希腊城市前往以弗所，此时使者们满心喜悦，因为他们仿佛看到了这些城市将享有一个和平而繁荣的局面。于是，他们便动身回国了。但是此时仍驻留在亚细亚的德基里达斯，再次派人去法那巴佐斯那里，问他在这个冬季是愿意遵守休战协议，还是选择战争。既然法那巴佐斯再次选择了休战，那么在这种形势下，德基里达斯也对该地区诸邦的安全感到放心，便率领他的军队横渡赫勒斯滂海峡，返回欧罗巴。他率军穿越受过修塞斯恩惠并且与其交好的色雷斯地区，抵达科尔松尼斯。

[10] 德基里达斯了解到，在科尔松尼斯半岛上，共有十一二座城镇，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饶。但正如人们所说，他们时常遭到色雷斯人的劫掠。他查明该地峡的宽度为37斯塔狄亚。[10]德基里达斯在献祭之后，随即着手修建一道城墙，他把整个城墙划分为若干段，然后分派给手下士兵们，并允诺最先完成筑城任务者将会得到头奖，而其他完成任务的也将会分别得到相应的奖赏。虽然他在春季才开始动工修筑，但到秋收之前就竣工了。这样，处于长墙保护范围之内的，有十一座城镇、许多港口、大片盛产谷物和水果的肥沃土地，以及为数众多的适宜饲养各种牲畜的优良天然牧场。

[11] 德基里达斯完成这项任务后，又横渡海峡，重返亚细亚。他在视察亚细亚诸邦的时候，发现这里总体情况良好，但他也注意到，开俄斯的流亡者控制着阿塔纽斯这座强固的要塞，他们以此为基地，袭击并劫掠伊奥尼亚诸邦以获取生活资源。德基里达斯进一步了解到，这座要塞里还储存着大量谷物。于是，他决定围攻这些流亡者；经过八个月的围困，他们被迫屈服。德基里达斯指定培林尼的德拉古负责镇守此要塞，并且在这里储存了丰富的必需品，以后他无论何时来到那一带，都要驻扎到阿塔纽斯；做出这样的安排之后，他启程前往以弗所，那里距萨迪斯有三天的路程。

[12] 到目前为止，提萨佛涅斯与德基里达斯之间以及该地区的希腊人与异族人之间，都还是和睦相处的。[11]然而，其时伊奥尼亚诸邦的使团来到拉栖代梦，他们指出，处于提萨佛涅斯统治之下的希腊诸邦，独立与否完全取决于他。因此，他们强调说，如果提萨佛涅斯

所在的卡里亚这个省区遭受到战争的威胁，那么在这种形势下，他们相信提萨佛涅斯会很快允许希腊诸邦独立。监察官们得知这个情况，便派人前往德基里达斯处，命令他率军越过边境，向卡里亚境内挺进；同时，他们还命令海军统帅法拉克斯，率舰船沿海岸推进，前往卡里亚。两人皆奉命行事。

[13] 这时候，法那巴佐斯碰巧前去拜见提萨佛涅斯。他去拜见不单是因为提萨佛涅斯已被任命为总司令，[12]同时也是为了向提萨佛涅斯保证，他是他的同盟者，时刻准备与他并肩作战，同心协力以把希腊人从波斯国王的领土上驱逐出去。法那巴佐斯暗自嫉妒提萨佛涅斯总司令的职位，原因有很多，特别是因为他刚刚被褫夺对埃奥利斯的管辖权，提萨佛涅斯就接任了这一职务。提萨佛涅斯听他这样说，就回应道："你首先跟随我一起向卡里亚境内推进，然后我们再考虑这些问题吧。"

[14] 但是，他们在卡里亚期间作出决定，将大批军队派到各个要塞驻扎，而他们又返回伊奥尼亚。

德基里达斯听说他们又一次渡过麦安德河的时候，便对法拉克斯说，他担心由于这个地区没有设防，法那巴佐斯和提萨佛涅斯会在当地大肆劫掠，因而他亲自率军进入伊奥尼亚。在行军途中，将士们对于一触即发的战事全然不知，因为他们估计敌人在他们的前方，并已进入以弗所境内。但他们突然发现，前方墓地里出现了侦察兵。

[15] 于是，他们也派人站到坟堆上以及邻近塔楼上侦察敌情，发现在通往卡里亚的路上有一支排成战斗队形的军队——他们是手持白色盾牌的卡里亚人。波斯军队全体将士就在那附近，两位总督的麾下都有大批希腊士兵。[13]其中骑兵很多，提萨佛涅斯率军居于右翼，法那巴佐斯率军居于左翼。

[16] 德基里达斯得知以上情况后，命令手下各级将领立即行动，尽快排好纵深八列的战斗队形，两翼分别有轻盾兵和骑兵。所有这些骑兵都是偶然得到的，他们就是这样部署的。同时，他亲自去献祭。

[17] 这时候，所有来自伯罗奔尼撒各地的将士们都默不作声，

准备战斗；但是，那些来自普林涅和阿基雷昂，以及来自海上诸岛和伊奥尼亚诸邦的士兵们，有的把自己的武器丢弃在庄稼地里（麦安德平原的庄稼长得很高），就开溜了；而所有那些严阵以待的士兵显然也坚持不了多久。

［18］另一方面，据说法那巴佐斯正在催促开战。但是，提萨佛涅斯回想起小居鲁士的军队和波斯军队作战的情景，也深信所有希腊人都像他们那样，所以他不希望开战。(14)提萨佛涅斯派使者去德基里达斯处，要求来此和他会晤。德基里达斯在认真仔细地检阅了他的全部军队，包括骑兵和步兵后，对提萨佛涅斯的使者说："正如你们所见，我是做好了战斗准备的。但是，既然他希望来此举行谈判，那我本人也不反对。而如果要举行谈判，双方必须发誓，必须交换人质作为保证。"

［19］双方就此达成一致并付诸实施后，各自的军队都撤离了战场，异族人的军队撤至卡里亚的特拉列斯，希腊人的军队撤至琉科弗利，当地有一座备受崇奉的阿尔特密斯神殿，还有一个湖泊，水面宽度超过1斯塔狄亚，湖底多沙，流淌着从不枯竭的温泉，可以饮用。这是当天发生的事情。翌日，双方的指挥官在指定地点会晤，他们似乎都希望从对方那里探知，究竟需要什么条件，双方才能达成和平。

［20］于是，德基里达斯说明了他的条件——波斯国王必须允许希腊诸邦独立；而法那巴佐斯和提萨佛涅斯也陈述了他们的条件——希腊军队必须从这个地区撤离，拉栖代梦人派驻各地的统治者也必须撤走。双方在交换了意见之后，达成临时休战协议。临时休战协议的有效期，直到德基里达斯把相关情况向拉栖代梦国内汇报，提萨佛涅斯把情况向国王禀报为止。

［21］德基里达斯在亚细亚实施这些行动的同时，(15)拉栖代梦人在本土也正进行着一场与爱利斯人的战争。他们与爱利斯人结怨已久，一则因为爱利斯人与雅典人、阿尔戈斯人和曼丁尼亚人结成联盟，(16)二则因为他们所宣布的裁决结果一直有意与拉栖代梦人作对，他们不许拉栖代梦人参与赛车和竞技比赛。(17)这些还不算完。更让拉栖代梦人忍无可忍的是，当利卡斯(18)正式把他自己的马车移交给底比斯人参赛，在底比斯人获胜的时候，利卡斯进入竞技场，给他的御车

者戴上花环，他们居然鞭打这样一位老人，还将其驱逐出场。(19)

[22] 后来，阿基斯按照神谕的指示受命前去向宙斯献祭时，(20)爱利斯人又不许他祈求在战争中获胜，还说自古以来就有一条不变的法则，希腊人不得为一场与希腊人的战争而来祈求神谕。这样，阿基斯献祭未成，不得不离开那里。

[23] 所有的这些事情的后果，是激怒了拉栖代梦的监察官们，公民大会作出决定，对爱利斯人加以惩罚。于是，他们派使者前往爱利斯，说拉栖代梦的最高当权者认为，爱利斯人应允许边远地区的城镇独立，那才是公平的。爱利斯人答复说，他们不会这样做，原因就在于他们是通过征战的胜利而得到这些地方的。于是，监察官们号召向爱利斯人宣战。(21)阿基斯作为军队的统帅，率军穿过阿凯亚，沿拉里苏斯河突入爱利斯境内。(22)

[24] 正当拉栖代梦的军队刚刚踏上敌人的领土，开始大肆毁坏田地的时候，发生了一次地震。(23)阿基斯认为，这是上苍发出的征兆，于是决定从爱利斯撤军，解散了他的军队。结果，爱利斯人变得更加胆大妄为了。凡是与拉栖代梦人敌对的邦国，他们都派遣使者前去。

[25] 然而，就在这一年当中，监察官们再次下令出兵爱利斯。拉栖代梦人的同盟者中除了波奥提亚人和科林斯人以外，包括雅典人在内都派兵参加了阿基斯的行动。当阿基斯统率大军取道阿乌龙(24)进入爱利斯时，列普列昂人、(25)玛基斯图人立即背叛了爱利斯人，投靠了他，随后爱皮塔利昂人也如此效仿。阿基斯率军过河(26)后，列特林尼人、安菲多里人和玛尔迦那人，也都纷纷归附于他。

[26] 于是，阿基斯前往奥林匹亚，向奥林匹亚的宙斯献祭，(27)这一次没有人试图阻止他了。献祭完毕，他率军进逼爱利斯城，一路之上，烧杀抢掠，所到之处，尽情毁坏，在这片区域内还俘获了数额巨大的牲畜和奴隶。牲畜和奴隶数量众多的消息传出后，更多的阿卡狄亚人和阿凯亚人，纷纷主动加入这次军事行动，为的是参与对当地的劫掠。事实上，这次出征，对于伯罗奔尼撒而言，不啻是一次大丰收。

［27］当阿基斯兵临爱利斯城下时，大军对市郊的一些地方和健身馆[28]加以破坏，这些地方原本是很美的。至于爱利斯城本身，由于没有城墙卫护，拉栖代梦人觉得他不过是不想去占领它罢了。当爱利斯正在遭受蹂躏的时候，拉栖代梦的军队集中在毗邻的库伦涅附近。

有一个名叫森尼亚斯的人，[29]据说此人从他父亲那里继承了巨额财富。森尼亚斯的支持者们希望将他们的城市交给拉栖代梦人，为了博取拉栖代梦人的欢心，他们就冲出住所，手持利刃，大肆砍杀；在他们所杀的人当中，有一个人，长相酷似民众领袖特拉叙达尤斯，[30]民众误以为特拉叙达尤斯本人已被杀死，完全失去了斗志，便停止了抵抗。

［28］而那些纵情杀戮的人们，以为大功告成了，他们的支持者们也携带武器聚集到市政广场上。但巧合的是，特拉叙达尤斯并没有死，而是因为饮酒过量，正在酣睡呢。民众得知他没有死，又都聚集在他的住所周围，如同蜜蜂聚集在蜂王周围那样。

［29］特拉叙达尤斯带领着他们冲上前去，民众紧随其后，一场厮杀开始了。民众们获得了胜利，而那些屠杀民众的人，不得不跟随拉栖代梦人一起逃跑了。

至于阿基斯，当他撤兵回国，再一次途经阿尔弗尤斯河时，在阿尔弗尤斯河畔的爱皮塔利昂派驻了军队，任命吕西浦斯为驻守当地的首领，把爱利斯的那些被逐者也安置在这里。随后他解散了军队，自己也返回国内。[31]

［30］在这个夏季其余时间和整个冬季里，爱利斯的乡村遭到吕西浦斯及其部下的大肆劫掠。但是，在翌年的夏季里，[32]特拉叙达尤斯派人去拉栖代梦，同意拆除斐亚和库伦涅的城墙，允许弗里克萨的特里斐里亚诸城镇和爱皮塔利昂独立。同样，列特林尼人、安菲多里人和玛尔迦那人，也都获得了独立。此外，阿克罗里亚和拉西昂，[33]由阿卡狄亚人宣布其独立。然而，爱利斯人宣称，他们有权控制位于赫莱亚和玛基斯图之间的爱佩昂；他们说，整个那片土地是他们用30塔连特从当时拥有其所有权的民众手中买下来的，并且支付了现金。

［31］但是，拉栖代梦人认定，通过强买的方式从弱者手中获取

财产，一点也不比武力掠夺的方式更为公道。因此，他们强迫爱利斯人也要允许这个城镇独立。然而，他们并没有剥夺爱利斯人在奥林匹亚的宙斯神庙所在地区的管辖权，虽然在古时候这一带不归属于他们；因为他们认为有权提出要求的对手，[34]是那些乡村的民众，他们难以胜任管辖权。双方就这些事情达成一致后，爱利斯人和拉栖代梦人之间缔结和约，成为盟友。爱利斯人和拉栖代梦人之间的战争就这样结束了。[35]

---

(1) 公元前399年。

(2) 在小亚细亚西北部。

(3) 即比提尼亚的色雷斯人。

(4) 奥德里赛人之王，居住在“海峡对面”（即博斯普鲁斯海峡对面）的色雷斯地区。

(5) 约合3.7千米。

(6)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2. 1及附注。

(7) 公元前398年。

(8) 有研究者认为，此人就是本书的原作者色诺芬。

(9) 直译为“从海到海”，因为半岛三面环海。

(10) 约合6. 8千米。

(11) 公元前397年。

(12) 不是波斯帝国军队的总司令，而是帝国西部诸省区的最高军事首长。波斯帝国自大流士一世改革以后，除在每省设立一位军事首长，还设立管辖数省军务的军区首长。据考证，他很可能早在公元前400年就得到这一任命，而不是在公元前398/前397年。

(13) 这些希腊士兵显然主要征自其统治区域内的希腊城邦。

(14) 指库纳克萨之战，暗示希腊军队都像那支雇佣军一样战斗力强。

(15) 公元前399年。

(16) 公元前421年。参阅修昔底德：V. 31。

(17) 即不许他们参加奥林匹亚竞技会的这些项目。比赛地点就在爱利斯境

内的奥林匹亚。

(18) 参阅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I. 2. 61；修昔底德（V. 50）对此有详细说明。

(19) 此事发生在公元前420年。据修昔底德（V. 49—50）记载，爱利斯人因拉栖代梦人侵占列普里昂并且拒不缴纳罚款，而不许他们进入奥林匹亚祭祀和参加竞技会。

(20) 坐落在爱利斯境内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像闻名遐迩，被希腊人誉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

(21) φρουρὰν φαίνειν（call out the ban），是拉栖代梦人的一个短语，意为“向……宣战／出兵”。

(22) 是从北部侵入的。因为拉里苏斯河是阿凯亚和爱利斯的界河。参阅斯特拉波：VIII.7.5。

(23) 公元前399年。

(24) 城镇，位于美塞尼亚和爱利斯交界处。

(25)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 5. 11；波桑尼阿斯：IV. 15. 8。

(26) 阿尔弗尤斯河。

(27) 公元前398年。

(28) 健身馆（*Gymnasium*）本意为“裸体之所”，是斯巴达男子健身场所，通常是赤裸身体进行，故名。希腊文Γυμνοπαιδίαι（*Gymnopaidiai*）直译为“裸男节”，即裸体男青年竞技会，斯巴达人的节日，每年仲夏时节（7月）举行，由裸体青年表演歌舞和体育比赛，历时4天，以纪念阵亡将士。

(29) 一位爱利斯人。

(30) 参阅波桑尼阿斯：III. 8. 4。他是吕西亚斯的朋友。

(31) 据考证，拉栖代梦人与爱利斯人的这次交战大约发生在公元前402—前400年间。参阅狄奥多洛斯：XIV. 17. 24；波桑尼阿斯：III. 8. 2以次。

(32) 公元前397年。

(33) 拉西昂（Lasion），位于边境地带一城镇。

(34) 爱利斯的一个城镇比萨人在公元前580年以前，一直拥有奥林匹亚宙斯神庙和竞技会的管辖权。

(35) 色诺芬记载这场战争发生在公元前400—前398年间。

第三章

［1］此后，阿基斯前往德尔斐，按规定将战利品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祇。他在回国途经赫莱亚时生病了。如今阿基斯老迈年高，虽然他被送回拉栖代梦的时候还活着，但很快就病故了。他的葬礼盛大隆重，远远超过普通人。[1]

在规定的神圣祭日期满后，必须指定一个王位继承人。这时候，自称是阿基斯之子的列奥提齐德斯和阿基斯的一个兄弟阿格西劳斯，发生了王位之争。[2]

［2］列奥提齐德斯说："阿格西劳斯啊，法律明确规定，继承王位的是国王之子，而不是他的兄弟；如果国王碰巧没有子嗣，那么他的兄弟才可以继位。"

阿格西劳斯说："继位为王的就应该是我。"列奥提齐德斯反问道："既然我健在，怎么会轮到你为王呢？"

阿格西劳斯说："因为你叫他父亲的那个人曾说过，你不是他的亲儿子。"

列奥提齐德斯说："不！我的母亲比我父亲更了解实情。直到今天她还说，我就是国王的儿子。"

阿格西劳斯说："但是波塞冬神已经宣布，你完全弄错了。由于发生了地震，这位神祇把你父王[3]带出了你母亲的寝宫。而且，时间也是最有力的见证，可以证明神祇是正确的。因为你是出生在他离开你母亲寝宫后的第十个月。"

以上就是他们两人的对话。

［3］有一位名叫狄奥佩提斯的人，精通神谕。[4]他出面帮列奥提齐德斯说话，指出阿波罗有这样一道神谕，告诫拉栖代梦人，要他们提防其国王会变成瘸子。[5]但是，支持阿格西劳斯的吕山德这样反驳他说，他并不认为神谕在告诫他们要避免国王因受伤而变成瘸子，而是要他们提防非王室血统的人成为他们的国王。因为如果两位国王不

都是出自于赫拉克勒斯的后裔的话，那王权成为“瘸腿”的王权，才真正应验了。(6)

［4］在听取了双方的论辩后，邦国选定阿格西劳斯为国王。阿格西劳斯继承王位后不足一年，有一次在代表邦国献祭(7)的时候，预言家说，诸神提示我们，将有一场危害深重的密谋。(8)他再次献祭的时候，预言家则说，征兆显示这场密谋危害程度加深了。等到他第三次献祭的时候，预言家又说：“阿格西劳斯啊，我所得到的征兆，就如同我们身陷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中。”于是，他们再次向那些可以逢凶化吉、赐予平安的诸位神祇献祭，结果都难以获得吉兆。于是他们就不再献祭了。五天之后，有人向监察官们禀报，说有一场密谋，基那敦是这次事件的主谋。

［5］这位基那敦年纪轻轻，身体强健，性情刚毅，但他并非平等者成员。(9)于是，监察官们就询问告密者，他们准备如何实施这场密谋。告密者回答说，基那敦曾带他到市政广场附近，让他数一数在市政广场范围内，究竟有多少斯巴达人。(10)

告密者说：“我数了数，除了国王、监察官、元老院成员，还有其他40人。然后我问他：‘基那敦啊，你为什么要我点数这些人呢？’他回答道：‘相信他们就是你的敌人，而在市政广场上的其他人，人数超过4000，却都是你的盟友。’”告密者又说，基那敦还指出，在大街上他们所遇见的人当中的那些敌人，说这里有一个，那里有两个，除此以外，所有其他人都是盟友；在这片国土上，所有的财产都属于斯巴达人，他们都是主人，都被宣布为敌人；而其他人数众多的各个阶层，都是盟友。

［6］监察官又询问，到底有多少人参与这场密谋，告密者回答说，关于这一点，基那敦说，和他一起秘密策划这场密谋的人，有他和其他几位首领，人数肯定不多，不过他们都值得信赖；而密谋的策划者，用这种方式表明，他们知道其他人——黑劳士、涅奥达摩德斯、(11)次等的斯巴达人(12)和庇里阿西人——内心的想法；因为无论何时，只要在这些阶层当中有人提及斯巴达人，没有人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他们必欲将斯巴达人生吞活剥而后快。

[7] 监察官又问：“他们说将从哪里获取武器？”告密者转述基那敦的话说：“当然，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自己拥有武器，而其他大众也都有。”——基那敦带他去了铁市，给他展示了数量巨大的刀、剑、叉、斧、小斧和镰刀。告密者接着说，基那敦说所有这些器具，包括在田地里耕作者的农具、木棒和石块，都可以用作武器，其他大多数手工业者所使用的各种工具，特别是在用于对付那些手无寸铁的对手时，都可以用作武器。当他被问及这些人准备何时举事时，告密者说，现在他接到的命令是在城里待命。

[8] 得知这些情报后，监察官们得出以下结论——这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密谋，必须予以高度警惕；他们甚至没有召开所谓“紧急公民大会”(13)，而只是就近召集了一些人，几位监察官和部分元老院成员，举行非正式会议。他们决定，“派遣”基那敦去阿乌龙，随行带上若干年轻人；命令他去搜捕一些阿乌龙人和黑劳士，他们的名字都写在正式的急令权标上。(14)同时，他们还命令他要逮捕那些据说是最漂亮的阿乌龙女人，只要能够使前去那里的拉栖代梦人着迷，年长年轻都可以。

[9] 现在基那敦所要做的这类事情，就是过去监察官们常常派人去干的。所以，这一次在他们写给基那敦的急令上，开列着那些要逮捕的人的名字。基那敦问，和他一起执行任务的是哪些年轻人，他们告诉他：“去问问年纪最大的卫队指挥官，让他顺便派给你六七个在他身边的年轻人。”事实上，卫队指挥官知道要挑选谁和他一起去，而随他去的人也知道，他们所要逮捕的正是基那敦本人。监察官另外还对基那敦交代说，他们要派三辆马车前去，这样他们就不必押着囚犯徒步走回来——这样做只是为了尽可能掩饰一件事，即他们只须押解一个人回来，那就是基那敦本人。

[10] 他们之所以不在城里逮捕他，是因为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参与这场密谋，他们希望在基那敦的同伙知道密谋败露之前，从他口中得知其同伙的名单，以防止他们出逃。因此，那些派出去的捕快首先逮捕了基那敦，在从他那里得知他的同伙的情况后，写下他们的名字，火速把名单送至监察官处。监察官考虑到事态严重，派出一个团的骑兵去接应那些受命前往阿乌龙的人。

[11] 基那敦被捕后，一个骑兵带回了基那敦开列的同伙名单，监察官立即派人逮捕了预言家提萨门努斯和参与此次密谋的其他几个主要头目。当基那敦被押解回来审讯时，他毫无保留，坦白交代，并且供出了同伙的名字。他们问基那敦，这次行动的最终目的到底是什么。他回答说："在拉栖代梦，我不想比任何人低下！"随后，他和他的同伙们个个被五花大绑，在皮鞭和刺棒(15)的驱赶下全城游街。他们就这样遭到了惩罚。(16)

---

(1) 关于斯巴达国王的葬礼。参阅色诺芬：《阿格西劳斯传》，XI. 16；《斯巴达政制》，XV. 9。

(2) 公元前398年。

(3) 列奥提齐德斯被认为是雅典人阿尔基比阿德斯之子。普鲁塔克在其《传记集·阿尔基比阿德斯传》（XXIII. 7—8）提及此事。

(4) 参阅普鲁塔克：《传记集·阿格西劳斯传》，II. 4；《传记集·吕山德传》，XXII. 3。

(5) 阿格西劳斯是瘸子。

(6) 斯巴达实行双王制，相传他们都是赫拉克勒斯的后裔。这里的意思大概是说，如果其中一位国王是非王族血统，那么王权也就变成"瘸腿"的双王制了。

(7) 关于国王献祭，参阅色诺芬：《斯巴达政制》，XV. 2。

(8) 公元前397年。

(9) 就是说，他并非享有全权的公民，并非"斯巴达人"（Spartiatae，*Homoioi*，号称"平等者"）之一员。

(10) 在拉哥尼亚，斯巴达人与其他成分的居民相比，始终是少数，如今由于持续的战争和财富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绝对人数明显下降。参阅徐松岩：《黑劳士制度、土地制度与"平等者公社"的兴衰》，《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11)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2. 18附注。

(12) *Hypomeiones*，原意为"次要者""下等人""低贱者"。据研究，他们包括那些被降低身份的斯巴达人，以及一些私生子和外邦人，他们因为出身问题一直不能拥有斯巴达人（平等者成员）的身份。基那敦肯定是属于

这一阶层的人。

(13) Little Assembly，直译为“小型公民大会”，也许是一种紧急情况下才召开的会议。希腊原文的真实含义不甚明确。这里是所有希腊文献中唯一一处使用此种表达。

(14) 拉栖代梦人有两个大小相同的圆柱形权标，平时都放在国内，战时有一个掌握在国外最高司令官手中。一块条状羊皮纸斜卷在权标上，急令纵向写在上面。然后取下羊皮纸送到持有另一个权标者的手上，他收到后将羊皮纸重新斜卷到权标上，便可以看到其中内容。这样可以保证中途不泄密。参阅修昔底德：I. 131；普鲁塔克：《传记集·吕山德传》，XIX. 6—7。

(15) 一端尖的长木棍，用来驱赶牲畜。

(16) 公元前397年。

第四章

[1] 这个事件之后，[1]有一位名叫赫罗达斯的叙拉古人，匆匆赶到拉栖代梦提供情报。此人是一个船主，在腓尼基的时候，他亲眼看见那里有不少战船——有的自其他地方航行至此，有的人员配备齐整，有的准备起航出海；他还打听到，这些战舰总数达300余艘。于是，他尽早登上前往希腊的舰船，来到拉栖代梦。他向拉栖代梦人报告说，波斯国王和提萨佛涅斯正在准备此次远征；至于出征的具体目的地，那就不得而知了。

[2] 一时间，这个情况激起拉栖代梦全国上下一阵剧烈骚动，他们召集同盟诸邦前来，一起商讨该采取何种对策；吕山德认为，既然希腊人海上实力具有明显优势，而且那些跟随居鲁士深入内地远征的陆军已然安全返回，[2]于是，他征得阿格西劳斯同意，说只要拉栖代梦人拨给他30名斯巴达人、2000名获释黑劳士和6000名同盟者的分遣队，他就统率这支军队远征亚细亚。得知上述情报是吕山德提出这项动议的原因，除此以外，他还有自己的考虑，他想随阿格西劳斯一同出征，以期在阿格西劳斯的帮助下，重建他原先在各个城邦建立的“十人政府”。[3]这些政府已经被监察官们推翻，因为监察官们主张，要在这些城邦恢复祖先的宪法。[4]

[3] 当阿格西劳斯提出愿意率军出征时，拉栖代梦人答应了他的所有请求，并且提供了军队六个月的给养。他在按规定完成各项献祭，包括在边境上的献祭之后，[5]便率军踏上征途；他派遣使者前往许多城邦，传达命令，通知各个城邦出兵人数以及集合地点；而他自己则想去阿乌利斯[6]献祭。当年阿伽门农跨海远征特洛伊之前，也曾在那个地方献祭。

[4] 然而，他到达阿乌利斯并开始献祭的时候，波奥提亚同盟官[7]得知他此行的目的，便派出一队骑兵，阻断他的献祭，他们把已祭献的牺牲从祭坛上抛出去，散落一地。阿格西劳斯怒火中烧，祈求诸神为此事作证，然后登上他的三列桨战舰，起航远征。他到达格拉斯图海角[8]后，在那里尽可能多地集结军队，然后率军由海上直抵以

弗所。

［5］阿格西劳斯在兵抵以弗所之后，提萨佛涅斯立即派人前来，询问他来此目的何在。(9)阿格西劳斯回复说：“亚细亚的这些城邦必须获得独立，就如同在我们希腊的那些城邦一样。”对此，提萨佛涅斯回话说：“如果你愿意在我向国王禀报有关情况之前与我签订一个停战协议，我觉得你有可能实现此目的；如果你迫不及待想要这样做，那你最好返航吧。”

阿格西劳斯说：“事实上，我确实是迫不及待了，即便如此我也不会中你的圈套。”提萨佛涅斯说：“不过，关于这一点你是尽可以放心的，我是真诚承诺，绝无欺诈。如果你遵循这项停战协议，那么我们在协议有效期间，绝不会去袭扰你们的领土。”

［6］在双方达成临时和平协议之后，提萨佛涅斯又向阿格西劳斯派来的三位专员——赫里庇达斯、德基里达斯和麦吉鲁斯——发誓，信守协议，绝不食言；而这三位专员也代表阿格西劳斯向提萨佛涅斯真诚宣誓，保证遵守协议，如同阿格西劳斯本人发誓一样。但是，提萨佛涅斯竟然完全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他向波斯国王禀报的不是要维持和平，而是请求在现有军队的基础上再增派一支大军前来。然而，阿格西劳斯虽然知道对方已经背信，可他依然坚守和平协议。

［7］这期间，阿格西劳斯正在以弗所安静悠闲地打发时光，因为该地区各城邦的政制都处于一片混乱状态——因为在雅典人统治下的民主政治早已不复存在，而在吕山德统治下的“十人政府”的寡头政治也被颠覆了。可是，吕山德又回到了这里，各地的人士都还认得他。他们聚集在他的周围，纷纷请他去求阿格西劳斯，求他批准他们的请愿，因而无论吕山德走到哪里，总有大批民众紧追不放，跟随左右。这种情况使得阿格西劳斯更像一个普通人，而吕山德仿佛成了他们心目中的国王。

［8］一开始，阿格西劳斯没当回事，但后来却被这些事情激怒了。而那一同出征的三十个斯巴达人(10)则嫉妒他，他们不再保持沉默，向阿格西劳斯进言说吕山德正在干一件非法的勾当，他声名显赫，已经超过了国王。然而，当吕山德引领民众向阿格西劳斯国王请

愿时，国王置若罔闻，他知道那些意见是受到吕山德支持的，所以未予准许。最后，当吕山德知道国王处处和他作对时，才意识到自己的处境不妙。因此，他不许民众再跟随他，并直言不讳地告诫那些支持者，如果他们获得了他的支持，那他们将面临更大的危险。

［9］此事令吕山德感到十分窘迫，于是他面见阿格西劳斯，说："阿格西劳斯啊，你在羞辱自己的朋友方面，看来还真是行家里手哩！"阿格西劳斯则回答说："是的，宙斯作证，对于任何在威望上想超过我的人，我都会这样做的；但是，对于当年那些曾鼎力相助的人，如果我不知道怎样使他们获得荣誉以为报答，那我也会感到羞耻的。"吕山德又说，"好吧，或许你的做法确实比我的行动更合适。因此，你至少要答应我这个请求：为使我的名誉不致因这次令人难堪的事件而受损，也使你的威望不因我的出现而下降，请派遣我到其他地方去吧。不论我到什么地方，我都会竭尽所能，为你效力。"

［10］他说完这番话，阿格西劳斯也认为，最好的办法是顺水推舟，于是派他前往赫勒斯滂地区。在那里，吕山德得知波斯人斯庇特里达特斯在法那巴佐斯的手下有些受气，就去见他。[11]结果，斯庇特里达特斯携其子女、手头的金钱以及大约二百骑兵，叛离了波斯人。吕山德把其他一切都留在库济科斯，只带着斯庇特里达特斯本人和他的儿子上船，然后带他们去拜见阿格西劳斯。阿格西劳斯见到他们，对吕山德的这次行动也颇感满意，立即询问有关法那巴佐斯辖区内的领土和地方政府的情况。

［11］由于波斯国王方面的援军已经派出，提萨佛涅斯信心有所增强。如果阿格西劳斯不主动从亚细亚撤军的话，他就对阿格西劳斯宣战。而这期间，拉栖代梦人和他们的同盟者则感到惴惴不安，因为他们觉得阿格西劳斯的军事实力不敌国王的大军；但是，阿格西劳斯却面带微笑，命令使者向提萨佛涅斯回话，说他要好好感谢提萨佛涅斯，由于他违背了誓言，致使诸神都站到了他的对立面，而成为希腊人的同盟者。之后，阿格西劳斯直接命令他的士兵整装待发，准备战斗。他派人送信到出征卡里亚途中必经的那些城市，要他们各自准备一个市场。[12]阿格西劳斯也向伊奥尼亚人、埃奥利斯人和赫勒斯滂人发出命令，要求参加此次军事行动的分遣队都到以弗所与他会合。

[12] 现在，提萨佛涅斯决意出兵卡里亚，目标直指阿格西劳斯在当地的官邸。一方面是因为阿格西劳斯手下没有骑兵（卡里亚也不适于骑兵作战），另一方面也为阿格西劳斯的反叛行为而感到愤懑。于是，提萨佛涅斯命令所有步兵都开入卡里亚境内，至于他的骑兵队，他率领他们绕道进入麦安德平原，认为他的骑兵足够强大，不等阿格西劳斯到达不适于骑兵作战的地方，希腊人就已经败在他们的脚下了。

然而，阿格西劳斯却并未向卡里亚进军，而是朝完全相反的方向，即向弗里吉亚进军。在进军途中，他还收编了一些遇到的分遣队，征服了一些城邦；此次行动出其不意，他们从那些被征服的地区，缴获了大量战利品。

[13] 在阿格西劳斯统率大军穿越那个地区途中，大抵是平安无事的。但是，在距离达斯基里昂不远的地方，行进在他前面的骑兵为了查探前方的情况，率先登上了一个山头。巧合的是，这时候他们看到，法那巴佐斯所派出的骑兵，和希腊骑兵数量相当，在拉提涅斯和巴伽尤斯兄弟的指挥下，也登上了这同一座山丘。两军不期而遇，相距不足4普列特隆(13)时，双方都停下脚步，相互对峙着，希腊人的骑兵排成类似于方阵(14)的阵型，而在异族人方面，其前排不超过十二人，纵深很厚。随后异族人首先发起攻击。

[14] 在双方短兵相接之时，所有的希腊人手握长枪，击杀敌人，而异族人手持木杆标枪，希腊人很快有十二人战死，损失战马两匹。希腊人转身败逃。当阿格西劳斯带重装步兵前来救援时，异族人被迫退却，有一人阵亡。

[15] 在双方骑兵交战结束的次日，(15)阿格西劳斯进行献祭，就是否继续进军作占卜，结果发现牺牲的肝脏上缺少一片肝叶。(16)由于牺牲本身呈现这种迹象，于是他调兵遣将，向海岸方向推进。阿格西劳斯深知，除非拥有足够强大的骑兵，否则无法在平原地带作战。他决心要解决骑兵兵源的问题，这样他也就不至于不敢与敌人正面交锋了。因此，他下令，该地区诸邦中的最富有者阶层都必须饲养马匹；他还宣布，无论是谁，只要能够提供一匹战马、一套武装和一名合格的士兵，他本人的兵役就可以被豁免。由于所有人都热切期望让别人

替自己去赴死，因而他的这些措施得以顺利推行。

[16] 之后，当春天的脚步慢慢走近的时候，[17]阿格西劳斯将所有军队集结于以弗所。他很想搞好军训，给重装步兵队设立奖金，以奖励那些具有最强身体素质的连队；同时，他给骑兵队设立奖金，以奖励骑术最精湛者；他还给轻盾兵和弓箭队设立奖金，只要他们被证明出色地履行了各自的职责，就可以得奖。于是，人们可以看到，所有的室内健身馆都人满为患，因为士兵们在那里加强训练；而在室外竞技场上，到处可以看到骑手、投枪手和弓箭手在操练。

[17] 事实上，无论你在哪里驻足，整座城市都会给你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因为市场上到处都是准备出售的各种马匹和武器；而铜匠、木匠、铁匠、皮匠和油漆匠，[18]这些工匠们都在忙碌着，制造各种武器。因此，人们甚至认为那座城市简直就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兵工厂了。[19]

[18] 而且，当人们看到另一种场面——阿格西劳斯站在最前面，他身后是手下的士兵们，他们戴着花环从健身馆归来，又把他们的花环都献给女神阿尔特密斯——的时候，也会从中受到鼓舞。在这里，人们敬奉诸神，全身心投入军训，训练时服从指挥。这样看来，难道它不是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让我们高度期待的地方吗？

[19] 况且，阿格西劳斯相信，鄙视敌人会激发本方士兵的勇气，他让传令官传达命令，希腊骑兵只要捉获异族人，就要扒光他们的衣服再将其出售。由于这些异族人从不裸体训练，因而皮肤白皙；也因为他们经常乘坐马车，故而身体柔弱，不能劳作。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这场与异族人的战争，与一场同妇女的战争绝无二致。[20]

[20] 自阿格西劳斯从希腊起航出征，到如今吕山德和他那三十个斯巴达人返航回国，而赫里庇达斯和他那三十个斯巴达人成为他们的继任者，这一年就终结了。在这些人当中，阿格西劳斯任命谢诺克里斯和另一个人指挥骑兵，任命斯库塞斯指挥黑劳士的重装步兵，[21]赫里庇达斯指挥原居鲁士手下的那些希腊军人，[22]梅格东指挥那些来自同盟诸邦的分遣队；阿格西劳斯还宣布，他将马上率领他们通过最便捷的途径，直捣敌国境内最致命的地方。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们

必须加紧备战，养精蓄锐。

[21] 然而，提萨佛涅斯觉得，阿格西劳斯不过是这样说说罢了，目的是想再次诱骗他上当；认为阿格西劳斯这一次肯定是想入侵卡里亚。因此，他派遣他的骑兵队进入卡里亚境内，就像上次那样，将其骑兵部署在麦安德平原上。阿格西劳斯则说话算数，正如他宣布的那样，直接率军向邻近萨迪斯的区域挺进。在穿行该地区的前三天当中，他们基本上没遇到敌人，沿途取得了丰富的给养。但是，到了第四天，敌人的骑兵出现在他们面前。

[22] 敌军骑兵司令告诉辎重运输队的首领，要他穿过帕克托鲁斯河，然后安营扎寨；而骑兵们看到希腊人一方那些落伍的士兵分散开来、四处劫掠，就发起攻击，杀死了很多人。面对这种情况，阿格西劳斯命令他的骑兵前来救援。而在波斯人方面，他们注意到这种动向，便把大批骑兵集结起来，组成战斗队形，严阵以待。

[23] 阿格西劳斯知道敌方的步兵并未在附近，无法前来增援，而本方的军队各兵种人员齐整，因此，如果现在能够开战，那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因此，在献祭完毕之后，阿格西劳斯立即命令自己的方阵，去进攻敌人的骑兵队；他命令军龄在十年以内的重装步兵(23)杀向敌阵，命令轻盾兵迅速让路。他还派人下令本方骑兵队发起攻击，因为他和全军紧随其后。

[24] 现在，波斯人遭到希腊骑兵的攻击。但是，当希腊全军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敌军的时候，波斯人夺路而逃。有些人在过河的时候被杀死，其余大多数继续逃窜。希腊军队尾随敌军，紧追不舍，攻占了他们的营寨。这时候，那些轻盾兵也不顾一切地大肆劫掠。但是，阿格西劳斯把他们统统包围起来，无论是自己人还是敌人，都围在一个包围圈之内。(24)此战缴获大量战利品，这些东西售得70多塔连特，而且这次战役还缴获了几头骆驼，阿格西劳斯把它们带回了希腊。

[25] 这次战役发生的时候，提萨佛涅斯正坐镇萨迪斯。因此，波斯人指控提萨佛涅斯出卖了他们。而且，波斯国王本人也得出结论：认为提萨佛涅斯应该对此战的失利负责。于是，波斯国王委派提

特劳斯特[25]前来取了提萨佛涅斯的首级。之后，提特劳斯特派出的使者至阿格西劳斯处，说："阿格西劳斯啊，在你们和我们的心目中，那个理应对这个事件负责的人已经受到了惩罚；波斯国王认为，你们应该返航回国；国王还认为，亚细亚的那些城邦，应当保持独立，[26]应该继续像古时候那样向他缴纳贡赋。"

［26］阿格西劳斯答复说，如果没有本国当权者准许，他无权这样做。提斯劳图斯则说，"但是，至少在你接到来自拉栖代梦的答复之前，你应该先撤至法那巴佐斯的辖区之内，因为对你们的敌人复仇的是我。"阿格西劳斯说："在我到达那里之前，你要为我的军队提供给养。"于是，提斯劳图斯就给了他30塔连特。阿格西劳斯带着这笔钱，向法那巴佐斯辖区内的弗利吉亚进发。

［27］他率军行进到库麦上方的平原地带时，拉栖代梦当权者给他的指令到了。该命令授予他指挥舰队的全权，海军司令人选完全由他决定。现在，拉栖代梦人这样做的理由是，如果陆军和海军的统帅由一个人兼任的话，那么陆军因为和海军联合在一起，实力会更加强大；同样，海军的实力也因陆军在必要时的呼应而有所增强。

［28］但是，阿格西劳斯接到指令后，所采取的第一项措施，就是派人到岛上诸邦和沿海诸邦去，命令他们建造三列桨战舰，要达到他所要求的数量。结果，新的三列桨战舰数量达到了120艘，其中有各城邦提供的，也有私人为了取悦阿格西劳斯而建造的。

［29］随后，阿格西劳斯任命他的妻舅皮山德为海军司令。此人雄心勃勃，骁勇善战，只是在解决这么大一支舰队的给养方面，经验稍显不足。这样，皮山德率舰队起航，忙于海军事务；而阿格西劳斯则继续向弗利吉亚进军。[27]

---

(1)　公元前396年。

(2)　此处系指公元前401—前400年小居鲁士率军远征波斯的事件。色诺芬是亲历远征全过程的见证人，他在这里说参加远征的军队安全返回，显然不尽符合史实。

(3)　Decarchy，直译为"十人执政"。在羊河战役之后，吕山德在拉栖代梦控制下的各附属城邦中，广泛建立寡头制政府，当地最高权力归属于"十人

委员会”，在雅典则建立了一个三十人执政的寡头政府。

(4) 参阅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XXIV. 3。在雅典，以塞拉麦涅斯为首的一股政治势力主张恢复祖先的宪法。

(5) 斯巴达的统帅每次率军跨越拉哥尼亚边境之前，都要分别向宙斯和雅典娜两位神祇献祭。参阅色诺芬：《斯巴达政制》，XIII. 2—4。

(6) 城镇，在波奥提亚东部沿海。

(7) Boeotarchs，即“波奥提亚同盟官”，波奥提亚同盟的最高官员。

(8) 位于优波亚岛最南端。

(9) 公元前396年。

(10)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I. 4. 2。H. G. 达金斯英译本则为“至于那三十个斯巴达人中的其他人……”。似乎暗示吕山德乃是这三十人中之一员。

(11) 公元前396年。

(12) 军队路过此地时，可以从当地市场上得到给养。

(13) 1普列特隆（plethron）＝1/6斯塔狄亚。4普列特隆约合120米。

(14) 这一时期希腊人的方阵（*phalanx*）基本上纵深为4排，很少有超过8排的。之后排兵布阵的趋向是纵深厚度不断增加（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V. 2. 18；VI. 4. 12），直到著名的“底比斯方阵”和“马其顿方阵”，局部纵深达到16排甚而多至20排。

(15) 公元前396年。

(16) 所谓“脏卜”，通常是将牺牲腹部划开后，观察其内脏情况，以确定吉凶。这种占卜法在古代西亚地区广泛流行。出现这里所描述的情况，意味着“没有希望了”。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V. 7. 7。

(17) 公元前395年。

(18) 色诺芬：《希腊史》，II. 4. 25。

(19) 公元前395年。

(20) 由于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惯的关系，波斯人在军事训练时通常穿衣戴帽。阿格西劳斯为提高士气，有意贬低波斯人的战斗力。因为对于波斯人而言，说男人如同妇人，那是对他们最严重的侮辱了（希罗多德：IX. 20，107）。其实，这些希腊人刚刚败于波斯人之手。

(21)　获释的黑劳士不仅可以充当轻装步兵，还可以担任重装步兵。这显然是斯巴达兵源枯竭的结果。

(22)　就是说，曾经“在居鲁士麾下服役的那些希腊军人”（Cyreans或Cyreians），而今成为阿格西劳斯军队的一部分。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I. 1. 6，2. 7。

(23)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 4. 32及注。

(24)　如此那些轻盾兵便无法独吞属于全军共同所有的战利品了。

(25)　波斯国王新任命的总督。

(26)　值得注意的是，在不同语境下，“保持独立”具有多重含义。由于这些城邦现在处于希腊人的控制下，波斯国王希望它们“保持独立”，其义不言而喻。

(27)　公元前395年。

第五章

[1] 现在，提斯劳图斯终于看明白，阿格西劳斯无视波斯国王的势力，非但无意从亚细亚撤兵，相反，他甚至雄心勃勃，企图制服国王。面对这种局势，他感到不知所措了。于是，提斯劳图斯委派罗德岛人提摩克拉特前往希腊，让他带上价值50塔连特白银的黄金，[(1)] 命令他把这些金钱分发给希腊诸邦的领袖们，条件是他们必须向拉栖代梦人开战。因此，提摩克拉特前往希腊各地。在底比斯，接受这笔钱的人物是安德罗克雷达斯、伊斯蒙尼亚斯、伽拉西多洛斯；在科林斯，是提摩劳斯和波里安特斯；在阿尔戈斯，是库隆及其支持者。

[2] 雅典人说，即使他们未能分到这些黄金，也渴望开战，因为他们有权统治该区域。而那些拿到金钱的人们开始在各自邦国内部诽谤拉栖代梦人；等到他们使本邦人民也憎恨拉栖代梦人的时候，这些最强大的城邦之间就结成了联盟。

[3] 但是，底比斯的领导人知道，除非有人向拉栖代梦人开战，否则拉栖代梦人不会破坏他们与其同盟者之间的和约，于是就怂恿奥彭提亚的罗克里斯人开始对他们和佛基斯人有争议的领土征收贡赋。他们认为，这样做会导致佛基斯人入侵罗克里斯。果然不出所料，佛基斯人立即出兵罗克里斯，劫走价值更高的财物。

[4] 安德罗克雷达斯及其支持者赶紧力劝底比斯人前去援助罗克里斯人，[(2)]他们说，佛基斯人侵略的不是那些有争议的领土，而是其友好盟邦罗克里斯的本土。于是，底比斯人针锋相对，侵入佛基斯境内，蹂躏其领土，佛基斯人立即派使者前往拉栖代梦，向拉栖代梦人求援。他们说，他们并没有挑起事端，只是出于自卫才反击罗克里斯人。

[5] 这时候，拉栖代梦人也乐于抓住这个借口向底比斯开战，因为拉栖代梦人对底比斯人的仇视由来已久，那不仅是因为他们宣称要向在狄凯利亚的阿波罗神缴纳十分之一战利品，[(3)]还因为底比斯人拒绝和他们一同去攻打比雷埃夫斯。[(4)]更有甚者，拉栖代梦人还指责

他们说服科林斯人，也拒不参加那次军事行动。而且，这也使拉栖代梦人联想起底比斯人阻挠阿格西劳斯在阿乌利斯献祭的事情，他们把已经献祭的牺牲从祭坛上扯出来抛弃，并且拒不参加阿格西劳斯在亚细亚的军事行动。(5)他们认为，这是出兵攻击底比斯的大好时机，这样可以制止他们对拉栖代梦人的傲慢行径；在阿格西劳斯强有力的领导下，他们在亚细亚节节胜利，在希腊也没有其他战事妨碍他们。

[6] 这样，在拉栖代梦，人们对于局势的看法形成共识，于是监察官们下令出兵。他们委派吕山德前往佛基斯，并命令他统领佛基斯人以及奥塔人、赫拉克勒亚人、马里人、埃尼安尼人，(6)一起发兵哈里阿图斯。波桑尼阿斯作为全军总司令，同意在指定的日期率拉栖代梦人和其他伯罗奔尼撒人的军队，在哈里阿图斯与他们会师。现在，吕山德不但执行了下达给他的所有命令，还策动奥科门努斯人叛离了底比斯人。(7)

[7] 波桑尼阿斯在边境上献祭，显示吉兆，便委派他的官员到各个盟邦去征召分遣队。他在等待拉哥尼亚各城镇的军队到来的同时，自己则在泰格亚休养。(8)眼见拉栖代梦入侵底比斯领土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底比斯人派出使者前往雅典，对雅典人这样说：

[8] “雅典人啊，你们曾经抱怨我们，说我们在那场战争结束的时候支持对你们使用严厉的手段，(9)但是你们的抱怨是不公正的；因为那并不是我们整个城邦支持那些措施，而只是个别人，他碰巧在当时同盟代表大会中有一席之地。但是，当拉栖代梦人命令我们向比雷埃夫斯进攻时，我们整个城邦投票决定不参加他们的军事行动。(10)可见，拉栖代梦人迁怒于我们，都是因为你们的缘故。所以，我们认为，你们应该援助我们的邦国，那才是公平的。

[9] “我们认为，你们当中的那些当年属于‘市民党’(11)的人们，更应该义无反顾地支持对拉栖代梦人开战。拉栖代梦人在你们这里建立寡头政治之后，平民憎恶你们，使你们成为众矢之的，而他们将一支大军开进你们城里，表面上成为你们的同盟者，实际上是把你们交到了民主派的手里。因此，如果你们还是一如既往地仰赖于他们，则将死无葬身之地，但是，我们在雅典的朋友——雅典的平民大众却拯救了你们。(12)

[10]“雅典人啊，还有一点，我们都理解，即你们意欲恢复你们从前所拥有的帝国。那么我们不禁要问，你们除了帮助那些受虐于拉栖代梦人的人们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途径去实现你们的目标呢？不要因为他们统治着众多邦国而惧怕，那恰恰是使人们勇气倍增的理由。想想你们自己的情况吧，当你们统治下的臣属之邦数量达到最多的时候，你们的敌人也同样是最多的。只要臣民没有发动暴乱，他们对你们的敌意自然是被遮掩起来的；但是一旦拉栖代梦人站出来，成为他们的领导者时，他们对你们的真实态度立即就会展露无遗了。

[11]“就目前而言，当我们和你们齐心协力，拿起武器对付拉栖代梦人的时候，可以肯定的是，仇恨他们的人将会悉数站出来。如果你们稍加思索，就马上会看到我们所说都是事实。现在还剩下谁是拉栖代梦人的朋友呢？阿尔戈斯人难道不是一直与他们不共戴天吗？

[12]“现在，不久前被强占了大片领土和诸多城镇的爱利斯人，也加入到他们敌人的行列。至于我们下面说到的科林斯人、阿卡狄亚人和阿凯亚人，他们在拉栖代梦人发动的对你们的战争中，曾经热心参与，共同分担艰难险阻，支付军费开支；然而，当拉栖代梦人如愿以偿地获胜之后，所获得的领土、荣誉以及所掠获的财宝，那些忠实的追随者可曾分享吗？不仅如此，他们甚至认为他们的黑劳士都可以被派往各地担任统治者，然而对于同盟者这些自由人，他们获胜之时，却还是颐指气使，像主人对待奴仆一样对待他们。

[13]“而且，显而易见的是，他们以同样的手法欺骗了叛离你们的那些人。他们非但没有得到自由，相反，却受到了他们的双重奴役——他们受到拉栖代梦指定的地方官和吕山德在每个城邦所建立的‘十人政府’的双重僭主统治。最后，我们来说说亚细亚之王(13)吧。尽管国王用他的贡赋全力资助他们，战胜了你们，但是如果国王站在你们这一边，征服了他们，他现在的境遇不至于如此吧？

[14]“现在，如果你们主动去领导那些受苦受难的人们，你们必将成为天下诸邦中前所未有的最卓越的领袖，这还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吗？你们回想一下，当年你们拥有帝国的时候，你们是领导者，但是你们所统治的仅仅是海上居民；但是现在你们将统治全人类——包括我们，还有伯罗奔尼撒人，你们以前统治过的那些人以及波斯国

王，同时将拥有波斯国王所有的巨大权力。当然，我们曾是拉栖代梦人得力的同盟者，这一点你们是很清楚的；但是，从现在起，我们将比过去支持伯罗奔尼撒人更坚决地支持你们；因为既不是为了岛上居民(14)或叙拉古人，也不是为了任何外人，而是为了受到伤害的我们双方，我们才如同以往一样来帮助你们。

［15］“这是很好理解的。为谋一己之私而获得帝国的拉栖代梦人，将比你们当年所建立的帝国更容易被摧毁。因为你们拥有强大的舰队，统治着那些没有任何海上力量的臣民；而他们战舰很少，却妄称统治着那些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他们而且装备更精良的臣民。

“以上就是我们的建议。但是雅典人啊，你们要确信一点，那就是我们坚信，我们请你们参战对雅典城邦的益处，要大大超过对我们自己的城邦。”

［16］以上就是底比斯的使者所说的话。雅典人纷纷发言，都支持使者的意见，最后他们一致通过决议，援助底比斯人。特拉叙布鲁斯将雅典人的决议通报使者，作为答复；他还指出，尽管比雷埃夫斯现在还没有城墙，但为了更好地报答底比斯人的支持，他们会勇敢面对危险。他说：“既然你们不再参与他们对我们的战争，那么我们将和你们并肩作战，如果他们来进攻你们的话。”

［17］这样，底比斯的使者返回国内，为自卫战做准备，而雅典人也正准备增援他们。

事实上，拉栖代梦人也不再迟疑了。拉栖代梦国王波桑尼阿斯率领来自本邦和伯罗奔尼撒其他地方的军队，进军波奥提亚，唯独科林斯人拒绝参战。吕山德为全军先锋，他率领来自佛基斯、奥科门努斯以及该地区其他地方的军队，在波桑尼阿斯之前，率先抵达哈利阿图斯。

［18］吕山德在兵临城外之后，并没有安营驻扎以等待来自拉栖代梦的大军到来，而是带着他手下的军队，直扑哈利阿提图斯城。起初，他试图说服他们叛离底比斯人以取得独立；但是城内的那些底比斯人阻止他们这么做。于是，吕山德下令攻城。

［19］底比斯人获知这里的情况之后，便派出重装步兵和骑兵，

迅速前来救援。至于哈利阿提图斯人是出其不意对吕山德发起反击，还是吕山德看到敌人压境，因自认为会取胜而坚守阵地，这事无法确定；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战斗就发生在城墙的外侧。现在哈利阿提图斯城门外的胜利纪念碑可以证明。吕山德被杀死之后，他的军队向山上逃去，底比斯人紧追不放。

［20］他们追击到一定高度，进入一块地势崎岖、通道狭窄的地方，敌人(15)的重装步兵回过头来，向他们投掷标枪和其他器物。他们当中最前面的两三个人被击中倒下，敌人又开始从山上向追兵抛滚石头，他们士气高昂，越战越勇。底比斯人从斜坡上被赶跑，有200多人被杀死。

［21］底比斯人在当天颇感沮丧，原来他们认为自己所遭受的损失，和他们给敌人所造成的杀伤相差无几。然而，第二天，当他们听说来自佛基斯和其他诸邦的军队在夜里就各自回国时，他们开始为自己所取得的战果而兴高采烈。但是另一方面，他们看到波桑尼阿斯率领着来自拉栖代梦的军队抵达时，又觉得自己深处险境之中。人们都说，全军上下死气沉沉，悲观失望。

［22］然而，到了第三天，雅典的军队到了，双方军队同时布阵，而波桑尼阿斯没有立即向他们进击，也没有发起挑战。于是，底比斯人的信心大为增强。波桑尼阿斯召集手下诸位波列玛克和五十夫长，和他们一起商讨，以决定是立即开战，还是签订休战和约，以便收回吕山德以及和他一同阵亡将士的尸体。

［23］因此，波桑尼阿斯和其他位高权重的拉栖代梦人，考虑到吕山德已死，他手下的残兵败将业已逃散，而科林斯人完全拒绝派兵一起出征，那些到达这里的军队(16)士气全无；同时，在骑兵方面，敌众我寡；最重要的是，那些阵亡者的尸体就在城墙根下，如此则即使他们获胜，在哈里阿图斯的塔楼之下，要收回阵亡者的尸体，也不是轻而易举的。鉴于以上种种情况，他们决定，最好是签订休战和约，以便收回阵亡者的尸体。

［24］然而，底比斯人却说，他们绝不放弃那些尸体，除非拉栖代梦人从他们的领土上撤离。拉栖代梦人对这些条件表示欢迎，他们

准备在收回阵亡者尸体之后，即从波奥提亚撤兵回国。事情得到解决之后，拉栖代梦人垂头丧气地从那里撤离，而底比斯人则感到无比自豪——这就如同一个人在来到他人田地时虽秋毫无犯，却遭到人家一顿毒打，然后被驱赶出去。拉栖代梦人的这次军事行动就这样结束了。

［25］但是，波桑尼阿斯回到国内以后，就有人指控他犯下死罪。有人指控他，说他在吕山德之后才抵达哈利阿图斯，尽管他是如约在同一天到达的；还有人指控他，说他是通过签订休战和约，而不是通过作战获胜而收回阵亡者尸体的；说他在比雷埃夫斯抓到雅典民主派人士后，又将他们放走。(17)由于以上这些指控，即便缺席审判，他还是被判处死刑。波桑尼阿斯逃到了泰格亚，在那里寿终正寝。以上这些，就是发生在希腊的事情。

---

(1) 古希腊各邦普遍采用银本位币制。因此，只要没有特别说明，皆指白银。公元前5世纪末以后，越来越多的金币进入商品流通流域。公元前4世纪金银比价约为1比13。

(2) 关于雅典与罗克里斯人结盟，参阅IV. 2. 17。

(3) 即要求拉栖代梦人将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战利品的十分之一，交给位于在狄凯利亚的阿波罗神庙。

(4) 色诺芬：《希腊史》，II. 4. 30。

(5) 色诺芬：《希腊史》，III. 4. 4。

(6) 色萨利南部一部族。

(7) 奥科门努斯，在波奥提亚。

(8) 公元前395年。

(9) 他们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主张彻底摧毁雅典。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 2.19。

(10) 色诺芬：《希腊史》，II. 4. 30。

(11) 当时情况相当复杂，以雅典城为中心为一派，以比雷埃夫斯为中心形成另一派。这里说的是前者。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 4. 11，24等。

(12)　公元前403年重建的雅典民主制实现了两派的和解。底比斯的使者面对权力不断增长的雅典平民，力图讨好平民，以赢得其支持。

(13)　即波斯国王。波斯人固执地认为，亚细亚自古以来就是他们的领土。有趣的是，这里希腊人也套用波斯人的传统观点。

(14)　指爱琴诸岛的居民。

(15)　指吕山德军队的残部。

(16)　即其他的伯罗奔尼撒人（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I. 5. 17）。

(17)　色诺芬：《希腊史》，II. 4. 29—39。

第四卷

第一章

［1］初秋之时，(1)阿格西劳斯进抵法那巴佐斯管辖的弗利吉亚省区，(2)在当地烧杀抢掠，占领了一座又一座城市。在这些城市中，有些是以武力征服的，有些则是主动归降的。

［2］这时，斯庇特里达特斯(3)告诉他，如果他愿意随他一起前往帕弗拉冈尼亚，他将引见帕弗拉冈尼亚国王前来谈判，并促成双方结盟。于是，阿格西劳斯迫不及待地启程上路，因为策动波斯国王属下诸族中的某个民族叛离，原本就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

［3］他到达帕弗拉冈尼亚后，国王奥提斯(4)立即前来与他订立盟约。事实上，波斯国王不断传令召见奥提斯，他却一直不肯前去。在斯庇特里达特斯的劝说下，奥提斯拨给阿格西劳斯1000名骑兵和2000名轻盾兵。

［4］对于斯庇特里达特斯的鼎力相助，阿格西劳斯心存感激。他说：“斯庇特里达特斯啊，请告诉我，你是否愿意把你的女儿嫁给奥提斯国王呢？”

斯庇特里达特斯回答道：“如果奥提斯愿意娶她，我当然求之不得呢！我的女儿不过是一放逐者之女，而他可是拥有大片领土和强大势力的国王啊！”随后，他们再也没有提起这桩亲事。

［5］当奥提斯准备起身离去，前来向阿格西劳斯辞行的时候，阿格西劳斯先让斯庇特里达特斯回避一下，然后开始同他在那三十个斯巴达人(5)面前交谈。

［6］阿格西劳斯问道：“奥提斯啊，请告诉我，斯庇特里达特斯的家世如何？”奥提斯国王回答说，他的家族在所有的波斯人中属于最高贵的阶层。阿格西劳斯又问道，“你注意到他的儿子没有？长得多英俊啊。”奥提斯说：“我当然注意到了，因为昨天晚上我还和他一同进餐呢。”阿格西劳斯说：“听说他的女儿长得可比他儿子漂亮。”

［7］奥提斯说：“是的，宙斯作证，她的确很美。”阿格西劳斯

说：“既然你已是我们的朋友了，那我建议你娶他女儿为妻。她美貌绝伦——难道有比成为她的丈夫还快乐的事吗？她的父亲出身高贵，有权有势。如你所见，他因为遭到法那巴佐斯的迫害，而被迫逃亡，背井离乡。”

[8] 阿格西劳斯接着说：“你尽可以相信，当他能够报复他的敌人法那巴佐斯的时候，也就会对他的朋友有利。我请你慎重考虑我的建议，如果这个计划得以顺利实施的话，那就不仅仅是你们之间结盟，也还包括我和其他的拉栖代梦人；而且，由于我们是全希腊的领袖，因此其他希腊人也将加入进来。

[9] 再说，如果你迎娶他的女儿，那么还有谁的婚礼会比你的更气派呢？又有谁的新娘子能像你的娇妻那样，在那么多的骑兵、轻盾兵和重装步兵护卫下，进入你的寝殿呢？”

[10] 奥提斯问道：“但是，阿格西劳斯啊，不知斯庇特里达特斯是否乐于接受你的这个建议呢？”阿格西劳斯回答说，“诸神可以作证，我可不是他托来说媒的。对我来说，惩戒敌人固然能够使我欣喜若狂，但是我相信，更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发现一些对我的朋友们有益的事情。”

[11] 奥提斯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问问斯庇特里达特斯，这件事是否能也让他高兴呢？”阿格西劳斯转过身来说：“赫里庇达斯(6)，你们(7)都去说服他同意我们所说的这些事。”

[12] 于是，他们就前去说服斯庇特里达特斯了。当他们离开了一阵子之后，阿格西劳斯说：“奥提斯啊，你是否愿意把他找来，我们亲自跟他谈谈？”奥提斯说：“我觉得其他所有人加起来，也没有你说服他的可能性大。”于是，阿格西劳斯派人把斯庇特里达特斯和其他人都找来了。

[13] 他们一进来，赫里庇达斯劈头就说：“阿格西劳斯啊，你为什么非要把早已说定的事情搞得拖拖拉拉的呢？斯庇特里达特斯说过，他愿意按你的想法去做任何事。”

[14] 阿格西劳斯说，“那好吧，斯庇特里达特斯，我觉得你最好把你的女儿嫁给奥提斯——这会给你带来好运，而奥提斯应当娶

她。不过，如果我们取道陆路，那就无法在春天到来之前把姑娘接过来啊！”奥提斯则说，“的确如此。但宙斯作证，既然你已应允此事，就可以立即派人把她从海路接过来。”

［15］于是，他们互相起誓，达成协议，然后送奥提斯上路。阿格西劳斯知道奥提斯国王心急，便马上配备了一艘三列桨战舰，命令拉栖代梦人卡里阿斯去接她，再护送姑娘到她的新家；而他则动身前往法那巴佐斯的总督官邸所在地达斯基里昂。[8]总督官邸周边有许多大村庄，那里粮草丰足，还有成群的野生猎兽，其中一些被圈围在狩猎场内，其余的则游走在旷野上。

［16］当地还有一条河流，从官邸旁蜿蜒流过，河里鱼类繁多；除此之外，还有许多飞禽可供人们捕捉。斯巴达国王就在那里过冬，军队的补给一部分就地取用，一部分则通过外出抢掠。

［17］碰巧有一次，正当士兵们收集粮草的时候——由于他们此前从未遇到过任何麻烦，因此显得傲慢而漫不经心，他们分散到在平原各地——法那巴佐斯统率两辆滚刀战车，[9]以及大约400名骑兵向他们发起攻击。

［18］当希腊人看到法那巴佐斯向他们逼近的时候，赶紧集合，聚集起大约700人的队伍。法那巴佐斯当机立断，将战车置于最前面，他本人和骑兵跟随在战车后面，随后下令向希腊人进攻。

［19］战车突入密集的战阵，将希腊人冲得七零八落，骑兵则快速跟进，约100名士兵被打翻在地，其他人则仓皇逃窜，向阿格西劳斯和他的重装步兵靠拢，因为他们碰巧就在附近。

［20］大约在这次事件之后的三四天，斯庇特里达特斯获悉，法那巴佐斯在距离他们大约160斯塔狄亚[10]、名叫考耶的大村庄安营扎寨，他马上把这个情报告知了赫里庇达斯。

［21］赫里庇达斯渴望取得一次辉煌的战功，他向阿格西劳斯请求拨给他2000名重装步兵、2000名轻盾兵和一些骑兵——其中包括斯庇特里达特斯的骑兵和帕弗拉冈尼亚人。他还尽力说服更多的希腊人与他同往。

[22] 当阿格西劳斯答应给他这些军队之后，赫里庇达斯便开始奉献牺牲。黄昏时分，他得到了吉兆，于是结束献祭。他命令手下士兵用晚餐，然后到营前报到。但是直到夜幕降临的时候，前来集合的人数还不足一半。

[23] 可是，为了不让那三十个斯巴达人嘲笑他——如果放弃计划，他们肯定会取笑他——他就带领这些士兵开拔了。

[24] 黎明时分，他向法那巴佐斯的营寨发起进攻。许多放哨的美西亚人被杀死，而大部队则四处逃散，法那巴佐斯的营寨就这样被攻下来了。俘获的战利品中包括许多酒杯，以及像法那巴佐斯那样的人物所匹配的其他物品。此外，他们还缴获了大批辎重和许多役畜。

[25] 由于害怕固定驻扎在某一地点有可能遭到包围和袭击，法那巴佐斯一直在其辖区内不断变换着驻地，甚至如同游牧民族一样，小心翼翼地隐蔽自己的营寨。

[26] 当帕弗拉冈尼亚人和斯庇特里达特斯带着他们所掳获的战利品归来时，赫里庇达斯派手下的将领和头目拦住他们，没收了斯庇特里达特斯和帕弗拉冈尼亚人的所有东西。他这样做的目的，不过是为了将大量战利品集中起来，移交给负责出售的官员。

[27] 然而，赫里庇达斯这样的做法使他们觉得忍无可忍，如同是蒙受了奇耻大辱。于是，他们收起行囊，夜里不辞而别，投奔萨迪斯的阿里埃乌斯去了。他们之所以信任阿里埃乌斯，是因为他也曾叛离波斯国王，同国王开战。(11)

[28] 此次战役中，最让阿格西劳斯伤脑筋的，莫过于斯庇特里达特斯、麦加巴特斯(12)和帕弗拉冈尼亚人的逃亡了。(13)

[29] 这时，有一位名叫阿波罗芬尼的库济科斯人，碰巧是法那巴佐斯的老朋友，同时也是阿格西劳斯的朋友。他告诉阿格西劳斯说，他觉得可以设法让法那巴佐斯与他谈判，磋商建立友好关系事宜。

[30] 阿格西劳斯采纳了他的意见。阿波罗芬尼在取得休战协议和誓言后，将法那巴佐斯带到事先约定的地点。阿格西劳斯和那三十

个斯巴达人已经到达那里，躺在草地上等候着他们；而法那巴佐斯则身披一件价值连城的外套来见他。但是，当他的仆从们准备往他脚下铺地毯以便让这些波斯人舒舒服服地坐下时，他看到阿格西劳斯如此简朴，就为自己如此奢侈而面露愧色。于是，他二话没说，也躺到地上。

［31］他们首先互致问候。接下来，法那巴佐斯伸出右手，阿格西劳斯也伸出右手，双方握手之后，法那巴佐斯因年长一些，首先发表看法。他说：

［32］“阿格西劳斯以及在场的诸位拉栖代梦人啊，当你们与雅典人交战的时候，我是你们的朋友，与你们结成同盟。那时候，我不仅为你们提供金钱资助，使你们的舰队实力增强，我还在陆地上亲自出马与你们并肩作战，把你们的敌人驱赶下海。[14]你们不能像指责提萨佛涅斯那样来指责我，因为无论何时，也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口头上，我都没有对你们耍两面派。

［33］“我本人就是这样很够朋友的。而今你们却把我拖入这样一种窘境：我在自己的土地上甚至连一顿饱饭也得不到，只能像野兽那样，舔食你们留下的残羹剩饭。我的父亲曾给我留下多处华丽的宅邸以及林木茂密、遍布走兽的园林，这些都是我喜爱的东西——而今我却眼睁睁地看着一片片林木被砍伐，一座座豪宅被焚毁。纵然我不懂得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正义，那么我想聆听你们的指教，你们这些懂得知恩图报的人们，他们这样做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34］这是法那巴佐斯的发言。所有那三十名斯巴达人听到这话，都感到羞愧难当，沉默不语。最后，阿格西劳斯说：“我想你是知道的，法那巴佐斯，在希腊的那些城邦中，邦国居民之间有友好相处的，也有相互敌对的；但是，一旦他们的城邦卷入了战争，他们个个都会站在祖国一方，在战场上你会看到朋友和朋友之间交战；以至于巧合到朋友之间给对方以致命一击。今天我们的情况也是这样，因为我们与你的国王为敌，不得不对他所有的一切都怀有敌意。不过，至于你本人，我们应该超越一切去珍惜与你的友情。

［35］“如果你不得不更换主人——我是指以我们取代波斯国王

——我个人是不建议你这样做的。而实际上，以你现有的势力，通过与我们的联合，可以自由地享用你所拥有的财富，不需要向任何人效忠，也不需要向任何人称臣。在我看来，自由的价值丝毫不亚于任何财富。

[36]“然而，我们并不是怂恿你去过自由而贫穷的生活，而是希望你与我们结盟，通过征服今日的那些奴隶，使他们成为你来日的臣民，从而扩充你自己的而不是波斯国王的势力。这样，你既获得了自由，同时也变得富有了，难道你愿意让所有这些幸福从身边溜走吗？”

[37]“那么，我能直截了当地告诉你，我会怎么做吗？”法那巴佐斯问道。

“当然可以。”阿格西劳斯说。

法那巴佐斯说，“好吧，如果国王另外指派别人担任将军，并且命我归他统属，那么我会选择与你为友，与你结盟；但如果国王把军队的最高指挥权交给我——我实现雄心的力量既然如此强大——那你尽可以确信我应该会尽全力与你作战。”

[38]阿格西劳斯听了这番话，抓住法那巴佐斯的手说：“哦！最高尚的人啊！一位达到如此思想境界的人竟成了我们的朋友。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信，现在我将尽快离开你的领土。即使将来发生战争，只要我们能够进攻其他地方，我们将不会攻掠你和你所拥有的一切。”

[39]说完这番话，会晤结束了。法那巴佐斯随即拍马离去。但是，他和帕拉皮塔所生的儿子，翩翩少年，风华正茂，碰巧落在了后面。

他跑到阿格西劳斯面前说：“阿格西劳斯，咱俩交个朋友吧。”

“我愿意成为你的朋友。”阿格西劳斯说。

“好吧，一言为定。”少年说。

说完，他把一枝精致的标枪赠送给阿格西劳斯。阿格西劳斯接受了礼物，作为回赠，他把一件精美的项圈送给了这位少年——这个项

圈原本是他的书记伊达尤斯套在自己坐骑脖子上的。随后，少年跃身上马，追赶他的父亲去了。

[40] 后来，当这位少年（帕拉皮塔之子）的兄弟趁法那巴佐斯不在本地之机，褫夺了他的领地，并把他驱逐出境的时候，(15)阿格西劳斯不仅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照，而且，当他迷恋一位叫攸阿凯斯的雅典人的儿子时，阿格西劳斯还千方百计地帮助他。由于攸阿凯斯的儿子比其他男孩都要高些，他就想方设法使他混入奥林匹亚竞技场，参加那里举行的短跑比赛。(16)

[41] 阿格西劳斯如他对法那巴佐斯所承诺的那样，立即从他的领土上撤离了。那时，春天即将来临。(17)他一抵达特拜平原，(18)就驻扎在阿斯提拉的阿尔特密斯神庙附近。(19)在那里，他在原有军队的基础上，又从四面八方纠合了大批人马。他正准备尽可能地深入帝国内地，发动军事远征。他认为无论其军队攻到哪里，都会将当地民族从波斯国王的统治下剥离开来。

---

(1) 公元前395年。

(2) 色诺芬：《希腊史》，III. 4. 29。

(3) 一位波斯贵族。他原本是法那巴佐斯的部将，后在吕山德策动下叛离波斯人。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I.4.10。

(4) 色诺芬在《阿格西劳斯传》（III. 4）中称他为科提斯（Cotys）。

(5) 色诺芬：《希腊史》，III. 4. 20。

(6) 阿格西劳斯的部将。

(7) 指那三十个斯巴达人。

(8) 公元前395年。

(9) 色诺芬在《长征记》（I. 8. 10）中也提及波斯的这种战车。在战车两侧，由车轴方向外有战刀，车身装有向下的刺刀，车辆冲入敌阵时，犹如“绞肉机”，颇具杀伤力。

(10) 160斯塔狄亚约合29.6千米。

(11) 色诺芬在其《长征记》中有记述。

(12) 斯庇特里达特斯的儿子。

(13)　公元前395年。

(14)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1. 6，24，25等。

(15)　公元前395年。

(16)　短跑比赛的距离是1斯塔狄亚，约相当于200码，这是一种成年男人的赛事。攸阿凯斯的儿子太年轻了，尚不具备参赛资格，但他超乎寻常的身高帮了他大忙。

(17)　公元前394年。

(18)　特拜位于特洛阿德（Troad），又称特洛阿斯（Troas），意即“特洛伊的疆土”。古代系指小亚细亚向西北深入爱琴海的部分，南起埃德雷米特湾，北至普洛彭提斯（马尔马拉海）；东起伊达山，西至爱琴海。

(19)　据斯特拉波（XIII.　1.51，63）记载，此地距特拜城700斯塔狄亚（约合130千米）。

第二章

[1] 于是，阿格西劳斯就忙于以上这些事务了。但是，那些在拉栖代梦国内的人们，当他们确认那些金钱已经送抵希腊诸邦，[(1)]而最大的几个城邦已联合起来准备向他们开战时，便确信自己的邦国已经处于危险的境地，一场战争势所难免。

[2] 这些拉栖代梦人一边抓紧备战，一边立即委派爱皮基狄达斯去召阿格西劳斯回国。爱皮基狄达斯抵达亚细亚后，向阿格西劳斯说明了所面临的总体形势，告诉他，邦国命令他尽快回国救援，不得耽搁。

[3] 阿格西劳斯接到命令，虽然颇感烦恼，觉得自己的希望破灭了，荣誉也离他而去，但他还是把各盟邦首领们召集起来，告诉他们邦国命令已到，必须回师拯救自己祖国。[(2)]他说，“诸位盟友，请你们相信，如果事情得到圆满解决，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我会重返亚细亚，完成咱们的未竟之业。”

[4] 许多人听了这番话，禁不住热泪盈眶。他们通过投票，一致决定跟随阿格西劳斯回去，救援拉栖代梦；如果诸事顺利，他们就再随他一同重返亚细亚。

[5] 于是，他们开始收拾行装，准备随他回国。阿格西劳斯将攸克塞努斯留下，命他管辖亚细亚的事务，分拨给他一支不少于4000人的军队，以维护各城市的安全。阿格西劳斯看到，他手下的大多数士兵更愿意留下来，而不是回去参加与希腊人的战争，为了使自己能够带上精锐之师回到希腊，他首先慷慨奖赏那些派出精锐之师的城邦，其次奖赏那些能够带领装备精良的重装步兵、弓箭手和轻盾兵参战的雇佣军首领；他还向骑兵长官们宣布，将对他们当中能够提供骏马和优秀骑手者予以奖赏。

[6] 阿格西劳斯说，他将在他们从亚细亚返回途中，到达欧罗巴的科尔松尼斯时再宣布奖赏决定。这样做的目的是要明确无误地告诉他们，在选拔士兵时务必细心考察。

［7］至于奖品，绝大多数都是锻造精美的武器，既有重装步兵用得上的，也有骑兵用得上的；奖品中还有黄金花冠。所有奖品的总价值据说不下4塔连特。这些耗资巨大的武器最终都发放给了军队。

［8］阿格西劳斯在渡过赫勒斯滂海峡后，从拉栖代梦人当中指定门那斯库斯、赫里庇达斯和奥西浦斯为评判员，而同盟者当中，每个城邦各选派一名评判员。阿格西劳斯作出奖赏的决定后，循着波斯国王(3)当年出征希腊时所走过的那条路线，率军继续推进。

［9］在此期间，监察官们发布了战争动员令。由于阿格西波里斯(4)当时年纪尚幼，邦国便任命他的监护人、王族出身的阿里斯托德姆斯为统帅。

［10］在拉栖代梦人进军的同时，敌人的各支军队也会合到一起，商讨仗怎么打对他们自己最有利。

［11］科林斯人提摩劳斯发言如下：

“诸位盟友，在我看来，拉栖代梦人就如同那些江河一样。江河起源时只是涓涓细流，易于淌过；但当它们流到更远的地方，其他河流就会汇入其中，水流就变得更大了。

［12］“拉栖代梦人就是如此，他们刚刚出发的时候，只有他们自己，而当他们继续前进，使其他城邦不断加入他们之中，他们的人马越来越多，也就更加难以击败了。”

他接着说，“再举个例子，我知道，那些想消灭马蜂的人们，如果他们在马蜂飞出巢穴的时候去捕捉它们，许多马蜂必定群起而蛰之；但当他们趁马蜂还未离开蜂巢的时候就放火去烧掉马蜂窝，那他们就可以除掉马蜂，而自己却毫发无损。因此，考虑到以上这些因素，我相信，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最好是在拉栖代梦本土作战；如若不成，也要尽可能就近作战。”

与会者都觉得他的主意很好，便一致决定照此行动。

［13］于是，联和作战的诸邦开始协商由谁来出任联军总司令的问题，并力图就全军阵型在集结时纵深列数达成一致，以免本方方阵因纵深过厚而使敌人借机加以包围——在这期间，拉栖代梦人在行军

途中已有泰格亚人和曼丁尼亚人加入，他们沿着海岸线[5]向前推进。

[14] 双方军队都在继续推进，科林斯人及其同盟者抵达涅米亚地区，而几乎同时，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也抵达西基昂。[6]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的军队取道爱皮耶凯亚进入科林斯。交战伊始，居于右侧的敌人轻装部队居高临下，向他们投掷大量标枪，枪如雨下，给他们造成重大杀伤。



图**10**　今日阿尔戈斯湾

[15] 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向海边[7]撤退，途经平原，一路上烧杀抢掠；而敌军也撤退了，隔着河床安营扎寨。[8]当拉栖代梦人继续推进，两军相距不到10斯塔狄亚时，他们也就地扎营，按兵不动。[9]

[16] 现在我来说明一下两军的人数。在重装步兵方面，拉栖代梦人总共约有6000名，爱利斯人、特里斐里亚人、阿克罗里亚人以及拉西昂人共约3000名，西基昂人有1500名，而爱皮道鲁斯人、特洛伊曾人、赫米昂人和哈利埃人加在一起则不少于3000名。除此之外，拉栖代梦人还有约700名骑兵[10]，随军的克里特弓箭手约300名，玛尔迦那人、列特林尼人和安菲多里人的投石兵不少于400名。但是，弗琉斯人没有参加此次军事行动。他们说，他们要维持神圣休战状态。[11]这是拉栖代梦人一方的兵力。[12]

［17］敌人方面的兵力[13]如下：重装步兵包括雅典人约有6000名，阿尔戈斯人据说有7000名，波奥提亚人（奥科门努斯人不包括在内）仅约5000名，科林斯人约3000名。此外，还有来自整个优波亚岛的不少于3000名。以上是重装步兵的人数。至于骑兵，波奥提亚人（不包括奥科门努斯人）约800名，雅典人约600名，优波亚的卡尔基斯人约100名，奥彭提亚的罗克里斯人约50名。[14]轻装部队当中大都是属于科林斯方面的；因为奥佐里亚的罗克里斯人、马里斯人和阿卡纳尼亚人[15]都追随他们。

［18］以上就是交战双方的兵力。那些波奥提亚人如果居于左翼，[16]就不急于发起战斗；但当与雅典人对阵的是拉栖代梦人时，波奥提亚人居于右翼，与他们对阵的则是阿凯亚人，他们立即就说，献给神祇的牺牲显示的是吉兆，下令军队整装待命，声称马上就要开战。一开始，他们不顾16排的阵型排列原则协议，[17]将方阵尽可能排得更密实一些。在行军过程中，他们突然向右转，冲在前头，准备从侧翼包抄敌人。而雅典人为了不使自己的军队与整个战线脱节，也只能跟着他们向右转，虽然他们知道这样行动有被包围的危险。

［19］开始一段时间，拉栖代梦人并没有察觉敌军已经渐渐逼近，因为那个地方的草木很茂盛，但当敌军高唱军歌的时候，他们终于发现了，马上依次下令全军准备开战。当同盟者按照拉栖代梦指挥官事先指定的区域，各就各位，集结队伍时，他们传令下去，跟随先锋往前冲。这时，拉栖代梦人也向右转，冲在前头，把侧翼的阵线拉得比敌人的要长很多，以至于只有6个部落[18]的雅典人面对拉栖代梦人，而其余4个部落则面对泰格亚人。

［20］当两军相距不足1斯塔狄亚时，拉栖代梦人按照他们的习惯，用一只母山羊[19]向阿格罗特拉的阿尔特密斯[20]献祭，随后下令向敌人发起进攻。他们以侧翼迂回包抄，力图合围敌人。双方展开近身肉搏，拉栖代梦人所有的同盟者，除培林尼人外，都被敌人打败了——培林尼人在与塞斯皮埃人激战中全军覆没，而对方也有许多人阵亡。

［21］但是，拉栖代梦人自己战胜了与其交战的那些雅典人，将他们包围起来，杀死甚多；而拉栖代梦人并没有受到多少损失，依然

队形齐整有序地继续推进。他们在那4个部落的雅典人追击败敌返回之前，就已经从其旁边推进过去；因此，这部分雅典人，除了起初在跟泰格亚人交战中的阵亡者之外，无人被杀。

［22］而拉栖代梦人却恰恰遭遇了追击败敌后归来的阿尔戈斯人。当第一位波列玛克正准备在前排发起攻击时，据说有人大声叫喊，说让敌人的前排先过去。阿尔戈斯人前排过去之后，拉栖代梦人朝他们没有防护的那一侧(21)发动袭击，杀死甚多。拉栖代梦人还在科林斯人追击逃敌归来时袭击了他们。此外，他们同样在一些底比斯人追击逃敌归来时袭击了他们，杀死甚多。

［23］随着战事的进展，那些被击溃的军队先是逃至科林斯城墙下，由于科林斯人不许他们进城，他们只好回到原先的营地去了。另一方面，拉栖代梦人则返回他们首先与敌人交战的地方，在那里竖立了一座胜利纪念碑。这次战役的结局就是这样。(22)

---

(1) 色诺芬：《希腊史》，III. 5. 1。

(2) 公元前394年。

(3) 关于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出征希腊的路线，参阅希罗多德：VII. 26—58。

(4) 波桑尼阿斯之子。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I. 5. 25。

(5) 显然是阿尔戈斯（Argolic）湾沿线。

(6) 在伯罗奔尼撒北部，靠近科林斯。

(7) 科林斯湾沿海一带。

(8) 在涅米亚。

(9) 关于科林斯战争的相关地图，参阅地标《希腊史》，第130、155页。

(10) H. G . 达金斯英译本为“600”。

(11) 原因可能是他们在过某个宗教节日。

(12) 拉栖代梦方面重装步兵和骑兵共约1. 5万人。

(13) 反斯巴达的盟军共约2. 5万人。双方应该都有数量不小的轻装步兵，色诺芬并未计入。

(14)　色诺芬：《希腊史》，III. 5. 3。

(15)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V. 6. 1；7. 1；VI. 5. 23。

(16)　在这个位置，他们面对的是拉栖代梦人，因为拉栖代梦人一直都是占据右翼的位置。

(17)　色诺芬：《希腊史》，IV. 2. 13。

(18)　部落（φυλή/*phyle*）原本指原始社会以血缘纽带连结起来血族集团。如按照传统说法，古代阿提卡有4个部落，梭伦改革时部落组织尚发挥一定的作用，四百人会议即按每部落一百人组成。克里斯提尼改革彻底突破血缘关系，将雅典及阿提卡地区按照地域原则划分为10个行政区，这是雅典地方行政管理单位，十将军委员会、五百人议事会等都以此为基础设立或选举，但“部落”的名称却长期沿用。本节的“部落”即指阿提卡的行政区。

(19)　参阅色诺芬：《斯巴达政制》，XIII. 8及附注。

(20)　狩猎女神。

(21)　即右侧，因为通常是左手持盾牌的。

(22)　公元前394年。

第三章

［1］现在，阿格西劳斯正统率着他的增援部队匆匆从亚细亚赶回。当大军行抵安菲波里斯(1)时，德基里达斯捎话给他，说这期间拉栖代梦人已经取得了胜利，本方仅损失八人，而敌方的损失则不计其数。同时，他也提到，拉栖代梦人的同盟者中阵亡者的人数也不少。

［2］阿格西劳斯问道："德基里达斯啊，那些派军队和我们并肩作战的城邦，如果让他们尽快获悉这胜利的消息，是不是对我们更有利呢？"德基里达斯回答说："如果他们听到这个消息，那肯定会备受鼓舞的。"阿格西劳斯又说："我想没有别人比你更适合去通报战况，因为你亲历了这次战役。"德基里达斯乐于听到这句话，因为他向来爱好旅行，便回答道："既然你这么吩咐，我愿奉命行事。"阿格西劳斯说："还有一件事，我命令你去传达，如果目前的战事顺利的话，我们将按照以前所说的，重返亚细亚。"于是，德基里达斯立即启程前往赫勒斯滂地区。(2)

［3］阿格西劳斯率军穿过马其顿，进入色萨利。这时，波奥提亚人的同盟者——拉里萨人、克兰浓人、斯科图萨人、法萨鲁斯人，以及除了那些被放逐到异地的所有色萨利人，都一直尾随在他后面，不断地滋扰他。

［4］有一段时间，他行军的阵型呈空心四方形，有半数的骑兵在前，而另一半断后。但当色萨利人攻击他的后排骑兵以拖延他的军队行进时，他便把除自己私人卫队以外的所有前排骑兵都派去增援后方。(3)

［5］当两军摆好阵型，开始交战时，色萨利人考虑到骑兵在与重装步兵交战中并不占上风，于是策马掉头，缓缓撤退。

［6］而那些希腊人，也小心翼翼地跟着撤退了。阿格西劳斯觉察到敌方每一侧都有防守空虚之处，于是派遣他自己的那些精锐骑兵前往追击，吩咐他们要全力追杀敌人，并传令给其他士兵，要求他们也这么做，不能再给色萨利人反扑的机会。

［7］当色萨利人看到敌军出其不意地朝他们冲杀过来的时候，有些人逃跑了，有些人则掉过头来抵抗，而这其中又有些人拉着马还没来得及转过身来，就成了俘虏。

［8］但是，有一位名叫波里卡姆斯的法萨鲁斯的骑兵长官，手持宝剑，转身应战，与身边的骑兵一并阵亡。这时，色萨利人一方开始四散溃逃。有些人被杀，有些人被俘。无论如何，他们一直逃到那萨吉昂山附近才停下脚步。

［9］那天，阿格西劳斯在普拉斯和达那萨吉昂之间的地方，竖立了一座胜利纪念碑，至今还保留在战场上。他为这场胜利而感到无比自豪，因为这是他亲自组织起来的骑兵，打败了那些以精于骑术而自豪的民族。翌日，他穿越弗提亚(4)的阿凯亚山地，继续行军；接下来途经的都是对他们比较友好的部族，甚至到了波奥提亚边境也是如此。

［10］当他即将进入波奥提亚境内时，太阳看起来好像是新月形的。(5)这时，他获悉拉栖代梦人在海战中已经被击败，海军将领佩山德被杀。(6)人们向他讲述了此次战役的具体经过。

［11］当时，(7)双方舰队在克尼多斯附近展开激战。波斯人法那巴佐斯统率腓尼基舰队，科浓所部希腊舰队位列其前方。(8)

［12］佩山德手下的舰船明显少于科浓所率领的希腊舰队，但是他排列好阵型后仍向敌方发起攻击，居于左翼的同盟者的舰队随即不战而逃，而他自己则在驶近对方后，被敌舰驱逐到岸边，他乘坐的战舰也被敌舰给撞坏了。被驱逐到岸边的其他人皆弃船而逃，拼命奔向克尼多斯，而他则在自己舰船上孤力搏杀，直至战死。

［13］阿格西劳斯听到这些，顿时黯然神伤，但当他想到他麾下大部分军队是那种可以同喜而不能同忧(9)之人时，他就有意改变了说法。他告诉他们，信使带来消息说，虽然佩山德战死了，但他们在海战中取得了胜利。

［14］说完之后，他为得到这个“好消息”而向神奉献了牺牲，并将祭品分发给了许多人。结果，在一次与敌人的小规模交锋中，阿格西劳斯的军队因受拉栖代梦海军“获胜”消息的鼓舞而取得了胜利。

[15] 现在，那些集结起来共同对抗阿格西劳斯的军队包括：波奥提亚人、雅典人、阿尔戈斯人、科林斯人、埃尼安尼人、优波亚人以及奥彭提亚和奥佐里亚两地的罗克里斯人。[(10)]而在阿格西劳斯一方，则有穿过科林斯的那些拉栖代梦人的一个团，[(11)]有奥科门努斯人的半个团，以及跟随他远征的那些来自拉栖代梦的获释黑劳士。除了这些，赫里庇达斯那边还率领着一些外邦人军团。此外，还包括小亚细亚希腊诸邦的军队，以及他途经欧罗巴诸城市时征募的所有军队，再加上近邻奥科门努斯和佛基斯派给他的重装步兵。至于轻盾兵，阿格西劳斯一方的数量要远远超过对方，而双方骑兵的数量大致相等。

[16] 这就是双方的兵力状况。现在，我要描述一下当时的战争场景，以证明此战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无与伦比的。双方在科罗尼亚平原上展开激战，阿格西劳斯一方从凯斐索斯方向掩杀过来，而那些跟随底比斯人的一方则从赫里孔山那边冲杀迎击。阿格西劳斯居于本方的右翼，奥科门努斯人则位于左翼。在敌军方面，底比斯人自己居于右翼，而阿尔戈斯人则位于左翼。

[17] 这时，敌对双方军队逐步接近，其间两军阵线曾经一度死一般的寂静，但当他们相距约1斯塔狄亚时，底比斯人在一片喊杀声中冲向敌阵。而当两军相距还有约3普列特隆[(12)]时，赫里庇达斯手下的军队以及伊奥尼亚人、埃奥利斯人、赫勒斯滂人，从阿格西劳斯的方阵中冲出来，一起参加战斗。他们一直冲到长矛射杀范围之内，迫使他们对面的敌人仓皇溃逃。至于阿尔戈斯人，他们还没等到阿格西劳斯的军队发动攻击，就已经向赫里孔山方向逃走了。

[18] 于是，一些雇佣兵给阿格西劳斯戴上了胜利的花环。这时，有人向他禀报，说底比斯人已经突破奥科门努斯人防线，并且截获了他们的辎重队。得知这一情况，阿格西劳斯立即转换阵型，引军前去与底比斯人作战。而那些底比斯人，当他们看到自己的同盟者已经逃往赫里孔山时，也希望自己能够突围，加入本方的友军当中去。于是他们集中兵力，拼死向前冲杀。

[19] 这时候，没有人会质疑阿格西劳斯的勇气，至少他肯定未选择最安全的策略。因为他本可以让那些试图突围的敌人先过去，然后再从后面追杀他们。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从正面迎击，打垮了一

批又一批底比斯人。双方盾牌对着盾牌，互相厮杀，要么杀死对方，要么被对方所杀。最后，有一些底比斯人成功突围，逃到赫里孔山脚下，但有很多人在途中被杀死。

[20] 阿格西劳斯获胜已经不成问题，而他自己也挂了彩，被抬到方阵中。这时，有几名骑兵纵马过来向他禀报，大约有80名全副武装的敌军士兵，躲藏在雅典娜神庙里寻求庇护，询问他该如何处置。阿格西劳斯此时虽然浑身多处挂彩，但依然没有忘记对神祇的义务，他发布命令，要求他们允许那些人离开神庙，到自己愿意去的任何地方，并保证信守诺言。这时候，天色已晚，他们吃过晚餐，然后躺下歇息了。

[21] 翌日清晨，阿格西劳斯命令一位名叫吉利斯的波列玛克负责集合队伍，排好队形，竖立一座胜利纪念碑；所有人都必须头戴花环，以表示对神祇(13)的敬意；而所有吹笛者也都必须吹奏笛子。他们都奉命行事。然而，底比斯人派使者前来，请求休战，以安葬死者。于是，双方达成休战协议。阿格西劳斯前往德尔斐，向神奉献了十分之一的战利品，数额不少于100塔连特。(14)而吉利斯则率军撤退至佛基斯，又从那里侵入罗克里斯。

[22] 那一天，士兵们基本上一直在乡间抢掠便携的财产和必需品。直到夜幕开始降临的时候，他们才收兵。由于拉栖代梦人在队伍后头压阵，罗克里斯人在他们身后，朝他们投掷石块和标枪。拉栖代梦人转过身来，追击敌人，杀死了其中的一些人。于是，罗克里斯人不再尾随他们，而是从右侧的高地上朝他们投掷武器。

[23] 于是，拉栖代梦人又去追击他们，一直追到山坡上面。但这时天色渐渐黑下来，他们停止了追击，开始后撤，有些人因地势险峻，有些人则因不辨路途而失足摔死，还有些人被敌人投掷的武器射杀。在这种情况下，身为波列玛克的吉利斯和他的同僚佩列斯都被杀死。在总共约18名斯巴达人中，有些人被敌人掷出的石头砸死，一些则被投出的标枪击伤。若不是那些正在军营中进晚餐的士兵前去搭救的话，他们恐怕无一幸免。(15)

---

(1) 爱琴海北岸、斯特里梦河畔的战略重镇，公元前439年雅典人哈格浓等

率军创建。

(2) 色诺芬：《希腊史》，IV. 8. 3。

(3) 参阅修昔底德：V. 72；希罗多德：VI. 56，VIII. 124。

(4) 色萨利南部一地区。

(5) 公元前394年8月14日，发生日偏食。这使得我们可以确定这次战役发生的确切时间。

(6) 克尼多斯海战，受雇于波斯的前雅典将军科浓大败斯巴达海军。色诺芬：《希腊史》，III. 4. 29。

(7) 公元前394年。

(8) 色诺芬：《希腊史》，II. 1. 29。在法那巴佐斯的影响下，科浓曾被委任为波斯的海军将领。他的舰队之所以被称为“希腊”舰队，就是因为人员是由希腊的雇佣兵和志愿者配备而成的。

(9) 特别是那些志愿者（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V. 2. 4）。

(10) 色诺芬：《希腊史》，IV. 2. 17。

(11) 参阅色诺芬：《斯巴达政制》，XIII. 4。

(12) 约合60米。

(13) 多利斯人的阿波罗神。

(14) 这意味着战利品总数超过1000塔连特。

(15) 公元前394年。

第四章

［1］其后，阿格西劳斯将这些分遣队打发回各自城邦，而他自己也返航回国。从那时起，(1)雅典人、波奥提亚人、阿尔戈斯人以及他们的同盟者以科林斯为基地，而拉梦代梦人及其同盟者则以西基昂为基地，双方继续作战。(2)科林斯人看到，由于本邦一直处于交战之地，国土遭到蹂躏，有许多国民被杀，而其他同盟者却生活在和平之中，可以照常耕耘田地，因此，绝大多数科林斯人，包括那些贵族阶级都渴望和平。于是，他们聚集起来，力促实现这一目标。

［2］但是，阿尔戈斯人、雅典人、波奥提亚人和那些收受波斯国王贿赂的科林斯人，以及那些主战派人士，他们都明白，如果不剪除那些主和派人士，科林斯将有可能再次落入拉栖代梦人之手。在这种情况下，势必将酿成一场大屠杀。于是，他们首先筹划了一个严重亵渎神祇的阴谋——对于其他民族来说，即使有人犯有死罪，也不能在圣洁的节日期间将其处死——但这些人却选择在攸克列亚节(3)的最后一天动手，因为他们认为在那天可以在市政广场上抓捕到更多的人，以便将其处死。



图**11**　科林斯卫城遗址（白春晓摄）

［3］接下来，他们是这样部署的：在发出刺杀信号后，那些准备行刺的人们就拔出刀剑，刺向那些开列在黑名单上的人——其中有人在人群中交谈的时候被杀，有人坐在椅子上遇袭，另有人则是在剧

院看戏的时候遇刺，还有人甚至是坐在戏剧演出比赛的裁判席上遇害的。消息传开后，富有阶层的人们立刻逃避开来，有些人逃到市政广场的诸神雕像下，有些人则逃到祭坛下避难。而那些密谋者，不管是发号施令者还是执行命令者，他们都毫不在意对神祇的严重亵渎，也完全无视成文的法规，[4]个个都不停地实施杀戮，甚至在神圣之地也无所顾忌，以至于那些并非攻击对象的正直的人们，在看到这一亵渎神祇的情景时，也都感到惊愕不已。

[4] 许多年长者就这样死于他们的屠刀之下，因为他们当时恰巧都在市政广场上；而那些较年轻者，由于帕希麦鲁斯已经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有所猜疑，因而当时他们都静静地待在克拉尼昂的健身馆里。当他们听到阵阵惨叫，看到一些大屠杀幸免者拼死逃命的时候，他们急忙沿斜坡冲到阿克罗科林苏斯[5]上面，击退了阿尔戈斯人和其他人所发起的一次攻击。

[5] 然而，正当他们商讨下一步该如何行动时，一根石柱的柱头突然掉落下来，尽管当时既没有地震也没有刮风。同样，他们在向神献祭的时候，预言家告诉他们说，根据牺牲所显示的征兆，他们最好是赶紧离开此地。

起初，他们撤到科林斯边境一带，准备远走他乡；但是，他们的亲朋好友以及他们的母亲、姐妹们都赶来劝阻他们，随后一些掌权的重要人物也发誓保证他们将不会受到任何伤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才同意回家。[6]

[6] 他们看到，那些掌权者如同僭主一般统治着科林斯，自己的邦国正处于灭亡的边缘，本国边境上的界石[7]已经被移除，他们的祖国被称为“阿尔戈斯”而不是“科林斯”；他们被迫分享阿尔戈斯的公民权，虽然绝非自愿如此，但他们在阿尔戈斯人的城邦中的影响力，还不如其国内的外侨。[8]于是，他们当中一些人逐步意识到，这样生活下去是他们所无法忍受的。如果他们同心协力，重建他们昔日的祖国科林斯，使它拥有自由，那么不仅可以祓除谋杀者的血污，而且可以拥有一个秩序良好的政府。他们觉得这件事意义重大，一旦成功，他们将成为祖国的拯救者；即便失败，他们也是为追求最公正、最伟大的福祉而做出的牺牲，那是最值得称颂的。

[7] 于是，有两位科林斯人——帕希麦鲁斯和阿尔基蒙尼，他们蹚过急流，前去与拉栖代梦的波列玛克普拉西塔斯会面。当时，普拉西塔斯恰巧统率自己的军队镇守西基昂。他们告诉他，可以带他到城墙的入口，从那里可直达列凯昂。(9)普拉西塔斯因为之前知道这两人值得信赖，便相信了他们的话。他将那些原本准备离开西基昂回国的军队留下来，开始筹划如何进入科林斯。

[8] 也许是出于巧合，也许是出于有意安排，这两人在竖立有胜利纪念碑的城门口放哨时，普拉西塔斯和他手下的军队即西基昂人，以及所有那些碰巧遭到放逐的科林斯人，也都聚拢到一起。但是，普拉西塔斯到达门口以后不敢贸然进去，于是就先派一名心腹进去打探一下里面的情况。然后，那两位科林斯人领着他进去，把里面的底细了解清楚；他出来报告说，所见所闻与此前他们说的情况完全一样。于是，普拉西塔斯也跟着进去了。

[9] 由于城墙之间相隔很远，因而他把军队排成战斗队形后，觉得人数太少，便下令士兵们在阵前安设栅栏，挖掘壕沟，以便坚守阵地，等待本方盟军前来救援。另外，在他们的后方，也就是在列凯昂港口，有一支底比斯军队就驻扎在那里。

他们进去一天了，没有和敌人发生交战。到了第二天，阿尔戈斯人匆匆赶到这里。这时候，他们发现敌人已经严阵以待：拉栖代梦人居于右翼，他们的左边是西基昂人，而那些流亡的科林斯人，大约有150人，则靠近东城墙；而在他们对面，战阵是这样部署的：伊菲克拉特统率下的雇佣军靠近东城墙，他们的左侧是阿尔戈斯人，而城里(10)的那些科林斯人则居于左翼。

[10] 那些阿尔戈斯人仗着人数上的优势，信心十足，冲锋在前；他们打败了西基昂人，冲进栅栏，将他们驱赶到海边，杀死甚多。当时，有一位名叫帕希玛库斯的拉栖代梦人骑兵长官，他率数骑冲在前面，看到西基昂人处境危急，他将自己的坐骑拴在树上，从西基昂人手中接过盾牌，率领一支志愿军向阿尔戈斯人猛攻。然而，阿尔戈斯人看到盾牌上有Σ(11)字样，还以为对方是西基昂人，因而毫不畏惧。据说，当时帕希玛库斯还说(12)：“阿尔戈斯人啊，狄奥斯库里兄弟二神(13)可以作证，是这些Σ让你们上当了！”说完，冲上前去与他

们展开近身肉搏，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他和他的同伴们皆英勇牺牲。

［11］这时候，那些流亡的科林斯人打败了与之对阵的敌军，[14]然后朝内地方向推进，逼近科林斯城下。

那些拉栖代梦人看到与西基昂人交锋的敌军已获胜，便从栅栏的右侧冲出去，前去救援。而那些阿尔戈斯人听说拉栖代梦人抄了他们的后路，便转过身去，再次冲出栅栏逃窜。居于最右边的那些阿尔戈斯人没有任何防护，[15]受到拉栖代梦人的攻击，尽遭杀戮，而那些靠近城墙的阿尔戈斯人，毫无秩序地一起向科林斯城方向退却。就在这时，他们又遭遇了那些流亡的科林斯人，发现是自己的敌人，又只好再次转身回撤。其中有些人拾级而上，登上城墙，从另一面跳下去，结果都摔死了；有些人则在台阶附近为敌军所杀；还有些人则因互相践踏，窒息致死。[16]

［12］现在，拉栖代梦人很清楚他们的屠刀该对准谁了。这起码也是上苍赐予他们的、此前从未企求过的一次勋绩。在他们面前的是这样一些敌人——他们人数众多，但是战战兢兢、手足无措；他们不能自卫，更不能团结一致奋勇突击；他们放弃了抵抗，坐以待毙。这难道不是上苍赐予拉栖代梦人的一份厚礼吗？无论如何，那天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有如此众多的人头落地，人们以往看惯了成堆的谷物、木头或石头，如今又看到了成堆的尸体。此外，那些驻扎在港口的波奥提亚人也被斩尽杀绝，有些是在城墙上被杀，有些则是在爬上船坞的顶棚后被杀的。

［13］之后，科林斯人和阿尔戈斯人协议休战，各自收回阵亡者的尸体。此时，前来助战的拉栖代梦人的同盟者也已到达。两军会师后，普拉西塔斯首先决定撤出一段城墙，[17]以便留出一条足够宽的通道，让军队顺利通过；接着，他决定率军由陆路向麦加拉推进，攻下西都斯和克隆美昂。[18]他在这些据点都部署了驻军，之后再次返回；下令加强爱皮耶凯亚的防御，以使其成为保护盟邦[19]领土的前哨基地。随后，普拉西塔斯宣布遣散军队，自己返回拉栖代梦。

［14］自此以后，[20]双方在交战中均未再动用如此大规模的公民

兵了，因为各邦不仅要派遣驻防军，一支派驻科林斯，一支派驻西基昂，而且还要加强这些城市的防卫力量。尽管如此，由于交战双方都配备有雇佣军，因而战事还是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15］其间，伊菲克拉特也侵入弗琉斯境内。他先设下埋伏，同时率小股军队外出劫掠。弗琉斯城里那些毫无防备的人们出来对付他的时候，却遭到伏击，伤亡惨重。虽然此前弗琉斯人不许拉栖代梦人进入他们的邦国，因为害怕拉栖代梦人会出于同情而把那些被放逐的弗琉斯人带回来；但是他们现在更害怕眼前这些来自科林斯的人们，于是他们派人去拉栖代梦求援，请求把他们的城邦和卫城都置于拉栖代梦人的保护之下。至于拉栖代梦人，他们虽然深深同情那些被放逐的弗琉斯人，但在掌控弗琉斯后也一直没有提起召回流亡者的事情。当弗琉斯人逐步恢复自信的时候，拉栖代梦人便撤兵回国，将城市又交还给了弗琉斯人。弗琉斯人的城邦和法律完全保持不变，就像拉栖代梦人到来之前一样。

［16］随后，伊菲克拉特又率军侵入阿卡狄亚的许多地区，攻城拔寨，大肆抢掠。然而，阿卡狄亚人的重装步兵却不敢出城交战，因为他们害怕对方的轻盾兵。但伊菲克拉特的轻盾兵也惧怕拉栖代梦人，他们不敢进入重装步兵的标枪射程之内。原来，有一次，拉栖代梦的一些年轻士兵从距离很远的地方追上来，杀死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

［17］而拉栖代梦人却瞧不起这些轻盾兵，更瞧不起其同盟者的军队了。有一次，敌人的轻盾兵从列凯昂那边的城墙掩杀过来，曼丁尼亚人出城迎战，结果在轻盾兵标枪的投射之下，他们败退而归，有些人在败逃过程中被杀死。于是，拉栖代梦人肆意嘲笑其同盟者的军队，说他们惧怕轻盾兵就如同小孩子害怕妖怪一样。而拉栖代梦人以列凯昂为基地，将一支驻军和科林斯人流亡者留在那里后，便开始围绕科林斯城巡视。

［18］至于雅典人，由于惧怕拉栖代梦军人的威力，担心会遭到他们的攻击，因为科林斯长城[21]已经被拆除，他们认为最好是重建被普拉西塔斯拆毁的城墙。于是，他们全力以赴，在石匠和木匠的协助下，不出几天，就筑起了一条向西通往西基昂的城墙。接着，他们又

腾出手来，建造向东延伸的城墙。

[19] 拉栖代梦人想到阿尔戈斯人正在国内安享本土的物产，而他们则以战争为乐，便出兵阿尔戈斯。阿格西劳斯率军蹂躏了阿尔戈斯全境，随后又从那里翻越山地，取道腾涅亚，抵达科林斯，攻占了雅典人重建的城墙；而他的兄弟泰琉提亚斯则统率着大约12艘战舰，从海上前来增援。[22]这样，最开心的莫过于他们的母亲了，因为在同一天，她的一个儿子从陆地上攻占了敌人的城墙，而另一个儿子则从海上占领了敌人的码头。之后，阿格西劳斯遣散同盟者的军队，率领他的公民兵返回国内。

---

(1) 公元前393年。

(2) 近代学者称这场战争为“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94—前387年）。

(3) 攸克列亚的阿尔特密斯节日。参阅狄奥多洛斯：XIV. 86。

(4) 这里英译者将νόμιμον意译为civilized usage，直译为“文明的习俗或法规”，但是希腊文中没有“文明的”这个词。这里νόμιμον有“风俗”“习惯法”之意。

(5) 科林斯的卫城，地处小丘之巅。参见图11。

(6) 公元前392年。

(7) 在城邦的国界上立有界石。

(8) 这意味着科林斯被阿尔戈斯完全兼并。

(9) 科林斯的港口。

(10) 这时科林斯人分为两派，城里人一派，流亡者一派。

(11) Σ（σ，ς）。大概因为西基昂的第一个字母是Σ。

(12) H. G. 达金斯英译本为“以浓重的多利斯方言说”。

(13) 狄奥斯库里兄弟（Dioscuri），宙斯的孪生子，即卡斯托尔（Castor）和波里丢凯斯（Polydeuces），罗马人称后者为波鲁克斯（Pollux）。在希腊，对他们的崇拜相当流行。在神话传说中，卡斯托尔被尊为驯马者，而波里丢凯斯则是力大艺高的拳斗士。在斯巴达，他们被奉为国家的保卫者和军人的保护神。

(14) 按色诺芬《希腊史》IV. 4. 9所说，应该是打败了那些雇佣军。

(15)　通常是指士兵们没有盾牌防护的一面。

(16)　公元前392年。

(17)　连接科林斯和列凯昂的城墙。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V. 4. 7。

(18)　这两个城镇皆位于科林斯地峡。

(19)　即西基昂。

(20)　公元前391年。

(21)　指科林斯到列凯昂港口之间的长城。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V. 4. 7。

(22)　公元前391年。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V. 8. 11。

第五章

[1] 后来，[(1)]拉栖代梦人从流亡在外的科林斯人那里得知，留在城里的那些科林斯人将他们所有的家畜都安全转移到比莱昂半岛上，[(2)]如今许多人从那里获得生活来源。于是，拉栖代梦人决定再次出兵科林斯，远征军的统帅仍由阿格西劳斯出任。他首先率兵进抵科林斯地峡，[(3)]当时正值举行地峡竞技会的月份。[(4)]这时候，阿尔戈斯人碰巧正在那里向波塞冬奉献牺牲，仿佛科林斯就是阿尔戈斯的一部分。[(5)]但是，他们在获悉阿格西劳斯大军逼近的消息后，非常恐惧，便丢下刚刚奉献的祭品和已经准备好的早餐，沿着通往肯克里埃的道路，匆匆撤回科林斯城里。

[2] 阿格西劳斯虽然看到了他们，但是并未前去追击，而是在圣域内驻扎下来，并且亲自向波塞冬奉献牺牲。然后他一直待在那里，等到流亡的科林斯人前来献祭，并举行纪念波塞冬的竞技会。[(6)]而在阿格西劳斯离开那里之后，那些阿尔戈斯人又返回举行了地峡竞技会。于是，在这一年的某些竞技项目中，有些参赛者遭遇了两次失败，而有些参赛者则赢得了两次优胜。



图12　古代科林斯地峡拖曳船只遗迹（古称***Diolkos***）

[3] 第四天，阿格西劳斯率军进攻比莱昂。但是，他发现那里有重兵把守，便引军而退，早餐后转而突袭科林斯城，就好像城里即将反叛，要归附于他一样。那些科林斯守军害怕城里有人叛变投敌，因而召回伊菲克拉特及其手下大多数轻盾兵。阿格西劳斯探明敌军在夜间离开了比莱昂，便率军折回，破晓时开始向比莱昂挺进。他兵分两路，自己亲率一路军队沿途经温泉的路线行军，[(7)]另派遣一路人马爬上高地，沿着山脊推进。因此，那天夜里，他就驻扎在温泉附近，而另一路军队则就地露营，保持对高地的占领。

[4] 随后，阿格西劳斯因时制宜，略施小计，便解决了军队遇到的难题。原来，军队中负责运输辎重的士兵无人携带火种，而那天天气又冷——不光是因为那里地势高，还因为从傍晚时分起，雨就下个不停，时而夹杂着冰雹；而他们上山时仅穿着夏天穿的轻便服装——因此，他们在一片黑暗之中，个个冷得瑟瑟发抖，根本没有心思准备用餐。阿格西劳斯派出十多名士兵，将火种放在陶罐里，带着陶罐攀登上山。由于山上的烧柴俯拾即是，因此很快燃起了熊熊大火。所有的士兵都自行行涂油礼，许多士兵这时才开始用餐。当晚，有人看到波塞冬神庙火光冲天，但没人知道是谁放的火。

[5] 而比莱昂城里的人们，在得知高地已被敌人占领后，根本就没想该如何加以抵抗，便纷纷逃往赫拉神庙去祈求庇护，出逃者有男人，也有女人，有奴隶，也有自由人，他们还驱赶着自己的众多家畜。阿格西劳斯率军沿海岸追击；同时，驻守高地的军队攻下山来，占领了比莱昂的要塞奥诺伊，掳获了要塞里面的所有物品。实际上，那天所有士兵都已从农庄里劫获了丰足的必需品。这时，那些在赫拉神庙请求庇护的人们出来了，把一切都交给阿格西劳斯，任凭他发落。阿格西劳斯当机立断，将参与大屠杀的那些人都移交给流亡的科林斯人，[(8)]其他人则统统给卖掉了。

[6] 随后，大批战俘从赫拉伊昂押解出来，巨额财产从那里运出。当时许多城邦的使者求见阿格西劳斯，尤其是波奥提亚人的使者，他们走上前来，询问阿格西劳斯，该如何做才能缔结和约。虽然当时底比斯人在拉栖代梦的外交代理人法拉克斯站在他们身边，就是想求见，但阿格西劳斯却非常高傲，对这些使者熟视无睹，他坐在湖

边的环形建筑上，(9)全神贯注地看着那些战俘和财产连绵不断地从他面前通过。(10)那些手持枪矛的拉栖代梦人，跟在后面监视着战俘，他们受到旁观者的高度尊敬，因为那些幸运者和获胜者从来都是受人爱戴的。

[7] 阿格西劳斯端坐在那里，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这时，一名士兵策马飞奔而来，坐骑已是大汗淋漓。一路上，许多人询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都未作回答。他来到阿格西劳斯附近，赶忙下马，跑步上前，非常沮丧地告诉他，驻守在列凯昂的军队已经全军覆灭。(11)阿格西劳斯听到这个消息，立即从座位上跳下来，抓起长矛，命令传令官召集诸位波列玛克、五十夫长和各盟邦军队首领前来集合。

[8] 他们奉命跑步前来。阿格西劳斯吩咐他们尽快吃些东西——原来他们都还没有吃早餐——然后随他出发。他自己则带领他的“幕僚们”(12)以及他的持枪者侍卫，全副武装，火速出发。他一马当先，行进在最前头，他的“幕僚们”则紧随其后。但是，当他经过温泉地带，到达列凯昂平原时，三名骑兵纵马过来向他报告说，阵亡士兵的尸体已经认领并收回。听到这个情况，他下令将士们放下武器，稍事休息，然后全军折回赫拉伊昂。翌日，他将那些战俘及所掳获的财产都卖掉了。(13)

[9] 这时候，波奥提亚人的使者应召而来，被问及他们此行的目的。他们不再提缔结和约之事，而是说如果没什么事，他们希望能够入城，加入他们自己的军队。阿格西劳斯笑道：“我知道你们并不是急于见到你们的士兵，相反，你们是想知道你们的战友到底交了怎样的好运。”他接着说：“不过，你们再等等，我可以亲自带你们去看看。跟着我，你们就会更清楚地看到，此前所发生之事的价值究竟有多么重大。”

[10] 阿格西劳斯说到做到。翌日，他在献祭之后，率军挺进列凯昂。他没有拔除胜利纪念碑，而是砍伐、焚毁地里的所有果树，以向人们表明，没有人敢出城与他对抗。之后，他在列凯昂附近安营扎寨。至于底比斯的使者，他不许他们入城，而是由海路把他们送到克琉西斯。(14)现在，由于拉栖代梦人的这场灾难非同寻常，因此拉哥尼亚人全军上下都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例外的是那些阵亡者的亲

属，虽然他们的儿子、父亲或兄弟阵亡了，但他们把自己视为胜利者，个个笑容满面，为自己的不幸深感自豪。

[11] 现在我来说说拉栖代梦军队遭遇惨败的经过。当时，那些阿美克莱人[15]按照长期不变的传统习惯，无论他们是因为碰巧在执行军事任务，还是由于其他原因而离开故土，皆须回到故乡参加赞美阿波罗神的圣歌合唱，庆祝海亚金提亚节。[16]于是，阿格西劳斯只好将军中的所有阿美克莱人都留在了列凯昂。守军指挥官波列玛克吩咐同盟者的军队去守卫城墙，他自己带着重装步兵和骑兵队伍，率领这些阿美克莱人穿过科林斯城。

[12] 当他们距离西基昂二三十斯塔狄亚时，[17]这位波列玛克带领约600名重装步兵，先行返回列凯昂。同时，他命令骑兵长官在护送阿美克莱人回去后，必须马上率领骑兵随他而来。他们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在科林斯有如此众多的轻盾兵和重装步兵。他们由于此前取胜而轻敌，以为没有人敢来攻击他们。

[13] 但那些在城里的科林斯人，无论是希波尼库斯之子卡里阿斯（雅典的重装步兵长官），还是轻盾兵指挥官伊菲克拉特，在远远看到拉栖代梦军队时，都发现他们不仅人数少，而且队伍当中没有轻盾兵或骑兵。因此，他们觉得以本方的轻盾兵去进攻敌人，是有把握获胜的。因为如果敌军沿着道路进击，他们可以朝没有防护的一面投掷标枪，将其击溃；如果敌军实施追击，由于轻盾兵是各兵种中最为机动灵活的，他们应该很容易摆脱重装步兵的追击。

[14] 在作出上述判断后，他们就率军出发了。卡里阿斯在距城不远的地方率其重装步兵严阵以待，而伊菲克拉特则率领轻盾兵去攻击拉栖代梦军团。当拉栖代梦人遭到标枪的射击时，有些人负伤，有些人丧命，他们急命“携盾者”救治伤员，[18]并将他们抬回列凯昂。在这些守军中，只有他们真正得以幸免于难。[19]拉栖代梦的波列玛克命令军龄在十年以内的士兵们前去追杀敌人。[20]

[15] 但是，当他们前去追击时，敌人很快跑得无影无踪了。由于他们是重装步兵，想要赶上轻盾兵，除非在标枪的射程之内，否则根本不可能。就在敌人的重装步兵向他们逼近的时候，伊菲克拉特一

声令下："撤！"敌人便无法靠近他们了。当拉栖代梦人停止追击回撤时，队形已经散乱，因为他们在追击时都顾不得保持队形，各自追杀。这时候，伊菲克拉特率军回过头来，奋力反击；不仅前排的轻盾兵又开始向拉栖代梦人投射标枪，而且侧翼的投击手也跑上前来，射击他们没有防护的一侧。反击一开始，这些轻盾兵就射杀了八九名敌人；紧接着，他们的胆子越发大起来，趁势压上，一齐掩杀。

[16]眼见拉栖代梦人伤亡不断增多，波列玛克又命令军龄在十五年以内的士兵们出击。然而，这批士兵败退下来的时候，他们当中伤亡人数甚至比上一批士兵败退时还要多。现在，最精锐的重装步兵皆已阵亡。这时，骑兵归队参加战斗。在骑兵的协助下，他们再次发起突击。但是，敌人的轻盾兵迅速逃散，骑兵无法组织起任何有效的进攻。原来他们并没有紧紧咬住敌人，直到将他们杀死，而是追击了一会儿就又折返回来，与重装步兵保持在同一战线上。

就这样，拉栖代梦人与对方一次次的拉锯战，皆无功而返，本方士兵人数却越来越少，士气越来越低落了。相反，敌人却越战越勇，掩杀过来的人数也越来越多。

[17]最后，拉栖代梦人绝望地聚集在一个小山头上，此处距离海边约两斯塔狄亚，距列凯昂十六七斯塔狄亚。(21)然而那些驻守列凯昂的人们发现了他们，于是乘坐一些小船，沿着海岸航行，来到这座小山的对面。现在，这支军队已经陷于绝望，他们走投无路，在遭到杀戮的时候，毫无反击之力。他们看到雅典的重装步兵向他们步步进逼时，便四散而逃。其中有些人跳进海里，有少数人随骑兵逃回列凯昂。在整个战役中，阵亡和逃跑时被杀的拉栖代梦人总数约为250人。

[18]这就是此次惨败的经过。(22)

其后，阿格西劳斯派遣另一支军队驻守列凯昂，自己带上残兵败将离开了这里。他在率军回国途中，总是尽可能在天色已晚时进入途经的各个城市，而次日一大早又开拔启程了。行军途经曼丁尼亚附近时，(23)他将奥科门努斯人留了下来，并且披着黎明前的夜色绕过这个城市。阿格西劳斯心想，如果士兵们看到曼丁尼亚人因为他们的遭遇

而幸灾乐祸，他们不知道该有多难过啊！

[19] 此战之后，伊菲克拉特在其他战事中也连连获胜。虽然普拉西塔斯在攻占西都斯和克隆美昂这些要塞之后都留有驻军，而阿格西劳斯在攻下比莱昂之后，也在奥诺伊留有驻军，[24]但这些地方随后都被伊菲克拉特给攻陷了。不过，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仍然在列凯昂派有驻军。由于拉栖代梦人遭遇惨败，那些流亡在外的科林斯人[25]不能从西基昂经陆路前往科林斯，只好乘船沿着海岸前往列凯昂；他们以列凯昂为基地，不断发起报复性袭击，给科林斯城里的人们制造麻烦。

---

(1) 公元前390年。

(2) 科林斯地峡西北部一多山半岛。最西端是赫拉伊昂，即赫拉神庙，附近有一个小湖泊。半岛的东北部则是奥诺伊要塞。

(3) 希腊人使用“科林斯地峡”一词，并不是指连接伯罗奔尼撒和北部希腊那一整块狭长地带，而仅仅是指它的最窄处，位于科林斯城东北三四英里处。地峡东临著名的波塞冬神殿，那里是两年一度的地峡竞技会的主办地。

(4) 地峡竞技会为古希腊四大竞技会之一，举办的年份为奥林匹亚竞技会后的第一年和第三年，举行时间大约在现代公历4月份。

(5) 科林斯此时已被阿尔戈斯兼并。

(6) 公元前390年。

(7) 这些温泉靠近海边，有一条从地峡通往比莱昂的道路经过这里。

(8) 色诺芬：《希腊史》，IV. 4. 2

(9) 此处所指不明。

(10) 公元前390年。

(11) 色诺芬在后面IV. 5. 11—17对此有详细描述。

(12) 直译为“帐篷里的同僚”（tent companions），即幕僚。斯巴达国王的“幕僚”由6名波列玛克（团长）以及另外3名斯巴达人共9人组成。参阅色诺芬：《斯巴达政制》，XIII. 1。

(13) 公元前390年。

(14)　波奥提亚人的港口，濒临科林斯湾。

(15)　阿美克莱乃是拉哥尼亚一村镇。这些士兵大概主要来自这里。

(16)　这个节日在雅典历赫卡托姆拜昂月（正月，相当于今之7—8月。参阅本书附录二）举行，为期三天。

(17)　约合四五千米。

(18)　斯巴达人在出征时，有专门负责为重装步兵携带盾牌的奴隶。据希罗多德记载（IX.10.1），公元前479年普拉提亚战役时，参战的斯巴达公民每人有七个黑劳士服侍。

(19)　意指这些人既保住了性命又保全了荣誉。

(20)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 4. 32附注。

(21)　约合3千米。

(22)　此战暴露了称雄希腊大陆数百年的斯巴达重装步兵的致命弱点，也显示了新型轻盾兵机动灵活的优势。

(23)　色诺芬：《希腊史》，IV. 4. 17。

(24)　公元前390年。

(25)　他们以前在国内也曾遭到迫害。

第六章

[1] 其后，[(1)]占据埃陀利亚古城卡里顿的阿凯亚人，将卡里顿人归化为阿凯亚公民，而他们也不得不在该城派驻一支军队。阿卡纳尼亚人出兵攻打卡里顿城，雅典人和波奥提亚人都派军参与此次行动，因为阿卡纳尼亚人是他们的盟友。阿凯亚人眼见形势危急，便派大使前往拉栖代梦求援。使者们到达之后，宣称他们没有受到拉栖代梦人的公平对待。

[2] 他们说："诸位，我们一直都在为你们效力，你们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你们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哪里。但是，现在我们遭到了阿卡纳尼亚人及其同盟者雅典人和波奥提亚人的围攻，而你们却袖手旁观，不予理睬。如果任由事态发展，我们就快要顶不住了。果真如此，那我们必须作出抉择：要么退出在伯罗奔尼撒的战事，全力以赴对付阿卡纳尼亚人及其同盟者，要么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与他们缔结和约。"

[3] 使者们的这番话隐含的意思，是警告拉栖代梦人，除非他们出兵相助，否则阿凯亚人就会退出与拉栖代梦人的同盟关系。

拉栖代梦的监察官和公民大会经过考虑，认为他们别无选择，必须出兵援助阿凯亚人以对付阿卡纳尼亚人。[(2)]于是，他们指派阿格西劳斯担任统帅，率领两个拉栖代梦军团以及诸同盟国的分遣队出征；而阿凯亚人，则全军出动，参加战斗。[(3)]

[4] 当阿格西劳斯越过国境出征的时候，所有在乡下的阿卡纳尼亚人都躲到有城墙卫护的城镇里去了，而他们的家畜则被驱赶到偏远的地方，以免被敌军掳获。阿格西劳斯抵达敌国边境的时候，派人前往阿卡纳尼亚人在斯特拉图斯[(4)]举行公民大会的现场，告诉他们说，除非他们中止与波奥提亚人以及雅典人的同盟关系，转而与拉栖代梦人和阿凯亚人结盟，否则大军将蹂躏他们的全境，决不会漏掉一寸土地。

[5] 阿卡纳尼亚人拒绝了他的要求，阿格西劳斯便开始发兵。

大军所到之处，田园土地横遭蹂躏，因此他们每日向前推进的距离，不过10或12斯塔狄亚。阿卡纳尼亚人觉得，既然敌人的行军速度如此缓慢，他们不会有什么危险，于是又把家畜赶下山来，继续耕种其他大部分的土地。

[6] 而阿格西劳斯看到他们如此大胆，于是在进入阿卡纳尼亚境内的第十五或第十六天早晨，在献祭之后，他率军急行160斯塔狄亚，(5)在夜幕降临之前来到滨湖地带——阿卡纳尼亚人所有的家畜基本上都在这里——俘获了成群的家畜、大量的马匹，还有各种各样储藏物以及大批奴隶。在大获全胜之后，他在那里待了一整天，将这些战利品公开出售。(6)

[7] 这时候，阿卡纳尼亚人的大量轻盾兵正在向他们不断逼近。阿格西劳斯依山扎营，他们登上山顶，居高临下，向敌人投掷石块，以弹弓发射石弹，迫使敌军连晚餐都没顾上吃，就慌忙下撤至平原地带，而本方则没有任何伤亡。当晚，阿卡纳尼亚人就从那里撤走了。拉栖代梦的军队在布设岗哨之后，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8] 翌日，阿格西劳斯率军开拔。由于滨湖地带四面环山，因而只有一条小路从湖滨的草地和平原通向外面。占据山头的阿卡纳尼亚人，居高临下，向拉栖代梦人的右侧投掷石块和标枪，(7)随后他们下至半山腰，继续发动猛攻，给拉栖代梦人造成很大困扰，以至于全军无法继续推进。

[9] 当阿格西劳斯手下的重装步兵和骑兵离开方阵，前去追杀那些袭击者时，却无法给敌人造成任何伤害，因为阿卡纳尼亚人在撤退时，总能很快找到安全的藏身之所。阿格西劳斯意识到，如此下去，其军队很难穿过隘口，成功突围。于是，他当机立断，追杀那些从左侧攻击他们的敌人，虽然他们人数众多，但山的这一面重装步兵和骑兵都比较容易攀登上去。

[10] 正当他向神奉献牺牲时，阿卡纳尼亚人发动了更猛烈的攻势，石块和标枪密集如雨，离他们越来越近了，并且给他们造成很多杀伤。阿格西劳斯下令，军龄不足15年的重装步兵上前突击，骑兵也跟着一起冲上去，他自己率其余的军队压阵。

[11] 那些从山上冲下来的阿卡纳尼亚人，在投射完武器后，要赶紧撤回山上去。他们在向山上逃跑时，却接二连三地被杀死了；在山顶上，阿卡纳尼亚人的重装步兵在那里严阵以待，而大多数的轻盾兵则坚守在阵地上，他们向敌人投掷各种武器，投出的长枪也击中了一些骑兵，杀死了一些马匹。但是，当他们即将与拉栖代梦的重装步兵短兵相接时，却夺路而逃，那天他们大概有300人阵亡。

[12] 阿格西劳斯竖立了一座胜利纪念碑，这一仗至此结束。随后，他率军在阿卡纳尼亚境内到处烧杀抢掠，纵火砍树，蹂躏土地。有时候，由于遭到阿凯亚人的袭击，他也攻打过一些城市，但没有攻占其中任何一座。最后，在秋天到来的时候，他率军从阿卡纳尼亚撤离。

[13] 然而，阿凯亚人却认为，阿格西劳斯此次出征徒劳无益，因为不管他们是否愿意献城，他都没有攻占任何一座城市。阿凯亚人请求他留下来，即使他什么也不做，至少也要等到阿卡纳尼亚人农作物播种期过了之后再回去。阿格西劳斯回答说，这个建议其实对他们不利，“因为明年夏天，我将再次率军出征，这些人播种的农作物越多，他们就越是渴望和平”。

[14] 说完，他率军取道埃陀利亚境内，班师回国。(8)他所选择的行军路线，要确保不会受到埃陀利亚人的任何阻挠；而埃陀利亚人同意让他的军队通过，因为他们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以收复那乌巴克图。他率军抵达利昂角(9)的对面，直接穿过利昂角，由那里返回国内。至于把守着由卡里顿与伯罗奔尼撒之间通道(10)的那些雅典人，他们的陆军和舰队皆以奥涅阿代为基地。

---

(1) 公元前389年。

(2) 公元前389年。

(3) 其他盟邦按照一定比例出兵，而阿凯亚人要全体出动。

(4) 阿卡纳尼亚的首都。

(5) 约合30千米。

(6) 公元前389年。

(7) 左手持盾，右手持枪，故而右侧没有防护。

(8) 公元前389年。

(9) 海角，在埃陀利亚，位于科林斯湾入口处。

(10) 这样，拉栖代梦军队就无法直接通过卡里顿，他们被迫向东绕行很长一段路程，历尽艰险，才能到达利昂海峡。

第七章

[1] 冬季结束了。春曦初露之时，[1]阿格西劳斯再次召集军队，准备出征阿卡纳尼亚，以兑现他向阿凯亚人许下的诺言。而阿卡纳尼亚人在获悉这则情报后，考虑到他们的城市地处内陆，如果围攻城市的敌军前去毁坏庄稼，那么这与敌人在城市四周安营扎寨，然后再围攻城市没有什么不同。于是，他们派出使者前往拉栖代梦，与拉栖代梦人结盟，并且同阿凯亚人缔结了和约。至此，他们与阿卡纳尼亚人的战事就告一段落。

[2] 之后，拉栖代梦人似乎意识到，由于拉栖代梦与阿尔戈斯接壤，如果他们出兵攻打雅典人或波奥提亚人，那么后方有这样一个敌对的大邦，对他们来说是不安全的。于是，他们决定首先出兵攻打阿尔戈斯。[2]现在，阿格西波里斯已获知自己此次将挂帅出征，当他在边境上向神献祭显示吉兆时，便前往奥林匹亚祈求神谕，询问如果他不承认阿尔戈斯人所提出的神圣休战协议，会不会亵渎神祇。他强调说，阿尔戈斯人是在拉栖代梦人即将侵入他们国境的情况下，才请求圣月休战的，而那时还没到圣月的日期。[3]神祇是这样回复他的：阿尔戈斯人提出的圣月休战的请求不合理，你可以拒绝他们的请求，不会因此而渎神。随后，阿格西波里斯又从那里直接前往德尔斐，向阿波罗神询问，问他是否也像他的父亲宙斯那样，对圣月休战一事持相同看法。阿波罗神答复说，他与他父亲的看法完全一致。[4]

[3] 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格西波里斯率军从弗琉斯开拔——因为他事先将军队集结在此地，然后才去神谕所——取道涅米亚，侵入阿尔戈斯境内。阿尔戈斯人眼见无法阻止拉栖代梦人的入侵，便按惯例派出两名头戴花环的使者，请求缔结神圣休战协议。但阿格西波里斯回答说，诸神认为他们提出的请求不合理，因此拒绝了他们的请求，继续率军向其境内推进，给他们的乡村和城市都造成严重的破坏和巨大的恐慌。

[4] 在阿格西波里斯抵达阿尔戈斯境内的第一天晚上，他们在晚餐后举行的奠酒仪式刚刚结束，神祇就发动了一次地震。于是，拉

栖代梦国王大帐里面所有官员，都向波塞冬神高唱赞美歌。(5)而士兵们则普遍希望从阿尔戈斯撤兵，因为此前阿基斯国王在出征时，也同样遇到过一次地震，他随即就从爱利斯撤军回国。(6)但是，阿格西波里斯却说，如果神祇在他出兵之前就发动地震，那么他会理解为是神祇不许他发动这次战事；既然地震是发生在入境之后，那么他相信这是神祇发出的激励信号。

[5] 于是，在第二天早晨，阿格西波里斯向波塞冬献祭结束后，继续率军向阿尔戈斯境内推进。由于阿格西劳斯不久前也曾率领一支军队侵入阿尔戈斯，(7)于是阿格西波里斯询问手下士兵，以确认阿格西劳斯的军队推进到离城墙还有多远的地方，蹂躏了多少土地。——阿格西波里斯就像一名参加五项全能比赛(8)的选手一样，力图在各个方面超过阿格西劳斯。

[6] 有一次，就在敌人塔楼的标枪密集地投射而下的时候，他居然第二次跨过护城壕；还有一次，当大多数阿尔戈斯人不在本土而在拉哥尼亚境内时，他率军逼近城门，那些守卫城门的阿尔戈斯人急忙关闭城门，把要进城的波奥提亚骑兵也关在了门外——他们担心拉栖代梦人趁机随他们一起从城门蜂拥而入。于是，那些波奥提亚骑兵不得不像一群蝙蝠一样，紧贴着城墙，在城垛之下躲避着。若不是他们凑巧碰上刚从那乌普利亚(9)劫掠归来的克里特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马都会中箭身亡。

[7] 之后，正当阿格西波里斯在城墙四周扎营之时，(10)一声霹雳击中了他的军营，有人遭雷击身亡，还有些人则是受惊致死。稍晚些时候，他急于在阿尔戈斯的入境处加强驻军——从那里可以通往穿越凯鲁萨山(11)之路，但是在向神献祭的时候，他发现奉献的牺牲缺了一片肝叶。(12)既然出了这事，他就率军撤离阿尔戈斯，然后遣散了军队。不过，由于他出其不意地侵入阿尔戈斯境内，已经给敌人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13)

---

(1) 公元前388年。

(2) 公元前388年。

(3) 希腊各城邦之间的历法差别很大。改变宗教节日时间以应付紧急情况，

往往是一种缓兵之计，这样做并不困难，也并不少见。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 16；V. 1. 29；3.28；波桑尼阿斯：III. 5. 8；修昔底德：V. 54；及本书附录二。

(4) 根据希腊神话传说，阿波罗为宙斯和女神勒托所生。在奥林匹亚的是宙斯神谕所，在德尔斐的是阿波罗神谕所。

(5) 希腊人认为，地震是由波塞冬发动的。

(6) 色诺芬：《希腊史》，III. 2. 24。

(7) 色诺芬：《希腊史》，IV. 4. 19。

(8) 五项全能包括赛跑、跳远、掷铁饼、投标枪和摔跤。这是希腊奥林匹亚竞技会的重要项目，大概可视为现代田径比赛中全能项目的起源。五项全能对个人身体素质要求极高，获胜者受到人们广泛崇敬。

(9) 阿尔戈斯境内一城镇。

(10) 此处所指不详。

(11) 又叫作凯罗萨山（Celossa），靠近弗琉斯。参阅斯特拉波：VIII. 6.24。

(12) 意味着“没有希望了”。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I. 4. 15。

(13) 公元前388年。

第八章

[1] 以上所述乃是陆地上的战事。下面我来说说其间发生在海上和沿海诸邦的战事，将值得记载的事件叙述如下，那些不值一提的事件则忽略不记。首先，法那巴佐斯和科浓在克尼多斯海战中击败拉栖代梦人之后，(1)便航行至海上诸岛以及沿海诸邦，每到一地，都将拉哥尼亚派驻当地的行政官(2)予以驱逐；并且宣布：无意在其城内建立设防要塞，而是允许他们保持独立。(3)

[2] 各邦人民都欣然接受并支持这项声明，都热情地向法那巴佐斯献上礼物，以示友好。科浓向法那巴佐斯建议说，如果他继续奉行这样的政策，那么所有城邦都会与他交好；但显而易见，如果他想奴役他们，那么这些城邦个个都会让他麻烦不断，并且他还会面临这样的风险——只要希腊人知道这一点，他们就会团结起来对付他。

[3] 于是，法那巴佐斯采纳了科浓的建议。接着，他在以弗所登陆后，立即调拨给科浓40艘三列桨战舰，(4)命他在塞斯图斯与其会师，(5)而他自己则沿着岸边由陆路返回他管辖的省区。至于他的宿敌德基里达斯，(6)海战发生的时候，(7)恰好在阿卑多斯，他并不像拉栖代梦派驻其他各地的官员一样离开当地，而是牢牢控制着阿卑多斯，使其与拉栖代梦人保持友好关系。德基里达斯将城里的居民召集起来，对他们说：

[4] “诸位，迄今为止，你们一直都是我邦的朋友。现在，也许是你们主动展示有益于拉栖代梦人的时候了。因为如果一个人在顺境中表现出对朋友的忠诚，这并无值得特别敬佩之处，而如果一个人在朋友落难之时依然坚定不移地站在朋友一边，那么人们对此将永世难忘。你们且不要以为我们在这场海战中失利，就从此一蹶不振了。事实绝非如此！你们可曾记得，即使在以前雅典人完全掌控制海权的时候，我们的城邦依然能够在援助友邦的同时痛击敌人。事实上，连同幸运一起越是远离我们的城邦，你们对我们的忠诚就会越发凸显出来。如果有人担心，说我们会同时从陆地和海上遭到包围，那么就请他想想，目前海上还没有一艘希腊人的战舰，而如果异族人想要掌控

制海权，那全希腊都不会坐视不管的。因此，一旦有希腊城邦展开自救，他们就会成为你们的同盟者。”

[5] 听了这番话，阿卑多斯人不再抱怨了。他们不仅心甘情愿，而且热情友善地接纳了来到阿卑多斯的被驱逐的拉栖代梦人，并派人去迎接其他地方的拉栖代梦人。[8]

在许多优秀人物都集中到阿卑多斯之后，[9]德基里达斯横渡海峡，来到阿卑多斯对面、相距不过8斯塔狄亚[10]的塞斯图斯。在那里，他将所有借助拉栖代梦人之手而在科尔松尼斯取得土地的人都集中起来，[11]并且接纳了所有从欧罗巴诸邦中以同样的方式被驱逐出境的拉栖代梦人。德基里达斯对他们说，不要灰心丧气，试想：即使在自古以来一直属于波斯国王的亚细亚，也有像腾努斯[12]这样不大的城市，以及埃盖[13]和其他定居点，这些地方的人民都实行自治，并没有臣服于波斯国王。“无论如何，”他说，“你们还能找到比塞斯图斯更坚固、更难以围攻的地方吗？因为敌人想围困这个地方，必须同时出动海军和陆军才行。”这番话使人们惊恐不安的情绪有所缓解。

[6] 法那巴佐斯了解到阿卑多斯和塞斯图斯的境况后，便向当地居民发布告示说，如果他们不把拉栖代梦人驱逐出境，将向他们开战。在遭到对方的拒绝之后，他首先命令科浓从海上对他们加以封锁，而他自己则率军在阿卑多斯的领土上大肆蹂躏。不过，他仍然无法使他们屈服，就先撤回去了。同时，他命令科浓设法取得赫勒斯滂沿岸诸邦的支持，以便在来年开春的时候，能够组织起一支足够强大的舰队。由于法那巴佐斯在拉栖代梦人手中吃过不少苦头，致使他怀恨在心，因而最渴望的是攻入他们的国境，报仇雪恨。

[7] 这样，在整个冬季里，他们就忙于这些事务了。翌年刚刚开春之时，[14]他们就已经组织起一支庞大的舰队，还招募了一支雇佣军。法那巴佐斯在科浓的陪同下起航，途经米洛斯，并以该岛为基地，继续前往拉栖代梦。法那巴佐斯先是袭击斐莱，[15]蹂躏了那里的土地；随后，他接二连三地袭掠沿海据点，尽其所能大肆破坏。但他考虑到那一带缺乏海港，担心拉栖代梦人会派出援军，又害怕陆地上的给养缺乏，于是很快撤军返航，将舰队泊靠在库塞拉岛[16]的腓尼库斯港口。

[8] 那些被围困在城里的库塞拉人害怕城破被俘，于是弃城投降。法那巴佐斯在与他们签订休战协议后，允许他们前往拉哥尼亚。接着，他修复了库塞拉城墙，在那里留下一支守军，指定雅典人尼科斐姆斯负责当地事务。事后，他起航前往科林斯地峡，告诫那里的同盟者要继续努力作战，以向波斯国王效忠。他把所有金钱都留给了他们，然后返航。

[9] 科浓劝法那巴佐斯说，如果将舰队交给他，他可以利用各岛屿的贡金维持舰队开支；同时，还可以趁机进驻雅典，协助雅典人重建他们的长城以及环绕比雷埃夫斯的城墙(17)—还有什么比这样做给拉栖代梦人造成的打击更大呢。“如果你这样做，”他说，“你既会给雅典人施以恩惠，而同时又报复了拉栖代梦人。因为这条城墙，那可是他们历尽千难万险才拆毁的。”听了这番话，法那巴佐斯急命他前往雅典，还另拨给他一笔钱用于重建城墙。

[10] 科浓一抵达雅典，便安排其麾下士兵修筑大部分城墙，并且支付木匠、石匠的薪酬以及所有其他必要的花费。城墙当中有一段，是雅典人自己以及来自波奥提亚和其他城邦的志愿者共同筑成的。另一方面，科林斯人用法那巴佐斯留给他们的金钱配备了一支舰队，他们任命阿伽提努斯为舰队指挥官，重新控制了阿凯亚和列凯昂濒临的海湾。而拉栖代梦人方面，也组织起舰队，任命波丹涅姆斯为舰队指挥官。

[11] 但是，波丹涅姆斯在一次交战中遇袭身亡后，其副将波力斯(18)也因伤回国，于是舰队由赫里庇达斯执掌指挥权。继阿伽提努斯之后任科林斯舰队指挥官的普罗埃努斯却放弃了利昂，拉栖代梦人趁机攻占此城。之后，泰琉提亚斯接替赫里庇达斯成为拉栖代梦舰队司令，他现在已控制着整个科林斯湾。(19)

[12] 拉栖代梦人知道，科浓不仅用波斯国王的金钱为雅典人重新筑起了城墙，还用这笔钱维持着舰队开支，并力争使岛屿诸邦和亚细亚沿岸诸邦也倒向雅典人一边。(20)他们认为，如果他们将这些事情向波斯国王的将军提里巴佐斯禀报，那么他们即使不能完全争取到他的支持，至少也会终止对科浓舰队的资助。在作出上述判断之后，拉栖代梦人就派遣安塔基达斯至提里巴佐斯处，命他把事情真相禀报提

里巴佐斯，并设法促成拉栖代梦与波斯国王缔结和约。

［13］雅典人在获悉这个情况后，也向提里巴佐斯派出使团——以科浓为首，同行的还有赫摩根尼斯、狄昂、卡里斯提尼和卡里麦顿。他们还邀请他们的同盟者派使者一同前往。于是，波奥提亚人、科林斯人和阿尔戈斯人都派出使者一同出使。

［14］他们抵达目的地后，安塔基达斯向提里巴佐斯说明他此行的目的，是很希望在本邦与国王之间缔结和约，而且，国王也一直想这么做。他还说，拉栖代梦人绝不煽动亚细亚的希腊城邦与国王对抗，他们赞同岛屿诸邦和希腊本土诸邦都应当保持独立。“不过”，他说：“如果我们接受这些条件，国王凭什么向我们开战或者花费金钱呢？事实上，和约一旦订立，我们任何一方都不可能与国王兵戎相见了。这样，除非我们取得希腊的领导权，否则雅典人就有可能与国王开战；而如果希腊诸邦都保持独立，那我们也不可能向国王开战。”

［15］提里巴佐斯听安塔基达斯这么一说，大为高兴；然而，在安塔基达斯的对手们看来，这些建议不过是耍耍嘴皮子而已。(21)因为雅典人担心，如果同意（希腊）大陆各邦和岛屿诸邦都保持独立，他们就会失去列姆诺斯、音布罗斯和斯基洛斯三岛；(22)而底比斯人则害怕，他们将被迫允许波奥提亚同盟诸邦独立；至于阿尔戈斯人，他们认为一旦达成协议，缔结和约，他们便不能维持对科林斯的兼并了，(23)那可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于是，缔约之事无果而终，使者们各自回国。

［16］至于提里巴佐斯，他考虑到未征得国王同意就公然支持拉栖代梦人恐有不当之处，便秘密地给了安塔基达斯一笔钱，让拉栖代梦人配备舰队，以迫使雅典人及其同盟者更加渴求和平。同时，提里巴佐斯还将科浓羁押起来，因为拉栖代梦人的指控没错，是他开罪了国王。(24)这之后，他准备起程前去觐见国王，向其禀报拉栖代梦人所提出的建议以及羁押罪犯科浓一事，请求国王就这些事务予以定夺。

［17］当提里巴佐斯抵达地处内陆的首都(25)时，波斯国王已委派斯特鲁萨斯总领沿海诸省区的事务。而斯特鲁萨斯对阿格西劳斯给波斯国王所造成的种种伤害耿耿于怀，于是，他全力支持雅典人及其同

盟者。当拉栖代梦人看到斯特鲁萨斯与雅典人交好，而与他们为敌时，他们派提布隆率军对其开战。提布隆渡海抵达亚细亚之后，在以弗所建立了大本营，还以麦安德平原的几个城市——普林涅、留科弗利斯和阿基雷昂为基地，由那里出发去劫掠国王的领土。

[18]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斯特鲁萨斯注意到，提布隆每次率军出击的时候，队列总是零乱不整，士兵们也是傲慢轻敌，他便派骑兵前去平原地带，命令他们袭击敌营，围攻敌人，劫走所有可取之物。当时，恰巧提布隆刚用完早餐，正与一个名叫德桑达[26]的吹笛者比赛掷石饼。[27]德桑达不仅笛子演奏得好，而且体格强健，因为他事事都仿效拉栖代梦人。

[19] 斯特鲁萨斯看到，出战的敌军队伍零乱，而冲在前面的士兵人数很少，便率领一支阵形整齐的大队骑兵突然冲杀出来。他们首先杀死了提布隆和德桑达。这二人被杀之后，其余的斯巴达人便四散逃命。波斯骑兵乘胜追击，杀死甚多。提布隆手下的一些士兵，则逃到他们友邦去躲避，但大多数士兵还待在军营里，因为他们获悉出战的消息时为时已晚。就像这次情况一样，提布隆经常连出击的命令没有发布就率先出战了。这些事件经过就是这样。

[20] 这时候，那些被民主派放逐的罗德岛人前往拉栖代梦。[28]他们坚称，坐视雅典人征服罗德岛，对拉栖代梦人是不利的，因为这会使雅典实力大增。拉栖代梦人意识到，如果那里的平民百姓占了上风，那么整个罗德岛都将归属于雅典，但如果富裕公民占据优势，那么罗德岛将会落入他们的掌控之中。于是，他们以爱克狄库斯为舰队指挥官，统率8艘战舰前往罗德岛。

[21] 同时，拉栖代梦人派出另一位官员狄弗里达斯随舰队同行，命令他在抵达亚细亚之后，要确保那些曾接受提布隆领导的诸邦的安全；还要求他在接收提布隆军队的余部再尽其所能招募一些军队之后，向斯特鲁萨斯开战。于是，狄弗里达斯奉命行事，不敢怠慢。之后，他不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而且还在斯特鲁萨斯的女儿和女婿提格兰涅斯前往萨迪斯的途中将他们捉获，在向他们索取了一大笔赎金后才将其释放。他随即用这笔钱招募了一支雇佣军。

[22] 狄弗里达斯的个人魅力丝毫不逊于他的前任提布隆。作为一名将军，他具有更强的自制力和进取心。他从不耽于玩乐，而是一接到任务，就全心全意地履职。至于爱克狄库斯，在他航行至克尼多斯后，得知罗德岛的平民已经全面控制了局势，无论在陆上还是海上，都居于优势地位。他们的战舰相当于他的两倍。于是，爱克狄库斯只好待在克尼多斯，按兵不动。

[23] 拉栖代梦人看到爱克狄库斯的兵力过于弱小，难以给他们的盟友提供有效援助，于是命令泰琉提亚斯率领一直巡游在阿凯亚和列凯昂海湾的12艘战舰，[29]前去与爱克狄库斯会师，让后者回国。他们还命令泰琉提亚斯要关照那些有意与他们交好的城邦的利益，尽力打击敌人。泰琉提亚斯抵达萨摩斯的时候，在那里又有7艘战舰加入他的舰队。在他到达克尼多斯之后，爱克狄库斯便返航回国。

[24] 随后，泰琉提亚斯统率手下现有的27艘战舰继续航行，向罗德岛进发；在航行途中，碰巧遇到雅典人爱菲阿尔特的儿子腓洛克拉特斯率领10艘三列桨战舰，从雅典赶赴塞浦路斯，前去援助攸阿哥拉斯，便将这10艘战舰全部俘获。不过，双方所作所为都与自身的利益背道而驰：对雅典人来说，虽然他们与波斯国王交好，但他们却派兵增援正与国王交战的攸阿哥拉斯；[30]而对拉栖代梦人而言，虽然他们正与国王交战，但泰琉提亚斯却消灭了被派去与国王作战的人。随后，泰琉提亚斯返航克尼多斯，在那里出售他所掳获的战利品，然后再次率舰队起航兵抵罗德岛，着力增援那些支持拉栖代梦人的城邦。

[25] 与此同时，[31]雅典人终于确信拉栖代梦人重新取得了海上霸权，于是他们派斯提里亚[32]德莫的特拉叙布鲁斯率领40艘战舰出战。特拉叙布鲁斯在起航时，放弃了原先出征罗德岛的作战计划，因为一方面，他考虑到无法轻易征服拉栖代梦人的友邦，他们据守要塞，并且有泰琉提亚斯的舰队支持；另一方面，他也不担心雅典的友邦会落入敌手，因为它们不仅在数量上远超过对方，而且在此前交战中一直都是获胜者。

[26] 因此，特拉叙布鲁斯转而驶向赫勒斯滂地区，因为那里基本上没有对手，而他想正好可以趁机做些对邦国有利的事情。首先，他获悉奥德里赛人的国王阿麦多库斯和沿海地区的统治者修塞斯[33]关

系不睦，便出面调解，使他们重修于好，并使他们双双与雅典结盟。他还考虑到，如果连他们都与雅典交好，那么色雷斯沿岸的希腊诸邦岂不是更要倒向雅典人一边了。

[27] 随着这件事情的成功解决，亚细亚的那些城邦也都对波斯国王与雅典交好表示支持。于是，特拉叙布鲁斯起航前往拜占庭，将当地对驶出本都海(34)的舰船所征收的什一税转包出去。(35)同时，他推翻了拜占庭的寡头制政府，建立了民主制政府。(36)于是，拜占庭平民对其城中随处可见的雅典人并不介意了。

[28] 特拉叙布鲁斯完成了以上事务，并将卡尔开顿人争取为雅典盟友之后，便率舰队返航，驶出赫勒斯滂海峡。(37)他发现，在列斯堡，除了米提列涅以外，所有城邦都倒向拉栖代梦人一边，便决定攻打它们。于是，他在米提列涅集结军队——包括自己船上的400名重装步兵，列斯堡诸邦逃到米提列涅避难的所有流亡者，外加那些勇猛善战的米提列涅人。在行动之前，他还对他们分别加以激励。他首先对米提列涅人说，如果他攻占了这些城邦，他们将成为列斯堡全岛的领导者；接着，他又对那些流亡者说，如果他们齐心协力与每一个城邦作战，他们就都能够重返他们的祖国。最后，他对他的海军战士说，只要能使像列斯堡这样的地方与雅典交好，他们很快就能得到丰厚的金钱。在慷慨陈辞鼓舞士气之后，特拉叙布鲁斯整装出发，向麦提姆那进军。

[29] 当时拉栖代梦派驻在麦提姆那的统治者是塞米玛库斯，他听说特拉叙布鲁斯向他进攻时，便率领自己带来的海军、麦提姆纳人以及所有流亡在那里的米提列涅人，到边境上与敌人决战。结果，塞米玛库斯本人被杀，其手下很多士兵在逃跑时也被杀死。

[30] 战后，特拉叙布鲁斯使一些城邦转向自己一边，对于拒绝投降的那些城邦，则大肆劫掠，意在为他的士兵筹措薪饷；同时，他也很想前往罗德岛，但为了尽量使他的军队足够强大，他向各个城邦征收金钱，然后抵达阿斯蓬都斯，将船停泊在攸里梅敦河上。虽然他已经从阿斯蓬都斯人那里收取了金钱，但手下的士兵们依然我行我素，劫掠了部分土地。阿斯蓬都斯人怒不可遏，夜间发动突袭，将特拉叙布鲁斯杀死在营帐里。

[31] 一位被尊为最卓越的人物——特拉叙布鲁斯，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38]雅典人选派阿吉琉斯去接替他的职位，掌管那支舰队。另一方面，拉栖代梦人得知，雅典人已在拜占庭将其对驶出本都海的舰船所征收的什一税转包给了别人，还得知他们占领了卡尔开顿，而赫勒斯滂地区的其他城邦也都因法那巴佐斯是他们的朋友而纷纷倒向雅典人。拉栖代梦人认为，必须关注局势的这种变化。

[32] 的确，拉栖代梦人虽然找不到德基里达斯的任何失误，但由于安那克西比乌斯与监察官们关系友好，于是他本人得以被派往阿卑多斯，接替德基里达斯，总揽那里的事务。他许诺说，一旦他得到军费和舰船，他将对雅典人开战，以瓦解他们在赫勒斯滂地区的地位。

[33] 于是，安那克西比乌斯从监察官们那里得到3艘三列桨战舰以及足够支付1000名雇佣兵的费用，然后起航了。他抵达阿卑多斯，登陆后开启了若干行动：先招募了一支雇佣军，随即设法使埃奥利斯的某些城邦脱离法那巴佐斯；他还出动军队，报复曾攻打阿卑多斯的那些城邦，蹂躏他们的国土。在海军方面，除了他原有的战舰以外，在阿卑多斯又多配备了3艘战舰加入其舰队。这些战舰在海上游弋，只要发现雅典人或其同盟者的商船，一律将其强行带回港口。

[34] 雅典人得知这些情况以后，担心特拉叙布鲁斯在赫勒斯滂地区所建立的基业毁在他们手上，于是，便派遣伊菲克拉特率领8艘战舰和大约1200名轻盾兵前去攻打安那克西比乌斯。[39]这些轻盾兵当中的大多数，是他在科林斯作战时就在他手下服役的。[40]阿尔戈斯人在将科林斯并入本邦版图时，声称不再需要他们了，因为伊菲克拉特曾经处死一些亲阿尔戈斯党人。[41]于是，伊菲克拉特返回雅典，因而这段时间他恰好就在国内。

[35] 现在，伊菲克拉特率军抵达科尔松尼斯。起初，安那克西比乌斯和伊菲克拉特都派突击队相互袭扰对方；但是，随后伊菲克拉特发现，安那克西比乌斯率领雇佣军及其带来的拉栖代梦人和200名阿卑多斯重装步兵，已经去了安坦德鲁斯；他还听说，安那克西比乌斯已经同安坦德鲁斯建立了友好关系。他料想安那克西比乌斯在那里安置驻军之后，还会返回这里，将阿卑多斯人带回去。于是，伊菲克

拉特在夜色的掩护下，渡海来到阿卑多斯境内最荒僻的地方，从那里进入山地，设下埋伏。他还下令给运送他渡海的那些战舰，命其在黎明时分沿科尔松尼斯海岸向上[42]航行，这样做是为了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仿佛他如同往常一样，要到赫勒斯滂沿岸去征收金钱。

[36] 所有这些部署并没有让他失望。果然不出他的所料，安那克西比乌斯确实率军返回了。——据说，尽管他开拔那天的献祭并未显示吉兆，但安那克西比乌斯却对此视而不见，盲目乐观，因为他是从一个友好邦国的境内通过，去一个友好的城市，况且左右都告诉他，说伊菲克拉特已率舰队驶往普洛康涅苏斯。因此，在行军途中，他更是显得漫不经心。

[37] 尽管如此，当安那克西比乌斯的军队在山下平地上行进时，伊菲克拉特并没有发动袭击。但是，当行进在全军最前面的阿卑多斯人进入他们的金矿所在地——克列玛斯特平原时，那些跟随其后的军队正行进在下坡路段，而安那克西比乌斯及拉栖代梦人则即将下坡。就在此时，伊菲克拉特率领他的军队一跃而起，向敌人冲杀过去。

[38] 安那克西比乌斯知道，由于他的军队分散在长而窄的通道上，首尾不能相顾，前锋显然无法回过头来上山救援，在看到敌人的伏兵时，全军上下都一片恐慌，他觉得要想脱险，肯定无望。于是，他对手下将士们说："诸位，战死在这里，是我的光荣。但是，你们在与敌人肉搏之前，得赶紧找个安全的地方。"

[39] 安那克西比乌斯说完，便从"携盾者"手中取过盾牌，[43]毫不畏惧，展开搏杀，直至阵亡。他最喜爱的那些年轻人，也都留在他身边；同样，和他一同来自本邦的拉栖代梦人当中，约有12名派驻各地的统治者，与他并肩战斗，最后都献出了生命。而其他拉栖代梦人在逃跑过程中，接二连三地倒下去了，敌人一直追杀到城下。在这次战役中，安那克西比乌斯的其他军队阵亡者约200人，阿卑多斯人的重装步兵阵亡约50人。伊菲克拉特在取胜之后，便返回科尔松尼斯。[44]

---

(1)　指公元前394年克尼多斯海战。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V．3．10以

次。

(2) 即harmost，通常是指征服者向被征服者派驻的地方官。

(3) 即不派驻军队到这些城邦，不干预他们的内政。

(4) 参阅狄奥多洛斯：XIV. 83。

(5)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 1. 27以次。

(6) 色诺芬：《希腊史》，III. 1. 9。

(7) 公元前394年。

(8) 这里所指都是原拉栖代梦派驻各地的行政官。

(9) 公元前394年。

(10) 约合1.5千米。

(11) 色诺芬：《希腊史》，III. 2. 10。

(12) 城镇，在埃奥利斯。

(13) 城镇，在埃奥利斯。

(14) 公元前393年。

(15) 美塞尼亚南部一城镇。

(16) 岛屿，在拉哥尼亚之南。

(17) 雅典长城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被拆毁的。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 2. 20—23。

(18) 色诺芬：《希腊史》，I. 1. 23。

(19) 拉栖代梦人在科林斯湾的军事行动，从公元前393年深秋开始，到公元前391年春夏之交泰琉提亚斯上任为止。

(20) 公元前392年。

(21) 字面上意思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即他们觉得这番话无法作为缔结和约的合理条件。

(22) 这几个岛屿很早为雅典所有。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雅典一度失去对它们的控制，不久前又收复了它们。

(23) 色诺芬：《希腊史》，IV. 4. 6。

(24) 参阅狄奥多洛斯：XIV. 85。

(25)　公元前391年。波斯帝国自大流士改革以后有4个首都，分别是巴比伦、苏撒、波斯波里斯和埃克巴坦那。

(26)　一位伊奥尼亚人。

(27)　一种扁平圆形的石饼。比赛就是看谁掷得远。它是古希腊竞技会比赛项目之一。

(28)　公元前391年。

(29)　色诺芬：《希腊史》，IV. 8. 11。

(30)　参阅狄奥多洛斯：XIV. 98；波桑尼阿斯：I. 3. 1。

(31)　公元前390年。

(32)　阿提卡一德莫。

(33)　色诺芬：《希腊史》，III. 2. 2。

(34)　黑海。

(35)　对于驶出黑海的舰船征收十分之一的税。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1. 22及其附注。

(36)　关于公元前408、前405年拜占庭政体的变革，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3. 18；II. 2. 2。

(37)　公元前390年。

(38)　公元前389年。

(39)　公元前389年。

(40)　参阅本卷第四、五章有关记载。

(41)　色诺芬：《希腊史》，IV. 4. 6。

(42)　所谓“向上”即由爱琴海至黑海方向。

(43)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V. 5. 14及其注释。

(44)　色诺芬：《希腊史》，V. 1. 31。

第五卷

第一章

［1］以上是雅典人和拉栖代梦人在赫勒斯滂地区的行动情况。[1]同时，爱特昂尼库斯[2]再次来到埃吉那。虽然此前埃吉那人与雅典人一直保持着贸易往来，但如今海战已然爆发，他得到监察官的正式批准，去鼓动所有那些希图劫掠阿提卡的人付诸行动。

［2］既然雅典的供给线已被那些劫掠者切断，雅典人就派出一支由潘斐鲁斯领导的重装步兵前往埃吉那。他们在那里构筑了一座要塞，作为攻击埃吉那人的据点，并以10艘三列桨战舰从陆路和海路加以围攻。这时候，泰琉提亚斯[3]正在一座岛屿上寻求金钱资助，碰巧听说雅典人构筑要塞之事，便立即前去援助埃吉那人；他击退了雅典人的舰队，但潘斐鲁斯成功守住了要塞。

［3］之后，希耶拉克斯从拉栖代梦前来接任海军司令。他接管了舰队，而泰琉提亚斯在幸福欢快的气氛中起航回国。当泰琉提亚斯前往海边，准备起航之时，士兵们个个争先恐后地和他紧紧握手，有人为他戴上花环，还有人为他扎上头带；在他起航之后，那些迟到者甚至把花环抛入海中，口中念念有词，为他祝福。

［4］我知道，我在记载这些事件的时候，并未提及有关金钱支出、突发险情以及重要谋略之事。但是，宙斯作证，在我看来，值得人们好好思考的是，泰琉提亚斯究竟有何作为，才使得其部下对他怀有如此情感。的确，达到这种境界是一个真男儿的成就，这比大笔金钱支出和许多惊险遭遇更值得关注。

［5］至于希耶拉克斯，他统率舰队主力返回罗德岛，将12艘战舰留在埃吉那，由其副将哥尔哥巴斯负责指挥。其后，遭到围攻的是要塞中的雅典人，而不是城里的埃吉那人了。鉴于这种情况，雅典公民大会通过决议，装备大量舰船，在构筑要塞后的第五个月，把驻守在埃吉那要塞中的雅典军队营救回国。但是，从此以后，雅典人却再次遭到劫掠者和哥尔哥巴斯的袭扰。他们装备了13艘舰船御敌，推选攸诺姆斯为舰队指挥官。

[6] 希耶拉克斯在罗德岛期间，[4]拉栖代梦人委任安塔基达斯为海军司令，他们以为这样做还可以最大限度地取悦于提里巴佐斯。安塔基达斯到达埃吉那后，将哥尔哥巴斯的舰队带着一起航抵以弗所，然后派哥尔哥巴斯率12艘舰船返航埃吉那，留下副将尼科罗库斯统领其余的舰船。[5]尼科罗库斯打算援助阿卑多斯人民，于是起航前去；但在途中又转向前往腾涅多斯，在蹂躏其土地，攫取钱财之后，航抵阿卑多斯。

[7] 随后，雅典将军们从萨摩色雷斯、塔索斯及其他各地会合到一起，前去援助腾涅多斯人民。但在得知尼科罗库斯抵达阿卑多斯附近时，他们以科尔松尼斯为基地，以他们手下的32艘战舰邀击尼科罗库斯的25艘战舰。至于哥尔哥巴斯，在从以弗所返航途中遭遇攸诺姆斯的舰队，他只得暂避于埃吉那，在傍晚时分才到达那里，随即命令其部下登陆用餐。

[8] 同时，攸诺姆斯的舰队在稍后不久拔锚起航。夜幕降临时，依照惯例，由他领航，手擎火把，这样紧随其后的舰船不致误入歧途。而哥尔哥巴斯则立刻命令部下登船起航，尾随火把的方向前行。他们紧随雅典舰队之后，以免被对方发现或引起敌人的猜疑；桡手长以击石代替呼喊进行报时，并且命令桡手们悄悄地划桨。[6]

[9] 当攸诺姆斯的舰船临近阿提卡的佐斯特角[7]准备靠岸时，哥尔哥巴斯用喇叭下令，向他们发起攻击。至于攸诺姆斯的舰队，有些舰船上的人员正在登陆，有些舰船正在抛锚碇泊，还有些准备靠岸。一场战斗在月光下展开。结果，哥尔哥巴斯俘获4艘三列桨战舰，将其用绳索牵引，拖曳至埃吉那；雅典舰队的其他舰船逃至比雷埃夫斯港。[8]

[10] 之后，卡布里亚斯[9]率领800名轻盾兵和10艘三列桨战舰由海路前往塞浦路斯援助攸阿哥拉斯，他还把从雅典得到的更多的舰船和一支重装步兵也加入其中。夜里，他率领那些轻盾兵在埃吉那登陆，并在赫拉克勒昂附近的凹处设下埋伏。黎明时分，按照事先约定，雅典的一支重装步兵在德麦涅图斯的率领下到达，他们攀至距离赫拉克勒昂16斯塔狄亚[10]的一个地方，此处即所谓的特里普尔吉亚[11]。

[11] 哥尔哥巴斯获悉这个情报后，就和当地的8名斯巴达人、舰队的水兵以及埃吉那人一同出击，前去救援。他还下令舰队桡手中所有的自由人都要跟随他前去。于是，很多人随手操起各种武器，加入了这支救援军。

[12] 当这支救援军的前锋进入埋伏区域时，卡布里亚斯及其部下一跃而起，用标枪和石头向敌人投击。此时那些由海上登陆的雅典重装步兵也正在向他们逼近。因为救援军的前锋并未排成密集阵型，因此很快就被歼灭了。阵亡者当中包括哥尔哥巴斯和那些拉栖代梦人；看到这些人被杀死，其余的士兵皆仓皇逃散。此战阵亡者除了约150名埃吉那人之外，还包括埃吉那的侨民和那些仓促登陆而参加救援的桡手们，总数不下200名。

[13] 此战之后，雅典人像和平时期那样畅行于海上。原来，爱特昂尼库斯试图强迫拉栖代梦桡手们为其效力，但因他不付薪饷而遭到拒绝。

其后，拉栖代梦人再次委派泰琉提亚斯出任舰队司令。船员们看到他到来时，个个欢欣鼓舞。泰琉提亚斯把士兵们召集起来，对他们说：

[14] “士兵们，我这次来，未带分文；但如果神祇眷顾，你们亦出色履职，我将竭尽所能为大家提供最丰富的食物。可以肯定的是，每当我担任你们的统帅，我都时时为你们真诚祈福一如为我自己。至于食物，如果我说我更期望你们的收获多于我本人，你们可能会感到吃惊；但事实上，诸神作证，我宁愿自己挨饿两天，也不想看见你们忍饥一日。你们知道，以往我的帐门是向有求于我的人敞开的，如今依然如此。

[15] “因此，当你们获得了充足的食物时，你们也会看到我也衣食无忧了；但如果你们看到我要忍受严寒酷暑而守夜的话，你们同样要忍受这一切。我没有令你们做任何会使你们感到不快的事情，但你们却可从其中获益。”

[16] 他又说：“士兵们！斯巴达，我们的斯巴达，可以断言，她如此富足繁荣——之所以能够赢得繁荣和辉煌，决不是因为她游手

好闲，而是因为她随时随地愿意经受任何艰难险阻的考验。据我所知，从前你们都是好样的；但如今你们必须努力证明自己比从前更强！这样，正如我们一起微笑着经受磨难一样，我们也可以快乐地共享财富。

[17]“在这个世界上，无论是希腊人还是异族人，最令人愉快的事情，不是为了报酬而受雇于他人，而是自己能够从最荣耀的资源中实现丰衣足食。毫无疑义，在交战时从敌人那里所获得的不仅仅是丰厚的财富，同时还有流传于世间的美名。”

[18] 听了泰琉提亚斯的演说，士兵们都齐声欢呼，希望他必要时就下达命令，并保证遵从执行。这时，他正好结束了献祭。他说：“来吧，士兵们，一起用晚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之后，我请求你们自己再带上一天的食物。然后，赶紧上船，立即驶向神要我们去的地方，并且必须及时到达。”

[19] 等士兵们在海边集结之后，他命他们登上舰船，在夜色之中驶向雅典的港口(12)。他让士兵们小憩片刻，便命令他们划桨起航。如果有人认为他率领12艘三列桨战舰与拥有众多舰船的舰队相对抗是疯狂之举的话，那么让我们看看泰琉提亚斯是如何盘算的吧。



图**13**　波塞冬神庙（阿提卡半岛南端苏尼昂角）(13)

[20] 他认为，由于哥尔哥巴斯刚刚阵亡，雅典人停泊在港口的

舰队肯定更加疏于防范；即使有三列桨战舰在那里停泊，但他相信攻击在雅典港口中的20艘战舰，也要比进攻在其他地方的10艘战舰更安全。因为他打探到，凡停泊在海外的战舰，桡手们都在各自舰船上歇息；他探知，停泊在雅典港口的战舰，舰长们回家就寝，桡手们上岸后四处安歇。

[21] 以上就是他在起航之前所考虑的种种情况。当他的舰队到达距雅典港口五六斯塔狄亚(14)时，他仍缄默不语，让士兵们继续休息。黎明时分，他一马当先，率舰队出击。他下令，本方舰船不得击沉或损害任何一艘商船；但是，只要在海上任何地方发现停泊着三列桨战舰，就命令士兵前去攻击，使其丧失海上战斗力。此外，把那些满载货物的商船拖出港湾，设法强行登上那些大型商船，带走其船员。事实上，他属下的一些士兵已经上岸，来到狄格玛(15)，掳获了一批商人和商船的船主，并把他们带上舰船。

[22] 至此，泰琉提亚斯已经顺利完成这次突袭的各项任务。至于雅典人，他们当中有些人听到喧闹声，便从他们的家中跑到街上，看看究竟为何这般喧嚣；有些人从街道飞奔回家去取武器，还有些人跑到雅典城去报信。雅典人都认为比雷埃夫斯已落入敌手，因而无论是重装步兵还是骑兵，都冲出来前去救援。

[23] 这时，泰琉提亚斯命令由三四艘战舰护航，将那些掳获的商船押解至埃吉那，而他与其余的舰船一起沿阿提卡海岸航行。就在他驶出比雷埃夫斯港的时候，又俘获了即将驶入港口的大批渔船和满载人口的客船，它们由诸海岛驶来。在快要到达苏尼昂角(16)的时候，他又俘获一些商船，其中有些船满载谷物，有些船则载着其他货物。

[24] 这之后，泰琉提亚斯返回埃吉那；在卖掉所有战利品之后，支付给全体士兵一个月的薪饷。从那时起，他也不断地在岛屿周围巡航，捕获海面上的各类船只。在实施这些行动的时候，他舰船上的桡手始终处于满员状态，让手下士兵保持心情愉悦，随时待命出击。

[25] 这时候，(17)安塔基达斯和提里巴佐斯一同从波斯首都返回，双方已经达成协议：假如雅典人及其同盟者拒不接受波斯国王亲

自下达给他们的和平敕令，[18]那么国王就会与拉栖代梦人缔结同盟。但是，当安塔基达斯得知尼科罗库斯及其舰队，在阿卑多斯正遭到伊菲克拉特和狄奥提姆斯的舰队围攻时，便取道陆路前往阿卑多斯。他四处散布说，卡尔开顿人已派兵前来接他，然后趁夜间率舰队起航，驶往伯科特，悄悄地停泊在那里。

［26］得知安塔基达斯驶离了阿卑多斯，德麦涅图斯、狄奥尼修斯、列昂提库斯和法尼亚斯统率下的雅典舰队，朝普洛康涅苏斯岛屿方向尾随而来；当雅典舰队超过他时，安塔基达斯掉转方向，又返回阿卑多斯。因为他听说，波里塞努斯率领20艘战舰从叙拉古和意大利前来，[19]他很想将他们收归到自己的麾下。

不久，科里图斯[20]德莫的特拉叙布鲁斯[21]率8艘战舰由色雷斯而来，目的是与雅典其他舰船会师。

［27］这时候，安塔基达斯接到侦察员的报告，说有8艘三列桨战舰正在向他们逼近，便命令船员登上12艘速度最快的战舰，这些舰船上如果缺少桡手，就从后面的舰船上抽调人员加以补足。他先命令这些快船尽可能隐蔽起来，等敌舰驶过后，再实施追击；但是敌舰一见到他的舰队，便立即逃散。这时，安塔基达斯以最快的舰船很快就追上敌人最慢的舰船；但他命其舰队长不要攻击落在最后的舰船，而要继续追击逃在前面的舰船。当他俘获了逃在前面的敌舰时，那些落在后面的敌舰看到舰队的指挥官已被生擒，便也失去了勇气，甚至被安塔基达斯的那些较慢的舰船所俘；结果，特拉叙布鲁斯的舰船悉数被俘。

［28］来自叙拉古的20艘舰船加入安塔基达斯舰队之后，由提里巴佐斯治下的伊奥尼亚各地派来的舰船也前来会合，更多的舰船是来自阿里奥巴赞尼辖区的舰船——因为安塔基达斯是阿里奥巴赞尼的老朋友，此时法那巴佐斯奉命前往波斯首都，与国王的女儿成婚——安塔基达斯麾下舰船总数超过80艘，掌控了制海权。于是，安塔基达斯严禁来自本都的舰船驶往雅典，[22]迫使它们航抵斯巴达同盟者的港口。

［29］雅典人看到敌舰数量如此之多，害怕自己的舰队会像以前

那样全军覆没，而今波斯国王又与拉栖代梦人结盟，他们还接连受到来自埃吉那的劫掠者[23]的袭扰。鉴于以上种种情况，雅典人非常渴望达成和平。[24]另一方面，拉栖代梦人在列凯昂和奥科门努斯各派驻一支军队，严密监视他们的盟邦——对于他们信任的那些盟邦，防止双方的关系遭到破坏；对于那些不信任的盟邦，防止他们叛离——再加上在科林斯周边地区所引发的麻烦和动乱，已经使拉栖代梦人疲于应付、无心再战了。至于阿尔戈斯人，他们在得知拉栖代梦人已下令对其用兵，而他们的圣月休战请求[25]完全无效的情况下，也非常渴望和平。

[30] 因此，当波斯国王派人将有关和平的敕令送达后，提里巴佐斯向那些渴求亲耳聆听的诸邦发出命令，要求他们迅速派人前来。[26]等他们集合起来之后，提里巴佐斯先向他们展示了波斯国王的封缄，然后拆封，诵读文书内容。文书是这样写的：

> [31] 国王阿塔薛西斯认为，亚细亚所有诸邦均应归属于我，克拉左门奈和塞浦路斯二岛亦应归属于我；而其他希腊诸邦，除列姆诺斯、音布罗斯和斯基洛斯外，不论大小均须保持独立；这三个地方与往昔一样，依然归属于雅典人。但是，倘若你们双方之中的任何一方有不遵从此敕令者，我，阿塔薛西斯，将与那些遵从此令的诸邦一道，用舰船，用金钱，从陆上，从海上，向其开战。[27]

[32] 听到上述宣告之后，希腊诸邦的使者们立即向各自城邦作了通报。[28]所有的城邦都宣誓，[29]将坚定不移地恪守条款规定，只有底比斯人要求以波奥提亚人的名义宣誓。[30]然而，阿格西劳斯拒绝接受他们的誓言，除非他们按国王文书的指令进行宣誓——每一个城邦无论大小，均须保持独立。但底比斯的使者说，这些指令不是下达给他们的。阿格西劳斯则回应说："去问问你们的人民吧！将此事也向他们通报，如果他们不答应这样做，他们将被排除在条约之外。"于是，底比斯的使者启程回国了。

[33] 出于对底比斯人的仇视，阿格西劳斯未作任何耽搁，在征

得监察官的同意之后，马上进行献祭。由于在边境的献祭显示吉兆，便出兵泰格亚。在泰格亚，他派骑兵到各地去催促庇里阿西人，命他们尽快前来集结；同时，还派有关官员[31]前往同盟各邦。但是，还未等他从泰格亚启程，底比斯人就派人送信来说，他们将允许各邦独立。于是，拉栖代梦人班师回国，底比斯人被迫接受条约，允许波奥提亚诸邦独立。

[34] 但另一方面，科林斯人并未遣散驻扎在其城内的阿尔戈斯人的军队。阿格西劳斯向双方发出警告，向科林斯人宣布，如果他们不遣散阿尔戈斯人的军队，向阿尔戈斯人宣布，如果他们不从科林斯撤离，那么他将对他们两国开战。结果，双方对此都十分惧怕，阿尔戈斯人从科林斯撤离了，而科林斯城邦重获自治，[32]大屠杀的发动者[33]和那些负有连带责任者都已主动从科林斯撤离，其他公民则愿意接受之前被放逐的人们回国。

[35] 这些问题得以解决后，各城邦都宣誓，承诺他们将遵守国王所提出的条款，陆军和海军都予以解散。这样，在拉栖代梦人、雅典人、同盟者之间建立了和平关系。这是自雅典长城被拆毁之后，战争爆发[34]以来的首次和平。

[36] 在交战期间，[35]拉栖代梦人本来与其对手势均力敌，但通过所谓的“安塔基达斯和约”，[36]却使他们获得绝对优势地位。拉栖代梦人摇身一变，成为波斯国王和平敕令的维护者，通过确认各邦的独立地位，他们将科林斯添加到自己的同盟者之列，还使波奥提亚诸邦不再受制于底比斯人，这正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同时，他们还通过威吓阿尔戈斯人，声称若不撤出科林斯则对其动武，由此结束了阿尔戈斯人兼并科林斯的历史。

---

(1) 公元前389年。

(2) 拉栖代梦人派驻塔索斯岛的统治者和海军副将。

(3) 拉栖代梦一将领。

(4) 公元前388年。

(5) 公元前388年。

(6)　划桨时尽力不出声，以免被敌人察觉。

(7)　即哥得（Girdle）角，今之卡夫拉（Karvura）角，在阿提卡西海岸。

(8)　公元前388年。

(9)　雅典一将军。

(10)　约合3千米。

(11)　即Tripyrgia，具体位置不能确定。

(12)　比雷埃夫斯。这是一次夜袭比雷埃夫斯港的行动。

(13)　由埃吉那可以直接看到比雷埃夫斯港和苏尼昂角，站在苏尼昂角也可以看到埃吉那岛。由埃吉那发起袭击对雅典威胁很大。

(14)　约合1千米。

(15)　商人们陈列陶器的码头。

(16)　位于阿提卡半岛南端海角。参见图13。

(17)　公元前387年。

(18)　原文为“ἡ　εἰρήνη”，　英译者这里译为“peace”，直译为“和约”。然而，“和约”应是双方或多方自愿所为，不可能是用强制手段来指定或下达的。译者根据历史语境以及“和约”内容（见下），认为公元前4世纪波斯和希腊关系史上的所谓“大王和约”，不过是波斯国王为了自身的利益维护其西部边疆安全所下的一道敕令，命令希腊诸邦保持“和平”，它同时也是拉栖代梦人借助波斯势力狐假虎威、甘做波斯在希腊的鹰犬的结果，根本不是波斯与希腊也不是希腊诸邦之间的和约，因而译为“和平敕令”较为确当。

(19)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 2. 4以下。

(20)　阿提卡一德莫。

(21)　他的名字出现在成立于公元前378年第二雅典海上同盟的著名石碑上。

(22)　黑海地区是雅典主要粮食供应地之一，这样做肯定对雅典的粮食供应造成致命的威胁。

(23)　大概是指在海上劫掠财物的那些海盗船。

(24)　公元前387年。

(25)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V. 7. 2及附注。

(26)　色诺芬虽未指明具体地点，但H. G . 达金斯认为“无疑是在萨迪斯”。

(27)　自伯罗奔尼撒战争最后数年直到公元前4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希腊诸邦的关系基本上处于波斯人的主导之下，“大王和平敕令”就是一个标志性文件。现代学者对“大王和平敕令”有不同的评价，按字面意思可译为“大王和约”或“安塔基达斯和约”。但是，只要看看它的内容，就知道它与其说是“和约”，不如说是波斯国王对希腊诸邦发出的一道敕令，因为其中所涉及“双方”，并不是指波斯人与希腊人，而是希腊交战“双方”。该敕令不许希腊诸邦结盟，借以维护斯巴达脆弱的霸主地位。因此，可以说此“敕令”乃是拉栖代梦人在财力枯竭、无力再战时，借波斯之力对希腊诸邦威胁恫吓、狐假虎威的结果，它对希腊诸邦之间以及它们与波斯帝国之间的关系发生过重大影响。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 2. 5—7；V. 3. 26；狄奥多洛斯：XV. 20. 1—23. 2。国内学者讨论参阅陈思伟、徐松岩：《和约还是敕令：对色诺芬〈希腊史〉中所谓“大王和约”实质与译名的几点思考》，《古代文明》2012年第1期。

(28)　即向各邦的最高权力机关汇报和请示。

(29)　关于宣誓的地点，H. G. 达金斯认为“无疑是在斯巴达”。

(30)　公元前387年。底比斯人为波奥提亚同盟之盟主，他们这样做也许另有所图。因为如果是以波奥提亚人的名义宣誓，那底比斯人依然是波奥提亚人的盟主，但不受此敕令的约束。

(31)　专门负责召集和指挥同盟者分遣队的拉栖代梦官员。

(32)　公元前387年。

(33)　色诺芬：《希腊史》，IV. 4. 2。

(34)　公元前394年，科林斯战争爆发；公元前404年雅典长城被拆毁。

(35)　这里大概指所谓“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94—前387年）。

(36)　更确切地说，是在“安塔基达斯和约”之下。色诺芬著作中从未有“大王和约”的记载。

第二章

［1］由于近期诸事皆遂其所愿，于是拉栖代梦人作出决定，对于同盟者当中那些在这场战争期间与拉栖代梦人为敌者，以及那些支持敌人而不支持拉栖代梦的同盟者，都要严加惩罚，使他们重新忠顺于拉栖代梦人。[1]因此，他们首先派使者前往曼丁尼亚，命令曼丁尼亚人拆毁自己的城墙，宣称拉栖代梦人不会在任何方面再信任他们，警告他们不要站在敌人一边。

［2］使者们还宣称，他们早就注意到，在拉栖代梦人与阿尔戈斯人交战期间，曼丁尼亚人曾不断地给阿尔戈斯人运送谷物；有时候还以神圣休战为借口，根本不到拉栖代梦人的军队中服役；即使来到军中服役，他们也不好好打仗。此外，拉栖代梦人的使者还说，他们早就知道，如果好运降临于他们，曼丁尼亚人就会嫉妒，如果他们遭遇不幸，曼丁尼亚人则会幸灾乐祸。[2]至于曼丁尼亚人方面，一般的说法是，曼丁尼亚战役后所签署的三十年休战和约在这一年到期。[3]

［3］曼丁尼亚人拒绝拆毁其城墙。于是，拉栖代梦人则出兵击之。

这时候，阿格西劳斯请求邦国解除他此次远征的统帅之职，[4]因为他说在美塞尼亚战争期间，[5]曼丁尼亚人曾为他的父亲[6]提供过诸多帮助；虽然阿格西波里斯的父亲波桑尼阿斯[7]曾与曼丁尼亚民主派的领袖们过从甚密，但他仍可以挂帅出征。

［4］阿格西波里斯率军进入曼丁尼亚境内后，随即蹂躏其土地；既然他们这样做并不能摧毁其城墙，他又下令挖掘一条绕城的壕沟，半数士兵全副武装坐在壕沟前面担负护卫任务，半数士兵在那里挖掘。壕沟挖掘完成后，他没费多少气力就绕城筑起一道城墙。阿格西波里斯得知，前一年曼丁尼亚粮食丰收，城内谷物供应充足，他认为战事的延长，必然加重本邦及其同盟者的负担，对本方不利。于是，他下令筑起堤坝，拦截流经城中的那条水势汹涌的河流。[8]

［5］水流被阻断，河流的水位不断升高，漫过了住宅的地基，

也淹没了城墙的地基。城墙下部的砖石由于被水浸泡，承受不住城墙上部的重量，墙体开始出现裂缝，继而坍塌。城里的曼丁尼亚人曾试图用木料加以支撑，并且想尽一切办法以阻止城墙的坍塌；由于无法阻止水流，他们担心，只要任何一段城墙垮塌，他们都将沦为战俘，于是同意自行拆毁城墙。但是，拉栖代梦人宣布将不与他们缔和，除非他们离开城市，分散到乡村去居住。对于曼丁尼亚人而言，这种结局是必然的，于是他们表示愿意接受。

[6] 现在，那些亲阿尔戈斯一派和民主派的领袖们料定自己会被处死，但阿格西波里斯的父亲已从他儿子那里得到允诺，如果他们有60人离开曼丁尼亚城，一切将平安无事。因此，在城门外的大路两侧，均有持枪而立的拉栖代梦士兵，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这些人出城。虽然他们非常憎恨这些人，但是这些人从他们手中被放走，要比曼丁尼亚的贵族派放走他们容易得多。有人说，拉栖代梦军人纪律严明，这就是一个铁证。

[7] 其后，曼丁尼亚的城墙被拆毁，曼丁尼亚被划分成四个彼此隔离的村落，就如同古代居民一样。(9)起初，曼丁尼亚人很不愿意，因为他们被迫拆除他们原有的房屋，在别处另建住所；但是，对于那些土地所有者而言，他们不仅可以居住在靠近村落的土地附近，还因为喜爱贵族政体并且除掉了那些惹事生非的“平民领袖”，(10)因而对这项措施相当满意。拉栖代梦人依照惯例向他们委派分遣队的召集官，(11)不是一名而是四名，即每个村落一名。同时，他们在拉栖代梦军队中服役时，以各村落为单位出兵要比在民主政府治下时积极得多。因此，曼丁尼亚战事发生之后，人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一点，那就是在建城的时候，不可让河流穿城而过。

[8] 这时候，(12)来自弗琉斯的被逐者们注意到，拉栖代梦人正在调查，看看战争期间其同盟者究竟属于哪一类朋友，他们觉得这倒是个好机会，于是就前往拉栖代梦，提出只要他们回到弗琉斯国内，城门对于拉栖代梦人来说随时都是敞开着的，其人民亦会跟随拉栖代梦人四处征战；但自从弗琉斯人把他们放逐之后，弗琉斯人就拒绝前往任何地方，也禁止拉栖代梦人——全人类当中唯独禁止他们——进入其城内。(13)

［9］监察官们听闻此事，遂决定对此加以关注。他们派使者至弗琉斯，宣称那些被逐者是拉栖代梦人的朋友，是无辜的。使者们还说，他们相信弗琉斯人会自愿地而非被迫地召唤那些被逐者重返故土。听了这番话，弗琉斯人担心，如果拉栖代梦人对其发动战争，城里一些人将会放他们进城。因为城里面不仅有被逐者的许多同族亲戚，由于其他原因而与其友好的人士，而且，事实上正如大多数城市的情况一样，有些人希图改变政体，因而要求召回被逐者。

［10］由于以上种种担心，弗琉斯人便通过投票表决，同意召回被逐者，恢复他们的那些无异议的财产，而那些已经购买被逐者财产的人们，可以从国库中得到相应的补偿；一旦购买者与被逐者之间发生争执，则都要通过法律程序加以解决。至此，弗琉斯被逐者的纠葛终告结束。

［11］这时候，(14)毗邻奥林苏斯的两个最大的城邦阿堪苏斯和阿波罗尼亚，(15)分别派使者来到拉栖代梦。当监察官得知他们此行的目的时，就把他们引领至拉栖代梦的公民大会现场和同盟者的面前。

［12］阿堪苏斯的克雷根尼斯当众发言。他说：

“拉栖代梦及其同盟诸邦的人们：我们觉得，希腊已然大祸临头，可你们对此还茫然不知。毫无疑问，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奥林苏斯是色雷斯沿海一带最大的一个城邦。就是这些奥林苏斯人，通过规定所有城邦应遵守相同法律并且成为同胞公民，先使一些城邦归附于他们，随后他们还制服了一些较大的城邦。然后，他们采取进一步行动，着手从马其顿国王阿明塔斯治下解放马其顿境内的一些城市。



图**14**　古代马其顿首都培拉遗址

［13］“当距离他们最近的城邦向其表示效忠时，奥林苏斯人就立即率领他们去攻击距离较远且较大的城邦；这样，我们已经让他们占领了马其顿境内的许多城市，尤其是马其顿最大的城市——培拉。(16)我们还得到情报，说阿明塔斯正在从他的城市撤离，他在马其顿全境都没有立足之地了。此外，奥林苏斯人也派人对我们和阿波罗尼亚人说，如果我们不加入他们的军事行动，他们就来对付我们。

［14］“拉栖代梦人啊，就我们自身而言，我们希望遵照祖先的法律生活，做我们自己城邦的公民；除非有人向我们伸出援手，我们也觉得有必要与他们联合起来。不过，他们现在至少有800名(17)重装步兵，还有远多于此数的轻盾兵；至于骑兵，如果我们与他们联合起来，其数量将超过1000人。

［15］“雅典人和波奥提亚人的使者还在那里。我们听说，站在他们一边的奥林苏斯人，已经投票议决，将派使者与他们一起前往这些城邦商讨有关结盟事宜。如果雅典人和底比斯人在现有实力基础上再增加如此强大的一股势力，那可要格外小心，以免局势难以掌控。

“另外，既然奥林苏斯人已占据地处帕列涅地峡的波提狄亚，所以可以肯定包括帕列涅在内的诸邦均已受其支配。该事实也进一步证明，这些城邦对奥林苏斯人已感到极度畏惧——虽然他们对奥林苏斯人恨入骨髓，但他们仍不敢派使者与我们一同前来说明此事。

[16] “你们也应该思量一下，在阻止了波奥提亚诸邦联合之后，你们可不能像从前那样又无视这种更强大势力的积聚，而这股日益强大的势力不仅会出现在陆地上，还会出现在海上。事实上，他们所在的这个地区盛产造船木材，可以从诸多港口和许多贸易据点获得收入；同时，这里粮食供应充足，人口众多，那还有什么能阻碍他们向外扩张呢？

[17] “此外，还要提请你们注意，他们已与那些群龙无首的色雷斯人比邻而居。现在，这些色雷斯人正在追随奥林苏斯人；如果他们归附于奥林苏斯人，那么奥林苏斯人将如虎添翼，势力猛增。一旦色雷斯人归附于他们，那位于潘盖昂山的金矿随即就会成为他们的囊中之物。(18)在奥林苏斯，我们所说到的这些事情，都是家喻户晓的。

[18] “至于他们的傲慢，那更是一言难尽了。也许神意如此安排，人的傲气会随着其实力的增长而膨胀。

“拉栖代梦及其同盟诸邦的人们：我们以上所言就是那里目前的形势。他们是否值得你们关注，就在于你们自己如何考量了。但是，你们必须明白，我们描述其国力强大，但它也并未达到难以匹敌的程度。像那些并非甘心情愿地与奥林苏斯人分享其公民权的城邦，(19)只要他们看到有人举兵反抗，马上就会调转立场；

[19] 但是，一旦他们经过投票，获取了联姻和财产互换的权利，从而以这种方式使其日趋紧密地联合在一起，他们就会发现站在征服者一边是有利可图的——正如阿卡狄亚人与你们联合非但可以确保领土安全，还可以劫掠他人——如果这样的话，那这种联盟就很难被攻破了。”

[20] 发言者的陈述结束之后，拉栖代梦人让他们的同盟者发言，要求他们提出对于伯罗奔尼撒人以及同盟者双方都是最有利的方针政策。于是，很多同盟者，特别是那些想取悦拉栖代梦人的发言者，倡议组建一支军队，每个城邦均须派出一支分遣队，总数达一万人。

[21] 同时，还有人提议，任何一个盟邦都可以钱代役，按每位士兵每日3埃吉那奥波尔来支付，(20)如果有盟邦提供骑兵者，则支付

给一名骑兵的薪饷四倍于重装步兵；

[22] 若有城邦不能提供分遣队，则应允许拉栖代梦人对这些盟邦按每人每日1斯塔特尔[21]之数课以罚款。

[23] 他们作出这些决议之后，阿堪苏斯人再次起来发言，宣称这些措施虽然非常得当，但不可能立即落实。因此，他们认为，在远征军集结的同时，指挥官最好能以最快的速度，率领一支来自拉栖代梦和其他城邦的军队先行出发，赶赴战场，投入作战。这样的话，那些尚未投靠奥林苏斯的城邦就会驻足观望，而那些遭到胁迫的城邦也不会继续与他们结盟了。

[24] 拉栖代梦人对此方案也予以采纳，委派攸达米达斯负责执行这一任务，随他出征的有获释的黑劳士、庇里阿西人以及斯基里提斯人[22]，总数约2000人。攸达米达斯在开拔之时，请求监察官批准其兄弟腓比达斯集结那些分派给他的其他军队，随后赶来；至于他本人，他在抵达色雷斯沿海一带后，把手下军队派驻到那些企盼他们到来的城邦，并占领主动归降的、原为奥林苏斯盟邦之一的波提狄亚，并将该城作为军事基地，以劣势兵力与敌人交战。

[25] 腓比达斯在集结了那些分派给攸达米达斯的军队之后，也率军出征。[23]他们抵达底比斯时，在其城外健身馆附近扎营。底比斯人分为不同的党派，恰巧担任波列玛克[24]伊斯蒙尼亚斯和列昂提亚德斯之间有分歧，二人又均为各自政治派别的领袖。伊斯蒙尼亚斯出于对栖代梦人的憎恨，始终与腓比达斯保持距离。

[26] 而列昂提亚德斯则以各种方式支持腓比达斯，双方关系日益密切。于是，列昂提亚德斯说：“腓比达斯啊，如今，以你的实力可以为你的祖国所做的贡献之大，无人可比；如果你带着你的重装步兵随我而来，我将引领你们进入底比斯卫城。一旦成功，相信底比斯即将完全处于拉栖代梦人和我们——你的朋友——的控制之下。

[27] “但现在如你所见，他们已宣布禁止任何底比斯人协助你去讨伐奥林苏斯人。但如果咱们双方合作，共同建功立业，我们将马上派出大批重装步兵和骑兵随你同去；这样你可以统率大军去援助你的兄弟，当他为征服奥林苏斯做好准备之时，你也已为征服远强于奥

林苏斯的底比斯做好了准备。”

[28] 腓比达斯听到了这番话，踌躇满志；他满怀激情，把功业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很想建立辉煌勋绩；但另一方面，此人既不能权衡自己所为，也不具有丰富的实践智慧。他同意了上述计划，列昂提亚德斯让他先启程，佯称要离开底比斯。“时机成熟时，”列昂提亚德斯说，“我再与你在这里会合，并亲自担任你们的向导。”

[29] 于是，当底比斯的议事会在市场的柱廊下开会，妇女们在卡德美亚(25)庆祝塞斯摩福里亚节，(26)又恰逢夏日中午街道上无人时，列昂提亚德斯骑马出城，追上腓比达斯，带他返回并直接进入卫城。他把腓比达斯安置在军中，把卫城城门钥匙交给他，并且告诉他，除非他本人下令，任何人不得进入卫城，然后他立即赶赴议事会会场。到达会场后，他说：

[30] “诸位，你们根本用不着沮丧，因为拉栖代梦人已经占据了卫城；他们说，他们是不会与那些不渴求战争的人们为敌的；至于我本人，既然法律授权给波列玛克，使他有权逮捕任何涉嫌犯了死罪的人，那么在这里我就要逮捕伊斯蒙尼亚斯，他是战争的煽动者。因此，诸位首领(27)，你们知道这些人是谁，你们还不动手逮住他，把他带到该去的地方。”

[31] 那些知道此计划的人当然都在场，他们听从命令，逮捕了伊斯蒙尼亚斯；而那些对此毫不知情者，以及列昂提亚德斯及其党派的反对者，他们害怕遭到杀害，马上逃到城外，而其他人则随即回到自己家里。不过，当他们获悉伊斯蒙尼亚斯被关押在卡德美亚时，与安德罗克雷达斯和伊斯蒙尼亚斯持相同政见者约300人，引退至雅典。(28)

[32] 之后，他们另选出一位波列玛克取代伊斯蒙尼亚斯，而列昂提亚德斯则立即动身前往拉栖代梦。在那里，他发现诸位监察官和多数公民正迁怒于腓比达斯，因为他此次行动未经邦国授权。然而，阿格西劳斯却说，如果他的行动对拉栖代梦有害，他必将受到惩罚，但如果对城邦有利，则是符合由来已久的惯例——“统帅在外，有权自主行事。”他说，“所以，此次行动对城邦究竟是有利抑或有害，这

一点确实要弄个水落石出。”

[33] 随后，列昂提亚德斯来到公民大会会场，作了如下发言：“拉栖代梦人啊，你们应该这样说，此前底比斯人曾经与你们为敌，如今那些事均已成为过去；因为你们所看到的情况，是他们常常与你们的敌人为友，与你们的友人为敌。他们不是拒绝协助你们与你们的死敌雅典平民在比雷埃夫斯作战吗？另一方面，他们看到你们与佛基斯人友好，不是也出兵征伐佛基斯人吗？

[34] “此外，得知你们对奥林苏斯人开战，他们马上就与该城邦结盟。在过去，你们听说底比斯人迫使波奥提亚屈服并处于其控制之下时，总是感到心神不安。而今形势已经迥然不同。你们不必再畏惧底比斯人了；相反地，只要你们和我们相互之间，都把对方视为利益攸关者，那么，你们只须发出一封简短书信，就足以保证你们得到所期待的全力支持。”

[35] 听了这番话，拉栖代梦人作出决定，要维持对底比斯卫城的占领，在那里派驻军队，审判伊斯蒙尼亚斯。于是，他们选派三名拉栖代梦人，加上每个盟邦无论大小均各派一名代表，组成审判团。直到法庭开庭时，才对伊斯蒙尼亚斯提出指控——罪名是他支持异族人，是一个对希腊造成伤害的波斯总督的座上客；说他接受波斯国王的金钱贿赂，说他和安德罗克雷达斯应对希腊所有的事端和动乱承担主要责任。

[36] 的确，伊斯蒙尼亚斯针对各项指控，都进行了辩护，但他未能说服审判官，他不认为自己是那种罪大恶极的人。结果，他被宣判有罪，并被处以死刑；至于列昂提亚德斯及其支持者，他们控制着底比斯，对拉栖代梦人有求必应，百般殷勤。

[37] 在这些事情之后，拉栖代梦人以更高的热情着手筹划派遣联合出兵奥林苏斯事宜。他们委任泰琉提亚斯为统帅，随同出征的不仅有各邦分遣队士兵共计一万人，他们还向各盟邦发送正式通告，指示他们依照同盟者的决议，随后再派些兵员助泰琉提亚斯出战。[29]所有盟邦都对泰琉提亚斯表示衷心支持——人们认为，只要为他效力，都一定会得到回报的——底比斯城邦尤其如此。因为泰琉提亚斯是阿

格西劳斯的兄弟，底比斯人希望能派重装步兵和骑兵随他一同出征。

［38］现在，泰琉提亚斯命令他的军队不要全速推进，目的是希望在行军途中不对友邦造成伤害，并且尽可能募集更多的兵员。他还提前捎信给阿明塔斯，告诉他说，如果他想恢复对马其顿王国的统治，不但要雇用雇佣军，还要以金钱贿赂毗邻诸邦国王，这样才会使他们成为他的同盟者。同时，他又派人到爱里米亚[30]统治者德达斯处，告诉他，说奥林苏斯人已征服了强国马其顿，除非有强国出面加以制止，否则那些弱国也都难逃厄运。

［39］泰琉提亚斯如此部署，致使他在进入其盟国境内之时，已拥有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他抵达波提狄亚后，便着手谋划以此城为基地，把战火引向敌对的国家。他坚信烧杀抢掠和滥砍滥伐，只会在他们进军和撤退的路上制造很多障碍，因此在向奥林苏斯进军途中，他没有这样做；但他认为从某座城市撤退时，正确的做法是砍倒一些树木，横在路上，以阻止敌军追击。

［40］在距离奥林苏斯城不足10　斯塔狄亚[31]的地方，泰琉提亚斯命令部下停下脚步。他本人居于左翼——因为这样布阵是使他在兵临城下时，一旦敌人从城门里冲杀出来，他可以正面迎战——方阵的其余部分由同盟者的军队组成，一直延展至右翼。在骑兵方面，部署在右翼的骑兵有拉哥尼亚人、底比斯人和所有参战的马其顿人；在左翼，部署有德达斯及其所部约400名骑兵，这不仅因为他钦佩这支军队，也要使德达斯引以为荣，以使他对参加这次出征感到满意。

［41］这时，敌军出现在他们面前，在城墙下布阵。敌方集结了大量骑兵，开始向拉哥尼亚人和波奥提亚人的骑兵发起攻击。交战不久，他们的骑兵就将拉栖代梦人的骑兵指挥官波里卡姆斯击落马下，落马时遍体鳞伤，他们还杀死其他一些骑兵，最后使得拉栖代梦方面的骑兵向右翼溃逃。随着左翼骑兵的溃逃，紧挨着他们的步兵也开始败退。事实上，如果不是德达斯率军直接杀向奥林苏斯城门的话，拉栖代梦方面有全线溃败的危险；而泰琉提亚斯也率军以战斗阵型向前推进，发起突击。

［42］奥林苏斯的骑兵队察觉到这些情况之后，唯恐自己会被关

在城外，他们便调转方向，全速撤兵回城。这些骑兵在从德达斯军队身边经过时，德达斯给他们以不小的杀伤；奥林苏斯的步兵也撤回城里。因为他们距城门较近，故没有遭到多大损失。

[43]泰琉提亚斯竖立了一座胜利纪念碑，宣布他在此战中获胜。他在撤退的时候，还砍伐了一些树木。(32)在持续作战一个夏季之后，他下令遣散马其顿人的军队和德达斯的骑兵；然而，在奥林苏斯人方面，他们依然频频攻击与拉栖代梦人结盟的那些城邦，杀人劫物。

---

(1) 公元前386年。

(2) 色诺芬：《希腊史》，IV. 5. 18。

(3) 公元前418年。参阅修昔底德：V. 81。

(4) 公元前386年。

(5) 即所谓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约公元前464—前455年）。

(6) 阿奇达姆斯。

(7) 尽管遭到免职和放逐，但仍然健在。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I. 5. 25。

(8) 公元前385年。

(9) 这和修昔底德的记载一致。看来，古时候，希腊各地居民先是居于乡村，后来才逐步联合并迁居城市。参阅修昔底德：I. 2—5。

(10)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 3. 27及附注。

(11) 负责召集本地兵马随斯巴达人出征。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 1. 33。

(12) 公元前385年。

(13) 公元前384年。

(14) 公元前383年。

(15) H. G. 达金斯英译本的译文为：“奥林苏斯同盟的两个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城邦”。

(16) 马其顿王国的首都。关于阿明塔斯的统治，参阅狄奥多洛斯：XIV.

89，92；XV. 19。

(17) 数字太小，可能有误。

(18) 潘盖昂山的金矿自古闻名，希罗多德《历史》即有记载（VII． 112）；据狄奥多洛斯（XVI． 8． 6）记载，马其顿人兴起后占领此地，腓力每年从这里获得的收入高达1000塔连特，成为马其顿对外扩张成功的重要财政基础。

(19) 即被强行兼并的那些城邦。

(20) 古典时期希腊诸邦通行银币，波斯帝国则通行金币。公元前5世纪末以后，随着与波斯交往日益频繁，金币在希腊各地的使用日益增多。希腊有多种币制，同样的一个德拉克玛，在埃吉那、科林斯和雅典的分量有所不同。希腊较流行的两种币制单位（也是重量单位）对比如下：

	雅典（阿提卡）–优波亚币制	埃吉那币制
1奥波尔	0.72克	1.05克
1德拉克玛＝6个奥波尔	4.31克	6.30克
1明那＝100德拉克玛	431.00克	630克
1塔连特＝60明那	25.86千克	37.80千克

因此，1埃吉那奥波尔大致相当于1． 5雅典奥波尔。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5. 5。

(21) 斯塔特尔（stater），金币单位，价值相当于2德拉克玛。

(22) 居住在拉哥尼亚北部边境的一个部族。

(23) 公元前383年。

(24) 波列玛克是底比斯的主要官员。

(25) 底比斯卫城，通常是议事会的会场所在地。

(26) 即Themophoria，立法女神节，纪念德墨特尔和珀耳塞福涅这两位立法女神，她们也是创立婚姻和民事法制的女神，保护农业和丰收的女神。参加者必须是自由民当中的已婚妇女，而且要求道德高尚，品行端方，严禁男子参加。

(27) 这里首领用的是小队长一词的复数（οἱ　λοχαγοἱ）。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I. 1. 28及附注。

(28) 公元前383年。

(29) 公元前382年。

(30) 马其顿的一个地区。

(31) 约1. 85千米。

(32) H. G. 达金斯英译本译为“果树”。

第三章

［1］翌年初春，[1]大约600名奥林苏斯骑兵在正午时分侵入阿波罗尼亚地区，四处劫掠；那天，正巧德达斯率麾下骑兵抵达该地区，他们在阿波罗尼亚用早餐。看到敌人到处劫掠，德达斯命令手下骑手全副武装、马匹系带佩鞍，伺机而动。直到奥林苏斯的骑兵大摇大摆地进入城郊，甚至逼近城门之时，他才以整齐的队形，率部出击。

［2］敌人一触即溃。眼见敌人溃败，德达斯乘胜追击，至少追出90　斯塔狄亚，[2]直至把敌人驱逐到奥林苏斯城墙附近，才停了下来。据说，德达斯在此次行动中杀死对方约80名骑兵。从这一天起，敌人便蜷缩于城墙之内，耕耘他们那很小的一片土地。

［3］过了一些时日，泰琉提亚斯再次率军兵临奥林苏斯城下。[3]这次出兵旨在砍伐敌人境内的所有树木，毁灭其田地里的各种农作物。奥林苏斯人悄悄地出动骑兵，淌过城外的河流，前去迎击敌军。泰琉提亚斯看到敌人如此大胆，十分恼怒，他立刻命令轻盾兵队长特列摩尼达斯快速进攻。

［4］奥林苏斯人看到敌人轻盾兵出击，他们从容应对，立即回撤，再次淌过那条河流。这时，紧追不舍的轻盾兵以为敌军已经溃败，于是也跟着蹚过河流，尾随其后。同时，奥林苏斯的骑兵则认为这些淌过河流的敌人不难对付，他们选择有利时机，猛冲过来，不仅杀死特列摩尼达斯，还杀死100余名士兵。

［5］而泰琉提亚斯看到这种情况，怒不可遏，便命令手下的轻盾兵和骑兵继续追击，自己则拿起武器，率重装步兵迅速推进。现在，许多在追击过程中迫近城墙的人，要想全身而退就没那么容易了。敌人从城上的塔楼居高临下，投掷枪矛，向他们袭来，他们阵型大乱，不得不且战且退。

［6］这时，奥林苏斯人又派骑兵出城反攻，轻盾兵也协力出击；他们的重装步兵最后出击，攻击已经乱作一团的拉栖代梦人的方阵。泰琉提亚斯战败。这时候，泰琉提亚斯身边的军队随即溃散。事

实上，没有一个人再坚守阵地了，所有人都在逃命。有些人逃至斯巴托鲁斯，有些人逃至阿堪苏斯，还有些人逃至阿波罗尼亚，大多数逃至波提狄亚。泰琉提亚斯的败兵逃到哪里，敌人就追到哪里，大批士兵被杀，包括军中最精锐的部分。

[7] 从这次惨败中，我相信人们已经汲取了教训。事实上，主要的教训就是他们不应该在盛怒之下惩罚任何人，即使是他们的奴隶——因为主人在发怒时，常常会招致更大的伤害；尤其是在对敌作战时，在怒火冲天、失去理智的情况下发起攻击，绝对是错误的。因为愤怒使人思绪混乱、只顾眼前，而理智的决断可以使自己免遭伤害，而把伤害加到敌人身上。

[8] 拉栖代梦人获悉此战的消息后，他们经过磋商，认为必须派遣大军前去，以挫获胜之敌的傲气，并使原已取得的战果不至于化为乌有。在作出这个决定之后，他们委派国王阿格西波里斯为统帅，配备30个斯巴达人作为随身护卫，这与阿格西劳斯出征亚细亚时的情况相同。

[9] 随同他一起出征的有大批志愿者，包括庇里阿西人、富有阶层人士、属于所谓“斯巴达养子”[4]的异邦人，以及由斯巴达人与黑劳士妇女生养的私生子，他们当中的那些特别俊美者并熟谙斯巴达军纪者。此外，参加远征的还有来自盟邦的志愿者，包括色萨利的骑兵，他们希望以此行动而为阿格西波里斯所知，阿明塔斯和德达斯则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参与此次出征。在这种形势下，阿格西波里斯率军攻击奥林苏斯。

[10] 弗琉斯人曾因为迅速地为阿格西波里斯提供大笔军费而得到称许，同时，他们认为阿格西波里斯出征在外，阿格西劳斯应该不会对他们开战，因为从未出现过两位国王同时不在斯巴达的先例。基于此，弗琉斯人胆大起来，拒绝给那些恢复身份的被逐者以任何权力。[5]被逐者要求把有争议的问题交由公正的法庭来审理，但按政策规定他们应在本邦为自己辩护。当这些恢复身份的被逐者质疑审理方式时，在当地做坏事的这些人正是时任法官，他们对此置若罔闻。

[11] 因此，这些恢复身份的被逐者就来到拉栖代梦，提出他们

对自己城邦的控诉，随他们从国内而来的其他人，则宣称公民当中也有很多人认为被逐者没有得到公正的待遇。弗琉斯当政者对此事颇感愤怒，对那些未经城邦授命而私自前往拉栖代梦的所有人，都课以罚款。

[12] 受罚者对回国心存疑惧，便滞留在拉栖代梦，就本邦之事向拉栖代梦人提出抗议，指出，“就是他们这些人，专横霸道，将我们逐出国门，不许你们拉栖代梦人进入弗琉斯；同时，他们收购了我们的财产，并且还想通过高压政策使其不能归还原主。现在，还是他们这些人，因为我们来到贵邦就对我们课以罚款，这样的话，以后无论城邦发生什么事情，就无人敢来向你们报告了。”

[13] 既然弗琉斯人一意孤行，监察官们就下令出兵弗琉斯。

对于这项决定，阿格西劳斯并未感到不快。因为波丹涅姆斯的追随者是他的父王阿奇达姆斯的朋友，此时他们都在恢复身份的被逐者之列；而希波尼库斯之子普罗克利斯的支持者是他自己的朋友。

[14] 阿格西劳斯在边境上献祭，结果显示吉兆，随后他下令立即进军。很多使者前来求见，向他贿以金钱，劝他不要入侵弗琉斯。然而，他回答说，此次出兵并不是去干坏事，而是去帮助受害者。

[15] 最后，弗琉斯人说他们什么都愿意做，只求他不要继续进兵。他再次回应说，他不会相信任何人的话，因为他们已有过言而无信的先例，他必须做一些让人信服的事。当有人问他想做何事时，他答道：“就是你们以前所做的那事，(6)在我们的掌控下，你们不会遭受任何委屈的。”阿格西劳斯的用意，是让他们放弃卫城。

[16] 当弗琉斯人拒绝这样做时，阿格西劳斯便侵入其领土，迅速筑起绕城围墙，加以围攻。当许多拉栖代梦人说，仅仅为个别人的利益，而使他们自己招致一个超过5000人的城邦的憎恨时——因为弗琉斯人在城外显眼的地方举行公民大会，目的就是使他们的人数一目了然——阿格西劳斯便拟定措施，以应对这种情况。(7)

[17] 只要弗琉斯城内有那些被逐者的朋友或亲戚出城，他便命令这些被逐者把这些新出城者组织起来，接受军事训练，提供充足的生活费用；他还力求为他们每个人都提供武器装备，为此不惜借款。

于是，那些被逐者执行他的指令，结果招募到1000余名身体条件出众的男子，他们受到良好的军事训练，得到精良的武器装备；拉栖代梦人说，他们军中需要这样的士兵。

［18］于是，阿格西劳斯就忙于处理这些事务了。(8)至于阿格西波里斯，他从马其顿出发，率军直逼奥林苏斯城下。当时无人出城贸然攻击他，他来到奥林苏斯的乡村，看到完好的田园，便恣意蹂躏；还进入奥林苏斯盟邦境内，毁坏庄稼；托伦涅既遭到他的攻击，又遭暴风雨的侵袭。

［19］阿格西波里斯连续作战，不断出击。至仲夏时节，他突患严重高热病。由于此前他去看过阿斐提斯的狄奥尼苏斯神庙，所以这时候他很向往去那里纳凉歇息，饮用清澈甘爽的泉水。于是，人们将他移送到那里。他在患病的第七天，就在神庙外的歇息处一命呜呼。他的遗体被浸于蜂蜜中运送回国，(9)按国王的礼仪下葬。(10)

［20］阿格西劳斯闻知此事，并未如人所料因自己政敌的病故而喜形于色。他痛哭流涕，对失去一位同僚国王表示哀悼。原来，在斯巴达国内，两位国王是居住在一起的。阿格西波里斯与阿格西劳斯交谈甚欢，他们谈论青春岁月、狩猎、骑马和情事；此外，在日常交往中，阿格西波里斯如对长者般尊重阿格西劳斯。其后，拉栖代梦人委派波里比亚德斯前往奥林苏斯，代替阿格西波里斯总领当地事务。

［21］阿格西劳斯持续不断地攻城，弗琉斯人粮食供应开始吃紧了。(11)食欲的自制与随意的放纵，其结果迥然有异。于是，弗琉斯人通过投票，决定此后每天按此前所吃食物的一半供应，并立即执行这一决定。这样，在遭到围困的情况下，弗琉斯人坚守的时间比预料要长一倍。

［22］同样，人在勇敢与懦弱时的表现也是全然不同的。德尔斐昂就是一位杰出人物，亲自率领300名弗琉斯人；他能控制那些渴望求和的人，监禁和监视他不信任的那些人，有能力迫使广大民众各尽其责，通过安置岗哨保证人民的忠诚。他还常常率领这300名精选之士出击，击退城墙各处的来犯之敌。

［23］但是，当这些精选之士在城中完全无法找到食物时，他们

派人到阿格西劳斯处，要求他给予他们出使拉栖代梦的安全通行权；他们说，他们决定把弗琉斯城交由拉栖代梦的权威人物，任由他们处置。(12)

[24] 可是，由于他们没有把阿格西劳斯视为权威人物，惹怒了阿格西劳斯。他委派自己的朋友回国，协商本应由他作出的关于弗琉斯的决议，不过他还是把安全通行权授予了使者。之后，他大大加强戒备，使城中的人插翅难逃。尽管如此，德尔斐昂仍趁夜逃跑，与其同行的是一名身有烙印、曾多次从围攻者那里盗取武器的亡命之徒。

[25] 由拉栖代梦而来的使者抵达军营，传达口信，说关于弗琉斯事务的处理，悉由阿格西劳斯全权决定。阿格西劳斯做出了这样的决定：首先，恢复身份的被逐者和留在国内的人们各出50人，由他们进行调查，以确定哪些人可以继续生活，哪些人应予处死；其次，草拟一部宪法，政府依法行事。这些问题解决之后，他留下一支驻军，发给他们6个月的薪饷。他在作出上述安排之后，遣散了同盟者的军队，率本邦军队回国。弗琉斯事件至此得以解决，历时1年零8个月。

[26] 这时候，奥林苏斯人粮尽援绝、极度窘迫，因为他们在自己耕种的土地上颗粒无收，海外供应亦完全中断。于是，波里比亚德斯迫使奥林苏斯人派使者前去拉栖代梦求和。那些前往拉栖代梦的使者，获准拥有全权，(13)他们与拉栖代梦人达成协议，与拉栖代梦人拥有共同之敌、共同之友，随时跟随其出征，成为其盟友。(14)他们在宣誓遵守协议后，返回奥林苏斯。

[27] 现在，拉栖代梦人通过不懈的努力，已将底比斯人和其他波奥提亚人完全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科林斯人对他们更是忠心耿耿，阿尔戈斯人则因圣月休战祈求完全无效而变得温顺谦卑；雅典人的同盟者寥寥无几。同时，在拉栖代梦人的同盟者当中，那些与他们作对者也受到了惩罚。看来，他们终于在各方面极大地稳固了帝国的基础。

---

(1) 公元前381年。

(2) 约合16.7千米。

(3) 公元前381年。

(4) 即在斯巴达长大成人、经受过斯巴达的军事训练者。色诺芬之子即属于这一阶层。

(5) 色诺芬：《希腊史》，II. 10。

(6) 色诺芬：《希腊史》，IV. 4. 15。

(7) 公元前381年。

(8) 公元前380年。

(9) 古代埃及人和希腊人都知道蜂蜜有抗菌防腐的作用。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用蜂蜜来保存肉类，使其风味不变，更不会腐败变质；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死时，正值热季，其尸体也是浸于蜂蜜中运回马其顿安葬的，据说尸体保存完好。

(10) 公元前380年。参阅色诺芬，《斯巴达政制》，XV. 9。

(11) 公元前379年。

(12) 公元前379年。

(13)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 2. 17及附注。

(14) 公元前379年。它实际上已成为拉栖代梦人的附属国。

第四章

[１] 人们也许会注意到，无论在希腊人还是异族人的历史上，都有许多例证足以证明诸神是不会放任那些作恶之人或罪孽深重之人的。现在我来说说当前这个例证。那些曾信誓旦旦要让其他城邦保持独立的拉栖代梦人，在占领底比斯卫城后，却又受到了那些无助的受害者的惩罚，而在此之前底比斯人还没有被世界各族中哪一个单独民族征服过。[(1)]那些曾引领拉栖代梦人进入卫城，希望城邦臣属于拉栖代梦人，以便由他们自己进行专权统治的底比斯人，他们所建立的政府，却被区区七名被逐者给颠覆了。[(2)]下面我来叙述这个事件的始末。

[２] 腓力达斯是一位最杰出人物，曾担任阿奇亚斯的幕僚和波列玛克，[(3)]也担任过其他方面的职务。此人因商业事务前往雅典，在那里遇到故友麦隆，后者居留在雅典，是一位底比斯的被逐者。麦隆得知现任波列玛克阿奇亚斯的所作所为和腓力普暴虐统治的情况，发现腓力达斯对国内现状也颇感痛心疾首，甚至超过了他，于是两人互相盟誓，并就随后的行动部署达成一致。

[３] 麦隆从被逐者当中精选出六位他最信任的人。之后，他们采取的第一步行动是身藏匕首，不携带其他任何武器，在夜色降临后进入底比斯境内；白天就在一荒僻处潜伏着，适逢最后一批劳作者返城的时候，他们也佯装从乡下回城，朝城门走去。进城后，他们在卡隆家的住宅度过当晚和第二天。

[４] 底比斯的波列玛克在任期届满时，总要庆祝阿佛洛狄忒节，腓力达斯为他们做了极为周到的安排，尤其是他早就承诺为其引见一些美女，并答应在庆祝节日的时候把底比斯最高贵、最艳丽的女子带来为他们助兴。他们——因为他们是那种人——期待着度过一个销魂之夜。

[５] 宴会开始后，在腓力达斯的热情招待下，他们很快就醉醺醺的了，便要求把那些女子都带进来。他出去把麦隆及其同伴们领进

来，其中三人装扮成主妇，其他人则为侍女。

[6] 腓力达斯把诸位“女子”都引入波列玛克的金库隔壁的接待室，然后独自进来，对阿奇亚斯及其同僚们说，那些女子说只要有侍从在屋内，她们就不会进来侍候你们。波列玛克们立即命令所有人退下，腓力达斯把酒端给他们，把他们安排到其中一个人的房间里。然后，他把这些假的侍女带进来，安排“她们”坐到每位波列玛克身边。按照事先约定，他们一坐好，就亮出利刃，将其刺杀。[4]

[7] 有些人说，波列玛克们就这样被杀死了，还有些人说，麦隆及其手下假扮狂欢者进入房间杀死了他们。

随后，腓力达斯带领其中三人前往列昂提亚德斯的住所，他在敲门时说，他从波列玛克处带来消息要告诉他。这时候，列昂提亚德斯用餐后，一个人倚靠在睡椅上，其妻坐在他身旁，正在纺织羊毛。出于对腓力达斯的信赖，让他进来。随行人员进门后，杀死了列昂提亚德斯，其妻惊吓得说不出话来。他们出来时，命令他们把门关上；并威胁说，如果发现门开着，就把他们一家老小全杀光。

[8] 这之后，[5]腓力达斯带领两人前往监狱，告诉狱吏说，他从波列玛克处带来一名囚犯。狱吏一开门，他们立刻将其刺死，释放所有囚犯。同时，从柱廊上取下武器，迅速分发给这些人，带领他们进入安菲昂庙，[6]命令他们保持高度警戒。

[9] 接着，他们立即向所有涌上街头的底比斯人，向骑兵和重装步兵们宣布，说僭主们已被杀死。当天夜里，公民们满腹狐疑，一夜保持安静；天亮之后，终于真相大白，重装步兵和骑兵迅速拿起武器，前来援助。回国的被逐者派骑兵至边境地带，迎接由两名将军统率的雅典军队。当两名将军得知底比斯人派遣骑兵的用意时，他们欣然相助。

[10] 底比斯卫城的拉栖代梦驻军首领得知夜间发布的公告后，立刻派人前往普拉提亚[7]和塞斯皮埃去求援。底比斯骑兵得知普拉提亚人兵临城下时，随即出兵迎战，杀死20余人；交战获胜后，他们又返回城内。这时候，由边境上开来的雅典军队也抵达底比斯城，遂向卫城发起攻击。

[11] 卫城上的拉栖代梦驻军知道自己在人数上处于明显劣势，也看到围攻他们的军队士气高昂——围攻者许诺，首先登上卫城者将获得重赏——他们对事态的后果感到恐惧。于是，他们提出，如果底比斯人允许他们携武器安全撤离，他们愿意撤走。底比斯人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在达成停战协议并宣誓后，允许他们遵约离去。

[12] 然而，在他们撤离的过程中，公民们只要认出是政敌，就将其抓住并且予以处死。事实上，有些人是被越境而入的雅典援军偷偷带走和解救了。但是，底比斯人并不满足于杀死那些人，他们又四处捕捉他们的子女，也统统予以杀戮。

[13] 拉栖代梦人在得知这些情况后，处死了那位放弃卫城而没有坚守待援的驻军司令，下令出兵底比斯。这时候，阿格西劳斯说，他的军龄已逾40年，其同龄人均不再去国外服役，同样的法律条款亦应适用于国王。他以此为由，不再参与军事行动。然而，他并非为此而留在国内，而是因为他深知如若他仍掌握军权，公民们会说阿格西劳斯给邦国制造麻烦以帮助那些僭主。因此，他让公民们自行决定此事。

[14] 监察官听说那些在底比斯发生大屠杀后遭到放逐的人们的情况后，派克列奥姆布洛图斯(8)—这是他首次执掌兵权——在隆冬时节出兵。(9)他的行军路线要穿过埃琉特莱，此地由卡布里亚斯和雅典的轻盾兵把守；克列奥姆布洛图斯率军攀爬上山，(10)此地靠近通往普拉提亚之路。在山顶上，前锋轻盾兵发现约150名被释放的囚犯在此地驻守。除一两人逃跑外，其余皆死于其轻盾兵手下；之后，克列奥姆布洛图斯长驱直入其时仍与其保持友好关系的普拉提亚。

[15] 之后，他抵达塞斯皮埃，又由此前往底比斯人的属地库诺斯开法莱，在那里安营扎寨，驻扎16天之后，重返塞斯皮埃。他下令将同盟者每个分遣队的三分之一兵力留在那里，由斯福德里亚斯负责统领；克列奥姆布洛图斯把从国内带来的所有钱款全都交给斯福德里亚斯，并指令他再雇用一支外国雇佣兵。

[16] 斯福德里亚斯奉命行事。同时，克列奥姆布洛图斯则带领其麾下的士兵，经由穿过克琉西斯的大路回国，但士兵们却极为困

惑，他们不知道自己与底比斯人之间究竟是处于战争还是和平状态；因为克列奥姆布洛图斯率军进入底比斯境内，在那里几乎秋毫无犯就班师回国。

[17] 在归国途中，他们遭遇到一场罕见的暴风。有人预言，说这是要出祸事的征兆。(11)确实，这场暴风不仅给他们造成多方面巨大冲击，而且当他率军离开克琉西斯、准备翻越山脊时，山脊垮塌，直冲入海，大量的驮畜、辎重等均坠入悬崖，许多士兵手中的盾牌被风卷起来，落入海中。(12)

[18] 最终，许多人难以携带武器前行，就把盾牌留在山巅之上，背面朝下，再用石头填压上。那天，他们尽可能在麦加拉境内的埃哥斯特那进晚餐；翌日返回重新取回盾牌。之后，克列奥姆布洛图斯将队伍解散，他们随即各自返乡。

[19] 现在，雅典人见识了拉栖代梦军力之强大，看到科林斯境内不再有战事，(13)而拉栖代梦人正路过阿提卡侵入底比斯境内时，他们很害怕，于是审判了暗中支持麦隆起事以反对列昂提亚德斯及其党派的两位将军，处死其中一位，对另一位未加审判，而是将其驱逐出境。

[20] 对于底比斯人而言，他们也感到恐慌，因为除他们之外再没有人会向拉栖代梦人开战。于是，他们策划出如下计谋。(14)他们劝说拉栖代梦驻塞斯皮埃的指挥官斯福德里亚斯——据猜测，是对他贿以金钱——去袭击阿提卡，这样便有可能将雅典人拖入与拉栖代梦人的战争之中。斯福德里亚斯听从了他们的劝说，表示他将去攻打比雷埃夫斯，因为那里没有城门。(15)午餐过后，他率领军队从塞斯皮埃出发，声言翌日拂晓前兵抵比雷埃夫斯。

[21] 但直到天亮，他还滞留在特里亚，(16)他并未有意摆脱盯梢，相反，在被迫退兵的时候，他还掳掠牲畜，洗劫村舍。在夜间与其遭遇的一些人逃到城中，向雅典人报告，说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正向他们袭来。于是，雅典人迅速将其骑兵和重装步兵武装起来，并在城上布岗放哨。

[22] 这时，拉栖代梦的大使爱提摩克利斯、阿里斯托罗库斯和

奥库鲁斯恰好在雅典，他们都在其外交代理人(17)卡里阿斯的住所；当拉栖代梦大军入侵阿提卡的消息传来时，雅典人认为他们也参与了这场阴谋，于是将他们羁押起来，严加监管。可是，他们完全错愕于此事，并辩解说，如果他们真的知道有夺取比雷埃夫斯的密谋，他们怎么会愚蠢到自投罗网，置身于雅典城中呢？更不必说，还待在最容易被发现的外交代理人的住所里。

[23] 另外，他们说，雅典人应该明白，拉栖代梦当政者也不知晓此事。至于斯福德里亚斯，他们宣称，可以肯定雅典人将会听到他被当政者处死的消息。因此，雅典人宣布，由于他们对此事毫不知情，予以释放。

[24] 然而，监察官们召回斯福德里亚斯，指控其犯下死罪。但是，他因恐惧而未应召回国；虽然他拒不出庭应讯，却仍被宣告无罪。在很多人看来，这个案件的审理结果，在拉栖代梦的历史上被认为是最不公正的。此事的原委如下。

[25] 斯福德里亚斯有一儿子名叫克列奥尼姆斯，正值青春时期，被公认为同龄中最高大英俊者。阿格西劳斯之子阿奇达姆斯正好中意于他。(18)这时候，克列奥姆布洛图斯的朋友和斯福德里亚斯属于同一政治阵营，因而倾向于宣告他无罪，但是他们又惧怕阿格西劳斯及其朋友，以及摇摆于两派之间那些人；因为他涉嫌犯下一桩重罪。

[26] 于是，斯福德里亚斯对克列奥尼姆斯说：“我的儿啊，你是有能力救你父亲的，你可以去央求阿奇达姆斯，让阿格西劳斯在审讯时帮我一把。”听了这话，克列奥尼姆斯就鼓起勇气前往阿奇达姆斯处，求他看在他的份上救救他父亲。

[27] 阿奇达姆斯看到克列奥尼姆斯泣不成声，也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既然克列奥尼姆斯提出这样的请求，就答复说：“克列奥尼姆斯啊，我确实不敢与我的父亲直接谈及此事，但是如果我想在国内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会去恳求除了我的父亲以外的其他任何人的；既然你这样吩咐我，相信我会想尽一切办法，使你如愿以偿。”

[28] 于是，他从公共食堂(19)返回家中休息；拂晓就起床，关注着父亲的一举一动，这样他父亲就不会在他不注意的情况下离家出门

了。他看到父亲出去时，如果有公民在场，他就会退避一旁，让他们与阿格西劳斯交谈，如果是陌生人，他也会这样做，他甚至为那些想和阿格西劳斯说话的侍从让路。最后，当阿格西劳斯从攸洛塔斯河[20]返回，走进家门时，阿奇达姆斯都不上前迎接，而是走开了。第二天同样如此。



图**15**　今日攸洛塔斯河

［29］阿格西劳斯满腹狐疑：为何阿奇达姆斯如此对他？但他没有问儿子，任由其这样。另一方面，阿奇达姆斯自然很渴望见到克列奥尼姆斯；但在尚未与父亲谈及克列奥尼姆斯的请求的情况下，他不知道如何见克列奥尼姆斯。平时，阿奇达姆斯经常来看克列奥尼姆斯，斯福德里亚斯的支持者们最近未见他来，于是他们备感焦虑，担心他遭到阿格西劳斯责难。

［30］最终，阿奇达姆斯鼓足勇气接近阿格西劳斯并对他说："父王啊，克列奥尼姆斯要我恳求你救救他的父亲；如果可能的话，我也同样恳求你救救他。"阿格西劳斯答道："对你而言，我可以原谅；但是那些对邦国造成伤害的人，想通过交易让我宣布其无罪，我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国民。"

［31］听了这话，阿奇达姆斯一时无言以对，只能屈服于正义而走开了。之后，不知是他自己想到的还是有人给他出的主意，他又来

到阿格西劳斯面前说："父王啊，我知道如果斯福德里亚斯无过错，你可以宣布他无罪；但若他有过失，就让他在你的手上为我们的缘故以获得谅解吧。"阿格西劳斯说："如果这样做能为我们赢得尊重，就应该这样办。"听到这话，阿奇达姆斯大失所望，转身离去。

[32] 斯福德里亚斯的一位朋友与爱提摩克利斯交谈时说："我想，你们这些人，都是阿格西劳斯的老朋友，都支持处死斯福德里亚斯吧！"爱提摩克利斯答道："宙斯作证，我们不会与阿格西劳斯走相同的路线，他曾就此事与所有谈话者说，斯福德里亚斯有过错而不判罪是不可能的；但是从儿童、少年至青年人，一个男人要不断履行作为斯巴达人的各项职责，把这样的人处死绝非易事；因为斯巴达需要这样的战士。"

[33] 听闻此言，此人迅速告知克列奥尼姆斯。他大喜过望，立刻前往阿奇达姆斯处说："我们知道你很关心我们；阿奇达姆斯啊，你从不以我们的友谊为耻，现在我们也会极力维护的。"他没有失言，作为一位斯巴达公民，在他有生之年方方面面的表现，都是值得称誉的；而且在琉克特拉之战时，[21]在与波列玛克狄浓共同护卫斯巴达国王的战斗中，他曾三次被敌人击倒，成为在对敌交战中第一位牺牲的公民。他的离世让阿奇达姆斯悲伤不已，如他所允诺的，他给阿奇达姆斯带来的不是耻辱，而是荣誉。斯福德里亚斯就这样被宣判无罪。

[34] 至于雅典人当中曾帮助过波奥提亚人的那些人，他们指出，拉栖代梦人不仅没有惩罚斯福德里亚斯，反而支持他密谋袭掠雅典。[22]于是，雅典人着手在比雷埃夫斯修筑城门，建造舰船，全力以赴支持波奥提亚人。

[35] 在拉栖代梦人方面，他们下令出征底比斯，相信阿格西劳斯比之克列奥姆布洛图斯更为多谋善断，因而要求由前者担任全军指挥官。阿格西劳斯宣称，既然国民认为他是最佳人选，他本人绝无任何异议，于是就着手备战事宜。

[36] 阿格西劳斯知道，除非首先占领基赛隆山，否则很难进入底比斯境内；因此，当他得知克列托尔人[23]正与奥科门努斯人交战，

并拥有一支雇佣军时，他立刻与克列托尔人达成协议：如有必要，这支雇佣军归他指挥。

[37] 阿格西劳斯在边境上的献祭，显示吉兆。他本人尚未到达泰格亚，就先派人到克列托尔的雇佣军指挥官处，发给他们一个月的薪饷，命其提前占领基赛隆山。同时，只要他的军事行动还在进行，奥科门努斯人就应停战；实际上，在他率军出征期间，如果盟邦之中有城邦对其他城邦发起武力挑衅，他声称根据同盟者的决议，会首先对付肇事者。

[38] 阿格西劳斯率军翻过基赛隆山，抵达塞斯皮埃后，以该城为基地向底比斯境内发起攻势。[24]但是，当他发现底比斯境内的平原地带以及那些战略要地周边已有壕沟和栅栏加以防护时，便不断变换安营地点。早餐之后，率军蹂躏周围有壕沟和栅栏的地方。阿格西劳斯出现在哪里，敌人就隔着壕沟出现在他的前面，为的是抵御他的进攻。

[39] 一旦他朝本方营地撤退，只要天没黑下来，底比斯人的骑兵就常常突然从栅栏的出口冲出来，这时候阿格西劳斯手下的轻盾兵往往正在前往吃饭的途中或者正准备吃饭，骑兵当中的一些人刚刚下马，另一些人还在马上，底比斯人便在此时趁机猛攻；他们杀死了大批轻盾兵，至于骑兵，斯巴达人克利亚斯和爱皮基狄达斯、庇里阿西人攸狄库斯和一些底比斯的被逐者，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上马就被杀死了。

[40] 而在阿格西劳斯调转方向救援重装步兵之时，他手下的骑兵向敌人的骑兵发起猛攻，重装步兵中的精壮之师[25]也随他们一起冲杀。底比斯骑兵的应对行动，仿佛有几分酒意。他们本来要等到敌人靠近时再掷出枪矛，但是敌人还没有进入射程范围内，他们就开始投掷了。尽管他们在距离很远的地方转身撤退，但仍有12人被杀。

[41] 阿格西劳斯注意到，敌人总是在早餐后出现，于是他在拂晓前完成献祭，然后率军以最快的速度推进，进入一个无人防守的栅栏区域。他们毁坏、焚烧围栏以内至城墙脚下的区域。然后，撤兵返回塞斯皮埃，帮助塞斯皮埃人加固城墙。阿格西劳斯指定腓比达斯负

责管理该地的事务，他本人则再次翻越基赛隆山至麦加拉，遣散同盟者的军队，率本邦公民兵回国。

[42] 阿格西劳斯撤走后，腓比达斯派出小股军队去劫掠底比斯人，不断蹂躏其田地。在底比斯人方面，他们渴望复仇，他们出动全部兵力，去攻打塞斯皮埃人。当他们攻入塞斯皮埃境内时，腓比达斯以其轻盾兵紧紧压制对方，不让敌人远离其方阵；底比斯人全军笼罩在一片恐慌之中。他们对此极为恼怒，急速撤退，比进攻时的速度还要快，驭骡者丢弃其掠获所得，迫不及待地向国内回撤。

[43] 这时，腓比达斯率轻盾兵大胆地向其逼近，命令重装步兵以战斗队列紧随其后。事实上，他很想击溃底比斯人；自己身先士卒，在勇敢地率军前进的同时，还激励其他人攻击敌人，命令塞斯皮埃人的重装步兵紧紧跟上。

[44] 当底比斯的骑兵退至一条无法通过的峡谷、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集合在一起，转过身来，与腓比达斯对峙着。这时腓比达斯方面的轻盾兵很少，居于队伍前列的他们因惧怕骑兵，开始溃散；底比斯骑兵看到这种情况，他们汲取以往的经验，乘势发起攻击。

[45] 腓比达斯身边仅有两三人随他作战，见此情景，那支雇佣军迅即作鸟兽散。雇佣兵在逃散时，遇到塞斯皮埃人重装步兵，此前他们自信满满，认为自己决不会在底比斯人面前退却，但如今在根本没有追兵的情况下逃散。这时，天色已晚，不宜追击。少数塞斯皮埃人被杀，他们退回城里，战斗停了下来。

[46] 此战将底比斯人的战斗激情再度点燃，他们派军队攻打塞斯皮埃及其周围的其他城邦。这些城邦中的民主派人士也纷纷撤至底比斯。因为这些城邦同底比斯一样，[26]都曾建立寡头政府；结果，这些城邦中的拉栖代梦人的朋友都急需援助。腓比达斯死后，拉栖代梦人仅从海路派来一位波列玛克和一个团，驻守塞斯皮埃。

[47] 翌年初春，[27]监察官们再次下令出兵底比斯，同此前一样，请求阿格西劳斯统率全军。既然他对入侵波奥提亚一事仍持与以往相同的观点，[28]在边境献祭之前，阿格西劳斯委派一位波列玛克先去塞斯皮埃，命令他提前占领可俯瞰那条穿越基赛隆山的大路的制高

点，驻守在那里，静候他的到达。

［48］阿格西劳斯经此到达普拉提亚后，假装又要首先攻打塞斯皮埃，并派人到那里，下令准备一个市场，[29]并要求大使在那里恭候他。于是，底比斯人派重兵把守由塞斯皮埃通往其国内的道路。

［49］然而，翌日黎明，阿格西劳斯在举行祭祀之后，却由陆路前往爱利特莱。阿格西劳斯率军在一天之内完成两天的行程，底比斯人在上次敌军入侵的通道上把守着，还没等他们返回国内，阿格西劳斯就已经突破了他们在斯科鲁斯的防线。之后，他率军在底比斯城以东地区大肆蹂躏，范围远至塔那格拉境内；那时候，拉栖代梦人的朋友海巴托多鲁斯[30]及其追随者仍掌控着塔那格拉。之后，阿格西劳斯沿塔那格拉城右侧撤退。

［50］同时，底比斯人悄悄地向他们逼近，并在被称为“老妇人之胸”[31]的山上摆下阵势，在战阵的后方有壕沟和围栏。这里地势狭窄，呈长条状，难以迂回，底比斯人坚信此地是冒险一战的绝佳之处。阿格西劳斯得知这一情况，并没有率军与敌交战，而是调转方向朝底比斯城方向推进。

［51］另一方面，底比斯人害怕敌人攻下防务空虚的底比斯城，便离开列阵之地，沿通向波提奈的陆路疾速飞奔回城；因为这条路线比较安全。看来，阿格西劳斯的计谋真是绝妙，他率军远离敌人，又诱使敌军迅速撤退；当敌人匆匆撤离的时候，阿格西劳斯麾下的一些波列玛克和士兵在中途邀击敌人，一举告捷。

［52］底比斯人从山顶上居高临下，投掷枪矛，一位名叫阿利佩图斯的波列玛克中枪身亡；但底比斯人也遭到有力反击，不断从山上溃逃。最后，斯基里提斯人和一些骑兵攀爬到山上，迅速切断他们逃向底比斯的路线，给这些落伍的敌人以重创。

［53］可是，当底比斯人抵近城墙时，他们就依靠城墙的掩护，调转方向发起反击；斯基里提斯人见此情景，快步撤退，无人阵亡；尽管如此，底比斯人还是竖立了一座胜利纪念碑。因为他们在登上城墙后，斯基里提斯人便开始撤退。

［54］对于阿格西劳斯而言，应该是撤军的时候了。他把军队驻

扎在能观察到敌军调动的地方。翌日，他率军沿通往塞斯皮埃的陆路撤离。在底比斯效力的雇佣军组成的轻盾兵，却大胆地尾随他们，还不断地呼唤卡布里亚斯与他们一起追击，而奥林苏斯人的骑兵——根据誓约，他们现在为拉栖代梦人服役——四处巡逻，一旦发现轻盾兵，会追击他们至坡地，杀死甚众；由于在山坡地带适于骑马，步兵很快就被骑兵赶上了。

[55] 当阿格西劳斯到达塞斯皮埃时，他发现当地公民都卷入了党派纷争，那些自称是拉栖代梦的支持者们希图处死他们的政敌，其中包括门浓在内，阿格西劳斯想制止他们的争斗。他在两派之间进行调解，迫使他们互相宣誓，和平相处。他在如此安排之后，再次取道基赛隆山，抵达麦加拉。阿格西劳斯在那里遣散同盟者的分遣队，率领本邦公民兵回国。(32)

[56] 这时候，底比斯谷物供应出现严重短缺，因为他们的土地已经两年颗粒无收了。于是，农作物收获期过后，他们派出2艘三列桨战舰携带10　塔兰特钱款前往帕迦塞(33)去采购谷物。但是，他们在采购谷物的时候，一直在奥琉斯(34)负责警戒的拉栖代梦人阿尔凯塔斯也装备了3艘三列桨战舰，并且小心翼翼，不作声张。在底比斯运送谷物的舰船自帕迦塞返航途中，阿尔凯塔斯将其战舰和谷物一并截获，俘虏舰船上的人员不下300名。他把这些人关押在奥琉斯的卫城中，在那里他有自己的住处。

[57] 据说，当时阿尔凯塔斯带着一奥琉斯男孩，非常俊美，总是随侍其左右。阿尔凯塔斯从卫城回来后，醉心于这个男孩。于是，那些被关押者注意到他经常疏忽职守，便趁机占领卫城，奥琉斯全城起而叛离。其后，底比斯人便毫不费力地获得了谷物供应。

[58] 春回大地之时，(35)阿格西劳斯卧病在床。据说，他率军从底比斯班师回国，途经麦加拉时，他从阿佛洛狄西昂(36)爬坡至政府驻地时，造成某根血管或身体其他组织破裂，血流如注，从上身淌到大腿。(37)随后，他的小腿慢慢肿胀起来，疼痛难忍，一位来自叙拉古的外科医生切开了他的踝部血管。自开始出血后，血流日夜不止，医生尽其所能，直到他失去知觉，才把他的流血止住。止血之后，人们把他送回拉栖代梦，当年夏季直至整个冬季，他一直都在养病。

[59] 春曦初露，[38]拉栖代梦人再度下令出征，任命克列奥姆布洛图斯为全军统帅。他率军行至基赛隆山，手下的轻盾兵为了抢先占领制高点，担任前锋。但是，一些底比斯人和雅典人，已经提前抢占了制高点，并在那里设下埋伏。他们先让拉栖代梦的轻盾兵向上攀爬，等他们靠近时，伏兵便突然跃起，追杀他们，拉栖代梦方面损失约40人。由于发生了上述情况，克列奥姆布洛图斯认为，再也不可能翻越基赛隆山而进入底比斯境内了。于是，他率军撤退，遣散军队。

[60] 当同盟者齐聚于拉栖代梦的时候，有人发表演说，大意是说，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得很懈怠，这样下去他们的士气不久将消磨殆尽。但他们又说，同盟者有实力配备数量远多过雅典人的战舰，并且能通过围困雅典而攻陷之；同时，他们也完全能够用这些舰船运送一支军队，绕过底比斯，然后，想去佛基斯就去佛基斯，想去克琉西斯就去克琉西斯。[39]

[61] 在这些说法的影响下，他们装配了60艘三列桨战舰，由波力斯任舰队司令。那些持此观点的人们并未失望，因为雅典船队已经很容易遭到围攻了；当雅典的谷物运输船队航行至格拉斯图[40]时，他们不敢冒险从那里沿海岸航行，此时拉栖代梦人的舰队已在埃吉那、凯奥斯和安德罗斯附近游弋。雅典人意识到他们面临的这种严峻形势时，便毅然走上甲板，在卡布里亚斯的指挥下与波力斯在海上开战，最终取得胜利。[41]从此，雅典人可以自由地获得谷物供应了。

[62] 就在拉栖代梦人准备运送军队渡过海湾[42]与波奥提亚人作战的时候，底比斯派人来到雅典，恳求雅典人出动舰队绕航伯罗奔尼撒并发起攻击，他们相信，如果这样的话，拉栖代梦人在守卫其本土和毗邻的同盟者领土的同时，就不可能派出一支足以与底比斯人匹敌的大军了。[43]

[63] 而雅典人则因为斯福德里亚斯的行为[44]迁怒于拉栖代梦人，他们很想发动绕行伯罗奔尼撒的远征，所以配备了60艘战舰人员，推选提摩修斯[45]为统帅。

既然在克列奥姆布洛图斯担任军队统帅的那一年，他们没有侵入底比斯境内，而提摩修斯率舰队出航时也没有对伯罗奔尼撒发动攻

击，底比斯人便大胆地采取行动，出征邻近的波奥提亚诸邦，再次将他们逐一征服。(46)

［64］至于提摩修斯，他在绕航伯罗奔尼撒期间，很快将科基拉置于雅典人的控制之下；但是，他并没有奴役当地居民，没有驱逐他们，也没有改变其政体。结果，该地区所有城邦都愿意归附于他。(47)

［65］而拉栖代梦人则针锋相对，也装备了一支舰队，任命勇敢无畏的尼科罗库斯担任舰队司令；一旦他看到提摩修斯的舰队，即使他手下安布拉基亚的那6艘不在军中，他也毫不犹豫，以55艘舰船对提摩修斯的60艘舰船开战。结果，那次交战尼科罗库斯战败，提摩修斯在阿利齐亚竖立了一座胜利纪念碑。

［66］但是，当提摩修斯将其舰船拖曳上岸加以维修时，安布拉基亚人的6艘舰船与尼科罗库斯的舰队会师，然后整个舰队直扑提摩修斯所在的阿利齐亚。(48)因为后者没有出航应战，所以他就在距离最近的岛屿上竖立了一座胜利纪念碑。(49)当提摩修斯将其舰船整修完毕，加上科基拉人的舰船，总数已超过70艘，舰队规模远超过其对手。但是，提摩修斯不断派人回雅典催要钱款；他既然拥有这么多舰船，必定需要大量军费。

---

(1) 波斯战争期间，底比斯人曾经主动降服波斯人。当然，那时波斯人是联合了许多民族共同出征希腊的。

(2) 公元前379年。

(3) 参阅V. 2. 25的注释，可能担任波列玛克一职的有三人，阿奇亚斯和腓力普（见后）只是色诺芬点名提到过的供职者。

(4) 这与波斯战争时期马其顿人刺杀波斯使者的故事颇有相似之处。参阅希罗多德：V.18—21。

(5) 公元前379年。

(6) 底比斯英雄安菲昂（Amphion）的神殿。

(7) 该城在公元前386年得以重建。

(8) 阿格西波里斯的继任者。

(9) 公元前379年。

(10) 基赛隆山。

(11) 色诺芬：《希腊史》，VI. 4. 2—15。

(12) 公元前379年。

(13) 科林斯境内陆地战事主要发生在公元前395—前386年间。

(14) 公元前378年。

(15)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V. 8. 9，10。

(16) 阿提卡一德莫，邻近埃琉西斯。

(17)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 1. 35及附注。

(18) 大概是同性恋。

(19) 公共食堂（τό φιλίτιον/*sussition*），是斯巴达公民60岁之前的用餐之所。公餐制度据传为来库古斯所创，斯巴达成年男子组成“公餐团”，每组15人左右，每人每月提供一定数量的大麦、酒、干乳酪、无花果以及少量的钱。无论是谁，都必须去公共食堂就餐，除非是因为献祭或者狩猎耽误了。参阅色诺芬：《斯巴达政制》，V. 2—7；普鲁塔克：《传记集·来库古斯传》，XII. 1—7。

(20) 斯巴达人通常在攸洛塔斯河畔集合，举行公民大会，距离斯巴达城一千多米。

(21) 七年后。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 4. 14。

(22) 公元前378年。

(23) 阿卡狄亚的城镇克列托尔（Cletor）的居民。

(24) 公元前378年。

(25) 直译为“重装步兵当中军龄10年以内的士兵”，即20—30岁的精壮战士。

(26) 色诺芬：《希腊史》，V. 4. 1。

(27) 公元前377年。

(28) 色诺芬：《希腊史》，V. 4. 36。

(29) 古典时代希腊军队作战时，通常都不自行携带军粮和炊具，将军的一个重要职责是为手下将士“准备一个市场”。用餐的时候，士兵前来购买。交战期间，往往也有一些商贩随军而行。

(30) 一位塔那格拉人。

(31) 古希腊文为Γραός στῆθος。

(32) 公元前377年。

(33) 色萨利一城镇。

(34) 该城镇位于优波亚岛北端。

(35) 公元前376年。

(36) 即阿佛洛狄忒（Aphrodite）的神庙。

(37)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I. 3. 3及附注。

(38) 公元前376年。

(39) 这大概是说，他们从海上进军，底比斯人毫无办法。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V. 5.10及附注。

(40) 优波亚岛南端一城镇。

(41) 公元前376年，雅典海军在那克索斯海战中大败拉栖代梦海军，重掌爱琴海制海权。色诺芬对此次重要海战轻描淡写，一笔带过。

(42) 科林斯湾。

(43) 公元前375年。

(44) 指他突袭比雷埃夫斯港的行动。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 4. 34。

(45) 提摩修斯（Timotheus），其父乃雅典将军科浓，他本人大概在此前数年当选为雅典十将军委员会成员。

(46) 公元前375年。关于本年度发生的泰吉拉（Tegyra）战役，色诺芬未予记载。在这次交战中，底比斯将军佩罗皮达斯（Pelopidas）及其圣队重创人数占优势的斯巴达军队。泰吉拉在波奥提亚，位于奥科门努斯以北。参阅狄奥多洛斯：XV. 37；普鲁塔克：《传记集·佩罗皮达斯传》，XVI. 2—XVII. 6。

(47) 公元前375年，在提摩修斯进驻科基拉岛不久，科基拉人、阿卡纳尼亚人和凯法伦尼亚人加入第二雅典海上同盟。参阅徐松岩：《第二雅典海上同盟述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48) 在阿卡纳尼亚沿海。

(49) 尼科罗库斯也以胜利者自居。

第六卷

第一章

[1] 于是，雅典人和拉栖代梦人就忙于这些事务了。[(1)]底比斯人在征服波奥提亚诸邦之后，又侵入佛基斯境内。佛基斯人派遣使者前往拉栖代梦，[(2)]指出：除非拉栖代梦人前来援助他们，否则他们只能屈服于底比斯人了。因此，拉栖代梦人派遣国王克列奥姆布洛图斯挂帅出征，统领本邦四个团以及诸盟邦的分遣队，取海路驰援佛基斯。[(3)]

[2] 大约同时，一位名叫波里达玛斯的法萨鲁斯人从色萨利来到拉栖代梦，并且出席拉栖代梦人的公民大会。此人不但在整个色萨利享有盛誉，而且在他自己的城邦也颇受尊敬。正因为如此，每当法萨鲁斯[(4)]陷入内部纷争的时候，他们会一致同意将卫城交由他个人掌管，委托他负责城邦的财政收入和支出，无论宗教事务还是一般行政管理方面的收支，他都能依法行事，把各方面安排得井井有条。

[3] 事实也的确如此。他利用这些经费保护了卫城，使其免遭破坏；他还同样有效地管理城邦的其他事务。每年年终，他还会提交一份账目明细。如果出现亏空，他就会自掏腰包予以补足；如果有结余，他再取回垫支部分。此外，在色萨利人看来，他热情好客，举止优雅。现在，这个人来到拉栖代梦，他的发言如下：

[4] “拉栖代梦人啊，稍稍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我和我的诸位前辈一样，是贵邦的外交代理人[(5)]，也曾是你们的施惠者[(6)]；因此，如果我遇到什么困难，我有权来向你们寻求援助；如果在色萨利有什么事对你们不利，我有义务向你们通报。我相信，最近你们会经常听人谈及伊阿宋[(7)]的大名，因为此人大权在握，名声赫赫。就是这个人，不久前在与我邦签署停战协议后，曾与我有过一次会晤。他说了这样一番话：

[5] “‘波里达玛斯啊，无论你的城邦是否愿意，我都可让你的城邦法萨鲁斯听命于我。这是基于以下事实。你知道，我有众多同盟者，色萨利的大多数城邦和最强大的城邦都是我的同盟者；当你联合这些城邦与我在战场上交锋时，我仍可将他们逐一制服；而且，你知

道我手下的雇佣兵多达6000人，还可从属邦中招募更多的兵士。只要拥有他们，我想，没有哪个城邦敢轻易与我争雄。单就人数而言，当然有那么几个城邦也可能派出这么多的人来；但他们的军队是由公民组成的，其中有些人老迈年高，有些人尚未成人。此外，在每个城邦，都很少有人进行身体训练，而在我军中服役的那些雇佣兵，个个都像我一样，经得住严酷的考验。’

[6] “我必须如实相告，此人体格强壮过人，且喜爱严酷的考验。事实上，他每天都会训练他的士兵，让他们全副武装，带领他们到阅兵场集合，并可能在任何时候对任何地方进行征战。他本人总是全副武装，冲在最前面。对于怯懦者，他将其开除；对于能经受考验、在战场上舍生忘死者，则予以重奖；于是，有人获得双倍薪饷，有人获得三倍薪饷，更有人甚至获得四倍薪饷。此外，这些人还可获得额外的赠礼，如果负了伤，会得到良好的照顾和医治；如果战死疆场，会为其安排盛大隆重的葬礼；所以他手下的将士们都知道，勇猛的战斗是他们生活过得荣耀而富足的保障。

[7] “他还曾多次向我说明，玛拉基人(8)、多罗普斯人(9)和伊庇鲁斯的统治者阿尔凯塔斯皆已向他称臣，尽管我对此早已熟知。所以，他说，‘对我而言，征服你们岂不是易如反掌吗？当然不了解我的人或许会反驳，说那你为何迟滞不前，为何不动用你的大军将法萨鲁斯人一举歼灭呢？以宙斯的名义起誓，原因就在于，对我而言，让你们心悦诚服与我并肩战斗远胜于将你们征服。因为如动用武力使你们屈服，你们会时刻密谋准备反叛，而我也不得不使你们长期维持既贫且弱的状态；而假如通过说服的方式让你们心悦诚服地加入我的队伍，那我们就可以尽可能增进彼此的共同利益。

[8] “‘我知道，波里达玛斯，你们城邦对你寄予厚望，如果你们对我友好，我向你保证，我会让你在全希腊居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无论何时何地，你所得到的好处仅次于我，你只需听从于我，除了你认为是真实的外，其他的话语你大可充耳不闻。这对我们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了，如果法萨鲁斯和其他听命于你的城邦能与我结成同盟，我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全体色萨利人的塔古斯(10)；只要色萨利处于一位塔古斯的统治之下，那么她随时可出骑兵6000人，重装步兵

达10000人以上。’

[9] “当我看到他们个个身强力壮、斗志昂扬时，我就在想，如果有人能很好地掌控他们，那么色萨利就不会沦为任何其他民族的属地了。而且，由于色萨利地势平坦广阔，[11]一旦有人成为塔古斯，那么居住在周边地区的那些部族很快就会前来归附；周边地区的居民大多擅于投掷标枪，我们轻盾兵的实力也会远胜于其他城邦。

[10] “况且，波奥提亚人以及其他与拉栖代梦交战各邦皆是我们的同盟者。如果我能把他们从拉栖代梦人的控制下解放出来，他们对我也会言听计从。至于雅典人，我很清楚，他们也将想方设法成为我们的盟友，但我认为最好不要与其建立友好关系——因为我相信，建立一个海上帝国比建立一个陆上帝国要容易得多。

[11] “认真思量我所提及的以下几点，你们就会明白我的筹划是否合理。他说，‘如果控制了马其顿，我们就完全能够建造出远多于他们的舰船，因为雅典人就是由此地获取造船木材的。而且，谁能提供更多人员来配备这些舰船？谁拥有如此众多而强健的臣民，是雅典人还是我们呢？谁能够为这些桡手提供充足的给养？我们的谷物产量自给有余，甚至出口到其他地方，而雅典生产的粮食难以自给，除非从海外购买。

[12] “‘就金钱而言，我们当然比他们更充足，因为我们不必费尽心思到海外的弹丸小岛上去四处搜刮，只需利用大陆诸民族的资源就已绰绰有余。一旦在色萨利建立了以塔古斯为首的统治，周边各地居民就会前来缴纳贡赋。你们肯定知道，波斯国王之所以成为世上最富足者，是因为他的收入来自于广袤的大陆，而不是几个小岛；虽则如此，我仍认为，征服波斯国王比征服希腊更为容易。我知道，那里除了一人之外，其他所有人都受训为奴，没什么威力。我知道用何种方式可将波斯国王逼入绝境——就是像居鲁士或阿格西劳斯的军队所采取的方式。’

[13] “针对这番话，我是这样回答的，我说，尽管他前面所提及的种种问题值得考虑，不过让这些本为拉栖代梦朋友之人在没有什么借口的情况下从同盟中脱离，转而投向他们的敌人，在我看来是不

切实际的。他对我的话大加赞赏，并说今后应当多听从我的建议，因为我是值得信赖的。于是，他允许我来到你们这里，并告诉你们，如果我们不对他做出让步，他将发动一场战争，攻打法萨鲁斯。他说我可以向你们寻求帮助，指出：‘如果诸神准许你们说服拉栖代梦派出一支军队，强大到足以与我一战，那么我也只能静观其变，接受这场战争的任何后果；但如果他们不能给你们提供足够的援助，你们如按我所筹划的策略去执行，对贵邦和你自己都是最有利的，难道这还有什么可指责的吗？’

[14]“我正是为此而来到你们这里的，我已经把我所看到和从他那里所听到的全部情况都告知了你们。拉栖代梦人啊，我相信，如果你们强大的军队足以与伊阿宋一决雌雄，这不但对我本人，而且对色萨利其他城邦而言，都是明智之举；所有诸邦都会叛离伊阿宋，因为人们都害怕强者的武力殃及自身。但如果你们认为只派出一支由普通将官(12)担任统帅、由获释黑劳士组成的军队就足够了，那我建议你们最好别轻举妄动。

[15]“因为可以确信的是，这次战争中我们所面对的敌人是强大的，我们的对手是一个精明干练而富有远见的将军，无论他履行什么职责，是通过秘密方式，或是先发制人，还是武力强攻，他几乎从未失手。他善于部署夜行军，如果任务紧急，他会把早饭与晚餐合为一顿。只有在达到既定目标，将所有必需的事务安排妥当后，他才会去歇息；而且，他使自己的部下也养成了同样的习惯。当他麾下的士兵圆满完成额外任务时，他知道如何去满足他们的心愿；他手下的人也都知道，艰辛之后必定是享乐。

[16]“他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人都具有更强的自制力，不易受感观享受的诱惑，因此这些事情并不会阻碍他实现既定目标。请告诉我，你们将意欲何为，会作出何种抉择。”

[17] 这就是波里达玛斯的演说。拉栖代梦人决定，对他所提要求，不马上作出答复；但经过随后两天对派驻海外军队人数认真地统计，他们给出了明确的答复：说因为其主力部队要么正与雅典海军作战，要么正在与邻近诸邦交锋，所以目前他们不能为法萨鲁斯提供足够的援军。鉴于此，他们告诉他，最好立即回国，妥善安排自己和城

邦的事务。

［18］得到这个答复，波里达玛斯对拉栖代梦人的坦率表示了赞许，然后启程回国。

回到法萨鲁斯后，他请求伊阿宋不要强迫他交出法萨鲁斯卫城，希望卫城仍能安全如故，正如人们当初交给他的时候一样；不过他将自己的孩子送到伊阿宋那里作人质。他许诺不但会让法萨鲁斯人成为伊阿宋真诚的盟友，而且帮助他建立塔古斯的统治。因此，他们在相互盟誓后，法萨鲁斯人立刻遵守和平协议。经民众同意，伊阿宋很快就被推举为色萨利人的塔古斯。

［19］伊阿宋在成为塔古斯后，他根据各邦实力，分摊各邦所应提供的骑兵和重装步兵的数额。结果，他征得八千多名骑兵（包括同盟者的骑兵），据估算其重装步兵人数不少于两万人，其轻盾兵的人数举世无双，甚至要列举为他提供士兵的那些城邦名字，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接着，他向周边诸族发出指令，要他们按斯科帕斯(13)当时所确定的数额缴纳贡赋。这里所讲述的关于伊阿宋的故事有些离题了，现在书归正传。

---

(1) 公元前375年。

(2) 公元前374年。

(3) 四个团的兵力约为斯巴达总兵力的2/3；同样，每个盟邦也要按同样比例出兵。取海路意味着他们渡过科林斯湾。

(4) 法萨鲁斯，色萨利一城邦。

(5) 外交代理人的职位是世袭的。波里达玛斯的祖上看来就是拉栖代梦在法萨鲁斯的外交代理人。

(6) 在希腊，当外邦人为本邦提供帮助后，本邦往往会授予外邦人这样的荣誉称号。

(7) 色萨利东南部一城邦斐莱的僭主。

(8) 色萨利地区一部族。

(9) 伊庇鲁斯地区一部族。

(10) 塔古斯（*Tagus/Over-lord*），色萨利人对全色萨利“共主”的称呼。色萨

利人的塔古斯既非国王也非僭主，而是通过祖传的四个部落区首领一致投票选举出来的领导人。随着时间的推移，某些城市如斐莱、法萨鲁斯、拉里萨等，在各自区域内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增强，及至公元前4世纪，祖传的部落区的政治角色可能已无足轻重。

(11)　色萨利的骑兵享有盛名，同时这里的重装步兵也颇有名声（见下）；但却不易获得轻盾兵，因为此兵种主要适合在地势崎岖的地区战斗。伊阿宋迫切需要色萨利周边山区能臣服于他（见下）。

(12)　即不是国王亲自挂帅。

(13)　克兰浓地方的统治者，波斯战争时为色萨利人的塔古斯。

第二章

[1]当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诸邦会师于佛基斯的时候，[(1)]底比斯人已经撤军回国，派兵把守各个关隘。至于雅典人，他们看到底比斯人在自己帮助下羽翼渐丰，势力不断增强，却依然拒不缴纳贡金来维持其舰队的开支；雅典人自己的财政却因额外的负担、埃吉那人的海上袭掠、守卫国土的军费开支而捉襟见肘。鉴于此，他们希望停止战争，便派遣使者前往拉栖代梦，缔结和约。

[2]依照邦国的法令，雅典派两位使者立即由海路赶赴前线，向提摩修斯传达命令说，现在已缔结和约，命他率舰队返回雅典。在返航途中，他在扎金索斯登陆，允许该城邦被逐者重返故土。

[3]城里的扎金索斯人派人前往拉栖代梦，告诉他们，说自己受到提摩修斯不公正的对待，拉栖代梦人认为这是雅典人的过错，因此打算重新组建一支舰队，确定出兵的比例，总共配备了60艘舰船，分别来自拉栖代梦、科林斯、琉卡斯、安布拉基亚、爱利斯、扎金索斯、阿凯亚、爱皮道鲁斯、特洛伊曾、赫米昂和哈利埃等邦。

[4]他们任命姆那西浦斯担任这支舰队的指挥官，要求他保护在这一海域内所有盟邦的权益，特别指示他要对科基拉发动一次远征。他们还派人到狄奥尼修斯[(2)]那里去，指出假如科基拉不受雅典人的控制，对他也是有利的。

[5]舰队刚刚集结完毕，姆那西浦斯就下令向科基拉进发。一同前往的军队，除了来自拉栖代梦本土的，还有至少1500名雇佣兵。

[6]他在科基拉登陆后，随即控制了该岛。这里的土地得到精耕细作，物产丰富。登陆的士兵蹂躏田地，洗劫了当地的豪华住所以及农场里所配设的酒窖。据说，从此以后，他的士兵在饮酒时都养成了奢侈的癖好，除了芳香浓郁的佳酿外，他们拒绝饮用所有其他美酒。此外，他们还俘获了农场里的大量奴隶和牛群。

[7]之后，姆那西浦斯命令其陆军在一座土丘上扎营，此地距城[(3)]大约5斯塔狄亚[(4)]，位于城市与乡村之间，这样便于拦截任何企图

外出搜寻食物的科基拉人。他将海军士兵驻扎在城市的另外一端，此地可及时观察到任何企图靠近的战舰，阻止它们驶入。此外，只要天气允许，他会派人在海上巡逻，维持对港口入口的封锁。

[8] 他用这种办法，将科基拉城围困起来。科基拉人眼看着既不能通过陆路到自己的农场去收取食物，也无法从海上得到接济，从而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况之中。

[9] 因此，他们派使者前往雅典，恳求雅典人伸出援手。使者指出，如果他们放弃了科基拉，将会对他们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而他们敌人的实力会因此而大为增强。他们说，除雅典以外，其他任何城邦都不可能提供数量众多的舰船和金钱。而科基拉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可控制科林斯湾以及科基拉岛以南沿岸诸邦，是发动对拉哥尼亚侵扰的最佳据点，也是从西西里经伊庇鲁斯至伯罗奔尼撒的必经之地。(5)

[10] 雅典人听到这番话，一致认为必须密切关注科基拉事态的发展。他们指派克特西克利斯(6)率领大约600名轻盾兵，在阿尔凯塔斯(7)的协助下，将这些人员运抵科基拉。

[11] 夜里，这支军队抵达科基拉岛，在天亮之前进入科基拉城内。雅典人还投票决定装备60艘战舰，选举提摩修斯为舰队司令。

[12] 但是，提摩修斯无法在雅典完成战舰上的人员配备，(8)因此出航前往海上诸岛，希望在那里配齐所需要的桡手；他认为以轻松的心态绕行伯罗奔尼撒，与拥有训练有素的桡手的舰队交战，不可掉以轻心。

[13] 然而，雅典人却认为他只是迁延时日，目的是想耗尽一年中最适合航行的那段时间。因而对他失去了耐心，便罢免了他的职务，另推选伊菲克拉特取代了他的职位。

[14] 伊菲克拉特一接受任命，就立即着手配备各战舰的人员，强令各舰长各就各位，恪尽职责。雅典人还批准，伊菲克拉特还拥有调遣在阿提卡周边海域巡航战舰，包括调派“帕拉鲁斯”号和“萨拉明尼亚”号(9)的权力。他说，如果科基拉战事取得成功，他将带回许多舰船。此时，他的舰船总数约为70艘。

[15] 其时，科基拉人正饱受饥饿之苦，大批民众逃出城外。因此，姆那西浦斯颁布命令，外逃者一旦被逮住，将被卖为奴隶。但是，城里的人出逃依然未见减少，最后他甚至试图用皮鞭将他们赶回城内。可是，城内的人也拒绝让这些奴隶返回，许多人死于城外。

[16] 目睹科基拉人的这种惨状，姆那西浦斯确信他已经完全控制了该城市。他对雇佣军作出新规定，遣散一批雇佣军，拒付薪酬；至于那些仍在服役的士兵，已经两个月没领到薪饷了。据说，他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缺钱；由于这是一次海外远征，大多数盟邦都给他提供金钱而非兵士。[10]

[17] 这时，城内的科基拉人在城楼上注意到，敌人已不再像往常那样坚守岗位，士兵们四散在乡间。于是，他们向敌人发动了一次突击，活捉了一些，杀死了一些。

[18] 姆那西浦斯察觉到事态严重，立即披挂上阵，带领所有的重装步兵前去救援。同时，他命令小队长们和中队长们[11]率领雇佣军前来增援。

[19] 一些小队长回应他说，除非立即发放薪饷，否则他们无法调动手下士兵了。听闻此话，姆那西浦斯勃然大怒，用手中的权杖击打其中一名小队长，用矛头去击打另一名小队长。因此，当他率军出战时，全军上下士气低落，对他更是怀恨在心——这种情形对战事肯定不利。

[20] 军队布好作战阵型之后，姆那西浦斯亲率大军射杀城门前方的那些敌人，科基拉人仓皇逃散。但是，当他们跑到靠近城墙的地方时，便转过身来，从墓碑后向拉栖代梦人投射长矛和标枪；与此同时，另一些科基拉人从其他城门杀出来，结成密集阵型攻击拉栖代梦军队的另一翼。

[21] 方阵的另一翼纵深只有8排，他们认为方阵外沿过于单薄，开始迂回行进。[12]但是，他们刚刚开始向后运动，科基拉人就又向他们发起攻击了，结果拉栖代梦人停止迂回，队形大乱；临近他们的方阵中也有人开始逃散。

[22] 至于姆那西浦斯，因科基拉人从他的正面向他发起猛烈的

进攻，他自顾不暇，无法增援侧翼受到压迫的军队，留守在他身边的士兵越来越少。最后，所有的敌人集结到一起，以密集阵型向姆那西浦斯及其手下士兵发起总攻，此时姆那西浦斯身边的兵士已经所剩无几。看到这种情况，科基拉的公民们也出来，加入了进攻的队伍。

[23] 他们在杀死姆那西浦斯之后，立即开始追剿残敌。如果不是看到大营外聚集着一大群人（包括随军商贩、仆从、奴隶），而认为拉栖代梦人还有一定战斗力的话，他们也许还会一举攻入栅栏，夺取营寨。

[24] 随后，科基拉人竖立了一座胜利纪念碑，并且根据停战协议，归还死者的尸体。此后，对于科基拉城里的人们而言，他们觉得更踏实了，而城外的拉栖代梦人，则彻底绝望了。因为不但有情报说，伊菲克拉特正在赶往科基拉的途中，而且实际上科基拉人自己也开始配备战舰了。

[25] 姆那西浦斯的副将海珀门尼斯下令配备所有的舰船，把奴隶和劫掠来的财产装满战舰后起航，驶离科基拉；而他本人、船员以及幸存下来的陆军士兵，则坚守在港口的栅栏边。

[26] 但是最后，他们也因非常害怕落入雅典人之手，乱哄哄地挤上几艘三列桨战舰，匆匆地驶离科基拉，丢下大批粮食、大量的酒、许多奴隶和伤兵。这样，他们安全航抵琉卡斯。

[27] 至于伊菲克拉特，他开始绕行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同时，就一直在为海战做好所有必要的准备。他从雅典起航时，因为他期望打上一仗，就没有带大帆；现在，尽管风向适合航行，他也很少用小帆，而是用船桨驱动，这样既可让士兵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也可让舰船行驶得更快。

[28] 不仅如此，在出征过程中，不管在哪个地方用午餐或晚餐，他总是将舰队前锋从敌人可能出现的海岸回撤，以加强警戒；他将舰队阵型从一字阵型转为密集阵型，并使三列桨战舰船头朝向陆地，如有战事发生，信号发出，所有舰船皆可迅速冲向岸边。对于最先到达者给予嘉奖，奖品就是让他们先得到饮水和其他必需品，让他们率先用餐。另一方面，最后到达者将受到严惩，因为他们未能圆满

完成任务。信号发出后，最后到达的士兵将与那些尚未开始登陆的士兵一起重复来一次。结果，先到者可遂其所愿，享受闲暇，而后到者则不得不一直忙个不停。

[29] 同样，在岗哨设置上，他也有周详的考虑，如果他们碰巧在敌对邦国的海域吃午餐，他就在陆地上布置一些岗哨，这是必要的。此外，他会将船上的桅杆升起，让士兵爬上其顶端瞭望。这些士兵比陆上士兵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而且，不论是吃晚餐还是睡觉时，他都不会在营帐里点上灯火，而是在军队最前沿让灯火整夜通明，这样如果有人靠近，就会被发现。如果天气晴好，他常常会在晚餐后立即再次下海。如海风对航行有利，他们就会使用风帆，让桡手稍作休整；如果必须划桨，他也会让桡手们轮流休息。

[30] 如果在白天行船，他会让自己的战舰领航，通过发出信号，指挥他的舰队时而以纵队前行，时而排成战斗阵型；这样，舰队在赶赴战场的航行过程中，同时也进行了操练。在到达目的地之前，他们对海战中各种策略已经胸有成竹。尽管在航行途中，用午餐和晚餐的时候大都在敌方的海域内进行，但由于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他总能在敌军赶来之前撤离，继续他的征程。

[31] 姆那西浦斯战死之时，伊菲克拉特碰巧正在斯法基埃群岛附近。(13)他们到达爱利斯绕过阿尔弗尤斯河口后，舰队到达一个名为伊克赛斯的海岬，伊菲克拉特下令抛锚停泊。翌日，舰队由此地出发，在凯法伦尼亚登陆。在整个航程中，他始终命舰队高度戒备，要求士兵们一旦发生海战，所有一切都能准备妥当。因为他只是风闻姆那西浦斯战死的消息，但还没有见到任何一个目击者；他怀疑人们散布此消息的目的是想混淆视听，因此加强了戒备。到达凯法伦尼亚后，他得到确切的情报，于是命军队进行休整。

[32] 现在，我知道无论在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发生海战，所有这些操练应当成为常规行动。但我在这里赞赏伊菲克拉特，是因为当他担起职责后，能迅速抵达他认为可能与敌军交战的海域。他创立的这种方法，既不因航程劳顿使士兵疏于海战战术的演练，又不因忙于战术训练而迁延时日，耽误抵达目的地的时间。

[33] 伊菲克拉特在征服凯法伦尼亚诸邦之后，又驶往科基拉。在那里，他得知狄奥尼修斯派出10艘三列桨战舰前来支援拉栖代梦人，于是首先亲自前往勘察地形，选定一个地点。在这里，任何要靠近该岛的人都无法逃避哨兵的视线，而且城里的人也看得见哨兵所发出的信号。于是，他在这里部署了哨兵。

[34] 他还就敌军靠近时以及抛锚停靠时的信号与哨兵进行了复核。接着，他向20名舰长发布命令，要求他们一旦听到传令官的指令，就务必紧跟在他后面，任何人如未能做到，必将受到责罚。当敌舰即将到达的信号传来，传令官发出指令时，壮观的场面出现了：全体将士士气高昂，人人争先恐后，奔向舰船，各就各位。

[35] 当伊菲克拉特到达敌舰停泊处时，他发现除了一艘战舰以外，其他所有舰船上的桡手都已登陆上岸。罗德岛人麦兰尼浦斯，奉劝其他人不要在舰船上停留，却把自己战舰的人员配备齐整，随即逃离战场。尽管曾与伊菲克拉特的舰队相遇，但他仍成功脱逃，而所有来自叙拉古的战舰以及舰上人员都被雅典人俘获。

[36] 伊菲克拉特命令手下把俘获的战舰拖入科基拉的港口，锯下船喙[(14)]；而对于那些俘虏的人员，除司令官克里尼浦斯之外，他与他们签订协议，要求他们每人支付一定数额的赎金；他将克里尼浦斯严加看管，目的是想捞取一大笔赎金或者将其卖为奴隶。然而，克里尼浦斯羞辱难当，自杀身亡。伊菲克拉特在科基拉人作赎金担保人的情况下，将其余人等全部释放。

[37] 伊菲克拉特将海军中的大多数船员留在科基拉岛，靠帮助科基拉人耕田种地来维持生活；而自己带领轻盾兵以及随他的舰队装运来的重装步兵，前往阿卡纳尼亚；在那些友好盟邦需要增援时，给予大力援助。他还发动了一次针对塞里昂人的战役。这些塞里昂人勇猛善战，据守着非常坚固的堡垒。

[38] 翌年，[(15)]伊菲克拉特接管了停泊在科基拉的舰队，率领90艘战舰[(16)]首先前往凯法伦尼亚收取贡金，有些是当地人自愿缴纳的，有些则是强制他们缴纳的。之后，他准备深入拉栖代梦境内，对其国土进行蹂躏；他还将该地区那些与雅典敌对的邦国拉到雅典一边

来，有的是自愿投靠的，有的是以武力威逼其就范的。

[39] 在我看来，我不但要称颂伊菲克拉特指挥的这次战役所取得的赫赫战果，还要特别称赞他在选贤举能方面的卓越眼光。他要求雅典人举荐平民演说家卡里斯特拉图和卡布里亚斯为其同僚，尽管前者的政见与他素有不同；后者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良将。他认为，既然此二人才能出众，便希望他们同心协力，共同出征。我认为，他这样做是明智的抉择；否则，如果他视此二人为自己的政敌，只是希望证明自己一直尽忠职守，毫无疏忽，并非处处擅自行事，那在我看来，他不过是个刚愎自用之人。伊菲克拉特就忙于这些事务了。

---

(1) 公元前374年。

(2) 叙拉古的僭主。

(3) 科基拉城。

(4) 将近1千米。

(5) 早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人们对于科基拉岛的重要性已有清楚的认识。参阅修昔底德：I. 36。

(6) 克特西克利斯（Ctesicles），有的译本为斯特西克利斯（Stesicles）。

(7) 伊庇鲁斯的统治者。参阅VI. 1. 7。

(8) 按一艘三列桨战舰配备170名桡手计算，60艘战舰总共需要约1万人。这说明，其时雅典城里“游民无产者”的数量有限，似乎并未出现大批游民云集街头的局面。

(9)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 1. 28。雅典国家两艘装备精良的圣舰，通常执行各种重要的公共事务。

(10) 根据协议规定盟邦可以以钱代役。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 2. 21。

(11)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I. 1. 28。

(12) 即所谓“变阵”（ἀναστροφή，*anastrophê*）。大概有两种方式：1. 转身向后，加入后队；2. 向侧翼运动，站在邻近队伍的后面，从而使方阵纵深增加一倍。由于受到科基拉人的攻击，他们未能完成第二种变阵。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 5. 18及附注。

(13) 该岛屿位于拉哥尼亚的派罗斯附近。

(14) 吕山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曾经将所有船喙作为战利品带回拉栖代梦。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 3. 8。

(15) 公元前372年。

(16) 这包括伊菲克拉特带来的70艘战舰（VI. 2. 14）及科基拉人的战舰（VI. 2. 24）。然而，作者这里的叙述似乎有误。

第三章

[1] 这时候，[1]雅典人看到，他们的盟友普拉提亚人已被逐出波奥提亚，逃到他们这里寻求庇护；塞斯皮埃人也来央求雅典人，提出不能再让他们流落异乡，无家可归，恳请雅典人不要再支持底比斯人了。当底比斯人与雅典的传统盟邦佛基斯交战时，当底比斯人灭掉了与异族人战争时忠贞不渝、与雅典关系友好的一些城邦的时候，[2]雅典都拒绝与其共同行动。雅典人作出这样的决策，一方面是耻于与底比斯人有任何关系，另一方面是认为加入或退出都对自己不利。

[2] 基于这些原因，雅典人民通过投票，决定缔结和约。雅典人首先遣派大使前往底比斯，如对方愿意，便邀请底比斯人派使者与他们一同前往拉栖代梦；随后雅典人又直接派使团前往拉栖代梦。使团人员包括希波尼库斯之子卡里阿斯、斯特罗姆比齐德斯之子奥托克利斯、阿里斯托丰之子德摩斯特拉图，以及阿里斯托克利斯、凯斐索多图斯、麦兰诺浦斯和吕凯苏斯。

[3] 著名演说家卡里斯特拉图也随团前往，因为他曾向伊菲克拉特承诺，如果让他返回雅典，他要么会给舰队带来一笔军费，要么会带来和平。因此，他在雅典多方努力，以确保达成和平。当使团来到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代表大会的会场后，第一个发言的是持炬者[3]卡里阿斯。他是一个喜欢自我吹捧也喜欢得到别人奉承的人。这一次，他的发言如下：

[4] “拉栖代梦人啊，担任贵邦在雅典的外交代理人之职者，我并非本家族中唯一的一位，当年我的祖父就是从我曾祖父那里接受了这个职位，之后代代相传，延续至今；同时，我也希望你们弄清楚，我们家族在我的祖国，一直享有崇高的荣誉。只要发生战争，人们就会选举我们担当将军之职；每当人民要求平息战火的时候，他们就会派遣我们作为和约的缔结者。以我为例，迄今已有两次前来贵邦缔结和约，而那两次我都能不辱使命，在你们和我们之间达成和平。现在，我是第三次来到你们这里了。我相信，在比以往更为公正的条件下，我是能让我们双方达成和解的。

[5] “因为我看到，你们和我们的目标并无二致。当你们和我们看到普拉提亚和塞斯皮埃遭到灭顶之灾的时候，你们和我们一样，都痛心不已。既然双方的看法如此一致，那么，让咱们彼此成为朋友，而不是相互敌对，难道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况且，毋庸置疑，对于明智之人来说，即便在某些问题上双方的看法稍有差异，他们也会求同存异，而不会诉诸武力来解决问题。事实上，我们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难道我们会愚蠢到如此惊人的程度而不去化敌为友吗？

[6] “确实，对于咱们双方而言，从一开始就不应当兵戎相见。因为据传统说法，正是我们的先祖特里普托列姆斯[(4)]，向你们邦国的创建者赫拉克勒斯以及你们的公民狄奥斯库里兄弟[(5)]，传授德墨特尔和科列秘仪；而且，正是他们在伯罗奔尼撒播下第一粒德墨特尔的果实的种子。因此，不管你们是毁灭那些曾经赠予你们种子的人的后裔，还是我们消灭那些因得到种子而获得充足食物的人，都是违背常理的。但是，如果诸神的确将战争强加于我们双方之间，我们也应力求避免交战；纵然战事确已开启，我们也应尽快使其结束。”

[7] 卡里阿斯发言结束后，以言辞尖刻而著称的奥托克利斯接着发言。他说：

“拉栖代梦人啊，我即将要说的话或许不能讨好你们，对此我并不是不清楚。在我看来，希冀建立长久友谊的人们，应当向对方指明造成他们冲突的根源之所在。现在你们总是在强调‘城邦必须独立自主’，然而，你们自己才是城邦独立自主之路上的最大障碍。因为你们与盟邦订立契约的首要条件是无论你们走到哪里，他们都要跟向那里。这难道不是与独立自主的原则相违背吗？

[8] “你们未经盟邦同意，就擅自率领他们与你们自己的敌人作战。于是，那些被说成是独立的城邦，却常常被迫奔赴战场，与他们自己最友好的城邦兵戎相见。而且，你们在这里建立一个十人政府，在那里建立一个三十寡头政府——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个更悖逆于独立自主精神的事情了；而你们所支持的这些统治者，并非依照法律，而是凭借赤裸裸的武力掌控这些城邦的内外事务。因此，这显然表明

你们是乐于建立僭主暴政而非自主政府的。

[9] “当波斯国王下令各城邦皆须独立之时，你们却极力申明自己的想法，说如果底比斯人不允许其属下每一个盟邦都自治，也不许他们依照自己所选择的法律生活，那么他们就是悖逆于国王的敕令(6)；但是，你们在攻占底比斯卫城卡德美亚以后，甚至不许底比斯人自身保持独立。然而，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要想彼此成为朋友，不应当强调从对方那里获取丰厚的利益，而应当向对方表明立场，让对方尽可能获得收益。”

[10] 奥托克利斯的发言致使全场一片寂静，同时也为那些仇视拉栖代梦人的人们出了一口气。他发言结束后，卡里斯特拉图接着说：

“拉栖代梦人啊，我认为我无法断言你们或我们都不曾犯过前面诸位发言者所提到的那些错误；但我并不就此认为不应再与犯过错误的人打交道了。因为在我看来，世上没有一辈子不犯错误的人。我认为，有时候犯过错误的人是更容易相处的，尤其是因为他们犯下过错而遭到严厉惩罚，正如我们雅典人一样。

[11] “你们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有时你们也因在行动之前缺乏明智判断，结果造成与预期相反的后果；实际上，占领底比斯的卡德美亚就是例证之一。现在的情况是，由于你们对底比斯人所实施的错误行动，反而致使那些你们原本想让他们保持独立的城邦，都投靠了底比斯人。因此，我希望咱们从追求自身私利而得不偿失的事实中接受教训，那样的话，咱们就理应会更加珍视相互之间的友谊。

[12] “有人说，我们这次来这里的目的并非出于对友谊的渴求，而是害怕安塔基达斯会从波斯国王那里携金钱而至。至于那些企图破坏和平之人的无耻滥言，你们想想，他们的言行该是多么愚蠢啊！众所周知，国王命令希腊所有城邦皆须保持独立。既然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严格遵守国王的规定，那还惧怕国王什么呢？或者说，难道有人会认为国王宁愿花费金钱让其他邦国更加强大，而不愿分文不出就让一切都能遂其所愿，对其有利吗？

[13] “关于这个话题我就说这么多了。那么，我们到贵邦究竟

为何而来？毫无疑问，并不是因为我们进退维谷，穷途末路。如果你们愿意去考察，就会发现，无论在陆地上，还是在海上，我们目前的形势都还是不错的。那么，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很显然，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些盟邦的所作所为并不能令我们双方满意。[(7)]或许由于你们在关键时刻保护了我们，[(8)]我们应当对你们表示谢意。

[14]“当然，这里也顺便提一下，在希腊的所有城邦中，有的站在你们一边，有的站在我们一边，在每一个城邦中都有一部分人支持拉栖代梦人，也有一部分人支持雅典人。因此，如果我们双方建立起友好关系，那么，不管从哪个方面讲，我们都可以避免纷扰。因为如果你们和我们友好相处，谁能强大到从陆地上给我们带来麻烦？如果我们给予你们支持，谁能从海上来侵扰你们呢？

[15]“而且，我们都知道，战争有爆发，就有结束。——在我们之间，即便不是现在，在将来某个时候也总是会重新缔结和约的。那么，我们为什么非要等到将来，等到双方都被无尽的苦痛折磨得疲惫不堪之时，而不是尽快地、在局势尚未变得难以挽回之前来缔结和约呢？

[16]“在我看来，我并不赞赏那样的运动员，他们历经各种比赛，获得无数桂冠，享有崇高荣誉，却仍因酷爱竞技，不知激流勇退，最终他们会被人击败，从而终结其竞技生涯。另一方面，我也瞧不起那样的赌徒，如果在一次博弈中获胜，便会在下次投注时掷下双倍的赌资，这样的人大都是会血本无归，沦为穷光蛋的。

[17]“大量事实告诉我们，千万不要参与让我们要么赢得一切，要么丧失一切的争斗，而应当在实力尚存、成就尚可之时握手言和。这样，我们通过你们，你们通过我们，将在希腊发挥比过去更为重大的作用。”

[18] 既然诸位演讲者所说皆言之有理，拉栖代梦人就通过投票，同意接受和平条约。条约规定，所有城邦必须撤走他们派驻他邦的长官，遣散他们派驻在那里的海军和陆军，让所有城邦独立自主；和约规定，凡有城邦违背此条约，任何城邦只要愿意即可援助受到损害的城邦，但如有城邦不愿意施援，那也不会被强迫宣誓成为其同盟

者。

[19] 基于这些条件，拉栖代梦人为本邦及其盟邦宣誓，雅典人及其盟邦则一个接一个各自宣誓。底比斯人也在立誓城邦名单上签了名，但是到了第二天，他们的使者再次到来，要求将其名字“底比斯人”改为“波奥提亚人”。(9)可是，阿格西劳斯答复说，他不允许对签名作任何更改。如果有人不希望在誓约上签字，他会将其签名予以勾销。

[20] 因此，在这种形势下，其他城邦皆已缔结和约，焦点集中在底比斯人身上。按照雅典人的意见，对于底比斯人，应该按照通常所说的“十之抽一律”予以惩罚。(10)底比斯人感到十分沮丧，悻悻地离开拉栖代梦回国。

---

(1) 公元前371年。

(2) 事实上，普拉提亚人以及塞斯皮埃人都曾在波斯战争中赢得显赫的名声。

(3) 埃琉西斯秘仪的持炬者。参阅II. 4. 20。

(4) 根据传说，是埃琉西斯的特里普托列姆斯，将德墨特尔崇拜以及农业技术，从阿提卡传遍全希腊的。传统认为赫拉克勒斯是斯巴达诸王的先祖，而狄奥斯库里兄弟据说是斯巴达人丁达琉斯的儿子。

(5) 狄奥斯库里是一对孪生兄弟波利丢凯斯（Polydeuces）和卡斯托尔（Castor）两人的合称。流传最广的神话讲到他们的事迹有：救出被提秀斯劫走的他们的妹妹海伦；参加阿尔戈船（*Argonautae*）英雄们的远航寻取金羊毛，等等。参阅希罗多德：II. 43，50；VI. 127。

(6) 指“大王和平敕令”。这里演说者陈述的主要事实，是拉栖代梦人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直至当时，都是不断剥夺希腊诸邦的独立，而不是相反。

(7) 这段话的原文抄本可能有讹误。

(8) 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同盟中有些城邦主张彻底摧毁雅典，拉栖代梦人拒绝了他们的提议。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 2. 19，20。

(9) 即坚持宣示他们对波奥提亚的领导权。

(10) Decimate一词来源于拉丁词汇“decimare”（希腊文原文动词为

Δεκατεύω），意为“以抽签的方式惩罚罗马军队背叛者的十分之一”。在这里，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将底比斯人当中的十分之一杀死，二是将其财产的十分之一献给神祇。这个说法可能起源于波斯战争时期。据希罗多德记载（VII. 132），波斯西征之前，底比斯等邦主动归降波斯人，而那些决心抵抗异族大军的希腊人，则立誓说，“如果我们在战争中取胜，我们要将所有那些主动向波斯人投降的希腊人的十分之一的财产，献给德尔斐的神”。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 5. 35。

第四章

[1] 和约缔结之后，在雅典人方面，首先着手从其他城邦撤出其驻军，其次是派人去告知伊菲克拉特及其舰队，强令他归还和约订立后从拉栖代梦所掠获的一切战利品。

[2] 而在拉栖代梦人方面，也着手从所有其他城邦撤出派驻当地的统治者和驻军。唯一例外的只有佛基斯驻军指挥官克列奥姆布洛图斯，他派人回国询问当权者，该如何行事。(1)实际上，普罗索乌斯发言指出，在他看来，他们应该首先履行誓言，撤出他们的驻军，但要派人到各属邦传达命令，要求他们向阿波罗神庙缴纳贡赋，(2)数额不限；一旦有城邦妨碍其他城邦独立，那么就当即把支持独立的那些城邦召集起来，率领他们与力图反对独立的城邦决战；他又指出，他认为照此行事，诸神将会全力佑助他们，使这些城邦受到的袭扰降至最低程度。

[3] 然而，拉栖代梦的公民大会听取了这番言论之后，认为他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未予采纳。这时，似乎是命运之神在引领着他们前行。他们派人传达命令给克列奥姆布洛图斯，命他不要解散他手下的军队，倘若底比斯人不许波奥提亚各邦独立的话，命他立即率军对底比斯人开战。克列奥姆布洛图斯知道，底比斯人绝不会允许波奥提亚诸邦独立，更不会解散军队，因为他们要随时整军待命，向他发动攻击。鉴于这种形势，他决定率兵进入波奥提亚。

这一次，克列奥姆布洛图斯并未从佛基斯直接进入波奥提亚。因为底比斯人料定他将途经那条狭窄的关隘，并且已派重兵驻防；但是，拉栖代梦的军队却出其不意，经提斯巴伊(3)一条山路到达克琉西斯，攻下该城，缴获了12艘底比斯的战舰。

[4] 这次突击成功之后，他们从海岸地带向内地推进，在塞斯皮埃境内的琉克特拉安营扎寨。底比斯人的营地安设在对面不远处的山上，除了波奥提亚人，并无其他同盟者。(4)这时，克列奥姆布洛图斯的朋友前来进言说：

［5］“克列奥姆布洛图斯啊，如果你在这里与底比斯人未战而退，你定将受到你的城邦最严厉的惩罚。因为这会勾起他们对你在征伐库诺斯开法莱时，竟然在底比斯境内秋毫无犯的回忆；同时也会使他们想起你在最近出征时，未能进入波奥提亚而被击退——而当年阿格西劳斯每一次出征都是穿越基赛隆山进入波奥提亚的。所以，考虑到你的名声，或者你觉得对自己祖国还有一点价值的话，这次你务必指挥军队对底比斯人开战。”他的朋友是这样说的。但他的政敌却说：“现在是澄清流言，看你是否真的偏袒底比斯人的时候了。”

［6］听到这些言论，克列奥姆布洛图斯恨不能马上投入与底比斯人的战斗。另一方面，底比斯的当权者们也考虑到，如果他们回避这次战斗，所有的属邦会群起而叛离，那将使他们陷于困境；而且，如果底比斯的人民因此而断绝了粮食供应，人民就很可能会转而起来对抗他们的领袖。在此之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遭到放逐，在他们看来与其再次遭到放逐，不如殊死一搏。

［7］此外，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神谕的激励。神谕说，拉栖代梦人命中注定会在贞女墓碑前遭受失败，这两位贞女是因遭到某些拉栖代梦人的强暴而自杀的。(5)因此，在此次开战之前，底比斯人精心修葺了这座纪念碑。从底比斯城里传来的消息说，他们从各神庙所求得的都是吉兆，而女祭司们则宣称，诸神会赐予他们胜利。报信人还告诉他们说，在赫拉克勒昂，(6)赫拉克勒斯的双臂不见了踪影，暗示赫拉克勒斯已出发，去参加战斗了。不过，有人说，所有这一切不过是那些领袖们特意的安排罢了。



图16　德尔斐女祭司的座位遗迹

［8］但无论如何，在战争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情况都对拉栖代梦人不利，同时，底比斯人方面却一切进展顺利，处处占得先机。早饭后，克列奥姆布洛图斯召开战前最后一次作战会议，中午时分他们如往常一样喝了点酒，据说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他们的战斗热情。

［9］双方军队整装待命，战斗一触即发。此时，那些随军叫卖的商贩、辎重搬运工及其他非战斗人员开始从波奥提亚人的军中撤走；随后，希耶隆手下的拉栖代梦的雇佣军、佛基斯人的轻盾兵以及骑兵当中的赫拉克勒亚人和弗琉斯人，正准备迂回发起进攻，却遇到那些正在撤退的非战斗人员。他们不但将其赶回，而且追至波奥提亚人的营前。结果造成波奥提亚军队人员剧增，阵型也顿时厚实和密集了许多。

［10］另一方面，看到两军之间有一块平地，拉栖代梦人便将其骑兵部署在方阵前方，底比斯方面也采用相同的布阵与之相对。但是，底比斯的骑兵在与奥科门努斯人以及塞斯皮埃人的战斗中历经磨砺，训练有素；而此时拉栖代梦人的骑兵队，是战斗力最差的。

［11］原来，在拉栖代梦，只有最富有的公民才饲养马匹；一旦战事发生，城邦指定某些人出任骑兵，马匹和装备由城邦配给，他们在装备齐整后便赶赴战场，战事一结束骑兵队即刻解散。至于充任骑兵的人员，则尽是些身体羸弱、毫无雄心之辈。(7)

[12] 这就是双方骑兵的情况。现在再来看看步兵的情况。据说，拉栖代梦人每个支队分成3列纵队并排而行，这样方阵纵深不会超过12人。[(8)]然而，底比斯方阵纵深不少于50排盾，[(9)]照此推算，一旦他们战胜了敌方国王身边的军队，再击败其他的敌军，则是易如反掌的了。[(10)]

[13] 现在，克列奥姆布洛图斯率军准备迎敌了。可是，还没等到他属下的将士领会到他的作战意图，骑兵就已经与对方接战了，但拉栖代梦人的骑兵很快就溃败下来；骑兵在溃逃时，又冲乱了本方重装步兵的布阵。而底比斯人这时依然穷追不舍。尽管如此，克列奥姆布洛图斯及其部下在开始交战的时候还真的占了上风，从这一点可以明显看出来：如果他前面的军队在交战中未占据优势，那么拉栖代梦人就无法保护其指挥官安全撤离。[(11)]

[14] 然而，在波列玛克狄浓、国王幕僚之一斯福德里达斯和他的儿子克列奥尼姆斯相继战死之后，在底比斯方面重兵压迫之下，王家卫队即所谓波列玛克辅助队以及其他部队也纷纷退却；左翼的拉栖代梦人看到右翼被迫后退的时候，也夺路而逃。虽然拉栖代梦一方死伤惨重，溃不成军，但是他们在越过营前那条卫护大本营的堑壕后，就马上把武器放在地上，这正是他们发起攻击的地方。拉栖代梦人的营地并非扎建在一片平地上，而是在一个小山坡上。在败退之后，一些拉栖代梦人觉得无法忍受兵败之辱，他们宣称，决不允许敌人竖立胜利纪念碑，不会通过签订停战协议，而是要通过战斗去夺回阵亡战友的尸体。[(12)]

[15] 然而，那些波列玛克看到拉栖代梦人当中有将近1000人战死；他们看到，在700名斯巴达人当中，大约有400人阵亡。拉栖代梦的同盟者在得知这些情况后，皆无心恋战，甚至他们当中还有些人对所遭受的失败幸灾乐祸。鉴于此，他们把最重要的人物召集起来，商讨下一步的对策。他们都认为最好是订立休战和约，收回阵亡者的尸体。最后，他们派出使者，与底比斯人签订了和约。之后，底比斯人竖立了一座胜利纪念碑，归还死者尸体。

[16] 此战过后，奉命前往拉栖代梦的信使，将战败的消息作了报告。他在吉姆诺派狄亚庆节的最后一天到达，此时合唱队正在剧场

里表演。我知道，监察官们在获悉这场灾难的消息后，必然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但他们并未终止合唱队的表演，直等到表演结束。监察官将死者名字告知他们的亲属，命令妇女们不得号啕大哭，而应默默地承受这场不幸。翌日，当阵亡者的家属出现在公共场合时，人们看到他们欢快的表情和灿烂的笑脸；而幸存者的家属则很少露面，所看到的那少数人，个个面色阴沉，神色沮丧。(13)

[17] 之后，监察官们要求马上出动余下的两个团(14)，即便他们当中有40年军龄的超龄老战士，也不例外；这一要求也适用于其他在国外征战的部队，(15)因为当初出征佛基斯时，出征人员仅限于军龄35年以下者；同时，他们命令所有担任公职的适龄人员必须入伍。

[18] 这时候，阿格西劳斯旧疾未愈。于是，邦国指定他的儿子阿奇达姆斯担任全军统帅。泰格亚人给予他热情支持，因为斯塔西浦斯的手下都还健在，他们依然忠于拉栖代梦人，而且在他们的城邦拥有很大的势力；同样，来自各村社的曼丁尼亚人(16)都坚定地支持他，因为此时曼丁尼亚恰好是处于贵族政体统治下；此外，科林斯人、西基昂人、弗琉斯人以及阿凯亚人都全力支持他，其他城邦也派兵到其手下待命。同时，舰队人员由拉栖代梦人和科林斯人配备，他们还请求西基昂人予以协助，目的就在于使运兵船顺利通过海湾。

[19] 到了边境线上，阿奇达姆斯按惯例奉献牺牲。至于底比斯人，战斗刚刚结束，他们就派出一名头带花环的使者，赶赴雅典。在告诉雅典人他们获得重大胜利的同时，他们还要求雅典给予援助。使者还说，现在可是报复拉栖代梦人给他们造成种种伤害的大好时机。

[20] 这时候，雅典人碰巧在卫城上举行五百人议事会。他们听说所发生的事情，人人都感到忧心忡忡。(17)他们既未设宴款待使者，也未就援助一事给予任何答复。使者就这样离开雅典，返回底比斯。但是，伊阿宋是底比斯人的同盟者，于是底比斯人急忙派人前去，力促他予以增援。

[21] 伊阿宋立即着手配备战舰上的人员，仿佛是要从海上增援底比斯人。然而，实际上他却带着雇佣军和他的骑兵卫队，从陆路穿过佛基斯人的国土进入波奥提亚（尽管佛基斯人曾与他有过一场激

战）。佛基斯人得知他进军的消息，还未来得及从四面八方集结军队，伊阿宋已经穿过其国土，将佛基斯人远远抛在后面了。许多事例可以证明兵贵神速的道理。

［22］但是，伊阿宋率军抵达波奥提亚后，底比斯人认为，现在是发动对拉栖代梦人攻击的大好时机，要求他及其雇佣军从高地上居高临下，而他们从前方迎头发起攻击。伊阿宋极力劝阻底比斯人，指出，他们既然已经有了一个好的开始，对于他们来说，现在不值得进行要么孤注一掷要么前功尽弃的冒险。

［23］伊阿宋说："你们难道没发现，自己身处困境时，往往会取得战斗的胜利。因此，可以想见，现在的拉栖代梦人也是一样的。一旦置之死地，他们会拼命搏杀的。而神祇似乎也乐于使弱者变强，使强者变弱。"

［24］他的这番话，成功劝阻了底比斯人，不再进行决战的冒险；另一方面，对于拉栖代梦人，他告诉他们，什么样的军队是失败之师，什么样的军队是胜利之师。他说："如果你们想忘却降临在你们头上的灾难，我劝你们首先平心静气，好好休整，然后当你们变得更强大时，再与那些不愿屈服的底比斯人战斗。但是，现在你们得明白，甚至你们的同盟者中有一些城邦也在与敌人缔结友好条约。无论如何，要力争订立停战协议。我将竭尽全力促成你们早日订立停战协议，这样做就是为了拯救你们，一方面是因为家父与你们的友谊，另一方面我也是贵邦的外交代理人。"

［25］以上就是他对交战双方所分别提出的忠告。他这样做的目的，大概是利用他们之间的尖锐矛盾，最终使双方均为其所用。听了他的说辞，拉栖代梦人请他与底比斯人商谈停战事宜。在得知休战协议订立后，波列玛克们发出命令，要求所有士兵用餐后收拾行囊，准备连夜动身，这样他们就可以在次日天亮的时候翻越基赛隆山。但是士兵们刚刚吃过饭，还没来得及休息，波列玛克们再次发出命令，要求他们在傍晚时分立即出发，取道克琉西斯回国。他们宁可抓住这次脱身的机会，而不相信那空头和约。

［26］这次行军可谓困难重重，因为是夜行军，士兵们心怀恐

惧，加上道路崎岖不平，最后终于到达麦加拉境内的埃哥斯特那。他们在这里与阿奇达姆斯的军队会师。等到所有同盟者的军队到齐之后，阿奇达姆斯统率全军抵达科林斯。在那里他遣散同盟者的军队，自己率本邦公民兵回国。

[27] 伊阿宋在回国途经佛基斯时，他占领了海安波里斯的外城，蹂躏其国土，大肆杀戮其居民。但是，他在佛基斯的其他地方，却并未采取任何敌对行动。可是，他抵达赫拉克勒亚后，就立即摧毁其城墙。该行动是要向世人宣示，如有人胆敢通过这条狭长通道(18)入侵其领土，他并不畏惧；如他想入侵希腊的任何地方，无论是谁占据位于这条通道上的赫拉克勒亚，都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妨碍。

[28] 伊阿宋重返色萨利后，赢得了极高的声望，这不仅是因为他合法地成为色萨利人的塔古斯，(19)还因为他拥有为数众多的雇佣军，既有步兵也有骑兵，这些军队训练有素，战斗力强。诸多同盟者的加盟，使他声望日隆。加盟者包括他原有的同盟者，还有很多城邦渴望成为其同盟者。他是那个时代一位最伟大的人物，任何人都不敢对他有丝毫轻慢。

[29] 现在，(20)皮提亚庆节(21)即将来临，伊阿宋向各个城邦发出指令，要求他们备好牛、绵羊、山羊、猪，以备牺牲之用。据说，他给各邦分派的份额适中，但他们献出的牛总数仍不下一千头，其他牲畜总数超过一万。他还宣布，贡献出最强健公牛的那个城邦，将获得一顶胜利者的金冠，而这头公牛也将被安置于整个祭神牺牲队伍之首。

[30] 此外，他还命令色萨利人做好准备，在庆节期间参加竞技比赛，一显身手。据说，他有意亲自主持祭神庆典和竞技会。然而，至于他是否觊觎阿波罗圣库的钱财(22)，至今无人知晓。但是，有人说，当德尔斐人求神谕时，曾经问及如果伊阿宋企图攫取圣库钱财，他们该如何是好。阿波罗答复他们说，他将亲自关注这件事。



图17　德尔斐神庙遗址



图18　皮提亚竞技会遗址

[31] 然而，这样一个胸怀大志、雄心勃勃的人物，却死于非命。他检阅军队、视察斐莱人的骑兵之后，坐在宝座上处理各种诉求，有七个年轻人相互争吵，要求到他面前澄清事实。他们冲到他的座位前，将伊阿宋击倒在地，致使他当场毙命。

[32] 伊阿宋的侍卫马上冲上来保护他。其中一名青年刺客在击打伊阿宋时，被侍卫当场用枪击中身亡；另一名刺客身上多处负伤，在上马时被当场擒获处死。其余五人跃上早已备好的快马，逃离了现场。(23)在绝大多数希腊城邦，这些刺客们都是会受到尊敬的。这一事实证明，希腊人对伊阿宋心存恐惧，非常担心他成为僭主(24)。

［33］伊阿宋遇刺身亡之后，他的兄弟波里多鲁斯和波里弗隆继位担任塔古斯。在兄弟俩一同前往拉里萨途中，波里弗隆乘波里多鲁斯在夜里熟睡时，将其杀害。这是人们的猜测，因为他死得突然，事前没有任何征兆。

［34］波里弗隆勉强当了一年的塔古斯，以僭主的方式行使统治权。在法萨鲁斯，他处决了波里达玛斯以及其他八位最优秀的公民；(25)在拉里萨，他将许多人放逐。于是，亚历山大打着为波里多鲁斯复仇和推翻僭主的旗号将其杀死。(26)

［35］但是，当亚历山大继承统治权之后，局势并未改善。对于色萨利人而言，他是一位残暴的塔古斯，对底比斯人和雅典人而言，他是一位凶恶的敌人。他多次无事生非，从陆上和海上劫掠其他城邦。这样的一个人，他的下场同样是身首异处。他的妻舅们将其杀害，而行动的策划者就是他的妻子。(27)

［36］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她向其兄弟们透露，说亚历山大正在谋划除掉他们。她将几位兄弟隐匿在家一整天。当晚，她把醉醺醺的亚历山大接回家，扶他上床。借着光亮，她拔出亚历山大的宝剑，看到兄弟们迟疑不决，不敢进屋下手。她就威胁说，如果他们不马上行动，她就叫醒亚历山大。当他们进屋后，她迅即关上房门，栓紧门闩，直到亚历山大被杀死。

［37］至于她痛恨其夫亚历山大的原因，人们的说法很多。有人说，亚历山大将自己俊美的侍童囚禁起来，她恳求将他释放，他却将那少年推出去斩首；有人说，因这个妇人一直未与其生养子女，亚历山大决定派人前往底比斯，订立婚约，迎娶伊阿宋的寡妻。在这段文字写作之时，谋杀行动的当事人之一，亚历山大的大妻舅提西丰努斯居于塔古斯之位。(28)

---

(1)　公元前371年。

(2)　即作为战争基金。

(3)　波奥提亚一城镇。

(4)　伊巴密浓达担任军队总指挥。

(5) 据普鲁塔克《爱情故事》记载，从前，有一个名叫斯凯达苏斯（Scedasus）的穷人住在塞斯皮埃的琉克特拉。他有两个美若天仙的女儿——希波（Hippo）和米莉蒂亚（Militia）。斯凯达苏斯心地善良，尽管家资微薄，却慷慨待客。一天，他在家里盛情款待了来自斯巴达的两个青年。这两个青年为主人家女儿的美貌所迷住，但出于对主人盛情的敬畏，未敢贸然行动。翌日，他们前去德尔斐，在那里求得神谕，在返回斯巴达途中，二人再次来到斯凯达苏斯家。碰巧斯凯达苏斯不在，他的女儿仍款待了客人。这两个斯巴达人见姑娘既无防备，也无抵抗之力，遂将她们强暴了。为了掩饰他们的暴行，二人将两位姑娘杀害并抛尸枯井，然后扬长而去。斯凯达苏斯回家后发现所有东西都安然如初，唯独找不到女儿。在他焦虑万分之时，家里的小狗发出声声哀嚎，多次跑到他面前，然后又跑到枯井旁。他料想事情不妙，最终从井中捞出了女儿的尸体。邻人告诉他，日前寄宿在他家的拉栖代梦青年前天又到了他家。他断定这两个人就是凶手，因为初次到来时，他们就曾不吝言辞地赞美她们，断言成为她们的丈夫定然幸福无比。他决定动身前往斯巴达，要求监察官还他一个公道。当他到达阿尔戈斯境内时，夜幕降临，他来到一家客栈投宿。客栈里住着来自奥琉斯的一位长者。斯凯达苏斯听到他一直在呻吟并诅咒拉栖代梦人，就问他拉栖代梦人究竟给他造成怎样的伤害。长者告诉他，说他的儿子当着监察官的面，被一名拉栖代梦将领给杀死了，而监察官对其抱怨置若罔闻。听了这个故事，斯凯达苏斯的心就凉了半截。他想斯巴达官员根本不愿听他诉说。他将痛苦的经历讲给长者听，长者建议他不要向监察官求助，而应回到波奥提亚，为他的女儿建墓立碑。斯凯达苏斯不听他的建议，而是来到斯巴达将其不幸告诉了监察官。但监察官对他的抱怨充耳不闻，叫他去找国王；国王又叫他去找其他显贵。每找一个人他就将其遭受的不幸叙述了一遍，却没人主持公道。他穿行于城市中间，时而指向苍天，时而怒指黄土，祈求复仇女神报复斯巴达人，斯凯达苏斯伤心欲绝。但之后拉栖代梦人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当拉栖代梦成为全希腊的霸主之时，是底比斯人伊巴密浓达杀死当地驻军首领，奋起反抗，拉开了反斯巴达的序幕。底比斯人在琉克特拉迎敌。此地正是他们的福地。在同一地点，在贞女圣墓前，拉栖代梦人遭到惨败。据说，战前曾有人告诉底比斯将军佩罗皮达斯，说斯凯达苏斯会出现在他梦中。斯凯达苏斯在梦中告诉他，拉栖代梦人现已被困于琉克特拉，他的女儿将要向他们复仇。这个梦给了他巨大的勇气和自信。开战的前一天，他向贞女圣墓献上了一只白色小马驹。当拉栖代梦人在泰格亚扎营时，他派人找到了这个坟墓，在从当

地人那里得知确切位置后，行军至此，信心倍增。他率军迎战，大获全胜。

(6) 赫拉克勒斯的神殿。

(7) 这是关于拉栖代梦骑兵状况的重要史料。

(8) 这就是说，每个支队不超过36人，一个分队不超过72人。

(9) 即执盾牌的士兵不少于50人。

(10) 斯巴达国王身边的士兵往往是全军战斗力最强的。

(11) 参阅地标《希腊史》，第235、249页地图。

(12) 按照希腊人的惯例，交战双方通过签订一个停战协议，各自收回本方阵亡者的遗体。

(13) 作者在这里对斯巴达社会的尚武精神作了很好的说明。

(14) 从这里可以看到，琉克特拉一战过后，斯巴达兵源已近枯竭。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1.1。

(15) 现在都在琉克特拉。

(16) 色诺芬：《希腊史》，V. 2. 5—7。

(17) 也许是雅典人希望斯巴达人获胜，或者两败俱伤。底比斯人大获全胜，意味着他们将很可能成为希腊新的霸主。

(18) 德摩比利（温泉关）。

(19) 色诺芬：《希腊史》，VI. 1. 18。

(20) 公元前370年。

(21) 全希腊纪念阿波罗战胜巨蟒皮同（Python）的庆节，举办地在佛基斯境内的德尔斐。根据希腊神话，阿波罗在德尔斐杀死皮同后，亲自选定此处修建自己的神庙，设立神谕所，是古典时代希腊宗教文化和工商业中心。著名的女祭司皮提亚（Pythia）端坐在这里的金鼎之上，饮卡索提斯圣泉之水，啖圣月桂树叶，吸收鼎下石缝冒出的仙气，高声谵语。皮提亚庆节每四年举行一次，起初只是诗歌音乐比赛，自公元前586年起，增加了各种竞技项目，为全希腊四大竞技会之一。

(22) 爱琴海周边的希腊人甚至一些非希腊人长期向这里贡献，以至于德尔斐神庙已经积累了相当数量的金银财宝。

(23)　看来，这很可能是一场经过精心策划的刺杀行动。

(24)　意即僭主是不负责任的绝对统治者，而塔古斯是合法的、民选的职位。

(25)　公元前370年。

(26)　公元前369年。

(27)　公元前358年。

(28)　色诺芬大约死于公元前354年，因此这段文字应撰写于公元前358—前354年之间。这是色诺芬著作中所提及的最晚的历史事件。希腊文原文为“ὁ　λόγος　ἐγράφετο”，意为色诺芬写作这段文字时，此人正身居高位。

第五章

［1］以上所叙述的是发生在色萨利与伊阿宋有关的事情，还包括从伊阿宋之死直到提西丰努斯当政时期的事情。现在我回到前面所叙述的事件上来。

阿奇达姆斯在完成救援琉克特拉的行动后，率军返回国内。[(1)]雅典人认为，伯罗奔尼撒人仍将追随拉栖代梦人，与其共赴难关，因为现在拉栖代梦人的情况与当年雅典人的情况还有所不同。因此，他们邀请所有愿意遵守国王下达的和平敕令条款[(2)]的那些城邦来到雅典。

［2］各城邦代表来到雅典之后，通过一项决议，表达了共享和平的愿望。誓言如下：“我邦将遵守‘大王和平敕令’的有关条款，遵守雅典人及其同盟者的法令。如有任何城邦对某一立誓城邦开战，我邦将竭尽所能援助被侵略者。”除爱利斯人以外，与会其他各邦都对此表示赞同。爱利斯人指出，让玛尔迦那、斯基鲁斯和特里斐里亚独立是不对的，因为这三个城镇原本是属于他们的，是爱利斯的一部分。

［3］但是，雅典人和其他城邦，通过投票，一致决议遵守国王的敕令——所有城邦，无论大小皆应独立。其后，他们派出官员监督决议执行情况，要求各邦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执行决议。除爱利斯人外，其他城邦都宣誓遵守该决议。

曼丁尼亚人认为，根据这项决议，他们现在理应享有完全的独立。因此，所有公民集合起来，投票决定使曼丁尼亚成为统一的城邦，[(3)]并且修筑一道城墙。

［4］而在拉栖代梦人看来，如果未经他们同意就恢复曼丁尼亚的独立，那简直是奇耻大辱。于是，他们派遣阿格西劳斯作为大使到曼丁尼亚去，因为他被认为是曼丁尼亚人的世交好友。[(4)]可是，阿格西劳斯到达之后，曼丁尼亚的官员拒绝为他召集公民大会，只要求他说明此行目的何在。阿格西劳斯承诺，如果曼丁尼亚人停下正在进行的修筑城墙工作，他保证会征得拉栖代梦人的同意，让曼丁尼亚人以最小的代价完成城墙的修筑。

[5] 曼丁尼亚人告诉他，他们是不可能中止修筑城墙的，因为修筑这道城墙乃是全体公民的决议。于是，阿格西劳斯愤然离开。然而，拉栖代梦人似乎不能发动战争来攻击曼丁尼亚人，因为和平条约已经缔结，各邦独立是条约的基础。同时，阿卡狄亚的一些城邦也派人帮助曼丁尼亚修筑城墙，爱利斯人也为他们筑城送来3塔连特的现金。曼丁尼亚人忙着筑城工作。下面再来看看泰格亚的情况。

[6] 在泰格亚，有两个党派。[(5)]卡里比乌斯和普罗克塞努斯的支持者们，力图促成所有阿卡狄亚各邦都联合在一起，共同代表大会所通过的任何决议，都应在各个城邦得到执行；[(6)]但是，斯塔西浦斯的支持者们则主张，所有城邦都应遵守其祖先的宪法，应谨守城邦独立，各邦互不干扰。

[7] 由于普罗克塞努斯和卡里比乌斯支持者的提议在主席团会议中未获通过，他们希望能召集公民大会，以便使其提议能获绝大多数人的支持。为防不测，他们的支持者拿起武器，公开集结。看到这种情况，斯塔西浦斯的支持者们也不示弱，且人数更多。而在双方发生冲突的过程中，普罗克塞努斯及其几个随从被杀死，其他人逃散；但是斯塔西浦斯并未继续追杀逃散者，因为他不想滥杀无辜的同胞公民。

[8] 于是，卡里比乌斯的支持者退至朝向曼丁尼亚的城门附近，由于对手未再发起攻击，他们就静静地聚在那里，等待援军到来。因为此前他们已派人至曼丁尼亚，向他们求援；同时，他们与斯塔西浦斯支持者谈判，以拖延时间。可是，当他们看到曼丁尼亚援军到来时，一些人爬上城墙，高声呐喊，催促援军全速前进，另一些人则打开城门迎接援军。

[9] 斯塔西浦斯的支持者见势不妙，迅速从城门冲出去，直奔帕兰提昂，在对手追上他们之前，先到阿尔特密斯神庙寻求庇护。他们进入神庙，关闭庙门，在里面静候着。但是对手却穷追不舍，爬上了神庙，拆开屋顶，用瓦片投击他们。求庇的那些人眼见走投无路，恳求他们停止攻击，答应自己出来。他们刚刚走出神庙，卡里比乌斯的支持者就将他们牢牢地捆绑起来，投进一辆囚车，拉回泰格亚。在曼丁尼亚人面前，对他们进行审讯，并将他们处死。

［10］与此同时，大约800名泰格亚人（属于斯塔西浦斯一派的）逃到了拉栖代梦。拉栖代梦人作出决定，说根据他们的誓约，他们理应为泰格亚的那些死难者报仇，并且援助那些被逐者。因此，他们决定出征曼丁尼亚，理由是曼丁尼亚人违背誓约，武力攻击泰格亚人。于是，监察官下令征召军队，邦国任命阿格西劳斯为此次行动的统帅。

［11］现在，大多数阿卡狄亚人聚集在阿色亚，但是奥科门努斯出于对曼丁尼亚人的敌意，拒绝加入阿卡狄亚同盟。奥科门努斯人甚至已经让雇佣军进入其城内。其指挥官为波里特罗普斯，这支雇佣军是在科林斯招募的。曼丁尼亚人在国内按兵不动，静观其变。另一方面，赫莱亚人和列普列昂人加入拉栖代梦人一方，来攻击曼丁尼亚人。

［12］阿格西劳斯在边境上献祭，得到吉兆，便立即出兵侵入阿卡狄亚。他们首先占领了边境城市攸泰亚，发现城中只有老弱妇孺，成年男子都已加入阿卡狄亚联军。因此，阿格西劳斯命令只在城内采购军队所需，不得对居民有任何的伤害和侵扰，如有人在进城后劫掠了物品，他命人查出并将物品归还原主。同时，他下令全力整修城墙，静待波里特罗普斯所统率的雇佣军到来。

［13］同时，曼丁尼亚人对奥科门努斯人发起了进攻。但是他们在攻城时遭遇顽强的抵抗，不少人被杀。他们不得不撤退至爱雷米亚。现在，尽管奥科门努斯人的重装步兵停止了追击，但波里特罗普斯率领他的军队，却大胆地向他们步步进逼。曼丁尼亚人意识到，如果不能将波里特罗普斯的军队击退，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将死于对方投枪之下，因此他们被迫转身迎战。

［14］在交战中，波里特罗普斯被击倒，其余的人皆四散而逃，若不是弗琉斯人的骑兵及时赶到，他们当中还会有许多人死于非命。弗琉斯人的骑兵迂回到曼丁尼亚军队身后，迫使他们停下了追击的脚步。曼丁尼亚人完成了这些事务之后，班师回国。

［15］阿格西劳斯听说此战的情况，知道来自奥科门努斯的雇佣军是无法加入他的队伍了；但在目前的形势下，他仍要继续向前推

进。第一天，他在泰格亚边境用餐，第二天，他越过边境，进入曼丁尼亚领土，在曼丁尼亚城西山脚下安营扎寨。阿格西劳斯大军进入曼丁尼亚之后，就蹂躏其国土，劫掠其农场。与此同时，驻扎在阿色亚的阿卡狄亚的军队，则是星夜兼程，奔赴泰格亚。

［16］翌日，阿格西劳斯在距曼丁尼亚城约20斯塔狄亚(7)的地方扎营。但是，那些从泰格亚赶来的阿卡狄亚人的军队来到这里，他们拥有非常强大的重装步兵；但由于他们要与曼丁尼亚人会师，因而正绕行于曼丁尼亚与泰格亚之间的山地。阿尔戈斯人也与他们一同前往，但并未派出全部的兵力。有人试图劝说阿格西劳斯，要他对敌人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然而，阿格西劳斯担心的是，如果对阿卡狄亚人发动进攻，曼丁尼亚人有可能出城从其侧翼和后路袭击他们，这样将使其首尾不能相顾。所以，阿格西劳斯认为，最好还是采取常规的作战方式，等两路敌军合二为一后，再选择开阔地，一决雌雄。这样，从泰格亚来的阿卡狄亚人的军队就与曼丁尼亚人的军队会师了。

［17］与此同时，来自奥科门努斯的轻盾兵以及弗琉斯的骑兵，他们在夜间穿越曼丁尼亚，于次日拂晓抵达阿格西劳斯驻军营地。此时阿格西劳斯正在营前献祭，见到这些人奔向他们的营寨，拉栖代梦人大为惊诧，急忙排列战阵，阿格西劳斯也匆匆返回军营。但是，当他得知是友军到来，而在祭祀中也获得吉兆的时候，阿格西劳斯下令，早餐之后马上进军。夜幕降临的时候，阿格西劳斯无意间将营寨安扎在曼丁尼亚城后的山谷之中，四周群山环绕，中间空地狭小。

［18］翌日拂晓，阿格西劳斯又在大军前献祭，他看到，从曼丁尼亚城中出来的军队正在其军队后面山上集结。于是，他当机立断，必须率军尽快撤出山谷。现在，他又担心如果他率军撤退，敌人将从后面发动袭击。因此，他要求军队保持镇静，命令前队面向敌人，后队向右，行军至他前面的方阵之后。这样，他率军退出狭窄的山谷，使方阵阵型更完整，实力也不断增强。(8)

［19］就这样，在方阵纵深比原来增加了一倍之后，阿格西劳斯率领其重装步兵进入平地，然后把军队重新部署，扩展纵深达到9至10排盾牌。这时，一同作战的爱利斯人力劝曼丁尼亚人，说在底比斯人到来之前，先不要出战。因此，曼丁尼亚人并未出城。爱利斯人则

说，他们深信底比斯人会到来，因为他们曾借款10塔连特作为军费援助他们。

［20］阿卡狄亚人听说这个情况，就在曼丁尼亚城内静候战机。此时已进入隆冬时节，[9]阿格西劳斯虽然恨不能马上班师回国，但他们还是在距离曼丁尼亚城不远处再驻扎三天，以表明他们的撤军行动，并非由于胆怯。到了第四天，早早地用过早餐后，阿格西劳斯踏上班师回国之路，打算当晚在此前曾经安过营的攸泰亚去宿营。

［21］但是，由于沿途并未遇到任何阿卡狄亚的军队，尽管此时天色已晚，他仍决定全速赶往攸泰亚[10]，希望在敌人到达之前将其重装步兵安全撤走，这样就没有人说他是狼狈逃回的。阿格西劳斯似乎希望通过这样的行动，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人们对于这次失败的沮丧情绪。因为他率军侵入阿卡狄亚，并且蹂躏其国土，却无人敢出来交战。阿格西劳斯回到拉哥尼亚后，让斯巴达人回家，让庇里阿西人回到他们各自的城镇。

［22］至于阿卡狄亚人，由于阿格西劳斯已经撤兵，他们也知道其军队已经遣散，而他们自己的军队仍集结于此，所以他们决定去进攻赫莱亚人。这不仅是因为赫莱亚人非但拒绝加入阿卡狄亚同盟，还投靠拉栖代梦人一同入侵阿卡狄亚。他们在进入赫莱亚境内后，烧毁房屋、砍伐果树，直至有消息说底比斯援军已到达曼丁尼亚，他们才撤离赫莱亚，去与底比斯人会师。

［23］两支军队会师之后，底比斯人认为形势对他们很有利，因为他们携援军而来，而且在陆地上看不到任何敌人，所以，底比斯人打算班师回国。但是，阿卡狄亚人、阿尔戈斯人和爱利斯人，都鼓动底比斯人应率领大军，以最快速度攻入拉哥尼亚。他们不仅指出本方军队人数占优，[11]还对底比斯军队的战斗力大加赞赏。因为现在所有波奥提亚人的军队都坚持军事训练，已经在琉克特拉赢得辉煌胜利；而且，已臣属于他们的佛基斯人、优波亚岛诸邦、两支罗克里斯人、[12]阿卡纳尼亚人、[13]赫拉克勒亚人以及马里斯人的军队到来，使他们如虎添翼；此外，来自色萨利的骑兵和轻盾兵也前来增援。阿卡狄亚人看到这一切，他们又绘声绘色地指出拉栖代梦正值兵源匮乏之时，请求底比斯人无论如何都要毫不犹豫地攻入拉栖代梦。

［24］面对这样的请求，底比斯人经过深思熟虑，认为攻入拉哥尼亚绝非易事；他们相信，容易进入的通道肯定都有重兵把守，例如伊斯科劳斯[14]就驻守在斯基里提斯[15]的奥昂，驻军由获释黑劳士以及400名年轻的泰格亚被逐者组成；在马利亚提斯上方的琉克特隆，[16]也有一支驻军。底比斯人反复权衡之后，认为拉栖代梦人的军队能够很快集结起来，在其本土的任何地方作战，对他们更为有利。因此，考虑到这些因素，他们打定主意，决不贸然进军拉栖代梦。

［25］不久，来自卡利埃[17]的人们提供了可靠的情报，说拉栖代梦防务空虚。他们承诺说自己可以担当向导，如发现他们在耍花招，底比斯人随时可将其处决。另外，一些庇里阿西人也前来请求底比斯人前去援助，他们说，只要援军在拉栖代梦领土上出现，他们马上就起义；庇里阿西人还说，即便现在斯巴达人下令召他们前去，他们也会拒不服从的。听到这些情况，所有各方都取得一致意见，底比斯人也终于被说服了。他们决定进军拉栖代梦。底比斯人的军队取道卡利埃，而阿卡狄亚人取道斯基里提斯的奥昂。

［26］如果伊斯科劳斯率军提前进入关隘最险要地段，并且驻守在那里，据说无人能攀上关口从那里通过。但事实上，伊斯科劳斯希望把奥昂人作为盟友，于是他依然驻守在乡村，因而许多阿卡狄亚人攀登上去，进入关隘。在短兵相接的交锋中，伊斯科劳斯的军队获得胜利；但是阿卡狄亚人从他们的后面、侧面和房顶上大量抛掷器物、投射标枪。结果，伊斯科劳斯战死，其手下士兵除个别脱逃之外，悉数丧命。

［27］阿卡狄亚人在打败奥昂的驻军之后，向卡利埃推进，在那里与底比斯人会师。底比斯人得知阿卡狄亚人取胜的消息，大受鼓舞，勇猛无畏地冲下山去。他们来到塞拉西亚，立即大肆劫掠，烧毁该镇。但他们在到达平地之后，在阿波罗的圣域内安营。翌日，继续进军。



图**19**　拉哥尼亚和斯巴达全景（自东南方拍摄）

现在，他们看到河对面雅典娜–阿列亚神殿[18]里面有重装步兵严阵以待，准备迎击。于是，他们并未跨越河桥，去攻击斯巴达，而是沿攸洛塔斯河[19]左岸推进，沿途劫掠那些财物丰富的家舍，然后将其付之一炬。[20]

［28］至于斯巴达城里的居民，由于斯巴达的妇女从未见过敌人入侵，她们看到浓烟滚滚，便惊恐万状；尽管斯巴达未筑城墙，公民人数非常稀少，却四处布设岗哨，卫兵随处可见。当政者还颁布一项决定，如果黑劳士愿意拿起武器与斯巴达人共同战斗，他们承诺，凡参战者都将获得自由。

［29］据说，起初有超过6000名黑劳士报名参军，使得斯巴达人反而感到恐慌：那么多的黑劳士聚集在一起，人数也实在太多了。但是，他们看到来自奥科门努斯的雇佣军依然忠于他们，而随着弗琉斯、科林斯、爱皮道鲁斯、培林尼以及其他盟邦援军的到来，斯巴达人对登记参军的黑劳士的恐惧感稍有缓解。

［30］现在，敌人的军队不断向前推进，到达阿美克莱[21]的对岸。他们由此蹚过攸洛塔斯河。无论底比斯人在哪里扎营，拉栖代梦人都会立即尽力多砍伐树木，堆放到敌人的营寨之前，以阻挡其前行的道路，这就是他们的防卫方式。而阿卡狄亚人却不顾这些，他们离

开营寨，只顾去劫掠斯巴达人的房舍。就这样，在侵入拉栖代梦境内的第三天或第四天，入侵者的骑兵队已经抵达波塞冬–盖娅奥库斯圣域的赛马场了。[22]随后，底比斯全军将士以及爱利斯人、佛基斯人、色萨利人和罗克里斯人的所有骑兵队也相继抵达。

[31] 拉栖代梦人骑兵队列阵迎战，但是他们人数很少，所以他们在丁达琉斯[23]之屋埋伏下300名青年重装步兵以为接应。战斗打响后，骑兵冲锋的时候，伏兵也同时冲杀出来。然而，双方还未接战，敌军便夺路而逃。看到这种局面，大批敌人的步兵也四散逃去。但是，等到追兵一停，底比斯人随即就地安营扎寨。

[32] 现在，敌人似乎渐渐打消了攻击斯巴达城的念头。事实上，敌军绕开了那里，向希洛斯[24]和吉特昂进军。[25]他们一路上烧毁这些没有城墙的城镇，用三天的时间攻下拉栖代梦的造船重镇吉特昂。有些庇里阿西人不但参与了攻克吉特昂的行动，而且与底比斯人及其盟军并肩作战。[26]

[33] 当雅典人得知上述战况之后，他们深为关切的，是应该对拉栖代梦人采取怎样的行动。五百人议事会作出决定，马上召开公民大会。公民大会举行的时候，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的使者们碰巧还在雅典。拉栖代梦人阿拉库斯、奥库鲁斯、法拉克斯、爱提摩克利斯和奥隆修斯先后发言，但他们所说的内容却大同小异，都强调每当处于最严峻危难时刻，两个城邦的人民总是相互支持，化险为夷。一方面，他们曾经帮助雅典人驱逐了僭主，[27]而另一方面，雅典人也曾在他们受到美塞尼亚人的巨大威胁时，给予他们热诚的援助。[28]

[34] 他们还讲述了双方同心协力，结盟共同抗击异族入侵时的美好时光，那时雅典人被希腊诸邦推举为海军领袖，并负责掌管同盟的基金，[29]拉栖代梦人对此全力支持；而拉栖代梦人也被一致推举为全希腊的陆军统帅，雅典人对此也表示赞同。

[35] 使者当中有人甚至这样说："如果我们两个城邦达成一致，正如古语所言，底比斯人将遭到'十一抽杀'。"[30]然而，雅典人却不能完全接受这种提法，有人在下面窃窃私语说："他们只是现在才这样说而已，他们国势强大时处处与我们为敌。"在作为听众的雅典

人看来，拉栖代梦人最有说服力的证据就是雅典沦陷时，底比斯人提议彻底摧毁雅典，而正是他们阻止了这一举动。

[36] 然而，拉栖代梦人还特别强调，说雅典人曾立下誓言，说一旦需要，他们将提供援助。因为阿卡狄亚人及其同盟者的入侵，并不是由于拉栖代梦人的过错，而是由于曼丁尼亚人违背誓言出兵泰格亚，拉栖代梦人遵循誓言去援助泰格亚人而引发的。听了他们的发言，公民大会会场上出现一阵骚动。有人说，曼丁尼亚人的行为是正当的，因斯塔西浦斯的支持者杀害普罗克塞努斯及其支持者，曼丁尼亚人为他们复仇是天经地义的；也有人说，拉栖代梦人对泰格亚动武本身就是错误之举。

[37] 当雅典公民大会正在讨论就这些问题该作出何种决策之时，一位名叫克雷特利斯的科林斯人站起来，作了如下发言。他说："雅典人啊，要弄清错误行为的始作俑者或许并非易事。但是，对于我们而言，自从和约缔结以来，谁能指控我们对其他任何城邦发动过战争，或抢夺过别人的财产，或蹂躏过别国的领土？然而，底比斯人却侵入我们的领土，砍伐我们的树木，烧毁我们的房屋，劫走我们的财产和牲畜。我们遭此劫难，如果你们还不援助我们，这明显违背你们自己立下的誓言。要记住，你们全体人民与我们全体人民所立的誓言是相同的。"听完他的发言，雅典人认为克雷特利斯发言公正，说到了点子上，因此高声呼叫，表示赞同。



图20　雅典公民大会会场遗址

[38] 在克雷特利斯之后发言的，是弗琉斯人普罗克利斯。他说："雅典人啊!我认为，你们每个人都很清楚，如果拉栖代梦人对此置若罔闻，你们将是率先起来反对底比斯人对外侵略的。他们也知道，你们是他们称霸全希腊的唯一障碍。

[39] "如果情况确乎如此，我坚信，一旦双方开战，你们是不会像对待自己那样去增援拉栖代梦人的。因为底比斯人与你们素来不睦，并且与你们毗邻而居，如果底比斯人称霸全希腊的话，那在我看来，他们给你们所带来的苦难，就会大大超过那个遥远的对手。[31]而且，现在对你们有利的是，如果你们来对付他们，还有其他城邦会站在你们一边；如果等到这些同盟者一个个都被毁灭，那你们就只好被迫与底比斯人单独进行生死决战了。

[40] "有人担心如果援助他们，使拉栖代梦人逃脱这次劫难，将来可能会为害你们；担心这样做非但对自己不利，反而使自己受害；担心他们有朝一日势力会更加强大。你们同样应当牢记的是，不管对于个人还是城邦，在得势时多做善事，这样，一旦将来失势，才会得到他人的救助。

[41] "现在，上苍赐予你们一个良机，如果你们应拉栖代梦人所求，尽力去援助他们，你们将和他们世代友好下去，将来你们如果有求于他们，他们也会万死不辞的。在我看来，他们从你们这里受益，为此作证的不只是这几个证人，从现在直至永远，诸神都可以作证；而且，你们的盟邦和你们的敌人、全世界的希腊人和异族人都可以作证。对所有的人和神而言，这都不是一件小事。

[42] "因此，倘若拉栖代梦人将来忘记你们的恩情，那谁还会忠于他们呢？可以预料，他们一定会知恩图报，因为他们为人真诚，不管做什么事，总是力争褒奖，避免蒙羞。此外，同样请你们就下面的问题认真思量。

[43] "如果异族人再次威胁到希腊的安全，有谁能比拉栖代梦人更值得信赖呢？谁更乐于成为你们的盟友，像据守温泉关的勇士们一样，[32]人人都舍生忘死，与你们并肩战斗？因此，既然已经证明他

们和你们一样都是勇敢的战士，他们必将再次证明自己。你们和我们一样，对他们表示友善，难道这有什么不对吗？

[44]“即使从我们这些在场的同盟者的角度来说，你们也理应对拉栖代梦人表示友善。可以肯定的是，那些在不幸时仍忠诚于拉栖代梦人的人们，如果他们不对你们的善意感恩戴德，尽力报答，那是可耻的。我们这些愿与拉栖代梦人患难与共的城邦看起来都是些小邦，但是如果我们加在一起，谁也不能对我们小觑。

[45]“雅典人啊！据说从前人们常常称颂贵邦，因为我听说，那些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和所有心存恐惧的人都会逃到贵邦寻求庇护，并且在那里得到救助；而今我不只是听说，并且是亲眼看到最为著名的拉栖代梦人以及他们最忠实的朋友来到贵邦，向你们求救。

[46]“我也看到，底比斯人，那些当年未能说服拉栖代梦人奴役你们的人们，现在也来要求你们坐视拉栖代梦的毁灭。[33]

“众所周知，你们的先祖不忍让在卡德美亚[34]城下的阿尔戈斯人暴尸荒野，而让死者入土为安，那可是真正的义举；[35]如果你们能拯救这些依然活着的拉栖代梦人，让他们不受凌辱或免遭毁灭，那你们的所作所为必将更是前无古人的义举。

[47]“既然你们曾经制止攸里斯修斯的傲慢行为，保全了赫拉克勒斯的子孙，[36]那么现在你们使拉栖代梦人免遭灭顶之灾，你们就不只是保留了其城邦的创立者，并且是拯救了整个城邦。如果说你们从前所做就是一种义举，那现在所为岂不更是义举吗？而当年拉栖代梦人力排众议，[37]使你们化险为夷，现在如果你们拿起武器，甘冒生命危险来帮助他们，你们的行为将是最重要的义举。

[48]“即便我们现在能说服你们援助那些勇士们，也是让我们备感自豪的。你们的慷慨大度尽人皆知，对这样的对手你们也能伸出援手。你们在与拉栖代梦人的交往中曾历经多次友好与敌对，你们所记得的竟然不是他们给你们造成的伤害，而是你们所得到的好处！你们对他们的报答，你们接受我们的建议，不单是为你们自己的利益，而且是为全希腊的利益，因为他们向世人证明自己是勇士。”

[49]发言结束后，雅典人进行了讨论，在未听取那些不同意见

的情况下，他们就投票通过，全力援助拉栖代梦人，并且推举伊菲克拉特为将军。当献祭牺牲显示吉兆之后，他命令全体将士在阿卡德米[38]就餐。据说，不少士兵在伊菲克拉特本人到达之前已在那里等候了。之后，将士们在伊菲克拉特的带领下一路开进，相信在他的统率下他们定会马到成功。全军抵达科林斯之后，在那里停留了数日。将士们马上向他提出责难，质问为何裹足不前；当他决定继续推进时，将士们求战之心日炽，恨不能马上就攻下所要攻打的所有要塞。

[50] 至于那些滞留在拉栖代梦境内的敌军，阿卡狄亚人、阿尔戈斯人和爱利斯人当中，已经有大批人员离去，因为他们的邦国与拉栖代梦接壤，他们携带着劫掠到手的战利品回国了。而底比斯人以及其他仍滞留在那里的士兵们，也都归乡心切，期盼着早日离开，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看到面对的敌人越来越少，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的补给日渐匮乏。他们的补给物品有些被耗费，有些被偷走，有些被浪费，还有些被烧毁。此外，时值冬日，士兵们归心似箭。

[51] 他们正准备从拉栖代梦撤军的时候，伊菲克拉特统率着雅典军队从阿卡狄亚推进到科林斯。这期间，伊菲克拉特所展现出的卓越的将才，简直无可挑剔；但是，我发现其具体的军事部署，则往往是琐碎无效而不合时宜。例如，他命人驻守奥涅昂，以切断底比斯人的归路，但并未派兵严守途经肯克里埃的关隘，使底比斯人得以逃脱。

[52] 伊菲克拉特想弄清楚底比斯人是否已通过奥涅昂，就派出雅典和科林斯的全体骑兵前去侦察。本来只需派出少数骑兵，他却兴师动众；因为侦察兵必须回来报告，小股士兵比大部队更加灵活机动。但是，他动用这么多的骑兵，又不足与敌抗衡，这难道不是愚蠢之举？因为这样一支骑兵如果展开需要一片开阔地，如果撤退则地形复杂，众人挤作一团，在遭到敌人攻击时会束手无策。结果，至少有20名骑兵因此丧命。[39]这时，底比斯人已经安然回国。

---

(1) 公元前371年。

(2) 原文为…μεταπέμπονται τὰς πόλεις ὅσαι βούλοιντο κατέπεμψεν。这里英译者将“大王和平敕令”（τῆς εἰρήνης… ἣν βασιλεὺς

κατέπεμψεν）译为“（波斯）国王所下达的和平（敕令）”。

(3) 色诺芬：《希腊史》，V. 2. 7。

(4) 色诺芬：《希腊史》，V. 2. 3。

(5) 公元前370年。

(6) 虽然历史学家并没有提及在麦加洛波里斯建立的这个同盟，可是色诺芬在这段文字里提到的同盟的共同代表大会，暗示了这一点。

(7) 约合3.7千米。

(8) 这是一条狭长的山谷。拉栖代梦大军的后队在山谷的最里面，阿格西劳斯所在的前队位于山谷至平川的入口处。他们的敌人集结在山谷的一侧。阿格西劳斯首先让自己的军队面向敌人。然后，一边行军，一边转变成为“方阵”，或战斗阵型。通过变阵（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 2. 21），原先的后队折回，逐渐延伸至方阵之后，即山谷出口处。整个队伍步出山谷，来到平原之上。这里描述的整个过程颠倒过来，军队回复到原来的阵型。

(9) 公元前370年。

(10) 色诺芬：《希腊史》，VI. 5. 12。

(11) 普鲁塔克在其《传记集·阿格西劳斯传》（XXXI. 1）中指出，底比斯的重装步兵人数为4万；据狄奥多洛斯（XV. 62）记载，联军总数超过7万。

(12) 色诺芬：《希腊史》，IV. 2. 17。

(13)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V. 7. 1；普鲁塔克：《传记集·阿格西劳斯传》，II. 20。

(14) 拉栖代梦一将领。

(15) 拉哥尼亚北部一地区。

(16) 阿卡狄亚和拉哥尼亚交界处一要塞。

(17) 卡利埃，城镇，在拉哥尼亚北部。

(18) 参阅波桑尼阿斯：III. 19. 7。

(19) 拉哥尼亚境内一河流，离斯巴达城区一千多米。该河在斯巴达城东，色诺芬说攻入拉栖代梦的军队沿河左岸由北向南推进，也就是沿河流东岸推进。斯巴达守军在河的西岸严阵以待。

(20)　这是拉栖代梦国家的核心区域。从色诺芬的记载来看，很多斯巴达公民家庭似乎相当富裕殷实。

(21)　阿美克莱为阿凯亚古城，距离斯巴达城不足4千米。参阅波桑尼阿斯：III. 2. 6；波里比阿：《通史》（Polybius，*The Historiae*），V. 19（以下简作“波里比阿”）。

(22)　参阅波桑尼阿斯：III. 2. 6。

(23)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 3. 6注释。波桑尼阿斯：III. 16. 2。

(24)　拉哥尼亚南部一城镇。据说，斯巴达的黑劳士（Helots）之名，与该城（Helos）有关。

(25)　色诺芬在这里只字未提这次进军行动的总指挥、底比斯名将伊巴密浓达。

(26)　色诺芬强烈的亲斯巴达倾向在此展现无遗。他对斯巴达此时所受到的羞辱只字不提。首先，美塞尼亚人在臣服于斯巴达人数世纪之后，底比斯将军伊巴密浓达使其恢复独立；其次，“大城”麦加洛波里斯建立，成为独立的阿卡狄亚的首府。本卷稍后几个地方，他间接提到美塞尼亚的独立以及筑麦加洛波里斯的既成事实。

(27)　公元前511年。斯巴达人出兵驱逐在雅典当政的庇西特拉图家族。

(28)　这里系指公元前464—455年所谓的第三次美塞尼亚战争。美塞尼亚人趁公元前465年当地发生大地震之机，发动起义，斯巴达形势一度非常危急。雅典应斯巴达人的请求，派遣大将客蒙率军前去，协助平叛。

(29)　指公元前478/前477年建立雅典同盟。关于这个同盟的组织结构及其发展演变，可参阅徐松岩：《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论雅典帝国》，分别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1999年第1期。

(30)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 3. 20；希罗多德：VII. 132。

(31)　这个远方的对手暗指斯巴达人。

(32)　指公元前480年温泉关之战。参阅希罗多德：VII. 175—228。

(33)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 5. 35；VI. 3. 13附注。

(34)　底比斯的卫城。

(35)　根据希腊传说，在“七雄攻打底比斯”失败后，正是由于雅典人出面干

预，才迫使底比斯人答应安葬围攻者的尸体。

(36)　赫拉克勒斯的子孙被攸里斯修斯逐出伯罗奔尼撒后，雅典人援助并保护了他们。

(37)　反复强调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时，拉栖代梦人没有对雅典人采取彻底毁灭的政策。色诺芬：《希腊史》，II. 2. 20—22。

(38)　柏拉图学园所在地。参阅图5。色诺芬：《希腊史》，II. 2. 8。

(39)　参阅狄奥多洛斯：XV. 63。

第七卷

第一章

[1] 翌年，(1)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的全权大使来到雅典，协商拉栖代梦人与雅典人结盟的具体事宜。众多异邦人和许多雅典人都认为，同盟各方应享有完全平等的地位。(2)弗琉斯人普罗克利斯就此作了发言。他说：

[2] “雅典人啊！既然你们已决定与拉栖代梦人修好，那么在我看来，你们应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这种友谊永久保持下去。当前只有订立这样一份有利于各方的盟约，才能最大限度地确保友谊的持久性。我相信，除了领导权的问题仍需继续协商外，其他问题均已达成一致。贵邦议事会已建议，海上领导权理应归属于你们，而陆上领导权归属于拉栖代梦人。我也认为，这种领导权的划分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人为的判定，而是诸神冥冥之中早已做好了的安排。

[3] “首先，贵邦所处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与海上霸主正相匹配。这是因为大多数依海立国的城邦都地处贵邦周边地区，而且他们的实力均比你们弱小。此外，贵邦沿海多良港，无此难以成为海上强国。况且，贵邦已经拥有为数众多的三列桨战舰，而你们的一贯国策就是不断扩充战舰的数量。

[4] “同样，你们还拥有修船造舰的专门技术和手艺。在海事经验方面，你们也远远超过其他城邦，因为你们大多数人的生计都来自海上；与此同时，在关照私人事务时，你们也在与海洋打交道中积累了经验。(3)还有一点很清楚，任何一个港口都不可能如贵邦那样，可以同时驶出那么多艘三列桨战舰。在涉及由谁执掌领导权时，上述因素决非无足轻重，因为所有人都乐于加入最早展示其强大实力的军队作战。

[5] “况且，诸神已经准许你们雅典人在领导权的竞争中成功胜出。在过去无数次大规模的海战中，你们大都取胜，极少失利。因此，同盟者在你们的领导下，都是很乐于与你们共赴艰险的。

[6] “的确，你们对海洋事业的全力投入是必要而恰当的，从如

下事实必定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曾几何时，拉栖代梦人与你们交战多年，尽管他们占领了你们大部分领土，但仍无法彻底击败你们。直到最后他们得到诸神的佑助，赢得了海上霸权时，才将你们彻底制服。(4)由此可见，你们的安危取决于对海洋的控制。

[7] “所以，这一切是你们与生俱来的权利，你们怎能让拉栖代梦成为海上霸主呢？首先，他们自己都承认在这方面不如你们有经验；其次，他们也不像你们那样，甘愿为控制海权而到海外去冒险；他们所付出的最大代价不过是战舰上全体船员的性命，而你们却是拿妻子儿女乃至整个城邦去冒险。

[8] “这就是你们雅典人所面临的形势。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拉栖代梦人的情况吧。首先，他们居住在内陆地区，因而只要他们能控制陆地，即便海上交通被完全切断，他们也可以平静生活，安枕无忧。他们自己对此了然于心，于是从孩提时代起就着眼于训练如何在陆地上作战。而且，他们将服从长官的命令作为最高准则。(5)因此，他们是最优秀的陆军勇士，而你们是最优秀的海军战士。

[9] “正如你们随时可以派出一支强大的舰队，他们也能派出一支数量庞大、行动迅捷的陆军奔赴战场。所以，同盟者就会信心百倍地聚拢在他们周围。在神祇的眷顾下，就像你们在海战中一样，他们在陆战中也能胜多负少，所向披靡。

[10] “他们对于陆军的关注和投入，与你们对海军的关注和投入不相上下，人们可以从结果中作出自己的判断。你们与他们交战多年，(6)尽管你们曾在海战中一次又一次地击败他们，但仍不能使他们完全屈服。然而，一旦在陆战中被击败，(7)他们的妻子儿女和整个城邦的形势，随即就危如累卵了。

[11] “所以对于拉栖代梦人而言，如果他们在陆上事务的处理方面无可挑剔的情况下，而让其他城邦成为陆上霸主，那肯定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了。就我自己而言，贵邦议事会所提出的正是我要力促达成的建议，我坚信这对于双方都是最有利的；愿你们有幸达成最终的一致，这对我们大家都是最好的结果。”

[12] 听了他的发言，在场的雅典人和拉栖代梦人，都为他的演

说热烈鼓掌，喝彩不断。但是，凯斐索多图斯[8]走向前来，发言如下：

“雅典人啊，你们没注意到你们受骗上当了吗？如果你们愿意听，我马上就可以向你们证明。现在事实是明摆着的，你们是海上领袖。如果拉栖代梦人成为你们的盟友，那么很显然，舰队中各位舰长以及派遣出去的水兵都将是拉栖代梦人，而且很显然，舰船上的桡手，不是黑劳士，便是雇佣军。于是，你们雅典人就只好率领这样一群人去作战了。

[13]“然而，当拉栖代梦带领你们进行陆战时，你们定然会派出重装步兵和骑士参加。因此，按照这个方案，他们领导的是你们，而你们领导的只是他们的奴隶和最无足轻重的那些人。拉栖代梦的提摩克拉特啊，你可要回答我，刚才你不是说过你们来此是想按照完全平等原则建立同盟的吗？”

提摩克拉特说：“我确实这样说的。”

[14]“那么，”凯斐索多图斯又说，“如果由双方轮流出任舰队司令，轮流出任陆军统帅，难道还有比这更公平的事情吗？这样，如果担任舰队司令有任何战果，那么我们可以共同分享，而我们担任陆军统帅的时候，情况也一样。”听了这番话，雅典人改变了主意。他们投票通过决议，双方轮流出任军队最高统帅，每次轮值五天。[9]

[15]现在，拉栖代梦人和雅典人及其同盟者的军队向科林斯推进，他们决定一同去守卫奥涅昂城。因此，当底比斯人及其同盟者向这里进军时，他们严阵以待，在奥涅昂城里处处设防，拉栖代梦人和培林尼人驻守在最容易遭受攻击的地段。[10]底比斯人及其同盟者的军队，在距离防线30斯塔狄亚[11]的平原上扎营。他们先精确计算了从发动进攻到抵达敌营所需的时间，准备在黎明时分，向拉栖代梦的守军发起进攻。

[16]事实上，他们在时间上一点都没弄错，当夜间巡逻哨正要下岗，准备换防的时候，他们就向拉栖代梦人和培林尼人发起进攻。这时候，士兵们刚刚起床，正在忙于打理自己的事情。[12]底比斯人趁机发起猛攻——以有备之师攻击无备之师，以有序之师攻击无序之师

——结果大获全胜。

[17] 那些幸免于难的士兵逃到附近的山坡上，虽然拉栖代梦的波列玛克从他们的同盟者那里调集了尽可能多的重装步兵和轻盾兵，而且他自己也恪尽职守，但是终究因为兵力不足，未能守住要塞。他原本可以从肯克里埃安全地得到补给，但他并未这样做。此时，底比斯的军队也遇到了大麻烦，他们不知怎样才能从面朝西基昂的一侧下山。如果不能下山，他们将被迫原路折返。拉栖代梦的波列玛克没有审时度势，反而与底比斯人订立了一个停战协议。人们大都认为，该协议对底比斯人有利而对自己不利。就这样，他率领手下士兵离开了那里。

[18] 底比斯人在安全下山之后，与其同盟者阿卡狄亚人、阿尔戈斯人、爱利斯人会师，随即向西基昂和培林尼发起进攻；他们还出征爱皮道鲁斯，在爱皮道鲁斯全境大肆蹂躏之后，回师途中举止傲慢，根本不把任何对手放在眼里；在逼近科林斯城时，他们跑步前进，目的是想快速抵达通往弗琉斯的那座城门，如果城门碰巧没有关闭，他们就趁机冲进去。



图**21**　爱皮道鲁斯剧场

[19] 科林斯人的一支轻装兵从城里冲出来，他们在距离城墙不足4 普列特隆(13)的地方，与底比斯人的“精选之师”(14)遭遇。这些科林

斯人爬上墓碑，抢占制高点，投掷标枪及其他武器，底比斯方阵前排大批士兵阵亡，余部四散逃窜。他们又继续追杀了三四斯塔狄亚。[15]之后，科林斯人将敌方阵亡者的尸体拖至城下，在达成停战协议后，归还对方尸体，并且竖立了一座胜利纪念碑。这样，拉栖代梦人的同盟者们得以重振士气，准备再战。

[20] 就在这场遭遇战发生的同时，狄奥尼修斯派遣来援助拉栖代梦人的20余艘三列桨战舰航抵科林斯。随船抵达的包括凯尔特人和伊比利亚人，还有大约50名骑兵。翌日，底比斯人及其同盟者的军队，兵分数路，毁掉了平原上的所有东西，部署在从海岸到城市之间的整个平原上。看到敌军人多势强，雅典和科林斯的骑兵都不敢靠近。

[21] 与之相比，狄奥尼修斯派来的骑兵尽管为数不多，却能一字排开，冲击敌军防线，朝敌人投射标枪。当敌军发起反击时，他们就后撤，并适时地又转过身来，再次向敌人投射标枪。如果距离敌人比较远，他们就会下马稍作歇息；如果敌人趁其休整之机发动攻势，他们会跃身上马，继续撤退；但是，等到追击者远离了底比斯主力部队，他们又会压上来，趁其撤退时投射标枪，杀伤敌人。这样，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牵制底比斯全军，迫使他们随着那50名骑兵进退。

[22] 经过这样的交锋，底比斯人在停留几日后，便班师回国，其他盟邦的军队也各自回国了。而狄奥尼修斯派来的那些军队，则侵入西基昂境内。他们不但在平原地带的交战中击败西基昂人，杀死约70人，且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德拉斯要塞。[16]战后，狄奥尼修斯派来的第一支援军，乘船返航叙拉古。

迄今为止，底比斯人以及所有那些叛离拉栖代梦人的人们，都是在底比斯人的领导下，同心协力进行战斗。

[23] 这时候，有一位曼丁尼亚人名叫吕康麦德斯，他出身高贵，家产丰厚，雄心勃勃，他的一番话让阿卡狄亚人充满了自信。他指出，伯罗奔尼撒是阿卡狄亚人的故土，因为他们是居住在这片土地上唯一的土著民族。在所有希腊诸族中，阿卡狄亚人数量最多，体格最强健。他还宣称，阿卡狄亚人也是最勇敢的。他举证说，哪里需要

雇佣兵，人们最先想到的肯定是阿卡狄亚人。他说，如果没有他们相助，拉栖代梦人根本不可能侵入雅典的国土；没有他们相助，底比斯人也不可能攻入拉栖代梦。

[24] 他还说："如果你们还算明智的话，你们就无需再听命于他人；以前你们跟随着拉栖代梦人，使他们国势强盛，到处发号施令。现在，如果你们仍稀里糊涂地跟随着底比斯人，而不要求与其轮流执掌领导权，你们很快就会发现，他们将变成新一批的拉栖代梦人。"

听了这番话，阿卡狄亚人热血沸腾，信心倍增，对吕康麦德斯崇爱至极，认为任何人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于是，吕康麦德斯指定了谁，他们就选举他为同盟的领导者。(17)阿卡狄亚人确因在一系列战斗中的赫赫战功而获得人们的称许。

[25] 阿尔戈斯人在侵入爱皮道鲁斯境内时，遭到卡布里亚斯所部雇佣军、雅典人以及科林斯人的围攻。尽管敌军势力强大，且当地自然条件恶劣，阿卡狄亚人仍决定前去救援，将阿尔戈斯人从敌人的包围中解救出来。而且，阿卡狄亚人还出征拉哥尼亚境内的阿辛。在那里，他们击败拉栖代梦人的驻军，杀死其波列玛克格拉诺尔，洗劫了阿辛城附近的乡村。的确，不管何时何地，只要他们想出征，无论是风暴黑夜、征途漫漫还是崇山峻岭，任何艰难险阻都无法阻挡他们进军的步伐。这时候，阿卡狄亚人自认为是希腊人中的最强者。



图22　美塞尼城入口（公元前369年独立后美塞尼亚人重建的城市）

［26］由于这些原因，底比斯人有些嫉恨，他们对阿卡狄亚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友善了。至于爱利斯人，当他们要求阿卡狄亚人归还以前被拉栖代梦人所侵占的几个城镇时，[18]发现阿卡狄亚人非但对他们的诉求置若罔闻，而且还高度关注特里斐里亚及其他叛离了他们的城镇。这些城镇的居民声称，他们本来就是阿卡狄亚人。因此，爱利斯人对阿卡狄亚人愈加痛恨。

［27］阿卑多斯人腓力斯库斯，[19]以阿里奥巴赞尼[20]的代理人身份带着大笔金钱到来时，同盟诸邦个个得意洋洋，自信满满。[21]腓力斯库斯到达后，首先在德尔斐召集了由底比斯人及其同盟者和拉栖代梦人参加的会议，商谈缔结和约事宜。然而，他们并没有就如何缔结和约向神祇请示，就直接开始了谈判。由于底比斯拒绝承认美塞尼隶属于拉栖代梦人，[22]谈判陷入僵局。腓力斯库斯纠集了一支庞大的雇佣军，支持拉栖代梦人重启战端。

［28］在这些问题悬而未决之时，狄奥尼修斯派遣的第二支援军到达。[23]至于如何部署军队，各盟邦意见不一。雅典人认为，应该前往色萨利，在那里与底比斯人一决雌雄，而拉栖代梦人则主张将决战地点放在拉哥尼亚。最后，拉栖代梦人的意见得到大多数盟邦的支持。于是，狄奥尼修斯派来的战舰沿海岸绕行后，来到拉栖代梦，阿奇达姆斯带领他们以及本方的公民兵，开拔出征。他们突袭卡利埃，进城后杀死所有俘虏。随后，联军从那里侵入阿卡狄亚地区的帕拉西亚，他们和叙拉古的援军在当地大肆劫掠。

当阿卡狄亚人和阿尔戈斯人的援军到达时，阿奇达姆斯已率军撤至麦列亚[24]附近的一座小山上。全军在那里稍作休整，来自狄奥尼修斯的援军指挥官基西达斯告诉他，说他奉命增援，滞留期满；随即就带领他的军队，沿通往斯巴达的道路离开了。

［29］但他们在行军途中，与美塞尼亚人在一狭窄谷地相遇，遭到包围，基西达斯不得不派人向阿奇达姆斯求援。阿奇达姆斯随即率军驰援。可是，援军刚刚抵达通往爱利特莱的三岔路口，却遭遇了准备攻打拉哥尼亚的阿卡狄亚人和阿尔戈斯人的联军，这支军队的另一

项任务就是切断阿奇达姆斯军队的归路。鉴于此，阿奇达姆斯别无选择，只得在岔路口通往爱利特莱和麦列亚道路的一块平坦处，摆开阵势，准备迎战。

[30] 据说，阿奇达姆斯走向阵前，为了激励战士们的斗志，发言如下：“同胞们，公民们，现在是证明我们勇敢无畏、眼睛平视前方的时候了。我们务必要将祖辈传给我们的国土，完整无缺地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从前，在妻子儿女眼里，在长者和外人心目中，我们一直都是全希腊最受尊敬的勇士，希望今后在他们面前我们也能了无遗憾地抬头面对！”

[31] 据说，阿奇达姆斯话音刚落，突然间，晴空霹雳，闪电雷鸣，对于他来说这是个吉兆。[25]巧合的是，他的右手边有一座圣殿，那里供奉着赫拉克勒斯的圣像。[26]因此，耳闻目睹此情此景，他手下的战士们备受鼓舞，他们勇气大增，战斗激情瞬间迸发，势不可挡。当阿奇达姆斯率领士兵冲入敌阵时，敌方绝大多数士兵还未做好应战准备，就被砍倒在地，其余的在逃散时成批地被杀死，有些死于骑兵之手，有些死于凯尔特人之手。

[32] 战斗一结束，阿奇达姆斯就竖立一座胜利纪念碑，并且立即派其传令官德摩特里斯去报告战役取得重大胜利的喜讯。他报告说，此役敌人死伤枕籍，而本方无一阵亡。[27]据说，在斯巴达，人们闻讯，从阿格西劳斯、诸位长老、监察官，直到普通百姓，无不放声大哭。的确，这既是痛哭流涕，也是喜极而泣。另一方面，底比斯人和爱利斯人，听说阿卡狄亚人惨败的消息后，都兴高采烈——原来，他们对阿卡狄亚人一段时期以来的傲慢态度早已心怀不满了。

[33] 底比斯人一直在谋求称雄全希腊。现在，他们想到一个主意，如果派使者去觐见波斯国王，将会从国王那里获得好处。基于这样的考虑，底比斯人立即召集他们的同盟者诸邦，[28]借口拉栖代梦人攸泰克利斯已被派往波斯宫廷，他们也决定派遣使团前往波斯，佩罗皮达斯代表底比斯人、[29]搏击手[30]安条库斯代表阿卡狄亚人、阿奇达姆斯代表爱利斯人，一同前往的还有一位阿尔戈斯人。雅典人听说后，也派出提玛哥拉斯和列昂组成使团赶赴波斯。

[34] 在抵达波斯的这个使团的各位成员中，佩罗皮达斯最受波斯人赏识。佩罗皮达斯说，在普拉提亚战役中，底比斯人是希腊诸邦当中唯一站在波斯人一边的城邦，[31]随后他们也从未参加攻击波斯大王的军事行动；拉栖代梦人之所以对底比斯人开战，最明显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但拒绝加入阿格西劳斯的军队以攻击波斯国王，而且阻挠阿格西劳斯在阿乌利斯向当地的阿尔特密斯女神献祭。[32]当年，阿伽门农在出征亚细亚后来攻陷特洛伊之前，就曾在此地献祭。

[35] 此外，还有两件事使底比斯人和佩罗皮达斯赢得声望：其一，底比斯人在琉克特拉所取得的辉煌胜利；其二，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底比斯人侵入并洗劫了拉栖代梦人的国土。佩罗皮达斯接着指出，假如底比斯人不出兵援助，阿尔戈斯人和阿卡狄亚人早就被拉栖代梦人击败了。雅典人提玛哥拉斯则作证，说佩罗皮达斯所言句句属实，所以他赢得的荣誉仅次于佩罗皮达斯。

[36] 于是，波斯国王垂问佩罗皮达斯，说在大王即将颁布的敕令中，他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他回答说："美塞尼亚必须脱离拉栖代梦而独立；雅典必须把他们的战舰拖到陆地上。假如他们拒不从命，签约各方均可对他们开战；倘若有哪个城邦拒绝参战，他们就准备先拿其开刀。"

[37] 波斯国王下令草拟敕令，将这些内容写入其中，然后对着希腊诸邦的使者当面宣读。听了大王的敕令后，列昂惊呼道："宙斯在上！雅典人啊，看来该是你们去寻求别的朋友而非大王的时候了！"当国王的书记将雅典人所说的话转译给大王听后，他决定在敕令上又加入一条："如果雅典人认为有比这些条文更公平的建议，准许他们来觐见大王，当面陈述。"[33]

[38] 当希腊诸邦的使者各自回国之后，列昂对提玛哥拉斯提出指控，说他不能恪守职责，处处附和佩罗皮达斯，而置本邦利益于不顾。结果，雅典人判处提玛哥拉斯死刑。至于其他城邦的使者，他们的情况各不相同。爱利斯人阿奇达姆斯盛赞波斯大王的所作所为，因为他将爱利斯置于阿卡狄亚同盟之上；阿卡狄亚的使者安条库斯并未接受波斯大王所赠送的礼物，因为阿卡狄亚同盟并未得到尊重。他回国后向"万人大会"[34]报告说，波斯大王确实拥有一支大军，但在他的

军队当中有大批面包师、厨师、斟酒者、看门人，至于那些真正可以与希腊人在战场上进行较量的男子汉，他说他认认真真地去寻找过，却一个也没找到；此外，他说在他看来，人们盛传的波斯大王的金钱财富似乎也言过其实，希腊人喋喋不休地说起那金悬铃树，[35]其实很小，其树荫还遮不住一只蚂蚱呢！

［39］底比斯人将希腊诸邦代表召集在一起，让他们接听波斯大王的敕令文书。携带文书的波斯人首先向大家展示了大王的御印，接着当众宣读敕令。虽然底比斯人要求所有那些想与大王交好的城邦，都要宣誓遵从敕令所规定的这些条款，但是各邦使者回答说，他们只是奉命来听听，并非来这里宣誓从命的。如果底比斯人希望各邦宣誓，他们建议底比斯人重新委派使者前往各邦去征询意见。事实上，阿卡狄亚人吕康麦德斯还质疑说，这样的会议就不适于在底比斯举行，而应该在可能发生战争的地方举行。底比斯人对其言辞大为不满，指责他破坏了同盟条约。吕康麦德斯起身离座，拂袖而去，所有来自阿卡狄亚的使者也都一起离开了。

［40］鉴于所有与会城邦都拒绝在底比斯宣誓，底比斯人不得不派大使前往各邦，指令他们要立誓按大王的敕令有关规定行事，相信每一个单独的城邦都不会冒险同时与他们底比斯人和波斯大王反目。然而，事与愿违。当底比斯的使者到达第一站科林斯时，科林斯人一口拒绝了他们的要求，说科林斯人不想与波斯大王达成协议，所以不必盟誓。其他城邦也如法炮制，都拒绝了盟誓的要求。这样，佩罗皮达斯和底比斯人谋求称雄希腊的企图以失败而告终。

［41］另一方面，伊巴密浓达却仍未放弃努力，希望把阿凯亚人拉到自己一边。为了迫使阿卡狄亚人及其他盟邦对底比斯人言听计从，伊巴密浓达决定进兵阿凯亚。他先说服在阿尔戈斯履行将军之职的佩西亚斯，让他提前占领奥涅昂山。[36]佩西亚斯得知，驻守奥涅昂关隘的是那乌克利斯[37]和雅典人提摩玛库斯所率领的雇佣军，此处防守较薄弱。因此，在夜色的掩护下，他带领2000重装步兵，随身携带七日的给养，占领了肯克里埃附近的山头。

［42］在这七天之内，底比斯人到达并顺利穿越奥涅昂山地。在伊巴密浓达统帅下，所有盟邦一起进兵阿凯亚。眼见形势危急，阿凯

亚的贵族们致函伊巴密浓达，恳请他运用个人影响力，要他们的政敌不要驱逐贵族，也不要变更其政体。他们保证，阿凯亚人将成为底比斯人的忠实盟友，底比斯人走到哪里，他们就跟随到哪里。(38)伊巴密浓达接受了阿凯亚人的请求，然后统率大军凯旋。

[43] 然而，阿卡狄亚人和阿凯亚人的反对派指责伊巴密浓达，说他在阿凯亚所做的安排，是按照拉栖代梦人的利益行事。鉴于此，底比斯人决定向阿凯亚诸邦派驻行政官。(39)这些行政官到达后，在民主派的支持下，他们放逐了贵族派，建立民主政体。但是，这些被放逐的贵族们很快就联合起来，人数也相当可观。他们逐一推翻了各城邦的民主政权，恢复了贵族政体，重新掌控了局面。重新执政之后，他们不再遵循中立政策，而是积极支持拉栖代梦人。阿卡狄亚人一方面受到拉栖代梦人强大压力，另一方面也面临阿凯亚人的压力。

[44] 迄今为止，西基昂政府依然沿用古代的法律制度。西基昂的富人中有一人名叫攸弗隆，此人得到拉栖代梦人的支持，成为公民中最有势力者。他雄心勃勃，不甘居于人下。他对阿尔戈斯人和阿卡狄亚人说："如果西基昂的富人执掌政权，那么毫无疑问，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再次投到拉栖代梦人一边；但如果建立了民主政体，那可以确保城邦将一如既往地与你们以诚相待。因此，如果你们向我伸出援助之手，我将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不仅给你们以信心的保证，而且使该城邦与你们的联盟牢不可破。你们想必知道，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和你们一样，早就不能容忍拉栖代梦人的高傲自大，都渴望早日摆脱其桎梏，不再受其奴役。"

[45] 听了攸弗隆的一番话，阿卡狄亚人和阿尔戈斯人都表示乐于支持他。他立即召集城邦全体公民在市政广场开会，当众宣布，按照完全平等的原则，(40)改制为民主政体，并要求公民按其意愿推举出城邦的将军。结果，公民大会选举攸弗隆、希波达姆斯、克林德、阿克里修斯和吕山德为将军。当一切安排妥当后，攸弗隆指派他的儿子阿狄亚斯取代吕西门尼斯，出任雇佣军的指挥官。

[46] 紧接着，为确保这些雇佣军对他效忠，攸弗隆对他们慷慨有加。不论是城邦的公共金库还是圣库的资金，都拿来用于支付他们的薪饷。同样，他还将那些亲拉栖代梦分子驱逐出境，没收他们的财

产以为己用。而且，他还背信弃义，将自己的同僚官员或者处死，或者放逐，将城邦一切置于自己掌控之下，俨然成了一个僭主。他的同盟者之所以默认他的所作所为，一方面是因为他处处以金钱开路，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可以应各盟邦的要求，随时准备率领他的雇佣军出征。

---

(1) 公元前369年。关于雅典的历法，参阅本书附录二。

(2) 希腊历史上的同盟有多种模式。比较常见的是盟主与各加盟城邦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入盟城邦的利益往往难以得到保证。关于“完全平等”这个短语。参阅修昔底德：I.145等。

(3) 雅典帝国时期，不仅帝国舰队常年游弋于海上，许多雅典公民个人也在海外拥有土地和其他财产。

(4) 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多次出兵阿提卡，甚至长期驻扎在那里，依然不能迫使雅典投降。公元前405年，雅典舰队在羊河之战中被拉栖代梦人全歼。波斯对拉栖代梦人的资助是拉栖代梦人占据海上优势的一个关键因素。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 1. 20—32。

(5) 或译“自制精神”，即“遵守纪律训练而养成的克制行为”。参阅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III. 5. 16，IV. 4. 15；《斯巴达政制》，VIII. 1—5；修昔底德：II. 39。

(6) 演讲者这里指的是伯罗奔尼撒战争。

(7) 公元前371年琉克特拉之战。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 4. 1—15。

(8) 此人于公元前371年出使拉栖代梦。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 3. 2。

(9) 色诺芬在其《雅典的收入》（V. 7）中提到“拉栖代梦人让雅典人自行决定有关最高军事指挥权的问题”。

(10) 色诺芬：《希腊史》，VII. 2. 11。

(11) 约5.5千米。

(12) 类似情况可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 4. 6；色诺芬：《论骑兵长官的职责》，VII. 12。

(13) 约120米。

(14) 即著名的“圣队”（Sacred Band）。

(15)　600—800米。

(16)　西基昂以东是涅米亚河畔爱皮耶凯亚（位于西基昂和科林斯之间；色诺芬：《希腊史》，IV. 2. 14，4. 13）。德拉斯要塞位于同一方位。有学者认为该要塞位于海岸平原上。

(17)　色诺芬：《希腊史》，VII. 4. 33。

(18)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I. 2. 25 以次。

(19)　参阅狄奥多洛斯：XV. 90。

(20)　波斯总督。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 1. 28；色诺芬：《阿格西劳斯传》，II. 26。

(21)　公元前368年。

(22)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 5. 32及附注。此时美塞尼亚人事实上已经摆脱斯巴达人长达数百年的统治。美塞尼是美塞尼亚的首府，底比斯的行为意味着他们不承认美塞尼亚是拉栖代梦领土的一部分。

(23)　有些研究者认为援军到达时间在公元前367年。

(24)　或称玛列亚（Malea）。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 5. 24。

(25)　参阅色诺芬：《申辩篇》，XII；荷马：《伊利亚特》，II.　353；《奥德赛》，XX. 113及以次。

(26)　这种情况对于斯巴达人来说是一个好兆头。因为赫拉克勒斯是传说中斯巴达诸王的祖先。

(27)　据狄奥多洛斯（XV. 72）记载，在这次战役中，敌军有1万人阵亡。

(28)　公元前367年。

(29)　参阅普鲁塔克：《传记集·佩罗皮达斯传》，XXX. 1—2。

(30)　在古希腊的竞技会上，“搏击”（pankration）是一个常规项目，将拳击和摔跤糅合在一起。

(31)　事实上，底比斯人不仅早早地将“土和水”献给波斯国王，在战斗中还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波斯一边。当然，底比斯人绝不是“唯一”投靠波斯的希腊城邦。参阅希罗多德：IX. 32—88；修昔底德：III. 58，59，60。

(32)　底比斯人的极力阻挠使得阿格西劳斯献祭未果。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I. 5. 5。

(33)　色诺芬：《阿格西劳斯传》，VIII. 3。

(34)　“万人大会”（Ten Thousand），即阿卡狄亚同盟的公民大会。

(35)　悬铃树，即通常所说的法国梧桐。

(36)　位于科林斯东南方一山脉。由北希腊穿过这条山脉就进入伯罗奔尼撒。

(37)　一位拉栖代梦人。

(38)　事实上，伊巴密浓达在阿凯亚的几个城邦中建立过贵族寡头政体。

(39)　通常是征服者向被征服者派驻。之前斯巴达、雅典都这样做过。

(40)　直译为“在公正而平等的条件下”。参阅修昔底德：V. 79。

第二章

[1] 在此期间，[(1)]阿尔戈斯人在赫拉神庙附近的特里卡兰昂山上构筑要塞，力图以此为基地，袭掠弗琉斯；而西基昂人也在边境小镇塞阿米亚[(2)]设防屯兵。于是，弗琉斯人腹背受敌，食物短缺，形势严峻。尽管面临重重困难，他们依然坚守同盟。我将多用些笔墨来记述弗琉斯人的事迹。虽然所有历史学家从来都很关注那些强国大邦所取得的种种丰功伟业，但在我看来，如果那些弱国小邦也成就过不少辉煌业绩，把它们记载下来，则是一件更有意义的工作。

[2] 拉栖代梦人国势鼎盛之时，弗琉斯是其坚定的同盟者；拉栖代梦人在琉克特拉战败之后，许多庇里阿西人都叛离了他们，全体黑劳士也都起义了；同样，他们的盟邦除了极少数几个之外，都相继叛离；[(3)]可以说，就在全体希腊人都联合起来对拉栖代梦人开战的时候，弗琉斯人仍坚定不移地站在他们一边，义无反顾地支持他们，尽管面对的敌人是全伯罗奔尼撒地区最强悍的民族——阿卡狄亚人和阿尔戈斯人。[(4)]伯罗奔尼撒同盟诸邦，包括科林斯人、爱皮道鲁斯人、特洛伊曾人、赫莱亚人、哈利埃人、西基昂人和培林尼人（那时他们尚未叛离拉栖代梦人）组成联军出征期间，在穿越普拉西埃[(5)]时，根据抽签，全军由弗琉斯人断后。[(6)]



图23　美塞尼新城遗址

［3］即使拉栖代梦人率同盟军队离去，只将弗琉斯人留在那里，他们也没有退缩，而是雇用了一个来自普拉西埃的向导，甚至在敌军云集阿美克莱附近之时，他们才迅速脱身，回到斯巴达。为此，拉栖代梦人除授予他们许多荣誉之外，还赠送给他们一头公牛，盛情款待弗琉斯人。

［4］其后，当敌军从拉哥尼亚撤走之后，[7]阿尔戈斯人因为弗琉斯人对拉栖代梦的忠诚而大为光火，因而集结全国的军队侵入弗琉斯，蹂躏其国土，但弗琉斯人并未屈服。入侵者在大肆破坏之后而退兵之时，弗琉斯派骑兵尾随其后，择机出击。阿尔戈斯的殿后军队不单有他们的全部骑兵，还有一支步兵加以保护，而弗琉斯人的骑兵却只有区区60人，他们竟然也发动攻击，击溃了整个殿后的军队。诚然，他们杀死的敌军为数不多，但仍竖立了一座胜利纪念碑，仿佛他们全歼了阿尔戈斯入侵者。

［5］还有一次，拉栖代梦人及其同盟者驻防于奥涅昂山，[8]底比斯人不断逼近，企图穿越山隘。与此同时，阿卡狄亚人和爱利斯人[9]则取道涅米亚，希望与底比斯大军会师。在进军途中，他们遇到了弗琉斯的被逐者。这些被逐者说，只要他们肯出面给予援助，就可以夺取弗琉斯。于是，双方就此达成协议。夜里，那些被逐者与其他人一起共约600人，携带可伸缩的云梯，在城墙根下埋伏着。来自特里卡兰昂的哨兵发出信号，告知城内公民，说敌军正在向他们逼进。城里的公民严密监视着敌人的动向。这时候，城里叛变者向埋伏在外面的偷袭者发出暗号，要他们爬上城墙。

［6］等偷袭者爬上城墙后，才发现岗楼里面卫兵稀少，便去追击白天放哨的士兵。哨兵总共10名，每小队5名，其中1人白天值勤。[10]一人被杀的时候还在睡觉，另一人在逃往赫拉神庙途中也被杀死，其他8人从朝下城方向的城墙跳下去逃走了。这样，那些爬上城墙的人完全控制了卫城。

［7］但是，当喧嚷声传到下城，公民们闻讯赶来救援。起初，偷袭者从卫城里冲出来，在通向下城的城门前空地上与公民们展开肉

搏战。但是，随着弗琉斯的公民从四面八方不断涌来，他们有些招架不住了，于是又被迫退缩卫城。而弗琉斯公民紧跟着他们一同冲入卫城内。偷袭者很快撤离了卫城内的空地，爬上城墙，登上城楼，居高临下，向涌进来的弗琉斯公民投掷标枪和其他武器。同时，弗琉斯公民从地面上做好自我防护，然后沿着台阶一步一步登上城墙，攻击敌人。

［8］公民们在占领了一些城楼之后，步步紧逼，与偷袭者展开殊死搏杀。偷袭者迫于弗琉斯公民勇敢无畏的战斗激情，步步退缩，最后拥挤在一片更为狭小的地方。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阿卡狄亚人和阿尔戈斯人包围了弗琉斯城，开始从卫城的外侧(11)挖掘城墙，力图穿墙而入。至于城内的弗琉斯公民，真是疲于应付了：他们有的正在城墙上与敌人肉搏，有的与那些正从外面攀爬城墙和在云梯上的那些敌人作战，还有的与那些登上塔楼的敌人拼杀。弗琉斯人发现塔楼里面有明火，便点燃一捆捆秸秆从塔楼底部塞进去（当年人们收割了庄稼之后，碰巧将秸秆贮藏于卫城内）。塔楼内的士兵受到火攻，接二连三地跳下塔楼；城墙上的那些偷袭者也在公民的打击下，也纷纷跳下城墙。

［9］卫城内的敌人很快被消灭殆尽了。弗琉斯公民重新控制了卫城。他们的骑兵也冲出城去，准备与敌人战斗。看到这种情况，偷袭者丢下云梯，放弃阵亡者尸体以及那些重伤员，仓皇撤退。在这次战斗中，被杀死的敌人包括在卫城内肉搏中的丧命者加上跳楼摔死的，总数不下80人。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场面，英勇的弗琉斯男人们紧紧握手，互相庆贺；妇女们为他们端上美酒，喜极而泣。的确，此时此刻，所有在场的人都禁不住“含泪惨笑”。(12)

［10］翌年，(13)阿尔戈斯人和全体阿卡狄亚人再次入侵弗琉斯。他们之所以不断袭掠弗琉斯，一方面是出于对弗琉斯人的憎恨，另一方面是因为弗琉斯地处这两个城邦之间，为了解决食物短缺的问题，他们总是想制服弗琉斯人。而在此次抗击侵略的过程中，弗琉斯人的骑兵和“精选之队”，在雅典骑兵的协助下，跨过那条河(14)，奋起反击，赢得了胜利。他们迫使敌军在当天就败退至山里，敌人未敢践踏平原上的庄稼，仿佛他们路过朋友的田地，小心翼翼地离开了那里。

[11] 还有一次，[15]底比斯人派驻西基昂驻军首领率军入侵弗琉斯，随同出征的除了底比斯的驻军，还有西基昂人和培林尼人（此时这两个城邦已经加入底比斯同盟）。此外，攸弗隆[16]率2000名雇佣军参战。其主力军从特里卡兰昂山冲下来，直奔赫拉伊昂，企图蹂躏弗琉斯平原；同时，指挥官留下西基昂人和培林尼人，守卫通往科林斯的城门，以防止弗琉斯人迂回行军，操其后路，夹击其攻打赫拉伊昂的军队。

[12] 弗琉斯城里的人们看到敌军朝他们的庄稼地袭来，立即派他们的骑兵和“精选之队”出城邀击敌人，不让他们进入平原地带。双方在那一地带展开拉锯战，持续了将近一天，攸弗隆的军队冲到一片适合骑兵作战的区域，他们抓住时机，一直将对手追杀至赫拉伊昂方才罢休。

[13] 到了该鸣金收兵的时候，底比斯人迂回撤退至特里卡兰昂，因为城外的峡谷使其不能直达培林尼。弗琉斯人尾随敌人至山上，也调转方向，沿绕城的道路推进，准备攻击培林尼人及其同盟者。

[14] 看到弗琉斯人匆匆撤退，底比斯的将军感到形势不妙，催促手下急行军，力图率先抵达培林尼予以增援。然而，弗琉斯骑兵抢先赶到，向培林尼人发起攻击。起初，由于培林尼人顽强抵抗，弗琉斯骑兵进攻受阻。但是，当本方的步兵抵达之后，他们并肩作战，再次实施攻击。培林尼人全线溃败，一些西基昂人以及大批培林尼的勇士都战死在那里。

[15] 战斗结束后，弗琉斯人竖立了一座胜利纪念碑，高唱凯歌。至于底比斯人和攸弗隆的士兵们，他们站在一旁，仿佛是在争先恐后地观看一场演出。“演出”结束后，他们兵分两路，一路前往西基昂，一路回到城里。

[16] 弗琉斯人的另一高尚之举，是将培林尼人普罗克塞努斯予以释放。[17]普罗克塞努斯曾沦为弗琉斯人的阶下囚，尽管当时他们什么都缺，但还是没有索要分文赎金就将其释放了。人们不禁会说，如此行事难道还不算高尚和勇武吗？

[17] 如上所述，弗琉斯人的坚定和果敢，使得他们能一直保持对友邦的忠诚，这是不言自明的。弗琉斯人在其国土遭到蹂躏，无法获得任何收成之时，他们一方面靠劫掠敌人的家园为生，另一方面还从科林斯人那里购买一些必需品。这一过程之艰辛，也是一言难尽啊！前往市场的路途中要历经千难万险，到达市场后，新的困难又出现了：商贩们漫天要价。没人愿意冒死穿梭于战场，为他们运粮载物，更找不到人愿为运送货物的役畜提供担保。

[18] 最后，他们身陷绝境，茫然无措。雅典人卡列斯[18]答应愿为其运输物资保驾护航。当他抵达弗琉斯时，他们还请求他将城内的非战斗人员护送到培林尼。[19]于是，雅典人将这些人安置在培林尼。随后，他们采购了各种物资，并且打包装载，准备由役畜驮运。他们在夜里动身，虽然他们知道敌人可能设下埋伏，但一想到公民们饥饿难耐的情景，他们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19] 弗琉斯人和卡列斯一起行动。弗琉斯人行进在最前面，途中遭遇敌人突袭，他们相互鼓励，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同时，他们向卡列斯大声呼叫，请求他前来增援。他们很快赶跑了敌人，扫清了前进的道路。这样，不仅人员安全返回弗琉斯，物资也安全运到。由于弗琉斯人在前一天晚上一夜没睡，所以次日他们一觉睡到傍晚。

[20] 卡列斯起床后，弗琉斯的骑兵和几个最英勇善战的步兵来到他这里，对他说：“卡列斯啊，今天你就能够成就一桩辉煌的业绩。西基昂人正在我们的边境上修筑工事，[20]那里工匠很多，士兵很少。现在，我们这些骑兵和步兵给你带路，如果你带上你的雇佣军跟随着我们，当到达时，你也许会发现我们已将敌人消灭了，就像上次在培林尼一样，你的到来会扭转战局，聚歼残敌。如果你不接受我们的建议，你可以向神献祭，求取神谕。我们觉得神祇更希望你去成就这一桩伟业。卡列斯啊，这一点你很明白，如果取得成功，你就在敌人的边境上控制了一个要塞，随时可以由此发动进攻，同时也保持了一个城邦的友谊；你可以在你的祖国赢得无上美誉，在盟友和敌人中间声名远扬。”

[21] 卡列斯被他们说服了，马上向神献祭。与此同时，弗琉斯的骑兵穿上胸甲，套上马勒，步兵们也做好准备，整装待发。接着，

他们拿起武器，排列成队，开到卡列斯献祭之地。卡列斯与预言家前来迎接，说占卜显示吉兆。弗琉斯人齐声说：“就等你们啦，让我们出发吧！”传令官一声令下：“出发！”话音刚落，卡列斯的雇佣军士兵不知哪里来的一股激情，飞也似的冲了出去。[21]

[22] 在进军途中，卡列斯的雇佣军殿后，弗琉斯的骑兵和步兵打前锋。起初弗琉斯人还是快步行军，不久他们开始一路小跑，最后，骑兵飞奔前进，步兵们也全速跟上，但仍保持着队形。卡列斯在后面也没落下。当他们看见敌军要塞时，天色已晚。此时，西基昂人有的在洗澡，有的在煮饭，有的在揉面，还有的在整理床铺。

[23] 敌人看到他们士气高昂，来势汹汹，吓得撒腿就跑，将所有物资都留给了这些勇士们。勇士们利用敌人留下的和随身带来的东西，享用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他们先向诸神奠酒，感谢神祇给他们带来好运，同时高唱凯歌。随后，他们安岗布哨，美美地睡了一夜。弗琉斯人在塞阿米亚获胜的消息，当晚就传到了科林斯。科林斯人为表达他们的敬意，宣布马上使城内所有公牛以及役畜驮上粮食，运往弗琉斯。弗琉斯人在修筑这些要塞[22]期间，科林斯人天天都派出护送队。

---

(1) 公元前366年。

(2) 塞阿米亚位于斯皮里亚（Spiria）高山附近，特里卡兰昂山向北延伸的部分。位于斯提曼伽村（Stimanga）与斯克拉帕尼村（Skrapani）之间。

(3) 色诺芬：《希腊史》，VI. 5. 29。

(4) 公元前370年。

(5) 拉哥尼亚东海岸一城镇。

(6) 弗琉斯人担负掩护全军的重要职责。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I. 1. 18。

(7) 公元前369年。

(8) 具体时间约在公元前369或前368年。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I. 1. 15。

(9)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I. 1. 18，2. 8。

(10) 或译“每组5人中有1人休息”，即10人中有2人白天值勤，晚上休息。这2人都被杀死，其中1人当时还在睡觉。

(11) 卫城的城墙的一侧为下城的城墙的一部分（即上下城共用一段城墙），另一侧将卫城与下城隔开。阿卡狄亚人和阿尔戈斯人进攻的显然是卫城的外墙（也是下城的外墙），从字面意思来看κεφαλή有头部之意，荷马《伊利亚特》XVI. 412中κατά κεφαλήν有自上而下的意思，但κατά κεφαλήν在此的确切含义不明。

(12) 这是荷马史诗中的一个著名典故。参阅荷马：《伊利亚特》，VI. 484。另可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I. 1. 32；《居鲁士的教育》，VII. 5. 32；《希耶罗》，III. 5；《会饮篇》，II. 24。

(13) 公元前368/前367年。

(14) 阿索普斯河（Asopus）。

(15) 公元前367/前366年。

(16) 西基昂的僭主。

(17) 公元前366年。

(18) 雅典一将军。

(19) 关于此事发生的时间，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I. 2. 3；VII. 4. 17。

(20)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I. 2. 1。一个名叫塞阿米亚的地方。

(21) 公元前366年。

(22) 这些要塞的控制权已落到弗琉斯人手中。

第三章

［1］弗琉斯人对盟友忠心耿耿、战斗中勇猛善战以及在粮尽援绝的境况下仍坚守同盟的故事，已如上述。大约同时，阿卡狄亚人的将军，斯丁法鲁斯(1)的埃涅亚斯，(2)意识到西基昂情况紧急，城内公民已经无法再坚守下去了。因此，他决定带兵进入卫城，将城内所有西基昂贵族召集起来，下令召回那些未经公民大会批准而被放逐的公民。(3)

［2］攸弗隆见形势急转直下，惊恐万状，立刻逃到西基昂的港口，将帕希麦鲁斯从科林斯召来，经其手将该港口拱手送给拉栖代梦人。他故伎重演，声称他是拉栖代梦人坚定的盟友，对其忠心从未动摇过。他说，当西基昂人就是否叛离拉栖代梦进行投票时，他与其他为数不多的几个人投了反对票。

［3］其后，攸弗隆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民主制，目的在于报复那些叛卖他的人。他说："此时此刻，所有背叛你们的人均已被我放逐。如果我有能力，我会将整个城邦拱手相让的。但既然目前我只是控制了港口，所以也只能将港口赠予贵邦了。"听他辩解的人很多，但有多少人相信他，那就不得而知了。

［4］既然说起攸弗隆，就干脆把他的故事讲完。当西基昂城内的贵族派与平民派发生冲突时，攸弗隆从雅典招募了一支雇佣军，卷土重来。在平民派的帮助下，他重新控制了西基昂城。但底比斯驻军首领仍占据卫城。攸弗隆知道，只要底比斯人控制着卫城，他就不可能掌控整个城邦。因此，他准备携款前往底比斯，希望用这笔钱去说服底比斯人放逐贵族派，将西基昂重新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5］然而，此前被攸弗隆放逐的人们得知他的行程和计划后，也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他们看到攸弗隆与底比斯的官员关系日益紧密，感到很恐慌，担心他的计划能够得以实施。因此，一些被逐者决定铤而走险。当攸弗隆来到底比斯卫城（官员和议事会成员开会地点）的时候，他们刺杀了攸弗隆。在场官员将行刺者当场擒获，带到

议事会前，对他们提出如下的指控：

［6］“公民们，我们有义务审讯这些杀害攸弗隆的凶手，向他们提出死罪的指控。我认为，人不外乎两类：一类是明智之士，他们富于理性，不会有错误或不洁之举；另一类是卑劣之徒，他们心如蛇蝎，坏事做绝，却又极力掩人耳目。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些人却是例外。他们比你们见过的任何人都更加厚颜无耻，胆大包天。他们居然当着众官员和在座诸位的面，无视你们掌握着生死大权，将自己当作法律的化身，既当法官又当陪审员，还兼任刽子手，当众杀死了攸弗隆。如果不将他们处以极刑，那以后谁还敢造访我们城邦呢？现在我代表我们的城邦正式起诉这些十恶不赦的恶棍和不法之徒，他们蔑视法律和正义，这与极端藐视我们城邦的罪过无异。我已经将他们的罪行如实向你们陈述，现在应由你们对他们依法量刑了。”

［7］这就是官员们所提出的指控。刺杀攸弗隆的凶手除一人外，其他人都否认他们犯有杀人罪。那个人不但对杀害攸弗隆供认不讳，还对自己的行为进行了辩护。他说：

“底比斯人啊，无疑，如果一个人知道你们有权任意处置他，他是不可能蔑视你们的。人们不禁会问，我在此刺杀攸弗隆，是抱着什么样的信念呢？首先，我坚信，我的所为是正义之举；其次，我坚信你们能公正地裁决此事，因为我知道你们是如何处理阿奇亚斯和海巴特斯事件的，(4)他们的行为与攸弗隆大同小异。那时，你们也并未等到正式投票，而是抓住时机，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解决了问题。因为你们相信，对于这种罪大恶极、亵渎神祇之人，对于十恶不赦的叛徒和暴君，世人皆可以诛之。

［8］“请问攸弗隆不正是这样的罪大恶极之徒吗？以下事实可以为证：第一，他发现神庙里存放着人们奉献的大量金银财宝，便将它们洗劫一空；第二，他是一个十足的叛徒，他曾经是拉栖代梦人最忠实的朋友，但他很快就背叛拉栖代梦人来投靠你们，对你们信誓旦旦。而一旦获得你们的保证后，他又会叛离你们，将港口献给你们的死敌；最后，他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暴君。对于奴隶，他非但给予他们自由，还授予他们公民权；而对于贵要阶层人士，则不论他们是否犯有过错，要么将其处死，要么将其放逐，剥夺他们的财产，就算是

对他曲意奉承也不会放过。(5)

[9] “他在你们的死敌雅典人的帮助下重掌政权之后，便企图以武力驱逐贵邦派驻西基昂的驻军。当他发现难以将其逐出卫城之时，就携带巨款来到底比斯。如果现在证明他集结大军来攻击你们的话，你们甚至还会感谢我今日将其杀死；不过，他携带金钱，想通过行贿，收买你们，希望说服你们扶持他重新成为城邦的主人。本该由你们处决的人物，却由我代为执行了，这难道不是公正之举吗？那些在交战中被武器击伤的人，仅仅是躯体受损，并不表明他们思想上有任何邪念；但是，那些被金钱腐蚀的人，就不仅使公正受到严重扭曲，还招致耻辱。

[10] “可以肯定，如果他是我的敌人但是你们的朋友，那我承认在贵邦将其杀死是不对的；但请问，叛卖你们的人怎么可能会是你们的朋友呢？也许有人会说：‘宙斯作证，他是自愿来的。’诸位，如果有人在远离贵邦之地将其杀死，刺杀者定会受到赞扬；但当他再次来到贵邦，想对你们干一件前所未有的坏事时，难道只有让他活下来才是正当的吗？请问，哪个地方的希腊人会与一名叛徒、反复无常的逃亡者或者暴君和平相处呢？

[11] “除此以外，我还得提醒你们，如果我没有记错，你们曾通过一项决议，要求所有同盟城邦均须引渡流亡者。处决他这样一个未经盟邦一致同意就返回的流亡者，难道有什么不当之处吗？诸位，我认为，如果你们将我处决，那就等于在帮你们最凶恶的敌人复仇。如果你们确认我的行为是正义之举，那你们就会发现我不但维护了你们的利益，也维护了所有同盟者的利益。”

[12] 听了他的陈述，底比斯人判定，攸弗隆之死是罪有应得。但攸弗隆的同胞公民却将其视为一个勇敢正直的人，将其遗体运回西基昂，葬于市政广场，尊其为“城邦创建者”。看来，大多数民众心目中的优秀人士，就是那些对本邦做出过贡献的人。

---

(1) 阿卡狄亚一城镇。

(2) 此人不知是否为同名作家，他的作品《围城术》留存下部分残篇。

(3) 色诺芬：《希腊史》，VII. 1. 46。

(4)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 4. 2—12。

(5) 有趣的是他列举“暴君”的种种罪状。

第四章

[1] 攸弗隆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闲言不表，书归正传。(1)卡列斯和弗琉斯人在一起，仍驻守在塞阿米亚，奥罗浦斯(2)则处于那些被逐者的掌控之下。雅典人全力以赴攻打奥罗浦斯，同时命令卡列斯由塞阿米亚出兵增援，西基昂的公民和阿卡狄亚人便趁机重新夺回了西基昂的港口；而雅典人的行动没有得到任何一个盟邦的支援，孤军奋战的他们不得不从奥罗浦斯撤走，听凭底比斯人占据该城，等待未来依法裁决。

[2] 现在，当吕康麦德斯得知雅典人因为遭遇诸多麻烦而未得到同盟者的任何支援，因而指责同盟者的时候，规劝阿卡狄亚人的“万人大会”(3)，要求他们与雅典人进行协商，以期双方结为盟友。最初，一些雅典人对此提议极为反感，因为作为拉栖代梦人的朋友，他们不应与其敌人结盟。但经过再三思量，他们认为与阿卡狄亚人结盟，无论对于拉栖代梦人还是雅典人自己都是有利无害的。因为这样一来，阿卡狄亚人就不可能再去向底比斯人求援了。鉴于此，雅典人接受了阿卡狄亚人结盟的请求。

[3] 吕康麦德斯还在忙于与雅典结盟事宜，在他乘船离开雅典回国靠岸之时，却遭遇了杀身之祸，这明明就是神祇干预所致。当时，有许许多多的舰船可以乘坐，他选择了其中一艘，与船员们说好了，要求船只送他到指定的地点靠岸。碰巧的是，船只停靠之处正好是阿卡狄亚被逐者的聚居地，他便命丧于此。不过，与雅典结盟的任务倒是完成了。

[4] 同时，德摩提昂(4)在雅典公民大会上发言，要求与阿卡狄亚人建立友好关系，认为那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他还指出，应当告诫雅典的诸位将军，也须关注科林斯的局势，那也是为雅典人民的安全着想。科林斯人得知此消息后，迅即派出本邦军队到每一个驻防据点，接替雅典人，要求后者撤离驻防之地，告诉雅典人说这些地方不再需要外邦人驻守了。于是，雅典驻军按照他们的要求，从所有驻防点撤出。当各个据点的雅典驻军集中到科林斯城之后，科林斯人随

即宣布，任何一位雅典人，如果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对待，即可将名字登记入册，以确保他们得到公正的待遇。

[5] 在此期间，卡列斯率领一支舰队抵达肯克里埃。得知所发生的事情之后，他告诉科林斯人说，他听说有人正密谋危害其城邦，他是前来援助他们的。科林斯人感谢他的好意，却不许他的舰队进入港口，而是命令他驶离科林斯。同时，科林斯人在支付了雅典重装步兵应得的薪酬之后，便打发他们回国了。这样，所有雅典人都离开科林斯回国。

[6] 另一方面，雅典人按照同盟条约的规定，派出一支骑兵增援阿卡狄亚人，以防有人侵入其境。但他们并未因战争目的而踏上拉哥尼亚的土地。此前，科林斯人一直在陆军方面占有优势，但如今雅典军队数量大增，又与科林斯处于敌对状态，鉴于形势严峻，为维护自身安全，科林斯人决定征募雇佣军，包括步兵和骑兵。一旦拥有了这样的军队，科林斯人不但可以保卫自己的城邦，还可以对毗邻的敌对诸邦予以沉重打击。至于底比斯，他们派使者前去，看看是否有可能与其缔结和约。

[7] 底比斯人吩咐他们回国，说缔结和约之事随后将得到批准。于是，科林斯人请求底比斯人允许他们前往诸盟邦去商讨此事。这样就可以弄清楚，那些愿意缔和的城邦可以维持和平，那些愿意作战的城邦可以继续战斗。底比斯人同意他们这样做。科林斯人的使者来到拉栖代梦，对他们说：

[8] “拉栖代梦人啊，作为你们的朋友，我们前来贵邦提出我们的请求。如果你们认为继续作战有利于确保我邦的安全，就请告诉我们；如果你们断定当前的形势对我们而言已经无望，那就让我们去缔结和约吧！如果缔结和约对你们同样有利，那就请与我们一道去与底比斯人缔结和约，因为世界上没有谁比我们更乐于与贵邦同保安全；但是，如果贵邦认为继续战斗更为有利，那就请允许我们独自去缔结和约吧！如果我邦得以保全，或许日后对贵邦还会有些许益处；如果我邦遭到毁灭，那显然就永远没有机会为贵邦效力了。”

[9] 听了科林斯人的陈述，拉栖代梦人同意科林斯人自行决定

缔结和约事宜；至于其他盟邦，他们也允许其自主决定是否继续与他们一同作战。但是，至于他们自己，他们说仍将继续战斗，绝不允许别人剥夺其祖先留传给他们的财产——美塞尼亚。[(5)]未来的命运如何，他们服从神祇的旨意。

[10] 得知拉栖代梦人的想法之后，科林斯人便前往底比斯，准备与其缔结和约。然而，底比斯人希望不单单是达成和平，还要求与其结盟。而科林斯人回答说，缔结同盟并非和平而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如果底比斯人愿意，他们现在来此只想缔结一项名副其实的和平条约。[(6)]底比斯人对他们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颇为敬佩，因为他们尽管处境艰难，但仍不肯与曾经有恩于他们的城邦开战。于是，在保证各邦领土完整的前提下，底比斯人与科林斯人、弗琉斯人及其一同前来的诸邦使者缔结了和约，并宣誓遵守相关条款。

[11] 根据和平条约，弗琉斯人应立即从塞阿米亚撤军。阿尔戈斯人尽管也宣誓遵守和平条约，但他们发现如按约行事，他们将不能继续掌控在特里卡兰昂[(7)]的弗琉斯被逐者了，[(8)]所以派兵占领该地，并驻防于此。阿尔戈斯人虽在不久前还将此镇视为敌方领土横加劫掠，但现在他们声称它是属于阿尔戈斯的。当弗琉斯人要求就这一问题提交仲裁时，他们一口拒绝。

[12] 大约在这时候，狄奥尼修斯一世[(9)]去世，其子狄奥尼修斯派出12艘三列桨战舰，在提摩克拉特的统率下前来援助拉栖代梦人。舰队抵达后，他协助拉栖代梦人收复了塞拉西亚；完成这项任务后，舰队返航西西里。此后不久，爱利斯人攻取了拉西昂。[(10)]该城镇在古时候属于爱利斯，而今属于阿卡狄亚同盟。

[13] 阿卡狄亚人对此不会坐视不管，他们马上征召军队前去，力图收复此城。爱利斯人的精选之师“三百人队”和“四百人队”，[(11)]也立即前去迎敌。那天，爱利斯人在阿卡狄亚人正对面平坦的地方扎营。当晚，阿卡狄亚人在夜幕里登上爱利斯军营附近的山顶。拂晓时分，他们从山顶上冲杀下来。爱利斯人看到敌人不但居高临下，占有地利，而且人数是他们的好多倍，如果敌人尚未靠近就落荒而逃，那也是可耻之事。于是，当阿卡狄亚人进逼上来时，他们迎上前去，与其展开肉搏战。但爱利斯人刚一接战，便败逃而去。由于道路崎岖难

行，爱利斯人在败退过程中，损失了不少的人员和武器。

[14] 阿卡狄亚人乘胜追击，向阿克罗里亚人诸邦(12)进军。除了特劳斯图斯以外，他们攻占了该地区所有城镇；随后，他们兵抵奥林匹亚。阿卡狄亚人沿克罗努斯山周边修筑起一道栅栏，严加防守，并且占据着奥林匹亚附近的山地。接着，他们诱使玛尔迦那的一些公民叛离，进而占领了该城。事已至此，爱利斯人彻底丧失了勇气，而阿卡狄亚人却向其首府(13)步步紧逼。当阿卡狄亚军队推进至爱利斯市政广场时，爱利斯的骑兵和一部分重装步兵奋起抵抗，将阿卡狄亚人驱逐出城，杀死了一些敌军士兵，并且竖立了一座胜利纪念碑。

[15] 事实上，在此之前，爱利斯城邦一直深陷内部纷争。卡罗浦斯、特拉索尼达斯和阿格尤斯三人为首的党派，试图将城邦政制变更为民主制，而攸阿卡斯、希皮亚斯和斯特拉托拉斯三人为首的党派则力主实行寡头制。(14)阿卡狄亚大军似乎是那些民主派的同盟者。于是，卡罗浦斯一派觉得有阿卡狄亚人为他们撑腰，顿时勇气倍增，占领了爱利斯卫城。

[16] 然而，骑士和“三百人队”毫不犹豫地发起进攻，将他们驱逐，夺回了卫城，结果，包括阿格尤斯和卡罗浦斯在内的约400名公民，遭到放逐。不久，在阿卡狄亚人的帮助下，这些被逐者占据了派罗斯。(15)许多倾向于民主派的公民离开爱利斯城，前往派罗斯(16)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因为这里不但拥有强固的要塞，而且得到了阿卡狄亚人强大的武力支持。之后，阿卡狄亚人在那些被逐者的劝说之下，再次攻入爱利斯境内，以使爱利斯归附于他们。

[17] 但是，此时阿凯亚人已经与爱利斯人结盟，他们自己严密守卫爱利斯城，阿卡狄亚人大肆蹂躏其乡村，攻城行动却毫无进展，结果只好撤离。可是，他们刚刚撤至爱利斯境外，就传来消息，说培林尼人抵达爱利斯境内。于是，他们连夜长途奔袭，占领了培林尼的城镇奥洛鲁斯(17)。这时候，培林尼又恢复了与拉栖代梦人之间的旧有的同盟关系。(18)

[18] 在得知奥洛鲁斯被占领的消息后，培林尼人迂回行军，尽快进入培林尼城。此后，他们不但对占据奥洛鲁斯的阿卡狄亚人开

战，还与本邦的民主派较量。尽管他们人数不多，但他们包围了奥洛鲁斯，连续作战，最终夺回了对该城镇的控制权。

[19] 不久，(19)阿卡狄亚人再一次侵入爱利斯境内。当阿卡狄亚人在库伦涅(20)与爱利斯城之间扎营时，爱利斯人发动突袭，但阿卡狄亚人稳住阵脚，击败了爱利斯人。人们认为，这次突袭行动由爱利斯的骑兵司令安德罗玛库斯负责指挥，此人战败自杀；其他人撤至爱利斯城内。突袭行动中阵亡的还有斯巴达人索克雷德斯，交战时他刚好到达那里，因为这时拉栖代梦人与爱利斯人有同盟关系。

[20] 现在，爱利斯国内形势非常严峻，迫于压力，他们派遣大使前往拉栖代梦，请求拉栖代梦人出兵攻击阿卡狄亚人。他们相信，如果阿卡狄亚人腹背受敌的话，他们很有可能放弃在爱利斯的战事。结果，拉栖代梦人接受了请求，阿奇达姆斯统率其公民兵，发动了对阿卡狄亚人的进攻，并夺取了克隆努斯。(21)他将12个营队(22)中的3个营队留下驻防此地，其余的军队撤回国内。

[21] 阿卡狄亚人的军队从爱利斯撤走后，便奔赴克隆努斯，在城外筑起了两道栅栏，将克隆努斯团团围住。看到本邦公民被围困在其中，拉栖代梦人再次派阿奇达姆斯统率一支军队出征。阿奇达姆斯到达这里后，成竹在胸，一方面派兵在阿卡狄亚和斯基里提斯境内尽情劫掠，另一方面，如有可能，则驱走围攻者。阿卡狄亚人却不为所动，静观其变。

[22] 随后，阿奇达姆斯注意到，阿卡狄亚人所构筑的外侧栅栏须跨越一座小山，他料定如能占领此山头，山下的围城者便无法坚守阵地。他统率大军准备迂回攻占山顶，队伍前锋轻盾兵，在栅栏外与阿卡狄亚联军(23)遭遇，便发起攻击，骑兵也随即参与了战斗。阿卡狄亚人的方阵并未调转方向，而是保持密集阵型，默默地坚守在那里。当拉栖代梦人再次发起进攻的时候，阿卡狄亚人仍岿然不动，甚至迎面而上，这一次却杀声震天。阿奇达姆斯本人率领重装步兵参加了战斗，他的队伍沿着朝向克隆努斯的战车道排开，呈两列纵队，碰巧排列成这样。

[23] 双方军队相距越来越近了。阿奇达姆斯的队伍列成纵队，

因为他们正在沿一条道路推进，而阿卡狄亚人则排成密集阵型。在交战中，拉栖代梦人再也无法抵挡阿卡狄亚人优势兵力的攻势。很快，阿奇达姆斯大腿中枪，身负重伤。在他前面的战士相继倒下，其中包括波里埃尼达斯和阿奇达姆斯的妹夫奇隆。此战拉栖代梦人阵亡者不下30人。

［24］随后，拉栖代梦人顺着那条路撤回至开阔地带，迅速布好战斗阵型，准备迎战。阿卡狄亚人尽管人数处于劣势，但由于刚刚击退劲敌，杀死不少，因而士气高昂。另一方面，拉栖代梦人亲眼看到阿奇达姆斯受伤，听到人们呼唤阵亡者的名字，便陷于极度的沮丧之中。因为这些阵亡者不但个个勇猛异常，而且正值他们人生的鼎盛之年。

［25］当阿卡狄亚人渐渐逼近时，一位长者高声喊道："诸位，我们为什么非要拼个你死我活呢？我们为什么不能订立和约、达成和解呢？"听他这么一说，双方皆大欢喜，同意缔和。拉栖代梦人收回本方阵亡者尸体，然后撤离了战场；而阿卡狄亚人回到他们的大本营，竖立了一座胜利纪念碑。

［26］就在阿卡狄亚人围攻克隆努斯期间，爱利斯人从城里出发，发动了对派罗斯的第一次进攻。(24)他们在途中遭遇被逐出萨拉麦(25)的那些派罗斯人。爱利斯的骑兵抓住时机，便毫不迟疑地发起攻击，杀死了其中一些人，余下的逃到一座小山上躲藏起来。当他们的步兵赶到后，他们就把躲藏在山上的那些人赶了下来，当场杀死一些，活捉近200人。他们将俘虏当中的外邦人全都卖为奴隶，将其中爱利斯的被逐者悉数处死。这样，爱利斯人在没有得到外援的情况下，不但攻占了派罗斯，而且还收复了玛尔迦那。

［27］其后，拉栖代梦人再次夜袭克隆努斯，占领了阿尔戈斯人对面的栅栏，呼喊被围困在里面的拉栖代梦人赶紧出逃。结果，离栅栏较近的那些人趁机逃了出来。但随着阿卡狄亚人大批增援部队赶到，其他人依然被阻隔在里面。那些被封锁在里面的人后来成了俘虏，联军将其瓜分，一部分移交给阿尔戈斯人，一部分移交给底比斯人，(26)一部分交给阿卡狄亚人，还有一部分交给美塞尼亚人。这些俘虏，包括斯巴达人和庇里阿西人，总数在100人以上。

[28] 克隆努斯的战事结束后，阿卡狄亚人又腾出手来着手进攻爱利斯。于是，他们不但增强了驻守奥林匹亚的兵力，而且因新一届奥林匹亚竞技会(27)临近，他们与比萨人（比萨人声称自己是奥林匹亚圣域的最初主管者(28)）一道开始筹办本届竞技会。但是，就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举行的当月，节日庆典集会举行之时，爱利斯人大张旗鼓地进行备战，最后在阿凯亚人的支持下，沿着大路朝奥林匹亚袭来。

[29] 阿卡狄亚人正与比萨人一同主持节日庆典，根本没有料到爱利斯人会来攻击他们。这时，赛车项目已经结束，五项全能比赛(29)已赛完田径场上的项目。选手们刚刚通过了摔跤比赛的资格审查，(30)进入位于田径场与祭坛(31)间的区域。就在此时，全副武装的爱利斯人抵达圣域。阿卡狄亚人并未出击迎敌，而是列阵于克拉道斯河畔，该河流经阿尔提斯(32)，注入阿尔弗尤斯河。阿卡狄亚的盟邦阿尔戈斯的2000名(33)重装步兵和雅典的约400名骑兵都前来增援。

[30] 爱利斯人在克拉道斯河对面列阵；献祭之后，立即进军。虽然在此前的交战中，爱利斯人一直备受阿卡狄亚人和阿尔戈斯人的蔑视，而阿凯亚人和雅典人也瞧不起他们，但在那天的战斗中，他们率领同盟者的军队，冲锋在前，英勇无畏。最先与爱利斯人交锋的阿卡狄亚人，一触即溃；前来救援的阿尔戈斯人，也一筹莫展，被爱利斯人击败。

[31] 爱利斯人乘胜追击，进入议事厅、赫斯提亚神庙和剧场之间的地带。他们奋勇作战，已将敌人赶至祭坛附近，但由于敌人从柱廊、议事厅和宙斯大殿的屋顶上向他们投掷器物，而爱利斯人自己在平地上迎战，一些人当场毙命，其中包括“三百人队”的首领斯特拉托拉斯。面对这种形势，爱利斯人只好撤回营地。

[32] 当晚，阿卡狄亚人及其同盟者对未来的事态发展备感惊惧，他们没怎么睡觉，而是忙着拆除那些精心搭建起来的货摊架，(34)以构筑防御工事。翌日，当爱利斯人再次来到这里时，看到阿卡狄亚人已经修筑了牢固的工事，许多人已经爬到庙宇顶部。于是，他们不得不撤走，回到爱利斯城。爱利斯人向世人证明，他们是神祇在一日之内就能通过激发其勇气而创生的那种人，而凡人花再长时间也无法将懦夫打造成这种人。

［33］阿卡狄亚同盟的领导者(35)在动用圣库(36)的资财，以作为爱巴里提(37)的薪饷时，招致了人们的反对。曼丁尼亚人最先通过决议，严禁挪用圣库资财。他们在自己城邦按分摊数额征收爱巴里提所需军费，然后移交给同盟领导人。但是，同盟领导人却说，他们这样做会伤害阿卡狄亚同盟，于是将曼丁尼亚的领导人传唤至“万人大会”前受审。曼丁尼亚人拒绝了这一要求。但“万人大会”对他们进行了缺席审判，命令爱巴里提前去捉拿那些获罪者。曼丁尼亚人紧闭城门，不许爱巴里提进入城内。

［34］在“万人大会”上，也有人对挪用圣库资财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渎神行为会给子孙后代留下不良的先例。因此，阿卡狄亚同盟大会通过决议，从此以后严禁挪用圣库资财。听到这个消息，同盟者中因交不起费用而无法提供爱巴里提的城邦马上退出同盟；那些交得起费用的城邦则相互鼓励，争相加入，从而成为爱巴里提的参加者。他们觉得，之前他们不过是这支“精选之师”的工具，而今“精选之师”成了他们手中的工具了。阿卡狄亚同盟的领导者意识到，既然他们掌控着圣库的资财，如果不得不将资财账目交出来，他们将很有可能会被处死。因此，他们派人至底比斯，告诉底比斯人说如果不发动战争，他们准备重新投到拉栖代梦人一边了。

［35］于是，底比斯人准备发动战争了。那些为伯罗奔尼撒人的利益着想的人士，则劝说阿卡狄亚的将军委员会，派遣使者去告知底比斯人，除非阿卡狄亚人发出请求，否则他们不得出兵阿卡狄亚。他们将这样的想法告诉了底比斯人，其实阿卡狄亚人也无意再战，无意控制奥林匹亚宙斯神殿。如果他们将神殿管辖权归还给爱利斯人，就证明他们行事正直公正，这样做就能更好地取悦于诸神。既然爱利斯人也有这样的想法和愿望，于是双方同意停战，缔结和约。(38)

［36］签约立誓者不但包括直接相关诸邦，还包括泰格亚人和底比斯的将军，他碰巧正带领300名波奥提亚重装步兵驻扎于此。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驻留在泰格亚的阿卡狄亚人欢聚一堂，举行祭神仪式，高唱胜利凯歌，庆祝缔结和约。但是，底比斯人和阿卡狄亚同盟的领导者对他们的账目还是很担心。在波奥提亚人和“精选之师”的协助下，他们决定关闭泰格亚城门，将狂欢者中的贵族派悉数逮捕。因

为阿卡狄亚同盟各邦都参加了狂欢，大多数人都心怀急切的和平愿望。因此，被捕者人数众多，监狱里人满为患，连市政厅里也都关押着犯人。

[37] 然而，虽然有许多人被捕，但也有不少人越墙逃走，还有些人直接从城门出去了（因为除非自己罪大恶极，一般不会触犯众怒）。最令底比斯的将军及其追随者难堪的是，他们最想逮住的是曼丁尼亚人，但抓住的却寥寥无几。原来曼丁尼亚城就在附近，[39]几乎所有曼丁尼亚人都早已回家。

[38] 天亮之后，曼丁尼亚人得知所发生的事情，便立刻派人前往阿卡狄亚其他城邦，要求他们武装起来，严密把守各关口。与此同时，曼丁尼亚人派使者至泰格亚，要求释放所有被拘押的曼丁尼亚人；他们说，他们还代表其他阿卡狄亚人提出要求，不得将拘押者囚禁起来，更不得未经审判就予以处决。如果有人要指控那些被拘押者，曼丁尼亚人保证将召开阿卡狄亚同盟大会，受理这类指控。

[39] 那位底比斯人听了这番话，一时不知该如何处置，便释放了所有在押者。翌日，他将愿意与会的所有阿卡狄亚人召集起来进行解释，辩解说他是被人蒙骗了。因为他听说拉栖代梦人大兵压境，一些阿卡狄亚人准备将泰格亚出卖给敌人。听了他的解释，人们知道他言不符实，但还是放了他。不过，他们派遣使者前往底比斯控告他，要求将其处死。

[40] 据说，碰巧此时担任将军的是伊巴密浓达。他坚持认为，底比斯人拘押这些人乃正当之举，不应将他们释放。他对使者们说：“我们是因你们的事才参战的，但你们却未经我们同意而与他人缔结和约。难道我们就此指控你们犯有背叛之罪有何不妥吗？”他又指出：“我实话告诉你们吧，我们将与我们的同盟者一起进军阿卡狄亚了。”

---

(1)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I. 2. 23，3. 3；狄奥多洛斯：XV. 76。

(2) 阿提卡东北部与波奥提亚交界处一城镇，与优波亚岛隔海相望。修昔底德：VIII. 60。

(3) 这证明“万人大会”代表整个阿卡狄亚人，决定战与和。参阅色诺芬：

《希腊史》，VII. 1. 38，4. 22，23，33；狄奥多洛斯：XV. 59。

(4) 关于德摩提昂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

(5) 拉栖代梦人的领土包括两大地区，拉哥尼亚和美塞尼亚。美塞尼亚在公元前369年已经取得独立。色诺芬：《希腊史》，I. 1. 27及附注。

(6) H. G. 达金斯译为“缔结一项公正而平等的和平条约”（to establish a just and equitable peace）。

(7) 弗琉斯附近一要塞。

(8) 这段文字可能有缺损。

(9) 父子同名。关于狄奥尼修斯一世，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I. 1. 20，28。

(10) 公元前365年。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I. 1. 26。

(11) 从下文来看，似乎前者是特选步兵部队而后者是骑兵部队。参阅修昔底德：II. 25。

(12) 阿克罗里亚为爱利斯与阿卡狄亚边界的一片多山地区，彭纽斯河（Peneius）与拉顿河（Ladon）蜿蜒流经这一地区。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I. 2. 30；IV. 2. 16。特劳斯图斯是这一地区四个主要城镇中的一个，关于玛尔迦那的情况可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I. 2. 25，30；IV. 2. 16；VI. 5. 2。

(13) 即爱利斯城。

(14)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I. 4. 31。

(15) 派罗斯位于爱利斯山谷，从爱利斯城至奥林匹亚的道路经由此镇，拉顿河在此注入彭纽斯河（波桑尼阿斯：VI. 22. 5），在今日阿格拉皮多科里村（Agrapidokhori）附近。

(16) 在希腊古典文献中，有两个地方宣称是荷马史诗中所说的派罗斯（Pylos），一个位于爱利斯的特里菲利亚（Triphylia），另一个位于美塞尼亚。许多文献都提及“多沙的派罗斯”，似乎与纳瓦里诺湾附近的地理条件较为相合；斯特拉波认为涅斯托尔的首府是特里菲利亚的派罗斯，尽管它深处内地；而《奥德赛》中多处暗示派罗斯临海；波桑尼阿斯只知道美塞尼亚的派罗斯（IV. 36. 1—2），在纳瓦里诺海湾以北，雅典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公元前425—前409年）占据此地。值得注意的是，迈锡尼文明最重要的遗址之一，就是伯罗奔尼撒半岛西部、位于

纳瓦里诺海湾东北9千米的派罗斯，这里出土了丰富的线形文字B泥板文献，属迈锡尼文明的核心区域。

(17) 该城镇位于从阿伊吉阿劳斯至培林尼的骞斯峡谷入口处，此峡谷全长约60斯塔狄亚。

(18)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I. 2. 11。

(19) 公元前365/前364年。

(20) 爱利斯的港口城镇。

(21) 克隆努斯，是麦加洛波里斯附近的一个城镇。

(22) 按此记载，“营队”（λόχos）是斯巴达最大的军事单位“团”（μόρα）的一半。斯巴达公民兵总共有6个团，12个营队。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I. 5. 10。而据色诺芬《斯巴达政制》（XI. 4）记载，一个“团”之下分为四个“营”。这两个记载究竟哪个更准确，或者是斯巴达军事编制有变化，尚难以断定。

(23) 爱巴里提（*Epariti*），指阿卡狄亚联军。狄奥多洛斯（XV. 62）称其为“精选之师”（*tous kaloumenous epilektous*）。

(24)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I. 4. 16。

(25) 一个坚固的要塞，大概位于阿凯亚边界的斯科利斯山（今Santameri山）的一凹岩处。参阅波里比阿：IV. 75。

(26) 据研究，底比斯人很可能在泰格拉、麦加洛波里斯或美塞尼亚派有驻军。

(27) 第104届奥林匹亚竞技会举办之年（公元前364年7月）。

(28)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II. 2. 31；波桑尼阿斯：VI. 12. 2；狄奥多洛斯：XV. 78。

(29)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V. 7. 5及其附注。希腊人所谓“马赛”，Horse-race（*ippodromia*），究竟是赛马还是赛车，抑或二者皆有，尚不能完全确定。一般说来，五项全能比赛是在赛马之后举行的；五个项目即赛跑、跳远、铁饼、标枪和摔跤，比赛的先后顺序不是很明确，但可确定的是摔跤为最后一项，赛跑很有可能是第一项。前四项是在田径场（δρόμος/race-course，本意为“跑道”）上举行，而通常摔跤是在圣库前的空地上举行的。

(30) 即审察在前四项比赛之后，是否保有继续比赛的资格。

(31)　即宙斯大祭坛。其神圣性有望使他们免遭爱利斯人的攻击。

(32)　Altis，系指宙斯圣域核心地带。

(33)　H.　　　G.　　　达金斯译本为“200”。“洛布古典丛书”希腊文原文为“διισχιλίους”，即2000。

(34)　由商贩们搭建用于出售货物的设施或者作为宾客的临时住所。每一次全希腊的竞技会，同时也给来自四面八方的商家提供了展销货物的机会。

(35)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I. 1. 24。

(36)　奥林匹亚圣库。

(37)　所谓“精选之师”。

(38)　公元前362年。

(39)　曼丁尼亚距离泰格亚约19.3千米。参阅地标《希腊史》，第305页注释。

第五章

[1] 诸位使者将伊巴密浓达的这番表态，向阿卡狄亚同盟大会以及同盟各邦作了通报。(1)曼丁尼亚人以及其他那些对伯罗奔尼撒事务颇为关切的城邦，如爱利斯人和阿凯亚人(2)等都一致认为，底比斯人的意图昭然若揭，他们是想极力削弱伯罗奔尼撒人的势力，这样他们可能更容易控制以致奴役伯罗奔尼撒人。

[2] 他们说，“世界上为什么只有他们想让我们彼此交战，相互消耗，以至于最后两败俱伤，不得不有求于他们呢？为什么我们明确告诉他们现在我们不需要他们出兵，他们仍在厉兵秣马，准备出战呢？他们准备出兵，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就是想对我们下毒手。”

[3] 于是，他们派使者前往雅典，(3)请求雅典人出兵增援。同时，爱巴里提也派人前往拉栖代梦，说他们愿意援助拉栖代梦人，一旦需要，他们愿意和他们一道粉碎任何想奴役伯罗奔尼撒的企图。至于领导权的问题，他们很快就会作出安排，原则上是每一个加盟城邦在本邦境内皆应享有最高领导权。

[4] 这期间，伊巴密浓达紧锣密鼓地准备对外用兵。这支军队是以全体波奥提亚人、优波亚人以及许多色萨利人打头阵的。色萨利人当中既有支持亚历山大的，(4)也有反对他的。然而，佛基斯人并未参加此次出征，他们说按盟约规定，只有当底比斯人遭到他人攻击时，才有出兵相助的义务，盟约并未规定底比斯人主动进攻其他城邦时，他们也有此项义务。

[5] 然而，伊巴密浓达对此并不介意，认为在伯罗奔尼撒还有大批的支持者——阿尔戈斯人、美塞尼亚人，还有部分阿卡狄亚人都站在他这一边。而那些如泰格亚人、麦加洛波里斯人、阿色亚人、帕兰提昂人等，国小民寡，且处于其他城邦的包夹之中，只能跟随其他城邦一起行动了。

[6] 于是，伊巴密浓达加速行军。但是，当他推进到涅米亚(5)时，大军停了下来，希望活捉途经那里的雅典人。(6)他预料，在盟邦

看来，这将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因为不但可使盟军大受鼓舞，而且能让敌人闻风丧胆。一言以蔽之，雅典人的每一点损失，对于底比斯人来说都是一分收获。

[7] 伊巴密浓达驻留涅米亚期间，那些与底比斯为敌的城邦也陆续在曼丁尼亚集结。不久，伊巴密浓达接到报告，说雅典人已改变行军计划，不走陆路，而取海路，经拉栖代梦前去增援阿卡狄亚人。在这种情况下，伊巴密浓达率军从涅米亚开拔，直抵泰格亚。

[8] 在我看来，伊巴密浓达的作战部署虽算不上周详，但此次远征中应预先审慎思考的事宜和激励战士的举措，他大致都做到了。首先，我由衷佩服他将营寨安扎于泰格亚城内，因为这比在城外安营要安全得多，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不会受到敌军的干扰；其次，安营于城内更易于获取一切所需，而对手却安营于城外。这样，他可以更准确地判断敌军行动正确与否；其三，尽管他相信自己的实力比对手强，但在敌军占据地利之时，他从不贸然进攻。

[9]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看到不再有城邦投靠底比斯一方时，便下定决心采取行动，否则他一世英名将付诸东流，他也必定会自取其辱。他得知敌军已占据曼丁尼亚周边的有利位置，正派人寻求阿格西劳斯和拉栖代梦人的全力援助；又得到情报，说阿格西劳斯已经率军启程，抵达培林尼。(7)鉴于这种状况，伊巴密浓达命令军队立即就餐，(8)然后直接向斯巴达进军。

[10] 事有凑巧，有一位克里特人前来向阿格西劳斯报告了底比斯军队正在开进的情况。此时斯巴达完全是一座空城，毫无抵抗力量，若不是此人报信，斯巴达必定落入伊巴密浓达之手。由于及时得到情报，阿格西劳斯率军折回，在底比斯人抵达之前回到了斯巴达。斯巴达人将为数甚少的公民加以部署，各就其位，严加防守。原来，这时候斯巴达的骑兵和他们的雇佣军都在阿卡狄亚，重装步兵的12个营队中，有3个也不在国内。(9)



图**24**　斯巴达与拉哥尼亚平原（自西北方拍摄）

［11］伊巴密浓达进入斯巴达城区后，(10)放弃了沿地面推进的打算，因为这样敌人可从屋顶上投掷器物，会给他们以重大杀伤；他也不打算在狭窄的区域作战，这样无法发挥其人数上的优势。他想首先占据有利地势，然后命令士兵居高临下，向城内冲锋。

［12］接下来所发生的事情，只能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神意所为，一种解释是哀兵必胜。阿奇达姆斯一马当先，率领不足百名士兵突破前进唯一障碍(11)，顺着山坡向上追杀敌人。此刻，这些在琉克拉特(12)战无不胜的英雄们，这些无畏的勇士们，尽管在任何一点上都不落下风，且在地利上占尽优势，却抵挡不住阿奇达姆斯军队的冲锋。他们调转方向，仓皇溃逃。(13)

［13］伊巴密浓达的先头部队被斯巴达人冲得七零八落，大都丧命。斯巴达城里的士兵受到获胜消息的激励，追击敌人的时候有些忘乎所以，结果反而尽被底比斯人杀死。看来，双方取胜的界限似乎是由上苍冥冥之中划定了的。阿奇达姆斯在获胜之地竖立起一座胜利纪念碑，并且按照停战和约，归还了敌方阵亡者的尸体。

［14］伊巴密浓达考虑到，阿卡狄亚人肯定要前来增援拉栖代梦人；如果这两路人马合二为一，伊巴密浓达就要面对他不想看到的那种情况：既要对阿卡狄亚人作战，又要与拉栖代梦全军对决；(14)尤其

是因为眼下敌军刚刚获胜，而本方遭到挫败。因此，他迅速引军回撤至泰格亚，让重装步兵在那里休整一下，派骑兵队前往曼丁尼亚，恳请他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拖住敌人；他还向他们面授机宜，说曼丁尼亚所有牲畜很可能都在郊外，尤其是此时正值麦收季节。(15)

[15] 于是，骑兵队奉命开拔。雅典的骑兵队从埃琉西斯出发，在科林斯地峡就餐，穿过克列奥奈(16)，恰好逼近曼丁尼亚，或者已经驻扎在城内的营房里。曼丁尼亚人看到底比斯的骑兵朝他们的城市开进，便恳请雅典人尽其所能援助他们。因为他们所有的牲畜、劳力以及许多自由公民的孩子和老人都在城外。在他们的恳求下，雅典的骑兵战士虽然未吃早饭，马匹也未上料，但他们仍决定出城迎敌。

[16] 难道我们不应该为这些士兵的英勇行为击节叫好吗？尽管他们看到敌众我寡，尽管他们的骑兵不久前才在科林斯遭受重创，(17)他们也未尝不知道他们的对手是最骁勇善战的骑兵——底比斯人和色萨利人的骑兵，不过他们现在根本没有把这些放在心上。他们唯一看重的是荣誉，如果身在曼丁尼亚而不对其盟友伸出援手，这才是他们最大的耻辱。考虑到这些，敌人一出现，他们就杀入敌阵，渴望赢回祖辈们所建立的英名。

[17] 战斗开始了。雅典人确实保住了曼丁尼亚人城外的所有一切，但是双方都有不少勇士中枪身亡。(18)因为双方的武器都够长，能刺中对方要害。雅典人并未抛下本方阵亡者的尸体，同时也按休战协议将敌人的尸体归还。(19)

[18] 伊巴密浓达考虑到，过不了几天他必须离开那里，因为确定的作战时限即将期满。(20)但是，如果他把同盟者的人民就此撇下，失去保护的他们定会遭到敌人的围攻，这会极大地损害他的威名。尽管其麾下有一支强大的重装步兵，但他们先是在拉栖代梦被对手以少胜多，继而其骑兵又在曼丁尼亚遭遇败绩。而且，他亲率大军攻入伯罗奔尼撒反而导致了拉栖代梦人、阿卡狄亚人、阿凯亚人、爱利斯人和雅典人联合对抗底比斯的局面。鉴于此，对他而言，与敌人之间的一场大战是无论如何都无法避免的。他的想法是，如果获胜，则可尽雪前耻；假如战败身亡，这样的结局对一位一心为其祖国征服伯罗奔尼撒的人物来说，也未尝不是一项荣誉。

[19] 此时伊巴密浓达有这样的想法，在我看来这不足为奇：这就是有雄才大略之人的思想。但是，他已经将麾下将士带到这样一种程度，无论白天与黑夜，他们都不畏辛劳，不惧艰险，无论食粮短缺与否，他们总能服从调遣，始终如一。在我看来，这乃是其更卓越之处。

[20] 这时候，他最后一次给士兵们下达命令，要求他们做好决战的准备。骑兵们擦亮了铠甲，阿卡狄亚步兵在盾牌上画上条纹，(21)就如同底比斯人一样。所有人都磨亮长矛和短剑，擦拭盾牌。

[21] 当他准备完毕，即将率军出发时，他的部署也颇值得注意。首先同往常一样，将军队排成战斗队形，表明他已经为交战做好了准备。但当军队按其指令整队待命时，他并未下令就近冲向敌阵，而是朝泰格亚城西的山上进发，给敌人以一种当天免战的错觉。

[22] 伊巴密浓达到达山地后，复查了本方的阵列。他下令麾下将士把武器放置在山脚的地面上，仿佛准备就地安营。他的这一举动，不但使大多数敌人备战的士气有所下降，还使得敌人的战阵松散下来。这时，他命令陆续到达的军队转身进入他所在的那一翼的阵列，使本方战阵呈楔形。(22)随后，他下达命令：“拿起武器，跟我冲啊！”他自己身先士卒，部下紧随其后。

敌人看到他们突然压上来，顿时乱作一团，没人能保持原来的位置：有些人慌忙跑到自己的位置上去，有些人赶紧列成战斗队形，有些人匆匆勒紧马缰，有些人仓皇穿上胸甲，仿佛部队已经遭到重创一样。

[23] 伊巴密浓达率军杀入敌阵，就如同一艘三列桨战舰乘风破浪，勇往直前，势如破竹；他要横扫对手，全歼敌军。因为他所率士兵乃是全军最精锐之师，而将较弱的士兵安置于后部，他知道如果他们战败，就会长敌人的士气，灭自己的威风。再者，敌军骑兵列阵如步兵方阵一样，纵深为六排，中间没有布置步兵。

[24] 伊巴密浓达还组织了一支强悍的骑兵纵队，并在其中部署了步兵作为策应。这样，一旦突破骑兵防线，他就可将敌人全军击败，因为很难看到有人在本方全线溃败时，还能坚守自己阵地的。为

防止左翼的雅典人增援邻近军队，伊巴密浓达将骑兵和重装步兵部署于在雅典人对面的几座小丘上，使雅典人明白，如果他们增援毗邻的盟军，这支军队就会从其背后发起攻击。

于是，伊巴密浓达下令发起总攻。战局的发展并未令他失望。他们攻下并且控制了敌方阵地，致使敌军全线溃逃。

［25］然而，在伊巴密浓达本人阵亡之后，位于左翼的其他底比斯人皆不能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即使他们获胜也是如此。尽管敌军方阵在底比斯方阵面前溃退，但底比斯人并未杀死其一兵一卒，也未进一步推进到战场之外；尽管敌军骑兵也在他们面前溃逃，但底比斯人并未追击，也未杀死一名骑兵或步兵，反而如战败者一般，惊慌失措地从溃散的敌阵中向后退缩。只有骑兵纵队中那些策应的步兵和轻盾兵如同胜利者一般，杀入敌阵的左翼，却大都死于雅典人之手。

［26］战争所带来的后果与人们事先预料的恰恰相反。全希腊所有军民齐聚于此，站在两条敌对的阵线上彼此决战；没有一个人不这样预想，一旦战斗打响，胜者将成为统治者，败者将沦为其臣民。但是，神祇却做出如下安排：交战双方各自竖立起一座胜利纪念碑，仿佛他们都是获胜者，并且互不干扰对方立碑；[23]双方都如同获胜者一样，依据休战协议将阵亡者尸体归还给对方，同时，双方都依据休战协议接收本方阵亡者的尸体，仿佛他们又都是战败的一方。

［27］尽管双方都宣称本方获胜，但是任何一方的局势都没有丝毫好转，与战前相比，双方的版图、城市和影响力也没有任何增加；而战后的希腊却比战前愈加混乱和无序了。

我也就此搁笔了。其后的事件，或许会有其他作家关注。

---

(1) 公元前362年。

(2) 阿凯亚此时再度处于寡头派统治之下。

(3) 在公元前362年曼丁尼亚加入之前，雅典、阿卡狄亚、阿凯亚、爱利斯、弗琉斯已订立攻守同盟条约。条约文本镌刻于一块石碑上（下部有破损），现保存于雅典卫城博物馆。

(4) 关于斐莱的亚历山大，参阅VI．4．34—37。公元前363年，底比斯人曾

派佩罗皮达斯率军进军色萨利，支持其同盟者和弗提亚的阿凯亚人以及玛格内特人一起反对亚历山大。他们在交战中击败亚历山大，但佩罗皮达斯阵亡。据普鲁塔克记载，底比斯人得知他战死的消息，立即派玛尔基塔斯（Malcitas）和狄奥吉顿（Diogiton）统率7000步兵和700骑兵为其复仇。他们发现此时亚历山大势力弱小，就强迫他退出此前占领的城市，撤出在玛格内特和阿凯亚的驻军，并保证以后无论底比斯人征伐谁，他们都须出兵相助。参阅普鲁塔克：《传记集·佩罗皮达斯传》，XXXV；狄奥多洛斯：XV. 71.2–4。

(5) 在阿尔戈利斯境内。希腊独立之初，曾以此为首都。

(6) 他预计雅典军队会途经那里。

(7) 指拉哥尼亚境内的城镇培林尼，位于攸洛塔斯河畔。参阅波桑尼阿斯：III. 20；斯特拉波：VIII. 7. 4；波里比阿：IV. 81，XVI. 37。

(8) 类似情况可参阅色诺芬：《论骑兵长官的职责》，IV. 9。

(9)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I. 4. 20；《斯巴达政制》，XI. 4。

(10) 到达斯巴达城外围区域。因为所谓斯巴达城并没有城墙。

(11) 即对阿奇达姆斯军队的防御。底比斯人未能阻止阿奇达姆斯的冲击，真是有些不可思议。

(12)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 4. 24；狄奥多洛斯：XV. 39，56。

(13) 斯巴达城坐落于攸洛塔斯河谷平原上，但是该平原并不平坦。河谷左岸，自西向东，地势由高而低，坡度和缓；河谷右岸，自西向东，地势渐次隆起，坡度陡峭。斯巴达城区总的地势是东高西低。从色诺芬的记载可以看到，伊巴密浓达选择由斯巴达城东侧发起攻击，居高临下，而阿奇达姆斯率军由西向东发起绝地反击，并且以少胜多，这样愈加突显其获胜之不可思议。

(14)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I. 5. 10。

(15) 大约在5月底。

(16) 城镇，在阿尔戈利斯。

(17) 参阅色诺芬：《希腊史》，VI. 5. 51，52。

(18) 阵亡者当中很可能有色诺芬的儿子格里鲁斯。

(19) 参阅地标《希腊史》，第308页地图。

(20)　显然，他和底比斯当局或者与其同盟者有过一个协议。

(21)　这是底比斯军队的标志。有学者认为，其具体形状大概类似于扑克牌中的“梅花”。

(22)　伊巴密浓达所率军队，行军时是一个长长的纵队。到达指定地点后，士兵们“向右转”，便组成一个扁平状的战阵，伊巴密浓达位于左翼，他想增加这一翼战阵的纵深。于是，他下令中军和右翼的士兵“向左转”，顺着战阵向他靠拢，这样左翼的厚度不断增加。整个战阵一边厚，一边薄，如同“楔子”。伊氏创立这种“楔形方阵”，是对古希腊重装步兵方阵的重大发展，不但增强了军队的机动性，并且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楔形方阵”也成为日后称雄希腊的“马其顿方阵”的前身。

(23)　这意味着双方也都公开承认对方是胜利者，对敌方获胜没有异议。

索引

（本索引按英译名字母顺序排列，罗马数字表示卷次，阿拉伯数字表示章节）

A

阿巴尼斯（Abarnis）兰普萨库斯（Lampsacus）附近一海角，II. 1. 29。

阿卑多斯（Abydus / Abydos）赫勒斯滂海峡亚细亚岸边城市，战役，I. 1. 5—7；I. 1. 11，2. 16；II. 1. 18；III. 1. 9；效忠于拉栖代梦人，IV. 8. 3—6；IV. 8. 32，33；V. 1. 6，7，25，26；附近有金矿，IV. 8. 37。阿卑多斯人（Abydenes）II. 1.18；IV. 8. 3—39；V. 1. 6；VII. 1. 27。

阿卡德米（Academy）位于雅典近郊，II. 2. 8；VI. 5. 49。

阿堪苏斯（Acanthus）城镇，位于卡尔基狄克半岛，V. 2. 11，3. 6。阿堪苏斯人（Acanthians），V. 2. 12, 13。

阿卡纳尼亚（Acarnania）希腊中部一地区，VI. 2. 37；阿卡纳尼亚人（Acarnanians），IV. 2. 17；VI. 5. 23。阿卡纳尼亚战争，IV. 6. 1—7. 1。

阿凯亚（Achaea / Achaia）伯罗奔尼撒北部一地区，III. 2. 23；IV. 8. 10，23；VI. 2. 3；VII. 1. 41—43。阿凯亚人（Achaeans），III. 2. 26，5. 12；在涅米亚（Nemea）之战时是拉栖代梦人的同盟者，IV. 2. 18；攻击阿卡纳尼亚，IV. 6.1—7. 1；琉克特拉（Leuctra）战役之后，VI. 4. 18；成为底比斯（Thebans）同盟者，VII. 1. 41—42；成为爱利斯人（Eleans）的同盟者，VII. 4. 17；与底比斯人为敌，VII. 5. 1，18。弗提亚（Phthia / Phthiotis）的阿凯亚人，在色萨利（Thessaly）南部，I. 2. 18。弗提亚的阿凯亚山，IV. 8. 9。

阿基雷昂（Achilleum）城市，在伊奥尼亚（Ionia），III. 2. 17；IV.

8. 17。

阿克拉加斯（Acragas），即阿格里真坦（Agrigentum），希腊殖民城市，在西西里，I. 5. 21；II. 2. 24。

阿克里修斯（Acrisius）一位西基昂人（Sicyonian），VII. 1. 45。

阿克罗科林苏斯（Acrocorinthus）科林斯的卫城，IV. 4. 4。

阿克罗里亚人（Acroreians），爱利斯一地区阿克罗里亚（Acroreia）的居民，III. 2.30；IV. 2. 16；VII. 4. 14。

阿狄亚斯（Adeas）一位西基昂人，攸弗隆（Euphron）之子，VII. 1. 45。

阿代曼图斯（Adeimantus）雅典一将军，I. 4. 21，7. 1；II. 1. 30，32。

埃盖（Aegae）城镇，在埃奥利斯（Aeolis），IV. 8. 5。

埃吉那（Aegina）岛屿，位于萨罗尼克湾，II. 2. 9；V. 1. 1—29，4. 61；VI. 2. 1。埃吉那人（Aeginantans）II. 3. 9；V. 1. 1—12。

埃吉那的奥波尔（Aeginantan obols）埃吉那的货币单位，V. 2. 21。

埃哥斯波达米（Aegospotami）羊河，位于色雷斯（Thrace）的科尔松尼斯半岛（Chersonese），羊河之战，II. 1. 21，23。

埃哥斯特那（Aegosthena）城镇，在麦加利斯（Megaris），V. 4. 18；IV. 4. 26。

埃涅亚斯（Aeneas）一位斯丁法鲁斯（Stymphallus）人，VII. 3. 1。

埃涅西亚斯（Aenesias）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I. 3. 9。

埃尼安尼人（Aenianians）色萨利南部一部族，III. 5. 6；IV. 3. 15。

埃奥利斯（Aeolis）小亚细亚西部一地区，III. 1. 10，17，2. 1，13。埃奥利斯人（Aeolians），III. 1. 16，4. 11；IV. 3. 17，8. 33。

埃斯奇涅斯（Aeschines）雅典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I. 3. 2，13。

埃陀利亚（Aetolia）中希腊一地区，IV. 6. 1，14。

埃陀利亚人（Aetolians）IV. 6. 14。

埃克松尼（Aexone）阿提卡一德莫（村社），II. 4. 26。

埃克松尼人（Aexoneans）雅典埃克松尼德莫的居民，II. 4. 26。

阿伽门农（Agamemnon）特洛伊远征时希腊联军的总司令，III. 4. 3；VII. 1. 34。

阿伽提努斯（Agathinus）科林斯一海军将领，IV. 8. 10，11。

阿吉山德里达斯（Agesandridas）拉栖代梦人一海军指挥官，I. 1. 1, 3. 17。

阿格西劳斯（Agesilaus）拉栖代梦国王，阿奇达姆斯（Archidamus）之子，V. 3.13；阿基斯（Agis）的兄弟，III. 3. 1；即位，III. 3. 1—4；统军与波斯人交战，III. 4. 2—29；IV. 1. 1—41（公元前396—前395年）；从亚细亚返回（公元前394年），IV. 2. 2—8，3. 1—9；在科罗尼亚（Coronea）的战事，IV. 3. 15—21；与阿尔戈斯人、科林斯人交战，IV. 4. 19；与科林斯人第二次交战，IV. 5.1—18；征伐阿卡纳尼亚（约公元前390年），IV. 6. 3—14；被迫接受安塔基达斯（Antalcidas）和约（“大王和平敕令”，公元前387年），V. 1. 32—34；拒绝接受攻打曼丁尼亚（Mantinea）指挥权（公元前386年），V. 2. 3；与弗琉斯人的战事，V. 3. 13—25；拒绝接受攻打底比斯的指挥权，V. 4. 13；与底比斯交战，V. 4. 35—41；与底比斯再度交战，V. 4. 47—55；患病（公元前376年），V. 4. 58；拒绝底比斯人加入公元前371年和约，VI. 3. 19；试图阻止曼丁尼亚恢复独立，VI. 5. 10—21；与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交锋（公元前362年），VII. 5. 9—10。

阿格西波里斯（Agesipolis）拉栖代梦国王，波桑尼阿斯（Pausanias）之子，IV.2. 9；与阿尔戈斯人交战（公元前389—前388年），IV. 7. 2—7；与曼丁尼亚人交战（公元前385年），V. 2. 3—7；与奥林苏斯人交战（公元前381年），V. 3. 3—7；

患病去世，V. 3. 19。

阿哥西特拉图（Agesistratus）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I. 3. 10。

阿基斯（Agis）拉栖代梦国王，驻守在狄凯利亚（Decelea），I. 1. 33—35；II. 2.7，11，13；返回国内，II. 3. 3；与爱利斯人交战（公元前402—前400年），III. 2. 22—29；在拉栖代梦去世（约公元前399年），III. 3. 1。

阿格罗特拉（Agrotera）参阅阿尔特密斯（Artemis）。

阿吉琉斯（Agyrrhius）雅典一海军将领，IV. 8. 31。

阿尔凯塔斯（Alcetas）（1）一位拉栖代梦人，V. 6. 56。

阿尔凯塔斯（Alcetas）（2）伊庇鲁斯（Epirus）地区的一位统治者，VI. 1. 7。

阿尔基比阿德斯（Alcibiades）（1）雅典将军，率18艘战舰进入赫勒斯滂地区，I. 1. 5；拜访提萨佛涅斯，遭到监禁，I. 1. 9；夜间从萨迪斯逃至克拉左门奈,I. 1. 10；与卡狄亚（Cardia）的雅典军队会合，取得库济科斯之战的胜利, I. 1.11；返回普洛康涅苏斯（Proconnesus），由此前往柏林苏斯（Perinthus）和塞林布里亚（Selymbria），I. 1. 20；取得战果，I. 2. 13—17，3. 3—12；攻克拜占庭（Byzantium），I. 3. 4—21；返回雅典，I. 4. 8—21；攻打阿卑多斯，I.4. 21—23；他的舰队在诺提昂（Notium）败北，I. 5. 9—15；被褫夺兵权，I.5. 16，17；告诫雅典在羊河之战的将军们，II. 1. 25，遭到三十寡头政府驱逐，II. 3. 42。

阿尔基比阿德斯（Alcibiades）（2）阿尔基比阿德斯（1）的堂兄弟，I. 2. 13。

阿尔基蒙尼（Alcimenes）一位科林斯人，IV. 4. 7。

阿列亚（Alea）参阅雅典娜（Athena）。

亚历山大（Alexander）色萨利地区斐莱（Pherae）的僭主，被他妻子谋杀（公元前358年），VI. 4. 34—37；VII. 5. 4。

阿列克西亚（Alexias）雅典一执政官，II. 1. 10。

阿列克西庇达（Alexippidas）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I. 3. 10。

阿尔弗尤斯（Alpheus）河流，III. 2. 29；IV. 2. 31；VII. 4. 29。

阿尔提斯（Altis）在奥林匹亚的一片圣域，VII. 4. 29。

阿利佩图斯（Alypetus）一位拉栖代梦人，V. 4. 52。

阿利齐亚（Alyzia）城镇，在阿卡纳尼亚沿海，V. 4. 65，66。

安布拉基亚（Ambracia）城市，在阿卡纳尼亚，VI. 2. 3。安布拉基亚人（Ambraciot），V. 4. 65，66。

阿麦多库斯（Amedocus）奥德里赛人（Odrysians）之王，IV. 8. 26。

安菲昂（Ampheum）底比斯的一个地方，V. 4. 8。

安菲多里人（Amphidolians）爱利斯城镇安菲多里（Amphidoli）的居民，III. 2.25，30；IV. 2. 16。

安菲波里斯（Amphipolis）希腊人的城市，在马其顿（Macedonia），IV. 3. 1。

阿美克莱（Amyclae）城镇，在拉哥尼亚（Laconia），VI. 5. 30；VII. 2. 3；阿美克莱人（Amyclaeans），IV. 5. 11，12。

阿明塔斯（Amyntas）马其顿国王，协助斯巴达人进攻奥林苏斯，V. 2. 12，13，38，3. 9。

《长征记》（*Anabasis*）泰米斯托根尼（Themistogenes）所著《长征记》，III. 1.2。

安奈提乌斯（Anaetius）雅典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I. 3. 2。

安那克西比乌斯（Anaxibius）拉栖代梦一将军，IV. 8. 32—38。

安那克西克拉特（Anaxicrates）一位拜占庭人，I. 3. 18。

安那克西劳斯（Anaxilaus）一位拜占庭人，I. 3. 18。

安德罗克雷达斯（Androcleidas）底比斯一党派领袖，III. 5. 1，4；

V. 2. 31，35。

安德罗玛库斯（Andromachus）一位爱利斯人，VII. 4. 19。

安德罗斯（Andros）爱琴海一岛屿，位于优波亚（Euboea）岛东南，I. 4. 21，5.18；V. 4. 61；安德罗斯人（Andrians），I. 4. 22；II. 1. 31，32。

安格尼达斯（Angenidas）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I. 3. 10。

安塔基达斯（Antalcidas）拉栖代梦的海军将领、政治家，IV. 8. 12—16；V. 1.6；安塔基达斯和约，即“大王和平敕令”（公元前387年），V. 1. 25—36。

安坦德鲁斯（Antandrus）城镇，在小亚细亚西北部，I. 1. 25，26，3. 17；II. 1.10；IV. 8. 35。

安坦德鲁斯人（Antandrians）I. 1. 26。

安提格尼斯（Antigenes）雅典一执政官，I. 3. 1。

安条库斯（Antiochus）（1）一位阿卡狄亚人（Arcadian），VII. 1. 33，38。

安条库斯（Antiochus）（2）一位雅典人，阿尔基比阿德斯的领航员，I. 5. 11—13。

安提丰（Antiphon）一位雅典人，II. 3. 40。

安提斯提尼（Antisthenes）一位拉栖代梦人，III. 2. 6。

安尼图斯（Anytus）一位雅典人，II. 3. 42，44。

阿帕图里亚（Apaturia）雅典一庆节，在普亚诺普西昂月（*Pyanopsion*，雅典历4月）7日举行，I. 7. 8。

阿佛洛狄西昂（Aphrodisium）阿佛洛狄忒（Aphrodite）的神庙，在麦加拉，V.4. 58。

阿斐提斯（Aphytis）城镇，位于帕列涅（Pallene）半岛，V. 3. 19。

阿波罗（Apollo）神，III. 3. 3，5. 5；IV. 7. 2；VI. 4. 2，5. 27。

阿波罗尼亚（Apollonia）城市，位于卡尔基狄克（Chalcidice）半岛，V. 2. 11，3.1，6。阿波罗尼亚人（Apollonians），V. 2. 13。

阿波罗芬尼（Apollophanes）一位库济科斯人（Cyzicenes），IV. 1. 29。

阿拉库斯（Aracus）拉栖代梦一海军将领、政治家，II. 1. 7，3. 10；III. 2. 6，8；VI. 5. 33。

阿卡狄亚（Arcadia）伯罗奔尼撒一地区，IV. 4. 16；VI. 5. 12—51；VII. 1. 28，39，2. 21，4. 6—40，5. 10。

阿卡狄亚人（Arcadians）III. 2. 26，30，5. 12；IV. 4. 16；V. 2. 19；组成阿卡狄亚同盟，VI. 5. 6—12；与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VI. 5. 10—21；与底比斯人联合起来攻入拉哥尼亚，VI. 22—50；被伯罗奔尼撒人击败，VII. 1. 29—32；他们与雅典人结为同盟，VII. 4. 2，3；与爱利斯人交战，VII. 4. 12—32；同盟内部纷争，VII. 4. 33—5. 5；曼丁尼亚战役，VII. 5. 7—20。

阿切德姆斯（Archedemus）雅典民主派一领袖，I. 7. 2。

阿切斯特拉图（Archestratus）雅典一将军，I. 5. 6；II. 2. 15。

阿奇亚斯（Archias）底比斯的同盟官之一（公元前379年），V. 4. 2，6；VII. 3. 7。

阿奇达姆斯（Archidamus）（1）阿格西劳斯之父，V. 3. 13。

阿奇达姆斯（Archidamus）（2）阿格西劳斯之子，V. 4. 25—33；出征底比斯，VI. 4. 18—26，5. 1；支援爱利斯人，攻击阿卡狄亚人（公元前365年），VII.1. 28—32，4. 20—25；保卫斯巴达，抵御伊巴密浓达，VII. 1. 33—38。

阿奇达姆斯（Archidamus）（3）一位爱利斯人，VII. 1. 33，38。

阿奇塔斯（Archytas）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I. 1. 10，3. 10。

阿列西亚斯（Aresias）雅典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I. 3. 2。

阿格尤斯（Argeius）一位爱利斯人，VII. 4. 15，16。

阿吉努赛（Arginusae）群岛，位于列斯堡岛和亚细亚海岸之间，I. 4. 27，28；阿吉努赛之战，I. 6. 29—38；对雅典诸将军的审判，I. 7. 1—35。

阿尔戈斯（Argos）阿尔戈利斯（Argolis）的主要城市，在伯罗奔尼撒，III. 5.1；IV. 4. 6，5. 1，7. 2，5，8. 13，15，34；VII. 1. 41。

阿尔戈斯人（Argives）I. 3. 13；II. 2. 7；III. 2. 21，5. 11；在科林斯战争中（公元前394年），IV. 2. 17—22，3. 15—17，4. 1—19；攻占科林斯，IV. 4. 2—6，5.1，2；他们的国土遭到拉栖代梦人的侵略，IV. 7. 2—7；被迫从科林斯撤兵，V.1. 34，36；联合底比斯人、阿卡狄亚人一起攻入拉哥尼亚，VI. 5. 16—50；被拉栖代梦人击败，VII. 1. 29—32；与阿卡狄亚人结盟攻击爱利斯人，VII. 4.29—30；与底比斯人结盟攻击拉栖代梦人，VII. 5. 5。

阿里埃乌斯（Ariaeus）小居鲁士（Cyrus the Younger）的朋友，波斯军队左翼指挥官，IV. 1. 27。

阿里奥巴赞尼（Ariobarzanes）波斯一总督，I. 4. 7；V. 1. 28；VII. 1. 27。

阿里斯塔库斯（Aristarchus）一位雅典人，“四百人政府”成员之一，I. 7. 28；II. 3. 46。

阿里斯托克利斯（Aristocles）一位雅典人，VI. 3. 2。

阿里斯托克拉特（Aristocrates）雅典一将军，I. 4. 21，5. 16，6. 29，7. 2。

阿里斯托德姆斯（Aristodemus）一位拉栖代梦人，阿格西波里斯的监护人，IV.2. 9。

阿里斯托根尼（Aristogenes）（1）雅典一将军，I. 5. 16，6. 30，7. 1。

阿里斯托根尼（Aristogenes）（2）一位叙拉古人，I. 2. 8。

阿里斯托罗库斯（Aristolochus）一位拉栖代梦人，V. 4. 22。

阿里斯顿（Ariston）一位拜占庭人，I. 3. 18。

阿里斯托丰（Aristophon）一位雅典人，VI. 3. 2。

阿里斯托特里斯（Aristoteles）雅典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I. 2. 18，3. 2，13，46。

阿那佩斯（Arnapes）一位波斯人，I. 3. 12。

阿塔薛西斯（Artaxerxes）波斯国王，颁布安塔基达斯和约（“大王和平敕令”），V. 1. 31。

阿尔特密斯（Artemis）阿格罗特拉（Agrotera）的阿尔特密斯，IV. 2. 20；阿斯提拉（Astyra）的阿尔特密斯，IV. 1. 41；以弗所（Ephesus）的阿尔特密斯，I. 2. 6；III. 4. 18；琉科弗利（Leucophrys）的阿尔特密斯，III. 2. 19；穆尼基亚（Munichia）的阿尔特密斯，II. 4. 11；泰格亚（Tegea）的阿尔特密斯，VI. 5. 9；阿乌利斯（Aulis）的阿尔特密斯，VII. 1. 34。

阿色亚（Asea）城镇，在阿卡狄亚，VI. 5. 11，15。阿色亚人（Aseans），VII. 5. 5。

亚细亚（Asia）II. 1. 18；III. 1. 3，5，2. 6—21，4. 2—25，5. 1—13；IV. 2. 4—6，3. 1，15，8. 5—27；V. 1. 31，3. 8；VII. 1. 34。

阿辛（Asine）城镇，在拉哥尼亚，VII. 1. 25。

阿辛人（Asineans）VII. 1. 25。

阿斯蓬都斯（Aspendus）城市，在滂菲利亚（Pamphylia），IV. 8. 30；阿斯蓬都斯人（Aspendians），IV. 8. 30。

阿斯泰奥库斯（Astyochus）拉栖代梦一海军将领，I. 1. 31。

阿斯提拉（Astyra）城市，在美西亚（Mysia），该城的阿尔特密斯，IV. 1. 41

阿塔纽斯（Atarneus）城镇，在埃奥利斯，III. 2. 11。

雅典娜（Athena）女神，I. 1. 4，3. 1，4. 12，6. 1；II. 4. 39；III. 1. 21—23；阿列亚（Alea），VI. 5. 27。

阿特纳达斯（Athenadas）一位西基昂人，III. 1. 18。

雅典（Athens）I. 1. 1；II. 4. 38；III. 1，5，7；IV. 2，22，34，66；VI. 2. 9，3. 3，4.19，20，5. 33，35；VII. 1. 1，23，3. 4，4. 3，5. 3。雅典人（Athenians），在赫勒斯滂被击败，I. 1. 1；在阿卑多斯和库济科斯的战役中获胜，I. 1. 218；派遣一支军队远征亚细亚，I. 2. 1—13；攻取拜占庭，I. 3. 14—21；推举阿尔基比阿德斯为全军总司令，I. 4. 8—20；在诺提昂战败，I. 5. 11—14；阿尔基比阿德斯的权力被褫夺，I. 5. 16—17；在米提列涅（Mitilene）战败，I. 6.16—17；在阿吉努赛获胜，I. 6. 24—38；审判在阿吉努赛作战的诸将军，I. 7. 1—35；雅典舰队在羊河全军覆没，II. 1. 20—29；雅典人被围困直至屈服，II. 2. 2—23；他们投降的条件，II. 2. 20；处于三十寡头政府的统治之下，II. 3. 11，4.24；雅典民主的恢复，II. 4. 24—43；参与拉栖代梦人的军事行动，III. 1. 4，2. 25；援助底比斯人攻打拉栖代梦人，III. 5. 16—22；在科林斯战争中，IV.2. 17—21，3. 15，4. 1，2，15—19，5. 13—19，6. 1，8. 9—39；V. 1. 1—29；他们与安塔基达斯和约的关系，V. 1. 29，31，35；援助底比斯的解放运动，V.4. 9—12；与底比斯人结盟，V. 4. 34；与拉栖代梦人的海战，V. 4. 60—66；与拉栖代梦人的和平与战争，VI. 2. 1—3；远征科基拉（Corcyra），VI. 2. 9—38；与拉栖代梦人缔结和约，VI. 3. 1—20；琉克特拉战役之后对底比斯的政策，VI. 4. 19，20；增援拉栖代梦人，VI. 5. 33—52；与拉栖代梦人结盟，VII. 1. 1—14；与阿卡狄亚人结盟，VII. 4. 2，3；在曼丁尼亚战役中，VII. 5. 6—25。

阿提卡（Attica）中希腊一地区，雅典城所在地，I. 7. 22；V. 1. 1，9，23，4.19，20；VI. 2. 14。阿提卡方言，I. 1. 36，5. 4；V. 1. 26。

阿乌利斯（Aulis）城镇，在波奥提亚（Boeotia）东部沿海，III. 4. 3，5. 5；VII. 1. 34。

阿乌龙（Aulon）城镇，在美塞尼亚（Messenia）和爱利斯交界处，III. 2. 25，3.8，10。阿乌龙人，III. 3. 8。

奥托波萨凯斯（Autoboesaces）波斯王子，II. 1. 8。

奥托克利斯（Autocles）一位雅典人，VI. 3. 2，7。

B

巴伽尤斯（Bagaeus）波斯一将领，III. 4. 13。

本狄德昂（Bendideum）本狄斯（Bendis）的神庙，II. 4. 11。

比提尼亚（Bithynia）即比提尼亚的色雷斯（Bithynian Thrace），小亚细亚北部一省区，III. 2. 2，5。比提尼亚人（Bithynians），即比提尼亚的色雷斯人（Bithynian Thracians），I. 3. 2，3；III. 2. 2—6。

波奥提亚（Boeotia）中希腊一地区，III. 5. 17，24；V. 1. 33，2. 16，34；VI. 1. 1，3. 1，4. 3，21，22。

波奥提亚人（Boeotians）I. 3. 15；拒绝参与攻击雅典的军事行动（公元前403年），II. 4. 30；拒不参与攻击爱利斯的军事行动（约公元前401年），III. 2.25；参加科林斯战争（公元前394年），IV. 2. 17，18，3. 3，15，4. 1，2，9，12，6. 1，7. 6；援助雅典人重建长城，IV. 8. 10；他们与安塔基达斯和约的关系，V. 1. 32，33，36；得到雅典的增援，V. 4. 34；公元前371年和约，VI. 3. 19；在琉克特拉战役中，VI. 4. 4，9；侵入拉哥尼亚，VI. 5. 23，51；在曼丁尼亚战役中，VII. 5. 4。

波奥提乌斯（Boeotius）一位拉栖代梦人，I. 4. 2。

伯拉西达（Brasidas）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I. 3. 10。

拜占庭（Byzantium）城市，濒临博斯普鲁斯海峡，I. 1. 35，36；被雅典人攻占，I. 3. 2—21；I. 4. 1；II. 2. 1，2；IV. 8. 27，31。拜占庭人（Byzantines），I. 35，3. 16—19；IV. 8. 27。

C

卡德美亚（Cadmea / Cadmeia）底比斯的卫城，被拉栖代梦人攻占，V. 2. 29，31；底比斯人收复此地，V. 4. 11；VI. 3. 9，11，5. 46。

卡多西亚人（Cadusians）部族，居住在里海西海岸一带，II. 1. 13。

卡尔开顿（Calchedon）城市，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亚细亚沿岸，I. 1. 26，35，3. 2—12；II. 2. 1，2；IV. 8. 31。卡尔开顿人（Calchedonians）I. 3. 2—9；IV. 8. 28；V.1. 25。卡尔开顿尼亚（Calchedonia），I. 1. 22。

卡里阿斯（Callias）（1）雅典一执政官，I. 6. 1。

卡里阿斯（Callias）（2）希波尼库斯（Hipponicus）之子，雅典将军和政治家，在科林斯指挥雅典重装步兵（公元前390年），IV. 5. 13，14；作为拉栖代梦人的代理人，V. 4. 22；他的演说，VI. 3. 2，3。

卡里阿斯（Callias）（3）一位拉栖代梦人，IV. 1. 15。

卡里比乌斯（Callibius）（1）一位拉栖代梦人，II. 3. 14。

卡里比乌斯（Callibius）（2）一位泰格亚人，VI. 5. 6—8。

卡里克拉提达（Callicratidas）拉栖代梦一海军将领，I. 6. 1—36。

卡里麦顿（Callimedon）一位雅典人，IV. 8. 13。

卡里斯提尼（Callisthenes）一位雅典人，IV. 8. 13。

卡里斯特拉图（Callistratus）（1）一位雅典人，IV. 8. 13。

卡里斯特拉图（Callistratus）（2）雅典政治家、演说家，VI. 2. 39，3. 3，10。

卡里森努斯（Callixenus）一位雅典人，在议事会上指控诸将军，I. 7. 8—35。

卡里顿（Calydon）埃陀利亚古城，IV. 6. 1，14。

卡里顿人（Calydonians）IV. 6. 1。

卡马林那（Camarina）希腊人的殖民城市，在西西里，II. 3. 5。

堪诺努斯（Cannonus）雅典一政治家，I. 7. 20，34。

卡狄亚（Cardia）城市，位于色雷斯的科尔松尼斯北部沿海，I. 1. 11。

卡里亚（Caria）波斯帝国一省区，位于小亚细亚西南部，I. 1. 10，4. 8；II. 1.15；III. 1. 7，8，2. 12—19，4. 11—21。

卡里亚人（Carians）III. 2. 15。

迦太基人（Cathaginians）腓尼基移民的后裔，侵入西西里，I. 1. 37；I. 5. 21；被叙拉古人击败，II. 2. 24；狄奥尼修斯被迦太基人打败，II. 3. 5。

卡利埃（Caryae）城镇，在拉哥尼亚北部，VI. 5. 25，27；VII. 1. 28。

卡斯托鲁斯（Castolus）城镇，在吕底亚（Lydia），I. 4. 3。

卡塔那（Catana）希腊人的殖民城市，在西西里，II. 3. 5。

考耶（Caue）村庄，在弗利吉亚（Phrygia），IV. 1. 20。

凯布伦（Cebren）城市，在特洛阿德（Troad）[1]，III. 1. 17。

凯布伦人（Cebrenians）III. 1. 18。

凯德里埃（Cedreiae）城市，在卡里亚，II. 1. 15。

凯尔特人（Celts）狄奥尼修斯派遣他们和伊比利亚人一同去援助斯巴达（公元前369年），VII. 1. 20；再次援助（公元前368年），VII. 1. 31。

凯鲁萨（Celusa）山脉，在弗琉斯（Phlius）附近，IV. 7. 7。

肯克里埃（Cenchreae）科林斯东部一港口，IV. 5. 1；VI. 5. 51；VII. 1. 17，41，4. 5。

凯奥斯（Ceos）岛屿，属于基克拉底斯（Cyclades）群岛中，V. 4. 61。

凯法伦尼亚（Cephallenia）岛屿，在希腊半岛以西，VI. 2. 31—38。

凯斐索多图斯（Cephisodotus）（1）雅典一将军，II. 1. 16。

凯斐索多图斯（Cephisodotus）（2）雅典一演说家，VI. 3. 2；VII. 1. 12，14。

凯斐索丰（Cephisophon）一位雅典人，II. 4. 36。

凯斐索斯（Cephisus）（1）阿提卡一河流，II. 4. 19。

凯斐索斯（Cephisus）（2）波奥提亚一河流，IV. 3. 16。

制陶区（Cerameicus）在雅典，有内陶区和外陶区之分，II. 4. 33。

凯拉米克湾（Ceramic Gulf）在卡里亚，I. 4. 8；II. 1. 15。

卡布里亚斯（Chabrias）雅典一将军，V. 1. 10，12，4. 14，54，61；VI. 2. 39；VII. 1. 25。

凯列勒奥斯（Chaereleos）雅典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I. 3. 10。

凯里拉斯（Chaerilas）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I. 3. 10。

凯隆（Chaeron）拉栖代梦的波列玛克，II. 4. 33。

卡尔基斯人（Chalcidians）优波亚岛卡尔基斯（Chalcis）的居民，IV. 2. 17。

卡列斯（Chares）雅典一将军，VII. 2. 18—21，4. 1. 5。

卡里克利斯（Charicles）雅典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I. 3. 2。

卡米德斯（Charmides）一位雅典人，II. 4. 19。

卡隆（Charon）一位底比斯人，V. 4. 3。

卡罗浦斯（Charopus）一位爱利斯人，VII. 4. 15，16。

科尔松尼斯（Chersonese）色雷斯人的科尔松尼斯半岛，I. 3. 8，5. 17；II. 1. 20，27；III. 2. 8，9；IV. 2. 6，8. 5，35，39；V. 1. 7。

科尔松尼斯人（Chersonesians）I. 3. 10；III. 2. 8。

奇隆（Chilon）一位拉栖代梦人，VII. 4. 23。

开俄斯（Chios）岛屿，靠近伊奥尼亚海岸，I. 1. 32，4. 3—38；II. 1. 1—17。开俄斯人（Chians），II. 1. 5，6；III. 2. 11。

克列蒙（Chremon）雅典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I. 3. 2。

克利索波里斯（Chrysopolis）城镇，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I. 1. 22，3. 12。

奇里乞亚（Cilicia）波斯一省区，位于小亚细亚西南部，III. 1. 1。

基那敦（Cinadon）一位拉栖代梦人，“基那敦密谋”，III. 3. 4—11。

基西达斯（Cissidas）一位叙拉古人，VII. 1. 28。

基赛隆（Cithaeron）山脉，波奥提亚与阿提卡、麦加利斯的分界线，V. 4. 36—59；VI. 4. 5，25。

基乌斯（Cius）城镇，在美西亚，濒临普洛彭提斯海（Propontis），I. 4. 7。

克拉道斯（Cladaus）河流，在爱利斯，VII. 4. 29。

克拉左门奈（Clazomenae）城市，在伊奥尼亚沿海，I. 1. 10，11；V. 1. 31。

克林德（Cleander）一位西基昂人，VII. 1. 45。

克利尔库斯（Clearchus）一位拉栖代梦人，兰斐亚斯（Rhmphias）之子，拜占庭的统治者，I. 1. 35，3. 15—19。

克利亚斯（Cleas）一位拉栖代梦人，V. 4. 39。

克雷根尼斯（Cleigenes）一位阿堪苏斯人，V. 2. 12。

普雷斯托拉斯（Cleinomarchus）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I. 3. 10。

克雷特利斯（Cleiteles）一位科林斯人，VI. 5. 37。

克列奥克利图斯（Cleocritus）一位雅典人，II. 4. 20。

克列奥姆布洛图斯（Cleombrotus）拉栖代梦国王，率军与底比斯人作战，V. 4.14—18；V. 4. 59；被派去援助佛基斯人，VI. 1. 1；

在琉克特拉之战中战败被杀，VI. 4. 2—15。

克列奥麦德斯（Cleomedes）雅典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I. 3. 2。

克列奥奈（Cleonae）城镇，在阿尔戈利斯，VII. 5. 15。

克列奥尼姆斯（Cleonymus）一位拉栖代梦人，斯福德里亚斯之子，V. 4. 25—32；VI. 4. 14。

克列奥丰（Cleophon）雅典的“人民领袖”（demagogue），I. 7. 35。

克列奥斯提尼（Cleosthenes）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I. 3. 10。

克列奥斯特拉图斯（Cleostratus）一位阿尔戈斯人，I. 3. 13。

克列托尔人（Cletorians）阿卡狄亚的城镇克列托尔（Cletor）的居民，V. 4.36，37。

克尼多斯（Cnidus / Cnidos）城市，在卡里亚，克尼多斯海战（公元前394年），科浓率波斯舰队大败拉栖代梦人，IV. 3. 10—12；IV. 8. 22—24。

科基利昂（Cocylium）城镇，在埃奥利斯，其居民，III. 1. 16。

科拉塔达斯（Coeratadas）一位波奥提亚人，I. 3. 15，22。

科罗奈（Colonae）城镇，在特洛阿德，III. 1. 13，16。

科罗丰（Colophon）城市，在伊奥尼亚，I. 2. 4。

科罗丰人（Colophonians）I. 2. 4。

科浓（Conon）雅典将军，I. 4. 10，5. 16—20；在米提列涅战败并且遭到围困，I.6. 15—38，7. 1；在羊河之战中率9艘战舰逃离，II. 1. 28，29；在克尼多斯之战中大胜拉栖代梦舰队（公元前394年），IV. 3. 10—12；驱逐拉栖代梦派驻当地的统治者，IV. 8. 1—6；其远征军攻击拉哥尼亚，IV. 8. 6—8；重修雅典长城（公元前393年竣工），IV. 8. 9—12；出使提里巴佐斯（Tiribazus，公元前392年），IV. 8. 13；遭到提里巴佐斯拘捕，IV. 8. 16。

科基拉（Corcyra）岛屿，在伊庇鲁斯以西，V. 4. 64，66；VI. 2. 4—38。

科基拉人（Corcyraeans）VII. 2. 7—37。

科列（Core）即珀尔塞福涅（Persephone），德墨特尔（Demeter）女神的女儿，VI. 3. 6。

科列索斯（Coressus）山脉，在以弗所附近，I. 2. 7，9，10。

科林斯（Corinth）III. 5. 1；IV. 3. 15；为阿尔戈斯所兼并，IV. 4. 6；5. 1；重新获得独立，V. 1. 34，36；在科林斯战争中，科林斯成为同盟者一方的首府，IV. 4. 1，14，15，5. 1，12；V. 1. 29，4. 19；VI. 2. 3，4. 26，5. 49，51；VII. 1.15，40，4. 4，5，5. 16。

科林斯人（Corinthians）II. 1. 31，32；极力主张摧毁雅典，II. 2. 19；拒绝参与进攻雅典的军事行动，II. 4. 30；拒不参与进攻爱利斯的军事行动，III. 2.25；拒不参与进攻底比斯的军事行动，III. 5. 17，23；参加科林斯战争，IV. 2.11，14，17，22，23，3. 15，4. 1—19，5. 1，19，8. 10，11；科林斯的内讧，IV. 4. 1—17；他们与安塔基达斯和约的关系，V. 1. 34，36；他们站在拉栖代梦人一边，VI. 2. 3，4. 18，5. 29，37，52；击败底比斯人，VII. 1. 18，19；与底比斯人缔结和约，VII. 4. 6—10。科林斯湾（Corinthian Gulf），VI. 2. 9。科林斯战争（Corinthian War），见本条。

科罗尼亚（Coronea）城镇，在波奥提亚，科罗尼亚之战，IV. 3. 15—20。

科里法西昂／派罗斯（Coryphasium / Pylos）美塞尼亚一海角，I. 2. 18。

科斯（Cos）岛屿，在卡里亚附近，I. 5. 1。

克拉尼昂（Craneium）科林斯附近一健身馆，IV. 4. 4。

克兰浓（Cranon）城市，在色萨利，其居民，IV. 3. 3。

克拉特斯皮达斯（Cratesppidas）拉栖代梦一海军将领，I. 1. 32，5. 1。

克列玛斯特（Cremaste）城镇，在阿卑多斯附近，IV. 8. 37。

克里特（Crete）岛屿，克里特人（Cretans），IV. 2. 16，7. 6；VII. 5. 10。

克琉西斯（Creusis）波奥提亚的港口，在科林斯湾，IV. 5. 10；V. 4. 16，17，60；VI. 4. 3，25。

克里尼浦斯（Crinippus）一位叙拉古人，VI. 2. 36。

克里提亚斯（Critias）雅典三十寡头政府首脑，II. 3. 2—56，4. 8，9，13，19。

克罗金那斯（Crocinas）一位色萨利人，奥林匹亚竞技会的获胜者，II. 3. 1。

克隆美昂（Crommyon）城镇，在科林斯地峡，IV. 4. 13，5. 19。

克隆努斯（Cromnus）城镇，在阿卡狄亚，VII. 4. 20—28。

克罗努斯（Cronus）山，在奥林匹亚，VII. 4. 14。

克特西克利斯（Ctesicles）雅典一将军，VI. 2. 10。

库敦（Cydon）一位拜占庭人，I. 3. 18。

库伦涅（Cyllene）爱利斯的港口，III. 2. 27，30；VII. 4. 19。

库隆（Cylon）一位阿尔戈斯人，III. 5. 1。

库麦（Cyme）城镇，在埃奥利斯，III. 4. 27。

库诺斯开法莱（Cynoscephalae）村落，在波奥提亚，V. 4. 15；VI. 4. 5。

塞浦路斯（Cyprus）岛屿，在小亚细亚之南，II. 1. 29；IV. 8. 24；V. 1. 10，31。

库伦涅（Cyrene）希腊人的殖民城市，在北非，库伦涅人（Cyrenaeans），I. 2. 1。

居鲁士（Cyrus）小居鲁士，波斯王子，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援助拉栖代梦人，I. 4. 3—7，5. 1—8，6. 6—18；II. 1. 1—15，3. 8；

远征阿塔薛西斯，III. 1. 1—6；VI. 1. 12。居鲁士手下的希腊军队（Cyreans），III. 2. 7，18，4. 20。

库塞拉（Cythera）岛屿，城市，在拉哥尼亚之南，IV. 8. 8；库塞拉人（Cytherians），IV. 8. 8。库塞里亚（Cytheria），IV. 8. 7。

库济科斯（Cyzicus）城市，濒临普洛彭提斯，库济科斯之战，I. 1. 11—18；I. 3.13；III. 4. 10。库济科斯人（Cyzicenes），I. 1. 19，20；IV. 1. 29。

D

达尔丹努斯（Dardanus）城市，在特洛阿德，达尔丹努斯人（Dardanians），III. 1. 10。

大流士（Darius / Dariaeus）波斯国王，I. 2. 19；II. 1. 8，9。

达斯基里昂（Dascyleium）城市，在弗利吉亚，靠近本都海，III. 4. 13；IV.1. 15。

狄凯利亚（Decelea）阿提卡一城镇，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成为拉栖代梦人进驻阿提卡的总部，I. 1. 33，35，2. 14，3. 22；II. 2. 7，3. 3，III. 5. 5。

狄格玛（Deigma）码头，在比雷埃夫斯港，V. 1. 21。

狄浓（Deinon）拉栖代梦的波列玛克，V. 4. 33；VI. 4. 14。

德尔斐（Delphi）城镇，在佛基斯（Phocis），著名的阿波罗神庙和预言所皆在此地，III. 3. 1；IV. 3. 21，7. 2；VII. 1. 27。德尔斐人（Delphians），VI. 4. 30。

德斐尼昂（Delphinium）修筑在开俄斯岛的工事，I. 5. 15。

德尔斐昂（Delphion）一位弗琉斯人，V. 3. 22，24。

德麦涅图斯（Demaenetus）雅典一将军，V. 1. 10，26。

德玛拉图斯（Demaratus）拉栖代梦一国王，III. 1. 6。

德玛库斯（Demarchus）叙拉古一将军，爱皮基德斯之子，I. 1. 29。

德墨特尔（Demeter）VI. 3. 6。

德摩斯特拉图（Demostratus）一位雅典人，VI. 3. 2。

德摩特里斯（Demoteles）一位拉栖代梦人，VII. 1. 32。

德摩提昂（Demotion）一位雅典人，VII. 4. 4。

德拉斯（Deras）西基昂附近的工事，VII. 1. 22。

德基里达斯（Dercylidas）拉栖代梦一将军，指挥与波斯作战，III. 1. 8—28，2.1—20；III. 4. 6；IV. 3. 1—3，8. 3，5，32。

德达斯（Derdas）爱里米亚（Elimia）的统治者，V. 2. 38—43，3. 1—9。

狄亚哥拉斯（Diagoras）一位罗德岛人，I. 1. 2。

狄奥克利斯（Diocles）雅典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I. 3. 2。

狄奥麦敦（Diomedon）雅典一将军，I. 5. 16，6. 22—29，7. 1—29。

狄昂（Dion）一位雅典人，IV. 8. 13。

狄奥尼修斯（Dionysius）（1）叙拉古的僭主，赫摩克拉特斯（Hermocrates）之子，II. 2. 24，3. 5；VI. 2. 4，33；VII. 1. 20—28，4. 12。

狄奥尼修斯（Dionysius）（2）狄奥尼修斯（1）之子，VII. 4. 12。

狄奥尼修斯（Dionysius）（3）雅典一将军，V. 1. 26。

狄奥尼苏斯（Dionysus）神庙，在阿斐提斯，V. 3. 19。

狄奥佩提斯（Diopeithes）一位拉栖代梦人，III. 3. 3。

狄奥斯库里（Dioscuri）“宙斯之子”，卡斯托尔（Castor）和波里丢凯斯（Polydeuces），VI. 3. 6。参阅丁达琉斯家族（Tyndaridae）。

狄奥提姆斯（Diotimus）一位雅典人，I. 3. 12；V. 1. 25。

狄弗里达斯（Diphridas）一位拉栖代梦人，IV. 8. 21。

多罗普斯人（Dolopians）伊庇鲁斯一部族，VI. 1. 7。

多利尤斯（Dorieus）一位罗德岛人，I. 1. 2，4，5. 19。

多洛秀斯（Dorotheus）一位雅典人，I. 3. 13。

德拉古（Dracon）一位培林尼人（Pellenean），III. 2. 11。

德拉康提德斯（Dracontides）雅典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I. 3. 2。

E

爱克狄库斯（Ecdicus）拉栖代梦一海军将领，IV. 8. 20—23。

埃及人的拉里萨（Egyptian Larisa）参阅拉里萨（Larisa）。

爱昂（Eion）安菲波里斯的港口，I. 5. 15。

爱拉尤斯（Elaeus）城市，在色雷斯的科尔松尼斯半岛最南端，II. 1. 20。

埃琉西斯（Eleusis）城镇，在阿提卡，II. 4. 8，24—43；VII. 5. 15。埃琉西斯人（Eleusinians），II. 4. 9。

埃琉特莱（Eleutherae）城镇，在波奥提亚，靠近阿提卡边境，V. 4. 14。

爱里米亚（Elimia）马其顿的一个地区，V. 2. 38。

爱利斯（Elis）伯罗奔尼撒西部一城城邦，III. 2. 23—29；IV. 7. 4；VI. 2. 3；VII. 1. 38，4. 15—19。爱利斯人（Eleans），I. 2. 1；与拉栖代梦人交战，III. 2.21—31；与拉栖代梦结盟，IV. 2. 16；VI. 2. 3；拒绝接受公元前371年和约，VI. 5. 2，3；援助曼丁尼亚人，VI. 5. 5，19；与底比斯人联合起来侵入拉哥尼亚，VI. 5. 23—50；VII. 1. 18；与阿卡狄亚人交恶，VII. 1. 26，32；与阿卡狄亚人交战，VII. 6. 12—35；联合其他伯罗奔尼撒人抗击底比斯人，VII. 5.1，18。

爱雷米亚（Elymia）城镇，在阿卡狄亚，VI. 5. 13。

恩狄乌斯（Endius）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I. 3. 1，10。

恩亚琉斯（Enyalius）战神，II. 4. 17。

伊巴密浓达（Epaminondas）底比斯的指挥官、军事家，战胜阿凯亚

人，VII. 1.41，42；VII. 4. 40；曼丁尼亚之战，VII. 5. 4—22；他的胜利，他的死，VII.5. 23—25。

爱佩拉图斯（Eperatus）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I. 3. 10。

爱佩昂（Epeum）城镇，在爱利斯，III. 2. 30。

以弗所（Ephesus）城市，在伊奥尼亚，I. 2. 6—12，5. 1—14，6. 2；II. 1. 6—16；III. 1. 8，2. 9，11，4. 4—16；IV. 8. 3，17；V. 1. 6，7。以弗所人（Ephesians），I. 2. 8，10，5. 12，15；III. 2. 14。

爱菲阿尔特（Ephialtes）一位雅典人，IV. 8. 24。

爱皮基德斯（Epicydes）一位叙拉古人，德玛库斯之父，I. 1. 29。

爱皮基狄达斯（Epicydidas）一位拉栖代梦人，IV. 2. 2；V. 4. 39。

爱皮道鲁斯（Epidaurus）城市，在阿尔戈利斯，VI. 2. 3；VII. 1. 18，25。爱皮道鲁斯人（Epidaurians），IV. 2. 16；VI. 5. 29；VII. 2. 2。

爱皮耶凯亚（Epieiceia）城镇，位于西基昂和科林斯之间，IV. 2. 14，4. 13。

伊庇鲁斯（Epirus）北希腊一地区，VI. 1. 7，2. 9。

爱皮塔利昂（Epitalium）城市，在爱利斯，III. 2. 29。爱皮塔利昂人（Epitalians），III. 2. 25。

爱拉辛尼德斯（Erasinides）雅典一将军，I. 5. 16，6. 16，29，7. 2，29。

爱拉西斯特拉图（Erasistratus）雅典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I. 3. 2。

爱拉托斯提尼（Eratosthenes）雅典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I. 3. 2。

爱利特里亚（Eretria）城市，在优波亚岛，爱利特里亚人（Eretrians），III. 1. 6。

爱利特莱（Erythrae）城市，在波奥提亚，V. 4. 49。

爱特昂尼库斯（Eteonicus）拉栖代梦人派驻塔索斯岛的统治者和海军副将，I. 1.32，6. 26—38；II. 1. 1—10，2. 5；V. 1. 1，13。

爱提摩克利斯（Etymocles）一位拉栖代梦人，V. 4. 22，32；VI. 5. 33。

攸阿哥拉斯（Euagoras / Evagoras）塞浦路斯王子，II. 1. 29；IV. 8. 24；V. 1. 10。

攸阿卡斯（Eualcas）一位爱利斯人，VII. 4. 15。

攸阿凯斯（Eualces）一位雅典人，IV. 1. 40。

攸阿齐普斯（Euarchippus）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 2. 1；II. 3. 10。

优波亚（Euboea）岛屿，在中希腊以东，II. 3. 9；IV. 2. 17。

优波亚人（Euboeans）底比斯的同盟者，IV. 3. 15；VI. 5. 23；VII. 5. 4。

攸波塔斯（Eubotas）一位库伦涅人，奥林匹亚竞技会的获胜者，I. 2. 1。

攸克列亚（Euclea）科林斯的庆节，IV. 4. 2。

攸克雷德斯（Eucleides）雅典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I. 3. 2。

攸克利斯（Eucles）一位叙拉古人，I. 2. 8。

攸克特蒙（Euctemon）雅典一执政官，I. 2. 1。

攸达米达斯（Eudamidas）拉栖代梦一将军，V. 2. 24，25。

攸狄库斯（Eudicus）一位拉栖代梦人，V. 4. 39。

攸玛库斯（Eumachus）雅典一将军，I. 1. 22。

攸玛特斯（Eumathes）雅典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I. 3. 2。

攸诺姆斯（Eunomus）雅典一海军将领，V. 1. 5—9。

攸弗隆（Euphron）西基昂的僭主，VII. 1. 44—46，2. 11—15，3. 2—12，4. 1。

欧罗巴（Europe）III. 2. 9；IV. 2. 6，3. 15，8. 5。

攸洛塔斯（Eurotas）拉哥尼亚一河流，V. 4. 28；VI. 5，27，30。

攸里梅敦（Eurymedon）河流，在滂菲里亚（Pamphylia），IV. 8. 30。

攸里托里姆斯（Euryptolemus）（1）一位雅典人，I. 3. 12，13。

攸里托里姆斯（Euryptolemus）（2）一位雅典人，佩西安那克斯之子，I. 4. 19，7.12，16，34。

攸里斯提尼（Eurysthenes）拉栖代梦国王德玛拉图斯的后人，III. 1. 6。

攸里斯修斯（Eurystheus）相传为迈锡尼（Mycenae）国王，III. 1. 6。

攸泰亚（Eutaea）城市，在阿卡狄亚，VI. 5. 12，20，21。

攸泰克利斯（Euthycles）一位拉栖代梦人，VII. 1. 33。

攸克塞努斯（Euxenus）一位拉栖代梦人，IV. 2. 5。

爱克萨库斯（Exarchus）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I. 3. 10。

F

“四百人”（*Four Hundred*）雅典的四百人政府，II. 3. 30，45，46。

G

盖娅奥库斯（Gaeaochus）参阅波塞冬（Poseidon）。

伽拉西多洛斯（Galaxidorus）一位底比斯人，III. 5. 1。

冈布里昂（Gambrium）城镇，在伊奥尼亚，III. 1. 6。

高里昂（Gaurium）在安德罗斯，雅典军队由此登陆，I. 4. 22。

革拉（Gela）希腊人的殖民城市，在西西里，II. 3. 5。

格拉诺尔（Geranor）拉栖代梦一波列玛克，VII. 1. 25。

格拉斯图（Gerastus）优波亚岛最南端一海角，III. 4. 4；V. 4. 61。

格尔吉斯（Gergis）城市，在特洛阿德，III. 1. 15—21。格尔吉斯人（Gergithians），III. 1. 22。

格劳孔（Glaucon）一位雅典人，II. 4. 19。

格诺西斯（Gnosis）一位叙拉古人，I. 1. 29。

冈基鲁斯（Gongylus）（1）一位爱利特里亚人，III. 1. 6。

冈基鲁斯（Gongylus）（2）冈基鲁斯（1）的后代，III. 1. 6。

哥尔狄昂（Gordium）城市，在大弗利吉亚，I. 4. 1。

哥尔基昂（Gorgion）冈基鲁斯（1）的后代，III. 1. 6。

哥尔哥巴斯（Gorgopas）拉栖代梦的海军副将，V. 1. 5—20。

格劳斯（Graos）即斯特索斯（Stethos，“老妇人之胸”），底比斯附近的山丘，V.4. 50。

希腊（Greece），希腊人（Greeks），参阅Hellas，Hellenes。

格里尼昂（Grynium）城镇，在埃奥利斯，III. 1. 6。

吉利斯（Gylis）拉栖代梦一波列玛克，IV. 3. 21，23。

吉特昂（Gytheium）拉哥尼亚的主要港口，I. 4. 11；VI. 5. 32。

H

哈格浓（Hagnon）一位雅典人，塞拉麦涅斯之父，II. 3. 30。

哈莱（Halae）阿提卡一德莫，II. 4. 34。

哈利埃人（Halians）阿哥里斯一城镇哈利埃（Haliae）的居民，IV. 2. 16；VI. 2.3；VII. 2. 2。

哈里阿图斯（Haliartus）城镇，在波奥提亚，III. 5. 6；哈里阿图斯之战，III. 5.17—25。哈里阿图斯人（Haliartians），III. 5. 18，19。

哈里佩敦（Halipedon）比雷埃夫斯附近一平原，II. 4. 30。

哈里萨那（Halisarna）城镇，在埃奥利斯，III. 1. 6。

哈玛西图（Hamaxitus）城市，在特洛阿德，III. 1. 13，16。

汉尼拔（Hannibal）迦太基将军，I. 1. 37。

赫里孔（Helicon）山脉，在波奥提亚，IV. 3. 16—19。

赫里克苏斯（Helixus）一位麦加拉人，I. 3. 15，17，21。

希腊（Hellas）II. 2. 6，等等；希腊人（Hellenes），I. 5. 9，等等。

赫勒斯滂海峡（Hellespont）亚细亚和欧罗巴之间的海峡，今日之达达尼尔海峡，I. 1. 2—36，2. 11，3. 8，17，5. 11，6. 20，22，7. 2；II. 1. 17，21，2. 5；III. 2. 9，4. 10；IV. 2. 8，3. 3，8. 6—34；V. 1. 1。赫勒斯滂人（Hellespontines），III. 4. 11；IV. 3. 17，8. 31。

希洛斯（Helos）城镇，在拉哥尼亚，VI. 5. 32。

黑劳士（Helots）斯巴达人的奴隶，I. 2. 18；III. 3. 6，8，5. 12；VI. 5. 28；VII. 1.12，2. 2。

赫拉克勒亚（Heracleia）特拉齐斯的（Trachinian）赫拉克勒亚，马里斯（Malis）的一个城市，I. 2. 18；VI. 4. 27。赫拉克勒亚人（Heracleots），III. 5. 6；VI. 4.9，27，5. 23。

赫拉克利德斯（Heracleides）一位叙拉古人，I. 2. 8。

赫拉克勒昂（Heracleium）赫拉克勒斯的神殿，在埃吉那，V. 1. 10；在卡尔开顿附近，I. 3. 7；在底比斯，VI. 4. 7。

赫拉克勒斯（Heracles）希腊民族的英雄，III. 3. 3；VI. 3. 6，4. 7；VII. 4. 7。

赫莱亚（Heraea）城镇，在阿卡狄亚，III. 2. 30，3. 1；VI. 5. 22。赫莱亚人（Heraeans），VI. 5. 11，22。

赫拉伊昂（Heraeum）赫拉的神殿，在科林斯地峡，IV. 5. 5—8；在弗琉斯附近，VII. 2. 1—12。

赫里庇达斯（Herippidas）拉栖代梦一将领，III. 4. 6，20；IV. 1. 11—26，2. 8，3.15，17，8. 11。

赫米昂（Hermion）城市，在阿哥里斯，IV. 2. 3。赫米昂人（Hermionians），IV.2. 16；VII. 2. 2。

赫摩克拉特斯（Hermocrates）（1）叙拉古一将军，I. 1. 27，30，31，3. 13。

赫摩克拉特斯（Hermocrates）（2）一位叙拉古人，狄奥尼修斯（1）之父，II. 2. 24。

赫摩根尼斯（Hermogenes）一位雅典人，IV. 8. 13。

赫尔蒙（Hermon）一位麦加拉人，I. 6. 32。

赫罗达斯（Herodas）一位叙拉古人，III. 4. 1。

赫斯提亚（Hestia）赫斯提亚神庙，在奥林匹亚，VII. 4. 31。

希耶拉门尼（Hieramenes）一位波斯人，II. 1. 9。

希耶拉克斯（Hierax）拉栖代梦一海军将领，V. 1. 3—6。

希耶隆（Hieron）（1）雅典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I. 3. 2。

希耶隆（Hieron）（2）一位拉栖代梦人，VI. 4. 9。

希麦拉（Himera）希腊人的殖民城市，在西西里，I. 1. 37。

希佩乌斯（Hippeus）萨摩斯人（Samian）的指挥官，I. 4. 29。

希皮亚斯（Hippias）一位爱利斯人，VII. 4. 15。

希波克拉特（Hippocrates）拉栖代梦的海军副将，I. 1. 23，3. 5—7。

希波达姆斯（Hippodamus）（1）比雷埃夫斯一市场，II. 4. 11。

希波达姆斯（Hippodamus）（2）一位西基昂人，VII. 1. 45。

希波洛库斯（Hippolochus）雅典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I. 3. 2。

希波玛库斯（Hippomachus）雅典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I. 3. 2，4. 19。

希蓬（Hippon）一位叙拉古人，I. 2. 8。

希波尼库斯（Hipponicus）（1）一位雅典人，IV. 5. 13；VI. 3. 2。

希波尼库斯（Hipponicus）（2）一位弗琉斯人（Phliasian），V. 3. 13。

希斯提埃亚人（Histiaeans）优波亚北部城市希斯提埃亚（Histiaea）的居民，II. 2. 3。

海亚金提亚（Hyacinthia）拉栖代梦的一个庆节，IV. 5. 11。

海安波里斯（Hyampolis）城市，在佛基斯（Phocis），海安波里斯人（Hyampolitans），IV. 4. 27。

海巴特斯（Hypates）一位底比斯人，VII. 3. 7。

海巴托多鲁斯（Hypatodorus）一位塔那格拉人（Tanagraean），V. 4. 49。

海珀门尼斯（Hypermenes）拉栖代梦的海军副将，VI. 2. 25。

I

伊比利亚人（Iberians）和凯尔特人一起作为援军，VII. 1. 20。

伊克赛斯（Ichthys）爱利斯一海角，VI. 2. 31。

伊达（Ida）山脉，在小亚细亚西北部，I. 1. 25。

伊达尤斯（Idaeus）一位拉栖代梦人，IV. 1. 39。

伊拉库斯（Ilarchus）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I. 3. 10。

伊利昂（Ilium）即特洛伊，濒临赫勒斯滂海峡的古城，I. 1. 4。伊利昂人（Ilians），III. 1. 16。

音布罗斯（Imbros）岛屿，在爱琴海北部，IV. 8. 15；V. 1. 39。

伊奥尼亚（Ionia）小亚细亚一地区，II. 1. 17；III. 2. 11，14；V. 1. 28。伊奥尼亚人（Ionians），III. 4. 11；IV. 3. 17。伊奥尼亚方言（Ionic），III. 1. 3，2.12，17。

伊菲克拉特（Iphicrates）雅典名将，IV. 4. 9；侵入弗琉斯和阿卡狄亚境内，IV.4. 15，16；击败拉栖代梦军队，IV. 5. 3—17；其他

战绩，IV. 5. 19；在克列玛斯特的胜利，IV. 8. 34—39；围困阿卑多斯，V. 1. 25；出征科基拉，VI. 2.13—39；被召回，VI. 4. 1；出征伯罗奔尼撒，VI. 5. 49—52。

伊萨诺尔（Isanor）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I. 3. 10。

伊斯科劳斯（Ischolaus）拉栖代梦一将领，VI. 5. 24，26。

伊西亚斯（Isias）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I. 3. 10。

伊斯蒙尼亚斯（Ismenias）底比斯一党派领袖，III. 5. 1；V. 2. 25—35。

地峡竞技会（*Isthmia*）四大竞技会之一，IV. 5. 1，8. 8；VII. 5. 15。

地峡（isthmus）科林斯地峡，IV. 5. 1，8. 8；VII. 5. 15。

意大利（Italy）V. 1. 26。

J

伊阿宋（Jason）色萨利地区斐莱的僭主，VI. 1. 4—19，4. 20—37，5. 1。

L

拉波塔斯（Labotas）拉栖代梦人派驻外地的统治者，I. 2. 18。

拉栖代梦（Lacaedaemon）参阅“拉哥尼亚”和“斯巴达”，I. 1. 23；VII. 5. 18。

拉栖代梦人（Lacaedaemonians）在赫勒斯滂地区的胜利，I. 1. 1；在阿卑多斯之战和库济科斯之战中败北，I. 1. 2—18；新组建一支舰队，I. 1. 24—26；得到波斯人的援助，I. 4. 2，3，5. 2—7；在诺提昂战役中取胜，I. 5. 11—14；在米提列涅的胜利，I. 6. 26—34；在羊河之战中，俘获雅典舰队，II. 1. 22—32；攻占雅典，但是拒绝将雅典城夷为平地，II. 2. 1—23；平息雅典人的内部纷争，II. 4. 28—38；增援小居鲁士，III. 1. 1；与波斯人交战，III. 1. 3—2.20，4. 1—29；IV. 1. 1—41；与爱利斯人交战，III. 2. 21—31；推举阿格西劳斯为国王，III. 3. 1—4；与底比斯人交战，III. 5. 3—7；在哈里阿图斯被击败，III. 5. 17—

24；将阿格西劳斯从亚细亚召回，IV. 2. 2；在科林斯战争中，IV.2. 9；在涅米亚的胜利，IV. 2. 16—23；在克尼多斯的败绩，IV. 3. 10—13，19；在科罗尼亚的胜利，IV. 3. 15—21；在科林斯，IV. 4. 9—13，19；侵入阿尔戈斯，IV. 4. 19；在科林斯被击败，IV. 5. 11—17；与阿卡纳尼亚人交战，IV. 6. 1—7. 1；侵入阿尔戈斯，IV. 7. 2—7；丧失其海上霸权，IV. 8. 1—11；与雅典人的海战，V. 1. 1—28；他们与安塔基达斯和约的关系，V. 1. 32—36；曼丁尼亚之战，V. 2. 1—7；与奥林苏斯人交战，V. 2. 20—24，37—43，3.1—9，18，19，26；攻占底比斯卫城，V. 2. 25—36；与弗琉斯人交战，V. 3.10—17，21—25；被迫从底比斯卫城撤离，V. 4. 10—12；与底比斯人交战，V.4. 13—62；VI. 1. 1，2. 1；与雅典人交战，V. 4. 34，60—66；VI. 2. 30—38；与雅典人缔结和约，VI. 3. 18—20；在琉克特拉，被底比斯人打败，VI. 4. 1—15；与曼丁尼亚人交战，VI. 5. 10—21；他们的国土遭到底比斯人、阿卡狄亚人、阿尔戈斯人和爱利斯人的侵略，VI. 5. 23—52；与雅典人缔结和约，VII. 1. 25—32，4. 19—27；他们的国土再次遭到侵略，VII. 5. 9—14；在曼丁尼亚战败，VII. 5. 18—25。

拉哥尼亚（Laconia）II. 2. 13；IV. 7. 6，8. 8；VI. 2. 9，31，5. 21，23，24；VII. 1.25，28，29，4. 6。拉哥尼亚人（Laconians），I. 1. 32，4. 22，6. 34；II. 2. 2，3.8，4. 4，10；IV. 5. 10，8. 1，35，37；V. 2. 40，41。

拉克拉特（Lacrates）一位拉栖代梦人，奥林匹亚竞技会的获胜者，II. 4. 33。

兰普萨库斯（Lampsacus）城市，在赫勒斯滂海峡亚细亚一侧，I. 2. 13，15；II. 1.1. 18—30，2. 1，2。

拉里萨（Larisa）（1）埃及人的拉里萨，埃奥利斯一城市，III. 1. 7。拉里萨人（Larisaeans），III. 1. 7。

拉里萨（Larisa）（2）城市，在特洛阿德，III. 1. 13，16。

拉里萨（Larisa）（3）城市，在色萨利，VI. 4. 33，34。拉里萨人，

II. 3. 4；IV. 3. 3。

拉里苏斯（Larisus）河流，在爱利斯，III. 2. 23。

拉西昂（Lasion）城镇，在爱利斯，III. 2. 30；VII. 4. 12。拉西昂人（Lasionians），IV. 2. 16。

列凯昂（Lechaeum）科林斯西部港口，IV. 4. 7，17，5. 7—19，8. 10，23；V. 1. 29。

列姆诺斯（Lemnos）岛屿，在爱琴海北部，IV. 8. 15；V. 1. 31。

列昂（Leon）（1）雅典一将军，I. 5. 16；随科浓在米提列涅，I. 6. 16；在波斯宫廷，VII. 1. 33—38。

列昂（Leon）（2）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I. 3. 10。

列昂（Leon）（3）一位萨拉米斯人，II. 3. 39。

列昂提亚德斯（Leontiades）底比斯一党派领袖，V. 2. 25—36，4. 7，19。

列昂提库斯（Leontichus）雅典一将军，V. 1. 26。

列昂提尼人（Leontines）希腊人在西西里的殖民城市列昂提尼（Leontini）的居民，II. 3. 5。

列昂提斯（Leontis）雅典一部落，II. 4. 27。

列奥提齐德斯（Leotychides）拉栖代梦国王阿基斯之子，III. 3. 1—3。

列普列昂人（Lepreans）爱利斯的城市列普列昂（Lepreum）的居民，III. 2. 25；VI. 5. 11。

列斯堡（Lesbos）岛屿，靠近埃奥利斯海岸，I. 2. 11，12，4. 12—27；II. 2. 5，3.32，35；IV. 8. 28。

列特林尼人（Letrinians）爱利斯的城镇列特林尼人（Letrini）的居民，III. 2.25，30；IV. 2. 16。

琉卡斯（Leucas）岛屿，靠近阿卡纳尼亚海岸，VI. 2. 3，26。

琉科罗斐德斯（Leucolophides）一位雅典人，I. 4. 21。

琉科弗利（Leucophrys）城市，在伊奥尼亚，III. 2. 19；IV. 8. 17。

琉克特拉（Leuctra）城镇，在波奥提亚，琉克特拉之战，V. 4. 33；VI. 4. 4—

15，5. 1，23；VII. 1. 35，2. 2。

琉克特隆（Leuctrum）城镇，在阿卡狄亚南部，VI. 5. 24。

利比斯（Libys）吕山德的兄弟，拉栖代梦一海军将领，II. 4. 28。

利卡斯（Lichas）一位拉栖代梦人，III. 2. 21。

罗克里斯（Locris）奥彭提亚的罗克里斯，位于希腊中部濒临优波亚海峡，III.5. 3，4；奥佐里亚的罗克里斯，位于科林斯湾北岸，IV. 3. 21。罗克里斯人（Locrians），奥彭提亚的罗克里斯人，III. 3. 4；IV. 2. 17；3. 21—22；奥佐里亚的罗克里斯人，IV. 2. 17，3. 22；两者并提，IV. 3. 15；VI. 5.23，30。

吕凯苏斯（Lycaethus）一位雅典人，VI. 3. 2。

吕卡琉斯（Lycarius）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I. 3. 10。

吕凯昂（Lyceum）雅典近郊一健身馆，I. 1. 33；II. 4. 27。

吕基斯库斯（Lyciscus）一位雅典人，I. 7. 13。

吕康麦德斯（Lycomedes）一位曼丁尼亚人，VII. 1. 23，24，39，4. 2，3。

吕科弗隆（Lycophron）一位斐莱人，II. 3. 4。

来库古斯（Lycurgus）一位拜占庭人，I. 3. 18。

吕底亚（Lydia）波斯帝国一省区，在小亚细亚西部，I. 2. 4。

吕山德（Lysander）（1）拉栖代梦海军和陆军统帅，与小居鲁士的关系，I. 5.1—9，6. 10；II. 1. 7，11—15，3. 8；在诺提昂的胜利，I. 5. 10—15；设计打击卡里克拉提达，I. 6. 1—10；重新掌握军权，II. 1. 6—19；在羊河之战中全歼雅典海军，II. 1. 22—32；他在围困雅典期间的作用，II. 2. 1—23；随后卷入内讧，II.

4. 28—36；支持阿格西劳斯，III. 3. 3；和阿格西劳斯一起在亚细亚，III. 4. 2—10；在哈里阿图斯之战中兵败身亡，III. 5. 6，17—19。

吕山德（Lysander）（2）一位西基昂人，VII. 1. 45。

吕西亚斯（Lysias）雅典一将军，I. 6. 30。

吕西玛库斯（Lysimachus）雅典一骑兵司令，听命于三十寡头政府，II. 4. 8，26。

吕西门尼斯（Lysimenes）一位西基昂人，VII. 1. 45。

吕西浦斯（Lysippus）拉栖代梦派驻爱皮塔利昂（Epitalium）的统治者（公元前401—前399年），III. 2. 29，30。

M

马其顿（Macedonia）希腊北部一地区，I. 1. 12；IV. 3. 3；V. 2. 12，13，38，3.18；VI. 1. 11。马其顿人（Macedonians），V. 2. 12，40，43。

玛基斯图（Macistus）城镇，在爱利斯，III. 2. 30。玛基斯图人（Macistians），III. 2. 25。

玛迪图斯（Madytus）城市，在色雷斯的科尔松尼斯，I. 1. 3。

麦安德（Maeander）河流，在小亚细亚，III. 2. 14，17，4. 12，21；IV. 8. 17。

马利亚（Malea）（1）拉哥尼亚南部一海角，I. 2. 18。

马利亚（Malea）（2）列斯堡岛南部一海角，I. 4. 26，27。

马利亚提斯（Maleatis）阿卡狄亚南部一地区，VI. 5. 24。

马里斯人（Malians）南希腊一个地区马里斯（濒临马里斯湾）的居民，III. 5.6；IV. 2. 17；VI. 5. 23。

曼尼亚（Mania）达尔丹努斯一妇女，III. 1. 10—27。

曼丁尼亚（Mantinea）城市，在阿卡狄亚，IV. 5. 18；V. 2. 2—7；VI. 5. 3—22；曼丁尼亚之战，III. 2. 21；拉栖代梦人的同盟者，

IV. 2. 13，4. 17，5. 18；他们的城市被拉栖代梦人攻陷，V. 2. 1—7；在琉克特拉战役之后援助拉栖代梦人，VI. 4. 18；加固城防，VI. 5. 3—5；与拉栖代梦人交战，VI. 5. 6—52；阿卡狄亚地区反底比斯的领袖，VII. 4. 33—40；援助拉栖代梦人，以打击底比斯人，VII. 5. 1—25。

曼提修斯（Mantitheus）一位雅典人，I. 1. 10，3. 13。

玛拉基人（Maracians）色萨利一部族，臣服于伊阿宋，VI. 1. 7。

玛尔迦那人（Marganians）爱利斯的城镇玛尔迦那（Margana）的居民，III. 2.25，30；IV. 2. 16；VI. 5. 2；VII. 4. 14，26。

米底（Media）亚细亚一古国，II. 1. 13。米底人（Medes），I. 2. 19。

麦加巴特斯（Megabates）一位波斯人，IV. 1. 28。

麦加洛波里斯人（Megalopolitans）阿卡狄亚城市麦加洛波里斯（Megalopolis）的居民，VII. 5. 5。

麦加拉（Megara）城市，在科林斯地峡，I. 1. 36，2. 14；II. 4. 1；IV. 4. 13；V. 4.41—58。麦加拉人（Megarians），I. 3. 15，4. 32。麦加利斯地区（Megaris），V.4. 18；VI. 4. 26。

麦吉鲁斯（Megillus）一位拉栖代梦人，III. 4. 6。

梅狄亚斯（Meidias）一位达尔丹努斯人，III. 1. 14—28。

麦兰尼浦斯（Melanippus）一位罗德岛人，VI. 2. 35。

麦兰诺浦斯（Melanopus）一位雅典人，VI. 3. 2。

麦兰修斯（Melanthius）雅典人，四百人政府成员之一，II. 3. 46。

麦列亚（Melea）城镇，在阿卡狄亚，VII. 1. 28，29。

麦列图斯（Meletus）一位雅典人，II. 4. 36。

麦罗比乌斯（Melobius）雅典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I. 3. 2。

麦隆（Melon）一位底比斯人，V. 4. 2—7，19。

米洛斯（Melos）岛屿，在拉哥尼亚以东海域，IV. 8. 7。米洛斯人（Melians），II. 2. 3，9。

米南德（Menander）雅典一将军，I. 2. 16；2. 1. 16，26。

门那斯库斯（Menascus）一位拉栖代梦人，IV. 2. 8。

门涅克利斯（Menecles）一位雅典人，I. 7. 34。

门涅克拉特（Menecrates）一位叙拉古人，I. 1. 29。

门浓（Menon）一位塞斯皮埃人（Thespians），V. 4. 55。

美塞尼（Messene）伯罗奔尼撒一地区美塞尼亚（Messenia）的首府，V. 2. 3；VII. 1. 27，36，4. 9。

美塞尼亚人（Messenians），VI. 5. 33；VII. 1. 29，4. 27，5. 5。

麦提姆那（Methymna）城市，在列斯堡岛北部，I. 2. 12，6. 12，38；IV. 8. 28。麦提姆那人（Methymnaeans），I. 6. 13—18；IV. 8. 29。

米利都（Miletus）城市，在伊奥尼亚南部，I. 1. 31，2. 2，3，5. 1，6. 2，7。米利都人（Milesians），I. 6. 8；II. 1. 30。

明达鲁斯（Mindarus）拉栖代梦一海军将领，I. 1. 4—23，3. 17。

米斯哥莱达斯（Misgolaidas）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I. 3. 10。

米特拉尤斯（Mitraeus）波斯王子，II. 1. 8。

米特洛巴特斯（Mitrobates）一位波斯人，I. 3. 12。

姆那西浦斯（Mnasippus）拉栖代梦一海军将领，VI. 2. 4—31。

姆涅西洛库斯（Mnesilochus）雅典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I. 3. 10。

姆涅西特德斯（Mnesitheides）雅典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I. 3. 10。

穆尼基亚（Munichia）山丘，在比雷埃夫斯半岛，II. 4. 11，37。穆尼基亚的阿尔特密斯，II. 4. 11。

梅格东（Mygdon）一位拉栖代梦人，III. 4. 20。

梅林那（Myrina）城镇，在埃奥利斯，III. 1. 6。

美西亚（Mysia）波斯帝国一省区，在小亚细亚西北，I. 4. 7。美西亚人（Mysians），III. 1. 13；IV. 1. 24。

米斯孔（Myskon）叙拉古一将军，I. 1. 29。

米提列涅（Mytilene）列斯堡岛的主要城市，I. 4. 22；IV. 8. 28，29。

N

那萨吉昂（Narthacium）山脉，城镇，在色萨利南部，IV. 3. 8，9。

那乌巴特斯（Naubates）一位拉栖代梦人，III. 2. 6。

那乌克雷达斯（Naucleidas）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I. 4. 36。

那乌克利斯（Naucles）一位拉栖代梦人，VII. 1. 41。

那乌巴克图（Naupactus）城市，在埃托利亚（Aetolia），IV. 6. 14。

那乌普利亚（Nauplia）城镇，在阿尔戈利斯，IV. 7. 6。

涅安德利亚人（Neandrians）埃奥利斯的城镇涅安德利亚（Neandria）的居民，III. 1. 16。

涅米亚（Nemea）城市，在阿尔戈利斯，IV. 2. 14，7. 3；VII. 2. 5，5. 6，7。

尼凯拉图斯（Niceratus）一位雅典人，尼基阿斯之子，II. 3. 39。

尼基阿斯（Nicias）雅典著名将军和政治家，尼凯拉图斯之父，II. 3. 39。

尼科罗库斯（Nicolochus）拉栖代梦一海军将领，V. 1. 6，7，25，4. 65。

尼科斐姆斯（Nicophemus）一位雅典人，IV. 8. 8。

尼科斯特拉图斯（Nicostratus）一位雅典人，II. 4. 6。

诺提昂（Notium）科罗丰（在伊奥尼亚）的港口，I. 2. 4，11；科罗丰之战，I. 5.12—14；II. 1. 6。

O

奥库鲁斯（Ocyllus）一位拉栖代梦人，V. 4. 22；VI. 5. 33。

奥德昂（Odeum）雅典的音乐厅，II. 6. 14。

奥德里赛人（Odrysians）参阅色雷斯人（Thracians）。

奥涅阿代（Oeniadae）城市，在阿卡纳尼亚，IV. 6. 14。

奥诺伊（Oenoe）（1）雅典一设防要塞，濒临波奥提亚边境，I. 7. 28。

奥诺伊（Oenoe）（2）科林斯一设防要塞，IV. 5. 5，19。

奥塔人（Oetaeans）北希腊一部族，居住在奥塔山一带，I. 2. 18；III. 5. 6。

奥昂（Oeum）城镇，在拉哥尼亚北部，VI. 5. 24，25；奥昂人（Oeans），VI.5. 26。

奥隆修斯（Olontheus）一位拉栖代梦人，VI. 5. 33。

奥洛鲁斯（Olurus）设防工事，在阿凯亚，VII. 4. 17，18。

奥林匹亚（*Olympia*）神殿，在爱利斯，奥林匹亚竞技会的举办地，III. 2. 26；IV. 1. 40，7. 2；VII. 4. 14，28。奥林匹亚人（Olympian），III. 2. 26，31；VII. 4.14，28。奥林匹亚竞技会（Olympic games），VII. 4. 28。

奥林匹亚德（*Olympiad*）一个奥林匹亚竞技会周期，即从本次竞技会到下次竞技会之间的时间，I. 2. 1；II. 3. 1；VII. 4. 28。

奥林苏斯（Olynthus）城市，在位于卡尔基狄克半岛，V. 2. 11—37，3. 9，20。奥林苏斯人（Olynthians），V. 2. 13—43，3. 1—6，18，26，4. 54。

奥涅昂（Oneum）山脉，在科林斯附近，VI. 5. 51，52；VII. 1. 15—42，2. 5。

奥诺玛克利斯（Onomacles）（1）雅典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I. 3. 2。

奥诺玛克利斯（Onomacles）（2）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I. 3. 10。

奥诺曼提乌斯（Onomantius）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I. 3. 10。

奥彭提亚的罗克里斯（Opuntian Locris）参阅罗克里斯（Locris）。

奥科门努斯（Orchomenus）（1）城市，在阿卡狄亚，IV. 5. 18；VI. 5. 15，17，29。奥科门努斯人（Orchomenians），V. 4. 36，37；VI. 5. 11，13。

奥科门努斯（Orchomenus）（2）城市，在波奥提亚，III. 5. 17；IV. 3. 15；V. 1.29。奥科门努斯人（Orchomenians），III. 5. 6；IV. 2. 17，3. 15，16，18；VI.4. 10。

奥琉斯（Oreus）城市，在优波亚，V. 4. 56。奥琉斯人（Oreans），V. 4. 57。

奥罗浦斯（Oropus）城镇，在阿提卡与波奥提亚交界处，VII. 4. 1。

奥西浦斯（Orsippus）一位拉栖代梦人，IV. 2. 8。

奥提斯（Otys）帕弗拉冈尼亚（Paphlagonia）国王，IV. 1. 3—15。

奥佐里亚的罗克里斯（Ozolian Locris）参阅罗克里斯（Locris）。

P

帕克托鲁斯（Pactolus）河流，在吕底亚，III. 4. 22。

帕迦塞（Pagasae）城镇，在色萨利，V. 4. 56。

帕莱甘布里昂（Palaegambrium）城镇，在埃奥利斯，III. 1. 6。

帕兰提昂（Pallantium）城镇，在阿卡狄亚，VI. 5. 9。帕兰提昂人（Pallantians），VII. 5. 5。

帕列涅（Pallene）卡尔基狄克半岛西部一半岛，V. 2. 15。

潘斐鲁斯（Pamphilus）雅典一将军，V. 1. 2。

潘盖昂（Pangaeum）山脉，在色雷斯西部，该地区有丰富的金矿，

V. 2. 17。

潘塔克利斯（Pantacles）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 3. 1；II. 3. 10。

帕弗拉冈尼亚（Paphlagonia）波斯帝国一省区，在小亚细亚西北部，IV. 1. 2，3。帕弗拉冈尼亚（Paphlagonians），IV. 1. 2—28。

“帕拉鲁斯”号（*Paralus*）雅典国家圣船之一，II. 1. 28，29，2. 3；VI. 2. 14。

帕拉皮塔（Parapita）法那巴佐斯（Pharnabazus）之妻，IV. 1. 39，40。

帕里昂（Parium）城市，濒临普洛彭提斯海，I. 1. 13。

帕罗斯（Paros）岛屿，属于基克拉底斯群岛，I. 4. 11。

帕拉西亚人（Parrhasians）阿卡狄亚的城市帕拉西亚（Parrhasia）的居民，VII. 1. 28。

帕希玛库斯（Pasimachus）一位拉栖代梦人，IV. 4. 10。

帕希麦鲁斯（Pasimelus）一位科林斯人，IV. 4. 4，7；VII. 3. 2。

帕希皮达斯（Pasippidas）拉栖代梦一海军将领，I. 1. 32，3. 13，17。

帕特西亚达斯（Patesiadas）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I. 3. 10。

波桑尼阿斯（Pausanias）拉栖代梦国王，II. 2. 7；指挥与雅典人的战事，II. 4.29—39；进攻底比斯人，III. 5. 6—24；被判处放逐，III. 5. 25；V. 2. 3。

佩山德（Peisander）拉栖代梦一海军将领，III. 4. 29；IV. 3. 10—13。

佩西安那克斯（Peisianax）一位雅典人，I. 4. 19，7. 12。

佩西亚斯（Peisias）阿尔戈斯一将军，VII. 1. 41。

佩松（Peison）雅典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I. 3. 2。

培拉（Pella）马其顿的首都，V. 2. 13。

培林尼（Pellene）（1）城市，在阿凯亚，VII. 1. 18，2. 18，20，4. 18。培林尼人（Pelleneans），IV. 2. 20；VI. 5. 29；VII. 1. 15，16，2. 1—16，4. 17。

培林尼（Pellene）（2）城市，在拉哥尼亚，VII. 5. 9。培林尼人（Pelleneans），III. 2. 11。

佩列斯（Pelles）一位拉栖代梦人，IV. 3. 23。

佩罗皮达斯（Pelopidas）底比斯的将军和政治家，VII. 1. 33，40。

伯罗奔尼撒（Peloponnesus）希腊南部一半岛，III. 2. 17，26，5. 17；IV. 6. 2，14；V. 2. 20，4. 62，63；VI. 2. 9，3. 6；VII. 1. 23，2. 2，4. 35，5. 1—18。伯罗奔尼撒人（Peloponnesians），I. 1. 6—24，6. 33，34；II. 2. 7，4. 21，29，41；III. 1. 4，5. 6，14；VI. 5. 1。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s War），I. 1—11，3.10；和约的条件，II. 2. 20。

伯科特（Percote）城镇，在亚细亚，濒临赫勒斯滂海峡，V. 1. 25。

伯迦马（Pergamus）城市，在埃奥利斯，III. 1. 6。

伯里克利（Pericles）雅典一将军，伯里克利之子，参加阿吉努赛之战，I. 5. 16，6. 29，7. 2，16，21；被判处死罪，I. 7. 34。

柏林苏斯（Perinthus）城市，濒临普洛彭提斯海，I. 1. 20。柏林苏斯人（Perinthians），I. 1. 21。

庇里阿西人（Perioeci）居住在拉哥尼亚诸城镇中的那些虽具自由身份，但并非斯巴达公民的人们，I. 3. 15；III. 3. 6；V. 1. 33，2. 24，3. 9，4. 39；VI. 1. 19，5. 21—32；VII. 2. 2，4. 27。

波斯（Persia）I. 2. 19；波斯国王，III. 4. 25；IV. 1. 6；VI. 1. 12；VII. 1. 33。

波斯人（Persians）I. 2. 5，19；III. 2. 15，4. 10—25；IV. 1. 6，30；V. 2. 35；VI. 1.12；VII. 1. 33—39。

腓德里亚斯（Phaedrias）雅典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I. 3. 2。

法尼亚斯（Phanias）雅典一将军，V. 1. 26。

法诺斯提尼（Phanosthenes）雅典一将军，I. 5. 18。

法拉克斯（Pharax）拉栖代梦一海军将领，III. 2. 12，14；IV. 5. 6；VI. 5. 33。

法那巴佐斯（Pharnabazus）波斯一总督，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援助拉栖代梦人，I. 1. 6—31，2. 16，3. 5—7；他与雅典人的谈判，I. 3. 8—14，4. 1—7；与拉栖代梦人交战，III. 1. 9—28，2. 1—20，4. 10—29；IV. 1. 1—38；在克尼多斯之战中取胜，IV. 8. 1—10；在波斯宫廷，V. 1. 28。

法萨鲁斯（Pharsalus）城市，在色萨利，VI. 1. 5，8，4. 34。法萨鲁斯人（Pharsalians），IV. 3. 3，8；VI. 1. 2—18。

斐亚（Phea）城镇，在爱利斯，III. 2. 30。

斐冬（Pheidon）雅典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I. 3. 2。

斐莱（Pherae）（1）城镇，在美塞尼亚南部，IV. 8. 7。

斐莱（Pherae）（2）城市，在色萨利，斐莱人（Pheraeans），II. 3. 4；VI. 4. 31。

腓力普（Philippus）底比斯的波列玛克，V. 4. 2。

腓力斯库斯（Philiscus）一位阿卑多斯人，VII. 1. 27。

腓力达斯（Phillidas）一位底比斯人，V. 4. 2—8。

腓洛克利斯（Philocles）雅典一将军，I. 7. 1；II. 1. 30—32。

腓洛克拉特斯（Philocrates）一位雅典人，IV. 8. 24。

腓洛基德斯（Philocydes）一位雅典人，I. 3. 13。

弗琉斯（Phlius）城市，在阿尔戈利斯，IV. 4. 15，7. 3；V. 2. 8，3. 21—25；VII. 1.18，2. 1—23。弗琉斯人（Phliasians），IV. 2. 16，4. 15；遭到拉栖代梦人的强制胁迫，V. 2. 8—10；屈从于拉栖代梦人，V. 3. 10—17，21—25；成为拉栖代梦人的同盟

者，VI. 4. 9，18，5. 14，17，29；他们忠诚和勇敢，VII. 2. 1—23；与底比斯人缔结和约，VII. 4. 10，11。

佛凯亚（Phocaea）城市，在伊奥尼亚，I. 3. 1，5. 11，6. 33。

佛基斯（Phocis）中希腊一地区，III. 5. 4；VI. 1. 1，4. 27。佛基斯人（Phocians），与底比斯人交战，III. 5. 3—21；成为拉栖代梦人的同盟者，IV. 3. 15，21；V. 2.33，4. 60；VI. 1. 1，2. 1，4. 2—9；成为底比斯人的同盟者，VI. 5. 23，30；VII. 5. 4。

腓比达斯（Phoebidas）拉栖代梦一指挥官，V. 2. 24—32，4. 41—46。

腓尼基（Phoenicia）地中海东岸一地区，III. 4. 1。腓尼基人（Phoenician），III. 4. 1。

腓尼库斯（Phoenicus）城镇，在库塞拉岛，IV. 8. 7。

弗里克萨（Phrixa）城镇，在爱利斯，III. 2. 30。

弗利吉亚（Phrygia）大弗利吉亚，波斯帝国一省区，位于小亚细亚中部，I. 4.1；小弗利吉亚，波斯帝国一省区，位于小亚细亚西北部，III. 2. 1，4. 12，26，29；IV. 1. 1。

弗提亚（Phthia）色萨利南部一地区，IV. 3. 9。

斐列（Phyle）雅典人的要塞，临近波奥提亚边境，II. 4. 2—12。

比莱昂（Piraeum）科林斯地峡西北部一半岛，IV. 5. 1—19。

比雷埃夫斯（Piraeus）雅典的主要港口，I. 1. 35，2. 14，3. 22，4. 12，13，7.35；II. 2. 2—23，3. 8，11，4. 1—39；III. 5. 5—25；IV. 8. 9；V. 1. 9，22，2. 33，4.20—34。

比萨（Pisa）城镇，在爱利斯，比萨人（Pisatans），VII. 4. 28，29。

比西狄亚（Pisidia）波斯帝国一省区，位于小亚细亚南部，III. 1. 13。

比西狄亚人（Pisidians）III. 1. 13。

比提亚斯（Pityas）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 4. 1；II. 3. 10。

普拉提亚（Plataea）城市，在波奥提亚，V. 4. 10，14，48；VI. 3. 5；VII. 1. 34。

普拉提亚人（Plataeans）V. 4. 10；VI. 3. 1。

普雷斯托拉斯（Pleistolas）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I. 3. 10。

普林特里亚（Plynteria）雅典的一个庆节，I. 4. 12。

波丹涅姆斯（Podanemus）（1）拉栖代梦一海军将领，IV. 8. 10。

波丹涅姆斯（Podanemus）（2）一位弗琉斯人，V. 3. 13。

波力斯（Pollis）拉栖代梦一海军将领，IV. 8. 11；V. 4. 61。

波里埃尼达斯（Polyaenidas）一位拉栖代梦人，VII. 4. 23。

波里安特斯（Polyanthes）一位科林斯人，III. 5. 1。

波里比亚德斯（Polybiades）拉栖代梦一将领，V. 3. 20，26。

波里卡里斯（Polychares）雅典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I. 3. 2。

波里卡姆斯（Polycharmus）（1）一位拉栖代梦人，V. 4. 41。

波里卡姆斯（Polycharmus）（2）一位法萨鲁斯人，IV. 3. 8。

波里达玛斯（Polydamas）一位法萨鲁斯人，VI. 1. 2—8，4. 34。

波里多鲁斯（Polydorus）一位色萨利的斐莱人，VI. 4. 33，34。

波里弗隆（Polyphron）一位色萨利的斐莱人，VI. 4. 33，34。

波里特罗普斯（Polytropus）雇佣军的指挥官，VI. 5. 11—14。

波里塞努斯（Polyxenus）叙拉古一海军将领，V. 1. 26。

本都海（Pontus）即黑海，I. 1. 22；II. 2. 1；IV. 8. 27，31；V. 1. 28。

波塞冬（Poseidon）海神，III. 3. 2；IV. 5. 1，2，4，7. 4，5。盖娅奥库斯，VI. 5. 30。

波塔密斯（Potamis）叙拉古一将军，格诺西斯之子，I. 1. 29。

波提狄亚（Potidaea）城市，在卡尔基狄克半岛，V. 2. 15—39，3. 6。

波提奈（Potniae）城市，在波奥提亚，V. 4. 51。

普拉斯（Pras）城镇，在色萨利南部，IV. 3. 9。

普拉西埃（Prasiae）城镇，在拉哥尼亚，VII. 2. 2，3。

普拉西塔斯（Praxitas）拉栖代梦一波列玛克，IV. 4. 7—18，5. 19。

普林涅（Priene）城市，在伊奥尼亚，III. 2. 17；IV. 8. 17。

普罗埃努斯（Proaenus）科林斯一海军将领，IV. 8. 11。

普罗克利斯（Procles）（1）拉栖代梦国王德拉玛图斯的后人，III. 1. 6。

普罗克利斯（Procles）（2）一位弗琉斯人，V. 3. 13；VI. 5. 38；VII. 1. 1。

普洛康涅苏斯（Proconnesus）岛屿，在普洛彭提斯海，I. 1. 13—20，3. 1；IV.36；V. 1. 26。

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一位色萨利人，II. 3. 36。

普洛彭提斯（Propontis）即马尔马拉海，I. 1. 4—20。

普罗索乌斯（Prothous）一位拉栖代梦人，VI. 4. 2。

普罗托玛库斯（Protomachus）雅典一将军，I. 5. 16，6. 30，33，7. 1。

普罗克塞努斯（Proxenus）（1）一位培林尼人，VII. 2. 16。

普罗克塞努斯（Proxenus）（2）一位叙拉古人，I. 3. 13。

普罗克塞努斯（Proxenus）（3）一位泰格亚人，VI. 5. 6，7，36。

皮格拉（Pygela）城镇，在伊奥尼亚，I. 2. 2；皮格拉人（Pygelans），I. 2. 2。

派罗斯人（Pylians），VII. 4. 26。

派罗斯（Pylus / Pylos）城镇，在爱利斯，VII. 4. 16，26。

皮罗洛库斯（Pyrrolochus）一位阿尔戈斯人，I. 3. 13。

皮提亚竞技会（Pythian games）公元前370年，VI. 4. 29，30。

皮索多鲁斯（Pythodorus）雅典一执政官，II. 3. 1。

R

兰斐亚斯（Rhmphias / Rhmphius）一位拉栖代梦人，I. 1. 35。

拉提涅斯（Rhathines）波斯一将官，III. 4. 18。

利昂（Rhium）海角，在埃陀利亚，位于科林斯湾入口处，IV. 6. 14，8. 11。

罗德岛（Rhodes）岛屿，在小亚细亚西南方，I. 1. 2，5. 1，19，6. 3；II. 1. 15，17；IV. 8. 20—30；V. 1. 5，6。罗德岛（Rhodians），I. 5. 19；III. 5. 1；IV. 8. 20；VI. 2. 35。

罗伊特昂（Rhoeteum）城镇，在亚细亚一边，濒临赫勒斯滂海峡，I. 1. 2。

S

“萨拉明尼亚”号（*Salaminia*）雅典国家两艘圣船之一，VI. 2. 14。

萨拉米斯（Salamis）岛屿，在阿提卡以西，II. 2. 9。萨拉米斯人（Salaminians），II. 3. 39。

萨米乌斯（Samius）拉栖代梦一海军将领，III. 1. 1。

萨摩斯（Samos）岛屿，靠近伊奥尼亚海岸，I. 2. 1，4. 8—23，5. 14—20，6.2—38；II. 1. 12，16，3. 3；IV. 8. 23。萨摩斯人（Samians），I. 6. 25，29，7.30；II. 2. 6，3. 6。

萨摩色雷斯（Samothrace）岛屿，靠近色雷斯海岸，V. 1. 7。

萨迪斯（Sardis）吕底亚首都，I. 1. 9，10，5. 1；III. 2. 11，4. 25；IV. 1. 27，8.21。萨迪斯人（Sardian），III. 4. 21。

萨提鲁斯（Satyrus）雅典“十一人委员会”成员之一，II. 3. 54—56。

斯凯普西斯（Scepsis）城市，在特洛阿德，III. 1. 15—28。斯凯普西

斯人（Scepsians），III. 1. 21，25。

斯基鲁斯（Scillus）城镇，在爱利斯，斯基鲁斯人（Scilluntians），VI. 5. 2。

斯基奥涅（Scione）城市，在卡尔基狄克半岛，斯基奥涅人（Scionaeans），II.2. 3。

斯基里提斯（Sciritis）拉哥尼亚北部一地区，VI. 5. 24，25；VII. 4. 21。斯基里提斯人（Sciritans），V. 2. 24，4. 52，53。

斯科鲁斯（Scolus）城镇，在波奥提亚，V. 4. 49。

斯科帕斯（Scopas）一位色萨利人，VI. 1. 19。

斯科图萨（Scotussa）城市，在色萨利，斯科图萨人（Scotussaeans），IV. 3. 3。

斯基洛斯（Scyros）岛屿，在优波亚东北，IV. 8. 15；V. 1. 31。

斯基塞斯（Scythes）一位拉栖代梦人，III. 4. 20。

塞林努斯（Selinus）希腊人的殖民城市，在西西里，I. 1. 37。塞林努斯人，I. 2.8，10。

塞拉西亚（Sellasia）城市，在拉哥尼亚，II. 2. 13，19；VI. 5. 27；VII. 4. 12。

塞林布里亚（Selymbria）城市，濒临普洛彭提斯海，I. 1. 20，3. 10。塞林布里亚人（Selymbrians），I. 1. 21。

塞斯图斯（Sestus）城市，在色雷斯的科尔松尼斯，I. 1. 7，11，36，2. 13；II. 1.20，25；IV. 8. 3—6。

修塞斯（Seuthes）奥德里赛人之王，III. 2. 2，9；IV. 8. 26。

西西里（Sicily），I. 1. 37，5. 21；VI. 2. 9。西西里人（Sicilians），II. 2. 24。

西基昂（Sicyon）城市，在伯罗奔尼撒北部，靠近科林斯，IV. 2. 14，4. 1—18，5. 12，19；VII. 1. 17—44，2. 11，15，3. 1. 4。西基昂人（Sicyonians），III. 1.18；IV. 2. 16，4. 8—11；VI. 4. 18；

VII. 1. 22，2. 1—20，3. 1，2，4. 1。

西都斯（Sidus）城镇，在科林斯地峡，IV. 4. 13，5. 19。

西绪福斯（Sisyphus）德基里达斯的诨名，III. 1. 8。

索克雷德斯（Socleides）一位拉栖代梦人，VII. 4. 19。

苏格拉底（Socrates）雅典的思想家、哲学家，索弗隆尼斯库斯之子，I. 7. 15。

索福克利斯（Sophocles）雅典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I. 3. 2。

索弗隆尼斯库斯（Sophroniscus）一位雅典人，苏格拉底之父，I. 7. 15。

索斯特拉提达斯（Sostratidas）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I. 3. 10。

斯巴达（Sparta）I. 1. 32，2. 1，4. 32；II. 3. 1；V. 3. 10，4. 32，33；VII. 1. 28，32，2.3，5. 9。亦可参阅拉栖代梦（Lacedaemon）。斯巴达人（Spartatae），III. 3. 5，6，4. 2；IV. 3. 23；V. 1. 11，3. 8，9，4. 39；VI. 4. 15，5. 21—28；VII. 1. 25，4.19，27，5. 10，11。参阅拉栖代梦人（Lacedaemonians）。

斯巴托鲁斯（Spartolus）城市，在卡尔基狄克半岛，V. 3. 6。

斯法基埃（Sphagiae）群岛，靠近美塞尼亚海岸，VI. 2. 31。

斯福德里达斯（Sphodridas）拉栖代梦派驻塞斯皮埃（Thespiae）的统治者（公元前378年），V. 4. 15—34，63；VI. 4. 14。

斯庇特里达特斯（Spithridates）一位波斯人，III. 4. 10；IV. 1. 2—28。

斯塔格斯（Stages）一位波斯人，I. 2. 5。

斯塔西浦斯（Stasippus）一位泰格亚人，VI. 4. 18，5. 6—10，36。

斯提里亚（Steiria）阿提卡一德莫，IV. 8. 25。

斯森涅劳斯（Sthenelaus）拉栖代梦派驻拜占庭和卡尔开顿的统治者，II. 2. 2。

斯特拉托拉斯（Stratolas）一位爱利斯人，VII. 4. 15，31。

斯特拉图斯（Stratus）阿卡纳尼亚的首都，IV. 6. 4。

斯特罗姆比齐德斯（Strombichides）一位雅典人，VI. 3. 2。

斯特鲁萨斯（Struthas）波斯一总督，IV. 8. 17—21。

斯丁法鲁斯（Stymphalus）城镇，在阿卡狄亚，斯丁法鲁斯人（Stymphalian），VII. 3. 1。

苏尼昂（Sunium）海角，在阿提卡半岛南端，V. 1. 23。

叙恩涅西斯（Syennesis）奇里乞亚的统治者，III. 1. 1。

叙拉古（Syracuse）希腊人的殖民城市，在西西里，I. 1. 29，31，3. 13；V. 1.26，28；VI. 2. 35；VII. 1. 22。叙拉古人（Syracusans），I. 1. 18—31，2. 8—14；II. 24，3. 5；III. 1. 2，4. 1，5. 14；V. 4. 58。

T

塔那格拉（Tanagra）城市，在波奥提亚，V. 4. 49。塔那格拉人（Tanagraeans），V. 4. 49。

泰格亚（Tegea）城市，在阿卡狄亚，III. 5. 25；VI. 5. 9，15，16；VII. 4. 36，38，39，5. 7，14，21；是拉栖代梦军队的集结之地，III. 5. 7，14，21。泰格亚人，拉栖代梦人的同盟者，IV. 2. 13，19，21；VI. 4. 18；积极组建阿卡狄亚同盟，VI. 5. 6—9；与拉栖代梦人交战，VI. 5. 10—21；VI. 5. 24，36；作为底比斯人的同盟者，攻击拉栖代梦人，VII. 5. 5，8。

泰琉提亚斯（Teleutias）拉栖代梦海军和陆军将领，IV. 4. 19，8. 11，23—25；V.1. 2—13，2. 37—43，3. 3—6。

腾努斯（Temnus）城镇，在埃奥利斯，III. 1. 6；IV. 8. 5。

腾涅亚（Tenea）城镇，邻近科林斯，IV. 8. 5。

腾涅多斯（Tenedos）岛屿，靠近埃奥利斯海岸，V. 1. 6。腾涅多斯（Tenedians），V. 1. 7。

特乌特兰尼亚（Teuthrania）城镇，在埃奥利斯，III. 1. 6。

萨拉麦（Thalamae）设防工事，在爱利斯，VII. 4. 26。

萨姆涅里亚（Thamneria）城镇，在米底，II. 1. 13。

塔索斯（Thasos）岛屿，在爱琴海北部，I. 1. 12，32，4. 9；V. 1. 7。

特拜（Thebe）城镇，在特洛阿德，IV. 1. 41。

底比斯（Thebes）波奥提亚的主要城市，II. 4. 1，2；III. 5. 1，3；V. 2. 25—27，4.1—63；VI. 3. 2，11，4. 37；VII. 1. 39，40，3. 6，4. 6—39，5. 4。底比斯人（Thebans），I. 7. 28；强烈要求摧毁雅典，II. 19；鼓动对拉栖代梦人开战，III. 5.3—16；在哈里阿图斯的胜利，III. 5. 17—24；参与在涅米亚的战事，IV. 2.22；参与在科罗尼亚的战事，IV. 3. 15—21；被迫接受安塔基达斯和约，V. 1.32—36；他们的卫城被拉栖代梦人占领，V. 2. 25—36；收复卫城，V. 4. 1—12；与拉栖代梦人的交战过程，V. 4. 13—59；得到雅典人的增援，V. 4. 34，54，59，63；制服波奥提亚诸邦，V. 4. 46，63；与佛基斯人交战，VI. 1. 1，3.1；被排除在公元前371年和约之外，VI. 3. 18—20；在琉克特拉击败拉栖代梦人，VI. 4. 1—15；援助阿卡狄亚人，侵入拉哥尼亚，VI. 5. 22—52；再度侵入伯罗奔尼撒，VII. 1. 15—22；与波斯国王的谈判，VII. 1. 33—40；第三次侵入伯罗奔尼撒，VII. 1. 41，42；判定刺杀攸弗隆的凶手无罪，VII. 3. 4—12；同意与科林斯人缔结和约，VII. 4. 6—10；第四次侵入伯罗奔尼撒，VII. 4.34—5. 6；他们的同盟者，VII. 5. 4，5；侵入拉哥尼亚并且在曼丁尼亚战役中获胜，VII. 5. 6—25。

塞米斯托根尼斯（Themistogenes）一位叙拉古人，III. 1. 2。

塞奥根尼斯（Theogenes）雅典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 3. 13；II. 3. 2。

塞格尼斯（Thegnis）雅典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I. 3. 2。

塞奥滂浦斯（Theopompus）一位米利都人，II. 1. 30。

塞拉麦涅斯（Theramenes）雅典将军、政治家，后来成为三十寡头政府成员之一，I. 1. 12，22，6. 35，7. 4—31；II. 2. 16—22，3. 2—55，4. 1。

塞米玛库斯（Therimachus）拉栖代梦派驻麦提姆那的统治者，IV. 8. 29。

德摩比利（Thermopylae）即温泉关，VI. 5. 43。

德桑达（Thersander）一位伊奥尼亚人，长笛吹奏者，IV. 8. 18，19。

塞斯摩福里亚（Thesmophoria）底比斯的一个庆节，V. 2. 29。

塞斯皮埃（Thespiae）城市，在波奥提亚，V. 4. 10—55；VI. 3. 5。塞斯皮埃人（Thespians），IV. 2. 20；V. 4. 42—45；VI. 3. 1，4. 10。

色萨利（Thessaly）北希腊一地区，II. 3. 4，36；IV. 3. 3；VI. 1. 2—12，4. 28，5.23；VII. 1. 28。色萨利人（Thessalians），II. 3. 1，4；IV. 3. 3—8；V. 3. 9；VI.1. 3—18，4. 28—35，5. 1，30；VII. 5. 4，16。

提布拉库斯（Thibrachus）拉栖代梦一波列玛克，II. 4. 33。

提布隆（Thibron）拉栖代梦一将领，III. 17—22。

“三十僭主”（*Thirty*）雅典的三十寡头政府，三十寡头政府的组建，II. 3. 1，2，11；他们的统治，II. 3. 11—4. 10；其内部争执，II. 3. 15—56；他们的军队被特拉叙布鲁斯（Thrasybulus）击败，II. 4. 2—22；被推翻，II. 4. 23。

提斯巴伊（Thisbae）城镇，在波奥提亚，VI. 4. 3。

索拉克斯（Thorax）拉栖代梦一将领，II. 2. 1。

索里库斯（Thoricus）城镇，在阿提卡南部，I. 2. 1。

色雷斯（Thrace）爱琴海和普洛彭提斯以北一地区，I. 3. 10，17，4. 9；II. 2. 5；III. 2. 9；IV. 8. 26；V. 1. 26，2. 12，24。色雷斯人（Thracians），III. 2. 8，10；5.2. 17。比提尼亚的色雷斯

人，参阅比提尼亚（Bithynia）。奥德里赛人的色雷斯人，III. 2. 2，5；IV. 8. 26。

色雷基昂（Thracium）色雷斯广场，在拜占庭，I. 3. 20。

特拉索尼达斯（Thrasonidas）一位爱利斯人，VII. 4. 15。

特拉叙布鲁斯（Thrasybulus）（1）科里图斯（Collytus）的特拉叙布鲁斯，雅典将军，V. 1. 26。

特拉叙布鲁斯（Thrasybulus）（2）斯提里亚（Steiria）的特拉叙布鲁斯，雅典将军、政治家，I. 1. 12，4. 9；当选为将军，I. 4. 10；在佛凯亚，I. 5. 11；在阿吉努赛之战时任舰长，I. 4. 35，7. 5，17，31；被三十寡头政府放逐，II. 3.42，44；把雅典从三十寡头政府的统治下解救出来，II. 4. 2—42；III. 5. 16；指挥雅典的舰队，IV. 8. 25—31。

特拉叙达尤斯（Thrasydaeus）一位爱利斯人，III. 2. 27—30。

特拉叙鲁斯（Thrasylus）雅典将军，I. 1. 8；击退阿基斯，I. 1. 33，34；负责指挥小亚细亚的战事，I. 2. 1—17，3. 6；返回雅典，I. 4. 10；当选为将军，I.5. 16；阿吉努赛之战，I. 6. 30，7. 2，29。

特劳斯图斯（Thraustus）城镇，在爱利斯，VII. 4. 14。

特里亚（Thria）阿提卡一德莫，邻近埃琉西斯，V. 4. 21。

图里伊（Thurii）希腊人在意大利的城市，图里伊人（Thurian），I. 5. 19。

塞阿米亚（Thyamia）设防工事，在西库昂和弗琉斯之间，VII. 2. 1，23，4.1，11。

塞摩卡列斯（Thymochares）雅典一将领，I. 1. 1。

塞里昂（Thyrium）城镇，在阿卡纳尼亚，塞里昂人（Thyrians），VI. 2. 37。

提格兰涅斯（Tigranes）一位波斯人，IV. 8. 21。

提玛哥拉斯（Timagoras）一位雅典人，VII. 1. 33。

提摩克拉特（Timocrates）（1）一位雅典人，I. 7. 3。

提摩克拉特（Timocrates）（2）一位罗德岛人，III. 5. 1。

提摩克拉特（Timocrates）（3）一位拉栖代梦人，VII. 1. 13。

提摩劳斯（Timolaus）一位科林斯人，III. 5. 1；IV. 2. 11。

提摩玛库斯（Timomachus）雅典一将领，VII. 1. 41。

提摩修斯（Timotheus）雅典一将军，其父为雅典将军科浓，V. 4. 63—66；VI. 2.2，3，11。

提里巴佐斯（Tiribazus）波斯一总督，IV. 8. 12—17；V. 1. 6，25—30。

提萨门努斯（Tisamenus）一位拉栖代梦人，III. 3. 11。

提西丰努斯（Tisiphonus）色萨利的塔古斯（Tagus），VI. 4. 37，5. 1。

提萨佛涅斯（Tissaphernes）波斯一总督，参与伯罗奔尼撒战争，I. 1. 9，31，32，2.6，8，5. 2，8，9；企图占领伊奥尼亚诸邦，III. 1. 3；与拉栖代梦人的战事，III. 1. 6，9，2. 12—20，4. 1—24；被处死，III. 4. 25。

提特劳斯特（Tithraustes）波斯一总督，III. 4. 25，26，5. 1。

特列摩尼达斯（Tlemonidas）一位拉栖代梦人，V. 3. 3，4。

托伦涅（Torone）城市，在卡尔基狄克半岛，V. 3. 18。托伦涅人（Toronaeans），II. 2. 3。

特拉齐斯的赫拉克勒亚（Trachinian Heracleia）参阅赫拉克勒亚（Heracleia）。

特拉列斯（Tralles）城市，在卡里亚，III. 2. 19。

特里卡兰昂（Tricaranum）山脉、要塞，在弗琉斯附近，VII. 2. 1—13，4. 11。

特里斐里亚（Triphylia）爱利斯一地区，特里斐里亚人（Triphylians），III. 2.30；IV. 2. 16；VI. 5. 2；VII. 1. 26。

特里普托列姆斯（Triptolemus）相传为阿提卡一英雄，VI. 3. 6。

特里普尔吉亚（Tripurgia）在埃吉那，V. 1. 10。

特洛伊曾（Troezen）城市，在阿尔戈利斯，VI. 2. 3。特洛伊曾人（Troezen-ians），IV. 2. 16；VII. 2. 2。

特洛伊（Troy）古城，靠近赫勒斯滂海峡，III. 4. 3；VII. 1. 34。

图德乌斯（Tydeus）雅典一将军，II. 1. 16，26。

丁达琉斯家族（Tyndaridae）卡斯托尔和波里丢凯斯，VI. 5. 31。亦参阅狄奥斯库里（Dioscuri）。

X

森尼亚斯（Xenias）一位爱利斯人，III. 2. 27。

森诺克利斯（Xenocles）一位拉栖代梦人，III. 4. 20。

薛西斯（Xerxes）波斯国王，大流士一世之子，大流士二世之父，II. 1. 8。

Z

扎金索斯（Zacynthus）岛屿，在伯罗奔尼撒以西，VI. 2. 3。扎金索斯人（Zacynthuians），VI. 2. 2，3。

曾尼斯（Zenis）一位达尔丹努斯人，III. 1. 10。

宙斯（Zeus）众神之父，III. 2. 22，26，31；VII. 4. 35。

宙西浦斯（Zeuxippus）拉栖代梦一监察官，II. 3. 10。

佐斯特（Zoster）阿提卡西海岸一海角，V. 1. 9。

---

(1) 又称特洛阿斯（Troas），意即“特洛伊的疆土”。参阅色诺芬：《希腊史》，IV. 1. 41附注。

附录一　古希腊历史大事年表[1]

（公元前454—前337年）

公元前

454年

雅典远征军在埃及全军覆灭；夏，提洛同盟金库由提洛岛移至雅典，标志着雅典帝国初步形成。

453年

伯里克利率舰队远征至科林斯湾。

452/451年

雅典与斯巴达订立五年停战协定。阿尔戈斯和斯巴达订立三十年停战和约。客蒙返回雅典。

451/450年

雅典颁布“公民资格法”。

450年

赫淮斯托斯神庙（Hephaesteum）开始兴建。

450/449年

客蒙远征塞浦路斯，同年去世。

449年

雅典与波斯订立和约——“卡里阿斯和约”。[2]

448年

斯巴达军入侵阿提卡。伯里克利在科尔松尼斯。

448/447年

伯里克利拟主持召开泛希腊大会，讨论修复希腊神庙等问题，因

斯巴达反对未果。

447年

帕特农神庙动工兴建。

446年

雅典人败于科罗尼亚；波奥提亚诸邦摆脱雅典控制。优波亚岛发生暴动；斯巴达出兵阿提卡。阿里斯托芬出生。

446/445年

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人签订三十年和约。吕西亚斯出生。

445/444年

埃及王普萨麦提库斯赠雅典谷物。

444/443年

雅典在意大利南部建立殖民地图里伊。希罗多德移居于此，著述终老。

444—431年

色诺芬出生。

443年

麦里西亚斯之子修昔底德依陶片放逐法被放逐。

约443年

雅典与列昂提尼和瑞吉昂签订协约；雅典舰队在那不勒斯。

443/442年

雅典帝国统治区域划分为五个纳贡区。

442—429年

伯里克利在雅典连续当选将军，史称“伯里克利时代”。

440年—439年

萨摩斯和拜占庭暴动，雅典大军经过九个月的围攻，最终制服暴

动者。

438年

帕特农神庙竣工；佛米奥在阿卡纳尼亚。

437年

雅典派佛米奥前往安菲洛奇亚的阿尔戈斯；建立安菲波里斯城；伯里克利率舰队远征黑海，移民西诺普和阿米索斯。

437—432年

雅典卫城正门（Propylaea）修建并落成。

436年

普罗塔哥拉受到指控。

435年

春，科林斯和科基拉关于爱皮丹努斯的争执；科基拉人在海战中击败科林斯人，占领爱皮丹努斯。

433年

普罗塔哥拉在雅典；雅典与科基拉结盟；秋，西勃达之战，雅典援助科基拉与科林斯交战；卡里阿斯法令。

433/432年

雅典与西西里城邦列昂提尼和瑞吉昂（Rhegion）订立盟约。

432年

秋，雅典通过“麦加拉禁令”（*Megarian Decree*）[3]，禁止麦加拉船只进出雅典帝国之港口；9月，波提狄亚暴动；斯巴达同盟大会。斐狄亚斯和阿斯帕西娅皆因不敬神而受到迫害。

432/431年

斯巴达公民大会通过表决认定雅典人已经破坏此前签署的和约，必须对雅典宣战。

431年

3月，底比斯袭击普拉提亚，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5月，伯罗奔尼撒同盟军在斯巴达国王阿奇达姆斯统率下首次侵入阿提卡，“阿奇达姆斯战争”开始；雅典舰队环绕伯罗奔尼撒半岛发动袭击。雅典人将埃吉那人驱逐出岛。欧里庇得斯悲剧《美狄亚》（*Medea*）上演。

430年

5月，伯罗奔尼撒人第二次入侵阿提卡；雅典大瘟疫爆发；伯里克利远征伯罗奔尼撒；伯里克利受到指控并处罚款；佛米奥被派往诺帕克图斯；波提狄亚人投降。

429年

伯罗奔尼撒人围攻普拉提亚。伯里克利复职；秋，罹疫而死。佛米奥大败斯巴达海军；冬，伯罗奔尼撒人袭击萨拉米斯。

428/427年

5月，伯罗奔尼撒人第三次入侵阿提卡；米提列涅人暴动；雅典首次征收财产税（*eisphora*/property-tax）200特连特。

427年

5月，伯罗奔尼撒人第四次入侵阿提卡；夏，米提列涅人投降。科基拉党争。秋，普拉提亚城陷；9月，拉齐斯（Laches）率军前往西西里，所谓雅典第一次远征西西里（前427—前424年）；柏拉图出生。冬，雅典瘟疫再度爆发。

426年

德摩斯提尼在埃陀利亚惨败；尼基阿斯在米洛斯；斯巴达在特拉齐斯建立赫拉特利亚；雅典人在提洛岛举行袚除仪式；阿里斯托芬喜剧《巴比伦人》（*Babylonians*）上演。

425年

5月，伯罗奔尼撒人第五次入侵阿提卡；雅典派舰队远征西西里；德摩斯提尼在美塞尼亚的派罗斯登陆；斯巴达的黑劳士逃亡。雅典人拒绝斯巴达人提出的和平建议。8月，受困于斯法克

特里亚的斯巴达人向雅典人投降。雅典大幅增加属国贡金数额；科基拉贵族党被消灭。阿里斯托芬喜剧《阿卡奈人》（*Acharnians*）上演。

424年

雅典人攻克尼赛亚；雅典人攻占库塞拉岛，袭击拉哥尼亚；雅典人侵入波奥提亚，败于德里昂战役；斯巴达名将伯拉西达北上，攻克阿堪苏斯、安菲波里斯和托伦涅；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被放逐（直至前404年）；阿里斯托芬喜剧《骑士》（*Knights*）上演。

424/423年

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一世卒，大流士二世即位（前424/前423—前405年在位）。

423年

雅典派使团前往南意大利和西西里；雅典与波斯重申“卡里阿斯和约”（新约名为“伊庇利卡斯和约”）；4月，雅典与斯巴达签订一年休战和约；阿里斯托芬喜剧《云》（*Clouds*）上演。

422年

克里昂再次攻克托伦涅；安菲波里斯战役，克里昂、伯拉西达双双阵亡。雅典使者在西西里。雅典、斯巴达举行和平谈判；阿里斯托芬喜剧《马蜂》（*Wasps*）上演。

421年

4月，雅典与斯巴达签订和约，史称“尼基阿斯和约”；5月，双方签署五十年同盟条约。阿里斯托芬喜剧《和平》（*Peace*）上演。

420年

3月，斯巴达和波奥提亚缔结盟约；7月，雅典与阿尔戈斯、曼丁尼亚和爱利斯订立盟约。

419年

尼基阿斯和阿尔基比阿德斯当选为将军。

418年

斯巴达大败阿尔戈斯同盟军于曼丁尼亚，斯巴达与阿尔戈斯订立五十年同盟条约；10月，阿尔戈斯建立贵族寡头政治。

417年

阿尔戈斯的贵族寡头政治被推翻；重修阿尔戈斯与雅典之盟约。尼基阿斯在卡尔基狄克半岛。

416年

春，海波博鲁斯（Hyperbolus）按陶片放逐法被放逐；提萨佛涅斯到萨迪斯就任总督；雅典征服保持中立的米洛斯；阿尔基比阿德斯在奥林匹亚；在西西里，爱吉斯泰与塞林努斯发生冲突。

415年

爱吉斯泰的使者来雅典求援；夏，雅典的赫尔墨斯神像被毁；雅典远征西西里军队出发，抵达西西里；秋，初次交战。阿尔基比阿德斯被召回国，途中逃往斯巴达；雅典击败叙拉古人。欧里庇得斯悲剧《特洛伊妇女》（*Trojan Women*）上演。

415—413年

雅典人远征西西里遭到惨败，损失战舰200余艘、人员5万以上。

414年

春，围攻叙拉古，雅典远征军指挥官之一拉马库斯阵亡；斯巴达将领吉利普斯率军增援叙拉古；夏，雅典军在拉哥尼亚登陆，与斯巴达战事再起；年底，攸里梅敦率援军驶往西西里。阿里斯托芬喜剧《鸟》（*Birds*）上演。

413年

3月，斯巴达国王阿基斯采纳阿尔基比阿德斯的建议，出兵阿提卡，在雅典以北的狄凯利亚构筑要塞；雅典2万多奴隶逃亡；雅典在帝国境内征收5%的出入境税。叙拉古收复普利姆米里昂海

角（Plemmyrium），给雅典军以沉重打击。雅典第二支远征军在德摩斯提尼统率下抵达西西里，进攻爱皮波莱失败；叙拉古人在大港中取得决定性胜利；8月27日发生月食；尼基阿斯贻误战机。9月，雅典军队从陆地上退却，最后全军覆没。欧里庇得斯悲剧《请愿的妇女》（*Suppliant Women*）上演。秋，波斯国王命令其总督提萨佛涅斯和法那巴佐斯采取行动。

412年

雅典的属国暴动；斯巴达人与波斯人在米利都缔结同盟条约；开俄斯遭到围攻；萨摩斯发生平民革命；伯罗奔尼撒海军集中于米利都；雅典海军集中于萨摩斯。阿尔基比阿德斯逃往小亚细亚，投靠提萨佛涅斯。吕西亚斯来到雅典，继承其父亲的家业。欧里庇得斯悲剧《海伦》（*Helen*）上演。

411年

春，罗德岛人暴动，阿卑多斯人和兰普萨库斯人暴动。提萨佛涅斯和法那巴佐斯重申波斯与斯巴达之盟约。6月初，雅典“四百人政府”执政；9月，优波亚人暴动，塞拉麦涅斯短暂执政，成立“五千人政府”。年底，阿尔基比阿德斯指挥雅典军在库诺塞马和阿卑多斯获胜。阿里斯托芬喜剧《吕西斯特拉塔》（*Lysistrata*）、《地母节妇女》（*Thesmophoriazusae*）上演。色诺芬《希腊史》记载自此开始。

410年

5月，雅典在库济科斯海战中获胜；7月，“五千人政府”被推翻，民主制恢复，修改宪法；雅典拒绝斯巴达的和平建议。

409年

雅典人与法那巴佐斯停战。雅典收复科罗丰；雅典占领的派罗斯和尼赛亚失守；迦太基人远征西西里。索福克勒斯悲剧《菲罗克提提斯》（*Philoctetes*）上演。

409—406年

埃里克修斯神庙（Erechtheum）修建并竣工。

408年

欧里庇得斯悲剧《奥瑞斯特》（*Orestes*）上演；雅典收复卡尔开顿和拜占庭。

407年

小居鲁士被派往小亚细亚，主持波斯帝国西部诸省事务；阿尔基比阿德斯回到雅典，被推举为全权将军；吕山德出任斯巴达海军统帅。

406年

3月，吕山德在诺提昂击败雅典人；阿尔基比阿德斯被罢免。8月，阿吉努塞海战，雅典获胜，但诸将军遭到起诉并被判处死刑；雅典出使西西里迦太基；雅典拒绝斯巴达和平建议。欧里庇得斯卒于马其顿；索福克勒斯去世。

405年

吕山德出任斯巴达海军副帅；小居鲁士被召回波斯帝国首都苏撒；萨摩斯人获得雅典公民权；夏末，羊河之战，雅典海军3万人被俘，几乎全军覆没；随后，雅典海上陆上均遭到封锁。阿里斯托芬喜剧《蛙》（*Frogs*）上演。波斯国王大流士二世卒，阿塔薛西斯二世即位（前405/前404—前358年在位）。

404年

4月，雅典有条件投降，拆毁长城，加入斯巴达同盟。夏，吕山德征服萨摩斯，“三十寡头”统治雅典，大肆杀戮无辜，塞拉麦涅斯被处死。12月，特拉叙布鲁斯占领斐列。

403年

年初，三十寡头政府首次与特拉叙布鲁斯交战，克里提亚斯战死。斯巴达派军进驻雅典。5月，三十寡头再次与特拉叙布鲁斯交锋；特拉叙布鲁斯率军占据比雷埃夫斯港。穆尼基亚之战。斯巴达王波桑尼阿斯进驻雅典。9月，雅典三十寡头政府被推翻，被逐者回国，民主制得以重建。吕西亚斯发表《控告埃拉托斯提

尼》的演说。

403—402年

在雅典，攸克里德斯（Euclids）担任首席执政官。伊奥尼亚字母成为通用文字。

402—400年

斯巴达与爱利斯发生战争。[4]

401/400年

埃琉西斯重归雅典，阿提卡再度统一。

401—400年

小居鲁士远征巴比伦，与其兄争夺王位；夏，库纳克萨之战，小居鲁士兵败身亡，希腊雇佣军（“万人军”）余部于公元前400年春返回小亚细亚西部。索福克勒斯悲剧《俄狄浦斯在科隆诺斯》（*Oedipus Coloneus*）上演；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问世。

400年

安多吉德斯发表《论秘仪》。

400—394年

斯巴达人与波斯人交战。

399年

苏格拉底被雅典民众法庭依法处死。

398年

斯巴达与波斯停战，第一次派使者去苏撒。阿格西劳斯继承斯巴达王位。

398—397年

德基里达斯在科尔松尼斯。

397年

雅典人科浓被任命为波斯舰队指挥官。斯巴达的基那敦密谋，事泄被杀。

396年

秋，阿格西劳斯在弗利吉亚的首次战役；阿科里斯（Achoris）成为埃及王。

395年

阿格西劳斯在吕底亚的战事。提萨佛涅斯之死。罗德岛暴动。秋，哈里阿图斯之战，吕山德之死。雅典开始重修长城。

395/394年

雅典、底比斯等结成反斯巴达同盟。

394年

6月，科林斯战争爆发；8月，克尼多斯海战，科浓率波斯海军大败斯巴达舰队，终结其海上霸权；8月14日，日偏食。科罗尼亚之战，斯巴达重创雅典、阿尔戈斯、波奥提亚诸邦联军。

393年

雅典重修长城告竣。

392年

阿尔戈斯兼并科林斯。麦加拉长城之战。安塔基达斯第一次出使苏撒。斯巴达攻占列凯昂。科浓遭到拘押。阿里斯托芬喜剧《女公民大会》（*Ecclesiazusae*）上演。

391年

春，斯巴达出兵阿尔戈利斯，再次攻占列凯昂。

390年

雅典名将伊菲克拉特以“轻盾兵”击败斯巴达重装步兵。埃及王叛离波斯。雅典人与塞浦路斯的攸阿哥拉斯、埃及的阿科里斯结盟。

389年

特拉叙布鲁斯在赫勒斯滂地区取得战果。

388年

年初，特拉叙布鲁斯之死。安那克西比乌斯与伊菲克拉特在赫勒斯滂地区交战。7/8月，吕西亚斯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发表演说。阿里斯托芬喜剧《财神》（*Plutus*）上演。

388/387年

安塔基达斯二次出使苏撒。

约387年

柏拉图雅典近郊阿卡德米创建学园。

387/386年

“安塔基达斯和约”，即“大王和平敕令”。

385年

夏，斯巴达攻打曼丁尼亚。

384—382年

卡尔基狄克同盟组成。

384年

德摩斯提尼、亚里士多德出生。流亡者重返弗琉斯。雅典与开俄斯结盟。

382年

夏，斯巴达首次出征奥林苏斯，攻占底比斯卫城。

381年

斯巴达人在奥林苏斯败北；波斯与攸阿哥拉斯达成和平协议。

380年

斯巴达国王克列奥姆布洛图斯继位。伊索格拉底在奥林匹亚竞技

会期间发表演说《泛希腊集会辞》（*Panegyricus*）。

379年

弗琉斯、奥林苏斯被攻陷。

379/378年

斯巴达驻军被逐出底比斯；斯福德里亚斯成功偷袭比雷埃夫斯。

378/377年

雅典人与底比斯人结盟。阿格西劳斯侵入波奥提亚。伊菲克拉特在色雷斯。第二雅典海上同盟成立。雅典进行财产普查，征收财产税。

376年

夏，那克索斯海战，雅典将军卡布里亚斯大败斯巴达军，重掌爱琴海制海权。提摩修斯西征。伊菲克拉特为波斯效力。

375年

佛基斯遭到底比斯侵略，克列奥姆布洛图斯率军增援佛基斯。斯巴达重申与波斯国王之和约。

375—373年

伊菲克拉特和法那巴佐斯在埃及。斐莱的伊阿宋成为雅典同盟成员。

374年

雅典和斯巴达缔结和约。攸阿哥拉斯之死。

374/373年

和约被破坏。拉栖代梦人在科基拉。伊菲克拉特在科基拉。提摩修斯遭到弹劾。希腊发生地震。德尔斐神庙遭到毁坏。

372年

斐莱的伊阿宋统一色萨利诸邦。

371年

6月，卡里阿斯和约。7月，琉克特拉战役。斯巴达国王阿格西波里斯二世（波桑尼阿斯之子）继位。

371—362年

底比斯人称霸希腊。

370年

阿卡狄亚同盟建立。斐莱的伊阿宋被杀。阿卡狄亚、阿尔戈斯、爱利斯、波奥提亚结盟。

370—369年

冬，波奥提亚人第一次入侵伯罗奔尼撒，统帅为伊巴密浓达和佩罗皮达斯。

369年

年初，美塞尼亚独立。春，雅典与斯巴达结盟。伊巴密浓达率军第二次入侵伯罗奔尼撒。佩罗皮达斯首次出征色萨利和马其顿。

369/368年

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被谋杀。

368年

赫莱亚和奥科门努斯加入阿卡狄亚同盟。夏，德尔斐和平会议召开。底比斯人的建议遭到拒绝。佩罗皮达斯第二次出征色萨利。

367年

春，希腊使者出使苏撒。阿里奥巴赞尼叛离波斯。亚里士多德进入柏拉图学园学习。

366年

波奥提亚人第三次入侵伯罗奔尼撒。底比斯占领奥罗浦斯。雅典人与阿卡狄亚人结盟。提摩修斯出征东爱琴海。

365年

提摩修斯征服萨摩斯；征服波提狄亚和卡尔基狄克地区其他城

市；阿卡狄亚人和爱利斯人交战。

364年

伊巴密浓达海上远征。第三次出征色萨利，佩罗皮达斯之死。7月13日，日食。库诺斯开法莱之战；雅典攻占塞斯托斯；提摩修斯围攻安菲波里斯。

363年

提摩修斯攻取拜占庭。秋，阿卡狄亚人与爱利斯人结盟。

363/362年

提摩修斯再次围攻安菲波里斯。波斯总督起兵反叛。

362年

曼丁尼亚之战。雅典派舰队前往赫勒斯滂。伊巴密浓达之死。色诺芬《希腊史》记载至此结束。

362/361年

希腊大陆诸邦建立公共和平（斯巴达除外）；雅典与阿卡狄亚、阿凯亚、爱利斯和弗琉斯结盟。

361年

阿格西劳斯在埃及。

360年

阿格西劳斯去世。

359年

马其顿国王柏第卡斯三世（Perdiccas III）去世，其年幼的儿子阿明塔斯继位，腓力二世（Philip II）摄政，执掌政权。雅典与马其顿结盟。

358年

腓力击败派奥尼亚人和伊利里亚人。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二世去世，阿塔薛西斯三世继位。

357—355年

“同盟战争”（Social War），雅典战败。

357年

雅典攻占科尔松尼斯和优波亚；腓力攻占安菲波里斯；开俄斯、科斯、罗德岛叛离雅典。

356/355年

腓力攻占皮德纳（Pydna）和波提狄亚。亚历山大出生。色诺芬写成《雅典的收入》。

355年

伊索格拉底发表演说《论和平》（*On the Peace*）；提摩修斯和伊菲克拉特遭到弹劾。

355/354年

雅典与罗德岛、科斯等缔和。伊索格拉底发表演说《战神山议事会辞》（*Areopagiticus*）。

354/353年

德摩斯提尼发表演说《论海军纳税团》（*On the Navyboards*）。

354—350年

优布鲁斯负责管理雅典观剧基金。

353年

腓力攻占麦索涅；优布鲁斯阻止腓力袭击佛基斯。德摩斯提尼发表《为罗德人的自由辩》（*For the Liberty of the Rhdians*）、《为麦加洛波里斯人辩》（*For the People of Megalopolis*）。

352年

德摩斯提尼发表演说《控告阿里斯托克拉底》（*Against Aristocrates*）。

351年

德摩斯提尼发表演说《第一篇反腓力辞》（*The First Philippic*）；腓尼基、塞浦路斯发生反波斯暴动。

350年

佛基昂在塞浦路斯协助平息暴动。

349年

佛基昂在优波亚。腓力征服卡尔基狄克半岛。雅典与奥林苏斯结盟。德摩斯提尼发表演说《论奥林苏斯》（*Olynthiacs*）。

348年

优波亚获得独立。9月，腓力攻克奥林苏斯。

347年

年底，雅典使者首次拜见腓力。柏拉图去世。

346年

菲洛克拉底和约。春，雅典第二次派使者至腓力处。腓力在温泉关。腓力主持皮西亚竞技会。德摩斯提尼发表演说《论和平》（*On the Peace*）。伊索格拉底发表《致腓力》（*Philippus*）。

346/345年

德摩斯提尼控告埃斯奇涅斯。

345—343年

波斯收复埃及。

344年

德摩斯提尼在伯罗奔尼撒。德摩斯提尼发表《第二篇反腓力辞》（*The Second Philippic*）。

343年

菲洛克拉特和埃斯奇涅斯受到弹劾。夏，马其顿与波斯签订友好条约。

343/342年

雅典与麦加拉结盟。腓力在伊庇鲁斯。亚里士多德前往马其顿，就任亚历山大的私人教师。

342/341年

腓力征服色雷斯。

341年

雅典派狄奥培特斯去科尔松尼斯。德摩斯提尼发表演说《论科尔松尼斯》（*On the Chersones*）、《第三篇反腓力辞》（*The Third Philippic*）。德摩斯提尼在拜占庭。

340年

雅典海军改革。德摩斯提尼组织希腊反马其顿联盟；秋，雅典向腓力宣战。

339年

腓力出征色雷斯。克里米苏斯（Crimisus）之战。伊索格拉底发表演说《泛雅典人节辞》（*Panathenaicus*）。

338年

腓力突入希腊。在佛基斯和罗克里斯的战事。8月22日，喀罗尼亚之战；希腊诸邦联军惨败，沦为马其顿的附庸。8月，波斯国王阿塔薛西斯三世被谋杀，阿塔薛西斯四世继位；腓力在伯罗奔尼撒；希腊人举行第一次科林斯会议；伊索格拉底去世。

338—334年

来库古斯主持雅典财政事务，成效显著。

337年

希腊人举行第二次科林斯会议；建立以马其顿人为首的全希腊同盟，并向波斯宣战。

---

(1) 本年表主要参考了J. B. 布瑞、R. 梅格斯：《希腊史》（J. B. Bury，R. Meiggs，*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Fourth Edition with revisions，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3）；D.

M. 刘易斯、J. 鲍德曼等主编：《剑桥古代史》，第5、6卷；M. 狄隆、L. 加兰：《古代希腊》（Mattthew Dillon and Lynda Garland，*Ancient Greece*，New York，1996）等著作书末年表编译而成。

(2) 关于该条约的时间、内容以及该条约的真实性，学者们意见不一。

(3) 该禁令颁布的时间、内容，历来有争议。

(4) 色诺芬记载这场战争发生在公元前399—前397年间。

附录二　古希腊历法简述

古希腊人很早就有自己的历法，迈锡尼时代可能就有了太阴历。历法的制定与农事农时紧密相关，是广大人民长期劳动实践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但是，希腊各邦没有统一的历法。许多城邦都有各自的历法，而且彼此出入很大。在希腊历史上，有些城邦出于某种军事、政治目的，临时修订其历法的情况，也并不鲜见；(1)同时，月份的名称、新年的日期各不相同。如爱利斯的新年自夏至算起，斯巴达、马其顿的新年在秋分之日，而提洛岛在冬日里过元旦。(2)各邦的历法，至少最初都是使用阴历。月份依据当月所举办的节日或者奉祀某位神祇而取名。例如，马其顿人狄奥斯月（*Dios*）和阿尔特密西奥斯月（*Artemisios*），就是为了纪念宙斯和阿尔特密斯两位神祇而得名；雅典的安特斯特里昂月（*Anthesterion*），因安特斯特里亚节（*Anthesteria*）而得名。这些月份的名字在线形文字B和希腊早期文学作品如赫西俄德的著作中已经出现。(3)

在希腊诸邦中，关于雅典历法方面的资料是最为丰富的。即便如此，对于雅典历法的确切情况，我们也并不完全清楚。在雅典，使用时间比较长的年历，是所谓“庆节历”。新年之始（大年初一），原则上是夏至之后首个朔日。正月至十二月的名称及其起源如下：

赫卡托姆拜昂月（*Hekatombaion*），正月，意为“百牛大祭”之月，泛雅典人节，庆祝雅典“统一”，奉祀阿波罗和宙斯。跨今之公历7—8月；

麦塔格特尼昂月（*Metageitnion*），二月，意为“变更邻人”之月，侨民之庆典。跨今之公历8—9月；

波德罗米昂月（*Boedromion*），三月，意为“闻声驰援”，纪念提秀斯（Theseus）战胜阿玛宗人之节。跨今之公历9—10月；

普亚诺普西昂月（*Pyanopsion*），四月，意为“吃豆节”之月，以豆奉祀阿波罗，地母节庆典。跨今之公历10—11月；

麦马克特里昂月（*Maimakterion*），五月，意为天神“暴怒”之月，奉祀宙斯。跨今之公历11—12月；

波塞德昂月（*Posideon*），六月，意为“海王”之月，祭祀海神波塞冬。跨今之公历12月—次年1月；

伽米里昂月（*Gamelion*），七月，意为“结婚”之月。跨今之公历1—2月；

安特斯特里昂月（*Anthesterion*），八月，意为“百花节”之月，庆祝“百花节”，祭祀狄奥尼索斯，跨今之公历2—3月；

爱拉斐波里昂月（*Elaphebolion*），九月，意为“射鹿节”之月，祭祀狩猎女神阿尔特密斯。跨今之公历3—4月；

穆尼基昂月（*Mounichion*），十月，意为“穆尼基亚节”之月，纪念穆尼基亚的阿尔特密斯。[(4)]跨今之公历4—5月；

萨尔格里昂月（*Thargelion*），十一月，意为献祭“初熟果实”之月，奉祀阿波罗和阿尔特密斯。跨今之公历5—6月；

斯基罗福里昂月（*Skirophorion*），十二月，意为“斯基拉节”之月，奉祀德墨特尔和科瑞。[(5)]跨今之公历6—7月。

希腊人按太阴（月亮）的盈亏复始以计算月。每个月长度为29天或者30天（据现代科学家计算，其实际准确时间为29天12小时44分2.8秒），平年为353天、354天、355天，闰年为383天、384天、385天。[(6)]闰月通常置于波塞德昂月之次月，即第二个波塞德昂月（闰六月）。阴历和阳历（太阳年日数约365.25天）日数的差额，希腊人用置闰法来弥补。希罗多德指出，埃及人所用太阳历比希腊人的历法更为准确。希腊人每若干年增加一个闰月，以求与季节相吻合。[(7)]据研究，古典时代希腊人曾经采用“八年三闰法”以及更准确的“十九年七闰法”。

希腊人将每月分为三旬：上旬10日，中旬10日，下旬9日或10日。平时称呼日子为“某月某旬之第几日”。如希罗多德（VI.57）提到“每月上旬第七天”；也可说“某月某日”，而下旬则既可以顺序，也

可以倒序。如修昔底德（V. 54）提到某月第二十七日（希腊文意为“下旬第四日”，即该月倒数第四日）。在雅典，每月初一称为“新月”；每月末日，称为“旧与新”，意即“晦朔之交”。

大约自公元前5世纪晚期开始，雅典还实行过一种年历，即所谓“普利塔尼历”（*Prytany Calendar*），也被称为“议事会年”（*The Bouletic Year*）。雅典五百人议事会（*Boule*）由10个行政区（旧译“地域部落”）的代表组成，每个行政区50人。大概自伯里克利时代起，10个行政区轮流主持议事会，称为“主席团”（*prytany*），每个行政区主席团任职时间为一年的十分之一。轮值期间，每天从50人中抽签选出一位主席团主席，主持处理当日事务。(8)据亚里士多德记载，“主席团职位由各行政区轮流担任，其次序由抽签决定，前四个行政区每一行政区任职36日，后六个行政区每一行政区任职35日；因为他们的年历是按阴历计算的。”(9)自公元前4世纪起，这两种年历的岁首始于同一天。(10)

根据保留下来的古代铭文资料，铭刻文献通常载明当值议事会主席团部落（行政区）的名字，议事会书记（*Grammateis*）的名字以及提案人的名字等。据亚里士多德记载，议事会书记原本是一重要职务，要选举“著名而可靠的人”出任，约自公元前367年起通过抽签产生。(11)在铭刻文献中，往往可以看到议事会书记的名字列在首要位置。

希腊各邦有自己的“年名”。在雅典，自从设立首席执政官（*Archon*）以来，通常都以他的名字命名。因此，首席执政官又被称为“名祖”（*Eponymoi*）执政官。在其他城邦，如斯巴达通常用首席监察官（*Ephor*）的名字，米利都则用“冠士”（戴花冠者）的名字。古典时代历史学家，如修昔底德、色诺芬等，在记载历史事件的年代时，往往都要说明雅典首席执政官的名字和斯巴达首席监察官的名字，使某些年代得以确认。

---

(1) 改变宗教节日时间以应付紧急情况，这种做法并不少见。参阅参阅修昔底德：V. 54.2—4；色诺芬：《希腊史》，IV. 7. 2；V. 1. 29，3.28；波桑尼阿斯：III. 5. 8。

(2) 参阅郝际陶、陈锡文：《略论古代希腊农业经济与历法》，《世界历史》2007年第1期。

(3) 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2003年修订版，第273—274页，“希腊历法”条。

(4) 这个节庆于该月16日举行（大致在5月初）。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182—184、1000页。

(5) 德墨特尔为丰产和农业女神，司谷物的成熟，她是克洛诺斯和瑞亚的女儿，宙斯的姐姐，帕尔塞福涅的母亲；科瑞（Kore）为丰产女神，后来与帕尔塞福涅（地狱女统治者，司谷物生长和土地丰收）混为一体，演变成了德墨特尔的女儿，同享奉祀。奉祀仪式上，人们手携“斯基拉”（Scira）。据考证，“斯基拉”可能是一种大型遮阳伞，也可能是雅典娜石膏像。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1369页。

(6) 以中国农历为例：平年1965年乙巳年353天，2003年癸未年355天，2005年乙酉年354天；闰年如1993年癸酉年383天，2004年甲申年384天，2006年丙戌年385天。

(7) 希罗多德：II. 4。

(8) 此人就是雅典当日最高行政官员。据说苏格拉底在判决阿吉努塞海战将军死刑的当天就是担任“主席”职务。

(9)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XLIII. 2。每月29天或30天，全年354天。

(10) 参阅S. 霍恩布鲁尔、A. 斯鲍福斯主编：《牛津古典辞书》，第274页。

(11) 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LIV. 3。

附录三　原著及主要参考文献

一、外文部分

1. Aristotle, *Athenian Consitution*, Loeb Classical Library, Aristotle in 23 Volumes, Vol. 20, translated by H. Rackha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52.

2. John Dillery, *Xenophon and the History of His Times*, London:Routledge, 1995.

3. Michael A. Flower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Xenophon*,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4. S. Hornblower & A. Spawforth, *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3nd Edition Revise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5. Peter Krentz, *Xenophon' Hellenica,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Commentary*,Vol. 1, Aris & Phillips Ltd., 1989; Vol. 2, Aris & Phillips Ltd., 1995.

6. D. M. Lewis, J. Boardman, J. K. Davis & M. Ostwal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2nd edition, Vol. 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7. D. M. Lewis, J. Boardman, S. Hornblower & M. Ostwald,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2nd edition, Vol. 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8. H. G. Liddell & R. Scott compiled, *Greek-English Lexicon*, 9th edition,revised by H. Staurt Jon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9. Lysias, *Speeches*,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W.R.M.

Lamb,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1930.

10. Michael Lipka, *Xenophon's Spartan Constitution: Introduction. Text.Commentary*, Berlin / New York: De Gruyter, 2002.

11. J. M. Moore, *Aristotle and Xenophon On Democracy and Oligarchy*,London: Chatto & Windus, 1975.

12. Pausanias, *Description of Greec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W. H. S. Jon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18–1935.

13. Plutarch, *The Parallel Live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by Bernadotte Perr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1916–1917.

14. P. J. Rhodes, *A Commentary on the Aristotelian Athenaion Politeia*,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1.

15. Diodorus Siculus, *Library of History*, Loeb Classical Library,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Vol.5, 1950, Vol.6, 1954；Vol.7,1952.

16. R. B. Strassler ed., *The Landmark Xenophon's Hellenika*, A New Translation by John Marincola, Introduction by David Thomas, New York:Anchor Books, 2010.(1)

17. C. J. Tuplin, *Xenophon and His World*: *Papers from a Conference held in Liverpool in July 1999*,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4.

18. *The Whole Works of Xenophon*, Translated by Ashley Cooper and Others, Complete in one Volume, Philadelphia, 1845.

19. E. L. Wheeler ed., *The Armies of Classical Greece*,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07.

20. Robin Water fi eld, *Xenophon's Retreat*,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td.,2006.

21. Xenophon, *Hellenica*, Translated by Carleton L. Brownson, Loeb Classical Librar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Ltd., vol, 1, 1985; vol. 2, 1986. (2)

22. Xenophon, *Hellenica*, Translated by Henry G. Dakyns, Francis R. B.Godolphin, *The Greek Historians*, Vol. 2,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42. (3)

二、中文部分

1. M. H. 鲍特文尼克等编：《神话辞典》，黄鸿森、温乃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

2. 约翰·博德曼等编：《牛津古希腊史》，郭小凌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

3. J. B. 伯里：《希腊史》，陈思伟译，晏绍祥审校，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6年。

4. J. K. 戴维斯：《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黄洋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5. 第欧根尼·拉尔修：《名哲言行录》，马永翔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6. M. I. 芬利主编：《希腊的遗产》，张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7. N. G. L. 哈蒙德：《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朱龙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8. 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上册），黄宏煦主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

9. 色诺芬：《长征记》，崔金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

10.　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吴永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

11.　色诺芬：《经济论·雅典的收入》，张伯健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

12.　王以欣：《神话与历史：古希腊英雄故事的历史与文化内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8年。

13.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

14.　希罗多德：《历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

15.　佚名：《奥克西林库斯希腊志》，郭霞译，张强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16.　祝宏俊：《古代斯巴达政策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

(1)　该书是目前最完备的色诺芬《希腊史》英语读本。

(2)　参阅该英译本2002年在线版http: www.perseus.tufts.edu/cgi-bin。

(3)　参阅该英译本2008年在线版http://en.wikisourse.org/wiki/Hellenica。

译后记

第一次亲眼看到色诺芬《希腊史》的希腊文英文对照本，是在1986年的春夏之交。其时，南方虽已是骄阳似火，北国却还是柳絮纷飞。由于本校图书馆订购的“洛布古典丛书”尚未完全上架，因此，译者在撰写硕士毕业论文的时候，不得不乘坐北上的火车，先到北京，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廖学盛、北京大学周怡天等先生请教，再辗转到长春，继续搜集相关资料。在同窗好友张绪山（时为东北师大历史系在读研究生，现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的帮助下，来到东北师大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复印了全书。我在写作论文的过程中，通读了色诺芬《希腊史》英译本，做了详细的读书笔记。在读书过程中，脑海闪出了这样的念头：有朝一日将这部史学名著译为中文，呈献给中文读者……

1990年金秋10月，第四届全国古希腊罗马史学术讨论会在嘉陵江畔、缙云山下的西南师范大学举行，来自联邦德国、美国、丹麦等国以及国内共60余名学者莅临此次盛会。与会的国内著名学者有林志纯（笔名日知）、廖学盛、王敦书、李永采诸先生。作为东道主的一员，我遵从业师王兴运教授的安排，主要担任大会的服务工作（为与会者购买火车票是重中之重）。与会的还有来自商务印书馆的林鲁卿、常绍民（现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编辑）等几位编辑。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和蔼可亲的林老师。我这时才得知，商务印书馆早已将迻译此书的任务交给了南开大学王敦书教授，只是不知进展如何。林老师还鼓励我说，何不去问问王先生？于是，我又兴冲冲地直接去找王先生了解情况，并且毛遂自荐，看能否承担其中一部分翻译任务。威严而儒雅的王先生的一句回话，至今回响在耳边：“这部书难度很大，商务印书馆要求也很高。”据说，商务印书馆译著的译者必须是著名学者挂帅，像我这样的无名小卒是根本不可能奢望承担这样重要任务的。不过，我一直关注搜集色诺芬及其著作的相关资料，同时在思考、研究古典后期的希腊历史，写过几篇相关论文。[1]在此期间，一方面深切感受到王先生那句话的分量，也逐渐体会到自

己当时的幼稚和鲁莽，另一方面在考察公元前4世纪希腊邦际关系及其与波斯的关系时，我越发觉得有必要将这部著作译成中文了。

自1999年开始，我尝试译注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2]此项任务在2003年夏大体完成。不久，另一家出版社有关人士希望我再接再励，译注希罗多德《历史》。[3]经过三年多夜以继日的工作（效率不高，日均翻译两页），这项任务也在2007年初基本告竣。经过多年修订，《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与《历史》的详注修订本分别于2017、2018年出版。

2009年秋，《希腊史》翻译完成初稿。同年成功申报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批准号：09JHQ024），2012年顺利结项后出版。[4]初稿译者还有陈思伟（现为信阳师范学院副教授）、范秀琳（现为西南大学副教授）、陈彬强（现为泉州师范学院副教授）。2018年，该书获得重庆市第九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重社科编号：201809175-1）。

书后的要目索引由译者参照“洛布古典丛书”以及数种英文本的索引结合著作内容编译而成，可为读者查阅相关内容提供些许方便；附录一为古希腊历史大事年表（公元前454—前337年），使读者对《希腊史》所涉及这段历史的前后脉络有比较明晰的了解；附录二就古希腊的历法作了简要介绍；附录三列举了本书原著及主要参考文献。

初版至今六年来，译者一直通过微博、微信等征询读者的意见和建议，此次修订再次参照希腊文以及其他多种英译本、注释本，吸收近几十年来国外的研究成果，逐字逐句地校对三遍，反复修改，多方请教，订正2000多处，精选注释1200余条，插图24张（其中22张是译者本人拍摄），大大提高了译文质量和可读性。译者在翻译和修订中遇到困难时，多次向中国人民大学徐晓旭教授、南京大学祝宏俊教授、淮北师范大学张凯博士、德国海德堡大学古典学在读博士刘峰等请教，各位专家以及世界各地古典学爱好者就译文提出了若干宝贵意见，对于提高译文质量皆有所助益；首都师大李永斌副教授、国家图书馆解晓毅副研究馆员在搜集资料方面多有贡献；谨此一并表示真诚的谢意！当然，书中所出现的所有不当或者错误之处，一概由本人负

责。

国内对希腊古典时代后期历史的研究相当薄弱。色诺芬生活在距今大约2400年前，我们在翻译中遇到诸多晦涩难解之处，是不难想象的。译者目前想法是，尽可能给广大读者提供正确知识。基于这样的考虑，译者所撰写的译序，虽着重讨论《希腊史》，但希望它有助于理解作者其他著作；同时，希冀通过加强对古典后期希腊历史的研究，推进希腊哲学史、思想史等其他方面的研究。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国家实施“一带一路”等发展战略，古典学研究条件大为改善。就本校而言，2012年11月，西南大学古代文明研究所成立；2017年，西南大学希腊研究中心获准成为教育部地区和国别研究中心（备案）之一。国际学术交流日益频繁，文献史料和研究成果的获得，比20世纪末大为方便。本书首版六年来，译者多次前往古希腊文明的发生地及周边地区，在希腊、意大利、土耳其和埃及，考察了雅典、斯巴达、克里特、迈锡尼、科林斯、梯林斯、爱皮道鲁斯、涅米亚、阿尔戈斯、美塞尼亚、奥林匹亚、德尔斐、拜占庭、特洛伊、阿索斯、以弗所、帕加马、米利都、迪迪玛、埃吉那、萨摩斯、科斯、锡拉（圣托里尼）、哈利卡纳苏斯（博德鲁姆）、大希腊、亚历山大里亚等地的文化遗址，造访修昔底德和希罗多德的出生地，考察了马拉松战役、温泉关战役、萨拉米斯海战、派罗斯战役、拉德海战、叙拉古战役以及科林斯地峡、劳里昂银矿、伊奥尼亚、埃奥利斯、苏尼昂海角、攸洛塔斯河、普洛彭提斯（马尔马拉）海、西西里、尼罗河三角洲等重要历史遗址，畅游爱琴海，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横渡达达尼尔海峡，与当地学者和民众展开广泛的交流，收获颇丰。我深深地体会到，实地考察对于准确理解和译注古典著作是极为重要也是十分必要的。

最后，在本书付梓之际，我在这里要特别感谢在自己学术成长道路上一直给予我无私关怀、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的三位恩师。他们分别是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李永采教授（1933—2013）、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兴运教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敦书教授，三位历史学家分别是我攻读本科、硕士和博士期间的导师。自己在学术道路上的每一点进步，无不凝聚着诸位恩师的心血！本书的顺利出

版，还要感谢西南大学副校长、希腊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崔延强教授的鼓励和支持！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周官雨希编辑付出的辛勤劳动。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黎冬梅女士，没有她的长期一贯的支持、鼓励和付出，我是无法完成一项项艰巨任务的。

如今古希腊三大史学名著都呈献给读者了。作为古典名著的译者，真诚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作为读者，也很期待读到更多优秀的中文译本。历史研究的根本出发点在于求真。二十多年的译读过程，大大加深了我对希腊历史及史料的理解。不过，艰苦的工作似乎才刚刚起步，对于博大精深的希腊文明的研究任重而道远。据说师公日知先生当年面对众弟子，曾自比为“一块铺路石”；作为晚辈后学，我甘愿做一颗默默无闻的“小沙粒”。中国世界古代文明研究水平的提高，尚需许多砂石铺路，相信未来道路是曲折而光明的。欢迎广大读者提出建设性意见或建议，在此谨表诚挚的谢忱！

徐松岩

2019年4月于西南大学四新村

---

(1) 如拙作《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城邦危机的深化及其原因》，《齐鲁学刊》1989年第4期；《关于雅典奴隶制状况的两个问题》，《世界历史》1993年第5期；《古典时代雅典奴隶人数考析》，《世界历史》1994年第3期；《公元前4世纪雅典采银业状况考》《希腊历史趋势与马其顿征服希腊的主要原因》，分别见《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1997年第4期；《雅典民主城邦何以发生逆向蜕变》，载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评论》（第四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库纳克萨之战与“万人军”长征新论》，《世界历史》2008年第5期；等等。

(2)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由本人重新译注的新版，参阅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2017年版。

(3) 希罗多德：《历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后有2013年中信出版社版、201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详注修订版。

(4) 色诺芬：《希腊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